
我清纯圣女，
你别凭空
污人清白！

Chapter 1

深夜，阿维克小镇寂静的旅馆忽然被喧闹充斥。

“快！快去那里搜！别让她跑了！”

“那里还没搜过！跟我来！”

金色灯光下，旅馆内人影闪烁，手持长剑、身披银白轻甲的护卫神色匆匆，似乎在这里搜寻着什么。

而此时此刻，罪魁祸首薇洛丝来到了旅馆五楼的走廊上，心里满是后悔。

她薇洛丝原本是蓝星上一位平平无奇的少年，后来出了点小意外，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这个存在魔法的奇幻世界。

她本以为自己会拥有其他穿越主角一样的待遇，成为威名赫赫的勇者，率领后宫团击败魔王，为这个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

结果穿越后别说是成为勇者了，她连个男人都不是，甚至连人都不是！

魔物，她穿越成了魔物啊！

就是那种奇幻故事中给人类冒险者和勇者升级的经验包，在魔族里被魔王奴役的可怜下属，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物种啊！

不过万幸的是，她穿成的并非是一坨蓝色的最低级魔物史莱姆，而是一位从外表看上去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的魔物少女——

月光洒落在走廊，少女如夜色般深邃的长发，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仿佛是夜空中流动的暗河，闪烁着幽幽的光泽。

发丝间，隐约可见的红色发带，为她的神秘增添了一抹艳丽。

她的眼眸宛如深邃的宝石，闪耀着诱人的红光，淡雅的月光映照在她的眼中，折射出迷人的光彩。

她只需要轻轻地眨一眨眼，就会有数不清的人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之

下。

如果这样的少女出现在薇洛丝的面前，她开心的同时肯定会想办法靠近她，让她懂得什么是男人的魅力。

然而最令她感到蛋疼的是，这位少女就是她自己。

哦，现在她就连蛋疼都感受不到了。

每每想到这里，她都会幽幽地叹出了一口气，心底诞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而且因为是魔物少女，她除了要吃人类的一日三餐外，偶尔还要吃一些魔物来补充魔力。

这次被护卫追，就是因为她偷偷摸摸潜入了旅馆，将旅馆内护卫豢养的魔物吃掉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她，在此之前，她薇洛丝根本不知道魔物竟然还可以被人类豢养。

毕竟这个世界的魔物不像是其他故事中的魔物一样随处可见，它们大多数智商都很高，是极其危险的存在。

寻常人见到了魔物，逃命还来不及，谁会想到去豢养它们呢？

“快！上五楼搜！”

身后传来了护卫的声音，薇洛丝心中一慌，在见到走廊左侧的一处房间亮着灯光后，她二话不说打开房门直接冲了进去。

这是一间浴室，房间内白雾弥漫，不远处是一座飘荡着白色花瓣的浴池，池中女子背对着她，散落到腰间的白发上沾染着晶莹的水珠。

光洁的背部在发丝间若隐若现，白皙肌肤散发出来的香气似乎充斥着这间浴室。

如果放在平时，薇洛丝或许会短暂地被这幅美景诱惑，但现在，房间外的脚步声已经由不得她多想了。

她直冲冲地来到了浴池的边缘，然后在池中女子莫名的注视中跳入了浴池之中，同时压低自己的身子，只在浴池中露出了一个脑袋。

与此同时，薇洛丝对上了池中女子那双淡蓝色的眼眸。

素雅、清冷、高贵，淡然的神情令她就像是传闻之中居于雪山深处的雪女，冷艳圣洁，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除此之外……

视线稍稍往下移，透过浴池的水面，薇洛丝见到了女子雪白的胴体。

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这般想着，薇洛丝强行扭开了视线，只是她的心跳依旧在加速，微红的脸颊暴露了她的心思。

“人呢？”

“去哪了？！”

“去六楼搜！”

护卫们吵闹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与之相伴的，还有嘈杂的脚步声。

女子注意到了她之前的视线，娇嫩的薄唇微微轻启，似乎是要说些什么，但薇洛丝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她的嘴巴，凑近了她的耳畔。

她本想装可怜，博得女子的同情，让她不要惊扰门外的护卫，但话一出口，就变成了……

“嘘！这位姐姐，你也不想被他们看光身子吧？”

湿润的鼻息夹杂着池水升腾起的白雾扑在女子的鹅颈上，她蹙着眉头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低垂眼帘，没有说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房间外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在确认他们已经彻底离开后，薇洛丝松开了捂着女子嘴巴的手，抚着胸口呼出一口气。

而后她一边撑着浴池边缘起身，一边谢道：“这位姐姐，多亏了你，否则我多半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以后再见，我会报答你的！”

空头支票，薇洛丝信手拈来。

“是吗？”

风轻云淡的声音在室内响起，她的手腕忽然被女子一把抓住，紧接着扑通一声，她整个人被重新扯入了浴池之中。

水花四溅，女子将薇洛丝的手臂抬高，待得她的小脸浮出水面，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轻声道：

“擅闯浴室的色魔，跟我去审判所走一趟吧。”

“嘶，疼疼疼！姐姐冤枉啊！我才不是色魔……”

女子看着柔软无力，但只有上手了，才知道她的力气有多大，薇洛丝被她扭着手腕，俏脸上满是痛苦。

要断了，真的要断了！

女子很生气，她能理解，毕竟谁也不喜欢泡澡的时候被陌生人闯入，可她真的误会她了，她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真不是色魔！

毕竟女子有的，她都有啊，而且……她好像都没有她大？

想着，薇洛丝用眼睛的余光扫过女子的胸口，而后者注意到了她这个小动作，所以很快便抬起另一只手挡住了自己的胸口，眼神中充满了戒备。

……好像又被误会了，薇洛丝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

“那个，姐姐，比我小的，我一般都提不起兴趣，闯进浴室也只是个意外……”

话说到一半，她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女子的目光停留在了她的胸上，而且眼神中除了戒备外，似乎还多了几分怨念与愠怒……

手腕更疼了。

眼角一抽，薇洛丝只好急忙再次解释：

“唔，我不是看不起姐姐胸小啊，毕竟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姐姐你也许只是发育得比较晚一些而已……”

这次女子不只是眼神，就连面色都阴沉了起来。

“……那个那个！姐姐胸小是和我比的，和其他人比的话，就大多了！其实姐姐胸不小啦……”

“……而且胸小其实也有很多好处的，就比如，比如，呃，很多衣服都能穿下……”

天地良心，薇洛丝是真觉得胸小有很多好处，在穿越之后，她时常会因为自己的胸部而苦恼衣服不合身。

不像她还是男人的时候，穿衣真的很随便，各种方面。

只是经她这一番良苦用心的解释，女子的脸变得更黑了。

“唔！”

她一把掐住了薇洛丝的嘴巴，凑到她的面前，冷冷地威胁道：“再说话，你的嘴巴可就保不住了。”

……得，她还是乖乖闭嘴好了，盛怒之下的女子会做些什么，薇洛丝想都不敢想。

被她这么一破坏，女子也没有了继续沐浴的想法，她从池中站起了身，给薇洛丝套了一个束缚魔法后，就朝着浴室内更衣的一侧走去。

水滴从她的娇躯上滑落，顺着玉足一点一滴地打湿浴室地板，望了她的背影一眼，薇洛丝压下躁动的心，观察起了自己身上的束缚魔法。

……这种魔法对普通人或许效果很出众，但对她来说，根本不够看。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女子不知道她是魔物，也不清楚她的实力，否则这个束缚魔法绝不会那么简单……

所以，她必须考虑这是不是她当下最佳的逃跑机会。

浴室更衣的区域靠近浴室门口，区域内矗立着一排衣架，上面挂着洁白的浴巾和一些衣裙，看上去是女子待会要穿的衣服。

如果就这样冲出去的话，很难保证会不会被女子重新抓回来……

但要是她抢了她待会要穿的衣服呢？

没有人会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裸奔吧？

“想抓我？姐姐还需要努力哦。”

破开束缚魔法，薇洛丝一瞬间超越女子，提前来到了更衣区域，而后，她将衣架上的所有衣裙全部抱在了怀中，径直冲出了浴室大门。

女子见状冷哼一声，下意识地想要追出去，但走出大门的薇洛丝将脑袋探了回来，挥了挥手中的衣裙笑道：

“别追我哦，你也不想被人看光身体吧？！”

匆忙捂住自己的胸口后退几步，女子娇俏的脸蛋上浮现了一丝羞恼，她似乎是第一次被人捉弄到这个地步，银牙轻咬，恨不得将薇洛丝大卸八块。

而更让她生气的，还是薇洛丝逃走时，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还有！我对胸小的，真的没有兴趣！”

眼睁睁地看着黑裙少女彻底融入黑暗，女子啪得一下关上了浴室的大门，眼神冰冷无比，就连四周的空气都冰冻了起来。

“该死的色魔，给我等着……”

Chapter 2

逃出了旅馆，薇洛丝在随手扔掉手中的衣裙后，就一直朝着阿维克小镇西北方向的别墅区赶去。

别墅区，在平民中也称为富人区，是阿维克小镇内有权有势的人居住的地方，薇洛丝的住所也在那里。

她之所以一点也不怕刚才的女子会抓住她，是因为她除了魔物之女外，还有另外一层的身份……

皎洁的月光之下，薇洛丝黑色的发丝镀上了一层银色，如宝石般璀璨的红色眼眸也转变为了金色，神圣而不可侵犯。

与此同时，她极具魅惑的脸型也变得柔和很多，之前不曾拥有的亲和力开始占据气质的上风，令人下意识地就会信任她。

她的这番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没有人能认得出她和之前的黑发少女是同一个人。

而且现在的她，身份也不是魔物之女，而是天启教会的候补圣女。

也许是所有穿越者都会拥有金手指，在穿成魔物之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灵魂之中存在一面通体漆黑的魔镜。

她的魔力都来自于这面魔镜，可以说魔镜越强，她就越厉害，而想要魔镜变强，办法是……收获他人的赞美。

是的，赞美她的人数量越多，地位越高，魔镜能从中获得的力量就越多，她的实力也就越强。

刚知道这些的时候，薇洛丝愣了半天。

在她还是少年的时候，一般都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外貌。

可自从她变成了少女，除了短暂的抗拒之外，就开始止不住地自恋和臭美。

这魔镜难不成看穿了她的想法，才有了这样的变强办法？

可收获他人的赞美哪有那么容易，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事情也不是天天都会发生的。

更何况她是魔物，一直出现在人类世界，指不定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杀掉。

去魔物世界的话……只讲拳头的地方，粗俗野蛮，还是算了。

……主要她打不过。

思来想去，薇洛丝选择了摆烂，反正她的目的就是活下去，没办法提升实力，那就找个地方藏起来。

就这样，她化身山顶洞人，隐居在山林之间生活了几个月，直到她发现魔镜除了会带给她力量之外，还会吃掉她。

力量越弱小，就越是会容易迷失在魔镜之中，一旦迷失，自然就是丢掉了性命，也就是所谓的被吃掉。

意识到这一点的薇洛丝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在考虑了许久后，她最终决定借助魔镜的力量，伪装人类，加入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教会——天启教会，成为一名修女。

想要收获最多的赞美，自然需要成为人类社会中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最受众人喜爱的人物。

教宗国王之类的无法受所有人喜爱，冒险者之类的又太过于危险，艺人偶像虽然不错，但这类时常会受到同行造谣，人设形象不稳。

所以在一阵排除后，她发现这个人物的最佳选择，就是将爱与正义散播给世人的天启教会圣女！

教会收割百姓，那是教宗的问题，和教会圣女有什么关系？讨伐魔王，圣女只会治疗神术，想上前线估计冒险者都看不上。

至于被造谣的可能……

敢造谣圣女？她恐怕都不用亲自出手，只需要黯然神伤片刻，她的那些信徒就会将造谣之人抓出来关进监狱里审判！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太完美了，天启教会圣女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薇洛丝才会加入天启教会，成为一名修女。

近日，天启教会开启了圣女选拔，兢兢业业的她被派遣到阿维克小镇进行圣女初选的考验，身份也从修女晋升为了候补圣女。

现在的她距离教会圣女，也就差几道考核了。

薇洛丝的住宅在富人区的深处，四周有站岗值班的教士。

偷偷摸摸地绕过他们，她在回到自己住宅之后洗漱了一番，将湿透的衣裙换成了睡衣，随后躺在了床上，闭上了双眼。

“晚安，未来的圣女大人。”

自说自话了一番，她美美地做起了圣女梦。

……

清晨，薇洛丝是被闹铃声吵醒的。

作为候补圣女，按时起床是必需的，她强忍着困意，从床上爬了起来，洗漱换衣。

衣服是天启教会专用的修女服，整体为黑色，胸口是一抹白色，两条修长的大腿在黑色长袍下若隐若现，神圣中又莫名有几分涩气。

因为要保护候补圣女的安全，所以她是以普通修女的身份加入的阿维克小镇天启分教会。

目前，她候补圣女的身份除了自己和当地主教外，没有第三者知道。

简单地吃过早餐，在另一位修女的带领下，她来到了阿维克小镇中心的天启教堂，见到了当地主教奥卡西。

奥卡西是一位拄着拐杖的年迈老者，他脸上皱纹密布，下巴留着长长的白色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是老山羊。

回想着修女的礼仪，薇洛丝双手交叠放在腹前，微微欠身行礼，随后问道：“主教大人，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这些天在这里生活得还习惯吗？”奥卡西满脸慈祥地看向少女。

“嗯，生活得还不错，这座小镇的居民都很热情，我很喜欢他们。”薇洛丝浅浅一笑，就像是阳光照进了教堂，温暖无比。

想要从圣女选拔中脱颖而出，善良、正义、温柔这些属性自然必不可少，而她扮演的修女，就是这些美好的集合体。

演戏什么的，她最在行了。

“那就好，您要是在这期间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我作为主教，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麻烦主教大人了。”

“嗯，不麻烦。”

奥卡西笑着摇了摇头，眼中的满意之色越发明显。

薇洛丝一直称呼他为主教大人，都把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要知道候补圣女的身份可一点都不比主教低，甚至隐隐要高于地区教会的主教。

该称呼对方大人的，是奥卡西才对。

可谁叫薇洛丝那么谦卑有礼呢？

而且这些天她在阿维克小镇做的事，他奥卡西可是都看在眼里，对长辈，她足够尊敬，对信徒，她又是那么温柔善良，富有耐心。

不少阴沉忧郁的信徒在和她谈心之后，都被她的笑容所感染，重新拾起了生活的希望，这在他看来，无异于奇迹。

他奥卡西活了那么久，也不是没有见过其他候补圣女，但如此温柔善良又令他满意的，他还是第一次见。

以至于他都有些遗憾，为什么这位候补圣女不是他的孙女了。

Chapter 3

“咳咳！”

清了清嗓子，寒暄结束后，奥卡西主教说起了正事。

“候补圣女大人，您来到阿维克小镇也有一段时间了，教会总部近日派遣了评判组过来，专门评判您初选的表现。”

天启教会的圣女选拔是非常严苛的，想要通过选拔，就必须经历三场考核。

前往教会偏远地区解决当地信徒的困扰，这就是候补圣女所经历的第一场考核，也就是初选。

在这场考核之中，教会总部会派遣评判组前往候补圣女所在之地。

通过当地信徒对候补圣女的风评，以及亲眼见证候补圣女解决困扰的过程，评判组会做出她能否晋级第二场考核的评判。

所以，面对评判组的消息，薇洛丝格外重视。

“原来是这件事，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他们……还没有抵达阿维克小镇吗？”

撩起耳畔银色的发丝，薇洛丝环顾了一眼四周，在发现没有评判组的身影后，她的小脸上流露出了几分失落。

她可是很期待评判组到来的，毕竟她薇洛丝修女的名声经过这些天的发展，在阿维克小镇中已经快是善良的代名词了。

谁见了她，都会被她的笑容感染的。

“她们到了，也许是对阿维克小镇不太熟悉，可能过一会才会来这里。”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好了。”

在教堂前排的座椅上坐下，薇洛丝双手放在大腿上，端庄优雅，作为候补圣女，想要给众信徒留下好的印象，她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忽视。

起初薇洛丝也是很不习惯这样强迫自己，但在差点迷失于魔镜之中后，她不习惯也得习惯起来。

再不舒服，也总比丢命好。

奥卡西望着她这副模样，苍老的面孔中闪过了几丝愁云，他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主教先生，您是有什么想说的吗？”薇洛丝歪了下脑袋，眉眼间尽是天真烂漫的笑容。

这抹纯净的笑容惹得奥卡西越发不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声问道：

“……候补圣女大人，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说过大贤者的故事？”

大贤者的故事？

薇洛丝有点印象。

这个世界既然存在魔物，那自然也存在魔王，为了抗衡魔王，各国和教会会授予一人大贤者的身份，使其在必要的时候凝聚人类的力量，率领众贤者抵抗魔王入侵。

一般来说，大贤者和圣女一样，是贯彻爱与正义的代表，就连伤害一只无辜的小动物都会感到心疼。

前几任大贤者都是如此，唯独现任大贤者……

阴险、卑鄙、极恶、记仇……这些通常用来描述魔王的词语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在人类的口中，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大贤者，而是贤者之耻。

薇洛丝不止在人类的口中听说过这位大贤者，还在魔物的口中听说过他。

而且魔物的版本，更加恐怖……

她听说这位大贤者最擅长的魔法，不是攻击和防御魔法，而是催眠魔法。

精神力低下的魔物和人类，只要一被催眠，就只会呆在原地张着嘴阿

巴阿巴，期间大贤者无论对她们做什么，她们都无法反抗！

这简直就是妥妥的里番主角啊！

薇洛丝猜测这位大贤者的骂名，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光是想想自己被催眠的场景，薇洛丝捂着自己的双臂，就掉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可一点都不想自己的身体落入里番主角的手中。

宁可得罪魔王，也不要得罪大贤者，这是魔物对她说过的话，现在想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得罪魔王，不过一死罢了，得罪大贤者，那可能就是生不如死了。

她哪怕未来真的成为了圣女，也要时刻远离大贤者！

不过，大贤者和现在的她有什么关系？

“听说过他，怎么了？”薇洛丝问道。

“这次评判组来的人，就是大贤者。”

“哦，原来是……啊？”

一瞬间，薇洛丝就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为了维持自己候补圣女的形象，她又很快垂下了眼帘，装作略显惊讶地掩嘴问道：

“大贤者……来评判我？”

不会吧？她不会这么背吧？

要真是大贤者的话，她这次考核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毕竟她知道的，越是恶毒的人，越是不喜欢见到身上充满光芒的人！

她都能想象到那阴险卑鄙无耻下作的大贤者，一边露出荒诞诡异的怪笑，一边在她的考核档案上面画叉的模样了！

“安心，外面流传的都是谣言，我亲眼见过大贤者的画像，她绝对和谣言中的大贤者不一样，您不用太担心的。”

奥卡西见眼前的少女陷入了呆滞，他也只好说点话安慰一下。

而薇洛丝一听他这么说，忍不住想象起了大贤者的模样。

谣言中的大贤者应该长得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这才符合他的形象和气质，既然现实和谣言中的长得不一样……

那不就是说他长得五大三粗，虎腰熊背的？

噫，好像有点更恶心了。

“考核的难度是因为大贤者的到来加大了许多，但目前至少不是没有希望，不是吗？”

“而且薇洛丝大人，您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修女，你的爱说不定可以感化大贤者，令她改邪归正！”

“……嗯。”

要不是还要维持候补圣女的形象，薇洛丝都想给奥卡西翻一个白眼了。

感化大贤者？

开什么玩笑，她可不想和大贤者过多接触，最终成为催眠魔法的受害者。

有多远，她就会离大贤者多远！

薇洛丝不会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在知晓大贤者的到来无法改变后，她就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争取让自己顺利通过考核。

然而就在她陷入沉思之际，奥卡西向着她身后抬了抬下巴。

“她们来了。”

哒哒哒——

空灵的脚步声在教堂内响起，淡淡的清香漫入薇洛丝的鼻腔，她僵硬地转过身，想象之中膀大腰圆的大贤者没看见，反倒是见到了两位美丽的女子。

她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袍，看不清身材，只不过一位白发披肩，面色清

冷，一眼望去就是不太好相处的人。

另一位则盘起了自己的金发，气质优雅，像是一位来自贵族的深闺大小姐。

薇洛丝在见到白发女子的时候就呆住了，因为她记得这张脸……

她，她她不就是昨晚浴池中的那位女子吗？！

她竟然也是教会评判组的一员？！

坏了坏了坏了……

要是让她发现了自己另一个身份的话，别说考核会失败了，她恐怕会直接一剑杀了她吧，毕竟她不仅冒犯了她，本身还是个魔物！

嘴角抽搐了一下，薇洛丝很快压下了内心的恐惧，面色恢复平静。

她坚信，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通常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眼前的女子虽然危险，但比起魔物天敌大贤者的话，还差了很多。

只要她不在她的面前暴露，一切都好说。

而且这一次大贤者没有来，说不定是因为出了点事，离开了评判组呢？

抽搐的嘴角缓缓勾了起来，她仿佛见到了名为希望的光芒。

“咳，初次见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大人。”

在奥卡西的介绍下，薇洛丝微微欠身，礼仪得体，挑不出任何毛病，同时，她压下心慌，打量起了对面。

也就在这时，奥卡西转了个方向，介绍起了宛若冰山般的白发女子。

“这位是蕾菈小姐，身份是……现任大贤者。”

“初次见……哈？”

薇洛丝僵在了原地，不知哪来的寒冷拂过她的胸口，吹得她心拔凉拔凉的。

事实证明，上帝不仅为她关上了一扇门，还贴心地替她关上了一扇窗。

大贤者不仅没有离开评判组，还被她在浴室中嘲讽胸小……

不对！她本意真没想嘲讽的啊！

Chapter 4

“咳咳！”

清了清嗓子，寒暄结束后，奥卡西主教说起了正事。

“候补圣女大人，您来到阿维克小镇也有一段时间了，教会总部近日派遣了评判组过来，专门评判您初选的表现。”

天启教会的圣女选拔是非常严苛的，想要通过选拔，就必须经历三场考核。

前往教会偏远地区解决当地信徒的困扰，这就是候补圣女所经历的第一场考核，也就是初选。

在这场考核之中，教会总部会派遣评判组前往候补圣女所在之地。

通过当地信徒对候补圣女的风评，以及亲眼见证候补圣女解决困扰的过程，评判组会做出她能否晋级第二场考核的评判。

所以，面对评判组的消息，薇洛丝格外重视。

“原来是这件事，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他们……还没有抵达阿维克小镇吗？”

撩起耳畔银色的发丝，薇洛丝环顾了一眼四周，在发现没有评判组的身影后，她的小脸上流露出了几分失落。

她可是很期待评判组到来的，毕竟她薇洛丝修女的名声经过这些天的发展，在阿维克小镇中已经快是善良的代名词了。

谁见了她，都会被她的笑容感染的。

“她们到了，也许是对阿维克小镇不太熟悉，可能过一会才会来这里。”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好了。”

在教堂前排的座椅上坐下，薇洛丝双手放在大腿上，端庄优雅，作为候补圣女，想要给众信徒留下好的印象，她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忽视。

起初薇洛丝也是很不习惯这样强迫自己，但在差点迷失于魔镜之中后，她不习惯也得习惯起来。

再不舒服，也总比丢命好。

奥卡西望着她这副模样，苍老的面孔中闪过了几丝愁云，他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主教先生，您是有什么想说的吗？”薇洛丝歪了下脑袋，眉眼间尽是天真烂漫的笑容。

这抹纯净的笑容惹得奥卡西越发不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声问道：

“……候补圣女大人，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说过大贤者的故事？”

大贤者的故事？

薇洛丝有点印象。

这个世界既然存在魔物，那自然也存在魔王，为了抗衡魔王，各国和教会会授予一人大贤者的身份，使其在必要的时候凝聚人类的力量，率领众贤者抵抗魔王入侵。

一般来说，大贤者和圣女一样，是贯彻爱与正义的代表，就连伤害一只无辜的小动物都会感到心疼。

前几任大贤者都是如此，唯独现任大贤者……

阴险、卑鄙、极恶、记仇……这些通常用来描述魔王的词语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在人类的口中，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大贤者，而是贤者之耻。

薇洛丝不止在人类的口中听说过这位大贤者，还在魔物的口中听说过他。

而且魔物的版本，更加恐怖……

她听说这位大贤者最擅长的魔法，不是攻击和防御魔法，而是催眠魔法。

精神力低下的魔物和人类，只要一被催眠，就只会呆在原地张着嘴阿

巴阿巴，期间大贤者无论对她们做什么，她们都无法反抗！

这简直就是妥妥的里番主角啊！

薇洛丝猜测这位大贤者的骂名，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光是想想自己被催眠的场景，薇洛丝捂着自己的双臂，就掉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可一点都不想自己的身体落入里番主角的手中。

宁可得罪魔王，也不要得罪大贤者，这是魔物对她说过的话，现在想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得罪魔王，不过一死罢了，得罪大贤者，那可能就是生不如死了。

她哪怕未来真的成为了圣女，也要时刻远离大贤者！

不过，大贤者和现在的她有什么关系？

“听说过他，怎么了？”薇洛丝问道。

“这次评判组来的人，就是大贤者。”

“哦，原来是……啊？”

一瞬间，薇洛丝就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为了维持自己候补圣女的形象，她又很快垂下了眼帘，装作略显惊讶地掩嘴问道：

“大贤者……来评判我？”

不会吧？她不会这么背吧？

要真是大贤者的话，她这次考核可能就凶多吉少了……

毕竟她知道的，越是恶毒的人，越是不喜欢见到身上充满光芒的人！

她都能想象到那阴险卑鄙无耻下作的大贤者，一边露出荒诞诡异的怪笑，一边在她的考核档案上面画叉的模样了！

“安心，外面流传的都是谣言，我亲眼见过大贤者的画像，她绝对和谣言中的大贤者不一样，您不用太担心的。”

奥卡西见眼前的少女陷入了呆滞，他也只好说点话安慰一下。

而薇洛丝一听他这么说，忍不住想象起了大贤者的模样。

谣言中的大贤者应该长得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这才符合他的形象和气质，既然现实和谣言中的长得不一样……

那不就是说他长得五大三粗，虎腰熊背的？

噫，好像有点更恶心了。

“考核的难度是因为大贤者的到来加大了许多，但目前至少不是没有希望，不是吗？”

“而且薇洛丝大人，您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修女，你的爱说不定可以感化大贤者，令她改邪归正！”

“……嗯。”

要不是还要维持候补圣女的形象，薇洛丝都想给奥卡西翻一个白眼了。

感化大贤者？

开什么玩笑，她可不想和大贤者过多接触，最终成为催眠魔法的受害者。

有多远，她就会离大贤者多远！

薇洛丝不会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在知晓大贤者的到来无法改变后，她就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争取让自己顺利通过考核。

然而就在她陷入沉思之际，奥卡西向着她身后抬了抬下巴。

“她们来了。”

哒哒哒——

空灵的脚步声在教堂内响起，淡淡的清香漫入薇洛丝的鼻腔，她僵硬地转过身，想象之中膀大腰圆的大贤者没看见，反倒是见到了两位美丽的女子。

她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袍，看不清身材，只不过一位白发披肩，面色清

冷，一眼望去就是不太好相处的人。

另一位则盘起了自己的金发，气质优雅，像是一位来自贵族的深闺大小姐。

薇洛丝在见到白发女子的时候就呆住了，因为她记得这张脸……

她，她她不就是昨晚浴池中的那位女子吗？！

她竟然也是教会评判组的一员？！

坏了坏了坏了……

要是让她发现了自己另一个身份的话，别说考核会失败了，她恐怕会直接一剑杀了她吧，毕竟她不仅冒犯了她，本身还是个魔物！

嘴角抽搐了一下，薇洛丝很快压下了内心的恐惧，面色恢复平静。

她坚信，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通常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眼前的女子虽然危险，但比起魔物天敌大贤者的话，还差了很多。

只要她不在她的面前暴露，一切都好说。

而且这一次大贤者没有来，说不定是因为出了点事，离开了评判组呢？

抽搐的嘴角缓缓勾了起来，她仿佛见到了名为希望的光芒。

“咳，初次见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大人。”

在奥卡西的介绍下，薇洛丝微微欠身，礼仪得体，挑不出任何毛病，同时，她压下心慌，打量起了对面。

也就在这时，奥卡西转了个方向，介绍起了宛若冰山般的白发女子。

“这位是蕾菈小姐，身份是……现任大贤者。”

“初次见……哈？”

薇洛丝僵在了原地，不知哪来的寒冷拂过她的胸口，吹得她心拔凉拔凉的。

事实证明，上帝不仅为她关上了一扇门，还贴心地替她关上了一扇窗。

大贤者不仅没有离开评判组，还被她在浴室中嘲讽胸小……

不对！她本意真没想嘲讽的啊！

Chapter 5

“你们问薇洛丝修女？呵呵，她啊，是我最喜欢的女孩了，我还记得前几日风雨交加，是她冒着大雨帮我收了衣服，第二天她就因为着凉感冒了，可把我心疼坏了。”

“薇洛丝修女啊，她简直就是救了我的命，前几天晚上我在家里总是能听见莫名其妙的脚步声，提灯去看又什么都没有，搞得我神经衰弱。”

“请她来驱邪后，那些动静就消失了，睡得香了，吃得也香了！”

“薇洛丝小姐？你要提到她，我可就不困了，她在我心里就是妥妥的圣女大人！还记得当初我心灰意冷……”

“薇洛丝修女？她太善良了，我的病……”

“……”

“薇洛丝修女？她免费治疗我妹妹的绝症，改变了我和我妹妹的一生，倒是你们，为什么到处问她的情况？该不会是对她有什么企图吧？”

“我可告诉你们，敢对她有想法的家伙，不管是谁，在阿维克小镇都活不过第二天，你们好自为之！”

眼前的少年警告了她们一番，便面色冰冷地提着长剑离去，蕾菈和伊莎蓓尔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眼中察觉到了一抹惊讶。

她们之所以离开教堂，就是为了在城镇内收集人们对薇洛丝的印象，这是评判的第一关，如今看来，薇洛丝留给他们的印象可不一般。

“我们还是第一次被警告啊……真有意思，不过这也说明了在他们的眼里，薇洛丝是位完美的修女。”

一下午的时间，她们询问了许多居住在小镇内的居民，没有一个人对薇洛丝抱有糟糕的印象，这着实震惊到了伊莎蓓尔。

要做到这一点，可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众口难调，有时候做得再完美，也会有人挑刺。

至少她伊莎蓓尔没听说过多少能让小镇居民赞不绝口的修女。

评判第一关，薇洛丝小姐满分过关！

她从怀中取出了笔和本子，将自己所见到的景象记录在了上面，蕾菈瞥了本子一眼，发现上面写满了温柔善良、纯洁无瑕这样的字眼。

“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人。”

轻轻甩了甩长袍，蕾菈见天色不早，准备回到旅馆休息，而伊莎蓓尔则浅笑一声，看透了她的想法。

“你说这话，不会是觉得她那么善良，只是为了通过考核而装出来的吧？我说你啊，疑心病太重，活着是很累的。”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奇怪？我觉得你这家伙才奇怪吧？早上还因为她夸你而害羞呢，现在就说人家坏话，心变得也真够快的。”

蕾菈离去的脚步顿了顿。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伊莎蓓尔看着她越走越快的步伐，掩嘴一笑。

别人看不出来，她还看不出来吗？早上那位候补圣女夸她长得漂亮，蕾菈明显是因为害羞，才顿了那么久回了个嗯。

就因为如此，她甚至都没有将那个问题继续问下去，反而是放了候补圣女一马，这和她平时的性格完全相反。

所以，这还能是她在胡言乱语吗？

一向高高在上的大贤者，竟然会因为称赞而感到害羞。

想想，伊莎蓓尔就觉得有些好笑。

……

次日清晨，当初阳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教堂的时候，薇洛丝就早早

地坐在了教堂内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信徒的到来。

这是修女的职责，每当信徒遭遇困难，他们就可以来教堂寻找修女，请求她帮忙解决困难。

回想起这些天她帮助过的信徒，薇洛丝就忍不住偷偷一笑。

前些日子那场大雨，她帮老奶奶收衣服，本就可以博得她的好感，但这点好感远远不够，无法让自己温柔善良的形象深入人心。

所以她故意让自己在大雨中淋湿，第二天假装感冒，老奶奶见了，对她的好感一升再升，都快直呼她为孙女了。

还有那疑神疑鬼的信徒，他的住所内之前偷偷躲藏着一只弱小的魔物，他半夜里听到的奇怪脚步声其实是她抓捕魔物发出来的动静。

至于其他信徒所得的重病，她圣女专修治疗术，大多数都能治愈，甚至为了让他们感恩戴德，她连医疗费都没有收。

不过这种方式虽然收获了无数人心，但也导致自己有点揭不开锅了，现在的她只能依靠教会每月发放的微薄工资过活。

这也算得上是这种办法的唯一缺点吧。

在教堂内等待了一会，第一个赶来的不是什么信徒，而是大贤者蕾菈和她的同伴伊莎蓓尔。

她们和薇洛丝打了声招呼，就远远地站在一旁，掏出笔和本子，似乎在记录着什么，而经过昨天的心理建设，薇洛丝面对她们的时候也已经不再紧张。

她知道从现在开始，她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她们评判她能够通过考核的标准，所以她挺直了腰板，目光虔诚地落在教堂前方的女神像上。

阳光洒落在她半张脸上，这一刻的她就好似真正的圣女般神圣。

见到这一幕，伊莎蓓尔暗暗地点了点头，提起笔又在本子上写下了真诚、恭谨之类的词语。

不多时，教堂的门口走入一位中年男子，他衣着简朴，面色苍白，好像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令他有些寝食难安。

在进入教堂后，他扫视了一圈，看见了薇洛丝修女，随后他幽幽地叹出一口气，经过修女的身边，来到了女神像的前方。

扑通一声跪下，他闭起眼，做起了祈祷。

不找她反而去找女神像祈祷？

薇洛丝很是奇怪，平常前来教堂的信徒，可都是第一时间就找她解决困难的。

这位信徒，难道是不认识她吗？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大贤者在，薇洛丝都不能当作没看见他，否则她的评分肯定会降低许多。

所以在中年男子做完祈祷后，她歪了下脑袋，温柔一笑："先生是有什么烦恼吗？可以告诉我哦，我会尽力帮助您的。"

银色长发一侧垂落在香肩上，薇洛丝的笑容就像是带着清香的花瓣，轻而易举地飘入在场众人的心间，令他们心底泛起淡淡的甜蜜。

中年男子似乎是有些不忍心，他犹豫了许久，才缓缓开口问道："薇洛丝小姐，这，真的可以吗？"

"嗯！当然可以，修女的职责，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困扰，这也是我成为修女的目的。"薇洛丝捂着胸口，柔弱之中又透露着几分坚定。

Chapter 6

“你们问薇洛丝修女？呵呵，她啊，是我最喜欢的女孩了，我还记得前几日风雨交加，是她冒着大雨帮我收了衣服，第二天她就因为着凉感冒了，可把我心疼坏了。”

“薇洛丝修女啊，她简直就是救了我的命，前几天晚上我在家里总是能听见莫名其妙的脚步声，提灯去看又什么都没有，搞得我神经衰弱。”

“请她来驱邪后，那些动静就消失了，睡得香了，吃得也香了！”

“薇洛丝小姐？你要提到她，我可就不困了，她在我心里就是妥妥的圣女大人！还记得当初我心灰意冷……”

“薇洛丝修女？她太善良了，我的病……”

“……”

“薇洛丝修女？她免费治疗我妹妹的绝症，改变了我和我妹妹的一生，倒是你们，为什么到处问她的情况？该不会是对她有什么企图吧？”

“我可告诉你们，敢对她有想法的家伙，不管是谁，在阿维克小镇都活不过第二天，你们好自为之！”

眼前的少年警告了她们一番，便面色冰冷地提着长剑离去，蕾菈和伊莎蓓尔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眼中察觉到了一抹惊讶。

她们之所以离开教堂，就是为了在城镇内收集人们对薇洛丝的印象，这是评判的第一关，如今看来，薇洛丝留给他们的印象可不一般。

“我们还是第一次被警告啊……真有意思，不过这也说明了在他们的眼里，薇洛丝是位完美的修女。”

一下午的时间，她们询问了许多居住在小镇内的居民，没有一个人对薇洛丝抱有糟糕的印象，这着实震惊到了伊莎蓓尔。

要做到这一点，可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众口难调，有时候做得再完美，也会有人挑刺。

至少她伊莎蓓尔没听说过多少能让小镇居民赞不绝口的修女。

评判第一关，薇洛丝小姐满分过关！

她从怀中取出了笔和本子，将自己所见到的景象记录在了上面，蕾菈瞥了本子一眼，发现上面写满了温柔善良、纯洁无瑕这样的字眼。

“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人。”

轻轻甩了甩长袍，蕾菈见天色不早，准备回到旅馆休息，而伊莎蓓尔则浅笑一声，看透了她的想法。

“你说这话，不会是觉得她那么善良，只是为了通过考核而装出来的吧？我说你啊，疑心病太重，活着是很累的。”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奇怪？我觉得你这家伙才奇怪吧？早上还因为她夸你而害羞呢，现在就说人家坏话，心变得也真够快的。”

蕾菈离去的脚步顿了顿。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伊莎蓓尔看着她越走越快的步伐，掩嘴一笑。

别人看不出来，她还看不出来吗？早上那位候补圣女夸她长得漂亮，蕾菈明显是因为害羞，才顿了那么久回了个嗯。

就因为如此，她甚至都没有将那个问题继续问下去，反而是放了候补圣女一马，这和她平时的性格完全相反。

所以，这还能是她在胡言乱语吗？

一向高高在上的大贤者，竟然会因为称赞而感到害羞。

想想，伊莎蓓尔就觉得有些好笑。

……

次日清晨，当初阳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教堂的时候，薇洛丝就早早

地坐在了教堂内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信徒的到来。

这是修女的职责，每当信徒遭遇困难，他们就可以来教堂寻找修女，请求她帮忙解决困难。

回想起这些天她帮助过的信徒，薇洛丝就忍不住偷偷一笑。

前些日子那场大雨，她帮老奶奶收衣服，本就可以博得她的好感，但这点好感远远不够，无法让自己温柔善良的形象深入人心。

所以她故意让自己在大雨中淋湿，第二天假装感冒，老奶奶见了，对她的好感一升再升，都快直呼她为孙女了。

还有那疑神疑鬼的信徒，他的住所内之前偷偷躲藏着一只弱小的魔物，他半夜里听到的奇怪脚步声其实是她抓捕魔物发出来的动静。

至于其他信徒所得的重病，她圣女专修治疗术，大多数都能治愈，甚至为了让他们感恩戴德，她连医疗费都没有收。

不过这种方式虽然收获了无数人心，但也导致自己有点揭不开锅了，现在的她只能依靠教会每月发放的微薄工资过活。

这也算得上是这种办法的唯一缺点吧。

在教堂内等待了一会，第一个赶来的不是什么信徒，而是大贤者蕾菈和她的同伴伊莎蓓尔。

她们和薇洛丝打了声招呼，就远远地站在一旁，掏出笔和本子，似乎在记录着什么，而经过昨天的心理建设，薇洛丝面对她们的时候也已经不再紧张。

她知道从现在开始，她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她们评判她能够通过考核的标准，所以她挺直了腰板，目光虔诚地落在教堂前方的女神像上。

阳光洒落在她半张脸上，这一刻的她就好似真正的圣女般神圣。

见到这一幕，伊莎蓓尔暗暗地点了点头，提起笔又在本子上写下了真诚、恭谨之类的词语。

不多时，教堂的门口走入一位中年男子，他衣着简朴，面色苍白，好像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令他有些寝食难安。

在进入教堂后，他扫视了一圈，看见了薇洛丝修女，随后他幽幽地叹出一口气，经过修女的身边，来到了女神像的前方。

扑通一声跪下，他闭起眼，做起了祈祷。

不找她反而去找女神像祈祷？

薇洛丝很是奇怪，平常前来教堂的信徒，可都是第一时间就找她解决困难的。

这位信徒，难道是不认识她吗？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大贤者在，薇洛丝都不能当作没看见他，否则她的评分肯定会降低许多。

所以在中年男子做完祈祷后，她歪了下脑袋，温柔一笑：“先生是有什么烦恼吗？可以告诉我哦，我会尽力帮助您的。”

银色长发一侧垂落在香肩上，薇洛丝的笑容就像是带着清香的花瓣，轻而易举地飘入在场众人的心间，令他们心底泛起淡淡的甜蜜。

中年男子似乎是有些不忍心，他犹豫了许久，才缓缓开口问道：“薇洛丝小姐，这，真的可以吗？”

“嗯！当然可以，修女的职责，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困扰，这也是我成为修女的目的。”薇洛丝捂着胸口，柔弱之中又透露着几分坚定。

Chapter 7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众人见到了一位背上背着长剑的少年。

“凯尔？”薇洛丝认出了他来，有些惊讶。

凯尔朝着她笑了笑，随后走到了女招待的前方，将她手中的委托纸拿了起来。

“薇洛丝小姐，这个委托我接了，费用的话，就当你已经提前支付给我了。”

提前支付了？

薇洛丝想起了他那个卧病在床的妹妹。

凯尔成为冒险者的原因，就是为了赚钱医治他的妹妹。

可世事难料，他妹妹的病小镇内没有人能够治好她，这就导致他只能赚钱购买一些续命的药剂，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薇洛丝身为候补圣女，学习的治疗术自然比一般的修女高级许多，所以她在得知凯尔的情况后，无偿用治疗术治好了他妹妹的病。

她这么做的本意是想要扩大自己的名声，谁知道竟然让凯尔感动万分，以至于不顾危险，接下了这个委托。

因为他的这番举动，薇洛丝心底里也很感动。

但这是和魔物有关的委托，危险万分，凯尔还很年轻，未来还有大把的幸福生活等待着他，甚至还有妹妹需要他来照顾。

所以……

他能不能多叫几个老练的冒险者一起参加？要不然接下委托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真不是她看不起他，她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着想。

那么年轻的冒险者，说好听点叫未来提升空间很大，说难听点就是菜

鸟，那头魔物要是很厉害的话，凯尔初见就会被杀死。

到时候没有人牵制魔物，她露出真身也不知道魔物在哪，最终委托失败还死了人，她的圣女评分可是会一降再降的！

撩起耳畔的发丝，薇洛丝低垂眼眉，俏脸上浮现出几抹担忧，就像是被风吹皱了的荷花池塘，不经意间便唤起了人们的怜惜之情。

“可这是和魔物有关的委托，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谁说凯尔小弟是一个人了？”

一道粗犷的声音打断了薇洛丝的话语，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带着眼罩的健壮大汉擦拭着手中染血的巨剑，爽朗笑道：

“这个委托我也接了，当了三十几年的冒险者，我也该拿魔物练练手了！”

四周的冒险者认出了他来，都感到有些惊奇。

“嚯，独眼狼也接这个委托啊？”

“他不是最看重赏金吗？低于十金币的委托，平时看都不看一眼，现在又怎么会接这个委托？”

“这可是魔物啊，一个不注意，就算是你也会把命交代在它手里。”

扫视了他们一圈，独眼狼呵呵一笑，拍了拍宽大的胸脯道：

“那又如何？我要是胆小，也不会当三十几年的冒险者了，更何况我这人讲义气，这位小姐帮过我家人，我当然也要帮她。”

“原来是这样……”

他们就说呢，独眼狼作为阿维克小镇最厉害的几位冒险者之一，怎么会没事接一个没有赏金的魔物任务。

原来是委托人有恩于他。

“再加我一个吧。”

又是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众人望去，心里咯噔一下。

出声之人拥有一头火红的长发，黑色的紧身衣包裹着她玲珑的身材，纤细的腰间挂着一根深红色的、充满血腥味的鞭子。

她人送外号血鞭，同样是阿维克小镇最厉害的几位冒险者之一。

“嘶，血鞭也接啊？”

“那么多厉害的前辈都接了，这魔物还不是手到擒来？我也接个，去看看那魔物长什么样子。”

“我也接，薇洛丝小姐帮助了那么多人，我们也得帮助她才是。”

有了独眼狼和血鞭的加入，大厅内的其他冒险者纷纷接下委托，想要去一睹魔物的长相，甚至不需要这个委托有任何赏金。

见此，薇洛丝龙王歪嘴都快抑制不住了。

不过她还是努力压下了嘴角，揉了揉眼眶，让它泛起了一丝红意，好像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一样。

“大家……”

后面要说些什么，薇洛丝忘了。

不过没关系，这种时候她其实什么都不需要说，只要露出这副被感动到无言的模样，就可以令这些冒险者得到极大的满足。

“什么都不用说，薇洛丝小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独眼狼收起了手中的巨剑，双手抱胸，两条腿搁在木桌上，做出了一副老大哥的模样，笑声止都不止不住。

其他的冒险者虽然没有他那么明显，但也因为薇洛丝的感动而感到开心和自豪，助人为乐，或许就是这样。

感动了一会，薇洛丝见氛围散得差不多了，便讲起了这次委托的详细信息和自己的猜测。

“根据那魔物的习性，它很可能晚上才会出现在小镇西边的田地，所以白天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好好准备，到了晚上，我再带领大家前往西边。”

啪——

独眼狼一掌拍在桌上，面露不满。

“你也去？快省省吧，你就是一个修女，除了治疗术还会什么？挑战魔物这种危险的委托，还是让我们去吧。”

他虽然说起话来一点都不客气，但这也算是他对薇洛丝的关心。

一个只会治疗术的修女，别说是和魔物战斗了，就算是见到一些惨烈的动物尸体，恐怕都会呕吐不止。

真到了战斗的时候，鲜血残肢横飞，在这种情况下，修女会治疗别人？开什么玩笑，被治疗的人是修女才对吧。

不止独眼狼抱有这样的想法，其他冒险者都觉得薇洛丝是温室里的花朵，没有见过一点血腥，也接受不了流血场面的修女。

“是啊，薇洛丝小姐还是留在镇内吧，遇见魔物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说能全身而退。”

“要是薇洛丝小姐被魔物抓住的话，我们会很为难的。”

听到他们的劝说，薇洛丝一愣，有些为难。

“这，这不好吧……”

不让她跟着他们一起去？

这，这可真是……

太好了！

这种寻找魔物的麻烦事，她才懒得去做呢，交给冒险者再好不过了。

而且她要是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时候那么多人，她还得想办法避开他们才能露出魔物真身，麻烦死了。

这些冒险者啊，真懂她的心思。

睡个觉，都有人给她递枕头～

Chapter 8

心里这么想的，薇洛丝嘴上可不能这么说。

这种事情，还是得推攘一番才行。

所以，她微红着脸，轻轻咬了咬唇，坚持道：“我会躲在大家身后的，我有治疗术，能够治疗你们的伤口……”

哐当——

椅子被推开，冒险者口中的血鞭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薇洛丝的说话间，来到了她的身边。

血鞭的身高要比薇洛丝高不少，她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令后者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装起了柔弱。

啪——

一只手拍在了薇洛丝的肩膀上，血鞭凑近了她的脸颊，颇为强势地说道：

“听着，大家是因为你才接下这个委托的，你的安全才是第一位，我们谁也不想见到你遭遇危险，明白吗？”

她的一番话让后方的冒险者们频频点头，如果发布委托的人不是薇洛丝，他们相信就算这个委托有再多的赏金，也没有人愿意去冒险。

“好，好吧，但是你们完成委托后，受了伤就来到这里，我会在这里帮你们治疗的！”

这是薇洛丝作为候补圣女，唯一能为他们所做的事了，这也是她最后的坚持。

血鞭叹出一口气，用力点了点头。

“会的。”

她知道，薇洛丝小姐就是这样，永远都心系大家，哪怕敌人是魔物，拼了命她也想要尽上一份力。

和她比起来，教会内的其他修女就显得万分平平无奇，这不禁令她有些怀疑薇洛丝的身份。

她真的只是教会修女吗？

不过不管她是不是，她都真的很想将她抱在怀里好好呵护！

最终，在薇洛丝的影响下，接下这个魔物委托的冒险者高达十几位，他们围坐一团，开始商量起对付魔物的决策。

见没了她什么事，薇洛丝便也就离开了冒险公会大厅。

冒险者们需要苦苦商量对策，在夜晚冒着生命危险讨伐魔物，而她薇洛丝呀，也有很辛苦的事情要做呢。

来到阿维克小镇西边的田地，她一眼就见到了被魔物破坏的农作物，为这片田地的主人哀伤之余，她将一块木牌竖在了这片农田的前方。

做完了这一切，她擦了擦香汗，有点累着了。

是时候回教堂坐着，等待夜晚降临了。

想到这，她哼着小曲离开了此地。

在她走后不久，蕾菈和伊莎蓓尔就来到了这里。

在看见农田前方的牌子后，伊莎蓓尔双眼一亮，快步走到了它的前方，然后将木牌上写着的字缓缓念了出来。

“前方魔物出没，请勿靠近——薇洛丝。”

“原来她来这里是为了做这件事。”

伊莎蓓尔伸出手抚摸上了木牌，在感受到其上凹凸不平的字体后，她眼底的满意之色越来越浓。

“有了这块牌子，小镇内就不会有人靠近这里，也减少了魔物伤人的可能，她真的又温柔，又细心。”

“不能和那些冒险者一起去讨伐魔物，她的心里肯定很自责吧？她虽然会治疗术，但只能躲在后方看着守卫她的人受伤，这种滋味一定令她痛不欲生。”

似乎是有些感同身受，伊莎蓓尔幽幽一叹。

作为出身贵族的宫廷魔法师，她小时候又何尝没有被那些护卫保护过呢？

看着那些护卫为了她而身受重伤，她的心就像是被刀割一样疼。

“明明手无缚鸡之力，却一点不惧魔物，为了帮助信徒，甚至愿意带领冒险者直面魔物，像她这样勇敢的候补圣女，活该被整个小镇居民喜欢。”

轻声念叨着，伊莎蓓尔取出了本子，再度将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写了下来。

只不过在提及候补圣女薇洛丝的时候，多了一些勇敢，坚毅这样的字眼。

农田吹来的微风拂起了蕾菈的银发，她没有在木牌上过多停留，而是绕过木牌，来到了田地之中。

视线落在魔物残留下的痕迹上，她修长的眉毛微微蹙起。

知道蕾菈发现了什么，伊莎蓓尔在记录完所见到的一切后，径直走到了她的身边，目光顺着蕾菈的视线望去，她看见了面前深深凹陷下去的土坑。

“这是……”

如果她猜得没错，这是一只巨兽留下的脚印。

根据这只脚印的泥土深度，她推测这只魔物的高度恐怕在五米往上，而且外形绝对是兽类，毕竟脚印并非是人类双脚的形状。

“这头魔物不简单。”蕾菈说道。

“看来只有我们出手才能解决了。”

伊莎蓓尔知道阿维克小镇内冒险者的实力，面对这样的魔物，他们就算一起上都没有任何胜算。

好在她们来到了这座小镇，有大贤者和她坐镇，除非来的是魔王或者是魔王手下的四天王，否则她都不知道怎么输。

只是很快，她想起了什么，眉头一挑，颇为气愤。

“说来也难受，要是我们带来的那只猎犬没有丢，我们现在就能找到那头魔物，然后灭了它，不至于让它继续为非作歹。”

她口中的猎犬并非是普通的猎犬，而是天启教会暗中豢养的一种魔物，它们对同类的气息非常熟悉，哪怕相隔三里，它都能感应到同类的存在。

她们带猎犬前来阿维克小镇，就是想要解决小镇内可能存在的魔物问题，结果在她们初到小镇的时候，猎犬就在旅馆中消失了。

据说偷走它的是一位黑裙少女，护卫当时在旅馆内抓了半天也没有抓住她，要不是她伊莎蓓尔那时候出去了，定然不会放过那位少女！

不过伊莎蓓尔也有不解的地方，猎犬消失的时候虽然她不在，但大贤者蕾菈在啊，她怎么会让黑裙少女为非作歹呢？

“到底是谁偷走了它？蕾菈，你真的没有见到那个家伙吗？”

“没有。”

蕾菈回答得非常快，快到让伊莎蓓尔产生了一丝疑心。

她总觉得蕾菈知道些什么，但她就是不说。

大贤者不说，她也没办法知道，所以伊莎蓓尔就只是哦了一声，便不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然而在她没注意到的背后，蕾菈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一道黑色的倩影从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她纤细的手指微微握成了拳头。

洗浴的时候被看光身子不说，还被嘲讽胸小，随身换洗的衣裙也被那家伙抢走，逼得她只能趁着没人的时候，用魔法遮挡身体回到卧室更衣……

这么丢脸的事情，她是绝对不可能说出去的。

至于那黑裙少女？

呵，祈求不会再次遇见她吧，否则她一定会让她尝尝催眠术的滋味！

Chapter 9

是夜，虫鸣不断，阿维克小镇亮起了微弱的灯光，街道上只剩下了少许行人，绝大多数居民都已经陷入了梦乡。

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在小镇西边的森林之中，一行冒险者躲在树木的背后，死死地握着手中的武器，连大气都不敢出。

在他们躲藏地的前方，一头约五六米高的魔物双脚直立在原地，它的上半身极为健壮，双臂甚至要比周遭的树干都要粗壮。

凄冷的月光之下，宛若野猪的头颅格外厚实，两根白色的獠牙从它的嘴中钻出，口水滴答滴答地顺着嘴角流下，似乎是发现了什么极其美味的食物。

猪人！

这头魔物赫然是较为常见的猪人，它们由野猪变异而来，实力强大，饭量也很大，几乎什么都吃，人肉也不例外。

独眼狼之前率领冒险者和它战斗了一场，结果是他们完败，甚至一直战斗到手中的武器碎裂，他们也没有伤害到这头猪人。

所以，猎人和猎物的身份在这一刻完全调换了过来，他们躲藏在树木背后，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这头魔物发觉他们的气息。

猪人搜寻的能力似乎不是很强，在他们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它在森林内乱逛了起来，距离勇者们有了一段距离。

也就在这时，独眼狼的身旁，不少冒险者开始皱着眉头窃窃私语。

“该死的，这种级别的魔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们大家一起上，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该怎么办？逃跑的话，也会被它追上吧？！”

他们能不被猪人发现，主要是因为他们躲了起来，没有行动，但凡有人不要命地逃跑，引起的动静定然会引来猪人的注意。

以猪人的实力，没有人能跑得过它。

不过大家一起逃的话，肯定是有人能够逃走的，但谁也不知道那些幸运儿是谁，所以当下，他们还是躲在原地一动不动，商量着逃跑的计划。

只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猪人一直都没有真正远离他们，发现他们的踪迹是迟早的事。

冒险者之间的氛围因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有些年轻的冒险者不断地打量着逃跑的方向，心里有了些不要命的想法。

独眼狼身为老练的冒险者，自然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他坐在地上握紧了手中的巨剑，沉默片刻后，说道：

“你们先走，我来拖住它！”

众冒险者闻言一惊，血鞭更是蹙起了眉头，无法置信道：“什么？！独眼狼，你疯了？！它根本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战胜的！”

之前他们十几位冒险者都没有打伤猪人，独眼狼一个人去拖住它，几乎必死无疑。

“就是这样我才要留下来！”

从地上站起来，独眼狼拍了拍衣角的尘土，将巨剑抗在了肩上，满是沧桑的脸上透露着坚毅。

“你们赶紧回去，通知小镇内的人做好魔物入侵的准备，我会给你们争取时间的。”

“可你还有家人……”凯尔担忧道。

“你们就没有吗？到了这种时候，总要有人站出来阻拦这头魔物，你们比我年轻，未来还长着呢。”

说完这句话，独眼狼就从树后走了出来，直面魔物。

凯尔因为他的举动而直直地愣在原地，他似乎从未想过这次讨伐魔物的委托会有人作出如此大的牺牲，满腔的少年热血让他想要上前帮助独眼狼前辈。

直到另一位冒险者拽着他的衣领往森林之外跑去，他才逐渐回过神来，他知道自己就算和独眼狼前辈站在一起，也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当下他要做的，应该是不能浪费前辈为他们创造出来的逃命机会。

死死地握紧拳头，凯尔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但现实的残酷只能令他默默接受，甚至可能就连报仇都没有什么希望……

毕竟阿维克这个小地方，限制了他们的未来和实力。

在发觉冒险者们纷纷逃走之后，猪人明显怒了，细小的瞳孔中流露出嗜血的光芒，它朝着前方的独眼狼奋力袭来，挥出一拳便想将他的脑袋打爆！

将肩膀上扛着的巨剑取了下来，独眼狼一咬牙，没有任何退缩！

“来吧，该死的魔物！想经过这里，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刚猛的拳头瞬息而至，独眼狼凭借多年战斗的经验闪身躲了过去。

轰！

猪人的拳头砸在了独眼狼身后的树上，两人合抱粗的树木直接断裂，木屑划过独眼狼的脸颊，割出一道细微的伤口。

看到猪人的强悍，独眼狼心中一惊，他连忙挥动手中的巨剑，重重地横扫在了它的腹部。

但遗憾的是，他就像是劈在铁块上一样，非但没有砍伤猪人，反倒是震伤了自己的虎口。

被再度惹恼的猪人侧过身，朝着独眼狼飞快地挥出一拳。

艰难地将巨剑抵挡在身前，下一秒，他连带着巨剑一起倒飞了出去，在砸断了几棵较为纤细的树木后，滚落到了地上，吐血不止。

“该死的……力气，力气居然这么大……”

从地上爬了起来，独眼狼捂着自己的胸口，被猪人一拳砸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虽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大，但也没有想到这么大，在失去了同伴的帮助后，他居然在猪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咚咚咚——

猪人的脚步越来越近，手撑着地面，独眼狼的余光见到了那怪异的猪蹄状大腿，纵使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至少他起到了拖延时间的作用，不是吗？他的同伴趁着这段时间早已经逃远，猪人想要再追，也已经不可能了！

捂着胸口翻了个身，他背靠着树木瘫坐在地上，视线之中是越来越近的猪人，以及那一轮惨白的满月。

猪人粗壮的拳头高高举起，独眼狼知道，它即将打爆自己的脑袋，夺走自己的生命。

纵然他觉得自己已经看淡了生死，此刻还是忍不住紧绷全身，祈祷着有谁能够在这种时候救下他。

随后，他便闻到了一股莫名好闻的香气，有点像是少女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又有点像是某种致命奇花的香味。

猪人高举的拳头一直都没有放下，它就像中了定身术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透过它的拳头，独眼狼看见了他此生最难忘的景象。

少女穿着一袭黑裙，轻巧地立于树木枝干之上，星光斑驳，满月成为了她的背景，她静静地看着他，那一双血色的双眸中，充斥着无尽的淡漠。

少女白皙的手指在空中划过，似乎有什么极为诡异的东西即将出现，独眼狼的心脏开始疯狂跳动，他感受到了比死亡更加恐怖的危险！

不！这位黑裙少女，绝对不是人类！

她，她要比那头魔物，更加可怕！

Chapter 10

在阿维克小镇步入黑夜之后，薇洛丝就露出了魔物真身，变成了黑发少女，朝着小镇西边的森林出发。

冒险者们留下的痕迹很明显，所以她轻轻松松地跟上了他们。

魔物一点隐藏自己的打算都没有，西边的森林里随处可见它破坏的痕迹，冒险者们很快就找到了它，并和它进行了交手。

在见到冒险者们战败之后，薇洛丝也不由得微微心惊，在她看来，这头魔物应该是她穿越以来，见过的最厉害的魔物。

就算是她亲自出手，也不见得就能打赢它。

冒险者们最终选择了逃跑，薇洛丝也是暗暗点头，他们没有必要留下来对付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

独眼狼的选择倒是出乎了她的意料，他想要用自己的生命为冒险者换来更多的逃跑时间，这使得她对他高看了一眼。

所以在猪人即将终结独眼狼的性命时，她站了出来。

兴许是感知到了她的存在，猪人忽然停下了攻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独眼狼的视线穿过猪人，见到了她。

他见到有人来救他，不应该感到激动和兴奋吗？为什么会满脸惊恐，就像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怪物一样？

手指在空中拨弄，她想要取出自己的武器，而这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让独眼狼身躯不停颤抖，那裸露在外的唯一眼睛里更是写满了恐惧。

……莫名其妙的。

只当独眼狼是被猪人魔物吓傻了，薇洛丝便没有再关注他。

她握住了一柄两米多长的漆黑镰刀，目光则在猪人身上不断徘徊，一直在打量着它的实力。

虽然想要战胜它很困难，但只要赢了这一次，她就可以彻彻底底的填

饱肚子，之后很多天都不需要大半夜化身魔物，出来狩猎了。

想到这里，她舔了舔娇艳的红唇，魅惑无比。

而躺在地上的独眼狼见到这一幕，差点吓得晕厥过去。

然而令薇洛丝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还未和猪人魔物动手，她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气息在飞速靠近！

俏脸一白，她赶忙收起手中的镰刀，重新躲藏在了树木的背后。

也就在她藏起来的那一刻，一袭白袍出现在了独眼狼的身后，大贤者蕾菈从黑暗中走出，面色淡然地看向了不远处五六米高的猪人魔物。

薇洛丝消失后，猪人魔物腥红的目光就锁定在了蕾菈身上。

新鲜的血肉气息令它哼哧了两声，嘴角的口水流了一地，随后它挥动拳头，朝着蕾菈飞奔而来，想要一拳将她击杀。

蕾菈不闪不避，直面它的攻击，待得硕大的拳头快要逼近面容时，她的左眼瞳孔中忽然出现了晃动的钟摆，滴答滴答的时钟声在猪人的心间响起。

所有的动作都停了下来，猪人双目无光，仿佛失去了意识。

“自我了断吧。”

蕾菈的声音在森林中轻轻回荡，躲在树木背后的薇洛丝却感受到了直达心底的凉意。

催眠术，一定是催眠术！

事实也正如薇洛丝所猜测的那样，被催眠的猪人缓缓举起自己的右手，随后猛地插入自己的胸口，将还在跳动的鲜活心脏从体内拔了出来。

咚！

猪人的尸体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声息。

死，死了？

鲜血溅了地上的独眼狼一身，今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

象，他伸出手扯了扯眼罩的位置，将它盖住了那只还能用的眼睛上。

接着，他倒头就睡。

梦，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抱住自己的双臂，薇洛丝瑟瑟发抖。

在大贤者眼里，猪人这种低级魔物，死亡就是它的唯一归宿，而像她这样的类人魔物，被抓住的话，死亡就是她最好的归宿。

根据前世薇洛丝看过的本子和里番，被催眠的少女在主角面前定然会失身，如果那些少女和主角之间有仇，那仇越大，玩法越花……

什么滴蜡地下室，三角木马，皮鞭……只有她想不到的，没有那些主角做不出来的！

本来白皙的脸蛋因为某些幻想而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绯红，薇洛丝捂住了嘴，想要等待大贤者蕾菈离开后，再从树后走出。

结果，她心头一跳，强烈的危机感迫使她闪身躲向了一侧。

唰！

一道银光在薇洛丝的身旁闪过，她刚刚站立的地方，包括一条直线上的树，都被这道银光劈成了两半。

咽了咽口水，她看向了蕾菈，只见她缓慢地收起了手刀。

“竟然躲过……是你？”

蕾菈一早就感应到树后有人，她本想杀她个出其不意，结果没想到竟然被躲了过去。

而在看清了那人的长相后，她眯起了眼，认出了她的身份。

这不就是之前浴室里那个色魔吗？

“……我说你认错人了，你信吗？”

嘴巴干涩，薇洛丝暗地里开始四下寻找逃跑的路线，同时胡扯了一番。

却没有想到面前的大贤者忽地轻笑一声，就像是万年的寒冰融化了开来。

“我信。”

薇洛丝错愕，她下意识地想要看向她，看看蕾菈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但只是一抬头，在刚见到蕾菈的白袍时，她心中就突然警铃大作！

她想骗她和她对视！

任何魔法都有发动的前提，催眠魔法也不会例外，否则蕾菈早就催眠她了，而不是在这里和她说些废话！

根据刚刚她和猪人的战斗，她的左眼是施展催眠魔法的媒介，所以想要别人中招，前提就是对视！

“看样子，你对我的防备心很足嘛，其实大可不必，我并非是什么小气的人，那晚的事情，我并不生气。”

就像是邻家大姐姐，蕾菈一扫之前的冰冷，语气变得柔和许多，就连平日里温暖阳光都化不开的脸颊，也浮现出了几抹淡淡的笑意。

她一边朝着薇洛丝伸出手，一边优雅地走向她，银铃般的笑声徘徊在森林之中，仿佛为她的身影蒙上了一层看不清的白雾。

“只需要你真诚地给我道个歉，我就原谅你，怎么样？”

如果换做其他人，恐怕会开始怀疑她话中的真假，然后权衡利弊，傻傻地向她道歉，最后被无情催眠，落入催眠本女主角的下场。

但薇洛丝是谁？

当她们还在怀疑蕾菈话中真假的时候，她早就已经撒丫子逃入森林，留给蕾菈一个无法触及的背影了。

道歉？开什么玩笑。

她可是被人类痛恨的魔物啊！

都是凭本事犯的错，为什么要道歉？

Chapter 11

蕾菈想到薇洛丝会跑，但没有想到她跑得那么果断，甚至就连头都不回一下。

“跑什么？只要转过身来和我道歉，我就原谅你。”

脸上的笑容隐去，蕾菈朝着薇洛丝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同时嘴里依旧劝说着薇洛丝，好像她真的只要道个歉，一切都会翻篇。

当然，前提是无视蕾菈的魔法手刀。

白色的光点汇聚在她的右手上，她一边说着只要道歉就会原谅薇洛丝，一边对准少女逃窜的背影毫不留情地挥出手刀的刀光。

无数树木被刀光拦腰切断，轰鸣之声在森林中不绝于耳，大地都因为倒下的树木而不断震动。

“别跑呀，我有那么可怕吗？”

“只要道个歉，一切都好说。”

这些话飘荡在森林之中，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在轻声低语，吓得数不清的鸟儿慌乱地飞向天际，不少路过的松鼠抱在一起，颤抖不已。

寒意蔓延上脊椎，侵蚀了薇洛丝全身，她又躲过了几下手刀，哼唧一声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想要催眠我？哼，下辈子再说吧！”

“是吗？那被我抓到了，我帮你快进到下辈子。”

“我谢谢你啊！”

“不客气。”

呼！

又是一记魔法手刀从薇洛丝的身侧划过，几棵两人粗的树木毫无抵抗

地被拦腰切断，她眼角一阵抽搐，心脏狂跳不止。

只要有一点不小心，她就会被这惨白的刀光，拦腰切断。

而且大贤者蕾菈最记仇了，是个小肚鸡肠的家伙，同时她又这么喜欢玩手刀，她不会抓住她后，把她的胸也给切下来吧……

幽暗的房间中，少女双手被麻绳吊在半空中，她赤裸着身体，白皙的肌肤上布满鲜红的鞭痕。

【就是你嘲讽我胸小的？】

【不是！是误会！是误会……啊！】

刀光一闪，血肉横飞！

【桀桀桀！这样，你的胸就比我小了！桀桀桀！】

轰隆——！

窗外电闪雷鸣，几只乌鸦发了疯似地从窗口一闪而过，大贤者蕾菈的背影被雷光照在墙壁之上，显露出了恶魔的狂笑模样。

……

这般幻想闯入了薇洛丝的脑海，她捂住了自己的胸口，浑身哆嗦了两下，只觉得手脚冰凉无比。

以她对蕾菈的认知，这家伙绝对做得出来！

在森林之中，蕾菈前进的速度要比薇洛丝更快，不知不觉，她们之间的距离就被不断拉近，已经没有先前那般遥远。

好在，薇洛丝下一秒就钻出了森林，逃入了阿维克小镇之中，在这个地方，她比蕾菈多个优势，那就是对这座小镇的结构很熟悉。

绕过房屋建筑，薇洛丝来到大街上。

深夜里的阿维克小镇没有多少人上街，昏黄闪烁的灯光下，只有几位路人在沉默夜行。

但是蕾菈还在追她，TMD！

“至于吗？不过就是看光了你身子，多大点仇啊！实在不行，我吃点亏，也给你看身子！你放过我。”

“好啊，那你停下吧，让我看看身子，我保证不抓你。”夜晚的风吹起了白袍和银发，蕾菈说得信誓旦旦。

“这可是你说的哦！”

“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薇洛丝忽然停了下来，背对着她，似乎相信了她所说的话，见此，蕾菈眸光一闪，也停了下来。

她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眼前的少女会相信她说的话，恐怕也是知道自己再逃下去，结局也不会改变吧。

叮铃——

在她们相对而立之时，一辆马车从她们的中间穿过，挂在车厢角上的风铃轻微摇晃，发出了悦耳的响声。

在马车经过后，没有任何征兆地，蕾菈迅速逼近了薇洛丝，随后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迫使她转身面向了自己。

四目相对，钟摆摇晃，只是一瞬，蕾菈便催眠了怀中的少女。

“抱歉，我蕾菈，从来都不是什么君子。”

她的翻脸，可比翻书还快。

或者说，她为了取胜，可以不择手段。

“嘻嘻，好巧哦，我也不是。”

耳畔忽地响起了少女的轻笑，蕾菈微微眯眼，她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低头看向怀中的少女。

被她催眠的人，是完全受她控制的，除非……

和她猜测的一样，被她擒住的并非是什么黑裙少女，而是一位陌生的少女，她双目失神，明显是中了催眠术。

“拐卖啊！有人拐卖少女！”

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叫喊将她从疑惑中惊醒，她看向了四周围过来的人群，眉头微微蹙起。

“怎么回事？大晚上拐卖人家少女，真当别人不存在是吧？”

“来人啊来人啊！把这家伙围起来！别让她跑了！”

“啧啧，人长得挺漂亮的，怎么干些这种勾当？！”

就因为那一声先入为主的叫喊，路人都觉得她正在拐卖少女，有些大胆的好心人甚至上前想要拽住蕾菈，不让她离开。

虽然夜晚人不多，但经过他们这么一闹，附近的居民都点亮了灯，似乎是想要出来看热闹。

真是麻烦。

一挥白袍，清冷的气息就如同风一般散开，吹倒了所有靠近的路人，蕾菈也借此机会解除了陌生少女的催眠，一跃跳到了房顶之上。

皎洁的月光为阿维克小镇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灯火微亮之下，无数人影晃动，但她已经找寻不到黑裙少女的踪迹。

被戏耍了。

能把陌生少女当作那个家伙，显然是因为她中了幻术。

什么时候中的？

也许是那辆经过的马车，也许是踏上街道的那一刻，亦或者是刚入小镇，她就中招了。

但不管怎么说，直到抓错人之前，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中了幻术。

想到这里，蕾菈的表情越发寒冷。

能够让她神不知鬼不觉中幻术的，这个世上可没有多少人能够办到，如今这个小镇上居然会有一个？

呵，看起来，她的身上有着不少秘密呢。

真有意思。

银色的月亮倒映在她的瞳孔之中，她冷冷地撩起耳畔发丝，视线落在了这座小镇的深处。

“游戏开始了，最好就别让它停下来，小老鼠……”

Chapter 12

如何甩掉大贤者蕾菈？

这是薇洛丝在逃跑的时候，冥思苦想的问题。

因为她的体内有一面魔镜，她会的魔法往往都和魔镜有关，所以想要甩掉蕾菈，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魔镜幻术。

魔镜这种东西诡异得很，它本就容易迷惑对方，利用它施展幻术更是丝毫不留痕迹，胆大心细之下，薇洛丝成功将路人少女照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也就使得蕾菈认错了人，丢失了她的踪迹。

在摆脱了蕾菈后，薇洛丝第一时间就转变为了候补圣女的模样，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冒险者大厅。

这是她和冒险者们约好的，在完成委托之后，就在冒险者大厅汇合，等待她的治疗。

而她之所以来得很匆忙，是因为如果她再晚来一些，这些冒险者身上的伤恐怕就要自愈了。

没错，她露出真身躲藏在暗处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经历了和猪人魔物的战斗，但根本没有受什么伤，就只有一些小小的剐蹭。

没有她的治疗，以他们自己的体质，这些伤口很快就能自愈。

可这怎么行？！

伤好了，她候补圣女去哪里收割他们的好感度？

所以她才会快马加鞭地赶过来。

冒险者大厅内，除了刚刚执行委托的那些冒险者，伊莎蓓尔也在，薇洛丝暗道了一声真巧，便双手放在胸口，闭上眼。

渐渐地，她的脚底下亮起了金色的魔法阵，治愈的力量化作星光一点点地汇入冒险者们的身体，他们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恢

复。

凯尔看着自己身上的伤恢复如初，他短暂地露出了几秒的笑容，算是对薇洛丝的感谢，随后他依旧抱着剑，低头沉默着，一言不发。

在治疗完他们的伤后，薇洛丝散去了魔法阵，她看那些冒险者一个个满脸歉意的样子，感受到了气氛的沉重。

也就在这时，凯尔才抬起头看向她，死死握着手中的剑，愧疚不已。

本想着薇洛丝帮助了他们那么多，也是时候他们该帮助她了。

所以，他们满怀信心地接下了薇洛丝的委托，给予了她成功的希望，结果到头来却输得如此彻底。

薇洛丝一定很伤心吧？

他们真的，对不起她。

“抱歉，委托失败……”

“嘘！”

薇洛丝的突然出声打断了凯尔的自责，他抬眼望去，只见少女伸出食指放在唇前，巧笑嫣然。

“没关系的，只要大家还活着，就好了。”

心脏就像是被狠狠地锤了一下，看呆了的凯尔恨不得扇自己两个巴掌。

他应该想到的，薇洛丝小姐那么善良，她怎么会责怪他们委托失败呢？

就算她会失望，她也不会表露出来，因为她最担心的，还是他们这些接下委托的冒险者。

所以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帮助如此善良的薇洛丝小姐排忧解难呢？他们就真的这么无能吗？！

要不是四周有人，他真的很想邦邦给自己两拳。

薇洛丝小姐恐怕还不知道独眼狼前辈牺牲的事情吧？她要是知道了，

是不是会自责呢？觉得是自己害死了独眼狼前辈？

想到这里，凯尔内心的愧疚反而越来越强烈，也越发不想将独眼狼前辈牺牲的事情告诉薇洛丝。

其他的冒险者想法都和他差不多，就连血鞭对独眼狼的牺牲也是闭口不言，生怕眼前的少女多想些什么。

角落里，伊莎蓓尔将他们的表情都收入了眼底，她取出了本子，又在上面记录下了一些文字。

委托失败，就意味着评分会降低，但对待冒险者真心实意，宁愿委托失败也不愿他们失去生命，此举也得到了冒险者的人心，应该加分。

这一来二去，伊莎蓓尔盯着那依旧满分的评分，啧啧称奇。

“已经有人去通知镇长了，那头魔物肯定还会再来袭击小镇，薇洛丝小姐还是先和其他修女一起离开这座小镇吧。”

想起了什么，凯尔想让薇洛丝先离开小镇，躲避魔物的袭击，而血鞭闻言也点了点头，看法和他差不多。

“嗯，那头魔物不弱，想要击退它，恐怕需要向外求援才行，在此之前，薇洛丝小姐还是离开小镇比较好。”

那头魔物还会再次袭击小镇？

薇洛丝眨了眨眼。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她知道，那头魔物早就挖出了自己的心脏，死得不能再死了，怎么可能再次袭击小镇？

不过和他们一样，候补圣女薇洛丝也不应该知道这件事。

“不行！你们受伤了怎么办？没有我的治疗术，你们的伤势恢复起来会很麻烦的！”

她抿了抿唇，一脸的不乐意。

“而且小镇又不像是森林，在这里，我可以躲得好好的，就算是那头魔物来了，肯定也找不到我！”

“不，不！不能再死人了！”

凯尔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面色激动，他觉得不能再让薇洛丝留下来了，哪怕将独眼狼的牺牲告诉她！

“你知道吗？独眼狼前辈为了让我们逃走，独自一个人殿后，葬送了性命，这次，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留在这座小镇的！”

“什么？！独眼狼前辈竟然……”

牺牲个鬼，他不是被大贤者蕾菈救下来了？而且就算蕾菈不出手，她薇洛丝那会也救下他了。

尽管知道事实，但薇洛丝还是掩着嘴，脸色苍白地后退了两步，像是被这个消息震惊到差点就要跌倒一样。

“已经不想再见到有人因为我们而失去生命了，所以哪怕只有一点危险，我也不会答应你留下来！”

“是啊，薇洛丝小姐还是走吧，有那头魔物在，我们真的没办法保证你的安危。”

凯尔的决定也唤来了不少人的附和，他们都不希望有人再在自己面前牺牲了，更别说那个人还是薇洛丝了。

抚着胸口，薇洛丝刚想着怎么表演出一番自责，让冒险者安慰她，顺便再收割一波好感度。

结果公会大厅就由外而内打开，一道白色的身影裹挟着冰冷的气息，走了进来。

“不必了，那头魔物已经死了。”

在她出现在大厅的那一刻，空气中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少许，众人沉默了许久，刚想要开口问出自己的疑惑，他们在她的身后见到了一位浑身染血的熟人。

“……独，独眼狼前辈？！”

Chapter 13

“独眼狼前辈！你没死？！”

兴许是见到独眼狼有些太过震惊，凯尔不经脑子地说出了这句话，话语之中好像很期待独眼狼前辈死掉一样。

在感受到四周投来的异样目光后，他冷静了一下，随后有些尴尬地咳嗽两声，压抑着激动说道：“……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

独眼狼没有搭理他，他直直地看着前方的蕾菈，大声说道：“我作证，那头魔物是被她杀死的！”

这话一出，大厅内的众人再次被震惊，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些什么，看向蕾菈的目光也隐约带上了一丝恭敬。

和魔物交过手的他们，最清楚那家伙有多厉害了，能杀死那样的魔物，眼前的女人绝对是高手！

与他们的反应截然相反，薇洛丝在假装感到惊讶过后，就催促独眼狼赶紧坐下，施展治疗术帮他疗伤。

金色的光点汇入独眼狼的体内，让他被猪人重创的身体感受到了一点温暖，他的伤势比较重，薇洛丝治疗起来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不过这一举动落入众人的眼中，自然又博得了他们的好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前辈快和我们说说！”

在议论了一会后，终于有冒险者忍不住，凑到了独眼狼的身边，想要他详细讲讲发生了什么。

而独眼狼也抬头看了蕾菈一眼，在发现她根本不在意后，就清了清嗓子，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了起来。

“……在你们逃走后，我和那魔物大战了许久，最终棋差一着，不幸落败，就在我即将被魔物杀死的时候，这位前辈出现了！”

“那头魔物在前辈的手中走不出一招，就被剖出了心脏，死无葬身之地！而我身上的鲜血，其实都是那头魔物的鲜血。”

他身上确实沾满了鲜血，众人一开始还以为是他流的血，在听说是魔物的鲜血后，都不由得惊讶出声。

当然，最令他们难以相信的，还是他口中那位前辈的实力。

“一招就打死了魔物？真的假的？！”

“前辈是外来人？我以前好像从未在小镇里见过前辈。”

“这么一说还真是，难怪可以随手击杀魔物！”

他们不认识蕾菈，但经过独眼狼这么一说，他们都将她看作了实力极强的前辈。

而蕾菈也没有任何回应，好似这一切在她眼里只不过是随手之劳，这番举动更是令众冒险者佩服不已。

然而就在众人都震惊蕾菈的实力之时，独眼狼沉了下气，略带几分惊恐地说道：“其实在前辈来救我之前，我还见到了一个穿着黑裙的少女，不，她绝对不是少女！”

薇洛丝闻言，难以察觉地挑了挑眉毛，蕾菈和伊莎蓓尔则投来了视线，嘈杂的冒险者大厅一瞬间安静了下来，众人的好奇心被他勾了起来。

“什么意思？快说快说！”血鞭催促道。

环顾了一眼四周，确认黑裙少女不在这里后，独眼狼压低身子，就像是说悄悄话一样，轻声说道：

“当时我快要被那魔物杀死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那黑裙少女忽然出现，就像是鬼怪一样站在了它的身后！”

“那个家伙，给我的感觉要比那头魔物恐怖几十倍！你们知道吗？她一出现，那头魔物就呆在了原地，一动都不敢动！”

“尤其是当她掏出那柄镰刀的时候，我从她的脸上见到了贪婪和邪恶，我记得很清楚，那种目光……她，她把我……当成了食物！”

“啊！”

这声惨叫是独眼狼发出来的，沉醉在他话语中的众人一惊，紧接着，

他们便听见了薇洛丝温柔的声音。

“忍耐一下，前辈，你伤得比较重，治疗起来可能有些疼……”

她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就像是鲜花一样让人痴迷，独眼狼闷哼一声，忍着痛擦去了额头的汗水，摆手说道：

“……没关系，薇洛丝小姐，你治疗你的，我继续说。”

“好。”

“嘶……”

听着独眼狼发出声声惨叫，薇洛丝眼底闪过了几丝报仇的愉悦。

哼！

像鬼一样？比猪人恐怖几十倍？还要吃人？

拜托，她虽然转生成了魔物，但也不是瞎子啊，比起独眼狼，明显那头猪人身上的魔力更多，吃起来更好吃一点！

而且她也不吃人！

这家伙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污蔑她薇洛丝，抹黑她的形象……最气人的是，她还不能直接跳出来反驳他！

只能偷偷利用治疗术让他感到伤口的疼痛！

可恶，她薇洛丝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想到这里，她下手不由得更狠了一些，脸上的笑容却越发灿烂。

“嘶……她绝对不可能是人类！魔物，她和那猪人一样！都是魔物……啊！嘶，这治疗可真疼。”

“那头猪人我看啊，很可能是那少女的手下！毕竟她要比猪人可怕太多！若非……嘶！咳咳，若非，前辈赶来，我恐怕早就被她杀死了！”

哪怕痛得大汗淋漓，独眼狼都要强忍着这种痛苦，将这些话说出来，这也让薇洛丝偷偷地黑了脸。

不过，独眼狼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实话，那位少女站在他的面前，他真的就像是见到了死神一样，浑身战栗不止。

“那少女到底什么身份？”

“能够操控猪人，就算是魔物，肯定也是高等魔物吧？！”

听着四周冒险者的猜测，独眼狼忽然灵光一闪，问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魔王麾下的四大君主？”

在魔物的世界中，魔王是它们的最高统治者，而四大君主则是魔王最得力的将领，有些君主的资历甚至要比魔王都更为久远。

“你的意思是……”血鞭眉头一皱，有点不敢相信。

“我怀疑她就是四大君主之一。”独眼狼说道。

“这不可能吧？”

“开什么玩笑，四君主那种级别的魔物，来我们小镇做什么？”

“对啊，四君主会有猪人这种低级手下？”

有关黑裙少女身份的疑点很多，众人都不是很相信，就连独眼狼自己都觉得有些假。

角落里的伊莎蓓尔更是噗嗤一笑，直言道：

“四君主？想得还真多啊，那些家伙比魔王还神秘，就连我们都没见过，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呢？”

说话间，她发现一旁的蕾菈面色冰冷，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不由得心下一愣，感到了几分诧异。

“蕾菈，你不会真信了这种猜测吧？”

回想着少女用幻术戏耍自己的经历，蕾菈点了点头，说出了令在场所有人都瞪大瞳孔，感到不可思议的话。

“如果是她的话，还真有可能。”

Chapter 14

从独眼狼口中说出这句话，那就是可笑，但从蕾菈口中说出这句话，那就是可信。

冒险者大厅一下子陷入了死寂，就连伊莎蓓尔都掩着嘴，一时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说。

难不成，那个黑裙少女真有这样的实力？

其实别说是伊莎蓓尔，薇洛丝自己也想不明白。

还四大君主之一呢，她自己打个猪人都费劲，魔物君主要是只有这样的实力，还是早点灭亡算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给了蕾菈错觉？

就在众人沉默间，冒险者公会大厅的门口再次走进来两人。

为首的那位中年男人大腹便便，鼻子下留着两撮弯弯的小胡子，身上穿着的衣物一眼看上去就格外昂贵，另一人则是他的管家。

中年男人一进门，就用两根手指捏了捏胡子，看向了独眼狼：“我听说，你们讨伐魔物的委托，失败了？”

他的声音很尖锐，就像是夹着什么一样，令人听上去有些难受，但独眼狼还是很客气地点了点头，回道：

“是失败了，罗德老爷。”

他认识这个中年男人，或者说，长久居住在阿维克小镇的人不可能不认识他。

罗德，阿维克小镇最富裕的贵族老爷，也是这里出了名的地头蛇，招惹他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罗德居高临下地看了眼独眼狼，冷笑一声，问道：“你受伤这么重，不用治疗药剂就能痊愈？”

“嗯，多亏了薇洛丝小姐的治疗术，一般的伤势都能治愈了。”

“哦？你就是薇洛丝小姐？”

罗德动了动眼珠，打量起了独眼狼身旁的少女。

在见到她漂亮的脸蛋后，他觉得自己本应该是会起色心的，但少女身上的圣洁气息却压制了他的本能。

在她的面前，对她起一丝歹意，似乎都会令他内心产生罪恶。

这还是他第一次有这样奇怪的感觉。

“罗德老爷认识我？”薇洛丝问道。

“不止听说过，我还知道你治疗好了小镇诊所内的那些病人，让他们不用饱受病痛折磨，甚至还不收钱，可真是善良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的治疗术比那些修女的厉害多了，在我看来，你前途无量啊，阿维克只是个小地方，你的未来根本不在这里。”

似乎是有些惋惜薇洛丝的处境，罗德呵呵一笑，接着说道，

“阿维克附近有几座大城市，那里的天启教会里我也有熟人，薇洛丝小姐要是有意向的话，我可以引荐你去大城市的教会，这对你未来的发展可是很重要的。”

这话对于有上进心的小镇修女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留在这座小镇里的修女和教士，要么就是家庭生活在小镇之中，要么就是没钱前往大城市进修，如今有这个发展机会，换做一般人早就答应了。

冒险者们内心也很矛盾，他们其实也希望薇洛丝能够前往大城市发展，这样她的生活处境会好上很多，但同时他们又不希望薇洛丝离开他们……

在他们纠结之际，只有独眼狼微微捏紧拳头，似乎看穿了罗德的真实想法。

面对罗德老爷传来的善意，薇洛丝优雅地欠身行礼，然后拒绝了他。

“多谢罗德老爷的好意，近期我还是想留在这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去大城市发展？

她可一点都不稀罕。

况且这家伙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没有安好心，真要答应了，还不知道会遭遇什么呢。

“哦，是吗？那真是可惜了。”

被拒绝了，罗德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他捏了捏鼻下的小胡子，冷哼一声后就转身朝着大厅门口走去。

在即将走出大厅的时候，他回头看了薇洛丝一眼，警告了她。

“呵，我作为长辈，还是要告诉你一句，过分的善良只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地，希望薇洛丝小姐能明白这个道理。”

说完，他一甩袖子，带着管家远离了冒险者公会。

对此，薇洛丝只能表示，神经。

和她无所谓的反应不同，冒险者们见她惹怒了罗德，不由得忧心忡忡起来，独眼狼更是皱着眉头，提醒道：

“薇洛丝小姐，以后要小心罗德老爷，能不接触就尽量不要和他接触。”

“为什么？”

“这家伙身为贵族，几乎垄断了小镇内的所有药剂，您的治疗术让那些病人不再需要药剂维生，这触及到了他的利益。”

独眼狼解释道：

“罗德老爷本身就心狠手辣，是小镇内有名的地头蛇，就算他真的杀了人，镇长也不敢拿他怎么样，而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所以……”

他看得很清楚。

自从薇洛丝来到这座小镇之后，那些诊所就空了不少，病人的病都好

了，诊所也赚不到钱了，而那些售卖药剂的店铺更是如此。

赚钱的大头没了，罗德老爷怎么能不急？只要薇洛丝在这座小镇一天，他就一天没钱赚，所以他才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赶薇洛丝离开小镇。

最重要的是薇洛丝为了他们而拒绝了罗德老爷，这心狠手辣的家伙绝对不会就此放弃，只会变本加厉地对付薇洛丝。

这样一来，独眼狼担心起了薇洛丝日后的安全问题。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避开他的。”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心底里依旧觉得无所谓。

要不是因为圣女考核，她早就离开阿维克小镇了，还需要罗德老爷送她离开？

而且她连大贤者蕾菈的追杀都不怕，还怕罗德老爷给她下黑手？

简直可笑！

……

啪！

贵族宅邸，刚刚离开冒险者大厅的罗德猛地将茶杯倒扣在桌上，整个人也忽地从椅子上起身，在屋内走来走去。

在他的一旁，宅邸内的仆人哆哆嗦嗦地站着，不知道老爷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了她机会，她也不懂得珍惜！”

说到这，他扭头看向一旁的管家，命令道，“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是。”

得了命令，管家很快便离开了宅邸。

罗德也是重新坐回了椅子上，越想越气。

在阿维克小镇内，敢拒绝他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Chapter 15

没有让他等待太久，出去的管家很快赶了回来，同时还带来了一位金发青年。

他的名字叫巴纳，是小镇内还算出名的冒险者，身手非常不错，因为时常接一些贵族的委托，偶然和罗德相认。

来到宅邸大厅，他打量了一下四周，金碧辉煌的装饰落在他的眼底，令他的脸上闪过几抹贪婪。

不过很快，他将这抹贪婪隐藏了起来。

“不知道罗德老爷，找我有什么事吗？”

罗德在很早以前就调查过巴纳，对他的性子和情况很是了解，所以他悠闲地抿了口茶，问道：

“你很缺钱？”

“缺。”

“可我看你平日里过得还算富裕，哪里像缺钱的样子？”

“谁会嫌弃自己钱多呢？”

相视一眼，二人都哈哈大笑，知道了巴纳贪财，罗德心里也有了个底，他对着他伸出了两根手指，说道：

“两百金币，我要你杀一个人。”

“两百金币？”

听到这个数字，巴纳一惊。

在阿维克小镇，成年人的工资一年一般也就六枚金币，两百金币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真正的巨款。

不过他此刻并没有被金钱冲昏头脑，他知道的，巨大利益下，往往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风险。

罗德老爷要他杀的人，肯定不一般！

“罗德老爷就是阔绰，就是不知道你要我杀谁？”

“薇洛丝。”

……

从罗德老爷的宅邸赶回了自己的家中，巴纳一开门，一位少年就从客厅走了出来，询问道：

“哥，你今天怎么回来得那么早？”

“接了个委托，所以早回来了。”

“什么委托？”

挂好自己的外套，巴纳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取出了自己常年用的匕首，打量着它的刃面，同时说出了委托的内容。

“杀薇洛丝的委托。”

“啊？”少年一愣，他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面色有些难看，“这，这不好吧？”

“我知道她名声不错，你前几日也被她治过病，杀她会有很大的罪恶感，但你要知道，这个委托的赏金，可有足足的两百金币！”

光看委托的话，巴纳也不想要杀死那个美丽善良的少女，但是没办法，罗德老爷给的太多了。

两百金币啊！

这足够他们兄弟二人肆意挥霍几年时间了，而且这两百金币几乎就是白送啊，那个叫薇洛丝的少女，刺杀起来非常容易！

想到这里，他拍了拍身旁少年的肩膀，安慰道：

“杀了她之后，我们拿着这两百金币，哪儿不能去？到时候金盆洗手，做点善事，也算是我们的一些弥补。”

越是善良的人，刺杀之后，他们的内心就越是感到罪恶，巴纳自认不是恶魔，所以杀死薇洛丝后，他肯定也会如此。

所以他都想好了，之后的几年，就是他们赎罪的日子，只要善事做得够多，这种罪恶感就会消失。

最终，他们也会忘了自己杀过一个名为薇洛丝的少女。

少年起初是很不愿的，但在两百金币的诱惑下，他还是咬了咬牙，答应了下来。

“……那哥，你要怎么杀死她？”

“薇洛丝那么善良，杀死她的办法，多得是。”

摸着手中的匕首，巴纳冷冷一笑。

善良是薇洛丝最大的弱点，他随便找一个借口，就可以把薇洛丝骗到没有人的地方，然后用匕首捅进她的心脏，残忍地将她杀害。

所以，他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杀死薇洛丝，而是该考虑如何在他人知晓薇洛丝被杀之前，逃离这座阿维克小镇。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只要谎称他的弟弟因为她的治疗而病情加重，那她无论是因为责任心还是名誉，都会来到他的宅邸查看真实情况。

同时他也知道，修女看病出错，按照规定是要被教会惩罚的，只要他给她一个私下解决的机会，根据他对人性的了解，薇洛丝定然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所以，她会孤身一个人前来他的宅邸。

到时候，他就杀了她，再将尸体藏起来，等他离开阿维克小镇的时候，估计都没有人知道薇洛丝已经死了。

真是完美的计划！

……

因为蕾菈杀死了猪人，所以委托虽然明面上是失败了，但依旧解决了魔物的危机。

得到了这个消息的中年男人在教堂感谢了薇洛丝许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身上对于天启教会的信仰也更加虔诚了一些。

能帮他解决魔物问题，薇洛丝也是双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她虽然看不到伊莎蓓尔对她的评价，但想来也不会太低才是。

毕竟魔物问题，她真的已经尽力了，换成其他候补圣女，或许连愿意接下委托的冒险者都没有。

这般自我安慰着，教堂大厅门口忽地闯入了一位青年，他面色焦急，嘴里更是大喊着：“不好了！薇洛丝小姐！不好了！”

不用想，薇洛丝也知道麻烦又上门了。

她双手放在大腿上，端庄地坐着，随后歪了下脑袋，略显惊讶地看向来者：“怎么了？巴纳先生？”

她认识这位青年，几日前，她用治疗术救治了他的弟弟。

巴纳慌慌张张地来到薇洛丝身前，在深呼吸几口后，他环顾四周，发现角落里坐着两位身穿白袍的女子。

见此，他张了张嘴，又闭了上去，而薇洛丝也明白他在担忧什么，便轻声说道：“你就放心说吧，不会有人偷听的。”

才怪。

无论巴纳说什么，蕾菈和伊莎蓓尔都会听得清清楚楚，这是薇洛丝也没有办法改变的。

巴纳虽然相信了薇洛丝说的话，但他依旧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小声说道：

“我弟弟他，经过你的治疗后，病情反而要比之前更加严重了！所以小姐，赶紧跟我去看看他吧！”

“嗯？”

此话一出，薇洛丝还没有什么表示，坐在远处的伊莎蓓尔却抬起头了，温和的目光中难得带上了几分犀利。

经过候补圣女的治疗而病情加重？

这是在说候补圣女的治疗术出了差错？

如果是真的，这可不是小事。

“你说什么？”

薇洛丝一怔，她觉得这件事有些棘手。

如果是真的人类候补圣女，现在她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跟着巴纳去见他的弟弟，然后重新查探病情，对症施展不同的治疗术。

这或许还能勉强挽回一点自己疯狂下跌的圣女评分，同时也不会让自己被教会责罚。

但问题是，她是魔物伪装的候补圣女，目前也只学会了一种治疗术，而这种治疗术在治疗他弟弟时，已经出现了问题加重了他的病情……

所以这就导致，她去了也是白去。

那她还去做什么？

Chapter 16

不过，她虽然可以不去巴纳的宅邸，但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想要成为圣女，就必须用尽自己所能的一切帮助大家。

在阿维克小镇教会中，她认识一位精通医术的修女，或许可以请她帮忙前往巴纳宅邸，查看他弟弟的病情。

只是一想巴纳有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或者也请来了一些其他修女或医师，她便问了一句："这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眸光一闪，巴纳明白了薇洛丝的意思。

"没有了，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他懂，薇洛丝说这句话，就是在主动寻求私下解决的机会。

毕竟如果这件事被教会主教等人知道，这位修女可是会受到严重责罚的，克扣每月薪水不说，关禁闭学医和取消行医资格才是最可怕的。

没有修女会愿意主动接受这种责罚。

呵呵，这些他巴纳早就料到了。

薇洛丝想要私下解决，他正求之不得呢。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等着吧，你弟弟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直接说只有她们两个知道不就好了？搞得好像很神秘一样。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他没有找修女和医师吗？

……想想也是，要不然巴纳也不会直接来找她了。

薇洛丝明白了他现在的情况，这也更加肯定了她寻求那位修女帮助的心思。

毕竟除此之外，她也想不到第二个办法了。

“嗯，好，希望薇洛丝小姐能快一些，他的病情较为严重，耽误不得。”

“知道了，我会尽快的。”

见薇洛丝没有第一时间就想跟自己回宅邸，巴纳也不着急，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越是着急，就越容易暴露自己图谋不轨的目的。

所以，他只是叮嘱了一番，便起身离开教堂，嘴角还挂着意义不明的笑容。

而在他离开之后，薇洛丝也从长椅上站起身，准备朝修女的休息室走去，按照她的印象，这个时间点，那位精通医术的修女应该在休息。

不过在她走出教堂大门口的时候，伊莎蓓尔拦住了她。

“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跟着他一起回去？治疗他弟弟的病？”

深吸一口气，薇洛丝转过身，回答了她：

“他弟弟可能是因为我的治疗术而加重了病情，我对医术的研究并没有那么深，需要一位精通医术的修女帮助才行。”

这完全出乎了伊莎蓓尔的预料，在她看来，一般修女面对这种情况，绝对是会选择私下解决的。

哪怕医术水平不够，先去查看查看病情，发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后寻求他人帮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私下解决可以逃避教会的责罚，算上之前的意外误诊，在伊莎蓓尔看来，也就只扣圣女评分二十分左右。

若是其他候补圣女，或许会觉得心疼，但薇洛丝目前为止是一百分，就算扣掉二十分，那也有八十分，距离及格线六十分还高了二十分呢。

可若是不选择私下解决，而是请其他修女帮忙……

“那你知道你要是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其他修女，就逃不掉教会的责罚了吗？在圣女考核期间被教会责罚，评分可是会暂时降为不及格的。”

请其他修女帮忙，就意味着将自己误诊的事情公之于众，那教会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必定会责罚她，否则难以服众。

而圣女初选考核的评分标准中，有一项标准则是考核期间受到教会责罚，分数便改为四十分，定为不及格。

虽说不及格是暂时的，后期看表现，分数可能可以加回来，但现实中可没有那么多机会。

要知道考核评判的时间为半个月，起步分数为六十分，绝大多数候补圣女这半个月内连六十分都保不住。

更别说薇洛丝实际起步分数只有四十分，还需要加二十分才能及格。

这在伊莎蓓尔看来，她想要通过初选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

可就在伊莎蓓尔忧虑薇洛丝如何能够通过考核的时候，她却见眼前的少女面露哀愁，似乎有心绪万千。

她问她道：“教会的责罚和圣女的评分，难道，比人命还重要吗？”

就像是灵魂被闪电劈中一样，伊莎蓓尔愣在了原地，银发少女身上散发的清香近在咫尺，而她却觉得她离她是那么的遥远。

境界，她们之间的人生境界，相差太远了。

她因为圣女考核的评分而在为她担忧，可没想到在薇洛丝的心里，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东西。

是啊，珍视生命，心系万物，这本来就是教会圣女该有的品质。

圣女考核角逐的从来都不是评分，而是候补圣女的人品和能力，这也是圣女考核的初心。

没想到身为宫廷魔法师的她，居然也在追名逐利之中，迷失了自己。

而薇洛丝小姐她，或许，真的可以成为圣女……

“那些责罚不过是一些皮肉之苦，如果因为我的失误，而葬送了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一辈子都会活在愧疚中的。”

“而且犯下了这种错误的修女，本身就没有资格成为圣女吧？我愿意接受教会的责罚，只要他能够病愈如初。”

说完这些话，薇洛丝单手抚胸口，离开了教堂门口，伊莎蓓尔却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任何阻拦她离去的意思。

若非薇洛丝小姐点醒，她或许还在为她的评分而担忧吧？

“你听到了吗？蕾菈，她真的太优秀了，待在她的身边，不知不觉就会被她的一举一动所感染……”

就算是四十分又如何？还有十几天的机会，如此优秀的候补圣女，伊莎蓓尔可不觉得她连二十分都加不了。

或许，她还会给她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而且如果她真的在初选中失败了，那只能说明教会的圣女考核无法筛选出真正的圣女，这是教会的失败。

她的品质，已经得到了她的完全认可！

“是不错。”

蕾菈来到了她的身旁。

她一开始觉得，薇洛丝的温柔善良不过是为了通过考核而装出来的虚假形象。

可今日见到她因为救人心切而甘愿受罚，心里也不由得诞生了几丝佩服。

哪怕再怎么有疑心病，她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候补圣女薇洛丝就是她见过的、最优秀的候补圣女。

“诶？你终于改变看法了？是被薇洛丝折服了吧？哼，我早说过，她的温柔善良都是真的，因为她的眼睛啊，清澈见底。”

哼唧一声，伊莎蓓尔双手抱胸，趾高气昂地宣告着自己的胜利，蕾菈则是径直从她的身旁经过，懒得搭理她。

而在通往修女休息室的路上。

薇洛丝扶着墙，原本红润的脸颊变得有些惨白。

她幽幽地叹息了两声。

如果不是她只学会了一种治疗术，又怎么可能会选择这条路子呢？

乖乖地接受教会责罚？那可是直接扣到四十分啊！

一想到这，她四肢颤抖，心都在滴血！

Chapter 17

唯一能让她开心的，就是被伊莎蓓尔一顿乱夸之后，她的魔力等级从刚入五阶，来到了五阶初期。

这个世界的魔力是有划分等级的，据她所知，最低是一阶，最高是十阶，她在森林之中遇见的那头猪人，魔力等级同样在五阶，所以她才没有必胜的把握。

而阿维克小镇内的冒险者别说是魔力等阶了，他们大多都没有魔力，只是身手矫健的普通人，所以自然不是魔物的对手。

至于大贤者蕾菈和伊莎蓓尔的魔力等级，她虽然看不透，但知道她们无论如何都比五阶要高。

她距离她们，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离开教堂，薇洛丝来到了修女的休息室，这里环境优美，走廊的两旁都摆放着不少绿植，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绿色的树叶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跟随着记忆中的印象，她走到了一扇比较靠走廊深处的房门前，随后轻轻敲响了房门。

“苏茜小姐在吗？我有事找你。”

咚咚咚——

随着门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房门从内打开，一个年轻少女的脑袋探了出来，在见到来人后，她微不可察地蹙起了眉头。

“是你？薇洛丝？你来找我做什么？”

少女便是苏茜，是教会内最懂医术的修女。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苏茜脸上的愁容渐渐消散，转而变成了一抹意义不明的微笑。

她彻底打开了房门，一拍手掌，笑问道：“原来是这样啊，帮忙的话，我肯定会帮的，但是你误诊这件事，主教大人他知道了吗？”

“他目前还不知道。”

“这可不是小事啊，薇洛丝，隐瞒是没有好结果的，早点让主教知道，说不定责罚还能轻一些，否则很可能罪加一等啊。”

她说的话中似乎很关心薇洛丝，但语调起伏不定，颇有种阴阳怪气的感觉，不过薇洛丝并不在意，而是点头道：

“嗯，等你治好了那人，我会告诉主教的。”

“那就好。”

知道了她会将这件事告诉主教，苏茜满意地笑了笑。

她苏茜是阿维克小镇土生土长的修女，在薇洛丝没来之前，她的修女名声应该算得上是最大的。

可在薇洛丝来到之后，她就和其他修女一样，变得平平无奇起来，她引以为傲的医术，在薇洛丝的治疗术面前简直成为了一个笑话。

这成为了她心中的一根刺。

尤其是在听说其他人评价薇洛丝的时候，永远都是温柔善良，纯洁高雅，凭什么？她凭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要知道这些词，可从来没有形容过她苏茜！

这可把她气坏了，在她看来，薇洛丝不过是靠着那张脸，吸引了无数色中饿鬼，才拥有了这样的名声。

若是有机会，她一定会揭穿她的真假，让她真正的身败名裂！

而今日，就是这个机会！

“走吧，现在去看看那人的情况，希望他还有救吧。”

整理了一下自己穿着的修女服，她笑意盈盈地伸出手，示意薇洛丝带路，而薇洛丝也只是点了点头，就带着她前往了巴纳的宅邸。

在离开修女休息室的时候，苏茜见到了蕾菈和伊莎蓓尔，她虽然不清楚她们的具体身份，但也隐隐听说是来自其他教区的大人物，面色恭敬了一些。

这两位大人物显然也是要跟着她们一同前往巴纳宅邸的，在她们的眼前让薇洛丝身败名裂，光是想想，苏茜就觉得兴奋。

而她的运气还不止这些，在通往巴纳宅邸的路上，她甚至还偶遇到了几位关系和薇洛丝比较近的冒险者。

“怎么了？薇洛丝小姐，你看上去像是遇到了一点困难？”

凯尔闲来无事就喜欢在城内乱逛，增长一些见识，在见到低垂着眼眸的薇洛丝后，出于关心，他就凑了上来。

只是薇洛丝还未说话，苏茜就帮她回答了起来。

“困难算不上，就是她的治疗术出了问题，兴许是学艺不精吧，经过她的治疗，很可能会加重病情，需要我去帮忙看病才行。”

“治疗术出了问题？可我怎么没事？”凯尔一惊。

“你也被她用治疗术治疗过？”

“对啊，不止是我，冒险者公会里的很多人都被治疗过，还有那些诊所内的病人，她们也都是如此。”

“那就更要小心了，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我这次要去治疗的病人，也是最近才重新发病的呢。”

苏茜说的话，凯尔有些不愿相信，他觉得自己被薇洛丝的治疗术治疗过后，体内充满了力量，一点都不像是藏有暗病的模样。

见他不信，苏茜放在衣袖里的双手不由得微微捏了捏拳，她轻哼一声，对着薇洛丝说道：

“不信的话，跟我去看看就好了，薇洛丝，你应该没有意见吧？”

“……没有。”

薇洛丝自然没有意见，只要她遭受教会责罚，凯尔他们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所以她也没有任何隐瞒的意义。

可这在苏茜的心里就完全不一样，她现在就渴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让他们彻彻底底地认清薇洛丝，知道她就是个只有脸的废物！

到了那时候，她就是真正意义上地从云端跌入谷底了，她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这一幕，然后狠狠地羞辱她！

阿维克小镇中，没有修女能够在名声上超过她！

有了凯尔的加入，薇洛丝的队伍就变得更为显眼，更别说他之前和苏茜的对话没有遮遮掩掩的，很多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薇洛丝的治疗术有问题？

这个不知真假的消息迅速扩散开来，无数想要知道真相的人朝着这里赶来，薇洛丝的队伍逐渐只能用热闹来形容。

……

唰——唰——唰——

宅邸之中，巴纳坐在大厅内，小心翼翼地磨着手中的匕首，在他一旁的沙发上，躺着一位嘴唇有些发紫的少年。

做戏当然做全套，为了像一点，他将他弟弟毒倒了。

不过没关系，很快，他就会帮他解毒的。

因为再过不久，薇洛丝小姐就要孤身一人，来到他的宅邸了。

磨刀的动作一停，他将匕首拿了起来，光滑的刀面映出了他阴暗卑鄙的脸。

他诡异一笑，就像是毒蛇一般，伸出舌尖，舔了舔手中的匕首。

现在上面还只有铁的味道。

只是过一会，就应该有血腥味了。

“不知道待会薇洛丝被我刺穿心脏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真是期待啊。”

嘴角的笑几乎咧到了耳根，他最喜欢的，就是亲手将纯洁之物，葬送。

Chapter 18

叮咚——

门铃在这一刻响起，巴纳看向门口，眉头微挑。

来了吗？还挺快的，他本以为会到晚上才来呢。

不过，可怜的薇洛丝不会明白的，她来得越早，活着的时间就越短，而他，就是造成这一切的刽子手。

锋利的匕首刺入白皙的肌肤，一定会带来令人愉悦的柔软触感，他想要听到少女惨烈的尖叫声，简直想到快疯了。

而这些，马上就会在几分钟后发生。

将磨好的匕首藏进袖中，他压下诡异的笑容，一步一步地来到门口，把手搭在了门把手上。

不知为何，他听见了门外传来了些嘈杂的声音，不过他并没有在意，只当是屋外风大。

转动门把手，他打开门，脸上重新绽放出了温和的笑容。

“来得真快呀，薇……洛……”

还没有说完，他看到门前站着乌泱泱一群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格外僵硬，整个人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屋外的风吹起了他的发丝，他显得有些凌乱。

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谁？来找他做什么？

“巴纳？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弟弟又发病了？”

“什么发病了？说好听点，是旧病复发了。”

“听说是薇洛丝的治疗术导致的？我们来看看情况，还请别介意啊。”

门外的人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就冲了进来，有几位似乎还觉得巴纳挡

路，直接伸手给他推到了一边。

也就是这一推，让他回过了神来，脸上原本即将消失的笑容，又重新扯了起来。

“呃……不介意，不介意……”

他介不介意有什么用吗？你们都tm已经进来了！

经过他们的交谈，巴纳也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了，令他困惑不解的是，薇洛丝竟然把治疗术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这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呢？薇洛丝不是说她想要和他私下解决吗？眼前这么多人，怎么看都不像是私下解决的样子啊？！

而且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她难道不怕教会的责罚吗？！

他的目光在人群之中游走，最终在人群的正中心，见到了那位银白发色的少女。

“薇洛丝小姐，这是……”他开口问道。

“抱歉，他们都是被我治疗过的病人，他们也很担心我的治疗术会不会有问题，所以才会跟来。”薇洛丝欠身，解释道。

哪怕在这种时候，她的礼仪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你把这件事，都告诉他们了？”

“我医术浅薄，害怕没办法救治你的弟弟，耽误了最佳的拯救时间，所以就……”

巴纳眼角一抽，不知道现在该不该对薇洛丝说声谢谢。

谢谢她对自己的弟弟那么关心啊！

医术浅薄？她都治好了诊所里那么多疑难杂症了，还医术浅薄？合着之前他那么多想要私下解决的暗示，她其实一句都没有听懂？

他算是知道薇洛丝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跟他回宅邸了，她叫了那么多人，肯定费了不少工夫吧？

微风从门外吹了进来，夹杂着一些众人的谈论声，拂过了巴纳的衣

角，风儿很温暖，就是吹得他心都死了。

见巴纳无视了自己，苏茜咳嗽了一声，等到他看过来的时候，面色不善地对着他问道：

“少说些废话了，那个躺在沙发上的，是不是你弟弟？”

少年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嘴唇发紫，气若游丝，想认不出来都难。

“呃，是。”

有了巴纳的回答，苏茜就赶忙走到了沙发旁，掏出医用工具给少年看起了病来。

在她的身旁，围满了好奇的众人，其中也包括那两位她不知道身份的大人物，这大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使得她恨不得在这一刻按下暂停键，暂停时间！

只是很快，她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薇洛丝身败名裂的场面，她就又不想暂停时间了。

有时候啊，幸福就像是天上的陷阱，不仅会自己掉下来，还会这么接二连三地到来。

脑海里充斥着这些美好的想法，苏茜的嘴角始终都洋溢着一抹笑容，这也使得她检查的动作轻了许多，就像是在对待一块珠玉一样。

事实上，在她眼里，这个病人就是她的珠玉，是她用来击溃敌人的财富！也是女神大人给予她的恩赐！

伪善之人终将原形毕露，而她苏茜，将代替薇洛丝，成为被众人敬仰爱戴到新高度的修女！

将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收入眼底，巴纳脚下挪动了两步，退出了人群的包围圈。

他心里清楚得很，他的弟弟其实根本就没有加重病情，这毒更是随便治疗一下就能解除，薇洛丝请来的修女定然能够解决这种毒。

这次刺杀，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

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薇洛丝这么关心他弟弟，竟然不惜接受教会责

罚，也不愿看他有任何危险……

是他，低估了她的善良……

忧虑间，一只粗壮的胳膊挽过了他的脖颈，独眼狼靠着他，笑问道：“怎么了巴纳老弟？你脸色看上去不好啊，是因为担心弟弟吗？”

“呃，是，是的。”

因为都是冒险者，彼此又都比较出名，所以他们自然也相识。

听到他担心自己的弟弟，独眼狼爽朗一笑，随后拍了拍巴纳的胸膛，说道：

“没什么好担心的，有薇洛丝和苏茜在，你弟弟肯定是能治好的，倒是你，人还不错嘛。”

“什么人不错？”

“我听说你一开始是没想把误诊这件事告诉别人，只邀请薇洛丝小姐私下解决的？真要是这样的话，你心还是不错的。”

独眼狼很欣赏薇洛丝，觉得她是真正值得呵护的修女，所以只要是对薇洛丝好的人，都会被他视为朋友。

巴纳也不例外。

知道独眼狼误会了，巴纳也不可能解释，他也跟着他哈哈一笑，挥挥手，不在意地说道：“啊，这件事啊，没什么，是我应该做的……”

挥手间，一道银亮的光芒从他的衣袖里掉出。

哐当——！

匕首落在了他的脚边。

因为这一脆响，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聚集在了匕首上，搂着他的独眼狼也不例外，他低头看着那把匕首，似乎在思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巴纳则愣在了原地，嘴巴因为大笑而张着，一动都不敢动。

客厅内的气氛凝固了几秒，所有人似乎都在等着他解释。

“……这是我防身用的武器，冒险者嘛，总是会接一些危险委托的。”

僵硬地从地上捡起匕首，巴纳咽了咽口水。

他，汗流浃背了。

Chapter 19

客厅内安静了少许时间，众人纷纷收回目光，重新关注起躺在沙发上的病号。

独眼狼也忍不住又拍了拍巴纳的胸脯，夸道：“原来是这样，巴纳老弟，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谨慎的嘛？”

“……呃，是啊，是啊，你也知道，干冒险者这一行的，不谨慎能行吗？哈哈。”

将匕首重新收回了身上，巴纳这才重重地呼出一口气，知道自己蒙混过关了。

不过说来也是，身为冒险者，身上带些刀具并不奇怪，只是他实在是太敏感太心虚了，担心自己稍有不慎就暴露了刺杀薇洛丝的计划。

尤其是被独眼狼搂着，他很害怕计划暴露后，这家伙下一秒就扭断他的脖子。

坐在沙发上，苏茜的检查越深入，她的眉头就蹙得越深，围观的众人还以为那少年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治。

但只有苏茜知道，她蹙眉是因为少年的病因。

因为失误的治疗术而加重了病情？

可无论怎么看，这家伙就是单纯中毒了啊？而且还是那种很常见的食物中毒！

这和她先前想好的完全不一样啊！

薇洛丝不是说是她治疗术的问题吗？当时她怀疑都没怀疑，光顾着幻想薇洛丝身败名裂的场景了……

现在看来，这难不成是个陷阱？！

薇洛丝这个贱人想要害她？！

她悄悄抬眼望向一侧，只见薇洛丝一脸忧愁地望着少年，双手紧紧地

捏着修女服裙摆，露出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

贱人就是贱人，装出这副样子，让她都有些生出恻隐之心了。

不过看她这样，好像也并不知道这少年得了什么病，况且薇洛丝如果真的想要通过这件事陷害她，又能做什么呢？

也许只是她想多了。

就在这时，薇洛丝轻轻咬了咬唇，问道："他怎么样了？"

"他……"

说实话还是假话？

这个问题在苏茜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她迟疑了。

说假话，告诉众人这个少年就是因为薇洛丝的治疗术才变成这样，他们就会人人自危，薇洛丝的名声上也因此多了一份污点。

甚至很有可能她就此一直躲藏在教会之内，不再外出传播信仰。

代价是如果被发现，她苏茜就成为真正的罪人，教会的叛徒，污蔑同伴的人，哪里都容不下她。

说实话，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薇洛丝还是那个无数人喜爱的修女，她苏茜依旧只能屈服于她的淫威之下。

不！她苏茜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他……"

本想要冒着风险搏上一搏，她忽地感受到了一道冰凉的视线从身旁传来，她扭头望去，就见到了那一双仿佛来自极北之地的淡蓝眼眸。

恐怖！非常恐怖！

只是和她对视一眼，她就觉得自己已经被她看光了，心中的秘密无处遁形！

差点忘了！在场的人中，还有两位来自教会的大人物！

以她们的能力，肯定能够发现眼前的少年不过是食物中毒，而非其他

原因。

原来在这里等着她呢，薇洛丝。

一开始先说是自己的治疗术出问题来麻痹她的神经，害得她叫来了那么多人围观。

而后又等她心生歹意摇摆不定的时候，故作可怜，再次麻痹她的神经，使得大意的她为了名声铤而走险。

真是环环相扣啊，薇洛丝。

哼，要不是她苏茜七窍玲珑，想起了这两位教会中的大人物，她就中了薇洛丝这个小贱人的奸计！

到时候身败名裂的，就是她苏茜！

握着纱布的手微微用力，苏茜知道自己虽然看透了薇洛丝的奸计，但内心还是诞生了一股寒意。

她觉得薇洛丝能够在短短几天内，名声就远超她苏茜，恐怕是因为她的心机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她。

和她斗，她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

摸了**口，待得紧张的心缓缓平和下来，苏茜便开口说道："他其实……其实就是食物中毒了。"

这次服输，不代表以后也会服输，薇洛丝这个小贱人虽然很可怕，但总有一天，她苏茜会重新夺回她的地位，成为阿维克小镇最受欢迎的修女！

她的诊断结果一出，围观的众人皆是一惊。

"什么？！"

"不是说是治疗术的问题吗？"

"食物中毒？薇洛丝小姐没有误诊？"

其实和苏茜一样，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从未想过少年发病，到底是不是治疗术的问题，毕竟就连薇洛丝都当着他们的面这么说了，哪还能有假呢？

可现实却要比他们所想的还要荒诞。

“没有，就是食物中毒，给他配些药，过两日就好了。”

苏茜嘴上这么说着，表情却有些恹恹的。

没办法，自以为拿捏了薇洛丝，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才是玩物，这种两极反转的感觉可一点都不好受。

“太好了，我就说薇洛丝小姐不会误诊的！”

“那这么说，一切都是误会啊！薇洛丝小姐其实都不需要为这个家伙这么操心。”

“还不是因为巴纳，连自己弟弟是不是食物中毒都分不清，亏他还是个冒险者！”

“原来搞了半天，都是你小子闹出来的事啊？”独眼狼手臂一用力，搂着巴纳脖子的动作都快成为了锁喉。

被强人锁男，巴纳因为心虚，脸上的血色退尽，双腿差点站不稳。

“这，这这真不怪我，我，我也是以为我弟弟又犯病了……”

得到了再次确认的结果，围观群众欢呼了起来，坐在他们中间的薇洛丝也是先呆滞了一下，而后红了红脸，似乎因为他们的夸赞而感到了害羞。

然而只有薇洛丝自己知道，她的魔力等级在这一声声赞美中，几乎从五阶初期来到了五阶中期。

而且她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这巴纳的弟弟得的病，竟然只是食物中毒，和她的治疗术完全没有关系。

这不也就意味着，她根本没有误诊，教会也不会责罚她，她的圣女评分也依旧会保持一百分？

啧啧。

有时候啊，幸福就像是天上的陷阱，不仅会自己掉下来，还会这么接二连三地到来。

而她，却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静静地等待这份幸福到来就好。

Chapter 20

真好。

内心的哀愁被一扫而空，薇洛丝扭头看向了一旁的苏茜，在她困惑的目光中，激动地握住了她的双手。

这些幸福，其实都是苏茜带给她的。

如果不是她发现了巴纳弟弟是食物中毒，或许她还在为治疗术一事忧愁呢。

而且苏茜还带来了那么多人，他们在见到今日的真相后，传出谣言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甚至可能不会有任何对她不利的言论出现。

女神在上，苏茜简直就是她的天使！

她必须要感谢她。

“谢谢你，苏茜，如果不是你，巴纳的弟弟可能还在受苦，我也还在自责，甚至之后还要接受教会责罚。”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知道为什么，苏茜笑了起来，但笑容好像比哭还难看，明明她也长得不丑。

薇洛丝不理解，只当苏茜天生不适合微笑。

“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都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解决的。”

“嗯，我知道了，薇洛丝。”

薇洛丝说这番话可是真心实意的，苏茜帮了她这么大忙，人还长得好看，要是她有困难了，她肯定也会选择帮她。

只是这番话落入苏茜的耳中，就完全变味了。

她只觉得薇洛丝是在挖苦她，作为胜利者的姿态在嘲笑她，她能有什么困难？她的困难就是解决不了薇洛丝！

可恶啊，这个心机女……

人们永远都只记得第一，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她都能想象到今后的阿维克小镇里，她苏茜的名声无人所知的景象了。

可真要是和薇洛丝斗，以前的她或许还有勇气，现在经历了这种事情后，她真有些胆寒了。

她们的境界，可能都不在同一层次。

以后见到薇洛丝，她还是跑远点好了，名声不大，但她至少还是个修女，要是被她耍奸计逐出教会了，她可就走投无路了。

此刻的薇洛丝可万分关心苏茜，在看见她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后，她不由得地用力握了握她的手，担心道：

“你怎么了？脸色看上去有点不太好？”

“……也许只是累了吧。”

薇洛丝一愣。

是啊，她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点呢？

苏茜可是被她从休息室里拽出来的，一路走到巴纳宅邸帮助他的弟弟看病，就算是她都有些累了，苏茜又怎么可能不累呢？

是她欠考虑了。

“也是，在你休息的时候让你出来看病，难为你了，如果累了的话，我的肩膀可以借你靠哦。”

“……不用。”

嘲讽吧？这家伙还是在嘲讽她吧？

她到底累不累，她还看不出来吗？居然还想要让她靠她的肩膀？这是在嘲笑她体虚？

苏茜银牙轻咬地摇了摇头，就算让她从这里跳下去，死外边，创魔物嘴里，她也不可能去靠薇洛丝的肩膀！

她光是见到薇洛丝这个人，就直犯恶心！

“谢谢你，你人真好。”

清泉般叮咚作响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她下意识地抬起头，却见薇洛丝微笑着歪了下脑袋，纤细的发丝轻轻摇晃，就像是挂钟的钟摆，一晃一晃地催眠了她的心。

少女背后的人们在她的眼中开始虚化，嘈杂的声音也逐渐消失，不知不觉，她的眼里只剩下了她，夕阳的余晖只照亮了她的一半，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甜美。

她就这样坐在沙发上对着她微笑着，安静又美丽，就像是春日里花丛中绽放的花朵，无论看不看她，她都在那里绽放。

路过的人哪怕随手将她摘下，她也不会气恼，花朵会一直绽放在那些人的手中，直至枯萎，衰败……

在这一刻，苏茜好像知道她为什么赢不了眼前的少女了。

“苏茜？你脸红了？”

“……没有！”

捂住胸口，苏茜撇开直视薇洛丝的目光，她感受到了心脏的加速跳动，换一个词来说就是小鹿乱撞。

呸！什么小鹿乱撞！

她苏茜承认薇洛丝长得很好看，但也仅此而已！

她说她人很好，绝对是在挑衅她，给她发好人卡！说她脸红，是在逗弄她，根本没安好心！

对！就是这样！

这家伙，这家伙……

转移话题，赶紧的！转移话题！

薇洛丝本来是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的，但在感受到了自己飞涨的魔力等级后，她就知道苏茜在心底里夸她了。

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在她看来，苏茜的心灵和她的外貌一样美丽。

终于，苏茜想起了什么，她抬起头，看向了人群之外的巴纳，随即冷哼一声，说道：

“对了，巴纳先生，医费加药费的话，需要支付十枚金币。”

这叫什么巴纳的混蛋肯定和薇洛丝是一起的，联合布下陷阱想要陷害她！所以她整巴纳，和整薇洛丝其实是一样的。

哼，叫她们联手阴她，看她不让巴纳钱包大出血！

整死他丫的！

果不其然，在听说费用需要十金币后，巴纳脸色大变，惊叫道：“什么？十枚金币？！你怎么不去抢？！”

阿维克小镇普通成年人一年的薪水大约也就六金币，这一下十金币，可就去了一年半的薪水。

而且冒险者这个职业虽然收入普遍比其他工作高一些，但因为危险系数实在太高，很多冒险者都没有存钱这个习惯。

毕竟存了那么多钱，万一哪天出了意外，那不就白费了。

所以，十金币巴纳是出得起，但是真的是大出血，钱包几乎死了的那种。

不过就在他惊叫完的下一秒，他再度被强人锁男。

独眼狼就像是贴心大哥一样，凑到他的耳朵旁，小声说道：

“人家苏茜可是在休息的时候出来帮你弟弟看病的，算得上是急诊，而且你这事还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大家也辛苦来了一趟，十金币，不贵。”

独眼狼也有私心，他说这些其实就是想给薇洛丝出气，而巴纳听来，差点被气死。

什么叫大家辛苦来了一趟？他巴纳有让他们来吗？！

他们不仅破坏了他的计划，还搞得他紧张得要死，最后又逼着他大出血，这叔可忍，婶婶也……只能忍一忍。

没办法，他打不过独眼狼，再不能忍的事，也得忍。

“……我出，我出！”

从兜里哆哆嗦嗦地拿出钱袋，巴纳艰难地排出了十枚金杯，手里还没焐热，就被独眼狼抢了过去，递给了苏茜。

而拿到了钱，苏茜给中毒的少年喂了两口药，然后就连忙起身，看都不敢看薇洛丝一眼，便推开人群走了出去。

从她的背影看上去，完全就是落荒而逃。

Chapter 21

在苏茜离开不久后，薇洛丝和众人也都陆续离开，独眼狼对着巴纳笑了笑，说了句好兄弟，随后也离开了客厅。

热闹过后，这里就只剩下了寂静。

巴纳将钱袋倒过来抖了抖，几枚铜币哐当落在地上，声音不大，他却觉得万分刺耳。

好不容易接个赏金高额的刺杀任务，他却输得那么彻底。

叹出一口气，他颓废地坐在沙发对面，点起了烟草。

药剂很快起了作用，中了毒的少年皱了皱眉头，最终捂着脑袋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第一时间，他想起的就是薇洛丝。

“哥，薇洛丝的尸体呢？你藏哪儿了？”

说话间，他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

这客厅怎么那么乱，怎么感觉像是被洗劫过一样？还有地板上的脚印，刚才来的人绝对不止两个吧？

难不成哥一个人藏尸太累，又找了几个帮手？

少年胡思乱想，巴纳沉默不语。

手中的烟草快要抽完了，要是他弟弟还没有眼力劲追着问的话，巴纳觉得自己多半要从沉默不语进阶到污言秽语了。

……

离开了巴纳的宅邸，薇洛丝只觉得一身轻。

之前肩膀上的压力烟消云散，她不仅啥事都没有，反而让魔力等级更加精进了一些，这种好事，她希望多多益善。

天色此时已经暗了下来，夜空中挂上了月亮，星光点点，她本想要直接回自己的住所，好好睡上一觉，但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咕咕叫了起来。

右手轻轻地揉了揉肚子，她无奈地叹息出声。

这个饿可不是吃饭就能解决的，她要吃的是魔物，或者说魔物体内的魔力结晶。

距离上一次吃魔物也就过了几天，要不是那头旅馆内的魔物太过弱小，她也不会现在就饿。

现在回想起那头猪人，薇洛丝就觉得一阵嘴馋，随后，她又升起了几分幽怨。

要不是该死的大贤者蕾菈坏事，她早就把那头猪人吃掉了，哪还用像今天一样，要在这里重新寻找魔物吃！

最好别让她找到机会，要不然她定要让蕾菈尝尝饿肚子的滋味！

……

每当到了夜晚，安静下来后，虫鸣声就会变得越发明显，富人区的宅邸大多都亮着灯火，金色的光芒透过窗户照在街道上，和路灯融为了一体。

可灯光再亮，却也照不亮一处别墅的门口。

在那里，只有借助微弱的月光，才能大致看清万物的轮廓，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

身穿昂贵衣裙的小女孩就站在这个别墅门口，她伸出肉嘟嘟的食指拨弄着嘴唇，水汪汪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在她的面前，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拄着拐杖，右手臂弯里挂着一个篮子，左手抓着一把糖果，放在小女孩的身前。

“来吧，跟我走，有数不尽的糖果吃哦。”

水晶色的糖果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小女孩的口水从嘴角流下，她本能地想要上前抓住这些糖果，但似乎是想起了父母的告诫，又停了下来。

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也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

“怎么了？这些糖果是不合你口味吗？放心好了，奶奶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糖果呢。”

老奶奶将左手抓着的糖果洒在了地上，然后伸向了挂着的篮子里，紧接着，她就又掏出了一大把水晶色的糖果，洒在了地上。

那个篮子好像无底洞一般，任由她怎么掏，都可以抓出无数的糖果，而小女孩此刻的眼里也就剩下了这些糖果，口水都已经止不住地滴在了地上。

“只要你跟奶奶走，这些糖果就都是你的了哦。”

最终，小女孩还是没有忍住，一步步地朝着老奶奶走去。

她的视线都停留在糖果上面，没有发现那老奶奶诡异地咧开了嘴巴，口腔里都是怪物般尖锐的牙齿。

快了，快了，等到小女孩真正地来到它的身边，它一口就可以完整地咬下小女孩的脑袋！

然而就在这时，一阵低语在它的背后不远处响起。

“来吧，来这里，有数不尽的魔力结晶吃哦……”

魔力结晶？！

那可是魔物的精华，比人类好吃多了！

老奶奶连忙转身，循声望去，只见在街道的转角处，一双白皙的手捧着大量的魔力结晶，每抖一下，这些魔力结晶就从手掌跌落，砸在街道上。

那双手就好像是无底洞一样，只需要抖一下，就有吃不完的魔力结晶从里面诞生。

是真的魔力结晶！

这样的诱惑它根本抵挡不住，甩掉手中的篮子和拐杖，它趴在地上，四脚并用地朝着魔力结晶飞奔而去。

与此同时，它的大舌头从嘴巴里伸了出来，伴随着它的动作而肆意摇

晃，口水飞溅。

身后的小女孩见到这副场景，两眼往上一翻，身板直挺挺地往后一倒，吓晕了过去。

来到那双手的前方，老奶奶刚想要将那些地上的魔力结晶吞吃，它一抬头，却在正前方的镜子里见到了自己。

镜中的它拄着拐杖，面无表情，浑浊的双眼中透露着极为诡谲的光。

呆愣了片刻，现实中的它忽然捂住了脑袋，开始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老奶奶的伪装也彻底撕碎，露出了它魔物的本体。

那是一具几乎只剩骨架的佝偻残躯，有点类似亡灵。

可就是这样一头魔物，在见到镜中的自己后，痛苦地在地上打滚，随后，镜中的老奶奶伸出手，将它拽入了镜子中。

做完了这一切，魔镜化作一道黑光，钻入了黑裙少女的心口，地上的魔力结晶也消散不见。

摸了摸小腹，饥饿感荡然无存。

这就是薇洛丝吃掉魔物的方式，魔镜可以轻易吞噬比她弱或者残血状态的魔物，这只亡灵的魔力等级比她弱很多，所以她可以直接召唤魔镜吃掉它。

至于魔力结晶，那不过是她用来引诱这头魔物而幻化出来的东西。

无视了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小女孩，薇洛丝抬起脚准备离开这里，然而没走几步，她的视线就被一阵白雾包围。

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戏水时的哗哗声与莺莺燕燕之声糅合在一起，直听得她有些血脉偾张。

随后，她便听见了一声来自耳畔的呢喃。

“来吧，来这里，有数不尽的大胸美女玩哦～”

Chapter 22

真的假的？

数不清的大胸美女？

哼，她薇洛丝是这样的人？

扭头想要寻找声音传来的方向，薇洛丝却意外见到街道深处，一位女子缓缓地朝她走来。

那女子身穿白色的蕾丝衣裙，外面套着一层薄薄的轻纱，高贵优雅，同时，她的锁骨与香肩暴露在外，雪白的皮肤似乎透露着一股奶香，极为性感诱人。

唯一遗憾的是，薇洛丝看不清她的脸，那一层淡淡的白雾将她遮挡了起来，只有那一双眸子在雾中一闪而过。

不过哪怕看不清她的脸，她也知道这位女子绝对长得极美，毕竟气质是不会骗人的。

女子来到了她的身边，二话不说，就将套在外层的轻纱取了下来，随后双手搭在了衣裙的扣子上，似乎下一步就是想要脱下衣裙。

薇洛丝瞪大了双眼，只觉得有一股暖流直冲脑袋。

她为什么要在她面前脱衣服？！

伸出手挡住了自己的眼睛，薇洛丝偷偷留了个缝隙来观察女子。

别误会，她不是想看女子的身体，而是担心她偷袭她罢了。

可女子见她这般，竟然凑了上来，说道：“小姐，你在做什么？赶紧脱衣服呀，她们在温泉里等我们很久了。”

“什么？她们是谁？”

薇洛丝懵了。

松开双手，她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于湿润的更衣室中，而女子们戏水时

的声音和她们的娇笑声正源源不断地从更衣室背后传来。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做什么？

民工三连后，她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来在更衣室之前，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了。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她很有可能在做梦。

难不成还能是中了谁的幻术？

开玩笑。

她觉得自己就是在做梦。

见她又愣在了原地，女子上前抓住了她胸口的扣子，说道："我帮你脱。"

"诶！别别别！我，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果体！"

哪怕是在梦里，她也不习惯。

"你不脱，那我就先脱了。"

女子见拗不过她，便自顾自地脱起了衣服。

当见到两团白兔从笼子里跳出来，站不稳还四处摇晃了两下，薇洛丝倒吸一口凉气，不负众望地流下了鼻血。

大，比她的大。

但是又恰到好处。

擦了擦鼻血，薇洛丝本想非礼勿视，后来觉得自己又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看了也就看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脱完了衣服，女子朝着她伸出手，笑道："来，跟我走，是时候去泡温泉了。"

"哦。"

搭上了她的手，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更衣室内都升腾着热气，女子的小手却特别的冰凉，就像是搭上了一块寒冰一样。

不过薇洛丝并不在意。

牵着女子的手，她打开了更衣室的门，见到了那片温泉。

白色的雾气将这里笼罩，让一切都显得若隐若现，而在那温泉之中，坐着一大堆少女，她们背对着薇洛丝，只露出了白花花的后背。

头发被她们高高盘起，她能清晰地见到后颈上垂落的发丝滴落下一滴水珠，她们的肌肤更是白里透红，直叫人移不开目光。

“小姐，来玩呀～”

温泉之中的少女回过头，对她发起了邀请，她虽然看不清她们的脸，但总觉得她们漂亮无比。

她这是……在天堂吗？

没有多少犹豫，她径直跳入了温泉之中，四周的少女娇笑着向两侧逃去，薇洛丝挽起了自己的头发，刚想要去追，忽地发现这有失优雅。

毕竟这让她想起了猪八戒。

扫视了一圈，虽然她一个少女的脸都看不清，但她发现她们的白兔一个比一个大，就好像创造这个梦的人对胸部有很大的怨念一样。

思来想去，她还是来到了刚才在更衣室中认识的女子身边，小声嘟囔道：“我还是喜欢小一点的。”

泡着泡着，迷迷糊糊的薇洛丝见其他的少女都举止很亲密，所以她也一个没忍住，伸出手摸向了一旁女子的白兔。

反正是做梦，怕什么。

刚一触碰，很软，然后她的手腕就被女子死死抓住，寒意与痛意一起传来，她惨叫了两声，女子才松开了手。

这种感觉有点熟悉，但她想不起来是谁了，泡温泉泡久了，她只觉得她现在的大脑很混沌。

所以下一秒，她就贴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女子。

只是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女子明明泡在温泉之中，身体却如同冰块一样寒冷，而且柔软的肌肤她摸起来，反而有种摸到了衣袍的感觉。

真是怪事。

女子这一次没有将她推开，她浅浅一笑，摸着她的脑袋问道：“小姐，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让你一直抱着，怎么样？”

“好，不过问只能三个问题。”薇洛丝伸出了三根手指。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回答问题，还剩两个问题哦。”

“啊？”

“还剩一个问题哦。”

“这也算？”

“不算，但是这个算，所以，现在还剩一个问题哦。”

“你……”

女子似乎是有些被气到了，本来有些温暖的泉水开始变得寒冷，离她们较远的边缘甚至已经结起了冰。

薇洛丝被冻得瑟瑟发抖，寒冷刺激到了她的神经，使得她的双眼逐渐恢复清明。

只不过很快，女子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她散去了寒冷，再度变得高贵冷艳，同时重新压下了薇洛丝眼神中的清明。

她捏起了薇洛丝的下巴，让她躺在她的怀中仰视着她，随后轻声问道：“小姐，我问你，你到底是谁？”

“我？我是魔物啊。”

“我是说你的身份。”

“也是魔物啊。”

“……那你的名字叫什么？”

“魔女。”

薇洛丝是她行走在人类世界时的名字，她魔物本体的名字，其实根本没有取，倒是那些魔物，有些见到她之后，总是会惊慌失措地喊她是魔女。

所以，久而久之，她也变得喜欢用魔女来称呼自己魔物的本体。

“名字，不是外号。”

女子强调了一下，想要让薇洛丝说出自己的真名，但很遗憾的是，薇洛丝察觉到了不对。

“已经远远超过一个问题了哦，违反规则的人，是会受到惩罚的！”说着，薇洛丝抱着女子腰肢的双手，开始朝着下方游走而去。

Chapter 23

指尖刚刚触碰到女子小腹，还不等薇洛丝有什么感受，她忽然觉得自己双脚一重，整个人止不住地朝温泉底部坠去。

反抗不了，一点都反抗不了。

她挣扎着想要向上游去，最后，她发现自己的双手被莫名其妙地绑在了一起，脸蛋还是和温泉底部重重地相撞在了一起。

不过奇怪的是，哪怕她整个人都坠入了温泉的池底，她却依旧能够正常呼吸，脸颊甚至还能传来冰凉的感觉。

……

一阵寒风吹过，清冷的月光下，黑裙少女手脚被绑，无力地躺倒在地上，脸蛋和地面亲密接触。

她双目无光，四周飘荡着白雾，白雾之中除了传来一些**之声，还有果体少女若隐若现。

而在少女的前方，大贤者蕾菈拍了拍自己的衣袍，脸色冰冷。

“色魔就是色魔，哪怕是被催眠了，还想着揩油。”

先前她感受到了这里存在魔力波动，便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随后就见到了黑裙少女吃掉亡灵的过程。

根据她对她的了解，如果那时候贸然出击，依旧会被她逃脱，所以她施展出白雾幻术，根据少女的喜好，创造出了温泉场景，以及一些美少女。

大胸的。

果然，色魔少女轻轻松松就中招了。

之后，蕾菈便扮演其中一名美少女，在接近她的一瞬间对她施展催眠术，令其无法怀疑温泉幻术的真假。

这个幻术唯一的缺点，就是会被其他人看见，不过此刻正值深夜，加

之富人区本就人少，一般不会有人发现。

除了那位醒来后，看了幻术一眼又莫名其妙吓晕过去的小女孩。

蕾菈之所以不杀眼前的魔物少女，主要是因为她想知道她来到阿维克小镇的目的。

而且她若真是魔物四君主之一，就算被催眠，她也没那么容易被杀死。

只是令蕾菈没想到的是，眼前少女的精神力很强大，她的催眠并不能让她无条件地说出任何她想要知道的消息。

所以，她需要深度催眠她。

闭上眼，蕾菈回想起深度催眠的咒语，随后她张开双臂，吟唱起来："瑟克拓姆瑟普拉……"

金色的钟摆魔法阵在她的脚底浮现，躺在她前方的薇洛丝解开了手脚的束缚，慢慢地飘浮到了空中。

她的双目依旧无光，宛若从神明手中洒下的金色丝线缠绕住了她的身体，令飘在空中的她像是一只可怜的提线木偶。

"利不瑞卡泊斯……"

随着咒语的继续吟唱，这些丝线变得越发凝实，恐怖的魔力吹得蕾菈的白袍呼呼作响。

最终，咒语念完，蕾菈猛地睁开了双眼。

原本淡蓝色的双眼此刻被金黄代替，时钟的钟摆在她眼中滴答作响，随后，她看向了空中的少女。

少女的血色双眼失去了神采，蕾菈透过这双眼睛，望向了她的灵魂，企图深度催眠她的灵魂。

然而就在此刻，少女的灵魂中浮现出一面镜子，蕾菈在镜中诡异地见到了自己，包括那一双金黄色的钟摆眼瞳。

"哼……"

闷哼一声，一股腥甜味迅速涌上喉咙，脚底的魔法阵分崩离析，瞳孔

恢复原貌，蕾菈双脚一软，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在了地上。

魔法反噬！

她的深度催眠魔法被那面镜子反射了过来，导致她魔力失控，魔法施展失败，以至于她的身体和脑袋现在都疼得要死。

催眠魔法说白了就是一种精神攻击，被镜子反射过来后，她虽然不至于被自己催眠，但中招了的她精神自然会格外痛苦。

最重要的是，原本被丝线吊在空中的薇洛丝，落下后砸在了她的身上，她之前施展的催眠也因为魔力反噬而被解除。

至于薇洛丝，在她的意识里，她明明是从温泉底部被莫名其妙地拽了起来，然后又飞快地落向了温泉底部。

结果只是有一点点疼，更多的还是柔软，甚至还能闻到一股很好闻的香味。

清醒过后，她嘤咛一声，撑起了上半身。

在发现自己身下的人是大贤者蕾菈后，她呆滞了几秒，然后……

卧槽！！

怎么回事？！

她刚刚不是还在泡温泉吗？蕾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被她推倒了？！

难道说是，梦中梦？！

“……松开。”

身下的蕾菈说话了，那种可以浸入骨髓的寒冷令薇洛丝娇躯一颤，似乎有些察觉到这不是梦了。

只是很快，她就发现为什么蕾菈要说松开了。

她的双手按在不该按的地方了。

难怪，难怪她觉得自己的双手挺舒服的呢，原来是按的地方很符合人体工学啊。

……啊啊啊！！

要死要死要死！！

后知后觉的她才想起自己身下的人是大贤者蕾菈，她这么按着她的兔子，恐怕两只手马上就要被废掉了！

惊惧之际，她身子一抖，又无意识地捏了两下兔子。

“你！”

蕾菈柳眉一蹙，想要说些什么，但鲜血却涌了上来，让她吐了口血，气息越发萎靡，而恐慌中的薇洛丝愣了一下。

她这是怎么了？被气吐血了？

不至于吧……

稍稍冷静下来后，薇洛丝依旧骑在蕾菈的身上，只是松开了双手，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这里就是她之前吃掉魔物亡灵的幽暗街道。

也就是说，她之前经历的温泉，其实是幻术？或者说，她被催眠了？

同时，她还注意到了身下的蕾菈体内魔力乱窜，四肢软弱无力，洁白的额头上还冒着些许香汗，俨然一副病美人的模样。

这不是被魔力反噬了吗？

薇洛丝认出了蕾菈现在的情况，但她不清楚的是，蕾菈为什么会被魔力反噬。

是有其他人出手了？还是蕾菈自己出了问题？

想了想，薇洛丝偏向第二种可能。

毕竟如果是其他人出手，阴了蕾菈，让她陷入了魔力反噬的状态，那为什么不继续动手呢？

要知道魔力反噬下，再厉害的家伙也施展不出魔法，和普通人一般无二。

所以，蕾菈很大概率是自己出了问题。

魔力反噬一般都是强制中断魔法或者魔法出错才有可能导致的，身为大贤者，居然也会犯这种新手错误吗？

真是有够搞笑的呢。

在心底里嘲笑了一番，薇洛丝觉得这是一个逃跑的绝佳机会。

从蕾菈的身上起身，她提起裙摆就想要跑路，但忽然间她想到了什么，又停下了脚步，对着躺在地上的蕾菈露出了一抹甜美的笑容。

大贤者蕾菈一直在抓她，可给她带来了不少烦恼呢。

可惜即便如此，她也杀不了蕾菈，哪怕她身处魔力反噬状态也一样。

毕竟大贤者嘛，身上说不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禁制，动手杀她的话，可能会触发些什么东西，反而把自己害死。

但不报复蕾菈的话，岂不是会让她觉得她薇洛丝好欺负？又怎么让她放弃抓她的想法？

所以……

哼哼，今晚就让蕾菈尝尝抓她的苦头吧。

舔了舔娇艳的嘴唇，薇洛丝提着裙摆，微笑着，一步一步地朝着蕾菈走去，皎洁的月光下，她眼中的血红显得莫名透亮。

Chapter 24

“……咳，色魔，你想，做什么？”

倒在地上的蕾菈见薇洛丝一步步走来，意识到她想要图谋不轨，可此刻她的身子一点都不听话，就连一根小拇指都动不了。

现在的她，只能任人宰割。

不过虽说身子不能动，但她的气质还在，那种仿佛来自雪山般的清冷高贵气息弥漫在她的身边，令人不自觉地有些自卑，从而不愿接近她，更不愿玷污她。

只可惜，薇洛丝不是人，是魔物。

来到蕾菈的身边，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浅浅一笑，回答了她的问题：“当然是做一些色魔该做的事情啦。”

“……你敢？”

“有什么不敢？”

蕾菈言语上有些生气，但她的表情很冷淡，仿佛是觉得眼前的少女只是嘴上逞强，实际并不会对她动手动脚。

毕竟她要是真这么做了，会引来她的疯狂报复。

可蕾菈不知道的是，薇洛丝的想法和她的想法背道而驰。

她觉得不给这位大贤者一点颜色瞧瞧，她还是会一直缠着她，只有让她感觉到痛了，她才有可能会放过她。

更重要的是，这位大贤者近些天给她带来了不少压力和麻烦，她薇洛丝不好好教训她一顿，难解心头之恨！

她再次坐在蕾菈的小腹上，伸出手在她冰冷的目光中解开了她胸口的扣子。

蕾菈披着的白袍也因此散开，露出了里衣。

那是一条很显身材的白色长裙，造型有点像是晚礼服，只不过在大腿处开了一条衩，雪白的大腿在其下若隐若现。

蕾菈的身材其实很不错，她的兔子可以盈盈一握，纤细的小腰在长裙的包裹下，更是勾勒出了一道完美的曲线。

最诱人的，还是她胸口的白皙肌肤，它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洁白神圣，令人忍不住想要一亲芳泽，在上面留下属于自己的吻痕。

这件长裙明显是不适合战斗的，去参加晚宴之类的活动，她绝对是全场瞩目的焦点。

可现在，她被薇洛丝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指尖缓慢地从她的胸口一直滑到她的大腿，薇洛丝一只手按在蕾菈的右侧，轻舔指尖，说道："要开始了哦，蕾菈姐姐。"

再冰冷的表情也因为这句话而终于是有了一些破绽，一抹淡红色浮现在了蕾菈的脸颊上，她淡然的瞳孔中闪过了几抹隐藏很深的慌乱。

"什么开始……你！"

兔子被摸了摸脑袋，丝丝酥麻感传遍蕾菈全身，她娇躯颤抖了一下，身上的寒意更甚，羞意也是如此。

脸颊上的红晕扩大了许多，瞳孔微微抖动，她努力维持着自己冰山般的形象，娇软的薄唇被贝齿咬住，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只是这一下就受不了？

真逊哦，大贤者。

薇洛丝嘴角一勾，看着蕾菈羞恼的表情，她心底里诞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难不成，她其实是抖s？

不，也许只是反杀了一直追着她的大贤者从而带来的兴奋罢了。

接下来，她还有更多的兴奋，要从她的身上获取呢。

手指点了点红唇，薇洛丝如同小恶魔般看向了身下的蕾菈，知道美妙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

不知是过去了多久，被乌云遮挡的月亮再度现身，皎洁的月光照向了这条街道，薇洛丝的右手被这道光照得透亮。

她轻笑一声，略带魅惑地舔了舔手指，回头看向蕾菈，说道：“这就是你抓我的惩罚，蕾菈姐姐。”

此刻的蕾菈弯着腰，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抚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除此之外，她面色通红，长裙不整，尤其是小腹那个地方，充斥着很多衣裙褶皱，就像是被谁强行掀起过一样。

她死死地盯着眼前背对着她的黑裙少女，淡蓝色的双眸中除了无尽的羞恼之外，还有见不到底的深邃。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魔力反噬好了很多，蕾菈的身体已经可以勉强动弹，但是想要使出魔法，依旧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薇洛丝知道她再恨她，也拿她没办法。

不过要是继续呆在这里的话，她也不敢保证蕾菈会不会恢复，所以在欣赏了一会高冷冰山的震惊和羞恼后，她就觉得足够了，从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现在是时候跑路了。

提起裙摆，薇洛丝刚想要溜走，蕾菈看出了她的想法，她强迫自己压下情绪，红着脸，冷冷地放下狠话：

“你给我记着，魔女，下次，我会把你给我的羞辱，百倍奉还！”

噬人的目光落在了薇洛丝的背上，她没由来地浑身哆嗦了一下，双臂也生出了不少鸡皮疙瘩，仿佛被恶魔盯上了一样。

她居然没有被这种惩罚吓退？

少女的直觉告诉她，她下次要是还被蕾菈抓到的话，恐怕她今天对蕾菈所做的一切，不仅会如数奉还，甚至还会超级加倍。

这就是恶名大贤者，谁招惹了她，下场只会无比凄惨。

薇洛丝之所以招惹她，是因为她们的身份本就对立，能吓退蕾菈最好，吓不退，再多点仇恨，似乎也无伤大雅。

她今晚虽然狠狠地出了口恶气，但都是浅尝辄止，没有对蕾菈深入了解，如果超级加倍的话……恐怕会被灌成奶油泡芙？

啧，那她后悔了。

要是早知道蕾菈会超级加倍，她就不浅尝辄止了，多多了解一下她的身子，或许这样她才能不亏一些。

不过也无所谓，蕾菈说那么多狠话，前提是能抓到她。

只要抓不到她，一切都是空谈。

今晚她其实已经很满足了，高冷的冰山在她的抚摸下，逐渐化作了一团春水，虽然依旧充斥着寒冷，却已经能见到春水上漂浮着的点点桃花了。

尤其是当她见到蕾菈羞恼的脸蛋后，她总是会止不住地怦然心动，觉得那是世间最美丽的宝物。

现在，她得走了，再不走，她真的很快就会被恢复过来的蕾菈变成奶油泡芙。

只是逃，那是灰溜溜地逃走，气势上可不能灰溜溜地，毕竟输人输阵，也不能输气势。

“下次？哼，你要是还敢抓我，下次绝不会像今天这样简单结束！”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色魔。”

蕾菈说出最后两个字的时候，说得非常缓慢，似乎是想要将它们在嘴中咬碎，而薇洛丝害怕得抖了抖身子，眨眼间消失在了街道尽头。

在她离开许久后，蕾菈收回了目光，整理了一下凌乱的长裙，用魔法清理了一下白袍，重新套在了身上。

脑海中止不住地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几抹羞恼在她的眼底悄然而逝，纤长的手指握成了拳头。

“我一定会抓住你，让你也尝尝那个滋味的，该死的色魔……”

Chapter 25

贵族宅邸中，罗德老爷缓缓地端起一杯茶，抿了一口，便将茶杯放在了桌上，看向了面前的男子。

“我听说你刺杀薇洛丝失败了？”

“急什么？罗德老爷，她一直都居住在阿维克小镇里，难不成还怕杀不了她？”巴纳不急不忙地说出了这番话。

在他看来，他接下委托还没几天，刺杀失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薇洛丝没有察觉，他就有的是机会刺杀她。

而且他可以失败无数次，但薇洛丝只能失败一次，所以这委托，没有失败的可能。

啪——！

谁料罗德老爷听到他这番话，直接将一旁的茶杯扔在了地上，大骂道：

“废物！你要知道，她在这里多活一天，就会给我带来一天的巨额损失！那些损失，你来赔吗？！”

“而且你这次刺杀失败，恐怕会让薇洛丝或者教会有所察觉！要是教会插手了，以后刺杀的成功率只会大大降低！”

罗德老爷虽然是阿维克小镇的地头蛇，但是明面上和教会翻脸还是不敢的，毕竟小镇里的可是天启教会，惹怒了他们，他们一上报，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瞥了一眼地上茶杯的碎片，巴纳心里切了一声，低头道：

“放心吧，罗德老爷，薇洛丝单纯善良，她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上当，看不出我布下的陷阱，所以，我们以后的机会多得是。”

“机会多得是？呵，我告诉你，你还剩最后一次机会！这次再失败，这两百金币的委托我就交给其他人！”

“这……”

“没有商量的余地，滚！委托完全前，我不想看见你！”

“是是是。”

巴纳连连点头，阴沉着脸，从宅邸客厅中退了出来。

他虽然很不喜欢罗德的训斥，但为了那笔委托金，他还是强忍了下来。

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完成委托。

既然罗德只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那他也懒得再想那么多，决定用最简单的办法完成刺杀。

而在他离开大厅后，罗德老爷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还是觉得有些不解气。

他知道巴纳是个冷血无情的家伙，为了钱可以背叛一切，哪怕是杀死自己的亲弟弟。

要不是出名的冒险者里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畜生，他根本不可能将委托交给他去做。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一旁的管家将准备好的新茶杯拿了过来，在重新泡好茶后，他一边递出茶杯，一边担忧地问道：“老爷，要是刺杀又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

“又失败了？呵，那我自有办法杀掉薇洛丝。”

抿了抿茶水，罗德老爷的眼里闪过一道暗光。

算算时间，那东西应该已经来到阿维克小镇了，估摸着，现在已经吃了两三个小孩了。

如果可以，他真的不想请那东西去杀薇洛丝。

毕竟人是人，魔物是魔物，就算之前有过交流，他去见那鬼东西寻求帮忙的时候，仍然可能会把自己的命搭在那里。

现在，他就希望薇洛丝能够识相一点，乖乖地死在巴纳的手中，要不然对谁都不好。

……

阿维克小镇内的信徒安稳了两日，在第三日的时候，坐在教堂内的修女薇洛丝被请去做驱邪术。

当信徒们觉得自己的住宅中有魔物的时候，就可以前往教会，寻找修女，支付十枚金币，请求她们到家中做驱邪术。

教会的驱邪术能够给魔物带来剧烈的痛苦，所以一般的魔物在经历这种痛苦后，都会选择离开住宅，再寻他处。

当然，驱邪术能够给魔物带来多少痛苦，取决于施术者的实力，实力不够的话，驱邪术很容易就会失败。

薇洛丝不知道自己的驱邪术有多厉害，但既然信徒管家邀请，她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就带好驱邪所要的道具，坐上了管家的马车。

信徒是个有钱人，马车不仅外观奢华，在离开教堂后，它前往的方向也是阿维克小镇的富人区。

马车车内很宽敞，但是管家亲自做了车夫，导致车内只有薇洛丝和蕾菈。

伊莎蓓尔为什么没来，薇洛丝也不清楚。

蕾菈一只手撑着下巴，面无表情地望向马车窗外，一言不发，薇洛丝知道她看不穿她的伪装，所以也一点都不紧张。

只是每当她回想起两日前她对蕾菈所做的一切，她的鼻子就会忍不住地热起来，差点流下一股股暖流。

勇，她真的是太勇了！

这样香艳的场面，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了。

回忆了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自我赞美了一番后，薇洛丝单手抚胸，装起了候补圣女该有的单纯与善良。

“蕾菈大人，其实你今日不用陪我一起去驱邪的，藏在居民楼里的魔物一般都是很弱小的魔物，驱邪术可以驱赶它们的。”

将它们驱赶出去，然后她再变成魔女的样子，将它们吃掉，这是最完

美的结果。

当然，这次变回魔女，她一定会慎重慎重再慎重了。

如果还有大胸美女出现，她第一时间头也不回地立刻逃跑！要不然被蕾菈抓住，绝对会被灌成奶油泡芙的！

而且，还很有可能是那种循环利用的奶油泡芙！

除此之外，她想了两天，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蕾菈会遭受魔力反噬，再次被抓住的话，她肯定没有那么幸运了。

原本望着窗外的蕾菈收回了目光，她看向了薇洛丝，用平淡的语气说道：“我要魔物死。”

一瞬间，恐怖的杀意从蕾菈的体内散发出来，拉车的马儿惊叫了一声，撒开蹄子就开始乱跑，惹得车夫管家叫骂了几声。

直到蕾菈将这抹杀意收敛，马儿的惊慌才歇停了下来。

擦了擦额头的汗，薇洛丝差点被她吓得心脏骤停，不过不管她心里怎么害怕，身为候补圣女，她还是得演下去。

“……并不是所有魔物都会残害人类，我们或许可以放那些魔物一条生路。”

“妇人之仁。”

……不是她的错觉，大贤者蕾菈对魔物的敌意更浓了。

不知是想起了什么，蕾菈忍不住哼了一声，四周的空气也越发寒冷，冻得薇洛丝瑟瑟发抖。

“到了。”

好在这时她们已经来到了信徒的宅邸，管家为她们打开了车厢的门，寒意也渐渐被驱散，要不然薇洛丝非得被冻感冒不可。

Chapter 26

一路跟随着管家进入宅邸大门，在几位仆人的迎接下，她们来到了宅邸一楼的客厅。

将她们请来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也是这座宅邸的主人，人们都称呼她为芬太太。

她的儿女在前些年病逝，家里就只留下了她和她的孙女，好在她也是贵族，家里有不少钱，所以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芬太太就拉着薇洛丝二人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同时也让仆人泡好了几杯茶，摆在桌上。

寒暄了几句，薇洛丝就问起了正事。

“芬太太，您是怎么知道您住宅内有魔物的呢？”

芬太太闻言和管家对视了一眼，随后管家点了点头，走出客厅，带着一位小女孩走了进来。

小女孩似乎是有些怕生，她来到客厅后就走到了芬太太的身边，抓着她的裙摆，小心翼翼地看着薇洛丝二人。

见此，芬太太呵呵一笑，摸了摸她的头发说道：

“她是我孙女，现在只有五六岁，活泼可爱，就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就一直念叨什么见到了怪物，还有不穿衣服的女人什么的。”

听到她这么一说，小女孩就有些急了，她小手紧紧抓住芬太太的裙摆，奶声奶气地说道：

“是真的，奶奶！那个怪物还给我糖吃，后来，后来她就爬着离开了，还变成了白白的骨头，钻进了镜子里！”

“还有那些，那些不穿衣服的姐姐，她们都泡在温泉里，我亲眼看见的！她们，她们还都对我笑！用那些肉肉挤我！”

“我被她们挤得没办法呼吸，就，就晕倒在了我们家门口！”

似乎是怕芬太太不相信她所说的话，她说得很着急，肥嘟嘟的脸蛋都因此有些发红。

“好好好，奶奶信你，你说的都是真的。”

又揉了揉她的脑袋，芬太太笑着说道，但小女孩能感受得出来她心里的想法，她的奶奶根本不相信她所说的话，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她。

“我没有说谎！哼！我讨厌你！”

生气地跺了跺脚，小女孩推开了芬太太的裙摆，嘟着嘴离开了客厅，而管家也只能低声说句抱歉，追上小女孩，继续安慰她。

直到她们消失在客厅，芬太太才收回了目光，重新看向薇洛丝。

她叹了口气，有些疲惫地说道：“你们都看到了吧，自从前两天管家发现她晕倒在我们家门口后，她就开始一直念叨这些东西。”

“两位对魔物这方面了解得多，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些东西？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我家里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眼角抽了抽，薇洛丝在听到小女孩这么说后，哪还会不知道她就是前几日那个被魔物用糖果诱骗的小女孩。

也就是在这个宅邸前方的街道上，她和大贤者发生了一些不能说的故事。

偷偷地扭头看向身旁的大贤者，薇洛丝原本以为她会有些细微的表情变化，结果没想到她脸不红心不跳地睁着眼说起瞎话。

“应该是您的孙女做了场恶梦而已。”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淡漠、冰冷，天底下好似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她关注，这无形之中使得她说出的话极具可信度。

但薇洛丝知道，那是假的。

“这样吗？那真是太好了。”

芬太太也松了口气，心情看上去明显好了许多，薇洛丝自然也不可能拆穿蕾菈，她扬起了微笑，轻声道：

“是啊，毕竟不穿衣服的女人和温泉什么的，只可能出现在幻觉中吧？谁会施展那么没品的幻术呢？”

薇洛丝暗暗地攻击了一下蕾菈。

“魔物有可能会施展。”

平淡的声音在客厅内响起，令薇洛丝没有想到的是，蕾菈竟然颠倒是非了起来。

“她们之中的部分好色成性，施展这种没品的幻术用来自娱自乐再正常不过了。”

哈？！

薇洛丝大脑宕机了一下，如果她没听错的话，蕾菈说这种没品的幻术，是魔物施展的。

到底是谁施展的，啊？！

要不是她打不过她，她恨不得现在当场就变成魔物，把蕾菈按在身下，恶狠狠地让她说出真话！

而且她竟然还说魔物好色成性，用这种幻术来自娱自乐？！污蔑！这根本就是赤果果的污蔑啊！

“原来还有这样好色的魔物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之前还以为只有人类才好色。”

她咬重了人类二字，似乎是想要在言语上扳回一城，但很可惜，蕾菈似乎是想起了那一晚，脸色变得阴沉许多。

“她比人类好色多了，魔物可是不知羞耻的。”

热气腾腾的茶水失去了温度，薇洛丝嘴角一抽，知道再聊下去，蕾菈就要变成大冰块了，所以她便默默地将委屈放在了心里。

宝宝委屈，但宝宝不说。

当然，宝宝也不能说。

她知道蕾菈在说谎，但是她没办法揭穿她，甚至还只能摆出一张笑脸，迎合蕾菈，否则容易被怀疑。

毕竟她是教会的修女，怎么可能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蕾菈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真是气死她了！

“大多魔物都喜欢晚上行动，这里的位置又比较偏僻……”

蕾菈一本正经地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芬太太听得那是连连点头，薇洛丝撇了撇嘴，只能东张西望起来，闭耳不听蕾菈的污蔑。

同时她在心里发誓。

今日，她虽然认输了，但终有一天，她要将她的污蔑，尽数还给蕾菈！

走着瞧吧！

兴许是蕾菈和芬太太讲了一些魔物的可怕之处，芬太太又诞生了些许忧虑，所以忍不住开口问道：

“那两位……我家里，到底有没有魔物？”

“……没有。”

蕾菈知道那天的真实情况，所以也没有欺骗芬太太的理由，薇洛丝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同样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一下，芬太太是彻底放心了。

“呼，我还在想，要是有的话，就花个二三十枚金币，请薇洛丝小姐驱一下邪，反正家里别的没有，钱倒是挺多，没想到竟然……”

什么？二三十枚金币？！

啪——！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薇洛丝就伸出了双手，握住了她的双手。

……坏了，手比脑子行动还快。

蕾菈和芬太太疑惑地看了过来，薇洛丝愣了一下，随即缓慢地点了点头，目光坚定。

“有魔物。”

她说的很轻很温柔，却总是能令人自然而然地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Chapter 27

芬太太被她说的话一惊，她看了眼蕾菈，又看了看薇洛丝，最后脸色微微发白地小声问道：“你是说我宅邸里真有魔物？”

“嗯，是的。”

挽起一侧的发丝，薇洛丝说起话来很优雅，眼神中更是始终都充斥着温柔，每当她说话的时候，芬太太都会产生一种亲近感。

蕾菈则和她完全相反，她虽然之前和她交谈了一些时间，但她知道她们之间的距离很遥远，因为她看她的目光里只有淡漠。

她的心好像是被冰封起来的，没有人能够接近。

所以，相比之下，芬太太更加相信薇洛丝所说的话。

蕾菈倒是有些好奇，她凑近了薇洛丝的耳畔，上下打量了一眼，问道：“你能感应到魔物的气息？”

“一点点吧。”

“一点点？”

蕾菈也只能感应到一点点的魔物气息，所以她没有在这个宅邸中感知到它们，但薇洛丝却感应到了。

看来她的一点点，可能是亿点点。

感应魔物气息的强弱很多都是天生的，哪怕是她，赫赫有名的大贤者也没有办法通过学习提高这个能力。

所以教会为了抓捕搜寻魔物，才会想办法豢养猎犬这种魔物。

只可惜，她带来阿维克小镇的那一头猎犬，失踪了，如果它在的话，恐怕之前那个色魔，早已经成为了她的阶下囚。

想到这里，蕾菈看向了薇洛丝，双眸泛起了一丝波动。

她也没有怀疑薇洛丝话中的真假，她说有魔物那便有魔物，所以在芬

太太决定要进行驱邪之后，薇洛丝就离开了客厅，前往了二楼。

驱邪可不是随便就能进行的，需要换好驱邪特定的衣物，进行特殊的驱邪舞蹈仪式才可以。

薇洛丝之所以前往二楼，就是想找个没人的房间换下衣物。

至于这个宅邸到底有没有魔物……

她觉得是没有的，她说有，不过是舍不得那二三十枚金币而已。

没办法，她太穷了，免费帮大家治疗，搞得她最近已经快连饭都吃不起了。

她可不想成为第一个饿死在初选上的候补圣女。

她承认她贪婪，她有罪，她顶不住金钱的诱惑而选择了堕落，但该忏悔的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而不是魔物之女薇洛丝。

嘻嘻，切割，她一向是很拿手的。

一些弱小的魔物，在驱邪仪式下会偷偷溜走，寻常人很难察觉到它们的离去，借助这一点，就没有人会知道她驱邪仪式到底有没有驱赶走魔物。

所以，她只要完成驱邪仪式，这笔钱就到手了。

带着道具衣物走上了二楼，薇洛丝在转角处见到了正在拿盆栽叶子出气的小女孩，她小嘴嘟着，显然还是很生气。

作为善良的候补圣女，遇见这种情况怎么能视而不见呢？这可是博得赞美的绝佳机会呀。

薇洛丝走到了她的身后，偷偷拍了拍她的肩膀，待得小女孩被吓了一跳转过身后，她掩嘴一笑，问道：“怎么了？独自一人在这里生闷气？”

因为被拍了下肩膀，小女孩觉得薇洛丝很调皮，而她自己也很调皮，所以不知不觉，她就觉得薇洛丝很亲近。

至少要比在客厅里见面那会，亲近多了。

不过小女孩想了想，哼唧两声，还是没有说话。

见此，薇洛丝蹲下身子，和她平视后，笑着说道：“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告诉姐姐，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解决哦。”

薇洛丝离她很近，小女孩不仅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甚至还能隐约感受到她的呼吸。

她没有和她对视，而是红着脸低下脑袋，有些伤心地说道：“我之前说的都是真话，但是我奶奶就是不相信我，要是我妈妈……”

“我相信你。”薇洛丝打断了她的话，温柔地说道。

小女孩闻言一愣，她扑闪着萌萌的大眼睛看向眼前蹲着的少女，双手紧紧地握在胸前，似乎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真，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知道，你那么可爱，是不会撒谎的。”

用手指捏了捏小女孩的脸颊，薇洛丝浅浅一笑，而小女孩越是心地纯洁无瑕，就越是能感受出少女的真诚。

她真的相信她说的话，而不是安慰……

如果她妈妈还在的话，是不是也会这么坚定地相信她呢？

嘴唇哆嗦了两下，小女孩直接上前抱住了薇洛丝，用力蹭了蹭她的脸颊，带着几分哭腔地说道：“唔，姐姐你真好！我最喜欢姐姐了！”

“姐姐也最喜欢你了！”

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薇洛丝的表情也柔和了起来。

这个年纪的小女孩就是好哄，随便说几句好听的话，就会让她一顿猛夸，她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魔力等级朝着五阶后期迈进了。

不过嘛，她是真的相信小女孩说的话，因为她是亲身经历者。

在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后，小女孩就又变得活泼起来，她从薇洛丝的怀中挣脱，抓着她的手满眼期待地说道：

“姐姐，姐姐，既然你那么相信我的话，能花点时间听我说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

“好。”

想也没想，薇洛丝就答应了下来，而后，她们就坐在了走廊的长椅上，说起了那晚发生的故事。

小女孩因为期间被吓晕了两次，所以她说的故事很多都和真实发生的有所出入，但薇洛丝也不纠正她，只是脸上带着微笑，静静地听她把故事讲完。

这是圣女的职责，安抚信徒们心中的伤痛。

她其实清楚，小女孩只是缺少一个愿意聆听她讲故事的人，真相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

在讲完故事之后，小女孩几乎黏在了薇洛丝的身上，开心溢于言表，薇洛丝则摸了摸她的头发，多夸了她几句可爱，弄得小女孩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和小女孩告别后，薇洛丝找了个空房间，准备换上驱邪仪式所需的衣物。

房间内有一面全身镜，她脱下了修女服，只穿着内衣在镜子前摆了摆姿势。

无论怎么看，傲人雪丘，深邃沟壑，都是移不开视线的焦点，纤细的腰肢，以及那修长的双腿更是让她自己都心生嫉妒。

为什么，为什么拥有这么完美身材的人，竟然是她自己？！

她气啊！

这要是被某些里番主角看见了，还不得立马催眠了她，然后将她按在镜子前，狠狠地玷污她圣洁的躯体？！

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肯定已经被灌满了！

也就在她幻想之际，只听咔哒一声。

她背后的房门，被人推开了。

Chapter 28

在薇洛丝离开客厅后，客厅就安静了下来。

蕾菈不再说话，她靠在沙发上，单手撑着脸颊，似乎在谋划着什么，芬太太则一边喝着茶，一边打量着蕾菈。

活了那么久，和蕾菈独处的时候，芬太太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紧张的。

她渐渐看出来了，薇洛丝的身份地位虽然是修女，但真实身份可能要比这里教会的主教还高，而蕾菈则更不用说。

比这里主教还高的身份，要么是大教区的主教，要么就是来自教会圣城的大人物。

和这样的大人物坐在一起，芬太太还是第一次。

又喝了几杯茶水，芬太太看了眼通往二楼的楼梯，疑惑道："驱邪术需要准备的东西那么多吗？薇洛丝小姐竟然到现在都还没下来。"

蕾菈也有些奇怪，她虽然不会驱邪术，但也见其他修女施展过，要准备的东西不过是几件衣服罢了，不会那么久都不下来。

她顺着芬太太的视线朝二楼楼梯望去，然而就在这时，她看见一只白色的蝙蝠从二楼飞过。

她隐约察觉到了一丝魔物的气息。

"你们这里经常有白色的蝙蝠出没吗？"她问道。

"白色蝙蝠？从来没有见过。"

芬太太想了想，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别说是白色蝙蝠，黑色蝙蝠她都没见过几个。

在芬太太说完之后，蕾菈就从沙发上起身，走上了二楼。

"小姐，你要去哪？"

"去二楼看看。"

如果之前她感受到魔物的气息可能是错觉，那在芬太太说出这句话之后，她就敢肯定，这座宅邸中的确存在魔物。

薇洛丝竟然说的是真的，她对感应魔物气息的能力居然那么厉害。

发觉到了这点，蕾菈心中的某个想法越来越强烈。

在二楼逛了一圈，她并没有继续找寻到魔物的气息，考虑了一下，她觉得那头魔物很可能藏在二楼的房间内。

所以她直接打开了右手边的第一道房门。

朝内看了一眼，里面空无一人，也不存在魔物气息。

关门，她走了两步，在另一道房门前停下。

打开，她又朝内看了一眼。

这里似乎是宅邸的书房，两侧摆放着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书籍，而正中央是一张书桌。

一位女仆背靠着书桌，面色娇红，而另一位男仆贴在她的身上，肆意啃咬，索取。

他们沉浸在爱恋之中，迟迟都没有发觉蕾菈的到来，而蕾菈也在扫了两眼后，就轻轻关上了房门。

偷情？

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只是来找魔物的。

她对男女之事清楚得很，只是平时根本不在意而已，如果有人招惹到了她，她不介意让某位少女也享受一下这种快乐。

第三次打开房门，她朝内看了一眼，就看见了只穿着内衣的薇洛丝。

看着门外穿着白袍的女子，薇洛丝捂着自己的隐私部位，真的很想尖叫。

但是不行，尖叫有失淑女风范，会让候补圣女薇洛丝这个形象不再完美。

一个优秀的演员，哪怕是到了这种时候，都要保持冷静。

她四处观望了一眼，随后红着脸躲到窗帘的背后，拉起帘子遮挡了自己的身体，催促蕾菈道：“关门，快关门！”

咔哒——

门关了。

但是蕾菈进来了。

薇洛丝一愣，随即想到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双手死死地抓住了窗帘。

“那个，我还要换衣服，能不能……”

“有魔物，我保护你。”

蕾菈无视了薇洛丝的请求，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窗户前，既然已经知道宅邸中确实存在魔物，那保护候补圣女的安危自然至关重要。

而薇洛丝呼吸一滞，只觉得自己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

魔物？哪有魔物啊，都是她造的假！

报应，难道说，这就是报应吗？

来得也太快了吧！

她咽了咽口水，见蕾菈一直盯着自己，她也终于知道被她人看果体是种怎么样的感觉了。

以前的蕾菈，都是怎么面不改色的啊！

“哦，好，那，那你能不能别一直看着我？我，我要换衣服。”

“放心，我对你身子没兴趣。”

撇开目光，蕾菈眺向了窗外，而薇洛丝也借此机会，跑到了自己放下衣物的地方，飞快地穿了起来。

驱邪的衣物相比较修女服，更像是舞女服，暴露的程度虽然和修女服差不多，但是却显得更加性感。

穿在薇洛丝的身上，那种圣洁和魅惑的气息叠加在一起，足以令四周

的看客沦陷其中，无法自拔。

除了衣物之外，还有一些驱邪饰品，比如说金色的小铃铛。

叮铃——

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吸引了蕾菈的注意，她扭头看了过来，轻声道："铃铛？"

"嗯，驱邪的话，要系上铃铛。"薇洛丝解释道。

手腕和脚踝都要系上铃铛，跳舞的时候是光着脚的，驱邪的魔力会随着叮铃叮铃的响声传入魔物心中，从而造成杀伤。

蕾菈没有回话，薇洛丝好奇地偷摸看了她一眼，却发现她眯着眼盯着窗外的那条街道，自言自语道：

"别让我抓到你，否则，铃铛就要挂到你脖子上了……"

踮起脚尖朝窗外看了一眼，薇洛丝惊恐地发现那条街就是她和蕾菈发生不可告人秘密的地方！

而她口中的"你"，自然指的就是她！

所以，她想把铃铛挂到她的脖子上？！

一时间，嘴巴发干的薇洛丝想到了非常糟糕的场景……

被抓住的黑裙少女狼狈地跪坐在大贤者的面前，只听叮铃一声，大贤者优雅地将宠物铃铛取了出来，然后亲自戴在了少女的鹅颈上。

手缩回来的时候，她还不忘轻轻拨弄一下铃铛，让它不断地发出清脆悦耳的叮铃声。

少女捂着自己的双臂，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而大贤者则继续温柔地为她戴上猫耳朵发卡，换上干净整洁的女仆装。

黑色的长发披肩而下，胸口的布料被裁剪干净，这使得少女可爱中又不失性感，经过大贤者这番打扮，少女出落得漂亮。

做完这些，就够了吧？

少女这般想着，而大贤者却是看穿了她的心思，她嘴角一勾，左手五

指从少女背后的黑发穿插而过，感受着指缝传来的丝滑柔顺，她将她拥在了怀中。

【怎么，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在少女恐惧的目光，大贤者逗弄了两下她脖前的铃铛，而后在美妙的铃铛声中，取出了一根黑色细长的猫尾巴。

【最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忘了呀。】

猫尾巴的最底端，银色圆润的光泽一闪而过，同时也倒映出了少女惨白的脸蛋。

Chapter 29

戴上了猫尾巴之后，黑裙少女继续跪坐在地上，红晕一直从脸颊蔓延到了脖子，坐姿也显得有些怪异。

大贤者拿起杯子，将杯中微凉的水倒入了少女胸前的沟壑之中，少女娇躯一颤，些许水滴洒落在了地板上。

【擦干净。】

少女薄唇轻咬，一脸委屈，可她没有办法，只能听大贤者的命令，拿起布跪在地上擦拭那些溅出的水滴。

而很快，她的下巴被大贤者用玉足轻轻抬起。

她被迫与她对视。

【把内衣脱了吧。】大贤者轻声说道。

可一向乖巧的黑裙少女这次没有任何动作，因为她知道，她要是真这么做了，接下来只会沦为大贤者发泄的玩物。

然而她的反抗，在大贤者眼里是如此可笑。

【猫女仆的职责就是满足主人的一切要求。】

只是一个催眠，黑裙少女的双眼就失去了高光。

等到她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被大贤者按在了墙上，彼此之间的距离成为了负数，心脏与身体在一起跳动。

香汗从额角滑落，少女本想先抹去汗水，但下一刻，她却是先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咦？她们人呢？不在吗？】

【找找看。】

门外传来了客人的动静，她们似乎在搜寻着大贤者和少女，少女心中一急，自然是不希望自己这副模样被她人看见。

可她根本无法反抗大贤者。

无奈之下，她只能羞红着脸，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发声，以免引来客人，只是尽管如此，她还是溢出了一些婉转的娇吟。

……

幻想到这里结束，薇洛丝已经通红了脸，无法直视手中的铃铛。

“怎么了？”

蕾菈的询问声在她背后响起，她抖了下身子，支支吾吾地回了几句没什么，便将铃铛系在了自己的脚踝和手腕上。

她一点都不怀疑，蕾菈抓住她后，刚刚幻想中的一切会成为现实。

平时看她冷冷清清的，那不过是她的伪装色！

毕竟她可不会忘记，这家伙是恶名大贤者！

在系完铃铛后，薇洛丝晃动了一下身子，听到叮铃作响的声音后，才算是彻底穿好了驱邪的衣物。

从二楼离开，她跟随着蕾菈来到了宅邸大厅。

在地板上刻下驱邪魔法阵，薇洛丝站在了魔法阵的正中央，手握修女铃铛，跟随着舞步摇晃起来。

叮铃叮铃——

清脆的铃声充斥着整座大厅，少女妖娆的舞姿配合起伏的裙摆隐约带上了几丝魅惑，可她圣洁纯真的气质却又令人难以生出玷污的想法。

芬太太和她的孙女都沉浸在了薇洛丝的舞蹈之中，被她所展现出来的美丽所折服，不一会儿，白色的蝙蝠从二楼飞出，开始徘徊在一楼大厅的上空。

见到了这种白色蝙蝠，芬太太都顾不得欣赏薇洛丝的舞蹈，抓着自己孙女的小手就后退了两步。

“魔物？那是魔物吗？”

“是。”蕾菈回道。

也就在她们谈话之际，五六只白色蝙蝠又飞来了大厅，和第一只一样徘徊在大厅的上空。

“怎么还越来越多了？驱邪术不是能赶走它们吗？！”

芬太太有些害怕，她作为普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魔物，尤其身边还跟着自己的孙女。

“弱小的魔物会被驱邪术赶走，强大的魔物则会留下来，杀死施展驱邪术的人。”蕾菈解释道。

眼前的白色蝙蝠都是很弱小的魔物，即使现在已经有了十几只，那也是不堪一击的魔物。

所以它们敢停留在大厅，就意味着有更加强大的魔物在附近。

蝙蝠不断地徘徊在大厅顶端，发出普通人难以听见的超声波，蕾菈只是思索了片刻，就知道它们在做些什么了。

唤醒，它们在用超声波唤醒沉睡中的魔物。

“啊——！！”

“你们躲好。”

一声女仆的惊叫从宅邸后方的花园中传来，蕾菈绕过了还在舞蹈的薇洛丝，径直冲向了后院，留下一句话后就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可芬太太她们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在听见那声尖叫后，她们就呆愣在了原地，不敢有所动作。

管家这时候也才姗姗来迟。

白色蝙蝠唤醒了沉睡在这里的强大魔物，驱邪术也算是结束了，薇洛丝停下了舞蹈，微红着小脸，喘息了两口。

她心底其实是懵的。

什么？这宅邸里，原来真的有魔物啊？

芬太太她们不知道后院发生了什么，但薇洛丝拥有魔力，她知道。

那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骷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沾染了猪人的魔力，

这具骷髅身高约有三米，上面还沾染了一半的猪人血肉。

它的魔力波动薇洛丝没有感应错的话，恐怕在七阶左右。

七阶！

哪怕她变成魔女，取出漆黑镰刀，它一拳打来，她很大概率直接进入安详的睡眠！

不过有大贤者蕾菈在，她很放心。

当然，此时此刻，她和蕾菈可是战友，前面战场交给了蕾菈，背面战场自然由她候补圣女薇洛丝来解决！

大厅内可还有这十几只白色蝙蝠呢，她虽然不认识它们，但它们的气息不会作假。

魔物！它们都是魔物！

“快！大家快躲进客厅里！”

叮铃叮铃——

薇洛丝赤着脚踩在地板上，脸色着急地催促着芬太太等人前往大厅右侧的客厅，身上的铃铛因为她的动作而胡乱晃动。

大厅和客厅之中是有一道房门的，管家慌忙地打开门，推着芬太太和小女孩躲入了客厅，而薇洛丝却没有进去。

小女孩一急，抓着她的袖口问道：“那你呢？姐姐。”

薇洛丝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有想到她在这种时候还关心着自己，她笑了笑，抓住了小女孩的手，轻声道：

“没有我拦着，它们会冲进客厅吧？”

木门是拦不住魔物，若是没有人拦着它们，芬太太她们无论躲到哪里，都会被魔物缠上。

可独自拦下魔物的人，往往都会牺牲。

“姐姐……”

哪怕只有五六岁，小女孩也知道这个道理，她的眼眶瞬间红了起来，不想要薇洛丝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而芬太太则怔怔地看着薇洛丝，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为什么城内的信徒都说薇洛丝是女神派来的天使。

Chapter 30

她有心想要帮助薇洛丝，但年迈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她要是真这么做了，恐怕只会拖薇洛丝的后腿。

“让我和您一起吧！”

管家则是有些看不下去了，他上前一步，想要拉开房门，和薇洛丝并肩作战，可换来的，却是薇洛丝带着些许恼意的训斥。

“你一个普通人，懂什么魔物？保护芬太太她们才是你的责任，这些魔物，让我去对付就好了。”

这番话虽然一点都不客气，但管家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危急，薇洛丝没办法，只能假装凶巴巴的，企图吓退她们，不让她们去冒险。

可她不知道的是，那张可爱的脸蛋就算板起脸来，也像是奶凶奶凶的小猫，没有任何一点杀伤力。

“你一个人的话，太危险了。”

管家还在努力，试图劝说薇洛丝回心转意，不要独自一人面对魔物蝙蝠，但他失败了。

“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少女板起的脸又因为这句话变得柔和起来，她浅浅地笑着，木门缓缓关上。

最终咔哒一声，管家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只残留一抹余香顺着门的缝隙飘了进来，让他握又握不住，留也留不下。

往日里轻便的木门，如今却像是一道天堑，将她和她们分隔了开来，一边是生，一边是死。

管家想要去救下薇洛丝，但就像是她所说的，他的职责是保护芬太太和她的孙女。

在这里做了几十年的管家，他也放不下她们。

“姐姐……”

眼泪流过小女孩的脸颊，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不想要再失去另一个懂她的人，而芬太太则闭着眼，低声祈祷着：

“女神保佑，希望薇洛丝不会出事……”

……

大厅之中，关上了门的薇洛丝转过身，看着大厅上空徘徊的白色蝙蝠，轻抚着胸口松了一口气。

她之所以敢独自一人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她可以显露魔物真身，而是因为这群蝙蝠，只是一群一阶魔物。

一阶魔物要比普通动物厉害一些，但也没有厉害到哪里去，像蝙蝠这种动物，就算变成了一阶魔物，成年男性也可以一拳一个。

所以刚才管家居然想要和她并肩作战？

那怎么行啊？他来了，蝙蝠就全杀了，她薇洛丝还怎么赚赞美，怎么提升魔力等级啊？

只有让他们知道她身陷绝境之中，那些赞美才足够香甜！

大厅上空蝙蝠的徘徊渐渐停止了下来，它们瞪着猩红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薇洛丝，嘴中更是露出了锐利的尖牙。

身子一紧，面对它们，薇洛丝不可能显露魔物真身，毕竟蕾菈就在后院，她这么做势必会暴露。

所以，她只能用现在这个身体杀死它们。

这可不容易，她薇洛丝的身份无论力气还是灵巧都远远落后于成年男性，她和这群蝙蝠之间，是一场苦战。

在相互打量了几眼后，蝙蝠从大厅上空俯冲而下，而薇洛丝瞅准了大厅墙壁上挂着的古老长剑，直接冲过去踮起脚尖拔出了长剑。

锵——

这是长剑出鞘的声音。

咚——

这是剑尖砸在地上的声音。

握着剑柄，感受着手中长剑的重量，薇洛丝嘴角一抽。

如果是她的魔物真身，拿起这把长剑简直就是轻轻松松，但这副身体的话……

失策了。

见薇洛丝拿不起长剑，蝙蝠们也没有好畏惧的，直接冲着她就张开大嘴撕咬过来。

慌乱之中，薇洛丝也不管长剑会劈在哪里，直接用尽全身力气甩了起来。

十几只蝙蝠聚成了一个团，长剑挥过来的时候，总会有那么几个倒霉蛋因为来不及飞走而被长剑砍中。

所以挥了两三下，薇洛丝发现自己竟然砍死了五六只蝙蝠。

简直就是杀神附体。

蝙蝠们见她杀死了那么多同类，不仅不害怕，反倒是像被激恼了一样，一拥而上，想要将薇洛丝咬死。

虽然薇洛丝知道她就算站着让蝙蝠们咬，它们也咬不死她，但那些牙齿刺穿皮肤的感觉还是很痛的，尤其是它们在她身上爬的感觉。

她最受不了这些了。

胡乱地甩了两下手中的长剑，又砍死了几只蝙蝠后，剑刃不小心砍到了墙上，反弹回来的力量让薇洛丝虎口一疼，长剑从她的手中脱落。

也就是这一瞬间，蝙蝠飞到了她的身边，对着她的手臂就是一口。

“呀！”

一巴掌将蝙蝠扇飞，薇洛丝开始满大厅乱跑，慌乱之中，她被墙边的花瓶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

蝙蝠抓住机会飞到了她的身上。

“呀！！”

……

听到门外传来的少女惨叫声，小女孩大叫了一声姐姐，就站在门后止不住地抹眼泪，而芬太太抱着小女孩，浑浊的双眼也开始湿润。

战斗的动静她也能听得到，咚咚咚的声响听上去就很激烈，薇洛丝为了她们，真的是拼上了性命……

而那两声惨叫，听得她心头一颤。

一定要没事啊，薇洛丝……

她心里虽然这样祈祷着，但她明白，战斗恐怕快要落下帷幕了，那两声惨叫，暗示着薇洛丝的战败。

她的皮囊、血肉，或许都会被那些魔物蝙蝠吞噬殆尽，整个大厅或许都已经沦为了地狱般的场景。

她们之所以还能活着，是有人替她们接受了死亡。

薇洛丝……

轻声念叨这个名字，芬太太想要将它刻进自己的心里。

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是没有人记得她的那一刻，所以她才要这么做，好让自己记住薇洛丝，让这位少女活得更久一些。

“太太……”

管家看出了芬太太很伤心，他担心她年事已高，因为过度伤心而晕厥过去，而芬太太则摇了摇头，低声道：

“唉，我只是怪女神不公，像薇洛丝这样好的女孩，为什么下场会是这般残忍，而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有些却可以安享晚年……”

管家的心里也是一抽一抽的，他强忍着心疼，安慰道：

“太太，人各有命，您没听说其他人都说薇洛丝小姐是天使吗？我相信她到了女神身边，女神一定会善待她的。”

“天使吗？”

芬太太叹息一声。

相比较成为天使，她更希望薇洛丝能够活着，因为她不想要那张充满活力的甜美笑颜，变成只能在梦里再见的美好。

Chapter 31

蕾菈从后院回来的时候，见到的就是狼藉的大厅，以及倒在地上的薇洛丝，和她身上那十几只不断啃咬她的蝙蝠。

挥了挥手，空间中荡起一层魔力波动，而也就是这层波动，将薇洛丝身上的蝙蝠尽数杀死。

啪嗒啪嗒——

随着蝙蝠一个个从她的身上落下，薇洛丝也露出了现在的模样。

凌乱的发丝有几缕被她咬在口中，暴露在衣物之外的肌肤几乎全是蝙蝠的牙印和爪痕，鲜血从这些伤口处流出，浸湿了她小半的驱邪衣裙。

地上还有一些衣裙的碎布，这些都是蝙蝠撕咬下来的，薇洛丝在得救后，她用双手艰难地支撑起上半身，默默地望着那些死去的蝙蝠。

她的眼里残留着对魔物的惊恐，对死亡的畏惧，脸蛋上满是深深的憔悴与柔弱，见到这一幕，哪怕是蕾菈，内心都生出了强烈的保护欲。

她走到她的身边，问道：“为什么不躲起来？”

因为不确定这些蝙蝠还会不会唤醒更多的魔物，所以她前往后院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杀死它们。

同时它们又是一阶魔物蝙蝠，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她也不怕她不在的时候，它们会把人杀死。

只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可以完美地避开这些蝙蝠的攻击。

她离开大厅之前，明明嘱咐过她们。

“我，我怕它们会伤害芬太太……”

“它们只是一阶魔物，管家一个人就能解决。”

“是吗？”

薇洛丝撇开目光，抿着唇，有些可怜地看向地板，她好像知道蕾菈马上就会训斥她，所以她乖乖地一动不动，做好了挨训的准备。

原来薇洛丝不知道它们是一阶魔物？

蕾菈觉得这个可能倒是合理。

就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些蝙蝠是一阶魔物，所以才独自一人留下来对付它们，把生的希望给了芬太太她们。

真是善良到愚蠢的家伙。

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吗？在她眼里，她比芬太太她们重要多了。

薇洛丝可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身份地位根本不是芬太太她们能比的。

她要是在阿维克小镇出事，这座小镇的镇长、附近城市的城主，以及当地的主教都会被撤职调查。

她的命，可比一般人值钱多了。

“要是它们之中有二阶魔物，你已经死了。”蕾菈冷冷说道。

“但是，她们就能活下来，不是吗？”

撩起了耳畔的发丝，薇洛丝看向了蕾菈，虽然气势很是不足，但还是将自己所说的话说了出来。

用自己的牺牲来为她们争取生的希望？

蕾菈记得她刚来大厅的时候，薇洛丝看向蝙蝠的眼神，她害怕魔物，害怕死亡，可即便如此，她还是选择站出来，用自我牺牲来拯救这些陌生人。

她想要再说些什么，好好地训斥薇洛丝，告诉她这样的人是永远活不久的，但她又懒得将这些话说出口。

因为她知道，这种善良到无药可救的少女，哪怕是死亡，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她们的结局其实也早就已经注定了。

黑暗的现实会将她们吃干抹净，一点不剩，就算她成为了教会圣女，

也逃不出这样的结局。

大厅内的谈话声通过木门的缝隙，钻入了客厅，芬太太和管家一惊，在知道蕾菈赶回来后，连忙打开了门。

“姐姐！”

见到薇洛丝没事，小女孩擦了擦脸颊上的泪痕，冲到了她的身边，撞入了她的怀中。

只是薇洛丝身上本就伤口很多，被小女孩这么一撞，她疼得脸色一白，原本不出血的伤口又流下了些许鲜血。

小女孩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她一着急，后退了两步，差点哭出来，嘴里还不停嘟囔着：“不，不好意思，姐姐，我，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的，这点小伤，一下子就好了。”

摸了摸头，安慰了小女孩几句，薇洛丝就施展治疗术，将自己身上的伤口尽数治愈。

只是鲜血流过的痕迹和凌乱的发丝是无法通过治疗术恢复的，手腕和脚踝上系着的铃铛也丢失了几个，少女的憔悴没有任何改变。

她刚刚所经历的危险，不会因为伤口的恢复而被人忘却。

擦了擦眼角的眼泪，芬太太这才在管家的搀扶下，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她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下少女，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

“还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我说了我会没事的。”

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没事，薇洛丝拍着胸脯从地上站了起来，可因为之前流了许多鲜血，她在站起来的那一刻两眼一黑，身子止不住地向后倒去。

揽住她腰，没有让她摔在地上的是蕾菈。

待得视线稍稍恢复，她刚想要说声谢谢，结果蕾菈就松开了手，让她的娇臀和地板来了个亲密接触。

“哎哟，你……”

她原本想要问个清楚，但蕾菈松开她之后，就面色冰冷地转过身，径直朝着后院走去。

注意到了她的异常，薇洛丝也在和芬太太聊了几句后，就追了上去。

只是在她还未追上的时候，就听到蕾菈头也不回地说道：“多余的善良，只会害死自己。”

蕾菈知道薇洛丝不会听取她的劝告，但她还是没有忍住，将这些话说了出来，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兴许是她忍受不了她们的愚蠢了？

还是说，有些恨铁不成钢？

“哦。”

小小地应了一声，薇洛丝也没有反驳蕾菈的意思，她偷偷地朝蕾菈看去，这才发现她的脸色格外苍白，气息也有些不稳定。

和那头魔物打架的时候，她受伤了？

薇洛丝一愣，随即觉得这不太可能。

那头魔物顶破天也就是七阶的水准，大贤者可是魔王的未来劲敌。

虽然现在的蕾菈还很年轻，多半不是魔王的对手，但也不可能打个七阶魔物就会受伤。

要知道，在经过芬太太她们的帮忙后，她的魔力等级来到了五阶后期，只要进入六阶，她相信自己绝对能和这头七阶魔物打得有来有回。

五阶是挨一拳就睡觉，有来有回是指六阶应该至少可以挨两拳，第一拳打来她还能还手，第二拳打来她估计可以睡得更香一点。

不过这些都是她猜的，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

但如果给她七阶的魔力等级，她绝对有自信轻松拿下七阶魔物。

所以，蕾菈身为大贤者，精通无数魔法，魔力等级还比七阶魔物高，和它战斗怎么可能会受伤呢？

Chapter 32

也许是和七阶魔物战斗的过程中，旧病复发了？

想来想去，薇洛丝觉得这个最有可能。

大贤者嘛，经历了那么多战斗，魔力等级那么高，有些旧病什么的再正常不过了。

来到后院，她见到了倒在地上的魔物。

那是一头一半白骨一白血肉的猪人，它的胸口被破开了一个大洞，四肢断裂，气息萎靡，硕大的头骨算是它身上保留的最完整的一个地方。

察觉到了蕾菈的到来，猪人咳嗽一声，扭动诡异的眼珠，盯着她，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说道：

“……等着，我……死了，它们会……帮我报仇的……”

“它们？是谁？”

蕾菈本想要催眠这头猪人的，但七阶的强大精神力让她即使催眠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拖着沙哑的声音，猪人说完最后一句话后，眼眶中的光芒就黯淡了下来，生命的气息也随之消散。

薇洛丝心里咯噔一下，感觉到了几分不妙。

这猪人如果临死前说的都是真话，那也就是意味着将来会有很多魔物出现，阿维克小镇也将变得不再安全。

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疑问。

“这种级别的魔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阿维克小镇可是很偏僻的，距离人类帝国和魔族领地都很远，四周有

的只有成片成片的大森林，照理说七阶魔物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同样的，它也不可能被埋在泥土里。

除非人为。

越想，薇洛丝觉得阿维克小镇中的猫腻越多，她哆嗦了两下身子，清空了自己的脑袋。

她不想知道阿维克小镇里藏着什么，也不想知道这里的秘密是什么，她只想要平平安安的通过圣女初选，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她的目标可是成为圣女，才不想卷入什么恐怖事件，成为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炮灰。

蕾菈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沉默了许久，才扭头看向了一旁捂着小女孩眼睛的芬太太。

“芬太太，驱邪仪式结束了，你的宅邸里应该没有魔物了，薇洛丝，你也可以先回去了，我还要留在这里处理这具尸体。”

“哦，知道了。”

蕾菈的命令正合薇洛丝的想法，她才不想留在这里，沾染上猪人的味道，而且她的身上因为染了血，黏腻难受，她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洗澡。

至于为什么不在芬太太宅邸洗……

她不习惯。

所以在这之后，她回到了宅邸的二楼，用清水简单地擦了擦身子，然后脱下有些破破烂烂的驱邪服，换上了之前穿着的修女服。

将驱邪服收起来的时候，她真的很心疼，毕竟制作这样一套衣服，少说要二十银，是很贵的！

尤其是现在的她，几乎身无分文，别说是二十银币，就连一银币都拿不出……

呜呜！

不过，钱马上就来了。

嘻嘻。

回到一楼大厅的时候，芬太太就拿着一大袋金币往她怀里塞，哎呀，那个力气，薇洛丝想拦都拦不住呀。

“拿着吧，这是你为我们家驱邪的报酬，是该得的。”

掂量了一下，薇洛丝感受不出来这一袋金币有多少，但她肯定，至少在三十枚以上。

寻常驱邪只要十金币，这三十多枚，有些太多了……搞得她都不好意思直接收下了。

按照传统推让的功夫来说，金钱啊，得推让三次才能显得她薇洛丝礼仪得体，端庄矜持。

所以第一次，薇洛丝将芬太太递过来的钱袋推了回去。

芬太太眉头一皱，叹了口气，好像早就知道她会这么做。

“唉，你呀你，我知道你是嫌我给得太多了，但这次驱邪差点要了你的命，我们一家人都被你所救，这都是你该得的。”

说着，她打开钱袋，在薇洛丝疑惑的目光中，从里面取出了二十几枚金币，然后将钱袋重新推到了她的面前。

“这样吧，我取走一些，按我之前说的，三十金币，可以了吧？再不收的话，我就直接寄到你教会里，让奥卡西主教给你。”

“……”

接下了钱袋，薇洛丝低眉看着它，愣了愣神。

这和她想的，怎么不一样呢？

早知道芬太太会这么做，她装什么啊？！端庄矜持？在金钱面前屁都不是！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在收下钱袋后，她就朝着宅邸大门走去，而小女孩在这时拽住了她的衣角，一脸不舍。

“姐姐，你要离开了吗？”

“嗯，不过，我以后会来看你的。”

她蹲下来，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脸，小女孩很快就笑了起来，并且朝她伸出了小拇指。

“一言为定哦。”

“一言为定。”

拉了拉小拇指，薇洛丝很快离开了芬太太的宅邸。

花了点钱，坐上了一辆直接回家的马车，她拉开窗帘，眺望着窗外的景色，面带微笑。

这一次驱邪任务，虽然满是坎坷，但好在她圆满完成，甚至还多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奖励。

比如说提升到五阶后期的魔力等级，一袋子的金币……

就连她薇洛丝的形象都依旧是如此完美，小女孩和芬太太她们，也都已经成为了她的裙下之臣。

这座阿维克小镇，她还未征服的人，恐怕已经寥寥无几。

初选评判的时间已经快要过半，还剩下大约七天的时间，伊莎蓓尔那里对她的评分估摸着还是满分，她想不出这次圣女初选，她还能怎么输。

在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只听哐当一声，马车停了下来，薇洛丝因为惯性，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

前方传来了马儿的嘶鸣，她打开窗户，见到车夫从马车驾驶位上走了下来，便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车夫看了眼马车后面断裂的车轮，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了几丝难过，紧接着，他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回道：

“对不起啊，薇洛丝小姐，马车出了点问题，要不您换一辆吧？这辆马车修好的话，不知道要多久了。”

原来是马车坏了吗？

打开车厢门，薇洛丝下了马车。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几只黑色的蝙蝠在空中一闪而过，她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对着车夫说道：

“没关系，这里离我家已经不远了，我走回去吧。”

说完，她便转身离去。

而想到自己没有将她送回目的地，车夫自责了一番，觉得自己应该还给她部分车费。

“诶，小姐，那个钱……”

“不用还我了，车子坏了的话，要很多修理费吧，它们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了。”

“薇洛丝小姐……”

车夫心里一暖，虽然车费和修理费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薇洛丝的善意还是让他难过的心情好了许多。

来到马车车轮断裂的地方，他徒手查看了许久，也没看明白它是怎么断的，明明前不久才检查维修过。

只当是自己倒霉，本就不富裕的收入又要为了这件事而雪上加霜。

他叹了两口气，想要登上马车，将车座底下的工具箱取出来，仔细检查车轮断裂的情况，可一打开车厢门，他却看见了躺在座椅上的一枚金币。

愣了一瞬，车夫小心翼翼地将它拿在手中，感受到了上面残留着的一丝温度。

原来，这才是薇洛丝小姐的一点心意吗？

Chapter 33

马车坏掉的地方，距离薇洛丝的宅邸并不远。

从马车上下来后，薇洛丝就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径直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啪嗒啪嗒——

道路两旁的路灯似乎是有些坏了，昏黄的光芒在那里一闪一闪的，平添了几分惊悚恐怖的氛围。

富人区的傍晚行人很少，在大街上往往要走过一段路，才能见到那么一两个路人，薇洛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了来杀她的杀手。

他站在昏黄的路灯之下，身上套着一层黑袍，在见到薇洛丝后，他从袖口里抽出了一把明亮的匕首。

薇洛丝站在原地迟疑了两三秒，在看见他朝着自己飞奔而来的时候，才想到了逃跑。

没办法，她还是第一次知道她那么温柔善良，可爱贴心的小修女，竟然也有人舍得对她下手。

看来，她做的还是不够好。

薇洛丝跑得并不快，为了甩掉杀手，她拐入了好几条小巷，但无一例外，她都被杀手追上。

最终，她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望着前方约有三米高的围墙，她眉头微微一蹙。

因为有蕾菈在，她能不暴露魔物真身就不暴露，所以她才想要甩掉杀手，可一到这死胡同，她好像只能被迫暴露魔物真身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能劝杀手回心转意最好了。

薇洛丝可不想冒着被蕾菈再次抓到的风险，变回魔物。

“呵，竟然自己跑进了死胡同里吗？那女神都救不了你。”

杀手玩弄着手中的匕首，一步步地朝着她逼近，而薇洛丝转过身，靠着墙壁，露出了楚楚可怜的表情。

“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

“我是谁？呵。”

似乎是觉得眼前的少女必死无疑，杀手将黑色的兜帽取了下来，薇洛丝也借着太阳的余晖，看清了他的脸。

“巴纳？”

“没错，我就是巴纳。”

想起了有关巴纳的一些事，薇洛丝拍了拍胸脯，好似松了一口气，问道：“你来找我做什么？是因为弟弟的事情吗？”

看出了她的放松，巴纳心中冷笑。

他知道薇洛丝在想些什么，她恐怕是觉得他巴纳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杀死她的，一切都只是误会。

真是有够搞笑的。

“嗯，当然是因为我弟弟的事情，虽然你们之前治好了他的病，但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病，而是穷。”

“有人花两百金币买你的命，我接下了，你应该会原谅我的吧，毕竟我这也是为了救我弟弟的命，才无奈接下的。”

舔了舔手中的匕首刀身，巴纳想要从薇洛丝的脸上见到惊恐，失措的表情。

但很遗憾的是，他失败了。

他只从她的脸上见到了一抹担忧之色，除此之外的，便是淡然，就好像她的命无关紧要一般。

她难道，一点都不怕死？

冷哼一声，巴纳刚想要继续恐吓她，却发现薇洛丝开口道：“可你杀

了我，你和你弟弟都会被教会通缉的。”

“你以为我怕吗？换个城市换个身份，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总会有蛛丝马迹的。”

“放心，我会尽量处理干净的，就算被发现，大不了当一段时间的亡命之徒而已，至于你，现在还是好好去死吧。”

薇洛丝说话的声音很平淡，其中并没有恐惧，这使得巴纳十分不爽。

薇洛丝这个年纪的小女孩，不应该见到屠宰场都惊慌乱叫的吗？为什么如今他说他要杀死她，她竟然会如此平静？

巴纳想不明白，也不再去想，他抬起匕首，刚想要抬脚跨出一步，却见薇洛丝递过来了一个钱袋。

哐当——

金币在钱袋内相互碰撞，发出了脆弱的声响。

“你干什么？”他问道。

薇洛丝满眼忧虑地看向他，劝说道：

“不要再做错事了，这里是一袋钱，里面大约有三十金币，虽然不多，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都可以送给你们。”

“教会的力量比你想得强大多了，我不希望你犯下错事，后悔半生，甚至连累到你的弟弟。”

“放弃这个委托，好吗？”

少女清泉般的声音缓缓流淌进巴纳的内心，这使得他能静下心来，细细地回想少女所说的话。

而也就是这一回想，让他呆滞在了原地。

他发现了，薇洛丝不是害怕他杀死她，她是在担心他，担心他杀死她之后，逃不出教会的审判，担心他的弟弟也会受到牵连。

可明明要被杀死的是薇洛丝啊？她为什么要担心他？

“……”

安静了许久，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问道：“你在担心我？”

“我只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

少女牵强的解释让巴纳内心迅速窜起一股无名之火，他啪地一声拍掉了少女递过来的钱袋，摆弄着小手的匕首，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少女。

“犯错？我没有错！你就是在担心我！”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少女可以那么淡定？为什么明明被杀死的人是她，她却依旧担心着杀手？

难道是嘲讽？

不，巴纳从薇洛丝清澈的双眸中，知晓这并不是嘲讽。

她对待他，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用尽了自己心中的善意，哪怕她知道他想要杀死她。

她是觉得他还有救吧，在这时候悬崖勒马，放下手中的匕首，他就可以回到昔日幸福的生活中，再度过上小镇居民的普通生活。

她不想要他后悔半生，也不想要他弟弟受到牵连，她劝说着他，却从未想过自己。

也许，她是觉得死亡，比他们遭受的苦难轻一些吧。

巴纳看着她，就像是看见了传说中的圣女。

不，或许，圣女都没有薇洛丝善良吧，她将美好给予了她所见到的任何人，无论这些人是否对她怀揣着恶意。

如果重来一世，巴纳觉得自己定然也会守护这样的圣女，用鲜血和汗水为她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可现在，这样的圣女只会让他发疯。

他想要见到的是猎物在死亡威胁下的丑态！想要听见她们苦苦哀求的天籁之音！想要满足自己内心变态的欲望！

他是肮脏丑陋的野兽，无可救药的人渣！

他不值得被这样的圣女所拯救！也不想要在杀死她之后，背负那无与伦比的负罪感！

“你知不知道？我只要这一刀捅进你的心脏，你就死了！死了！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我！”

“你在这里，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那些受过你帮助的人，她们根本不会经过这里，你的尸体很快就会在这里发烂发臭！”

“你看看你，多漂亮的脸蛋啊，很快，上面就会长满蛆虫，它们从你空洞的眼睛里钻出来钻进去，把你的血肉吃得干干净净。”

“你，不害怕吗？”

巴纳挥动着手中的匕首，同时盯着薇洛丝的双眼，想要从中获得少女的恐惧，哪怕只是一丝也好。

然而很可惜，直到薇洛丝开口说话，他也没有从中找到任何的恐惧。

“可是你杀了我，你也会死，你的弟弟没有了哥哥，他一个人活在世上，会很孤独的。”

沉默了许久，巴纳崩溃了。

他颤抖地举起手中的匕首，眼神癫狂。

“我就不该跟你这个满脑子只会替别人着想的傻妞说这些！死！你赶紧给我去死！”

Chapter 34

这人……神经病？

借着月光，抬头看着那明晃晃的刀刃，薇洛丝不明白巴纳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发癫。

她的魔力等级在交谈间蹭蹭往上涨，这说明在巴纳心里，他一直在赞美她。

他是认可她的。

那为什么会崩溃啊？

她也没说什么啊？不就是让他担心担心自己，想想自己的弟弟？

杀了她，他自己也会死，他的弟弟也会受到牵连，所以现在放下屠刀，还来得及。

这些话也没什么奇怪的呀？他怎么就崩溃了？

真是搞不懂。

现在好了，劝说计划大失败，巴纳要杀了她。

她也有点生气了。

她薇洛丝温柔善良，清纯圣洁，无数人将她视为心中的信仰，而且她时至今日，双手都没有沾染过人类的鲜血，杀人更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

是巴纳逼她的！

高举的匕首狠狠落下，薇洛丝刚想要变身魔物反杀巴纳，却发现有人出现在他的身后，只是一记手刀就让他双眼一翻，倒在了地上。

看清了那人的脸，薇洛丝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来人正是大贤者蕾菈，还好她慢了一步，要不然，倒在地上的可能是她才对。

眼见危机解除，薇洛丝拍了拍修女服，离开墙壁，向前走了一步。

“蕾菈？你杀了他？”

“没有，我只是让他安心地睡一觉而已。”

“哦。”

遭遇了刺杀，薇洛丝这个年纪的女孩当然得感到慌乱，所以薇洛丝柔弱地擦了擦额头不存在的汗水，故作轻松地呼出一口气。

然后下一秒，她就被蕾菈重新推到了墙上，后者的一只手也按在了她的耳畔。

四目相对下，薇洛丝率先撇开目光，侧过脸，有些紧张地问道：“你，你干嘛？”

“他结束了，该换我了。”

“哈？”

在薇洛丝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蕾菈什么意思的时候，她就发现她凑了上来，冰冷的呼吸扑在了她的脸颊上。

“薇洛丝小姐。”

“嗯，嗯……”

“你，也不想圣女初选过不去吧？”

瞳孔瞬间放大，薇洛丝震惊地看向蕾菈，在迟疑许久后，她才有些不确信地开口问道：

“你，你想潜规则我？”

“不行吗？”

“我，我，那个……不太好吧……”

白皙的脸颊布满红晕，薇洛丝低头看着地面，贝齿轻轻咬着唇瓣，双

手因为害羞而攥紧了裙摆。

潜规则她？

什么鬼啊！大贤者蕾菈不仅是娴，而且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恶名贤者就是恶名贤者！

她还是雏啊，守身如玉那么多年，才不想把身子交给蕾菈！

太可恶了，她要去举报！要去……

双手攥紧衣摆的力度更大了一些，她惊恐地发现她举报没有任何作用。

她候补圣女的身份地位虽然很高，但和大贤者比起来就是云泥之别，就连天启教会的教宗，地位上都要比大贤者矮一点。

她举报，向谁举报呢？

浑身一阵无力，薇洛丝沿着墙壁，双目无神地瘫坐了下来。

以大贤者的权势，难道说，她以后只能沦为她的禁脔了吗……

教会圣城的信徒高台之上，身着白金色圣女服，头戴金丝冠冕的少女迈着优雅的莲步，微笑着来到了高台的最前方。

她浑身都充满了圣洁的气息，宛若女神在世，与此同时，她的一颦一笑都夺人心魄，却令人无法生出亵渎之心。

她的出现，引发了高台下信徒们的狂欢。

【是圣女大人！圣女大人出现了！】

【太漂亮了，圣女大人才是我的女神！】

【圣女大人太完美了，不愧是女神的代言人！】

听着高台下信徒们的赞美，少女微微一笑，玉手轻轻一挥，无数信仰之光便如同水滴般落入人群，使得信徒们兴福地跪了下来，感谢圣女的恩赐。

可只有一个人知道，眼前清纯圣洁的少女，早就已经被人征服。

夜晚，圣女的房间里。

高贵的白金色圣女服早已从床上滑落到地板上，象征圣女身份的金丝冠冕被胡乱扔在床的一角，随着软床的摇晃，一点一点地朝着床边滑去。

房间内除了淡淡的清香外，还飘荡阵阵的**之声。

【亲爱的，你说，若是让那些信徒知道你真实的样子，她们还会觉得你是女神的代言人吗？】

【你的圣洁呢？你的清纯呢？你这副模样，可是和那些魅魔差不多了。】

【呼，放心吧，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许久过后，大贤者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圣女的卧室，只留下少女一个人，无力地躺在床上，眼神呆滞地望着卧室的天花板。

……

幻想到这里，薇洛丝忍不住抱住了自己的双臂，狠狠地颤抖了两下，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蕾菈见她瘫坐在地上，便居高临下地望着她，劝道：

“有什么不好的？你要明白，你能不能过初选，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你只要答应我，我就可以帮你通过初选，同时解决掉那些想要害你的人。”

说话间，她瞥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巴纳，接着说道，“甚至，我可以一直贴身保护你。”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薇洛丝，如果你不成长起来的话，以后只会被别人吃得渣都不剩。”

她知道，薇洛丝太善良了，如果没有人保护的话，她迟早会出事。

所以，为了让她能够得到成长，蕾菈不介意帮助她，让她提前见识见

识现实的黑暗。

不为她办事，就别想过初选。

这就是她想让薇洛丝见到的黑暗之一。

考虑了很久，薇洛丝银牙紧咬，不管有没有用，她都选择了拒绝：“……不行，我是有原则的。”

“原则？难道你不痛恨魔物？不想让这座小镇里的居民平平安安地生活着？”

“什么？”

薇洛丝愣了一下，随后她眉头一蹙，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问道，“你想威胁我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利用你的感知能力，帮我寻找一只魔物。”

“哈？我还以为你是想……”

话说到一半，薇洛丝捂住了嘴，脸红了起来，眼神躲闪。

见此，蕾菈冰山般的脸上，难得露出几分玩味。

“你想哪里去了？难不成是……”

“我没有！你别凭空污人清白！”

她还什么都没说呢，这家伙怎么那么激动？

多半是心虚了吧，薇洛丝小姐。

Chapter 35

在芬太太宅邸的时候，蕾菈就注意到薇洛丝有着远超一般人的魔物感知能力，所以那个时候起，她就已经想要让薇洛丝帮助自己搜寻小镇中的魔物了。

只是薇洛丝，明显想歪了。

她倒是没有想到，外表清纯，气质圣洁的薇洛丝，脑子里也偶尔会诞生一点黄色废料，这令她完美的形象变得有趣了一些。

或者说，这样的她才显得更加真实。

毕竟这个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任何人都会有一点小毛病，这是无法改变的。

除此之外，哪怕是她大贤者施压，想歪了的薇洛丝也没有选择妥协，这样不畏强权的候补圣女，不禁让她眼里又多了几分欣赏之色。

“这座小镇里存在疑似四君主之一的色魔，我怀疑那些猪人的出现都和她有关，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既然是为了大家，那我愿意。”

薇洛丝迟疑了片刻，最后还是搭上了蕾菈的手，从地上站了起来，接着她便揉了揉太阳穴，娇弱得可怜。

不过别看她演得这般虚弱，她的内心可在腹诽不断。

什么色魔啊！她才不色，哪怕是魔物的她，也是很清纯的！而且猪人的出现和她有关？怎么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可是一个有时候连填饱肚子都做不到的魔物！哪来的那么大能耐啊！蕾菈对她的误会，怎么越来越深了……

哼，再深又如何？

只要她答应了蕾菈，成为她感知魔物的帮手，她就永远别想找到她。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也想不到，昔日里帮助自己找到

无数魔物的帮手，竟然会是她最仇恨的魔物。

等到她的实力超越了大贤者之后，她就会告诉她这一切，然后看着她痛不欲生的表情，她说不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感。

大贤者？人类的希望？

呵呵，还不是被她薇洛丝玩弄于股掌之中，却浑然不知？

要说真正的厉害角色，还得是她薇洛丝啊。

在心底里自我骄傲吹嘘了一番，薇洛丝就和蕾菈告别，提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蕾菈则留下来等待小镇的卫兵将昏迷的巴纳拖走。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将脏兮兮的修女服脱了下来，薇洛丝打开了淋浴用的花洒，任由温暖的水流从她的脑袋淌下，清理她的每一寸肌肤。

些许刺鼻的鲜血从她的身上冲走，少女的清香再度充斥这间浴室，回想起今日发生的一切，薇洛丝就觉得有些心累。

驱邪驱出个七阶魔物，好在有大贤者，才没有让它为非作歹，回来的时候又被精神失常的杀手刺杀，好在大贤者即使赶到，要不然杀手就没命了。

如果换做是其他的修女，经历了这两件事，恐怕心理会出现问题，去教会请几天的假期，但她不同。

她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要将爱与正义传递给世人的圣女，怎么可以自己先倒下呢？

可是她真的很累，现在只想要好好休息。

在洗完澡之后，她裹上浴巾，准备下楼泡杯茶，端到卧室里喝上两口就睡觉。

但路过客厅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她眼花，她竟然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银发女子？

揉了揉眼睛，她定睛望去，心里咯噔一下。

还真是蕾菈。

她走了过去，歪着脑袋，问道：“你怎么在我家里？”

未干的发丝垂在薇洛丝的耳畔，晶莹的水珠悄悄落下，滴在少女的锁骨上，惹得她娇躯一颤，秀色可餐。

“既然答应要贴身保护你，我当然得来这里看看，熟悉一下你的住址，否则我担心以后你和我一分开，就变成一具冰凉的尸体。”蕾菈解释道。

“这怎么可能？”

薇洛丝还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态度，可这着实让蕾菈有些生气，她一把拉过薇洛丝，迫使她坐在了自己的身边，随后便一脸严肃地说道：

“怎么不可能？你要清楚，你现在面对的魔物是什么。”

“她不是愚蠢的猪人，也不是弱小的蝙蝠，她很可能是魔族的四君主之一，魔力等级多半有九阶，还非常好色。”

“像你这样的美女，要是被她抓住了，只会沦为她的禁脔，若是她玩腻了，你的下场很可能比死还惨。”

“你现在，还觉得没什么吗？”

薇洛丝瞪大了双眼，和蕾菈四目相对，从这些话里，她似乎感受到了她对她的关心？

这个冰山恶名贤者，竟然也会关心人？

“……是，是吗？那，我会注意的。”

是个毛啊！

她薇洛丝要是真那么厉害，魔力等级真有九阶，她第一个就把蕾菈抓了，把她当作自己的禁脔！狠狠地蹂躏！

可惜，她只是个连六阶都没有的弱鸡魔物罢了。

蕾菈看着她的眼睛，忽然说道：“你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诶？有吗？”

“早点休息吧，圣女也是人，有时候不用故作坚强，哪怕是在初选考

核中，休息一两天也没有关系，毕竟你能不能通过考核，现在是我说了算。”

从沙发上起身，蕾菈看出薇洛丝很疲惫之后，便不想在这里继续打扰她，薇洛丝却是心下一动，几丝暖流淌过心间。

是啊，现在能不能通过考核，是蕾菈说了算。

那她还执着什么？

明天向教会请两天假吧。

见蕾菈朝着客厅大门走去，薇洛丝好奇问道：“大半夜的，你要去哪里？”

这一开口，她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大贤者又不住在这里，她离开这里不是很正常吗？而且她要去做什么，关她什么事情？

她这么一问，有点像是询问丈夫晚出要去做什么的妻子了。

她红了红脸，恨不得把蕾菈的耳朵堵住，让她什么都听不到。

“当然是去调查那些想要害你的家伙。”蕾菈停下了脚步，解释道。

“诶？”

“我说过，只要你答应了我，我就会帮你解决掉他们。”

“那，那么急吗？”

薇洛丝知道蕾菈会解决掉他们的，但是没有想到她会那么着急，仅仅是今天晚上就想要完成这个承诺。

“因为，我不想再见到你被他们伤害了。”

蕾菈没有回头，她说话的语气也很平淡，但薇洛丝却忍不住甜甜一笑，俏脸上隐约带着几分羞涩。

很多人都对她说过类似的话，但其中最有感觉的，要数蕾菈了。

至于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她真的那么去做了吧。

其他的那些人，更多只是说说而已。

Chapter 36

阴暗潮湿的异味传入鼻腔，巴纳剧烈地咳嗽了两声，昏昏沉沉地醒了过来。

哐当哐当——

视线范围内是一片黑暗，冰冷的触感、身体的不适以及锁链的碰撞声，让他知道自己被吊在了十字架上。

这里是地牢。

所以，他这是被抓了吗？

回想起被抓前的场景，巴纳就感到后脖颈和小脑一疼。

那时候的他，高高举起了匕首，疯狂的情绪令他想要见到面前少女流露出的恐惧，想要见到她心口处绽放鲜红诱人的花朵。

然后他就身子一软，吃了一嘴泥，晕了过去。

不过，他虽然被抓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薇洛丝对他的嘲讽。

明明自己都死到临头了，还在担心他，担心他的弟弟，这朵洁白无瑕的花，是他这种阴暗之人最讨厌的东西。

他想要亲手将她摘下，看着她在自己的手中枯萎，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吱嘎——

老旧的地牢大门被打开，发出了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随后，哒哒哒的脚步声就从门口传了过来，一丝微弱的光亮在巴纳的眼前出现。

来人身穿白色的衣袍，面无表情，气质高冷，这样的人物能来到肮脏的地牢，实在是出乎了巴纳的预料。

她是谁，巴纳不在意。

他只知道，她肯定是来审问他的，她们这些护花使者，肯定都想要知

道他背后的雇主是谁。

“呵呵呵……”

他身子一抖一抖地，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没有用的。

无论来审问他的人是谁，都没有用的。

他死都不会说的。

就算这些人给予他残忍的酷刑，又如何呢？他巴纳虽然看不起罗德老爷，但他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雇主。

这个天底下，没有人能撬开他的嘴，得到他保守的秘密！

而且只要罗德老爷不出事，他就算摘不下那朵花，自然会有人去替他摘，薇洛丝对他的嘲讽，他要狠狠地报复回来！

嘴角一勾，他艰难地抬起头，盯着女子的双眼，冷笑连连道：“死心吧，我什么都不可能说的。”

……

“……薇洛丝的治疗术让罗德老爷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他指示我去杀死薇洛丝的，赏金是两百金币。”

“除了你，还有人接下这个委托吗？”

“没有了，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接下委托。”

收回了催眠术，在得到巴纳所有知道的消息后，蕾菈就懒得再在这里停留，转身便朝地牢大门走去。

而双眼恢复清明之后，巴纳呆滞了片刻，这才想起自己刚刚竟然把知道的消息全部说了出来。

最要命的是，他刚才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泄密！

“你，你对我做了什么？”

他大叫着，挣扎着，束缚着他的锁链哐当作响，可眼前的女子却没有

给予他任何的回应，只是默默地朝着大门走去。

他输了。

就像是邪恶永远不可能战胜正义一样，他彻彻底底的输了。

那朵纯洁无瑕的花，依旧会在那里盛开。

渐渐地，巴纳冷静了下来。

“等下！”

蕾菈停下了脚步，冷冷地回眸望向他。

咽了咽口水，巴纳问道：“你让我死个明白，薇洛丝到底是什么身份？”

她不可能只是个普通修女，无论是她的气质，还是这位护花使者，都透露着她的不平凡。

“她是候补圣女。”

“原来如此……”

心中一颤，巴纳垂下了脑袋。

难怪，难怪薇洛丝会担心他逃不脱教会的追捕，如果他真的杀死候补圣女，就算他逃到了魔物的世界，也会被审判骑士抓回去。

圣女，是教会的逆鳞，不容任何人触碰。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她是候补圣女，他不可能接下这个委托，因为赏金虽多，但也得有命享受啊。

不过现在嘛，说什么都晚了。

他因为刺杀候补圣女被捕，等待他的，是死刑。

人在将死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心中放不下的执念却会在此刻渐渐放下。

回首自己的一生，巴纳无奈一笑，觉得自己活得真够可怜的。

身为冒险者，他其实没有什么朋友，虽然大家都很敬重地称呼他为前辈，但他知道，他们在背地里根本看不起他。

因为他唯利是图，视财如命。

为了金钱，他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队友，而他之所以不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手，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是钱不够的问题。

只要有足够的钱，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可以杀。

他们内心都厌恶他，恨不得他早点去死，说实话，他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但他就是不想改。

他为什么要改呢？这样的他能好好地活着，不就好了？

他改了，又能给谁看呢？又有谁在意呢？

以前，他觉得自己没有改变的必要，现在，他却有些后悔了。

洁白的身影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想起了少女为了救她弟弟，不顾自己的名声而请来了其他修女，只为了节省一点微不足道的时间。

想起了那被他逼到角落里的少女，自己身陷险境，眼里却只有心疼和担忧，她心疼他误入歧途，担忧他杀了她之后无处躲藏，担忧他连累到他的弟弟。

她和他弟弟一样，是唯二关心他的人。

而他却想要满足自己病态的追求，想要在她的脸上见到惊恐和绝望的表情，从而对她举起了屠刀。

现在想来，他还真不是一般的畜生。

如果他那个时候真的杀了她，或许一时间会得到满足，但以后半生，恐怕会背负重大的负罪感，夜夜噩梦不断吧。

不过就算如此，那也是他应得的。

在少女的心里，人都是善良的，即使当下犯了错，经过教育后也是可以得到拯救的。

薇洛丝应该是这样想的吧。

可惜，他让她失望了。

他不配得到她的拯救。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死亡才是他的归宿，现在的他，只希望自己死后，再也没有阴暗的人会像他一样，去玷污那朵纯洁的花吧。

“你不会死的。”

似乎看穿了他在想些什么，蕾菈淡淡地留下了这句话，就离开了地牢。

什么？！

巴纳猛地抬起头，想要询问为什么，但视线里已经没有了女子的踪影。

他愣神了片刻，随后明白了一切。

是啊，哪怕他刺杀了候补圣女，他也不会死的，因为善良的薇洛丝会拯救他，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这是薇洛丝的执着吧，她会拼尽全力去拯救任何一个坠入深渊的人，哪怕已经伤害到了自己，她也不会放手。

呵……

真是该死啊。

想到这些，明明刺杀没有成功，他的内心却已经诞生了沉重的负罪感。

每当他回忆起自己做过的错事，他就变得格外痛不欲生，恨不得一刀捅死自己。

这次就算他活了下来，后半生恐怕也要做尽善事，才能消除这种负罪感了吧。

……难道，这就是薇洛丝对他的拯救吗？

巴纳苦笑一声。

不过不管怎么样，薇洛丝都成功了。

以后，他巴纳也是护花使者之一，余下半生，他选择救赎自己。

至于罗德老爷……

在他想要对薇洛丝下手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Chapter 37

呼——！

“废物！”

茶杯被砸在地上，摔了个粉身碎骨，罗德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面色阴沉，恼怒至极。

“息怒啊老爷。”一旁的管家连连劝说，生怕罗德过于生气，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我还以为巴纳能带给我什么好消息呢，结果今天你告诉我他被抓了？薇洛丝呢？那家伙还活得好好的？”

“呃，老爷，息怒，息怒，巴纳虽然被抓了，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不会将老爷供出来的。”

“哼，供出来又怎么样？这座小镇里，难道还有敢抓我的人不成？”

罗德双手背在身后，阴晴不定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几分高傲，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阿维克小镇里，就没有人敢抓他。

无论是镇长还是教会主教，都是如此。

只是令他无比恼火的是，他手下没有什么厉害的杀手，要不然也不会委托巴纳去刺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了。

那个废物，不仅刺杀失败了两次，还被抓了！

光是想想，他都来气！

“我就是不明白，薇洛丝一个小小的修女，就那么难杀吗？”

“这……”

“呵，既然事已至此，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先下去吧，待会有事再来找我。”

罗德恢复了平静，他让管家先离开了这里，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

间，万分谨慎地关上了房门。

之前他就说过，巴纳如果再次失败，他就要找魔物去对付薇洛丝了，如今，也是时候了。

从床底下抽出一根枯萎木杖，罗德握着它的双手微微颤抖。

这是一位伪装成年老婆婆的魔物给予他的。

据说只要在房间里点上四根蜡烛，再将自己的鲜血滴在这根木杖上，那只看上去很年老的魔物就会来找他，帮他一个忙。

而那只魔物之所以送给他木杖，是想要他帮忙掩盖小镇内儿童丢失的消息，虽然他最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哪家有小孩丢失，但魔物也可以帮他一个忙吧？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

是你逼我的，薇洛丝！

一想到魔物的厉害，罗德就激动得浑身发抖。

他连忙在房间内点亮了四根蜡烛，最后跪在房间正中心，用小刀划开手指上的皮肤，让鲜血滴在了枯萎木杖上。

魔物，魔物马上就要来了。

怀着紧张的心情，他在房间内等了半天，直到蜡烛快要烧光了，他也没有等来魔物。

这期间他还以为是自己滴的血不够，在手指上划了好多道口子，直到差点站不起来后才停了下来。

可魔物一直不来，他也渐渐地心死了。

难道说，那魔物在骗他？

怀着这样的疑惑，忽然间房门被打开，一阵狂风吹了进来，他惊喜地站起身，转过身面向房门。

来人是管家。

他充满喜悦的脸一秒就沉了下来。

在这里见到管家，准没什么好事。

“大事不好了！老爷！”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镇长哈维吩咐人把我们手底下的药剂店和诊所都关了！现在大伙都围在店前，和镇长的人大打出手呢。”

“哈维那家伙居然敢封我的店？谁给他的胆子？！就算是奥卡西主教都不敢这么做！”

顺手将枯萎木杖扔在了一边，罗德简直就是快被气疯了，巴纳办事不利被捉，该死的魔物又骗他，到现在镇长又骑在了他头上。

自从他想要对薇洛丝下手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是顺心的！

“备好马车，带我去镇政厅里，我去和哈维好好理论理论！”

“是，是是……”

这哈维镇长是当他好欺负吗？想对他下手，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

在管家备好马车之后，他坐着马车来到了镇政厅，随后怒气冲冲地冲进了镇长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坐在了办公室内的沙发上。

阿维克小镇的镇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常年戴着一副细框眼镜，他一见到罗德，便有些阴阳怪气地问道：

“哟，什么风啊，把您给吹来了？”

“哼，哈维，你封我店的事情，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一拍桌子，罗德很是生气，几乎半张脸都涨成了红色。

如果是以往，哈维或许会好声好气地和罗德解释，但是今日……

他眉头一挑，放下了手中的笔，反问道：“解释？你想要什么解释？”

“为什么要派人封我店？你这镇长要是做腻了，可以换个人来做！”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哈维忽然笑出了声，而明显察觉不对的罗德心中一慌，知道这镇长恐怕是有了什么靠山。

“罗德，我早就说过，你这些年在小镇里为非作歹，总有一天会阴沟里翻船，如今啊，你的报应来了。”

“你什么意思？”

额头冒出些许汗水，罗德有些坐立不安，从哈维的话中，他能明白他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不能得罪的人。

但是他近日有得罪过什么人吗？

细细想了想，好像也只有那个薇洛丝修女了吧？

开什么玩笑？那个修女是他得罪不起的人？奥卡西主教都不敢在他的面前大声说话，区区一个修女，得罪了又怎么样？

难不成是别的原因？

“我什么意思？罗德，你还以为你是什么不可一世的贵族老爷吗？看看这个吧，今早发来的，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说着，哈维从桌上将一份书信递到了他的面前。

罗德瞪了他一眼，这才从他手中接过书信。

当他见到书信的封面是帝国皇室的专属封面时，他瞬间脸色苍白，预感到了什么。

双手颤颤巍巍地将书信打开，他在看完书信的内容后，整个人目光空洞，四肢瘫软无力，身体也从座椅上滑落，一旁的管家撑都撑不住他。

“爵位被剥夺，家产被充公，同时判处死刑，罗德啊罗德，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得罪了谁啊？居然会惊动帝国皇室？”

哈维一边冷嘲热讽，一边是真的惊讶罗德的下场，能让帝国皇室亲自下令处罚罗德的人物，整个帝国都不多见。

而且他能被判处死刑，说明罗德不仅仅只是得罪了那位大人，甚至是真正地伤害到了那位大人。

啧啧，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直到此时此刻，任凭罗德再怎么不愿相信，他也知道自己想要杀死的

薇洛丝修女，并非是一般人物了。

帝国皇室竟然愿意为了她而出面……

难怪，难怪巴纳会一直失败，难怪他联系不上那头魔物……这种大人物出现在大城市中，就连城主都是要亲自陪同的，一般人连靠近都做不到。

而他竟然想要刺杀她？

Chapter 38

想到自己的下场，罗德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他苍白着脸，强抓着管家的手臂站了起来，然后疯了似地嘴里喃喃道：

“薇洛丝……薇洛丝，她那么善良，肯定会，会原谅我的……”

他想到了，这是他唯一还能活下来的机会，薇洛丝那么善良，他只要跪下来求求情，她肯定会原谅他。

只要有了她的原谅，死刑说不定就可以免了，他罗德还可以继续活下去！

看着他在管家的搀扶下还想要离开办公室，哈维一拍桌子，命令道：“来了这里还想走？来人！给我抓住他！扔进地牢里！”

话音落下，两三位卫兵冲进了镇长办公室，推开管家，一左一右地夹住了罗德胳膊，将他以押送犯人的形式带出了镇政厅。

“不！你不能逮捕我！我还要去找薇洛丝！她，她会免去我的死刑的！”

“松开！松开啊！”

这一路上不管罗德怎么挣扎喊叫，卫兵们都没有松开手，而在走出镇政厅之后，令罗德没想到的是，大楼外早就围满了小镇居民。

“就是他！竟然敢派杀手去刺杀薇洛丝小姐！”

“他被剥夺贵族身份了，揍他！”

“别让他跑了！以前他做的事，现在一并清算！”

伴随着几声呐喊，围在镇政厅门口的居民冲到罗德的身边，朝着他的脸邦邦就是两拳。

罗德派人刺杀薇洛丝的消息在今早传遍了整座小镇，同时他们也知道罗德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家产也被充公，现在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下便让他们的胆子大了起来，无论是想要替薇洛丝报仇的，还是自己本就受到过罗德欺负的，他们都想要狠狠地教训罗德。

今日，就是最好的机会。

“别打了别打了！这是我们押送的犯人！”

罗德的身影很快就被人群淹没，一旁的卫兵只能一边喊着，一边从人群中将罗德拽回来。

只是短短的几分钟，罗德的脸就肿得爹妈不认了，他神智也变得有些混乱，只觉得那该死的卫兵也趁乱给了他几拳。

……

薇洛丝今晚睡了个好觉，而且令她惊喜的是，她的魔力等级竟然在晚间又提升了一些，已经快要迈过五阶后期，抵达六阶的水平了。

到底是哪个好心人大半夜都在赞美她？

若是让她知道了，她一定要给他裱起来，让其他人都以他为榜样！

洗漱完，吃完早餐，薇洛丝因为要前往教堂找主教请假，便出了门。

在镇政厅前方的街道上，她恰好见到了罗德被揍的一幕。

不过她见到的时候，罗德已经鼻青脸肿了，以至于她根本没有认出他的身份来。

只是无论有没有认出来，都不影响薇洛丝的行动。

她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天性善良，最见不得的，就是人们仗着自己数量多，而去欺负弱小的一方。

因为那样，她会心痛的，她会忍不住地去帮助他，去保护他，哪怕因此而付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她一扭头，选择避而不见。

趁着别人没有发现自己，她迈着较快的步伐越过了街道，又拐了几个弯，终于是来到了教堂里。

奥卡西主教就在教堂大厅里的椅子上坐着，出乎薇洛丝意料之外的

是，蕾菈也在这里坐着。

简单地打了声招呼，薇洛丝刚想要找奥卡西主教商量请假这回事，教堂大厅就走进来一位信徒，挥着手喊道：

“薇洛丝小姐！”

来者是想要寻求修女帮助的信徒。

薇洛丝刚想要开口，蕾菈就起身，拦在了她的面前，对她说道：“他交给我就好了。”

“哦。”

虽然不知道蕾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信徒若是找她有事的话，蕾菈肯定也可以帮助他。

这般想着，她便和奥卡西主教说起了请假一事，奥卡西也带着她离开了教堂，去登记请假事宜。

待得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教堂内只有蕾菈，信徒则不知去向。

“那位信徒的事情，解决了？”

她对着蕾菈问道，而蕾菈则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

在薇洛丝她们离开教堂后，她就拦住了信徒。

“那个，我找薇洛丝小姐……”

不知道为什么，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位信徒的面前，他的身子就有些颤抖，一双眼睛也胡乱扫视着周围，就是不敢和她对视。

“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就是，我听说她，呃，被刺杀……”

信徒紧张得话都说不清。

蕾菈想起薇洛丝面对信徒的时候，都会用微笑让他们放松自己的心情，她便也淡淡地勾起一抹微笑，试图让信徒平静下来。

而也就是这一抹笑容，让信徒瞳孔一缩，完全是一副被她吓到的模

样，紧接着，他就慌不择路地转身离去。

一边逃，他的嘴里还一边惊恐地喊着：“没！没什么事情了！”

……

“完美解决了。”蕾菈回答道。

“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薇洛丝一拍双手，露出了笑颜。

蕾菈本身就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质，加上冷漠的双眼和若有若无的恐怖气场，寻常人很难在她的面前保持冷静。

也就是薇洛丝她们习惯了，才觉得没有什么异样，要知道就连之前芬太太都不太愿意独处时和蕾菈多聊些什么。

蕾菈对于信徒的畏惧，习以为常。

“请完假了？”

“嗯！”

嘿嘿一笑，薇洛丝这两天都打算好了，先回家好好补个觉，再逛逛小镇店铺，满足一下自己的购物欲，争取让这两天的假期过得快乐一些。

“那我们动身调查城内魔物吧。”蕾菈这时说道。

薇洛丝一怔，扭动僵硬的脖颈，问道：“哈？我不是请假休息了吗？”

“你请的是修女的假，和调查魔物有什么关系？”

“你……”薇洛丝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看上去，似乎有点不愿意？”蕾菈问道。

呼吸一滞，薇洛丝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她可没有忘记，在蕾菈的身边，她必须保持薇洛丝的美好，否则不仅会无法通过圣女初选，甚至还会被怀疑！

“怎么可能不愿意，我只是，只是有点害怕魔物而已……”

她低着头，两只小手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身子微微扭动，格外楚楚可怜。

Chapter 39

“有我在，你不用怕。”

蕾菈说得很淡然，就好像天塌下来，她也会顶着一样。

对此，薇洛丝甜甜一笑，也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事实和蕾菈说得刚好相反。

就是有她在，她才会害怕。

她其实一直很好奇伊莎蓓尔的去向，结合之前她用初选潜规则她的事情，她有理由怀疑伊莎蓓尔是不是暗中被蕾菈做掉了。

要知道伊莎蓓尔明显才是评判组的评判员，如今放权给蕾菈，多半就是遭遇了不测！

薇洛丝一向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恶名贤者。

不过不管怎么样，距离初选结束还剩下六天时间，在这六天内，她只要装好薇洛丝，不被蕾菈抓住，基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在这之后，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接下来的考核，想必会更加顺利一些。

在薇洛丝请完假后，她们就离开了教堂，开始游荡在小镇之中，去寻找魔物留下的气息。

薇洛丝伪装的人类其实并不能察觉到魔物的气息，但她本体可以。

所以昨晚她在蕾菈离开后，就变回了本体，感知了一下小镇内魔物的气息。

带着蕾菈在小镇内瞎转悠半天后，她来到了小镇内的图书馆。

“图书馆里有魔物？”蕾菈问道。

“嗯。”

“具体位置呢？”

“不知道，我只能感知到这里有魔物。”

想要知道魔物具体在哪里？

她薇洛丝就算知道，也不可能告诉蕾菈。

不利用好这点，怎么拖过这六天的时间呢？

嘻嘻。

因为向教会请了假，所以薇洛丝没有穿修女服，认出她的人也少了很多，她带着蕾菈走入了图书馆，慢慢地一层一层调查。

直到太阳临近落山，她们也没有调查出任何东西来。

蕾菈提议让薇洛丝再次驱邪，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原因就是驱邪范围很小，图书馆太大，根本没办法让魔物暴露。

蕾菈还是不死心，想要继续调查图书馆，但薇洛丝坐在馆内的长椅上，揉着自己的小腿，一脸痛苦地表示自己走不动了。

无奈，蕾菈只好让她待在原地，自己一个人再去调查。

也就是在蕾菈走后没多久，薇洛丝所在的图书馆二楼角落里，传来了几道尖酸刻薄的声音。

“……原来你在这里打工啊？几天前敢冲撞我，我还以为你有的是钱呢。”

“快，去把这些书都捡起来，放回去，要不然我就投诉你！”

“哎哟，看她这捡书的样子，像条狗一样，真可怜呢。”

三位衣着长裙的贵族小姐双手抱着胸，一脸不屑地看着面前蹲下身子捡书的少女，其中一位还故意将散落的书本踢远，不让少女去捡。

少女长着一头黑色短发，身上穿着的是图书馆的工作服，贵族小姐们对她又骂又笑，她却当作完全没听见一样，只是自顾自地捡书。

她们吵闹的动静惹来了很多客人的围观，图书馆内虽然不能大声喧哗，但碍于她们的身份，在场的客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指责的。

“唉，那女孩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了那些贵族家的大小姐。”

“可怜啊，招惹了那些大小姐，根本没有人敢帮她的……”

“对啊，我听说那女孩家里就她一个，要是丢了这份工作的话，恐怕以后的日子都难过咯。”

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而薇洛丝也算是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贵族小姐们仗势欺人。

身为候补圣女，怎么可以错过这样刷赞美的天降机会呢？更何况四周的客人有些认出了她的身份，她不站出来，岂不是有违她的人设？

所以，她不顾双腿带来的酸痛，加入了战场。

……

“你之前不是很厉害吗？怎么？现在装哑巴了？”

耳畔不停地传来贵族小姐们的嘲讽，短发少女无视了她们，只是默默地捡着地上的书。

直到一本书忽然闯入她的视线之中。

“给你。”

泉水般清甜的声音在前方响起，顺着拿着那本书的手臂望去，短发少女目光一顿，心跳漏了几拍。

银色的发丝如同瀑布般垂直落下，少女歪着头，脸上绽放的笑容要比她见过最美的花朵还要美上几分。

休闲花裙虽然不能勾勒出少女的身材，但是它将她的青春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微弱的风，吹起了一股淡淡的清香，拨动了无数看客的心。

“谢谢……”

似乎是从未想过有人会帮助自己，短发少女从她手中接过书本之后，说出的谢谢二字都较为生涩。

而这可让三位贵族小姐看生气了，为首的那位金发长裙小姐上前一步，指着薇洛丝的鼻子问道：

“喂，你是谁啊？想清楚帮她的后果！”

直起腰，薇洛丝注视着她的双眸，不卑不亢地反问道：“为什么要欺负人？大家都生活在这座小镇里，就不能好好相处吗？”

短发少女收拾书本的动作慢了下来，她好像没想到薇洛丝会为了她做到顶撞这几位贵族小姐。

“关你什么事啊？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重重地哼了一声，金发贵族小姐一点都不客气地说道。

在她的身后，另一位贵族小姐渐渐看出了薇洛丝的身份，所以凑到了金发小姐的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之后，金发小姐看薇洛丝的眼神就变了。

嫉妒中带着几分攀比。

“哦，原来你就是薇洛丝修女啊？”

绕着薇洛丝打量了一圈，金发小姐靠近她的身边，抬着下巴满是深意地威胁道：

“你一个修女，可得当点心啊，要是多管闲事，很容易连修女都做不成的！”

可薇洛丝却像是没听懂她话中的意思一样，继续劝道：“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不能好好谈吗？动手总归是不对。”

“要你管？！”

金发小姐一生气，推了推薇洛丝的肩膀，而薇洛丝眨了眨眼，随即立马向后倒去，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嗯哼……”

少女发出了一声柔弱的痛呼，她用手臂撑着上半身，银色的发丝垂落在地，裙摆如花般散开，颇为狼狈。

之后，她扭头看向金发小姐，几根发丝被她咬在嘴角，水润的眼眸中带上了些许脆弱和害怕。

在她摔倒的那一刻，围观群众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看热闹的氛围一

瞬间就变了，数不清的斥责目光落在了金发小姐的身上。

Chapter 40

金发贵族小姐也呆住了，她没想到只是轻轻推了一下薇洛丝，这家伙就这么虚弱，竟然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四周人群之中就不断响起了指责声：

“这也太过分了吧？好好的，为什么要动手？”

“薇洛丝小姐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推她？”

“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居然连薇洛丝小姐也欺负？要不是你们父母，你们什么都不是！”

贵族小姐欺负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因为她们的权势，或许会闭口不言，但若是欺负薇洛丝，他们可就不会忍了。

这些天来，薇洛丝帮了他们那么多忙，他们若是在她有难的时候都不站出来帮她说话，那他们和白眼狼有什么区别？

贵族小姐们何时受到过这么多人的指责？她们嚣张的气焰一瞬间萎靡了下来，为首的金发少女指着薇洛丝，为自己辩解道：

“我，我只是轻轻推了一下，是她自己倒的！”

在短发少女的搀扶下，薇洛丝重新站了起来，只不过她脸颊上带着一抹红色，很快就弯着腰，轻轻地揉着脚踝。

她原本修长漂亮的眉毛微微蹙起，受了伤的她就像是病美人一样，一举一动间都透露着弱不禁风的感觉，格外惹人怜惜。

“嗯，大家不要责怪她们，是我刚刚脚滑了一下……”

在场的众人听她这么说，哪还会不知道她是在帮贵族小姐们开脱，他们心里虽然气愤，但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薇洛丝会做出的事情。

她对谁都很温柔，哪怕是自己的敌人。

不过，他们理解薇洛丝，不代表他们就会放过贵族小姐，虽然不能对她们动手动脚，但是嘴上阴阳怪气还是可以的。

“哎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明明都差不多年纪，为什么人品会相差那么多呢？”

“自己受伤了还替别人解释，真是的，薇洛丝小姐也太温柔了吧，反观某些人，啧啧……”

“哼，我倒是觉得薇洛丝小姐还是硬气点好，要不然就会像现在这样，被这些嚣张跋扈的家伙欺负。”

这些话语钻入了贵族小姐们的耳朵，让她们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金发少女指着薇洛丝的手指都在不停颤抖，嘴里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清。

“你！你……”

薇洛丝温柔善良？！

简直就是天大的谎言！

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少女的阴谋！是她故意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让她们被这些人羞辱！

等着！她现在不能为自己报仇，不代表以后也不行！

她一定要揭穿薇洛丝的虚伪！让她成为人人唾弃的家伙！

“哼！我们走着瞧！”

一扭头，金发少女就带着两位其他家的贵族小姐推开人群，咬着牙离开了这里，与此同时，人群之中又飘出了一句话。

“呵，看她们这样子，说不定觉得错的人是薇洛丝呢。”

被说中了心里的想法，金发少女噔噔噔的脚步声更响了一些，离去的速度也变快了不少，只是一眨眼，她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在贵族小姐们离开后，热闹没了，人群也逐渐散去，不少人和薇洛丝打了声招呼，离开的时候满怀欣喜。

他们之所以如此开心，倒不是因为能和薇洛丝说话，而是发现薇洛丝竟然记得他们。

有些人明明只是和她说过一遍自己的名字，便已经被她牢牢地记在了

心里，这种被重视的程度，无论是谁，都会感到惊喜。

人群在彻底散去之际，他们从地上将散落的书本交到了短发少女的手中，而经过薇洛丝的了解，也知道了这位少女叫做梅维娜。

“谢谢。”

抱着这些书本，梅维娜郑重地向薇洛丝道了声谢，她的身高比薇洛丝矮了半个头，但是眼神淡漠，有种小大人的感觉。

薇洛丝热情地帮助梅维娜做整理书架的工作，后者也没有拒绝，在见到她情绪很稳定之后，薇洛丝便问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说起来，她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放书的手顿了顿，梅维娜解释道：

“几天前，我在卖水果的店铺里听她们说晚上十点过后要来图书馆，就上前告诉她们最近因为要装修，图书馆十点前就打烊了，不允许客人逗留。”

“然后她们就觉得我多管闲事，吵起来了，或许就是那时候让她们记恨上我了吧。”

薇洛丝想了想，以那些贵族小姐的性子来说，的确很可能和梅维娜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

毕竟她们嚣张跋扈惯了，稍微遇见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会生气。

除此之外，她还注意到了梅维娜口中的另一个消息。

“嗯？图书馆十点后，不营业了吗？”

“不营业了，那时候虽然还有部分店员会留下干活，但客人在此之前都会被赶走，馆长说十点过后馆内不允许存在客人。”

因为要装修，所以十点闭馆？

薇洛丝之前和蕾菈跑遍了整个图书馆，都没有发现存在装修工具的地方，怎么馆长会告诉别人要装修呢？

还十点过后不允许存在客人？

这里面或许就隐藏着魔物的线索。

“因为这种事情欺负你，她们也太无理取闹了吧？”

薇洛丝拍了拍梅维娜的肩膀，接着说道：

“放心好了，以后她们要是再欺负你的话，就告诉我，我会替你撑腰的，就算她们的父母很有钱，也一样！”

“嗯，谢谢。”

似乎是第一次遇见对她这么好的少女，梅维娜抱紧了手中的书籍，重重地点了点头，淡然的目光中隐约有了几丝触动。

在这之后，太阳就渐渐落了山，她和梅维娜分别，转身便见到了蕾菈。

思索着要不要将这条可能的线索告诉蕾菈，她却没想到蕾菈竟然也得到了这条线索，同时打算十点之后，偷偷潜入图书馆继续调查。

作为候补圣女，这种解决魔物的事情，她当然得冲在最前线啦，毕竟得树立圣女疾恶如仇，为了众人安危而不顾自己性命的形象。

而且她就会一个治疗术，这么菜的圣女，无论想不想参加，都会被蕾菈拒绝的。

谁会想要一个妥妥的累赘呢？

嘻嘻。

“我也要去！”她举起手，说道。

“好。”

……啊？

Chapter 41

半夜十点过后，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渐渐暗了下来，惨白的月光照亮了此地，为图书馆披上一层骸骨般的白色之外，还令其多了几分阴暗。

图书馆四周的树林漆黑无比，一双双诡异的眼睛在这处黑暗中时隐时现，一片死寂之下，夜间动物爬过树叶的窸窣声格外明显，天空中更是偶尔会传来乌鸦的怪叫声。

就是在这样惊悚的场景下，三道黑影不断逼近图书馆一层的铁栏杆，捻手捻脚地企图翻越过去。

“塔姐，我们真要这个时候潜入图书馆吗？总感觉这个地方有点阴森啊……”

其中一道黑影发话了，她胆子有点小，实在是有些害怕这种氛围。

在鬼故事里，这种时候来这种阴森的地方，准没什么好事，不出意外的话，她们肯定会遇上某种恐怖的鬼怪。

为首的黑影则对她说的话面露不爽。

“你要是害怕的话，就自己一个人回去，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知道今日梅维娜在图书馆值班的，错过了这个机会，下次可不会有了。”

她们就是白天的时候欺负梅维娜的三位贵族小姐，为首的金发少女名叫莉塔，家里虽比不得罗德老爷有钱，但也没有差多少。

她自从知道梅维娜今日十点之后，依旧要留在图书馆值班，她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报复她，将近日的那些不快狠狠地发泄出来。

毕竟图书馆十点之后可没有什么人，她们欺负梅维娜，没有人会来帮她的，甚至就连知道的人恐怕都寥寥无几。

像薇洛丝这样多管闲事的家伙，绝对不可能再出现了！

翻过了围墙，莉塔扫视了周围一圈，最终将视线定格在了一楼的窗户上。

“这图书馆大门有人看守，我们找个没锁的窗户，翻进去。”

“嗯，也只好这样了。”

……

手里攥着教会统一定制的修女项链，薇洛丝跟在蕾菈的身后，一步一步地朝着黑暗之中的图书馆走去。

看着它的环境那么阴森，薇洛丝还没接近它，心底里的不祥感就窜了上来。

“如果遇见了魔物的话，我会在后方施展治疗术的。”她银牙紧咬，好似为了杀死魔物，会拼上性命一样。

其实，她的言下之意是希望蕾菈再考虑考虑。

她就是一个只会施展治疗术的废物，让她进入图书馆和魔物战斗，是不是有点高看她了。

“不需要，一般的魔物，我动动手指就解决了，不一般的魔物，你施展治疗术也没用。”蕾菈没听懂她的言下之意。

“哦。”

“放心好了，待会只是让你去感应之下魔物的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用魔法把你保护起来，不需要你参加战斗。”

“……”

蕾菈这么一说，薇洛丝算是明白她为什么要带上她了。

合着是想利用她魔物感知的能力，把她当成魔物探测器了是吧！

如果是本体的薇洛丝，还真有这个能力，可人类的她，压根就没有，图书馆里有没有魔物，就凭她一张嘴瞎说。

最要命的是，得让蕾菈看不出真假来。

这可是很考验演技的。

翻墙进入图书馆一楼，一丝莫名寒冷的晚风从走廊的尽头传来，没有了灯光，走廊就像是张噬人的巨嘴，静静地等待着食材的进入。

薇洛丝缩了缩身子，搓了搓臂膀，感到了些许阴冷，蕾菈同样也察觉

到了气氛的不对，她冷声问道：“感应到了吗？魔物的存在。”

来了，表演的时刻。

慢慢地闭上双眼，薇洛丝放缓了呼吸，就像是沉浸在感知魔物气息之中一样，许久过后，她眉头一蹙，睁开了双眼。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就好像是被魔物吓到了一样。

“……它们，遍布图书馆。”

“是吗？”蕾菈沉思了片刻，自言自语道，“那看来这座图书馆埋藏的秘密不少呢。”

薇洛丝淡淡地点了点头。

……图书馆埋藏的秘密多不多她不知道，她藏的秘密倒是挺多的。

她其实根本感应不出图书馆内有没有魔物的气息，所以她才说它们遍布整个图书馆。

要是说得再精确点，蕾菈去了没找到，那该怎么办？总不能到时候上个补丁，说是魔物自己转移了吧？

还好这图书馆气氛够古怪，使得蕾菈并没有怀疑她说的话真假。

在知晓魔物气息遍布整个图书馆之后，蕾菈来到了走廊一侧阅读室的门口，随后默念咒语，伸出手掌贴在了大门上。

淡蓝色的光芒一闪而逝，薇洛丝没有看出这扇大门有任何变化，但是蕾菈说道：

“你就躲在这间阅读室里吧，就算是魔物来了，有魔法的阻挡，它们也是进不来的。”

“这……”

薇洛丝刚想要详细问问这个魔法，但蕾菈伸出手指放在自己的唇前，打断了她想问的话。

“别说你想跟着我，你的实力只会给我拖后腿。”

她说得很不客气，其实是想要断绝薇洛丝任何一丝希望之火。

毕竟她清楚，善良的圣女就是这样，明明没有实力，却喜欢为了自己的坚持而献出生命。

薇洛丝见此，沉默了下来。

她只希望蕾菈下次可以早点把这句话说出来，这样的话，她甚至连图书馆都不会来。

“进去坐着吧，要不然遇到了危险，没有人会救你。”

蕾菈说完这句话，就迈步朝着走廊深处走去，身影也逐渐被黑暗吞没，薇洛丝犹豫了一下，随后打开阅读室的大门，走了进去。

这阅读室里虽然也一片黑暗，但白色的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还算是基本能够看清东西。

阅读室的一侧摆满了一排排书架，百无聊赖的薇洛丝翻了翻书，还没找到自己想要打发时间的书本，阅读室的窗户就发出了嘎吱一声，从外被打了开来。

……魔物？还是……鬼？

凉飕飕的晚风通过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薇洛丝身子一怔，咽了咽口水，僵硬地扭动脖子看向了窗口。

几道黑影如同贞子般从窗户口爬了进来，嘴里还说着些什么……

“翻进来了！不容易！”

“嘘！小声点！别被值班的听见了！”

Chapter 42

待得黑影翻过了窗户，在室内站稳了身子后，薇洛丝想要躲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莉塔见到阅读室有人，起初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可在看清那人的长相后，不由得生起了几分疑惑和惊喜。

“你是……薇洛丝？你怎么在这里？”

“你们呢？为什么会来这里？”

薇洛丝一边问着，一边将手中的书本塞回了书架，然后身子慢慢地靠近阅读室内的书桌，和莉塔三人不断拉开距离。

她可没有忘记今日白天她所做的事情，一个简简单单的碰瓷收获了大众的赞美，但也彻底得罪了莉塔三人。

以她们这群贵族小姐的性子，恐怕现在就想要狠狠地报复她。

不出薇洛丝的所料，莉塔和另外两位少女对视了几眼，接着便呵呵一笑，一步一步地朝着她逼近。

“让我们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女神的指引啊，薇洛丝。”

“虽然我不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但这里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吧？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了吧？”

莉塔伸出细长的五指在面前握成了拳，她盯着薇洛丝的俏脸哼了一声，脑海中想的，都是她今日受到的羞辱。

从小到大，她都没有吃过这样的亏！

薇洛丝见她们逼近了过来，嘴角抽了抽，在她看来，这三位贵族小姐都细胳膊细腿的，一看就是娇生惯养，从未打过架。

而她候补圣女薇洛丝虽然身材看上去和她们差不多，但她的本体可是经历过好多次战斗的魔物少女，有着超过一般人的战斗意识。

所以，真要打起来，胜负还不好说。

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得将候补圣女的身份扮演下去。

“你们想要做什么？”

躲在书桌后面，薇洛丝脸色微微发白，金色圣洁的瞳孔中也隐约浮现出几抹惊恐，似乎是看穿了莉塔三人的想法。

见此，莉塔也不再犹豫。

“想要做什么？哼，当然是把我们今天受到的屈辱全都返还给你！”

“上！给我抓住她！”

莉塔身旁被称呼为小兰的少女提起裙子，率先朝着薇洛丝冲来，而薇洛丝逃窜之际，将一些书本洒落在了地上。

“呀！”

小兰不小心踩到了那些书本，结果脚下一扭，整个人便摔在了地上，还发出了一声惨叫。

她倒地之快，让薇洛丝都有些怀疑她是不是装的。

失去了第三人的围堵，莉塔和另外一位少女根本抓不到薇洛丝。

她虽然速度上比她们也快不了多少，但她就像是无法触及的蝴蝶一样，当她们围住她的时候，她总能用各种办法逃走。

追了许久，莉塔擦了擦额头的香汗，弯着腰撑着书桌，气恼道：“哼！你不是很虚弱吗？推一下就倒？怎么现在这么会跑？！”

她就知道这家伙是装的！她要在大众面前，揭穿她虚伪的面纱！

“抱歉，之前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我不想和你们成为敌人。”

薇洛丝双手叉着腰，轻轻喘着气，白皙的脸颊也因为剧烈的运动而微微发红，但她的状态明显要比莉塔她们好太多。

“呸！假惺惺的！你的这些话术去骗骗那些愚蠢的教会信徒还行，想骗我们？还早着呢！”

一咬牙，莉塔又追了上来，薇洛丝逃到阅读室的前面门口，本想先逃

出去甩掉她们，再躲回来。

可一开门，她脑袋向前一探，就在幽深的走廊中，见到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黑暗吞没了它的躯体，但并没有吞没它眼睛中的光芒，仅仅只是一秒，薇洛丝就知道那绝对不是人类的眼睛。

那瞳孔中的煞气和凶意，一般人是不会拥有的。

呼——！

猛地将阅读室大门关上，薇洛丝清楚，她们吵闹的动静引来了图书馆内的魔物。

避开贵族小姐们的抓捕，她远离了阅读室的门口，虽然那里有着蕾菈布下的魔法，但她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一次见到她从她们的包围中逃走，莉塔重重地跺了跺脚，终于是有了些气馁。

“可恶啊！跑得比老鼠还快！”

“哼，既然抓不到她，我们就先走吧，先去找那个家伙，之后再来对付她。”

她们今晚来图书馆的主要目的，可是为了整梅维娜的，薇洛丝只是她们的意外之喜。

只是目前看来她们抓不到薇洛丝，便也不用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了，将梅维娜教训一顿，也差不多的。

打定了主意，她们便想要打开阅读室的大门，走出去。

可薇洛丝知道，她们现在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成为魔物的粮食，不如……让她们帮助她提升一些魔力等级？

她魔力等级已经超过五阶后期了，距离六阶还差一点点，如果能得到她们的赞美，说不定今晚就能突破？

想到这里，她嘴角一勾。

让这些涉世未深的贵族大小姐称赞她还不简单？只需要一些苦肉计便可～

就在莉塔准备打开阅读室的大门时，薇洛丝忽然上前一步，抓住了她的手腕，担忧地喊道：“外面有魔物，你们不能出去！”

“魔物？你在吓唬我吗？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你这个虚伪的家伙吗？”眉头一皱，莉塔先是嘲讽了薇洛丝一番，随后反手扣住了她的手腕，笑出了声。

“还有，你被我抓住了，薇洛丝。”

有时候幸福就是来得那么突然，她都想不到之前苦苦抓不住的少女，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犯蠢，自己送上门来。

门外有魔物？打死她都不信。

而且真要是有，这家伙会好心地告诉她们？

为了防止薇洛丝逃跑，莉塔抓住她的手腕后，就将她整个人推倒在地上，同时自己压在了她的身上。

“给我打她！”

两位贵族小姐得到了命令，瞬间加入了欺负少女的行列之中，不多时，发觉少女渐渐有些没声了，莉塔让她们停下了手脚。

“好了好了，别打了，再打下去，她就要被打死了。”

少女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银色的长发凌乱地铺在地板上，好似已经奄奄一息。

她蜷缩着身子，原本洁白的手臂和大腿上此刻都被瘀青占据，而那本应该干净柔美的衣裙上更是布满了脏乱的鞋印。

居高临下地望着如此凄惨的少女，莉塔的内心罕见地产生了一丝罪恶感，但她嘴上还是咄咄逼人。

“哼，薇洛丝，这就是你白天欺负我们的代价，给我记住了！以后再敢管我们的事情，见你一次就打一次！”

“走吧，离开这里，去找那个家伙。”

转过身，她刚把手搭在门把上，就感到身后有人在拽她的裙摆。

回过头，莉塔发现银发少女不知何时撑起了上半身，用一只布满伤痕的手死死地拽着她的衣角。

发丝掩盖了她大半的面容，令人看不清她的表情，可她张了张嘴，依旧用虚弱沙哑的声音劝道：

“不，不能……出去，外面……有魔物……”

滴答——

鲜血从少女的嘴角滑落，滴在地板上，绽放出微小的花朵，她的眼神失去了少女该有的青春灵气，多了几分哀求和担忧。

她好像极度希望她们相信她？

莉塔犹豫了一下，望着她嘴角流下鲜血，心中一颤。

……她们原来下手这么重吗？

莉塔身旁另一位被她称呼为小娜的少女上前一步，将薇洛丝的手强行从莉塔的裙摆上扒下，随后生气道：

“到现在了你还骗我们？这图书馆里哪来什么魔物？”

说完，她就朝着莉塔催促道，“走吧，塔姐，早点找到那个家伙，我们也好早点回家。”

“嗯。”

点了点头，莉塔觉得小娜说得对。

魔物？绝大多数普通人生活了一辈子都见不到一头魔物，这图书馆里怎么可能存在这种东西？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打开了门。

然而，出现在她视线中的不是空荡的走廊和白净的墙壁，而是一个约有一人高的大肚皮，在这个肚皮的腰带上，还挂着几颗惨白的颅骨。

僵硬地抬起头，莉塔见到了来者面容。

巨大的獠牙，猩红的双眸，嘴角的口水……

人类，可不会长这个样子……

Chapter 43

“……魔，魔物？”

第一次见到如此恐怖的魔物，莉塔呆愣在了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而魔物可不会给她多少反应的时间，它抬起巨大的手掌，便朝着莉塔的腰肢抓来。

“……小心！”

就在这时，薇洛丝上前拽住了莉塔的手臂，将她猛地向后一拉，这使得魔物的手只能恰好够到莉塔的裙摆。

只听得撕拉一声，大片裙摆被撕扯了下来，幸运的是，莉塔被薇洛丝救了下来，整个人向后倒在了阅读室中，惊魂未定。

与此同时，魔物想要从大门钻进来，但很快，它就触碰到了一层淡蓝色的魔法屏障，无论它怎么撞击，都无法破坏这道屏障。

一旁的小兰在见到魔物的一瞬间，就两眼一番，直挺挺地晕倒在了地板上，另一位贵族小姐则脸色苍白，双腿止不住地发抖，连逃跑的勇气都已经丧失殆尽。

“咳咳！”

薇洛丝的咳血声惊醒了还在发呆的莉塔，她慌忙地从地上站起来，看着面前想要闯进来的魔物，战栗不已。

“……怎么，怎么办？！我们，我们……”

“不要怕，它……是进不来的……咳咳……”

薇洛丝将现在的情况说了一遍，而莉塔也渐渐地重新拥有了理智，在发现魔物真的无法进入这个房间后，她猛地松了一口气，冷静了下来。

也就是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大腿凉飕飕的，身下的裙摆被魔物撕去了一大块，后背也被汗水打湿。

悄悄地侧过头，莉塔看向了捂着自己的嘴，瘫坐在地上的薇洛丝。

刚刚救她的人……是她吧？

如果她没有出手的话，她恐怕已经成为了这头魔物的食粮了……

少女的银发依旧十分凌乱，雪白的肌肤也都染上了脏污，可她的眼睛却异常明亮，就像是坠入了深渊的纯洁圣女，四周的邪恶都无法玷污她的内心。

即使躯体再肮脏丑陋，她的心灵却依旧完美无瑕。

一想到之前自己对她做的一切，莉塔就有些说不出滋味。

为什么？她明明都叫人差点打死她了，她为什么还要救她？

就算她死在了魔物的手中，也是罪有应得吧？如果换做是她莉塔被这样对待，她恨不得对方被魔物吃掉……

难道说，她薇洛丝就真的那么善良？难道她真的就是圣女？

一时间，莉塔的心情十分复杂。

但再怎么复杂，她还是决定向救了她性命的薇洛丝道谢。

“……谢谢。”

“没关系。”

思虑了许久的道谢换来了一声随意的没关系，就好像对方从来都没有将救人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样。

为什么？

如果是其他人救了她，恐怕会利用这种救命之恩，让她付出应有的报酬吧？

可薇洛丝为什么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难道，她已经习惯了吗？

莉塔再度抬眼望去，却发现薇洛丝手心亮着金色的光芒，似乎是在治疗自己的伤势。

她听说过这个，据说是薇洛丝修女的治疗术，能治疗很多疑难杂症。

“咳……咳！”

可薇洛丝在她的面前再度咳出了一口鲜血，脸颊上仍然没有任何血色，瘫坐在地上的身子都显得有些摇摇欲坠。

竟然连治疗术都无法彻底治愈吗？

咬了咬唇瓣，莉塔这时候才知道她们刚刚居然对她下了那么狠的手，如果不是有治疗术的话，薇洛丝可能已经死了吧？

自责与愧疚像是浪潮般涌上心头，莉塔说不出话来，同时也有些不敢看向薇洛丝。

【不要去，外面有魔物。】

薇洛丝的声音在她的脑海中回响，她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阻止她们出门的话，她其实根本就不会被她们抓住。

她为了救下她们的性命，赌上了一切……

尤其是身受重伤后，她奋力地从地上爬起，抓住她的裙摆，用尽全身力气也不想让她出去。

那双眼睛，莉塔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充斥着的哀求和期望，足以触动任何人的内心……

她就像是小镇人们所说的那样，善良且不求回报，她之所以会救她们，是因为她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她们，哪怕她们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身体和心。

这让她回想起了初次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的薇洛丝恐怕是真的没站稳，自己向后摔下去的吧，而且她之后也向众人解释了，只是他们没有听而已。

如果她莉塔也是众人之一，她当时也会和他们作出一样的选择吧，毕竟薇洛丝这样的人，怎么会说对方有错呢？

不将她拿在手心里捧着的话，她只会被恶人欺负死吧。

原来从头到尾，她莉塔都误会她了。

双手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莉塔红着脸，闷声说道："那个，薇洛丝，之前的事情……"

"我没有放在心上。"

"诶？"

薇洛丝的打断令莉塔抬起头看向了她，而另一位贵族小姐也将视线投了过来，脸上的表情和莉塔几乎如出一辙。

她也明白，她们似乎真的误会薇洛丝。

"我是教会的修女，帮助他人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就算其中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所以，只要你们能够平安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

薇洛丝朝着她们歪了下脑袋，小小地笑了一下，只可惜嘴角还是咧得太大，扯到了伤口，笑容很快变得扭曲起来。

似乎是觉得这样的笑容不够美丽，少女又尝试浅浅一笑，可这次依旧扯到了伤口，笑容又变得扭曲。

如此循环了好几次，薇洛丝才露出了自以为完美的甜蜜笑容，安慰她们这些被魔物吓到的少女。

莉塔呆住了。

她的笑，每一次因为疼痛的重新尝试，都像是一把刀一样，一刀一刀刺入了她的心脏。

自责、愧疚、负罪感随着这些刀子的落下，开始彻底占据她的脑海，以及她的灵魂。

她开始忏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不仅如此，在她眼里，再长情的告白，也抵不过薇洛丝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只要她们平安幸福就好……

那她薇洛丝呢？

她似乎从未想过自己。

眼睛一酸，莉塔的眼眶中泪水开始打转，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之前要去欺负和嫉妒这样的她。

她可是为了救她，甘愿献出生命，不求任何回报的少女啊。

Chapter 44

薇洛丝虽然没有读心术，不知道莉塔她们在想些什么，但那飞涨的魔力等级不会作假，她们都因为她的付出而被她折服。

擦去了嘴角的鲜血，她看向了倒在地上的贵族少女小兰，吩咐道：“快把她叫醒吧，万一待会出了意外的话，她可能就跑不掉了。”

“哦，对哦。”

莉塔一怔，从感动中惊醒，她连忙起身走到了小兰的身边，试图唤醒陷入了晕厥的少女。

而薇洛丝却是眼角一抽，觉得一阵血亏。

刚刚演戏太入迷，把这晕倒的家伙忘记了，她见不到她的付出，就会少掉很多赞美，这可比打她一顿，还让她感到肉疼。

小兰醒来后，经过莉塔的转述，她先是对薇洛丝道歉了一番，随后也是心生感谢，但这种程度的感谢，果然无法与莉塔和另一位少女相比。

慢慢地，她们四个人围着坐在了一起，猪人魔物还在猛烈地冲撞阅读室的魔法阵，似乎不吃掉她们四个，它今晚绝不会罢休。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小兰紧张地问道。

“从窗户那一边逃走，怎么样？”

莉塔想起了她们来时的地方，她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黑漆漆的院落，她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怵。

树影晃动，怪叫声不绝于耳，怎么来的时候，她没有发觉这段路这么恐怖？！

薇洛丝解释道：“窗户的外侧是图书馆的前院，除非你们能自信跑得过这种魔物，否则跳出去也只会沦为魔物的口粮。”

“而且谁也不知道在图书馆的前院里，是不是还存着其他的魔物，擅自离开这里的话，是很危险的。”

她的话让莉塔娇躯一颤，本能地离窗户更远了一些，再度向薇洛丝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那我们该怎么办？”

“放心好了，阅读室内是绝对安全的，现在我们只需要待在这里，慢慢等人来救我们就好了。”

薇洛丝一点都不担心这头魔物会破开魔法屏障冲进来，要知道这可是大贤者布下的魔法，要是随便一头魔物都能进来的话，那蕾菈早点退位让贤吧！

这般说着，门口的猪人终于是停下了冲撞魔法屏障的动作，不过它依旧没有放弃，它附下身子，对着室内吹起了冷气。

这是猪人会的魔法之一，它们吹出的冷气极度寒冷，能够用来保存食物的尸体，也能够杀死食物。

阅读室的大门一下子就被它吹的冷气盖上了一层冰渣，靠近那里的墙壁和书架也纷纷开始结冰，室内的温度一下子降低了好几度。

莉塔她们见此，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躲在了距离门口最远的地方，可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捂住了自己的双臂，冻得有些瑟瑟发抖。

薇洛丝也没有想到蕾菈的魔法屏障只能抵挡魔物进入阅读室，无法挡住它吐出的冷气。

早知道，她们就应该把阅读室的大门关上，这样冷气进来的时间会慢很多。

小兰和莉塔她们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她是她们之中最胆小的那一个，也最为怕死。

“现在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冻死的！”

她说得没错，如果她们没有任何对策的话，她们很快就会被猪人吹出的冷气活活冻死，到时候就算有人来救，也已经无济于事。

想到这里，薇洛丝从莉塔的身旁离开，朝着阅读室的后门走去，可莉塔她们早就将她当成了自己的救星，她刚一离开，手腕便被莉塔抓住。

“你要做什么？薇洛丝……”

“她说得对，再这样下去，我们只会被冻死，所以，得有个人出去引开这头魔物。”

她回过头，看着莉塔，说得很风轻云淡。

可莉塔她们却心中咯噔一下，知道这个计划到底有多大胆。

就她们这种身体素质，出去引开这头魔物几乎和送死没有任何区别，而薇洛丝在这时候站出来，明摆着就是想自己引开她。

她会死的。

“我不许你去！”内心的愧疚和感动占据了理智的高地，莉塔死死地抓着她的手腕，红着眼大叫道。

如果是没有受伤的薇洛丝，从魔物的手中逃脱的可能性或许会大一些，但现在受了重伤的她，根本没可能逃得过猪人。

她莉塔不想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又一次为了救她而死在她的面前。

看出了她的不忍，薇洛丝上前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发，然后反手握住了她的手腕，让她松开了手。

“我不去，难道你们去吗？听话，你们根本没有和魔物打过交道，这样出去，你们只会死在它们的口中。”

“可，可你的身体根本没有好……”

“相信我。”

她看着莉塔的双眼，想要尽可能地给她安全感，说话的时候也带上了一丝强硬。

“我接触过一些魔物，知道该怎么躲开它们，会没事的，你们就乖乖地待在这里，等她来救你们就好了。”

说完，她也顾不得莉塔会有什么反应，就径直走向了后门，因为她要是再不引开这头魔物，室内的温度会下降到一种极为可怕的地步。

莉塔她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来到门口，薇洛丝还没有任何动作，就听到身后莉塔大喊一声。

“薇洛丝！”

她诧异地回过头，却发现少女咬着唇，晶莹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答应我们，一定，一定要活着回来……”

“嗯，我答应你们。”

她回答得很轻，就像是夜晚入睡时，亲人在她们耳畔诉说的晚安，生怕惊扰了少女的美梦。

让她们活下去，就是薇洛丝送给她们的美梦。

将手中的书本狠狠地砸向了阅读室前门门口的魔物，薇洛丝道了声来追我，便快速向着走廊深处跑去。

而那魔物显然被她的举动所惹恼，它喘着粗气，大摇大摆地追了上去。

冷气失去了来源，阅读室内的温度开始渐渐回升。

可莉塔她们都笑不出来。

她们瘫坐在地上，只觉得自己太过卑劣了，卑劣到竟然让一个受着伤的少女，替她们去吸引门外的魔物。

什么拥有对付魔物的经验，比她们更懂魔物……薇洛丝的年龄和她们差不多，哪来那么多经验呢？

她这么说，只怕是为了安慰她们而已。

她出去，其实也只会死。

而她们却答应让这样的她去吸引魔物。

主要是因为她们怕死。

因为她们怕死，所以没有人真正地站出来阻拦她，她们心里很清楚。

可也就是越清楚，她们越觉得自己卑劣。

Chapter 45

如果今晚没有薇洛丝的话，她们三个人之中，会有一个人被强行推出去当替死鬼的吧？

想到这里，莉塔心里就空落落的。

每个青春美少女都希望自己陷入危机的时候，会有王子骑着白马来救她，而此时此刻，薇洛丝就是她们的白马王子。

那义无反顾的背影和温柔的眼神，无一不触动了莉塔的内心，她现在疯狂地期望，期望薇洛丝能够活着回来。

成长往往是伴随着痛苦的，也就是这一夜，她们三个娇蛮的贵族小姐受尽了心灵的折磨，真正地成长了起来。

……

而薇洛丝，她在跑出阅读室之后，就很快被猪人追上，迫不得已暴露了自己的真身。

在她现出真身的那一刻，她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猪人的迟疑，她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迟疑，但她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战斗是不可能战斗的，这猪人的魔力等级也在五阶附近，她和它战斗的动静肯定会引来蕾菈，到时候她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她直接撒丫子开溜，猪人迟疑片刻后，便又大步流星地朝着她追来，嘴角流淌下一地口水，似乎将她当成了美味的食物。

只是以它现在的速度，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思，薇洛丝让它一条腿，它都根本追不上她。

因为担心和蕾菈意外相遇，薇洛丝释放出魔物感知，想要探查一下图书馆内到底存在多少魔物。

结果不感知还好，一感知让她心头猛地一跳。

整个图书馆几乎变成了魔物狂欢之所，光是一楼的魔物就有三头，往

上的楼层更多，不仅如此，就连图书馆的地下室同样也藏着许多魔物。

难怪蕾菈一直都在楼上没有下来，恐怕光是猎杀魔物，都得让她忙好一阵子吧？

带着猪人在一楼溜了一圈，薇洛丝觉得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这里魔物虽然很多，但总有被蕾菈杀完的时候。

到时候她下楼一看，把她逮住了怎么办？

所以，要么甩掉猪人，重新躲起来，要么不弄出多大的动静，直接杀了它。

前者想要甩掉猪人容易，但是重新躲起来就很难，毕竟一楼只有阅读室才是安全之所，她必定只能躲在那里。

猪人虽然愚蠢，但这种智商还是有的，它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会前往那间阅读室，然后将她逼出来。

可后者同样有难点，杀死它容易，但要追求极小的动静，对现在的她来说，几乎不可能。

除非……她晋升到六阶。

感应了自身的魔力，薇洛丝发现它超过了五阶后期，几乎停留在了六阶的边缘，只需要再来一波赞美，她就可以冲破瓶颈，迈入六阶。

可问题是，她该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刷赞美呢？

思索了一下，她嘴角一勾，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好主意。

莉塔她们三个人不是还在阅读室里吗？她们可是完美的刷赞工具人啊。

再将刚才发生的故事，演绎一遍不就好了？

所以，她又回了一趟阅读室。

而这一次，见到她进入阅读室，莉塔她们的眼神从震惊到狂喜，之后不久，转变为失落，不舍，乃至绝望。

因为在薇洛丝躲入阅读室后没过多久，猪人就再一次出现在了门口，

而为了引开猪人，薇洛丝再一次站了出来。

为了刷够她们的赞，和之前不同的是，她立起了flag。

“放心好了，上一次都可以，这一次我照样会安全回来的。”

“这是教会为修女定制的项链哦，据说有安神的作用，等我回来，记得把它还给我哦。”

“等今晚过去了，我就带着你们向梅维娜道歉哦，小小年纪，做了错事就应该承认，千万不要嚣张跋扈哦。”

这种几乎说出就必死的flag套在身上，都快把贵族小姐们急哭了，尤其是莉塔，她紧紧地握着薇洛丝给她的项链，闭着眼一直在向女神祈祷。

也就是在这番操作之下，她的魔力等级顺利突破了五阶，来到了六阶的层次，属于她的气息也变得越发幽邃神秘起来。

她握了握拳，在感受到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力量之后，脸上扬起了满意的微笑。

之后，她带着猪人来到了一处空荡的阅读室内，同时取出了自己武器——修长的漆黑镰刀。

刚进入六阶，她想要试试身手，于是便朝着猪人轻轻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镰刀。

谁知下一秒刀光一闪，猪人的身体被直接劈成了两半，切断的脏器流了一地，而它身后的书架墙壁也没有幸免，一道裂缝从地面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

轰隆——！

图书馆剧烈震颤了一下，几本书从书架上落下，大量的灰尘更是从地面骤然升起，简直和遭遇了地震一样。

薇洛丝捂着嘴，都惊呆了。

六阶的实力居然可以这么厉害？她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个战五渣，现在看来，她好像要比想象中的厉害一些？

只不过她原本计划是想要将动静压到最小的，结果现在事与愿违，大贤者蕾菈肯定感应到了一楼的情况，马上就会回到这里。

所以，她摇身一变，再度变成了银发少女薇洛丝的模样，急匆匆地从这间阅读室中走了出去。

只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刚一出门没多久，就在走廊的转角遇见了另一头饥饿的猪人。

为了不让蕾菈抓住她的真身，她只能苦苦一笑，双手提着裙摆，和猪人来一场玩命的赛跑。

另一边，感受到图书馆震颤的蕾菈眯起眼，跨过倒在地上的庞大魔物尸体，随即一脚踩在楼梯扶手上，整个人纵身一跃，轻巧地来到了图书馆一楼。

根据记忆中的路线，她迅速地回到了她布下魔法的阅读室，在见到大门口有被冰冻的痕迹后，她眉头一蹙，脚下的步伐不由得更快了一些。

打开门，和她想的一样，候补圣女薇洛丝已经不在这间阅读室里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陌生的少女。

最令她感到无语的是，这三位少女一见她来到这里，就冲到她的身旁，七嘴八舌地哀求她去拯救薇洛丝，其中一位少女甚至急得一度在掉眼泪。

得了，不用问她就知道，那位候补圣女肯定又为了她们，做出什么自我牺牲这种傻事来了。

那家伙，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远比这些少女重要得多。

……不过，也就是因为如此，她才会这么欣赏这位候补圣女吧。

Chapter 46

等蕾菈找到薇洛丝的时候，她正被一头猪人堵在角落里，要是她再晚来那么几秒，这朵洁白的花就会香消玉殒。

将猪人从头到脚切成两半，蕾菈居高临下地望着从惊恐转变为惊喜的少女，心里只觉得一阵疲惫。

薇洛丝是她见过最为善良的少女，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类都很单纯，那这份善良会让她成为有史以来最为知名的圣女。

但现实永远是残酷的，她的善良，注定她的命不长。

她很欣赏薇洛丝，可只要一想到这样的人永远是昙花一现，她就感到心累，难免也有些可惜。

视线落在薇洛丝的身体上，她这才发现她手臂和大腿上有不少瘀青，就连衣裙都变得格外脏污。

被猪人追的？这么狼狈？

以薇洛丝的体能，竟然能在猪人的追逐下活到现在，恐怕她透支了全身的力气吧？

薇洛丝见蕾菈一直不说话，还以为她准备狠狠地责备她的善良，所以为了挨少点骂，只好努力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

结果下一秒，她就被蕾菈以公主抱的形式，抱在了怀中。

“啊？你做什么？！”

“你还走得动路？”

“走，走不动……”

脸颊红了红，薇洛丝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靠在她的胸膛上，她闻到了蕾菈身上的冷香，淡淡的，总是令人想起冬天里飘落的雪花。

可只有真正地贴在她的身上，才能发现这样清冷的女子，原来怀里也是温暖的，这使得薇洛丝脸上的红晕一直蔓延到了脖颈。

和大贤者蕾菈相处那么多天，她发现她有时候的确很坏，有时候却又莫名温柔，她想不明白这样的她，为什么会背负那么可怕的恶名。

回到一楼布下魔法的阅读室，莉塔三人见到薇洛丝还活着，都开心地哭了起来。

莉塔更是走到薇洛丝身边，亲手将修女项链套在了她的脖颈上。

在这之后，蕾菈因为担心她们再次出事，只好带着她们先行离开了图书馆，回了家，自己则一个人再度返回了图书馆。

薇洛丝一到家，便用治疗术彻底治疗了身上的瘀青，然后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换上了单薄的睡衣。

今日格外忙碌，可把她累坏了。

双手一摊，脚脚一翘，疲倦很快就拖着她进入了梦乡。

梦中，她不知从哪里跌入了一片漆黑世界，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四面八方都摆放着镜子。

镜中倒映着她的外表，黑色的及腰长发，红色的魅人眼珠，以及奢华美丽的黑色连衣裙，多看几眼，薇洛丝甚至会被自己真身散发出来的魅力所迷住。

不过镜中的她并非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她们拥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贪嗔痴怨，就好像将平日里的薇洛丝，一帧一帧地刻入了镜子之中。

见到这番场景，薇洛丝并没有慌张，她取出漆黑镰刀，只是对着前方轻轻一划，这些镜子就被拦腰斩断。

她裸足所踩的地面化作了水面，足尖轻点之下，涟漪不断，而破裂的镜子碎片化作无数水滴，滴落在这片水面之中。

在遥远的前方，一轮硕大的圆月当空悬挂，而在那月亮之下，一位和薇洛丝长相一模一样的黑裙少女，优雅地坐在镰刀的长柄之上。

这样的场景，薇洛丝自从穿越过来后，就见过很多次了。

这就是魔镜吞噬她的手段。

她有预感，如果她在之后的战斗中输给这位黑裙少女，她就会永远迷失在这片黑暗的世界，成为魔镜的养料之一。

不过，这次恐怕又要让魔镜失望了。

冷笑一声，薇洛丝六阶实力全部展现，光是魔力风暴就引得水面掀起巨浪。

对此，对面的黑裙少女从半空跳下，漆黑镰刀也缓缓落入她的手中。

下一秒，她的身影忽然消失，薇洛丝双眼一眯，想也没想便挥舞起手中的镰刀。

叮叮叮——

刀刃相撞溅起刺眼的金色火星，璀璨得就像是烟花一样，她们挥舞镰刀的速度远远大于人类肉眼能捕捉的程度。

这样的速度之下，双方任何一人只需要露出一丝破绽，这场战斗就会立刻画下句号。

不知不觉，薇洛丝额头冒出些许香汗，高强度的战斗让她的精神和肉体都感到了极度的疲惫。

幸运的是，魔镜中的她更加不堪，在体力逐渐耗尽之后，她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破绽，而薇洛丝也是抓住这个破绽，直接用镰刀砍下了对方的脑袋。

呼——

就像是镜子被摔碎一样，魔镜中的“薇洛丝”一死，这片漆黑世界就开始崩塌，现实中的薇洛丝也清醒了过来。

她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擦了擦额头的香汗，心中一阵后怕。

魔镜中的她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如果不是现在的她真正地迈入了六阶，这场战斗的胜负恐怕还真不好说。

看来，她还是得尽早往上爬才行，小镇因为人数有限，能刷到的赞美太少了，对迫切提升实力的她来说，收益不高。

咕——

想到这里，她听到了来自肚子的抗议声。

战胜了镜中的自己，她耗尽了魔力，又饿了。

而且，好饿好饿。

揉了揉肚子，她脑海中闪过了猪人的身影。

决定了，之后去图书馆看看，那里魔物这么多，说不定还藏着没被蕾菈解决掉的魔物。

……

图书馆内，蕾菈站在一楼阅读室里，沉默不语。

在她的面前，是一具被分成两半的猪人尸体，以及一道将书架和墙壁切开的刀痕。

在她的身边，则是一位穿着睡衣，刚刚清醒过来的老年图书馆馆长，他震惊地看着地上的猪人尸体，颤抖地呢喃道：

“这，这这……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啊……”

他是在睡梦中被蕾菈拽起来的，她怀疑他可能与图书馆内的魔物有关，但事实证明，这老头也不清楚为什么图书馆内会出现魔物。

“明日图书馆正常开放，让员工尽快清理掉这些魔物留下的痕迹，顺便把明日进入图书馆的人都记下来。”

“不出意外的话，魔物背后的人，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多魔物出现在图书馆绝非是巧合，暗中肯定有人在操纵它们，如今它们死了那么多，那人定然会过来看一眼发生了什么。

再不济，他肯定也会派手下过来查探。

明日，是抓住幕后黑手的绝佳时机。

馆长闻言却是面露担忧：“啊？可是如果，如果馆内还有魔物……”

“明天我会藏在暗中防备魔物的，你们也要随时准备好疏散群众，真出了事的话，我会负责的。”

背对着他，蕾菈的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身为大贤者，她有责任保护人类的安全，但也有责任清剿魔物。

如果因为要保护人类而不敢对魔物下手，在她看来，这只会在未来酿成更大的灾祸。

Chapter 47

叮咚叮咚叮咚——

劳累的薇洛丝一觉睡到了大中午，最终被一直响起的门铃声所吵醒，无奈，她只好用白色的棉被捂着自己的耳朵，当作没听见。

她都向主教请假了，今日除了睡觉休息，还能有什么事情吗？

叮咚叮咚叮咚——

少女的眉头越蹙越深，她恨恨地朝着空气蹬了两脚，这才从床上坐了起来，要不是床旁边没有菜刀的话，她一定已经提着菜刀，在前往大门的路上了。

休息日扰人清梦，她看那客人，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从床上起来，她简单地洗漱了一下，随后在睡裙外面披了一件宽大的外套，双手都缩在粗大的袖子中，这让她看上去十分可爱。

穿着毛茸茸的拖鞋，她打了个哈欠来到大门口，门口的铃声还在不停响起。

她打开门，本想不耐烦地喊句“谁啊”，但为了维持候补圣女的形象，她还是得脸上堆满微笑，然后优雅地打开门。

“谁啊？”

站在门口的是三位青春靓丽的少女，她们在见到薇洛丝出来之后，都不由得脸上一喜。

尤其是为首的那位少女，她在见到如此可爱的薇洛丝后，目光先是呆滞了一下，随即泛起些许羞涩，其中似乎夹杂着一些情意。

薇洛丝娇躯一颤，有些受不了莉塔的眼神。

“薇洛丝，你的身体，怎么样了？”莉塔上前一步，关心地问道。

“……恢复得还不错。”

薇洛丝一边说着，一边邀请她们进入了屋内，“有什么事情的话，进来说吧。”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莉塔三人都是阿维克小镇贵族的女儿，她们家里的宅邸装饰也很不错的，但进入了薇洛丝的家中，她们还是好奇地东张西望了起来。

与此同时，她们还诞生了不少疑惑。

比如说薇洛丝明明只是一个教会修女，为什么住得起那么大的宅邸？她来到阿维克小镇之前，难道也是教会的修女吗？

不过她们虽然很困惑，但也没有将这些问题问出来，她们是刁蛮，有时候嚣张跋扈，可贵族之间的礼仪还是懂一些的。

去了别人家里东问西问的，多少有点不礼貌了。

“我这里没有什么接待客人的茶水，抱歉啦。”

薇洛丝邀请她们在沙发上坐下，随后给她们都泡了杯热水。

真不是她扣，她是真没钱买茶叶，不，是以前没钱买茶叶。

自从她帮助芬太太家里驱邪之后，就得到了一笔不菲的金币，但她把它们一直留在身边，还没来得及用它们买茶叶这种东西。

莉塔自然不会在意有没有茶水这种东西，她摇了摇头，说起了自己的来意。

“没关系的，薇洛丝，我们来这里就是想要让你带我们去找梅维娜道歉。”

找梅维娜道歉？

手中倒水的动作一愣，薇洛丝回想了片刻，这才记起昨日立flag的时候，提到过一嘴。

她说如果能活着回来，就带她们去找梅维娜道歉。

结果她们还真当真了啊？

莉塔望着薇洛丝倒水的动作，渐渐出了神，而身旁的小兰见此顶了顶

她的胳膊，她这才重新回过神来。

“你昨天不是说过今天要带我们去找梅维娜道歉的吗？我们做好准备了，而且昨天我们回想了一下过去我们做的事情，真觉得对不起许多人。”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作出改变！”

她朝着薇洛丝伸出手，俏脸也慢慢地红了起来，只是不知道她脸红，是因为真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而感到害羞，还是因为薇洛丝。

对于拯救自己的白马王子，步入青春的少女在一夜的美梦之后，总是会怀揣一些出格的想法。

作为候补圣女，怎么可以对自己说过的话言而无信呢？

所以思量之下，薇洛丝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答应了莉塔。

“嗯，那我也去准备一下，然后出发去找梅维娜吧。”

重新回到二楼，薇洛丝准备脱下外套和睡裙，换上方便出门的衣裙，而在知道她同意之后，莉塔三人面面相觑，激动不已。

薇洛丝在她们的眼中早就不是同龄人了，而是她们的恩人、长辈，更是她们敬仰的榜样，是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除了莉塔有点非分之想外，另外两位少女只想要得到薇洛丝的关爱就可以了。

换了一身休闲裙，薇洛丝坐在梳妆镜前简单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银发，随后便带着莉塔她们，走出了宅邸。

根据莉塔她们的消息，她们先是来到了梅维娜居住的地方找她，结果被告知今日她也去工作了，便又重新回到了图书馆。

“图书馆，今天竟然还开放着吗？”

薇洛丝很是诧异，她可没有忘记昨晚发生的事情，魔物几乎将这里当成了狂欢的乐园，正常来说，图书馆今日就应该被关闭才对。

“嗯，而且看她们的样子，她们好像根本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莉塔的话也提醒了薇洛丝，她发现进出图书馆的居民脸色和平时丝毫

没有任何变化，这就说明魔物出现的消息完全被压了下来。

“塔姐，要不，要不还是算了吧……”小兰抖了抖身子，有些害怕。

“怕什么，图书馆白天肯定是安全，而且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人道个歉就行了，之后我们就出来，很快的。”

莉塔倒是觉得没什么，在她眼里，图书馆的魔物肯定昨晚就已经被清剿了，要不然白天怎么可能开放？

而且，魔物也都只出现在晚上，白天的话，明显安全许多。

薇洛丝则和她们想的有些不一样，她现在肚子饿饿的，很想要进入图书馆，吃掉一些侥幸从蕾菈手中活下来的魔物。

所以，她们最终还是踏入了图书馆，开始在馆内寻找梅维娜的踪迹。

为了方便找到她，薇洛丝顺手拦下了一名图书馆的职员，笑颜如花地问道：“姐姐你好，你知道梅维娜现在在哪里吗？”

被称作姐姐，那职员虽然没有直接笑出来，但她微微勾起的嘴角也能表明她内心的愉悦。

可惜的是，她也知道梅维娜现在在哪里。

一连问了好多职员都是如此，无奈之下，薇洛丝她们才分散开来，各自在图书馆内寻找梅维娜的踪迹。

在慢慢从一楼迈入三楼之后，薇洛丝一转身，进入了图书馆职员才能进入的走廊，并且逐渐深入。

她想要在这里显露出自己的本体，然后感应图书馆内的魔物位置，可也就在这时，一道疑惑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昨晚没记错的话，她听莉塔说，梅维娜是十点后留下来值班的，可昨晚图书馆内明明全是魔物，她……留下来去了哪里？！

一股寒气悄然攀上她的背脊，她刚想要离开这里，把自己的疑惑告诉莉塔她们，可在走廊的一旁，微掩的房门背后，却传来一阵微弱的咀嚼声。

这种咀嚼声中，还伴随着噬血和骨裂的声音，就像是有什么可怕的怪

物躲在这里，大口大口地吃着新鲜的血肉。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透过门缝，门中的景象令薇洛丝瞳孔一缩。

这间房屋里，堆满了猪人魔物的尸体，而她们所要寻找的梅维娜此刻正蹲在这间充满血腥的房间内，背对着她，肆意咀嚼吞食着猪人的血肉。

似乎是感知到了有人的到来，她忽然抬起头，放下了手中啃到一半的猪人臂膀。

Chapter 48

“诶，我们分散之后，怎么不仅梅维娜找不到，现在连薇洛丝都找不到了？”

小兰和莉塔在图书馆二楼意外相遇，之后便汇合到了一起，还是决定一起找梅维娜。

结果重新将图书馆找了个遍，她们发现不仅梅维娜找不到，就连薇洛丝她们也看不见了。

就算是人间蒸发一样，她们在图书馆内，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

小兰很是担心，她脑子里还不断回想着昨晚见到的恐怖魔物，总觉得这座图书馆就像是吃人的怪物，稍有不慎，她们将尸骨无存。

梅维娜和薇洛丝，很有可能就已经被吃掉了！

“她，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怎么可能啊？白天的图书馆能出什么事？”

莉塔倒觉得只是她们倒霉，图书馆占地本来就很大，偶遇的几率本就不高，这才导致她们一直没有碰见而已。

小兰闻言，也不再多说些什么，只是在经过图书馆三楼职员通道的时候，她忽地感受到了一种阴冷的气息，很像是昨晚她从猪人身上感受到的那股气息。

她扭过头，看向那通道的尽头。

“塔姐，你说，她们会不会在这里面啊？”

“不太可能吧，这不是职员通道吗？看着也没人啊，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找找吧。”

“嗯，说得也是。”

莉塔瞅了一眼漆黑的通道，心下忍不住感到一阵寒意，在她看来，薇洛丝应该也不可能来这种地方，她们还是先走为妙。

……

然而，在莉塔她们交谈的时候，通道一侧的房间内，薇洛丝被梅维娜抓住双手抵在门上，另一只手死死地捂住了她的嘴巴。

“唔唔！”

“之前我做的事情，你都看到了？”梅维娜逼问道。

我说没看见，你信吗？

薇洛丝真想这样回答她，但话到口中，无奈变成了：“唔，唔唔……”

在几分钟之前，梅维娜发现了她在偷窥，所以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门，将还在发愣的她直接拽进了房间。

然后关门，抵住她，捂住了她的嘴。

房间内都是魔物的尸体残骸，一条啃到一半的猪人臂膀掉落在梅维娜的脚边，这么多东西，薇洛丝这下是没看见也看见了。

所以，梅维娜刚刚的问题完全就是废话。

在莉塔她们走后，梅维娜松开了薇洛丝的双手，也不再捂着她的嘴，而后者瞳孔一颤，整个人无力地瘫坐在门背后，似乎是被前方的景象吓到了。

在缓过神来之后，她一只手握拳贴近唇边，有些犹豫，又有些楚楚可怜地问道：“你，你是魔物？”

“嗯。”

被薇洛丝破坏了进食的欲望，梅维娜一脚将地上的猪人手臂踢进了猪人尸堆之中。

因为它们的死亡时间还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加之本身腐烂的速度又很慢，这房间内几乎只有浓重的血腥味，并没有其他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

可就算是这种血腥味，也已经能够让平时生活在温室中的候补圣女吓得脸色苍白，呕吐不止了。

不过薇洛丝可不想吐，她只是装出脸色微微发白，浑身无力的模样，

就足以轻松骗过梅维娜。

不仅如此，她还好奇地趁机多看了她两眼。

黑色的短发，淡漠的眼神，梅维娜个子小小的，胸脯也很平，看上去有点手无缚鸡之力，没想到，这样的她竟然是魔物。

注意到了薇洛丝的打量，梅维娜眉头微挑，问道：“怎么？你不怕我？”

“有，有点怕，但是你又长得这么可爱……”

“可爱？我刚刚可是吃了这些猪人的血肉，你就不怕我把你吃了？而且这副身体不过是我的伪装，我要是露出本体的话，你肯定说不出可爱这两个字。”

梅维娜说话的时候刻意靠近了薇洛丝，同时露出了自己的牙齿，一开始，她还是正常人类少女的牙齿，只是很快，它们就变成了尖锐的狼牙。

梅维娜的本体是一头魔狼。

见到她牙齿的变化，薇洛丝一瞬间呼吸有些紊乱，她一只手撑着地板想要后退，但她背后本就是房门，已经退无可退。

“可……可你不会吃掉我的，对吧？你是善良的魔物。”

“善良的魔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你知道吗？你要不是之前帮过我，你在偷看我吃东西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梅维娜为了展示自己的凶残，继续吓唬薇洛丝道，但很快，她就发现眼前的少女身子停止了抖动，金色的眼眸中恐惧也散去大半。

威吓失败了？

“你不相信我？”她问道。

“嗯，因为我觉得你很善良，不会这么做。”

咚——！

一只手撑在薇洛丝耳畔的木门上，另一只手伸出了锐利的爪子，梅维

娜用它掐住了薇洛丝的脖子。

“我哪里善良？如果你的答案让我不满意，我就扭断你的脖子。”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依旧淡漠无比，好似世间的一切都无法让她有任何情绪变化。

不过，她好像很在意自己魔物的形象？希望自己能够凭借它来吓住所有人？

得知这点的薇洛丝心里一笑，但表面上仍然要装出被她吓到的模样，惊慌失措地说道：

“你，你在几天前，听到莉塔她们说十点后想来图书馆，你不想她们去送死，所以才会去告诫她们不能这么做。”

“莉塔？”梅维娜歪了下脑袋。

“就是欺负你的那三位贵族小姐，你知道吗？她们醒悟了，今天特地来图书馆，就是为了找你道歉的。”

“多此一举。”

松开了薇洛丝，梅维娜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陷入了沉默之中。

告诫莉塔她们十点后不要去图书馆，这完全是她下意识地行为。

至于其他的……她因为孤身一人生活在阿维克小镇，所以早就被欺负惯了，莉塔三人对她的欺负她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可她没想到的是，莉塔她们竟然会选择忏悔，并且愿意为她们欺负她这件事向她道歉。

莫名的，这种感觉，好像还不错？

“你……不去见见她们吗？”

薇洛丝这时问出了口，梅维娜看着她，知道莉塔三人能够道歉，很可能与她有关。

联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她发现这位少女有着其他人类不曾有的品质，算得上是一位怪人，与此同时，她发现和她相处时，她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舒服。

按照以前的规定，无论是谁知晓自己是魔物，她都要杀死对面，以免秘密被泄露，但这次，梅维娜决定放薇洛丝一马。

不仅如此，她现在还要出门和莉塔她们见一面。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这个房间里吧，这里面堆放的都是魔物尸体，很安全，我出去一趟，马上就会回来。”

Chapter 49

图书馆的最高层，年迈的馆长拿着一叠资料，走进了最高层的馆长办公室内，并且将它们递到了室内的桌上。

“这是目前为止进入图书馆的客人名单，请您过目。”

桌后坐着的是一位身披白袍的女子，她神色冷淡，纤细的手指轻捻那叠资料，问道：“有什么可疑人物吗？”

“呃，这个暂时还没有发现。”

女子的年龄虽然比馆长小很多，但是在她的面前，他完全不敢倚老卖老，甚至就连大气都不敢喘。

毕竟大贤者的身份，在他的面前简直就和帝国皇帝一样。

蕾菈将手中的资料放下，似乎是想起了什么，问道：

“我记得你不是经常让馆内的工作人员在十点之后留下值班的吗？为什么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魔物？”

“这个这个，我也不清楚，很可能是魔物故意避开了他们……”

这个馆长真不清楚。

每一位留下来值班的职员都说自己没有见过魔物，而且他们也都好好活着，从没出过事，他这个馆长又能从中知道什么呢？

只是蕾菈沉默了一会，反问道：“是吗？那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其实也都是魔物？”

“这……”

心中一惊，老馆长觉得蕾菈的推测很可怕，但现实恐怕就是如此。

那么多职员从未发现过魔物？这怎么可能？

最大的概率，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一想到自己手底下的职员可能都是魔物，老馆长心里就瘆得慌，原本畏惧冷漠的大贤者在他眼里也变得亲切起来。

还是在大贤者的身边，最有安全感了。

“你让他们怎么处理魔物尸体的？”

“呃，先堆放在一个房间里，等过两天，有时间了再慢慢处理这些尸体……”

“先把那房间的位置告诉我吧，那么多尸体，对许多魔物来说，都是一顿美味的大餐。”

从桌后起身，蕾菈甩了甩长袍，绕过了馆长，脚步一顿。

“等我回来，你把图书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叫到我身边，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披着人皮的魔物。”

……

梅维娜离开后，薇洛丝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梅维娜，比如说她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伪装人类在这里当职员，图书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等。

但这些问题也不着急，等到梅维娜回来，她自然可以向她问个清楚。

将视线落在这房间内，在她的面前，是无数猪人尸体堆成了血肉小山，兴许是因为要掩盖血腥的气味，这房间里还布有隔绝气味的魔法。

这些尸体里的魔力结晶早就消失了，对于其他魔物来说，它们或许算得上是一场大餐，但是对她来说，吃了这些尸体毫无作用。

如果能有一个完整的魔物出现在她面前就好了。

双手合十，薇洛丝饿着肚子，虔诚地祈祷了一番。

然后，一只手就从面前魔物的尸体堆里钻了出来，同一时间响起的，还有操着荒诞诡异音调的话语。

“想不到，梅维娜绝对想不到，我藏在这些尸体里偷吃，嘿嘿……”

挣扎着，一道人影从猪人尸体堆中爬了出来，他浑身都被鲜血浸染，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肚子更是因为吃了猪人的血肉，大了好几圈，就像是怀孕几个月了一样。

他身上虽然都是一片红色，但依稀能辨认出他所穿的衣服是图书馆的员工服。

这足以说明他的身份和梅维娜一样，都是图书馆里的职员，伪装成人类的魔物。

爬出尸体堆之后，他立马就对准了薇洛丝，怪笑着，像蜘蛛一样，叉开四肢，一步一步地朝她走来，嘴角更是流下了透明的口水。

“真是新鲜的人类血肉啊，嘿嘿，等下，等下就要进入我的肚子里了……”

薇洛丝闻言，后退了一步，魔物见状，连忙吐出一口蛛丝，黏住了房间门把手，同时又施展出了一道魔法，笼罩整个房间。

“嘿嘿，门已经被我锁死了，这里还布下了隔音魔法，你不仅逃不掉，还叫不来人救你，嘿嘿……”

“不过，千万不要害怕啊，我除了吃了你，不会对你做其他事情的，你要是害怕的话，那我只好，只好砍掉你脑袋再吃了……”

“毕竟我听说啊，吃人的时候，人越害怕，味道越不好吃呢……”

这头魔物自言自语地说着些什么，语调极为怪异，就像是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一样，旁人一般很难听懂他在说些什么。

薇洛丝当然也听不懂，不过第一句话她还是能够听出来的。

这个房间的门被锁死了，四周还有隔音魔法。

那可真是……太好了。

魔物是用四肢爬行的，在他的手靠近薇洛丝的时候，他本以为她已经吓得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了。

结果在他不解的目光中，薇洛丝抬起高跟，狠狠地对着他的手背踩了下去。

“啊啊啊啊啊————！！”

魔物发出了歇斯底里地惨叫，身体也因为疼痛而扭动颤抖。

可薇洛丝似乎觉得还不过瘾，不仅用力踩着他的脚背，甚至还重重地碾了几下，致使魔物的惨叫声更加可怕了一些。

“你什么货色？也想吃了我？说，你背后的人是谁？图书馆到底怎么一回事？！”

面对薇洛丝的一连串提问，魔物好不容易从她的脚底下收回了手，哭丧的脸一转愤怒，呲着牙恶狠狠地骂道：

“你这人类可真是找死！我想好了，待会绝对不那么简单地吃掉你！我要把你……”

咚——！

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脑袋就被薇洛丝重重地踩在了地上，除了和地面相撞的声音外，他好像还听见了……骨裂的声音？

他的颅骨，被她踩出了一条裂缝？！

他害怕了。

不对！事情十分有九分的不对！她刚刚面对梅维娜的时候，明明那么胆小，只敢缩在门背后一动不动，甚至差点被吓晕过去。

为什么，为什么对他就完全不一样啊！

而且，他认识这个少女，薇洛丝，她不是号称最温柔善良的修女吗？这哪里温柔善良了啊！

所以，她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废话那么多做什么，你没听见我问你话吗？再不回答的话，我就只好吃掉你了。”

少女冷酷无情的声音飘入了魔物的耳中，与之而来的，还有无比恐怖的魔力压制，以及浓烈到魔物满眼绝望的死亡气息。

Chapter 50

魔物！眼前的少女根本就不是人类，而是货真价实的魔物！

而且她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自己，甚至，甚至就连梅维娜都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魔物的大脑陷入了短暂的宕机，他再怎么想，也根本想不到昔日里温柔善良的修女，会是魔物伪装的。

她骗过了无数人，哪怕是当地教会的主教，都没有认出她的真实身份……

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在一瞬间就发生了逆转，他知道，薇洛丝说的吃掉他，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感受到头颅上方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慌忙求饶道：“别，别吃我，我说！我都说！”

他原本是真正的人类，后来在某个傍晚，遇见了一位穿着黑袍的神秘人，他给予了他一瓶绿色的药水，说是只要喝下它，就可以获得无上的力量。

就这样，他喝下了它，成为了本体为蜘蛛形的魔物，紧接着那位神秘人便让他来当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面上听从馆长的指令，暗地里实则以神秘人为首。

之后，他就知道图书馆内出现了很多魔物，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就完全不知晓了，有关神秘人身份的消息，他更是一头雾水。

“这样哦。”

听着魔物的讲述，薇洛丝撇了撇嘴，兴致缺缺。

说了一大堆，她除了知道有人能将人类转化为魔物，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对于这种毫无价值的魔物，她的选择就是吃掉。

右脚从他的脑袋上离开，魔物还未来得及感到惊喜，一面镜子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望着镜中的自己，他忽然感到了一阵无与伦比的战栗。

“不！我已经说了！你，你不能吃我！”

他惊恐地看向薇洛丝，希望她能够信守承诺，放他一马，但后者只是浅浅一笑，抬起脚再次踩在了他的头上。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不吃你了？”

“……恶魔，恶魔！我咒你马上也被吃……啊！”

魔物气急，但他诅咒薇洛丝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惨叫一声，被镜中的自己拽入了镜子里。

而做完这一切，魔镜也立刻消失在了这房间内，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吃掉了这头魔物，薇洛丝的肚子终于是填饱了一些，她可不是什么心软少女，这头魔物想要吃她，就注定要做好被吃的准备。

而且她要是一位真正的普通少女，早就被他一点点地吃掉身子了，过程要比她吃掉魔物残忍无数倍。

右手抚摸了一下小腹，薇洛丝满意地点了点头，她刚想要重新转变为候补圣女的模样，却感知到身后传来了一阵阴寒的气息。

“吃饱了吗？”

仿佛是来自地狱，恶鬼般冰冷的声音冻得薇洛丝瑟瑟发抖。

“吃，吃饱了……”

“那该我吃了。”

话音落下，薇洛丝脊背一凉，随即想也没有想，直接利用魔力破开一侧的墙壁，撒开脚丫子逃命。

也就是在她闪身跑路的一瞬间，束缚魔法停留在了她原本站立的地方，但凡她刚才有所犹豫，现在已经是一名阶下囚了。

“疏散图书馆内所有人员，立刻！”

给馆长传递完消息，蕾菈冷哼一声，随即朝着薇洛丝追去。

她的速度要比薇洛丝更快一些，但图书馆内部结构复杂，稍有不慎就容易丢失对方的视野，所以一时半会，她也追不上她。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图书馆内到处都是人，她的许多魔法都无法施展出来，否则薇洛丝也无法在她的眼前逃窜。

馆长疏散的命令很快就下达到了图书馆的职员身上，他们有序地将大批观众赶向了图书馆的门口，只是片刻，图书馆内就去了一小半人。

逐渐有些空荡了起来，蕾菈便施展出威力很小的魔法，开始限制薇洛丝的逃窜，而魔法产生的动静依旧令还未来得及逃离的群众发出了尖叫。

如果不是逃太快，一张嘴风就呼呼往喉咙里灌，薇洛丝也很想跟着这群家伙一起尖叫。

她要是知道这图书馆里藏着蕾菈，打死她都不会来这里！更不会露出本体吃掉其他魔物！

莉塔，真把她害惨了！

现在好了，大小有限的图书馆内，她逃，她追，她真的插翅难飞了。

离开图书馆逃向外界？那么空旷的地方，蕾菈绝对会施展极为可怕的魔法将她抓住，而不逃往外界，等图书馆内的人都走光了，她也难逃被抓的命运。

使用幻术混入人群？

这招她也用过了，但上过一次当的蕾菈显然已经没有那么好骗，只是花费了几秒的时间就将真正的她给找了出来。

那还有什么办法能从她手里逃走呢？！

咬着唇，薇洛丝将自身的魔物感知扩散，企图寻找还隐藏在图书馆内的魔物，来一招祸水东引。

本来她是不抱什么希望的，觉得图书馆内的魔物早就被蕾菈杀光了，结果一感知，她发现在这座图书馆的地下，魔物气息竟然尤其强烈！

难道说，蕾菈没有去过图书馆的地下室？

不管她去没去过，这对薇洛丝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她不知道图书馆地下室的入口在哪里，便索性用魔法轰开一楼地面，钻入了被轰开的地洞里面。

图书馆的地下室很大很宽敞，里面依旧摆放着诸多书架，书架上面还堆放着许多书籍，上面落了一层灰，看起来已经很久都没人来打理过了。

啪——！

不知何时，蕾菈的手中多了一条用魔力汇聚成的鞭子，接连好几次，薇洛丝都差点被鞭子打中，这使得她内心慌乱不已。

再不找到其他魔物救场的话，她就真的完蛋了！

额头冒出些许香汗，她在地下室绕了一圈，希望能够遇上散发着强大气息的魔物，可令她绝望的是，别说是魔物，这地下室就连个人都遇不见。

难道是她感知错了？

不死心的她再度释放出魔物感知，可这一次，她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魔物的气息来自地下室的墙壁之后。

也就是说，只要打穿这里的墙壁，就可以……

啪——！

在她抬起拳头，准备用魔力轰开墙壁的时候，鞭子瞬息而至，缠绕住了她的手腕，并且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脆响。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下意识地回头，结果意外与蕾菈四目相对。

Chapter 51

等到薇洛丝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倒在地上，双手被束缚魔法捆绑在身后，双腿也相差无几。

束缚魔法的等级很高，至少她现在根本不可能挣脱得了。

这是……被抓了？

环顾了一下四周，薇洛丝发现自己还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只不过这里的壁灯亮了起来，幽暗的光芒照亮了她的前方。

待得她看清前方的景象时，她的心也彻底沉了下去。

地下室中那宛若王座般的椅子就摆放在她的前方不远处，一袭白袍的大贤者蕾菈坐在其上，优雅地翘着二郎腿，那白色高跟鞋的尖端几乎快要戳到她的下巴。

“恢复意识了？”

冷冰冰的话语在地下室内响起，薇洛丝哆嗦了一下身子。

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阶下囚，许多不太美妙的景象开始浮现在她的脑海……

魔物在人类的面前，向来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所以被抓住的黑裙少女脖间套上了奴隶项圈，这不仅可以抑制她的魔力，还可以在不听话的时候给予她一定的电击，是非常方便的调教利器。

在大贤者的安排下，被调教好的黑裙少女穿着较为暴露的女仆装，成为了她的贴身女仆。

贴身女仆和其他女仆是不一样的，至少在大贤者看来是这样。

黑裙少女站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的时候，大贤者就会紧紧地贴在她的后背，抱着她对她动手动脚的。

少女红着脸嘤咛一声想要反抗，但大贤者却摸了摸她脖间的奴隶项

圈，暗示着什么。

见此，少女就只好闭着眼咬着唇，默默地忍受着大贤者的侵犯。

不知是过去多久，大贤者放开了她。

还未来得及喘几口气，大贤者就背靠着书桌，提起了自己的裙摆，挺了挺下半身，意思虽然有些晦涩，但身经百战的少女依旧看懂了。

（修改）

几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过窗外，金色的太阳渐渐西斜，昏黄的光芒照进了书房，大贤者摸了摸黑裙少女的头发，说道：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今晚回来，希望你那时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遵命，主人。】

贴身女仆和其他女仆不同，她们要做很多其他工作，比如说暖床、缓解主人情绪和满足主人的欲望。

少女洗完了澡，并没有穿上之前的黑裙，而是套上了猫耳朵，戴上了猫尾巴，拿着好几根蜡烛，来到了大贤者的卧室，然后在她的床头点亮了它们。

接着，她取出了一条红绳，放在了床头。

这是大贤者喜欢玩什么花样，这么多年来，她了解得清清楚楚。

毕竟，这是贴身女仆的职责。

（修改）

大贤者回来的时候，对她很满意。

脱下衣裙，洗完澡，那一晚，夜雨飘摇，树叶纷飞，卧室的灯亮到了天明。

第二日。

大贤者穿好衣裙，高贵冷艳的气质再度散发开来，而少女也穿上了黑裙，将床单棉被收起，一瘸一拐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从未间断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黑裙少女从未被当做人类来对待，终于，有一夜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在大贤者的身下悄然逝去。

大贤者最终简单地为她立了个墓碑，碑上空空如也，正如魔物在人类面前，没有任何地位一样。

……

幻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躺在地上薇洛丝面无血色，她尝试着突破身上的束缚，但效果几乎没有。

蕾菈也算是明白她彻底清醒了过来，所以她抬起脚尖，勾住了少女的下巴，饱含深意地说道："真是好久不见啊，色魔，我很想你。"

咚咚锵——！

蕾菈的这番话，让薇洛丝想起了那个香艳的夜晚，她用两根手指破了冰山大贤者的防，让她即使硬忍着，也还是发出了迷人的喘息。

这对大贤者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

如今，她落入了她的手中，能不能挺过今晚，恐怕都是个迷……

她知道现在不能惹怒蕾菈，所以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可爱的笑容，同时小声地呢喃道：

"那个，其实也不用太想我啦，像这种东西当做见面礼就大可不必了，我又不会逃走的……"

薇洛丝晃了晃手，示意蕾菈不需要使用束缚魔法束缚她，对此，蕾菈只是弯腰凑近她的脸，淡淡地问道：

"不会逃走？那你刚刚在做什么？是我太吓人了吗？还是说，你不愿和我见面？"

"怎么会呢？姐姐那么漂亮，我怎么会不愿和你见面呢……"

"是吗？可我上次就说过，如果你被我抓住了，我会将你给我的屈辱，数百倍地返还给你。"

蕾菈饶有兴趣地看向了薇洛丝，而后者已经汗流浃背了。

大贤者说出的话，薇洛丝知道她肯定会做的。

将屈辱数百倍地返还给她？怎么个返还法？如果是那种的话，她绝对受不了的啊！

“……呃，做人不要太记仇嘛……”

“姓名，身份，目的，我希望我只用问一遍。”居高临下地望着薇洛丝，蕾菈打断了她的废话。

不是她不想用催眠问薇洛丝这些话，只是薇洛丝的精神力很强大，浅度催眠根本问不出什么东西。

深度催眠的话，她害怕和上次一样，自己遭受到反噬。

这魔物邪门得很，她还是小心为妙。

薇洛丝则是思考了一下，回答道：“姓名……你可以称呼我魔女，身份的话，就是普通魔物，目的……我只是想要填饱肚子……”

说完，她就被蕾菈一把抓住胸口的领子，从地上提了起来。

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她慌乱地晃动着身体，嘴里嚷嚷道：“诶？干什么啊！我说的都是真话！”

天地良心，她说得真的都是实话！

奈何，蕾菈根本不相信。

胸口的领子因为她身子的扭动而不断扩大，大片雪白的肌肤呼之欲出，深邃的沟壑更是在蕾菈面前展露无遗。

只是很快，她将她反过来按在自己的大腿上，掀起了她的裙摆。

“诶？！你干什么……”

啪——！

伴随着少女惊慌失措地尖叫声，啪啪啪的清脆响声回荡在整个地下室，令少女原本苍白的脸骤然窜起一抹绯红。

（修改）

Chapter 52

被打屁股了。

而且还没有隔着衣物。

奇耻大辱！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

她从小到大，就没被打过屁股！

这些想法第一时间闪过了薇洛丝的脑海，令她的大脑呆愣了片刻，随即她害羞地疯狂挣扎，企图从蕾菈的大腿上滚落下来。

然而，蕾娜只是一只手轻轻地按住了她的细腰，她就根本无法挣脱她的大腿。

她的挣扎，换来的，只是让胸口的领子越开越大。

白兔几乎要跳了出来。

无奈之下，她只好放弃了挣扎，在心底里暗暗下了决心。

以后蕾菈落入她的手掌心里，她绝对不可能给她什么好果子吃！她要将今日的羞辱，也百倍返还给她！

此仇不报，非君子！

“姓名。”蕾菈冷冷问道。

“就是魔女！”

啪——！

“嗯哼……”

又是一巴掌落下，薇洛丝贝齿咬着唇，尽量不发出声音，但她怀疑蕾菈的巴掌附上了魔力，这一掌下去，疼得她还是忍不住闷哼出声。

“我再问一遍，你的姓名。”

“你再怎么问，我也是魔女啊，魔物间的姓名一向很简单的……”

啪啪啪——！

少女的回答换来的是几个沉重的巴掌。

惨叫声和啪啪声回荡在这个地下室，垂落在地上的黑色发丝前后晃动，薇洛丝恶狠狠地抬头看了蕾菈一眼，很是不服气。

然后她又喜提了两个巴掌，瞬间老实了下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日，她薇洛丝便忍蕾菈一手！

趴在蕾菈的大腿上，她感觉自己的娇臀已经是不属于她的了，就连那双修长的白腿，也像是失去知觉一般，无力地耷拉在地上。

如果让她重新站起来的话，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路……

不过即便如此，她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说出来。

毕竟要是蕾菈知道了她是薇洛丝，那她候补圣女的身份就彻底凉了，而且别说是未来会迷失在魔镜之中了，今天她就得被蕾菈击毙在地下室内。

那么危险的魔物，人类的选择一向都是灭杀。

蕾菈则是听着她的回答，眉头一蹙，她知道，她再打下去，眼前少女恐怕也只会告诉她她叫魔女。

这个称呼，上次她催眠她的时候，她也是这么说的。

难不成，这真的就是她的称呼？

蕾菈没有再纠结下去，而是接着问道：“身份呢？”

“就是普通魔物。”

啪——！

“呀！又干什么！”

“普通魔物能反射我的精神控制？”

蕾菈可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她施展深度催眠的时候被薇洛丝反射，导致魔力反噬，结果就是被她给玩弄了许久！

这么厉害的普通魔物，她可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我，我也不知道啊！也许是我天赋异禀呢？！”

“天赋异禀？你难不成是魔物四君主的后代？”

“呃，也许？”

微微眯起双眼，蕾菈再度将手伸到了薇洛丝的娇臀附近，而后者一慌，思索了一番后，最终眼里流下了两道清泪。

“等下等下！我真的不知道啊，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身处森林深处，四周都是陌生的野兽，当时我，我真的好害怕……”

她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颤抖，双手也放在了嘴边，做出了一副可怜至极的模样，不仅如此，她似乎是还想起了什么，眼底充斥着恐惧。

正常人见到这一幕，配合上薇洛丝憔悴又绝美的脸庞，很难不生出强烈的保护欲，将她狠狠地抱在怀中疼爱。

但蕾菈却无动于衷。

她只是将手贴在了少女的娇臀上，继续追问道：“那你来这座小镇的目的是什么？”

好狠心的大贤者！

见她丝毫不被自己的卖惨影响，薇洛丝对蕾菈残忍程度的认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肚子饿，这小镇里魔物不少，所以我就来了。”

“猎犬就是这样被你吃掉的？”

“猎犬？那是什么，我有些不记得了……”

说到这，触电一般的酥麻感传递薇洛丝的全身，她身子一挺，意识到了什么，本就微红的脸瞬间爆红，看向蕾菈的瞳孔也开始剧烈颤抖。

“你，你……”

“猎犬，就是你和我初见那晚，你吃掉的魔物。”

蕾菈凑近她的脸蛋，贴心地解释了一句，而薇洛丝此刻的心思却全然不在她的解释上。

“你，你再这样，我，我就要喊非礼了！”

“非礼？你喊吧，看看这地下室内，有没有人会来帮你。”

越是被威胁，蕾菈就越是来劲，直到薇洛丝的呼吸变得粗重不堪后，她靠近她的耳畔，颇为不屑地轻声道：

“怎么？这就不行了？那天晚上你对我做的事，可比这个激烈十几倍呢。”

“谁，谁不行了！你……你……胡说……”

喘着粗气，薇洛丝就连话都有些说不清楚了，两只耳朵更是红得像要滴出血来一样。

蕾菈见她很快就坚持不住了，便冷笑一声，伸出手指勾起她的下巴，使得她能够看清她羞涩不已的眼睛。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这可不是非礼，这是报仇，色魔，从你对我下手的那天起，你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对你做的，都是开胃小菜吧。”

开胃小菜？

什么意思？开完了胃，等会难不成要一步到胃吗？！

薇洛丝哆嗦了一下身子，望向蕾菈的眼神中失去了所有的凌厉，转变为了一碰就倒的娇弱，就像是被人欺负的小幼猫，浑身都散发着可怜的气息。

“我从小就一个人生活，身边没有亲人，为了能够活下来，我受尽了屈辱，却也从来没有伤害过人类，所以，能放了我吗？我是善良的魔物……”

“魔物最擅长的就是欺骗人类了，你觉得我信吗？”

说完这句话，蕾菈站起了身，湿润的左手手指在空中一划，宛如触手般的淡蓝色魔力便束缚住薇洛丝的四肢，将她水平吊在了半空中。

黑色的裙摆缓缓滑下，挡住了少女的**，但魔力触手很贴心地将它掀了起来。

不知哪儿来的风吹过薇洛丝的娇躯，令她浑身一颤的同时，感觉下半身凉飕飕的。

一种极为不安的感觉蔓延至她的全身。

站在她的正对面，蕾菈走上前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似笑非笑道：

“还有什么消息，都告诉我吧，否则，我会让你知道，羞辱，到底是怎么样的。”

地下室内壁灯的火焰随着诡异的风而胡乱晃动，蕾菈的影子投射在了墙上，忽隐忽现，邪恶异常。

而在薇洛丝眼里，那就是恶魔的形状！

Chapter 53

“没，没有了，我知道的就这些……”

在蕾菈的威逼之下，薇洛丝几乎把能说的都说了，剩下的那些不能说的，说了反而会使得自己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

可蕾菈不知道。

在她看来，薇洛丝能如此巧合地出现在阿维克小镇，这里面一定埋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更别说这几天经历下来，她越发感觉这座小镇不平凡。

好像冥冥之中，这里隐藏着什么大阴谋一样。

她双手抱胸，绕着薇洛丝转了一圈，见她一副什么都不肯说的模样，只好将右手放在了她的面前。

“嗯？你知道吗？有种魔法虽然是幻术，但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地体验那种醉生梦死的感觉，我还从未对她人施展过这种幻术，你是第一个。”

说完，淡蓝色的光芒在她的手心亮起，随后化作零星的光点，汇入了薇洛丝的双眼之中。

因为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薇洛丝紧张地闭起了眼，但这些光点依旧毫无阻拦地钻入了她的双眼，影响着她所见到的一切。

再度睁开眼的时候，她发现她身处的地方并非是地下室，而是一间较为清冷的卧室，而她此刻正浑身赤裸地躺在床上。

“这里是……”

她想要从床上爬起来探明情况，但一用力，才发现自己的四肢竟然被锁链锁在了床边的四角，身体正呈现出大字状。

而在另一边，图书馆地下室内，将右手从薇洛丝的面前拿开之后，蕾菈看着她扭动身体的模样，知道幻术已经生效了。

在这时候的薇洛丝眼里，她肯定身处另外一番景象之中。

这种幻术能够窥视被施术者灵魂深处的想法，按照被施术者的幻想构建幻境，从而使其沉沦于其中，无法自拔。

不过因为是类似春梦一般的幻术，幻境中发生的一切被施术者都会感同身受，所以许多被施术者往往承受不了这种长时间的欢愉，从而崩溃求饶。

用来审讯犯人的话，是个不错的幻术。

只是她会更加方便的催眠术，所以她就算学了，也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幻术。

今日，还是她第一次使用这种幻术，不知道效果如何。

重新坐回了椅子上，蕾菈一边优雅地翘起了二郎腿，一边观察着薇洛丝的动静。

渐渐地，在看见春雨渐润山谷之后，她就知道，幻术的效果不错。

被束缚的薇洛丝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处幻境之中，但她不仅没有挣脱的办法，现在还被自己幻想出来的女人压在了身下。

最要命的是，为什么她幻想出来的那个女人是蕾菈啊！

这个女人刚才裹着浴巾走入了卧室，然后二话不说，就褪去了浴巾，爬上了床，压在了她的身上。

沉重的呼吸在她的耳畔回响，蕾菈身上传来的体温和柔软让薇洛丝恍惚了片刻，一时间有些分不清这里是现实还是幻境。

【来吧，亲爱的……】

蕾菈含情脉脉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她愣了一下，刚想要反问蕾菈为什么这么称呼她，结果她的小嘴就被她堵住，只能唔唔唔个不停。

之后，薇洛丝本以为她会就此收手，所以扭动着身子，想要从蕾菈的身下离开，可酥酥麻麻的感觉在这一刻传遍全身，她瞳孔骤缩，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些什么。

她想要阻止，可四肢都被束缚了，阻止不了。

最后，软床轻轻摇晃，从未体验过的欢愉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薇洛丝的灵魂，她想要逃，却逃不掉。

地下室内，蕾菈望着莫名挺直腰板，不断颤动的薇洛丝，很清楚她在这一场春梦之中经历了什么。

若不是触手将她的黑裙撩了起来，她的裙摆都会被她自己打湿。

蕾菈现在很悠闲，因为理论上，只要她不散去幻术，这个幻术就会一直下去，直到她魔力耗尽或者薇洛丝失去生命。

那欲仙欲死的感觉一开始是迷人的毒药，后面就是痛苦的折磨，她有的是时间和眼前的少女耗。

和她想的一样，没过多久，薇洛丝就投降了。

黑裙少女扭动着身子，双目无神地望向天花板，红着脸求饶道："停，停下！停下……我说，我说……"

啪——

蕾菈打了个响指，幻术瞬间消失，薇洛丝猛地呼出一口气，喘息起来，胸口波澜起伏。

不是她能力不行，是春梦中的蕾菈太厉害了，她根本就是头不知疲倦的蛮牛，一味且疯狂地犁着地，不给地一点休息的时间。

再耐久的土地，也受不了她犁的。

……现实中的她，不会也这么厉害吧？

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欢愉后还未彻底褪去的余韵爬上了心间，使得薇洛丝的娇躯再次一颤。

不仅如此，清醒过来后，她还发现她身体的异样在蕾菈面前暴露无遗，这使得她原本就羞耻拉满的心瞬间爆表。

要不是她现在根本反抗不了蕾菈，她一定要狠狠地超市这个家伙！让她也感受一下她的痛苦！

当然，她向蕾菈求饶，不只是她受不了春梦中的她了，还是因为她忽然想起了一个可以说出口的秘密。

“说。”蕾菈命令道。

薇洛丝扭过头，看了眼地下室一侧的墙壁，喘着粗气说道：

“在，在这堵墙的背后……魔物的气息很浓郁，里面应该存在很多魔物，它们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但谋划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蕾菈走到那堵阴暗的墙壁面前，伸出手覆在了上面，随后，她眉头一蹙，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回过头，她又对薇洛丝打了个响指，幻术再次开启。

“诶？我已经说了，你为什么……”

“这当然是作为你说实话的奖励，好好享受吧，色魔。”

这一刻，薇洛丝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人心的险恶，大贤者蕾菈不愧恶名满身，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你，你……你蕾菈！你给我……等着！嗯哼……”

少女柔弱中又夹杂着奶凶的声音落入了蕾菈的耳中，她转过身，对着她做出了噤声的手势，嘴角竟难得勾起一抹弧度。

“嘘，你不会以为你还会有自由吧？等我解决完它们出来，你就来当我的猎犬吧，毕竟用你来寻找魔物的话，会方便很多。”

“这就是你玩弄我的代价，色魔。”

薇洛丝闻言银牙紧咬，她其实知道，作为魔物被大贤者抓住的话，就会永远地失去自由。

但没有人会希望自己失去自由，所以她虽然嘴上反驳不了蕾菈，可在心里，她双手合十，一直为蕾菈默默祈祷着……

希望人出事，希望人出事，希望人出事……

Chapter 54

既然薇洛丝已经成为了她的囊中之物，那她这时便也懒得再关注她，将手覆盖在墙壁之上，蕾菈往其中注入了大量魔力。

不一会，淡蓝色的裂痕便布满整个墙壁，她轻轻一推，坚不可摧的墙壁就轰隆一声，尽数倒塌下来。

摆摆手，将扬起的灰尘吹散，蕾菈看清墙壁背后的景象后，不由得眼神一凝。

和预料之中的一样，地下室墙壁的背后别有洞天，它有点像是魔物慌乱挖出的地洞，四周的泥土之中还夹杂着几分潮湿之感。

整个地洞内部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绿色，格外阴森恐怖，不仅如此，它还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尸臭味，好似里面堆满了腐烂发臭的尸体。

蕾菈抬脚慢慢地走了进去，原本空无一物的两侧开始出现一些白骨以及残肢，从它们的形状上来看，这些东西原本应该归属于猪人。

这里有点像是猪人的屠宰场，越是深入，它们的尸体就越是完整，魔力的波动也在一阶和五阶不等。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死去？谁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无数疑问徘徊在蕾菈的脑海，没有什么线索的她根本想不明白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走到地洞的尽头，她才隐约有了些答案。

在地洞的尽头，存在着一个大约五六层台阶高的高台，上面摆放着一座巨大的王座，一具半骨架半血肉的庞大猪人坐在王座之上，身上散发着深不可测的魔力。

先前她所见到的那些猪人尸体，一个个恐怕不过是实验的材料，是用来构建这头猪人的试验品。

在这头猪人的身旁，还站着一位黑袍人，他转过身，对蕾菈的到来感到很是意外。

“真是奇怪，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在阿维克小镇搞鬼的人，就是你吧。”

蕾菈从来都不喜欢说什么废话，她右手一挥，魔力化作了银白长剑，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与此同时，晦涩深奥的魔法咒文也开始遍布整个地洞，将不远处的黑袍人笼罩了进去。

“是我，又如何？”

黑袍人的声音听上去很刺耳，就像是金属摩擦时产生的尖锐声响，让人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感到一阵不适和烦躁。

这样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怪异和不安，令人不禁想要远离，可尽管如此，蕾菈也不会有任何退却。

相反，她手持魔力长剑，配合墙壁上的魔法咒文，想要一举将黑袍人拿下。

只可惜，黑袍人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他伸出干枯的右手手指朝着王座猪人上的心口一点，随即便留下一句话，消失在了地洞的另一侧。

“想抓我？呵呵，你还是先拦下这场自爆吧。”

咚——咚——咚——

猪人心脏的跳动声在地洞内越发明显，经过王座的时候，极为恐怖的危机感在蕾菈心底诞生。

她扭头朝着那颗鲜活的猪人心脏望去，在见到上面萦绕着的魔力气息后，知道要是不将这心脏的自爆拦下，整个阿维克小镇都会灰飞烟灭！

那是远远超越了七阶的力量，甚至已经触摸到了九阶的门槛！

若是昔日的她，阻止这场自爆应该是轻轻松松的，但现在……

只是犹豫了一瞬，她从怀中取出了一颗透明的菱形水晶，双手握着它，蕾菈闭上眼默念起咒语，庞大的防护魔法阵将整个地洞笼罩。

她既然无法阻止猪人心脏的自爆，那只能将它自爆的威力压缩到最小

了，现在的她只能期望那些从图书馆中逃离的客人，已经逃得够远了。

……

图书馆外，在馆长的指挥下，图书馆的职员和小镇的卫兵将馆内的客人一一带离了图书馆，并且暂时将图书馆封锁了起来。

许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赶出了图书馆，此刻正骂骂咧咧地找职员对峙，想要讨个说法。

而知道的则庆幸自己跑得快，要不然很有可能会沦为魔物的食物。

莉塔则和她们都不同，她从撤离图书馆的那一刻就开始寻找薇洛丝的身影了，直到此刻被关在图书馆前院的铁门之外，她依旧没有找到她。

“薇洛丝呢？你们有看到薇洛丝出来吗？”

“没有……”

“没见过她……”

大多数路人也都听说过薇洛丝，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所以莉塔一询问，她们就知道自己这段时间内并没有见过她。

踮起脚尖在人群中观察了许久，莉塔悬着的心渐渐沉了下来，她本以为薇洛丝可能是比她们先撤离，所以才会没有消息。

现在看来，她可能是根本就没有离开图书馆吧。

想到这里，她一转身，逆着人流想要回到图书馆内找她，但小兰眼疾手快地拉住了她的手腕，震惊地问道：

“塔姐！你要去哪里？！”

“薇洛丝还没出来！我要回图书馆去救她！”

“你疯了？！现在图书馆里存在魔物，你去就是送死！而且那些卫兵也不会让你靠近图书馆！”

莉塔前进的身子一顿，她虽然着急，但心里也清楚小兰说的都是实话，别说是图书馆内的魔物，看守的卫兵那一关就不可能让她过去。

可薇洛丝还是图书馆内，她不去救她的话，她会有危险的……

“放心好了，她应该是有人救的，还记得那天的大姐姐吗？魔物在她的面前，完全就不堪一击，薇洛丝不会有事的。”

小兰的话也让莉塔想起了那天晚上她见到的蕾菈，若不是当时救薇洛丝心切，她或许根本不敢站在蕾菈的面前，更不敢直视她的双眼。

“嗯，你说得对……”

是啊，如果薇洛丝真正遭遇了什么，她莉塔又能做什么呢？有人会保护好她的。

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苦涩，她跟着小兰开始随着人群朝图书馆反方向跑去。

除此之外，倒是有一些胆大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长那么大还从未见过魔物，好奇心驱使他们不顾风险地留了下来。

可就是在大多数人撤离了没多久，空气似乎凝固了下来，死一般的寂静预示着危险的降临。

这些胆大的人脸色一白，莫名的第六感告诉他们，此刻若是不逃，他们的命就会交代在这里。

“快！快逃！”

他们发了疯似地转身朝着图书馆反方向逃去，众人起初对他们的举动感到万分疑惑，直到大地猛地一颤。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他们背后图书馆的位置传来，强烈的冲击波吹倒了不少还未来得及逃远的人群，灼目的光芒更是一时间令无数人痛苦地捂着眼睛，失去了视力。

莉塔就因为冲击波狼狈地摔倒在了地上，华丽的衣裙染上了地面的脏污，可她顾不上拂去那些脏污，她从地上撑起了上半身，惊恐地望向了身后。

爆炸的地方浓烟滚滚，那座宏伟的图书馆，已经不见了踪影。

脸色惨白地握紧了双手，莉塔心里一片死灰。

在这种威力的爆炸下，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Chapter 55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之中，薇洛丝活了下来。

这场爆炸摧毁了束缚她的魔力触手，让她从幻术中清醒了过来，但同时也摧毁了整个图书馆，使其在原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她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深坑的一侧，浑身是伤。

不过这场爆炸杀伤性最强的地方在原本的地洞之中，除此之外的，都是爆炸产生的余波。

六阶魔物的她硬抗了这些余波，只是重伤，还没到濒死的地步。

艰难地从深坑中爬起来，在浓烟稍加散去之后，她见到了躺在深坑中央不知生死的蕾菈。

她长发凌乱，身上的长袍有些残破，但也并不严重，只是她闭着双眼，虚弱的薇洛丝也感受不到她的心跳和呼吸。

她想要一步一步地朝她走去，但只是走了几步，她的视线就被蕾菈身旁一颗透明的菱形水晶吸引。

咚咚咚——

心跳忽然加速了起来，她抚摸着自己的胸口，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她灵魂深处的魔镜就钻出了她的身体，将菱形水晶吸入了镜中。

不多时，魔镜上方的银色花纹装饰之中，浮现出了一颗菱形水晶。

紧接着，镜中荡漾起一股柔和的力量，薇洛丝的身体经过它的洗涤，原先受的伤在一瞬间就得到了治愈，紊乱的气息也恢复了平静。

做完这一切，魔镜嗖地一声，又钻入了她的灵魂深处。

……刚刚发生了什么？魔镜吃了什么东西？她怎么痊愈了？

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双手，薇洛丝有些无法理解刚才发生的一幕。

不过现在可没有时间给她发呆，图书馆发生的大爆炸引来到了一道魔

力气息很浓厚的身影，且她正飞快地靠近这里。

不出意外的话，来人应该是伊莎蓓尔，她要是现在不逃的话，多半会被她抓住。

毕竟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宫廷魔法师，她还没有自信到在相见之后，还能从她的手底下逃走。

……

另一边，大爆炸使得无数没有即使远离图书馆的人瘫倒在地上，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们有些捂着自己的眼睛惨叫，痛苦在地上打滚，有些则是被爆炸冲击波所伤，五脏六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趴在地上吐血不止。

莉塔比较幸运，爆炸发生的时候，到她身边的冲击波已经很微弱，所以她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可她在意的从来不是自己的伤势。

无力地跪在地上，她望着前方烟尘逐渐散去后那恐怖的深坑，双目无神，彻底失去了希望。

没有人能在这场爆炸中活下来，没有人……

“是我害死了她……”

无尽的悔意和自责攀上了莉塔的心间，她低下头，双手在地面上死死地握成了拳头。

啪嗒——啪嗒——

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滑过她的鼻梁，不停地滴落在地上。

她想不明白，明明昨晚才在图书馆见到那么可怕的魔物，为什么今天她就敢带着薇洛丝再次来图书馆？

找梅维娜道歉，哪一天都可以，为什么她要这么着急呢？如果缓上几天的话，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呢？

还有……为什么又是薇洛丝呢？

她那么善良，为什么遇到危险的都是她呢？她明明是受到女神庇护的修女，不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吗？女神就那么不喜欢她吗？

悔意和自责的纠缠之下，她逐渐对教会信仰的女神产生了一丝恨意，众人口中完美无瑕的女神，实际上一点都不公平。

像薇洛丝这样的修女，应该被所有人疼爱，幸福一生，而不是过着与危险相伴的苦难生活！

可事实上，像她莉塔这种蛮横无理的贵族大小姐，却可以锦衣玉食一辈子，享受无数人的阿谀奉承……

【因为修女的职责，就是帮助大家。】

少女说过的话在她的脑海中忽地闪过，她想起了她的笑容。

就像花海之中最美的那朵花，风儿吹来的时候，会落下几片香甜的花瓣，飘入阴暗潮湿的角落，为它们也带来一丝希望。

……或许，薇洛丝本就该幸福一生吧。

是她放弃了这样的生活，将众人的苦难化作了自己的苦难。

她总是笑着面对每一位信徒，带走她们身上的憎恨与仇怨，将爱与希望传递给她们。

这样无瑕的少女，她莉塔有什么资格去触碰呢？

泪水止不住地滴落，越是想起薇洛丝的美好，莉塔就越是痛苦，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少女被她亲手害死，她觉得她一生都将会活在忏悔之中。

可也就在她自责的时候，伤者的哀嚎声逐渐小了许多，金色的光点穿过莉塔被泪水模糊的视线，汇入了她手臂上的伤口。

痒痒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

“会没事的。”

熟悉至极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莉塔猛地抬起头，死去的心在这一刻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朦胧的视线之中，她只能见到沐浴在圣

光之下的纤细身影。

胡乱地抹去眼泪，待得视线再次清晰之后，她满眼惊喜。

……是她，真的是她！

蹲下身子，薇洛丝安抚了一下双眼失明的伤者过后，就默默地看向了自己双手之中的治愈之光。

和以前不一样了。

如果说以前的治疗术能够医治一些特定的疑难杂症，那现在的治疗术……只要人不是直接死了，她就有信心救活他。

就是……

她望着天空中飘落的金色光点，感受到其中充满的圣洁气息，不太明白它们是什么。

她只要施展治疗术，它们就会出现，很奇怪。

想不明白，薇洛丝也只好暂时将疑惑压下，她扭头扫视了一圈，最终发现莉塔跪在她不远处，痴痴地望着她。

“……莉塔？你跪在这里做什么？”

“薇洛丝，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只是一瞬间，薇洛丝就明白了莉塔的想法。

她恐怕是以为她没有离开图书馆，死在了爆炸之中吧？

噗嗤一笑，她提着自己的裙摆，在原地转了一圈，娇俏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我在你们之前就离开了图书馆哦，而且你不要小看我了，这种程度的爆炸可炸不死我。”

“薇洛丝，没有人和你说过，你真的很会吹牛吗？”

再次见到了薇洛丝，莉塔破涕为笑，而前者露出的那种活力满满的模样，令她原本悲伤的情绪都转变为了欣喜。

她还活着，真好。

Chapter 56

“啊啊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远方又渐渐地传来了伤者们的哀嚎，薇洛丝在环顾四周后，对着莉塔笑道：“能帮我个忙吗？”

她想要将这些伤者都聚集起来，好让她尽全力施展治疗术，一次性将他们受的伤都治愈。

莉塔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她和小兰几人将薇洛丝的想法告诉了身体健全的群众，而后者也欣然愿意帮忙。

所以在一番忙碌之下，四散的伤者几乎都聚集在了薇洛丝的前方。

他们其中的不少人都躺在地上，痛苦哀嚎和挣扎着，心软一些的人都撇过了脸，不忍见到这副场景。

不过这对薇洛丝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

她闭上眼，双手握住放在胸口，心里默念着治疗术的咒语，不一会儿，金色的魔法阵笼罩在这些伤者的脚下。

不知哪来的微风吹起了少女的银发和裙摆，她睁开眼睛，双手缓缓向前，就像是女神散播下生命的种子，金色的光芒顺着她的指示，将每一位伤者都沐浴其中。

“这是什么？好温暖……”

“血，血止住了？”

“看见了，我又看见了！”

失明的伤者松开了自己的双手，微亮的光芒闯入他双眼的那一刻，他差点激动地哭了起来。

只有失去了，才知道拥有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

他原以为自己接下来的半辈子都是和黑暗为伴，结果没想到薇洛丝竟然可以治疗他的失明！

其他的伤者也不比他冷静到哪里去，那些因为五脏六腑而受伤，差点疼晕过去的伤者逐渐清醒，身体的知觉也开始逐步回归。

更有甚者已经从地上坐了起来，想要尝试站起身来。

只是他们还没有这么做，就被薇洛丝出言提醒了。

“不要动哦，你们的伤势现在还没有彻底治好，乱动的话会再次受伤的。”

顺着声音，伤者们见到了沐浴在金色光芒之中的少女，她脸上的笑容很恬静，洁白的裙摆顺着风儿吹拂，纯洁无瑕，万分神圣。

再恐惧不安的人，见到她的笑容都会安静下来，少女就像是拥有特殊的魔力一样，能够抚平人们内心的创伤。

这样的她，再邪恶的人，恐怕也难以生出玷污之心。

“……圣女，也不过如此了吧？”

不知是谁感叹了一句，众人心中皆是一愣，他们虽然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教会圣女，但也都听说过这种人物会有的事迹。

薇洛丝所做的一切，或许根本不输于那些圣女。

又或者说，她难不成就是圣女，是教会派来给予阿维克小镇幸福的使者？

许多荒诞的想法在他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们都觉得薇洛丝的身份不太会像是简单的修女，但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毕竟有些东西，他们害怕一旦捅破了，就难以恢复到之前的关系。

如果薇洛丝真的是教会的圣女，那她终有一天会离开小镇的吧？

他们希望那天会晚点到来。

在持续释放治疗术许久之后，薇洛丝眨了眨眼，紧接着脸色渐渐发白，随后她中断了治疗术，下意识捂着头后退了一步。

“诶！薇洛丝！”

莉塔注意到了她的变化，一脸担忧地想要去搀扶她，但薇洛丝谢绝了

她的好意，只是简单地解释说自己耗尽了魔力。

“如果没有魔力的话，就明天再治疗我们吧，没关系的。”

“是啊，还是薇洛丝小姐的身体要紧。”

众人都很心疼薇洛丝，不愿意再见到她为了他们而受苦，但薇洛丝则坚定地摇了摇头。

“要是明天再治疗你们的话，你们之中的有些人岂不是要在这里躺一天？如果送去诊所的话，也是会麻烦到很多人的。”

“所以，不如我一次将你们都治好吧，也就是累一些而已。”

说完，薇洛丝再次施展治疗术，金色光芒又一次沐浴着这些伤者，可他们的内心却已经不像之前一般喜悦，而是夹杂着浓浓的感恩和歉意。

薇洛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此刻的他们虽然帮不上她，但她只要有需要，他们可以为了她拼上一切！

待得最后一位伤者痊愈，薇洛丝不仅小脸苍白，就连嘴唇都有些失去了色彩，她虚弱地捂着自己的胸口，一时间都有些站不稳。

可尽管如此，她依旧保持着微笑，哪怕这份笑容只会让她看上去更加憔悴。

“圣女小姐，快回去休息吧……”

也不知道是谁，直接将她称呼为了圣女，而且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都担心着她的身体状况，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去休息，不要在此操劳了。

路过的马车停了下来，在众人的簇拥和劝说之下，薇洛丝只能无奈地坐上了马车，任由车夫带着她回到了自己的住宅之中。

虽然魔力耗尽是她演的，但她是真的累了。

先前因为逃跑失败，被蕾菈折磨了许久，出来后又施展范围极大的治疗术治疗了数不清的伤者，以至于她在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她从床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听其他修女说，蕾菈在天启教会的医院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她便直接前往花店，准备买一束花去看望她。

虽然她们是敌人，但候补圣女薇洛丝和蕾菈不是，大贤者出了事，她总归是要去看望她的，否则就破坏了她的形象。

来到花店，她还没有选花，怀里就被塞了一团白色的花束，她想要给钱，但在花店老板的再三拒绝下，最终还是没有给出去。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老板一直称呼她为圣女，说得她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知道自己候补圣女的身份没有暴露，他们这么称呼她，是打心眼里认可了她的身份。

她在他们的心中，就是教会的圣女。

低头嗅着花束上散发出来的甜香，薇洛丝的心情好了不少。

圣女吗……

昨天她救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多赞美，但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迈入了六阶，还是因为他们本就赞美过她，她提升的魔力等级只有一点点。

本来她还有些伤心的，但现在看来，她昨天所做的一切也不是没有收获嘛。

至少……她省下了一笔买花的钱！

嘻嘻。

Chapter 57

天启教会的医院是小镇内最大的医院，分为前中后三个院落，前院主要负责接待，看病和住院一般都在中院和后院。

跟前院的接待修女询问了蕾菈的病房号后，薇洛丝带着花束，穿过了中院，来到了后院之中。

找到了蕾菈的病房，她推门而入。

阳光将基调为白色的病房照得透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令人会忍不住地蹙起眉头。

她打量了一下病房，见到了守在病床旁的伊莎蓓尔。

这位宫廷魔法师此刻脸色很不好，似乎是发生了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她在见到薇洛丝进来之后，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

将视线转向病床，薇洛丝见到了躺在床上的蕾菈。

“蕾菈大人……”

她将洁白的花束放在了她的枕头旁，望着她没有任何血色的脸，不由得有了最糟糕的猜想。

她摸了摸她的手，没有一丝温度，冰冷至极，她的呼吸、心跳和脉搏似乎都沉寂在了这份冰冷之下，再无半点苏醒的模样。

“她为了让爆炸的危害减到最小，拼上了性命……”

伊莎蓓尔的解释让薇洛丝陷入了沉默，她坐在了床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大贤者蕾菈，逝世了。

从初次遇见的惊慌失措，到再次相遇的从容不迫，再到真身被抓后的屈辱，她恨蕾菈，她们之间是真正的敌人。

但她又不得不承认，她也帮助关心过她候补圣女薇洛丝。

虽然她很无耻地用初选成绩来威胁她一起去抓魔女，但她心里清楚，就算最后没有抓住魔女，她也会让她通过初选的。

就像她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想要让候补圣女薇洛丝得到成长。

想到这里，薇洛丝叹息一声。

只可惜，蕾菈关心错了，候补圣女薇洛丝，是永远不可能成长的，她注定一辈子都是那么单纯，那么善良。

蕾菈很少关心人吧，难得对一个人这么上心，结果却被骗了。

摇了摇头，薇洛丝是真的没有想到，她会在阿维克小镇见证人类大贤者的落幕。

为了保护整个阿维克小镇而阵亡，蕾菈倒也真配得上大贤者这个职位。

再过几日，知晓她逝世消息的人类高层，会震动吧。

她和蕾菈之间的恩怨情仇，也应该随着她的逝去彻底消散了，薇洛丝看着床上没有生息的女子，生不出一丝怒意。

“蕾菈，走好吧……”

轻轻默念了一声，她双手抓住蕾菈胸口的白色棉被，将它当做白布想要盖住她的脸。

然而就在这一刻，蕾菈睁开了双眼。

一时间，四目相对。

“你做什么？”蕾菈问道。

“……你，我，我怕你着凉。”

薇洛丝飞快地将棉被盖在了她肩膀处，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她的内心，早就如浪潮般躁动了起来。

什么？！闹了半天，这家伙没死？！

呸！亏她还哭丧了一会！

散去的恩怨情仇重新燃起！怒意横生，她要蕾菈为地下室内的行为付出代价！

只不过不是现在。

“有怕我着凉的心思，不如用治疗术治疗一下我，说不定我会恢复得更快一些。”蕾菈说道。

眼角一抽，薇洛丝纵使再不愿意，也只好乖乖施展治疗术，替她治疗起伤势。

在她的治疗术晋升之后，蕾菈受的伤也可以治愈，只是她们之间的魔力等级差距巨大，想要一次性治愈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在另一边，伊莎蓓尔见到她身旁飘落的金色光点，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喃喃自语道：“这是……初具雏形的圣光？”

“圣光？”

薇洛丝心中一动。

她听说过这个名词，传闻之中，有些先贤因为被无数人推崇敬仰，所以在施展自己的魔法招式时，时常会有圣光相伴，使她们看上去神秘而又圣洁。

没想到，她现在竟然拥有了初具雏形的圣光？

“上报！我得快点去上报！教宗大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伊莎蓓尔忽然一改之前阴沉的模样，变得激动起来，蕾菈倒是脸色没有任何变化，而薇洛丝则是有些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我这圣光只是初具雏形吧？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圣光……”

拍了拍她的肩膀，伊莎蓓尔知道，她还没有意识到圣光的重要性。

“你知道吗？就算是在教会的历史上，能够拥有圣光的信徒，也只有寥寥几位，而你现在就能拥有未成熟的圣光，简直就是前途无量！”

“到时候，就算你圣女考核失败了，你的地位也不会比真正的圣女低多少，毕竟教会最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当然啦，你能成为圣女就更好了。”

说白了，圣光就是地位的象征，是教会极其想要拉拢的对象。

薇洛丝也从伊莎蓓尔的话中听出了圣光的成因，这是至善之人的回报，她们帮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而那些人的感恩聚集在一起，因为过于浓郁而化作了圣光。

也就是说，她现在救人，不仅可以通过她们的赞美提升自己的魔力等级，还可以凝聚圣光，成为拥有完整圣光的修女。

至于圣光有什么用……

薇洛丝不太清楚，史书上也没有过什么记载。

她只知道自己灵魂深处魔镜上方的菱形水晶变成了金色，镜面中也开始飘起了金色的光点。

……它们似乎护住了她的灵魂，能够抵挡一次精神攻击了？

就在薇洛丝思索之际，伊莎蓓尔已经走到了门口，迫不及待地准备回到教堂。

至于躺在床上的蕾菈，她发现经过薇洛丝的治疗，她醒了过来，而且状态已经恢复得还算不错了，不需要她再在这里留下来照看她了。

当务之急，还是将薇洛丝诞生了圣光一事通过魔法上报给教宗才是。

“对了，拥有圣光的信徒，教会会为你们制作特殊的身份项链的，之后等监察组到了阿维克小镇，他们应该会给你把项链带过来。”

“监察组？”

脑袋一歪，薇洛丝想起了初选考核时的说明。

圣女考核是很严格的，为了避免评判组和候补圣女之间存在有利益往来，导致评判分数失真，在初选末期，教会会派监察组过来。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评判组和候补圣女之间的关系，看看这期间是否存在违规的行为，而她的评分到现在是满分，恐怕是重点调查对象。

“你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分数，可是一点水分都没有的，更别说你现在还拥有了圣光，他们来查恐怕也只会对你心服口服。”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伊莎蓓尔笑着离开在了门口，很快，

走廊里回荡起她咯咯咯的笑声，颇为阴森可怕。

薇洛丝倒是不怕什么监察组，来得再多，他们也只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罢了。

只是……某人应该挺怕的吧？

她看向了病床上的蕾菈，金色的瞳孔中浮现出几丝玩味。

利用初选威胁拥有圣光的候补圣女，就算她是大贤者，只要上报给监察组，她也会被找麻烦的吧？

哼，地下室之仇，不报，非君子！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因为这件事焦头烂额的样子了！

Chapter 58

在伊莎蓓尔离开之后，蕾菈从床上坐了起来。

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她平淡的脸上难得浮现出几分惊讶。

“是圣光的原因吗？你的治疗术竟然变得那么厉害？”

“嗯，也许吧。”

薇洛丝点了点头，顺着她的猜测说了下去。

她治疗术变得那么厉害，纯粹是靠的魔镜，和圣光没有半点关系，但她可不能在蕾菈面前将这种事实说出来。

能自己联想到圣光，蕾菈的解释给她省了不少解释的功夫。

“按照这样的恢复速度……明天，我们继续去抓捕魔物吧。”

额头隐约出现了一个“井”字，薇洛丝微微一笑，问道：“为什么这么着急？”

她给蕾菈治疗，可不是为了让她早点康复，继续抓捕她的。

右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蕾菈望着棉被沉默了片刻，回答道：“因为有魔物偷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薇洛丝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魔镜吞掉的那枚菱形水晶。

“什么东西？”

“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明白，它落入魔物的手中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就够了。”

蕾菈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浑身散发出致命血腥的气息，右手也紧紧地握成了拳头，恐怖至极的魔力在手心中酝酿。

淡蓝色的眸中，闪过了几丝浓重的杀意。

“所有得到它的魔物，都必须死！除非，她们肯将它交出来……”

“原，原来是这样……”

咽了咽口水，在肆意散发着魔力的大贤者蕾菈面前，薇洛丝感觉六阶的自己就像滔天巨浪中的小木船，稍有不慎就会淹没在魔力海洋之中。

尤其是感受到了蕾菈刺骨的杀意，她的后背不禁冒出了些许汗水。

冤枉啊！

水晶不是她偷走的！

是魔镜！

如果可以，她真的很想将水晶交出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要水晶没有，要命一条，魔镜已经将水晶吃掉了，她抠都抠不下来！

很快，刺骨的杀意消失不见，蕾菈散去了手心的魔力，再度躺了下来，同时也对薇洛丝下了逐客令，说自己还要在这里睡一会。

薇洛丝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她离开病房后，就一路前往了医院的前院。

同时，她心里更加坚定了将蕾菈威胁她的事情告诉监察组的行为，毕竟这么做，就算他们不能处罚蕾菈，也能牵制她一段时间。

最好牵制到初选结束，因为这样的话，她马上就会离开阿维克小镇，和大贤者分道扬镳了。

到了那时候，见不到大贤者，自然也就不怕被她抓住了。

嘴角一勾，想到这里，原本还战战兢兢的薇洛丝心情愉悦了不少。

菱形水晶？

哼，管它是什么东西，只要被她薇洛丝吃进去的，就没有吐出来的道理！

……

来到医院的前院，在前台，薇洛丝见到了一位熟人。

她穿着一身粗布黑袍，兜帽拉得很低，遮住了她的脸，但从她和接待修女说话的声音，她还是分辨出了她的身份——梅维娜。

自从图书馆一别，她不知道梅维娜有没有找到莉塔，有没有接受她们的道歉，除此之外，她对这位魔物少女也是充满了好奇。

所以，她决定上前打个招呼。

“梅维……”

只是，招呼才打到一半，她就亲眼看见梅维娜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前台的桌上，随后伸出左手掐住了接待修女的脖颈。

“快告诉我！蕾菈在哪个病房里？！”

白色的水汽从她露出的魔狼利齿缝隙中钻出，也就在这时，薇洛丝才注意到梅维娜那兜帽之下淡然双眼，此刻被鲜血和凶厉充斥。

不对劲，这和平日的梅维娜完全不同……

“快说！不然我杀光这里所有人！”

左手青筋爆出，梅维娜的力气渐渐加大，而被她掐着的接待修女几乎痛苦地翻起了白眼。

“在，在后院……顶楼……”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梅维娜一甩左手，手中的修女便撞倒了前台的桌子，挣扎了一下晕了过去。

有人闹事的消息也在顷刻间传遍了医院内的守护教士，他们急匆匆地赶来了前院，阻拦在了梅维娜的面前。

为首的教士踏出一步，将手中的魔杖对准了她，同时大声质问道：“你是什么人？！”

回应他的，是一记快到肉眼都看不见的拳头。

为首教士被击中了腹部，整个人向后飞去，重重地砸在墙壁上失去了意识，而其他教士见此直接施展魔法，想要拿下梅维娜。

只可惜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那些魔法落在梅维娜身上不痛不痒，反观他们，连梅维娜一拳都顶不住。

见教士们都落入了下风，前院的修女和病人都忍不住恐慌，尖叫了起来，一时间，医院的前院乱作了一团。

薇洛丝知道，该自己出场了。

金色的光点开始飘浮在前院之内，她走到倒地昏迷的修女和教士身边，蹲下身子为她们治疗着伤势。

柔和的光芒照耀过每一个在前院的人，她们望着不急不缓的银发少女，自身慌乱的心竟然也逐渐安定了下来。

就连梅维娜也是如此，她原本暴躁地将教士一拳打飞，现在出手的时候，都忍不住轻了许多。

薇洛丝在治疗好受伤的教士后，她抬头看向了梅维娜，随后从地上站起了身。

梅维娜的状态明显不对，找蕾菈很可能是想要杀死她，但她根本不是蕾菈的对手，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

她要去阻止她，顺便问清楚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她的脚旁，一名刚被治好的修女看穿了她的想法，她一把抓住了她的裙摆，咬着牙劝道：

“薇洛丝小姐！千万不要去拦她！她是魔物！你会有危险的！”

将她的手从裙摆上扒下，薇洛丝将它握在了掌心，对着修女温柔一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伤害那么多人，我必须阻止她，而且，你们尽管放心好了，她是不会伤害我的。”

“薇洛丝小姐！”

说完，她放下了修女的手，起身朝着梅维娜走去，任由修女们再怎么呼喊她的名字，她也没有回头。

Chapter 59

站在梅维娜的前方，薇洛丝才知道她到底有多疯狂和陌生。

明明她的身高都没有她高，却给她一种手无缚鸡之力时，在森林中面对饥饿猛虎的感觉。

那双血红色的眼睛，里面充斥着野兽才会有的狰狞和杀意，这种状态下的梅维娜根本不认识她，就连一丝熟悉感都没有。

她果然被他人操控了。

梅维娜一步一步地朝着她走来，沿途中，所以想要攻击她的教士都被她轻松解决，不过即便是被人操控，她依旧恪守着自己的底线，没有杀死任何一个人。

直到将所有阻挡在自己前方的教士全部击退，她来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停下！梅……快醒醒，现在的你根本不是你！”

说话间，薇洛丝释放着治疗术，不停抚平梅维娜暴躁的情绪，同时一步一步向她走去，面带微笑。

“你才不是这样凶残的魔物，你忘了吗？你虽然不喜欢被人称为善良的魔物，但你从未想杀死无辜的人，不是吗？”

她企图用过往的记忆唤醒梅维娜，让她挣脱自身的精神操控，众修女教士待在一旁，个个屏息凝神，祈祷着她的办法能够成功。

而事实证明，她的这招是很有用的。

梅维娜不仅停下了继续前进的步伐，她还面露惊恐地后退了两步，捂着自己的脑袋，蹲了下来。

“有效果！”

“薇洛丝小姐唤起她的记忆了！”

“原来她是被操控的魔物吗？太危险了，薇洛丝小姐还是赶紧离开这

里吧！”

她蹲在原地痛苦挣扎，姣好的面容变得扭曲不堪，众修女劝说薇洛丝在这个时候离开梅维娜，因为谁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战胜操控她的魔法。

如果失败了，薇洛丝还靠得很近的话，恐怕会受伤。

可薇洛丝不仅没有远离她，相反，她还更近了一步。

因为她知道，梅维娜感到痛苦的时候，才是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这种陪伴，有时候会化作特殊的力量，帮助她们战胜自己。

如果仅仅是因为危险而不这么做的话，那可称不上是圣女。

挣扎了片刻，梅维娜逐渐冷静了下来，而场面上的氛围也在这一刻紧张到了极点。

是赢还是输？

现实很快给予了在场所有人答案。

“快逃……”

梅维娜轻声呢喃了一句，随即在薇洛丝的视线中，高高抬起手臂，对着她的胸口冰冷劈下。

哧——

鲜血四溅，少女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她目光涣散，胸口满是鲜血，时间就好像停滞了一般，将这一幕收入眼底的众人，只觉得难以置信。

薇洛丝受伤了？

这魔物居然敢伤害薇洛丝？

鲜血很快就染红了地面，她白皙的脸颊上也沾染了几点血滴，就像是为了心中的爱与正义而牺牲的圣女，她的受伤令畏惧梅维娜的众人诞生了极端的怒火。

“薇洛丝小姐！”

修女们连忙跑到她的身边，慌乱地为她施展治疗术，想要治愈她胸口的伤势，而另一些教士则捏紧了拳头，死死地咬着牙。

“可恶……敢伤害薇洛丝小姐！绝对饶不了你！”

不管自己能否战胜梅维娜，这些教士都朝着她冲了过去，魔法无法伤害到她，那就动用武器，武器无用那就施展体术。

她黑袍上沾染的少女鲜血，他们无法视而不见，不将她打趴，他们无法散去这股怒意。

躺在地上的薇洛丝逐渐回神之后，她对自己施展了治疗术，胸前的伤口便很快治愈，她看向了依旧满目血红的梅维娜，对四周的修女吩咐道：

“我没事……你们去帮他们，我去找人来对付她！”

“嗯，好。”

薇洛丝脸色苍白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朝着前院之外走去，修女们则加入了战斗，用治疗术治愈着受伤的教士。

尽管教士们没有听到她们之间的对话，但在见到薇洛丝离开了医院后，也绝不会怀疑她是临阵脱逃的。

因为之前的事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会害怕梅维娜这头魔物，但薇洛丝不会，这位少女远比他们更加勇敢。

在薇洛丝离开后，他们和梅维娜的战斗依旧在继续，只是无论他们想尽什么办法，战局都是一面倒。

别说是想战胜梅维娜了，他们就连她的衣角都碰不到。

“好，好厉害的魔物……”

“不可能，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得了她！”

“那又如何？！我们绝不能让她再前进一步！”

教士手持长剑，双腿发抖地站在了梅维娜的面前，他是最近才入职的教士，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实战水平，都无法和其他前辈教士相比。

而此时此刻，在梅维娜的身边，躺倒着无数他昔日里根本无法战胜的

前辈教士。

他知道，他冲上去的下场和这些前辈教士差不多，他就算拼尽全力，也不可能打得赢这样的怪物。

战斗，是徒劳的。

他在害怕，在恐惧，尤其是梅维娜身上的鲜血，令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杀神一样，光是站在她的对面，年轻教士就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勇气。

只要逃走就好了，从她的面前逃走，就不用害怕了。

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他后退了一步，想要扔下手中的长剑，从梅维娜的面前逃走，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不远处修女和伤者们的眼神。

她们在渴望他创造奇迹。

当下，他已经成为了她们所能依靠的最后人选，如果连他也退缩了，那或许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魔物会在这里大开杀戒的。

回想着自己加入教会的初心，修女薇洛丝在魔物面前的淡然和坚定，年轻教士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他不想当那个被无数人看不起的懦夫。

也不想让薇洛丝白白受伤。

所有伤害她的家伙，都必须付出代价！

“啊啊啊啊——！”

大吼了一声，年轻教士手持长剑就朝梅维娜拼了命地刺去。

可惜和意料之中的一样，梅维娜只是一挥手，他的长剑就从他手中脱落，刺到了一旁的墙壁之中。

梅维娜强大的力量从剑身传递至了剑柄，同时撕裂了他的虎口，尽管如此，他也没有任何犹豫，朝着梅维娜挥出了一拳。

当然，这一拳没有打中梅维娜。

反而是年轻教士腹部挨了一拳，倒飞出数米，吐了几口血，再起不能。

她太强了，没有人，能够战胜她……

这是和她交手过后，年轻教士得出的结论。

其他教士见他战败了，只好再次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再次战斗，可就在这时，清冷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传来。

“够了，你们退下吧，接下来，就交给我好了。”

他们心中一喜，知道支援来了，可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他们却见到了一位他们从未见过的黑裙少女从廊道尽头缓缓走出，气息如同深渊般神鬼莫测。

在她的手中，一柄漆黑的镰刀闪烁着幽暗的光泽，她只是握着它优雅地绕过众人，他们却心脏怦怦狂跳，有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惊悚感觉。

Chapter 60

如果说梅维娜给予他们的仅仅是实力上的无能为力，那黑裙少女带给他们的不仅有实力，还有精神上的恐惧。

她和梅维娜简直就不是同一个生命层次的生物，在少女的面前，他们连反抗的心思都不敢生起……

好在，这位少女看起来目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只是，她是谁？

是薇洛丝小姐叫来的支援？

不，不可能，她才刚刚离开，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找到支援……

难不成，她是隐藏在阿维克小镇的前辈？还是跟随蕾菈大人一起来的教会高层？亦或是恐怖至极的魔物？

感受到那镰刀上的血腥和死意，他们更偏向于最后一种猜测。

薇洛丝则对他们的猜测毫无兴趣，她紧紧地盯着面前的梅维娜，在感受到她拥有六阶的魔力后，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战意。

她还从来没有和其他六阶魔物战斗过呢，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她们比起来，到底是强还是弱。

现在就是个好机会。

娇嫩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她二话不说，提起手中的镰刀就朝梅维娜劈去，而令她惊讶的是，面对她这一招，梅维娜竟然选择直接露出自己的本体。

衣裙和黑袍碎裂，梅维娜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一头约有两人高的黑色魔狼！

镰刀挥下，梅维娜抬起利爪抵挡，起初还能拼个势均力敌，但在两三招过后，她就选择了躲避，不再和薇洛丝正面对抗。

仔细观察的话，她的利爪已经被镰刀砍出了缺口，再继续下去的话，

难保不会断裂。

不仅如此，薇洛丝发现自己在力气方面似乎也完胜魔狼梅维娜，战斗至今她只是随意挥舞了两下镰刀，梅维娜抵挡下来却已经气喘吁吁。

啧，是梅维娜太弱了，还是她自己一直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而在一旁，亲眼见证这场战斗的教士都不敢置信地捂住了嘴，他们原以为这头魔物已经够厉害了，可黑裙少女竟然轻松碾压了她……

在她的面前，这头魔物就像是只可爱的玩偶，被肆意蹂躏。

“好，好恐怖，我连和她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她也是魔物吗？要是她对我们出手的话，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吧……”

“死在那把镰刀下的，恐怕有无数人吧，我好像听见了那些灵魂在哀嚎……”

在见识到少女的真正实力之后，修女和教士们下意识地远离了战场，看向少女的眼神中也多了几分惊惧。

薇洛丝很不解，明明她在为他们战斗，他们竟然会如此惧怕她，难不成她的身上和蕾菈一样，拥有某种能令人感到畏惧的气质？

在她呆愣之际，自知不敌的魔狼梅维娜忽然瞳孔一缩，血色光芒从她的眼睛里射出，径直地攻向薇洛丝的灵魂。

精神攻击？

薇洛丝反应了过来，但已经来不及闪避，红色光芒闯入了她的大脑，她都做好头疼难忍的准备了，结果被圣光覆盖的魔镜忽然出现在了红光之前。

金色圣光一闪，代表精神攻击的红光就反射出了她脑海，击中了魔狼梅维娜，导致其在地上不断翻滚，痛苦不已。

诶？这镜子果然和她想的一样……

将魔镜拿在手中，薇洛丝发现抵挡完精神攻击的它散去了圣光，失去了圣洁的气息，整个魔镜似乎也变得懒洋洋起来。

如果梅维娜再度朝她施展精神攻击的话，这面魔镜应该不会帮她抵挡了，除非她再次让圣光覆盖这面魔镜。

有点像是需要充能的魔导器……

想要让圣光覆盖这面魔镜也很简单，就是需要一些赞美而已，和她提升魔力等级的途径一般无二。

只是她不知道这面圣光魔镜能帮她抵挡多大威力的精神攻击，大贤者级别的，应该挡不下来吧？

说起来，蕾菈的催眠，也算得上是一种精神攻击吧？那它能不能抵挡下来呢？

许多未知的疑惑在薇洛丝的脑海中一一闪过，可惜的是，现在没有给她解决这些疑惑的机会。

魔狼梅维娜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重新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恶狠狠地盯着薇洛丝，似乎在思索着下一次如何进攻。

而薇洛丝手持魔镜，忽然想到了什么。

梅维娜之所以变成这样，明显是被某人精神操控了，她的魔镜既然可以抵挡精神攻击，那能不能主动出击，击碎他人的精神攻击呢？

想到这里，她将魔力灌入魔镜之中，随后将它照向了梅维娜。

这一瞬，梅维娜见到了镜中的自己。

只听呼的一声，就像是有什么碎裂了一样，她血红的双眼逐渐恢复了清明，魔狼的身躯也渐渐变回了人类。

扑通——

没有任何征兆的，梅维娜躺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众人呼吸一滞，见她久久都没有从地上爬起来，就知道黑裙少女击败了魔物。

他们的心情激动了起来，本能地想要大声鼓掌，可一想到黑裙少女也可能是魔物，他们就又缩了回去。

危机说不定还未解除，如果黑裙少女对他们出手的话……

那种级别的魔物在她的手里都是玩物，他们不觉得自己能活着离开这

所医院的前院。

好在，黑裙少女根本没有屠杀的想法。

无视了这些修女和教士，薇洛丝抱起昏迷的梅维娜就离开了前院，她们战斗的动静不算大，但也保不准伊莎蓓尔她们不会来。

现在还是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行。

直到薇洛丝她们离开，整个前院中的修女和教士才猛地松了一口气，那位持剑的年轻教士从地上爬了起来，感受到四周投来的敬佩目光，脸颊不由得红了红。

刚入职几天时候，就敢对这种可怕的魔物出手，他应该算是第一人吧？之后回到教会，说不定会得到勋章奖励。

挠了挠头发，他知道这一切，其实都要归功于薇洛丝。

毕竟如果不是她的话，他早就被吓跑了吧。

是她给予了他勇气。

……

带走了梅维娜之后，薇洛丝将她安置在了阿维克小镇外的森林之中，这里不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缺点就是有点不安全。

但对于六阶魔狼来说，这缺点应该并不存在吧？

只是等了片刻，梅维娜就幽幽转醒，她嘤咛一声，眼中的血红消失得一干二净，转变为了往日的淡然。

然后，她见到了一袭黑裙的薇洛丝，道了声：“主人？”

Chapter 61

主人？

薇洛丝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在见到梅维娜一脸认真的表情后，才发现她没有听错。

她真的把她当作主人了？

“哈？我不是你主人。”

“你打败了我，又不杀我，按照我们魔狼一族的规矩，你就是我的主人！”梅维娜很坚持，话语中充满着崇拜。

魔物的世界永远都是崇尚武力的，对于魔狼一族的规矩，薇洛丝也懒得去争论，她直接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说吧，袭击医院，想要杀死蕾菈，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嗯，我在离开图书馆后，就听到有人在我的脑海里说让我去杀死蕾菈，后来我的身体就不受我控制了。”

回想起过往发生的一切，梅维娜歪了下脑袋，目光有些空洞。

记忆之中，她的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杀死蕾菈，只是那忽然出现在脑海中的声音命令她这么做的。

紧接着，她的身体就失去控制了。

见她没有撒谎，薇洛丝再度问道：“最近你有接触过谁吗？”

“一个很奇怪的人吧，他套着黑袍，看不清他的脸，帮助我入职图书馆，后来想要我加入他的麾下，但是我拒绝了。”

“其他的呢？”

“好像没有了。”

“知道了。”

看来，梅维娜只是被阿维克小镇的幕后黑手利用了，她本人对发生在阿维克小镇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的必要，薇洛丝起身，刚想要离开这里，她的衣角就被梅维娜拽住。

“主人，你要去哪里？”

“我不是你主人。”

抓住她的手腕，将她的手和自己的衣角分开，薇洛丝再次转过身，却听到身后传来了梅维娜的低语。

“主人想要抛弃我吗？我知道了……”

她眸光黯淡地从地上站了起来，随后背对着薇洛丝，一步一步地朝着森林深处走去，她没有哀求她，而是像个路人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

回过头，薇洛丝发现在幽暗森林的衬托之下，梅维娜的背影是显得如此孤独与无助。

“等下。”

她叫住了梅维娜。

“你在阿维克小镇里没有家吗？”

“……家？图书馆就是我的家，只是现在已经毁了……”

“钱呢？”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未来打算怎么办？”

“我是魔物，当然去过魔物的生活……”

魔物的生活？

薇洛丝在成为修女之前，过过几年魔物的生活。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狩猎，无论是野兽还是魔物，都在她的食谱之上，等狩猎到了一日所需的食物，她才会回自己的住所，开始休息。

可即便是休息，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在森林之中，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有比自己更加强大的魔物，将自己当作食物。

可以说，魔物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在过惯了人类的生活后，薇洛丝真的不愿再回到那个茹毛饮血的时期，她相信梅维娜，也是无法适应的。

“……真拿你没办法。”

取出魔镜，薇洛丝让梅维娜转过了身，随后借助魔镜的力量帮她进行了一番伪装，使她看上去更像人类。

没有她的帮助，她的伪装，可是会被大贤者看穿的。

随后，她收回魔镜，揉了揉太阳穴，说道：

“明天你去天启教会找一位叫薇洛丝的修女吧，她会收留你的，以后你就听她的话吧。”

“谢谢主人！”

黯淡的目光瞬间亮了起来，她似乎是个面瘫，即使再开心，她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可薇洛丝知道，如果她的背后有条狼尾巴的话，此刻一定摇得和螺旋桨一样快。

在这之后，薇洛丝就和梅维娜分别了。

她转变为候补圣女的模样，前往了教堂，找到了正在传递信息给教宗的伊莎蓓尔，说清了天启教会的医院内有魔物入侵。

可伊莎蓓尔却摆摆手，表示没事，让她安心下来。

在她看来，那头魔物想要刺杀蕾菈，和自寻死路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她施展特殊魔法传讯给前院所有人，让他们将魔物放过去，等她传递完信息再赶到医院去看一眼。

可教士们却告诉她入侵医院的那头魔物已经被另一头魔物解决了，而且那头魔物并没有伤害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医院。

有点匪夷所思。

在传递完信息之后，她前往医院，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蕾菈，至于蕾菈对此有什么看法，薇洛丝就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准备休息了。

第二天，在她前往教堂之后，梅维娜就按照约定找了过来。

只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梅维娜将自己打扮成了无家可归的少女，图书馆爆炸事件的受害者，浑身透露着可怜的气息。

还没走进教堂，她就被很多修女小姐围住了。

“天哪，她真的好可怜……”

“小姑娘，你是不是无家可归了啊？要不要在教堂里先住上几天？”

“对呀，在这里住上几天，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梅维娜个子小小的，留着黑色的短发，配合上面无表情的脸庞，天然地就给人一种很可爱的感觉。

尤其是现在她还将自己打扮得很可怜，那些爱心泛滥的修女小姐自然忍不住生出了强烈的保护欲。

也就是见到了这一幕，薇洛丝才发现梅维娜是心机少女。

昨天的她，为了成为她的仆从，那般可怜不会也是装出来的吧？

想了想，薇洛丝觉得很有可能，不过她也懒得再去深究，至少魔狼这种魔物只要认定了主人，就不会背叛。

而且身边有了六阶魔力的梅维娜，很多事情她都不用动手就能解决了。

倒也算是有了个帮手。

从教堂长椅上起身，她来到了修女小姐们的中间，而梅维娜也在此刻看向了她，四周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凌乱的黑色短发之下，她灰色的瞳孔倒映出了薇洛丝的影子。

她不明白为什么主人要让她成为薇洛丝的仆从，但既然是主人的命令，她就会执行。

而且薇洛丝身为人类，明知道她是魔物，却丝毫没有举报她的意思，是个很温柔善良，但也很奇怪的人类。

她并不讨厌她。

……不过，这都是以前了。

她还记得昨天，她在被精神控制的情况下，挥手砍伤了薇洛丝，如果不是她自己有很厉害的治疗术，恐怕不死也重伤了吧。

现在再次面对她，她会感到害怕的吧？

再说了，薇洛丝难道就不怀疑她的目的吗？她可是魔物诶！之前还强行闯入了医院，想要将某个人杀死！

此刻的梅维娜很忐忑。

在修女们的沉默中，薇洛丝弯下腰，笑着对梅维娜伸出了手：“你既然没地方去的话，那就先跟着我好了。”

她开口了，一旁的修女小姐们就算再怎么舍不得梅维娜，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谁叫她们同样也很喜欢薇洛丝呢。

而梅维娜悬着的心瞬间落下，她想嘲笑自己刚才的担忧。

薇洛丝会拒绝她？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她啊，就像她听说的那样傻白甜。

“好。”

梅维娜答应了下来，也就在这时，教堂大门外匆匆地响起了奥卡西主教的脚步声。

进门后，他看了眼薇洛丝，道：“监察使来了！”

Chapter 62

监察使？

来那么快？

闻言，薇洛丝心中一惊，随后她理了理修女服，尽可能地让自己以完美的姿态出现在监察使的面前。

算上今天，距离初选考核结束还只有三天，这三天内只要监察使能够拖住大贤者蕾菈，她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结束初选。

到时候尽快赶往第二场考核的地点，她就可以避开蕾菈，再也不用担心被她发现自己的身份了。

不过说来也奇怪，昨天蕾菈在病房里说今天会继续带着她抓捕魔物，可直到现在也没有个人影，难不成她还在病房里待着？

因为监察使和初选之类的信息有可能会暴露薇洛丝的真实身份，所以在奥卡西主教进入教堂之后，就把教堂大厅内的其他修女赶走了。

离开之时，她们哀怨地看了薇洛丝几眼，似乎是在责怪她不肯将埋藏的秘密和她们分享。

梅维娜也识趣地跟着她们一同离开了教堂。

摇了摇头，薇洛丝不再去想蕾菈，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个跟在奥卡西主教身后的中年男人身上。

男人长着一张国字脸，有着铁塔一般的身材，和主教的教袍不同，他身上穿着的教袍有很明显的天启教会图案，气势更加恢弘凌厉。

如果仔细打量他的五官，就能发现他虽然面容饱经风霜，但依旧透露着一股大叔的帅气，配合上那国字脸，总是会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单手放在胸口，中年男人介绍自己道：“薇洛丝修女，鄙人曼德尔，是教会派来监察这次初选的监察使。”

“见过曼德尔大人。”

欠身行礼，薇洛丝的礼仪一直都无可挑剔。

眼中闪过满意之色，曼德尔将手伸入了怀中，取出了一个表面上刻有星月的精美盒子，并将它递给了她。

“在我履行职责前，教会委托我将它送给您。”

接过盒子，薇洛丝打开了它，发现里面躺着的是一串银色的项链，在项链的顶部，吊着一枚宛若太阳般散发着光芒的星星。

奥卡西主教见到这串项链，双目几乎瞪圆了。

他很清楚这串项链代表了什么，教会将来对薇洛丝的重视程度，恐怕会大大地超过现在。

薇洛丝这位修女的名声，未来定然不会小到哪里去。

“这是教会专门为圣光拥有者打造的项链，你们如同黑夜中最璀璨的启明星一般，指引着人类前进，这就是它的寓意。”

曼德尔解释了一番，同时不忘提醒薇洛丝收好项链，如果弄丢了，教会是不会补办的。

将盒子收下，薇洛丝暂时没有佩戴这串项链的想法，但她还是再次欠身行礼。

“谢谢。”

“不用谢我，也不用谢教会，你该谢的是你自己，那么年轻就拥有了圣光的雏形，将来受万人追捧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就行。”

“自然不会忘记曼德尔大人和栽培我的教会。”

曼德尔爽朗一笑，对薇洛丝的回答非常满意，随后他咳嗽一声，板起了脸，说道：“好了，既然项链送出去了，那我就要说正事了。”

来了！

薇洛丝心中一喜，她要等的就是这个！

“我来阿维克小镇，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我知道评判组的人是大贤者，但我曼德尔，还是会将公平坚持到底！”

狠狠用右手锤向胸口，曼德尔面色坚毅，丝毫没有被大贤者的恶名吓倒，从而流露出软弱的模样。

好！很有精神！

薇洛丝对他也很满意。

紧接着，曼德尔看了一眼主教，示意他退下，而这之后，硕大的教堂就只剩下了他和薇洛丝。

见此，他盯着薇洛丝的双眼看了许久，待得沉默的气氛足以压垮普通人的心智之时，他才开口说道：

“听说你到现在还是满分，这在往常的圣女考核中，几乎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和评判组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自己说出来吧。”

他的语气比之前要温和一些，但话中的压迫感却是要更高。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出来，如果情节不严重的话，说不定还能保留你修女的身份，否则……你不仅会被剥夺修女的身份，甚至还会被处以严重的刑罚。”

教会一向将圣女选拔看做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对于敢在选拔中舞弊的修女和教士，采取的都是零容忍的态度。

这是教会对外的说辞。

事实上，他们对内做的也差不多。

如果薇洛丝真的和评判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她此刻或许已经受不了曼德尔给的压力，而选择坦白从宽了。

但这次，薇洛丝才是受害者。

她双手死死地攥住修女服的衣角，白皙的脸颊因为紧张而透出了些许红色，洁白的额头更是隐隐渗出香汗。

她看上去的确是有隐情，但她似乎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说出来。

曼德尔看出了她心中所想，他咳嗽一声，刚想要安慰她不要害怕，却

听到薇洛丝问道：

“我，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

她一只手放在唇前，脸颊泛红，水灵灵的金色眼睛中带着几丝闪躲，就好像是森林之中的幼鹿初次见到人类一样，害怕胆小，却又令人心生保护之欲。

曼德尔也没幸免于难。

他内心的保护欲疯狂滋生，再次用力拍了拍胸脯，大声承诺道：“当然可以，我曼德尔，一向是以公平出名的，保守秘密那更是一绝。”

说是这么说的，但他老脸却是莫名地红了红。

薇洛丝没有注意到这点，她一拍手掌，用崇拜喜悦且夹杂着一点求助的目光看向曼德尔，说道：

“太好了，曼德尔大人，是这样的……”

接下来，薇洛丝将蕾菈威胁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曼德尔。

这期间要不是怕被发现她在说谎，她多半是要添油加醋，把蕾菈描绘成诱骗良家少女的大恶魔。

至于曼德尔……

他被薇洛丝那种崇拜的眼神一看，整个人就止不住地勾起了嘴角，心情愉悦起来。

而在听说大贤者竟然用初选威胁她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随即似乎是有了什么想法，重新板起了脸，正义二字也再度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Chapter 63

“什么？贤者大人竟然用初选威胁你，这简直就是破坏了教会的规矩！要是被教宗知道了，就算是贤者大人，也得被撤去评判组的职务！”

曼德尔义正词严，如是说道。

太对了！

就是要这种感觉！曼德尔大人！

不畏强权，不害怕大贤者威名的人，薇洛丝至今就只见到了曼德尔一个。

要知道以前她在圣城的时候，就算是教会里的红衣大主教，都不敢在私下里谈论大贤者！

曼德尔居然做到了！

不愧是能担任监察使的男人！

她薇洛丝没有看错他！

大贤者蕾菈，很快就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被撤去评判的职务，到了那时候，她在自己家里躺三天都能过初选了！

薇洛丝此刻的喜悦难以形容，不过因为候补圣女的形象，她还是咬了咬唇，一脸担忧地说道：

“啊？这么严重啊？那，那曼德尔大人能当作没听见吗？我不希望贤者大人因为我而受到那么严重的责罚……”

圣女的她永远是温柔的，即便大贤者威胁了她，伤害了她，她还是会为她着想的。

只是她也知道，正义的曼德尔不会因为她的求情，而放过大贤者。

“责罚倒是谈不上，毕竟没有人有资格责罚大贤者，只是此事事关公平，我还是会上报给教宗大人的。”

“可是……”

薇洛丝一急，似乎不愿大贤者因为她而受罚，而曼德尔却是摇了摇头，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放心好了，我不会将你告诉我这件事告诉贤者大人的，到时候若是教宗下达了指示，我会说是我调查出来的。”

闻言，薇洛丝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

什么叫做神队友？！

曼德尔就是！

她之前还怕自己将这件事告诉曼德尔，被大贤者蕾菈知道，从而破坏自己候补圣女的形象呢，结果曼德尔自愿帮她保住这个秘密。

她真的太感动了。

蕾菈那个小肚鸡肠的家伙，曼德尔将这件事上报给教宗，肯定会引来她的报复，到时候她……会向女神祈祷，让女神保佑曼德尔平安的。

嘻嘻。

不过因为占了天大的便宜，所以薇洛丝还是得表现出一副不情愿的模样才行。

她深深地蹙着眉头，抿着唇，柔美的眼眶中似乎酝酿起了感人的泪花。

她擦了擦眼睛，低声呢喃道：“曼德尔大人，这么做的话，你……”

“不用多说什么，薇洛丝小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已经是受害者了，剩下的一切，就由我来扛吧。”

“……曼德尔大人，女神会保佑你的……”

……

教会旅馆，专门给客人议事而准备的房间内。

“……辅教大人，老师，这些就是薇洛丝小姐找我说的事情了。”

原本正义满满的曼德尔单膝跪在两位女子的前方，老老实实地将自己今早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她们，面容罕见地带着几分讨好之意。

金发女子在听完这件事后，不由得掩嘴一笑，道：

“真有意思，难道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这么做万一露馅了，只会被你更加残忍地欺负吗？”

一旁穿着白袍、气质冰冷的女子看了她一眼，在后者乖乖闭上嘴巴后，她解释道：“是因为她真的相信曼德尔吧。”

“她生长在大家的呵护之下，心思单纯，她害怕我的恶名，却不害怕我的权势，所以即便是被我威胁了，她也觉得有人能够救她。”

“但是很可惜，现实远比她想象中的黑暗。”

如果薇洛丝在这里的话，只怕是会被惊得瞪出自己的双眼。

这两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伊莎蓓尔和蕾菈。

在此之前，曼德尔称呼她们一位为辅教，一位为老师。

辅教是天启教会的一个特殊职位，有点像是某些骑士团的挂名骑士，平日里不归属教会，也不管教会内的事务，偶尔兴趣来了，才帮教会干点事。

伊莎蓓尔就是天启教会的辅教之一，而她的本职身份则是帝国的宫廷魔法师。

既然伊莎蓓尔是曼德尔口中的辅教大人，那他口中的老师自然就是大贤者蕾菈。

魔力等级达到七阶，便可以拥有贤者的身份，身为大贤者的蕾菈，就算再怎么拥有恶名，她一身实力也是深不可测，是人类希望之光。

为了提升人类的整体实力，大贤者蕾菈早期周游各个帝国，讲授无数魔力理论和魔法，而听过她讲课的人都自称学生，曼德尔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岁数可不小，监察使的正义和公平，不过是他装出来的而已，真要是个愣头青，怎么可能从教会底层爬到这个位置上。

可惜，不知社会险恶的少女，怎么会懂这些呢？她那么相信他，而他却辜负了她，他有罪，他是个罪人。

但是，他犯下的罪还少吗？也不缺这一件了。

抱歉，薇洛丝，社会的险恶，你不懂。

叔叔教你。

这件事错不在你，错在叔叔，有了这次经验，希望以后，你能长得点心吧。

在心里安慰了薇洛丝一番，他知道自己只是有些愧疚而已，过两天就好了，倒是那位少女……希望被蕾菈报复的时候，她能坚强一点不哭。

从地上站起来之后，曼德尔一挥手，一只黑色的犬状魔物就出现在了房间之内。

“老师，您要的猎犬我也带来了。”

“嗯，辛苦你了，曼德尔。”

“只是带条猎犬来阿维克小镇罢了，不辛苦。”

伊莎蓓尔望着那只端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猎犬，想起来她们刚来阿维克小镇时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有些尴尬。

“有了它，倒是不用麻烦薇洛丝了，就要小心它会不会又被某个家伙吃掉了。”

“这次不会了，她还敢来吃的话，那就是自投罗网。”

蕾菈一只手撑着脑袋，看似慵懒，实则语气之中充满了杀意，而在说完这件事后，伊莎蓓尔转回了话题，问她道：“薇洛丝举报你的事情，你想怎么做？”

从椅子上站起来，蕾菈背着双手，走到了窗前，眺望向教堂的方向，沉思了许久。

最终，她下定了决心：

“满分的候补圣女实在是太惹人注意了，她本人又那么善良，将来肯

定会遭遇非常多的危险，光是后两场考核都很可能让她献出生命，所以……”

“这次圣女选拔，还是想个办法，让她心甘情愿地退出吧。”

Chapter 64

今日教堂内没有来寻求帮助的信徒，薇洛丝坐在长椅上，背靠着椅背，不由得长长呼出了一口气。

这期间，有不少修女来问过她曼德尔的身份，她们都知道薇洛丝的来历不简单，所以想用曼德尔的身份来猜测她的身份。

只是她牢牢地守住了曼德尔监察使的身份，这让那些修女一边气恼的同时，一边开始胡乱猜测她的身份。

什么某某主教的私生女，执行特殊任务的神秘神职人员，微服出访的大主教……

当然也有猜中是候补圣女的。

但她只要不承认，这些就永远都只是猜测。

除此之外，她们也给她带来了曼德尔的消息。

跟她想象中不同的是，这位公平公正的监察使曼德尔大人，没有第一时间就展开她和蕾菈之间的调查，而是去了趟教会旅馆。

随后就在小镇内乱逛，进入了一家镇内比较知名的饭店，吃饱喝足后，他又去看了场吟游诗人的歌剧表演。

现在估摸着前往了小镇内开放的温泉店铺，准备好好地泡泡温泉。

今天一天，他似乎一点调查的欲望都没有，反倒感觉像是来度假的？

距离初选结束就剩下三天了，他这是想要后两天调查吗？

薇洛丝想不明白。

很快，修女散去之后，蕾菈走了进来，还坐到了她的身边。

心中一凛，薇洛丝不知道她想要做什么，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在她看来蕾菈能现在来找她，很有可能是曼德尔将事情上报给了教宗，那她来这里的目的，多半与这个有关……

说不定，她是来得到她谅解的，毕竟许多事情只要得到受害者的谅解，几乎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薇洛丝，算上今天，距离你初选结束，还有三天时间吧。”

“嗯，怎么了吗？”

“我以前说过，如果你不能帮我抓住那头魔物，就不会答应让你过初选，其实这只是我的玩笑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哦哟！果真如此！

嘴角一抽，饶是以薇洛丝的演技，都差点在这个时候笑出来。

啧啧啧，大贤者蕾菈昔日不是很嚣张吗？还拿初选威胁她，现在怎么就说是玩笑了？害怕了？

不可一世的大贤者，居然也害怕了？

落魄了呀，家人们！

曼德尔真不愧是正义的监察使！

“啊，怎么会呢？我知道蕾菈大人不会这么做的……”

“我现在拥有了猎犬，可以独自出去追寻那头魔物的踪迹了，所以也不需要你的帮助了，只是……”

蕾菈话锋一转，看向薇洛丝颇为强硬地说道：

“我觉得你有些太天真善良了，之后的考核远比初选更加危险，你若是继续下去的话，有很大的概率会死，所以，我希望你能退出圣女选拔。”

“哎呀，没关系的，我怎么会责怪蕾……啊？你要我退出圣女选拔？”

这，这这怎么和她想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她想要她退出圣女选拔？

这，这已经是明摆着给她穿小鞋了！她在用她的权势逼迫她！

可恶，一定是那个曼德尔！那个家伙绝对，绝对是把她举报的事情告

诉给蕾菈了！

她就不该相信那个家伙！

他哪是什么公平正义的监察使啊，简直就是奸诈卑鄙的小人！

而且圣女选拔，如果可以，她怎么会闲着没事来参加啊！还不是因为得不到赞美，她会死于非命啊！

不管如何，这个圣女选拔，她都不能退出！

单手抚住胸口，薇洛丝低头沉默了一会，随即轻声说道：

“蕾菈大人，我知道你担心我，觉得我很天真，很容易就会被坏人欺骗，从而陷入危险，但是……”

她从长椅上站起身，来到了教堂大厅前方的女神像之下，在蕾菈的注视中，她抬起头望向了那代表慈爱智慧、光明正义的女神。

金色阳光掠过女神像，直直地照在了她的脸颊上，她的瞳孔闪烁着向往的微光，娇嫩的脸上也充满了虔诚。

“但是，成为圣女是我的梦想，如果我因此死在这途中，那也就是我的命吧……”

说完，她一只手撩过耳畔的发丝，转过身看向蕾菈，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是即将消失在蕾菈的面前一样，令人不由自主地就会伸出手挽留她。

但蕾菈并没有这么做，她知道，薇洛丝还有话要说。

美丽的脸蛋上扬起了一抹动人的笑容，银发少女双手放在胸口上，似乎是在祈祷，又似乎是在渴望。

“我听说，花瓣脱落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成为滋养土壤的肥料，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死去的我，可以帮助人们变得更加善良。”

少女就是这样，将爱分给了每一个人，她的温柔让她即便是死，都希望会给世人带来温暖。

可越是如此，蕾菈就越是不想要她继续参加选拔，因为这样的少女是

绝对走不远的。

薇洛丝看穿了她的心思，她带着几分乞求的语气说道：“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死去，生命才会显得有意义，不是吗？蕾菈大人。”

“活着，才配谈梦想。”蕾菈回道。

“那蕾菈大人的梦想是什么呢？”

蕾菈一愣，瞳孔缩小了不少。

她的梦想……

“虽然很多人都对你有糟糕的印象，但我知道，你的梦想一定是保护人类，讨伐魔王吧，否则你怎么可能成为大贤者呢？”

站在女神像下的少女，轻而易举地猜中了蕾菈的梦想，阳光照亮了神像也照亮了她，在这一刻，她就像真正的女神一样，圣洁纯真。

“魔物那么危险，魔王又那么可怕，你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多的是生离死别，你远比我更接近死亡，不是吗？”

“可你为什么还在坚持呢？”

薇洛丝的一番话让蕾菈不再说话，也就是这一刻，她才知道她和她是一路人。

她们畏惧的从来都不是死亡，而是没有意义的死去。

少女的身体虽然柔弱不堪，但她的灵魂却格外强大，蕾菈清楚，这样的人，可以被杀死，却无法被打败。

死，不过是她追逐梦想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已。

对于这样的少女，她想她也不是不能给她一个希望。

“你如果想要继续参加考核，那就证明给我看。”

“阿维克小镇内还存在着一些魔物，去抓住它们，杀死它们，如果三天后你还没有做到这些的话……”

“抱歉，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通过初选的。”

双眼在一瞬间亮了起来，薇洛丝连忙欠身行礼，颇为激动地承诺道：“我会努力的！”

Chapter 65

在蕾菈离开教堂之后，薇洛丝微笑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曼德尔……”

轻轻念叨着这个名字，她纤纤玉手不由地握成了拳头。

她百分百肯定，这家伙把她举报的事情告诉了蕾菈，要不然她今天根本不可能来找她！

还好蕾菈以为她杀个魔物是很困难的事情，要不然这个圣女选拔，她可就真的参加不了了！

可恶！

曼德尔让她不好过，她也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想来阿维克小镇度假？他想得倒是挺美。

薇洛丝扭头看向了一旁的梅维娜，笑容再度浮现在她的脸上：“梅维娜，你知道阿维克小镇中，还有哪些地方存在非常厉害的魔物吗？”

梅维娜居住在阿维克小镇已经很久了，身为魔物，她应该很清楚小镇内有哪些地方令她感到讨厌和恐惧。

“唔，有魔物的地方倒是不少，但非常厉害的……除了图书馆的话，或许还有一个地方。”梅维娜想了想，回道。

“哪里？”

“阿维克孤儿院。”

孤儿院？

眉头一蹙，薇洛丝摸了摸下巴，笑道：“那走吧，我们去找曼德尔。”

“诶？找他做什么？”

“要想杀死魔物，大贤者和伊莎蓓尔都不在，我们能依靠的就只有他

了。”

蕾菈要她抓住魔物并且杀死它们，并没有说不能借助其他人的力量，曼德尔作为教会的一员，他有责任保护孤儿院内的孩子和护工。

要是曼德尔不答应的话……

嘻嘻，她就向蕾菈或者伊莎蓓尔举报他无视教规。

反正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让曼德尔好过的。

这是来自小心眼薇洛丝的报仇。

……

另一边，阿维克小镇的温泉内，曼德尔将大半的身体都浸泡在了温泉之中，白色的水汽熏得他那张老脸红红的。

“唉……”

舒服，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次当监察使来阿维克小镇的任务，可是他从不知多少人的手中抢下来的，毕竟有大贤者在，这种任务就是妥妥的度假任务。

什么？不会真有人敢去举报大贤者吧？

这样的愣头青，可做不到监察使这个位置。

在教会中忙碌了那么久，他可是很珍惜这仅有的几天度假时间的。

在教堂和薇洛丝见过面后，他就将他知道的一切报告给了蕾菈，随后就在小镇内寻找他心仪已久的饭店。

没错，来阿维克小镇之前，他就做好了一份旅游攻略，哪家店好吃，哪家店不行，他早有耳闻。

之后看吟游诗人的表演倒是纯属意外，不过泡温泉也在他的计划之中，教会内虽然也有温泉能泡，但只要一想到有任务在身，无论泡多久都不安心。

还是小镇的温泉舒服呐。

剩下来的两天半，他可得好好抓紧时间，将自己做好的旅游计划都体验一遍才行。

不过就是可怜了薇洛丝……

也不知道老师会让她怎么退出圣女选拔，她明明是个温柔善良的少女，却因为太温柔，而不适合成为圣女。

可惜，真的是太可惜了。

咚咚咚——

就在他为薇洛丝退出圣女选拔而惋惜的时候，温泉浴室的大门就被敲响，一道男声从门外传了进来。

“曼德尔大人，薇洛丝小姐找您。”

薇洛丝？曼德尔心中咯噔一下，有点做贼心虚。

难不成是怀疑他将她举报的事情告诉蕾菈了？

不应该吧，他在和老师分开的时候，特地请求她别把他出卖了薇洛丝的这件事告诉她的，老师也答应了。

那既然不是这个，还能是什么事情呢？

“……她找我做什么？”

“不清楚，但她说事情很重要也很急迫，希望您抓紧一下时间，她就在温泉准备室等您。”

“知道了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薇洛丝找他到底有什么事情，但既然说事情很急迫，那他也只好放弃继续泡温泉的想法。

从温泉中起身，穿上浴袍，曼德尔就一路来到了温泉准备室里，见到了坐在椅子上的薇洛丝。

在他进门的一瞬间，薇洛丝就站了起来，面露歉意。

“曼德尔大人一路劳累，好不容易抵达阿维克小镇泡温泉缓解疲劳，我现在却有急事找您，实在是抱歉……”

“没事没事，薇洛丝小姐能这么急着来找我，想必事情不小吧？”摆摆手，曼德尔嘴上表示不介意，心里可介意坏了。

只是没办法，他现在只能忍着。

“嗯，我在阿维克孤儿院感受到了魔物的气息，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的话，孤儿院的那些孩子，恐怕会有危险的！”

“什么？魔物？！”

够了！

在教会的时候，他就经常和魔物战斗，来到这里度假，怎么还能遇见魔物？

和魔物战斗很累的啊！他才不想在这里加班！

而且这里加班甚至没有加班费。

想了想，曼德尔说道：“魔物的话，教内的教士他们……”

“阿维克小镇之前出现的魔物，许多都在五六阶，甚至还有在七阶的，教士他们根本不是对手，而蕾菈和伊莎蓓尔大人都在忙，所以我才只好来找您！”

一句话堵死了曼德尔所有推脱的可能，薇洛丝上前一步，走到他身前，用满怀希望和怜惜的眼神看着他。

“要是那些孩子遇到了它们，我，我都不敢想他们的下场会有多可怜，他们还只是孩子啊……”

她在担忧那些孤儿院的孩子，生怕他们死于魔物之手，而曼德尔却在因为她之前说的话而发愣。

什么？

他听错了吗？

这里的魔物……都是五六阶的？甚至还有七阶？

搞什么啊？这是这座小镇该出现的魔物吗？！偏远地区的魔物不是撑死了最多三阶吗？这小镇魔物等级都他妈快赶上魔王军了吧？

这班加的他想吐……

薇洛丝的初选，是地狱难度吧？

这种难度下，她竟然还维持着满分？

要不是评判组的人是他的老师，他真的要怀疑她和蕾菈之间是不是存在不可告人的利益链了。

“既然魔物出现在孤儿院，那我们赶紧走吧……”

知道自己没办法推脱，曼德尔一脸的生无可恋，他麻木地大手一挥，身上的浴袍转变为了教袍，随即带着薇洛丝就离开了此地，坐着马车前往了孤儿院。

一路上，他坐在马车椅子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Chapter 66

阿维克孤儿院坐落在阿维克小镇的东面，占地不算大，兴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大门和铁栏杆都生了锈，且缠绕着不少藤蔓。

不仅如此，就连大门内的孤儿院建筑，墙角都爬满了绿色的藤蔓，不过院内的杂草倒是没有长多高，晾晒的衣物也都挂着，有人生活的痕迹很明显。

下了马车，曼德尔走到大门前，按响了门铃。

不久，一位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她打开大门，有些戒备又有些期待地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从教会来的，特地来查看孤儿院的情况。”

薇洛丝的声音让中年妇女注意到了她，在确认了几秒后，她颇为惊讶地说道：“啊，我认得你，你是薇洛丝修女！”

“快，快请进！”

认出了薇洛丝，中年妇女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让曼德尔真的很好奇她在这座小镇内做了些什么。

在进入了孤儿院后，中年妇女一边带着他们前往招待客人的地方，一边说道：

“我是这家孤儿院的院长，安娜，不知道二位来这里，是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安娜直到现在还是以为他们是来领养孩子的，而曼德尔则是直接问道：“近些天来，孤儿院内有什么异常吗？”

“异常？”

脚步一顿，安娜似乎明白了什么，问道：“孤儿院内是出了什么事吗？所以二位才来这里……”

“不瞒你说，薇洛丝小姐感应到了孤儿院内存在魔物，所以才会叫上我，一起来这里的。”

“魔物？！”

脸色一白，安娜的心怦怦狂跳起来，她是个普通人，遇到魔物几乎没有反抗之力，只有死路一条。

得知院内有魔物，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是魔物的话，我想起来，近些天确实有异常……”

来到了招待客人的房间内，安娜在请薇洛丝三人坐下后，说起了她发现的异常：

“每当到半夜的时候，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就会传来很奇怪的声音，有点像是什么东西在吞咽一样……”

“我一开始提着灯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声音的源头，后来想想可能是风吹过院子才产生的声音，所以就再也没有去管它。”

“如果你们说这里有魔物的话，那那个声音很有可能就是它弄出来的，除此之外，我倒是没有觉得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吞咽？

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就想起了那些猪人，它们个个长得肥头大耳的，会在夜间吃东西也是很正常的吧？

曼德尔听到院长这么说，倒是有些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那快带我们去孩子们住的地方看看吧。”

他为了自己的度假旅游计划，真的很努力。

一路来到孩子们居住的宿舍，不少孩子在见到薇洛丝她们之后，就四散逃开，胆子大一些的躲在墙背后偷看。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大人，都有可能是领养她们的大人，所以她们又期待又害怕。

她们期待过上崭新的生活，但又害怕新生活中的未知，所以如果这些大人都是来领养她们的，那相较高大威猛的曼德尔，她们更加愿意接近薇洛丝。

直到薇洛丝她们彻底接近了这群小孩，才有小女孩站出来问道：“大

哥哥，大姐姐，你们是来领养我们的吗？”

“不是。”回答她的是曼德尔。

“哦。”

小女孩肉眼可见地情绪低落了起来，而薇洛丝见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糖果，弯下腰递到了她的面前。

“给，很甜很好吃的糖果。”

她歪头一笑，银色的发丝从耳畔垂落，就像是盛开的花朵，小女孩舔了舔嘴唇，本想拿过糖果，但又想起了什么，只能默默地看着院长安娜。

直到安娜点头之后，小女孩才开心地从薇洛丝手中接过糖果。

“谢谢姐姐！”

剥开糖果外衣，小女孩将它塞入了自己的嘴中，紧接着一股她从未尝过的甜蜜在她的味蕾上绽放。

“好好吃！”

她大叫了一声，愉悦的表情不似作假，一时间，其他躲在墙后的小孩都冲了出来，像是一群小鸡仔一样围着薇洛丝。

“我也要！我也要！”

“呜，我也要吃！”

看着她们迫不及待的模样，薇洛丝无奈一笑，紧接着，她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把糖果，一个个分给了孩子们。

“别急，每人都有份。”

“谢谢姐姐！”

从她的手里接过糖果，吃下的孩子们都不由得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孤儿院的伙食虽然不算差，但也算不得有多好，零食糖果这种东西她们很久才会吃一次。

所以，她们对薇洛丝的好感，在初次见面就提升到了最高。

用一些糖果就能换取魔力的提升，薇洛丝觉得没有比这个更轻松的升级方式了。

倒是一旁的曼德尔，他看她能一下子掏出那么多糖果，不由得有些疑惑：“你随身带着糖果？”

“当然不是，只是孩子们很喜欢这些，所以为了让她们开心，我来之前特意准备了一些糖果。”

“而且如果后面真的遇到了魔物，糖果或许可以让他们忘却这段可怕的经历吧……”

薇洛丝静静地望着她们稚嫩的笑颜，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微笑，明明只是第一次见面，她却像是这群孩子的母亲一样，在为她们的未来所着想。

这一刻，曼德尔有些知道她为什么到现在都是满分了。

她的温柔和体贴，是历代修女都不曾拥有的，在如此艰难的年代，她就像是一道光一样，为身边之人驱散着无尽的黑暗。

如果在真正和平的时代，她或许会成为最为伟大的圣女吧。

叹息了一声，他看了薇洛丝和梅维娜一眼，便带着安娜离开了此地：“那你们在这里对付这些小孩吧，我和安娜院长四处看看。”

“嗯。”

孤儿院内的孩子们因为一颗糖果已经和薇洛丝打成了一片，虽然她内心真的不太喜欢和这些孩子接触，但为了魔力等级，她还是忍了。

不过在和这些孩子玩闹的时候，薇洛丝注意到了一位比较特别的女孩。

孤儿院孩子宿舍的后方，有一片宽敞的院落，院落中摆放着几个秋千，女孩就一直坐在秋千上，独自一人抱着小熊，显得格外寂寞。

注意到了薇洛丝的视线，孤儿院内的一名护工来到了她的身边。

“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诶？为什么？”

“其他孩子被抛弃的时候，大部分都还在只知道哭的年纪，但她不同，她被抛弃的时候，已经懂事了……”

薇洛丝点了点头。

“这给她的打击很大，这些年，我们为了让她合群作出了很多努力，但都失败了，她始终解不开自己的心结……诶？薇洛丝小姐？”

说着说着，护工就见到眼前的少女从她的身旁离开，走向了那个小女孩。

“我去看看她。”

Chapter 67

“给你，糖果！”

一阵淡雅的清香飘至小女孩的面前，她抬起头，只见薇洛丝走到了她的前方，朝着她伸出了右手。

在她右手的手掌心中，静静地躺着一颗糖果。

小女孩没有第一时间就接过它，而是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糖果？”

“因为我给每个小孩都发了糖果，你自然也不能例外。”

“……谢谢。”

小女孩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从她的手掌心里拿走了糖果，然后拆开糖纸吃进了嘴里，忍不住说了声好吃。

在她吃糖果的时候，薇洛丝坐在了她一旁的秋千上，待她吃得差不多了，她才开口道：“薇洛丝。”

“嗯？”

“薇洛丝，我的名字，你呢？”

“玛，玛莎……”

小女孩似乎是有些不善与人交际，说话的时候磕磕绊绊的，同时也不敢看向薇洛丝，脸蛋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红。

“很不错的名字。”

“是吗？”

被薇洛丝这么一夸，小女孩的脸就更红了，她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棕色小熊，好像这样就能从它的身上得到一点安全感。

同时，薇洛丝也注意到了那只小熊。

“你怀里的小熊，它有名字吗？”

“诶？！你还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人！”

小女孩很惊讶，以前那些找她聊天的人，从来都没有问过棕色小熊的名字，在她们的眼里，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玩偶罢了。

但在她看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玩偶。

……父母抛下她的时候，只有它陪伴在她的身边。

说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小女孩就很容易停不下来。

“我叫它杰兰特。”

“杰兰特？”

“嗯！杰兰特是吟游诗人口中的英雄骑士，在人类陷入危难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出现，然后打败所有坏人，保护人类！”

“你怀里的小熊玩偶也是这样？”

“嗯！那当然啦，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会保护我的。”

将怀中的小熊玩偶高高举起，迎着阳光，玛莎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而那玩偶墨色的瞳孔中，也倒映出了小女孩的喜悦。

可是很快，这抹喜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玛莎重新抱着小熊玩偶，眼底里开始泛起孤独和寂寞。

小熊玩偶会保护她的。

但会保护她的，也只有它一个。

薇洛丝看穿了她的心思，她悠悠地摆动双腿，双手抓着秋千两旁的绿色藤条，在玛莎心情最低沉的时候，她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也会保护你的，就像那个杰兰特一样。”

“怎么可能呀？杰兰特可是很厉害的骑士！姐姐这样弱不禁风的，哪里会像他一样！”

“谁说不可能的！不只是我，其实院长安娜，还有那些护工，在你遇

到危险的时候，都会拼了命地保护你哦。”

玛莎愣了一下，随后她从秋千上跳下，抱着小熊玩偶一言不发地逃离了这里，从她的背影来看，她显得有些狼狈。

“诶？玛莎！”

薇洛丝本能地伸出手想要挽留她，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

她刚才的话，不小心戳中了玛莎脆弱的内心吗？

这么敏感的玛莎让薇洛丝感到了一阵头疼，她果然和之前护工说的一样，心结很难解开。

……

从薇洛丝的身边离开，玛莎躲在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墙角，背靠着墙壁，低着头抱紧了怀中的小熊玩偶。

薇洛丝和院长会保护她？

怎么可能呢？她们就像她的父母一样，嘴上说着会保护她，结果到头来，还是无情地抛弃了她。

那些所谓的同龄人也是如此，她们嬉笑打闹，可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她们第一时间就会抛下身边的人。

院长安娜说，这里是她们的家，充满了爱和温暖的地方，但她知道，这里根本就不是她们的家，只是一个暂时收留她们的地方。

等待她们的，是抛弃和领养。

亲生父母都不爱她，这些陌生人，又怎么可能真正地爱她呢？被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领养，生活又怎么可能幸福呢？

大人总是谎话连篇的，那位漂亮的姐姐也不例外，她嘴上说着些甜言蜜语，但心里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

这个世界，她早已经看透了。

……

在玛莎离开后，薇洛丝也从秋千上起身，带着梅维娜在院落中闲逛了

起来，很快，她就遇到了搜查结束的曼德尔和安娜。

“情况怎么样了？”

“没发觉有什么奇怪的，等到晚上吧，说不定那头魔物晚上才会现身。”一叉腰，曼德尔有些无奈。

“也只好这样了。”

简单地聊了一下发现，曼德尔就绕过安娜，朝着孤儿院出口走去，而薇洛丝眼疾手快地拽住了他的衣角，天真烂漫地问道：

“你要去哪里？”

“呃，现在距离晚上还有点时间，我说不定还可以去喝一杯……”

“可是魔物如果突然出现怎么办？我们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只会沦为它的食物，尤其是这些孩子，她们……”

一提到孩子，薇洛丝的目光中就夹杂着强烈的乞求，而曼德尔也就被简简单单地道德绑架，认了命。

“唉，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在这里等到晚上吧。”

“嗯，有了曼德尔大人，我就放心了。”

单手捂脸，薇洛丝欣慰一笑，曼德尔看着她的脸打量了几秒，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像是自己被她整了一样。

但一想到薇洛丝的性格，又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是他想太多了。他如是安慰道。

在孤儿院内待了下来，夜晚很快就悄然而至，薇洛丝和曼德尔分为两组，分别提着灯，开始在院内寻找异常。

咕咕咕——

这里的夜晚很寂静，几乎只能听见猫头鹰的叫声，偶尔的，孩子们的宿舍那里会传来几声打闹，然后就是女护工的一顿训斥。

举着提灯，薇洛丝和梅维娜静静地走在孤儿院宿舍的三楼，明明一切都很正常，但薇洛丝总觉得四周的环境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直到轰的一声，大量碎石爆裂开来，曼德尔的身影从宿舍顶楼四楼飞下，狠狠地砸进了孤儿院的院落之中。

薇洛丝还没来得及感到震惊，一道庞大的猪人身影就从楼道中一跃而出，重重地砸在了曼德尔倒下的地方。

“曼德尔！”

刚喊出声，她就注意到烟尘之中出现了少许红色的光芒，而梅维娜眼疾手快地将薇洛丝推倒，同时喊了一声危险。

下一秒，火焰从猪人的嘴中喷出，直接朝着薇洛丝冲来，在见到无法烧死她之后，猪人就转变方向，企图点燃整个宿舍楼。

“烧，烧死你们……”

夜晚是它的进食时间，打扰它进食的人，都得被它活活烧死！

不过曼德尔可不会让它得逞，魔法汇聚的风刃重重地撞击在猪人的背后，强大的冲击力迫使它中断了喷吐火焰的动作，转过身重新面对眼前的敌人。

只是孤儿院的宿舍楼终究还是烧了起来，金色的火光点亮了四周，滚滚浓烟升起，孩子们的哭喊声不绝于耳。

曼德尔见状，准备施展水魔法浇灭宿舍楼燃烧大火，但是猪人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它三番两次打断了他的魔法，还使得他差点受了伤。

“可恶，只能先杀死你吗……”

曼德尔冰冷地看着眼前的猪人，身上的教袍不仅染上了许多脏污，还变得有些残破。

眼前的猪人魔力等级在七阶，他的等级也是七阶，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战胜眼前的猪人，就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就是宿舍楼……

燃烧的大火，是会吞噬生命的。

迟疑了一下，他最终还是决定先将猪人杀死后，再去扑灭大火，毕竟有猪人在，他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现在，只能祈祷女神会保佑这些孩子了。

宿舍的楼道内，院长安娜着急地指挥着慌乱逃窜的孩子。

“快！快点！弯腰捂住口鼻，往这边走！”

“啊！”

年幼的小女孩手脚不太利索，逃出宿舍的时候摔了一跤，安娜一急，刚想要逆着人流去将她抱起来，却发现一道银色的身影出现，将她抱在了怀中。

薇洛丝小姐？

安娜愣了一下，随即挥手道：“快！快往这边走！咳咳！”

火势越来越大，好在有安娜的指挥和其他护工的帮助，楼梯间很快就见不到孩子们仓皇逃窜的身影了。

来到室外，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出现了被烟熏过的黑色，薇洛丝也不例外，安娜看了一眼混乱的人群，一边慌乱地数着数，一边问道：

“都逃出来了吗？”

扫视了一圈，薇洛丝没有见到玛莎，她二话不说就转身朝着宿舍跑去，而安娜回头看向她，不解地大喊道：

“你回去做什么？这么大的火，再进去就出不来了！”

在火势的疯狂蔓延之下，整栋楼几乎都在燃烧，就算躲过了火焰、浓烟与高温，也有可能会被偶然倒塌的建筑砸到。

再次回去的话，明显九死一生。

可尽管如此，薇洛丝只是脚步一顿，头也没回地说道：“还有人没出来，我要去救她！”

Chapter 68

“我和你一起去！”

安娜追上了薇洛丝。

她以前在教会担任过修女，所以会一些很简单的魔法，能够帮助她们隔绝火焰带来的高温。

而且刚才她点了点孩子们的数量，发现不止少了玛莎，还少了另一个孩子。

她要将她们一起救出来。

薇洛丝和安娜冲进了火海，梅维娜犹豫了一下，最终也跟上了她们。

……

轰轰轰——

耳畔是火焰剧烈燃烧而产生的轰鸣声，玛莎艰难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趴在宿舍的正中央。

“咳咳……”

四周都是燃烧的火焰和灰色的浓烟，她尝试扭动着自己的身子，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小腿不知何时被倒下的柜子压住了。

记忆渐渐回归，她想起来了。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整栋宿舍楼剧烈摇晃了一下，那时候她恰巧经过了柜子，惊慌之中就被倒下的柜子压住了小腿，整个人也随之晕了过去。

醒来后，她不清楚为什么宿舍楼着了火，但她知道，她现在该做的，就是逃出去！

烟雾之中，她尝试扭动自己的小腿，让它能够从柜子的缝隙里挣脱出来，只可惜她年龄太小，力气根本不够。

而且那条被压住的小腿，她几乎快没有了知觉，也发不上力。

之后，她坐在地上尝试用双手推动柜子，但推了许久，它也根本没有什么动静，向门口爬行的话，她也压根做不到。

除此之外，火焰带来的高温令她浑身冒汗，衣裙穿在身上都感觉像是被火炙烤一般。

然而最要命的还要数那可怕的浓烟，它们不仅逐渐遮挡了她的视线，还呛得她不断咳嗽，呼吸一口，就像是肺部在燃烧一样。

“快，快逃！出口在那里！”

门外传来了院长安娜的声音，她心底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她想要开口求救，可最终却变成了不断咳嗽。

当她喊出救命两个字的时候，安娜的脚步声已经离她远去。

啊，果然又被抛下了呢。

因为吸入了太多的浓烟，玛莎的意识开始变得逐渐模糊，她最后挣扎了几下，在知道自己不可能搬开柜子之后，她选择了放弃。

躺在温度逐渐升高的地面上，她嘴里念起了那只会保护她的小熊玩偶：“杰兰特……”

火灾发生前，她将它放在哪里了？

记不得了，她现在还记得的，只有杰兰特的英雄故事，那名伟大的英雄骑士，总是在人类最危难的时候，现身这个世界，拯救人类。

据说，他的背影总是给人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仿佛只要躲在他的身后，世间的一切危险都无法伤害到她。

“杰兰特，救救我……”

浓烟已经快要让她陷入昏迷，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喊着，可她其实知道的，杰兰特根本不可能会来救她。

一切都是她的幻想罢了。

没有人爱她，没有人会保护她，她便幻想小熊玩偶是那传说中的英雄，会给予她应有的爱，会在危难时刻将她拯救。

它从来不会抛弃她，会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一点一点地长大。

幻想着幻想着，渐渐地，她也就当了真。

这样的幻想泡沫，在这场火灾中，被彻底戳破。

她从始至终，都没有被人爱过。

闭上了双眼，玛莎在这一刻放弃了所有的挣扎，她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还要留恋这样的世界，在这场火灾中永远地离去，或许才是她应该做的事情。

轰——！

可就在这时，她宿舍的大门被猛地踹开，一股热浪涌了进来，伴随而来的，还有急促的脚步声。

“唔！玛莎！”

像是有人在隔着层布呼喊着她的名字，玛莎睁开了疲倦的双眼，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凉了起来，灰蒙蒙的浓烟之中，她看到了一抹银色的背影。

“杰兰特……”

她无力呢喃着这个名字，视线之中，那道身影背对着她半蹲在地上，帮她将柜子抬了起来，而另一个人则趁机将她抱在了怀中。

是谁？

她觉得抱着她的人格外熟悉，但一时半会她什么都想不起来，她的眼里只有前方那道纤细的背影。

她又是谁？

她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只好用杰兰特来代替。

而被代替的少女，自然就是薇洛丝。

安娜的魔法很有用，帮她们隔绝了高温，但是浓烟和倒塌的建筑依旧威胁着她们。

好在一路有惊无险，她们再次深入了这栋燃烧着的宿舍楼。

之后，她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昏迷在宿舍的小女孩，由梅维娜抱着她先离开了这里，而后她们才来到玛莎的宿舍。

帮她抬起柜子的那一刻，薇洛丝听到了她低声呼唤的名字。

杰兰特，那是她的小熊玩偶，也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如果在这场火灾里丢失了的话，她恐怕会很伤心吧？

所以在安娜将玛莎抱住后，薇洛丝对她说道：“你先带她离开吧，我很快就会跟上来的。”

她要在这里寻找她的小熊玩偶。

安娜闻言一惊，此时的大火比她们来之前更加恐怖了，她们若是吸入再多的浓烟，恐怕也会立即陷入昏迷。

而且谁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万一有什么被火焰烧断的东西堵着路，她的下场就是死。

“开什么玩笑！薇洛丝，你还想要做什么？！没时间了！”

“你快带着她走！我会出去的！”

见薇洛丝坚持，安娜急得跺了跺脚，可她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也只能抱着昏迷的玛莎先逃向了宿舍楼外。

在她离开的同时，薇洛丝就开始在宿舍内寻找小熊玩偶，浓烟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找了有一段时间后，才在已经被烧成灰的床上发现了它。

只不过，一切都晚了。

此刻的小熊玩偶，只剩下了一个漆黑的标牌。

……

在薇洛丝她们拯救被困在宿舍中的小女孩时，曼德尔和七阶猪人的战斗也步入了尾声。

银白色的丝线在空中缠绕住了猪人的脖颈，他从天而降，落在宿舍楼

前方的地面上，随后双目一凝，右手往后一拉，银白丝线瞬间紧缩。

猪人脖颈被丝线光滑切断，鲜血如泉水般喷涌而出，硕大的头颅从它的身躯上滚下，猩红的双眼中充斥着不甘的愤怒。

咚——！

伴随着它身躯的倒下，这场战斗也终于是画上了句号，曼德尔吐出一口血，随即连忙转头看向了被大火吞噬的宿舍楼。

为了快速战胜猪人，他可是不惜施展了伤害身体的禁咒，而现在，他可没功夫查看自己的伤势，他只希望还在宿舍楼中的人此刻并未死去。

他高举双手，蓝色的庞大魔法阵瞬间出现在宿舍楼侧上方，默念完咒语，他大喝一声：“水流瀑布！”

紧接着，水就像是河流一般从魔法阵中涌出，一下子就灌入了宿舍楼中，火灾被顷刻熄灭。

在水流冲刷宿舍楼之后，曼德尔发现楼内并没有任何人存在，他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捂着胸口又吐了几口血。

同时，他感到了一阵委屈。

他来阿维克小镇明明是来度假的，为什么，为什么这里的魔物比他在教会里遇见的还可怕啊？！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原有的假期被通知取消了，而最最痛苦的事情，是它不仅被通知取消了，还被改成了无偿加班。

想到这里，曼德尔又吐出了一口血。

大火被魔法扑灭，但孤儿院宿舍楼已经变成了焦黑一片，其内的许多物件都被烧成了灰，几乎可以说是无法住人了。

好在阿维克小镇的天启教会能够暂时收留这些孩子，等到孤儿院拿到筹集的资金重建宿舍楼之后，她们就可以回来了。

所以安娜根本不担忧宿舍楼的问题，她一只手抚着胸，紧张地盯着楼道出口。

一定要没事啊，薇洛丝！

似乎是女神听见了她的祈祷，在她着急地等待了几秒后，一道狼狈的人影就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

“薇洛丝！”

她心中一喜，连忙冲上前查看她有没有受伤，在发现她的身上只是有些脏污之后，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随之而来的，就是担忧的质问。

“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都快给我吓死了！你知不知道当时再晚一些，你很可能就逃不出来了啊！”

“我这不是好好地出来了吗？”提着自己的裙摆，薇洛丝优雅地转了一圈，她的身上虽然有些黑黑的，但此刻的她依旧像是纯洁无瑕的天使。

“那是你运气好！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没有下次哦。”

“你……算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不过，你刚刚到底进去做什么了？这你可得老实交代！”

双手叉腰，安娜还是对薇洛丝冒险留下来的行为感到难以释怀，在她看来，这几乎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她真的不希望这么善良的少女就这样葬送在火海之中。

面对她的逼问，薇洛丝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被烧焦的标牌。

“安娜姐姐，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

孤儿院的火光逐渐消散，这时候专程来灭火的卫兵才姗姗来迟，此时孤儿院的门外围满了群众，她们在听说这场大火没有人死亡之后，都不由得鼓起了掌。

可在孤儿院一侧居民楼的屋顶上，一道穿着黑袍的人影死死地握紧了

拳头，朝着身旁的烟囱狠狠打了一拳。

大量裂纹在烟囱上诞生，狂风吹得黑袍猎猎作响，他不管不顾，只是低声呢喃道："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没有机会了……"

说完，他冷哼一声，消失在屋顶，而在不久之后，一只黑色的猎犬跳到屋顶之上，随之而来的，还有大贤者蕾菈。

她观察了一下四周，最终目光停留在烟囱的裂纹之上。

"迟了一点吗……"

之后，她扭头看向了还在冒着白烟的孤儿院，在看出事件已经结束后，她也就没有了再去帮忙的想法。

摸了摸猎犬的脑袋，她说道："继续搜查吧，深夜了，还会有其他魔物按捺不住的。"

……

手指一动，躺在病床上的玛莎渐渐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睁开眼，是洁白的天花板，盖在自己身上的棉被带着一股微弱的药味，陌生的环境令玛莎心头一颤。

她慌乱地看向四周，发现小熊玩偶就在身旁时，她将它紧紧地抱在了怀中，无论说什么都不撒手，好像这能给她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抱紧了小熊玩偶，她在东张西望期间，还见到了身旁桌上摆放着许多糖果。

望着那些糖果的模样，她忽地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她不是在火灾中被压住了小腿，没有逃走吗？

小心翼翼地掀开被褥，她发现自己的一条小腿确实缠绕着绷带，但是活动起来没有任何阻碍，也不会感到疼痛。

尽管有些奇怪，但这条腿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梦。

孤儿院宿舍楼起了大火，她被困在了火海之中，就在她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有人救了她。

当初她想不起来是谁，但现在想想，拥有银色长发的纤细背影，那不就是之前刚认识的薇洛丝姐姐吗？！

她冲进火海救了她？

还有，抱着她离开大楼的，是院长安娜吧？

【开什么玩笑！薇洛丝！】

【你快带着她走！我会出去的！】

回想起了她们在救她时说的话，玛莎再度抱紧了怀中的小熊玩偶，脸上闪过几丝羞涩。

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开心啊。

这就是被人保护的感觉吗？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也会保护你的，就像那个杰兰特一样。】

那个坐在秋千上，像是姐姐一样温柔的少女说出的话，竟然是真的吗？

还有院长安娜，她们竟然真的冲进了大火中，将她救了出来……

那时候火势那么猛，她们一定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吧？

白皙的脸颊彻底被红晕占据，她蜷缩着身子，将头埋在了腿间，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火海里，薇洛丝那道纤细的背影。

明明她看上去那么单薄，那么弱不禁风，但是躲在她的身后，她心里就会没由来地生出一份安全感，就，就像是杰兰特一样……

闻着怀中小熊玩偶散发出来的清香，玛莎的小脸止不住地扬起了笑容，而后，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抬起头看向了自己怀中的小熊玩偶。

Chapter 69

她昏迷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小熊玩偶在哪里，而且火势那么大，布做的它应该早就化为了灰烬才对。

难道，是女神在那场火海中保下了它吗？

静静地看着怀中的小熊玩偶，慢慢地，她发现了它的不对劲。

它好新啊。

它跟在她身边那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还是崭新的模样呢？

翻转过它的身子，她查看了一下它的标牌，在见到标牌上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编码时，她就知道，这只小熊玩偶并不是她先前的那只。

【薇洛丝，你还想要做什么？！没时间了！】

从安娜的大喊声中，她知道薇洛丝在救出她后，还是执意选择留下来。

而现在，她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她是在寻找她的小熊玩偶……

眼眶被泪水打湿，第一次感受到被爱的玛莎双肩微微颤抖，将头埋在小熊怀里哭了起来。

大人的世界里充满谎言，但偶尔也不失真心，或许她一直以来都错了，薇洛丝姐姐和安娜院长，和她的父母不一样。

她们真心爱着她。

……

在离开孤儿院后，薇洛丝就叫梅维娜先行回家，自己则跟着安娜前往了医院，让受了伤的孩子们暂时住在病房之中。

之后，她施展治疗术治疗好了她们的伤口，而医院内的其他病人也得到了她的救治，半身瘫痪的患者当即都能下了床。

只是在做完这一切后，薇洛丝发现自己的魔力等级虽然有了些提升，但基本就是蚊子腿般的肉。

阿维克小镇已经无法再给她的魔力带来十足的提升了。

不过，圣光可以。

原本魔镜上消散的圣光再一次凝聚了起来，拥有了抵挡和反**神攻击的能力，也算是有了一种应对精神攻击的手段。

从医院离开，天色已经很晚了，街道上几乎已经见不到行人，只剩下昏黄的路灯在独自闪烁。

这个点连不少车夫都已经休息了，剩下的马车也没有经过医院的，所以薇洛丝只好在黯淡的路灯下，独自一人默默地朝着住宅走去。

这么晚在外面行走，总是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尤其她还是教会的修女，和大贤者蕾菈走得很近。

她停下了脚步，望向了前方站在路灯下撑着伞的细长人影。

他虽然看上去还是个人，但以薇洛丝敏锐的第六感来看，他的本体应该是个魔物。

对此，薇洛丝选择，跑。

不过不是逃跑，而是带着他跑到人迹罕至的小巷，然后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大鱼吃小鱼。

敢在这种没人的地方来找她薇洛丝的麻烦，真是嫌自己的命不够长！

男人见薇洛丝第一时间选择了跑路，他的嘴角便开心地咧到了耳根，不属于人类的牙齿也因此暴露了出来。

想在他的面前逃跑，普通人类这种生物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紧紧地跟在薇洛丝的身后，在发现她自己一头撞进了没有路的小巷之后，他不由得再次咧开大嘴，无情地嘲讽了起来。

为了防止薇洛丝从小巷中逃出去，他瞬间出现了小巷口，堵住了少女逃生的希望。

与此同时，他还竖起右手，展现了一下自己比剑尖还锐利的指甲。

“呵呵，别跑了，薇洛丝，你是逃不出我手掌心的。”

遇到刺杀，这种生长于温室之中的少女自然会显得格外慌乱，薇洛丝紧紧贴着墙，像是受了惊的小兔子一样，身子不断颤抖。

“你，你想要对我做什么？”

扯着沙哑的声音，男人一步一步地朝着她走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让他的脸如同死人一样惨白。

“呵呵，你要怪，就去怪那个叫蕾菈的家伙吧，她不断破坏我主的计划，逼得我主只能派我来抓你，好让她投鼠忌器。”

蕾菈？

原来是受到了她的牵连。

晦气！

她缩了缩脖子，睁大双眼，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暴露在外的雪白双腿则呈现出内八的模样，正在瑟瑟发抖。

“计划？什么计划？”

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见她已经走投无路，这些愚蠢的敌人就会止不住地将他们的计划说出来，然后大笑几声，让她死个明白。

不，这次她倒是不会死，他们要抓住她，然后用她来威胁蕾菈。

只是就在薇洛丝期待男人将计划都告诉她的时候，她忽略了一件事。

“我主的计划？这岂是我能知晓的？他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这才是我的职责。”

“……啊？”

眼前的男人根本不知道他主上的计划。

“这么说，你也就是个不知名的手下？”

“……哼！不知名的手下怎么了？能为我主办事，就已经是天大的荣幸！”

尽管这般解释着，男人觉得薇洛丝看向她的眼神依旧充满了说不清楚的感觉，就好像是……有点瞧不起他似的。

他被一个人类少女看不起了？

额头青筋突起，他伸出手指决定弄断少女的胳膊和大腿，毕竟主上在下达命令的时候，又没有让他将完整的少女带回去。

只要她还活着就行。

“呵呵，薇洛丝，你这细胳膊细腿的，在抓捕中不小心弄断了几根，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舔了舔自己的指甲，男人准备出手的时候，却见眼前原本应该战栗不止的少女忽地一笑。

“是吗？弄断了几根骨头什么的，我倒是更加担心你才是。”

“嗯？”

伴随着少女话音的落下，强烈的危机感在男人的心底诞生，他还未来得及想明白这种感觉的由来，就见少女完全转变成了另外一个姿态。

银色的长发褪去，转变为了亮丽的黑色，染上了污渍的白色连衣裙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幽邃的黑裙。

最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那双圣洁无比的金色瞳孔顷刻间化为了红色，鲜血和死亡的气息攀上了少女的身躯，使她看上去宛若可怕的死神。

而少女手中出现的死神镰刀，印证了他的感觉。

“什，什么？怎么可能，你，你怎么可能也是魔物？！”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男人的额头冒出了大量的汗水，来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这样温柔善良的少女，竟然会是他这样的魔物！

而且从她的气息上来看……

他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根本不是！

Chapter 70

“有什么不可能的？”

抬起了手里的镰刀，薇洛丝打了个哈欠，接着说道，“天色不早了，快点杀了你，我还要回去睡觉呢。”

“呵呵呵呵，我，我可不是吃素的！我主给予我的力量是无敌的！”

呼——！

他的身体不断膨胀，身上的衣物也接连爆开，人类模样的头颅转变为了猪人，五阶的气息弥漫在这道小巷之内。

也就是下一秒，黑色的刀刃一闪而过，他不断膨胀的身体停了下来，细微的切口出现在了他的上半身。

无力地向后倒去，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不知何时已经被斩成了两半，而黑裙少女却依旧打着哈欠，默默地抬脚从他的身旁经过。

“失，失败了……”

鲜血不断从他的口中涌出，他意识模糊地看向夜空，脑海中出现的是主上的身影。

他们小看了薇洛丝……

他很想将这个极为重要的消息告诉主上，但被拦腰斩断的他已经做不到这点，黑暗最终吞噬了他的意识，他的生命也在这个夜晚悄然而逝。

没有价值的敌人，薇洛丝从来不让他多说一句废话。

收起了手中的死神镰刀，她哼唧一声，刚想要走出这个小巷，却发现前方出现了一只黑色的猎犬，并且朝着她“汪汪”叫了两声。

哪来的小狗？不怕被她吃了？

这么想着，她嘿嘿一笑，刚想要欺负它，一股寒意却忽然爬上她的脊背，顺着脊椎刺入了她的大脑。

躲！

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薇洛丝半蹲下了身子，而就是这一刻，银色的光芒在她原本停留的地方一闪而过。

被袭击了！

没有多想，她迅速退后，朝着巷内逃去。

奈何那道本就已经接近了她的银色身影比她快太多，只是一瞬，她就被她抓住了衣领，重重地抵在了墙上。

草！

偷袭！不讲武德！

耗子尾汁嗷！

虽然有些不服，但薇洛丝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速度真的很快，正面对抗她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她震惊地抬起头，刚想要看清来人是谁，结果就瞧见了一双倒映着催眠钟摆的眼瞳。

……又是她！

难怪。

有了猎犬，抓她真的毫不费力……

苦笑一声，薇洛丝认了命。

然而就在她以为自己很快又要被蕾菈催眠，醒来时候玩束缚监禁play时，这股催眠力量在经过她的脑海之后，环绕着金色圣光的魔镜就被触动。

下一刻，它阻拦在了它们的前方。

圣光闪烁，蕾菈在薇洛丝的眼中见到了自己的双眼。

“什么？！”

心中一惊，她刚想要闭眼，但早已经来不及。

和许久以前，她施展深度催眠被中途打断，从而遭受魔力反噬不同，这种浅度催眠她已经成功施展出来，一旦被魔镜反射，她自己也会中招。

瞳孔中的钟摆破碎，蕾菈后退了两步，双目变得黯淡无光，手也松开了薇洛丝的衣领，使她重新获得了自由。

摆弄了一下黑色衣裙，薇洛丝伸出手在蕾菈的面前晃了晃，在发现她真正地陷入呆滞之后，她嘴角抽搐了两下，最后还是没忍住，叉着腰大笑了起来。

“蕾菈，你也有今天？！”

虽然凭借蕾菈的能力，挣脱这样的浅度催眠用不了多久，但这点时间，已经足够她做很多事情了！

魔镜啊魔镜，你真是我的好宝贝！

要不是碍于形象，她恨不得将再次没有圣光覆盖的魔镜掏出来，狠狠地亲上两口！

“……汪？”

见到自己的主人陷入了不太正常的状态，猎犬坐在地上歪了下脑袋，有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薇洛丝也听到了这一声狗叫。

“猎犬吗？”

她面容温和地侧头看向了它，嘴里呢喃着什么，下一秒，她就贴到了它的身边，猩红的眸光中，仿佛闪烁着无尽的贪婪和欲望。

她舔了舔嘴唇，说道：“看起来很香，很好吃呢。”

猎犬是蕾菈这次找到她的罪魁祸首，经过少女这么一吓，它直接躺倒在地上，两眼一翻，脚脚一翘，晕死过去了。

它一个两三阶的小魔物，听不得这些。

没想到猎犬这么不禁吓，薇洛丝眨了眨眼，重新回到了蕾菈的身边。

吃猎犬什么的，她现在才没有什么兴趣呢，而且就是有猎犬在，蕾菈

才能在小镇里搜寻魔物。

她要是把猎犬吃了，她薇洛丝就成了蕾菈的猎犬了。

伸出手，薇洛丝温柔地抚摸着蕾菈的脸颊，她发现就算是陷入了呆滞，她的身体依旧散发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寒气。

可惜，这股寒气对现在她无用。

“蕾菈小姐，我知道的，被催眠的人虽然反抗不了，但是催眠结束后，该有的记忆都不会消失。”

右手手指划过白嫩的脸颊，她挑起了她的下巴，笑着问道，“你说，你上次那么玩弄了我，我是不是应该报复回来呢？”

话音落下，蕾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几秒过去，薇洛丝轻轻戳了戳她的脸颊，故作几分不耐烦地说道：“说话呀？不说话的话，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说完，她又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好似在等待蕾菈的回应，可被催眠的蕾菈哪里还会回应她的问话，她只会呆呆地站在原地，默不作声。

薇洛丝当然知道这一点，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戏弄她。

“好，不说话，这可是你选的！”

嘴角几乎要咧到耳根，她一把将站立地蕾菈推倒在地上，随后伸出手撕开她的白色长袍，再将她穿着的里衣也撕开了几道口子。

坏笑一声，薇洛丝伸出了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

在简单地玩弄之后，她就有些兴致缺缺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望着躺倒在地上一言不发的蕾菈，她摆摆湿润的右手，嫌弃道：

“哎呀，抱歉，忘了你被催眠了，话也不能说，什么都做不了，玩起来就和个木头一样，有点没意思呢。”

除了身体本能地还有点反应外，蕾菈该有的其他反应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这对薇洛丝来说很是无趣。

毕竟爱这种东西，做的时候就是需要双方的配合才能一起共赴巫山嘛。

想了想，薇洛丝有了办法。

Chapter 71

对了，你上次对我用的幻术，我虽然不会，但我会另外一种更刺激的，你要不要尝尝？”

她还清楚地记得前些天蕾菈给她布下的那场幻术，她在那个该死的卧室里被幻术塑造出来的蕾菈不断玩弄，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抵达巫山的最顶端。

当时的她真的不想再爬巫山了，可蕾菈不断地在身后推着她，那种感觉，她此生难忘。

“你不说话的话，就当是默认了哦。”

就在薇洛丝坏笑着，准备给蕾菈也施展她会的幻术时，她却听见她小声地拒绝道：“不……”

……不愧是大贤者蕾菈，即使被自己的催眠术催眠，也有反抗催眠术的能力。

只可惜……

“你还真信我呀？嘻嘻，真是单纯的大贤者。”

她薇洛丝从来不是什么信守承诺的魔女！

伸出右手覆盖在她的脸上，默念咒语，薇洛丝对着她施展了幻术，与此同时，她也连忙坐在了地上，闭上了眼睛。

四周布下了警铃一般的魔法阵，若是有人靠近她，这些魔法阵就会唤醒她，让她从幻术的状态中脱离。

没错，她的幻术可以制造一个梦境，被施术者和她都可以在那个梦境之中，只不过她作为施术者，拥有操控这个梦境的权限。

在梦境之中，大贤者蕾菈再厉害，也不是她的对手！

……

另一边，蕾菈缓缓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身处阴暗潮湿的地牢，四肢都

被冰冷的锁链吊了起来。

她虽然被催眠了，但也知道刚刚都发生了什么，纵使她再高冷，俏脸依旧被薇洛丝的行为而弄到发红。

真是太糟糕了……

魔女竟然能反**神攻击魔法，这是为什么？

纵然是以蕾菈的阅历，在此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能够反**神攻击魔法的东西。

要知道精神类的魔法是魔法的一大分支，如果魔女有办法反射所有精神攻击魔法的话，那可以说是直接废掉了这一个分支。

这种办法一旦传了出去，精神魔法将直接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可魔女是怎么做到的？

蕾菈不解。

摇了摇头，她没有继续纠结这点，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四周的环境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是幻术构造出来的梦境，她被关在了地牢之中，真正的本体则还在催眠状态之中。

想要解除这种催眠状态，寻常来说只能等待施展这种魔法的魔力逐渐消散才行，但身为大贤者，她有办法提前解除自己的催眠。

催眠魔法再厉害，那也是由引导魔力走向的魔法阵构成的，她只需要一步一步地破坏魔法阵，自然可以提前解除催眠。

不过这种办法需要一点专注，同时也需要一点时间。

她算了算，目前只需要三分钟就足够了。

只要这三分钟内没有人来打扰她，她就可以提前消除催眠状态，将眼前的魔女，然后恶狠狠地拷问她身上的秘密。

哒哒哒——

卫兵走路声在地牢的门口响起，与之一同传来的，还有她们的交谈

声。

“哼，真是不自量力的人类！就这样的水平也敢挑战我家的魔王大人，可笑至极！”

“那可不是吗？只是一招就被魔王大人击败了，现在的人类大贤者可真逊啊，败者就要受到败者的惩罚，魔王大人说很快就要来调教她。”

“那真是可怜，魔王大人的调教，想想都令人兴奋呀！”

这是什么？梦境之中还自带故事背景介绍的吗？

她蕾菈还是大贤者？这魔王又是谁？

难不成是现实中的魔王？

就在她胡乱猜想的时候，地牢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尖锐地叫声：“魔王大人驾到！”

哐当——！

年久失修的地牢大门缓缓打开，一道黑影笔直地站在门口，等到大门彻底敞开之时，那黑影才一甩袖袍，抬脚走了进来，霸气之中又带着几分优雅。

怀着几分好奇，蕾菈直直地盯着她看，待得昏暗的壁灯能够照亮他的外貌之后，她才愣了愣，问道：“……你就是魔王？”

来人正是薇洛丝。

只不过她此刻穿着极为华丽的黑裙，裙摆的边上还有着金色的纹路，尊贵之中又透露着几分高雅。

在她的头上，戴着象征魔王的王冠，配上她那张略显冷淡的脸，倒也的确有几分高高在上的气势。

伸出手指勾起蕾菈的下巴，薇洛丝娇笑一声，道：“是啊，我就是魔王，怎么？被我的气质惊艳到了？”

蕾菈迟疑了一下，她似乎是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直接转移了话题：“我问你，圣水晶是不是在你手里？”

“你……”

本想狠狠地质问她为什么要转移话题，可薇洛丝听到她提到了圣水晶三个字，就不由地想起了魔镜上的那个菱形水晶。

原来它的名字叫圣水晶？

听着，感觉不太像是什么简单的东西……

不过想让她承认这什么圣水晶在她身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双手抱胸，薇洛丝撇开了脑袋，嘴里嘀咕道：“……哼，本魔王可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只是蕾菈怎么可能不知道圣水晶在谁手里呢？

当初爆炸的时候，图书馆地下室就只有她和魔女，后来的伊莎蓓尔不仅没有找到魔女，也没有找到圣水晶。

它被谁拿走了，已经不言而喻。

“它就在你手里吧？它很重要，我劝你还是把它交出来，否则……”

“够了！说了没有就是没有！还有，你是魔王还是我是魔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问我了？”

薇洛丝只能用大声来掩饰自己的心虚，之后她更是指了指蕾菈，喊道：“看清楚你现在的地位！手下败将！”

这里可是她主导的梦境，什么时候轮到手下败将蕾菈来质问她圣水晶的事情了？

简直就是倒反天罡！

明明是她应该质问蕾菈圣水晶的来历和作用才对！

心里这般想着，薇洛丝要不是有点心虚，她或许真的就这么做了。

而且，她把蕾菈拉入梦境，可不是来问这些事情的。

她朝着蕾菈浅浅一笑，后者忽然心中警铃大作，面色冰冷地问道：“你想做什么？”

“战败就应该有战败的样子，你难道不知道输给魔王后，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吗？”

说完，一张王座就忽地出现在了她的身后，薇洛丝优雅地坐了下来，同时翘起了二郎腿，右脚脚尖勾起了黑色的高跟鞋。

啪嗒——

高跟鞋顺着脚尖跌落在地上，昏黄的光芒之中，柔美的玉足和诱人的小腿展露无遗。

禁锢的锁链也在这一刻骤然解开，蕾菈跪倒在了地上，她想要起来，却莫名地感受到了身体的虚弱。

这一切都是薇洛丝的手笔。

嘴角魅惑般地勾起，她在王座上半撑着脑袋，晃了晃洁白无瑕的玉足，轻声道：“我给你一次主动的机会。”

她想要蕾菈做什么，不言而喻。

“你！”

蕾菈怎么可能接受她的这种要求，她眯起了眼，眸中的寒冷几乎已经快要溢出，但这里是梦境，她并没有反抗薇洛丝的办法。

还有两分钟。

距离她挣脱催眠的束缚，还有两分钟时间，此刻的她一心二用，一边在应付薇洛丝，一边在偷偷地解除本体所中的催眠魔法。

只要解除成功，她就可以彻底翻身，将这只可恶的魔女压在身下狠狠调教！

可惜就在她这般思索之际，她的身体忽然不听使唤地靠近了薇洛丝，并且跪在了她的面前。

她满是错愕。

“你在这里反抗不了我的。”

薇洛丝呵呵一笑，只见她手指一点，蕾菈就被迫主动了起来，她的表情虽然依旧冷漠，但是淡蓝色的眼瞳却是罕见地颤抖了起来。

身为大贤者，虽然恶名满身，但她依旧是无数人心中的希望之光，更是她们前进道路上的学术导师。

可，可就是这样的她，竟然在这里做这种的事情……

该死的色魔！

看来是她给她的教训还不够！

嘴角残留的香甜就像是刻在奴隶身上的身份标识，令蕾菈感到耻辱之际，与此同时，心神巨颤的她根本没办法继续一心二用，解除催眠魔法的进度完全进入了停滞。

指尖触碰到了少女柔软的肌肤，不知不觉，蕾菈的眼前已经不再是秀美的玉足，而是白花花的大腿。

继续向深处探索的话……

就在她的脸颊感受到一丝温热之际，她的下巴忽然被薇洛丝捏住，强迫她与她四目相对。

薇洛丝很喜欢她的那双眼睛，淡蓝的色泽就像是极北之地的雪花，清冷之中又透露着几分纯净。

可现在，这抹雪花化开了。

它化成了水，虽然依旧纯净，但失去了清冷，多了几分温度，被这样的眼睛盯着，薇洛丝的内心难免会生出几分愉悦之感。

“大贤者，你应该从来都没有被人触碰过吧？前些日子你让我享受到了那迷人的欢愉，我今日就在这里，将它们尽数偿还给你好了。”

说着，数不清的血红色触手从薇洛丝的身后冒出，随后在蕾菈愣神的目光中钻入了她的衣裙内。

只听撕拉一声，蕾菈穿着的白色衣裙就被触手无情撕碎。

“住，住手！”

这些触手捆绑住了她的四肢，将她吊在了空中，一些则受到薇洛丝的操控，袭向了某些山峦谷地。

感受着触手带来的柔软与黏腻，蕾菈根本没有心思解除催眠魔法，她

银牙紧咬，用充斥着杀意的眼神盯着薇洛丝。

身体某些地方传来的触感令她时不时娇躯一颤，她强压下涌上喉咙的娇吟，奋力地挣扎，奈何梦境之中的她，和弱小的女子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薇洛丝的玩物罢了。

见她额间冒出了些许香汗，薇洛丝走到了她的身旁，弯下腰，伸出手再次抚摸着她的脸，望着她的双眼说道：

“那么凶做什么？待会我只希望你的声音不要太大哦，地牢的隔音效果不好，要是被那些士兵听了去，可就显得魔王我不检点了。”

“你等着……”蕾菈再也维持不了淡漠，转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哎呀呀，你看你，又急了，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的你，就像是那没了牙齿的老虎，越凶，就越是可爱吗？”

“哈哈哈哈哈哈——！”

说完这番话，薇洛丝张开了双臂，仰天大笑，她倒映在地上的影子因为地牢的灯光而被拉得很长很长，就像是来自深渊的恶魔一样，恐怖万分。

地牢之外，那些听到少女狂笑的卫兵都不由得缩起了身子，抱着怀中的武器瑟瑟发抖。

时间过去少许，薇洛丝看了眼被触手吊起的蕾菈，在见到她的水晶吊坠之后，知道时候已经到了。

“该认真了，蕾菈。”

从王座上站了起来，薇洛丝双手捏起了裙摆，将它们提了起来，血红色的触手在空中蠕动，蕾菈似乎见到了什么，瞳孔骤缩。

“你，你想做什么？！”

冰山美人越是在她的面前显现出慌乱，她就越是兴奋，那种生物最原始的征服欲令她感到欲罢不能。

有时候，薇洛丝很怀疑她是不是生来就是当反派的料。

“放轻松，我会给予你一般人不会有的快感，而且不要害怕，因为……”

贴近了蕾菈的身体，她轻笑一声，带着些许魅惑说道：“这是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哦，大贤者~”

“嗯哼……”

蕾菈眉头一蹙，死死地咬着唇，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了她修长的鹅颈。

两分钟，她只要集中精神，嗯哼，花费，花费两分钟的时间解除，嗯，解除，什么来着？嗯哼，这种感觉……该死的……

给她，给她两分钟的时间，她一定能，能从魔女的手中……

……

三十分钟过后。

心满意足的薇洛丝收回了触手，精疲力尽的蕾菈也随之摔在了冷冰冰的地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银色的长发凌乱地散落在地上，女子洁白的肌肤上多了许多红色的印记，有些地方甚至因为过度用力而肿了起来，一副遭受了虐待的模样。

而薇洛丝的注意力却不在这些上。

她细细地打量着蕾菈的躯体，望着自己在她身上落下的杰作，有些希望这个梦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蕾菈一定会怀孕的吧？

她很想知道不可一世的大贤者发现自己怀孕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表情，她肯定气坏了吧？

毕竟，她怀的可是魔物的孩子！

Chapter 72

这对人类希望之光的大贤者来说，绝对是一辈子洗不清的耻辱！

嘻嘻。

可惜，催眠术的持续时间有限。

她能感受出来，现实之中蕾菈身体上的精神魔法越来越微弱，等到彻底消散的时候，蕾菈什么都不需要做，就能恢复理智。

到时候她想逃可就逃不掉了。

所以，她挥了挥手，梦境便如同镜子般破碎开来，视线也从幽暗的地牢回到了阿维克小镇中的巷内。

没有任何犹豫，她对着还陷入催眠之中欠身行礼，随即逃入了黑暗深处，留下了一句小恶魔般的话语。

“谢谢款待！后会有期哦，大贤者！”

在她离开后不久，蕾菈挣脱了催眠魔法，无光的双眼又重新恢复了神采。

但是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就从地上站起来，而是蜷曲起了身子，轻咬着薄唇，羞红了脸。

她们之间的秘密？

该死的色魔，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在心里发泄了许久，蕾菈在感到有些缓过神来之后，她才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可尽管如此，她还是第一时间就弯腰撑住了小巷的墙壁，两条长腿不仅微微弯曲，还止不住地在颤抖。

梦境中的感觉，都回馈到了现实。

原来之前色魔被她幻术玩弄的感觉，是这样的……

咚——

有些用力地砸了砸墙，蕾菈捂着腰，羞恼地盯着薇洛丝消失的方向，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来。

……

在逃离了小巷后，害怕蕾菈很快就追上来，所以薇洛丝就转变为了候补圣女的模样，一路走回了自己的住宅。

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在绕过玄关之后，她见到了坐在沙发上梅维娜。

这位魔物少女依旧穿着外出时的衣裙，头发乱糟糟的，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出神，直到她回来之后，她才扭头看向她，问道：

“你回来得好晚。”

“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

“哦。”

说完，梅维娜就又进入了发呆的状态，薇洛丝走到她身边，摇了摇她的肩膀，将她的神智重新唤回来后，问起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你呢？你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

“怎么了？失眠了？”

梅维娜没有立马回答她，她伸出手捂住了心口，在感受到那过快的心跳后，她低声道：“我的心跳有点快，明天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什么意思？”

薇洛丝一愣。

“我的第六感一向都是很准的，明天很可能会有大事发生，你还是早点跟我一起离开小镇吧，要不然可能会死。”

梅维娜抬起头看着她，用一种诉说事实的口吻说道。

她是魔狼，天生就对灾难格外敏感，图书馆爆炸一事，她前些天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只是碍于自己的身份，才继续在那里工作的。

如今可不一样了，这次的不祥预感比之前还严重，而且波及整个阿维克小镇。

不过这次她没有什么非要留在阿维克小镇的理由，所以她才想劝说薇洛丝和她一起逃出这座小镇，避开这场灾难。

薇洛丝也听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

“所以说，明天小镇里会发生什么，对吗？”

“嗯，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离开这里，这样就可以避开这场灾难……”

“抱歉，那我就更不能离开这里了。”

沙发上，薇洛丝的回答令梅维娜一怔。

“抛下小镇居民独自一人逃走，我可做不出来这种事情，而且灾难之中，会有很多人受伤吧？没有我的话，会死去很多人的……”

提前通知小镇居民撤离是不可能的，一是很少有人会相信还未发生的灾难会到来，即使说这话的人是薇洛丝。

二是她们不知道这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是人祸，她们通知了小镇居民也没用，毕竟他们可以提前发动这场灾难。

除此之外，如果薇洛丝不在，灾难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这是身为候补圣女的她，无法袖手旁观的一件事。

“但是你也可能会死的。”梅维娜说道。

想了想，薇洛丝从怀里掏出了一袋金币，在梅维娜的眼前晃了晃。

“如果我死了，我身上这一点钱就都是你的了，虽然不多，但是在其他小镇找个工作生活下去，还是可以的。”

这枚袋子里的金币还是芬太太给的，到现在她除了日常开销之外，用得不多，目前还剩下了二十几枚金币。

她死后，这点钱留给梅维娜，应该可以让她换个小镇，继续伪装成人

类生活下去。

望着那袋金币，梅维娜一时间有些语塞。

薇洛丝就是这样的傻，她在得知自己可能死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她这样的仆人。

人类不是应该很自私的吗？薇洛丝为什么这么善良？善良到甘愿自我牺牲？

她想不明白。

但薇洛丝不走，她这个做仆人的自然也不会走，明日里到底会发生什么，她会和她一起经历的。

梅维娜起身离开沙发，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直到她走上楼梯消失不见后，薇洛丝才从她的身上收回了目光。

“会有危险？明明蕾菈和伊莎蓓尔都在，为什么小镇还会有那么大的危险呢？”

薇洛丝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小镇中无处不在的猪人，这个世界的魔物种类可是极其丰富的，这小镇之中竟然几乎只有猪人，事情就不可能简单。

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些猪人的等级甚至都在五六阶左右，偶尔还会出现七阶的，这完全不符合常识。

这说明有人在从中作梗。

明日，说不定就是那些人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

不过这和她魔女薇洛丝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形象，候补圣女会选择留下来，但为了活命，魔女会跑路。

反正到时候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劲，她第一个就冲出阿维克小镇逃命。

……

第二日清晨。

薇洛丝起床之后，换掉单薄的睡衣，穿上教会的修女服，走到了窗边，眺望着小镇的远方。

温暖的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天空一片湛蓝，白云之下，偶尔有几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过，生命的气息依旧随处可见。

没有任何异常。

Chapter 73

在住宅中吃完早餐，她就独自一人出发前往了教堂，梅维娜则是在城内闲逛，似乎是在寻找着可以日结的工作。

虽然薇洛丝手上还有一笔钱，修女每个月也会有一定的薪水，但梅维娜如果不劳作的话，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的。

不过初选通过后就会好很多了，等她们去了大城市，那里的教会待遇很不错，普通修女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不少薪水。

至少养活她自己和梅维娜是没有问题的。

不像现在……

梅维娜作为她的仆人，甚至连薪资都没有。

来到教堂之后，薇洛丝和往常一样开始等待着需要帮助的信徒出现，这一等，就是一天。

今天前来寻找帮忙的信徒很少很少，而且问题都非常简单，全是日常的琐事，这和往日可有点不一样。

要知道在过去，总有那么几个人的困难，是和魔物挂钩的。

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处理完信徒的事情，薇洛丝就离开了教堂，只是她刚走出教堂没多久，天上就下起了小雨。

没有带雨伞，她匆匆忙忙地站在了一处屋檐下躲雨，本想着等辆马车载自己回家，可她心头一跳，忽然预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小镇的黑暗中，似乎开始徘徊着魔物的魔力。

轰——！

她还在细细感应魔力的时候，剧烈的爆炸声响就从街道的一侧传来，尘土与碎石飞溅，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彻底倒塌，引来了无数人的尖叫。

烟尘散去之后，那里已经是废墟一片，不少人被埋在碎石之下，生死

未卜，薇洛丝能感受到那里很危险，但四周都是人群，她不得不冲到废墟旁救助这些伤者。

金色的治疗术化作光点汇入这些人的体内，那些被碎石砸伤流血的伤者很快就得到了治愈，不仅如此，这道治疗术还驱散了四周人们的恐惧和惊慌，让他们逐渐安静了下来。

废墟之下或许还埋着不少人，原本还不敢靠近的人群渐渐围了上来，动手将碎石搬开，开始寻找这些幸存者。

薇洛丝则蹲下身子，开始一个一个对受伤很严重的伤者施展治疗术。

可就在这时，爆炸的中心传出一声低微的怒吼，随后一道身影如同炮弹般冲出烟雾，朝着薇洛丝的腹部一拳挥来！

“小心！”

四周的人们自然注意到了异常，但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硕大的拳头袭向薇洛丝！

魔物的恶臭被拳风裹挟着吹向薇洛丝，她哪怕不用抬头，都知道攻击她的魔物是恶心的猪人。

不过这一击虽然看上去很猛，但明显不是朝着要她命来的，否则这头猪人根本不会袭击她的腹部，而是直接打烂她的脑袋了。

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变为魔女也不现实，到时候为了隐瞒身份，难不成她要把所有的目击者全杀了？

所以面对这刚猛的一拳，她含着泪，选择硬吃。

为了候补圣女的形象，她真的真的，付出太多了……

不过泪含到了一半，就被她吸了回去，银色的丝线在她的面前出现，身穿教袍的曼德尔及时赶来，他只是轻轻拉扯了一下丝线，猪人便四分五裂。

魔物的鲜血溅在了薇洛丝洁白的裙摆上，一丝苦恼浮现在了她的俏脸上，不过她将它隐藏得很好。

身为温室里的花朵，遭遇到魔物袭击自然得花容失色，薇洛丝白了白脸，一时间像是被惊吓到了一般，在原地有些站不稳。

只是很快，她就深深地呼出一口气，重新站直了身子，唯独眼神依旧不够坚定，隐隐约约还藏着几分惧意。

可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退缩。

曼德尔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不由地在心底里赞叹了一声。

刚才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五阶猪人的一拳就算打在了少女的腹部，也足以将她打得全身瘫痪。

寻常人遇见这一幕，早就被吓得魂不守舍了，毕竟这几乎是和死神擦肩而过，更别说是薇洛丝这样没有经受过磨难的花朵。

结果她的表现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她虽然也感到了畏惧，但没有任何退缩，她追寻梦想的勇气，战胜了她的本能。

他曼德尔虽然是个虚伪的君子，但他还是很欣赏这种拥有惊人勇气，意志坚定的年轻人的。

“薇洛丝，你现在跟着人流，逃去小镇的避难所吧。”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大量的魔物，所以只要是人类的城镇，都有可能遭受到这些魔物的进攻。

而避难所，就是给普通人躲避魔物的地方，是每个城镇必须拥有的地方之一。

可一旦启用了避难所，也就说明进攻城镇的魔物，超出了城镇防守的能力，这座城镇随时都有可能迎来覆灭。

候补圣女当然不能像那些居民一样，一遇到魔物就逃往避难所避难，她拥有寻常人不可能拥有的强大治疗术，留下来战斗才符合她的本性！

所以，她对着曼德尔说道：“我要留下来！”

“留下来？我承认你的治疗术很厉害，但这些魔物太多了，就连我也没办法保护你的安全……”

“魔物很多？”薇洛丝一惊。

“嗯，现在小镇里到处都有魔物跑出来，而且它们的等级大多都在五

阶，普通人根本没办法应对。”

曼德尔极为不爽地啧了一声，他的魔力等级是七阶，处理五阶魔物是很简单，但谁又能肯定这些猪人魔物只有五阶呢？

要是多来几头六阶猪人，他一个人对付起来就会很吃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来阿维克小镇是来度假的啊！打猪人魔物什么的，这算是什么事啊？！

更别说这个小镇还有他老师和辅教在，敌人知道这种情况都还敢惹事，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怕大贤者！

连大贤者都不放在眼里，他一个小小的监察使，在对面眼里估计连个屁都不是……

原以为来这里当监察使是个轻松悠闲的度假任务，没想到是进了个地狱难度的副本……

说多了，都是他的泪。

“你现在赶紧和那些家伙一起离开，逃到避难所去，我总有种预感，这些魔物，它们好像在找你……”

Chapter 74

一路赶到薇洛丝的身边，曼德尔已经杀了几头魔物了，而之前的魔物它们暴露了自己，但都没有攻击路人，它们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唯独这头靠近薇洛丝的五阶猪人，出现之后直接朝着薇洛丝攻击，并且看上去不是要她的命。

不要薇洛丝的命，那就是想要活捉她。

为什么呢？

他们想用薇洛丝来威胁蕾菈？

曼德尔想了想，发觉这是最有可能的。

就在他准备继续劝薇洛丝躲进避难所的时候，一根飞针悄无声息地破空而来，直直地刺向他的后脑。

曼德尔眯起了眼，侧了下脑袋躲开了这一招，随即转过身一挥手，风刃就朝着飞针袭来的方向攻去。

轰！

烟尘四起，他知道风刃击中的目标，但收效甚微。

一道套着黑袍的身影出现在了烟尘之中。

“你是谁？”曼德尔冷声问道。

“竟然躲过去了？哼，还算有点本事。”

黑袍人则有点诧异，这一飞针下去，寻常七阶人类很容易就被他偷袭杀死，可曼德尔不仅躲了过去，还能对他进行反击。

天启教会的监察使，果然不简单。

“你这家伙就是操控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是又如何？”

狂风吹起了衣摆，黑袍人拉低了自己的兜帽，扭头看向了薇洛丝。

“你这家伙运气倒是真不错，三番两次带着那女人破坏我的计划，还次次都成功了，昨晚我派去抓你的人，也死了吧？”

他似乎是很想平静地将这句话说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总能从里面听出一番咬牙切齿的意味。

那些七阶的猪人，肯定是他伟大计划之中的一部分，结果被她带着蕾菈，一顿嘎嘎乱杀，伟大计划也随之毁于一旦。

如果黑袍人是她薇洛丝，想必她现在也已经被气死了。

可惜，她不是。

她是参加教会圣女考核初选的候补圣女薇洛丝，特点是温柔善良，脸上总是带着一抹治愈人心的微笑。

“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差的嘛。”薇洛丝嘿嘿一笑，回道。

“哼，那是因为运气差的人根本笑不出来！”

黑袍人大怒，薇洛丝的笑容就像是无情的嘲讽，轻而易举地让他破了防，“以前抓不住你，现在抓你也一样。”

七阶的魔力等级骤然爆发，黑袍人猛地袭向薇洛丝，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她抓起来。

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薇洛丝眨了眨眼，选择躲到曼德尔的身后，与此同时，她为曼德尔施展了强大的治疗术。

她的意思很明显，有她治疗术作为支援，曼德尔可以尽情地战斗。

曼德尔见识过薇洛丝的治疗术有多厉害，所以他也不怕受伤，对着袭来的黑袍人就是一阵魔法轰炸。

虽然他心底里更希望薇洛丝躲起来就是了。

黑袍人在曼德尔身上留下的伤口，几乎顷刻间就能治愈，仅仅是战斗了两三分钟，他就停下了进攻。

“不愧是教会的监察使，实力还真是不错……”

继续这样战斗下去，是丝毫都没有进展的，黑袍人可不愿意浪费时间，“可惜，再强也没有用，在最伟大的君主面前，你们的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

呼啸而来的风吹落了他的兜帽，露出了一张年轻却病态的脸，咚咚咚的心脏跳动声越来越明显，他邪笑着闭上眼，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刻。

恐怖的魔力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的心脏好似承载器，在超出负荷地运转，很快，很快他就将……

咚——！

令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曼德尔在黑袍人闭上眼的那一刻，瞬间出现在了他的前方，并且狠狠地朝着他的心脏来了一拳。

受到了重击，黑袍人吐出一口血，身子倒飞出去了几十米。

趴在地上，他眼角一抽，用沙哑的嗓音，难以置信地说道：“你，你，你……竟然偷袭我？”

曼德尔没有任何废话，对着他躺倒的地方便是十几发火球，炙热的火焰和强烈的爆炸直接将黑袍人的身影吞没。

虚伪君子是这样的，能偷袭的，绝不正面战斗。

不过曼德尔偷袭，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敌人刚才明显是想要施展什么恐怖的招数，这个时候不打断他，难不成眼睁睁地看着他完成吗？

要想在残酷的战斗中活下来，脑子可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计划很完美，执行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曼德尔不知道的是，黑袍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死去。

火光之中，心脏跳动的声音越发明显，薇洛丝敏锐地感受到天地间的魔力都在涌向火焰之中，不祥的预感在她心底里浮现。

“啊啊啊啊——！！”

随着一声嘶吼从火焰中传出，狂风吹灭了火焰，约有七人高的猪人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它是薇洛丝见过的最高大的猪人，尖锐的獠牙，凶恶的眼神，它只是站在那里，就给予了她极大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甚至要比之前大贤者蕾菈给予她的都更加恐怖。

在这个猪人的胸口，有着一个巨大的窟窿，里面血肉粘连，一颗鲜红的心脏肉眼可见地怦怦跳动。

只要刺穿这颗心脏，眼前的猪人就会死亡，但别说是刺穿它，在场所有人连朝它出手的勇气都没有。

曼德尔也是如此。

冷汗从他的额角滑落，身为七阶监察使，他最能明白眼前的猪人拥有什么样子的实力了。

一招，它只需要一招，就能轻松地捏死他。

猪人降临之后，似乎有些不太适应这副躯体，它握了握拳，闭着眼沉默了三秒，随即朝着薇洛丝伸出手，然后用力一握。

薇洛丝周身的魔力在顷刻间化成巨手，将她束缚住，带着她飞往了猪人的手中。

她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

眼前的猪人，根本不是她能够抗衡的存在。

也就是在这一刻，土墙拔地而起，阻拦在了她和猪人之间，魔力化成的手掌被切断，薇洛丝从空中跌落下来，大口地喘息了两下，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哼，堂堂魔物君主，什么时候也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们了？”

伴随着一句嘲讽，两道身影出现在了土墙之上，和猪人正面对峙，而曼德尔则双眼一亮，喊道：

“辅教大人！老师！”

Chapter 75

魔物君主？！

薇洛丝闻言心里咯噔一下，传闻之中，魔王麾下有四位魔物君主，每一位君主都拥有常人难以匹敌的实力。

而眼前的猪人，竟然就是魔物君主之一？

难怪，难怪它抓她的时候，她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只是现在有伊莎蓓尔和蕾菈，对付这头魔物君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薇洛丝呼出一口气，不由得放松了下来。

“既然你们来了，那我也就懒得去抓那个爬虫了。”猪人君主右手一抬，地面上的泥土不受控制地汇聚在它的掌心，形成了一把约有十几米长的大刀。

“人类大贤者，你以为躲到这里，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乖乖受死吧。”

在通过魔力感知，感应到眼前的猪人君主的魔力等级后，蕾菈冷冷回道：

“这里不过是你投过来的意识而已，只有九阶的实力，你以为你能杀得掉我？”

“呵，我本来是想要用十阶的实力来杀你的，奈何它们都是一群废物，制造合适躯体的计划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将大刀指向了蕾菈，猪人君主冷笑连连，“不过那也只是我为了保险而已，九阶的实力杀现在的你，绰绰有余。”

说完，猪人君主便将大刀狠狠挥下，棕色的刀光瞬间越过土墙，将它一分为二，伊莎蓓尔和蕾菈则纷纷从土墙上跃下，面色凝重。

她们虽然嘴上很强硬，但现实情况如何，她们最为清楚。

伊莎蓓尔是八阶的宫廷魔法师，蕾菈现在能发挥的实力也和伊莎蓓尔差不多，普通九阶魔物她们或许能够联手战胜。

但如果是魔物君主，她们的胜算估计只有三成左右。

“哦，忘记说了，你们和我僵持得越久，我可爱的孩子们屠戮的小镇人类就越多，你们要是乖乖受死的话，我或许可以让它们停下来。”

猪人君主呵呵一笑，再度朝着她们挥下大刀，而蕾菈她们闻言心中一沉，不得不关注起了小镇内的情况。

就像猪人君主所说的那样，平日里隐藏的魔物都冒了出来，除了猪人之外，还有许多被改造成魔物的人类。

五阶的猪人其实并不算多，整个小镇内剩下的也只有寥寥几只，它们的破坏力有限，真正恐怖的，还是那些被改造的人类。

它们的数量虽然很多，但魔物等级其实很低，大多都在一二阶水准，很少有三阶魔物。

正常的冒险者如果能保持冷静，就算敌不过三阶魔物，但是也可以在它们的手下自救，可惊慌与恐惧占据了所有小镇居民的内心。

他们根本没有与魔物战斗的勇气。

……

富人区，芬太太的家中。

“快！您快躲进去！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

年迈的芬太太抱着自己的孙女，被管家硬生生地推进了地下室，随后他重重地关上了门，拔出了在客厅拿到的大剑。

大剑很沉，但他拿在手里，勉强还算顺手。

在他的四周，还有着四五位身强力壮、手里拿着武器的仆人，他们面对的是一头闯进家里的三阶螳螂魔物，大约有两人高。

“别怕！别忘了她们对你们这些年的照顾！我们是保护她们的最后一道屏障了，绝对不能后退！”

察觉到了仆人们的害怕，管家大声说着，想要壮仆人们的胆子。

而那螳螂魔物知道轻易出击讨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暗中寻找着他们的破绽。

直到有个仆人实在是忍受不了自身的恐惧，他尖叫着扔掉了手中的武器，疯也似地从管家身旁逃离。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眨眼间，仆人们全都逃光了，现场就只剩下了管家一人。

“你们……”

刚想要恨铁不成钢地训斥一番，一股危机感就爬上了管家的心间，他下意识地挥动手中的长剑，只听当得一声，和螳螂的前足撞在了一起。

虎口一麻，他后退了两步，长剑差点脱手。

虽然占据了下风，但他立马就意识到，这头魔物并没有他们想象之中的那么可怕。

如果那些仆人留下来的话，他们或许有战胜它的希望……

可惜。

螳螂魔物再度袭来，管家狼狈招架，身上很快就挂了彩，但他脚下

丝毫不退，因为他的后方，就是他想要用命保护的人。

本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但超乎管家预料的是，没过多久，一道黑影就在他的面前闪过，螳螂魔物瞬间被拦腰斩断。

“谢谢……”

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他擦了擦汗，捂住了受伤的胳膊，看向了将他救下的人。

那是一位留着黑色短发的少女，她背对着他，抬着头眺望着小镇的上空。

在那里，两道纤细的身影在和可怕的庞大猪人战斗，魔法的余晖几乎淹没了大片的星海，点亮了整个夜晚。

光是在底下看着，管家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不用谢我，你应该去谢薇洛丝。”

薇洛丝？

脑海中闪过一道柔美的少女之影，管家问道：“是她叫你来的吗？”

梅维娜没有回答，她依旧注视着夜空之中的战斗。

薇洛丝并没有叫她来救芬太太，她只是偶然路过这里，才顺手救下了她们，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切的源头，依旧是薇洛丝。

毕竟如果她没有收养她，她也不会出现在这里，救下这个管家。

见她不愿意说为什么，管家也没有多问，他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对着梅维娜劝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还是快逃吧，这座小镇出现了那么魔物，很快就会覆灭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肯定它会覆灭？”

犹豫了一下，管家想到了那些临阵脱逃的仆人，又想起了独自一人面对魔物的薇洛丝。

他解释道：“因为人们畏惧这些魔物，打心眼里觉得自己赢不了它们，他们不敢挑战它们，只会苦苦哀求它们放过他们。”

“这样的小镇，是没办法在魔物的袭击中，活下来的。”

绝望的气氛，早已经将整个阿维克小镇笼罩，人们若不醒悟，小镇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现在逃离小镇的话，或许还来得及。”

管家想劝她抓住最后机会，可梅维娜拒绝了。

“以前的我或许也会这么想吧？但现在，不一样了。”

说话间，就像是雪花一般，天空中渐渐地飘落下金色的光点，梅维娜

伸出双手接住了它们，一时间，温暖与勇气从她的内心散发开来。

“有她在，这个小镇就还有希望。”

Chapter 76

整座阿维克小镇被绝望和无助笼罩，面对魔物，无论它们有多弱小，与生俱来的恐惧就击败了人类，让他们根本不敢与其战斗。

比普通动物强不了多少的一阶魔物，在这种加持之下，甚至可以战胜许多成年人。

将这些都看在眼里，薇洛丝捏紧了拳头，思绪纷飞。

这座小镇很有可能完蛋了，就算撇开这些弱小魔物不说，猪人君主的恐怖她可是看在眼里的。

蕾菈和伊莎蓓尔联手都明显处于下风，她们战胜猪人君主的希望恐怕十分渺茫。

她现在是不是要逃走呢？

如果她现在逃走了，不管蕾菈她们能不能赢，阿维克小镇能不能存活下来，她候补圣女的形象都算是彻底崩塌了，初选根本无法通过。

没有圣女这个身份，她便无法收集到大量的赞美，未来迷失在魔镜之中，那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甚至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发生在下一次。

她想要逃，但逃走的后果太严重，令她不得不三思而行。

毕竟这几乎就等于放弃她苦心塑造的候补圣女形象，同时让自己置身于魔镜的危险之中。

不到万不得已，她真的不能逃走。

除此之外，她如果想要留下来，同时维持候补圣女的形象，就必须帮助蕾菈她们战胜猪人君主。

先前她听到猪人君主以城内居民的安危来危险蕾菈她们，这可能会让她们分神，所以她能帮助她们的，就是让城内的魔物无法威胁到居民。

看着一个个健壮的成年人被弱小的一二阶魔物追着撕咬，薇洛丝就银牙轻咬，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她将双手放在胸口，闭上了眼。

渐渐地，金色魔法阵在她的脚底诞生，随后向着四周迅速扩散，没用多久，这座魔法阵就几乎笼罩了整个阿维克小镇。

天空之中飘落了金色的光点，就像是夜空中的星星缓缓地坠落向人间，第一次施展如此庞大的治疗术，薇洛丝的小脸很快就苍白了起来。

不过也就在此刻，小镇居民的内心响起了少女温柔又勇敢的声音。

“大家不要害怕，这些魔物的等级很低，只要能够鼓起勇气，它们是无法伤害到你们的！”

“而且就算受了伤，我薇洛丝也会拼尽全力为大家治疗的，面对这种灾难，女神会保佑你们的。”

金色的光点从空中汇入小镇居民的身体，恐惧和惊慌被一点点地净化，冷静和理智慢慢地重新占据了他们思维的高地。

可也就是冷静了下来，感受着金色魔法阵带来的温暖，小镇居民们的心头涌上了难以言喻的羞愧。

一直以来，他们虽然赞叹薇洛丝的温柔善良，但都觉得她是温室里出来的花朵，没有见识过现实的残酷，才会拥有这般的心性。

可面对魔物，他们落荒而逃，舍弃了自己原本应该守护之人，而薇洛丝却坚守在原地，用治疗术驱散着他们的恐惧。

也就是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作为修女的薇洛丝，或许早已经见识过充满了残肢断臂的血腥战场，早就拥有了勇气，所以才能在魔物前面不改色。

他们以为的花朵，其实早就被鲜血淋湿过了。

相较之下，他们其实才是那些温室中的花朵。

生活在阿维克小镇的他们，被教会庇护，被骑士庇护，甚至有时候冒险者也会帮助他们，以至于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他们都有可能都见不

到任何一只魔物……

天启教会的医院内，孤儿院院长安娜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玛莎，身子止不住地发抖，在她们的病房之外，哭喊声不绝于耳。

“别害怕，会没事的……如果它们真的冲进来，我会保护好你的……”

嘴上这么安慰着玛莎，安娜颤抖的身子和哆哆嗦嗦的话表明了真正害怕的人是谁。

放在以前，或许玛莎也会害怕，但现在……

低头看了看自己怀中的小熊玩偶，玛莎将它递到了安娜的面前，笑着说道："给你！"

安娜一愣。

“诶？这不是会保护你的小熊玩偶吗？这个给我的话……”

“我有保护我的杰兰特了！”

犹豫了一下，安娜还是从她的手中接过了小熊玩偶。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在那场火灾之后，玛莎整个人都变了个样子，开始亲近她们这些以前不愿亲近的人了。

病房门外，年轻的教士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将来犯的魔物尽数劈成两半。

他的实力很不错，魔物等级也很低，所以一时之间杀得魔物接近不了这一层的病房。

之后，他更是听见了薇洛丝的传音，心底的希望如同烈火般燃起。

奈何魔物太多，年轻教士也有体力枯竭的时候，在抵挡魔物攻击的时候，他不小心露出了个破绽，从而被藤蔓怪物缠绕住脚腕，将他绊倒在地。

一只二阶魔物飞速来到他的面前，张开了锋利的大嘴，妄图将他的脑袋一口吞下，而年轻教士一咬牙，准备牺牲手臂保下自己的脑袋。

然而就在这时，只听咚的一声，这头魔物就被一根撬棍从背后击中了脑袋，当场脑花四溅。

而做完这一切，男人来到了年轻教士的面前，朝着他伸出了手。

年轻教士愣了片刻，最后搭着他的手，站了起来。

“谢谢……”

“不用谢，总不能一直让你来保护我们吧，而且这种等级的魔物，真没有什么好怕的！”

从地上站起来后，年轻教士发现原本个个紧闭的病房陆陆续续地打开了门，从里面走出了拿着各种武器的病人。

他们的身上见不到一点畏惧，只有战斗的勇气，痴痴地望着他们，年轻教士只觉得自己没有白白救下他们！

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人的转变，都要归功于薇洛丝。

是那位少女，将勇气和希望传递给了大家。

……

天空之上，时刻关注着小镇情况的蕾菈发现了某些异样的画面，她看着那位拼尽全力施展治疗术的候补圣女，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开来。

“你威胁我们的计划好像失败了。”

她对着猪人君主说道。

Chapter 77

猪人君主自然也注意到了小镇居民们的反抗，它冷笑一声，顺着蕾菈的视线就看向了薇洛丝。

“呵，什么时候，爬虫竟然也有这样的勇气了？难道，是那个家伙的功劳？”

先前没有强行从人类大贤者的手中将她抓走，这倒是让它有些后悔了，不过在它看来，这只是一点小失误，根本算不上什么。

小镇居民反抗与否，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结局。

“无所谓，只要解决了你们，我就让他们知道和我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再次横刀挥出，恐怖的刀光带起无数魔力激流袭向蕾菈二人，同时也摧毁着沿途的一切。

硬抗这种攻击只会让自己受伤，在灵巧地躲避猪人君主的数次攻击后，蕾菈发现了它的异常。

这个世上无论是谁，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魔力都会被消耗掉，可眼前的猪人君主却根本不会。

望着它胸口跳动的鲜活心脏，蕾菈忽然想到了什么，直言道：“你的魔力能够源源不断，想必在镇内，有维持你传送魔力到这具躯体上的魔法阵吧？”

既然它的心脏是接受魔力的终端，那在某处，一定会有传送魔力的前端，猪人君主将自身魔力流动的情况藏得很好，但源源不断的魔力还是出卖了它。

被蕾菈看穿，猪人君主也是愣了一下，它明智地选择了沉默，继续挥刀想要杀死蕾菈二人。

可知道了应对办法，猪人君主便也不再无法战胜，蕾菈一边躲闪着它的进攻，一边对着小镇中的曼德尔命令道：

“曼德尔！带着猎犬，去寻找城内魔力最旺盛的地方，破坏掉里面的

魔法阵！”

“是！”

得到了命令，曼德尔便施展魔法召唤出了猎犬，准备跟着它动身前往小镇内魔力最旺盛的地方。

而天空之中，猪人君主的进攻明显急躁了起来，同时还放下狠话：“我会在那之前击败你们的。”

不过也许是第六感，薇洛丝总觉得猪人君主的演技有点浮夸，也有点虚假。

好歹是成为了君主的魔物，怎么只是被发现了弱点就变得如此急躁？

只是她才没有心思去想那么多，笼罩整个小镇的治疗术她很快就主动撤去了，原本还有粉嫩的小脸此刻苍白得吓人。

“你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吧。”

曼德尔在她身旁嘱咐了一句，便将目光看向了赶来的部分教会教士。

他伸出手一点，命令道：“你们，跟我来！”

猎犬嗖地一声朝着小镇内部跑去，曼德尔也迈开步子紧紧跟在了它的身后，面对监察使的命令，这些教士不敢怠慢，也只得跟上了他。

似乎是得到了猪人君主的命令，曼德尔一路上遭遇了很多魔物，但大多都是五阶以下的低等级魔物，只是三两下便可以解决。

不过越是接近阿维克小镇的镇政厅，魔物就越是强大，直到最后，拦住他去路的，是两三头六阶猪人的尸体，以及一头不断吞吃着同类尸体的七阶猪人。

为了将他拦住，竟然不惜牺牲那么多六阶猪人？

那他可不能让猪人君主得逞。

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燃烧起自己的鲜血，将自己的魔力等级无限推进到了八阶，同时瞬间对面前的七阶猪人动手。

银色丝线在空中一闪，七阶猪人的身躯在顷刻间化作了好几块肥胖的血肉，曼德尔一惊，随后便是一喜。

他惊的是，没想到这头猪人如此好解决，他还以为即便他燃烧了鲜血，也会有一场苦战才行。

喜的便是七阶猪人死后，他能够快速地逼近传送魔力的魔法阵了。

可就在他抬脚迈过七阶猪人的尸体时，他的心脏扑通跳动了一下，死亡的危机感瞬间传遍全身。

想也没想，他拼了命地施展防护魔法，下一刻，七阶猪人的尸体忽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甚至波及到了距离曼德尔很远的教士。

一声声惨叫传来，他们都各自捂着伤口哀嚎，而曼德尔更惨，他本身就施展了禁咒，再经过七阶魔物的自爆，他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任何战斗力。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放弃，挣扎地从地上爬起来，他拍了拍破烂不堪的衣物，带着一些没有波及到教士，继续跟在了猎犬的身后。

不过这次他们的速度远比之前更慢，教士们也开始不断处理想要阻挡他们的魔物。

只是幸运的是，这座小镇中的强大魔物已经所剩无几，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他们的脚步。

最终，他们发现猎犬停留在了镇政厅后院的地下室门口。

“你们拖住它们！”

命令身后的教士将不断涌来的魔物拖住，曼德尔捂着胸口，咳嗽两声冲进了后院的地下室。

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在感受到那浓郁到几乎凝结成实质的魔力后，曼德尔脸上闪过一丝狂喜。

魔法阵就在这里，不会有错的！

深入了地下室内，这里的内部构造早已经不是传统别墅地下室了，而是一座宫殿的大厅。

向里面走了两步，曼德尔见到了大厅最前方的墙壁，在看见上面刻画着的亮红色魔法阵之后，他瞳孔一缩，激动了起来。

没错！就是它！

只要破坏了它，猪人君主就没有了魔力来源，它的身躯会逐渐承受不住猪人君主的意识，从而面临崩溃！

阿维克小镇的危机，就可以彻底解除！

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阵火热，同时不顾伤势地朝着魔法阵跑去，可就在他迈出一步之后，飓风从他的一层吹来。

抬起手挡住狂风，待得风浪平静之后，他朝着前方看去，只觉得浑身冰冷，意志绝望到了极点。

在他的面前，此刻站立着一只大约有五米高的人形魔物，不过它浑身是由树木藤蔓构成的，上面还戴着盔甲，手中持着一把锐利的长枪。

树人守卫！

这是一些重要之地经常出现的魔物，它们的实力至少都在五阶，而曼德尔眼前的这只，更是达到了七阶！

他脸上血色褪尽。

如果他没有受伤，或许还能和这头魔物战斗，但现在……

他没有任何胜算，阿维克小镇也是如此。

感应到了地下室内传来的七阶魔物气息，天空之中的猪人君主终于憋不住，从眉头紧锁转变为狂笑不止。

“就算你们找到了魔法阵又如何？感应到了吧？看守魔法阵的魔物可是七阶，你们现在，还有能突破这道防线的人吗？”

它早就知道了，这个城内能够战胜树人守卫的，只有三个人——曼德尔，蕾菈和伊莎蓓尔。

后两者被它牵制，所以只需要重创曼德尔，她们就再也没有了翻身的可能。

牺牲七阶猪人，很轻松就达到了这一目的。

伊莎蓓尔也很明显地感受到了希望的渺茫，她扭头看向了蕾菈，有了几分退意。

在她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贤者的性命比这些小镇居民的性命重要得多，她们可以死，但是大贤者不能。

只是当她注意到大贤者蕾菈的坚定眼神后，她就知道她的劝说并不会有任何作用。

明明已经没有了赢的希望，却还要拼死战斗，这是她无法理解的地方，但也或许就是这样，她才成为不了大贤者吧。

战斗依旧在继续。

地下室中，曼德尔狼狈地躲开长枪的刺击，他的眼里倒映着大厅前端的魔法阵，它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他想要放弃，但他知道自己没有放弃的资格，从他踏入地下室的那一刻起，他就只有成功才能活下去。

但他根本做不到。

小镇内已经没有能和树人守卫战斗的强者了。

怀着绝望的心情，最终，他被树人守卫的藤蔓绊倒在地，锐利的长枪朝着他的眼睛破空刺来，临死之前，他想起了很多很多。

出生，接触天启教义，加入教会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士，后来因为过于正直而被陷害，沉沦陷入过低谷。

这些过往如同歌剧般一幕幕地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他知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死前走马灯。

真是不甘心啊，他明明到阿维克小镇是度假来的，怎么最后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呢？

难道度假也有罪吗？

不过其实能死在这些回忆里，对他来说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

叮——！

刺耳的铁器相撞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揉了揉眼睛，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看见一把漆黑的镰刀和向他刺来的长枪碰撞在一起。

四溅的火星落在他的脸上，他感到一阵生疼。

“喂，还没死的话，就准备找个机会，偷偷摸过去解除魔法阵。”

清冷的话语在曼德尔的耳畔回响，他的意识猛地回归，发现一位穿着黑裙的少女站在了他的面前，和树人守卫进入了对峙状态。

“你是……”

“现在可不是询问姓名的时候，而且，我不想把话说第二遍。”

“知道了！”

他虽然不知道黑裙少女是谁，但只要知道她是来帮助他的就好，原本沉寂的心死灰复燃，希望使得他的心怦怦狂跳。

即使现在还没有破除魔法阵，但他已经拥有了劫后余生的感觉，面对那位比他矮一点的少女也多了几分尊敬。

他知道她其实也是魔物，但他并非是什么迂腐的老古董，她救了他，那她便是他的救命恩人。

面对救命恩人，该有的尊敬他一点都不会少。

至于她为什么会救他……

善心大发？魔物内斗？还是其他什么，他根本不在意。

在他的注视之下，薇洛丝手持镰刀，紧紧地盯着面前的树人守卫。

她早就知道破坏魔法阵不会那么容易，所以跟在了曼德尔的身后，一路来到了镇政厅的地下室。

结果和她预料的一样，猪人君主在这个地下室设置了极其强大的守卫。

重伤的曼德尔是指望不上了，现在只能由她来终结这一切。

握住镰刀，在看准了树人守卫身上没有盔甲的部位后，她施展迅疾魔法，眨眼间就逼近了树人守卫，并且抬起镰刀就朝那些部位砍去。

第一次挑战七阶的敌人，她定然会拼尽全力。

叮——！

和想象之中的一样，树人守卫举着长枪拦下了这一刀，接下来，薇洛丝便是炫技般地进攻，漆黑的镰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切割着树人守卫的躯体。

曼德尔都看呆了，他虽然知道黑裙少女可能很厉害，但完全没想过她竟然可以压着树人守卫打。

就算是他没有受伤的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吧？

惊叹之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绕过黑裙少女和树人守卫大战的地方，他偷偷地朝着大厅尽头走去。

可树人守卫察觉到了他的动静，它飞快地伸出藤蔓，想要将他拦下，然而却一刀被薇洛丝斩断。

“和我战斗还敢分心？”

毫不客气地说出了这番话，薇洛丝抓住机会，为镰刀附上火焰魔法后，重重地劈砍在了树人守卫的肩膀上。

火焰侵入了树人守卫的身体，它挣扎着想要扑灭火焰，但薇洛丝并不给它这个机会。

连番的攻击让树人守卫不断狼狈后退，曼德尔也借此来到了大厅的尽头，他抬起头，盯着墙壁上刻画着的魔法阵，咬破自己的手指，修改起了上面的铭文。

树人守卫这次是真急了，它催动所有的魔力，让无数藤蔓出现在地下室之中，想要通过它们来抓住曼德尔，阻止他的行为。

但是它这么做，等于将后背露给了薇洛丝。

“该结束了……”

握紧手中的镰刀，薇洛丝默默地看着树人守卫，四周的光芒就像是被剥夺了一样，诡异地暗了下来。

与此同时，她双眸之中的腥红越发明显。

不知哪儿来的风吹起了她的裙摆，她渐渐地飘浮在空中，居高临下地

对着树人守卫举起了镰刀。

漆黑的魔法阵浮现在她的背后，其上的铭文充斥着深奥和晦涩，一尊手持镰刀的死神虚影在魔法阵之中若隐若现，它散发出来的死亡寒意几乎冻结了空间。

就连在破坏魔法阵的曼德尔都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的双腿出于本能，开始止不住地颤抖，几近死亡的感觉更是令他嘴唇发白。

……这是什么魔法？

“收割。”

随着少女的话音落下，他的大脑似乎也停止了转动，灵魂好似沉入了深渊之中的海洋，连带着身体一起失去了掌控。

通过大厅墙壁上的光滑镜面，他看到了他身后的树人守卫身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根虚无缥缈的线。

死神虚影拽着它，只是轻轻地挥舞了一下镰刀，那根线便被一分为二。

哐当——！

长枪跌落在地上，树人守卫的生命气息在同一时刻断绝，死神虚影也随之消散，恐怖的死亡气息散去之后，曼德尔才呆呆地在魔法阵上画下最后一笔。

Chapter 78

轰！

大地传来了剧烈的颤抖，尘土纷纷从宫殿大厅的上方落下，在曼德尔画完这一笔后，原本散发着光芒的魔法阵瞬间黯淡了下来。

看不见的魔力波流因为魔法阵的失效而被中断，由魔力供应的大厅似乎开始承受不住地面建筑的压力，天花板上出现了道道裂纹。

快走！这个地下室要塌了！

曼德尔强忍着还未彻底散去的恐惧，用求助又带着点惊恐的目光看向了黑裙少女。

如果可以，他真的不想要麻烦少女，但……

他现在受伤很严重，又被少女吓了一吓，张开双腿走路都很困难，更别说逃出这个即将坍塌的地下室了。

只有，只有少女能帮助他……

明白曼德尔想要做什么，薇洛丝点了点头，然后在他满是惊喜的目光中，独自一人飞快地逃离了地下室。

眨眼间，曼德尔就找不到她的踪影，只剩下一只手孤零零地伸着，甚是可怜。

作为七阶贤者，地下室坍塌当然不会要了他的命，但绝对会让他格外难受，尤其是在他重伤的情况下。

阿维克小镇的镇政厅很快就倒塌下来，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在镇政厅之外，那些由人类转变成的魔物也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它们之所以能够变成一到三阶的魔物，正是靠着这座魔法阵供应的魔力，现在魔法阵失去了效果，它们自然再也没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了。

天空之中，感受到了自身魔力的削弱，猪人君主狰狞地看向自己胸口，不可思议地大吼道：“什么？怎么可能？！”

这座小镇里不是只有三个在七阶以上的人类吗？树人守卫怎么可能连重伤的曼德尔也打不过？

他明明计算过，就算是曼德尔施展了魔法禁咒，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战胜树人守卫，要知道，这种魔物就是以防守出名的！

伊莎蓓尔发现魔法阵被破坏，原本想要逃走的想法烟消云散，她惊喜看了蕾菈一眼，连忙问道："这也赢了？曼德尔他用了禁咒？"

不只是猪人君主想要知道答案，她也想要！

可蕾菈看着化作废墟的镇政厅却是一脸平静，或者说，微微有些错愕。

"就算是用了禁咒，他也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杀死那头七阶魔物。"

曼德尔有多大的能耐，蕾菈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头七阶魔物爆发出来的气息，根本不是重伤时候的他能够战胜的。

所以，一定是有了其他人的相助，曼德尔才得以成功破坏魔法阵。

那谁会帮助他呢？

蕾菈的脑海中闪过了那一道漆黑的影子。

"什么意思？"伊莎蓓尔不解。

"待会就知道了。"

说完，她扭头看向猪人君主，言语间不由得放轻松了很多："没有魔力的供应，你还能维持多久的九阶呢？猪人君主？"

失去了魔力的供应，这具肉身最终会因为无法承受猪人君主的意识，而面临崩溃，在那之前，它每存在一米，实力就会下降一个档次。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它刺杀蕾菈的计划算是彻底失败，猪人君主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点。

"哼，这次失败了，别以为你就能逃过一命！只要和魔物作对，你们的下场永远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它深呼吸一口气，飞向了天空之中，随后一张大嘴，将四周的魔力尽数吞入腹中。

紧接着，它燃烧了身上的所有魔力，如同陨石一般坠向阿维克小镇！

红色的光芒几乎点亮了整个天空，它的身躯和陨石比较起来明明很弱小，但光芒波及的范围却一点也不比陨石少。

这是来自九阶的舍身攻击魔法，蕾菈和伊莎蓓尔对视了一眼，联手施展出防御魔法，将小镇笼罩在其中。

这道屏障能否抵挡住降落的陨石，成为了小镇居民现在最想要知道的答案。

不过从结果上来说，大贤者和宫廷魔法师并没有让他们失望，魔法屏障保护住了阿维克小镇，而魔法屏障之外的森林，则化作了一片巨大的坑洞。

魔法屏障破碎，为了抵挡下这一招，蕾菈都捂着胸口吐出了两口血，只是在这之后她还没有来得及调整自己的气息，她就催促伊莎蓓尔道：

“快！快带我去镇政厅看看！”

伊莎蓓尔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施展魔法将她带到了镇政厅。

这里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四周的人都在努力翻开碎石，企图寻找幸存者。

曼德尔因为埋得深，还是伊莎蓓尔利用魔力魔法浮起所有的碎石，他才得救的。

教会的修女也在这附近，曼德尔被救下之后，修女就用治疗术帮他治疗着伤口，这期间，好奇的伊莎蓓尔问起了他的情况。

“曼德尔，你到底是怎么打败那头魔物的？”

“我？我没打败它，是其他魔物打败的。”

“啊？其他魔物？”

伊莎蓓尔震惊于他口中的其他魔物，不断地询问着那魔物的样貌性格以及动机，但蕾菈却早已经猜到了她是谁。

那头色魔，拯救了阿维克小镇。

这头魔物真的很奇怪，作为魔物，她没有寻常魔物的狠厉和凶残，反而更加奸诈狡猾，身上还萦绕着一股特殊的气质。

君主是魔物世界中除去魔王的最高统帅，寻常君主说话，没有任何魔物敢不听的，那是刻进灵魂之中的服从。

可这色魔却打破了这个规律，她不仅不听猪人君主的话，甚至还要破坏它的计划，从它的手中拯救阿维克小镇。

她图谋的，到底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闯入了蕾菈的脑海，她对色魔的动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她不会因为色魔拯救了阿维克小镇，就改变看法，将她当成是什么善良的魔物。

毕竟色魔犯下的种种罪行，她至今依旧历历在目。

接下来，伊莎蓓尔和蕾菈便开始迅速地清扫小镇内残余的魔物，在这两位至少拥有八阶实力的强者手下，所有的魔物都不是她们的一合之敌。

清扫完所有的魔物，夜空也微微放光，金色的光芒从地平线的那一层照来，第一次，小镇内的居民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竟是如此的温暖。

这，是圣女初选的最后一天。

小镇虽然度过了危机，但和魔物的激战中，小镇内的建筑大多都遭到了损坏，所以因为劫后余生而睡不着的人们，忍不住熬夜修复了起来。

每当他们觉得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的时候，小镇外的一大片坑洞就能告诉他们，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摧枯拉朽的恐怖陨石，真的差点让他们死于非命。

同样的，薇洛丝也没有选择睡觉，而是在小镇内游走，利用治疗术不断地治疗着受了伤的人们。

虽然得到她们的赞美，魔力的增长很缓慢，但一旦数量多起来，增长的幅度还是很客观的。

比如经历了这一晚，她灵魂之中的魔镜不仅再次充满了圣光，而且魔力等级还突破到了六阶初期。

冒险者公会大厅之中，不少伤员都被搬送到了这里，冒险者和普通人不同，他们在和魔物战斗时冲在了第一线，所以受伤也比较严重。

血腥味弥漫这座大厅，期间还夹杂着不少人的哀嚎，很快，金色的光点如同萤火虫般飘入，温暖的光芒让冒险者的哀嚎逐渐销声匿迹。

“是薇洛丝小姐！”

有人见到了迈入大厅的少女，激动地几乎站了起来，而薇洛丝含着微笑朝他点了点头，随后便把目光放在了那些因为和魔物战斗而被重伤的人身上。

他们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地上，有些是被魔物砍断了手脚，有些则是被魔物开膛破肚，放在过去，他们除了等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但薇洛丝来了，那便不一样了。

“放轻松点，大家都会没事的。”

她单膝跪在地上，一边安抚着他们的心灵，一边施展治疗术，帮助他们修复着伤口。

令四周的冒险者目瞪口呆的是，再恐怖的伤口在薇洛丝的治疗之下，都能完美愈合，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伤疤。

最震撼的，还要数那些被救下的冒险者。

他们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本以为自己都快死定了，结果活了下来，泪水瞬间布满了他们的眼眶。

“薇洛丝。”

一名颇有几分英姿的女冒险者来到薇洛丝的身后，轻声叫着她的名字，薇洛丝也只好站起了身，看向了她。

她记得她，外号叫做血鞭，是和独眼狼齐名的冒险者。

血鞭将手伸入了口袋之中，随后取出了一枚发卡，将它递到了薇洛丝

的面前。

“这是我找人定制的蝴蝶发卡，本来是想要自己用的，但现在就送给你吧。”

“诶？不用，不用……”

“收下吧，毕竟……”

薇洛丝摆摆手，想要拒绝，但血鞭却靠近了她的耳畔，接着轻声说道，“你要离开这里了，对吗？”

“你……怎么知道？”

候补圣女的身份她隐藏得很好，整个小镇中应该依旧没有多少人知道才对，至于知道今天是她初选最后一天的人，那就更加寥寥无几了。

她不明白血鞭为什么会知道她很快就要离开了，但令她有些气恼的是，后者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解释。

一旁，不少人见血鞭送上了礼物，也急忙将自己的礼物拿了出来，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对了！薇洛丝小姐！我这里也有东西送给你！”

“我这里也有！”

“都是我们的心意！”

他们送什么的都有，武器、零食、发带……薇洛丝很快就被他们的热情淹没，不过她表面演得难以抉择，实际上将看上去还不错的礼物都收了下来。

待得剩下的都是一些她瞧不上的东西后，她就以要治疗其他病人为由，故作为难地从人群之中离开。

嘻嘻。

贪婪的魔女是这样的，人心，不过是她随意玩弄的东西罢了。

就在她迈出冒险者大厅，背影越来越渺小之际，人群之中不知道是谁，大声喊道：

“薇洛丝！你就是阿维克小镇的圣女！未来也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圣女！考核加油！”

脚步一顿，薇洛丝回头看了激昂的他们一眼，愣住了。

什么？他们是怎么知道她身份的？！

有内鬼？！

呆滞了片刻，她摇了摇头，还是微笑着对他们挥了挥手，这才离开。

他们知不知道她的身份，其实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倒是那番鼓励她的话，让她贪婪的魔女诞生了一点小小的罪恶感。

她刚刚是不是不该拿看得上眼的礼物？是不是连看不上眼的一并拿走才好一点？

荒诞的问题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薇洛丝无奈地轻笑了一声，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尽头。

血鞭望着她消失的背影，久久都没有回神。

她为什么会知道薇洛丝的身份？

悄无声息地来到阿维克小镇，带给这座小镇爱与希望，结合着教会正在进行圣女考核的消息，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她就是那位候补圣女。

更别说小镇教会里还来了几位大人物。

至于为什么知道明天她就会离开……

那就是她的直觉了。

她眼中的薇洛丝已经变得很淡很淡了，就像她一开始到来的那样，她离去的时候，也会悄无声息。

她不属于这里。

阿维克小镇太小了，锁不住她的光。

将爱与希望留下之后，她就会前往更加广阔的天空，去追寻属于她的梦想，到了那时候，她的光芒甚至可以笼罩众多人类帝国。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她就能听到她的丰功伟绩吧。

在初选最后一天的晚间，镇长哈维来到了教会，想要邀请薇洛丝参加三天后的小镇奖赏仪式，同时在仪式上，他要赐予她拯救小镇的荣誉和勋章。

可薇洛丝参加不了奖赏仪式，毕竟明日她就要离开阿维克小镇了，哈维本以为她会连荣誉和勋章也一并拒绝，却没有想到她接受了。

薇洛丝告诉他，如果她因为谦逊而不接受这样的荣誉和勋章，那以后帮助了小镇的人，很可能因为担心风评问题，也不会接受类似的荣誉。

这对小镇未来的发展并不好。

毕竟做了好事被奖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那些被做了好事的人陷入舆论的风波之中。

她这么一说，哈维镇长看向她的眼神都变了许多，敬仰之色都快抑制不住了。

而薇洛丝的内心想法其实很简单。

有好处不占是傻子。

剩下的，就是编个理由让他们信服就行。

初选的最后一天，便在镇长哈维提前给予她荣誉和勋章之后落幕，第二天因为要公布初选成绩，薇洛丝就睡了四五个小时便起了床。

这时候，天甚至还未彻底亮起来。

带着梅维娜来到了教堂，在这里等候她的人有许多，蕾菈，伊莎蓓尔，曼德尔，奥卡西主教，还有一众修女等等。

不过站在最前方的，还是伊莎蓓尔。

她的双手握着一道散发着光芒的教会圣谕，看了眼薇洛丝，示意后者行礼，而薇洛丝也听话地低下了头，屈膝行礼。

这时，伊莎蓓尔照着圣谕，读道：

“时间到，圣女考核初选就此结束，根据评判组评判，候补圣女薇洛

丝在这场初选中的得分是……”

到这里，她还停顿了一下，最后在吊足了众人的期待之后，她才大声道：

“满分！”

“初选考核通过！”

她话音落下，奥卡西主教摸了摸自己的胡子，笑了起来，在他后方的修女们则面面相觑，从各自的眼中看到了震惊。

薇洛丝候补圣女的身份她们多多少少有点猜测，现在证实了，倒也没有什么，但她的成绩……

满分？

真的是满分？！

“薇洛丝大人，我就知道您能通过考核的。”

“恭喜你！薇洛丝！”

“谢谢。”

在修女们震惊之际，监察使曼德尔和伊莎蓓尔就开始纷纷恭喜了，蕾菈则默默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的想法和众人都不一样，以薇洛丝的性格，成功进入下一轮考核，并不一定是好事。

但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她也没办法阻止。

在这之后，曼德尔就启程回教会圣城了，临走前，他的嘴里还是碎碎念，说什么再也不接和薇洛丝以及大贤者有关的委托了。

毕竟这次来小镇以为是度假，结果打了一天魔物，之后在病床上躺了两天，浑身腰酸背痛。

能够治疗他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则整天在治疗别人，在他自己好得快差不多的时候，她才姗姗来迟。

说实话，他都快有点怀疑是她在故意报复他了。

伊莎蓓尔同样要回教会复命，蕾菈则选择留下来。

她们对蕾菈的选择不理解，但薇洛丝最明白了。

她要在小镇内找出魔女。

想法是很美好的，但现实是很残酷，她薇洛丝要离开小镇了，魔女也就在小镇内了。

嘻嘻，到时候她就算在这里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她咯。

初选通过了，第二场考核的地点是瓦尔卡姆，那里据说是萨拉帝国的边境城市，和魔物的领地接壤。

她得尽快赶过去才行。

之后，有了目标的众人各奔东西，薇洛丝和梅维娜也坐上了马车，趁着天还未亮，就离开了小镇。

一如她悄无声息地来，离开的时候，她也没有告知小镇内的居民。

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现在，便睡个好觉吧。

这是她在阿维克小镇里，留下的最后一抹温柔。

……

教会圣城，神授大厅之内。

身披教宗长袍的女子端坐在圣位之上，右手是大主教递来的卷宗。

“教宗大人，这是今年通过初选的候补圣女名单。”

“嗯。”

淡淡地回了一声，女子接过卷宗，慢慢翻阅了起来。

卷宗上面写着的都是这次成功通过初选的候补圣女资料，以及她们的经历和成绩，她翻了几页，颇为惊讶地自言自语道：

“九十分？倒是没有辜负她在圣城内的名声。”

“嗯，做得不错，将天启教会的教义散播到了整座小镇，解决了不少

信徒的困扰，还阻止了可能暴发的鼠疫。”

“七十分？那个小家伙居然能得到这样的分数？”

“小镇内存在不少魔物吗？呵，她还真是好运啊，居然能遇见对她胃口的小镇，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今年的候补圣女，还真是人才济济啊。”

赞叹了一声，女子又向后翻了好几页，直到她看见一个有些夸张的数字后，才停了下来。

她揉了揉眼睛，一开始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可在多次确认后，她才惊讶地低语出声：“一百分？！”

“这种分数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她看向了一旁的大主教，而那位年老的大主教也连忙行礼，回道：“回教宗大人，已经三十多年未曾有过了。”

……竟然已经三十多年了吗？

女子呢喃了一声。

不知道那位候补圣女有什么资格在初选中拿到满分？

她看向了她的名字——薇洛丝。

有点印象，好像是之前伊莎蓓尔前来上报，说是拥有圣光雏形的那位候补圣女？

女子接着往下看，就见到了伊莎蓓尔写下的事件记载。

“在她担任阿维克小镇的修女期间，帮助了无数信徒，也解决了无数危险的事件，其中包括地下七阶猪人事件，小镇图书馆爆炸事件，孤儿院七阶猪人事件……”

“甚至在初选的最后几日，她凭借一己之力让小镇居民重拾勇气和信心，与猪人君主创造的魔物相抗衡，几乎拯救了整座小镇……”

“在阿维克小镇之中，薇洛丝被奉为圣女。”

前面说了一大堆，女子已经感到有些震惊了，这和之前的修女差距实

在太大了，而且当她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才真正地知道这位候补圣女有多厉害。

在隐姓埋名期间被整个小镇居民奉为圣女的，历来初选之中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要让那么多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圣女，身为教宗，她自然知道其中难度。

好奇，很是好奇。

要不是还要继续进行圣女考核，她都想叫这位薇洛丝候补圣女来神授大厅见她一面了。

只是，她在看到卷宗下方，这位候补圣女抽到的第二轮考核内容后，眉头微微蹙了起来。

“满分……还真是厉害啊，就是我听说她除了治疗术，几乎不会什么其他魔法，下一场考核想要过关……恐怕不容易。”

“能当上圣女之人，除了实力，运气也固然重要，薇洛丝抽到这签，那便是她的命。”大主教行礼道。

放下卷宗，女子叹息一声。

圣女考核就是如此残酷，想要通过考核，实力和运气缺一不可，而这位叫薇洛丝的候补圣女，实力很强，但运气上明显欠缺了一些。

可惜啊可惜。

Chapter 79

离开了蕾菈，天地之大，可以任由薇洛丝闯荡！

在没有了大贤者的追捕之后，她肆意地在人世间显露出了魔女真身，一柄漆黑的镰刀杀得无数人类和魔物丢盔弃甲，魔力等级也来到了十阶。

人类世界中没有她的对手，她便独自一人杀入了魔物的世界，将当今的魔王斩于马下，随后自己戴上了魔王的王冠，成为了真正的大魔王！

什么猪人君主，什么恐怖的魔将，都纷纷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她的脚下，听从她的所有差遣，哪怕这些差遣再荒诞，他们也不敢生出任何异心。

大魔王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若是不小心惹怒了她，那便会山河破碎，血流漂杵。

直到某日，月黑风高，身为大魔王的她正想要前往寝宫，背后却有一丝极寒之气飘来，带着无穷无尽的怒意。

她慌忙转身，还未见到人，她纤细的脚踝就被冰冷的锁具锁住，与此同时，她的耳畔响起了她梦魇之中的声音。

【终于，找到你了……】

毫无温度的手指从她的背后抚上了她的脸颊，薇洛丝娇躯止不住地颤抖，嘴里哆哆嗦嗦地说道：

【你，你是……】

【怎么？堂堂大魔王，竟然连我都不认识了？】

僵硬地扭过头，薇洛丝见到了那张她做噩梦时经常会出现的脸。

……果然是蕾菈。

阿维克小镇里，被蕾菈抓到后的下场，薇洛丝历历在目，那些经历就像是梦魇，即便她成为了大魔王，它们也时常闯入梦中，令她恐惧不

已。

……对啊，她现在已经是大魔王了，还怕蕾菈做什么？！

【你想要对付我？哼，我现在可是大魔王……】

她很想扯着嗓门，吓唬吓唬蕾菈，但话一说出口，声音却如同蚊蝇般细微，实在是没有任何气势。

而且，此时的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魔力等级在疯狂下降。

十阶，九阶，八阶……一直掉到了六阶，才停了下来。

【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些年，你离开了小镇，却不告诉我一声，你知道，我找你找得有多辛苦吗？！】

蕾菈亲密地贴着她的脸，几秒钟前她还是满脸笑容，后来，她的笑容就淡了下来，冰冷的气息令四周的空气都被冻结。

【为了抓住你，你知道我研究了多少魔法吗？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就像是恶魔一样，整天缠绕着我，让我夜不能寐！】

【现在，是我报仇的时候了！】

【不，不要！】

薇洛丝很想挣扎反抗，但在蕾菈面前，她的挣扎显得格外可笑，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她就被拖到了大魔王的寝宫之中。

软床轻摇，帘幔微晃，长裙滑落在地板之上，夹杂着丝丝血色，寝宫之中，幽暗的烛火被风儿吹动，来回摇曳，仿佛应和着墙壁上倒影的节拍。

次日，众魔族属下来到魔王宫殿，议论朝政，可到了宫殿之内，她们才发现原本大魔王所坐的位置上不知何时拉起帘帐，无人能窥视其后的模样。

她们一一说明了来意，想要薇洛丝定夺，可帘帐之后，却迟迟没有动静。

或者说，动静很大，但薇洛丝捂住了自己的嘴，抑制住了。

【身为大魔王，在下属的面前叫出声，肯定很丢人吧？】

蕾菈坐在魔王该坐的王椅之上，掐着薇洛丝的细腰，将头凑到她的耳畔，轻声问道：

【你的属下在寻求你的意见呢？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很厉害吗？魔王陛下？】

双手捂着嘴，薇洛丝微微仰起脑袋，脸颊满是红晕，而黑色的长发散落在蕾菈的身上，随着韵律而上下起伏。

最终，她实在是有些忍受不了了，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求饶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嗯……】

【啊？一切才刚刚开始呢？这么快就认输，你身为大魔王的骄傲呢？】

【没有，我，我没有那种东西……】

【没有啊？呵呵，就算你没有，我也不会放过你。】

掐着薇洛丝细腰的双手用力向上一抬，随后恶魔般地松开，薇洛丝被迫猛地坐下，也就在这一瞬间，她瞳孔骤缩，即便双手死死地捂住了嘴，她还是叫出了点声音来。

好在，帘帐之外的属下依旧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否则她大魔王的英明神武，就毁于一旦了。

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三个月后，魔王寝宫之中的薇洛丝忽然扶住了墙壁，干呕了起来。

她摸了摸自己的小腹，联想到自己已经许久没有来的月经……

她连忙叫来了魔王城内的医师，而医师在看过她的身体后，满脸惊喜地跪在她的身边，贺道：

【恭喜魔王陛下，您怀了蕾菈王妃的孩子！】

……

“不要！”

猛地惊醒过来，薇洛丝坐直了身子，银色的发丝有几缕因为汗水而黏

在了脸颊上，她瞳孔颤抖着，直到发现自己坐在车厢内后，才回过了神来。

梦，刚才的一切，是梦。

太好了。

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薇洛丝靠着椅背，逐渐安心了下来。

现在她正在前往萨拉帝国边境之城瓦尔卡姆的路上，只是因为最近睡的时间太少，才在车厢内睡了过去。

导致她做了这样一个噩梦！

“怎么了？”一旁的梅维娜歪着脑袋问道。

“做，做了个噩梦……”为了防止梅维娜继续追问噩梦的内容是什么，薇洛丝便望着窗外，提前转移话题道，“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这里是通往瓦尔卡姆的主干道，估计用不了二十几分钟，我们就能抵达目的地了。”

瓦尔卡姆其实距离阿维克小镇很遥远，但以现在的魔法，城市与城市之间往往都存在传送阵。

所以她们架着马车通过传送阵，只需要花费一天多的时间，便可以抵达瓦尔卡姆。

坐在前排的车夫是一位中年男子，他身上散发着极为浓郁的大叔气息，为人颇为豪迈爽朗。

所以在听到梅维娜说要去瓦尔卡姆之后，他还是没有忍住，叹息道：

“瓦尔卡姆现在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居住在城内的人很多都在找机会离开，像你们这样往里头闯的，算是少的了。”

“诶？为什么呀？”梅维娜问道。

眉头一蹙，薇洛丝也在静静地等待着男子的回答。

她知道的，作为第二场考核的地点，瓦尔卡姆肯定不会简单的。

“原来你们不知道吗？瓦尔卡姆接壤的魔物领地对这座城市发动了战

争，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瓦尔卡姆的士兵伤残了不少，居民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流行病瘟疫之类的更是在城内蔓延。”

“到了那里你们就知道了，瓦尔卡姆的有些地方都快成为人间地狱了，我劝你们啊，能花点钱离开那里就赶紧离开吧。”

想起瓦尔卡姆的现状，男人的脸色就变得有些不好看。

瓦尔卡姆的战争导致了没有人想去那个地方，这也间接地影响了他的收入，要不是他还能拉着客人去其他地方，恐怕早就转行了。

“不管你们是要去那里做什么，瓦尔卡姆现在都不太适合人居住，要是到了那里你们想回去的话，我给你们打九折！”

男人哈哈一笑，挠了挠自己的脑袋，有些尴尬。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薇洛丝微笑着回答了一声，男人就知道没有希望拉着她们回去了，所以他摇了摇头，也不再说话。

一路无言，她们很快就来到了瓦尔卡姆的城门口。

进城的人不多，所以马车经过简单地盘查后，很快就进入了城内，倒是出城的人很多，一条队伍浩浩荡荡的，几乎看不见尾巴。

这些都是觉得瓦尔卡姆很危险的人，她们想要逃离这里，也有能力逃离这里。

城内更多的，是想要逃，但没有办法逃走的居民。

马车经过瓦尔卡姆的主街道，薇洛丝竟然嗅到了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只是不知道这股血腥味是从战场蔓延过来的，还是这里的行人自带的。

仔细观察一下这里的路人，薇洛发现他们大多都眼神黯淡，身材瘦削，显然对未来的生活有点失去了希望。

但时不时也有油光满面的贵族走过，她们的生活依旧高贵，不想离开这座城市，只是她们不愿而已。

可这部分人终究是少数中的少数，薇洛丝明白，这是一座被绝望笼罩的城市，是她刷魔力等级，呸，是她需要拯救的地方！

梅维娜见到了这番场景，小嘴不由得歪了下来，似乎是感觉到了棘手，而薇洛丝却完全地勾了起来。

她的魔力等级，恐怕在这座小镇中，会迎来一次质的飞跃！

最终，马车停在了瓦尔卡姆天启教会为她准备好的别墅前，就和阿维克小镇一样，这里的教会给她安排的别墅，依旧是瓦尔卡姆的富人区。

下了马车，在别墅中收拾完东西，薇洛丝就迫不及待地走出了别墅，朝着瓦尔卡姆最大的天启教会医院走去。

考核内容的公布在明日，现在她有的是时间到处乱逛。

梅维娜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着急，但作为她的女仆，她也只好急急忙忙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在前往医院的路途上，薇洛丝都能见到那些低垂着脑袋，有些丧气的路人，每见到一个，她的嘴角就勾得越高。

这些，都是她未来的经验包啊！

他们的苦难是她的甘霖，每每想到这个，她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传说中的大魔王。

太坏了。

瓦尔卡姆的天启教会医院很气派，同时也远远要比阿维克小镇的来得大，梅维娜走入其中的时候，虽然表情很淡然，但做出的动作却有点像是乡巴佬进城一样。

医院内人很多，守护在这里的教士通常都是真正的魔法师，魔力等级都在三阶以上。

如果猪人君主改造的那些魔物闯入这里的医院，只会被无情抹杀。

薇洛丝绕过了医院大厅，来到了另一侧的柜台前，这里都是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她即便是想要用治疗术治疗那些病人，也得通过她们的同意才行。

毕竟她是来赚赞美的，不是真来为这些人治疗疾病的！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柜台小姐见到了薇洛丝，甜甜一笑问道。

薇洛丝长相甜美，气质又很清纯圣洁，柜台小姐最喜欢接待这样的女孩子了，光是看着她们都养眼。

“我是……呃，我会治疗术，可以救治一些病人！”

薇洛丝本想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她如今初来乍到，就算说出来了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她。

而且谁也不知道这次考核的要求会不会和上次一样，候补圣女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否则会对考核评分有很大的影响。

更何况，这座边境之城目前是战争的状态，如果候补圣女贸然暴露自己的身份，很可能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会治疗术？”

柜台小姐仔细观察了一下薇洛丝，在猜测她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后，她内心产生了一些怀疑。

那么年轻的少女学会治疗术倒也不是很罕见的事情，但她们大多会的都是最初级的治疗术，对治疗病人的帮助微乎其微。

所以，她忍不住问道：“什么等级的？”

“啊？等级？”

薇洛丝一脸懵。

治疗术还有等级？没听说过啊？

以前她学治疗术的时候，圣城教会的修女姐姐可从来没有说过治疗术之间还分等级。

她一直以为治疗术治疗不了某些疾病，是因为她施展的治疗术种类不同呢。

见她满脸错愕，柜台小姐就更怀疑她的能力，不过她也没有当面说出来，而是详细地解释道：

“你不知道吗？治疗术一般分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治疗术只能治疗一些简单的擦伤和感冒，中级则厉害一些，能医治的疾病多一些。”

“高级那就更不用说了，绝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被治愈，就算是伤者被断臂，高级治疗术也可以帮助他接回来。”

“不知道你的治疗术，是哪个等级的？”

薇洛丝呆了一下，有些犹犹豫豫地回道：“不，不知道……”

她是真不知道啊。

高级治疗术能够让断臂再接什么的……感觉也不如她的治疗术啊？

接？

断臂用得着接吗？

再长出来不就得了。

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她的治疗术就可以将他救回来，甚至那散落的金色光点，还能驱散众人心中的负面情绪。

高级治疗术之上的等级，应该叫什么呢？教会中难道都没有出现过吗？

听到了她的回答，柜台小姐摇了摇头，说道：“那小姐还是请回吧，这里目前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或许等你的治疗术再精进了一些……”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薇洛丝就单手放在胸口，释放起了治疗术。

温暖的金色光芒照进了柜台小姐的内心，让她工作了一天的劳累消失殆尽，而四周被金色光芒照到的病人，病症都不由得减轻了许多。

“看！这是我的治疗术！”

耳畔响起了少女的声音，柜台小姐才从呆愣中回神，内心莫名涌起的温暖让她知道，少女的治疗术很厉害。

可能在中级治疗术附近。

这在天启教会医院中，会这种级别治疗术的修女，职位通常已经很不

错了，一般来说都可以成为主治修女。

再往上一层，就是会高级治疗术的院长了。

“抱歉，你的治疗术是很厉害，但我还是没办法放你过去。”

不过少女的治疗术再厉害，她也不敢让她去救治那些病人。

因为，她并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柜台小姐的询问下，薇洛丝说自己是教会的修女，但柜台小姐需要身份证明，薇洛丝给不出。

她将曼德尔给予她的，代表了圣光身份的项链拿了出来，然后柜台小姐就懵了，她从来没见过这个，更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院长此时也不在医院内，认识这串项链的人几乎没有，薇洛丝只能无奈地耸了耸肩，选择转身离去。

直接施展治疗术治疗这些病人是不可能的，治疗完了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那怎么行啊？

得让他们明白她薇洛丝温柔善良，付出了难以相信的心血，才艰难地治疗好了她们的疾病，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赞美呀！

瓦尔卡姆，这座城市满地都是她的经验包，她可得一个不落地全捏在手里！

而且要狠狠地榨干每一个经验包的价值！

嘻嘻，她真的太坏了。

在真正离开医院的时候，她回头看向了柜台小姐，带着几分端庄地笑着回道：“我之后会再来的，希望到时候，你不会拦着我。”

“嗯，希望吧。”

柜台小姐敷衍了一句，没有把薇洛丝的话放在心上。

毕竟突然要说帮助治疗病人什么的，实在是太过离奇，她怀疑这位叫薇洛丝的少女把这里当成了她玩乐的场所。

在离开了医院之后，薇洛丝带着梅维娜又在城内闲逛了许久，随后她

就发现这座城市内部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格外激烈。

没有教会给予她的身份，她想要帮助别人都做不到，所以她便和梅维娜早早地回到了别墅，洗漱休息，等待着明日的到来。

夜晚的瓦尔卡姆格外死寂，但四处都亮着灯光，守卫巡逻的士兵反而比白天多出几倍，防的就是魔物的夜间偷袭。

好在，今晚是平安夜。

第二日，薇洛丝起了个大早，洗漱完毕后就前往了教堂，女仆梅维娜则留在了别墅内，开始继续购置一些长时间居住所要用到的东西。

坐上马车，薇洛丝来到了瓦尔卡姆天启教会的大教堂。

这座大教堂同样要比阿维克小镇的大教堂气派很多，只是随意扫一眼，就能见到众多路过的教士和修女。

和阿维克小镇中的冷清教会完全就是两种模样。

走入大教堂，薇洛丝发现这里除了更加宽敞明亮一些以外，内部的构造和阿维克小镇大教堂的构造并没有什么区别。

中间的女神像依旧完美无瑕，窗外的阳光照得它熠熠生辉，大厅两旁仍然是一排排的长椅，靠墙的四周都摆满了绿植花朵。

教堂内并非只有她一个人，薇洛丝注意到，在她进入大厅之后，坐在第一排的那位少女就扭头一直盯着她。

少女拥有着米黄色的长发，金色的瞳孔，五官清秀，天生丽质，算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少女。

当然，薇洛丝觉得她比起自己来，还是要差了很多的。

撩起耳畔的发丝，她挑了个距离少女比较近的位置坐了下来，而也就在她坐下的那一刻，少女站起了身，来到了她的面前。

她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久久都没有说话，薇洛丝则心中一惊，怀疑自己是不是即将要受到欺凌。

毕竟恶霸都是这样的，以势压人！

就在薇洛丝考虑自己是不是要先开口的时候，少女蹙了蹙眉头，率先开口问道：“你就是满分候补薇洛丝吧？”

满分候补？她竟然知道她？

薇洛丝稍显惊讶。

不过满分候补又是什么称呼啊？她更喜欢圣女这两个字。

“嗯，是的，不知……”

“芙洛菈，我的名字。”

“哦……”

芙洛菈表现得很强硬，甚至打断了薇洛丝的话，但不知道是不是薇洛丝的错觉，她总觉得她有些紧张。

或者说，她有些不安，似乎在担忧着什么，与此同时，她望向她的瞳孔中，有些畏惧。

她怕她？

这是为什么？

她明明非常温柔的好吧？！

啪——！

芙洛菈一巴掌重重地拍在了长椅的椅背上，在薇洛丝还没想明白她为什么会害怕她时，她就听芙洛菈发起了决斗宣言：

“我听说过你，也详细调查过你，能在那种恐怖的地方以满分的成绩通过初选，你的能力非常可怕，应该是候补圣女中的第一！”

“不过我芙洛菈可不会就这样轻易认输！这次考核的内容和实力有很大关系，是完全偏向于我的考核！”

“而你，只会治疗术的薇洛丝，你这位满分候补终将在这场考核中，成为我的垫脚石！”

Chapter 80

什么鬼啊这人，一上来就说些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听着她说的话，薇洛丝挠了挠脸颊，有些懵了。

考核？击败她？垫脚石？

隐隐约约，她有些明白了什么，所以在沉默几秒后，她抬头看着她，问道：“你也是候补圣女？”

“……你什么意思？”

芙洛菈呼吸一滞，好像是承受了被人看贬的羞辱一般，脸颊涨红了起来。

薇洛丝知道她扭曲了自己的意思，连忙摆手解释道：

“抱歉，我根本不知道第二场考核的内容，也不知道会有其他候补圣女跟我一起来这里参加考核，所以……”

“你是在小瞧我吗？”

“诶？没有吧？”

可薇洛丝这么一解释，芙洛菈反而觉得更加屈辱了，她捏紧了自己的拳头，银牙紧咬道：

“你知道我为了战胜你有多努力吗？我可是把你所有的信息都调查了一遍，你在那座小镇中做了些什么，我都知道！”

“满分候补啊，那可是不知道多少年都没发生过的事情了，我为了战胜你，做足了功课，而你呢？竟然……竟然什么都不做？”

从芙洛菈的话中，薇洛丝知道第二轮考核很有可能是两位候补圣女之间的对抗，谁赢了对面，才能晋级下一场考核。

所以为了战胜薇洛丝，芙洛菈把她所有能调查的都调查了一遍，而作为对手，薇洛丝没有这么做，在她看来就是瞧不起她。

芙洛菈神奇的脑回路令薇洛丝一阵头大。

如果可以，她也很想提前知道第二轮考核的内容和对手，但……

“啊，我，我其实也想知道的，但是没有渠道，所以才不知道你……”

她是真的没有渠道啊。

虽说她参加圣女考核之前，也是在教会圣城担任修女的，但平日里根本没什么机会接触教会的高层，更别说拉近她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绝密的消息了。

而评判组的蕾菈和伊莎蓓尔也不可能把第二轮考核的内容告诉她，毕竟就连她们自己说不定都不知道考核内容是什么。

可这番话落入芙洛菈的耳中，却令她更加紧张了一些。

其实就算知道了薇洛丝在初选中得到了满分，之前她依旧觉得这里面是存在水分的，她也肯定是得到了教会某些高层的帮助。

毕竟满分什么的，太不可思议了……

可现在她就不这么想了。

没有任何渠道提前得知第二场考核的消息，就说明薇洛丝的初选成绩是没有任何水分的，她的身份，甚至是有点平民修女的感觉。

那她在初选中拿到满分……岂不是说明她强得可怕？

让她打这样的对手？真的假的？

这种实力的候补，确实也没有了解对手的必要……

不过，她芙洛菈无论如何都不会不战而降的！

“不管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薇洛丝！你尽管放马过来吧！”

挥了挥拳头，芙洛菈眼底里虽然充斥着畏惧，但身上依旧燃起了战意，而薇洛丝却歪了下脑袋，实在搞不懂她在畏惧什么。

没过多久，教堂外就走进来了一位身披战服的男子，他二话不说，直接走到了薇洛丝两人的前方，打量了她们几眼。

在发现她们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后，他微微一笑，说道：“都到齐了吗？来得还挺早。”

“为了防止你们不认识，帮你们介绍一下吧。”

他伸出手，面向了芙洛菈。

“这位是来自圣城的战斗修女，芙洛菈，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了七阶的实力，将来很有可能达到十阶，是被教宗大人认可的战斗修女。”

战斗修女？

薇洛丝有些惊讶。

战斗修女通常来说都很难通过圣女考核的初选，因为比起照顾女神的信徒，她们更擅长战斗和驱邪。

芙洛菈能够通过初选，想来是有勇有谋，绝对是十分棘手的竞争对手！

“这位同样是来自圣城的修女，薇洛丝，初选之中唯一的满分候补圣女，同时也是圣光雏形的拥有者，说是目前的最强候补圣女也不为过。”

在介绍薇洛丝的时候，芙洛菈捏了捏拳，娇躯微微颤抖。

最强候补圣女的名号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了她的心上。

薇洛丝倒是有些无辜，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最强候补圣女这个称号，而且还令芙洛菈如此忌惮。

介绍完了两位修女，男子介绍起了自己：

“而我，你们可以称呼我为雷克斯，是瓦尔卡姆战争的副指挥，也是负责圣女二选的考官，主要的考核对象，就是你们二位。”

“其他的废话也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就讲讲这次考核的具体规则吧。”

来了！

薇洛丝目光一凝，认真了起来。

“你们也都知道，瓦尔卡姆如今正遭受着魔物军团的进攻，无论是为

了城内的居民还是为了人类，我们都不能让这座城市沦陷在魔物军团的手中。”

说到这，雷克斯呵呵一笑，从怀里取出了几枚魔力结晶。

“所以，考核内容也很简单，教会需要你们去击杀战场上的魔物，将它们的魔力结晶带回来。”

“一到三阶的魔物因为过于弱小，不算在内，从四阶开始，四阶魔力结晶等于四积分，五阶等于五积分，以此类推，最高为七阶的魔力结晶。”

望着他手心中闪闪发光的魔力结晶，芙洛菈忍不住问道：“那怎么才能算是通过考核呢？”

“很简单，两个月过后，谁的积分更高，谁就能获得胜利。”

这是一场残酷的竞争！

哪怕还没有开始，薇洛丝都能想到这场竞争中，候补圣女双方会为了赢，用出怎么样的手段了！

两个月后，谁积分更高，谁就赢。

规则里可没有说，两个月后，对方得活着。

只要杀了对方，对方的积分不就停滞了？想赢，不是轻轻松松？！

……真是阴暗啊，薇洛丝！

魔物是这样的，绝大多数候补圣女脑海中想的都是如何正当竞争，而魔物不同，魔物只会考虑如何不择手段的获胜！

只可惜……

“除此之外，这场考核并不是没有其他规则，你们不得向对方出手，如果被查到了，那便会直接取消资格，并且被教会责罚。”

“自从教会举办圣女考核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嘴角一抽，薇洛丝内心生起的一丝小黑暗被雷克斯亲手掐灭。

“还有，这场考核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在你们得到一百个积分的

时候，可以来找我，我会告诉你们隐藏的规则。”

隐藏规则？

薇洛丝还未想明白有什么隐藏规则，一串银色的项链就被扔了过来，她匆忙接住，发现芙洛菈手中也有一串。

项链的底端吊着一颗启明星，样式和圣光项链有些不同。

“拿着。”

“这是……”

“代表你们候补圣女身份的项链，这次考核内容会通知整个瓦尔卡姆，边境之城内的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正在进行圣女二选考核。”

双手抱胸，雷克斯经过了她们的中间，背对着她们接着说道，

“未来的圣女可不能是籍籍无名之辈，从第二场考核开始，你们就要将自己的名声传出来，而不是到了最终考核的时候，世人才知道有哪几个候补圣女。”

这是要开始培养候补圣女的名声了。

天启教会历届每一位圣女都是知名度极高的修女，而且都是在成为圣女之前，就已经有无数人知晓了她们的存在。

她们成为圣女是众望所归，而不是成为圣女之后，才逐渐变得有名起来。

这第二场考核，就是培养她们名声的开始。

“知道了。”薇洛丝回道。

“加油吧，各位。”

说完，雷克斯就走出了教堂，他虽然是二选的考官，但也是这个战争的副指挥，忙得很，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里逗留。

在他离开之后，教堂就又冷清了下来，芙洛菈从长椅上站起身，很快也消失在了薇洛丝的面前。

不过，在她离开教堂前，她还是留下了一句话。

“薇洛丝！我一定会努力战胜你的！”

对此，薇洛丝浅浅一笑。

呵呵……

明明是她要努力战胜芙洛菈才对啊！

现在细细回想这场考核，薇洛丝才发现获胜条件对自己非常不利啊！

她表面上是只会治疗术的候补圣女，那又怎么才能在战场上得到魔物的魔力结晶呢？

如果她变成了魔女，在战场上大杀四方，到手了一大批魔力结晶给候补圣女，那又该怎么解释这些魔力结晶的来源呢？

想了想，薇洛丝发现她唯一得到这些魔力结晶的办法，或许就是找一些敢上战场的强者组成队伍，然后奋勇杀敌，让他们把他们得到的魔力结晶都交给她。

规则里可没有规定那些魔力结晶，来源得是她亲手杀死的魔物。

只是，她浑身上下就二十多块金币，又如何让他们乖乖把魔力结晶交给她呢？

嘶，头疼！

……

离开了教堂，芙洛菈一路来到了瓦尔卡姆的冒险者公会。

因为瓦尔卡姆和魔物领地之间爆发了战争，除了士兵之外，这些冒险者也开始组成队伍，加入了战争。

他们的个体实力普遍要比士兵强大，缺点就是人数太少，很难左右一场大型战役的走向。

不过，这对她来说也足够了。

规则里没有规定那些魔力结晶，来源必须是她亲手杀死的魔物，所以她在前来瓦尔卡姆的时候，就打听到了冒险者公会里的最强小队。

冒险者的生活很艰苦，时常都要与死亡相伴，所以很多冒险者在拥有

足够的金钱和实力之后，都会选择退出公会，加入某些组织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其中也有一些另类会选择继续留在公会。

她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另类。

……

冒险者大厅之内，除了每日都会有的血腥味之外，此时还多了几分美酒的香味。

酒桌前，一头蓝发的青年翘着二郎腿，靠着柔软的椅背，带着几分痞气地笑道：

“真是爽啊！这次没想到会撞见三头七阶魔物，难得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也算是尽兴了！”

三头七阶魔物？

他说的话让大厅内许多冒险者都惊讶地闻言望了过去，可在见到他的容貌之后，他们就有些释然了。

蓝发青年名为安德，是瓦尔卡姆冒险者公会的七阶冒险者之一，在他的身旁，还坐着他的三位队友，他们的实力同样都是七阶。

四位七阶冒险者，这就是瓦尔卡姆冒险者公会最强的战斗力，如今他们组成了一支小队，更是强强联手。

遭遇三头七阶魔物还能谈笑风生，也就只有他们能够做到了。

“可拉倒吧，那三头魔物厉害得很，要不是有我用魔法保护你，你早就被它们砍成肉酱了。”

一旁的矮小少女嘴巴一嘟，揭穿了蓝发青年的老底，随即后者脸色一红，慌忙说道：

“什么肉酱啊，我可是压着它们打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赢了不是吗？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落荒而逃！”

“唉，就是可惜，没能留下它们，要不然就是一大笔功勋啊，能在城主那里换不少的美酒了。”

头戴着魔法师的宽大帽子，队伍中的女子闻言一笑，说道：“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他们心里其实都清楚，面对三头七阶魔物，她们能战胜它们就已经很不错了，留下它们，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除非他们的实力能够碾压它们。

“只要加入我的麾下，它们就跑不掉。”

陌生中又带着高傲的声音从大厅内传来，安德皱了皱眉，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米黄色长发的少女走了过来。

“哟，小妹妹，说大话是很容易咬到舌头的，你……”

“候补圣女，芙洛菈，我来这里是想要邀请你们暂时加入我的麾下，帮助我在战场上收集魔力结晶。”

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安德的话，芙洛菈将代表候补圣女的项链取了出来，同时承诺道，

“当然，作为回报，我会给予你们足够的金钱，除此之外，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会尽可能地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如何？”

她不像薇洛丝，拥有深厚背景的她根本不缺钱，用钱换取战场魔力结晶什么的，压根不是什么问题。

“候补圣女吗……”

望了那项链一眼，安德嗤笑一声，接着说道，

“你要知道，我们冒险者过的都是刀尖舔血的生活，性子通常也很狂妄，可从来不会听弱者的话，就算你是教会的候补圣女，也一样。”

“你的意思是？”

扫了一眼在座的诸位队友，在得到她们无奈的接受之后，安德离开椅子站了起来，双手插兜，双眼逼视芙洛菈，邪笑道：

“和我打一场吧，赢了我，我就答应你。”

此话一出，大厅内的冒险者一片哗然。

“这不是欺负人家候补圣女吗？她的魔力气息虽然也是七阶，但肯定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啊。”

“就是，而且年龄差距还那么大，人家还没超过二十岁吧？”

“可安德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个战斗狂人，才不管人家有多厉害呢，逮住机会就想战斗。”

“依我看啊，教会的候补圣女再笨，应该也不会答应他的吧。”

他们根本不觉得候补圣女会答应了下来，她们这种修女，从小到大都生长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哪里会是他们这些身经百战冒险者的对手。

“我答应你。”芙洛菈说得很平静。

冒险者又是一片哗然，看向芙洛菈的眼神中带上了许多怜悯。

“啊？真答应了啊？”

“教会的候补圣女嘛，都很好骗的。”

“啧，安德可真不是人。”

无视了他们的咒骂，安德阴恻恻地一笑，伸出手指向了冒险者公会内的训练场，宛若一只即将咬死猎物的野兽般迫不及待。

“那就走吧，赶紧去训练场。”

“嗯。”

……

“怪物……”

昔日人数不多的训练场内，此刻几乎围满了冒险者，他们望着场地中央的两人，陷入了一片死寂。

站在地面之上，安德死死地握着修长的双刀，摆出了防守的架势，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流下，他望着前方被风吹起裙摆的少女，感到了几分恐惧。

怪物，她是真正的怪物！

魔力等级虽然相等，但她的战斗经验、战斗技巧、所施展的魔法等级之类的能力都远远在他之上！

和她对战至今，她只是被动防守，但他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无论他如何挥舞双刀进攻，她都能轻易地找到破绽，然后用她那一人高的纤细十字架直戳他的心脏！

如果是实战的话，他恐怕早就死了。

明明，这家伙明明只有七阶的实力，战斗起来，令他感觉就像是在面对八阶强敌一样，不可战胜。

握紧了双刀，安德知道自己产生了怯意，可就算如此，他还是大吼了一声，高高地跃到空中，朝着芙洛菈冲去！

双刀交叉，阳光照在他的背后，令他的刀刃看上去极为耀眼！

就在这时，冒险者们终于打破了死寂，震惊地大叫道：

“耀阳十字斩！这是安德的成名绝技！”

“对！我听说他用这招砍死过一头七阶魔物！”

“这下她应该挡不住了吧？！”

叮——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足以重创七阶魔物的技能，被芙洛菈面不改色地用十字架的尖端挡了下来。

狂暴的气流吹得四周的看客被迫施展魔法抵挡，而正面接下这一招，她却连一步都没有退后。

感受着刀刃下极为恐怖的魔法防御，安德忽然松开了双刀，累得直接瘫倒在了地上，大口喘着气。

“你赢了……”

他承认，他小看教会的战斗修女了。

魔力可以用来衡量普通人的实力，但不能用来衡量这些怪物的实力，她们拥有的魔法、技能和战斗经验，早不是他这种寻常人能比的了。

和她们战斗，无疑是自取其辱。

喘息了两口，他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愿赌服输，我们小队会听从你的安排。”

“那就现在开始准备吧，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出发去战场。”

“啊？那么快？”

不仅是安德一脸错愕，就连小队内的其他队员也满是不解。

直到她们看见芙洛菈收起了十字架，原本平静至极的双眸隐约浮现出几缕畏惧和紧张。

“嗯，你应该也知道这场圣女考核的内容吧？想要赢她，我们必须抓紧每一分钟时间……”

安德咽了咽口水。

他，他没看错吧？

刚才芙洛菈，露出了畏惧的神情？

那么恐怖的少女，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如果是正常的竞争对手，芙洛菈肯定不会畏惧，只会燃起斗志和战意，这点他很熟，只有面对难以战胜的敌人时，才会感到畏惧……

另外一个候补圣女，竟然让芙洛菈都感到难以战胜？

凌驾于芙洛菈之上的少女，得有多恐怖？

心中一颤，安德承认自己实在是太小看天启教会了。

终究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无数年的势力，它的底蕴远不是他这种普通人能够想象的。

在冒险者小队准备好自己战斗需要用到的东西之后，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芙洛菈站在他们的最前方，听着教会内另一位修女传来的消息，俏脸上有些不解。

“什么？她没有去找帮手，而是先去了医院和伤兵营？”

为了战胜对手，芙洛菈买通了一些教会的修女，让她们监视薇洛丝的动向，及时汇报。

这对薇洛丝不会有什么直接影响，所以也算不得干扰对方，不算违规。

可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薇洛丝没有第一时间找厉害的帮手，而要去那些充斥着瘟疫和伤者的地方。

她这是想做什么？

用治疗术去治疗那些病人吗？

做这种善事，可不会给她加积分的。

越想，芙洛菈越觉得薇洛丝就是想去做善事，毕竟她调查过她，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性格。

她就是个善良过头的傻子。

芙洛菈作为战斗修女，治疗术一直停留在初级，就算她想要去救人，也根本没什么用。

所以，她决定不管她了，自己先率领小队去收集魔力结晶才是。

薇洛丝过分的善良，说不定就是她的弱点！

利用好这一点，她绝对可以击败她！

Chapter 81

赚积分？

两个月时间呢，急什么。

况且她到现在也没想到有什么好办法。

所以当下最要紧的，是提升自己的魔力等级，将这些经验包都转化成自己的经验才是。

打定了主意，薇洛丝就来到了瓦尔卡姆天启教会医院，而今日的柜台小姐和昨日相同，只是这次她在见到薇洛丝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忐忑不安了起来。

“没想到您竟然是候补圣女，那个，那个我昨天……”

候补圣女的消息早就在今早传遍了整个瓦尔卡姆，薇洛丝胸口挂着的项链也代表了她的身份，柜台小姐在知道自己昨天拒绝了候补圣女的治疗请求后，此刻内心就只有后悔。

这件事往严重了说，可就是对候补圣女不敬啊！

这是会被教会剥夺身份的！

她身为教会的修女，虽然信仰不算虔诚，但表面上还是会装装样子的，毕竟她很需要修女这份工作的薪水。

如果因为这件事而丢了这个工作的话，她会恨死自己的。

“没关系，我说了，这点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而且，你也没有做错什么呀。”

虽然听说过候补圣女都很温柔，但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这份温柔，柜台小姐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心脏怦怦怦地狂跳起来。

在她的眼里，面前微笑着的薇洛丝就像是冬天里的午间太阳一样，暖暖的，有点令人着迷。

“能带路吗？我想去救治一些病人。”

薇洛丝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呆滞，她低下了头，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衣摆道："哦，好……"

"谢谢。"

天哪，她居然对她说谢谢！

她可是候补圣女诶！平日里，就算是同事都很少和她说谢谢！

因为深深地明白自己和眼前少女的身份差距，所以少女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柜台小姐疯狂的内心活动。

薇洛丝不知道这些，她只能感觉到自己的魔力等级在极其缓慢提升，这让她以为光是自己的到来，就令这里的病人开始不自觉地赞美她了呢。

在进入医院内部后，她就跟随着这里的教士，找到了几位病情非常严重的病人，然后用治疗术治疗了她们。

在此期间，她还尝试和她们谈心，让她们深深地记住了候补圣女薇洛丝的名头，随后就离开了医院，准备前往伤兵营。

医院内的病人当然不能一下全部医治，要不然可无法利益最大化，毕竟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越是不会被珍惜。

只有当她的名声渐渐地传播开来，医院内的众人越发渴望得到她救治的时候，她再出手救治她们。

那时候得到的赞美，才会真正的甘甜无比！

在离开医院之后，薇洛丝一路上问了许多路人，才找到了瓦尔卡姆的伤兵营。

还未接近这个地方，一股血腥味就扑面而来，守护伤兵营的是两位强壮的卫兵。

他们在知晓了薇洛丝的身份后对视了一眼，随即一人走入营地，去寻找伤兵营里的副将了。

虽然来人是候补圣女，但将她放进伤兵营什么的，这两位守卫并没有这样的权力。

很快，在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中，满脸沧桑的副将就从伤兵营中走了出来，他在确认了薇洛丝的身份后，就做出了请的手势，示意她进入营地之内。

薇洛丝也没有客气，跟着他一同迈入了营地。

而在进入营地之后，她见到最多的，是坐在地上，背靠着营帐的伤兵。

他们大多身上都缠绕着绷带，嘴里吃着些散发着药草味的东西，要么独自一人在角落里抱着腿，要么聚在一起聊着天，脸上的表情皆是有些悲观。

他们身上的伤势都算是轻的，所以可以坐在帐篷之外，而那些真正受了重伤的士兵，都在帐篷内躺着，生死未卜。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都是伤兵，薇洛丝就知道，这场战争，人类方完全处于下风。

一边朝着营地深处走去，副将一边感谢道：“能得到薇洛丝大人的治疗，实在是我们的幸运。”

“不，我的力量其实很微小，算不得什么，而且你们是最应该得到治疗的人，毕竟，没有你们的付出，这座城市早就沦为人间地狱了。”

双手放在胸口，薇洛丝就像是修女一样，虔诚地做了下祈祷，而副将也停下脚步，安安静静地等着她。

薇洛丝能注意到这些伤兵的视线，他们看着她，眼神中充满了陌生与不解。

他们不清楚她的身份，但他们知道，这座伤兵营，可不是娇滴滴的女孩子该来的地方。

想要得到他们的好感很简单，那就是对他们抱有十足的敬意，他们用生命保卫着这座城市，也希望这座城市值得他们保护。

所以薇洛丝只需要对他们充满了尊敬，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并非拯救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城市，从而对她拥有十足的好感。

再往前走，地上躺着的士兵，有些就盖上了白布。

那是受伤过重，来不及医治而死去的士兵。

薇洛丝颤抖地走到了他的身边，双手交握在胸前，咬着唇，满是自责和愧疚地说道：

“抱歉，我来晚了一些……”

如果她来早一些，这些士兵就会因为得到她的治疗而存活下来，善良的候补圣女就是这样，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丝拯救生命的机会。

与此同时，她将这位士兵的死，归结在了自己身上。

“不用道歉，薇洛丝大人，人各有命，谁也不知道在这个时候离开人世，是幸还是不幸。”

“我们会给他们家人发抚恤金的，虽然不多，但也够她们继续生活下去了。”

在副将看来，他的死，根本和薇洛丝没有任何关系。

她或许早来一些能够拯救他的命，但在他之前死去的士兵呢？难道这还是薇洛丝的责任？

士兵的死，跟她没有任何关系，这场战争也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可她却能因为死去的士兵感到自责，眼前这位候补圣女，或许过分善良了。

“你们都是保护这座城市的英雄……”

薇洛丝的话让副将捏紧了拳头，心底里生出几分骄傲，他们在战场上拼杀，除了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之外，也想要得到一些认可。

而这些认可，教会的候补圣女给予了他们。

加上她之前对待死伤士兵的态度，副将心里对她的好感拉到了最高。

“快带我去重伤的病人那边吧，我想快点治疗他们。”

“嗯。”

来到营地帐篷里，薇洛丝就见到了许多受了重伤的士兵。

他们被整齐地摆放在担架上，鲜血流的到处都是，呼吸更是十分微弱，一些教会修女和牧师满头大汗地施展着魔法，用尽全力地维系着他们的生命体征。

这里的士兵大多都没有完整的躯体，有些甚至胸口被魔物撕裂，心脏都暴露在了外面，这种伤势，修女和牧师也只能续着他们的命，想要医治，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副将本来也没有对候补圣女抱什么希望，他只想要她将能救活的士兵救活，可下一秒，他就瞪大了双眼，嘴里无声呢喃着神迹二字。

金色的光芒充斥着整个帐篷，在少女的施法之下，士兵断裂的肢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生，撕裂的血肉更是轻而易举地复原。

本濒临死亡的士兵们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的呼吸逐渐变得轻柔，生命体征也趋于稳定，修女和牧师们震惊地面面相觑，最终看向了那位正在施展治疗术的少女。

这……是她们候补圣女大人的治疗术？

她们活了那么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治疗术，如果有她坐镇瓦尔卡姆，那么，那些没有战死在沙场上的士兵，不就等于毫发无伤？

这种想法在她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候补圣女薇洛丝的地位也在她们心中直线上升，而副将显然也明白这些，他刚要说话，却听到薇洛丝重重地咳嗽了两声。

“咳咳！”

少女的脸色变得极度苍白，她勉强扶着一旁的担架，才没有让自己摔倒在地上，可她却没有选择休息，而是向副将询问下一批需要治疗的士兵在哪。

可副将不是傻子，他看得出来少女耗尽了魔力，若是继续下去的话，只会透支她的身体。

“够了，薇洛丝大人，不要再用下去了，还有些伤者明日或者之后治疗都没关系的，他们一时半会也死不了。”

“抱歉，是我操之过急了……”

被副将拒绝，薇洛丝也不恼，她只是低下头，开始观察起这些被她救

治的士兵，看看他们是否出现了不适。

而这样的举动，让帐篷内的士兵都产生了亏欠她的想法。

实际上，薇洛丝此刻的内心，充满了欢愉。

以她的魔力，只是治疗这些帐篷里的士兵，其实根本就不会透支，她之所以装成这副样子，一是为了博得这些人的好感，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一个能够大范围施展这种级别治疗术的人对战争有多大的影响，她用脚指头想想都觉得可怕，到时候，别说是魔物迫切地想要暗杀她，恐怕人类之中想对她下手的都不少。

所以，在没有自保能力之前，她才不会这么傻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水平。

帐篷内的士兵因为得到了救治而逐渐清醒了过来，他们齐齐地看向虚弱不已的薇洛丝，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被她的一举一动而牵动。

其实他们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后，他们就知道自己很难活下来了，心中对于生的希望早就消失了，只想着死后，自己的家人或许会很痛苦。

不过还好，阵亡士兵的抚恤金，或许能给家人们带来一点安慰。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束金色的光芒照进了他们的眼睛，生的希望强行闯入了他们濒临破灭的世界，拯救了他们。

从此以后，他们拥有了再次和家人见面的机会，再次拥有了保护瓦尔卡姆的机会……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位少女。

天启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

她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为了救他们，她不惜累倒了自己。

“这里是一点钱，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从破碎的衣物里掏出了一些银币，一位士兵走到了薇洛丝的面前，有些紧张地说道。

他想要报答这位候补圣女，但他掏了掏口袋，几乎只掏到了这些银

币，说实话有些寒酸。

而薇洛丝只是看了一眼他的双手，便浅笑道：

“不好意思，我治疗一向都是免费的，是不会收钱的，而且这些钱你们比我更需要它，毕竟，你们还有家人，不是吗？”

“……嗯，不好意思。”

将银币收了起来，士兵忽然想扇自己一巴掌。

对啊，教会候补圣女的治疗，怎么会收钱呢？

他递给她钱，简直就是在玷污她的纯洁。

可他真的很想帮助她，那他该送她些什么呢？

就在他考虑之际，另一位士兵从怀里掏出了一颗四角结晶，将它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金钱不收的话，我们也过意不去，不如……给你这个？”

“它是我在战场上的战利品，一颗四阶魔力结晶。”

……

咚——！

魔物巨大肉体被一分为二向后倒下，安德脚踩着它的尸体，从它的心口伸出手一抓，抓起了一颗深褐色的五角结晶。

“算上这个五阶魔力结晶，一百积分的魔力结晶我们已经凑齐了吧？”

“嗯，可以回去了。”

在他的身后，芙洛菈点了点头，眺望向了瓦尔卡姆的方向。

这里是一片人类和魔物的战场，植被在战斗中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肃杀气息。

在得知终于可以回去之后，小队内的矮小少女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眼神之中满是疲惫。

“终于啊，距离我们出发来这里，已经过了三四天了吧，这些天的战斗，真是把我累坏了……”

“是啊，那么高强度的战斗，我感觉我真的要虚脱了……”

回想着这三四天的战斗，安德都不由得冷汗直冒。

为了凑齐一百积分，他们可是深入了战场，魔物的袭击也因此络绎不绝。

其中有好几次，安德因为疲倦而疏忽了自己的防守，差点被六阶魔物干掉，要不是芙洛菈出手即使，他现在肯定已经是这里的孤魂野鬼了。

说起芙洛菈……

安德悄悄地看向了她。

经过了那么多天的战斗，她身上的修女服没有任何凌乱的模样，就连额头的秀发都如此飘逸，甚至连汗都不怎么出。

怪物，她就是怪物。

安德在打量芙洛菈，芙洛菈倒是在思考薇洛丝的事情。

这片战场很大，但消息其实还算流通，毕竟时常可以见到人类一方的小队，所以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她发现薇洛丝好像并没有来到这个战场。

这是为什么？

难道她不要分数了？还是说，她还在治疗病人？

想不明白，或许只有回去寻找雷克斯，才能知道个清楚了吧？

在得到最后一块魔力结晶之后，芙洛菈就招了招手，带着冒险者小队回到了瓦尔卡姆。

没有任何犹豫，她直接前往在瓦尔卡姆的士兵指挥总部，找到了雷克斯，同时让冒险者小队则在房间外面待命。

将一袋子的魔力结晶放在他的桌上，芙洛菈注视着他的双眼，说道：“雷克斯大人，这是一百积分。”

“哦？三四天就集齐了？这么快啊，想以前有类似考核的时候，一百积分，那些候补圣女通常就得花上一周时间来完成呢。”

一边说着，雷克斯一边检查着魔力结晶的积分，在算到它们的确超过了一百分后，他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那雷克斯大人，能告诉我这场考核中的隐藏规则了吗？”

“可以。”

指了指椅子，雷克斯示意芙洛菈坐下后，就开始讲解新的隐藏规则。

“人类和魔物的战争没有那么简单，那些看起来愚蠢的魔物，实则精明得很，它们在这座城市里隐藏了很多间谍。”

“这些间谍有的给魔物领地传递信息，有的在暗中搞破坏，所以你们可以去抓住这些间谍，一个普通间谍我会给予五十积分，如果是特殊间谍……”

“根据它的阴谋危险程度，我会酌情给予一千到三千的积分。”

芙洛菈一惊，差点捂住自己的嘴巴：“一千到三千？！”

她没有听错吧？

她在战场上累死累活干了三四天才勉强凑齐一百积分，而一个特殊间谍就可以贡献出一千到三千分？

她心底燃起了渴望：“特殊间谍是指……”

“它所设下的阴谋，可以颠覆整个瓦尔卡姆。”

什么？

颠覆整个瓦尔卡姆？

这种级别的间谍……好像不是她能够解决的。

光是找出谁是间谍就已经很困难了，更别说还要阻止他们的阴谋……而普通间谍也就五十积分……

这样算算，好像还不如继续上战场收割魔力结晶来得快。

想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最后问道：“对了，不知道薇洛丝候补她……”

回到瓦尔卡姆的时候，她收买的修女告诉她，薇洛丝最近三四天都在医院和伤兵营内，因为救了不少人，所以她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

这对芙洛菈来说有弊有利。

弊端是薇洛丝的名声越大，她芙洛菈就越小，在名声上被压一头，是很糟糕的事情。

有利是因为她一直往返于医院和伤兵营之间，到现在应该是零积分才对。

雷克斯看穿了她的想法，他呵呵一笑，带着些许怪异的语气问道：“你是想要知道她现在的积分？”

“嗯，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就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什么意思？！”芙洛菈双手一紧。

“她啊，其实在两天前就已经拿到一百积分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

芙洛菈被惊得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不会怀疑雷克斯说的话，因为他是她们的考官。

她怀疑薇洛丝作假！

“我根本没有在战场上见到她，而且就算是再厉害的人，也不可能在一天多的时间内收集完一百积分！”

“当然，她并不是在战场上得到那些魔力结晶的。”雷克斯看她如此激动，也能理解她的心情，只是……

如果芙洛菈的对手是其他候补圣女，这场考核的胜率或许会很高，但很可惜，她的对手是薇洛丝。

在考核开始前，他心里偏向芙洛菈，因为这场考核对战斗修女太友好了，但在见识了第一轮的较量之后，他心里却偏向了薇洛丝。

不愧是能在初选中满分的候补圣女。

“那些魔力结晶，是士兵们被她治疗后，自愿给予她的。”

“什么……”

芙洛菈一时间有些失魂落魄，她再怎么也没有想到，魔力结晶的来源，还可以是从士兵的手中获得。

她一直以为薇洛丝会和她一样，组个小队去战场杀魔物，夺取魔力结晶……

是她太愚笨了。

叹了口气，她转过身就准备离开雷克斯的办公室，只是在走出门的那一刻，雷克斯叫住了她。

“凑齐五百积分后，记得再来找我，会有新的规则。”

“……知道了。”

从办公室出来，冒险者小队四人一众围了上来，他们在见到芙洛菈垂头丧气之后，心中就诞生了不太妙的感觉。

但安德还是问出了口。

“怎么样了？”

没有回答他，芙洛菈只是摇了摇头，而安德四人虽然有了准备，但内心还是一阵剧颤。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天有多努力地杀敌，睡眠和休息的时间简直压缩到了极点，可即便如此，他们竟然还是输给了另一位候补圣女……

不愧是能让芙洛菈都感到恐惧的候补圣女……

她到底有多厉害，安德无法想象。

“不过，时间还长，我是不会放弃的！”

沉默了一会，芙洛菈重新燃起了斗志。

失利只是暂时的，这场考核的时间有两个月，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道鹿死谁手！

……

当夜晚降临的时候，阿维克小镇就会陷入寂静之中，昏黄的灯光在街道两侧闪烁，道路上的行人也变得稀稀落落。

某一处的屋顶之上，蕾菈右手握着一颗银白色圆球，面色冰冷。

在她的一旁，一道黑影随风晃动，看不清模样，只传出了较为尖锐的声音。

“这是能够检查到圣水晶存在的魔导探测仪，魔物如果将圣水晶吃下去了，那她的魔力中就一定会带有圣水晶的气息，这种探测仪可以帮你找到她。”

帮她找到她？

望着手中那颗魔导探测仪毫无反应的模样，蕾菈轻声道：

“会有探测不到的情况吗？”

Chapter 82

“当然，没有魔导器是全能的，如果你探测不到，那只有两种可能。”

黑影竖起了两根模糊的手指，声音好似从遥远的彼岸传来：

“一是对方不在你的探测范围内。这个魔导探测仪的范围是五十米，超过这个范围的魔力，自然就探测不到了。”

“二呢？”蕾菈问道。

“二是对方魔物的伪装连自身魔力都可以伪装，圣水晶的气息也会因此隐匿起来，那这个探测仪是探测不到她的。”

“不过你放心好了，第二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将圣水晶的气息隐匿起来，那魔物的身上必须要有至少和圣水晶同级的神物才行，所以，你最需要注意的，还是探测器的范围。”

蕾菈点了点头，算是清楚了手中魔导探测仪的使用办法。

但越是清楚，她的心就越是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这几天时间内，她带着魔导探测仪走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寻到魔女的气息。

不出意外的话，随着猪人君主计划的破裂，魔女也应该离开了这座小镇。

这是蕾菈最不想见到的结局。

世界那么大，魔女离开阿维克小镇后会去哪里，她根本不知道，如果没有缘分的话，她和她或许永远不会再见了。

不，以魔女的能力，或许，她们会再见的。

眯起了眼，蕾菈知道魔女有多难缠，那么厉害的角色，未来在魔物的世界绝对不可能籍籍无名。

到了那时候，她们肯定会再见的。

收起了魔导探测仪，她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阿维克小镇，身影便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既然魔女不在了，她也没有必要继续在这座小镇停留了。

她该去做下一件事了。

……

从士兵们的手中得到了魔力结晶，凑齐了一百分后，薇洛丝知道了考核中的一条隐藏规则。

抓住一个普通间谍，奖励五十积分，抓住一个特殊间谍，奖励一千到三千积分。

特殊间谍的积分多到令薇洛丝啧啧惊叹，不过她也知道，这种间谍绝对是魔物中的翘楚，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抓获。

还是普通间谍方便一些。

不，应该说，超级方便。

只要她显露自己的真身，用魔力随便一探，就能知道附近有多少人是魔物伪装的，这些魔物，想都不用想，绝大多数都是间谍。

当然，瓦尔卡姆中的间谍肯定也有部分是人类，但这些就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毕竟，区分和调查人类间谍，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想到这里，当天晚上，薇洛丝留梅维娜一人在住宅里，自己则露出了魔女真身，躲在楼房的阴影之中，释放着魔力感知。

很快，她就锁定到了一个目标。

那是一位魔物伪装的少女，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拥有一头金色的短发，看上去颇为英气。

最具特点的是，她的左手衣袖里空空如也，是一位残疾人。

在街道旁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番，见没有人跟着自己后，她快步跑入了瓦尔卡姆西方公园的树林之中。

薇洛丝收敛自己的气息，悄悄地跟在了她的身后，随后，她就在树林

之中，发现了一道等待着少女的黑影。

从黑影的轮廓来看，是个女人，在少女来到她的面前后，她压低声音，用怪异的嗓音问道：

“怎么，有进展了吗？”

少女散去了英气，有些紧张地两只手纠缠在一起，哆哆嗦嗦地回道：“我，我不想回去。”

啪——！

极为清脆的巴掌声在夜空中响起，少女捂着自己的脸，狼狈地跌倒在地上，而那女人则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怒斥道：

“不想回去？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魔物，不是人类！你天生就应该为我们魔物一族做贡献！”

“你是间谍，虽然废物到一直没能提供什么有用的情报，但你依旧是间谍！你以为你现在金盆洗手不干了，她们就找不到你？别做梦了！”

“踏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而且你别忘了，你要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没有人类会放过你！”

跌倒在地上的少女呆滞地望着地面，任凭女人怎么骂，她都丝毫不还嘴，就像是一块木头一样。

女人骂累了，便也不再动嘴，而是上前狠狠地踹了她一脚，待得她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后，她才说道：

“还有，时刻记住，你就是个冒牌货，别代入太深了，人类的世界，不适合你！”

双眸一暗，少女低下了头，呢喃道：“知道了……”

“快滚！”

在女人的辱骂声中，少女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步一拐地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而女人一眨眼，也很快消失在树林之中。

薇洛丝仅仅是思考了片刻，她便决定跟上那个女人。

少女如果是间谍，那么，那个女人则有点像是间谍联系人，跟着她，说不定能见到更多的间谍。

到时候一网打尽，她的积分还不是蹭蹭往上涨，直逼五百分？！

想到这里，她就跟了上去。

但是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她追踪的女人身上似乎藏着什么东西，只是一个转角，薇洛丝就丢失了她的行踪。

稍有些意外，但，她不会放弃。

这么多积分，她说什么，都要将它们狠狠拿下！

……

赛娜，是少女的名字，在此之前她的名字是什么，魔物已经记不清了。

反正，现在的她就叫做赛娜。

在离开树林之后，她施展魔法治疗好了肿起来的脸颊，随后朝着自己的家里走去。

金色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在了道路上，赛娜站在门口，好好打量了自己的衣着，在发现没有任何问题后，她才打开了门。

“我回来了。”

听到了她的声音，厨房里就走出了一位满脸胡渣的中年大叔，他湿润的双手擦了擦做饭时穿的围裙，担忧地问道：

“今天怎么晚了那么多？”

他是赛娜的父亲，名为维克，已经五十多岁了，平日里做的工作很繁重，最近难得有些在家休息的时间。

“有点事情耽搁了。”

“你几年前就不当士兵了，现在也没必要再去上战场，更何况你还少了条胳膊，人家看不上的。”

一边说着，维克一边转过身，将厨房内炒好的饭菜端在了桌上，而赛

娜则摇了摇头，解释道：

“我不是想上战场，就是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而已，而且，那些工作的薪水高一些，或许能治好她的病。”

这是谎话。

她去征兵处，不是因为自己想上战场，而是被那个女人逼的。

她有把柄落在她的手中，所以她只能妥协，按照她的要求前往征兵处，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残了一只手的士兵。

哪怕是后勤或者其他地方也行。

但很遗憾的是，没有人要她。

“我早就看淡，与其治好我的病，倒不如你们把生活过好。”

就在这时，虚弱的声音从二楼的楼梯上传来，赛娜扭头望去，只见一位中年妇女颤颤巍巍地扶着把手，一步一步地走下来。

她猛地一惊，连忙起身走到她的身边，搀扶着她惊讶道：“妈！你怎么下床了？！”

责怪地看了她一眼，身形瘦削，脸色苍白的中年妇女说道：“还不是你今天回来太晚，我担心你了。”

说着，她握住了赛娜的双手，像是在哀求一样。

“答应我们好吗？不要再去上战场了，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就想多看看你……”

“……好，我答应你，我不会上战场的。”

餐厅中温暖的灯光照进了赛娜的心间，她发现她在面对这对父母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地心软下来，同时感到阵阵幸福。

夜晚，待到维克和他的妻子都睡着之后，赛娜爬上了楼顶，躺在屋顶之上，仰望着天空。

天空中星光璀璨，在那灿烂的星河之中，过往的一切都在她的脑海中浮现。

它的本体其实是一只兔子，在逃命的时候，恰巧被维克所救，后来就成为了维克家的宠物，那时候，赛娜是维克的女儿，只有十几岁，是个青春活泼的少女。

后来，赛娜有了梦想，想做一位保家卫国的士兵，所以去了征兵处，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士兵，维克和他的妻子虽然都不同意，但也没有阻止她，只是默默地祝福。

在此期间，它散发出来的魔力终究是吸引了其他魔物，让它们发现了它的存在，而它也就此离开了维克家，加入到了魔物的家庭之中。

只是这个家庭和它期望的家庭完全不同，魔物之间肉弱强食，没有半点人性，被维克养大的它厌恶这个地方，迫切地想要逃出去。

之后，机会来了。

瓦尔卡姆和魔物领地有了些小摩擦，双方爆发了一场小战役，赛娜战死在了那场战役中，而它便被上层命令伪装成赛娜，潜伏在瓦尔卡姆之中。

它同意了。

因为断了一臂，赛娜光荣退役，回到了维克家中，维克和他的妻子看着她惨烈的模样，哭了好几天，不停嘟囔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很快，一切都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

作为维克的女儿赛娜，它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爱，这让它经历了残酷魔物世界的内心裂开了一条缝，它开始真正地将自己当作了他们的女儿。

它想要过这样平凡的人类生活，一直一直。

可再后来，瓦尔卡姆和魔物领地的战争真正爆发了，有些魔物找到它，要它担任间谍，为它们提供城内的情报，或者在城内搞破坏。

如果没有感受过人类父母的爱，它或许会直接答应下来，但现在，它不想伤害人类了。

真这么做了，赛娜的父母会伤心的吧？

它没有拒绝那些魔物的权力，所以它表面上答应了下来，背地里其实

根本不做事，而渐渐地，它这种行为也被其他魔物发现。

那个扇她巴掌的女人，说起来就是她的上司。

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赛娜咬了咬唇，满脸纠结。

其实她知道，她不是真正的赛娜，她是个冒牌货，不该享有人类父母的爱，但见过了光明的她，怎么会愿意再次步入黑暗呢？

魔物那种冰冷的世界，不适合她。

可……她不仅要警惕魔物，还要警惕人类。

她现在虽然不为魔物办事，但身份依旧是间谍，如果被其他人类发现了她这个身份，不光她会被抓捕，就连她的父母也逃不脱。

说不定，他们会以包庇间谍的罪名，一同被斩首。

就算他们侥幸没有受到牵连，她病重的母亲得知自己真正的女儿早就已经离世，恐怕也会因为过度悲伤而逝世吧？

无数烦恼一下子闯入了赛娜的生活之中，她揉了揉自己的头发，在屋顶上翻了好几个身，最终幽幽地叹息一声。

她想不到任何办法来应对这些烦恼。

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半夜，她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第二天，太阳晒屁股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

叮咚——叮咚——

楼下传来了门铃响声，稍微有些清醒的她蹙了蹙眉毛，拽起被子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不愿被外界的一切打扰。

很快，门就开了，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她的父亲维克开的。

又小睡了片刻，赛娜觉得自己应该起来了，她掀开被子，简单地洗漱了一下，换了身方便出门的衣裙。

看望了一下病重的母亲，在发现她呼吸平稳后，她就下了楼，来到客厅里。

“爸，谁来了？”

刚问出口，她就在沙发上见到了两位陌生的少女。

一位一袭白裙，银发垂腰，脸上带着如沐春风般的微笑，令人下意识地就会对她生出几分好感，另一位面色淡漠，看起来像是没什么情感的短发少女。

维克见赛娜来到客厅，赶忙从沙发上起身，对着赛娜挥了挥手说道：“赶紧过来打招呼，这位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大人，另一位是她的伙伴，梅维娜小姐。”

“哦，候补圣……啊，啊？”

什么？！

教会的候补圣女？！

心中咯噔一下，赛娜的脸一瞬间就苍白了起来，洁白的额头也冒出了些许汗水，目光中的警惕拉到了最高。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句话几乎是她下意识的反应，语气有些强硬。

没办法，她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离开客厅，或者，将这位教会的候补圣女驱赶出这个家。

因为谁也不知道教会候补圣女会什么奇怪的魔法，她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相处中看穿她魔物的身份，到时候，她们一家都要完蛋！

不，也有可能是这位候补圣女已经看穿了她的身份，所以她才会来到她们的家中！

无论是哪种可能，都给了赛娜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薇洛丝感受到了她态度的剧烈变化，她轻轻一笑，还未说什么，维克就眉头一皱，有些生气地训斥道：

“赛娜！你这是什么语气？！快，快给她们道歉！”

拳头微微捏紧，在和薇洛丝对视了几秒后，赛娜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情绪，低头道：“对，对不起……”

“没关系，赛娜小姐是有些怕生吧，熟悉了就好了。”

掩着嘴，薇洛丝将目光从赛娜身旁移开，而后者也是猛松一口气，觉得自己的身份似乎并没有暴露。

要不然，教会的候补圣女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地放过她这头魔物？

“候补圣女大人通情达理，赛娜，过来，赶紧感谢大人。”

维克想要赛娜近距离地感谢薇洛丝，但后者的脚下就像是生了根一样，无论怎么劝，都不可能再往前一步。

开什么玩笑，候补圣女察觉不出来她是魔物已经是万幸了，她怎么敢和她靠近啊？！

她会止不住颤抖的。

到时候候补圣女哪怕没有察觉出她是魔物，看她这副异常的模样，都能猜到她心里有鬼了吧？

看出了她的犹豫，薇洛丝也立刻出言，帮她解了围。

“不用不用，我来这里，是因为听说您的妻子得了绝症，无法治愈，而我恰巧会一点还算可以的治疗术，所以想试试能不能治好您的妻子。”

“哈？治病可不是随便能试的！万一你的治疗术……”

母亲是赛娜的逆鳞，一提到就容易应激，更别说眼前的这位候补圣女居然想用治疗术试试能不能救她母亲。

这话说的，她母亲是个试验品？

没有把握，试什么试，万一试出问题来了怎么办？！

“赛娜！”

维克没她想的那么多，或者说，他对候补圣女没有任何敌意。

“爸！她是想……”

“我知道！”

他看向了薇洛丝，垂落在身旁两侧的手因为紧张而不自觉地握住，“薇洛丝大人，你最近的事迹我也都听说了，这个城内已经没有比您更厉害的医师了吧？”

被贯穿了心脏的士兵，因为得到了候补圣女薇洛丝的治疗，而活了过来。

这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传言在瓦尔卡姆到处都是，维克觉得其中就算有夸大的部分，也足以说明薇洛丝治疗术的厉害。

“应该有比我更厉害的医师，只是……”

“既然如此，我的妻子就拜托你了！”

本来想谦虚一下，但维克直接打断了她说的话，薇洛丝只好笑着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之后，她跟着维克，来到了二楼的病房内。

赛娜虽然不想和薇洛丝待在一起，但因为害怕她对自己的母亲做些什么，所以也进入了病房，只是远远地看着她。

看着病床上沉睡过去的瘦削女人，薇洛丝坐在床边，伸出手对着她的脸，随后金色的光芒从她的手心飘出，汇入了女人的肌肤之中。

没过多久，女人的呼吸逐渐变得更加平稳，苍白的脸颊也恢复了一点血色，然而仅仅是这一丁点的变化，就令维克瞪大了双眼，激动万分。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哪个医师，能让他的妻子恢复一点血色！

收回了治疗术，薇洛丝嘴角一勾，随即故作劳累地看向维克，说道：

“您妻子得的病比较罕见，我需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才能真正地治愈她。”

“什么？您，您能治愈她？”

“嗯。”

维克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确认了一遍，直到看见薇洛丝点头后，才

接受这个震惊他的事实。

“感谢，感谢薇洛丝大人！我们为了治病，已经花了很多很多钱了，但就算这样，那些医师都说没有办法……我，我们都已经快死心了，没想到……”

维克双腿一软，不自觉地跪了下来，眼眶也逐渐泛红，他妻子患病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为了治疗他妻子的病，他顶着这副有些年迈的躯体，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就是赚更多的钱，治她的病。

就在他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女神就像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一样，让天使来到了他的身边，赐予了他幸福。

这些年受的苦，都是值得的。

随后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慌忙地从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金钱。

“薇洛丝大人，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

“不用，维克先生，既然你听说过我，那肯定也知道我治疗病人从来不收钱的吧？”

“这，这怎么好意思呢？”握着这袋金钱，维克本以为候补圣女治疗免费也是传言，但现在看来，这些根本都是真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薇洛丝才好……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维克先生，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过两天我们还会再来的。”

薇洛丝对着维克笑了笑，接着，她便望向了病房角落里的赛娜。

赛娜脸上的激动一点也不比维克少，她痴痴地看着自己母亲脸上多出来的一丝血色，脑海中尽数都是过往的幸福回忆。

她真的很想很想，让自己的母亲恢复健康。

维克一路送薇洛丝来到了街道上，直到看着她和梅维娜走上马车，消失在她的视线尽头后，他才怔怔地收回了目光。

幸福来得太突然，突然到他忽然觉得有些不真实。

一股隐约会失去什么的不安，爬上了他的心间。

不过……

“薇洛丝大人，可真是瓦尔卡姆的救星啊……”

他低声呢喃着这句话，被刚刚才来到他身旁的赛娜听见了。

尽管薇洛丝是带着善意来的，但她心底里还是有些警惕。

“救星？是不是太夸大了。”

“不，我有预感，她对瓦尔卡姆来说，就是救星。”

摸了摸自己的心口，维克说不清那种感觉是什么，但他就是知道，薇洛丝是瓦尔卡姆的救星。

Chapter 83

“爸，你说，妈妈的病，真的能治好吗？”

回到了家中，赛娜重新坐到了母亲的身旁，感受着她的心跳和呼吸，带着几分怀疑地问道。

相比较她，维克就显得乐观很多。

“当然可以，我相信那位候补圣女，而且，你没看到她的脸色已经好转很多了吗？”

他相信他的妻子会好起来的。

如果连候补圣女都治不好她的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时间一晃而过，两天后，候补圣女薇洛丝带着梅维娜，再次来到这里拜访了他们。

这次也一样，只是简单地寒暄了一下，她们就走上了二楼，继续用治疗术治疗着赛娜的母亲。

赛娜母亲脸上的面色越发正常了起来，呼吸也不再虚弱，正当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高兴的时候，叮咚叮咚的门铃响了起来。

赛娜一愣，主动回到一楼，打开了大门，而见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三位女子后，她俏脸一阵发白。

她还未开口说话，来到她身后的父亲就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赛娜的朋友，你不是约好了今天和我们一起逛街的吗？忘了？”

为首的女子呵呵一笑，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身份，随后饶有兴趣地盯着赛娜，眼底里透露着浓浓的威胁。

赛娜知道她是谁——她的上司，代号是灰雀。

如果不顺着她的话跟她离开的时候，她恐怕会对自己的父亲出手，而且屋内有候补圣女在，一旦暴露，她就完了。

她出事了无所谓，她害怕她连累到自己的父母。

“啊，是这样，我，我去换身衣服，很快就来。”

赛娜转过身，很快就噔噔噔地走上了二楼，找起了方便出门的衣裙，而维克将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面色有些复杂。

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些什么。

在换好衣裙之后，赛娜就跟着灰雀三人走出了屋子，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小巷内。

咚！

灰雀毫不客气地一拳砸在赛娜的脸上，迫使后者狼狈地摔倒在地上，刚换好的裙子也染上了地面的脏污。

赛娜很想要反击，但她不仅打不过灰雀三人，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背叛魔物。

而背叛魔物的下场，只有死。

来到赛娜的面前，灰雀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凑近了她的脸颊，咬着牙问道：

“你把我对你说过的话，都当屁放了？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什么？在玩过家家吗？”

“他们，他们不要断了一只手的士兵……”赛娜尝试解释道。

“我不管！在我联系的间谍里，就只有你是最废物的那一个！也不知道谁当初瞎了眼了，来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

一把将赛娜推倒在了地上，发丝遮挡住了她的眼睛，令她看上去格外可怜，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然而很快，一只脚就踩在了她的头上，让她停止了挣扎。

“听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过两天，你依旧没有任何进展的话，我就杀死那对夫妻，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你就是个冒牌货，不值得被他们关爱，你到底懂不懂？”

俯下身子拍了拍赛娜的脸，灰雀真的无法理解这家伙的脑回路，为了

人类之间的情感而背弃魔物世界，无疑是最愚蠢的选择。

如果她是赛娜，这对夫妇只会是她的利用品！

要不是最近战况越来越焦灼，各自势力内部的明争暗斗也越来越激烈，她才不会来当什么间谍。

在灰雀教训完赛娜后，她身旁的两位女子也掐着怪异的腔调，嘲讽起了赛娜。

“要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你这个怪物装的，恐怕会发了疯似地想要杀掉你吧？真是的，你这头魔物居然还对他们动真感情了。”

“太好笑了，不过或许也是因为你动了真感情，那对夫妻才没有那么容易看出你的真假吧。”

尖锐的笑声徘徊在小巷之中，她们的看法和灰雀一模一样，这种迷恋人类情感的魔物，就是她们之中的异类。

要不是在这里杀人太容易被查不出来，赛娜早就是她们的手下亡魂了，毕竟只要是异类，都应该被杀死。

赛娜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任由她们嘲讽，好像死了一样，只是当灰雀说要杀死她父母时候，她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握紧了拳头。

“我说的话，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警告完赛娜，灰雀就招了招手，带着两位女子离开了这个小巷，赛娜在地上躺了好一会，才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爬起来。

她抹去了脸上的脏污，默默地清理了一下衣裙，站在小巷口看了许久来往的行人，随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才往家里赶。

回到家门口，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衣裙，确认没有任何脏污后，她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

维克一直都坐在客厅，他扭头就看见了进来的赛娜，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口中，就变成了简单的问候。

“你回来了？”

“嗯，那位候补圣女呢？”

“治疗完后，她一个人就走了。”

“知道了。”

换好鞋子，赛娜走进客厅后，看了一眼楼梯，说道：“我想去看看妈妈。”

“想去就去啊，和我说什么？”

“……嗯。”

似乎一下子就变得陌生了。

赛娜摇了摇头，来到了二楼母亲的病房内。

静静地躺在床上，母亲的气色比之前还要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或许再来一到两次的治疗，她就可以彻底恢复健康了。

候补圣女的治疗术，就是厉害啊……

她望着母亲光洁的额头，最终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一下，随后心底轻轻地说了几声感谢。

灰雀说得对，她是魔物，并非是真正的赛娜。

她是外来者，不该享有父母的爱，她因为贪婪，已经占据这份爱许多年了，虽然她还想再延续无数年，但……已经够了。

她不想伤害人类，不想为发动战争的魔物，提供任何一点帮助，更不想她的父母因为她而受伤。

与其被灰雀威胁，整天都生活在暴露的忐忑中，不如直接找瓦尔卡姆的监察处自爆，向他们提供间谍的信息，并且恳请他们保护她的父母。

这或许是救下她父母的唯一办法。

至于向候补圣女薇洛丝自爆，她觉得没有意义，毕竟她个人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抓住灰雀她们。

到头来还是要依靠瓦尔卡姆的监察处。

而她之所以能下定这个决心，还是因为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了，到了

那时候，她就算知道自己的女儿赛娜早就死去了，也不会那么容易崩溃。

就是……

没有了它，这个家以后或许会安静很多吧。

这一晚，赛娜想了很多很多，一夜都没有睡着，到了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起了床，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

“你怎么今天想起来做早餐了？”

维克看上去老了很多，一点都不像是五十岁的人，倒像是七十多岁，也不知道是因为没刮胡子还是因为什么。

“好久没做了，我怕厨艺生疏了，所以今天的早餐就由我来做吧。”

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吃早餐的时候，他和赛娜之间依旧一句话都没有说，后者还以为他没睡醒。

“赛娜，吃完饭，记得把餐盘收拾一下。”

说着，维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卷烟草，慢慢地放到了嘴边，赛娜眉头一蹙，问道：“爸，这种东西你不是很久以前就不抽了吗？”

“就是很久都没抽了，今天才要抽一次。”

赛娜觉得自己的父亲有些莫名其妙的，但想着他应该不会再染上烟草的瘾，所以也就没有再去管他。

这一天，薇洛丝又来了。

赛娜跟着她一同前往了母亲的病房，看着自己的母亲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她心情就变得愉悦了起来。

这一次，她的母亲并没有陷入沉睡。

她闲聊了几句，看赛娜一脸犹豫的模样，就开口问道：“赛娜，你有事要忙吗？”

“……嗯。”

“那你就先忙吧，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重重地点了点头，赛娜经过了薇洛丝的身边，脚步顿了顿，轻声呢喃道：“拜托你了……”

随后，她走下了二楼，来到了客厅。

维克还是坐在沙发上抽着卷烟。

来到门口，她打开了大门，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偶尔有微风吹过，屋外的草叶随风而倒，一丝凉意也顺着她的大腿爬上了她的心间。

“这天气，带上雨伞吧，家里就一把……记得晚上带回来。”维克说道。

“嗯。”

从门口的架子上拿起了唯一的雨伞，赛娜死死地握紧了伞柄，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家门。

晚上带回来？

……只能麻烦你们再买一把了。

赛娜这般想着，便独自一人撑着伞，朝着瓦尔卡姆的监察处走去。

……

维克家的二楼，薇洛丝还在给赛娜母亲治疗，可在赛娜下楼后，她忽地伸出手，拦在了她治疗术的前方，打断了她的治疗。

“……薇洛丝大人，我能相信你吗？”

赛娜母亲似乎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病怏怏的眼神中多了几分认真和哀求。

对此，薇洛丝怎么可能会说不呢？

她点了点头，道：“当然可以，还有，叫我薇洛丝就好。”

“不，还是叫您薇洛丝大人吧。”

“都随你。”

赛娜母亲重新躺回了病床上，似乎是回忆起了以前，她叹息了一声，用略微沙哑的嗓音问道：

“薇洛丝大人，您应该也看出来，赛娜是魔物了吧？”

“嗯。”

“果然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和我的爱人收养了一只受了伤的兔子，没想到那只兔子是魔物，还伪装成了我们女儿的样子。”

回忆是甜蜜的，赛娜母亲望着空空荡荡的天花板，嘴角不由得勾起了一抹笑容。

“她来到我们家的第一天，我们就知道真正的赛娜已经牺牲在了战场上，我们觉得很伤心，同时也很生气，觉得她这样是在玷污我们的女儿。”

“可当我们看见她为了逗我们开心而费尽心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很难恨起来了，我们好像从她的身上，见到了赛娜的影子。”

“再后来，我们就把她当作女儿看了，不过她终究不是赛娜，可我们不在意了，毕竟赛娜就是赛娜，本就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而她就是她，也是独一无二的。”

“有她在的这段日子，我们一家过得很幸福，甚至都有点忘记失去女儿的痛苦了。”

“我想，如果是真正的赛娜，她也不希望我们失去她后，过着痛苦万分的生活吧？还有那只傻兔子，其实我们早就将她当成了真正的家人。”

说到这里，她看向了薇洛丝，笑意渐渐淡去，眼底的哀求几乎浓得快要溢出来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肯定，她这些年里，绝对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类，所以，所以，薇洛丝大人，您能帮帮她吗？”

“我看得出来，她最近遇到了一点困难，想要做些傻事，您是我见过的最温柔的人，您一定会帮我们阻止她的，对吧？”

“隐瞒魔物的罪，我们会担下的，反正我和我爱人年纪都很大了，只

希望，只希望您能……”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那位面容上始终带着笑意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忽然从床边站了起来，颇为冷漠地说道：

“……今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我什么都没有听见，也没有来过你这里。”

“薇洛丝大人？”

说完，薇洛丝就起身准备离开病房，而赛娜母亲心中一惊，连忙想要起身拉住她，奈何身子太虚弱，她根本跟不上薇洛丝。

“薇洛丝大人！别走，求求您……”

耳畔回响着她的哀求，可薇洛丝还是脚步坚定地离开了病房，走下了二楼。

客厅中的维克自然也听到了二楼传来的动静，不过他看着渐行渐远的薇洛丝，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我就先告辞了。”薇洛丝说道。

“嗯，薇洛丝大人，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来到门口，薇洛丝发现屋外的小雨渐渐地有些大了，维克愣了一下，老脸一红，有些尴尬地说道：

“唉，外面在下雨，我们家也没有雨伞，这……诶？薇洛丝大人！”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薇洛丝抬起手遮挡了一下脸，整个人便冲入了雨中，银白的身影只是一瞬就被大雨吞没。

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有些心疼。

……

越是朝着监察处走去，赛娜的心跳就越是快，因为她知道，就算她解决了灰雀，等待自己的，肯定也是死亡。

没有人类会同情魔物，就算她没有伤害过他们，也一样如此。

不过她并不会因此而憎恨人类。

徘徊在监察处的人魔力等级都很高，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赛娜一只手放在胸口，胆战心惊地走进了监察处的大厅。

四周的士兵都投来了锐利的眼神，大厅内极端肃穆，她咽了咽口水，看向了大厅最深处，坐在办事处的男人。

“有什么事情吗？”

男人扶了扶眼镜，微笑着看向赛娜，就像是充满了危险的笑面虎，随时准备暴起，择人而噬。

“……我，我有魔物间谍的消息。”

“哦？说来听听。”

既然打定了自爆的主意，就不应该感到害怕，赛娜深呼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初步说了出来。

“有一位魔物间谍，经常以西方公园的树林为见面地，和其他间谍见面，她的代号是灰雀，与她联系的大概有五六个间谍。”

“西方公园吗？”

沉吟了一声，男人抬眼看着她，继续问道：

“有证据吗？目前城内人手紧缺，如果没有证据，不会有人前往抓捕她们的。”

“证据我有……”

证据？

那是因为她就是其中一位间谍。

咬了咬牙，赛娜双手紧紧地握住裙摆，极为艰难地说道：“因为，因为……”

“因为是我告诉她的。”

熟悉的声音从监察处大厅外传来，赛娜一惊，错愕地回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薇洛丝？！”

少女撩起耳畔湿润的发丝，优雅地走进了监察处的大厅，她身上的衣裙虽然被大雨淋湿了大半，但丝毫没有影响她的气质。

“薇洛丝大人！”

坐在办事处的男人连忙起身行礼，而大厅内的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教会的候补圣女可一点都不比当地教会主教的身份低。

更别说这已经是二选了，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圣女有没有可能就诞生在这两位候补圣女之中。

“我查到了间谍灰雀的踪迹，并且将她抓了过来，只是她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提前服毒自尽了。”

“什么？！”

办事处的男人一脸惊讶，没想到候补圣女居然这么厉害，能够发现间谍的踪迹，而最惊讶的，其实还要数赛娜。

因为这两天，她知晓灰雀的行踪，也知晓薇洛丝的行踪。

她们两个之间，明明没有任何交集啊？为什么薇洛丝能够知晓灰雀，甚至还将她抓起来？

难道说……她从一开始找上门来，其实就已经知道灰雀这个间谍了？

在她的胡思乱想中，一位黑色短发少女走进了大厅，同时，她的手中还提着一具冰冷的尸体。

扑通——

她将那具尸体扔在了地上，监察处大厅内顿时寂静一片，而赛娜瞪大了双眼，一脸的不可思议。

她绝对不会看错的，这具尸体，这具尸体是灰雀……

“她联系的间谍我手里也有不少线索，那些人，就要劳烦你们去抓捕了。”

薇洛丝吩咐了一声，办事处的男人才从惊讶中回神，连忙躬身行礼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接下来，薇洛丝就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消息告诉了他，而赛娜就和梅维娜一起，坐在大厅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她出来。

待到太阳微微有些向西边倾斜，薇洛丝才从办事处出来，她看了眼坐在梅维娜身旁的赛娜，说道：

“走吧，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呆呆地从椅子上离开，来到了监察处大厅门口，赛娜望着薇洛丝纤细的背影，一咬牙，鼓足勇气地问道：

“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吧？为什么不将这个秘密告诉他们呢？”

她又不是傻子，以前天真地以为候补圣女薇洛丝不知道她魔物的身份，单纯是因为心善才接近他们，给她的母亲治病。

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她的计划。

灰雀包括她联系的间谍都被一网打尽，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她看不透薇洛丝，不知道她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站在大厅门口，薇洛丝抬头望着被夕阳染红了的天空，沉默了一会，接着，她回头对赛娜微微一笑，道：

“天晴了，我要走了，还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父母还在家里等你呢，早点回去比较好哦。”

“等一下……”

赛娜的呼喊没有换来薇洛丝的停留，她看着一袭白裙的她慢慢地混入了人群，消失不见，心底却没由来地一颤，鼻子酸了起来。

时至今日，她怎么会不明白薇洛丝话中的意思呢？

她通过装傻，选择帮助她隐藏自身的秘密。

……候补圣女帮助魔物隐藏身份？

她张了张嘴，望着薇洛丝消失的地方，说不出话来。

许久之后，她回过神来。

双手捏紧了裙摆，知道自己不用暴露身份后，赛娜猛地松了一口气，脚步轻快地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赶去。

傍晚时分，她站到了家门口。

她其实有些想通了，就算这次不用暴露身份，她也不想以赛娜的身份活下去了，毕竟那是属于维克女儿的爱，而不属于她的。

她想要告诉维克他们一切。

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都接受。

深呼吸一口气，她的手搭在了门把上，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感觉这要比她在监察处的时候还紧张。

扭动大门的把手，只听咔哒一声，她推开了大门，走了进去，然后故作寻常地转身将雨伞挂在了一旁的架子上，说道：

“爸，我把雨伞带回来了。”

还没有转回来，她就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抱住，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她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眼角一红，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你之前去哪儿了？我们都担心死了！”

母亲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她犹豫了一下，最后笑着回道：“就是出去了一趟而已，不用担心，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嘛！”

维克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相互拥抱的母女俩，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就好像年轻了几十岁一样。

赛娜眼眸微垂，心底的愉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原来，原来她们一直都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这些年他们的爱，其实就是给她的，是她自己没有察觉到……

灰雀她们根本不懂！

抱着母亲，幸福的眼泪将赛娜淹没，她回想起了那个消失在黄昏之中的少女，背影纤细，却格外令人安心。

这一切，都是她给予的。

好吧，不得不承认，候补圣女薇洛丝是她见过最温柔善良的人，再骄傲的人，再警惕的心，也会在她的面前彻底沦陷。

魔物也不例外。

也就是这时，她总算是知道为什么父亲维克会说她是瓦尔卡姆的救星了……

她太善良了，就像是光一样，能够照亮整个黑暗的瓦尔卡姆。

不过，赛娜不关心瓦尔卡姆，她只关心自己的家……

谢谢你，薇洛丝。

……

夕阳的余晖散落在街道上，人来人往之中，梅维娜对着身旁的薇洛丝，问出了自己无法理解的问题。

“为什么要帮助她隐瞒秘密？”

在她看来，帮她隐瞒秘密的代价太大了，如果她被人发现是魔物，那很有可能会牵连到薇洛丝。

人类对魔物可是零容忍，就算薇洛丝再好，到时候也会被怀疑是否通敌，对她的名声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薇洛丝因为这个问题停下了脚步，她回头看向了梅维娜，伸出食指抵在了唇前，笑着反问道：

“那，我又为什么会收养你呢？”

梅维娜一愣，随即低下了头，明白了一切。

【因为我从来不觉得魔物就是坏人。】

这是薇洛丝以前和她说过的话，也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相信魔物之中也有善良的魔物，就像她梅维娜一样。

只要是善良的生物，她的爱就不分种族。

这就是候补圣女薇洛丝，一个善良到令她觉得奇怪的少女。

……

薇洛丝：嘻嘻，魔力等级，upup！

Chapter 84

瓦尔卡姆和魔族领地的交界处，这里寸草不生，空气中弥漫着铺天盖地的尸臭味，又是一场战役过去，鲜血和尸体铺满了战场。

用小刀割开魔物的尸体，从里面取出魔力结晶，安德擦了擦汗水，说道：

“呼，多亏这里爆发了一场小战役，要不然我们收集到五百积分，不会有那么容易的。”

“这次击退了魔物，芙洛菈大人的人气，在士兵中应该很高了吧。”队伍中，那位矮小少女手里拿着不少魔力结晶，注意力却放在了一旁的士兵身上。

他们用憧憬和崇敬的眼神，望着队伍最前方的那位少女，不少士兵嘴里更是高喊着她的名字，用力挥舞着手中的旗帜。

“芙洛菈！芙洛菈！”

这场小型战役打得很是艰苦，如果不是芙洛菈率领小队加入了战场，人类或许才是战败的一方。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以及那些目光中的狂热，芙洛菈脸上的表情丝毫都没有变化，身为教会最耀眼的那一批战斗修女，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目光。

在打扫完战场之后，芙洛菈就领着她的冒险者小队离开了战场，回到了瓦尔卡姆。

而在经过兵营的时候，有几位副将专门站了出来，感谢道：“幸亏有您在，要不然我们恐怕抵挡不住这次魔物的袭击。”

“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能抵挡住魔物，主要还是因为勇猛的士兵。”

芙洛菈对此也很谦虚，这位作为候补圣女的基本素养，几位副将听她这么一说，眼底也是流露出满意之色。

在进入瓦尔卡姆之后，安德提着一大袋魔力结晶，颇为崇拜地说道：“芙洛菈大人，有士兵们的支持，您一定会成功的！”

如果说以前还有和芙洛菈竞争的想法，在经历了这些天的战斗之后，他算是真正的心服口服了。

他和她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大到彻底让他心死了。

现在，他就想帮助芙洛菈超越薇洛丝，拿下圣女二选！

芙洛菈没有因为他的恭维而感到开心，她看向了前往兵营的士兵，有些自言自语道：

“……士兵们的支持吗？其实在他们心里，薇洛丝的人气比我更高吧。”

“啊？怎么会呢？”

安德刚想要解释什么，但就在这时，士兵们的对话传入了她们的耳中。

“你的伤好了？我还以为你要在病床上躺几个月才行了呢。”

“呵呵，那不还要多亏了薇洛丝大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她，我都不知道是死是活了。”

“薇洛丝大人？你这家伙运气可真是不错啊，我听说每日想要她救治的士兵，排队都排到伤兵营外了，你竟然轮上了？”

“你消息落后了，那队伍都快绕伤兵营两圈了！而且，我能轮上是因为我伤势够重啊，混蛋。”

一拳重重地打在士兵的盔甲上，两人相视而笑，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的芙洛菈却是眸光一黯，双肩上的压力堆满了。

想要让薇洛丝治疗的伤兵都快绕伤兵营两圈了，这虽然可能是夸张的描述，但也从侧面显示出了薇洛丝的人气之高。

和她相比，她差太多了。

“可恶的薇洛丝！”矮小少女狠狠地捏了捏拳头，只能借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拿着一大袋魔力结晶，芙洛菈再次找到了雷克斯。

哐当——

一大袋魔力结晶放在桌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她打开了袋口的绳结，里面的魔力结晶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五百分。”她平淡地说道。

“不错，你的实力比往届的候补圣女厉害多了，我也就不废话了，五百分的规则……”

雷克斯刚想要说隐藏规则，结果芙洛菈就开口打断了他。

“等下，在说规则之前，你能告诉我薇洛丝的积分是多少吗？”

沉默了一下，雷克斯看了她一眼，无奈笑道：“……她早就超过了五百分。”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芙洛菈还是踉跄了一下，差点没有站稳，而站在她身旁的安德等人也是心中一凉，内心对薇洛丝诞生了些许恐惧之感。

他们能够那么快赚到五百积分，还是因为前线爆发了一场小型战役，如果不是这场战役，他们这五百分恐怕得花上半个月的时间……

可就算如此，他们也没能比薇洛丝更快地凑齐这五百分。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薇洛丝，但安德对她的印象，已经快堪比传说中的魔王了。

她一定有着恶魔般的面孔吧，在她的面前，不仅是他们，就连芙洛菈都是这般的无力。

低头看着桌上的魔力结晶，芙洛菈低声问道：“……又是因为那些士兵给她的魔力结晶吗？”

“不是。”

“什么？”

抬起头，芙洛菈微微有些不解。

不是因为士兵的魔力结晶，还能因为什么？薇洛丝还有什么获得魔力结晶的手段？！

“虽然那些士兵想要给予她魔力结晶，但同时，士兵们也需要以魔力

结晶换取战功，所以心地善良的她用这个理由拒绝了他们的馈赠。”

说起这件事，雷克斯脸上的欣赏藏都藏不住，言语之间对薇洛丝的赞美也没有吝啬，看得矮小少女恨不得给他的脸上来一拳。

芙洛菈大人也很不错的好吧！

“后续的积分，都是她查出了城内的间谍，五十分一个，慢慢积累的。”

间谍？

芙洛菈愣了一下。

想要超过五百分，算上之前士兵给予她的魔力结晶，她恐怕要抓六七个间谍吧？她竟然有这种本事？！

这么短的时间内抓了那么多间谍……

到底是谁说她只会治疗术的啊！

芙洛菈心里把调查薇洛丝的手下狠狠地揍了一遍，随后强行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下来，抬眼朝着雷克斯问道：“那五百分的规则是什么？”

“你们可以率领城内最多五百名士兵对魔物发动战争，歼灭敌人的魔力结晶都可以算在你们的身上，每一场战争的胜利，我可以额外赠送你们一百分。”

“但是，如果吃了败仗或者士兵牺牲惨重，则会被我扣五十到五百分不等，至于其他的，一千分后再来找我。”

让候补圣女去率领士兵打仗？

这很考验候补圣女的领导和军事能力，如何让士兵们团结一心，如何布置战术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这都是候补圣女需要考虑的东西。

但很巧的是，这些东西，作为战斗修女的芙洛菈，从小就进修过。

她有信心，这五百名士兵跟着她，绝对是战场上的一把利刃！

倒是薇洛丝，她从未听说过她有这方面的才能……

也是，如果她有，或许早早地就带领五百士兵出发了，而不是继续留

在城里，当一个医师。

这或许是她和薇洛丝拉开差距的机会！

而且……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芙洛菈脸颊微红，莫名有些愧疚。

离开了雷克斯的办公室，矮小少女依旧充斥着不解。

“能够抓住那么多间谍，薇洛丝到底是什么做到的？她是不是耍赖了啊！”

“不管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的积分都会远远超过她的。”

芙洛菈的话让安德有些惊讶，跟着她那么多天，他还是第一天见到她这么有自信。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一千分的那个隐藏规则，而且，我很快就会完成其中一个目标了。”

犹豫了一下，芙洛菈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什么？！”

“太好了！这下该轮到薇洛丝傻眼了！”

安德他们知道这件事后，都发自内心地期待了起来，唯独她有些歉疚。

因为这是不公平竞争。

一千分的隐藏规则，是培养她的大主教偷偷告诉她的，而且她完成起来，很轻松。

所以……

抱歉，她才是耍赖的那一个。

……

月黑风高，露出魔物真身的薇洛丝站在屋顶之上，将自己的魔力融进了风里，肆意地搜寻着魔物间谍的下落。

没有大贤者蕾菈，她可以肆意地变身成魔女，而不怕被外人发现！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在她享受着微风拂过娇躯的那种舒适感时，传递回来的魔力告诉了她猎物的所在地。

嘴角一勾，她猩红的双眼在黑夜中变得格外渗人，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她已经来到了魔物间谍的背后，还未等间谍察觉到什么，她就一记手刀下去，令她陷入了安详的睡眠。

【又发现了一个间谍，五十分到手咯！】

用这种身份来搜查间谍，真的是太容易了！

一只脚踩着昏过去的间谍身上，薇洛丝双手抱胸，想着要如何处理这个间谍，结果很快，她的耳畔就响起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呵呵，我也发现了一个间谍，你说，她会值多少积分呢？】

【在哪？】

听到间谍两个字，薇洛丝下意识地扭头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可当她看清说话之人时，她的心咯噔一下， 好像停止了跳动。

是，是是……大贤者蕾菈！

【你，你你你……你怎么在这里？！】

她想要逃，却逃不到。

手腕被蕾菈一拽，薇洛丝整个人就扑入了她的怀中，感受着她如同寒冰一样的躯体，她只觉得自己的生命即将被这种寒冷冻结。

【我为什么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来抓你这个间谍！】

掐住了她的脸，蕾菈盯着她的双眼，将自己对她的愤怒倾泻而出。

【你以为你能摆脱得了我？色魔。】

撕拉——

是衣裙被暴力撕开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一声少女惨叫，其中似乎夹杂着破瓜之痛。

世界开始崩塌，四周的一切如同镜子般破碎。

这里是……梦？

在即将消失的最后一刻，蕾菈用沾染了鲜血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凑到她的耳旁，轻声说道：

【我很快就会来找你的，希望到时候，你已经做好了和我见面的准备……】

……

“不要！”

大叫了一声，薇洛丝直直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额头布满了汗珠，随后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掀开了被子。

似乎是觉得这样还不够，她还掀开了自己的睡裙，在发现洁白的内内上没有沾染血迹之后，她才猛地松了一口气。

之后，她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

她又梦到蕾菈了。

真是讨厌。

揉了揉太阳穴，她再一次躺在了床上。

【我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想到蕾菈说的这句话，薇洛丝就觉得好笑。

她现在估摸着还在阿维克小镇搜寻魔女的踪迹，怎么可能会来瓦尔卡姆找她？这种噩梦，真是有够可笑的。

现在的她，夜晚变成魔女，也不会有人再来抓她了！

她薇洛丝，自由了！

这种该死的噩梦，该有个尽头了！

咚咚咚——

卧室的房门被敲响，梅维娜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薇洛丝，有人找您。”

“谁啊？”

将被子拉上，薇洛丝闭着眼，有些昏昏沉沉地回道。

“是克罗商会的人，据说他们和另一个商会因为药剂店铺的位置吵起来了，快要在大街上打起来了。”

“哈？这种事情找我做什么？上报给治安所就好了。”

“但是他们觉得您更加公正，所以就算治安所的人到来，他们还是在吵。”

啊？什么毛病？

因为事情比较匪夷所思，薇洛丝逐渐清醒了过来。

这种商会之间的纠纷可不归她薇洛丝管，而且她也没有那个权力，甚至就连天启教会都无权管这些。

上报给治安所，让治安所来管才是真的。

但是他们又硬要她去……

她的名气在瓦尔卡姆内，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吗？商会不听治安所的，竟然听她的……

这不会让治安所的人对她有意见吧？

想了想，为了候补圣女的形象，薇洛丝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简单地洗漱换好衣裙后，就跟着梅维娜来到了商会纠纷发生的地方。

这里是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四周的店铺售卖的也都是一些奢侈品，瓦尔卡姆的普通居民在这里并不常见。

似乎是治安所提前来过了，这条街道上并没有相互对峙的商会众人，只是在这里站了一会，就有人来到了薇洛丝身边，带着她走进了一家刚刚翻新过的店铺。

Chapter 85

来到了店铺二楼，打开二楼包厢的大门，薇洛丝朝那人点了点头后，就带着梅维娜走了进去。

这个包厢算得上是店铺内最豪华的一间了，装饰极其奢华，光是头顶的玻璃吊灯就值十几枚金币。

包厢内坐着三人，一位来自克罗商会，一位来自德莱商会，最后一位则明显是来自治安所。

在她进来之后，三人都从沙发上起身，态度很是恭敬，而薇洛丝对此微微一笑，优雅地行礼回应。

她的礼仪就算是再严格的礼仪导师，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三人见此也莫名地紧张了许多，在薇洛丝坐下之后，才缓缓落座。

梅维娜则站在薇洛丝的身旁，淡漠的眼神扫过三人，看似松散实则充满了戒备。

只要这三人有任何想要袭击薇洛丝的举动，她都会先发制人，和他们掏心掏肺地聊一聊。

在坐下后没多久，德莱商会的负责人有些沉不住气，率先向薇洛丝指责起了克罗商会。

“薇洛丝大人！您来评评理，这个地方我德莱商会早就买下了，各种合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克罗商会却偏偏要说很久以前这个地方的老主人答应将地送给克罗商会，这些合同都不算数。”

“这不胡扯吗？我要克罗商会出示证据，他们又说当时是口头答应的，没有证据，这，这……”

薇洛丝闻言，表面淡定地点了点头，实则内心一阵吐槽。

这不就是普通的商会纠结吗？治安所不是能解决这种问题吗？值得把她叫来吗？

是不是她最近表现得太温柔了，让他们觉得芝麻大点的事情都能叫得动她了啊？！

她可是候补圣女！地位上要比这里的教会主教都高一些，这些商会的小小负责人，平日里可是连见到她的机会都没有的！

听完了德莱商会的描述，薇洛丝将目光看向了克罗商会，想听听他有什么好狡辩的。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克罗商会的负责人菲特非但没有狡辩，还同样点了点头，说道："薇洛丝大人，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

"……"

啊？

这家伙，是新来的负责人吗？

既然事情就是德莱商会说的那样，那这店铺不就归属于德莱商会吗？口头约定谁知道是真是假的，一切肯定都是以纸质合同为准。

简直浪费她刷别人好感的时间！

"口头答应没有证据，一般来说都是不算数的吧？那位主人和你们克罗商会承诺过了什么？我……"

为了维持自身善良的形象，薇洛丝本想说自己可以想办法补偿克罗商会一些，结果又令她没想到的是，克罗商会负责人菲特一拍脑袋，忽然说道：

"哎呀，我忽然想起来，和我们口头答应的不是这个店铺的主人，我好像搞错了……"

"……啊？"

"抱歉啊，给你们带来那么多麻烦，这片地，以后就是德莱商会的了，我们克罗商会不会有任何干涉的。"

从沙发上站起身，菲特满脸歉意地对在场所有人都鞠了一躬，态度反转极为迅速，令德莱商会的负责人看傻了眼。

治安所的人也呆愣在了原地，但类似这种事情城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他倒还算可以接受。

薇洛丝则是察觉到了一丝奇怪的地方。

菲特这么做，好像并非是为了那个店铺的归属，而是专门为了见到她。

“真是的，我虽然知道你们克罗商会不靠谱，没想到竟然离谱到 了这种程度！我看啊，你们那老不死的会长还是早点退休吧……”

作为竞争对手，德莱商会的负责人平日里就积攒了一肚子气，此刻刚好通过这种事情发泄出来。

见他再骂下去，恐怕会骂得很脏，生怕重新起了争执，治安所的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带着他就往包厢外跑。

直到这里只剩下了三人后，菲特才面含歉意地一笑，对着薇洛丝说道：

“因为这点事情，麻烦候补圣女来这里跑了一趟，实在是抱歉，如果不嫌弃的话，薇洛丝大人不如跟我来一趟，我有歉礼交给您。”

歉礼？

薇洛丝看着他的笑，忽然明白了。

以前的候补圣女是不会接受歉礼的，但今日不同，菲特的身上似乎有着什么秘密。

答应了下来，她跟着菲特离开了店铺，来到了气派的克罗商会大楼，在进入大门后不久，菲特就撞见了他的上司。

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菲特就带着薇洛丝她们绕过了那位上司，而后者也转身眯着眼看向薇洛丝的背影，呢喃道：“这是……”

“刚刚和德莱商会有了点摩擦，意外引来了这位大人，他估计是想要赔罪吧，而且，要是能借此机会搭上候补圣女这条线就好了……”

路过的商会员工解释了一番，菲特上司也算是明白为什么候补圣女会出现在这里了，他点了点头，便不再关注菲特。

而谁也没看见的是，在和上司擦肩而过之后，菲特的额头出现了细密的汗水，但很快就被他擦掉了。

来到了二楼的休息间，菲特将盒子从墙边的玻璃柜中拿出，问道：“薇洛丝小姐，如果送您很贵重的物品，您不会收下的吧？”

“嗯。”

候补圣女薇洛丝是这样的，如果有人送她太过贵重的礼物，她会想办法还回去的，否则，就破坏人设了。

她可不是什么看重钱财的俗气候补圣女！

不过，魔女是。

每当这个时候，对于她来说都是最痛苦的时候，想要，却无法得到。

“我一开始就想到了，所以……”

菲特将盒子递到了她的面前，然后将它打开，从中取出了一只金色的蝴蝶发卡。

“这是克罗商会送您的金色琉璃发卡，样子还算不错，且并不贵，大人应该会收下的吧？”

接过蝴蝶发卡，感受着其上冰凉顺滑的手感，她道了声：“谢谢……”

她很明显地看到，在盒子的底部，露出了一张纸条的一角，菲特明显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说什么，而是将发卡重新放回了盒子里，并且盖上了它。

“大人能喜欢，是我们克罗商会的荣幸。”

紧接着，他拿出了一瓶血红色的药剂，摆放在了她的面前。

“这是我们克罗商会最知名的恢复药剂，只需要一瓶，就可以治愈几乎所有的皮外伤，是冒险者和士兵们恢复伤势的不二选择。”

“这个也送给您，毕竟算得上是克罗商会的代表物。”

“谢谢。”

没有拒绝的理由，薇洛丝也收下了这瓶药剂。

在这之后，菲特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闲聊了几分钟，看着时间差不多了，薇洛丝便提出了告辞，带着梅维娜离开了克罗商会。

望着她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视线的尽头，菲特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捏紧了拳头，自言自语道：

“还不够保险，还得找另一位候补圣女才行……”

……

回到了家中，薇洛丝拿着盒子走进了自己的卧室，然后将它扔在了柔软的大床上，自己整个人也重重地扑在了上面。

周围是被褥的清香，身下是无尽的柔软，她在床上享受了好一会，才重新用手摸到了那装有发卡的盒子。

不用想，这次的事情肯定不简单。

菲特很明显是有事想要告诉她，但表面上不说，意味着他的一举一动恐怕都在某些人的监视之下。

想到这里，薇洛丝就觉得一阵头疼。

克罗商会，很可能是龙潭虎穴。

打开盒子，拿出发卡，她看见了最底下纸张的一角，将它从盒子底端抽出，她发现纸张上写满了字，并将它念了出来。

“抱歉以这样的方式和您接触，但情况危急，还请您谅解。”

得了，果真如此。

要不是为了什么该死的圣女考核，她薇洛丝才不会管这些破事！

耐着性子，她继续看了下去。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或许有点匪夷所思，但还请您一定要相信，克罗商会已经成为了魔物的爪牙，其内的人类都只能被迫遵守它们的命令，为它们卖命。”

“魔物们计划将整个瓦尔卡姆转变为魔物的城市，所以它们制造了这种能够将人类转变为魔物的药剂，并且伪装成恢复药剂的模样，对外售卖。”

“如今购买且服用这种药剂的人，恐怕已有上千人，如果再不加以曝光，后果不堪设想……”

将人类转变为魔物的药剂？

薇洛丝忽然想到在阿维克小镇的时候，猪人君主的手下似乎也有这样的能力。

取出之前菲特送给她的药剂，薇洛丝转变为了魔女，在释放出魔力感知后，她的确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微弱的特殊魔力。

变回候补圣女的模样，她思量了一会，随后对着药剂施展了治疗术，紧接着，她惊讶地发现这股特殊魔力竟然可以被她的金色光芒驱散。

她知道她的治疗术可以驱散病人的负面情绪，净化她们的灵魂。

难道这股特殊魔力其实也是附着在灵魂之上的东西，所以能够被她的治疗术驱散？

想了想，薇洛丝觉得很有可能。

接着，她继续念着纸张上写的字。

“这种药剂是没有解药的，喝下之后，其中的魔力就会徘徊在人类体内，直至听从商会会长的号令，在特定的一天彻底转变为魔物。”

……没有解药？

薇洛丝呆呆地看向了手中鲜红色的药剂。

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此刻的它就已经是一瓶单纯的恢复药剂了……

既然她的治疗术能够驱散药剂中的特殊魔力，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些喝下药剂的人，她也可以用治疗术驱散她们体内的特殊魔力？

她的治疗术好像……就是解药。

“克罗商会大楼的地下室内，有一处通往魔物之城的传送阵，药剂就是从魔物之城的炼药厂出来的。”

魔物之城？传送阵？

带着疑惑，她接着往下看。

“那处传送阵只需要手持商会令牌便可以自由出入，不过传送限时三天，三天后就会自动传送回瓦尔卡姆。”

“商会内的不少人类都被迫前往魔物之城，为魔物们卖命，若是您想

要将此事上报，还望格外小心，因为据我所知，瓦尔卡姆高层内部存在与此事有关的间谍。”

“我们能不能活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瓦尔卡姆落入魔物一族的手中，希望您能帮我们完成这个心愿——菲特。”

越到最后，字迹就越是潦草，像是再写得慢一点，就要被其他人发现了一样。

将纸张扔在床上，薇洛丝把头埋进了枕头里。

这次的事件，好像达到了雷克斯所说的，颠覆瓦尔卡姆的事件。

她也算是知道菲特为什么会找她了。

瓦尔卡姆的高层里存在着和这件事有关的间谍，这意味着他就算把消息告诉了监察处，很有可能也没什么效果，反而会把克罗商会中的人类害死。

所以整个瓦尔卡姆，他能信得过的，就只有来这里参加考核的候补圣女了。

可她薇洛丝知道了这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毕竟表面上她就是个只会治疗术的候补圣女，面对这种事情，她能做的就是上报。

结果现在上报就会害克罗商会中的人类死去……

那她剩下的也就是变身为魔女，进入传送阵去炼药厂走一遭，独自调查清楚参与这次事件的间谍，以及拯救那些被困的人类了。

好麻烦！

至于告诉雷克斯，先不说那间谍有没有潜伏在他身边，只提供这种简单情报的话，雷克斯解决这事件后，可不会把主要功劳算在她头上。

到时候，那就是白白将积分送出去。

这可是能颠覆瓦尔卡姆的事件，价值一千到三千积分啊！

要知道，她现在积分也才七百多！

一下子送那么多积分出去，她可是很肉疼的！

咚咚咚——

就在这时，卧室的门被敲响。

“进来吧。”

得到了她的许可，梅维娜打开房门走了进来，薇洛丝头也没回，依旧趴在床上，有些昏昏沉沉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看着她懒散的模样，梅维娜知道，自从她的积分一直压着芙洛菈之后，她的精神就松懈了很多。

以至于现在有些懒洋洋的。

没办法，满分候补的她太厉害了，芙洛菈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但……这一切都是过去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可能会输掉这次圣女考核了。”想起了自己刚刚得知的消息，梅维娜淡淡地说道。

“为什么？芙洛菈的积分不是在我后面吗？”

薇洛丝清楚地记得，在她的积分突破七百分的时候，芙洛菈还在战场上刷魔力结晶呢，之后一天，才凑齐了五百分。

现在她和她可保持着两百多分的差距，就算她率领五百士兵对魔物发动战争，算算时间，她应该也才刚刚出征。

怎么可能一下子超越她呢？

“她已经在你前面了。”

“嗯？她的动作那么快吗？”

愣了一下，薇洛丝隐约感到了几分不对劲，动作再快，她芙洛菈也不可能在这点时间内率领士兵打完一场胜仗，还回瓦尔卡姆上交魔力结晶。

除非……

“她现在……多少分了？”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三千五百分。”

“……哈？多少？！”

“三千五百分，一天之间，她涨了三千多积分，我怀疑她可能知晓了之后的隐藏规则，并且通过某种方式提前完成了它。”

这是梅维娜想到的唯一可能，否则她也想不明白芙洛菈的四千积分是哪里来的。

雷克斯看上去还算是正义，应该不会出现偏袒芙洛菈的情况，至少不会做得那么明目张胆。

薇洛丝则彻底炸毛了，只是碍于梅维娜在，她不好发作。

不过手里的抱枕，已经被她掐断气了。

不用想，芙洛菈一定是耍赖了，这个混蛋！

表面看上去是争强好胜的正义候补圣女，实际上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卑鄙修女！这家伙简直就和监察使曼德尔一样，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虚伪！

太可恶了，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家伙！

……她自己除外。

芙洛菈一下子超过了她两千八百多分，这令薇洛丝的内心诞生了强烈的急迫感。

将芙洛菈作弊这种事情告诉雷克斯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毕竟他能给她加三千多分，怎么可能不知道芙洛菈作弊了呢？

当下，她只有去调查克罗商会的事情才能勉强追上芙洛菈了。

至少不会被甩得连背影都看不见了……

见薇洛丝燃起了斗志，梅维娜便有些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房间，在见到了初选中薇洛丝的表现后，她就有种感觉，薇洛丝不会输给任何人。

她生来就是圣女，这是命中注定的。

就算芙洛菈作弊了又如何？

真正的强者，是她们作弊都无法击败的。

……

打定了前往调查的主意，待得夜幕降临之后，薇洛丝就转变为了魔女，换了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前往了克罗商会。

在此之前，她告诉了梅维娜自己要离开三天，去想办法调查克罗商会，而后者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根据菲特所说，传送阵的传送限时是三天，也就是说她前往了魔物之城，无论她做了什么，三天后都会被强制传送回来。

这无疑是给她壮了胆子。

魔物之城……说起来她还从未见过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舔了舔鲜红的薄唇，薇洛丝的笑容在夜晚透出了几分令人心颤的诡异。

克罗商会的看守实力都不高，薇洛丝轻而易举地潜入了进去。

商会令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菲特做了什么手脚，它被放在了商会会长的书房，很显眼，她没花费多少功夫就拿到了手。

接着，她就来到了克罗商会的地下室，

紫色的幽暗壁灯将地下室通道照得格外阴森，一股木块腐烂的臭味弥漫在空气之中，十分令人作呕。

这里明显很少有人经过。

看守地下室的是两只伪装成人类的魔物，它们在感受到薇洛丝的气息之后，身子止不住地发起抖来，看上去格外紧张。

实际上，薇洛丝比它们还紧张。

如果它们发现了她的身份，她就得动手杀死它们，这样一来，魔物们肯定会发现克罗商会的事情被其他人知晓了，那些被控制起来的人类肯定都会死。

她的几千积分就这样从指尖溜走了！

“大，大人，请，请出示商会令牌……”

魔物守卫鼓足了勇气，用颤抖的声音说着话，而薇洛丝好奇地看了它一眼，还以为它本来就性子胆小。

从怀里取出了商会令牌，给它们看了一眼后，它们就侧身让了开来，而那位被薇洛丝看了一眼的魔物明显动作慢了半拍。

见它们没有起疑，薇洛丝松了一口气，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传送阵，直到她的身影消散过后，那两位魔物直接瘫坐在地上。

“呼，好可怕啊，我，我第一次见到有这种威压的大人，感觉站在她的身旁，连呼吸都困难……”

“她，她看了我一眼，我以为，我死定了……”

魔物的脸上血色褪尽，就连嘴唇都白了很多，它根本不敢直视薇洛丝，那种和死神对视的感觉，吓得它差点失禁。

在稍微平缓了心情后，它想到了什么，有些震惊地对另一位魔物说道：“你说她会不会是那种血脉……”

“……不可能吧？那些大人，怎么会来这里呢？”

“说得也是，应该是我们多想了。”

……

另一面，从传送阵出来的薇洛丝，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位被吓得瘫倒在地上的低级魔物。

她连商会令牌都没出示，它们就连忙请她离开，并且相信了她的身份。

这是怎么回事？

它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薇洛丝细细想了想，随后发现不只是它们，其实很多魔物在见到她的时候，都会感到害怕，包括魔力等级和她差不多的猪人。

只是害怕的程度不同罢了。

甚至就连人类也一样。

比如很早以前将她视为魔物君主的冒险者独眼狼，以及那些和她并肩作战过的教会教士，他们都很畏惧她，哪怕她帮助了他们。

也就只有魔力等级比她高的魔物和人类才不受任何影响。

重点点名大贤者蕾菈。

那家伙是真的一点都不怕她，不仅一直在抓她，而且还敢对她这样那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真是可恶！

以前她还以为是自己等级太高，才会令他们感到畏惧，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这样？

Chapter 86

传送阵的所在地，是魔物之城一处建筑的地下室，带着商会令牌离开了这栋建筑后，阳光忽然间就闯入了薇洛丝的双眼。

视线一下子明亮了起来，建筑外是一处精心修建过的前院，除了摆放的雕像一般都为魔物之外，其他的和人类建筑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离开前院，薇洛丝来到了大街上。

这里来往着很多魔物，他们大多都是非人形的，其中一小部分虽然有着人类的外表，但头顶或是尾巴处一般都残留着魔物的肢体。

整个街道上，只有那么几个人才拥有完美的人类外表，而这些人经过的时候，周围往往都会空出很多位置。

他们似乎有些害怕那些拥有完美人类外表的魔物。

而且，在她从建筑内出来后，整个街道上的魔物都不由地将目光看向了她，随即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吓得连走路都哆嗦着双腿。

她似乎要比那几位魔物更加恐怖。

被她吓到的魔物越来越多，街道上逐渐陷入了一片慌乱，薇洛丝知道再不走，自己恐怕会被魔物守卫抓起来。

那可不行，她来这里是为了调查炼药厂的，要是被抓住了，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想到这，她直接单手提着黑裙，消失在了众魔物的面前。

……

魔物之城幽暗的小巷中，头顶鹿角的小男孩被大力推到了墙上，紧接着，一只脚重重地踩在了他的身旁。

“像你这样低等的家伙，就应该乖乖把钱给我交出来，省得我每次都来找你要，听明白了吗？”

在小男孩的对面，站着一位青年，他咧开大嘴，露出了嘴中的牙齿，不，不应该说是牙齿，而是锋利的獠牙。

人类之间存在着弱肉强食，在魔物之间只会更加过分，强大的魔物生来就是要欺凌弱小的，青年之所以敢抢鹿角小男孩的钱，就是因为如此。

城内虽然也有魔物守卫，但他们可不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更别说欺凌弱小本就是被许可的。

“知道了知道了。”

小男孩颤抖着身子，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瘪瘪的钱袋，将它交给了青年，而青年见此啧了一声，打开钱袋将里面的两三枚银币倒在了手心。

“怎么就这么几个钱？你最近都干什么去了？给我把钱花完了？！”

青年伸出利爪，拂过小男孩的脸颊，在他白皙柔软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道血色的痕迹，最终停留在了他的喉咙。

他的语气很危险，好像小男孩只要回答不上来，他就会用利爪刺穿他的喉咙，结束他的生命。

“我，我本来就只有这么点钱……”

小男孩的解释令青年微微一愣，随即嗤笑起来。

“说得也是，像你这种低等的家伙，在这座城市里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倒是对你的期待太高了一些。”

高傲的笑容浮现在了他的脸上，他一只脚踩在墙上，一只手拂过他的头发，似乎对自己的外貌和血脉非常满意。

像鹿角小男孩这种废物，天生就是让他来践踏的。

“但是，我下次再找你的时候，你要是还是只有这点，我就让你生不如死，明白吗？”

“明白明白！”

“快滚！”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鹿角小男孩冲出了小巷，白嫩的脸上夹杂着惊恐和眼泪，没有回去看他，光是听着他凌乱的脚步声，青年就感到了一阵满意。

低等魔物，就应该敬畏高等魔物，这是没有人能够更改的规则。

做完这一切，青年拿着那两三枚银币转过身，意外见到了无声无息地来到自己后方的黑裙少女。

“喂，你这家伙……”

刚想要不客气地训斥她，让她不要挡道，但话还没有说出口，青年就感受到了来自她身上的气息。

那种一种幽邃的、死亡的气息，仅仅只是看着她，青年就像是被什么极端可怕的怪物盯上了一样，身体在止不住地发抖。

尤其是在和黑裙少女对视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见到了站在她身后的那位黑袍死神，并且被它用漆黑的镰刀顶住了他的喉咙。

只要他敢任何不敬，这把镰刀就会轻易地割断他的喉咙，带走他的性命！

双腿一软，他靠着墙，面色惨白地瘫坐在了地上。

“钱！钱都给你！求，求你放过我！”

将刚刚抢来的钱币双手奉上，青年跪在地上，脑袋重重地砸在了地上，不敢抬头看向他。

见到他露出意料之中的恐惧，薇洛丝来到他的面前，不解地问道：“你们，为什么都害怕我？”

她其实真的只是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害怕她，但她说的话钻入青年魔物的耳中，结合着内心的恐惧，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

为什么害怕她，她自己会不知道？那死神的幻象，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这明明就是魔物之间的常识。

她能这么问，很明显是想要得到满意的回答！

青年的身子抖得更加厉害了，因为他想起了那些可怕的虐待狂。

那些家伙就和眼前的少女一样，一开始情绪很平稳，好似人畜无害，实际上，问出的问题诡异至极，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令她们性情大变。

而暴露出自己真实性格的她们残忍无比，对待他这种弱小的魔物，她们绝对会将他抽筋扒皮，然后在幽暗的环境中，发出桀桀桀的狂笑声……

对此，青年趴在地上，跪拜道：

“因为，因为您是我们高高在上的主，我们这种下等愚民，就连出现在您的视线中，都是一种玷污您的行为！”

“我想听真实理由。”

薇洛丝眉头一蹙，用魔力将青年踹翻在地上，而后者瞳孔一颤，冷汗从额头上直流而下。

他惹少女生气了，他刚刚的夸赞，明显没有夸到点子上……

那怎么样，才算是夸到了点子上？少女喜欢听什么？

忽然间想到了什么，青年挣扎地从地上翻了个身，继续跪倒在地上说道：

“那是，那是因为您是万中无一的神恩血脉拥有者！是整个魔物一族最为尊贵的存在！我们这种下等愚民，就连……”

不会有错的，越是稀有的血脉，魔物就越是以这种血脉为傲，眼前的少女是最高贵的神恩血脉，想听的夸赞，自然也是来自于血脉的夸赞。

果然不出青年的所料，少女在听到神恩血脉的时候，很明显地歪了下脑袋，问道：“等等，神恩血脉，是什么意思？”

“……”

青年一阵无语。

血脉等级明明都是魔物之间的常识，眼前的黑裙少女却像是第一次接

触到魔物之城一样，对此竟然一窍不通。

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会对此没有任何了解？

打死他，他都不信。

少女会这么问，明显就是在暗中炫耀自己的血脉，好让他自己说出这种血脉的高贵之处，真是可恶啊……

平日里，只有他向别人炫耀自己血脉的份，什么时候轮到别人向他炫耀了？

羞辱，这是赤果果的羞辱！

最要命的是，他竟然还反抗不了……

为了不被杀，青年魔物的脸上浮现出了向往和崇拜，就像是入了教的虔诚信徒一样，对神恩血脉赞美不已。

“没错，就是神恩血脉！传说中，只有被神明认可的魔物，才会拥有这种稀世罕见的血脉！”

“换句话说，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就是魔物的王族！是带领我们魔物走向辉煌的领导者！”

魔物的王族？

第一次听说这个，薇洛丝颇为惊讶。

“魔物之间，还有等级划分？”

嘴角一抽，青年魔物回答道：

“当然了，魔物们按照血脉的划分，一般分为四等，低等血脉，中等血脉，高等血脉，以及神恩血脉。”

“低等血脉的魔物通常是连人形都无法修成的垃圾，中等血脉的魔物是可以修成人形，但会露出一些兽耳尾巴之类的残次品。”

“高等血脉的魔物则能完美变成人形，但在我看来依旧是垃圾，只有那神恩血脉，才是神明赐予我们魔物的瑰宝！”

难怪，难怪街道上那么多魔物都害怕她……

薇洛丝一下之间就想明白了。

魔物不同于人类，各种血脉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压制，低等魔物天生畏惧高等魔物，而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则站在所有魔物的顶点。

眼前的魔物青年能够完美地变成人类，这意味着他是高等血脉，可就算如此，在她的面前，他也得感到恐惧。

要想消除这种与生俱来的压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的魔力等级，只要魔力等级超过她，这种压制就会无效。

弄清楚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她冷冷地看向了青年。

“快滚。”

“是是是，我这就滚！”

一点都不敢有怨言，青年魔物从地上爬起来就狼狈地朝着小巷外逃去，可薇洛丝随即又想起了什么，将他叫住。

“慢着！告诉我附近炼药厂的位置。”

……

魔物的世界因为崇尚实力，所以欺凌事件时常发生，且无法禁止，薇洛丝戏弄了一番那心底不服但无法表现出来的青年魔物，一脸的满足。

她可是魔物，候补圣女不过是她的伪装，邪恶混沌才是她该有的模样，戏弄弱小的魔物怎么了？能被她戏弄，那是那些魔物的荣幸！

而且她拥有神恩血脉，是魔物的王族！是带领它们前进的领导者！自从知道了这些，她都有点想要去做魔王了。

不过想到历代魔王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用从青年魔物那里得到了两三枚银币，薇洛丝去魔物的服装店铺里买了一身黑袍穿在身上。

看不清她的模样后，这些路人的反应就正常了很多，虽然还是有很多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但他们感到恐惧从而逃跑的模样已经消失不见了。

接下来，她拉低了自己的帽檐，跟着青年魔物提供的讯息，前往了魔物之城的炼药厂。

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这座魔物之城，其实就在和瓦尔卡姆接壤的魔物领地之内，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唯一的领地主城。

每一个魔物领地内都存在一位魔将，他们的实力虽然不及魔王和四大君主，但也弱不了多少，是真正的强敌。

为了不引起他的注意，薇洛丝只能格外小心。

魔物之城的炼药厂很大，其内的建筑风格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息，一排排又粗又大的烟囱向着天空冒着各色的烟雾，令她不由得想起了前世里见到的那些老巫婆。

有点阴森恐怖。

炼药厂似乎是魔物之城的重地，四周守卫将这里围得密不透风，薇洛丝没有找到能够潜入进去的地点。

但她在闲逛的时候，从炼药厂员工的交谈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啧啧，我在树人旅馆见到了十夜会的马车，根据惯例啊，他们十夜会的人很快又要来巡查我们炼药厂的情况了。”

“算算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他们也的确该来检查了，就是不知道这次来的那位大人满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恐怕又有人要掉脑袋咯。”

十夜会？巡查？

她虽然不知道十夜会是做什么的，但她好像可以通过它来进入炼药厂的内部。

想到这里，她嘴角微微勾起。

树人旅馆在魔物之城内只有一家，所以她在打听之后，很快就找到了这家旅馆。

只是在见到这家旅馆的第一眼，薇洛丝很是惊讶，同时也算是知道它为什么叫树人旅馆了。

因为旅馆的本体，就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树人。

树人的魔力等级不高，大概在五六阶徘徊，它的内部是空心的，里面建造着一个又一个房间，如果遇见到了重大危机，这家旅馆或许能够拔腿就跑。

相比较人类死板的城市，魔物的世界还当真充满了想象力。

在心底里稍稍感叹了一番，薇洛丝走进了这家旅馆，前台的招待是一位矮小的树人。

它应该是拥有中等血脉的魔物，虽然变成了人形，但身上到处都有着绿色藤蔓的缠绕，就连皮肤也是棕褐色。

薇洛丝套着黑袍来到了它的面前，它头也没抬问道：“住宿的？”

“找人。”

树人犹豫了一下，问道：“……找谁？”

“十夜会。”

……

树人旅馆三百二十八号房间内，中年男子浑身赤果地躺在浴缸中，闭着眼睛享受着泡澡带来的愉悦。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薰衣草的味道，在他的左手边，洁白的浴缸边上摆放着一块凹凸不平的魔法石头，从里面不断地冒出沙哑低沉的声音。

沉默了片刻，待得魔法石头内的声音平息下来后，他呼出一口气，笑道：

“放心好了，有我在，炼药厂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整个瓦尔卡姆，只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魔将会配合好我们的。”

“……”

“嗯，知道了，五天后见吧。”

说完，用来传音的魔法石头就出现了裂纹，里面的魔力瞬间溃散，中年男子也在这时泡好澡，起身用魔法烘干身子，套上了浴袍。

走回房内，还没等他做些什么，他就看见前台用来联系房间主人的传音魔法亮了起来。

“什么事情？”他冷声道。

“大人，有人好像来找你麻烦了。”

里面传出的是树人的声音，而中年男子闻言双眼一眯，看向了自己放在床边的弯刀。

在弯刀的旁边，还放着一枚十夜会的身份令牌。

“谁？”

“不认识，她穿着黑袍，看不清脸。”

刚想要再说些什么，中年男子心脏忽然一跳，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意从房间门外的走来传了进来。

“呵，胆子可真是够大的……”

走到床边，他拿起了放在上面的弯刀，随后整个人背靠着房间门一侧的墙壁上，收敛了自己的气息，浑浊的眼底却被凶厉充斥。

他舔了舔手中弯刀的刀刃，品尝着上面还未散去的血腥味，对那来杀他的家伙感到了十分的好奇。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人敢对他动手了，这家伙可真是让他开了眼。

对于这种家伙，他不会轻易杀死她的，等她进来的时候，他会用手中的弯刀割去她的四肢，然后让她在地上痛苦地爬着，直至流血身亡！

就像，就像他以前杀死的那些人类一样！

门外的杀意越来越近，他的瞳孔也越来越亮，直到杀意彻底逼近房间大门的时候，忽地，宛若从没来过一样，杀意消失了。

中年男子愣住了，屋内莫名变得悄无声息，只有树人的传音魔法还回荡在他的耳畔。

“喂？大人，要不躲一下？她看上去好像不简单啊……”

“喂？大人，你在听吗？”

没动静了？怎么回事？

他握紧了自己的弯刀，手心不知不觉出了许多汗，他对自己收敛气息的能力很自信，一般魔物应该是发现不了的才对。

难道说，她放弃了？

哐当——！

思索间，房间的窗户忽然被打开，中年男子心里咯噔一下。

下一秒，他身前的墙壁上不仅出现了一把镰刀的倒影，还溅上了一大滩鲜血。

“喂？喂？大人？”

“说话啊？大人？”

树人的声音还在屋内回荡，黑裙少女走到了床头传音魔法的前方，将手指竖在唇前，夹杂着一丝魔力，温柔说道：

“嘘，小声点，他，睡着了。”

……

另一边，听到少女语音的树人差点被吓得瘫倒在柜台下，与此同时，它很确定，那位魔物少女拥有神恩血脉！

要不是它的脸是棕褐色的，现在肯定白得像张纸一样……

每一位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都是真正的大人物，十夜会同样也是它招惹不起的组织……思量之下，它做出了一个决定。

刚刚旅馆内有发生什么吗？

它什么都不知道啊？

低下了头，它若无其事地继续做起了前台的工作。

Chapter 87

瓦尔卡姆内，候补圣女芙洛菈得到了克罗商会菲特传来的讯息，随后夜晚，她家的客厅出现了一道白色的清冷身影。

“能够让人变成魔物的药剂吗？”

纤细修长的手指勾起茶杯，那道身影缓缓地抿了一口，姿态有种说不出的慵懒和优雅。

可在她的身旁，空气却好像是冻结了一样，丝丝的寒意弥漫在客厅之中，令芙洛菈忍不住抖了抖身子。

尽管如此，她还是态度恭敬地站在她的身旁，没有选择离去。

哐当——

茶杯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女子思量了片刻，说道：“这件事我去处理就好了，你继续前往战场吧。”

闻言，芙洛菈的脸上浮现出几分纠结。

“这，这会不会对她有些不公平？”

“现实可没有那么多公平，犹犹豫豫的人，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说完这句话，女子就鬼魅般地消失在了沙发上，就像是从没有来过一样，而芙洛菈咬着唇，在客厅内踱步了几分钟，才回到了二楼的卧室。

躺在床上，她一夜未睡。

……

第二日，将十夜会男子的尸体处理干净后，薇洛丝套上了黑袍，走出了树人旅馆。

十夜会的令牌上刻着的是一轮黑夜中的月亮，按照这个标志，她很快就在旅馆的马车棚里找到了男子的马车。

马车的车夫也是十夜会中的人，所以他想逃也逃不掉，漆黑的镰刀挥下，他还没来得及发出一点声音就失去了性命。

黑色的火焰燃起，只是一瞬，他的尸体就化作了灰烬，飘散在空中。

重新花了点钱雇佣一位车夫，薇洛丝就坐上了马车，让车夫驾驶着马车前往了魔物之城内的炼药厂。

十夜会似乎是魔物之中比较有名的势力，这辆马车在街道上行驶的时候，没有魔物敢阻拦在它的前方，就连原本在前方马车也会让开一条路。

好像招惹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势力。

但，这和她候补圣女薇洛丝有什么关系呢？

杀死十夜会成员的，是魔女，她候补圣女薇洛丝可是人类，十夜会的手再长，也无法轻易伸到人类社会来吧？

更别说，没有人能认出魔女就是她薇洛丝！

马车很快就抵达了炼药厂，薇洛丝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黑袍，确保没有人能看清自己的脸后，她推开了马车车门。

哒哒哒——

鞋底踩在马车车厢阶梯的声音格外明显，它就像是踩在了炼药厂守卫的心脏之上，令他们不由得挺直了腰板，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薇洛丝从车厢内下来，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守卫们刻意撇开了视线，完全不敢看向她。

还没等她走几步，炼药厂内就跑出一位满头大汗的男子，他弯着腰，脸上带着讨好的神色，说道：

“大人，不知道您这时候就来了，能否让你在这里等一下？布莱恩大人还没有赶过来……”

布莱恩，是炼药厂的主事。

十夜会的人会在今日来巡查他们炼药厂，这是他前些天就知道的消息，原本以为他们和炼药厂的主事定好了时间，结果现在看来，好像

并不是这样？

男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助理，他表面上笑意盈盈，实则心里早就把布莱恩主事骂了个狗血淋头。

十夜会的人喜怒无常，血腥暴戾，就算她当街杀了魔物，有十夜会的背景，这座城市的魔将都不会对她下手！

接待这样的人，男子心里充满了忐忑不安。

“嗯。”

薇洛丝没有为难男子的想法，她在轻轻地嗯了一声后，就朝着炼药厂内部走去，而也就是此时，男子连忙说道：

“这段时间，大人在里面四处走走吧，布莱恩大人很快就会过来的。”

又嗯了一声，薇洛丝绕过大门，算是彻底进入了炼药厂。

她所在的位置，几乎就是炼药厂的前厅，所以并没有什么和炼药有关的东西出现，更多的反倒是一些挂在墙上的，炼药厂的荣誉和历史。

简直就和人类的建筑一样。

不过前厅虽然没有什么东西，但空气中依旧徘徊着淡淡的血腥味和药味，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恐怕隐藏着难以言说的罪恶。

不多时，男子口中的炼药厂主事布莱恩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大人！您来了！”

来到这里，他先是直接对薇洛丝鞠了一躬，紧接着满含歉意地说道，“抱歉，不知道您提前来到了这里，我来晚了……”

和之前说好的时间不一样，薇洛丝的突然到访令他有些错愕。

而且，他虽然没有看清之前十夜会的那人长什么模样，但根据他说话的声音和身材来判断，应该是个男人才对吧？

现在的这位，无论怎么看，都完全是女人啊？

不是同一个人吗？有点奇怪。

以前十夜会来巡查炼药厂，都只来一个人的啊？

注意到布莱尔在偷偷观察自己，薇洛丝想了想，便一挥黑袍，冷声道：“哼！怎么，你是在怪我不守时？”

与此同时，她还在话语中夹杂了一股带有神恩气息的魔力，布莱恩感知到后，双腿一哆嗦，径直跪了下来。

“呃，不敢不敢！大人身份尊贵，您什么时候来，那我便什么时候接待，一切都是我的错，大人还请随意惩罚……”

他的脸色瞬间惨白了起来，后背被汗水打湿，他发现自己刚才竟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十夜会是远远凌驾于他的势力，面对这种势力，任何一丝揣测都是对它们的不敬！

十夜会前来巡查炼药厂的人有没有变动，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布莱恩只是炼药厂的主事，一个卑微的手下。

管那么多，只是嫌自己命长了。

黑袍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死亡的气息瞬间笼罩上布莱恩，他跪在地上，汗水从脸颊滑过，打湿了地面。

也许是错觉？他感觉自己的身后此刻站着一位死神，而那用来收割生命的镰刀正静静地抵在自己的脖颈处。

只要稍有动作，它就会割下他的脑袋。

“这次就算了，下次……呵呵，你知道会面对什么。”

“是是是，我保证，我保证没有下次……”

直到薇洛丝放了他一马，他才如释重负地长呼一口气，疯狂跳动的心脏也因此渐渐地平缓了下来。

在旁人的搀扶下，他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心里是一点打量薇洛丝的想法都没有了。

毕竟就在刚刚，他可是和死神擦肩而过！

接下来，薇洛丝在他的带领下，朝着炼药厂的深处走去，血腥味也随

之变得越来越浓，其中甚至还夹杂着几分尸体腐烂的臭味。

很快，她就见到了这些味道的来源——魔物尸体。

炼药厂的这处空间很高，一具具魔物尸体被高高地吊在两侧的空中，鲜血顺着它们的尸体，滴答滴答地落在两旁的血池之中。

如果是从未见过这般血腥场景的少女，初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定然会忍不住呕吐起来。

但薇洛丝不会，身为魔物的她，对此场景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这些是……”

她刚一开口，布莱恩就凑到了她的身边，解释了起来：

“这些是在战争中死去的魔物，我们将它们的尸体收集了起来，提取它们的鲜血制作魔人药剂。”

“魔人药剂？”

“没错，我们把它叫做魔人药剂，由人类转变的魔物其实算不得真正的魔物，它们存在更多的缺陷，战斗力也远远低于正常魔物。”

说起这些事情，布莱恩就好像忘记了畏惧。

“但用来吞没瓦尔卡姆，已经足够了，未来，说不定会有完美的魔人药剂诞生，到时候，整个世界，或许都只有我们这一个种族了！”

说完，他扬起了头，发出了桀桀桀的怪笑声，苍白的脸上更是布满了狂热，薇洛丝觉得自己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应和他一下。

所以，她点了点头，轻笑一声，道：“呵呵，不错。”

平淡的声音回荡在这片空旷之地，布莱恩总觉得眼前的黑袍女子似乎对此不太关心，但他可不敢多嘴什么，只能继续带着她进入下一个厂房。

炼药厂的下一个厂房就远没有刚才那般宽大了，这里的血腥味很少，更多的是一股浓浓的苦涩草药味。

这里摆放着很多长桌，十几位人类正站在桌后，一脸麻木地捣鼓着手中的药草。

在见到薇洛丝她们走进来之后，只有两三位人类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类依旧低着头，双目无神地捣鼓着。

“这些人类是我们从克罗商会里抓来的苦力，在这里，他们得按照药剂的配方，将这些草药研磨融合，如果有一点差错……”

布莱恩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随即指了指厂房的天花板，“他们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抬头望去，薇洛丝目光一凝。

在厂房的天花板上，吊着一具人类的无头尸体，他的身上满是刀痕，她难以想象他在临死前经历了些什么。

在凶残的魔物面前，人类根本算不上是生命，只是他们的口粮之一。

面对食物，魔物自然会随意折磨。

薇洛丝这般想着，那十几位人类之中，忽然窜出来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手持锋利的匕首，面色狰狞地朝着她的心脏扎去！

“大人小心！”

当意识到有人想要刺杀大人的时候，布莱恩已经来不及阻止了，他眼睁睁地看着那匕首距离黑袍女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他呼吸和心跳，几乎都停止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这人类要是扎伤了大人，他布莱恩，一定会死……

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大人喜怒无常的性格，他布莱恩恐怕立马就会死。

所以也就在这一瞬，他竟然疯狂地希望这人类能够将匕首捅进黑袍女子的心脏，将她真正地杀死！

只可惜，这终究是妄想……

冰冷的匕首在靠近薇洛丝的一瞬间就被后者用两根手指轻轻捏住，随后任凭人类女子如何用力，它都不能再前进分毫。

见此，布莱恩也瞬间施展魔法，将女子束缚住，同时也用魔法光束击穿了女子的脚踝，令她发出了一声惨叫。

她摔倒在地上，鲜血从她的脚踝处流出，可就算如此，她依旧恶狠狠地看向布莱恩，金色的瞳孔中满是抗争。

“该死的畜生！竟然敢攻击大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为了讨好此刻沉默的薇洛丝，布莱恩愤怒地用手指点了点在场的所有人类，大喊道：

“不只是你！这里的所有人类都要死！我要一刀一刀地凌迟你们！让你们在痛苦地哀嚎中死去！”

此话一出，那些麻木的人类竟然显得惊慌起来，毕竟他们能在此为魔物工作，就是因为害怕死亡，更别说是如此痛苦地死去。

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将责备的视线投向那位倒地不起的女子，这么多天的麻木工作，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早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

他们并没有向魔物复仇的勇气，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女子的行为牵连了他们，那也不过是一死。

与其痛苦地死去，不如找个机会自杀来得痛快一些。

薇洛丝很清楚地感知到他们的内心都诞生了类似的死意，她冷哼一声，来到布莱恩的身后，嗤笑道：“谁允许你擅自决定他们的生死了？”

扑通——

二话不说，布莱恩直接面对着她跪了下去，同时浑身颤抖，畏惧不已：“……大人，大人您来决定他们的生死！”

十几位人类将此幕看在眼里，眼底都不由得露出些诧异，以往的布莱恩就是炼药厂的头，走到哪里都神气万分，没有人不害怕他的。

现在，竟然在这位黑袍女子的面前如此卑躬屈膝？

看来，这位女子的身份不是一般的高啊。

命令惊恐不已的布莱恩治疗好那名女子的伤口，薇洛丝来到了她的面前，居高临下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我？”

“我听说，你是那什么十夜会的走狗，不杀你杀谁？”

女子一脸嘲讽地回道，而远处的布莱恩闻言目露凶光，他知道，这女子多半是活不成了。

Chapter 88

敢刺杀十夜会的人，下场可都是无比凄惨的。

薇洛丝弯下腰，凑近了她的脸，问道：“你恨我？”

“你在说笑吗？只要是魔物，我们都恨，我现在就恨不得把你们抽筋扒皮，生吞活剥！”

女子露出了几分狰狞的模样，咬着牙回道。

有兜帽的遮挡，她只能见到薇洛丝那对血色的瞳孔，和那些印象中的魔物一样，这对瞳孔中满是淡漠和血腥。

她的下场或许会和天花板上的那具尸体一样，被千刀万剐后杀死，但她并不后悔。

她知道的，被抓到炼药厂的她们，早就已经没有了未来。

“既然你们这么恨我，就留你们一命，继续在这里工作吧。”

直起身子，薇洛丝的话令女子一愣，而布莱恩更是瞪大了眼睛，万分地不解：“啊？大人这……”

十夜会的使者竟然放过了企图刺杀她的人类？

布莱恩怀疑自己现在是在睡梦中，还未清醒过来。

“等到瓦尔卡姆成为了魔物之城，我会命令他们放你们回去的，到了那时候，见到已经成为魔物的亲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很愉悦的吧？”

“你！”

说完，薇洛丝就朝着这间厂房的大门走去，而女子却惨白着脸，望向她背影的眼神中夹杂着几分惊恐。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去更加需要勇气。

她们不怕死，却害怕见到自己至亲的人不仅失去了生命，还变成了陌

生的魔物，甚至最终将她们一口吞入腹中。

这是折磨她们最有用的办法。

“大人就是大人，到了那时候，她们还不得疯掉？”

布莱恩紧紧地跟在了薇洛丝的身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桀桀桀的怪笑声，他一开始都没想明白，现在才知道，活着，对她们来说才是折磨。

大人不愧是来自十夜会的，折磨人类可真是有一手。

不过，他还是觉得大人的手法能更进一步。

没有必要放过现在的她们，他们可以一直折磨她们，直到瓦尔卡姆彻底变成了魔物之城，再放她们出去。

这样一来，身体和灵魂的疼痛，她们就都尝了个遍。

因为知道十夜会的使者喜怒无常，所以布莱恩就算有这样的想法，都不敢亲口告诉她，生怕她一生气，先要了他的命。

话越少，受的罪就越少，布莱恩可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经过了药草的厂房，薇洛丝来到了炼药厂的控制中心，在这里，徘徊着很多正在巡逻的魔物。

控制中心是通过魔力运转的，其上有很多她看不懂的参数，颇有一些科技的感觉。

简单地看了看，薇洛丝在控制中心的房间墙壁上，见到了一本画着表格的本子。

望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薇洛丝自言自语道：“这是员工表？”

“没错，炼药厂内的员工很多，为了好好管理这些员工，员工表可是必不可少的。”

布莱恩解释了一下，薇洛丝心中一动，赶忙低头仔细看起了员工表。

因为每天都会翻页，所以员工表很厚，往前翻的话，甚至可以找到几个月前的员工记录。

这员工表上不仅写满了名字，后面还划分了人类和魔物，同时还有着职位的称呼，甚至就连工作任务都写在了上面。

布莱恩的名字也在上面，身份是魔物，职位是炼药厂的主事，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统筹管理炼药厂运转。

除此之外，薇洛丝还看到了炼药厂守卫的换班时间，这令她不由地眯起了眼。

“两天过后，你们要运输药剂到瓦尔卡姆？”

一点一点地往下看，薇洛丝发现了一条被特别标红的事件，许多员工似乎都有参与。

而这件事，正是运输药剂！

“没错，这是规定的日期。”

薇洛丝沉吟一下，满是深意地问道：“运输药剂可得万分小心，到时候有多少人陪同？”

“克罗商会内投靠我们的人类和部分魔物都会参加，我是炼药厂的主事，到时候肯定也会去。”

以为薇洛丝是在担心运输药剂途中的安危问题，布莱恩赶忙弯腰解释。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药剂的珍贵了，要是途中出了点问题，被人类方发现了的话，他一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兜帽之下，薇洛丝的嘴角勾了起来，一个计划在她心底里慢慢成形。

根据这份员工表上的信息，几乎已经将克罗商会的魔物全部标了出来，有哪些人类投靠了魔物，也写得一清二楚。

甚至两天后，布莱恩将率领一支队伍运送药剂到瓦尔卡姆这种消息她都知道，将这些信息告诉雷克斯，她绝对可以得到那一千到三千的积分！

毕竟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这个准备颠覆瓦尔卡姆的魔物计划彻底破产了。

说不定雷克斯还能借此，吊出那位高层间谍来。

员工表上的内容特别多，不是薇洛丝能够记下的，当着布莱恩的面将它撕下几页就更加不可能了，她还没有不被他发现的能耐。

两天后，布莱恩会率队前往瓦尔卡姆，在此之前，她可不能打草惊蛇，要不然让布莱恩跑了，她的积分肯定会大幅度缩水！

将员工表重新挂在了墙上，薇洛丝装作兴致缺缺的模样离开了控制中心，再往后她来到了加工，以及药剂合成的厂房。

这里摆放着无数成品魔人药剂，与此同时，还有新的魔人药剂正在不断涌入，布莱恩满脸的骄傲，而薇洛丝则保持了沉默。

她一步一步地绕过了它们，望向了炼药厂最后的一个厂房。

那里说是厂房，倒更加像是一个地下室，它的门前站着两位守卫，魔力等级在六阶。

“那里是做什么的？”薇洛丝问道。

“那里就是研制药剂的地方了，也是炼药厂的最深处，这里一般都有强者看守，我也没有资格进入其内，如果大人想要进去看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布莱恩的解释让薇洛丝打消了去看看的想法。

到这里已经足够了，她得知了员工表的消息，就准备收手了，毕竟要是再继续下去，万一被看穿了身份，一切就都完蛋了。

“不了，今天够累了，这种事情，之后再说吧。”

“好的大人，就是明日……不知您什么时候会来？”

十夜会的巡查不是一天就会结束的，今日只是简单地了解一下炼药厂生产药剂的工序，明日才会深入调查具体情况。

真是有够麻烦的。

薇洛丝在内心吐槽了一句，便和他约好了明日九点再见，只是在临走之前，她回头望向了那处研制药剂的地方，忽然问道：

“对了，那种地方，不会研制出了魔人药剂的解药吧？”

布莱恩闻言一笑，道：“怎么可能呢？大人，这种药剂就是十夜会交给我们的，而且宣称没有任何解药。”

“那些魔力被人类喝下去，不仅会遍布他们的身体，还会躲入他们的灵魂之中，目前还没有什么药剂能够拯救他们。”

他之所以觉得瓦尔卡姆很快就是他们魔物的囊中之物，就是因为这种药剂没有任何解药。

那股特殊的魔力不仅可以作用于他们的肉体，还能作用于他们的灵魂，能够驱散灵魂魔力的药剂，人类可还没有研发出来呢。

薇洛丝闻言却娇笑了一声。

“还是有的。”

“嗯？大人知道？”布莱恩一惊。

“说给你听也没关系，拥有圣光的人类深入魔物鲜血聚集之地，净化那些魔物的鲜血，而那些被净化的鲜血，其实就是它的解药。”

“这么简单？”

布莱恩有些错愕，十夜会使者说的话，他当然不敢怀疑是假的，但魔人药剂的解药竟然如此容易就能获得，令他感到十分诧异。

“简单？”

薇洛丝嗤笑了一声，道：

“魔物鲜血汇聚之地，徘徊着它们不甘的灵魂，充斥着它们死前的仇恨与怨念，说是净化鲜血，其实是净化它们灵魂。”

“再厉害的人类，若是内心不坚定，也很容易被那些灵魂影响，从而成为怨恨的化身，这样，你还觉得简单吗？”

布莱恩说不出话来。

他虽然不曾拥有圣光，但根据薇洛丝的描述，他就觉得瘆得慌。

魔物死前的怨念有多可怕，他是很清楚的，堆积着无数魔物的地方，势必拥有着滔天的怨念。

想要净化这些怨念，从而得到干净的魔物鲜血……

抱歉，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做得到。

所以，难怪十夜会的使者会告诉他这个解药呢……

见布莱恩相信了自己所说的话，薇洛丝拉低了自己的兜帽，嘴角抑制不住地高高扬起。

好在他看不见她的表情，要不然多半知道她在欺骗他。

什么怨念，什么净化的鲜血，压根不用那么麻烦，魔人药剂的解药简单得很，就是她的治疗术。

而她之所以那么告诉布莱恩……

嘻嘻，她自有计划。

……

夜晚，瓦尔卡姆，克罗商会大楼，借着皎洁的月光，白色的身影如同鬼魅般越过众人，来到了地下室内。

“你是……”

两只魔物守卫心中一紧，握住武器就想要做好防备姿态，可在见到她瞳孔中的钟摆后，他们就呆呆地站在原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我。”

“是……”

女子冷漠地经过他们身边，带着一丝冰冷的风，走入了传送阵之中，而那两位守卫在听到她的命令之后，痴痴地道了声是。

在她离开之后，催眠很快就解开了，可守卫们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认认真真地守卫着传送阵。

传送阵另一边的守卫也得到了相应的待遇。

在走出商会建筑之后，女子同样披上了一层黑袍，只是和薇洛丝不同的是，她的存在感似乎在这里降到了最低。

哪怕是和她擦肩而过的魔物，都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向路边的魔物简单地询问了一下炼药厂所在的位置，她就径直走向了那里，只是炼药厂守卫森严，就算是她也不好强行突入。

毕竟，要是打草惊蛇了，一切就变得麻烦很多了。

不过，她在附近寻找突破口的时候，意外地听见了路人们的交谈声。

“诶！你知道吗？今天居然有人类敢刺杀十夜会的使者！”

“真是有够不要命的，那位使者大人怎么说？”

“她饶了她一命，据说是等着瓦尔卡姆沦陷的时候，再好好地折磨她！”

“呵呵，还真是十夜会的风格啊，我听说十夜会巡查要花费几天时间，接下来也不知道谁还会惹怒她……”

十夜会？

女子微微眯起了双眼。

……

回到树人旅馆的薇洛丝休息了片刻，随后再一次套上黑袍，在炼药厂守卫换班的时间，找了个空隙偷偷地潜入了进去。

她的目的，是撕下员工表的几页。

那本员工表很厚，前面的页数都是过往的记录，她撕掉几页不会有人发现的。

第一间厂房因为要堆放无数魔物的尸体，所以很宽敞，而这也给了薇洛丝隐藏自己的办法。

避开魔物们的视线，她很快就来到了人类所在的厂房。

这间厂房小很多，几乎没有可以隐藏身形的地方，而想要绕开它前往炼药厂控制中心，那更是不可能。

思量之下，她决定大摇大摆地走入其内。

这间厂房就是人类的住所，因为已经到了晚上，一半人类都陷入了梦乡，还有一半则继续着白天的工作，直到有人见到了薇洛丝的到来。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吧？”

其中一位人类眉头一皱，拿起了身旁的铃铛，似乎是想要发出动静，引来魔物前来，见此，薇洛丝赶忙施展魔法，从她的手中夺走了铃铛。

“呵，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有人可以阻拦我。”

此刻的她依旧扮演着十夜会的使者，语气也与白天的时候一般无二，而那个刺杀她的女子也认出了她来。

“呵呵，什么时候，十夜会的人也得偷偷摸摸的了？”

她的嘲讽让几位醒着的其他人类捂嘴一笑，要不是害怕被报复，他们笑得肯定更加大声一点。

可薇洛丝才没有心思搭理他们，她的目标是员工表，在这里和他们斗嘴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二话不说，她直接经过了这间厂房，留给了人类一个孤傲的背影，而渐渐地，女子察觉到了不对劲。

十夜会的使者，是懒得搭理她们吗？

如果她真的像传闻中的那般残忍，为什么不狠狠地教训她们呢？

距离瓦尔卡姆沦为魔物之城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其实她也完全可以折磨她们，可她好像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

女子仔细回想了一下，随后她发现这位使者嘴上说着要在瓦尔卡姆沦为魔物之城时再折磨她们，实际上她一开始就命令布莱恩治疗好了她的脚踝。

并且，暂时地放了她一条生路。

不，不仅是她，是这里所有的人类，她都放了她们一条生路。

结合着刚才的那一幕，难道说这位十夜会的使者……

叮铃叮铃——

“什么声音？”

“快去看看！”

厂房外传来了一阵铃铛声和魔物守卫们混乱的交谈声，女子的瞳孔瞬间瞪大，原本死寂的内心重新跳动了起来！

不会有错的！她，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十夜会的使者！

而是，而是来救她们的人！

她大半夜鬼鬼祟祟的，肯定是想要得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好让瓦尔卡姆的士兵破坏这个该死的计划！

似乎是重新拥有了希望，女子的目光炙热了起来，其他人自然也发现了她的异常，在一番询问之下，他们的眼里也拥有了光芒。

为了不暴露那位十夜会使者的身份，他们对今晚的遭遇定然是闭口不谈，而没过多久，其中一位人类甚至忍不住哭泣了起来。

他有着自己的爱人，可爱的女儿，后来被克罗商会抓到了这里，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到她们，结果希望在这一刻重新出现。

“她，她真的会救我们吗？”

不知是谁发出了这般虚弱的提问，女子迟疑了一下，随后狠狠地点了点头，说道：“会的！”

难得再次拥有了活着的希望，谁也不想让它从自己的指缝中溜走。

另一边，撕下了几页员工表的薇洛丝只觉得自己的魔力等级又往上涨了一点，应该是有什么人在这个时刻深深地赞美了她一番。

真是有够莫名其妙的。

习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赞美，她将撕下来的员工表塞入了怀中，随后靠着铃铛引走魔物守卫，重新回到了人类居住的厂房。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这些人看她的眼神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变化。

如果说之前的她对她们来说就是大魔王的话，现在的她就是大贤者，为了她们的生命，在拼命冒险奔波。

真奇怪。

她可没想这么做。

让雷克斯将布莱恩他们抓起来，就已经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了，想要从魔物之城将这些人类救出来，她根本做不到。

而且，她是魔物诶。

为这些人着想，是候补圣女薇洛丝才干的事情。

离开炼药厂，薇洛丝虽然很想第一时间就找到雷克斯，将克罗商会的具体信息告诉他，但最终她还是忍住了。

为了不让布莱恩起疑心，她还得在这里装一天的十夜会使者。

回到了树人旅馆，她来到了十夜会的房间号前，打开门走了进去。

心下一放松，她整个人摔进了柔软的床铺之中。

闻着棉被上的清香，薇洛丝眨了眨眼，心脏莫名地开始加速跳动，她抬起头，环顾了四周，并没有发现异常。

捂住心口，她知道这种感觉不会凭空出现，所以思考了几秒，她来到了房门口，想要打开门出去。

可把手搭在门把上，无论她怎么拧，房门都打不开。

背后慢慢地被香汗打湿，漆黑的死神镰刀瞬间出现在了她的手中，她转过身，发现空荡荡的房间内竟然出现了一个白裙女子。

“没想到，你竟然是十夜会的人？不，应该说是十夜会的魔物？”

那噩梦般熟悉的声音在薇洛丝的脑海中响起，她震惊地看向面前的女子，哆哆嗦嗦地回道：“蕾，蕾菈？！你怎么，怎么在这里？！”

做梦，她一定是在做梦吧？

又是和平常一样的噩梦，还有完没完了！

大贤者蕾菈，难道已经成为了她的心魔吗？！

“怎么了？在这里看见我很奇怪吗？”

蕾菈双手抱着胸，踩着靴子，一步一步地朝着她走来，而薇洛丝则背靠着木门，如同小兔般慌乱。

“是，是有点……”

真是可恶，哪怕知道这是个噩梦，她竟然也这么畏惧蕾菈？！

不应该啊！她可是狠狠地玩弄了这位大贤者好几次的魔女！她应该不会害怕她才对！

“真要说奇怪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魔女，没想到你竟然是十夜会的人，那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言语中夹杂着几分失落和寒意，蕾菈将手放在了身后，似乎是准备掏出匕首或者长剑，将眼前的魔女无情杀死。

薇洛丝慌了，她知道真要打起来，她绝对不是大贤者的对手。

“等一下！我不是啊！这个身份，是我冒充来的！”

话音刚落下，蕾菈也从背后取出了她的武器，只不过那武器并非是什么长剑匕首，而是一根粗粗的皮鞭。

嗯？皮鞭？！

她想做什么？！

还未等薇洛丝多想，蕾菈眉头一挑，反问道：“冒充来的？”

“嗯，我，我顶替了原本的十夜会使者。”

“为什么？”

“我单纯看十夜会的人不爽！”

真实目的当然不能说出口，不过说了蕾菈估计也不会相信，为了人类而调查恢复药剂的秘密？

这是她这头魔物应该干出来的事情？

“我想听实话。”

摸了摸手中的皮鞭，蕾菈自然知道她说的这话并非是实话，而薇洛丝

也终于在此刻壮起了胆子。

这不过又是场噩梦，她到底在害怕什么？！

握紧了手中的死神镰刀，她冷冷一笑，道："蕾菈！你的实力，因为你身上的重伤所以大打折扣了吧？"

"所以呢？"蕾菈忽然笑了起来。

一股惊悚的感觉在薇洛丝的心底诞生，但她还是咬了咬牙，强撑着哼道：

"所以？哼，我告诉你！我魔女也不是吓大的！想要审讯我，只有击败我才可能做到！"

Chapter 89

……

啪——！

旅馆卧室内，皮鞭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骤然响起，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黑裙少女，如今竟然呈“大”字状，狼狈地趴在床上。

她的四肢都被淡蓝色魔力幻化出的锁链锁住，黑裙的裙摆从她的大腿被掀到了半腰上，浑圆的半球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在软床的另一侧，蕾菈高高地翘着二郎腿，她的目光落在屋内的地板之上，在那里，静静地躺着一条带有花边的银白内裤。

“我错了！蕾菈大人！我再也不敢了！”

挨了一顿皮鞭之后，薇洛丝才知道，这里是现实，而不是噩梦。

战斗，以她完败为结局。

大贤者蕾菈，竟然真的来到了这座魔物之城？

这是为什么啊？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难道说，她其实一路追踪着她？

越想，薇洛丝就越害怕，而且她惊恐地发现，蕾菈自从知道催眠可能会被反射之后，她好像就根本没有动用催眠的想法了！

“大人？你应该叫我什么？”双手抱胸，蕾菈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语气中充满了危险。

“你……”

啪——！

清脆的抽打声再度在房间内响起，薇洛丝痛得眼角一抽，连忙改口说道：“主人！主人！”

说完，她恶狠狠地看向蕾菈，那眼神恨不得将她生吃了一样，可下一

秒，她的下巴被蕾菈掐住。

面色冰冷的美人靠近她的脸，带着几分寒意和诱惑说道：“那么凶地看着我做什么？今晚还很漫长，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你呢。”

今夜漫长？

一想到自己没有从她手里逃脱的办法，薇洛丝内心一凉，只觉得昏暗的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自己。

“说实话，你为什么要顶替十夜会的使者？”

蕾菈站在了薇洛丝扭头都看不见的地方，甩了甩手中的皮鞭，似乎处于将抽未抽的状态，而这种未知的恐惧会极大程度地让犯人感到害怕。

薇洛丝则是迟疑了一下，老实说道：“……我其实是为了保护人类才调查炼药厂的。”

然后，她娇嫩的臀上就挨了两鞭子。

可恶啊！

“再不说实话，下一次的惩罚只会更痛。”蕾菈面无表情地说道。

魔物会保护人类？而且那个魔物还是如此卑鄙无耻的色魔魔女？

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我其实是想要知道，知道那个药剂怎么把人类转变为魔物的！”贝齿紧咬，薇洛丝将虚假的理由说了出来。

但这个理由，在蕾菈听来却反而更加真实。

她沉默了一会，问道：“在阿维克小镇，你也是这个理由？”

阿维克小镇中也有能够将人类转变为魔物的东西，如果魔女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话，她出现在这座魔物之城倒也就说得过去了。

可内心屈辱的薇洛丝哪里会乖乖回答她的问题，她冷冷一笑，道：“呵，你管得着吗？”

啪——！

“管得着！管得着！是，是这样！”

“阿维克小镇那天晚上，是你帮了人类？”

“哼！这就是你对待恩人的态度？！”

啪——！

“呃，是，是我帮了你们！”

若不是四肢都被封印了，薇洛丝真的很想摸摸自己柔软的娇臀，不知道它在蕾菈的摧残之下，是不是肿了起来。

“囚禁，捆绑，鞭打！我告诉你，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再救你们了！”

身为魔女，薇洛丝是很有骨气的！

啪——！

“好，好痛！”

说着，她的下巴再次被蕾菈捏起，那张原本冰冰冷冷的脸上，似乎因为折磨她而露出了些许微笑。

“身为囚犯，竟然敢威胁主人？你不知道你的一切现在都掌握在我手里吗？”

如果有认识大贤者的人在场，就会发现此刻的蕾菈和以前的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面对囚犯，以前的她可从来不会和她说那么多废话，催眠，或者施展幻术，让她们说出敢说的秘密，之后她就会将她们无情抛弃。

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魔女太过可恨，她竟然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折磨起了囚犯，甚至有了些玩弄的感觉。

这是以前的大贤者绝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

见薇洛丝服软不说话，蕾菈捏着她下巴的手松了开来，紧接着，她从兜里取出了一颗银白色圆球，发现其上流转着滚烫的魔力。

这是魔导探测仪，专门用来探测圣水晶的所在位置，而其上流转着滚

烫魔力，就说明圣水晶就在附近。

心中暗道了一声果然，她看向薇洛丝问道："圣水晶，在哪里？"

"圣水晶？那是什么？"

眨了眨眼睛，薇洛丝刚想要装失忆，却见蕾菈抬起了手，扬起了手中的鞭子，她眼角一抽，连忙说道："等一下！我说！我说！"

再隐瞒下去也没用，蕾菈明显知道圣水晶就在她身上。

所以，不如就此坦白。

咳嗽了一声，薇洛丝清了清嗓子说道：

"当初，小镇的图书馆发生了大爆炸，我身受重伤，而你也昏迷了过去，就在那个时候，落在你身旁的那颗水晶，它……呃，主动被我吃了。"

"……它主动被你吃了？"蕾菈有些不相信。

"嗯。"

疑惑的目光朝着薇洛丝看来，后者绷着脸，艰难地点了点头。

圣水晶还能主动被魔物吃了？

"看来，你还是不愿意说实话。"

想都不用想，这绝对是面前魔女给自己脱罪的卑劣借口，蕾菈叹息一声，扬起了长鞭，可还未落下，她就听得薇洛丝连忙承认道：

"是我！是我吃了它！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东西有什么用！现在，它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你，你带不走它的。"

薇洛丝很冤枉。

吃了圣水晶的是魔镜，而背锅的人却是她。

虽然她也享受着魔镜带来的能力，但她还是想要说一句，大人冤枉啊！

"你竟然真的吃了它？"蕾菈似乎有些为难。

“嗯，嗯，怎么了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它对我来说倒是不太重要……”

不重要啊？

薇洛丝松了一口气，可紧接着，她就听到蕾菈说道：

“但是对某个人类帝国来说至关重要，要是被他们知道了，就算你逃到了魔王城，也会有人潜入城内来暗杀你的。”

“……开，开玩笑的吧？”薇洛丝小脸一白。

“开玩笑？你可以试试把圣水晶的消息传出去，看他们会不会派人来杀你就是了。”

“这还是……不用了……”

一想到圣水晶的消息泄露，自己的后半生就得在胆战心惊的日子里度过的，薇洛丝就两眼一黑，瘫软在床上，失去了反抗的心思。

而蕾菈也得知了圣水晶的真正下落，她望着床上的魔女沉默了许久，才撇开了目光，压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心思。

从床边站起身，她似乎对魔女的秘密失去了兴趣。

“好了，事已至此，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想问的了，我们能够再次相遇，就说明缘分未尽。”

嗯？这话说得，怎么心头直突突啊。

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一样……

薇洛丝的第六感一向都是很准的。

“接下来，就是我解决私人恩怨的时间了。”

哈？

薇洛丝一惊，随后嘴角一勾，有些肆无忌惮地反问道：“怎么？你想催眠我？”

她的魔镜上可是附着着金色圣光的，如果她敢催眠她，她就可以将这

道催眠魔法反射，从而反向控制蕾菈！

只可惜，蕾菈对此早有了戒备。

“你想得倒挺美，魔女。”

她翻身上了床，坐在薇洛丝的小腹上，随后弯下腰，任由银色的发丝划过身下少女的脸颊。

她凑近了少女的耳畔，轻启薄唇，带着一丝过往的寒意和羞恼地轻声道：

“不过幻术可不算精神魔法，你对我做过的那些，我只会加倍奉还……”

……

头疼！

等到薇洛丝再次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脑袋就像是被人狠狠地用锤子砸了一样，有一种异样的疼痛。

与此同时，她睁开了眼，发现自己穿着一身黑裙，双手被魔法镣铐铐了起来，脖颈处还有压制她魔力的黑色魔法环。

挣扎了一下，她根本没有打开它们的能力，而后，她打量起四周，发现自己竟然瘫坐在囚车之中，正在运往不知名的地方。

“快看！那就是战败的魔王！”

“终于啊，祸害了世间那么久，魔王终于被抓获了！”

“多亏了大贤者！要不是她，我们人类根本不可能战胜魔王！”

路过的人类都一脸嫌恶地看着她，说话的语气更是大快人心，好像她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大魔王一样……

不，不是好像，她就是。

她想起来了！

她之前就是穷凶极恶的大魔王，后来有贤者过来讨伐她，然后她就战败了，如今被关押在囚车之中，不知要运往哪里。

想起那场战斗，她就有些没脸见人，堂堂大魔王，结果连大贤者的面都没见过，就被她指挥的手下打败，实在是耻辱！

她这么一被抓，史上最弱魔王的称号算是稳稳摘下了。

可恶啊，就不能换个说法吗？

称那位大贤者为史上最强大贤者，这样她就算战败了，也能体面一些。

算了算了，不去想这些了，薇洛丝发觉她对魔王的座位好像也没有那么执着，战败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愤恨的感觉。

或许活该她是最弱魔王。

囚车穿过热闹的街市，一直来到了一座庞大的庄园前方，才停了下来。

囚笼的锁被车夫打开，薇洛丝艰难地从囚笼中站了起来，接着跟随着车夫的脚步，下了囚笼，来到了庄园大铁门之前。

大铁门后很快就走出了一道人影，她穿着黑白相间的女仆装，戴着眼镜，气质看上去就像是女仆长。

她对薇洛丝说道：“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住所了。”

“是吗？”

薇洛丝看向了庄园中那栋大别墅。

战败了的她，竟然还能住那么豪华的地方？她一开始还以为自己会被锁在地牢之中呢。

这么看的话，战败好像也不错？

是了，她再弱也是大魔王，就算战败了，待遇好点也没什么问题的！

“你误会了，那个才是你的住所。”

女仆长指了指庄园的另一个角落，淡淡地说道。

而薇洛丝顺着她指的方向，就看见了一个低矮的……厕所？

……啊？

她住厕所？！

死都不行！她大魔王不要面子的啊？！

“那不是厕所，只是个单独的宿舍，以后你就住那里。”

什么？她可是大魔王！

竟然住这种下人都不住的屋子……

可恶啊！

该死的大贤者！她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那该死的大贤者！要是有机会，她一定要将她碎尸万段！

这个屋子，她……目前勉强住一住吧。

没办法，谁叫她如今被抓了呢？住这里也比住在地牢里好。

“从今往后，你就是这里的女仆，一切行为都得按照这里的规章制度来，同时，你不得违背主人的任何命令。”

女仆长一边带路，一边给她讲述着女仆的守则，在将她带到那栋小房子后，她便将女仆装递给了她。

之后的日子里，薇洛丝就穿着女仆装，跟着女仆们整天打扫这座庄园，不过她的脖间始终都挂着抑制魔力的黑色魔法环，只是一直用颈环遮挡着。

生活很平淡，但是她倒过得挺开心。

这些女仆不会因为她大魔王的身份而疏远她，反而每天都兴致冲冲地来到她的身边，想听她讲述过往的传奇故事。

渐渐地，她也交上了几个朋友。

这样的生活，直到这座庄园的主人回来后，发生了改变。

那一天，为了迎接这座庄园的主人，所有的女仆都在大门口排好了队，恭敬地低着头，等待主人马车的到来。

在她们准备好一切后，很快，马车就来到了她们的前方，随后车门被打开，修长的大腿连带着白色的长裙率先进入了女仆们的视线。

其他女仆都按照规定死死地低着头，不敢多看，而薇洛丝因为好奇，偷偷地抬头看了她一眼。

而也就是这一眼，她和那庄园主人的视线对上了。

清冷、孤傲，虽然她早就从女仆们口中听说了庄园主人的形象，但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她还是有些惊艳。

以及有一种诡异的熟悉感。

蕾菈，是这座庄园主人的名字，她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能够住得起如此大的庄园，身份定然格外显赫。

和蕾菈四目相对之后，薇洛丝就赶忙低下了头，不敢再看，而蕾菈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淡漠的嘴角隐约勾起一个微小的弧度。

哒哒哒——

高跟鞋踩在地面的声音渐渐远去，蕾菈在女仆长和管家的陪同下离开了别墅门口，众女仆们也松了一口气。

只有薇洛丝，她默默地摸着自己怦怦直跳的胸口，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却始终都想不起来。

之后，她被女仆长通知，说是主人要见她。

怀着忐忑的心情，她来到了蕾菈的卧室，在见到桌前的蕾菈后，她端庄优雅地行礼，道了声主人。

“听说，你就是那位战败的魔王？”

“……是。”

蕾菈走到了她的身前，伸出手捏住了她的下巴，目光不断地在薇洛丝身上游走，似乎在打量着她的外貌。

对此，薇洛丝虽然感到很不适，但没有反抗。

许久之后，蕾菈点了点头，满意道：“长得还不错。”

“是雏吗？”她接着问道。

薇洛丝错愕：“哈？”

“我问你，和别人有过肌肤之亲吗？”

“没，没有……”

“那就好，这些衣服太碍事了，都脱了吧。”

来到她的身前，没有经过她的任何允许，蕾菈直接伸出手拽住了薇洛丝女仆装上的扣子，将它解了开来。

见此，薇洛丝捂着变得松松垮垮的衣裙领口，后退了一步，用戒备的眼神看着她，脸颊飘上了一丝红晕。

“你既然已经成为了我的女仆，那就是说你整个人都是我的，你要做的，是好好服侍我。”

“不过念你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就手把手教你。”

蕾菈一边解释，一边抓住薇洛丝的手腕，将她按在了落地镜前，薇洛丝挣扎了一下，后来便不再反抗。

一是因为她反抗不过蕾菈，二是因为她女仆的身份。

她知道，女仆本就是卖身于贵族的女子，主人想要她的身子，她就算反抗，也没有用，反而可能会被逐出庄园，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衣裙一件件地被褪下，室内的温度一下子便温暖了许多，望着镜中的自己，薇洛丝的脸颊越来越红，直至连脖颈都成为了红色。

随后，她靠近了镜子，呼吸让光滑的镜面产生了一层层白雾，她伸出手撑着镜子，把手拿开后，白雾上便留下了手掌的印子。

她能感觉地出来，其实主人对此也不熟悉，但多少还是比她熟悉一些。

就像是理论知识拉满，实际经验为零，或者被迫经验过的那样。

没有多想，她感受着主人的炙热。

自己所坚守的东西被无情剥夺，第一次便是疼痛，无论是来自于内心

还是来自于身体的，薇洛丝都无法应对这样的疼痛。

但她也知道，这就是战败后的下场，她身为穷凶极恶的大魔王，战败后在这座庄园内担任女仆，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如果惹恼了主人，她恐怕会被轰出庄园，被送往真正充斥着黑暗的地方。

最终，失去了支撑的她跪倒了下来，整个人趴在地上，蕾菈桌上的水杯盛满了水，再往里面倒一些，那些水便会源源不断地溢出。

看着地上的少女，蕾菈的表情依旧很淡，似乎远远都没有满足，她穿好了衣裙，道了声“今晚继续服侍”，便打开卧室门，走了出去。

许久之后，薇洛丝才从地上缓缓爬起，她穿好散落在地上的衣裙，打扫完卧室的地面，才离开了卧室。

也就是在此之后，她在女仆们的地位直线上升，就连女仆长都不敢过多训斥她。

坚守的东西一旦被打破，剩下的就只有沉沦，薇洛丝从生疏到熟练，花费的时间，不过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

硕大的庄园，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们的痕迹。

半夜，浑身赤果的薇洛丝躺在被褥中，侧着身望着一旁看着书的蕾菈，轻声问道：“明天你又要离开这里了吗？”

“嗯，你主人我很忙的。”

“哦。”薇洛丝显得有些失落，随后她咬了咬唇，莫名自责道，“我帮不上忙吗？”

“一点小事而已，不需要你帮忙，你只需要在这里安心地当女仆就好了。”揉了揉薇洛丝的头发，蕾菈如是说道。

心中一暖，嗅着身旁主人散发出来的清香，薇洛丝笑容满面地闭上了眼。

她现在只知道主人真的好温暖，技术也很厉害，比那个传说中恶名满满的大贤者好太多了……

不，她其实也要谢谢大贤者。

如果不是那该死的大贤者击败了她，她也不会遇见像主人那么好的人类。

……

薇洛丝的主人是很忙的，毕竟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她也该离开树人旅馆，去调查炼药厂了。

蕾菈从床上起床，穿好白裙，望着一旁依旧沉浸在幻术之中的黑裙少女，眼底有了几分复仇之后的愉悦。

在幻术中越依赖她，醒来的时候，她就越疯狂吧。

光是想想少女清醒后的画面，蕾菈就感觉到了一阵解恨。

“今日炼药厂的巡查，就由我代替你去了，你应该没意见吧？”

一手抓住了黑袍，蕾菈将它套在了身上，等待了几秒，见薇洛丝不说话，她便淡淡笑道：“你不说话，那我就当你默认了。”

走出旅馆，她坐上了十夜会的马车，车夫虽然惊讶上马车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有关十夜会的事情，他多问一句，那都是找死。

所以，他想都没想，径直驾着马车，驶向了炼药厂。

蕾菈靠着窗，视线不由地眺向了窗外，看着来往的魔物居民，渐渐地，她回忆起了自己从某个人口中听过的话……

“魔物吞食了圣水晶，只需要将它杀死，再取出心脏将它摆在祭坛之上，最后用凝结魔法便可以将其重新提取出来。”

祭坛，凝结魔法，这些她都知道。

杀了魔女，她便可以重新得到圣水晶。

“圣水晶是神明赐予众生的宝物，拥有威能无限，若是魔物吞食它而不将其杀死，那将来终有一日，它会成长为人类难以解决的心头之患！”

过往的对话在她的脑海中不断徘徊，蕾菈默默地望着窗外，脸上的表情晦涩不明。

其实昨晚，她就有杀死魔女的想法。

身为大贤者，杀死对人类有害的魔物本就是她的职责，更别说那魔物还吞食了圣水晶，未来的实力不可估量。

但……

她低头看向了自己的双手。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魔女，她似乎有些下不了手。

Chapter 90

抬眼再度望向窗外，看着平和的魔物之城街道，蕾菈总是想起魔女拯救了阿维克小镇这件事。

不管魔女在哪座小镇有什么目的，她拯救了它是事实。

而且根据这些天的相处，她看得出来，魔女的本性似乎并没有那么坏，至少完全没有噬人魔物那种程度。

就和这些生活在魔物之城的魔物居民一样……她喜好的，并非是鲜血和杀戮。

可她身怀圣水晶，如果放任她不管，她又有点难以安心。

思来想去，蕾菈最终还是决定将她带在身边，只要时时刻刻地看着她，或者改变她的性格，那魔女未来就不会站在人类的对立面。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处理办法。

不久，十夜会的马车停在了炼药厂的前方，蕾菈套着黑袍，打开车门走下了车厢，而站在门口的守卫见到来者是十夜会，一下子就慌了神。

“呃，那个，那个大人，我，我去通知布莱恩大人！”

不对呀？之前约好的时间，不是九点吗？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纵然心中满是疑惑，守卫还是进入了炼药厂，寻找起了布莱恩，不多时，一道匆匆忙忙，连外套都没有来得及穿的身影就走出了炼药厂。

“抱歉，不知道大人竟然提前来到了这里……”

布莱恩也很纳闷，明明昨天和使者约好的时间是九点，怎么今日又变了？难道这是使者在戏耍他？

可当他抬起头之后，却发现今日的十夜会使者变了一个人。

虽然同样看不清容貌，但气质可不会被轻易模仿，他能感受得出来，今日的使者绝对不是昨日的那位。

“怎么？你是怪我不守时吗？”

恐怖的寒意顺着这番话，爬上了他的脊背，他踉跄了一下，随即立马跪了下来，颤抖地求饶起来。

使者是变了，那又如何呢？

十夜会就是十夜会，里面的任何人都是这般喜怒无常，蛮横无理。

……

蕾菈离开了庄园，薇洛丝的生活难得又清静了下来。

身为女仆，她当然得一丝不苟地完成庄园内的打扫工作，直到有一日，她在修剪院中植被枝叶的时候，听见了墙角中女仆们传来的对话。

“听说大贤者又去讨伐魔物君主了，不知道这次能否成功将它抓住？”

“当然可以，她可是史上最强的大贤者，就算是魔物君主那种老东西，都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也是，我们的主人，可是历代最强！那些君主就算资历比魔王还老，但想要和我们主人较量，还差得远呢。”

对于魔物君主的嘲讽薇洛丝并没有在意，她在意的是她们口中的另一个人。

主人？大贤者？

难不成，她们之间存在着联系？

薇洛丝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脑海中的记忆莫名开始翻涌，似乎有什么沉于最深处的东西即将浮出水面。

女仆们闲聊了几句，之后便想离开这里，而她此刻回过了神来，连忙拦住女仆们问道：

“你们是说，主……蕾菈就是大贤者吗？”

对视了一眼，女仆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惊讶，随后，其中一位略显刻薄的女仆上下打量了一番薇洛丝，嘲讽道：

“是啊？主人不会连这个都没有告诉你吧？”

“那看来你这个侥幸得到恩宠的偷腥猫，好像在主人身边也不怎么样嘛？”

说着，她们自顾自地笑了起来，好似在她们眼里，得到主人宠爱的薇洛丝，只不过是因为运气好罢了。

运气来了，她们也可以。

可这时候的薇洛丝，才懒得搭理她们。

她想起了一切。

大贤者蕾菈，就是那个她口中的混蛋！

她对她施展了幻术，这座大庄园绝对是幻境，而她的本体，应该还在树人旅馆的床上，被锁链锁着，无法动弹！

什么大魔王，什么主人，统统都是假的，就连她面前这些正在嘲讽她的女仆们，也不过是幻境为了真实感而塑造出来的假货！

想到之前那些天，她被蒙住了记忆，然后专心服侍大贤者蕾菈的日日夜夜，她的小脸就迅速蹿红，手中修剪枝丫的剪刀也被她扔到不知哪里。

该死！

她竟然真的以为自己是这座庄园的女仆，需要服侍主人蕾菈！

从反抗到半推半就，再到主动侍奉，这一连串的变化竟然发生在 她身上！

可恶！

她身为魔女，人类的敌人，居然在蕾菈的身下娇吟了那么多次！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看都没有那些女仆，薇洛丝粉拳紧捏，贝齿紧咬，迈着步子在庄园院落中乱逛，脑海中全是这些天的过往。

这种状态下的她，就连路边的野草野花也得被她踹两脚。

她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了？

难道说……

蕾菈所说的出门，很可能并不是去讨伐什么魔物，而是伪装十夜会的人，前去调查炼药厂的秘密。

或许也正是因为她离开了树人旅馆，所以对幻境的掌控能力大大降低，这才让她意外之下恢复了自己的记忆。

也就是说，蕾菈很有可能也不知道她恢复了记忆？

摸了摸下巴，薇洛丝冷哼一声，有了些计划。

从院落一路回到自己住的矮房前，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女仆装，沉思片刻后，就走回了别墅，来到了蕾菈的大卧室。

衣服都没换，她径直躺在了卧室的软床上，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拜托，她才不是什么女仆，蕾菈的卧室才是她该睡的地方。

至于女仆该做的事情？

这里可是幻境，交给其他女仆去做不就得了？她费心思做什么？

在蕾菈的软床上躺了好久，卧室外的走廊上才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随后卧室门被打开，另一位女仆走了进来。

当她看见躺在床上的薇洛丝后，首先便是不可思议地捂住了嘴，随即伸出手指着她，大叫道：

“魔女？！谁给你的胆子，竟然睡在主人的床上？！”

这座庄园的主人可是大贤者，没有人敢违背她定下的规矩，眼前的少女是第一个！

躺在床上的薇洛丝抬了抬眼皮，慵懒地回道：“要你管？”

“你！”

她的态度彻底惹恼了女仆，她双手抱胸，掐着尖锐的腔调，阴恻恻地笑道：

“哼，不过是侥幸得到恩宠的下人，光天化日之下就敢睡在主人的床上，违反家规，你等着吧，你很快就会被驱逐出去！”

“是吗？我在这里等着。”

薇洛丝侧躺着，一只手撑起了自己的脑袋，紧接着她话锋一转，道：

“不过呢，在此之前你们先好好想想，如果你们的主人回来见不到我了，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下场？她对我的恩宠，要比你们想象得更深一些呢。”

“你，你你……”

女仆闻言，一堆话堵在了喉咙口，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薇洛丝来到这个庄园之前，没有人得到过主人的恩宠，所以惹恼了主人，会有什么下场，没有人知道。

因为畏惧蕾菈，女仆离开了房间，将这件事告诉了女仆长。

而令她恐惧的是，昔日里对规则要求十分严格的女仆长，在听说薇洛丝的大胆后，都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再去追究她的过错。

难道，她在主人的眼里，就真的那么重要？

她开始有些庆幸自己这些天没有去招惹薇洛丝了。

在蕾菈的卧室内生活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是哪天，主人蕾菈再一次回到了庄园。

薇洛丝清楚，现实世界中，她应该是从炼药厂回到了树人旅馆，不过表面上，她依旧露出了女仆该有的微笑。

就像是春光灿烂的日子里，绽放在路边的花朵，带着一丝丝甜意。

蕾菈也是越过众多女仆，径直来到了她的身边，同时揽住了她的腰，迫使她靠在了自己怀中。

“我听一些女仆说，你最近似乎做了一点女仆该做的事情都不做，平日里还把我的卧室当成你的卧室？”

蕾菈低下头看着她，好似想要从她的瞳孔中得知真相，而薇洛丝闻言低垂眼眸，双手不自觉地在衣角纠缠起来。

怀着几分忐忑不安，少女抬起了水灵灵的眼睛，如同小鹿受惊一般，可怜巴巴地回道：

“如果我说，这些是她们在恶意中伤我，你会信我吗？”

死寂的内心隐约泛起了一丝波澜，蕾菈嗯了一声，说道；“当然信你，因为我知道她们的嫉妒心。”

“主人……”

似乎是被她说出的话逗得开心不已，薇洛丝踮起脚尖，在蕾菈错愕的目光中吻上了她的唇。

这么主动吗？

蕾菈白皙的脸颊浮现出一抹肉眼难以察觉的红晕。

随后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不知为何重重地咬了下她的唇瓣，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也就此弥漫在了她的口腔之中。

有点痛。

“这样，主人身上就刻下我的记号了哦。”

原来是这样吗？

望着怀中羞涩不已的小女仆，蕾菈摸了摸嘴唇，倒也没有再去在意这些。

只是在她看不见的角落里，薇洛丝舔了舔唇，眼底隐约闪过了几丝报了仇的愉悦感。

“今晚继续服侍我。”

“嗯。”

在蕾菈走后，薇洛丝望着她纤细的背影，恶魔般地勾起了嘴角。

夜晚，软床微摇，衣裙一半搭在床上，一半落在地上，昂贵的帘幔因为微风而来回晃动，虚假的肢体享受着它熟悉的欢愉。

蕾菈这一次被薇洛丝的主动所击败，她整个人被压在身下，几根银色的发丝飘入了轻轻喘息的嘴中，令她这位冰山美人多了几分被玷污后

的狼狈。

之前还是她在床上拿捏薇洛丝，今晚，她却完败在她的手中……

回想着刚才的激情，蕾菈脸上的红晕肉眼可见。

虽然这里是幻境，对现实的肉体没有任何影响，欢愉之后的感觉也存在一定的虚幻感，但她还是忍不住红了脸。

不仅如此，她这次败在薇洛丝的手中，也没有之前落入她手中后该有的羞辱感。

毕竟这次她蕾菈才是主导，只是很快就被薇洛丝抢了过去。

色魔不愧是色魔，她没想到她的身体输给了她，技术也是如此。

“怎么了？主人，你脸红了？”

伸出玉手缓缓地抚摸着身下女子的脸颊，薇洛丝再度舔了舔嘴唇，脸上的表情除了满足之外，还带着几分坏笑。

“没，没什么，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主动。”

“作为女仆，我当然要主动一些啦，你说是吧？嗯？主人？”

“嗯哼……”

虚幻的假肢被温暖紧密环绕，再一次带来几分不该有的愉悦，蕾菈呼吸猛地一促，胸膛剧烈起伏。

薇洛丝弯下腰，凑到她的耳垂旁，狠狠地咬了咬她的耳朵，而也就是这个动作，让被欢愉冲昏头脑的蕾菈发觉了异常。

眼前的少女，明显比之前变化太多。

难道……

“你想起来了？”她喘着气，问道。

“什么意思？”

薇洛丝装傻，但蕾菈心底里已经有了答案。

“你想起来了吧，魔女。”

她的双眼再次附上了寒气，见无法欺骗蕾菈，薇洛丝一边坏笑，一边大方地承认了下来。

“嗯，是的呢，不过不提这个，我刚刚服侍您，您舒服吗？”

“没想到那高高在上的大贤者，竟然也有在我身下娇息连连的模样，可惜没有办法录下来，要不然我一定以后日夜观看哦。”

“哎呀……你做什么！”

从蕾菈的身上倒了下来，薇洛丝的双手被禁锢在床边，双人的体位来了个九十度的变化。

“是吗？我也很想再看一遍你娇息连连的模样呢！”

被欺骗的蕾菈夹杂着一份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羞怒，在少女的胸前埋下了脑袋……

第二天白天，蕾菈从床边起身，再度套上了黑袍。

她给薇洛丝撤去了幻境，玩弄了她两天，她继续玩弄的想法淡了许多，况且她也从环境中恢复了记忆，幻境便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她和她的日子，还长着呢。

薇洛丝倒是在床上挣扎了一下，发现自己仍然挣脱不了锁链，便很快选择了放弃。

幻境最后虽然她还是被蕾菈狠狠地调教了一番，但她也不是没有反击，她现在的脑海中，还不断地徘徊着那时候蕾菈的表情。

欲迎还拒，冰山上透着一抹羞红……

哪怕共赴了巫山，她都在轻咬唇瓣，不让自己失态。

想到这里，她看向蕾菈，问道：“你要去调查炼药厂？”

“嗯。”

“今天也要去？”

“今天是最后一天。”

套好黑袍，她回头看了眼薇洛丝，淡淡说道：

“等我回来，你就和我一起回人类世界，吞食了圣水晶，再怎么说我也不会放你自由。”

“哦。”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心里呵呵一笑。

哎呀呀，她其实真的很想和蕾菈一起回人类世界，只可惜，她魔女生来自由，没有人能够永远抓住她。

在蕾菈走后，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随后，薇洛丝的身体发出了银白色的光芒，下一秒，她骤然消失在了房间内，只剩下四条锁链空荡荡地落在床上。

传送阵的三天时限已到，她被传了回去。

……

视线从模糊到清晰，待得适应了黑暗后，薇洛丝发现自己躺在了幽暗的克罗商会大楼地下室。

这里除了她，空无一人。

从地上起身，她将凌乱的衣裙穿戴整齐后，推开了地下室大门，在魔物守卫惊恐的目光中离开了这里。

她要赶紧将她知道的消息告诉雷克斯才行，毕竟没记错的话，布莱恩今天就会带着运输药剂的队伍通过传送阵，来到瓦尔卡姆。

Chapter 91

马车渐渐停了下来，蕾菈再一次来到了魔物之城的炼药厂。

不过这一次，接待她的并非是布莱恩。

“大人，今日我要运输药剂前往瓦尔卡姆的克罗商会，实在是没办法陪您，这位是我的助理，今日他便代替我带着您巡查炼药厂。”

布莱恩将身旁的助理推到了前方，忐忑地解释了一番自己为什么不能继续接待蕾菈，生怕她觉得是自己怠慢了她。

好在，十夜会的使者也不算是完全不讲道理，她淡淡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助理接待她这件事。

猛地松了一口气，布莱恩带着自己身后运送魔人药剂的车队向前走了几步，随后回头冷声道：

“快走！要是将药剂打翻了，就用你们的命来赔！”

守护队伍的魔物和人类闻言不由得哆嗦了两下身子，紧紧地跟在了车队的两旁，不敢有其他小心思。

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目的地，布莱恩率领车队进入了地下室，踏入了通往瓦尔卡姆的传送阵。

这道传送阵传送不了太多人，但传送他们这支约有十几人的车队还是绰绰有余的。

视线一闪，他们来到了一处幽暗的地下室。

“快搬！”

克罗商会地下室的大门很窄，马车自然是通不过的，所以布莱恩命令他的手下把马车上的魔人药剂，一箱一箱地搬到地下室外。

看守地下室的两位魔物守卫自然见过布莱恩，所以他连商会令牌都不需要出示，便可以在这里的地下室自由出入。

当一箱一箱的魔人药剂被搬出地下室后，布莱恩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

马车，接着便走出地下室，准备再次清点一遍这里的药剂。

可也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吱嘎一声。

地下室的大门被莫名关闭，看守此地的两位魔物守卫因为事过突然，被吓了一大跳。

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布莱恩施展魔法，取出了一把魔法长剑，面色苍白地大声道：“做好战斗准备！”

刚刚准备休息的魔物和人类不敢怠慢，连忙摆出了战斗的架势，很快，克罗商会的一楼就闯入了一大批人类士兵，将他们团团围住。

“你们还是放弃反抗吧，有我在，你们是没有胜算的。”

士兵渐渐让开一条道路，一位披着战袍的中年男子来到了布莱恩的面前，与此同时，他身上缠绕着的强大气息令后者瞳孔骤缩。

雷克斯，战场的副指挥，今日竟亲自到场捉拿他们。

有他在，加上这些人类士兵，布莱恩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是他想不明白，这些消息是怎么泄露的。

“你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你们能够在我们之间安插间谍，难道我们就做不到吗？我不仅知道你们今天会来，还知道你们的详细职位。”

雷克斯眯着眼呵呵一笑，单手叉腰朝他问道，“你叫布莱恩，是明面上的主事吧？”

“……看来我们魔物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布莱恩散去了手中的魔力，失去了反抗的想法。

嘴角一勾，雷克斯之所以知道他的职位，其实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告诉他的。

经过她的调查，她几乎调查清楚了克罗商会内有多少人投靠了魔物，也调查清楚了魔人药剂是由谁主事的。

所以在得知布莱恩今日会通过传送阵赶来克罗商会后，他就立刻派自己的亲信越过多道程序，直接率领士兵将他们抓获。

这样一来，那位躲藏在他们之间的高层间谍定然反应不过来。

缺点就是他这么做，绝对会受到城主的惩罚，但也许可以将功补过，毕竟他破坏的，可是危及整个瓦尔卡姆的计划。

“抓住他们。”

士兵们在雷克斯的命令下，上前将毫无反抗之心的魔物和人类抓捕，而就算被按倒在地上，布莱恩还是冷冷一笑，道：

“不过你就算抓住了我们也没用，魔人药剂已经被很多人喝下去了，他们未来的下场，只会变成魔物！”

“我们已经开始将喝过魔人药剂的人聚集起来了，你们的计划不会成功的。”雷克斯眉头一皱。

“呵呵，你以为把他们聚集起来就有用吗？魔人药剂是没有解药的！你们除非杀了他们，否则瓦尔卡姆必将内乱！”

“没有解药？呵，我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种药剂存在，等你被关押在地牢里，我相信你会将解药说出来。”

挥了挥手，雷克斯示意士兵们将他们押入地牢，自己则先离开了克罗商会，准备将此事汇报给城主。

……

渐渐地，天色黯淡了下来。

另一边，布莱恩的助理有些焦躁不安地在控制室内来回踱步，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打湿了自己的衣裳。

“奇怪了，按照平时，这个点布莱恩大人应该已经回来了才对，难不成出了什么事吗？”

蕾菈双手放在背后，抬起头望着窗户外流露出的星光点点，有些出神地呢喃道：“天色不早了……”

要走了？

助理心中一喜，连忙道：“难道说，大人您要……”

“要开始行动了。”

“嗯？”

脸上带着几分疑惑，助理的脑袋就飞往了空中，滚落在了控制室内的一角，他的尸体也直直地往后倒去，鲜血从被切断的脖颈处大量涌出。

这种一直在危害人类的地方，蕾菈是绝不可能放任它继续存在下去的。

走出控制室，她来到了炼药厂的最深处，也就是薇洛丝没有前往的，研制药剂的地下室。

见到蕾菈靠近，看守的魔物守卫只道了一声“什么人？”，最后便被催眠，互相将手中的长枪刺入了对方的身体里。

地下室的大门被打开，室内的研究人员一脸错愕，他们不记得今日有人能够来到这里，更别说是在没有任何通报的情况下。

张了张嘴，他们刚想要询问，残肢头颅便四散纷飞，鲜血溅满了墙壁……

炼药厂的草药厂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恨恨地砸了砸手中的研钵，随后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无力地自言自语道：

“再过一两天，十夜会的人应该就会离开这里了吧？”

“你说有没有可能，其实只是我们多想了，她们根本不想救我们？”

先前刺杀薇洛丝的女子闻言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双眼渐渐出神，不过很快，她的目光再一次坚定了起来。

“不，她们一定是来摧毁炼药厂的，我们要坚信这一点……”

可这一次，没有人再觉得她是对的。

她的衣领被男子一把抓住，整个人也被高高提起，仿佛随时都会挨揍。

男子脸上的表情狰狞而疯狂：

“快醒醒吧！魔物会帮助我们？别开玩笑了！我们的未来就是在这里一直一直替魔物工作！直到我们死去！”

在这里遭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如今好不容易诞生出了希望，结果发现那希望不过是虚假的，这样的现实，只会令他们更加崩溃。

女子被这样默默地被他提着，就像是不会反抗的布娃娃一样，脏乱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没有人能看清她的表情。

将她提起的男子用力地握了握拳，最终还是没有朝着她的脸打下去，他将她丢在地上，崩溃地后退了几步，捂着脸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他在瓦尔卡姆还有病重的妻子以及只有五六岁的女儿，那么久没见，他都不知道她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什么会来救他们的十夜会使者，就是个骗子……

就在此刻，有人忽然出声道：“我好像听见了魔物的惨叫声，而且，还有东西烧焦了……”

“得了吧，这里怎么可能会有魔物的惨叫声。”

不管其他人信不信，女子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然后径直来到了炼药厂的大门口，朝着控制室的后方望去。

幽暗的夜空之下，炼药厂防守最为严密的地方，燃起了一场大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色的火光，女子黯淡的瞳孔中重新跳动起希望的火苗，她情不自禁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呢喃道：

“是真的……她们真的来救我们了……”

她看见了向她慢慢走来的十夜会使者。

她绝不会搞错的，昨日的那位十夜会使者，表面上看着对她们残忍，实则处处都在保护她们。

她们会拯救她们的！

“快走，去来时的传送阵，我掩护你们。”蕾菈甩了甩黑袍的衣摆，些许鲜血被她洒落在地上。

不过女子却不感到恐惧。

“谢谢大人！”

她面色激动，赶忙回头将这番好消息通知给了厂房内的其他人类，与此同时，她内心对昨日那位十夜会使者越发愧疚。

她明明是来拯救她们的，可她却不仅刺杀了她，事后还对她冷嘲热讽，差点让她在布莱恩的面前暴露身份……

她有罪。

厂房内的其他人大多数都喜极而泣，她们在蕾菈的保护下，离开了炼药厂，不断朝着来时的传送阵赶去。

她们的内心对昨日那位十夜会使者同样充满了愧疚，而这些愧疚，很快便化作了赞美，赞美她所做过的一切。

蕾菈则将一切来犯的魔物尽数斩杀，同时点燃炼药厂，让大火吞噬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

在人类尽数逃入传送阵之后，她还暂时将它封印了起来，防止魔物进入。

接着，她趁着魔物之城的魔将还未赶来，前往了树人旅馆一趟。

回到之前自己住的房间，在发现床上只剩下空荡荡的锁链之后，她面无表情地陷入了沉默。

……

随着布莱恩被捕，魔人药剂一事传遍了整个瓦尔卡姆，全城哗然，蕾菈在救出被困在魔物之城的人类后，回到瓦尔卡姆，摧毁了传送阵。

同一时间，只要是喝下魔人药剂的士兵、冒险者，不管是不是在战场，都被尽数聚集在教会广场。

抑制魔力的魔法阵遍布整个广场，四五十位魔法师利用它们来抑制这些人体内的魔力，以便于拖长他们转变为魔物的时间。

来到第二日的时候，教会广场已经聚集了上千人，候补圣女芙洛菈召集的冒险者小队也尽数在广场之中。

作为冒险者，他们恢复自己伤势的一是找修女牧师治疗，二就是依靠恢复药剂。

克罗商会的恢复药剂因为恢复能力而格外出名，他们当然也用过，所以如今出现在广场中，并不惊讶。

安德坐在地上，望着四周的人群，小声道：“没想到那个恢复药剂竟然是将我们变成魔物的药剂，你们说，我们还有救吗？”

“当然会有救的。”矮小少女名为梅莉，她比安德乐观许多。

冒险者四人小队中，还有一位极为壮硕的男子，人送外号铁塔，他双手抱胸，有些担忧道：

“可是目前，瓦尔卡姆根本没有解药吧？否则也不会让我们聚集起来，还用抑制魔法抑制我们体内躁动的魔力。”

“如果在这里变成魔物的话，第一时间就会被斩杀的吧？”

他这句话让安德等人陷入了沉默。

抑制魔力的魔法阵可不单单只是为了拖长他们变成魔物的时间，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方便魔法师将变成魔物的人斩杀。

他们的命，从现在开始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

“那就祈祷自己不要过快变成魔物好了，最起码，得等到解药研发出来才行。”梅莉说道。

然而，在他们身旁一直都没有说话小队第四人，魔法师女子一脸绝望地低声喃喃道：“不可能的……”

“这种药剂，是没有解药的，或者说，我们根本等不到解药研发出来的那一刻……”

“……为什么？”安德心头一跳，莫名感到了几分不安。

捂着自己的胸口，女子深呼吸了几口，才用颤抖的声音解释道：

“我能感受得到，那股魔力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灵魂之上，瓦尔卡姆里，根本没有能够研制这种解药的人……”

研制涉及灵魂的药剂，瓦尔卡姆内的药剂师没有这样的能力，其他城市内或许有，但等她们来到这里，他们早就变成魔物了。

她有预感，距离魔力彻底将她们转化为魔物，也就剩下了五六天的时

间。

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有厉害的药剂师赶得过来。

和魔物战斗了一辈子，没想到最终是变成了魔物死去，女子低着头，情绪低落，眼眶不由地泛起了红色。

安德知道作为小队队长，他现在应该安慰她一番，但因为自己情绪也很低落，最终他叹出一口气，无奈道：

“相信瓦尔卡姆的高层吧，他们绝对会救我们的。”

这里可有着上千人，而且都不是普通的居民，而是抵抗魔物军队的主力，如果他们都死了，瓦尔卡姆或许很快就会完蛋。

为了救他们，瓦尔卡姆的高层，应该会赌上一切吧。

……

布莱恩被关押在瓦尔卡姆的地牢里已经有了整整一天，薇洛丝、蕾菈以及雷克斯怀着同样的目的，来到了这座地牢。

城内很多人都知道魔人药剂没有解药，这令城内原本就绝望的气氛变得更加恐怖，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一些人发了疯，开始无视城内的法规，做出了许多极为出格的事情。

再这样下去，恐怕魔物军队都不需要打赢人类军队，瓦尔卡姆内部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所以她们来到地牢，就是想要从布莱恩的口中得到魔人药剂的解药配方。

轰——

地牢中，墙壁上的灯火忽然燃烧了起来，微弱的光芒照亮了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

布莱恩此时被绑在十字架上，衣衫凌乱，满脸脏污，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威风，甚至就连呼吸声都小了很多。

听到脚步声在自己面前响起，他艰难地抬起头，冷声道：“呵，魔人药剂，是没有解药的，你们……”

滴答——

他见到了蕾菈眼中的钟摆，说的话在一瞬间停止了下来，表情也变得有些麻木。

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众人的心变得紧张起来，雷克斯更是直接捏紧了拳头，呼吸加重了许多。

魔人药剂到底存不存在解药，这将是决定瓦尔卡姆未来的大事！

“告诉我魔人药剂的解药。”蕾菈命令道。

布莱恩痴痴地点头道：“魔物鲜血聚集之地，拥有圣光的人类可以净化它们的鲜血，而那些被净化的魔物鲜血，就是魔人药剂的解药。”

蕾菈和雷克斯在一瞬间都看向了薇洛丝，他们的眼底里或多或少都充斥着几分惊喜。

或者说，他们没想到魔人药剂居然真的有解药，而且获得方式竟然如此简单！

面对他们惊喜的目光，薇洛丝拍了拍胸脯，轻松一笑，好似自己也在为这件事而感到开心。

可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里，她缓缓地勾起了嘴角。

没有令她失望，被催眠的布莱恩，接着将他所知道的东西说了出来：

“不过魔物鲜血汇聚之地，徘徊着它们不甘的灵魂，充斥着它们死前的仇恨与怨念，说是净化鲜血，其实是净化它们灵魂。”

“再厉害的人类，若是内心不坚定，也很容易被那些灵魂影响，从而成为怨恨的化身，所以人类就算知道了解药，也根本没可能做得出来。”

没可能做得出来？

这句话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迅速将蕾菈和雷克斯二人的惊喜扑灭，他们知道，如果净化灵魂容易被魔物怨念影响的话，这么做就是去送死。

魔物鲜血汇聚之地，说白了，就是埋葬魔物的地方，几百甚至上千的

魔物被埋葬起来，它们汇聚的怨念是无比恐怖的。

没有人类能够在这样的怨念冲击下，还保持自己的内心。

薇洛丝去的话，等待她的就是死亡。

蕾菈二人沉默了下来。

“我去。”

下一秒，薇洛丝的声音就打破了寂静，雷克斯震惊地望向了她，劝阻道：“不，你不能去！”

“你是教会的候补圣女，现在还在参加二选考核，怎么可以前往那么危险的地方？”

“而且我虽然不懂魔物灵魂，但我也能从他的话中知道此行有多危险，你去了就是送死！”

送死？

先不说魔物死后怨念到底会不会汇聚，薇洛丝去那种地方又不是真去净化魔物灵魂的，能有什么危险？

要知道，魔人药剂的解药，其实就是她的治疗术。

之所以编造这些告诉布莱恩，不过是她用来刷赞的手段罢了。

“可我不去，他们会死的。”

右手紧紧地握住了胸口代表了候补圣女身份的项链，薇洛丝直视着雷克斯的双眸，一点都不让步。

“你去了，他们也会死！”雷克斯继续拒绝道。

“我会活下来的，那些怨念奈何不了我，我会将干净的魔物鲜血带回来！而且我不去的话，还有谁能拯救她们？”

“我是他们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薇洛丝薄唇轻咬，左手紧张地捏住了自己的裙摆，如果是其他人露出这番模样，雷克斯会以为她们在害怕死亡。

而薇洛丝……

他却觉得她在害怕自己没能从埋葬魔物之地活下来，从而导致喝下魔人药剂的人变成魔物死去。

满分候补，温柔善良，这些都是他搜集到的薇洛丝情报，以前虽然觉得她很特殊，但没有真正接触过，他对她还是没有太大的印象。

可也就在这种时候，他才彻底明白，薇洛丝为什么可以做到满分候补。

她的温柔善良，让她无视了自己的生死，只想要将爱传递给世间上的众人，让身处痛苦之中的她们感受到她的温暖。

可作为考官，雷克斯不允许她以身犯险。

“你的任务到此为止已经完成了，我可以给你加三千积分，剩下的事情，你就不要掺和了，要知道就算你救了他们，也不会加任何积分！”

“我在意的根本不是积分，而是他们的生命……”

在雷克斯看来，薇洛丝有些执迷不悟，他虽然很不想说实话，但此时此刻，他也没有继续瞒下去的必要。

他盯着薇洛丝的双眼，严肃道：“你还不明白吗？薇洛丝，你活着，比他们上千人都重要！”

上天从来都不是公平的，这上千人里，并没有值得教会特别关注的人，相反，候补圣女薇洛丝，对教会的意义则比这上千人更为重要。

她是圣光的拥有者，哪怕目前为止还是雏形，她的治疗术更是闻所未闻，远远超过了教会定下的高等治疗术。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可以被救活，这种级别的治疗术，他雷克斯只在记载着传说英雄的传记中见过。

而且她只要活下来，很大概率能够成为当今教会的圣女。

教会圣女，可比这上千人重要多了。

可薇洛丝却用一脸震惊的表情看着他，她粉嫩的双手握紧拳头，话语

中带着几分颤音和难以置信。

“我不明白，生命不是等价的吗？如果，如果我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换他们上千人的生命，我愿意！”

“你！”

雷克斯很难对这样的薇洛丝生气，只是有些说不出话来而已。

她明明自己也是一朵娇弱易折的鲜花，却要在暴雨天拼了命地保护其他花朵，哪怕被雨点打落花瓣，狂风吹折花茎，她也不愿放弃。

在圣女的眼里，生命永远是等价的，可在他雷克斯的眼里，并不是。

在这个时候阻拦薇洛丝，或许会被她认为是恶人，但为了薇洛丝的生命，这个恶人，雷克斯当定了。

他一甩衣袍，双手背在身后，径直朝着地牢门外走去，同时，他留下了一句颇为无情的话。

“你能不能去不是你能够决定的，这件事我会通报给城主，让他召开一次高层会议，会上会决定此事的结果，魔人药剂的事情，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雷克斯！”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薇洛丝似乎是有些气急，难得失态地咬唇跺了跺脚，而这一幕被一旁的蕾菈看在眼里，冷淡的瞳孔中浮现出几抹担忧。

希望她不会为了救这些人，做出些傻事吧。

Chapter 92

次日，瓦尔卡姆的伤兵营内。

“薇洛丝大人，够了，再继续下去，你的身体就支撑不住了……”

副将望着帐篷中不断施展着治疗术的薇洛丝，话语中满是心疼。

从早上开始，薇洛丝就带着梅维娜来到了这座伤兵营内，随后，她对着重伤难以医治的士兵施展了治疗术。

这本来是她自从来到瓦尔卡姆后，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但今日有所不同，截至目前，她治疗的士兵数，已经超过了她平日里所能治疗的士兵数。

她的脸颊几乎褪去了血色，就连薄唇都变得苍白无比，整个人病恹恹地坐在椅子上，身体靠着一旁的木板，仿佛随时就会倒下。

她动了动嘴唇，有气无力地问道：“……还有多少人在病危状态？”

副将神色复杂，但还是回答了她的问题。

“还有二十多人。”

“今天就都治好吧。”

“可是你的身体……”

“没关系的，我还坚持得住。”

副将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当他看清薇洛丝的双眼后，万般的话语都停留在了喉咙口。

少女身体很虚弱，可她的双眼却格外有神，副将明白，那是信仰的力量，她的善良，让她不知疲倦。

挥了挥手，副将叫其他士兵将最后的二十几位伤者都抬了过来，而在经过一番治疗后，他们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咳咳……”

只是少女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她靠着一侧的木板，捂着嘴咳嗽了两声，鲜血从她的嘴角溢出，染红了她的手心。

“薇洛丝大人！”

副将见此，有些慌了神，他连忙吩咐附近的医师对薇洛丝进行治疗，也就是如此，薇洛丝脸上的血色才略微好转了一些。

“结束了吧？剩下的他们，你们应该也能救治了……”

她望着那些下了病床，强壮有力的士兵，嘴角不由地浮现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可配合着她此刻的状态，副将并不觉得这抹微笑有多美，相反，他觉得此刻的它就像是脆弱的花朵一样，轻风拂过，这花就会支离破碎。

少女也是如此，在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她剩下的，就只有惹人怜惜的娇弱。

与此同时，副将的内心诞生了一个疑惑。

“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大人要这么拼？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也要将重伤的士兵全都治愈？”

闻言，薇洛丝愣了一下，随即心虚地将目光撇开，小声解释道：“哪有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不救他们的话，他们很可能活不过今晚的吧？”

沉默了片刻，副将叹息一声。

“薇洛丝大人，有人说过，你撒谎的时候很容易被别人识破吗？”

“诶？”

“我们虽然没办法将他们彻底治愈，但是让他们活过今晚还是可以的，这点你其实早就知道了，不是吗？毕竟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薇洛丝的治疗术虽然厉害，但在副将他们看来，一天也只能施展几次，治疗几个重伤的病人。

所以为了让其他士兵都得到救治，他们只好利用其他医术暂时延长这些士兵的生命，让他们活到能够得到薇洛丝救治的时候。

前些日子都是这样做的，薇洛丝治疗了病人那么久，不可能不知道这点。

“你今天不惜伤害身体也要治好他们，是因为你即将离开瓦尔卡姆了吗？”副将问道。

被揭穿了心思，薇洛丝更加心虚了起来，她连看向副将和众人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默默地低头看着地面。

“怎，怎么会呢？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候补圣女的考核没有结束，你不会选择放弃，同时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的理由，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副将的追问让薇洛丝陷入了沉默，其他的士兵似乎也察觉到了氛围的不对，开始用担忧的目光看向了她。

所有不正常的举动，都是有原因的，副将相信，薇洛丝一定隐瞒着什么，毕竟，今日的她给了他一种即将消失的感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静默中，薇洛丝轻轻一笑，说道：“放心啦，我怎么会离开这座城市呢？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的，不要多想。”

说完，她便看向了一直坐在身旁的梅维娜。

“已经到中午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从椅子上起身，薇洛丝踉跄了一下，差点向后摔倒，还是梅维娜扶着她，才让她重新站稳了身形。

而后，她走出了帐篷，士兵们并没有阻拦她。

不想说吗？

副将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他知道，如果是他们可以帮助她的事情，薇洛丝一定不会瞒着他们的。

她要去做的事情，一定非常危险，危险到连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在她走了好几步后，副将望着她的背影，叫住了她。

“薇洛丝大人！不管你要去做什么，还请记住，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的！”

停下了脚步，薇洛丝笑着回过头，朝着他们挥了挥手。

“嗯，我会的！”

在这一刻，少女好似摆脱了虚弱，变得青春活力起来，而副将和他身后的士兵却咬了咬牙，一种无能和弱小的感觉在他们的心底里蔓延开来。

薇洛丝可以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如今她有了危险，他们却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副将的脑海中满是少女这些日子里救治病人的模样，她的一颦一笑就像是花海带来的清香一样，总是令他在疲惫中得到缓解。

他时常会从她的身上见到自己女儿的影子，如果她没有被魔物杀死，顺利长大的话，或许会变得和少女一样善良可爱？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将少女当作了后辈来看待。

而现在，他怔怔地看着少女消失在一天中最灿烂的光芒里，就像是女神降下了圣光，将她带离了凡俗的人世。

对此，他什么都做不了，更别说是挽留。

未来还会再见吗？

他捂着胸口，鲜活的心脏又像是缺了一角一样，空落落的，有些不安。

……

魔人药剂带来的危机令瓦尔卡姆的绝望更深了一层，可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要过，与此事无关的城内居民很快就又投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

“快！快来这里站好！”

“知道了知道了。”

赛娜挥了挥手，让父母来自己的身旁站好，而在他们的四周，是充斥着魔法风格的布景，正对面则是一块圆润的魔法石。

这里是留影的地方，自从赛娜的母亲被薇洛丝治好之后，她就带着她和父亲维克在城内逛了起来，体验瓦尔卡姆平日里的美好。

“三，二，一……”

伴随着留影魔法师的倒数，赛娜一家人都摆出了各自喜欢的姿势，紧接着光芒一闪，他们三人都被照入了魔法石中。

花了点钱买下那颗魔法石，赛娜看着他们照的全家福，嘴角微微上扬，而她的母亲也在此刻抱紧了她，在她的耳畔低语道：

“谢谢你，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自从得了重病，她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床，目光所及之处，除了卧室外，剩下的也就是窗户外一成不变的风景。

如今她的病好了，这些年缺失的东西，她的女儿都在帮她补回来。

赛娜红了红脸，回道：“哎呀，你这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以后这样的日子多着呢。”

是啊，以后这样的日子多着呢。

因为赛娜母亲的病好了，她的父亲维克也不用拼命工作赚医费了，所以他辞了一些工作，时间也多了起来。

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未来会有很多很多。

赛娜拽着母亲的手，离开了留影的地方，现在才是下午，她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她这般想着，然后天没有过多久，就下起了大雨。

街道中心的她们为了避雨，只好躲入了一旁房屋的屋檐下。

哗啦啦——

豆大的雨滴落在地上，发出了密密麻麻的响声，赛娜愣愣地望着面前的大雨，许久之后，她扭过头，看向维克问道：

“爸，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会下雨的吗？”

“那个，我出门的时候，看天气好像不会下雨……”挠了挠脑袋，维克显得有些尴尬。

“一点都不靠谱！”

赛娜有些后悔了，父亲维克不靠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知道，她就带着雨伞出来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回去？”她问道。

维克提议道：“等雨停？”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望着屋檐外足以阻挡视线的大雨，赛娜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冰凉了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下午的计划算是泡汤了，甚至她们连自己的家都有可能回不去了。

就算能回，那也是落汤鸡了。

“给。”

然而就在这时，一柄雨伞递到了赛娜的面前。

她微微一怔，随后顺着握着雨伞的手臂，朝那人看去。

“候补圣女大人？！”

来人正是薇洛丝，她将自己手中的雨伞递给了她们，而她身后的梅维娜则撑着另一把伞，替她挡住了雨。

见赛娜认出了自己，薇洛丝掩嘴一笑，道：“以后下雨天，不要再忘记带伞了哦。”

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在赛娜接过伞柄之后，她就离开了她们一家的身边，朝着大雨中走去。

萍水相逢，她就这样改变了她本该绝望的一生，赛娜知道，她们一家如今能有这样的幸福，都是因为她薇洛丝。

在那件事过后，她的内心就一直有着感谢薇洛丝的想法，今天再次相遇之后，她诞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大雨模糊了薇洛丝的身影，她若是不将内心的感谢说出来，恐怕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她双手放在嘴边，扯开了嗓子，朝着薇洛丝尚未消散的背影喊道：“薇洛丝大人！谢谢你！”

头也没回，薇洛丝背对着她挥了挥手，身影便被大雨吞没，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之中。

好人，向来是活不长的。

不知道为何，她的脑海中想起了这句话，原先高昂的情绪渐渐地变得有些低落。

她的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她抱住了她，一时间，就连雨中传来的寒风，都微微有些温暖。

……

梅维娜撑着伞，也终于是忍不住问了出来：“你真的要去那个地方吗？”

她作为薇洛丝的仆人，自然是知道魔人药剂解药的事情，以及薇洛丝做出的选择。

“嗯。”

“你会死的。”

听到了这句话，薇洛丝的脚步忽然停了下来，她出神地望着前方朦朦胧胧的雨景，思索了片刻后，说道：

“……梅维娜，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就回魔物的世界去吧。”

她知道薇洛丝下的决定，雷打不动，可是……

她告诉她会死，不是想让她考虑她以后的去向啊，她是想要告诉她那里很危险，再三思考一下自己的决定！

这个笨蛋主人！

知道她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梅维娜便也没有了继续劝说的想法，她捏紧了伞柄，考虑着薇洛丝的建议。

回魔物的世界？

她不太想这么做。

傍晚时分，雨停了，在自己别墅的门口，薇洛丝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芙洛菈。

“我从战场回来的时候，积分就已经四千三百多分了，你被我甩开太远了，薇洛丝。”

她双手抱胸，显现出几分傲气，米黄色的长发在黄昏的照耀下，就像是传说中金色骑士一样闪耀。

薇洛丝现在的分数只有七百多分，就算加上魔人药剂事件的分数，也只有三千七百多分，距离芙洛菈的分数，确实有点远。

对此，薇洛丝浅浅笑道：“厉害。”

似乎是没想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会夸赞自己，芙洛菈小脸微红了一下，随即又哼了一声，道：

“你如果真去的话，死了，那我就赢了考核，就算没死，你和我之间的积分差距也只会越来越大。”

考核之中，若是有人意外身亡，那另外一人便直接胜出，这是不变的定律。

“他们需要我。”

握住了胸前的项链，薇洛丝毫不犹豫地便说出了这句话，她的坚定让芙洛菈呼吸一滞，面容羞愧。

平心而论，如果她是薇洛丝，知道能活下来的机会很渺茫，她不可能会像薇洛丝这样，义无反顾地去搏一搏那个机会。

她大概率会选择偷生吧，同时还会在心底里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活着要比送死能拯救的人更多……

“芙洛菈，你的小队，他们也服用了魔人药剂吧？如果我不去的话，

你会失去他们的，我，不想看到有人痛苦。”

不想看到……有人痛苦？

如果是其他人说出这句话，芙洛菈只会觉得对方虚伪，可如果是薇洛丝……

初选的满分候补，温柔善良到让整个小镇都称之为圣女的修女……

她只会觉得自己比不上她。

圣女之位，她远比她更加合适。

可作为修女，成为圣女也是她的梦想，她是不会放弃的！

“薇洛丝，这些天我会等你的。”

经过薇洛丝的身边，芙洛菈停了下来，“你可别死在那种地方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进行较量。”

“我会努力活下去的。”

得到了薇洛丝的承诺，芙洛菈点了点头，离开了她的住所，而薇洛丝的眉头却在她走之后微微蹙起。

四千三百多分？

距离之前的三千五百分又多出了八百多分，这恐怕是她在这段时间内率领士兵打仗得到的。

而她和她之间，存在着六百多分的差距，这可不好追。

另一边，雷克斯提议的瓦尔卡姆高层会议正式开启。

原本坐在首位的是瓦尔卡姆的城主，但如今成为了大贤者蕾菈，左手边才是城主的位置。

雷克斯同样坐在左手边，他面色冰冷地看着对面的男子，说道：

“薇洛丝没有必要去那种地方，没有人能够在那么多魔物的怨念中存活，她去了也是死，还不如赶紧叫其他城市的药剂师过来帮忙。”

坐在他对面的男子名叫罗夫特，职位虽然没有副指挥那么高，但也不

差，平日里他就和雷克斯不对付，如今也唱起了反调。

“帮忙？他们距离瓦尔卡姆有多远你是不知道吗？等他们到了，这些人早就变成魔物，死在那些魔法师的手中了。”

当然，不只是他，有部分瓦尔卡姆的高层都觉得薇洛丝应该去试一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瓦尔卡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平衡教会和帝国之间的力量。

虽然天启教会是横跨好几个人类帝国的第一教会，但各个帝国内的王权和神权都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薇洛丝的出现让他们感受到了危机。

恐怖的人气和号召力，难以相信的治疗术，不可思议的圣光……这些单独一项都足以让他们视薇洛丝为危险，更别说是三项全占的她。

“薇洛丝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我们不能一下子失去上千人的战力！否则瓦尔卡姆被魔物军队攻破，只是迟早的事情！”

啪——！

雷克斯气得直接站了起来，大声反驳道：

“我说了，就算让薇洛丝去了，大概率也救不活他们！为了这点希望让一位候补圣女去送死，抱歉，就算我同意，教会也不同意！”

“难道上千人的命，还抵不上她一个人的命？”罗夫特阴恻恻地问道。

本以为这可以堵住雷克斯的嘴，可没想到后者是一点都不怕败坏自己和教会的名声，直言道：

“说点难听的，还真抵不上，别说是上千人，就算是整个瓦尔卡姆，也抵不上她的命。”

“她的治疗术，她的圣光，只要她以后成为了圣女，别说是上千人，上万人，数十万人，甚至整个帝国，她都可以拯救！”

“让她现在去送死，只会削弱我们人类的力量！别忘了我们首要的敌人是魔物！”

整个瓦尔卡姆都抵不上薇洛丝的命，这虽然是在场绝大多数人心里的共识，但有些事情心里清楚就好，说出来那可就是犯了大忌。

雷克斯的话触怒了很多帝国将领，不只是罗夫特，许多人拍案而起，原本应该肃穆的会议室几乎快成了菜市场。

“胡扯！就因为她是教会的人，所以你们教会这么护着她，真是有够自私自利的！雷克斯，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会如实禀告给大主教！”

“自私自利？这场战争，我们教会是没有出力吗？我听说在我们之中，潜伏着一位魔物间谍，那人不会就是你吧？！”

“至于禀告大主教，你去就是了，我雷克斯就算被教会责罚，依旧不会同意让薇洛丝去送死！”

那人被雷克斯说是魔物间谍，顿时脸一阵青一阵白。

“哼，说不过就污蔑我？你前两天做的事情我们还没和你算账呢！现在就敢越过那么多程序私自调用士兵，以后你敢做什么，我都不敢想！”

“那怎么了？我至少是派兵去抓魔物，而且一个不漏全抓来了，当时要是告诉了你们，你们恐怕只会用各种借口让他们逃走吧？”

“你，你血口喷人……”

雷克斯死咬住魔物间谍这一件事，就让这些帝国将领气得说不出话来，而属于教会阵营的将领心里则倍感舒畅。

他虽然违反了规矩私自调用士兵，但同时也破获了足以颠覆瓦尔卡姆的事件，光是这点，城主就不好说他些什么。

而他后半句说的也都是事实，如果当时真的将这件事告诉了帝国将领们，他们多半是抓不到布莱恩的。

等他们集结兵力去抓，黄花菜都凉了。

“够了！”

也就在他们越吵越凶的时候，城主一拍桌子，让会议室内瞬间安静了下来，随后，他扭头看向了坐在主位上的蕾菈，说道：

“贤者大人，还是由您来下决定吧。”

从会议开始就一直在闭目养神的蕾菈睁开了双眼，她看了看火气未消

的双方，说出了从一开始就做好的决定。

“禁止薇洛丝前往那种地方，至于魔人药剂，用其他办法解决。”

这是极为理智的决定，帝国将领虽然不满，但碍于大贤者的身份，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他们心里也清楚，薇洛丝活着，以后能带来的价值，远比拯救上千人来得多。

只可惜，她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如果是帝国王女之类的，现场面绝对会发生三百六十度的变化。

会议室在大贤者发话后就陷入了寂静，众将领都接受了这个决定，可也就在此时，罗夫特眯起了眼，暗地里冷笑了一声。

因为他知道，从开会议的那一刻起，一切就已经晚了。

没有人能拯救薇洛丝。

……

深夜，一位身影瘦削的男子手持提灯，带着白裙少女走出了瓦尔卡姆，来到了一处散发着浓郁血腥味和尸臭味的地下廊道。

很快，男子就停下了脚步，扭过头，露出几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薇洛丝大人，我就带到这里了，前方就是魔物坟场，我们清扫战场的时候，这些魔物尸体就堆放在里面。”

Chapter 93

望着前方深不见底的地下，薇洛丝回头看向他，叮嘱道：“三天之内，不要让他们进来，我怕……那些怨念会波及到他们……”

“薇洛丝大人的嘱咐，我一定会如实传达给他们的。”

弯腰将手中的提灯交给了薇洛丝，瘦削男子难以抑制脸上诡异的笑容，直接当着前者的面展露了出来。

薇洛丝在他的眼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在死人的面前，自然不用再隐藏些什么了。

他会带着她来这座魔物坟场，是上头的命令，很多人巴不得眼前的少女去送死，即使她拯救了很多人。

这个世界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她对他们报之以歌，但总有些人会以痛吻她。

人性，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最恶心的东西。

薇洛丝像是没有见到他的坏笑一样，接过提灯就转过身，独自一人朝着黑暗的地洞走去。

瘦削男子见此，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知道，从今往后，候补圣女薇洛丝的名字，只会出现在教会圣城竖立的纪念墓碑之上。

身后的出口随着少女的深入而不断缩小，皎洁的月光不再能照入漆黑的廊道，在见不到瘦削男子后，薇洛丝摸了摸自己的胳膊，感到了一丝夜晚的寒意。

她知道，刚刚那位男子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心底里一定在嘲笑着她的愚蠢。

他是某些人派来专门送她进入魔物坟场的，这点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那抹坏笑，其实不应该在瘦削男子的脸上，而应该在她的脸上。

他以为她进入魔物坟场就是死路一条，实则她压根没事，相反，他帮

助那些大人做出这种事情，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那些不想要她进入魔物坟场的人，会拿他当作出气筒，逼问他背后之人是谁，而他背后的那些大人，只会将他杀人灭口。

谁才是可怜人，一眼便知。

随着她的慢慢深入，提灯的光芒也渐渐地黯淡了下来，脚踩在泥土上的感觉也变得更加黏腻，就像是被鲜血浸湿了一般，夹杂着浓郁的血腥味。

魔物的尸体开始三三两两的出现，它们大多死状凄惨，一些珍贵的皮囊或者牙齿更是被人类剥了下来，几乎没有了原本的样子。

往后，尸体越来越多，地面的泥土也被尸体掩盖，薇洛丝被迫踩在尸体之上，找到了一处还有石头露出的地方，停了下来。

她又不是真的来净化灵魂的，根本没有必要走得太深。

在这里，地洞的墙壁上和魔物尸体上的鲜血大多都已经干涸，只有部分尸体的鲜血还在流淌。

白裙的裙摆沾染了这些鲜血，很快就转变为了红色，薇洛丝提着裙摆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嘴角的笑容就一直没有下去过。

接下来，她只需要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三天就好。

……

次日，魔物坟场地洞外，雷克斯提着瘦削男子的衣领，一拳砸在了他的脸颊上。

“谁让你带她进去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害她？！”

鲜血和牙齿从男子的嘴里喷了出来，他整个人跌倒在地上，身子不停地颤抖，瞳孔之中尽是害怕。

“大人饶命啊大人！是，是薇洛丝大人要求我的！我也只是听从了她的命令……”

“呵，你以为说这种话就能骗过我？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你敢带着她进去？”

再次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雷克斯凶神恶煞地盯着他，那模样恨不得要将瘦削男子生吞活剥。

在场的人都不是什么傻子，如果没有某些人的允许，瘦削男子根本不敢将薇洛丝引向魔物坟场。

“说！是谁同意你的？”

再次举起了拳头，若是瘦削男子不说，雷克斯不介意再往他的脸上来一拳。

不过令他惊讶的是，瘦削男子即便惊恐得浑身战栗，瞳孔乱颤，他也没有将那人的姓名说出来。

倒不是因为忠诚，而是他真的不知道那人是谁。

在将薇洛丝引向坟场后没有被灭口，就说明那人知道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雷克斯捏紧了瘦削男子的衣领，刚想要再给他来一拳，罗夫特倒是出来制止了他。

“够了雷克斯，事已至此，你为难他还有什么用？不如好好想想能不能把她从里面救出来。”

站在地洞前的不只有他们三人，还有大贤者蕾菈，瓦尔卡姆的城主，以及一众高层。

雷克斯冷冷地哼了一声，便将手中的男子扔在了地上，而那位男子也在此刻想起了薇洛丝的叮嘱，颤颤巍巍地说道：

“她，她说三天之内，不能有人进入这里，否则可能会遭受到怨念的攻击……”

“该死！”

挥了挥拳头，雷克斯看向男子的目光更加凶狠了一些，而罗夫特眼底闪过几丝冷意，故作无奈地说道：

“她都已经进去一晚上了，再阻止她也已经晚了，现在只能等，说不定三天过后，她还活着。”

距离薇洛丝进入魔物坟场，已经过去了一晚上的时间，如果她顶不住魔物怨念的侵袭，那肯定已经死在了里面。

如果她能够承受得住，就说明在净化，他们这时候进去，完全失去了意义，说不定还会遭受到怨念的袭击，给薇洛丝拖后腿。

想到这里，雷克斯悄无声息地看了罗夫特一眼，心中杀意升腾。

虽然没有证据，但他的第六感告诉他，薇洛丝能进入这个地方，和罗夫特绝对脱不了关系。

再加上他们平日里就相互不对付，这就导致他想要除掉罗夫特的心思就越来越强烈。

只是现在不太好下手。

“私自带着薇洛丝进入这种地方，破坏决策，梅德，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罚他吧？”

这次说话的是大贤者蕾菈，她注视着前方幽深的地下廊道，脸上虽并无表情，可在场的众人都能感受到她的愤怒。

那种仿佛来自极北之地的寒冷弥漫在他们的心间，谁若是在这种时候暴露了自己间谍的身份，下一秒，他们的心脏就会被这种寒冰冻结。

梅德就是瓦尔卡姆的城主，在大贤者的威势之下，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冷冷地扫了瘦削男子一眼，命令四周的士兵道：

“来人，把他拖入地牢，等候审讯。”

等到两位士兵架住了男子的胳膊，为他套上了魔法镣铐，男子才如梦初醒，发觉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位会拯救自己。

他就是个弃子。

“不！我是在决策前带她进去的！我没有罪！你们没有资格审讯我！”

被拖走的那一刻，他大声叫喊着，好似能够证明自己的无罪，但在场瓦尔卡姆高层根本没有人会多施舍他一个眼神。

在视线里见不到他之后，雷克斯一脸担忧地看向蕾菈，小声道：“贤者大人，我们……”

“等吧。”

蕾菈的回答令他心中一凉。

“三天之后，我们再来。”

她转过身，离开了这里，城主梅德也摇了摇头，随即跟上了她，雷克斯和一众教会的教徒面面相觑，最终也只能幽幽地叹出一口气。

是啊，事到如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祈祷。

除此之外，他们根本帮不了薇洛丝……

……

瓦尔卡姆的伤兵营中，副将眉头紧锁，坐立不安，他的心脏今日怦怦狂跳，好像会发生什么很糟糕的事情。

没过多久，帐篷的帘帐被推开，他的手下跪在了他的面前。

“大人，查清楚了，薇洛丝大人为了救喝下魔人药剂的那些人，自愿进入魔物坟场，去净化它们的怨念。”

“什么？！”

副将噌的一声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帐篷内其他的士兵也都是如此，他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那位手下，似乎有些难以接受这种事实。

“城主同意她去的？”副将问道。

“不是，是她自愿去的，有人领着她前往了魔物坟场，此刻那人被关在地牢之中。”

不用想他都知道，薇洛丝去净化怨念肯定是九死一生的事情，要不然昨日她不可能透支自己的身体，为他们治疗重伤的士兵。

“该死的！薇洛丝大人会去那种地方，都是因为他！”

“那人肯定明白薇洛丝大人去了很难活下来，却还带着她去，呵，我看他恐怕就是魔物派来的间谍！”

“大人，这可不能放过那家伙！”

帐篷内的士兵群情激愤。

他们也很清楚，薇洛丝的治疗术和圣光对教会的意义十分重大，为了救上千人而去送命，高层本应该是不会答应的。

而她之所以能去，定然是有人在暗中作鬼。

咚——！

一拳狠狠地砸在桌上，副将气得青筋暴出。

他们这些士兵在前线奋勇杀敌，后面的高层却因为各种原因在勾心斗角，如今更是害得能够救治无数士兵的薇洛丝走到这个地步……

“放心好了，我和看守地牢的那些家伙关系不错，他们应该会帮我多多照看那人一番。”

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率领士兵杀向瓦尔卡姆的议政厅，将那个暗中做鬼的人吊死在城门口。

可惜，他只是个副将。

什么都做不到。

有些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他抬着头望着帐篷中的魔法吊灯，忽然觉得女神格外心狠。

薇洛丝这样温柔的少女，不应该落得这般下场。

……

教会广场之中，有人捂着胸口突然倒在了地上，浑身抽搐起来，他这一举动吓坏了四周的人，他们惊恐地看着他，还以为下一秒他就会变成魔物。

不过还好，抑制魔力的魔法阵还在运转，那位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的男子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涣散的瞳孔再次凝聚。

如果还找不到解药的话，下一次，就算是有抑制魔力的魔法阵，他也会化作真正的魔物，陷入疯狂的状态。

绝望在人们的心中蔓延，广场之中，有些人即便知道自己未来可能成为魔物，但还是想要活下去。

所以，他们试图冲击魔法师形成的防线，妄图从这里逃出去。

可瓦尔卡姆的高层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这里不仅安排了四五十位魔法师，还有高阶士兵守着，为的就是不让他们逃出去。

而知道了这一点，恐慌便开始在人群中蔓延，直到一则消息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有希望得到解药？！”

在得知候补圣女薇洛丝为了他们而做的事情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她能够在魔物坟场中活下来。

安德除了感到惊喜之外，还有些诧异：“竟然是她吗？”

原先还觉得薇洛丝极为恐怖的敌人，可在知道她为了他们甘愿孤身前往魔物坟场之后，他却觉得薇洛丝很令人安心。

果然，不可战胜的敌人化作队友后，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可是满分候补，就算魔物坟场再危险，她也一定可以创造奇迹。

“我们在这里赞美薇洛丝，芙洛菈大人不会怪罪我们吧？”

“哼，芙洛菈大人才没有你想得那么心胸狭隘呢。”

矮小少女梅莉冷哼了一声，心中还是向着芙洛菈的，只不过很快她就注意到队伍中的魔法师女子依旧一脸愁容，丝毫没有感到放松。

“怎么了？为什么还一脸沉闷？不是有人在救我们了吗？”

咬了咬手指，魔法师女子担忧道：“薇洛丝她，真的能够活下来吗？”

“据他们所说，她需要净化魔物坟场的怨念，我们都上过战场，知道魔物坟场里有多少头魔物，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怨念，真的有人能够净化它吗？”

她这么一问，不仅是他们小队陷入了沉默，就连听到她话语的其他人也沉下了心。

灵魂是这个世界上最玄奥的东西，无数魔物累积起来的怨念，光是听着这些，就感觉无人能够净化得了它。

候补圣女薇洛丝，真的可以办到吗？

而且听说她的圣光，还只是雏形……

“可以的。”

忽然，有人开口打破了寂静。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那是一位被薇洛丝救治过的士兵，她的眼里充满信仰的光芒，绝望根本没在她的身上有过任何停留。

“薇洛丝大人是我见过最温柔善良的人，为了拯救我们，她一定会拼尽全力的，而且怨念再多，应该也无法玷污一个心灵纯洁无瑕的人吧？”

薇洛丝的心灵纯洁无瑕吗？

回想起她所在瓦尔卡姆做的一切，众人原本死寂的内心莫名燃起了一丝希望。

是的，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善良的人，她拥有一颗最为纯净的心灵。

或许事实正如她所说，心灵纯净之人，能够抵住怨念的侵蚀！

混乱的教会广场渐渐地再度安静下来，他们沉下了心，默默地等待那位少女的归来。

即便少女本人不在，她名声化作的希望竟然也能驱散莫大的绝望，这令原本做好镇压暴乱准备的士兵，不由得暗暗感到惊讶。

三天的时间就在这种煎熬中度过。

晚上，蕾菈来到了魔物坟场的前方，在她的身后，跟随雷克斯、梅德等一众瓦尔卡姆的高层。

雷克斯看向了蕾菈的脸，颇为担忧地问道：“贤者大人，这几天，您没有睡好吗？”

“是吗？”

“脸色好像比之前苍白了一些。”

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蕾菈低垂着眼帘，没有多说什么。

她这几天确实都没有睡好，只要一想到薇洛丝会死在魔物坟场之中，她的内心就感到一阵刺痛。

薇洛丝是她很看好的后辈，虽然怀揣着天真的善良，但也就是这份善良，让她显得弥足珍贵。

她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光芒。

如今，这份光芒隐匿于眼前散发着血腥味和腐烂味的地洞之中，任由魔物的怨念将其包裹三天三夜。

这种情况下，再亮的光，也会熄灭吧。

内心没由来地浮现出几分烦躁，蕾菈向着魔物坟场迈出了一步，淡淡说道：“走吧，时间已经到了。”

一起迈入魔物坟场，前段地下廊道倒还好，没什么魔物尸体，逐渐深入之后，这些瓦尔卡姆的高层大多都皱起了眉头，面露不适。

看着那些没有皮毛的魔物和裸露在外的骸骨，有一些没见过这般恶心场景的高层终究是支撑不住，弯着腰在一旁呕吐起来。

他们大多出身于帝国的贵族，来到瓦尔卡姆更多是来镀金的，毕竟如果瓦尔卡姆击退了魔物军队，这种事情上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未来的仕途必将更为风顺。

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瓦尔卡姆的高层，也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钱财，还带来了士兵。

可惜，这个魔物坟场他们实在是走不下去了，城主梅德也没有强求他们，允许他们就此离开魔物坟场。

越往后走，坚持不住的高层就越多，就连梅德心中都暗暗惊叹，这样恐怖的坟场，作为候补圣女的薇洛丝，竟然这里生活了三天。

不，应该是战斗了三天，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一路上，蕾菈都在扫视着地上的尸体，生怕在这些尸体中，见到一具穿着白裙的少女尸体，越往后走，她的心就越发紧张。

提灯的微光仅能照亮她们前方五六米，直到慢慢接近地洞的最深处，就算是蕾菈，她的心也开始怦怦怦狂跳起来。

至于雷克斯，他早就紧张得额头冒汗了。

吱嘎——

提灯晃动，传来了腐朽酸牙的声音，一直注视着地面的蕾菈忽然停了下脚步，呼吸微微加粗。

她看见了，提灯昏黄的微光，照到了已经彻底被鲜血染红的裙摆……

众人心中一惊，他们同时抬起了手中的提灯，朝着前方照去。

在那未被魔物尸体侵占的石头上，坐着一位少女，她苍白着脸，闭着眼，侧身怀抱着一颗散发着微弱圣光的透明水晶球，安安静静地，就像是死去了一般。

鲜血肆意地侵染着她的衣裙，她纤细腰肢下的裙摆，早已沦为了红色，银发垂过她的脸颊，发梢的底端也沾染了鲜血的污浊，肮脏不堪。

可她怀中的水晶球里，盛放着干净到散发金色微光的鲜血。

Chapter 94

莫名的心疼在众人的心底里蔓延，蕾菈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少女的身前，她左手提着提灯，右手缓缓地向她伸去。

可就在即将触碰她身体的那一刻，蕾菈停了下来。

早已经被磨炼得无比坚定的内心，在这一刻竟然感到了几丝害怕，她害怕她的指尖只是轻轻触碰到少女的衣裙，她便会如风沙般消散。

她，真的还活着吗？

尽管少女的脸色没有任何血色，但蕾菈还是能感受到她的心跳，听到那微弱到几乎不可闻的呼吸声。

她的身体还残留着一丝温度，她看上去，只是安静地睡着了。

种种迹象都表明她还活着，可蕾菈却无法下定结论。

因为她太不真实了。

这个地洞被黑色包裹，充斥着肮脏的魔物尸体和鲜血，这里应该是穷凶极恶的罪犯被禁锢之地，是传说中恶魔才会逗留的地方。

可少女就静静地坐在这里，一袭白裙，虽有脏污，却干净无比。

是的，她看上去，干净无比。

无论是她的脸，她怀中的鲜血，还是她的灵魂，都是如此的干净纯洁，令蕾菈感到了几丝虚幻。

不过再怎么感到虚幻，她们所见的一切就是如此。

少女还有呼吸。

她真的战胜了那些魔物的怨念？

怀抱着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在众人呼吸都放轻之后，蕾菈呼唤了一声：“薇……洛丝……”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不像是在叫醒面前的少女，而像是在与她道着晚安，可就是这般轻声地呼唤，令少女修长的睫毛微微颤抖。

她醒了！

心中一动，只见少女缓缓张开双眼，幽暗与微光闯入了她的视线，而在意识尚处于朦胧之际，她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水晶球。

好似那是比她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

在稍许清醒之后，她有些虚弱地扭过头，见到了蕾菈一行人，而那双金色的眼瞳中，满是醒来后的疲惫和困惑。

可在提灯光芒的照耀下，蕾菈却觉得那双眼就像是阳光一样，不仅令人感受到温暖和安心，还给予众人最为渴望的希望。

“薇洛丝！”

她活了下来！从无数魔物堆积而成的怨念之中，活了下来！

这是奇迹！

“咳咳……”

咳嗽了一声，薇洛丝似乎是连蹙眉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喘息了几口，带着沙哑的声线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就像是被狂风暴雨蹂躏后的花朵，此时的她似乎只需要再被微风吹拂一下，便会香消玉殒。

“现在是三天后，我们来看你了。”

还未来得及感到喜悦，蕾菈就站在薇洛丝的身前，戒备着身后的瓦尔卡姆高层。

既然这些高层中存在着魔物间谍，那没有死去的薇洛丝和她怀中净化后的鲜血，定然会成为它的眼中钉。

此时，正是最容易杀死薇洛丝和破坏鲜血的时候。

她不得不防。

“三天……”

呢喃了一下，薇洛丝有些着急地看向蕾菈，继续询问道，“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还在教会广场……”

“快，快带我去……咳咳……”

少女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治疗，也不是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是询问那些没有得到救治的人现在的情况。

蕾菈不知道该说她些什么好。

在阿维克小镇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她有多善良，而那些瓦尔卡姆的高层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对少女生出了好感。

毕竟除了她的善良之外，她此刻虚弱的模样格外容易勾起人类的保护欲。

“带你去广场？教会医院才是你现在该去的地方。”蕾菈拒绝了她。

“我的身体……我很清楚，没事的，”

“那你能站起来吗？”

蕾菈看向了她裙摆下的双腿，而薇洛丝也在一番犹豫过后，伸出手摸了摸它们。

或许是她太过于虚弱，它们已经失去了知觉。

“你这样还想去广场？”

“……我，我会很快好起来的。”薇洛丝用楚楚可怜的表情看着蕾菈，眼眶之中泛起些许水光。

而后者却淡定地扭开了头，露出一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模样。

见蕾菈依旧不愿意带她去，薇洛丝只好低下了头，轻咬嘴唇，沉默了十几秒后，用苦苦哀求的语气低声说道：

“我想，我想亲眼看着他们好起来，那样我才会放心……这是我唯一的请求，拜托了……”

即使是再铁石心肠的人，听到这颤抖的语气，都会有些不忍，蕾菈也

不例外。

她知道薇洛丝为什么想要去教会广场，她定然是不放心那些被净化的鲜血，还想要在广场上施展自己的治疗术。

可她的身体，真的还能施展治疗术吗？

怕不是念了几声咒语，自己就虚弱得晕了过去。

不过，薇洛丝其实并不是这么想的。

这教会广场，说什么她都是要去的，毕竟那些被净化的魔物鲜血，哪里有什么解除魔人药剂的能力。

她的治疗术才是解药啊，没有她的治疗术，他们喝下魔物鲜血发现没什么用，她不是穿帮了？

哦，穿帮不了，他们肯定会以为是布莱恩提供了虚假的解药，根本不可能怀疑到她的身上。

可这样一来，她那些虔诚的赞美可少太多了。

所以，她必须得去一趟教会广场！

她用含着泪光的坚定眼神注视着蕾菈，同时咬紧了自己的嘴唇，显得格外倔强，蕾菈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她怀抱中的水晶球被城主梅德拿在了手里，为了防止被其他人破坏，他还特意在上面附着了防护魔法。

而薇洛丝自己，则是在惊讶声中，被蕾菈以公主抱的形式抱了起来。

“我，我……”

我自己能走？

拜托，刚刚才装瘸，现在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

没有血色的脸似乎是因为一点羞意而染上了红色，薇洛丝闻着蕾菈身上的芳香，靠在她的怀中，大气都不敢出。

就这样，蕾菈一行人转身朝着魔物坟场的出口走去，教会一派的人在知晓薇洛丝活了下来后，他们脸上满是喜色。

帝国之中也有几位替薇洛丝感到开心，其他的大多紧绷着脸，看不出情绪，远远跟在队伍后的罗夫特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视线里虽然只有蕾菈的背影，但他似乎通过她见到了薇洛丝，右手不自觉地捏紧拳头，他眯了眯眼，心里只有惊怒。

薇洛丝竟然能从那么可怕的怨念手中存活下来？

这种候补圣女，可不能留着……

离开了魔物坟场，城主梅德就叫手下驾了辆马车过来，蕾菈将薇洛丝安置在了马车的座位上，自己也坐在了一旁。

洁白的衣裙一半都被鲜血沾染，就连自己银发的发尾也是，可时间紧迫，为了能够早些将鲜血送给那些喝下魔人药剂的人，她已经没有时间去换衣裙了。

一路无话，马车很快就来到了人群密集的教会广场前方，车厢门被打开，蕾菈刚想要继续抱起她，薇洛丝却抬手拒绝道：

“我，我的腿好了，我自己来。”

离开了地洞后，她的身体好像是在逐渐恢复正常，她艰难地撑着座椅扶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随后有些踉踉跄跄地走下了马车。

蕾菈跟在了她的身后，她害怕她摔倒，所以经常会伸出手架在她的腰间，以便于她摔倒之际及时抱住她。

一步一步，薇洛丝慢慢地靠近了教会广场。

“求求你们救救我爸爸！我爸爸他就在里面……”

见到了走在队伍最前方的城主梅德，路边的小女孩忽然冲了出来，带着哭腔冲向了他。

可还没靠近梅德，他身旁的士兵就将小女孩拦了下来，在这些人的保护之下，小女孩根本没有机会靠近城主梅德。

直到薇洛丝走到了她的身旁，她弯下腰，想要摸摸她的脑袋，只是一伸出手，在发现自己的衣袖上都是鲜血后，她又默默地缩了回去。

“你爸爸会没事的。”

她对着小女孩露出了一个苍白但温柔的微笑，小女孩听到声音也抬头看向了她。

不过就在下一秒，她见到了她衣裙上的鲜血，惊恐的表情代替了哭泣，她慌忙地逃离了她的身边，躲入了路边自己母亲的怀中。

“……”

抬起头，薇洛丝见到那位母亲看向自己的目光也满是戒备，心头一颤，连忙将自己被鲜血沾染的裙摆和衣袖卷起了部分，让它们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

将这一幕收入眼底，蕾菈无声地迈出一步，阻挡住了小女孩看向薇洛丝的视线。

随后，她淡淡地扭头看了她一眼，无尽的寒意令女孩母亲的戒备转变为了畏惧，直到士兵们拽着她们离开了这里，她才满意地收回了目光。

再度看向薇洛丝，她发现她还在卷自己的衣袖，背影莫名孤独。

心头一跳，蕾菈捂住胸口，感觉心脏传来了些许痛感。

不只是她接受不了刚才那一幕，就连士兵们也无法接受。

她很清楚，其实相比较在怨念手中存活，被小女孩畏惧、普通人戒备这种事情更加令薇洛丝感到痛苦。

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不会明白的，她身上的鲜血不是罪证，是她拯救了瓦尔卡姆上千人的英雄标志。

外表肮脏不堪的她，远比瓦尔卡姆所有人都要来得干净。

没有注意到蕾菈所做的一切，在隐藏了部分鲜血染红的裙摆后，薇洛丝出现在了教会广场之中。

如果说，在她没有到来之前，教会广场被死寂、绝望的氛围环绕，那她的到来，就是瞬间点燃了这些情绪，将它们转变为了希望和狂热。

“是，是是薇洛丝大人！”

“还活着，她还活着！”

“太好了！我就知道她没事的！”

薇洛丝还活着，说明他们有救了，这个简单的公式在场的所有人不会不明白，即便是再沉稳的人，在这一刻也忍不住，将积蓄已久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哭声和欢呼声汇合成一片，望着自己的到来能给予他们如此大的变化，薇洛丝歪了下脑袋，嘴角流露出了些许幸福的微笑。

城主梅德来到了广场另一侧的高台之上，在静静地等待欢呼声稍微平息之后，他用魔法扩大了自己的声音，举起手中的水晶球说道：

“它就是魔人药剂的解药，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赌上性命净化出来的，待会我们会派人将它们分配给你们，还请稍安勿躁。”

话音落下，广场上再度爆发了极为热烈的欢呼声，城主的手下也开始围拢在他的身边，将水晶球内部的鲜血分发给广场内的人。

不过因为人数太多，总有人在这种时候抑制不住魔力。

“啊啊啊——！”

惨叫了一声，一名男子摔倒在地上，疯狂地扭动身体，痛苦不已，四周的人们见怪不怪地分散了开来，生怕自己被发狂的男子缠上。

这种情况，在三天内已经发生无数次了，好在有抑制魔力的魔法阵在，目前还没有人彻底变成魔物。

最严重的，也只是暂时晕了过去，身体有些地方长出了人类不该有的东西。

眼前的男子是第二次发病了，他们本以为他也会晕过去，身体开始朝着魔物的方向生长。

可下一刻，些许金色星光从天空落下，悠悠地汇入了他的体内，与此同时，他的惨叫声瞬间停止，也不再痛苦挣扎，双目逐渐恢复了清明。

众人一惊，他们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一位少女双手握住了胸前的项链，像是在祈祷一样，施展着温暖人心的治疗术。

是候补圣女薇洛丝！

他们眼底的狂热更深了一分，内心对于获救的期待也更加强烈。

不过没多久，蕾菈就来到她的身旁，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迫使她停下了自己的治疗术。

“他们暂时还死不了，你刚从魔物坟场出来，身体虚弱得很，再施展治疗术，你会坚持不住的。”

在她看来，薇洛丝现在的情况就是去医院接受其他医师的治疗，同时好好地睡上一觉，而不是在这里施展治疗术。

可薇洛丝不同意，她看向了那些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俏脸上隐约浮现出几分自责。

“时间已经过去三天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魔法阵还可以百分百抑制他们体内的魔力吧？他们下一次发病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真正地成为魔物……”

“而且我的治疗术也只是让他们感到不那么痛苦罢了，不会对我的身体有多少消耗，放心好啦。”

对着蕾菈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在救助他人的时候，候补圣女薇洛丝仿佛拥有用不完的体力和魔力，总是令人感到格外的心安。

即便，她的身体再虚弱。

Chapter 95

城主梅德的手下将干净的魔物鲜血，送到了那些晕倒在地上的人身边，他们的情况最为严重，所以最先服用鲜血。

薇洛丝的治疗术便伴随着这些鲜血，悄无声息地落在这些人的身上，没多久，那些服用鲜血的人就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怎么样？”

“感觉好多了吗？”

面对一众人的询问，他们起先是懵的，后来知道自己服用了解药后，他们站起来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随即满脸笑容。

“真的，真的不痛了，身体也好轻……”

“感觉灵魂上附着的魔力不见了！”

见解药有效，众人最后一丝忐忑也化作了虚无，他们忍不住笑出了声，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施展着治疗术的少女身上。

如果不是她，这次事件，他们必死无疑。

万千感谢的话他们都藏在了心里，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说出来那也不过是千篇一律。

相比较口头的道谢，实际的行动远比它来得真实。

因为教会广场上有上千人，魔物鲜血的分发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薇洛丝在这里也会待上许久。

有些还未得到解药的人见此机会，就和薇洛丝闲聊了起来。

“薇洛丝大人，听说您去魔物坟场净化魔物的灵魂和鲜血，这件事很危险吗？”

这里的人几乎都是上过战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见过魔物坟场的灵魂和怨念，但根据经验判断，他们知道想要解决它们定然万分艰难。

所以，他们都悄悄地竖起了耳朵，想要知道眼前的少女是如何辛苦战胜它们的。

可薇洛丝的回答，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有什么危险的？不过是用治疗术简单地净化一下就可以了。”

简单净化一下就行？

真要是这样，可不会是赌上性命的事情了……

“可我听说那些灵魂形成的怨念非常厉害，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抵抗得了它们的侵蚀……”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你们不用太担心我哦……”

捏起裙摆，薇洛丝带着脆弱的微笑，在原地转了两圈，似乎是想要让这些关心她的人感到放心。

可她的身体太虚弱了，只是转了两个圈，她就一阵头晕目眩，不仅眼前的视线黑了下来，就连双腿都一软，整个人止不住地向后倒去。

好在蕾菈伸出手接住了她，才不至于让她躺倒在地上。

“……薇洛丝大人？”

“没，没关系，只是，只是有点头晕而已。”揉了揉太阳穴，薇洛丝撑着蕾菈的手臂，从她的怀里站了起来。

她想要再次扯出一个微笑，但脸上的肌肉似乎是有些不听话，只是让她的嘴角向上勾了少许，笑容并不算太甜。

见到这一幕，众人心里一抽，心疼之色越发浓郁。

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根本连薇洛丝都没有见过，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集，结果她为了拯救他们而甘愿去魔物坟场这种危险至极的地方冒险。

如今更是拖着虚弱的身子，用治疗术安抚他们的内心……

圣女，她不愧是教会的圣女！

除了圣女这个称呼，现在他们找不到更加适合薇洛丝的称呼了。

在教会广场的另一侧，安德服下鲜血之后，不由得幽幽一叹。

去净化魔物坟场怎么可能不危险？那可是赌上性命的行为。

可就是这样的行为，在薇洛丝的口中竟显得如此轻松，而她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单纯就是为了不让这些人担心罢了。

她现在就连站都有些站不稳，竟然还在为这些即将得救的人着想……

“我知道她为什么会是满分候补了，芙洛菈大人比不过她，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这样的候补圣女，安德印象之中，以前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只擅长战斗的芙洛菈比不上薇洛丝，在他看来情有可原。

或者说，要不是圣女二选是和战争有关的考核，芙洛菈现在估计早就道心崩溃，主动弃权了。

这种考核，还真是救了她一命。

“嗯，芙洛菈大人是战斗修女，这点太吃亏了。”

“吃亏？你错了，如果是普通修女，才是真的吃亏。”

梅莉疑惑地嗯了一声，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而安德解释道，

“同为普通修女，没有人能赢得了薇洛丝，她的心太纯净了，就连我都有点想成为她的手下了。”

“芙洛菈大人输给她，其实一点都不冤。”

他知道，只有战斗修女才有战胜薇洛丝的希望，如果是普通修女，结局不过是被完败而已。

芙洛菈的运气，当真不错。

“还没输呢，芙洛菈大人要是听见你这么说的话，肯定会揍你一顿的。”梅莉挥了挥拳头。

对于这种涨他人威风的行为，放在平时肯定是得挨揍的！她梅莉真的很想要见到安德再次被芙洛菈军训的痛苦模样。

思量着要不要找芙洛菈打安德的小报告，不远处却传来了一声惊呼。

“……薇洛丝大人！”

闻声望去，她只见原先还在施展治疗术的薇洛丝彻底倒在了蕾菈的怀中，她闭着眼，脸甚至接近了白色。

呼吸变得异常微弱，好似用不了多久，她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一般。

“她，她怎么样了？”

身边被薇洛丝拯救的人都万分紧张，生怕她出事，蕾菈则将她公主抱在了怀中，解释道：“她晕过去了。”

在魔物鲜血送至最后一个人的手中后，她终于是坚持不住，晕了过去，对此，蕾菈看得清清楚楚。

真是固执到极点的善良……

众人听说她只是晕了过去，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蕾菈见此也不在这里停留，她抱着薇洛丝，前往了教会医院。

薇洛丝的身上因为染血的白裙而散发着一股血腥味，她蹙了蹙眉，在前往医院之前，她帮她换下了白裙，再施展魔法帮她洗了个澡。

薇洛丝换上的新衣裙，是教会医院的病衣。

蕾菈将她带到了教会医院最高规格的病房内，同时叫来了几位修女，帮薇洛丝治疗了一番。

随后，她在这间房里布下了防护魔法阵，这才安心离去。

也就在她离去之后不久，病床上的少女动了动手指，小心翼翼地抬起了眼皮，确认没有人在后，她才彻底放松了下来。

施展治疗术而晕厥？虚弱至极的身体？

这一切，不过是她的表演罢了。

她本人好得很，最多有点想呕。

毕竟身体再好，也顶不住在魔物坟场里闻三天的血腥味和腐烂味。

好在病房内的味道还算不错，除了没办法抹去的药水味外，还有被褥的清香，以及盆栽散发出来的植物幽香。

这些香气，都抑制住了她回忆坟场味道的想法。

躺在病床上，她闭上眼，开始整理这次的收获。

因为这次魔人药剂的事件几乎全城人都知道，再加上她赌上性命去了一趟魔物坟场，她获得了难以计数的赞美。

也就是这些赞美，直接令她的魔力等级从六阶中后期来到了七阶前期。

魔镜上镶嵌的圣水晶因为她的升阶而变得更加明亮了一些，与此同时，她感觉自己浑身一轻，脑海中的迷雾散去了一些，意识也变得更加清醒。

一种新的能力浮现在她的心头。

再次观察了一下病房，发现的确没人后，她掀开被子，下了床，随后心中一动，魔镜就出现在了她的前方。

在她前方的魔镜是全身镜，薇洛丝可以清晰地见到镜中的自己。

刚从床上起来的她银发带着几分凌乱，娇嫩的小脸也透露着病患的惨白，薄唇失去了血色，淡雅双眸含着一股化不开的忧愁。

撩起耳畔银发，薇洛丝止不住掩嘴一笑。

这样的候补圣女，她自己看了都心疼。

不过她把镜子召唤出来不是为了臭美的，她上前一步，将手伸向镜子，下一秒，镜面竟然像是水面一样，荡漾起了涟漪。

快速地走进镜中，薇洛丝在整个人进入之后，原本在镜中的倒影少女却出现在了病房内，而她的意识，也附着在了倒影之上。

惊讶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脚，又抬头看了看镜子，薇洛丝知道，她现在的这具躯体是原本镜中的倒影，也就是假身，而她的真身，此刻正在镜中。

这也就是说，现在的薇洛丝就算被暗杀杀死了，她也不会死，因为此

刻的她是假身，而且很快，新的薇洛丝就会再度出现。

她的真身在镜中，如果真的想要杀死她，就必须找到这面魔镜的所在地，并且摧毁魔镜，这样，她才会真正地死去。

这，这几乎就等于拥有了不死之身！

而且魔镜虽然出现在了现实之中，但在她的灵魂深处，一面巴掌大小的魔镜依然存在，上面同样附着着圣光气息。

现实中的那面魔镜，看上去不过是它的衍生物。

不过施展这种魔法的时候，这面魔镜是必须要存在现实之中的，考虑到之后很可能会有人来看望她，她的真身便走出了镜子，取消了魔法。

之后，她收起了那面魔镜。

和她猜的不错，她住院的这几天内，不仅大贤者蕾菈和城主梅德接二连三地来看望她，就连伤兵营的伤兵和副将们都经常来。

还有一些她不认识的贵族和瓦尔卡姆高层都来看过，她原以为自己拯救了这么多人，会遭受到魔物的刺杀。

结果似乎是因为大贤者蕾菈的保护，她平安地度过了这几天。

雷克斯也来看望过她，不仅给她加了三千分，还给她带来了二选考核一千分的隐藏规则。

瓦尔卡姆的兵力和高端战力相比较交战的魔物领地，那可是弱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为了战胜的胜利，让八阶或者九阶的强者前来支援瓦尔卡姆，可以获得一定的积分。

一名八阶强者可以加两千分，一名九阶强者可以加三千分。

而芙洛菈之所以可以直接加三千分，那是因为……大贤者蕾菈就是她喊来的支援。

只加三千分，那是因为这个规则上限就是九阶三千分，如果开放规则上有十阶，那芙洛菈和薇洛丝之间的分数差距还会更加大。

虽然不知道芙洛菈和蕾菈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但能够帮芙洛菈到这

种地方，显然关系非同寻常。

薇洛丝怀疑她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

不过再怎么猜测怀疑，得不到确认都是一场空，她躺在病床上，为了新规而略微发愁。

说服八阶和九阶的强者来瓦尔卡姆支援……

拜托，这条规则对她这个没什么背景的小修女极其不友好，她上哪去结识什么八阶九阶的强者，更别说还要说服她们来支援瓦尔卡姆。

她唯一认识的八阶强者还是初选时候的伊莎蓓尔，现在她估计也回帝国继续当她的宫廷魔法师去了，她怎么说服她来啊？

难怪一个八阶强者能加两千分……想要叫来这样的支援，简直难上加难。

她还是想想其他办法搞搞积分吧。

薇洛丝渐渐地心死了。

在教会医院躺了几天，她便可以出院了，之后，她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在卧室内放出了魔镜。

真假身转变，魔镜在卧室内变成了平平无奇的全身镜，而薇洛丝的假身则开始代替真身行动。

这样一来，她就不用畏惧死亡了！

为了庆祝她出院，也为了庆祝上千人的生还，城主梅德在他的庄园大厅内举办了一场豪华的宴会，邀请了城内大多数有权有势的贵族参加。

身为宴会主角，薇洛丝肯定也被邀请了。

她虽然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但为了认识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名声，她也只能被迫好好打扮一番，加入其中。

她选择的礼裙，并非是包臀的那种成熟礼裙，而是带着一些少女气息的清纯白色礼裙，多层的蕾丝裙摆虽然微重，但很是好看。

尤其是配上她的银发和面容，一股圣洁不可侵犯的气息扑面而来，没

有人会忍心玷污这样一朵纯洁的花。

薇洛丝本想要带着梅维娜去的，但宴会的名单上没有梅维娜，况且魔镜还在自己的卧室内，万一有人搞破坏……

想了想，她最终还是留她一人在好好看守别墅，自己登上了前来迎接她的马车。

马车载着她悠悠地朝着城主庄园赶去，经过魔人药剂一事，她的名声彻底在瓦尔卡姆打响，一路上，马车周围就没有少过人。

她们欢呼着她的名字，脸上洋溢着狂热的信仰，不少人为了见她一面，甚至和身旁的人起了冲突。

坐在车厢中，薇洛丝双手抱胸，对她们的表现心满意足。

这就是她想要成为圣女的原因，不仅可以积攒赞美提升自己，避免被魔镜侵蚀，还可以培养自己的狂热信徒，巩固自己的地位。

马车的四周，有人敢说她薇洛丝一句不是？

只要他敢，这些狂热的信徒就会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会那么红！

嘻嘻，她真的太邪恶了。

等她成为真正的圣女，拥有了更加多的狂热信徒，教会的统治恐怕都会被她给颠覆！

到时候，她甚至可以统治全世界！让所有的强者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

桀桀桀……

呸！

这不是大反派才会有的想法吗？这样的大反派，没有一个是会拥有好结局的。

但她不同，她薇洛丝只是想要躲过魔镜的侵蚀，苟活于世而已。

统治全世界？

她没有兴趣！

马车最终缓缓在梅德的庄园前停了下来，车厢大门被站在庄园外的仆从打开，薇洛丝提着裙摆，优雅地走了下来。

她的动作很轻柔也很标准，就算是钻研了贵族礼仪十余年的礼仪教师，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在仆从的带领下，薇洛丝迈着贵族少女该有的步伐，慢慢地朝着庄园大厅走去。

一路上，她就像是焦点一样，吸引了院落中的几乎所有贵族的目光。

宴会还未真正开始，庄园院落中的贵族大多数是某些贵族世家的少爷小姐，她们的年龄和薇洛丝差不多，但地位却天差地别。

她们之间，已经没有对话的可能了。

能够和薇洛丝平等对话的，是那些贵族世家的掌权者。

刚抬脚迈入大厅，薇洛丝还没来得及打量大厅的景色，一位衣着修长礼裙，披着奢华披肩的女子就来到了她的面前。

在看清楚少女的长相后，女子眼底闪过不加掩饰的惊艳。

“薇洛丝吗？你本人要比传闻中的还要漂亮很多。”

“多谢夫人夸奖，夫人的美貌可不比我逊色。”欠身行礼，薇洛丝回道。

其实面对这些贵族世家的夫人，她并不需要行礼，她的身份地位甚至还要在她们之上，但候补圣女薇洛丝除了温柔善良之外，还有着谦卑。

欠身行礼对她来说不会少一块肉，但能获得更多的好感。

“你来到瓦尔卡姆后做的事情我都清楚，实在是不辱圣女的名声，仰慕你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可以绕瓦尔卡姆两圈了吧。”

女子向她更靠近了一步，几乎快要贴在她的身上，而薇洛丝嗅着她散发出的迷人香水味，只想要后退。

女子的语气太亲密了，看向她的目光也格外炙热，一点都不像是在看陌生的候补圣女，而像是在看自己的家人。

没错，贵族夫人将她当做了自己的家人，那她想要做什么，薇洛丝已经有所猜测了。

“我只是候补圣女之一罢了，还算不得真正的圣女。”

“薇洛丝，除了教会信仰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值得你用真心去对待，比如说，爱情。”

果然。

心底里知道这位夫人想要做什么，但薇洛丝还得装作一无所知的模样，歪着脑袋，用错愕不解的眼神看着她。

那贵族夫人见她如同白纸一样纯净，不由得呵呵一笑，随即开口道：“不知道你心底里是否有意中人的？我孩子也到了适婚的年龄……”

“薇洛丝圣女，我孩子虽然不太争气，但他认识不少帝都的青年才俊，要不要托他介绍介绍，把终身大事定下来？”

只不过这位夫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另一道声音就从薇洛丝的一侧传来，她扭头望去，只见又来了一位贵族夫人。

“恋爱和担任圣女，不冲突的。”

比上一位夫人更为直接，这位贵族夫人一点也没有遮遮掩掩，上来就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薇洛丝就知道，她们肯定是为了她的终身大事来的。

还未有对象的候补圣女，在她们眼里就是一大块香馍馍，无论是哪个贵族世家能和她联姻，势力都会迅速扩大。

有了教会撑腰，她们甚至可以不畏帝国王室。

“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插嘴，这可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孩子不争气，我孩子可争气多了，他最近才从帝都回来……”

那位夫人刚想要贬低后来的一番，又有几位夫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位说出的话，令薇洛丝都感到了些许诧异。

“不用听她们的，薇洛丝圣女，我家那孩子和帝国王女从小就是闺

蜜，你要是愿意，我让她搭根线，你和帝国王女见见面？”

“你那么讨人喜欢，我相信帝国王女一定会爱上你的。”

帝，帝国王女？

为了得到她，这些夫人也真是豁出去了，不求自家的孩子能和她结婚，只求能稍微搭上一点关系。

薇洛丝眼角一抽，摆摆手回道：“啊，这，这就算了……”

她最不擅长招架的，就是这些夫人的热情，如果是其他的赞美，她会很愿意听的，相亲什么的，就算了吧。

那可不会增加她的魔力等级，只会让她感到烦躁！

“咳，一般来说，圣女任职期间都是不会结婚的。”

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夫人之间的争论，薇洛丝双眼一亮，见到雷克斯正朝着自己这里走来。

有机会摆脱这些夫人了！

她想着雷克斯能够带她从夫人的包围圈里突围，结果……

“不会结婚的？我记得教会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雷克斯大人。”其中一位夫人带着几分深意说道。

“虽然没有明确写下这样的规定，但大家默默遵守了那么多年……”

“既然没有，那就说明可以，雷克斯大人，薇洛丝圣女若是有了心上人却不能结婚，该有多痛苦啊。”

说着，夫人转身看向了薇洛丝，妩媚的眼中竟酝酿出心疼之色。

“圣女的任期可是很长的，对方要是等不及了，和别人结婚了，薇洛丝圣女该怎么办？你们教会，就真的那么狠心吗？”

“这，这个……”雷克斯嘴角一抽，说不上话。

鉴定完毕，雷克斯，废物。

知道他说不过这些夫人，带不走她，薇洛丝决定自己突围，可也就在

这时，她的手腕忽然被抓住，耳畔响起了冰冷的声音。

“那就说明那个人不值得她去爱。”

银丝挽起，身着长裙的大贤者蕾菈，不知何时来到了她的身旁。

Chapter 96

“贤者大人……”

一些夫人见到来人是蕾菈，脸色不由得微微一白，和这位相比，她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不小心说错些话，恐怕会连累到整个贵族世家。

不过，这些夫人中，总有那么几位胆子很大，她们面面相觑了一眼，反驳道：

“贤者大人这话或许太过美好了，很多爱情往往都会输给现实，时间，衰老，观念，这些都是阻止两人走到一起的障碍。”

在恋爱上，她们的经验远比大贤者蕾菈更为丰富。

她们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爱情，往往都是以悲剧结尾的。

贵族世家的眼中，利益至上。

可身在世家眼中的她们，目光也局限在了世家之中。

“你说的这些，和薇洛丝有关系吗？和圣女相爱，唯一的阻力只有时间。”蕾菈冷声道。

之前那位夫人说过，薇洛丝若是成为了圣女，任期会很长。

“抵不住时间的爱情，不过是场笑谈而已。”

天启教会的圣女是人类世界权力顶峰之一，虽然实权比起教宗和帝国皇帝来说略逊一筹，但身份地位却略高于他们。

毕竟教会圣女可是女神在人世间的代言，没有人敢在圣女面前不敬。

面对这样的圣女，教会自然不敢给她上什么规矩，什么任职期间禁止恋爱，拜托，她可是女神代言人，这四舍五入一下，岂不是教会在限制女神？

教会可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不过一般来说，修女在任职圣女期间，都不会结婚，毕竟她们也得维持自己圣洁的形象。

所以和圣女谈恋爱，没有人有能力阻止，时间才是她们最大且唯一的敌人。

夫人们也想明白了这点，如果连简单的时间考验都承受不起，那这哪是什么爱情，薇洛丝就算和对方在一起，也只会后悔半生罢了。

见她们陷入了沉默，不再说话，蕾菈便拉着薇洛丝的手腕，带着她推开了人群，朝着大厅深处走去。

“走吧，梅德他们等很久了。”

望着她坚挺的背影，薇洛丝眨了眨眼，内心颇感心安。

虽然在魔女的时候见到蕾菈，她会惊恐到心脏怦怦乱跳，但在圣女的时候跟在蕾菈的身旁，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有她在，好似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总之，比雷克斯那个废物厉害一点。

远离了夫人们后，蕾菈回头看向少女，面无表情地说道，“那些夫人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爱情这种东西，你能不碰就别碰。”

“为什么？”薇洛丝歪头，不解。

“以你的性子，被对面吃干抹净了，还在帮对面数钱。”

……合着默认她遇见的恋人都是骗身子的人渣了是吧？

细细一想，薇洛丝发现自己扮演的候补圣女恐怕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越是单纯善良的人，越容易被骗，这可不是什么假话，最浪漫最好听的永远都是人渣说出来的甜言蜜语，那些老实的恋人可不会整这些。

像她这种没有尝过恋爱滋味的白纸少女，随便来一个情场老手便能骗得她魂不守舍，在被吃干抹净后，心里想的恐怕还真是对面。

不过，真可惜，那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而不是她。

恋爱？

嘻嘻，先长得比她好看再说。

只是虽然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她还是得把清纯圣洁的候补圣女扮演下去。

她右手抚着胸口，眼帘微微低垂，就好像沉浸在了美好的恋爱幻想之中：“万一对面不是骗子呢？万一对面是真心爱着我的……”

“你能这么想，就已经迈出了被骗的第一步。”

青春少女就是这样，爱情入脑之后，会自动将对面塑造出完美无缺的人，直到现实给予了她们惨痛一击，她们才能彻底清醒过来。

蕾菈停下了脚步，和她四目相对，认真说道：

“如果你有了心上人或者被人告白了，想办法去查查她以前的恋爱史，或许可以排除不少心怀不轨的人。”

她的语气虽然很平淡，但薇洛丝却察觉到了其中充斥着浓浓的怀疑之色，好似向她告白的，不会有什么好人一样。

她担心她有点过了呢。

不过薇洛丝也能理解，她平日里温柔善良一些，最多是牺牲，而爱情这种东西，她若是被它欺骗了，多半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会为了恋人，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双手放在背后，心头一动，薇洛丝问道：“蕾菈呢？”

“什么？”

“蕾菈有心上人吗？”

“如果我有，或许我也会学着温柔一点。”转过身，蕾菈拽着她的手腕，继续带着她往大厅的深处走去。

和她相处久了，薇洛丝有些习惯了，所以觉得没什么，但大厅内的众人在见到蕾菈走来之后，都下意识地远离了她，眼神中浮现出几分畏惧。

这也就是这时，薇洛丝才会想起来蕾菈是恶名大贤者，她身上缠绕的冰冷绝情气质，让大多数人不敢靠近她。

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质？以前的她经历过什么？

她一概不知。

她只知道她听说蕾菈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就已经成为了恶名满满的大贤者，很多地方的人将她称之为贤者之耻。

这样冰冷的她，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人呢？

犹豫了片刻，薇洛丝继续追问道：“以前也没有吗？”

“从来没有过，你问这么详细做什么？少女的八卦？”

“那个，就是问问。”

蕾菈似乎不太喜欢有人聊起她的过去，捏着少女手腕的力气加重了很多，而薇洛丝只好尴尬地挠了挠脸颊，不再追问。

不过知道蕾菈从来没有爱上过别人，她的内心有些莫名的喜悦。

来到大厅最深处，这里两侧是通往别墅二楼的楼梯，在中间，则摆放着很多椅子，城主梅德作为主人，自然是坐在最中心的。

大贤者蕾菈的座位距离城主梅德最近，再向外，就是瓦尔卡姆高层的座位了，薇洛丝的座位也在其中。

只是她并没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这场晚宴除了庆祝之外，还有扩展人脉的作用，所以在雷克斯的介绍下，她认识了很多瓦尔卡姆的高层。

“这位是罗丝太太，瓦尔卡姆战争的总指挥，别看她坐着轮椅，身上一点魔力气息都没有，但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就靠她！”

梅德等一众高层有事找蕾菈商量，所以雷克斯就带着薇洛丝，来到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太太面前。

“她以前可是帝国女王的老师，虽然是个普通人，但要说地位，在场除了大贤者，没有人能比得过她。”

老太太的年龄看上去大约在五十多岁，但她的气息非常虚弱，好似半截身子已经入了土，活不了几天了。

是疾病吗？

薇洛丝看出她的健康状态明显和正常人不一样，但是不是因为疾病导致的，她也不太好下定论。

而且这位太太身上一点魔力都没有，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

“罗丝太太……”

她轻声呼唤了一下老太太的名字，而后者也微微一笑，招呼她赶紧坐下：“哦，是薇洛丝啊，快，快坐。”

也就是在她的身旁坐下之后，薇洛丝才注意到芙洛菈竟然也坐在罗丝太太的另一侧，且正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看着自己。

她遵守了自己的约定，在薇洛丝进入魔物坟场外加躺在医院的这几天里，她都没有上战场收集魔力结晶。

所以她的积分依旧是四千三百多分。

这令薇洛丝多看了她一眼。

“自从你来了瓦尔卡姆，我啊，总是能听到你的消息，多亏有你，那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才没有死去。”

老太太抓着薇洛丝的手，就像是亲密的长辈一样，在她的耳畔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什么。

感受着她双手的粗糙，薇洛丝回道：“这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你，芙洛菈，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很亮眼，如果不是你，我们的伤亡恐怕会更大一些。”

“我能做到这点，也是因为有英勇的士兵作为后盾。”

芙洛菈轻轻一笑，在罗丝太太看不见的地方，她又狠狠地瞪了薇洛丝一眼，挑衅的意味更加明显。

她这是……在和她争夺罗丝太太的好感？

薇洛丝想了想，觉得很有可能。

毕竟雷克斯说罗丝太太以前可是帝师，人脉非常广阔，如果讨好了她，说不定能得到一些有关八九阶强者的消息。

到了那时候，她们要是将这些强者请到瓦尔卡姆来，那可就是一大笔积分入账！

这般想着，她忽然感受到了一种诡异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她扭头望去，只见大厅上人影晃动，那道目光瞬间消失不见。

“教会的考核还真是残酷，非要你们二人决出一个胜者，在我看来啊，你们明明都非常不错，都有资格成为圣女。”

罗丝太太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察觉到异常，而芙洛菈也是如此，她的心思都在薇洛丝的身上。

“薇洛丝可是初选的满分候补圣女，能和薇洛丝成为对手，我可是压力满满呢。”

“满分候补？那可是非常厉害啊。”罗丝太太很是惊讶。

“嗯，不过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的。”

“呵呵，年轻人嘛，就该拥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芙洛菈，我看好你。”

罗丝太太和芙洛菈的对话，薇洛丝根本插不上嘴。

其实她也理解，罗丝太太是战场总指挥，芙洛菈又经常上战场，她们之间的关系定然很亲近。

可就算这样，她也不能放弃和罗丝太太拉近距离，那些八九阶强者的人脉消息，实在是太香了。

打量了一下罗丝太太的状态，她小声道：“罗丝太太，您的身体……”

提起这个，罗丝太太摇了摇头，叹出一口气道：“老毛病了，我知道你的治疗术很厉害，但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寻常的疾病。”

罗丝太太缓缓地撸起了右手手臂的衣袖，露出了其下苍老的皮肤以及一条黑色的蛇形标记。

“这是诅咒。”

“诅咒？”薇洛丝瞳孔放大，她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个。

“嗯，早些年的事情了，因为我中了魔物给我下的诅咒，帝国内又没有什么人能解，所以我才卸下了帝师的身份，四处游历。”

“瓦尔卡姆发生战争后，我就来到了这里担任总指挥，我的身子虽然不太行了，但再坚持个几年，应该还是可以的。”

握着罗丝太太的手，薇洛丝不死心地对她施展了治疗术，结果却和罗丝太太说的一样，她的治疗术对她没有任何作用。

她想要恢复健康，必须得解除诅咒。

薇洛丝忽然想起了蕾菈，据她所知，蕾菈因为受了伤，实力下跌得非常厉害，而那伤势，她的治疗术同样无法治愈。

难不成，她其实也是被下了诅咒？

“说什么呢，总会有解除诅咒的办法的，到时候别说是几年，再活几十年都是轻轻松松的。”

思索之际，薇洛丝想说的话被芙洛菈抢了过去，这害得她眼角一抽，只能随便附和两句，让罗丝太太放下心。

可也就在这时，诡异的目光再次袭来，只是这一次，这道目光只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下一秒就落在了罗丝太太身上。

薇洛丝悄无声息地扭头看去，随后她惊讶地发现那道目光的主人是一位端着酒杯的服务生，而且在他的袖口，她隐约见到了匕首的寒光。

这是……刺杀？

想到了什么，薇洛丝没有将自己的发现说出来，反而是掩住嘴，故作虚弱地咳嗽了一声。

虽然出院了，但她的病还未真正地痊愈，没问题吧？

这一声咳嗽，让罗丝太太看向了她，视线之中夹杂着几分关心和心疼，而芙洛菈眼底的挑衅也淡了少许。

人一旦步入了老年，原本的关心就会止不住地泛滥起来，罗丝太太一想起魔人药剂和薇洛丝所做的一切，她心底里就涌起了大量的怜惜之

情。

她在她这样的年纪时，还在追求自己的美貌，而她却已经深入了魔物坟场，为了拯救上千人而赌上自己的性命了……

之后她更是透支身体施展治疗术，直到最后一个人服下魔物鲜血才晕了过去，以至于到了现在，她的身体都还没痊愈。

这城主梅德现在就举办什么晚宴，不是让薇洛丝更加劳累吗？她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眉头皱了起来，罗丝太太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远处正在侃侃而谈的城主梅德，而后者也是脊背一凉，心中顿感不妙。

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晚宴结束，他得挨一顿骂。

然而就在罗丝太太抱怨城主梅德的时候，那名端着酒杯的服务生来到了她们的面前，温和的气质瞬间转变为了杀意。

藏在袖口中的匕首出鞘，他二话不说便将它刺向罗丝太太，而芙洛菈见此一惊，连忙出手阻拦！

“太太小心！”

只可惜，服务生早就预料了芙洛菈会阻拦他，所以他一个轻巧的闪身，越过了芙洛菈，继续刺向坐在轮椅上的罗丝太太！

嗤——！

匕首刺入躯体的声音在罗丝太太的耳畔响起，温热的鲜血溅在她的脸上，她没有去擦，而是愣神地抱住了瘫软在她怀中的少女。

在最后一刻，少女张开双臂站在了她的身前，匕首狠狠地刺穿了她的胸口，在她纤细的背影上留下了猩红的寒芒。舍濆

Chapter 97

“薇洛丝！”

她活了下来！从无数魔物堆积而成的怨念之中，活了下来！

这是奇迹！

“咳咳……”

咳嗽了一声，薇洛丝似乎是连蹙眉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喘息了几口，带着沙哑的声线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就像是被狂风暴雨蹂躏后的花朵，此时的她似乎只需要再被微风吹拂一下，便会香消玉殒。

“现在是三天后，我们来看你了。”

还未来得及感到喜悦，蕾菈就站在薇洛丝的身前，戒备着身后的瓦尔卡姆高层。

既然这些高层中存在着魔物间谍，那没有死去的薇洛丝和她怀中净化后的鲜血，定然会成为它的眼中钉。

此时，正是最容易杀死薇洛丝和破坏鲜血的时候。

她不得不防。

“三天……”

呢喃了一下，薇洛丝有些着急地看向蕾菈，继续询问道，“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还在教会广场……”

“快，快带我去……咳咳……”

少女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治疗，也不是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是询问那些没有得到救治的人现在的情况。

蕾菈不知道该说她些什么好。

在阿维克小镇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她有多善良，而那些瓦尔卡姆的高层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对少女生出了好感。

毕竟除了她的善良之外，她此刻虚弱的模样格外容易勾起人类的保护欲。

“带你去广场？教会医院才是你现在该去的地方。”蕾菈拒绝了她。

“我的身体……我很清楚，没事的，”

“那你能站起来吗？”

蕾菈看向了她裙摆下的双腿，而薇洛丝也在一番犹豫过后，伸出手摸了摸它们。

或许是她太过于虚弱，它们已经失去了知觉。

“你这样还想去广场？”

“……我，我会很快好起来的。”薇洛丝用楚楚可怜的表情看着蕾菈，眼眶之中泛起些许水光。

而后者却淡定地扭开了头，露出一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模样。

见蕾菈依旧不愿意带她去，薇洛丝只好低下了头，轻咬嘴唇，沉默了十几秒后，用苦苦哀求的语气低声说道：

“我想，我想亲眼看着他们好起来，那样我才会放心……这是我唯一的请求，拜托了……”

即使是再铁石心肠的人，听到这颤抖的语气，都会有些不忍，蕾菈也不例外。

她知道薇洛丝为什么想要去教会广场，她定然是不放心那些被净化的鲜血，还想要在广场上施展自己的治疗术。

可她的身体，真的还能施展治疗术吗？

怕不是念了几声咒语，自己就虚弱得晕了过去。

不过，薇洛丝其实并不是这么想的。

这教会广场，说什么她都是要去的，毕竟那些被净化的魔物鲜血，哪里有什么解除魔人药剂的能力。

她的治疗术才是解药啊，没有她的治疗术，他们喝下魔物鲜血发现没什么用，她不是穿帮了？

哦，穿帮不了，他们肯定会以为是布莱恩提供了虚假的解药，根本不可能怀疑到她的身上。

可这样一来，她那些虔诚的赞美可少太多了。

所以，她必须得去一趟教会广场！

她用含着泪光的坚定眼神注视着蕾菈，同时咬紧了自己的嘴唇，显得格外倔强，蕾菈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她怀抱中的水晶球被城主梅德拿在了手里，为了防止被其他人破坏，他还特意在上面附着了防护魔法。

而薇洛丝自己，则是在惊讶声中，被蕾菈以公主抱的形式抱了起来。

“我，我……”

我自己能走？

拜托，刚刚才装瘸，现在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

没有血色的脸似乎是因为一点羞意而染上了红色，薇洛丝闻着蕾菈身上的芳香，靠在她的怀中，大气都不敢出。

就这样，蕾菈一行人转身朝着魔物坟场的出口走去，教会一派的人在知晓薇洛丝活了下来后，他们脸上满是喜色。

帝国之中也有几位替薇洛丝感到开心，其他的大多紧绷着脸，看不出情绪，远远跟在队伍后的罗夫特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视线里虽然只有蕾菈的背影，但他似乎通过她见到了薇洛丝，右手不自觉地捏紧拳头，他眯了眯眼，心里只有惊怒。

薇洛丝竟然能从那么可怕的怨念手中存活下来？

这种候补圣女，可不能留着……

离开了魔物坟场，城主梅德就叫手下驾了辆马车过来，蕾菈将薇洛丝安置在了马车的座位上，自己也坐在了一旁。

洁白的衣裙一半都被鲜血沾染，就连自己银发的发尾也是，可时间紧迫，为了能够早些将鲜血送给那些喝下魔人药剂的人，她已经没有时间去换衣裙了。

一路无话，马车很快就来到了人群密集的教会广场前方，车厢门被打开，蕾菈刚想要继续抱起她，薇洛丝却抬手拒绝道：

“我，我的腿好了，我自己来。”

离开了地洞后，她的身体好像是在逐渐恢复正常，她艰难地撑着座椅扶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随后有些踉踉跄跄地走下了马车。

蕾菈跟在了她的身后，她害怕她摔倒，所以经常会伸出手架在她的腰间，以便于她摔倒之际及时抱住她。

一步一步，薇洛丝慢慢地靠近了教会广场。

“求求你们救救我爸爸！我爸爸他就在里面……”

见到了走在队伍最前方的城主梅德，路边的小女孩忽然冲了出来，带着哭腔冲向了他。

可还没靠近梅德，他身旁的士兵就将小女孩拦了下来，在这些人的保护之下，小女孩根本没有机会靠近城主梅德。

直到薇洛丝走到了她的身旁，她弯下腰，想要摸摸她的脑袋，只是一伸出手，在发现自己的衣袖上都是鲜血后，她又默默地缩了回去。

“你爸爸会没事的。”

她对着小女孩露出了一个苍白但温柔的微笑，小女孩听到声音也抬头看向了她。

不过就在下一秒，她见到了她衣裙上的鲜血，惊恐的表情代替了哭泣，她慌忙地逃离了她的身边，躲入了路边自己母亲的怀中。

“……”

抬起头，薇洛丝见到那位母亲看向自己的目光也满是戒备，心头一

颤，连忙将自己被鲜血沾染的裙摆和衣袖卷起了部分，让它们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

将这一幕收入眼底，蕾菈无声地迈出一步，阻挡住了小女孩看向薇洛丝的视线。

随后，她淡淡地扭头看了她一眼，无尽的寒意令女孩母亲的戒备转变为了畏惧，直到士兵们拽着她们离开了这里，她才满意地收回了目光。

再度看向薇洛丝，她发现她还在卷自己的衣袖，背影莫名孤独。

心头一跳，蕾菈捂住胸口，感觉心脏传来了些许痛感。

不只是她接受不了刚才那一幕，就连士兵们也无法接受。

她很清楚，其实相比较在怨念手中存活，被小女孩畏惧、普通人戒备这种事情更加令薇洛丝感到痛苦。

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不会明白的，她身上的鲜血不是罪证，是她拯救了瓦尔卡姆上千人的英雄标志。

外表肮脏不堪的她，远比瓦尔卡姆所有人都要来得干净。

没有注意到蕾菈所做的一切，在隐藏了部分鲜血染红的裙摆后，薇洛丝出现在了教会广场之中。

如果说，在她没有到来之前，教会广场被死寂、绝望的氛围环绕，那她的到来，就是瞬间点燃了这些情绪，将它们转变为了希望和狂热。

“是，是是薇洛丝大人！”

“还活着，她还活着！”

“太好了！我就知道她没事的！”

薇洛丝还活着，说明他们有救了，这个简单的公式在场的所有人不会不明白，即便是再沉稳的人，在这一刻也忍不住，将积蓄已久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哭声和欢呼声汇合成一片，望着自己的到来能给予他们如此大的变化，薇洛丝歪了下脑袋，嘴角流露出了些许幸福的微笑。

城主梅德来到了广场另一侧的高台之上，在静静地等待欢呼声稍微平息之后，他用魔法扩大了自己的声音，举起手中的水晶球说道：

“它就是魔人药剂的解药，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赌上性命净化出来的，待会我们会派人将它们分配给你们，还请稍安勿躁。”

话音落下，广场上再度爆发了极为热烈的欢呼声，城主的手下也开始围拢在他的身边，将水晶球内部的鲜血分发给广场内的人。

不过因为人数太多，总有人在这种时候抑制不住魔力。

“啊啊啊——！”

惨叫了一声，一名男子摔倒在地上，疯狂地扭动身体，痛苦不已，四周的人们见怪不怪地分散了开来，生怕自己被发狂的男子缠上。

这种情况，在三天内已经发生无数次了，好在有抑制魔力的魔法阵在，目前还没有人彻底变成魔物。

最严重的，也只是暂时晕了过去，身体有些地方长出了人类不该有的东西。

眼前的男子是第二次发病了，他们本以为他也会晕过去，身体开始朝着魔物的方向生长。

可下一刻，些许金色星光从天空落下，悠悠地汇入了他的体内，与此同时，他的惨叫声瞬间停止，也不再痛苦挣扎，双目逐渐恢复了清明。

众人一惊，他们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一位少女双手握住了胸前的项链，像是在祈祷一样，施展着温暖人心的治疗术。

是候补圣女薇洛丝！

他们眼底的狂热更深了一分，内心对于获救的期待也更加强烈。

不过没多久，蕾菈就来到她的身旁，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迫使她停下了自己的治疗术。

“他们暂时还死不了，你刚从魔物坟场出来，身体虚弱得很，再施展治疗术，你会坚持不住的。”

在她看来，薇洛丝现在的情况就是去医院接受其他医师的治疗，同时好好地睡上一觉，而不是在这里施展治疗术。

可薇洛丝不同意，她看向了那些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俏脸上隐约浮现出几分自责。

“时间已经过去三天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魔法阵还可以百分百抑制他们体内的魔力吧？他们下一次发病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真正地成为魔物……”

“而且我的治疗术也只是让他们感到不那么痛苦罢了，不会对我的身体有多少消耗，放心好啦。”

对着蕾菈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在救助他人的时候，候补圣女薇洛丝仿佛拥有用不完的体力和魔力，总是令人感到格外的心安。

即便，她的身体再虚弱。

Chapter 98

“有些东西，你不想签也得签，而且我劝你放弃举报的想法，我们商会想要压下这些事情，轻而易举。”

“你们要干什么？！”

在瘦削男子的示意下，几位壮汉上前抓住了老人的胳膊，然后不顾他的挣扎，将他带到了他面前。

从手里取出了几份魔法合同，他刚想要强迫他签下，别墅的大门却在此刻被推开，少女的厉声斥责随之而至。

“住手！你们在做什么？！”

瘦削男子一惊，他颇为心虚地扭头望向来者，见到进入大门是两位他从未见过的年轻少女后，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强买强卖，可是会被处罚的。”

薇洛丝眯着眼，语气难得有些不善，但瘦削男子对此却是冷冷一笑，回道：“处罚？我们有的是手段让你们说不出口。”

他朝身旁的壮汉抬了抬下巴，后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上前一步，来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用力捏了捏手指，发出阵阵噼啪的声响后，他呵呵一笑，一边伸出手想要去拍少女的肩膀，一边说道：

“呵，小妹妹，这种事情你……”

手伸到一半，他的手腕便被薇洛丝身旁的梅维娜抓住，因为他的双臂实在是太粗，少女只能浅浅地抓住他手腕的一小半，这令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和他的体型相比，眼前的两位少女瘦弱得就像是一掰就断的细树枝，就这样还想要横插一脚，真是不知死活！

眼神一冷，壮汉刚想要用力，他就惊恐地发觉手腕处传来了一股他根本无法抗衡的力量！

下一秒，他的整条手臂向一侧扭去！而他壮硕的身体也随着手臂的扭动，在空中转了三百六十度，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痛。

血肉撕裂般的痛苦从他的手臂上传来，他惨叫了两声，白着脸抬起头看向了梅维娜。

明明是一位面无表情的少女，他却觉得她像是森林之中的猛虎，充满了噬人般的野性和侵略……

心脏不争气地疯狂跳动起来，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在她的面前，他仿佛才是那瘦小无比的猴子……

不只是壮汉感到恐惧，瘦削男子的手下都有些心惊，他们亲眼看见了刚才那一幕，少女只是扭动了一下手腕，就将他们之中的强者轻松击败。

扪心自问，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力。

“……你是谁？我告诉你，打扰了我们商会行事，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瘦削男子魔力等级很低，没有那样的眼力，所以他以为梅维娜是动用了什么手段，才击败了他带来的打手之一。

一个败了没关系，他身边还有三四个呢，只要围殴，眼前这位少女绝对没有胜算！

也就在此时，这些打手中的一位壮汉认出了薇洛丝，他凑到了瘦削男子的耳畔，轻声说道：“她，她好像是那位候补圣女……”

候补圣女？

心里咯噔一下，瘦削男子赶忙看向了沉默不言的薇洛丝。

银色长发，金色眼瞳，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圣洁的气息，令人难以产生亵渎之心……

这些形象似乎与眼前的少女完全吻合……

眼角一抽，瘦削男子尴尬地笑了两声，忽然说道：“啊，误会，都是

误会。”

“既然达伦老爷不想卖，那我们商会不买便是，我想起来在商会内还有点事，就先离开了。”

开什么玩笑！如果她真是候补圣女，继续留在这里他铁定完蛋。

趁着各自还没有把身份挑明，赶紧开溜才是真的。

毕竟他背后的商会再厉害，也不可能招惹得了教会的候补圣女啊。

要知道，候补圣女的地位实际上要比瓦尔卡姆的主教还要高一点，加上薇洛丝圣女的影响力，她只需要一句话，他背后的商会就别想在瓦尔卡姆继续干下去了。

到时候作为招惹到候补圣女的罪魁祸首，他不仅要背锅，估摸着还会被商会送进地牢里，享受后半辈子的监禁生活。

想到这些，瘦削男子的腿脚就不由得有些发抖，他和达伦道了声别，就赶忙快步走向大门。

薇洛丝没有回头看他，只是淡淡地警告道：“如果再被我知道这类事情，会有人来找你们的。”

“呃，绝，绝不会有下次……”

脊背一凉，瘦削男子哆嗦地说完，就带着手下逃出了达伦的别墅，同时，他的心里也是抱怨起了达伦老头。

在他看来，这老头真是有够阴险的，明明认识候补圣女却不说，商会调查他也完全调查不出来，差点让他阴沟里翻船了。

还好候补圣女这次只是口头警告，要是真出手的话，商会都得完蛋。

不过想到这里，他也松了一口气。

达伦老头和候补圣女有关系，他就算没买下这块地，商会应该也不会责罚他才是……

另一边。

在赶走了商会的人后，达伦上上下下地把薇洛丝打量了一遍，问道：“你是谁？”

他不记得他什么时候认识这样一位少女。

优雅地提裙行礼，少女介绍自己道：“候补圣女薇洛丝。”

在说出自己身份的时候，她特意关注了一下达伦的面部表情，然而就和她猜测的那样，他对她的身份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刚才的瘦削男子在知晓了她身份后，态度可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达伦却依旧淡定。

这说明他的过往，必然不简单。

“我听说过你，这么大老远跑来这里，找我有什么事情？”一边问着，达伦一边转身朝着客厅走去，薇洛丝也跟上了他的步伐。

伸出手，达伦示意她在客厅落座，薇洛丝沉思片刻，便问道：“是罗丝太太让我来找您的，听说，您以前是萨拉帝国的英雄？”

说话间，她还打量了一下这处客厅。

不得不说，这间客厅原本的装饰是很好看的，但就像是很久都没有打理一样，桌上和柜子上的酒器东倒西歪，一些角落里甚至爬上了蜘蛛网。

与此同时，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酒味。

不难看出，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个酒鬼。

将干净的茶杯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达伦拄着拐杖，从柜子里取了一瓶酒，后来在薇洛丝的拒绝下，他放弃了给她倒酒的想法。

薇洛丝可喝不得酒。

她现在的模样都是装出来的，要是一喝酒醉了，发起酒疯把真相说出来了怎么办？

达伦坐在沙发上，给自己狠狠地灌了一口酒，然后一抹嘴巴，回道：“你找错人了，我没有当过萨拉帝国的英雄。”

如果他之前没有表现得如此淡定，薇洛丝或许还会对他说的话有几分相信，但现在……

“瓦尔卡姆现在危在旦夕，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您复出，保护这座

边境城市。”

“我说了你找错人了，想要保护这座城市的人多了去了，不差我一个人，更别说我只是一个三四阶的老头，没有那个能力。”

薇洛丝能感受得到，达伦的魔力波动现在就在三四阶的水准，这和罗丝太太告诉她的九阶相去甚远。

但，她清楚他为什么只有这样的实力。

“是因为身体吧？”

“嗯？”

“我会治疗术，所以看得出来您整天酗酒，疾病缠身，而你似乎也从未去找人治疗过，这导致您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实力也因此不断下跌。”

想要帮他恢复实力，这对薇洛丝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能够彻底治愈，您的实力就可以回到当初，哪怕不在年轻时候的巅峰状态，您也是瓦尔卡姆不可或缺的力量！”

咚——！

然而在她说完这句话后，达伦重重地将茶杯放在了桌上。

他皱起了眉头，十分不悦。

“我早就不是什么英雄了，你们要找能够拯救瓦尔卡姆的人，就赶紧去向帝国求援吧，找我一个老头有什么用？”

“就算我恢复了力量，也不可能保护这座城市的，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还有，这里不欢迎你们，赶紧走！”

摆摆手，达伦下了逐客令，同时有些不耐烦地沙发上起身，催促薇洛丝二人离开这里。

见此，薇洛丝和梅维娜也只好从沙发上起身，只不过她没有那么容易，在一边离开客厅朝着大门走去的时候，她还一边说道：

“可是你的身子，再整天酗酒的话，会撑不住的！”

“那也不关你们的事情，哪天我要是喝酒喝死了，那就是老头我自己的命！”

“英雄逝世，这对萨拉帝国来说是莫大的损失，瓦尔卡姆也会因此沦陷的！”

“谁爱当英雄谁当去！萨拉帝国和我这个老头有什么关系！”

被达伦赶到了门外，薇洛丝知道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整天酗酒了，所以在大门还没关上的一瞬间，她对着他点了点手指，一道金色的光芒就汇入了达伦的体内。

温暖的光芒治愈着他的身体，达伦愣了一下，随即就发现他的四肢重新充满了力量，身形也不再佝偻。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帮你治好了身体。”

“我说了不需要！”

达伦有些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刚想要继续发作，结果薇洛丝微微一笑，直接主动关上了别墅大门，只是在最后一刻，她见到了大厅玄关后，一闪而过的裙摆。

这别墅，不是达伦一个人居住吗？

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薇洛丝带着梅维娜离开了这里。

热闹散去之后，周围一下就变得冷清起来，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梅维娜问道：“现在怎么办？”

“……先回去吧。”

经过短暂地接触，薇洛丝就知道达伦得了心病。

他之所以不愿意复出，很明显是以前发生了什么，导致他心灰意冷，整日沉迷于酗酒，就连活下去的想法都丧失了。

她之所以用治疗术治疗他，不仅是对他驱赶她们的小小报复，更是想要他重新振作起来。

不过如此简单就能让他振作起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治好他的

心病，得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行。

那谁会知道他的过去呢？

罗丝太太？

还是其他人？

真是麻烦，心病永远是最难治的。

叹了口气，薇洛丝决定还是先找人收集一下有关达伦的情报，再去找他好好治治心病了，否则去得再多，也只有被赶出来的份。

这般想着，她就带着梅维娜朝罗丝太太居住的地方赶去。

罗丝太太身为战场总指挥，一般都在战场的最前线，只是最近不知为何回到了瓦尔卡姆，有了能让她去拜访的时间。

不过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对不起，对不起……”

街上，行路匆匆的紫发小女孩和薇洛丝撞了个满怀，薇洛丝没有什么大碍，紫发小女孩倒是捂着头跌倒在地上，连连道歉。

“没关系。”

就像是温柔的邻家姐姐，薇洛丝浅笑着将小女孩从地上拉了起来，之后，她更是贴心地帮她拍去了裙摆上的尘土。

“谢谢……”

很有礼貌地道了声谢，紫发小女孩在朝她挥了挥手后，就没入了街道的人群之中，不见了身影。

薇洛丝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她消失的背影，好似想起了什么，渐渐有些出神。

那位小女孩难道勾起了她什么甜美的回忆？

梅维娜不清楚她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状态，但当下她们得去罗丝太太的住所，所以她伸出手在薇洛丝的眼前挥了挥，想要将她从出神的状态拉回来。

结果，她却听见薇洛丝笑着说道：

“梅维娜，去追她吧。”

“什么？追谁？”

“刚才那个女孩。”

“为什么？”

“她偷了我的钱袋。”

“……”

紫发小女孩的动作很隐蔽，看上去就像是个惯偷，如果是其他贵族少女，恐怕被她偷了钱，一时半会也发现不了。

但薇洛丝不同。

她是个穷鬼，怎么可能不在意自己身上的钱袋？

当紫发小女孩第一时间把手伸进她衣裙的兜中时，她就已经察觉到了，只不过她并没有当场就揭发她。

因为她认得这位小女孩穿的衣裙，那道裙摆的样式，她前不久才在达伦的别墅里见过。

这位小女孩，应该就是居住在达伦别墅里的那位。

至于她为什么不当场就揭穿她，是因为这里是街道，人流量很多，如果抓住了她，她不仅会被卫兵抓进牢里，面子还会丢尽。

万一达伦的关系和她很亲近，到时候要解开他的心结只会难上加难。

不过，只要一想到这位小女孩有可能是突破口，薇洛丝就舔了舔嘴唇，止不住地笑了起来。

……

紫发小女孩逃跑的速度很快，娇小的身影在人群之中可以任意穿梭，一般人还真很难追上她。

但这次追击她的是梅维娜，只是几个转角后，紫发小女孩就被逼到了

死胡同里，死死地握着钱袋，不甘地看着面前的两位少女。

“你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

来到她的身前，薇洛丝弯下腰，尽量用轻柔的声线，和她四目相对道，“说吧，你是谁？为什么要偷我的钱袋？”

见无路可走，紫发小女孩一咬牙，抱紧钱袋道：“因为你们这些贵族，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这些贵族？”薇洛丝有些错愕。

“没错！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贵族，才害得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每天只能挨饿……你们的钱，都是从我们身上搜刮来的！”

“如今，如今你们竟然想要达伦爷爷上战场，他这样的英雄，可不是来保护你们这种吸血鬼的！”

小女孩的话中充满了怨气，薇洛丝看着她生气的小脸，有点像是见到了一只奶凶奶凶的小猫。

没有实力的时候，就连生气都显得如此可爱。

当然，她是不会将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她打量了一下少女的穿着，发现她的衣裙虽然样式还不错，但有点褪色，上面还打着一些补丁。

所以，她猜到了她的身份。

“你以前生活的地方，是贫民窟？”

“以前是！但是达伦爷爷救下了我，现在我住在他的身边。”

小女孩的眼中满是戒备，她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猜中她来自贫民窟的，这种被看透的感觉令她感到万分不安。

看出了她的焦虑，薇洛丝轻笑一声，单手抚胸介绍道：

“我不是你口中的贵族，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她是我的伙伴，梅维娜，我们没有恶意，不知道你叫什么？”

“安吉，我叫安吉，但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候补圣女？那是什么？而且教会什么的，难道你们就比那些贵族干净吗？”

竟然连候补圣女都不知道？

看着只到自己腹部的小女孩，薇洛丝没想到贫民窟的消息居然会如此闭塞。

不过她也能理解，贫民窟是一个连吃穿都无法满足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没有能力和心情去理解和自己无关的事物。

“我虽然现在只是候补圣女，没有什么权力，但如果我成为了真正的圣女，我会尽全力改善你们的生活。”

薇洛丝嘴上这么说着，其实心底里对贫民窟没有太多想法。

这种地方不是依靠温柔和善良就能解决的，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因为贫穷，往往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人性在这里黑暗无比，教会圣女可以带给贫民窟短暂的光芒，但这种光芒迟早会熄灭，要想消除贫民窟的存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这对于只想收集赞美的薇洛丝来说，付出远远大于收获，不太划算。

不过心里是这么想的，她嘴上还是得装一下。

安吉冷笑一声，道：“哼，说得好听，未来的事情，谁知道真的假的？”

年纪不大，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薇洛丝呼出一口气，询问道：“那你怎么样才能信我？”

捏了捏手中的钱袋，安吉打开看了一眼，随即她双眼放光，嘴角差点流下了口水。

之后，她咳嗽一声，说道：

“这钱袋里有十几枚金币，这些钱，对你们来说就是毛毛雨吧？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改善贫民窟的生活，就应该从现在做起！”

她的意思是，把这些钱都给她，然后让她走？

薇洛丝还没有表态，梅维娜倒是捏起了拳头。

“你这家伙……”

她知道的，薇洛丝就是个穷鬼，这点钱哪里是毛毛雨，简直就是薇洛丝的全部身家。

安吉要是拿走了，她们以后怎么办？

而且在她看来，和这个小偷废什么话，什么贵族什么贫民窟，这些都关她什么事。

偷了钱，就老老实实地进监狱里蹲着！

淡定地撸起袖子，梅维娜准备一拳就给小女孩干晕，而小女孩也看出了梅维娜的企图，她后退两步，显现出了几分慌乱。

她知道招惹贵族是什么下场，她要是被抓了的话，会被卖到奴隶市场吧？

……不行，她必须要逃！

打定了主意，她全神贯注地寻找着梅维娜的破绽，思量着下一步的逃窜计划，可越是寻找，就越是绝望。

她和梅维娜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她安吉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她明显修习过魔力！

“这些钱，都给你吧。”

也就在这时，刚才一直不出声的薇洛丝阻拦在了梅维娜的身前。

什么？

安吉一愣，一时之间不明白薇洛丝是什么意思，而梅维娜则歪了下脑袋，更是不解。

“喂，薇洛丝，这些钱已经是我们的全部了，真给了她，我们连今天的晚饭都吃不起了。”

双手合十，薇洛丝抿了抿唇，带着几分讨好和请求的语气对她说道：“总会有办法的嘛，实在不行，我去向主教她们借点钱……”

“……随便你了。”梅维娜道。

得了，她早该料到的。

以薇洛丝的性子，把这些钱给安吉再正常不过了，哪怕自己没有钱吃饭，她也会这么做的。

她就是个善良的傻子！

安吉则不这么认为，在她看来，这些钱在候补圣女面前肯定算不了什么，毕竟这个身份听起来就很位高权重的样子！

教会里的贵族，怎么可能缺钱！她们这么做，就是想要让她感到愧疚！

哼了一声，安吉就一步一步地从梅维娜的身旁经过，发现她真的没有抓住自己的想法后，她飞快地朝着小巷外跑去。

只是下一秒，她的手腕就被薇洛丝抓住。

“对了，你认识达伦，能和我们好好说说他吗？”

“……哼，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达伦爷爷是我们的英雄，你们想要他重新上战场，死了这条心吧！”

甩开了薇洛丝的双手，安吉很快就消失在了小巷的尽头。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薇洛丝知道她还没有放下心里的戒备。

“今晚喝西北风吧。”

抱怨了一句，梅维娜就从她的身旁经过，走出小巷，然而也就在她身后，薇洛丝掩嘴一笑，眼中闪过几道精光。

她薇洛丝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不付出点什么，怎么可以呢？

“跟上她，梅维娜。”

Chapter 99

安吉在得到这些金钱后，她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瓦尔卡姆的药房内，购买了几瓶治病的药剂。

在这之后，她来到了小吃街上，大肆地挥霍了一番，随即将味道还不错的小吃打包了起来，似乎是想要带回家里。

她这副不差钱的模样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没过多久，她就在小巷中被人堵住。

堵住她的是一位看上去还算年轻的男子，他套着灰色的破烂长袍，脖颈处有一道很长的刀疤，身形看上去较为瘦弱。

“喂，你好像有不少钱的样子，把那些钱都交出来，我可以放你走。”

双手插在长袍兜里，男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安吉，态度极为嚣张，好似将钱交出来，对安吉来说是一种恩赐。

“抢劫？别做梦了，我是不可能将它们交出来的！”

安吉当然不可能乖乖地将这么一大笔钱交出来，她将手中的袋子放在了地上，里面都是她购买的药剂和食物。

见她想要反抗，男子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这可由不得你，我劝你最好还是把钱交出来，否则挨我一顿打，是很不好受的。”

“呵，谁打谁还不一定呢。”

安吉从小巷的一侧拿起了木棍，摆出了战斗的架势，而看她的架势，男子便知道她学过一段时间的剑术。

可惜，这些东西对他没用。

“看招！”

大喊一声，安吉手持木棍朝着男子冲来，而男子没有耐心地躲过了两棍子后，抬起脚重重地踢在了安吉的小腹上。

只是一脚，他就将这位小女孩踹飞出去好几米。

“你太弱小了，还是把钱给我吧，我不想打女孩子。”

好痛……

吐出了一口鲜血，安吉一只手撑着地面，一只手捂着小腹，面容因为痛苦而扭曲了起来。

“不，不行……”

腹部就像是被马车碾过一样，除了疼痛之外，她已经感受不到其他知觉了，就连自己的双腿也变得瘫软无力。

汗水从额头流过脸颊，最终滴落在黝黑的小巷地面上，她尝试着想要站起来，但努力了好几次，都没有能够完成。

男子则一步一步地朝她走来，那脚踩在地面上的声音，就像是夜晚告死的钟声，在她的心头回荡。

她努力地蜷缩着身子，拼尽全力地护着怀中的钱袋，对于久居贫民窟的她来说，钱，是比生命都更加贵重的东西。

灰色的长袍落于她的眼前，她一咬牙，闭上了眼，心里开始哀求小巷内赶紧出现其他人，同时也希望这男子下手轻一些。

可就在这时，安吉很熟悉的声音从男子的背后传来。

“这是我们给她的钱，你没有资格抢走。”

这是……

缓缓睁开眼，躺在地上的安吉见到了一位黑色短发少女，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这位少女应该是薇洛丝的伙伴。

男子见来者又是一位少女，他双手插兜，待到梅维娜来到他的身前后，颇为不耐烦地回道：“我说了，我不想打女孩子。”

没有任何预兆的，一脸淡漠的梅维娜一脚踢在了男子胸口，后者的身子则是嗖的一声，重重地砸了小巷尽头的墙壁上！

咚——！

些许裂纹在墙壁上浮现，男子四肢扭曲地从墙壁上缓缓滑落在地上，鲜血止不住地从嘴里流出，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见梅维娜那么厉害，安吉心下一慌，生怕她也给自己来一脚，所以她即便躺在地上很是痛苦，但还是强忍着痛，道了声谢。

“还走得动路吗？”

梅维娜低头看着她，安吉连忙撇开目光，带着些许逃避的想法，轻咬薄唇。

刚刚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现在竟然需要她们来救她，安吉再怎么厚脸皮，此刻小脸都忍不住红了起来。

“我带你回去吧。”

见她连站都站不起来，梅维娜将她以公主抱的形式抱在了怀中，而安吉此刻再也忍不住，低声呢喃道：“对不起……”

一边沿着记忆中达伦的别墅方位走去，梅维娜一边说道：“你应该和她道歉，而不是我。”

“……她呢？”

“等下会来的。”

……

在她们走后不久，男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呼吸逐渐衰弱了下来。

他这是……要死了吗？

胸口很痛，估摸着肋骨断了几根，四肢也因为恐怖的冲击力所断裂，呈现出了奇形怪状的模样，脖颈处的刀疤越发鲜红。

他应该是要死了。

身体一点都动不了，鲜血止不住地在流，或许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失血过多而亡了吧？

第一次濒临死亡，他竟然没有任何恐惧。

也是，像他这样的奴隶，就算逃到了贫民窟里，也没有活下来的意

义。

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的亲人，他本身就无牵无挂，在贫民窟内为了生存，他还做了不少恶……或许，他本来就该死。

现在，就是他的报应。

小巷的地面有一股莫名的冰冷，他睁大双眼，望着湛蓝色的天空，口腔里满是血腥味。

为什么？

他为什么生来就是奴隶，被人当做货物贱卖？别人生来却是贵族的子女，享受着荣华富贵？

同样是生命，他和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为什么女神如此不公？！

弥留之际，男子的内心窜出了一股无名的怒火，他回想着自己悲惨的一生，回想着被人唤作刀疤的经历，他怒斥起了女神。

可渐渐地，这些怒气就又消散了。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温暖的，他是被女神遗忘的废品，就应该独自一人待在孤独寂寞的角落里，发烂发臭。

没有人会关心他，没有人会在意他，这样的生活，他厌倦了。

死亡，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

哒哒哒——

也就在他这般认为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小巷口传了过来，他还未扭头看向来者，一股淡淡的清香就钻入了他的鼻间，压下了浓重的血腥味。

“你受伤了？”

少女的声音就像是山间的清泉，悦耳之中带着丝丝鸟语花香，可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这句话中听出了焦急。

少女有些焦急。

为什么？

是因为受伤的他吗？

一个不太敢确认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他定睛朝着少女望去，在看清了少女的容貌后，他惊呆了。

银色的长发就像是女神洒落在人间的神光，那双隐约带着忧虑的金色双眸更是宛若世间瑰宝，而那一袭白裙，将少女的圣洁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少女，传闻之中的教会圣女，女神的代言人，或许都没有眼前的少女美丽。

自卑。

强烈的自卑在他的心底里蔓延，他觉得如此肮脏的自己，不应该在这位少女的面前出现。

他的衣着、鲜血、伤势，以及他极度丑陋的内心，它们统统不应该在她的面前出现，否则，这就是玷污。

他玷污了少女的圣洁。

不过，少女会原谅他的吧。

毕竟，他快死了。

他只要一死，如此圣洁的少女，就可以当作没看见他一样，转身离开这个藏污纳垢的小巷。

她不适合这里，不适合充满罪恶的贫民窟，偌大的神圣教堂，奢华的帝国宫殿，这些地方才是她该去的地方，这些才符合她的气质和身份。

“我会救你的！”

什么？

他听到了什么？

这位少女会救他？

是死前的幻听吧？他受了伤，从小就没有人治疗过他，都是靠着自己的身体能力自愈的。

他的死活，根本没有人关心。

可是……好刺眼。

他看见了少女手中的金色光芒，那是比太阳还温暖的光，就像，就像……洗个了舒适的热水澡一样。

从未经历过多少美好的男子，这已经是他最美好的比喻了。

“我治疗好了你身上的伤，你试着动一下？”

光芒散去之后，少女美妙的声音就在他的耳畔回响，他慢慢地抬起了双臂，从地上坐了起来。

原先的疼痛消失不见，他只觉得自己的这副身体充满了活力，状态甚至要比之前还要好上不少。

这是怎么做到的？

治疗术？

男子扭头看向少女，还未开口，少女就掩嘴一笑，回道：“不用谢我哦，这是我应该做的。”

她的脸莫名苍白，像是施展治疗术后透支了自己的身体，男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毕竟这一切在他看来，很不真实。

真的会有人来治疗他的伤势？

这里是贫民窟，他昔日只是个奴隶……

“说起来，你为什么会躺在这里？”歪了下脑袋，银色的发丝垂落少女耳畔，她略带好奇地问道。

心里咯噔一下，男子一瞬间就低下了头，撇开了看向少女的目光。

他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想要抢劫小女孩的钱，结果被赶来的其他人一脚踢了个半死……

这是真相，但他真的要说吗？

在圣洁的少女面前撒谎，这不太好吧？她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么做会不会被她厌恶？

说了才会被厌恶吧？毕竟他是恶人……

男子纠结了许久，最终支支吾吾地选择说了一半真话："因为，因为被其他人打了……"

"真是可恶，要是我没来的话，你肯定会死在这里吧？打你的那些人，简直就是在犯罪！"

少女拥有很强的正义感，她在听闻了他说的话后，柔美的俏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几分怒意。

只不过她的声线还是太过柔和，在别人听来不像是在发怒，而是在温柔地斥责某些不听话的小孩。

可就算如此，男子的脸还是红了红。

他心虚了。

他其实根本不值得少女如此义愤填膺，他才是那个应该被她训斥的人，他做的恶，如今让他感到羞愧。

他真的太卑劣了，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站在她的身旁……

从地上站起来，他现在只想道声谢后，赶紧离开少女，只是他刚一站起来，少女的询问声便再次在他耳畔响起。

"现在感觉怎么样？身子好多了吗？"

"好，好多了……咕咕——"

嘴上说着，男子的肚子就发出了饥饿的惨叫，他的脸瞬间爆红，就连脖颈都染上了红晕，同时还有些手足无措。

一定会被嘲笑的吧？

他不久前加入了贫民窟中的一股小势力，每当他肚子饿的咕咕叫时，那些家伙都会冷冷地嘲笑他。

在这里，会饿肚子的都是弱者。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少女非但没有嘲笑他，反而用一种怜惜的眼神看着他，轻声细语地说道：“饿坏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

她是想……

“跟我来吧。”

少女对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跟在她的身后，紧接着，她便离开了小巷，朝着售卖面板的店铺走去。

猜到了她想要做什么，男子愣在了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一切。

少女洁白的衣裙被巷口的微风轻轻吹起，恍然间，他好像见到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她的身上，衣裙绽开后，露出的是天使的翅膀。

是了，她一定是天使，一定是……

不！

女神从来都不是公平的，她麾下的天使，自然也不可能公平，少女就是少女，她就是她，她并不是天使！

捂着胸口，男子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很舒服。

这难道就是被别人照顾的感觉吗？

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新奇感觉，他的生活在这种感觉面前，似乎变得也没有那么糟糕了。

少女走进了街边的面包店内，男子则攥紧了自己灰色的衣袍，躲在街道角落里不敢靠上前去。

他适合这种阴暗的地方，如果和少女一起去的话，他这种穿着打扮会被人嫌弃的吧？说不定连带着少女都会被人讨厌。

“老板，我想买点面包和水，但是我出门没带钱，能先欠着吗？”

“呵呵，薇洛丝大人都来光顾我的店铺了，我哪里还会收钱啊，你要的那些面包和水，都送您了！”

“别呀，该收的钱还是要收的，老板要是这样，下次我就不来了！”

“好好好，欠着，先欠着，真是的，您治病都不收钱，这点面包钱算什么，我老板就不能做一回慈善了？”

“一码归一码嘛。”

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店老板，少女只能嘟起小嘴，有些耍赖地如是回道，店内也因此传来了许多爽朗的笑声。

街道角落里，男子则裹紧了自己的衣袍，也不由得跟着那些人笑了起来。

薇洛丝吗？

第一次听说了少女的名字，他的内心也越发温暖起来。

这个名字，就像她本人一样，光看上去便圣洁无比。

Chapter 100

薇洛丝最终从面包店中拿出了三个面包和一瓶水，走到街道的角落里，递到了男子的面前。

“给你！”

“谢谢……”

顾不得形象，男子接过面包就狼吞虎咽了起来，而吃得太快就容易被噎着，他捶了捶自己的胸口，涨红了脸，呼吸有些不顺畅。

直到他喝下了薇洛丝递给他的水，才好受了一些。

“说起来，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我叫薇洛丝，你呢？”在他吃完之后，薇洛丝坐在他的身边，一只手撑着下巴问道。

“……刀疤？”

“刀疤？”

男子垂下了眼帘，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脖颈，声音低了不少。

“我生来就是奴隶，没有名字，后来脖子上有了道没办法消去的刀疤，所以他们就叫我刀疤了。”

“可是你现在不是奴隶了吧？”

“嗯，我逃走了，现在生活在贫民窟里……”

“你没有工作吗？”

“没有……”

工作？

如果那么容易就会有工作，他怎么可能还生活在贫民窟里呢？

这里的人就算想要去找工作，那些老板也不会雇佣他们的，他们生来就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

“如果我可以帮你找到工作，你会愿意去吗？”

“……”

心头一跳，刀疤看向了一侧的少女，一时间怀疑自己听错了。

她要帮他找工作？

他一个奴隶，真的值得她这么关心吗？

他捏紧了手中的水瓶，心底里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他过惯了卑微的生活，如今触摸到了美好，他却忽然有些退缩了。

像他这样的人，真的能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吗？

他垂下了头，心渐渐地沉了下去。

他是个胆小鬼，或许，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才是适应他的生活，离开这里融入正常人，他只会永远地活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之中。

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怯懦，让他很难答应少女。

看穿了他的心思，薇洛丝想了想，她站起身来，跑向了街边的魔法道具店。

“在这里等我一下！”

嗯？

刀疤不知道她要去做什么，只能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他，随后不久，他就见到薇洛丝跑了回来，将一枚盾牌状的胸章放在了他手中。

“喏，给你这个。”

“这是……”

举起了另一枚胸章，薇洛丝笑着解释道：

“这是能够联络的胸章，它们两个之间有魔力连接，如果你转变了心意，可以将魔力灌入其中，到时候我手中的胸章就会发亮，这样我就会来找你。”

“你应该知道魔力怎么用吧？”

她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抚摸着嘴唇，就像是古灵精怪的贵族大小姐，有着几分调皮，又有着几分可爱。

从一脚能将安吉踢得站不起来，薇洛丝就知道眼前的男子会使用魔力，哪怕他的魔力等级很低很低。

“就这样，我还有事，先走了哦。”

道了声别，薇洛丝转身就朝着达伦别墅的方向走去，刀疤则站在原地低头望着胸章，心里涌现出一股难言的温暖。

他愣了半天后，最后鼓起勇气朝着薇洛丝的背影大喊道：

“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帮我？明明我那么懦弱，以前还是个奴隶……”

薇洛丝停下了脚步，伴着金色的阳光，她双手背在身后，回眸一笑。

“你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且……这些都是刀疤的经历，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银铃般的笑声穿过茫茫人海来到刀疤的耳畔，下一秒，少女的身影就被人群吞没，他拼了命地想要寻找她，但她就像是从未来过一样，彻底消失在了他的面前。

这些都是刀疤的经历，和他有什么关系？

……可他不就是刀疤吗？

灵光一闪，他来到了街边拥有玻璃的店铺面前，望着玻璃里倒映的自己，他呆滞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那里的皮肤光滑如新，以往的刀疤完全不见了踪影。

他内心有些说不出滋味。

离开了贫民窟，没有人认识他，他可以做一个全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以新的姿态活下去……

这是少女想要告诉他的。

可……他真的办得到吗？

阳光的光芒太亮，在街道上斜斜地照出了他的影子，他一边望着那深邃肮脏的黑影，一边捏着手中的胸章，陷入了迷茫。

……

“可以了，到这里就放我下来吧。”

梅维娜抱着安吉来到了达伦的住宅前，一路上被行人注视的感觉令她红了脸，此刻更是想要直接从梅维娜的怀中逃离。

只不过，她失败了。

用魔力感应了一下住宅，梅维娜知晓了离开的情况。

“达伦不在家，你又动不了，我还是送你进去吧。”

没有经过安吉的同意，她打开了达伦住宅的大门，在进入有些脏乱的客厅后，她将安吉放在了沙发上。

之后，她将安吉保护的袋子放在了沙发前的桌子上，只是在见到里面的药剂后，她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些药剂，你买来都是给谁用的？总不会是给达伦那个老头吧？”

达伦的病，这些简单的治疗药剂可治不好，更别说现在他的身体已经被薇洛丝治愈了。

“不是，是，是我的妹妹……”

“妹妹？”

提及妹妹，安吉明显不想多说，她捂着小腹艰难地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似乎是觉得不搭理梅维娜，就可以让她离开这栋别墅。

面对救命恩人也不能说的秘密……

梅维娜来了兴趣。

她再次用魔力感应扫遍了整栋别墅，接着，她便在二楼靠后的卧室内感应到了一缕虚弱的魔物气息。

她看向安吉，小声问道：“她是魔物？”

秘密被点了出来，安吉小脸顿时煞白，她惊恐地看着她，完全无法理解她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

不过这些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她知道了这个秘密，她们就完蛋了。

她们犯下了私藏魔物这样的大罪，一旦上报，她们不仅会被斩首，达伦爷爷跑不掉……

“你不用这么紧张，就算她是魔物，我也不会将你们的秘密告诉别人的。”梅维娜安慰道。

“为什么？你们贵族说的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

安吉很是慌乱，对梅维娜充满了怀疑，可接下来，她就发现这位少女的脑袋变成了狼的模样，温和的气息也消失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凶厉的野性。

这个变化很快，只是几个呼吸，梅维娜就又变回了人形。

“现在信了吗？”

安吉揉了揉眼睛，满脸的慌张只剩下了惊讶，打死她都想不到，这位面无表情的少女，竟然是一头魔物！

“带我去看看她吧。”

“哦，哦……”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的安吉呆呆地应了两声，就带着梅维娜来到了她妹妹的房间。

她妹妹的年龄很小，大约只有六七岁，此刻的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皱着眉头闭着眼，额头冒出了大量汗水。

坐在床边摸了摸她的脸颊，梅维娜摇头道：“她的病，不是这些药剂能治的。”

“啊？难不成只能请医师来吗？但她是魔物……”

安吉万分沮丧，她不是没有想过请医师来给她妹妹看病，但她妹妹是魔物，医师给她看病绝对会暴露。

“你们运气不错，薇洛丝可以救她。”

“薇洛丝？那位候补圣女？！她可是教会的人，如果她来了，会不会……”

安吉还是有些担忧，可梅维娜一句话就堵住了她的嘴。

“我是她的仆从。”

心里咯噔一下，她瞬间瞪大了瞳孔。

是啊，梅维娜是候补圣女薇洛丝的仆从，而她又是魔物，这岂不是说明薇洛丝在私藏魔物？！

教会可是对魔物深恶痛绝的，作为候补圣女，她竟然私藏魔物……不，应该是私养魔物，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恐怕她也会被掉脑袋吧？

而且，她为什么要私养魔物？她难道不痛恨它们吗？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薇洛丝收养了我。”

“……什么？”

“以后你会明白的，她和你想的不一样，是真正的圣女，魔物和人类，在她眼里都是同等的生命。”

似乎是回想起了过去，梅维娜摇了摇头，语气中不仅夹杂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还有些许令人难以察觉的欢愉。

薇洛丝收养她之后，从来不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都把她当作伙伴，这点梅维娜也一直记在心里。

她善良得很过分，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她才会想为她付出一切。

“我也是魔物这件事，还请你保密，我不想给她带去麻烦。”

“哦，哦，我，我会的。”

信息量太大，安吉的大脑还在宕机中，她只是下意识地张了张嘴，答应了梅维娜的请求。

就在这时，梅维娜说了一句“她来了”，随后便来到别墅一楼，为薇洛丝打开了大门。

达伦不在家，薇洛丝稍微有些意外，她在二楼见到安吉后，随手便是一个治疗术，将她身上的伤痛治愈。

接着，她在安吉的请求中，来到了她病重的妹妹身前。

对着她伸出手，金色的光芒从她的手心汇入了安吉妹妹的躯体，小女孩痛苦的表情很快平缓了下来，豆大的汗珠也渐渐消散。

见她的状态越来越好，安吉激动之余，内心的愧疚也越来越强烈。

她悄悄地看着薇洛丝的侧脸，两只小手紧张地捏住了裙摆，回想起之前她对她们所做的一切，她就羞红了脸，有点不敢再见她们。

在她满心愧疚的时候，薇洛丝治疗好了她的妹妹，同时开口说道："安吉，最近两天，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乱走了吧。"

"……为什么？"

"你手里有钱的事情被很多人知道了，如果再出去的话，很可能还会遭遇之前那样的事情。"

她在关心她？

明明，明明之前她都那么对待她们了……

少女的温柔和善良彻底击穿了安吉的心防，她咬着唇，扭捏着身子，低头小声道：

"为什么？我都那样对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对我那么好……"

伸出手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薇洛丝注视着她的双眼，轻柔道："因为我想帮助你们呀，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包括贫民窟里的孩子。"

一个天真且不顾实际的原因。

这是梅维娜对她的评价，想要消除贫民窟的存在，在她看来太难太难了，就算薇洛丝真正成为圣女，也几乎不可能办到这件事。

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薇洛丝才是薇洛丝，才是最有希望成为圣女的那位少女。

如果之前安吉还对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那现在她就红着眼眶，一

边擦着眼泪一边说着对不起。

她其实早应该知道的，候补圣女薇洛丝的身上，没有她讨厌的那种贵族气质，相反，她十分温柔，待在她身边，就像是待在母亲身边一样温暖。

再度捏了捏裙摆，安吉沉默了片刻，开口问道：“你们不会强迫达伦爷爷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吗？”

双眼微微一亮，薇洛丝知道她已经相信了自己。

“当然，我们来这里，只是想要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为何突然销声匿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想要他重新复出，帮助瓦尔卡姆击退魔物。”

“毕竟这座城市如果没有他，很有可能会沦陷在魔物军队之下。”

说起这些，她一只手放在胸口，眉毛蹙了起来，看上去万分担忧，安吉也不再藏着掩着，将她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

“达伦爷爷以前经常和我说他辉煌的过去，他说他年轻时是萨拉帝国的英雄，从魔物的手中拯救了很多很多人，被无数民众爱戴。”

“那些败在他手中的魔物，有很多都是非常厉害的！据说其中不仅有八阶的魔物，甚至还有一位九阶的魔将！我跟你们说……”

说起达伦的过去，小女孩不仅两眼放光，身体还止不住地手舞足蹈起来，表现得格外兴奋。

薇洛丝能够理解，她和她的妹妹本来是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孩子，被达伦拯救后，就一直住在他的别墅里，生活也好了很多。

他本就是拯救她们的英雄，再加上还给她们讲自己过往的那些传奇故事，所以幼小的她们早就将他视为了自己的偶像。

谈论起偶像，小女孩当然会滔滔不绝。

薇洛丝自然也不会打断她，她和梅维娜就在一旁静静地坐着，时不时夸赞一声，表示自己听得很认真。

小女孩也很满意，将自己的偶像故事说给别人听的时候，那种自豪感别说有多舒爽了！

只是很快，她想起了什么，高涨的情绪开始渐渐回落。

“不过他和我说，他最幸福的时候，是遇见他妻子的时候，后来还诞下了一位可爱的女儿，只是现在她们都已经去世了……”

“你见过她们？”

不知为何，薇洛丝觉得达伦的颓废，或许就与此有关。

Chapter 101

“没有，达伦爷爷让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去世了，我只知道他经常去瓦尔卡姆城外的小山坡上祭拜她们。”

“她们是怎么离世的？”

直觉告诉薇洛丝，达伦的颓废和他的妻女有关，只可惜安吉对此一问三不知，别说是达伦妻女的离世原因，她就连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

继续问下去也得不到什么结果，她还是得前往罗丝太太的住宅一趟，只是临走之前，她将之前送给刀疤的魔法联络胸章也送给了安吉。

小女孩的身上有着微弱的魔力气息，联络胸章这种级别的魔法道具是可以使用的，她在教会她如何使用胸章之后，就带着梅维娜离开了达伦的家。

傍晚悄然而逝，明月悬空，在外面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达伦一身酒气地回到了家中，他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叹出一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意识清醒了不少。

沙发的桌上还有着一些面包，这好像是安吉给他留的食物，他沉默了几秒，随即耸了耸肩，拿起面包啃了起来。

年迈佝偻的躯体已经重新充满了力量，可他的外表却看上去依旧邋遢，安吉听到动静后从二楼跑了下来，坐在了达伦的对面。

“达伦爷爷，你认识候补圣女薇洛丝吗？”她好奇地看向了眼前的老者，似乎是有很多话想要问。

达伦的消息不像安吉那么闭塞，他虽然整天酗酒，过得浑浑噩噩的，但是瓦尔卡姆发生的大事他基本都知道。

“认识倒是不认识，但是听说过她。”

“她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安妮莫名有些激动。

因为她所认识的薇洛丝，打破了她对人类贵族的刻板印象，她发现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她想的那么黑暗。

可达伦的回答却令她一怔。

“是个傻子。”

“诶？”

“为了救和她无关的人，她好几次都陷入了生命危险，要不是她治疗术厉害，恐怕她都死好几次了吧？这种家伙不是傻子是什么？”

心头一跳，安吉双手撑着沙发，两条小腿不由得自己晃动了起来。

达伦的话让她内心更加愧疚，她的报复好像找错了对象，甚至还伤害到了善良的少女。

她简直快成了那些肮脏贵族的帮凶。

“……达伦爷爷，这个世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当然有，只不过很少很少，而且这样的人，一般都死得很早。”

“为什么？”

安吉歪了下脑袋，随后达伦还未解释，她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知道了。”

为了拯救他人而甘愿付出生命，这种人怎么可能活得久呢？

她们的善良会被那些肮脏贵族利用，最终被榨干最后一丝价值，死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这个世界仍然是黑暗的，只不过薇洛丝是那道渺小的光而已。

“达伦爷爷呢？达伦爷爷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吧？”

提起达伦以前，安吉的双眼就开始发光。

他可是她的偶像，他年轻时拯救无数人类的英雄事迹，她都快倒背如流了！

“是吧？反正我早就不当什么英雄了，就算实力恢复了也不会再回去当什么英雄。”

说着，达伦忽然摊开右手，恐怖的魔力在他的手心疯狂旋转，逐渐形

成一把红色的长刀。

只是看一眼这把长刀的刀刃，安吉的小心脏就扑通扑通狂跳起来，额头更是冒出了不少汗水。

“怎么样？我说的那些故事，可不是骗人的。”

“好，好厉害啊！达伦爷爷你是我的偶像！”

在收起魔力之后，客厅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安吉这才松了一口气，眼中精光暴涨，看向达伦的目光中满是崇拜。

他不仅是她的偶像，更是拯救她们的英雄！就算是薇洛丝姐姐，也比不上达伦爷爷！

“对了，达伦爷爷，你们这样的人，真的会缺钱吗？”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安吉红着脸，小声问道。

“会啊，像我现在，已经快连买酒的钱都付不起了，而那个薇洛丝的话，她应该和我差不多吧。”

背靠着沙发，达伦接着说道，

“她来到瓦尔卡姆后治疗了很多人，但都是免费治疗的，一点钱都没收，教会给候补圣女的补贴又是月结的，所以她身上应该也没有多少钱吧。”

“还有，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心里一慌，安吉连忙摆手，低头道：“没，没什么！”

原来，那十几枚金币，真的就是薇洛丝所有的钱了吗？

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浓，心底里的愧疚简直就快要将她淹没了，她看向达伦口中咬着的面包，恨不得上前一步直接给它抢下来。

然后回到面包店，将它重新换成金钱。

……

另一边，夜晚来临后，薇洛丝来到了罗丝太太的住所前方。

因为罗丝太太身份特殊，她的住所周围布满了守卫，就连暗中都有着

不少眼线。

在守卫通报了她的到来后，住所的大门才缓缓打开，她步入其中，见到了大厅内坐在轮椅上的罗丝太太。

“这不是我们的圣女吗？快跟我来，去客厅坐坐。”

“罗丝太太。”

优雅地提裙行礼，薇洛丝跟在罗丝的身后，前往了别墅内的客厅。

刚在沙发上坐下，罗丝太太就呵呵一笑，吩咐自己的仆人道：“去把我珍藏了最久的茶叶拿出来，我要好好招待招待这位教会圣女。”

她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是晚宴上还不够亲近的话，现在的罗丝太太怎么看薇洛丝怎么满意。

薇洛丝知道，这是她舍命替她挡刀的结果。

嘴角的笑容被她抑制下来，她摆摆手，谦虚道：“我还只是候补圣女，罗丝太太这么称呼我，如果被其他候补圣女听去的话，只怕是有些不妥。”

说完，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茶，但罗丝太太却不会这么觉得。

她哼哼一声，底气满满地说道：

“怕什么？在我眼里，你就是教会的圣女大人，不，不只是在我眼里，那些被你拯救的人，他们都把你当作了教会的圣女。”

“其他候补圣女不服气，那也得憋着，有本事，她们也做出这些事情来！”

看来，罗丝太太也彻底跪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两只手放在胸口，薇洛丝的坐姿万分端庄。

“我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成为真正的圣女！”

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永远会讨得老人的欢心，罗丝太太笑了笑，吩咐仆人给她泡茶。

在此期间，她也问起了少女的身体状况。

“身体怎么样了？那一刀刺得可是很深的，要是不舒服的话，我去叫人找那些厉害的医师过来，再给你看看？”

“多谢罗丝太太关心，我身体没什么大碍了，这次来找您，主要是想要知道有关达伦的事情。”

“达伦啊……”

想起了从前，罗丝太太的脸上闪过一丝怀念。

“您认识他吗？”

“认识，不过我对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他退隐，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去世了。”

果然！

薇洛丝就猜到是这样！

“说来也可怜，当初一场战乱蔓延到了她们的城市，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都死在了战乱中，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

“而战乱爆发的时候，达伦在其他城市抵御入侵的魔物……”

罗丝太太的话让薇洛丝感到了一些头疼，根据这些信息，她其实能猜到一点达伦退隐的原因。

身为拯救了无数人的英雄，他却没办法拯救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这放在谁的身上，都会心死。

达伦多半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退隐到瓦尔卡姆，过上心灰意冷的颓废生活，甚至也一点都不渴望活着。

对他来说，或许死后的世界才更加适合他，毕竟那里有着他心爱的人。

如果真是这样，想要帮达伦解除心结，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抿了一口茶水，不愧是罗丝太太珍藏许久的茶叶，味道醇香浓厚，还有着几分提神的作用，令薇洛丝清醒了许多。

“对了，达伦最近可能会遇上麻烦，蕾菈将这个消息转告你了吗？”罗丝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略显担忧地问道。

“麻烦？之前有商会想要买下达伦的别墅，被我赶走了，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商会？不，不是这个麻烦……”

……

瓦尔卡姆深夜，之前前往达伦住宅的瘦削男子在商会内，被黑袍人抓着衣领提到了半空中。

他一开始奋力地蹬着双腿，想要摆脱黑袍人的控制，但借着明亮的月光看清他背后的血腥弯刀后，他顿时老实了下来。

“大人大人！您想要知道什么，都可以问，问我，我什么都会说的！”

瘦削男子的声音夹杂着颤抖，生怕下一秒就被黑袍人用弯刀砍死，而幸运的是，黑袍人将他抓住并非是要杀他。

“你是不是知道达伦那老东西在哪里？”

他是达伦昔日的仇人？

瘦削男子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些什么。

“呃，是的是的，他的事情我很清楚，您尽管问我好了……”

“告诉我，我要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敢撒谎的话，哼，我一定会杀了你。”

取出弯刀贴在了瘦削男子的脸颊一侧，他惊恐地望着刀身镜面里惨白的自己，浑身止不住地哆嗦起来。

……

次日，虽然薇洛丝叮嘱过她近日不能出门，但不出门哪来的食物呢？安吉可得填饱自己妹妹和达伦的肚子。

将挂在衣架上的粗布兜帽摘了下来，她用它遮挡住了自己的面容，然后推开大门走了出去。

为了之后不再出来，她用从薇洛丝那抢来的钱购买了很多食物，在觉得能吃上几天后，她就拎着大包小包准备回到自己别墅。

只是在路过街道转角的时候，她迎面撞上了一位黑袍人。

“哎哟！”

安吉狼狈地摔倒在地上，手中拎的东西散落一地，她捂着自己的额头，有些生气地抬头看向面前的黑袍人。

她还没开口说话，就听到黑袍人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我跟你一路了，你就是安吉？”

“你谁啊？”

心头莫名一跳，安吉从地上站起来后，拍了拍自己脏乱的裙摆，与此同时，在黑袍人看不见的角落里，她触碰了一下藏在身上的联络胸章。

她察觉到了黑袍人的不对劲，有些后悔今日冒险离开达伦的家，现在她只希望胸章的另一边，薇洛丝能够得到她求助的讯息。

“你住在达伦那个老东西的家里吧？说吧，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啊？让开，我还要回去呢。”

将散落一地的食物从地上重新拎起来，她刚想要转身离开这里，一柄带着浓郁血腥气息的弯刀就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当然和我有关系了，如果你是他的女儿或者其他血缘关系，不久之后，你就会被我一剑砍死了。”

阴森的笑容从黑袍人看不清的面容上传来，安吉咽了咽口水，双腿止不住地开始打颤。

她将求助的目光望向街边的路人，但面对手持弯刀的暴徒，没有人敢上前救她，甚至在发现黑袍人将弯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后，不少人都特意远离了他们。

眸光黯淡了下来，安吉在心里冷笑一声。

这种时刻，她为什么会对这些路人抱有希望？唯一会来救她的，或许只有达伦爷爷了吧？

不，或许还有薇洛丝姐姐……

“在此之前，你先带我去达伦妻子的墓地吧，他摧毁了我苦心经营的势力，我也要摧毁他最珍重的东西才行。”

什么？

他想要摧毁达伦爷爷妻子的墓地？

安吉心底里窜出了一丝怒火，她将达伦爷爷视为自己的偶像和英雄，自然也知道那里是他最珍视的地方。

哪怕是死，她都不可能将那里告诉他！

“不行！那是达伦爷爷最宝贵的东西，我绝不会让你摧毁它的！”

小脸因为生气而有些涨红，黑袍人愣了一下，随即一边怪笑，一边抓住安吉的胳膊，施展魔法带着她朝着城外飞去。

“你不会以为你不带路，我就不知道那个地方了吧？有人早就将达伦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现在，我要当着你的面去摧毁它！然后再把你杀死在那里！达伦那老东西看见了，一定会非常愉悦的！”

桀桀桀的怪笑声在空中回荡，安吉惨白着小脸，绝望笼罩了她的内心，她只觉得自己现在浑身无力。

她不仅死定了，达伦爷爷妻子的坟墓也将被摧毁。

没有人会来拯救她们的，因为城外的墓地很远，到了那里，就算救援赶来，她也已经成为了一具死尸。

Chapter 102

教会为候补圣女安排的住宅内，薇洛丝掏出了发热发亮的联络胸章，低语道：“安吉？”

她昨日才给安吉魔法联络胸章，没想到今日她就点亮了这枚胸章，这意味着……她遇到了危险？

想起了罗丝太太昨天和她说的事，薇洛丝脸色一变，吩咐梅维娜在家等她后，就独自一人离开了住宅。

走到没人的街角，她直接转身为了魔女，随后取出联络胸章，感应着上面的魔力气息，她目光一凝，朝着城外飞速赶去。

……

另一边，黑袍人抓着安吉，来到了瓦尔卡姆城外的一座小山丘上。

这里视野开阔，是一片林中草地，不过四周除了青色的杂草外，还盛放着不少花朵，达伦妻子的墓碑，就竖在这里。

他将安吉重重地扔在了草地上，随后视线望向了草地中心的那座墓碑。

墓碑看上去已经有了一些年月，部分地方出现了轻微的破损，而在那碑文之上，赫然刻着达伦妻子以及他女儿的名字。

在墓碑的前方，有着很多枯萎的花，黑袍人虽然不认得这些花，但知道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品种，毕竟外形都比较相似。

“这就是达伦妻子的墓地吗？选的地方倒还不错，看来传闻不假，他真的很爱他的妻子。”

举起了手中的弯刀，兜帽下，黑袍人嘴角勾起了一个残忍的弧度，“只可惜，这一切即将变成灰烬。”

也就在这时，安吉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来不及清理自己身上的草屑，直接站在了墓碑前，张开双臂大声喊道：

“不行！我绝不会让你破坏这个地方！”

“你着什么急？我先毁了这个地方，待会就轮到你，等达伦那老东西来这里，一看自己妻子的坟墓不仅被毁了，里面还有你的一具尸体，他一定会很痛苦的！”

黑袍人桀桀怪笑，随后他想起了自己痛苦的过往，捏着弯刀的手爆出了许多青筋。

“就像他以前对我的那样，我辛辛苦苦培养的势力，都是被他这样给毁掉的！”

来到安吉面前，他直接伸手推开了她，待得她倒在地上后，黑袍人高举弯刀，准备将墓碑连同这片草地一起毁掉。

可下一秒，少女的急呼声从他背后传来。

“住手！”

冷笑一声，黑袍人放下了手中的弯刀，转过身面对来者。

“你是谁？”

那是一位气质圣洁的银发少女，兴许是因为着急赶路，有些气喘吁吁的，黑袍人之所以放下弯刀，便是想要知道她是谁。

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肯定是和达伦有关的人物。

想到这里，他眼底闪过了一丝杀意。

薇洛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杀意，但她却像是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表示，与此同时，她来到了安吉的身边，自我介绍道：

“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我知道您和达伦之间存在恩怨，虽然这么说有点过分，但还请不要破坏这座坟墓。”

“已逝之人，就让她们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吧，不要打扰她们。”

她回想起了罗丝太太昨日告诉她的事情，在很久以前，眼前的这位黑袍人培养了一股黑恶势力，他们在当地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后来达伦知晓了这种情况，便前往那座城市，灭掉了这股势力，只是那时候黑袍人恰巧躲在了地下室里，幸运地逃过一劫。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家伙对达伦怀恨在心，无时无刻不想着除掉达

伦，只可惜当时他还是大名鼎鼎的九阶强者，他根本不敢与之为敌。

现在之所以找上门，或许是知晓达伦已经不复当年，他也终于有了复仇的希望。

每每回想到这里，薇洛丝就有些无奈。

如今这黑袍人能找上门来，就是斩草不除根的后果，如果当年的达伦是她，她在灭掉这股势力的时候，一定会藏身在附近好几日。

直到确认没有人活着出来之后，她才会放心离去！

听闻了薇洛丝的话，黑袍人哼了一声，道："那我的仇呢？怎么报？"

原先他以为赶来的少女只是个默默无名的家伙，但没想到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这样一来，她就算和达伦有关，他也不能杀她。

毕竟他虽然很仇视达伦，但杀死候补圣女的后果，他仍然是不敢承担的。

没必要为了杀她而赔上自己的性命。

薇洛丝听了他的说法，心里则是吐槽不已。

这家伙报什么仇，他手底下势力干的那些事情，想要找他报仇的人多了去了，要不是达伦灭了他势力，他都不一定能活到现在。

不过就算心里是这么想的，她表面上依旧要维持圣女的圣洁。

"虽然我很想让你放下仇恨，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的仇来自达伦，自然是去找他最好，安吉只是居住在他家里的女孩，我不希望你伤及无辜。"

达伦的身体现在被她治好了，实力就算不及巅峰，八九阶的水准还是有的，而黑袍人魔力等级波动不是很强，很可能撑死了也就七阶。

这样的他去找达伦，必死无疑。

不过这个消息，黑袍人应该是不知道的。

"教会的候补圣女，也不过是个伪善的家伙。"

黑袍人对薇洛丝的提议十分不屑，"我的势力当初可是有几十上百

人，达伦将他们尽数杀死，难道我就只要杀死他，仇恨就会消除吗？”

“我不把他最珍贵的东西摧毁，不把和他有关的人全部杀光，我心中的恨是不会消散的！”

闻言，薇洛丝一只手放在胸口，带着几分请求的口吻说道：

“我知道你很恨他们，但我只希望你不要将仇恨扩散到无辜的人身上，同时也不希望你打扰已逝之人的安宁。”

说着，她张开双臂，拦在了安吉和墓碑的前方。

“怎么？你是想要阻止我？”

黑袍人的语气彻底冷淡了下来，他挥舞着手中的弯刀，其上的鲜血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显眼。

这是一柄杀死了无数人的凶刃，同时也暗示了黑袍人的心狠手辣，好似阻拦在他面前的，不管是谁，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哪怕候补圣女也不会例外。

安吉咬了咬牙，想要从薇洛丝的身旁站出来，在她看来，后者没有必要保护达伦妻子的坟墓，毕竟她们相识也就仅仅两三天时间。

可自己不同，达伦爷爷对她恩重如山，更是她心中的偶像和英雄，说什么她也要保护这座坟墓。

但薇洛丝却伸出手将她拦在了身后，并且对着黑袍人说道：“今天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伤害安吉和这座墓地！”

“薇洛丝姐姐……”

安吉刚一开口，薇洛丝就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不知为何，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就充斥在她的心间。

薇洛丝姐姐的背影明明很纤细，但躲在她身后，就好像这个世间所有的恶意都将无法伤害到她一样……

小脸逐渐爬上了红晕，安吉靠在薇洛丝的背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安静的笑容。

“好好好，看来你这位候补圣女，是站在了达伦的一边。”黑袍人说话越发不客气，身上的气势也因为调动的魔力而越发强烈。

“我只希望仇恨不要蔓延下去。”

“说得好听，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偏向达伦的，我的手下被达伦杀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出来主持公道？”

如果可以，薇洛丝想要敲开他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先不说他手底下势力为非作歹，那些家伙被达伦杀光的时候，她薇洛丝就连教会的修女都还不是吧？

甚至有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都不知道，怎么主持公道？

黑袍人这么说，她也算是知道这家伙根本就不是能够讲道理的。

“我听闻城内很多人都将你称之为圣女，说你温柔善良，是他们的信仰，那现在你既然要守护这个女孩和达伦妻子的墓地，那接下来，可一定不要躲啊。”

“要是躲开的话，我一定会把你伪善的一面，公之于众的。”

舔了舔血腥的刀刃，黑袍人怪笑着，朝着薇洛丝劈出了一刀！

他的目标当然不只是薇洛丝，还有她背后的小女孩和墓碑！

只要她闪开，她身后的小女孩必将死亡，达伦妻子的墓碑也必将破裂！

血色的刀光附着上了魔法，带着无坚不摧的气势朝着薇洛丝袭来，它威力虽然很大，速度却不快，薇洛丝想要闪躲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可她就是面色不变地盯着黑袍人，丝毫都没有闪躲的想法。

“薇洛丝姐姐！”

安吉一惊，她从少女的身侧跑出去想要挡下这一刀，但薇洛丝似乎早就料到了她会这么做，直接伸出手将她远远地推倒在地。

“哎呀！”

小女孩跌倒在地上，她慌忙地从地上爬起，想要重新赶到薇洛丝身

边，但时间却早已经不够。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血红色的刀光来到薇洛丝的身前。

黑袍人也没有想到薇洛丝是真的一点都不躲闪，在他看来，这种教会的候补圣女都是伪善的家伙，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跑得永远是最快的那一个。

杀死候补圣女，他还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所以在刀光即将落在薇洛丝的身上时，他只能大叫一声，拼尽全力地收回其上的魔力。

可尽管如此，充斥着残留魔力的刀光，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哧——！

刀光入肉的声音传来，鲜血溅在了安吉的脸上，她望着前方发生的一幕，陷入了呆滞。

刀光深深地切入了小腹，薇洛丝无力地倒在地上，鲜血不仅从恐怖的伤口处流出，她的嘴角也溢出了大量鲜血，不一会就染红了草地。

“薇洛丝姐姐！”

安吉很快回过神来，她夹着一丝哭腔，飞快地跑到了薇洛丝的身旁，她想要将她从地上抱起，但看到那腹部的伤口，她却只能放弃这么做。

现在她能够为她做些什么？

大脑疯狂转动着，安吉想要救下薇洛丝，但很遗憾的是，她发现她根本什么都不会。

她只能伸出手捂住少女腹部的伤口，同时恶狠狠地盯着黑袍人，咒骂道：“你这个疯子！”

兜帽之下，黑袍人的脸色也是一片苍白。

现在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他这一刀下去可是想着薇洛丝会躲的，现在既然没有，那可就糟糕了。

他不会治疗术，看这伤口的深度，这位候补圣女多半要死在这里了，

而作为罪魁祸首，他肯定会被教会通缉的。

他完全没有信心能躲过教会的通缉……

所以现在，最好是把小女孩也杀死，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知道是他杀死了候补圣女！

心一横，他刚想要动手的时候，薇洛丝的额头忽然光芒一闪，大贤者为她留下的魔法被触发，一股强烈的死亡危机笼罩在他的心头。

冷汗瞬间打湿后背，他想也没想，直接掏出极为珍贵的魔法传送卷轴撕碎，身影化作一道光飞向瓦尔卡姆。

“啊——！”

可即便如此，远在瓦尔卡姆的某人似乎将目光投向了这里，凭空出现的凌冽寒意依旧撕扯下了他一条手臂。

捂着自己喷涌鲜血的伤口，已经躲入城内的黑袍人猛地松了一口气，还好他十分果决，在触发候补圣女身上的魔法后，他就直接撕掉传送卷轴逃了命。

否则，他一定会交代在那里的……

那道恐怖目光的主人，他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不过，这下可怎么办？他杀了教会的候补圣女，还被那个该死的小女孩看见了……

粗略地用布料缠住自己的伤口，黑袍人陷入了沉默。

……

达伦妻子的墓碑前，安吉根本已经没空去搭理逃走的黑袍人，她用双手捂着身下少女腹部的伤口，眼泪滴答滴答地落在少女胸口。

“薇洛丝姐姐！捂，捂不住啊，这里一直在流血……”

虚弱地抬起手，薇洛丝用沾满鲜血的手掌抚摸了一下安吉的脸颊，满眼都是温柔。

“傻孩子，你没事就好，还有，还有帮我去看看身后的那座墓碑……”

擦了擦被泪水朦胧的双眼，安吉抽泣着，看向了她们身后的墓碑。

微风吹过，野花散落的花瓣飘落在她的面前，达伦妻子的墓碑同样染上了几滴少女的鲜血，但依旧安然坐落在这片草地的中心。

上面刻着的字迹，没有任何模糊。

Chapter 103

“墓碑，墓碑没事，薇洛丝姐姐，你，你也一定要没事啊……”

安吉几乎是哭着将这句话说了出来，温热的鲜血在她的手心逐渐冷却，她能感受到身下少女腹部流出的鲜血在渐渐减少。

这样下去，薇洛丝姐姐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

“太好了，这样……我就安心了。”

在得知墓碑没有被破坏后，薇洛丝轻笑一声，缓缓地闭上了双眼，那只抚摸安吉脸颊的手，也悄然落下。

心中一颤，安吉不再捂着少女出血的伤口，而是抓住她的肩膀摇晃了起来：“薇洛丝姐姐！不能睡啊！姐姐！睁开眼看看我！”

少女的心跳越来越微弱，安吉哭红了眼，从小到现在，拯救过她的人只有达伦和薇洛丝，她心里早就将他们视为了自己的家人。

如今薇洛丝姐姐为了保护她和墓碑而死，不甘与痛苦包裹她的全身，令她抓着少女双肩的手都逐渐失去了力气。

而在这些情感之外，一股浓烈的仇恨更是淹没了她的内心。

就是因为没有力量，她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才会连自己妹妹的病都无法医治，才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薇洛丝姐姐为了保护她而死！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人心险恶，只有力量才是唯一的真理！

不过也就在她放弃唤醒薇洛丝之际，冰冷至极的声音从天空中传来，一道白色的倩影出现在了她的前方。

“续命术！”

女子伸出手指朝着薇洛丝的心脏一点，时间好似停滞了一般，少女的生机不再流逝。

努力将沉重的眼皮抬了起来，借着温和的阳光，薇洛丝隐约见到了面色冰寒的蕾菈，之后，她艰难地勾起嘴角，低声喃喃道：

“……蕾菈？我就知道……你会来……”

“还有力气的话，赶紧治疗自己。”

薇洛丝还是第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大贤者的续命术，这种魔法很奇特，她能明显感到重伤下自己有多虚弱，但就是知道自己不会死。

就是这种续命术没办法把痛觉屏蔽，好在薇洛丝这具身体只是假身，并不畏惧这种疼痛。

抬起手，金色的光芒随着她的动作汇入她的腹部，恐怕的刀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就连流失的鲜血都重新补了回来。

白得吓人的脸色终于是再度拥有了一些血色，薇洛丝也捂着小腹，从地上坐了起来。

经过治疗的她肯定不可能和之前完全没事的自己相比，那股虚弱感依旧萦绕在她的心头，令她的眼皮总是不自觉地下垂。

安吉见她重新坐了起来，赶忙揉了揉眼睛，将眼泪擦去，然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薇洛丝。

“姐姐，姐姐你没事了？！”

“我怎么会有事呢？傻孩子。”

笑着摸了摸安吉的脑袋，薇洛丝刚想要说些什么，她就感觉一股很好闻的清香从她背后传来，除此之外，还有一股莫名的寒意也朝着她袭来。

“诶，疼疼疼！”

下一秒，她的耳朵就被拎了起来，蕾菈似乎是看穿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不是知道我会来救你，所以就用身体硬接那些招式？”

“哪里有！我这么做，只是，只是因为我只有身体能保护这座墓地……”薇洛丝小嘴一嘟，装起了可怜。

蕾菈闻言松开了手，她双手抱胸，面色冷淡地问道：

“这次是他不敢真的杀你，才让你侥幸活了下来，下次呢？如果真的遇见穷凶极恶的歹徒了呢？”

薇洛丝能够在那样的刀光中活下来，纯粹是因为黑袍人最后收回了力量，否则那一刀足以将她腰斩。

被腰斩之后，她可没有什么能力能够施展治疗术。

明明在鬼门关走了一回，薇洛丝却丝毫没有任何畏惧和后怕，她看着蕾菈，带着几丝调皮的语气说道：“不是还有你吗？”

“你会保护我的。”

“诶！疼疼疼！”

结果就是不出意外的耳朵又被拎了起来，蕾菈在见到少女还活蹦乱跳之后，内心也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只是表面上，她依旧满脸寒意。

“我可不是你的贴身护卫。”

“你生气了？”

“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你犯傻，如果不是我，你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从阿维克小镇相识至今，她已经拯救了薇洛丝好几次，如果没有她的话，她都不敢想这位少女能不能来到瓦尔卡姆。

可她始终不是她的贴身护卫，她身为大贤者，平日里可是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没办法一直在她身边保护她。

别说是接下来第三场考核了，就连这还未结束的二选，她都不知道能不能保护她，直至考核结束。

“谢谢。”

在她苦恼之际，她的耳畔响起了少女温柔的声音，她扭头看向薇洛丝，只见这位善良的候补圣女如今像是找到了依靠一般，满眼柔情与欣喜。

“达伦和这位小女孩，还有这座墓地，我会派人保护他们的，安全方面，你就不用操心了。”

蕾菈想要继续装冷淡，但话语却不知不觉地柔软了下来，她知道薇洛

丝是为了保护这些事物才硬吃下刀光的，所以她便决定派人保护他们。

只要达伦和小女孩，以及这座墓地安全，她应该就不会有危险了吧？

这样的想法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蕾菈摇了摇头，最终颇为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候补圣女薇洛丝只要还保持着自己的温柔和善良，那今日发生的事情以后依旧会上演，如今她这么做，只是暂时保住了她而已。

想要真正地保护她，那她就得抹去她的善良。

可这样的薇洛丝，真的还是她吗？还有要她保护的意义吗？

思来想去，蕾菈拿薇洛丝没有任何办法，她背对着，邀请道："瓦尔卡姆城南的花开了，没事的话，明天和我一起去看看？"

"这算是约会吗？"

薇洛丝闻言眼珠一转，一边用手指卷着自己耳畔的银色发丝，一边俏皮地反问道。

蕾菈则是有些不解。

"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你最近需要好好调整一下心情，你难道真的不会被死亡影响吗？"

"哦，原来是这样。"

最近几天里，薇洛丝好几次都差点死亡，在蕾菈看来，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以往的寻常心态。

这位少女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说不定心理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好好调整的话，恐怕会出大事。

蕾菈是这样想的，但薇洛丝心里却嘀咕不已。

她的确会被死亡影响心态，但最近几次，她压根和死亡不沾边。

她就是因为知道假身死不了，当时才选择这么做的，要不然真的危险来临了，她跑得比谁都快。

不过蕾菈因为这件事而关心她，感觉似乎还不错。

在约好明日一起去瓦尔卡姆城南看花之后，蕾菈就离开了这座墓地，赶回了瓦尔卡姆。

而也就是到了这时候，薇洛丝才有时间打量起四周的墓地，不过在此之前，她还得安慰安慰紧紧抱着自己胳膊不愿松手的小女孩。

揉了揉安吉的头发，她再一次施展起治疗术，借助圣光的力量消除了安吉内心残留的恐慌和畏惧。

同时放轻自己的声音，说道：“我治疗术可厉害着呢，再重的伤也会没事的，你不用担心我。”

“胡说！你能用治疗术，那为什么刚刚不用？”

安吉用两只红彤彤的大眼睛盯着薇洛丝，询问着她刚刚为什么不用治疗术的原因，而后者无言以对，只能撇开目光，看向达伦妻子墓碑前那些枯萎的娇花。

这一幕落在安吉的眼里，就是她在逃避回答。

刚才她不用治疗术，很明显是用不了吧？只有那位大姐姐来了，她才能用得出来！

还说不用担心呢，若不是那位大姐姐，她现在就已经死了！

想到这里，安吉抱着薇洛丝胳膊的力气更大了一些，而薇洛丝也只好继续摸了摸她的脑袋，不说话。

毕竟她总不能说，她刚才不用治疗术，就是笃定蕾菈会来救她吧？顺便还能猛猛拉安吉的好感度……

她真的太坏了！

“别离开我，好吗？”

小女孩闷闷的声音从她的身侧传来，她知道，哪怕刚才安吉表现得再勇敢，她也不过是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小女孩。

因为在贫民窟长大，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她被迫成熟，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才导致她总是忽略了她的年龄。

也只有现在，无论怎么看，她都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

“我不会离开你的。”

就像是母亲一般，薇洛丝低下头，凑近她的耳畔轻声承诺道。

银色的发丝垂落在小女孩的肩膀上，少女身上的香气掩盖了附近的血腥味，她的这番举动也终于是让安吉安下了心，情绪逐渐恢复了正常。

见她安静了下来，薇洛丝便观察起四周。

“这里就是达伦妻子的墓地吗？”

温和的风从不远处的林中吹来，草叶摇摆，一座孤零零的墓碑就竖立在这些草叶的中间，上面还沾染了几滴鲜血。

从地上起身，薇洛丝来到墓碑，蹲下身子说了声抱歉，随后轻轻地将那已经干涸的鲜血擦去。

将墓碑上达伦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念出，她将目光聚集在了墓碑前方的花朵。

“这些花是……”

“我知道，达伦爷爷和我说过，它叫星落花，不仅是因为它的外表看上去像是星星，更是因为它只在有星星的夜晚发光。”

安吉在这时来到了她的身旁，她望着那些枯萎的花朵，回忆了起来：“他还和我说这种花因为需要吸食魔物的魔力，所以只生长在魔物的世界，我们人类的世界是没有的。”

只存在魔物世界的花朵？

薇洛丝拿起了一株枯萎的星落花，端详片刻后，问道：“达伦为什么要送这种花给他的妻子？”

“不知道诶，达伦爷爷从没有和我说过这些。”

如果没有认错的话，这座墓碑前所有的花都是星落花，只是颜色各不相同，既然能够送给自己的亡妻和女儿，这些花一定是有深意的。

难不成，达伦的妻子和女儿很喜欢这种花？

薇洛丝思索了些许时间，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星落花只存在于魔物的世界，达伦是人类，照理说，他的妻子和女儿是见不到这些花的，又怎么会喜欢它们呢？

除非……她们本身就是魔物，原本的故乡也在魔物的世界，所以星落花才是她们最爱的花，在她们逝去后，达伦才会送这些花来祭奠她们。

人类和魔物之间的爱情吗？

越想，薇洛丝越觉得可能，她看向安吉，连忙问道："安吉，你知道瓦尔卡姆附近，哪里有星落花吗？"

"唔，我听达伦爷爷说，瓦尔卡姆和魔物领地交界处的西边，有一片星落花的花海，他以前时常去那里采摘。"

"只是后来瓦尔卡姆和魔物爆发了战争，他就从未去过了。"

星落花就在瓦尔卡姆的附近？

双眼微微眯起，薇洛丝有了些想法，接下来，她起身朝着达伦妻子的墓碑祭拜了一下，随后便抓着安吉的手腕，带着她回到了瓦尔卡姆。

蕾菈的动作很快，她派来的人在安吉回到瓦尔卡姆的那一刻，就已经保护在了她的身边，这样一来，薇洛丝也能放心让她离开了。

"回去吧。"

听到她这么说，安吉瞬间就变得恋恋不舍起来。

待在薇洛丝姐姐的身旁好舒服，有种被爱包围的感觉……

可她也知道，她这么晚都不回去，恐怕自己的妹妹和达伦爷爷都会担心她。

考虑了许久，她最终撇了撇嘴，低着头，有些失落地往达伦的别墅走去。

只是在即将见不到薇洛丝的那一刻，她转过身，双手放在唇边朝着她大喊道："薇洛丝姐姐！你也是我的英雄！"

喊完，她就嘻嘻一笑，朝着街道跑去。

薇洛丝则是无奈一笑，趁着路人还未将目光尽数透过来，转身走入小巷，仓皇而逃。

她可不想被他们围堵，一口一个圣女的喊。

英雄？圣女？她才不是呢。

现在的她只想早点回家，然后准备一下明日和蕾菈的约会。

Chapter 104

次日，薇洛丝难得地起了个大早，然而在魔镜前打量起了自己的容貌，思索着今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装饰比较好。

象征着候补圣女的项链她并不想戴，今日是她和蕾菈的约会，要是被路人轻易认出她的身份，那她想要的二人世界不就泡汤了？

头饰耳环什么的她也不想戴，那些都是参加宴会才会戴的东西，平日里，她戴起来只觉得很不方便。

约会这种事情，就得随心才行。

衣裙的话，太素太艳丽的都不行，思来想去，薇洛丝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件青色的休闲连衣裙，样式简单，穿在身上显得她很有青春活力。

圣女平时就应该像少女一样充满活力才对，那些能够凸显圣洁的圣女服饰，她真的很想在大场面才穿上。

毕竟那些衣服穿起来非常复杂。

只可惜，为了圣女的形象，她时常要在教会穿上那些衣物。

在卧室内磨蹭了好久，确认自己穿着打扮没有什么问题后，她才推开卧室门，朝着一楼走去。

途经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着书的梅维娜注意到了她的打扮，她放下书本，面无表情地问道：“你这么开心，是要去约会？”

“……你竟然猜到了？”

停下脚步，薇洛丝提起裙摆，低头再次看了看自己的打扮，之后又摸了摸脸颊，还以为是什么地方写着“她要去约会”这几个字。

梅维娜没有解释，她罕见地眨了眨眼，上下打量一番少女后，颇有些不安地问道：

“对方是谁？男的女的？家住哪里？身份地位高吗？我认识他吗？你不会是被骗了吧？”

“……我就那么像容易被欺骗感情的纯情少女？”

虽然这说明她薇洛丝伪装得很成功，但不管怎么样，她心底里还是莫名其妙有些羞恼。

只有她欺骗别人感情的时候，什么时候有人能够欺骗她的感情？

梅维娜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是那个意思，然后开口说道：“不是像，你就是，我得跟去看看。”

什么？跟去看看？

想破坏她的二人世界？

要是说这句话的是别人，恐怕已经是薇洛丝记上了，但既然是梅维娜，她也只好双手抱胸，直接将约会的对象说了出来。

“对方是大贤者蕾菈，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她恶名满身，我感觉更不放心了。”

眼角一抽，薇洛丝觉得她竟然说得还真有些道理。

大贤者的恶名真的是什么都有，其中就有一条是欺骗了无数少女的情感。

毕竟作为大贤者，蕾菈这些年拯救了无数人，总有些少女会对这样的英雄心生爱慕，而无情的蕾菈多半只会用冷漠来回应她们的爱。

要是被纠缠烦了，说不定还能从她的嘴里听到一个“滚”字。

久而久之，伤心的少女们因爱生恨，为她冠上了欺骗无数少女情感的恶名。

薇洛丝对蕾菈的性格，可谓是了如指掌。

除了她内心认可的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接近这位高冷的冰山大贤者。

“安啦，你尽管放心好了，她要是真的想对我图谋不轨，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摆摆手，薇洛丝赶着去城南的花园，所以在说完后便朝着屋外走去。

梅维娜想了想，倒也觉得她说得很对，大贤者蕾菈要是想对薇洛丝下手，现在这位单纯的少女恐怕早就沦为了她的禁脔。

而且经过她的接触，她也觉得以那位冰山贤者的性格，不太可能对这种事情感兴趣。

所以她也没有过多纠结，只是在薇洛丝出门之际，随口提醒了一句："等会下大雨，别忘记带伞。"

"就是因为下雨，所以才不能带伞。"

呼——

大门被关上，独留梅维娜一人在沙发上发愣。

待会下雨不能带伞？

什么意思？

她怎么已经听不懂薇洛丝在说些什么了？

……

"就是这里吗？"

因为忘了向主教借钱，囊中羞涩的薇洛丝只能徒步来到城南的花园，又因为对瓦尔卡姆不是很熟悉，所以这一路上浪费了她不少时间。

不过，能到这里，就算成功。

薇洛丝轻轻拍了拍胸脯，呼出一口气，她看向了前方的花园，金色的瞳孔中倒映出了粉色的海洋。

银白色的纤细围栏将这座花园圈了起来，似乎是为了符合花园的美感，围栏的样式也像是花朵一样，线条柔和美丽，充斥着尊贵的气息。

围栏的后方是一条石板小道，小道的两侧就是无尽的粉色海洋，娇艳的花瓣在阳光下盛开，一阵微风吹过，无数花瓣飘向空中，仿佛下了一场花雨。

好漂亮！

在这种地方约会，再好不过了。

轻笑一声，薇洛丝欢快地走了进去，可随后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城南的花开了，这在瓦尔卡姆可不是什么秘密，所以来这里的人非常多，而且大多数都是成双成对的。

像薇洛丝这样目前独自一人的，少之又少。

连忙掩住自己的嘴，她混入了这些人的人群之中，随后她就发现，来这里的大多都是情侣，举止都格外甜蜜。

那她和蕾菈来这里，在他们眼里，她们岂不是也是情侣？

想到这里，还未笑出声，不远处就有人偷偷地看着她，然后小声道："那是……薇洛丝圣女？！"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半张脸，生怕自己在这里被他们认出来。

这里应该是花园的入口，她还得在这里等蕾菈呢，要是被认出来的话，她可就别想在这里等到她了。

光是人海就能将她淹没。

这般想着，她一转身，结果身后的少女打量了一下她，惊喜地大叫道："诶？活生生的薇洛丝圣女诶！"

哦豁，完蛋。

少女的大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他们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叫喊道：

"什么？圣女在哪？！"

"就是她！捂着嘴的那位！"

"对！就算她捂着嘴，我也认得出她！"

眼见身份藏不下去了，薇洛丝只好挂起营业般的微笑，伸出手朝着他们挥了挥手。

然后下一秒，她就被众人包围。

“那个，那个圣女大人！能祝福我们吗？我们是刚结婚不久的情侣，呃，不对！是夫妻……”

“……当然。”

“圣女大人！我刚刚告白成功，能不能，能不能请您也祝福一下我们，我们想要白头偕老……”

“嗯，好的。”

教会的修女除了帮助他人的职责之外，自然也有驱邪赐福的能力，只是驱邪是真的，赐福倒只是将他们的美好愿望，告诉女神而已。

不过就算这样，也是很累的！

在祝福了几位情侣之后，薇洛丝赶忙找了个借口，从人群之中脱身，而追随在她身后的教会信徒连忙问道：

“对了圣女大人，您来这里，是在等人吗？”

“嗯。”

“哇，是谁啊？”

不知为何，他们感受到了八卦的气息，眼底里的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而薇洛丝对此只是微微一笑，顺便将手指放在唇前道：

“等下你们就会见到了。”

说完，她就彻底挣脱了人群，重新隐匿起了自己。

只是为了等待蕾菈，她一直都在花园入口，没有走远。

花园很大，花的种类也非常多，弥漫在空气中的香味很浓很浓，让薇洛丝感到有些不适，但为了和蕾菈见面，她还是忍了下来。

等待期间，百无聊赖的她从花海中摘下了一朵外形最为完美的金色花朵，随后将它藏在了手中。

待会和蕾菈见面，她就将它送给她。

她心里是这么想的，可这么一等，她便等了一个上午，蕾菈迟迟见不到身影，逼得她都在路边坐了下来，揉起了小腿。

她把她鸽了？

虽然很不想承认，但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是最有可能的。

为什么？是很忙吗？所以来不了？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落，薇洛丝刚垂下眼帘，冰冷的雨水就从空中打在了她的脸颊上，她抬头摸了摸脸颊，发现天色暗了下来。

下雨了。

就像是夏季里的暴雨，落下了几颗雨滴后，雨势一下子变得很大，原本还在赏花的情侣们瞬间被雨水淋湿，只有带伞的情侣们才幸免于难。

不，也不能说是幸免于难，雨伞只能遮住他们的上半身，他们的下半身依旧被溅起的雨水打湿。

原本还人来人往的花园一下子空了很多，娇挺的花朵都被雨滴打得垂下了脑袋，大雨中的花园显得有些狼狈，但最狼狈的，还要数薇洛丝了。

雨水一下子就打湿了她的衣裙，好在她的衣裙布料比较特殊，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她被淋湿了，只有那湿漉漉的长发才能看出一二。

银色的发丝黏在了脸颊上，视线被大雨遮挡，薇洛丝抹了把脸，提着裙摆在花园中乱跑，企图找到能够躲雨的地方。

“圣女大人！来这里躲雨！”

花园之中有几处白色的凉亭，亭内原本有着石椅石桌，空间很大，但现在都被人占满，想要挤进去几乎不可能。

看出了这点，站在凉亭外围的人走入了雨中，想要给薇洛丝让位，虽然薇洛丝内心很接受，但碍于候补圣女的形象，她还是只能摇摇头。

“不了，我再去找其他地方吧。”

提着裙摆，她跑向了别处，凉亭内的人想要伸手挽留，但大雨倾盆之下，只是一瞬，她的身影便消失不见。

见此，不少人心里一叹，颇为感慨。

这就是他们的圣女，甘愿自己淋雨，也不愿让他们受苦。

如果是换做城主之类身份高贵的人，下雨天他们这些人可没有资格占据凉亭，这里的石桌石椅，可都是为这些高贵之人准备的。

远离了凉亭，花园之中还有一些矮小的树木，虽然不能完全遮挡大雨，但多少还是能挡一些的。

薇洛丝就躲在了这些树木之下，她将已经湿透的长发挽了起来，雨水哗啦啦地从长发上滴落。

说实话，她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躲雨的必要，毕竟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淋再多的雨，也就那样了。

都怪讨厌的蕾菈，今天竟然放她鸽子，难怪恶名满满……

薇洛丝忽然明白了什么。

那个欺骗少女情感的恶名原来是这样来的，而不是她一开始想的那样……混蛋，这家伙就是个混蛋！

既然这么忙，约她做什么，她候补圣女也是很忙的！

有些气恼地想了想，薇洛丝站起身，想要冒着大雨回到家中，洗个澡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可事实总是不让她如意。

头顶穿过树叶，滴答滴答落个不停的雨失去了踪影，她愣了一下，耳畔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原来你在这里。”

……蕾菈？！

惊讶地扭头望去，只见一袭白裙的女子手持着淡蓝色的雨伞，眼神淡然地望着她，干净得像是冰山上的雪。

雨水打在地上，溅起的水花也无法落在她的白裙裙摆上，因为那柄雨伞是用魔力形成的，能够阻挡一切雨水。

看着她那么干净，薇洛丝心底莫名有些委屈。

“你怎么现在才来？”她略微带着质问的口吻问道。

蕾菈则是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她就像是化不开的冰，淡淡地说回道："我一直都在花园的入口处等你，但是没有见到你，下雨了，我才往花园内走了走。"

"我也一直在花园入口等你，我也没见到你。"

薇洛丝觉得蕾菈在撒谎！

她一上午都在入口处等她，但是就是没有见到她！

如果她真的来过，这身白裙加上如此冰冷的气质，她一定会第一时间就发现她的！

蕾菈的脸上倒是没有任何谎言被拆穿的窘迫，她轻挑眉毛，想起了什么，接着说道：

"这个花园只有一个入口一个出口，其他地方都是被围起来的，既然你也说你在入口，那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其实一直站在出口。"

"我来的时候，可是见到入口标记牌子的。"

蕾菈的话让薇洛丝心底里的委屈瞬间消失不见，她双手叉腰，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似乎是想要解释什么。

可转念一想，她发觉言语是无比苍白的，便掏出先前摘下的花朵，伸出手当作发簪，插在了蕾菈头发上，转移话题道：

"给你！我刚做的花朵发簪。"

摸了摸发簪，蕾菈嘴角微微一勾，道："谢谢？"

"咳咳……"

薇洛丝很尴尬地又咳嗽了一声。

她知道，其实那个一直站在出口等人的，就是她。

她怪蕾菈放她鸽子，其实是她自己站错的地方，一切的情绪，到头来都是怪她自己。

不，这也不怪她。

这花园她第一次来，又因为游客量过大，模糊了入口出口，这两个地方还没有管理人员，她怎么分得清呢？

她薇洛丝怎么会有错？

要怪，就怪花园自己！

是花园的错！

两人之间的氛围逐渐安静了下来，薇洛丝扭捏了一下，看着插在蕾菈头发间的金色花朵发簪，没话找话道：

“果然不太般配，以你的外貌和性格，还是那种淡色的饰品更适合……诶？”

话还没有说完，她挽起的长发就被花朵发簪插入，蕾菈也在做完这一切后，好好打量了一下少女，道：“它挺适合你的。”

少女本就圣洁，金色的花朵就像画布中点睛的一笔，让她看上去像是帝国皇室里被精心呵护的小公主，绝美中尽显尊贵。

“这是我送你的！”

“比起我，它更适合你。”

不容少女拒绝，蕾菈转身就离开了树木，同时示意薇洛丝跟上，而后者捏了捏自己被淋湿的裙摆，故意掩嘴打了个喷嚏。

“阿嚏——！”

“……抱歉。”

也就是这时，蕾菈才注意到薇洛丝身上的衣裙早就被雨水淋湿，挽起的长发也不断地流着水，从她的脖颈处滑入胸口。

抓住薇洛丝的手腕，魔力从她的手心开始进入薇洛丝的身体，一股温暖的感觉遍布少女全身，湿润的长发和衣裙在眨眼间被烘干。

这是什么魔法？

薇洛丝惊讶地看着蕾菈，故意带上了几丝小迷妹的感觉，只可惜后者不知道是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眼神，还是天生迟钝，没有丝毫解释的想法。

可恶啊，这换做是她，她就会在漂亮少女面前好好装一番才是！

“暖和了吗？”

“舒服多了，蕾菈真厉害。”

“只是个简单魔法而已，不算什么。”

真的就像是做了件不值一提的事情，蕾菈扭头就拉着她开始在花园内闲逛起来，雨伞因为是魔力所化，所以她不需要拿着便能遮挡住雨水。

大雨打得花朵个个都垂下了脑袋，在闲逛了几分钟后，薇洛丝就注意到了一处树下，蜷缩着一位小女孩，而她的身旁，放着好几束玫瑰花。

薇洛丝是很不想让她破坏她的二人世界，可小女孩抬头看见了她们，蕾菈更是注意到了她。

得了，条件满足，她得触发候补圣女的被动了。

拉着蕾菈来到了小女孩的身前，薇洛丝弯下腰，双手撑着自己的膝盖，就像是邻家姐姐一样，贴心地问道：

“怎么了？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圣女大人？！”

小女孩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将她给认了出来，薇洛丝脸上的营业性笑容也只好更甜了一些。

“有什么困难的话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解决哦。”

这话一出口，小女孩将视线看向了一旁的玫瑰花，她将它们拿了起来，抱在怀中，有些伤心地低喃道：

“这些花……因为下雨，没有人来买我的花，要是到了明天，它们万一枯萎，那就卖不出去了……”

“玫瑰花？”

薇洛丝有些不解，小女孩则解释道：

“对啊，来这里看花的，其实大多数都是情侣，这些象征爱情的玫瑰花，平时都是很受欢迎的，就是今天这场大雨……”

小女孩的困难就是花卖不出去。

如果是以前，她肯定大手一挥直接买下来了，然后大赚一波小女孩的好感，稳稳双赢。

但现在，她爱莫能助。

因为她现在浑身上下一分钱都没有，怎么买下这些花啊，难不成让小女孩打个欠条，之后找她要？

……这种事情她做不出来，也太丢候补圣女的脸了！

“这样啊……”

薇洛丝思索着如何才能拒绝她的同时，又狠狠地拉她一波好感，谁知小女孩惊喜地大叫一声，说道：

“难道说，圣女大人！您要买下我的这些花？这些玫瑰花可是象征着爱情，圣女大人买下它们后，可以将它们送给您喜欢的人！”

“啊，这个……”

望着小女孩充满期待的眼神，薇洛丝知道如果这时候拒绝她，别说是拉好感了，只会降好感还差不多。

她担任候补圣女以来，还没有人对她降过好感！

难道……

可恶啊，想她薇洛丝英明一世，如今却因为区区几枚铜币，即将身败名裂，这，这……

“给，不用找了。”

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看着的蕾菈忽然掏出了一枚金币递给了小女孩，她的大气不仅让小女孩狂喜，更是令薇洛丝一愣。

“谢谢大人！那我就先回去了！”

咬了咬金币，小女孩将篮子中的所有玫瑰花都塞入了薇洛丝的怀中，

随后提着空荡荡的篮子，就冲出了树木枝丫的庇护范围。

薇洛丝连忙提醒道：“诶！外面还在下雨！”

“下得好！”

小女孩头也不回，兴冲冲地从大雨中赶回了家，从大悲到大喜，或许就是如此。

下了场大雨，她原以为这些玫瑰都卖不出去了，结果到头来得到了一枚金币，不愧是慷慨又善良的圣女大人！

蕾菈和薇洛丝同行，小女孩自然也将她当成了圣女的伙伴，她所做的事情，功劳也都算在了圣女的身上。

薇洛丝则是心中一暖，不是因为小女孩，而是因为蕾菈。

她是因为看出了她没钱，才帮她付钱的。

“给你！”

将手中好几束玫瑰花递到了蕾菈的面前，薇洛丝甜甜一笑。

这是蕾菈花的钱，玫瑰花自然也都是蕾菈，只是在外人看来，她这个动作就像是在告白，而玫瑰花则是定情信物。

只可惜，大雨冲走了所有外人，这里是独属于她们的二人世界。

Chapter 105

不过，幸好这里是她们的二人世界，否则……

“给我做什么？它是你的。”

蕾菈没有收下薇洛丝的花朵。

“啊？不是你买下的吗？”

“我只是看你掏不出钱，才帮你垫付的。”

“哈？”

蕾菈能够看出她很缺钱，她真的很开心，但是垫付这种东西，她真的不喜欢啊！

蕾菈到底懂不懂怎么才能让对方心生好感啊！换做是她，别说是垫付了，她自己都会掏出一些钱来资助一下落魄的候补圣女！

“从现在起，你就欠我一金币了，记得找个时间还给我，在此之前，你可别出事了。”

“……不会有事的！”

薇洛丝起初愣了一下，随后笑出声了，蕾菈则是看似冷冰冰地扭开了头，继续在花园内走了起来。

薇洛丝怎么会不知道蕾菈的意思呢，她这么做，其实是在表现自己的关心，不希望自己出事。

只是，比起这种方式，她更喜欢蕾菈更加直接一点！

不过想想她也能理解，让冰山美人表现出关心他人的样子，这着实有点为难蕾菈了。

在花园内闲逛了许久，蕾菈最终还是选择了路边的长椅坐了下来，薇洛丝则靠着她，将之前的玫瑰花都取了出来，默默地编织着花环。

蕾菈只是看了她一眼，便将视线投向了花园之中的花。

这场大雨还夹杂着阵阵狂风，不少花朵的花瓣都被狂风吹起，接着又被雨水打落，散落在地上，无人问津。

花园的石板路上堆满了这种花瓣，甚至还有不少被狂风吹断的花，上面布满了行人匆匆跑过的脚印，看上去肮脏不堪。

天空是灰色的，这样的大雨天总是会不由得让人们的情绪低落，蕾菈在观赏了许久花园内的花后，渐渐地有些出神。

薇洛丝看出了她的异样，便轻声问道：“怎么了？”

“今天来得还真不是时候，如果不下雨的话，这座花园应该会好看很多吧？”蕾菈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她本意是想要带着薇洛丝来这座花园放松心情，结果遇上了这种大雨天，逛花园的美好心情都被摧毁了。

可薇洛丝并不这么想，她抬头望了眼天空，发觉雨势渐小之后，笑着回道：“谁说的，就是因为下雨了，这座花园才更加好看。”

“为什么？”

“答案待会再告诉你。”

薇洛丝将食指放在了唇边，卖了个关子，随后她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再次朝着身旁女子问道：“蕾菈，你以前很少来这种地方吗？”

“嗯。”

蕾菈回忆了一下，依旧有些出神地说道：

“小时候，我就被认定未来会成为大贤者，所以一直都在法师塔里学习，直到那里面的老师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能教我的了，我才从里面出来。”

“后来呢？”

“后来我就成为了大贤者，开始四处奔走，摧毁魔物的阴谋，最近能闲下来，还是因为……”

说到这里，她愣了一下，便没有继续说下去，而薇洛丝却已经猜到了原因，小声道：“是诅咒吗？”

“……算是吧。”

“有办法解除吗？”

“……总会有办法的。”

那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想想也是，如果蕾菈真的有办法解除自己身上的诅咒，她根本就不会来这里浪费时间。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她最近才稍微闲了下来。

只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蕾菈身上的诅咒，那该怎么办？

她可是人类的大贤者，而作为大贤者……她中了诅咒之后的实力是远远不合格的。

难道，她要自己撤下大贤者的职位，将它交给别人吗？

这个话题有些沉闷，薇洛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倒是蕾菈的情绪和开始一样，淡淡的，根本看不透。

她的想法和薇洛丝完全不同。

“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没什么关系，毕竟人类的大贤者，永远都不会消失……”

蕾菈微微垂下眼帘，就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对自己身上的诅咒并不是很上心。

是哦，作为大贤者，她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都不是自己，而是人类。

只要人类还能选出大贤者，她身上的诅咒就不算什么。

可薇洛丝根本不会这么想，她是魔物，她很自私，她希望蕾菈能继续成为大贤者，希望这种可怕的诅咒终有一天能够被解决。

雨渐渐地停了下来，肆虐的狂风也不知何时失去了踪迹，金色的阳光破开云层，洒落了下来。

薇洛丝从长椅上离开，站到了蕾菈的面前，之后她将手中编织好的玫瑰花环戴在了她的头上。

“很好看哦。”

银色的长发配上红色的玫瑰，显得格外引人瞩目，好在这里只有她们二人，这样的蕾菈也只有薇洛丝能够欣赏。

伸出手触碰了一下头发上的玫瑰花环，蕾菈轻声呢喃道：“玫瑰太艳丽了，不太适合我……”

如果是以前，薇洛丝或许会觉得她说得很对，但现在并不是这样，她送给她玫瑰花环，可不是朝着好不好看去的。

那里面可有着她的心意。

“谁说的？我觉得它很适合你，你那么素雅，想要好看，就需要配上这种艳丽的颜色。”

伸出手将蕾菈想要摘下玫瑰花环的动作拦下，少女前倾身子，弯下腰微微一笑，颇为霸道地说道：

“而且适合谁，那就是谁的，这是你之前说过的话，别忘了哦。”

蕾菈本想着说些什么话，再次拒绝少女，可金色的阳光从少女的发丝间透了过来，她脸上甜甜的笑容让她没有办法将这些话说出口。

这么做，会伤她的心吧？

难得闪过这样的念头，蕾菈只好将摘下花环的手伸了回来，少女见此挽着她的手臂，心情愉悦地重新在她的身旁坐了下来。

也就是在她让开之后，无数金色的闪光闯入了蕾菈的双眼，她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花海，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狂风散去之后，娇嫩的花儿重新挺起了花茎，雨水化作露珠，一颗颗地停留在花朵的花瓣之下，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它身上，令这片花海看上去波光粼粼。

偶尔的微风吹过，露珠飘落，金色的光芒又像是夜晚的星星，在空中一闪一闪的，美不胜收。

而那先前无比浓郁的花香，在大雨的冲刷之下，变得清新香甜，蕾菈感受着空气中的湿润，缓缓地抬头望向了天空。

淡蓝色的瞳孔之中，倒映出了一道彩虹。

原来，这就是薇洛丝之前说的答案吗？

蕾菈呆愣之际，薇洛丝眨了眨眼，偷偷亲昵地靠近了她，随后将脑袋磕在了她的肩膀上。

“我还是喜欢你这样的大贤者。”

嘟囔着，她在蕾菈的耳畔将这句话说了出来，蕾菈则是闻言收回了目光，许久都没有说话。

闻着来自身旁冰山美人的香气，薇洛丝想起了梅维娜先前问她的问题——为什么下雨不能带伞？

带了伞，还怎么蹭蕾菈的雨伞？怎么和她亲昵地站在一起？

她现在可以将脑袋靠在蕾菈的肩膀上，都是她不带雨伞的功劳！甚至就连平日里经常拒人千里之外的蕾菈，都没有感到异常！

估摸着，现在的梅维娜仍然是对此一头雾水吧？不过也很正常，梅维娜是很单纯的魔物，她的恋爱技巧，是她没办法理解的。

“这样的话能从候补圣女的口中听到，还真是少见。”

许久之后，蕾菈才开口，只是说话的时候，她全程都望着面前的花海，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好看。

大贤者平日里恶名满满，这次她中了诅咒，想要让她辞去大贤者之位的人恐怕大有人在。

所以，能从她的口中听到想要她留下来这件事，让她很惊讶？

薇洛丝觉得蕾菈内心肯定是很欣喜的，但冰山嘛，这种情绪肯定被她藏得很深很深，至少外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想要破开蕾菈的防，目前只能在床上。

忽然想起了之前好几次和蕾菈在床上云雨的经历，薇洛丝小脸一红，感觉周围的温度都开始莫名升高。

为了不被蕾菈发现异样，她小脑袋微微挪了挪位置，确保不容易被她看见后，轻笑道：“那你不得好好珍惜珍惜我？”

“已经救了你好几次了，还不够珍惜吗？如果你不改改自己的性子，未来我只能在墓碑前珍惜你。”

“知道了知道了。”

嘟起了小嘴，薇洛丝敷衍地回答了几声，蕾菈似乎也已经习惯了她的敷衍，目光继续停留在了摇曳的花海之上。

薇洛丝知道，她口中的珍惜并不是这个意思，蕾菈误会了她，可她也不想向她解释。

想要融化冰山的心，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稍显寒意的温度因为阳光的再现而再次变得温暖，新的游客开始在花园中出现，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后，蕾菈带着薇洛丝站了起来。

雨后的花园，远比之前更加漂亮，她们要将刚才逛过的地方重新逛一遍，这样才能弥补之前的遗憾。

只是这一次，哪怕不用撑着雨伞，她们彼此之间都走得很近很近。

……

魔物领地，古朴大气的城堡之内，一位气息深不可测的中年男子坐在城堡大厅的主位之上，前方跪着不少浑身充满煞气的人形魔物。

大厅的正中间，还站着一位披着黑袍的男子，他低着头，嘴上说着些什么，没有和中年男子对视。

在他的黑袍上，有着很明显的黑夜月亮标志。

“确认人类大贤者抵达了瓦尔卡姆，定好的计划也应该执行了，否则她若是提前离开这里，就错过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男子的声音很沙哑，就像是常年躲藏在黑暗之中的怪物，身上天生就带着令人厌恶的气息。

他的话引起大厅内另一位人形魔物的不满。

“计划？你知道创造那一头怪物，需要多少魔物的鲜血吗？我们这片魔物领地可供不起这种怪物，我不同意执行这个计划！”

“大贤者是所有魔物共同的敌人，只要能够除掉她，它们的牺牲，不

说君主大人，魔王大人也会记在心里的。”

“哼，说得好听，走到如今这一步，还不是你们十夜会办事不利？但凡你们的药剂不出差错，瓦尔卡姆早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这可怪不到我们身上，那药剂我们自己都没有研发出解药，要怪，就怪那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谁知道她竟然有办法驱散灵魂上的魔力。”

“说到底！还不是你们考虑不周全！”

眼见大厅内的两人逐渐吵了起来，坐在主位上的中年男子用力一拍扶手，微怒道：“够了！”

洪亮如钟的声音瞬间在大厅内回荡，那些凶神恶煞的人形魔物脸色皆是一白，心生惧意，不敢再多说些什么。

中年男子可是这片魔物领地的领主，更是货真价实的魔将，他在魔物世界中的地位仅仅处于魔物君主之下，实力尤为恐怖。

在他开口之后，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思量了许久，他抬眉看向了大厅中心站着的男子，问道：

“这个计划你能保证百分百成功吗？”

男子心中一喜，道：“不出意外的话，必定成功！”

“那，我就再信你们一次。”

……

瓦尔卡姆的兵力因为不及魔物领地，所以在交界地，人类势力只占据了一小半，剩下的地方，几乎都驻扎着魔物的士兵。

在人类势力的最前线，背上背着重剑的副士官走上了瞭望台，朝着四周的士兵大声道：

“打起精神来，魔物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再坚持一天，支援就来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去休息几日了。”

这里的许多士兵都已经在此驻扎了很久，每日都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再不休息的话，魔物就算不袭击，他们自己也得累垮了。

所以，很快会有一批新的士兵到这里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马上就能回城见到自己的老友和亲人，副士官暗地里呵呵一笑，心情也不由得愉悦很多。

只是很快，他身旁的士兵望着远处，惊恐地大叫了一声："魔，魔物？！"

魔法警报在下一刻响起，副士官心下一沉，顺着士兵的视线朝着远处望去。

这些天里，魔物也袭击过他们，但几乎都是交战就撤，看上去只是想要压垮他们的精神，如果这次的袭击也是如此，那他们也能抵挡下来。

只是……

副士官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手心不知不觉冒出许多汗水。

利用魔法，他看得很清楚。

远方烟尘四起，袭来的除了远比以前多十几倍的魔物士兵之外，还有一只躲藏在烟尘之中，睁着血腥瞳孔的狰狞巨怪！

……就凭他们，是绝对抵挡不住的。

"快……快将敌人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回城内！"

Chapter 106

前线大败，驻守在那里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这道消息传入瓦尔卡姆内，绝望的阴霾又加重了几分。

为了抵挡这次汹汹来袭的魔物士兵，城主等一众高层带着城内剩下的士兵亲自出征，大贤者蕾菈也赫然在列。

候补圣女的住宅中，梅维娜听说了薇洛丝的想法，颇为错愕道：“什么？你也要去战场？！”

“嗯。”

“你只会治疗术，去了战场有什么用？而且我听说它们派出了很可怕的怪物，那不是一般士兵能够抵挡的。”

前线士兵之所以大败，据说是因为魔物派出了极为可怕的巨兽，城主梅德和大贤者蕾菈亲自出征，恐怕也是为了对付它。

候补圣女薇洛丝能做什么？

她只会治疗术，去了战场简直就是送死。

“这次战争的伤亡率会很高，你去了很有可能会死在那里。”

梅维娜不想她死在那里，薇洛丝则自己有些打算。

“我只是想要为这座城市尽一份力而已，而且我不会在真正的前线，多半没事的。”

星落花就在交界处的西边，而那里是一片战场，这次是个还不错的机会，只要她也上了战场，说不定就可以前往那里，将星落花带回来。

达伦的妻子那么喜欢星落花，她要是将它带回来，或许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他的看法。

“我也要去。”

梅维娜想要去战场上保护薇洛丝，后者自然不可能答应。

“你是魔物，我不想让你动手残杀同类，还是留下吧。”

“魔物和人类可不同……”

“我不同意，到时候人多，万一你身份暴露了，怎么办？”

拍了拍她的肩膀，薇洛丝接着说道，“安安心心地待在这里吧，我会平安回来的。”

知道她说得很有道理，梅维娜迟疑了好久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反驳她，最终只好作罢。

战场可不是她能去的地方，一旦被发现了魔物的身份，她只会率先遭受到人类士兵的围攻。

薇洛丝考虑得很周到，但不跟在她的身边保护她，梅维娜总是觉得有些不安。

离开了自己的住宅，薇洛丝撩起额前的发丝，找教会的主教借了点钱，随后来到了西街区达伦的别墅前。

敲了敲门，开门的不是达伦，而是安吉。

她在见到来人是薇洛丝后，平淡的双眼瞬间充斥着惊喜，甚至招呼都还未打，她就抓着后者的手腕，强行带着她进入了屋内。

在她眼里，现在的薇洛丝既是她的姐姐，也是她的母亲，那种被关心被照顾的感觉，令她有些着迷。

这是达伦爷爷完全无法给予她的感觉。

薇洛丝来这里是和安吉道别的，毕竟这次前往战场，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临走前，她也得刷一波安吉的好感。

而且候补圣女薇洛丝上战场的消息，得传遍瓦尔卡姆才行，这样一来，赞美她的声音才会越发响亮。

到时候，她的魔力等级才有可能迈过七阶初期，朝着中期迈进。

在得知了她要上战场之后，安吉表现出了强烈的不舍与不安，她不希望喜欢和关心着自己的薇洛丝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可我若是不去，危险的，就是你们。”

摸了摸安吉的脑袋，薇洛丝浅浅一笑。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语调也很温柔，就像是早上诉说的早安，仿佛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是微不足道。

可安吉明白，上战场到底有多危险。

前线士兵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才刚传遍整个瓦尔卡姆，现在顶上去的士兵，阵亡的概率绝对很大。

不过，她也知道，薇洛丝姐姐下定决心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这时候，她想起了达伦爷爷和她讲过的英雄故事，那些英雄也像薇洛丝一样，哪怕前方再黑暗，她们都会义无反顾地踏入其中。

包括达伦自己年轻的时候。

可当这样的英雄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时，安吉才知道这种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踏入黑暗的感觉有多痛苦。

她没有办法帮到薇洛丝姐姐，只能向女神祈祷她能够平安归来，这种无力感让她万分羞恼。

薇洛丝看出了她的小心思，她轻声安慰了她几句，并承诺自己一定会平安回来后，就向她询问起了达伦的情况。

在得知达伦出去买酒之后，她便选择和安吉告别。

临走前，这位小女孩拽着她的裙摆，嘴上嚷嚷着英雄什么的，这让薇洛丝再次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脑袋，笑出了声。

在她的心里，她恐怕已经成为了真正的英雄。

……

瓦尔卡姆西街区的酒馆内，一身邋遢的达伦来到了柜台前，从破旧的口袋里取出了两枚银币，放在了柜台上。

“两银币，给我来一瓶麦酒。”

柜台小哥一边擦着手中的酒杯，一边将打量的目光投向达伦，要不是他还穿着那一身破烂的衣服，他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

虽然达伦的面相依旧苍老，但精气神都要比以往好上太多，一看就知道他还能活上很久。

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还有人可以越活越年轻？

柜台小哥将这个疑惑压在了心里，随后摇了摇头，开口道："涨价了，现在麦酒要五银币。"

"又涨价了？还贵那么多？你们这……"

达伦一惊，话语间显得有些局促，他浑身上下就这么两银币，要是买不了麦酒，他今天可就连酒都喝不到了。

对此，柜台小哥耸了耸肩，回道：

"我们也没办法啊，战争越来越激烈了，来瓦尔卡姆交易的商人几乎没有了，再过不久，等我攒够了钱，说不定连我也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去哪？"

"谁知道去哪，反正离开这座城市就好。"

达伦沉默了一下，便没有再继续说话，这时，一道刺耳的声音从酒馆大厅内传来。

"哟，这不是达伦老头吗？今天又来买酒了啊？"

拎着一瓶酒，红着脸，带着几分醉意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柜台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达伦，冷嘲热讽道：

"我记得麦酒可是涨价到五银币了，你还买得起吗？"

此话一出，酒馆大厅内瞬间哄堂大笑，达伦老头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笑资，每次看到他前来买酒的时候，总是让他们产生一种难言的优越感。

而之所以会如此，还是因为达伦的无视。

这股优越感令中年男子最先嘲讽了他几句，在得到的是无视之后，他们就开始变本加厉。

渐渐地，达伦也就成为了酒馆内最下等的人。

掏了掏耳朵，达伦本不想搭理这位喝醉了的中年男子，转身朝着酒馆外走去，可中年男子见他又无视自己，醉酒之下，怒火在他心底里燃烧了起来。

他跨出一步拦在了达伦的面前，伸出拳头在他面前晃了晃，似乎只要他不听话，他就会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酒馆内的众人大多都是以看好戏的模样看着他们，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这一拳会不会把达伦打死，因为他们只想要看热闹。

就连柜台小哥也摇了摇头，没有想帮达伦的意思。

可就在中年男子一拳即将打在达伦脸上的时候，柔和的女声打破了酒馆内喧闹的氛围，令不少人都惊讶地望向了门口。

“住手，我帮他买。”

白裙少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缓步来到柜台前，将五枚银币放在了柜台上，随后她转过身，淡淡地看向了想要动手打人的中年男子。

在看清少女的容貌后，男子的酒清醒了很多，他缩回了手，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格外尴尬。

“圣女大人……”

“你是想欺负老人吗？”

“呃，不，不是……我只是……”冷汗从额头滑落，男子之所以如此紧张，倒不是因为薇洛丝有什么压迫感，而是因为自己的行为。

在他心里，薇洛丝就是真正的圣女，她的温柔和善良，都让他深深着迷，是他下定决心崇拜和追随的信仰。

可就是在自己的信仰面前，他竟然做出了如此丑陋的行径，对老人动手什么的，肯定会被圣女给厌恶的吧？

慌乱和痛苦交杂，他最终随便找了个借口，狼狈地逃离了酒馆，而大厅内那些想要看戏的人也安静了下来，不再说话。

在自己崇拜和尊敬的人面前，没有人不想要维护自己完美的形象，他们也是如此。

柜台小哥拿出了一瓶麦酒，将它递给了达伦，达伦只是看了薇洛丝一眼，便接过麦酒，走出了酒馆。

他打开酒瓶的盖子，咕咚咕咚往嘴里灌了几口，回头看向跟来的薇洛丝，问道：“你不是想要我身体好吗？为什么还要给我买酒？”

薇洛丝一只手捂着胸口，垂下眼帘，罕见地带着几分不满和怜惜说道：“我不希望见到昔日的帝国英雄被别人如此羞辱。”

走路的脚步一顿，达伦笑了笑，回道：

“呵，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不就是想让我复出，好给你们圣女的二选考核加分吗？别做梦了，我是不会这么干的。”

“帝国英雄什么的，我早就不当了，等到瓦尔卡姆沦陷了，我就带着安吉她们离开这里，没有人能够约束我们。”

在达伦面前，薇洛丝接近他的目的一览无余。

可即便被说中了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薇洛丝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身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哪怕是大难临头，也应该面不改色！

她缓缓地摇了摇头，说道：“那是我以前的想法，现在的我，只希望您不要再这么颓废下去了。”

“说得好听，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达伦活了那么久，可不会因为一两句话就改变自己心里的看法，在他看来，无论薇洛丝说些什么，都是想要骗他复出。

而见他如此，薇洛丝知道，安吉并没有将达伦妻子墓地和黑袍人的事情告诉他。

不过，这也正合她意。

嘴角一勾，她轻声道：“您妻子是魔物吧。”

刚才还只是停下脚步，这次，就像是时间停滞了一般，达伦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浑浊的瞳孔中充斥着不可思议。

他妻子是魔物这件事，他埋得很深。

……她是怎么知道的？

见他如此，薇洛丝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人类和魔物之间诞生爱情，是很稀少珍贵的，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相爱的，但您的妻子一定不希望见到你这样度过余生。”

“你又不是她，你懂什么？”

没有追问她是怎么知道的，达伦不耐烦地摆摆手，驱赶道，“如果你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你可以回去了，我是不会复出的。”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爱人一直颓废下去，哪怕她是魔物也一样。”

达伦没有回话，他显然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和薇洛丝继续聊下去，所以后者想了想，上前一步来到了他的面前。

“我来这里，是和您暂时告别的。”

从怀里将联络的魔法胸章递到达伦面前，她接着说道，“这是魔法联络道具，如果您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通过它来联系我。”

“什么意思？你要走了？”

“我明天就去战场了。”

“……那里不是你能去的地方，你去了也只是送死。”达伦接过了她手中的胸章，同时下意识地开口提醒道。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就没有人会上战场保护瓦尔卡姆了，而且我会在士兵们后方的，不会有事的。”

“天真的想法，战场永远都是风云变幻的，有时候待在后方，才更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达伦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起来。

“没有用的，你们什么都保护不了，瓦尔卡姆最终只会成为魔物的领地，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不努力一下，谁知道呢？”薇洛丝倔强地反驳道。

“再努力也没用的，保护，不过就是个笑话……”

过往的回忆就像是潮水一般涌入脑海，达伦不自觉地捏紧了手中的胸章，沉寂了无数年的不甘与痛苦又一次开始蚕食他的心脏。

他想起了他为了保护众人而拼命战斗的样子，想起了和爱人许下誓言的那一天，想起了女儿出生的模样……

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萨拉帝国内的无数人都称他是英雄，可只有他知道，英雄其实都保护不了。

他拼命救下的城市，在两三年又陷入了战乱，阻拦下的魔物，又一次次卷土重来，就连最爱的人，他也没有保护住。

所谓的英雄，到头来，就是一场空。

或许，这就是命运，在它的面前，什么英雄，什么勇者都只能被迫选择跪在地上，向它臣服。

所以，他看清了现实，认命了。

瓦尔卡姆被魔物占领，如今看来也是命运。

“会赢的。”

不知道是因为达伦的这句话，还是因为他的颓废，薇洛丝微红着脸，难得有些生气。

“我不想再见到孩子因为失去双亲而痛苦了，也不想再见到这座城市化为人间地狱，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保护这座城市的。”

“所以，还请你不要再说些丧气话。”

眉毛微蹙，少女对达伦的最后一丝敬意似乎也因此破碎，她毫不客气地称呼他为“你”，不再将他视为昔日的英雄。

而且在说完这些话后，她主动转身离去，看上去不想再搭理达伦。

这样的少女，让达伦陷入了沉默。

如果说，一开始他还觉得她是想要让他复出，为她二选加分的，那现在，他觉得她是真的不希望他变得如此颓废。

而且这场战争，她其实根本没有参加的必要，她这么做，是真的希望瓦尔卡姆能在魔物士兵的冲击下，守住城市。

可这怎么可能呢？

她太天真单纯了。

“呵，没有被命运击垮过的你，怎么会明白我的意思呢？这次魔物发动的战争可不简单，你要是真去，多半会死在那里！”

闻言，薇洛丝头也没回，一边继续朝着瓦尔卡姆兵营走去，一边回道：

“如果战死沙场可以换来瓦尔卡姆的和平，那我会欣然接受的，如果不能，那也应该可以为人类援军，争取一些时间……”

达伦愣了半天，猛地往自己嘴里灌了几口酒。

先前那男子嘲讽他的时候没有让他脸红，可在这位候补圣女的面前，他有点脸红了。

那是因为羞愧。

“真是够愚蠢的……”

嘴上这么嘟囔着，但他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年轻时候的他，品行都远远比不上这位候补圣女。

Chapter 107

候补圣女薇洛丝也想要上战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瓦尔卡姆，她的住宅被那些视她为圣女的人团团围住，个个都苦口婆心地劝她放弃这个想法。

毕竟上战场的风险很大，他们不想听见薇洛丝阵亡的消息。

雷克斯其实也算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是瓦尔卡姆的高层，但并不在这次出征的名单之中。

所以，他也想要劝说薇洛丝留下，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只可惜，少女作出的决定，他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薇洛丝最终还是进入了出征的队伍，朝着战场出发。

不过与此同时，芙洛菈和她的冒险者小队也在这支队伍中，这让雷克斯担忧的心变得安稳了不少。

瓦尔卡姆的最北边，因为靠近魔物领地，所以在很久以前修筑了一座雄伟的魔法城墙。

如今许多年过去，逐渐被风化的城墙因为战争，而重新得到了修缮，气势上不仅更为磅礴，还夹杂着些许古朴的韵味。

在城墙之后，就是瓦尔卡姆最大的兵营，前往战场的传送阵，便在这座兵营之中。

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巨型传送阵的面前，趁着众人在摆弄启动传送阵的魔石，芙洛菈来到了薇洛丝的身旁。

“第一次上战场？”

“嗯。”

参加二选至今，芙洛菈可以说是一直被薇洛丝狠狠地压了一头，无论名声还是人格魅力，她连薇洛丝的背影都望不到。

这给了她很大的挫败感。

也就近些日子，她的积分超过了薇洛丝，这才让她内心好受了一些。

如今，她的心情变得更加愉悦了一些。

因为她发现，除了积分外，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压薇洛丝一头，那就是战场经验。

相较于薇洛丝这朵温室娇花，她芙洛菈可是很早就上了战场，并且斩杀过无数魔物，得到过无数积分的候补圣女。

战场上，她可是经验满满的。

在这个方面，她可以“指点指点”薇洛丝。

“紧张吗？”

看出了芙洛菈是想来做什么的，薇洛丝心底里无奈一笑。

芙洛菈再怎么厉害，她这个年纪也就是位少女，始终保留着一丝小女孩的心性。

她才没有心思和她在这个方面勾心斗角。

“有一点吧。”顺着芙洛菈的想法，薇洛丝回道。

“不用紧张，有我们在，你是安全的。”

芙洛菈娇哼一声，她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同时侧过身，让薇洛丝见到了安德四人小队。

“而且我们这支队伍的任务也不是去前线杀敌，而是在后方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一般不会有敌人袭击我们的。”

“嗯，知道了。”

赶往最前线抵抗魔物的士兵早在昨日就出发了，城主、大贤者以及许多瓦尔卡姆的高层都匆匆赶了过去，和魔物发生了激战。

今日这支队伍，除了部分士兵外，还有许多教会的修女牧师，城内的医师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后方治疗受伤的士兵。

因为队伍人数过多，所以哪怕是巨型传送阵，也只能分批次传送。

在传送阵前等待了一会，人齐之后，操控传送阵的魔法师将魔石捏碎，大量的魔力瞬间就从魔石中喷涌而出。

传送阵上的咒文被点亮，队伍中的部分人被传送至了战场，这其中就包括薇洛丝。

传送阵的另一边同样是兵营，只是和瓦尔卡姆兵营不同的是，这里的气氛极为肃杀，每一位士兵都像是经历了尸山血海一样，眼神中充斥着杀意。

这座兵营是专门用来守护传送魔法阵的，薇洛丝在抵达之后，就跟随着队伍继续朝着交界处深处走去，直至再次见到了另一座兵营。

这座兵营和之前的都不一样，哪怕还没有靠近，她就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前来迎接他们的士兵大多身上都带着伤。

“你们终于来了，这里已经有很多伤员了……”

队伍中的士兵留下来保护这座兵营，而薇洛丝和其他修女等人就被邀请进了兵营的帐篷中，见到了许多躺在地上的伤者。

薇洛丝刚想要对伤势很严重的几位伤者施展治疗术，结果帐篷内的另一位修女立马劝阻道：

“薇洛丝大人，他们交给我们就好了，之后要是有我们都治不好的伤员，就靠您了。”

“……知道了。”

薇洛丝因为一天施展不了几次治疗术，所以她的治疗术在她们看来是用来保底的手段，只有确认无法医治，或者伤者身份很尊贵时才能使用。

否则她要是用光了治疗术，同时又来了生命危在旦夕的瓦尔卡姆高层，这可怎么办？

她们的安排让薇洛丝一时之间闲了下来，她来到了兵营帐篷之外，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战场就是战场，无论在哪里，战场都是一个样子。

放眼望去，黄沙漫天，见不到任何一株植物，仅仅是几个月的交战，

这片交界地就变得寸草不生。

种有星落花的地方，会不会也已经变成了一片黄沙？

隐隐的担忧滑过薇洛丝的心间，不过她此刻更在意的，还是如何在不引起这些士兵的注意下，离开这座兵营，前往交界地的西边。

这其实很难，但不是没有机会。

“要喝点水吗？”

在她思索之际，芙洛菈拿着水杯靠了过来，这次的战争和她以往参加的不同，这次她必须要听从指挥的命令，所以她现在和薇洛丝一样，有些无所事事。

“谢谢。”

薇洛丝没有拒绝她的好意，她从她的手中接过水杯，抿了一口，双目则依旧望着远处的黄沙，微微出神。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里，是身体有些不适吗？”

“……我只是在想，人类和魔物之间，为什么要有战争呢？”

善良的候补圣女，自然是不希望发生战争的，所以薇洛丝低垂着眼帘，表情有些失落。

“魔物本性邪恶，而且很是贪婪，就算它们拥有的世界再广阔，也会一直觊觎人类的世界，这就是战争的由来。”芙洛菈解释道。

“那这座魔物领地的领主，也是因为觊觎人类世界的领土吗？”

“那不然呢？他这次为了进攻瓦尔卡姆，可是下足了血本，据说用几千只魔物的生命和鲜血，喂养出了一头很可怕的怪物！”

“那也太残忍了……想要打败那头怪物，我们也会牺牲很多人吧？”双手不自觉地握住了裙摆，薇洛丝薄唇轻咬，很是难受。

她心善，最见不得有人牺牲了。

Chapter 108

相比较薇洛丝，芙洛菈明显更为乐观一些。

“有城主和大贤者在，应该没事的，就是不知道前线的那些士兵，能不能顶得住魔物的军队……”

“真不希望有战争……”

“没关系，就算前线溃败了，魔物攻了过来，到时候我们也会保护你的。”提起保护，芙洛菈微微一笑，很是自傲。

要说她最为骄傲的东西，那还得是她的实力，这样的年纪便拥有着远超一般七阶的实力，这在圣城教会中都绝对是佼佼者。

“我也会保护你们的，我不想再看见有人牺牲了……”

“你？还是算了吧，你的治疗术虽然厉害，但一天也就只能治疗几个人，在战场上起不到什么大作用。”

芙洛菈忍住了自己的笑意，拍了拍薇洛丝的肩膀安慰道：“能够安全回到瓦尔卡姆，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她看来，薇洛丝来战场的作用并不大，她的治疗术一天只能治疗几个人，然而每天的伤员不计其数，这完全就是杯水车薪。

薇洛丝也没有反驳，毕竟要是让芙洛菈知道自己的治疗术拼尽全力能够治疗成百上千人，那还不得被她当做怪物看待。

而且这个消息要是泄露出去，她恐怕会遭受到魔物的各种暗杀，甚至人类之间，都有很多势力想要除掉她。

至于芙洛菈……

少女就是少女，喜欢争强好胜，心性还不够沉稳。

在这座兵营内安顿了两天，这期间，薇洛丝救了不少来自前线的高级士兵，其中有不少在军队中都是有着职位的。

“薇洛丝大人！”

“来了！”

帐篷内传来了修女的呼唤，薇洛丝想不用想就知道，又有前线的士兵因为伤势过重被送到了这里。

掀开帘帐，她走进了帐篷，随后望向帐篷中间的地板。

躺在那里的，是一位身穿魔法盔甲的男子，他紧闭双眼，面色苍白，嘴角还残留着鲜血，呼吸已经无比微弱。

如果薇洛丝没有在这里的话，他必死无疑。

金色的光芒再一次充斥整个帐篷，温暖的气息如同母亲的怀抱一般，将受伤的男子重重包裹。

只是一会儿，他的呼吸就平稳了下来，撕裂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心脏的跳动越发清晰。

手指微动，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从昏迷中醒来，他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感觉怎么样？”

薇洛丝坐在他的身旁，温柔地询问着他的情况，而男子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随后脑袋一疼，他捂着头有些痛苦地喃喃道：

“这里是……我，我应该……”

随着时间的流逝，些许记忆闯入脑海，他忽地瞪大了双眼，匆忙喊道：“快，快撤退！前线，前线有一队魔物它们……”

轰——！

剧烈的爆炸声从兵营外传来，宛如地震般的动静让帐篷内的众人身形踉跄，紧接着，士兵的叫喊声在兵营内响起。

“敌袭！”

兵营之外，无数黄色沙土弥漫在空气之中，宛若极为恐怖的沙暴，阳光被它们尽数遮蔽，众多魔物从沙暴中显露身影。

为首的是一位约有三米高的人形魔物，他只有下半身才穿着盔甲，上半身则赤裸着，展示着他骇人的肌肉。

在他的身后，则站着不少凶悍的魔物。

望着不远处的兵营，他冷哼一声，一挥手，炙热的魔法火球就从空中显现，并且如同流星一般，砸向兵营！

兵营的魔法屏障将这些火球尽数拦下，剧烈的爆炸声便是由此而来，大地也因为这些爆炸而疯狂颤动。

人类将领也带着士兵走出了兵营，他冰冷地望着面前的魔物，心里已经知晓了他的身份。

来者正是魔物一方的副魔将，他们完全听命于魔将，是他的左膀右臂，魔力等级普遍为八阶。

而他们人类的这处兵营，魔力等级最高也只有七阶，虽然数量不少，但想要抵挡住这次袭击，恐怕极为困难。

不管双方实力如何，气势上就不能输。

“哼，就你们这点人，也敢袭击这片营地？”

人类将领将手中的长刀对准了副魔将，冷笑连连，在他身后，芙洛菈和安德等人取出了各自的武器，神色凝重。

“人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实力。”

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副魔将周身的魔力开始泛起腥红之色，很快，一柄四米长的妖刀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在我面前，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实力都没有！”

大叫着，他高举妖刀，汇集力量，悍然朝着兵营劈下！

……

另一边，兵营内，因为魔法战斗产生的余波，靠近战场的不少帐篷都倒塌在地，薇洛丝则被神色匆匆的修女抓住了手腕，带着冲出了帐篷。

“快跑！只要逃出这个兵营，我们就安全了！”

现在的魔物暂时还被阻拦在兵营之外，她们只要从兵营后方离开，就有足够的时间回到传送阵，传送回瓦尔卡姆。

到了那里，她们就算真正安全了。

可薇洛丝却不想这么做。

许多士兵紧了紧手臂上的绷带，拿起散落在一旁的武器，跟随着指挥的命令，冲出了兵营。

他们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就会阵亡，但他们还是去了。

心善的候补圣女，怎么可能放任这座兵营的士兵被杀死，而无动于衷呢？

薇洛丝在修女错愕的眼神中甩开了她的手，低垂着眼眸说道：“你们逃吧，我想留下来。”

“为什么？”

“我不想他们牺牲，他们还很年轻，瓦尔卡姆内，还有很多亲人等待着他们。”

说完，薇洛丝撩起了耳畔的发丝，背对着修女们。

“你们不用管我，女神大人一定会保佑我的！如果……我牺牲了，那就是女神大人想要见我了，不用担心。”

她轻轻一笑，生与死，仿佛都在她的笑声中淡化。

她不畏惧死亡，更不会因此而感到痛苦，她畏惧的是他人的死亡，痛苦的是他们的悲壮。

“圣女大人……”

有些修女很是不舍，她们眼眶一红，想要挽留，但少女的身影已经重新没入了兵营，消失不见。舍濂

Chapter 109

“怎么了？人类，只有这样的实力？！”

挥舞着手中的巨大妖刀，副魔将轻而易举地将人类将领逼退之后，冷笑着嘲讽道。

他的额角挂着几滴汗珠，呼吸重了不少，左手更是空荡荡的，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涌而出。

只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伤势。

“呵，你又好到哪里去了呢？”

人类将领回敬了一句，他半跪在地上，双手和大腿都因为力竭而微微颤抖，在他的身旁，则飘浮着一把弯刀，上面充斥着浓郁的高等级魔力。

忌惮地看了那把弯刀一眼，副魔将眉头一皱，血肉便从断臂处涌动，很快，一条新的手臂就生长了出来。

“人类就是喜欢研究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刚才差一点，我就被那奇怪的东西劈成两半了。”

那把弯刀应该是很厉害的魔法道具，可以帮助拥有者战胜平时无法战胜的敌人，但这种道具一般都有使用限制。

就他看来，那把弯刀现在已经失去了锋芒。

“但只要我没死，那死的，一定是你们！”

手持妖刀，副魔将诡异一笑，原本虚弱的气息变得无比凌厉，随后继续朝着他们劈来。

这是施展了禁咒？！

人类将领咬了咬牙，说道：“坚持住！他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这种强行提升自己实力的禁咒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只要撑过这段时间，眼前这头魔物就将变得极为虚弱。

到时候，他们人类就获得了胜利！

可他远远低估了现在这头施展了禁咒的魔物的实力。

只是一个闪身，副魔将就来到了安德小队中的矮小少女面前，在后者还未有任何反应之际，他挥动妖刀，爆发出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想要借此一刀斩下她的脑袋。

“梅莉！”

安德紧张地大喊一声，可惜少女反应过来时，早已经无法躲避。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纤细的身影出现在了梅莉的面前，随后只听哐的一声，妖刀狠狠地劈在了十字架上。

鲜血骤然飘散在空气中，挡下这一招的芙洛菈撞到了梅莉，带着她一同砸入了黄沙之中。

强烈的冲击并没有给梅莉带来什么伤害，她从黄沙中爬起来后，就抱着芙洛菈，脸上带着几分后怕和惊恐。

“芙洛菈大人！”

晃了晃她的身躯，她才发现少女的腰间渗出了不少鲜血，呼吸也微弱了不少，她连忙将内心的畏惧压下，开始对着少女的伤口施展治疗术。

只不过她并非是真正的医师，她的治疗术除了能止血之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看着芙洛菈在自己的怀里越来越虚弱，梅莉急得几乎掉下了眼泪，明知道治疗术没用，她还依旧疯狂调用着体内的魔力。

“芙洛菈大人！你一定要没事啊！我，我肯定会治好你的……”

“咳咳……没关系……”

腥红的鲜血从芙洛菈的口中流出，她躺在梅莉怀中，大脑逐渐变得有些空白。

防身的魔法屏障一触即碎，刚刚的她，几乎是用十字架以及自己的血肉之躯硬抗下了这一刀。

虽然没有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目标，但结果也大差不差，副魔将呵呵一笑，挥舞了两下手中的妖刀，道：

“这才是开始！”

“快！你们快带着她离开！他由我们来拖住！”

人类将领注意到了芙洛菈的状况，他心中一急，要知道对他们来说，保证候补圣女的存活，重要程度不亚于保护整个瓦尔卡姆。

每一位能够参加圣女考核的候补圣女，哪怕没有真正地成为圣女，未来的成就地位都不会低。

她们要是活着，未来能够造福的，可绝不止瓦尔卡姆这一座城市。

只是副魔将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他右手朝着天空一指，八阶魔力化作屏障，将此地所有人笼罩在其中。

“想跑？真是可笑！”

见此，众人心下一沉，人类将领咬着牙，挥剑冲向他，其他副将也不例外，这其中还包括了安德小队。

只是魔力濒临枯竭的他们，根本不是副魔将的对手。

在一一击溃了所有人之后，副魔将从空中落下，他居高临下地望着瘫倒在地上的众人，眼角闪过满意之色。

下一秒，他的气息瞬间萎靡，大量鲜血从他的五官中流出，站立的姿态也变成了半跪在地上，空中的八阶屏障更是如镜子般破碎。

这就是禁咒的代价，现在的他，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杀死。

只不过，这里除了他之外，已经没有还能站着的人了。

鲜血与残肢布满了这个地方，躺在地上的人类，没有几个身体是完整的，他们的内心只有绝望。

芙洛菈也是如此，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悄然流逝，意识开始变得有些昏昏沉沉的。

她们没能打得过副魔将，没有办法保护好兵营，也不知道兵营内的那些修女牧师，有没有在众士兵的保护下，朝着远处撤退。

薇洛丝呢？她应该和修女们一起，逃回去了吧？

她芙洛菈嘴上说的保护，应该是做到了，拖延了副魔将那么久的时间，他手下的魔物应该没那么快攻破兵营。

薇洛丝有足够的时间逃走……

她一死，二选的胜出者，应该就是她了吧？

她真的有点不甘心啊，明明，她的积分现在是领先的……

不过，薇洛丝胜出，要远比她胜出更好吧，毕竟她那么温柔善良，她其实比她更加适合做圣女。

不，应该是比任何人都更加适合……

呆呆地望向天空，芙洛菈的视线逐渐变得有些朦胧起来。

死前总是会出现走马灯的，她看见了疼爱自己的父母，他们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婴，一边逗弄着她，一边开怀大笑。

她也看见了培养自己的大主教，他抱着圣典，默默地看着年幼的小女孩跪在女神像前，安安静静地祈祷着……

最后的走马灯像是白天里的星空，金色的光点如同雪一般落下，却意外地拥有着阳光的温暖。

身体的寒冷被这种温暖驱散，伤口处痒痒的，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叮咬她一般，芙洛菈知道自己即将死去，所以也懒得去搭理。

只是渐渐地，朦胧的视线越发清晰了起来，身体的知觉也开始恢复……

回光返照？

芙洛菈还没听说过，走马灯都出现了，还能再出现回光返照的。

揉了揉双眼，她的视线清晰了起来，随后她就发现她以为的那些星光，竟然真实存在。

不，那些根本就不是星光，而是圣光……

这是，这是薇洛丝的治疗术！

她，她没有走远，而是一直在兵营里？

死寂的心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芙洛菈撑着十字架从地上站了起来，她匆忙地在这里寻找起薇洛丝的身影，但奇怪的是，她并未找到。

难道治疗术，可以远程释放？

芙洛菈正愁薇洛丝会被敌人盯上呢，这样一来，她心底的最后一份不安也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这份不安转移到了副魔将的身上。

“这是……”

“薇洛丝的治疗术？！”

“好，好厉害，感觉之前受的伤，都被治好了！”

原本他眼里应该已经没有生还希望的人类，竟然一个个从地上站了起来，而且断掉的肢体，也像他一样生长了出来。

这，这是为什么？！

薇洛丝的治疗术？

那又是什么？

疑惑之际，人类将领将目光投了过来，一时间，副魔将脸色大变，他后退了两步，冷汗直流道：

“什么？你们怎么可能重新站起来？！”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原因的。”

一抬手，弯刀飞入了他的手掌心，人类将领嘴角勾起了一抹兴奋的弧度，可他也没有急着杀死这位副魔将，而是吩咐道：

“芙洛菈！这里交给我们就好，你和安德他们带着薇洛丝，离开这片营地！赶紧回城！”

“他们能来袭击这里，前线恐怕是出了什么事……”

Chapter 110

得了命令，芙洛菈便没有继续在这里停留，她和安德对视了一眼，后者也率领小队，跟着她回到了兵营。

此刻的兵营已经被众多魔物闯入，在随手杀死了几头低阶魔物后，芙洛菈在一处破烂帐篷的角落里，发现了薇洛丝。

“薇洛丝！快！跟我们离开！”

少女看上去偷偷摸摸的，不知道是在做些什么，但芙洛菈没时间想那么多，上前抓住她的手腕，就带着她朝兵营外跑去。

“诶？！”

薇洛丝一愣，心里有些懊悔。

她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先留在兵营，用治疗术赚一波好感后，再偷偷溜出兵营，朝着交界的西边跑去。

摘完了星落花，她就立马回来，战场那么混乱，她候补圣女失踪一两天再回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谁知，芙洛菈竟然在她施展治疗术之后，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还找到了她！

心里生出几分悔意，早知道，她就直接趁乱离开这里了，不应该贪那一些好感和赞美！

“前线出了事，这里肯定守不住了！我们先撤退，之后再从长计议！”

手腕被芙洛菈抓着，薇洛丝没有任何办法反抗，她只能跟随着她们的脚步，一路跑出混乱的兵营，前往上一座拥有传送阵的兵营。

黄沙弥漫，路上的风沙比她们来时要大很多，芙洛菈见状心中一沉，隐约有些不祥的预感。

薇洛丝同样如此，她能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淡淡血腥味，与此同时，远处的地面似乎总是会传来轻微的震动。

难道说……

她们的心中都有了一个最为糟糕的猜测，而当她们抵达上一座兵营时，这个猜测成真了。

战火，不知何时蔓延到了这里，战斗的厮杀声和惨叫声随处可见，鲜血染红了这里的黄沙，人类和魔物的残躯淹没于其中。

大火点燃了兵营内的帐篷，一股怪味夹杂着血腥味，令薇洛丝也不禁微微蹙起了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

芙洛菈手握十字架，呆愣了一下，随即眸光一凝，冷声道：“快！先去寻找传送阵！”

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战火蔓延到这里，恐怕也是有支魔物袭击了过来，想要逃离战场，只有找到兵营内的传送阵才行。

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她们在斩杀了几头魔物后，来到了一片空阔的地带，这里的地面不是黄沙，而是石砖。

石砖上刻满了传送阵的铭文，只是因为这里爆发了战斗，部分铭文被摧毁，修复传送阵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传送阵的一旁，有着几块石头堆起来的座椅。

“薇洛丝，你先坐在那里吧，在传送阵修好之前，我们不会让任何魔物踏进这里的。”

嘱咐完，芙洛菈就带着安德等人离开了这里，加入了兵营内的战斗，薇洛丝则默默地走到了那几块石头前。

石头上已经坐着不少人了，只是她们大多都是教会的修女和医师，没有什么战斗能力，就只能静静地等待着传送阵的修复。

身处于战火中的兵营，她们的脸色都很糟糕，其中一位年轻修女躲在另一位年长修女的怀中，抱着她的腰肢哭泣着。

“……我们，我们会死在这里吗？”

年长的修女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她面色复杂，想要安慰她，但又陷入

了犹豫。

她们真的可以活下来吗？

她也不清楚。

“不会死在这里的，女神会保佑我们的。”

回答年轻修女的是薇洛丝，她两只手交握地放在胸前，闭上眼默默地祈祷了一番，而四周的修女见此也开始低头祈祷起来。

年轻修女的哭声小了一些，她从薇洛丝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哪怕自己身陷战争之中，她都不再惊慌畏惧。

候补圣女的安慰，效果远比其他修女来得好。

薇洛丝在祈祷结束后，就趁着众人不注意，离开了传送阵附近，来到了一侧的火海之中。

这里的帐篷虽然大多数被火焰点燃，但依旧有那么几个幸存的，而其中一个帐篷内，她感应到了一股磅礴的魔力。

……

“啧啧，这块石头里的魔力竟然这么充裕，绝对是宝贝，藏起来藏起来……”

帐篷内，尖嘴猴腮的男子手里握着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块，双眼闪过狡诈贪婪之色，在他的身后，一条老鼠般的尾巴直直地拖在地上，怪异无比。

他是中等血脉的魔物，也是这次战争的士兵之一，只是他实力微弱，本身又奸诈狡猾，不干危及生命的事情。

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里，提前搜刮战利品。

也就在他想要把这块石头据为己有的时候，帐篷的帘帐忽然被打开，一位人类少女带着一股香风，走了进来。

被狠狠地吓了一跳，老鼠般的男子先是惊恐地看了少女两眼，随后发现她身上没有什么魔力波动后，猛地松了一口气。

“哎哟，吓我一跳，还以为有什么人类士兵进来了，原来是个魔力微

弱的女孩。”

“正巧，我还担心这次出征拿不到功勋呢，现在把你脑袋砍下来，也算是杀了人，大人应该会给我点奖励！”

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男子用尖锐难听的语调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期待从少女的脸上见到恐惧之色。

只可惜，少女就好像是没听见一样，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手中的石头，自言自语道：“魔石？”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这块石头应该就是先前操控传送阵的魔法师捏碎的魔石，只有它内部的魔力才能够启动传送阵。

也就是说，拥有了它，几乎等于掌控了传送阵……

一个新的计划在她脑海中逐渐成型。

“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要把你的脑袋割下来了啊！”

鼠状的男子依旧在叫嚣着，手中的匕首更是被它玩出了花来，正在思考计划的薇洛丝眉头一蹙，冰冷地看了它一眼，道：

“你很烦呢。”

“什么？你这家伙……”

心中的怒火被瞬间点燃，男子刚想要出手，却见黑光一闪，少女的发丝一瞬间从白色转变为了黑色，随后再度回归到了白色。

可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见到了自己无头的身体？

鲜血从魔物的脖颈处喷涌而出，那颗头颅带着不解的疑惑，永远陷入了沉睡，薇洛丝将魔石握在手中，冰冷的气息再一次变得圣洁。

Chapter 111

将魔石藏在身上，薇洛丝回到传送阵的石头堆旁重新坐了下来。

大多数修女一直都在祈祷，那些医师和牧师也都各自耷拉着脑袋，紧张中透露着些许惊慌。

大火逐渐朝着这里蔓延，魔物偶尔也来到了这片传送阵，只是它们实力低微，守卫在这里的士兵自己便能解决。

传送阵便在这期间被慢慢修复，魔法师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朝着四周大叫了一声，道：“传送阵修复好了！快！大家都进来！”

闻言，坐在石头堆上的修女们都不由地松了一口气，纷纷动身前往传送阵内部，而守卫在这里的士兵也是如此。

“等等，等等我！”

不少因为畏惧死亡而躲藏起来的人也从四周现身，他们脚步慌乱，两只手用力扒拉着身前的修女，试图将她们推到身后去，自己抢先进入传送阵。

传送阵每次传送的人数都是有限制的，如果这次轮不上的话，还不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

有了他们的加入，这里彻底混乱了起来，先前哭泣的年轻修女被狼狈地推倒在地，年长修女想要去拉他起来，自己却也被人海冲走。

年轻修女也知道这个传送阵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她着急地想要从地上爬起来，但越是着急，走路就越是容易跌倒。

很快，她踩中了一块小石子，又一次摔在地上。

这次，她急得快哭了出来。

“别着急，位置还有很多。”

温柔的声音从她的背后传来，淡淡的清香就像是母亲的安慰，轻轻地抚平了她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手臂被挽住，少女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年轻的修女扭过头，在看清那位少女正是薇洛丝后，她擦了擦眼泪，红着脸谢道：

“谢谢，谢谢候补圣女大人……”

如果不是二选考核，她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候补圣女这样的大人物，在这样的大人物面前哭哭啼啼的，她感到有些害羞。

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见到薇洛丝的笑容之后，这股害羞之意消散得无影无踪，转而变成了心安和委屈。

好像她真是她的长辈，可以向她撒娇，向她诉说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公。

不过，最终她还是没有将这些说出口，她在看了薇洛丝一眼后，就匆匆地进入了传送阵内部，等待着传送。

传送阵的容量很大，哪怕是现在传送阵附近的所有人都进入了其中，依旧有着不少空余的位置。

见再没人来这里，操控传送阵的魔法师摸了摸口袋，眉头一皱，大声喊道：“魔石！谁身上有魔石？！这传送阵需要魔石来启动！”

他原本是会保留几块魔石在身上的，但意外来临的战火让他丢失了这些魔石，而大量储藏魔石的帐篷现在又因为战斗被摧毁，想找恐怕要费上一点功夫。

相较于他的忧愁，传送阵之中的芙洛菈有着更为不安的忧虑。

“薇洛丝呢？”

她踮起脚尖在人群中东张西望，企图在传送阵中找到薇洛丝的身影，但遗憾的是，她看了一圈，都没有看见那标志性的银色长发。

“魔石在我这里。”

也就在这时，熟悉至极的声音在传送阵之外响起，芙洛菈转身望去，只见少女手中握着一块完整的魔石，端庄地站在不远处。

众人一喜，知道传送阵即将启动，芙洛菈也是对她招了招手，说道：“太好了，薇洛丝，赶紧进来，我们一起离开。”

薇洛丝没有动，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心里咯噔一下，芙洛菈内心的不祥越来越浓烈。

“……薇洛丝？”

她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随后像是想到什么，问道，“薇洛丝，你不会想要留下来吧？”

人类和魔物的战斗还未结束，这处兵营内还能听见时不时传来的魔法爆炸声，薇洛丝侧着头望向远方，目光好似穿透了火海，见到了正在苦苦战斗的士兵。

“如果我走了，谁来救他们？”

“薇洛丝！战争是残酷的，总有人会牺牲，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芙洛菈一步一步地朝着薇洛丝靠近，试图说服她一起进入传送阵，但后者却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她直接捏碎了手中的魔石。

“我知道的，但……他们需要我。”

魔石的魔力瞬间从少女的指缝中溢出，点亮了众人脚底下的传送阵，芙洛菈猛地上前想要将薇洛丝拉进传送阵，但魔法屏障将她拦了下来。

“不！薇洛丝！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会死的！”

“你说过，战争本就是残酷的。”

薇洛丝淡淡一笑，似乎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她背对着众人，挽起了耳畔的发丝，侧头回眸道，

“不过放心好了，就算我牺牲了，也只是去见女神大人而已，不会有事的。”

她不畏生死的模样令传送阵中的部分士兵满脸羞红，他们刚才可是为了传送阵的位置，拼了命地往前奔，甚至不惜将一些修女拽到身后

和薇洛丝相比，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过丑陋，根本算不得一名真正的士兵……

先前被拯救的年轻修女则是捂着嘴巴，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她算是明白为什么自己跌倒后会被候补圣女扶起来，原来她一直都在她们的身后。

她根本没想过传送走，她从一开始，就想要留下来，帮助还在战斗的士兵。

她为什么能够成为候补圣女，她算是明白了。

明明是一样的年纪，年轻修女却红了脸，自惭形愧。

传送阵被彻底启动，众人被困在魔法屏障之中，待得呼的一声，他们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这片兵营，一同带走的，还是他们的喧闹。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薇洛丝也难免感到有些违和，脸上的微笑逐渐消散，她揉了揉嘴角，只觉得脸皮有些僵硬。

一直保持虚假的微笑，也是很累人的。

战火还在兵营内蔓延，薇洛丝闻到的焦味也越来越浓，她随手朝着还在战斗的士兵们扔了个治疗术，在收割了一大波赞美后，就转变为魔女，离开了兵营。

传闻交界地的西边有着星落花，她施展魔法，几乎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赶往了交界地的西边。

不过即便如此，时间还是来到了晚上，薇洛丝在越过大片大片的黄沙之后，见到了还未被战争波及的森林。

钻入森林，在一片山坡上，她见到了星落花花海。

夜空中星光点点，而在这种时候盛放的星落花，使得花海就像是一片平静湖泊，将夜晚的星光倒映了下来。

晚风吹拂，只在夜晚发光的星落花轻轻摇曳，它们散落的花瓣飘在空中，那微亮的金光，令薇洛丝分不清是星光还是萤火虫。

夜空与地面的交界处被这些发光的花瓣抹去，少女走在其中，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花海，哪里是星空。

星落花的香气也很独特，那么多花聚集在一起，花香却没有过分浓郁，薇洛丝伸出手撩了撩吹拂在脸上的发丝，施展魔法将许多星落花

连着泥土采摘了下来。

她想将达伦妻子墓地改造成星落花的花海，哪怕没有魔物的魔力它们只能活上几天，只要让达伦看见，说不定就能改变他的想法。

采摘了一些星落花后，薇洛丝往花海深处走了一点，随后她便目光一凝，见到了被明显踩踏过的星落花。

那些星落花紧紧地贴着地面，上面还残留着点点血迹，一开始她闻不到血腥味，只是因为它被这里的花香所掩盖了。

是谁？魔物？

心中一动，漆黑的镰刀出现在了手中，她屏息凝神，一点一点地朝着血迹延伸的方向走去。

越走，星落花上溅到的鲜血越多，她拨开最后遮挡视线的几朵星落花，见到了躺在花海之中，已经陷入昏迷的女子。

一袭银发如花般散开，白裙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女子紧闭双眸，胸口轻微起伏，裸露在外的小腿上有着被剑气划伤的痕迹。

在看清女子的脸后，薇洛丝倒吸了一口凉气。

……蕾菈？！

她不是在前线战斗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身上还受了那么严重的伤，甚至昏了过去？！

无数疑问在她的脑海中诞生，她本想变为候补圣女，用治疗术将蕾菈的伤势治愈，可下一秒，她就犹豫了起来。

大贤者的手段诡异得很，她要是在这里变成候补圣女，鬼知道她之后会不会看出她的身份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保险起见，她还是维持魔女的状态，给她简单地治疗一下就好了。

正当她迟疑地朝蕾菈伸出手，想要将她转移个位置时，花海不远处传来的动静令她心中一紧，连忙隐藏气息，躲藏了起来。

“啧，真是没想到，那人类大贤者竟然还会那种魔法，那可是魔将大

人辛苦培养出的怪物啊，居然就这样被消灭了……”

来者是两位人形魔物，他们一个头顶上长着犀牛角，一个背后长了对翅膀，都是拥有中等血脉的魔物，无法化成真正的人类。

他们在花海内游荡着，同时也聊着些之前发生的事情。

“嘁，那种禁咒，代价肯定是巨大的，而且那大贤者看上去状态本身就不太好，再施展那种禁咒，我看她离死也不远了。”

“只不过真没想到那种情况下，她竟然还能逃走，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逃来了这里……诶？你闻到了没？有血的味道！”

“嘘！我也闻到了！”

把粗糙的手指放在了嘴巴前，长着翅膀的男子转动了两下眼珠子，随后像是狗一般在花海中嗅了起来。

很快，他寻着血迹的味道，一路来到了蕾菈昏迷的地方，最终他拨开花海，见到了她。

双眼闪过一丝狂喜，他用手指指了指蕾菈，兴奋地叫喊道：“真是她！我们找到她了！”

长着犀牛角的男子来到了他的身旁，他在见到昏迷的蕾菈后，兴奋程度不下于自己的同伴，只是他显然更加老实一点。

“你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回去？！”

“你傻吗？魔将大人只要我们把她的脑袋带回去就好了，我们在这里把她杀了，带着她的脑袋回去领赏，不是更好？”

然而，同伴的提议令犀牛角男子陷入了纠结。

“可这是人类的大贤者……你也知道人类总是喜欢研究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她身上不会有什么保命的东西吧？”

“哼，我猜那些东西早就用光了吧？要不然她怎么从魔将大人手中逃走的？而且，说了那么多，试试不就知道了！”

抽出了一柄长枪，长着翅膀的男子微眯双眼，狠狠地朝着蕾菈白皙的脖颈砍去！

当——！

在长枪的枪刃即将触碰到蕾菈脖颈的那一瞬，漆黑镰刀出现在了枪刃之下，火星四溅，男子虎口一麻，差点抓不住手中的长枪。

“你是谁？！”

他猛地收回长枪，戒备地望着眼前忽然出现的少女。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少女身上的黑色衣裙宛如深渊般幽邃，那对血色双眸更是代表了无上的死意。

只是和她对视一眼，他脖颈处就像是架了把镰刀，生命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摇了摇头，将这些虚假的感觉甩出了脑海，他看着少女，威胁道：

“你也是魔物？我告诉你，她是我们先发现的，想抢我们的功劳，你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他很自信，毕竟他和他的同伴都是七阶实力，就算眼前的少女血脉是高等血脉，但只要魔力等级在八阶之下，他们应该仍有一战之力。

薇洛丝则很讨厌威胁，尤其是这种连自己地位都摆不明白的魔物。

“是吗？”

轻轻道了一声，她不再收敛自己的气息，七阶的魔力波动瞬间充斥整个空间，丝丝神明之意笼罩在了二人的心头。

扑通——

长着犀牛角的男子瞬间跪了下来，他满脸惊骇，嘴巴里不停地呢喃道：“神，神恩血脉？”

手持长枪的男子同样大惊失色，他跟着同伴跪了下来，浑身不停地冒出冷汗。

“呃，大人，这个，这个功劳我们不要了，大贤者的脑袋，您，您拿去吧……”

Chapter 112

魔物之中，拥有神恩血脉的，无一不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比如说魔王，四大君主，以及一些极为出名的顶级魔将。

除此之外，这些大人物的子嗣也有很高概率的会获得神明的恩赐，进化成神恩血脉。

所以眼前的少女，他们下意识地就认为她是某位大人物的子嗣。

薇洛丝没有说话，她看了看花海之中昏迷的大贤者，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两头魔物。

思量之间，忽然刀光一闪，长着犀牛角的魔物毫无防备，轻而易举地被她斩下了脑袋！

鲜血喷涌，另一头魔物瞬间心下一慌。

耳畔传来利刃划破空气的声音，他想也没想便取出长枪格挡，尖锐的镰刀刀尖差点抵在了他的脖颈上。

双手颤抖地扛着长枪，他有些哆嗦地问道：“大人，您这是……”

“杀人灭口。”

说完，薇洛丝挥舞镰刀再次袭向了他！

在他们的面前，她想要带着大贤者离开这里显然不太可能。

而且就算她带走了大贤者，这两位要是将大贤者的消息传回魔物兵营，肯定会有更多魔物来寻找大贤者。

说不定魔将都会亲自出动。

要是在此之前她不能将大贤者送回瓦尔卡姆，那她们两恐怕真的就交代在战场上了。

男子抵挡了两下迅猛的镰刀攻击，火星四溅，随后，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长枪枪身上竟然出现了缺口。

“大人，我本来就不想抢夺您的功劳！您没必要赶尽杀绝！”

直到现在，他都以为薇洛丝想要杀他，是因为她自己一个人想要独吞功劳和奖励。

不管他怎么求饶，薇洛丝的攻击都没有慢下来，男子也知道想要活命，求饶已经没用了，所以他骤然施展魔法拉开身位。

“哼，既然大人铁了心想要杀我，那就来试试看吧！”

双手放在地上，硕大的魔法阵眨眼间就出现在男子的脚下，紧接着大地一阵乱颤，泥土和岩石塑造的巨人从地下爬了出来！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男子高举手中的长枪，淡蓝色的惊雷划破天空，落在他的枪尖之上，将他的气势衬托得十分恐怖。

这种状态下的他，内心也不由得涌出一股自信。

天雷滚滚，强大的力量充盈着他的身躯，他好似能够运用这种力量，击败同等阶的神恩血脉！

可幻想就是幻想，残酷的现实令他有些措手不及。

回忆着脑海中自带的魔法，薇洛丝右手五指一勾，细细的丝线便在空中凝结。

它们看上去极易断裂，事实上却轻松地切开泥土巨人的身体，迫使男子扇动翅膀，远离了丝线的攻击范围。

汗水打湿了他的脸颊，男子咽了咽口水，望向丝线的瞳孔中满是惊悚。

刚才要不是他跑得快，别说是泥土巨人，他自己的身体都会被这些丝线切割成不知多少块。

在他后怕之际，薇洛丝嘴角一勾，握住手中的镰刀便朝着男子飞去，而自知完全不是她对手的男子转身便逃。

可下一秒，明明还在他身后追赶的少女，却忽然出现在了他的前方，惊得男子下意识地扭转头颅，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回去。

只是，他难以置信地发现，他的身后，同样也有着少女。

两个？

他还在困惑，漆黑的镰刀就划过他的脖颈，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而在杀死他之后，原先忽然出现在他前方的少女呼的一声，如同镜子般破开。

这就是她的魔法之一，利用魔镜的虚假幻象，来迷惑敌人。

轻松解决了这两头魔物，正当薇洛丝想回去带着大贤者离开这里时，一只无形的大手裹挟着强悍的八阶魔力，朝着她的背后袭来！

当——！

抬起镰刀勉强招架，薇洛丝被这只大手从空中狠狠地拍入了地面，烟尘四起，她落下的地方砸出了一个大坑。

“为了功劳残杀同僚，真是心狠手辣。”

人还未到，凶厉的声音便率先传来，薇洛丝从坑中走出，优雅地拍了拍自己的黑色裙摆，望向了前方。

来人有着一头火红的发色，身材壮硕，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铁塔一样，无人能够撼动。

环绕在他四周的魔力波动极其强烈，在薇洛丝的对手中，不算大贤者蕾菈，他应该是目前最强的一位。

货真价实的八阶强者。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他的身份应该是魔物领地内的副魔将。

红发男子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困惑道：“神恩血脉？我可不记得士兵里，有你这样的魔物存在。”

薇洛丝没说话，只是握着镰刀静静地看着他，男子迟疑了一下，看向了远处花海，接着询问道：“你想要杀死人类大贤者？”

“没错，我和她之间有恩怨，她必须由我杀死。”

薇洛丝并不想和眼前的男子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跨越一个魔力等级，击败八阶强者。

所以当下，如果能糊弄过去最好。

可惜，红发男子完全不给她这个机会。

“那你现在动手吧。”

动手？杀死大贤者？

心中一沉，薇洛丝知道，战斗，避不开了。

手握镰刀，她趁男子不注意，闪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随后狠狠挥下，而男子却冷笑一声，抬手用石化臂膀格挡了下来。

兵刃砸在坚硬如铁的皮肤上，溅起的火花如同夜晚的星星，照得双方脸颊微微发黄，男子咧开大嘴，似乎生起了不少兴趣。

“身为神恩血脉的魔物，竟然敢帮助人类大贤者，等我将你抓住，魔王大人会亲自审问你的！”

“想抓我？可没有那么容易！”

当当当——！

每一次挥舞的镰刀都狠狠地劈在了红发男子石化的双臂之上，那原本锋利无比，足以切开其他兵器的镰刀，第一次男子面前失去了它的作用。

连番的相撞，震得薇洛丝虎口发麻，红发男子则瞅准机会，朝着她的腹部猛地砸出一拳！

这一拳被少女用镰刀刀柄抵挡了下来，可强劲的冲击力却依旧带着她后退了数十步，体内气血翻涌，嘴角忍不住流出了些许鲜血。

果然，八阶的高等血脉和之前七阶的中等血脉魔物完全无法相比，想要战胜他，恐怕十分困难。

见她被自己击退，红发男子双手合十，紧接着再慢慢分开，恐怖的魔力在他的掌间形成了一颗圆球，其上裹挟着无数雷电。

大叫一声，他将手中的圆球朝着薇洛丝丢去，沿途的地面被圆球产生的魔力压塌，威力如此巨大的魔法攻击，要是被击中，薇洛丝绝对会失去战斗能力。

魔法弹距离自己越来越近，薇洛丝却一点也不着急，在它的魔力即将

触碰到她的时候，一面镜子忽然出现在了它的前方。

除此之外，战场上还出现了另外一面镜子，它就在红发男子的身后。

似乎是预感到了要发生什么，刚才还在咧嘴狂笑的红发男子神情一紧，随即扭头看向身后的魔镜。

和他所想的一样，魔法弹被魔镜传送到了他的后方，并且因为距离过短，他甚至没有闪避的机会。

轰——！

魔法弹撞在了他的身体上，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烟尘弥漫在空气之中，薇洛丝施展风魔法，将它们很快尽数吹走。

显露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大坑，而大坑之中的红发男子，看上去除了头发凌乱了一些外，并无什么大碍。

这不由得令薇洛丝面露凝重。

“哼，你以为你的魔法诡异一些，就能打败我？”

一跺脚，红发男子朝着薇洛丝冲去，而薇洛丝则施展魔镜幻象，令他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与此同时，她的镰刀切开了他表层的血肉，使得他开始流血。

直到他大吼一声魔力护体，全身都被石化。

当——！

无论镰刀砍在哪里，都像是砍在坚硬的石头上，薇洛丝根本无法伤害到红发男子分毫。

而经验丰富的男子却瞅准机会，趁着少女无法防御之时，再度朝着她的小腹砸出一拳！

薇洛丝虽然已经尽力扭动身体闪避了，可惊人的拳风依旧击中了她的腹中，迫使她吐出一口鲜血，身子如同残破的风筝一般，落入了花海之中。

“神恩血脉，也不过如此。”

揉了揉自己的双手，红发男子对自己击败薇洛丝的战果很满意，虽然他的等阶比薇洛丝高一阶，但她可是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战力无法和一般魔物作比较。

狼狈地从花海中起身，薇洛丝再度吐出一口鲜血，她双手撑着刀柄，将目光看向了昏迷的大贤者蕾菈。

真是的，她在这里拼命，这家伙倒是舒服，花海中一躺，就像是睡美人一样，一切麻烦都不需要管。

不过看在她救过候补圣女的份上，她就帮她帮到底好了。

大贤者蕾菈，还不能死在这里。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薇洛丝挺直了腰板，漆黑的镰刀也重新被她拿在了手中，她闭上眼，轻轻呼出一口气，再度睁眼时，气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之前的气质还带着些许少女的美好之外，现在的她就是高高在上的死神，无情无欲，手中的镰刀只为了收割生命而来。

她的瞳孔越发腥红，就像是生灵流下的鲜血，光是和她对视，直叫人内心产生万般的不安。

红发男子的神色彻底凝重起来，他继续将自己的全身都石化，等待着薇洛丝的进攻，而下一秒，那道黑色的影子就消失在了他的面前。

腥红血光一闪，男子心中一惊，他刚想要抬起手臂挡下镰刀，可战斗直觉告诉他，若是这么做，他的手臂会被废掉。

被迫选择闪躲，红发男子好几次都险些被镰刀砍到，薇洛丝见此也发出了语气平淡的嘲讽：“怎么？先前的威风，哪里去了？”

身子一僵，他的内心产生了些微波动，而薇洛丝则抓住这个机会，施展魔镜幻象，趁着他来不及分辨真假时，一刀劈在了他的右臂上。

当——！

尽管再次出现了弹刀，但这一次，红发男子脸色一变，撕裂般的痛苦从右臂传来，他甚至一度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明明右臂看上去完好无损。

镰刀，这把镰刀砍的已经不再是肉体，而是……灵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能将一切都归结于神恩血脉之上，而对上四面八方袭来的镰刀，他大喊一声：“屏障！”

魔法屏障将少女的身影阻拦了下来，也难得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他半跪在地上，擦去额头的汗水，抬头看向了少女。

半月高高悬于星海，皎洁的光芒将丝线照得透亮，黑裙少女则踩在一根丝线之上，手持硕大镰刀，表情冰冷，散发着无尽的死意。

知道魔法屏障持续不了多久，红发男子一咬牙，额头爆出大量青筋。

“……我不管你是谁，今日，人类大贤者的尸体我要定了！”

四周的魔力转变为猩红色，他的上衣背部破开两个大洞，一对腥红翅膀长了出来，头顶也生出了一根长角，粗壮的尾巴重重砸地。

要不是皮肤并非是红色，薇洛丝都要觉得他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了。

显出了自己魔物的本体，红发男子撤去了魔法屏障，从魔力中掏出了一把巨大的血腥红刀，随即便冲向少女。

当当当——！

他们的每一次碰撞，红色和黑色的魔力便会炸开，在空中留下一道又一道绚丽的影子。

薇洛丝深知继续拖下去对自己不利，她便微眯双眼，再度施展出魔镜幻象，而显出本体的红发男子已经有些失去了理智，想也没想便一刀挥在幻象之上。

没有击中实体带来的感觉，男子暗道一声糟糕，来不及转身，他的腰部就被薇洛丝一刀切过，这次切的不仅是他的灵魂，还有他的血肉。

不过与此同时，男子的尾巴也扫中了少女，将她击坠在了花海一旁的森林之中。

灵魂被撕裂带给了男子无与伦比的痛苦感，他捂着头，嘶吼了几句，下半身顶着疼痛，重新生长了出来。

而这之后，他呲着牙看向少女坠落的地方，高举红刀，用尽全力劈

下！

“你这家伙！就死在我的刀下吧！”

剑光和魔力化作红色暴风朝着那处地方赶去，途中泥土和周遭的树木被纷纷卷起撕碎，就连一些生活在这里的低阶魔物都未能逃脱。

中了他尾巴的少女，绝对没办法躲开这招，胜负，到这里应该……

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脊背传来了一阵冰寒。

他刚才用尾巴扫中少女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实感……

那是幻象。

他飘浮在空中，四肢冰冷，他艰难地扭动僵硬的目光，缓缓看向了地面的倒影。

借着月光，他发现他的影子，被一位手持镰刀，身披黑袍的死神笼罩了起来。

Chapter 113

夜晚的星光与月光，似乎都因为死神的出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种莫大的恐惧自红发男子的内心升起。

亵渎神明，招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他亵渎的，还是死神。

他发了疯似地想要逃走，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说，他不可能逃出神明的掌控。

“死。”

伴随着少女冷淡声音的落下，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死神高举手中的漆黑镰刀，朝着男子的脖颈飞速劈下。

没有任何阻挡，镰刀轻轻松松地划过了脖颈，一根连接着男子的命线也被一同斩断，生机消散得无影无踪。

脑袋缓缓从脖颈处落下，掉落在森林之中，不知去向，失去了头颅的尸体则喷洒着鲜血，同样坠入了森林。

死神的出现让这片区域内的生物都闭上了嘴巴，它们缩在黑暗的角落里颤抖着，恐惧着，生怕死神接下来对他们出手。

好在死神在杀死男子之后就化作影子消散，压在生灵心上的大石头消失不见，这个夜晚又开始热闹了起来。

月光与星光再一次出现，薇洛丝看了眼红发男子的尸身后，抱起了花海中昏迷的大贤者，朝着森林中赶去。

这些魔法招式都是神恩血脉中自带的，其威力比起寻常魔法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就像是禁咒，不可能持久。

在击杀了红发男子后，她神鬼莫测的死亡气息就瞬间散去，恢复了原样，与此同时，她的喉咙中涌起大量的腥甜，鲜血止不住地从她口中溢出。

不仅如此，她还感到四肢无力，困倦疲乏，要不是为了把蕾菈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她恐怕会忍不住倒头就睡。

然而也就在她远离花海之后，原先坠落在森林里的红发男子尸体忽地蠕动起来，平坦的小腹猛地涨起，皮肉裂开，从里面钻出一只鲜血淋漓的矮小魔物。

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外形和红发男子的尸体一模一样，只是体型小了很多。

矮小魔物抖了抖身子，让鲜血从自己身上滑落，随后四周魔力朝他汇聚，不一会儿，他就重新变成了红发男子的模样。

“差一点，差一点就死了……”

他捏了捏拳，感受了一下新的身体，便眯起双眼，看向了少女离开的方向。

“……想要从我手里逃走，真是做梦！”

……

另一边，瓦尔卡姆内接收到了前线的消息，负责看守传送阵的兵营严阵以待，雷克斯和一众留守瓦尔卡姆的高层聚集在这里，随时准备绞杀通过传送阵抵达瓦尔卡姆的魔物。

原本毫无动静的传送阵亮起了微光，士兵们握紧了手中的长枪，嘴里开始吟唱魔法，如果第一时间出现的魔物，他们将瞬间出手，取走魔物们的性命。

好在，这次传送来的都是人类。

这一批传送过来的人数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是修女牧师这种医疗职业，雷克斯微微松了一口气，开始寻找起薇洛丝的身影。

他记得薇洛丝就是跟着她们这批人离开的。

“芙洛菈！”

没有见到自己最想看见的人，但见到了芙洛菈，倒也还算不错，他走到了少女的身前，打量了她一番，发现她受伤不重后，问道：

“薇洛丝呢？”

芙洛菈娇躯一震，握着十字架的右手微微用力，她低着头没有说话，

而雷克斯的心也渐渐地沉了下来。

不会……出事了吧？

只是一瞬间，他就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原本就不太好的心情顿时掉落了谷底，脸色也苍白了起来。

在他看来，这次战争谁都可以死，唯独薇洛丝不能死。

不说她的品性，就是那一手堪比神明的治疗术，就足以让她成为教会内最尊贵的少女。

而她若是死去了，那一切都完了。

这么温柔善良的少女，战死沙场不应该是她的归宿……

默哀之际，他听到芙洛菈低声说道："她，她留在了那处兵营里……"

猛地捏紧拳头，雷克斯的心痛了起来。

虽然极其不想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她为了救治更多的人，冒险参加战争，从而将尸身永远地留在了那处兵营之中。

回想起初见少女的模样，她的温柔端庄不知何时刻进了他的心里，他很看好她，觉得她就应该是最有可能成为圣女的后辈。

他知道，她其实很聪慧，城内的间谍隐藏得都很深，但她却可以轻松找到，甚至还破获了一件足以威胁整个瓦尔卡姆的案子。

可他也知道，她有时候很笨也很倔，明明她活着可以拯救更多的人，她却无法忍受眼前的苦难，从而不断地牺牲自己，拯救大家。

现在，她走了，回到了女神的怀抱之中，这次圣女二选，虽然赢的人是芙洛菈，但真正的赢家是谁，他很清楚。

最有资格成为圣女的人，却因为善良而失去了生命，有时候他也会质疑教会设下的考核是否公平，是否能够筛选出真正的圣女。

现在看来，他的质疑是正确的。

不过也许是因为薇洛丝的美好超越了一般的圣女，所以女神大人才急着让她进入神国，化作守护人类的天使吧。

“……我知道了。”

声音有些沙哑，雷克斯哆嗦了两下嘴唇，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现在内心充满了后悔，早知道薇洛丝会战死，他就算拼了这条命都不可能让她上战场。

感受到了他的绝望与悲哀，芙洛菈抿了抿唇，呢喃道：“雷克斯大人……”

“走吧，我们……回去。”

我们？

永远地失去了那位少女，雷克斯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

他难得有一个看好的年轻后辈，最终却是落得这般下场……

“她会活着回来的。”

“是啊，她……”

身体一僵，雷克斯回头看向芙洛菈，绝望的双眸忽地涌现出大量惊喜。

“你，你是说她没死？！”

芙洛菈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她后退了两步，有些疑惑地说道：“我没说过她死了啊？她只是留在了那处兵营，想要救治那里的士兵……”

“快！快启动传送阵，我要回去找她！”

失落与无助在雷克斯心底里化作了狂喜，他大手一挥，召集了数十位士兵再次启动传送阵，准备回到那处兵营将薇洛丝带回来。

只可惜，在他抵达那处兵营后，留给他的依旧是绝望。

薇洛丝失踪了。

没有她的尸体，也没有她的遗物，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在兵营内失踪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有三种可能，一是被魔物整个吞了下去，死无全尸，二是被魔物抓走了。

三便是被魔物追击，被迫离开兵营，不知所踪。

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少女凶多吉少。

瓦尔卡姆的前线虽然顶住了魔物大军的冲击，但瓦尔卡姆的强者阵亡了不少，城主梅德身受重伤，至今昏迷不醒。

大贤者蕾菈在战斗中失踪，候补圣女薇洛丝同样失踪，这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消息在城内蔓延，不少人跪在了天启教堂的女神像前，祈祷着瓦尔卡姆的平安。

别墅中，安吉握着薇洛丝给予她的联络胸章，闭着眼跪在小型女神雕像前，默不作声。

一旁，坐在沙发上的达伦挑了挑眉毛，问道：“你这是在做什么？”

“……薇洛丝姐姐失踪了，我在祈祷她能够安全回来。”

“失踪了啊……”达伦叹息一声，翘着二郎腿摇头晃脑道，“我早就和她说过，上战场是很危险的，尤其是现在，生还的几率小得可怜……”

“会回来的，薇洛丝姐姐做了那么多善事，女神大人会保佑她的！”安吉睁开了眼，反驳道。

谁料，这句话似乎戳中了达伦的痛处，他冷哼一声，灌了口酒道：

“善事？做多了善事有什么用？在那些神明的眼里，生命难道就很珍贵吗？她们才不会管这些！”

“说到底，人类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说着，他手中的酒杯就被安吉一把抢了过去，与此同时，小女孩凶巴巴地说道：

“我不许你这么说！薇洛丝姐姐一定会活着回来的！你根本，根本就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好！”

为了不让达伦欠人情，被迫去做自己讨厌的事情，她可是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提过一句薇洛丝的好。

比如说拯救了她和她的妹妹，保护住了达伦妻子和女儿的墓碑，这些她从来都没有告诉他。

同样的，她也不想在这种时候，达伦还说些风凉话。

否则，他真的太对不起薇洛丝姐姐了。

达伦倒是没想到安吉会这么激动，他愣了一下，伸了个懒腰，撇撇嘴说道：“我不和你争，你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吧，把我的酒杯还给我。”

“不给，省得你喝醉了再胡言乱语！”

眉头再次一挑，达伦眼里安吉以前都是很乖巧听话的，怎么今日变得如此叛逆？

难不成是因为薇洛丝？

她们之间应该也没有什么接触啊？

摇摇头，他想不明白。

……

瓦尔卡姆和魔物领地的交界处西边，这里暂时还没有被战争波及，茂密的森林之中，悠长河流静静流淌。

夜晚的林中飘浮着些许萤火虫，薇洛丝借着微光找到了一块空地，然后将怀中的昏迷女子放下，同时在附近布下了守护魔法。

做完了这一切，她因为实在抵不住疲惫，躺在了蕾菈的身旁，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还未睁眼，她就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清香。

而且这股清香很近很近。

猛地回想起这是某人身上的香味，她努力地张开眼，随后第一时间进入视线的不是夜晚的星空，而是蕾菈的脸。

她用那双淡漠的浅蓝色瞳孔，默默地看着她。

脊背微微一凉，过往不太妙的回忆充斥着薇洛丝的脑海，她双手护住

胸口，带着一些畏惧喊道："喂，我救了你，你别抓我啊！"

蕾菈沉默了片刻，随即撇开目光，从地上站了起来，淡淡道："你这么怕我？"

"还不是因为之前你见到我就对我下手？但凡你温柔一点，我都不会这么怕你！"

知道蕾菈也是刚刚清醒不久，薇洛丝从地上坐了起来，她环顾了一下四周，摸了摸肚子，发觉自己有些饿了。

蕾菈背对着她，视线望向了流水声传来的地方。

"是你救了我？"

"要不然呢？这里难道还有第三个人？"

"为什么？"

"救人就救人，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如果你一定要个答案的话，就当是我善心泛滥吧。"

耸了耸肩，薇洛丝才不会将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蕾菈听到她这么说后，只是侧头看了她一眼，便抬脚朝着水声传来的地方走去。

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观察再细微的人在这里，也完全不知道这位大贤者心里在想些什么。

薇洛丝倒是有些担心她的状态，她出声叫住了她。

"你的伤那么快就好了？能走路了？"

"我自己也会点治疗术，没那么容易死。"

"那你要去哪里？"

"去河里洗个澡。"

蕾菈的白裙虽然还算完整，但因为她的受伤，上面沾染了不少血迹，有些地方甚至因为鲜血而黏在了伤口处。

她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抬脚朝着河流走去，只是还未离开薇洛丝的视线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说道："你不准过来。"

她可还记得，薇洛丝是色魔。

"哈？谁会过来偷看啊？"

薇洛丝一怒，感觉自己的清白遭受到了污蔑！

蕾菈不说，她都没想到偷看这件事！

要是放在平时，或许她还真有心思偷看两眼，但现在她很饿，不如抓几只兔子过来烤烤肉，填饱一下肚子。

而且蕾菈的身体......

脑海中浮现出了某人一丝不挂的模样，她立即捂了一下有些发烫的鼻子，脸颊明明飘起了红晕，满眼却都是嫌弃。

拜托，她都玩腻蕾菈了，谁还对她的身子感兴趣啊。

......

来到河边，蕾菈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随后便朝着清澈见底的河流中施展了一道魔法，使其四周飘散起了浓郁的白雾。

这些白雾不仅有遮挡视线的能力，还有净化水质驱赶水中生物的功效。

除此之外，她还布下了几道防护魔法，虽然她现在受了重伤，实力再次大跌，但四五阶的魔法还是使得出来的。

对付森林中的魔物，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褪下白裙，她脚尖轻点水面，整个人很快便浸入了水中，夜晚的河流明明万分冰冷，对她的体温来说却异常温暖。

望着自己右臂上的伤口，她轻轻地擦拭了一下，脑海中却不由得浮现出花海中，黑裙少女手持镰刀，守在她面前的那一幕。

她之前虽然陷入了昏迷，但周围发生的一切，她知道得清清楚楚。

Chapter 114

鲜血将花海染红，前来寻找她的魔物被少女斩首，为了救下她，她甚至不惜和副魔将大战了一场，险胜过后，带着她来到了这里。

负了伤的少女在地上倒头就睡，她在四周布下了防护魔法，将她也一起囊括了进去，好似在她的心里，她这位人类大贤者并不会伤害她一样。

少女手持镰刀的背影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抱紧了自己的双臂，将身躯沉入了河流之中，只露出半个脑袋在水面上。

心里莫名涌起了一股特殊的温暖。

银色的长发在湖面铺开，她脸颊附近的温度和其他地方有些不一样，似乎是有些烫烫的。

疑惑地伸出手去摸，她的确能感受到一丝温度。

她脸红了？

是因为魔女救了她？

蕾菈望着水面倒影中的自己，大脑难得陷入了混乱，她明明没有做出任何表情，但倒影中的她似乎总在微笑。

她的心情好像不错。

为什么？

就因为魔女救了她？

细细想来，她自从离开法师塔开始四处游历之后，从来都没有被她人拯救过的经历。

她扮演的，永远都是拯救者的角色。

在他人需要的时候，她会挺身而出，将一切危难拦截下来，而在她陷入绝境的时候，她总是独自一个人解决。

没有人会来帮她，也没有人能够帮她，她是人类的大贤者，理应是人类的庇护伞。

而今，她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魔物救下了。

轻笑一声，她抚摸了一下心口，感受着内心涌起的特殊温暖，冰川般的表情终于是融化了一些。

她以前从未感受过这种温暖，现在感受到了，她发现自己并不讨厌被别人保护。

怀着这份愉悦的心情，她在河流中好好地清理了一下沾染血污的身躯，而且这次不知为何，明明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她又多清理了几次。

洗浴的时间被大大拖长，直到前方森林之中亮起了篝火的微光，蕾菈才淡淡地看了岸边一眼，起身用魔法烘干身子，清理衣裙。

套上了干净的白裙，她朝着燃起篝火的地方走去，不一会，她就看见黑裙少女坐在倒下的树木上，用篝火烤着一些肉串。

“你一直都在这里烤肉？”

“嗯。”

薇洛丝一眼都没有看她，而是自顾自地烤肉，蕾菈抚摸了一下胸口，先前的愉悦似乎都莫名化作了郁闷。

她坐在了薇洛丝的不远处，两只手放在大腿上，洁白的长裙垂下，她有些不清楚自己的内心为什么会感到郁闷……

魔女那么好色，这次竟然真的没有来河边偷看她？

是她对她丧失了吸引力吗？如果是以前的魔女，肯定会想尽办法吃她的豆腐，甚至对她下手才对。

想到这里，她瞳孔微微一缩，又觉不对。

魔女不来偷看她，不是好事吗？为什么她会有些失落？

这么多愁善感，简直一点都不像她，真是奇怪……

一定是她受了伤，才让自己的心境变得如此不稳。

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蕾菈松了一口气，不再纠结这方面的事情，而薇洛丝也将烤好的肉递到了她的面前。

“要吃吗？”

本来肚子是有些饿了，蕾菈想要从少女的手中接过烤肉，可手伸到一半，她立马想到了什么，有些戒备地回道：“不饿。”

薇洛丝一眼就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她怕她在烤肉里下毒。

“哼，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下三滥吗？我要是对你有什么想法，早在刚刚就对你下手了，还等到现在？”

蕾菈知道薇洛丝说得没错，如果她对她真的有什么想法，在她将她带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黑手。

而且那个时候的她，根本没办法反抗。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她听见魔女这么说，或许会有些开心，但现在，她没有任何想法。

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烤肉，她轻轻咬了一小口，香甜的油水瞬间浸入她的口腔，黯淡的眸光微微亮了起来。

与此同时，薇洛丝阴恻恻地一笑，诡异地问道：“味道怎么样？”

刚咽下去一口烤肉，蕾菈见少女露出这般模样，她便停下了吃食的动作，转而淡漠地盯着她。

要不是她的脸总是像北极的冰川一样，化也化不开，此刻被戏耍的委屈和羞恼恐怕会出现在她的脸上。

薇洛丝见此，在憋了许久后，噗嗤一笑。

“瞧把你紧张的，其实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眨了眨眼，她从烤架上取下一根肉串，咬了一小口接着说道，“我才没有下药呢。”

连续被戏弄了两次，蕾菈也没有生气，她低下头咬了一下手中的肉串，再咽下去后，回道；“味道，还不错。”

这会轮到薇洛丝沉默了，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蕾菈，要不是还是那张面瘫脸和冰冷的性格，她都以为眼前的女子换了个芯。

接下来，两人都安安静静地吃着肉串，夜晚只剩下了火焰跳动的噼啪声，以及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虫鸣。

蕾菈在吃完两根肉串之后，有一句没一句地问道："你以前烤过肉？"

"嗯，我以前在森林中生活过，当然烤过肉。"

"森林中生活过？你不是神恩血脉吗？"她有些不解。

能拥有神恩血脉的年轻魔物，大多都是强大魔物的后辈，这样的后辈在魔物世界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在森林中生活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她们身上。

可薇洛丝是个意外。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森林里了。"

她是穿越来的，醒来的时候便是伴着魔镜而生，她怀疑自己根本就没有父母。

只是这番话落入蕾菈的耳中，就不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父母是谁，这意味着她小时候就可能被父母抛弃了，所以才会在森林之中长大，又或者说，她的父母可能牵扯上了什么，才会导致她被遗弃。

能让神恩血脉的魔物抛弃自己的孩子，那显然只有涉及魔王和四大君主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魔女从小就是孤儿。

难怪，难怪她的立场和那些魔物不一样，或许在她的眼里，魔王和四大君主也是她想要复仇的对象。

"你的伤怎么样了？"

在她思索之际，薇洛丝歪了下脑袋，有些不经意地问道，而蕾菈对此也没有任何防备，将自己最真实的情况说了出来。

"好一些了，但还是没办法战斗。"

能够施展四五阶的魔法，但如果真正战斗起来，压下去的伤势就会爆发，到时候她又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也就是说，你，反抗不了我？”

“……想要拿下你，还是很简单的。”

心头一跳，薇洛丝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蕾菈挪了挪身子，离她远了一些。

她还以为这头色魔转性了，原来在这里等着她呢……

“是吗？”

薇洛丝从木头上起身，满脸笑容地走向了蕾菈，而后者双手撑在树上，身子不自觉地后仰。

“你想做什么？”

“我是色魔啊，你说我想做什么？”

双手撑在膝盖上，薇洛丝弯下腰，和蕾菈平视笑道，“既然你说拿下我很简单，那就试试呗？还是说，你怕了？你根本没有那样的能力？”

“我会怕？”

蕾菈知道，这个时候越是露怯，待会面对的下场就越是糟糕，所以她轻挑眉毛，抬起手想要施展魔法，先给薇洛丝一个下马威。

可下一秒，她的薄唇被少女紧紧贴住。

扑通——

手腕被少女抓住，她猝不及防地被她向后扑倒在地，银白色的长发如花般散开，她瞳孔微微张大，敏感的薄唇传来难以言说的香甜与湿润。

因为是向后掉下了被当作椅子的倒下的树木，她的一双修长大腿被架了起来，白裙向大腿根部卷去，露出了大片雪白而诱人的肌肤。

皎洁的月光洒落下来，照得她空中的玉足更为柔美。

现在的蕾菈，可没有时间去担心自己会不会走光。

她从未料到少女会如此突袭，平日里被冰封住的心脏此刻如同怀了春的少女一般，小鹿乱撞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被魔女侵犯的时候，她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难不成因为那些是梦，而现在是现实？

说不清楚此刻的情感，蕾菈第一时间想得还是反抗，她抬起右手，刚想要施展魔法将少女推开。

可下一刻她的右手便被抓住，随后狠狠地禁锢在地上。

还未成形的魔法强行散去，蕾菈只能低声地发出声音反抗，只是她越是想开口说话，就越是给了薇洛丝机会。

贝齿轻启，柔软便纷至沓来，蕾菈再白皙的脸，此刻也染上了一丝不该属于冰山美人的红晕。

许久后，她的呼吸变得格外沉重，似乎有些喘不上来，见此，薇洛丝才抬起了头，放过了她。

月光照在蕾菈的长发上，银色的丝线微微闪着光，少女一只手抓着身下女子的手腕，另一只手伸出食指，优雅地勾起了一抹银色丝线。

轻点自己的嘴唇，她舔了舔食指指尖，随后居高临下地看着身下无法反抗的冰冷女子，带着几分娇笑道：

“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轻松拿下？”

咔嚓——

似乎是冰块有些破裂，蕾菈紧紧地抿了抿双唇，随后淡蓝色的瞳孔中浮现出了金色的摆钟。

看得出来，她有些破防了。

薇洛丝甜甜一笑。

如果是以前，她还会很怕她的催眠，但是现在嘛……

“你可要想好了哦？这次说不定被催眠的人，照样是你。”

有被圣光覆盖的魔镜在，她可不怕催眠，除非圣光不在，或者被蕾菈知道了她的弱点。

但只要她不说，谁会知道她只能短时间内反射一次精神攻击呢？

蕾菈显然也想起了过去的经历，她散去了催眠术，故作淡定地问道：“你真不怕我藏什么招吗？”

“藏招？怕啊，但如果你真藏了，恐怕刚才就下手了吧？现在嘛……我赌赢了。”

捏起了蕾菈的下巴，薇洛丝的笑容更加甜蜜了一些。

“而且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些话，让你看上去就像是在生气的小宠物，有点可爱。”

“你……”

蕾菈还想要说些什么，下一秒，她的嘴便被再次堵住。

她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想要挣脱少女的束缚，可施展不了魔法的她就是一个普通女子，在少女的面前根本不够看。

一番扭动之下，除了让自己雪白的双腿更加暴露了一些，她什么都没能做到。

少女的呼吸很香甜，身上也散发着一股很好闻的清香，不仅如此，她温暖的身躯就像是冬日里的阳光，紧紧地贴着她，让她感觉有些暖暖的。

在挣扎无果后，蕾菈无力地躺在地上，任由少女索取，渐渐地，她心底里竟然生起了几分欢愉，身子也开始迎合少女的动作。

她并不讨厌魔女，甚至，并不讨厌她这么做……

这是……为什么？

她可是人类大贤者，才不能被魔物肆意侵犯！

她再次反抗了起来，只可惜，除了冷冷地瞪了少女两眼之外，她的反抗没有任何效果。

薇洛丝在吻得心满意足之后，再次舔了舔自己的手指，用一种贪婪的目光看向了身下的女子，而此时此刻，蕾菈依旧没有屈服。

“早知道，我，我就应该趁着你昏迷的时候，抓住你……”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蕾菈，接下来是我的复仇时间！”

身为候补圣女的时候，她只能一点一点地接近蕾菈，举止要万分小心，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就招来冰山美人的厌恶。

这种日子可不好过。

但显出真正的她时，就不需要这么小心了。

毕竟魔女的她本来就和大贤者蕾菈关系很差，再加上在梦境幻境里云雨了不知道多少次，彼此之间是什么模样的，早已熟悉。

说白了，魔女的她就算形象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她可以肆意将内心的欲望展露在她的面前，而不用担心未来如何！候补圣女时得不到的欢愉，便由现在的她来得到！

嘻嘻。

想做就做，薇洛丝抓住女子脖颈处的领口，用力将它往旁边一扯，一瞬间，散发着幽香的洁白肩膀便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Chapter 115

蕾菈双手放在了胸口，想要阻拦下她粗暴的举动，可惜风水轮流转，现在的少女力气远比她大多了。

当然，前提是在施展魔法的情况下。

只是扯下一边的衣裙还远远不够，薇洛丝依葫芦画瓢，将女子另一侧的白裙扯了下来。

两只白兔失去了牢笼的束缚，便蹬着双腿从绵软丝滑的花丛中蹦了出来，它们的鼻尖泛着香甜诱人的红色，令少女忍不住伸出指尖触碰了一下。

白兔远比少女所想的敏感，它们颤抖了两下身子，后退了几步，小心翼翼地抬头看着少女，楚楚可怜。

只可惜，本身就带着恶意的少女，才不会懂得怜香惜玉。

玉手与白兔相触，短暂获得自由的兔子又一次陷入了牢笼之中，而这次的牢笼远比之前更加疯狂，这使得它们鼻尖的红色更加深厚了一些。

将脑袋埋入柔软，薇洛丝猛地嗅了一下，在被清香充斥之后，她心满意足地抬起头，看着身下脸颊微红的女子。

“看那，你的头发好漂亮，待会，它就会成为我手中的缰绳，而你，也会成为我的禁脔。”

伸出右手，随意玩弄着女子的长发，她嘴角一勾，魅惑般地说道，“至少，在你回到瓦尔卡姆之前，你都是我的所有物。”

薄唇的颜色在夜晚变得越发妖艳，此刻的薇洛丝轻轻摆动了一下自己的墨色长发，血色的瞳孔流转着动人的水光。

她看起来就像是来自深渊的魅魔，蛊惑着人世间最清纯的贤者。

夜晚虫鸣依旧，篝火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晚风吹过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蕾菈的白色裙摆被拽到了小腹附近，淡蓝色的双眸倒映着星空中的半月。

她想要挣扎，但在少女的面前，她只有无力。

魔力在她的体内流动，当它们要形成魔法的时候，少女就会抓住她的手腕，击溃那些魔力。

她虽然也受了伤，但伤势要比她轻很多。

少女的黑发垂落在地上，她可以触摸到它们，柔顺光滑，轻飘飘的，就像是天空中的云朵，又像是大床上的被褥。

被褥？

被少女压在身下，蕾菈忽地想起了之前她抓住她的那次。

那次，她施展幻术抹去了她的记忆，让她沉浸在了她为她而创造的幻境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她的女仆。

作为庄园和女仆的主人，她蕾菈将少女带到了床上，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她在床上征服。

可一步一步引诱，深入，到头来，她真的征服她了吗？

昔日幻境中的欢愉来到了现实，她闭着眼，贝齿轻咬，洁白的皮肤上留下了些许淡淡的红色痕迹。

她还记得那个幻境之中，她从未告诉少女的是，没有她陪伴的晚上，她会独自一个人泡在浴池之中，享受着被温水包裹的感觉。

那时候，她将手臂抬起，耳畔便会传来哗啦啦的水声，而就是这些水声，会让她的大脑回想起和少女共赴巫山的场景。

黑夜，黯淡的灯光之下，两具白花花的肉体在床上痴缠……

每每想到这里，她就会忍不住将手没入水下，香汗会逐渐打湿她的脸庞，紧闭的薄唇也会轻轻张开，宽敞的浴室之内幽幽地回荡着靡靡之音。

在这番音色与潮水落幕之后，涌上心头的，就是无尽的寂寞与孤独，她会抱着自己的双臂，静静地在浴池中等上好久，才穿上衣服离开这里。

现在回想起这些，她只觉得惊讶。

她并不是不知道关于性的事情，只是以前的她清心寡欲，全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她的心里更多的，是身为大贤者的责任。

众人再讨厌她，远离她，她也不在意，在她看来，一味的善良只会让大贤者败于魔王的手下，所以，她要比以往的大贤者都更加理智。

可这样的她，竟然会在那场梦境中，独自一人在浴池中做那种事情？甚至她还觉得这种事情很正常？

除此之外，那份寂寞与孤独，又是从何而来呢？在和少女同完床后，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当时的她，细细想来的话，好像是觉得很满足。

……满足？

就像是现在一样？

夜空之下，少女两只手放在了她的膝盖上，白裙因为大腿的角度而向两侧铺开，往日里神秘优雅的大贤者此刻显露出了极为不雅的姿态。

知道自己反抗不了的蕾菈，抿住了唇瓣。

黑色的长发垂落在地上，它们微微晃动，似乎在揭示着什么，蕾菈不自觉地挺起了背，修长的鹅颈在月光下展露无遗。

当时的她，竟然对这种事情，丝毫没有排斥？

从什么时候起，她变成了这样的女子？她的身体，为什么不会拒绝少女？甚至一度在迎合着她？

被阵阵欢愉冲击着，她的大脑陷入了混乱，而越是混乱，这些疑惑就越是多。

最终，在习惯了这种欢愉之后，她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其实，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一直都是她。

魔女本就是色魔，她自身就居住在深渊之中，她对她的调教，不过是玩闹，她本性邪恶，天生就喜欢**。

而她不同，她起初对**毫无感觉，她执着于内心的责任，可自从接触到魔女之后，她就在她的阴谋下，一步步朝着深渊坠去。

禁忌一旦被打破，那涌出的潮水，就会将她淹没。

她不喜欢**，并对此不屑一顾，那是因为她从未体验过肉体带来的欢愉，她追求的，是更高的灵魂欢愉，是大贤者的使命，是人类的未来。

而魔女，将云端的她，扯入了世间。

感受着逐渐滚烫的身体，心底里挥之不去的暖意，以及仿佛流转在骨髓之间，浸透了她灵魂的欢愉……

蕾菈知道，她的坚持与追求，被魔女撕了个粉碎。

她低估了少女带给她的**，这种欢愉就像是恶魔，从沾染起，她就很难将它甩掉，心底里明明知道不行，但她的身体却在不断迎合。

不，不应该是这样的……

正因为以前都是梦境，是幻术，所以她才如此大胆地沉沦在**之中，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七大罪之一带来的欢愉。

而现实，现实她应该还是别人眼里高高在上的冰山大贤者，是对**无感，无情无欲的前辈，才，才不会沦陷在……

“嗯哼……”

寂静的夜晚，女子轻咬着自己的手指，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让一声娇吟流转在森林之中，千娇百媚。

Chapter 116

捂住嘴，蕾菈的耳垂带上了一丝羞人的红色，她是不想要娇吟出声的，奈何那丝触感酥麻得就像是电流一般，匆匆越过小腹，直窜脑海。

恼人的羞意令她不由得睁开了眼，淡蓝色的瞳孔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清冷，冰山化作了一汪春水，多了几分女子该有的柔情。

她伸出手撑着少女的脑袋，稍许用力，想要将她从自己身上推开，可结果也显而易见，她这么做没有任何用处，反而让两只白兔变得更加诱人。

既然反抗不了，那就乖乖享受吧……

不知为何，她忽然冒出了这个想法，上次梦境之中的场景便又闯入了她的脑海。

帘幔轻垂，软床微摇，肌肤相亲的触感异常柔软，其中还夹杂着一丝丝温暖和湿润，她就这样默许少女坐在她的身上，像是女仆一般，服侍着她。

她想做的，是征服眼前的少女，是报之前她戏弄她的仇恨。

尽管自身也会享受到肉体带来的欢愉，但这些低俗之物，怎么可能让她自己堕入深渊，无法自拔呢？

她是这么想的。

直到那游龙坠入峡谷，两岸发生了剧烈的颤抖，谷底的河流也随之奔涌而起，刹那间惊涛拍岸，轰鸣的响声回荡在峡谷之间。

失去控制的游龙最终被河流吞没，无力挣扎换来的，不过是更加汹涌的流水。

梦境之中，她沉浸在源源不断地欢愉之下，大脑逐渐变得一片空白，这些欢愉就是不断袭来的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推向瀑布深渊。

坠入那道瀑布深渊，她的身子就会止不住地挺起，有些地方甚至微微颤动起来，而空白的大脑除了享受欢愉之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想法。

这，也是她上次没有看出少女已经提前恢复记忆的原因。

而现在……

“嗯哼！”

她的娇吟再一次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弯曲的白腿稍许伸直，晚风吹过树枝，几片落叶悠然落下，在经过少女的身侧时，沾染了几点水滴。

白皙的脸颊已经再难寻得踪影，蕾菈红着脸，目光呆呆地看向一侧，大脑尽数都是空白。

而此刻，薇洛丝也抬起了头。

她的脸倒不似蕾菈那般通红，只是在篝火的金色微光之下，有着些许湿润的光泽。

她抹了抹脸，扭头看向了森林深处，随即取出了漆黑镰刀，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里距离瓦尔卡姆已经不是很远了，你应该独自一人能回去吧？”

在她说完这句话后，温暖的晚风似乎一下就冰冷起来，蕾菈闻言也从高昂的余韵之中回过神来。

她有些慌忙地重新穿好白裙，颤抖着纤细的双腿，扶着树木捂住胸口道：“你要做什么？”

“你没感应到吗？那个家伙来了，我得留下来对付他。”

蕾菈因为身上的伤，感应魔力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了不少，而薇洛丝不同，她能很清晰地感应到，有一股极强的魔力在朝着她们飞来。

而且那股魔力非常熟悉，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她之前杀死的那位副魔将。

他竟然复生了？

蕾菈虽然感应不到薇洛丝所说的敌人气息，但从她的表情中也能看出，赶到这里的敌人不会很弱。

以她的状态，很有可能抵挡不住。

“你会死的。”她说道。

“死？我会赢的，倒是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薇洛丝对此毫不在意，只是一味地催促蕾菈离开。

死亡对她来说根本无所谓，毕竟这具身体只是假身，可惜的是她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星落花可能要落在这里了。

不过能够救下蕾菈，落些星落花什么的，根本无所谓。

可这在蕾菈眼里，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垂下眼帘，撑着树干的手微微用力。

她们是敌人不是吗？

为什么魔女会用生命保护她呢？

“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感应到那股魔力在不断逼近，薇洛丝的态度就变得越发着急，而蕾菈也只好轻咬嘴唇，先行施展魔法离开了这里。

她不是那种犹豫不决且过度善良的女子，她留下来，除了拖魔女的后腿之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种该死的无力感，自从成为大贤者之后，她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到了……

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刻，她回眸望了一眼魔女，呢喃道：“一定要活下去……”

这番话顺着晚风，吹入了薇洛丝的耳中，她撩起耳畔的发丝，没有回头，但浅浅一笑，道：“会的。”

直到蕾菈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森林之中，薇洛丝才收敛起那抹笑容，一脸严肃地望向前方森林深处。

炙热的火球瞬息而至，鲜红的魔物身影从中诞生，副魔将居高临下地望着薇洛丝，随后环顾四周，手持妖刀问道：

“人类大贤者呢？”

“她不在这里。”

“你撒谎！我都在你身上闻到她的味道了！”

薇洛丝嘴角一抽，忘了这点。

她刚刚才和蕾菈浅浅地欢爱一场，身上沾染她的气味再正常不过了，想要瞒过眼前的副魔将，那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无所谓，她只要拖住副魔将，让蕾菈抵达瓦尔卡姆就可以了。

所以，她冷笑一声，道：“就算我撒谎了，又怎么样呢？手下败将。”

“那些招数，你还能用出第二次？”

副魔将之所以敢再次追上来，就是笃定薇洛丝没有能力再次进入那种状态，借助涉及神明的魔法将他斩杀。

而只要没有那种力量，他还是能压制住她的。

“试试不就知道了？”

薇洛丝没有后退，而是手持镰刀，直接和他交战在了一起，见她如此冷静，副魔将反倒是起了疑心。

难不成，她真的可以再次进入那种状态？

想到这，他有些畏手畏脚了起来，反倒是让薇洛丝占据了上风，渐渐地，他发现了不对劲。

“你在拖延时间？”

“现在才看出来？”

少女略带嘲讽的话让副魔将瞬间涨红了脸，他的头发如同火焰一般燃烧了起来，怒气弥漫在天地之间。

“就算抓不住大贤者，抓你回去也不错！”

Chapter 117

抓她回去？

闻言，薇洛丝忍不住冷笑一声。

这副魔将也真敢想，她这具身体可是假身，就算被抓住了，自杀就行了，而且根据她得到的消息……

高贵的神恩血脉，她可得好好利用一下才行。

“哼，你可要想清楚了，我拥有神恩血脉，你要是真正地得罪了我，可要小心我背后的势力。”

她知道，神恩血脉的拥有者，一般都是魔王以及四大君主，再不济，也是真正能够威震一方的顶级魔将。

像她这么年轻的拥有者，在这些魔物看来，她恐怕多半是他们的后辈，背后有着寻常魔物难以想象的庞大势力支持。

所以，她可以借此狐假虎威。

“你的上司也不过是一个普通魔将，他应该没有神恩血脉吧？”

薇洛丝的话传到了副魔将的耳中，就算再恼羞成怒，此刻的他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其实从一开始，他就从没想过要杀死这位神恩血脉的拥有者。

毕竟，在魔物的世界中，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往往都出自那些恐怖的势力，而神恩血脉的强大，根本不是一般魔物能够比拟的。

眼前的魔物少女多半也是来自那些势力，如果他将她真正的得罪了，那些势力找上门来，他们这片魔物领地多半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

这点，他从来都是不会怀疑的。

早些年的时候，他亲眼见过魔物世界的四大君主之一，那时候的他很年轻，但魔力等级已经来到了七阶，算得上是真正的年轻才俊。

可就是这样自傲的他，跪拜在大厅之内时，冷汗不断地从额头流下，四肢也变得有些麻木无力。

他根本不敢去看向那个坐在王位之上的魔物君主，哪怕他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呼一吸间，仿佛有海量的魔力在汹涌奔腾。

十阶？还是已经超越了十阶，抵达了更高的层级？亦或是比他想得还要夸张，君主与那些神明同级？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位魔物君主想要杀死他，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够了。

如果少女真的是来自这样的势力，得罪了她，他们这片魔物领地绝对会灰飞烟灭。

他们领地最强的，也不过是一个九阶的魔将，在魔物君主面前，根本不够看的。

而如果少女是凭空冒出来的……

可以说，副魔将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

开什么玩笑，神恩血脉怎么可能凭空出现，那是被神明赐福过的血脉，寻常魔物会得到神明的赐福？

打死他都不信。

少女会出现在这里，阻止他们追杀人类大贤者，恐怕是魔物上层势力不合，暗中在较量。

近些年魔王和四大君主之间的关系有多差，他可是清楚得很，这种级别的对抗，他们这片领地还是不要掺和的好，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哼，我只是抓你回去，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把少女抓住，不对她做什么，就算那势力找上门来，也没有理由向他们动手吧？

副魔将还是想要抓住少女，毕竟这一次搜寻大贤者到最后却一无所获，他也很难回去交差。

不过，薇洛丝看出了他的怯意，这也让她明白了一件事。

他真的被她背后的势力唬住了。

“这可由不得你。”

表演欲冲了上来，薇洛丝提起漆黑的镰刀，不知是做了什么，气息开始疯狂下跌，脸蛋上的血色也逐渐流失干净。

很快，她捂着脑袋踉跄了两下，最终瘫坐在了地上，一脸痛苦。

感受到她的生命在飞快流逝，副魔将愣了一下，随即皱着眉头不解道：“你疯了？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这样下去，你肯定会死的！”

收起死神镰刀，薇洛丝嘴角一勾，随即将双手伸了出来，好似任由副魔将用镣铐给她铐上一样。

“那你就把我抓住吧，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我抓住，到时候，再和赶来救我的人说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是不知道，她们会相信你说的话，还是会相信我说的话……”

到此，副魔将算是知道她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她这么虚弱，将她抓了起来，到时候她背后的势力来人，她可以添油加醋地解释一番，就算那些人知道她在撒谎，肯定也会为了她，灭了他们魔物领地。

毕竟拥有神恩血脉的后辈，在哪个势力里不是掌上明珠？

他们要是封住她的嘴，不让她说话，那就更不得了了。

为什么不让她说话？是不是对她做了很过分的事情，怕她告状才封住的嘴巴？这片领地内的所有魔物，看来是已有取死之道。

无论怎么做，把她抓起来只会烫着自己的手……

看着眼前故作娇弱的少女，副魔将气得嘴角直抽，思来想去，他最后只好冷哼一声，绕过少女，去找寻人类大贤者蕾菈的身影。

可薇洛丝拖了他这么长的时间，哪里还能寻得到蕾菈的身影，越过这片森林，再往前可就是人类的地盘了。

他这次注定是一无所获。

而在他走后，薇洛丝强撑着身子，扶着树木站了起来，随后摇身一变，转变为了候补圣女的模样，给自己施展了一下治疗术。

先前还奄奄一息的，此刻她瞬间满血复活！

不过经过此事，她尝到了狐假虎威的甜头，要是下次再遇到什么危急情况，她一点都不介意再装一次。

……

另一边，瓦尔卡姆城内，大贤者蕾菈回归的消息迅速传播了开来，给身处绝望之中的瓦尔卡姆居民吃了颗定心丸。

只是在教会医院的顶层，芙洛菈等一行人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中年男子，面露愁容。

“城主他……”

“如果没有薇洛丝大人的治疗术，他很难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坐在一旁的修女在施展完治疗术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的治疗术已经算厉害了，但和薇洛丝圣女一比……

不，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薇洛丝圣女的治疗术或许早就不应该称之为治疗术了，应该叫做神迹。

受伤再严重的病人，只要吊着一口气，就可以救活，这种治疗术她简直前所未闻，如果不是被女神眷顾了的话，她根本想不到是如何做到的。

在她说出这番话后，整个病房都陷入了死寂，许久之后，芙洛菈才缓缓抬头，带着些许紧张问道：“前线怎么样了？能够出发去寻找薇洛丝了吗？”

“那里的士兵应该已经开始找了，但是目前依旧没有什么结果……”

雷克斯的眼神也黯淡了下来，距离薇洛丝失踪，已经过去了好几天，生还的可能性其实已经不大了。

但是不见到真正的尸体，他们始终相信她还活着。

不过……

他看了眼病床上的城主梅德，薇洛丝可能还活着，但有些人或许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他的话让病房再度陷入了死寂，如果他们失去了城主梅德，接下来的局面只会更加被动，瓦尔卡姆的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

没有人能够拯救得了这座城市，候补圣女、城主、大贤者，他们就已经是最后的希望了。

毕竟帝国之中那些真正有能力救下这座城市的人，根本看不上这里。

瓦尔卡姆是否被魔物占领，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芙洛菈脑海中闪过的，都是薇洛丝的身影，她明明在战场中说好要好好保护薇洛丝的，结果到头来，反倒是她用治疗术保护了她。

“不会的，他们都不会有事的！”

转身朝着病房外跑去，她要亲自赶往战场，搜寻薇洛丝的踪迹，但雷克斯却闪身阻拦在了她的前方。

纵使心底再怎么痛苦，他也不想教会再失去另外一位候补圣女了。

……

咚咚咚——

薇洛丝的住宅大门被敲响，梅维娜走到门口，打开了门，见到了前来拜访的小女孩。

“安吉？你怎么来了？”

梅维娜没有忘记这位小女孩，毕竟她先前把她们仅剩的那点钱都抢走了，光是这点，她就牢牢地记住了她。

不过再怎么敌视薇洛丝的人，都会在接触后被她所折服，小女孩也不例外，所以，她也就懒得和她计较了。

小女孩两只手放在裙摆前交缠了一下，随后有些扭捏地问道：“我就

是想来看看，薇洛丝姐姐还没回来吗？”

“嗯。”

“那她，她到现在，真的什么消息都没有吗？”

“还没有。”

听到这个，小女孩低下了头，眼眶迅速染上了红晕，娇嫩的唇瓣也紧紧地咬了起来，看上去像是快要哭出来一样。

现在，是不是该要安慰她？

闪过这样的想法，梅维娜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脑袋，然后说道：“她不会有事的。”

薇洛丝到底还有没有活着，她其实也不知道，但她清楚得是，如果薇洛丝一直都是那个性格，那终有一天，死亡会提前到来。

她的善良，会把她害死。

她早就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现在虽然难过，但不至于悲伤，最多就是有些惋惜罢了。

能够死在自己一直所追求的道路上，或许也是件幸福的事情。

“我知道，但是，但是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她的消息了……”

小女孩扯起了她的衣袖，瞪着大眼，有些可怜巴巴地接着问道，“战场很危险的吧？”

“嗯，但是失踪不意味着死亡，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说不定薇洛丝只是为了躲避魔物，才离开了兵营。”

“是这样吗？”

“肯定是吧。”

梅维娜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地安慰小女孩了，但她还是哭了出来，眼泪划过她的脸颊，最终打湿了她的衣袖。

果然，她根本就不擅长安慰。

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有点怀念薇洛丝。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候补圣女的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魔力，她对付这样的小女孩，往往只需要一个笑容，就能治愈她们的心灵。

安慰的话，都不用说太多。

和她相比，她真的差得太远了。

……

交界处，人类前线兵营的帐篷内。

盔甲被打翻在地上，大肚便便的中年男子眉毛倒竖，死死地瞪着眼前半跪在地上的副将，大骂道：

“混蛋！你们简直就是胡闹！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想组支小队去外面寻找薇洛丝，只会全军覆没！”

“魔物军队好不容易停下了攻势，要是被你们重新挑起，你们背得起这个责任吗？而且他们若是继续进攻，瓦尔卡姆就完蛋了！”

面对他的怒火，副将低着头，不卑不亢地回道：

“大人，算上我在内，小队估摸着只有三四位，这点人数，目前占据优势的魔物军队见到了，还不至于会感到恐慌。”

“而且我们搜寻的范围也会远离这里，就算被魔物袭击，我们也不会连累到你们。”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指着副将的鼻子骂道：“哼，我看你们是疯了，为了一个薇洛丝，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大人，有时候生命并不是最宝贵的东西，心中的信仰才是。”

副将先前来自伤兵营，现在前线缺人，他才被调到了这里。

与此同时，瓦尔卡姆的部分高层要求他组织小队，离开兵营去搜寻圣女薇洛丝的下落，他本想这么做的，结果被眼前的中年男子拦了下来。

他很清楚，这家伙就是来自帝都的酒囊饭桶，因为背景势力雄厚，才当上了临时的将领。

他不让他离开，一方面是怕失去助手，魔物真正袭来的时候，自己逃不掉，另一方面就是想要薇洛丝死。

帝国和教会之间的摩擦是不会断绝的，薇洛丝的存在，对帝国高层来说，很有威胁。

副将虽然也来自帝国，但他只知道薇洛丝用治疗术治好了很多士兵，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他们想要用命保护的圣女。

除此之外的东西，关他们屁事。

“呵呵，那你倒是出去，把这件事告诉那些士兵，我看看有没有士兵把她当做比生命更重要的信仰！”

中年男子在帝都享受了许久的荣华富贵，惜命得很，所以他才不信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为重要，更别说是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少女了。

而听到他这么说，副将心底里冷笑了两声。

饭桶就是饭桶，根本不懂信仰为何物。

走出帐篷，副将在中年男子的见证下，将搜寻薇洛丝的事情说了出来，一时之间，那些原本安静的士兵都争着要加入副将的小队。

这可把中年男子气得不轻，他的脸就像是被打肿了一样，青一阵红一阵的，随后他什么都不管地甩了甩手，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之中。

只是离开之际，他还留下了一句话。

“哼，真是有够蠢的，去吧，我看你们和薇洛丝一样，把命丢在外边！”

这一下，兵营内的士兵们都不爽了起来，将领不和他们共进退就算了，居然还敢诅咒薇洛丝圣女……

许多士兵暗地里眼神交流了起来，不少人摸起了腰间的匕首。

这里可是前线，魔物忽然袭击之下，死几个人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死的还是来自帝都的酒囊饭桶。

兵营之后发生的事情，副将就不知道了，此刻的他带着两三位士兵，在黄沙漫天的战场中寻找着少女的身影。

又是一天过后，这片战场刮起了狂风，黄沙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迫使他们只能凭借魔法，在战场中四处游荡起来。

而就在此刻，血腥味和尸臭味涌入他们的鼻腔，副将皱着眉头寻着味道赶去，随后他就见到好几十具尸体半掩在黄沙之中，死相狰狞。

这些尸体中，有人类也有魔物，看上去像是发生了遭遇战，结束后也没有人来清理战场。

漫步在这片尸体之中，副将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道染上黄沙的白裙，他心中一惊，赶忙定睛望去。

只见少女微闭双眸，静静地躺在黄沙之中，像是累得睡觉了一般，而在她的身旁，躺着几具完整的人类尸体……

不，那些不是尸体。

他们拥有着微弱的心跳，是被少女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士兵。

Chapter 118

“圣女大人！”

副将身旁的一位士兵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也不管薇洛丝是否看得见，直接挥了挥手，叫出了声。

而副将眉头一皱，赶忙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同时将一根手指放在自己的唇前，小声道：

“嘘！她应该是累得睡着了……”

黄沙将少女的白裙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就连那银色的长发都不再洁净，若非他们还能感受到少女的生命气息，他们此刻的狂喜恐怕是只会沦为无尽的悲痛。

副将带着几位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薇洛丝走去，而被之前那位士兵这么一吵，少女也微微动了动眉毛，清醒了过来。

她抬起头，先是确认了一下躺在地上的士兵们的情况，随后缓缓将视线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在见到熟人之后，她惊讶地揉了揉眼睛。

“是你们？”

在伤兵营那么久，她将里面所有的副将认了个遍，面前一脸刚毅的中年男子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而见到她清醒了过来，副将和士兵们就面面相觑了几眼，直接开口道：“圣女大人，我们终于找到您了，你没有伤着哪里吧？”

“快，圣女大人快和我们回去吧，城内好多人都在等您。”

“他们就由我们来背吧，能被圣女大人救下，他们也真是够幸运的。”

他们的语气令薇洛丝觉得自己像是离开家乡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游子，好不容易回到了故乡，那些许久未见的亲人便立刻来到她的身边嘘寒问暖。

她还以为他们第一时间会问她这些天在哪里呢，亏她还准备了很长一套说辞，结果到头来，压根就用不上。

她垂下眼帘，艰难地从战场上站起来后，轻轻道：“谢谢……”

“不用谢我们，是我们该替他们谢您才是。”

从地上将那些昏迷的士兵背了起来，副将一边招呼手下一起，一边说道：

“能像您一样将士兵们的命当做命的人，已经不多了，瓦尔卡姆沦落到如今的地步，都是因为那些家伙只知道贪图享乐。”

“只有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给大家带来了多少痛苦。”

他的言语中充斥着怨言，在他看来，萨拉帝国明显有能力抵抗魔物领地的侵袭，不说士兵，现在还在帝国内活跃的九阶强者就不少。

只要随便赶来一位，魔物领地就不敢如此大张旗鼓地进攻，只可惜就算瓦尔卡姆的城主向帝国求援了好几次，来到这里的也都是些酒囊饭桶。

帝都的老爷们高高在上，根本不在意瓦尔卡姆居民和士兵的死活，只在意自己的荣华富贵。

对于这些人，副将从不吝以自己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们，瓦尔卡姆的覆灭，帝国战争的真正爆发，或许会给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带来利益。

可就算自己再清醒，他也知道他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军队的副将就是他这辈子能坐到的最高位置。

和帝国老爷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薇洛丝不同。

他用充满希冀的目光看向了少女，沧桑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些许欣慰：“能见到像您这样的圣女，是教会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

“如果您能成为真正的圣女，类似瓦尔卡姆的这种情况，以后或多或少会有些改善吧？”

薇洛丝是他们的希望，如果说帝国已经被黑暗笼罩，那她就像是一抹刺破黑夜的黎明之光，未来极有可能将光明带给世间。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光芒，但她们最终都被黑暗吞噬，成为了他们的敌人，可他相信，薇洛丝和她们不同。

她太纯净了，她的心里除了善良，容不下其他任何东西。

这种纯净的黎明之光会被遮挡，但无法被黑暗玷污。

“我会尽力的。”薇洛丝歪着脑袋，看似有些漫不经心地回道。

而副将却心中一喜，道：“圣女大人的承诺，永远都是这么令人心安。”

他和薇洛丝认识了那么久，怎么会不知道她的性格？她虽然善良，但同时也很谨慎，不会做的事情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

她要是说出口了，就算声音再轻，行动也是极为坚定的。

也许，只有这样的少女，才能够当上圣女吧。

副将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众士兵也是如此，他们抱着几名昏迷士兵的身体回到了兵营，而薇洛丝的出现也让兵营内的压抑气氛瞬间消散。

这里的士兵谁不知道薇洛丝的大名？对于用生命保护他们的人，他们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热情。

要不是城内的城主还等待着治疗，他们恐怕会将薇洛丝团团围住，夜晚再办个篝火庆典，庆祝她的回归。

薇洛丝回归的消息也很快席卷了整个瓦尔卡姆，这些天日日夜夜牵挂她的人终于是放下了心，嘴边扬起了笑容。

与此同时，他们对教会女神的感激也多了一分，毕竟在他们看来，薇洛丝能够安全回来，多半是女神在暗中保佑的缘故。

回到瓦尔卡姆，薇洛丝率先找到了城主梅德，然后在芙洛菈和雷克斯激动万分的目光中，施展治疗术让城主重新苏醒了过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高层在前线的战斗中陷入了重伤状态，她一一治疗过后，终于来到自己最想见到的人面前。

大贤者蕾菈，此刻的她也正躺在病床之上，苍白的脸色配上那副淡然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不苟言笑的病美人。

薇洛丝在进入她的病房后，伸手将门关了上去，而蕾菈听着声音望了过来，在发现来者是薇洛丝后，她虚弱地说道：

“你没事就好，下次不要再那么冒险了。”

只是话一说出口，她就后悔了。

“……算了，我说了也没用，只能祈求女神保佑了。”

已经数不清有几次了，薇洛丝这位候补圣女从来都不会听她的话，而出于关心，她又总是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她。

下次或许不会了，薇洛丝选择的道路，她不应该干涉才对。

和她的想法不同，薇洛丝在见到蕾菈安全回到瓦尔卡姆之后，也是在心底里悄悄松了口气，只是很快，她就发现了蕾菈香肩处的一抹红色印记。

回想着那天的场景，她记得她将她的身体啃了个遍，那香甜柔软又光滑白皙的皮肤上，应该有着很多她留下的草莓。

蕾菈似乎也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她难得有些不在意地拉起了衣裙，掩盖住了香肩上的痕迹，同时眼神望向了窗外，好似在逃避着什么。

这令薇洛丝生起了几分玩弄之心，她双手背在身后，优雅地走到她的身旁，然后盯着她的香肩，用纯真懵懂的声音问道：

“这里也受伤了？”

候补圣女薇洛丝那么温柔善良，多半对肉体和**这种事情一窍不通，她如果告诉了她真相，岂不是在用那些肮脏的东西玷污眼前的少女？

而且，她堂堂大贤者被魔女侵犯什么的，很是丢脸。

想到这里，蕾菈细若蚊蝇地嗯了一声，明显不想要继续聊下去。

可她越是如此，薇洛丝的内心就越是欢愉，作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她上扬的嘴角差点抑制不住。

娇羞的冰山美人，她以前可是没怎么见过的！

她眨了眨眼，故作不懂地继续追问道："伤口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谁知道呢？也许是不小心在哪里磕碰到了。"

蕾菈面无表情地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薇洛丝真是什么都不懂的懵懂少女，恐怕还真就被她给骗过去了。

可也就是解释完后，蕾菈微蹙眉毛，她需要和薇洛丝解释什么？她是大贤者，又不是夜晚不回家的妻子。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多想，你只需要用治疗术治疗一下我就好了。"

"哦。"

见她反应了过来，薇洛丝也只好乖乖地对她施展治疗术，之后，她本想再找机会戏弄蕾菈，可谁知后者竟然直接下了病床，给自己套上了外衣。

"你的伤才刚好，还很虚弱，不太适合下床。"

"嗯，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蕾菈的回答冷冷的，似乎完全没有在意薇洛丝在说些什么，紧接着，她在穿好外衣后，绕过薇洛丝，来到了病房门口。

薇洛丝愣了一下，问道："你要去哪？"

"你不必知道。"

说完，蕾菈就打开门，离开了这里，而见她行色匆匆，薇洛丝也知道上前询问不会有什么结果，索性便没有再去管她。

她很清楚，她和她之间目前的关系还没有那么亲密，问得太多，只会招来对方的反感。

所以，还不如给各自留一点空间，这样未来也更好相处一些。

……

在离开教会医院之后，蕾菈就来到了瓦尔卡姆的兵营，她随口编了个理由，便捏碎了魔石，借用传送阵抵达了战场。

接着，她在众士兵疑惑的目光中，冲向了交界地西边的森林。

黄沙笼罩着这里的大地，她捂着自己的胸口，莫名感到了几分紧张。

脑海中浮现出魔女为了她舍命拦下敌人的背影，她现在马不停蹄地想要赶回森林，就是想知道她是死是活。

她的命，牵动了她的心。

……

薇洛丝在做完自己该做的一切后，就来到了瓦尔卡姆的西街区，敲响了达伦家的别墅大门。

时间是下午，这个点的达伦通常都在外面喝酒，来开门的是小女孩安吉，她在见到薇洛丝后愣了半天。

直到少女露出了微笑，她眼眶才开始泛红，然后抽泣着，冲入了她的怀中。

“薇洛丝姐姐！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听着她哭泣的声音，少女弯下身子，温柔地点了点她的鼻子，笑问道：“安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哭了？”

“还不是因为姐姐？要不是姐姐让我这么担心，我怎么会哭出来！”

“好好好，都是姐姐的错。”

薇洛丝摸了摸她的头，宠溺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后者听她这么一说，也是破涕为笑，心情变得美好起来。

在怀里掏了掏，少女忽然取出了一束花，放在了她的面前。

“瞧，这是什么？”

视线被泪水模糊，安吉使劲擦了擦眼睛，在清晰后，她盯着少女拿出的花朵，端详许久后，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这是，这是星落花？！”

“没错！我手里有很多星落花，我们可以将它们种在达伦妻子的墓碑旁边，这样一来，达伦或许就不会那么消沉了吧。”

提到这个，少女就开心了起来，银色的发丝顺着微风拂在她的脸上，还带来了些许迷人的清香。

她笑的要比花儿还好看，就好像得到了什么至宝一样。

但安吉却收敛起了表情。

因为她想起了很多有关星落花的事情。

“这些花，是姐姐你在交界地找到的？”

她的语气有些低沉，似乎隐隐压抑着什么，而少女却浑然不知，自顾自地点头嗯了一声。

“怎么样？漂亮吗？”

“你失踪的那段时间，就是在找它们吗？”

“也不全是啦，只是那些魔物……没什么。”

说到魔物，薇洛丝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可安吉怎么会看不出她的为难？

“我知道，是因为被那些魔物追赶，所以意外找到了这些星落花，是吗？”

好端端地，为什么会从兵营中不打一声招呼就失踪呢？

安吉能想到的，就是少女被魔物追赶，慌乱之下逃出了兵营，之后又阴差阳错地找到了星落花的生长地。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

“哪有……”

少女小声反驳道，只可惜她眼神中的慌乱被安吉捕捉到了，那是心虚的信号。

因为关心而诞生的愤怒再也压制不住，她红着眼，气道：

“真是的！薇洛丝姐姐，我不希望你这么冒险，相比较这些星落花，我更想要得到的是你安然无恙的消息！”

“不只是我，城内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些教士，居民，包括梅维娜姐姐，她们都期盼着你早点回来！”

“而且，而且达伦爷爷他，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吉的声音小了很多，她低头望着地板，两只手无意识地交缠着，心底里好似纠结了起来。

Chapter 119

“我把你失踪的消息告诉他，他不关心你就算了，还尽说些风凉话，如果是我，我恐怕根本不会帮他去找什么星落花……”

每每回想起她和达伦聊起薇洛丝的经历，安吉的心里就充斥起各种不愉快，她将薇洛丝姐姐看作是自己的英雄，而达伦却完全相反。

每次提到薇洛丝，他总是冷嘲热讽，好像她做了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明明，明明薇洛丝姐姐那么在意他。

“对不起，下次，下次我不会这么做了，原谅我好吗？”

祈求原谅的道歉声在安吉的耳畔响起，她心中一颤，抬头看向薇洛丝，后者则双手合掌放在唇前，水韵流转的眼睛之中流露出些许讨好之色。

让她感到担心了，所以她要道歉吗？

事到如今，她第一时间还是在考虑她的感受。

这个笨蛋姐姐，真是没救了！

心里这般想着，但安吉原本平淡的嘴角却若有若无地翘了起来，她双手抱胸，一扭头，随后点了点，像是在说我原谅你了。

见此，薇洛丝轻轻拍了拍胸脯，仿佛松了口气。

“我其实不在意达伦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我只希望他不要再继续颓废下去，他是英雄，不应该度过这样的晚年。”

摸了摸她的脑袋，薇洛丝想起了什么，温柔笑道，“而且，这应该也是他妻子的愿望。”

可她的这番话又点燃了安吉的怒火。

“薇洛丝姐姐！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真的有点太善良了！会被人骗的！”

“而且你不在意我在意啊！你明明对达伦爷爷那么好，他却还那么针对你，我听他说话都快气死了！”

在她眼里，薇洛丝是一点都不为自己着想，无论遇见什么事情，她先想到的都是别人，最后才是自己。

达伦对她的态度那么差，如果是她安吉，别说是治疗他的身体了，暗地里不下黑手都算是她仁慈了。

可薇洛丝对他却好得过分。

“不气不气，不要太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呀。”

少女见她又生起气来，只好连忙安慰，而安吉在蹙了蹙眉头后，有些不解地问道：

“不过，薇洛丝姐姐，你怎么知道达伦爷爷妻子的愿望是什么？”

达伦爷爷的妻子，不是很早就离世了吗？

薇洛丝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她，而是卖了个关子，随后握着星落花挥了挥手，笑道：“我们先去把这些花种在他妻子的墓碑旁吧？”

“……嗯。”

安吉答应了下来，之后她们二人就离开了达伦别墅，朝着瓦尔卡姆城外走去。

因为路途遥远，她们叫了辆马车，很快，她们就出了城，来到了达伦妻子的墓地前方。

这里是一处小山坡，除了墓碑附近，其他地方长出了不少杂草，薇洛丝不打算浪费时间，她弯下腰用早就准备好的锄具清理掉杂草，同时种上星落花。

安吉照着她的样子，将手中的星落花一颗一颗地种进了泥土里，也就在这时，薇洛丝忽然问道：“达伦为什么要收留你们？”

手中的动作一顿，安吉思考片刻后，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诶，当时我和妹妹在贫民窟里被欺负，是他站出来救下了我们，还给了我们住处……”

“起初我也怀疑他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图谋的坏人，只是在相处了许久后就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是英雄才对。”

“至于他为什么会收留我们……我真不知道。”

她不知道，但薇洛丝清楚。

“是因为你妹妹吧。”

“诶？”

“你被贫民窟的那些人欺负的时候，应该有拼了命保护你的妹妹吧？你的妹妹是魔物，也许正是见到了这一幕，达伦才选择救下了你们。”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安吉疑惑。

她不明白达伦为什么看见她妹妹是魔物，就会出手救下她们，可薇洛丝懂。

“因为他的妻子也是魔物。”

“诶？！”

“人类和魔物之间的爱情，往往是从拯救开始的，他或许无意间救下了他的妻子，又或者是被她所救，爱情最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种下了一颗星落花，薇洛丝接着说道，

“在他妻子死后，他一蹶不振，直到看见你为了保护魔物而被其他人欺负，他才想起了过去，所以特地出手救下了你们。”

人类和魔物之间的情感她最熟悉了，人类普遍敌视魔物，魔物也普遍敌视人类，但总有那么几个例外。

达伦和他的妻子就是例外之一。

年轻时候的达伦就是萨拉帝国的英雄，一生拯救生命无数，说不定他的妻子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才会相识相知，到相爱。

魔物也是有青春少女的时候，她们被英雄帅气的身影迷住，完全是有可能的。

倒是安吉，她歪了下脑袋，已经跟不上薇洛丝的脑回路了："薇洛丝姐姐，你是怎么确定他妻子是魔物的？"

"星落花只能生长在魔物的世界，没有魔物的魔力，它们活不了几天，达伦一直送这种花给他的妻子，想必是他妻子喜欢的。"

端详着手中的娇花，薇洛丝继续道，"能接触到星落花并且喜欢上它们的，有很大可能是魔物哦。"

"原来是这样……薇洛丝姐姐真厉害，我们将这里用星落花填满后，达伦爷爷见到了，应该会很开心吧？"

从薇洛丝的身上知道了有关达伦的秘密，安吉的心情不由得好了许多，与此同时，她也觉得这位老人更加可怜了起来。

人类和魔物之间的爱情，应该要比大多数爱情都要可靠吧，可达伦失去的，就是这样的爱。

安吉微微有些理解他为什么整日消沉了。

"对了，后天就是达伦爷爷的生日了，他每次这个时候都会来这里祭拜的，应该很快就能见到这些星落花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脸上露出几分期待。

"后天吗？"

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薇洛丝陷入了沉思，不久后，她嘴角一勾，晃了晃手中的星落花，略带深意地说道，

"将它们种完后，我们去给他准备礼物吧。"

……

瓦尔卡姆的议政厅内，罗夫特在和一众高层告别后，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大街的转角，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套上了黑袍。

他是魔物在很多年前派遣来的高级间谍，手里有着很重要的情报，只是此时此刻，他揉了揉太阳穴，有些困惑。

先前他本以为魔物领地发动的进攻可以击溃瓦尔卡姆的防线，结果没想到竟然被他们奇迹般地守住了，这导致他必须得继续潜伏下去。

而今日，他得到了新的指令。

这个指令并不是让他去获取什么情报，也不是让他在城内搞什么破坏，而是让他抓一个人，带她来魔物领地。

那个人便是候补圣女薇洛丝。

除此之外，指令中还明确提出不能伤害到这位圣女，要将她完整无缺地带到魔物领地内。

这是为什么？魔将大人什么时候对一位候补圣女感兴趣了？

就算那位候补圣女有强大的治疗术，但她也无力改变战局，更无力改变整个瓦尔卡姆。

魔将大人要抓她做什么？

纵然有许多的困扰在他的脑海中徘徊，但作为资深的高级间谍，他深知他的任务是执行命令，而不是提出质疑。

想到这里，他拉低了帽檐，朝着幽暗的小巷深处走去。

不多时，一位样貌平平无奇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径直地想要绕过罗夫特，但被他张开右臂拦了下来。

“你是谁？”

中年男子眼底闪过一丝狠厉之色，好似罗夫特不好好回答他的问题，就会狠狠挨揍。

可罗夫特却像是没听见一样，自顾自地说道：“想要找达伦报仇雪恨，却发现他被候补圣女保下，最终因为惜命而不敢动他。”

“不过内心的仇恨始终都无法消散，所以你一直停留在瓦尔卡姆内，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找机会杀死达伦。”

“而这些，都是你的想法，我说的对吗？”

歪着脑袋，罗夫特似笑非笑地看着中年男子，后者脚下一个踉跄，忍不住退了几步，惊道：“你到底是谁？”

罗夫特所说的人，就是他！

眼前的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先前想要找达伦报仇雪恨的黑袍人。

“不要紧张，我今天来找你，是来合作的。”

罗夫特最喜欢看见目标害怕了，因为每当他们露出这样的神情时，就意味着他的目的很快就会达到。

“合作？”

“没错，达伦是因为有候补圣女保护，所以你才不敢动他，巧的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候补圣女，只要她落入我们手中，达伦就是任你拿捏。”

“开什么玩笑，候补圣女的身边可有着很厉害的家伙保护，想要拿下她，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摸了摸自己的臂膀，时至今日，中年男子还是忘不了那天的那道眼神。

当时的他反应要是慢上一些，断掉的可能就不是他的臂膀，而是他的脑袋了。

保护候补圣女的人拥有这样的实力，怎么可能带得走候补圣女？

“呵，你可不要小瞧我们，我们有的是手段让那位暂时离开她的身边。”

罗夫特啧了一声，似乎对他的胆小感到了些许不满，

“这说不定是你最后的机会，你真的不搏一搏吗？反正，你都已经得罪候补圣女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你我合作把她处理掉，不好吗？”

咚咚咚——

心脏不规律地跳动了起来，中年男子摸着自己的心口，迟疑片刻后，神色狠辣了起来。

Chapter 120

瓦尔卡姆西城大街的喷泉旁，一名男子坐在长椅上，伸出手摸了摸自己脖子的一侧，有些忧愁地叹了口气。

他的名字叫做刀疤，是先前想要打劫安吉，却被赶来的梅维娜狠狠地教训，之后又被薇洛丝拯救的男子。

那位少女想要给予他新的生活，但他因为畏惧而怯懦地选择了放弃，不过少女十分仁慈，她愿意给予他一定的时间，重新做出选择。

取出了那枚能够联络上少女的胸章，男子将它紧紧地握在手中，心中仍旧是犹豫万分。

这些天，他找了许多城内的工作，希望有个老板能够录用他，好让他凭借这种生活中的意外，来强迫自己接受新的生活。

可不出他所料的是，所有的老板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他。

当然，那种日结的工作还是有很多老板会聘用他们的，因为他们这些从贫民窟出来的人，价格相当低廉。

只是这种工作根本就不会改变他的生活。

而且那点钱，也无法让他从贫民窟中走出来。

唯一能帮助他的，或许就只有圣女薇洛丝。

望着那枚逐渐染上他体温的胸章，刀疤脑海中幻想起了未来的模样，新事物的冲击再度令他心脏不安地跳动了起来。

……他好像更习惯的，是现在这种像下水道老鼠一样的生活。

止不住地叹息一声，刀疤将胸章收入了怀中，随后就从长椅上起身，走回了瓦尔卡姆西城的贫民窟内。

这里才是他的家。

阴暗潮湿，但很熟悉。

他在这里加入了一个贫民窟内的势力，不，说是势力，其实也就是几位青年集结在一起生活下去而已。

要知道，在贫民窟内，抢夺食物之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团结在一起的话，只要有人抢夺了他们的食物，他们就可以狠狠地教训那些家伙。

人多力量大。

他们在贫民窟内有着一栋稍显破败的房屋，那是他们的住所，刀疤靠近之后，刚巧见到两人勾肩搭背地从里面出来。

一个长得比较高瘦，一个则满脸麻子。

前者没有什么外号，后者则和刀疤一样，外号叫麻子。

“哟，这不是刀疤吗？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率先开口的是那个满脸麻子的男子，他吹着口哨，气质活脱脱地像是个地痞流氓，而那位高瘦男子同样如此。

“呵，一看就是没有找到工作吧？我说你啊早该放弃了，像我们这种贫民窟出身的人，怎么可能在城里找得到工作。”

“而且那些工作，哪有我们现在干的活赚钱！”

说到这，他和身旁的麻子对视一笑，眼中的贪婪丝毫不加以掩饰，而刀疤见此眉头一皱，问道：“什么活？”

麻子思量了一下，随后呵呵一笑，凑近他的身旁小声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不久前有位黑袍大人来这里找我们老大商量了件事，然后拿出了三百枚金币，当作这件事的酬劳……”

“三百枚金币啊！你去给城里那些贵族干活，干十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什么事情？居然给那么多钱？”刀疤错愕。

三百枚金币！

在瓦尔卡姆，正常人工作一年也就五六枚金币，三百枚金币可是需要他不吃不喝，工作五十多年才能得到的。

对身处于贫民窟的他们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到底是什么事情，竟然让对方那么多钱来。

“我看你也是我们之中的一员，我就偷偷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往外面说。”

麻子故作神秘地左右看了两眼，接着便贴到刀疤身边，小声道：

“那个黑袍大人来找我们老大，是想要我们帮忙劫持那位在城内大名鼎鼎的候补圣女，因为这件事很危险，所以他才……诶，诶你干什么？！”

听到一半，发现他们是要去劫持候补圣女，刀疤内心一颤，一道少女倩影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与此同时，一股无名怒火窜了上来，他下意识地抓住了麻子的衣领，将他提到了空中。

“你说什么？你们要劫持哪位候补圣女？”

“呃，就是，就是那位名声很不错的，好像，好像是叫薇洛丝来着？”

“薇洛丝？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劫持她？”

“你先松手！”

高瘦男子这时候冲了过来，将麻子从刀疤的手中救了下来，而脱了困的麻子恶狠狠地看了眼刀疤，怒道：

“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是那位大人的要求？而且我们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拿钱办事，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可是薇洛丝她那么善良，还是教会的候补圣女，以她的性子如果成为了圣女，会拯救很多人！”刀疤反驳道。

薇洛丝就像是女神派来人间的天使，她用温柔和爱意感化着这世间的众人，让他们对未来都充满希望。

他拒绝了薇洛丝的帮忙，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可就算如此，少女也没有放弃，一直希望他可以接受新的生活。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善良的少女，都有人想要陷害她。

人心，真的太险恶了。

“她善良关我什么事啊？她拯救了那么多人，里面有我吗？现在对她下手就有三百枚金币拿，这才是在拯救我！”

“而且你那么关心她，难不成她会反过来关心你？别做梦了！我看这些什么候补圣女，都是徒有虚名的家伙！背地里还不知道有多阴险毒辣呢！”

“你！”

麻子的话让刀疤瞪大了双眼，他挥起拳头，想要上前给麻子一拳，但高瘦男子立即拦住了他，不让他和麻子靠近。

吵闹了一番，房屋紧闭的大门忽然打开，一位较为壮硕的男子走了出来，他冷冷地看了眼刀疤，道：“够了！在外面吵什么吵！”

“老大！”

麻子和高瘦男子连忙面露恭敬之色，同时走到了他的身后，让他挡在了刀疤的面前。

这位男子就是这些人的头，外号大山。

这个外号的由来，是因为他的体型。

他的体型在骨瘦如柴的贫民窟居民面前，确实称得上是座大山了。

待得刀疤冷静下来后，他看了眼他，问道：“我听到了你们之前聊的，刀疤，你看上去很在意那位候补圣女？”

面对这位头领，刀疤还算是恭敬。

他想了想，回道：

“我只是觉得劫持候补圣女根本就是死路一条，以她的地位，先不说能不能劫持到她，就算真这么做了，到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逃得掉。”

“候补圣女要是出事，城内的士兵会立即出动，那位黑袍大人或许没事，但是我们这些人，肯定会被瓦尔卡姆内的士兵抓起来，到时候报酬再多也没用。”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大山的提问，而是将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

劫持候补圣女，就他们这些人？

开什么玩笑，就算真的成功了，钱拿到手了，他们也没命去花。

而且他们要是伤害到了圣女，下场绝对是死刑，且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减轻罪行。

毕竟那位圣女，在众多瓦尔卡姆的居民心中，已经成为了信仰一般的存在。

“说得有道理，不过你其实想多了，我并没有答应那位大人。”沉默了一会，大山回道。

“真的？”

“那是当然，你以为你能想到这些危险，我就想不到吗？那些钱，我们根本就是没命拿的。”

“头领能想到这点，我就放心了。”

“嗯。”

大山摇着头笑了笑，好似早就想明白了这些。

刀疤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不准备劫持薇洛丝，真是的，差点被麻子骗了。

瞪了麻子一眼，简单告别后，他便离开了这里，而大山望着他的兵营，目光阴暗晦涩。

在他走后，麻子才走到大山的面前，有些为难地问道：“老大？你真拒绝了？那可是三百枚金币啊！”

在他看来，金钱可比命值钱多了，而且拿到了这些钱，谁说一定会被城内士兵抓住的？

他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想要躲开士兵，肯定是轻轻松松的。

大山闻言则渐渐地低下了头颅，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不过，他的瞳孔和麻子一样，里面都装满了贪婪。

“拒绝？那么多钱，我怎么可能拒绝啊，只是……”大山停顿了一下，随后笑着看向麻子，“少一个人分赃，我们各自拿到手里的钱，不就更多了？”

“……老大英明！”

麻子一下子就想到老大为什么要欺骗刀疤了，这次的行动根本不会带上他，分赃得到的钱，也没有他的一份！

可笑，可怜！

他们很快就能拿着大把的金币摆脱贫民窟的生活，而刀疤，这次机会抓不住，或许永远都只能生活在这里！

……

两天后，达伦迎来了他的生日。

只是对生活早就无望的他，不可能在这种节日里举办什么生日派对，也不可能给自己买个蛋糕庆祝。

他只会躺在沙发上，独自一人喝着闷酒。

安吉从二楼走了下来，她精心地打扮了一下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成熟了一些，随后来到了达伦的面前。

“达伦爷爷，生日快乐呀！”

“呵，生日生日，我又多了一岁，可一点都不快乐。”和安吉想的一样，达伦的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

“别这么悲观嘛，生活还是很美好的，不是吗？”

“能从你嘴里听到这番话，还真是奇怪，以前你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这个世界烂透了吗？怎么现在转性了？”

“嘿嘿，薇洛丝姐姐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提起薇洛丝，安吉的小脸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笑容，语气也会轻快很多。

她其实也很想让自己在提起薇洛丝时，看上去正常一些，但努力了很久，她都没有成功。

因为她每每想起薇洛丝，她心里都暖暖的，那道柔美的倩影，对她来说既是姐姐，又是母亲。

这种感觉，之前从来没有人给予过她，以至于让她灰色的世界多了许多鲜艳的色彩。

“薇洛丝？呵……”

达伦不同，他喝了口酒，想起了之前和她在酒吧的相遇。

【我不想再见到孩子因为失去双亲而痛苦了，也不想再见到这座城市化为人间地狱，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保护这座城市的。】

【所以，还请你不要再说些丧气话。】

这些都是薇洛丝对他说的话，被后生小辈怒斥，或许平常人会感到很丢脸，可达伦却觉得无所谓。

她的这些想法，和他以前是多么相同啊，可是后来……

他根本什么都保护不了，人类的力量太渺小了，在知道这一点后，她越是善良，到往后就越是痛苦。

而且人是会变的。

现在的薇洛丝和未来的她，恐怕完全就是两副模样。

“她只是个短暂的好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还不好说呢。”

“我不管，现在的她只要是个好人就够了。”

安吉对着达伦努了努嘴，对他的言论感到非常不认同，除此之外，她觉得达伦就是在莫名其妙地仇视薇洛丝。

他的心里有很深的偏见。

“真是的，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敌视薇洛丝姐姐，她明明是很好的人，这次你生日，她甚至还和我一起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

走到玄关的柜子旁，安吉套上了出门的衣物，一边穿着鞋子，一边接

着说道，

“时间快到了，现在我就要出去见她，顺便把那个生日礼物拿回来了，或许，它可以改变你的看法。”

“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吧。”

呯——！

达伦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安吉已经走出了别墅，用力地关上了大门，她到底有没有听见这句话，成为了一个谜。

不过这并不重要，就算安吉听见了，达伦认为她也不会放弃。

晃了晃手中的酒瓶，反光的玻璃瓶照出了他现在的模样，肮脏、邋遢，他用浑浊的双眼盯着瓶上的自己，思绪飞向了远处。

……他敌视薇洛丝？

他敌视的，是薇洛丝吗？

一时之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

在离开别墅之后，安吉就前往了瓦尔卡姆西街的一家珠宝店。

她和薇洛丝给达伦选定的生日礼物是一条定制的项链，项链的链条是银白色的，上面吊着一朵用银料打造的星落花。

假的星落花永远不会枯萎，这意味着他妻子对他的爱永远都不会消散，哪怕她已经离世多年。

这样的生日礼物，她笃定达伦爷爷会喜欢的。

来到珠宝店的门口，她见到薇洛丝刚从马车上下来，便急忙跑到她的身边，挥着手打起了招呼。

“薇洛丝姐姐！”

扭过头，见安吉朝自己兴冲冲地跑来，少女甜甜一笑，伸出手示意她跟着她一起走进珠宝店。

“委托老板打造的项链应该已经做好了，进去看看吧。”

“嗯！”

走进店内，珠宝散发的光芒将这里照得透亮，薇洛丝打量了一下坐在柜台前的男子，有些诧异地问道：

“嗯？前两天的那个老板呢？”

前些天，她和安吉将星落花种完之后，就来到了西街的这家珠宝店准备给达伦定制一串项链。

当时接待她们的是店内的老板，说是两天后的中午就可以来拿。

只是现在怎么换了人？

挠了挠脑袋，男子眼神闪躲了一下，回道：“他啊，他今天有事，我来代班。”

“这样，那前两天我们定制的项链……”

“在这里在这里。”

男子打着哈哈，将一个精美的盒子从柜台下面拿了出来。

身为优秀的演员，察言观色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能力，薇洛丝很明显地注意到了男子眼神的闪躲，她心中一动，表面上不露声色地接过了那个盒子。

安吉此刻也凑了过来，这串项链其实是她买的。

她身上的虽然都是薇洛丝的，但这些天她重新提起了这件事，还说想要还钱，可薇洛丝却说都送给她了，且不容她拒绝。

无奈，她也只好愧疚地都收下了。

有了钱，送达伦礼物这种事情，她自然不好再让姐姐破费了。

薇洛丝按住盒子的卡扣，轻轻往上一掀，些许丝绒和一条银白色的项链就出现在了她们的面前。

项链的链条纤细而悠长，就像是美人的手指，一举一动间，都在撩拨看客的心房，它的底端是星落花的形状，还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这条项链明显是女式项链，不太适合达伦佩戴，而这，就是薇洛丝的小心思。

她订制这款项链，本就不是给达伦戴的，而是要让他怀念起自己的妻子，想起她过往的点点滴滴。

解铃还须系铃人，妻子是他如今颓废的原因，也可以是他再度振作的理由。

安吉哇了一声，明显很满意项链的模样，她掏出两枚金币递到了柜台小哥的面前，算是付上了尾款。

薇洛丝将盒子盖上，将它递给了安吉，安吉则高兴地抱着它，说道：“达伦爷爷一定会喜欢的。”

“是吗？”

薇洛丝其实有些不确定。

爱情这种心结，自古以来就很难解，她还不觉得自己这么做，会让达伦重新振作。

但是现在先不管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带着安吉，薇洛丝刚想要走出这家珠宝店，出口处却被两位男子堵住，黑色的阴影将她们笼罩在其间。

伸出手护住安吉，她回头看向了柜台小哥，语气平淡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两位付的钱不够，当然不能就这么走了。”

伴随着一阵笑声，身材略微壮硕的男子从店内角落中走出。

他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薇洛丝身上，好像是在观赏一大袋金币一样，尽是贪婪。

Chapter 121

安吉眉头一挑，有些不爽地回道：“谁说的，前两天那个老板和我们说就是三枚金币！”

她可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首饰店的老板要定金一枚，做完后，尾款是三枚金币。

第一次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金币，她印象可是很深刻的。

可他们本就来者不善，又怎么会听她的真话呢？

大山挥着拳头，冷笑了一声道：“我说不够就是不够，你有意见吗？”

见此，薇洛丝单手护住了安吉，后退了一步，回问道：“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要你跟我们走一遭。”

“为什么？”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你只要跟我们走一遭就行了。”

大山居高临下地望着她们，嘴角的笑容越发放肆起来，那是一种仿佛已经见到了无数金钱的贪婪笑容，甚至让他的脸显得有些病态扭曲。

微微眯起双眼，薇洛丝明白了什么。

他们是冲着她来的，而且来者不善，不知道会对她做些什么……

不过，无论做什么她都不怕，这具身体是假身，死就死了，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回来。

而且变回魔女后，又有着七阶的魔力等级，足以自保。

心中些许一动，她对着大山冷静道：“放过她。”

“姐姐！”

安吉自然知道她口中的那个“她”是谁，所以她一慌，抓住薇洛丝的手

臂摇晃了起来。

她不想薇洛丝再一人涉险了！

不过就算她不这么做，大山也不可能放过她。

“你可真是天真啊，我们怎么能放过她呢？她要是离开这里去通风报信怎么办？我们带走你的消息，越少人知道越好。”

开什么玩笑，他们只是来自贫民窟的居民，拿钱办事而已，要是走漏了风声，让城内士兵找上门来，他们最迟今晚就得锒铛入狱。

他还想拿着钱，早点离开瓦尔卡姆呢，没有他行动的时间怎么行？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薇洛丝将兜里的一枚胸章取了出来，将它放在了紧紧地握在手中道：

“这是联络胸章，另一块在城内的士兵守卫那里，要是你们不让她离开，我就直接点亮胸章。”

“士兵们赶来的速度，肯定比她离开去搬救兵的速度快吧？”

点亮了胸章，士兵那里就知道候补圣女陷入了危机，他们一定会追随着胸章的微弱魔力，迅速赶到这里。

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拥有魔力的人，他们的速度绝对超出他们的想象，或许只需要一两分钟，他们就能抵达这里。

那个时候，他们说不定连首饰店都没出呢。

大山等人心头一跳，都陷入了沉默之中，可只有安吉知道，那枚胸章根本就不能联系什么城内士兵。

虽然联络胸章上的差异很小，但她还是认了出来，那是能够联系她的胸章而已。

所以说，薇洛丝姐姐是在吓唬这些家伙，目的是让她逃走。

只有她逃走了，才能搬救兵来救她。

想明白了这点，安吉眼眶一红，心中溢满了感动，可为了让这个计划成功，她也只好将这些情绪压下来，然后轻轻地扯了扯薇洛丝的衣袖，不舍地道了声姐姐。

时间也在大山等人的沉默中悄然溜走，过了几分钟，大山忽然上前了一步，似乎是想要在那些士兵赶来之前，将眼前的二人制服。

薇洛丝自然看穿了他的想法，她淡淡说道：“我作为候补圣女，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防身的东西呢？”

向前的脚步瞬间停下，不得不说，她口中的防身之物还是让大山吓了一跳，他转念一想，觉得少女说得很对。

候补圣女对教会来说非常重要，是圣女的候选人，这种级别的人物，怎么可能没有用来防身的东西呢？

事实上，教会的确没有给候补圣女配备什么防身之物，甚至就连保护她们安全的守卫都没有。

这些，一般都是候补圣女自己配备的，只有真正的圣女才会被教会重点保护起来。

可大山不知道这些，他被唬住之后，身旁的小弟就走到了他身边，同样有些迟疑道：“老大，这怎么办……”

望着少女淡然的表情，大山沉思片刻，随即一咬牙，问道：“让她离开，你就会放下你手中的东西？”

“我候补圣女，什么时候说过谎？”

“好，让她离开！但是让她闭上嘴，不许在外面大喊大叫，否则我就撕票！杀了你！”

“老大！”

大山取出了自己腰间的匕首，威胁着少女。

而他身旁的小弟可是都惊了，在他们看来，让小女孩离开，无疑会暴露自己，到时候城内士兵找上门来，他们可就完蛋了！

“让她离开，那些士兵要是赶来了，我们对付不了，而且贫民窟里的结构复杂得很，我们要躲的话，那些士兵一时半会绝对找不到。”

他的话多多少少起了点作用，那些小弟一咬牙，散了开来，给小女孩让出了一条路。

而安吉有些不舍地望了薇洛丝一眼，随后在她的示意下，小心地从她身后走出，来到了小弟们的中间。

最后，她穿过了他们，飞快地跑出了首饰店。

因为害怕大山鱼死网破，她也不能向四周的路人求救，只能被迫朝着街道尽头，越快远离首饰店越好。

没过多久，大山冷声道：

“够了吧？我们做到了，你应该也做得到吧？”

确定自己看不见安吉的背影，薇洛丝松开了手，只听哐当一声，她手中的联络胸章就掉在了地上。

同一时间，一名小弟赶忙上前将掉在地上的联络胸章捡起，随后回到大山的身边，嘲笑道：

“这个圣女还真是傻，竟然真的把它丢掉了！”

在他们看来，这个胸章才是能保护她的唯一办法，只要有胸章在手，她就可以不断向他们提条件，直到他们无法接受为止。

只可惜，她竟然就真的为了一个承诺，这么轻易地将它扔掉了。

候补圣女，从来都不会说谎。

想起这个，大山身旁的麻子就呵呵一笑，带着几分嘲讽道：“唉，谁叫圣女都这么温柔善良呢？不过，这也真是给我们机会了。”

“我答应过那位大人，态度要对你好一些，所以，请你配合一下，乖乖跟我们走吧。”

收起匕首，大山侧过身让开了一条路，半边身子被窗外的阳光照成了金币的颜色。

Chapter 122

“给你，你要的匕首。”

膀大腰圆的铁匠将手中用刀鞘包装起来的匕首递给了刀疤，而后者在道了声谢后，就抽出了匕首，观赏起来。

银白的刀身闪过阵阵寒芒，刀疤的脸倒映在了其上，显得格外硬朗。

这是他攒了钱买的，虽然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但是临时工的报酬对他来说也不算太低，慢慢地就够了买匕首的程度。

望着自己的第一把匕首，刀疤又想起了那位少女。

他最近听说了，那位少女上了战场，失踪了好些天，差点就回不来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心都差点停止了跳动。

无尽的后怕蔓延向他的四肢，他差点就连站都站不稳。

不过好在，少女平安无事地回到了瓦尔卡姆，如果她真的出了点事的话，他心中的信仰或许就会崩溃了。

那位温柔善良的少女，给予他关爱的少女，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女神会一直保佑她的……

不，这还不够。

他想明白了，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他决定踏上战场，当一名保卫瓦尔卡姆的士兵，顺便保护薇洛丝。

这座城市的士兵哪怕没有魔力也可以担当，只是负责的方向不同，同时，成为士兵也会得到相应的兵器。

但他还是饿了些许时日省下钱来，买了把匕首。

因为这代表了他的决心。

他的匕首，是要用来杀死那些穷凶极恶的魔物的，所有敢伤害薇洛丝

的魔物，他都不会放过！

与此同时，他也想像薇洛丝那样，拼尽全力保护瓦尔卡姆，那是他的向往，也是他未来即将过上的全新人生！

想到这里，他心情激动了起来。

伸出手摸了摸脖子上早就消失的刀疤，他回想起薇洛丝说过的话，只要下定了决心，就可以找她。

从怀里取出因为体温而变得有些温暖的胸章，他回忆着少女教他的办法，生疏地将魔力传入了其中。

胸章亮了起来。

他的心情越发激动。

新的人生自然要有新的名字，他可不能继续叫什么刀疤了，至于新的名字，就由薇洛丝取好了。

坐在附近的长椅上等了一会，见没有任何人赶来，刀疤再次将魔力灌入了胸章之中，使其亮了起来。

薇洛丝说过，点亮了胸章，她能够感应到，之后就会来找他。

又等了许久，见还没有人来，刀疤便将胸章揣回了兜里，他觉得少女可能现在比较忙，还是之后自己直接去找她好了。

天色已经不早了，他还是早点回贫民窟好好休息，往后的日子，可都是参军的日子了。

现在这样颇为休闲的时光，可就见不到了，他得珍惜一下。

慢慢从繁华的街道走进肮脏破败的贫民窟，热闹的氛围逐渐变得有些死寂，阴冷的寒风不断从脚边吹过，几缕碎纸飘向了无人问津的角落。

这里是许多城内人不愿踏足的地方，是罪恶与贫穷滋生的地方，也是他刀疤的家。

不过从今往后，这里也不再是他的家了。

他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士兵，为了保护城内的居民而奋斗，就像是他的

信仰，候补圣女薇洛丝一样。

来到了低矮的破败楼房面前，他深呼吸一口气，打开了它的门。

吱嘎——

刺耳的声音瞬间响起，屋内的众人就像是做贼被发现了一样，浑身猛地一颤，手中的东西哐当一声掉落在了地上。

阳光照在了那东西的身上，泛出了金黄的色泽。

“哎哟，是你啊，吓我一跳。”

麻子在认出刀疤后，提到心脏的一口气才猛地呼了出来，随后一边说着话，一边弯腰将地上的金色东西捡了起来，塞入了怀中。

这栋楼房中有刀疤的临时居所，他也没有注意到麻子手中的东西，所以走了进去，有些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分赃啊。”

刀疤一愣，扭头看向麻子问道：“什么分赃？”

“你不需要知道，因为这里面，没有你的份。”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麻子嘿嘿一笑，颇为奸诈道：

“未来，我们拿着这些钱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个贫民窟里，慢慢发烂发臭吧！”

麻子和刀疤之间存在恩怨，所以他直接开口嘲讽，刀疤也能理解，只是现在他的关注点不在这上面。

“钱？你们哪来的钱？”

哐当——

椅子被推开，提着一袋东西的大山走到了他的面前，随后居高临下地将那袋东西放在了他的耳畔，轻轻抖了抖。

哗啦——哗啦——

刀疤没听过这种声音，但他隐约猜出来了，袋子里装的是钱币。

此时，平日里还装出大哥模样的大山彻底不装了，他呵呵一笑，脸上的笑容尽显病态和贪婪。

“听到了吗？这袋子里面装的可都是金币啊，沉得很。”

“金币？你们，你们这是……”

无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刀疤脸色逐渐苍白了起来，他之前还在想他们的钱是哪来的，现在，他想起来了。

是，是那个劫持薇洛丝的委托？

对，不会有错的，只有这个委托，只有这个委托有那么多金币……

他们，劫持了薇洛丝？

不知道为什么，刀疤忽然感到了一阵头疼和心悸，他捂住了脑袋，满脸的不可思议。

大山见状，却笑了起来。

“没错，和你想的一样，我们还是接下了委托，没办法啊，三百枚金币，那是我们花几辈子时间，也不可能赚来的钱！”

不只是他笑了，其他听到这句话的人也都笑了起来，他们同样拿到了不少钱，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你们，你们……”

他们的笑声就像是魔鬼一般，强行钻入了他的耳朵，他捂着生生发疼的脑袋，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

那位善良的候补圣女，居然被这些人劫持了？

他们，居然，居然敢伤害她？

她好不容易从魔物的口中生还，回到瓦尔卡姆后，竟然还被这群家伙给劫持了？！

一股不公和愤怒充斥他的胸腔，他的额头爆出了大量青筋。

“她，她她现在，在哪？”咬着牙，他挤出了一丝声音道。

麻子则耸耸肩，根本不在意地回道：“谁知道呢？我们把她带到了那位黑袍大人身边，至于后来她去哪了，鬼知道？”

“多半死了吧？那位黑袍大人，看上去可一点都不友善啊。”

“啧啧，真是可惜了，那可是候补圣女，也不知道教会会有什么反应，肯定急坏了吧？”

恶魔般的低语在他的耳畔回荡，他的视线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扭曲，大山等人的身影也伴随着他视线的扭曲，变得荒诞怪异了起来。

就像是那些伤害少女的魔物。

Chapter 123

“她，她那么善良，你们就不怕，不怕遭天谴吗！”

眼白逐渐充斥着血丝，他挣扎地望着眼前扭曲如恶魔的男人，两只拳头在身旁死死握住。

见他如此愤怒，大山却笑得越发开心了，他将手中的钱袋放在了桌上，袋口松开，里面的金币瞬间暴露了出来。

金色的光芒照亮了这个矮小的客厅，除了刀疤之外，这里的每个男人脸上都露出了贪婪的表情，五官像是蚯蚓一样扭曲在一起。

“我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如遭天谴呢，她不是很善良吗？放心好了，她换来了三百枚金币帮我们改善生活，她知道了也会很开心的。”

“还有，你担心的那些守城士兵，很难抓到我们，我们现在有了钱，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了，倒是你，留下来当替罪羊吧。”

“而且候补圣女就是候补圣女，真是善良到家了，居然为了让一个小女孩逃走，信守承诺，笑死人了。”

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刀疤的心上剜了一刀，血淋淋的。

恶魔，他们都是恶魔。

这些，都是恶魔的低语。

刀疤的视线模糊了起来，他看不清屋内的情况，只知道他的面前都是金色和血色，这些人就像是来自地狱一样，头上长出了属于恶魔的犄角。

恶魔，该死。

右手尽管有些僵硬，但他依旧颤颤巍巍地提了起来，随后将自己怀中的匕首取了出来。

咻——！

头颅飞了出去，温热的鲜血溅在了地上，刚刚还在他面前炫耀金钱的

恶魔倒了下去。

擦了擦脸上的鲜血，他发现那些恶魔因为恐惧而颤抖了起来。

“杀人，杀，杀人是会被抓的！”

“啊……你，你会被判死刑的！”

它们在大声地说着些什么，非常恐慌，鼻涕眼泪都流了下来，但他听不清了，他只知道，这些恶魔是伤害了薇洛丝的家伙。

这样的家伙，就该死。

……

从首饰店逃了出来，安吉涨红了脸，撞开了好几个人，连连喘起了大气。

能救薇洛丝的，还有谁？

守城士兵？

不，根据他们所说的，现在找他们来得太慢了！

梅维娜姐姐？

梅维娜姐姐虽然厉害，可是她真的能解决这样的事情吗？

不如，不如……

一道略显佝偻的身影浮现在安吉的脑海，她激动了起来！

达伦爷爷！

达伦爷爷以前可是九阶的英雄，他一定可以从他们手中救下薇洛丝姐姐的！

没有多想，安吉抱着装有项链的盒子跑回了家中，打开门，她来不及休息，就径直绕过了玄关，来到了客厅之中。

和她想的一样，达伦正醉醺醺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而在一旁的桌上，摆放着好几个倒下的酒瓶，里面的酒都流了出来。

听到了客厅门口传来了动静，他抬起一只眼皮看了一眼，随后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诧异中带着几丝懒意问道：

“回来了？那么快？”

喘了两口气，安吉捂着胸口，急匆匆地大叫道：“快！求你，求你快去救救薇洛丝姐姐！”

香汗滑过脸颊，打湿了她的裙摆，达伦见她如此神色慌张，醉意少了几分，从沙发上坐起身道：“她怎么了？”

“她被几个坏人劫持走了！现在，现在她很危险！”

劫持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令安吉震惊的是，达伦在愣了几秒后，又躺了下去，好似完全没有听到她的求救。

“快啊！快去救她！”

“怕什么，她可是候补圣女，防身的东西肯定很多，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出事。”

翘起二郎腿，达伦又躺在了沙发上，颓废起来。

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刚才听说薇洛丝有危险的时候会坐起身，他又不是昔日的英雄了，这种事情，他才懒得做。

而且薇洛丝可是教会的候补圣女，怎么可能一点防身之物都没有？肯定没那么容易出事的。

可安吉知道。

薇洛丝姐姐根本就不是达伦想的那样，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善良少女，她没有教会的庇护，也不会任何攻击魔法。

她唯一会的魔法，只有治疗术吧？

她安吉能够从那些人的包围中逃出来，依靠的是薇洛丝姐姐的智慧。

“谁说的！她要是真有那些，就不会，不会拼了命骗那些人，撒谎说自己能够联络士兵，然后让我逃跑了！”

“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去救的，急什么？”

掏了掏耳朵，达伦依旧没有任何去救她的想法，这使得安吉急得在原地跺脚，她想了想，将怀中的盒子拿了出来。

兴许是太过着急了，她花了点时间才将盒子打开，取出里面项链的时候，也差点拿不稳。

“这，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她，她把星落花刻在了上面，就是为了，为了……”

“我早就不当什么英雄了，不会去救她的。”

然而，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达伦就打断了她，与此同时，他撇过了脑袋，一眼都没有落在项链上。

哪怕提及了星落花也是如此。

心里咯噔一下，难以言说的悲痛在安吉的心底里蔓延，她后退了一步，脑袋有些懵懵的。

此刻，她除了想起了那陷入危险之中的少女，还想起了她们这几天精心为达伦准备礼物的模样。

星落花是他妻子最爱的花，他又那么爱他的妻子，将它的形状留在项链之上，他一定会喜欢的。

这是薇洛丝姐姐说的，她都能想起她在说这句话时，眼中散发的无尽温柔。

她尝试去了解他的过去，拼命去保护他妻子的墓碑，甚至如今为他准备生日礼物，都是为了让他开心，让他不要再消沉下去……

可达伦爷爷现在是什么样子？他又做了什么？

眼眶红了起来，滚烫的泪滴很快从眼角滑落，她低头望着手中的项链，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一切，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不，你不是不当什么英雄了，是你，从来就不是英雄……”

她低声喃喃着，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可达伦也听得见，他呼吸一滞，双手抱胸没有说话。

安吉抬起头，泪眼蒙眬地看着他，嘴唇有些哆嗦。

“你跟我说的那些英雄故事，都是假的，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都是不会退缩的。”

“薇洛丝姐姐才是英雄，她会为了保护你妻子的墓碑，用身体挡下那一刀，会为了保护瓦尔卡姆的居民，不顾性命地进入战场，现在，她又从那些人的手里保护了我……”

“她不像你，她没有那么厉害的实力，魔法也只会治疗术，可她心地善良，可她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你，达伦爷爷，你不过是个懦夫！”

Chapter 124

懦夫？

被安吉这样说，达伦的醉意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不过他依旧躺在沙发上，没有任何表示。

安吉也不再期望他可以去救薇洛丝姐姐，她用力地将手中的项链扔在达伦的身上，红着脸怒道：

“薇洛丝姐姐和我说过，你的妻子是魔物，而魔物会爱上你，多半因为你是英雄，现在看来，她真是看走眼了！”

“这串项链就送给你吧！你不去救她，自然会有其他人去救！城内想要救下薇洛丝姐姐的，大有人在！”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达伦的别墅，朝着薇洛丝的住宅跑去，除了达伦，她还能找的就是梅维娜姐姐了。

而也就在她离开之后，达伦睁开了眼，他将落在自己身上的银色项链拿了起来。

绝美的星落花在他手中微微晃动，他看着它，渐渐地出了神。

……

“大人，这里藏着一头魔物！”

森林之中，染血的剑锋指向了一只纯白的兔子，士兵双手握住剑柄，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那只兔子拥有一双宝石般美丽的腥红瞳孔，浑身是雪白的毛发，因为被剑指着，它身子微微颤抖，两只耳朵耷拉在背上，似乎非常恐惧。

见此，年轻的达伦生出了几分恻隐之心。

“……它就交给我吧，你们先去别的地方。”

“是。”

士兵们得到命令，纷纷离开了这里，潜入了更深处的森林，而达伦来到兔子面前，在它越发惊惧的视线中，伸出手摸了摸它的脑袋。

“能逃多远就逃多远吧。”

说完这句话，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留下兔子眨了眨眼，不知所措。

后来，达伦因为战斗受了伤，在森林中逃窜之际，昏迷了过来。

再次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山洞之中，身上受伤的地方不仅被包裹了绷带，还贴心地撒上了很多药草，似乎不需要多久便能痊愈。

是牧师他们吗？

他艰难地从地上坐了起来，与此同时，山洞内也响起了哒哒哒的脚步声，和脚步声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身穿白裙的少女。

她的瞳孔如宝石般瑰丽，腥红之中透露着崇拜与喜悦。

在这之后，达伦就知道他往后余生，最应该要保护的人是谁了。

……

又是一日，大雨和鲜血一同落下，在斩下对面首领的头颅之后，达伦将手中的染血双刀插入地面，单膝跪地，大口喘气。

这次的魔物袭击，就连他这位九阶强者都遇到了难缠的敌人。

不过……

“大人！魔物们撤退了！”

“大人，我们赢了！”

“多亏了大人！要不是大人，后果不堪设想！”

来势汹汹的魔物们因为前线首领被斩首，此刻皆如同潮水一般退去，无数奋力拼杀保护城市的战友来到他的身边，兴奋地诉说着这场战争的结果。

往日，他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内心会忍不住愉悦起来。

毕竟他很虚荣，没事的时候，他都会将自己过去的经历说给后辈听，在他们的赞叹声中满足自己的这份欲望。

只是这一次，鲜血夹杂着雨水滑过他的额角，最后从他的下巴流下，他低头望着地面，喃喃道：

“赢了？赢了就好，赢了就好……”

他想到了远在帝国另一座城市的妻子，在他得到消息赶来这里支援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算算时间，孩子应该已经出生了。

现在，战争暂时获得了胜利，一段时间内，魔物应该是不会卷土重来了，所以他要回去见见妻子，顺便抱抱孩子。

只是当他提出这个想法后，城主面色一变，犹豫了许久，支支吾吾道：

“这段时间内，帝国内部发生了叛乱，那座城市不幸……呃，您的妻子和孩子都……节哀……”

就像是一道晴天霹雳，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达伦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他回到了那座城市，原本的繁华已经化作了一片灰烬。

因为他是帝国英雄，他的妻女被安葬在帝国的英雄家属墓园之中，前来祭拜的不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他近些年的战友。

他知道的，这种消息不告诉他，是因为当时的他就算知道了，也已经来不及赶回去了。

“节哀。”

“您的妻子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向你求救，是不想要你担心。”

“她很爱你，在她一生中，你都是她的英雄。”

站在墓碑前，周围的战友说着安慰的话，他揉了揉眼睛，想要说些没关系的话，可沉重的心情让他根本开不了口。

他是英雄，是帝国人民的榜样，是拯救无数生命的勇者，这样的他，不应该在这种时刻哭泣。

可他还是哭了。

那座城市的大雨，似乎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也是幸好有了这场大雨，他站在妻女的墓碑前流眼泪的时候，没有被他的战友发现。

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当了那么久的英雄，他不想再继续了。

从那以后，萨拉帝国就再也没有了达伦的消息，九阶强者的消失也在帝国内部掀起了不少的风浪，只是最终都一一平息了下来。

……

窗外的阳光照得银色项链闪烁起刺眼光芒，达伦回过神来，他摸了摸脸颊，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流眼泪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看了眼窗外的天色，接下来，他要去一趟瓦尔卡姆的城外，去和他的妻子女儿聊聊天。

酒是不会少的，还要带个东西……

从沙发上下来，他走到了客厅靠墙的柜子前，拉开柜子抽屉，取出了一朵叶角泛着些许黄色，整体有些枯萎的星落花。

因为以前那片星落花花海在战场附近，所以他只能被迫到别的地方去寻，这朵星落花是他花了很多心思才能得到的。

而且再不去祭拜的话，它真的要彻底枯萎了。

离开了这座别墅，他沿着极为熟悉的路线出了城，随后朝着竖立着自己妻女墓碑的小山坡走去。

在靠近小山丘的时候，一股熟悉至极的花香飘散在了空中，他嗅了嗅，眉头一蹙，忍不住轻咦出声。

这是……星落花的香味？

怀着这份疑惑，他拨开遮挡视线的树枝，见到了竖立着自己妻女墓碑的小山坡。

也就是这一刻，他手中略显枯萎的星落花掉落在了地上。

他愣住了。

出现在他面前不是那片熟悉的青色草地，而是一片小小的白色星落花花海，风儿吹过的时候，花瓣在空中起舞，绝美无比。

Chapter 125

花海摇曳，衣摆随着风而微微吹动，被吹起的花瓣掠过他的眼前，他仿佛见到了有只兔子在花海之中一闪而过。

“为什么这里会……”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薇洛丝。

安吉没有弄到这些星落花的能力，只有薇洛丝有能力。

而且他也听说了，她之前在战场上失踪了几天，那几天里，她应该就找到了那片星落花花海，并且带回来了许多。

她在那么危险的战场上，竟然还在想着他的事情吗？

他内心忽然复杂了起来，他一直以为薇洛丝靠近他，不过是想要让他重新复出，保护这个即将成为魔物领地的瓦尔卡姆。

但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如此。

她或许更希望见到的，是他重新振作起来。

可他已经不想再当英雄了……

上前一步，达伦伸出年迈的手，摸了摸染上了岁月痕迹的墓碑，与此同时，细微的脚步声在他背后响起。

手持弯刀的黑袍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达伦，终于又见到你了。”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和邪性，就像是那些经常隐藏在黑暗之中的老鼠，光是听声音，便会让人感觉不适。

达伦没有回头，他依旧默默地抚摸着自己的墓碑，眼神温柔。

“呵，我想你应该不认识我了吧？那么多年了，你怎么可能还记得以前的仇人呢？”黑袍人冷笑道。

“嗯。”

“唉，那还挺可惜的，如果你还记得我的话，杀死你的时候或许会更加令我愉悦一些，不过，现在也没关系。”

扭动了一下手中的弯刀，他将它对准了他的后背，道：

“我听说，你自从死了妻女，就一直浑浑噩噩到现在，实力也一路从九阶跌落到了三阶，还真是有够可怜的。”

“三阶的实力，我徒手就能捏死吧？”

三阶，在黑袍人看来，这完全就是他动动手指头就能杀死的实力，毕竟他可已经是七阶了。

就算达伦拥有着再丰富的战斗经验，也不可能跨越四个等阶，从他的手中溜走。

死亡，是达伦唯一的结局，他现在，现在一定非常恐惧吧？恨不得马上跪下来向他求饶！

和黑袍人所想的完全不同，达伦背对着他，没有说话，他似乎沉浸在了自己的回忆之中，旁人根本无法打扰。

这种姿态瞬间点燃了黑袍人的怒火，他想到了什么，面露恍然大悟，随后冷哼道：

“你在这里装什么淡定？我知道你和那个候补圣女认识，上次，我本来想杀死你收养的那个小女孩，再将你妻女的墓碑给劈碎，是她，用身体抗下了我那一刀。”

“……什么？”

达伦第一次回头了，他有些错愕。

同样错愕的，还有黑袍人。

“你竟然不知道？”

【她会为了保护你妻子的墓碑，用身体挡下那一刀。】

这是安吉之前说过的话，当时的他因为不想搭理，所以便没有细想，如今看来，好像就是这件事。

她竟然用身体，保护他妻女的墓碑？

“呵，你说搞不搞笑，我一刀想要将你妻女的墓碑劈碎，她却觉得这座墓碑比她的命还重要，不惜用身体拦下了我的刀。”

知道达伦没有听说这件事后，黑袍人收起弯刀，舔了舔上面血腥的刀刃，压低声音故意说道：

“要不是我收手快，那一刀就可以直接将她腰斩了，不过就算没腰斩，她当时受的伤也已经很重了，和死人差不多了。”

“杀了候补圣女，我本想放你一命，直接逃出瓦尔卡姆的，结果她竟然没死，伤还很快就好了，实在是令我惊讶。”

“不过，我也因此有了机会留下来杀你！”

黑袍人说得越欢，达伦便越是沉默，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妻女的墓碑，最终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丝残留的血迹。

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位少女在他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

可，可他就是个懦夫……

他早就想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他不会因为善良和正义才成为英雄的，他是因为虚荣，他喜欢站在人前，被无数人崇拜的模样。

他坚守善良和正义，就是因为如此，他想要保护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大家，而是他最爱的妻女。

所以才会在她们死后，一蹶不振至今。

他是装出来的假英雄，和薇洛丝相比，他根本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你……”

黯淡的眸光亮了起来，他抬起头，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那片随风摇曳的花海之中，似乎站立着一位白裙女子。

她一只手撩着耳畔发丝，巧笑嫣然。

死寂的心渐渐颤动起来，他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他知道，那就是他的妻子。

可他也知道，她已经逝世了，那不过是他的幻觉。

【在她一生中，你都是她的英雄。】

战友说过的话忽然回荡在他的耳畔，他低下了头，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手抓住了一样，令他呼吸有些困难。

因为他救过妻子一命，所以在她的眼里，他就是那个英雄，而为了维持这个形象，他扮演英雄，扮演了半生的时间。

直到爱他的人去世。

他其实知道，他妻子喜欢的是那样的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而现在颓废的他……

“我喜欢的，是真正的你。”

女子的声音再度传来，达伦呆愣愣地站在了原地，手中冰冷的银色项链不知不觉变得有些温暖。

他发现他或许错了。

如果说一切的开始，都是那场拯救，那之后的坠入爱河，才是对彼此的了解，相爱了那么多年，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呢？

她知道他最真实的模样，知道他不是真正的英雄，知道他偶尔会贪慕虚荣，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

【在她一生中，你都是她的英雄。】

忽然间，他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他拯救了那只兔子魔物的一生，给予了她这个世间罕见的幸福和爱意，在她短暂的一生之中，他都是那位真正的英雄。

无关于任何保护，在拥有他的爱之后，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之后能在一起多久，她并不贪心。

苍老的面容上流下几点浑浊的眼泪，达伦微张着嘴，心里的悲痛与感动不断夹杂，他很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想明白这些。

花海之中，女子双手背在身后，歪了脑袋，就像是年轻了许多岁，少

女般地温柔一笑。

“你，是英雄，一直都是……”

呼——

骤然来的风吹散了女子的身影，达伦心中一惊，连忙将手伸向了空中，但他得到的，只有随风起舞的花瓣，以及一串从他指缝间垂落的星落花项链。

将那串项链收了回来，尽管流着眼泪，达伦的嘴角却是勾了起来。

至少，至少他知道他妻子离世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遗憾的，至少他知道在她的心里，他一直都是真正的英雄。

是啊，真正的英雄，怎么能因为她的离去，就一蹶不振呢？

他得证明给那些人看，她从来没有看错人才是。

握紧了手中的项链，他突然释怀一笑。

“那圣女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都无所谓了，今天你的下场就是一个，那就是死！”

诡谲的魔力从黑袍人的心脏爬上了他的手臂，最终缠绕在弯刀之上，形成了一股极为阴森恐怖的感觉。

魔力的涌动也带来了无尽的狂风，花草被吹拂在地上，四周的树叶更是发出了沙沙的响声。

“你如果想要她来救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她已经被我带走了，至于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不过，肯定是救不了你了。”

“你就为我手下那么多人偿命吧，达伦！”

握住弯刀，黑袍人咧嘴一笑，朝着达伦劈去，可令他没想到的，这是明明只有三阶的老头，竟然一点都不慌地背对着他，开始刨起了墓碑前的泥土。

同时，他还不慌不忙地开口道：

“你的手下作恶多端，本身就该死，还有你，你作为他们的首领，本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死。”

“不过也无所谓了，我和你之间的一切，都该在这里结束了。”

当黑袍人的弯刀接近之时，泥土已经被刨开了一层，两柄长刀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了达伦的面前。

沧桑的瞳孔中闪过几缕怀念，他看也没看，一边回手握住了砍向他的弯刀，一边将那两柄长刀取了出来。

而黑袍人见他轻松握住了自己的弯刀，早已经瞪大了双眼，惊骇不已。

“什么？！你的力量……”

不是说达伦现在只有三阶，就连普通人都能欺负他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

吱嘎吱嘎——

因为囚车的速度很快，路途又有些颠簸，用来囚禁犯人的笼子发出了刺耳的声响，而薇洛丝就背靠在囚笼之上，细细地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

在她被大山等人带走之后，就见到了一位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人，后来跟着他走了一段路，就被关进了囚车里。

负责管理囚车的是另一个人，他同样一身黑袍，她看不清他的脸，更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只知道他将她带出瓦尔卡姆之后，在一处偏僻的地方遇上了接应的队伍。

而这只接应队伍，是魔物一方的。

至于她是怎么知道的……

此刻为首的那位魔物一头红发，身上散发着八阶的魔力气息，很显然就是之前和她战斗过的那位副魔将。

她很肯定，它们的目标一开始就是她，目的地多半也是那片魔物领地，可尽管心里清楚，但她还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小声问道：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哼，不该问的就别问，别指望我们会告诉你。”

回答她的是一位守在囚车旁边的魔物，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锐利的尖牙突出嘴巴，好似时刻想要将她吃掉。

不过因为是假身，他的这般威胁不可能吓到薇洛丝。

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是想带我去魔物领地吗？”

“什么魔物领地？那叫尼卡罗，是我们的故乡，还有，你要是再多说些废话，我会用魔法封住你的嘴巴。”

副魔将的脸色很糟糕，因为之前没抓住重伤的大贤者，同时也没抓住神恩血脉的魔物，他回到尼卡罗后，得到的是魔将的训斥和责罚。

这次出来执行任务，算是责罚的一部分，所以他肚子里憋着一股气。

谁惹他，他跟谁急。

“还有，你就不要期望有人会来救你了，我们带你出来的时候，可是做足了准备，就连那位大贤者，此刻也在忙其他事情呢。”

“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抵达尼卡罗了。”

冷笑一声，副魔将继续专心带路，以他们现在的速度，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抵达尼卡罗，完成任务。

薇洛丝倒是也没有继续说话，她想了想她被抓的经历，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她是人类，更是教会的候补圣女，魔物抓住她，正常来说都是直接杀死才对，可这次不同，他们别说是对她用刑了，甚至连碰都没有碰的。

就好像是不想惹恼她一样。

真是奇怪。

想了想，薇洛丝靠在囚笼的一角，低垂着脑袋，娇躯瑟瑟发抖起来。

副魔将自然清楚这次任务的要求，他观察了少女两眼，最终忍不住开口安慰道：

“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要是想杀你，早就动手了，才不会带着你偷偷离开瓦尔卡姆。”

目光瞥向一侧，少女似乎不太相信他所说的话。

她想到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得就像是只受到了惊吓的小鹿，说话都磕磕绊绊了起来。

“那是，那是……有人想要见我吗？”

“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你早就……”

话说到一半，原本在后方观察情况的魔物急匆匆地跑到了囚车的后方，大喊道：“报！后方，后方传来了恐怖的魔力气息！”

“什么？！你们赶紧护送她抵达尼卡罗，我来拦住他们！”

心头一跳，副魔将从自己手下的口中听到恐怖二字，就隐隐感到了有些不安，可他命令刚下，那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就在四周响了起来。

“晚了，我已经来了。”

黄沙席卷了这片战场，同时也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伴随着骇人的杀意，一道略显矮小的苍老身影从沙暴之中现身。

他一只手握着还在滴血的长刀，另一只手则握着微微发亮的魔力胸章，一条看不见的魔力细线指引着他的方向。

这枚胸章，是薇洛丝在前往战场前，交给他的联络道具。

Chapter 126

“达伦大人！”

见到了他的出现，薇洛丝双眼微微一亮，而前者在穿过随风吹起的黄沙之后，同样见到了身处囚车之中的少女。

“我会救你出来的。”

略带皱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他的自信似乎从内心流淌到了他双手的长刀之上，血红的光芒在刀刃上一闪而过。

副魔将扭头示意了一下自己的手下，随后就来到了囚车的末尾，和达伦对峙了起来：

“你又是哪冒出来的家伙？我们要抓的，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救走！”

说完，他瞬间就掏出了妖刀，就连身躯也变成了类似恶魔的形状，怒喝一声朝着达伦劈去。

眼前的敌人不同于之前的黑裙少女，若是轻敌的话，恐怕不出几个回合，他的人头就会落地。

“我虽然已经老了，几十年间也再没出过手……”

见他敢朝着自己劈来，达伦不急不忙地举起双刀，颇为不屑地回道，“可也不是你这种副魔将能够抵挡的！”

双刀与妖刀对拼，刺耳的惊雷炸响，强烈的魔力风暴爆发开来，黄沙再一次铺满天际。

哪怕是距离他们很远，薇洛丝都抬起手挡住了自己的面部，细小的沙砾划过她的脸颊，令她感受到了刀割一般的疼痛。

四周的其他魔物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实力可远远比不上副魔将，除了及时施展魔法屏障的，其他魔物甚至被吹飞了几米，跌落在了黄沙之中。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他们望着天空中不断碰撞的两股强大魔力，都是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好，好厉害，瓦尔卡姆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人物了？”

“你们说，大人能赢吗？”

“看上去好像，好像有点困难……”

他们可不是瞎子，如果说一开始的碰撞还是势均力敌的话，那接下来的几次，他们引以为傲的副魔将却在节节败退。

甚至没有过去多久，副魔将的鲜血就从空中洒落下来，直接被席卷肆虐的黄沙吞噬。

“可恶啊，这样下去大人必输！我们，我们也会完蛋的！”

副魔将要是顶不住，他们这些弱小的魔物也逃不过屠杀，其中一只魔物思量了再三，最后一咬牙，拔出腰间的长剑，打开了囚车的大门。

他将手中的剑抵在了薇洛丝的脖前，明明是在为自己求生，薇洛丝却发觉他的手臂在颤抖。

颤抖？

难道说，对她举剑，是极需要勇气的事情？

联想到之前副魔将对她的态度，她发觉魔物领地尼卡罗中那位想要见她的人，也许有求于她。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她的猜测，事实到底如何，不见到那位想和她见面的人，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举着剑的魔物深呼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手稳了下来，随后，他朝着空中喊道：“对面听着！不想她死的话……”

轰——！

在他话只说了一半的时候，一把长刀从天空坠落，亮着渗人的寒芒，直直地劈在了囚车之上。

拥有魔法防护的囚车，片刻抵挡都没有，便化作了一片碎料，而薇洛丝也因此跌落在地上，娇俏的容颜上蹙起了眉头。

摔得浑身有点疼。

不过相比较那头魔物，这点痛根本算不了什么。

她扭头看向先前拿剑指着她的魔物，那里几乎只剩下了一团烂肉和鲜血，已经完全看不出他原来的模样。

“真当我老了，就容易被威胁了？”

在想要重新成为英雄之后，年迈的达伦捡起了昔日的傲气，他从空中降落到地上，只是一抬手，插在囚车附近的长刀又飞回了他的手中。

而另一边，被他击伤的副魔将本想继续和他缠斗，可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连忙面色大变地大喊了两声撤退，便头也不回地朝着尼卡罗飞去。

消失之前，他还是回眸看了一眼薇洛丝，眼底里尽是不甘。

可这又如何呢？失败就是失败，他已经不可能带走这位少女了。

在他狼狈逃走之后，其他的魔物也丢盔弃甲，飞快地朝着四面八方散去，如果是以前的达伦，或许还有心思追上去杀几个。

但现在的他，只是默默地收起了刀，变得格外成熟稳重许多。

从黄沙地上起身，薇洛丝理了理裙摆，尽可能地将自己身上的黄沙拍落之后，她抬头看见了达伦手腕处的银色项链。

她温柔一笑，带着几分深意与惊喜地说道：“达伦大人，你想明白了？”

没有正面回答她的话，达伦背对着他，冷哼一声道：

“要是我还年轻，这些家伙可不会就这样从我的手中溜走，这些所谓的副魔将，我也是杀死过好几只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老脸有些红，看上去似乎在为自己这些年的颓废感到羞耻，而薇洛丝也没有去拆穿他。

她掩嘴一笑，装作崇拜他的粉丝夸道：“达伦大人能恢复以往的决心，我想一定可以再次抵达巅峰的。”

也就在她话音落下没多久，一道道身影从远方飞来，他们之中的好几位，气势都不输于刚才逃遁的副魔将。

为首的那位，薇洛丝认识。

“城主大人？”

来人正是城主一行，他们在从梅维娜的口中得知薇洛丝被绑架带走之后，就追随着蛛丝马迹，飞快地赶到了这里。

刚从空中落下，城主梅德就来到薇洛丝身边，一边上上下下打量她的身体，一边担忧道：“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有从她的身上见到伤势，梅德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无论再怎么样，眼前的少女都不能出事，她可比瓦尔卡姆还重要，不仅是因为她救过许多人的命，还是因为她的身份。

就连梅德都认为，这位少女很可能就是下一任天启教会的圣女！

所以在听到她被绑架带走之后，他腿一软，差点以为天塌下来了。

“我听说你被绑架了，所以才率领大家一路沿着魔物留下的痕迹，赶到了这里，还好你没事……”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梅德在平复了心情之后，就将视线转向了少女身旁的老者。

他打量了几眼，心底里感到了几分熟悉，但又想不起是谁。

“这位前辈是……”

“哼，我不仅救过你父亲，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几十年过去了，你就不认识我了？”

眉头一皱，梅德想了许久，这才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达伦大叔？”

“嗯，算你有良心，还记得我名字。”

“真是您！”

在认出他之后，尽管当了许多年的城主，梅德还是一阵激动，只觉得自己肩膀上的重担减轻了不少。

“有了您，我们瓦尔卡姆就不用害怕魔物领地了！”

帝国英雄达伦！

他从小可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这位英雄拥有什么样子的实力，他清楚得很，只要有他在，瓦尔卡姆就不用畏惧魔物领地的进攻！

只可惜，达伦摇了摇头，否定了他的想法。

“你把我想得太厉害了，如果是过去的我，瓦尔卡姆确实不用再畏惧了，但是现在的我实力下跌得很厉害，早就算不上真正的九阶了。”

“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瓦尔卡姆的实力也算是上升了一个台阶，在魔将面前也有了更多底气。”

之前他最愁的，就是瓦尔卡姆没有能够和魔将抗衡的强者。

大贤者的真正实力虽然可以轻松拿捏魔将，但她现在中了诅咒，实力十不足一，最多勉强牵制住魔将。

年迈的达伦实力可能和大贤者相差无几，他们虽然都不能战胜魔将，但能给魔将制造麻烦就足够了。

身为城主，他对战况极为清楚，如果瓦尔卡姆再没有这样的强者帮助，等待他们的就将是地狱。

“达伦大叔，能在这个时候得到您的帮助，真是谢谢了。”

“不用谢我，该谢的人，是她，如果不是她，或许我根本不会在意瓦尔卡姆的死活吧。”

达伦朝着薇洛丝抬了抬下巴，梅德也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少女此刻被教会中的人围住，正手忙脚乱地回答着她们的关心。

眼光柔和了起来，梅德望着那张笑意盈盈的小脸，心里不由得一阵感慨。

这次天启教会将圣女二选考核的地点放在瓦尔卡姆，对这座城市来说，就是天大的幸运。

尤其是其中一位候补圣女，还是薇洛丝。

他不是说芙洛菈不好，只是相比较薇洛丝，她为这座城市带来的帮助

实在是有些小。

第二场考核对薇洛丝确实是不公平的，在他看来，如果积分是按照对城市的帮助来算的话，她早就已经赢了。

毕竟是因为有了她，这座城市才坚持到了现在。

“那些魔物没拿你怎么样吧？”

在达伦和梅德交谈之际，雷克斯也带着一众教士围在了薇洛丝的身边，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明显的忧虑之色。

为了抚平他们的担心，薇洛丝提着裙摆优雅地转了一圈，随后学着贵族少女一样行了个提裙礼，笑道：

“要是真有什么事，我怎么会安然无恙地站在你们面前呢？”

雷克斯并没有因为她表现出来的轻松而松一口气，他沉默了片刻，说道：

“我听说了，你被那些小混混劫持了，身为候补圣女，你应该多备一些防身之物，实在不行，我也可以派人保护你。”

“虽然他们的实力不会很强，但是对付小混混还是绰绰有余的，尤其是在这样混乱的时候。”

这怎么行啊？

如果她真的是温柔善良的候补圣女，有人保护她肯定会答应下来，可事实是她不是啊。

她不仅不是，真身还是人类最痛恨的魔物，这要是有人保护她，暗中想做点其他事情都做不了！

至于防身之物……

带了那些东西，还怎么装柔弱啊？这可是她温柔善良人设中的一部分，无法分割的。

“……现在城内很缺人手吧？我不想麻烦他们。”

她垂下眼帘，显得有些为难，雷克斯本想要坚持，可一想到眼前少女的倔脾气，他就叹出口气。

“你啊你，以后如果你成为了圣女，不会还是这种孤身一人的样子吧？那可不行的，教宗大人会担心死的。”

“那就到时候再说嘛。”

“那就多准备些防身的东西吧，钱我可以先多借给你，等你回到了圣城，赚了点钱还给我就行。”

“知道了知道了。”

薇洛丝对这些事情肉眼可见的敷衍，雷克斯真的很想教训她两句，但碍于各自的身份，他最终撇了撇嘴，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虽然身为二选的考官，但这并不代表他在教会内的身份地位比候补圣女高，而且就算地位高，他也没有教训候补圣女的权力。

好言相劝也根本不用想，他明白这位少女其实什么都懂，只是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她的善良会将她推向深渊。

这是她的性格，不可能因为几句话而改变。

有这个劝说的时间，还不如聊聊正事。

“对了，达伦的事情我知道，他昔日是萨拉帝国的九阶强者，现在的实力虽然下滑了，但积分还是按照九阶算的。”

“所以你现在的积分是六千七百多，比现在的芙洛菈多了一千多分，而距离二选的考核结束时间虽然还很长，但是……”

但是瓦尔卡姆坚持不到那个时候了。

二选什么时候结束考核，真正看的其实是战争。

等到魔物领地的士兵攻入瓦尔卡姆，教会的候补圣女二选考核就会真正结束，那个时候，两位候补圣女会被带离这座城市。

不过和他想的一样，目前看来，薇洛丝的胜算很大。

想到这里，雷克斯笑了笑，看向少女的眼神越发欣赏。

“除了这些，还有一件事……”

……

大脑感受到了一阵疼痛，刀疤捂着脑袋，艰难地睁开了双眼。

入目的是阴暗潮湿的天花板，鼻间回荡着发霉的味道，他从地上坐了起来，发觉自己正处于地牢之中。

低头望着身上干涸的血迹，大量的记忆冲入了他的脑海，疼得他再一次躺在地上痛苦地嘶喊了起来。

不过在这之后，他就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了。

他杀了人，被士兵抓住了。

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审判。

Chapter 127

想起了这些，他背靠着墙，望着面前的幽暗死寂，心底里泛起了一阵熟悉之感。

在很久以前，他还是奴隶的时候，就经常被关在这种阴暗潮湿的地方，手上脚上都会带上冰冷的镣铐，以防止他悄悄逃走。

从奴隶主家逃走后，他原本以为自己一生都不会再进入这种地方，结果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

他又回来了。

而且等待他的结局也和以前不同，以前是被商人买走，现在则是等待判决死刑。

可他不后悔。

他杀的那些人，都是因为钱财而劫持圣女的家伙，他们不能算作人类，而是恶魔，为了一点肮脏的贪欲，他们宁愿撕碎这个世上最为美丽的花朵。

这种人不配在这种世界上活着，就算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也会将他们再次杀死！

咔哒——

钥匙钻进锁孔，发出了细微的响声，刀疤抬眼望去，只见地牢的大门被推开，些许光芒从外面照了进来。

兴许是因为过去的经历，他眼中就算见到了那些光，也没有觉得温暖，相反，他抱紧了自己的双臂，感到了一丝阴寒。

以往这种时候，都是商人进来挑选奴隶的时候，为了让客人满意，奴隶主往往会命令他们展现自己。

如果有不合格的，马上就会挨鞭子抽打。

从大门进来的是地牢守卫，他的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其他囚牢中的囚犯见到了那串钥匙，黯淡的眼眸透出了些许贪婪和病态。

在守卫经过他们面前的那一瞬，他们隔着囚笼伸出了手，似乎是想要抓住那串钥匙，而守卫早就预料到了这些。

他一挥手，手中便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鞭子，随后啪的一声，鞭子的抽打声和囚犯的惨叫响彻半个地牢，就连墙壁上的壁灯火焰都微微摇晃起来。

“老实点！再把手伸出来，小心我给你打断！”

严厉的斥责声吓得囚犯缩在了囚笼的角落，刀疤也不例外，他抱紧了自己，只觉得这里的守卫格外凶神恶煞。

哒哒哒——

守卫抬脚踩在潮湿地砖上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回荡，他心里不断期待着守卫就此经过，不要来找他的麻烦。

但遗憾的是，守卫在他的囚牢前停了下来。

钥匙串被拿起的声音清脆悦耳，守卫取出钥匙打开了他囚牢的锁。

本以为他即将发话为难他，可令刀疤没想到的是，原本还凶神恶煞的守卫忽然笑了起来，道：“出来吧，你被释放了。”

“嗯？”

错愕地抬起头，他看向了守卫，而守卫见他疑惑，便颇为解气地说道：

“你无罪，不仅无罪，你还杀死了劫持圣女大人的罪犯，大功一件，城主大人之后会亲自给你颁奖的。”

“出去吧，圣女大人在外面等你呢。”

什么？

无罪？他可以出去了？

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刀疤从地上起身，有些浑浑噩噩地走出了囚牢，在经过守卫身边的时候，他听到他低声呢喃道：

“哼，敢劫持圣女，死的好！”

心中一动，他明白了。

薇洛丝何止是他心中的圣女，她是瓦尔卡姆居民内心中的圣女，那些恶魔伤害了她，就要承受人们的怒火。

他杀的不是人，是恶魔！

走出了地牢，他来到了监狱的一处大厅，这里坐着很多人，但他们看向他的眼神都没有带着鄙夷和不屑。

相反，他们似乎都充满了善意。

“出来了？这是你的匕首。”

甜美的声音唤回了他的神智，他怔怔地看向前方，只见少女身穿洁白的短裙，银色的发丝如同瀑布般落下，浅浅的笑容宛若女神，神圣而优雅。

他看向了她伸出的手掌心，那里，静静地躺着一把较为普通的匕首。

阴冷的阳光莫名温暖起来，过往的奴隶记忆就像是镜子般碎裂开来，能够再次见到圣女，他只觉得此生无憾。

在接过匕首之后，他想起了什么，激动的情绪变得有些忐忑，小声道：“薇洛丝大人，我，我用它杀了人……”

薇洛丝是圣女，她的善良注定了她不喜欢见到生命的消逝。

哪怕那些人伤害了她，她也会觉得他们只是走上了歧路，未来是可以被教化的吧？

可就是这样的他们，被他杀死了，使得他们永远失去了被教化的可能。

薇洛丝知道了这些，会讨厌他的吧……

“上面的血迹我已经帮你擦干净了，过去的痕迹，没有一点残留。”

出乎刀疤意料的，薇洛丝撇开了话题，什么都没有说，而刀疤愣了一下，忐忑之中隐隐有了些感动。

他直言道：“薇洛丝大人，你不讨厌我吗？我杀了他们……”

“生命是平等的，我怎么会因为他们的逝去，而去苛责另一条善良的生命呢？”

幽幽地叹出一口气，薇洛丝似乎是在惋惜大山等人的逝去，只是很快，她就看向了刀疤，点头道：

“更何况，我相信你。”

她相信他同样是个善良的人，相信他不会滥杀无辜，在走上歧途之人和本就善良的人里，她选择了后者。

鼻前是少女淡雅的清香，刀疤心中猛地一震，握紧了手中的匕首，久久都没有说话。

从来，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说过“我相信你”这几个字，他从出生起，就注定是个不被人理解和关注的奴隶。

就算从主人的手下逃了出来，没有身份的他也只能被迫在贫民窟中生活，过着低贱而痛苦的生活。

原以为他的一辈子就是如此，已经无法改变，候补圣女薇洛丝却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用爱与关怀拯救了他。

哪怕只是仅仅几面，她就成为了他心中的信仰。

为了她，他杀死了几只恶魔，最终被关入了地牢，等待着死亡的审判。

对此，他并不后悔。

他原以为自己死亡的命运彻底定下，可少女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拯救了他。

而且这一次，真正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能感受到四周众人的目光，那是看向英雄的目光，充满了喜悦与崇拜。

以往的刀疤，何时感受过这样的目光？

他眼眶一红，弯腰道：“薇洛丝大人，给我起个名字吧！”

“往后是你自己的新人生，这个名字，只有你自己才有资格取。”少女

轻笑一声，随即便转过身离开了大厅。

她的身影和大厅外的阳光融为一体，就像是上天的女神特地派下来的天使，将身处于深渊之中的众人拯救。

满怀着感激之情，刀疤低头看了眼匕首。

他决定未来依旧要当一名士兵，他要为这种美好而献上生命。

而薇洛丝在离开地牢之后，就在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

芙洛菈虽然差她一千多分，但根据现在的战况，接下来的战事很可能非常频繁，她要是不做点什么，这一千多分定然会被轻易追上。

而且二选考核的结束时间，取决于瓦尔卡姆的坚守程度，如果明日这座城市就被攻破，那二选考核明日就会结束。

除此之外，等积分到了七千分，会有最后一条规则出现，这条规则也有可能成为反转胜负的关键。

所以如何在最后的时间内，保证自己的积分比芙洛菈高呢？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薇洛丝只觉得一阵苦恼。

……

魔物领地，尼卡罗的魔将城堡内，诸位领地高层跪在地上，极为不满地看向站着大厅之中的男子。

“这就是你说的百分百能拿下人类大贤者吗？我们领地付出了那么多，最后不还是让她给跑了？！”

“就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这件事可说不过去！”

冷哼一声，男子回道：“呵，这可不关我什么事，当时那大贤者已经是重伤状态了，是你们追击她的人失了手，最终才让她逃掉的。”

“何况那一战瓦尔卡姆死了很多高层，现在我们要攻下这座城市，易如反掌，这计划明显是值得的。”

男子便是来自十夜会的使者，他之前劝说魔将喂养怪物，并想以此来杀死大贤者，结果计划失败，还是让大贤者逃了出去。

喂养那种怪物，哪怕是他们魔物领地尼卡罗都是很伤筋动骨的事情，所以一些领地高层非常不满，再次在大厅中和男子吵了起来。

以往，坐在大厅最高处的魔将还会出声制止，但这次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男子，一只手撑着脸颊，没有出声。

没过多久，一名红发男子匆匆地进入了大厅内，他身上的战甲破裂，许多地方还残留着暂时无法复原的伤痕。

在见到魔将之后，他直接单膝跪地，咽了咽口水，说道："抱歉，大人，属下没能将她带来。"

大厅内瞬间安静了下来，不只是其他副魔将，就连十夜会的使者也一脸好奇地看向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魔将挑了挑眉，问道："原因呢？"

"……瓦尔卡姆出现了一位疑似九阶的强者，他拦下了我，从我的手中抢走了少女。"

"疑似九阶？"

此话一出，大厅内的众人就面面相觑起来，他们此前能够压制住瓦尔卡姆，就是因为那座城市不存在真正的九阶强者。

现在如果有了的话，恐怕接下来的战况还要僵持一段时间。

"是的，但他给我的感觉，离真正的九阶可能还差了一些，否则，我应该回不来……"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你该领什么样的责罚，心里应该清楚吧？"

魔将的声音回荡在大厅之内，红发男子将脑袋磕在地上，冷汗直冒，如果是以前，这种后果绝对会让他终生难忘。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就算失败再多，也是一位八阶副魔将，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力。

所以想了想，魔将从主位上站起身，冷声道：

"哼，我命你参军大举进攻瓦尔卡姆，将他们逼迫到最后一道防线！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议！"

说完，他一挥袖袍，径直离开了大厅。

众人猛地呼出一口气，除了少数几人面露忧色之外，其他大多数都满脸欣喜，包括那位十夜会的使者。

因为他们知道，魔将这个命令，意味着再过不久，他们就要和瓦尔卡姆来一场决战了。

离开了大厅，魔将双手背在身后，朝着城堡中的寝宫走去。

在路过一间较为深处的卧室之时，他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卧室的两边竖立着许多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房间的正中间则摆放着一张奢华的大床，上面躺着一位陷入沉睡的少女。

来到她的身边，魔将静静地低头望着她，凶厉的眼神难得温柔了几分。

坐在床上，他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随后忽然朝着一旁的空气问道：“她还没醒来过吗？”

“是的，大人，小姐这些天依旧在沉睡。”

空气中黑影一闪，沙哑的声音令魔将垂下了眼帘，许久无言。

……

为了积分，身为候补圣女，薇洛丝近几日依旧上了战场。

只不过碍于之前的事情，现在的士兵都将她看得死死的，无论如何都不让她自由活动。

这样一来，导致她这几日基本没有赚到什么积分，六千七百多分也就变成了六千八百多分，而芙洛菈的积分却在和她极速拉近。

原本还有着一千多分的差距，现在只剩下了六七百，若是再过些时日，她想要超过她也并非不可能。

而且除了这个消息，薇洛丝还知道现在的战况已经极为焦灼，瓦尔卡姆哪怕拥有着达伦的帮助，战线也已经快退到最后一道防线前了。

只要是人都能看得出，瓦尔卡姆快支撑不住了。

今日，薇洛丝便是受到了邀请，前往城市议政厅的最高层，参加最后一场高层会议。

不过说是高层会议，还能前来的高层也只剩下了稀稀落落的几个人。

其他大多数高层，要么是战死在了之前的战争中，要么是率领手下离开了瓦尔卡姆，回到了他们享乐的帝都。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来镀金的，而不是来送命的，既然这场战争已经彻底失去了胜利的希望，那他们便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在这个时候退出虽然很让人愤怒，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Chapter 128

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待得所有人齐了之后，雷克斯说道：

“我提议，先将两位候补圣女送出城去吧，二选考核就此结束，毕竟魔物军队快推到最后一道防线了，瓦尔卡姆保不住了。”

没错，这场会议根本不是商量如何对付魔物军队的，而是商量如何把瓦尔卡姆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面对这样来势汹汹的魔物军队，明眼人都知道瓦尔卡姆根本挡不住的，现在讨论如何抵挡军队，基本上毫无意义。

雷克斯的提议让薇洛丝双眼微微一亮，但很快，就有其他高层出来反驳道：

“将她们送出城？城内的居民呢？难道就这么白白看着他们死在魔物军队的屠杀之下？”

“他们当然也必须提前送出去，但是候补圣女的重要性比他们高太多，你们应该清楚吧？”

“哼，你可是来自天启教会的教士，那教义里不是写着众生平等吗？什么时候候补圣女的命和他们的命有了区别？”

“都到这种时候了，大家也没有必要再装什么了，有没有区别，各自心里都很清楚，我可懒得和你争这些。”

现在事情已经危及到瓦尔卡姆的存亡，雷克斯就连平日里的伪装都不愿再伪装下去，直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在教会的狂热信徒眼里，他说的这番话的确是有些违背了教义，所以薇洛丝很配合地微微掩嘴，娇俏的小脸上流露出几分惊讶。

她似乎是有点不愿相信雷克斯会说出这些话。

城主梅德也在这时候打断了众人。

“能送出去的一并送出去吧，只是离开了瓦尔卡姆，也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人能够活下来。”

“至于其他人，很荣幸能够和你们一起死守瓦尔卡姆，萨拉帝国会记住我们的付出的。”

他站起身行了个军礼，其他的帝国高层皆是沉默回礼，至于雷克斯，他摇了摇头，似有些感慨。

他们是教会的人，可不会为了这座城市拼命到最后一刻。

不过也就在这时，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的芙洛菈说道：

“不，候补圣女本就是拯救人民于危难之际的存在，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退缩？这有违我心中的信仰，实在是令我难以接受。”

“而且不只是我，薇洛丝也是这么想的吧？”

她扭过头看向薇洛丝，神情之中有着几分不忍。

她虽然是战斗修女，但终归也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心底的善良让她没办法在这种时候抛下城内众人，独自一人逃走。

薇洛丝则是被她看得嘴角一抽，低声道：“嗯，我会留下和瓦尔卡姆共同进退的。”

共进退什么共进退！要不是她为了候补圣女的人设，她早就第一个答应雷克斯，先行离开瓦尔卡姆了！

现在她的积分可是比芙洛菈多了几百分的，先行离开瓦尔卡姆可是意味着考核的结束，这样第二场考核她就赢了！

只可惜，那么做会毁掉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人设……

可要是考核还不结束的话，芙洛菈这几日说不定都能把分数给追平了！甚至反超都不是没有可能！

在心底里叹息了一声，薇洛丝抬眼看向了雷克斯，而后者在听见她们这么说后，明显脸色一黑，非常不满。

他张了张嘴，刚想要说些什么，会议室大门就被推开，一位士兵匆匆跑了进来，慌慌张张地说道：

“报！前线，前线大败，现在魔物军队已经抵达最后一道防线，而且他们放出话，说，说……”

“说什么？”梅德皱眉。

“他们说，希望候补圣女薇洛丝能够前往尼卡罗一趟，这样他们保证大军不会踏碎我们的最后防线，进入瓦尔卡姆……”

咚——！

一拳狠狠地砸在桌上，雷克斯直接站了起来，面色铁青。

“这次冲突原本就是魔物领地和帝国之间的摩擦，对面既然想要候补圣女，那就是撕破了脸，想和教会开战！”

“这件事我会如实禀报给教宗大人的，他们有胆子招惹教会，想必也有胆子承受教会的怒火！”

候补圣女可是教会的人，如果战争中意外阵亡，教会并不会找魔物领地的麻烦，可对面既然指名道姓要候补圣女，那就是在挑衅教会！

区区一个魔物领地，招惹了教会，它的结局必将毁灭！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就算教会真的出手帮忙了，他们抵达瓦尔卡姆也要一定时间，那些魔物军队可是随时都能突破防线的……”

“我看那些魔物的语气也不是太强硬，他们要薇洛丝大人是想做什么？我们或许可以……”

其他人听说这件事，眉头依旧紧锁，教会虽然厉害，但是他们赶来支援的时间，已经足够魔物军队踏平瓦尔卡姆了。

所以，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有人能够拖住魔物的脚步。

薇洛丝自然成为了首选，毕竟魔物虽然指名道姓要她，但是态度并不算强硬，威胁的力度也不是很大。

她若是能前往魔物领地拖住时间，那瓦尔卡姆还有救。

“别做梦了！无论那些魔物想要做什么，我都不可能答应让她去以身犯险！”

雷克斯双手抱胸，冰冷的眼神扫过在场的绝大多数人，以示警告。

他何尝不知道薇洛丝的性子？如果这么做真的可以拯救瓦尔卡姆的话，这傻孩子必将会去试一试。

城主梅德许久都没有说话，会议室内也逐渐安静了下来，最终，他敲了敲桌面，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后，对着薇洛丝说道：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让薇洛丝亲自决定吧。”

“给我一点时间……”

垂下眼帘，薇洛丝在说完这句话后，就和众人选择了告别，独自一人离开了这间会议室。

城主梅德虽然嘴上说着让她决定，但他的意思薇洛丝明白，他也希望她能够前往尼卡罗，拖住那些魔物。

毕竟他如果真的不希望她这么做，肯定会帮她拒绝的。

不过，她不怪他。

他是瓦尔卡姆的城主，他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一座城市的覆灭，可是意味着无数生命的凋零。

他必须对那些生命负责。

而且，只要她知道了这种事情，就不可能不去。

谁叫她扮演的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候补圣女，是为了拯救别人，可以付出自己生命的少女。

别人或许担忧她前往尼卡罗会丢了性命，但她不同，她担心的是前往那个地方后，没办法再赚取积分了。

进入敌营的她，还怎么从魔物的身上得到魔力结晶啊？

咬了咬嘴唇，她感觉到了一丝棘手。

“这，这不是薇洛丝圣女吗？”

不知不觉，从会议室离开的她来到了街道上，一旁的呼唤也将她的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移开，转而关注起了身旁的老人。

老人外面披着一件风衣，头顶帽子，行色匆匆，在他的手边，牵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箱子，像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带了出来。

在他的一侧，还有两三个较为年轻的中年人，看上去像是他的子女。

“你们这是在……”

“我们知道这座城市快要撑不住了，所以收拾了点东西，正准备往外面逃命呢。”

老人的回答让薇洛丝一愣，她抬头望向远方，目光好似穿过了瓦尔卡姆的围墙，见到了附近的森林。

“离开了瓦尔卡姆，你们要去哪里？”

“谁知道呢？四周都是森林，我们多半走不出去吧？不过再怎么样，也比留在这里等死好。”

瓦尔卡姆四周的森林中都潜伏着许多危险的野兽和魔物，像他们这种寻常人，没有人保护的话，在这种森林里活不过几天。

如果不是这样，瓦尔卡姆现在早就人去楼空了。

“那些魔物入了城，只会屠杀，我们就算被野兽吃了，也比被它们杀死来得好。”

老人似乎是不想要少女担心，所以才说出了这番话，随后他满脸担忧地看向少女，就像是长辈一样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听说了，那些魔物要抓您去他们的领地，用您来换取这座城市的平安，您可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那魔物领地危险万分，您帮了我们那么多，我们都心存感激，实在是不想见您去送死。”

“我们离开了瓦尔卡姆，还有活下来的希望，但您要是去了尼卡罗，可就有去无回了啊！”

不只是老人，就连他的儿女都开始劝说薇洛丝不要前往魔物领地，渐渐地，薇洛丝身旁围满了人，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嘱咐着，都不希望少女去送死。

笃笃笃——

马蹄声和车轮声在街道上响起，见有马车朝着这里奔驰而来，众人才纷纷从薇洛丝周围散开，免得被马车撞到。

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马车在经过少女的身旁停了下来，车窗被打开，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从车厢内传出。

“薇洛丝，上车。”

是坐着轮椅，身怀诅咒的罗丝太太？

打开车厢门，薇洛丝走上了马车，之后车夫一扬马鞭，马车驶向了无人知晓的地方。

坐在罗丝太太的对面，薇洛丝双手放在大腿上，端庄中带着少许的拘谨。

她不知道罗丝太太找她有什么事，但多半是和刚才的事情有关。

在她上车之后，罗丝太太只是看了她一眼，便一直扭头望着窗外，昔日瓦尔卡姆的繁华不再，现在到处都是凋零破败的模样。

她明明面无表情，但薇洛丝却能感受到她情绪的低落。

“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罗丝太太在看够了窗外的景色后，拉上了窗帘，转而看向了面前这位曾经救过她一命的少女。

银色的发丝垂落在她白皙的肩膀上，精美的锁骨透出几分诱人的气息，瓦尔卡姆的麻烦，没有给这位少女带来任何变化。

来时的她是什么模样，现在的她就是什么模样。

双手在大腿上握成了拳，薇洛丝似乎是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话会让罗丝太太不满，但她还是薄唇轻咬，呢喃道：

“我……我想去。”

早就料到她会这么回答，罗丝太太劝说道：“你太天真了，魔物的话是不可信的，你就算去了，他们也会突破瓦尔卡姆的最后防线。”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完成第二次考核，然后离开这里，努力成为真正的圣女。”

“以你的能力，成为圣女拯救更多人，或者帮助人类大贤者击败魔王，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这里。”

以她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魔物都是言而无信的家伙，薇洛丝去了尼卡罗，根本不可能会回得来。

而且薇洛丝可不是普通人，她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治疗术，教会清楚她有多重要，魔物又岂会不明白？

将她放走，可是放虎归山，尼卡罗的魔将再傻，也不可能这么做。

“可是这座城市里的人，都很绝望吧？”

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薇洛丝看着罗丝太太，原本黯淡的眼神中好似拥有了光芒。

“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萨拉帝国的公民，帮助帝国镇守了那么久的边境，并以此自豪，到头来却被无情抛弃……”

“没有人拯救他们的话，他们的内心会滋生恨意吧？”

瓦尔卡姆本不应该就此沦陷的，这座边境城市只要帝国的九阶强者出手，它便可安然无事，城内的居民也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

可这只是他们的奢望。

帝国没有来救他们，他们会带着恨意离开瓦尔卡姆，并且往后余生，他们都会憎恨这个国家。

若是被有心人利用，叛乱、战乱将再度在帝国内部上演。

罗丝太太作为昔日帝师，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道理，但她更清楚的是当今帝国的腐朽，这些生命在那些人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

她想要把自己知道的残酷事实告诉薇洛丝，告诉她帝都的人不在乎瓦尔卡姆居民的生死，可还没开口，她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候补圣女薇洛丝，真的不明白这些道理吗？

不，她心里应该很清楚。

她的善良，并非来自于单纯，而是在知晓这些残酷事实之后，依旧对现实充满热爱与希望。

她是她见过的，最圣洁的少女。

Chapter 129

面对这样的少女，罗丝太太也无话可说。

“你自己好好决定吧。”

说完这句话，她也便没有了劝说薇洛丝的想法，马车最终在少女的家门口停了下来。

提着裙子走下了马车，薇洛丝朝着罗丝太太挥了挥手，伴随着一阵车轮声响起，马车也逐渐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之中。

在她远去之后，薇洛丝上扬的嘴角就耷拉了下来。

如果可以，谁喜欢去尼卡罗呢？

在魔物领地内，她不仅没办法赚取积分，还得小心自己这道假身会不会杀死，真是有够麻烦的。

不过她也没办法不去，毕竟这会毁掉候补圣女的人设。

现在，她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既然打定主意要前往尼卡罗，薇洛丝回到家中，嘱咐了梅维娜几句，告诉她如果魔物突破了防线，进入了瓦尔卡姆，记得将她卧室里的那面落地镜一同带走。

梅维娜虽然有些疑惑，但她还是答应了下来。

之后，她便找了安吉和芙洛菈，一一和她们道别，只是她并没有告诉安吉她要前往尼卡罗，所以小女孩还以为她就是短暂地分别几天。

芙洛菈倒是显得沉默许多，她告诉她如果她真的去了尼卡罗，她依旧会在战场上赚取积分，超过她。

对此，薇洛丝表示并不在意。

当然，这只是她表面上的不在意，其实她内心在意得很，甚至就快祈祷现在发生点什么，让考核直接终止了。

第二天，为了不打扰到其他人，薇洛丝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走出了家门，而后，她在大门口的庭院中，见到了坐在石椅上的优雅女子。

“蕾菈？”

轻轻地道出了她的名字，薇洛丝淡淡一笑，女子的出现似乎令她颇为开心。

蕾菈也是听见了她的声音，才扭头看向她，她见少女衣着白裙，心情不错，那双淡蓝色的眼眸中便闪过了几丝放心。

“你要走了？”她问道。

“你不阻止我？”

“有用吗？”

“果然还是蕾菈了解我。”

古灵精怪地嘿嘿一笑，少女双手背在身后，像是只精灵一样来到蕾菈的面前，随后她弯下腰，从背后取出了一枚金币。

叮——

金币被按在石桌上，薇洛丝将它推到了蕾菈的面前。

“给你。”

“什么？”蕾菈眉眼微眨，略带不解。

“你忘了？之前你帮我买花，我欠了你一枚金币。”

许久之前，在薇洛丝还未上战场时，她们在花园内见到了一名因为大雨而没办法卖出鲜花的小女孩。

蕾菈花一金币将她的玫瑰都买了下来，并且让薇洛丝记得将这枚金币还给她。

薇洛丝想了想，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毕竟她接下来即将前往尼卡罗，身为候补圣女的她，在魔物领地多半是活不下来的。

这时候不将这一枚金币还给她的话，以后或许都没有机会了。

当然，这些是真正的候补圣女会有的想法，薇洛丝将它们都表演了出来。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要得到蕾菈的好感。

要知道，少女在临死前还记得她们之间的诺言，并且完成了它，这多么令人动容啊！

就算是再冷酷无情的人，也会被她给征服的！

“现在就要还给我？”蕾菈低头看着那枚金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嗯……”

“你放在身边吧。”

“嗯？”

薇洛丝不解，蕾菈则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不过在消失之前，她还留下了两句话。

“雷克斯已经联系教会了，很快就会有支援赶到瓦尔卡姆，在此之前，你的任务是活下去。”

“过几日，我也会来救你的。”

太阳还未升起，早上吹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薇洛丝默默地收回了那枚金币，心里莫名有些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蕾菈离她远了一些，明明之前的她还是很亲近她的。

难不成，她看穿了她的心思？

不可能，如果她真的看穿了她的心思，就应该知道她是个虚假的候补圣女，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将她控制起来。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这说明，蕾菈是因为其他事情才重新变得有些冷淡的。

难不成她最近招惹到了她？

思来想去，薇洛丝也没有想明白，不过她觉得自己也想到了一个最接近答案的可能，那就是蕾菈的生理期来了。

女人嘛，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会不舒服的，那时候变得冷淡，不想要接触她，都是很正常的。

过些日子就好了。

或者，抽空给她准备一些能缓解的东西？

蕾菈说过，过几日会来尼卡罗救她，那个时候给她或许还不算晚，毕竟女人的生理期往往会很久。

而且蕾菈平日里身体就冷冰冰的，说不定会导致她的生理期比一般人更久，那时候给她，肯定来得及的！

【谢谢你，薇洛丝，还是第一次有人在这种时候关心我……】

想到了蕾菈到时候可能说的话，薇洛丝嘴角止不住地上扬，觉得自己距离撬开她的心房，又近了许多。

在胡思乱想了一阵后，她坐上了离开瓦尔卡姆的马车，朝着战场驶去，而在离开城门的那一刻，她遇见了雷克斯。

雷克斯早早地就守在了这里，眼眶黑黑的，就像是昨晚没有睡好一样。

他在见到了薇洛丝后，说自己已经联系了教会，很快会有援军抵达瓦尔卡姆，嘱咐她这些天一定要活下来。

除此之外，他还特意提了一嘴二选考核最后的规则。

“考核的规则还剩下七千分这最后一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在他说完后，车厢窗帘就被拉下，马车继续朝着战场驶去，而薇洛丝则微微蹙眉，细细琢磨着他话中的意思。

作为二选的考核官，雷克斯自然不能将有关考核的消息透露给她，但在离别的时候，他又特意提了一嘴七千分的规则……

他应该是知道她在前往尼卡罗后，是很难赚取积分的，而且就算赚到了积分，她没办法返回瓦尔卡姆，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后续的规则。

那他为什么要提呢？

除非……那个规则对她有用。

考核的规则并非是揭开后才生效的，而是从一开始就生效，只是她和芙洛菈并不知晓，需要凭借积分一点一点地解锁。

要不然蕾菈来瓦尔卡姆的时候，雷克斯就不会给芙洛菈加三千分了。

在她无法赚取积分的情况下，还能帮助她赢得考核的规则，会是什么呢？

想了许久，薇洛丝的脑海中陆续飘过几个极为荒诞的可能，马车也是在她的思索之下，穿过了瓦尔卡姆的防线，在魔物军队的营地前方渐渐停了下来。

下了马车，战场的血腥味就扑鼻而来，薇洛丝掩住嘴鼻，发现等待她的不是囚车，而是一辆样貌颇为怪异的魔物马车。

这令她更加确信是有人想要见她，而非单纯杀死她了。

“跟我走吧。”

魔物车夫道了一声，薇洛丝就点点头，坐上了马车，之前载她的人类车夫望着前方滚滚的烟尘，不由得闭上了眼，发出了两声哀叹。

天刚蒙蒙亮，城里还未睡醒的人们，或许不用再担心魔物了吧？

……

魔物马车的速度很快，坐在车内的薇洛丝只是打了个盹，醒来的时候便已经到达了尼卡罗。

拉开窗帘，第二次来到这座城市，薇洛丝一眼便发现了和之前不同的地方。

前线的魔物军队明明狠狠地压制着人类军队，但城内非但没有和往常一样繁华，相反，街道上的魔物稀稀落落的，都快赶上现在的瓦尔卡姆了。

也是因为战争吗？

想起之前魔将为了杀死大贤者而创造出的那头怪物，薇洛丝明白了些许。

穿过人烟稀少的街道，魔物马车载着她径直来到了尼卡罗的魔将城堡前方。

这座城堡很大，看上去十分气派，但因为是魔物，外观总是有种说不出的阴森诡异。

下了马车，薇洛丝就被等候多时的女仆带入了城堡。

这些女仆虽然都是人类的外表，但她清楚，她们实际上都是魔物，高等魔物的生活，其实和人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城堡内部的石砖薇洛丝看不出材质，但她能感受到它隐隐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除此之外，它通体为黑色，哪怕有壁灯在照耀，廊道的深处依旧像是深渊，吞噬着每一条来到此处的生命。

进入城堡的大厅，薇洛丝一瞬间就被各种强大的威压笼罩，香汗渗出额头，她扫视了一眼大厅，才知道尼卡罗的高层竟然尽数都在。

而坐在大厅主位上，散发着无尽威势的男子，显然就是尼卡罗的魔将。

在她身旁的女仆见了魔将，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那些副魔将和其他高层也不敢站立，唯有一位衣袍上有着月亮标记的男子孤零零地站在大厅之中。

不过现在，站着的，又多了一位。

副魔将中，红发男子见薇洛丝不跪，急忙大怒道：“大胆！见到魔将大人竟然不跪下？！”

他说话的声浪中似乎夹杂着魔力，吹得薇洛丝脸色发白，双腿发软，不过就算如此，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魔将，没有说话也没有下跪。

红发男子见此更为羞恼，要不是有魔将在这里，他早就用魔力逼迫薇洛丝下跪了。

在此之后，大厅内陷入了一片死寂，薇洛丝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而那些威压也没有断绝，依旧像是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她身上。

不过因为是假身，她心里一点都不怕。

惹怒了魔将又如何？大不了一死。

到时候再凝聚一道假身，编造谎言说自己从魔物领地逃回来了，也不是不可以，最多会被怀疑而已。

这是下下策，她不用，不代表无用。

“够了。”

魔将一抬手，大厅内所有的威压瞬间烟消云散，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满头香汗的少女，眼底闪过了几分晦涩的欣赏：

“我听说，你上次被抓的时候很恐惧，生怕我们对你做些什么，怎么这次一点害怕都没有？”

“您说过，只要我来尼卡罗，您的军队就不会进攻瓦尔卡姆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才不害怕。”

魔将挑了挑眉，开始打量起少女：“这么说，你是觉得你用自己的命，拯救了整个瓦尔卡姆，所以现在哪怕死去也无所谓？”

“如果您信守承诺的话，是这样。”

少女垂下眼帘，似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可在这之后，她好似又想起了什么，双手紧紧地攥住裙摆，略显忐忑不安起来。

她是在怀疑他会撕毁承诺？

一眼就看穿了少女的心思，魔将的表情虽然越发严肃，但眼底的欣赏却暗暗多了几分。

Chapter 130

不过和魔将想法不同的是，大厅内的其他高层在听见了薇洛丝说的话后，都不由得轻笑了起来。

“我早就听说这位候补圣女单纯了，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信守承诺？战场上可没有这种东西！”

“不过魔将大人应该也不会杀了她吧，毕竟这么做会惹恼教会，我们领地可承受不起他们的怒火。”

魔物从来都不是信守承诺的种族，他们的道德底线可比人类低很多，平日里他们或许会偶尔信守承诺，但是涉及到战争，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做。

违背承诺无非就是让自己的形象更加低劣一些而已，和战争带来的利益相比，这点完全不值一提。

来自十夜会的男子代号为豺狼，他呵呵一笑，来到魔将的前方，说道：

“魔将大人，我看这位候补圣女就是很好的诱饵，我们可以将消息传出去，就说后日将在城内把她斩首，这样一来，人类大贤者很可能会在那时候前来营救。”

“到时候，大人亲自出手，想必那位大贤者将插翅难飞！”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他来这里的任务，瓦尔卡姆必将在他的手中覆灭，而那位人类大贤者，同样逃不掉！

“前来营救？要是她真会这么做，干嘛还让这位圣女来我们尼卡罗？”

其他的副魔将有些不解，而豺狼则将目光转向薇洛丝，那闪烁精光的瞳孔好似已经将这位少女完全看透。

“这明显就是缓兵之计，他们想用这位圣女拖住我们军队的步伐，好等待援军的到来。”

“我看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骗大贤者前来，之后再进攻瓦尔卡姆，

彻底占领这座城市，至于其他的，日后再考虑。”

大贤者到底会不会来救这位候补圣女，其实他也不清楚，不过试一试也无妨，而且就算抓不住大贤者，覆灭瓦尔卡姆也是不错的。

见他们每一句话都是在撕毁之前的承诺，薇洛丝抬眼和魔将四目相对，面无表情地问道：“魔将大人，也是这般想的吗？”

少女的声线再温柔，此刻也带上了一些冰冷，众人都能从中察觉到她的恼怒，但她就像是生气的兔子，没有任何一点威胁。

有些副魔将刚想要开口嘲讽她两句，结果魔将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带杀意地扫视了他们一圈。

“听着，军队原地驻扎，做好防守准备，若是没有其他事，你们可以离开了，至于你，跟我来。”

指了指薇洛丝，话音落下后，魔将就朝着大厅后方走去，而被指到的少女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上了他的步伐。

豺狼一脸错愕。

“什么？那后日的斩首……”

“斩首？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斩首了？”

脚步停了下来，魔将双手背在身后，淡淡地转过了身看向众人。

滔天的杀意化作浪潮，席卷了整个大厅，所有尼卡罗的高层都死死地跪在地上，后背被冷汗打湿。

豺狼虽然站着，但他也没有比其他人好到哪里去，在魔将恐怖的杀意之下，他双腿软弱无力，差一点就要跪下来。

也就是此刻，他们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实力的差距，不少副魔将也清醒了过来，知晓了魔将大人为何会生气。

“是我最近对你们太好了吗？竟然有人敢质疑起我的命令来了？”

视线一一扫过在场众人，弱小一些的魔物当场就浑身颤抖起来，最终，那道视线落在豺狼身上，魔将冷哼出声：

“你别以为自己是十夜会的使者，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我要你的

命，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你就算死了，十夜会也不会为了你和尼卡罗敌对。”

充满了压迫感的话语钻入了豺狼的耳中，气得他双手握紧，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可就算如此，在魔将的面前，他也不敢将心底里的想法说出来。

因为他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

招惹了魔将，他只会被一掌拍死，而十夜会根本不会为了他一个小小的使者向尼卡罗复仇。

他能在面见魔将的时候站着，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尊贵，实力有多强大，而是因为背后的势力很强大。

没有了十夜会，他什么都不是。

警告了豺狼一番，魔将便和薇洛丝离开了大厅，朝着城堡深处走去，在他们消失之后，跪在地上的众人才敢大口大口地喘气。

豺狼死死地咬住牙齿，先前压抑的愤怒现在才算是真正的爆发开来，只可惜，这里并没有什么能给他宣泄愤怒的东西。

跟随他一起来到尼卡罗的，还有一名叫里德尔的手下。

他在见到魔将离开后，就马不停蹄地跑到了豺狼身边，朝着魔将离去的方向冷笑一声，道：

“哼！那个该死的魔将硬气什么？要毁灭尼卡罗，对十夜会来说就是挥挥手的事情！”

十夜会在魔物世界中是个庞然大物，要不是他们的等级在这个组织中不够高，魔将的这番话，就会给尼卡罗带来毁灭！

“大人别生气，是这魔将不知好歹！”

里德尔弯着腰，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讨好之色，配上他那贼眉鼠眼的五官，颇有几分奸佞小人的模样。

见豺狼怒火难消，他眼珠一转，连忙接着说道：

“大人您想想！这魔将不要别人，偏偏要这候补圣女，要来了之后又

不杀她，甚至还让她跟他离开。”

“我看啊，多半是这魔将好色，看中了这位候补圣女的容貌，想要将她变成妻子啊。”

“哪像您，一心为尼卡罗和魔物着想，所以当众说出了将她斩首的计划，这魔将一听，哪里能接受？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

拍豺狼马屁的话刚落下，一旁经过的副魔将就眯起了眼，带着几分杀意地骂道：

“蠢货，魔将大人会看上人类？要不是你们来自十夜会，说这种话的家伙早就被抓起来了。”

“你，你又不是魔将，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

“蠢货！”

“你，你……”

被辱骂了两句，里德尔涨红了脸，恨不得上去将那位副魔将揍一顿，可一想到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他也就只好撸起袖子，装装样子。

然而，不只是那位副魔将投来了鄙夷的目光，其他听到他污蔑魔将的尼卡罗高层皆是如此，就连自己的老大豺狼看向自己的眼神都晦涩了许多。

“魔将可不会喜欢人类，下次想要讨好我的时候，编点靠谱的理由，我讨厌愚蠢的废物。”

“是，是是……”

里德尔低下了头，脸上的红色更加深了几分，心底里对薇洛丝和魔将的仇恨也越发浓烈。

在他看来，如今他会在这里出糗，都是因为他们。

“等着吧，我看看那魔将带走候补圣女，到底是想要做些什么！”

怒气渐渐消散，豺狼不知是想起了什么，望向大厅走廊深处，露出了满是深意的笑容。

……

一路跟在魔将的身后，薇洛丝来到了一间卧室内。

这里看上去像是少女的卧室，刚一进门，就能闻到淡雅的花香，卧室内的装饰虽然比较简单，但处处都透露着少女的气息。

不过令薇洛丝感到诧异的是，在这间卧室的墙边，竖满了一座座书架，书架上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跟随着魔将来到卧室内的床旁，薇洛丝发现床上躺着一位面色苍白的少女，她紧闭双眼，呼吸平稳，外表看上去与魔将有六分相似。

她该不会是……

薇洛丝有了个猜测。

在床边坐下，魔将原先凶神恶煞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看着床上的少女，自顾自地说道：

“她是我的女儿，自从亲眼见到她母亲离世后，她就患上了嗜睡症，经常一睡就是几个月，谁也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来。”

“后来我找了许多看病的医师，他们都说是她的灵魂受到了创伤，因此才会时不时陷入沉睡，而想要治好她的病，就得治疗她的灵魂。”

“我听说你的治疗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就算是灵魂上的创伤都可以修复，我找你来，便是想要你用治疗术治疗她。”

原来是这样？

薇洛丝内心悬着的石头彻底落地。

她一早就猜到魔将找她来肯定是有求于她，但是没想到是希望她治疗他的女儿。

果然，再杀伐果断的人，内心也有温柔的一面，尤其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你要是答应，我承诺在你治疗好她之后，可以安然无恙地放你回去。”

魔将看上去非常稳重，说出的话可信度也要比那些副魔将来得高，但薇洛丝不会轻易答应。

只是安然无恙地放她回去，这个条件还远远不够。

“可是放我回去之后，您的军队便会突破瓦尔卡姆的防线，进入城内大肆屠杀吧？”

似乎是想起了战火漫天的惨状，少女一只手捂着胸口，脸色微微发白，呼吸也变得略显凌乱。

她是悲天悯人的候补圣女，光是想起那些尸横遍野的场景，她都会忍不住地感到悲痛。

只是在魔将没看到的角落里，她一边的嘴角暗暗勾起。

不过，她的这番话确实说中了魔将的心思。

治疗好自己的女儿，他的确会安然无恙地放走薇洛丝，但在这之后，魔物军队就会踏破瓦尔卡姆的防线，彻底将其占为己有。

在这场战争之中，眼前的这位少女会“意外”地死在他的士兵之下，这样一来，他既完成了他的承诺，又解决了魔物未来可能的敌人。

“薇洛丝，这是战争，他们所遭受的，都是他们战败的后果，如果势弱的一方是尼卡罗，你们人类同样会屠杀我们！”

“大人，如果弱势的一方是尼卡罗，那我会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的爆发，而现在，瓦尔卡姆才是弱势的一方。”

说起这些的时候，薇洛丝的眼中就像是拥有光芒一样，她不卑不亢地和魔将四目相对，就连九阶的威压也消弭在这种光芒之中。

“瓦尔卡姆中居住着很多普通人，他们同样拥有深爱的人，有值得呵护的儿女，我作为候补圣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我的面前。”

“虽然将您的女儿卷进来很抱歉，但想要让我治疗您的女儿，您得先答应退兵才行。”

这是她成为候补圣女以来，第一次拒绝为患者治病。

与此同时，她也想明白了雷克斯那七千分的最后一条规则。

纵观这场考核，所有的规则虽然都在加积分，她和芙洛菈也为了积分

而斗争不断，可抛开这些，回到初心，这场考核考验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为了那点积分的尔虞我诈？

不，教会设下考核的初心，从一开始就是阻止这场战争，她们作为候补圣女加入这场战争，为的也是帮助人类方获得胜利。

只要能够胜利，那战争便会停止。

现在虽然胜利彻底无望，但定下的规则是不会改的，也就是说，这场考核的最后一条规则，可能和阻止战争有关。

圣女考核，考核的可是候补圣女的能力，一位能够阻止战争的候补圣女和一位积分很高的候补圣女，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积分再高，对人类的贡献也不可能比制止战争的大。

倒是对她经历了如指掌的魔将听到她这么说，瞬间勃然大怒。

他一时之间想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敢三番两次地顶撞他。

“退兵？哼，这你也说得出口？瓦尔卡姆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退兵的！”

“还有，你不会以为你到了现在还有选择的权利吧？”

锵——

寒光一闪，长剑出鞘，魔将将剑尖抵在少女修长的脖颈前，满是杀意地说道：“救她，你能活下来，不救，我会一点点地剥开你的心脏……”

他说到就会做到。

少女若是不救他的女儿，他就会让她尝尝酷刑的滋味，而且为了让她能够答应救下他的女儿，在施展酷刑时，他一定会小心翼翼地，不让她死去。

可面对他的威胁，少女的反应很平淡。

“您若是想要杀了我，那便动手吧。”

就像是真正地看透了生死，少女稍稍往前挪了挪身子，剑尖便轻而易举地刺穿了她的皮肤，伤口处流下了道道鲜血。

因为害怕真地将少女杀死，魔将只能冷哼着将剑收起来。

“你当真不怕死？”

“能用我的命换来瓦尔卡姆一时的喘息，死又如何？”

魔将微眯双眼，这一辈子，他最讨厌的就是人类教会那些神棍了，他们对女神的狂热信仰，可以消除他们对生死的畏惧。

而这位少女也是如此。

她心中的信仰不知道是女神还是生命，她对它们的狂热，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死间的恐惧。

面对这样的家伙，哪怕是他也有些束手无策。

“你也不怕疼？”

“不怕。”

假身怕什么疼，到时候感官一关闭，哪怕是腰斩都没有任何痛觉。

“你不怕死不怕疼，其他人类可不一定，你就不怕我当着你的面，将他们残忍杀害？”

“如果您真这么做，到时就请将我一并杀了吧，因为之后我誓死不会帮您救治女儿，而且我知道，在那时候我要是软下心来，只会有更多人死去。”

“哼！”

魔将狠狠地瞪了她几眼，却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他原本以为她就和传说中的一样单纯，只是随便说几句话就会上当，结果真正接触后，才知道她就是个油盐不进的家伙。

她拯救瓦尔卡姆的心，无比坚定。

“从今日起，你就住在这座城堡里，每日享受两小时的酷刑，等你什么时候坚持不住了，答应给我女儿治疗，这种刑罚就什么时候停

止。”

魔将从床边起身，不愿再与她交谈下去，而薇洛丝闻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好似一点也不在意酷刑。

她真的不畏惧酷刑？

魔将心里虽然也有些打鼓，但还是坚信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酷刑的折磨，毕竟他成为尼卡罗的领主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有人能坚持下去。

这少女不怕，只是因为她没见过而已。

一甩衣袖，魔将径直朝着卧室门口走去，然而就在他即将离去的那一刻，少女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魔将大人，我来时发现，您的魔物领地，已经逐渐被死气侵蚀了。”

魔将脚步一顿。

“还留在这里生活的魔物已经寥寥无几，他们就像是行尸走肉一样，脸上也都失去了笑容，这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您所追求的东西吗？”

“哪怕您一时能拿下瓦尔卡姆又如何？接下来等待您的，是更多的战争，人类帝国和教会，不会允许您肆意侵犯人类领地的。”

纵观历史，除了魔王指挥的大举进攻，其他魔将平日里的侵犯都会被人类帝国和教会清算，魔将若是将瓦尔卡姆真正吞下，那等待他的就是消亡。

尼卡罗，都将不复存在。

而且据她所知，雷克斯已经联系了教会总部，圣城恐怕已经派出极为强大的圣骑士赶来瓦尔卡姆。

在圣骑士的铁蹄面前，尼卡罗包括魔将，都将灰飞烟灭。

所以，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魔将要进攻瓦尔卡姆。

“你每日的酷刑，多加两个小时。”

魔将闻言面色铁青，他留下这句话后就离开了卧室，薇洛丝本就没想

得到答案，她收回了目光，看向了床上沉睡的少女。

一头青发散落在床上，少女的眉眼很柔和，看上去不像是她父亲一样坚毅，在她的被窝旁，还有着一只玩偶小熊，应该是她的玩伴。

从刚才的接触来看，魔将似乎非常疼爱他的女儿。

……

城堡的另一边，在魔将离开了他女儿的卧室后，豺狼散去了窃听魔法，面色阴沉。

这是十夜会教授给他的窃听魔法，如果九阶强者不注意的话，都是很难察觉到空气中那股微小的魔力波动的。

魔将在这座城堡中安稳太久了，早就已经失去了警惕心，豺狼只是尝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真的成功了。

可在听到了魔将和薇洛丝的对话后，他才觉得事情棘手。

“原来，原来这该死的魔将抓来候补圣女，是为了治疗他的女儿，甚至不惜让他的军队停止进攻……”

里德尔在豺狼的身边，自然也将那些话听得清清楚楚，他回想到之前被其他魔物鄙夷的场面，他脸色就涨成了猪肝色。

都是他们两个的错，他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回来！

“真是太可恶了，大人，明明踏灭瓦尔卡姆还只剩下一步之遥，结果都让那魔将的私心给拦下来了！”

“而且那候补圣女看着善良，实则阴险毒辣！她肯定是提前知道了这件事，知道魔将不会杀她，她才装出了这副不畏生死的模样！”

“大人，我们得想办法阻止他们啊！要不然，那候补圣女利用这件事和魔将沆瀣一气，我们反倒可能会被他们暗中杀死！”

为了怂恿豺狼去报复魔将和薇洛丝，里德尔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说出的话甚至已经不带一点逻辑。

“别吵，我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只是豺狼自己也陷入了沉思之中，里德尔说了些什么，他全然没有听

见。

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尼卡罗的魔物军队听从拥有兵符者的命令，魔将下令让他们驻守在原地，他就可以拿着兵符，命令他们进攻瓦尔卡姆。

只是兵符在魔将的手中，偷兵符这件事有些太大胆了，如果被魔将发现，他恐怕是难逃一死。

啧……这个计划实在是下下策。

至于大贤者，有机会杀就杀，实在没机会他也不强求了。

毕竟那可是昔日人类的最强者，哪有那么容易被杀死的，上头一定也很清楚。

这般想着，里德尔凑到了他的耳畔，说道："我有一计！"

"说。"

"这魔将之所以不愿对瓦尔卡姆下手，就是因为他女儿患了病，需要候补圣女治疗才行。"

里德尔转动了两下眼珠，嘿嘿一笑，接着说道，

"那我们要是让候补圣女亲手杀死他的女儿，岂不是一举两得？没了女儿，他就会彻底心死！"

"而杀死他女儿的是人类，为了报仇，他定然会命令军队剿灭瓦尔卡姆！到时候，我们只要坐着看戏就好了。"

搓了搓手，里德尔显得万分迫不及待，在他看来，薇洛丝就是个会一点治疗术的普通人，被他暗算控制什么的，不要太容易？

到时候，他用魔法蛊惑薇洛丝去杀魔将的女儿，不论杀不杀得死，被魔将发现了，下场肯定极其凄惨！

听了他的办法，豺狼双眼一亮，道："不错不错，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遵命，属下一定会让大人满意！"

舔了舔嘴唇，里德尔心脏怦怦狂跳起来，仿佛已经看到少女被魔将残

忍杀害的场面。

……

城堡内的女仆给薇洛丝安排了一间卧室，次日，当她从床上醒来，洗漱穿好衣裙之后，就被一脸严肃的守卫套上了枷锁，带到了城堡的地下监牢之中。

她即将开始承受四个小时的酷刑。

进入监牢，潮湿腐败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一路来到监牢最深处，这里的幽暗无法被壁灯的光芒驱散，黑色的地面上刻着血红色的魔法阵。

她被推到了魔法阵的正中间，几只恶鬼般的手从魔法阵中伸出，死死地拽住了她的脚踝，让她无法逃脱。

似乎是怕她初次就被折磨至死，第一天的酷刑在幻境中进行。

Chapter 131

伴随着四周魔法师低沉的吟唱，薇洛丝的视线恍惚片刻，等到她再次凝神之后，出现在她面前的依旧是幽暗无比的地牢。

只是相比较现实，幻境之中的地牢更加血腥恐怖，这里干涸的鲜血布满了墙壁，碎裂的白骨到处都是。

她想要动，身体却丝毫动弹不得。

哐当哐当——

铁链在地上拖行的声音在这片地牢之中响起，黑暗的深处，一位肥胖硕大的魔物喘着粗气走了出来。

它长着猪头一样的脑袋，浓密的毛发遮住了它大半的身体，一把沉重的大砍刀被它握在手中，它晃动着身体，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那砍刀的刀刃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缺口，刀身也全是干涸的血迹，显然，这头魔物用这把大砍刀，已经砍断了无数人的躯体。

薇洛丝站在它的面前，身高只有到它的小腹，她看着魔物举起了手中的大刀，在这一瞬，她关闭了痛觉，瞳孔也是一阵骤缩。

咻——

刀光一闪，鲜血四溅，少女的双脚被砍掉，这个人失去平衡，狼狈不堪地倒在了地上。

少女的脸颊顿时失去了血色，嘴唇发白，冷汗不停从额头渗出，打湿了自己的发丝和地面。

她好似十分痛苦，但咬着牙，就是没有叫出声。

魔物可不会给她喘息的机会。

刀光接连在地牢之中亮起，鲜血溅在墙壁之上，使得上面原本的血色更深了一些，而在少女原本站立的地方，渐渐地只剩下了一些残肢。

幻境之中，少女是不会死亡的。

哧——

屠刀闪过，头颅飞向地牢的角落，少女无头的尸体躺在冷冰冰的地面之上，大量鲜血从断裂的脖颈处喷涌而出。

在这一刻，薇洛丝睁开了双眼，发现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幻境的地牢之中。

与此同时，她还发现自己的身体恢复了原状。

可在这之后的，哐当哐当的锁链声又一次在黑暗中响起，手持大砍刀的魔物如同恶鬼般重新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座幻境就是一场场轮回，受刑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被砍碎，那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足以轻易摧毁任何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

可惜的是，薇洛丝感觉不到痛。

以至于她连叫都没有叫出声。

既然知道自己不会死，又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那再多的酷刑在她眼里也就是浮云。

四个小时的时间，便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之中度过。

待得酷刑结束，薇洛丝回归到了现实，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竟然倒在了魔法阵之中，浑身被汗水打湿，脸色更是白得吓人。

她虽然感知不到疼痛，但身体却会做出本能的反应，她的汗水和苍白的脸色都不是假的。

也就是因为如此，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的众人才感到惊疑和钦佩。

扪心自问，换做是他们进入这种魔法阵，在感受了四个小时的折磨之后，他们大多都会放弃抵抗，老老实实地投降。

而眼前的少女，竟然只是擦了擦额头的香汗，有些虚弱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点惧意都没有？

晶莹的汗水滑过她的脸颊，从她的下巴滴落，薇洛丝撩起湿润的发

丝，看向了坐在魔法阵前方的守卫，沙哑地小声问道：

“……结束了吗？”

“结，结束了。”

少女说出口的话让守卫如梦初醒，他连忙回了几声，随后细细打量了一下少女的表情，心底震惊不已。

没有一丝恐惧，也没有一丝愤怒，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般恐怖的折磨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这真的是人类吗？

就算是皮糙肉厚的魔物，扛过了这种折磨，也应该心有余悸才对！

“我可以回去了吗？”

“呃，可以。”

在守卫的同意之下，薇洛丝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地朝着地牢的大门口走去。

望着她纤细的背影，守卫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明日起，就不会是幻境了。”

大人吩咐他们要一点一点加大折磨的力度。

宛若没有听到一样，少女的脚步只是顿了一顿，便继续朝着地牢外走去。

待得她走出地牢，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她的身上，那毫无表情的脸终于洋溢起一丝笑容，四周花丛中的蝴蝶也莫名飞到了她的身边。

看守地牢的守卫看着她，渐渐地入了迷。

她就像是一朵纯洁无瑕的花，地牢中的鲜血和酷刑的残忍都无法玷污和折断这朵娇花，她的信仰令她变得无比坚强。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她，还能坚持多久呢？

魔将大人的命令，可是让他们折断这朵娇花。

摇了摇头，守卫惋惜不已。

……

在离开地牢之后，薇洛丝回到城堡内洗了个澡，然后换上新的衣裙，打量起了这座城堡。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她得摸清楚这座城堡的结构，才有利于接下来的行动。

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来到城堡的后花园，她发现这里种植着许多白色的星落花，微风吹起的时候，一种淡淡的香甜味就弥漫在空气之中，煞是好闻。

除了花草，后花园中还有着两三座小亭，以及一个用藤蔓编织起来的秋千。

一位青发少女端庄地坐在秋千上，低着头静静地看着手中的书，而她的两旁，站着两三位女仆。

她是？

望着她的背影，薇洛丝觉得有几分眼熟，所以她慢慢地朝着她靠近。

而少女听见了背后的脚步，她回头看向了薇洛丝，在见到后者的外貌后，她狭长美丽的双眸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后便又想明白了什么。

“啊，我听仆人们说过，你是薇洛丝吧？是个人类。”

她合上了手中的书本，像是贵族小姐一样弯了弯腰，一只手抚胸接着说道，“你好，我叫诺雅，是魔将的女儿。”

魔将的女儿？

打量着她的一头青发，薇洛丝心中暗道了一声难怪，她会觉得她熟悉，就是因为昨天她刚在床上见过她。

不过魔将的女儿不是陷入沉睡许久了吗？今日竟然醒了过来？

怀着些许不解，薇洛丝提裙行礼，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薇洛丝，是来自瓦尔卡姆的人类。”

在礼仪方面，她可是自信不输给任何人的。

诺雅闻言重新坐回了秋千上，不过与此同时，她也伸出手指了指一旁的石椅，示意薇洛丝和她一同坐下。

在后者照做之后，她叹息了一声，情绪有些低落地说道：“我听说，你是人类教会的候补圣女吧？来这里，是因为你能够治疗我身上的怪病。”

“我知道的，我父亲对瓦尔卡姆发动了战争，实在是很抱歉，这件事今早上我劝说过他，但他根本不听我的。”

“你劝说过他？”薇洛丝有些惊讶。

诺雅则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书，有些出神地说道：

“嗯，我从小就知道，人类和魔物之间的战争，永远都没有胜者，更何况是尼卡罗和瓦尔卡姆。”

“尼卡罗就算获胜了又如何？人类帝国，还有那些教会终究会为了保全自己的领土，对尼卡罗发动战争。”

“到时候只会生灵涂炭而已，瓦尔卡姆获胜了，下场其实也一样，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尼卡罗和瓦尔卡姆起冲突。”

“可在我再一次陷入沉睡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对瓦尔卡姆发动了战争，我不能理解，所以今早我醒来后就劝他停下战争，但……”

说到这里，诺雅摇了摇头，道：“抱歉，没能帮到你。”

诺雅的想法和薇洛丝如出一辙，她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方获胜，面对的下场都是极其凄惨的。

她们都清楚这个道理，魔将没道理不明白，而他执意要对瓦尔卡姆发动战争，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理由。

很有可能是来自更上层的命令，或者说是胁迫。

想到这里，薇洛丝看向了诺雅。

她能感受到诺雅的诚心，她的态度和性格，与她之前见到的绝大多数魔物都不一样。

魔将生了个好女儿。

“我来到尼卡罗之后，你是第一个关心我的魔物。”

她注视了诺雅一会，随后撇开了目光，怀着几分歉疚的心情小声呢喃道，

“真的很抱歉，我其实可以治好你的病，但为了瓦尔卡姆内的人类，我现在还不能这么做……”

“我知道的，我并不怪你，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难处。”

诺娜轻笑一声，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这些，只是之后她颇为惋惜地说道：

“薇洛丝，我听说过你的经历，如果我们是同一个种族的话，或许可以是最要好的朋友。”

“朋友？”

薇洛丝本想说就算不是同一个种族，她们之间也可以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但不远处身材高挑的女仆走了过来，打断了她们之间的谈话。

“诺雅大人，甜点做好了。”

那女仆先是看了一眼诺雅，紧接着又看了眼薇洛丝，道，“只有您一人的份。”

这是怕她受诺雅邀请，一起去吃甜点吗？

从她的话中，薇洛丝感受到了浓浓的戒备。

不过她也能理解，毕竟这里是魔物的领地，她一个敌对的人类进入了城堡，还接触城堡主人的女儿，谁知道她要做些什么。

“好吧，那我就先去吃甜点，之后再聊。”

诺雅在听到她这么说后，神情明显有些失落，她颇为不舍地朝着薇洛丝挥了挥手，之后就在女仆的带领下前往了餐厅。

诺雅不在，那薇洛丝也没有了继续待在这里的理由，只是她刚一起身，之前赶来的高挑女仆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薇洛丝小姐，希望这些天，您能离我家小姐远一些。”

她口中的警告语气令薇洛丝有些不解。

“为什么？”

“我家小姐因为近些年清醒的时间很短，心智也没有什么成长，就像是少女一般单纯，你离她太近，谁知道你会对她做什么？”

女仆双手抱胸，一边审视着薇洛丝，一边说道，

“而且我家小姐每次清醒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天，这一两天内，她可是很珍惜时间的，你在她的身旁，只会打扰她，听明白了吗？”

薇洛丝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诺雅卧室内为何要堆满书架了，如果她几个月内也只有一两次清醒的时间，她肯定也非常珍惜自己醒着的时间。

“知道了。”

她没有反驳女仆的话，而是乖巧地答应了她，那女仆见她如此识相，便也不再为难她，只是淡淡地哼了一声就转身离去。

可她没想到的是，在她走后不久，少女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诺雅？魔将的女儿吗？

从石椅上离开，薇洛丝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个计划。

……

时光飞逝，太阳落了山，星海便出现在了夜空，因为人声都在夜晚安静了下来，森林之中的虫鸣变得极为清晰。

夜间，薇洛丝在卧室内还未洗漱更换睡衣，就听到自己的房门被咚咚咚地敲响。

抱着一丝疑惑，她来到门前打开了门。

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高大威猛的魔将，也不是遵守规矩的女仆，而是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男子。

他在见到薇洛丝开门后，就抓住机会，直接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少女也因为他的一连串动作，被吓得连连后退。

“你是谁？”

薇洛丝抱紧了自己的双臂，金色的瞳孔中闪过几道晦涩的惊慌，她现在表现的就像是被痴汉跟踪的少女，充满了令人怜惜的柔弱。

那贼眉鼠眼的男子，自然就是里德尔。

在关上房门后，他舔了舔嘴唇，心脏跳动得非常快，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控制住少女，让她去刺杀魔将的女儿了。

不过只是这么做，他还是觉得太便宜这位少女了。

至少在此之前，他得用言语狠狠地羞辱她一番，才能稍稍地让他解气。

“哟，这不是薇洛丝圣女大人吗？怎么那么晚了还不睡啊？是想要偷偷摸摸做些什么吗？”

“你到底是谁？”

薇洛丝抱着胸，蹙着眉头后退了两步，与此同时，她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卧室内的东西，最终来到了提灯的旁边。

握着提灯，将它当作防身的武器，她好似安全了许多，扑通扑通狂跳的心也逐渐平缓了下来。

见到了这一幕，里德尔更加确信她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治疗术的少女。

“呵呵，你可以称呼我为里德尔，十夜会的使者之一。”

明白了这些，他倒也是不急不慢了起来，而薇洛丝听到他这么介绍自己，不解问道：“十夜会的使者？我怎么记得不是你？”

她在大厅内看得很清楚，那拥有十夜会标记的人，身材没有那么瘦弱，面容也没有那么猥琐。

“现在不是我，以后会是我！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真正的使者！而你，薇洛丝，你的一切阴谋诡计，从今晚起，就烟消云散了！”

“阴谋诡计？”

薇洛丝愣了一下，一时之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她哪有什么阴谋诡计，被迫来到尼卡罗之后，她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出于无奈。

难道在她不经意间，她掌控了尼卡罗的命脉？

“你不承认没关系，反正接下来，你会潜入魔将女儿的卧室，取出匕首将其杀害，然后被魔将发现，不久后，你和瓦尔卡姆都将遭到毁灭！”

说着，里德尔将匕首从怀里掏了出来，表情变得贪婪和邪恶起来。

“放心好了，我出现在这里的这段记忆，你是不会拥有的，我会的特殊精神魔法，远远超出你这个普通人的想象！”

话音落下，他默念了一道咒语，随后伸出手指朝着薇洛丝的眉心一点，一道金光从他指尖没入了少女的灵魂。

见魔法成功，他咧开了嘴角，可还未来得及笑出声，他就惊恐地发现那道金光从少女的眉心射出，没入了他的灵魂之中！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时间做任何思考，他只觉得自己脑袋一疼，意识便沉入了灵魂深处，现实中的他也低下了脑袋，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变得有气无力起来。

唯独手中的匕首，被他死死捏住。

“杀，杀了她……”

嘴里不断念叨着这句话，他就像是拥有了目标一般，直接转身打开了这间卧室的房门，走了出去，独留薇洛丝一人在房内发呆。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对她施展了精神魔法，然后被她灵魂中附着圣光的魔镜给反射了回去？

他自己中了自己的精神魔法？

嘴角一抽，薇洛丝大呼侥幸之余，又有些后怕。

这种能够操控和蛊惑人的精神魔法都是极其罕见的魔法，她一路从阿

维克小镇来到瓦尔卡姆，见过会这种魔法的人也只有大贤者蕾菈一个。

而今，她竟然在这里又遇见了一个。

还好她灵魂之中拥有可以反弹精神魔法的魔镜，要不然这次恐怕会阴沟里翻船。

现在魔镜上没有了圣光，意味着下次再遭受这种魔法时，魔镜多半不会替她抵挡了，一种危机感开始弥漫在她的心里。

保险起见，她还是尽快让魔镜恢复圣光才行。

看向了卧室内微微打开的房门，她想起之前念叨着杀人的里德尔。

既然中了自己的精神魔法，那现在的他，应该是在前往诺雅卧室的路上，而且他的目标应该也是杀死诺雅。

只是……在魔将的城堡中，杀死魔将最疼爱的女儿？

拜托，这怎么可能办得到啊。

……

明明此刻是夜晚，诺雅的卧室却亮如白昼，身材高挑的女仆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走到了青发少女的身旁，递给了她。

“小姐，这本故事书你可没看过哦，它是讲……”

呼——！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卧室的大门就被用力推开，一阵冷风从走廊涌进了卧室，吹得盖在少女身上的被褥略微掀起。

“什么人？竟然深夜擅闯此地？！”

高挑女仆猛地回头看向门口，在发现来者是个贼眉鼠眼的男子，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后，她瞬间取出长鞭，拦在了男子的面前。

感受到了男子身上的魔力波动，她挥了挥手，一只魔力化的萤火虫就飞出了窗户，带着讯息前往寻找守卫。

之后，她神情凝重地喊道：“小姐快逃！我来拦住他！”

只可惜话音刚落下，里德尔就一个闪身来到了她的面前，随即抬脚踢中了她的小腹，将她重重地踹在了室内的墙壁上。

从墙壁上落下，女仆趴在地上吐出了一口血，她想要再度起身保护小姐，但断裂的四肢让她无能为力。

里德尔好歹是跟随豺狼来的十夜会成员，实力自然不可能是城堡内打杂的女仆能比的。

在清扫完障碍之后，他手持匕首，恶狠狠地朝着床上的诺雅刺去！

“死！”

匕首的刀尖在即将触碰到少女脖颈的那一刻，她的床底忽然浮现出一座骇人的魔法阵。

恐怖的魔力在四周流动，时间好似被按下了暂停一般，里德尔就这样手持匕首，僵在了原地。

紧接着，一只手轻轻地从背后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咚——！

那手只是轻微用力，里德尔整个人就四肢扭曲地砸在地上，炙热的鲜血从他的五官中喷出，这个时候的他才从精神魔法中清醒过来。

“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连我的女儿都敢来刺杀？”

阴森森的话语回荡在卧室内，身材高大的魔将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窗前，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着地上的里德尔。

剧烈的疼痛刺激着里德尔的神经，让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现在的遭遇。

只是，他在认清地点和看见自己断裂的四肢后，愣住了。

这是魔将女儿的卧室？他为什么会手持匕首冲进来想要杀她？

这不是那个人类应该干的事情吗？

今晚，今晚他应该是去蛊惑那个人类了啊？

心中尽管有非常多的困惑，但他也知道现在得先澄清自己才行。

“大，大人，大人冤枉啊！我绝对，对对没有刺杀您的女儿！”

“你当我老眼昏花？”

“是，是精神魔法！有人控制了我啊！我根本不可能刺杀您的女儿！而且也没有那个理由和胆子！”

“精神魔法？那你说说，是谁对你施展了这种极其罕见的精神魔法？”魔将眯起了眼，杀意几乎化为了实质。

他可是亲眼看着他手持匕首冲向自己女儿的，如果不是有他保护，他女儿肯定已经被杀死了。

光是这点，眼前这家伙就必死无疑！

Chapter 132

也就在这时，守卫们姗姗来迟，薇洛丝也跟在他们的身后，来到了少女卧室的门口。

那里德尔见到了她，眼珠一转，忽然大叫起来：

“是她！绝对是她！这个该死的人类，一定是她用精神魔法操控了我，然后把这件事栽赃嫁祸给我，离间十夜会和您的关系！”

为了不让薇洛丝清醒后，道出他幕后黑手里德尔的真相，他在施展精神魔法的时候，会抹去他和薇洛丝相见的这段记忆。

所以被魔镜反射之后，他丢失了这段记忆，但他知道他今晚行动的目的就是控制薇洛丝刺杀诺雅。

现在他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显然是因为中了薇洛丝的圈套！

肯定是她反向控制了他！

没想到，没想到她表面柔弱无比，实际上阴狠毒辣，实力之强，竟然连他都能控制！

对于他的仇视，薇洛丝无辜地眨了眨眼，表情呆呆的，好似都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

一股无法难言的怒火冲上里德尔的心头，他吐出了一口鲜血，看向薇洛丝的目光更加凶狠了一些。

“你是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能够用精神魔法控制你，同时让我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魔将听了他的话，仔细打量了一下薇洛丝，他能感受到少女身上的魔力波动极其微弱，显然不可能是隐藏实力的强者。

毕竟能在他眼皮底下隐藏自身实力的，至少也得是九阶，这位候补圣女要是有这样的实力，瓦尔卡姆根本不会输。

“大，大人，您没有学过蛊惑相关的精神魔法，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她，她一定会这种极其罕见的魔法！”

“够了，我已经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抬脚踩在里德尔的头上，强迫他闭上了嘴巴，之后魔将看向了赶来的守卫，吩咐道：“明日一早，记得把他们都召集到行刑场。”

“是。”

他口中的“他们”，指的自然是尼卡罗的高层。

诺雅闻言抱着书，小声道：“父亲，我也要去。”

先前的凶厉瞬间化为温暖的春水，魔将坐在床边，揉了揉她的脑袋，说道：“乖，你去做什么？今晚受了惊吓，就好好留在这里休息。”

“可是……”

“听话，那些场面，不适合你。”

在自己的女儿面前，魔将就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尽可能地给予她一个父亲该有的温柔，不让她遭受一丁点磨难。

最终，诺雅也只能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

第二天一大早，尼卡罗的行刑场看台稀稀落落地站着十几只魔物，他们都是尼卡罗的高层，昨日便被通知今早必须出现在这里。

除此之外，看台的其他地方空无一人。

“大人这是把我们再次召集起来，是为了什么啊？”

“不太清楚，但是听说啊，是有人犯了大事！”

“大事？什么大事需要召集所有人商量？还是在行刑场？”

在行刑场集合，他们还是第一次，不过望着前方血淋淋的各种刑具，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了点自己的猜测。

十夜会的使者豺狼也在他们之中，只是他脸色发黑，显然已经料到发生了什么。

他的手下里德尔一夜未归，城堡内闹出的动静又很大，想也不用想，

肯定是他计划实施失败，被魔将抓了个现行。

今日来行刑场，被处刑的人很可能就是里德尔。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来了来了，大人来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魔将从看台后方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了上来，跟在他身后的，还有薇洛丝，以及一位被守卫架着的男子。

“大人！冤枉啊，不是我干的！一定是这贱人，这贱人蛊惑的我啊！这一切都是她的阴谋诡计啊！”

直到现在，里德尔还在辩解，将薇洛丝抹黑成真正的幕后黑手。

只可惜，魔将对此早就置若罔闻。

那两守卫架着他在众尼卡罗高层面前拖着走了一圈，然后下了看台，走向了行刑场。

很快，他的四肢以及脖颈都被套上了魔法绳索，而在这五条绳索的另一端，又套在了几头朝着五个方位跑去的魔物身上。

只要行刑人一声令下，这些魔物就会四散跑开，而绳索便会扯断里德尔的四肢和脖颈，将他无情杀死。

“大人！大人！大人救我！”

直到这一刻，里德尔真正地急了，他将目光投向豺狼，希望豺狼能够帮他说些好话，让他从魔将的手中得救。

可本就心虚的豺狼听到了他的求救声，心里咯噔一下，面色不仅变得更黑，还格外阴沉了起来。

因为里德尔是他的手下，为了不让魔将联想到他，他从一开始就装作了一个透明人，尽量地降低了自己的存在感。

而里德尔这么一干，他就彻底暴露在了大众的视线之中。

“他是你的手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魔将淡淡问道。

冷汗打湿了豺狼的后背，里德尔半夜行刺魔将女儿，说他豺狼和里德

尔没关系，狗都不信。

而且他要是不救里德尔，他怕这家伙临死前将他们之前商量的事情爆出来，这样一来，接受酷刑的恐怕就不止里德尔一个人了。

想了想，豺狼刻意压低了声音，说道：

“他半夜竟敢刺杀您的女儿，实在是令我感到震惊不解，既然他犯下了这样的大错，不管是不是有意的，大人还是尽快行刑吧。”

再慢点，里德尔恐怕要把真相抖出来了。

眉头一挑，魔将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你觉得他是被其他人操控的？”

“……里德尔的为人我很清楚，他不太可能做出如此不符合常理的举动，我怕有人在从中搞鬼，故意离间尼卡罗和十夜会的关系。”

“呵，希望真相确实是如此。”

满是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魔将一抬手，命令行刑人行刑，而被绳索控制住的里德尔见此，又惊又怒。

“豺狼！你……”

话只说了几个字，脖颈处的绳索就骤然收紧，令他说不出话来，随后只是片刻，鲜血便淋湿了地面，残肢散落一地。

见那里德尔的头颅死相凄惨，豺狼脸色发白，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的同时，危机感也遍布全身。

他知道，他现在在魔将的眼里，其实才是最可疑的那个人。

或者说，魔将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他指使的，而他现在之所以没事，是因为十夜会这个势力。

若他的背景不是十夜会，今日的他只怕是也会被分尸。

除了他之外，其他尼卡罗高层的脸色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们哪还会不明白，魔将今日要求他们都来行刑场，明显是杀鸡儆猴，告诉他们谁才是尼卡罗真正的领主。

若是他们敢有二心，或者对魔将不敬，那今日里德尔的下场，就是他们日后的下场。

在场脸色唯二没有变化的，还有薇洛丝。

她看着里德尔惨烈无比的尸体，越发能感受到他对自己女儿的爱，这份爱，恐怕超出了她的想象。

……

里德尔一死，魔将率先离场，之后众人也渐渐散去，只是相比较之前的热闹，这次他们散去之时格外的沉默。

显然，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心事。

豺狼更是如此，他回到自己在城堡内的住所后，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这次的计划不仅没有成功，还损失了他一个手下，甚至他自己也被魔将怀疑，这简直就是糟糕透了。

里德尔虽然蠢，但他的精神魔法非常不错，以前也为十夜会完成过不少任务，如今他一死，他豺狼要办点事，恐怕是难上加难。

而魔将这么做，明显也是在警告他，他下次若是继续这么做，等待他的也将是分尸！

真是该死……

不过，就这样想要让他善罢甘休，那是不可能的。

完不成十夜会交给他的任务，他回去之后不死也要脱层皮，甚至以后可能连使者都做不成，变成十夜会中最低级的存在。

他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想要他重新回去，门都没有！

想到这里，他套上了十夜会的黑袍，坐上马车离开了城堡，来到了城市尼卡罗中。

因为战争和饲养怪物，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魔物大大减少，他马车畅通无阻地来到了一家珠宝店，随后缓缓停下。

打开车门，豺狼裹紧了黑袍，压低兜帽，独自一人进入了珠宝店内，

而店内的老板热情地迎接了他，并且为他介绍起店内的各种珠宝。

只是谈论了几分钟，豺狼不知说了什么，令老板面色一变。

他小心翼翼地左右观望了一下，便带着豺狼来到了柜台后方的隐蔽房间内，自己则留在了柜台前，继续当起了老板。

幽暗的隐蔽房间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豺狼四周看了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桌后同样身披黑袍的女子身上。

他一点都不客气地拉开了椅子，坐在了女子的对面。

不出意外的话，这是藏匿在尼卡罗中的杀手组织，拥有强大的情报网，以及恐怖的暗杀能力。

只是……以前的接头人，好像不是女子？

“什么时候换人了？你是哪位？”豺狼问道。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我能帮你杀人就行了。”

女子明明轻笑了一声，房间内的温度却好像骤然降了几度一样，冻得豺狼浑身一哆嗦。

这是位强者！

明白了这点，他也不废话，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大袋金币放在桌上，微弱的灯光洒在那些金币之上，幽暗的房间出现了大片的金色。

扫了钱袋一眼，女子道：“说吧，你想杀谁？”

“薇洛丝，一名被困在魔将城堡里的人类少女，其他我也懒得多说，相信以你们的情报网，应该知道她到底是谁吧？”

沉默了片刻，女子回道：

“魔将城堡？那可不是一个能轻易进去的地方，万一被魔将发现了，我们组织的人可是连逃都不一定有机会逃得出来的。”

“我知道，到时候，我会在暗中帮助你们的。”

豺狼也明白，尼卡罗的杀手组织，或许可以暗杀七阶的强者，甚至运气好一点，就连八阶的说不定都可以做掉。

但是想挑战九阶，那绝对就是痴人说梦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各种方式的暗杀都没有任何作用，甚至就连执行任务的杀手都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

不过，此次的目标，是个柔弱的少女。

城堡守备森严，杀手组织难以潜入，他到时候可以稍微出点力，让他们轻松潜入。

“只是帮助？”

女子似乎还是有点不满意，豺狼对此也是有些不解。

“这还不够？”

“薇洛丝可是人类教会的候补圣女，刺杀她，得加钱。”

“你……”

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豺狼咬了咬牙，最终将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又拿出一大袋金币放在了女子的面前。

将两袋金币收起，女子点了点头，这才满意。

……

城堡内，因为害怕自己一觉再次睡不醒，诺雅索性一晚都没睡，抱着故事书看了一晚。

先前被里德尔重伤的女仆也被医师治疗好了伤势，现在就坐在床边，慢慢地帮她挑选着新的故事书。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早餐被女仆们推入了卧室，诺雅享用完早餐后，又接着看了许久，直到快要正午时，她才从床上下来。

以前这个时候，她都会抱着书本，前往城堡的后花园，坐在秋千上看书，今日也不会例外。

穿好小皮鞋，她在高挑女仆的陪同下，一路来到了后花园。

后花园内不止一个地方有秋千，但诺雅到来的时候，她的视线却被坐在秋千上的少女背影所吸引。

银色长发随着微风轻轻摆动，纤细的腰肢就像是青色的花茎，柔美中透露着些许脆弱，洁白的裙摆在她绝美的脚踝旁散开，就像是娇花一样惹人怜惜。

渐渐地，诺雅在这份柔弱中，感受到了少女的孤独。

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秋千之上，与她为伴的，只有被风吹起的花瓣，她就像是那向往天空的金丝雀，被人折断了翅膀，残忍地关进了笼子里。

她昨日见过她，薇洛丝，一名人类少女。

而她的父亲，就是那个残忍折断少女翅膀的凶手。

昨天她本想和她继续聊天的，只是回到后花园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所以才勉强作罢。

今日嘛……

心里虽然带着几分歉意，但诺雅还是忍不住调皮了一下。

她捻手捻脚地来到了少女的后方，忽然凑近她的耳畔喊道：“薇洛丝！”

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少女浑身一哆嗦，她被吓了一跳，差点从秋千上摔下去，之后连忙将自己的双手放在了大腿上，回头看向她。

“是……是诺雅啊。”

在看清来者的样貌后，薇洛丝猛地松了一口气，安心了下来，而诺雅却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少女的脸上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更是莫名发白，呼吸的节奏也很快，尤其是她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不仅在微微颤抖，而且红得吓人，和她雪白的手臂皮肤完全不配。

就像是……就像是刚被折磨过双手一样。

“你的手怎么了？”诺雅问道。

“……没，没什么。”

少女低着头，将颤抖的双手藏在了诺雅看不见的地方，为了防止她继

续追问，她看向了诺雅怀中的书，轻笑着转移了话题，“今天你也来这里看书吗？”

Chapter 133

“嗯，在卧室里看书比较闷。”

没有再纠结于少女的双手，诺雅点了点头，抱着书说道，而薇洛丝注意到了她身旁女仆警告的眼神，便起身离开。

“那我就不打扰了你。”

刚走两步，她的衣袖就被诺雅抓住。

后者则拉着她坐在了另一边的秋千上，请求道：“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吧。”

薇洛丝看了眼她身后的女仆，发现她的眼神虽然依旧带有警告的味道，但比之前柔和许多，所以思索之下，她还是留了下来。

对此，诺雅露出了笑容。

她低头翻了翻手中的书，目光微微有些出神。

“人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经常能够从那些书上见到，看上去好像比魔物的世界精彩多了。”

她身为尼卡罗领主的女儿，自小患上怪病之后，就没有离开过这片领地，对于人类世界的了解，也都只能来自于书籍。

书籍中对于人类世界的描绘，无论美好还是邪恶，都令她越发向往，要不是因为这个怪病，她恐怕早就踏上瓦尔卡姆亲自体验人类的生活了。

“人类的世界吗？”

薇洛丝说道，“其实和魔物世界差不多啦，只是人类的想法比魔物更加复杂，他们有时渴望得到更多，有时又知进退，很难捉摸。”

“在人类的世界里，决定地位的，并不只有实力。”

这对诺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在魔物的世界中，拳头大才是硬道理，一切魔物都只服从比他们强大的魔物。

而人类世界不同，拳头虽然在这里也很重要，但并非是唯一的，血脉与情感往往也至关重要。

诺雅闻言眼前一亮，她兴致勃勃地和薇洛丝聊起了人类社会的构造，许多都是有关于帝国领土之类的知识。

之后，在提及教会时，她歪了下脑袋，问道：“薇洛丝姐姐，教会圣女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

“这个世间充满了苦难，女神怜悯众生，洒落下希望的光芒，而圣女，便是承接这些光芒，将爱与温暖散播给众生的人。”薇洛丝解释道。

“女神真的怜悯众生吗？圣女的爱，难道不是她自己的吗？女神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现世了吧？”

“这份爱到底是谁的，有什么关系呢？只要那些身处于苦难之中的生命得到救赎，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说到这里，轻笑着的薇洛丝满是歉意地看向了她。

“就算是魔物也一样哦，只要是生命，我们都会一视同仁的，只是因为这里爆发了战争，为了救更多生命，所以我才没办法提前治疗你……”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无论最后结局如何，我一定会治疗你的。”

温柔的话语如同泉水般流入诺雅的心间，她听说过薇洛丝的经历，哪怕她们立场不同，她的内心都不由得相信了她所说的话。

无论结局如何，她都会治疗她的。

这样的少女是不会撒谎的，这是她和她之间的秘密。

温暖的风吹过后花园，诺雅沉默了许久后，看着她问道：“一直被困在这里，你应该也很孤独吧？”

说完，她也不顾薇洛丝反对，径直站起身拉住她的手臂，将她从秋千上带了起来。

“走吧，我们出去逛街！”

什么？逛街？

女仆瞪大了双眼，连忙阻止：“小姐，您好不容易醒来一次，还有很多故事书没看……”

“这些以后都能看，现在我难得醒来一次，出去逛街怎么了？我也有很多年没逛过街了吧？”

诺雅哼了一声，女仆后退了两步，也不好说些什么，只是她将目光看向了薇洛丝，犹豫道：“可是，她是人类……”

“父亲会同意的。”诺雅笃信道。

事实也是如此，魔将虽然嘴上说着不同意，但诺雅只是软磨硬泡了几分钟，他就摆摆手表示随便，同时命令了几位副魔将暗中保护少女。

身为尼卡罗高层的副魔将，都没想到还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某人的护卫。

离开了城堡，来到了尼卡罗城内，诺雅就像是来到了一片新天地一样，她带着薇洛丝四处乱逛，尤其是那些售卖小吃的店铺，她停留的次数非常多。

“好吃！”

这是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明明是觉得薇洛丝孤独，来带她逛街的，结果到头来，诺雅才是那个最享受逛街的少女。

在吃饱之后，诺雅又带着薇洛丝来到了服装店，她本身就很喜欢打扮自己，只是因为醒来的时间很短，所以才没有心思做这些。

但如今，不在意短暂的清醒时间后，她就找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新爱好。

薇洛丝则完全相反，她不太喜欢无意义的打扮。

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她的着装一般都要符合她所表演的人物，当人物需要柔弱的时候，她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柔弱一些。

毕竟这样，才能不让人察觉到自己的破绽。

但现在这种无意义的打扮，她真的很讨厌。

感受到四周惊艳的视线都落在自己身上，望着镜中穿上白金色公主裙的自己，薇洛丝揉了揉太阳穴，颇为无奈。

一连换了好几套衣裙，诺雅狠狠地过了一把装扮瘾后，才带着少女离开了服装店，她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尼卡罗城市之外的大山。

爬山是不可能爬山的，薇洛丝这辈子都不可能爬的，有魔法的世界，为什么还要费力地用双腿爬山？

虽然她不会飞行魔法，但是诺雅会。

见她默念了几声咒语，薇洛丝的身子就像是云朵一样变得轻飘飘的，随后她双脚缓缓离地，朝着山顶飞去。

山顶上的魔物不多，他们没有人类那样爬山的习惯，所以当她们降落到山顶时，周围的一切就显得很安静。

诺雅带着薇洛丝穿过了树林，来到了山顶上一片较为空旷的地方，这里被魔法阵围了起来，中间是一棵硕大的果树。

在见到那颗果树的时候，诺雅脸上的笑意就渐渐淡去了，她低垂了眼帘，脚步有些沉重。

慢慢地来到这棵果树前，她伸出手撑着它的树干，抬起头打量了几眼枝繁叶茂的树冠，带着些许怀念地呢喃道：

“这是我母亲还在时，我种下的果树，好多年没见，没想到已经长那么大了。”

“可惜现在不是春天，吃不到它结的果子，甚至，就连花都见不到。”

这颗果树只在春天开花结果，这是她母亲告诉她的道理，但遗憾的是，从小到大，她竟然一次都没有见到过。

果树幼小的时候，即使到了春天，也不会开花结果，等到它长大了，诺雅却再也没有在春天的时候来过。

“春天永远不会消失，下一年，花只会开得更加旺盛。”

来到诺雅的身边，薇洛丝安慰了她一句，而前者将脑袋靠在了她的肩

膀上，低声道：“我想我母亲了。”

薇洛丝知道的，诺雅之所以会患上这种怪病，就是因为母亲的离世给她带来了太大的打击。

她心里深爱着自己的母亲。

背靠着树干，薇洛丝坐了下来，诺雅则坐在她的身旁，一直将脑袋磕在她的肩膀上，出神地望着面前随风摇摆的杂草。

薇洛丝没有将她推开，也没有继续安慰她，她知道诺雅此刻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她在思念自己的母亲。

这个时候打扰她，只会被她讨厌。

经过这一个下午的相处，她发现诺娜就是一个小女孩，离开城堡后，她释放了自己压抑已久的天性。

吃喝玩乐只是短暂的疯狂，在这份疯狂过后，她就陷入安静，开始怀念过去的亲人，随着时间的流走，这份怀念也会停止。

“天色不早了，小姐，我们该回去了。”

女仆的声音将她从回忆中扯住，诺雅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才发现不知何时起，泪水竟然溢出了眼眶，滑过了自己的脸颊。

胡乱地抹去泪水，她这才注意到现在已是黄昏，天边的云霞被落日照得通红，她看向了一直在身旁陪伴她的少女，笑道：

“谢谢，自从我患上怪病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能够让我感到安心和温暖。”

因为这个怪病，她缺少朋友，很是孤独，但薇洛丝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点，她明明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陪着她，她都会感到幸福。

就好像是被人关心了一样。

薇洛丝扭头看向她，接着便伸出手将她没有抹干净的泪痕擦去，之后温柔地问道：“你困了吗？”

她看得出来，少女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神采，那正是感到疲惫与倦意的模样。

“嗯。”

“今晚你入睡的时候，我可以来你身边，给你讲人类的睡前故事。”

“好！一言为定哦！”

诺雅一喜，伸出了小拇指似乎是想要拉钩，薇洛丝则是看着她这与小女孩如出一辙的举动，嘴角微勾，同样伸出了小拇指。

高挑女仆本来是想阻止的，但看着自家小姐脸上露出的笑容，她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毕竟自从小姐患上怪病，她的脸上就没有露出过这样的笑容，这位人类少女也不知道是有什么魔力，竟然能让小姐笑出来。

姑且就让她晚上讲个睡前故事吧。

……

等到薇洛丝回到城堡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在吃完晚餐之后，她就来到了城堡内的浴室，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衣裙。

今早的酷刑因为不是幻境，所以地牢中多了几位医师，像是害怕她直接疼死过去，而且酷刑也不像是幻境中那般恐怖，目前只是折磨她的双手。

锋利地刀片一个个刺入她的指甲，然后将手指收紧，很疼，但她屏蔽了痛感，所以除了香汗淋漓和双手通红之外，并没有其他表现。

甚至就连惨叫都没有。

执行酷刑的那些守卫都惊呆了，见她如此坚强，恐怕明日的酷刑又会上一个台阶。

不过再怎么上，他们得到的结果也只会是失望。

除非魔将答应退兵，否则她是不可能答应治疗他女儿的。

一边想着，她一边抬脚进入了浴池，水温合适，泡在水中，她只觉得今日的一切喧嚣都随之远去。

不过再怎么远去，她也没忘记待会要去诺雅的卧室，给她讲睡前故事。

这间浴室就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平日里是不会有人闯入的，更别说她正在泡澡的时候。

只是过了一会，不知为何，门外传来了些许吵闹声。

一开始还听不太清，但几分钟过后，这些吵闹声越来越明显，其中守卫们和女仆们慌乱的交谈声也越发清晰。

“刺客？刚刚那个是不是刺客？！”

“快！快抓刺客！”

刺客？来刺客了？

薇洛丝心里咯噔一下，捂着胸想要从浴池中起身，可她随即转念一想，想起自己所在的地方是魔将的城堡。

这可是九阶魔将的地盘，什么刺客那么厉害，能潜入这种地方？

开玩笑，肯定是那些守卫弄错了。

这般想着，她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忽然间，嘴巴便被捂住，胸口也被一条白皙的胳膊死死环住，光滑的后背被冰冷之物贴紧。

刺，刺刺客？！

有刺客啊！

门外有女仆们经过，她挣扎了一下，似乎是想要发出点动静，让她们注意到这点，但那位刺客只是稍稍用力，就彻底压制住了她。

与此同时，刺客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

“嘘，不要出声，会惊扰到她们的。”

薇洛丝听到了她的声音，娇躯猛地一颤，因为她对这个声音很熟悉，哪怕不用去看她的脸，她都知道这位刺客是谁。

“蕾菈？！”

她艰难地扭过头，在见到一头银发的女子后，她松了一口气，而后者见此也放开了她，挽起自己湿润的长发淡淡道：

“我说过，我会来救你的。”

“不过他们此刻还在严查刺客，不太好离开，得在这里等一会，之后我才能带你离开。”

蕾菈入了水，她没有脱下自己的衣裙，导致它们沾上了水，黏在她的身上，完美地勾勒出了她上半身诱人的身体曲线。

这种朦朦胧胧、欲迎还拒的感觉，永远比全脱的时候更为性感，也更具冲击力。

薇洛丝看呆了，不知过去多久，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竟一直浑身赤果地暴露在蕾菈面前。

魔女的时候或许不算什么，但她现在可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啊！

连忙娇羞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她脸色泛红地背对着蕾菈，有些支支吾吾地羞涩道：“你，你是第一个看光我身子的人……”

Chapter 134

蕾菈见她露出这番模样，便撇开了目光，面色淡然地说道：“我对你的身体可没有兴趣，不用这般防备我。”

这才是最真实的她，她并不喜欢男欢女爱，对**也毫无感觉，身为人类大贤者，她追求的是人类的未来。

也就是在那魔女的面前，她才会被她蛊惑地抛开大贤者的矜持，沉沦于原始的欲望之中，甘愿做它的奴隶。

想到以前和那魔女痴缠的模样，饶是以她的冷静，两颊都不由得染上了淡红色。

魔物就是魔物，蛊惑人心的手段，当真是可怕。

在心里念叨了这一句，她背对着薇洛丝，朝着浴池的岸边走去。

可下一秒，薇洛丝忽然上前抓住了她的手腕，似乎是不想要她就此离去，只是谁知少女脚底一滑，带着蕾菈朝水中坠去。

啪——

危急之刻，蕾菈眼疾手快，一只手撑在了浴池的岸边，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失衡，少女则背部撞到了浴池边，同样没有坠下去。

只不过在这一番动作之下，蕾菈和少女的距离被大大拉近，她们四目相对，皆是从对方的瞳孔中见到了自己的倒影。

紧接着，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薇洛丝侧着脑袋，眼神望向了一边的池水，面色通红地缓缓开口。

“那个……”

她的声音细若蚊蝇，不仔细听的话，还以为她只是喘了口气。

蕾菈当然听见了，因为她低下头，发现自己一只手撑着浴池岸边，另一只手则抓住了少女的小白兔。

纤细的手指深深陷入其中，少女小白兔的柔软程度丝毫不弱于那位魔

女，光是看着，她就仿佛嗅到了一股奶香味。

也就是这时，她才发现这位少女的小白兔也很大。

平日里，身为候补圣女的薇洛丝总是穿一些修女服和宽松的衣裙，胸部的轮廓隐隐约约看不太真切。

如今脱了衣服，她才知道这位少女竟然也是如此有料。

“那个……能不能松开……”

少女柔柔弱弱的声音再次响起，蕾菈才发觉自己竟然一直抓着那只小白兔，之后，她面色淡然地松开了手，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她的内心却远远没有表面平静。

她这是什么了？

意外抓住了少女的小白兔，她的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那位魔女的模样，甚至不自觉联想到了魔女的娇躯和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她真的还是蕾菈吗？

以前的她，明明清心寡欲才对……

也就在蕾菈自我怀疑的时候，浴室的门外忽然传来的脚步声，与此同时，还有女仆的交谈声响起。

“找到刺客了吗？”

“还没有呢！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说，他们会不会躲藏在这个浴室里？”

这间浴池虽然没有正对浴室的大门，但若是有人忽然闯进来，肯定第一眼就能见到浴池之中的蕾菈。

所以蕾菈眯了眯眼，连忙潜入水中，只露出半个脑袋在水面上，以便自己呼吸。

与此同时，她还专门躲在了薇洛丝的胸前，利用少女的身体挡住了她的半个脑袋，这样如果女仆真的开门进来，也只能见到少女一个人孤

零零的背影。

只是蕾菈本就离少女很近，她这么一做，简直就像是将脑袋埋入了少女的胸口。

薇洛丝脸上的红晕已经扩散到了耳根，她轻轻咬了咬自己的手指，强迫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

“不可能吧，我一直都看着这条走廊，可从来没见过什么刺客，更不可能进入浴室了。”

“这样啊，那我再去别处看看。”

门外，女仆交谈完后，就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在确定她们真正远去之后，蕾菈才从水中起身。

湿润的长发带起了大量的水滴，这些水滴打在薇洛丝白皙的肌肤上，惹得她红着脸娇吟了两声。

“蕾菈……”

“抱歉，这是意外。”蕾菈挽起了自己被池水浸湿的长发，配合那张冰冷成熟的脸，倒是有几分人妻的模样。

“没关系，我不在意。”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捂着私密部位，侧过了身子。

清纯的少女洗浴的时候被看光，定然害羞不已，甚至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冷静下来之后，那些从小就被灌输的知识就应该涌上心头了。

她抿了抿嘴唇，迟疑再三，最终让耳畔的发丝垂落，遮挡住了自己的脸颊，支支吾吾地说道：

“就是那个，那个……我听说，少女的身子被看光了的话，就，就嫁不出去了。”

她就是要蕾菈负责！

看光了清纯少女的身子，哪可能什么都不付出呢？很多故事里，爱情往往都是因为意外看光了对方的身体而诞生的。

她就连流程都清楚得很。

先是意外看光对方身体，后因为歉意产生交集，彼此一点一点加深情感，再然后同居，上床，结婚。

呵呵，她倒要看看，这位大贤者对此会说些什么。

“看光？你水中的下半身，我可没有看清楚。”头也没回，蕾菈情绪毫无波澜地如是说道。

哈？

她这是……这是连看光她身子这件事都不承认？！

这明摆着就是不想负责！

渣女！

出乎意料的回答让薇洛丝嘴角一抽，心中生出了不少羞恼。

蕾菈不愧是恶名满身的大贤者，如果是以前那些性子的大贤者，现在恐怕只会想尽办法安慰她吧。

毕竟被看光身子的是她，清纯候补圣女薇洛丝啊！

爱情的火花，往往都是被这种冷酷无情的人当场掐灭的，以前她还同情蕾菈为什么会恶名满身，现在想想就是她活该！

腹诽了大贤者好几句，蕾菈在用魔法烘干头发后，扭头看向她，问道：“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补偿，你要什么？”

薇洛丝一愣。

抱歉，收回前话，蕾菈之所以恶名满身，都是因为误会。

她想要从蕾菈那里得到什么？

一瞬间，她想了很多很多。

比如说一个热烈的亲吻，一枚结婚戒指，一份山盟海誓的承诺，甚至是一次销魂媚骨的亲热。

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她和蕾菈之间的关系可没有那么亲密，在她的眼里，她薇洛丝或许也就是个值得关照的普通少女而已。

二选结束之后，她们或许就会彻底分道扬镳，以后她依旧是高高在上的人类大贤者，她则是继续朝着圣女的道路努力。

所以，她想了想，开口道：“告诉我，有关你的一切。”

这次愣神的，换做了蕾菈。

薇洛丝想到知道有关蕾菈的一切，这样，以后她们就算分道扬镳，她也可以借助她所知道的这些，慢慢找到她。

除此之外，她也想要真正地了解蕾菈。

沉默了许久，蕾菈淡蓝色的瞳孔中看不出有任何情绪，她对她伸出了手，说道：

“我的故事可说来话长，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先准备一下吧，待会跟我走，离开这里。”

……

少女卧室内，诺雅坐在床上，手里抱着一本故事书，幽幽地打了个哈欠。

因为很珍惜醒着的时间，她昨晚一天都没有睡，到了今晚，汹涌的睡意爬了上来，本就疲惫虚弱的她实在是有些支撑不住了。

这一觉睡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想着今日薇洛丝答应她的承诺，她看向了一旁的高挑女仆，问道：“薇洛丝姐姐还没有来吗？”

“嗯，要不我去叫她？”

“不用，她会来的。”

诺娜放下书本，又打了个哈欠，泪水溢满了她的眼眶，她一直都相信薇洛丝，相信她今晚会来的。

这是一种直觉。

没过多久，卧室内壁灯的火焰忽然诡异摇曳了两下，门外也传来了慌乱而密集的脚步声。

“什么动静？”诺雅眉头一蹙。

高挑女仆则走到了门口，打开了卧室房门，外出简单地了解了一下，随后她有些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小姐！有刺客！”

站在床边，她取出了匕首，随时准备战斗，而诺雅则不慌不忙地收回了向门口眺望的视线，自言自语道：

“刺客？之前失败了一次，还要再来吗？或者说，是去刺杀薇洛丝姐姐的？”

她有自己的父亲保护，一般的刺客可没有办法伤害到她，这么一来的话，刺客的目标很可能是薇洛丝。

察觉出了小姐话语中的担心，女仆站在门口张开双臂，抗拒道：“小姐，就算刺客是去刺杀薇洛丝，我也不会让您离开这间卧室。”

她知道自家小姐现在对薇洛丝很上心，知道她可能被刺杀后，一定会想办法去救她。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她一定要阻止她，小姐的安全才是第一。

“放心吧，我不会出去的。”

见她这么关心自己，诺雅微微一笑，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她的内心越发觉得奇怪起来。

这可是有她父亲在的城堡，那些刺客哪怕是有人帮助，想要潜入进来，实力也绝对不简单吧？

能做到这些的，恐怕只有那些副魔将，或者是……人类一方的强者。

副魔将潜入城堡，杀死薇洛丝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她的父亲下定决心进攻瓦尔卡姆？

如果来者是人类强者的话，目的不应该是刺杀，很可能是带走薇洛丝。

这两个猜测，诺雅更加偏向后者。

毕竟父亲对副魔将的气息很熟悉，一般的副魔将很难潜入城堡后不被发现和抓住。

而且刺杀是很容易闹出动静的，可到了现在，城堡内没有一人能发现刺客的存在。

所以，如果真的是来带走薇洛丝的……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晚，她都没有来这里给她讲睡前故事了吧。

眼眸中的光芒渐渐黯淡了下来，诺雅不由得在床上蜷缩起自己的身子，抱紧了自己的双腿。

在这里的薇洛丝姐姐，就是一只可怜的笼中鸟，被他人救走才是她最正确的选择和出路。

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

如果换做是她诺雅被软禁在其他地方，有人来救她的时候，她定然也会很高兴地跟着他们一同离去。

她一遍一遍地在内心说服自己，企图证明薇洛丝离开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可尽管这么做，她的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薇洛丝留下的承诺……或许，从来都不是多么重要吧，是她想得太多了。

朋友？

她们或许是朋友吧，但是立场不同，她们终究成不了真正的交心朋友。

壁灯的火焰肆意摇摆，蜷缩在床上的少女影子渐渐拉长，孤独寂寞宛若附骨之疽，随着这道影子慢慢爬进了她的心间。

……

“教会的圣骑士快要赶来了，你这时候离开，瓦尔卡姆的最后一道防线就算被攻破了，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入侵城内。”

浴池之中，蕾菈解释道。

刚刚她伸出手，让薇洛丝擦干净身子，穿好衣裙，等到城堡内的守卫们放弃搜查后，再带着她离开这里。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位少女拒绝了她。

一开始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少女眼中的认真让她不得不相信，薇洛丝是真的想要留下来。

“为什么？”她问道。

“我答应了一个人，今晚要讲睡前故事给她听。”

薇洛丝的理由让蕾菈感到了几分错愕，还没等她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便听见少女接着说道，

“而且，我一旦离开城堡，魔物军队就会进攻防线，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死去吧？”

“除了这些，我其实还有些私心。”

“私心？”蕾菈诞生了几分好奇。

自从认识了薇洛丝，她还从未见过这位少女有什么私心的，毕竟平日里，她永远都只会为别人着想。

能拥有私心，这说明，她成长了？

薇洛丝捂着胸口，背对着蕾菈说道：“如果我现在回去了，积分会被芙洛菈超过吧？到时候考核我就输了，我不会甘心的。”

“只是这一届的考核输了而已，下一届你照样可以。”

“我的机会只有一次，蕾菈。”

提及这些，薇洛丝的语气格外坚定，柔弱的背影似乎也变得坚强起来。

“下一届考核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那时候我或许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圣女了，而且就算我等到了下一届，谁知道又会有多难的考核等着我呢？”

“错过了这一次，之后再想成为圣女，希望只会更加渺茫。”

Chapter 135

蕾菈也很清楚，薇洛丝如果这个时候回瓦尔卡姆，她或许真的就会在二选考核中输给芙洛菈。

可她不回去，就能赢吗？

她对此也有些不解，但既然少女坚持，她也不会多说些什么。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留在这座城堡太危险了。”

薇洛丝提醒了一句，便想从浴池中走出，来到一旁擦干净身子，可这一次，她的手腕被蕾菈抓住。

“十夜会的豺狼，是他想派人来刺杀你的。”

豺狼？

薇洛丝闻言点了点头，眸中闪过了一道精光。

她其实早就猜到是豺狼了，先前里德尔对她下手，若是没有豺狼的指示，他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魔将肯定也早猜到是他了，只不过十夜会势大，他也不敢轻易得罪这个势力，所以只是警告了豺狼一番。

但魔将的忍耐程度肯定是有限的，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发现豺狼在搞鬼，最终肯定会不顾十夜会的脸面，直接动手杀死豺狼。

毕竟豺狼在十夜会中就是个不起眼的使者，而魔将代表的则是整个尼卡罗，为了豺狼而和尼卡罗敌对，这种亏本买卖十夜会应该做不出来。

心里有了些打算，薇洛丝刚想要继续朝水池边走去，手腕却忽地一疼，整个人向后一踉跄，倒入了蕾菈的怀里。

“时间还没到，他们还在外面搜查，你得继续在这里待一会，帮我隐藏一下踪迹。”

俏脸一红，闻着蕾菈身上散发出的香味，感受到她身上的柔软，薇洛

丝轻轻地嗯了一声，随后便老老实实地继续在水池中坐了下来。

……

另一边，诺雅的卧室内，在等待了许久后，身材高挑的女仆终于是有些忍不住了，她捏紧了拳头，一步步朝着卧室房门走去。

“小姐，不管薇洛丝有没有被刺杀，我都要去找她，如果她只是单纯的食言，我肯定要让她尝尝食言的代价！”

“不要，不要去找她。”

她的一番举动被诺雅及时阻止，她疑惑地看向床上抱紧双腿的少女，言语之间全是不满：“可是她欺骗了小姐的感情，这样的家伙……”

“……她不是这样的人。”

“小姐，你太单纯了！”

这个时候还不来，多半是不可能来了，女仆心里清楚得很，而且自家小姐眼皮耷拉了下来，明显快要支撑不住了。

难得醒来一次，却被这样欺骗，女仆心生可怜，恨不得现在就找到薇洛丝，狠狠地揍她拳，帮小姐消消气。

“随你怎么说吧，我要睡了，你来给我讲故事。”

“啊？”

“快来。”

直到现在小姐还在维护那个骗子，真是的……

心里无奈地念叨了一声，女仆坐在了诺雅的身边，从桌上取出了一本故事书，翻阅了起来。

“之前讲到哪里了？”诺雅有些心不在焉地问道。

“我，我想想……”

哗啦啦——

书页翻动的声音成为了卧室内唯一的声响，诺雅渐渐地也看开了，她

和薇洛丝之间不过是见了两面的普通朋友，那样的承诺，谁会坚守呢？

她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求薇洛丝能做到呢？

反正她也就是这样的人了吧？一年也不过醒来几次，认识的朋友都因为长时间的分别，感情淡了下来。

这辈子，她注定是孤身一人的。

躺在床上，她只觉得自己的眼皮开始变得格外沉重，昏黄的灯光不再能照亮她的视线，耳边女仆的声音也宛若呓语，听不真切。

这次入睡，下次醒来，会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战争结束了吗……

咚咚咚——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还未等女仆去开门，卧室房门就被推开，明亮的月光照进了房间，偷偷溜进来的冷风令诺雅恢复了短暂的清醒。

“抱歉，我来晚了。”

急切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少女在月光的笼罩下走了进来。

她就像是刚从浴池中出来一样，发丝因为未干而缠绕在一起，水珠顺着她的脸颊轮廓流过她的鹅颈，清纯之中带着一种别样的魅惑。

在见到床上的诺雅睁开眼望着她时，她抚着胸口，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太好了，终于赶上了。”

黯淡的眼眸倒映出火焰的金色光芒，诺雅伸出手拍了拍身旁的床单，微笑着小声说道：“来吧，我想听听人类的故事。”

经过女仆的身前，薇洛丝坐在了她的床边，看着她慢慢地闭上双眼，她问道：“你快要睡着了吗？”

“谁说的？我精神得很，就是……你那么久没来，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了……”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还不想睡，诺雅猛地睁开了双眼，可下一秒，那

沉重地眼皮又耷拉了下来，连带着她的呼吸都变得平稳许多。

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薇洛丝知道，她睡着了。

她还是来得太晚了。

她原本是想早点赶来的，但为了帮助蕾菈隐藏踪迹，她只能在浴池之中再泡上一会。

待得城堡内的守卫停歇下来后，蕾菈才放心地离去，而薇洛丝也冲出了浴池，简单地擦了下身子，便套上衣裙来到了这里。

为了来见诺雅，她可是连头发都没来得及擦干。

只是……

“抱歉，今晚的故事，就留到以后吧。”

以后？

谁知道这位少女下一次醒来是什么时候呢？这不过是一份难以兑现的诺言而已。

她如果真的听见了，会很失望的吧？

这般想着，薇洛丝却意外地发觉熟睡中的少女，脸上始终挂着一抹浅浅的笑容。

而那站在不远处的女仆，看向她的眼神也莫名柔和了许多。

……

在城堡一处阴暗的房间内，豺狼躲藏在角落里，手中握着一颗半透明的魔法球，正怒火中烧。

他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好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对着魔法球吼道：

“什么？我都想尽办法放你们进来了，杀一个普通人类还会失败？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很快，魔法球中也传出了清冷的女声，豺狼一听，更加愤怒。

“她身边有很厉害的护卫？你们是杀手，这点护卫都解决不了，还当

什么杀手？！”

“该死的，事情办不成，那些钱总应该退给我吧？”

“什么？不退钱？你们这些混蛋，空手套白狼？！”

还想要说些什么，可对面直接挂断了通讯，豺狼一愣，随即暴怒地将手中的魔法球砸向地面。

呼——！

玻璃破裂散发出清脆的声音，室内的窗帘忽地被晚风吹起，一道黑色的娇小身影在帘后一闪而过。

处于暴怒中的豺狼自然没有发现这点，他愤愤地看着散落一地的魔法球碎片，心脏痛得仿佛在滴血。

Chapter 136

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既没有杀死薇洛丝，还把自己的积蓄给赔了进去。

“真是气死我了！这群混蛋，没想到这都失败了！还不如我亲自动手！”

嘴上这么说着，其实真要他亲自动手杀死薇洛丝，他也是不敢的。

毕竟他这么做了，多半会被魔将抓个正着，到时候他必死无疑。

“难不成，真的只能去偷兵符了？”

把魔将身边的兵符想个办法偷走，然后命令前线的军队直接进攻瓦尔卡姆，来一个先斩后奏。

虽然这也有很大可能会被魔将杀死，但是他可以在下达命令后躲起来，这样魔将一时半会找不到他，定然也不会为难他。

尤其是当军队拿下瓦尔卡姆之后，他就算得上是尼卡罗的功臣，到时候他或许会被魔将治罪，但应该不会被杀死……

只是以上这些都是他的猜想，魔将到底会不会直接杀了他，他也很难下定论。

“偷兵符？是个不错的选择。”

忽然，少女声音从他背后响起，豺狼浑身一颤，心里咯噔一下，险些没站稳摔在地上。

还以为是自己的自言自语被魔将的手下听见了，他满头大汗地转过身，看向了来者。

来者是一位黑发少女，她俏皮地坐在房间的书桌上，轻轻地晃动着两条长腿，黑色的裙摆也随之上下起伏，宛若古灵精怪的小恶魔。

她的脸上明明露着甜美的笑容，但豺狼见了，只觉得自己心底一阵发寒。

“你，你你是谁？”

“我是谁？”

薇洛丝用手指点了点娇艳的红唇，紧接着，神恩血脉的压迫感顿时朝着豺狼袭去。

后者脸色一变，忍不住捂住心脏退了两步，惊骇不已，可也就在这份惊骇过后，他忽地笑出了声，整个人逐渐恢复了冷静。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

“你是哪位君主身边的人？来这里又要做什么？”豺狼问道。

神恩血脉的魔物都是极其稀有的存在，他们大多来自君主和魔王的身边，尼卡罗的魔将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手下。

那眼前这位少女既然不是尼卡罗魔将派来的，他便不用太过担心，否则他哪还有时间在这里说话，魔将恐怕早就将他控制住了。

和他想的一样，薇洛丝收敛了自己的气息，笑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来自哪位君主的身边，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来帮助你的。”

“什么意思？”

“你先是怂恿手下去杀魔将的女儿，接着又派人潜入这座城堡，刺杀人类的候补圣女，你以为魔将真的看不出来吗？”

一边用食指玩弄起自己的发丝，薇洛丝一边接着说道，

“他之前不对你下手，只是因为怕惹上麻烦，但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接下来等着你的，只会是五马分尸。”

豺狼沉默了一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随后，他脸色发白道：“你能怎么帮我？”

嘴角一勾，薇洛丝就像是真正来自深渊的恶魔一般，用最温柔的声音蛊惑道：

“这里的魔将对你背后的十夜会只是有些忌惮，归根到底，就是十夜会还不够强大，不过，那要是再加一个强大的势力呢？”

“你的背后如果站着两个十夜会，你就算偷了他的兵符，他是不是也不敢多说些什么？”

心中一动，豺狼的态度明显恭敬了许多：“你的意思是……”

“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我和我背后的势力，到时候会帮助你的。”

“多谢大人相助！”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豺狼眼中闪过了几丝病态的狂热，他觉得少女说得很对，十夜会无法给魔将带来足够的压力，只是因为它的威慑力还不够。

若是再加一个，魔将就算再恨，也不敢杀他！

他知道黑裙少女这么帮他肯定也是有目的的，但他才不在意，只要他拿到兵符命令军队占领瓦尔卡姆，他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黑裙少女和她背后的势力想要得到什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尼卡罗的这趟浑水，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想淌了。

在让豺狼坚定偷兵符的想法之后，薇洛丝轻笑着从房间的窗户一跃而出，来到了城堡的后花园之中。

在花丛中站稳身子，脸上的轻笑就越发放肆了起来。

到时候豺狼偷了兵符，她和她背后的势力会帮助他？

开什么玩笑，她哪来背后的势力，这不过是她为了让豺狼坚定自己的内心，编造出的谎言而已！

教会的圣骑士不出几天就快赶到这里了，如果魔将还犹犹豫豫地不肯退兵，那这里的战争势必会被圣骑士解决。

她就彻底失去获胜的可能了。

所以她才会蛊惑豺狼去偷兵符，只要他能够成功偷到兵符，魔物军队就会进攻瓦尔卡姆，到时候她只需表演出心灰意冷的模样，就能逼迫魔将尽快做出决定了。

是看着女儿永远患上这种怪病，还是答应退兵，让她治好他的女儿，

薇洛丝相信魔将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嘛，做完这些，她就只要回自己的房间……

心里这般想着，她在花丛中没走几步路，就见到了一袭白裙的女子。

她愣住了。

“说说吧，你背后的势力，是哪个？”

不论是女子的样貌还是语气，薇洛丝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蕾菈？！

她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城堡，而且在这里留了下来？！

嘴角一抽，薇洛丝打量了一下蕾菈，发现她身上已经干透，一点都看不出刚刚还在浴池中泡了半天。

“你怎么会在这里？”一只手掩住了小嘴，她故作惊讶地问道。

她可不会忘记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魔女在魔将的城堡里见到人类大贤者，就应该充满惊讶和错愕才对。

蕾菈单手叉腰，她一步一步地朝着少女走来，在距离她只有两三米后才停了下来。

“干，干嘛？”抱紧了自己的双臂，少女咽了咽口水，看上去非常紧张。

冷漠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扫视了一下少女，似乎是在辨别少女的真伪，在确定眼前的少女是个真实的活人之后，蕾菈才开口道：

“我伪装成了杀手组织的人，而豺狼是我的雇主，所以我会在这里，倒是你，昔日战场一别，怎么也会出现在这座城堡里？”

薇洛丝才不会乖乖回答她的问题，她装作一副很恐惧和委屈模样，说道：“我之前可是救了你一命的，你不能抓我！”

“我好像也没有说过要抓你吧？只是你刚才和豺狼的对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我才发现我好像始终都小看了你。”

蕾菈眯起了眼，语气变得有些危险，“拥有神恩血脉，代号为魔女，

行踪诡异，甚至一个人就能在魔将的城堡里进入自如……”

“我真的很好奇你背后的势力是哪个，四大魔物君主，你到底是哪一位的手下？还是说，你听命于魔王？”

知道蕾菈将刚刚她蛊惑豺狼的事情偷听了个遍，现在又不想抓她，薇洛丝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她双手叉腰，一点都不客气地回道：

“喂，我早就说过我是在森林里醒来的，才不是那些魔物君主的走狗，而且我真要是他们的走狗，至于行事那么狼狈吗？”

“那些势力，不过是我骗他们的而已，也只有这种东西才能唬住他们了，要不然我一个没背景的魔物，早就死在他们手中了！”

眉头一挑，蕾菈问道：“之前在战场，你也是这么逃脱的？”

“哼，当然，那什么副魔将一听我背后有人，就不敢对我下死手了，所以当时我找了个机会就逃走了。”

“那你为什么让豺狼去偷兵符？”

“……哼，尼卡罗和十夜会都得罪了我，到时候他们因为这件事狗咬狗，我可开心得很呢。”

薇洛丝怎么可能傻乎乎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那和候补圣女有关的事情，她是绝不可能让蕾菈知道的。

魔物就是魔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人类教会的圣女，怎么可以是魔物呢？就算是关系和她还算不错的大贤者，在知道候补圣女的真身后，也绝对不会放过她。

如果她有选择的话，她也不会想当什么圣女，可她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当圣女，她迟早会被魔镜吞噬。

为了不让蕾菈继续问下去，她顺势转移了话题：

“倒是你，还是赶紧回瓦尔卡姆叫士兵们做好准备吧，豺狼如果真偷到了兵符，肯定会下令让军队冲击瓦尔卡姆最后一道防线的。”

“到时候，你们将计就计，说不定可以让他们损失惨重呢。”

帮助人类？

蕾菈双手抱胸，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当日她拦在自己身前，帮她挡下那些魔物的场景。

冰冷的气息莫名变得柔和许多，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那平缓的嘴角淡淡勾起一抹微小的弧度。

“你这魔物，还真是奇怪。”

在战场上一别后，她在瓦尔卡姆养好了伤，回了好几次战场，都是为了寻找少女留下的蛛丝马迹。

当时的她只要一想到少女可能会死，那片森林之中可能会留下她的尸体，她的心里就会诞生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只是后来无论她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少女的尸体和踪迹，这份难受便化作了不安和期待，困住了她的心。

不见到少女本人，她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如今，在魔将城堡中又一次见到了她，蕾菈的不安烟消云散，期待则得到了满足。

能知道她还活着，这种感觉可真不错。

她也不知道自己内心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明明对方是魔物，而她是人类，立场完全不同……

难道是因为她救过她吗？

蕾菈陷入了沉默，久久都没有说话，而薇洛丝见此，心中打起鼓来。

想起之前相遇她玩弄蕾菈的场景，她抱住自己的双臂，抽了抽嘴角，威胁道：

“干嘛？你还不走，是想要报仇吗？我告诉你哦，要是不小心闹出点动静，你和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报仇？

蕾菈闻言，脑海中就闪过了一些旖旎的画面，白皙的脸颊就像是雪花一般化开，浮现出几抹常人难以发现的红晕。

她并不是不想要报仇，但……

这终归是低俗的**，她身为人类大贤者，对这种东西应该敬而远之，可不能因为魔女的蛊惑就沉沦堕落。

“我可没这个想法……”她撇开目光，撩起耳畔的发丝，淡淡回道。

薇洛丝眨了眨眼，明显感到有些错愕，随后她像是明白了什么，露出了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想你也没有，生理期到了，就好好休息，该贴的都贴上，我还听说喝点保暖的东西也能够缓解疼痛……”

她一早就怀疑蕾菈是不是生理期来了，毕竟前些日子她还在瓦尔卡姆当她的候补圣女时，蕾菈就莫名其妙地疏远了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她就是来了生理期。

女人来生理期的时候，身体会感到不舒服，而且性情也会发生点变化，这样的她，怎么可能会想要报之前玩弄身体的仇呢？

这个世界人类女子来了生理期会怎么处理呢？她不太清楚，但根据前世的记忆，她还是可以提出一些相关性意见的。

之前浴池泡澡的时候忘记了这茬，不过，现在说也没有什么关系。

“要注意保暖啊，最好多喝热水，别着凉了，你的体温本来就像块冰一样，生理期来的时候一定比普通人更疼吧……”

“生理期的时候就别想着亲热了，没那个能力知道吗？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才是真的，要不然只会更疼……”

蕾菈默默地听着，脸上的红晕加深了几分，之后，她悄无声息地捏紧了自己的拳头：“……生理期？”

“来就来了嘛，又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反正大家都是女孩子，别那么见外嘛，不过……”

丝毫没有察觉出空气中温度的骤降，薇洛丝提着裙摆在原地转了个圈，最后抚着胸口有些惋惜地说道，

“唉，生理期一定很疼吧？可惜我不一样，我是魔物，没有生理期，无法感受到你们人类的痛苦。”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完这句话后，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欠扁，明明她的初衷是在关心蕾菈的。

也许是魔物本性吧，不自觉地就说出了这些。

不过没关系，只要蕾菈能理解她的心意就行。

放下裙摆，薇洛丝刚想朝着蕾菈看去，冰冷的吹息就抚过她的脖颈，冻得她浑身一哆嗦。

“是吗？那你是想体验一下生理期的感觉咯？”

也就在这时，薇洛丝才想起一条被她有些遗忘的知识。

生理期的女人，易怒。

Chapter 137

“诶？没有啊，那个，你……”

解释的话还没有说完，薇洛丝的身子就被突如其来的力推倒在花丛之中，她想要挣扎，双手的手腕却被蕾菈一把握住。

泥土和花朵的清香扑面而来，感受到某人纤细的手指在自己的身体上肆意游走，少女脸色一红，大腿不自觉地躬起。

黑色裙摆向下滑落，雪白的大腿肌肤暴露在夜空之中，增添了几分动人的诱惑。

电流般酥麻的感觉从蕾菈的指尖传遍薇洛丝全身，她尽管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但还是忍不住地娇吟出声。

只不过下一秒，她的嘴巴就被蕾菈捂住。

“嘘，要是被其他人听见了，可不好。”

这里是城堡的后花园，时常会有女仆经过，少女在这里发出声音，很容易吸引到路过的女仆们。

到时候，她们少不了一顿手忙脚乱。

也就是蕾菈用手捂住了薇洛丝的嘴，让后者被控制的双手恢复了自由，她两只手毫不客气地按住了蕾菈的胸口，挣扎着将她从自己身上推开。

“起开！”

这时候的她可没有失去魔力，尽管蕾菈也是如此，但为了不被城堡的主人发现，她也不敢随便动用魔法。

所以，这给薇洛丝创造出了逃跑的机会。

当然，这是她以为的逃跑机会。

在推开蕾菈之后，她就翻过身，想要从地上爬起来，只是还没等她有什么动作，她的脚腕就被蕾菈无情抓住。

她只是优雅地往上一提，薇洛丝就被迫趴在了地上。

面前的花丛摇曳，偶尔透露出来的道路就像是希望一样吸引着少女，她本想奋力地向前爬去，奈何腿部传来一阵大力，令她只能在泥土上留下五指划过的痕迹。

撕拉——

很快，幽暗的花丛之中就传出了衣裙被撕裂的声音，若是仔细听的话，还能听见那几乎弱不可闻的**之音。

没过多久，手持提灯的女仆就经过了此处，她本只想快速通过后花园，但那花丛中几朵微微摇晃的花吸引了她的注意。

“谁在那里？”

抬高提灯，她一步一步朝着传来动静的地方走去，待得提灯中的光芒能照亮那里的时候，她眉头一蹙。

许多半人高的鲜花被无情压倒，花瓣散落一地，就连泥土上都残留着少许挣扎的痕迹。

这里之前是有什么人躲藏着吗？又或者，有人在这里偷偷摸摸做了些什么。

女仆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她摇了摇头，举着提灯离开了后花园。

她得将这里的情况上报才行。

而在后花园的另一边，见到女仆离开后，躲在墙后的薇洛丝才用双手死死地按住上半身碎裂的衣裙，悄悄地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

只是走着走着，她脸色越来越红。

因为女仆的突然到来，蕾菈只能和她分道扬镳，现在估摸着已经离开了城堡，这才让她从她手底下逃了出来。

她身上的衣裙上半被蕾菈撕碎，其他地方更是粘上了不少花瓣，就连雪白的大腿上也多了些红色的印记，一副像是被凌辱过的模样。

虽然事实也差不多。

如果女仆没有来的话，或许蕾菈真的会让她体验一下生理期的感觉，

让她的身体被刻上大贤者的标签。

可恶！明明她才是那个蛊惑大贤者堕落，玩弄她身体的恶魔！

这般想着，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后，薇洛丝关上门。

背靠在门上，薇洛丝松了一口气缓缓坐了下来，随后她不知是想起了什么，低下头抱紧了自己的双臂。

皎洁的月光从窗外钻了进来，它们越过地板，洒落在了少女光滑的大腿上，照亮了几道晶莹痕迹。

……

魔物军队前线，太阳还未升起，四周的温度很低，狂风呼啸，黄沙漫天，长着一对牛角的男子站在魔法建造的塔楼之上，眺望着远方隐隐约约的城市。

“瓦尔卡姆现在就如同风中残烛，只需要再吹一口气，火苗就会彻底熄灭，魔将大人这时候竟然要我们驻扎在这里不要轻举妄动，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是此地率领军队的副魔将之一，之前明明胜利就在眼前，魔将却突然要求他们停下进攻，驻扎在此地，实在是令他感到诧异。

在他身旁，红发男子听到他说的话，倒是冷哼一声道：“不动才是最好的。”

“你怕了？”

“怕？你我认识那么多年，真的以为我会害怕死亡吗？”

红发男子嗤笑两声，接着说道，

“如果真的进攻瓦尔卡姆，我们前线的这些士兵都是炮灰而已，就算拿下了瓦尔卡姆又如何？那不过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我并不在意之后战争的输赢，我只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之后的战场上，而且死得毫无意义。”

他便是之前三番两次执行任务失败的副魔将，后来被魔将派来前线，成为了率领军队的副魔将之一。

前线的死亡率很高，哪怕是八阶实力的副魔将都是如此，但他根本不畏惧死亡，为尼卡罗而战才是他的目的。

但拿下瓦尔卡姆，真的是在为尼卡罗而战吗？

以前魔物进攻人类世界，那是魔王的命令，有他在背后撑腰，魔物们才能肆无忌惮地进攻，可这一次，他们只有自己。

没有后援，他知道尼卡罗根本不可能赢。

他们的敌人也根本不是瓦尔卡姆，而是庞大的人类帝国，甚至是能多次击退魔王军的天启教会。

他们和瓦尔卡姆的战争，在那些庞然大物的眼里，就是小打小闹，为了这样一场必输的战争，他不认为他们需要献上生命。

而且拿下瓦尔卡姆，尼卡罗必将遭致毁灭。

“怎么？人类有后援，我们魔物就没有了吗？魔王，四大君主，甚至是其他的魔将，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尼卡罗被消灭的。”

牛角的男子想法则和他不同，他一直觉得尼卡罗也有后援，当他们陷入危难之地时，那些高高在上的魔物君主，定然会对这样一片领地施以援手。

可红发男子却觉得他太天真了。

他以前见过那些魔物君主，他们的想法，他根本猜不透。

就像是之前他遇见的那位少女，她背后的君主或者魔将，在想些什么呢？她来这里救下人类大贤者，又是为什么呢？

他想不明白。

唯独他能确定一点，那就是他们绝不会赶来救援。

相比较救援，他们或许更喜欢瓜分，那时候的尼卡罗，或许也就不是尼卡罗了。

“但愿是这样吧。”

还好现在的魔将大人也能看清这些，所以让他们一直驻扎在这里，不要轻举妄动，否则……

“魔将大人有令！从即刻起，全面进攻瓦尔卡姆！”

忽然间，一道尖锐的啸声划破死寂的夜空，惊醒了无数还在睡梦中的魔物，红发男子脸色惨白地看向天空。

只见一位黑袍男子高举魔物兵符，悬浮在空中，那刻有十夜会标志的长袍被狂风吹得猎猎作响。

牛角男子在见到那道兵符后面露狂喜之色，而红发男子却是一脸不敢置信：“什么？这真的是魔将大人的命令？”

“你敢质疑我手中的兵符？”

豺狼冰冷的声音从高空落下，红发男子暗中哼了一声，只能低下头，不再多说什么。

魔物领地的军队听从于魔将的命令，而兵符则等同于魔将，他原以为魔将也是看透了那些道理才驻守在此的，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

瓦尔卡姆覆灭之后，就是尼卡罗的覆灭。

“这才对嘛！我手底下的那些兄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瓦尔卡姆的那些废物，早就该死了！”

牛角男子没有想那么多，趁着天色还未亮，他飞到了空中，取出魔法号角吹了起来。

嘟——

沉重的声音震散了附近的黄沙，无数魔物带着武器走出了帐篷，目露凶煞。

他们知道，这是进攻的号角。

……

瓦尔卡姆的城墙之上，芙洛菈手持十字架，背靠在墙边，望着渐亮的天空，微微出神。

魔物军队驻扎在距离城堡不远处的战场，这段时间内，他们仍有好几支小队赶来这里刺探情报。

而她要做的，便是率领士兵将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

这两天，她的积分已经慢慢逼近薇洛丝了，差距不过是在一百左右，若是魔物军队全面进攻，可以说，她的积分超过薇洛丝，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可她真的要这么做吗？

薇洛丝因为不希望魔物军队突破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甘愿前往尼卡罗，她的积分也因此停滞了下来。

这对于她来说，是个超过她的绝佳机会。

她知道，和薇洛丝相比，她几乎可以说是完败，无论是能力还是性格，亦或是第二场考核的积分，她都败了。

薇洛丝比她更加适合当圣女。

但，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握着十字架的双手渐渐用力，纠结的芙洛菈明白了自己的想法。

这么做或许很对不起薇洛丝，但成为圣女一直以来也是她的梦想，所以这几天，她仍然会全力以赴的。

在她下定决定的时候，瓦尔卡姆的西城街，一栋别墅中，达伦将客厅的火炉推开，露出了其后的密道。

“记住了，火炉的后方有一条密道，如果待会城破了，你就带着你妹妹偷偷从这条密道离开，不会有魔物发现你们的。”

大贤者回到了瓦尔卡姆，也带来了魔物军队即将全面进攻瓦尔卡姆的消息，所以达伦回到了别墅，特意叮嘱了一番安吉。

之后，他就要离开这里，重新踏上战场了。

临走时，安吉拽住了他的衣袖，依依不舍地问道：“达伦爷爷，你，会死吗？”

如果是以前，达伦会告诉她会，但现在……

他呵呵一笑，摇摇头道：“英雄是不会死的。”

身为英雄的人会死，但英雄不会，毕竟无论是什么时候，永远都会有人成为英雄。

“那薇洛丝姐姐呢？好几天都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

安吉又问出了一个她很关心的问题，而达伦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她是教会的候补圣女，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哦。”

安吉情绪低落了下来。

她虽然年纪还小，但已经听出了达伦话中的意思，如果薇洛丝姐姐真的没事，他又怎么会不说出实情呢？

见此，达伦拍了拍她的肩膀，道了声“会赢的”，之后他就离开了别墅，飞往了瓦尔卡姆的城墙，独留安吉在客厅默默祈祷。

待得他来到城墙之上，天色刚亮，远处魔物军队奔袭带起的烟尘遮天蔽日，而为首的三位副魔将更是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的魔力气息。

拔出自己的双刀，达伦恍惚间仿佛回到了过去，浓烈的战意从他苍老的内心熊熊升起。

城主梅德也在一旁取出了武器准备战斗，他的目光视死如归。

“达伦大人，没想到晚辈还有和您一起战斗的时候。”

“命运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

踏入战场之前，达伦看向了不远处沉默的大贤者蕾菈。

“大贤者，您身上的伤若是痊愈了，实力便会重回巅峰，到时候依旧是人族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没有必要在这里为瓦尔卡姆战斗，让我们这些老骨头来就行了。”

蕾菈明白他的意思，但她选择了拒绝。

“就算我在这里为这座城市而战，也绝不会牺牲，你们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说完，她面无表情地看向了魔物军队。

轰——！

魔法爆炸的火光彻底点亮了清晨的天空，魔物军队踩中了他们早早布

下的魔法陷阱，战斗也在这一刻真正打响。

……

尼卡罗的魔将城堡。

哐当——

金属锁链晃动的声音在昏暗的地牢内响起，少女瘫坐在阴冷的地面之上，双手被锁链高高吊起。

魔法构成的细细长钉贯穿了她的肩膀和大腿，银色发丝因为汗水狼狈地黏在她脸上，鲜血从伤口处流出，打湿了暗沉的地面。

长钉不断散发着魔力，破坏着少女的身体，同时令她感觉像是被无数只蚂蚁撕咬，又或是被无数利刃切割一般，疼痛难忍。

可她还是咬着自己的唇瓣，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就算唇瓣被她咬破，鲜血从伤口涌出，也是如此。

这是她来到尼卡罗后每日都要经历的酷刑折磨，只是和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坐在她对面折磨她的，是尼卡罗的魔将。

Chapter 138

“消息你应该也已经知道了，我麾下的军队正在进攻瓦尔卡姆，只要你能够答应治疗我的女儿，我就可以让他们立即停止进攻。”

和薇洛丝所想的一样，在兵符被偷之后，魔将迫不得已提前做出了选择，只是这个选择对他而言一点都不诚心。

屏蔽了自己的痛感，薇洛丝虚弱地抬起头，小声问道：“如果，如果你食言了呢？”

“我堂堂魔将，怎么可能食言呢？”

“那为什么不敢与我立下魔法契约？尼卡罗的魔将，不会连这种东西都没有吧？”

魔法契约根据契约的双方分为好几个级别，哪怕是九阶强者签下这个契约，也不得违背契约上的内容，否则会被其上的魔力反噬。

魔法契约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尼卡罗当然有，只是魔将根本不是诚心想要退兵，就和之前那些副魔将所说的一样，在战争面前，形象和谎言根本不值一提。

只要成为了胜者，那一切都会随之拥有。

魔将挥了挥手，一根新的细针刺穿了少女的腹部，令她本就苍白的脸色多了几分病态，她强忍着没有叫出声，但显然已经到达了极限。

“好，那我就换个方式说明白点。”

从椅子上站起来，魔将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右手下意识地放在了腰间，好似即将拔剑砍下少女的头颅。

“我命令你给我的女儿治病，否则我就让我麾下的军队，踏平瓦尔卡姆，杀光里面的每一个人类！”

九阶的魔力顺着他的话回荡在地牢之中，那些看守地牢的守卫和本就在地牢内的囚犯不由得抱紧了自己的双臂，瑟瑟发抖。

魔将的压迫感太强，强到令他们有些难以呼吸。

他们无法理解在这样的强者面前，少女是怎么做到一点都不害怕的，换做是他们，他们早就答应了下来。

哪怕他们知道，魔将根本就是在欺骗他们。

“我若是答应了，你也会这么做的吧？只要你敢踏平瓦尔卡姆，我就绝不会给你女儿治病！”

“好好好，你以为只有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吗？我就算踏平了瓦尔卡姆，也一样会有人来治好我女儿的病！”

不卑不亢的回答令魔将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一甩衣袍，示意了一下两旁的守卫加重刑罚，随后留下一句话，离开了地牢。

“只要你敢踏平瓦尔卡姆，尼卡罗就绝对逃不了覆灭的下场！”

少女说出的话在他看来根本就是无能的威胁，他和她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待得魔物军队攻入瓦尔卡姆，他就带着她，来亲眼看看这座被他毁灭的城市。

少女的要求，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

身为叱咤风云那么久的魔将，他什么时候退让过？魔物军队退兵，这些生活在他领地内的魔物又会怎么想？

最重要的是，她不救他女儿，有的是人会救。

根本就不缺她这一个。

……

魔将城堡，诺雅卧室内，躺在床上的少女眉头一蹙，随即嘤咛一声，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视线一开始颇为模糊，后来她揉了揉眼睛，看清了面前的一切。

熟悉的吊灯，熟悉的天花板，鼻间还徘徊着被褥和书本的芳香，她哪怕意识还是浑浑噩噩的，但已经确认这里就是她的房间。

从床上坐起来，些许记忆涌上了心头，她知道自己名为诺雅，是魔将的女儿，今天应该又是她过了许久后清醒过来的日子。

咔哒——

卧室房门被打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仆走了进来，她在见到床上坐着的少女后，她手中的书本就啪嗒几声，尽数掉落在了地上。

“怎么了？”诺雅问道。

“小姐，您，您醒了？”

“嗯，很惊讶吗？”

“……有点。”女仆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但她也没有多问，只是弯下腰，将地上的书本一一捡了起来。

而诺雅见她如此，忽然间扫视了一圈四周的环境，发现昨晚看过的书都还在桌上，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被整理掉。

她明白了什么。

“我上次醒来，过去多久了？”

“只有一晚，小姐！”

女仆的回答令诺雅双眼放光，这么多年了，她之前一直都是好几个月才醒来一次，没想到今日竟然只是睡了一晚，她就醒了过来！

掀开被子，她顾不得鞋子，光着脚踩在了地板上，激动地说道：“我要去找父亲，给他一个惊喜！”

女仆拦不住她，只能跟在她的身后，一路朝着城堡的书房跑去，而遗憾的是，来到书房，诺雅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这里并没有她父亲的身影，倒是坐着几位她父亲的亲信，他们个个都神色凝重地坐在书房椅子上，似乎在等待着她的父亲。

刚一进入书房，诺雅就发现了不对劲。

书房的范围很沉重，这些亲信也是个个避开目光，一言不发，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到了一位较为年长的亲信旁，诺雅盯着他的双眼问道，而后者犹豫了两下，本想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说道：

“十夜会的豺狼偷了魔将大人的兵符，命令前线的军队进攻瓦尔卡姆，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也不知道战况到底怎么样了。”

他同样不赞成魔将进攻瓦尔卡姆，这虽然有可能是魔物和人类全面战争的导火索，但不管是不是，尼卡罗都将成为一个牺牲品。

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他，早已经将尼卡罗视为了家，自然不愿意见到它被毁灭。

“我父亲呢？他也去前线了？”

“……这倒没有。”

“那他在哪里？”

被诺雅一直追问，年迈的亲信纠结了一会，猜测道：“这个时候应该，应该在地牢里吧？”

“他为什么要去地牢？他现在不应该是抵达前线，阻止这场战争吗？”

“呃，这个……”

他得到过消息，说是薇洛丝和诺雅的关系很不错，这要是告诉她薇洛丝每天早上就会受到痛苦折磨，她会不会生气？

他怕这位魔将的女儿将气撒在自己身上，所以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什么东西。

而聪慧的诺雅却意识到了什么。

“薇洛丝在哪？”

“这个……”

“算了，我自己去地牢一趟。”

从书房的长椅上起身，诺雅一把抓住了女仆的手腕，带着她朝着书房门口走去，而那位亲信也被迫站起身，劝说道：

“诶！小姐！那里关押着很多犯人，您不太适合去那里！”

她装作一点都没有听见的样子，继续朝着门外走去，站在门外的守卫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们拦在了她的面前。

可他们越是这般做，诺雅心底的不安就越是强烈。

他们到底对薇洛丝做了些什么？她父亲又在做什么？

“你们敢拦我？”

眯着眼，她的语气变得非常危险，两位守卫见此相互对视了一眼，随即侧身让开道路。

冷哼一声，诺雅从书房离开，路上，她看了眼身旁的女仆，命令道：

“你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吧？最近都发生了什么，还有薇洛丝的情况，我要你一五一十地都告诉我。”

……

来到地牢，看守地牢的守卫本不想让诺雅进入，可很快他们也在她的呵斥声中败退。

刚一进入这里，一股潮湿腐败的气味就占据了四周的空气，诺雅忍受不住地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蹙着眉头一步一步地往深处走去。

越走，她就越是心惊。

这里的环境很昏暗，只有几盏不太亮的壁灯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牢中的囚犯大多都骨瘦如柴，他们瘫坐在地上，眼中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渐渐地，她闻到了一股血腥味，走廊的角落里，还摆放着不少骇人的刑具。

在来时的路上，她可是听女仆说了，薇洛丝自从来到这座城堡之后，每天都会在地牢中被折磨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让她答应给她治疗。

昨日，她还在渴望少女能将她视为朋友，能够留下来给她讲睡前故事，可现在她有些后悔了。

她原以为她留下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事，谁知道她背地里，竟然遭受那样的折磨，甚至一直都没有和她提起过……

那天秋千上，她涨红的双手，就是因为刚刚才受过折磨吧，可当时的她却强忍着，把双手藏了起来……

越是明白薇洛丝这些天的遭遇，诺雅的内心就越是有种说不出的怜惜，与此同时，她觉得自己真的很卑劣。

因为除了怜惜之外，她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喜悦。

薇洛丝能够顶着酷刑都留下来，这不就说明在她心里，她诺雅不只是普通朋友吗？她比她想的，还要重视她。

所以，她内心的喜悦便因此诞生。

她很羞愧这份喜悦建立在薇洛丝的痛苦之上，可她无法抑制，也无法阻止，她很喜欢这种拥有朋友的感觉。

她诺雅，也终于有了个朋友。

怀着些许紧张，她来到了地牢的最深处。

这里依旧昏暗，壁灯的光芒只能隐约照亮这处地牢，不过随着锁链的碰撞声响起，银色的光在黑暗之中吸引了诺雅的注意。

可也就是这一眼，令她掩住了嘴，瞳孔巨颤，双腿发软得差点跪下来。

在她的面前，少女瘫坐在地上，银发凌乱地遮掩着她的面孔，垂落在肮脏的地面上，白色的衣裙虽然完整，但上面的血红色却触目惊心。

数不清有多少细针刺穿了她的娇躯，手臂、肩膀、小腹、大腿……鲜血从这些伤口流出，浸湿了衣裙，打湿了地面。

她低垂着脑袋，任由双手被吊起，在遭受了不知多久的折磨之后，她的呼吸声已经弱到微不可闻。

似乎是怕她真正地死去，一旁的医师偶尔会释放几道治疗术，补足她因为伤口而失去的鲜血。

“薇洛丝……”

见到她这副惨状，诺雅娇躯微颤，她轻轻地走到她的面前，蹲下身子，在发现她还有呼吸之后，连忙朝着两旁的守卫喊道：

“你们在做什么？快点，快点给她松绑，顺便把针给拔出来，治好她的伤口啊！”

那些守卫听令，都开始手忙脚乱起来，他们一边施展魔法将刺入少女体内的细针拔出，一边治疗着她的身体。

可即便如此，少女的呼吸依旧很微弱。

失去了锁链的束缚，薇洛丝倒在了诺雅的怀中，银发向一侧垂落，诺雅这才看清了少女的脸。

惨白都已经形容她的脸色，嘴唇完全破裂，鲜血几乎流满了她半张脸，毫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是她来到了这里，少女今早就会死在地牢之中。

如果，如果薇洛丝留下的结局是这样……诺雅觉得自己会后悔一生吧。

兴许是因为医师的治疗，薇洛丝艰难地睁开了双眼，她在见到面前的少女后，轻声问道："诺雅？你，你怎么来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留下来，会遭受这样的折磨……"

"没什么，这些都是我自愿的……"

明明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少女却强行地勾起嘴角，露出了一抹虚弱的笑容，就连一旁站着的女仆都咬着嘴唇撇开了目光，不忍将视线落在她身上。

她以前认为这位人类少女是在欺骗小姐，是伪善之人，但现在看来她错得离谱，她是小姐真正值得深交的人。

而且令她没想到的是，人类之中，竟然也会有这种至纯至善之人。

诺雅眼眶一红，她愧疚地低下头，说道：

"抱歉，我知道你接受这样的折磨都是为了瓦尔卡姆，但……实不相瞒，魔物军队已经开始进攻瓦尔卡姆了，或许用不了多久那座城市就会……"

"我知道，我能用自己的生命给这座城市拖延那么长时间，已经足够了……"

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散去，少女颤抖着，一点一点地将手指抬起，最后她将它搭在了诺雅的手臂上。

在所有人不解的眼神中，金色的微光在她的掌心亮起，一股圣洁的气息充斥着这座地牢，驱散了其中的黑暗与阴冷。

“……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什么吗？无论这件事的结果如何，我都会治疗你的……”

Chapter 139

“……还有，在我治疗你之后，尽快离开尼卡罗吧，人类教会的圣骑士很快就要抵达瓦尔卡姆了，到时候再跑的话，就来不及了……”

温暖的魔力随着她的掌心进入了诺雅的体内，她口中的圣骑士令地牢中的守卫身子一震，瞳孔中控制不住地浮现出几许战栗。

教会圣骑士有多厉害，他们这些魔物最为清楚，那可是能和魔王军正面对抗且不落下风的骑士团，尼卡罗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胜算。

这位少女用她的生命拖延时间，等待圣骑士的支援。

与此同时，她将这些告诉她，就是不希望她在这场战争中死去。

她将她当成了真正的朋友，超越了彼此的立场。

眼泪从诺雅的眼角流下，她忽然间一把紧紧地抓住了少女的手，将它从自己的手臂上拿开，然后让自己的女仆将少女抱住。

“……这道治疗术，就留给你自己吧，我一定会说服我父亲的，进攻瓦尔卡姆只是在自取灭亡！”

薇洛丝那么在意她，她也不能让她失望才是！

更何况这场战争，只会给双方带来毁灭！

擦了擦眼泪，诺雅站了起来，随后她一咬牙，径直地跑向地牢之外，只是还没走几步，她扭过头，阴冷地看向周围的那些守卫。

“你们给我把她照顾好了，要是我回来后不满意，你们也就随着这些囚犯，一同关入地牢吧。”

这是她第一次威胁这些城堡的守卫，冷淡无情的语气和怒意满满的小脸令这些人打了个寒战，连忙点头称是。

这样的她，才像是魔将的女儿。

在嘱咐他们照顾好薇洛丝之后，诺雅就在城堡内四处寻找起自己父亲的身影，最终，在城堡的后花园内，她找到了他。

兵符被偷，前线军队正在进攻瓦尔卡姆，而作为尼卡罗的领主，魔将正悠哉悠哉地躺在花园内的长椅上，自得地赏花。

他对此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父亲！”

眉头一蹙，诺雅来到了魔将的身边，而魔将则瞪大了眼看向她，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小雅？你醒来了？”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昨日他的女儿不是入睡了吗？按照惯例，这次入睡应该要很久后才会醒来。

“我要是不醒来，尼卡罗就真的完蛋了！”

“怎么了？”

听她这么一说，魔将直起了身子，同时他心里也咯噔了一下，知道诺雅要和他说些什么。

“十夜会的豺狼偷了你的兵符，私自命令大军进攻瓦尔卡姆，你为什么不去阻拦它？甚至还有时间在这里赏花？”

双手抱胸，诺雅的语气从一开始就不太友好。

毕竟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劝说自己父亲了，早在她之前刚醒的时候她就劝说过，只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更何况，进攻瓦尔卡姆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她现在必须要让自己的父亲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才行。

“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掺和的好，睡了一晚便醒来，不如让女仆多带你出去玩玩？那些你之前没有玩过的……”

“玩？尼卡罗都要被毁了，我还去哪里玩？”

魔将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诺雅打断，每当她想起薇洛丝背着她被魔将偷偷折磨，她心里就有股气。

可她也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提这个没有意义，毕竟他要是知道她和那个人类成为了朋友，恐怕只会想尽办法拆散她们。

“为什么要纵容那个十夜会的豺狼偷走兵符，还让他进攻瓦尔卡姆？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尼卡罗的命运，其实和瓦尔卡姆联系在一起吗？”

诺雅觉得自己都知道的事情，魔将一定也知晓。

果不其然，在她说出这些话后，魔将重新半躺在长椅上，有些不急不慢起来：“我当然知道，所以我让那豺狼去做了。”

“我的兵符是故意让他偷走的，到时候如果人类的帝国和教会追究起来，我们可以将一切都推到十夜会的身上。”

闻言，诺雅回道：“可就算这样，他们也很难放过我们吧？”

魔将没有说话。

其实他也知道，如果瓦尔卡姆被真正覆灭，帝国和教会绝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必定会有大军进攻尼卡罗。

将责任推卸给十夜会，或许能减轻一点尼卡罗的压力。

如此这般，在他看来就够了。

“为什么？明明只要不进攻瓦尔卡姆，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尼卡罗也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诺雅越说越沉默，在她还小的时候，尼卡罗一片繁荣，城内高大的建筑比比皆是，来往的魔物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可昨日她逛街的时候，发现城内虽然依旧有着高大的建筑，但来往魔物稀稀落落，且都低着头，身上充满了低落的情绪。

往日的繁华好似一场梦，梦醒来之后，她面对的就是如此落魄的现实。

也就是那时候她才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

他们和瓦尔卡姆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

“几个月前，有人来找我，说只要我拿下瓦尔卡姆，便可以找人来医治你的病，虽然我不太相信，但无奈之下，还是发动了战争。”

魔将垂下眼眸叹了口气，说起了过去：

“瓦尔卡姆的军队虽然不强，但我们也做不到速战速决，加上覆灭瓦

尔卡姆的后果很严重，渐渐地，战争就僵持了起来。”

“后来我听说瓦尔卡姆内来了一位能够治疗灵魂的候补圣女，所以威胁她来了城堡，谁知她宁死不屈，就是不愿意治疗你的病。”

“恰巧昨日那十夜会的豺狼又偷了我的兵符，所以我也就由他去了，我要让她知道，就算她不救你，也会有其他人救你！”

说到最后，魔将冷哼一声，对薇洛丝的不满可谓是达到了极点。

这样的少女他虽然很欣赏，但当作敌人的时候，只会让他感到棘手，有些他都害怕的酷刑落在她身上，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就算没有这件事，他也绝不可能放这样的人类回去！

可这番话落入诺雅的耳中，就完全变了味。

她宁死不屈，就是不愿意治疗她的病？

她可没有忘记刚刚在地牢之中，薇洛丝所做的一切，无论瓦尔卡姆是否会被覆灭，她都会治疗好她。

这是她一早就向她做出的承诺。

薇洛丝从一开始就愿意治疗她的病，只是她的条件是尼卡罗退兵，是魔将自己不答应的！

事到如今，她的父亲还在抹黑薇洛丝姐姐……

粉拳被握紧，诺雅深呼吸了几口，低沉说道：

“薇洛丝姐姐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折磨了她那么久，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甚至在我面前提都没有提过。”

“她不愿意治疗我，是因为你，是你不肯答应她！不过没关系，无论你退不退兵，她，她从一开始就向我承诺，说最终一定会治好我的。”

“我现在能醒来，应该就是因为她，甚至，甚至她刚刚还在地牢里提醒我，让我赶紧离开尼卡罗，说是教会的圣骑士很快就要杀过来了……”

诺雅忽然间想明白了什么，她眼眶泛红，话语中带上了几分哭

腔："我知道了，你不肯退兵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在你心里，并没有那么重要。"

越是想到薇洛丝，她就越发觉得自己父亲对她的不上心。

不能进攻瓦尔卡姆有两个原因，一是会连累尼卡罗被报复，二就是她会得不到薇洛丝的救治。

现在看来，在她父亲眼里，她或许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

甚至就连尼卡罗，也没有那么重要。

"什么？"

魔将听了她的话，直接离开椅子站了起来，他望着面前的少女，觉得她所说的话荒唐至极！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加在意他的女儿了。

为了他的女儿，这片领地他都可以不要！

"你真正在意的只有自己的地位，你享受那些魔物的敬畏，放不下权力和傲慢，这些东西在你眼里，远比亲人更重要。"

"你在胡说些什么？！小雅？"

"难怪，难怪我就算偶尔醒来几次，你也从来没有陪过我，亏我还将你视为我最亲的亲人，我，我……"

说着说着，诺雅似乎是不想要自己的父亲见到她流泪的样子，转过身就朝着后花园的出口跑去。

魔将伸出手想要追，但一想到后花园内还有他的亲信在，哪怕心中酸楚，他也还是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而也就是这一个小动作，令他浑身一震。

以前的他见到了女儿哭泣，会在意其他人的目光，而不去安慰她吗？

"……我真的做错了吗？"

呢喃了一句，魔将一时之间也得不到答案。

他一直觉得将尼卡罗发展成更大的领地，就是对他女儿更好的保护，这更能体现他对女儿的爱，但现在看来，好像并非如此。

“老羊，你活了数百年了，这种情况，你应该知道怎么让我和我女儿重归于好吧？”

魔将的话音落下，一位年迈的亲信就从花丛中现身，他摸了摸白色的胡子，颇为忐忑道：

“想修复您和小姐的关系，依我看，只有退兵这一条路。”

“是吗？”

察觉到魔将语气不善，被称呼为老羊的年迈亲信连忙解释道：

“算算时间，魔物和人类之间已经和平了数百年之久，期间虽然不断有摩擦，但大规模的战争却始终都没有爆发。”

“这个时候我们贸然进攻对面，恐怕会沦为众矢之的，到了那时候，无论魔王他们会不会支援我们，尼卡罗都将成为牺牲品。”

他哪会不知道，魔将之所以执意要进攻瓦尔卡姆，就是寄希望于魔王或者君主的支援，到时候和他们联系上，尼卡罗可能会走向更加辉煌的道路。

但这在他看来，有些痴心妄想。

数百年的经历，让他看清了魔物是怎么样的一个种族，攀附那些强者的势力，结局往往都很凄惨。

“而且之前找您说能给小姐治病的那位，在我看来可信度不高，他们的目的是掀起战争，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多半不会兑现自己的诺言。”

魔将其实也不信，否则他早就亲自出手拿下瓦尔卡姆了，哪里还会拖到现在？

只是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啊，打了那么久的战争，最后说退兵就退兵，他的士兵不就白白牺牲了吗？

“大人，暂时退兵并非不可，瓦尔卡姆和尼卡罗之间的输赢已定，继续进攻不过是场屠杀，除了招来人类的愤怒，并无其他作用。”

“而且人类教会的圣骑士即将赶来支援，我们尼卡罗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圣骑士……依旧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损失……”

提到圣骑士，亲信老脸一僵，似乎是想起了过去许多有关圣骑士的事情，之后他心头一跳，回过了神来，继续说道，

“再者，生活在尼卡罗领地内的魔物都已厌倦战争，这时候退兵，大人也可以赢得他们的民心，稍加运作，这片领地便可以恢复之前的繁荣。”

“大人退了兵，相信小姐和您的关系一定会恢复如初，相比较保护，小姐更喜欢的其实是陪伴，实在不行，大人您可以找到那位候补圣女，让她在小姐耳旁吹吹风。”

他在说前些话的时候，魔将一言不发，沉默得很，唯独提到那位候补圣女，魔将脸色一变，好似和她较上了劲来。

“哼，我和小雅的事情，还轮不到她来掺和。”

“是是是……”

“……不过，她真的承诺过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给小雅治病？”

“这，不如我去找人询问一番？看看是否属实？”

面对亲信的提议，魔将想起了薇洛丝在瓦尔卡姆的传闻，再结合他所见到的一切，心里也是莫名其妙地信了几分。

随后，他重重地一跺脚，把后花园踩出了个大坑。

他发觉自己被那少女给骗了。

早在瓦尔卡姆的时候，那善良的少女就将人类和魔物同视为生命，以她的性子，在见到可怜的诺雅之后，定然会想办法治疗她。

可她当着他的面前，为了给瓦尔卡姆拖延时间，等待教会圣骑士的支援，竟然提出要退兵才救他女儿。

而他当时也信了，为此，他傻傻地让自己的士兵驻守瓦尔卡姆城外，同时用酷刑折磨她，逼迫她就范。

现在一想到这个，他就后悔。

该死的，早知道他直接让士兵攻下瓦尔卡姆，这样那少女就会在临死前给他女儿治病了。

只是，她为了拖延一点时间，不惜以身犯险，甚至承受下了那么残忍的酷刑……

善良聪慧却又无比坚强勇敢，这样的少女把她放回去，对魔物来说就是一场未来的灾难。

可惜，他要是现在杀死薇洛丝，他女儿诺雅会和他彻底翻脸的吧？甚至不是他动的手，诺雅都会怀疑他。

想到这里，他忽然间感到有些无力。

那少女看上去才十几岁吧？竟然把他给拿捏了？这真是不可思议……

“怎，怎么了？大人？”

亲信被他刚刚那一脚踩得有些发懵，到这时才开口询问，而魔将则摆摆手，说了句他根本听不懂的话。

“没什么，只希望她以后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善良吧。”

什么？她？

谁？诺雅小姐？

亲信摸了摸脑袋，想了半天，也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只能默不作声地跟随着他一同离开城堡，前往战场。

Chapter 140

瓦尔卡姆的城墙之外，两道遮天蔽日的刀光自天空落下。

红发男子拼命用魔法屏障护住自己，随后只听呯的一声，屏障破碎，他整个人被深深砸入战场之中。

不过好在屏障为他卸去了大部分力量，加上他本身皮糙肉厚，所以才没有受什么重伤。

从被他砸出的坑洞之中爬出来，红发男子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见到想象中的身影，不由得怒骂道：

“该死的！那十夜会的豺狼呢？拿着兵符跑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

那豺狼虽说没有八阶的实力，但也有七阶的水准，加上十夜会拥有各种玄奥的魔法，他一身实力恐怕无限逼近于八阶。

这样的他不来战场战斗，竟然躲了起来？

他又为何要躲？现在就算中了人类一方的魔法陷阱，魔物们还是占尽了优势，他在害怕什么？

红发男子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他在害怕魔将。

如果这进攻的命令并非是魔将下达的，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谁管他！”

在他不远处，长着一对牛角的副魔将同样被那道刀光砸进了土了，他恨恨地盯着天空之中手持双刀的老者，怒骂道：

“不过是一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在这里耍什么威风？！”

说完，他便再度施展魔法，朝着达伦袭去，而红发男子见状摇了摇头，只好跟在他的身后。

他不知道的是，在这片战场的远处，豺狼正握着兵符，阴笑不已。

“再过一会，瓦尔卡姆的城墙就抵挡不住了，哼，等这些魔物军队灭了瓦尔卡姆，我也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他看得出来，虽然那几位副魔将被人类方压制住了，但架不住他们魔物数量多啊，守护瓦尔卡姆的魔法屏障在这些魔物的轰击之下，破碎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令他有些好奇的是，那么久了，魔将竟然没有来到前线？

他不可能没发现兵符被偷了，难不成，他其实暗中默许了他的行为？

思来想去，豺狼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在观察了一会战况，确定魔物军队胜利已定之后，他携着兵符，朝着离开交界地和尼卡罗的方向飞去。

回去找魔将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偷了兵符，无论魔将怎么想，他都不可能放过他。

所以，他当下只能回他的十夜会。

只可惜，还没飞多远，一道漆黑的身影就阻拦在了他的前方。

“你想去哪里？豺狼。”

熟悉的声音令豺狼心头猛跳，在见到来者的脸后，他几乎一瞬间就双腿发软，汗水从额头流下。

魔将，他，他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正想回尼卡罗呢，魔将大人，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您。”

“回尼卡罗？这可不是回尼卡罗的路。”

魔将双手背在身后，满是深意地看了一眼他紧握的右手，接着他的目光掠过了他，眺望向了远处的战场。

“你偷了我的兵符，欺骗士兵们进攻瓦尔卡姆，最终却意外死在了战争之中，到时候就算是十夜会，也不会追究了吧？”

“你，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外死在了战争之中？他明明还活得好好的，除非……

意识到了魔将想要做什么，豺狼脸色大变，他飞快地吟唱魔法朝着远方逃遁而去。

然而在魔将的面前，这不过是雕虫小技。

伸出五指对准豺狼逃跑的背影，他面带冷笑地轻轻一握，空气中肉眼难见的魔力便缠绕住了豺狼的身体，并不断地挤压着他。

“啊——！”

只是片刻，前方传来了一声惨叫，鲜血如雨般落下，豺狼的尸骸也化作了烂肉一块。

……

“小心！”

靠近瓦尔卡姆城墙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怒喝，那想要偷袭芙洛菈的魔物被其中夹杂的魔力当场震死。

而手持十字架，大口喘气的芙洛菈看向了来者，惊喜道：“雷克斯大人！”

此时距离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一身黑色修女长袍的芙洛菈被染上了大量的血色，那银白的十字架更是如此。

这些魔物大多都比较难缠，数量又是人类军队的好几倍，哪怕是极为擅长战斗的芙洛菈，也感到了一丝疲惫。

雷克斯正是察觉到了这一点，才来到了她的身旁。

“你赶紧离开这座城市，这里已经坚守不住了，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在魔物军队的冲击之下，瓦尔卡姆的魔法屏障已经摇摇欲坠，再过不久，这道最后的防线就会彻底崩溃。

到了那时候，魔物就会冲入城中。

混乱加剧之下，就算他，也没办法承诺能保护芙洛菈。

“那你呢？”芙洛菈问道。

“我会继续战斗，直到教会的圣骑士赶来。”

随手一道魔法再次击退冲上来的魔物，雷克斯沉重地说道，“记住了，你们这些候补圣女，才是我们教会的未来，绝不能葬身在这里！”

滋啦——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无数雷电就在他的四周诞生，那些胆敢靠近的魔物瞬间被电死，可尽管如此，还是有魔物在不断地冲上前来。

终有些魔物能够抗下雷电，来到他的身边，到了这一步，雷克斯便会亲自出手，施展其他魔法了解他们的性命。

见他丝毫没显颓势，芙洛菈贝齿一咬，转身朝着瓦尔卡姆城内跑去。

这一路杀敌，她的积分早就超过了薇洛丝，如果考核现在停止的话，二选的胜者便是她。

可现在这种情况，谁还会在意考核的事情。

进入了瓦尔卡姆城内，芙洛菈第一反应就是死寂，昔日街道上来往的人虽然少，但也绝不会像今日一般，空无一人。

走在街道上，楼房之中的人们总是偷偷拉开窗帘，似乎是想要知道那些魔物是否已经入城。

芙洛菈能从他们的眼神中见到恐惧，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魔力的普通人，面对魔物军队的下场，只会是死亡。

好在，这座守护瓦尔卡姆的魔法屏障还能再坚持……

轰隆——！

就像是一道惊雷划破天际，那笼罩整个瓦尔卡姆的淡蓝色魔法屏障就像是镜子一样，布满了裂纹，最终呯的一声，碎裂开来。

最后一道防线，破了。

芙洛菈停下了脚步，她转过身望向瓦尔卡姆的城墙，那些守卫在城墙之上的士兵在拼命地施展魔法，可魔物们依旧像是浪潮一般，翻越了城墙。

原先就守卫在城内的冒险者不顾自身的实力，一个一个地拦在了魔物们的前方，城内的战争打响，爆炸声、轰鸣声不绝于耳。

火焰点燃了这座城市，黑色的浓烟滚滚，一些靠近城墙的建筑开始因为魔法轰炸而倒塌，其中夹杂着不少哭泣声和哀嚎声。

那些街道两旁偷偷拉开窗帘的人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躲在了自己的家中，默默地向女神祈祷着，希望她能够降下神迹，赶走这些魔物。

远方的火焰让芙洛菈的瞳孔充满了金色，那宛若地狱般的景象开始在她的面前浮现，她也终于知道她们之前在保护的是什么了——人们的美好和幸福。

这些该死的魔物，他们在摧毁这份美好……

握着十字架的右手死死用力，再想要将他们杀死，芙洛菈也知道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办到，而且这只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当下最重要的，是离开瓦尔卡姆，然后成为圣女，最终替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报仇。

只要她当上圣女，这样的悲剧，她绝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

深感自己的弱小，芙洛菈在亲眼见到一小部分的瓦尔卡姆陷入火海之后，拼命地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愤怒，转身准备这座城市。

可就在这时，魔物号角的声音在城墙之外响起。

嘟嘟嘟——！

听到这声号角的魔物皆是一愣，他们相互看了两眼，随后哪怕再觉得不可思议，也都朝着城墙外跑去。

这不是进攻的号角，而是撤退的号角。

应该是指挥失误吧？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撤退呢？

尽管他们内心觉得是指挥出现了失误，但没有魔物敢违抗命令，毕竟在战场上这么做，无疑是自杀。

他们如潮水般涌来，也如潮水般退去，虽然撤退的时候依旧破坏了很

多建筑，但已经没人去在意这些。

这是怎么了？

芙洛菈一愣，离去的脚步停了下来。

是教会的圣骑士支援来了吗？

她释放自己的魔力感应了一下，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圣骑士的气息，这些魔物好像就是听从了那号角之声，才向着远处退去。

“他们这是……撤退了？”

“我没看错吧？”

“他们是不是在酝酿什么阴谋？”

一些胆大的人类在发现他们撤退后，也不由得从房屋内走了出来，只是事情之诡异，让他们不觉得自己捡到了一条命。

那些魔物，一定在酝酿着什么！

芙洛菈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无论他们酝酿着什么，都会消耗时间，而她们瓦尔卡姆，最缺的就是时间。

停下了远离城市的脚步，她朝着前线飞去，希望找到雷克斯了解清楚。

而她不知道的，雷克斯对这种情况也是一脸呆滞。

见蕾菈回到了城墙之上，他看向远去的魔物军队，不由得好奇问道：“贤者大人，他们为什么会撤退？”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明明魔物们占据了上风，甚至还攻破了瓦尔卡姆的魔法屏障，为什么会突然开了窍一样，选择了撤退。

战斗了好几个小时，蕾菈一身的白裙却依旧一尘不染，她默默地看向远方，目光似乎越过了魔物军队，落在了尼卡罗的城堡之上。

“应该是薇洛丝。”

“薇洛丝？是她？！”雷克斯张大了嘴巴，“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她怎么做到的？蕾菈也想不明白。

只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是她做的感觉而已。

“也许我们之后会知道的。”她淡淡回道。

……

不只是雷克斯他们不明白，魔物军队之中，长着牛角的副魔将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撤退。

他当着所有魔物的面跪在了魔将的面前，低头沉声问道：“大人，我们即将攻下瓦尔卡姆，为何要在这时退兵？！”

他这么做，可是一点面子都不想留给魔将，如果魔将回答不好，恐怕会失了魔物们的人心。

只可惜，魔将根本不在意这什么人心。

魔物之间，更追求的是实力。

恐怖的九阶魔力骤然在空间中聚集，一众魔物狼狈地跪在地上，其他两位副魔将也不例外。

“那十夜会的豺狼偷了我的兵符，假传命令，你们竟然一个都没有识破，哼，到现在竟然还有脸问我为何退兵？”

魔将冷冷地看着那生有牛角的副魔将，随手朝着他射出了三根细针，魔力也随着细针钻入了那副魔将的体内。

“啊啊啊——！”

只听那副魔将发出了几声惨绝人寰的叫声，在地上翻滚了几下，便晕死了过去，而见他受罚，其他魔物都不由得瑟瑟发抖起来。

“即日起退兵回尼卡罗，只留少数士兵驻扎在这片交界地，你们若是敢违抗我的命令，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收回了那三枚细针，魔将不屑地看了那副魔将一眼，便命令军队继续朝着尼卡罗撤退。

不过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他取出了那三枚细针，暗暗心惊。

之前那人类少女身上少说中了七八针，还持续了几个小时，一声都不哼，以至于他以为这种刑罚不算太残忍。

结果只是三针，他手下就顶不住晕死了过去……

这么看来，那少女的意志力，当真是可怕。

……

魔将城堡内。

“我身上的伤真的已经好了，倒是你的灵魂，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坐在自己的床上，薇洛丝抓着诺雅的小手，询问起她的情况。

自从诺雅命令那些女仆和守卫将她好好安置后，她就被带到了自己的卧室内，随后好几位医师轮流给她治疗，让她脱离了濒死的状态。

情况既然好了起来，她便也懒得装下去，直接给自己施展了一个治疗术，候补圣女薇洛丝便满血复活。

之后诺雅来找她，虽然看上去依旧没有劝说她父亲成功，但她还是给她也施展了一个治疗术，彻底治好了她的病。

Chapter 141

面对薇洛丝关心地询问，诺雅面露歉意，道：“我现在只知道我一点都不困，浑身也很有力气！就是，就是……”

“抱歉，我没办法说服我的父亲，自从和你认识之后，一直都是你在付出，我根本什么都帮不了你……”

她低垂着眼，望着那被少女抓住的小手，情绪低落了起来，而薇洛丝见此安慰道：

“你在说什么呢，朋友之间可不会计较这些，而且不是你的话，我说不定现在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可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了……”

自从知道薇洛丝留在这里一天，就会多受一天的折磨之后，诺雅心里对她的愧疚就拉满了。

而且事实就是如此，她帮她治好了病，让她感觉不再孤独，可她却没有任何办法回报薇洛丝。

她人言微轻，根本没法阻止她的父亲发动战争。

“小姐，魔将大人来了。”

女仆在门外敲了敲门，还未等房内的两位少女有什么反应，卧室房门就被推开，魔将走了进来。

“小雅，进攻瓦尔卡姆的士兵，都已经退回来了。”他双手抱胸，脸上难得能见到一丝喜色。

紧接着，他看向了床上的薇洛丝，带着几分威胁的语气说道，“还有这位，你也应该遵守承诺给小雅治病了吧？”

他本以为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后就会原谅他所做的一切，然而事实却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哼，她早在之前就治疗好我的病了！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说完，诺雅站起了身，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直接转身离开了卧室，魔将想要叫住她，但根本没用。

她根本就不想见他。

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的尽头，魔将发了会呆后，脸色就变得阴沉起来。

他扭头看向薇洛丝，冷漠道："既然治好了小雅的病，你就赶紧回你的瓦尔卡姆吧，这里不欢迎你。"

"我要在这里留上两日。"

出乎意料的，薇洛丝轻笑了一下，选择留下来住两日，这让魔将觉得她有些得寸进尺。

"我说过，这里不欢迎你，尼卡罗可不是你的家。"

刚想要发作，魔将想起了什么，忽然间就转变了自己的态度，道了声，"算了……"

他什么身份？跟一个俘虏计较？

而且这俘虏和他女儿的关系还算不错，要是他过于得罪她，他女儿知道了，恐怕更加会疏远他这个父亲。

想到这里，魔将一挥袖袍，冷哼一声走出了卧室，只是在即将彻底离开的时候，薇洛丝掩嘴一笑，道：

"你现在要是去找她好好道歉，说不定能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哦，诺雅缺的，只是你的关爱。"

"这种事情谁要你提醒？我堂堂尼卡罗的领主会不明白？"

魔将的语气依旧充满了上位者的傲慢，但他走路的方向却和之前完全相反，追上了诺雅离去的方向。

在这之后，薇洛丝就自由多了，偌大的城堡，除了一些事关机密的地方不能去之外，她几乎哪里都能去。

不过要说她最常去的，还是城堡的后花园了，毕竟这里的景色还不错，坐在秋千上还能看看故事书。

她其实很想要现在就回瓦尔卡姆，去问问雷克斯考核的最终结果，但很遗憾的是，她现在还不能离开这座城堡。

算算时间，教会的圣骑士应该快来了。

她做的这些事情，总得有见证人才行。

下午，还在后花园内赏花的薇洛丝，又一次见到了魔将。

没有之前的强硬，魔将双手背在身后，若有深意地说道：“今晚你再留一日，之前你答应给我女儿讲的睡前故事，还没有讲。”

“不只是今晚，我还会再多留一日的。”

魔将闻言，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但又似乎有些顾虑，张了张嘴，没发出任何声音。

薇洛丝一眼就看出他来找她是想要做什么。

这副愁容，很明显之前找诺雅后，诺雅没有原谅他，然后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她，让她劝劝诺雅。

只是先前他对她的态度很糟糕，这时候又要求她办事，显然拉不下这个面子。

想到这里，薇洛丝合上手中的书，明知故问道：“魔将大人，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空气中的氛围凝结了几秒，魔将在花丛边走了两步，这才说道：“……我女儿她，还是在生我闷气，你和她关系不错，所以……”

魔将没有说下去，但他想要薇洛丝所做的事情已经很明显，可尽管如此，薇洛丝还是歪了下脑袋，故作天真地问道：“所以什么？”

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措辞，魔将只能哼了一声，道：“你听得懂！”

“魔将大人若是不说清楚的话，我可能会误会的。”

“人类！”

到现在，魔将哪还不知道这是薇洛丝在报复他，那传闻中温柔善良的候补圣女，实际上背地里还有一点少女般的小腹黑。

也是，他都多大岁数了，还和十几岁的少女计较这些。

他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希望你能帮忙缓和一下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要是你愿意，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我可以帮忙，不过我不需要什么东西，毕竟我是她的朋友，这是我应该做的。”

魔将微微一愣。

薇洛丝的回答着实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本来还以为这少女会要点什么东西，让他肉疼一番，好报复他之前对她所做的一切。

结果到头来，还是善良得过分。

这么一对比，倒是显得他斤斤计较，小气极了。

“既然如此，你愿意留在这里几天，就留几天吧。”

留下这句话后，他便离开了后花园。

深夜，薇洛丝来到了诺雅的卧室内，因为怪病被她所治愈，所以今晚的诺雅也是准备入睡的。

床头的魔力灯散发着昏黄的暗光，薇洛丝坐在光芒之下，翻阅着手中的故事书，随后看向床上的诺雅，开口道：

“诺雅，你的父亲……”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其实也不怪他，之前生气，只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武断独行了，以前的他，根本不是这样。”

诺雅哪里不知道薇洛丝提起她父亲的原因，嘴上这么说着，她倒是对薇洛丝的了解更深了一些。

明明之前被折磨得那么惨，现在居然为了这点小事，帮她的父亲说话，如果换作是她，她才不会这么做呢。

那些她承受过的痛苦，她一定要狠狠地报复回来才是！

所以，她不是薇洛丝，哪怕她是人类，也做不成圣女。

薇洛丝的爱，让她总是能注意到外人的疾苦，却注意不到自身遭受的

苦难。

“不过他能来找我道歉，我也就原谅他了，之所以还装作生气的样子，只是不想要他知道我那么好哄就是了。”诺雅回道。

这是她的实话。

其实在知道她的父亲退兵之后，她就没有再怎么生气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父亲来找她几次，她都只能摆着一张臭脸。

她才不是那种一哄就会好的女孩子！

薇洛丝见她不再生她父亲的气，便也没有在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她问道：“你想要听什么睡前故事？”

“你过去的故事。”诺雅一侧身，双眼微亮，显然来了兴趣。

既然如此，那薇洛丝也只能宠溺一笑，勉为其难地讲起了她通过圣女初选，并且获得满分的故事了。

今夜，她便是在诺雅一次又一次的惊呼声和赞美声中悄然度过。

……

没有了魔物的继续袭击，瓦尔卡姆内不少人打扫起了倒塌的建筑，重新用魔法构建起了大楼。

一些伤者也被送往了医院，由还没有离开瓦尔卡姆的医生进行救治，好在魔物入侵的时间很短，这些伤者也算不上多。

只是城内大多数人不知道魔物们是否还会继续袭击，所以个个忧心忡忡，期盼着教会的援军赶快到达。

也就是在他们的这般盼望之下，一支五人小队在城外下了马，徒步进入了瓦尔卡姆内。

哐当哐当——

她们五人身披白金色盔甲，阳光落在她们的盔甲之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与此同时，盔甲部件之间的碰撞发出了不小的动静，引得不少路人投来了视线。

而其中一些人在见到了她们身上的盔甲后，不由得倒吸一口气，掩住

嘴小声说道：

“那是，那是天启教会的圣骑士！”

“圣骑士？那不是传说中连魔王军都奈何不了他们的骑士团吗？”

“是！就是他们！我以前见过那些盔甲！那上面还有教会的标志！”

骑士团一直都是天启教会手中的利刃，而其中的圣骑士团，更是利刃之中的利刃，他们的战绩，比起号称人类梦魇的魔王军都毫不逊色。

“再厉害也不过才来了五人，有什么用啊……”

“五人又如何？那为首的，好像是，是教会的天启骑士……”

天启骑士？

不知是谁说了这一句，众路人的目光瞬间汇聚在了这支小队的最前方。

那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子，她身上的白金色盔甲样式很特殊也很贴身，明显和其他四人臃肿的盔甲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她并没有戴头盔，强者的气息一览无余。

那是一对宛若蛇瞳般的双眸，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人敢注视她的眼睛超过三秒，那种被致命毒蛇盯上的感觉，足以令他们双腿发软，瘫倒在地。

“安全了，我们彻底安全了！”

欢呼声在人群之中响起，他们知道，天启骑士的到来，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胜利。

天启骑士是天启教会真正的底蕴，每一位天启骑士都拥有着骇人听闻的实力，魔物世界的普通魔将，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瓦尔卡姆的战争，竟然能引来一位天启骑士？

知道这点的路人，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四位圣骑士和一位天启骑士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瓦尔卡姆城主的耳边，他亲自率着一众高层来到了天启骑士的面前。

魔物间谍罗夫特也在其中。

他本想先确认一下消息，然后将天启骑士到来的消息传回尼卡罗，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刚随着城主梅德出现在天启骑士的面前，他就被那双毒蛇般的眼睛盯住了。

下一秒，就好像有毒蛇咬了他一口一样，他忽然感觉呼吸不畅，双腿发软，嘴里也开始不断地吐出大量白沫。

没过多久，他就倒在地上，永远失去了声息。

梅德和雷克斯相互对视了一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女子这才收回了目光，娇笑道：“他是魔物间谍，本就该死。”

她的笑声明明很柔美，但没有人会觉得安心，毕竟刚见面就杀了一人，梅德他们只会觉得她格外心狠手辣。

就像是真正的毒蛇一样。

“大人不愧是天启骑士，实力非凡……”

雷克斯壮着胆子想拍个马屁，但话说一半就被女子打断：

“我接到急令，说是尼卡罗的魔将率军进攻瓦尔卡姆，并且威胁教会交出候补圣女，所以，那些魔物呢？”

她如今见到的，可是几乎完好无损的瓦尔卡姆，一点都不像是即将被破城的样子。

见此，雷克斯也只好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而女子在听说魔物竟然威胁他们交出候补圣女后，再一次娇笑出了声。

“原来是这样，这些魔物的胆子可真是大呢，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都快要爬到教会头上了。”

……

“这时候撤退，简直就是昏庸至极！明明那瓦尔卡姆就快要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交界地，魔物军队驻守处，牛角副魔将狠狠地砸了手中的椅子，有些气急败坏。

没有打下瓦尔卡姆就算了，他还当众出了糗，这着实令他难以接受。

所以在醒来后，他就一直发脾气发到现在了。

“别生气了，魔将大人这么做，定然是有他的考量，再说那豺狼偷了兵符，假传命令，本就违反了规矩。”

红发男子倒是有些庆幸自家的魔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要不然无数魔物也会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

魔王和四大君主，根本就是靠不住的。

“什么狗屁规矩！我看啊，是魔将大人终究没了年轻时候的那份拼劲……”

“大人！大人！前面来了五六个骑兵，一路杀了进来，我们根本挡不住啊！”

就在这时，一个魔物士兵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大声地报告着突发情况。

闻言，长着牛角的副魔将提起武器就冲出了帐篷，一点都没有给红发男子阻拦的机会。

“骑兵？哼！找死！我正愁一肚子火，没地方发呢！”

在这个时候忽然冲进魔物军队大本营，显然不对劲，红发男子沉思了片刻，便匆忙冲出了帐篷，想要去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可还未等他靠近那战场，他就惊恐地发现那副魔将的牛角头颅已经被砍了下来，而提着头颅的，是一名身披白金色盔甲的优雅女子……

在看清那盔甲样式和上面的标记后，红发男子脸上的血色褪尽，不顾四周魔物士兵的异样眼神，极为狼狈地逃往了尼卡罗！

不，不会有错的，那是，那是天启骑士的盔甲！那个女子是天启骑士！

他必须要将这一切告诉魔将大人，让他赶紧逃离尼卡罗才行！

Chapter 142

然而可惜的是，等到红发男子狼狈地抵达魔将城堡时，他发现站在门口的守卫，正是人类教会的四名圣骑士……

天启骑士的速度，远超他的想象。

城堡内，几具仆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鲜血四溅，配合着幽暗的环境，颇有几分惊悚恐怖的感觉。

身着白金色盔甲的女子推开城堡大厅的大门，幽幽地走了进去，而大厅的最深处，魔将端坐于王位，神情万分凝重。

“没想到这场战争会引来人类教会的天启骑士，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雄厚的声音在大厅内回荡，似乎是想要给来者一个下马威，但女子脸色不变，依旧浅笑着向他走去。

“你的目标从瓦尔卡姆转变为我们教会的候补圣女时，你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魔物。”

来到距离王座约有十米的位置，女子停下了脚步，而魔将一拍座椅扶手，猛地站了起来。

“身为天启教会的杀手锏，你随意出动，真的不怕引来魔王他们的怒火？”

“只是死一个无关紧要的魔将，魔王根本不会在意吧？”

面对天启骑士，哪怕是魔将都感觉到了难以言喻的压力。

历史上，好几任魔王都对人类发动过战争，可无论前期有多少优势，后期总是被大贤者和各大人类联军击退，甚至死在她们手中的魔王都不少。

而天启骑士，就是人类联军中教会的最强力量。

和这样的强敌作战，他没有任何胜算。

“放了我女儿。”

本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女儿的生命，但女子闻言娇笑一声，妩媚地摆弄着自己的五指，道：“我会杀光这座城堡里的每一只魔物。”

“找死！”

“这就生气了？呵呵，你的情绪还真容易被挑动呢。”

很明显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魔将抽出长剑便朝着女子砍去，而女子也是顺手取出了一个鞭子，和他战在了一起。

可惜魔将的实力与她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仅仅几个回合，他就被长鞭抽得血肉模糊，那些原本骇人的魔法在女子面前也翻不起一点浪花。

单膝跪在地上，魔将任由自己的鲜血从脸颊流下，不知是不是女子的长鞭上带着毒，他发觉自己视线模糊，已经有点站不稳了。

“搏命？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有点大呢。”收起长鞭，女子居高临下地看着魔将，妖娆的眼眸中开始汇聚杀意。

“……我可以乖乖被你杀死，前提是你放过我的女儿。”

“你好像没有提条件的能力吧？”

握紧长剑，魔将一咬牙，本想燃烧自己的魔力，强行拔高自己的实力，但身经百战的天启骑士岂会猜不透他的心思？

啪——！

长鞭再一次落在他的背上，刚刚才凝聚起来的魔力瞬间散去，魔将也因为无力而瘫倒在了地上，鲜血从口中喷涌而出。

直到这一刻，他的心才沉寂了下来。

他的女儿和那些将领说得对，魔王和君主们才不会在意他们这些魔将的死活，他寄希望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魔物之间对于利益的追求更为露骨，在他死后，他四周的领地就会将尼卡罗瓜分，或者扶持一个傀儡领主。

【只要你能够拿下瓦尔卡姆，我便可以找医师来治疗你女儿的怪病，而且之后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他们会出手的。】

他们会出手的？

想起很久以前那人对他做出的承诺，他就忍不住自嘲了起来。

天真，他真的太天真了。

现在意识到这些，有些太晚了。

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天真，而白白送了性命。

女子右手一挥，柔软长鞭就变成了一柄修长的利剑，她高举利剑，似乎想要用它来刺穿魔将的心脏。

“不要杀我父亲！”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诺雅从一旁冲了出来，她泪眼蒙眬地跪倒在魔将的身旁，抓着他的手臂哭了起来。

“小雅？快回去！”

魔将艰难地从地上撑了起来，焦急地催促道，可诺雅像是没听见一样，继续朝着女子求饶道：

“他已经退兵了！求求你不要杀我父亲！”

“退兵？难道这就能抵消他犯下的过错？魔物就是魔物，思维可真是简单。”

女子可不会听任何魔物的求饶，她脸上再度露出了温柔的笑容，手中的利剑则横了过来，准备将她们斩为两半。

“你既然来了，那正好免得让我去找你，你和你那父亲，就一起死吧。”

“住手！”

又是一道少女声音传来，女子眉头一蹙，扭头看向了来者，而后者就像是刚赶来一样，气喘吁吁的，额头还冒出了不少香汗。

“骑士大人，求您放了他们！”

“你是？”

女子摆弄了一下手中的利剑，那阴险毒辣的目光，似乎是想要将面前的少女也一并杀死。

少女缓了缓，喘了口气，随后双手握住了胸口的项链，低头行礼道："我是候补圣女薇洛丝。"

"你就是那位被掳走的候补圣女？"

女子看了眼薇洛丝脖间的项链，在确认了她的身份之后，就像是做出攻击姿态的毒蛇收敛了自己的动作，那目光中的狠辣消退了少许。

"是的，他们将我带到这座城堡后，只是软禁了我，并没有亏待我，而他们掳走我的目的，也不过是想要让我给这位女孩治病。"

薇洛丝上前一步阻挡在了她和魔将之间，紧接着在魔将错愕的眼神中，她说起了这几日的经历。

"而且他们在带走我之前，就承诺魔物军队会驻守在瓦尔卡姆城外，并不会进攻，后来之所以进攻，是因为那位十夜会的使者。"

"他暗中偷走了魔将的兵符，私自调动军队进攻瓦尔卡姆，魔将得知后，才匆匆忙忙地赶往战场，命令军队撤退，并且杀死了十夜会的使者。"

这些话中虽然有真有假，但落入不知情的人耳中，恐怕只会以为魔将是一位重情义且遵守承诺的尼卡罗领主。

而这，也就是魔将最为震惊的地方。

他没有亏待她？

怎么可能？那些酷刑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更别说在豺狼偷走兵符之后，他想的可是用酷刑杀死薇洛丝。

要不是诺雅在那一天醒了过来，这位少女早就死了。

而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的她，现在竟然在救他们？

魔将低下了头，一只手狠狠握紧了拳头，心里五味杂陈。

女子沉默了片刻，随即饶有兴趣地询问道："你说的都是真话？"

"骑士大人可以用魔法查看我是否被操控。"

“就算是真话，你也要明白，你人类的候补圣女，这么做是在拯救这两只魔物，而魔物，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可是我治疗了他的女儿，这位魔将也答应我不再派遣军队袭击瓦尔卡姆，只要能够换来和平，拯救魔物又如何？”

薇洛丝上前一步，一点也不惧女子的威势。

“候补圣女的存在，不就是为了维护和平吗？安稳的边境对于人类世界来说尤为重要。”

“而且就算大人您杀了他们，尼卡罗也会有下一任领主，谁也不知道那位领主到时候会不会对瓦尔卡姆下手……”

说起这些的时候，少女就像是拥有了强大的信念，哪怕面前的女子是来自教会的天启骑士，她也不会有任何退让。

不过这在女子眼里，就是天真。

魔物的话，什么时候变得可信了？

“真是荒唐，你在我的面前救下这些魔物，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教宗，到时候你候补圣女的身份，都有可能保不住。”

“我不觉得这是错的，夺走他们的生命，并不能带来和平！如果教宗大人觉得我偏袒魔物，那大可以收回我的身份。”

“如果这位魔将后续违背了诺言，继续进攻瓦尔卡姆，这可都是你的责任。”

“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会主动辞去我的身份，踏上战场。”

薇洛丝的不卑不亢换来了女子的妥协，而她说的话则是让魔将呼吸一滞，诺雅眼中带上泪光。

为了救下他们，她这可是将自己的未来和前途，都赌在了他们的身上，魔将咬紧牙关，心中的悔意如潮水般涌起。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一个人类少女救下性命，甚至那位人类少女，还被他虐待过。

除此之外，他也算是明白她为什么说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了。

他一开始以为是她想要和诺雅增进一下关系，所以他虽然厌恶他，但为了诺雅，还是没有将她直接赶走。

可事实是她早就知道圣骑士会杀到城堡来了，她留下来，是为了救下他们……

人类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善良的少女，而他，又有什么资格得到她的拯救……

“你真的是因为她才退兵的？”

女子冷淡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他愣了一下，随后低头顺着薇洛丝的话，说道；

“嗯，她治疗好我的女儿，那我便答应退兵，只是那十夜会的豺狼心怀不轨，将我兵符偷走了，私自命令军队进攻瓦尔卡姆。”

“哎，真是麻烦，忙活了那么久，魔物都没杀几个。”

揉了揉太阳穴，女子叹了口气，言语中尽是可惜。

之后，她收回了利剑，只是阴冷地扫了魔将和诺雅一眼，便抓住薇洛丝的手腕转过身，接着说道，

“薇洛丝是吧？跟我走吧，回瓦尔卡姆，你的考核应该也结束了。”

“嗯。”

薇洛丝没有拒绝她，只是任由她牵着自己的手，离开城堡大厅，不过在即将出门的那一刻，她回头看向了魔将和诺雅。

魔将从地上站了起来，满眼都是感激之色，诺雅同样如是，只是她还踮起脚尖不舍地挥了挥手，泪水滑过了脸颊。

今日一别，再见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不过，在魔物的世界里，她薇洛丝也算是有了个朋友。

如果什么时候伪装失败被发现了，她或许还能逃到这里，寻求一下庇护。

当然，最好是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走出魔将城堡，天空中落下了刺眼的阳光，跨越种族，她刷满了魔将和他女儿的好感度，虽然魔力等级只提升了一点点，但她知道，大头还在后面。

瓦尔卡姆的人们要是知道了真相，他们的赞美虽然也只能让她的魔力等级提升一点，但只要量足够多，她说不定能够跨越七阶，抵达八阶的边缘！

从尼卡罗离开，回到瓦尔卡姆的时候，在城门口迎接她的队伍，不可谓不大。

城主梅德，大贤者蕾菈，梅维娜，还有一众关心她的将领士兵，甚至就连安吉和她的妹妹都来了。

在见到她没事之后，所有人几乎都同时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们从天启骑士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魔物军队的突然撤退，是因为薇洛丝？！

这一消息一瞬间便传遍了整个瓦尔卡姆，他们在知晓薇洛丝和魔将之间发生的故事后，薇洛丝的圣女之名更是流传在无数人的心间。

温柔善良的同时又不缺坚韧和聪慧，在随时都有可能惹恼魔将从而身死的情况下，还能逼得他撤下大军，承诺不再进攻瓦尔卡姆……

除了真正的圣女，他们根本想不到谁还能做到这一点。

夜晚，城主梅德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出席庆功宴的，除了已经匆匆离去的天启骑士圣骑士，瓦尔卡姆的高层几乎全员到齐。

金色的灯光照亮了每一个人的脸，不再像之前那样愁容满面，现在的他们面带欢笑，充满了希望的色彩。

作为这次战争的最大功臣，薇洛丝坐在了主位，这让一向谦卑的她有些红了脸，而且在她坐下之后，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圣女，其他人对她的称呼都改为圣女了！

就连大贤者蕾菈都是！

庆功宴因为准备时间不足，所以也算得上是草草结束，离开了宴会的薇洛丝被雷克斯带走，和他们同行的，还有芙洛菈。

来了，她最关心的考核成绩！

光看积分的话，现在的芙洛菈已经超过了她四五百分，她也没有了再次反超的可能，但她还没有输。

她之前一直猜测，这一次考核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候补圣女阻止这场战争，而七千分的规则又是最后一条规则。

所以，它很有可能会让成功阻止战争的候补圣女获胜。

毕竟成功阻止战争的贡献，永远比在战争中杀敌而赚取的贡献多吧？

雷克斯将她们领到了教会的教堂，此时正值深夜，皎洁的月光笼罩着这座教堂，为其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薄纱。

站在教堂大厅的讲台之上，他拿起了与考核相关的卷轴。

“战争只会赋予人们苦难，更是滋生仇恨与冲突的温床，第二场考核，除了考验你们的能力之外，希望可以帮助瓦尔卡姆摆脱战争的阴影。”

“所以，考核的最后一条规则……”说到这里，雷克斯还故意卖了下关子，看了薇洛丝一眼。

在见到后者面色平淡之时，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谁能阻止这场战争，谁就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薇洛丝看起来面色平淡，其实已经快要晕过去了。

这条规则，可是决定了她能不能活下去！她能不紧张吗？

而现在，她赌赢了。

谁阻止战争，谁便是最后的赢家，如果直到考核时间结束，战争也没有停息，那才会按照积分来决出赢家。

啪——啪——啪——

稀稀落落的掌声在大厅内响起，薇洛丝这时候才从紧张中回过神来，看向了一旁鼓掌的芙洛菈。

Chapter 143

虽然输掉了考核，但这位候补圣女丝毫没有气馁，相反，她轻笑着，打心眼里为薇洛丝感到开心。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胜过我太多了，你比我也更加适合成为这一届的圣女，所以我虽然还是有些不甘心，但祝贺你。”

早在这些天的接触中，她芙洛菈本人就已经被薇洛丝折服，后续还和她竞争，只是因为不甘就此放弃。

毕竟成为圣女，几乎是每一位修女的梦想。

不过她再怎么努力，她和她之间的鸿沟也是无法跨越的，这点她心里很清楚。

所以就算输了，她也输得心服口服。

“芙洛菈也很不错呀。”

薇洛丝也笑着回了一句，芙洛菈则双手抱胸，一点都不客气地说道：

“喂，距离成为圣女还剩下最后一场考核了，你一定要给我当上真正的圣女！这样的话，就算说出去，那我也是输给了圣女！”

“我会努力的！”

“最好是这样！”

年轻的战斗修女总是喜欢争强好胜，但薇洛丝知道，这是芙洛菈在鼓励她继续努力，成为真正的圣女。

她面带微笑，没有再说什么。

今夜，瓦尔卡姆灯火通明，劫后余生的经历往往会让人们彻夜难眠，而与此同时，薇洛丝所做的一切也彻底传遍了整座城市。

躺在床上，薇洛丝望着自己的双手，发觉体内原本停滞的魔力等级迅速增长，最后一跃来到了八阶初期。

魔镜上的水晶更亮了一些，心有所感的她对着自己施展了一下治疗术，金色的圣光汇聚在一起，照亮了整间卧室。

如果说，以前的圣光就像是星光一样零碎，那现在的圣光就是阳光，彻底摆脱了雏形的称呼。

她拥有了真正的圣光。

这样在施展治疗术的时候，金光洒落，她看上去或许更加像是传说中的女神，信徒们对她的崇拜也会更多几分。

光是想想这些，她的嘴角就翘得压不下去。

次日清晨，得到她即将离开瓦尔卡姆的消息，这座城市的居民都自发地走到街道上，依依不舍地送别。

也就是在这些人的簇拥之下，薇洛丝面带不舍地登上了马车，随后将脑袋探出窗外，眼眶微红地和他们挥着手。

这是告别必要的仪式，她候补圣女的形象可不能崩塌。

待得马车离开了瓦尔卡姆，她的视线里也见不到城内的居民后，她才端正地坐在车厢内，看向了身旁的蕾菈。

因为要离开瓦尔卡姆，所以出现在这里的并不是她的假身，而是她的真身，梅维娜作为她的女仆，自然就坐在她的对面。

她无法理解的是，蕾菈为什么也会上她的马车。

“你也要去教会圣城？”她问道。

“嗯，她临走前告诉我，克里斯蒂娜找到了可能解除我身上诅咒的办法，让我也去一趟圣城。”

“她”指的是天启骑士，那几位骑士在从尼卡罗回来后，就先离开了瓦尔卡姆，而克里斯蒂娜，则是天启教会的当代教宗。

大贤者蕾菈的身份地位和她差不多，说不定两人还是旧识，所以她直呼教宗的名字并不算冒犯。

可她薇洛丝不行，在提到克里斯蒂娜的时候，她还是得恭恭敬敬地称呼她为教宗大人。

否则审判所会请她吃禁闭的。

除此之外，薇洛丝还注意到了蕾菈话中的另一个信息。

“解除诅咒？那岂不是说你终于可以恢复所有实力了？这真是太好了。”

嘴上这么说着，其实她心里很是不舒服。

她好不容易把自己的魔力等级提升到了八阶，虽然可能依旧不是蕾菈的对手，但实力差距不会很大，甚至在神恩血脉的加持下，说不定真可以压制住蕾菈。

那可是她拿捏蕾菈的办法之一！

若是蕾菈解除诅咒恢复了实力，那这岂不是又成为了她的白日梦？

彻底恢复实力的大贤者，可比之前的天启骑士还要厉害许多。

“哪有那么简单，我体内的诅咒是魔王种下的，如果克里斯蒂娜真的很确信能解除它，就不会用上‘可能’二字了。”

蕾菈倒是显得淡定许多，其实这些年她已经找过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解开体内的诅咒，所以教宗的办法，她也不太抱有希望。

“说不定到时候，就是一场空而已。”

无论是什么，蕾菈谈论起来都是一副冰冷的态度，可薇洛丝知道，她表面淡然，实则内心总是会低落。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她伸出手，抓住了蕾菈的手，轻声道：“总会有办法的。”

低头看向少女纤细的五指，蕾菈迟疑了一会，随后将自己的手缩了回来，紧接着，她扭头看向窗外，许久后，呢喃道：“但愿吧。”

手中空落落的，薇洛丝能察觉到蕾菈的拒绝，她暗中冷哼了一声，只道蕾菈是真难攻略。

不过再难攻略，她也不会放弃，毕竟她看中的，目前还从未失手过！

呆呆地望着窗外，蕾菈不知是想起了什么，轻声自言自语道：“人是

人，魔物是魔物，在一起也只会触犯禁忌……”

“什么？”

薇洛丝眨了眨眼，没有听清她所说的话，而蕾菈也摇了摇头，收回了眺望窗外的目光。

“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见她不想在这种事情上聊下去，薇洛丝也换了个话题，说道：

“说起来，你答应过我，要给我讲你以前的故事，现在就是不错的时候哦，反正我们想要抵达圣城，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我以前的故事？那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可我想听。”

蕾菈不觉得自己以前的经历很精彩，说出来也只会令人昏昏欲睡，而薇洛丝却抓着她的胳膊，摇晃了两下，似乎是想要撒起娇来。

“那好吧，我就说给你听。”

回忆起从前，蕾菈将自己从小的故事娓娓道来，而一路上，她们都是这么度过的，只有缩在角落里的梅维娜，感到了意外的孤独。

听着薇洛丝和蕾菈之间的交谈，她就觉得自己像是个电灯泡，衬托她们的氛围来的。

也许，她不应该坐在车厢里，她应该和那车夫坐一起，把二人世界留给她们。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马车经过了几个传送阵，来到了一片硕大的湖泊前方。

“前面不远处就是教会圣城了。”薇洛丝撩开了窗帘，对着视线尽头的湖泊说道。

这片湖泊称之为圣湖，一眼望过去，它的大小简直就像是海洋一样，望不到尽头，而教会圣城，就建立在圣湖的湖心，是一座同样庞大无比的城市。

在圣湖的四周，建立八座巨大的神像，薇洛丝现在就能看见正前方的

一座，在它的脚下，是通往教会圣城的道路。

她很久以前伪装成修女的时候，居住的地方就是教会圣城，而在这里住久了，倒也让她有了几分家的感觉。

在她回忆之际，蕾菈忽然面色一冷，拉住她的胳膊就往自己身边一扯，同时施展魔法保护住了她。

“小心！”

话音落下，漆黑的镰刀直接将车厢从中间一分为二，威力巨大的刀光也在地上劈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轰——

车厢因为被切开，倒在了地上，梅维娜狼狈地从车厢中滚了出来，沾染了一身尘土，而薇洛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胳膊上的细嫩肌肤都在地上划出了几道血痕。

唯一没事的，就是蕾菈。

她此刻抬着头，紧紧地盯着天空中的那道黑影。

那黑影不太像是人类，或者说不太像是生灵，它的身影几乎是由黑色的魔力构成，手中的镰刀也是如此。

狂风吹过，它的身影就被拉得很长，像是燃烧跳动的火焰。

从刚才短暂的接触来看，它的魔力等级应该在八阶，这种水平的敌人，蕾菈面对起来也得格外慎重。

“你是谁？”

她冷声询问，同时双手汇聚寒冰魔法，随时准备和这道黑影战斗，可令她没想到的是，那黑影只是桀桀怪笑了一声，便随风而散。

在原地防备了一会，确认它真的离开后，蕾菈才散去了魔法，也在这时，梅维娜揉了揉娇臀，走到了她的身边。

“这怪物到底是谁？”

“不清楚，但她的目标，是薇洛丝。”

蕾菈看向了地上的少女，在见到后者脸色发白之后，忍不住问道：“没受伤吧？”

“……没有。”

薇洛丝从地上爬了起来，拍拍衣裙上的尘土后，就用治疗术治疗好了自己的伤口，众人见她没事，便将注意力放在了破碎的车厢上。

她们不知道那怪物的来历，可薇洛丝知道，或者说，在见到那怪物的第一眼，她就想起了魔镜的试炼。

她利用魔镜的时候，魔镜也在想办法吞噬她，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将她扯入魔镜的空间内，让她对上实力不断增长的少女。

那少女好像就是镜中的她，每一次试炼都是生死之战。

她之所以要成为圣女，便是想要碾压镜中少女，甚至找到办法真正的掌握魔镜。

所以，在见到黑影的那一刻，她就知道，它绝对就是镜中少女，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她不断变强的动力。

只是这一次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实世界？又为何会变成黑影这种模糊的形态？难不成是魔镜试炼变了？

不管怎么说，她都不想再遇见它第二次。

马车被摧毁，薇洛丝本以为她们得徒步前往教会圣城，没想到的是，车夫竟然会修补马车的魔法，只是在原地稍等了片刻，一辆完整的马车就重新出现在了她们的面前。

“载你们这些客人啊，马车总是很容易被破坏，要是不学点这样的魔法，我这车夫年纪轻轻，就得负债几百枚金币！”

面对车夫的抱怨，蕾菈当做没听见，薇洛丝也学着她，一句都不回。

以前的她或许还能给车夫一点辛苦费什么的，现在她身无分文，什么也给不了，最好的选择就是闭口不言。

修好的马车依旧朝着神像底下奔去，在通过圣城护卫的盘查之后，湖中的道路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马车也经过这条道路，进入了教会圣城。

教会圣城很大，和这座城市相比，帝国边境瓦尔卡姆就像是小镇一般，不值一提。

因为是教会的圣城，所以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几乎都是天启教会的信徒，街道上来往的行人穿着大多也都以黑白为主。

整座城市中，为了方便信徒做礼拜，分散着五座教堂，圣城中心的为主教堂，东西南北则为分教堂，她们的目的地，就是北边的分教堂。

随着车夫一扯缰绳，马车缓缓地停在了北教堂前方，薇洛丝打开车厢门，提着裙摆优雅地走了下来，而在她的前方，三人却早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为首的是一位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者，他手持一根拐杖，面带微笑，看上去并不算太老，身上披着的长袍垂地，主体为白色，样式格外尊贵。

他是教会的枢机主教之一，名为罗德尔，薇洛丝当年能进入教会成为修女，其中就有他的功劳。

至于另外两人，一人是罗德尔的助理，另一人则是北教堂的主教，管理北教堂的大部分事务。

枢机主教在这里等人，他们这些地位没他高的人，自然也得跟着他在这里等，否则多半要被他穿小鞋。

从马车上下来，薇洛丝第一眼就见到了老者，立马面带笑容欠身行礼道：“罗德尔主教大人！”

不知是想起了什么，罗德尔老脸一笑，摸了摸自己的胡子，一脸骄傲地说道：

“薇洛丝啊，我就知道你能赢下那两场考核，所以才让你去参加的，果然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看错人！”

“这都要归功于主教大人您，若不是您的教导，也不会有现在的我。”嘴上谦卑地说着，薇洛丝心里一阵吐槽。

前些年她和罗德尔接触时间很长，在他人面前的时候，这位枢机主教是德高望重，同时又有些和蔼可亲，其实私底下，是个老不正经。

枢机主教是个很繁忙的职务，罗德尔却悠闲得很，他自己能不干的事

情，绝不会自己干，教条的空子，他也是能钻就钻，且不会让人抓住把柄。

她参加圣女考核，这罗德尔一开始对她说的是重在参与，凑个人数就行，结果她赢了两场，现在倒是改口说没看错她了，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当上枢机主教的。

Chapter 144

不过吐槽归吐槽，薇洛丝表面上依旧对罗德尔拥有足够的恭敬，毕竟这位枢机主教以前也帮过她不少忙，关系还算不错。

“蕾菈大人。”

罗德尔朝蕾菈点点头，简单地打了声招呼。

作为人类大贤者，蕾菈在教会圣城的知名度可比在偏远地区高多了，居住在这里的人类几乎都认得蕾菈。

“虽然一路来到圣城很劳累，但还是坚持一下，跟我去神授大厅拜见教宗大人吧，她等你很久了。”

“是。”

拜见教宗可不能怠慢，哪怕坐了一路的马车很是疲惫，薇洛丝一行人也还是跟着罗德尔上了另一辆马车，直奔神授大厅而去。

神授大厅在圣城主教堂的后方，是教宗处理事务的地方，梅维娜作为候补圣女的女仆，没有资格进入神授大厅，所以她就留在了外面。

这样也好，她毕竟真身是魔物，如果一不小心在大厅内露了馅，薇洛丝也要跟着她一起完蛋。

进入神授大厅，地面铺着一层金色的地毯，两旁是白玉雕成的各种雕像，他们姿态各异，但表情大多凌厉非凡，恍惚之间，好似散发着无尽的神威。

和他们相比，薇洛丝一行人就显得格外渺小。

心脏怦怦狂跳起来，少女跟在罗德尔的身后，一步一步地朝着大厅最深处走去，而待到罗德尔停下脚步，少女低头弯腰行礼道：

“修女薇洛丝，拜见教宗大人。”

教宗是神明认可的教会最高领袖，按照礼仪，她目前的身份是不能够直视教宗的，否则算是对教宗的不敬。

“直起身子吧，顺便抬起头，好好让我看看你的脸。”

闻言，薇洛丝才直起身子抬起头，看向了大厅主位上的教宗。

教宗穿着一身白金色长袍，头上戴着金丝冠冕，手中还握着象征着无上地位的权杖，看上去雍容华贵，难以令人生起冒犯之心。

她在打量教宗的同时，教宗也在打量她。

薇洛丝在成为候补圣女之前，就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修女，要不是有枢机主教罗德尔的提携，她现在可没有资格站在神授大厅，拜见教宗。

所以今日是教宗克里斯蒂娜，第一次见到薇洛丝。

“不错不错，眉眼温柔，气质圣洁，是成为圣女的不错人选，罗德尔，你能找到这样的修女，不愧是我看重的枢机主教。”

联想到薇洛丝这两次考核的成绩，教宗笑了笑，对少女很是满意，而罗德尔则摸了摸胡子，谦卑地回道：

“教宗大人谬赞了，这一切都是女神的安排。”

“薇洛丝，上前来。”

听到教宗呼唤自己，薇洛丝双手交叠放在腹前，举止优雅地走向教宗，最终在距离教宗两三米的位置停了下来。

教宗因为是坐着的，为了不让自己高过教宗，她还特意半跪在地上，就像是帝国之中拜见女王的骑士。

暗中点了点头，教宗克里斯蒂娜看了身旁一眼，身着修女服的神官便托着盒子走到了她的面前。

盒子里装着一件饰品，从样式来看，是戴在额前的眉心坠，在金色丝线一般链条的最下方，吊着一颗泪滴状的金色宝珠。

教宗轻轻挥了挥手，金色宝珠便分裂成了五份，其中一份飞到了薇洛丝的面前，被她用双手接住。

“这是眉心坠，是历代圣女代表身份的宝物之一，只是因为考核还没结束，还没决出真正的圣女，所以它被我分为了五份。”

“它也是你们参加最后一道考核的身份证，好好保管，别弄丢了，弄丢了可没办法补。”

教宗笑意盈盈地解释道，薇洛丝也低头道了声是，态度十分恭敬。

说白了，这碎裂的眉心坠，就是她们这些候补圣女的身份象征，能被分为五份，也就意味着走到最后一道考核的候补圣女，有五位。

别看五位候补圣女好像很多，但这已经是大浪淘沙之后，仅存的几位候补圣女了。

天启教会是人类世界的第一教会，其下修女无数，而只要是修女，就没有不想成为教会圣女的。

可绝大多数修女，连评选候补圣女的资格都没有。

就算评选上了，她们之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也会倒在前两场考核，可以说能走到最后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等到最后一道考核结束了，评选出了真正的圣女，眉心坠才是合一，作为代表身份的宝物，赐予真正的圣女。

“薇洛丝，你二选结束得很快，其他一些候补圣女还在考核中，所以近些日子，就在城内先生活一段时间吧。”

“恰巧最近城内的信徒也经常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你可以去帮他们解决解决，顺便扩大一下你的名声。”

教宗的提议让薇洛丝退回罗德尔身边后道了声是，二选考核的期限应该是两个月左右，而她阻止了战争，提前结束了考核，所以才提前来到了教会圣城。

但其他候补圣女不同，二选考核还未结束，无法赶到教会圣城。

薇洛丝的理解是，等她们都到了教会圣城，才会开始最后一轮考核，在此之前，她可以在城内休息。

“是，教宗大人。”

“路途遥远，你一定累坏了，就这样吧，你先回去，其他的，等那些候补圣女来了再说吧。”

挥挥手，教宗也没有其他想说的了，罗德尔便带着薇洛丝一同告退，只留下蕾菈一人还站在神授大厅之内。

因为大贤者的地位不比教宗低，所以她也不需要给克里斯蒂娜行礼，微微颔首便代表打过招呼。

在薇洛丝她们离开之后，克里斯蒂娜从主位上站起身，示意蕾菈跟上自己，随后她离开大厅，坐上马车，前往了位于圣城西部的高塔。

这座高塔是魔法师汇聚之地，一般称之为法师塔，她们在其内相互交流魔法，或者是传道授业，可以说是魔法师的圣地。

教会圣城的法师塔有十一层之高，从第八层开始，这里生活着的魔法师就变得寥寥无几，再往上，基本已经很难再见到人影。

和蕾菈一同走过十层的楼梯，她们来到了法师塔的十一层。

站在门前，克里斯蒂娜轻声说道："这次应该真的可以解除你身上那道魔王诅咒了。"

"是吗？"

蕾菈不置可否。

这句话，在过往的几年里，她听得太多了，而且每一次换来的都是失望。

她已经很难再相信这样的希望了。

克里斯蒂娜也没有在意她的想法，她轻轻敲了敲门，随后直接推门而入，教宗披着的长袍拖在地上，兴许是因为魔法，它并没有沾染上任何一丝灰尘。

大贤者蕾菈本身也是拥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长袍的，她的尊贵可一点都不比教宗少，只是在中了魔王诅咒之后，她就可以说是半隐退了。

大贤者本应该处理的事务，她已经许久都没有搭理了。

法师塔的十一层和其他层都不一样，这里的地面虽然还是木板，但天花板却是无尽星空，这里的魔法书籍就像是一颗颗星辰一样，飘浮在其中。

“来了？”

苍老的声音从星空深处传来，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从中现出了身形，教宗克里斯蒂娜见到了她，微微点头行礼：“先贤大人。”

蕾菈同样行礼表示尊敬，眼前的老婆婆能被称之为先贤，不仅是因为她的实力深不可测，更是因为她的年龄。

没有人知道她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人们只知道她知识渊博，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可这份无所不知，终究也是遇到了挑战。

“我研究了诅咒数百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厉害的诅咒，不过只要是诅咒，就一定会有破解的办法。”

先贤浑浊的目光中闪过一道微光，她自从知晓大贤者身中魔王诅咒之后，她就在研究那道诅咒，如今终于是有了点办法。

她摊开满是皱纹的手掌，一道金光于她的手掌心亮起。

“这是昔日女神留下来的一缕恩赐之光，它可以驱散世间一切阴暗的力量，而我可以施展魔法将它种在你的体内，只要让它慢慢成长，它散发出的光芒就可以驱散你体内的诅咒。”

克里斯蒂娜双眼一亮，道：“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

魔王的诅咒再厉害，不可能敌得过女神的力量，更别说是女神留下来的恩赐之光。

不过蕾菈没有高兴得那么早，她看向先贤，淡淡问道：“代价是什么？”

“在它成长期间，你需要解开体内的诅咒封印。”

“解开封印？这么做的话，那股诅咒偶尔会混乱我的意识。”

魔王的诅咒可不只是压制她的魔力，那邪恶的气息会时不时混乱她的意识，让她短时间内失去自我，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蕾菈这些年特意施展封印术，将诅咒上那股邪恶的气息封印了起来。

如果先贤的办法要让她解开封印的话，她不知道混乱的自己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不过她的担忧先贤早就想到了，她解释道：

“圣光可以短暂地压制住那股气息，而且女神留下的那缕恩赐之光，它成长的养料也是圣光，所以你必须找一位拥有圣光的修女同行。”

圣光同样是女神的恩赐，只是远远比不得先贤手中的恩赐之光，但它用来压制魔王诅咒里的邪恶气息，还是可以做到的。

更别说，想要恩赐之光发挥作用，圣光必不可少。

拥有圣女的信徒虽然少，但天启教会内还是有几位的，以大贤者的身份请求她们，她们定然很愿意配合。

只是蕾菈还是有点忧虑。

“……它一定能成功驱散魔王的诅咒吗？”

“当然可以，只是这其中会不会有变数我也不清楚，毕竟女神留下来的恩赐之光，岂是我们这些卑微信徒能够完全掌握的？”

这也是先贤最拿不准的地方了，恩赐之光入体后会不会有很大的变数，其实她也不清楚。

可不管怎么说，这是目前驱散魔王诅咒的唯一办法。

如果再不解除诅咒，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就不好说了，毕竟大贤者之位，不能悬而不决那么久。

觊觎这个位置的人有很多，哪怕他们现在实力不足，内心的贪婪也会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夺得这个位置。

“这是当下唯一的办法了，不要错过了，蕾菈。”

克里斯蒂娜更倾向于同意先贤的办法，尝试将恩赐之光融入身体，就算真的有危险，那也比现在一尘不变来得好。

而且……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她沉声道：“时间可不等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

另一边，在离开神授大厅，又和枢机主教罗德尔告别之后，压在薇洛丝肩膀上的重担一下子轻了很多。

教会圣城内有她的家，站在眼熟的别墅面前，她张开双臂感慨了一下，随后打开大门，换上拖鞋，二话不说就冲到了客厅。

纵身一跃，她整个人都陷入了柔软的沙发之中，温暖舒适。

几个月不见，她甚是想念这个住了好几年的家，而沙发似乎也滋生了她的懒意，教宗让她这些天去解决信徒困难什么的，她只想当做没听见。

梅维娜则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换上拖鞋后四处打量着这座别墅，在注意到这栋别墅的装饰比她以前住的更为奢华后，她忍不住赞叹道：

“好漂亮，比之前的都要好看很多。”

“那是当然，这里可是教会圣城，别说是瓦尔卡姆，就连萨拉帝国的帝都，都远远比不上这座城市！”

吹嘘了一下自己的住所，薇洛丝又陷入了沙发中，享受着柔软来到的舒适，而梅维娜则上了楼，在她的安排下，给自己的房间铺床。

以后，她梅维娜就住这里了。

叮咚——！

“来了来了。”

也就在她铺床的时候，大门的门铃声响起，薇洛丝无奈地从沙发上，踩着拖鞋疲惫地来到大门口。

打开大门，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身白裙的蕾菈。

“诶？蕾菈？你怎么来了？”

她记得蕾菈之前不是和教宗一起离开了吗？诅咒那么快就解除了？

在她疑惑之际，蕾菈一只手挽起耳畔的发丝，默默地瞥开看向她的目光，似乎藏着一抹难以察觉的羞意，提议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以后我们同居吧。”

薇洛丝握着门把手的动作一顿，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大脑短路了片刻。

随后，她一歪脑袋，金色的瞳孔中充满了年少的清纯。

“……哈？”

Chapter 145

“所以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圣光才能解开体内的诅咒？”

坐在沙发上，薇洛丝望着对面的蕾菈，如是问道。

在听到蕾菈想要和她同居之后，薇洛丝就请蕾菈进入了客厅详聊，在这之后，蕾菈也给出了具体的理由。

她想要解除体内的诅咒，就需要用圣光喂养体内的恩赐之光，身边自然就需要一位拥有圣光的修女。

之所以想到薇洛丝，是因为她们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而且薇洛丝也没有护卫，还被怪物盯上了。

她如果和她同居的话，还可以顺带保护她的安全。

“嗯，这不太像是短期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我才提议和你同居，除了这个，我们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也可以保护你的安危。”

这是蕾菈的想法，而薇洛丝的想法就和她完全不同了。

同居？

这岂不是意味着她有足够多的时间接触蕾菈？攻略她的可能性也高了不少？

而且同居诶，说不定她只需要三言两语，或者耍点小计策，就可以把蕾菈骗上床，和她一起大被而眠！

“当然可以！我家还蛮大的。”

没有拒绝的必要，薇洛丝说话间还悄无声息地看向了蕾菈裙摆下的大腿，那雪白的肌肤光是看着她就忍不住想去摸两把。

可她还是忍住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摸不了，是为了以后能够乱摸。

一时爽和一世爽，薇洛丝觉得自己还是能分清楚的。

“梅维娜卧室的旁边是一间空房，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可以住在那里。”

“打扰了，我先去整理房间吧。”

没有注意到薇洛丝落在她大腿上的视线，蕾菈端庄地从沙发上起身后，就径直走向了客厅外的楼梯。

“对了。”

不过刚走了几步，她就回过头，朝着薇洛丝眉心一指，一道淡蓝色的光芒就钻入了少女的脑海。

“这是守护魔法，如果你遇到了什么生命危险，和以前一样会触发魔法保护，我担心我诅咒发作后，会对你下狠手。”

摸了摸自己的眉心，薇洛丝知道这是蕾菈第二次给她设下守护魔法了。

第一次她是用来保护达伦妻子的坟墓，第二次很有可能会用来抵挡蕾菈的攻击。

毕竟诅咒发作后的蕾菈，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放心吧，我一定会配合好你，将你体内的诅咒驱散的。”薇洛丝做出了自己的承诺。

在驱散诅咒这方面，她不会作假，也无法作假，只是她有信心，在蕾菈恢复所有实力之前，她一定能将她彻底拿下！

大贤者大贤者，说到底，就是一张实力超绝的白纸，她或许对魔法这方面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理解，但在情感上，她绝对一窍不通。

说白了，就是单纯女子。

虽然她薇洛丝对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实操经验，但她懂得多呀，前世研究过那么多恋爱小说，这方面的理论她可是直接拉满了！

所以，对付这样的单纯女子，她恋爱大师薇洛丝不是手到擒来？

同居？

呵呵，进了狼窝，就别想逃走了！

走出客厅的蕾菈脚步顿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自己背后一寒，好像是被谁给盯上了一样。

真是够奇怪的。

在她前往自己的卧室之后，薇洛丝想到了什么，同样上了二楼，来到了梅维娜的房间。

进入房间，她轻轻地关上了房门，随后一只手放在自己唇前，示意梅维娜放低自己的声音。

“嘘，梅维娜，大贤者蕾菈以后就和我们住一起了，所以不要那么随意露出自己魔物的本体了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前住所只有她们两个人居住，所以梅维娜有的时候会在住所内露出部分自己的本体，放松一下。

而且她是魔狼，就算伪装成了人类，她魔狼的本性还是很难改变的，不注意的话，会很容易就露出马脚。

在大贤者面前暴露她魔物的身份，光是想想，薇洛丝就觉得一阵头疼，要是那时候她还不在家，那就更加威胁了。

很可能等她回来的时候，她就只能见到一具魔狼的尸体，以及举着剑质问她的蕾菈。

“大贤者？”

轻声念叨了一句，如果梅维娜长着两只狼耳朵的话，此刻肯定已经耷拉了下来。

大贤者和她们魔物的威压比人类还强烈，站在她的身旁，感受着她冷酷的气息，梅维娜就会双腿发软，忍不住想跪下来。

她的鼻子异常灵敏，能从蕾菈的身上嗅到无数魔物的鲜血，其中绝大多数甚至都是实力远超她的可怕魔物……

杀神，她在她眼里就是一位活脱脱的杀神，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对她就已经充满了畏惧。

“我会尽力的。”梅维娜面无表情地说道。

有时候，面瘫也是不错的，至少不容易让人看出她的破绽。

在叮嘱完梅维娜后，薇洛丝就离开了她的房间，简单地做了些晚餐，吃完后，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在自己卧室内磨蹭了一会，薇洛丝抱着睡裙进入了浴室。

放完温水，她脱下衣裙，伸着脚尖坐入了浴缸之中。

这里虽然不像之前魔将城堡一样，拥有大得夸张的浴池，但小小的浴缸更好能够容纳两个人，就好像是特地为情侣准备的。

情侣？

如果她让蕾菈爱上了自己，那她们之间不就是情侣了吗？那这座浴缸……

抱紧了自己的双臂，薇洛丝红着脸低着头，脑海中浮现出些许幻想。

……

【我要进来了哦。】

浴室的灯亮着，里面隐隐约约传出来一些水声，少女不管不顾地推开浴室大门，走了进去。

哗啦啦——

一时间，浴缸之中的女子缩着身子，抱紧了自己的双臂，轻声道：【我还没洗好……】

【那正好一起洗。】

少女嘴角一勾，一边朝着浴缸走去，一边解开自己衣裙的扣子，任由它们划过自己的娇躯，掉落在地上。

待得她来到女子背后时，她身上已经一丝不挂。

女子似乎是有些羞涩，即便如此，她都没有回头看向她，而是默默地低着头，用垂下的银发遮住她的侧脸。

可她越是如此，就越是令少女感到欢愉。

她来到女子背后，轻轻地撩开了她一侧的发丝，随后伴随着浴室的水汽，她吻在了她的脸颊上。

女子一惊，下意识地想要推开她，但很快她想起了什么，只是俏脸微红地扭开头，不去看她，而少女见此，得寸进尺了起来。

撩起发丝的手一路下滑，山峦叠嶂，同时狭小的浴缸中多了一具雪白的娇躯，哗啦啦的水声也越发大了起来。

鱼水之欢，或许不过如此。

……

咚——！

浴室外传来的声响打断了薇洛丝的幻想，她拍了拍自己微红的脸颊，扭头看向了浴室之外。

咚咚咚——

有些凌乱的脚步声？

深夜了，她的住宅里，怎么会有凌乱的脚步声？难道是蕾菈的？

疑惑间，她从浴缸中起身，在简单地擦干净自己身子后，她穿上了浴巾，打开了浴室的大门。

夜晚的寒风吹过，薇洛丝紧了紧身上的浴巾，在左右张望了一下后，她见到了走廊上弯着腰，一只手撑着墙壁的蕾菈。

“蕾菈？”

从背影看，她身子好像是有点不舒服。

听到了她的呼唤，蕾菈转过了身，她另一只捂着胸口，似乎是有些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见到她的双眼后，薇洛丝心头一跳。

原本清冷的淡蓝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侵略性的血红色。

在看见薇洛丝之后，蕾菈径直冲了过来，少女想要躲闪，但根本来不及，下一秒，她被她抓住了手腕，一直推到了浴室的最深处。

扑通——！

浴室最深处是浴缸，少女摔进了浴缸，除了大腿和脑袋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被浴缸中的温水淹没。

“蕾菈，你，你怎么了？”

少女不解地询问了一句，然而蕾菈根本没有搭理她，浴室的大门被风带上，蕾菈喘了两口粗气，一把抓住了浴巾的边缘，想要将它扯掉！

“你，你……”

少女可不会那么轻易让她得逞，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将浴巾保了下来，只是裹身的浴巾已经变得很是松软，再扯一下，她便会一丝不挂。

蕾菈见她反抗，血红的眼眸中闪过一道暗光，她不再强行扯下她的浴巾，而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浴缸之中的少女，威胁道：

“薇洛丝，你也不想最后一场考核过不去吧？”

她说话的语气明显不是蕾菈平时说话的语气，清冷平淡的感觉不再，取而代之的强烈的欲望和邪性。

“……什么意思？”

“教宗和我认识很久了，我只需要在她的耳边多说几句，你的考核资格多半就会被取消，说不定还会背上各种污名。”

“所以，薇洛丝，你真的要反抗我吗？”

蕾菈以前不是没有威胁过她，但她很清楚，那时候的她是为了她这个候补圣女好才故意威胁的。

而现在，她威胁她，是为了自己的欲望。

注视着她眼中的血红，薇洛丝知道，蕾菈的诅咒发作了。

封印压制诅咒那么多年，如今一解开，诅咒就迫不及待地发作了，现在的她，只需要按照之前说好的，施展圣光就能够让蕾菈脱离这种状态。

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和蕾菈同居的目的，一是帮助她驱散体内的诅咒，二是为了攻略她，现在不就是攻略她的绝佳时机吗？

只要让蕾菈对她产生愧疚，对她身子下手，清醒过来后，她就没有办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她一定会选择弥补她的，而爱情，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碰撞出来的火花！

想到这里，薇洛丝护住了自己的胸口和浴巾，咬了咬唇道："蕾菈不会这么做的，你根本就不是蕾菈！"

"哼哼，我就是她，她就是我，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是她隐藏在深处的欲望，是她埋藏起来的阴暗面……"

蕾菈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妖艳的红唇，目光中的侵略越发不加以掩饰。

诅咒将她心底里的欲望不断扩大，以至于压制住了她的意识，让她做出了平日里根本不可能做出的行为。

"薇洛丝，你不是很清纯圣洁吗？今晚我就要玷污你，在你的体内留下我的记号，让你彻底怀上我的孩子！"

说完，她伸出手抓住了少女的浴巾狠狠一扯，完美无瑕的胴体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昔日的冰山美人变得疯狂起来。

为了防止少女乱动，她用魔法捆住了少女的双手，随后就和少女之前所想的一样，狭小的浴缸，挤进了两个人。

不过并非所有的都和少女幻想的相同，蕾菈的身子现在很冷，即便有着温水，薇洛丝依旧觉得很冷。

不仅如此，这种状态下的蕾菈很粗鲁，许久前和魔女实践中学会的手法，可谓是一点都没有。

为了增加蕾菈清醒后的愧疚感，薇洛丝只能配合地小小地惨叫了两声，毕竟她怕叫得太大声，把梅维娜叫来了。

浴室的灯光是冷色调的白色，浴缸不算高，但缸中的水总是一波一波地溢出来，哗啦啦的水声也远大于以前。

洁白的浴巾落在了地上，浴缸中的少女下意识地弓起了后背，翘起了脚尖，随后整个人瘫软在了池水之中。

而蕾菈则从浴池中起身，知道甜点吃完了，该上点正菜了。

可这令意识有点混乱的她陷入了沉默。

该怎么上正菜呢？以前的她就算是和魔女做，也只在幻境中上过正菜，现实里还未曾触及过……

而且那种魔法，她现在脑子很乱，有些记不得了。

扫视了一下浴室，她忽然见到了换洗衣物旁，有着一根细长的、圆圆的晾衣杆。

随着她的视线望去，薇洛丝自然也见到了那根晾衣杆，这一瞬间，她忽地惊恐起来，下半身也隐隐传来一阵幻痛。

她，她不会是想……

娇躯哆嗦了一下，趁着蕾菈还未拿到那根晾衣杆，她急急忙忙地施展出了圣光。

金色的光芒一瞬间将浴室笼罩，蕾菈痛苦地捂住了脑袋，不一会儿，眼中的血红消退而去，清冷的淡蓝色重新出现。

Chapter 146

在驱散了诅咒发作带来的影响后，蕾菈娇躯一软，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捂着胸口微微喘气。

薇洛丝从浴缸中起身，顾不得身上未干的水滴，她拽起一旁干净的浴巾就挡在自己胸前，随后蹲在蕾菈的身旁，伸出手摸向她的额头。

“你现在好点了吗？”

明明除了蕾菈，薇洛丝也是受害者，但善良的少女就是这样，无论发生了什么，她第一个关心的，永远都是其他人。

一把抓住了少女伸过来的手腕，蕾菈侧头看向她，额前落下的细微发丝透露出了女子的疲惫和脆弱。

“抱歉，我竟然对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诅咒发作之后的事情，她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刚刚差一点，她就破了少女的身子，犯下无法弥补的大错。

“没关系，那不是你的本意。”

“弄脏了你的身体，不好意思，你先重新回去洗澡吧。”

“蕾菈？”

少女呼唤了一声她的名字，但蕾菈没有太多反应，她单手抱着自己的臂膀从地上起身，背对着少女朝着浴室门口走去。

“……我想一个人静静。”

昔日的冰山美人好似不愿意再伤害到其他人，选择了短暂的逃避，她要将她自己锁起来，一个人面对孤独和寂寞。

薇洛丝起身，抓住了她的手腕。

“需要我的时候，叫我就好，我会来的。”

明知道蕾菈是不可能会在他人面前展现出自己脆弱一面的，但薇洛丝

还是将这番话说出了口，毕竟这是攻略冰山美人必不可少的一步。

再冷酷的人，内心也会有一些缝隙，蕾菈听了这些话或许表面上不会有什么表示，但心可不一样。

有些情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等她注意到的时候，说不定她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某人。

和薇洛丝所想的一样，蕾菈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低着头更加快地离开了浴室，而少女在她消失之后，忍不住轻笑了两声。

她换了浴缸中的温水，重新将自己的身子泡入了其中，她知道，今晚的她，在蕾菈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

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蕾菈反手施展魔法将门锁了起来，随后她捂着自己的胸口，背靠着门，慢慢地坐到了地上。

诅咒发作之后，她将候补圣女薇洛丝推倒在了浴池之中，可当时的她脑海之中，尽数是那位身穿黑裙的魔女。

她脱去了圣女的浴巾，肆意玩弄少女的娇躯，就像是一开始对待魔女一样，她粗鲁无比，没有任何的手法。

圣女并不会让她感觉到快乐，在她的手中，她只不过是魔女的代替。

她想要玩弄的，是魔女。

那些食髓知味的日夜，诱人堕落的幻境，烛光摇曳，她和魔女在床上抵死缠绵，不知疲倦……

那种感觉令她着迷，沉沦。

就像是……

一阵细微的电流传遍全身，蕾菈只觉得酥麻过后，娇躯瘫软了下来，情欲满满的眼眸也在这之后逐渐恢复了清明。

脸颊微红，她看向自己的右手。

皎洁的月光落在指尖，晶莹的白光微微闪烁，她知道，自己又一次败给了**。

她明知自己不应该沉沦其中，但每次心底燃起欲火之后，都无法扑灭，只能任由它越烧越旺，最终控制随着她的身体释放出去。

魔女就像是燃起欲火的木柴，只要想起那些糜烂的时光，欲火便会被点燃。

她真的还是昔日那个大贤者吗？

沉默了片刻，她从地上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裙，气质又一次恢复了冰冷。

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大贤者可不会对这种产生忧虑，低俗的**而已，她会赢的，绝对不会堕落！

今晚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主要都是诅咒的责任，那位候补圣女一定很害怕吧？她或许之后得想点办法补偿她。

……

次日，薇洛丝在卧室内召唤出了魔镜，将真身替换成假身后，就下了楼，来到客厅。

蕾菈没有出现，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过她并不在意，昨晚发生了那种事情，彼此之间正常来说都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和时间。

梅维娜昨晚睡得很死，没有听见浴室里发出的响声，只是就算听见了，她也不会因为好奇而出来观望。

毕竟无论发生了什么，有大贤者在，薇洛丝不可能遇到危险，而如果是连大贤者都没办法解决，那她出去了也是送死。

所以，睡觉才是她最应该做的事情。

早早起床的梅维娜将送到住宅来的信封交给了薇洛丝，而薇洛丝将它拆了开来，发现是一封邀请信。

送信的主人名为葛瑞缇，同样是提前来到教会圣城的候补圣女之一。

她约她今日中午酒馆一见。

思量了片刻，薇洛丝答应了下来。

她回到卧室换了套方便出行的衣裙，然后算了算时间，等到快要中午时，才离开住所，前往了那座酒馆。

信里，葛瑞缇是独自一人来的，她薇洛丝自然也不会带什么人一同去。

葛瑞缇邀请她来的酒馆，是一间位于圣城北部的普通酒馆，这里比起高档酒馆，酒水和菜肴更加便宜，空间和客流量也更大。

身为候补圣女，一般来说不会在这种地方约见，薇洛丝微微蹙了蹙眉，从中嗅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不过她并没有就此离去。

推开酒馆大门，一种浓重的香水味就扑面而来，似乎是为了掩盖什么怪味一样，她的进入，也让无数眼睛落在了她身上。

薇洛丝长得很漂亮，如果是其他城市里的酒馆，说不定这时候就有人起哄吹口哨，热情邀请她去他们身边坐坐。

但这里是教会圣城，来这里喝酒的人大多都是教会信徒，这点基本的素质还是有的。

所以他们只是多看了薇洛丝两眼，就没有再关注了。

根据信封上的位置，薇洛丝很快就找到了偏酒馆中心的二人桌，在那里，一位金发少女端庄地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待着她。

她就是葛瑞缇？

心中猜测了一下，薇洛丝就抬脚走了过去，哒哒哒的脚步声吸引了金发少女的注意，她侧头看来，在见到薇洛丝后，双眼微亮。

“抱歉，把我们相见的地方定在这里，你不会介意吧？”

薇洛丝还没走来，少女就站起身，如是说道，不过她虽然说着抱歉，但话语中可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

薇洛丝自然不会和她计较这些。

“怎么会呢？在哪里见面其实都一样的。”

“不愧是最有希望成为圣女的候补，你可以称呼我为葛瑞缇，同样是

候补圣女之一。”

“薇洛丝。”

在双方都坐下之后，葛瑞缇询问了一下薇洛丝想要吃什么，在得到随便的结果后，她点了些菜，让酒馆的服务生下去准备。

趁此间隙，她打量了一下薇洛丝，笑道：

“我好早之前就听说过你了，初选满分的天才候补，我真的好羡慕你，要是我也有你这样的天赋就好了。”

只是这一句话，薇洛丝就察觉到了不对。

这葛瑞缇看似是在夸她，但其实是将她目前得到的成绩都归结到了天赋上，无视了她自身的努力。

换句话说，她能得到这样的成绩，不是她本身的实力，而是她运气好，得到了女神的眷顾，说不定，暗地里还有其他人相助。

毕竟，让薇洛丝成为候补圣女的，是枢机主教罗德尔，而其他的候补圣女，大多没有这样的背景。

枢机主教可是教宗之下的第一职位，虽然名气上没有圣女大，但在教会实权上胜过圣女。

她薇洛丝能走到这里，被误认为有罗德尔相助，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实际上，她和罗德尔根本不熟，这位枢机主教也从来没有在圣女考核中帮助过她。

听出了葛瑞缇话中的意思，薇洛丝故作不懂，谦虚道：“哪里，就算初选满分，我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

“不足之处？都满分了，哪还会有什么不足之处呢？真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这些连满分都做不到的，岂不是更加不堪？”

葛瑞缇上半身前倾，放轻了声音，像是在和她说悄悄话一般小声道：

“而且我听说了，你第二场考核可是和战争有关的，那是所有考题里最难的，更别说你的对手还是战斗修女。”

“阻止战争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薇洛丝，我真的很好奇你那时候是怎么劝说魔物退兵的？还是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闻言，薇洛丝歪了下脑袋，直接反问道：“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件事？”

所有候补圣女通过考核的经历都会被记录在考核卷宗上，圣城内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翻阅。

葛瑞缇能问出这个问题，明显是不相信考核卷宗上的记载。

那她无论怎么回答都会被曲解，而且只要是涉及魔物的事情，无论是谁都必须小心翼翼的，尤其是这种情况下的候补圣女。

她要是回答不好，被葛瑞缇拿着这事情在圣城内抹黑她，她候补圣女的身份都有可能会被取消。

真是够阴险的。

“啊，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你的能力太强，我好奇之下，才邀请你出来认识一下的，如果惹你不开心了，你尽管告诉我就好。”

望着眼前一脸无辜又带点错愕的金发少女，薇洛丝知道不是所有候补圣女都像芙洛菈一样大度。

有些候补圣女，可是凭借着无比狠辣的手段才来到最后一场考核的。

而葛瑞缇能问她这些，是真的将她当做了单纯的少女，非常好拿捏的那种。

“我想你误会了，我很高兴认识你，葛瑞缇小姐。”

笑容再一次在薇洛丝的脸上绽放，绝美的容颜看得葛瑞缇愣了愣神，接着她摇头笑道：

“薇洛丝小姐，我听说你温柔善良，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邀请你出来，就是想和你认识认识，好在之后的最后一场考核里相互扶持一下。”

“毕竟你要知道，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三位候补圣女也都是很厉害，圣女之位没人知道会花落谁家。”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却能听出她一点咬牙切齿的味道，她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不出意外的话，这位候补圣女在嫉妒她的脸。

葛瑞缇长得其实很不错，但是和她相比的话，就有些云泥之别了。

接下来，她们聊了些有的没的，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午餐也吃得差不多了，薇洛丝想就此和她告别。

所以，她轻声问道：“结账的话……”

“霸王餐？”

嗯？

葛瑞缇莫名其妙提到的这个词令薇洛丝眉头一蹙，随后，在她了然的目光，葛瑞缇忽地站起身，放大声音劝说道：

“什么霸王餐？薇洛丝，你是候补圣女，就算身上没钱，也不应该吃霸王餐才对！”

她闹出来的动静一瞬间就吸引了四周人的目光，整个酒馆大厅先是变得鸦雀无声，接着热闹了起来。

“这人是谁？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是，是葛瑞缇修女吧，这熟悉的金发和脸蛋，我在报纸上见过她！”

“她说的薇洛丝我好像有点印象，那也是一位候补圣女吧？作为候补圣女，竟然想吃霸王餐？”

“这种人也能成为候补圣女？简直就是教会的耻辱……”

群众永远是最容易被煽动的，薇洛丝也算是明白葛瑞缇为什么会把相见的地点定在这里了。

酒馆人最多，平日里也是八卦和情报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抹黑她薇洛丝，事半功倍。

听着都是支持自己的声音，葛瑞缇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劝道：

“薇洛丝，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些钱给你，但是吃霸王餐这种行为，作为候补圣女，是绝对不能做的。”

薇洛丝抬头看了她一眼，知道这种情况下的自己，光澄清是没有任何用的。

她需要的是装可怜。

似乎是受到了四周谩骂的影响，她白皙的脸蛋红了起来，脑袋也垂了下来，语气中夹杂了一丝颤抖，好似垂泪欲滴。

“抱歉，我没有想吃霸王餐，是我说话不清楚，给你们带来了困扰，至于钱什么的，我身上的钱、每个月的薪资，都捐给孤儿了，现在的确拿不出这顿饭钱……”

“但如果你愿意借我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偿还的！而且现在城内还有很多身患重病的人在等着我，我也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葛瑞缇，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拜托你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偿还的……”

说到最后，她抬头和葛瑞缇四目相对，那原本金色圣洁的瞳孔多出了几分被冤枉的委屈，唯一不变的，是她眼底的清澈和善良。

酒馆大厅内的人听到了她所说的话，看着她那可怜的模样，一时间又陷入了沉默，那些被葛瑞缇带偏的人，也渐渐地回想起了少女的经历。

“薇洛丝？我记得她不是初选满分的候补圣女吗？据说是这一届最为看好的圣女候选之一。”

“是啊，而且卷宗上写她的一手治疗术几乎能让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是，她从来都不向那些病人收费，是出了名的善良。”

“嘶，那这就没道理啊，堂堂候补圣女，就算没钱吃饭，也可以和老板商量打个欠条，完全没必要沦落到吃霸王餐的地步吧？”

“而且她没钱，还不是因为救人从不收费？教会给的那点薪水，还都捐给了孤儿，这样的人会吃霸王餐，我怎么不太信呢？”

卷宗上记载的事情是不太可能造假的，薇洛丝因为初选满分而被称之为最有可能成为圣女的候补之一，知晓她经历的人酒馆内还是有一些的。

这也就导致了众人的言论在顷刻间发生了反转，原先跟随着葛瑞缇污

蔑薇洛丝的人都涨红了脸，低着头不再说话。

毕竟仔细想想，治病从不收费的候补圣女会来这里吃霸王餐？

这也太过荒谬了。

最重要的是，有些人在沉默过后，将矛头对准了葛瑞缇。

“有没有可能是葛瑞缇候补听错了呢？”

Chapter 147

视线一时间都落在了站着的葛瑞缇身上，还未等她有什么反应，就听见其他议论声响起。

“这葛瑞缇候补我也听说过，好像是解决了某个城市流行的瘟疫？不过评分好像挺一般的。”

“之前我就见葛瑞缇候补坐在那里了，薇洛丝候补又是不带一分钱来的，那这次午餐，原本就应该是葛瑞缇请的客吧？”

“那为什么要薇洛丝候补付钱呢？”

什么名头并不重要，葛瑞缇一开始只是想要抹黑薇洛丝，就算候补圣女吃霸王餐再怎么不可能，这种事情只要传了出去，就会有人相信。

但现在看来，情况似乎对她越来越不利。

见此，她重新坐回了位置，看向薇洛丝看似贴心地回道：“不用了，这次我帮你付钱吧，下次出来，记得多带点钱哦。”

“你既然还有事要忙，那我也就不打扰你了，我也要去诊所照顾那些病人……”

说着，她便取出一枚银币放在了桌上，随后起身朝着酒馆大门走去。

留在这里，她只会被继续审判，只有迅速脱身，让大众忘了这件事，她葛瑞缇的名声才不会遭受到破坏。

可也就在这时，剧烈的爆炸声从街道上传来，地面猛地一颤，葛瑞缇扶着墙壁，差点摔倒在地上。

尖叫声和嘶喊声从酒馆外的街道上传来，众人在站稳身形后，都冲出了酒馆，想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葛瑞缇也不例外，她走出酒馆，一股黑色的浓烟就朝着她袭来，她咳嗽两声，挥去浓烟之后，就发现因为爆炸，街道一侧的一栋建筑倒塌了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气味，无数碎石砸在街道上，不仅将路面砸得坑

坑洼洼，还伤到了很多路人。

鲜血从碎石底下流出，惊慌在人群之中蔓延。

“父亲！”

一名满身土灰的少女望着地上被碎石砸倒的男子，眼眶一红，发了疯似的想要回到他的身边，将他从碎石堆里挖出来。

就在刚才，爆炸声响起的那一刹那，是她的父亲将她推了出去，才让她没有被碎石压倒。

她想要救他出来，但只是刚走一步，她就被其他人拽住。

“别过去！小心还有第二次爆炸！”

“可是我父亲他，他要死了！”

没有人知道爆炸的原因，也没有人知道会不会继续爆炸，就像地震结束后还会有余震一般，没人敢赌。

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压在碎石之下，自己却无能为力，这对少女来说，无疑是极为残忍的。

“他不会有事的。”

在少女绝望之际，葛瑞缇的声音就像是天籁一般在她的耳畔响起，她除了会治疗术之外，还会一点魔法，所以并不畏惧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爆炸。

来到少女父亲的面前，她施展魔法将碎石浮空搬走，随后对躺在地上的男子施展起了治疗术。

尽管被碎石砸晕了过去，但男子身体素质还算不错，葛瑞缇的治疗术可以勉强治愈他的伤势。

眼看脸色苍白的男子一点点红润了起来，围观的群众都不由得点了点头，松了口气。

“是葛瑞缇候补圣女！有她在，这些人应该没事了。”

“是啊，要是候补圣女不在的话，等教会派修女牧师前来，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候补圣女！救救我的孩子！他，他被压在了石头下面！”

“还有我的孩子，他的手，他的手……”

一些爆炸的受害者见到了葛瑞缇，都慢慢地朝着她靠拢过来，乞求她能够帮助治疗被压在碎石下的亲人。

其中好几位身上带着血，还有个抱着孩子的，那孩子的双手都被碎石砸断，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葛瑞缇面色不变，依旧治疗着面前的男子，心底里倒是厌烦了起来。

她的治疗术一次只能救一人，这些女人再着急也没用，而且她做这事是为了名声，如今名声有了，谁还管她们啊？

她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再治疗几个人，她就以魔力不足的理由告退，到时候教会修女也应该来了，没有人会苛责她什么。

那些求救的女人越靠越近，最终，在距离葛瑞缇还有一米时，她们被一位身披黑色大衣的骑士拦住了去路。

骑士横了一下手中的长剑，其中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女人们只好跪在地上，一边哀求他让开，一边痛哭流涕。

“法克斯，不要这么做。”

葛瑞缇制止了骑士的行为，她走到了面露感激的女人们身前，安慰她们道：“没事的，我会救你们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每一位候补圣女都有着各自强大的魅力，葛瑞缇自然也不例外，这样的她追随骑士可不少，法克斯就是她精挑细选出来的护卫骑士。

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帝国贵族背景，这样的人当她的护卫骑士再合适不过了。

安慰完悲痛的女人们，葛瑞缇继续治疗着那位昏迷的男子，也就在此刻，耀眼的光芒驱散了滚滚浓烟形成的黑暗，温暖的力量从空气中渗入了每个人的心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就像是身处困境之时，最为关心自己的人抱住了她们，在她们的耳畔轻声鼓励着，无法抑制的暖流从在场所有人的心底流出，驱散了爆炸带来的阴冷。

这一瞬间，那金色的光芒，要比太阳更为璀璨。

“这，这这是……”

沐浴在这种光芒之下，抱着孩子的女人愣住了。

她亲眼所见，自己怀中孩子流出的鲜血止住了，断裂的四肢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来，不一会儿，孩子睁开了眼。

不仅如此，那些因为碎石而被重创的伤者也得到了治愈，不少人都清醒了过来，开始喊起了救命。

“这是，这是……奇迹？”

围观的群众几乎都看呆了，他们从未见过治疗术可以将断裂的肢体再生，将濒死的伤者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顺着圣光照来的方向，他们回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穿白裙少女低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胸前，默默地祈祷着。

圣光，就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

“……真的，卷宗记载上是真的，薇洛丝候补圣女的治疗术，真的可以让人断肢重生……”

“光，这就是圣光吧……这是被女神认可后，才能拥有的东西吧？”

“圣女，圣女或许就应该如此……”

在见到薇洛丝的那一刻，他们心中一顿，都渐渐地入了迷，他们都是天启教会的信徒，日日夜夜地膜拜女神像。

而如今，散发着圣光的少女，简直就和那女神一模一样。

“大家，齐心协力将碎石搬开吧，下面一定还有被压着的人！”

在少女清甜声音的提示下，众人才从呆滞中回过神来，他们纷纷施展出浮空魔法，将碎石一块一块地搬走，救出了还活着的人。

只是在少数人帮忙的时候，另外一些狂热信徒朝着薇洛丝跪了下来，同时嘴里念念有词：“女神在世，保佑我们……”

圣光是女神认可信徒之后，赐予的宝物，见到圣光，这些信徒就像是见到了女神一样，表现得格外虔诚。

而他们这一跪，其他很多犹豫不决的信徒也都跪了下来，薇洛丝本想要阻止，但她也知道从众的信徒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改变。

所以她最后只是张了张嘴，一句话未说。

如果她真正地成为了圣女，这种场景或许以后会非常常见。

另一边，在薇洛丝展现出自己圣光之时，葛瑞缇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朝着街道的小巷走去。

她双手握成了拳头，贝齿紧咬，显然快被气死了。

和薇洛丝造出来的声势相比，她简直就像是不入流的修女，围观的那群家伙也是在见到薇洛丝的圣光之后，就完全忘了她的存在。

圣光圣光，这种该死的东西她觉得就不应该存在！

她明明也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女神就是不认可她呢？她迟早有一天要当上真正的圣女，把拥有圣光的修女都关入地牢！

“怎么了？葛瑞缇小姐？”

身后传来了守护骑士的声音，葛瑞缇顿了顿脚步，一只手捂着太阳穴，有些娇弱地回道：“啊，没事，只是头有些疼，就只能先离开了。”

她当然要离开了啊，薇洛丝施展出了圣光，那些木鱼脑袋的信徒都跪了下去，她要是站着，不突兀吗？

但是她又不可能给薇洛丝跪下。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悄悄离开。

“头疼？真的吗？”

守护骑士法克斯察觉到了葛瑞缇的为难，所以颇为关心地接着询问道，而对于这位跟随着自己的骑士，葛瑞缇幽幽地叹息一声。

她慢慢地坐在了路旁，双目出神，看上去就像是被人抛弃的孤儿一样，很是可怜。

“没关系的，谢谢你能关心我，其实头疼只是借口啦，有薇洛丝候补在，那里其实根本不需要我这样无能的候补……”

“无能？葛瑞缇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你若是无能，那我们又算是什么？而且那薇洛丝候补也就这点本事……”

见她妄自菲薄又楚楚可怜，守护骑士法克斯心生怜悯，对她口中的薇洛丝产生了几分恨意。

“除了圣光和治疗术，她还会什么东西？而且她刻意在你治疗的时候施展那些术法，明显是在故意针对你，就这种品行，她根本不配当候补圣女……”

为了安慰葛瑞缇，他不断贬低着薇洛丝，将她所做的事情都说得一文不值，甚至不惜用上了阴谋论。

在他眼里，薇洛丝就是一个为了圣女之位，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小人。

最终，葛瑞缇噗嗤一笑。

“谢谢你，有你能陪着我，我真的太幸运了。”

她拍拍裙摆，从地上站了起来，原先黯淡的眸光中又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尤其是在看向守护骑士的时候，那种光芒极为浓烈。

“你说的对，就算，就算我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弱小修女，对方是拥有圣光和枢机主教站台的候补圣女，我也绝不会放弃的！”

见她重新燃起了希望，法克斯重重地点了点头，之后，他和她意外地四目相对。

下一秒，他就匆忙撇开目光，挠了挠头发，脸颊微红。

她又在他的安慰下振作起来了，真好。

葛瑞缇小姐可真是娇弱，好几次了，每次都要依靠他的安慰才能振作起来，也不知道没有他的话，她一个人还怎么生活呢？

……不过，这也说明了他的重要性吧？葛瑞缇小姐不能没有他。

嘿嘿一笑，守护骑士法克斯提着剑，就走向了幽邃小巷的深处，而跟在他的身后，先前还有些羞涩的葛瑞缇面色平淡了下来，眸光之中透露出几分嫌弃。

守护骑士？呵，一把好用的工具而已。

……

在救完所有因为爆炸而受伤的人后，太阳已经渐渐西斜，薇洛丝在信徒们的簇拥之下，艰难地离开了这里。

街道上的建筑为何会莫名其妙爆炸，她不想去了解，在教会圣城之中，再不起眼的一点小事，都有可能牵扯到背后的大事。

她是来考核圣女的，不是来卷入这种未知事件中的。

在这里救了些人，得到了一些赞美，她的魔力等级虽然往上提了提，但总体来说并没有提高多少。

从七阶开始，往上提一个境界，就需要远超之前数倍的赞美数量，而且据她观察，同一个人的赞美对她魔力的提升还会不断递减。

想要突破八阶来到九阶，恐怕需要整个圣城居民的赞美才行。

葛瑞缇的所作所为，也让她对她有了些警惕，不是所有候补圣女，都会选择公平竞争。

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论她使出什么手段，她都丝毫不惧。

伴着昏黄的天光，薇洛丝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家中，刚把手搭在门把上，她的心中却是莫名悸动了起来……

……

【回来了？忙了一天，是想要先吃饭呢，还是先洗澡呢，还是……先吃我呢？】

推开门，一头银发的女子就凑到了她的身前，伸出食指抵在自己的唇边，带着几分诱惑如是说道。

昔日的冰山美人化成了柔情的水，只有在女子眉眼边缘才能依稀可见

往日残存的冷漠。

在她俯身之时，酥胸微动，白色的围裙这才吸引了少女的注意，而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发觉她只穿了一件围裙。

系带绕过细腰，洁白的娇躯就像是熟透的水果，令人垂涎欲滴。

少女不再忍耐，她闯进屋内，反手关上大门，随后在女子娇笑声中，她将她推倒在了沙发上。

柔软的枕头从边缘滑落，衣裙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沙发轻微摇晃，时不时发出细微的咯吱声响。

可惜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声响，因为宽敞的客厅之中，令人面红耳赤的**之音在悠悠回荡。

……

“……哎呀，真是的，这种很难让人拒绝的呀。”

俏脸微红，沉浸在幻想中的薇洛丝捂着自己的脸颊，轻声呢喃了一句，而下一刻，清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拒绝什么？”

就像是被寒气侵入了灵魂，薇洛丝浑身一激灵。

大门不知何时打了开来，蕾菈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前，面色淡然，只是在她的身上，短裙之外还套了一层围裙。

Chapter 148

“没，没什么……就是，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呃，为什么穿着围裙？”

嘴上磕巴了一下，薇洛丝有些手忙脚乱地转移了话题，只是她的双手依旧不肯从脸颊上移开。

毕竟要是拿开，那红彤彤的脸说不定会引来蕾菈的追问。

谁都有自己的小秘密，见她表现有点羞涩怪异，蕾菈也没有多想，她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的围裙，转身朝着屋内走去。

“今晚的晚餐我来做。”

“咳咳，原来是这样。”

薇洛丝刚一走进屋内，她就闻到了淡淡的饭菜香，在逐渐冷静下来后，她饶有兴趣地走到了厨房，看着正在忙碌的蕾菈。

“你以前下过厨？”

“没有，但是见人做过，之前也简单地学过。”

嘴上这么说着，但薇洛丝明显能从蕾菈的手法中感觉到她的生涩，第一次下厨，一般味道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味道再差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那颗心就好了。

她知道的，蕾菈今天之所以会亲自下厨做晚餐，很有可能是和昨晚在浴室中发生的事情有关。

她想要弥补她。

有这样的心，晚餐的味道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你去洗澡吧，洗完出来就能吃了。”

“好。”

心中一暖，薇洛丝离开了厨房。

就像是真正的夫妻一样，妻子在家做好晚餐，只待得丈夫洗好澡，出来便可以一同享用美食。

真是的，蕾菈可真是贤惠。

以后要是娶了她，她的婚后生活岂不是非常舒服？

俏脸又红了起来，薇洛丝更加坚定了拿下蕾菈的决心，之后，她在浴室脱下衣裙，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浴缸不大，但她罕见地有些寂寞。

相比较吃晚餐，她其实更喜欢吃掉蕾菈，谁叫她是个色魔呢？

只不过这种事情可急不来，优秀的猎人，往往都是极具耐心的。

泡完澡，从浴室出来，薇洛丝穿上了居家的衣服，她一路小跑离开了二楼，来到了餐厅。

蕾菈和梅维娜坐在餐桌旁，静静地等待着她。

饭菜的香味弥漫在了空气之中，而她迫不及待地朝着餐桌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摆盘精美的菜肴。

轻轻地捂住了自己的肚子，一股饿意涌了上来，她坐到了蕾菈的对面，拿起了手中的刀叉。

“吃吧。”

蕾菈淡淡地说了一声，下一秒，薇洛丝就毫不客气地切向了面前的牛排。

当然，候补圣女无论在何时，都应该保持她完美的仪态，所以薇洛丝现在就算再饿，她动刀的动作也如贵族少女般优雅。

切下一块牛排塞入口中，咀嚼了两下，肉汁在少女的口腔中肆意迸溅，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她的味蕾。

在蕾菈略有期待的眼神中，薇洛丝点了点头。

嗯，果然很难吃。

齁咸。

其实她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这是大贤者蕾菈第一次下厨，做出来的菜肴多半不好吃。

色和香都不错，就是味差得有点多。

“怎么样？”

蕾菈似乎是看不懂薇洛丝点头的意思，忍不住开口询问了起来。

而薇洛丝对此也早有准备。

她优雅地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抿了一口酒杯中的酒水，浅浅笑道：“菜的味道真不错！我都开始期待以后你会做得有多美味了！”

像她这样的恋爱大师，说出来的话怎么能够伤人的心呢？

她可是来攻略蕾菈的，又不是和她来结仇的。

无论是谁，辛苦做出来的饭菜被说难吃，心里都不会好过，善意的谎言，有时候也是必须的。

而且就算蕾菈知道她在撒谎又如何？

越是知道真相，她就越是会明白她薇洛丝的温柔和体贴，从而死心塌地地爱上她。

“好难吃……唔！”

一旁的梅维娜也插起了一块牛排咀嚼了两下，随后眉头一抽，老老实实地做出了评价，只是话都没说完，她的嘴里就被薇洛丝塞进了一块新的牛排。

“好吃你就多吃点。”

一边温柔地笑着，薇洛丝一边给梅维娜喂牛排，那般模样，就像是在宠溺自己孩子的母亲。

恋爱大师也有失足的时候，尤其是好好的二人世界里，还塞了个电灯泡。

蕾菈自己意识到自己做的菜难吃，和被其他人点出来，那完全就是两

个不同的结果！

前者，蕾菈表面上不说，心里会对她薇洛丝的好感上升一个台阶，后者，就是在雷区蹦迪！

“怎么了？”

蕾菈看着梅维娜被不断地喂食，有些诧异。

而薇洛丝则是甜甜地解释道：“她觉得太好吃了，所以忍不住多吃了一些。”

说着，她给自己也叉了一块，只是咬了两口后，她脸上虽然仍在笑，但心里却满满的都是后悔。

齁咸。

好在梅维娜是面瘫，只要她不说话，就没人知道她对这些菜的评价是什么。

见她们二人之间的小互动，蕾菈沉默了一会，之后竟然轻笑出声。

“不用装了，我其实早就尝过了，很咸，很难吃。”

将口中的牛排狠狠咽下，薇洛丝愣了一下，道：“……啊？”

“这算得上是我第一次下厨，所以我对做得难吃早就有心理准备了，结果谁知真的是这样。”

“但是那么多菜扔掉怪可惜的，所以，我就把它们留了下来，给你们尝尝。”

说着，蕾菈一挥手，桌上的菜肴大变模样，“我提前买了一些食物回来，这才是今晚的晚餐。”

“啊？”薇洛丝望着桌上丰盛的菜肴，有些说不出话来。

她还想着让蕾菈对她的好感度提升一点呢，结果到头来，就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

自己做的难吃了，还非得让她们也尝尝……真坏啊，恶名大贤者！

面对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恋爱大师也有失手的时候。

只是……

银色的刀叉闪烁着金色的灯光，在暖色系光芒的照耀之下，昔日的冰山美人难得勾起了嘴角，那冰冷的双眸化作了柔情的弯月。

这副模样的蕾菈，她很久都没有看见过了。

“以后会做得好吃的。”蕾菈轻声说道。

哼，就当她信了吧。

心里这般想着，薇洛丝看着蕾菈扬起的淡笑，渐渐地出了神，盘中的崭新牛排许久都没有切下一块。

……

吃完晚餐后，薇洛丝在客厅里和梅维娜闲聊了许久，等到了入睡的时间，她才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来到床边，她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像只蛆虫一般蛄蛹了两下身子，随后扯起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盖。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她自然是坚持不了候补圣女的姿态。

现在的她才是最真实的她。

只是闭上眼睛没多久，危机感像是蚂蚁一样，慢慢地遍布全身，额头冒出些许香汗，在挣扎了一会后，她猛地睁开眼，从床上坐了起来。

房间的窗户不知何时被打了开来，窗帘被风吹得呼啦作响。

卧室内一片幽暗，只有窗外的月光能提供一点可见度，也就是在这种可见度之下，她看见了站在床边的一道黑影。

它的身体好似是由黑色火焰构成的，手中拿着一把细长的镰刀，整个人像是鬼魅一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心中咯噔一下，薇洛丝想起了它来。

先前赶来圣城的时候，就是它一刀切开了马车……

这是魔镜的试炼吗？

薇洛丝真的不清楚，毕竟这次的试炼和之前的试炼完全不同，甚至她也感应不到这道黑影和魔镜之间的联系。

在少女思索间，黑影缓缓地举起手中的镰刀。

见状，薇洛丝微微眯起了眼，随时准备变回原身，抵挡下它的进攻。

虽然现在在外的是她的假身，但只要和魔镜扯上关系的事情，谁也说不清会变成什么，万一假身被黑影砍死，真身也会死，那该怎么办？

也就在她准备出手的那一刻，淡蓝色略微有些透明的长剑刺穿了黑影的心脏，强大的魔力气息甚至震散了黑影的上半身。

蕾菈？！

薇洛丝心中一喜，而来者也正是蕾菈，她手持长剑，只是轻轻一挥，那在房间中肆意逃窜的黑影便被冰冻，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可下一刻，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黑影怪笑了一声，从冰冻中消散得无影无踪，而蕾菈也是望着它消散的地方，若有所思。

“你没事吧？”

在沉思了许久后，她走到了薇洛丝身旁，察看起她的状况，而少女弓起了双腿，低着头呢喃道：“……我害怕。”

“它已经被我赶走了。”

“可我还是害怕……万一，万一它又回来了呢？”

万一它又回来？

蕾菈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毕竟那道黑影诡异得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

但她丝毫不在意。

它身上的魔力气息根本藏不住，这次她就是感知到了它的魔力，才来到这里救下了薇洛丝。

它就算再来一次，结果也不会有丝毫的变化。

可少女接下来的话，让她陷入了犹豫。

“我想要你留下来陪我一晚……”

“……”

少女咬着唇，脸上隐约可见残留的惊慌，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只是让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一些。

蕾菈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脆弱的薇洛丝。

以前的少女为了心中的爱与正义，不畏惧任何死亡，她原以为这样的人，心中坚韧无比，没有任何弱点。

如今看来，她怕鬼？

这倒也正常，虫子、鬼怪之类的东西，往往都是少女们的天敌，哪怕是薇洛丝也不例外。

也就是这种时候，她才想起眼前的这位候补圣女，其实是一位只有十几岁的少女。

她转过身，从床边离开，可下一秒，她的手腕就被少女牢牢抓住。

带着些许颤音，薇洛丝小声道；“你要去做什么？”

“既然要留下，当然得去准备地铺。”

“地铺？你可以睡我床上。”

“我身子冷，你会受不了的。”

蕾菈的体温很冷，哪怕是睡觉的时候，都像是一个冰块，而薇洛丝又几乎是个普通人，和她一起睡觉，只会半夜被冻醒。

“没关系的，我床还蛮大的，两个人睡也不会觉得挤。”薇洛丝抱住了她的胳膊，坚持道。

其实就和她说的一样，两个人只要不挨着，就没事。

但……

望着柔软的大床，蕾菈的脑海中，一道身着黑裙的倩影一闪而过。

从出生到现在，和她同床共枕的人只有那位少女，而且还是在幻境之

中。

当然，她们也不是简单地同床共枕，而是会做一些很亲密的举动，就像是爱人之间一样……

一想到要和薇洛丝同床，蕾菈的心底里就有些排斥。

也许是她本身就有些保守？还是将同床共枕和爱人联系到了一起？亦或者她……不想和魔女之外的人睡在一起？

心里的情绪很复杂，她对自己有了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离开瓦尔卡姆之前，明明告诉自己要忘了魔女，以后她们之间也不可能再有任何交集，可直到现在，她都时不时在想起她。

魔女就是魔女，当真是会蛊惑人心。

念叨了这一句，蕾菈摇了摇头，再三拒绝道："不用了，我还是打地铺吧。"

薇洛丝见拗不过她，便也没有再坚持。

只是她暗中腹诽不已。

幻境之中，蕾菈和她同床共枕的时候，可没有那么排斥，相反，简直就是迫不及待！

她还清晰地记得那些日子，蕾菈撕碎她睡裙的模样，表面看上去像是禁欲的冷淡美人，一旦上了床，就是凶猛的野兽！

幻境里那么迷恋和她同床共枕，现实里怎么就变成这副冷冰冰的模样了？

不过，她可不会放弃。

同床共枕会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爱情如果不主动，她和她之间可永远都不会有故事。

望着蕾菈轻松地施展魔法打好地铺，薇洛丝暗中一笑。

哼，以为这样，她就没办法和她同床共枕了？

这也太小看她薇洛丝了！

蕾菈打好地铺之后，卧室内就安静了下来，薇洛丝也重新盖上被子，安然入睡。

不久，她们的呼吸声平稳了下来，这时，少女扭动着身子，一点一点地朝着蕾菈地铺的方向前去。

呵，睡梦中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被迫同床共枕，蕾菈应该会原谅她的吧？

嘻嘻。

抱着这样的想法，薇洛丝刚想从床边翻滚下来，落入蕾菈打好的地铺之中，结果脚刚伸出床边。

咚——

一道淡蓝色的魔法屏障出现在了床的边缘，挡住了她的去路。

“……”

……这她也料到了？

不甘地把腿伸了回来，薇洛丝咬了咬手指，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幽幽一叹，被迫乖乖入睡。

不得不承认，今日，她恋爱大师惜败。

但往后，她会赢回来的！

走着瞧吧，蕾菈！

Chapter 149

“早。”

清晨，梅维娜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在走廊上遇见了薇洛丝，随后在朦胧的视线中，她见到蕾菈也从薇洛丝的卧室中走了出来。

“……嗯？”

她之前，在她的卧室里？

如果只是这样，还引不起梅维娜的注意，但在见到蕾菈那略显凌乱的银发和不太整齐的衣裙后，她就知道她也是刚刚醒来。

在薇洛丝的卧室内醒来？她们两个昨晚睡在一起了？

眨了眨眼，梅维娜好似嗅到了一丝八卦的味道。

薇洛丝没有注意到梅维娜的想法，不过就算注意到了，也只会一笑而过，毕竟对她来说，最好有人将她和蕾菈绑在一起。

绯闻情侣，再怎么也比毫无瓜葛有用多了。

在梳妆打扮吃完早餐后，薇洛丝迎来了她意料之外的客人。

上面刻有教会标志的豪华马车停在住宅之外，在教士的带领下，枢机主教罗德尔下了马车，走进了薇洛丝的住宅。

“主教大人，不知您找我有什么事？”优雅地为罗德尔泡好茶水，薇洛丝双手放在大腿上，端庄地询问道。

呵呵一笑，罗德尔抿了抿茶水，不急不忙地说道：

“薇洛丝，现在一些候补圣女还没有抵达教会圣城，如果你能把握这段时间，就可以先一步把名声打出来。”

“圣女不仅仅需要通过考核，还需要得到信徒们的认可，不是吗？让圣城内的信徒知道你，认识你，这是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薇洛丝知道，她虽然在初选中获得了满分，二选阻止了战争，但她的

名声在教会圣城内还是远远不够的。

而名声有多重要，之前她已经领教过了。

葛瑞缇在抹黑她的时候，如果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经历，那她就会极为被动，甚至会扣上那一顶莫须有的帽子。

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她就算没有做过，也不会再有人信她了，候补圣女之位，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和罗德尔所说的一样，她现在迫切的，就是在城内提升自己的威望和名声。

“那罗德尔大人，您找我是……”

“有一位主教负责的区域内，近些日子总有修女和教士莫名失踪死亡，闹得人心惶惶的，传言动手的，是一位戴着黑色面具的人。”

罗德尔沉下了声音，接着说道：

“我要你去调查这件事，等一切水落石出之后，相信你的名气在城内一定会比现在高多了。”

修女和教士莫名失踪死亡？

这在教会圣城内可不是什么小事，也难怪枢机主教都注意到了这点，而他后半段话，显然是在暗示薇洛丝只要调查出真相，他就会动用势力，将这件事传遍整个教会圣城。

这对提升她的威望和名声来说，至关重要。

简单思考了一下，薇洛丝问道：“我要怎么做？”

“那位主教你认识，那片区域也是你之前归属的教区。”

闻言，她眉头微蹙。

教会圣城被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教区，而每个大教区内又有着很多小教区，薇洛丝刚刚加入教会的时候，就被分配到了玛莎教区。

至于为什么叫玛莎教区，是因为教区的主教就叫玛莎，里面有着她的一些熟人。

“离开圣城之前你是普通修女，回来后是候补圣女，虽然时间很短，但地位不同，往往就是物是人非。”

“最近那片教区新加入了一批修女，为了不打草惊蛇，你可以表面上去给那些修女讲解教义，暗地里在调查这件事。”

罗德尔给出了自己的提议，之后，他呵呵一笑，摸起了自己的胡子：“需要帮助可以随时和我说，我会尽力满足你要求的。”

他知道，薇洛丝不会拒绝这件事。

……

卡瑞娜，十五岁，在经历了几场千辛万苦的考核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天启教会的修女，今天是她当修女的第三天。

因为是刚入教的修女，她们对教义的理解很粗浅，所以教会一般会派前辈修女或者神官来讲解教义，今天上午就是讲解教义的时间。

卡瑞娜因为非常渴望入教，所以对教义的理解要比同龄的修女深很多，可再怎么深，她今日也是要起床去听讲解的。

悠闲地掀开被子，她坐在床上挠了挠杂乱的头发，朦胧的视线扫视周围一圈，在见到这里空无一人后，她心里咯噔了一下。

新入教的修女都是统一居住在宿舍里的，所以这里除了她之外还应该有三位修女才对，可现在……

意识到了什么，她用力揉了揉眼睛，看向了墙壁上的时钟。

九点……九点十五分？！

二话不说，卡瑞娜直接掀开被子，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洗脸刷牙，穿上黑色修女服，离开了宿舍。

讲解教义的时间是早上八点一直到十一点，她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十五分，要是再慢点的话……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毕竟迟到一小时和迟到一小时半，受到的惩罚都是相同的。

慌忙地走在前往传教区的路上，卡瑞娜对舍友不叫醒自己的行为并不

感到奇怪。

她很自卑也很孤僻，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周围的人没有愿意和她成为朋友的，她在她们的眼里就是怪人。

但是她并不觉得自己奇怪。

进入了传教区，刚踏入一楼，卡瑞娜就被戴着眼镜的神官小姐逮住了：“你怎么现在才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也能忘了啊？！”

神官是教会中的一个特殊职位，她们的权力和地位普遍都高于修女教士，算得上是教会中的管理者之一。

玛莎教区这批新入教的修女，目前就归这位神官小姐管理。

因为她们刚入教的时候，神官小姐要立威，所以就找借口发了场大火，骂哭了很多心灵脆弱的修女。

卡瑞娜对这位神官小姐还是有点畏惧的。

“嗯，那个……”

她刚想要支支吾吾地解释一番，但奇怪的是，神官小姐并没有骂她，而是颇为着急地回道：

“今天来讲解教义的是候补圣女！你那么晚迟到，简直就是不给她面子！”

迟到的惩罚因讲解的神官不同而不同，但一般来说都很严重，几乎只要被发现一次，就会被记过，同时要去女神像那边面壁思过，再写一段忏悔录。

要是被多次发现迟到，那会以不敬女神的理由，驱逐出教会。

但那么严重的后果，都不及现在这个重要。

候补圣女，这次讲解教义的人是候补圣女，而她竟然在她的面前迟到了……

候补圣女啊，这个职位距离她的梦想，只剩下了一步之遥。

在她的面前迟到，就算她不说什么，主教和副主教也会严惩，甚至杀鸡儆猴，直接将她驱逐出教会，以树立教会的风气。

毕竟候补圣女算得上是教会内的大人物，一个教区的主教地位上都比不过她。

可她现在能怎么办？她也不是故意要迟到的……直接不去的话，可能更不给候补圣女面子……

卡瑞娜有些急了起来。

“之后再收拾你，现在你跟着我，进去找个位置坐。”

神官小姐也很紧张，她瞪了卡瑞娜一眼，深呼吸几口，随后带着卡瑞娜朝着讲解教义的讲堂走去。

不得不说，面对候补圣女，神官小姐也有点害怕，毕竟那是地位高于教区主教的人，平日里一年都见不上一次。

来到讲堂的大门口，这里虽然关着门，但依稀能听见里面传出来的少女声音。

在这道声音有所停顿的时候，她伸出手敲了敲门，随后打开了大门，将身旁的卡瑞娜推了进去。

一时间，讲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

她看向了讲台上的候补圣女，银色的长发，洁白的修女裙，少女眨了眨眼，温柔和神圣的气息相互交融，令人有种如沐春风般的惬意。

“迟到了？去找个位置坐吧。”

在她还在发愣的时候，薇洛丝就笑着，示意她找个位置坐下来。

也就是这句话在讲堂内响起，卡瑞娜才回过了神来，她后知后觉地扫视了一下讲堂，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

此时她才发现，讲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这令自卑的她有些坐立难安，双手也不知道放在哪里才比较好。

来这里听讲解教义的修女很多，几乎把这个讲堂的所有位置都坐满了，要忍受着那么多目光在这里找一个空位坐下……

杀了她吧，这实在是太煎熬了。

在她四肢僵硬之际，一道温柔的声音从她的身旁传来，也为她指明了

方向。

“第四排靠窗的地方有个空位，你可以去那里坐。”

“谢谢……”

目光迅速锁定了第四排靠窗的位置，在发现那里真的有一个空位后，卡瑞娜只觉得自己肩膀上的重担卸了下来，整个人如释重负。

感激地看了薇洛丝一眼，她有些狼狈地逃到了那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就像是一个简单的插曲一样，众人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重新回到了候补圣女薇洛丝的身上。

见此，她彻底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乖乖地听候补圣女讲解教义了，不过早就熟悉教义的她，才不会这么做。

她以前的梦想是成为圣女，但现在不是了。

望着窗外偶尔飞过的鸟儿，她的思绪也渐渐地飞远了，直到钟声在教区内响起，她才惊觉讲解结束了。

只是就算讲解结束了，讲堂内的修女们也没有散去。

难得见到候补圣女，她们可不会放过套近乎的机会，所以在结束之后，她们抱着手中的教义书本，将薇洛丝团团围住。

那可是不下于主教的大人物，只要和她讨好关系，未来在教会内可是很受益的。

只可惜，卡瑞娜不是这么想的。

她之所以没有离开这里，是因为她知道，迟到这件事不会那么容易过去的。

大人物们，最讨厌的就是有人不给面子了。

果不其然，在热情的修女们稍加散去之后，候补圣女薇洛丝就从人群中挤开，慢慢地朝着她走来。

神官小姐跟在她的身后，帮她阻拦下了还想要上前的修女。

之前因为在讲解教义所以不追究她迟到，现在闲了下来，恐怕要追究她了吧？

她垂下了眼，两只小手在大腿上不断交缠。

“你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来到她的身边，薇洛丝打量了一番她的脸颊，如是问道。

“有吗？”

“咳，注意礼仪。”神官小姐咳嗽了一声，提醒卡瑞娜。

什么叫“有吗”？作为修女，平时遇见候补圣女都是需要行礼的，这种毫无礼貌的回答，简直就是在侮辱候补圣女！

“不用。”

薇洛丝抬起手阻止了神官小姐的说教，她看向卡瑞娜，就像是贴心的邻家姐姐一样，在她的身旁坐了下来。

她看得出来，卡瑞娜有淡淡的黑眼圈，晚上明显没睡好。

“你有心事？”

“……没有。”

见她不愿说，薇洛丝撩起耳畔发丝，尽可能地放轻自己的声音，温柔道：

“我的年龄其实和你差不多，如果你有心事，可以告诉我，我会帮助你的，而且，保证不会外传。”

“谢谢，我没有心事。”

卡瑞娜果断的否定听得神官小姐捏紧了拳头，要不是有薇洛丝在场，她现在就会忍不住上去给她的木鱼脑袋来一下！

在她说完这句话后，空气沉默了许久，最终薇洛丝站起身，在她的额头上轻轻敲了敲。

这在外人看来是一个暴栗，但实际上，她根本没有用力。

“就罚你这一下，没有事还迟到，下不为例。”

说完这句话，薇洛丝就朝着大门外走去，那些看热闹的修女也轰轰烈烈地追上了她，重新黏在了她的身边。

只有卡瑞娜捂住了自己的额头，情绪有些低落。

她看上去好像惹恼了候补圣女大人……

迟到惩罚什么的，或许会非常严格吧……她只求教会不要把她驱逐出去就好了，其他的她都愿意接受。

见她有些伤心，实在忍不住的神官小姐亲自给了她一个暴栗。

“哎哟！疼！”

“疼？原来你还有脑子啊！”

双手叉腰，神官小姐有些恨铁不成钢道：

“笨蛋！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候补圣女大人的意思？如果不是她，你这次迟到的惩罚，就不是一个暴栗那么简单了！”

“啊？什么，什么意思？”

“啧，大人问你有没有心事，其实就是在想办法帮你免去惩罚啊，笨！”

如果有正当的理由，那修女的迟到是不会被惩罚的。

心事一般来说算不上正当理由，但只要有候补圣女作证，主教她们自然也说不得什么，所以之前薇洛丝问她有没有心事，实际上就是在帮她脱罪。

而那所谓的保密，其实就是在告诉她，无论编造什么心事都可以，她可以帮她让这次的迟到变得正当。

可惜卡瑞娜是个笨蛋，听不明白她话中的意思。

无奈之下，她才只能给她一个暴栗，说是当作迟到的惩罚，但大家都清楚，这样的惩罚还是太轻了。

可薇洛丝就是薇洛丝，那么温柔的候补圣女，又怎么会对听她讲解教

义的修女下狠手呢？

神官小姐一早就听说过这位候补圣女的性子，如今看来，简直和传闻中的分毫不差。

而在她点明之后，卡瑞娜的心里也流淌起一阵暖意。

候补圣女，薇洛丝？

脑海中闪过少女撩起耳畔发丝的画面，她脸颊微微一红，心脏不争气地怦怦跳动起来，只觉得她分外温柔。

Chapter 150

好不容易摆脱了修女们的纠缠，薇洛丝朝着自己在这片教区的办公室走去，只是在路上，她忽地被人叫住。

“薇洛丝！”

寻声望去，只见来者是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女子，她有着一头卷曲的金发，仪态很美，走起路来尽显优雅。

来到薇洛丝的身边，她掩嘴一笑，道：“不，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候补圣女大人了。”

“玛莎主教，别说笑了，就算我是候补圣女，也是您的晚辈。”

这位女子正是玛莎，也是这片教区的主教，薇洛丝以前生活在这片教区中时，和她有过几面之缘。

“真客气，一年没见，没想到昔日那位沉默的小修女，竟然成为了候补圣女，而且还是最有可能成为圣女的那位。”

“我能走到今天，多亏了玛莎主教的教导。”

其实玛莎主教压根没有教导她什么，但该拍的马屁还是得拍。

玛莎闻言也是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我本来也想来听你讲解教义的，但是事情很忙，直到现在才赶了过来，说到这个，候补圣女也很忙吧？”

“最近有点时间。”

“打算在这里留多久？”

“三四天？等其他候补圣女到了，我或许就会离开了。”

薇洛丝给了一个模糊的日子，毕竟什么时候离开，她也不清楚。

如果能提前调查清楚黑面具事件，那她就会提前离开，如果不能，就看最后一次考核什么时候开始了。

名声虽然重要，但是和考核比起来，不值一提。

“那我给你安排个助手吧，一些杂事你现在可不能干了，要不然传出去的话，显得我玛莎对候补圣女不敬呢。”

“好。”

助手？

薇洛丝其实也想要给助手，毕竟她明面上在讲解教义，实际上背地里在调查此地，有个助手的话，说不定会方便许多。

在简单地闲聊了几句，玛莎就以其他事情为由，离开了这里，只是在离开前的最后一秒，她想起了什么，提醒薇洛丝道：

“对了，说起来这里最近流传着黑面具的传说，夜晚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候补圣女，夜晚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走夜路，要不然被黑面具看见的话，下场不是失踪就是死亡。”

“……知道了，谢谢提醒。”

“嗯，那就这样，以后再见。”

挥挥手，玛莎就消失在了薇洛丝的视线尽头，而后者也得到了目前唯一的信息。

黑面具的出没时间一般在夜晚，而且看上去经常袭击落单的修女。

所以，她要不要去看看那些被黑面具杀死的修女尸体呢？或许可以从伤口处得知他使用的是什么武器。

这般想着，走在小路上薇洛丝听到了一道颇为熟悉的声音。

“嘁，看她这样子，能选上候补圣女，肯定就是靠了她这张脸，我要是有那么好看，早就是圣女了……”

再次寻声望去，在道路左侧一棵小树的背后，四位修女团成一团，嚼着她的耳根。

“就是，为了这点事，主教大人还亲自过来见她，她面上没什么表情，心里肯定高兴坏了吧？”

“那肯定啊，她以前什么身份？连圣城都是偷摸混进来的，下等人一个，结果现在教会主教对她这么恭敬……”

“装什么呢真是的，还最有希望成为圣女的候补，我呸！顶着那张脸，谁不能成为圣女？！”

以前她生活在这里的时候，哪怕装得再温柔善良，也会被其他人所讨厌，而这几位修女就是其中之一。

尤其是那位背靠着树的修女，她是这些修女的主心骨，也是最讨厌她最和她针锋相对的修女。

想起了过去的事情，薇洛丝摇了摇头，笑着朝着她走去，而她显然没有注意到薇洛丝的动静，依旧在诋毁着薇洛丝。

“早知道在她还是修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她赶出去！候补圣女，再怎么也轮不到她来做！”

说完这句话，修女双手一抱胸，本以为会得到很多应和，谁知空气静默了几秒，那几位修女都像是见到了鬼一样，一脸慌乱地说不出话来。

随后，她们在她错愕的目光，一声招呼不打地逃向了远方，那速度，好似慢一点就会被什么野兽生吃了一样。

“黛茜？”

也就在她不解的时候，薇洛丝的声音从她的背后传来，她心里咯噔一下，额头瞬间冒汗，同时也明白了那些修女为什么会直接逃走了。

该死的，要跑也不叫上她……

强行扭过僵硬的脖子，黛茜见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候补圣女，故作惊讶地说道：“薇洛丝？”

薇洛丝没有在意她浮夸的演技，她绕着黛茜走了一圈，看上去有些关心地问道：“最近过得还好吗？”

闻言，黛茜瞬间捏紧了拳头。

在其他人看来，这是候补圣女的关心，但在她看来，这无疑是赤果果的嘲讽。

候补圣女的名额，她和薇洛丝都追求过，结果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她输得很彻底。

她们之前本就有仇，成为候补圣女后，薇洛丝又赢下了前两场考核，现在又回到教区问她近来过得好不好……

这不是嘲讽是什么？

她可不信薇洛丝会真的有那么好来关心她！

“呵，过得还算不错，不过啊，再不错，也不能和您这位候补圣女相比，不是吗？”

黛茜抱着胸阴阳怪气了一番，随后她挑起眉毛，有些漫不经心地接着问道，“怎么？我之前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嗯。”

“那你想怎么惩罚我？候补圣女大人？”

刚才她说的那些话，充斥着对候补圣女的不敬，在天启教会之中，对候补圣女的不敬可是重罪。

如果薇洛丝执意要追究，黛茜会被剥夺修女身份，被教会驱逐出去。

只可惜，善良的候补圣女不会这么做。

“没什么好惩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被所有人喜欢，你讨厌我，也是人之常情。”

“想来，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才招来你的厌恶吧？”

歪了下脑袋，薇洛丝的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无论被怎么污蔑和嘲讽，这位少女都不会因此而感到愤怒。

黛茜认识的薇洛丝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她们之间产生矛盾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见她生气过。

无论她怎么捉弄她，她都会一笑而过，就好像从始至终，就只有黛茜一个人在仇视她一样。

“没错！我就讨厌你这种假惺惺的样子！嘴上说得好听，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

黛茜不信，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不记仇，也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如此温柔。

薇洛丝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候补圣女这个身份，是为了在教会内越爬越高！

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她赢了，她现在成为了候补圣女，之后说不定还会成为真正的圣女，她黛茜玩不过她，她承认自己输了。

她不想再见到薇洛丝，一点都不想！

“既然不想惩罚我，那我就走了，候补圣女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不会。”

薇洛丝的话音刚落下，先前还气势汹汹的黛茜就像是一条挨了打的小狗一样，提着修女服的裙摆匆匆消失在她的视线之中。

见此，少女失声一笑。

在她还是普通修女的时候，黛茜是她以前的对手，那时候的她越是温柔善良，她就越是觉得她虚伪。

勉强算得上是一个难缠的敌人。

以前她还想着自己成为候补圣女后，好好整整黛茜，将她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报复回来，但等到真正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忽然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原因无他，地位不同，昔日的敌人，已经入不了她的眼。

现在再对黛茜出手，她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愉悦了。

只是在另一边，慌乱逃窜的黛茜看了两眼身后，发现真的没有人追来后，她才靠着墙猛地松了一口气。

心里生起一阵后怕，她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哪来的勇气，居然用那样的语气和候补圣女说话，甚至当着她的面侮辱她……

薇洛丝本就和她有仇，真要是追究的话，她肯定会被逐出教会的。

这里可是教会圣城，被逐出教会的人往往不能居住在这里，而她身上又没有什么钱，一旦被逐出教会，她都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

而且她还会连累到自己的父母。

所以，先前气势汹汹的她，在逐渐意识到薇洛丝的身份后，就软了下来，最后恨不得立刻从她的眼前消失。

只是，令她出乎意料的是，薇洛丝好像真的没有追究她。

从墙角站了起来，黛茜有些沉默。

……

教区花园内。

哗啦——

木桶中的冷水从天而降，将一身修女服的银发少女浇得浑身湿透，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令她愣在了原地，摸着自己湿润的银发不知所措。

躲在花丛中的几位修女见她如此，纷纷走出花丛，指着她笑了起来。

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少女似乎是想要询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向前走了一步，只可惜地面有水，少女脚底一滑狼狈地向后倒在了地上。

修女们的笑声更大了一些。

可即便如此，少女的脸上也没有任何生气和委屈的表情，她抬头看向为首的那位修女，额前凌乱的发丝无法遮掩她眼中的真诚。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的，我们之间，是可以做朋友的。】

【做朋友？别开玩笑了！像你这样虚伪的家伙，根本不配和我们做朋友！】

少女的话，换来的是更加无情和冷漠的嘲笑，为首的修女觉得她太过虚伪，虚伪到令她感到恶心。

少女很出名，她的温柔和善良很讨人喜欢，无论是其他修女还是神

官，亦或是副主教，她们都对她青睐有加。

可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她觉得她充满了虚伪。

至于她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很可能，这种感觉来自于她的嫉妒。

少女长得绝美，性格又温柔善良，行事还很体贴，无论怎么看，她在教会内都会大受欢迎，更有可能成为候补圣女的热门人选。

而她和这位少女一比，根本什么都不是。

朋友？她们之间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朋友。

……

思绪渐渐地从过往的记忆中回来，坐在寝室的床上，黛茜抱着自己的双腿，许久都没有说话。

“走了！今晚神官不在，我们抓紧时间偷偷摸摸溜出去，说不定还能去泡个温泉玩玩！”

修女舍友从一旁的床上跳了下来，她重新套上自己的修女服，打开寝室的大门，娴熟地东张西望了几眼。

这显然已经不是她们第一次这么做了。

刚当上没几年的修女都需要遵守严格的教条规矩，夜晚会执行宵禁，但耐不住性子的修女，都会偷偷摸摸地溜出去找乐子。

黛茜一行人就是如此。

她们平日里表现得乖巧，背地里实际上是刺头，能够违反的教会规矩，她们都会违反个遍。

“快走！我们的时间可不多！”

听到了其他舍友的催促，黛茜也重新穿上了修女服，跟着她们一同离开了宿舍。

这些舍友是在白天里和她一起说候补圣女坏话的人，除此之外，她们还一起逃过礼拜，一起翻越过围墙，一起被神官小姐惩罚，感情非常深厚。

她们在她眼里才是真正的朋友。

夜晚因为宵禁，修女宿舍附近是没有灯光的，只有清冷的月亮一直照亮着前路。

不过黛茜她们已经溜出去好几次了，已经轻车熟路，只有这点光芒一点都不碍事。

来到宿舍的转角处，前方的修女忽然半蹲下身子，手指放在唇前嘘了一声。

“有人！”

修女宿舍的不远处是一座仓库，在仓库的小门那里，站着两人，似乎是在交接着什么，只是夜色太黑，什么都看不清。

想要偷偷溜出教区，就必然要经过那里，在原地等了一会，见他们还未交接完毕，有位等不及的修女说道：“假装路过，没关系的。”

那两道黑影只要不是这片教区的神官，一般来说是不会来查她们的。

众修女点了点头，觉得她说得不错，所以起身朝着仓库附近的围墙走去，想要假装路过。

只可惜，不知是谁踩断了一根树枝，发出的动静让那两人扭过了头，将视线转移了过来。

黛茜觉得无所谓，只要不是神官，想来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抱着这样的想法，借着惨白的月光，她看到其中一人的脸上戴着一面漆黑的面具，而那刺骨的冰冷杀意正从面具上的狭长眼缝中钻出。

Chapter 151

黑面具？

这是黛茜的第一反应，随即，她想起了有关黑面具的传闻。

传闻他只在夜晚出现，大多数见过他的修女和教士都被他残忍杀死，少部分会失踪。

之前教会派遣过骑士前来搜查黑面具的踪迹，但毫无结果，黑面具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想到这里，黛茜注意到在月光之下，黑面具左手握着伞，右手将伞柄抽了出来，一柄闪烁寒芒的纤细长剑就被他握在了手中。

她手脚冰冷，一股惧意从内心深处生起。

“面，面具！是，是是他？！”

“快！快跑！”

比她反应更快的是跟在她身旁的那三位修女，她们在见到黑面具的一瞬，脸色就变得苍白起来，同时尖叫一声，朝着宿舍所在的方向逃去。

黛茜也紧随其后。

仓库中和黑面具交接的黑袍人瞬间消失，黑面具也手持细剑，如鬼魅般追在这几位修女的身后。

她们惊慌地尖叫着，但黑面具只是右手一挥，隔音魔法就落在了四周，将她们求救的希望彻底掐灭。

不过求救不行，她们还可以自救，只要能在黑面具杀死她们之前进入修女的宿舍，她们就可以活下来。

修女的宿舍有魔法庇护，黑面具擅闯的话，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只是，她们怎么才能在被杀死之前逃进宿舍呢？

叮——

纤细的长剑划过地面，锋利的剑气割裂了四周的墙壁，一时间碎石飞溅，黛茜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发现那里被碎石划破，流下了几滴鲜血。

死亡的气息越发逼近，她的后背被汗水打湿，在她前面的是和她同一个宿舍的黑发修女，她的模样一点也不比她好到哪里去。

黛茜根本不敢回头，生怕仅仅是回头这一个动作，就将她自己的生命葬送掉，但即便她没有回头，她也能感受到黑面具距离她们越来越近了。

前方是一处转角，只要经过了这处转角，她们距离宿舍就更近了一步，只是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她们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黛茜虽然心生绝望，但依旧没有放弃希望，然而就在这个转角，跑在她身前的修女忽然回过了头，用力推了她一把。

脚下一个踉跄，她重重地向后倒在了地上，同时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那位黑发修女。

“你……”

她的脑袋有些懵，这一时间发生了什么，她竟然想不明白，只知道自己好像被自己的舍友背叛了？

她将她推倒在这里，用来拖延黑面具的步伐？

惊怒与恐惧笼罩在她的心灵之上，她一咬牙，狼狈地想要从地上爬起来，但月光照耀之下，她背后高举细剑的黑影，已经将她地上的影子遮盖。

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她身体疯狂地抖动起来。

救，救救她……谁能来救救她……

死亡，她真的很怕死亡，她还很年轻，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美好……她不想死，真的还不想死……

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下，她呆呆地朝着前方伸出手，就像是在转角的未知里，会有谁像英雄一样忽然出现，将她救下。

“闭眼！”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声娇喝在黛茜的前方传来，只是沉浸在绝望之中的她无法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依旧呆呆地睁着眼。

下一秒，宛若白昼般的光芒在她的面前爆发开来，她和黑面具都惨叫了一声，捂着自己的眼睛痛苦了起来。

这，这是什么？是圣光吗？！

脑海中刚刚闪过一道疑虑，她就在地上因为痛苦而扭曲了起来，不过薇洛丝可不会给她这个时间。

她抓住黛茜的手腕，强行将她从地上拖了起来，

“快逃！”

趁着黑面具因为突然的强光而双眼不适，她们现在必须朝着宿舍跑去，而黛茜痛苦地揉了揉眼睛，最终在朦胧的视线之中，见到了那银色的背影。

少女的香味弥漫在她的鼻间，银色的发丝就如同春天的柳条一样，随着少女的动作而上下摆动。

她的背影明明很纤细，这一刻，黛茜却觉得分外有安全感。

“……薇洛丝？”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她试着开口询问了一声，但被少女直接打断，因为在她们的身后，哒哒哒的脚步声再一次响了起来，黑面具又追了上来。

因为有面具的阻挡，她们看不清面具之下那人的模样，但只要是被之前那股强光照射到，绝对双眼通红。

除此之外，他很愤怒。

他本来是为了戏耍那几位修女，才不紧不慢地跟在她们的身后，玩弄着她们，可这突然冒出来的少女，竟然戏耍了他！

那道强光，刺得他眼睛生疼，还短时间内丢失了她们的视野！

只要被他抓到，他一定要将她们大卸八块！

“逃不掉的……”

越是清楚这里距离宿舍有多远，黛茜就越是绝望，放在平时，这点距离或许只需要两三分钟的时间，但现在，这两三分钟就足以决定她们的生死。

怒火中烧的黑面具，只是一瞬就追上了她们，她甚至已经感觉到了那根细剑带起的锋利剑气。

本以为这就到此为止之时，黛茜却没想到薇洛丝抓着她的手腕，将她往宿舍一侧一推，喊道：“你快走！我来拦住他！”

说完，她就转身面对袭来的黑面具。

“什么？”

“快走！”

黛茜错愕，但薇洛丝又重复地喊了一句，娇俏的脸上满是着急。

求生欲重新燃了起来，她知道，这是少女在用生命为她拖延时间，如果她浪费了的话，就是让少女白白牺牲！

牺牲？

不，薇洛丝是候补圣女，她一定有什么能力活下来的，一定是这样，她黛茜现在要做的，就是逃跑！不能辜负她的好意！

飞快地在心里自我安慰了一番，黛茜抓着修女服裙摆就朝着宿舍冲去，也许是因为慌乱，她不小心摔了一跤，但下一刻，她立马站了起来。

无论如何，她都要活下去！

在黛茜继续朝着宿舍逃走之时，薇洛丝对着黑面具张开双臂，义无反顾地沉声道：“别想从这里过去！”

Chapter 152

黑面具显然并不认识这位刚回来的候补圣女，他嗤笑一声，一点都不留情地举起手中细剑，朝着少女的脖颈砍去。

薇洛丝不闪不避，在细剑即将砍在她脖子上的那一刻，蕾菈在她身上施展的守护魔法瞬间亮起。

当——！

细剑被弹开，强大的力量令其脱手，黑面具震惊地看了一眼薇洛丝，随后就见到淡蓝色的魔力充斥着她的四周，恐怖的威压落在他的肩膀上。

失策了！她是他无法杀死的敌人！

刚想明白这一点，一道倩影就从这些淡蓝色的魔力海洋中现身，她缓缓地睁开双眸，看向他的眼神中只有冷漠。

仅仅是和她对视了一眼，他就像是被寒冰冻住了一般，动弹不得，心脏也在这一刻忽然停止了跳动。

鲜血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手中的雨伞和细剑哐当两声掉落在地上，他眼眸一暗，整个人跪着倒在了地上，停止了呼吸。

刚刚赶到这里的蕾菈只是淡漠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身影一个踉跄，捂住了自己的脑袋，看上去有些痛苦。

“蕾菈？你怎么了？”

“没想到在这里，你也会遇到危险……”

蕾菈在她身上施展的守护魔法，一是可以保护她自己，二是可以让她知晓薇洛丝遭受到了危险，需要她及时赶来。

如今她施展全力从住宅中赶了过来，只是……

她捂着脑袋，能感受到一股诅咒的力量在她的体内不断游走，原先可以压制住它的魔力现在有些失去了控制。

“诅咒，诅咒在……”

意识变得模糊起来，她逐渐连身子都站不稳，开始东倒西歪，而薇洛丝见状赶忙走上前，揽住了她的腰。

“蕾菈？蕾菈？”

在她的轻声呼唤中，蕾菈垂下了捂着脑袋的右手，整个人也闭上了双眼，瘫软在了少女的怀抱之中。

这是……晕过去了？

薇洛丝能感受到蕾菈体内汹涌澎湃的邪恶力量，那是她体内的诅咒，只要她有一瞬的松懈，这股力量就会开始侵占她的身体。

以前她是将它封印起来的，即便施展全力，诅咒都无法侵占她的身体，但现在为了驱散诅咒，她被迫解除它的封印。

没有了镇压这诅咒的魔力，蕾菈在全力施展魔法之时，自然会让它趁虚而入。

说到底，蕾菈之所以会晕过去，都是因为薇洛丝。

如果不是她遭遇了危险，蕾菈也不会拼尽全力施展魔法传送过来，更不会被诅咒趁虚而入。

好在，这诅咒是拥有克星的。

金色的圣光再一次在昏暗的夜晚亮起，薇洛丝替蕾菈镇压了体内肆虐的诅咒力量，但遗憾的是，蕾菈依旧没能醒来。

诅咒之力的趁虚而入，看上去给蕾菈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冲击，以至于在镇压之后，她还处于昏迷的状态。

将她轻轻地放在地上，薇洛丝来到了黑面具的身前，她半蹲下身子，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在确认他彻底死亡之后，伸出手揭开了他的面具。

面具之下是一张中年人的脸，她并不认识。

本来以为是蕾菈杀死了黑面具，但从现在来看，似乎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可能，所以进行了自我了断。

从黑面具的身上收回视线，她看向了躺在地上，柔弱无力的蕾菈。

蕾菈刚刚在这里释放了那么强大的魔法，估摸着过一会，就会有神官或是修女过来查看情况了，在此之前……

娇艳的红唇在月光下舔了舔，诱人的**和近些日子爱而不得的孤独寂寞交杂在一起，令薇洛丝生出了一些充满禁忌的想法。

反正现在还有点时间，蕾菈又那么秀色可餐，不如……

哎呀，不太好吧，她可是为了她才晕过去的，如果这个时候对她下手的话，她也太不是人了吧？

……嘻嘻，她本来就不是人啊。

她是魔物。

很简单地说服了自己，薇洛丝来到蕾菈的身边，故作焦急地说道："我，我去找人来，很快就会回来的！"

说完，她就消失在了此地，不久之后，身穿黑裙的魔女就出现在了这里。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防备蕾菈还清醒着。

根据她以前的经验来看，大贤者蕾菈有时候即使昏迷着，她的意识也是清醒的，能很清楚地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如果现在的她也是如此，那她以候补圣女的身份玩弄她的身体，到时候岂不是完蛋了？

赞叹了一下自己的小计策，薇洛丝看着地上的蕾菈，一步一步地靠近她，并且将她抱了起来。

这里太空旷了，而且待会会有人来，在这里做的话，未免太容易暴露了。

想了想，她带着她来到了一旁的仓库内。

在四周布下隔绝魔法，薇洛丝将蕾菈放在了仓库中堆放的木箱上，随后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

冰冰凉凉的，很舒爽。

谁能理解一直想吃的人就在身边，却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那种滋味呢？甚至想尽了办法，换来的却只有冷漠。

候补圣女身份下不敢做的事情，就由她魔女来做！

这般想着，薇洛丝娇哼一声，上手就解开了蕾菈腰间衣裙的扣子。

原本能够完美勾勒出曲线的上半身衣裙松散了开来，少女一点也不客气，直接将衣裙左右扒开。

淡淡的幽香一时间涌入薇洛丝的鼻腔，与此同时，雪白的肌肤和挺翘的山峦也映入了她的眼帘，令她俏脸微红。

用手指轻轻地戳了戳蕾菈平坦的小腹，柔软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迫使薇洛丝**大发，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欲望。

虽然趁人之危很不道德，但她薇洛丝本就没什么道德！

而且她一向说做就做！

……

屋内的影子微微位移，夜色越发浓厚，薇洛丝理了理自己的衣裙裙摆，双手抱胸，望着昏迷的蕾菈，幽幽一叹，难得有些心满意足。

之前蕾菈对她的冷落，现在连本带利地尽数还了回来。

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蕾菈现在晕了过去。

没有任何回应，就像是一具任人摆布的木偶，薇洛丝总觉得差了些什么，毕竟无论她再怎么摆弄，木偶依旧是木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这样一来，倒是让她显得有些空虚寂寞冷了。

可她终究是有些累了，背靠着木箱，薇洛丝缓缓地坐了下来。

晚风从仓库的窗口吹了进来，带来了些许清凉，靠在木箱上的她享受着这股凉意，优雅地抹去了额头的香汗。

皎洁的月光照得地上如同抹了一层霜，雪白雪白的，在休息了一会儿后，她重新从地上站起来，又看向了蕾菈。

少女终究不会成为贤者。

不过，木偶般的蕾菈始终是没办法继续勾起她内心的欲望，初步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她更向往的是精神上的欲望。

但很显然，现在的蕾菈没办法满足她。

“这里发生了什么？”

也就在这时，仓库外传来了细微的交谈声，薇洛丝贴心地将蕾菈的衣裙扣上，整理好，之后才来到了仓库大门口。

小心翼翼地探出半个脑袋，她注意到倒在地上的黑面具被两三位神官围了起来。

她们手中握着提灯，弯着腰在打量着已经死去的男人。

“他死了？！”

“面具？”

“他是黑面具？”

疑惑与不解萦绕在她们的心头，薇洛丝见此，回头看了一眼蕾菈，随后悄悄地从仓库另一侧溜走。

不久，一头银发的候补圣女就从角落里走了出来，来到了神官们的身边。

“嗯，他就是黑面具。”

听见了声音，神官们纷纷望了过来。

“候补圣女大人？您怎么在这里？！”

“我之前也是听见了动静才赶来这里的，当时黑面具在追杀其他修女，我将他拦了下来，之后他便自杀了。”

“我离开这里想要去找人，结果你们就来了……”

简单地解释了一下，薇洛丝用手指撩开额前的发丝，露出了些许晶莹的汗珠，同时她的脸颊有些红扑扑的，就像是遭遇了危险后有些心有余悸。

她将他拦了下来？他自杀了？

别看候补圣女薇洛丝说得轻描淡写，但久居此地的神官小姐们深知黑面具的恐怖，也知道其中的细节肯定没有她说的那般简单。

从她的外表就能看得出来，她定然是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危险，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您没受伤吧？大人。”

神官小姐打量起了她，在见到少女的修女服微微有些凌乱之后，她们眼底的心疼之色就越发明显。

她们是玛莎教区的神官，薇洛丝不认识她们，她们怎么可能不认识薇洛丝呢？这位温柔善良的修女，她们早就知道她是什么性子了。

再危险的处境，她都会说得风轻云淡吧？

“身为候补圣女，我怎么会没有一点防身手段呢？就是他……”

薇洛丝抹去了额头的香汗，将视线移向了地上的死者，表情有些失落和自责。

黑面具一死，就断了很多线索，他是谁？又为何半夜会袭击修女教士？他的幕后指使者又是谁？

想要查明白这些问题，恐怕并不简单。

“大人不用自责，就算这黑面具自杀了，肯定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后续也能依此查出一些真相。”

神官小姐比起这些真相，更加关心薇洛丝的状况，“倒是大人您，夜晚受了惊吓，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辛苦你们了。”

薇洛丝当然也不会在这里久留，黑面具的身份是由教会去调查，之后有关他的身份信息应该很快就会递到她的面前。

枢机主教罗德尔委托她的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的，她还需要查明黑面具的幕后黑手是谁，以及他做出这一切的原因。

不过，今晚的她倒是可以休息了。

“对了，再帮我准备一辆马车吧。”

没有马车，某个昏迷在仓库中的女子她可带不回去。

……

从黑面具的手中逃脱，冲进宿舍的黛茜撑着楼梯的扶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因为拼尽全力的奔跑，让她的双腿有些发软，可她还是不断地朝着楼梯上赶去，她总觉得到这里都不安全。

汗水彻底打湿了她的后背，她的心脏怦怦狂跳，压都压不住，只是越往楼梯上跑，她就越是冷静了下来。

黑面具那么久都没有追上来，她应该安全了。

心里一旦这么想，她只觉得四肢无力，整个人瘫坐在了楼梯上，脑海中开始回忆起刚才无比惊险的一幕。

那闪烁着银光的细剑，就像是梦魇一般，光是想起来，她就打心底里发颤，而很快，她就想起了候补圣女薇洛丝。

……她为什么要救她？

她们之间明明是敌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擦去额头的汗水，她想不明白。

独自一人面对那个家伙，就算候补圣女有什么特殊的手段，她也可以保证自己百分百活下来吗？

从楼梯上站起来，内心的担忧令她有点想要回去看一眼，可她又害怕黑面具还活着……

思来想去，她最终还是松开了拳头，慢慢地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

薇洛丝的情况，还是等到明天再去查看吧……

宿舍的灯还亮着，黛茜深呼吸一口气之后，打开了宿舍的房门，居住在这里的几位修女都在第一时间向她投来了目光。

在见到她之后，她们都愣在了原地。

“……黛茜，你，你还活着？”

将她推倒的那位修女脸色发白，她惊恐地询问出声，不知道她是什么怎么活下来的。

黛茜本以为自己再次见到她之后，会掐着她的脖子，将心底里压抑的恐惧和愤怒宣泄出来，但事实上，她什么都没有做。

“嗯。”

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声她们的疑惑，黛茜就简单地走到宿舍的浴室里洗了个澡，然后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愤怒，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放过了她们，但她清楚，她和她们之间的友谊到此为止了。

她原以为她们之间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结果到头来她才发现，这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

在生命面前，这些情谊屁都不是。

她不会苛责她们，毕竟那种情况，大多数人都会这么选择，她只是失望，失望这些朋友不值得她托付真情。

在她躺在床上之后，其他修女面面相觑，都没有再说话，今晚遭遇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危险，每个人都心有余悸。

黛茜本以为如此劳累的她很快就会睡着，可谁知她刚一闭上眼，漆黑的世界中就出现了一道银白色的背影。

她伸着手拉着自己的手腕，娇小的背影却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安全感。

【你快走！我来拦住他！】

危急之刻，少女的叫喊声在她的耳畔回响，她一把将她推到了前面，然后用身躯拦住了那位黑面具。

夜间的晚风吹过她的修女服，她娇俏的面容上见不到任何一丝惊慌和恐惧，有的，只有决心。

那是想要救人的决心。

可是，她为什么要救她啊？

睁开眼，黛茜睡不着，脑海里尽数都是这个问题。

难道，她真的是将她当做朋友看待的？

荒诞的答案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她摇了摇头，觉得这是最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她不得不承认，在最近的两次接触中，她觉得和薇洛丝成为朋友似乎也还算不错，但她做了太多对不起她的事情。

如果薇洛丝这都能够原谅她……

无奈地闭上眼，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

次日清晨，蕾菈从自己的房间里醒了过来。

她先是感觉到了一阵头疼，就好像有人用针扎了一般，这种痛觉稍稍散去之后，她感觉自己的身子微微有些不舒服。

无论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都有些不舒服。

难道，这也是诅咒趁虚而入带来的后果？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掀开了自己的衣裙，查看起了自己的身体。

虽然她感到了些许不舒服，但她那些地方的肌肤依旧如雪一般白净，没有被任何人碰过。

倒是身上的衣裙……

蕾菈看了眼自己的衣裙，发现身上穿着是睡裙，而不是当时去救薇洛丝的白色长裙。

有人给她换了？

应该是薇洛丝吧。

这般想着，她在床上发了会呆，随后略带疑惑地摸了摸双腿中间，紧接着，一阵酥麻感传遍她的全身。

很奇怪，这种感觉，就像是，就像是……以前和魔女彻夜缠绵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感觉一样……

魔女？

难不成昨晚魔女来了？

想了想，蕾菈摇摇头，觉得不可能。

魔女现在就算离开了瓦尔卡姆，也不可能来教会圣城，毕竟这里的强者那么多，就魔女那点实力，根本藏不住的。

既然不可能是魔女，那她下半身的特殊感觉，多半就是诅咒带来的后果了……

咔哒——

在她还处于思索之际，房门忽然被打了开来，端着盘子的薇洛丝走了进来，而前者在见到她之后，双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薇洛丝没有注意到她的小动作，她见她从床上坐了起来，一边走向她，一边说道：“你醒了？”

“嗯。”

蕾菈故意将目光落在了薇洛丝身上，随后右手从下半身挪开，若无其事地取了出来。

可她就算再镇定，白皙的脸颊还是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晕，就连耳朵都罕见地有些泛红。

为了防止薇洛丝注意到这些，她先扯开话题道：“你这是……”

“我把早餐带过来了。”

将餐盘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薇洛丝将餐盘中的面包切了一小块下来，然后用叉子叉着它，递到了蕾菈的面前。

要不是蕾菈比她大很多，她都想啊一声，像是哄小孩一样哄着她了。

望着她递过来叉子，蕾菈愣了一下，随即拒绝道：“不用，只是下床的话，我的身体没问题的。”

说着，她便想要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

可她刚这么做，就被薇洛丝按住了双手。

薇洛丝当然知道蕾菈现在的身体状况，有她的治疗术在，无论多严重的状况，只要不死，都会恢复如初。

下床更是轻轻松松。

只是这就破坏她拿着早餐进入蕾菈卧室的计划了。

这可是和她拉近关系，必不可少的一步！

现在能够喂她吃早餐，那以后就可以喂她吃午餐，一步步妥协下来，最后说不定可以嘴对嘴喂她吃！

“不要太逞强了，昨晚你晕过去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眉头微微蹙起，薇洛丝故作生气，想要让蕾菈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

只可惜，她生气的目的被蕾菈轻而易举地看穿。

候补圣女的心思太好猜了，以她的性子，根本不可能生气，而她之所以会表现出来生气，无非就是担心她的身体。

蕾菈扯开了话题，依旧没有吃下她手中的面包：“说到昨晚，在我晕过去之后，发生了什么？”

见她油盐不进，薇洛丝也只好放下了手中的叉子，不过她也并非一无所获，蕾菈能这么问，就说明她那会真的昏迷了过去，没有任何清醒的意识。

也就是说她无论怎么解释，都不会有破绽。

“之后就没有什么了，那些神官和修女听到了动静，很快赶了过来，我让她们准备了一辆马车，带着你回了这里。”

“原来是这样。”

“怎么了吗？”

撇开脑袋，蕾菈低垂眼帘道：“没什么，也许只是我多想了。”

说完，她还是掀开被子，从床上走了下来，薇洛丝力气小，当然拦不住她，只能任由她这么做。

“那早餐我就放这里了。”

“嗯。”

哼，她薇洛丝待会还有事情要去处理，不能在这里和蕾菈纠缠浪费时间，要不然这早餐，她一定会亲手喂她进去的！

心里默默地施展了精神胜利法，薇洛丝放下早餐的刀叉后，就转身朝着卧室门外走去。

“这件事情看上去没有那么简单，你小心一些，我之后也会在暗中调查这件事。”

也就在她即将离开这里的那一刻，蕾菈看着她的背影，说出了这番话，而薇洛丝弯下去的嘴角勾了起来，转身故作疑惑道：“你在担心我？”

“嗯。”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她只觉得自己又赢了一次。

被关心，这说明她在蕾菈的心里，算得上是很重要的人。

当然，欣喜之余，她也没有忘记蕾菈的后半句话。

“你也要调查？可你的身体……”

她不是全力施展魔法的话，会被诅咒趁虚而入吗？这样无意间又压低了她的实力。

“我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右手握成拳，蕾菈淡淡回道。

……

另一边，清晨醒来的黛茜和她的舍友被神官带到了一处幽暗的审讯室，负责审讯她的是一脸凶神恶煞的审判所调查官。

啪——！

一巴掌重重地砸在桌上，调查官冷哼一声，道：

“昨天晚上，你和那些修女出去想要做什么？别撒谎，如果口供不一样，你知道后果的。”

昨天晚上，教会审判所忽然得到了黑面具死亡的消息，他们立即就派

出调查官进行了调查。

除了确认了黑面具的真实身份之外，他们还在现场搜查到了黑面具留下的追杀证据，同时，也知晓了这几位半夜离开宿舍被追杀的修女。

根据双方的实力来看，当时这些修女根本不可能在追杀中活下来，但结果却是奇迹般的全员生还。

这令他们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否和黑面具串通好了，为的是引出候补圣女，然后将她杀死。

只可惜，计划出了点意外，候补圣女有自己的防身手段，所以这才让她们失败了。

听得出来调查官的质疑，黛茜黑着眼圈，老老实实地说道：“我们当时就是想出去找点吃的，有时间的话再泡个温泉……”

“然后你们就在仓库附近遇见了黑面具？”

“嗯。”

“你怎么在他手里活下来的？”

“是薇洛……候补圣女及时赶到，才把我从他手里救下来的。”

黛茜迟疑了一秒，还是将薇洛丝改成了候补圣女，毕竟她不得不承认，昔日被她欺负的少女，如今已经远远凌驾在她上面。

当着她的面称呼她为薇洛丝或许没什么事情，但是在他人面前直呼她的名字，那就是对她不敬，会被他们训斥。

“你认识黑面具？老老实实回答，你的舍友她们也正在被审讯，谎言很快就会被拆穿。”

调查官眯起了眼，似乎是想要从黛茜的神态中看出蛛丝马迹，可惜黛茜面部的表情一沉不变，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道：“不认识。”

记下了她的回答，调查官清楚，眼前的修女没有撒谎。

她的状态很糟糕，就像是昨晚一晚都没睡着一样，眼圈发黑，头发凌乱，精神萎靡，看上去憔悴不已。

只是不知她忽然想起了什么，黯淡的双眼微微发亮：“……薇洛丝

她，还活着吗？”

“候补圣女的消息，不是现在的你能知道的。”

在没有彻底洗清嫌疑之前，调查官不会把任何其他消息告诉给黛茜，这着实令这位修女的双眸又暗了下来。

她本以为昨晚的她很快就会睡着，但现实给了她一个大巴掌，每次闭上双眼的时候，浮现在她眼前的，就是薇洛丝的那道背影。

她是她的救命恩人，而她昔日却一直欺负她……

愧疚与后悔在那个夜晚诞生，它们一直折磨着她，令她万分迫切地想要知道薇洛丝的状况。

要不是夜晚宿舍封禁，她一定会再次出去，找到那个地方，查探薇洛丝的消息。

“让我来问吧。”

温柔的少女音打破了审讯室的沉默，一名少女优雅地走进了审讯室，而调查官则直接起身，给那位少女行礼。

“薇洛丝大人……”

……薇洛丝？

黛茜娇躯一震，她连忙抬头看向来者，在见到那一头银色的长发之后，她鼻尖一酸，泪水开始在眼眶中打转。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但应该是激动吧？她很高兴能够再见到薇洛丝。

薇洛丝见到她之后，二话不说，直接施展了治疗术，治好了她的黑眼圈，驱散了她的憔悴。

“现在精神好多了吧？”

坐在她的对面，薇洛丝扬起了笑容，原本幽暗阴森的审讯室因为她的这抹笑容，变得明亮许多。

心中的大石头彻底落下，黛茜的态度也变得轻松起来，她看着薇洛丝笑了笑，问道：“嗯，你想问我什么？”

“昨天晚上，你除了被黑面具追杀之外，有看到其他什么东西？”

“你不怀疑我和他是一伙的？”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这四个字一出，黛茜就在心底里痛骂了薇洛丝一顿。

抛开敌人的成见，这时候的她才意识到这位温柔少女随口说出来的话，有多大的杀伤力。

先前被自己视为朋友的舍友们背叛，今早又被调查官怀疑，她原以为这个世界上能信任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但薇洛丝的出现，像是拽住了她堕入深渊的手腕，将她从中救了出来。

原来除了她之外，她还可以信任薇洛丝吗？

该死的，哪怕是敌人，她现在都忍不住想要亲近这位少女，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

好在，她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坚守的。

又看了一眼面带微笑的少女，黛茜捂着自己胸口不断乱跳的心，暗地里又将她骂了一遍。

这家伙以前就是这样，俘获了一颗又一颗修女的心，所以才让她在竞选候补圣女的时候所向披靡的？

那些修女，神官，甚至是主教她们，都被她真正地拿下了？

……难怪，难怪当时的她面对她时，输得那么彻底。

莫名的嫉妒充斥着黛茜的内心，迫使她咬了咬唇，看向薇洛丝的眼中多了几分晦涩的情绪。

她并不是在嫉妒薇洛丝，而是在嫉妒那些被她拿下的心，如果以前的她没有和她成为敌人的话，或许现在她和她是最亲密的挚友吧？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黛茜低下了头，两只手在桌子底下交缠着，有些失落地回道：

“我看见他在仓库里，把一些东西交给了另一个黑袍人，只是那时候天色太黑，我也看不清那些是什么东西……”

“除此之外呢？”

“没有了。”

“我知道了。”

没有过多地追问，薇洛丝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结束了审讯，这让黛茜感到了些许错愕，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如果是审判所调查官的话，或许会继续追问几个问题吧。

薇洛丝之所以不问，是因为她真的相信她。

她说不知道，那便是真的不知道。

薇洛丝起身，看上去像是想要离开审讯室，但黛茜下意识地叫住了她。

“薇洛丝！”

“嗯？”

少女回头看向她，黛茜却显得有些慌乱，她是叫住了她，但那是下意识的，她的本意或许只是想要和她在这里待久一点。

但她不能将自己的本意表现出来，因为这太羞耻了。

脸颊微红，黛茜被迫扭头找了个话题问道：“你不恨我吗？以前我对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你能知道错了，不就好了吗？”

薇洛丝浅浅一笑，声音都不由得轻了几分，像是在安慰伤心的小女孩一样，“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这个回答令黛茜瞪大了双眼，她本来只是随口一问，无论薇洛丝怎么回答，她都不会放在心上，但这个回答……

眼眶一红，她抿了唇，又差点哭出来。

只是转念一想，她又觉得薇洛丝很过分。

明明她们之间的年龄相差无几，但她黛茜怎么就像是走上了歧路的冒失小女孩，而薇洛丝则像是深明大义的长辈一样，不断地教育着她。

以前她还觉得她虚伪，现在想想，其实这只是她内心的嫉妒，使得她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如果薇洛丝真的虚伪，她早就在很久以前，就可以将她欺负她的事情捅出去，那时候以她的名声，她黛茜早就被逐出教会了。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她甚至在黑面具的手中救下了她，若是虚伪，她完全可以等黑面具杀死了她再出手。

她真的太温柔了，甚至对她好得有些过分。

薇洛丝对谁都这样吗？

黛茜想了想，发现的确如此。

莫名的嫉妒再次在心里生起，黛茜揉了揉湿润的眼睛，说道：“你这样只会被其他人欺负。”

“但我可以改变她们。”

黛茜愣住了，随后发现，薇洛丝在说她。

脸色涨红，她想要解释什么，可事实就是如此，薇洛丝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就属她最会欺负她了。

“那个，那个……总有些人是改变不了的！”

嘴硬了一番，黛茜看见薇洛丝脸上的笑容越发甜美，她就知道她心里肯定不同意她的观点。

善良的候补圣女就是这样，总觉得人可以被改变。

有点天真。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天真，她才被她改变了，不是吗？

黛茜红着脸不去看薇洛丝，假装咳嗽一声后，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最近这附近总是能感应到一些魔物的气息，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和黑面具有关。”

“还有，哪怕你是候补圣女，也小心一点，这件事恐怕不简单……”

眨了眨眼，薇洛丝倒是没想到居然还有意外收获，在教会圣城能和魔物扯上关系的，一般来说事情都不会简单。

“谢谢，我会小心的。”

郑重地回应了一声，她便离开了审讯室，在此之后，审讯室的大门打开，黛茜也被放了出来。

刚走出审讯室，刺眼的阳光就落了下来，她伸出手遮挡了一下，感受到了光芒的温暖，她才恍然发觉自己刚才在审讯室中，竟没觉得寒冷。

真是可恶，那个家伙走到哪里，哪里都像是被阳光笼罩一样，温暖无比。

黛茜知道，除了她之外，她其他的舍友还在被审讯。

放在以前，她或许会关心她们，但现在，她只想着赶紧换个宿舍，远离这些修女。

……

“早啊卡瑞娜，这抱着书本，是要去候补圣女的办公室吗？”

“嗯。”

新人修女卡瑞娜，于候补圣女讲解教义的时候迟到了一个小时，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而在玛莎教区新人修女之间出了名。

今早，她抱着和教义有关的书本，朝着候补圣女的办公室走去。

“真是羡慕啊，卡瑞娜，居然成为了候补圣女的助手。”

“卡瑞娜，这个周末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泡温泉怎么样？”

“吃烧烤也不错哦，我记得在东街区那里，新开了一家烧烤店。”

“不了，周末我应该也要忙的。”卡瑞娜拒绝道。

“啊？那真是可惜诶。”

从迎面走来的两位修女身旁擦肩而过，卡瑞娜紧了紧怀中的书本，脚下的步伐不由得快了许多。

因为讲解教义比较繁琐，候补圣女缺一个助手，这个消息在教区内疯传，引得无数新人修女想要成为那个助手。

卡瑞娜虽然不明白讲解教义哪里繁琐了，但是候补圣女缺一个助手是真的。

因为今天早上，神官小姐找到了她。

她恭喜她被玛莎主教指定成为了候补圣女的助手。

对此，卡瑞娜不是很能理解，难不成就因为她昨日接触过候补圣女，所以就被认命为了助手？

不过，虽然有些莫名其妙的，但她并不讨厌，毕竟那位候补圣女如此温柔，当她的助手，想必会很幸福吧？

就是……

四周的其他修女虽然一个一个热情地和她打着招呼，但眼里的嫉妒几乎快要溢出来了，为了不被她们活生生吃掉，她只能加快脚步来到候补圣女的办公室。

刚来到门前，她就见到了熟悉的人。

“神官小姐？”

管理她们这些新人修女的神官小姐双手抱胸，表情严肃地说道：

“卡瑞娜，薇洛丝候补昨晚刚遭遇黑面具的刺杀，现在心情肯定不太好，你待会进去，注意照顾一下她的情绪。”

“我是为了你好才提醒你的，要是让候补圣女不开心了，就算她不找你麻烦，我也会找你麻烦的！”

黑面具？被刺杀了？

卡瑞娜心中一紧，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的想法和神官小姐一致，没有人会在经历刺杀后，还表现得若无其事，完全不受影响。

作为助手，她得想点安慰她的话才行。

Chapter 153

推开门，卡瑞娜在神官小姐鼓励的眼神下，径直走了进去。

映入眼帘的先是红色地板，然后是待客的沙发，房间四周摆放着几盆绿植，金色的阳光从背后的窗户射出，斜斜地落在了书桌上。

一头银发的少女在听见开门声后，抬头望向了前方，她这一动作露出了修长的脖颈，白皙完美得分外诱人。

“来了？”

少女的声音很好听，就像是雨点落在了山间的清泉之中，在看清楚卡瑞娜的长相之后，少女恍然大悟。

“原来是你呀。”

“诶？那个，薇洛丝大人，我叫……”

卡瑞娜只当是薇洛丝还记得她的模样，所以有些支支吾吾地做起了自我介绍，令她没想到的是，下一秒，薇洛丝就叫出了她的名字。

“卡瑞娜。”

“诶？大人记得我的名字？”

“因为很好听，所以我记下了。”

“啊，这个……”

薇洛丝的回答令卡瑞娜小脸一红，她再怎么也没有想到，候补圣女大人会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名字好听。

总感觉这样的薇洛丝大人有点撩人……

是真的！

她的名字其实就连神官小姐都记不住，候补圣女大人明明和她只有一面之缘，却记住了她的名字……

卡瑞娜只觉得她好有魅力。

“卡瑞娜，过来这边坐着吧。”

为了方便和她接触，薇洛丝离开了办公桌，坐在了待客的沙发上，与此同时，她拍了拍一旁的沙发，示意卡瑞娜坐在她的身边。

卡瑞娜则瞳孔微微有些放大。

上来就坐在候补圣女身边什么的，会不会显得太过亲近了？

这般想着，她的小脸越发红了起来，不过这是候补圣女的命令，她也没有办法违背。

所以最终，她还是迈着僵硬的步伐坐到了薇洛丝的身边。

将有关教义的书本放在沙发面前的茶几上，薇洛丝饶有兴趣地问道：“说起来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选上助手的？”

她并没有发布过招募助手的告示，所以，卡瑞娜能成为她的助手，她也有点好奇。

“是玛莎主教直接任命的……”

“原来是这样……你很紧张吗？”

“嗯，很，很紧张。”

卡瑞娜坐得很端正，两眼也一直停留在薇洛丝的身上，只是后者和她四目相对之时，她一定会把视线错开，同时咬住自己的薄唇。

她就差把紧张两字写在脸上了。

为了让她不要那么紧张，薇洛丝浅浅一笑，道：

“做我的助手，你可以不用那么紧张的，我又不是什么吃人的老虎，就算你犯了点小错，我也会原谅你的。”

“知道了。”

“我的助手其实没有那么忙的，只需要帮我准备好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将卡瑞娜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茶几的书本上，薇洛丝和她讲解起了做助手需要注意的事项。

因为她自己并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助手，所以她给卡瑞娜安排的任务很轻松。

只可惜再轻松，现在的卡瑞娜也听不进去。

太糟糕了，实在是太糟糕了……

薇洛丝大人距离她太近了，她嗅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少女清香，心脏更是抑制不住地怦怦狂跳起来。

她在为她讲解的时候，几缕银色的发丝会掠过耳畔，露出那小巧精致的耳廓，再往下，就是洁白无瑕的鹅颈和甜蜜诱人的香肩。

不仅如此，她的声音就像临睡前的晚安，温柔细腻，光是坐在她的身边，她就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圣洁与美丽。

不可玷污，无法亵渎。

或许，只有这样的少女，才能成为真正的圣女吧。

卡瑞娜有些失落。

她听不进去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自己内心小鹿乱撞，就是因为她并不太想做什么助手，哪怕是候补圣女的助手，也是如此。

以前的她努力修习教义，渴望参加圣女选拔，成为真正的圣女，但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她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她卡瑞娜，现在连成为修女都不合格。

“当然啦，我的助手也不能白做，虽然我也给不起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

讲完了担任助手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后，薇洛丝伸出修长的指尖朝着卡瑞娜的眉心一点，金色的光芒就如同流水般，进入了少女的身体。

“治疗术我还是拿得出手的。”

薇洛丝的动作之快，令卡瑞娜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年轻了许多。

原本因为熬夜或者其他事情造成的损伤，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知道凭借现在这副身体，她能够活的更久一些。

但是……

想起了什么，她本就低落的情绪变得更加沉闷。

“大人，大人……”

“叫我薇洛丝就好了。”

“薇，薇洛丝大人……其实我根本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我，我……做不好这些……”

治疗术？

她根本配不上这些，薇洛丝大人刚才在讲解的时候，她甚至只注意到了她的美貌，同时还在否定自己。

以至于，她什么都没有记下来。

她对她的好让她产生了愧疚。

“没关系的，没有谁一上来就什么都会，所有人都是慢慢学的。”

拍了拍她的肩膀，薇洛丝轻笑着鼓励道：

“做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会怪你，每个人都是从过去的失败里一步一步向前的，你要相信自己。”

她真的没有想要怪罪卡瑞娜的想法，毕竟助手这一职在她看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就算卡瑞娜彻底搞砸了，她也不会说什么。

经历了这件事，她倒是发现卡瑞娜有很多心事，而且对自己格外不自信。

这可不应该是新人修女该有的心态。

“嗯。”

薇洛丝的鼓励终究是起了一点作用，卡瑞娜点了点头，语气变得有些坚定，但在她的眼睛深处，那层阴霾依旧存在。

见此，薇洛丝欣慰一笑。

想要凭借几句话就让一名少女抛下自我的怀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卡瑞娜现在能有这样的反应，已经很令她满意了。

就是在情绪逐渐缓和之后，卡瑞娜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来这个办公室，不是为了安慰薇洛丝的吗？怎么到头来，她反倒是被安慰的那一个？

这和神官小姐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啊？

黑面具刺杀这件事，好像对薇洛丝没有任何影响？她依旧那么爱笑……

脑海里想了很多安慰的话，但是面对脸上带着笑容的少女，卡瑞娜陷入了犹豫之中。

她现在安慰她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如果薇洛丝大人好不容易才忘却了这件事情，又被她意外提起的话，那不是很糟糕吗？

要不，把神官小姐交代的任务给忘记吧……

薇洛丝大人那么温柔，应该会原谅她的吧？她在这里只要享受她给予的温暖就好了……

坐在沙发上，卡瑞娜在心里对神官小姐说了声抱歉，随后满脸羞红地抱紧了怀中的书本，望着身旁的银发少女，内心怦怦乱跳。

她心安理得地享受起了薇洛丝的美好。

……

下午，审判所那边说是有了黑面具的具体消息，薇洛丝立即离开了办公室，朝着北区审判所的位置赶了过去。

审判所内部，解剖室。

大门打开，一名年轻的教士匆匆走了进来，室内，穿着一身长袍的中年男子在听完他传来的消息后，挑了挑眉毛。

“候补圣女？她来做什么？”

“不知道，说是想要知道黑面具的情况，”

“她一个传道的修女，想知道这个做什么？”

提起候补圣女，中年男子的语气就显得有些糟糕。

他是审判所的执行官之一，当下的任务是查清楚黑面具的死因，以及派人调查事件的真相。

因为时常执行逮捕犯人和调查尸体的任务，所以他偶尔也会接触到普通修女和候补圣女之类的教会人员，因此他对她们有了不少偏见。

她们大多确实是很善良，但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这份善良很容易被敌人利用，从而阻碍他完成任务的进度。

除此之外她们还很娇弱，只是一具尸体，就可以被吓得晕厥过去，每当要从她们的身上得到回答的时候，昏迷的她们都令他十分恼火。

“不清楚，但我们拦不住她，毕竟她好像有特殊任务在身上。”

“那让她进来吧。”

“诶？不在外面告诉把情况告诉她吗？”

“不是她要进来的吗？在这里见到尸体，她应该更能清楚发生了什么。”

看了一眼面前桌上被解剖的黑面具尸体，执行官嘴角一翘，内心产生了一点恶趣味。

这位候补圣女不是很急着知道黑面具的情况吗？那就让她亲自进来看看呗，到时候要是见到尸体晕厥了过去，那可与他无关。

而且这具尸体不同于其他的尸体，这解剖的程度和惨烈的状况，他很肯定久居教会的温室花朵，会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凋零。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欣赏这位候补圣女面色惨白，双腿发抖的模样了。

在他的同意之下，年轻教士离开了解剖室，不一会儿，两道脚步声在走廊内响起，一位身穿白裙的少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执行官大人。”

“呵呵，这声大人可叫得我一阵心慌，是我应该叫您大人才是。”

候补圣女的地位可是高于审判所执行官的，所以这声大人，他可担待不起。

“执行官大人说笑了，我来这里，就是想要知道昨晚那个黑面具的情况。”

“嗯，我也听教士说了这件事，喏，躺在那里的就是黑面具。”

一边说着，执行官一边带着薇洛丝来到了那具尸体的桌前。

解剖室的四周是刻有魔法的，它们能够屏蔽血腥味和尸臭味，所以当薇洛丝见到那具尸体的时候，只会看到他被解剖的模样，而闻不到任何味道。

这具尸体再惨烈，也没有战场上的尸体惨烈，所以这点视觉冲击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仔细的打量了一番尸体，薇洛丝忽然发觉执政官的目光一直落在她的脸上，这令她感到了些许诧异。

她摸了摸脸，询问道：“怎么了？我的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没什么，只是见到这种尸体还面不改色的修女，很少见。”撇开目光，执政官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他虽然知道有些修女也是上过战场，而且也能见到尸体还面不改色，但因为常年的刻板印象，令他觉得这种修女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在这里见到了，想起之前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自然会觉得有些羞愧。

心思细腻的薇洛丝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想法，这位执行官从一开始就想看着她出糗呢。

不过即使明白了这一点，作为候补圣女的她，也不可以像胜利者一样嘲讽这位执行官。

她得换个角度嘲讽。

所以，少女幽幽地叹息了一声，明亮的目光中闪烁着泪花一般的光芒，她垂下脑袋，低声呢喃道：

“如果可以，我也不想见到这样的尸体，不，我甚至不希望见到有人死亡……”

不希望见到有人死亡？

如果是温室里的花朵说出的这番话，他们只会嘲笑她天真，可一名上过战场的战士说出这样的话，这只会令他们保持沉默。

天启教会的最终目的是带给大家幸福，如此痛苦的死亡本就是他们需要克服的苦难之一。

而作为审判所的执行官，他不仅不尊重死者，甚至想要通过他的死亡来让候补圣女露出丑态……

想到这里，执行官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倒是一旁的年轻教师没有听明白薇洛丝话中的意思，一脸怜惜地询问道：“大人以前见过很多吗？”

眼前的少女虽然贵为候补圣女，但她的年龄也不过是十八九岁，比他还要小的多。

年长的他其实都没有见过几具尸体，而眼前的少女却好像已经见识了无数，才说出了这看似天真的愿望。

“嗯，我在战场上见过很多，哪怕我的治疗术能够让人断肢重生，也没办法将她们从死亡的鬼门关上拉回来……”

“战场？您上过了战场？”

“嗯。”

说到这儿，少女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下去，可那战争的残酷却已经烙印进了这位年轻教士的心里。

没想到她年纪轻轻，就已经上了战场……

难怪她可以成为候补圣女。

年轻教士看向薇洛丝的眼神中，充满了尊敬。

一旁的执行官也叹出了一口气，只要是上过战场的战士都值得被尊敬，他为他先前的行为向少女道了声歉。

随后，他说起了这具尸体的情况。

“死者名为布鲁，是教会内的一名普通教士，根据解剖魔力研究，他在临死前遭受到了魔力自毁，大脑内部几乎完全被摧毁。”

“魔力自毁？”薇洛丝有些惊讶。

“嗯，能拥有这种魔力自毁威力的，应该是一种六阶以上的特殊精神魔法。”

“这种魔法很诡异，能扭曲受害者的意识，让他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在受害者觉得自己无法逃脱的时候，能自我毁灭。”

“玛莎教区内魔力等级在六阶以上的人并不算多，我们也在仔细调查她近些日子接触过的人，说不定很快就能有所收获。”

根据执行官所说，这位名叫布鲁的教士应该是中了一种特殊精神魔法，所以才成为了黑面具。

结合黛茜之前所说的，幕后黑手应该是在用这种方法操控教士或者修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是她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能够自我毁灭的精神魔法。

“这种魔法有办法破解吗？”她有些担忧。

“当然，一般来说，越是诡异的魔法，就越是容易存在破绽，这种魔法只需要将受害者的意识扭正过来，就会自动被破解。”

“不过嘛，这种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多数结局，都是受害者身死。”执政官耸了耸肩，表情有些无奈。

要在受害者觉得自己掌握主动的情况下，扭转他的意识，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更加推崇的，还是快速将受害者杀死，以免他们伤害到其他人。

“能告诉我他生前接触过谁吗？”

薇洛丝的一句话让执行官意识到了什么，他再度挑了挑眉，迟疑了片刻问道：“你也要介入调查？这件事可不简单。”

“知难而退，不是我的风格。”

“……看来，是我对候补圣女的刻板印象太重了一点。”

执行官自嘲一笑，有这样勇气的候补圣女他还是第一次见，一想到之前还想用尸体吓唬她，他现在就有种想要钻入地缝的感觉。

……

“布鲁啊，他之前明明人还挺不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他最近接触的人？好像，好像也没接触谁吧？”

“硬要说的话，他最近好像接触过玛莎主教，但挺正常的吧？毕竟每个月，玛莎主教都会下达一些任务。”

“奇怪的地方？嗯，他确实有些地方挺奇怪的，有时候，他老是往藏书馆后方的花园里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执政官提供的名单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布鲁的教士朋友，在简单的询问他们过后，薇洛丝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布鲁最近接触的且有能力施展六阶魔法以上的，只有玛莎主教一个人，而且藏书馆的后花园内，似乎埋藏着他的秘密。

坐着马车来到藏书馆，薇洛丝穿过一楼的大厅，径直来到了藏书馆后方的花园之内。

这里种植了很多鲜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花朵交杂起来的香味，微风吹过的时候，花海摇曳，许多花瓣飘向空中，又如同雨点般落下。

这片后花园很大，想要从中找到和布鲁有关的秘密，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这并不会让薇洛丝知难而退，她左右观望了一下，便在花海之中慢慢游走了起来。

不知是过去了多久，她最终在花海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座墓碑。

那是一座用鲜花搭建起来的墓碑，墓碑的前方还摆放着几朵枯萎的花，像是不久之前有人刚刚祭拜过一样。

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墓碑的出现或许很常见，但它出现在藏书馆的后花园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这里可是不让建墓碑的，而且这墓碑看上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管理后花园的那些教士修女，难道都没有看到它吗？

来到墓碑的前方，因为是鲜花构成的墓碑，薇洛丝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然而也就在这时，熟悉的声音从她的背后传来。

“这是布鲁为了祭奠爱人，特意在这里用鲜花做的墓碑。”

心中一惊，薇洛丝连忙扭头望去，只见来者是一位高挑的女子，样貌也非常熟悉，只不过她的手中握着一株黄色的鲜花。

“玛莎主教？”

“薇洛丝候补，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玛莎轻轻一笑，言语之间似乎有些意外，而薇洛丝的注意力却全在她之前所说的话上。

“玛莎主教认识布鲁？”

“嗯，他在教士中勤劳能干，也从不偷工减料，我以前发布任务的时候，总是希望他能够接下。”

玛莎叹了口气，她好似是怀念起了从前，语气中满满的都是惋惜。

“也就是我看中了他这点，所以他将自己的爱人悄悄地埋葬在这里的这件事，我并没有追究他。”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就是那个黑面具……”

将手中这株黄色的花朵放在了墓碑的前方，玛莎闭上眼祈祷了一番，随后起身看向了薇洛丝。

她还没有开口，少女便先问道：“她的爱人是怎么离世的？”

“谁知道呢？也许是因为疾病，又或者是意外。”

玛莎笑了一声，有些洒脱，又有些苦涩。

“这个世间，世事无常，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来，你说是吧，薇洛丝候补。”

不知道为什么，玛莎主教给薇洛丝的感觉很奇怪，她总觉得这位主教应该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她的后半句话，薇洛丝总觉得是在威胁她。

她是在说如果她继续查下去，她就会消失吗？又或者这一切，只是她多想了？

“除了这些，玛莎主教知道的，应该更多一些吧？”薇洛丝淡淡地看着那座墓碑，脸上的表情也逐渐收敛了起来。

对此，玛莎耸了耸肩。

“不，你想太多了，薇洛丝候补，我虽然接触过布鲁，但那只是在发布任务的时候见过他而已，黑面具这件事情我一无所知。”

“如果我知道他就是黑面具，那我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他的，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提到布鲁，她就显得有些悲伤，毕竟再怎么说，他也是她手底下的教士，他出了什么事，她自然会有些伤心难过。

光是她的表情和话语，薇洛丝看不出任何端倪，但少女的第六感告诉她，这位主教绝对不简单。

不过想想也是，作为一大教区的主教，与她走得很近的教士被施展了精神魔法，她竟然对此毫无察觉。

怎么想都不太可能。

只是她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也不知道这位主教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身份。

见薇洛丝久久都没有说话，玛莎主教转过身，随手将路边一朵漂亮的鲜花摘了下来。

放在鼻前轻嗅了一下，她嘴角微微勾起。

“还是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吧，谁也不知道她们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突然离开我们。”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若是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做，恐怕只会悲痛欲绝吧？”

她远去之时，随手将这朵鲜花扔下，紧接着一脚踩在了它的花瓣上，原本柔美的花瓣瞬间化成了花泥，再也无法恢复它之前美丽的模样。

这是……警告吗？

眯起双眼，薇洛丝一时间思绪纷飞。

……

时间转眼来到了深夜，除了虫鸣之外，修女宿舍附近死寂一片，薇洛丝站在宿舍楼的顶楼，俯视着周围的区域。

黛茜说过，最近她隐隐约约察觉到了很奇怪的魔物气息，怀疑有魔物混入了这片教区之中。

所以薇洛丝摇身一变，露出了她魔物的真身。

黑色的长发披肩而下，血色双眸在深夜中如同宝石一般瑰丽，娇艳的红唇散发着迷人的诱惑，此刻的她，一颦一笑都像是毒药，足以令某些人坠入欲望的深渊。

她清楚大贤者蕾菈最近也加入了调查，放在以往，她或许会害怕自己变身为魔女之后被她发现，但是现在，哼哼。

蕾菈因为诅咒而没办法发挥自身的全部实力，也就是说，蕾菈现在的实力撑死了也就八阶水平，而她薇洛丝现在也是八阶。

只要她想要隐匿自己的气息，蕾菈定然是发现不了的。

而且就算发现了，谁输谁赢，也无法定论！

想到这里，薇洛丝双手抱胸，眉宇间透露着几分桀骜不驯，如果可以，她还想要多几分属于魔王的狂妄自大。

没办法，谁叫她是魔物呢？

不想成为魔王的魔物不是好魔物，以前她是距离魔王的实力太过遥远

了，现在她觉得自己也并非不可。

当一当霸气侧漏的魔王，将人类的大贤者压在身下日夜索取，并且让她怀上自己的孩子，化冰山美人为绝美人妻。

光是想一想，就别提多带劲了！

当然，这些目前也仅局限于想一想，现在她的任务还是找出隐藏在修女宿舍附近的魔物。

闭上眼睛，她将自己的魔力扩散了开来。

同一时间，她感受到了晚风冰冷的吹拂，见到的隐藏在树叶背后不断发出鸣叫的虫儿，也听到了某处修女走动传来的细微脚步声。

最后她的魔力被牵引着，慢慢悠悠地飘进了仓库之中，并且穿过一大群木箱，落在了一块地板之上。

地板之下，残留着魔物的气息。

睁开眼，薇洛丝从宿舍顶楼一跃而下，脚尖轻点地面，她就像是一只行走于黑夜之中的黑猫，动作格外灵巧。

来到仓库之中，她将那些压在地板上的木箱用魔法推开，很快就见到了被掩盖起来的，通往地下的暗道。

暗道的入口是用木板封起来的，似乎是一点都不担心有人会察觉到这个地下室，入口处只有封闭气息的魔法阵，并没有上锁。

站在入口处思索了一下，薇洛丝最后还是掀开了木板，孤身一人进入了这间地下室。

地下室内并没有壁灯，映入眼帘的只有一片纯粹的黑暗，她施展了一点小魔法，让指尖跳动起火焰，才勉强看清了前方的道路。

穿过封闭气息的魔法阵，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和血腥味就涌了上来，除此之外，这里还夹杂了许多其他的怪味，令薇洛丝捂住嘴，胃里一阵翻腾。

这处地下室并不深，她只是走了三四分钟就到了底。

借着指尖微弱的火焰光芒，她见到了墙上挂着的各种刑具，以及那些

刑具下腐烂的尸体。

这些尸体的身上大多都穿着教会的修女服和教袍，想来她们生前也应该是教会的修女或者教士。

只是随便回忆了一下，她就知道她们应该是之前教会内意外失踪的那些人。

明亮的火焰扫过这处狭窄的空间，她尝试从中寻找一个活人，而令她惊喜的是，这些被刑具控制的人中，有一位还有着微弱的气息。

眨了眨眼，少女将指尖的火焰固定在了墙壁上，然后摇身一变，重新变回了候补圣女薇洛丝的模样。

来到那人的面前，薇洛丝发现他是一位留着黑色胡渣的中年男子，他的身前有着很多餐盘，似乎将他关起来的人不希望他就此死去。

他是有利用价值的人？

想到这个，薇洛丝有了些许期待。

她指尖一点，金色的圣光就钻入了中年男子的体内，那惨白的脸颊逐渐变得红润起来，身上的伤口也都得到了治愈。

微弱的气息逐渐恢复正常，中年男子睁开了虚弱的双眸，看也没有看少女便冷哼道：“……哼，要杀，就赶紧的，留着我做什么？”

“嘘，是我，我是偷偷溜进来的。”

听到是陌生的少女音，中年男子诧异地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只不过光线过于昏暗，短时间内他也没有看清她的脸。

与此同时，这些天被折磨的愤怒爬上了他的心头，他接着冷笑道：“偷偷溜进来的？你装什么？怎么？开始换花样折磨我了？”

“大叔，我真是偷摸溜进来的。”

嘴角一抽，薇洛丝被迫施展了一下圣光，彻底照亮了整个地下室，中年男子也在这时才彻底看清她的容貌。

他虽然很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少女是偷偷溜进来的，但少女长得很好看，气质也很神圣，那双大眼睛更是扑闪扑闪的，不太像是会说谎的

样子。

而且他自己都已经是阶下囚了，他们想要怎么折磨他，不是一个念头的事情？用不着花费这么多心思吧？

这般自我安慰了一下，他选择相信了少女，

“那你溜进来做什么，这里很危险，赶紧出去吧。”

“我是来救你的。”

薇洛丝的回答让中年男子一脸狐疑，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少女，无论怎么看，他都看不出来她有拯救她的能力。

只要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以将她打倒吧？她真的有那个力气背着自己出去？

知道中年男子误会了自己，薇洛丝双手叉腰，有些骄傲地问道：“大叔，你难道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吗？”

“什么身体……”

话说到一半，中年男子突然瞪大了双眸，一脸的不可思议，“这，这……”

他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他最清楚，除了每天还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命体征之外，基本已经做不了什么了。

就从刚刚开始，他发现自己不仅能够思考，甚至还能够与少女对话，精神甚至还不错……

他的那些伤势就算是高等治疗术，也要治疗一周才能痊愈吧？

这位少女是什么时候治好他的伤的？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感受到了少女的神秘，他心底里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而薇洛丝也是趁机问出了自己最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

“大叔，我想要知道你是什么被抓起来的？”

眉头一皱，大叔显得有些为难：“……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昏迷前，刚在教堂内做完礼拜，后面一睁眼就来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经常会有修女和教士被送进来，但大多都是尸体，就算没死，她们过几天也会死在这里。”

“除此之外，这里时常还会有其他人进来，他们都戴着黑色的面具，看不见真正的样貌。”

“只是他们一进来，就对我拳打脚踢，之后又给我吃的东西，甚至有几次还给我疗了伤，好像不太希望我就这样死掉……”

说到这里，中年男子用炽热的目光看向薇洛丝，呼吸都变得局促了许多：“你真的能救我出去吗？”

“嗯，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最近还需要委屈一下，继续待在这里。”

薇洛丝想得很多，这处地下室明显是黑面具的幕后黑手用来藏人的地方，倘若现在就将中年男子救出去的话，他们就知道自己暴露了，行动就会更加小心。

所以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只能委屈这位中年男子继续在这边吃点苦头，等到她查明一切的真相之后，他就可以被救出来了。

当然，为了防止意外，她会将这处地下室告诉给枢机主教罗德尔，让他亲自派遣可靠人员暗中观察这里。

如果有人想要将这位中年男子杀死，他们就会将他救出，幕后黑手若是因此提前得到的消息从而安全逃脱，那也没有办法。

毕竟，身为候补圣女，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年男子被杀死。

“谢谢，谢谢，只要能出去，再让我在这里待几天都是可以的！就是，就是……”

深呼吸了几口，中年男子尽管狐疑加深了许多，但现在也不得不相信少女，之后，他眼中浮现出了几抹担忧。

“我有个女儿，年龄应该和你差不多大，我又突然失踪了好几天，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你能帮我去看看她吗？”

……

“喂，前面的，站住！”

教区宿舍的另一边，怀中抱着书本的卡瑞娜被三位修女强行拦了下来。

她们身高都比卡瑞娜高，年龄也比她大很多，明显是修女前辈，她们将卡瑞娜团团围住，眼中跳动着不怀好意的光芒。

“卡瑞……娜是吗？你聋了？我们叫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停下来？”

“哎哟，别这么说，她现在是候补圣女的助手，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小修女了。”

“呵，真是给你脸了，卡瑞娜，面对前辈应该是你这样的态度？”

眼看这三位修女上来就是一顿数落，卡瑞娜不解地弯了一下脑袋，问道：“那个，我认识你们吗？”

面对她们的数落，她似乎一点都不生气，这种风轻云淡的态度，彻底惹恼了这三位修女。

其中一位上前一步抓住了她的手腕，猛地推了她一把，迫使她怀中的书本哗啦啦地落在地上。

“不认识我们不要紧，你只要告诉我们，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才接近候补圣女的？”

“对，快说！你怎么成为她助手的？”

一位修女控制住她，居高临下地逼问她，另一位女子在一旁帮腔附和，最后一位则拿出了留影球，似乎是想要将这一幕记录下来。

“诶？我，我什么都没有做啊？”

卡瑞娜被她们围在中间，显得很是无辜，她想要逃走，但这里靠近河流边，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河水之中。

更别说这些修女前辈的力气比她大。

“什么都没做就能成为她的助手？你开什么玩笑？你以为那天故意迟到，让候补圣女注意到你，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做她的助手了？”

“呵，说！是不是私底下给她什么好处了？今晚你要是说不出来，我们是不会放你走的！”

这些修女的目的似乎很明确，她们一早就认定卡瑞娜能够成为候补圣女的助手，肯定是塞了不少好处给她，而那位候补圣女也都将这些好处吃了下来。

留影球会将这罪恶的一幕，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到时候，她们就拥有了候补圣女的把柄！

“可是，可是我真的没有给她什么好处啊……”

卡瑞娜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件事从头到尾，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为候补圣女助手的，这一切都是玛莎主教的命令。

这些修女可真是令人讨厌。

她们的品行，素质……明明候补圣女薇洛丝之前也是修女，为什么她们之间的差距会那么大呢？

Chapter 154

“还在这里嘴硬！你不给她好处，能够不用选拔就成为她的助手？快说！不说的话，就等着挨打吧你！”

修女们的咄咄逼人令卡瑞娜感到了生气，她用尽全身力气甩开她的手，不甘示弱地回击道：

“没有就是没有！薇洛丝大人那么好，根本不会要什么好处！你们把她想得太脏了！”

“哼，只有心灵本就肮脏的家伙，才会这么想别人！”

什么？她敢骂她们心里肮脏？

一个刚刚入门的修女，居然敢对她们这些前辈不敬？！

“你这贱人！”

那三位修女彻底被点燃了怒火，其中一位抬起手便是要狠狠地抽向卡瑞娜的脸颊，但就在这时，一声厉喝从远处传来。

“住手！你们在做什么？！”

白色的身影在月光下分外明显，在看清那位少女是谁后，这几位修女脸色一白，连忙从一旁逃走。

只是这样落荒而逃着实无法解气，为首的修女恶从胆边生，趁着卡瑞娜发愣之际，直接用力一推，扑通一声将她推入了河中！

等到薇洛丝赶到的时候，河里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声响，她想都没有想就这样跳入河中，朝着卡瑞娜坠河的方向游去。

只不过刚一抵达那个地方，扑棱了两下，薇洛丝就发现卡瑞娜其实是会游泳的，这种河流淹不死她。

抽了抽嘴角，少女眼珠一转，忽然变得手忙脚乱起来，好像被推入水中的不是卡瑞娜而是薇洛丝。

“咕嘟咕嘟——”

呛了好几口河水，少女的动作明显变得迟缓了起来，卡瑞娜见此心中一急，连忙带着薇洛丝游向岸边。

“咳咳！”

上了岸，薇洛丝双腿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着河水，而卡瑞娜想要帮助她，却也不知道从哪里帮起。

所以只能无奈站在原地，连声询问道：“薇洛丝大人！您没事吧？！”

“咳咳……没事……”

将河水尽数吐出之后，薇洛丝整个人躺倒在草地上狼狈地喘着气，见她好了一些，卡瑞娜忍不住问道：

“大人，您不会游泳，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这是她最无法理解的地方，薇洛丝大人明明自己根本不会游泳，为什么还会跳入河中来救她呢？

如果不是她自己会游泳的话，她们两人很可能今天就没了性命。

薇洛丝似乎也是觉得有些尴尬，她撇开了目光，被河水打湿的脸颊莫名红了起来。

“我，我……下意识反应……”

听到了她的回答，卡瑞娜不禁一阵无语。

“大人，下次想要救人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自己行不行哦，不能人没有救到，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知道了……”

就像是挨了教训的晚辈一样，薇洛丝低着头，有些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然而，卡瑞娜在说完这句话之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刚刚竟然教训起了候补圣女……

心脏怦怦地狂跳起来，她都不知道自己教训她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那可是候补圣女啊，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她修女的命运！

可就是在她感到后怕的那一刻，她恍然发觉薇洛丝竟然真的乖乖地听了她的教训，甚至，甚至表现得有点可爱……

天啊！这真的是现实中会发生的事情吗？

一个小小的修女助手竟然教育了自己的上级，而那个上级在教会内拥有莫大的权力……

她敢说如果她教训的是副主教的话，明天她就可以搬出修女宿舍，离开这座教会圣城了！

候补圣女薇洛丝，原来也有如此柔软的一面吗？

不知道卡瑞娜在想些什么，薇洛丝咳嗽了两声，问道：“对了，她们为什么要找你麻烦？”

“她们，她们说我成为您的助手，是因为您收了我的好处！还要把这段录下来，当做是证据！”

“真是气死我了！她们这么污蔑您，要不是我打不过她们，我早就，早就……”

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卡瑞娜就满脸的怒火。

在她看来，那几位修女不仅侮辱了她，更侮辱了薇洛丝，明明她们自己才是那种素质低下的修女！

仗着自己的年龄大就欺负人什么的，她最讨厌这样的家伙了！

“噗嗤。”

令卡瑞娜没想到的是，薇洛丝在听到她说了这些话之后，掩着嘴噗嗤一下，笑了出来。

“……大人，您笑什么？”

“我只是觉得，你为我生气的样子，很可爱。”

愣了一下，卡瑞娜的俏脸瞬间爆红。

“哪里……哪里可爱了！她们这么污蔑你，你难道都不会生气的吗？！”

什么啊？她刚刚不是在说那几位修女的事情吗？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她很可爱了？！薇洛丝大人的思维也太跳脱了吧！

而且她，她真的有那么可爱吗？！

卡瑞娜陷入了自恋之中。

不过她的问题让薇洛丝迟疑了片刻，像是好好考虑了一下。

最终，她这么回答道："我应该会吧？"

"什么叫应该会啊？她们在污蔑你诶！"

"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污蔑不会改变事实吧，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在意她们的污蔑呢？"

薇洛丝带着些许天真解释道：

"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她们的污蔑和谣言自然不攻自破。"

"而且相信我的人，会一直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就算她们没有污蔑，也依旧不会相信我。"

"所以，我不太会生气吧。"

哈？就因为自己没做过，所以再多的污蔑她都不会生气吗？

可是这些污蔑最终会成为谣言，就算她真的没有做过，到时候也很难洗清自己的嫌疑。

不得不说，薇洛丝大人的想法在她看来有些单纯。

"薇洛丝大人，你这样，你这样是很容易吃亏的……"

卡瑞娜的话说到一半，就被薇洛丝打断："不过，她们因为我而纠缠上你，甚至还把你推入河中，这点是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接受的。"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审判所，让那几位修女受到该有的惩罚，她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从地上站了起来，浑身湿漉漉的薇洛丝双手抱胸，金色的瞳孔中隐约

可见一丝燃起的怒火。

昔日柔和的气质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毅。

这修女无论如何污蔑她，她都懒得去管，但卡瑞娜因此而受到了牵连，她就没办法坐视不管了。

她一定要她们付出相应的代价！

坐在草地上的卡瑞娜闻言双眼一红，内心感动得差点哭了出来。

和薇洛丝相处的时候，她虽然偶尔会给她一种长辈的感觉，但更多的其实是朋友，像是那种能够随意向她倾吐心事的朋友，和她在一起很舒心。

时至今日，她也算是彻底明白为什么薇洛丝可以成为候补圣女了。

“天色也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等这件事过后，我送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薇洛丝双手在空中画了个圆，貌似是想要衬托出大大的感觉，而卡瑞娜揉了揉眼睛，心底里有几分错愕。

“惊喜？什么惊喜？”

“既然是惊喜，我现在可不能说哦，之后你就知道了！”

少女眨了眨右眼，就像是夜空中的精灵一般，带上了几分俏皮，见状，卡瑞娜也不好再问下去，只是在心底里默默地升起了巨大的期待。

……

在这之后，卡瑞娜回了家，薇洛丝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宅，因为她回来的时间比较晚，梅维娜和蕾菈的卧室都已经熄了灯。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换好睡裙，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躺在了床上。

今天调查了一天，很是疲惫，闭上眼，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梦中，她不断下坠，最终来到了一片四周满是镜子的幽暗之地。

地面像是湖面，她从地上起身，稍稍触碰地面便会泛起阵阵的涟漪，与此同时，四周的镜中也泛起了涟漪，令人目眩神迷。

薇洛丝记得这个地方，之前魔镜试炼的时候，便是在此处。

凭借记忆，她慢慢地向前走去，没用多久就离开了这片满是镜子的地方，视线也一下子空旷了起来。

在她的面前，硕大的银色月亮一半浮出地平线，另一边成为了湖面的倒影。

空中，身穿黑裙的少女翘着二郎腿，优雅地坐在修长的死神镰刀之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嘴角满是嗜血与贪婪。

和以前的魔镜试炼一模一样，少女拥有着与她极其相近的实力。

战胜她，她才能继续活下去。

熟练地将漆黑镰刀拿在手中，薇洛丝二话不说，便与那位少女战在了一起。

少女同样拥有着八阶的实力，体术与魔法和薇洛丝不相上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就是没有过多久，少女见拿不下薇洛丝，便高举死神镰刀，呼唤出了死神，薇洛丝则是冷笑一声，淡淡道：“假货。”

话音落下，深渊一般的黑洞在她的背后显现，无数仿佛来自地狱的鬼手从中探出，似乎是挣扎着想要来到活人的世界。

只是下一刻，身披黑色长袍的死神缓缓从中走出，它手中镰刀的样式要比少女镰刀的样式更加简洁，但没有人会小看它的威力。

死在它手中的生命，不计其数。

假货就是假货，死神对上死神之后，少女召唤出来的死神很快便被拦腰斩断，原本志在必得的脸色也变成了惊慌失措。

没有了死神的帮助，她在实力全开的薇洛丝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只是两三下，她就被薇洛丝镰刀切成了两半。

魔镜试炼也在这一刻破碎，空间如同碎裂的镜面一般坠落，而在一阵

可怕的失重感后，薇洛丝也猛地睁开了双眼，在深夜中清醒了过来。

她因为紧张而满头都是汗水，但现在顾不得去擦，一个巨大的疑问在她的心底诞生。

如果刚刚的是真的魔镜试炼，那之前出现在现实中的那道黑影又是什么呢？

她可没有忘记之前袭击过她两次的那道黑影，它的手中同样拿着一柄漆黑的镰刀，只是身影如同黑色火焰一般难以描述。

它如果不是魔镜试炼，那会是什么呢？

也就在她思索之际，蕾菈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做噩梦了？”

“蕾菈？你怎么在这里？”

侧头望去，薇洛丝这才发觉蕾菈就坐在她的床边，顺着月光静静地看着她。

“之前恰巧路过你的卧室时，察觉到你的状态不太对，所以就进来看看。”

感受到了她言语之中的关心，薇洛丝微微一笑道：“没关系的，我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做噩梦？”

蕾菈轻声念叨了一下，在她看来，单纯善良的候补圣女应该是不会做噩梦才对。

或者说她对什么都充满了希望，又有什么噩梦可以吓到她呢？

只是现在看来，她的想法是错的。

再无畏的候补圣女，也有她自己的畏惧，只是平日里她们将它藏得很好，无法能够发觉而已。

那样的噩梦，对她来说一定很痛苦吧。

“想要成为圣女，压力很大吧？”

“还好啦。”

“我成为大贤者之前，也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时光，但再痛苦，这些都是会过去的。”

蕾菈不太擅长安慰人，她只是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说了出来，薇洛丝也明白了她的意思，擦去额头的汗水笑问道：

“你是在鼓励我吗？”

“嗯，我不希望你倒在成功之前。”

“我，会努力的。”

其实蕾菈再多的鼓励，不如让她享受一下她的身子来得有用。

没办法，色魔是这样的。

欲望告诉薇洛丝，今晚应该找个借口让蕾菈留下来，但理智又告诉她，过于频繁地和她同床共枕，只怕是会引来怀疑。

所以在纠结了许久之后，薇洛丝最终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蕾菈走出了她的房间，朝着无趣的被窝里走去。

……

次日清晨，在吃完早餐之后，薇洛丝就离开了家，找到了枢机主教罗德尔。

得知了仓库地下室的情况，罗德尔派遣了几名骑士，暗中守卫那个地方，一旦对方想要杀死那个男人，他们便会进入地下室，将他强行救出来。

之后，薇洛丝来到了玛莎主教平时办公的地方。

她既然觉得玛莎主教有问题，自然是直接调查她最近的行踪更好一些，所以她来到这个地方找到了玛莎主教的助手。

“主教大人的行踪？除了每天都会来教堂之外，其他时间其实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这样吗？”薇洛丝有点诧异。

“嗯，因为我只是她的助手，基本只有在清晨和发布任务的时候见过她，你可以去问艾伯特副主教，她应该知道玛莎主教平时在做些什么。”

“谢谢。”

在玛莎主教助手的提议下，她来到了艾伯特副主教的办公室门口。

艾伯特副主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教士，他在玛莎教区德高望重，昔日玛莎还没有成为主教的时候，他就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主教的教士。

不过很意外的是，最终还是玛莎成为了主教。

敲了敲门，在得到请进的许可后，薇洛丝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艾伯特一见到薇洛丝便连忙起身，笑意盈盈地说道，“哦，是薇洛丝候补圣女啊，真是稀客稀客，快，快坐。”

他的背部有些佝偻，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名慈祥的老者，无形之间让人感觉不到双方之间的距离，很是亲切。

在薇洛丝还是普通修女的时候，这位艾伯特副主教也在很多地方照顾过她，所以对于这位副主教，她的内心是有一丝好感的。

“艾伯特副主教，别来无恙。”

“呵呵，薇洛丝啊，我一早就看出来你的前途肯定不只是修女，现在果然如此，只要再经过最后一场考核，你就能成为真正的圣女了。”

薇洛丝在沙发上坐下之后，艾尔伯特亲自来到了她的身边，为她泡上了一壶茶，见此薇洛丝也说起了一些客套话。

“这要多亏了艾伯特大人，我能当上候补圣女，这其中也有你的支持。”

“哪里哪里，你能当上候补圣女那是众望所归，就算我当时反对，这个候补圣女的职位依旧是你的。”

薇洛丝能成为候补圣女，这其中他的确提供了一点帮助，但其实就算没有这些帮助，薇洛丝依旧能成为候补圣女。

她的帮助并非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说到这里，他用浑浊的双眼看向薇洛丝，面色有些凝重地问道，“不知道你现在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他能露出这般模样，显然是已经知道她来找他有什么事了。

对此，薇洛丝一点也不客气。

“我想知道玛莎主教最近的行踪，越详细越好。”

艾伯特副主教闻言，心中一动。

果不其然，她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自从薇洛丝发现了黑面具之后，他就猜到她一定会介入调查的，玛莎主教的问题很快也会摆在明面上。

到时候她一定会来找他。

毕竟整个玛莎教区只有他最清楚玛莎主教的行踪了。

沉默了许久，艾伯特副主教说道：

“她最近除了每日都会去教堂主持礼拜之外，其他时间就很自由了，具体的行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她很喜欢逛藏书馆，也很喜欢在法师塔里学习魔法，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藏书馆？法师塔？

藏书馆是和布鲁有关的事情，那法师塔呢？

薇洛丝想到了那个能够操控教士修女的精神魔法。

玛莎主教的魔力等级不低，她虽然不知道她具体有多高，但从审判所执行官的口中得知，她至少也是在六阶以上。

她有能力施展那样的精神魔法。

当然，这些也有可能只是她多想了而已，毕竟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除此之外呢？”

薇洛丝还想要知道更多，但艾伯特副主教犹豫了一下，忽然转移了话题，有些语重心长地说道：

“薇洛丝，你是我们北教区的希望，如果你能成为圣女，那将给我们北教区带来很大的收益，所以你的目标，应该是好好为接下来的考核做准备。”

表面上是在关心她的未来，实际上这是艾伯特变相告诉她不要参与这些事情，也点明了这件事的危险。

事实上如果可以，薇洛丝也是不想参与的，但这是枢机主教罗德尔的命令，而且为了候补圣女的名声，她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

“艾伯特大人没有参与吧？”

她饱含深意地问了一句，艾伯特副主教连忙摇头，之后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

“玛莎主教的行踪我也不清楚，涉及主教的事情，哪怕是候补圣女也没办法解决，所以我劝你还是别瞎操心了。”

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薇洛丝要调查这件事情并非她的本意，否则他也不会说出这句话来。

候补圣女明面上比教区主教地位高，实际上她们的权利相差无几，甚至因为主教更加熟悉自己的教区，候补圣女的权力一般都比不上她们。

所以除非薇洛丝能够拿到什么证据，否则她根本管不了玛莎主教。

当然背后枢机主教罗德尔的支持，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可以，她甚至能够直接让罗德尔下令，搜查玛莎主教的住所，控制她的人身自由。

只是这么做，对她候补圣女的名声没有什么好处，而且罗德尔明显想躲藏在暗处，将他扯到明面上来的话，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艾伯特大人没有参与就好了，至于我会不会放弃，我想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吧？”

薇洛丝甜甜一笑，艾伯特副主教却像是见到了棘手之物一样，面露难色。

他和薇洛丝认识许久了，自然也极为清楚这位修女的性格，她很温柔，也很善良，同样，她也很有决心。

认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

“唉，我就怕你是这种性子，明知道前方有危险，还要往里面跳，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不过也是，如果你就此轻易选择放弃的话，也不会成为候补圣女了。”

无奈叹息了两声，艾伯特副主教想起了什么，压低了自己的声音说道：

“玛莎主教到底在做什么我不太清楚，黑面具这件事我倒是知道一二，在大概一两周前，黑面具其实就已经出现过了。”

“只是很快，他就被教区内的神官拿下，所以当初大家就没再深入追究，可后来我才知道，那黑面具不止一个。”

“被抓住了，就会有新的出现，所以这件事还未结束的话，我猜今晚可能还会有新的黑面具出现，至于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

他说出的消息让薇洛丝感到有些震惊。

以前竟然就出现过黑面具？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而且时间甚至还是今晚？

这消息让薇洛丝陷入了沉思，她在询问了艾伯特其他事情，发现他一无所知之后，就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看来除了玛莎主教本人之外，还清楚这些计划的可能就是黑面具了，毕竟她们身为受害者，也是计划的接触人员之一。

只是想要抓住黑面具，谈何容易？

不过再怎么困难，薇洛丝知道自己都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

今晚黑面具还会出现的消息不知何时传遍了整个玛莎教区，夜晚看守修女宿舍的神官多了许多，薇洛丝也是其中之一。

嘎嘎——

漆黑的乌鸦飞过夜空，留下了一长串难听的鸟鸣，树叶因晚风而微微摇晃，沙沙的声响和虫鸣混在一起，令这个死寂的夜晚有了些许生气。

因为不知道黑面具什么时候出现，她的任务又是什么，所以这里的神官提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一点异常都不愿意放过。

不知是过去了多久，在修女宿舍外长廊的转角处，一名神官和一位穿着黑袍的女子意外地撞在了一起。

神官向后跌倒，摔在地上，嘴里念叨着几声抱歉，黑袍女子则是什么也不说，站起身就朝着远方走去。

黑袍？

这样的装扮触及到了神官的敏感点，她也立即起身，朝着黑袍女子的背影呵斥道：

“站住！大半夜地穿着一身黑袍，你想要做什么？”

谁料，那黑袍女子只是脚下一顿，紧接着便以更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地方，见她行为诡异，神官察觉出了她的异常。

想也没想，她直接施展魔法，想要将她留下来，与此同时，她还通知了其他神官，让她们迅速在这里集结，逮捕一名穿着黑色长袍的女子。

魔法阵中，三道蓝色的水流如同绳索一般，朝着黑袍女子的后背射去，若是普通人，恐怕早就被这道魔法给困住了，但这又怎么可能难得到黑袍女子呢？

她右手只是简单地一挥，这道魔法便随之消散，神官目光一凝，知道眼前的这位女子有多棘手了。

但好在其他神官的行动比较迅速，她们的魔法令女子应接不暇，最终逼迫她取出了一把修长的细剑，和她们战斗到了一起。

黑色长袍也因为这场战斗而变得破损不堪，最终晚风吹落了她的兜帽，露出了其下令人感到惊悚的黑色面具。

众位神官见到这个黑面具时，也是心中一惊，她们虽然早早就得到了黑面具还会出现的消息，但只有亲眼所见后才会感觉到诡异和惊恐。

这显然不是一场普通的阴谋。

“抓住她！死活不论！”

不知是哪位神官大吼了一声，其他神官瞬间出手，想要直接将黑面具杀死。

黑面具的实力虽然很强，但好像魔力并不是她的一样，她运用起来非常的生疏，没过多久，只听砰的一声，她脸上的面具就被人击碎。

破损的残片一块一块地落下，最终露出了她原本的模样。

那是一名面容姣好的少女，原本漂亮的双眸此刻充斥着狰狞，她一只手捂着腰间的伤口，鲜血浸透出了她的黑袍，令她看上去有些虚弱。

与此同时，她也被神官们团团围住，几乎失去了任何逃跑的可能。

神官们还想要出手，但那看清楚了她容貌的薇洛丝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阻止道：

“等一下！”

“候补圣女大人？！”

这一声“等一下”喊得很突然，神官们强行收住了自己的魔法，都不解地看向了薇洛丝，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薇洛丝从人群中走出。

她看向那位狼狈的少女，言语轻轻地，其中夹杂了许多怜惜与不解。

“黛茜？是你吗？”

没错，这位戴上黑面具的少女，正是前几日和她冰释前嫌的黛茜。

眼见这位黑面具是候补圣女认识的人，四周的神官算是知道她为什么会喊她们停下来了。

但是她们不得不提醒她，她认识这名修女，但这名修女已经不太可能认识她了。

“小心！大人，她被精神魔法操控了，不认得你的！”

“我知道的，但我不希望她就此死去。”

薇洛丝站在距离黛茜比较安全的位置上，她打量了一番这位少女，在见到她暗淡无光的双眸时，她脸上有了几分怜悯。

当然，这是表现给神官们看的怜悯，她内心实际上更多的是愤怒。

她好不容易才让这位昔日的敌人变成了她的小迷妹，让她源源不断地提供赞美，以便于提升她的魔力等级。

现在她变成了黑面具，待会死去的话，岂不是意味着她之前的付出都功亏一篑了？

这个她薇洛丝怎么可能忍得下来？

她现在不仅要赚黛茜的赞美，她还要赚这些神官的赞美，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弥补她受伤的内心。

这些神官之中也有了解这道精神魔法的人，她们清楚她拥有着自我毁灭的能力，所以接着劝说道：

“一旦中了这种精神魔法，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大人，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

“不，让我试试吧。”

无论神官们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薇洛丝注视着黛茜，慢慢地朝她走了过去。

为了防止黛茜突然出手，她还一边走着，一边开口道：“黛茜，别怕，是我。”

薇洛丝的身上并没有什么魔力气息，也不会给黛茜带来任何危险的感觉，所以她并没有后退，只是默默地看着薇洛丝。

些许记忆在脑海中翻涌，黛茜用一种沙哑的嗓音，支支吾吾地问道：“你？你是，薇洛丝？”

“是我，黛茜。”

就像是只受了惊吓的兔子，在察觉到薇洛丝离她越来越近之后，黛茜突然大叫道，“你别过来！你，你是想要来抓我的？”

这种精神魔法，在原主意识到无路可逃之时便会自毁抹去原主的生命，所以为了不让她觉得自己无路可逃，薇洛丝只好尽力安抚道：

“不要害怕黛茜，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只是忘记了一些东西，我想要让你记起来而已。”

“我忘了一些东西？开什么玩笑！我黛茜怎么可能忘记什么东西？”

被精神魔法操控的黛茜明显有些不太对劲，她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胸口，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

之后，她用手指指着这些神官，骂道：

“你们这些家伙，名字上叫做神官，其实是教会的走狗，一个个道貌岸然的，尤其是你！薇洛丝，你是我一辈子的敌人！”

“敌人？我们之前是朋友。”

“朋友？”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黛茜大叫了几声，然后抬起右手，将手中的细剑对准了少女的胸口。

“我知道的，你最虚伪，如果你想要证明你和我是朋友，来吧，将它捅进自己的胸口。”

场面一瞬间陷入了寂静，四周的神官忍无可忍，在她们看来，黛茜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就说明薇洛丝和她的谈判已经彻底破裂。

“大人！让我们出手吧，她已经没救了！”

“大人，您是候补圣女，不要再以身犯险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拿下她！”

神官们蠢蠢欲动了起来，各自的魔法都已经在暗中准备，只要候补圣女一声令下，她们就会将眼前的黑面具杀死！

或许杀死她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线索，但是为了保证候补圣女的安全，她们不得不这么做。

黛茜咧开了嘴角，像是一个胜利者一般，对着薇洛丝说道：“看来，你的谎言被拆穿了呢。”

眼眸微垂，站在原地沉默片刻的少女忽地凄然一笑：“我们本来就是朋友，黛茜。”

“大人！”

“不要！”

意识到了她想要做什么，几位神官迫切地想要上前拦下她，可还没靠近她，她们就被她的眼神给阻止。

那眼神里隐藏着无比强大的决心，她们若是上前阻止，或许就会成为那可恨的罪人。

就这样，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冰冷的剑尖刺穿了少女的胸口，绽放出了凄美的血花。

少女咬着唇闷哼了一声，原本沉稳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双腿微微有些颤抖，身影也有了莫名的踉跄。

鲜血从伤口处溢出，染红了少女胸口的衣裙，黛茜张大嘴巴，一脸震惊地望着她，持剑的手开始莫名的有些抖动。

“你，你你……”

先前的胜利在少女的面前被完全粉碎，她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不顾自己的生命，任由细剑刺穿她的胸口。

她们之间明明是敌人啊，她明明是虚伪至极的候补圣女……

不，不，难道说她们真的是朋友？

少女苍白的嘴角开始溢出鲜红的血液，那双原本充斥着怜悯与惋惜的双眸之中，多了几丝疲惫和倦意。

为什么？为什么看着她这副模样，她好难过？

捂着自己的心口，黛茜莫名地后退了两步。

似乎是见到她还没有彻底清醒，少女竟然向前迈了两步，让穿过她胸口的细剑剑身染上了血红色。

她胸口的鲜血更是因此而大量涌出，惊得黛茜立即松开了持剑的右手，表情惶恐。

……她好像，好像不应该伤害她？

在她疑虑困惑之际，不知何时来到她身边的少女抬起了染红了鲜血的手，轻轻地抚摸了她的脸颊，带着几分温柔和信念说道：

“清醒过来吧，黛茜，我们是朋友……”

她相信她可以醒过来的，从一开始就是。

相信？

伴随着一股强烈的疼痛感，一些莫名的画面在黛茜的脑海中浮现，她捂着自己的大脑狼狈地后退了几步，嘴里连连喃喃道：

“不，不……”

“不对，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虚弱的少女因为支撑不住，双腿一软，朝着地面摔去，而黛茜见此心中一慌，想也没想便接住了她。

与此同时，她手上沾染的腥红血液刺激得她想起了一切！

“薇洛丝！”

怀中的少女呼吸越发虚弱，满脸惨白，就像是一具尸体一样，四周的神官小姐围了过来，同样担忧起了她的伤势。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是朋友呀？朋友之间……不应该互相帮助吗？”

朋友？

因为是朋友，所以就可以为了对方牺牲自己吗？

黛茜红着眼，无法理解薇洛丝的想法，但她只觉得自己好卑劣，这样

的她，根本不配和这位少女成为朋友。

“别哭呀，我没事的，咳咳，这点小伤，我是不会死的，”

少女想要露出笑容，但她只是一张嘴，鲜血就止不住地从她嘴里流出，可即便如此，她依旧将这种伤势说得风轻云淡。

“但是很痛吧？那种痛，你，你也能忍受吗？”

那可是贯穿了胸口的伤，就算真的不会死，也会很疼的吧？

恢复了意识的她，怎么会不明白这有多痛呢？

平时的她光是撞到脚趾，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如果是她被细剑刺穿胸口的话，恐怕会直接痛晕过去吧……

“为了你，这算什么呢？你能清醒过来，就好了……”

少女的声音越来越虚弱，她眯着眼笑了笑，随后看向了黛茜，请求道，“现在，就，咳咳，就把它拔出来吧……”

“……你，你会死吗？”

黛茜心里咯噔一下，她真的很怕，很怕她在撒谎，很怕她拔出了这把细剑，她怀中的少女就会永远与她天人相隔……

毕竟，她最虚伪了，足以致命的伤口、寻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她嘴里都不值一提。

Chapter 155

“当然不会，相信我……”

怀中的少女虚弱地回道，而黛茜也不再有所顾虑，她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握住了那把细剑的剑柄。

哧——

她猛地一用力，细剑从少女的胸口拔了出来，鲜血也再度喷涌而出，溅在了黛茜的脸上。

可她根本顾不得去擦，在拔出细剑之后，她连忙将视线转移到了少女的身上。

令她惊喜的是，薇洛丝虽然蹙起了眉头，显得极为痛苦，但她右手指尖亮起了金色的圣光，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开始弥补少女胸前的伤口。

不久，薇洛丝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整个人恢复了精神，她挣扎着从黛茜的怀中离开，在见到后者依旧在流泪后，她温柔地抹去了她眼角的泪滴。

“好了好了，我不是说过我没事的吗？别哭了，还是说说你的情况吧，你为什么会戴上黑面具？”

在救下黛茜之后，薇洛丝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而黛茜擦了擦眼泪，很快想起了之前的经历，语气有些委屈地说道：

“是，是玛莎主教！”

“她之前找到我，说是让我去吸引一些神官的注意，当时我都没想明白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就直接把我打晕了过去……”

“后面我醒来的时候，身体就不受我控制了，不，不是不受我控制，而是我的意识变得很混乱，分不清对错了。”

“不过，当时玛莎还在我的身边，我还记得，她好像说什么，今晚见面的地点在什么北钟楼……”

黛茜皱起了眉头，逐渐回想了起来，之后，她有些紧张地抓住了薇洛

丝的双臂，焦急道：

“北区钟楼？快！薇洛丝，快去阻止她！”

她能感受到，那些破碎的回忆中，隐隐约约透露着几分古怪，玛莎主教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如果没人阻止的话，教会圣城的北区一定会出大事！

“薇洛丝大人！我们也去！”

神官们见事态紧急，便围在薇洛丝的身边，也想要去北区钟楼阻止玛莎，但薇洛丝思索了一番，拒绝了他们。

“不，你们把这个消息如实地告诉枢机主教罗德尔，顺便让他将地下室内的那个男人救出来吧。”

这些神官都是普通神官，她们的实力虽然比普通人厉害，但和玛莎主教比起来，还是相距太远了。

她们并不能有效地阻止玛莎主教，还不如让她们去找罗德尔，由这位枢机主教立刻派遣骑士阻止玛莎主教的阴谋！

至于她，当然也得先去北区钟楼找一下玛莎主教，才对得起她的人设。

不过，那些神官们面面相觑，有些疑惑：“罗德尔大人？他，他会见我们吗？”

那可是枢机主教，掌管教会圣城北教区的最高主教，玛莎主教想要见他，都不是一定能够见到的……

她们这些普通神官，真的可以见到他吗？

也就是这时，薇洛丝才发觉罗德尔的地位之高。

平日里和他相处的时候，这位枢机主教基本不摆什么架子，惹得她都快忘了枢机主教是什么身份了。

“到了那里，就说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带来的消息，他应该会见你们的。”

……

离开了黛茜的身边，薇洛丝就一路朝着北区的钟楼出发。

北教区的钟楼有很多，但既然这里是玛莎教区，那黛茜口中的北钟楼显然就是这片教区中的那个钟楼。

钟楼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最高的建筑了，哪怕薇洛丝现在距离钟楼很远，她也只需要抬起头，就能看见钟楼的方向。

因为没有神官在身后，为了节省一点时间，她直接转变为了魔女，施展魔法飞速朝着钟楼赶去。

待得抵达钟楼之后，她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人畜无害的候补圣女薇洛丝。

等到那些神官通知了罗德尔，他手下的骑士定然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在此之前，她的任务是拖住玛莎。

深呼吸一口，薇洛丝走进了钟楼。

钟楼的一层像是别墅的大厅一样空旷，而且其内几乎没有任何杂物，只有在视线的尽头才有一个通往高处的楼梯。

令薇洛丝没有想到的是，她刚来这座钟楼，就见到了玛莎主教。

以前一身黑色教袍的玛莎，如今换上了幽暗的长裙，她背对着少女，迈着步子朝楼梯走去，似乎也是才来不久。

只是薇洛丝的到来，打断了她的动作。

玛莎回过头，撩起了遮挡视线的发丝，有些惊讶地笑道：“真是厉害啊，居然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你解除了那个精神魔法？”

“嗯。”

啪啪啪——

鼓掌声在钟楼一层响起，玛莎眼中闪过几丝欣赏：

“你还是第一个做到这点的人，不愧是罗德尔看好的候补圣女，比其他的那些家伙厉害多了。”

“玛莎主教，不要再错下去了，回头是岸。”薇洛丝如是说道。

其实她知道玛莎不可能回头，但身为候补圣女，该说的场面话还是得说的，要不然怎么体现出她的完美人设呢？

果不其然，在听到她劝说她回头之时，玛莎笑得更加大声了一些。

“回头？我早就已经回不了头了，或者说，我本来就不需要回头。”

话音落下，暗紫色的魔力就缠绕在她的身边，并且朝着四周扩散开来，不多时，整个钟楼的一层都弥漫着她的暗紫色魔力。

浑身被这种魔力包裹，薇洛丝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沼泽之中，难以动弹，而且之前还是人类模样的玛莎，此刻她的俏脸被紫色的魔纹覆盖，头顶也长出了一对略显虚幻的长角。

“你到底是人类还是魔物？”

薇洛丝的疑惑令玛莎嘴角一勾，她优雅地抚摸了一下自己头顶的长角，带着几分痴迷和憎恶说道：

“我以前或许是人类，但现在，我应该算得上是魔物？呵呵，到底是人类还是魔物，我早就不关心了。”

“贪婪、自私、愚昧，无论是人类还是魔物，都逃脱不了这些可悲的定义，我厌倦了这样的世界。”

“直到，你的出现。”

薇洛丝一愣。

她本来以为她和玛莎主教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但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玛莎好像很早就关注起了她。

“你善良，正义，勇敢，和我印象中的人类完全相反，看着你一点一滴地成长，我无趣的时间也算是充实不少。”

说到这里，她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言语之中带着万分的肯定。

“不过，就算时至今日，我也不相信人类之中，会有你这样善良单纯的家伙，薇洛丝，你一定有什么东西瞒着我吧？”

危险！

在薇洛丝眼里，玛莎这人异常危险！

事实其实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一点都不善良，这完美的圣女形象，不过是她伪装出来的。

这也正是她瞒着玛莎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把真相说出来！

而且，她也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所以，你才会强迫黛茜戴上黑面具，目的是测试我是否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善良吧？”

“真聪明，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思，你们成为了朋友，如果你放任她死去，那你心中的善，也不过如此。”

“用一条生命来测试，玛莎，你可真是残忍。”

罕见地，薇洛丝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生命是无价的，也是平等的，玛莎居然为了一场测试而不惜用一条生命做实验，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会让候补圣女真正地生气。

“从一开始，你就错了。”

薇洛丝不卑不亢地注视着她的双眸，接着说道，

“这个世界上就算没有我，也依旧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善良是这个世界的一面，永远都不可能消失。”

这还是玛莎第一次见到薇洛丝生气，昔日黛茜无论怎么捉弄这位少女，她都笑意盈盈的，根本不放在心上。

如今，她生起气来，玛莎竟觉得自己有了些罪恶感。

这可真是奇怪，她本身就是来摧毁这种美好的！人类就应该有人类的样子，低贱、庸俗、令人作呕，才是他们该有的样子！

“我可不是和你来争论这些的，薇洛丝，你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只要你敢继续追查下去，你身边的人就一定会遇到危险。”

说着，玛莎从身上取出了留影球，在施展魔法之后，留影球内播放起了一段画面。

画面之中，一名修女被五花大绑在地上，她花容失色，身边都是其他修女的残肢鲜血，耳畔还有磨刀的声音传来，似乎下一个被分尸的人，就是她。

“……卡瑞娜？！”

尽管那位修女哭得很惨，但薇洛丝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的身份，那正是这几日她的助手，新入门的修女卡瑞娜。

她竟然被玛莎抓住了？

“钟塔一路向西，那里有一座破败的仓库，她就被我关在里面，你如果现在不去救她的话，她应该很快就会被杀死了。”

放下留影球，玛莎微微一笑，无论怎么看，她的笑容中都充斥着难以言喻的诡异。

这是一个陷阱！

只是一瞬间，薇洛丝就看穿了这个真相。

卡瑞娜所在的那个仓库，说不定现在里面布满了魔法，就等着她乖乖地往里面跳。

而以她的性子，明知前面是陷阱，为了救下卡瑞娜，也会义无反顾地往里面跳。

想到这里，薇洛丝冷哼了一声，扭头便朝着钟楼外冲去，玛莎目送着她远离，暗暗地道了一声果然如此。

越是单纯的少女，就越是容易被拿捏，在她眼里，这位候补圣女薇洛丝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对手。

她想要她的命实在是太容易了，这位候补圣女圣女浑身上下都是破绽，而她之所以不杀她，不过是为了让她的生活增添一点趣味罢了。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她的嘴角咧到了耳根，原本就诡异的笑容中多出了几分惊悚。

“面对背叛，薇洛丝，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呼——

她呵呵一笑，捏碎了手中的留影球。

……

另一边，原本应该在仓库里惊恐等待分尸的卡瑞娜，来到了玛莎教区最北边的一处林中湖旁。

她的步伐有气无力，在抵达林中湖后，她整个人就像是彻底失去了支撑一样，瘫倒在了地上。

入目的，是被树叶遮挡起来的星空，她想要闭上眼，可一闭上，脑海中就总是回忆起先前的经历……

……

【这是能够让薇洛丝考核失败的魔法，我将它安置在了那个仓库的四周，到时候，你只需要陪我演一出戏，我就放了你的父亲。】

玛莎主教来到了她的面前，命令她和她演一出戏，事成之后放了她的父亲。

而卡瑞娜却敏锐地意识到了她所说的那个魔法。

【考核失败？】

她知道的，现在的薇洛丝还是候补圣女，她来到教会圣城就是为了最后一场考核，只是那考核不是没开始吗？怎么会考核失败呢？

她想不明白。

【我知道你和她的关系不错，肯定不舍得她就此死去，所以，这道魔法只是破坏她的考核，让她考核失败而已。】

玛莎主教还贴心地解释了一下，之后她就用手指勾起了她的下巴，轻声威胁道：【你没有选择权，卡瑞娜。】

……

是的，从一开始，她就没有任何选择权。

她的父亲就是被玛莎主教抓走的，而这位主教也借此逼迫她为她办事。

在还没有成为修女之前，她苦心研究教义，梦想是成为教会的圣女，哪怕退一步，候补圣女也可以。

可玛莎抓走了她的父亲。

从那一刻起，她就知道，这些永远都是奢望了。

之后，她很顺利地进入了玛莎教区，夜晚的时候她要替玛莎办事，传递一些莫名其妙的信息，白天则伪装成正常的修女。

之前在候补圣女讲解教义的时候迟到，就是因为她昨晚睡得太晚，白天起不来的缘故。

也正是因此，她接触到了薇洛丝。

这名温柔善良的候补圣女，在她昏暗的日子里成为了她的阳光，尤其是在当她助手的时候，那种感觉很温馨。

姐姐？母亲？她缺的爱，这几天的生活中，薇洛丝都给予了她。

成为圣女，也一定是她的梦想吧？

她为了这个梦想，拼尽了一切，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如今，她距离这个梦想，还剩下了一步之遥。

而她，卡瑞娜，卑贱的修女，在享受完她的温暖与美好之后，被迫葬送了她的梦想。

躺在草地之上，晚风吹过，卡瑞娜只觉得浑身冰冷，就像是一不小心失足，坠入了昨晚的河流之中。

可惜和昨晚不同的是，这一次，无人会再来救她。

Chapter 156

薇洛丝大人所说的惊喜，会是什么呢？

是她卡瑞娜职位的晋升，还是被赐予什么荣誉和奖赏呢？又或者是寻常节日的礼物？

她的父亲平时不在意这些，总是不给她准备什么节日礼物，所以她将这个也看作了一个惊喜，一个薇洛丝会赠送给她的惊喜。

但现在来说，这个惊喜永远不可能出现了吧？

做出了那种事情，她肯定被薇洛丝大人讨厌了。

而且她之后，一定会被审判所审判，并且处以死刑吧？哪怕是被胁迫的，她犯下的事情也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但是……只要她的父亲还活着就好了……

她本来就是个卑劣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为了亲情，她可以背叛一切，玛莎主教只是将她的这份恶，展露了出来。

天启教会距离她太遥远了，那些高尚的修女，完美的圣女，她连和她们对视的资格都没有。

这样的她，就此死去，似乎也很不错吧……

“卡瑞娜！”

在她一个人默默感到痛苦的时候，一声呼唤从林中传来，她艰难地抬起上半身，抹去了脸颊上沾染的草屑，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不久，一道中年男子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愣住了。

“……父亲？！”

“我在家里找不到你，就知道你又来到这个地方了。”男子拍了拍衣服，将上面挂着的树叶杂草拍去。

作为父亲，他对自己的女儿实在是太过熟悉了。

每当她有心事的时候，她都会跑到这个林中小湖的附近，在这里悠闲地躺下，享受着草地的柔软，微风的清爽，以及湖泊的静谧。

所以在离开地下室后，他在家里找不到卡瑞娜的身影，就直接来到了这片林中小湖，而和他想的一样，少女就躺在这里。

卡瑞娜在震惊过后，稍稍地回了神。

“你得救了？”

“嗯。”

眼眶一下红了起来，卡瑞娜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她用力抹了抹自己的眼角，喃喃道：“太好了，太好了……玛莎主教，果然说话算话……”

这些天她的付出果然没有白费……

男子离她很近，自然也听到了她所说的话，只是他显得有些诧异：

“玛莎主教？救我出来的是一群身穿白色盔甲的骑士，应该是那个女孩叫来的救兵吧？”

“身穿白色盔甲的骑士？女孩？”

卡瑞娜呼吸一滞，有些不明白自己的父亲在说些什么，可只要一提到女孩，她的脑海中就会闪过薇洛丝。

是愧疚还是自责？她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薇洛丝。

“嗯，说来我的运气真是不错，在前些天，我快不行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会治疗术的修女，她偷偷摸摸溜进了地下室，将我从半死的状态救了回来。”

“后来我听那些骑士说，她的名字好像是叫……薇洛丝？据说她的身份不简单呢。”

回想起过去，男子呵呵一笑，带着几分劫后余生的庆幸，可卡瑞娜却当场听懵了，她愣愣地看向自己的父亲，大声问道：

“是薇洛丝大人救的你？！”

“嗯，对啊，怎么了？”

“她，她好几天前就接触过你了？”

“嗯。”

心头一颤，卡瑞娜整个人呆若木鸡，随后她忽然间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薇洛丝大人所说的那个惊喜，就是指她会想办法救她父亲的吧？她其实从很久之前就知道，她受制于玛莎主教？

不，她可能不知道她受制于玛莎，但她肯定知道她接近她的目的不纯，可即便如此，她依旧用真心对待着她……

然而，她卡瑞娜对她做了什么？

她背叛了她，和玛莎主教一起，欺骗她前往那处废旧的仓库，让她葬送自己的前程……

见她面色苍白，男子明白了什么，问道：“我让她告诉了你我的情况吧？难道她没有说吗？”

她怎么可能会说呢？

薇洛丝大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她是不是和她背后的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不知道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说出来了，谁知道会不会提前露馅呢？

到时候，牺牲的可能就不止她的父亲了，她卡瑞娜也有可能会被玛莎主教杀死……

所以在权衡了一下利弊之后，薇洛丝选择用惊喜来暗示她。

可惜，她根本不明白她的意思。

想到这里，她死死地捏紧了自己的拳头，随后立即起身，朝着玛莎教区跑去。

“快！我们快赶回去！千万不能让薇洛丝大人前往那个地方！那里，那里等待她的是陷阱！”

……

按照玛莎主教的指引，薇洛丝一路赶往钟楼的西边，最终见到了一座和留影球中一模一样的破败仓库。

她来到大门前，能清晰地见到上面锈蚀的痕迹，她明知前方就是陷阱，但为了卡瑞娜的命，她不得不往前闯。

吱嘎——

把手搭在门把手上，她用力地推开了大门，生锈的铁门因为移动而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声响，皎洁的月光也从门缝之中照进了整座仓库。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借着微弱的月光，薇洛丝打量了一下仓库。

她发现这里空空荡荡的，除了墙壁上还残留着鲜血的痕迹之外，这里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卡瑞娜不在这里？还是说，她已经被杀了？

这两个答案她更加偏向前者，毕竟她真的被杀了的话，为什么罪魁祸首要带走她的尸体呢？

这里除了没有卡瑞娜的尸体，其他修女的尸体也都不在，所以，那颗留影球不过是玛莎主教引诱她来这里的谎言。

她虽然料到了这里是陷阱，但没料到卡瑞娜竟然没有任何生命危险，早知道是这样，她连这个仓库都不可能踏进来。

转过身，她刚想要离开，只听呯的一声，仓库大门被死死地关上，鲜红色的魔法阵开始在仓库四周蔓延。

双眼微眯，薇洛丝站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她摸了摸自己的心口，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窥探她的内心一样。

轰——！

仓库的玻璃忽然破碎，在散落的白色光点之中，一道手持宽大镰刀的黑影出现在了她的背后。

她连忙转过身，在见到它的那一刹那，她明白了一切。

先前她一直疑惑这道黑影到底是什么，现在看来，它就是她内心深处最底层的恐惧。

她就是因为害怕死于魔镜试炼，所以才走上了伪装圣女这条道路，而在教会圣城之中，有什么东西看透了她最深处的恐惧，将这只怪物塑造了出来。

这道覆盖整个仓库的魔法阵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有点类似于召唤，将她内心最恐惧之物给召唤了过来。

不过，这只怪物是怎么出现的呢？背后指使之人是谁？

仔细想了想，薇洛丝怀疑这是教宗克里斯蒂娜的手笔。

毕竟这只怪物出现的时间很凑巧，正是她们来到教会圣城的路上，而且最诡异的一点是，回想教宗和枢机主教对她说过的话……

他们都从未说过最后一场考核尚未开始。

他们说的，一直都是“其他候补圣女还在二选考核中，让她先在城内居住一段时间”这样充满了迷惑性的话语。

最后一场考核尚未开始，一直是她的错误认知。

也许，从她接近教会圣城的那一刻起，最后一场考核就已经开始了。

捏紧了拳头，薇洛丝想起了罗德尔笑意盈盈的老脸，她就恨不得上去揍他两拳。

其他的枢机主教都忍不住悄悄地将考核消息透露给自己教区的候补圣女，就罗德尔，不仅什么都不告诉她，甚至还和教宗一起蒙骗她！

不过，既然知道眼前的怪物是考核内容之一，那她也有了办法。

变成魔女什么的，她害怕有人借助这只怪物，在暗中窥视她。

所以，抬起头正视那道黑影，薇洛丝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撑到有人来救她。

……

在薇洛丝离开之后，玛莎呵呵一笑，转身继续走向了楼梯。

钟楼因为很高，所以里面的楼梯是旋转楼梯，而且内部十分空旷，只是走着，哒哒哒的脚步声就会在这里不停回荡。

很快，她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钟楼的顶端，从这里向四周眺望，能够将一小半的教会圣城收入眼底。

想要看得更远的话，恐怕得借助到魔法才行。

夜晚的狂风吹得她的裙摆猎猎作响，在等待了几分钟发现这里依旧空无一人之后，她不知道是感知到了什么，冷笑道：

“真是没想到，你们的行动居然会这么迅速。”

她的话音刚落下，在她面前，硕大的雪白色羽翼从下方缓缓出现，就像是一名天使一般，来者飘浮在钟楼之外。

她身上披着银白色的盔甲，右手持着利剑，左手持着一颗魔物的脑袋，背后是六对雪白的羽翼，强大的压迫感令夜晚的虫鸣都安静了下来。

“与你接头的魔物已经伏诛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她的身体在硕大的羽翼下显得格外渺小，语气也显得有些平淡，但在她的面前，玛莎眼角一抽，差点喘不上气来。

薇洛丝破开了她的精神魔法之后，她就知道今晚的计划可能会出现意外，但没想到，这个意外来得那么大。

“直接派遣天启骑士来破坏我的计划，到底是教宗的意思，还是罗德尔的意思？真是有够大手笔的。”

天启骑士是什么？那可是天启教会最强的利刃，派遣她来破坏她的计划，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要知道，玛莎教区只是北教区其中一个分教区啊，而且又不是涉及天启教会覆灭的危急事件，她的计划，也只是才开始，距离颠覆教会圣城，那都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

真是够极端的，是想把一切都扼杀在摇篮之中吗？

“我没有时间和你废话，邪恶的魔物，准备受死吧。”

“你们不去保护那个候补圣女吗？她说不定很快就会死，而且就算不死，她的考核也注定会失败。”

“圣女是不是她，和我有什么关系？”

骑士持剑的右手一挥，空间就好像被折叠了起来，将整个钟楼都一切为二，只是玛莎的魔法令她微蹙眉头。

“嘁，又浪费了一个保命卷轴，那可是大人赐予我的奖励……”

她恶狠狠地朝着地面啐了一口，脸上是说不出的心疼之色，在骑士将那一剑挥下之后，玛莎的身影就开始如同风沙般逐渐消散。

只是在即将消失的最后一刻，她咧开了嘴角。

“等着吧，教会圣城，克里斯蒂娜，还有你，大人一定，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人的计划一旦开始，便不会停下。

她有充分的自信，过不了多久，教会圣城就将沦为一片废墟！

……

咚——！

漆黑的镰刀深深地嵌入了仓库的墙壁，黑影扭过头，看向了狼狈躲过的薇洛丝，那火焰的形状中似乎透露出几分可惜的模样。

薇洛丝觉得自己只需要支撑到救兵的到来就可以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她支撑不到那个时候。

这道黑影的实力很强，起码在八阶，和她魔女的魔力等级对等，要不是它现在没有急着杀死她的心，她刚才恐怕就已经死了。

它在欣赏她的落魄，而这，也给了她暂时苟活的机会。

咚——！

又是一下重击，镰刀整个没入了地板，薇洛丝则倒在地上，看着自己修女裙摆撕裂的大口子，心有余悸。

刚刚要是晚了一步的话，她整个人都会被它劈成两半！

“吼吼……”

看她越是狼狈，黑影就越是愉悦，就连拔出镰刀的模样都变得轻松许多，薇洛丝则擦了擦额头的香汗，不知道救兵什么时候才能赶到。

未知的，才是最恐怖的。

而且在这期间，她甚至不能让自己被黑影杀死。

毕竟这是考核，谁也不知道这黑影背后会不会有人在窥探着一切，如果她当着她们的面死了，之后又重新出现，这该怎么解释？

也就在她煎熬等待之时，仓库的大门终于再一次被撞开。

“薇洛丝大人！我们来救你了！”

薇洛丝兴奋地抬眼望去，只见为首的是修女卡瑞娜，在她身后的是她的父亲和一众神官小姐。

兴奋瞬间褪去。

……不是，她们来做什么？

就她们这点实力，有什么用啊？

过来送死吗？

在她呆愣之际，看向她的卡瑞娜似乎是见到了什么，瞳孔骤缩，同时着急大喊道：“薇洛丝大人！小心！”

感知到了危险地逼近，但薇洛丝已经没有时间躲闪了。

哧——！

小腹传来一阵穿刺般的剧痛，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她缓缓地低下头，见到了那完全刺穿她小腹的染血刀尖。

Chapter 157

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少女咳出了一口鲜血，随后艰难地抬起头看向卡瑞娜等人，缓缓道：

“快，快逃……”

哧——！

刀尖从她的小腹拔出，少女只是捂着伤口踉跄了一下，下一秒就摔倒在地上，不知生死。

“薇洛丝大人！”

卡瑞娜见此瞬间就红了眼，她本想着带人前来拯救薇洛丝，结果却亲眼见到了她被怪物刺穿小腹的场景……

这一刻，她多想自己才是那个被伤害的人，而薇洛丝大人，才是那个被保护起来的少女。

明明，明明她才是最值得被保护的那个人……

在她身后的神官见到这一幕，自然也是瞪大了双眼难以接受，她们纷纷施展魔法想要从怪物的手中救下少女，但实力的差距令她们一阵心寒。

那些魔法如雨点般袭向怪物，可它仅仅只是挥了挥手中的镰刀，那些魔法背后的魔力就被轻松切断。

七阶！不，至少在七阶之上，很可能它是八阶的怪物！

意识到了这一点，神官们面面相觑，脸色都不由得变得难看起来。

想要从八阶的怪物手中救下候补圣女，这对她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那些魔法虽然没有伤害到怪物，但似乎将它彻底触怒，它冷冷地扫过了在场所有人一眼，抬脚跨过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薇洛丝。

这一刻，它就像是真正的死神一样，随手便可以收割她们的性命。

不少神官诞生了撤退的心思，在她们看来，跟眼前的这只怪物战斗她们没有任何胜算，继续下去，她们也会死在这里。

所以，不如现在撤退，叫上其他救兵，这样，她们才能拥有胜算。

可卡瑞娜满脸的纠结，她望着地上倒在血泊中不知生死的少女，心脏好像被一只大手抓住，疼得她难以呼吸。

她知道，如果就这样离去，薇洛丝绝对会死的。

然而就在她纠结之际，躺在地上的少女忽然抬起了手，她一把抓住了那黑影垂在地上的镰刀刀柄，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喊道：

“快走！”

黑影前进的脚步一顿，它回头居高临下地看着少女，漆黑的眸中浮现出几分怒火。

它重新回到少女的身旁，抬起脚重重地踩在了她的背上，似乎是觉得她这样就能松开镰刀的刀柄。

可少女却死死地抓住，无论如何都不松手。

“薇洛丝大人！”

见到这些的卡瑞娜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崩溃了。

薇洛丝会遭遇这些，都是因为她。

如果不是她答应玛莎主教布下陷阱，薇洛丝大人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如果不是她带着这些神官来救她，她也不会被怪物刺中。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她。

如果没有她，候补圣女薇洛丝现在不会有任何事……

“快……走！”

少女虚弱的声音再一次在她的耳畔响起，她呆呆地朝着她望去，入目的却几乎只有鲜血。

见她在原地发愣，神官们架住了她的胳膊，带着她朝仓库逃出去，这可是候补圣女薇洛丝给她们创造的逃跑机会。

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快！离开这里！向那些骑士求援！”

“可是，可是……”

“不要浪费薇洛丝大人给我们争取的机会！”

卡瑞娜被呆呆地拖着，说不出反驳的话来，这座破旧的仓库在月光下显得越发阴森恐怖，令人感到不安的气息如果鬼魂一般，游荡在四周。

不知道为什么，越是远离这座仓库，她就越是觉得她，再也见不到薇洛丝了。

在她们离开之后。

人都走完了，现在还演戏给谁啊？

薇洛丝第一时间松开了抓着刀柄的手。

不过也正是因为人走完了，黑影在迟疑了片刻后，又将目标锁定在了她的身上。

现在的薇洛丝因为失血过多，开始四肢无力，头昏眼花，她尝试给自己施展治疗术，但黑影一脚就踩在了她的手臂上，轻而易举地打断了她。

救命！

这次是真要死了！

治疗术都不让她用，她根本没办法恢复这种伤口，让它继续流血下去的话，她绝对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到了现在，谁会来救她呢？

等卡瑞娜她们叫来能够战胜黑影的人，她早就已经死透了。

而且那么多人都知道她死在了这里，那她怎么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甚至还需要保留候补圣女这个身份？

光是想一想，她就觉得头疼。

不，现在倒是不会觉得头疼，毕竟她的意识快要消散了。

朦胧的视线之中，鲜血和黑暗各占一半，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她临死前的错觉，一道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她的耳畔传来了黑影低声的嘶吼。

“吼——！”

痛苦的吼叫声过后，莫名的温暖驱散了她肉体的冰冷，原本无力的四肢开始拥有了一点知觉，视线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你又欠了我一条命。”

熟悉的音色令她心中一惊，随后便是无尽的喜悦。

“……蕾菈？”

她朝着前方看去，只见蕾菈背对她，手里握着一把有些透明的寒冷长剑，白裙将她纤细的腰肢勾勒了出来，柔美优雅，同时充满了安全感。

“小心点，它，它很厉害……”

“再厉害也不过是魔法幻术制造出来的产物，只需要切断它的魔力来源，一切就都结束了。”

薇洛丝抓住机会施展治疗术，治疗着自己的伤口，她在听见蕾菈的回答后，这才将目光投向了她身前的黑影。

那道黑影不知何时被蕾菈的长剑贯穿了心口，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大洞。

如果薇洛丝没有记错的话，蕾菈之前也用长剑刺穿过它的心口，但当时它只是一瞬间就将伤口恢复了。

“你怎么知道它是魔法幻术的产物？”

“上次接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蕾菈淡淡回道。

她用左手轻轻抚过长剑剑身，冰冷的淡蓝色魔力就缠绕在其上，这是可以斩断和隔绝其他魔力的魔法，用来对付这种怪物再合适不过了。

“可是，可是你帮我杀死它的话……”

“这场考核，什么要求都没有说。”

蕾菈知道薇洛丝在担心什么。

这道黑影明显和最后一场考核有关，她担心它被她杀死，导致考核不通过。

但这场考核，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说。

这种情况下她帮她杀死了这头怪物，教宗克里斯蒂娜都说不了什么。

黑影因为自己心口的伤势开始变得狂躁起来，它愤怒地盯着面前的女子，手持镰刀高高挥下！

恐怖的魔力火焰从空间中骤然出现，它们如同浪潮般汹涌奔袭，带着摧枯拉朽之势朝着蕾菈吞没而去。

面对这样的威势，蕾菈冷哼一声，持剑同样一挥，寒冷的冰域便在她的前方显现，阻止了火焰的蔓延。

下一秒，她的身影忽然在原地消失。

叮——！

再次出现之时，她手中的长剑和黑影的镰刀碰撞在一起，火花四溅，看上去好似势均力敌。

但黑影作为魔法幻术的产物，即使拥有八阶的实力，又怎么可能打得过身经百战的大贤者蕾菈？

“冰缚。”

冷冷地叫出了魔法的名字，蕾菈周身的一片区域仿佛坠入了冰窖，极寒的温度和淡蓝色的冰束缚住了黑影的身体，让它一时间动弹不得。

抓住机会，她手持长剑砍下了黑影的头颅。

同一时间，剑身上的魔力将黑影与外界隔绝了开来，所有的魔力都无法连通到黑影身上，而失去了魔力，黑影便也彻底消散。

薇洛丝见此刚想要松一口气，可令她没想到的是，消散的黑影残留下了一团自身的魔力。

仓库内，玛莎主教布下的魔法阵竭力运转，这团魔力在蕾菈防备之下，还是嗖的一声，钻入了她的体内。

意识一黑，手中的长剑消失，蕾菈整个人摔倒在了地上。

“蕾菈！”

薇洛丝见状心中一惊，她大喊一声就冲了过去。

从地上将蕾菈抱起，她也不管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就是想要施展治疗术治疗，可谁知在触碰蕾菈的那一瞬……

她隐约觉得自己的意识也被什么东西闯入了一般，头脑一晕，直接倒在了蕾菈的身上，一起昏睡了过去。

……

再次睁眼，薇洛丝发现自己躺在湿冷的草地之上。

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朝着不远处看去，她还能见到天空中的乌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其下是一只大约有二三十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即使距离那只魔物还有一段距离，也看不清它的具体长相，但它无与伦比的压迫感还是令薇洛丝咽了咽口水。

哪怕是尼卡罗的魔将，都远远无法比它相比。

在惊疑地打量了一遍四周之后，她伸出双手，看了看自己。

魔女？！

黑色的衣裙，黑色的长发……她竟然在这里露出了自己的真身？

她想要变回候补圣女的模样，但尝试了一下，无果后，她选择了放弃。

所以，这里到底是哪里？

单手抱胸，薇洛丝低着头细细思索起来。

如果没错的话，她之所以会陷入昏迷，那是因为她抱住了蕾菈，而蕾菈中了那黑影的魔力……

已知那黑影是魔法幻术的产物，且能够窥视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那构造它的魔力，很可能也是与此相关的。

这股魔力进入了蕾菈的体内，令她陷入了昏迷，也就是说，现在的蕾菈很可能沉浸在她最畏惧的幻境之中。

而她薇洛丝，是因为接触到了她，所以也一并被带入了这片幻境之中？

毕竟……

抬起头看了眼那庞然大物，薇洛丝很确信自己从未见过它。

既然不是她的幻境，当时现场又只有她和蕾菈，但这是谁的幻境也就不言而喻了。

大贤者蕾菈最恐惧，或者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幻境吗？

嘴角一勾，不得不说，薇洛丝来了点兴趣。

她拍拍身上的裙摆，把草屑拍了下去，随后伸了个懒腰，朝着那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庞然大物走去。

这里只是个幻境，再厉害的魔物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很快，抱着这样想法的她，来到了魔物的脚下。

靠近之后，她才彻底看清了这魔物的长相，它其实是一头猪人，但和寻常健壮的猪人不同，它肥头大耳的，胖得像个球一样。

在它的右手中，无数细线从它的五根指尖散出，一条一条地落在附近小镇的居民身上，似乎它只需要轻轻拨弄一下细线，这些居民就会死去。

它的左手，则抓着一个四五岁大小、正在大声啼哭的孩子。

它的前方就是一座小镇，此刻那座小镇除了那些居民之外，还站着一大批身披银色盔甲的骑士。

为首的骑士，是一位背后生有六翼的女子，她右手持剑，将它狠狠地刺入地面，白色的魔法屏障便笼罩了整座小镇，抵挡住了猪人恐怖的气息和威压。

薇洛丝认得她们身上穿的盔甲，那是天启教会的圣骑士。

而那个为首的像是天使一样的女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天启骑士。

“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她，她才只有四岁啊！”

也就在这时，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在人群之中响起，一位妇女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死死地抓住圣骑士前方指挥官的胳膊，不肯松手。

“要是没了她，我还怎么活啊，求求你们，救救她吧！”

被抓住胳膊的指挥官面色有些为难，她犹豫了再三，也只是支支吾吾地说道：“这，这……”

“你们，你们是教会最厉害的骑士，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们一定有办法救下我的孩子吧？求求你们了……”

妇女这般哀求的模样惹得其他居民心生怜悯，也替她说起了话来：

“哎哟，你们看她可怜，就救救那个孩子吧，她那么小，不该遭这样的罪。”

“太可怜了，你们那么厉害，肯定能救下孩子的吧？她养个孩子不容易，你们就救救她吧。”

指挥官蹙着眉头，最终无奈之下她只能避开围上来的人群，来到为首女子的身边，小声道：“大人，这……”

这些普通人看不出来，觉得救下小孩轻而易举，但她知道，事情根本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代号为天使的女子神情同样凝重。

“那个孩子已经和它合二为一了，如果想要救她的话，就必须斩断其他的命线，但是那些命线……”

那些命线缠绕在这些普通人身上。

Chapter 158

命线代表了这些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她们想要救下孩子，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因此而丧生。

相反，她们如果想要拯救这些居民，那就必须抛弃孩子。

圣骑士指挥官对此十分为难：“大人，难道，难道我们只能二选一吗？”

“不，一定，一定会有两全的办法……”

天使淡淡地看向不远处的猪人，她紧紧握住剑柄的右手暴露了她内心的纠结。

直到现在她还在思索，有什么魔法能够将孩子救下，同时保住所有人的生命，但遗憾的是，她根本想不到。

原本还吵吵闹闹的人群得知了现在的情况，他们都默契地闭上了嘴巴，不敢再大声说话。

之前他们想要帮助这位妇女保下孩子，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因此付出生命，现在知道了，自然就不会多嘴了。

他们怜悯这位妇女，但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她的可怜不值一提。

“孩子，我的孩子！”

唯有那位妇女依旧抓住了一名圣骑士的胳膊，在苦苦哀求他救下自己的孩子，对于她来说，她的生命根本没有孩子的生命重要。

见此，其他人纷纷上前劝慰道：

“放心吧，骑士大人们一定有办法都救下的。”

“对，要相信她们！她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她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天使默默地摇了摇头，她自己对此都没有任何信心，而且她现在虽然

没有任何动作，但已经做好了杀死魔物和孩子的准备了。

毕竟，这是拯救小镇的唯一办法。

一个孩子的生命，也远远比不上几千条生命来得重要。

“吼——”

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嘶吼传来，许久未动的猪人在地上坐直了身子，同时抬起了双手。

居民们的命线被扯动，圣骑士指挥官瞳孔一缩，连忙大叫道：“大人！它，它要动手了！快！快阻止它！”

阻止它？

这意味着，她要出手杀死那个孩子……

尽管之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天使还是陷入了犹豫之中，右手中的长剑依旧未能拔出。

“来不及了！”

猪人周身的魔力在疯狂暴涨，天空中的乌云被肆虐的狂风吹散，金色的阳光洒落而下，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

它两只巨手微微握紧，似乎下一秒就准备用出魔法，解决这座小镇内的所有生灵，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空间波动了一下，它的身躯被拦腰切为了两半。

冰冷的寒流从破碎的空间中溢出，猪人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腹部，发现被斩断的地方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就连体内的魔力都被无声冻结。

与此同时，一道银白色的倩影从天空落下，她只是冷冷地看了它一眼，便挥挥手，抹去了它残存的生命力。

“蕾菈？！”

天使见她出了手，不由得猛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在此之后，她有些沉默地看向了猪人死亡之地。

那里已然被溢散出来的寒流，塑造成了一片冰原，不过这并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孩子。

小镇居民们的命线失去了控制，消散不见，他们得了救，可那个孩子……

“你太犹豫了，这种情况，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蕾菈来到了她的身旁，用长辈的口吻说道，而她则是微微地垂下了眼眸，呢喃了一句：“你杀死了那个孩子。”

“你要是再犹豫一些，不止那个孩子，这里所有人都会死，为了这些生命，她只能牺牲，她的后事，我会处理的。”

扫视了周围一圈，蕾菈转身走向了猪人死亡之地，但天使叫住了她。

“你会被他们的怒火所吞没。”

“总要有人承受这一切。”

脚步顿了顿，蕾菈继续朝着那已经成为冰原的地方走去。

小镇居民们得了救，满脸的欣喜，唯独那位妇女有些失魂落魄，她在其他人的搀扶下，同样一步一步地朝着冰原走去。

蕾菈很快就在冰原内找到了目标，她将孩子抱起，淡蓝色的眼中尽是惋惜与歉意。

那个孩子浑身被冰块冻住，生命的气息早就已经消散，她和那个猪人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开了冰原，蕾菈见到了慢慢靠近这里的妇女，她将怀中的孩子交给了她，轻轻地说了句抱歉。

“好好安葬她吧。”

她会将这件事告诉附近城镇的城主，这个孩子也将成为牺牲自己拯救小镇的英雄，而她的母亲下半辈子也可以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

这是她的歉意。

如果可以，她也不想牺牲这个孩子，但现实很少有如此美好的结局，这一切都是无奈之举。

妇女抱着孩子，抚摸着她冰冷的脸，有些颤颤巍巍地呢喃道：“……孩子，我的孩子！”

摇了摇头，蕾菈本不想驻足在这里感受这位妇女的痛苦，但下一秒，她的衣袖被妇女死死抓住。

回过头，她对上的是一双充满了血海深仇的眼睛。

“是你！是你杀死了我的孩子！你还我孩子的命来！”

说着，她不顾自己怀中的孩子，直接朝着蕾菈的脸蛋抓去，似乎是想要将这位大贤者毁容。

然而蕾菈好似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她抬手一挥，就将妇女与她隔开，随后轻声念咒，她的四周浮现出了一道魔法屏障。

这位妇女无法靠近她，其他人也不行。

“还是先给你的孩子好好安葬吧。”

先前的歉意转变为了冷淡，蕾菈扭头就朝着小镇之外走去。

可妇女怎么会这么容易放过她？

她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道：“什么教会，什么贤者，你们根本就是一群杀人犯！我的孩子就是被你们杀死的！”

“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我要把你们的真实模样告诉所有的人！你们就是一群刽子手！还是专门杀小孩的刽子手！”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位妇女已经有了些疯魔的样子，其他小镇内的居民面面相觑了几眼，只觉得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有几位居民站了出来，一边看向妇女，一边嘲讽蕾菈道：

“没有能力来救我们做什么！我们不需要你们救！”

“就是，当着我们的面杀孩子……别忘了，是我们养的你们！没有我们，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是！”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家伙居然也能当上大贤者？呵，那些挑选大贤者的真是一群酒囊饭桶！”

“赶紧滚蛋！这里不欢迎你！”

他们的声音好似整个小镇内所有人的想法，他们大声辱骂着教会和大贤者，宣泄着自己内心的不满。

而见到蕾菈根本不还嘴，有些人甚至朝着她扔起了石头。

另一边，因为天使她们人数众多，也没有真正地下手杀死孩子，所以那些小镇居民不敢对她们多说什么。

将蕾菈的遭遇尽数收入眼底，天使取出了魔法卷轴，凭借它施展出了传送魔法阵。

“走吧。”

“大人，蕾菈大人明明救了他们，为什么他们还会对她恶言相向？就因为她被迫杀死了一个孩子？”

圣骑士指挥官还是有些无法理解这群人的想法，蕾菈明明是拯救他们生命的恩人，现在却好像沦落为了杀死他们亲人的仇人一样。

明明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那个猪人才对。

“弱者，永远都只会向不会反抗的人挥刀。”随口解释了一句，天使便率领其他圣骑士先进入了传送阵。

而那指挥官皱了皱眉，多少有些明白了她的意思。

谁才是这些小镇居民的敌人？

她原本以为是魔物，是那头恐怖的猪人，现在她知道了，这些都不是，谁会乖乖地被他们欺负，谁才是他们的敌人。

蕾菈若是真正地展现出自己大贤者的气场，将那位胡搅蛮缠的妇女收拾一顿，那整个小镇居民都会倒向她的一侧。

只可惜，贤者就是贤者，即便是她，还是有些过于善良了。

“好了好了，将孩子好好安葬吧，这些家伙根本就不是人，要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要这命都帮你保下孩子来！”

蕾菈的身影最终还是消失在了小镇之外，一些小镇居民此刻依旧在安慰着妇女，嘴里更是诋毁着教会和贤者。

妇女的情绪也逐渐冷静了下来，她抱着怀中冰冷的孩子，带着血海深仇的语气说道：

“谢谢你们……她杀了我的孩子，往后余生，我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这个所谓的大贤者，到底有多卑鄙无耻！”

在一旁将事情发展尽收眼底的薇洛丝终于是忍不住了，她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双手叉腰一点也不客气地说道：

“喂喂喂，蕾菈好歹也救你们的命吧？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她可看得清清楚楚，那位天使很犹豫，如果蕾菈没有来救场的话，事情发展很可能是孩子牺牲了，小镇居民们也都死光了。

要不是蕾菈，这些家伙早去投胎了！

现在居然一个个都诋毁上了她！还说她没用！

而且他们还说自己宁愿牺牲性命也得保下孩子，屁！一开始得知孩子和自己的性命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他们可是一句话都不敢说的！

愤怒冲上心头，薇洛丝只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生气。

围在妇女身边的那个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薇洛丝一眼，随即有些不屑地挑了挑眉道：“你又是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了？”

“她是救了我们，但她杀死了孩子！说到底她就是没能力，酒囊饭桶一个！本来就该挨骂！”

“就是，你替她说话，怕不是从她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吧？”

听到了这些话，薇洛丝拳头瞬间捏紧，随后她深呼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些仇视教会和贤者的居民其实并不算多，但其他居民都保持了沉默，导致他们似乎只有一种声音。

谁现在提出反对的意见，谁就会被围攻。

有时候沉默，也是坏人的帮凶。

“那个时候情况很危急了吧？她也是无奈之下才选择牺牲的那个孩

子，而且她要是不这么做，你们整个小镇的人都会死！”

薇洛丝依旧在讲理，试图说服这些人，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错了。

“我们会死？证据呢？你把证据拿出来？”

“谁说我们小镇的人都会死的？呵，我看啊，那就是教会因为无能所以故意传出来的借口！”

“就是，大贤者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结果还需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为自己无能正名？真是可笑。”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们不惜扭曲事实。

这也让薇洛丝明白，现实里想要用道理说服一个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就算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绝不会承认。

他们就是一群妖魔鬼怪，根本不值得被蕾菈拯救。

想到这里，她松开了拳头，忽然释怀一笑。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生气，这里是蕾菈的幻境，是她的心魔，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所以蕾菈才会满身恶名。

既然眼前的居民都是蕾菈心魔所造，那她薇洛丝和他们争论这些干嘛啊？

“你，你替那个家伙说话！你和她是一伙的！你还我孩子来！”

抱着孩子的妇女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朝着少女扑来，那锋利的指甲似乎是想要在少女娇俏的脸蛋上永远留下几道血痕。

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下一秒，妇女的身子被砍成了两半。

她躺倒在地上，满眼错愕，鲜血流了一地，而少女则手持漆黑镰刀，俏脸上流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

她又不是候补圣女，又不需要维护形象，她和他们这群蕾菈心魔塑造出来的东西争论什么？

吵吵嚷嚷的，杀了便是。

反正她是魔物。

“证据？我没有证据，但是，你们小镇的所有人，都会死。”

舔了舔娇艳的红唇，薇洛丝在无数居民惊恐的眼神中，挥舞起了手中的镰刀，那些原本说自己悍不畏死的家伙，第一时间就逃窜了起来。

可惜，少女第一时间杀的，也是他们。

哧——！

被砍下的头颅在地上骨碌碌地滚了好几圈，薇洛丝一脚踩在他们的尸体上，面露满意之色。

此刻的她就像是真正的死神，宣判着整座小镇生命的终结。

Chapter 159

“唔，唔唔……”

床底之下，一位女子捂住了自己的嘴，面露惊恐之色。

在她视线所及的地方，一具具尸体倒在地上，鲜血流得满地都是，之后，她的耳畔响起了哒哒哒的脚步声。

少女精致的脚踝出现在她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她还看见了那一柄染血的漆黑镰刀。

瞳孔骤缩，心脏一瞬间开始疯狂跳动起来，她强忍着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以免被少女找到她的藏身之处。

“诶？没人了吗？”

少女清纯无辜的声音在卧室内响起，她似乎是对找不到人有些苦恼，在这里徘徊了十几秒后，她选择了离去。

“真是的，既然没人了，那就先去杀别人吧。”

哒哒哒——

轻快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床底下的女子在确认少女已经远离之后，才猛地松了一口气，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看着卧室门前躺着好几具尸体，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她想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遭遇这种灾难，刚刚拯救从魔物手中拯救她们的大贤者又去了哪里？为什么不来拯救她们？

就因为那些居民嘲讽她无能，所以她就对此视而不见？

真是有够记仇的！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成为大贤者！

在她对人类大贤者越发仇恨之际，少女娇笑的声音如同鬼魅般在她的背后响起，迫使她浑身战栗，手脚麻木。

“呵呵，躲在这里，好玩吗？”

哧——！

在一声凄惨的叫声中，女子的身体被镰刀从上到下切成两半，脏器和鲜血流了一地。

将镰刀抗在肩膀上，薇洛丝欣赏了一下她的死状，随后颇为满意地翻窗离开了这个住宅。

此刻，原先还热热闹闹的小镇如今已经陷入了一片死寂，街道上到处都是鲜血和残肢，见不到任何一个活人。

站在这些尸体的中间，薇洛丝恍惚间觉得自己就是真正的魔王，掌握着天底下所有生灵的生死，拥有无人能及的权力和实力。

嘴角的笑容越发放肆，她闭上眼，刚想要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细微的脚步声就从前方传来。

哦？这里还有人没被她杀死？

睁开眼，她握住镰刀的刀柄，还未有其他动作，她就看见一位白裙女子从街道尽头缓缓走来，面色平淡。

随后，她们四目相对，氛围一时间有些诡异。

“你杀了他们？”蕾菈淡淡问道。

“……如果我说不是，你信吗？”

薇洛丝想挣扎一下，但镰刀刀尖上滴滴答答落下的鲜血，已经说明了一切。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们不爽。”

“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什么事情？”薇洛丝不解。

“他们嘲讽我这件事。”

“哈？你，你少自作多情了，我就是单纯看他们不爽，才杀死他们的！才不是因为他们嘲讽你什么的！”

嘴上嘁了一声，薇洛丝撇开目光，心里却是一惊。

蕾菈是怎么知道的？她的心思就那么好猜透吗？而且她不是离开这座小镇了吗？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思绪有些混乱，但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可能承认是因为蕾菈，她才杀死整个小镇里的人的。

那样的话，岂不是显得她很关心蕾菈？

她魔女的面子往哪里搁啊。

她可是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啊！梦想是成为新一代的魔王！

注定和人类大贤者是宿敌！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利用候补圣女的身份，拿下人类大贤者，嘻嘻。

到时候她不仅是魔物的王，同样也是人类的王，历代魔王最想要完成的伟大事业，终究被她所完成！

只可惜，她再怎么伪装，眼神中的闪躲也是被蕾菈发现了。

“其实你不用杀死他们，这些事情我早就看淡了。”

她扫视了一圈周围的尸体，眼底尽数都是淡漠，好似这些人的生死与她并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有人误会我，我早就已经不在意了，身为大贤者，我应该为人类考虑，而不是为了个人。”

她只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可以了，他人的看法和批评，只会拖她的后腿。

以往的大贤者之所以大多都输给魔王，就是因为她们太过在意世人的眼光了，她们被它们束缚着，无法全力施展自己的能力。

所以，她们的结局往往都是悲剧。

而她，蕾菈，心里只有人类这个种族，就算世人再不解，她也会坚持自己的道路。

“哎哟，好刺眼呀。”薇洛丝抬起手遮挡了一下自己的眼睛，语气略微

有些浮夸。

蕾菈抬头看了看天，是阴天。

她不解道：“什么刺眼？”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体好像在发光一样，太阳女神都没你耀眼。”

“……哪怕是在幻境里，你说的话还是那么想让我撕烂你的嘴。”蕾菈纤细的五指蜷缩成了拳头，之后又缓缓松开。

她算是发现了，从她出生到现在，也只有眼前的这位魔女能够轻易地调动她的情绪，让她时常忍不住想揍她一顿。

“原来你知道这里是幻境啊？”

薇洛丝倒是有些惊讶，她刚才见蕾菈救下这个小镇，还以为她不知道这里是幻境。

“嗯，毕竟昏迷之前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些人以前是我的心魔，在一段时间内纠缠过我，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并不意外。”

说到这里，她上前了两步，距离魔女更近了一些，而后者防备地退后了一步，紧紧握住了手中的镰刀。

“倒是你，魔女，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也会出现在这片幻境之中，而且，是以杀死我以前心魔这样的方式……”

“怎么？很意外吗？”

“嗯，很意外，看来在我心里，你是我最新的心魔呢。”

什么意思？

薇洛丝愣了一下，随后细细地想了一下蕾菈所说的话。

她把她看成了她最新的心魔？这也就是说，蕾菈觉得她其实也是幻境塑造出来的心魔，而不是她魔女本人进入了幻境？！

嘶……

难怪她看见她的时候，会那么平静呢……

好事！

这样一来的话，她就不用解释她为什么能够进入她的幻境了！

“魔女，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一次又一次地招惹我，竟然成为了我新的心魔……”

一边说着，蕾菈一边靠近，那张平淡的脸上，竟然隐隐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而薇洛丝顿时感到了一阵恶寒，她双手抱着自己的肩膀，不断后退，慌乱之中强装镇定：

“你，你想对我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可一点都不怕你的！”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她最终双手手持镰刀，八阶的实力全开，强大的气场瞬间席卷了整条街道！

狂风吹起她的裙摆，在一阵浓郁血腥味之中，她腥红的双眼泛起嗜血的光泽，诡异的死亡气息从她的周身蔓延开来。

作为她的敌人，蕾菈能够很清晰地感应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伟大的存在盯上了自己，随时准备收走她的性命。

如果蕾菈依旧只有八阶的实力，想要拿下这样的魔女，恐怕要废上一点功夫，但是……

“这里是我的幻境，在这里，我的实力不会被诅咒影响。”

话音落下，整条街道瞬间被寒冰冻结，就连那暗中的死神都被蒙蔽了双眼，失去了注视蕾菈的能力。

和街道一起被冻结的，还有薇洛丝。

来到少女冰雕面前，蕾菈伸出食指点了点少女的眉心，只听呼的一声，冰雕瞬间破碎，薇洛丝也狼狈地跪倒在地上，被封印了所有的力量。

“你干什么？！”

第一时间，她就像是只生气的奶猫，露出了自己凶狠的一面，但令她更为羞恼的是，蕾菈竟然半蹲下身子，抚摸起了她的脸颊。

“既然这里是幻境，你也不过是我的心魔，那我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吧？”

“哈？这，这不太好吧……”

一听蕾菈说这话，薇洛丝心中的怒气就消散了一大半，变得有些跃跃欲试。

没办法，色魔就是色魔。

她坚信自己能够在艾草中占据主动权，让蕾菈成为艾草的一方！

就是……

呵，人类大贤者？冰山美人？

再怎么禁欲，也逃不脱堕落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在她薇洛丝的掌控之中！

啪——

蕾菈一拍手，血腥的小镇街道瞬间转变为了温馨的卧室，柔软的大床和四周散发的薰衣草香，一时间令薇洛丝有些着迷。

这里是蕾菈的幻境，她自然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只是薇洛丝在着迷过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她的四肢都被锁链绑在了床的四角，整个人呈现出了“大”字状躺在床上，裙底下库库漏风。

不是，她虽然很自信自己能在艾草中掌握主动权，但是……好歹给她一个能掌握主动的机会啊！

这样被绑着，除了艾草还能干嘛！

“那个，那个，没必要绑我的四肢吧？我又不会逃跑……”

“呵，防的是你逃跑吗？”

心思被看透了……

薇洛丝眼角一抽，还未有其他想法，她只觉得自己胸口一松，原本压

抑着的两只白兔就跳了出来。

紧接着，裙摆被掀起，她呼吸也随之一紧……

……

再之后，薇洛丝的印象就很模糊了，她只知道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填满，伴随着哐当哐当的锁链声，她的喉咙都变得有些嘶哑起来。

时间过去了多久？

三天？三个月？还是三年？

她记不清了，幻境之中本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更别说她的意识一次次被愉悦击溃，沦为了无法思考的木头人。

也就是在蕾菈停下之后，她才渐渐地喘过气来。

视线之中的天堂慢慢远去，清晰的景象重新出现，待得她回过神来，倒起了牛奶。

随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小腹微微隆起。

“这是，这是怎么回事……”

多，多到隆起了？

以前她在幻境里灌蕾菈的时候，都没有那么过分！

“我们做了那么久，我又用了那种魔法，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一点生理反应而已。”

蕾菈说得很简单，但薇洛丝则扭了一下脑袋，有些不太理解道：“生理反应？什么生理反应？”

好像是她理解错了？

这不是被灌的？

“怎么现在清纯起来了？当然是怀孕了，在这里，你会诞下我们的孩子，先体验一下生孩子的过程。”

哦，怀孕啊……

什么？！怀孕？！

薇洛丝瞳孔骤缩，她看着大贤者温柔抚摸她小腹的模样，大声喊道："你，你你，你这样哪里还有大贤者的样子！你才是色魔！"

轰——！

在她说完这句话后，好似地震了一番，整个卧室抖动了一下，莫名的裂痕出现在了天花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

薇洛丝不解，但她看见蕾菈的眼眸中闪过了几丝红色的光芒，随后她更是娇笑了两声，附下身子抚摸起了她的脸颊。

"我会变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引诱我堕落，现在的我才不会对你下手，更不会让你怀上我们的孩子。"

"放心好了，等到你生下我们的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只是生一个可能不够，我会想要很多孩子的。"

她在她的耳朵旁轻轻吹气，逗弄得少女瞬间红了耳朵，而薇洛丝见她这般模样，也知道她明显不正常了起来。

有点，有点像是那天晚上，蕾菈被诅咒影响了一样……

"想要孩子你自己生啊！对我下手是做什么！"

"你这副气急败坏却又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样子，当真是好笑，没想到我的心魔，竟然也像真的一样活灵活现。"

轰——！

地震越来越明显，这间卧室天花板的裂纹越来越多，靠墙的书架上的书更是纷纷落下，这似乎代表了幻境即将破碎。

可蕾菈却依旧当做没看见一样，她睁着红色的双眼，一边玩弄着自己的身体，一边凑到少女耳畔，轻声道：

"你知道吗？魔女，有个秘密，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说出口……"

秘密？

薇洛丝咽了咽口水，一点都不想知道她的秘密。

因为这种状态下蕾菈说出口的秘密，多半是不能告诉活人的秘密……

“自从和你在瓦尔卡姆分别之后，晚上我经常会想起你，想起那些欢愉的夜晚，然后，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异常燥热，忍不住地寻求安慰……”

Chapter 160

“哈？”

她在说什么啊？

她晚上经常会想起她，然后，然后做那种事情？！

薇洛丝羞红了脸。

她虽然有时候也会想着蕾菈做那种事情，但是这是她绝对的最高机密，无论是谁，她都不可能告诉的。

会社死的。

而现在，蕾菈亲口将这种事情告诉了她……

她平日里可清高得很，一副对万物都没有什么兴趣的模样，妥妥的冰山美人，可背地里，竟然一边想着她，一边自我安慰……

死了死了死了……

绝对绝对不能让她知道，现在的魔女是真正的魔女，而不是幻境里塑造出来的心魔！

否则，她一定会被她杀人灭口的！

见身下少女的表情有些震惊，蕾菈邪魅一笑，指尖轻轻划过她隆起的小腹：

“很惊讶？我一开始也难以接受，后来，慢慢地我就习惯了，而且你惊讶什么？让我变成这样的，不就是你吗？”

“我，我我……”

薇洛丝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被揭穿后的场景……

……

【原来我幻境中的那个魔女，是真的魔女？】

寒冷的气息冻结了少女的双腿，一袭黑裙的她面对看不出任何情绪的大贤者，只能咽了咽口水，艰难地点头道：【唔……】

【所以你听到我说的秘密？】

【……我说没有，你信吗？】

四周的温度一瞬间又低了几分，少女抱住了自己的双臂，站在原地瑟瑟发抖，而大贤者听了她的回答，罕见地沉默了几秒。

随后，她白皙的脸颊上浮现出了几抹诡异的红晕，原本淡漠的眼神变得疯狂而病态。

手中的长剑被她高高举起，这位人类大贤者现在浑身都充满了死意，似乎只有杀了她，才能让她从这种情况中走出来。

少女抖得越发厉害了。

【我，我我，我会保密的！】

她大声承诺道，只可惜，她的话只是换来了大贤者的微笑。

长剑挥下，哧的一声，少女娇躯向后倒去……

半夜，金色烛光幽幽，大贤者坐在柔软奢华的大床之上，怀中抱着一颗鲜活的脑袋，轻笑道：

【这样，你一定能替我真正地保密下去了吧？魔女。】

……

浑身哆嗦了一下，薇洛丝从自己的幻想中清醒了过来，不知不觉，香汗打湿了她的后背。

她觉得大贤者完全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这种社死的秘密，一旦被其他人知晓了，她们之间就是不死不休的仇敌！

所以无论如何，她都不能暴露这幻境中的魔女，是真的魔女！

也就在她打定主意之际，她的脖子被蕾菈用双手狠狠掐住，完全喘不过气来。

“是你，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魔女！”

被掐得无法呼吸，薇洛丝渐渐地翻起了白眼，娇嫩的舌头也有点外露，可不知道为什么，蕾菈没有停下的动作令她莫名觉得很爽。

纤细的腰肢在这段时间内被迫弓起了好几次，玉足的脚趾同样如此，幻境的破碎越来越夸张，最终，黑暗彻底吞噬了她的视线。

……

“呼！”

再次醒来的时候，薇洛丝发现自己依旧身处那破败的仓库之中，她身上穿的衣裙，还是代表了候补圣女的白色修女服。

修女服虽然有些破损，但远远没有像幻境之中那样一丝不挂。

而在她的怀中，躺着昏迷过去的蕾菈。

她微微蹙着眉毛，呼吸有些急促，白皙的脸颊染上了两朵红云，就好像是做了噩梦一样，有些痛苦。

在她的身上，薇洛丝能够感应一丝若有若无的邪恶气息。

那是来自魔王的诅咒，只有依靠她的圣光才能压制。

想到这里，她抬起手就施展了一道圣光，而蕾菈体内的邪恶气息也就此慢慢消退，她修长柔美的眉毛也逐渐舒展了开来。

但她依旧没有醒来。

她原以为她们在幻境之中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现实应该已经过去了许久，但事实告诉她，现实仅仅过去了几分钟。

接下来，得到消息的教会骑士冲了进来，她们手持利剑，随时准备和那头八阶怪物展开战斗，就是仓库中心的薇洛丝和蕾菈令她们有些不解。

在这之后，卡瑞娜她们也再次赶到了这里，发现薇洛丝没有死之后，她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忍不住掩面而泣，大喊女神保佑。

黑面具的事情也因此告了一段落，真正的罪魁祸首难以追查，教会只能将玛莎主教当成幕后指使者，到处散布她的通缉令。

作为解决黑面具事件的候补圣女薇洛丝，也因为这件事而逐渐被北教区的众人所熟知，不过要令她的名声真正传播开来，还得利用枢机主教罗德尔的力量。

只是这都是之后的事情。

现在的薇洛丝带着蕾菈，在一众骑士的护送下，回到了自己的住宅之中。

这次蕾菈虽然依旧昏迷，但薇洛丝已经没有精力再玩弄她的身体了，在简单地帮她和自己洗浴了一下后，她爬上了床，倒头就睡。

次日，阳光明媚，蕾菈从自己的床上醒了过来。

第一时间，她就发现自己体内的力量得到了部分的解放，原先只有八阶实力的她，如今一跃来到了九阶。

先贤的办法是有用的！

只要坚持下去，诅咒总有一天会消失，她的实力会得到真正的恢复！

心情一下变得愉悦起来，蕾菈刚从床上坐起来，脑海中就止不住地浮现出昨晚的场景。

她之前和薇洛丝说过，她暗中也在调查黑面具这件事，只是进展很慢，后来那晚在途径仓库的时候，她意外感知到了她的气息，才救了她一命。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她沉入了幻境之中，回想起了自己过去的心魔，后来又遇到了魔女，在诅咒的影响下，她把自己深藏已久的秘密告诉了她。

对，那个平日里她开口连说都说不出的秘密，在诅咒的影响下，她告诉了她……

大脑懵了一下，蕾菈垂下眼眸，整个人又倒在了床上。

脸颊和耳朵红了起来，她躬起双腿，双手死死地抓着棉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感爬上了她的心头。

昨晚幻境中的她，到底在做些什么啊？！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那种事情告诉魔女啊？！

她真的，真的有点想要换个世界生活了！

不过还好，幻境之中的魔女只是她想象出来的玩偶罢了，不是真人，否则，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下去了！

想到这里，她不断在心里安慰自己魔女不是真人，脸上的红晕因此消散了不少，紧接着，她就想起了魔女怀孕时候的样子。

嗯，她很满意，也很满足。

不过还是有点可惜的，那就是没有让魔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要是她再坚持一会，不让诅咒那么轻易影响到她的话，她说不定就能亲眼见到魔女生下她们的孩子了。

有她血脉的后代？

嘴角一勾，蕾菈心底里觉得这种感觉还不错。

回味了一会幻境中的愉悦，她换好衣裙下了床，打开卧室门，在走廊里走了两步，她就撞见了薇洛丝。

“早上好。”

淡淡地打了声招呼，她就见薇洛丝像是见到了猫的老鼠，一瞬间站直了身子，机械般地回了句早上好。

之后，她东张西望道：“……蕾菈，你醒了？”

“嗯。”

“哦。”

说完，薇洛丝迈开僵硬的步伐朝着一楼走去，这不能怪她不自然，一旦想到对方在半夜思念自己然后自我安慰，她就很难保持镇定。

她觉得有一点小尴尬。

“昨晚是你用圣光压制了我体内的诅咒吧？我能感到我的实力恢复到九阶了。”

“九阶？”薇洛丝诧异地叫了一声，随后低声恭喜道，“能恢复实力就

好……”

说完，她就迫不及待地朝着一楼走去，像是想要远离蕾菈的身边。

这着实是让蕾菈看出了端倪，她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询问道：“怎么了？我看你今天怪怪的？”

“有吗？可能，可能是被昨晚吓到了吧……对了，今天教宗大人来信，让我下午去见她，除此之外，我早上还要再去见一个人，就先不聊了。”

薇洛丝立即扯开了话题，她深知这样继续下去，恐怕会被蕾菈怀疑，所以强行让自己镇静了下来，再次表现得像是位真正的圣女。

“我和你一起去。”蕾菈说道。

“好，好……”

……

教会圣城的北教区之外，卡瑞娜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跪在巴掌大小的女神像面前。

她的身旁，站着一脸不可思议的中年男子。

“所以，你因为我被抓了，就去帮玛莎主教做了很多坏事？”

卡瑞娜把头低得更低了一点，小声道：“嗯，她威胁我，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帮她做事，不敢反抗。”

“之后，我甚至，甚至还答应她陷害候补圣女薇洛丝，而且只是差一点就成功了……”

昨晚的经历她历历在目，那漆黑的刀尖刺穿候补圣女薇洛丝小腹的时候，她的心脏在那一刻就差点停止了。

要不是薇洛丝的治疗术世所罕见，恐怕她已经死在那个废旧的仓库里了吧？

而她，卡瑞娜，就是这一切的帮凶！

“你，你，唉……”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他也没想到自己被抓之后，玛莎主教竟然以此来威胁卡瑞娜做事，卡瑞娜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哪里又能拒绝得了她呢？

要怪，只能怪这玛莎主教真不是人！

不过她再怎么不是人，卡瑞娜犯下的错都是真实存在的，教会绝对不会放过她，就光谋害候补圣女这条，教会惩罚就够卡瑞娜喝一壶的了。

他皱着眉头，双手抱胸，认真道：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你之所以会犯下这些错，都是因为我，所以到时候，我会帮你把责任都承担下来的。”

“这怎么可以？动手的都是我，是我应该受罚才对……”

卡瑞娜的反驳换来的，只是他更加大声地拒绝：“不行！你还那么年轻，如果乖乖受罚的话，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教会的教条有多严格呢？谋害候补圣女这条，正常来判就是死刑，轻一点那也是无期。

卡瑞娜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怎么能坐那么久的牢？

一时间，屋内沉默了下来。

许久之后，中年男子看向了卡瑞娜，有些苦涩地说道：“逃吧，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他知道，从教会手中逃跑的希望，约等于零。

但再怎么小，也比在这里等死好。

可即便如此，卡瑞娜还是拒绝了他。

“父亲，这是我应得的。”

应得的？

他看不出来，他只知道玛莎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混蛋！

咚咚咚——

这时，屋外的门被敲响，中年男子下意识地想要卡瑞娜躲起来，但后者却比他更快地来到了门口，打开了门。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头银色长发的少女，以及她身后那面色冷淡的女子。

“薇洛丝大人？！这位是……”

她只认识薇洛丝，并不认识蕾菈，在简单地介绍过后，薇洛丝就走进了她们的客厅，在她们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昨晚睡得怎么样？”她似乎是有些明知故问道。

中年男子没有说话，卡瑞娜则不自觉地挡住了自己的黑眼圈，想要说睡得还行，可薇洛丝比她说得更快。

“睡得不太好吗？你们，是在担心什么？”

中年男子这时候抬起了头，语气之中夹杂着几分哀求道：“我女儿她犯下的错……”

“父亲！”

卡瑞娜明白他想要做什么，所以她直接开口阻止了他。

她如今走到这一步，都是她应得的，不应该再麻烦这位候补圣女了，她欠她的，已经够多了……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挣扎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继续开口。

将他们的举动都看在眼里，薇洛丝忽地掩嘴轻笑一声，道：“原来是这样，卡瑞娜，今天我来这里，其实就是特地说这件事的。”

“嗯？”

卡瑞娜一抬头，心中微惊。

是她的错觉吗？她好像从薇洛丝的语气中，察觉到了一丝隐隐约约的……希望？

Chapter 161

“咳咳！”

薇洛丝清了清嗓子，她在卡瑞娜无比紧张的眼神中，端正了自己的坐姿，像是审判官一样，一板一眼地说道：

“这些日子里你犯下了很多的错，甚至设下陷阱意图谋害教会的候补圣女，按照原本的教条，你的下场就算不是死刑，也得在监狱里待上大半辈子。”

原本的教条？

这意思是……

卡瑞娜忽然用力抓住了她身旁父亲的手，娇躯微微发颤。

“但是谅你这么做都是被胁迫的，且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谋害候补圣女之后也及时做出了忏悔和弥补，当事候补圣女也选择了原谅，所以……”

“你现在只需要和审判所的调查官们说清楚玛莎主教要你做的事，再在禁闭室内面壁思过一个月，便可洗清身上的罪孽，得到女神的原谅。”

将这个消息宣读完毕，薇洛丝看向了卡瑞娜，而后者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眼泪止不住地从眼角流下。

禁闭室面壁思过一个月，这个惩罚根本算不上什么，甚至可以说，它是在帮助她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毕竟黑面具事件一暴露，她的所作所为会让她陷入争议之中，此时被关禁闭，能很有效地减少关注她的视线。

这简直就是在帮助她。

“……薇洛丝大人！”

她有些泣不成声，但薇洛丝只是歪了下脑袋，笑道：“还记得我之前说过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吗？这个算吗？”

“算！太算了！”

卡瑞娜很清楚，如果不是薇洛丝大人出手的话，她根本不可能落得那么轻松的惩罚。

什么在谋害候补圣女后她忏悔和弥补，实际上她根本就是去添乱的，当时还意外导致了薇洛丝被黑影刺穿了身子……

而候补圣女选择了原谅这件事……薇洛丝甚至和她说都没有说过，就原谅了她……

她用力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薇洛丝才好。

而看她如此感动，薇洛丝微微一笑，心里也很是满意。

卡瑞娜对她的赞美，令她的魔力等级增长了不少，虽然距离九阶还非常遥远，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这波啊，是双赢。

“一个月过后，你就是天启教会正式的修女了，过去犯下的错，以后可不能再犯了哦。”

“嗯，我知道的！谢谢你！薇洛丝大人！”

在简单地叮嘱了一句后，薇洛丝就带着蕾菈离开了这里，而卡瑞娜和她的父亲站在门口，用力地挥着手，直到视线里再也见不到她们的背影。

“薇洛丝候补吗？这样的人如果当不上教会圣女，我看也没有其他人合适了吧？”

中年男子呵呵一笑，说话间如释重负，而卡瑞娜则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带着几分娇蛮道：

“哼，薇洛丝大人一定会是圣女的！”

她将她从深渊之中拯救了出来，改变了她的一生，这样的少女如果不是圣女，那只能说明教会的黑暗。

……

“你们来了。”

在离开卡瑞娜的住宅后，薇洛丝就和蕾菈一同来到了教会圣城的神授大厅，见到了坐在主位上的教宗。

薇洛丝微微行礼，姿态礼仪之上挑不出任何一丝毛病，而教宗打量了她一番，饶有兴趣地说道：

“真是没想到，你竟然那么快就击败了自己最畏惧的心魔，其他几位圣女甚至还没赶到教会圣城呢。”

“能击败它，多亏了蕾菈大人的帮助，否则……”

刚开口说一半，教宗就打断了她的话。

“赢了便是赢了，无论是哪种方式，我都认可，毕竟每个人的心魔不同，解决办法也都不尽相同。”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最畏惧的，竟然是被魔物杀死？”

薇洛丝一愣。

教宗能这么问，显然是不知道她身上魔镜的存在，在她眼里，那道黑影也许就是个普通魔物而已。

也就是说，施展心魔的那位魔法师，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稍稍安心了一些，薇洛丝守住了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

“嗯，魔物和我们的关系一向很糟糕，我害怕被它们没有任何意义的杀死，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完成我的梦想了……”

“还真是纯粹啊，薇洛丝。”

她的回答让教宗不禁发出了一声感叹，在历史上，害怕自己被魔物杀死的候补圣女，其实少之又少。

候补圣女是什么职位？那可是天启教会中知名修女选拔而来的，很少会接触到魔物。

所以，一般来说，她们根本不会担心自己被魔物杀死，而是担心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担心自己的真实性格被发现，担心自己暗中做过的错事被揭穿，担心被他人污蔑……

这些她们所畏惧之物经过魔法转变为现实之中的怪物，足以令绝大多数候补圣女停留在此地，只有少数至纯至善的候补圣女才能继续角逐圣女之位。

而如今，薇洛丝通过了这场心魔考核。

“圣女的最后一场考核，在你踏入教会圣城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薇洛丝，心魔就是你必须经历的考核之一，恭喜你通过了这最难的一关。”

“最难的一关？”薇洛丝有些惊讶。

“这心魔最能看穿一个人真实性格，你知道吗？过往走到这一步的候补圣女，其实绝大多数都止步于心魔考核。”

“外表光鲜亮丽，内在虚伪丑陋，这场心魔考核曾经让无数候补圣女原形毕露，你能通过它，证明你心灵很纯洁。”

教宗的解释让薇洛丝暗中嘴角一抽。

她的心灵其实根本就不纯洁。

她能通过心魔考核，纯属巧合。

她之所以会成为圣女，是因为害怕魔镜试炼，害怕自己打不过魔镜中的少女，永远迷失在其中，所以心魔考核塑造出来了一头追杀她的魔物。

实际上，她要是最害怕自己真实的性格被发现，那一切就都完了，心魔会将她最丑陋的一面塑造出来，然后让她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心魔考核，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请你拼尽全力，拯救这座教会圣城吧。”

“……哈？”

沉浸在自己思索中的薇洛丝不解地歪了下脑袋，没明白教宗的意思。

怎么突然就要她拯救这座教会圣城了？开什么玩笑啊，她一个小小的候补圣女，哪来那么大的能耐拯救这个教会圣城？

教宗对此则是轻轻一笑，解释道：“拯救教会圣城，就是你最后一场

考核的内容。”

“不用惊讶，近些日子魔物潜入了教会圣城，准备实施一场阴谋，而你，想要成为教会的圣女，当然要拥有挫败阴谋的能力。”

“所有来到圣城的候补圣女，她们的考核都是拯救教会圣城，你来得早，可要把握这个先机。”

什么？她是认真的？

强忍着内心吐槽的想法，薇洛丝低下头回了一声“是”，便也没有再说些什么。

她们候补圣女拯救圣城？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座教会圣城里，可居住着好几位天启骑士呢，她们哪个不是随便一出手，帝国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有她们在？她们这些候补圣女需要拯救圣城？

更别说教会圣城肯定会有一些过往强者遗留下来的神物、魔法之类的，魔王来了都别想离开这里。

她们候补圣女有什么用？

思索了一番，薇洛丝还是觉得这不太合理。

不过，说不定教宗只是想要磨炼她们的能力，看看谁在这次任务中最为出色而已。

不管怎么样，她都得全力以赴。

说完了她的事情，教宗克里斯蒂娜自然就关注起了蕾菈的状态，在感受到蕾菈身上的魔力气息后，她双眼微亮。

“蕾菈，你的力量恢复了一些？”

“嗯。”

“再过不久，诅咒一除，你应该就能彻底恢复了吧？”

“不出意外的话，是这样。”

蕾菈的回答很平淡，好像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微不足道一样。

克里斯蒂娜摸了摸自己光滑的下巴，那双充满威严的瞳孔中忽地闪过一丝狐狸般的狡黠。

“我听说，你为了能够让圣光及时压制体内的诅咒，和薇洛丝同居了？”

“嗯。”

“你们睡一起了？”

“没有，即使不睡一起，她也可以压制我体内的诅咒。”

蕾菈的回答令教宗陷入了沉默，许久之后，她看向了少女，问道：“你们认识许久了吧？薇洛丝。”

“呃，从初选那会，就认识了。”

“哦，那么久了啊……薇洛丝，你有喜欢的人吗？”

什么意思？

第一次，薇洛丝也感受到了教宗克里斯蒂娜思维的跳脱。

她和蕾菈认识很久，和她有没有喜欢的人有什么关系啊？难道说……

薇洛丝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教会、帝国，以及一些其他组织统治着所有的人类，所以，谁的势力越大，谁在人类这个种族中的话语权就越大。

而作为能够抗衡魔王的大贤者，无论是教会、帝国还是其他组织，都在争相拉拢她，希望她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教宗克里斯蒂娜也不例外。

虽然她和蕾菈的关系还算不错，但那些帝国的女王，组织的首领和蕾菈关系同样也很不错，在这方面她几乎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她想要让薇洛丝趁着同居的机会，接近蕾菈，拿下她的心，成为她割舍不下的爱人？

她薇洛丝是教会的人，蕾菈割舍不下她，爱屋及乌之下，自然也就会特别关照教会了。

明白了教宗的意思，薇洛丝当然也不能直接明说自己喜欢蕾菈，她得装出一副陷入暗恋之中的清纯少女模样。

这样的少女可是很容易害羞的，而且明知自己有心意，也不敢表露出来。

她两只小手抓住自己修女服的裙摆，低着头，脸颊微红地咬了咬唇，有些支支吾吾地小声道：“没，没有……”

说话间，她还偷偷扭着身子瞟了蕾菈一眼，那动作之小心，好像生怕后者发现了一样。

蕾菈有没有发现，她不知道，但是教宗克里斯蒂娜，肯定将她的小动作尽收入了眼底。

明明应该是极其威严的教宗，克里斯蒂娜此刻却像是慈母一样笑了起来：

“那真是可惜，你这个年龄其实可以找一个心仪的对象了，虽然教会内圣女一般都会选择单身，那女神大人也没有禁止圣女恋爱。”

“你今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力所能及的，我也是会帮忙的。”

嘴上说着可惜，但语气中可完全没有可惜的意思，她的视线不断在蕾菈和薇洛丝之间徘徊，越看越是满意。

“我知道了，谢谢教宗大人！”

薇洛丝则是连忙感谢，教宗这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她支持她追求蕾菈，支持她狠狠地拿下这位人类大贤者，将她绑定在教会之中！

……

在教会圣城北教区的中心广场，候补圣女葛瑞缇双手放在腹前，面带微笑地对着每一位报社记者。

“请问，您对前两次考核中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不太满意，我虽然赢得了考核，但我本应该做得更好的，那些因为瘟疫离世的人们，本应该可以再少一点……”

说到这里，她撩起了一侧耳畔的发丝，神情略显落寞，那些记者之中不少人也做出了祈祷的动作，为那些逝去的人祈福。

报纸和魔法影像是扩大候补圣女名声非常有用的一个渠道，葛瑞缇便是在这几天内不断接受报社的采访，扩散采访影像，让城内不少人认识到了这位候补圣女。

“那，请问您觉得您擅长哪一个方面？魔法？诅咒？还是治疗术？”

报社的记者还在追问，但这个问题却是令葛瑞缇面色一黑。

以前她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她的善良和治疗术，但这两样东西在薇洛丝的面前，完全不够看。

除此之外，她魔法和诅咒又是普通水平，她发现自己能够赢下前两场考核，只是因为她比起她们，更加不择手段而已。

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她没有回答这位记者的问题，而是直接扭头看向了另一边的记者，后者也是一喜，连忙开口提问道：

“那个！葛瑞缇候补大人，您怎么看待您的竞争对手……”

也就在这位记者提问时，一位修女来到了葛瑞缇的身旁，凑到她的耳畔轻声说道：“大人，我们派出去的那几位修女回来了。”

Chapter 162

“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没有采访到的，明天早点来哦。”

另一位修女笑着说完这句话，就示意其他修女带着葛瑞缇朝着一旁的廊道走去，而采访的记者们显然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去。

她们冲上前想要继续采访，但都被修女施展魔法阻拦了下来，不少记者想要从一旁偷偷绕过去，可惜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摆脱了那些记者，葛瑞缇见到了那几位修女。

她们的面容不像是年轻修女那样美貌，身上的修女服也微微有点掉色，像是洗过很多次一样。

从外表就能看出，她们是修女之中的前辈。

“结果怎么样？”葛瑞缇问道。

其中一位修女眉头一皱，有些恶狠狠地说道：

“候补大人！那个可恶的卡瑞娜一口咬定她没给薇洛丝好处，她们早就串通好了！”

“是的，我们逼问了很久，她就是不说，简直太可恶了！本来一直录着影像的！”

“哼，身为候补圣女，她居然玩这种卑鄙的手段，她就算现在不暴露，以后肯定也会暴露的！”

卡瑞娜能成为候补圣女薇洛丝的助手，她们无论怎么想都觉得里面有蹊跷，毕竟一切都太巧合了。

那位修女，肯定就是想要借助薇洛丝的名声，让她未来的道路一帆风顺！

只不过令她们没想到的是，那位修女嘴硬得很，一点都不肯将这件事抖出来，而且后面候补圣女还赶了过来，打断了她们的计划……

该死的，那位候补圣女那时候赶来，怎么想都是她们串通好的。

葛瑞缇见她们的计划没有成功，眉头微微蹙起了一瞬，但碍于自己的身份，不好发作，最终只是拿出了两三枚金币，递给了她们。

“辛苦你们了，这是一点小费。”

两三枚金币对她来说是小钱，但对这三位候补圣女来说可不是什么小钱，她们瞪大了双眼，连忙感谢道：

“啊，谢谢葛瑞缇候补！”

“谢谢，祝您早日成为真正的圣女！”

那几位修女拿了钱就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里，葛瑞缇望着她们离去的背影冷哼了一声，姣好的面容上闪过了几丝不爽。

作为竞争对手，她可是时时刻刻地关注着薇洛丝的动态，这几位修女，就是她派去搜集薇洛丝行为不端的证据的。

只可惜，卡瑞娜嘴硬，让她逃过了一劫。

不过下次，她肯定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

“诶！别走啊，我们还没采访呢！”

“以后再来吧！葛瑞缇大人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葛瑞缇离开之后，一众采访记者有些失落，今天的采访时间很短，她们相较于之前，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消息。

而这其中，最为痛苦的还要是一名叫做米拉的采访记者。

她抓住了自己的从耳畔两侧垂落下来的长发，瞳孔微微颤抖，一脸扭曲地呢喃道：

“完了，拿不到候补圣女的资料，采访也没采访上，这让我怎么写稿子啊，总编大人会杀了我的！”

“尤其还是在这种时候，圣女选拔啊！任何一点消息都至关重要！”

她是马克报社的新人记者，被报社总编寄予厚望，前来采访葛瑞缇。

为此，她做足了功课，挑选了几个自认为十分犀利且吸引眼球的问题，等待着今日向葛瑞缇候补提问。

可谁知道，采访的记者太多，她来得太晚，被挤到了后面，连向葛瑞缇提问的资格都没有。

脑海中回想起报社总编那不苟言笑的模样，米拉蹲坐在一旁的石板上，只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随同她录像的是一位棕发少女，她要比米拉早两年入职，所以算得上是她的前辈。

她拍了拍米拉的肩膀，安慰道：

“没关系的，你是新人，偶尔犯错也是能理解的，而且不只是你，其他报社的记者也有没采访到的，所以没事的，最多挨一顿训。”

是啊，最多挨一顿训。

心里默念着这番话，米拉的情绪没有任何好转。

她成为报社记者，可不是为了挨骂来的，她想要做出一番事业！让自己成为知名记者！

这次没有采访到葛瑞缇候补，她真的很痛苦啊！

也不知道报社总编还会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了，毕竟同行竞争太激烈了，马克报社想要采访候补圣女的记者一抓一大把！

“不过，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无奈地念叨了一声，米拉和棕发少女一起回到了马克报社。

和她们预料的一样，在说出自己没能采访到葛瑞缇后，报社总编当场就发起了大火。

“什么都没采访到，你这让我们下一版报纸怎么吸引别人眼球啊？那些寻常消息有什么用啊？！”

“对不起……”

“这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情吗？！没有热点的新闻，独家的消息，我们报社拿什么抢市场份额，提高名声啊！”

劈头盖脸地给她们骂了一顿，报社总编一提自己的裤腰带，有了些口渴，他重新坐下来，喝了口逐渐冷静了下来。

兴许是知道一味地苛责新人记者是不行的，他打量了身前的少女几眼，沉默了许久后，敲了敲桌子道：

“这样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明天，明天是另一位候补圣女接受采访的日子，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都必须给我采访到！”

“不然，哼，你们自己掂量一下自己的薪资！”

说完，他就将米拉和棕发少女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靠在堆满资料的办公桌上，米拉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只觉得一阵头痛。

扣薪资这件事其实她并不是太在意，她在意的是报社总编不仅扣了她的薪资，还将采访的机会让给了其他记者。

那对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明天，明天是候补圣女薇洛丝的采访吧？据说她刚刚解决了玛莎教区的黑面具事件，声名远扬，有很多家报社都希望采访到她。”

棕发少女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张报纸，看着上面的消息说道。

不像是葛瑞缇，薇洛丝这位候补圣女前些天很是低调，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在大众面前露面。

这导致许多人都以为教会圣城现在就来了一位候补圣女。

不过情况在昨天有了转机，这位候补圣女之所以低调，是因为她在调查玛莎教区的黑面具事件，如今事件完美解决，明天，就是她公开接受采访的日子。

米拉因为这些天的心思都在采访葛瑞缇身上，所以对薇洛丝不太了解，只是她思量了一下，说道：

“我们可没有独家采访的资格，所以今晚就去占点吧，争取明天这位

候补圣女一出来，我们就能采访到她。”

为了不重蹈覆辙，她决定今晚就前往教区给她们安排好的采访点，这样明日候补圣女出来的时候，她们就在最前方了。

棕发少女闻言也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她的想法。

之后，她们搜集了一些关于薇洛丝的卷宗、报纸之类的东西，她们准备今天去占位之后，再好好研究研究这位候补圣女。

在她们忙碌间，太阳渐渐落山，看了眼墙上挂着的时钟，米拉觉得是时候出发了。

来到玛莎教区为她们安排好的采访大厅，米拉揉了揉自己的双眼，感到了一丝不可思议。

“这……”

明明采访在明天早上，为什么现在就已经……人山人海了？

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各个报社的记者，她们手里握着各种各样的资料，看上去也在研究这位候补圣女。

“怎么这么多人啊？”

棕发少女抱怨了一声，她们即使是今晚就来了，依旧只能待在大厅的中后方，不太像是能采访到薇洛丝的样子。

站在她们前面的报社记者听到了她的抱怨，她回过头，笑嘻嘻地说道：“现在才来？明天能不能采访到这位候补圣女，就看运气咯。”

“姐姐，为什么采访这位候补圣女的，人那么多啊？”

抓住机会，米拉询问了一声，而后令她诧异的是，这位报社记者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你以前没听说过这位候补圣女？你知道这届圣女选拔，谁最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圣女吗？”

“……艾薇娜？”

艾薇娜是昔日教会圣城呼声最高的候补圣女，同时期的薇洛丝，在玛莎教区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小修女。

“诶，那是以前，现在最有可能成为圣女的，就是这位薇洛丝候补！”

真的假的？

米拉第一反应就是怀疑。

她之前因为采访，只关注了葛瑞缇，来不及关注薇洛丝，自然不知道她的消息，而且到现在，她也还没有开始研究她。

见她不信，那报社记者神秘一笑。

“种子选手，能不关注吗？更何况，她最近还解决了黑面具事件，这件事你可能也没具体了解过，但是你只需要知道这事引动了天启骑士，就知道有多严重了！”

“天启骑士？！”

心中咯噔一下，米拉只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极为劲爆的消息。

那可是天启骑士啊，最近数年都不曾见她们出手过一次，如今竟然因为黑面具事件出手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这件事非同小可？！

“她能解决这种事件，我看啊，她多半能成为真正的圣女！”

说起这个，这位报社记者就挥舞着拳头，目露狂热，好似成为了这位圣女的信徒，米拉则是眨了眨眼，心底里觉得有些可怕。

这次采访可和葛瑞缇那次完全不同，这里的记者情绪个个都很激动，好像一点都不是来采访的，而是来膜拜圣女的。

真是有够奇怪的。

简单地观察了一会过后，她沉下心，将之前准备的和薇洛丝有关的资料拿了出来。

看了一会，她眼角一抽，忽然有些明白她们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了。

无论是从卷宗还是报纸新闻来看，这位候补圣女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容貌性格完美，举止优雅，拥有完整的圣光，超越最高等的治疗术……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候补圣女葛瑞缇在她的面前，就是位普普通通的修女。

单手抚摸着自己的心口，米拉发现自己竟然也悄悄地期待了起来。

次日清晨，柔和的太阳光从大厅窗户照了进来，唤醒了绝大多数在大厅内过夜的报社记者，紧接着，哐当一声，大厅最深处的大门被推开。

两三位身穿黑色修女服的修女端庄地走了出来，她们在见到挤满大厅的采访记者后，都不由地瞪大了双眼，感到了不可思议。

她们虽然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次前来采访的记者很多，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多……

哒哒哒——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上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无数记者踮起了脚尖，朝着大厅最深处的大门望去。

她们知道，最重要的候补圣女要出现了。

伴随着脚步声的接近，先出现是少女的白色修女裙摆，之后才是她修长柔美的大腿，紧接着，她整个人从大厅后走了出来。

在见到她的一瞬间，米拉的心脏漏掉了一拍。

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她身上，照得她身上的金饰微微发亮，银色长发垂肩，白色修女服完美地勾勒出她无暇的曲线，一切都散发着神圣般的美丽。

她抬起右手，纤细的手指勾起了耳畔垂落的银发，与此同时，她看向了大厅内的记者，微微一笑，记者们的心，就像她泪滴般的耳坠一样，沉醉在美好光景之中，轻微摇晃。

好漂亮！

这是米拉回过神来之后的第一印象，紧接着，她就觉得她浑身散发着一股神圣的气息，就像是真正的女神一样，就连看向她都成为了一种亵渎。

大厅内此刻落针可闻，直到少女走到了采访地点，大家才彻底缓过神

来，不少记者也连忙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米拉知道轮不到自己，所以她也不急着提问，相反，她细细地听着少女的回答，只觉得她好温柔好温柔，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双手，不断地安抚着她们的内心。

她的温柔和葛瑞缇完全不同。

那位候补圣女虽然也很温柔，但她却不敢和她对视，尤其是人越少，她就越能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寒冷。

但薇洛丝不同，她就算和她四目相对，得到的也只有温柔，想必人越少的时候，这位候补圣女反而会主动靠近她，帮助她驱散身上的寒冷吧……

不知不觉，米拉看着台上的薇洛丝两颊微红，渐渐有些出神，棕发少女则抓着她的手腕，不断地努力向前挤去。

不管怎么样，她们今天都必须采访到这位少女啊喂！

Chapter 163

只可惜，棕发少女再怎么努力，面前人海都将她们阻挡了下来。

采访也在她们的人挤人中，接近了尾声。

一旁的修女来到了薇洛丝的身旁，凑近她的耳畔掩嘴小声提醒道："候补圣女大人，时间到了，该结束了……"

环视了台下的记者们一眼，薇洛丝右手放在胸口，有些不舍地回道：

"但是我听说，很多人昨晚就在这里等着了吧？如果我现在就结束的话，会伤他们的心吧？"

修女一愣道："可教会医院那边……"

在结束了黑面具事件之后，薇洛丝今日的行程是被枢机主教罗德尔安排好的，早上接受各个报社记者采访，之后便前往教会医院救治病人。

目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知名。

感受到台下记者们的热情，薇洛丝沉思了片刻，问道："有很着急的病人吗？"

"那倒是没有，就是……"

修女明白薇洛丝的想法，知道她很体恤这些昨晚就来占位的记者，但是这是枢机主教的安排，她也不敢违背。

直到她发现薇洛丝抓住了她的手腕，对她眨起了眼，带上了几分撒娇的态度。

对于候补圣女薇洛丝大人的撒娇，这位修女没有任何抵抗力："好，好吧，就再延长半小时，半小时是极限了。"

之后，她将这个消息传给了大厅内的记者，原本有些冷淡下来的氛围再度变得火热，米拉也是心中一喜。

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应该能轮到她……了吧？

望了一眼前方的人山人海，米拉再度陷入了沉默之中。

而事实也和她担心的那样，薇洛丝即使在这里又待了半个小时，依旧没有能够轮得到她。

“实在是抱歉，我还有急事，真不能再继续接受采访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见吧。”

她和棕发少女面面相觑，各自从对方的眼底里看出了无奈与悲哀，她们刚想要离开，整个大厅忽然被金色的光芒照亮。

体内的疾病因为这道光而消散得无影无踪，米拉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只觉得先前的疲惫和倦怠仿佛不曾出现过一样。

不只是她，整个大厅内的人都是这样的感受，而有部分人心怀感激，猜到了这是薇洛丝的治疗术。

“这是我的一点歉礼，之后再见吧，大家。”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之后，少女跟随着修女，踩着轻盈的步伐离开了大厅，而米拉这时从圣光之中回过神来，心中的郁闷越发强烈。

她虽然因为这个治疗术，身体变得更健康了一些，但她今日的主要目的还是没有完成啊！

她依旧没有采访到候补圣女……

不过她也没有就此放弃，在大厅内的记者们都退去不少后，她来到了修女的身旁，小声询问道：

“你好，能告知一下今日薇洛丝候补的行程吗？”

“抱歉，这点我们是保密的，而且就算你们在这段时间外遇见了薇洛丝候补大人，一般来说也是无法采访的。”

修女说的话米拉明白，所有大人物除了采访期间可能接受采访之外，其他地方就算偶遇了，也不会接受采访。

可就这样让她放弃采访的想法，她真的很不甘心。

“怎么办？回报社？”

棕发少女提议道，但米拉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中的卷宗，呢喃

道：“现在回去只会被总编骂死。”

采访候补圣女的机会对于马克报社来说可是很稀有的，她连续浪费两次，只怕是会被总编纳入黑名单。

以后还有别的机会，她都不可能冲在第一线了。

看了几眼卷宗，内心的不甘促使她下了新的决定：“我们去一趟附近的教会医院吧。”

“诶？为什么？”棕发少女不解。

“我看过她的卷宗，因为她拥有神乎其技的治疗术，所以她以前经常在医院内免费救治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

米拉一边收拾手中的卷宗，一边解释道，“来到教会圣城后，她说不定也会这么做，我们去那里的话，可能可以遇见她的。”

至于遇见她之后如何采访她，这个目前就不在她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离开采访大厅，她们来到了玛莎教区的教会医院，这里人很多，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药剂味道，不是很好闻。

避开了来来往往的病人，米拉带着棕发少女跑遍了整栋医院，除了一些不能开门的房间没进之外，她们可以说是把能查一遍的地方都查了一遍。

可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见到候补圣女薇洛丝。

或许，她真的不在这里。

眼中的光芒黯淡了下来，米拉带着棕发少女在住院区一楼大厅内坐了下来，她们低着头，情绪都有些低落。

哪怕还没有马克报社，她们都能想象出总编骂人的模样了，到时候她们一定会被狠狠训斥的。

米拉则更加失落一些。

作为报社新人，她很迫切地想要做出一番成就，想要证明自己，但现实更多的是残酷，她不仅做不出成就，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浪费机

会……

总编大人会对她失去信心的吧？

“给你。”

就在她伤心之际，一只白玉般的手就伸到了她的面前，与此同时，它张了开来，露出了掌心中的糖果。

“什么？”

米拉没有收下糖果，而是抬头看向了来者，少女则歪了下脑袋，微笑着解释道：“希望它的甜蜜，能给你带来一点幸福和快乐。”

少女的声音，好像有点耳熟？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细细地打量了一下面前身穿白色长裙的少女，随后一把抓住了身旁同样在伤心的棕发少女的手腕，震惊地大喊道：

“薇洛丝候补大人！”

不会记错的！这位少女，这位少女就是她今天早上在采访大厅内见到的候补圣女！

四面的目光因为这声大喊聚集了过来，薇洛丝连忙抓住米拉的手腕，带着她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墙角，随后伸出食指抵在自己的嘴唇上。

“嘘！小声点，别被其他人知道我的身份！”

侧头露出墙外观察了一下大厅，发现没有人追来之后，薇洛丝轻抚胸口，有些惊讶地看向米拉问道：“你们认识我？”

薇洛丝离她很近，感受着候补圣女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米拉俏脸一红，磕磕绊绊地解释道：

“当然！我们，我们是今天早上的那些记者，就是，就是……还没轮到我们，您就走了……”

越到最后，她说话的声音越小，两只小手在裙摆前不停地纠缠，她内心不仅有些紧张，还有些错愕。

她，她是在做梦吗？

竟然真的被她遇见候补圣女薇洛丝了？而且，还是被她亲自找上门来的？

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以前有像这一刻一样幸运过。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在她说完这些话后，薇洛丝竟然双手合十，一脸歉意地说道：

“抱歉啦，因为有很多人在等我治疗，我实在是没那么多时间继续接受采访……”

“啊，您不用道歉，这，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时间，米拉手足无措了起来。

在她的潜意识中，她想过这位候补圣女会如何接她的话，但从来没有想过她竟然会直接道歉……

她真的没有任何指责薇洛丝的意思啊！这位候补圣女也完全没有道歉的必要，毕竟采访时间本来就是规定好的，没有轮到她们也很正常。

而且她就是一个报社记者，身份地位和候补圣女差距很大，她怎么承受得起她的道歉啊……

不仅如此，米拉的脑海中还闪过了葛瑞缇的身影。

以前还不觉得，现在在接触了薇洛丝之后，她越发觉得葛瑞缇的高高在上，她可不会对未采访到的记者道歉。

同为候补圣女，彼此之间果然还是有差距的。

“我刚刚看见你坐在这里很伤心的样子，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告诉我的话，我说不定可以帮你解决哦。”

薇洛丝浅浅一笑，她明明还是少女，但身上散发着的却是类似母爱一般的气息，就连她的声音都充满了温柔。

米拉的脸因此变得更红。

“困难倒也不算什么困难，就是，就是……”

薇洛丝越是这般，她就越是不好意思将自己的目的说出来，毕竟在采访时间之外采访她，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

她真的不想给这位候补圣女留下很糟糕的印象，可只要一想到这次完不成，回去后会被总编大人骂，她就一咬牙，狠下了心。

“薇洛丝大人，能不能让我们采访你一下？”

这句话她几乎是闭着眼说出来的，与此同时，她做好了被拒绝和道歉的准备，她深知这种行为会给候补圣女带来烦恼……

“可以呀。”

“……诶？”

“我现在刚巧有空，你们可以采访我，不过要抓紧时间哦，接下来我可能随时就要去忙。”

米拉瞳孔瞬间放大，她和棕发少女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眼中见到了惊喜，之后，她赶忙将之前在准备好的稿子拿了过来。

“就，就几个问题！很快的！”

照着稿子上的问题，米拉采访起了薇洛丝，至于这位候补圣女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只是用笔记了下来，无法理解。

没办法，她实在是太激动了，这种时候能够采访到薇洛丝，简直快和独家采访一样了，到时候刊登在报纸上，整个报社的名声都会被打响！

总编大人要是知道这件事，恐怕也得开心得压不住嘴角！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免费给病人治疗呢？是因为想要获得大众的支持吗？”

不知不觉，采访的问题也来到了最后一个，米拉将它读出来之后，一时之间有些后悔。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犀利了，候补圣女会给病人们免费治疗，肯定就是为了得到大众的支持啊，她这么问的话，好像一点面子都没有给薇洛丝留下。

这是不是会触怒她啊？

心中一惊，米拉连忙找补道：“呃，这个问题要是……”

“我知道，其实我收点钱，大家也是认可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那些付不起治疗费用的病人，会很难堪的。”

出乎她意料的是，薇洛丝打断了她的话，回答起了这个问题。

只是她也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难受，语气也变得低沉起来：

“到时候我就算免费给她们治病，她们也一定会想尽办法报答我的，这会给她们的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

“我经常给这样的病人治病，她们家里通常都一贫如洗，光是活着就很累了，还要她们付钱的话，着实是有点为难她们了，而且……”

“我只需要她们的感激，这就足够了。”

她的回答令米拉愣住了。

她一开始还以为免费医治病人是因为她需要名声，需要大众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她自己太过肤浅低俗了。

薇洛丝就是这样的候补圣女，她应该知道的，那些卷宗上的记录将她的温柔和善良展露无遗。

之所以免费治疗，只是因为有些病人付不起治病的钱而已。

米拉将这个答案记录在了本子上，之后她简直想要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嘴巴，越是采访薇洛丝，她就越是觉得自己卑劣。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距都大。

“谢谢！”

好在这是最后一个采访问题，采访结束后，薇洛丝朝着她们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走向了医院的二楼。

而米拉心满意足地将采访稿子抱在怀中，傻傻地笑着。

之后，她和棕发少女回到了马克报社，和之前垂头丧气的模样不一样，这次的她们挺直了身板，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总编大人！”

来到总编办公室，米拉打了声招呼，而总编也注意到了她的状态，挑起眉毛略有些诧异地问道：

“怎么？你采访到候补圣女了？那么开心？”

不过还未等米拉回答，他就摇了摇头，压下了心里的不满，接着说道：

“我听说了，采访这位候补圣女的人太多，大多数报社记者都没机会采访到她，这件事就不怪你了，明天继续吧，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啪——！

米拉将采访稿子拍在了总编的面前，同时她双手抱胸，娇哼道：

“我采访到了薇洛丝，而且，几乎可以说是独家采访！你看一眼就知道了，还有录像呢。”

Chapter 164

“什么？你睡过头了？现在还没醒？”

总编听了米拉说的话，毫不客气地白了她一眼，随后一把将采访稿子拿在手中，粗略地扫了几眼。

这一看，令他眉头皱了起来。

沉默了几分钟，他对着米拉伸出手道：“那个，录像呢？”

棕发少女将魔法留影球放在了他的手心，总编有些激动地往其中灌输魔力，紧接着，留影球内的景象迫使他浑身一颤。

啪——！

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上，他呼吸急促地大喊道：“快！把它整理整理，争取今晚就刊登出来！”

报纸，新闻，就是要快，只有这样，才能占得先机。

而且看完采访稿子，他有预感，这位候补圣女带来的人气和流量，要远远超过之前的那位候补圣女。

……

日落黄昏，葛瑞缇离开了教区，准备往自家的方向赶去，只是在路上，她撞见了几位低头看着报纸的教士。

“真是没想到，那位候补解决的事情，居然那么可怕。”

“天启骑士都出手了，绝对非同小可。”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那么厉害的治疗术，还免费治疗病人！这简直就是女神散发的福音！”

“而且我听说她之前穷得连饭都吃不起，都没有想要在上面收费，要是她收的话，恐怕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双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葛瑞缇回眸看向了那几位教士手中的报纸，

眼神之中充满了嫉妒和怒火。

她知道今日是薇洛丝接受采访的日子，但她没想到的是，居然晚上就有了她的报纸，一般来说，最快不得是明天吗？

怎么她没有这样的待遇？

而且一上采访，这家伙果然拿自己免费治疗这个说事，真是可恶，她就算是想反驳，在这一点上都反驳不了她。

“装的吧？哪有这么善良的人，我看啊，她就是为了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好让她轻松成为圣女。”

“就算是装的，难道就能无视她的付出吗？很多将死的病人都因为她的治疗活过来了诶。”

“听说她以前的风评就很不错，我觉得免费治疗什么的，也不是太过分吧？”

越听葛瑞缇越来气，她真的很想走到这些教士的面前，将他们手中的报纸狠狠撕掉，然后大声地告诉他们薇洛丝就是个贱人，一切都是她装出来的！

但是她做不到，甚至她连“薇洛丝是装出来的”的证据都没有。

忍着心中的愤怒，她快步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查看了住宅门口信箱内的报纸后，她撕拉一声，将它撕了个粉碎。

“该死！该死！她凭什么？凭什么？！就因为那手治疗术吗？！”

看着那报纸上的采访她就觉得恶心，除了马克报社的报纸，其他报社的报纸也都加急刊登了她的消息。

这样一来，她先前辛辛苦苦塑造出来的人气优势，很快就会被击溃。

而且最要命的是，从这些采访上来看，薇洛丝所做的事情和她的能力是全面碾压她的。

和她正面竞争，她没有任何胜算！

“你觉得她和你一样，是伪装出来的？”

在葛瑞缇愤怒地坐在沙发上之后，她的背后冒出了一团黑影。

那黑影仿佛是由很多人构成的，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窸窸窣窣的，似乎在说些什么，但静下心来仔细听，又听不真切。

只有黑影主动开口的时候，这些声音才会汇聚在一起，变得清晰可闻。

“废话！这个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这样善良的人？或者说，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葛瑞缇根本不相信薇洛丝会如此善良。

因为这样善良的人，在她看来第一回考核就会失败，甚至连候补圣女的资格都挑选不上。

毕竟她就是用阴险卑鄙的手段赢下了第二场考核，她的对手能力比她更出色又如何？她只是略施小计，她就惨败收场了。

善良的人没有心机，是最好利用和摧毁的人。

“那你去整她啊，揭露她的虚伪，让她身败名裂！告诉天底下所有人，她的善良是假的！”

“这还用你说？我这不是在想办法？”

黑影的提议令葛瑞缇冷嗤一声，她看向那满地碎片的报纸，忽地发现了玛莎教区更换主教的信息。

两眼微眯，她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哼，给我等着吧，迟早会有人看穿你的真面目。”

……

两日过后，玛莎教区的大教堂后方，一名绿色长发的女子身披黑色长袍，在走廊上见到了戴着银色吊坠的少女。

“薇洛丝候补。”

她笑着打了声招呼，而薇洛丝也因此看向了她。

想起了她的名字和身份，薇洛丝优雅地提裙行礼，同时甜甜一笑道：“卡萝主教，恭喜您成为玛莎教区的新任主教。”

“谢谢，之后的仪式，都要靠你了。”

“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

简单地打了声招呼，卡萝便和少女擦肩而过，朝着大教堂走去，而薇洛丝则是想起了这两日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感到一阵无奈。

在解决了黑面具事件后，她这两日的行程就被枢机主教罗德尔全程掌控了，前些日子先是接受采访，再到医院治疗病人。

今日则是参加玛莎教区主教更替的祝圣仪式。

玛莎主教自从计划失败，便失去了踪迹，这片教区也就没有了主教，罗德尔就动用了自己的力量，安排卡萝成为了这片教区的主教。

女神官卡萝算得上是北教区比较知名的神官了，所以她来担任这个教区的主教，明面上没有谁会反对。

一个教区的主教更替自然要进行祝圣仪式，意味着主教之位是女神的恩赐，成为主教后，信仰需要更加虔诚。

薇洛丝也在罗德尔的安排下，成为了这次祝圣仪式的主持人。

除了她很忙，蕾菈最近这两日也很忙。

她发觉了城内其他魔物的踪迹，这些日子正在调查，要不是薇洛丝的行程被罗德尔安排好了，她恐怕死缠烂打也会和蕾菈一起行动。

毕竟她考核的胜利条件就是解决城内的魔物问题，任何有关魔物的消息，她都不想要错过。

只是很无奈，在罗德尔的计划之下，她现在只能专注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才行。

大教堂的后方是这次仪式的准备室，薇洛丝在这条走廊上见到了一位自己不太想见到的人。

“葛瑞缇？”

“薇洛丝？真巧，能在这里见到你。”

葛瑞缇勾了勾嘴角，口中说着真巧，实际上她在这里见到她似乎一点都不例外。

“嗯，真巧。”

敷衍地回了一声，薇洛丝便想从她的身旁经过，走向准备室，只可惜，葛瑞缇没有那么容易放过她。

“最近你的消息我都看见了，真厉害啊，薇洛丝，这下城内应该大多数人都认识你了吧？”

“是吗？我都没有时间关注这些。”

这可是薇洛丝的实话，这几日行程满满，她忙得要死，根本没时间关注自己在城内的知名度。

只是这番话落入葛瑞缇的耳中，就完全变了味道。

她辛辛苦苦追求的东西，在薇洛丝眼中如此不屑一顾？哼，她就是想要用这种办法嘲讽她！

“没时间？呵，不关注是好事，毕竟这些都是虚名，一个人真正如何，信徒们看久了，自然会看出来。”

说到这里，她看了薇洛丝一眼，似乎是在暗示什么，之后她就挥挥手，离开了这条走廊。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其他的，下次见面再聊吧。”

自从知道葛瑞缇是个表里不一的人，薇洛丝就没有什么和她接触的想法，她们是竞争对手，不可能成为朋友。

向前走了两步，葛瑞缇的影子还是无法从她的脑海中去除，对此，她又诞生了新的疑惑。

这里不是祝圣仪式的后台吗？就算葛瑞缇是受邀来这里的客人，她也没有必要来后台走一遭啊？

她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想不明白，薇洛丝摇了摇头，走向了准备室。

咚咚咚——

敲了三下门，她打开了准备室的大门，而室内的修女教士见到了她，连忙停下手中的动作打起了招呼。

“薇洛丝大人。”

“嗯，准备得怎么样了？”

她走进了准备室关上门，将目光落在了几位神官小姐的身上。

祝圣仪式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光是给新任主教套上祭披，圣带之类的法衣就已经很麻烦了，之后还要给予他戒指，权杖什么的，人多一点，能轻松很多。

“放心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祝圣仪式了，流程早就记熟了，倒是薇洛丝大人，您……”

那些神官小姐对视了几眼，皆是掩嘴一笑，而为首的更是大胆，她打量着薇洛丝，担心起她来。

“我虽然是第一次，但是也别小看我，我可是私下一个人排练了好几次的。”薇洛丝双手叉腰，故作不服气地说道。

不过事实上的确如此，优秀的演员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自己仪态的完美，为了这次祝圣仪式能够圆满成功，她私底下的确排练了好几次。

对此，为首的神官小姐一脸失落。

“这样吗？那真可惜，还想着您要是失误，给我们道歉的时候也用一下治疗术，调理调理身子呢。”

原来，她们是在眼馋她的治疗术。

薇洛丝不是什么小气的人，她轻轻一笑，右手一挥，金色的光芒便充斥着整个准备室，室内的人们都觉得身体一轻，往常的暗疾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你们可满意了？”

她手指放在唇边，有些俏皮地问道，而那些神官小姐感动得直拍胸脯，大声道：

“薇洛丝大人，您之后要是流程走错了，责任都包在我们身上！”

一个简单的治疗术，便收买下了整个准备室的人心，薇洛丝还是觉得很值的。

哐哐哐——

就在这时，大门打开，装着早餐的餐车从门口推了进来。

为了这次祝圣仪式，她们可是很早就来到这个准备室了，早餐自然也没有吃，这里面也包括薇洛丝。

所以，她摸了摸空空的小腹，看着餐车上的早餐眨了眨眼，提议道："早餐来了，大家还是先吃早餐吧。"

……

玛莎教区的教堂大厅内，不知不觉已经快要坐满了人。

坐在最前排的，是和卡萝关系还算不错的其他教区主教，以及玛莎教区原本的副主教，而往后，就是神官和修女教士的代表们。

在她们后面的，是拿着留影球且密密麻麻的报社记者。

教区更换主教可是大新闻，自然会有报社记者前来报到，庄严肃穆的祝圣仪式也会一并记录下来。

葛瑞缇也坐在第一排，她候补圣女的身份至少都是和其他主教平起平坐的，自然有坐在第一排的资格，哪怕卡萝主教和她并不熟。

在和自己熟悉的人都打过招呼后，卡萝主教坐在了第一排的主位上，然后扭头看向了身旁的艾伯特副主教。

"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说到这，卡萝看了下墙上的时钟。

"时间也到了，开始吧。"

话音落下，时钟咚咚咚地敲了三下。

卡萝主教右手边的副主教走上了女神像下的讲台，拿出了一张稿子，讲起了玛莎教区的发展史和上一任主教的功过。

这是祝圣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哪怕听得人昏昏欲睡，但在报社记者的留影球面前，还没有人敢光明正大地在这里睡觉。

艾伯特副主教坐在位子上认认真真地听着，可也就在这时，他的余光看见教堂大厅靠走廊的一侧，有位修女不断对他使着眼色，看上去似乎有些着急。

卡萝主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她成为教区主教的祝圣仪式，自然不希望发生任何意外，所以，她便低声向艾伯特询问道：“怎么了？”

“我去看看。”

说完，艾伯特副主教佝偻着身子离席，报社记者们的留影球虽然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但大人物偶尔离席也很正常，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讨论。

……

“快，有急事！神官她们好像食物中毒了……”

在修女的带路下，艾伯特一路来到了大教堂的准备室，还没走到门前，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惨叫声。

脸色一变，他连忙推开门。

原本为她们准备的早餐被打翻在地上，好几位神官小姐捂着肚子，满头大汗地在地上痛苦打滚，脸颊上出现不正常的潮红，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

就连候补圣女薇洛丝也捂着自己的小腹坐在一旁，面色苍白，呼吸困难，那对修长的双腿更是在微微颤抖，明显站都站不起来。

见此，艾伯特副主教暗道一声糟糕。

食物中毒？以候补圣女薇洛丝的治疗术，她们根本不可能怕毒。

能让她们如此痛苦的，恐怕只有治疗术无法解决的诅咒。

Chapter 165

“快！快去找会解诅咒的人来！”

艾伯特副主教没有愣着，他第一时间就命令身旁的修女前去寻找能够解除诅咒的人，同时也指向屋内还站着的其他修女，命令道，

“还有你们，你们赶快去找还会祝圣仪式的修女，要求她们现在立刻马上赶到这里！”

“是！”

修女们瞬间散去，空空荡荡的走廊响起了她们一路狂奔的脚步声，而薇洛丝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肚子，虚弱地呢喃道：

“来不及的……”

是的，尽管艾伯特副主教的动作很迅速，但当下，他想出的办法都是来不及的。

就算他现在找到了懂诅咒的人，从判断她们身上中的诅咒，到解除她们身上的诅咒，这里面花费的时间需要很久，根本赶不上即将开始的祝圣仪式。

同样的，寻找其他懂祝圣仪式的修女太耗费时间，哪怕是找到了，她们也没有时间赶得过来。

“来不及也只能这么做，实在没办法的话，只能让仪式慢一点举行。”

艾伯特也很无奈，这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如果这都无法解决，那卡萝主教的这场祝圣仪式，注定是以意外失败告终的。

到时候，她肯定一肚子怒火，也不知道后续会做出些什么来。

摇了摇头，他弯下身子，从地上捡起了早餐杯子的碎片，在感受到上面残留着的诅咒后，他一张老脸变得非常难看。

“哼，竟然有人在这上面布下诅咒，这件事结束之后，一定要查个明白！无论是谁做的，都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时间过去了两三分钟，会解诅咒的人没来，会祝圣仪式的修女也还未到，先赶来的，是在祝圣仪式上帮忙的神官。

“都准备好了吗？快要到你们上场了哦。”

人还未到，她的声音先传了过来，而后她走进了准备室，看着一片狼藉的地面和不断在地上打滚的修女，惊呆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艾伯特副主教看向了她，带着一丝希望问道：

“主持祝圣仪式的修女们都中了诅咒，没办法继续主持了，你们那里能想想办法，拖延一下仪式的时间吗？”

张了张嘴，神官小姐很想说可以，但事实让她非常为难。

按照流程来说，副主教宣读完玛莎教区的历史和上一任主教的功过，就轮到现任主教卡萝上场了，祝圣仪式也是在这一刻开始的。

如果是私底下的祝圣仪式，出现意外想停就停，大家都是熟人，不会在意什么，但现在是公开的主教祝圣仪式，那些报社记者可都记录着。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这绝对是明天的头条新闻。

用这种方式上头条新闻，丢尽了脸面的卡萝主教绝对会杀了他们的！

“抱歉艾伯特大人，这，这恐怕非常困难，毕竟我们仪式的流程一直都是这样，而且也没有什么其他准备……”

她越说，艾伯特的眉头皱得越厉害，然而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薇洛丝颤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小声说道：

“没关系，我可以的。”

“薇洛丝候补？”

神官小姐连忙过来搀扶住了薇洛丝，而后者面色苍白，微微咬唇，金色的瞳孔中氤氲着水汽，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

“这诅咒虽然很疼，但我也不是不能坚持，祝圣仪式，我应该可以撑过来……”

少女的声音虽然很虚弱，但细细听来，其中透露着一股令人信服的坚定，只是艾伯特看向了在地上打滚的修女，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提议。

“可是祝圣仪式有很多步骤，这些……”

“都由我来。”

“……真的可以吗？”

不是他不信任薇洛丝，而是他觉得她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付出。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就不支持她主持祝圣仪式，更别说还要将其他修女的活一并干了。

最重要的是，她这样夸下海口，到时候中途出了事，可就是她负主要责任了，卡萝主教肯定会记上的。

所以，他觉得她不如就这样地上一躺，将一切归结于诅咒来得好。

“眼下已经没有选择了，不是吗？这是卡萝主教的祝圣仪式，我不希望出现什么意外。”

可少女一旦下定了决心，就没有谁能够更改她的想法了，艾伯特再无奈，也只能答应了她。

……

啪啪啪——

教堂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副主教在念完手中的稿子之后，就站在了讲台的一侧，看向了大厅一旁的走廊。

按照流程，这时候主持祝圣仪式的修女队伍就要出现了。

但疑惑的是，走廊中空空如也。

年轻的副主教嘴角一抽，他不知道后台发生了什么，但碍于报社记者们的留影球，他只能默默地盯着走廊，一刻都不能扭头，好似她们很快就会出现一样。

祝圣仪式的修女队伍不出现，卡萝主教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位置上，不过她和这位副主教一样，都扭着头看向走廊，沉默不语。

现场其他人似乎也知道情况不太对，开始猜测发生了什么，只有葛瑞缇嘴角一勾，偷偷笑了起来。

她知道，不出意外的话，这次的仪式到此为止了。

祝圣仪式没有成功的卡萝主教，表面上虽然依旧尊敬薇洛丝候补，背地里肯定会记恨上了，到时候，她轻而易举地就能拉拢她……

也就在她想象之际，哒哒哒的脚步声从走廊之中传来，候补圣女薇洛丝在神官小姐的搀扶下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在她们身后的，是托着盘子的艾伯特副主教。

盘子上面放满了主教的祭披圣带之类的东西。

其他人见到他们的出现，都松了一口气，觉得是自己想多了，而卡萝则万分紧张了起来。

因为她知道，这次的祝圣仪式除了薇洛丝之外，还有三四位修女，可眼下只有薇洛丝一人走了出来。

而且……

她注意到了薇洛丝面色的惨白，不仅如此，她还看见她走路有些踉跄，神官小姐搀扶的手也微微发颤，像是忍受着剧痛一样。

果然，这次仪式的后台肯定发生了点什么。

在薇洛丝来到台上之后，卡萝也从位置上起身，来到她的面前，背对着女神像，看向大厅内的众人。

一旁的副主教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卡萝的事迹。

如果是以前，无论这位副主教讲多久，那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薇洛丝光是站着就已经很艰难了，副主教讲得越久，她倒下的可能性就越高。

卡萝显然也注意到了身后少女呼吸的紊乱，她悄无声息地看向副主教，示意他加快自己的讲述。

副主教自然也受到了她的暗示，没过多久，他就结束了自己的讲述，侧过身大喊道：

“现在，女神洒下恩赐，将教区主教之位赐予信仰虔诚的卡萝神官，愿您坚守本心，不负女神期望。”

众人的目光一瞬间就落在了薇洛丝和卡萝的身上，金色的阳光从女神像的两侧落下，照得她们圣洁无比。

卡萝转过身，低下头，谦卑地站在薇洛丝的面前，而薇洛丝则有些迟缓地从艾伯特手中的盘中将祭披和圣带拿出，套在了她的身上。

身体不小心地接触到少女的手指，那一丝微弱的抖动令她明确地知道，薇洛丝此刻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

套完祭披和圣带，之后就是戴上主教戒指，拿好权杖，戴上象征着主教身份的冠冕，做完这一切，薇洛丝苍白一笑，回到了女神像下。

这次不只是卡萝，现场的其他人也看出来了，薇洛丝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她的笑容虽然依旧很美丽，但带上了说不出口的脆弱，就像是那些柔弱的花朵，只需要一阵轻风的吹拂，便可以将她的花瓣吹散。

结合着刚才有些奇怪的一幕，他们都知道这次的仪式肯定出了问题，但这个问题，似乎被她一人压了下来。

祝圣仪式，照常进行。

相比较其他人的怜惜和不解，葛瑞缇则是稍稍瞪大了双眼，颇为不可思议。

她一开始见到薇洛丝的出现，还以为诅咒失效了，可在见到薇洛丝整个人不太对劲的状态之后，她就知道，诅咒是生效的。

只是薇洛丝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将诅咒带来的疼痛压了下来。

而她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议，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诅咒除了会给被诅咒者带来痛苦之外，没有其他的能力，只是它带来的痛苦，堪比那些酷刑，几乎没有人能抗得下来。

顶着这种痛苦还能主持祝圣仪式，她是怎么做到的？

葛瑞缇内心满是震惊。

不过祝圣仪式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将冠冕赐予卡萝主教之后，薇洛丝还要跳一段祝圣舞，散播女神的恩赐。

原来这段祝圣舞是由三四位修女一起跳的，但现在只能由她一个人来完成，与此同时，她需要将她们的部分也都跳完才行。

双手握着铃铛，薇洛丝深呼吸了一口气，她在艾伯特和卡萝担忧的眼神中，咬住了自己的唇，踮起脚尖跳了起来。

候补圣女的裙摆如花般散开，铃铛带来的清脆响声如同女神的低吟，指引着迷茫的人从浓雾中清醒，开始寻找希望的方向。

少女的舞姿有种说不出的圣洁与柔美，她就像是花海之中纯白的那朵花，光是看着，便令人生起怜悯之心，不忍摘下，不忍破坏。

可跳着跳着，一股腥甜的鲜血就涌上了薇洛丝的喉咙，这使得她脚步一乱，差点出了差错。

她知道，这具身体支撑不住了，无视痛苦强行起舞，只会让身体彻底垮掉。

只是，她现在还不能结束。

将涌上喉咙的鲜血咽了下去，少女在迟疑了半秒之后，就重新跳起了舞，但很快，她嘴角溢出了鲜血。

叮铃叮铃——

趁着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铃铛吸引，她转过身，配合着舞蹈动作悄无声息地将鲜血抹在衣袖内。

做完这一切，她回过头，依旧面带微笑。

就这样，她慢慢地将整支祝圣跳舞跳完，最终，她面对女神像，半蹲在地上，将手中的铃铛放在了地上，像是位虔诚的信徒在祈祷一样。

“女神保佑。”

她低声呢喃了一句，大教堂最深处的女神像忽地散发出金光，神圣耀眼，而卡萝主教就站在这道金光之下，成为了整个大教堂最为瞩目的人。

仪式到此便临近了尾声，薇洛丝看了眼自己的右手衣袖和裙摆，心里叹息了一声，将它们隐藏了起来。

被神官小姐从地上搀扶着站了起来，她有些晃晃悠悠地走到了一边，身上展露出来的白色候补圣女服依旧干净整洁。

卡萝主教站在台前，开始讲述着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以及教区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在她讲完这一切后，仪式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啪啪啪——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不过和之前的不同，这次代表了仪式的结束，不少人从座位上起身，开始和其他人打招呼，离开这座教堂大厅。

大厅后面站着的一些采访记者关掉了手中的留影球，同样准备离开这里，可就在此刻，一声惊呼从台上传来！

“薇洛丝大人！”

原先还站在一旁满脸微笑的少女此刻双目无神地向前倒去，若非卡萝主教眼疾手快地抱住了她，恐怕她就狠狠地撞向了地面。

可也就是这么一抱，卡萝主教才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的手不是摸到了她的衣袖吗？为什么会有种很湿的感觉？而且她身上除了清香，好像还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卡萝将抱着薇洛丝的手抽了出来。

入眼的，是沾满了鲜血的手掌心。

心中一惊，她连忙看向怀中的少女，随后发现鲜血开始大量从她的嘴角溢出，那洁白的裙摆上也不知何时沾染了许多鲜血。

“快！快送她去医治！”

卡萝有些慌了神，她知道候补圣女薇洛丝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没有想到竟然差到了这种程度。

而就是这样虚弱的少女，竟然还坚持跳完了整支祝圣舞……

望着怀中染血昏迷的少女，她呆呆地，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

Chapter 166

在场的采访记者自然将候补圣女倒下的这一幕录了下来，次日，候补圣女中了诅咒的新闻瞬间引爆了圣城，无数人要求教会审判所查明真凶。

原因无他，少女为了完成祝圣仪式，中了诅咒还坚持跳完祝圣舞的举动令城内信徒起了怜悯之心，她们觉得像这样善良的少女不应该遭受如此的磨难。

万幸的是，这道诅咒没有夺去少女的性命，在解除诅咒之后，她依旧昏迷不醒，那只是因为太过虚弱。

等到薇洛丝再次睁眼时，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医院的病房内。

“你醒了？”

略带急促的声音在房间内响起，她扭头望去，只见一位绿色长发的女子快步走到了床边，有些担心地看着她。

发了一会呆，久远的记忆攀上了心头，薇洛丝看向女子问道：“卡萝主教？仪式，仪式结束了吗？”

“托你的福，圆满结束了。”

“那真是太好了……”

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心事，在说完这句话后，薇洛丝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乖乖地躺在了床上。

卡萝弯下腰，郑重道：“谢谢。”

“不用谢，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能忍住这种诅咒带来的疼痛，薇洛丝候补，你是我见过意志力最厉害的人。”

道完谢，卡萝也床边坐了下来，她可是整件事的亲身经历者，自然很清楚眼前的少女中的是什么诅咒。

那诅咒不要人命，但只要中了它，就无时无刻不遭受着酷刑一般的疼痛，其他的修女得了，都在地上打滚，完全没了人样。

而薇洛丝却依旧能够站起来，甚至独自一人跳完整支祝圣舞。

这到底需要多强的意志力啊……卡萝只觉得惊骇。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忍住的，当时我只想着我答应下来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失败。”

薇洛丝淡淡一笑，好似一点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其实和其他人想的不同，她可以屏蔽自己的痛觉，这个诅咒放在她身上，压根一点作用都没有。

只是表演自然不可以表演得那么轻松，加上透支身体本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她借此才将这一幕戏真正演完。

“再次谢谢你，如果不是你，这次祝圣仪式应该就搞砸了，那些心里本就对我不满的家伙，恐怕也会借机发难。”

卡萝主教心里充斥着对薇洛丝的感激，在她看来要不是她，她这次祝圣仪式可就彻底砸了。

到时候，麻烦绝对不会少。

“薇洛丝，这件事情，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交代，谁在早餐里下了诅咒，我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

“谋害教会的候补圣女，无论是谁，都逃不过刑罚！”眯起双眼，她冷声说道。

这不仅仅是信徒们的诉求，更是她的想法，有人利用早餐布下诅咒破坏祝圣仪式，这可是朝着她来的，她说什么都不会放过那家伙！

顺便，她也可以给薇洛丝一个交代。

薇洛丝闻言也是一喜，只是很快，她想起了葛瑞缇。

也许是第六感，她总觉得这个诅咒，多半就是葛瑞缇下的，目的是破坏她和卡萝主教之间的关系。

“对了卡萝主教，葛瑞缇候补她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次的祝圣仪式？”

“她？她是说想来看看，我念她是候补圣女，也不好拒绝，所以就答应了她。”卡萝挑了挑眉毛。

“哦，我之前在准备室外的走廊见到了她，所以好奇问问。”

准备室外的走廊？

卡萝两眼微眯，明白了什么，随后，她双手抱胸，转身离开了病房：

“嗯，那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吧，刚当上了主教，我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去处理，之后再见。”

“再见。”

新上任的主教能够在这里一直待到她醒来，这本就已经是十分夸张的待遇了，所以薇洛丝也不奢望她能够继续留下来多说几句话。

反正临走前她提了一嘴葛瑞缇，这位主教一定会细细调查她的，哪怕对方是候补圣女之一。

薇洛丝清醒了过来，自然就可以出院了，毕竟她的治疗术可以治疗自己的身体，再严重的伤也会瞬间痊愈。

只是这家医院四处都围绕着采访的记者，无数人想要知道她的情况，害得她费了好一会功夫，才从这些记者手中逃脱。

昨日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今日罗德尔并没有给她安排什么行程，算是休息一天。

回到家中，狼狈不堪的薇洛丝换好拖鞋，来到客厅后见到了坐在沙发上看报的蕾菈。

没记错的话，这两日她应该去调查魔物了才对。

“蕾菈？魔物调查有结果了？”一边说着，薇洛丝一边泡起了茶，在沙发上坐下。

“没有，跟丢了。”

“哦？你也会跟丢？”

“嗯，对面很厉害。”蕾菈的语气中多了几分谨慎。

薇洛丝倒是转念一想，嘴角上扬了起来：“也就是说，你今天有空？”

“不出意外的话，是的。”

“那我们今晚一起去泡温泉吧！”

这是薇洛丝一直都想要说出口的想法，泡温泉是增进彼此之间感情一种很好的方式，毕竟泡着的时候，不仅能够说说心里话，还可以搞些小动作！

这距离她拿下蕾菈，肯定能更进一步！

抬起眼打量了一下薇洛丝，蕾菈问道：“你身体好了？”

“当然，只要解除诅咒，我的身体就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为了证明自己身体没事，薇洛丝起身来到沙发背后转了个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蕾菈见此也只好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嗯，那今晚就去泡温泉吧。”

好！她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背对着蕾菈，薇洛丝嘿嘿一笑，俏脸流露出几分阴险。

离开客厅，她独自一人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然后挑选出了一件淡蓝色的薄纱连衣裙给自己换上，之后坐在梳妆镜前，专心梳理起了自己的长发。

将银色的长发盘起来，只留一缕垂落在右边，香肩裸露，薇洛丝望着镜中散发着成熟气息的自己，忍不住暗道了几声漂亮。

前面拿下蕾菈的那几招都失败了，今日，她便要使出美人计。

自从知道教宗也支持自己拿下蕾菈后，她前些日子偷偷摸摸地找过她，询问她知不知道蕾菈喜欢的颜色和风格。

教宗给出的答案是她喜欢淡蓝色和成熟风，毕竟蕾菈早就不再是少女，她的年龄和经历让她无法喜欢年少之物。

所以，薇洛丝盘起了长发，将自己打扮得成熟了一些，甚至还穿上了淡蓝色连衣裙，只为让蕾菈怦然心动一下。

“呵……”

望着镜中的自己，薇洛丝是越看越满意，昔日圣洁的少女拥有了一股成熟的气息后，反倒是更加迷人了起来。

她都快要爱上自己了，她就不信蕾菈能一点都不动心！

就这样，她在梳妆镜前坐到了傍晚，在天色昏黄之时，她从卧室离开，扶着楼梯扶手，优雅地走到了客厅。

眼见蕾菈依旧在看着报纸，她浅浅一笑，迈步走到她的身边，伸出手，温柔道：“走吧。”

蕾菈抬眸，在见到她的打扮后，明显迟疑了一下，随后道：“就这样出去？”

“不然呢？”

薇洛丝将唯一一缕发丝撩至耳畔后方，她想不明白自己打扮成这样为什么不能出去，相比起以往，她也不过是多露了一些香肩而已。

成熟的候补圣女，难道就不行吗？

而且她本以为蕾菈会感到几分惊艳，结果她表现得非常平淡，好似现在的她和以前没差一样……

在她腹诽之间，蕾菈不知从哪取出了一张白色面具，塞入了少女的怀里，道：

“挡一下你的脸吧，你现在是候补圣女，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你再这样出门，只会引来轰动。”

哦，原来是这样吗……

说来也对，她现在可是教会圣城的名人了，走到哪都很容易会被认出来，还会被采访，这样出去的话，确实容易引发轰动。

“可是这面具也太丑了……”

将手中的面具还给了蕾菈，薇洛丝取出了样式简单的面纱，戴在了自己的脸上。

“这样可以了吗？”

她歪了下脑袋，尽可能地将自身的魅力散发开来，可蕾菈却还是和之前一样，平平淡淡地嗯了一声，没有丝毫心动的表现。

为什么？难不成，她不喜欢长得漂亮成熟的女子？

一咬牙，薇洛丝觉得教宗也不太靠谱。

不过没关系，今天时间还长着呢，她一定会让蕾菈心动一次的！

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和蕾菈离开了家，朝着附近最近的一家温泉旅馆走去。

傍晚时分，街道上的人流量虽然不算太多，但四处都传来马车车轱辘声和风铃声，好不热闹。

跟在蕾菈的身边，薇洛丝看着那些街道上成双成对、举止亲昵的情侣，最终余光停留在了蕾菈的右手上。

她小心翼翼地凑到她的身边，用自己的左手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她的右手，随后只觉得电击般的酥麻传遍全身，令她心底诞生了些许愉悦。

之后她又小心的试探了几次，蕾菈均没有什么表示。

最后，她心一横，直接上前抓住了蕾菈的右手，与此同时，蕾菈也在这一刻回头看了过来。

“能，能挽着你的手臂吗？”薇洛丝抿了抿唇，第一时间就装起了可怜。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更有安全感。”

“那你挽着吧。”

得到了蕾菈的许可，薇洛丝立刻就挽上了她的手臂，同时将脑袋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鼻尖是淡淡的女子清香，怀中是柔软的手臂，薇洛丝只觉得现在的自己很幸福，唯一有些遗憾的是，蕾菈依旧没有任何心动的迹象。

她脸上的表情从离开家之后就很淡然，哪怕她挽住了她的手臂，她也

没有任何表示。

可恶，冰山美人就是难以征服！

来到温泉旅馆，在挑选好温泉之后，她们就走进了更衣室，蕾菈褪去了自己的衣裙，换上了浴巾，薇洛丝则捂着自己鼻子说道：

“你先去吧，我脱衣服很慢的。”

直到蕾菈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她才松开了自己的鼻子，任由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幻想，总是要比现实更加完美。

明明都玩过好几次蕾菈的身体了，可见到她在透光的帘子后面脱下衣裙时，她还是忍不住想入非非，导致自己气血上涌，鼻子流血。

该死的，今日的目的是让蕾菈心动，而不是她自己心动啊！

想到这里，她抹去了鼻血，同样褪去衣裙穿上浴巾，慢悠悠地来到了温泉前方。

此刻，白雾袅袅，蕾菈已经坐入了温泉的一侧，就等着她的到来。

优秀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

她已经想好了，只要故作摔倒，蕾菈必定会出手抱住她，到时候浴巾“意外”一松，她就和她坦诚相见了。

见了她的全身，蕾菈定然会想起之前浴室中对她下手的事情，内心的愧疚就会涌上来。

到时候，就是她利用言语攻心的时候了！

蕾菈啊蕾菈，再怎么冰山美人，只要内心还有一点愧疚之意，就都逃不出她薇洛丝的手掌心！

嘴角一勾，来到温泉边的少女故意脚下一滑，随后哎呀一声，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向温泉倒去。

千钧一发之际，她看见了温泉中的蕾菈抬起了手。

呵呵，她就知道的，蕾菈会接……

扑通——！

薇洛丝整个人摔入了温泉之中，掀起了大量的水花。

“咕嘟咕嘟——”

呛了几口温泉水，薇洛丝才狼狈地从温泉中钻了出来，她抹了抹脸，意识到蕾菈根本就没有来接她。

好狠心的女人！

心里给她重重地打上了一个标签，虽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但优秀的猎人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目的。

她借助散开的银发，一只手轻抚着自己的脸颊，水珠滴落，薄唇微张，带着几分我见犹怜的表情看向蕾菈。

“抱歉，水花打湿你了吗？”

她第一时间没有关心自己，而是关心温泉中的另一个人，如果那人不是蕾菈的话，恐怕早已经被她给感动，只可惜……

“没有，我用魔法隔开了。”

蕾菈抬起手，一道淡蓝色的魔法屏障将她的四周包裹，上面还残留着不少温泉的水滴。

“……”薇洛丝无语，感情她刚才抬手不是为了接住她，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道防水屏障。

蕾菈可没有想那么多，她看着少女，忍不住轻笑一声道：“你今天怎么冒冒失失的，和我认识的那个家伙很像。”

“那个家伙？”薇洛丝好奇问道。

蕾菈撇开了目光。

“一个年龄和你差不多的少女，你只是让我想起了她而已。”

“你喜欢她？”

“和喜欢没有任何关系。”蕾菈马上否认道。

“这么果断？”

“嗯。”

说话间，沉浸在自己世界的蕾菈没有注意到薇洛丝离她越来越近，最后甚至靠在了一起。

蕾菈的身子很冷，她周身的水温也很低，但薇洛丝并不在意。

她悄悄地伸出左手，摸向了蕾菈的右手。

“你知道，喜欢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嗯？”

“喜欢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心跳，它要比往常更快更有力，而且，往往是在喜欢的人身边，才会拥有这种心跳。”

强迫自己心跳加快起来，薇洛丝的左手和蕾菈右手十指相扣，她将它们从水中抬起，放在了自己的心口上。

“就像是，现在这样……”

她要让蕾菈感受到她的心跳。

这是她今日的杀手锏！

她要教会蕾菈喜欢的感觉，要让她隐约知道少女朦胧的心意！尽管今晚依旧不可能拿下她，但也要让她陷入爱情的纠结之中！

因为只有这样，她们之间才能更进一步！

轰——

然而就在此刻，温泉旅馆前方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地震山摇之下，一块巨石夹杂着几块碎石从空中飞来，袭向这片温泉。

“小心！”

在它们还未坠入温泉之前，蕾菈便抱住了薇洛丝，迫使她们一同沉入了温泉之中。

碎石入水，击打在魔法屏障之上，发出了些许细响。

十指相扣，被紧紧抱住的薇洛丝沉入了温泉底部，她呆呆地望着女子冰冷无比的侧脸，脸颊发红，心里莫名地充满了安全感。

她的冰冷，来自外界的危险。

左手触碰着自己的心口，一时间，薇洛丝分不清那咚咚咚的是自己的心跳，还是碎石入水传来的声响。

Chapter 167

轰——！

温泉旅馆对面的孤儿院内传来了巨大的爆炸，这爆炸的余波波及了温泉旅馆，令还在泡温泉的众人都遭遇到了不小的危机。

报社记者米拉刚巧就路过这个街区，在感受到地面剧烈的颤抖之后，她慌忙地冲出巷口，看向了爆炸发生的地方。

浓烟滚滚，碎石散落一地，孤儿院的围墙彻底崩塌，里面栽种的绿植树木也早就毁于一旦。

爆炸真正发生的地方在孤儿院的内部，但有浓烟遮挡，米拉看不清楚，她上前走了两步，结果很快，一名教士从浓烟中走出，伸出手拦住了她的去路。

“前面发生了什么？！”米拉问道。

将她拦下来的教士咳嗽了一声，回道：

“没事，只是院内有人魔法道具使用不当，造成了这次爆炸而已，已经有教士在抢救这里面的人了，还请大家不要靠近！”

教士们来得很快，他们在附近布下了魔法，将一切想要凑近观察的人都阻拦在了外面。

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米拉悄无声息地打开了身上的留影球，随后走到一边，对着另一位教士高喊道：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能采访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对于这些突发情况，报社记者一般都有权报道，所以这位教士眉头一皱，和其他教士沟通了一下，回道：

“要采访的话去另一侧，那里有专门接受采访的地方。”

“哦，谢谢。”

教士指了指另一边，米拉则点点头，表示知晓。

既然有专门采访的地方，那她就得去那里才能采访，不然她就算随便逮住了一位教士，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只是教士指的另一边……

爆炸的范围很大，孤儿院另一侧的围墙肯定也有倒塌的地方，但是教士指的那一边只有一片幽寂，就像是无人问津的小巷一样。

夜晚寒冷的风刮过这片街道，米拉抱住了自己的胳膊，哆嗦了两下，很快，她就发现了前方的围墙也因为爆炸而倒塌了下来。

来到了倒塌围墙的前方，米拉小心翼翼地往孤儿院内部望去，而也就是这一看，她心神俱震。

孤儿院的内部，不是因为爆炸而产生的凹陷，而是一团漆黑的扭曲旋涡，它附着在地面之上，就像是一道传送门一样……

果然，这不是简单的爆炸！

也就在她观摩那道旋涡之际，她的脚下忽然出现了紫色的魔法阵，紧接着，她的人影就消失在了原地。

视线一阵扭曲，待得它再度恢复正常之时，米拉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片地洞之中，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土腥味。

地洞倒是不黑，因为这里四处都有着发光的矿石，她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裙子，略显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还好，这里除了她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生物。

“所以，这里是……”

米拉初步判断这里就是一处地洞，但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又怎么出去，她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吼——！”

然而就在她思索之际，一声虎啸从不远处的洞口处传来。

米拉惊慌失措地望去，只见那黑暗之中，亮起了一对嗜血的兽瞳。

……

“我真的不能进去吗？”

站在孤儿院内部，薇洛丝双手放在身后，嘟着小嘴对眼前的神官小姐问道。

在她的背后，那是一道漆黑的扭曲旋涡，也是通往另一个地方的传送门。

“抱歉，薇洛丝候补大人，这里应该是魔物在圣城建造的魔法地宫，经过魔力检测，里面的魔力波动最高达到了十阶，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您不能进去。”

神官小姐无视了薇洛丝的不满，再次拒绝了她。

“十阶？整座地宫的魔力波动都这么高？”

“不，十阶仅局限于地宫最深处，而且是个比较模糊的魔力判断，具体为多少，尚不清楚，还需要调查。”

神官小姐看了眼旋涡，又看了一眼身旁早就站着的骑士们，接着说道，

“教会的骑士正在扫荡清剿这座地宫，薇洛丝候补大人，还请您稍安勿躁，在这里静静等候吧。”

薄唇微抿，一身淡蓝色衣裙的薇洛丝依旧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之前她还和蕾菈在温泉之中卿卿我我，忽然不知道哪里发生了大爆炸，波及了温泉旅馆，坠落下几块碎石。

蕾菈保护住了她，和她一同沉入了温泉底部。

正当她想要继续暗示自己的情感之时，蕾菈似乎是感应到了魔物的气息，二话不说就从温泉中离开，换上了平日里穿着的衣裙，消失在了她的眼前。

等到她从温泉中起身，换上淡蓝色连衣裙，扎上成熟的发型，来到孤儿院的内部时，蕾菈早就进入了传送门，不知所踪。

教会骑士们早早地就围在了这里，他们在传送门上布下了魔法，禁止一切魔物从地宫之中出来，祸害圣城。

魔物地宫，换句话说就是魔物的老巢，里面存在着无数的危险和陷阱，所以薇洛丝就算想要进入其中，都会遭受到神官小姐的阻止。

最令她感到不爽的是，另一位候补圣女葛瑞缇也赶了过来，同时叫来的，还有她的守护骑士法克斯。

薇洛丝知道最后一场考核的内容，是从魔物的手中拯救圣城，现在魔物的消息就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她才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地宫之中收集消息。

而且就算地宫再危险，她一具假身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只可惜，神官小姐不答应让她以身犯险。

双手抱胸，薇洛丝思索着进入地宫的办法。

很快，一名教士匆匆忙忙地走到了神官小姐的身边，同时取出了检测魔力波动的魔法道具，在她的耳畔低语了两句。

听了他传来的消息，神官小姐瞳孔一缩，颇为震惊地问道：“什么？她是怎么进去的？”

“不知道啊，大人，这附近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陷阱魔法……”

跺了跺脚，神官小姐显得有些急了。

葛瑞缇将这一幕收入了眼底，她来到神官小姐身边，轻声问道：“怎么了？神官小姐？”

“经过魔力检测，有个人类忽然出现在了地宫浅层，那里魔力波动虽然比较弱，但也是三四阶的水平……”

“我们去救她。”

葛瑞缇拍了拍胸脯，呵呵一笑，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而神官小姐眉头一挑，颇有些不愿意。

“葛瑞缇候补？”

“不用担心我的安全，我有自己的守护骑士。”

提到守护骑士，法克斯大步流星地来到神官小姐的面前，随后他冷笑一声，让自己强大的魔力自然的释放开来。

感受着这股强大的魔力，神官小姐呢喃道：“七阶吗？”

法克斯的魔力等级正是七阶，远远超过了地宫浅层的魔力波动，就算他一个人下去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七阶水准，在地宫浅层，再怎么也够了吧？”

嘴上说着这话，葛瑞缇的目光却是看向薇洛丝的，她似乎是在炫耀自己守护骑士的实力。

她能下去，而薇洛丝不能，这何尝不是一种胜利？

神官小姐没有发觉她的小动作，她虽然心底里依旧不愿意让葛瑞缇去冒险，但理智又告诉她就算让她去了，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拥有七阶的守护骑士，在地宫浅层，她又能有什么危险呢？

思来想去，神官小姐只能无奈同意了下来：“那好吧……”

“我也要去。”这时，薇洛丝眨了眨眼，坚持道。

“薇洛丝候补大人，别闹了，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守护骑士，我或许可以答应让你下去，但是……”

候补圣女薇洛丝没有守护骑士这件事，城内的人谁不知道呢？她其实明明可以拥有的，但就是不想要，没有人能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地宫很危险，我才要去！”

薇洛丝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放在胸口，义正词严地说道：“我的治疗术可以救治那些受伤的骑士，如果我不去的话，会有很多人牺牲在下面的！”

“身为候补圣女，怎么可以在她们遇见危险的时候，躲在她们身后呢？”

她说出的话让神官小姐很是为难，那些驻守在上面的骑士也因此有些动容。

他们知道薇洛丝没什么实力，但事实就像她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她在前线的话，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我带她下去。”

这时，葛瑞缇忽然开口说道。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她挽起了一旁法克斯的手臂，笑道："七阶的守护骑士，再怎么危险，也是可以保护我们两个的。"

神官小姐双眼一亮，其他的骑士也暗中点头，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唯独薇洛丝心底里冷哼一声，知道葛瑞缇是想要对她下手。

眼前这位候补圣女恨不得将她除之而后快，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带她下地宫呢？显然就是想要在半路上做掉她。

不过，这也正和她意。

进入地宫，和众人分开，然后化身魔女探索地宫，寻得魔物们的秘密，这才是她想要做的事情。

至于救治清剿地宫的骑士？

抱歉，她薇洛丝被葛瑞缇所害，不知所踪了呀，待得她找到路出来的时候，地宫已经被清剿干净了。

想到这个即将执行的计划，薇洛丝看向葛瑞缇的目光都柔和了许多。

"这样吧，再带上三四位骑士，我才放心一些。"

神官小姐又派了三四位骑士和她们一同随行，这样，她心里才算是有了点安全感。

葛瑞缇见状则是暗中啧了一声，感到有些棘手，这些骑士都是五阶骑士，而她自身也是五阶的魔力等级，想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对薇洛丝下手，绝对不容易。

不过再不容易，她也是掌握主动权的。

她可以错过很多次杀死她的机会，但薇洛丝，连一次都不行。

"呵……"

冷笑了一声，在葛瑞缇眼里，薇洛丝已经是死人一个。

法克斯从神官小姐的手中拿过魔力波动探测仪之后，就将众人聚到了一起，随后踏入了那道传送门之中。

视线一阵扭曲，待得恢复正常后，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地洞之中。

魔力波动探测仪依旧在这里运行，看着它手中的标识，法克斯很快就知晓了那个人类的方位。

身为这支队伍里的最强者，他自然就是队长。

挥挥手，他示意队伍中的其他人跟上，因为薇洛丝是唯一一位没有魔力等级的队员，他刻意叮嘱道：

“薇洛丝，魔物地宫非常危险的，处处都是陷阱，你可要跟紧我们了，要是走丢了的话，没有人能救你的。”

“嗯，我知道的。”

法克斯的话语中其实还夹带着一丝不解和不屑，他不解的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葛瑞缇会带上薇洛丝，不屑的就是薇洛丝的实力。

只会治疗术的家伙，在他看来就是个妥妥的累赘。

薇洛丝看出了他的想法，但都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候补圣女薇洛丝，是一位以德报怨的善良少女。

地宫浅层的魔物明显是被先来的骑士清剿过了，在地洞中穿行时，他们时常能够见到魔法轰炸的痕迹，以及各种各样的魔物尸体。

与此同时，骑士们也在祈祷着不要遇见活着的魔物，毕竟它能活着，意味着它躲过了清剿，它的伪装或者实力，非同小可。

在浅层走了许久，领头的法克斯似乎感知到了什么，忽地右手握住了腰间的剑柄，做出了战斗的姿态。

而对魔力更为敏锐的葛瑞缇第一眼就看见了右侧的墙壁上，潜伏着一头棕黄色的巨大螳螂魔物。

它的进攻位置，差不多就是薇洛丝在队伍里的位置。

想到这，她突然上前一步挽住法克斯的右手，同时伸出手指指向洞穴深处，惊呼道：“诶，快看，那是什么？！”

她的动作不仅分散了法克斯的注意力，也惊扰到了一旁的螳螂魔物。

那魔物不再躲藏，而是以飞快的速度朝着人群杀来，纤长的镰刀几乎就要触碰到距离它最近的那位骑士的脖颈。

棕黄色镰刀在那位骑士的眼底里不断放大，他被惊得根本来不及防御，可在危急关头，他的身体忽然被推倒。

“小心！”

原本刺向他脖颈的镰刀从他的身体上方划过，落在了推倒他的少女手臂上，接着，没有任何预料的，他的脸颊感受到了少女滚烫的鲜血。

Chapter 168

摸了摸脸上的湿润，在见到手掌心中的鲜红之后，那位骑士连忙看向了身旁倒在地上的薇洛丝。

“薇洛丝大人！”

“我没事，注意魔物！”

从地上半坐起来，薇洛丝咬着唇，脸色苍白，她用左手捂住了右手的臂膀，鲜血顺着她的指缝，一滴一滴地流在了地上。

虽然看不见她的伤势，但从她的出血量上，骑士就能看见她伤得有多深，而如果没有她的话，那道伤口就应该出现在他的脖颈上。

他必死无疑。

薇洛丝大人，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五阶魔物！”

“快！解决它！”

在反应过来之后，其他的骑士掏出了腰间的长剑，围在薇洛丝的身前，一边保护着她，一边将那头螳螂魔物斩杀。

在砍下它的头颅之后，先前被拯救的那位骑士才来到她的身边，担忧地问道：“薇洛丝大人，您没事吧？”

“没事，只需要治疗一下就好了，倒是你……”

话说到这里，薇洛丝停顿了一下，她松开了捂着右手手臂的左手，露出了完全治愈的皮肤，故作严肃道：

“这里是危机四伏的魔物地宫，千万要小心，否则很容易就会受伤的。”

她的眉头微微蹙起，原本甜美的俏脸难得浮现出了几抹愠怒，但又因为她本身长得很漂亮，这份愠怒没有任何杀伤力。

那位骑士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有些支支吾吾地回道：“我，我知道了……”

薇洛丝大人可能觉得自己说话充满了威严，但在他看来，她就像是他的母亲一样，只要心里都是关心，嘴上的话永远严厉不起来。

那是一种很温柔的感觉，骑士垂下眼眸，心里暖洋洋的。

其实自从成为了教会骑士，他就觉得他所处的环境之中少了一些人性，多了几分神性，因为他们是神的骑士，不会有人关心他们是否受伤，也不会有人关心他们是否死亡。

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是否完成了教会的任务。

久而久之，他觉得自己变得冷漠了不少，每年只有回去见父母的时候，他才能知晓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

可今日，薇洛丝所做的一切仿佛在告诉他，他一直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直都有人在关心着他。

作为候补圣女，她会用她的爱，抚平他的一切创伤。

这是来自候补圣女的爱，是和女神一样的爱。

紧紧地握住了腰间长剑的剑柄，温暖的内心流淌出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骑士望着少女纤细的后背，下定了决心。

如果下次她遭遇了生命危险，那他会不惜一切地拯救她，以此来偿还她今日的恩情。

“继续前进吧。”

在解决完螳螂魔物后，法克斯冷冷地看了那具尸体一眼，就招呼其他人继续往地宫深处走去。

越是深入地宫，周遭的环境就越是昏暗，好在魔法很是便捷，葛瑞缇只是打了个响指，白色的光芒就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绕过几个洞口，很快，她们来到了拥有四五个岔路口的地方。

停下了脚步，葛瑞缇细细地打量了一下第一个岔路口，发现路口虽然很狭窄，但是内部空间很小，借着光，她似乎就能见到那条岔路的尽

头。

不过……

眉头一蹙，她从这条岔路口感受到了微弱的魔力气息，它并非是魔物的魔力，而是某种魔法阵的气息。

且这股气息阴暗诡谲，明显是陷阱的味道。

再往后看，其他的岔路虽然内部一片漆黑，但都没有魔力气息，很显然就是普普通通的岔路。

想到这里，葛瑞缇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随后转身对着大家说道：

“前面岔路很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分开搜寻吧，薇洛丝，你去第一条岔路看看，其他的人去另外几条，最后这条路我和法克斯进去。”

她能感受到岔路内存在陷阱，法克斯自然也能感受得到，他在听到要让薇洛丝前往第一条岔路后，一时间想站出来提醒她。

“那个……”

“大家都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他的话还未怎么开口，就被葛瑞缇堵了回去，与此同时，她还故意撩拨了两下法克斯的手指，给了他一点闭嘴的暗示。

这一幕他们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实则全都被薇洛丝看在眼里，不过她也没有拆穿，而是嫣然一笑，道：“没问题。”

反倒是那些骑士，感到了些许不妥。

“这怎么行？薇洛丝大人独自一个人前往岔路调查……”

“不会有事的，那条岔路一眼就望到了头，会有什么危险？我让薇洛丝去，只是想要让她确定一下那条岔路里还有没有其他路能走而已。”

这时葛瑞缇站在了那条岔路口打断了众骑士的话，她高举手中的白光，令在场所有人都通过地洞缝隙，见到了那条岔路的尽头。

薇洛丝自然不会让她失望，她站在了她的身边，笑道：“嗯，不会有

事的，大家相信我。”

之后她一只手抚胸，接着道：“要是大家遇到了危险，就往回逃，我查看完这条岔路，就会在这里等你们的。”

“知道了……”

先前被她救下的骑士默默道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的发展令他的心脏开始不安地狂跳起来，他总觉得那条岔路就像是深渊怪物的巨口，只要少女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可她的笑容太甜美了，说出来的话也有一种令人信服的魔力，所以哪怕内心再不安，他也没有继续出言阻止她。

她是候补圣女，身上的手段一定超出他的想象，就算遇到了危险，也会没事的。

他这样安慰着自己。

做好了安排，之后众人就散了开来，前往各自的岔路，葛瑞缇和法克斯也走进了最后一条岔路。

在这里没走几步，法克斯就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她走那条岔路？明明你也知道那里存在陷阱魔法。”

葛瑞缇早就预料到他会这么问了，有所准备的她抿了抿唇，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小声问道：“你是在指责我吗？法克斯？”

见她如此可怜，法克斯第一时间就松开了抓着她的手腕，之后他有些磕磕绊绊地为自己辩解道：

“没有，我只是，只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你能做出来的事情……”

能成为候补圣女的守护骑士，这说明他的内心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善良的一面，而葛瑞缇刚才的行为无疑是谋杀，这和她候补圣女的身份完全不符。

难道说，这才是最真实的葛瑞缇？

这样的想法在法克斯的脑海中停留了一瞬，马上就被他否定了，他跟

随葛瑞缇那么久，这位少女是什么样子的，他最清楚了。

温柔善良，善解人意，谋杀这种事情，她不可能做得出来。

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他误会了她。

“我没错，法克斯。”

葛瑞缇说出口的第一句话，就令法克斯心里一安。

她能这么说，那肯定不是她的问题。

“薇洛丝就是个虚伪的小人，让她一直留在我们团队里，只会危害我们的安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为了我们的团队，总要有人这么做的。”

“即使背上骂名，让我锒铛入狱，受尽磨难，之后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旧会这么做，你能懂我吗？法克斯。”

懂，他太懂了。

法克斯看着眼前略显倔强的少女，他知道，错的人是薇洛丝。

就像葛瑞缇所说的那样，薇洛丝就是个虚伪的小人，她跟着他们进入这个地宫，一定是有所图谋的，到时候，她多半会想办法害死他们。

先下手为强或许很难被其他人理解，但这是阻止她害人的唯一办法，其他人理解不了，他能理解她就够了。

“我明白，只是我不希望杀人脏了你的手，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情况，交给我就好了。”

摸了摸腰间的长剑，法克斯觉得这应该是他守护骑士的责任。

见他如此相信自己，葛瑞缇揉了揉眼眶，挤出了几滴眼泪，随后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靠在他的怀中低声呢喃道：

“谢谢你，法克斯……等我成为了圣女，你也只会是我唯一的守护骑士。”

唯一的守护骑士？

听到了这几个字，法克斯心底里小鹿乱撞了起来，他反手也将葛瑞缇

紧紧抱住，幸福之余，却没有注意到他怀中的少女面露嫌弃之色。

法克斯说到底，就是一把趁手的工具。

为了让这把工具更加黏她，她需要时不时地付出一些东西，再画点饼给他吃吃，这样，她才能牢牢地将他抓在了手中。

只是现在，这把工具有些老旧了。

七阶的实力放在以前那些偏远小镇城市里，或许还算凑合，但在教会圣城里根本不够看，她也是时候要物色下一个更厉害的工具了。

至于法克斯……

还想要成为唯一的守护骑士？

他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再说吧！

从法克斯的怀里挣脱开，葛瑞缇带着他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之后发现这里就是个死胡同，无奈之下只能折返回去。

重新回到岔路口，她发现之前的骑士们聚集在一起，脸色个个比锅底还黑。

葛瑞缇走到他们的身边，明知故问道："发生了什么？"

其中一位骑士抬起手指向了薇洛丝走向的那条岔路，那里的地面浮现出了一座紫色的魔法阵，里面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是传送魔法，薇洛丝大人踩中了单向传送魔法！"

"这魔法阵在触发之后就被销毁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她被传送到哪里了……"

"陷阱，那就是陷阱啊……"

扑通——

被薇洛丝所拯救的骑士跪在了地上，双目失神，后悔和痛苦将他淹没，他想不明白，明明之前的自己都感到了不安，为什么不去阻止薇洛丝！

只要阻止了她，她就不会踩中陷阱，消失不见了吧……

这可是魔物的地宫，里面到处都是魔物，她一个不会任何攻击魔法的少女，踩中传送陷阱几乎就是死路一条……

“要怪就怪我吧，是我让她去的那条岔路……”

葛瑞缇这时候站了出来，她假惺惺地抹去了眼角的泪水，将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自己的身上。

而其他的骑士虽然心中悲痛，但还是安慰她道：

“怎么能怪您呢？葛瑞缇大人不知道那里的情况，要怪，就怪……薇洛丝大人运气不佳吧。”

这里唯独法克斯没有说话，作为知情者之一，他现在只觉得自己脸颊发烫，心虚不已。

当然，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心虚，明明他们杀死的，是一个虚伪至极的候补圣女。

“薇洛丝受女神保佑，不会有事的。”葛瑞缇闭上眼，嘴上念叨着祝福了一句，至于她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希望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继续寻找那个人类吧，说不定，我们也能借此找到薇洛丝的踪迹……”

说完葛瑞缇就朝着没有骑士回来的岔路走去，法克斯也紧随其后，好像是在逃避什么。

跪在地上发愣的骑士迟迟不肯动身，其他两位骑士最终还是看不下去了，他们一人一边拽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架了起来，这才离开了这里。

……

另一边，幽暗的狭窄地洞之中，米拉抱着自己的双腿，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她前不久，刚从魔物的口中活了下来。

黑暗中拥有那双猩红色双眸的，是一头外形酷似老虎的魔物，它在见到她之后，就发了疯似地扑了过来，多半是饿了好几天。

不过还好她附近有一个小地洞，只要钻入这个小地洞，那身形庞大的老虎再怎么钻，也钻不进来。

这才让她捡回了一条命。

在逐渐平复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她就开始担忧起了自己的未来。

她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也不知道这里的魔物是不是只有老虎一个，如果没有人来救她的话，她是不是要一直躲在这里，直到被活活饿死？

她揉了揉脑袋，不知所措。

只是没过多久，哒哒哒的脚步声传入了狭小的地洞之中，她心中一惊，连忙凑到了地洞的入口处，借着矿石散发的光芒往前方看去。

来者好像，是位少女？

Chapter 169

“米拉？”

在米拉还未认出少女之前，少女就带着些许疑惑地叫出了她的名字，而在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之后，米拉双眼一亮：

“薇洛丝……大人？”

矿物的微光照亮了薇洛丝的脸，米拉在认出她来后，激动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而薇洛丝也挤过了狭小的缝隙，来到了她的身边。

稍稍思考了一下，薇洛丝问道：“那个意外失足掉入地宫的人，原来就是你啊？”

“什么？”

见米拉一脸错愕，薇洛丝便将神官小姐发现地宫内存在人类气息的消息说了出来，同时也说出了自己来救她的目的。

在得知教会为了救她派遣了许多人之后，米拉有些自责地低下头，低声道：“抱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掉进来的……”

“走吧。”

“诶？”

薇洛丝才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米拉的自责上，她朝着她伸出手，解释道：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救你的，这处地洞一定连通着传送魔法，附近肯定会有出口的，再不济，也会有出去的传送魔法，所以，跟我走吧。”

望着少女递过来的手，米拉显得有些犹豫。

“可是，可是这里有一只很可怕的魔物，我们乱跑的话，会被它吃掉的……”

上前强行握住了她的手，薇洛丝撩起一侧的发丝，温柔地安慰

道：“不用怕，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

她的话语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魔力，米拉躁动的内心逐渐安定了下来，之前那头魔物给予她的恐怖回忆也悄然远离。

薇洛丝大人是对的。

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办法，那只老虎魔物虽然进不来，但不代表其他魔物进不来，这地洞如此宽敞，不可能只有一头魔物。

既然一直留在这里就是等死，那跟着薇洛丝大人一起离开才是对的，毕竟魔物和救援的骑士哪一个先到，谁也不清楚。

见她愿意和自己离开，薇洛丝淡淡一笑，思绪纷飞。

之前她踩中陷阱魔法，其实是故意的，为的就是甩开葛瑞缇一群人。

在她被传送到这里之后，她第一时间就转变为了魔女，紧接着，她用魔力将附近的魔物和魔法传送阵都探查了一遍，意外地发现了米拉。

在意识到她就是要救的那个人之后，她才伪装成候补圣女的模样，慢慢地接近了她。

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从狭小的缝隙离开，米拉重新回到宽敞的地洞，这里一片死寂，只有脚踩在泥土上发出的哒哒声响。

各色的矿石散发着绚丽的光芒，不安的预感令她扭头看向另一边的无底黑洞，心里总觉得那里会忽然跳出来一头恐怖魔物。

“害怕的话，可以离我再近一些。”

似乎是看穿了她的恐惧，薇洛丝轻轻地说了一句，而米拉也没有逞强，上前两步紧紧地贴近了她。

在地洞之中走了许久，原先的不安消散不见，兴许是觉得有些无聊，米拉摸了摸一直开着的留影球，问道：

“大人，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薇洛丝愣了一下，随即撇开了目光，说道：“当然是因为我感知到了你的气息。”

听到她那语气中满满的都是心虚，米拉眼角一抽，问道：“大人，有人说过你撒谎的时候，很明显吗？”

“真的吗？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

少女捏住了裙摆，似乎有些不解，而米拉则耸了耸肩，无奈解释道：

“大人又不会什么魔法，这里又这么危险，您独自一人来找我，怎么可能会没有随行的护卫呢？”

先前因为还处于恐惧的状态下，米拉没办法仔细思考，但现在冷静下来之后，她就发现了薇洛丝非常不对劲的地方。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位候补圣女除了治疗术，不会其他任何魔法，而这里又是极其危险的地方，她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呢？

很显然，她在来到这里之前，定然是发生了什么，才被迫独自一人的。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发生的那件事肯定非常糟糕。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

少女依旧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只是抬起手，摸了摸米拉的头发，而后者嘴巴一嘟，双手抱胸，带着几分骄傲说道：

“大人，别闹了，我年纪其实比你大，看穿你的谎话，也是应该的！”

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会意识到，眼前少女的年龄并没有比她大，在某些方面，她也会露出一些青涩。

见没办法蒙混过去，薇洛丝叹了口气，轻声道：“好吧，那我就说实话吧，我其实是踩中了陷阱魔法，才被传送到这里的。”

“啊？所以您身边才没有什么护卫的吗？”

“嗯。”

虽然早就有了猜测，米拉还是心中一惊，之后，她似乎是发觉了什么，整个人情绪变得十分低落。

“怎么了？”薇洛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没什么，我只是一想起同样是意外来到这里，大人您那么淡定，而我却慌得不行，我就觉得我白长那么大了……”

有时候意识到自己年龄比薇洛丝大，并不是什么好事，就像现在，米拉被打击得有点体无完肤。

她可是比薇洛丝大诶，遇到危险的时候，她理应才是“姐姐”的一方，结果到头来，她一直被薇洛丝保护。

明明差不多的同龄人，面前的少女却远远地胜过了她，令她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强烈挫败。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候补圣女的责任就是为信徒指引方向，如果连我都陷入了慌乱，那信徒们又怎么得到指引呢？”

歪了下脑袋，薇洛丝听不懂她所说的话，可米拉却是脚下一顿，嘴里呢喃了一声：“大人……”

也许是她接触葛瑞缇的时间很少吧，至少目前为止，葛瑞缇和薇洛丝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

前者虽然身为候补圣女，但给她一种极为功利的感觉，而后者，是因为太过优秀，所以才成为了候补圣女。

“吼——！”

就在她内心比较两位候补圣女谁更加优秀之际，一声魔物的嘶吼从地洞深处传来，些许碎石纷纷从头顶落下。

“是魔物！快跑！”

不管有没有见到那头魔物，薇洛丝都脸色一变，拉起米拉的手腕就朝着地洞深处跑去，据她之前的观察，那道传送魔法阵距这里还有些路。

米拉则是被迫跑了起来，她时不时地回头望去，并没有在黑暗深处见到那双猩红的双眸，所以对薇洛丝的做法有些不解。

“大人，大人，我们要跑去哪里啊？！”

“这里一定有传送阵能将我们传送出去，只要找到它就安全了！”

手腕被拽得生疼，双脚也开始有点不听使唤了，米拉不明白薇洛丝为什么这么笃定，但她现在只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会。

只是刚一诞生这样的想法，她就觉得后背传来了一阵阴风。

内心的不安瞬间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回过头看向背后的黑暗，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她再一次见到了那双猩红的兽眸。

俏脸发白，她不敢再提休息的事情，只一个劲地朝着前方跑去，身上的酸痛在这一刻仿佛都消失不见了。

魔物的速度远比她们两人跑得更快，只是几息，它便和她们拉近了不少距离，如果她们再找不到传送魔法阵的话，她们很快就会被它追上。

不过兴许是有女神庇佑，米拉见到了前方矿石背后发着微光的魔法阵，不出意外的话，它就是传送魔法阵！

“它在那里！”

与此同时，薇洛丝也发现了它，只是这一刻魔物已经来到了她们的背后，它高高地举起爪子，朝着她们的后背抓去！

咚——！

薇洛丝向前一扑，不仅扑倒了米拉，也让她们躲过了魔物的攻击，凶猛的虎爪落在地上，激起了些许碎石。

“米拉！你去激活传送阵！我来想办法拦住它！”

慌乱地从地上爬起来，薇洛丝站在了魔物的面前，时刻防备着它的进攻，而米拉则有些错愕。

她紧张地回头看了眼传送阵，又看了看她们现在的位置，有些怀疑道：“啊？可是激活了传送阵，你……你能赶过来吗？”

“拜托，我可是候补圣女，这头魔物看上去也就三四阶的实力，怎么可能没办法应对啊。”

说话间，薇洛丝目光躲闪，缺少了中气，可极为慌张的米拉根本没有察觉出这些细节，只是点了点头，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冲向传送阵。

教会的候补圣女，再怎么说，也会有对付魔物的办法吧？

她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

魔物见米拉要跑，它选择绕过薇洛丝，直接冲向米拉，但薇洛丝怎么可能让它得逞。

她高举右手，下一刻，没有任何征兆的，金色的圣光充斥着整个地洞，强烈的光芒让本就有些适应黑暗的魔物发出了痛苦的嘶吼，短暂地丧失了视觉。

机会！

也许是面临死亡，米拉心脏狂跳，逃跑的速度比以往快了许多，四肢也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只是几秒，她就来到了传送阵的中间。

激活？怎么激活？！

脑海中闪过这样的想法，可她还没有任何动作，传送阵就运转了起来，一条一条魔法纹路散发出了白色的光芒。

这种感觉，就像是先前中了陷阱魔法一样，只不过那是紫色的魔法阵，而这道是白色的。

“大人！快来！快……”

传送阵逐渐开始扭曲时空，米拉催促薇洛丝赶紧和她一同离开。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非但没有朝着她靠来，还扭头对着她说了声对不起，眼角闪烁着微亮的泪光。

心里咯噔一声，强烈的不安笼罩在她的心头。

米拉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道传送阵，只能……传送一个人？”

她看着少女脸上凄然的微笑，狼狈地后退了两步。

“对不起……”

薇洛丝从一开始就知道，传送阵和那道陷阱魔法一样，一次只能送走一个人。

而她，毫不犹豫地将生还的希望给予了她。

【大人，有人说过你撒谎的时候，很明显吗？】

这是她嘲笑薇洛丝不会撒谎时说的话，可是现在看来，是她太低估薇洛丝了。

她让她去激活传送阵，并给予她能够一起逃离的假象，却只字不提传送阵只能传送一个人的事实……

她用真话，构建出了一个谎言。

当米拉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凶狠的魔物恢复了视觉，它在她的眼中，恶狠狠地朝着薇洛丝扑去，那锋利的獠牙，下一刻便能洞穿她的脖颈。

而少女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脸上微笑依旧，只是眼角的泪光越发明显。

“不！薇洛丝！”

她拼尽全力地朝着薇洛丝伸出手，但传送阵束缚住了她的身躯，扭曲的视线也让她看不清面前发生了什么。

最终，她只能见到一朵血红色的花在昏暗的地洞之中绽放……

她知道的，那是血，而且是很多很多的血……

薇洛丝大人，牺牲了自己，救了她的命。

待得视线恢复正常，她失魂落魄地躺倒在地上，因为肾上腺素退去，她发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剧烈疼痛，四肢也有些不听使唤了。

四周的环境告诉她，这里依旧是某一处地洞。

不过从周围的墙壁和地面来看，她已经能见到骑士经过的痕迹了，或许再过不久，她就要获救了。

可此时此刻，她却丝毫没有被拯救的劫后余生之感。

是梦吗？

她感受到了不真实。

回想起少女临终前的眼泪，她的心就像是一只大手抓住了一样，痛得她难以呼吸，她无法想象教会的候补圣女，会为了救她而牺牲。

明明，明明她是如此完美的候补圣女……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见到薇洛丝时的场景，那是在硕大的采访大厅内，她就像是女神一样，在万众的追捧之下走出。

那时候，她心里莫名地有些小鹿乱撞，脸颊都红透了。

就在她以为这位候补圣女一直都是像女神一样优雅时，她又在医院之内见到了她，那时候的她有点古灵精怪，却同样的温柔美丽。

现在，她……

双手死死握紧，米拉的脑海中全是刚才诀别的一幕，她无法相信，教会的候补圣女会这样死去！

那是三四阶魔物，候补圣女一定会有办法应对的，那些鲜血，说不定不是薇洛丝的！

不会有事的，薇洛丝不会有事的！

不断地用这些说辞麻痹自己，米拉通红着眼，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要找到骑士，让他们去救薇洛丝，之后，她要将她暗中录下的留影画面散播开来，那些信徒，会被感动的。

这些是她能为薇洛丝做的所有事情了……

Chapter 170

在地洞中漫无目的地走着，米拉现在一心只想着从这里出去，不愿浪费薇洛丝给她创造的机会。

与此同时，她还想要将留影球的内容散播给信徒，让他们知道候补圣女薇洛丝的好。

和其他候补圣女比起来，薇洛丝简直就是真正的天使。

哒哒哒——

前方转角处传来了许多脚步声，伴随着的还有一道微弱的光芒，米拉心中一急，她想要躲藏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队骑士从转角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位面带笑容的少女，在她的身旁，高大的男子握着腰间的长剑，提起了十二分的警惕。

候补圣女葛瑞缇！

毕竟之前采访过她，米拉多多少少还认得她的长相，她连忙跑到葛瑞缇的面前，抓着她的手哀求道：

“葛瑞缇大人！快，快去救救薇洛丝，她，她遇到了魔物，会，会死的！”

葛瑞缇看着她抓着自己手臂的手，眼里闪过了几丝厌恶，只是她很快将这些厌恶压了下去，故作惊讶地问道：

“慢点说慢点说，你是那个意外坠入这里的人类吧？”

“对，薇洛丝大人她……”

“她现在在哪里？”

能再次得到薇洛丝的消息，这着实令葛瑞缇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得知她被魔物缠上后，她又忍不住地勾起了嘴角。

众所周知，薇洛丝只会治疗术，任何一头三阶魔物都足以将她杀死，只要她不去救她，她基本上必死无疑。

当然，不排除她的身上有着什么保命的东西，不过这种东西迟早会有用完的一天，这个魔物地宫，薇洛丝注定是走不出去的。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她就在这个地方……”

米拉想了想，有些绝望地瘫坐在了地上，她被传送阵送到了这里，却不知道薇洛丝的方位，眼前的这些骑士也救不到她……

其他的骑士闻言也沉默了下来，他们起初听到了薇洛丝的消息，还以为能够去寻找她，救下她，可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最坏的结果。

知道了这个情况，在场唯一还笑得出口的，也只有葛瑞缇了。

“明白了，我们会去救她的。”

她转过身面对那些情绪低落的骑士，吩咐道：

“这样吧，你们带着她离开这座地宫，我和法克斯继续深入地宫寻找薇洛丝，她身上应该有保命的魔法道具，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知道了。”

其中有两三位骑士还想要继续留在这里搜寻薇洛丝，可最终还是被其他的骑士拦了下来。

再往前走，可就不是魔物地宫的浅层了，一旦步入中层，就不是他们这些五阶的骑士能够对付的了。

与其把性命丢在这里，不如带着米拉离开地宫，将消息告诉给神官小姐，让她联系大主教等人，派遣更加强大的骑士来。

米拉则是听说薇洛丝还有一线生机，死去的希望不由得重新燃烧了起来，只是她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意识在下一秒远去。

……

地宫中层，幽暗的廊道之中，两位骑士仓皇逃窜，好似背后有着什么洪水猛兽在追赶他们。

不知过去了多久，他们最终失去了体力，个个都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们，我们逃出来了？”

“咳咳，看样子是的。”

其中一位穿着白色盔甲的骑士咳嗽了两声，随后抬起手，给自己的脸施展起了治疗术。

只是在抬起手的那一刹那，他愣了许久。

白色的臂甲依旧附着在他的右臂上，只是在臂甲的缝隙中，墨绿色的毒瘴正在悄然散发，他的血肉也早已经被腐蚀成一片模糊。

手臂都已经血肉模糊了，那接触在外的脸更不用说了，他扭头看向了同伴的脸，心中猛地一惊。

那哪里还能称得上是脸，烂肉和疙瘩布满了他脸的每一处，不仔细看的话，恐怕分辨不出他的脑袋到底是何物。

摸了摸自己的脸，他知道自己的情况比起伙伴肯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见同伴开始治疗起自己的伤口，手臂上缠绕着绷带的骑士叹息了一声，说道：

“没用的，这是毒瘴，别说是我们了，就连靠近我们的人，身体也会因为这些毒瘴而腐烂。”

“我们就算逃出来了，也活不了多久。”

他对现实认识得很清楚，在自己这支骑士小队败给那头可怕的魔物之后，沾染上毒瘴的他们就算侥幸逃离了那里，也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很快，这些毒瘴就会一步一步地侵蚀他们的内脏，直至将他们整个人都化作烂肉才能善罢甘休。

“总要抱有希望不是吗？万一这时候路过一个会治疗术的教会修女、牧师什么的，我们不就活下来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你一样乐观，就我们这毒，一般的教会修女哪里可能治得好，而且……”

摸了摸自己的脸，摘下了自己的头盔，绷带骑士自嘲道：“就我们现在这模样，不吓死她们才对！”

毒瘴的侵蚀又加深了，他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血肉在化成脓水流走，脸上的情况则更加危险。

烂肉和疙瘩都消失不见，留下来的，或许只有渗人的空洞和苍白的骨头。

“呃啊——”

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自己的左手传来，他艰难地抬头望去，只见手臂上的血肉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露出了其下的骨架。

这毒瘴的威力，可真是骇人。

“等死的感觉，可真不好受……”

皱着眉头强忍着痛，他躺倒在地上，双目失神地望向地洞深处，另一只比较完好的右手则紧紧地握住了兜里的教会胸章。

在成为教会骑士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竟然是这样死去的。

被毒瘴侵蚀，像个逃兵一样，逃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在这里化作一堆白骨……

以前他还想着建功立业，从骑士小队队长开始，一步步地成为骑士团团长，最后加入圣骑士，成为连魔王军都不敢小瞧的勇士！

只可惜，这一路充斥着无尽的危险，如今，他算是倒在了这条路上，事到如今，他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家中的妻女。

也不知道教会的抚恤金够不够，她们能不能依靠那些钱度过她们的下半生，他很抱歉不能继续陪着她们了……

这般想着，他呆滞的视线之中出现了金色的圣光，而后，一位身穿白裙的少女慢慢地走了过来，就如同女神一样。

圣光照在身上的感觉很暖，有点像是春日里的阳光，虽然身体上有一点莫名其妙的痒意，但更多的还是舒服。

怎么回事？他来到天堂了吗？

眼前的少女难道就是女神大人吗？还是说，她其实是天使？

他的意识略显朦胧，随后，他只见少女靠近了他，半蹲下来，伸出了

双手，金色的光芒不断从她的手掌心中涌出。

金色的圣光逐渐收敛，绷带骑士的意识慢慢清醒，在发觉自己依旧身处地洞之中后，他就知道自己没有死。

眼前的少女是来救他们的！

但是……

想到了什么，他连忙大喊道：“不要靠近我们，你也会被毒瘴侵蚀的……”

“没关系，这点侵蚀算不了什么。”少女微微一笑，风轻云淡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少女伸出的双手呈现出了一种淡青色，上面布满了龟裂的细纹，有了些腐烂，明显是被毒瘴侵蚀了。

可即便如此，少女也没有将手伸回去。

“你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骑士不解。

“你们可以叫我薇洛丝，这是我身为候补圣女应该做的事。”

少女自我介绍了一下，而之前那位一直躺在地上没有说话的骑士忽然坐起了身子，极为诧异地反问道：

“薇洛丝？就是，就是那位候补圣女？！”

他因为薇洛丝的治疗，虽然外在的皮肤依旧是腐烂的，但内在的精神和状态恢复了不少。

兴许是因为忽然坐起来，他的右眼掉出了眼眶，不过他没有着急，而是淡定地将右眼从半空中拿起，重新安回了眼眶。

紧接着，他打量了少女两眼，有些自卑地摸着脸说道：“那个，我们这副模样，不会吓到你吧？”

他显然是听说过薇洛丝的，而且心底里一直都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候补圣女有所好感，认为她就应该是这次圣女考核的最终胜者。

可越是对薇洛丝有好感，他就越不想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她，毕竟他不希望自己留给这位少女如此恶心的形象。

只是接下来少女所说的一番话令他呆住了。

“怎么会呢？这些伤，都是你们的英勇印记，我只会感到心疼，怎么可能会惧怕你们呢？”

心疼？

是的，薇洛丝大人只会心疼他们。

他知道自己此刻的长相足以吓到很多少女，但薇洛丝就是薇洛丝，她连死亡都不畏惧，又怎么可能会畏惧他的长相呢？

望着靠近他们的少女双手逐渐腐烂，身着白色盔甲的骑士感动之余，心底里也有了些不忍。

少女其实不用遭受这种痛苦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

“英勇印记吗？其实……我们没有您想的那么英勇。”

他们小队战败了，那些真正英勇无比的骑士牺牲在了那场战斗之中，他们是因为自知不敌，才从战场中逃了出来。

而后，他们遇见了薇洛丝，这才侥幸捡到了一条命。

他们并不英勇。

“只要不背叛自己的信仰，你们永远都是女神英勇的骑士，我相信你们的战友，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在薇洛丝的眼中，他们并不是逃兵。

自知不敌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白白牺牲，逃走才是他们那时候应该做的。

“谢谢……”

被薇洛丝安慰了一下，这两位骑士的内心都好了很多，尤其是那位身穿白色盔甲的骑士，他看向少女的眼神中多出了几分狂热。

他之前就听说过薇洛丝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如今一见，她要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完美……

血肉在少女的治疗术之下渐渐恢复，原先就连眼珠都能掉出来的腐烂

面容，现在几乎已经看得出个人样了。

只是没过多久，脚步声在附近响起，另一位少女带着她的守护骑士来到了这里。

在见到那熟悉的金色圣光之后，葛瑞缇眉头一蹙，心生厌烦，而后，她见到了那一抹银白色的背影。

心里有些不确定，她快步来到了她的身边，在看清她的侧脸后，她惊讶道：“薇洛丝？真是你？”

“葛瑞缇小姐？”薇洛丝也是扭头，同样有些惊讶。

“你不是中了陷阱吗？怎么会在这里？”

实际上，之前的地洞之中，米拉那模糊视线中见到的鲜血，并非是薇洛丝的鲜血，而是那头老虎魔物的鲜血。

在即将被袭击的那一刻，薇洛丝转变为了魔女，只是挥了挥镰刀便将那头魔物砍成了两半。

只是薇洛丝怎么可能将事实说出来呢？

“我很幸运地从陷阱里出来了，对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人中陷阱了吗？”

她轻笑一声，将自己能够活下来都归结于幸运，而后故作担忧地向葛瑞缇询问起了其他人的情况。

“没，没有了，其他的骑士都回去了……”葛瑞缇嘴角一抽，双手握了握拳，又无奈松开。

她之前就想过薇洛丝能活下来，但亲眼所见之后，她还是忍不住会有些暴躁。

这位少女，可真是难杀。

“对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不想在之前的话题继续谈论下去，她换了个话题，与此同时，她也上前了两步，看向了在地上坐着的骑士。

只是在见到那位身穿白色盔甲骑士的脸之后，她被吓了一跳，忍不住

后退了两步，撇开了目光，而那位骑士也心领神会地扭开了头，目露不满。

“他们被毒瘴侵蚀了，我要在这里治疗他们，对了，那个意外坠入这里的人类，我也救下了她，你们没事的话，可以回去了。”薇洛丝解释道。

葛瑞缇轻抚自己的胸口，待得心慌逐渐平静之后，她冷声道：

“回去？这可不是候补圣女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多骑士在这里清剿地宫中的魔物，我们也应该尽一份力不是吗？”

Chapter 171

葛瑞缇的意思是想要继续探索地宫，只是在把话说完之后，她悄无声息地看了眼法克斯，右手做成了刀状。

瞳孔一缩，法克斯自然知道她的意思。

她想要他当着这两位骑士的面杀死薇洛丝。

如果说之前用陷阱陷害薇洛丝已经让法克斯感到了震惊，现在直截了当的谋杀更是令他错愕不已。

他虽然能够理解葛瑞缇的想法，但这样的葛瑞缇和他想象中的葛瑞缇差距实在是过大，迫使他做什么都变得犹豫起来。

昔日那个温和的少女，为什么如今自愿让双手染上鲜血了呢？

他想不明白。

而且当着两位骑士的面杀死薇洛丝，之后怎么办呢？那两位骑士怎么可能会装作没看见？

他是不是连他们也要一并杀死？

一番思虑之下，法克斯最终还是没有动手。

葛瑞缇对此多看了他一眼，漂亮的眼眸中闪过了一道暗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是之后她也没有再搭理薇洛丝，而是选择继续深入地宫。

“走吧，法克斯，我们去解决魔物。”

“别去，前面有一头很厉害的魔物，我们骑士小队就是败在它手里的，这些毒瘴也是它的手笔……”

“放心吧，我们会没事的。”

手上缠绕着绷带的骑士好心提醒了一番，但葛瑞缇显然不会听进去，她抓起法克斯的手腕，不由分说地带着他走向了地宫深处。

这位骑士还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被另一位骑士阻止了。

在葛瑞缇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尽头之后，那位骑士擦了擦胸前的银白盔甲，冷哼一声道：

“她也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大人，你要小心了，我能感受到，她刚刚对你产生了杀意。”

“……杀意？不会吧？”

薇洛丝眨了眨眼，看上去有点不太相信他所说的话。

但骑士征战沙场那么多年，怎么可能会感受不出那股杀意呢？他眉头一皱，接着劝说道：

“不会有错的，以后您一定要小心这位候补圣女，她看上去阴险卑鄙得很，不太像是什么好相处的人。”

“一定是骑士你想多啦，葛瑞缇她也用治疗术救了很多人，心地不会坏的。”薇洛丝甜甜一笑，依旧不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

一番劝说无果，身穿白色盔甲的骑士摇了摇头，知道眼前的少女心性单纯，只有认清了现实的残酷，才能看穿那位候补圣女的本性。

不过也正是因为她心性单纯，所以才会如此温柔善良吧？毕竟那些看穿现实黑暗的人，几乎不可能保持一颗永远纯善的心。

明白了这些，他也就没有再继续劝说下去。

时间在沉默之中一点一滴地流逝，薇洛丝用治疗术彻底治疗好了他们，自己腐烂的手臂也恢复如初。

之后，她扭头看向了幽暗的地宫深处，有些自言自语地问道：“前方很危险吗？”

心里咯噔一下，被她治好的骑士看了她一眼，小声问道：“大人，您不会想去救他们吧？”

“我看那位骑士身手不凡，应该没事的，倒是大人您，没有人陪同的话，继续深入这座地宫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看出了薇洛丝的心思，她在担心那位候补圣女，所以想要继续深入

地宫，去拯救他们。

这在他看来，完全是无法理解的。

那候补圣女可是想要杀死她啊！

似乎是知道自己接下来的道路很危险，薇洛丝站起了身。

“你们的伤我已经全都治愈了，接下来，你们便离开地宫吧。”

说完，她就径直朝着地宫深处走去，而两位骑士对视了几眼，无奈之下跟在了她的身后。

薇洛丝有些惊讶，毕竟她说这话是真的希望他们能够离开这里，可骑士们却不是这么想的。

“您救了我们，又独自一人想要深入地宫，我们放心不下。”

“有我们在，您应该能更安全一些，至于其他的，救下他们之后再谈吧。”

听到他们要帮自己去拯救葛瑞缇，少女连番道谢，只是这一幕落入两位骑士的眼里，他们多少有些愤怒。

不是对少女的愤怒，而是对葛瑞缇这位候补圣女的愤怒！

少女如此关心她，换来的却是杀意，着实可笑！

……

另一边，继续朝着地宫走去的葛瑞缇来到了一处极为空旷的地方，从高高的入口处跳下，一旁奔腾的地下河流带来些许凉意。

这里依旧存在着很多发光的矿石，只是相比较之前地洞的狭窄，这里空得有些吓人，法克斯隐约感受到了一丝不安。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深入这座地宫？这里很危险，就连我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深入地宫多少了，如果来到了中层或者是深层，那他七阶的实力在这里也根本不够看的。

“因为有人告诉我，圣女的最后考核，是从魔物的手中救下这座教会

圣城。”

葛瑞缇解释道，“如果我不深入这座地宫的话，说不定会错过很多有关魔物的消息。”

她的眼神中透露着极度的贪婪之色，只是这种东西她一向隐藏得很好，没有让法克斯发现。

至于最终考核消息的来源，对于她来说太简单了。

人性永远是经不起考验的，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主教也是如此，只需要一点小小的诱惑，他们就能把教会藏起来的秘密说出来。

涉及到圣女考核的事情，法克斯很想要帮助葛瑞缇，但是当下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还记得之前两位骑士说过的话，附近存在着能够团灭骑士小队的恐怖魔物，虽然不知道它的具体实力，但怎么想都不会弱。

要在它的手中保护葛瑞缇，他没有这个信心。

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借助矿石散发出的微弱光芒，法克斯见到了散落在地下河流岸边的盔甲碎片。

那是教会的盔甲碎片，上面附着教会特有的坚固魔法阵，可即便如此，它们变形得也相当厉害，足以见到发生在这里的战斗之惨烈。

等等，在这里发生的战斗？

内心的不安骤然攀升至极点，法克斯握紧了腰间的长剑，头也不回地对葛瑞缇说道：“想要得到这些消息太危险了，我们……”

“你是害怕了吗？法克斯？”葛瑞缇停下了脚步，看上去对他有些失望。

“我只是担心你……”

话还没有说完，地下河流的河面忽然一阵剧烈抖动，紧接着，一条巨蛇从河流中冲出，强悍的尾巴重重地扫中了法克斯。

咚——！

“法克斯！”

没有任何抵抗的，法克斯撞上了地洞内的墙壁，无数碎石爆裂开来，烟尘四起，葛瑞缇眉头一蹙，担忧起他的状况来。

不过很快，她还是担心起了自己。

那头巨蛇在击飞法克斯之后，就吐着蛇信子朝着她游来，它居高临下地望着葛瑞缇，巨大的蛇头充满了骇人的压迫感。

葛瑞缇的脸色一白，慌得浑身打颤。

在感受到这头巨蛇的魔力等级之后，她就知道她不可能是它的对手，甚至就连交手都做不到……

唯一能让她活下来的，只有法克斯……

没有让她失望的是，见她陷入了危机，法克斯骤然从烟尘之中冲了出来，在巨蛇没有来得及反应之际，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它的脸上。

巨蛇吃痛，长长的蛇躯扭动了起来，而法克斯见此也趁机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和它战斗在了一起。

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葛瑞缇拍着自己的胸脯猛地松了一口气，随后她仔细观察了一下巨蛇，心中一惊。

“这是，这是一只受伤的八阶魔物？！”

在这头巨蛇蛇躯的中后段，布满了各种刀剑和魔法留下的痕迹，结合刚才那两位仓皇逃窜的骑士，她猜到这头魔物就是战胜那支骑士小队的魔物。

不过它虽然战胜了那支骑士小队，但自己也受到了不轻的伤势，否则凭借它八阶的实力，怎么可能拿不下七阶的法克斯？

在她思索之际，原先还占据上风的法克斯忽然被巨蛇一口咬住，接着猛地砸向地面，再一次激起大量烟尘。

与此同时，她心里顿时一慌，打量起了逃跑路线。

烟尘散去之后，法克斯半跪在地上，双手拼尽全力地横着长剑，抵挡住了巨蛇的血盆大口。

“噗——”

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出，只能说八阶就是八阶，哪怕受了重伤，也不是现在的法克斯能够战胜的。

他咬着牙用魔力感受了一下身上的魔法道具，在没有感受到某个魔法道具之后，他愣了一下，随即将目光望向了之前被巨蛇击飞的地方。

那里的墙壁深深凹陷了进去，碎石也铺满了地面，然而就在这些碎石之上，静静地躺着一块魔法怀表。

该死的！竟然从他身上掉出来了！

这串魔法怀表上蕴藏着一道八阶的防护魔法，只要有了它，抵挡巨蛇的攻击不在话下，只是现在他得想个办法把魔法怀表拿到手。

可惜，巨蛇可不会给他思考的机会，在僵持了许久之后，它喉咙深处忽然打开一个洞口，浓绿色的毒瘴从中喷出，落在了法克斯的身上。

只是片刻，他的皮肤就出现了被侵蚀的迹象。

“快！葛瑞缇！去把那块魔法怀表拿过来！那是我们逃走的唯一办法！”心中一慌，他只能连忙喊道。

葛瑞缇也没有愣着，在他喊出口之后，就施展魔法跑到了那堆碎石附近，将魔法怀表从地上拿了起来。

她能感受到上面蕴藏的魔力，那是超越了七阶的魔力。

“快！拿过来！”

不远处，见她拿到了魔法怀表，法克斯惊喜地喊道，因为被毒瘴包裹，他现在的皮肤已经出现了腐烂迹象。

要是再拖点时间，他整个人就会像之前的骑士一样烂掉。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葛瑞缇紧紧握住了魔法怀表，然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葛瑞缇？”

不祥的预感充斥着法克斯的心灵，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葛瑞缇露出过这样的眼神，冷漠、无情，就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一样。

眼前的少女，真的是葛瑞缇吗？

他不相信，不相信那样善良可爱的少女，会露出这种眼神。

一定，一定是他的错觉……

“快，快把它递给我……”

哪怕不祥和不安已经令他的灵魂都感到了战栗，但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葛瑞缇能够将魔法怀表递给他，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的幻觉。

葛瑞缇不会背叛他的，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少女。

他以前是这样认为的，但现实狠狠地将他的幻想撕碎。

握住了魔法怀表，葛瑞缇只是给了法克斯一个淡漠的眼神，随后便朝着早已经规划好的路线逃去，丝毫没有搭理他的想法。

一个七阶的工具人，从不听她话的那一刻起，他就该死了。

“……为什么？”

可法克斯想不明白，他呆滞地看着这一幕，直到葛瑞缇的背影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他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手臂，胸口，脸部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烂，伴随而来的还有剧烈的疼痛，但他丝毫都没有在意。

他只觉得这一切，就是一场梦，葛瑞缇背叛他什么的，一定一定是他的错觉……

但很快，轰击在巨蛇脑袋上的魔法攻击，让他回到了现实。

轰——！

炽烈的火球让巨蛇的鳞片变得有些漆黑，爆炸产生的剧烈冲击波也带着法克斯冲出了毒瘴的范围，砸在地上的疼痛迫使他彻底清醒了过来。

“怪蛇！有本事来追我啊！”

少女娇俏的声音从高处的洞口传来，被偷袭激怒的巨蛇嘶吼一声，攀附在岩壁之中，朝着洞口直冲而去。

洞口的背后，矿石散发着淡淡的白光，法克斯躺倒在地上，朝着那洞口望去，银白色的少女身影就像是天使一样，深深地烙印进了他的心中。

美丽、圣洁，这一刻的她简直就像是无数教徒信仰的女神一般，不可亵渎不可玷污……

只可惜，他的心死了，信仰也熄灭了。

他已经不会再相信这些候补圣女了。

她们……不过是披着一层羊皮的狼罢了。

在把巨蛇引到洞口附近之后，少女转身就逃向了洞口深处，同时还留下了一句话。

“法克斯！还不快逃！”

……什么？她竟然是来救他的？

意识到了这一点，法克斯的瞳孔微微放大。

Chapter 172

巨蛇朝着少女逃跑的洞口钻去，恨不得将少女生吞入腹，但薇洛丝早有准备，她在离开洞口的那一刻，引爆了刻画好的魔法阵。

轰——！

洞口瞬间爆炸，强大的余波和巨大的碎石将巨蛇从崩裂的洞口砸落，它还没来得及扭动自己的身子，碎石便将它彻底掩埋。

这爆炸虽然要不了巨蛇的命，但是将它击伤还是可以做到的，它短时间内无法从碎石堆里钻出来，而法克斯趁此机会也逃向了那碎裂的洞口。

这时候就算巨蛇钻出了碎石堆，也不可能继续爬向这道洞口了，毕竟鬼知道这里面还会不会埋藏什么易爆的魔法阵。

尽管这炸不死它，但被余波冲击的感觉也够难受的。

逃回地洞之中，法克斯远离了巨蛇盘踞之地，自知安全后，他四肢一软，整个人躺在了地上。

他的上半身几乎被腐蚀得不成样子，在接触地面之后，剧烈的疼痛令他忍不住龇牙咧嘴起来。

只是没过多久，薇洛丝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同时蹲下身子，施展治疗术帮他治疗。

也就是这样，痛苦才消停了许多，他脸上的表情才恢复了正常，可惜他很快想起了，整个人呆滞地望着地洞的顶端，愣愣出神。

见他的身边没有葛瑞缇，薇洛丝随便一想便猜到发生了什么，她的嘴角也因此微微勾起。

被抛弃了？

真是可怜的守护骑士呢。

如果她不是候补圣女，或许不会提他的伤心事，但很可惜，她是。

温柔善良、心性单纯的候补圣女薇洛丝，没有在他的身边见到葛瑞缇，当然要担忧地询问啦。

所以，她薄唇微启，满是关心道：“葛瑞缇小姐呢？她没事吧？”

“……她？”

就像是被戳中了心痛之事，法克斯稍稍回神地自言自语了一句，随后便像是个死人一样躺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说。

葛瑞缇的背叛，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喂，薇洛丝大人问你话呢，意识还清醒的话，就别装死。”

一旁身着白色盔甲的骑士走了过来，他本身就对这两人没有任何好感，所以说起话来一点都不客气。

法克斯也终于在他的冷声询问下彻底回了神，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有种撕裂般的疼痛，呼吸也变得极为困难。

“她……没事。”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着，而薇洛丝闻言也放下了心，回道：

“呼，那真是太好了，我刚才只见到了你一个人，还以为她出什么事情了呢。”

她在为葛瑞缇担忧，然而这种担忧却像是利刃一样刺入了法克斯的心脏，促使他不断地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幕。

背叛，为什么葛瑞缇要背叛他？

是因为要活命吗？

可她为什么偏偏要独自一人逃走呢？

难道说，她其实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他一直被她蒙骗在鼓中？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他看向了薇洛丝，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逝去啊？”

少女说得很理所当然，好像她的职责从出生起，就是拯救每一条即将逝去的生命。

莫名的愧疚爬上了法克斯的心头，他发现眼前的少女好像并不是和葛瑞缇说的那样虚伪，相反，她既善良又勇敢。

她从巨蛇的口中，救下了他！

愧疚令他回想起了之前陷害少女的经历，他想了想，有些羞愧不已道：“可是，可是我们之前……”

他本想诚实地将这些事情告诉她，以得到她的原谅，哪怕她要惩罚他，他也都默默地承受下来。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少女伸出食指抵在了她的嘴边，眨了眨右眼轻声道：“嘘，我不想知道。”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提起那些事情只会徒增烦恼而已，而且不管那些事情怎么样，都不会影响我救你呀。”

薇洛丝低下头，几缕发丝垂过她的脸颊，她依旧在治疗他腐烂的双手。

“大多数人都可能误入歧途过，甚至因此犯下了大大小小的罪孽，所以你只要诚心悔过，我便会原谅你。”

法克斯心神一颤，以前他还以为薇洛丝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现在看来，她心底里清楚得很。

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救下了他，还是在担心葛瑞缇……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人，他以前会觉得她虚伪？

细细想来，他能有这种印象，其实还是因为葛瑞缇一直在他的耳畔念叨，而能够证明薇洛丝虚伪的证据，他从来没有见过。

葛瑞缇一直都在欺骗他，对吗？

他沉默了下来，对薇洛丝道了声谢。

之后薇洛丝也没有说话，她安安静静地治疗完法克斯中的毒瘴，在见

到法克斯的出神后，询问道："葛瑞缇小姐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但我想去找她……"

法克斯的心很痛，他知道葛瑞缇在欺骗他，但他就是有点放不下她，不仅如此，其实他的内心还有一点点小希望。

他希望葛瑞缇是被迫的，有人逼她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他知道事到如今，自己还有这样的奢望，无疑是很愚蠢的，可他就是想要再见她一面，当面问问清楚。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他也好彻底死心。

而看他那么痛苦，身着白色盔甲的那位骑士也看出了些什么："去找她？我看你这样子，你不会是被她给抛弃了吧？"

"她，她……"

法克斯无法辩驳。

骑士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劝道：

"你心里不是清楚得很吗？她就是抛弃了你，独自一个人逃走了，只是你不愿接受这件事而已。"

"听我一句劝吧，那个什么候补圣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在她眼里，不过是个好用的工具，一旦遭遇了危险或者有个更好的工具，你就会被无情抛弃。"

"这种人我见多了，她们冷血无情，眼里只有权势地位，像你这样的年轻骑士，最容易被骗。"

就像是心底里的伤疤被无情撕开，法克斯脸红的同时，也不管事实如何，倔强地反驳道："葛瑞缇她……不是这样的。"

"嗯，我相信葛瑞缇也不是这样的人。"

此番话一出，众人都看向了一旁的少女。

"……薇洛丝？"

少女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不是亲眼所见的话，我不会胡乱否定

一个人的，更何况是一位候补圣女呢。”

“如果你想要去找她的话，带上我吧。”

她看向了法克斯，希望他能够带上她，一同深入地宫，寻找葛瑞缇。

可这提议把那两位骑士吓坏了。

“喂，薇洛丝大人，他想去就让他去，您不能因为担心他跟着他一起去啊，毕竟继续深入的话……”

“我知道，会很危险的，但也不只是担心他啦，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打断了他们的劝阻，薇洛丝心虚地撇开了目光，一只手卷起了耳畔的发丝，似乎是有些不自在。

“其实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啦，我也有一些私心。”

“我想跟他去，一是因为葛瑞缇的事情，二是因为这次圣女考核，只有获得越多的魔物消息，赢下考核的希望才越大。”

“所以为了获胜，我不得不去。”

法克斯一愣。

葛瑞缇其实和他说过差不多的话，当初还不觉得，现在听了薇洛丝说的话后，他觉得葛瑞缇那时候的语气很糟糕。

像是在命令他深入地宫一样，一点都不关心他的安危。

但薇洛丝不一样，她就像是可爱的邻家妹妹，是他决定要深入地宫之后，她才跟了上来，而且有了她，他也能安全许多。

只是……她真的是因为这些理由才和他一起深入地宫的？

他能从葛瑞缇身上感受到对胜利的病态追求，可这位少女给他的感觉却很随性，赢或者输，在她眼里或许只是过眼云烟。

那她深入地宫，是因为……担心他吗？

他抬头看了眼散发着圣洁气息的少女，忽然洒脱一笑。

只要有人陷入危险之中，她都会担心吧，这位候补圣女的善良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

心里这么吐槽着，他痛苦的感觉却稍加缓解，心底里也莫名流淌过一丝暖意。

在她的身边，他才浑然发觉自己好像才算是个人，而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工具。

“这可算不上什么私心，为了考核，是应该的。只是如果您继续深入地宫的话，我们就帮不上忙了。”

他们又怎么会看不出少女的真实理由呢？只是他们知道自己说什么，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他们的实力在五阶，继续深入地宫不仅帮不上什么忙，反倒会成为拖后腿的那个，所以两位骑士对视了一眼，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对此，薇洛丝也能理解。

她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们能帮我到这里，我已经很感谢了，离开地宫的时候，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哦。”

“嗯，会的。”

绷带骑士回答着薇洛丝，另一位骑士则走到了法克斯的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狠狠威胁道：

“臭小子，你给我好好保护薇洛丝大人，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这家伙就算活着走出地宫，也别想好过！”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她的。”

法克斯和那位骑士四目相对，不卑不亢。

“希望是这样。”

片刻后，那骑士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这里。

在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尽头之后，薇洛丝双手放在背后，有些轻松惬意地向着地洞深处继续前进。

“我们走吧。”

刚才和巨蛇战斗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处偏僻的洞口，经过它，他们或许就可以绕过那条巨蛇。

跟在她的身后，法克斯纠结了一下，还是想要解释自己的行为：“谢谢你能陪我，我就是，就是很难放下这种情感……”

他想要再见葛瑞缇一面，让自己心死。

薇洛丝懂他。

毕竟，她也很希望见到这一幕。

让法克斯和葛瑞缇彻底反目，就等于斩去了那位候补圣女一臂，没有了臂膀的她，又怎么和她斗呢？

勾起的嘴角渐渐放平，薇洛丝转过身，双手放在胸口，郑重地承诺道：

“我知道的，朝夕相伴的人忽然有一天背叛了你，这种感觉是很不好受，你心里也会因此产生戒备，但我还是想说……”

“作为队友，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哦。”

说完，她轻笑了一声。

队友？

法克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称呼了，他在葛瑞缇身边说是守护骑士，其实就是真正的下属。

薇洛丝是把他当做伙伴看待的。

“嗯！”

重重地点了点头，法克斯鼻子一酸。

薇洛丝的好，让他内心的愧疚更加浓厚。

……

“这里就是这座地宫的最深处吗？”

身披银色盔甲的女子抬头看向地洞远方，只见那里坐落着一座漆黑的宫殿，外观的装饰透露着各种诡异荒诞。

属于魔物的腥臭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伴随着的，还有一股令人心惊肉跳的魔力气息。

蕾菈站在女子身旁，淡淡地望着那座宫殿，没有说话。

“不出意外的话，那有十阶魔力波动的魔物就在这里了吧？不等天启骑士她们到来吗？”

女子的背后站着十几位骑士，她们都是来自教会的圣骑士，也是率先赶到这里的清剿队伍。

而在察觉到十阶魔力波动之后，教会命令天启骑士前来清剿，只是此刻，那位天启骑士还未赶到。

“这股魔力波动很微弱，那头魔物可能还没到达十阶，只是……对面显然不是傻子。”

蕾菈说完这句话，她们四周的空间就开始扭曲起来，远方的漆黑宫殿宛若一张血盆大嘴，刹那间顺着扭曲的空间，将她们一口吞下。

在此之后，空间恢复了平静，漆黑宫殿依旧坐落在地宫最深处，只是蕾菈她们所站立的地方只剩下了些许灰尘，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

找到了另一个比较偏僻的洞口，薇洛丝和法克斯绕过了巨蛇洞窟，继续往前没走多久，忽然阴风阵阵，法克斯手中的火焰摇曳起来。

在他们的前方，是一个漆黑且巨大无比的空间，除了中间一条石路，四周都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

Chapter 173

也就是在这种地方，他们感受到了战斗带来的强烈震颤，空气之中的魔力变得极为暴虐。

往前走两步，借助魔法火焰的光芒，薇洛丝见到了一头比之前更大的巨蛇，它攀附在石路之上，正和一位女骑士战斗着。

葛瑞缇则站在那位女骑士的身后，双手握成了拳头，看上去有一些担心。

法克斯在见到那位女骑士的一刻，就冷哼一声，忍不住地握住了腰间的长剑，因为在她的身上，有着一层八阶的魔法屏障。

那是他魔法怀表上刻着的魔法，这意味着葛瑞缇将他的魔法怀表给予了这位女骑士。

不过内心即便再不爽，法克斯也不敢真正爆发，毕竟这位女骑士拥有着八阶的魔力等级，不是他能够招惹的。

他来这里，也主要是为了葛瑞缇。

在战斗之中的女骑士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到来，在感受到法克斯七阶的实力后，她赶忙说道：

“你们来得正好！快！帮我一同击退这头巨蛇！”

和薇洛丝对视了一眼，法克斯点了点头，拔出长剑加入了战斗，这头巨蛇远比她们之前见的那头更加凶猛，只是有了八阶的帮手，它很快就败下了阵来。

锋利的剑尖刺穿了巨蛇腹部的鳞片，大量的鲜血喷洒而出，巨蛇吃痛地惨叫了一声，便立刻抛下了她们，朝着悬崖深处逃去。

继续追杀它显然是不理智的行为，女骑士和法克斯都收起了长剑，重新回到了石路之上。

“啊，谢谢你们……”

在道谢之时，女骑士很简单地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她叫尤尔，是从前

线退下来的骑士，任务是清扫这一路上骑士们可能遗漏的魔物。

葛瑞缇也在她介绍的时候，悄悄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在她的耳畔说了些什么，之后一脸防备地看向法克斯。

尤尔倒是没有受到她的影响，依旧笑意盈盈地看向薇洛丝两人。

“没事，我们只是找葛瑞缇有一些话说。”

“啊，原来你们之间认识啊，有什么话，你们聊吧。”

在听到法克斯想找葛瑞缇谈话之后，尤尔掩嘴惊讶了一下，随即侧过身子，将空间留给了他们。

再次见到葛瑞缇，法克斯原本死去的心再一次狂跳起来，他深呼吸了几口，最后盯着葛瑞缇的双眼，开口道：“葛瑞缇，你……”

话还没有说完，寒光一闪，一旁的尤尔忽然拔出了腰间的长剑，朝着他的心脏刺来，原本面无表情的葛瑞缇也狞笑了起来。

好在法克斯一直都有所提防，加上自身身手敏捷，他艰难地躲过了这一剑，同时后退了好几步，握住剑柄，满脸怒意。

“哟，身手还不错嘛。”

尤尔轻笑一声，挽了个剑花，眯着眼盯着法克斯，而后者不解地询问道：“为什么？你不是教会的骑士吗？”

他想不明白尤尔为什么会对他出手，明明他们之间无冤无仇。

“首先我是人，其次才是教会的骑士，只要是人就会有欲望，所以，我也不例外。”

似乎是觉得法克斯和薇洛丝已经不可能从她的手中逃脱，尤尔呵呵一笑，解释了起来：

“教会骑士的权力还是太小了，我还是更喜欢控制一些权力更大的人，让她们为我办事。”

不是所有的教会人员都是女神忠诚的信徒，尤尔就算不上，她之所以会加入教会，更多的还是因为权力。

她很享受权力带给她的快乐，只可惜自己的心思不纯，没办法在教会

内更进一步，所以她就想操控那些权力更大的信徒，让她们为她所用。

八阶的魔力等级，是她敢这么做的底气。

事实也证明，只要她足够小心，没有人能发现得了她。

“所以，你抓住了葛瑞缇？！”

葛瑞缇是候补圣女，权力比一般的教会骑士大得多，法克斯就认为她操控了葛瑞缇，让她为自己卖命。

只是他这话一出，令尤尔感到了几分错愕和嘲笑。

“我抓住了她？看上去，你好像对这位候补圣女还残存着一点不该有的奢望啊。”

她和葛瑞缇相处的时间很短，但她清楚，眼前的这位少女和她一模一样，是个很虚伪又很危险的人。

法克斯就是被这位少女欺骗的愚蠢之人。

她嘴角一勾，说道：“既然这样，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吧，你的生死，就由葛瑞缇来定，她说你能活下来，那我就放过你，如果她要你死，呵……”

听到了这番话，法克斯双眸微微一亮，哪怕理智告诉他葛瑞缇不可能让他活下来，但他却依旧抱有着一丝希望。

或许，或许一切都是误会。

葛瑞缇还是那位温柔善良的少女……

“葛瑞缇……”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了葛瑞缇，希望能够从她的口中听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然而很可惜的是，葛瑞缇没有任何犹豫，冰冷着脸宣判了他的死刑。

“杀了他，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

心仿佛在这一瞬间沉到了谷底，法克斯脸色苍白，难以相信现实都是真的，葛瑞缇从一开始就在欺骗他。

而尤尔见他有些崩溃，笑容几乎咧到了嘴角。

“哎呀，真是很可惜呢，你今天只能乖乖去死了。”

手中的长剑缠绕上些许魔力，她已经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法克斯则深呼吸了几口，看向葛瑞缇接着问道：

“……你以前的善良，果然都是装出来的吗？”

“是啊，如果不装的那么善良，怎么可能从那么多修女中脱颖而出，成为候补圣女呢？”

既然撕下了脸皮，那葛瑞缇便也不再伪装，她单手叉腰，居高临下地朝着薇洛丝说道：

“呵，我知道的，薇洛丝你肯定也是这样吧？你和我一样，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她从来不相信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地步，能够不断往上爬的，只有心狠手辣的人！

只是薇洛丝还没有回应，法克斯就有些崩溃地大吼道：“胡说！她才不是！”

对此，葛瑞缇冷嗤一声：

“真是厉害啊薇洛丝，他仅仅离开了我那么点时间，竟然就被你拿下了，你的水平果然比我更高。”

“我都说了她不是！在我快要战死的时候，是她不顾一切地救下了我，而你，只会拿了我的东西落荒而逃！”

回想起之前的一幕，法克斯捏紧了剑柄，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牙关。

葛瑞缇曾经也和他说过会关心他，会保护他，可这些永远都停留在嘴上，她从未付出过任何行动。

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时，她竟然选择拿走他的宝物，抛下他一个人。

而薇洛丝却和她相反，哪怕他伤害了她，她都在如此危急之刻救下了他，并且不要求任何回报。

相比之下，薇洛丝才是真正的候补圣女，才是他真正想要守护的人。

“哼，你要是听我的话，我那时候或许就不会逃走，要怪，就怪你自己心慈手软。”

到了此刻，葛瑞缇还不忘将责任推卸到法克斯身上，只是很快她意识到了什么，皱着眉头不屑道：

“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和你废什么话，一个将死之人而已。”

接着，她看向了尤尔，道：“还不快动手？”

下一秒，她的脖颈被尤尔掐住，整个人从地上被提了起来。

“你命令我？”

尤尔眯着眼，冷冷地说道，而葛瑞缇涨红了脸，扒拉着她的双手，艰难地开口道：“对，对不起……”

尤尔没有松手，她提着葛瑞缇，直到看见她逐渐翻起了白眼，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才放了她一马。

“记住了，我才是你的主人。”

摔在地上，葛瑞缇大口喘息了几下，连忙应了几声“是”，好似臣服了下来，只是在尤尔没看见的角落里，她双手握拳，眼神之中充满了杀意。

她会命令尤尔，其实是出自下意识的反应，毕竟以前她养了很多条狗，和那些狗相处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用的命令口吻。

法克斯也是其中一条。

而现在，尤尔竟然想要她的主人？甚至还出手虐待她？

她葛瑞缇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屈辱？

即便当下报不了这个仇，以后，她一定要将现在受到的屈辱，百倍还给尤尔！

转过身，尤尔看向了法克斯。

其实她知道葛瑞缇心底里不服，对她充满了仇恨，但她根本不在意。

区区一个五阶候补圣女，她有一千种控制她的办法。

当下，还是把看到这一切的法克斯杀死才是。

想到这里，她冷笑一声，径直朝着法克斯挥剑砍下，而后者也早有防备，很快和她战斗在了一起。

叮叮叮——！

剑刃与剑刃相交发出的刺耳声令薇洛丝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他们的动作很快，她根本看不清，只能见到武器相交之处冒出的四溅火星。

不过七阶和八阶之间始终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是几招下来，法克斯身上就挂了彩，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浸透了他的衣物。

只是有薇洛丝在，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

她默念咒语，金色的圣光就将法克斯包裹，他身上的伤势也在一瞬间完全治愈，实力也恢复到了受伤之前。

“啧……”

尤尔见此砸吧了一下嘴，眼中冒出了贪婪的精光。

她一早就听说了薇洛丝候补的强大治疗术，只要得到了她，就意味着她以后不用再畏惧任何伤势了。

不怕受伤的骑士，实力将攀上一个新的台阶！

尽管法克斯有薇洛丝治疗，但他和尤尔之间的实力差距依旧非常明显，他想要劝薇洛丝离开，可附近落下的魔法屏障打断了他的想法。

想要从这里离开，要么打破魔法屏障，要么杀死尤尔，当下只有这两种可能。

真是糟糕……

汗水打湿了法克斯的后背，他有点后悔再来找葛瑞缇了，明明他早已知道她是个虚伪的家伙，为什么当时还无法彻底死心呢？

而且也正是因为他要找她，还连累了薇洛丝……

一想到在他背后提供治疗的少女，他就再度握紧了剑柄，今日说什么，他都要将薇洛丝送出去，哪怕是牺牲他的生命！

所以，他一步一步地朝着薇洛丝靠近，想办法要让她脱身。

可也就在他靠近之际，尤尔抓住机会，闪身来到了他的身后。

手中的长剑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她对准了法克斯的心脏，毫无犹豫地刺出了这一剑。

似乎是见到了法克斯心脏被她贯穿的场景，她的表情病态而又疯狂了起来，瞪大的瞳孔更是充满了猩红色。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一道纤细的身影闯入了她的视线之中。

“小心！”

就在他身旁不远处的薇洛丝拼尽全力用双手推开了法克斯，冰冷的长剑刺穿了她的后背，从她的胸口穿出。

炙热的鲜血溅在尤尔的脸上，她癫狂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平淡起来，她毫无感情地将长剑从少女身体中拔出，在少女无力地跪坐在地上时，一脚将她踹到了石路边上。

“啧，滚远点，我可没有想要杀你。”

薇洛丝的右侧就是万丈深渊，她痛苦地躺在地上，鲜血很快就染红了她身下的地面。

“薇洛丝！”

见到这一幕，法克斯目眦欲裂。

他下意识地就想要冲到薇洛丝的身边，将她从悬崖边上救下来，但尤尔只是轻轻挥出一剑，便阻拦下了他。

“给我滚开啊！”

这时候的法克斯就像是发了疯一样，胡乱挥舞着手中的长剑，魔法也像是不需要魔力一样，肆意轰向尤尔。

可没有章法的进攻根本没办法伤到尤尔，她抓住机会一脚踹向法克斯的胸口，将他踹飞出去很远。

重重地摔在地上，法克斯望着脸色痛苦的薇洛丝，心中的怒火和自责让他重新爬了起来。

“你的招式乱了。”

尤尔来到他的身边，笑着点评他的进攻，法克斯再次被轻易激怒，想要继续战斗。

可躺在地上的薇洛丝艰难地扭过头，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快，快逃……”

逃？

法克斯一愣。

抛下她，逃走吗？

到了这种时候，她依旧在担心他吗？

嘴唇不知不觉被咬出血来，他知道如果能逃的话，当下最佳的选择就是逃走，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教会高层，让他们出手解决葛瑞缇和尤尔。

毕竟，战斗下去他没有任何胜算。

同时他也知道，一旦选择了逃走，也就放弃了薇洛丝。

落入她们的手中，她绝对不会好过的。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打碎魔法屏障的能力，他除了战斗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选项。

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此有些庆幸。

轰——！

在他选择继续战斗之时，石路剧烈摇晃了起来，先前被击退的巨蛇重新从悬崖之下钻了出来，狠狠地撞击在屏障之上。

只听呯得一声，屏障破碎，巨蛇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尤尔，恐怖的魔法火球瞬息而至。

轰轰——！

魔法火球的爆炸令尤尔被迫闪躲，同为八阶，这头巨蛇的实力虽然不如她，但仍然是个难缠的对手，稍不小心，就可能阴沟里翻船。

巨蛇的出现令法克斯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这头巨蛇是为了报仇而来，定然不会放过尤尔，且此刻魔法屏障破碎，他拥有了唯一的逃跑机会。

可如果他选择了逃跑，就意味着他抛下了薇洛丝。

薇洛丝离他太远了，如果他去救她的话，几乎不可能逃跑成功……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法克斯一咬牙，抛下了薇洛丝，转身朝着来时的道路跑去，而用余光注意到法克斯的尤尔心中一急，大喊道：

“该死的！别想逃！”

她想要对法克斯出手，但这么做就等于卖破绽给巨蛇，所以这一来二去，根本没办法阻止法克斯。

然而在没人关注的角落里，葛瑞缇悄悄地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

看着少女如今连呼吸都极为困难的惨状，她呵呵一笑，俯下身子摸了摸她的脸颊。

“薇洛丝，无论你是不是装的，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我可不会让你活下去。”

“因为只有这样，我在她的身边才是唯一！”

她的瞳孔之中同样流淌着疯狂，她看得出来，尤尔不杀薇洛丝，就是想要将她留下来。

这怎么可以呢？尤尔身边的候补圣女只能有她葛瑞缇一个，毕竟候补圣女一旦多了起来，主动权就在尤尔手上。

她会过得很惨的。

所以，为了她的未来，薇洛丝必须死。

在少女惊恐的眼神中，葛瑞缇抓住了她的手腕，拖着她来到了悬崖边。

“救救……法克斯……”

眉头一蹙，葛瑞缇只觉得薇洛丝疯了，这种时候还在担心法克斯。

她没有回应少女，只是癫狂一笑，随后便将绝望的少女踹下了悬崖。

碎石伴随着少女的身躯落下，漆黑的深渊久久都没有传来回音，葛瑞缇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这么深的悬崖，她恐怕连一块碎肉都不会留下吧？

长久以来积攒的郁闷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薇洛丝比她更有能力更会伪装又如何？到头来赢的人，还是她葛瑞缇！

又一次击退了巨蛇，身上挂了彩的尤尔怒火中烧，她本想即刻追击逃走的法克斯，可在周围看了一圈后，她发现重伤的薇洛丝不见了。

“薇洛丝呢？”

她来到了原先薇洛丝躺着地方，在发现地上鲜血呈现出来的拖行痕迹后，她一把掐住了葛瑞缇的脖颈，怒道：

“你这个贱人！竟然把她推下去了？！”

“咳，是又怎么样？”

葛瑞缇赌她不会杀她。

事实也正是如此，被怒火操控的尤尔一拳重重地砸在了葛瑞缇的腹部，之后更是抓住她的脑袋多次砸向地面。

在鲜血布满葛瑞缇的脸后，她停下了发泄。

她的确不会杀她，候补圣女的权力比她教会骑士高多了，她离开地宫之后，得靠她才能在教会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再生气，她也忍了下来。

“我最讨厌你这种家伙，如果还有下次，我就直接杀了你！”

一把环住葛瑞缇的腰肢，尤尔飞快地冲向法克斯逃走的方向，她得在他接触到其他人之前，杀死他！

……

从石路离开，法克斯也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直到精疲力尽才扶着墙坐了下来。

葛瑞缇是个虚伪的候补圣女，尤尔居心不轨，他必须要找到其他人，将这个消息传出去才行。

否则，否则薇洛丝就白白被她们抓住了……

一想到这个，他的心就一阵绞痛。

都怪他，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是他的自私和愚蠢害了薇洛丝，之前那两位骑士是对的，他根本不应该去寻找葛瑞缇，更不应该带上薇洛丝……

守护薇洛丝？

……真是可笑啊，这种话他之前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一直守护他的，明明是薇洛丝。

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担忧，她的勇敢，深深地刻入了他的脑海之中，她就像是教会中真正的圣女一样，不断地指引着他前进……

他根本不配当什么守护骑士，他根本什么都守护不了，他愚蠢又自私，根本不值得薇洛丝为他付出那么多……

【你比起以前成长了许多，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少女的声音忽然在耳畔回想，法克斯一惊，连忙环顾四周寻找其踪影，可空空荡荡的地洞回应他的，只有阴冷的寒风。

垂下脑袋，他知道，这句话只是他的幻觉而已。

如果薇洛丝在的话，她一定会这么说的，因为她很傻很天真，一个人微不足道的成长，就可以令她感到心满意足。

尽管他连累了她，但她绝不会责怪他，她只会弯下腰，温柔地安慰他，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告诉他未来还长，一时的错误代表不了什么……

想着想着，法克斯的眼眶红了起来。

这时，缓慢的脚步声在他的身旁响起，还未见到来者，他就听见了那如同恶魔般的声音。

“原来你在这里啊。”

尤尔和葛瑞缇的身影从黑暗中显现，法克斯狼狈地扶着墙站了起来，在只有见到她们两人后，他内心的不安飙升到了极点。

“……薇洛丝呢？”

“她？她已经被我杀死了。”葛瑞缇回道。

“什么？！”

见法克斯脸色一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葛瑞缇双手抱胸，靠着墙呵呵一笑。

“你知道吗？她被我推下悬崖的时候，最后说得一句话，竟然是让我救你，真是有够天真的。”

“而且她那么担心你，到头来自己却连一具完整的尸骨都保存不下来，你说，这个世上怎么会有那么愚蠢的人呢？”

Chapter 174

葛瑞缇的话令法克斯瞳孔剧颤，他的右手死死地握住剑柄，嘴角因为咬破了嘴唇而流下鲜血。

他本以为薇洛丝落入她们的手中，最多会受尽折磨，结果没想到她们竟然这么残忍，对她痛下杀手……

她明明那么善良，那么温柔，还救了他好几次命，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兴许是因为愤怒，他的身体颤抖了起来，他满目血红地看向葛瑞缇和尤尔，用沙哑低沉的声音问道：

“……你们，你们这么做难道就不怕被教会发现吗？！”

“发现？只要杀了你，还有谁能发现这件事？”

尤尔来到了葛瑞缇的面前，她冷笑一声，完全不将法克斯放在眼里，而自知逃脱不掉的法克斯抹去了嘴角的鲜血，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呵呵，想要杀我，你们必须付出代价！”

歇斯底里地怒吼了一声，被死意包裹的法克斯再也不顾其他的一切，提起长剑便和尤尔战斗在了一起。

铿锵的兵器相撞声不断在地洞内响起，不顾伤势的法克斯进攻十分可怕，一时之间竟然压制住了尤尔。

只可惜，一个阶位的实力差距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加上法克斯本就已经精疲力尽，很快，他就落入了下风。

远处的葛瑞缇见此松了一口气，当她见到之前法克斯压着尤尔进攻的时候，她几乎第一时间就想要逃跑了。

如果让法克斯赢下了这场战斗，她会遭遇什么可怕的后果，她连想都不敢想。

叮——！

最终，因为双手无力，手中的长剑被尤尔挑飞，法克斯的腹部也中了她一脚，整个人重重地撞在了地洞的墙壁之上。

吐出了一口鲜血，他想要再次爬起来，但仅仅是抬起半个身子，就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一只脚踩在他的脑袋上，尤尔掩嘴一笑，嘲讽道："就只有这点能耐？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想让我付出代价？你有这个能力吗？"

放肆的笑声宛若最为刺耳的声音钻入了法克斯的耳朵，他不顾手指上的鲜血，捏紧了拳头，咬着牙道：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咳咳，付出代价！"

"呵，就算有，你也看不到了。"

双手高举手中的长剑，尤尔看着法克斯心脏的所在地，接着嘲讽道：

"放心好了，等你死之后，我会将杀死候补圣女的罪名按在你身上的，然后我呢，就是那为民除害的英雄。"

"至于你，永别了，愚蠢的家伙！"

手中长剑无情落下，剑刃刺穿血肉的声音并没有传来，相反，它撞在了漆黑的刀身之上，令尤尔双手感到了一阵酥麻。

眉头一蹙，她顺着漆黑的刀身往上看去，只见一位黑发少女面无表情地站在法克斯身后，手中握着一柄修长的镰刀。

她穿着一身绝美的黑色短裙，露着两条雪白的长腿，腥红的双眸尽显淡漠，好似世间的一切都无法留存于她的内心。

最无法令人忽视的，就是她身上散发着的魔力，尽管有些若隐若现，但尤尔确定，那一定是八阶的魔力。

将踩在法克斯头颅上的脚收回，她后退了几步，充满戒备地问道："你是谁？"

薇洛丝抬脚绕过法克斯，她把玩了一下手中的镰刀，微笑道："没想

到教会内也有你这样的败类。”

“魔物？”

尤尔感受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异样气息，也就在下一秒，她瞳孔一缩，赶忙举起手中的长剑抵挡。

当——！

火星四溅，锋利的镰刀刀尖砸在长剑剑身上，知道来者不善后，尤尔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我可懒得和你废话。”

没有交谈的欲望，薇洛丝轻笑一声便挥舞着镰刀不断朝着尤尔攻去，而后者只能被动防守，她想要施展魔法，但一开口吟唱就会被少女打断。

很快，她因为躲闪不及，身上多出了几道伤口，鲜血从这些伤口中流下，将她染成了半个血人。

“该死的！你以为我对付不了你吗？！”

在拼着受伤的风险，她第一次和薇洛丝拉开了距离，也就是这点距离，瞬间让她吟唱起了魔法。

“神威！”

伴随着咒语的响起，白色的光芒从空间中析出，并且逐渐汇聚在她身上，形成了一套新的魔法盔甲。

与此同时，她身上的伤口也在顷刻间治愈，实力恢复到了巅峰的状态，气质上甚至隐约变得有些神圣。

神威是教会圣骑士们都会的神授魔法，通过汇集女神散播在这个世间的力量，为自己塑造一套新的魔法盔甲，并且修复身体的伤势，重回巅峰实力。

正是因为教会的圣骑士们都会这种神授魔法，所以魔王的魔王军才没办法在圣骑士手中讨得好处。

若是一般的八阶魔物，见到这位圣骑士开启了神威，当下恐怕会选择

逃跑，拉扯到她神威魔法结束。

可惜，她遇见的并不是一般的八阶魔物。

见她动用了神威，薇洛丝便也不再隐藏自身的真实实力，她冷哼一声，没见到有什么动作，她的背后就骤然打开了一个黑洞。

无数白骨和灵魂的手臂从黑洞的另一侧扒拉着边缘，在场其他人的灵魂深处似乎响起了痛苦的哀嚎，死亡带来的孤寂和冰冷蔓延全身。

很快，黑洞之中走出了一位身披黑袍的死神。

哪怕是开启了神威，尤尔的心脏依旧诡异地疯狂跳动起来，在这位死神的面前，她感觉自己没有任何胜算。

只是现在逃跑的话，她好像也逃不掉。

少女的身影眨眼间来到了她的身前，漆黑的镰刀迅速落下，她想也没想，只能被迫地和她战斗到一起。

而越是战斗，她就越是心惊。

神威状态下的她拥有极强的进攻能力，同时免疫普通的魔法攻击，可无论怎么进攻，她都没办法破开少女的防守。

甚至偶尔的，她还要进行被动防守。

不过还好，眼前的少女虽然厉害，但也没有杀死她的办法……

似乎是看穿了尤尔的心思，薇洛丝嘴角优雅勾起。

心中咯噔一下，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少女要做什么，尤尔就见到先前一直没什么动作的死神抬起了左手，一根细细的长线从她的身上落入了它的手中。

“斩断！”

“不！”

尤尔想要阻止，但一切已经于事无补，死神的镰刀闪烁着寒光，冰冷地切过细线。

细线断裂。

这一刻，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停止了。

世间的一切在这一瞬间离她远去，她就像是断了翅膀的小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白色的盔甲散去，留下的，只不过是一具没有生息的身体。

死神掌握着被施术者的命线，只需要将命线斩断，那被施术者便会死去。

这是薇洛丝的禁忌魔法。

如果是普通八阶骑士，她或许都不用施展这种禁忌魔法便能获胜，但圣骑士就是圣骑士，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亲眼目睹尤尔死亡，法克斯坐在地上背靠着，一脸的不可思议，而葛瑞缇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来。

她想起了之后自己可能遭遇的事情，她连忙跪着朝薇洛丝挪来，死死地抱住她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

“别，别杀我！我，我是被逼的！”

直到现在，她依旧想要依靠谎言来得到一个好的下场。

薇洛丝将她一脚踹开，而她马上又爬了过来，哀求道：

“我，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大人，不，主人！主人只要您吩咐！我就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作为候补圣女，为了活命对他人如此卑微，这令薇洛丝都感到了几分羞恼。

“她就交给你了。”

对着法克斯说了一声，她便手持镰刀消失在了地洞的尽头，而葛瑞缇只是看了一眼法克斯，便发了疯似的朝着薇洛丝消失的方向跑去。

“不！主人，带我走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主人！”

只是没走几步，她的头发就被法克斯一把拽住，整个人也惨叫一声，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上。

“不要，不要杀我！法克斯，法克斯难道你忘了吗？我们，我们之前

的那些经历……”

低头望着不断向自己求饶的少女，法克斯冷淡的眼神之中没有任何动摇。

他不知道那位魔物少女为什么会放过他，又为什么会将葛瑞缇交给他处理，他只知道他活了下来，而葛瑞缇，杀死了薇洛丝。

他再怎么虐待葛瑞缇，薇洛丝都不会回来了吧。

那个纯洁善良的少女，葬送在了这种肮脏卑鄙之人的手中。

看着抱着他腿求饶的葛瑞缇，他弯下腰帮她抹去了眼泪，随后在葛瑞缇略带惊喜的目光中，他狠狠地抓着她的头发，轻声问道：

“你杀死薇洛丝的时候，她向你求饶了吗？”

……

从葛瑞缇她们身边离开，转变为魔女的薇洛丝一路朝着地宫深处跑去，她途径了好几个正在清剿魔物的骑士队伍，都选择了绕道而行。

兴许是她身上存在着神恩血脉的气息，一般的魔物都不敢钻出来阻拦她的去路，所以没过多久，她就来到了地宫的最深处。

这座魔物地宫最深处的魔力气息在十阶左右徘徊，远远超出了她薇洛丝能够调查的极限，要不是她假身不怕死，否则她绝不会来到最深处。

地宫的最深处坐落着一座魔物宫殿，外表极其奢华，好似是用各色的矿石雕琢而成的，十阶的气息便是从里面散发开来的。

一旦进去，想要出来，恐怕就难了。

迟疑了片刻，薇洛丝还是选择走了进去。

这座宫殿对她来说大不了就是死在里面，到时候重新塑造一具假身，编个合适的理由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她便又是那位温柔善良的候补圣女。

靠近宫殿，宫殿的大门便自动打开，露出了其内悠长深邃的廊道，以及一条镶着金边的红毯，薇洛丝抬起脚，踏上了红毯。

只听呯的一声，大门再次自动关上。

还没开始探索呢，她感觉自己已经暴露在了宫殿主人的视线之中。

没有办法，现在的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去，宫殿内的房间很多很多，每一个房间内的装饰都富丽堂皇的，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在宫殿内兜兜转转，她来到了一处极为开阔的主殿大厅，这里的地砖呈现出了白色，且被打扫得很干净，甚至能照出人影。

在大厅的正前方，孤零零地摆放着一面全身镜，薇洛丝靠近了它，还在镜中见到了自己，但无论她做什么，都没有异常发生。

只是，她心里觉得诡异得厉害。

在这里停留了片刻，察觉不出异样后，她只能无奈地从这里离开，继续寻找这座宫殿的秘密。

然而她没发现的是，在她离开之后，那面全身镜中依旧残留着她的影子。

……

哧——

剑刃轻松地劈开木偶身体，一名骑士看了眼手中的水晶球，向着一旁的骑士队长汇报道：

“报告队长，这里除了那头魔物的魔力气息之外，并没有感受到其他魔力气息的存在。”

“剩下的，也就是些无用的傀儡。”

一脚踹开瘫软下来的木偶，那名骑士收起了长剑，颇感麻烦。

自从被这座宫殿强行拖入其中之后，她们就和大贤者蕾菈走散了，之后，一路上，她们遇到了无数的木偶。

这些被操控的木偶实力不强，但就像是杀不死的小强一样，一有时间就黏了上来，多少令她们感到心累了。

“也就是说这座宫殿内，只有它一头魔物吗？”

“不能放松警惕，这座宫殿绝对不会那么简单。”骑士队长面色凝重，丝毫都没有放松警惕的样子。

她名为温妮，实力为八阶，统率一支圣骑士小队，以她的经验来看，这座宫殿处处都透露着诡异之处。

放松警惕的话，稍有不慎，恐怕迎接她们的就是团灭。

“都带上传送珠了吗？待会要是遇见危险，不要犹豫，直接捏碎。”

“是。”

传送珠？

那可是能够借助女神力量让她们脱离绝境的宝物，一旦要用上它，那就意味着她们已经处于生死攸关之际。

队长竟然这么慎重吗？

其他骑士强迫自己打起了精神，尽管目前为止，她们没有遇到任何生命危机。

从木偶碎裂的尸体之中离去，她们最终来到了一座主殿大厅之内，这里的地砖透着白色，正前方孤零零地摆放着一面镜子。

Chapter 175

虽然心中透露着一丝诡异，但是温妮还是率领大家进入了这座主殿大厅，围观了一下四周的装饰，本以为没有任何危险之后。

一位少女手持镰刀，优雅地从镜子中走出。

黑色的裙摆微微摇曳，少女的长发如同夜色中的星河，神秘璀璨，腥红的双眼淡漠地看向众人，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支圣骑士小队中，除了队长温妮和副队长是八阶，其他的骑士都是七阶，少女仅仅是一个眼神，她们就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她是……”

“拦路的家伙。”

温妮不知道眼前的少女是谁，但明显来者不善，没有任何犹豫，她拔出了腰间的长剑，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其他的骑士见此，也纷纷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下一刻，少女忽地闪身上前，修长的镰刀瞬息而至，只是温妮身经百战，轻而易举地挥剑挡下了这招。

圣骑士小队的默契毋庸置疑，在见到队长拦下少女的进攻之后，副队长立即施展火焰魔法，从少女背后进行偷袭。

少女没有回头，她身上的魔法屏障抵挡住了火焰的进攻，然而副队长的长剑从火中刺出，迫使她只能进行回防。

如此一来，她便在温妮的面前露出了破绽。

凭借小队超高的默契和极强的配合，没过多久，温妮就找到机会一脚踹在了少女的小腹，让她重重地撞在了大厅墙壁之上。

本以为少女实力极为可怕的众骑士见此，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出意外的话，这位魔物很快就会被她们斩杀。

“只有一人，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我们呢？”

说着，温妮颇为谨慎地慢慢上前，同时为手中的长剑附上魔力，准备终结这位少女。

只是在下一刻，少女手指微动，紧接着整个人从地上爬了起来，还没有站稳，她的气息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如果说之前还有所收敛的话，那现在的她，死亡的气息就像是海浪一般，在这座大厅内不断席卷。

黑洞在她的背后显现，一位手持镰刀的死神从中走出，它向前探出白色的五指，每一根手指上都缠绕着一条连接骑士的细线。

内心的不安莫名攀升到极点，温妮想也没想就径直冲向前，准备将少女和死神一并斩杀。

可此刻的少女只是一挥镰刀，那难以言喻的力量就从剑身传递到剑柄，最终由温妮承受，整个人飞出了十几米。

“什么？”

众骑士皆是一惊，要知道就在刚才，温妮的实力还是和这位少女差不多的。

难道说，这才是少女的真实实力吗？

她们错愕地看向那位少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而死神可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出手机会。

它勾了勾食指，在上面缠绕的命线越发凝实之后，它举起了手中的镰刀。

对此，被命线选中的骑士一脸茫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让命线从自己的身上消失。

而将这一幕收入眼底的温妮面色一惊，连忙大喊道：“快！捏碎传送珠！”

传送珠？

骑士并没有感受到自己遭遇了什么危险，但这么多年的相处，她早就对自己的队长拥有了非同一般的信任。

所以她没有丝毫迟疑，直接捏碎了传送珠。

呼——！

碎裂的水晶散落一地，骑士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连带着消失的，还有她的命线。

镰刀挥下之处空空如也，但那如浪潮一般的死亡之意汹涌而来，压得在场的所有骑士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一刻她们知道，要是刚才的骑士再晚一些捏碎珠子，那现在的她就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队长！她的实力……”

“冷静！我们还有胜算！”

副队长有些震惊，但温妮依旧觉得她们还有胜算。

少女没有给她们思考的时间，她右手虚空一握，大厅内的光芒好似被她尽数吸收，整个世界沦为了一片黑暗。

死神的虚影与她逐渐融合，披上了诡异黑袍的少女手持镰刀，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呼——！

一枚传送珠破碎的声音在黑暗之中传来，紧接着，镰刀划过空间，虽然落了空，但在场所有骑士的压力瞬间倍增。

“神威！”

一声娇喝在黑暗之中传来，温妮直接施展神授魔法，利用女神之力点亮了这片黑夜。

她看清了少女的运动轨迹，刚想要去追，脚踝却被一只从地板钻出的骨手抓住，下一秒镰刀出现在了她的头顶。

当——！

尽管她挥剑挡下了这沉重的一击，但清脆的骨裂声从脚踝传来，她脸色一白，整个人被迫坐在了地上。

将她击倒之后，少女没有再搭理她，而是清理着在场的其他骑士，在她的面前，这些骑士可以说是毫无反抗之力。

副队长同样施展出了神威，只可惜她的巨剑每次都能被少女轻松躲开，最终她的命线被少女捏在了手中，被迫捏碎传送珠逃走。

呼——呼——呼——

传送珠破裂的声音不断在大厅内响起，温妮的心越来越低沉，握着长剑的手越发用力。

她第一次见到如此厉害的八阶魔物，如果让她活着离开这座地宫，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这只魔物，必须死！

“队长！”

最后剩下的几名骑士自知不是少女的对手，她们也放弃了和她战斗的想法，所以，她们看向温妮，默念魔法将自身的魔力尽数传递给了她。

之后，她们主动捏碎了传送珠，消失在了原地。

由此，这座大厅就只剩下了她和少女。

圣骑士之所以能够在所有战争中所向披靡，依靠的就是神威，而神威这种神授魔法永远不会如此简单。

倏——！

一对宛若天使般的洁白翅膀从温妮的背后诞生，断裂的脚踝被完美治愈，她手持长剑从地上站了起来。

金色的瞳孔中透露着几丝神性，她挥剑指向少女，淡淡道：“能把圣骑士逼出天使形态，你应该感到荣幸，魔物。”

……

完全不知道身后的宫殿内发生了什么，薇洛丝一路前往这座宫殿的最深处，兴许是因为她本身就是魔物，在这里，她没有见到任何与她敌对的东西。

没有阻碍，很快，她就来到了宫殿最深处。

那是一座无比庞大的铁门，在它的面前，她就像是蚂蚁一般瘦小，不过当她伸出手搭上铁门之时，只需要微微用力，它便会被打开。

轰轰轰——

无数灰尘和碎屑从铁门顶端落下，薇洛丝在推开大门之后，径直走了进去，而出现在她眼前的，除了宽敞的大厅之外，还有一颗飘浮在空中的白色魔力球。

白色魔力球很大，直径大约在五十米，十阶的魔力气息便是由它散发出来的，在这颗魔力球的下方，数不清的丝线吊着一具木偶。

在她靠近魔力球之际，呯的一声，铁门关上，原先一动不动的木偶抬起了头，眨着木制的眼睛诧异道：

“没有想到，第一个抵达这里的，竟然是你这只魔物。”

“你是……”

薇洛丝本想询问一下她的名字，谁知木偶一点废话都不愿和她说，直言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毕竟很快，你就会变成一具尸体了……而且，你竟然拥有死神血脉？这可真是稀奇。”

“不过正好，这具身体还差一点魔力能维持我的力量，而我所缺的那点魔力，就由你来填充吧。”

“不仅如此，等你死后，我会好好利用你身上的神恩血脉的！”

桀桀怪笑了一声，她身上的丝线仿佛化作了无数小蛇，朝着薇洛丝袭来，而后者二话不说，直接取出了镰刀，召唤出了死神。

面对眼前这头实力不知深浅性格又极其怪异的魔物，她握紧了刀柄，一脸凝重。

……

轰——！

落雷照亮了整座大厅，巨大的爆炸威力摧毁了大厅内除了镜子外的其

他装饰，可烟尘之中，少女再一次现身。

“……没想到这座地宫里竟然有那么厉害的魔物。”温妮深深地喘了几口气，询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天使形态下的她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于九阶，可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办法击败这位少女。

不仅如此，她实在是太诡异了，那神鬼莫测的手段时常令她手忙脚乱，好几次都差点栽在她的手中。

所以，她才想要询问少女的名字，来拖延时间，好让自己恢复。

可惜，少女根本不搭理她。

漆黑的刀光如同雨点般袭来，温妮展开魔法屏障艰难抵挡，与此同时，她想起了某个禁咒。

她知道，这样下去她根本赢不了她，而放任这样的魔物离开地宫，对教会圣城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可是接近九阶的魔物！

教会圣城内能战胜这种魔物的骑士都不多，更别提能够抓住她了……

哪怕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她也一定要在这里斩杀这头魔物！

下定了决心，温妮顶着刀光不断朝着少女靠近，少女见她不惧自己的刀光，便停下了魔法，手持镰刀和她近身战斗。

也就在她靠近的那一刻，温妮冷笑一声。

“烈日！”

所有的魔力在一瞬间脱离了她的身体，随后急剧升温，展现出了赤红的颜色，最终轰的一声，如同太阳耀斑般，爆射而出！

巨大的威力几乎将整座大厅烧成了黑色，白色的地砖更是早就碎裂，距离温妮越近的地方，残留的温度越是恐怖。

当然，既然是禁咒，那威力越大，反噬自然也就越大。

温妮整个人躺倒在地上，肋骨碎裂，五官流血，咳嗽不止，原先的天

使形态早就消散，呼吸像是断了一样，微弱不已。

不过，相比较自己的情况，她更在意的还是那头魔物。

艰难地转过视线，看向魔物的方向，她本以为她再强也会和她一样身受重创，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安然无恙地从那面镜子里走了出来。

她的黑发，裙摆，完全没有任何凌乱。

在爆炸的一瞬间，她躲进了那面镜子里……她们这支骑士小队，完全被她玩弄于鼓掌之间。

当——

镰刀垂在地上，少女拖着它，慢悠悠地朝着她走来。

嘴唇哆嗦了几下，温妮用尽全力捏碎了传送珠，在消失之际，她将少女的模样深深地刻入了自己的脑海。

视线一晃，她来到了地宫之外。

“队长！队长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杀死她了吗？”

一早就出来的骑士围了上来，趁着还未昏迷，温妮摇了摇头，随后就失去了意识，而见到她受伤如此严重，修女们立即给她施展了治疗术。

得到了答案，众人沉默了下来。

片刻之后，副队长眯了眯眼，对着身旁的骑士说道：

“告诉审判所，有一只八阶魔物逃脱了圣骑士的清剿，要求他们设下代号为死神的通缉令，全城搜捕，危险程度定为……S。”

“S？”

众人大惊。

通缉令危险程度达到这个级别的，无一不是魔物世界的传说，最差的都是魔将级别的魔物，那一位少女……

“没错，她绝对达到了这个级别。”

圣骑士小队副队长，斩钉截铁地说道。

……

如果薇洛丝知道她被认证为危险程度为S的魔物，恐怕会大喊冤枉的，毕竟她要真是如此可怕，也不会有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了。

“别白费力气了，以你的实力，是摆脱不掉这些丝线的，就这样乖乖地成为我的傀儡吧。”

数十根丝线缠绕上了薇洛丝的手腕、脖颈和脚踝，她挥舞着镰刀想要将它们砍断，但这些丝线是魔力构成的，镰刀根本砍不断。

而且挣扎了一会，这些丝线就将魔力注入了她的身体，迫使她无法调用自己的魔力。

扑通一声，她瘫坐在了地上，手中的镰刀哐当落地，黑裙散开，现在的她就像是一个精致的洋娃娃，整个人除了脑袋能动之外，身体已经完全不听她的使唤。

那些丝线现在不仅能够控制她的身体，还在吸取她体内的魔力，不用想也知道，她这次算是彻底折在这里了。

眼前的木偶绝对拥有十阶的实力，她哪怕动用了神恩血脉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

Chapter 176

既然反抗不了，那薇洛丝便不反抗了。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套套这只木偶的话，说不定能知晓很多她不曾听说过的秘密。

“你是谁？在这里想要做什么？”

见少女不再反抗，木偶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很欣赏她的态度，不过她的问题令木偶噗嗤一笑。

“我出现在教会圣城还能做什么？”

魔物出现在教会圣城，在薇洛丝看来，无非就是为了毁灭这座圣城，从而给教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

所以她想了想回道：“毁灭教会？”

“嗤，你这家伙比我还敢想，天启教会存世那么多年，历代魔王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觉得我能做到？”

意料之外的，木偶嗤笑了一声。

不是为了毁灭教会？

薇洛丝有些错愕：“那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这家伙是哪派势力的？魔王？猪人？十夜会？还是说……你是新纪会那群疯子的手下？”

可惜的是，木偶很快就察觉到了她想套话的意图，所以反问起了她的来历。

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在她眼里必然是归属于这些大势力的，只是她想不明白这位少女到底是哪一方势力。

对此，薇洛丝则是保持了沉默。

毕竟，她哪一方都不是。

“不说？呵，不说那便乖乖成为我的养料吧。”

说了也是变成养料。

悄悄地腹诽了一句，薇洛丝正想着要不要编造自己的来历，不远处便传来了轰隆隆的声响，大厅的大门被缓缓推开。

哒哒哒——

高跟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在这座大厅内响起，她抬眼望去，只见来人穿着一身白裙，雪白的长发披肩而下，面色如寒霜般冰冷。

蕾菈？！

薇洛丝心中一惊，赶忙低下了头，好像这样做，就能让她看不见自己一样。

“啧，我布置了那么多木偶，竟然没有一个能拦得住你吗？”

“一群废物而已。”

木偶所说的话换来了无情的嘲讽，蕾菈的目光很快从木偶的身上移开，随后落在了少女的身上。

在看清她的样貌之后，惊讶之色在她的瞳孔之中一闪而过。

魔女？！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好在她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大贤者，即便在这里再次见到了魔女，她也强行压下了自己内心的震惊。

至少从外表看上去，她的脸色没有任何一丝波澜。

视线沿着束缚少女的丝线回到木偶身上，蕾菈淡淡地说道：“你要是真不想让我进来，之前就不会将我们吞入这座宫殿之中。”

右手稍稍抬起，一柄透明色的长剑就出现在了她的手中，因为温度的骤然降低，空气之中甚至出现了冰晶。

面对十阶的敌人，就算是她，也不敢掉以轻心。

“你想得没错，我让你们进来，就是为了在天启骑士赶来之前，除掉你们！”

木偶一勾自己手上的丝线，原本瘫坐在地上的薇洛丝忽然站了起来，掉在地上的镰刀也回到了她的手中。

这是想要……

薇洛丝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但隐隐约约已经知道这木偶想要用她的身体做什么了……

呼——！

将沉重的镰刀对准蕾菈，下一秒，她直接朝着她冲了过去！

完蛋了！

以蕾菈的性子，她肯定会一剑劈了她的！

见她朝自己冲来，蕾菈没有什么动作，只是轻声道了一句：“可怜的傀儡。”

哈？说谁可怜啊？！

自甘堕落、床技差劲、每次都被她压在身下的大贤者！！

要不是怕激怒蕾菈，她肯定把自己的想法都当着她的面说出来了！

可怜？到底谁才可怜啊！

在她即将靠近蕾菈的时候，蕾菈终于是有了动作，她抬起手对准她，四周的空气之中就浮现出了很多魔法阵。

紧接着，火球，风刃，冰弹之类的魔法从这些魔法阵中喷涌而出，在一瞬间就倾泻在了薇洛丝的身上。

如果是以前，面对九阶的进攻魔法，她多半已经躺在地上了，但现在，只是轻轻挥舞手中的镰刀，这些东西就无法伤害到她分毫。

木偶通过这些丝线，给予了她一定的力量。

轰轰轰——！

火球风刃四散落下，不断的爆炸引起了大量的烟尘，之后，她就如烟中恶鬼一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蕾菈的背后。

找准机会，她从烟中冲出，手中的镰刀高高悬浮在蕾菈的头顶。

“快躲开啊！”

眼见如此，薇洛丝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提醒道，木偶控制了她的身体，但是没有控制她的嘴。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蕾菈连转身都没有转身，就轻而易举地躲开了她下劈的镰刀，之后更是挥手一剑，将她身上的丝线尽数砍断。

失去了木偶的控制，薇洛丝还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便大叫着朝着地面坠去，然而下一秒天旋地转，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了蕾菈的怀中。

兴许是因为她的体温，薇洛丝感到了一丝凉意，可被这样抱着，她的心底里又涌出一丝暖意。

蕾菈对她没有恶意的时候，还是很有安全感的。

“其他的一切以后再说，现在，你赶紧离开这里，这不是你能掺和的战斗。”

蕾菈将她从怀中放了下来，随后站在了她的身前，和木偶对峙着，见到这一幕，薇洛丝心头再次一暖，暗道不愧是她想要攻略的女人。

在这种危急关头，蕾菈依旧如此贴心，真好。

只不过她此刻的注意力或许都在木偶身上，没有注意到这座大厅早就被布下了十阶的魔法屏障。

她薇洛丝想逃，也逃不出去啊！

“想逃？太天真了，既然来了，你们就别想从我这里离开！”

木偶冷笑着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看起来像是要亲自出手，而蕾菈身上的魔力波动也飙升到了极致，同时，她留下了一句话。

“我没办法保护你，你自求多福吧。”

“诶？什么？”

薇洛丝还没听清她说什么，木偶和蕾菈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紧接着，寒冷的冰晶和诡异的丝线就在大厅内胡乱飞舞。

蕾菈的实力从八阶回到了九阶，能够施展很多她从未见过的魔法，实力和之前相比，简直就是有了质的飞跃。

只是这只木偶也绝非善茬，她的魔法虽然没有蕾菈那般强大，但凭借十阶的魔力等级压制，她还是稳稳地占据了上风。

除此之外，她甚至还有闲心操控部分丝线追击她薇洛丝！

以前无往不利的镰刀触碰到这些丝线，只会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从镰刀尖端传过来的震感，震得她手都麻了。

最糟糕的是，她很快四肢又被丝线缠上，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操控能力。

扑通一声，她又瘫坐在了地上。

……死了算了。

脑海中刚闪过这样的念头，剑光呼啸而至，那些丝线便被尽数斩断，而蕾菈也来到了她的身前，抬起手施展出了寒冰状的屏障。

薇洛丝一阵感动。

真好，蕾菈的心里还是有她的。

“累赘。”

……驳回她之前的感动。

薇洛丝被蕾菈一句话气得有些牙痒痒。

不过她也知道，目前来看她的确就是那个累赘，同时她也清楚，她们的目的并非是战胜木偶，而是拖延时间。

教会的天启骑士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只要她来了，这木偶再厉害也逃脱不掉审判。

“你以为我看不穿你们的心思吗？教会的天启骑士是厉害，但你们……也要能够等到那个时候！”

咚——

仿佛是心脏跳动了一下，原先聚拢在大厅正上面的魔力开始暴躁起来，骇人狂风席卷整座大厅。

由此，木偶的表情显露出几丝疯狂。

“再过三分钟，这颗由十阶魔力汇聚而成的能量球就将自爆，到时候，别说是这座地宫了，小半个教会圣城也会被摧毁吧？”

“三分钟，天启骑士能够赶过来吗？”

闻言，薇洛丝心中咯噔一下。

十阶魔力的自爆威力有多大她不知道，但粗略估计一下，教会圣城的北教区多半会完蛋。

这爆炸范围已经波及到了她的住所，她放在卧室内的全身镜里可有着她的真身，要是被这股力量冲击到了……

她会死的吧？

而且，梅维娜也会死，罗德尔主教也会死，她在这里认识的人都会因此而死去……

双手死死握紧，这次无论如何，她都不能让她引爆那团魔力。

蕾菈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更为主动地展开了进攻，只可惜，木偶防守起来滴水不漏，无论是用什么魔法，都无法轰开她建造的魔法壁垒。

“别白费力气了，现在只能发挥九阶力量的你，怎么可能阻止这一切发生呢？”

淡淡的嘲讽似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薇洛丝一咬牙，来到了蕾菈的身边，询问道：“现在该怎么办啊？！蕾菈！”

这种危急关头，她觉得还是得靠大贤者，毕竟蕾菈的办法永远都比她多。

蕾菈也没有迟疑，她望着大厅门口那一道魔法屏障，冷静地说道：

“待会我会破开她的魔法屏障，你趁机逃出去，还剩下两分钟的时

间，你应该能够逃出去很远。”

“什么？”

让她一个人逃出去？

薇洛丝听不懂，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之前救过我一命，这次换我救你，只是希望你出去之后，能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居民，让他们赶紧离开圣城北区。”

蕾菈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垂下了眼帘，轻声呢喃道，“离开的人，越多越好。”

“那你呢？”

“……”

蕾菈没回答，但薇洛丝知道，她会留下来，拼尽全力降低爆炸产生的威力，甚至为此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

就像在阿维克小镇一样，她凭借圣水晶压制住了那场爆炸，后果则是自己重伤，昏迷不醒。

她一直都是这样，为了拯救教会圣城北区的人，她可以轻易地付出自己的生命……

可她薇洛丝不是。

她是魔物，阴险卑鄙的魔物。

“哼，我才不干呢，我可是魔物，又不是心地善良的圣女，圣城里的人死活，关我什么事？”

双手抱胸，薇洛丝对她的提议不屑一顾，随后，她瞧了眼大厅上方魔力聚拢之地，半嘲讽道，

“而且你既然能有力量破开这道屏障，应该也有办法阻止那玩意自爆吧？你可是人类的大贤者，不会这都做不到吧？”

留下来，意味着和她一起冒风险，死亡的概率很高。

深深地看了少女一眼，蕾菈从怀里取出了一枚破碎的水晶。

“这是能够隔绝魔力的破魔水晶，虽然只有一半，但只要将它扔进那魔力的中心，它们就会自行散去。”

薇洛丝双眼一亮，道：“还有这种好东西？”

“待会我会牵制她，你趁机将它扔进那魔力的中心就好。”

说到这里，蕾菈愣了一下，紧接着默默地看向薇洛丝，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几眼，脸上几乎写满了“不信任”这三个字。

被看得浑身有些发毛，薇洛丝抱住自己的双臂，小声道：“怎，怎么了？”

该死的，为什么在这种眼神之下，她会有种莫名的心虚感啊？

“这破魔水晶同样是神物之一，事后你不会又将它据为己有吧？”

“……哈？这种时候了你还担心这个？！而且这破水晶就这点用处，谁稀罕啊！甚至它还是碎的！小狗才喜欢把它占为己有！”

她还以为蕾菈不信任她的实力，结果她不信任的是她的人品？！

拜托啊，现在情况很危险好吗？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吗？而且她薇洛丝可是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什么破碎的神物，她看得上吗？

之前私吞她的圣水晶，那也是有原因的！又不是她想这么做的！

她也是有尊严的，好不好！

见她反应这么大，蕾菈安心了一些，之后，她便将手中的破魔水晶碎片给予了薇洛丝。

“在我面前大声密谋，你们是不是也太目中无人了点？而且破魔水晶，桀桀桀，没想到你身上竟然有这种宝贝！”

木偶目露贪婪，她桀桀怪笑一声，便十指微动，令无数丝线朝着她们席卷而去。

握紧了手中的水晶碎片，薇洛丝深呼吸了一口气，施展魔法绕过几根丝线，朝着大厅上空飞去。

“哼，区区八阶，居然也敢冲过来，真是找死！”

伸出手对准少女，木偶往下一压手掌，浩瀚的十阶魔力就如同巨山一般朝着少女袭来，光是威势便压得她无法呼吸。

可她并没有放弃，径直朝着巨山飞去。

在她即将撞上巨山的那一刻，冰刃化作一道流光，将巨山一分为二，与此同时，寒气逼人的声音在木偶耳畔响起。

“你的对手，是我。”

十阶的冰冷魔力在空间之中激荡，蕾菈手中的冰剑染上了诡异的腥红，魔王的诅咒更是如同闪电一般，不断在她的周身显现。

呼——

她的呼吸声加重了许多，清冷的眼眸多出了几分混乱。

为了保护魔女，她不惜硬顶着魔王诅咒的反噬，强行让自己的魔力等级突破了九阶的束缚，重临十阶。

Chapter 177

“哼，顶着魔王的诅咒，你能发挥出十阶的几分实力？”

“现在就够了。”

“大言不惭！”

木偶的嘲讽换来了蕾菈淡定的回答，她颇有些恼羞成怒，直接幻化出十几个木偶，一起朝着蕾菈冲去。

这十几个木偶之中，只有一个才是她的真身，但其他的木偶虽然是幻化出来的，但同样拥有着可怕的实力。

在其他人面前，这或许是一道极难破解的魔法，但在蕾菈面前，这种魔法已经司空见惯。

轻轻呼出一口气，她盯着那些向她袭来的木偶，只是优雅地举起冰剑一挥，大量寒气就朝着木偶涌去，顷刻间就将它们尽数冻结。

随后，寒冰裂开了一道道细纹，分崩离析，这些木偶也便成为了一块块碎片，铺满了大厅地面。

木偶的真身不在这里面。

大厅的正上方，自从魔力躁动之后，球状的魔力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越是靠近魔力漩涡，薇洛丝就越是寸步难行，就像是陷入了沼泽一样，而且狂躁的魔力还带起了强烈的狂风，令她不得不分出部分魔力抵挡这道狂风。

不过再怎么寸步难行，她也依旧朝着漩涡的正中心飞去，只是因为狂风的存在，她的身体有点不受控制，开始慢慢地从另一侧飘向大厅的天花板。

“哼，给我滚下来！”

也就在这时，一声大喝在她的耳畔响起，她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就见到木偶不知何时来到了她的面前。

地面上，蕾菈见到这一幕，暗道了一声糟糕。

她想要拦下木偶，但这点距离已经晚了。

操控魔女身体的丝线会被蕾菈斩断，所以为了能够永远地控制魔女，这次木偶选择了精神魔法。

她双眼一睁，魔力就从她的眼中激射而出，径直命中了薇洛丝的灵魂，只是金光一闪，木偶还没来得及反应，那两道魔力就反弹了回来，重重地击中了她的脑海。

“啊——！”

痛苦地捂着眼惨叫了一声，失去控制的她从空中落下，砸在了大厅的地砖上。

她再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施展出来的精神魔法居然会被反弹！

而在薇洛丝的视角，她一脸茫然。

刚才发生了什么？那木偶怎么就叫嚣了一句，然后就痛苦地砸在地砖上了？蕾菈出手了吗？

想不明白，她便不再去想，转头继续艰难地朝着漩涡中心前进。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分钟，魔力聚拢起来的漩涡越发强烈，它们仅仅是拂过薇洛丝的皮肤，便让她感觉到剧烈的疼痛。

她的内心紧迫了起来。

木偶短暂地失去了控制，蕾菈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她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她的身边，随后对着她拦腰一剑。

木偶的身躯被一分为二，上半身还飞出去很远，身体的截面是淡蓝色的冰，似乎冻结了她的一切生机。

做完这一切，蕾菈便想要去帮薇洛丝，可下一秒，她心中一惊，扭头看向了木偶的上半身。

木偶就是木偶，哪怕她被蕾菈切成无数碎片，她也不会就此死去，毕竟这只是她的一具身体而已。

逐渐从痛苦中回过了神，就像是时光倒流一般，木偶的身体瞬间恢复

了原状，就是她的表情有些癫狂，她体内的魔力也开始不安的躁动起来。

“是你们逼我的！”

她的魔力来自于那十阶的魔力漩涡，这意味着她可以借用这些魔力，在这座大厅内来一场小型自爆。

想到这里，她桀桀一笑，木制的身体开始出现裂纹。

“小心！她要自爆！”

十阶魔力自爆有多可怕，蕾菈再清楚不过了，哪怕是这一小部分的魔力，那威力都是毁灭性的。

心跳微微加速，她无视了魔王诅咒的影响，直接拼尽全力施展隔绝魔法，让它笼罩木偶，企图将爆炸的影响压制到最小。

为此，她甚至吐出了一口鲜血。

轰——！

自爆如期而至，强大的威力直接让隔绝魔法形成的屏障被迫扩大了好几倍，同时这道屏障上也出现了条条裂纹。

从这些裂纹中溢散出来的能量，将整座大厅搅得天翻地覆，薇洛丝也因此重重地撞到了大厅天花板上，脑袋有些晕晕的。

至于蕾菈，她身影晃了几下，随后无力地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不断地吐着鲜血。

魔王的诅咒也在这一刻彻底占据了上风，淡蓝色的眼眸逐渐沦为了猩红色，清冷疏离的气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可惜，她现在的身体完全就是强弩之末，诅咒就算占据了她的身体，她也根本没办法从地上站起来。

甚至，她跪着坚持了一会后，直接躺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

见此，一阵怪笑徘徊在大厅之内，一具崭新的木偶躯体出现在了原先自爆的地方。

距离十阶魔力漩涡自爆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这时候的漩涡已经膨胀

到了最大，光是刮过的魔力狂风，就吹得薇洛丝整个人血淋淋的。

裸露在外的肌肤被吹出道道伤口，她来到了漩涡的正上方，就如同跳水一般，她朝着漩涡中心一头扎去。

快啊！快啊！还差一点了！

她注意到了蕾菈的情况，也知道木偶还活着，所以她一刻也不敢怠慢，拼尽全力朝着漩涡中心赶去！

也就在她即将触碰到漩涡中心之时，她的脚踝忽然被木偶抓住，那惊悚荒诞的木偶声音也在同一时刻响起。

“抓到你了！”

“别想阻止它！”

不仅无法再次前进，薇洛丝被抓住的脚踝也失去了知觉，一整条腿都变成了木偶操控的玩具。

慢慢地，这种感觉延伸到了她的小腹。

她心中一惊，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很快就会再次沦为木偶的玩物。

“桀桀桀，是我赢了！是我赢了！”

没有了蕾菈，她便是这里最强大的魔物，区区一个八阶少女，她可从来没有放在眼里过。

很快，整个教会的北区，将变成一片荒无人烟之地……

在她畅想着未来的时候，她的右手忽然一松，好像少掉了什么，她赶忙抬眼看去，只见她的右手里只剩下了一条腿。

鲜血从那条腿的切面流出，漆黑的镰刀被丢在了一旁，失去腿的少女就像是残破的布偶一样，顺着漩涡的方向，被卷入了其中。

魔力漩涡变成了一片血红色。

但木偶已经无暇顾及这个了，如果她木制的脸能够露出苍白的神色，那她现在恐怕就是一脸白色。

“不，不不……”

随着少女卷入的，还有她怀中的破魔水晶碎片。

魔力漩涡旋转的速度逐渐减缓，最终停滞了下来，紧接着，就像是有人按下了倒放的按钮，它开始倒转，恐怖的力量朝着四面八方散去，不再聚拢。

没过多久，它就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少女的身影也从空中坠落，狠狠地砸在了地上，鲜血流了一地。

叮——！

破魔水晶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最后落在了木偶的身前。

她呆呆地望着身前的破魔水晶，弯下腰将它捡了起来。

把它抬高，借着大厅内的微光，她看见了它五彩斑斓的模样，想那些传说中的宝石，也不过如此。

“真，真美啊……”

她痴迷地念叨了一句，随后，滔天的恨意从她心底里涌起。

因为她知道，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这颗破魔水晶的碎片，不可能被她带走。

她的力量来自于那十阶的魔力漩涡，它们消散之后，她便也会随之消散，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伙……

她深深地看了薇洛丝一眼，来不及做其他动作，她的意识便从木偶的身上远离，这具木偶的目光也变得呆滞起来。

啪嗒——

最终，它摔倒在了地上，没有了生息。

“咳咳——！”

薇洛丝深呼吸了几口，在确定木偶已死，蕾菈真正地昏迷过去之后，她施展治疗术，让自己残缺的大腿重新长了回来。

这一场战斗，是她们赢了。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十阶魔物就是可怕，以她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这次能赢，都是因为蕾菈。

大贤者不愧是大贤者，办法就是多。

居然还有能够驱散魔力的神物。

想到了破魔水晶，薇洛丝四处观望了一下，最终在木偶的身前找到了它。

她有些虚弱地来到它的身前，弯下腰将它捡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在驱散了十阶的魔力漩涡之后，这枚碎片好像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好像，它的颜色更多了一些？

还在思索之际，魔镜就从她的灵魂之中飞了出来，破魔水晶的碎片也离开了她的手心，朝着魔镜飞去。

“诶？不对，等一下！”

她预感到了即将发生什么，但为时已晚。

接下来，就是她极为熟悉的一幕。

魔镜将这块碎片吞了下去，原本镶嵌有圣水晶的地方，旁边又多出了一块破魔水晶……

而且看它的样式，这碎片是破魔水晶的上半块碎片。

她还缺下半块。

魔镜将它吞下之后，二话不说就飞回到了她的灵魂之中，她也因此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能力。

随口念叨了一声咒语，一面全身镜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只是镜面上的并非是她的倒影，而是她在教会圣城的卧室。

这面全身镜连通她在卧室内的那面，只要走进去，她便可以从这座魔物地宫直接传送回她的卧室。

很棒，但是……

她默默地看向了一旁昏迷中的蕾菈。

有点脸红了。

她之前好像还信誓旦旦地答应过她，不会把破魔水晶顺走的，还说小狗才会这么做，结果这……

不对！

又不是她顺走的，那是魔镜干的！

魔镜和她，能一样吗？！

魔镜才是小狗！

嘻嘻。

薇洛丝一向很分得清她和魔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这种时候。

魔物嘛，都是坏人。

她薇洛丝也不例外。

虽然现在能够通过镜子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但是薇洛丝知道她并不能这么做，毕竟候补圣女可没有从地宫离开的本事。

但是从悬崖上掉下去没摔死的本事，倒是有的。

想了想，她抛下了蕾菈，重新化作候补圣女，找了个偏僻的地方，装昏迷起来。

……

魔物地宫之外，一直在检测地宫内魔力波动的修女一惊，随即跑到神官身边大喊道："神官大人！魔力波动消失了！"

"什么魔力波动消失了？"

"十阶啊，十阶的魔力波动消失了！"

什么？

神官小姐闻言心中一喜，赶忙看向修女递过来的魔法道具，在见到上

面真的感应不到十阶的魔力波动后，她长呼一口气。

“肯定是贤者大人出手了！也只有她才能做到这点！”

“太好了！还好有贤者大人，否则怕是要酿成大祸……”

天知道刚才她发现魔力波动不正常的时候，内心有多恐惧，那十阶的魔力简直就像是个气球一样，不断膨胀，惊得她都快要去想办法疏散北教区的居民了。

那魔力波动要是继续下去，绝对会爆炸，而且那可是十阶魔力，绝不是闹着玩的。

还好，还好有大贤者。

正当她们松了一口气时，地宫的入口产生了细微的魔力波动，修女一喜，道：“有动静！”

“是贤者大人回来了吗？”

神官小姐抬眼望去，只见一位披头散发极为狼狈的少女从地宫之中丢了出来，她整个人趴在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

在她身后，一位面色阴沉的男子走了出来。

“大人，大人！救命！他，他想要杀了我！”

神官小姐不认识男子，但是认识少女，在发现她是候补圣女葛瑞缇之后，她大惊失色，连忙命令修女治疗她身上的伤势。

与此同时，她来到了男子的面前，质问道：“你是谁？如此对待我教的候补圣女，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

“下场？我无论有什么下场，都不会有薇洛丝的下场可怜。”

自嘲了一声，法克斯居高临下地看着神官小姐，反问道：

“再说了，你们就这么相信她？我要是真想杀了她，怎么可能带着她离开这座魔物地宫？我在里面杀了她，谁知道是我做的？”舍瀌

Chapter 178

神官小姐愣了一下，仔细一想，她发现正如男子所说，在魔物地宫之中杀死葛瑞缇，没有人知道是他动的手。

见神官和修女似乎有些相信了法克斯所说的话，葛瑞缇一急，连忙大喊道：

“你们，你们不要信他的话！他杀死了薇洛丝！要不是我跑的快，我也被他杀死了！”

“什么？杀死了薇洛丝？！”

神官小姐脸色一白。

候补圣女的死亡可不是什么小事，尤其薇洛丝还不是什么普通的候补圣女，她的治疗术教会可是极其看重的。

只是她还是有些难以相信，这样的候补圣女，真的会死在这种地宫之中？里面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看向了法克斯，只见后者伸出手指向葛瑞缇，满脸的杀意和恨意。

“葛瑞缇，没想到直到现在，你还在欺骗大家，杀死薇洛丝的人……不就是你吗？！”

“我不杀你，是为了让你接受大众的审判！”

葛瑞缇闻言冷哼一声，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杀死的薇洛丝吗？还是说，你只是在编造谎言呢？”

紧接着，她看向了神官小姐。

“神官大人，我葛瑞缇虽说名声一般，但做的多少都是好事，怎么可能杀死薇洛丝呢？”

法克斯的情绪在场的众人都能感受得到的，这种无法作假的真实情感让神官小姐陷入了沉默，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两人之中，一定有一人在撒谎。

法克斯没有撒谎，那就是葛瑞缇在撒谎，但她可是候补圣女，真的会做出残害她人的行为吗？

神官小姐纠结不已。

最终，她幽幽地看向法克斯，小心翼翼地问道："……薇洛丝大人，她真的死了吗？"

提到这件事，法克斯的恨意再次浓厚了一些，他恶狠狠地看向葛瑞缇，道："是她！是她亲手将她推下了悬崖！"

"胡说！他血口喷人！"

就在葛瑞缇再一次反驳的时候，带着几分冷意的声音从众人身后传来："他有没有血口喷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做的坏事可不少。"

神官小姐赶忙回头，在见到来者后，她惊讶道："卡萝主教？！"

来者正是玛莎教区的新主教，卡萝。

她朝着神官点了点头，随后眯着眼看向葛瑞缇，语气不善地问道：

"薇洛丝一事暂且不提，你设法在祝圣仪式的早餐中布下诅咒一事，有什么解释吗？"

呼吸一滞，葛瑞缇撇开目光，刚想要狡辩，卡萝就看穿了她的心思，淡淡警告道：

"不要说你没做，证据都在我手里，你敢这么做，是以为这种事情我查不出来吗？"

"不，不不，那个，那个不是我做的……"

一听卡萝手里有证据，葛瑞缇顿时有些慌了神，不过她当初在动手脚的时候，自认为是天衣无缝，所以觉得这是卡萝主教在诈她。

这种事情虽然没有将薇洛丝杀死的后果严重，但是教会肯定会取消她候补圣女的资格，加上相应的惩罚……

她肯定完了。

"哼，事实如何，审判所说吧。"

她没料到的是，卡萝主教一点和她争论的想法都没有，直接让她在审判所见面，这多半意味着她的手中真的拥有证据。

想到了这件事被揭发的后果，葛瑞缇的心脏止不住地疯狂跳动起来，她双腿一软跪了下来，嘴唇发白，同时嘴里还念念有词：

“不要，不要，求你们了，我，我什么都没做啊……”

无尽的后悔淹没了她的内心，她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要在早餐中设下诅咒，更想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在哪。

到底是谁指使自己这么做的？

脑海中闪过那道黑色的影子，她忽然捂着自己的脑袋痛了起来，面容更是扭曲无比，身下的影子好似活了过来，发出了阵阵狞笑。

只是直到此刻，她依旧在狡辩。

“不是我，不是我做的……”

看着她这副模样，在场众人都知道了真相，神官小姐摇摇头叹息了一声，只觉得有些惋惜。

历代候补圣女之中也有虚伪的圣女，她们无一例外都在最终考核之中失败了，现在看来，葛瑞缇也不例外。

那道影子，是她们害怕自己本性被暴露的心魔，也是她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阻碍。

……

在十阶的魔力波动消散之后，更多的圣骑士和修女进入了魔物地宫，清剿剩下的魔物，治疗伤员。

而在魔物宫殿昏迷过去的蕾菈，也被赶来的她们接了回去。

在魔物宫殿冷清下来许久之后，一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优雅地走进了大厅。

黑色长发披肩，仪态雍容华贵，她右眼眼角坠着一枚泪痣，诱人心神，动人心魄，一举一动之间，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抬起右手，纤细修长的五指轻轻晃动，几缕魔力就缠绕在她的指尖，

与此同时，她黑色的瞳孔中闪过几丝惊讶。

“天启骑士都没出手，她竟然就被解决了？真是奇怪……死神的血脉？魔物？她又是从何而来的？”

“……哼哼，早知道这么有趣，就早先来了。”

……

次日，薇洛丝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

从床上坐起来，一旁照看着她的修女连忙上前。

“您醒了大人？”

挠了挠自己的头发，薇洛丝其实知道这里是哪里，但她还是假装揉了揉眼睛，有些呆滞地询问道：

“这里是……”

“这里是医院，大人，您之前在地宫中晕了过去，我们搜寻到了您，这才将您带了回来。”

“晕了过去？”

她一只手放在唇边，似乎是努力地回忆了一下，之后眉头一蹙，显然是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她装的。

她其实很清楚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从魔物宫殿里离开之后，她就来到那处坠落悬崖附近，找了个地方装晕。

之后修女她们发现她，还将她送到医院什么的，她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在将她送到病床上之后，她才真正地睡了过去。

“是的，您还记得晕过去之前发生了什么吗？”

“不太记得了……”

装傻，薇洛丝是专业的。

修女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她带着几分焦急地说道：“不记得的话，

就先算了，贤者大人还需要您的帮助，您看您现在的身体……”

“下床的话，没有问题。”

掀开被子，薇洛丝主动走下了床。

她知道蕾菈怎么回事，那场战斗结束之后，她就被魔王的诅咒缠上了，现在估计还是如此。

只有她的圣光，才能帮她解决这种困扰。

在修女的带路下，薇洛丝离开了病房，来到了走廊上，同时，熟悉的声音响起。

“薇洛丝！”

她顺着声音望去，只见法克斯穿着一身贵族服饰，而后者也在见到她之后面露欣喜之色。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

他眸光一暗，在听到葛瑞缇将她推下悬崖之后，他真的心如死灰，后来知道少女没死，那种巨大的喜悦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

薇洛丝撩起耳畔发丝，轻轻一笑。

“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女神保佑……”装作教会信徒一样，法克斯闭着眼祈祷了一番，随后他提起了葛瑞缇。

“葛瑞缇她被审判所调查了，教宗大人亲自查看了她的心魔，取消了她候补圣女的资格。”

“现在的她，应该被关入地牢了，接下来等待她的，就是定罪和处罚了。”

在将葛瑞缇交给法克斯的时候，薇洛丝就知道她逃不出教会的审判了，只是那是魔女做的，现在的她应该表示惊讶。

微微张大小嘴，她迟疑了几秒，询问道：“那你呢？”

“什么？”

“葛瑞缇被抓了，你怎么办？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法克斯可是葛瑞缇的守护骑士，既然葛瑞缇如今被关入了地牢，那他也没有了继续追随她的必要。

他之后要做些什么呢？

法克斯心里一暖，他原以为薇洛丝会详细地询问葛瑞缇的事情，结果没想到的是，她先询问的是他的未来。

也就是担心他才会这么问吧，薇洛丝真的才是他应该追随的候补圣女，只是……

“我会回我家族的领地吧，我本来以为我长大了，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可这件事让我明白，我还是太幼稚了。”

他低下了脑袋，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脸颊红红的，莫名有些羞愧。

“我想跟着候补圣女的脚步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却发现那候补圣女竟然就是我最讨厌的人，实在是有些荒诞。”

“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追随在真正的候补圣女身边……”

他还记得自己跟着葛瑞缇在背地里说薇洛丝坏话的时候，这一路走来，他就是葛瑞缇的利刃，伤害了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

这样的他，怎么会有资格追随在薇洛丝的身边呢？就算薇洛丝能原谅他，他也无法原谅自己。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薇洛丝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圣女，到时候追随在她身边的人，应该远远比他优秀吧。

“不要妄自菲薄，法克斯，你年纪轻轻能有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件事，并不是你的错，只是葛瑞缇太会伪装了而已。”

少女安慰的话在此刻响起，法克斯呼吸微微加快，只觉得自己的想法在她的面前，一览无余。

她太善解人意了。

只要他的情绪有一丝的低落，她都能及时察觉到，并且给予最温暖的安慰和关照。

这正是圣女需要的能力。

“谢谢，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一只手重重地拍在胸口，法克斯早就想好了自己的未来。

“您才应该是我追随的目标，我之后会回我家族的领地，努力当一个像您一样善良的领主。”

“总有一天，我领地内的领民，会过上像教会圣城一样的幸福生活。”

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眼里像是有光一样，身上的贵族服饰也透露着几分与众不同的气质。

“嗯，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

少女也是轻轻点头，温柔的笑容直达法克斯的心底。

在这之后，他就和薇洛丝告别，独自一人离开了教会圣城，驾着马车赶往了自己的领地。

薇洛丝则在修女的带领下，来到了蕾菈的病房。

蕾菈的病房内不止她一个人，围绕在病床四周的，有两三位修女和医师，她们个个都盯着病床上的女子，眉头紧皱。

“她这是……”

薇洛丝也放眼看了过去，蕾菈此刻的状态明显很不正常，她脸色苍白，唇瓣确实异样的鲜红，完全就是一副病美人的模样。

偶尔的，她的身边还会冒出腥红的魔力闪电，令修女们都有些不敢接近她。

一旁的医师见薇洛丝来了，她面容一喜，道：“是诅咒反噬，薇洛丝大人，您尝试用圣光驱散一下试试？”

不是第一次驱散魔王的诅咒了，薇洛丝自然轻车熟路，她抬起手，金色的圣光便充斥了整间病房。

蕾菈周身腥红的魔力闪电逐渐消失不见，她的脸色也慢慢恢复了正常，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她依旧紧闭着双眼，呼吸不畅。

眉头一蹙，薇洛丝加大了圣光的强度，顺便还对蕾菈施展了治疗术，只是很遗憾的是，她仍然没有醒来。

无奈之下，她停下了这些魔法，不解道：“她到底怎么了？圣光好像用处不是很大的样子？”

医师仔细打量了蕾菈几眼，在沉默了片刻后，她缓缓道：“是梦。”

“什么？”

“诅咒的反噬很严重，导致她现在被困在自己的噩梦之中无法醒来，这个时候就算驱散了诅咒的力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闻言，薇洛丝心中一惊。

以前诅咒反噬可没有那么严重，最多让蕾菈的负面欲望大大增加而已，现在竟然能够让她困在自己的噩梦中无法醒来……

这也就是说明这段时间她在和诅咒的抗衡之中，完全处于下风？

……不过也正常，当时她顶着诅咒的反噬强行施展十阶的魔法，后面又被木偶打伤晕了过去，无法抵抗诅咒也说得过去。

只是怎么救她，现在成了个难题。

Chapter 179

薇洛丝歪着脑袋，问道：“能叫醒她吗？”

医师摇了摇头。

“强行叫醒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哪怕是陷入了生死危机，她都无法醒来，除非……”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看向薇洛丝的眼眸中闪烁起几丝希望，“你去她的噩梦里，叫醒她。”

“……哈？”

薇洛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去蕾菈的噩梦里叫醒她？拜托，那可是人类大贤者的噩梦，万一那场梦是她和魔王之间的战斗，她进去也是白搭。

估摸着连蕾菈都没见到，她就会死于战斗余波之下。

“你拥有圣光，能让她在自己的噩梦之中清醒过来，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医师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在病房内刻画起魔法阵。

听到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薇洛丝知道自己再怎么不想去，也得去一趟了。

……

魔法阵在病房内亮起，待得它熄灭之时，薇洛丝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栋豪华别墅的面前。

阳光温暖宜人，几只小鸟竞相从天空中飞过，淡淡的花香弥漫在空气之中，她的背后，是来来往往的行人和风铃微摇的马车。

这里就是蕾菈的噩梦吗？

竟然不是战斗的场景？

薇洛丝稍稍心安。

抬起手打量了一下自己，她发现她依旧身穿着候补圣女的教袍，模样也是候补圣女的模样。

摆弄了一下垂落的发丝，她走到别墅的大铁门前，按响了门铃。

不多时，一位女仆来到了她的面前。

“你是？”

“你好，我是天启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前来拜访……嗯，蕾菈小姐。”

思索了一下，薇洛丝还是将蕾菈的名字说了出来。

毕竟她不确定这座别墅的主人是不是蕾菈，如果不是，这位女仆应该会拒绝她进入。

但幸运的是，女仆打开了铁门，行礼道：“请进吧。”

薇洛丝跟着女仆一路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后，女仆说道：“我家主人很快就会赶来，您先在这里等一会。”

说完，她也不管薇洛丝有没有回答，都径直离开了客厅，而薇洛丝则趁着这段时间，四处观察了一下客厅。

客厅内的装饰都很正常，只是四下无人，不知道从哪里会吹来几道冷风，手臂上的肌肤泛起了一丝鸡皮疙瘩，莫名阴森的感觉从她的心底一晃而过。

不多时，一位少女走进了客厅。

“我听女仆说，你就是天启教会的候补圣女？”

“你……”

望着对面的样子，薇洛丝瞪大了双眼，有点说不出话来。

对面并非是蕾菈，而是一位拥有着黑色长发，穿着黑色短裙的少女，外貌的话，和她真身魔女时简直一模一样。

或者说，眼前的这位少女就是蕾菈噩梦之中，幻想出来的魔女。

薇洛丝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她一番，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这位魔

女虽然和她长得一模一样，但总是给她一种幻影般的虚假感。

不过这也正常，毕竟这里只是蕾菈的噩梦。

点了点头，薇洛丝强压下内心的震惊，回道：“是的。”

魔女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优雅地翘起了二郎腿。

她挑了挑眉，问道：“来找蕾菈的？”

“嗯。”

“她今日不在这里，明天才会回来，要不你先在这里住一天吧，等她回来了，你也就能见到她了。”

出于无奈，薇洛丝答应了下来。

之后，女仆给她在别墅二楼安置好了一处卧室，这期间她故意和女仆擦肩而过，而结果也和她预想的那样，她的身体穿过了女仆的身体。

这里就是蕾菈的梦境，里面的人都是她幻想出来的，所以给她带来了很强烈的虚假感。

只是蕾菈的梦里，为什么会出现她这位魔女呢？

薇洛丝想不明白。

孤零零地待在卧室里，她静静地等到了天黑。

当然，在梦境之中，就连等待时间给薇洛丝的感觉都十分虚幻，她甚至只是觉得自己刚待在卧室内没多久，窗外的天色就黑了下来。

因此，她有些好奇地走出了卧室，想要去看看别墅外的景色。

然而她刚一打开门，细微的声响就从二楼某间卧室内传来，她静悄悄地关上自己的房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听着。

“哼，不过是手下败将……”

声音很小，听不真切，但后续传来的应该是某些女子的娇吟。

眨了眨眼，薇洛丝白皙的脸颊泛起一丝红晕。

也就是说，在那间卧室里，藏匿着一些令人兴奋的秘密。

强烈的好奇从屋外的景色扭转为了那间卧室，薇洛丝舔了舔嘴唇，蹑手蹑脚地朝着那间卧室走去。

越是靠近它，里面的动静就越是清晰，薇洛丝的内心就越是好奇，她一只手小心地搭上门把手，随后轻轻扭动。

微微推开门，透过狭小的缝隙，她看清了这间卧室内的景色。

白色的月光照在四周落下帘幔的床上，薰衣草的清香从门缝里扑鼻而来，软床微摇，衣裙散落，修长纤细的玉臂偶尔抬起，万千银丝柔顺滑落。

凡事都讲究上下，上位者若是骄傲，喜欢听婉转动人的话语，而下位者则会迎合，上位者若是自大盲目，那下位者则会苦不堪言。

一如现在。

（修改）

和那直挺挺的身影不同的是，躺在床上的女子手腕和脚踝带着锁链，身上还刻有某些奇奇怪怪的魔法纹路，显然是狱中囚徒。

如果只是这样，薇洛丝最多也就是脸色微红，满眼兴趣，但此时此刻，她张大了小嘴，一脸呆滞。

之后，她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三确认了几遍，这才瞳孔剧震。

她没有看错，那个躺在床上的，就是蕾菈，而在她的身上，就是她幻想出来的魔女！也就是薇洛丝她自己！

这，这就是蕾菈的噩梦吗……

为什么，为什么她会是这样阶下囚的模样？而且，借着月光，她能看清蕾菈脸上的表情，那是满足和痴迷的表情，而不是痛苦和挣扎……

那真的还是冰清玉洁的大贤者吗？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

难道说，被她欺负的时候，她就是如此的享受吗？还是说，她已经彻底堕落了？

咽了咽口水，薇洛丝有些想不明白。

她只知道自己要是现在打扰她们的话，她的下场绝对是死路一条。

毕竟她要是此刻叫醒了蕾菈，她就会知道她见过她如此放荡的一面，作为冰山美人，她恐怕会选择灭口，从而一剑杀了她。

这可是意味着社死！

扪心自问，薇洛丝她自己要是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绝对会想办法将知情者除掉！否则她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

所以打定了主意，她就深呼吸两口，准备关上房门离开这里。

让蕾菈从噩梦中苏醒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咔哒——

房门关上的时候，传出了清晰的声响。

房内的娇吟停了下来。

薇洛丝俏脸一白，二话不说就朝着自己的卧室跑去，只是没走几步，她的肩膀就被一只玉手死死抓住。

嘴唇发干，她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

“你，都看到了？”

哐当——

锁链碰撞声响起，薇洛丝知道抓着她的人就是蕾菈，毕竟如此真实的触感，她幻想出来的人物可做不到。

只是此刻的蕾菈，也是她最不愿见到的人。

“……我说我只是路过，你信吗？”

话音刚落下，薇洛丝面前的景色一阵变幻，视线恢复正常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蕾菈的卧室内，被她压在了身下。

双手手腕被她一把抓住，薇洛丝完全无法反抗。

“你白天不是要找我吗？是有什么想说的吗？”蕾菈凑近了她，另一只手缓慢地抚摸起了她的脸颊，“还是说，你也想要体验这种天伦之

乐？”

不对劲！

这种状态的蕾菈，很不对劲！

薇洛丝仔细打量了一下蕾菈的瞳孔，她看见那淡蓝色之下，还有腥红在浮动，这意味着还有部分诅咒残留在蕾菈的噩梦之中。

想来也正常，毕竟要是真的清理干净了，蕾菈也不可能一直陷入噩梦无法脱离出来了。

“那个，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这里是你的噩梦，你现在应该醒醒了……”

话说到一半，她的下巴忽然被捏住，整个人强迫和蕾菈四目相对。

“噩梦？你告诉我这里是噩梦？”她言语中带上了几分嗤笑。

“怎，怎么了吗？”

“真正的噩梦怎么可能给我带来这种愉悦？无论是身还是心，这种真实的感觉，我可清楚得很。”

她的五指从薇洛丝的脖颈一路下滑，滑过她的香肩，滑过她的胸脯，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转了几圈，最终滑落在裙摆之下。

娇躯一弓，薇洛丝脸色涨红。

她觉得现在的蕾菈太不正常了，很明显还在被诅咒影响着。

“再说了……”

蕾菈玩弄少女的动作一停，她看向了自己的小腹，伸出手摸了摸，脸上冰山化开，转为了温柔的笑。

“我感受到了一丝生命的律动，那是我和她的结晶……这个世界不会是假的，更不会是一场梦。”

就像是晴天霹雳在脑海中炸响，薇洛丝双目呆滞，一时之间就连身体传来的愉悦感都忘却得一干二净。

蕾菈在自己的梦境之中，幻想自己败给了魔女，并且为她生了个孩

子？还表现得很喜欢？

别人眼中冷漠无情的大贤者，私底下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噩梦？

薇洛丝动了动嘴唇，最终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

她现在可是候补圣女啊，到时候要是救蕾菈出了噩梦，羞愧难当的蕾菈不得一剑杀了她啊？

这般想着，她的喉咙忽然被抓住，整个人从床上被蕾菈提了起来。

“说吧，你是不是谁派来的奸细，目的是破坏我和她之间的关系？”

完了，诅咒那么可怕吗？现在的蕾菈眼里和心里竟然只有魔女了！

“唔唔唔……”

“不说是吗？”

“……唔唔！”

脖子被掐着，怎么说啊？！

薇洛丝努力挣扎了一下，发现挣脱不开蕾菈的双手，所以只好唔唔唔地乱叫，企图让蕾菈明白她有话要说。

只可惜，蕾菈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那你就老老实实地成为欢愉苗床吧，和我一起，享受这种天伦之乐……”

腥红的光芒在眼底一闪而过，蕾菈嘴角勾勒起病态的弧度，她松开了少女的脖颈，抬起手对着她的身体施展起魔法。

不过这一刻也给了薇洛丝机会。

“快醒来！蕾菈！”

不再藏着掩着，她大喊了一声，金色的圣光从她的掌心出现，照亮了整间卧室。

“嗯哼——！”

床头本就是幻想出来的魔女在这道圣光的照耀下，灰飞烟灭，蕾菈也是抬起手遮住了自己的视线，略有些痛苦地闷哼了一声。

圣光驱散了她身上残存的腥红气息，在一切恢复如常后，她放下了手，看着床铺发愣了几秒。

发现自己是一丝不挂，她连忙扯起被子盖住了自己的娇躯。

“你，你醒了？”

直到薇洛丝开口问了一句，蕾菈这才抬起眼看向她，只是紧接着，她的手腕处传来铁链哐当的声响，似乎在提醒着二人刚才发生的事情。

薇洛丝赶忙转过身，当做没看见一样，差点吹上了口哨。

而蕾菈则是有些手忙脚乱地将双手也塞进被子里，不让她们显露出来，同时俏脸也有些发红。

卧室内一片死寂。

窗外传来了鸟儿扑棱翅膀的声音。

良久后，蕾菈忽然开口道：“你都看见了？”

背对着蕾菈，薇洛丝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表情，但想来很糟糕，毕竟她看到了冰清玉洁大贤者的另一面……

“……我知道你是被诅咒影响的。”

“嗯。”

简短的对话过后，卧室又陷入了一片死寂。

薇洛丝呼吸都不太敢呼吸，生怕自己声音太大，惹来蕾菈的不满，从而招致灾难。

许久之后，蕾菈再度开口：“那个魔女，怀孕什么的……”

“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薇洛丝直接装傻。

这种问题，除了装傻，说什么都是错。

不会外传什么的，只要敢说这句话，她日后的生活恐怕就要多加注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在她的身后，蕾菈已经彻底红了脸，如果人脸红温到极致能够冒出蒸汽的话，她恐怕早就呜呜冒出不少蒸汽了。

只是薇洛丝没有回头，看不见。

Chapter 180

也幸亏她没有回头，否则蕾菈怕是早就出手了。

在各自沉默了一段时间后，蕾菈提醒道：“这里是我的梦。”

“嗯，我知道的。”

“我帮你出去。”

“这……”

这倒不必！

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出口，无数冰块就穿透了她的心脏，从她的胸口刺出，薇洛丝张了张嘴，还未感受到疼痛之时，就咽了气。

再次醒来，她发现自己回到了病房内。

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胸口，在发现那里并没有被冰块刺穿之后，她猛地松了一口气。

她知道，这其实是蕾菈的警告，她要是敢将这件事到处去说，迎接她的，就是透心凉。

“怎么样？薇洛丝大人？”

一旁的医师见她清醒了过来，感觉围了上来，满脸的期待，似乎在她们看来，薇洛丝出马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失败。

而事实也是如此，躺在病床上的蕾菈放缓了呼吸，紧接着眉头一蹙，眼皮便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她，她醒了……”

“蕾菈大人！”

薇洛丝还未说话，屋内的几位医师就重新围到了蕾菈的身边，查看起她的状况。

只是蕾菈醒来之后，见到了自己身边围了那么多人，不由得散发出了寒意。

“……我想一个人静静。”

没问题！

没有围上的薇洛丝第一个抬脚离开了病房，也就是来到走廊之后，她才大口大口地呼吸起来，在病房内，她只能屏息凝神。

现在的蕾菈，她可是一点都不敢接触。

在她之后，病房内的其他人也都被赶了出来，她们看出了薇洛丝的奇怪，本想围上来问个清楚，但被赶来的圣骑士抢了个先。

“薇洛丝大人！贤者大人怎么样了？”

“治好了，怎么了吗？”

薇洛丝看向了面前的两位圣骑士，脸上带着几分疑惑。

圣骑士找她做什么？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圣骑士。

那两位圣骑士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对视了一眼后，其中一位说道：“那个，我家队长现在也身受重伤，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忙治疗一下？”

“当然没问题。”

原来是这件事。

刚巧薇洛丝也想找个借口离开，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跟随着圣骑士，她来到了医院内的另一间病房，在这里，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位浑身都被烧伤的女子。

不仅如此，她体内的五脏六腑伤得也很严重，魔力在她的体内都已经不能形成回路，要不是有其他治疗术给她吊了一口气，她多半已经死了。

一边施展治疗术，薇洛丝一边好奇地问道：“怎么回事？她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

坐在床边，服饰看上去像是副队长的女子说道：“是禁咒。”

“禁咒？”

“我们在探索魔物地宫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极其厉害的魔物，我们不是她的对手，全军覆没了，队长哪怕施展了禁咒，也还是如此。”

薇洛丝很是惊讶。

圣骑士们没有收敛自己身上的气息，她们大多都是七阶的魔力等级，副队长是八阶，不出意外的话，躺在病床上的队长应该也是八阶。

这样一支圣骑士小队竟然败在了一位魔物的手中？

那位魔物恐怕是九阶魔物吧？

“她是九阶吗？”

“不，是八阶。”

心中一惊，薇洛丝有些难以置信。

圣骑士可是教会的王牌骑士团，这支小队能发挥出的真实战斗力，再怎么样都已经触摸到九阶了，竟然还能有八阶魔物击败她们？

难不成，是和她一样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

可哪怕是她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能够战胜一支圣骑士小队。

“你们可是圣骑士。”

“是，但我们还是输在了她的手中。”

“……她真的那么厉害吗？”薇洛丝再三确认道。

“同样是八阶，她的实力比我们强太多。”

说出这句话的，是躺在病床上的圣骑士小队队长，温妮。

经过治疗术的治疗，她的烧伤已经痊愈，体内的内伤也都好得差不多了，所以她睁开了眼，听到了她们之间的交谈。

“我哪怕是施展了禁咒，都没有伤到她分毫。”

“队长？！”

温妮想要从床上坐起来，副队长赶忙伸手扶住了她的胳膊。

“好多了，谢谢。”

从床上坐起来后，她对着少女道了声谢，随后说道：“薇洛丝是吗？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都可以来找我，力所能及之处，我都会帮忙的。”

“谢谢。”

薇洛丝甜甜一笑，以示回应。

只是简单地治疗一下，就能够得到圣骑士小队队长的帮助，甚至还能通过她的赞美增加自己的魔力等级，这等美事可不多见。

不过现在她最多的，还是在猜测那位魔物的身份。

她本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很厉害了，同等阶内，鲜少有魔物能够和她为敌，可现在，她知道了什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

以后，她行事还是得小心一些才可以。

温妮沉默片刻，想起了什么，提醒道：

“对了，这段时间内，你千万要小心，那是从地宫里逃出来的魔物，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

“候补圣女作为圣城现在的焦点，很可能会被她盯上，你最好准备一些防身用的东西，否则……”

她没有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但现场的众人都知道她的意思。

薇洛丝面露凝重地道了声谢。

温妮说的不错，这么厉害的魔物要是盯上了她，会给她来到很大的麻烦，不过防身用的东西……

想要防住那位魔物，起码得是九阶的魔法卷轴吧？这种等级的魔法卷轴……

她买不起。

所以就这样吧。

她摆烂了。

面对温妮的提醒，她连连点头称是，出了医院，转过一个弯，她就将她的提醒忘了一干二净。

医院的附近距离审判所不远，薇洛丝在徒步经过的时候，发现审判所前方的告示牌那里围满了人。

她知道每天审判所都会在告示牌上贴出各种各样的消息，现在应该是刚刚贴好，所以才会引来这么多人围观。

这般想着，她刚想要径直路过这里，就听见有人喊道：

“看！那是新的通缉令！”

“危险程度S？怎么会突然跑出来一个危险程度那么高的魔物啊？”

“谁知道啊？但是审判所贴出来的，肯定不会是假的。”

新的魔物？

危险程度还是S？

薇洛丝脚步一顿，想起了先前温妮她们的经历。

难道说，那个魔物就是击败了温妮她们的魔物？

怀着强烈的好奇，薇洛丝走向了审判所前方的告示牌，因为害怕自己是候补圣女的身份被认出来，所以她在告示牌前方五米的距离停了下来。

这点距离，足够她看清告示牌上贴的东西了。

只是这一看，她震惊地愣在了原地。

是她看错了吗？

那个新出的通缉令上的画像，不就是她魔女的样子吗？

揉了揉眼睛，再三确认了一下，她发现真是如此，而且她的代号还是死神，和她拥有的血脉一致。

她被通缉了。

可这就很奇怪，她在魔物地宫里，什么时候遇见温妮她们了？甚至还将她们全部击败了？

难道，是那座宫殿？

实在是想不明白，薇洛丝摸了摸自己的双臂，觉得诡异十足。

当下，还是先跑好了。

打定主意，她低着头转过身就走，只是她的身边站着一位身披黑袍的女子，她毫无意外地撞了上去。

脑袋磕在了胸脯上，薇洛丝只觉得一阵柔软，随后抬起头赶忙道歉道：“哎，抱歉……”

“没关系。”

女子的容貌因为有兜帽的遮挡，薇洛丝没有看清，只知道她的眼角下有着一颗黑色的泪痣，就像是水滴一样，很是漂亮。

不过女子再怎么漂亮也和她没关系，她现在只想要回家，毕竟站在告示牌面前，她总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心虚。

所以，在道完歉后，她就绕过了女子，继续朝着街道深处走去，而女子则是回眸望了她一眼，嘴角微勾。

她没有看错，刚刚撞上自己的，应该是教会的候补圣女。

不过很遗憾，她现在的心思不在她的身上。

回头看向了审判所的告示牌，女子见到了上面新上的通缉令。

“代号……死神？有趣。”

……

回到家，薇洛丝很快就见到了比她先回来的蕾菈。

如果是以前，相视一眼之后，她还会打声招呼，而蕾菈也会点点头回应，现在她们的视线刚一交集，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一样，瞬间撇开。

从回家到晚餐，她们之间一句话都没有说。

薇洛丝其实很想要和她恢复之前的关系，但是那些梦中见到的场景，她根本提都不敢提，生怕蕾菈难以忍受，一剑捅死她。

梅维娜则看出了她们之间的奇怪氛围，她忍不住开口询问道：“你们怎么了？”

眼角一抽，薇洛丝屏住呼吸，偷偷地看向了蕾菈，在见到她白皙的脸颊莫名泛起红晕后，她差点脚底抹油开溜。

“咳，没什么。”

不过为了保护梅维娜，最终她还是留了下来，而蕾菈也没有动手，只是默默地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深夜，薇洛丝难以入睡。

她想起了蕾菈的噩梦。

魔女击败了人类大贤者，并且让她怀上了她的孩子？

她虽然之前这么想过，但没想到第一次看见，是在蕾菈自己做的噩梦里。

而且按照理论来说，诅咒只会放大蕾菈的阴暗面，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这个诅咒，她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是渴望被她推倒的？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薇洛丝竟然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那么几分可能。

当然，现实很残酷。

她魔女要是遇见蕾菈，现在只有被推倒的命运。

睡不着，薇洛丝从床上起身，打开房门想去阳台吹吹晚风，只是刚一打开阳台的帘子，她就见到了靠着护栏的女子。

“蕾菈？”

错愕地喊了一声，她嘴角一抽，转身刚想要离开，就听到蕾菈小声道：

“在我梦里你见到的那个人，是我的宿敌，我是受了诅咒的影响才做

了那样的噩梦。”

这是解释吗？

薇洛丝知道她还是很在意这件事。

不过蕾菈愿意开口，这也就意味着她想要和她关系正常化。

“在魔物地宫里，她还偷走了我一块水晶，那块水晶很特殊，也很好寻找它的踪迹，迟早有一天，我会抓住她的。”

什么？

能找到破魔水晶的踪迹？

薇洛丝瞳孔微微放大，同时她还因为紧张而屏住了呼吸。

“……我知道的，你不需要解释。”

她僵硬着身子回过头挥了挥手，随后笑着做出了加油的手势，道，“其次，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抓到她的！”

说完，她就转身离开了阳台，留给蕾菈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

回到卧室，她关上门后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能找到水晶的踪迹，这不就是意味着她能随时发现她的身份？

心脏怦怦狂跳起来，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不对。

如果真是这样，她薇洛丝还能活蹦乱跳到现在？在医院里她就会被她抓住，然后被狠狠教训一顿吧？

也就是说，这或许是蕾菈的狠话而已。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彻底安心了下来。

而在另一面，蕾菈吹着晚风，摆弄着手心中的魔法阵，眉头微蹙。

其实她早就担心魔女会将破魔水晶占为己有，所以她设下了能够追寻神物的魔法阵，一旦她将它偷走，她就可以追寻到她的踪迹。

哪怕她逃出了教会圣城，也无济于事。

可奇怪的是，她的魔法阵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难不成，魔女拥有什么隐匿身上行踪和气息的魔法？

她疑惑不已。

……

次日，北教区，马克报社内。

“米拉，不是我不想刊登薇洛丝舍命救你的消息，只是这个后果，我们报社承担不起啊……”

报社总编将米拉递过来的新闻稿和留影球推了回去，中年的脸上浮现出了几分苦恼之色。

其实米拉这次提供的新闻非常优秀，一旦刊登在报纸上，他们报社又能大火一次，只是……

“魔物地宫的消息，是上头封锁的，目的是不引起居民们的恐慌，如果把这段影像公布出去的话，我们报社就完蛋了。”

“米拉，你也不想我们报社这么多人流离失所，吃了上顿没下顿吧？”

办公室内安静了几秒。

米拉最终从总编桌上将新闻稿和留影球收回，低头抿了抿唇，有些不甘地说道：“……我知道了。”

Chapter 181

从报社出来，米拉思考了很久，最终选择前往了薇洛丝的住宅。

她听说薇洛丝从魔物地宫中活了下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她想去那里一探究竟。

来到薇洛丝的宅邸前，她深呼吸了几口气，敲响了大门。

咚咚咚——

“来了。”

门背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米拉双眼一亮，心情不由得激动了起来，整个人更是陷入了狂喜之中。

因为她认出了这道声音的主人。

打开门，银发少女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薇洛丝大人！”

见到面前的少女和她想象中的少女一模一样，她眼眶一红，差点哭了出来。

薇洛丝则是有些好奇。

“米拉？”

“薇洛丝大人！您没事真的太好了！我当时还以为，还以为您……”

她揉了揉眼睛，有些泣不成声，刚从魔物地宫出来的时候，她真的以为薇洛丝为了她而牺牲了。

后来听说她从魔物地宫里活着出来了，那一刻她真的有些惊喜若狂，只觉得女神保佑，这么美好的少女没有香消玉殒。

“快进来吧。”

薇洛丝没有接她的话，而是抓着她的手腕，带着她进入了自己的客

厅。

客厅沙发上原本坐着蕾菈，她在见到她们进来之后，就朝着薇洛丝点了点头，起身离开了这里。

她这是想要给她们一点谈话的空间。

不过在她离开之后，米拉揉了揉眼睛，坐在沙发上望着她离开的方向，问道：“诶？那是，那是贤者大人吗？”

最近有关大贤者的消息在一些报纸上刊登，所以米拉记下了她的长相，在这里认出了她来。

薇洛丝也没有任何隐瞒，直接点头承认了下来。

“她也是客人？”

“我们住在一起。”

“啊，原来是这样。”本来米拉还是有些惊讶的，毕竟那可是大贤者，能和她同居的人绝对不一般。

可她转念想到薇洛丝的身份就有些释然了，这位候补圣女本来也不是一般人，她凭什么没有资格和大贤者同居呢？

双腿并拢，坐在沙发上的她逐渐想起了什么，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最终她还是没有忍住，问道，“对了，大人，之前在那个地宫里，您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当时都担心死了。”

这是她当下最为在意的问题，也是她最无法理解的问题。

她迫切地想要知道。

不过很可惜，薇洛丝的回答格外模糊。

“我可是教会的候补圣女，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防身手段呢？只是想要用出来的条件有些特殊而已。”

“不说这个，我这里有一些很好的茶叶，拿出来给你尝尝。”

她将一切都推给了候补圣女的防身手段，之后更是直接转移了话题，起身走到了客厅一旁的柜子前，拿出了极为珍贵的茶叶。

她可不希望米拉继续追问这方面的问题，毕竟她问的越多，她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到时候说不定为了她而甘愿牺牲的形象就保不住了。

拿着茶叶和茶壶来到了米拉的身边，她亲自为她泡起了茶水，与此同时，米拉则红着脸不断摆手，嘴里念叨着：“啊，不用不用……”

也就在她这几声“不用”里，薇洛丝帮她泡好了茶水。

望着白色的水汽从茶水表面飘起，米拉的脸色越发红晕，心中升起了莫名的荣幸和骄傲。

这可是候补圣女薇洛丝亲手泡的茶，放眼整个教会圣城，有多少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她米拉也太幸运了吧。

不过感到幸运之时，她也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薇洛丝大人，您没有雇佣女仆吗？”

以往她去那些很出名的贵族之家时，出来招待为她泡茶的人，普遍都是女仆，而来到薇洛丝的家后，她根本没有见到任何女仆。

这不符合她的常识。

“没有。”

“为什么？不雇佣女仆的话，什么都要自己亲手做，会很麻烦的吧？”

米拉其实很羡慕那些拥有女仆的人。

她自己的家中也没有雇佣女仆，但那是因为她没有钱，如果她有钱了，一定也会雇佣女仆来帮自己做家务。

毕竟许多事情不用自己亲力亲为，会很舒服。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的回答令她愣在了原地。

“可是大多数人的家里，也没有女仆吧？”

少女歪了下脑袋，银色的发丝垂落耳畔，她用纤细的食指卷起了一缕，有些出神地解释道：

“她们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的，我想我只有也这么做了，才能拥有和她们相似的感受吧。”

“候补圣女不应该是为了她们而存在的吗？如果无法与她们感同身受，又算什么候补圣女呢？”

闻言，米拉震惊不已，

薇洛丝不愧是候补圣女，她通过体验平民的生活来感受平民，以此知晓她们的难处，和她们真正地站在一起。

这是其他候补圣女都做不到的一点。

说她是教会的圣女，在这一刻都有些狭隘了，她应该是平民的圣女，不，是所有人的圣女，是女神在这个人世间的化身。

至少，她是这么想的。

对此，薇洛丝甜甜一笑。

她不知道米拉心里是怎么想她的，但想来一定很完美吧，只可惜，事实其实和她想的完全不同。

她不请女仆，一是因为自己实在没钱，二则是因为她自身的秘密。

身边的人越多，她的真身是魔女这个秘密就越容易暴露，她可不希望多一个能自由进出她卧室的女子，那样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她就暴露了自己的真身。

光是想想，她就觉得实在是太糟糕了。

“其实我来找您，一是想确认您的状况，二是……”说到这件事，米拉咬了咬嘴唇，有些不甘。

“报社总编不愿意将这些刊登在报纸上，说是教会的决定。”

说着，她将自己写好的新闻稿和留影球放在了桌上，并且都递给了薇洛丝。

薇洛丝在一一看过这两样东西之后，将它们轻轻放下。

她看向隐约有些羞恼的米拉，轻声道：“米拉，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同意教会的决定。”

瞳孔一缩，米拉有些难以置信。

Chapter 182

“为什么？这样一来，您的这些事迹……”

“米拉，我其实并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认识我。”

米拉的话被打断，她震惊地看向薇洛丝，十分不解。

这种舍己为人的事迹一旦刊登在报纸上，教会圣城内又有不知道多少人会成为薇洛丝的狂热信徒，对于她名声的传播十分有利。

她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机会。

对此，薇洛丝解释道：

“候补圣女应该是保护众人的存在，因为保护大家而受伤什么的，我不希望她们看见。”

“因为这样的话，她们会反过来保护我，这和候补圣女的责任完全相反了，你懂我吗？米拉。”

懂吗？

之前还不懂，听过她解释之后，米拉现在懂了。

是因为她太善良了。

她一直想要做的是守护者，一直想要保护所有人，所以她必须给她们树立她能保护好她们的信心。

所以这种舍己为人的事迹哪怕对她的名声有天大的好处，她也不想让它传播开来。

因为这么做的话，教会信徒们会因为怜惜，而选择保护这位候补圣女，这是她不想见到的现象。

米拉垂下了眼眸。

薇洛丝之所以能够成为候补圣女，除了她的温柔善良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的思想境界太高了。

当她们还在追名逐利之时，她的眼里和心里就已经只有生命了，她想要保护它们，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了。”

嘴上这么说着，米拉内心的不甘越发强烈。

越是和薇洛丝接触，便越是能明白她的美好，而那些并没有追随薇洛丝的教会信徒，会令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她们诉说她的美。

她觉得圣城内目前的支持率和呼声，并配不上这样美好的少女，还有许多不在意圣女选拔的人，可能直到现在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她。

这，这简直就是对薇洛丝的亵渎！

就像是遇到了一个美好的东西，想要迫切地分享给他人一样，现在的米娜就陷入了这种心情之中。

在她心里，候补圣女薇洛丝就像是女神一样，成为了她坚定的信仰之一。

就在这时，薇洛丝忽然一合手掌，巧笑嫣然道，“对了，米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会帮的。”

薇洛丝什么忙都没有说，米拉就先答应了下来，在她看来能够帮助薇洛丝本来就是她的荣幸。

少女则是微微点头，对她的表现很是满意。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因为名声还算不错，长得也还可以，所以有了一批追求者，她们其中一些人很大胆，会偷偷给我塞情书什么的，但我现在没有恋爱的想法。”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薇洛丝的两只小手都放在大腿上，有些不自然地抓起了裙摆，看上去有些娇羞。

单纯如白纸一般的少女，在面对情爱的时候，总是会露出这种手足无措的表现。

这其实是她的真话。

在她逐渐声名鹊起之后，有很多人都认识了她。

尤其是在知晓她的经历之后，她们将她当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她也因此逐渐成为了无数少年少女的梦中情人。

这其中当然也不缺大胆向她告白的，这导致她每天别墅前的信箱里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情书，清理起来都很麻烦。

还有些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约她出去见一面，目的就是和她增进感情。

不过这些东西她都是拒绝的，并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她现在之所以将它们说出来，自然是想要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呢？大人要我怎么做？”

薇洛丝又卷起了自己头发，短短几个呼吸间，一个计划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成型。

“我听说，报社不是偶尔会刊登一些人的绯闻吗？我希望你也能这么刊登一些我的绯闻，好来打消她们的心思。”

“绯闻对象的话……就，就选择大贤者蕾菈吧，毕竟我和她同居了。”

“噗！”

米拉刚刚喝进口的茶叶，差点喷了出来。

擦了擦嘴角，她大惊道：“什么？！”

她怀疑自己听错了。

薇洛丝大人主动要求刊登自己的绯闻什么的，怎么想怎么离谱！

“这，这真的好吗？这种绯闻对您来说，应该是负面新闻吧？”

“就算是负面新闻，只要能够让她们死心就好了，好好生活才是她们应该做的。”

薇洛丝都想好了，只要有报纸刊登了这条绯闻，她就拿着它去调戏蕾拉，并且再加一点有关于暗恋的小暗示。

想要让她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不只是停留在朋友这个阶段，就需要一

些特别的手段。

直接告白的话又太激进，大概率会被直接拒绝，只能旁敲侧击，让大贤者陷入爱情的幻想之中，她们才能有下一步的进展。

至于绯闻带来的负面效果什么的，几乎没有。

那些城内的信徒，不过是她和大贤者蕾菈爱情play里的一环罢了。

而且既然是绯闻，不相信的人自然就不会相信，能相信这些绯闻的，本身就不是她坚定的信徒，只是馋她身子的家伙而已。

另一边，米拉在听到她这个要求之后，脑海中就蹦出了许多捏造绯闻的手段。

这种新闻嘛，又不需要证据，简直就是张口就来。

什么薇洛丝和蕾菈仅仅对视一眼，就可以写成少女在暗送秋波，彼此爱意流淌，一点小小的细微举动都可以上升到爱情的高度。

她拿手得很。

不过，她还是有所忧虑的。

“这件事，贤者大人同意了吗？”

如果贤者大人不同意这件事，她有点不敢单方面答应薇洛丝。

毕竟贤者大人要是追究起来，不仅会让薇洛丝很难堪，还会让报社彻底完蛋。

贤者大人的地位可不弱于教宗大人，虽然这里是教会圣城，不是她贤者的地盘，但这不意味着她权力的衰弱。

想当年，大贤者身后的追随者可是很多很多的，甚至有些天启骑士都是她的学生。

她一开口，谁不会给她这个面子呢？

“没关系啦，她会理解的。”薇洛丝微眯双眼，笑着安慰道。

Chapter 183

她不是没有想过蕾菈会追究这种事情，只是那又如何呢？

教宗可是站在她这一边的，蕾菈的权势再大，在圣城之中也是比不过教宗的。

见此，米拉也算是彻底安下了心。

“那我知道了，放心吧薇洛丝大人，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的！”

“嗯，我相信你！”

之后她们又闲谈了几句，将茶水喝完之后，米拉就选择离开了这里，而薇洛丝则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脸上的笑容有点像是狡猾的狐狸。

……

教会圣城的东边入口，装有国徽的帝国马车缓缓地驶入了这条街道，在抵达东边郊区的一座教堂前，马车停了下来。

“教会圣城到了。”

车夫提醒了一句，随后便下了车，来到车厢前，帮助车内的人打开车门。

紧接着，车厢的梯子上出现了淡粉色的裙摆和高跟鞋，一位粉发少女从车厢内缓慢地走下来。

在车厢前面，站着一位当地教区的主教和两三位迎接人员，少女对着她们点点头，随后目光便落在了四周的景色上。

“还是第一次来这里，教会的圣城果然气派。”

她轻声念叨着，车厢内传来了另一道很年轻的声音。

“我倒是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

金色的长发披肩而下，又一位少女提着裙摆在车夫的帮忙下优雅地走下了车厢。

先前的粉发少女在见到她后走到了她的身边：“公主殿下，”

金发少女正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公主，达芙妮，而那位粉发少女，则是教会的候补圣女之一，缇娅。

除此之外，马车上还有一人。

“公主殿下，教会圣城，谨言慎行。”

如果薇洛丝在此，恐怕能认出来这位女子的身份，她正是她初选考核的评判组成员之一，帝国宫廷八阶魔法师，伊莎蓓尔。

同时，她也是公主达芙妮的老师。

在各大人类帝国之中，八阶便已经是帝国中的绝对强者，更上一层的九阶可遇而不可求，她们往往都是帝国的守护石。

至于十阶，帝国之内明面上都不存在，只有危及帝国存亡之时，才会偶尔有十阶强者现身。

而在天启教会，每一位天启骑士都是十阶的存在，帝国与它的实力差距十分巨大，所以伊莎蓓尔才想要让达芙妮谨言慎行。

“缇娅大人，圣城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房间，大家还请跟我来。”见人都到齐了，前来迎接的主教便侧过身子，在前方带起了路。

候补圣女缇娅点了点头，跟上了主教，和他一同前往教会给她们安排的住所。

因为她是候补圣女，所以教会给她安排的住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是一栋在东教区繁华地段的别墅，为了保证它看上去足够漂亮，教会时常会有修女来打理它。

缇娅刚到这里，就纵身一跃陷入了沙发里，随后拿出了报纸，看起了圣城最近发生的事情。

当然，她的关注点大多都在候补圣女这一方面。

许久之后，她有些惊讶。

“候补圣女的竞争可真是激烈，我还没来之前，竟然就有候补圣女退出考核了。”

“葛瑞缇吗？听说她心机很深。”

一旁的公主殿下达芙妮显然对此也有所耳闻，她一边摆弄着茶水，一边搭着提亚的话。

倒是伊莎蓓尔，在见到报纸上的某条消息后，轻笑道：“薇洛丝？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她走到了最后的考核，”

薇洛丝这个名字她可不会忘记，那是这次初选唯一一个满分的候补圣女，她的温柔善良，她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达芙妮则有些好奇，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老师露出这样看好某人的表情，要知道就连她这位公主殿下，伊莎蓓尔都不太满意。

要怪，就怪她魔法天赋比较一般。

因此，她向她问起了原因，而伊莎蓓尔也趁机将初选的事情说了一遍，引来了这位公主殿下的连连惊叹。

之后，达芙妮也在卷宗上面见到了薇洛丝的经历，在知晓她做了那么多好事后，她那双金色的瞳孔大放异彩，就好像是看见了什么可口的猎物。

放下卷宗，她舔了舔自己的嘴角，低声呢喃了一句：“真想见一见这位候补圣女，”

“圣城内也有很多和帝国利益相关的人吧？你不如开个宴会，顺便给她也发个请帖，邀请她参加宴会，这样的话，你不就能见到了？”

做出这个提议的是候补圣女缇娅，她拥有一头粉色的长发，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裙，精致得像是洋娃娃一样。

“要是我和她关系近一些，你不会生气吗？你们可是竞争关系。”

“我？”

缇娅出生在圣卡西帝国，是那片教区的修女，所以关系自然和达芙妮很接近。

这位公主殿下要是和其他候补圣女接触，正常来说，应该会惹得缇娅不开心，毕竟这几乎等于支持自己的人，支持了别人。

不过出乎达芙妮意料的是，缇娅并不对此感到生气。

“我虽然走到了最后一场考核，但我知道我成为不了圣女，所以我没有什么竞争的想法。”

“为什么？”

达芙妮很是错愕，在她看来，走到最后一场考核的候补圣女，都是冲着圣女去的，怎么可能会轻言放弃呢？

缇娅看穿了她的想法，摇了摇头道：“我赢不了艾薇娜。”

“艾薇娜从出生起就是当圣女的料，想要赢她，我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不出意外的话，这次圣女考核最后的赢家，应该就是她。”

说完，她便沉默了下来。

以前因为一次偶然，她和艾薇娜接触过。

那个少女好像从生下来便得到了女神的眷顾，腰肢、容貌、歌喉，甚至是感应女神的能力，她都天生完美。

圣女好像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身份。

她想不到有谁比她更适合成为圣女，她也想不到艾薇娜输掉圣女之位的场景，因为那明摆着就是为她准备的位置。

反正就她而言，她自己是不可能战胜艾薇娜的。

达芙妮倒是听出了一点其他东西。

“不出意外？”

“嗯，真要说的话，薇洛丝或许就是那个意外，不过我还是偏向于艾薇娜能赢。”

伊莎蓓尔眨了眨眼，她并没有见过艾薇娜，所以也不好下定结论，只是她和缇娅一样。内心都有一个倾向。

而她更加倾向于薇洛丝。

……

次日，薇洛丝收到了一份莫名其妙的宴会请帖。

发帖人是新到教会圣城的候补圣女缇娅，她希望她能够前往东教区，参加一场她举办的宴会。

这些天她做了一些有关候补圣女的功课，所以她也知道部分有关缇娅的消息。

她是传道修女，圣女考核期间将天启教会的教义广泛传播，吸引了很多原本对教会并不感兴趣的人。

除此之外她应该有着很多其他的能力，但是卷宗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显得她十分神秘。

所以尽管这次宴会她不想去，但为了得到竞争对手的消息，她还是决定去看看，毕竟圣女考核嘛，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

温暖的金色灯光之下，悠扬的乐曲在大厅内徘徊，透明的高脚杯摆放在洁白的桌上，里面盛满了深红的酒水，人影掠过，水面微微荡漾。

缇娅将它从桌上拿了起来优雅地抿了一口，随后一只手撑着脸颊，摇晃着酒杯，对着坐在主位上的少女，询问道：

“殿下，有中意的人吗？”

“没有，她们就和帝国中的那些丑陋贵族一样，看中的只有我身子和我背后的势力。”

“那可怎么办？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女王陛下应该就会赐婚，让你嫁给那个家伙了吧？”

缇娅提起的事情，令达芙妮眉头一蹙。

她来到教会圣城可不是来玩的，作为帝国的公主，她的婚姻一般都不会由自己掌控。

圣卡西亚帝国的女王陛下看中了一位公爵的儿子，想要让她嫁给她，尽管那位公爵儿子名声还算不错，可她不愿意，她不想要做政治的牺牲品。

她知道，母上是看中了那位公爵的势力，想要用婚姻捆绑住他而已，这样的婚姻，有多少会是幸福的呢？

所以她来到了教会圣城，想为自己挑选一位合适的伴侣，只要对方有教会人员这一层的身份，想来母上也不会过多追求那位公爵的势力了。

不过这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对方如果只是教会的教士和修女，那可不行，她最好是和教会高层有所联系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身份地位才不会弱于公爵的儿子。

圣卡西亚帝国才算是搭上了教会的势力。

这次前来参加宴会的有一部分是居住在教会圣城、信仰天启教会的昔日帝国贵族，他们看向她的眼神之中，充满了低贱的贪婪和欲望。

那些所谓的年轻才俊和圣卡西亚帝国的年轻才俊一般无二，哪怕他们信仰天主教会，骨子里的贵族观念和人性最原始的欲望依旧无法改变。

她不喜欢他们。

而另一些教士和修女的身份地位又很低，她就算和他们成婚了，依旧很难得到教会势力的扶持。

还有，她们邀请的那位候补圣女似乎没有来，她好像没有在这些人见到她……

刚想到这里，她的目光就落在了角落里，一位很漂亮的银发少女身上。

她身上穿着白色圣洁礼裙，香肩微露，酥胸柔美，白色裙摆之下，是一双纤细笔直的长腿，皮肤白皙晶莹，仅仅是看着，她就觉得她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奶香。

她笑起来很漂亮，就像是春日里的阳光，足以驱散人们内心冬日里的寒冷，但她不知为何就是躲在角落里，像是一只小猫一样，静静地吃着自己的糕点。

有人发现了她，上前搭讪，她会笑着应对，那人若是聊了很久都没有

离开，在来人看不见的角落里，她偶尔会露出一些苦恼的表情。

只是在来人的眼里，她永远都是那般拥有耐心的绝美少女。

除此之外，有时候她明明吃着糕点，注意力却也会放在大厅的主位之上，如果没猜错的话，她好像在偷偷观察她们。

心里微微有些悸动，最终在缇娅不解的目光中，达芙妮从主位上站了起来，径直走向了少女所在的角落。

正巧这时候，薇洛丝又拿起了一块蛋糕，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这个糕点我亲手做的，味道怎么样？”

“……唔，味道很不错。”

借着这句搭讪的话，达芙妮来到她的身旁。

也就是在靠近之后，她才发现这位少女比她想象中的还要漂亮，她简直就像是历代的圣女一样，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圣洁的气息，无法亵渎。

薇洛丝在见到她之后，慢条斯理地将嘴里的糕点咽了下去，最后用一旁的纸巾优雅地擦拭了一下嘴角和手指指尖，保持着自己完美的礼仪。

“喜欢就好，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以后可以亲自做给你吃。”达芙妮将另一桌的糕点摆放在了少女的面前，如是说道。

“不用不用……”

对于她的客气，薇洛丝只觉得诚惶诚恐。

毕竟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因为北教区距离这里很远，她其实在前不久才刚赶到宴会，桌子上的糕点都还没吃几个，就被眼前的少女给找上了门来。

她认得候补圣女缇娅，那是一位拥有粉色头发的少女，而在这场宴会中，她竟然不是坐在主位上的。

这说明面前的这位金发少女，才是这场宴会的主人。

“不用客气，为美丽的小姐做糕点，是我的荣幸。”达芙妮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微微提起裙摆，行礼道，“只是不知道小姐的芳名是……”

“薇洛丝，不知道您是……”

薇洛丝道出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弯腰回礼，而达芙妮在听到她的名字之后，不由得惊讶地捂住了自己的小嘴。

“原来您就是那位教会的候补圣女，失礼了，我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公主，你可以称呼我为达芙妮。”

“达芙妮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她就说这位少女的身份绝不会比候补圣女缇娅低！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总觉得达芙妮看自己的眼神很不对劲，那目光并不是欣赏，也不是喜爱，而是一种莫名的放松与渴望。

好像她就是达芙妮的救世主一样，在最为巧合的时间遇上了最该被拯救的她，从此更是厮守一生。

很快，达芙妮眼底的这种渴望化作了占有和欲望，令薇洛丝感到了些许戒备和不舒服。

“薇洛丝小姐，如今还是单身吧？”

“嗯。”

说话间，达芙妮上前了一步，似乎是想要拉近自己和薇洛丝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薇洛丝则是后退一步，给双方都留足了空间。

达芙妮愣了一下，没有继续上前，知道自己有些心急了。

“圣女考核我听说是很残酷的，一路从初选走到现在，不容易吧？”

“还好吧，也没有那么残酷，这些都是候补圣女应该做的。”

“候补圣女……如果圣女考核结束了，那你们还是候补圣女吗？”达芙妮举起了餐桌上的酒杯，轻微摇晃起来，问题也开始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当然不是了，不过到时候就算没选上，我们也不会是普通的修女了，职位的可能是女神官。”

神官和女神官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它们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神官一般听令于教区的主教，地位高一些的则听令于负责多个教区的大主教，甚至是枢机主教。

而女神官不同，她们只听令于教宗，平时传递一些教宗的命令，地位在各大教区主教之上。

“女神官吗？那样的话，你们的梦想不就没办法实现了吗？”

达芙妮说的没错，女神官虽然在教会之中的地位也不低，但是并没有归属于自己的教区，她们的一些理念也就没有办法得到落实。

除非有人愿意从女神官转变为主教。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考核输了嘛。”

薇洛丝倒是没有想这么多，毕竟在她眼里，她只能赢下这次的圣女考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会迷失在魔镜之中，无法自拔。

达芙妮用手指轻点自己的薄唇，带着几分诱惑的气息说道：

“你知道帝国的亲王吗？只要是和王室成员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会被女王陛下赐封为亲王，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在那片领地里，亲王可以自己肆意挥洒自己的治国理念，只要不触犯帝国法律，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哒哒——

达芙妮上前了两步，差点贴在了薇洛丝的身上，她的眼底充满了狂热，好似眼前的少女，已经唾手可得。

在她看来，这些候补圣女都是拥有理想的修女，她们都想要将自己的理念实施下去。

可遗憾的是候补圣女那么多，但真正的圣女只能有一位。

而这次的圣女考核有艾薇娜这种人物，缇娅都被打击到没有了任何竞争的心思，想必薇洛丝也并不例外。

既然没有能够成为圣女的希望，那还不如成为帝国的亲王，拥有了一片领土之后，她可以肆意地在这片领土上实施自己的教会理念。

虽然远不及圣女辉煌，但终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感受到了达芙妮的不对劲，薇洛丝眼角一抽，再次后退了两步。

不知为何，她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就好像是，就好像是达芙妮看上了她一样，否则，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这般想着，下一秒，她的预感灵验了。

“所以，你想成为帝国的亲王吗？”

围在她们四周的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宴会大厅内先是逐渐陷入了一片死寂，而后瞬间热闹了起来。

她们的目光纷纷朝这里眺望过来，达芙妮的大胆令她们惊叹不已，薇洛丝的美丽更是令众人垂涎欲滴。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在明白发生了什么后，对薇洛丝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理。

她们前来参加这次宴会，可不就是为了成为帝国的亲王吗？如今这个桃子被薇洛丝摘了过去，她们简直就是被气得牙痒痒。

咽了咽口水，薇洛丝呢喃道：“亲王是……”

“只要娶了我，你就能成为帝国亲王。”

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达芙妮抓住了薇洛丝的双手，郑重地和她四目相对，一点都不是开玩笑的。

薇洛丝的大脑停滞了片刻，随后发现她是想要她成为她的“驸马”，一时之间，有些无奈。

此话一出，原本心里还只是有些猜测的众人彻底炸开了锅。

“那可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唯一公主，要是娶了她，不是直接飞黄腾达？”

“那不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吗？这位公主看上的是她？开什么玩笑啊？”

“我听说女王陛下不是想让这位公主嫁给那位大公的儿子吗？怎么今日她看中了教会的候补圣女？”

“啧，她可能是不想嫁给那位少爷吧。”

仅仅只是听了几句，薇洛丝就知道这里面的水很深，她要是轻易介入的话，根本把握不住。

而且哪怕是头猪，都知道帝国公主突然向一个陌生人大胆求婚，里面的事情也不会如此简单。

光是圣女考核就已经很累了，她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至于被达芙妮看中什么的，以她薇洛丝的魅力，不是很正常吗？

更何况她也不喜欢达芙妮，她喜欢的是蕾菈。

如果蕾菈现在和她告白的话，她恐怕想也不想就会接受，甚至还会主动上前牵她的手，亲吻她的嘴。

可惜，这些也就是她在梦里想想。

“抱歉，我拒绝。”

少女无情的话落入达芙妮的心中，令她眼底的狂热熄灭了少许，不过她仍然没有放弃，犹豫了一下，再次挣扎道：

“……为什么？如果是因为你的理想，我可以给你更好的……”

“因为我有意中人了。”

就像是晴天之中落下了一道霹雳，整个宴会大厅都因为威洛斯的这句话而再次陷入了死寂。

在彻底明白她这句话中的含义之后，众人爆发出了轩然大波。

“什么？我没听错吧？薇洛丝大人有意中人了？！”

“谁啊？哪个混蛋这么好运？！”

“候补圣女竟然也能恋爱吗？！”

“她到底喜欢谁啊？有人有头绪吗？”

在场的众人在震惊过后都纷纷开始猜测，候补圣女薇洛丝的意中人是谁？唯独公主殿下达芙妮僵硬在原地，轻轻地碎掉了。

意中人，意中人……

自己好不容易看中一位单纯圣洁的少女，她又恰巧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身份地位很高，和她结婚的话，母上可能都不会说什么。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她就不信这位候补圣女不会答应成为她的“驸马”，毕竟人类骨子里的欲望是改不掉的。

结果现在告诉她，这位少女其实一直都有意中人？

她在原地呆了很久，直到薇洛丝选择了告别，她都没有从中缓过神来，只觉得心伤不已。

而少女之所以如此匆匆离开，就是因为害怕四周的人来向她询问意中人是谁，那样的话，她只会被堵在这个晚宴大厅里。

这场宴会在少女离开之后不久就宣布了结束，与此同时，候补圣女拥有意中人的消息开始在北教区和东教区流传。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薇洛丝的意中人是谁，成为了许多居民和信徒的饭后谈资。

因为薇洛丝的性子很单纯，所以她们猜测她的意中人大多都是常年混迹情场的渣男渣女，不少人都开始觉得心疼起她来。

当然，也有部分人对这个话题避之莫及。

因为她们只要一想到薇洛丝有了意中人，她们就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心碎的声音。

达芙妮也逐渐清醒了过来，不过她的猜测和众人猜测都不同，她觉得薇洛丝之所以会这么说，其实就是想要拒绝她而已。

而且就算是真的又如何？她可是帝国的公主殿下，无论是身份和地位还是性格和能力，她怎么可能会比薇洛丝的意中人差呢？

怎么可以未战先降？

她能爱上那个人，为什么她就不能爱上自己？她给薇洛丝带去的美好，一定会比那个家伙更多！

这般想着，达芙妮觉得自己的胜率很高。

直到一份写有薇洛丝绯闻的报纸出世。

在绯闻里，薇洛丝的意中人正是恶名满满的人类大贤者蕾菈，知晓这一点的达芙妮先是无法置信，然后脸色苍白，四肢无力。

她坐在缇娅住宅客厅的沙发上，放下了手中的报纸，双目无神。

她是公主殿下不假，就是身份、地位、性格和能力这些方面她都比不上人类大贤者蕾菈……

不对，性格或许能比得上。

毕竟那位大贤者就是个无情的冰块，和她一比，她达芙妮简直美好无比。

所以……

所以绯闻就是绯闻，薇洛丝的意中人怎么可能会是人类大贤者蕾菈呢？她们同居在一起只是因为……因为，因为某些她不知道的事情而已。

对，就是这样！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爱情！

想到这里她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希望。

另一边，薇洛丝也拿到了那份报纸。

视线微移，她见到了报纸上大大的标题——《震惊！身为教会候补圣女，薇洛丝竟与某人长期同居？！》

“……”

不得不说这个标题勾起了她的兴趣，再往下看，就是一张客厅里，少女望着蕾菈背影的图片。

原本只是一张很简单的图片，但在米拉的手下，少女望着那道背影的

眼神之中含情脉脉，简直就像是一位等着丈夫归来的妻子。

不仅如此，少女和蕾菈还有着很多其他的互动，比如极为亲密地手挽着手逛街；似乎害怕被发现，少女羞红着脸，小心翼翼地去够蕾菈的手指……

这些事情薇洛丝都做过，当初她都没有在意，结果原来有很多人都恰巧将这些画面记录了下来。

也亏米拉能找到。

这些画面在她的手中自然也就成为了她和蕾菈之间拥有爱情的证据，尤其是那些少女带着微笑的图片，总是令人不经意地幻想起爱情的甜蜜。

多看了几眼报纸，薇洛丝对米拉写的绯闻很是满意。

在听到蕾菈的脚步声从客厅外响起之后，她慌忙将手中报纸递给了坐在沙发上的梅维娜。

还在喝着早茶的梅维娜不解地眨了眨眼，直到她见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之后，那双眼睛就瞬间瞪大，兴趣被提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蕾菈来到了客厅，恰巧经过梅维娜的身后。

薇洛丝假装咳嗽一声，故作漫不经心地说道，“咳咳，没想到，我竟然也有被传出绯闻的那一天，”

绯闻？

蕾菈没有反应，脚步停都没停。

“而且是和蕾菈的诶。”

啪——！

梅维娜话音刚落下，她手中的报纸就被蕾菈抢了过去。

她在见到那硕大的标题之后，脸一瞬间就冰冷了起来，越往下看，这层冰冷就越发严重。

最后她双手掐着报纸，指尖散发出了淡蓝色的冰雾。

“这纯粹就是造谣吧？”

她和薇洛丝的爱情？

开什么玩笑，她一直都将她当成后辈看待，允许她挽着她的手什么的，也只是因为长辈的关照而已……

把这些写成爱情，那它未免也太廉价了吧？

“不过写得也很有趣，不是吗？我只是看了你背影一眼，就能被分析出来那么多东西……”

薇洛丝凑到了蕾菈的身边，俏脸微红，有些扭捏。

她觉得现在的蕾菈只需要看她一眼，便能够明白她暗藏在内心深处的心意，然后就知道她们的关系其实已经超越了普通友人这个阶段。

可她没有料到的是，蕾菈一眼都没有看她。

本来传出与自己有关的绯闻，她并不会有所在意，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感到万分羞恼。

在这种时候，她总是忍不住地想起魔女。

她也在这座城市之中，如果她看到了这个绯闻，会怎么想呢？

要知道，她蕾菈可没有爱上薇洛丝！

“无聊的幻想，这报纸是哪家报社的？这样造谣？”

说着蕾菈便要将报纸翻转过来，查看这张报纸的报社。

然而下一秒……

啪——！

薇洛丝狠狠地抓住了蕾菈的手腕，没有让她翻转成功。

看着那只用力到有些发青的小手，蕾菈侧过头，淡淡地看了眼身旁的少女，眼底里似乎有着一丝好奇。

她没有说话，她在等少女的解释。

嘴角一抽，薇洛丝想了一下，强行解释道，

“……那些记者呀，只是普通的打工人，为了生活嘛，我们或许应该更加体谅一下她们。”

要是让蕾菈知道这家报纸是马克报社发行的，再让她知道写绯闻的是米拉，他们可就完蛋了！

报社解散，米拉失去工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米拉可是她忠实的信徒，她可不希望她就此得到惩罚。

“体谅她们可不是允许她们这样胡乱造谣。”

“我知道的！我去和她们报社说，让她们下次报道的时候，注意一点……”

“你很在意那位记者？”

“我，我只是不希望她把工作丢了。”

这的确是候补圣女做得出来的事情，哪怕自己受到了伤害，第一反应也是给他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只是这种行为让蕾菈感到有些不满。

“泛滥的善心就是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嘴上这么说着，但她还是放下了手中的报纸，坐回了沙发上，装作读起书来。

其实她觉得自己也有些怪，和以前的她有了一些不同。

明明以前的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名声的，现在却因为一点绯闻而恼羞成怒，真是有够奇怪的……

见蕾菈不再追究这件事，薇洛丝不由得猛松了一口气。

她将手中的报纸撕碎扔进了垃圾桶里，同时悄悄看了蕾菈几眼，腹诽不已。

蕾菈不懂，她也有些不懂。

她记得她明明是个不在意名声的人，为什么这次的绯闻反应会那么大？

是时间让她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她想不明白。

因为她们都沉默了下来，客厅的氛围开始变得有些奇怪，梅维娜晃了晃两条腿，随后有些受不了这种氛围，第一个离开了这里。

在她离开后，有人敲起了门。

咚咚咚——

起身来到门口，薇洛丝面带微笑地打开了大门，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金发少女。

“达芙妮殿下？”

刚开口说出她的名字，达芙妮就猛地上前一步死死握住了她的双手，颇为激动地问道：

“这是真的吗？薇洛丝，你的意中人，真的是大贤者蕾菈吗？”

“那个，你先进来再说吧……”

嘴角一抽，薇洛丝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她选择让达芙妮先进屋再说，而在这之后，她见到了陪同达芙妮一起来的伊莎蓓尔。

伊莎蓓尔之前并没有参加那场晚宴，所以这是薇洛丝和她在教会圣城内的第一次见面。

对于这位初选考核评判组的成员之一，她记得清清楚楚！

“你是……伊，伊丽莎白大人！”

“……是伊莎蓓尔。”

“……咳咳，能在这里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哪里哪里，您可是候补圣女，身份地位可不比我低，而且……”

说到这儿，伊莎蓓尔望了眼达芙妮的背影，叹道，“公主殿下实在是

给您添麻烦了。”

晚宴结束后她才知道，达芙妮看中了薇洛丝，想要让她成为自己的“驸马”。

但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薇洛丝可是候补圣女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她温柔善良的同时还意志坚定，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挡她成为真正的圣女。

这种少女，达芙妮怎么可能征服得了呢？

现在的她不过是白费功夫而已。

尽管心中很赞同伊莎蓓尔的说法，但因为礼仪，薇洛丝还是只能笑着说不麻烦。

随后，一行人来到客厅，达芙妮第一眼见到了坐在沙发的大贤者蕾菈，她的面色从一开始的忧虑逐渐转变为了死灰。

报纸上的绯闻其他地方暂且不说，同居这事首先是真的。

“……好久不见，贤者大人。”

她打了声招呼，在蕾菈的身边坐了下来，而后者也因此扭头打量了她几眼，有些迟疑地问道：“你是……赫丝特的女儿？”

赫丝特就是圣卡西帝国的女王，

即使有些紧张，达芙妮身为公主的优雅还是不会忘记的，她两只小手都放在大腿上，端庄地回道：

“是我，母上给我取名为达芙妮。”

“我记得的，在你五六岁的时候，我见过你，当时你很害怕我，一直躲在赫丝特的身后，不敢出来见我。”

“呵呵，原来有这种事吗？我已经记不得了。”

掩嘴一笑，达芙妮如是回道。

如果是放在以前，她可能会觉得这只是蕾菈在回忆过去，但现在，她觉得这是她给她的下马威！

她是想要告诉她，她的权势和地位远胜于当公主的她，和她争夺薇洛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小手微微握紧，达芙妮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这些年里，我母上经常和我提起您呢，说她小时候和您一起游山玩水，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当初我还未出生，没办法亲眼见证母上的快乐。”

她这话中的意思，让伊莎蓓尔捂住了自己的脸。

别人不明白，她还能不明白吗？

她是暗中在说蕾菈的年龄比她的母亲还大，而薇洛丝和她达芙妮一样，只有十几岁，正值青春年少的时候。

薇洛丝和她在一起，岂不是老牛吃嫩草？

只可惜，她这般辛辣嘲讽，蕾菈完全没听懂。

“那可不是游山玩水，那时候的赫丝特年龄与你一般大小，外出游历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

“呼——！”

听着这番话，达芙妮深呼一口气，才勉强让自己没有握紧拳头。

蕾菈这是在嘲讽她不懂事和没能力！

同龄的赫丝特已经在为了王位而考虑了，而她却连个自己的婚事都搞不定，甚至还要跑来教会圣城，找候补圣女帮忙……

她的脸微微红了起来。

意识到了客厅的气氛有些不对，薇洛丝刚想要开口说两句，她就被伊莎蓓尔拽着离开了这里。

作为达芙妮的老师，伊莎蓓尔很清楚，想要公主殿下放弃，只能让她在这场战斗中败给大贤者。

而她们要做的，就是给她们留足空间。

Chapter 184

在她们离开客厅之后，达芙妮单手抚胸，一点都不甘示弱地发起了反击。

“不瞒您说，我这次来教会圣城，就是为了寻找前来适合当亲王的人。”

“只要亲王是教会的高层，也等于给我增加了很多政治筹码。”

蕾菈抬眉问道：“你找到了？”

来了！

达芙妮心中暗暗一紧。

她这明显是明知故问。

她想过她们之间会针锋相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蕾菈就会提起薇洛丝。

真正的战斗在这一刻打响了。

前面的那些她可以输，唯独有关薇洛丝的事情她不能输。

深呼吸一口气，她坚定地回答：“没错。”

“是谁？”

“薇洛丝。”

蕾菈没有说话，达芙妮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所以自顾自地解释了起来。

“在见到薇洛丝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她是最适合当帝国亲王的人，只要有了她，圣卡西亚帝国说不定能够重铸辉煌。”

“她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

蕾菈淡淡的一句话惹得达芙妮十分不爽。

她凭什么代表薇洛丝做出选择，难道就因为她们之间存在绯闻吗？

而且她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她会干扰薇洛丝做出自己的选择？人类大贤者本就恶名满身，会做出这些事情似乎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出乎达芙妮意料的是，蕾菈迟疑了两三秒，开口道：“你了解过她吗？”

“我……以前没什么了解，但未来会的。”

她有些脸红，她对薇洛丝的了解其实仅局限于卷宗上的那些记载，其他的她一概不知。

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在她看来，只要在一起了，她们未来就一定会了解彼此。

先婚后爱，又不是不可以。

可不管达芙妮怎么想，蕾菈自言自语道：

“她是个很温柔的人，不会轻易地拒绝别人，她也是个善良的人，为了满足她人简单的愿望，她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

“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有最坚定的梦想，”

“梦想？”达芙妮重复道。

“她想要成为教会的圣女，将她的爱传递给天底下所有人，为此 ，她绝不会停下脚步。”

“帝国的亲王也可以，只要她想……”

“别做梦了，亲王再大，也不过是拥有一片弹丸之地，教会的圣女可不一样，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可是这次考核有艾薇娜，薇洛丝是很难赢的！”

“你根本不懂她。”

蕾菈轻飘飘的一句话又轻而易举地刺穿了她的心脏，达芙妮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拳头，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不是会说放弃的人，她的意志是无数困难磨炼出来的，只是艾薇娜的话，不会阻挡她前进的脚步。”

“无论是谁，她都不会停下的，所以，放弃吧。”

听见了蕾菈所说的一切，达芙妮也算是初步了解了薇洛丝真正的为人。

她温柔善良，梦想是将爱带给世上所有的生命，为此，她的意志坚定无比，想要用亲王的权力和地位诱惑这样一位少女，失败是必然的。

可这并不意味着达芙妮就此会放弃。

越是了解薇洛丝的人格，她离成功就越是接近才对。

毕竟知道她不会就此放弃的话，她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陪伴在她的身边，一直到她完成梦想的那一天再谈婚论嫁。

“我可以陪伴她，保护她……”

只是她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她自己先愣住了。

她达芙妮能够做到的事情，难道大贤者就做不到吗？

她的权势地位比她更强，实力也远远不是她能够比的，她陪伴在薇洛丝的身边，这位候补圣女只会更加安全。

在陪伴这个方面，她完败了。

难怪，难怪蕾菈会和她说起薇洛丝的人格……

她不仅在对她炫耀她有多了解这位少女，还是在炫耀自己的权势地位与实力……

她达芙妮比起大贤者没有哪一方面是获胜的。

发现了这点，坐在沙发上的达芙妮就像是一尊石雕一般，双目逐渐无神，变得有些失魂落魄起来。

薇洛丝回到客厅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样呆呆的达芙妮。

一开始她还以为蕾菈对她施展了催眠魔法。

在她的身旁，伊莎蓓尔则是缓缓地摇了摇头，嘴里叹息一声，看向达芙妮的眼神之中有些惋惜。

薇洛丝看不出来，她看得出来。

达芙妮被蕾菈打击得信心全无了。

注意到达芙妮进门之后还没有招待她，薇洛丝道了声歉，说道：“我给你们泡茶……”

“不用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诶？达芙妮？”

就像是木偶一般，达芙妮从沙发上机械般地起身，随后默默地走向门口，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不用送我。”

“……”

离开别墅，伊莎蓓尔追上了达芙妮，随后和她一起登上了马车，随着长鞭高高落下，马车缓缓地驶向了街道尽头。

待得视线里没有了她们的踪影，薇洛丝回到了客厅，好奇地朝蕾菈问道：“你和她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其实不止薇洛丝疑惑达芙妮的行为，蕾菈也没有看懂。

在她眼里，她只是说了薇洛丝不会答应她而已，为什么她的反应会这么大呢？

难不成，她其实对薇洛丝有点想法？还是自己有些地方没想到呢？

摇了摇头，蕾菈想不明白。

……

在教会圣城东教区的入口处，一辆贵族马车慢慢驶入。

“少爷，我们到教会圣城了。”

随着车厢内的管家如是说道，少年凑到了窗前，拉开窗帘，肆意地朝着四周观望了起来。

“这里就是教会圣城啊……”

粗略地将此地的建筑看了一遍，他的视线很快就停留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满脸欣喜。

舔了舔嘴唇，他嘿嘿一下，道：“修女？啧啧，看上去都不错啊。”

“莱特少爷，这里是教会圣城，不是您的领地，您的作风行事还是收敛一些比较好。”

一旁的中年管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忍不住提醒道。

少年名为莱特，是维特公爵的嫡长子，圣卡西亚帝国的女王想让公主达芙妮嫁的，便是这位莱特少爷。

对于管家的提醒，他不屑一顾。

“怕什么？我可是公爵的儿子，这个身份一说，有多少人想爬上我的床呢。”

“就算如此，还请您注意一下您的形象，您的形象里可没有风流这个标签。”

眉头深深皱起，中年管家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强行将他从车窗边扯了回来。

“而且也正是因为您正义伟大的形象，领地内的人才将您视为下一代领主，女王陛下才有意向将公主嫁给你。”

“好好好，我知道，我会收敛点的。”

嘴上答应了下来，但他抖起了腿，还是有些不耐烦。

“真是的，到时候给我打点掩护不就好了？有必要这么麻烦？”

“等我们目标达成了，随便你怎么玩，现在再忍一段时间。”

似乎是受够了少年的纨绔，原先对他还有几分敬意的中年管家现在只是冷笑了一声，就连敬词都懒得用了。

与此同时，他身上的魔力也变得邪恶污秽了起来，头顶莫名长出了两根弯弯的棕色牛角，眼白都变为了深渊一般的黑色。

他是魔物。

咕咕咕——

窗外传来了鸽子的声音，中年管家打开了窗，伸出右手，没几秒，那鸽子便停在了他的手指上。

将鸽子带进了车厢内，他打开了鸽子腿上的魔法信封，看着里面的信息，他的脸色越发凝重起来。

“根据消息，达芙妮是想要在这座教会圣城里挑选出自己的另一半，让女王可以借天启教会的势，而不再需要我们公爵。”

“什么？那她岂不是不用嫁给我了？！”

得到了这个消息，莱特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第一时间关心的并非是女王接触的势力，而是他自身的好处。

达芙妮虽然算不上是帝国最漂亮的女人，但也是有着帝都之花称谓的绝世美女。

她的一颦一笑早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成为了他痴迷不已的美梦。

让这样的美人从自己的手中溜走，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对于莱特这副发情动物的模样，中年管家嗤笑了一声，满脸的不屑。

他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全是不满。

他们魔物之所以会和这个废物少爷有所接触，还不是因为维特公爵势大，上头想要和他合作，以此展开一系列的计划？

否则光是这个废物的话，他们才不会和他合作。

脑子里只有女人的家伙迟早会死在这个上面。

“急什么？她也要能够成功才行，她现在找的对象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但对面明显不愿意。”

“所以呢？怎么说？”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只要见到达芙妮，我就施展精神魔法控制住她，这样只要等到女王下令将她嫁给你就好。”

莱特一惊，面露狂喜，随后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有些不满。

“精神魔法？你会这种魔法为什么不早说？！”

“哼，你以为精神魔法是什么大众货色吗？我能施展的那种精神魔法需要提前准备很久，限制非常多，要不然我早就用它做我想做的事了！”

管家知道莱特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利用他的精神魔法，去操控许多不听话的人，让他征服不了的女人也成为他胯下的奴隶。

如果是比较高级的精神魔法，那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但他会的精神魔法可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况且就算他真的会，凭什么为莱特这种废物做事啊？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魔物，现在作为维特公爵的管家只是伪装，莱特这种低级的人类没有成为他的食材就应该感到高兴了，竟然还想要命令他做事……

平日里管家伪装多了，他还真以为他是管家了？

尽管心里再怎么不爽，管家也没有将这些想法说出来，毕竟现在还远远没有到和维特公爵撕破脸皮的时候。

而莱特知道他的精神魔法没有办法操控那么多人之后，不由得有些失望，不过一想起达芙妮，他就又露出了几分兴趣。

“那我们怎么见达芙妮？去找她？”

“不。”

管家眼中寒光一闪，早就做好了打算。

“你来教会圣城，给她发个宴会请帖就好了，以你的名声，她就算讨厌你也不会不给你面子的，顺便，给那位候补圣女也发一封。”

“为什么？”

“后手而已，如果出了意外，我们控制不了达芙妮，我们还可以控制那位候补圣女，有了她，达芙妮应该也会听话很多。”

眯起了眼，他如是解释道。

……

在绯闻风波过去一天之后，薇洛丝又接到了一份奇怪的请柬。

请柬的主人名为莱特，特意邀请她明日前往东教区参加晚宴。

她并不认识这位名为莱特的人，起初以为他是想效仿缇娅的宴会，让她过去之后趁机向她告白。

这可不怪她自恋，以她现在的魅力真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情。

而且她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一位单纯的少女，单纯也就意味着好骗，许多浪迹情场的高手嘴上不说，实际心里很想要将她拿下。

所以一开始她差点将这份请柬扔掉。

后来她才知道，这位莱特，正是圣卡西亚帝国女王想给公主达芙妮找的对象。

没想到他也来到了教会圣城。

他能给她发请帖，很显然是知道了最近达芙妮想让她当“驸马”的事情……

根据达芙妮的表现，她显然很不喜欢这位莱特少爷，也不想要嫁给他。

薇洛丝其实是不想要掺和这种事情的，但是她拿着请柬想了想，发现自己只需要帮助达芙妮对付莱特，好像就可以赚到不少好感度。

那可是帝国公主的好感啊！和一般人的好感完全不一样，未来说不定可以帮她很大的忙。

而且，她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并不大。

她一开始说这里面水深，那是真去当公主的“驸马”，如果只是陪公主

任性一下，帮她对付一下莱特，水可一点都不深。

毕竟达芙妮只是不想要嫁给莱特而已，能达到这种目的，不只是让她成为公主的“驸马”这一个办法！

打定了主意，薇洛丝温柔一笑，四周的温度莫名冷了下来。

到了宴会举办的那天，她坐上马车，来到了宴会的大门口。

前来参加莱特少爷宴会的人很多，许多马车都停在了宴会厅大门口，许多贵族更是精心装饰着自己，给足了莱特少爷面子。

只是在宴会厅大门口，薇洛丝见到了一位看上去有些偷偷摸摸的少女。

她明显也是来参加这场宴会的客人，但是她似乎是被迫的，心底里不太愿意前来，所以一直在门口徘徊，却始终都没有进去。

“达芙妮！”她叫出了她的名字。

少女微微一愣，扭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薇洛丝！你怎么也来了？！”

“其实也有些奇怪，我竟然收到了请帖。”

薇洛丝打量了一下达芙妮，见她妆容都不算太精致后，就彻底明白了她的想法。

她转移话题道：“对了，缇娅和伊丽……伊莎蓓尔她们，没有跟你来吗？”

“她们忙啊，缇娅是教会的候补圣女，现在身上估计多了几个任务，老师比缇娅还忙，她圣城里的熟人很多，早不知道去哪了。”

身为候补圣女，薇洛丝知道刚来教会圣城的缇娅会很忙，所以不来参加宴会也是情有可原。

至于伊莎蓓尔。

她能够在初选的时候成为评判组的成员之一，就说明她和教会的关系匪浅，来到教会圣城之后有很多熟人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只是她们都不来参加宴会，倒是显得这位公主殿下有些孤独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薇洛丝盯着她低垂的眼眸，问道：“你不开心吗？”

“你看出来了？”

迟疑了片刻，达芙妮望着远方，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毕竟举办这场宴会的主人，很可能是我未来的丈夫，想到这一点，我怎么开心得起来呢？”

“你不喜欢莱特吗？”

“说不上不喜欢吧，莱特他名声还算不错，据说是一位充满了正义的骑士，只是……”

说到这里，她情绪有些失落。

“我对他没有感觉，我也不想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不想就这么过完自己的后半生。”

“我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不想当公主，不想掺和政治，也不想过这样奢华的生活，”

“我想要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有一个自己的爱好，能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一生就可以了。”

“只是这个梦想对我来说，或许很难实现吧……”

莱特少爷的风评在帝都还算不错，是一位阳光乐观，正义善良的少年骑士，而且据说人长得还很帅，是不少贵族少女心里的白马王子。

可达芙妮对他没有任何感觉。

他们之间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过。

她不想要这种带有政治的婚姻，她想要自己去追求爱情，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她也清楚，这些对于她来说难如登天。

这次来到教会圣城，就是她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一位身份地位不下于莱特少爷的伴侣，她的未来或

许还有希望，如果没有的话……

她只能像个木偶一样，老老实实地过着母上为她安排的生活。

这般想着，她的手腕忽然被薇洛丝牢牢抓住。

“怎么了？”

“你既然对莱特没感觉，也不想参加宴会，那为什么还要往前走？”薇洛丝歪了一下脑袋，如是问道。

这个简单的问题令达芙妮直接愣在了原地，对她来说，这简直就是灵魂般的拷问。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参加这场宴会，她心里明明很排斥莱特，一点都不想见到他，也完全不想嫁给他。

他对她有什么印象，与她有什么关系？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她根本不在意。

那她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宴会呢？

难道是因为王室的礼仪吗？还是说……

从小到大，她的生活都是被人安排好的，所以即便来到这里，她也会下意识地遵循这样的生活呢？

“改变不了未来的话，那就改变当下吧，就当是没有收到请帖，今天你可以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薇洛丝的话让她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意动。

她觉得自己可能想的太多了，身为公主就算不参加宴会又如何？有谁敢说她的不对？

她为什么要强忍着厌恶继续往前走？她为什么不能任性一回？莱特就算再不满，又能对她做什么？

想到这里，她睁大了双眼，眼中的喜悦越发明显。

“达芙妮殿下！还有薇洛丝小姐，莱特少爷在大厅内等着你们。”这时，宴会的服务生走出了大厅，对着达芙妮和薇洛丝招呼道。

薇洛丝看了他一眼，随后对他露出了俏皮的笑容，下一秒，她就握住达芙妮的手腕，带着她朝着别墅的大门跑去。

“走！”

“诶？！”

服务生见此，因为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所以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视线里没有了她们的背影，他才回头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莱特少爷和他的管家。

……

宴会厅内坐在主位上的莱特少爷站起身，一直朝着四周观望，可惜的是，他朝思暮想的那位少女并没有出现。

有些不耐烦地重新坐回了位子上，他对着一旁的管家问道：“怎么好像达芙妮她们没有来啊？”

“急什么？作为帝国公主，本身就不会来得很早。”

微微抿了一口红酒，管家的性子要比莱特好很多。

在他看来，公主殿下现在没有来是很正常的，毕竟她的身份地位远远超过在场的所有人，公主的架子得有。

况且据他所知，这位公主本身就不喜欢莱特少爷，耍点小性子也就理所当然了。

不过……只要她进入这间宴会厅，呵呵，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让她知道“听话”是什么感觉。

在他细品红酒滋味的时候，一位服务生从大厅前端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随后凑近他们身边，俯下身子轻声道：

“大人，她们刚才出现在了大厅门口。”

“什么？快！快让她们进来！”莱特迫不及待地喊道。

只是服务生脸色一变，显得有些莫名惊慌。

见此，管家阴沉下了脸，知道事情似乎有些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怎么了？现在她们人呢？”他沉声问道。

“……跑了。”

咽了咽口水，服务生接着说道，“她们在大厅门口犹豫了一会，之后就一起跑了……”

“跑了？混蛋！你不去追，和我在这里汇报什么？！”

要是身边有桌子，管家早就一巴掌拍了下来，奈何他的手里只有红酒杯，要是将它捏碎了，红酒只会溅他一身。

被怒骂的服务生不敢怠慢，连忙退了下去，而莱特少爷也是大怒，强压着自己的声音补上了一句。

“快！今日就算是抓，也要把她们抓到这里来！”

……

从别墅离开后，薇洛丝就带着达芙妮到处乱跑，最后因为体力不支，她们在一处较为繁华的集市之中停了下来。

“呼！跑到这里，他们就算是想追，应该也是追不上了吧？”

双手撑着膝盖，薇洛丝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达芙妮也不例外，香汗从她的额头冒出，浸湿了她的发丝。

不过很快她就从这种状态中缓过了神来。

“这里是……”

四处观望了一下，她发现这里售卖着许多花草，鸟儿的叫声也从这集市的深处传来，往里面望去，更是能见到众多挂着的鸟笼。

“教区里的花鸟市场吧。”薇洛丝解释道。

达芙妮则是欣赏起了这些花来，她伸出手指掠过那些花朵的花瓣，指尖传来的清凉触感令她疲惫的身躯得到了几分缓解。

“这些花都好漂亮，一点都不比王宫里的那些差……”

“那是当然，只要是精心培育的花，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一路朝着集市深处走去，达芙妮见到了那些困在鸟笼中的鸟儿。

那些鸟儿拥有着十分漂亮的羽毛，瞳孔也像是宝石一般璀璨。

它们偶尔也会在笼中展开双翅，可任凭它们怎么扑棱，纤细铁丝编织成的鸟笼都可以将它们困住。

有些鸟儿挣扎得猛了，将自己一身漂亮的羽毛弄的脏兮兮的，还断了很多根，可即便如此，那些售卖鸟儿的老板也并不在意，依旧低头处理着自己的事情。

他们早就习惯了这些鸟儿的挣扎，也知道它们再怎么挣扎都不可能从这个鸟笼之中飞出去，所以费心去搭理它们做什么？

见到这副模样，不知道为什么，达芙妮也感到了一阵悲哀。

“怎么了吗？”

“没什么，只是有些感同身受而已。”

身旁少女细心地看出了她的心思，达芙妮也没有藏着，而是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鸟儿向往自由，却被束缚在这个狭小的笼子里，纵使再怎么扑棱翅膀，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也无法从中逃脱。”

“它们真的好可怜。”

她嘴上说的是这些鸟儿，但薇洛丝知道，她在说自己。

其他人或许很羡慕帝国公主的生活，但就她达芙妮而言，她并不喜欢。

从小开始她其实就没有太多的自由，各种礼仪知识，参加各种莫名其妙的宴会，她从小就要做这些，导致现实中她几乎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

长大了到了适合嫁人的年纪，她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婚姻，只能像是一个物品一样，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她觉得她的人生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一场悲剧。

她就像是那些受了伤的鸟，想要挣脱，但根本挣脱不了，帝国就是一

个巨大的囚笼，将她困死在了里面。

“老板，这只鸟多少钱？”

少女清晰的声音将她的思绪从幻想拉回了现实，她错愕地看着薇洛丝来到鸟笼之下，询问起来它的价格。

“它啊，三十枚银币。”

“给你。”

薇洛丝爽快地付了钱，而摊子的老板将鸟笼递给她之后，开始慢慢地和她讲起了养鸟的注意事项。

只是薇洛丝明显没有仔细听，她随口敷衍了两句，就带着鸟笼来到了达芙妮的身边。

视线落在鸟笼之上，达芙妮发现这只鸟笼中的鸟儿身上有很多伤口，笼子的底端也有着很多断裂的羽毛，显然是不断挣扎导致的。

“你买它做什么？”

“给它自由。”

说着，在达芙妮不解的目光中，她带着她来到了花鸟市场的另一个入口处，然后打开了手中鸟笼的铁门。

笼中的鸟儿起初是并没有发现笼子的门被打开了，它只是张了张翅膀，便没有了其他的动作。

随后，少女将手指伸进了囚笼，推了推小鸟。

那只鸟儿先是啄了少女一口，紧接着在少女手指推动之下，它被迫来到了铁门口。

视线之中不再有纤细的铁丝，入目的都是湛蓝的天空和悠闲的白云，它忍不住展开翅膀，扑棱了几下，便径直飞向了天空。

微风飘起，它随着风儿飞向了远方，一溜烟地消失在了薇洛丝和达芙妮的视线之中。

“……为什么？”

达芙妮不明白薇诺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它遇到了我。”

起初薇洛丝的回答很简单，但当她见到达芙妮依旧满脸困惑之后，她轻笑了一声说道：

“身为公主，也许现在的环境让你觉得有所限制，但不要放弃希望啊，那是能够照亮前程的火种，只要有了它，你终能挣脱囚笼的束缚。”

“而且，你其实和笼中鸟不同哦，你有老师，有朋友，有很多关心着你的人，她们会陪着你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你的心是自由的，囚笼不过只是个困难，当你准备好了，机会来了，你便可以打破这个囚笼，飞向自由的天空。”

“就像是我放飞的那只鸟儿一样，就算它没有遇见我，我相信终有一天，它也会重回天空的。”

少女始终相信着只要拥有希望，那便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她的乐观与积极就如同春日里的阳光，温暖着所有待在她身旁的人，达芙妮也不例外，她一只手捂着胸口，低头轻声呢喃道：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是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希望，奇迹总是会出现的，而且……”

在达芙妮惊讶的眼神里，少女抓起了她的手，温柔笑道：

“你可以向我寻求帮助呀，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就算你是帝国公主，我也会想办法帮你的。”

“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人。”

达芙妮久久都没有说话。

她知道，先前的那些，是来自少女的坚定信念，也就是依靠着它，她才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

除此之外的，都是来自少女的爱。

这份爱并非是爱情的爱，而是身为候补圣女，对众生的爱。

心底里淌过暖流，达芙妮的嘴角控制不住地勾了起来。

她觉得薇洛丝说的很对，笼中鸟有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她达芙妮当然也有那一天！

能够帮助她的人很多，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那里！快！”

这时，一声厉喝从花鸟市场内部传来，薇洛丝回头看了一眼，便急忙拽住达芙妮的手，带着她继续逃了起来。

“他们追上来了！快跑！”

身后的追兵见到了达芙妮和薇洛丝，他们希望她们能够停下脚步，便如此喊道：“达芙妮殿下！我们只是想要让你参加宴会！”

只可惜回答他们的，是薇洛丝的一句话。

“告诉莱特少爷！殿下很忙！这次宴会就不去了！”

花鸟市场因为她们的逃窜而变得杂乱起来，鸟儿乱叫，花瓣纷飞，达芙妮的手腕被拽在前方少女的手中，被迫跟着她一路逃窜。

可四周再怎么杂乱，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底里只有喜悦与温泉，和莫名的安全感。

上一次能够这样带着她逃跑的人是谁呢？

没有。

从来没有人带着她这么逃跑过，薇洛丝是第一个。

银色长发随风飘荡，达芙妮的瞳孔中，少女的背影越发凝实，她的脸颊也开始微微发烫。

一路慌张逃窜，最终她们躲进了一处小巷里。

因为跑得很快，达芙妮现在只能大口地喘着气，与此同时，她背靠着墙，捂着胸口弯腰问道：“这里，这里安全了吗？”

再不安全的话，她真的要跑不动了。

回答她的，是薇洛丝的嘘。

“嘘！”

薇洛丝将食指放在自己的唇瓣上，做出了噤声的手势，而达芙妮也在她的指令中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尽管现在的她十分难受。

没过几秒，小巷入口处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快！快追！”

伴随着一声厉喝，这些脚步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了她们的耳畔。

达芙妮猛地呼出一口气，她知道她们现在安全了。

在喘过气来之后，她双手叉着腰，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这样惊慌逃窜的经历和感受，说实在的，她就在小时候没有完成过老师布置的任务时，有过这种感觉。

“上一次这么胡闹的时候，还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吧。”

“这可不是胡闹，现在的你不是很开心吗？”

薇洛丝小嘴一嘟，反驳道。

这在她看来可不是胡闹，这是为了让达芙妮能够认清自己，做出自己最愿意做出的选择，才逃离了宴会的。

这是来自帝国公主的抗争。

达芙妮也明白她的意思，她静静地看着薇洛丝的小脸，看着那白皙的脸蛋，因为剧烈的运动而染上了红色。

就像是可口的苹果。

薇洛丝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看着自己，她有些呆呆地抬起头，伸出纤细手指拨弄耳畔的发丝，之后，她下意识地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

心头有些小鹿乱撞，这一瞬间，达芙妮撇开了目光。

这令薇洛丝更加不解。

“嗯？是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咳咳，就是，就是……薇洛丝，有人说你笑起来……很好看吗？”

达芙妮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明明就是寻常夸赞少女笑得好看的一番话，这个时候她却说得支支吾吾的。

甚至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都没有看向薇洛丝，这在王室的礼仪教育中，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有哦。”

少女的回答令达芙妮有些失落。

她忽然想起来了蕾菈。

“……那看来我不是第一个。”

“嗯，教会的信徒们，都这么说过。”

达芙妮愣了一下，随即原先的失落因为这句话一扫而空。

她还以为蕾菈和她说过这样的话呢，结果原来是教会的信徒……

薇洛丝则是没有感受到她的这些情绪变化，她背靠着墙，回想起了以前教会信徒夸她漂亮的场景。

除了温柔善良，她还有一点令所有人都很难忘的，那就是美丽。

轻哼一声，薇洛丝对此十分的自满。

达芙妮则是一直在悄悄地关注薇洛丝，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映入了她的眼帘，无论何时她都觉得眼前的少女是如此的动人。

夕阳逐渐落下，就像是陷入热恋中的少女羞红了脸，红霞开始铺满天空，达芙妮的心脏在此刻不争气地加速跳动起来。

如果说之前她想要薇洛丝做她的“驸马”，是为了不让自己嫁给莱特，那现在她想让她做她的“驸马”，是因为她发现她有些动了情。

这可不怪她。

要怪，只能怪薇洛丝过于美好，她就像是卷宗中记载的一样，她是一位完美的候补圣女。

不，她就是圣女，完美的圣女。

第一次有了喜欢的感觉，达芙妮知道她不能将这种感觉深埋于心底，毕竟告白的机会，一生也许只有那么一两次。

所以，在薇洛丝惊讶的目光中，她抓起了她的双手。

夕阳洒落在她的身上，令她脸上的羞意更浓了一些。

想了很久的措辞，她咽了咽口水，张开小嘴带着几分紧张说道：“薇洛丝，我很庆幸我能遇见你，经过这些事情我想明白了，我……”

“哟哟哟，瞧瞧我们发现了什么？两位大美女？”

她的告白还没有说完，小巷的深处就传出了一道腔调怪异的声音，与此同时，三位穿着流里流气的男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Chapter 185

借着夕阳，他们打量了几眼少女们，不由得兴奋地吹起了口哨。

“能来到这种地方的，真是稀客啊。”

“你们不知道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无论发生什么都没人关注的到吗？”

一边吹着口哨，他们一边朝着少女围着过来，为首的少年脸上有着一道刀疤，他双手插着裤兜，充满了痞气。

“你们是谁？想要做什么？”

站在达芙妮的前面，薇洛丝张开双手，缓缓后退，可没有退几步，就有一名男子阻拦在了她们的背后。

那名男子靠着墙，嘴里叼着雪茄一样的东西，目光之中充满了贪婪与好色，和那三位男子毫无差别。

他们是常年游走在这种阴暗小巷的混混流氓，一旦有人进入了这个地方，就等于成为了他们的猎物。

猎物被他们逮住有什么下场，也不用细说，不吃干抹净，是不会将她们放出去的。

“我们的名字？你们为什么要知道？难不成你们之后出去，想要报复我们吗？”

为首男子冷冷一笑，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匕首，把玩了几下，随后靠近薇洛丝，小声道：

“别傻了，我不会让你们知道任何一点有关我们的消息的。”

“收手吧，你们正在犯罪。”

“我知道，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犯罪呢？但是我们忍不住啊。”

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他的状态越发癫狂了起来，手中的小刀在夕阳光芒照耀下，闪烁着诡异的猩红色。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他们本身就是恶人，只有做这些事情才会让他们感到愉悦。

眼前的少女想要阻止他们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你们不如行行好，待会不要反抗，怎么样？”

他继续在恐吓着少女们，倒是站在他身后的男子逐渐看出了什么，凑近他的身边小声说道：

“老大，她好像是教会的那个候补圣女，好像是叫，叫薇洛丝来着。”

“薇洛丝？”

脑海中闪过一道少女的影子，为首男子仔细打量了薇洛丝几眼，发现脑海中的影子与她一点一滴地在重合。

他感到了几分惊讶，这位少女好像真的就是薇洛丝。

那可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啊，竟然也会来这种地方吗？他们真的是踩到狗屎了，这都能被他们遇上？

“不要再错下去了，否则你们会被教会……”

“嘁，薇洛丝大人，您好像有点太天真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查出蛛丝马迹来的。”

他们做这种事情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有信心把自己留下的痕迹全部抹除，让审判所都没有办法追查到他们身上。

哪怕面对的是候补圣女也一样，过往的经历给予了他们强烈的自信心。

“我有信心，在做完一切后，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就是……”

说到这儿，为首男子假惺惺地惋惜了起来。

“如果你是普通修女，之后我们或许还能放你们一命，但谁叫你是候补圣女呢？为了我们的安全，你们今日必死无疑。”

眉头一蹙，薇洛丝看上去感到了几分棘手。

原本她们还是能够存活下来的，但现在因为她候补圣女的身份，这些

混混害怕之后被报复，所以她们必须死。

“薇洛丝……”

轻声念叨了一下自己身前少女的名字，达芙妮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她对着这些男子喊道：

“我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公主，你们难道就不怕我身上有什么防身魔法吗？”

“圣卡西亚帝国的公主？！”

为首的男子虽然知道达芙妮身份应该也不简单，但他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帝国的公主。

“啧，公主那倒是麻烦，不过……”

如果只有达芙妮一个人，那他们因为害怕她的防身魔法可能真的不会对她下手，但是她的身边现在还有薇洛丝。

“你还是太年轻了，只要我们抓住薇洛丝，用她来威胁你，你还敢动用那防身魔法吗？”

根据他的观察，这两位少女都不会抛下对方独自一人逃跑，而这也就是她们的弱点。

小心翼翼后退了两步，达芙妮悄悄地对着薇洛丝说道：“待会我用魔法拖住他们，你趁机逃走！”

“什么？那你怎么办？”

“我用来防身的魔法可不止一个，光他们是抓不住我的。”

当然她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一点也没有底，她用来防身的魔法并不是什么杀伤性很强的魔法，以前也从来没有用过。

凭借那些魔法到底能不能让自己逃脱，她根本就不清楚。

但是当下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放手一搏才是最好的选择。

只可惜她们的计划早就被男子看穿了。

没有任何征兆的，为首男子瞬间消失在了她的面前，再度出现的时

候，他已经来到了薇洛丝的后方，并且高高举起了手刀。

“危险！”达芙妮惊叫道。

“你们不会觉得你们的密谋，我听不见吧？”

怪笑了一声，他朝着薇洛丝的后脑勺，猛地劈下手中的手刀。

他只是想要让她睡过去，以便利用她来威胁达芙妮，最后将两人全部抓住。

只是他的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他手刀落下的位置并不是薇洛丝的后脑勺，而是某人的手掌，且那手掌似乎比钢铁还硬，他手刀落下的时候，传来了一阵剧痛。

随后惨烈的叫声穿透了整个小巷，他脸色发白地握住了自己的右手手腕，惊恐地看向了自己的右手手掌。

他的右手软趴趴地垂在手腕上，失去了所有的知觉，甚至就连手掌的形状都有些不同。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的右手发生了粉碎性骨折，就算是去找医师，也很难恢复成原本的模样了。

这还并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子。

她就像是幽灵一样，轻松地挡下了他的手刀，同时，她气质冰冷无比，仅仅是待在她的身边，他就像是来到了北极一样，被极寒包裹。

她是谁？

这个问题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之后他的心就沉入了谷底。

不管她是谁，他今日好像都踢到了铁板上。

“蕾菈！”

见到女子的出现，薇洛丝双眼一亮，喊出了她的名字，惊喜不已，而达芙妮则是心下一松，知道她们安全了。

可在这之后，她看向了兴奋的薇洛丝，整个人沉默了下来。

“你是谁？”

即使知道自己之后的下场很惨，那男子依旧没有放弃希望，而是有些色厉内荏地威胁道：

“我告诉你，多管闲事的下场，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

“是吗？”

蕾菈淡淡地道了一声，随后她一挥手，男子的双腿便被冻住，彻底无法逃脱。

“你，你你……”

“有什么想说的，待会都告诉审判所的人吧，”

话音落下，淡蓝色的魔力如同浪潮一般席卷了整条小巷。

那些感到不妙想要提前逃跑的男子并未从中逃脱，一个个都变成了冰块，他们歇斯底里挣扎的片刻被冰冻了起来，显得极为滑稽和荒谬。

在她将所有的混混流氓全部冻住之后，薇洛丝来到她的身边，有些惊讶地问道：“蕾菈，你怎么来了？！”

“调查魔物偶然经过附近，恰巧见你们陷入了危险。”

“太好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类似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蕾菈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嘿嘿。”

薇洛丝吐了吐舌头，企图装可爱蒙混过关。

好几次她陷入了危险，都是被蕾菈拯救的，而即使蕾菈再怎么提醒她，她依旧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险之中。

这要是再不装可爱的话，她的脑袋恐怕不知道哪一次就会被蕾菈开瓢。

一旁达芙妮则是默默地看着她们的互动，原先想要告白的心思也彻底沉寂了下来。

她发现她自己确实是第三者，而且是无用的第三者。

她看得出来，在蕾拉出现的那一刻，薇洛丝满眼都是对她的欣喜，尤其是在被她救下之后，她的表现就像是小女友一样，甜蜜自然。

这样的爱她是没有办法插手的，她追不上薇洛丝。

薇洛丝对她来说是她生命之中的光，蕾菈又何尝不是薇洛丝生命之中的光呢？

而且她爱着蕾拉，蕾菈也关心着她。

她达芙妮就算对薇洛丝再好，最终也不过是她与蕾拉之间的笑谈，是增加她们之间感情的话题……

所以，现在她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薇洛丝，不打扰她们。

想明白了这些，她苦涩一笑。

黄昏的夕阳落入地平线，夜晚的月光洒落在大街上，在审判所的人到来小巷之后，达芙妮便与薇洛丝告别，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她知道这位少女并不属于她，她死心了。

从小巷离开之后，蕾菈继续调查起了魔物，而薇洛丝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吃完晚餐，洗漱了一番，她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今日已经很累了，她应该早点睡觉。

躺在床上没过多久，她心中一动，睁开眼看向了卧室内的角落。

月光没有照亮那个地方，角落被漆黑笼罩，一位身穿黑裙的女子双手放在腹前，在少女的目光中极为优雅地从这片黑暗里走了出来。

她的眼角带着一颗泪滴，身姿妖娆，容貌绝美，漂亮得简直不像是人类。

“你是谁？”

眉头深深蹙起，薇洛丝的小脸难得地浮现出了几分凝重。

能够悄无声息地来到她的卧室，眼前的这位女子绝对不简单，她做好了随时惊叫摇来教会守卫的准备。

只是女子似乎一点都不害怕她这么做，她手指放在唇前，笑着轻声道："嘘，在这里，你叫谁都没有用哦。"

说话间，隔音魔法笼罩整间卧室，无论薇洛丝怎么做，她的声音都传递不出去。

很明显，来者不善。

"你想要做什么？"薇洛丝问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于新纪会，名为赛莉娜，是一位很好说话的……嗯，魔物。"

赛莉娜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如同魅魔一般笑着说道：

"你是教会的候补圣女，我想借你的手去处理一些事情，当然，你也要答应我一些小小的要求。"

"凭什么？"

少女的一番话令她上前了两步，将她推倒在床上，然后她轻轻地用食指勾起了薇洛丝的下巴，威胁道："就凭你的命现在在我手里。"

只要她愿意，杀死面前的薇洛丝简直易如反掌，薇洛丝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畏惧。

相反她目光一凝，道："那又如何？"

她根本就不畏惧死亡，就算赛莉娜再怎么威胁她，她也不会同意她的要求。

赛莉娜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她的双眼，那双金色的瞳孔之中，除了女神的圣洁之外，并没有任何惧意。

她根本不害怕她，也不害怕死亡。

许久之后，她从床边站了起来。

"你果然和她们说的一样，一点都不畏惧死亡，拿性命威胁你果然没什么用处。"

“放心好了，我让你去做的事情和提的要求，不会触及你的底线，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目标是一样的？

薇洛丝可没有忘记，她刚刚自称自己是魔物。

人类和魔物的目标怎么会是一样的呢？她有些好奇。

“说说看。”

“你应该知道莱特这个人吧？”

“嗯，他是维特公爵的儿子，也是公主达芙妮未来可能的对象，他怎么了？”

“他是人类，但他的管家可不是。”

“什么意思？”

“他的管家是带着任务来到教会圣城的魔物，他归属的势力和新纪会利益相对，所以我要你想个办法解决掉他们。”

赛莉娜再一次提到了新纪会，薇洛丝起初是觉得熟悉，现在也算是彻底想起来自己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之前在魔物地宫的时候，那个木偶询问过她的势力，其中提及过新纪会，而且根据她当时的语气来说，她非常忌惮这个组织。

并且在她的口中，这个组织内的人都是疯子。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好招惹的组织，有可能比十夜会还要恐怖。

不过她通过她知道了莱特身旁的管家竟然是魔物，维特公爵身为人类，竟然和魔物组织有所勾结。

一旦将这些公之于众，维特公爵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只是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轻易答应赛莉娜。

“你为什么不出手？”

“我出手的话太明显了，容易被对方察觉，到时候免不了大闹一场，

光是想想，我就头疼得很。”

一只手扶着额头，赛莉娜似乎感到了几分苦恼，而薇洛丝见她不似作假，便也没有了拒绝的理由，只好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在这之后，赛莉娜满意地笑了笑。

“对了，别妄想教会审判所会出手将他们抓起来，那里面可有着内鬼，你告诉他们只会打草惊蛇。”

留下这句话，她的身影便如同烟尘一般消散，来去都没有任何魔力残留，薇洛丝心里对她的实力惊叹不已。

在平息了内心的惊疑之后，她的注意力便放在了莱特管家的身上。

之前的宴会因为并没有去参加，所以她不知道莱特和他的管家具体是什么情况。

如果他的管家真的是魔物，那他们应该可能会对达芙妮下手。

毕竟她可是帝国的公主殿下，只要控制住她，那魔物便能悄悄地渗透圣卡西亚帝国，甚至是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那想要从魔物的手中解救帝国，难度可堪比登天。

想了想，她觉得她现在有必要去调查一下。

打开卧室的窗户，她纵身一跃，在半空中变身成为了魔女，随后朝着东教区莱特所在的住所飞去。

与此同时，大贤者蕾菈同样在东教区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魔物气息，不过这股气息十分凌乱，令她没有办法判断出它的具体位置。

只是下一秒，她惊讶地伸出了右手，掌心处那探寻破魔水晶碎片的魔法阵竟然微微地亮了起来。

“魔女？”

暗暗地念叨了一声，她跟随着魔法阵的指引，朝着魔女所在的方向飞去。

在教会圣城北教区一栋宽敞的大厅内，候补圣女缇娅跪坐在繁杂的魔

法阵中央，忽然睁开了双眼。

魔法阵闪烁了起来，它就像是一张蜘蛛所结的网，捕获到了某只飞蛾的踪迹。

“怎么了？有结果了？”

待在一旁的温妮有些迫不及待地上前询问道，她的腰间别着一把亮着寒光的剑刃，其上附着着九阶的魔法。

这是她为了对付死神，特地求圣骑士团长附魔的武器，如果再一次遭遇死神，她有信心将她斩杀。

“东教区，她出现了。”

缇娅的话音落下，温妮双眼一眯，手握剑柄对着身后的圣骑士们命令道：“第十小队听令！即刻出发，缉拿死神！”

……

来到了莱特的宅邸，薇洛丝施展魔法隐藏起自己的气息，随后轻松地绕过看守的仆人，进入了宅邸之中。

在一楼逛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她便走上了二楼。

这座别墅的二楼是主人休息的地方，拥有好几间卧室，她刚抵达二楼的时候，就听见了某间卧室背后传来了一些细微的声响。

屏住呼吸，她静静听着。

“美女，别跑啊，美女。”

“少爷，不要~”

放荡的笑声从某一间卧室传来，薇洛丝眨了眨眼，静悄悄地走到了那间卧室的门前。

打开了一个门缝，她朝里面望去，只见一位少年和一位女子在房间中互相追逐，地上是他们散落的衣物。

奢华、**、好色……这些词语不由得进入了她的脑海，令她感到有些羞耻的同时，产生了一些疑惑。

据她所知，莱特少爷应该是一位正义善良的骑士，为什么会纵容自己的别墅之中存在这样放荡的人呢？

该不会眼前的这位少年就是莱特少爷吧？

越想她觉得越有可能，毕竟这里是莱特少爷的别墅，能够住在二楼的身份本来就不一般。

所以这少年除了莱特少爷之外，她想不到还有谁。

加上维特公爵勾结魔物，莱特少爷的正义善良应该是他伪装出来的，背地里，他多半是一位好色虚伪之人。

在她思索之际，一阵脚步声从二楼楼梯上传来。

她四处观望了一下，最后轻身一跃，利用魔法躲藏在了天花板上。

脚步声在走廊内响起，一位穿着仆人服饰的中年男子路过了莱特少爷的卧室，朝着书房走去。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是莱特少爷的管家。

想到这里，薇洛丝在天花板上静静地跟着这位中年男子，最终和他一同进入了书房之内。

在书房内找了个角落躲好，管家就点亮了书桌上的水晶球，冷淡的女声从水晶球内传了出来。

“还没有控制住那位公主吗？”

听到这个声音的第一时间，薇洛丝就惊讶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因为这个女声就是玛莎主教的声音。

以前的她因为计划败露被发现，后来强行撕裂魔法卷轴从天启骑士的手中逃了出去，如今下落不明。

没想到会在这里得到她的消息。

而且玛莎主教本体就是魔物，莱特少爷的管家竟然和她有所交集，那赛莉娜说他是魔物什么的，是真的！

玛莎主教的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责问，管家擦了擦额头的汗，有些卑

躬屈膝地说道：

“呃，明天，明天我们就将公主请到这里来，然后对她施展精神魔法，给她控制住。”

“哼，别失败了，要是失败了，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吧？”

“是是是，属下明白，这次的计划绝对不会失败！”

“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玛莎主教转移了话题问道。

也就是这时，管家才挺起了胸膛，有些底气地回道：

“大人，根据调查，那件东西或许在北教区最大的藏书馆内，您可以派遣几人暗中调查一下。”

“知道了，没有其他消息吗？”

“没有了，其他的计划都在正常进行中。”

说完这句话，水晶球的连接就彻底断开，原本被照亮的书房彻底暗淡了下来。

管家冷哼了几声，最后转身走出了书房。

他的地位虽然没有玛莎主教那么高，但是很明显他并不想服从她的命令，只可惜他的实力没有她强大，所以被迫无奈只能如此。

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要骑在玛莎主教的头上，狠狠地教训她！

在他愤愤不满地离开后，薇洛丝等待了几分钟，才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赛莉娜提供的消息是真的，她现在得想个办法解决莱特少爷身边的魔物，最好的是连同维特公爵一同扳倒。

单手抱胸，她在书房里思考了一会儿，随后神色一慌，连忙打开书房的窗户逃了出去。

不会有错的，她感受到了蕾菈的气息。

而且，她就在她的身后！

回头小心地看了一眼，在见到一道银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之后，薇洛丝顿时心中大惊，窜入了街道的人流之中。

教会圣城夜晚的街道依旧繁华，在人流之中穿梭了许久，她想绕过一个转角，彻底甩掉蕾菈。

不过倒霉的是她不仅没有甩到蕾菈，还在转角之后，迎面撞上了圣骑士小队。

温妮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看清她的容貌后大喊道：“别想逃！”

右手抬起，她的束缚魔法急射而出，好在薇洛丝足够灵活，一个转身便躲过了她的束缚魔法，之后冲入了幽暗的小巷之中。

只可惜这个小巷是一个死胡同，除了上方与前方入口能走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路。

瓮中捉鳖！

兴奋的神色在温妮的脸上一闪而过，她率领圣骑士冲入了小巷之中，刚想要拔出剑对着少女威胁一通，可空空如也的现状令她呆愣在了原地。

夜晚的风呼啸而过，黑暗的小巷之中，只有落叶席卷而过。

那位少女呢？她去了哪里？

她施展魔法在附近探查了一番，并没有找到她的任何踪迹，她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

与此同时，大贤者蕾菈也赶到了这里。

看着自己手中熄灭的魔法阵，她有些困惑地朝着温妮问题：“人呢？”

“贤者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她凭空消失不见了……”

凭空消失不见？

蕾菈转念一想，就意识到了什么。

魔女的身上，竟然存在传送魔法？

握紧了手中的魔法阵，蕾拉眯起了双眼，感到了几分棘手。

另一边。

薇洛丝的卧室内，原本用来存放真身的镜子镜面突然如同水面一般波动，大量的魔力汇集于此。

下一刻，少女的身影从水面之中冲出，狼狈地摔在了卧室之中。

“好险好险！”

咳嗽了两声，她转变回候补圣女薇洛丝的模样，之后扶着胸，心里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破魔水晶碎片赋予了她新的能力，能够让她从任何地方传送回摆放镜子的卧室，恐怕她这次就会被圣骑士或者蕾菈抓住。

那等待她的，可是地狱般的下场！

感受到了传送魔法的好处，薇洛丝倒在了床上，忍不住地偷笑了起来。

……

次日，早晨。

一辆奢华的马车停在了候补圣女缇娅住所的前方，这里同时也是达芙妮和伊莎蓓尔的住所。

马车上走下来了一位男子，他是莱特少爷的随从，同时也是得到了管家的命令，前来接送达芙妮抵达莱特的住所。

“达芙妮殿下，少爷和管家已经在家里等候多时了，还请殿下登上马车，随我们一起前往少爷的住宅吧。”

看着眼前陷入了纠结的少女，随从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装作有些伤心地轻声道：

“殿下，昨日您不参加宴会，少爷并不会说什么，如果您提前告知少爷不会来宴会，少爷或许连宴会都不会举办。”

“少爷他这么大费周章，只是想要见您一面而已，还请殿下能够成全。”

这位随从很早就驾着马车来到了缇娅住所的前方，只是她之前一直都

没有搭理他，直到时间快要到中午的时候，她才从住所中走了出来。

在听到莱特少爷这么大费周章，只是想要见她一面的时候，她其实是有点想要去的。

并不是因为感动，而是想要让莱特少爷彻底死了这条心。

她想要亲自和他见一面，然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就算之后女王陛下依旧要她嫁给莱特少爷，那也是之后的事情。

至少现在她不想要莱特对她死缠烂打。

就在她有些下定决心想要跟随这位随从一起前往莱特住宅的时候，薇洛丝的声音突然在不远处响起。

“不要去！”

“薇洛丝？”

少女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这里，在见到她并没有登上莱特的马车之后，她双手叉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休息起来，同时表情有些庆幸。

“怎么了？”

事情看上去似乎很是紧急，但是达芙妮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薇洛丝为什么会这么着急。

在喘过气来之后，薇洛丝直言道：“达芙妮！不要去！这莱特根本就没有安什么好心！”

“诶？薇洛丝你怎么知道的？”

达芙妮不解，而一旁的随从听到薇洛斯在抹黑自己家的少爷，顿时怒火从心底里燃起。

“胡说！莱特少爷一心正义善良，做那么多只是想要见达芙妮一面，有什么不安好心的？”

没有搭理这位随从，薇洛丝抓起了达芙妮的双手，眼中闪烁着光芒说道：

“达芙妮，相信我，莱特和他的管家，她们看中的只是你背后的势力，为此，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谁说的！帝国公主嫁给我们公爵的少爷，那是强强联合！这样之后，附近的国家可不敢继续骚扰我们边境！”

随从依旧在反驳，他撸起了自己的袖子，脸色涨得通红。

要不是有公主殿下在面前，他可能根本不会顾及薇洛丝的身份，而是直接上去给她一拳，让她直接昏死过去！

“不会的，不会有这么顺利的。”

维特公爵勾结魔物，怎么可能会和帝国强强联合呢？他们打的心思从一开始，恐怕就是吞噬整个帝国。

而这期间必然会引发战乱，到时候帝国居民流离失所，尸横遍野都是常事。

不过薇洛丝并不会把这些说出来，一是因为她并没有公爵勾结魔物的证据，在场的根本就不会有人信她。

二是因为把这些提前说出来了，她还怎么赚达芙妮的好感呢？

她紧紧地抓着达芙妮的双手，虽然说不出其他的话来，但她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要这位公主殿下能够相信她。

一旁的随从有些看不下去了，直接嘲讽起她来：

“啧，你是薇洛丝吧？还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呢，怎么一开口就这么随便诋毁人？你说莱特少爷那么多坏话，你有证据吗？”

“我没有证据，但是达芙妮，相信我……”

看着面前的少女瞳孔之中闪烁着的泪光，达芙妮心底一软。

“我相信你，薇洛丝。”

面对这样的少女，谁会说出不相信她这几个字呢？

只是她嘴上虽然这么说着，但是她的心底仍然保有一份怀疑。

莱特少爷正义善良的形象，是很多年前就已经流传出来的了，现在告诉她这位少爷并非如此，她还是有些难以相信的。

更何况眼前的少女，是教会的候补圣女，理论上应该和莱特少爷并没

有太多的交集，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最重要的是，她拿不出证据。

她会这么说，或许是因为知晓维特公爵势大，害怕她真的嫁给他，从而后半辈子过上惨痛的生活吧？

她虽然不能答应她的告白，但是她仍然在担心她。

“维特公爵和帝国王室之间的关系还算可以，不会有事的，谢谢你的担心。”

在她说话的时候，伊莎蓓尔也从一旁走了出来，她看向了薇洛丝安慰道：

“薇洛丝别想太多了，这次我也跟着她一起去，就算莱特想做什么，我也会阻止他的。”

“你们……”

见她们无法相信自己，薇洛丝后退了两步，捂出了自己的小嘴，似乎是有些伤心。

可即便如此，她们做下的决定也不会改变。

达芙妮现在真的想要见莱特一眼，然后和他摊牌，让他不要再继续骚扰自己。

见达芙妮的想法没有改变，随从对着薇洛丝冷笑了一声，抬着头，就像是一个胜利者一般，继续嘲讽道：

“哼，我们莱特少爷宽宏大量，不和你计较，要是让我们知道你依旧在背后说我们少爷的坏话，你就等着吧。”

薇洛丝没有搭理他，好像从始至终这位随从就不够格跟她们说话一样，这使得随从咬了咬牙，一扭头登上了自己的马车。

在这之后，达芙妮和伊莎蓓尔也进入了车厢，一声鞭响，马车朝着莱特的宅邸快速驶去。

咕噜噜——

薇洛丝的耳畔只剩下车轮滚滚的声音。

望着她们的影子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原本还有些伤心的薇洛丝，渐渐地淡下了表情。

她可是苦口婆心地劝过她们了，是她们自己不听的。

不相信她的人，永远都会吃大亏。

真是的，估摸用不了太久，很快又要有一大波赞美入账了。

……

马车距离缇娅的住宅渐行渐远。

车厢内，伊莎蓓尔靠着椅背，小声呢喃道：“我还是第一次见薇洛丝说其他人的坏话呢。”

“是吗？那真是奇怪。”

伊莎蓓尔对薇洛丝的了解比达芙妮更深一些，所以在听见她说莱特坏话的时候，她的惊讶也比她来的更多。

在她的印象里，这位少女应该不会在背后贬低他人才对。

除非那个人真是如此。

前方的随从听见了她们之间的交谈，呵呵一笑说道：

“没什么好奇怪的殿下，她就是嫉妒莱特少爷，觉得她配不上您，才故意说那些难听的话的。”

“闭嘴吧，这里可没有你说话的份。”

达芙妮冷冷的一句话令随从乖乖地闭上了嘴巴，他羞红了脸继续驾着马车，眼底尽是报复的疯狂。

之前有薇洛丝在，所以她不好爆发，现在这里只有她们三个人，达芙妮才不会再忍着。

先前她就看这位随从不爽了，薇洛丝可是她的朋友，一个小小的随从有什么资格嘲讽教会的候补圣女薇洛丝？

要不是薇洛丝宽宏大量，不跟他计较，这位随从早就进审判所里蹲着了！

当众侮辱候补圣女，这在教会圣城可是犯罪！

伴随着落日西斜，马车经过了许多街道，最终停留在莱特少爷的别墅前方。

前来迎接她们的是莱特少爷和他的管家。

在达芙妮下车后，第一次见到真人的莱特少爷便深深被她吸引，好色与贪婪令他忍不住地舔了舔嘴角，表情怪异无比。

“达芙妮殿下！我朝思暮想，终于是在今天见到了您！”

他上前一步单膝跪地，想要亲吻达芙妮的手背，但是后者并没有伸出手，只是居高临下地望着他，淡淡招呼道：“莱特少爷。”

“不用加少爷这两个字，叫我莱特就好了。”

知道达芙妮不想伸出手，莱特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之后若无其事地重新站了起来，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让他吻手背，他之后有的是时间吻她其他地方。

走着瞧！

看着他这般猴急的模样，管家脸上闪过几次不屑，不过因为他们是合作的关系，他还是得为他打掩护。

“天色不早了，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先坐下来用餐吧。”

看了一眼天色，管家如是说道。

达芙妮和伊莎蓓尔也没有反对，她们对视了一眼，便跟着他一同来到了别墅里的餐厅。

莱特坐在了主位置上，他的面前摆放了许多香气扑鼻的美味，不过他的视线从来没有停留在它们的身上。

他一直盯着达芙妮，脸上的表情隐约有些露出一些痴相，那强烈的占有欲更是令人作呕。

达芙妮摸了摸自己的手臂，感觉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莱特的痴相她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这和传闻之中正义善良的形象相

去甚远，她甚至都开始怀疑眼前的少年并不是莱特少爷了。

难不成，薇洛丝说的其实都是真的？

Chapter 186

一旁的管家察觉到了达芙妮的心思，他凑到了莱特少爷的耳边，俯身轻声说着些什么，随后引来了莱特微怒的回应。

“为什么要我离开？”

管家的脸一瞬间阴冷了下来，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淡淡地回道：“迟早会是你的。”

他们之间的对话在达芙妮她们看来很是莫名其妙，但莱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视线在达芙妮和管家之间来回扫了几次，最终放下了手中的餐具，起身离开了餐厅。

不过在真正离开餐厅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达芙妮，眼底的贪婪丝毫不加掩饰。

“各位还请继续用餐，少爷有点事，得先离开一下。”

管家弯腰如是解释道，伊莎蓓尔则是眯起了眼，假装继续用餐。

时间过去了许久，桌上的菜肴少了些许，伊莎蓓尔见管家依旧没有动手，她便冷笑一声，抬手施展魔法。

冰冷的魔法长剑落在管家的脖颈旁，她起身道：“差不多了，说吧，你们带我们来这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感受到一旁长剑的锋利，管家面露不解，故作呆滞道：“伊莎蓓尔大人，我听不懂您的意思。”

“别装傻了，这些菜里都下了毒，你到底想做什么？不说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什么？菜里下毒了？

达芙妮一脸错愕，她自从入座之后，就吃了不少菜，也没感觉到中毒啊？

难不成是因为她本身魔力等级就不高，所以就算吃了这些菜也不会出事吗？

不知道为什么，她嘴角一抽，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啪啪啪——

见自己的计划被识破，管家也不再装下去，他优雅地鼓了鼓掌，笑道：“不愧是宫廷魔法师，竟然看穿了这一点。”

“不过，菜里的毒只是多一层保险而已，你们不会以为躲过了这个就安全了吧？”

他的话让伊莎蓓尔心头一跳，她刚想要操控魔法长剑杀死这位管家，腹部传来的剧痛就令她断开了魔力链接，额头渗出大量的香汗。

她狼狈地坐在椅子上，体内的魔力乱做一团，脸色和嘴唇都逐渐失去了血色。

“什么？你……”

“老师！”

达芙妮连忙扶着伊莎蓓尔，对她施展了治疗术，但她的治疗术没有办法驱毒，根本无效。

“从进门的那一刻起，你们就已经中了我布下的毒，现在你们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束手就擒，免得再受些皮肉之苦。”

伊莎蓓尔可是帝国的宫廷魔法师，虽然魔力等级是八阶，但实力比一般的八阶魔法师要强很多。

为了抓住她，他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看着捂着自己肚子，连站起来都没办法站起来的伊莎蓓尔，管家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可也就是下一秒，伊莎蓓尔忽然对着他抬起手，九道雷电如同巨蛇般从她的掌心喷涌而出，引发了强烈的爆炸。

轰——！

雷电命中目标，一时间大地颤抖，烟尘四起，餐厅天花板上的吊灯掉落下来，砸在地上粉身碎骨。

伊莎蓓尔面前的餐桌更是在这场爆炸中灰飞烟灭，窗户尽数破裂，餐

厅的地面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坑洞，下面闪烁着防护魔法阵的影子。

如果没有这道防护魔法阵，整座别墅都可能在这场爆炸中倒塌。

待得弥漫在餐厅内的烟尘逐渐消散，捂着小腹的伊莎蓓尔仿佛是看见了什么，她瞳孔一缩，推开了身旁的达芙妮。

“殿下快走！”

嗡——！

先前管家所站立的地方突然爆发出强大的魔力气流，伊莎蓓尔被这道气流吹出去两三米，达芙妮也丝毫不例外。

重重地摔在地上，她抬起了上半身，就见到烟尘散去之后，管家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不愧是宫廷魔法师，哪怕是中了我的毒，体内的魔力如此混乱，竟然都能施展出八阶魔法……”

管家笑着拍了拍自己胸口的衣服，在他的周围有着一层淡淡的魔法屏障。

这道屏障的等级很高，但现在已经支离破碎，显然是抵挡了刚才的雷电导致的。

“要不是我早有防备，恐怕这招还真能重创我。”

见形势非常不妙，达芙妮看了眼伊莎蓓尔，最后从地上爬起来，朝着餐厅之外跑去。

这并不是意味着她要抛下伊莎蓓尔不管，只是现在留下来，她们两个人都会出事，唯一能解救的办法，就是她逃出去之后搬救兵。

可惜，进入餐厅之后，就意味着她逃不掉了。

“逃？你逃得掉吗？”

管家打了个响指，囚笼一般的魔法阵就在餐厅内亮了起来，而达芙妮来到魔法阵的边缘，仅仅是触碰一下，就感受到了炙热的高温，吓得她连忙收回了手。

“该死！”

跪在地上的伊莎蓓尔想要破开这个魔法阵，但是管家一挥手，魔法汇聚的狂风就将她狠狠吹飞，砸在魔法阵边缘，吐出一口血，晕了过去。

“老师！”

达芙妮跪坐在她的身旁，拼了命地施展治疗术，她现在心底里就是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见莱特……

而且明明之前刚见到莱特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她为什么还要进入他的住宅，自投罗网呢？

这般想着，魔力触手忽然抓住了她的四肢，将她提到了空中。

她想要挣扎，但体内的魔力就像是沉入了大海一样，完全不听从她的指挥，而凭借蛮力，更没有挣脱的希望。

“呵呵，不要白费力气了，公主殿下，我不会伤害你的，把你抓起来，只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具听话的傀儡而已。”

邪笑着，管家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低声念着咒语。

“傀儡？你们，你们难道就不怕被女王陛下发现吗？！”

“放心吧，女王陛下也是我们的目标，只要你乖乖嫁给莱特，维特公爵的势力就能彻底渗透帝国，到时候圣卡西亚帝国，就是我们的天下！”

放肆地笑着，管家不再掩藏自身的魔力，头顶也长出了一对牛角。

见到这一幕的达芙妮瞳孔骤缩。

“你们竟然是魔物？！”

“现在才知道这点，晚了！”

话音落下，管家双手向前一推，精神魔力便如同飞虫一般钻入了她的瞳孔之中，引得她痛苦地惨叫着，泪水更是划过脸颊，滴落在地板之上。

过往的一幕幕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然后被忘却，她渐渐地开始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自己现在在哪里。

直到脑海中浮现出薇洛丝的身影之后，她才隐约想起来了一些东西，才发现她所说的，竟然都是真的。

莱特从一开始就对她图谋不轨，薇洛丝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也要告诉她们，是真的希望她们能够醒悟过来吧……

可当时的她们，并没有相信这位少女。

现在中招成为傀儡，就是对她们的惩罚吧。

只是……

这种无法呼吸的感觉，真的好难受啊。

身体的知觉距离达芙妮越来越远，她睁开的眼皮越来越低，意识也逐渐地沉入了大海之中。

她放弃了挣扎。

这样死去，也好。

她不用再为自己的自由而苦恼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她一定要做一个平民，然后找一个她爱的人，幸幸福福地过一辈子……

她选择了逃避。

可少女的影子再次从她的脑海中闪过。

花鸟市场之中，少女轻轻地挽起了耳畔的发丝，巧笑嫣然。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希望，奇迹总是会出现的，而且……】

【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就算你是帝国公主，我也会想办法帮你的。】

冰冷的内心因为这句有些天真的安慰变得有些温暖，理智告诉她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来救她，但是她就是隐隐约约拥有了希望。

或许，薇洛丝会来救她的。

她既然知道了莱特心怀不轨，那她应该会想办法来救她的……

不，不是应该。

是一定会的！

之前她没有相信薇洛丝，但现在，她坚信她会来救她。

薇洛丝就是薇洛丝，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圣女！她不可能见死不救的！

达芙妮莫名燃起的意志抵抗住了精神魔法的进攻，管家轻咦一声，有些不解，他只能抬起双手，继续增加自己的魔力输出。

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下一秒，一柄漆黑的镰刀从窗户外飞来，径直砍断了他的双臂。

鲜血从手臂断裂处喷涌而出，管家愣愣地看着自己空空的袖子，还没来得及回神，少女的身影就轻轻地落在了窗口。

“啊啊啊！我的手，我的手！”

直到剧痛抵达了神经，管家才痛苦地嚎叫起来。

黑裙少女则是一伸手，原本嵌入墙壁的漆黑镰刀就飞回了她的手中，紧接着，她只是轻轻一扫，刀刃溢散出的魔力就斩断了控制达芙妮的触手和精神魔法。

重重地摔在地上，达芙妮咳嗽了两声，精神上的劳累令她差点晕了过去。

而见到自己的魔法被破坏，管家大怒，朝着少女吼道：“你是谁？你知不知道这是谁布下的计划？你敢破坏的话，就等着上追杀名单吧！”

薇洛丝没有立刻回他的话，她来到了他的面前，举起手中的镰刀，直接砍掉了管家的双腿。

欣赏了一会他的惨叫声，她将镰刀的刀尖抵在他的脖颈上，命令道：“我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还请你说说呢。”

“你这家伙……这是，这是露丝大人的计划！你等死吧！没有人能够破坏了露丝大人的计划还安然无恙的！”

管家恶狠狠地看着她，那目光，恨不得将她生吞活剥。

“露丝？她是谁？”

“你这个疯子！身为魔物，竟然不知道四大君主的名讳！露丝大人就是君主之一！你敢破坏她设下的计划，就等着成为破败的木偶吧！”

四大君主之一？

名讳是挺吓人的，但是薇洛丝不怕。

这里可是教会圣城，魔物君主再厉害，难不成还能打到这里来？

她要是真有这个能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地在背地里搞什么肮脏的计划了。

“你还知道其他消息吗？比如说，北教区的那个藏书馆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包括其他的计划也都说一说吧。”

一听到这个，管家顿时瞪大了双眼，他不明白薇洛丝是从哪里搞到的这些消息，难不成自己之前的谈话内容泄露了？

薇洛丝见他不说话，刚想要让镰刀刺穿他的皮肤，威胁他一番，可还没这么做，她就发现躺在地上的管家已经死了。

并不是她杀死的，而是这家伙自杀了。

为了计划不泄密，他们恐怕都有主动或者被动的自杀手段，薇洛丝也很清楚，所以她从一开始就没想从他身上知道太多的消息。

这栋别墅里，除了莱特少爷，其他的人几乎都是管家安排来的随从，他们也都是魔物君主露丝手底下的魔物。

兴许，他们知道一些其他消息。

嘴角一勾，薇洛丝的瞳孔中闪过了嗜血的光芒，收起镰刀，她刚想要走出餐厅，就听见一旁靠着墙的达芙妮虚弱地问道：

“你是薇洛丝派来的吗？”

脚步一顿，她头也不回地否定道：“不是。”

“……谢谢。”

达芙妮微微一笑，伴随着越来越明亮的月光，她渐渐低下头昏迷了过去。

不管少女的回答是什么，她的心中有自己的答案。

……

呼——！

莱特别墅的花园内，两只酒杯高高相撞，里面的酒水洒出些许，男子丝毫不在意，拿起酒杯就是一饮而尽。

在喝完之后，他手撑着桌子，看向了面前和他穿着一样随从服的男子，笑道：

“现在大人应该已经动手了，那什么帝国的公主，估计已经被精神操控了。”

“她白天里这么不给你面子，你不找个机会教训她一顿？反正她也不会还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动手。”

对面的男子就是白日里去接达芙妮的随从，他在马车上被她训斥了一番，一直怀恨在心，想找个机会报复回来。

“我正有这样的想法，不过现在还不急，大人答应过那个公爵的儿子了，等他先玩够了，我再出手教训她……”

提起那位公爵的儿子，他可是万般的不屑，要不是他的身份是随从，必须得演得像一些，莱特被嘲讽的时候，他才不会出口反驳呢。

这般想着，他刚想要喝酒，黑光一闪，面前男子的头颅忽然飞了起来，鲜血从他断裂的脖颈处喷出，就像是雨水一般，滴滴答答地落入了他的酒杯中。

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一位身穿黑裙的甜美少女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只是她手中修长的镰刀尖端，还在流淌着温热的鲜血。

Chapter 187

“你知道更多的消息吗？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

镰刀的尖端架在了他的脖子旁，明明还有一段距离，他的皮肤却莫名开裂，丝丝血液流出。

少女的笑容很是甜美，甜美得像是恶魔一样。

“我我，我不不知道啊，我们这种下人，只需要，只需要执行上头的命令就好了，根本，根本没资格……”

“诶？又是这样的回答吗？”

在之前杀死的魔物口中，薇洛丝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回答，他们的级别很低，没有资格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

心中略显失望，她刚想要挥动镰刀砍下他的头颅，就听到男子疯狂喊道：“等，等等一下大人！”

“我，我虽然不知道上头到底要做什么，但是，那个，我听小道消息说，上头一直在找什么东西，而那件东西就在圣城里！”

“具体是什么？”

“好，好像是神物……”

“其他的呢？”

“其他的，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刀尖刺入了皮肤，男子瞪大了瞳孔，颤抖着身躯不可思议地大喊道：“你答应饶我一命的！”

“魔女的话，你也信吗？有够天真的呢。”

话音落下，镰刀轻松划过他的脖颈，一颗鲜活的头颅再度飞起，鲜血喷涌而出，和倒下的酒水混在一起，一片狼藉。

他们都是管家带来的魔物，在薇洛丝眼里，是敌人。

挥舞了一下镰刀，将上面残存的鲜血洒干净，她一转身，就发现圣骑士温妮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花园的入口。

这座花园的其他地方也有了圣骑士把守，她们纷纷取出了自己的武器，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她被包围了。

和上次一样，薇洛丝仍然想不明白圣骑士是怎么发现她踪迹的，难不成在教会内部，有什么很厉害的寻找魔物的魔法吗？

温妮抬起手中的长剑，对准了少女，冷声道："死神，这次，你别想从我的手里逃走。"

"这么大的阵仗来抓我做什么？我可没有干什么坏事诶。"

嘴上这么说着，但薇洛丝身后躺着两具无头尸体，鲜血更是染红了一大片土地，怎么看都没有任何说服力。

"上一次我拼尽全力败给了你，这一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了。"

温妮没有给她任何狡辩的机会，她手中的长剑附上了九阶的魔法，直接朝着薇洛丝劈了过来。

感知到了危险，薇洛丝直接动用了神恩血脉的魔法，令死神附着于她的身体，可即便是这样，她举起镰刀抵挡温妮的进攻，双手都被震得有些发麻。

当然，最为震惊的还要数温妮。

她本以为自己的长剑附着上了九阶的魔法，眼前的少女就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没想到战斗起来，她竟然可以抵挡住她的进攻！

虽然附着九阶魔法并不意味着拥有着九阶的力量，但那也绝对不是八阶能够抵挡的，而这家伙竟然可以做到和她势均力敌……

留下她，对未来的人类来说绝对是个祸害！

没有丝毫的犹豫，她决定开启神威状态，一举将少女拿下。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仅仅是战斗了几秒，薇洛丝就闪身朝着花园入口飞去，而在那里，一位别墅的仆从走了出来。

镰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薇洛丝待在他的身后，笑道：“别过来，否则我就杀了他。”

见到这一幕，温妮怒火中烧。

“混蛋！他是无辜的！”

“我是魔物诶，他无不无辜，关我什么事呢？”

“可恶！”

温妮不知道这位仆从是魔物，她只当他是正常人，而这，也就给了薇洛丝逃跑的机会。

带着这位仆从进入了别墅内，薇洛丝在他惊恐的眼神中，悄无声息地割下了他的脑袋，随后消失在了原地。

温妮也在此刻冲了进来，她在见到尸首分离的仆从后，先是感到一阵惊怒，后来缓缓地凑近他的身边，蹲下身子用指尖触碰了他的鲜血。

“……魔物？”

这别墅的仆从竟然是魔物？

些许困惑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来不及细想，她对着身后的其他圣骑士一挥手，喊道：“追！她肯定还在这里！”

从一楼离开，她们很快来到了别墅的二楼，小队中负责感知薇洛丝气息的圣骑士一指前方的卧室大门，说道：

“这里面有死神的气息！”

呼——！

想也没想，温妮直接破门而入，与此同时，卧室内传来了男女的尖叫声。

“你们干什么啊？！”

扯着被子挡住自己赤果的身子，莱特看向了闯入卧室的一群圣骑士，又惊又怒，紧接着，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感到了几分惧意。

而在他的身旁，另外两位赤果身子的女子只能躲在他的身后，满脸羞

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观望了一下卧室，发现这里并没有死神的踪迹后，温妮就知道她们被她耍了，不过……

她看了莱特两眼，发现他玩得可真花。

别墅内的仆从都死得差不多了，他竟然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和两位女子打扑克，真是有闲情逸致。

“滚出去！”

莱特一指卧室门外，命令她们赶紧滚蛋。

温妮本想撤退，可一想到刚才的仆从，她就给自己的队员一个眼神，让她们上前抓住了莱特。

“你们，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快放开我！”

“私藏魔物，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抓死神是肯定抓不到了，把这家伙抓回去交差，似乎也不错。

……

圣骑士就是好骗，只需要落下自己的气息，她们就会一股脑地冲进去，也不管是真是假。

别墅之外，从圣骑士们手中脱身的薇洛丝施展飞行魔法，令背后长出了两只小恶魔的翅膀，朝着阴暗的小巷飞去。

哼哼，就这样的圣骑士想要抓她，下辈子吧！

嘴里哼唧一声，她在小巷之中落下，随后想要施展镜子传送，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空间就像是被封锁了一样，根本召唤不出镜子。

意识到了什么，她的额头渗出了一丝香汗。

在她的背后，清冷的月光落下，一袭白裙的蕾菈举起了手中的冰剑，淡漠地看着她。

“你做了什么？！”转过身，薇洛丝问道。

“只是封锁了附近的空间，让你没办法传送走而已。”

空气中的温度疯狂下降，只是片刻，冰块构成的长剑就出现在了薇洛丝的脖子附近，她好像被它们架着一样，只能被迫高举双手投降。

“有话好好说嘛，直接动手什么的，太粗鲁了。”

“我的破魔水晶呢？”蕾菈问道。

“吃了。”

“我记得谁之前说过，只有小狗才偷我的东西。”

眨了眨眼，薇洛丝举起的双手握成了狗爪，歪了下脑袋，故作可爱地说道：“汪，我就是那只可爱的小狗哦。”

深呼吸一口气，蕾菈一个眼神，架在她脖子上的冰剑更近了一些。

“诶诶诶！等等！有话好好说！”

“把它和圣水晶一起交出来。”

“……我真拿不出来！你就算打死我，我也拿不出来！”

沉默了片刻，蕾菈见她不像是在撒谎，便低声道：“拿不出来，也就是说，你身上有其他神物和它们交融在了一起，对吗？”

“对，对吗？”

见她猜中了，薇洛丝眼角一抽，心虚不已。

而此刻，蕾菈的耐心似乎即将用尽。

“你知道吗？要是其他魔物，我早就一剑封喉了，我不杀你，是在给你坦白的机会，魔女，你不会以为我的耐心真的很好吧？”

是吗？

她是在给她坦白的机会？

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听见这番话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想起了之前发生的场景。

上一次在蕾菈心魔幻境之中，她强迫她魔女和她发生关系，甚至还扬言想要给她生孩子……

第二次在她的噩梦之中，她战败给了她魔女，在床上享受无尽的欢愉，后来还怀上了她的孩子……

是因为给她坦白的机会所以才不杀她？

真的是这样吗？

薇洛丝投去了狐疑的目光。

蕾菈被她这道目光看得有些莫名心虚，她将手中的冰剑向前一送，抵在了她的脖子上威胁道：

“你那是什么眼神？是想要试试我手中剑的锋利程度吗？”

不是！

薇洛丝的眼神瞬间清澈了起来。

不过也就在此时，一只柔美的玉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随后她的视线一阵模糊，整个人也似乎是经历了传送一般，消失在了蕾菈的面前。

“那是……”

魔女的忽然消失令蕾菈微微一愣，随后神色一凝。

她看得很清楚，她并不是自己消失的，而是有人救了她，而且也是在这一瞬，她用来封锁空间的魔法被破解了。

虽然她并没有看清救下薇洛丝的人是谁，但就仅凭这两点，那人的实力就绝对超过了九阶。

魔女竟然被她救走了？

蕾菈感到了些许棘手。

……

“这里是……”

待得视线恢复正常之后，薇洛丝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发现她已经不在

蕾菈的面前了，而是在另一处阴暗的小巷内。

在她的身旁，眼角带着泪痣的绝美女子静静地站着。

赛莉娜？！

在见到她的第一眼，薇洛丝就认出了她来，不过现在的她并非是候补圣女，而是魔女，所以她故作惊讶地问道：

“你是谁？！”

女子优雅地欠身行礼，道：“新纪会，赛莉娜。”

害怕被看出她和候补圣女的关系，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了陌生的不解光芒。

真是的，以前是她在扮演候补圣女的需要演技，没想到现在回到了自己的真身，她还是需要演技。

在发觉她的不解后，赛莉娜颇为惊讶地反问道；“身为神恩血脉的魔物，竟然没有听说过新纪会吗？”

“那又如何？”

“你是在人类世界长大的？”

推测出了她的成长经历，赛莉娜看向她的眼神中多出了几分认可，薇洛丝则是双手抱胸，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你想要做什么？”

“我可是从人类大贤者手中救了你。”

“那，那又怎么了？就算你不救我，我也有办法逃走的。”

绕着薇洛丝走了两圈，赛莉娜接着问道：

“以前有些魔物因为爱上了人类，所以离开魔物世界，来到人类世界生活，你不会就是她们的孩子吧？”

“我不记得了，我从有意识开始，就是独自一个人生活的。”

“那你为什么要杀死那栋别墅里的魔物？”

“在魔物地宫之中，他们和我有仇。”

想了一下，薇洛丝如是解释道。

赛莉娜和达芙妮不同，后者就算知道她和薇洛丝有关，也只会觉得她是薇洛丝的手下，是来拯救她的人。

而赛莉娜不同，这家伙神出鬼没的，要是让她知道她和薇洛丝有关，她什么时候会暴露都说不准。

除此之外，她也根本看不透赛莉娜，她不知道她的身份，也不知道她的目的，和她接触，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赛莉娜对她的解释则是点了点头，她之前也去过魔物地宫，在那里她的确感受到了薇洛丝的魔力气息。

所以，她和君主露丝的手下有恩怨，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想到这里，她朝着薇洛丝伸出了手：“这样吧，我看你资质还算不错，加入我们新纪会吧。”

“哈？”

赛莉娜的邀请让薇洛丝一脸懵。

什么？她邀请她加入新纪会？

薇洛丝起初是有些抗拒的，毕竟她不知道新纪会到底是做什么的，也不想自己被束缚，但赛莉娜接下来的一番话令她有些意动了。

“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如果背后没有势力，只会沦为任何魔物都想要争抢的食粮，你的血脉，对很多想要更上一层的魔物来说就是最美的珠宝。”

“而且新纪会并不会限制你的自由，初入组织的职位一般都是编外人员，你只要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就可以了，平时组织可不会管你在做些什么。”

说到这里，赛莉娜停顿了一下，接着她微微一笑，道：

“除此之外……你最好是加入我们新纪会哦，你连续几次破坏了君主露丝的计划，她肯定会安排手下除掉你的。”

“只有加入我们，她才不敢轻举妄动呢。”

Chapter 188

没有轻易地相信对方，薇洛丝眉头一挑。

“真的？”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思量了再三，她盯着满脸微笑的赛莉娜看了许久，之后才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现在正在参加圣女的最终考核，有关魔物的消息如果只凭借她自己一个人调查的话，进展会很慢很慢。

如果背后有一个魔物组织，想来会简单很多。

除此之外，就像是赛莉娜所说，她拥有神恩血脉却没有强大的势力依靠，很容易就成为其他魔物眼中的宝藏。

至于新纪会是不是也将她当做宝藏……

要真是这样的话，她早就被赛莉娜带走了，她根本不需要邀请她加入这个组织。

而且她虽然不知道赛莉娜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她肯定同样也拥有神恩血脉，她更看重的或许只是她的资质。

当然，她加入这个组织的理由远远不止这些。

她还想过更遥远的未来。

她的真身是魔物，终有一天，她应该会回归魔物的世界，现在她招惹了魔物君主没事，不代表以后也没事。

要是那家伙特别记仇，她背后又没有势力的话，恐怕还真会落入她的手中。

至少目前来看，加入这个组织利远远大于弊。

赛莉娜似乎也早就猜到她会答应下来，所以她将早就放在手心中的徽章丢给了薇洛丝。

接住徽章，薇洛丝发现它的正面雕刻着女神托着世界的图案，其内流淌着淡淡的魔力。

“这是新纪会成员之间联络的魔法道具，收好了哦，有需要你的时候，组织会发任务给你。”

“平时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什么，也可以发消息询问，会有魔灵回答你的，只是你现在只能算是编外人员，知道的信息不会太多。”

“新纪会最看中的就是实力了，只要你能够努力提升自己，未来成为新纪会议员也不是不可能哦。”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赛莉娜就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随后朝着小巷的尽头走去。

那里明明没有任何道路，但她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直到身影逐渐与黑暗融合，她最终消失在了薇洛丝的视线之内。

捏紧了手中的胸章，薇洛丝轻声念叨了一句：“新纪会的……议员？”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赛莉娜应该就是新纪会的议员之一，也就是真正站在这个世界最巅峰的人物。

她未来，也可能会成为议员之一吗？

不知为何，只要一想到这个，她的内心就莫名激动了起来。

不过当下，她还是得赶快回家才行，要不然鬼知道蕾菈又会从哪里冒出来将她抓住。

……

魔物世界，诡谲森林的最深处，一座充满了哥特式风格的阴森古堡大厅内，无数丝线从天花板上落下，吊住了大厅正中间的一只木偶。

那只木偶的衣服是浅色的公主裙，尽管她闭着眼睛，她周身散发着的十阶魔力依旧令空间微微震颤。

如果薇洛丝在这里的话，她恐怕第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只木偶正是她

在魔物地宫内见到的那只。

“你知道在那座圣城里，让你拥有十阶的力量多不容易吗？你竟然告诉我，你执行任务失败了？”

大厅内响起了少女般娇嫩的声音，木偶浑身一颤，连忙跪在大厅中央：“是女儿无能，还请母亲大人惩罚女儿。”

大厅的最深处，无数木偶的残肢散乱一地，一个个圆滚滚的脑袋都睁大的双眼，颇有几分死不瞑目的感觉。

而在这些残肢的正中间，有一个用木头搭建起来的椅子，身穿哥特式长裙的少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大厅中跪着的木偶。

她正是魔物四君主之一的木偶君主，露丝。

“你可是我精心制造出来的人偶，我怎么舍得让你受惩罚呢，不过任务失败你总要有个交代。”

“你……”

喳喳喳——！

刚想要说出对木偶的惩罚是什么，大厅的大门就忽然打开，一只木头做成的乌鸦叽叽喳喳地飞了进来。

“吵死了！”

露丝向前一抓，原本还在大厅门口的乌鸦瞬间被她抓在了手中，随后她剖开了乌鸦的肚子，从中取出了魔法讯息。

读完了上面的讯息，她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变得格外生气，最后没忍住，将手中的乌鸦扔在了地上，狠狠地踩上了几脚。

“怎么了？母亲大人？”

“那个家伙，又是那个家伙！她把我蚕食帝国的计划给破坏了！那个计划明明才刚刚开始！真是一群废物！”

乌鸦传来的信息就是有关圣卡西亚帝国和维特公爵的消息，他们为了控制达芙妮公主以及传递消息，前往了教会圣城。

最后被一位拥有死神血脉的魔物尽数斩杀，而她想要渗透蚕食帝国的

计划也被天启教会发现。

该死的！

先前魔物地宫之中，破坏她计划的，也是那个家伙！

露丝气极。

“母亲大人，不如让我亲自前往教会圣城将她斩杀，以解心头之恨！”

“不行，你去教会圣城太危险了，很可能还没见到她就被那些鸟人发现了……”

“母亲大人，你创造的我完全具备抗衡那些骑士的能力，就算不敌，她们也没有办法杀死我。”

“不行，人类教会还是次要的，那个家伙加入了新纪会，我们再动手的话，只会给我们自己带来麻烦。”

想起了魔法讯息中的另一条内容，露丝又踩了乌鸦两脚。

其实这才是真正让她感到心烦的讯息，那家伙加入了新纪会，这意味着她们目前对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厅中的木偶听说了这个消息，也不由得有些惊讶：“什么？新纪会不是说不会干预这些事情吗？她们出尔反尔？”

“她们这么做的确算不上干预，只是很恶心，而且就算她们真的干预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个时间点，没有人会想和疯子对抗。”

“那我们该怎么办？”

捏紧了拳头，木偶很是不甘。

她们是谁？

她们是魔物四君主之一，是真正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魔物，现在就连魔王都不敢命令她们做事。

居然还能有人招惹了她们，她们却没办法还手的事情发生？

新纪会，真是个该死的组织！

沉吟了片刻，露丝说道：

“如果那个家伙收手了，就算了，如果她不收手，那就意味着新纪会出尔反尔，干预同为魔物的计划，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

眸光中闪过一道寒芒，她接着说道，“死在干预我们计划的途中，我想就算是新纪会那群疯子也没脸追究吧？”

……

“抱歉，该类消息为机密，还请您提升权限再次尝试。”

在回到自己家中后，薇洛丝躺在床上偷偷摸摸地取出了赛莉娜给她的联络道具，向它问起了自己想要知道的消息。

只可惜的是，它的回答基本都是这样。

她目前是新纪会的编外人员，权限极低，可以说是一点内部消息都没办法得到，只能接收到组织下达的任务。

不过她也能理解，毕竟她成为新纪会的编外人员，根本没有花任何的功夫，如果这种都给很高权限的话，那新纪会就不是个极为神秘的组织了。

除了它没有办法告诉她任何有关计划的内容之外，她也将它研究了一遍，发现它就是个比较特殊的魔法道具。

不需要用它的时候，她可以轻易地屏蔽掉它的魔力，让它彻底地成为一个没有魔力的普通徽章。

这样一来，几乎没有人会知道她是新纪会的人。

等到她彻底研究清楚这枚徽章之后，时间已经来到了两日后。

帝国公主达芙妮中毒的消息已经登上了教会圣城的报纸，与之一同登上的，还有维特公爵的儿子莱特少爷的真实人格，加上他们和魔物之间的关系。

无论生活在哪里，人类永远都是极其喜欢八卦的，他们的饭后谈资一度从候补圣女转变为了达芙妮和莱特之间的纠葛，并且纷纷嘲笑起了后者这位昔日正义善良的少年骑士。

不过达芙妮和教会高层要考虑的就不止这些了，在维特公爵勾结魔物一事曝光之后，他们就得考虑清剿维特公爵的事情了。

达芙妮担心维特公爵铤而走险，率先发动进攻或者其他计划侵占帝国，所以今日，她即将离开教会圣城，回到自己的圣卡西亚帝国。

叮铃铃——

别墅二楼窗外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风铃声，薇洛丝换好了衣裙，噔噔噔地跑下了楼。

她知道，这是达芙妮来告别了。

打开大门，她第一眼就见到了双手放在腹前的达芙妮，以及跟在她身旁的伊莎蓓尔。

除此之外，她在她们的后方还见到了两三队身披银甲的骑士，她们光是骑着马儿站在原地，肃杀的气息就蔓延了整条街道。

“达芙妮！这些是……”

她认得出来，这些人都是教会的圣骑士，是教会力量的中流砥柱。

达芙妮则是挽起了自己的发丝，解释道：

“维特公爵在帝国内的势力很大，加上他又得到了魔物的帮助，帝国恐怕短时间没办法将他清剿，所以我特意向教宗大人寻求了帮助。”

“这些圣骑士会跟随我一同前往圣卡西亚帝国，维特公爵再厉害，也不可能是她们的对手。”

微笑着，薇洛丝回道：“嗯，我相信帝国一定会赢的。”

金色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脸上，道路两旁的花朵轻轻摇曳，达芙妮只是看了她一眼，便不由得有些看呆了。

她和薇洛丝相识，就是因为她的美貌吸引了她，而现在，更吸引她的是少女的纯真与善良。

她在帝国的帝都生活了很久，见识到的贵族都是一些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背地里实则贪婪放纵的人。

他们口中的爱，永远都是利益挂钩。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无一例外，整个贵族圈子里的人，都是如此。

哪怕是再年轻的孩子，他们的天真也会在成长之中逐渐消失，沦为她所厌恶之人。

直到来到教会圣城，她见到了薇洛丝，她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够在污泥之中保守自己最初的本心。

在她的面前挥了挥手，薇洛丝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吗？达芙妮？”

从自己的思索中回过神来，达芙妮又想起了自己先前不相信薇洛丝，伤害了她的行为，她脸颊一红，支支吾吾道：

“薇洛丝，我……我不该不相信你的，那个莱特，竟然真的是装的，和传闻中的完全不同……”

真的是太可气了！在帝都的时候，她可是听说莱特正义善良，是货真价实的帅气骑士，无数少女为之倾心。

结果昨晚有人在他别墅里大开杀戒，圣骑士赶到的时候，他竟然还若无其事地在和几位女子上床！

这要是传到了帝都里，恐怕有无数贵族少女会因此而破防。

而她之前也差点嫁给了这样的人，光是想想她就觉得有些后怕。

不过现在嘛，她已经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嫁给他了。

维特公爵马上也会被清剿了，帝国的心患也能再少一个了。

“没关系的，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谢谢。”

达芙妮真心实意地道了声谢，她知道，虽然那位袭击莱特别墅的人说并不是薇洛丝派来，但她肯定和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她现在的一切，都是薇洛丝给予她的。

想到这里，她扭捏了两下，看向薇洛丝的目光之中多了几分情意。

可也就在这时，蕾菈从薇洛丝的背后走了出来。

“蕾菈！达芙妮要走了哦。”薇洛丝笑道。

她本是想和蕾菈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但蕾菈早就知晓了一切，她背靠着门口，双手抱胸道：

“我听说了，这些圣骑士跟着你一同回去的话，赫丝特应该能感到轻松不少吧，如果还记得的话，顺便帮我向她问个好吧。”

赫丝特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女王。

蕾菈说这番话，真的只是想要让达芙妮替她向赫丝特问声好，但在达芙妮看来，这妥妥就是胜利宣言。

爱人争夺战的胜利宣言。

“贤者大人，这次虽然是我输了，但我可没有放弃。”

一甩衣裙，达芙妮转过身就朝着马车走去，与此同时，她还留下了一句威胁的话语。

“如果你当起了负心汉，亏欠了她，到时候我一定会找到你，狠狠替她教训回来！”

眼角一抽，伊莎蓓尔之后也朝着她们挥挥手登上了马车，薇洛丝则是趁机撇开目光，俏脸微红，双手悄悄地挽上了蕾菈的手臂。

只可惜，蕾菈根本没懂达芙妮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自然也明白不了少女的心意暗示。

Chapter 189

在达芙妮离开教会圣城之后，薇洛丝度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直到梅维娜在整理信箱内的信件时，发现了一封来自候补圣女缇娅的书信。

“这里有一封缇娅的来信。”

“缇娅？”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梅维娜拿起书信挥了挥手，而薇洛丝则是一边在旁边找寻着茶叶，一边回想着缇娅的身份。

相较于葛瑞缇，缇娅这位候补圣女明显神秘多了，自从她来到这座圣城之后，她和她就只在宴会上见过一面。

除此之外，她不仅没有见过她，就连她的讯息都没有收到过，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今日竟然有她的来信？

“你帮我拆开看看。”

“哦。”

她在找以前买过的茶叶，一时之间腾不开手，只好委托梅维娜拆开，而梅维娜也没有拒绝，她轻松地撕开了封口。

呼——！

在这一瞬间，信件里的魔法启动，一只小丑模样道具在她的面前弹来弹去，她的脸上虽然什么表情都没有，但那封信件已经被她扔出很远。

“怎么了？她有写什么吗？”

薇洛丝当然听见了这声声响，她好奇地看向了梅维娜，见她一动不动之后，才走近沙发，将地上缇娅给的信件拿了起来。

封口被撕开了，里面的书信露出了一角，她将它取了出来，缓缓地读道：

“被吓到了吗？哈哈，作为竞争对手，总是要有一点竞争对手的样子，对吧？这个惊吓小丑，就当是我耍的手段了。”

“惊吓？”

悄悄瞥了一眼梅维娜，薇洛丝发现她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事。

这种手段可真是幼稚。

摇了摇头，薇洛丝刚想要接着看下去，忽然想起来梅维娜好像本来就是个面瘫吧？

不会她人看着没事，事实上已经走了有一会了吧？

“呼——！”

就在此刻，梅维娜这才呼出了一口气，刚刚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她的目光看向了薇洛丝手中的信件，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攻击性，就像是一只炸了毛的小猫。

在心里庆幸自己没有拆开信件，薇洛丝朝着信件内容下面继续看去。

令她有些诧异的是，信里提到了北教区最大的藏书馆，缇娅发现了那里有魔物气息聚集的迹象，所以想要带着她一同去那里调查一番。

她之所以带上她，并不是因为她们是竞争对手，而是看中了她的治疗术，如果那里真的有什么危险的话，凭借她的治疗术，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缇娅是自己感应到了魔物气息会在那座藏书馆聚集吗？

薇洛丝很是惊讶。

她在之前闯入莱特别墅的时候，意外从那位管家的口中得知了那座藏书馆的秘密，正准备找个时间去调查一番。

没想到缇娅也有这样的想法。

将手里的信件放下，薇洛丝思索片刻后，看向了刚来客厅的蕾菈，问道：“北教区最大的那座藏书馆据说有魔物聚集，你去调查吗？”

“最大的藏书馆？博莱藏书馆？”

“对。”

沉默了一会，蕾菈摇头道：“看情况吧。”

如果是寻常的魔物计划，她有些累了，不想自己去调查了，当然，如果里面有魔女出现的话……

淡蓝色的双眼中闪过一道精光，蕾菈坐在沙发上，气场透露出几丝危险的气息。

如果魔女会出现，那她一定会赶到的。

和她的想法不同，薇洛丝在听到她这么说之后，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她其实就怕蕾菈也会调查这件事，如果她遇到什么危险被迫露出魔女真身，估摸着又会被她直接逮住。

她要不是调查就好多了，到时候就算她察觉到了她的位置，光是赶过来都要花上不少时间。

她有的是时间逃走。

打定了主意，薇洛丝就收起了信件，明日她准备和缇娅见上一见，顺便前往博莱藏书馆调查一番。

木偶君主一直在寻找的神物，她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

夜晚，她洗漱完，就换上睡裙，准备早些睡觉，养足精神，可躺在床上没多久，她就听见了敲门声。

咚咚咚——

声音较为轻快，敲门的人好似是有些急事。

“睡了吗？”

“没有。”

蕾菈？

薇洛丝能够听出她的声音，不出意外的话，房间外敲门的人正是蕾

菈。

“能出来吗？我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哦。”

她有什么忙是她需要帮的吗？

有些疑惑蕾菈想要让她帮什么忙，薇洛丝走到了房间门口，打开了房门，而出现在她面前，正是穿着一件单薄睡裙的女子。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今晚的蕾菈领口开得很大，不仅能够看到沟壑，还能见到圆润的半球。

除此之外，她的睡裙在腰间微微束紧，将她的腰肢衬托得十分纤细。

有点奇怪，但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

薇洛丝不解地问道：“怎么了？”

“跟我来。”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蕾菈带着她便朝走廊深处走去，银色的长发在夜晚月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点点光芒，煞是好看。

薇洛丝本想由着她带自己先前走的，只是走着走着，她就发现自己距离蕾菈的目的地好像是她自己的卧室。

不仅如此，她发现哪怕是有月光的照耀，她的脸颊也有一些红。

平日里，蕾菈的脸颊会红吗？

心底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在即将进入她的卧室前，薇洛丝甩开了她的手，抱着自己的双臂，十分戒备地后退了两步。

“你，你想要做什么？”

“什么做什么？我有事要你帮忙。”蕾菈说话的时候，莫名地有些无辜。

“什么事情？”

“你进来就知道了。”

“我才不进去。”

借着月光，薇洛丝注意到了，蕾菈的瞳孔中有着淡淡的腥红色。

那不就是被魔王诅咒侵蚀的标志吗？

她说今晚的蕾菈怎么有点不正常呢，原来又是魔王诅咒发作了，而且这一次，她竟然还学坏了，知道诱敌深入了。

蕾菈的卧室里肯定藏着一些猫腻，自己一旦走进去，那将万劫不复！

“啧，竟然提前察觉到了？”

眼见少女识破了自己的计划，蕾菈索性也不再装下去，她向前两步将少女逼到了走廊的角落里，冷冷夸道：

“我在房间里布下了隔绝魔法，想要看看能不能抵挡得住你的圣光，谁知道你危险感知还挺厉害的。”

这不是危险感知，是你完全不对劲啊！

薇洛丝抱着自己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心里则是在呐喊着。

平日里正常状态下的蕾菈，怎么可能会需要她帮忙的地方？而且就算需要，她肯定也是冷冰冰的，才不会那么主动呢。

“没有用的，圣光是女神洒落下的光辉，没有魔法能够隔绝这种光芒。”

“就算它再厉害，也没办法一下子穿透隔绝魔法吧？”

话音落下，蕾菈抬起右手，一道魔法阵就凭空出现，之后，她接着说道，“进不进去都一样，只是走廊里没有床而已。”

什么意思？

薇洛丝心中一惊，连忙施展出圣光，然而令她错愕的是，她想象中的光芒并没有出现。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无论她怎么努力，圣光就是无法降临，不过她也能感受得到，只要她一直努力，圣光终究会降临。

但要努力多久，她心里就没底了。

“你做了什么？”

薇洛丝微微有些惊慌，施展不出圣光这件事已经有点超脱了她的掌控，尤其是蕾菈现在还处于被诅咒影响的状态……

“九阶的隔绝魔法，它看上去好像能够阻挡圣光一段时间。”

“你做这些是想要干什么？”

“当然是希望我这种状态能保留得更久一些。”

肩膀被蕾菈一推，薇洛丝整个人都贴在了走廊的角落里，她想要从这里逃走，但蕾菈很快整个人靠了上来，令她无路可走。

身体与身体触碰在一起，柔软之间又带着几分冰冷，蕾菈的脸凑近了薇洛丝的脸，令后者不仅能够感受到她的心跳，还能听见她的呼吸声。

左腿稍稍向前一顶，少女娇躯一颤，见她如此敏感，蕾菈淡淡一笑，纤细的手指即刻被温暖包裹。

薇洛丝穿的睡裙是纯白色的，套在她的身上，就像是一座雪花瀑布。

瀑布的底端是依旧雪白的长腿，她们原本是笔直的，但现在被蕾菈的左腿强行分开，带上了几分弯曲。

雪花瀑布落下，形成了一座湖泊，因为瀑布的落下，这座湖泊泛起了大量的涟漪，水花打湿岸边。

蕾菈俯身凑近少女的耳畔，轻声道：“薇洛丝，你到现在，不会还是雏吧？”

俏脸噌的一笑爆红，薇洛丝嘴上没说什么，实际心里早已经吐槽不已。

她是雏，蕾菈难道就不是吗？

不会有人以为在幻境里噩梦里被她轮番上过好几次，就天真地以为自己摆脱了雏鸟的身份吧？

不会吧不会吧？

尽管她心里在不断地嘲讽蕾菈，但她嘴上却不能说，而且她只能低下头，带着几分不确定地口吻呢喃道：

“雏，雏是什么意思呀？”

“……你还真是清纯啊，薇洛丝，这样的你，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更加怜惜了呢。”

蕾菈的右手抚摸过她的脸颊，最终抬起了她的下巴，强迫她与她四目相对道：

“不如今晚，就让我帮你摆脱雏的身份吧？你之前见到了我那么多的场景，难道自己不想要亲自试一下吗？”

“人类的身体，有一种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快乐呢。”

哪怕是受到了诅咒的影响，她还记得先前的薇洛丝将她诸多秘密的样子，这位候补圣女越是清纯，她现在就越想要玷污她。

她那么多秘密被她发现了，这位候补圣女难道不需要留下一些秘密在她的手里吗？

这样才公平！

蕾菈的嘴角抬起了些许。

“不，不想……！”

雪花转变为了雨水，瀑布的声势一下变得浩大起来，湖泊的表面激烈震荡，湖中的水大量溢出岸边，为光秃秃的泥土浇上了水。

薇洛丝胸口的睡裙因为她的挣扎而有些滑落，蕾菈望着她显露出来的胸部轮廓，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力气更大了一些。

“嘴硬。”

再硬的嘴，最后也会变软。

少女此刻背靠着走廊墙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夜晚的寒冷，她的双腿止不住地发颤，她不记得自己看向天花板几次了，那里什么都没有。

圣光还没办法降临，蕾菈身旁的魔法阵还在运转。

她现在还能站着，多亏了蕾菈将她抱住，要不然她早就瘫坐在地上了，而且她知道今晚要想睡觉的话，她得重新去洗个澡了。

很麻烦。

都说女人的身体是水做的，蕾菈感受到了怀中少女的柔软，也知道她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可就在她想要将她带回自己卧室的那一刻，啪嗒一声，走廊的灯亮了，另一间卧室的大门被打开。

“哈啊——什么动静啊？”

梅维娜穿着睡衣，抱着抱枕，揉着眼睛从自己的卧室里走了出来，直到她看见了陷入呆滞的蕾菈两人。

一时间，她也愣住了，手中的抱枕掉在了地上。

从她的视角里，她只能看见蕾菈的后背，以及她怀中紧抱着的薇洛丝的脑袋，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猜测她们之间的关系。

大半夜的，她们偷偷出来在走廊上幽会，还抱在一起……

……原来她们相恋的绯闻是真的？

“圣光！”

在她回想报纸上的内容时，少女羞涩地大喊了一声，金色的圣光终于在这条走廊降临，别墅的二楼也彻底亮了起来。

……

次日清晨。

吃早餐的时候，三人都极为静默，之后她们都坐在沙发上，若无其事地喝着茶，看起了报纸和书籍。

不过她们的想法可就完全不同了。

蕾菈满脑子都是昨晚发生的一切，她虽然对薇洛丝的愧疚感更深了一些，但这种事情做多了，她发现自己好像都快要习惯了。

梅维娜则是惊觉报纸上的绯闻是真的，如果其他的都是捕风捉影的胡说，那昨晚她们抱在了一起，这绝不可能有假吧？

她觉得自己像是罪恶的电灯泡，影响了她们的二人世界。

薇洛丝则是准备出门去找缇娅。

她昨晚以为梅维娜看见了她和蕾菈做的事情，羞涩不已，后来才知道她只看见她们单纯地抱在了一起。

她以为她们之间的绯闻是真的，她们真的是恋人。

得知了这一点，薇洛丝嘴角一勾，莫名兴奋了起来。

可恶，被认为是恋人什么的，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就好像她真的已经攻略下蕾菈一样！

Chapter 190

不过抛开这些，薇洛丝有些惊讶的是，受到魔王诅咒影响的蕾菈竟然可以短暂地屏蔽她的圣光。

如果蕾菈的实力随着时间恢复到了十阶，她的魔法又得到了加强，那她发病的时候，她的圣光到时候岂不是连召唤都召唤不出来了？

要是放任不管的话，一个被魔王诅咒影响，实力还是十阶的蕾菈，恐怕会给这座圣城带来巨大的灾难吧？

她还是得想点办法将圣光储存起来什么的，免得到时候蕾菈有什么手段阻止她施展圣光。

离开了别墅，薇洛丝来到了缇娅之前约好的地点见面。

缇娅的模样很好辨认，她有着标志性的粉发，就算是挽了起来，在街道上也很特殊。

来到她的身旁打了声招呼，令她有些诧异的是，教会枢机主教罗德尔竟然也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安排她们为调查员，前往博莱藏书馆调查魔物。

没过多久，她们一同来到了博莱藏书馆。

在大门口，满头白发的藏书馆馆长早就已经等候多时，在见到她们的身影之后，他连忙笑着招呼她们。

“罗德尔和我说了，你们快进来吧。”

在他身旁站着一位身材不错的女子，她带着金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知书达礼，同时又有几分犀利。

她是馆长的助理，名为波莉。

“博莱藏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教会圣城刚建立的时候了，那时候女神引导博莱大贤者建立了这座藏书馆，以此来收藏天底下的书籍。”

馆长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她们进入了博莱藏书馆。

博莱藏书馆从外观来看就大得惊人，入口处的大门更是约有十米高，推开门的一瞬间，富丽堂皇的景象就闯入了薇洛丝的双眼。

大厅的前方是接待处，坐着几位前台小姐，后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架的旁边还有长条的书桌以及一盏盏摇曳着烛火的蜡烛。

天花板上吊着很多闪耀的玻璃灯，金色的纹路蔓延整座大厅，要不是厅内弥漫着很浓的书香味，薇洛丝还以为自己进入了某家贵族的大厅。

“这些装饰大多都是后来推翻重修的，最早的博莱藏书馆不是这样的，但具体是什么样子，呵呵，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藏书馆不止有一楼，她们一边朝着楼顶走去，馆长一边自豪地介绍着，经过她们的人都不由得向馆长微微点头行礼。

博莱藏书馆的馆长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这位老者是教会圣城内德高望重的大魔法师，其下学生无数，资历可比大贤者还老。

就是受天赋影响，他的魔力等级始终停留在九阶，无法再向前迈进一步。

在抵达藏书馆的最顶层后，馆长带着她们来到了最深处，直面一座挂着女神画像的墙壁。

“起初这座藏书馆只是为了收藏书籍而建立的，后来经过历代教宗的改革，藏书馆也开始收藏一些奇物了。”

“不过这些东西是不对外公开的，只有教会内部的部分高层才知道，那些魔物想要得到它们，没有那么容易的。”

说着，他挥动了手中的魔法杖，魔力涌入墙壁，上面很快就浮现出了淡蓝色的魔法阵。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众人，他率先抬脚走了进去，薇洛丝有些惊讶，她没想到在藏书馆的顶楼还藏着这样的地方。

和她表情差不多的还有那位馆长助理，要不是魔物盯上了这座藏书馆，她就算再做十几年馆长的助理，她也依旧不会知道这里的秘密。

穿过魔法阵，她们来到了一处幽暗的房间内，随着魔力的再次涌起，房间内的蜡烛被点亮，幽幽的蓝色光芒充斥着整个房间。

同一时间，房间内无数被魔法阵保护起来的宝物映入了薇洛丝的眼帘。

残缺的武器，某些东西的碎片，散发着强大魔力的魔法道具……她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光看这些宝物的外形，她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般。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充满了历史意义，价值非凡，那些魔物也终究是动了歪心思，想要从教会的手里得到它们。”

漫步在这个房间内，馆长的眼神之中透露出了几分不解，“就是不知道它们想要得到哪一件呢？那些魔物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作为管理了几十年藏书馆的馆长，他对这些奇物的保护之心可是非常强烈的，自从他得知魔物想要对它们下手之后，他就隐约有些心疼。

他知道，就算他们保护得在，魔物一旦动手，战斗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到时候这些奇物会不会受到损伤，一切都很难说。

缇娅在打量了许久奇物之后，忍不住问道：“这里就是教会收藏的所有奇物了吗？”

助理波莉也好奇地看向了馆长。

“当然不是，这么多年来，教会收藏的奇物早就多到数不清了，这里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在其他地方。”馆长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博莱藏书馆虽然很大，但这里也就是教会圣城的北教区而已，除了这里，还有三大教区以及教会圣城的中心。

奇物可以分散收藏在教会圣城的每一个角落，而要说收藏最多的，肯定还要属教会圣城的中心。

在那里收藏的不仅有奇物，恐怕还有传说之中的神物，完全不是博莱藏书馆能够比的。

在薇洛丝她们检查完奇物，确认它们尽数还在后，她们四人就一同退出了这里，接着，馆长拿起魔法杖在她们的手心一点。

“我给你们留下了许可证，藏书馆有些楼层夜晚是不开放的，但只要

有了它，你们就可以随意出入，多少会便利些。”

望着手心中闪烁着的白色光芒，薇洛丝和缇娅道了声谢，之后她们就和馆长告别，开始在藏书馆内闲逛起来。

想要调查藏书馆，当然得先熟悉这栋建筑，薇洛丝从顶楼一直回到了一楼，而缇娅暂时和她分开，自己一个人熟悉起这栋建筑。

藏书馆楼层越高，在这里读书的人就越少，一楼的人最多，她们大多都从书架上拿起了书，坐在长条书桌前方看了起来。

似乎是知道看魔法书籍的人很多，这座藏书馆还有用来测试魔法的地方，一楼大厅的两侧，都配备了这样的房间。

也就是在它们的门外，薇洛丝撞见了一位小女孩。

“薇洛丝大人？您是薇洛丝大人吗？！”

小女孩的声音很稚嫩，光是听上去就让人知道她的年龄不大，薇洛丝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见到了这位身材瘦削的小女孩。

小女孩身上穿的衣服很一般，整个人也看上去瘦瘦的，不太像是有钱人家的女孩。

“不知道你是……”

“我是卖魔法卷轴的，我听说薇洛丝大人经常遇到危险，不如买一些我的魔法卷轴吧，它们很厉害的，有些可以抵挡八阶魔法呢！”

“这么厉害？”

“对啊，薇洛丝大人要买一些吗？”

迫不及待地从怀里取出了几卷魔法卷轴，小女孩将它们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而薇洛丝则是小心翼翼地接过它们，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

在她观察魔法卷轴的时候，小女孩就双手背在身后，垫着脚尖眼神飘忽，兴许是第一次见到候补圣女，她显得格外紧张。

悄悄瞥了她一眼，薇洛丝停下了查看魔法卷轴的动作，笑问道：“它们怎么卖？”

双眼瞬间爆发出亮光，小女孩两只小手比了个“十”的手势，说道：“这

些加起来只要十金币哦。”

十金币？

听到这个数字，薇洛丝显得有些为难，她撩起了耳畔的发丝，有些羞涩地轻声道：“可是我身上只有五十多银币……”

“五十多枚银币其实也可以啦，最近不是在圣女考核吗？就当是我支持你！”

小女孩回答得非常快，似乎在她眼里，十金币和五十银币并没有什么区别，薇洛丝看上去也没有怀疑，直接拿钱买下了这些魔法卷轴。

“谢谢！”

从她的手里接过钱，小女孩道了声谢就离开了这里，生怕自己慢一点都会被留下来一样。

也就在离开薇洛丝之后，小女孩背靠着书架，拿出了那五十几枚银币，脸上展现出了扭曲的笑意。

“候补圣女？啧啧，还真是好骗呢。”

那些所谓的魔法卷轴，不过是蕴藏着一丝魔力的废纸而已，她看那候补圣女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以为她发现了它们的端倪呢。

真是的，虚惊一场。

只不过……身为候补圣女她身上居然只有五十多枚银币？啧，怎么看上去比她还要穷啊。

心里微微嫌弃了一番，小女孩将银币收好，离开了藏书馆。

而在另一边，薇洛丝见她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便走到藏书馆一楼的角落里，将手中的魔法卷轴扔进了垃圾桶中。

她其实从第一眼就看穿了这些魔法卷轴的真假，只是她并未将它们说出来，毕竟，当场揭穿那位小女孩，可不会换来什么好感。

在和小女孩分别之后，薇洛丝调查了藏书馆的每一个角落，并没有得到任何与魔物有关的信息。

时间一晃便来到了夜晚，她拿起了提灯，和缇娅一起重新巡查起藏书

馆，而缇娅的脸色也明显比白天凝重许多。

“魔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走在无人的廊道上，她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薇洛丝心中微惊，缇娅能这么说，就说明她可以感知到魔物的魔力气息，而且听上去，她的感知能力还很强。

薇洛丝则和她完全相反，她一点感知能力都没有，除非她露出自己的真身。

“能感知到它们在哪里吗？”

“做不到，这股气息太浓了，好像哪里都有。”

吱嘎——

提灯因为少女的行走而来回摇摆，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声响，博莱藏书馆总共有六层，薇洛丝和缇娅一层一层地往上走，氛围越发阴森。

从第四层开始，就是馆长所说的夜晚不开放区域了。

这些楼层一个人都没有，四周也是漆黑一片，只有提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前路，与此同时，她们走路的脚步声也因此越发清晰。

在绕过四楼的一个转角后，前方的走廊好似被一层白雾笼罩，看不清接下来的道路，薇洛丝蹙着眉头，以为是魔物动的手脚。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一位女子从白雾中走出。

她手里也提着一盏提灯，面容和缇娅有着七分相像，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月光还是怎么，她的脸色格外苍白。

在见到缇娅之后，她的脸上就绽放出了甜美的笑容。

“缇娅，原来你在这里啊。”

“……母亲？”

缇娅一愣。

“我找你好久都没找到，原来你到藏书馆来了，快，跟我回家吧，晚

餐做好了哦。”

女子笑着，朝着缇娅伸出了手，身后的白雾也像是能够吞噬人群的海浪，不断地朝少女们涌来。

“回家？”

眼底里生出了几分怀念，缇娅向前一步，想要伸出手搭在她的手上，但薇洛丝却是看出了端倪，大喊道：“缇娅！”

少女好似出了神，依旧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无奈之下，薇洛丝直接抓住她的手臂，强行将她从这里拖走，最后找了一处房间，躲了进去。

而此刻，缇娅也是彻底回过了神来。

她低着头抚摸着自己的胸口，沉默了许久后，忽然问道：“薇洛丝，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可是看过你卷宗的，你的母亲在你小时候就病逝了，她会出现在这里，应该是……你的心魔吧？”

薇洛丝还记得，每位候补圣女进入教会圣城的时候都会遇见自己的心魔，缇娅的母亲会出现在这里，多半就是如此。

“心魔吗？”

缇娅苦笑一声，道：“如果那时候薇洛丝你就在我身边的话，我母亲应该不会病逝吧？”

薇洛丝默默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就算她这么说，她也没有办法穿越时间，回到她的母亲身旁为她治病。

缇娅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靠着墙慢慢地坐了下来，面色有些痛苦，“不过我知道，这只是奢望而已。”

Chapter 191

想起了过去，她从怀中取出了一枚水晶胸针，有些出神地欣赏了起来，痛苦的嘴角微微地有些上扬。

薇洛丝有些好奇，询问道：“这是……”

“这是我母亲最后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枚水晶胸针，很漂亮吧？”

拿着水晶胸针在薇洛丝的面前晃了晃，缇娅显出几分自傲的表情，只是后来，她又沉默了下去。

“可惜在那之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家乡，也就再也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了。”

“三天后，是你的生日吧？”

“你怎么知道？”缇娅有些错愕。

“我说了我看过你的卷宗，上面的资料很齐全，包括你的生日。”

“那真是令人讨厌的东西。”

小声嘟囔了一句，缇娅不喜欢这种身世秘密被公开的感觉。

薇洛丝则是拍了拍自己的裙摆，拿起提灯朝着房间外走去，只是在即将离开这里的那一刻，她提醒道：

“如果你的母亲就是你心魔的话，你无法战胜她就无法继续竞争圣女之位哦。”

原本还沉浸在伤感之中的缇娅一愣，之后瞬间振作了起来。

“哼，我早就成长了，这种心魔我轻轻松松就克服了！”

“希望是这样。”

轻笑一声，薇洛丝离开了房间，来到了走廊，而缇娅在她的身后哼唧一声，颇为不爽，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她不是因为薇洛丝说她无法竞争圣女之位而感到不爽的，她更在意的，是薇洛丝说她无法战胜心魔。

她的心魔是母亲又如何？她早就已经成长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幼稚，面对这种心魔，克服它是轻轻松松的！

至于圣女之位什么的，她从一开始就没想竞争过。

薇洛丝在走廊里等待了一会，在见到嘟着小嘴的缇娅跟上来之后，她才举着提灯继续朝图书馆更高层走去。

令她没想到的是，在通往藏书馆五层的楼梯口，她意外撞见了藏书馆馆长的助理，波莉小姐。

打了声招呼，波莉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们一番，笑道："你们也来巡查了吗？楼上我都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二位就不用过度操劳了。"

薇洛丝还没说话，缇娅就小声嘟囔道："有很多魔物的魔力在朝这里汇聚。"

"它们还在汇聚说明想要动手的日子并不是今天，教会最近也会暗中部署骑士守护这里，天色不早了，两位候补圣女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摇了摇头，波莉再次建议她们回去休息，只不过她也没有阻拦薇洛丝二位，只要她们想，她会给她们让开一条道路。

之后，薇洛丝和缇娅两人将藏书馆的五六楼也检查了个遍，和波莉说的一样，这两层楼没有任何问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总是隐隐约约感到了一阵违和。

次日，她再次走进了藏书馆，还没来得及开始调查，一位小女孩就大声叫着她的名字，跑到了她的身边。

"薇洛丝大人！"

"你是……"

"我是昨天给你卖魔法卷轴的小女孩呀？怎么样？我这里手上又有了一些魔法卷轴，你要不要买？"

取出了四五卷魔法卷轴，小女孩靠近她的身子，将它们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在小女孩看来，她昨天买了那么多魔法卷轴，今日多半应该拒绝才对，所以薇洛丝摇了摇头。

就如她所料，她还没说话，小女孩就问道：

“诶？你可别说不要哦，作为候补圣女，想要对你下手的人太多了，如果不多买一些的话，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安危呢？”

说话间，她还比了一下手指，似乎在告诉薇洛丝，这些卷轴的价格非常便宜。

犹豫了一下，薇洛丝轻声道：“可我的身上只有三十多银币……”

“够了够了！这点银币就当做心意好了，我可是你的粉丝诶，薇洛丝大人！”

“这……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点钱就当是手续费好了，我会一直支持你的，薇洛丝大人！”

似乎是感受到了支持者的热情，薇洛丝俏脸微红，看上去有些羞涩，最终，她从怀中取出了三十多枚银币。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女孩递出了魔法卷轴，另一只手便毫不客气地抓向了薇洛丝手心中的银币。

只是下一秒，啪的一声，她抓向银币的那只手被忽然出现的缇娅抓住了。

心中一急，小女孩怒道：“干什么？你是谁啊？”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你售卖的是假的魔法卷轴就行了。”说完，缇娅扭头看向了薇洛丝，挑眉道，“假的魔法卷轴，薇洛丝你也买吗？”

一听自己被拆穿了，小女孩脸上短暂地闪过几丝慌乱，之后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双手抱胸哼道：

“假的？谁谁是说假的？！你有证据吗？就在这里血口喷人！”

“是不是血口喷人，拿一张用用不就知道了？”

说着，缇娅趁小女孩不注意，直接伸出手将她怀里的魔法卷轴抽出了一张来，而后者明显变得极为惊慌，可为了不露馅，她又被迫自己强装镇定。

“诶？很，很贵的！用了你付得起吗？！”

“我应该付得起一张几乎就是白纸的魔法卷轴。”

在小女孩惊恐不已的目光中，缇娅就像是小恶魔一样，渐渐地朝着魔法卷轴上施展魔力。

可在她即将触发魔法卷轴之时，薇洛丝一把将她手中的魔法卷轴夺走，最后笑着说道：“好了，缇娅，我相信她。”

“什么？”

缇娅歪了下脑袋，极为不解，而小女孩则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相信她卖的是真的魔法卷轴。”

“啊？薇洛丝你是吃错了什么药了吧？看不出来这就是一张附着了一点魔力的白纸吗？”

“我买过两次了，它怎么可能会是一张白纸？”

将手中的魔法卷轴收好，薇洛丝来到了小女孩的身边，笑着将手中的银币交给了她。

“钱给你。”

什么？

薇洛丝候补居然相信她？

刚刚短短的几秒内，小女孩的心情就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从惊喜到惊恐，最后再到惊喜。

这位少女不信她又如何？薇洛丝候补相信她，这就够了！

从她的手里接过了银币，她弯下腰，喜笑颜开：“谢谢！薇洛丝大人你人真好！”

Chapter 192

道完谢，小女孩就噔噔噔地跑向了一旁的书架堆里，失去了踪影，缇娅望着她的背影想说些什么，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被不信任的恼怒攀上她的心间，她看向一旁还在微笑的薇洛丝，伸出手指戳了戳她的肩膀不爽道：

“薇洛丝，你真该去提升一下你的魔法理论知识！竟然连这么假的魔法卷轴都看不出来！”

她恨啊，这种魔法卷轴薇洛丝都看不出，简直侮辱了候补圣女这个名声，虽然候补圣女也没有强行要求会魔法什么的……

但历届哪一位候补圣女是不会魔法的？

除了薇洛丝。

不过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下一秒，她眼里单纯简单的薇洛丝就轻笑道：“我知道它们是假的。”

闻言，缇娅在原地愣了三四秒，之后才不可思议地问道：“……哈？那你刚才还拦着我？”

她可记得清清楚楚，刚才她就差一点点激发那些魔法卷轴，到时候是真是假自然不用再辩解。

可也就是在那种特殊关头，薇洛丝打断了她的话，还说自己相信那个小女孩，不，那不是小女孩，那就是个骗子！

薇洛丝知道她现在格外不爽，所以放软了自己的声音，满是歉意地说道：

“别生气嘛，那个小女孩看上去很瘦，穿的也不太好，明显身上的钱不多……”

“所以你才会装傻，把你的钱给她？”

“嗯。”

缇娅沉默了下来。

她其实刚刚也发现小女孩很瘦，看上去有点营养不良，多半连温饱都是问题，但是她欺骗的行为让她无法软下心。

薇洛丝比她更为温柔，也更加容易心软。

先前的不爽消散了大半，她双手抱胸，还是不肯认输道：“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她还会用这种办法去骗其他人啊？万一他们被骗了的话……”

“除了我，应该没什么人会相信她的骗术了吧？而且之后我会想办法帮助她的。”

的确，那种低级的骗术，也只有完全不会魔法的人才会中。

而且再怎么说，能抵御八阶魔法的魔法卷轴卖几十银币，根本就不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那魔法卷轴是假的。

缇娅叹了口气，接着问道：“为什么不当着面揭穿她？”

“她会很难堪的，而且有人看着，她会被抓起来。”

“审判所才是骗子们的归宿。”

“她只是因为贫穷而误入了歧途，我相信她会改变的，而且审判所将她抓起来，目的不也是让她改变吗？”

她觉得薇洛丝实在是太过善良了，但自己又说不过她，所以她选择哼唧一声，朝着书架另一侧走去。

薇洛丝见此，叫住了她。

“等一下缇娅。”

“干什么？”

回过头，缇娅见到薇洛丝红了脸，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

她抓住自己的裙摆扭捏了两下，眼神时不时地望向别处，有些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我那个，身上没钱了，今天的午餐……”

“哈？你的意思是，你把你身上所有钱都给她了？”

“……嗯。”

缇娅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但她想了想，改口问道：“昨天呢？你昨天不是也被她骗了吗？”

“我，我就饿了一天。”

“……真拿你没办法。”

她还以为薇洛丝只会拿一部分钱给那个小女孩，结果她没想到她竟然把身上的钱全都给了她，甚至还导致自己饿了一天肚子。

而且她没记错的话，薇洛丝本就不富裕。

明明可以靠治疗术赚数不清的钱，她却以穷闻名，不出意外的话，她多半是这届圣女考核里，最穷的候补圣女。

就这还救济那个小女孩？

缇娅很难理解薇洛丝的想法。

不过她也没有吝啬，她取出了自己的钱包，把它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无奈道：“给你。”

薇洛丝惊讶：“诶？只要几铜币就好了，不用钱包什么的……”

“啧，你打开它，要多少钱，自己拿就好了。”

“哦。”

听缇娅的话，薇洛丝拉开了钱包的拉链，然后只听砰得一声，一只弹簧小丑就从钱包里窜了出来，在她的面前胡乱摇晃。

她眨了眨眼，随后故作恐慌地尖叫了一声，将手中的钱包扔了出来，与此同时，缇娅的大笑声从一旁响起。

“这是什么啊？！”

“向我要钱，我当然要给你送点礼物！”

“幼稚！”

“哼，我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那也幼稚！”

少女们的调笑声在附近书架徘徊，这里人烟稀少，除了某个躲在书架背后一直没有离去的小女孩，没有其他人听见她们之间的对话。

而那位小女孩则是看着自己手中那闪烁光芒的三十几枚银币，悄悄地低下了头，紧紧抿住了自己的双唇。

……

夜晚，新一轮的巡查开始。

薇洛丝一如既往地提起了提灯，缇娅则是施展魔法，在手中凝聚出了一盏魔力烛灯。

藏书馆的前三楼因为晚上也对外开放，所以现在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但是后三楼就一片阴暗，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阴森。

这里没有灯光，有的只是月光的苍白，它们落在走廊之上，就像是披上了白雾，哪怕是提灯的光芒，也无法将这些白雾彻底驱散。

“今天魔物的魔力，比昨天还浓。”

缇娅的话令薇洛丝稍显不安，如果说之前魔物还是初次盯上了藏书馆，那今日有可能已经动手，占据了这里。

不过也只是可能，毕竟教会也知道这件事，她们肯定会在暗中对付魔物，阻止她们的计划。

在四楼巡查了一会，即将前往五楼的时候，薇洛丝再一次遇见了藏书馆馆长的助理，波莉小姐。

“薇洛丝，你们今天也来巡查了？”

波莉手里也提着一盏提灯，只是这盏提灯的光芒没有办法将她的脸全部照亮，显得她比平日多了几分阴险。

“嗯。”

“今晚依旧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还是可以早点回去休息的，如果主教他们问起来，就说是我说的。”

波莉的话令缇娅眉头一蹙，她直言道：“波莉小姐，我们前来巡查藏

书馆，可不是应付交差来的。”

这可是和魔物相关的事情，她们作为候补圣女都不关心，那谁来关心呢？

应付交差什么的，或许会发生在普通的修女和教士身上，但绝对不会发生在候补圣女的身上。

“抱歉，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

摇了摇头，波莉道了声歉，不过她的身子刚好堵在了通往五楼的入口，即便是道了歉，她也没有让开。

薇洛丝挑眉道：“波莉小姐？”

“啊，抱歉抱歉。”

似乎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波莉脸色一变，赶忙接着道歉，随即转过身子，让开一条通往五楼的道路。

薇洛丝和缇娅对视了一眼，便经过波莉朝着五楼走去，提灯昏黄的光芒能照亮的前路越来越窄小，倒是它嘎吱嘎吱的碰撞声越发明显。

五楼月光洒落下的白雾比四楼更浓一些，走了一段路，缇娅眉头紧皱，内心的不安逐渐攀升到顶点。

虽然依旧没有遇到任何魔物，但是她选择离开了，同时准备将这里的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告知教会，让她们派遣骑士过来调查。

“退后，薇洛丝。”

“怎么了？”

“这里不太对劲，我心里慌慌的……”

薇洛丝听话地后退了两步，只是不巧的是她发觉自己撞到了人，心里一惊，连忙回头查看。

“波莉小姐？”

原先在楼梯口的波莉不知何时来到了五楼，她手里提灯的光芒明显更暗了一些，令她的脸看上去十分畸形。

“你们在这里啊？我找你们好久了。”

“找我们，做什么？”

薇洛丝轻咦了一声，似乎不太理解波莉的行为，可在她的身后，缇娅心脏一阵狂跳，她想也没想，大喊道：

“薇洛丝！快离开她！”

“……为什么？”

单纯的少女不太明白缇娅的意思，但波莉咧开嘴角，贴心地回答了她。

“因为，我是魔物啊。”

话音落下，她一记手刀重重地落在了薇洛丝的后脑勺，而少女也是立即双眼一黑，手中的提灯哐当一声掉落，自己也晕倒在地上。

……

滴答滴答——

墙上的时钟不断走着，时间已经过了深夜，梅维娜从卧室里出来，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来到厨房找吃的。

大半夜肚子饿，只有填饱了肚子才能继续睡。

只是她在经过客厅的时候，发现蕾菈还坐在沙发上看着书，略有些疑惑地问道：“诶？薇洛丝今天还没回来吗？”

在她的想象里，既然薇洛丝和蕾菈是恋人，那她们多半是一起入睡的才对，如今蕾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这里，显然是因为薇洛丝还没回来。

可这都过了深夜了。

“往常这个点，她早就回来了吧？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她有些担忧地问道。

蕾菈闻言则是放下了手中的书籍，点了点头。

她的心里莫名有些不安，薇洛丝最近在调查藏书馆的魔物事件，这个

时候还不回来，可能是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去走一趟吧。”

从沙发上起身，蕾菈如是说道。

……

另一边，大理石地砖带来的冰冷温度直到脑海，冻醒了薇洛丝，待得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仅有微弱的月光从很高的窗户落下。

“这里是……”

她呢喃了一句，还没开始思考，她就察觉到自己后脑勺传来的酸痛，双手也受到了限制。

低头一看，她发现她的手腕处锁着一道魔法镣铐。

这种镣铐能够抑制被囚禁者体内的魔力流动，不用一些特殊手法，是绝对弄不开的。

“你醒了？”

熟悉的声音在黑暗之中响起，薇洛丝抬眼望去，借助极其微弱的月光，她也终于是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

“缇娅？！”

缇娅的模样并没有比她好到哪里去，她的双手同样被束缚了起来，很是狼狈地靠着墙坐着。

“我们这是在哪里？刚刚发生了什么？”薇洛丝问道。

“谁知道呢？我只知道魔物抓了我们。”

“为什么她们不杀了我们？”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活着对它们来说比死了更重要吧。”缇娅猜测道。

不得不说事实的确如此，抓住候补圣女远比杀死候补圣女来得有用，魔物只需要说明候补圣女在她们手上，教会为了将她们换回来，就得

大出血。

当然，表面上教会得大出血，实际上真实情况如何，可就说不准了，毕竟教会高层的手段也不差。

“那接下来怎么办？等教会来救我们？”

“太慢了，等教会发现我们失踪再到搜查，魔物想利用我们做的事情早就成功了，要我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走。”缇娅提议道。

“逃走？”

动了动双手，薇洛丝没办法解开这道魔法镣铐，缇娅倒是微微一笑，说道：

“我可不像你，身上一点防身魔法都没有，这种级别的魔法镣铐可没有办法锁住我。”

咔哒——

清脆的开锁声在屋内响起，魔法镣铐从缇娅的双手中脱落，她朝着薇洛丝挥了挥双手，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成功。

她身上有着不少类似的魔法，要不是昨晚薇洛丝先被抓了，魔物用她来威胁她，她们根本抓不到她。

不过无所谓，就算被关起来了，她也一样可以逃出去。

帮薇洛丝解开了魔法镣铐，她施展魔法点亮了这间屋子。

墙上的窗户很高很窄，月光只能照进来一些，墙边摆放着很多空箱子，上面都落满了灰尘，通过观察，这里大概率就是废弃的仓库。

“可是如果外面有守卫……”

对于缇娅的提议，薇洛丝有些担心。

魔物将她们关在这里，附近肯定是有重重看守的，想要逃出去，绝非那么简单的事情。

可她又转念一想，觉得这里是教会圣城，就算是魔物能够渗透这里，又能有多少手段呢？

在她思索之际，缇娅施展魔法，视线穿透了仓库的墙壁，看向了屋外，同时她低声呢喃道：

“外面守卫不多，只有两位，而且魔力等级也就六阶，倒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处偏僻的居民地，道路小巷错综复杂的。”

“那我们能逃出去吗？”

“看起来有点难度，这里的小巷四通八达，居住的大多又是普通人，而且魔物在这里布下的守卫肯定不止门口的两个。”

收起了魔法，她说道，“想要在她们抓到我们之前逃离这里，很困难。”

居民地里的居民，往往都是不会什么魔法的普通人，这里又充满了杂乱的小巷，想要在魔物的追捕下逃离这里……

说实话，她信心不是很足。

至于在这里施展飞行魔法什么的，太容易成为目标了，在不知道对方魔物到底有多少的时候，飞在空中无疑会成为最清晰的靶子。

“那怎么办？”

“再困难，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缇娅把手搭在了门把上，决定拼一把。

“走吧，待会跟紧我。”

薇洛丝的眼中闪过一道迟疑的神色，她愣愣地站在原地，没有向前，缇娅也发觉了她的异常，询问道：“怎么了？”

“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话，你应该很轻松就能逃走吧？”

薇洛丝知道，凭借缇娅的能力，想要从这些魔物手中脱身，无疑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可一旦带上她，她们逃脱的希望就大幅降低。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让缇娅单独行动呢。

至于她嘛……

敢阻挡她的魔物，都得先经过死神镰刀的考验哦。

不过她的提议，缇娅是不会同意的，毕竟在她眼里，薇洛丝就是个没有实力的善良少女。

“说什么胡话呢？把你留在这里和我们都留在这里，对魔物来说有什么区别吗？她们看中的只是我们候补圣女的身份。”

“至于是一个还是两个，她们怎么可能会在意？”

说完，她没有等薇洛丝的回应，就直接用魔法轰开了大门，至于在门外看守的两只魔物，都被她用魔法卷轴击晕了过去。

“走！”

刚踏出仓库，缇娅就发现附近埋下的魔法阵亮了起来，只是看了一眼，她的俏脸就微微发白，神色极为凝重。

“是传递消息的魔法！快跑！”

不顾薇洛丝的想法，她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就带着她在小巷之中狂奔起来，只是这里的小巷就像是迷宫一样，初次进入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里。

更糟糕的是，得到消息的魔物很快追了上来。

“站住！”

一名女子出现在了另一侧的小巷内，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魔物魔力，双臂都出现了龙鳞一般的鳞片。

她伸出了锋利的尖爪，望着两位少女的背影，冷声道：“你们要是继续逃，待会抓住你们之后，就砍断你们的双腿！”

她可不是说说的，毕竟上头的要求是让她们活着，又没说是要她们四肢健全。

再说了，那位候补圣女不是有很厉害的治疗术吗？到时候就让她们不停地断肢重生，想必那番场景，一定十分诱人！

她舔了舔嘴角，以飞快的速度接近了二人，在她的眼里，她们的逃跑十分可笑。

人类怎么可能跑得过魔物呢？

“哼，想在我手里逃走，简直就是……”

话还没有说完，她刚刚举起右手，一颗大火球就从少女扔出的魔法卷轴中出现，直接以迅雷之势砸在了她的身上。

“啊——！”

惨叫了一声，她直接被这颗火球冲撞到了墙壁之上，一时之间烟尘四起，些许人家的灯亮了起来。

缇娅并没有就此而松一口气，相反，她咬住了牙，神色越发凝重。

因为这般动静，许多附近的魔物都纷纷朝着这里赶来，光是缇娅亲眼所见的，就已经有了三只之多。

抓住薇洛丝的手臂，她带着她转身冲入了一旁的小巷之中，这里暂时还没有魔物出现，能短暂地休息一会。

可她刚靠住小巷的墙边，喘了两口气，就发现薇洛丝朝着小巷边上走去，眼神很是坚定。

她来到她的身后，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小声问道：“薇洛丝？你做什么？！”

“缇娅，你先走吧，我会想办法逃走的。”

“你？你有什么办法？”

缇娅很是不解，薇洛丝则是按住了她的肩膀，深呼吸一口，劝说道：

“缇娅，你听我说，这样下去我们两个人都逃不掉，你可以先逃走，然后将这件事告诉教会，这样的话，我也能够获救。”

“开什么玩笑？这样要是被抓回去，你会被她们折磨死的！”

“没关系的，我不怕。”

“可我没办法接受！”

“缇娅，现在总是有人要牺牲的，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薇洛丝的话令有些陷入疯狂的缇娅安静了下来，也令她握紧了双手。

她其实知道她说的是对的，如果继续下去，前来追捕她们的魔物越来越多，到时候别说是她们了，就连她自己都逃不掉。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人去吸引那些魔物的注意力，另一个人抓住机会从这里逃走，之后赶紧告知教会，再将她救出来。

可她不想要薇洛丝去做这件事，因为在教会将她救出来的这段时间内，薇洛丝一定会被魔物折磨得很惨。

她们不会杀死她，但一定会让她生不如死。

她不想要薇洛丝做出这样的牺牲。

只是她也知道，目前这种情况，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在儿时的童话故事里，才有圆满的结局，现在她长大了，该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了。

“你……”

望着面色淡然的薇洛丝，缇娅的内心微微颤动起来，眼前的少女即便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对什么，但她依旧处之泰然。

同意的话语始终说不出口，就在她在心里自我劝说的时候，清脆的声音传入了她们的耳中。

“薇洛丝！这里走，快跟我来！”

一位小女孩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小巷口，她四处观望了一下，随即连忙朝着她们挥手，而缇娅在见到她后双眼一亮，拉着薇洛丝就朝着她跑去。

那是今日早上欺骗薇洛丝的小女孩，缇娅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她这一次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相信她。

难不成是因为……这可能是唯一不需要薇洛丝牺牲的办法？

Chapter 193

“快跟我走！”

在小女孩的带领下，她们就像是游入了水中的鱼儿，再复杂的小巷岔路也无法困住她们。

那些原本还在身后追着她们的魔物，在几个转角后就不见了踪影，只可惜这里距离居民地的出口很远，小女孩带着她们来到了一间简陋的房屋内。

关上门，她走到窗户口将窗帘拉了上去，留了一条小缝，为了防止魔物看出异常，她连蜡烛都没有点亮，仅仅借助这条小缝中透过来的月光照亮屋内。

“呼，终于甩掉她们了……”

缇娅轻抚胸口，终于是松了一口气，薇洛丝则看向小女孩，认真地道了声谢：“谢谢。”

小女孩故作淡定地点了点头，好似不在意她们的道谢，实则她的嘴角根本控制不住地疯狂上扬。

渐渐地，屋内稍显安静，小女孩有些好奇地问道：“是发生了什么吗？你们为什么会被她们追呢？”

她知道她们可是候补圣女，是教会内极其重要的人物，那么那些追她们的，到底是什么人？

对此，薇洛丝解释道：“现在外面很危险，追我们的都是魔物，如果可以，你也千万不要外出。”

魔物？

小女孩略显惊慌了片刻，随即又安定了下来。

她从小就听说过魔物的可怕，她们将人类当做食物，经常残杀弱小的生灵，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本以为居住在教会圣城之内，她一辈子都见不到什么魔物，可令她没

想到的是，即便是在这里，都遭受到了魔物的入侵。

在她思索之际，薇洛丝和缇娅打量起了这栋简陋的房屋，最终她们的视线都停留在了客厅的桌上。

那里摆放着很多空白的魔法卷轴，有一些卷轴上面已经附着了魔力，显然是伪装成了正常的魔法卷轴。

注意到了她们的视线，小女孩赶忙走到桌子前，红着脸将这些魔法卷轴收了起来，随后二话不说地扔进了垃圾桶里。

缇娅有些不理解她的行为，但是碍于她刚刚帮助过她们，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都没有说。

薇洛丝则心里清楚得很，她知道自己早上和缇娅说那些话的时候，小女孩根本就没有离开。

她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现在看来，她这种办法的效果还真是不错呢。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薇洛丝问道。

“她们肯定还在找我们，我的建议是就在这里躲着，用不了多久，教会就会察觉到异样，到时候肯定会派遣骑士来这里的。”

缇娅如是说着，薇洛丝虽然表面上点了点头，心里却是有些疑惑。

魔物盯上藏书馆的消息教会早就知道了才对，枢机主教罗德尔和藏书馆馆长都通过了信，照理说应该会提前加强防备，怎么可能会任由魔物在这里肆虐呢？

除非……他们在诱敌深入，准备到时候一网打尽，又或者教会在考验她们候补圣女，观察她们的决策。

当然，也不排除是罗德尔和魔物有所勾结，给予了她们一定的便利，亦或是骑士那里出了问题，不能按时出动。

总之，造成这一切的可能性很多，但薇洛丝更倾向于第一种。

毕竟她和缇娅被罗德尔认命为调查员之后，可没有命令藏书馆馆长将馆内的奇物都展示给她们看。

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恐怕他的目标根本不是她们，而是波莉。

波莉是魔物，她们是为了某个宝物而来的，馆长这么做，恐怕是想要利用那些奇物来迫使波莉咬钩，下定入侵博莱藏书馆的决心。

想到这里，薇洛丝越发觉得那些魔物中了陷阱，但她们中陷阱，不代表她们两位候补圣女现在的处境就是安全的。

魔物危机或许短暂过去了，但是其他的危机……

缇娅怔怔地看向客厅的一角，脸色略显苍白。

“躲在这里真的安全吗？缇娅，她们如果一间一间地搜查，迟早会找到你们的，所以，跟我走吧，缇娅，我会保护你的。”

和她长得有几分相似的女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角落里，她双手放在腹前，端庄优雅，气质成熟稳重中，带着一丝病弱。

小女孩歪了下脑袋，两只大眼里只有疑惑和不解：“……她是谁啊？！”

她可记得清清楚楚，刚才这屋内只有她们三人，而且大门也没有开关的痕迹，这第四个人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她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缇娅冷声回道。

魔物才不可能一间一间搜查呢，她们再大胆，在教会圣城里也只能像是下水道的老鼠，在见不得光的黑暗里行动。

搜查什么的，只会给她们引来杀身之祸。

“是吗？如果我帮她们呢？”

听到这声威胁，缇娅一咬牙，内心愤怒不已。

这位女子是她的心魔，和她的实力相差无几，如果她想要引来魔物，只需要随手施展几个爆炸魔法就好。

魔物听见了动静，自然会朝这里赶来。

实在是糟糕透了。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我吗？我们母女

两找个地方叙叙旧不好吗？不需要她们这些外人。”

女子朝着缇娅伸出了手，另一只手则捂着自己的胸口，面露几分憔悴，看得缇娅不禁生出了几分恻隐之心。

可她很快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你不是我的母亲，你只是我的心魔。”

“就算我是你的心魔，我的形象也是你记忆之中母亲的形象，不是吗？你难道就不想跟我说说话，聊聊你这些年的经历吗？”

白雾从女子的身后缓缓生起，她微笑着，轻声说道：“来吧，来我的身边，就像你小时候一样，只有我才能给你最温暖的怀抱。”

她的声音很柔和，无论是谁，只要听见了她的话，内心都会莫名的平静下来，好似有一只温暖的大手抚过众人的心间。

可薇洛丝知道，这位女子的身边，是无尽的深渊。

她是缇娅的心魔，缇娅若是听她的话走到她的身边，那心魔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她杀死，亦或是让缇娅成为她想象中的听话女孩。

这是教会给予每一位候补圣女的考验，若是通不过自身心魔的考验，就没有资格角逐真正的圣女之位。

女子微笑等待着，希望缇娅能够慢慢地靠近自己，只可惜，她等来的不是缇娅，而是冰冷的拒绝。

“……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望着面前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缇娅，女子双眼之中闪过了些许陌生，随后收敛了自己的微笑，淡淡道：

“真是不乖，缇娅，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叛逆。”

说完，她的视线落在了薇洛丝和小女孩的身上，整个人也歇斯底里了起来：

“你们，一定是你们教坏了她！缇娅以前明明是个乖孩子，才不会连我都不愿意靠近！”

“我要毁这里！让那些魔物把你们都抓走！”

一边喊着，她一边调动附近的魔力，在她的手心里形成炙热的火球，薇洛丝眉头一蹙，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小女孩则目光呆滞，完全看不懂发生了什么。

可接下来，只听得嗖得一声，一道魔法风刃就以迅雷之势贯穿了女子的胸口，而她也停下了手中的魔法，面露不解地看向了自己胸口。

那里被风刃轰出了一个大洞，伤口处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黑色的焰火。

“……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杀死我吧？”

“这点伤势我只需要简单地恢复一下便好了，很快，我就会再次出现在你的身边，到时候，你们一个也别想逃走！”

女子咬着牙，恨恨地看着薇洛丝她们一眼，最终整个人都化作了黑色的焰火，消散在了客厅之中，笼罩她身躯的白雾也随之退去。

缇娅则愣愣地看着她消散的地方，许久都没有回神。

“……缇娅？”

直到薇洛丝的声音在她的耳畔响起，她才如梦初醒一般回过神来。

“我没事。”

“没事就好，那不过是你的心魔，不是你真正的母亲，不用太过在意，接下来就等教会的支援吧，相信她们很快就会赶来的。”

“嗯……有空房间吗？我想一个人静静。”

对着薇洛丝勉强地勾起一个笑容，她在小女孩的示意下，走到了客厅之外的房门口，打开门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感受到了她情绪的低落，小女孩忍不住问道：“她怎么了？”

“她的母亲在她小时候病逝了，对她的打击很大，所以留下了心病，现在应该是想起了她的母亲，所以很伤心吧。”

薇洛丝解释了一番，小女孩则是眨了眨眼，不太理解。

父母什么的，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他们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她无法理解缇娅的感情。

“不过，刚刚那个是魔法吗？我什么都没看清，那个怪物的胸口就破开了一个大洞诶。”

提起这个，她的双眼就闪烁起了璀璨的光芒。

“是魔法，怎么？你不是都会用魔法了吗？还对这个那么好奇？”薇洛丝反问道。

“哪里会用了？”

“不会用的话，你是怎么在卷轴上附着魔力气息的呢？”

原本还算白皙的俏脸迅速蹿红，小女孩两只手指对了对，低着头有些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那是我自己随便捣鼓出来的，又不算什么魔法，我，我……”

“自己弄出来的？没有老师教你？”想到了什么，薇洛丝故作惊讶地问道。

“没有。”

对于小孩的教育，没有什么是比肯定更加重要的了，薇洛丝双手一拍，随后掩住自己的小嘴，颇为惊喜地说道：

“天哪，那可真是天才，像你这样的魔法天赋，不去学院学习实在是太可惜了，要是有足够多的资源的话，说不定未来能出一个大魔法师呢。”

似乎是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小女孩脸上的红晕甚至蔓延到了脖颈处，她故意咳嗽了两声，小声说道：

“魔法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我也很想去学院学习，就是那个……”

“不用担心，学费的话，我会帮你找一个好工作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小女孩一些钱当做学费，不如让她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自己挣得那份学费。

听到她这么说，小女孩也明显兴奋了起来。

“真的吗？！”

“我候补圣女什么时候撒过谎？”

揉了揉她的脑袋，薇洛丝笑着说道，而小女孩在兴奋过后，则是抿住了自己的双唇，脚尖点着地，嘟囔道：

“我之前那么骗你，你还这么帮我，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圣女的职责就是传播女神的教义，引领那些误入歧途的人走上正轨，候补圣女自然也不例外，这正是我应该做的。”

不知道为什么，小女孩在听到薇洛丝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内心暖暖的，明明是大晚上，却好似有温暖的阳光出现在少女的背后一样。

她忽然间明白那些朝拜女神的信徒是什么样的感觉了，以前她总是觉得女神没用，是因为自身并没有受到她的赐福与帮助。

现在，她得到了。

薇洛丝来帮她，一定是受到了女神的旨意……

心里萌生出了对教会和圣女的崇拜，她看向薇洛丝的眼神里充满了欣喜与狂热，只是后者在收回揉着她脑袋的手后，有些忧郁地说道：

“所以你也不用谢我，现在倒不如去看看缇娅到底还在不在房间里。”

“……她为什么会不在？”

“你没听见吗？那个心魔待会还会出现，她若是继续留在这里的话，心魔再次出现后，一定会把我们的位置暴露出来的。”

“所以为了我们，她会自己一个人离开？”小女孩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嗯。”

“可是外面有好几只魔物……”

“就是因为这样，她才要独自一个人出去。”

说着，薇洛丝来到了缇娅刚刚走进的房间前，她缓缓地敲了敲门，在等待了片刻后，她心有所感地强行打开了房门。

呼——！

窗帘胡乱飞舞，带着丝丝凉意的晚风从打开的窗户里吹了进来，原本应该有人在的房间内，空空如也。

……这就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吗？

她们先考虑的，永远都是大家的安危。

小女孩微微张大了小嘴，以往建立的三观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Chapter 194

“我要去找她。”

望着窗外的月色，薇洛丝沉默了一会，忽然说道。

小女孩以为自己听错了，开口问道：“什么？”

“缇娅一个人在外面会遇到危险的，我得去找她，或者，我得帮她分散那些魔物的注意。”

“你在说什么啊？薇洛丝姐姐，缇娅姐姐是会魔法的吧，她独自一个人出去能保护好自己的，可你呢？”

小女孩无法理解薇洛丝的想法。

在她看来，缇娅是会魔法的候补圣女，就算遇到了那些魔物，她也有一定概率能从她们的手中逃脱。

可薇洛丝不同，她不会什么魔法，如果遇到了魔物，她基本只有乖乖被抓的份。

虽然这样她能够帮助缇娅吸引部分魔物的注意，令她逃跑起来轻松很多，可缺点是她将自己置于了危险之地。

“她的魔法也并非有多强，没有我去吸引那些魔物的注意，她是逃不掉的。”

见薇洛丝坚持，小女孩也伸出了手，一咬牙说道；“……我也去！我很熟悉这里，一般的魔物应该是追不上我的！”

三个人，再怎么说也要比两个人安全一些。

只是她的提议遭到了薇洛丝的无情拒绝。

“你去做什么？”

“你们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是候补圣女，而你不是。”

薇洛丝看着她，半蹲下身子，解释道：“这是我们的责任，你是我们守护的对象，如果让你遇到了危险，才是我们这些候补圣女的失职……”

“可你们就算不这么做，我也不会把这些事情说出去的！”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就配不上候补圣女的身份了，哪怕谁也没有看见。”

说完，薇洛丝便站起了身。

“女神会保佑我的。”

双手握在胸前祈祷了一番，她在小女孩震惊自责的目光中走出了这间屋子，融入了夜晚的黑暗之中。

天空之中偶尔会飞过几只鸟儿，小女孩透过窗户呆呆地望着空中的月亮，心里震撼不已。

她很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为了钱，她可以去骗，去偷，去抢，是个肮脏的骗子和小偷，私底下更是卑鄙无耻。

她原以为这个世界的其他人都比她好不到哪里去，就算是那些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家伙，也不过是伪装出来的。

可就在今日，她的三观被无情颠覆。

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如此圣洁善良之人。

教会的候补圣女们，可以为了她人的安危，如同扑向火焰的飞蛾一样，不惜牺牲自己……

而她，之前却妄图从她们的身上得到钱财，肆意地欺骗她们，同时在背地里嘲讽她们愚蠢……

愧疚与自责涌上心头，她双手放在胸口，缓缓闭上眼，向女神祈求着原谅。

……

在从窗户口离开小女孩的家后，缇娅就继续在小巷之中游荡，企图找寻一条能够离开这里的道路。

期间她遇见了好几次魔物，只不过她的身法还算不错，配合上魔法轻轻松松地将她们甩掉了。

然而好景不长，先前消散的心魔又一次出现在了她的身旁。

“诶？竟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吗？缇娅，你是怕我害她们吗？”

女子飘浮在半空之中，缇娅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魔物出现的时候，她的身影会变得若隐若现的，没有魔物能察觉到她的存在。

“哼，自己知道就好。”

“真是的，只要你乖乖地靠近我，来到我的身边，让我像小时候一样拥抱你，我又怎么会去害她们呢？”

“我长大了，已经放下你了。”

在缇娅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尽管得了重病，但她依旧是她的守护神，无微不至地照顾在她的身边。

那些日子是缇娅最幸福的时光，所以后来她母亲忽然病逝，才给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但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治病良药，她觉得她当时的打击再大，现在也都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真的吗？你的怀里可一直藏着我给你的水晶胸针。”

“那是思念，只要拿起它，我就会想起你的样子，但我心里已经放下了。”摸了摸水晶胸针所在的位置，缇娅一边在小巷中游走，一边回道。

“如果你真的放下了，那我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你的母亲，你为什么就是不肯靠近我呢？”

“不，你不是，你只是我的心魔，我真正的母亲可不会害我。”

面对心魔，只要坚定自己的内心，就绝对不会失败。

缇娅听说过许多败在自己心魔手中的人，她们无一例外都是无法坚定自己的内心，最终被心魔欺骗，落得悲惨的下场。

只要永远不靠近她，那这个心魔就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她在那里！”

一声嘶喊从身旁的小巷传来，缇娅扭头望去，只见一位魔物在那处小巷的尽头，朝着她飞快袭来。

那魔物一挥手，空中就浮现出了好几条魔法锁链，它们如同毒蛇一般锁定了缇娅，似乎想要追上她，然后将她一圈一圈地捆绑起来。

二话不说，缇娅直接转身进入了另一条她从未走过的巷道，在出了巷道之后，她发现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条略显汹涌的河流。

河流十分宽阔，上面倒映着璀璨的星空，而在河流的另一面，那里灯火通明，明显不再是居民的生活区。

只不过想要通过这条河流，基本就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对于现在的缇娅来说的。

因为河流附近的街道上站着两位魔物，她们在见到缇娅的身影之后，就大喊几声“哪里逃”，朝着她扔出了火球魔法。

轰——！

火球触地发生了爆炸，缇娅狼狈地向前一滚，躲过了爆炸的余波，但她怀中的水晶胸针却意外地滚落了出来。

叮——！

胸针落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之后，它在缇娅惊慌的视线之中，咚得一声，滚落到了河中。

丝毫没有犹豫，缇娅甚至连站稳都还没站稳，直接跳入了河流之中，想要将刚刚落下的水晶胸针捡回来。

只可惜它落入了水中，就失去了踪迹，加上身后就是魔物，她迟疑了几秒，便从河流之中钻了出来。

因为寻找胸针花费了一点时间，这次，她即便是施展各种魔法都无法摆脱身后的两只魔物，额头不由得冒出了些许冷汗。

越是紧张，就越是容易犯错，在拐了几个弯之后，她一头冲进了一处死胡同中，前方的墙壁就如同囚笼一般，将她困死在了这里。

她转过身背对着墙壁，面前是两只绽放出笑颜的魔物。

她想要施展飞行魔法逃离，但这两只魔物早有准备，禁空魔法一瞬间就覆盖了这个死胡同。

不仅如此，她们甚至还冻结了这里的魔力，使得她们三个人都无法通过它来施展魔法。

这对缇娅来说是个绝望的消息，不能使用魔法，就意味着她只能肉搏，但她仅仅只是一个身材柔弱的少女，怎么可能打得赢两头魔物？

“你还想逃到哪里去啊？”

其中一只魔物从兜中取出了亮晶晶的匕首，她的视线落在了少女修长的大腿上，眼底闪过了几丝嗜血。

人质逃跑可是最无法原谅的，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她抓住面前的少女后，绝对要将她的两条腿全部砍掉！

另一只魔物的想法也和她差不多，她舔了舔自己的爪子，一步一步地朝着缇娅走去。

“别白费力气了，乖乖束手就擒吧，要不然我可不保证，待会你的肢体还是齐全的……”

被堵在幽暗的角落之中，望着两只不断逼近的魔物，缇娅恍惚间听见了来自幼年时候的声音……

……

“快看！就是她！那个被自己父亲抛弃的怪胎！嘴里总是嚷嚷哪里有奇怪的魔力，笑死人了！”

黄昏的巷道内，两三个小孩将她堵在了角落里，像是看怪物一样，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声音尖锐得有些刺耳。

“是她啊？听说她的母亲生了怪病，怎么治都好不了，原来都是因为她啊。”

“真是晦气的家伙啊，搞得自己家里家破人亡的。”

她们的话令小女孩低下了头，双手死死攥紧了手里的面包。

她从小就能感应到魔物的魔力，所以不懂事的时候，她时常会说哪里哪里存在着什么奇怪的魔力。

久而久之，附近的人们都把她当做了怪物，毕竟她们根本就不会魔法，更别说感应出魔物的魔力了。

她的父亲并不是因为这个才离开她们家的，他天生就是个人渣，无情地抛弃了她们，母亲也是因为父亲才一病不起，怎么治疗都不见好转。

她们却说都是她的错。

她想要反驳，可她知道，她们根本不会听的，只会变本加厉地欺负她，所以，对这种事情，她一直都保持着沉默。

“像这样的怪胎，根本不可能会有朋友的吧？我看她手里拿着的面包不错，我们去给它抢过来吧？”

有些肥胖的小孩见她手中攥着面包，起了贪心，也就在她的提议之下，另外两位小孩冲到了她的身边，抢夺起了她手中的面包。

“你们在干什么？！”

直到一声带着几分虚弱的厉喝在巷道入口响起，她们才慌乱散去，独留下她一个人。

来拯救她的人就是她的母亲，她面色苍白，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艰难，双手也有些冰冷，唯独她的怀抱，充满了温暖。

这种时候，她总是会冲入她的怀中，哭起鼻子来，耳畔也总是会响起来自母亲的温柔安慰：“没事了没事了，乖……”

……

此刻，黄昏变成了黑夜，那围堵她的三个小孩变成了两只面目可憎的魔物。

她咽了咽口水，心底里本来充满了绝望，可谁知下一秒，这两只魔物的心脏都被黑色的火焰贯穿，她的母亲来到了小巷内。

“妈妈……”

她望着那张熟悉的脸，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而那位女子则愤怒地望着死去的两只魔物，低声道：“别想伤害我的孩子！”

“妈妈！”

心中一动，缇娅忽然红了眼眶，张开双臂朝着女子跑去，而后者也弯下腰，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

“缇娅，来，来我的怀抱里吧，让妈妈好好抱抱你。”

久违的幸福感涌上了少女的心头，在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自己年幼的时候，她还有自己的母亲能够依靠。

可下一秒，急促的喊声将她从梦中惊醒。

“缇娅！她不是你的母亲！”

轰——！

就像是在脑海中落下了一道惊雷，缇娅瞬间清醒了过来，她愣愣地看了面前不远处的女子一眼，随后又歪着脑袋看向了巷口。

“……薇洛丝？”

刚才发生的记忆被她悉数想起，她看着自己距离女子仅剩下的三四米，慌忙地后退两步，捂着心口感到一阵后怕。

要是之前她真的冲上去拥抱了她，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见她清醒了过来，女子疯了似地转身看向薇洛丝，尖叫道：“胆敢破坏我们母女之间的感情，你这个混蛋！我要杀了你！”

“薇洛丝小心！”

女子如同恶鬼一般扑向了巷口的少女，缇娅则是想都没想，直接施展出了风刃魔法，再一次击穿了女子的胸口。

魔物死去，冻结魔力的魔法自然失去了效果，但女子依旧错愕地看向了自己的胸口，似乎无法理解缇娅为何会那么快地出手。

她就算不是她真正的母亲，她也顶着她母亲的脸啊！

直到再次消散，她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缇娅见薇洛丝暂时安全了下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正当她想要朝着她走去时，她却见少女抬手示意她停下。

与此同时，她还做出了噤声的手势。

愣了一下，缇娅起初没明白她的意思，后来她意识到了什么，内心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刚才她闹出的动静大得很，这里残留的魔物只要不是聋子，都会朝着这里赶来，所以薇洛丝她想……

艰难地摇了摇头，缇娅脸色惨白地示意她不要那么做，可少女对此的回应却只有浅浅一笑。

接着，金色的圣光在巷口亮起，少女带着它离开了这里。

就像是黑夜里最耀眼的星星，被之前动静吸引而聚集在附近的魔物尽数追着圣光而去，缇娅呆呆地站在小巷的最深处，什么都没做便躲过了她们的搜查。

夜晚寒冷的风吹过她的面颊，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和薇洛丝之间，应该是竞争对手才对。

Chapter 195

另一边，在发现薇洛丝久久没有回家之后，蕾菈来到了北区的博莱藏书馆前。

这座藏书馆目前依旧开放着，一二三这三个楼层亮着金色的灯光，其内的人流还不少，时常可以见到进进出出的人。

再往上，就是漆黑一片。

今夜的藏书馆看上去和往常一般寂静，可蕾菈知道，现在的四五六楼已经被某种强大的魔法封锁，常人根本无法靠近这里。

进入藏书馆，她一路来到了四楼。

这里已经被教会圣骑士占据，原本充满书香的楼道之中，现在布满了一具具魔物和木偶的尸体，鲜血近乎染红了地面和墙壁。

驻守在这一层的圣骑士之中有一位身披长袍的骑士，他的气息要比一般的圣骑士都更为强大，明显是他们的指挥官。

“候补圣女呢？”蕾菈走到了他的身旁，淡淡地开口询问道。

她是人类大贤者，其他圣骑士自然也没有阻拦的必要，所以她能够轻松地走上藏书馆四楼，来到指挥官的面前。

指挥官看了她一眼，回道：“被那些魔物抓走了。”

他的语气很是淡漠，就好像被抓走的不是教会的候补圣女，而是两位普普通通的修女。

微微挑眉，蕾菈有些不解。

这不太像是教会高层的风格，候补圣女应该是她们最为看重的信徒才对。

“为什么放任她们这么做？”

“魔物肯定会将她们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说不定是魔物们的另外一个据点，在清剿完这里的魔物后，我们的骑士就可以去营救她们

了。”

“那可是教会的候补圣女，在你们手里竟然也可以成为工具？”

蕾菈再次问道，而那指挥官眯起了眼，瞳孔之中闪过了提灯那般金色的光芒，像是只狐狸。

“只要能够消灭魔物，谁不可以成为工具呢？候补圣女的责任是给信徒们带来希望，如果她们的牺牲能够消灭魔物，我想她们应该是愿意的。”

在他眼里，所有东西都能用来成为消灭魔物的工具，候补圣女也不例外，甚至是职位更高的那些主教也是如此。

蕾菈没有说话，她只是暗暗地觉得有几分棘手。

无论是哪个势力，内部都很难成为铁板一块，发展了无数年的天启教会也同样如此。

和指挥官拥有相同想法的信徒往往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教会内的一种派系，这种派系明显十分极端，如果成为教会主流，那将对教会未来的发展极为不利。

当然，除了这种派系之外，教会内还有很多其他派系。

如何平衡这些派系的势力，这就是教宗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平衡不好，就会导致教会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体的，实则内部早已经分崩离析。

蕾菈不知道是谁安排的这位指挥官来调查和操控这件事，但是能让候补圣女被魔物抓走，她就觉得很是不爽。

过于冷血的人，她不喜欢。

没过多久，一名圣骑士来到了指挥官的身边，将手中的魔法石递给了他，而后者将它交给了蕾菈。

同时，他说道：“有只魔物从这里逃走了，它能感应到她的方位，您不如借此追上去看看？她说不定就朝着绑架候补圣女的地方逃去了。”

收下石头，蕾菈扫了他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便离开了这里。

……

在利用圣光吸引了绝大多数魔物的注意后，薇洛丝就收起了手中的圣光，摇身一变，露出了自己的魔物真身。

她其实在离开小女孩的屋子后，就变身成魔物追上了缇娅，只不过她一开始并没有帮助她，只是远远地吊在她的身后。

她可没有忘记她是她的竞争对手，她得找个绝佳的时机帮助她，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她的好感，让她也被她折服。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一路跟着她，在河流里捡起了她遗失的水晶胸针，最终也在她即将拥抱心魔的那一刻，及时出面制止了她。

做完了这一切，她再功成身退，缇娅定然会被她所感动。

想到这里，她呵呵一笑。

人性什么的，早就被她拿捏了！

在转变为魔物之后，原本追着她的魔物直接就丢失了她的踪迹，薇洛丝也在魔力感知之下，很快离开了这片居民生活区。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她双手抱胸，思索了起来。

其实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前往图书馆，去一探究竟，但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是教会设下的陷阱，准备将魔物一网打尽，她就有些犹豫了。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现在的博莱藏书馆恐怕被骑士们团团围住，别说是魔物了，就连一只苍蝇都不太可能飞进去。

而在藏书馆内的魔物，现在要么死得死，要么伤得伤，她就算赶了过去，下场多半和她们也没太大的区别。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一道黑色的影子从天际一闪而过，她感受到了她身上疯狂波动的魔力，连忙追了过去。

那道黑影的速度并没有她快，所以她们之间的距离被飞速拉近，最后薇洛丝借着月光，看清了那道黑影的长相。

波莉。

虽然现在的她一身残破，身体上还多出了很多伤口，但薇洛丝依旧认了出来，她是藏书馆馆长的助理，波莉小姐。

悄悄地跟在她身后，薇洛丝发现波莉没多久来到了那座薇洛丝刚刚离开的居民生活区内。

她落在了一栋别墅前，在打开门时左右张望了一下，确认没有人跟着她之后，波莉才走了进去。

薇洛丝则收敛自己的气息，小心翼翼地落在了二楼的阳台，趁着她还没上来，她跳入了一间开着窗户的卧室内。

这栋别墅内明显就不止波莉一个人，她和其他魔物的交谈声从一楼传了上来，少女靠近卧室大门，听了个清清楚楚。

“怎么样？没有人追过来吧？”

“放心吧，我早就甩掉她们了。”

“那就好，就是你能跟我讲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怎么那么狼狈？”

“等会，之后再说。”

波莉话音落下，咚咚咚的脚步声就在楼下响了起来，薇洛丝害怕她突然来到二楼，环顾四周之后，她选择躲入了这间卧室的衣柜里。

至于为什么不是床底，她多少有点洁癖。

床底灰尘多，她可不想沾一身的灰。

没过多久，楼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拿到手了吗？那个神物。”

“哪有什么神物？！那个该死的老东西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

咚——！

楼下传来了砸桌子的声音，虽然薇洛丝没有亲眼见到她们的动作，但她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她们被戏耍的愤怒。

魔物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甚至还在教会手上吃了个大亏。

就在她准备继续静静聆听楼下的动静时，空气之中的魔力涌动了一下，她有些惊讶地屏住了呼吸，小心地凑到了衣柜门缝的前方。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这间卧室里多了什么东西，就连温度都微微降低了几分。

难不成，还有和她一样来偷偷打听消息的人？

这般想着，她还没有心理准备时，衣柜的大门忽然被打开，一道身穿白裙的女子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抬起头，少女和她四目相对，在见到那双淡蓝色的瞳孔之后，薇洛丝缩了缩脖子，浑身有些僵硬。

什么鬼啊？

蕾菈怎么来了？！

小嘴微张，她刚想要下意识地叫出声，蕾菈就伸出手捂住了她的嘴巴，而后者也是脑袋撞到了衣柜墙上，发出了咚的一声。

“嘘，你敢出声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凑近薇洛丝的耳畔，蕾菈另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唇前，如是威胁道。

少女慌忙点头，不敢反抗，与此同时，她们闹出的动静也让还在楼下的波莉听到了声响。

“什么声音？”

咚咚咚——

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波莉从一楼来到了二楼，最后寻着刚才的声音，打开了自己卧室的大门。

没感受错的话，那声音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疑惑地打量了一番卧室，她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而跟着她上来的魔物则摇了摇头，说道：

“你幻听了吧，我可没有听见这里有什么声音，而且与其关心这个，倒不如说说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这次中了那老东西的计，露丝大人又要生气了，我们

现在该做的，应该是祈求自己不要被做成木偶！”

她们又因为这次计划抱怨了起来，而在卧室的衣柜内，一场争斗也同样在上演。

衣柜内的衣裙虽然不多，但是位置很小，先进入衣柜的薇洛丝此刻被蕾菈压在了身下，两只脚只能蜷缩起来，身子和蕾菈紧紧相贴。

她们彼此之间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就是薇洛丝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更别说她的视线所及之处，就是某人的傲人胸峰。

当然，这个傲人不能和她比，否则某人会自卑的。

被压得有些难受了，薇洛丝色从胆边生，直接用手抓住了那一对胸峰，而蕾菈则是同一时间紧紧地抿住了自己的唇，低头看向了自己身下的少女。

作怪的小手被三两下制服，蕾菈一点也没有客气，直接以牙还牙地摸上了少女的山峦。

随后她不知道是想起了，有些气恼似地微微用力。

少女瞪了她一眼，虽然自己被控制了起来，但是她想要反抗的心是不会变的，要不是怕衣柜外的人听见，她早就叫出声来了！

“露丝大人不会把我们变成木偶的，这次的失败只是个意外。”

“是啊，是意外，但是已经失败很多次了，我们快要没机会了。”

衣柜外还在讨论这次计划失败带来的可能后果，衣柜内的温度则是节节攀升，薇洛丝被蕾菈肆意摸着，却无法反抗，只能涨红了自己的脸。

蕾菈见此，嘴角难得地勾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一刻，少女抬起了自己的脑袋，强吻了她一口。

随后，她在蕾菈呆愣的眼神中，乖乖地躺在了她的身下，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这就是她的反抗。

伸出手默默地抚摸了一下自己湿润的唇瓣，蕾菈在回过神来之后，直

接弯下腰抵住了少女的唇，甚至令得后者无法呼吸。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她对待魔女的态度。

咚咚咚——

不知过去多久，衣柜外传来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波莉和另一位魔物都接连离开了卧室。

衣柜门直到此刻才被打开，薇洛丝的双手被蕾菈铐在了她的身后，并且被一下推到了床上。

大口大口地呼吸了几下新鲜空气，涨红的小脸才得到了一部分的缓解。

如果波莉她们再不走的话，薇洛丝觉得自己会因为亲吻窒息而死。

趴在床上，薇洛丝翻了个身，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冷笑道："蕾菈，你也不想在这里暴露我们的存在吧？"

她知道蕾菈躲进衣柜里的想法，她和她一样，想要偷听这些魔物的消息。

这些魔物不同于其他魔物，她们是魔物四大君主之一露丝的手下，蕾菈会的精神催眠在她们身上往往无法起效，所以她才要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消息。

而她，只需要大喊一声，就可以破坏她的计划。

这就是她拿捏蕾菈的手段！

"你威胁我？"双手抱胸，蕾菈居高临下地看着半躺在床上的少女，双眼微眯。

"不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只是……威胁之前，好歹认清自己的能力吧？"

她抬起膝盖压在床上，一只手捏住了薇洛丝的下巴，强迫她与她四目相对，"我想要封住你的嘴，只是一个魔法的事。"

"……"

薇洛丝发现好像是这么回事。

不过，她还有办法。

“那，那……候补圣女她们被这些魔物抓起来了，你难道不担心她们吗？这些魔物可是很残忍的！”

那么久没有现身，候补圣女们被抓的消息应该早就传开了，蕾菈肯定也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她们在哪里？”

“你只要放开我，我就告诉你。”

见蕾菈挑起了眉毛，薇洛丝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接下来，她就可以用这件事和她谈判了！

哼哼，到时候她就可以逆转现在这种……

嘚瑟到一半，薇洛丝忽然发现蕾菈抓住了她一只小腿，将她的右腿抬了起来，顺便帮她将黑色的精致高跟鞋脱了下来。

裙摆掀到了小腹的位置，少女娇嫩的脚心露了出来，蕾菈伸出了纤细的手指，淡笑道：“我好像不需要放开你，你也会说吧。”

Chapter 196

“什么……意思？”

薇洛丝不知道蕾菈想要做什么，只能不安地眨了眨眼，下一秒，蕾菈的指尖如同羽毛一般，落在了她的脚心。

丝丝痒意随着指尖的波动，窜入了少女的灵魂，她娇躯一颤，刚想要叫出声，魔法就封住了她的嘴巴。

“唔，唔——！”

她明白了，这家伙想要通过这个来折磨她，让她开口！

“说不说？”

“唔唔唔——！”

蕾菈指尖越发温柔，速度却越来越快，少女因为痒意而想要挣扎，可娇躯除了不停乱颤之外，她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很快，她的眼角就带上了泪滴。

下意识地想要求饶，但一张嘴，她发出的却是唔唔唔的声音，也就是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她根本没办法将候补圣女的消息说出来！

这个可恶又记仇的女人，怕不是故意折磨她的吧？！

咚咚咚——

屋外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蕾菈一把抓住薇洛丝，将她一同关进了衣柜之中，与此同时，她还没有将少女的高跟鞋落下。

波莉来到了卧室，左右观望了一下后，她就拉开了一旁的柜子，在里面掏起什么东西来，行色匆匆。

另一只魔物依旧跟在她的身后，很是不甘心。

“我们真的就这样放弃了？”

“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头的决定，我们也要赶紧离开这里了，再不走，那些该死的家伙很快就会追过来的。”

“那些在藏书馆里的魔物呢？”

“你还担心她们？现在这个点，她们早就被清剿得差不多了吧，教会的那群骑士可不会放过她们。”

想起了什么，波莉捏紧了双手，狠狠地砸了一拳，随后满脸的肉疼之色。

“连我都是用了露丝大人给的卷轴才勉强逃了出来，留给她们的，基本只有死路一条了。”

魔物君主的传送魔法卷轴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她在露丝手底下办事办了几十年，如今也就得到了两张传送卷轴而已。

现在浪费了一张，她都快肉疼死了。

一听到其他魔物的下场，跟上来的魔物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牙齿，低声骂道：“该死的……”

“生气也没用，现在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了，那些废物连两个候补圣女都看不住，教会骑士要是闻讯赶来，我们也得死。”

波莉一边说着，一边不断地整理着自己要带走的东西，待会她可不想见到那些教会骑士，毕竟以她的实力，不用卷轴根本逃不掉。

她可不想再将它浪费了。

“再说了，现在的失利只是暂时的，只要最终的计划不出问题，我们不仅能够拿到那件神物，这座教会圣城还会沦为人间地狱，到时候，她们的仇也就报了。”

波莉开口安慰着，而那位魔物只是默默地看着她忙碌的背影，脸上的表情依旧充满了担忧。

在衣柜内，薇洛丝被蕾菈压在了身下，脚心不断地被撩拨着，可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的少女面色虽然依旧很痛苦，但多出了几分虚伪的感觉。

没错，她刚回想起来自己这是具假身，能够屏蔽一切感觉。

只不过为了让蕾菈以为她依旧在遭受折磨，所以她还是得装得像一点。

与此同时，她还听清楚了衣柜外的对话。

魔物君主露丝想要得到的，看起来应该是一件神物，而且她的计划并不是只有这个，她还想要毁灭整座教会圣城。

虽然薇洛丝对教会高层很是自信，觉得这种计划不可能成功，但对方是魔物君主，她多多少少内心还是会有些担忧的。

魔物君主明面上是魔王的下属，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魔物和人类斗争了那么久，魔王换了一届又一届，但魔物君主却很少更替，现在的几位魔物君主，那都是好几任魔王前的魔物君主了。

魔王是否还能命令得动他们都已经是一个谜了，更别说他们的实力了，在魔物世界里，有些魔物君主甚至可能比魔王的威望还要高。

如果教会高层草率对待魔物君主的话，薇洛丝觉得教会可能会吃个大亏。

这般想着，她硬挤出了几滴眼泪，配合了蕾菈一下，随后在她们都没想到的时候，衣柜的大门忽然被打开。

原本想要从中拿衣裙的波莉刚刚伸出手，就见到两人挤在衣柜之中，其中一位还抓着另一位的脚，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她先是被吓了一跳，随后就是愣住，大脑在强行转动了几下后，她略显呆滞地问道：“……你们是谁？”

二话不说，蕾菈放下了薇洛丝的玉足，对着波莉直接施展出了精神魔法，可后者并没有被她催眠。

“啊——！”

波莉痛苦地捂着自己的眼睛，发出了一声惨叫，她后退两步，七窍都开始流血，在她身后的魔物见状赶忙来到了她的身边扶着她。

“波莉大人！”

“为了防止被精神操控，所以身上带有抵抗魔法吗？”

从衣柜里出来，没见蕾菈有什么动作，四周的魔力都结上了细细的碎冰。

这些魔物君主手底下的魔物就是不简单，身上一个个都带有能够抵抗精神魔法的东西，波莉也是利用了这种东西才没有被蕾菈催眠。

只不过她的代价是七窍流血，身受重伤。

“大贤者？你是人类的大贤者？！”

松开了捂着自己眼睛的双手，波莉恶狠狠地盯着蕾菈的面容，最终想起了她的身份。

她本以为这处据点短时间内不会被发现，结果早就被她们潜入了……而且她们能够潜入，难不成别墅之外，早就围满了骑士？

“就算你是大贤者又如何？想抓我们，做梦去吧！”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波莉直接用魔力点亮了一张魔法卷轴，她可不敢赌别墅之外到底有没有骑士。

“这是露丝大人给予我的魔法卷轴，十分珍贵，人类大贤者，你就尝尝变回普通人类的滋味吧！”

魔法卷轴迅速燃烧，其内的魔法朝着蕾菈袭来，她本能地想要躲开，但以她现在九阶的实力根本没办法躲开十阶的魔法。

更别说这道魔法还是控制魔法。

被它命中之后，蕾菈身上的魔力瞬间被冻结，她的气息也从充满压迫感的九阶慢慢回到了零阶。

感受了一下魔法，她冷声道：“不过是冻结魔力的魔法，又能困住我多久呢？”

“至少在你脱困之前，我们已经离开了这里。”

别墅之外有没有骑士？

波莉不想知道，她直接取出了魔物君主给予她的最后一张传送卷轴，犹豫了几秒后，一咬牙，直接点亮了它。

传送魔法阵在她和另一只魔物的脚底生成，临走前，她死死地看了蕾

菈一眼，好似想要将她记在心里，以后好报复她。

可她也知道，这很大概率就是奢望。

她用光了君主给予她的魔法卷轴，以后再遇见人类大贤者，恐怕只有被杀死的份，只是她就是不甘心。

怀着这种想法，她和另一只魔物最终消失在了卧室之内。

原本吵闹的卧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蕾菈闭上眼，本想要专心破解这道魔法，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忽然从身后抱住了她。

她的小嘴凑近了她的耳畔，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来。

“蕾菈，解除这个魔法，难吗？”

没有第一时间回到魔女的问题，蕾菈望着她抱住她腰肢的双手，心中微微一惊。

她原本是用魔法镣铐铐住了她的双手，但因为她现在变成了普通人，那道需要她魔力的魔法镣铐自然就失去了效果。

也就是说，现在的魔女恢复了自由。

“不难，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好。”她镇定地说道。

“是吗？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呼吸了吧？”

薇洛丝勾起嘴角，吹了吹蕾菈精致的耳朵，她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气，那是一种迷人的，她求而不得的味道。

当然，求而不得的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而不是她魔女。

“你不是也想知道她们的计划吗？为什么不去追她们？”

“魔物君主给的传送魔法卷轴，可是连天启骑士都追不上的，我一个小小的魔物，哪里可能追得上她们……”

蕾菈想要让她去追那些魔物，从而放过她，薇洛丝哪里会看不透她的小心思呢？

“有那个时间，我还不如好好地报一下刚刚的仇呢。”

说完，她将她直接推倒在了床上，然后她弯下腰，优雅地穿好了自己的鞋子。

脚心被她折磨了那么久，现在还是有点敏感，光是穿鞋，她都有点难受呢。

“你就不怕我有什么手段反制你？”蕾菈故作淡定道。

在用魔法冻结了她的魔力之后，波莉之所以不敢对蕾菈下手，就是因为害怕她身上藏着什么反制手段。

和自己的命相比，杀死人类大贤者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但薇洛丝不同。

“怕，但是我好色。”

好色战胜了她的胆怯。

舔了舔嘴角，薇洛丝的心底里不只有一直在身下的憋屈，更有候补圣女时得不到她的渴望。

蕾菈每拒绝一次，她的渴望就多一分，以至于现在，畏惧害怕什么的，根本没有她的渴望来得多。

“你这个色魔……”

蕾菈的话语还未说完，她下半身的裙摆就被扒开，薇洛丝也抬起了她的一条腿，纤纤玉手摸上了她的玉足。

啪嗒——

带着几丝金纹的白色高跟鞋掉落在地上，蕾菈微微瞪大了眼，不敢相信魔女竟然对她做出了相同的事情。

指尖轻触脚心，就像是有谁用羽毛挠过痒穴一般，触电般的痒感顷刻间就传到了蕾菈的神经，迫使她的娇躯也乱颤了几分。

薇洛丝能够关闭自己的感觉，但是蕾菈不行，她能很清晰地感受到魔女在自己脚心做的恶，那种感觉令她忍不住地想要笑出来。

但她是不会笑的，一旦笑了，那就是服输。

“哼，你以为这样就能报复我吗？”

躺在床上，蕾菈侧开了脸，任由银白的发丝遮住了自己的侧脸，与此同时，她任由魔女不停地挠她的脚心，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好景不长，她从一开始的云淡风轻，渐渐地变得喘起气来，之后没过多久，她更是轻轻咬住了自己的食指，强迫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

见状，薇洛丝轻笑一声，就像是恶魔一般，加快了速度。

最终，蕾菈败下了阵来，她像是水蛇一般扭动起自己的身子，将柔美的腰肢曲线展露无遗。

同时，她红着脸，冰蓝色的眸子里浮现出几丝羞恼，嘴硬道：“等我解开这个魔法，你，你就给我等……”

又一次话还没说完，她的嘴巴就被少女的唇瓣堵住了。

瞳孔放大，蕾菈想要用力推开她，但双手刚搭在少女的身上，她的手腕处就出现了一对魔法镣铐，令她无法动弹。

她想要呼吸，但少女不让。

不知过去多久，薇洛丝才意犹未尽地抬起了上半身，她坐在了床上，擦去了嘴角留下的罪恶，欣赏起了蕾菈。

现在的蕾菈哪里还有平日里冰冷贤者的模样，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颊通红，就像是刚刚被人调戏过的纯情女子一般，柔弱无力。

“你刚刚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清呀？”将手放在耳畔，薇洛丝笑着问道。

被她这样玩弄，蕾菈哪里还能专心解开那道控制魔法，它控制她的时间，定然被延长了不少。

不过薇洛丝也知道，就算她再怎么玩弄她，这道魔法终究会有解开的时候，现在她要做的，就是在解开之前，狠狠地报复她。

要是太痴迷于报复，时间拖得太久，蕾菈解开了魔法而她还未走……那她的下场肯定会十分凄惨。

这种随时可能翻车的感觉，令薇洛丝感到了莫大的刺激。

“你，你给我……”

“等着”两个字还未出口，薇洛丝又弯下腰强吻了下去，可蕾菈也不会乖乖束手就擒，她咬住了有力的小蛇，还抬起腿袭向了少女。

只可惜，没有魔力的加持，这么做除了让自己露得更多，令魔女更加兴奋之外，毫无作用。

“嗯哼，你说给你什么？亲吻吗？”

从蕾菈的攻势中轻松挣脱，薇洛丝捏起了她光洁的下巴，望着她羞恼而不甘的目光，带着几分魅惑地笑道。

Chapter 197

蕾菈紧闭双唇，不说话了。

现在的她知道，说得越多，只会被少女侵犯得越多。

可惜她不说话，薇洛丝也不会停下自己的攻势。

“只是亲吻的话，会不会没办法满足你？我们接下来做点更有趣的事情吧？”

一边舔着嘴唇，她一边欺身而上，略有几分暴力地扯开了身下女子的衣裙，“解开魔法什么的，之后再说吧。”

啪嗒——

双腿晃动，蕾菈另一只玉足上穿着的高跟鞋也掉落在了地板上，镶着金色花纹的白裙如花一般散开，雪白的大腿肌肤暴露在空气之中……

……

在蕾菈前往追击逃窜的波莉之后，藏书馆内的圣骑士也分出了一支小队，远远地跟在了蕾菈的身后，朝着魔物的据点赶去。

“魔物的据点居然藏在了这里？”

来到居民生活区后，圣骑士们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四周的人们都充满好奇地看着她们，心底里不由得生出了几分戒备。

魔物能藏在这里不被发现，说明它们很有可能混入了这些人类之中，如果不提高警惕的话，她们可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跟随着波莉最终留下的魔力信息，她们来到了一栋别墅的面前。

为首的两位圣骑士对视了一眼，随即点点头，直接用蛮力破开了紧闭的大门。

然而就在她们准备深入调查的时候，寂静的空间内响起了哒哒哒的脚步声，一道身影优雅地从大厅二楼走了下来。

“……贤者大人？”

圣骑士们认得她，那是在她们之前离开藏书馆的人类大贤者蕾菈，而后者也是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另一只手挥了挥道：

“这里的魔物已经逃走了，你们去别的地方搜查吧。”

眉头一蹙，为首的圣骑士心底里有种说不出来的话，总感觉眼前的大贤者怪怪的，好像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她们一样。

但仔细观察的话，贤者大人还是贤者大人，高冷优雅，神秘尊贵，华美的金边白裙彰显着她的身份地位。

应该是她多想了。

“是。”

听从了蕾菈的命令，这些圣骑士离开了别墅，转而在居民生活区的其他地方搜查了起来。

在最后一名圣骑士离开了别墅后，蕾菈才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

随后她扶着扶手，有些踉跄地一步一步走下了楼梯，接着抬起右脚，弯下腰用指尖勾起了只穿到一半的高跟鞋。

这些圣骑士来得很突然，那可恶的魔女感应到了她们的存在，提前匆匆离去，而她则一边穿好衣裙，一边破解波莉给她留下的魔法。

好在没了魔女的骚扰，她破解魔法的速度有了质得飞跃，这才在圣骑士闯入大厅的时候，恢复了自己的实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圣骑士来得很突然，才令那魔女没有对她做出更过分的事情，好色的她现在一定急坏了，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释放呢。

微眯双眼，蕾菈冷哼一声。

下一次，她定然会让她付出代价！

其实距离魔女离开和她恢复实力，这期间不过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可令她诧异的是，在这几十秒内，她就丢失了魔女的踪迹。

右手手心里的寻踪魔法也无法感应到那枚破碎水晶的气息，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样。

这可真是奇怪。

……

潜入博莱藏书馆的魔物很快被教会的圣骑士清理干净，除了波莉逃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魔物逃过了圣骑士手中的剑。

教会将这件事压了下来，知道它的，几乎只有亲身经历者。

薇洛丝在离开了别墅之后，就回到先前被绑架的附近，继续伪装起了候补圣女，而缇娅听说她被圣骑士发现，失眠了许久的她才最终睡了过去。

次日，缇娅揉了揉睡眼，从梦中醒来。

今天是她的生日，但她想要去见薇洛丝一眼。

昨晚，小巷口薇洛丝的笑容深深地印入了她的心间，她知道如果不是她的话，她根本没办法从那些魔物的手中逃脱。

是薇洛丝牺牲了自己，才救了她。

她不知道这位候补圣女后续有没有被魔物抓住，有没有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今日才想要去见她一面，当面问个清楚。

今日的圣城北区依旧如往常一般热闹，金色的阳光十分温暖，缇娅在得到消息之后，径直来到了北区最大的教堂内，在大厅里找到了薇洛丝。

少女身穿白色的候补圣女服，将自己的长发扎到了一边，表情始终带着微笑，看上去很是温柔可爱。

在她的身旁围满了人，她们都是对教义或者自己生活充满了困惑的信徒，她们不断地询问着少女，企图从她言语之中得到答案。

而就像是昨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薇洛丝笑意盈盈地一一为她们解答，缇娅默默地看了一会，最终选择坐在一旁的长椅上，等待那些信徒散去。

不得不说，看着少女被无数信徒包围，她的内心没由来地产生了几分孤独。

她没有薇洛丝那种温暖人心的力量，也没有办法为绝大多数信徒解惑，她之所以能成为候补圣女，更多的还是因为她对魔物魔力的感知能力。

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小时候因为它，她还被很多不懂的人当成怪物，直到有位主教发现了她的天赋，这才让她走上了正轨。

现在的她如果辅以某种魔法，甚至可以感知小半个圣城的魔物魔力，教会审判所对她可以说是青睐有加。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在缇娅快坐在长椅上睡着的时候，围绕薇洛丝的信徒终于散去，她连忙来到少女的身边，打招呼道：

“薇洛丝，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明明已经笑了很久，薇洛丝却像是一点都不累一样，依旧笑着回道：“缇娅，我早就说过我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抓住的。”

“嗯，我其实想问问在那之后……”

“我没有被抓住哦。”

薇洛丝开口打断了她的话，缇娅愣在原地，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真的没有被抓住吗？

那么多魔物追她，她有什么办法能够逃脱？

还是只是她不想说？

许多问题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她迟疑了几秒，还是没有选择问出来，也就在这时，其他的几位信徒围了上来。

“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薇洛丝看了缇娅一眼，随即就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些信徒的身上，身为候补圣女，她又得开始完成她的职责了。

“啊，没，没有了吧。”

“那就先这样吧，我有点忙，今天没办法聊太多哦。”

“我知道了，下次见。”

从人群之中离去，缇娅回首看了眼笑容满面的少女，不知为何，她一只手握拳放在胸口，隐约有些失落。

今天是她的生日。

薇洛丝好像忘记了。

不过这才是正常的吧？

她们之间是竞争对手，薇洛丝对她的好，其实早就够了，记住生日什么的，只有很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这么做吧？

而且薇洛丝昨晚经历了那些事情，今天又那么忙，换做是她的话，她也不可能记起朋友的生日。

在心里自我安慰了一番，缇娅走出了教堂。

今日的教堂有些格外的刺眼，她匆匆地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圣城东区，一路上，几位认出她的修女和她道了几声生日快乐。

她的名气虽然远不如薇洛丝那么大，但好歹还是候补圣女，居住在东区的修女多少还是认得她的，不至于让她感到万分的寂寞。

回到她的别墅之后，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傍晚，躺在客厅沙发上，缇娅放下手中的书，有些呆呆地望着窗外昏黄的景色。

她是和帝国公主达芙妮一同来到教会圣城的，如果她没走的话，或许今天会和她一起过生日吧？

毕竟她们之间也算是不错的朋友了。

只是……过生日？

在母亲去世之后，她其实就没有过过了。

“除了我，没有人会和你一起过生日，哪怕之前记得你生日的候补圣女，也是如此。”

心魔再一次出现在了客厅的角落里，只是这一次她的身影很淡，就好像随时都会消散一样。

“她们不是你真正的朋友，缇娅，会和你一起过生日的，只有我。”

直到现在，她都在敬业地蛊惑少女，让她相信能拯救她的，只有她一人。

缇娅扭头看向了她，在见到熟悉至极的脸庞之后，她出神地呢喃道：“你让我想起了那枚胸针……”

其实在回到别墅之前，她还去昨晚遗失胸针的地方逛了一圈，河流的水虽然不是很急，但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她早就不可能找到那枚水晶胸针了。

可她还是不信邪地捞了很久，除了打湿了自己的上半身之外，一无所获。

最终，她认命了。

“胸针丢了没关系，小的时候你可没有少丢东西，只要来到我的怀中，和我拥抱一下，一切就都会过去的。”

“到现在你还在诱骗我和你拥抱？不累吗？我的心里已经放下我的母亲了。”

她想这或许是女神给予她的神谕，水晶胸针代表了她过去的记忆，如今它不见了踪影，她也可以算是彻底放下了那些记忆。

这些年来她的成长，她母亲见到了，或许会很欣慰吧。

她这般安慰着自己。

“如果你真正地放下我了，那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女子微微一笑，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沙发上的少女，带着几分嘲笑的口吻接着说道：

“你的心里还有一份渴望吧，渴望有谁能记得你的生日，带来她们的生日祝福，只可惜……”

叮咚——

门口的铃声打断了她的话语，她愤愤地看了一眼大门，不知道是谁打扰了她的好事。

缇娅则是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噔噔噔地来到了大门口，好似有些兴奋地打开了门。

只不过，站在门口的不是她熟悉的人，而是一位陌生的男子。

那位男子见她开了门，便赶忙从腰间的包里取出了一份信，递到了她的面前。

“有您的信件。”

“嗯？”

接过信件，缇娅有些不解，而男子接着说道，“缇娅大人，这是薇洛丝大人给您的信件，她说一定要我亲自送到您的手中。”

“谢谢……”

“既然信件送到了，那我就走了。”

挥挥手，男子很快就离开了缇娅的住所，而后者也关上了门，刚刚沉寂下来的心怦怦狂跳起来。

其实心魔说得没错，她表面上无所谓，心底里则一直渴望有谁能够记住她的生日，给她带来生日祝福。

那些修女虽然这么做了，但她们并不是她的朋友，交情很浅，做不得数，只有像薇洛丝这样一同患难过的人，才称得上是朋友。

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她单方面觉得她是朋友。

兴奋地搓了搓手，缇娅发现手中的信封有点厚，如果仅仅是生日贺卡的话，或许还不够。

难不成，薇洛丝还送了她生日礼物？

嘚瑟地瞧了角落里脸色发黑的女子一眼，她迫不及待地拆开了手中的信封，然而先露出来的是一封被盖上教会印章的信件，以及一个黑色的小盒子。

在见到教会印章的那一刻，她的嘴角就收敛了起来。

激动的心，落入了谷底。

她很清楚那印章意味着什么，教会只有有事找她的时候，才会在上面盖章，如果是薇洛丝私人找她，根本不需要盖章。

这不是生日贺卡。

那男子说的一定要亲手交给她什么的，恐怕只是因为这件事对教会来说很重要吧……

是她想多了。

就是，教会找她到底有什么事？

平复了一下心情，她怀着几分疑惑，拆开了信件。

第一时间进入她视线的，就是那几个大字。

【生日快乐！缇娅！】

……什么？

她看错了吗？

缇娅揉了揉自己的双眼，看了好几次，才发现信件的开头，就是这几个大字。

这是……生日贺卡？

她接着往下看去。

【第一眼见到教会的印章，是不是以为教会有什么事情找你？很伤心吧？哈哈，我可是你的竞争对手，怎么能那么简单地祝你生日快乐呢？】

缇娅愣住了。

这不是她以前捉弄薇洛丝的口吻吗？如果没记错的话，她还用这种方式吓了她两次。

到头来，薇洛丝居然全学了去！甚至还反过来戏弄她！

她算是知道她今天见到她，为什么故意不提生日的事情了！一切都是她的算计！

心里暗道了几声可恶，缇娅不自觉地翘着嘴角，将贺卡上的内容看了下去。

少女写的祝福很短，她花了十几秒就看到了最后。

【对了，除了这个生日贺卡，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就在那个盒子里，在你拆开之前，我得先说一句，绝不是因为我没钱才给你送这个的！】

好嘛，她还什么都没说呢，薇洛丝就自己招了。

什么绝不是因为没钱，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她有多穷，缇娅清楚得很。

“送不起就别送嘛，自己都没钱吃饭了还送，真是的。”

嘴上嘟囔了一句，她满怀期待地打开了那个黑色的小盒子。

夜晚的月光为客厅铺上了一层轻纱，黑如星空的盒中绒布之上，静静地躺着一枚闪烁着晶莹光泽的水晶胸针。

Chapter 198

“缇娅，生日快乐，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女子笑着伸出颤颤巍巍的双手，将它们递到了缇娅的面前，在那手心的正中间，躺着一枚水晶胸针。

蜡烛昏黄的光芒照亮了水晶，却照不亮女子苍白的面容，她眼角下垂，表情里透露着几许病态。

那一年，缇娅七岁。

“我，我不想要生日礼物，我只想要你病好……”

她久久地看着女子手中的水晶胸针，并没有收下这个生日礼物，而女子上前抱住了她，主动将胸针塞入了她的手中。

“缇娅，你现在还小，以后你会明白的，只要收下了它，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而且不仅是我，未来的你，会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她们都会像我一样，陪伴在你的身边。”

双手抓着小女孩的臂膀，女子笑道：“那时候的你，一定不会感到孤独的。”

她觉得就算自己病逝，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女孩也一定会交到很多的朋友，孤独寂寞会离她而去。

但事实却与她想的相反。

缇娅八岁那年就离开了故乡，不想停留在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的地方，后来她遇见了天启教会的主教，成为了一名教会修女。

哪怕当上了修女，以她当时的性格，她也没有交到朋友。

之后她更是成为了候补圣女，围绕在她身边的人开始变得很多很多，可她看得出来，她们没有多少人是真心的。

直到现在。

……

缇娅看着盒中的水晶胸针，她笑出了声。

她的母亲其实没有说错，她的未来会有很多朋友，只不过，今天才是这句祝福的开始。

她在河流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枚胸针，薇洛丝能找到它，应该花了很久时间吧？说不定还请了其他人一起找它……

将水晶胸针紧紧地握在手心里，闭上眼，她想这是她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喂，谁说没有人会给我送来生日祝福的……”

本来想要狠狠地呛一下自己的心魔，可当她再次看向客厅的角落时，发现那里早已经空空如也。

……

魔力还在涨。

还有人在赞美她。

深夜，薇洛丝躺在床上，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自从她来到教会圣城之后，许多信徒的赞美令她不断提升着自己的魔力等级，但速度已经远远不如以前了。

又或者说，八阶想要迈入九阶的门槛太高，需要的赞美简直就是海量，以至于她现在的魔力等级依旧徘徊在八阶中期附近。

不过她也明白，别看她来到教会圣城做了那么多事情，其实也就在圣城北区扩大了一下自己的名声而已。

收获的赞美和全城的人数比起来，仅仅只有一点点。

想要抵达九阶，她还要走很长的路，更不用说未来的十阶或者更高了，那需要的赞美量，她甚至想都不敢想。

次日清晨，她从睡梦中醒来。

罗德尔主教给她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最后的两位候补圣女都要来教会圣城了。

其中一位候补圣女很低调，她早早地来到圣城后就失去了消息，另一位则是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候补圣女艾薇娜，她的马车快要进城了。

因为她的名声，城内已经自发地组织起迎接队伍了，薇洛丝则是因为好奇，决定也去见一见。

艾薇娜是西区的候补圣女，进城的地方只有一条宽阔的主干道，所以迎接队伍浩浩荡荡地站在了主干道两边，满是期待地看着西区的入城口。

在这里，薇洛丝并不需要套上兜帽来掩盖自己的容貌，西区的修女教士们听说过她的很多，但是见过她真容的很少，所以她并不担心自己被认出来。

更别说现在的她们注意力都在艾薇娜上了，根本不会在意从她们身边经过的修女。

靠近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嘈杂的交谈声中，薇洛丝听清楚了几段对话。

“艾薇娜回来了，不知道在外面那么久，她怎么样了？”

“你没看卷宗吗？这第二场考核她可是从魔物的统治中解救出了一座城市的人类！被他们称为真正的圣女！”

“这么厉害？我果然没有看错她！”

“不止如此！据说在那场考核里，还有神迹降临，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女神看中了艾薇娜！”

说出这些话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面露狂热，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彩旗，等待着艾薇娜马车的到来。

薇洛丝能理解他们的狂热，从圣女考核举办之初，艾薇娜就是最热门的人选，所有知晓她的修女和教士，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是否能进入最终考核的。

她也看过她的卷宗，这位候补圣女和她一样，同样拥有圣光，同样能够利用圣光驱散众人的负面情绪，甚至她还引发过神迹。

艾薇娜的圣光可是真正的圣光，而她薇洛丝的，很大可能其实是来自魔镜吞噬掉的那枚神物圣水晶，包括强到离谱的治愈之术也是。

面对这样的候补圣女，薇洛丝感到压力满满。

“诶？这里的彩带怎么回事啊？！谁干的啊？！”

尖锐的叫声从迎接队伍一侧的后方传来，众人看了几眼，发现是用来烘托氛围的彩带垂落在了地上后，就收回了视线。

唯独薇洛丝，一直默默地观察着那里。

大喊大叫的是一位穿着黑色修女服的年轻修女，她面色着急地从地上将彩带拿了起来，本想一个人将它拉直，奈何它的数量太多，长度又太长，显得很不好看。

她的四周站着两三位看热闹的修女，她用求助的目光看了过去，说道：

“那个，你们，你们能帮我拉一下吗？艾薇娜大人很快就要来了，这些彩带落在地上，简直就是对她的亵渎！”

她本以为这些修女也是崇拜艾薇娜的信徒，在听到她这么说之后一定会来帮忙的，可结果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些修女给了她一个不屑的白眼。

“关我们什么事啊？一口一个艾薇娜大人，她是你上司吗？”

“就是，艾薇娜大人声名在外，不会在意这点小事的，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早点回教堂休息。”

她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心底里其实对这些候补圣女很是不屑。

伸了个懒腰，她们转身就朝着主干道旁的小路走去，而少女一急，连忙喊道：“等一下！之后，我会给你们报酬的！”

“不需要，我们和她又不熟，你那么崇拜她，附近又都是人，就随便找个同样崇拜她的人就好了。”

“就是，就那点报酬，我们才不干呢，脏死了，修女可不是干这个的。”

“呵，这些候补圣女，不就是回个城嘛，搞那么大的阵仗，主教们的架子都没她们大。”

摆摆手，这几位修女就消失在了少女的视线之中。

她们嘴上说着不屑，其实语气之中满满的都是嫉妒，候补圣女的待遇和人气，她们眼红得很，只可惜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不过她们并不会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在纵观这些候补圣女的卷宗之后，她们大多都觉得她们没什么了不起的。

要是她们有候补圣女这样的地位，她们能比她们做得更好。

这样的修女在教会内部并不少见，越是有能力的人，就越是会招来嫉妒，少女知道这些嘴上说着瞧不起候补圣女的修女，其实连参加候补圣女选拔的资格都没有。

“嘁。”

不爽地朝她们离去的方向撅了撅嘴，少女紧紧地抓着手中的彩带，开始飞快地寻找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人。

也就在这时，温柔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

“我来吧。”

少女连忙转身，发现来者同样是一位年轻的少女，她拥有着银白色的长发，笑容格外甜美，声音也极为迷人。

只是一眼，她就觉得眼前少女的颜值不输于艾薇娜，甚至隐隐约约有压她一头的感觉。

不过作为艾薇娜的发小，她才不可能承认这点。

“太好了！谢谢你！”

将手中彩带的一部分交给了薇洛丝，少女一只手放在胸口，语速极快地说道：

“我叫玛茜，是和艾薇娜大人一起长大的修女，这些东西都是我准备的，只不过时间很紧迫，所以出了点差错……”

“谢谢你能来帮忙，之后我会给你报酬的，现在多的就不说了，艾薇

娜大人来了！”

话音落下，玛茜就连忙抓着彩带跑向了一侧，原本垂落在地上的长长彩带也终于是浮在了空中。

“艾薇娜！艾薇娜！”

迎接队伍忽然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彩旗在人们的手中胡乱摇晃起来，五颜六色的花瓣如同雨滴一般落下。

这意味着艾薇娜进城了。

因为前面挡着的人很多，薇洛丝只能踮起脚尖才可以看到主干道。

原本空无一物的主干道现在堆满了各色的花瓣，两匹骏马拉着一辆奢华的敞篷马车缓缓行驶在道路之上。

而在敞篷马车上坐着的，就是艾薇娜。

她拥有一头金色的长发，身上披着白色的绒袍，令人无法看清她的身材，与此同时，她微微笑着，笑容之中充满了圣洁的尊贵气质。

她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如果艾薇娜生在帝国之中，那她一定就是帝国的女王。

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心里诞生了这样的想法。

艾薇娜优雅地挥舞着右手，算是给予四周欢呼的人群一个回应，马车也渐渐地从人群最多的地方，来到了她的前方。

不过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薇洛丝，她被玛茜的喊声吸引了过去。

“艾薇娜！”

拉着彩带，玛茜满脸兴奋地叫喊道，艾薇娜也扭头看向了她，笑容之中多了几分亲密。

只是很快，她就顺着彩带，见到了薇洛丝。

薇洛丝以前虽然听说过艾薇娜，但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她，她本以为艾薇娜会像玛茜一样不认识自己，结果她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惊讶。

她竟然认得她？

在薇洛丝思索之际，艾薇娜一直都盯着她的脸，迎接她的修女和教士有些看出了异样，也跟着她的视线看了过来。

为了防止自己身份被发现，薇洛丝抬高了彩带，用它挡住了自己一半的脸，艾薇娜这才后知后觉地移开了视线。

不久，马车朝着主干道更深处走去，迎接队伍的最前方也逐渐解散，玛茜这才收起了彩带，来到了薇洛丝的身旁。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和艾薇娜的关系很亲密，自然很希望这次迎接能够完美，所以哪怕是彩带脱落这点问题，她都无法接受。

“没关系的。”

点了点头，薇洛丝想要离开这里，结果玛茜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说道：

“现在我身上的钱不多，没办法给你报酬，要不你留下姓名和地址，我回教堂取钱后，把它们邮给你？”

“不用，这只是小事。”

“诶，修女一个月的薪资不高，你又帮了我这么一个大忙，拿钱是应该的，再说了，我和艾薇娜的关系很不错，刚才那些修女……我想气死她们！”

玛茜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

眼前的少女能够帮她的忙，她很感谢，但她现在最想的，是报复之前对艾薇娜冷嘲热讽的那些修女。

她想要给少女很多的报酬，然后将这件事散播出去，让那些原本看不起艾薇娜的家伙产生后悔的心思。

除此之外，她还可以让少女和候补圣女搭上线，修女在教会内可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候补圣女不同，她们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主教之上！

认识一位候补圣女，在教会内行事都会方便很多。

之前那些家伙要是知道她会这么做，恐怕会争着抢着来干这种活！

玛茜满满的都是报复心思，薇洛丝也看穿了她的想法，她掩嘴一笑，转身离去道：

“你想传播的话，就传播出去吧，至于钱的话，你帮我捐给孤儿院吧，我还有其他事情，就先走了。”

“诶？那个，你不想认识艾薇娜大人吗？”

“我们……或许很快就会认识了吧。”

笑着回了她一句，薇洛丝离开了这里，玛茜则双手抱胸，蹙着眉头望着她消失的方向，心里不是滋味。

怎么感觉这位少女对艾薇娜大人也不是很尊敬崇拜的样子？

不过……

看了眼自己因为抓着彩带而脏兮兮的双手，她姑且承认这位少女是个温柔善良的好人吧。舍濂

Chapter 199

在这之后，她收拾起了散落在地上的彩带，不久，一位戴着黑色兜帽的少女就来到了她的身边。

她在她的身后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道："玛茜。"

听见了熟悉的声音，玛茜回头，借着阳光看清了少女兜帽下的脸，压低声音惊喜地喊道："艾薇娜大人！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近些日子，你过得还好吗？"

"我当然没什么事，倒是你，真的太厉害了，我就知道没有候补圣女会是你的对手！"

作为艾薇娜的发小，从小玛茜就特别崇拜她。

她在成为候补圣女之后，她更是化身为了她的狂热信徒，认为她会毫无悬念地击败所有对手，成为夺下圣女之位。

而直到现在，事情的发展也是跟她所想的一样，艾薇娜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最终的考核。

只差一点，她就要登上圣女之位了。

艾薇娜踮起脚尖，歪头看向玛茜身后，随后又东张西望了几下，在没有见到自己想见之人后，她困惑地问道：

"刚才和你在一起的少女呢？她去哪里了？"

回想起了那位银发少女，玛茜有些疑惑道："她啊？她和我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怎么了吗？艾薇娜你认识她？"

"你不认识她？"艾薇娜惊讶。

"她没和我说名字，只是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不过她的人品应该不错，至少愿意来帮我的忙。"

提起少女，玛茜内心还是有点不爽的。

不尊敬崇拜艾薇娜的人，对她来说都是她的敌人，只不过少女刚才帮助过她，她也就勉强将她当做了朋友。

不仅如此，少女留下的话更是令她摸不着头脑。

她说自己注定会和艾薇娜认识的？所以不需要她搭线认识？

这是为什么？她以为自己是候补圣女吗？

这座教会圣城那么大，候补圣女总共又只有那么几位，她可不信这位少女就是其中之一。

想了想，玛茜觉得这位少女其实是看不起艾薇娜，要不然早就像其他的信徒一样，贴上来求认识了。

虽然不知道玛茜心里在想些什么，但见到她那微微蹙起的眉毛之后，艾薇娜就清楚她肯定在腹诽那位少女。

上前一步，她挽住了玛茜的手臂，拽着她朝马车所在的地方拖去：“走，跟我走，去找她。”

“诶？干什么去找她啊？”

“去道歉。”

“……哈？为什么？”

玛茜懵了，她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道歉是什么意思，艾薇娜接下来的话，就令她眼角抽搐。

“你让一位候补圣女拉彩带就算了，还在背后这么说她，你的良心不会痛吗？那可是候补圣女。”

“哈？！”

她没听错吧？那位少女真的就是候补圣女？！

玛茜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她承认那位少女很漂亮，但她的气质就像是邻家妹妹一样温柔，怎么可能是候补圣女啊？

而且拉彩带这种粗活，一些修女都不愿意干，身为候补圣女的她怎么

会主动帮忙啊？更别说她和艾薇娜是对手吧？

“她应该是看你陷入了困难，才主动伸出援手的吧？倒是你，你在城内呆了那么久，竟然不知道候补圣女薇洛丝的长相吗？”

艾薇娜为薇洛丝的行为作出了解释，而玛茜则是扭捏了两下，低着头红着脸呢喃道：

“我，我只关注你，其他的候补圣女又不是你的对手，为什么要关注她们……”

作为典型的狂热信徒，她对终将会败给艾薇娜的候补圣女们没有任何兴趣，自然也不会有其他任何的了解。

在她眼里，教会的圣女从始至终就只有艾薇娜一个。

“快走，跟我找她道歉去！”

艾薇娜也算是彻底明白了她的想法，她无奈地叹了口气，抓住她的手臂就带着她上了马车。

另一边，薇洛丝踏入了西区赶往北区的传送阵，之后又坐上了马车回了家。

因为藏书馆一战，君主露丝手底下的魔物元气大伤，短时间内似乎没有再兴风作浪的可能了，这几日，也是她能好好休息的日子。

“怎么了？见到艾薇娜了吗？”

回到家后，蕾菈就端着茶，难得有兴趣地和她交谈了起来，而薇洛丝也如实回答道：“见到了。”

“感觉怎么样？”

“是个很厉害的候补圣女。”

“你很开心？不怕自己竞争不过她？”

“不会啊，如果竞争不过的话，就说明她比我更加适合当圣女，有这样的候补圣女在，对教会来说应该是好事才对。”

薇洛丝甜甜一笑，她的目光中仿佛有光一样。

“我的梦想不会因为成为不了圣女而夭折，相反，那时候我一定会用余生去完成它。”

毕竟，完成不了自己名扬天下的梦想，她就会迷失在魔镜之中，死于非命。

只不过这番话落入旁人的耳中，只会让她们觉得这位候补圣女的觉悟很高很高，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思想境界。

叮咚——

在她回家没过多久，门铃就响了起来。

薇洛丝还以为是缇娅前来拜访自己，结果打开大门之后，她才发现来者竟然是艾薇娜和玛茜。

金色的长发此刻被兜帽隐藏，艾薇娜对着她歪了下脑袋，挥挥手笑道：

“薇洛丝，我还没来教会圣城的时候，就听说了不少你的故事，所以在进城后，我第一时间就赶来找你了！”

“啊，客气，艾薇娜小姐的经历，让我感到很震撼呢。”

嘴上互相吹捧了一句，薇洛丝有点想不明白她的来意。

难不成是来给她下马威的？

在她疑惑之间，艾薇娜轻轻提醒了一声：“玛茜？”

她身旁一直低着头的少女瞬间一惊，在知晓了薇洛丝的身后之后，她就显得很是紧张，生怕自己为艾薇娜树立起了仇敌。

“那个，那个之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候补圣女，不该让你……”

“说什么呢，候补圣女和普通的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活是不能做的？再说了，那是我自愿做的，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薇洛丝安慰了玛茜两句，紧接着赶忙招手，道，“外面凉，你们快进来说话吧。”

对此，玛茜瞪大了双眼，略显惊讶地眨了眨。

她从来没有了解过薇洛丝候补，原以为她会抓住这件小事不放，没想到她竟然是一位如此宽容大度的候补圣女。

她对她的印象好了几分，也对自己之前所做的事多了几分愧疚。

艾薇娜跟随着薇洛丝的步伐进入了客厅，她打量着这座住宅的装饰，眼底流淌过了几分赞美，随后，她在客厅沙发上见到了蕾菈。

错愕与惊讶在她的表情中浮现，她在薇洛丝不解的视线中径直坐到了蕾菈的身旁，笑道："蕾菈老师？"

"艾薇娜？你怎么来了？"

放下了手中正在忙的东西，蕾菈问道。

从她们熟悉的语气中，薇洛丝知道她们互相认识。

不知为何，一股嫉妒的情绪从她的心底一闪而过，之前帝国公主达芙妮来的时候，蕾菈不仅认识她，还认识她的母亲。

现在候补圣女艾薇娜来了，她又认识她。

这大贤者到底认识多少人啊？怎么没完没了的，而且每一位都是身份地位很尊贵的女子。

明明传闻之中的大贤者蕾菈如此不堪，结果现在看来，她妥妥就是个万人迷！

在蕾菈的另一侧坐下，薇洛丝贴心地为她泡起了茶。

一旁，艾薇娜提起了她的来意。

"薇洛丝的那些故事让我感触很深，所以想着今日来拜访一下，只是没想到在她的家中，竟然能够见到您，蕾菈老师。"

"嗯，我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

艾薇娜一愣，看向了薇洛丝，似乎是想要寻求真相，而后者甜蜜一笑，伸出手挽住了蕾菈的臂膀，有些撒娇般地回道：

"没错，我和蕾菈同居了。"

这是薇洛丝宣示主权的举动。

蕾菈可是她的猎物，是她的攻略对象，一天天地招花惹草什么的，她再不宣示主权，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被人勾搭走了。

虽然冰山美人蕾菈是很难攻略的，但她都想好了，魔女的她夺走蕾菈的身，圣女的她夺走蕾菈的心，成功之后，她再将她们合一起，到时候蕾菈就算被她彻底攻略了。

只是目前为主，双方的进度都差了一点点……

……嗯，是一点点。

娇嫩的手指掩住了自己的小嘴，艾薇娜的视线在薇洛丝和蕾菈之间不断徘徊，同时自言自语道：“同居？你们……”

蕾菈看着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惊讶，而薇洛丝则躲在她的身后，一边撩起自己耳畔的长发，一边红着脸，满是羞意地不敢看向艾薇娜。

薇洛丝此番的表演，就是纯情少女坠入爱河时的模样，只要看她一眼，除了不懂爱情的蕾菈，其他人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出她对她的绵绵情意。

她这么做，就是要让艾薇娜知道，她所想的同居，就是那个意思！

蕾菈，她已经捷足先登了！

“那个，我记得蕾菈老师好像找到了破解魔王诅咒的办法？只不过那种办法需要圣光的滋养，所以你们才会同居的吧？”

“咳，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拥有圣光，教宗大人以前和我说过这件事。”

“哦，原来是这样……”

眼角一抽，薇洛丝收敛起了自己的表情。

这家伙，既然知道她们同居的原因，那就早点说出来嘛，浪费她的感情……

“如果圣光滋养这件事很麻烦的话，蕾菈老师不如和我同居吧，我同

样拥有圣光，而且还会魔法。”

一只手放在胸口，艾薇娜扭头看向了薇洛丝，有些担心地说道，“薇洛丝不会魔法，很有可能会被那种情况下的老师控制。”

什么？！

她没听错吧？她竟然想让蕾菈和她同居？！

薇洛丝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里大惊。

大危机！

这绝对是她攻略蕾菈以来，最大的危机！

艾薇娜一口一个老师，一口一个老师，显然关系和蕾菈比较亲密，她多半和她一样，早早地就对这位冰山美人有了想法！

情敌！

眯着眼打量了一番艾薇娜，薇洛丝发现这位外面看上去很是单纯的少女，拥有最高的危险程度。

她抓住了她和蕾菈联系的命脉，并且想要以此将她们拆开！

薇洛丝扭头看向蕾菈，只是粗略地一眼，她就知道蕾菈有些心动了。

蕾菈一直都将她当作后辈看待，对她的情感也是那种长辈的关怀，而之前被魔王诅咒控制的她好几次都对她越了界，这导致蕾菈心中对她满是愧疚。

此时，另一位拥有圣光的候补圣女说可以帮她清除诅咒，为了不继续伤害她，蕾菈肯定会答应那位候补圣女。

更别提那位候补圣女会魔法，不会那么容易被神志不清的她侵犯了。

贝齿轻咬，薇洛丝发现以前让蕾菈欠下的愧疚之情，在这时候帮了倒忙……

正因为愧疚，蕾菈才想要弥补和远离她。

不过，艾薇娜仅仅凭借这一两句话就想带走蕾菈，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薇洛丝一把抓住了蕾菈的手，面色坚定地说道：“不会的！”

“她被魔王诅咒影响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就算有，我也可以施展出圣光，帮助她脱离诅咒的影响！”

“而且那么多次了，面对这种事情，我是最有经验的。”

“艾薇娜你没有遇见过那种情况下的她，一开始可能有些手忙脚乱，而一次的手忙脚乱，就有很大可能给她带来逃脱的机会。”

“如果蕾菈被魔王诅咒彻底控制，那她只会给圣城带来无尽的灾难，面对这种事情我们必须慎重，无论什么决定，都是不可以随便改变的。”

一字一句地说出口，薇洛丝编得连自己都快信了。

蕾菈的实力在慢慢地恢复，上次被魔王诅咒影响的她甚至已经能够短暂地屏蔽圣光，她本想过两日再思考这个问题，但现在看来，她不得不将这件事提前。

而且，它已经成为了她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毕竟她要是失败一次，她和蕾菈的同居生活，就会彻底结束。

Chapter 200

“啊，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艾薇娜思索了一下，觉得薇洛丝说得很对，只是她依旧没有放弃，而是对着蕾菈继续说道，

“不过如果蕾菈老师有想法，我随时都可以提供圣光的帮助，有我们在，您身上的魔王诅咒一定会消散的。”

“嗯，有心了。”蕾菈回道。

有心了？

怕不是贼心不死！

薇洛丝盯着艾薇娜，双手抱胸，眼神之中透露着几抹凶意，只是当艾薇娜看过来的时候，她立即撇开目光，一脸的无辜。

不过她也知道，这样干瞪着艾薇娜没有任何用，她在沉默了片刻后，主动问道：

“艾薇娜，你称呼蕾菈为老师，不知道你们之间……”

“我是她的学生。”

艾薇娜想起了过去。

“在好几年前，大贤者蕾菈前来教会圣城的法师塔里传授过一段时间的魔法理论，当时的我就在里面听课，算是她的学生。”

“蕾菈老师的学生有很多，甚至有些天启骑士都是她的学生，不过我应该是给老师留下印象最深的学生吧？”

“毕竟那时候的我还不太懂事，总是拿着很简单的魔法理论问题追着她问……”

那时候的她才只有八九岁，连最简单的魔法理论都不是很理解，自然也不清楚人类大贤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身份。

如果是现在的她，就算依旧不理解那些理论，恐怕也没有勇气去追着大贤者问问题了吧？

毕竟那些简单的理论，只要是稍微学过一两年魔法的人就能够回答，让大贤者来回答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

因为想起来这件小时候犯下的尴尬之事，艾薇娜的俏脸红了起来，双手放在哪里都显得有些不自然。

蕾菈点了点头，说道：“你也是唯一一个敢问我问题的学生，其他的学生，她们都很怕我。”

“她们要是再细心一些，肯定会发现老师和传闻之中的形象完全不同的，那些传闻，只不过是有心之人散播出来污蔑您的。”

艾薇娜说着蕾菈的好话，满脸笑容，薇洛丝则死死地盯着她脸上的红晕，双手无意识地捏紧。

她为什么要脸红？是因为害羞吗？

那手又是怎么回事？和蕾菈说话就那么紧张吗？哪怕是最知名的候补圣女艾薇娜都显得手足无措吗？

还是说，她其实对蕾菈有意思呢？

又观察了艾薇娜几眼，薇洛丝觉得最后一个怀疑最有可能。

正是因为对蕾菈有想法，所以艾薇娜才会脸红，紧张，而且在此之前，她可是希望让蕾菈和她同居的！

情敌，真正的情敌！

不仅如此，她还发现艾薇娜和蕾菈在聊天的时候，她根本就插不上话，只能像个装饰品一样，和那个谁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喝茶！

因为太过关注艾薇娜，全神贯注的薇洛丝忘记了玛茜的名字，只能用“那个谁”来代替。

真是可恶……艾薇娜这个情敌可不简单，她认识蕾菈的时间比她还早，对蕾菈的了解可能也不输于她，天然就占据一定的优势！

想要击败她，恐怕难上加难！

不过还好，蕾菈现在看向艾薇娜的目光只有平静，很明显，她只是将她当做自己的学生看待。

艾薇娜距离成功，还远得很！

她还有很大的机会！

薇洛丝在心中冷哼一声，无论是谁，都无法从她的手中抢走蕾菈！

在这之后，艾薇娜又和众人闲聊了一会，之后便选择了离去，玛茜在此期间也郑重地向薇洛丝道了声歉。

虽然薇洛丝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道歉，但她还是勉为其难地原谅了她，并且表示自己并不在意玛茜犯下的错。

来到了门口，薇洛丝满面笑容。

尽管她的心里很讨厌艾薇娜，但她扮演的是候补圣女，送行的礼仪依旧不能忘记。

“认识你很高兴，薇洛丝，我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可以是朋友，至于蕾菈老师，就暂时拜托你照顾啦。”

艾薇娜掩嘴一笑，肉眼可见的开心。

可薇洛丝却是眉头微挑。

暂时？

贼心不死！

她同样轻笑着，点头回道：“嗯，放心好了，一直到诅咒清除前，我都会照顾好她的。”

死了这条心吧，直到蕾菈的诅咒彻底清除，她都不可能把她交给艾薇娜的！

不，就算诅咒清除了，她也不可能这么做！

因为在此期间，她就已经拿下蕾菈了！

“走了吗？”

望着艾薇娜逐渐消失的背影，站在薇洛丝背后的蕾菈轻声呢喃了一句，因为性格冰冷，她对礼仪这些不太在意。

她的声音也将陷入了美好幻想中的薇洛丝拉回了现实，她呯得一声关上了大门，随后看向蕾菈，咬着嘴唇问道：

“艾薇娜是你的学生吧？”

“嗯。”

“以后，我的辈分会比她高的。”

薇洛丝说完这句话就朝着客厅走去。

她将来会成为艾薇娜口中，蕾菈老师的伴侣的，到时候，她的辈分就比艾薇娜高多了。

只可惜，蕾菈完全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也没有感受到弥漫在空气之中的浓浓醋味，她在原地愣了一会，便回到了沙发上。

……

因为艾薇娜的出现，薇洛丝决定加快自己攻略蕾菈的步伐。

不过现在她所要做的，不是想没办法让蕾菈明白她的心意，也不是当面对她告白，而是解决下一次诅咒发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了艾薇娜这个选择，如果她下一次再次被蕾菈压在身下，后者就可能因为愧疚，选择让艾薇娜清除她体内的诅咒。

这无疑会大大破坏她攻略她的计划！

所以，她得想个办法，让蕾菈没办法施展魔法屏蔽她的圣光。

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薇洛丝对圣光的了解近乎等于零，除了日常的使用之外，她根本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其他特性。

只是她不知道圣光的其他特性，不代表其他人不知道，她只需要找一个同样拥有圣光的前辈，向她请教就好。

对此，她次日找到了枢机主教罗德尔，向他询问起了教会内拥有圣光的其他信徒的信息。

教会内拥有完整圣光的，也就七八个人，而在教会圣城内的就更少了，算上薇洛丝和艾薇娜，也只有三人。

这第三个人是安妮修女，是一位在圣城内德高望重的修女前辈。

除此之外的，都是拥有圣光雏形的信徒，她们对圣光的了解很大可能都不如薇洛丝。

安妮修女是她唯一能够咨询的对象。

拥有了目标，事情就好办多了，安妮修女生活在圣城南教区的安妮教区内，薇洛丝在向罗德尔告别后，就一路来到了这个教区。

因为距离北教区很远，她来到这个教区之后，天色就已经步入了黄昏，风儿吹在身上，有了些凉意。

这个教区是以安妮修女的名字命名的，她本以为在教堂内就能找到安妮修女，可当她踏入教堂之后，她才发现这里的人寥寥无几。

偌大的教堂人烟稀少，这即使是在傍晚，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为了防止自己在路上被认出来，薇洛丝今日穿的是一件休闲裙，她裹紧了胸口，追上了一位路过教堂大厅的修女，询问道：

“你好，我找安妮修女，你们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

“安妮修女？”

停下脚步，修女扭头看向了她，一脸的茫然，与此同时，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薇洛丝感觉大厅内的角落之中，有一双眼睛盯上了自己。

她没有回头，而是继续询问这位修女，在得到不知道的答案之后，她就继续在教堂附近徘徊。

之后，她又接连问了好几位修女。

“安妮修女？她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露面了，记得上一次见到她，已经是三个月前了。”

“安妮修女啊？以前她经常在教堂里做礼拜，大约在三个月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就再也没来过了。”

“其实我也一直在找她啊，我怀疑她失踪了，但这几个月内还是有人

能得到她消息的，所以我也只能打消自己的怀疑了。”

一番询问下来，她发现没有人知道安妮修女在哪里。

那些所谓得到她消息的人，也不过是收到了她的信，或者是不知从哪得到了她的踪迹，从来没有人在这三个月内亲眼见到她。

这非常奇怪。

薇洛丝怀疑安妮修女就是失踪了，那些所谓的消息，很可能是某些人故意散播出来，混淆视听的。

安妮修女可不是普通的修女，她是拥有圣光的修女，是连大多数主教见了她都得低头哈腰的大前辈。

这样的人失踪，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身为候补圣女，遇到这种事情怎么能不管呢？所以她当即就要前往当地的审判所，将安妮修女失踪的消息告知审判长。

见状，那躲在暗处跟了她一路的黑影最终还是没忍住，直接拦在了她的前方。

“你是在找安妮修女吗？”

“啊，是的。”

面对这位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黑影，薇洛丝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这道黑影是一位修女，她的气质和普通修女不同，要更加高贵一些，显然是经常跟在上位者身边的修女。

在她第一次提及安妮修女的时候，这位修女就盯上了她，哪怕她离开了教堂，她也跟了她一路。

不用想，薇洛丝知道她铁定和安妮修女有关。

“你找她有什么事？”

修女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眼，很是谨慎，而薇洛丝则直接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我听说她是拥有完整圣光的修女，所以就想找她询问一些有关圣光

的知识。”

“你是薇洛丝大人？”

“嗯。”

被认出来，薇洛丝并不感到意外，整个圣城内拥有圣光的就三个人，艾薇娜又人尽皆知，那她的身份自然也就呼之欲出。

“她最近不在这里，你要是想知道那些和圣光有关的知识，就请等她回来之后再问吧。”修女说道。

“她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呢？也许一年，也许三年。”

“你知道她去了哪里？”

“嗯，她离开圣城，去了遥远的萨拉帝国……”

说话间，修女目光闪躲，音色很虚，明显是在撒谎，而薇洛丝直接给她点了出来。

“安妮修女离开教会圣城，教会高层一定会知道的，可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很明显她并不是离开了圣城，而是出了什么事。”

之后，她看向了修女，温柔地对着她伸出了手。

“告诉我实情吧，我相信安妮修女出事，和你无关，如果你被威胁了，我会帮你的，所以，也请你相信我，好吗？”

低头望着少女伸来的玉手，修女咬了咬唇，最后仿佛下定决心一般转过了身，低声说道：“……跟我来吧。”

薇洛丝散发出来的温柔和信任令她卸下了心中的防备，这样的候补圣女就算知道了安妮修女的秘密，想来也不会背叛她们。

毕竟这个秘密，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薇洛丝跟着她一路走进了教堂，在穿过教堂大厅后方的走廊后，她们来到了教堂的后花园内。

掀开了花园角落里的一块石板，修女点亮了手中的提灯，朝着薇洛丝

挥挥手就带她走进了漆黑的地下廊道。

因为信任，薇洛丝在走进廊道后没有露出任何畏惧的表情，修女尽管心里一暖，但还是忍不住安慰道：

“不用害怕，我只是带你去见安妮修女。”

哒哒哒——

地下廊道内安静无比，只有她们的走路声在这里回荡，没过多久，她们就穿过了狭窄的廊道，来到了一处宽敞的空间内。

提灯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前方的景色，在见到一具躺在石板上的冰冷尸体之后，薇洛丝瞳孔微缩。

这具尸体在很久以前就死去了，只不过有人在它的身旁布下了一道魔法阵冻结了它，令它看上去极为完整，像是刚刚死去一样。

除此之外，从这具尸体身上穿着的衣服来看，它生前是一位修女。

不祥的预感告诉薇洛丝，这具冰冷尸体很有可能就是她要找的人。

而最糟糕的是，事实正如她心中所想的那样。

将手中的提灯放在一旁，修女对着那具尸体微微行礼，随后面露悲伤地轻声道：“她便是已逝的安妮修女。”

Chapter 201

糟糕透了。

安妮修女的逝去，是薇洛丝最不想见到的结果。

“安妮修女于三个月前病逝了，只是这件事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才将她安置在了这里，没有公布出来。”修女解释道。

在教会之中，拥有圣光就代表了女神的认可。

一名拥有圣光的修女死亡，对外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教会内部会郑重处理，可这位修女说安妮是病逝的……

仔细打量了一下那具尸体，薇洛丝发现它并没有任何得病的外在症状，相反，它给她的感觉很空，就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只是她也没办法确认自己的感觉是否正确，毕竟安妮修女已经死去三个月了，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修女所说的病逝这个理由，她完全不相信。

拥有圣光的修女如果因为意外或者他杀去世，整个教区的高层都会因此受到牵连，甚至会影响到负责多个教区的大主教，以及当地的枢机主教。

安妮修女的死被压了下来，恐怕就是因为波及到了枢机主教。

光是想想，薇洛丝就知道这里面的水很深，她可一点都不想去淌，所以只要知道任何一点让圣光躲过魔法屏蔽的办法，她就立刻收手！

“她病逝前，有留下什么东西吗？”

“安妮修女一生都在研究圣光，写下了一本有关圣光的手记，这是她遗留下的唯一东西，只不过这本手记现在在泰伦主教手中。”

“泰伦主教？”

“嗯，他是安妮教区的主教，大人想要找到他并不困难，只是他对那本手记很是看重，不会轻易给出去的。”

“谢谢告知……”

知道安妮修女还留下了一本关于圣光的手记，薇洛丝不由地松了一口气，这说明她还是能够找到对付蕾菈的办法的。

至于泰伦主教什么的，她相信他不肯交出那本手记，只是因为利益不够而已，只要提提价，很容易就能将他拿下。

当然，他要是实在不肯给的话，她也不介意让他体验一下漆黑镰刀的恐怖。

“没关系，希望大人将安妮修女已死的消息埋在心中，谁也不要告知，泰伦主教会感谢您的。”

点了点头，薇洛丝答应下了修女。

修女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她的猜测没错，安妮修女肯定是因为某种意外而死亡的，主教们为了不丢掉自己的位置，才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安妮修女已死的消息，教宗可能都不知道。

从地下室离开，天色已经很晚了，薇洛丝不想再折腾一番，所以就在安妮教区找了个旅馆，就地住了下来。

只是在寻找旅馆的时候，她遇见了一位最不想遇见的人。

本应该在西区的候补圣女艾薇娜，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了安妮教区，她怀中还抱着很多报纸，独自一人默默地走在河边。

她也来这里了？

难不成，她也是来找安妮修女的？

心中生出了几分紧迫感，薇洛丝可不想和她搭讪，她转过身想要离开这里，结果令她没想到的是，艾薇娜叫住了她。

“薇洛丝？”

身子一僵，薇洛丝被迫转过身，然后故作惊讶地说道：“啊，艾薇娜？在这里见到你真巧！”

为了防止艾薇娜看穿她的真实想法，她看了眼她怀中的报纸，问

道：“这些是？”

“这些是城内最近的报纸，我刚回到圣城，得通过它们知道最近发生了些什么。”

“哦，原来是这样。”很敷衍地回答了一句，薇洛丝眼眸一转，继续问道，“你来安妮教区，是有什么想做的吗？”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她当然得弄清楚艾薇娜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才能做出针对她的手段。

不仅如此，她也想看看艾薇娜是不是和她想的一样，也是来这里找安妮修女的。

“安妮修女是我前辈，我有些事情想要找她。”

结果和她想的一样。

拳头微微握紧，薇洛丝猜到她肯定也是因为蕾菈才来找安妮修女的，毕竟这个圣城也许只有她才知道有关圣光的秘密了。

“你找到她了？”她明知故问。

艾薇娜则是摇了摇头，有些失落地回道：“没有哦，她好像因为一些事情离开这个教区了。”

离开这个教区？

这不是之前那位修女告诉她的答案吗？艾薇娜信以为真了？

心中微微一动，薇洛丝轻笑起来。

艾薇娜只要以为安妮修女不在教会圣城，她就不会在这里久留，也就没办法对付蕾菈，而她不同，她一旦拿到安妮修女留下的手记，她就可以让蕾菈一直留在她的身边。

在那之后，为了防止艾薇娜捷足先登，她就得找个机会提前向蕾菈告白了。

不过这是攻略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她还是得留住蕾菈才行。

“夜晚的河流，还真是漂亮呢。”

艾薇娜的话让她从思索之中回到了现实，她看向了道路一旁的河流。

晚风吹起了河面的涟漪，倒映着的月亮与星星在圈圈水纹之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几片落叶飘浮于水面，顺着风儿流向未知的远方。

艾薇娜坐在了河流旁的长椅上，她望着河面倒映出的自己，伸出手撩了一下额前的发丝，巧笑嫣然。

不得不说，艾薇娜的长相很完美，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长椅上，月光化作轻纱披在她的身上，便将她圣洁的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不是因为情敌，她或许会和这样的候补圣女成为朋友。

毕竟在教会之中，多一个朋友永远都比多一个敌人来得好，更别说这位少女还有很大的名气和权力。

坐在了她的身旁，薇洛丝思考了一下，便直接问道：“你喜欢蕾菈？”

作为情敌，谁在暗处，谁才是更接近胜利的那一个。

就以目前来说，只有薇洛丝知道艾薇娜喜欢蕾菈，而艾薇娜并不知道她喜欢蕾菈，所以她才可以找借口留下蕾菈和她同居。

要是艾薇娜知道她也喜欢蕾菈的话，恐怕那时候誓死都不会让她们同居！

而这，就是在暗处的好处！

薇洛丝在暗中窃喜，而她没有注意到的是，艾薇娜在她问出这个问题后，愣了几秒，随后低头看了眼自己怀中的报纸。

那报纸的头条新闻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震惊！身为教会候补圣女，薇洛丝竟与某人长期同居？！》

这是一篇有关于候补圣女薇洛丝的绯闻，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她对某位同居女子的暗恋。

艾薇娜本来以为这只是一篇普普通通的绯闻，她都是当八卦看的，直到身旁的少女向她问出了这个问题，她才忽然发觉……

这绯闻，怕不是真的？

毕竟如果没有任何暗恋情节，她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呢？

艾薇娜沉默了几秒，随后她点点头，回道：“嗯，我喜欢蕾菈老师。”

虽然薇洛丝依旧面带笑容，但是她放在裙摆上的双手不自觉地有些捏紧，而一直在暗中关注她的艾薇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接着，她卷起了耳畔的发丝，笑着补充道：

“不过我说的喜欢，是师生之间的那种喜欢，我很敬重她，就像我很敬重那些为了人类愿意自我牺牲的人一样。”

说完，她歪着脑袋看向薇洛丝，“你呢？你也喜欢蕾菈老师？”

“喜欢？我其实一般般吧，毕竟蕾菈平日里冷冷的，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嗯，实话实说，我多少有些不愿意和她接触的。”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眼神飘忽，随后，她突然看见了艾薇娜怀中的报纸，也清晰地见到了那份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震惊！身为教会候补圣女，薇洛丝竟……》

嘶，这不就是她之前委托记者米拉写的她和蕾菈之间的绯闻吗？

啪——！

薇洛丝以迅雷之势从艾薇娜的怀中将这份报纸抢了过来，然后将它折叠了几下，塞进了自己的怀里，并且从长椅上站了起来。

她背对着艾薇娜，若无其事地解释道：

“……那个，这报纸上的都是绯闻，是那些记者为了炒热度胡乱编造的，没有什么可信度，我和蕾菈之间的关系，其实挺一般的。”

“嗯，我相信你。”

“那个，我还有些事要忙，今晚就先到这里吧，下次再见。”

挥了挥手，薇洛丝很快消失在了艾薇娜的视线之中，背影略显狼狈，而后者淡淡一笑，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后，就起身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离开艾薇娜视线后，薇洛丝就飞快地将怀中报纸取了出来，随后羞恼地将它撕成了碎片，塞进了最近的垃圾桶中。

这绯闻，害她！

只可惜，这么做还是没办法将她所有的情绪发泄出来，无奈之下，她只能又跺了几下脚，缓解了些许尴尬后，才回到了自己订好的旅馆之中。

次日，她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前往了安妮教区的教堂寻找泰伦主教。

清晨的教堂还是有很多信徒的，在半掩面容来到大厅后方后，薇洛丝于转角处撞上了一位迎面走来的修女。

“诶！”

薇洛丝本以为自己会摔一跤，结果她没想到的是，这位修女撞上去柔弱无骨，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她就径直向后倒去。

简直就像是碰瓷一样。

可当薇洛丝站定之后，她才发现那位倒在地上的修女有着深深的黑眼圈，整个人的目光也极为呆滞，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活力。

“抱歉。”

“没关系……”

她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刚想要询问，那位修女在看清她的脸红，就有些激动地抓着她的手问道：“你是……薇洛丝大人？！”

“你认得我？”

“……我比较关注候补圣女这一方面的新闻，所以认得您，不知道您来教堂是想要做些什么呢？”

就像是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修女脸上展露出了幸福和激动，只是很快，这些情绪消散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担忧。

“我找泰伦主教。”

“泰伦主教？您找他做什么？”修女脸上的担忧又多了一分。

“一点私事。”

薇洛丝解释道。

这件事涉及到安妮修女，她自然不能将它明说出来，修女则担忧地看着她，仿佛有一肚子话想要和她说，可惜碍于某种原因，她最终只是和她道了声别。

恐怕这位有着浓浓黑眼圈的修女知道些什么。

只是她现在只想要安妮的手记，不想要掺和进这种事情来，这位修女就算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她也不想听。

看了一眼修女离去的背影，薇洛丝来到了主教办公室的门口。

咚咚咚——

她敲响了大门，出来迎接她的，就是年轻的泰伦主教。

“薇洛丝候补，快快请进，我昨天就听说你在找我了，所以今天我一直都待在这里，哪都没有去。”

“泰伦主教不用这么客气，我来找你，是因为安妮修女的事情。”

一进门，坐在沙发上，薇洛丝就如是直言道，泰伦则陷入了沉默，他安安静静地为薇洛丝泡好了茶，随后叹了口气道：

“唉，安妮前辈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嗯。”

泰伦想起了什么，他悲悯地看了一眼天，双手做出了祈祷的模样。

“安妮前辈为教会付出了那么多，最终却年纪轻轻，意外病逝，实在是可惜啊，不过像她这样的信徒，死后定然会进入女神的神国。”

“那里是一片无忧无虑的净土，想来在女神的庇佑下，她应该会过上幸福生活的。”

薇洛丝跟着泰伦也附和了几句，祝愿安妮能在神国之中度过自己美好的生活，之后她喝了口茶，说道：

“我来找你，是因为她留下的手记。”

“有关圣光的手记？”泰伦眉头一皱。

“嗯，我想要借来钻研一段时间，之后会完好无恙地返还给你的，如

果您需要，我可以支付一些报酬。”

薇洛丝的态度很诚恳，她甚至愿意为这份手记支付报酬，可泰伦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还是拒绝了她。

“安妮前辈的手记事关重大，不是我想借就能借的，哪怕您是候补圣女也一样，我没有将它借出的权力。”

Chapter 202

“今天时间还早，薇洛丝大人想必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吧？您不如早些回去，不要让她们等急了。”

泰伦主教一点通融的机会都不给薇洛丝，直接劝说她离开这里，而后者却是从他的态度中看出了些什么，轻声反问道：

“安妮修女的手记……你没有权力将它借出去？”

“它虽然在我手中，但这件事涉及到很多方面，即使大人给我再多的报酬，我也没办法将它交给您。”

也就是说，安妮修女的手记其实是由其他人保管起来了？

那些人的地位，比泰伦主教还高。

仔细观察了一下泰伦主教的表情，薇洛丝知道他并没有说谎，便起身打了声招呼，准备离开这里。

不过就在她即将走出房门的时候，泰伦主教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薇洛丝大人是第一次来安妮教区吧？教堂左边有一座安妮花园，每到夜晚的时候那里的景色别有一番风味，您晚上可以去欣赏一下。”

回头深深地看了泰伦主教一眼，薇洛丝道了声谢谢，就从他的办公室内走了出来。

泰伦主教办公室所在的二楼人很多，很多人都看见薇洛丝从他的办公室内走了出来，虽然她们不认识她，但出于礼仪，她们还是对着她点了点头。

人多耳杂，这里不太像是能谈论秘密的地方。

在她离开泰伦主教办公室没多久，她就又一次遇见了之前她撞倒的修女，只不过这一次这位修女抓住了她的胳膊，带着她来到了一处空房间内。

左右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什么人后，她紧紧盯着薇洛丝的脸颊，问

道："薇洛丝大人，您来找泰伦主教是因为安妮修女吗？"

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薇洛丝反问道："你是？"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莫琳，安妮教区内拥有圣光雏形的修女，我找您是想要告诉您，安妮修女的事情您还是不要掺和得好。"

"她不是病逝的，对吧？"

没有想到薇洛丝的回答会这么犀利，莫琳愣了一下，随即沉默了下来，她低着头，眉头微蹙，似乎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一把抓住她冰冷的小手，薇洛丝就像是贴心的温柔姐姐一样，接着温柔说道："你能把真相告诉我吗？我会保密的。"

莫琳撇开脑袋，看向了另一侧。

见此，薇洛丝没有放弃，而是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说道：

"你看上去很虚弱，平日里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你拼上性命也必须要完成的吗？你真的不想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让我来解决吗？"

莫琳身子很虚弱，很明显是一直在透支自己的身体，而这件事，绝对和她口中的安妮修女有关。

她如果不把这件事说出来，选择继续透支自己的身体，那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倒下的。

毕竟现在的她目光之中已经失去了神力，整个人瘦削得就像是遭受到了虐待一样。

"解决？这种事情很容易就会搭上性命，哪怕您是候补圣女也一样……"

莫琳不想说的原因就是这个，这件事涉及到了很多方面，就算是候补圣女，稍有不慎也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她来提醒薇洛丝，就是不希望她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而如果她把真相告诉她的话，她一定会选择冒险的。

这位候补圣女就是如此。

"那又如何？"

薇洛丝的话令莫琳一愣，她抬头看着她，耳畔接着响起了少女的声音。

“如果因为畏惧死亡而不敢前进，我们怎么会被女神认可呢？”

圣光就是女神认可的象征，在薇洛丝看来，能够被女神认可的信徒，都是毫不畏惧死亡的信徒，是朝着真理勇往无前的信徒。

如果因为一点生死就退缩了，那这样的人，永远都无法拥有圣光。

莫琳也是拥有圣光雏形的修女，她最清楚什么样子的人能够被女神认可了。

放在裙摆上的拳头微微握紧，她叹出一口气，随后慢慢地说出了真相：

“为了对付魔物，教会在暗中会有一些对魔物的研究，这个教区的地下就有一座这样的实验室。”

“只是几个月前，实验室发生了意外，被迫启动了封印魔法，而那些没有来得及离开的人都死在了里面。”

“主教他们将这件事压了下来，本想永久封闭这个实验室，结果里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开始诞生出一股魔气，这股魔气能够穿透封印魔法，影响人的精神。”

“圣光可以驱散这种魔气，所以安妮修女一个人进入了那里，后来她很久都没有出来，我们再次进去找她的时候，就发现了她的尸体……”

到这里，薇洛丝算是听明白了。

这是一次魔物实验的意外，导致实验室内诞生出了魔气，而为了解决这股魔气，安妮修女只身深入实验室，最终不幸牺牲在了里面。

只是，薇洛丝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进去？你们能进那个实验室？”

被封印起来的实验室照理说内部早就充满了魔气，如果魔气真的可以影响人的精神，那一般人根本就是没办法靠近那个实验室的。

莫琳她们又是怎么深入实验室，将安妮修女的尸体带了出来呢？

对此，莫琳摸了摸自己瘦弱的手臂，解释道：

“圣光能驱散魔气，我们这些拥有圣光雏形的修女也能进入其中，只是不能久待，而且也没办法解决这诡异的魔气。”

“所以这几个月，我们只是待在实验室之外，驱散那些外溢出来的魔气……”

只是雏形的圣光虽然也能驱散魔气，但是效率远远比不上圣光，哪怕她们几位只是驱散外溢的魔气，就要耗尽她们的心神。

而这，也就是莫琳现在看上去十分虚弱的原因。

只要一天不解决这个实验室内的魔气问题，她们一天都没办法从中解脱，除此之外，就算她们将这件事爆出来也没用。

毕竟之前圣城内就只有安妮修女一位拥有圣光，她们爆出来了，多半也得是她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圣城内还有两位拥有圣光的信徒。

只是作为薇洛丝的支持者，莫琳极度不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候补圣女是薇洛丝，因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薇洛丝大人！您可千万不能进去，就算主教他们恳求您也不要这么做，那里面魔气滔天，根本不是人类能够驱散的。”

“我怀疑安妮修女她，她就是耗尽了自身能施展的圣光，才在里面牺牲的，您若是进去的话，我怕到时候重蹈覆辙……”

施展圣光其实是和施展魔法差不多的，一次施展的圣光是有限的，耗尽了，圣光就会熄灭，之后需要慢慢积累，才能再次施展出圣光。

她怀疑安妮修女之所以会在实验室中牺牲，很大可能就是因为耗尽了自己身上的圣光，从而被魔气侵蚀。

当然，这只是可能性之一，还有可能是她遭遇了某种恐怖的魔物，会吞噬灵魂之类的。

毕竟谁也不知道魔气是从哪来的，又对实验室内的那些魔物产生了什

么样子的影响，万一有些魔物发生了变异，导致它们现在还活着呢？

她们上一次进入实验室内带走安妮修女的尸体，可没有调查过那个实验室。

莫琳很担心薇洛丝的安危，而作为正主，薇洛丝倒是一脸的无所谓，不，是一脸的视死如归。

她的圣光很可能是假圣光，不过效果和真圣光一模一样，至于这种圣光能够维持多久，她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但想来维持一天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圣光耗尽的时候，整个人会非常难受，可她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而且她这具身体不是很怕死。

想到这，薇洛丝打定了主意。

“我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她就朝着门口走去，而莫琳眼疾手快地拉住了她，小脸越发地苍白起来。

她好像猜到了，猜到了薇洛丝的选择。

“诶？薇洛丝大人？你不会是想要去吧？”

开什么玩笑！这是她最害怕薇洛丝大人做出的选择！

会死的，肯定会死的！

安妮修女可是拥有了圣光三十多年了，就连她都死在了那个实验室中，薇洛丝从出生到现在也就过了十几年，她根本不可能用圣光净化那个实验室。

到时候，她真不希望她们再一次进入实验室，是为了搬出她的尸体。

“世上所有的事情总要有个结局，不是吗？如果我不去解决的话，那实验室谁来解决？莫琳，你是拥有圣光雏形的修女，你应该懂我的，对吧？”

反手握住了莫琳的手，薇洛丝有些语重心长地劝说她道，而后者垂下了眼皮，咬了咬嘴唇，有些不舍地呢喃道：

“我只是，只是觉得这是白白牺牲……”

“不会的，我会成功净化那些魔气的，而且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你们会一直在那里驱散外溢的魔气吧？你们的身体，会先扛不住的。”

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薇洛丝之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莫琳着急地伸出手想要挽留她，可望着她纤细的背影，她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

她忽然间有些明白了。

安妮修女当初牺牲的时候，恐怕也是这么想的吧？

拥有圣光的信徒，是被女神认可的信徒，也是这个教会最为美好的信徒，她们为了人们幸福美好的生活，前仆后继。

哪怕知道前面的道路是火海，她们也会用自己的身躯架起一座通往彼岸的桥梁，让未来的人们免受苦难。

她们才是最应该被历史铭记的人。

莫琳抬起手，默默地看向了自己手心中的微光，面色坚定。

薇洛丝大人成为了她心中的信仰，她也想要成为像她一样的人，也想要在不久的将来，拥有一份完整的圣光。

……

夜晚，几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过天空，传来叽叽喳喳的声响，空气之中弥漫着浓浓的花香，一阵晚风吹过，些许花瓣随风起舞。

掸去了裙摆上的花瓣，薇洛丝顺着风，来到了教堂一侧的安妮花园之中。

夜晚的花园十分寂静，基本没有什么行人，她兜兜转转走了几分钟，最终来到了花园的亭前。

亭内站着一位男子，他背对着薇洛丝，头也没回地轻声道：

“这座花园建立的时候，安妮前辈也才拥有完整圣光没多久，所以它的规模不大，近几年本想着给它扩建的，结果没想到啊，安妮前辈竟然已经逝世了。”

似乎是因为怀念起了过去，他的语气很是感慨。

“就因为她逝世了，所以这片花园就不扩建了吗？”薇洛丝反问道。

“如果她能拥有病逝之外的死因，那这片花园不仅会被扩建，还会成为她的墓园，受无数人的敬拜。”

泰伦转过了身，对她笑了笑。

薇洛丝明白他的意思。

如果解决不了实验室内的魔气，那这件事的消息就会被一直压着，安妮修女对外的死因也只会是病逝。

病逝虽然不妨碍有人会敬拜她，但对于一位真正的英雄来说，这种死因绝对是不公平的。

当然，如果解决了魔气，实验室的事情就会被彻底公开，安妮修女的事迹也会公之于众，到时候她就会得到英雄该有的荣誉。

可不管有没有解决魔气，这件事对于安妮修女来说，天生就是不公平的，这些本就是她应得的荣誉。

作为温柔善良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就是得先质问一下。

“这么对待一位拥有圣光的修女，你们的心不会痛吗？”

“薇洛丝大人，如果是为了她的名誉，我失去这个主教之位并无不可，但你应该清楚，这件事可不只是涉及了我。”

泰伦摇了摇头，他双手背在身后，抬头看向了空中的月亮。

“这里面牵扯到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我只是最低级的主教，这种事情根本做不了主，甚至就连那些大主教也做不了主，不过……”

他扭过头看向她，眼中充满了希望，“如果你能解决这件事的话，我想我们南教区的大部分主教，都会由衷感谢你的。”

Chapter 203

大部分主教？

薇洛丝心中一动。

她觉得能压下这种事情的，光是大主教可能还不够格，很可能就连那枢机主教都参与其中。

那可是在教会中几乎一人之下的枢机主教，如果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件事，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肯定远超她的想象。

当然，前提是有命解决这件事。

能让一位拥有圣光的前辈修女身死的实验室，里面定然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

“安妮修女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跟着我去看看那处实验室？”

泰伦话音落下，薇洛丝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

晚间的寒风拂过两人的衣角，他们默默地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之中，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泰伦眼里的光越来越黯淡。

“走吧。”

直到薇洛丝忽然开口说道，他瞬间瞪大了双眼，眼中充斥着希望的光芒。

能解决这件事，在他看来除了薇洛丝就只有艾薇娜了，如果薇洛丝拒绝的话，他们成功解决的概率又小了很多。

好在，她答应了下来。

实验室的位置就在这片花园的下方，在掀起亭子的地板后，一道通往幽暗的地下通道就展露在了两人的面前，诡异的阴风也从中吹了出来。

薇洛丝眉头一蹙，光是这股吹出来的阴风，她就感受到了浓浓的不

适，泰伦则似乎早已习惯，用魔法在手心点亮了火焰，慢慢地进入了地下通道。

跟着他一同进入，越是往深处走，薇洛丝就越是觉得不舒服，入口处似乎还可以，但深处，那些魔气浓郁地逐渐形成了实体。

头晕恶心想吐，也成为了薇洛丝最真实的感受，她连忙施展了温暖的圣光，驱散了附近的魔气，这才让她变得好受了一些。

有圣光的照耀，泰伦也明显好了很多，他开始一边走路一边担忧地说道：

“魔气外溢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本来只请了两位拥有圣光雏形的信徒来解决，现在需要四位才行。”

“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城内还有没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信徒了……”

想起了莫琳的模样，薇洛丝摇了摇头，问道：“最后如果压不住了呢？”

脚步一停，泰伦接着说道：“那就驱散附近的居民吧，这种魔气诡异得很，不知道天启骑士能不能解决，实在不行……教会圣城恐怕都要搬地方。”

“不过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毕竟教会真正拥有的手段，怎么可能会是我一个小小的主教知道的呢？他们肯定有办法解决这些魔气的。”

“那你们呢？”薇洛丝接着问道。

如果这里的魔气压制不住爆发开来，那教会第一时间做的肯定是疏散附近的居民，按照这里魔气溢散的速度来看，到时候的损失其实并不会大到哪里去。

只不过就算没什么损失，该审判的人还是会被审判的。

“我们吗？”泰伦的声音有些低沉，也有些无奈。

“这件事总要有个负责的，无论是实验室意外还是安妮修女的死，我作为这个教区的主教，都是脱不开关系的。”

“教会会给我什么样的审判我都接受，毕竟这是我成为主教时就做好

的觉悟，至于其他人……呵呵，就不好说咯。”

这件事要是被爆出来，肯定不止他一个人受罚，负责掌管这些教区的大主教肯定也会被责罚，而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因人而异了。

一些自私的家伙，或许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做出很多令人不齿的行为。

“不过若是您能解决这件事……”

泰伦看向了薇洛丝，金色的火光在他的眼底跳动，他的脸上不自觉地带上了几抹期许的笑容。

如果薇洛丝能够解决实验室内的魔气，那等于拯救了所有涉及此事的主教，在那之后，圣城南教区绝对会对薇洛丝绿灯大开。

她简直就是拯救他们的圣女！

激动的心情令泰伦脚下的步伐都不由得快了几分，在肉眼能够见到薄膜一般的封印魔法后，他停下了脚步。

不能再往前走了，过了这道封印，魔气的浓度将陡然增加好几倍，他这个没有圣光的普通信徒是绝对承受不了的。

封印魔法的后方，魔气弥漫在空中，遮挡了火焰的光芒，薇洛丝望着前方的黑暗，沉默了许久后，淡淡说道：

“我会进去的，只是请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

“没关系，您想要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要是您遇见了什么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会帮您解决的！”

泰伦的情绪越发激动起来，现在这种时刻，无论薇洛丝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她解决，哪怕要枢机主教出面都是可以的。

“困难倒是不至于，我只是想要和我熟悉的人再多待一会。”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原来是这点时间，是想要和自己熟悉的人多相处一会？

泰伦脸颊一红，似乎是有些羞愧。

他应该想的，此番进入实验室明显是九死一生，如果没有做好必死的决心，怎么可能有人敢进去呢？

在那之前，就应该多和自己的亲人相处，好好地告个别，这样才不留遗憾。

泰伦对薇洛丝的选择很是尊敬，但实际上薇洛丝所想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忽然发现自己之所以要进入实验室，其实是为了得到安妮修女的圣光手记，以此来解决蕾菈身上的魔王诅咒。

说到底，她这么做是为了蕾菈。

那蕾菈要是知道她为她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那不得被她感动？之后再动些手脚，她不就对她死心塌地了？

她清楚得很，蕾菈表面上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实际背地里她很热情，只是在某些方面很迟钝而已。

所以，她可以把这件事当做是自己告白的前奏，待得她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时候，再来一个甜蜜的告白！

……

充斥着浓浓药味的病房之内，一位女子静静地守候在昏迷少女的身旁，直到她缓缓地睁开双眼，女子才满眼惊喜地抱住了她。

【我……】

【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的，你不顾生命地进入那个地方，就是为了我，我，我值得你这么做吗？】

被紧紧抱着的少女愣了一下，随后她甜甜一笑，轻轻拍了拍女子的后背，说道：

【你怎么不值得呢？你才是最值得我这么做的，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埋在心里，很久很久都没有说出来……】

【不，不要说，我已经明白了。】

【不，我一定要说，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我不想再等下

去了。】

女子白皙的脸颊泛起红色，她虽然背对着少女，但娇羞的表情已经出卖了她的内心，她内心一直都在等她的那句话。

少女则是从她的背后抱住了她，凑近她的耳畔轻声道：

【蕾菈，我……】

……

“你什么你啊，你到底想去哪里啊？倒是快说啊，上了马车后就一直在那笑也不说话，拜托，我也是很忙的啊。”

薇洛丝的思绪被车夫的一顿牢骚拉回了现实，她此刻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登上了回程的马车，还不告诉车夫回去的目的地。

在车夫有些不爽的目光之中，她嘴角抽了抽，报了个目的地，随后靠着窗户，又一次幻想起了告白那日的场景。

渐渐地，她脸上的表情很是幸福，就好像真的已经把蕾菈攻略完了一样。

之后，她离开了南教区，回到了北教区。

回去的时候，天色渐晚，薇洛丝就买了一些食材和红酒，带回了家中。

以前她根本就是不会喝酒的，现在嘛，她当然也是不会喝的。

在喝酒之前，她会偷偷地给自己喝下醒酒药剂，之后装作醉酒的模样接近蕾菈，然后对她做出一些亲密的举动。

想来蕾菈也是不会生气的吧？

兴许是过几日她要去一趟很危险的地方了，她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丝毫不怕大贤者的威名了。

回到家，她看向了沙发上坐着的两人，说道：“今晚我来做饭吧。”

因为今晚的饭菜不是重点，所以薇洛丝做菜的时候也不是太上心，味道只需要做得一般般就好。

不过也就在她下厨的时候，备好了香料的她一回头，竟然发现梅维娜不知何时来到厨房里，抓着一块生肉啃了起来。

“梅维娜？”

“嗯？”

听见了薇洛丝的呼唤，梅维娜这才扭头看向了她，只是她的嘴依旧在咬着生肉，上面的鲜血从嘴角流下，略显血腥。

“那是生肉。”

“……哦。”

薇洛丝提醒了一句，梅维娜才松开了嘴上的肉，随后她盯着手中的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吃生肉会对你身体不好的。”

“可我是魔物。”

对啊，梅维娜是魔物。

薇洛丝忽然想起来，梅维娜的本体是一头魔狼，既然是魔狼的话，好像吃生肉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不仅如此……

感受了一下梅维娜的魔力，她颇为惊讶地说道；“诶？你魔力等级七阶了？”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梅维娜嘟囔道：“嗯，最近胃口感觉也大了很多，时常感觉自己吃饭吃不饱。”

“那这块生肉就给你吧。”

“谢谢。”

“别被蕾菈看见。”

嘴上道着谢，走路也一蹦一跳的，明显很开心，但梅维娜是个面瘫，她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她，薇洛丝又专心做起了晚餐。

在等待了一两小时之后，丰盛的菜肴就端在了餐厅的长桌上，她打开了红酒瓶，给自己和蕾菈倒了一些。

梅维娜不喜欢喝红酒，那她便不会强迫她。

蕾菈虽然没有拒绝，但她看着那杯中的红酒，问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吗？"

做晚餐，喝红酒，这两件事或许在别人身上很常见，但在薇洛丝的身上很不常见，她会这么做，显然是发生了什么。

但薇洛丝只要不说，蕾菈就不会知道。

"没什么事，就是想到了，便做了。"薇洛丝看向了桌上的菜，笑道，"尝尝吧？"

拿起刀叉，随手插了一块肉，蕾菈细细地嚼了嚼，点头道："嗯，还不错。"

薇洛丝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一些，她拿起身旁的酒杯，刚准备抿一口，蕾菈就好奇问道："我怎么记得你以前是从来不喝酒的？"

"我长那么大还没喝过酒是什么味道，今天就当是尝一口。"

"别喝醉了。"

"怎么会？我就倒了那么一点点，尝尝味道而已，而且……"

薇洛丝看向了蕾菈，言语间有些撒娇地说道，"就算我喝醉了，这里也是我的家，到时候，就拜托你抱着我去卧室了。"

"梅维娜也可以抱你。"

"她很快就会吃完的。"

"唔？"

左手一把叉子，右手一把餐刀，嘴巴里塞得满满的都是肉的梅维娜忽然抬起了头，茫然地看了看她们，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到自己。

她明明只是一个人在默默地干饭而已。

她很困惑，但薇洛丝和蕾菈也没有解释，没过多久，她将自己面前的菜肴都吃了个干净后，终于是有些饱了。

拍了拍微微凸出的小腹，她起身离开了餐厅，而薇洛丝这时候脸颊泛红，就连脖子都有些红晕。

她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另一只手放在桌上，明亮的双眸此刻黯淡无光地看着桌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见此，蕾菈道：“薇洛丝，你醉了。”

她的话就像是魔力，催着原本一动不动的蕾菈动了起来，后者伸出右手比划了一下大小，身子左右晃着嗤笑道：

“怎么可能？只是这么一点酒，我怎么可能会醉呢？”

“你醉了。”

“不可能，嗝。”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薇洛丝双手捂着自己的脸，逐渐平静了下来。

“怎么了？”蕾菈问道。

“没什么，我只是，只是想知道恋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真的很甜吗？”

蕾菈愣了一下，随即撇开了目光，轻声回道：“也许吧。”

“可是我为什么感觉好冰冷呢？就像是晚秋的时候，那些雨水滴落在我脸上的感觉，令我浑身都发颤。”

Chapter 204

“你又没有尝试过恋爱，怎么会知道它的滋味呢？而且这种感觉……”

蕾菈站起了身，她走到了薇洛丝的身旁，伸出手贴在了她的额头上，“你不会是感冒了吧？”

额头的温度很正常，倒是她的手指有些冰冷，冻得少女娇躯微颤了一下。

“怎么会呢？我只是，只是觉得有些冷而已。”

薇洛丝抱紧了自己的双臂，任由银白的发丝从耳畔垂落，她低头看着桌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久之后，她出神地呢喃道：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意外逝世了，那就让梅维娜回到她长大的地方去吧，她很孤僻的，在这里交不到什么朋友。”

“你还那么年轻，说什么胡话。”

端起酒杯，蕾菈侧坐在椅子上，瞥了她一眼。

“很危险的，这条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地走下去，而且我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抬起头，薇洛丝看向她，满是笑容地问道，“你，你会伤心吗？”

她的声音很轻，就好像哪怕蕾菈回答“不会”，她也不会有任何生气的反应，只会轻声一笑，将这件事揭过去。

对于这个问题，蕾菈心中其实一直都有答案。

她将薇洛丝当做后辈看待，一个能够理解她的后辈，所以她的逝去，自然会令她感到伤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她选择了沉默。

她没有回答她，而是转移了话题，说道：“你喝醉了，还是回房间好

好休息吧。”

“我没有，没喝醉。”

她再一次从椅子上起身，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

“别动。”

说着，她伸出手一把揽住了少女的腰肢，一把抱住了她的腿弯，将她从椅子上以公主抱的形式抱了起来。

进入了她的怀抱，薇洛丝闭着眼往她怀里靠了靠，脸颊紧紧贴着她的身子，安静地就像是三四岁熟睡的小孩一样。

柔软、清香、舒服，只是有一点冷。

“你的怀里好冷。”她嘟囔道。

啪——

蕾菈打了个响指，魔力流动，她怀里的温度瞬间升高。

“这样呢？”

“这样的话就好多了……”

又往她怀里缩了缩，薇洛丝嘴角扬起了浓浓的笑意，之后似乎是有些困了，她说话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你还没回答我呢，如果我死了，你会伤心吗？”

“会。”

这一次，蕾菈没有犹豫。

薇洛丝也显得有些开心，她张了张小嘴，说道：“太好了，那个……”

“什么？”

之后的话薇洛丝说得细若蚊蝇，蕾菈没有听清，而少女又重复了一句，蕾菈依旧没有听清。

第三次，她低下了头，凑近了少女的嘴角。

正当她想要静静地听少女开口说话的时候，少女却忽然抬起了头，蜻蜓点水般地吻了一下她的唇。

脚步停了下来，蕾菈愣愣地看着怀中的少女，只见她嘴角一勾，摸了摸自己的嘴唇缓缓说道：“是甜的。”

她的嘴唇是甜的吗？

蕾菈思索了两下，还是摇了摇头，带着她走进了她的卧室。

“你喝醉了。”

“没有！”

躺在床铺上，醉得迷迷糊糊的少女还在挣扎，蕾菈体贴地为她盖好被子，道了一句晚安后，就关上了卧室内的灯。

原本吵闹的氛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躺在床上的少女停止了挣扎，她悠然地睁开了双眼，窗外的月亮倒映在她的瞳孔中，只有清醒依旧。

伸出手摸了摸湿润的唇瓣，她就像是只偷腥的猫一样，笑了起来。

另一边，蕾菈在走下楼后，回到了餐厅。

餐厅内依旧亮着灯光，但人去楼空，氛围也冷清了下来，她望着薇洛丝那空空的酒杯，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唇瓣。

薇洛丝亲吻了她，但那是她喝醉了，不算数，她也不会多想。

只是……

她想起了那个同样吻过她的魔女。

……

次日，薇洛丝早早地起了床，之后就离开家，来到了安妮教区的花园内。

这里以维修为由，将整个花园封锁了起来，禁止任何外人进入，而此时此刻，花园亭子的附近，站着泰伦主教和两位修女。

“您想好了吗？薇洛丝大人。”泰伦看着面前的少女，十分认真地问道。

“嗯，我想好了。”

薇洛丝抬脚进入了亭中幽暗的地下廊道，只是很快她又回头看了泰伦一眼，叮嘱道：

“如果我很久之后都没有出来，就不用派人来找我了，里面很危险，她们也很容易有去无回的。”

“嗯。”

她不希望她和安妮修女一样，在实验室内死去之后，还需要几位修女才能将她的尸体带出来。

那样太危险了，稍有不慎，那些修女都出不来。

泰伦虽然答应了下来，但他看向薇洛丝的目光之中，比以往更多了几分敬意。

毕竟这是薇洛丝做出的牺牲。

如果她不幸丧命于此，可是连尸首都没办法取出来的，这对于一位候补圣女来说，无疑是最残忍的死法了。

“薇洛丝大人！”

在她即将彻底进入廊道的时候，少女的喊声令她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了她们。

莫琳通红着眼眶，做出了加油的手势，喊道：“一定要活着回来啊！薇洛丝大人！”

“嗯，我会的。”

薇洛丝笑了笑，哪怕是在这种时刻，她的语气依旧像是母亲在安慰自己的孩子一样，轻轻松松地就驱散了她们心底里的担忧。

好像她要去的并非是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

哧——

金色的圣光出现在了薇洛丝的掌心，驱散了靠近的魔气，众人平静下来的内心在这时候才重新悬了起来。

她要去的地方，危险到九死一生！

可他们此刻也很清楚，他们现在除了向神明祈祷她能够平安归来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

在薇洛丝离开家后，蕾菈就坐在沙发上，看起了最近的报纸。

昨晚没有喝完的红酒瓶被放在了客厅的柜子上，她时不时会看见它们一眼，不知道为何，她的内心莫名其妙地开始不安了起来。

就好像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会在她身边发生一样。

她的感觉向来都是很准的，正当她想要细想的时候，急匆匆的门铃声在这一刻响了起来。

叮咚叮咚——

来到大门口，蕾菈打开了门，发现前来拜访的是候补圣女艾薇娜。

只不过和平时相比，现在的艾薇娜表情很是严肃，呼吸还有些急促，好似发生了什么很可怕的事情一样。

“蕾菈老师！你有看见薇洛丝吗？！”

“薇洛丝？她不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吗？”

心里咯噔一下，蕾菈隐约猜到了什么。

“她出去了？去哪里了？南教区？”

“好像是吧？最近她的行程我不太了解。”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艾薇娜俏脸一白，明显有了些慌张，而蕾菈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赶忙问道：“怎么了？”

轻拍自己的胸脯，含着最后一丝希望，艾薇娜问道：“她昨晚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蕾菈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昨晚的薇洛丝，可以说是一直在做很奇怪的事情。

见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艾薇娜连忙补充道：“这件事很重要！”

“她为我们亲手做了晚餐，还难得地喝了酒，之后还……”

摸了摸自己的嘴唇，蕾菈刚想要将她偷亲自己的行为说出来，艾薇娜就一把抓住了蕾菈的胳膊，不管她有没有同意，都将她带上了自己来时的马车。

“这就够了！快！跟我一起去南教区！”

“到底怎么了？”

“路上我们慢慢说！薇洛丝有危险了！”

因为事态紧急，马车的速度很快，没过多久就来了南北教区的传送阵前方，而在马车上，蕾菈也知道了整件事。

实验的失败导致了诡异魔气的诞生，使得实验室变得危险万分，在一位前辈已经牺牲的情况下，薇洛丝依旧想要去处理那些魔气。

难怪，难怪昨晚她会这么做。

那个吻，难道是她和她的告别吗？

蕾菈忽然有些想明白了。

下了马车，艾薇娜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玛茜则在一旁带路。

“那处实验室根本就不是她一个人能解决的，她独自一人进去绝对十死无生，我们得去救她！”

蕾菈没有说话，她紧紧地跟着艾薇娜和玛茜，与她们一同进入了大厅，站在了传送魔法阵的中央。

施展传送魔法的代价是很高的，本来需要凑齐一定的人数才可以，但来的几位身份都不一般，而且看上去都还有急事。

负责魔法阵的魔法师给予了她们特例，允许给她们三个人施展传送魔法。

在此期间，艾薇娜有些好奇地看向蕾菈：“你不问问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问？

蕾菈觉得自己清楚得很。

“她就是这样的人，温柔善良，见不得别人遭受一点苦难。”

从认识薇洛丝的第一天起，她就是这样的少女，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意见到其他人受苦。

这是她的本性，走到哪里都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次，定然也不会例外。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艾薇娜摇了摇头。

“这一次不同。”

“嗯？”

“据说她是为了得到安妮修女的手记，才答应进入那个地方的，只是她要手记做什么，我也就不清楚了。”

蕾菈陷入了沉默。

安妮修女是拥有圣光的修女，她的手记多半也是记载圣光的手记，薇洛丝要它做什么？

加深自己对圣光的理解吗？

她想不明白。

离开了传送阵，艾薇娜又找了一辆马车，快马加鞭地来到了安妮教区，之后她二话不说，就直接前往教堂找到了泰伦主教。

“艾薇娜大人，您怎么来了？！”

见艾薇娜面色不佳地赶了过来，泰伦主教弯下了腰，额头冒汗。

这明显是来问罪来了，但他泰伦什么时候得罪艾薇娜这位候补圣女了？最近几日，他们甚至就连接触都没有接触过啊？

玛茜则是眉头一挑，直接站在泰伦主教的前方，开口道：“快！快告诉我们那个实验室在哪里！”

心下一颤，泰伦主教连忙装傻道："实验室？什么实验室？"

他的消息渠道只告诉他薇洛丝知道实验室的事，什么时候艾薇娜也知道了？难不成有人背地里悄悄地把这件事告诉艾薇娜了？

那教宗大人呢？

不会有人告知教宗大人了吧？

想到这里，他眼角一抽，有些坐立难安。

玛茜见他装傻，本想继续追问，但蕾菈却伸出手拦住了她，直接对着泰伦冷声质问道："你不知道？"

这时，泰伦才注意到艾薇娜的后方，还站着人类大贤者蕾菈。

他的脸色彻底苍白了起来，他哆嗦了两下嘴唇，最终叹出一口气，低着头走出了办公室，说道："跟，跟我来。"

一路从教堂来到花园，泰伦主教站在亭中打开了实验室的入口，顿时，一缕轻微的黑色魔气从其中溢散出来。

玛茜第一时间就捂住了自己的口鼻，她后退了两步，脸颊瞬间发白，有种恶心想吐的感觉。

在艾薇娜用圣光温暖了一下她的身子后，她整个人才好受了一些。

艾薇娜扫视了一圈泰伦和几位修女，难得有些生气道："这么诡异的地方，你们就让薇洛丝大人一个人进去？"

"这个，没有圣光的加持，我们只是靠近封印魔法都会受到影响，更别说是进入了，我担心……"

泰伦态度很恭敬，并没有将自己的担心说完。

不过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害怕跟着薇洛丝进入实验室的人成为她的累赘，所以才没有派人和她一同进去的。

没有圣光，光是靠近实验室外的封印魔法都会受到影响，进入其中更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一把抓住了蕾菈的手，艾薇娜不愿意再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用多说些什么了，我们赶紧进去吧。”

见她想要拉着蕾菈一起进入，泰伦刚想伸出手阻止，莫琳就拦在了她们的前方。

“等一下，如果没有圣光的话，就算您是大贤者，恐怕也会被魔气侵蚀，所以……”

“没关系，我的圣光可以加持在她身上，而且我们找到了薇洛丝就将她带出来，不会花费多少时间的。”

艾薇娜进去可不是为了解决实验室魔气的，而是为了救出薇洛丝，在她看来，解决魔气这件事应该从长计议。

adType":4,"status":2,"dailyAllowDisplayTimes":100,"weight":10},"curDayDis

Chapter 205

哒——哒——哒——

慢慢地，薇洛丝沿着廊道，一步一步地朝着地下走去。

在经过封印魔法之后，她手中圣光的亮度瞬间被浓郁的黑色魔气压低，这导致她的能见度小了很多。

呲呲呲——

就像是被放在火上烤一样，黑色的魔气一旦接触到了圣光，就开始冒起白烟，与此同时，它们也开始不断消散。

只是好景不长，在它们消散之后，剩下的黑色魔气就会迅速弥补之前的位置，这就导致薇洛丝在进入实验室后，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圣光在净化附近的魔气。

太多了，这些魔气真的太多了，哪怕她加大了手中圣光的亮度，这些魔气依旧源源不断地朝着她涌来。

根据她的判断，不出意外的话，这里面存在着什么东西，一直在制造魔气。

来到了廊道的最底层，她望着面前已经莫名腐朽的实验室铁门深呼吸了一口气，随后抬起手，打开了它。

里面一片漆黑，黑色的魔气在这里形成了隐隐约约的实体，待得圣光照入之后，它们就像是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慌忙地退到了一边。

光芒照亮了附近的环境，薇洛丝踩在满是裂纹的地砖上没走几步，她就能见到躺在地上的白骨。

这些白骨有些是人类的，有些则是魔物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死在了实验室中，而且死前似乎遭受到了惨痛的折磨，白骨的姿态很是扭曲。

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薇洛丝继续朝着实验室深处走去。

滴答滴答——

水珠滴落的声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将圣光照过去后，发现那里倒了一堆药剂的玻璃瓶，水滴正从一个细小的洞口缓缓流出。

谁也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完好的时候，是在研究些什么东西，所以谨慎起见，她还没有朝那里靠近。

继续向前进发，魔气的浓度也越来越高，原先还若有若无的实体在这里变得清晰可见，它们就像是一棵巨树的树根一样，盘踞在空气和天花板上。

圣光到来之后，它们就迅速退去，而在薇洛丝经过之后，一旦没有了圣光，它们便会将那里重新占据。

薇洛丝并没有搭理它们，她明白，如果不能解决释放魔气的东西，她再怎么净化这里的魔气都是徒劳。

往前继续走了两步，她忽然停了下来。

在圣光和魔气的交界处，赫然站着一位修女。

她的被魔气笼罩，看不真切，但薇洛丝看着她的身材，只觉得有几分眼熟。

能出现在实验室内的，肯定就不会是活人，眼前的修女，大概率是魔物伪装的，或者是魔气的手段。

想了想，薇洛丝问道：“你是……？”

“如果想活命的话，现在立刻，转身离开这里。”

清冷的女声在实验内响起，远方更是传来了些许回音，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薇洛丝从中听出了一丝关心。

关心？

她思索了几秒，道：“你是安妮前辈？”

能出现在这里的肯定都不是活物，再加上眼熟的修女身材，薇洛丝只好猜测她就是已经逝去的安妮前辈。

至于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肯定是魔气搞的鬼。

“听我的话，这里的危险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的，现在离开的话，

你还有活命的机会。”

安妮的再次劝说也更加令她坚定了自己的猜测，只有真正善良之人，才会劝她赶紧离开这里。

只可惜，她要让安妮修女失望了。

“安妮前辈，我能进来，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包括身死，你的劝说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用。”

“有这个时间，你不如告诉我它的弱点是什么，好让我有所针对。”

向前走了一步，昔日里温柔的少女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强硬，无论安妮说些什么，她都不可能退后。

安妮本还想要劝说她一番，但是见到她坚毅的表情之后，就将那些劝说的话留在了自己的心底。

她不认得少女是谁，但圣光在她的手心，将她照得宛若救世女神一般美丽。

不知为何，她从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每一位拥有圣光的少女，都是被女神认可的信徒，都是毫不畏惧死亡的先驱，这是她们的选择，也是她们的宿命。

幽幽地叹了口气，她回忆道：“它的弱点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圣光是唯一能够伤害到它的手段，而且……”

话还没有说完，薇洛丝就发现安妮的身后连着一根漆黑的藤蔓，随后安妮一脸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脖子，身体开始变异。

“快，快逃……”

这是她清醒时说出的最后几个字，在说完之后，她的五指就变成了利爪，原地嘶吼一声，朝着薇洛丝袭来！

狼狈地转身躲过一爪，安妮就像是鬼魂一般飘浮在空中，朝着薇洛丝的后背再度袭来。

只是这一次，圣光的光芒瞬间大亮，安妮惨叫一声，身上发出了呲呲呲的灼烧声响，随后整个人躲藏在黑暗的角落之中，褪去了身上的利

爪和异变。

经过短暂的交手，薇洛丝明白了一切。

她看向了恢复清醒的安妮，道："它囚禁了你的灵魂？"

"嗯……"

安妮死死抱紧了自己的双臂，此刻仔细观察的话，能够观察到她身上仍然连着一根漆黑的藤蔓。

让她躲进黑暗角落里的，并非是她自己，而是这根藤蔓的指使。

想清楚了这些，薇洛丝直接绕过了安妮，继续朝着实验室最深处走去，而后者也是慌忙起身，下意识地想要拦住她。

"诶？你……"

"我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

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少女径直冲入了黑暗之中，她的背影很是纤细，但这一刻，安妮竟然觉得她像是一位英姿飒爽的骑士。

不断地深入，在绕过了许多白骨和鲜血之后，她来到了实验室的最深处——一处原本应该封印起来的幽闭空间。

这里的地砖尽数破裂，在空间的最中心处，坐落着一块漆黑的祭台，繁杂的魔法铭文铺满它的表面，些许纹路更是直接沿着地面展开。

在那祭台之上，漆黑的魔气幻化出了一棵粗树，直抵实验室的天花板，这颗黑树更是有着不少幻化的树枝，而其上的树叶竟是些大大小小的灵魂。

他们在见到薇洛丝的到来之后，都不由得发出了叫喊声。

"救命啊！救命啊！我们在这里！"

"别喊了！她肯定没瞎。"

"教会是没人了吗？怎么派了个小女孩来？"

"完了完了，这里又要多一具尸体了，就连我们也要变成这怪物的养料了！"

“快逃吧，这家伙不是你能对付的怪物！”

从惊喜到绝望再到劝说薇洛丝逃命，这些灵魂似乎一点都不看好少女能够拯救他们。

在他们打量薇洛丝的同时，薇洛丝也在打量他们，如果她没猜错的话，这些灵魂都是那些死在实验室中的教会信徒们的灵魂。

呼——！

正当她还在打量时，漆黑魔气凝聚成的藤蔓就从黑树一旁现身，朝着薇洛丝狠狠抽来。

她的反应并不慢，在藤蔓即将抽到她身上的那一刻，她一个前扑就躲过了藤蔓的攻击，与此同时，树上的灵魂大喊道：

“快！快靠近这里！拿圣光烧死它！”

很显然，那处祭坛上的黑树就是实验室魔气的核心所在了。

只要解决了它，这些魔气多半也就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里，薇洛丝不再藏着掩着，直接将自己能够施展的最大程度圣光施展了出来。

只可惜因为魔气的存在，她即使全力施展圣光，这圣光的亮度也仅仅只能真正照亮自己周围两米的距离。

想要利用圣光净化黑树，还远得很。

呲呲呲——！

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黑树想要压制住她的圣光，就必须利用大量的魔气冲击她的圣光，这显然急剧消耗它的能量。

起码像之前控制安妮修女那样控制灵魂，它是做不到了。

就是拿藤蔓抽她还是可以的。

呼——！

又略显狼狈地躲过了一次攻击之后，薇洛丝不断地朝着祭坛迈进，黑树想要阻止，但它的攻击少女都一一躲了过去。

光是压制她的圣光，黑树就几乎耗光了自己的能量，否则它的攻击不会如此简单。

靠近了祭坛，薇洛丝抬高了手中的圣光，让它照射在了黑树之上。

呲——！

刺耳的声音在这一刻骤然响起，这里是魔气的核心，也是最为畏惧圣光的地方，黑树猛地颤抖了一下，随后魔气风暴就向四面八方爆开！

薇洛丝没有办法躲闪，只能硬生生地抗下这个风暴的冲击。

因此，她惨叫了一声，整个人被吹飞了十几米，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就连手中的圣光都熄灭了片刻。

也就是在这片刻，黑树的树叶上传来了令人惊恐的尖叫。

“啊啊啊！救命！救命！别吃我啊！”

黑树受到了创伤，需要灵魂当做养料来补给，所以树干上的一个灵魂被它选中，身影开始骤然减小，逐渐被黑树吸收。

直到圣光再一次亮起，他的身影才停止减少，黑树也没有时间再将他吞噬。

薇洛丝捂着手臂从远处站了起来，身上多出了几处擦伤，她抬头看向了祭坛之上的黑树，陷入了犹豫。

她现在清楚了，黑树捕捉这些灵魂，是将它们当做了自己的养料，如果她没有杀死它，而是一点点地伤害它，那它可以抓住机会吞噬灵魂来恢复自己的伤势。

情况很糟糕。

如果可以，她是想要将这些人都救下来的，虽然他们是灵魂，但此事要是传播出去，对她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发觉她陷入了迟疑，有一道灵魂忽然喊道：“加油！你可以的！你的圣光真的可以杀死它！”

“我们的命就交到你手上了，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烧死它！要是让它活着，不知道多少人要受难！”

之前他们并不看好薇洛丝，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少女能够利用圣光伤害到这棵黑树，但少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她可以。

这不禁令他们心底里燃起了希望。

要知道就连之前的安妮修女，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那时候的黑树，还没有如今这般恐怖！

灵魂们的呐喊令薇洛丝下定了决心，她拼尽全力地施展圣光，朝着祭坛再一次飞奔而去。

只是这一次和之前一样，被圣光灼烧后，黑树就痛苦地施展出了魔气风暴，将少女从附近吹落在了远处。

最糟糕的是，这一次薇洛丝还撞到了摆放在空间角落里的装饰品上，银色蜡烛台的尖角划破了少女的肌肤，碎裂的玻璃更是直接扎了进入。

但是圣光依旧亮着。

从地上爬起来，再一次靠近，魔气风暴再一次将她吹飞，周而复始，不知道是第几次，她躺在了地上，还没来得及起身，漆黑的鞭子就瞬息而至。

啪——！

空间里响起了清脆的抽打声，明亮的圣光在挨打之下，弱了几分，与此同时，灵魂被吞噬的惨叫声就在这一刻响起。

“啊啊啊——！”

似乎是听见了灵魂的哀嚎，圣光再一次变得明亮，少女也艰难地躲过鞭子的抽打，从地上爬了起来。

银色长发沾染了血迹，凌乱地披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脸颊上尽数是被玻璃划破的痕迹，右手手臂还扭曲地垂在身侧，显然是被藤蔓打断了手。

她大腿上也布满了深深的划痕，有些站不稳，但她依旧没有放弃，而是尝试着向前走了两步，直到她吐出了一口鲜血，才停了下来，半跪在地上。

见到她如此的惨状，树上的灵魂沉默了许久，才哀叹一声道：

“……放弃吧，如果还有力气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吧，顺便通知教会高层，让他们赶紧远离这个地方……”

“没用的，你靠近不了的，放弃吧，离开这里，凭着最后一丝圣光，你或许还能活下来。”

女神给予了他们希望，又亲手将希望掐灭。

少女这副模样，根本不可能解决这棵黑树，趁着圣光还未熄灭，他们还是希望她能够从这里活着离开。

可少女不愿意。

“……我活下来了，那你们呢？”

她目光死死地盯着黑树被灼烧的伤口，她知道，她若是在这里离开了，他们都会成为它修复伤口的养料。

Chapter 206

见她关心起他们，其中一道灵魂叹息了一声，说道："别傻了，孩子，我们的命，其实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

"是啊，我们早就死了，留在这里的，不过是我们的灵魂而已。"

"你就算消灭了这头怪物，我们的灵魂很快也会消散，结局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坚持。"

"人死不能复生，孩子。"

他们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意识，但他们都清楚，他们已经死了，留在这里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灵魂。

灵魂脱离了肉体，自己就会慢慢消散，被这头怪物吞食，成为它的养料，这两种结局，其实对他们来说都差不多。

不过，少女却不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不想你们的下场，是成为它的养料。"

他们这些灵魂，生前都是教会的信徒，就像是安妮修女一样，一生行善积德，做了无数善事，拯救了数不清的生灵。

他们的结局应该是被世人所歌颂，而不是在这个阴暗的空间里，成为这头怪物的养料，最终淹没在历史的车轮里，无人问津。

伸出手，对着自己施展了治愈术，薇洛丝再一次朝着祭坛走去，被圣光灼烧的黑树本想又一次释放强烈的风暴，但受了伤的它，已经不再能利用风暴吹飞少女了。

仅仅只是后退了两步，薇洛丝在风暴中坚持了下来，随后圣光再一次笼罩在了黑树之上。

呲呲呲——！

和往常不同，这一次的黑树疯狂地扭摆着自己幻化出来的身躯，没过多久，就像是一场大火点燃了树木，它整棵树都燃烧了起来。

被当成树叶的灵魂们因为失去了树枝的束缚，都纷纷在这个诡异空间飘荡起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好似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滋味。

黑树被燃烧殆尽，在见到祭坛上空空如也后，薇洛丝这才松了一口气，疲惫地半跪在祭坛前方。

一切都结束了。

脑海中刚刚闪过这个念头，她忽然心有所感地抬起头，发现四周的魔气依旧和之前一样浓郁。

嗯？

黑树是魔气幻化的，那些藤蔓也是幻化的，而这也就是说……

意识到了什么，她看向了祭坛中心，一颗充斥着黑色魔气的水晶浮现在了空中。

糟了！

心下一慌，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粗壮的魔气藤蔓从水晶中窜出，直接贯穿了少女的肩膀和小腹，将她狠狠地砸在了空间内的墙壁上。

明亮的圣光在这一刻被漆黑吞没。

……

咔嚓——

不小心踩到了玻璃瓶，艾薇娜差点摔一跤，不过还好身旁是桌子，她连忙扶住了它，才没有摔倒。

“这里都没有她的踪迹，她走得好深。”

随着不断深入，艾薇娜的圣光已经不像进入之前那么明亮了，视线能看清的前方也越来越近。

蕾菈发现了这一点，她问道：“怎么了？支撑不住了？”

“还好，我们再走一段路吧，如果还没有找到她的话，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

艾薇娜可不会嘴硬。

她的圣光支撑不了多久，再继续深入一段距离而不退出的话，剩下的圣光恐怕不支持她们原路返回了。

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放弃薇洛丝。

继续深入了一段距离，艾薇娜想起了什么，有些漫不经心地问道：“蕾菈老师，这些年，你有过在意的人吗？”

“很多吧。”

“不是那种在意，是心上人的意思。”

脚步停了一下，蕾菈反问道：“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个，我听说了你的绯闻……”

“绯闻只是绯闻，没必要在意。”

蕾菈回答得很果断，似乎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这使得暗中观察她的艾薇娜歪了下脑袋。

这种表现意味着，蕾菈其实对薇洛丝并没有那种意思？

毕竟如果她们真的两情相悦的话，她提到这种绯闻，蕾菈的回答肯定不会如此果断。

也就是说，薇洛丝其实是单相恋？

想明白了这个，艾薇娜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单相恋的结局，往往都只剩下悲情。

咚——

在她八卦的时候，前方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她们对视了一眼，连忙朝着前方跑去。

“前面有动静！”

“是薇洛丝！”

错不了的，能在这个实验室内发出动静的，除了薇洛丝，没有其他人。

顺着声音，她们跨过破败的大门，来到了一片漆黑的幽闭空间之内。

先入眼的是一座诡异的祭坛，其上布满了怪诞的咒文，上面空中还飘浮着一颗漆黑的水晶。

水晶散发着浓郁的魔气，这些魔气汇聚成了几根藤蔓，狠狠地刺穿了空间的墙壁，而一位少女就被它们钉在墙壁上，鲜血直流而下，浸湿了地面。

“薇洛丝？！”

瞳孔一缩，蕾菈匆忙走到了她的身前，她想要用魔法切断那些魔气，但无论是火焰还是寒冰，都径直穿过了那些魔气。

唯有艾薇娜的圣光，才能点燃那些魔气藤蔓，让它们被烧断。

从空中落入蕾菈的怀抱中，呼吸微弱的少女艰难地睁开了双眼。

在见到蕾菈的第一眼，她以为自己在做梦，可在感受到四周的魔气后，她才用沙哑的嗓音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要是不来，你又准备一个人对付这种怪物吗？”

面对蕾菈的责问，少女努力地勾了勾嘴角，想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以此来减轻蕾菈的责备。

可惜她的虚弱让她的努力功亏一篑，她的嘴角并没有任何动作，倒是目光更加黯淡了几分，气息也越发萎靡。

肩膀和小腹还在流血，艾薇娜施展治疗术，帮她止住了血。

她的治疗术可远没有薇洛丝的厉害，要想帮她把贯穿伤彻底治好得花费不少功夫，但是她们现在的目的是撤退，没有那么多时间治疗。

在感受到她的治疗后，薇洛丝扭头看向了她，动了动嘴唇道：“艾薇娜……”

“嗯，我在。”

“我，我手脚……断了，你能帮我治……”

“不行，等我带你出去再说。”

薇洛丝的话还没有说完，艾薇娜就打断了她。

她早就发现这位少女的四肢都断了，虽然这种伤没有贯穿伤那般难治，但她仍然不会给她治疗。

毕竟她很了解薇洛丝。

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少女，治疗好她的四肢，拥有了自由的少女，谁也不知道她会想要做些什么。

Chapter 207

“你这种状态，难道还想要留下来吗？”

抱着少女，蕾菈很清楚她现在的状态，就算艾薇娜将她治好，以她现在的精神状态，也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艾薇娜光是带着她深入这个实验室内部对她的消耗就很大，更别说还和那怪物战斗过的少女了。

只不过她们想走，薇洛丝却不同意。

她抬头看着天空中胡乱飘荡的灵魂，面带痛苦地挣扎道：

“不，我，我不能走……现在是怪物最，最虚弱的时候，我们要是，走了，它之后，会把这些灵魂，当，当做它养料的。”

“他们，他们会死的。”

话说到一半，鲜血从她的嘴角涌了出来，她咳嗽了两声，眼神之中充斥着哀求。

祭坛之上的黑色水晶，就是释放魔气的怪物的核心，她坚信只要破坏了它，那一切都会真正的结束。

可若是放过了这次机会，这枚黑色水晶又会建立起自己的伪装，有这些灵魂的辅助，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的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杀死它的机会，说不定只有这一次。

“他们本来就已经死了，你就算救了他们，他们也会很快消散的。”

蕾菈并不同意，薇洛丝只能看向艾薇娜，小声哀求道：“艾薇娜，求求你了……”

空中的灵魂听见了她的声音，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无声地徘徊着，他们也想劝薇洛丝放弃，但他们清楚，少女认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她是真心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结局，为此，她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

连性命都可以付出的少女，又如何改变她认定的事情呢？

“艾薇娜，别听她的。”

蕾菈提醒了艾薇娜一句，正准备抱着薇洛丝离开这里，她却听见艾薇娜忽然说道：

“老师，如果那怪物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不可多得的机会。”

脚下一顿，她诧异地看向了艾薇娜，只见后者直直地盯着祭坛上的水晶，逐渐燃起了战斗的欲望。

她神色一凝，问道：“你还能坚持吗？”

“我想试一次。”

“机会只有一次。”

“机会向来只有一次。”

“你们两个……”

直到现在，蕾菈才想起艾薇娜其实和薇洛丝是同一类人，骨子里的善良令她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拯救那些本就逝去的灵魂。

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她将怀中的薇洛丝放了下来，艾薇娜也随手丢了个治疗术，治好了她断裂的四肢。

四肢恢复了正常，她自然也可以对自己施展治疗术了，只是和蕾菈所想的一样，她哪怕治疗好了身子，精神也很萎靡。

疲惫与痛苦，折磨得她精神不振。

不过好消息是，她依旧能够点亮圣光。

望着少女周身亮起比自己还亮的圣光，艾薇娜歪了下脑袋，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

一路从入口到深处，来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圣光已经快消耗一大半了，虽然路途中她还要照顾蕾菈，会多用一些，但薇洛丝可是和那怪物战斗过了……

就这样的情况下，薇洛丝的圣光竟然能比她亮那么多？

就算是充盈的状态下，她都没有那么亮吧？

她们之间的圣光差距，原来那么大吗？

艾薇娜有些说不出话来。

随后，她发现散发如此恐怖圣光的少女咬了咬牙，这才让她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

原来，她能够释放出这种圣光，也已经拼尽了全力。

在自我安慰了一番后，艾薇娜看向了祭台上方的黑色水晶，问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蕾菈的注意力倒是都在祭坛附近的魔法铭文上。

"这是献祭魔咒，很久以前教会才会用的古老魔咒了，献祭给哪位神明可以自己指定，所以那东西很可能是神明给予的回应。"

"这种献祭实验教会早就明令禁止了才对，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实验室呢？不知道克里斯蒂娜她知不知道这件事。"

克里斯蒂娜就是教会的教宗，只不过蕾菈和她的关系很近，所以称呼她的时候总是直呼她的名字。

换做信徒这么干的话，很可能就以冒犯教宗的名义抓走了。

"小心！"

薇洛丝的声音打断了她们的交谈，黑色水晶上又伸出了几根藤蔓，迅速地朝着她们抽来。

之前薇洛丝能被它抽中，是因为除去治疗术，她和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现在有了身手矫健的蕾菈，这种藤蔓根本抽不到她们身上。

不过与此同时，黑色水晶也用藤蔓围住了自己的四周，她们想要靠近，很容易就会被那些藤蔓逼退。

蕾菈尝试过利用魔法砍断那些藤蔓，但她发现这些魔气完全无视她的魔法后，她就没有再次尝试了。

“有那些藤蔓阻扰，我们靠近不了它。”

“我有办法。”

艾薇娜嘴上这么说着，但她却扭头看向了薇洛丝。

“圣光只要足够凝聚，再多的魔气也不可能阻拦，但我现在的圣光所剩无几，想要破坏那颗水晶，只能借助你的圣光。”

圣光就像是普通的阳光一样，只要汇聚到一个点上，它所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魔气根本不可能拦得住，而那颗黑色水晶也必然会被这样的圣光击碎。

但理论很完美，薇洛丝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

“我要怎么做？”

“想象，将它想象成自己希望的形状，去感受它的存在。”

艾薇娜的解释令薇洛丝嘴角抽了抽，她闭上眼，努力地感受起自身圣光的存在，遗憾的是，她只能感受到一片空白。

这根本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东西！

时间也在她的努力尝试中一分一秒流逝，艾薇娜的圣光又黯淡了几分，黑色的水晶似乎得到了部分恢复，开始诞生出了青色的藤蔓。

不知道为什么，在见到那种颜色的藤蔓之后，艾薇娜心头一突，不祥的预感遍布全身。

她还没来得及提醒，青色藤蔓就朝着她激射而来！

哪怕距离她还有十几米的距离，她都感觉大脑一阵疼痛，好像自己的灵魂即将从自己的肉体剥离出去，朝着藤蔓飞去。

“啊——！”

她发出的惨叫让薇洛丝从感受中惊醒，蕾菈抓着她们两个不断后退，直到退到了墙壁前方，无路可逃。

难道，那些灵魂就是这么被它抓住的吗？

在艾薇娜痛苦之际，原本在空中徘徊的一缕灵魂冲了下来，和青色藤

蔓触碰在了一起，而抓住了灵魂的青色藤蔓飞快地返回了黑色水晶的周围。

得到了自由的灵魂再一次被它束缚起来，艾薇娜也逃过了一劫，就在她还不解的时候，第二根青色藤蔓激射而来。

同样的，第二缕灵魂冲了下来，阻止了它的进攻。

“大家……”

到了现在，薇洛丝怎么可能看不明白呢？这些教会信徒的灵魂，牺牲了自己，帮助她们拦下来那能抓捕灵魂的藤蔓。

再一次被它抓住的下场会是什么，他们肯定清清楚楚。

实在是没办法感受到圣光的存在，薇洛丝握紧了拳头，低声问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有是有，但是……”艾薇娜迟疑了一下。

“没有时间犹豫了，快说吧。”

“我可以吸取你身上的圣光，但是这样做的话，会消耗你很多精神力，导致你陷入深度沉睡，甚至可能……变成植物人。”

强行吸取别人身上的圣光，这听起来像是魔物才会干出的事情，但这就是艾薇娜会的魔法。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形象，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起过这个，这是第一次。

而且这道魔法的后果很严重，如果对方被消耗的精神力很大，很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创伤，从而一睡不醒。

也就在她思索薇洛丝会不会拒绝的时候，少女已经将手伸了出来，催促道：“快来吧！”

眼底闪过几丝错愕，艾薇娜再次问道：“你不考虑一下吗？”

“现在没有考虑的必要。”

“……我明白了。”

搭上薇洛丝的手，艾薇娜深深地看了少女一眼，随后她默念咒语，金色的圣光也开始逐渐扭曲。

最终，它们宛如流水一般，从少女搭着艾薇娜的那只手流向了她，同时，薇洛丝的精神力也在极速消耗。

“嗯——”

眉头深深蹙起，精神力流失的感觉很是痛苦，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强迫自己不发出声音。

只是白皙的双腿开始微微打颤，眼皮耷拉了下来，在原地踉跄了两步，蕾菈眼疾手快地抱住了她的腰，才让她没有摔在地上。

在耗尽了精神力之后，圣光也不再从她的身体流向艾薇娜，她躺在蕾菈的怀中，半睡半醒，四肢已经无力抬起。

感受到体内充盈的圣光，艾薇娜捏紧了拳头，猛地转身看向了祭坛。

双手张开，神圣的气息在她的身上展现开来，她闭着眼，金色的圣光逐渐变形，很快就成为了一柄足以斩破长空的巨剑。

“斩！”

伴随着一声娇喝，她挥下了手，圣光凝聚的巨剑也朝着黑色水晶狠狠落下。

似乎是察觉到了危机，黑色水晶滋生出了更多的藤蔓来保护自己，只可惜之前能在圣光中来回穿梭的藤蔓，现在轻易地被巨剑斩成了两半。

锋利的剑刃划过无数藤蔓，最终落在了黑色水晶之上。

其内的黑色魔气疯狂涌动，好似在拼尽全力地挣扎，然而圣光的剑刃无往不利，这颗水晶仅仅只是抵抗了片刻，就被巨剑劈成了两半。

呼——！

破碎的水晶从空中掉落在祭坛之上，最后摔成数瓣，如同星光一般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结束了吗？”

艾薇娜深呼出一口气，自言自语了一句，这颗黑色水晶诡异万分，她不敢有丝毫松懈。

“结束了……结束了！”

“我又自由了！”

“女神保佑！”

直到魔气开始被圣光灼烧，束缚的灵魂再一次获得了自由，她才猛地松了一口气，擦去了额角的香汗。

这一次，消散的魔气不会再被补充了。

魔气的源头被消灭之后，这个实验室就不再可怕，虽然她剩下的圣光不足以净化整个实验室，但没有了危险，总有一天，这里的魔气会被圣光净化干净。

而且这一天，绝不会有多远。

这处空间内的魔气很快被艾薇娜周身的圣光驱散了大半，那些在空中飘荡的灵魂欢呼了几声后，就齐齐地从空中落下，来到了蕾菈的身旁。

他们看望的当然不是蕾菈，而是她怀中已经陷入昏迷的少女。

仿佛是预知到了她们的成功，少女陷入昏迷的时候，嘴角是带着笑容的，长长的眼睫毛因为呼吸而微微颤动，众人也随着它的颤动而放缓了自己的动作。

站在灵魂前方的是安妮修女，她面带笑容地看着昏睡的少女，张了张嘴，无声地道了句谢谢，身影渐渐地淡了不少。

就像她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哪怕薇洛丝她们没有救他们，他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在天地之间。

不过有了这点残留的时间，他们还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好好和自己的亲人告个别。

……

时间一晃，距离解决魔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天。

在掩盖之下，实验室事件变成了一场意外爆炸事件，在这场爆炸事件中牺牲的信徒有几十位，其中包括安妮修女。

安妮修女为了抢救那些还未死去的信徒，冒险进入了爆炸的核心地区，意外也在此刻发生，第二次爆炸带走了她的生命。

好在主教反应迅速，指挥神官和其他信徒们救下了其他人，这才没有让人们的死伤变得更加严重。

这是对外解释的版本，全城都在为事件中逝去的人们哀悼。

教宗也得知了此事，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南教区的枢机主教要格外照顾那些逝世之人的家属。

而真正亲历事件知道真相的几人，此刻还在安妮教区的病房之内。

伸出手触摸着窗户的玻璃，蕾菈透过它，能够见到小半个安妮教区，以及安妮教区之外的教区。

现在是白天，温暖的阳光从天空中洒落下来，照亮了这些教区，但不知为何，她却感受不到半分的温暖。

阴沉、压抑，不知何时成为了教会圣城的代名词，抬头看向天空，云层涌动之间，好似有一座庞大的紫色魔法阵将这里笼罩。

有点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应该是错觉。

回想起前些天躺在她怀中的薇洛丝的笑容，蕾菈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艾薇娜和她说过，这次薇洛丝并非是因为要拯救谁才进入的地下实验室，而是因为安妮修女的手记。

她要手记做什么？

她之后又问过一次艾薇娜，但后者好像也不太清楚，一直支支吾吾的，说等薇洛丝醒来再聊。

只是等她醒来？

看了床上熟睡的少女一眼，她来到了床边，有些担忧。

她不会真的成为植物人吧？

咚咚咚——

在她担忧之际，病房门被敲响，艾薇娜道了声“请进”，一身便服的泰伦主教就打开了门，走了进来。

简单地和蕾菈艾薇娜行礼打过招呼，他看向了昏迷的少女，有些低沉地问道：“薇洛丝大人还没醒吗？”

“嗯，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醒来。”蕾菈回道。

“这是安妮前辈的手记，是薇洛丝大人之前就和我约好的。”

从怀里将安妮的手记取了出来，泰伦本想将它放在少女的床头柜上，但蕾菈伸出手，接过了它。

随手翻阅了几页，她发现上面记载的都是和圣光有关的文字。

“就是因为它，她才会进入那个实验室？”

“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薇洛丝大人天生的善良，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手记吧。”

提起这个，泰伦微微弯腰，面色上带着几分歉意。

“能解决实验室的，当时城内就只剩下了两位候补圣女，所以，这是我们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

“现在约定完成了，我也该走了，希望薇洛丝大人能早点醒来吧。”

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找准了薇洛丝和艾薇娜，希望她们能够帮忙解决这件事，只不过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去找她们，她们就找上门来了。

所以，泰伦才以手记为由，引导薇洛丝去做这件事。

现在事情成功解决，也算是消灭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当然，他只是个代表，站在他背后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主教。

“你之后要去哪里？”

艾薇娜注意到了泰伦的着装，主教平常都要穿主教长袍的，今日的他却一身便装，显然是发生了什么。

对此，泰伦无奈一笑。

“发生这种事情总是要有人负责的，再加上引导候补圣女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身上的罪孽可一点都不少。”

他已经不再是安妮教区的主教了，接下来更是要前往审判所迎接审判，不过从实验室事件降级为爆炸事件，他实际上受到的责罚不会太重。

来到门口，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忽然停下了脚步。

“走之前，就当我说句废话吧，艾薇娜大人，圣女考核可要加油了，我是你的支持者，不要输了哦。”

挥了挥手，泰伦笑着离开了这里。

艾薇娜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放在以前，她的支持者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而现在这么说，意味着目前的形式对她很不利。

甚至在泰伦的口中，她需要努力才有可能战胜对手。

薇洛丝在他的眼中，实力竟然这么可怕吗？

望向了病床上的少女，艾薇娜轻轻一笑。

经历了两场考核，她也终于是遇上了真正的对手。

“这些都是和圣光有关的研究，她为什么需要这个？”

蕾菈将手中的手记递到了艾薇娜的面前，依旧十分不解，而接过手记的艾薇娜将它放在了一边，思索良久后，她起身离开了病房。

“蕾菈老师，方便和我出来一趟吗？”

有些话，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

医院的后方有一些供人休息和装饰的地方，里面种满了树木花草，铺着不少石子路，两旁还摆放着些长椅。

金色的长发顺着微风被吹起，裙摆如浪般摇曳，粉色的花瓣飘过，走在前方的艾薇娜伸出右手，将它握在了手心。

蕾菈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不知道她要说些什么。

直到艾薇娜开口。

“老师您有想过您的未来吗？”

“未来？”

“嗯，不是大贤者的未来，是您的未来。”

只是一个问题，蕾菈便陷入了沉默。

她从未考虑过自己的未来，或者说，她从未觉得自己会卸下大贤者的职位，除非有比她更加适合的人选出现。

“没有，对吧？”

看穿了她的心思，艾薇娜双手背在身后，一边向前走着，一边接着说道：

“有的时候，其实我很不赞同老师的做法，你一直都把大贤者的责任放在第一位，从而忽视了自己的感受，也忽视了你身边人的感受。”

“是吗？”

“身在其中，当然看不透自己，老师，不知道你对爱是怎么定义的呢？”停下身子，艾薇娜回过头，撩起自己耳畔的金发，巧笑嫣然。

蕾菈愣了一下。

不知为何，她就是想起了那个黑色的倩影。

只是她很快撇开了目光，看向了道路一侧的妖艳花朵，淡淡地回道：“在人类这种处境还未解决之前，我不会考虑这种东西。”

“人类现在的处境已经延续了几百甚至上千年了，如果它仍然会延续那么久的时间，您难道真的就一辈子都不会考虑吗？”

也许？

蕾菈垂下了眼帘。

以前她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但现在不知为何，她说不出这样的话。

那怎么回答呢？

沉默？

可是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答案，这岂不是在告诉艾薇娜，她会考虑吗？

第一次，她觉得艾薇娜的问题令她有些不快。

有些害怕艾薇娜瞎想，她有些自嘲道："我的名声那么可怕，谁会爱我？这并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噗嗤掩嘴一笑，艾薇娜走到了蕾菈的身边，一边用一只手指卷起了自己耳畔的发丝，一边有些古灵精怪地说道：

"别这么说自己呀老师，您长得那么漂亮，不用打扮都迷倒了那么多人，更别说您的气质了。"

"不熟悉您的人以为您是带刺的玫瑰，可只有熟悉您的人才知道，您根本不带刺，还很香，很温暖。"

说到这里，她来到了蕾菈的前方，松开了发丝，把双手都放在背后甜甜地笑问道：

"而且，如果我说，有个人其实，一直一直爱着您呢？"

Chapter 208

路边花朵的香气顺着风飘向了蕾菈，她沉默了片刻，思索了一会少女的问题，最后，无果的她看向艾薇娜。

“是谁？”

“老师，您难道真的感受不出来吗？”

蕾菈的回应令艾薇娜微微有些惊讶，她伸出手指，再一次笑着提醒道，“她离您很近很近，这些日子里，她甚至一直都陪伴在您的身边。”

这些日子陪伴在蕾菈身边的人可不多，她双手抱胸，任由风儿吹起她银白的发丝，那双淡蓝色的眼中好似有了答案。

“是你？”

她的回答让艾薇娜再次噗嗤一笑。

“老师还真会开玩笑，我虽然也喜欢老师，但那并不是爱，而且那个人是谁，老师其实心里有数了吧？”

在排除了艾薇娜之后，答案是谁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薇洛丝爱上了她？

蕾菈只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位少女和艾薇娜一样，纯洁善良，她的梦想是成为教会圣女，抚平世间的苦难。

这样的她，怎么可能会爱上她呢？她的眼里，不应该只有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吗？

“她怎么可能爱上我？”

“怎么不可能？老师那么漂亮又那么厉害，一路走来，又救过她好几次，在她的眼中，您一定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艾薇娜笑意盈盈地绕着蕾菈转了一圈，最后用手指触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猜测道：

“她对你的爱，应该是很久之前就诞生的了。”

“你有证据吗？”蕾菈依旧不愿意相信。

她一直都将薇洛丝当做自己的后辈看待，从来没有想过她们之间还能产生其他的情感。

更别说是自己都从未经历过的爱情。

这多半是艾薇娜的胡思乱想。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得到安妮前辈的手记吗？”

艾薇娜的提问蕾菈没有回答，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她，选择静静地听她解释，而后者也轻笑一声，点出了薇洛丝的心思。

“因为她害怕，害怕我抢走您。”

“……什么意思？”蕾菈不解。

“我同样拥有圣光，能够解决您身上的诅咒，她害怕您抛弃她，选择和我同居，所以才会去寻找安妮前辈的手记。”

“安妮前辈手记上记录的，都是她对圣光的研究，只要她能够证明自己可以轻松解决您身上的诅咒，您就不会轻易抛弃她。”

这些都是艾薇娜结合了自己得到的消息，从而推测出来的结果，她相信薇洛丝之所以要得到安妮的手记，正是因为她心中的爱。

因为爱，她不愿意放弃蕾菈，也不愿意看着她离开，所以才会寻找安妮前辈的手记，以此来提升自己对圣光的控制。

艾薇娜可是听蕾菈说过的，诅咒发作时的她会陷入疯狂，这种疯狂给薇洛丝带来了压力，迫使她做出了这一切选择。

她很自信自己的猜测，只是作为听众的蕾菈还是微微挑起了眉毛。

“你是说，她这次冒险进入地下实验室，其实是因为我？她害怕我抛弃她？”

“嗯。”

“也许是你想多了。”

“怎么会呢？我第一次拜访她的时候，她就将我当成了情敌，所以那天她才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您借用我的圣光。”

艾薇娜的话让蕾菈回想起了那次拜访，事实也正如她所说，当时的她正想着要不要借用艾薇娜的圣光驱散自己体内的诅咒，结果薇洛丝出言，打断了她的想法。

可是，这和爱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事实真是如此，也不能说明她是因为爱。”

“那您还记得您和她的绯闻吗？”

“嗯，那不过是报社为了博人眼球故意捏造的，根本就不是事实。”蕾菈点了点头。

“那她知道绯闻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

蕾菈眉头一蹙。

她记得当时她刚走进客厅，薇洛丝就将报纸上的内容说了出来，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现在想想，她有点故意引诱她看报纸的嫌疑。

不过那报纸上刊登的可是她们之间的绯闻，薇洛丝想让她看看，这也完全说得过去吧？

在那之后，她本想找出那报社和记者，狠狠地给他们一个教训，但薇洛丝好像有点慌乱地拦住了她。

“那只是因为她善良吧？”

这家胡乱刊登绯闻的报社，以及那位编写绯闻的记者，她给他们的教训绝对是很残酷的。

薇洛丝出手拦住她，她也可以理解。

仔细回想了一番，蕾菈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艾薇娜见此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她也没有想到蕾菈老师会对绯闻那么排斥，以至于薇洛丝只能将报社和记者的消息藏起来。

“她当然善良，但是如果我说，刊登那个绯闻的报社恰巧是和她走得最近的报社，而写绯闻的那个记者也是被她救过一命的记者，你会怎么想呢？”

这些消息，她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蕾菈闻言，毫无表情的脸上终于是有了点变化，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惊讶。

她很讨厌绯闻，所以在那件事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去了解过了，如果真如艾薇娜所说，那报社和记者都是和薇洛丝关系很不错的……

绯闻这种东西，放在候补圣女身上可是负面新闻，会破坏她们的形象，报社和记者应该不会害薇洛丝才对。

除非，这件事本来就是她答应的，或者说，是她主导的……

“你是说，那个绯闻其实很可能是她授意那个记者写的？”

所以在她想要教训报社他们的时候，她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甚至是从她的手中抢下了报纸。

想到这里，蕾菈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见她想明白了，艾薇娜勾着嘴角，故作糊涂地说道：“这只是一种可能哦。”

她什么都没说哦，这都是蕾菈自己发现的。

到时候薇洛丝要是知道绯闻这件事被拆穿了，可千万不要怪罪她！

挽起裙摆，蕾菈坐在了长椅上，她出神地望着空中飘过的花瓣，想不明白少女做这些的动机。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因为您太迟钝了，感受不到她的爱意，她很久前就爱上您了，只是您一直都没有给她回应。”

“她可以直接说的。”

“直接说的结果，就是被您拒绝吧？”

蕾菈微张小嘴，想说些什么，可到头来，她沉默了。

和艾薇娜说的一样，如果薇洛丝当面向她告白的话，她第一时间就会选择拒绝她。

因为她是人类大贤者，爱情这种东西，她并不想考虑。

放在裙摆上的右手微微握紧，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提起爱情什么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总是会闪过魔女的身影。

在那之后，她的心底就会诞生一丝她都看不懂的情绪。

渴望？甜蜜？悔恨？急迫？

她分不清楚，她只知道自己有些难受。

“就是因为知道您肯定会拒绝她，所以她才会一直拐着弯，向您表达她的心意。”

坐在她的身旁，艾薇娜一只手撑着下巴，笑道，“谁知道您到现在，依旧没有理解她的心意呢？”

“可就算她这么做，我也会拒绝她的。”

“是吗？可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的猜测哦。”艾薇娜笑道。

没有明说的好处就在这里，一切都是猜测，一切都是朦胧的暧昧。

薇洛丝对蕾菈到底是什么心思，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清楚，可她只要不说，便谁也不会知道。

如果直接拒绝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尴尬的是蕾菈。

毕竟，万一人家真的没有这种心思呢？莫名其妙地拒绝别人什么的，会显得她十分自恋。

虽然这种概率很小，但总是有可能的。

从长椅上离开，艾薇娜拍了拍自己的裙摆。

“好了，我话就说到这里，剩下的，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如果您要提前拒绝她的话，最好再仔细确认一下她的心意哦，要不然双方都会很尴尬的。”

说到这，她顿了一下，回眸看了蕾菈一眼，很是认真。

“顺便，也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吧，毕竟伤害一个爱着您的人，可是很痛的。”

Chapter 209

说完这句话之后，艾薇娜就离开了这里。

蕾菈一个人在长椅上呆呆地坐了很久，直到天边的光芒渐渐地泛起了昏黄，她才从长椅上离开。

她想了很久，还是无法相信薇洛丝爱上了她，一切都像是梦一样荒诞。

就如艾薇娜所说的那样，她还是想要确认一下薇洛丝对她的情感。

回到了病房内，令她感到意外的是，陷入昏迷的薇洛丝竟然清醒了过来，她背着床，拿着安妮的手记正看得津津有味。

“你醒了？”

“嗯。”

薇洛丝抬头看了她一眼，眼角微微弯起，笑容之中尽数都是甜蜜。

她真的很开心。

感受到了少女的情绪，蕾菈走到了窗前，看似望着窗外，实则偷偷摸摸地观察着她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这个手记？”

“也不是一定要啦。”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目光闪躲，明显有几分心虚的影子，毕竟她本身就是在撒谎。

暗中观察她的蕾菈心下一愣，能在这点上撒谎，也就是说，薇洛丝十分渴望得到这个手记。

这和艾薇娜的猜测有点相符。

“是因为上面记录的研究吗？”她接着问道。

“嗯……我想提升一下自己对圣光的理解，这可是女神赋予我的能力，要是什么都不懂的话，岂不是暴殄天物？”

这一次，薇洛丝并没有撒谎，她只是没有将实话说完。

她的确想要研究圣光，但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蕾菈。

仔细观察着她的蕾菈又一次愣住了，这次的回答薇洛丝说得很自然，一点都没有撒谎的感觉，这说明她之所以想要得到安妮的手记，就是为了研究圣光而已。

真的只是这样吗？

隐隐约约察觉到不对的蕾菈继续问道：“研究圣光之后，你要做些什么？”

薇洛丝呼吸一滞，她脸颊微红地看了蕾菈一眼，随机又像是害羞一样，很快地撇开了自己的目光。

“那个，我想……”

她的表现令蕾菈内心咯噔一下，她追问道：“你想做什么？”

“我想解决你身上的魔王诅咒。”

在她说完这句话后，病房内陷入了一片安静，到现在，蕾菈可以很明确地告诉自己，薇洛丝就是爱上了她。

艾薇娜的猜测都是对的，薇洛丝之所以要安妮的手记，就是因为她爱她，她害怕她将她抢走！

“为什么？就因为艾薇娜也拥有圣光吗？”

“嗯，没错。”

果然！

蕾菈看着薇洛丝，淡淡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就像是在见一位误入歧途的后辈少女一样。

少女并不知道她的想法，只是自顾自地解释道：“你也知道，上次诅咒发作的时候，你竟然可以压制我的圣光，害得我没办法将它施展出来。”

“如果我不提升自己对圣光的操控能力，那下一次我恐怕都没有办法帮你驱散诅咒，到时候即便是艾薇娜，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这的确也是理由之一。

但是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办法离开她吧？

【伤害一个深爱着你的人，可是很痛的哦。】

蕾菈本想要直接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艾薇娜的话语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她看向了少女勾起的嘴角，最终还是陷入了沉默。

她这种行为，简直就像是将一朵灿烂的花，狠狠撕碎。

……算了，她才刚刚醒来，不适合说这些。

摇摇头，她最后离开了病房，留下了薇洛丝一个人。

手里抱着安妮的手记，她的心情一直都很激动，丝毫没有注意到蕾菈的不同。

在她看来，她已经能够留下蕾菈了。

安妮修女研究了圣光一辈子，得到了很多成果。

圣光不仅可以驱散一般人的负面情绪，更可以驱散各种诡异的魑魅魍魉，在魔法派不上用场的地方，一般圣光都能有所作为。

就像是之前的地下实验室，那怪物并不会害怕魔力，无论用魔法怎么打它，它都没有任何反应，唯独惧怕圣光。

除此之外，防止圣光遭到魔法压制的办法也有，薇洛丝见到这一条后，大喜过望，只觉得这次的险并没有白冒。

不仅如此，这本手记中还记载着燃烧圣光的办法，这种办法可以将圣光的威能放大数十倍，代价是燃烧圣光的同时，人也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是用来和敌人同归于尽，或者牺牲的手段。

草草地将安妮手记看完，薇洛丝哼哼一笑，只觉得自己能够继续拿捏蕾菈了，艾薇娜这个情敌，目前对她来说威胁不是很大。

当然，她指的是情感上的威胁，而不是圣女考核的威胁。

最终的圣女考核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原本总共有五位候补圣女参

加，目前葛瑞提已经彻底淘汰，缇娅本就没什么想成为圣女的想法，还成为了她的朋友。

所以，她的对手，还剩下了最后两位——艾薇娜，以及另一位很神秘的候补圣女。

这么一算的话，她成为圣女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不少。

心情很是不错，她在合上安妮的手记之后，对自己施展了一个治疗术，随后找到了医院内的修女，想要出院。

出院的申请很快就通过了，在临走前，那位修女通知她安妮修女的葬礼将在三天后举行，并且希望她到时候可以参加。

想起安妮修女，薇洛丝眸光一暗。

她虽然将自由还给了她们这些灵魂，但已经死去的她们根本没办法复生，只能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灵魂彻底消亡的那一天。

她拯救了她们，却也没有能够拯救她们。

如果她们能够真正地活下来，或许……她得到的好感和赞美会比现在多得多吧？

失笑一声，她握着安妮的手记，大大地伸了个懒腰，随后抬脚离开了医院，走入了漆黑的深夜。

……

次日，蕾菈在客厅内找到了薇洛丝。

“最近我有点事情，要出去几天，这些天，我就不在这里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薇洛丝先是一愣，随即有些不舍地问道：“啊？那，那如果诅咒在这几天内又发作了呢？”

“如果发作了，我会及时赶回来的。”

见少女眼中的担忧不减，蕾菈只好继续安慰道，“放心好了，我还没有那么脆弱，诅咒刚刚发作的时候，我还是有清醒意识的。”

其实如果她人在外面的时候，诅咒突然发作了，那还真是挺危险的。

可自从知道薇洛丝爱上自己后，蕾菈光是见到她就感觉有些别扭，更别说是和她一起同居了。

所以她临时决定暂时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住几天，以此来散散心。

薇洛丝挽留了一下，但发现蕾菈很坚决后，她也就没有再坚持了，只能妥协下来。

“那一定要好好注意哦，我会一直在家里等你的。”

“嗯。”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只是一句很正常的话，蕾菈现在听来却就像是爱人之间的离别，而薇洛丝，正是她藏在家中的小娇妻。

一想到这些，她出门的速度就更快了一些，引得薇洛丝满头问号。

离开了家，她第一时间就前往了圣城的最中心，寻找起了教宗。

在一番周折下，她在神授大厅后方的花园内，找到了正在给自己种植的花草浇水的教宗克里斯蒂娜。

“怎么了？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来找我了？”

她还未开口，教宗就呵呵一笑，一边浇着水，一边问起了她的话，而蕾菈则是毫不客气地走到她的身旁，冷声道：

“不来找你，你还想要我继续在城内找魔物的踪迹吗？”

“为什么不呢？有大贤者的帮忙，圣城内能安定不少。”

“这句话说出去，恐怕没有多少人会信吧？”蕾菈打量着四周的花草，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态度回道，“以教会的手段，那些魔物根本逃不出你们的掌控，不是吗？”

“你太高看教会了，也太高看我了，百密必有一疏，城内的魔物没有那么简单。”

停下了浇水的举动，手中的水壶被身旁的修女接走之后，教宗拖着长长的教袍，来到了花园最中心的亭子里，欣赏起了自己种下的花草。

她嘴上说蕾菈有闲情逸致，但从事实上看来，更有闲情逸致的是她才对，明明城内有魔物在兴风作浪，她却表现得格外悠闲。

蕾菈正是发觉了她的悠闲，近些日子才没有再去找魔物的麻烦，而是和她一样，懒懒散散地过起了日子。

这里可是教会圣城，是教宗的地盘，她都不在意那些魔物，那她身为外人，在意她们做什么？

“算算时间，这个点，我们的老朋友应该也来了，不去看看吗？”

正赏着花，教宗忽然开口问了一句，令蕾菈微微挑眉。

“老朋友？谁？”

“最擅长幻术的那位贤者，我让人将她安排在了北教区的莫尔湖畔，现在启程去看看她吧，那么多年没见，她应该也很想念我们。”

一般来说，魔力等级超过七阶的魔法师，都能被称之为贤者，各地甚至都会给这些贤者取一些外号，来彰显她们的威风。

不过虽然人们一口一个贤者的称呼，但人们打心底里都不会认为她们是真正的贤者，更多的只是恭维她们的实力而已。

毕竟这个世上的真正贤者，是需要被许多帝国女王，教会教宗以及某些协会会长之类的组织首领共同认可的。

大贤者，正是从这些贤者中诞生的，而贤者们的议会，也左右着整个人类种族的走向。

这个世上被认可的贤者寥寥无几，所以当蕾菈听见最会施展幻术的贤者后，第一时间她就知道是谁了。

“她？她来圣城做什么？”

蕾菈现在其实并不太想见到那些贤者，她之前中了魔王诅咒，实力衰退，原本和平的贤者议会瞬间暗流涌动。

想要她退位的，想要自己上位的，怀着某些不明目的的……

为了躲避她们同时寻找恢复实力的办法，她才离开了贤者议会，四处游走。

“你身上的诅咒迟早有一天会解决，那时候，你也会真正地回归大贤者的身份，和她们再次相见，这些事情未来一定会发生，所以你没有

必要纠结。”教宗安慰道。

蕾菈也知道自己的躲避终究会有尽头，所以她在深思熟虑后，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

三日过后，安妮修女的葬礼在南教区最大的广场上如期举行。

因为安妮修女德高望重，无数人被她所拯救过，所以葬礼现场人山人海，广场周边的交通尽数瘫痪，空中更是飘荡着无数的花瓣。

和安妮修女的关系越是接近，地位身份越高的人，就能越接近广场中心，其他只能依次排开，不少人更是直接站在了街道上。

“泰伦主教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肯定得负责任啊，虽然上面还没通告，但肯定也快了，与其说这个，还不如聊聊到场的那些人呢。”

等待着葬礼的开始，一些人开始观察起广场中央的人来，毕竟能够站在那里的，往往都是平日里连见都见不到的大人物。

在他们交谈之际，人群之间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些教士和修女让开了一条道，做出了请的手势。

与此同时，一位身披白色主教长袍的中年男子裹了裹领口，手持权杖地向广场中央走去，在他的身后，紧紧地跟着几位主教。

在见到这位中年男子的第一眼，认出他的人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

“那是，那是尼克大主教吧？没想到连他都来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安妮教区本来就是他负责的教区之一，倒是另外的那位大主教，他不是北教区的吗？竟然也来了。”

“兴许是和安妮修女关系不错吧，毕竟这些人物我们平日里根本就见不到的。”

窃窃私语间，一阵淡淡的香气从人群之中散开，教士们顺着香气望去，只见一位金发少女面容之中带着几分哀意，慢慢地从人群之中经过。

“快看！那是艾薇娜！最厉害的候补圣女！”

“真漂亮啊，听说她和安妮修女的关系还不错，现在恐怕很伤心吧？”

“哎，安妮修女的死实在是太可惜了。”

艾薇娜的出现吸引了绝大多数的目光，甚至远远地超过了那些大主教，毕竟她可是教会圣城的名人，知名度比大主教高多了。

除此之外，她也分外养眼。

当然，现场还有一人能和她比拼一下知名度，在吸引目光的方面，甚至她还小小地赢了艾薇娜一次。

“哦，那是薇洛丝！完全不输艾薇娜的候补圣女，绝对是这次圣女考核的黑马！”

“还真是！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她都不输给艾薇娜诶，而且……是不是我们想多了，怎么围在她身边的主教那么多？”

“主教？那都是大主教吧？她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好吗？”

薇洛丝还未靠近举办葬礼的广场时，一群身披白色主教长袍的大主教就若有若无地围了过来，见到这一幕的信徒们感到很奇怪，可薇洛丝明白为什么。

这就是她帮他们解决了实验室事件后，引发的连锁反应。

虽然艾薇娜也有参与，但她薇洛丝才是最主要的，这些大主教围过来要么就是为了和她套近乎，要么就是感谢。

“薇洛丝候补，呵呵，老头我很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声了，只能说有你和艾薇娜在，教会的未来就充满了希望。”

在薇洛丝的身旁，一位白发苍苍的大主教轻笑一声，看向她的眼神中尽是欣赏，对此，薇洛丝也谦虚地回了几句，引得他再度大笑了一声。

气氛还算不错，这位大主教摸了摸自己的胡子，离别时留下了一句话。

“以后你要是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来找我，力所能及之

处，我会尽量提供帮助的。”

这是今天薇洛丝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南教区大部分的大主教都对她表达了善意，就算是知道为什么，但这依旧令她感到有些惶恐了。

“嘶，这位候补圣女的人缘可真好，那么多大主教都向着她。”

“能不好吗？你们只要了解过她，就会被她深深折服的。”

人群之中还有不少是薇洛丝的狂热粉丝，他们在见到那么多大主教都亲近薇洛丝后，内心都自豪感不由得涌了出来。

正是因为薇洛丝足够优秀，才会吸引那么多大主教的关注，他们这些狂热粉丝，最希望的就是见到这一幕了。

薇洛丝来到了广场中央，前方摆放的是一尊女神像，神像的底下便是安妮修女的魔法画像，四周则是一些花花草草。

没过多久，一位精气神十足的老者就从一旁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只是几步就走到了安妮修女画像的前方。

“枢机主教！没想到枢机主教都来了！”人群之中有人惊讶道。

这位老者就是南教区的枢机主教，马尔兹，此刻的他面容沉重，认认真真地将手中小册子上的内容读了出来。

那是提前写好的稿子，上面记载了安妮修女生平的经历和成就，听着马尔兹一字一字地念出来，不少受到过她恩惠的人想起了过去，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葬礼的氛围一下子沉重了起来，在念完稿子后，马尔兹就先对着安妮修女的画像默哀了起来，众人也随之一起。

良久，马尔兹抬起了头，宣布葬礼仪式结束。

仪式虽然简单，但氛围的沉重压得薇洛丝有些喘不过气来，她抬起头望着那座女神像，祈祷安妮修女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幸福安康。

生命的逝去，往往都是最为痛苦的，她发现她的治疗术再厉害，也拯救不了已经成为灵魂的生命。

葬礼结束之后，人群就开始散去，薇洛丝本想跟着他们一同离开，只是刚刚转过身，她就被人叫住了。

“你就是薇洛丝候补吧？”

停下脚步，她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叫住她的人正是南教区的枢机主教。

“马尔兹大人。”

“方便跟我来一趟吗？”马尔兹笑着邀请道。

Chapter 210

枢机主教发出了这样的邀请，薇洛丝怎么可能会拒绝呢？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他肯定是想要说一些不能被其他人听见的秘密。

“这是我的荣幸。”

欠身行礼，薇洛丝跟着马尔兹来到了一间茶室的二楼。

在沙发上坐下后，马尔兹对着自己的助手打了个手势，后者则弯腰走出了房间并且关上了房门。

端起茶壶，亲自为薇洛丝泡上了一杯茶水后，马尔兹笑道：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未来简直就是不可估量啊。”

“马尔兹大人过奖了。”

“呵呵，这次我们南教区没有修女走到最后一场考核，所以我最近都没有怎么关注圣女考核的事情，只知道教宗大人给你们的考核任务，是在魔物的手中救下教会圣城。”

“是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会拼尽全力的。”

一听见马尔兹提起圣女考核的事情，薇洛丝表面上故作云淡风轻的，但是心里实则乐开了花。

这种时候，作为南教区枢机主教的马尔兹提这件事，还能做什么？

百分之一百是想要告诉她一些有关圣女考核的秘密，让她在成为圣女的道路上，帮她一把。

这是他因为实验室事件，欠她的。

从沙发上起身，马尔兹思索着，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窗前，随后他眺望着圣城远方的景色，低喃道：

“教会圣城从建立至今已经数千年了，还从来没有魔物能够威胁到教会圣城的，教宗大人的这个任务，也当真是奇怪。”

“不过最近的确有些魔物在城内兴风作浪，我知道的消息不算多，在北教区的莫尔湖附近，就有他们行动的踪迹。”

双眼一亮，薇洛丝连忙道谢：“谢谢马尔兹大人！”

知道的消息不算多？

只怕是作为枢机主教，不能多说些什么吧？

圣女考核的内容，除了教宗之外，知道得最多的，肯定就是四位枢机主教了。

既然他现在点到了北教区的莫尔湖，就说明在那附近一定有着和圣女考核有关的信息。

回到沙发上，马尔兹在怀里取出了一枚耳钉，他看了眼举止端庄的少女，将那枚耳钉放在了桌上，递给了她。

“对了，我听说你没有什么防身的东西，这个东西就送给你吧。”

“这是……”

接过耳钉，薇洛丝能感受到其中的魔力。

“这是能够将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的魔法道具，一般人不仔细感受的话，根本察觉不到你的存在。”

“当然，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些特殊的魔法还是能让你显形的。”

枢机主教送出的礼物，那绝对是很厉害的，薇洛丝收起了耳钉，笑着道了声谢。

接下来，他们便是闲聊了起来，马尔兹很看好薇洛丝，所以在提到她所做的一些事情后，脸上总是会露出几分满意的表情。

在那之后，马尔兹就以事务繁忙为由，提前离开了这里，不过在离开之前，他给少女留下了一句话。

“薇洛丝候补，要想成为教会的圣女，最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奉献，将你的一切都奉献给教会，自然就能成为圣女。”

“感谢您的教诲。”

双手压住裙摆，薇洛丝恭敬地行礼，同时也思索起了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将她的一切都奉献给教会？

什么意思？

她难道对教会还不够尽心尽力吗？

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最终，她选择了放弃。

当下，还是先去北教区的莫尔湖调查一番吧，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线索。

……

莫尔湖是一片不算大的湖泊，站在岸边，只需要朝着前方望去，就能看到湖泊的另一边，只不过现在湖面上雾气弥漫，好似有什么东西藏于其中。

湖畔的四周是一片树林，其内坐落着很多低矮的特殊建筑，来往的人大多都面色严肃，不敢在这里大声说话。

树林之外，看守进出的骑士靠着围墙，怀里抱着长枪抱怨道：“真是够奇怪的，教会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啊，居然要那么多圣骑士守护。”

“这种事情也许只有高层才知道吧，我们这些能来这里看大门都算是不错了。”另一位圣骑士半蹲在地上，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唉，说来也悲哀，我们可是圣骑士，是教会最锋利的刀刃，如今却在这里看大门，做那些普通骑士都不会做的事情。”

“主要也是因为近些年，人类和魔物之间没有什么战争吧？要是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看大门了。”

“唉，也是。”

他们从小就听说过圣骑士的威名，成长期间也一直以加入圣骑士小队为目标，不断提升自己。

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之下，他们从一名教会的普通骑士光荣地晋升为

了圣骑士。

本以为他们马上就会和以往的圣骑士一样，踏上人类和魔物的战场，在厮杀中获得胜利，最终带着赫赫功勋回来。

可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在成为了圣骑士的他们依旧重复着日复一日的训练，好不容易出一次任务，还是在这里看大门。

有种才能被狠狠浪费的感觉。

战争，他们渴望战争！

“混蛋！你们以为战争是什么很幸福的事情吗？”

严厉的训斥声从他们的背后传来，原本还懒懒散散的两位圣骑士赶忙站直了身子，面对来人行礼道：“队长！”

来人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的身上同样披着银白色的盔甲，只不过上面有着无数的伤痕，和这两位圣骑士身上穿的崭新盔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是他们的队长，也是教会圣骑士之中，地位最高的几位骑士。

抬起手，给了这两位圣骑士每人一个暴栗，在后者重新站直身体后，他才冷哼一声，道：

“也就是你们这些新入职的圣骑士才会渴望战争，只要是真正经历过战争的骑士，都不会愿意再次看到战争的爆发。”

是，每一次战争都将尸横遍野，骑士精神又教导他们要拥有怜悯之心，所以当然没有人愿意看到战争的爆发了。

撇了撇嘴，其中一位圣骑士心底里还是有些不服气。

中年男子看向了他，沉声道：

“一般的战争可不会出动圣骑士，真正要出动圣骑士的，那都是特别重要的大型战争，那时候上战场，就是搏命。”

“搏命？能用上这两个字的，对面难不成是魔王军吗？”

那位圣骑士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话语之中，充斥着对魔物的蔑视，中年男子这一次没有狠狠地教训他，只是想起了一些过往。

“哼，不要太眼高手低了，我们圣骑士又不是没有战败过，而且最惨烈的那一次，只有寥寥几人逃了回来……”

“诶？寥寥几人逃回来？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啊。”

“就是，这是真的吗？不会是队长你骗我们的吧？”

在他们质疑之际，中年男子摸了摸自己脖子处的刀疤，有些出神地回道：“肯定是真的啊，因为，我就是那几个人之一……”

他清楚记得，当年的他便是一支小队的队长，人类和魔物之间的战争也很频繁，一些战争的战线甚至已经被推入了人类世界的中部。

当时的他接到任务，和其他七八支圣骑士小队会合之后，一同赶往其中一条战线，准备将占据那座城市的魔物屠戮殆尽。

可是在行军的途中，一位身披黑色长袍的女子拦在了他们的前方。

那长袍之上刻画着简短的白色线条，在狂风的吹拂之下，那些线条疯狂晃动，好似一道道利刃上闪烁的寒芒。

而那位女子，宛若神明一般，只是打了一个响指，雷电便轰然落下，昔日里战无不胜的圣骑士小队像是灰尘一般，被她轻松抹去。

现场只留下了一个巨深无比的坑洞，他在清醒之后，才发现躺在坑洞边缘的自己竟然还活着。

在那之后，他接连做了好几天的噩梦，始终都无法从中走出来，直到根据那件长袍遗留下的线索，他才知道了她的身份。

新纪会。

那个女子是新纪会的成员，而新纪会哪怕是在魔物之中，都是禁忌一般的存在。

知道了这些后，他的心才好受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就渐渐地走了出来。

所以在听到这些新兵蛋子渴望战争的时候，他恨不得给他们的是两个巴掌，而不是暴栗。

在听完他所讲的故事之后，那两位圣骑士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她真的那么厉害？一个人轻松团灭了数支圣骑士小队？”

“当然，我骗你们做什么？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那个组织你们根本就是接触不到的，有担心的功夫，不如……”

话说到这里，中年男子忽然眉头一皱，转身朝着树林深处望去。

防护魔法阵被激活了，这意味着有人硬闯莫尔湖？

“你们继续守在这里，记住，从现在起，一只苍蝇都不能通过这里！”

将长剑从腰间抽了出来，他眯着眼叮嘱了两人一番后，就朝着魔法阵被激活的方向迅速赶了过去。

另一边，刚刚靠近树林的薇洛丝感受到空气中紊乱的魔力，不由得俏脸一垮，暗道了几声糟糕。

为了调查莫尔湖，她转变为了魔女。

左耳还戴上了马尔兹送给她的耳钉，更加漂亮的同时还隐匿了她的气息，之前路过两位巡逻的圣骑士都没有发现她。

可沾沾自喜了没一会，谁知道守护这里的魔法阵竟然将偷闯的她逮了个正着，这下好了，整个莫尔湖的圣骑士都知道她闯进来了。

这潜入的难度可大了不少。

“哼，竟然敢擅闯此地，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否则就别怪我们无情！”

深夜，树林之中，手握长剑的圣骑士出现在了薇洛丝的一侧，他的背后亮着金色的光芒，这是用来提醒队友自己方位的。

啧，马尔兹不是说这里都是魔物？怎么她见到的都是圣骑士？难不成他们将魔物都给提前剿灭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得那么快？

感知到十几位圣骑士在朝这里飞速赶来后，薇洛丝眼角一抽，赶忙施展魔法钻入了树林，而持剑的圣骑士也二话不说，死死地追在她的身后。

在简单地逃窜了一番后，前方出现了一些特殊建筑，借助转角带来的

时间差，她躲入了一间低矮的房屋之中，并且关上了房门。

背靠着房门，她小心翼翼地喘了两口气，不敢出声。

奇怪的是，先前追她很紧的圣骑士忽然慢了下来。

“怎么了？匆匆忙忙的？”

清冷的女声在这里响起，薇洛丝瞳孔一缩，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是吧？这好像是蕾菈的声音？

她怎么在这里？

冤家路窄！

“贤者大人！有人闯了进来，我们正在抓捕！”

“她往哪里去了？”

“她，她闯入了这里，之后我就丢失了她的踪迹！”

“也就是说，她很可能就躲藏在这些房屋里？”

薇洛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想到她现在是魔女，蕾菈可以轻易地感知到她的位置，所以躲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用……

不对，她有马尔兹主教送的耳钉，气息全部隐匿了起来，蕾菈可不一定会知道她的位置。

她本想在这里继续躲一会，可谁知屋外传来了开门声，圣骑士和蕾菈开始检查附近的房屋。

糟糕，得赶紧换个地方了。

这间屋子是类似仓库一样的地方，里面堆放着很多杂物，薇洛丝离开了门的背后，兴许是因为紧张，没走几步路，她的小腿就撞到了一旁的木箱。

咚——

放在白天里，这种声响没人会注意到，但现在是夜晚，这般动静变得十分明显。

她俏脸瞬间发白。

此刻从这里逃出去，一定会被抓住的！

原本还在查看另一间房的蕾菈听到了动静，她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来到了仓库的门前，随后一点都没有犹豫地打开了它的大门。

白色的月光一下子照了进来，漆黑的屋内染上了一层白白的薄纱，她第一时间就看见了面前的木箱。

本应该摆的方方正正的它，此刻微微倾斜。

那个擅闯此地的家伙，先前在这里躲藏过。

Chapter 211

“不在了吗？还真是可惜。”

轻声一叹，蕾菈在没有找到人影之后，就转身离开了屋内。

而在仓库的天花板横梁上，薇洛丝捏紧了耳钉，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刚才没有时间从仓库里逃出去，她只能暂时找个地方躲起来，同时将被不被发现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耳钉上。

目前看来，她的办法成功了。

蕾菈原本有能够追踪神物气息的魔法，可现在没有发现她的存在，这就意味着耳钉可以彻底隐匿她身上所有的气息。

既然通过魔力根本找不到人，那用肉眼观察就更加难找到了，不出意外的话，薇洛丝应该是安全了。

不过她并没有就此从横梁下跳下，她又坐在那里等了些许时间，直到仓库的门再一次被打开，蕾菈重新走了进来。

她刚刚的离开只是虚晃一枪。

再次进来后，她盯着地板看了几眼，发现上面没有新增的脚印后，就摇了摇头，走了出去。

“是我想多了。”

离开的时候，她还自言自语了一句。

害怕她再次虚晃一枪，薇洛丝在她离开后又没有下来，静静地在横梁上坐了五六分钟后，才觉得自己真正的安全了。

纵身一跃，她从仓库天花板上的横梁跳了下来，还没来得及喘气，脚底就亮起了淡蓝色的魔法阵，几根藤蔓就死死地缠住了她的左脚。

仓库的大门在这一刻被打开。

“抓到你了。”

双手抱胸，蕾菈伴着月光，优雅地走了进来，只是在见到被抓住的人是魔女之后，她稍显诧异。

尝试挣脱了一下魔法，发现左脚被死死地禁锢住之后，薇洛丝只好冷哼一声，对着蕾菈骂道：“卑鄙！”

“呵，气急败坏了？”

仓库外传来了大量的脚步声，在附近搜寻的圣骑士们听到了动静，都快速地朝着这里赶来。

“魔女，这次你想……”

蕾菈询问她目的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震惊地见到魔女毫不犹豫地挥刀砍断了自己的左脚，迫使自己的身体从魔法阵中挣脱了起来。

鲜血从断口出喷涌而出，她甚至来不及给自己治疗，在蕾菈愣住的那一刻就急匆匆地从仓库另一边飞了出去，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了一路。

呼——！

大门再一次被推开，好几位圣骑士走了进来，在见到地上流淌着的鲜血后，他们围在了蕾菈的身边，紧张地问道：

“贤者大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抓到她了吗？”

“……她逃走了。”

“啊？”

脑海中尽是刚才魔女毫不留情地砍断自己左脚的一幕，蕾菈低垂着眼眸，心里还是没办法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只不过是和以前一样的抓捕，这次魔女为什么会那么果断？

是因为有其他圣骑士赶来了吗？

就算这些圣骑士赶来了，也没有从她的手中将她抢走啊。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魔女不太珍惜自己的身体，挥刀砍下自己左脚的时候，她腥红的眼底只有平静。

“她，她逃去哪里了？”

一旁的圣骑士着急地问道，而蕾菈在回过神来后才慢慢地摇了摇头，伸出手指指了指地上的血迹。

“我不清楚，但她受伤了，你们沿着血迹去追吧。”

话音落下，那些圣骑士就点点头，飞快地离开了仓库，而蕾菈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去追魔女，她在沉默几分钟后，转身走出了仓库。

意料之外的，仓库外站着另一位女子。

那位女子拥有一头及腰的火红长发，身上的衣裙用料极为奢华，她在见到蕾菈后，掩嘴一笑，道：

“怎么了？堂堂大贤者，竟然让一只魔物从自己的手里逃走了，这要是说出去，没有人会相信吧？”

“那是以前，在我实力还没有恢复之前，让她逃走很正常。”

面对女子的嘲笑，蕾菈面色不变地经过了她，而女子在她经过身旁的时候，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说道：

“以前的你可不会这么想，年轻的你一身的锐气，哪怕明知不敌，也不会有半分的退让，那时惊艳了很多人。”

“人是会变的，现在请你松开。”

女子就像是没有听见蕾菈的要求一样，一直抓着她的手臂没有松手，直到自己从过去的回忆中醒来，她才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蕾菈绕过了她，想要就此离去，女子却不依不饶地跟了上来，谈起了魔女。

“不过说来也奇怪，明明只是一个八阶的魔物，教会竟然那么久都没有抓住她，看来教会内部，有人一直在帮她。”

“为什么这么认为？”眉头一挑，蕾菈问道。

“这里是教会圣城，受女神庇护的城市，只有八阶的魔物能在这座城市内部来去自如，没有人帮助她，我可不信。”

“她身上有神物，或许这是她隐藏自己的办法。”

“是吗？不过我更倾向于我的猜测，毕竟教会内部有人帮助魔物，也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脚步停顿了一下，蕾菈没有说话。

她和魔女打了很多次交道，因为知道她身上有神物，所以总是将她能够隐藏自己的能力下意识地归功于神物。

可这女子的话让蕾菈诞生了很多以前不曾有的想法，难不成就和她所说的一样，魔女日常能够藏起来，真的有教会内鬼的帮助？

如果真是这样，那位内鬼又会是谁？

女子动了动自己纤细的手指，魔力就像是玩物一样被她操控，她似乎是预料了什么，用诱惑的声线说道：

“她这次偷偷潜入失败，肯定还会有下一次，只要在这里动些手脚，就可以轻松抓到她。”

“她是如何逃脱教会搜查的，到时候只需要简单地审问一下不就知道了？怎么样？需要我的帮助吗？”

“我的幻术可以让她说出一切。”

没有人能够在她的幻术中轻易挣脱，更别说是那只只有八阶的魔物，她有自信让她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原以为蕾菈会同意她这么做，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头也没回，留下一句话后径直离开了这里。

“你明天就要离开圣城了，这里不需要你的帮助。”

望着她消失的冷淡背影，女子站在原地捏了捏拳头，有些生气地冷哼了一声。

被如此不敬的对待，上次发生的时候，是多少年前了？

她记不清了。

但自从她成为真正的贤者后，也就只有寥寥几人敢给她甩脸色了。

……

离开了仓库之后，见蕾菈没有追来，薇洛丝才给自己断掉的左脚施展

了一个简单的治疗术。

真身状态下的她只会最普通的治疗术，仅仅只能止血，要想要重新长出一只左脚来，她还是得变回候补圣女的模样。

有时候她都怀疑她利用魔镜做出的伪装，根本就不是伪装，而是直接塑造了一具新的身体。

否则她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候补圣女状态下的她能够施展治疗术，释放圣光，而魔女不行。

同理，候补圣女的她也没办法召唤出死神镰刀，动用死神血脉赋予她的能力。

好在蕾菈没有追出来，给了她很多逃跑的时间，等待圣骑士离开仓库的时候，拼尽全力逃窜的她都快离开莫尔湖畔的树林了。

来到了树林之外，害怕被圣骑士们追上，她连忙转变为了候补圣女，同时施展治疗术让自己重新长出了左脚。

理了理自己的修女服，她站直了身子，让自己的举止看上去很端庄，随后她跟着记忆中的路线，朝自己的家中走去。

不过没走几步，她就被人叫住了。

“薇洛丝？”

转过身，她发现来者极为熟悉。

“罗德尔大人？”

北教区的枢机主教罗德尔，他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苍白的月光洒落在他的身上，不知为何透露出几分诡异之色。

他摸了摸自己长长的胡子，上上下下打量了薇洛丝一番，出言问道：“大半夜的，你在这里做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薇洛丝本想回答恰巧路过的，但想了想觉得太假，所以只好解释道：

“我，我只是听说这里有些异常，所以才赶来看看。”

“异常？莫尔湖畔的那些建筑大多都是用来纪念已逝前辈的，这里也

很少对外开放，你所说的异常，不过是教会近些日子要在这里举办的祭奠仪式而已。”

罗德尔看上去有些生气，说话的时候声音大了不少，白色的胡子都高高地飘了起来。

“对不起。”

见此，薇洛丝连忙弯腰道歉，心底里却止不住地生出几分异样感。

“在这里乱走的话，就是对前辈们的不尊敬，你身为候补圣女，可千万不能犯下这样的错误。”

“罗德尔大人教训得是。”

“快走吧，天色不早了，早点回家休息，想要赢下圣女考核，你还得好好努力努力。”

点点头，薇洛丝在罗德尔欣慰的眼神中连忙转身朝着家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她思绪纷飞。

罗德尔有些不太对劲，以往的他总是给她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今日的他却过分的严肃，好似她犯下了一场大错。

可候补圣女的她，仅仅只是靠近了莫尔湖畔。

想也不用想，罗德尔这番表现，肯定意味着莫尔湖畔内定然藏着什么秘密，更别说里面还有大贤者和圣骑士……

只是想起马尔兹的话，薇洛丝又是一头雾水。

同为枢机主教，马尔兹可是清晰地说明莫尔湖畔有魔物行动的踪迹，她调查了一番后发现，这里只有教会，根本没有魔物。

难道说，魔物们已经被教会镇压了？

摇了摇头，薇洛丝也觉得不太可能。

整件事情都透露着奇怪的氛围，想不透的她决定明日再次偷偷调查一下莫尔湖畔。

今日知道了那里到处都是防护魔法阵，明日行动的时候，她就不会像今日一样冒失了。

答案，或许明日就会揭晓了。

回到家，屋内的灯已经熄灭了，来到门口，她刚想换上拖鞋，就发现梅维娜的拖鞋摆在了门口。

她今晚出去了？

换上拖鞋，她在屋内喊了几声梅维娜的名字，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打开她的卧室门，见到的也只是一张简单的床铺。

看起来她真的是出去了。

能换上鞋子再出去，就说明她并不是出了什么事，魔力等级来到了七阶之后，梅维娜的胃口就比以前大了很多。

现在的她多半是出去觅食了。

想了想，薇洛丝便没有再去担心梅维娜，在那之后，她怀里一热，引得她将怀中的徽章取了出来。

那是新纪会的徽章，上面传来了赛莉娜的消息，她约她今晚在北教区最大钟楼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真是麻烦。”

嘴里嘟囔了一句，薇洛丝变为魔女，套上了外套，换好鞋子，重新走出了家门。

原本夜晚住着三人的别墅，今夜里空空如也。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薇洛丝打开了酒吧二楼的一间包厢大门，里面坐着的，正是一位黑发黑裙的女子。

无论多少次，看向赛莉娜的时候，薇洛丝都会觉得她极具魅惑感，哪怕后者随手做出的一个举动，都充满了魅魔般的气息。

不过在见到她那双如同深渊一般的双眸后，她就会冷静下来。

透过包厢的玻璃窗户，赛莉娜一只手撑着下巴，笑意盈盈地眺望着这座城市，叹道：

“圣城的夜景还真不错，如果这里都居住着魔物的话，的确是一座完美的城市。”

从她的对面落座，薇洛丝一点也不客气地问道：“你找我做什么？总不会是来夸赞圣城的吧？”

扭头看向她，赛莉娜略带好奇地轻声道：

“没有我的帮助你竟然能一直生活在圣城内，我还以为你很快就会被教会抓住呢，这么看的话，你身上的秘密，不小吧？”

立马抱紧了自己的双臂，薇洛丝用戒备的眼神看向了赛莉娜，而后者噗嗤一笑，摆摆手说道：

“不过我可没有那么无聊，对别人的秘密也没有什么兴趣，更别说你也是新纪会的成员，我怎么会对同僚下手呢？我这次来找你，是因为组织给你做的服装到了。”

不知道从哪里，赛莉娜将叠好的黑色长袍取了出来，并且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Chapter 212

愣了一下，薇洛丝接过黑袍。

黑袍的材质非常不错，摸起来很是柔和，将它展开后，它的背面勾勒着一些简单的白色线条，好似一位女神的影子。

“……这有必要吗？”

虽然自己也经常披着黑袍，但她披黑袍的目的主要是隐藏自己，像这种成员制服什么的，薇洛丝觉得并没有必要。

不过，赛莉娜可不是这样想的。

“当然有必要，这是新纪会的象征，但凡出任务的成员，都需要穿上它，而且有时候，它也能带来不少出其不意的效果。”

出其不意的效果？

薇洛丝歪了下脑袋，问道：“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人光是看见这件黑袍，胆子就被吓破了，腿甚至会开始不自觉地发软，这给我们的任务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真的假的？”

“也只有生活在人类世界的魔物才会怀疑这句话的真假，新纪会在魔物世界里可是禁忌，没有人敢说我们的不是。”

赛莉娜勾起鲜红的唇瓣，浅浅一笑，黑色的眼眸中蕴藏着无尽的危险。

普通人接触不到新纪会，所以他们对她们没有任何反应，可是那些接触过新纪会的人，对她们的感觉大多都是畏惧。

在魔物世界里更是如此。

“既然你们……我们组织那么厉害，那能和我说说它的发展史和存在的使命吗？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薇洛丝撑着下巴，饶有兴趣地问道。

上次同意赛莉娜进入这个组织，只是为了给自己回魔物世界做铺垫，而且当时蕾菈也在找她们，时间不多，没办法闲聊。

现在不同，她能坐在这里静静地听她说一晚上。

“发展史？你只需要知道，魔物世界那四位君主的势力都没有资格和我们叫板就好了，至于存在的使命……”

说到这里，赛莉娜停了一下，在吊足了薇洛丝的胃口后，她才缓缓解释道：

“新纪会虽然现在是议员制，但核心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永远侍奉我们唯一的主，你加入这个组织后，也应该和我们一样。”

唯一的主？

薇洛丝微张小嘴，有点被惊到了。

永远侍奉那位主？这不是邪教才会有的思想控制吗？

新纪会，难道是个邪教？她竟然加入了一个邪教组织？！

嘶，这可不行啊，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邪教组织最终都会被消灭，那些背靠正义的英雄终究会肃清世界。

她得找个机会逃离这个组织才行……

心里这么想，她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其他表情，只是在沉默了许久后，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那我们唯一的主是，魔王？”

如果新纪会的主是魔王，那就意味着这只是魔王手底下的势力，算不得邪教。

可赛莉娜的回答令她的心沉入了谷底。

“魔王？她也配？”不屑地冷笑一声，赛莉娜优雅地抿了一口酒杯里的酒，轻声说道，“我们的主是谁，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这位主还挺神秘啊？

新纪会的势力超越了魔物四位君主，甚至包括了魔王，那这位主的身

份……

薇洛丝简单地猜测了一下，总觉得要么是传说中的神明，要么就是以前还活着的老魔王或者其他魔物元老之类的。

毕竟人类世界都卧虎藏龙，极其注重实力的魔物世界多半也是如此。

压下了内心的思绪，薇洛丝又问出了一个她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来圣城，到底是做什么来的？"

赛莉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她将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后，默默地来到了窗前，眺望远方的星海。

灿烂的流星划过天际，她似乎是想起了过去，眼底泛起几缕怀念。

"你相信命运吗？"

"……还好吧。"

薇洛丝觉得命运很玄奥，没有人能够捉摸得透，所以也谈不上相信不相信。

手掌触摸窗户上的玻璃，赛莉娜望着自己的倒影，出神地说道："预言里说，天启教会的圣城，可以唤醒永眠的主，我们与主也终将在命运里再度相会。"

什么？永眠的主？

搞了半天，原来新纪会的主死了，难怪组织都变成议会制度了。

只是命运里再度相会什么的，神神叨叨的，很符合邪教的模样。

倒是赛莉娜，提到那位主的时候，看上去有些孤独。

叹了一口气，薇洛丝收下了黑袍，问道："所以，我们要在教会圣城做什么呢？"

她是想不明白新纪会主的苏醒和教会圣城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赛莉娜要在圣城内做些什么，才能让主苏醒。

"未来有任务的话，会通知你的。"

回过神来，在听到薇洛丝的提问后，赛莉娜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包

厢，被金色暖光充斥的厢内瞬间冷清了下来。

在这里默默坐了一会，薇洛丝最终吹灭了厢内的蜡烛，起身回家。

明日她还得再次探索莫尔湖畔的秘密，今晚得好好休息。

……

次日一大早，天还未亮的时候，她就转变为了魔女，悄悄地靠近了莫尔湖畔附近的树林。

这里有一座围墙，其后布置着无数的魔法阵，昨日她就是绕过了围墙，踩中了魔法阵，才被圣骑士们发现了自己的踪迹。

今日她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只是围墙能很轻易地绕过去，魔法阵不知道具体位置的话，她很容易再次暴露的，所以该怎么办呢？

一筹莫展之际，薇洛丝忽然发现有一队修女端着许多盒子靠近了两位守卫，最后在守卫的点头下，通过了围墙的大门。

那些修女都戴着黑色的修女兜帽，有些甚至蒙着面，看不见她们的脸，她们手中的盒子都飘着淡淡的香气，里面装的应该是菜肴。

给圣骑士们送早餐的修女吗？

薇洛丝思考了一下，随后嘴角一勾，有了办法。

送完早餐，那些修女就从莫尔湖畔离开了，她悄悄地跟在了她们的身后，来到了她们准备餐点的院落，藏了起来。

阳光微暖，时间来到了中午，修女们做好了午餐，并且将它们装盒，准备再次送往莫尔湖畔。

其中一位修女因为私事，需要暂时离开一下队伍，在走廊转角的时候，薇洛丝一个手刀让她进入了安详的睡眠状态。

将她拖入一旁的房间内，扒下了她身上的修女服，她将它们穿上后，把晕过去的修女找了个柜子塞进去。

为了不让她憋死，她还贴心地给那个柜子留了一条门缝。

离开房间，院落里刚要离开的修女见到了她，赶忙招手道：“小梦，赶紧跟上。”

“嗯。”

害怕自己的声音被察觉出端倪，她尽量只发出简单的语气词，与此同时，她还用黑色的布蒙住了自己的脸，确保没有人能够发现她和原主的不同。

端着餐盒，跟在修女们的身后，薇洛丝慢慢地朝着莫尔湖畔走去。

很快，她们来到了守卫的面前。

“站住，检查。”

眼角一抽，薇洛丝瞬间把心提了起来。

检查？她早上怎么好像没有看见修女被检查啊？

完了，要是她被发现和原修女不同的话……

忧虑之下，她发现那两位守卫只是在检查餐盒，不由得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原来是她理解错了，自己吓自己。

在缓过神来后，她又有些止不住地跺了跺脚。

真是可恶啊，这种潜行真是折磨人，时时刻刻害怕被发现，不如她以前潜行的方式，只需要躲起来就好。

该死的魔法阵……

抱怨了几句，守卫在检查完后，点了点头道：“进去吧。”

得到了允许，薇洛丝一行修女进入了围墙之内。

首先入眼的便是成片成片的树林，在那之后就是外形很特殊的建筑，它们的高度不高，四个角摆放着小小的女神像，一种严肃的气息扑面而来。

罗德尔说这里是祭奠已逝前辈的地方，薇洛丝倒是信了几分。

当然，也只有几分，还有九十几分是不愿意相信的。

修女们的方向很单一，四周也都是树林，没什么人，只有巡逻的圣骑士，现在想要离开队伍明显不太可能。

对此，薇洛丝一直跟随着修女队伍来到了摆放午餐的地方。

将盒子打开，一道道饭菜的香气就飘荡在了空气中，她一边分着菜，一边想着办法准备从这里溜走。

只是还没想到办法，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就在一旁响起，她抬头望去，见到了自己现在最不想见的人——蕾菈。

穿着白色的长裙，走在两位圣骑士的前方，此刻的蕾菈就像是帝国女王一般，气质高贵优雅，举手投足之间又充满了威严。

见到了蕾菈，修女们的注意力不由得被她全部吸引，那可是人类大贤者，放在平时，她们只能听说她的传闻，连她的背影都见不到。

现在见到了真人，还不赶紧多看看？

就在她们眨巴眨巴眼睛盯着蕾菈的时候，只有薇洛丝偷偷地躲在了某位修女的身边，用她们的背影遮住了自己的身子。

蕾菈在这里站定，她身后的一位圣骑士走了出来，清了清嗓子说道："湖畔的果子熟了，我们需要三位修女去采摘，点到的修女跟我们去一趟吧。"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俏脸微微发白。

这万一要是被点到，不会要和蕾菈相处吧？

那她不会被认出来吧？

"你，还有你。"

圣骑士伸出手指点了点，被点到的修女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见到这一幕，薇洛丝赶忙低着头后退了几步，继续严严实实地躲了出来。

每当这种时候，装鸵鸟就会带来无穷的安全感。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就轮不到她了！

就在心里念叨这句话的时候，蕾菈冷冰冰的声音就传入了她的耳中。

“还有那个躲在最后面的。”

谁？

薇洛丝一抬头，她身边的修女瞬间散开，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原地傻傻地站着。

伸出僵硬的手指指了指自己，她还没说什么，蕾菈就点头淡淡道：“就是你。”

抽了抽嘴角，她只能无奈地走到那两位修女的身旁，随后跟随着蕾菈和圣骑士的脚步，离开了这里。

本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栽在这里了，结果深入了树林，没过多久，蕾菈就独自一人离开了这里，剩下一位圣骑士带着她们朝目的地走去。

望着蕾菈远去的背影，薇洛丝心中一喜。

她自由了？

不仅自由了，这里还更加接近莫尔湖畔。

而且拜托圣骑士什么的，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来到了一片园林，圣骑士将用来装果子的篮子递给了薇洛丝三人，随后她指了指园林里的果子，说道：

“这里的果子成熟了，就在这里采摘吧，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告诉我，我会帮助你们的。”

“别偷懒哦，要是被发现的话，会扣你们工钱的。”

提醒了一句，她手持长枪就站在了园林之外，当起了这里的守卫。

这片园林内种植的树木虽然只有半人高，但是上面结的果子倒是很多，薇洛丝随便采摘了几个，脑海中尽是在想着溜走的办法。

没多久，她故意脚下一滑，篮中的果子纷纷掉落，整个人也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呀！”

她痛苦地娇呼了一声，柔弱地坐在地上拉起了自己的裙摆，将自己发红的右脚脚踝露了出来。

“怎么了？！”

听到了她的惨叫，其他两位修女连忙赶了过来，而薇洛丝暗地里偷偷一笑，表面上却装作泫然欲泣地说道：

“我不小心扭到脚了，能不能抬我去……”

话还没有说完，她就看见那两位修女的其中一位蹲在了她的身边，对着她扭伤的地方伸出了手。

淡绿色的魔力从她的掌心飘出，浸透了薇洛丝的皮肤，不一会，红肿的地方就消退了下去。

做完了这一切，那位修女撩了一下自己的长发，对着她笑问道：“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好多了……谢谢。”

扶着她的手臂，薇洛丝笑着从地上站了起来，重重地谢了谢她，之后还不忘从地上将自己扔在一旁的篮子重新捡了起来。

可恶啊，她忘了修女和圣骑士会治疗术了。

Chapter 213

既然装伤不成，她还有其他办法。

又采摘了几个果子，薇洛丝放下了手中的篮子，转身走到了看守园林的圣骑士一旁，扭捏了一下身子，小声说道：

“那个，骑士大人，我水喝多了……”

人有三急，她不信这位圣骑士不会放她离开。

简单地打量了一下薇洛丝几眼，圣骑士一扭头，说道：“跟我来。”

啊？

这骑士不是告诉她卫生间的位置，而是带她去？

不是吧？那多麻烦呀，作为守卫，可以不用这么敬业的。

“那个，您只需要告诉我位置就好了，我有点急……”

“放心，很近的。”

“那个我有点不好意思……”

“大家都是女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何况我也不会偷看。”

无论怎么说，守卫都是不肯松口，而薇洛丝也只能一路跟着她，来到了一片灌木丛比较茂盛的地方。

“这里就可以，没人看的到，我也会守在外面的。”

“啊，这个，哈哈……”

嘴角抽了抽，薇洛丝知道现在的自己根本拒绝不了，所以她尬笑了两声，走进了灌木丛中。

在守卫转过身后，她开始思考起离开这里的可能。

不过在环顾了一下四周后，她很快就选择了放弃。

守卫离她很近，附近的树林又稀稀落落的，周围也没有什么小道，就算躲过了守卫的追击，她多半也会迷失方向。

在这里逃走，很难完成她的目标。

无奈之下，她只能老老实实地回到园林里，采摘起果子来。

不过她离开这里的心是不会变的。

没过多久，她篮子里的果子都意外地掉落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她惊讶地叫了一声："呀！篮子破了！"

在吸引了附近两位修女的注意后，她走到了圣骑士的身旁，将手中的篮子递了出去："骑士大人，我篮子坏了。"

接过篮子，圣骑士看了几眼，随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挑起眉毛看向薇洛丝道："你不会是想偷懒吧？"

其他两位修女没什么事，就她事多。

"怎么会呢？骑士大人，这些都是意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了，我……"

就像是被冤枉了，薇洛丝后退了一步，双手捂住胸口，眼睛带起了些许泪滴，就连话语都开始微微颤抖。

少女的柔弱和委屈在这一刻爆发开来，圣骑士本想要再说些什么的，但在见到她这般模样后，只能连忙说道：

"好了好了，我去帮你拿个新的，你就待在这里和她们一起采果子吧。"

"啊？不用麻烦骑士大人了，您只要告诉我拿篮子的地方，我自己会去拿的。"

"你又不认识那个地方，我去就行了，省得你借着这个理由偷懒。"

圣骑士担心她借着换篮子的理由偷懒，所以她决定帮她将新的篮子取回来，薇洛丝表面上露出了几分痛苦，实则心里乐开了花。

她本想自己去换篮子，然后在途中溜走，结果圣骑士一定要帮她。

哼哼，她只要离开这里，她照样能溜走！

圣骑士以为她只是想偷懒，没觉得她敢逃走，所以在说完这些话后，就独自一人离开了园林，准备给她换一个新的篮子来。

机会来了！

在她走后，薇洛丝就不顾两位修女的劝阻，直接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园林，朝着树林深处继续前进。

越是靠近莫尔湖畔，空气中的大雾就越是明显，等到她真正的来到岸边后，她的视线里只剩下了白茫茫的一片。

水面如镜子一般平静，白雾之中带着些许湿润的气息，弄湿了她的发丝，她望向白雾的深处，一种因为畏惧而心悸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片大雾之中，似乎有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存在。

这也许就是莫尔湖畔的秘密了吧？

她本来是想要冲入这雾中一探究竟的，但因为害怕附近有防护魔法阵，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在这之后，她顺着岸边走了起来，想要继续找寻这里可能潜藏的秘密。

随后，她便发现了一座低矮的法师塔。

这座法师塔的高度大概只有三层，看上去不太像是标准的法师塔，附近也根本没有什么来往的路人，只有塔内有人影晃动。

没有进入塔内，她施展魔法来到了最顶层的屋顶上，悄悄地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去，能看见一位老者默默地站在窗前，眺望着这片被白雾笼罩的湖泊。

在他的身后，坐着一位满脸担心的年轻魔法师。

他们之间的氛围只有沉默，薇洛丝等了好一会儿，心里刚生出点不耐烦时候，就听见那位年轻魔法师开口问道：

“老师，您站在那里大半天了，是有什么心事吗？”

老者没有回答他，而是依旧痴痴地望着湖泊，出神地呢喃道：“厉害啊，真的是厉害啊……”

“什么厉害，老师？”

“尤娜大人的魔法，实在是太厉害了，就连我看上去也是晦涩无比，简直就像是神明遗留下来的神迹……”

“老师，那可是尤娜贤者啊，像学生我这样的水平，根本就连这位大人的魔法都感受不到。”

“呵呵，你还年轻，看不出她的魔法也很正常，我研究魔法大半辈子了，也只能看出一点皮毛。”

“老师您说，教会邀请尤娜大人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啊？就是这个魔法吗？”

法师塔内沉默了片刻，许久之后才继续传出他们的交谈声。

“嗯，距离圣城末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

“是的，但是真的没有人能够阻止吗？”

“没有的。”老者回答得斩钉截铁。

而在法师塔的塔顶，薇洛丝心惊不已。

圣城末日？

那是什么？

教会圣城居然会迎来末日吗？难道是因为魔物？而且无法阻止，意味着她们只能乖乖地等待一个月后的末日吗？

除此之外，尤娜的魔法又是什么？尤娜贤者又是谁？

薇洛丝总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但是细想之下，又感觉自己一头雾水。

尤娜的魔法现在看来好像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无法阻止的圣城末日，如果它是魔物导致的，那教宗赋予她们圣女的任务，难道是阻止圣城末日的降临吗？

教宗也太看得起她们了吧。

正当她细细思索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圣骑士们走路的声音，为了防止

被发现，她匆忙地从法师塔上跳了下来，准备从另一侧小路上离开。

只是冤家路窄，她刚刚踏上那条小路，就看见蕾菈从正面走来。

心中一颤，她知道如果自己这时候转身逃走了，肯定会让蕾菈起疑心，现在她所要做的，就是故作镇静地继续往前走。

在经过蕾菈身边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她被拦了下来。

“这位修女，你在这里做什么？”

“篮子破了，我本来想找个地方换篮子的，只是这里太大了，有点迷路了……”

她的解释让蕾菈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她看了看她蒙起来的脸，轻声问道：“你是摘果子的那几位修女？”

“嗯。”

“既然篮子破了，就不用摘了，我这里还有其他事情要你做，跟我来吧。”

招了招手，她示意薇洛丝跟上自己，只是在这之前，她悄无声息地看了一下薇洛丝的左脚。

“好。”

嘴上甜甜地应了一声，薇洛丝心底里吐槽不已。

修女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是苦力吗？要做的事情那么多，稍微闲一点就会被抓住！

要不是蕾菈表现得很正常，她都怀疑自己的身份已经被她给发现了！

一路从法师塔走到了莫尔湖畔的议事厅，蕾菈带着薇洛丝来到了一楼，可还没说什么，一旁的圣骑士就找到了蕾菈。

“贤者大人，有人找您。”

“嗯，让她等会。”

蕾菈扭头看向薇洛丝，吩咐道：

“去吧，在一楼的办公室里有一份文件要送给负责你们的神官那里，你们接受过培训，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说完，她就和圣骑士一同离开了这里，留下了一个满脸不解的薇洛丝。

接受过培训？

那是真修女接受过的，她可没有啊！

打量了一眼一楼，在发现这里的房间都是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后，她两眼一黑，决定还是先从这里逃走再说。

没有了蕾菈，想必逃走会轻松很多。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议事厅的后门门口，她刚踏出一步，守在两侧的圣骑士就将她拦了下来，与此同时还贴心地问道：

“修女小姐，您好像忘记拿文件了吧？”

“啊，瞧我这记性。”

讪笑了一番，薇洛丝连忙将腿缩了回来，开始在一楼的走廊里乱逛。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这里就像是一座监狱一样将她关了起来，想要逃离这里的话，恐怕要花上不少功夫。

还是将文件找到吧，那样的话，出去会比较容易一些。

想到这里，她直接打开了一侧办公室的大门，开始在里面寻找和送餐有关的文件。

当然，在此期间她也是问过其他圣骑士的，只是她们和她一样，对此完全不了解，甚至大多数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有些奇怪。

不会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蕾菈只是在耍她吧？

越想越有可能，她有些羞恼地从办公室离开，正准备想其他逃走的办法，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就从走廊的一侧传了过来。

心脏的跳动似乎与这声音达成了一样的频率，她慌忙地想要躲起来，

但很可惜，蕾菈的声音如同魔鬼一般缠绕上了她的身躯。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

面对蕾菈的质疑，薇洛丝背贴着门，说不出话来，见此，蕾菈上前一步，凑近她的脸颊逼问道：

“你该不会是忘记了流程吧？”

“抱，抱歉，贤者大人，我忘记了。”

“跟我来吧。”

蕾菈的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她打开了薇洛丝背后办公室的房门，带着她一同进入了其中。

这间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只有几张桌子和椅子摆放在这里，柜子和抽屉的文件也没有多少，不太像是有人在这里办公的样子。

将薇洛丝推进办公室后，只听得吧嗒一声，蕾菈给办公室的大门上了锁。

心里一颤，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流淌过薇洛丝的心头，她不断地后退，一只手放在胸口，不解地问道：

“那个，贤者大人，锁门做什么？”

“忘记了流程，自然需要受到惩罚，这种事情，你不会也忘记了吧？”蕾菈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她，面色淡然，放在背后的双手却好似拿着不该有的东西。

“什，什么惩罚？”

薇洛丝的身后是桌子，没有退路的她只能依靠在桌子上，声音颤抖地询问蕾菈。

在那之后，来到她身前的女子一把抓住了她的娇臀，随后在少女的尖叫声中，她的手慢慢下滑，直到握住了她的左脚。

啪嗒——

修女鞋被脱下，光洁的小脚暴露在空气之中，蕾菈玩弄着她的左脚，并不说话，只是些微的触感令少女逐渐开始面红耳赤。

“贤者大人，请，请您自重！”

“如果我说不呢？”

玩弄完她的左脚，蕾菈的手指就攀上了她的小腿，痒意与欲望如同电击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薇洛丝，迫使她忍不住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被摸到了敏感的地方，薇洛丝抬起腿，想要狠狠地踹蕾菈一脚，可谁知道蕾菈早有防备，轻轻松松地握住了她的腿，让她没办法得逞。

在这之后，她更是冷哼一声，推了一下薇洛丝的肩膀，将她推倒在了桌上，双手毫不客气地攀上了少女的山峦。

直到这一刻，薇洛丝哪里还不明白蕾菈发现了她的身份，她任由蕾菈蹂躏了几下后，趁着后者放松的间隙，一拳打向了她的腰间。

“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身体有时候也是一种武器，敌人在陷入温柔乡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卸下防备，而这就是弱者反击的时候！

她有信心，这一拳一定能……

啪——！

蕾菈伸出手，轻易地接下了她的拳头。

“不客气的人，是我才对。”

咚——！

蕾菈还了薇洛丝一掌，而这一掌也让薇洛丝陷入了昏迷。

不仅如此，在陷入昏迷的最后一秒，她见到蕾菈那张冰冷的脸蛋上，流露出了几分淡淡的笑容。

她的修女服也在这一刻滑向一侧，胸口莫名凉快了许多。

Chapter 214

呲呲——

天花板上的魔法灯因为纹路接触不良，发出了细微的声响，室内的光芒也因为它的跳动而忽明忽暗。

等薇洛丝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被红色的粗绳捆绑在了椅子上，双手更是被绑在了椅子背后。

不仅如此，她还惊恐地发现自己身无寸缕，椅子上的冰冷温度顺着皮肤，侵入了她的体内，令她娇躯乱颤。

身体某些地方总是传来一种莫名的疼痛，她忍不住定睛望去，遗憾的是，并不能看出这些地方有什么奇怪的。

在她昏迷之后，蕾菈到底都对她做了些什么啊？！

在心里发泄般地怒斥了蕾菈几声，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这里是一处幽暗的禁闭室，而且她最讨厌的蕾菈正背靠着墙壁，双手抱胸地看着她。

“醒了？”

“你，你对我做了什么？！”

薇洛丝尝试挣扎了一下，结果绑在她身上的绳子更紧了一些，它们渐渐地嵌入了少女的肌肤之中，莫名多出了几分勒肉感，显得更加涩气。指尖轻触碰嘴角，蕾菈来到了她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笑道：“这只是审讯前必要的检查手段而已。”

检查手段？

防止清醒过来的她突然给她这位大贤者反杀了是吧？

拙劣的借口！

“可恶，你给我等着，我以后一定会……唔……”

说到一半，薇洛丝的小嘴里被蕾菈塞入了一块白色的布料，说话声也

变成了唔唔声，引得后者起了玩心。

“说啊？你怎么不说了？”

“唔唔唔，唔唔！”

少女瞪大了双眼，就像是一只发了狠的小猫，要不是嘴巴被堵上了，多半要上前咬蕾菈两口。

只是她的狠劲，很快就消散了。

蕾菈伸出纤细的手指，勾起了她的下巴，令她连唔唔声都发不出来，随后她看着她嘴里的布料，冷声道：

“你要是之后再敢多说一句废话，我就把你其他的贴身衣物也塞你嘴里。”

“唔？”

……难怪有股熟悉的香味。

（修）

薇洛丝双眼中流露出几分羞怒，可又害怕蕾菈真的将她剩下的内衣都塞她嘴里，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强行压下了怒火。

见此，蕾菈才将她口中的布料取了出来，扔在了一旁的桌上。

接下来，便到了审讯的时间。

蕾菈一拍手，束缚少女的红绳就松了开了，几只魔法触手从她脚底的魔法阵钻了出来，锁住了她的手腕和脚踝，将她提到了空中。

圈住脚踝的两条触手微微拉开，第三条触手如同毒蛇一般接近了少女，最终它停留在了少女的身下。

它的尖端带着无数的尖刺，虽然远不如针尖那般恐怖，但也有几分狼牙棒一般的狠厉，少女在见到它之后，俏脸发白。

“接下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否则的话，你的高度就会下降一些，魔女，你应该也不想体验这种滋味吧？”

“蕾菈！你记着！你等我……”

话音未落，吊着少女的触手就一松，她的娇躯便猛地下降一分，薇洛丝的脸上彻底失去了血色，她望着身下的触手，连忙求饶道：

“呀！我错了我错了，你问！你赶紧问！我会好好答的！”

根据这一次的下降距离来算，大概还有两次的机会，到了第三次的时候，那蕾菈的魔法触手就会如鱼得水。

可恶啊，蕾菈最好祈祷不会落入她的手中，否则她也会让她尝尝这种滋味！

心里恶狠狠地诅咒了她一番，薇洛丝就听见蕾菈询问道：

“在你昏迷的时候我用魔法查过了，那些神物的确不在你身上，所以它们现在在哪里？”

“被，被我身上的神物融合了。”

“那你身上的神物呢？交出来。”

“拿不出来。”

魔镜是她最大的秘密，她是不可能拿出来的，而且这也是她的实话，她根本没办法将魔镜从自己的灵魂中取出。

她能召唤出来的镜子，都是魔镜的分身。

可蕾菈并不相信她。

咻——！

吊着她的触手又松开了一些，薇洛丝再度下降了一分，这使得她有些心慌，以至于在她身影还没稳定下来的时候，她嘴里就不停地喊道：

“呀！真的拿不出来！不是我不想拿啊！”

咻——！

在她说完这句话后，她的娇躯再一次下降，肌肤传来的冰凉感令她忍不住地抖了起来，只是这一次，她依旧喊着：

“真的呀！是真的！”

触手没有再一次下降，蕾菈悠闲地打量了少女几眼，见她不似作假，便相信了她，而薇洛丝则是难得地喘了口气，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她没有机会了。

下一次再被认定为撒谎的话，她就会……

等着！

可恶的蕾菈，给她等着嗷。

要是哪一天蕾菈被她抓到了，这时候她享受过的，她也要享受！而且要狠狠翻倍！（修）

在她腹诽之际，蕾菈看向了她的左脚，淡淡问道："你的左脚是怎么好的？"

"我，我天生就拥有恢复躯体的能力，你别不信啊，这种能力，在魔物里可不少见。"

"是吗？"蕾菈有些怀疑。

"是的！你信我啊！"

兴许是有些心虚，薇洛丝说这些话的时候，多少有点中气不足。

她哪来什么恢复能力啊，那都是候补圣女的时候治好的。

她在说谎。

当然，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这件事的真假，当场就可以验证。

蕾菈只需要砍断她的四肢，静静地等待它长出来就好了，如果她做不到，这不就意味着她在说谎？

不过令她感到奇怪的是，蕾菈并没有这么做。

她点了点头，相信了她。

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薇洛丝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

"教会里有帮助你的人吗？"蕾菈接着问道。

对此，薇洛丝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教会里帮助过她的人？

枢机主教罗德尔、教区主教卡萝……脑海中一一闪过人影之后，薇洛丝意识到这些都是在她扮演候补圣女时，帮助过她的人。

至于她魔女的时候……

教会里根本没有人帮助过她，倒是魔物之中有几位。

想了想，她回道："没有。"

"那么，你在犹豫什么？"

蕾菈的质问令她一惊，她连忙找补道："我，我只是，呃，需要思考一下。"

"这种事情也需要思考？如果没有人会帮你的话，应该很快就会回答我的问题吧？"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真的没有人帮她，这种问题她几乎可以直接回答，但是她呆滞了一下，就这么一瞬间，暴露了她的秘密。

在蕾菈眼里，这就是她在说谎。

"看来，就连这种东西都没办法吓到你吗？"

"诶，别别……"

蕾菈失落的语气换来了少女的惊呼，在薇洛丝还没准备好的那一刻，吊着她的触手彻底松开，整个人也瞬间落下一段距离。

危急之际，她本想着可以关闭自己的感知，可谁知道，那种销魂蚀骨的滋味依旧直冲云霄，理智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一片空白。

娇躯微颤，她抬着头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了神。

蕾菈走到了她的身边，她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腹，带着些许诱惑的语气问道："这就受不了了？"

在少女落下的时候，她可是贴心地将触手上的刺收了回去，要不然禁闭室里现在就不是静默了，而是惨叫。

那带刺的，不过是吓唬她的手段。

一边等着少女回神，她一边用魔法，在少女的大腿一侧写下了一个“一”字。

在默默地享受了肉体带来的极致愉悦之后，魂游天外的薇洛丝逐渐回过了神来，躯体也渐渐地恢复了控制。

她艰难地低下头，香汗从她的脸颊上滑落，她看着自己大腿上的“一”字，有些娇弱地问道：“那是什么？”

“记录一下，看看这次审问你会经历多少次才肯将真相说出来。”

“……我说的都是真相。”

“是吗？”

话音落下，少女的娇躯再一次落下了一些，不过这一次和之前不同，她落入了蕾菈的怀中，冰冷的体温将她包裹。

只是她依旧两眼一翻，娇躯止不住地乱颤。

“这种感觉，还真是温暖，就是不知道这份温暖，你能坚持多久呢？”

抱住了怀中的少女享受了一番，蕾菈的呼吸也变得低沉紊乱起来，随后她将她推倒在了椅子上，有些心满意足地在她的大腿内侧又添了一笔。

她很清楚，魔女在说谎。

就算教会内有没有人帮助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秘密瞒着她，而且这个秘密多少可能和教会有关。

作为人类大贤者，当然要好好教训这种不听话的魔物。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蕾菈从少女的身上离开，她擦了擦嘴角，重新为自己穿上了白金色的尊贵衣裙。

望了眼少女大腿内侧三四个“正”字，她故作失望地叹了口气，说道：“教会内真的没有人帮你？还是说，你怕那人暴露身份？”

“随，随你怎么认为……”

余韵让少女还无法恢复对身体的控制，但她嘴上可不会服软，她已经知道了，自己之所以没办法断开感知，是因为这里大概率是幻境。

幻境在不同人手中拥有着不同的威力，它们对肉体没伤害，专攻精神和意识。

低级幻境对意识束缚力很低，她同样可以断开感知，但如果是高级幻境，那她就做不到了。

很显然，蕾菈对于幻境的操控已经炉火纯青。

她的猜测并没有错，很快，蕾菈挥了挥手，这里的环境就如同镜面破碎一般裂了开来，真正的现实显露了出来。

现实之中，她依旧被绑在禁闭室内，只不过她身上穿着修女服，绑住她的绳子也是很普通的绳子和绑法。

蕾菈双手抱胸地靠着墙，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胸口和下身还是有些疼，薇洛丝怀疑这可恶的家伙在她昏迷的时候，对她下了手解了渴，满足之后才施展出幻境将她拖了进去。

像只小猫一样，薇洛丝对着她呲了呲牙，而后，禁闭室的大门忽然被打开，一位披着红色长发的女子走了进来。

在这一瞬，薇洛丝发现蕾菈微不可察地蹙了蹙眉，随后表情又变得平缓了下来。

难怪她会打断幻境呢，原来是察觉到现实里有人来了。

薇洛丝安静了下来，总觉得蕾菈和这位女子之间存在着一点猫腻。

红发女子在见到室内的魔女后，她走到了她的身边，说道："抓到了？"

"你今天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还不是因为我担心你。"

抬起了薇洛丝的下巴，女子在简单地打量了一下她后，带着几分贪婪的语气说道：

"这只魔物可不简单，身上居然拥有神明的血脉，光是这一点，就会

遭到无数人的疯抢了吧？”

“就算你不卖她，你只需要割她的血去研究，或者把她活生生地制成人偶，这都是不得了的回报啊，蕾菈，你赚大了呢。”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知道自己很值钱，但是没想到这么值钱。

对于人类大贤者来说，她竟然都很有价值吗？

冷哼一声，蕾菈看也没看女子一眼，淡淡说道：“我可没有这样的打算。”

“没有？你疯了啊？这可是神恩血脉，能研究出很多神术呢！那些神术对我们人类来说有多么重要，你不会不知道吧？”女子有些震惊。

“那又如何？没有得到神明认可的神术，最终只会反噬自己。”

“反噬算什么？只要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神明的诅咒都没有什么好怕的！”

“尤娜，你和我的观点不同，没有必要争论下去。”

“观点不同？蕾菈，以前的你不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吗？”

蕾菈没有再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看着禁闭室的地板，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而尤娜有点生气，她跺了跺脚，似乎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

在那之后，她将目光看向了薇洛丝。

“算了，既然你不想这么做，谁也劝不动你，这只魔物身上的秘密不少吧？听说还藏有神物，你如果审问不出来的话，我可以帮你。”

“我的幻术，可以让她将近些年做的所有事情全部说出来，甚至包括她自己都已经遗忘的梦境，以及中过的其他幻术。”

似乎是知道蕾菈不会拒绝，尤娜抬起了手，火红的微小魔法阵在她的手心凝聚，然而也就在这时，她的手腕被一只冰手握住。

魔力传输被中断，她不解地看向了蕾菈。

“不需要你这么做，尤娜，我会审问出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靠着墙，蕾菈淡漠地拒绝道。

Chapter 215

幻术能够将魔女所做的一切都复刻出来，那对蕾菈来说，就是一个错误的存在。

她和魔女之间有着某种禁忌的关系，这要是被尤娜知道了，这还有得了？

到时候她可是连大贤者的位置都保不住了，魔女也绝对会被推上火刑架。

不明白这些的尤娜万分不解：“你在拒绝什么？蕾菈，我的幻术可以揭穿她的一切！”

“我不想再说第二次。”

蕾菈的反常与淡漠使得尤娜的心间窜起了一股无名怒火，她深呼吸了几口，将这股怒火压下后，凑近了蕾菈的脸，冷声道：

“现在的你还能问出多少有用的东西？被魔王诅咒之后，你还剩下多少的手段？”

在说完这句话后，她内心顿时产生了些许后悔，和大贤者这样说话，放在以前，她是万万不敢的。

但是现在……

蕾菈回应她的是一个冰冷到极致的眼神，尤娜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心里怦怦狂跳起来，开始寻思道歉的办法。

可当她意识到眼前的大贤者实力不同以往后，她又壮着胆子上前了一步，和蕾菈对峙了起来。

“你离开的那么多年，议会也停摆了，贤者之间争议不断，给了魔物很多可乘之机。”

尤娜决定细数蕾菈的过错，来让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正义感，对此，蕾菈看了眼薇洛丝，转身离开了禁闭室。

“剩下的话，我们出去说。”

门外站着两位圣骑士，她们在蕾菈和尤娜走出来后，进入了禁闭室内，随后一左一右站在门边，紧紧地盯着室内的薇洛丝。

“给我看好这头魔物，要是让她逃跑了……哼！”

留下了一句话，尤娜冷哼了一声，便跟着蕾菈消失在了走廊上。

禁闭室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薇洛丝根据刚才蕾菈她们的谈话，得知了那位红发女子尤娜应该是当世贤者之一。

因为中了魔王诅咒，蕾菈现在的处境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

就是……她再不好，也没有她薇洛丝不好啊！

身上绑着粗绳，还禁锢了她的魔力，根据尤娜所说，她这种拥有神恩血脉的魔物被抓到后，一般只会落得一个被切片研究的下场。

原来蕾菈抓住她后只是玩弄她的身体，已经很仁慈了吗？

如果一直在蕾菈的手中，她虽然会被她玩弄，但生命至少没有问题，可如果被其他人抓走了……

她们可能会肢解她的身体，汲取她的鲜血，控制她的灵魂……

低垂着脑袋，薇洛丝光是想到这些场景，她就感到不寒而栗。

不仅如此，她发现自己如果没办法逃走的话，迟早有一天她会从蕾菈手中落入其他人手里的。

毕竟就现在看来，身为大贤者的蕾菈根本就是自身难保，那个名为尤娜的女子，对她更是存在不轨之心。

不行！她必须自救！

可怎么自救呢？

她下意识地在椅子上挣扎了两下，本想着等蕾菈回来后再找机会挣脱，可出乎意料的是，绑在她身上的绳索松了开来。

薇洛丝愣了一下。

如果没搞错的话，她只是挣扎了一下，绳索就松开了？她原本被禁锢的魔力等级也恢复了？

这是怎么回事？

陷阱？

不太可能，她都被抓了，没有设置陷阱的必要了。

是蕾菈疏忽大意了，还是想要放她走？

思索了一番，她怀疑是后者。

毕竟蕾菈现在就是一位堕落的大贤者，要是她薇洛丝死了，谁还能帮她缓解肉体本能的欲望呢？

哼哼。

望着前方站岗的两位圣骑士，薇洛丝眨了眨眼。

现在逃跑还是太明显了，她需要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她逃跑的机会。

……

莫尔湖畔，大雾弥漫，空气寒冷，雾中，尤娜和蕾菈对峙着。

单手叉腰，尤娜沉吟了几秒后，壮着胆子一点都不客气地说道：

“蕾菈，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大贤者吗？议会里有很多人对你这个位置虎视眈眈，他们不出手，只是想要等你自己交出来。”

“如果我说不呢？”

“你主动将这个位置交出来，是为了给你体面，不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会有人帮你体面的。”

尤娜说的都是实话，她自己虽然没有争夺大贤者之位的想法，但不代表其他贤者也没有。

当然，想要争夺大贤者之位，也不意味着那些贤者就是爱慕虚荣、阴险狡诈之徒。

她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只是这种理想想要实现，就必须坐上大贤者之位，毕竟只有这样，才能统率诸多人类势力。

不过这些贤者在蕾菈看来，都没有继承大贤者之位的资格。

早在很久以前，她就和薇洛丝说过，这些年里如果有谁拥有成为大贤者的资格，她或许早就将大贤者之位传给那人了。

只可惜，现在的人类，没有一个适合的。

“所以，你来圣城，是帮他们传话来的吗？”蕾菈冷声道。

“我可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将这些年看到的东西说了出来而已。”

耸了耸肩，尤娜摊手道，只是很快，她话锋一转，“不过，如果某些人失去了往日的雄心壮志，那还不如早点退位，让给其他有能耐的人。”

“有能耐的人？”

沉默几秒，蕾菈淡淡问道，“贤者之中，除了我，还有谁有那个能耐？还有谁可以将入侵人类世界的魔王击退？”

尤娜呼吸一滞，有些说不出话来。

蕾菈之所以是大贤者，一是因为她的心性，二便是因为她那无人可以匹敌的实力。

别人没有见过蕾菈的所有实力，她尤娜可是亲眼见过的，只是一道寒冰魔法，便可以让凶名赫赫的魔王军尽数冻结，逼得魔王亲自出手。

但，那都是过去了，中了魔王诅咒的大贤者，和以前的她完全就是两个人。

“那只是以前，你现在的实力和雄心，已经配不上之前的实力了。”尤娜如是说道。

对此，蕾菈垂下了眼帘，右手开始凝聚寒冰。

“中了魔王诅咒之后，我的威信果然小了很多，现在就连说出口的话都没有人愿意听了。”

“先不说我已经找到了破解诅咒的办法，尤娜，你不会以为现在的我，不是你的对手吧？”

感知到了蕾菈的战意，尤娜先是一惊，随后微微有些生气。

“蕾菈，有一点我错了，你还是如以前一样狂妄。”

她承认蕾菈很厉害，但那是之前的蕾菈，现在中了魔王诅咒的她，能发挥的实力不过是九阶。

区区九阶，也敢挑战她？还是说，在她眼里，她尤娜就是那么不堪一击？

雾气汹涌翻滚，十阶的魔力开始缠绕在她的周身。

轰——！

莫尔湖畔发生了强烈的爆炸，地面的震动传到了禁闭室内，令看守薇洛丝的两位圣骑士一时之间有些站不稳。

不仅如此，雾气和灰尘开始在室外弥漫。

感受到了外面那两股惊心动魄的魔力气息，两位圣骑士面面相觑，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惊诧。

她们知道大贤者和尤娜贤者打了起来，但是她们想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薇洛丝对此也不太清楚，只是这并不妨碍她的逃跑计划。

在两位圣骑士注意力都在室外的爆炸上时，她迅速挣脱了绳索，直接施展魔法破窗而出！

“什么？！”

“追！”

两位圣骑士反应过来之后，很快就同样破窗而出，紧紧地追击薇洛丝，同时其他巡逻的圣骑士得到了她们的消息，也追了上来。

那两位圣骑士是七阶实力，追不上她，但巡逻的圣骑士中，有着几位八阶实力的队长，更要命的是，这其中还有一位九阶。

即便魔法的对轰和爆炸依旧存在，雾气也会遮挡视线，但那位圣骑士和薇洛丝之间的距离依旧在不断拉近。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再过不久，少女必将被他抓住。

薇洛丝虽说可以利用镜子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但召唤出镜子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现在圣骑士在背后紧追不舍，她根本没办法将镜子召唤出来。

不过好消息是，在追赶之下，她已经来到莫尔湖畔树林的围墙之外了。

一个转角，圣骑士短暂地失去了她的踪迹，待得他来到转角的时候，面前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位少女在安安静静地走着。

眯着眼，他来到了少女的身旁，正想要出手将她拿下，但在看清少女的面容后，他连忙行礼道：

“候补圣女大人。”

薇洛丝撩起了额前的发丝，有些疑惑又有些担忧地问道：“怎么了吗？你看上去匆匆忙忙的。”

“……候补圣女大人，您有看见一位修女从这里经过吗？”

“修女？”

薇洛丝轻声念叨了一句，眉头微微蹙起，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自己刚才所见到的场景。

只是很快，她摇了摇头，回道：“抱歉，我并没有看见。”

“这样啊，打扰您了。”

圣骑士一脸失落，失去了魔女的踪迹，再想要找到她几乎不可能了，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朝着街道尽头跑去，追击魔女。

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薇洛丝掩嘴一笑，金色的瞳孔中透露出几分狡黠。

她自由了。

从莫尔湖畔逃出来还真不容易，要不是她能伪装成候补圣女，她恐怕还是会被这些圣骑士抓住的。

接下来，她就得回去了。

来这里一趟，她知道了很多消息。

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三十天后，圣城末日，并且没有人能够阻止，结合以前魔物所说的要毁灭圣城，薇洛丝怀疑这末日就是魔物搞出来的。

教宗给她们候补圣女的最终考核，肯定是与此有关的。

啧，这也就是说，教宗在很久以前便知道魔物暗中的计划了，那她为什么不派遣天启骑士去阻止呢？而要交给她们这些候补圣女？

难不成是给她们的试炼？

这失败的代价也太高了吧？她觉得教宗并不会这么做。

而且那位老魔法师说圣城末日没办法阻止，会不会意味着教会已经努力过了，发现没办法阻止末日降临，才没有行动的？

那教会都没办法阻止，她们候补圣女同样不可能阻止。

可与此同时，教会现在的态度明显气定神闲，一点都不着急。

已知圣城末日一定会降临，教会又绝不会坐以待毙，所以……他们没办法阻止末日降临，不代表没办法在末日中扭转局势。

冥冥之中，薇洛丝觉得破局的点，就在三十天后的圣城末日之中。

不过在此之前，她依旧会继续调查城内的魔物行踪，毕竟这些都是她的猜测，不能保证和现实真相完全相同。

现在还是早点离开这里吧，要是再遇见了罗德尔主教，她没办法再编造什么合适的理由了。

轰——！

正当她想要离开的时候，一道人影重重地落在了她的前方，地面震颤，烟尘四起，随后羞恼的声音从中传了出来。

“够了！那魔物都逃走了，你感知不到吗？！”

四周的温度逐渐降低，蕾菈如同雪女一般，优雅地从空中落在地面上，白色的长发上凝结了些许淡蓝色的冰晶。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半跪在地上的尤娜，缓缓说道：“我能抓住她一次，就能抓住她第二次，相比之下，还是你我之间的事情更重要。”

“该死的，又不是我觊觎你的位置！”

“那你离开圣城之后告诉她们，不该有的心思最好不要有，否则后果自负。”

挥了挥手，淡蓝色的冰晶就刺入了尤娜面前的地面，后者脸色难看地冷哼了一声，转头就离开了此地。

见她服软离去，蕾菈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她嘴上这么说着后果自负，实际上在她没有恢复所有实力之前，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她现在能赢尤娜，完全是因为这位贤者主攻幻术，而且没有太多战意才能赢下来的，如果是生死战的话，她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在尤娜离去之后，蕾菈本想去找寻魔女的踪迹，可她下一秒意外发现薇洛丝就在附近。

“……你怎么在这里？”

“有人告诉我，莫尔湖畔附近有些异常，所以我才会来调查调查，倒是你，你没事吧？”

将之前向罗德尔解释的理由再说了一遍，薇洛丝连忙转移话题，关心起了蕾菈的身体。

Chapter 216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盯着薇洛丝多看了两眼，蕾菈接着说道，“莫尔湖畔的事情你不需要调查，都是教会的计划，你如果没事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吧。”

“哦。”

点点头，薇洛丝刚想要离开，可很快她想起了什么，回头问道：“对了，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住？”

同居？

蕾菈目光瞥向一侧，有些不确定：“可能，可能要再过几日吧。”

“好吧。”

薇洛丝肉眼可见地失望了起来，她低垂着脑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街道尽头，最后消失在了蕾菈的眼中。

对于蕾菈来说，她能感受到少女低落的情绪，可她没办法接受，也没有办法上前安慰她。

她们注定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少女的爱意必然是无疾而终的。

收起心思，蕾菈想起了魔女。

她之所以和尤娜来到了这里，就是因为她感受到了圣骑士们的踪迹，知晓魔女就在这个附近。

可她人呢？

不仅是她丢失了魔女的踪迹，那些紧紧跟在她身后的圣骑士们也都丢失了她的踪迹，她就好像是中了什么传送魔法一样，彻底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是怎么做到的？

思索了片刻，她忽然扭头看向了薇洛丝消失的地方。

教会内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魔女。

尤娜的话语在此刻涌上心头，她顿时觉得有几分道理。

要知道魔女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就是候补圣女薇洛丝第一次考核的时候，之后更是连续两次都和她一同出现。

她们之间，多半存在着某些千丝万缕的关系。

眯起了眼，蕾菈站在原地沉思许久，最终朝着薇洛丝的家赶去。

……

另一边，当薇洛丝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是晚上了。

打开了大门，换好拖鞋，她走进客厅，只是当她见到客厅中的时候，她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打量起四周的装饰。

在发现这里的确是她的家后，她才忍不住喃喃道："这，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茶杯茶壶碎裂一地，水渍铺满桌面，报纸和书籍堆的到处都是，书内的纸张也莫名其妙地落在地上，被茶水打湿。

就连沙发都没有幸免于难，像是被狗撕咬过一般，沙发的皮破损了一大块，里面的填充物都露了出来。

望着这宛若战斗过后的场景，薇洛丝眼角一抽，大脑停止了运转了。

直到她看见了蹲在客厅角落里的少女。

她快步走到了她的面前，抓着她的双臂，小声问道："梅维娜，你没事吧？"

梅维娜将脑袋从双臂之间抬了起来，同时声音极低地回道："我没事……"

"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我干的。"

梅维娜是面瘫，她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能从她的话语中听出几分歉意。

随后，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解释道：“我，我刚才失去了理智，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所以，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为什么会失去理智？”薇洛丝不解。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从我突破到七阶后，胃口就大了很多，而且时不时地就会失去理智，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吃东西能缓解这种症状吗？”

“不能。”

突破七阶后才出现的奇怪症状吗？

念叨了一声，薇洛丝想起了之前梅维娜各种莫名其妙的举动。

那时候的她吃饭胃口大了很多，还忍不住喜欢啃生肉，经常晚上外出，当初她还以为没什么事，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很大。

“你说，如果教会发现了魔物，会怎么对待她们？”

梅维娜的声音中夹杂着一种玻璃般的易碎感，她知道这里是教会圣城，如果魔物在这里被发现，那她们的下场绝对凄惨无比。

被当场杀死都算是好的，最可怕的是被关押起来，严刑逼供，最后送往某些实验室，成为她们的研究材料。

她可不想经历这些。

拍了拍她的肩膀，薇洛丝安慰道：

“别多想，有我在，教会发现不了你的，这些天你就不要出门了，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吧，剩下的，我会想办法的。”

她的想法很简单，梅维娜只要一直宅在家里，就算失去理智也只是打砸家具的话，她能将这件事隐瞒很久，反正蕾菈最近也不会回来。

而且既然她是突破七阶后才产生的特殊症状，那多半有着解决的办法，这些天她会去寻找那些办法。

如果最终没能找到解决办法，那就只有将她带出教会圣城了，到时候让她在附近的森林里生活一段时间，等到圣女考核后，她再去找她。

无论怎么看，这件事都不太算是件大事。

起身离开梅维娜身前，她走到客厅的门口准备拿工具打扫客厅，而梅维娜在这时候抬起头，满是感激地说道：“薇洛丝，你人真好。”

“那我就谢谢你的夸奖咯。”

回眸对着梅维娜甜甜一笑，薇洛丝如是说道。

在梅维娜眼里，她可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在帮助她，毕竟身为魔物的她要是被发现的话，薇洛丝也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候补圣女下去。

她甚至还有可能会被戴上通敌的罪名，经历一番惨无人道的拷打，最后被推上火刑架。

可尽管如此，她说要帮她的时候，一点犹豫都没有，好似在她的脑海中，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

这怎么能不让梅维娜感动呢？

梅维娜也从角落里站了起来，决定帮助薇洛丝打扫一下客厅，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大门在这一刻被打开了。

本来说着过几日才有可能回来的蕾菈，此刻就站在了门外。

薇洛丝心中一慌，她本能地想要拦在她的前面，但最终还是强行冷静了下来，道：“……蕾菈？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早点回来住吧，反正我在外面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这样啊……”

走进玄关，蕾菈将大门关了上去，她看着面前少女惴惴不安的模样，明白肯定发生了点事。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

换好了鞋子，蕾菈绕过了薇洛丝，径直来到了客厅，在见到客厅一片狼藉之后，她不解地看向少女，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双手背在身后，薇洛丝没有直视蕾菈的双眼。

将真相说出来，肯定会完蛋，危急之下，她灵机一动，故作不知道："我，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了，很可能是家里进贼了。"

蕾菈没说话，她走到了沙发前方，伸出手摸了摸暴露在外的填充物，追问道："家里进贼，他们也不至于把沙发弄破吧？"

"啊，也许是因为他们走得匆忙呢？或者，来这里的可能是魔物？"

进贼只是一种可能啊，她身为候补圣女，说不定就有几个想要刺杀她的魔物，偷偷潜入客厅，发现她并不在后，恼羞成怒，划破了沙发。

好吧，这些理由可信度都不是很高。

但只要能够把蕾菈糊弄过去就行了，毕竟蕾菈再怎么觉得不对劲，她薇洛丝一直装傻，她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拿少女没办法，蕾菈只好将目标放在了梅维娜身上："梅维娜呢？你不是在家里吗？你没有听到动静吗？"

听到大贤者的询问，梅维娜的心脏怦怦加速狂跳。

那可是人类大贤者，稍微答错一点，她魔物的身份很可能就会被发现，到时候她的下场就是如刚才想的那般恐怖。

薇洛丝也会被她连累。

此刻的她格外紧张，只不过她是个面瘫，无论怎么样的心理想法都不会显露在脸上，所以蕾菈只见到她淡定地回答道：

"我那时候也不在家。"

"是啊，梅维娜最近出去的次数很多，经常晚上才回来的。"

在场只有薇洛丝看出了梅维娜的状态，所以她赶忙接过了话头，转移话题道，

"那些人肯定很熟悉我们的行踪，否则也不会在我们三个都不在的时候偷偷闯进来，就是不知道他们要找些什么，还有没有下一次……"

有理有据，她编的谎话连自己都快信了。

没有从梅维娜身上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蕾菈便也没有多说什么，她离开了客厅，走上了楼梯，同时还说道：

“去二楼看看吧，看看有没有丢东西。”

“嗯。”

应了一声，薇洛丝知道她和梅维娜逃过了一劫，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松了一口气。

在这之后，她赶忙跟在了蕾菈的身后，一同前往了二楼。

来到了自己的卧室门前，正当她以为蕾菈会和她分道扬镳，前往自己卧室查看时，她却意外地发现蕾菈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

她的意思很明显，她想要和她一同查看她房间里的东西。

嘴角一抽，薇洛丝小心翼翼地问道：“诶？你不去自己的房间里看看吗？”

“我值钱的东西可不会放在房间里，倒是你，一点心眼都没有，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所以我帮你一起看看吧，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哦。”

打开了卧室门，薇洛丝走了进去，金色的眸中闪过一道暗光。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蕾菈的话语中透露着一丝不对劲的地方，她好像开始怀疑她了？

如果她不怀疑她的话，为什么要进来帮她一起看看卧室内有没有丢东西呢？要是她在卧室里放了和魔物有关的东西，岂不是直接露馅了？

蕾菈的举动让薇洛丝将警惕瞬间拉满。

她从梳妆台开始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丢东西，时不时还会拉开抽屉，在里面翻找一番。

与此同时，和她所想的一样，蕾菈的目光始终落在她的身上，但凡她露出一丝马脚，瞬间就会被蕾菈发现。

好在，她根本没有在整间卧室里放什么和魔物有关的东西，真要说的

话，也只有角落里的那一面全身镜了。

但那面全身镜，蕾菈可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

检查完了梳妆台和柜子，她打开了衣柜门开始检查，但衣柜检查完，还有一道柜门始终都没有打开过。

蕾菈双眼微眯，走到了她的身旁，问道：“为什么不开那间？”

俏脸一红，薇洛丝两只手放在小腹前扭捏了一下，低声道：“那间，那间就算了吧……”

“不都看看，怎么会知道少了些什么呢？”

就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蕾菈坚决要打开那间衣柜门，而薇洛丝迫于无奈，只能红着脸将柜门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色的各种内衣，淡淡的薰衣草香气也在开了柜门的那一刻扑鼻而来。

见到这番情景，少女脸上的红晕更深了几分，像是熟透的红苹果，银白的发丝垂耳而过，遮住了她的面容。

尽管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少女的羞涩却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略微有些失望，蕾菈关上了柜门，说道：“原来只是一些内衣而已，没想到你这么纯情。”

“蕾菈不介意这些吗？”

在蕾菈的心里，候补圣女薇洛丝就是一张白纸，她虽然爱着自己，但依旧纯情无比。

像这样单纯善良的少女，渴望的对象，应该也是如同白纸一般美丽的女子吧？

可惜，她蕾菈已经不是白纸了。

想到这里，她决定掐灭少女心中对她的幻想。

“你我都是女生，一些内衣而已，介意什么？更何况我也不再是少女了，那种事情我都经历过了。”

在她的想象中，纯情少女应该听到她这么说后，面红耳赤地捂住自己的小嘴，满脸的绝望和不可思议，然后支支吾吾地询问和她做的对象是谁。

心碎，也要心碎个明白。

可谁知，眼前的少女只是垂下了眼眸，并没有多说什么，好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一样。

这让蕾菈都不好继续说下去了。

卧室内的氛围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蕾菈一直都想说些什么，但又怕脆弱的少女承受不住，彻底崩溃。

所以她想了想，最后还是选择转移了话题。

“明天你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的安排很简单，上午我得去医院救治病人，下午嘛，我决定去莱博藏书馆，看看有关魔物的书籍。”

就像是把刚才的事情全忘了一样，少女重新抬起头展露了笑颜，昏暗的卧室内也因为她的笑容而亮了几分。

“毕竟想要赢下考核，就得加深对魔物的了解才是。”

Chapter 217

假的，加深对魔物了解什么的，都是假的。

她去藏书馆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梅维娜失去理智的根本原因，然后想办法治好她。

要不然她不小心露馅了，一切都完蛋了。

“那今天就这样吧，你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丢什么东西。”

“嗯，运气还算不错。”

蕾菈在检查完她的卧室后，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这里，而薇洛丝也是松了一口气，她在关上卧室门后，一个人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根据今天发生的事情，她能感觉出来，蕾菈开始怀疑她和魔女的关系了。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毕竟如果被她发现她就是魔女的话……被她玩弄了那么多次的蕾菈，恐怕会气急败坏地把她变成她的专属泄欲宠物吧？

而且她还是人类大贤者，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只魔物成为教会圣女的。

到时候，蕾菈说不定会动些手脚，让候补圣女薇洛丝明面上死亡，给真正的圣女让出位置，背地里实则被关押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任由她蹂躏……

光是想想，薇洛丝的身子就止不住地瑟瑟发抖。

为了不落入这样的结局，以后她做事，都得留一个心眼才行。

次日，一大清早，她就来到了医院。

虽然她在医院中治疗了几位病人，但她来这里的真实目的可不是这个。

站在售卖药品的柜台前，脸色苍白的薇洛丝手指轻轻地触碰着自己的

额头，显出了一副万分疲惫的模样。

“你好，我想要购买一些镇静剂。”

她的声音像是临睡前的低喃，温柔之中透露着些许柔弱，柜台小姐见到她这般模样，表面上虽然不说，但是心里很是心疼。

那可是候补圣女，她们的身份之尊贵，一点都不输于主教，可就是这样的她，竟然在医院内医治病人，直到彻底力竭。

她不仅一点架子都没有，还那么关心她们的身体，就像是她们体贴的母亲一样……

柜台小姐内心一阵感动，同时回答道：

“镇静剂？薇洛丝大人，您的圣光就能让人镇静下来吧？再加上您的治疗术，没有人会感到疼痛的。”

“但它们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我不在那些病人的身边，他们的病又突然发作，那该怎么办呢？”

天哪，薇洛丝大人竟然还想到了这点，实在是太细心了。

她是真正关心她们的人。

“啊，还是大人您想得周到……稍等，我很快就拿一些镇静剂出来。”

柜台小姐微红着小脸，转身进入身后的药房，取出了五六瓶镇静剂来，而薇洛丝也付了钱，将它们装进了袋子里。

嘴上说这些镇静剂是为了病人准备的，实际上她买来是给梅维娜用的。

在还未搞清楚她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她发病的时候只能先用镇静剂让自己冷静下来，否则再像昨晚一样搞破坏的话，蕾菈必然会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现在的蕾菈本就怀疑她和身为魔物的魔女有关系，一旦她发现梅维娜也是魔物，那她薇洛丝就算真和魔女没关系，她也不会再相信了。

望着薇洛丝离开医院的憔悴背影，柜台小姐手撑着下巴，心里总是涌出一股想要扶着她走的冲动。

薇洛丝大人为了她们，真的付出太多了，作为医院内的工作人员，她是最清楚她的了。

也就在她回忆少女艰辛的时候，一位身上带着清冷香味的女子来到了她的面前，充斥着上位者的气质。

“之前薇洛丝在这里买了些什么？”

眉头一蹙，柜台小姐抬起头，发现女子的脸被帽子遮掩了一半，可即使只能见到她面容的一半，她也能看出来她是位绝佳的美女。

可这并不能让她心生好感，反而对她有些警惕。

“你是谁啊？问这些做什么？”

女子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有想到她竟然会这么问，在犹豫了几秒后，她解释道：

“我是她的支持者，她没什么钱，又不愿意拿我们送的钱，为了支持她，我们只好直接给她送东西了。”

“所以你才来问她买的什么？”

“嗯。”

紧紧地抿住了唇，柜台小姐又是一阵感动，她早就听说过薇洛丝最穷候补的名号了，没想到现实竟然真的是这样。

明明，她可以变成最富有的候补的，只要治病收钱……

“不愧是我看中的候补圣女，她每次都治疗那么多病人，累得连站都站不稳，嘴上却还在关心别人，甚至连一分钱都不要。”

“不仅如此，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只会吵着向家里要钱呢，她真的，真的是太完美了。”

咚咚咚——

女子敲了敲柜台桌面，打断了柜台小姐的思绪，她再一次问道：“所以，她在这里买了什么？”

“镇静剂，她买了镇静剂，她说她的治疗术并非是万能的，她不在的时候，镇静剂可以帮助发病中的病人冷静下来。”

“原来是这样的。”

“这么好的候补圣女，如果考核失败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

叹息了一声，柜台小姐转身前往药房，准备再拿出几瓶镇静剂，给这位薇洛丝的支持者，让她转交薇洛丝。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当她拿着镇静剂出来的时候，柜台前面已经失去了女子的踪迹。

……

“镇静剂？”

念叨了两声，蕾菈没想到薇洛丝买它做什么。

因为怀疑薇洛丝，所以她决定跟踪她，看看她和魔物到底有没有关系，而这一跟踪，马上就让她找到了疑点。

镇静剂这东西，薇洛丝应该是用不上的，难道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将它送给一些病人吗？

可既然这样，她为什么要将它们放在家里呢？

蕾菈一路跟着薇洛丝回到了家，见到了她所有的举动，也知道那些镇静剂被放在了客厅的柜子里。

时间来到下午，正当她想要通过这件事找薇洛丝要个解释时，她发现她拿出了两瓶镇静剂，离开了别墅。

有些病人并不住在医院里，薇洛丝敲响了一家人的大门，在她们热情地招待下，走了进去。

很快，屋内传出了几句话。

“治好你的病，大概需要花费六七天的时间，这是镇静剂，如果在这几天内你发病了，它可以帮你保持理智和冷静。”

“用完了的话告诉我哦，我身边还有一些。”

竟然真的是这个用途？

是她想多了？

靠在墙边的蕾菈摇了摇头，她发现自从开始怀疑薇洛丝之后，她就有些草木皆兵的。

镇静剂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她竟然都怀疑起来了。

……

另一边，在病人家属感恩戴德的欢送中，薇洛丝离开了他们的家。

与此同时，她伸出手轻抚自己的胸脯，嘴角微勾。

她真的太谨慎了。

早在昨晚，她就想到今日来买镇静剂了，而为了让这件事变得正当起来，她还刻意用这个病人伪装了一下。

没错，她的治疗术其实什么病都能立刻治愈，说要花费六七天什么的，单纯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持有镇静剂的理由。

她想得很周到，她既然买了镇静剂，自然会有被蕾菈发现的风险，所以，她需要这么做。

镇静剂的事情办完，接下来，她就要前往博莱藏书馆，去寻找梅维娜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了。

来到博莱藏书馆的前方，哪怕是经历了上次的魔物事件，这个北教区最大的藏书馆也没有任何变化，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

有关魔物的书籍在藏书馆的二楼角落里，从介绍魔物种类到探寻魔物世界的书籍应有尽有，甚至还包括一些有关魔物的疑难杂症治疗办法。

而这，也是她所需要的。

不过这种书籍很多，一时半会也看不完，在翻阅了几本后，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烟草味，她的耳畔也传来了细微的对话。

“那个，这里是藏书馆，禁止吸烟的……”少女的声音柔柔弱弱的，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威慑力。

反倒是和少女对话的那一面，声音中就透露着流氓的气质。

“啧，搞什么鬼啊，我们已经很礼貌了，这里是二楼的角落，根本没

什么人，我们这么做影响谁了？”

“这不是影响的问题，这是藏书馆的规定……”

“规定？规定是人定的，你们不能改改吗？”

“可是，可是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定……”

“他们遵守规定关我们屁事！我就要在这里点燃这些烟草，然后狠狠地吸上一口，你能拿我怎么样？”

寻着声音，薇洛丝走到了书架的角落，在那里，一位身穿制服的管理员小姐有些紧张地提醒着，而在她的对面，站着四五位男子。

这些男子背靠着书架，嘴里叼着烟卷，正一脸不屑地盯着前来提醒的少女。

他们的衣着风格不太像是教会圣城的风格，裸露在外的皮肤也有很多刀疤，气质虽然像是地痞，但更多了几分阴狠，绝对是经历过刀山火海的人。

其中一位长得高瘦的男子呵呵一笑，他来到了少女的面前，居高临下地对着她说道：

“就是，我们这么做，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小屁孩？”

“我不是小屁孩。”

“我说你是你就是，一推就倒的货色还不是小屁孩？”

一边说着，他一边无情地推了一下少女的肩膀，而后者则是控制不住地向后摔去，要不是薇洛丝即使抱住了她，她肯定就跌倒在地上了。

见到这番情景，薇洛丝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

“几位先生，在藏书馆里动手是不对的，如果你们还不停止现在的行为，就别怪我们叫来藏书馆的守卫了。”

四周的客人听到动静之后，瞬间就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个书架角落里，有些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甚至离开了座位，朝着这里赶来。

高瘦男子闻言一怒，上前一步嗤笑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啊？你以为那些守卫打得过我们？”

怀中的少女重新站了起来，薇洛丝打量了他们几眼，便如是说道：

“看你们的着装打扮应该是被人雇佣的外来冒险者吧？所有的冒险者都要在城内的冒险者公会登记注册的。”

“你们如果和藏书馆的守卫起冲突的话，这件事很有可能会记录在档案里，从而影响以后的雇佣关系。”

她可是在教会圣城内生活了好几年的，怎么可能不清楚这些人的来历呢？

每年来圣城的人很多，因为每个地区的文化不同，那些客人来到这里的穿着打扮也不同，所以很容易就分辨他们来自哪里。

冒险者公会的冒险者就更加好认了，外来的冒险者大多都是奇装异服不说，气质和常人完全不同，刀尖舔血的日子让他们变得阴狠无比。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冒险者都是如此，但至少，眼前的这几位冒险者就是这般。

“嗨哟喂，你这家伙……”

被戳穿了身份，高瘦男子捏起了拳头，很明显想要动手了，但就在此刻，他背后传来了粗犷的声音。

“够了。”

“大哥？”

一名虎背熊腰的男子从角落的最深处走了出来，他推开了高瘦男子，来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因为巨大的身体差距，他在少女的眼中，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

当着薇洛丝的面，男子扔下了手中的烟卷，然后抬脚将它踩灭，在这之后，他对着少女咧开了嘴角，道：“你很不错。”

怎么？威胁？

薇洛丝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拦在少女的前方。

男子也没有过多纠缠，他在留下这句话后，就挥挥手，带着其他的几位同伴离开了藏书馆的二楼。

在经过薇洛丝的身旁时，瘦削男子冷哼一声，还伸出手做出了划脖子的动作，威胁的意思不言而喻。

只是围观的人很多，尽管他们是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里，但在众人的眼中，他们多少有些落荒而逃的感觉。

“谢谢，谢谢薇洛丝大人！”

管理员小姐在他们走后，一把抓住了薇洛丝的胳膊，忍不住地道谢道，如果没有薇洛丝的话，她都不敢想她会被他们怎么欺负。

对此，薇洛丝摸了摸她的脑袋，说道：

“没关系，下一次再遇到这种，就大声点把大家都叫来，再搬出藏书馆守卫，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一般是不会继续纠缠的。”

“知道了！就是，就是他们看上去不像是什么好人，而且很心胸狭隘，你会不会被他们报复呀？”

“我是候补圣女，怕什么？他们敢报复我，就等着被教会审判吧。”薇洛丝轻笑着，如是安慰道。

Chapter 218

管理员小姐轻而易举地便被她感动，她咬了咬自己的唇瓣，感叹道："大人，遇见你真好。"

"解决信徒们的困扰，本就是候补圣女应该做的。"

面对信徒，薇洛丝的礼仪和态度永远都是完美的，她双手交叠放在腹前，一点都不像是一位年轻的少女，而像是一位成熟的圣女。

管理员小姐也并非是不懂知恩图报的人，在逐渐平复了自己激动的情绪后，她回想起了薇洛丝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对了，之前看您一直在附近找和魔物有关的书，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我想知道魔物失去理智的时候怎么治疗，毕竟魔物的生命也是生命，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拯救它们。"

说话间，薇洛丝放轻了声音，变得柔弱了不少，令听到这番话的人内心忍不住地生出了几分保护欲。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话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的。

一些极端信徒信仰神明的同时，以自己人类的身份感到自豪，并且觉得除了人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生物都算不上是生命。

更别说是魔物了。

在他们眼里，谁只要向着魔物说一句好话，那她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薇洛丝刚才说的那些话，足以引起他们的滔天怒火。

不过在场的人都还算有理智，他们只能从这句话中感受出薇洛丝的善良，并且对她产生同情怜悯之心。

毕竟，拥有这样观念的她，就算成为了圣女，日后的道路也不会好走的，说不定会被那些极端信徒开除人籍。

管理员小姐也是在听到她的观点后，俏脸一白，说道："薇洛丝大人，您真的太善良了，但是这番话最好不要到处去说哦，不是所有人

都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知道的。”

薇洛丝垂下了眼帘，目露几分哀伤，窗外的阳光在白裙之上，不仅没有温暖，相反还莫名显出些许凄凉。

明明她的观点才是绝大多数正常人的观点，但却只能将它默默地藏在内心，生怕它带给自己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种感觉定然不好受。

“大人也不用伤心，其实我很认同大人您的观点，毕竟我的祖父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学者。”

将怀里的名片递给了薇洛丝，管理员小姐小声说道，语气之中很是自豪。

接过名片，薇洛丝调整了一下心情。

名片上印着一位老者的画像，旁边标注着姓名西德里克，以及他的住宅地址，最后甚至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他对魔物很有研究的哦，魔物失去理智后该怎么治疗，他应该知道很多，如果薇洛丝大人在这里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可以来找我的祖父。”

西德里克是这方面的学者？

那真是太好了，她正愁光看书的进展太慢，有时候还看不懂，能找到这样一位学者的话，定然事半功倍！

“谢谢，我正需要这个！”

在收下名片好好道谢之后，管理员小姐笑容满面，白皙的两颊还因此染上了兴奋的红晕，好似帮助到候补圣女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随后，她们又在一起聊了些有的没的，薇洛丝也借此知道了管理员小姐的名字——茜丝，并且决定明日再登门拜访那位学者。

剩下的时间，她又翻阅了书架上的几本书，在一无所获之后，她只能撇撇嘴，独自一人走出博莱藏书馆。

也就在她走出去的那一刻，一直埋伏在入口处的四人面面相觑了一眼，很快悄无声息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薇洛丝在街道路边停了下来，她本来想要叫下一辆马车的，可当她回头发现了那几人的身影后，就继续走上了街道。

那四人便是在藏书馆里吸烟的外来冒险者，她没想到他们的耐心那么差，这么急着就要报复。

她作为贴心的候补圣女，怎么会不满足他们呢？

不过样子嘛，还是要装一下的。

在街道上走了两步，她就转头朝着审判所的方向走去，只是那四人之中很快有人拦在了她的前方，被迫让她改道。

最终，她闯入了一间酒馆，看上去像是想要找前台小姐求救，但只听到啪的一声，高瘦男子将手中的匕首拍在了桌上，提前对着前台小姐说：

“要一间大包厢，我们和这位小姐有话要聊。”

薇洛丝本来是想要开口说话的，但是在见到后方的男子做出割喉动作后，她就像是受了惊的小兔子，低着头沉默不语。

柜台小姐给他们开了一间大包厢，少女极不情愿地走了进去，俏脸都微微有些发白，似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关上了包厢的大门，高瘦男子把手中的匕首插在了桌子上，抬起一只腿踩在椅子上，嘲讽道：

“怎么了？怎么害怕了啊？在藏书馆里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想逃，呵呵，你能逃去哪里啊？”

“你知道吗？要不是这里是教会圣城，在其他地方，像你这种没有实力的家伙，根本活不过三天。”

站在距离窗口比较近的地方，薇洛丝抚胸，目露担忧道：“所以你们是想要做什么？报复我吗？”

“没错，只要你给我们几个跪下来重重地磕上几个响头，我们就会考虑放过你，不然的话……今天绝对是你人生里最难忘的一天。”

闻言，少女似乎是有些着急了。

“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

“候补圣女？你以为我们是吓大的？候补圣女又怎么样？我们教训的就是候补圣女！”

高瘦男子朝着一旁吐了口痰，一边玩弄手中的匕首一边说道，“别说是候补圣女了，就算是真的圣女又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怕过？”

别管他们有没有见过真的圣女，冒险者们吹牛永远是不会落入下风的，要不是圣城里真的有教宗，他们多半连不怕教宗的话都吹得出口。

他本以为自己这么一番威胁，少女就会露出更加畏惧的模样，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薇洛丝脸上的担忧更浓了几分，声音也越发温柔。

“你们如果对我动手的话，教会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不希望你们就此被教会惩罚……”

“哈？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啊？”

掏了掏耳朵，他确认自己没听错后，才发现眼前的这位少女竟然在担心他们？

“只要一心忏悔，你们就算做错了事情，女神也会原谅你们的，但是如果一错再错的话，我，我也救不了你们……”

少女单手抚胸，看上去有些失望和迫切，她似乎是想要拯救他们，但自己又有些无能为力，所以她看上去还有些自责。

高瘦男子则是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他扬起手，正准备给少女来一巴掌，身后的同伴又一次叫住了他。

“住手！刺猬。”

刺猬，是高瘦男子在冒险者公会里的代号。

“诶？大哥，你干嘛又阻止我？这里可没有其他人。”

“刺猬，好好听黑熊大哥的话。”

其他的同伴叫他听健壮男子的话，他虽然表面上服从，暗地里则是冷

冷地喊了一声。

三番两次阻止自己的行为，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大哥。

被称之为黑熊的大哥来到了薇洛丝的面前，他对候补圣女的了解比刺猬更多一些，但实际也没有多多少。

“我听说过天启教会的候补圣女，据说你们很受信徒们的敬仰，在他们的心中只比圣女差了一步之遥。”

“可如果这就是你招惹我们的勇气，那我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我们有无数种办法教训你、折磨你，而不让那些信徒知道。”

冒险者的手段大多都很阴狠毒辣，他所说的办法，不外乎下毒、骚扰、虐待，能够在毫无外伤的情况下，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不过他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把薇洛丝当成了不谙世事的修女，与此同时，他们也高看了自己。

薇洛丝叹息了一声，劝说道：

“为什么一定要有纷争呢？你们如果这么做的话，痛苦的只有你们自己，教会审判所之类的，绝对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是冒险者的经历让你们的心灵变得万分浮躁，那恳请你们能够前往当地的教堂，聆听修女们的祷告吧，在那里，女神会净化你们的心灵……”

少女闭着眼，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虔诚的修女气息油然而生，刺猬则是冷笑连连，问道：

“这家伙疯了吧？在这种时候说这些，是想要传道吗？”

“我们可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跪下来和我们道歉，否则……”黑熊没有把话说完，但他的面孔中已经显现出了凶意。

“你们走上了歧路，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女神会原谅你们的，你们……呀！”

少女话说到一半，胳膊便被黑熊猛地推了一下，整个人也止不住地后退两步，踉跄地跌倒在了墙角。

白裙如花般散开，少女的银发凌乱地抚过脸颊，娇弱可怜，尤其是那一双金色的瞳孔，水光涌动间，哀愁与悲伤交织。

她似乎很痛苦，痛苦这些人不理解她的心，从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说过，我有无数种办法教训你而不让你的信徒们知道。”

黑熊从怀里取出了一瓶透明的药剂，冷酷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少女。

“这是一种会让人感觉全身瘙痒的药剂，它无色无味，滴在皮肤上很难被发现，现在想来给你滴上几滴最合适了。”

说着，他打开了瓶塞，准备倾斜瓶身，让里面的药水倒满少女全身。

“不要……”

少女抬起了一只手，颤抖的声音中夹着苦苦的哀求。

只是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她的嘴角却带着诡异的笑容。

瓶中的水流出瓶子的那一刻，就是她杀戮的开始。

不听话的罪人，只有死亡，才能救赎他们。

愿他们的来生，会有女神的指引。

啪——

在薇洛丝无比期望水滴从瓶口流出时，黑熊的手腕忽然被白皙的手掌抓住，散发着清冷香气的女子身影就出现在了薇洛丝的视线之中。

“你自己还是先尝尝吧。”

熟悉的声音落下，黑熊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惨叫，他的手臂被无情捏断，原本应该倒向少女的药剂，尽皆倒在了自己身上。

“啊？大哥！”

刺猬见状想要上前帮忙，可他刚走一步，右脚就被冻结在地板上，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右脚瞬间骨折，整个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

在这之后，他抱着自己的右脚惨叫连连。

“怎么？你们还要上吗？”

另外两人瞪大了双眼，不断地后退，疯狂地摆手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地上不断挠着自己身子的黑熊忽然跪在地上，他一边把头磕得咚咚响，一边痛哭流涕地大喊道：

“饶，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他本来以为候补圣女也就比普通修女更加重要一点，欺负欺负她们，教会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更别说就算招惹到了惹不起的人物，他们这些外来冒险者只需要跑路就好了，离开了教会圣城，他们就自由了。

可他现在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真正惹不起的人物，他们是连招惹的资格都没有，还没动手就会被迅速拿下。

冷汗从额头不停滴下，他能感应得出来，眼前这位候补圣女的守卫，实力强得可怕，只是用魔力感应一下，他就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深渊之中，无法自拔。

她想要杀死他们，挥挥手就能做到……

“饶了他们吧，蕾菈，他们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

温柔的声音落入心间，黑熊身子一颤，他抬起头看向了白裙少女，那浑浊的眼中闪过了几缕道不明的情绪。

他忽然明白了少女为什么一开始就在劝阻他们了。

是他们错了。

这位善良的少女，是真的不希望见到他们误入歧途……

“滚。”

淡淡的一个字就像是特赦令一样，还能行动的两位男子猛地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上前搀扶着黑熊和刺猬，打开包厢大门落荒而逃。

在他们走后，包厢内安静了下来。

挽起凌乱的发丝，薇洛丝巧笑嫣然道：“蕾菈，你又救了我一次。”

“知道就好。”

“不过，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于蕾菈的忽然出现，薇洛丝还是有点难以接受的，戏都演到这里了，居然不让她完成杀戮，真是可惜。

而且……她没搞错的话，她来的是一间酒馆包厢吧？

蕾菈是怎么发觉她遇到危险的？

面对少女疑惑的目光，蕾菈瞥开了视线，故作漫不经心地道出了自己的万年答案：“恰巧路过。”

Chapter 219

这里是酒馆的包厢，不是其他街道，这也能恰巧路过？

薇洛丝的小脸闪过了狐疑的色彩。

她觉得蕾菈在掩饰什么。

这个家伙，不会是在尾随她吧？

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念头，薇洛丝觉得很有可能，毕竟蕾菈最近有点怀疑她。

刚想要试探，蕾菈却忽然开口，转移了话题：“天色不早了，回家吧。”

说完，她就独自一人走出了包厢，走路的姿势虽然依旧优雅，但在薇洛丝眼中，多出了几分做作。

她绝对在跟踪她！

从蕾菈一反常态的行为中，薇洛丝得出了这个结论，同时觉得如芒在背。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这可给她藏匿秘密的难度加大了不少。

……

另一边，从包厢内狼狈逃走的冒险者四人来到了一家诊所，刺猬脸色惨白地伸直了自己的腿，看着眼前的修女施展治疗术治疗他的断脚。

只要回想到刚才的一幕，他就有些怒火中烧。

“啧，大哥，我们就这么放过她了？”

“不然呢？你想过去再被打一顿吗？而且我看那家伙，下一次可能就是直接杀人了。”

黑熊和他也差不多，伸直了手臂给修女治疗，只是在提起那名候补圣女的守卫时，他的眼底闪过了深深的恐惧。

在刀剑上活得越久，越能感受到那位女子的恐怖，他目前遇见过的最可怕的敌人，都不及她的万分之一。

仅仅是站在她的身旁，他都觉得自己像是死了一样，加上那道刺骨的寒冰，他甚至差点忘了呼吸。

他很清楚，她绝对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人。

当然，也不只是因为这位守卫，那位候补圣女在他看来，也没有报复她的必要。

在藏书馆吸烟的确是他们不对，出来还报复她也是他们的错，这些错误她都没有追究他们，还放了他们一条生路，他是没有脸再去找她麻烦了。

可惜，刺猬不是这么想的。

“该死的！她是候补圣女，我们只要不杀了她，她怎么可能杀了我们呢？”

“就是因为她是候补圣女，我们才不能去动她了。”

“为什么？”

黑熊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而是说出了他刚刚才了解到的事实：

“我们小看了候补圣女，现在快临近圣女考核的尾声了，她们出点事什么的，全圣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到时候估计连这座城市都走不出去。”

“大哥，你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

眉头一皱，对于咄咄逼人的刺猬，黑熊的语气也开始不善了起来：“我们还有雇主给我们的任务要做，不要再生些是非了。”

“呵，我看你就是怕了！被那个候补圣女的守卫吓破了胆！你根本不配当我们的大哥！”

“我这是为了我们团队着想！”

“呸！你就是怕了！胆小鬼！”

怒斥了黑熊一句，刺猬连滚带爬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因为骨折的脚还没有彻底好，所以他只能一瘸一拐地走向诊所门口。

“诶？刺猬？你去干什么？”

“你们管不着！”

留下这句话，他就离开了诊所，混入人群消失不见。

黑熊和其他人对视了两眼，最终也只是各自摇了摇头，没有选择去追。

……

圣城街道上，红色的玫瑰灯带挂在了道路两旁，不少店铺都开始装点起自己的门面，多了许多用爱心绘制的广告牌。

跟在蕾菈的身旁，薇洛丝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好奇心驱使她来到了那些店铺内，询问起店主情况。

“候补圣女大人竟然不知道吗？再过三四天就是情人节了，在这之前当然要把店铺装点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才能吸引顾客嘛。”

店主诧异地看了薇洛丝一眼，似乎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而薇洛丝这才恍然大悟，想起了这个节日。

她虽然在圣城内生活了很久，但因为从没恋人，所以也根本没关注过情人节，这才导致她记不住情人节的日子。

“情人节？”

将这件事告诉蕾菈后，蕾菈也有些惊讶，受一些其他教会的影响，她总觉得天启教会圣城举办情人节很是违和。

毕竟那些教会，是禁止自己的信徒谈恋爱的。

双手背在身后，薇洛丝走到她的面前，她一边幻想着情人节的场景，一边说道：

“很多暗生情愫的人都会在这个节日里告白，然后成为一对对甜蜜的情侣，过上幸福的生活，说真的，我还挺羡慕她们的。”

蕾菈悄无声息地看了她一眼，开口回道：

“爱情没有那么简单，就算告白成功了，也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能走到最后。”

“蕾菈对爱情这么悲观吗？就算结局不太完美，但只要过程是美好的，那不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

“苦难的过程换来美好的结局，这才会让我觉得幸福。”

玫瑰花香弥漫街道，微风吹动了马车上的风铃，也带起了鲜红的玫瑰花瓣，在这阵风中，薇洛丝渐渐地停下了脚步。

她转过身看向蕾菈，银色的发丝随风吹起，眼眸之中暗藏几分期待。

“那如果有人在这个节日里向你告白，你会拒绝吗？”

“会的。”

“……一点答应的余地都没有吗？”

鲜红的玫瑰花瓣从蕾菈的视线中一闪而过，恍惚间，她看见站在自己身前的不是候补圣女薇洛丝，而是调皮的魔女。

如果是魔女向她告白的话，她会拒绝吗？

她迟疑了。

那她会答应吗？

她也说不准。

人类和魔物，拦在她们之间的是种族隔阂，更别说她的身份还让她没办法和魔物有过多的亲密接触。

如果她们在一起的话，恐怕会被拖累的，是魔女吧？

她会受到来自人类和魔物的攻击。

而且，魔女怎么会喜欢她呢？她多半对她避之不及。

而她又为什么会喜欢上魔女呢？她是人类大贤者，心里应该只有人类，这种情感，或许根本就不是喜欢……

眼眸微垂，蕾菈默默地抚着自己的胸口，低头不语。

这一幕落在薇洛丝眼里，就是她迟疑了。

对于她提出的问题，蕾菈迟疑了，也就是说，她有可能答应她的告白！

心里小鹿乱撞，她轻快地哼了两声，脑海里有了想法。

蕾菈不是喜欢跟踪她吗？她就让她跟踪个够，到时候她的告白，她就不信她能够拒绝！

……

距离即将到来的圣城末日，还剩下二十八天。

今日的薇洛丝又起了大早，她拿着茜丝给她的名片，在费罗教区找到了西德里克学者的住所。

咚咚咚——

在敲响大门口，出来迎接她的是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

在对比了一下名片和老者的长相后，薇洛丝恭敬地行礼问道："您是西德里克先生？"

"是我？您是？"

痴迷的学者一般都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不知道候补圣女的身份也算正常，薇洛丝笑着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教会的候补圣女之一，您可以称呼我薇洛丝，这次来找您，是听茜丝说您在研究和魔物有关的课题，所以有些问题想要问您。"

"啊，快，快请进。"

一听她是候补圣女，西德里克浑浊的双眼就亮了起来，他挥着满是皱纹的手，示意她赶紧进屋。

西德里克的屋子并不是别墅，而是一处很普通的民宅，当然，这座民宅里堆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仪器，书籍和实验笔记可以说是到处都是。

他带着薇洛丝来到了狭小的会客室，在见到堆放在沙发上的玻璃瓶

后，他褶皱的脸皮动了动，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

“我住的地方比较破旧，大人还请不要嫌弃。”

“怎么会呢？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破旧，到处都是知识。”

西德里克闻言忍不住自豪地笑了起来，他放下了手中的拐杖，收拾起了沙发上的玻璃，薇洛丝一边帮忙，一边说道：

“先生还请不要叫我大人了，叫我薇洛丝就好，您是我的前辈，这么称呼我让我觉得怪怪的。”

“好好好，那我就叫你薇洛丝吧。”

整理完乱糟糟的沙发，坐下来后，西德里克摸了摸自己的面庞，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这次你来找我，是对魔物有什么不懂的吗？”

为了防止蕾菈猜到些什么，谨慎的薇洛丝开口问了好几个无关的魔物问题，最后才问出了自己最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

“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魔物晋升七阶后，有时候会忽然失去意识回归本能，这是为什么？”

“晋升七阶？”

背靠着沙发，西德里克眉间的皱纹厚厚的，好似能够夹死蚊子，他思考了许久，才开口说道：

“也就是说突破魔力等级后，那些魔物会回归本能？这种情况的话，我刚好也有所涉猎。”

一听他有所涉猎，薇洛丝端正了自己的坐姿，乖巧地听了起来。

“其中一种情况就是魔物的天性本能，比如说猫类魔物面对背对着它的魔物时，很容易就会触发狩猎的天性。”

“你说的那种魔物在突破魔力等级后加重了天性，以至于在见到会激起天性的事物时，会下意识地就做出某种举动。”

“那有办法治疗吗？”薇洛丝问道。

“嗯，脱敏治疗就好了，多多让那种魔物触发天性，同时控制住它，不让它做出那些举动，用不了多久，应该就能治好。”

“还有其他的情况呢？”

叹了口气，西德里克看向了会客室别处，轻声说道：“其他的情况就难说了……”

明白他什么意思，薇洛丝说道：“西德里克先生如果有什么难处，不妨告诉我，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啊，说难处嘛，其实也谈不上。”

老脸一红，用这种方法逼迫候补圣女为自己办事，西德里克对此好像感到很羞耻。

但他不得不这么做。

“其实，其实我的孙女茜丝身上，有着一丝魔物血脉，每当太阳光最为浓烈的时候，她都有可能会发病，症状就是突然发呆或者陷入癫狂。”

“她上学那会，就因为这种情况，经常被同龄孩子欺负，后来我才让她辍学回来，选择亲自教她，可她在家总是按耐不住，所以找了份藏书馆的工作……”

茜丝身上竟然有魔物血脉？

薇洛丝有点惊讶。

人类和魔物结合诞下孩子，这并非是什么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般来说，这样的混血大多都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但是像茜丝这样的混血儿很少见，毕竟她从外观看上去完全就是人类，要不是她的祖父西德里克说有魔物血脉，她根本看不出来。

这种情况要么生下她的魔物本来就长得很像人类，要么就是那魔物自己也是混血儿，所以魔物血脉稀释了很多。

思索了一番，薇洛丝就明白了西德里克的想法。

“您想要剥离她身上的那缕魔物血脉？”

“嗯，我想，我想让她变回正常人。”捏紧了手中的拐杖，西德里克声音低沉，看上去失落了不少。

“您研究了魔物那么久，没有找到办法吗？”

“没有，剥离魔物血脉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教会里有一种净化魔法，能够将淡薄的魔物血脉彻底清除。”

想起了过去，西德里克捏住拐杖的手更紧了几分，好似在压抑内心的愤怒。

“后来我就找到了这里的主教，希望他能够给我的孙女安排一下净化魔法，他拿了我的钱答应了我，后来他就……他就食言了，钱也没有还给我。”

“他怎么能这样？”

身为候补圣女，薇洛丝自然要对教会这种黑暗的一面感到生气，但优秀的教养让她抑制住了内心的怒火，只是两颊浮现出了淡淡的红色。

她握住了双手，继续问道：“那您有找过其他主教吗？”

“找过了，但也许是我得罪了那位主教，他们连我的面都不见，我虽说是个学者，但也就是城内的平民，根本没办法……”

“至于教会圣城外的那些主教，他们甚至连这种净化魔法都没有听说过，找他们也没用……”

见西德里克越说声音越低，薇洛丝觉得自己作为善良的候补圣女，是时候站出来了。

她眉头一蹙，装作生气的样子，语调比平时高了一些。

“太过分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您尽管放心，我会去找那位主教，向他问个清楚的。”

Chapter 220

薇洛丝的态度先是令西德里克一愣，随后他的眼角有些泛红，连声说了几句谢谢。

别看这里是教会圣城，光鲜的外表之下依旧隐藏着无数肮脏与黑暗，被这种黑暗笼罩的人，同样生活在圣城之中，他们却过着无比痛苦的生活。

被一位主教针对，薇洛丝都能想象出西德里克和他的孙女过得有多凄惨，茜丝在学校被嘲弄，或许就有那位主教的手笔。

在西德里克的眼中，这位少女就像是撕裂黑暗的光芒，她的出现，代表了温暖和希望。

费罗主教做了那么多坏事，时至今日，他的报应终于来了。

在西德里克热泪盈眶地送行下，薇洛丝拦下了路上的一辆马车，坐进车厢前往了费罗教区的教堂，寻找费罗主教。

费罗主教是一位体态肥胖的主教，他的一身穿着打扮很是朴素，看不出任何富裕的模样，走进主教的办公室，室内的装饰也干净简洁。

见到了薇洛丝，费罗连忙将她带到了沙发旁，同时拿出了茶叶，略显恭敬地为她泡起了茶。

打量了茶叶几眼，薇洛丝若有深意地说道："费罗主教，您泡茶的茶叶，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呵呵，候补圣女大人亲自前来找我，我自然要用上好的茶叶招待了，若是您再早些通知我，我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茶叶。"

还以为薇洛丝很喜欢他现在泡茶的茶叶，费罗笑了两声，不由得炫耀了起来，薇洛丝则是从茶叶上收回了目光，说起了正事。

"我来找您，是想要问问您，您知道有关净化魔物血脉的魔法吗？"

"知道，怎么了？"

"教会内现在能够施展这种魔法吗？"

“这个……可以是可以，就是很困难。”

费罗思索了一番，解释道：“薇洛丝大人有所不知，这种魔法不同于其他魔法，是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魔法，且必须要有一位主祭。”

“在施展魔法的时候，主祭会和拥有魔物血脉的人类共感，那人类能感受到的疯狂，主祭也能感受到，不仅如此，即使魔法结束，主祭都有可能一直沉浸在疯狂之中。”

“很久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魔法结束，那位人类变成了真正的人类，主祭却无法从疯狂中脱离，最终他自杀了，所以这个净化魔法其实已经被教会明令禁止了。”

薇洛丝理解了费罗口中的“困难”。

施展这种魔法，主祭是最为危险的，倒霉一些的，恐怕就会迎来死亡，就算是极为幸运的，都要承受魔物血脉的痛苦。

而且这魔法现在已经被教会明令禁止，谁这么做要是被发现了，就是违反教规，惩罚可不小。

这么一想，恐怕没有人愿意成为主祭。

或许可以用金钱来打动一些人成为主祭，但她薇洛丝是个穷鬼，西德里克一家看上去也不像是有钱人，这个计划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了。

解决不了主祭的困境，茜丝的血脉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共感吗？”薇洛丝抱着一丝希望问道。

“魔物血脉本就比人类血脉疯狂许多，主祭需要承受最多的魔物血脉外溢的影响，一般人根本就承受不了。”

费罗摇了摇头，他解释了一下魔法的原理，并且说明了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避免共感，直到薇洛丝突发奇想。

“如果主祭本身就是魔物呢？”

既然主祭是为了承受魔物血脉外溢的影响，那如果主祭本身就是魔物，岂不会一点事都没有了？

对此，费罗耸了耸肩。

“这我不清楚，但应该没什么事，而且说不定还能短暂地得到某种魔物血脉的加持。”

“什么意思？”

“魔物血脉和人类不同，它们之中有一些是被神明祝福过的，被称之为神恩血脉，即使它们的后代会稀释这种血脉，但多少会留下一些特殊的力量。”

抿了口茶水，费罗接着说道：

“神明的力量千奇百怪的，在净化这种血脉的时候，主祭应该会短暂地得到这种力量，毕竟那时候的主祭和人类是共感的。”

简单来说，就是作为主祭，会在魔法持续期间因为共感而获得魔物血脉的力量，薇洛丝想了想，觉得这很鸡肋。

短暂的血脉能力，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想知道的都知道了，薇洛丝优雅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忽然转移话题道：“西德里克有和你说过这件事吗？”

原本还很悠闲的费罗一听到西德里克的名字，身子瞬间一僵，不过他很快就缓了过来，眼神躲闪地回道：

“啊，他，他说过啊，但是我当初说的是不确定有没有人愿意当主祭，已经说明了风险，但他还是执意要我帮忙，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薇洛丝看出了些什么，她接着问道：“那西德里克的钱呢？他还不受其他主教的待见，又是怎么一回事？”

闻言，费罗慌忙摆手。

“这可和我没关系啊，他的钱，是，是在我说这些话后才交给我的，这可不能怪我不还，至于他不受其他主教待见，还不是因为他来我这里闹事！”

“因为魔法没有成功，他记恨我，所以一直来找我麻烦，其他主教知道了，自然对他敬而远之。”

费罗说得和真的一样，咬牙切齿，一脸愤怒，而薇洛丝则淡定地点了点头，起身道：“原来是这样，费罗主教，真是辛苦您了。”

“辛苦倒也算不上，他给我的钱，我就给您吧，您可以转交给他……”

说着，费罗的手就伸进了怀里，像是准备掏出钱袋一样，薇洛丝又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真正意思呢？

他想用钱贿赂她。

刚正不阿的候补圣女可不会吃这套。

“不用，既然您说他是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给您的，那您就不必还给我，只是这种口头协议，需要审判所来审查才行。”

走了两步，薇洛丝回眸一笑，“如果费罗主教您是清白的，他们自然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等，等一下！”

见薇洛丝一点让步的余地都没有，费罗这才惨白了脸。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眼泪瞬间从眼角滑落，整个人更是磕在地上，带着哭腔说道：

“我承认，我是骗了他的钱，还四处找人打压他，但是，但是我已经忏悔了，我愿意，愿意把我这几年的收入，都捐出去！”

“而且除了这件事之外，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原谅我吧，候补圣女大人！我这么做，真的只是一时糊涂啊！”

薇洛丝见到他跪在地上，面露悲伤地幽幽一叹。

“唉，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祈求我的原谅又有何用呢？剩下的，都交给审判所吧。”

说完，她径直走出了费罗的办公室。

她可没有原谅费罗的想法，他如果真正的悔悟，可不会露出这般模样，如果她放过他这一次，被他欺负过的人只会更加绝望。

甚至他还会把她也记恨上，以后要是还有交集，他一定会想办法整她的，所以她要斩草除根。

在见到薇洛丝软硬不吃后，费罗眯着眼望着薇洛丝的背影，嘴里念叨了两声“是你逼我的”，便从地上爬了起来，取出了匕首。

他做的事情要是被审判所知道，他的下半辈子基本就只有在牢里度过了，与其这样，不如拼一把。

只要杀了这位候补圣女，将她的尸体藏起来，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犯下的过错，一切都会和往常一样。

举起匕首，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咧开嘴角便朝着薇洛丝的后背刺去。

可惜还没距离薇洛丝还很远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匕首哐当落地，断绝了他一切的希望。

寒冰像是枷锁一般围绕在他的周身，在审判所的人到来之前，他就只能像这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而在门外，听到匕首落地的声音，薇洛丝就知道蕾菈出手了。

正是因为知道她一直跟着自己，她面对这些家伙的时候才会如此硬气，放在平时，她多少还得和费罗周旋一番。

毕竟这些家伙狗急跳墙的话，她还真不太好处理。

离开了教堂，她前往审判所，将费罗主教的事情告知了审判长，而抓捕费罗主教的调查员也在这之后出发了。

薇洛丝并没有继续回去找西德里克，她在离开审判所后就回了家，此行她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她知道梅维娜出现如今这种症状的可能原因之一了。

今晚，她决定实验一下。

吃完晚餐，薇洛丝在深夜悄悄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捻手捻脚地来到梅维娜的门前，在确认自己没有被蕾菈发现后，她钻进了她的房间。

梅维娜睡得很香，但被薇洛丝捉了起来。

“啊？什么事？”

“嘘！小声点！”

薇洛丝将镇静剂放在了梅维娜的床头柜上，随后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听学者说，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天性，所以待会我拿几块生肉试一试，看看你会不会再进入那种状态。”

“……好。”

揉了揉眼睛，梅维娜现在脑袋懵懵的。

“不过在此之前……”

“唔？”

薇洛丝说完也没有立刻去做，她将准备好的魔法绳索取了出来，在梅维娜不解的目光中，将她牢牢地捆了起来。

“你要是失去意识后发狂就不好了，这是保险措施！就这样，我先去拿生肉了。”

静静地躺在床上，梅维娜觉得薇洛丝说得也对，如果她要是见到生肉发狂了，就薇洛丝那样的少女，分分钟被她撕碎。

她的本体可是魔狼诶，要是她不小心现出本体的话，一口一个薇洛丝。

去楼下拿生肉，照理说应该是很快的，但梅维娜等了好久，等到她又要快睡着了，薇洛丝还是没有出现。

怎么回事？

她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可这是家里，还有大贤者蕾菈在，她能有什么危险？

百思不得其解，正当梅维娜想要下床扭动身子前去查看时，她的房门被打开，薇洛丝默默地走了进来。

她一直捂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就好像是怀孕了一样。

没有从她的手上见到生肉，梅维娜歪了下脑袋，问道：“……肉呢？”

“被我……吃了。”薇洛丝俏脸微红，她在梅维娜疑惑不解的目光中，伸出了自己雪白娇嫩的手臂，“要不……你把我当成食物试试？”

……

离开了梅维娜的房间，薇洛丝顺着楼梯走下了一楼。

来到厨房，她从附着冰冻魔法的柜子里取出了带血的生肉，刚转头走出厨房，就撞见了经过的蕾菈。

脸色瞬间一白，薇洛丝想要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

看了眼她手中的生肉，蕾菈问道：“大半夜的，不睡觉，怎么来厨房了？”

“啊，我就是饿了，想做点夜宵吃。”

“那你怎么从厨房出来了？”

“听见你的脚步声了嘛，就出来看看。”

说完，薇洛丝转身走进了厨房，在这之后，她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心脏怦怦狂跳。

优秀的演员即便是在危急时刻，都能够做出行云流水般的回答！

只是逃过了这一劫，并不意味着今晚她的劫难就过去了。

经过了厨房之后，蕾菈就一直坐在客厅之内，她没有点亮这里的灯，而是任由银白色的月光洒落在她的身上。

睡裙松散，她的胸口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薇洛丝见此咽了咽口水，五指之间尽数都是回忆中的触感。

可惜，现在的她吃不着，而且因为得圆刚才的谎言，她还必须把手中的生肉变成今晚的夜宵。

做着做着，她深知不能真的将梅维娜的食物吃掉，所以走出了厨房，来到了蕾菈的身旁。

装作口渴出来喝水，薇洛丝给自己泡了一杯茶，问道：“大晚上的，你怎么下楼了？”

“睡不着，所以下来逛逛。”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如果你想不明白的话，可以告诉我哦。”

坐直了身子，薇洛丝抚平了自己睡裙裙摆，可爱的面容上露出了微笑，就像是绽放的花朵一样，醉人心神。

可惜，这朵花醉不倒蕾菈。

她饶有兴趣地看了薇洛丝一眼，继续斜躺在沙发上，说道："我并没有什么烦心事，倒是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什么事情？没，没有啊。"撇开了目光，薇洛丝脸颊微红。

这一瞬间，薇洛丝想了很多很多。

她知道蕾菈在想些什么，不过她也清楚，她能这么问，显然是还没有找到确定性的证据证明她和魔女有关。

那既然如此，她瞒着蕾菈的事情可多了。

她爱蕾菈这件事，她也是瞒着她的。

蕾菈看穿了少女的举动，脸红加躲避，都快要将心虚写在脸上了。

她上前一把抓住了少女的手腕，将她推倒在了沙发上，香气弥漫，银白的发丝交汇在一起，她盯着她金色的圣洁眼眸，冷冷道：

"你在撒谎。"

被她压在身下，薇洛丝脸颊上的红晕越发明显，她就像是陷入了初恋中的小女孩，一时之间完全不知所措。

最终，她在蕾菈清冷目光的逼迫下，细若蚊蝇地说道：

"有，有件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很久了，我，我只是，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告诉你。"

"果然吗？"

明白了什么，蕾菈松开了她的手，言语之中充斥着复杂的情感。

这些情感中有失望，有不解，有愤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兴奋。

她果然和魔物有关。

薇洛丝摸了摸自己被她抓疼的手腕，从沙发上起身后背对着她，扭捏

地道：“能给我一些时间缓缓吗？等到了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告白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她得找个合适的时间才能增加成功率。

“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冷冷地说完这句话，蕾菈便继续躺在沙发上，看起了书，原本她就睡不着觉，现在听到薇洛丝这么说后，更加睡不着了。

薇洛丝见她不离开这里，只好咬着牙回到厨房，继续做了夜宵。

而且最要命的是，睡不着的蕾菈也看不进书，心神有些不宁的她总是在一楼走来走去，为了圆自己的谎，她薇洛丝还只能乖乖将夜宵吃掉。

所以之后，当她回到梅维娜的房间时，她才摸着自己的小腹，伸出手让梅维娜咬两口，当做是生肉。

只是彻底清醒过来的梅维娜摇了摇头。

“算了吧，我感觉我天性好像也没有那么强，以前吃生肉的时候，也没有变成那副模样。”

她记得她以前吃生肉只是因为太饿了，饿到有些失去理智，在填饱肚子后，她的理智就很快恢复了。

但是那天晚上不一样，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恢复清醒的时候，她就已经将一楼闹得天翻地覆了。

所以她的症状应该不是天性引起的。

不是天性引起的，那可就是麻烦了，薇洛丝想起西德里克提起其他情况的时候，脸色很明显有些难看。

只是不管再怎么麻烦，她都得将梅维娜的病治好。

不，其实也不能说她这种症状是病，如果真是病，她的治疗术和圣光都能治，但是现在这些在她身上，一点效果都没有。

摇了摇头，薇洛丝在给梅维娜松绑后，自己就回到了房间内。

折腾了一晚，她很快就安然入眠了。

次日，她没有第一时间就前往费罗教区找西德里克，而是先来到了教会圣城的中心教区，在神授大厅拜见了教宗。

不管蕾菈还有没有跟踪她，只要她来到这里，她都是没有办法跟踪的。

而她来找教宗，就是为了一件事。

得到能够抵御蕾菈催眠的魔法道具。

她可没有将蕾菈会催眠这件事忘记，她不对她下手，第一是因为刚开始怀疑她，还没怎么确定，第二就是因为她将她当成了需要呵护的后辈。

谁会对自己亲近的人动用催眠这种手段呢？

当然，蕾菈现在不对她下手，不代表以后不会对她下手，要是她得到了什么证据，而她薇洛丝又嘴硬得很，到了那时候……

蕾菈肯定会动手的！

将自己的遭遇和诉求说了出来，教宗给了她一串能够抵御精神攻击的手环，戴上之后，薇洛丝就来到了费罗教区。

沿着记忆中的路线找到了西德里克的家，只是这一次，他的家门口围满了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什么，脸上的兴奋肉眼可见。

西德里克被围在了最中间，他拄着拐杖，疯狂地摆手，似乎是在拒绝着什么，在见到薇洛丝的到来后，他两眼一亮，连忙挤出了人群。

“薇洛丝大人！薇洛丝大人来了！”

他走到了薇洛丝的身边，伸出手让大家关注薇洛丝，随后他开口解释道：

“费罗主教之所以会被关进审判所，和我的关系真的不大，这都是这位候补圣女的功劳！是她拯救了我们！”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群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原来是薇洛丝候补，我说费罗主教怎么会被审判所审判……”

“为民除害！薇洛丝候补才是真正的圣女！”

“我，我原本还支持艾薇娜的，现在支持薇洛丝当选圣女！”

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薇洛丝这才知道费罗主教在这里闹得有多天怨人怨，她提起自己的裙摆行礼，随后在人群之中，笑着说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他们在西德里克屋前围了很久很久，甚至影响到了道路交通，直到守护秩序的骑士赶了过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在这之后，薇洛丝跟着西德里克走进了他的屋内。

今日的沙发上一干二净，薇洛丝压着裙摆坐下后，西德里克满是期待地问道：“不知道薇洛丝大人这次前来，是因为什么呢？”

她收拾了费罗主教，自然也向他询问了有关净化魔法的事情，西德里克如此期待，多半是觉得净化魔法的事情应该成了。

但很遗憾的是，这件事成不了。

她其实可以自己当主祭，但是进行这种魔法是违反教规的，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没有足够的好处，她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可不是真正的善人，她是阴险狡诈的魔物。

不想现在就打击他，薇洛丝拨弄了一下眼角的发丝，有些伤感地说道：“我们……先聊聊之前的话题吧。”

Chapter 221

似乎是听出了少女话中的意思，西德里克脸上露出的兴奋很快就沉寂了下去，他坐在沙发上，有些失魂落魄地连连点头道了几声“好好好”。

薇洛丝沉默着，没有打断他的思绪，在他渐渐缓过神来后，有些苦涩地说道：

“除了天性之外，剩下的情况很复杂，比如说血脉，如果魔物的父母本身就是神恩血脉，那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因为觉醒血脉而出现各种奇怪的表现。”

“当然，也不只有这一种可能，魔物的血脉还具备了返祖的可能，而返祖会令魔物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症状。”

“那有什么治疗办法吗？”薇洛丝问道。

“这种就不同于天性了，基本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不过只要那魔物能够觉醒血脉或者完成返祖，这种症状自然也就消退了。”

“怎么觉醒血脉，或者完成返祖？”

“等。”

“等？”

“等到她继续突破魔力等级，继续成长，自然就可以完成这些。”说到这里，西德里克叹了口气。

放在大腿上的双手微微捏紧，薇洛丝小声问道：“没有其他可能吗？”

如果当下没有办法治好梅维娜，那她们暴露的风险会一直存在，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

这也是薇洛丝没办法接受的地方。

“当然有其他可能，但是那些就是我尚未涉及的领域了。”

西德里克的话令薇洛丝的拳头握得更紧了一些，教会圣城内研究魔物

的学者本来就不多，西德里克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连他都不知道的其他可能，那可以说是基本没有人会知道了。

如果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医治梅维娜的话，她或许真的会将她送出教会圣城，等到圣女考核结束后，再接她回来了。

这也是唯一能降低风险的办法。

就是……

梅维娜一个人在外面，她又没办法放下心来，要是她那种状态还没办法给自己打上镇静剂，那后果不堪设想。

纠结了许久，薇洛丝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在这之后，她好奇地问道："那如果魔狼觉醒血脉，或者说是返祖，她会变成什么？"

"觉醒血脉取决于她自己的父母，她父母是什么神恩血脉，那她便是什么血脉，返祖的话……"

西德里克迟疑了一下，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传说中的狩猎之神，他麾下有一头据说能够吞噬神明的魔狼，所以魔狼返祖的话，血脉可能会接近那头魔狼。"

"可这些都是传说……"

"传说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神明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否则我们教会的天启女神又从何而来呢？"

"也是。"薇洛丝垂下了眼帘，依旧心事重重。

这个世界是存在神明的，修女们身上的圣光，天启女神遗留下来的神迹，魔物的神恩血脉，这些都是证据。

所以尽管能吞噬神明的魔狼只是个传说，但那也有存在的可能性。

只是现在她身边的那头魔狼，别说是血脉返祖到能吞噬神明了，她现在能不能不被发现都是问题。

前途，是一片迷茫啊。

在心底里叹息了一声，很快，薇洛丝的耳畔传来了少女的惊喜。

“薇洛丝大人！”

扭头望去，她见到一位个子矮矮的少女从会客室的一侧走了进来，而后者在见到她之后，立刻就黏了上来。

“茜丝？你怎么在家里？”

“今天休息一天。”

茜丝甜甜一笑，见到薇洛丝她实在是太开心了，在她眼里，这位候补圣女拯救了她和她的祖父，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此刻，西德里克也想起了最重要的事情，尽管他知道结果可能是最坏的结果，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一抹淡淡的期待。

这应该是候补圣女给他开的玩笑吧？

净化魔法，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那个，大人，既然我都将知道的都告诉你了，那有关净化魔法的事情……”

“我有些话要和茜丝说。”

从沙发上离开，薇洛丝留给了西德里克一个抱歉的眼神，随后她抓住了茜丝的手腕，带着她离开了会客室。

西德里克房屋的后方是一处静谧的小巷，道路两旁摆放着些许长椅，薇洛丝拉着茜丝在长椅上坐下，还未开口，茜丝便率先问道：

“是净化魔法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她的奇怪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薇洛丝闻言咬了咬唇，最后有些遗憾地点了点头，低声道：“这道魔法其实和大家想的都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简单……”

“我猜到了。”

双手轻攥裙摆，薇洛丝道歉道：“对不起。”

“啊，薇洛丝大人不用道歉，您将费罗主教抓起来，是我们要谢谢您才对，至于我身上的魔物血脉，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慌忙摆手，茜丝似乎承受不起她的道歉，而且为了减少薇洛丝内心的愧疚，她接着说道，“就算它一直在我身上，我未来一定也很快乐的。”

对于她的态度，薇洛丝有些惊讶。

“没想到茜丝你这么豁达。”

“豁达？不不不，其实我一点也不豁达，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能够看见未来。”

“看见未来？”

“嗯，这种血脉虽然会给我带来痛苦，但是那种时候，我能靠它梦见不久未来发生的事情。”

双手放在胸口，茜丝望着天空，渐渐地回忆起了过去。

“就在前几天，我梦见了我未来会过得很快乐，梦醒之后，我就很是期待我的未来，后来我就在藏书馆遇见了您，原本沉寂已久的净化魔法竟然也被重新提起。”

“我以为我身上的魔物血脉会被净化，所以我未来才那么快乐，现在看来嘛，就算没有被净化，我依旧能拥有快乐。”

晃动着自己的双腿，茜丝笑道：“所以，净不净化我体内的魔物血脉，对我来说也就无所谓啦。”

这些话落入薇洛丝的耳中，令她心中一惊。

茜丝能够预见未来的能力肯定就是魔物血脉给予的，虽然频率不高，而且不可控，但这种能力也绝对是无数人求之不得的能力。

按照费罗主教的说法，如果她和茜丝共感的话，她在共感期间也能预见未来，即使这个未来只有一个很小的片段。

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心动。

二十多天后的圣城末日到底是什么样子，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果能通过这种能力预见一下未来，或许她心里会有底很多。

“梦见的未来，一定会发生吗？”她问道。

“嗯，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无法改变的未来？

这正合她意。

如果未来能够被轻易改变，那预知未来的能力就大打折扣，变成了一种廉价的可能性。

看向了茜丝，薇洛丝想到了什么，轻声问道：“其实你的内心深处，还是渴望能将这种血脉净化的吧？”

“嗯，不过我会尝试将这种想法淡化的。”

茜丝从小就想要将身上的魔物血脉净化，她不喜欢痛苦，也不喜欢既定的未来，更别说预见的未来每次只是一个很短很短的片段。

看出了她的内心，薇洛丝揉了揉她的脑袋，笑道：“后天就是情人节了，到时候我有礼物要送你，不要推辞哦。”

什么？候补圣女大人要送她情人节礼物？

茜丝俏脸一红，手忙脚乱了起来，同时嘴里还呢喃道：“那我，那我也准备……”

她也想送一个礼物给候补圣女大人，但是有什么礼物是候补圣女大人看得上眼的呢？

她想不出来。

也就在这时，薇洛丝伸出食指压在了自己的嘴唇上，甜甜说道：“嘘，到时候你能够乖乖收下我的礼物，就是你给我的礼物。”

嗯？什么意思啊？

茜丝想不明白薇洛丝所说的话，即便她之后离开了西德里克的住所，她还是愣在门口，没有明白候补圣女所说的意思。

……

在离开费罗教区后，薇洛丝一路来到了玛莎教区，找到了教区的主教，卡萝。

在听完薇洛丝的请求后，卡萝瞪大了眼，带着几分不可置信的态度问道：“所以，你要把我欠你的人情用在这种地方？”

她在上任主教的时候，欠了薇洛丝一个人情，她本以为薇洛丝会将这个人情用在很重要的事情上，结果她今日和她说，她想要帮助一个小女孩净化她身上的魔物血脉？

净化魔法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她想向她借一些修女，以及一个较为秘密的地下室。

“不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万一这件事被其他人发现了……”

卡萝主教可没有忘记，这个净化魔法是被教会明令禁止的魔法，如果暗自使用被发现的话，少说也要关上一段时间的禁闭，挨上一顿鞭子。

“我会把所有责任都担下来的，到时候教会无论怎么惩罚我，我都接受。”端庄地坐着，薇洛丝说这话的时候，一点迟疑都没有。

见此，卡萝主教幽幽一叹：“为了一个小女孩，你至于吗？”

“我想，拯救她的未来。”

在她的眼里，或许生命是无价的吧，所以哪怕是一个小女孩的未来，她都会付出一切去拯救她。

揉了揉太阳穴，卡萝主教说道：

“人和场地我会给你安排的，而且到时候会以其他的形式作为伪装，不过如果真被发现了，我只会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谢谢！”

薇洛丝的双眼一亮，只有在知道自己能够拯救下一条生命的时候，她才会笑得像是一朵鲜花一样。

这样纯洁善良的少女，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谁呢？

黄昏的光芒透过窗户，洒落在赤红色的书桌上，望着少女如同蝴蝶一般从自己的办公室里离开，卡萝主教撑着下巴，不由得有些惋惜。

在她看来，没有人能配得上这样的少女，少女也不会真正地爱上谁。

她生来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如圣女般圣洁的她，在给予无数人关爱的同时，注定孤独。

……

回到了家中，在吃完晚餐后，梅维娜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薇洛丝见状也趁着蕾菈不注意，来到了她的房间里。

“有什么结果吗？”梅维娜坐在床上，怀里抱着抱枕问道。

“他说你可能是觉醒血脉或者血脉返祖，你还记得你的父母是谁吗？”

“唔，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阿维克小镇上的生活，其他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努力回想了一下，梅维娜对自己父母的记忆还是一片空白，自从她有意识之后，她的印象里只有阿维克小镇。

从怀里拿出注射用的镇静剂，薇洛丝将它交到了梅维娜的手中。

“既然这样，那可能只有等你成功觉醒或者返祖血脉才行了，最近这些日子，就先靠镇静剂坚持一下吧，等之后我再去找些其他人想想办法。”

梅维娜离开圣城和不离开圣城都不是办法，薇洛丝决定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准备再去找找其他的学者，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

梅维娜在接过镇静剂后，也是陷入了沉默。

觉醒或者返祖血脉？

她总觉得在教会圣城内发生这种事情，和找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尤其她家里还住着一位大贤者……

将镇静剂放在了一旁，她躺在床上浅浅地眯了一会，没过多久她浑身渐渐躁动了起来，熟悉的破坏欲望就像是蚂蚁一样，爬满了她的全身。

猛地睁开眼，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她慌忙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开始疯了似地找寻她放在一旁的镇静剂。

最终，她胡乱摸到了那支镇静剂，趁着自己还有些许理智，她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另一只手臂扎了下去。

药剂入体，放松的那一刻，她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咚——！

“怎么了？”

什么东西砸在地板上的声音从二楼传来，原本斜躺在沙发上的蕾菈放下了手中的书，想要起身去查看。

正巧，此刻的薇洛丝手里托着茶盘走过来，她同样听见了二楼的声响，知道是梅维娜弄出了动静。

危急之中，她直接双脚一绊，整个人连带着茶盘上的茶水和杯子朝着蕾菈扑去。

“哎呀！”

少女娇喊了一声，莫名地有些做作，蕾菈则伸出双手接住了茶杯和茶盘，没有令其中的水泼出一滴。

可失去平衡的不只是茶盘和茶杯，还有少女。

最终薇洛丝压倒在了蕾菈的身上，将她推倒在了沙发上，与此同时，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唇深深地印在了蕾菈的唇上。

Chapter 222

双眼微微放大，薇洛丝压在蕾菈的身上，好像整个人都惊呆了一样，四肢僵硬，没有其他动作。

其实她就是想要多揩几下油。

蕾菈则没有惯着她，将手中的茶盘和茶杯放在一旁的桌上后，她就推开了怀里的少女，伸出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上面残留着的些许清香被抹去，她眯着眼看向薇洛丝，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自从那一天她知道薇洛丝和魔女有关之后，她对她的态度就变得差了很多。

薇洛丝被她推开后，慌忙起身，舌尖在蕾菈没有注意的时候，轻轻地掠过了自己的唇瓣，就像是偷吃到了蜂蜜，她本能地想要偷笑起来。

可蕾菈就在面前，她只能弯下腰，道歉道：“对，对不起！”

“除了对不起，你就没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其他的……”

见薇洛丝犹犹豫豫的，脸颊还不知道为什么红了起来，蕾菈双手抱胸，斜躺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提醒道：

“已经过去一天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再，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告诉你的。”

薇洛丝两只小手放在裙摆前纠缠了一下，金色的眼眸也是因为羞涩而不知道看向哪里，脸颊上的红晕更是因此蔓延到了耳朵。

还没到情人节，怎么能和她告白呢？

不过她的羞涩落入蕾菈的眼中，代表了紧张和畏惧，她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和她坦白自己和魔女的关系。

冷哼了一声，蕾菈离开了沙发。

“我没有多少耐心，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来逃避的话，我劝你还是收了这种心思吧。”

薇洛丝既然和魔女有关系，那她们可能在暗中谋划些什么，给她们的时间越多，或许对蕾菈来说就越不利。

所以，她内心对这件事有一个期限，如果在这个期限内薇洛丝还没有向她坦白一切，那就别怪她无情地审问她了。

望着她的背影，薇洛丝知道自己拦不住她继续朝着二楼梅维娜的房间走去，所以无奈之下，只能在内心祈祷梅维娜没事。

而似乎是女神听见了她的祈祷，梅维娜打开了房门，在蕾菈的询问下，她只说是自己室内的书本不小心落在了地上。

蕾菈也没有多想，上了楼之后，她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而薇洛丝这才和梅维娜对视了一眼，松了一口气。

躲过了一劫。

两日过后，情人节到了。

费罗教区。

“诶？薇洛丝大人，您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

“你去了就知道了。”

茜丝的手腕被薇洛丝抓住，她在少女的带领下，登上了一辆教会的马车，徐徐驶向玛莎教区。

薇洛丝没有明说目的地是哪里，茜丝虽然疑惑，但内心却充满了期待，因为她还记得几天前，薇洛丝说过要给她送情人节礼物。

或许，她就是要带她去见情人节礼物？

抱着这样的念想，她在玛莎教区下了马车，随后跟着薇洛丝来到了一栋偏僻的建筑里，并且前往了幽暗的地下室。

阴森的风从地下室的另一边吹来，墙壁上的烛火摇曳，光芒忽明忽暗，茜丝抱紧了自己的双臂，开始有了点害怕。

这种地方，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送情人节礼物的地方吧？

眼前的这位少女，真的是候补圣女薇洛丝吗？还是有人假扮的，带她来这里，是想要将她拐卖啊？

要不是握住她手腕的手温暖舒适，她恐怕真的会将这些心里话都问出来。

深入地下室内部，各种魔法咒文铺满地面，玄奥晦涩得让茜丝只是看了一眼，脑袋就有些晕晕的。

在这些咒文的最中心，坐落着一座清冷的祭坛，咒文汇聚在祭坛之上，神圣的气息扑面而来。

忽然间，茜丝明白了什么。

“躺上去吧。”薇洛丝淡淡地说道。

“诶？这，这难道是……”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魔法。”

茜丝呼吸一滞，她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冰冷的祭坛，随后小心翼翼地看向薇洛丝，生怕她在欺骗她一样：

“那个，那个大人不是说不行吗？”

“那是过去，现在有办法了。”

薇洛丝浅浅一笑便将之前的事情揭过去了，毕竟她总不能告诉茜丝是她看中了她预见未来的能力，所以自愿当上了主祭吧？

那可太毁她的形象了。

茜丝懵懂地点了点头，回了声“哦”后，就乖乖地躺在了祭坛上，薇洛丝刚想要前往主祭站立的地方，一名修女就从黑暗中走出。

她用复杂的眼神看向少女，有些不舍地问道：“大人，您真的要自己当主祭吗？这，这很危险……”

“没什么好怕的。”薇洛丝回答得很平静。

“那，那我就去吩咐她们开始了。”

忐忑不安地捏紧了双手，修女在劝说无果后，走出了地下室之外走去。

这道魔法有很多其他修女参与，只不过她们并不在这里，而且她们连自己参与的什么魔法都蒙在鼓里。

知道这是净化魔法的，算上刚才的那位修女，也就四人。

躺在祭坛上，茜丝在听到她们的对话之后，有些慌张地问道：“什么意思？大人，您会有危险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做了！”

“你理解错了，茜丝，我没事的，而且你还记得前两天答应过我的事情吗？你的情人节礼物，就是不要拒绝我送给你的礼物。”

一边说着，薇洛丝一边走到了某处咒文之上，她闭上眼，开始调动自身的魔力，让自己和脚下的魔法阵合二为一。

为了让魔法不出差错，她昨天可是研究过这道魔法中，主祭需要做些什么的。

“可是这……”

“魔法开始了。”

茜丝还在犹豫，但薇洛丝一句话就打断了她，银色的光芒从远处的咒文蔓延而来，最终汇聚在室内的祭坛之中，形成了无法直视的亮光。

祭坛上，少女面露痛苦，身上的魔物血脉受到了这道光芒的灼烧，开始渐渐地消散。

而在祭坛之下，闭着眼睛的薇洛丝眉头微蹙。

她同样感受到了痛苦，因为她这具身体是伪装的，并非是魔物血脉，好在，她可以剥离自己的感受。

只是很快，她失去意识摔倒在了地上，昏迷了过去。

……

黑暗笼罩天空，巨大的女神像被傀儡丝线缠绕，变得诡异荒诞，原本繁华的圣城，只剩下一片死寂。

兴许是因为刚刚死里逃生，洁白的长裙略显残破，少女独自一个人狼

狈地走在黑暗的地下室廊道之中，唯有身旁的白色蝴蝶相伴。

那些白色的蝴蝶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少女的前路，她一只手抚着自己的胸口，一只手撑着墙壁，呼吸紊乱，虚弱不已。

忽地，在她的身后，传来了些许怪异的叫声。

惹人怜惜的小脸上闪过几抹惊慌，她不由得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因为赤脚踩着地面，娇嫩的皮肤被地面的碎石划破，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鲜血构成的脚印，但此刻的她已经全然顾不得这些。

她的眼里，除去抹不开的浓浓哀伤之外，只有渴望。

对拯救一切的渴望。

在蝴蝶的照耀下，她跌跌撞撞地，终于来到了地下室的最深处。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座无比硕大的神圣魔法阵，魔法阵的最中心坐落着一尊女神像，伟岸的神明气息充斥着这片空间，令少女微微失神。

在这道魔法阵的前方，竖立着两座石碑，它们亘古久远，好似天地初开之际，就已经存在于世间。

在那两座石碑上，刻画着神明留下来的文字。

虽然少女看不懂那些文字，但她能够明白它们的意思。

一座石碑上写着：

“献祭血肉与灵魂，被众生万物所遗忘。”

另一块石碑写着：

“逆转时空。”

……

梦在这一刻终结，薇洛丝猛地睁开了眼，清醒过来。

记忆悉数回归，她眼眉微敛，有了些心事。

刚才见到的一幕，毫无疑问就是未来，而且如果没猜错的话，那就是圣城末日时的场景。

那位少女毫无疑问，就是她。

而出现在她面前的那道魔法阵，毫无疑问是神明留下的手笔，根据石碑上的提示，这可能是一座能够逆转时空的魔法阵。

至于代价嘛……就像另一块石碑上所写的，献祭她的血肉和灵魂，消除她在这个世间存在过的痕迹。

这代价对她来说是极为可怕的，如果她踏入了这道魔法阵，带来的可不是单纯的死亡，而是被彻彻底底地抹去。

到时候，没有人会记得有一位叫做薇洛丝的少女，她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光是想想，薇洛丝就娇躯一颤，无穷无尽的孤独和寂寞攀上了她的心间。

不仅如此，未来她能够找到那座魔法阵，是为什么呢？圣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她前往寻找那座魔法阵？

最重要的是，她最终有没有踏入那座魔法阵？那可是神明遗留下的魔法阵，她不敢保证自己的假身还能有用……

无数的困惑开始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她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可当她意识到这是无法改变的未来时，她的心又静了下来。

知道答案又如何呢？她还不是没办法改变这样的未来。

“薇洛丝大人！您醒了！”

一声呼唤将她从自己的世界中拉了出来，她看向了自己的怀里，这才发现茜丝不知何时扑在她的身上，像是小孩一样蹭着她。

不，她本来就是小女孩，按照年纪，她本来应该还在学院里学习呢。

而且即使扑在她身上，她的个子也只能抱住她的腰肢。

揉了揉她的脑袋，薇洛丝笑着问道：“茜丝，魔法成功了吗？”

“成功了，成功了！我现在感到很舒适，体内也没有那股魔物血脉的

感觉了……”

“那就好。”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未来之所以那么快乐，是因为遇见了您，薇洛丝大人！”

说起这个，茜丝眼中的光芒就怎么都藏不住，她的笑容格外灿烂，要比前两日的笑容好看得多。

“你这么说得我都要脸红了。”

很淑女般地掩嘴一笑，薇洛丝从地上站了起来，在推开茜丝后，她伸出手指，认真地提醒道：

“不过，开心归开心，这件事你还是需要保密的哦，除了你的祖父西德里克可以告诉，其他人都不能说。”

“嗯！放心好了，从今天开始，没有其他人能够从我的嘴里知道这个秘密！”

“嗯，那就好。”

茜丝满脸都是无法压抑的笑容，在魔法结束后，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祖父西德里克。

不过，她对此还是有一些犹豫的。

毕竟嘛，她祖父西德里克年纪大了，要是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他会不会因为过于高兴，突然发生点什么啊？

在马上晃动着自己的双腿，茜丝兴奋地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

薇洛丝就坐在她的身旁，不过马车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她就下了车。

她不决定再去见西德里克一趟，现在的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今天是情人节，是她准备向蕾菈告白的日子。

为了告白能够成功，她当然得准备一些东西了。

来到了一家首饰店，薇洛丝推门而入，因为节日，店内的顾客并不少，而且大多都是和她一样，孤身一人前来的。

他们孤身一人前来，并非是没有伴侣，而是想要给买下首饰，当做情人节礼物，送给他们伴侣一个惊喜。

只有薇洛丝，才是真正的单身狗。

在琼鼻前挥挥手，令恋爱的酸臭味淡了一些后，她来到了柜台，还没开口，柜台小姐就将她认了出来。

“哎？薇洛丝大人，今日你也是来店内挑选首饰的吗？”

“嗯，我想要，我想要一枚戒指。”

候补圣女薇洛丝清纯得很，光是说出这句话，她的小脸就莫名泛红，而且声音还特别纤细，令柜台小姐思索了一下，才知道她在说什么。

只是她在知道眼前的少女想要什么后，心底就多出了几分捉弄的心思。

没办法，娇羞又单纯的少女就是容易被欺负。

她偷偷一笑，凑近薇洛丝的耳畔，小声道：“让我猜猜，我们可爱纯洁的候补圣女大人，不会是有了心上人吧？”

Chapter 223

就像是被猜中了心思，薇洛丝情不自禁地捂着了自己的脸颊，双眼更是慌乱地东张西望，同时嘴上还支支吾吾地否定道：

“啊？有，有吗？我就是，就是……”

否定了半天，她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柜台小姐噗嗤一笑，放过了纯情的少女。

“好啦好啦，不逗你了，薇洛丝大人，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戒指呢？如果要定制的话，我们也可以快马加鞭在今日就赶制出来哦。”

“定制就不需要了，就，我就先看看。”

松了一口气，薇洛丝透过展示玻璃，打量起了柜台内的戒指。

这些戒指都很漂亮，不少都出自大师之手，价格自然也非常高昂，但是今日购买的戒指有特殊含义，所以她决定无视价格这一因素。

真想要赚钱，以她的能力，分分钟就能好几枚金币上下。

在一番鉴赏之下，薇洛丝看中了一枚雕花戒指，她伸出手点了点，说道：“这枚戒指不错诶。”

柜台小姐顺着她的指尖看向了那枚戒指，有些不赞同地说道：

“这枚戒指上面雕刻的花朵寓意其实不太符合情人节的氛围哦，旁边那一枚蝴蝶戒指，可是象征着爱情至死不渝，适合送给情侣。”

“当然，我只是建议啦，想选什么都由你做主。”

说完之后她还笑着补充了一句，毕竟薇洛丝进来的时候，可是嘴硬说自己不是来挑选情侣戒指的。

如果真不是来挑选情侣戒指的，那枚雕花戒指确实更加好看一些。

“那就，那枚蝴蝶戒指吧。”

再怎么嘴硬，在挑选戒指的时候可嘴硬不了，薇洛丝打量了几眼蝴蝶

戒指，最终红着脸选择了它。

柜台小姐将它从展示柜上取了下来，将它装进了一个漆黑的盒子中，盒子的外边竖着一只展翅飞翔的蝴蝶，精致优雅。

将它们一同塞进购物袋子里，柜台小姐将袋子递给了薇洛丝，而少女也在付完钱后，兴冲冲地跑出了店铺，就像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哎，一提到候补圣女总是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啊，现在想想，她也不过是陷入热恋中的小女孩罢了。”

望着少女离去的背影，柜台小姐宠溺一笑，语气中有些怀念，又有些崇拜。

……

天空中下起了小雨。

离开了冒险者公会，双手插在兜里的刺猬吐掉了嘴里的烟卷，独自一人走到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经过这几天的了解，他也算是彻底明白了候补圣女对于教会的重要性，也知道他们当时要是真动手的话，现在肯定在牢里了。

可他就是没办法这样忍下来。

他还是想要报复。

这些天他也打听清楚了，上次他们遇见的那位女子根本不是候补圣女的守卫，而是人类大贤者。

她身份地位那么高，应该不会时时刻刻都守护在候补圣女的身边，上一次很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试试不会有事的。

就算她依旧守护在候补圣女身边，他应该也不会死，毕竟薇洛丝听说很是善良，她应该会阻止大贤者动手……

心里还有些犹豫，在闲逛的时候刺猬忽然发现了从马车上走下来的薇洛丝，随后他一咬牙，眯着眼跟了上去。

少女很快从一家首饰店内走了出来，天空下着雨，她撑起了雨伞，刺

猬则躲在一侧的墙后，望着她手中的购物袋，撇了撇嘴。

那里面的东西，对她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吧？

也不知道把它摧毁后，她会有什么精彩的表情呢？

刺猬不由地期待了起来。

少女没有再一次登上马车，她提着购物袋，逛起了街，似乎是还想要买点什么回去，而这无疑是给了刺猬堵住她的绝佳机会。

在路过一个巷口的时候，刺猬拦在了她的面前，手里玩弄起了匕首，咧嘴一笑道：

“候补圣女？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他当然不敢真的伤害到少女，但是吓唬吓唬她还是可以的。

不过少女并没有露出他想象中的惊慌，薇洛丝认出了他来，小声问道：“刺猬？”

“哟，记性还不错嘛？”

刺猬刚想要开口威胁，结果薇洛丝就先打断了他。

“你找我是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想太多了吧？我找你……”

他想要说些狠话，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少女再一次打断了他。

少女来到他的身边，踮起脚尖将手中的雨伞撑高，帮助他拦住了不断滴落在他脸颊上的雨水。

“出门没带伞吗？肩膀都淋湿了。”

担忧的声音就像是潺潺的流水，令刺猬烦躁的内心平静了下来，他呼吸一滞，恍惚间，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眼前的少女，好像……很关心他？

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他又忽地想起自己折断的脚踝。

去他的！

啪——！

挥手打掉了少女为他撑起的雨伞，他握着匕首，想要装狠，可在见到少女脸上的忧愁后，他的气势一下子就弱了不少。

“别，别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放过你！是，你是候补圣女，我不敢对你下手，但是……”

“诶？！”

在少女惊疑声中，刺猬一把抢过了她手中的购物袋，随后从中取出了戒指盒。

“但是不意味着我不敢找你麻烦！”

“不要！”

他原本是想要用魔法毁掉手里的戒指盒，但是少女的惨叫令他心软了一下，最终他将戒指盒朝着远处扔去，落在了一栋居民楼的二楼阳台上。

“哼，要是你下次还敢找我们麻烦，我们的报复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留下了一句狠话，刺猬扔掉了手中的袋子，转过身就朝着小巷外跑去。

狠狠地报复了一下少女，他本应该觉得自己很开心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笑不出来，脑海里全是刚才少女为自己撑伞的场景。

在彻底跑出小巷之前，他扭过头看了少女一眼。

雨水打湿了她的面庞，轻盈的发丝垂落了下来，她抬着头，看着戒指盒飞去的方向，金色的眼眸之中失去了光芒。

水滴从她的眼角流下，不知道是雨还是泪，微风吹起了她的裙摆，也吹起了划过她下巴的晶莹水珠，少女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她看上去，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意识到了这一点，刺猬的内心莫名难受了起来，他记得他今日明明是

来报仇的，为什么成功后反倒难受了？

是因为这位少女其实很关心他？他伤害了一个对他好的人？

开，开什么玩笑！

真的关心他，他上次的脚怎么可能会断啊！一切都是她的错，这些关心都是假的！他报复她是应该的！

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刺猬最终消失在了小巷口，只是背影看上去，狼狈不堪。

在他离去之后，原本还格外伤心的薇洛丝就收敛起了自己呆滞的表情，她淡淡地看了一眼刺猬消失的方向，就朝着戒指盒坠落的地方走去。

蕾菈并没有跟踪她，要不然刺猬找到她的时候，她肯定就会出手了。

不过没关系，这本来也在她的计划之中。

其实她很清楚，直接拿着戒指去向蕾菈告白，成功率很低，可若是先让她感到了愧疚，再向她告白，那成功率少说要提升一个档次。

在被愧疚感包裹的时候，很少还有人能够理性地做出决策。

而想要让蕾菈拥有愧疚感，唯一的办法就是装可怜。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很是落魄，她连丢在一旁的雨伞都没有捡，只是捡起了购物袋，来到了戒指盒坠落的那户人家门前。

咚咚咚——

敲响了大门，前来开门的人令薇洛丝感到颇为惊讶。

“温妮小姐？”

“薇洛丝大人？”

穿着一身便服，温妮在见到薇洛丝后，赶忙拉着她进入了屋子。

“怎么淋成这样？快进来吧。”

温妮，是教会内的圣骑士队长，之前在魔物地宫事件后，她得到了候

补圣女薇洛丝的治疗，之后她更是联系审判所发出了魔物死神的通缉令。

她也算是薇洛丝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圣骑士了。

“我……”

站在她的家门口，薇洛丝脸蛋红红的，她不是不想要进去，只是自己身上全是雨水，脏兮兮的，不太好意思。

温妮也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她随手一点，用魔法烘干了她的身子，还简单地洁净了一遍。

“谢谢。”

走过了玄关，温妮打了个哈欠问道：“怎么了？薇洛丝大人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个东西，掉在你家的阳台了……”

“啊？”

在温妮的疑惑不解中，薇洛丝捂着自己通红的小脸和她一起来到了二楼的阳台，随后她小心地从地上拿起了那个黑色的盒子。

盒子上的蝴蝶装饰折断了一半，另一半掉落在了地上不知去向，她忐忑地打开盒子，发现里面的戒指还在时，猛地松了一口气。

“这是您的情侣戒指？”

温妮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吓了薇洛丝一跳，她将盒子关上，随后连忙挥动着双手否认道：“啊，啊？它，它不是我的情侣戒指。”

“那是您情侣的戒指？”

“啊？这，这还，算不上吧。”少女的脸红的像是苹果。

“所以今天您是要告白？”

“诶？你怎么知道的？”

还算不上是情侣戒指，意味着可能很快就是了，那不就说明她今天准备告白了吗？

怎么一沾染上爱情，聪明伶俐的候补圣女薇洛丝就变成笨蛋了？

摇了摇头，温妮这才将注意力放在了有些破损的盒子上：“那么，它连带着盒子，为什么会跑到我二楼的阳台上？”

“唔，是，是意外。”少女眼神闪躲。

“薇洛丝大人，还请说实话吧，您浑身湿漉漉地站在我门口，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温妮站直了身子，目光凌厉。

这一刻，即便是穿着便服，圣骑士的气质也完全显露了出来。

“如果有人伤害了您，还请不要为他提供庇护，教会的候补圣女，容不得他人冒犯。”

“……是有人找我麻烦，但是我也不希望你为我出气，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继续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按照惯例，薇洛丝需要继续装一下。

“那就请您告诉我一切吧，包括他的姓名和身份，我不会去找他麻烦的。”

“真的吗？”

“圣骑士说出口的话，不会反悔。”

“那好吧，他是冒险者公会的，代号好像是叫刺猬来着……”

薇洛丝将之前发生的事情诉说了一遍，并且将刺猬这个名号说了好几遍，以免温妮听不清，同时，她还适当地添油加醋了一下。

温妮在听说刺猬的所作所为后，脸上的笑容都淡去了，她虽然没有握拳，但是身上的气势已经变得非常可怕。

她之前在魔物地宫中动用禁咒受的伤几乎让她失去了所有能力，是薇洛丝将她治好的，在她眼里，她甚至算得上她的救命恩人。

敢对她的救命恩人动手，区区一个冒险者，胆子是真的大。

“放心好了，我不会去找他麻烦的。”

“嗯，我相信你。”

甜甜一笑，薇洛丝挥着手离开了这里。

温妮也回她以微笑，只是在少女不见身影后，她的笑容瞬间淡去。

她不去找刺猬的麻烦，不代表其他圣骑士不会去找刺猬的麻烦。

薇洛丝的心还是太单纯善良了。

……

从温妮家中离开的时候，温妮给了薇洛丝一把雨伞，但薇洛丝半途中将它送给了没带伞的路人，以至于自己回家的时候，又淋了一身雨。

听到了门口的动静，坐在沙发上的蕾菈将视线投了过去，问道：“回来了？”

“嗯。”

在玄关处擦了擦身上的雨水，薇洛丝将购物袋藏在了身后，走了进来。

路过客厅的时候，蕾菈眉头微挑：“你没带伞吗？”

“嗯，忘记了。”

少女的行色似乎有些匆忙，蕾菈察觉出了一丝异样，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少女，再次问道：“你是遇上麻烦了？”

“没有。”

“等一下。”

叫住了薇洛丝，蕾菈合上了手中的书籍，从沙发上起身后来到了她的身边，同时视线注意到了她双手的小动作。

“你手里，藏着些什么？”

Chapter 224

“没，没什么东西。”

慌乱爬上了少女的脸颊，薇洛丝后退了两步，最后柜子拦住了她的退路，迫使她停了下来。

背靠着柜子，她左右观望了一下，似乎是在打量着逃跑的路线。

可是蕾菈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啪——！

一只手撑在了薇洛丝耳畔的墙壁上，蕾菈凑近她的小脸，冷声道：

“你这可不是没藏什么东西的样子，薇洛丝，我之前说过，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你是想要拖延时间，然后动些什么手脚……”

她伸出手抓住一缕少女的银发，轻轻一握，威胁道，“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在她的面前，手无缚鸡之力的薇洛丝不可能有任何翻身的机会，她若是不好好配合的话，只会面临极为可怕的结果。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面对蕾菈的逼问，薇洛丝又将背后的东西藏得更深了一些，但这种行为在蕾菈面前，只是掩耳盗铃。

撑在墙壁的手换成了捏住了少女的下巴，她直视着她的双眼，逼迫道：“拿出来。”

羞涩止不住地在少女脸上出现，她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支支吾吾地回道：“现在？现在，不太合适……”

“怎么？你手里的东西，藏着你和她的通讯消息？”

“啊？”少女一愣，似乎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但是蕾菈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的耐心到此为止了。”

“不行，现在不太合适！”

话音落下，蕾菈一只手就抓住了薇洛丝的手臂，同时从她的手里将袋子抢了过来，而薇洛丝惊慌失措地想要抢回来，但是蕾菈只是轻轻一推，少女就身影不稳地摔倒在了地上。

她双手撑着地面，发丝垂过脸颊，金色的眼眸酝酿起淡淡的水汽，就好像是一朵被人摘下的娇花，我见犹怜。

只可惜，现在的蕾菈，注意力并不会在她身上。

将袋子里略带破损的盒子取了出来，她缓缓打开盒子，取出了里面一枚银色的戒指。

“戒指？”

薇洛丝没有从地上起来，她扭开了脑袋，一只手捂着脸颊，就连脖颈都染上了红晕。

端详了一下手里的戒指，在发现这枚戒指确实只是普通的戒指后，蕾菈不解地问道：“一枚戒指，你藏什么？”

“那是，那是我送你的情人节礼物……”

薇洛丝说话的声音很小，似乎不太愿意被蕾菈听见，可后者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什么意思？”

见蕾菈依旧不明白她的想法，薇洛丝撩起了耳畔的发丝，看向别处，轻声呢喃道：

“意思是我喜欢你，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秘密，就是我喜欢你。”

“不是对长辈的那种喜欢，是情侣之间的那种喜欢，早在来教会圣城之前，我就发现我爱上了你……”

握着戒指的手微微一抖，蕾菈不敢看向地上可怜的少女。

这是，这是她的告白吗？

蕾菈的脸上虽然依旧面无表情，但她的内心却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她其实之前就知道薇洛丝爱上了她，可为了她们之间的关系，她还是忍住了什么都没说。

可她现在告白的话……

蕾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连手里握着的戒指她也觉得越发烫手起来。

最后，她决定转移话题。

薇洛丝说她一直埋藏的秘密就是她对她的情感，这可和蕾菈所想的不一样。

她撇开了目光，问道："那，那你和魔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什么魔女？"薇洛丝歪了下脑袋，似乎根本没有明白她在说些什么。

"从一开始，你所说的秘密，就是你爱我？"

"嗯。"

"那……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将它藏在身后？"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有人找我麻烦，戒指的盒子破了，我想将它修好后，再，再把它送给你……"

少女依旧坐在地上，凌乱的发丝也遮掩不了她略带心伤的表情，她的视线停留在戒指盒上，满眼尽数都是哀愁。

原来她回来的时候被人欺负了，所以身上才湿漉漉的？就连盒子都遭到了损坏……

不仅如此，在遭遇这些之后，她甚至还不信任她，破坏了她精心准备的告白，少女就算再怎么乐观，现在肯定也心碎不已吧？

是她误会了她，还伤害了她。

莫大的愧疚感充斥着蕾菈的心底，她想要说些什么补偿少女，但话到口中，又被她生生地咽了下去。

现在最能补偿少女的，其实就是答应她吧？

可是，她真的要答应她吗？

垂下目光，她朝着薇洛丝伸出了手，而后者也扶着她的手从地上站了起来。

“那个……”

“不用道歉。”

蕾菈刚想要开口道歉，薇洛丝就打断了她，她反手握住了她的双手，尽管满脸的羞涩，但她依旧没有逃避，而是直直地注视着蕾菈的双眼。

“我喜欢你，蕾菈，从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心动了，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也渐渐地开始在意你的一举一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我爱上了你。”

她上前一步，似乎是想要近距离地贴近蕾菈，可后者在听到她的告白后，眼神难得地出现了慌乱，脚下也后退了两步。

没几步，蕾菈的后背就抵在了沙发上，没有了退路，而少女欺身上前，紧张地咬住了自己的唇瓣。

这是她的第一次告白，也是她第一次为了爱情而勇敢。

看向了蕾菈手中的戒指，她充满期待地低声呢喃道：

“这是一枚情侣戒指，上面的蝴蝶象征着爱情至死不渝，这也是我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你能……将它戴在手指上吗？”

将它戴在手指上，就意味着接受她的告白，成为她的情侣。

蕾菈呼吸不自觉地放缓了许多，渐渐地，她听见了少女的心跳，也感受到了她双手的温暖。

她的情感是那么地真挚，她痴迷于她，想要从她的身上得到爱，为此，她赌上了一切。

可蕾菈发觉自己的心跳，并没有因此而加快。

她没有从少女的告白中感到羞涩，也没有因此而诞生爱意，她的内心深处只有一抹荒诞与失落。

那是在面对后辈时才会产生的情感。

在她看来，薇洛丝的告白只不过意味着她看中的后辈走上了一条歧路，她们之间本身就不该有什么爱情。

可是直接将这些说出来的话，她又有些做不到。

毕竟自己刚才伤害到了少女，如果再次拒绝她的话，会给她本就受伤的心灵再添一道深深的伤疤吧？

艾薇娜也说过，伤害一个深爱着她的人，是很痛的。

四周的氛围渐渐地安静了下来，蕾菈许久都没有回答，少女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她低垂下眼眸，晶莹的泪光开始在眼角汇聚。

可怜、孤独、无助的气息在她的身上徘徊，心底一颤，蕾菈本能地想要答应她，抚慰她受伤的心灵。

可同时她很清楚，这种答应只会给薇洛丝带来更大的创伤，因为她根本不爱她，答应她只是源于妥协。

纤细的五指穿过眼前少女耳畔的发丝，蕾菈搂着她，轻声道："薇洛丝……"

似乎是知道了她的选择，薇洛丝娇躯一颤，声音之中带着几分哭腔："没关系，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接受的。"

这样的她更加令人无法拒绝，如果心软一些的，恐怕当下就会答应和她在一起，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可蕾菈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知道自己若是心软答应了下来，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薇洛丝。

所以，她在沉默了一会后，低声道："抱歉。"

就像是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薇洛丝脸上的表情逐渐僵硬，她似乎完全无法相信眼前女子做出的选择。

她拒绝了她？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你爱上我了，只是我不想伤害你，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这件事。”

深呼吸了一口气，蕾菈摇了摇头道：“薇洛丝，我们不适合。”

“为什么？”

她装得那么柔弱可怜，又让愧疚充满了蕾菈的内心，她为什么还可以拒绝她？哪怕暂时地欺骗她一下都不可以吗？

她的心，真的是冰块做的吗？!

薇洛丝想不明白。

“我是大贤者，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住很久，以后哪里需要我，我便会去哪里，而你是候补圣女，教会圣城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我可以不要这个身份，只为了和你在一起。”

“你还有你的梦想。”

“那些梦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实现。”

薇洛丝就像是为了爱人能够抛弃一切的纯情少女，她一步一步地向前，想要让蕾菈收回自己的决定。

可惜，心意已决的蕾菈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她摸了摸薇洛丝的脑袋，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一些：

“你有那么多追随者，他们要是知道了，会很伤心的，而且，我一直都将你当做后辈，从未有过任何越界的想法……”

“所以，抱歉。”

她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她不爱她。

在蕾菈的眼里，薇洛丝一直都是她的后辈，她虽然宠爱后辈，没有办法和后辈诞生感情。

辈分，是她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不过薇洛丝并不是这么想的，她觉得蕾菈拒绝她，仅仅是因为不爱

她，辈分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她尚未攻破的心理防线。

揉了揉眼角，薇洛丝抿了抿唇，回道：“啊，我知道了，没关系的。”

她故作释怀地浅浅一笑，可无法扬起的嘴角令她的笑容和哭泣一样，惹人万分心疼。

蕾菈心底里暗暗地叹出一口气，她将手中的戒指递给了薇洛丝，想要物归原主，后者见到这一幕，脸上的伤感更浓了一些。

她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将戒指推了回去，同时语气轻快地说道：“这枚戒指，就当普通礼物送给你吧，谁叫你到了情人节，都没什么朋友给你送礼物呢？”

“我去洗澡了。”

话音落下，她转身离开了客厅，脚步匆忙地朝着二楼走去，似乎是不想要让蕾菈见到自己哭泣的模样。

默默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戒指，蕾菈回到了沙发上。

她不知道怎么安慰现在的薇洛丝，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让她自己一个人静静会更加好一些。

不用其他人提醒她也知道，今日她狠狠地伤害了薇洛丝，从未谈过恋爱的纯情少女爱上了她，她却没办法给予她相同的爱。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月光透过窗户，照得她手中的戒指发出了银色的光芒，脑海里尽数都是梨花带雨的少女，蕾菈对她的愧疚越发浓郁。

可无论愧疚再怎么浓郁，不爱就是不爱，她没办法欺骗她。

否则，那就是对她的不负责。

她做不到。

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她决定以后对少女更加关心一些，以此来弥补自己对少女造成的伤害。

不过……

今天是情人节吗？

蕾菈来到了窗前，抬头望着窗外的月亮。

她想起了那个坏坏的魔女，今日是情人节，那个魔女此刻又在城内做些什么呢？

她那么贪婪好色，不会在今日勾搭了很多女子，享受着她人的温暖和缠绵吧？

一想到这种可能，她的呼吸就莫名变得有些急促，背在身后的双手也不自觉地死死握紧，平淡的双眼中更是透露出几分刺骨的寒冰。

另一边，在进入浴室之后，原本还满脸哭泣的少女背靠着浴室门，面容逐渐平静了下来。

失败了。

她那么精通人性的魔女，竟然告白失败了！

她早就料到自己在蕾菈眼中是值得关爱的后辈了，所以她通过装可怜不断地加深蕾菈心底里的愧疚，最后迫使她为了赎罪而答应下来。

只要她的内心深处，对她有那么一丝丝的想法，她觉得她都会答应下来。

想要让蕾菈爱上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比较先爱后婚，她觉得拿下蕾菈，还是得先婚后爱才行。

所以，在她答应下她的告白后，她再软磨硬泡，日久生情，慢慢地融化蕾菈内心的坚冰。

再不济，得不到的心她也不要了，能得到蕾菈的身她就满足了。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蕾菈心如寒冰，竟然拒绝了她的告白。

……难道说，她就真的对她一丁点感觉都没有？

背靠着浴室门，薇洛丝无力地瘫坐了下来，双目空洞。

Chapter 225

地上凉，薇洛丝坐了一会，就脱下了衣裙，洗浴了起来。

虽然今晚的告白失败了，她很伤心，但不管怎么样，蕾菈对她的怀疑这件事至少混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定然不会追问她和魔女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她或许可以安定几天了。

不仅如此，告白失败了又如何？她和蕾菈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的失败可不代表以后也会失败。

只要她能坚持软磨硬泡，蕾菈迟早会日久生情的。

有一种习惯也可以称之为爱情，当蕾菈离不开她的时候，也就是她们终成正果的时候！

想了想未来的打算，薇洛丝哼唧几声，死去的自信又一次重燃了起来。

洗完澡，用浴巾擦干净自己的身子后，她就穿上了睡裙，准备吃完晚餐就回房间好好休息。

只是在经过阳台的时候，她发现梅维娜站在阳台中背对着她，独自一人吹着夜晚的冷风。

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这样的场景，她微微有些心悸。

“梅维娜？是有什么心事吗？晚风很冷的。”

听到了她的声音，梅维娜扭过了头看向她。

也就是这时，薇洛丝才看清了她的脸。

那是狼的面孔。

……

一楼客厅，蕾菈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满月，内心依旧无法从魔女的影子

上移开。

她原本以为薇洛丝所藏的秘密是她和魔女之间的关系，结果竟然是她爱她，这在刚才实在是令她有些手足无措。

现在逐渐冷静下来之后，她发现她还是没办法排除自己内心的怀疑。

毕竟一个人的秘密可以不只有一个，薇洛丝爱她是真的，可能她和魔女之间有联系，也是真的。

只是想要确认后者，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魔女没有行动，她也没办法从薇洛丝的身上看出些什么。

除非，她将薇洛丝催眠。

可是催眠这种手段她一般只将它用在敌人身上，用在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身上，她有些抗拒。

毕竟这是一种比较肮脏的手段，她不想用这种手段去伤害友人。

咚咚咚——

在她思索之际，楼上阳台附近传来了一连串的声响，她带着几分困惑，离开了客厅，走上了二楼。

慢慢地来到二楼阳台，她发现薇洛丝将阳台的窗帘拉了上去，同时转过身看着她，脸上还有刚才告白时留下的红晕。

这么短时间内再次相见，蕾菈莫名觉得有些尴尬，但她东张西望了一下，还是将自己的不解问出了口：

“这里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薇洛丝的表现和她差不多，她目光闪躲，不敢和她直视，两只小手放在了自己的背后，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纠缠在一起，娇羞不已。

“拉窗帘做什么？”

“我……不想见到今晚的月亮。”

薇洛丝的回答有些奇怪，但蕾菈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失恋的少女，世界是灰色的，就连月亮也变得格外讨厌。

薇洛丝红着脸，不知道蕾菈的想法，不过她放在背后的两只手松开了阳台的窗帘，内心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就在刚才，梅维娜又发病了。

她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显露出了自己的本体，朝着她张着血盆大口就扑了过来、

以她候补圣女这种孱弱的身体定然会被梅维娜咬伤，甚至可能是直接咬死，待会蕾菈要是上来了，梅维娜的身份必将被拆穿。

所以想到这里，她眼疾手快地转变为魔女，一巴掌将梅维娜打得晕死过去，随后将她藏在了阳台上。

有枢机主教给她的掩盖气息的魔法耳钉，即便是在这么近的距离里转变为魔女，楼下的蕾菈也是无法察觉到的。

但是战斗发出的动静，蕾菈是能感受到的。

在藏完梅维娜后，只来得及变回候补圣女，蕾菈就来到了二楼，后面就发生了这样的询问。

要是她来得再早一些，恐怕她和梅维娜就一起完蛋了。

薇洛丝抚住了自己的胸口，向前走了两步，准备离开这里的阳台，而蕾菈则因为薇洛丝的话，沉寂下去的愧疚感又升了上来。

“抱歉。”

“你不用道歉。”

来到她的身边，薇洛丝一扫之前的郁闷，伸出手戳了戳她的心口，哼道：“虽然你今天拒绝了我的告白，但这不意味着我就会放弃。”

告白失败，在她看来不过是进入了新的阶段。

蕾菈这样的大贤者，她一定要拿下！

“何必呢？你是候补圣女，爱你的人很多，你若是再在这里继续生活几年，一定会遇见比我更好的人。”

“可她们再好也不是你，我只爱你一个。”

“人的想法是会变的。”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薇洛丝上前一步，逼近了蕾菈。

“你不是说人的想法会变吗？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找伴侣的打算？难道你就想这样孤独终老吗？”

薄唇微启，蕾菈想要反驳，可她仔细想了想，又发现自己根本反驳不了。

她的确就和薇洛丝所说的一样，在伴侣这方面，她一直都没有改变。

小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的责任应该是带领人类走出困境，迎接新的辉煌，长大了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的事情她很少去考虑。

伴侣就是其中之一，她不需要伴侣，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这件事，在她看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我们不合适。”

说完这句话，她径直朝着阳台走去。

薇洛丝不喜欢今晚的月亮，但她很喜欢，静静地望着月亮，她总是能够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

只是薇洛丝跨出一步，拦在了她的面前。

“没关系，现在不合适，不代表以后不合适，我会等你的，等你爱上我。”

“你这么做，只是在浪费时间，未来会后悔的。”

“就算后悔，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无关。”

听到了薇洛丝的回答，蕾菈只觉得无奈。

越是纯情的少女，对于爱情就越是执着，无论她说什么，眼前的这位

少女都不会就此放弃。

也许只有当时间流逝，少女的青春不在时，她才会幡然醒悟吧。

知道口舌上的劝说已经没有了任何效果，蕾菈绕过少女，接着朝阳台走去，可令她诧异的是，这一次少女又阻拦在了她的面前。

她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一开口，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使得蕾菈嗯哼一声，看出了一些端倪。

好像自从她来到二楼之后，这位少女就不太想让她见到阳台的场景呢。

“你在阻拦我？”

“没，没有啊？只是晚上风大，我们还是回房间早点休息吧。”

薇洛丝解释了一句，她伸出手想要抓住蕾菈的手腕，带着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可她才刚伸出手，自己的手腕就被蕾菈抓住了。

“没关系的，我只是去阳台看一眼而已，风再大也没事。”

“诶诶诶？！”

拽着薇洛丝，蕾菈便走向了阳台，而前者的脸色也因为她的靠近，变得越发苍白起来。

香汗在她的额头汇聚，她的双腿已经开始哆嗦了起来，脑袋里更是浮现出了各种借口，就差直接给蕾菈跪下了。

蕾菈也是察觉到了她的不安，抓着她的手腕也越发用力。

哗——！

落地窗帘被拉开，皎洁的月光一下子从阳台照了进来，薇洛丝脸色一白，心跳和呼吸差点停止。

在渐渐地恢复正常后，她定睛朝着阳台望去，只见阳台上空无一物。

等等，空无一物？

她打晕的那头魔狼呢？难不成自己醒来逃走了？

这，这也太棒了！

从地狱到天堂，薇洛丝擦了擦额头的香汗，站直了身子，只觉得自己的腿脚有力了，看向蕾菈的目光也充满了硬气。

“薇洛丝，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一用力，蕾菈就将少女拽到了自己的身边，语气变得十分危险。

薇洛丝则是故作一脸茫然。

“解释？什么解释，你要给我解释什么？”

阳台上什么都没有，她要她解释什么？真是奇怪。

“解释一下，我们的家里，为什么会……”

蕾菈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团黑影就骤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狼眸散发着腥红的血光，惨白的狼牙瞄准了她的脖颈，似乎下一秒就准备将她的脖子咬断。

可事实是，魔狼还没有张嘴咬下，蕾菈仿佛未卜先知一样，转身一把掐住了她的脖颈，将她狠狠地砸在了一旁的墙壁上。

耳畔传来了几声魔狼的惨叫，就在蕾菈准备将手中的魔物杀死时，薇洛丝连忙阻止。

“等一下！她是梅维娜！”

掐断魔狼脖颈的动作一顿，蕾菈淡淡地看了薇洛丝一眼，便将手中的魔狼扔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她给她套上了一层魔法束缚，防止她继续咬人。

做完这些后，她一挥手，魔法囚笼将二楼的阳台笼罩，她来到薇洛丝身边，捏起了她的下巴，冰冷地说道：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都已经杀死她了，现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你为什么要养一头魔物？”

还未等薇洛丝回答，她便提醒道：

“如果我听出来你有任何一句假话，你就等着审判所的审判吧，在这种方面，我可不会念任何旧情。”

她是大贤者，事关魔物和人类，她会变得格外严肃，尤其是现在犯事的，还是天启教会的候补圣女。

她的女仆是一头魔物，这很容易就会令人怀疑她的真实身份，搞不好的话，她可能是魔物那边派来的奸细，目的就是为了混上圣女，颠覆教会的信仰。

对此，薇洛丝苍白着脸，慢慢地解释道："梅维娜和我，其实早在阿维克小镇的时候就认识了……"

她将自己和梅维娜的相识经历说了出来，这头魔狼救了她的命，后来看她无家可归，且不伤人，便收养了她，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仆。

因为害怕暴露梅维娜的真实身份会被教会处死，所以她将这件事隐瞒在了心底，就连蕾菈也没有告诉。

除此之外，她还刻意强调了梅维娜的经历，说她早在阿维克小镇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吃过人，养在身边也没有任何危险。

可惜，蕾菈不太相信她最后的几句话。

"没有任何危险？她刚才可是连我都袭击了，要是换做一般人的话，现在恐怕早就葬身在她的手下了吧？"

看着地上不断疯狂挣扎，双目没有理智的梅维娜，薇洛丝解释道：

"那是因为她最近身体出了点问题，现在的她偶尔会失去意识，无差别地攻击所有人，上次客厅乱糟糟的，就是她造成的。"

"这可真是危险，不应该杀了她吗？"

说着，蕾菈取出了一把冰剑，准备刺穿魔狼的心脏，而薇洛丝这时一咬牙，张开双臂阻拦在了她的面前。

"我答应过她，会保护好她的，如果你想要杀死她的话，就先把我杀了吧，是我收养她的，也是我带她来教会圣城的。"

"只是希望你在杀死我之后，能放过她，她只是一头善良的魔狼，过去从来没有犯过错，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蕾菈没有说话，她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冰剑，而意识到了什么的少女闭上了自己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

到来。

蕾菈的心是寒冰做的，这点她应该早就想到的。

在人类一方，她是大贤者，虽然恶名满身，但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内心充满了善良正义，可在魔物一方，她就是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哪怕是没有犯错的魔物，为了不阻碍人类的未来，她都会亲手将她们杀死。

这般想着，刺骨的痛感依旧没有传来，倒是蕾菈冷淡的声音先响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能让她恢复正常吗？”

双眼猛地睁开，她惊喜地发现蕾菈手中的冰剑不知何时消散得无影无踪，她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的魔狼，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蕾菈竟然没有想杀死梅维娜？

难道她从一开始，就误会蕾菈了？

脑海里闪过几个念头，薇洛丝咬了咬牙，有些大胆地请求道：

“镇静剂可以让她恢复正常，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她偶尔还是会发病，如果被其他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她会死的……”

“所以……你能想办法找人帮帮她吗？”

Chapter 226

蕾菈在听完她的请求之后，双手抱胸，声音再度冷了几分。

“她是魔物，我不杀她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我帮她？”

她留了梅维娜一命已经是心软了，让她恢复正常应该是薇洛丝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不是她的问题。

薇洛丝也知道自己的请求有些过分，但是能够治疗梅维娜身上病症的，眼下除了蕾菈，也没有了其他人选。

所以，她不得已，再次劝说道：

“不是所有的魔物都和人类敌对的，她们之中的一些其实和人类没有区别，她们不喜欢战争，只想要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梅维娜就是这样的，所以请你帮帮她吧，这里是教会圣城，她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很可能会出事的……”

她说的话令蕾菈想起了魔女。

那一身黑裙的魔女，就有点像是她口中的那类魔物，古灵精怪之中又透露着几分调皮，她行踪诡异，贪婪好色，却又没有对她造成致命的威胁。

在她和她接触之后，她还从未发现她杀死过人类。

魔女所能想到的最可怕下场，单纯只是那些糟糕的**，她落入魔女手中的时候，她也从未有将她杀死的想法，哪怕她明知之后会被她抓住。

这样的魔物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有点危险，但相较于其他魔物，的确罪不至死。

更何况，她还救过她一命。

心中一叹，蕾菈发觉自己是真的没有办法理解魔女的想法，她神出鬼没却又不伤害任何人，那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难不成就和薇洛丝所说的一样，她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上？

想到这里，蕾菈一愣。

一旦想起魔女，她脑子里的想法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从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现在的她，不应该是在处理薇洛丝和梅维娜的事情吗？

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薇洛丝身上，她张了张嘴，忽然想到了什么，眯着眼审问道：

“薇洛丝，我已经很难再相信你了，说实话吧，你和魔女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关系？”

说着，她挑起了少女的下巴，微弱的呼吸之中仿佛带着些许致命的毒气，令少女娇躯微颤。

“不要想着撒谎，梅维娜是魔物，等她清醒过来，我会将她催眠，如果她接触过魔女和你……你应该知道撒谎的代价。”

直到现在，她依旧没办法放下她对薇洛丝的怀疑，而梅维娜的出现更是加重了这一点。

冥冥之中，她总觉得这三者之间有着什么关系。

薇洛丝则是脸色一白，她感受着自己下巴传来的冰冷温度，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也快要被冻结了一样。

梅维娜虽然不知道魔女就是她薇洛丝，但是她能来到薇洛丝的身边，就是因为魔女的推荐。

蕾菈要是知道了这一点，她再怎么解释自己和魔女无关都显得格外苍白，甚至到时为了让她说实话，可能会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念至此，她一咬牙，承认了下来。

“我是和魔女认识，但是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梅维娜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算催眠她，得到的答案也一样。”

闻言，蕾菈表面淡定，实际内心翻涌不断，她上前一步，将薇洛丝顶在了墙边，质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因为你是大贤者，我不敢告诉你，我一直都认为魔物和人类一样，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如果她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她们杀死。”

撇开了脑袋，薇洛丝咬着唇，悲哀中带着几分纠结。

“可我也知道，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异类，大多数的人类见到魔物第一反应就是赶尽杀绝，你作为大贤者，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我如果告诉了你，我或许会丢掉候补圣女的位置，甚至可能入狱，但是魔女是无辜的，梅维娜也是无辜，她们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她觉得自己的表演是完美的。

她不愿将这件事告诉蕾菈，是因为她会伤害到魔女，而善良的她不愿意见到这一幕，所以她才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而蕾菈果然被她精湛的演技骗了过去，她接着问出了她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和魔女是怎么联系的？”

“……我联系不到她，都是她来找的我。”

“是吗？”

薇洛丝的回答令她有些失落，她在她的面前走了两步，似乎是在犹豫些什么，最终她看向了薇洛丝的双眼。

滴答滴答——

缓慢的时钟声在空中浮现，她的一只眼浮现出了金色的时钟，薇洛丝则愣愣地看着那座时钟，并没有任何其他动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蕾菈收回了自己的催眠魔法，冷声道：“你身上藏着能抵御精神攻击的魔法道具？”

没有被催眠的薇洛丝一脸茫然：“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

蕾菈还想要说些什么，结果忽然想起了自己以前催眠魔女被反弹的事情，最终看着呆滞的薇洛丝一句话都没有说。

魔女面对精神攻击的手段十分诡异强大，在薇洛丝身上设下能够抵御精神攻击的魔法似乎也很正常。

“她一般联系你做什么？”

听蕾菈这么问，薇洛丝就知道自己再次逃过了一劫！

在心里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她回道：“……只是让我治疗一下她身上的伤而已。”

“除此之外呢？”

“偶尔她还会告诉我一些有关魔物的消息，其他就没有了。”

“她为什么要一路跟着你来到教会圣城？她在图谋什么？”

“不知道，她从没和我说过这些。”

听着薇洛丝的回答，蕾菈渐渐地蹙起了眉头，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有关魔女的事情，她根本不知道多少。

真是麻烦，好不容易找到个和魔女有联系的人，结果一问三不知。

“真是没想到，教会的候补圣女竟然会和几只魔物走到一起。”

蕾菈想起了其他的办法，说道，“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教会，让她们把你关起来的话，你说，那位魔女会不会来救你呢？”

“不会，我和她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那真是可惜了。”

二楼的阳台在蕾菈说完这句话后，就显得一片静默，只有躺在地上被束缚住的梅维娜还在发出挣扎的声音。

寒冷的夜风从阳台吹进了屋内，蕾菈的裙摆微微摇晃，她在沉默了许久后，最后看了梅维娜和薇洛丝一眼，便转身离去。

只是离开的时候，她还留下了几句话。

“我不管你有没有说真话，如果接下来的十几天内被我发现你和魔物有勾结，暗中谋划着什么，那我就会将这件事告诉教会，由她们来审判你。”

“和魔物有所勾结的人，可不能成为教会圣女。”

薇洛丝道：“你大可放心好了，我和魔物没有任何勾结。”

“希望如此。”

“你给梅维娜打上镇静剂吧，她的问题，我之后会找人帮忙的，不过，到底能不能治好她，我也不敢保证。”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脚步。

“至于你和我之间的情感，抱歉，我不喜欢欺骗我的人。”

哒哒哒——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不断在二楼远去，薇洛丝背靠着墙，内心就像是被一柄重锤击打过一样，打击得她双目有些失神。

她怎么会听不出来蕾菈的意思呢？

如果说之前她的告白令蕾菈很难拒绝，心底里始终对她有着一份愧疚之情，那现在，这份愧疚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可以很轻松地说出“不爱她”这几个字。

她失去了唯一可能拿捏蕾菈的手段。

她们之间的爱情，真正地吹了，以后就算她再怎么殷勤，蕾菈都不会有任何感动和改变想法的可能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梅维娜……

呆呆地望着还在地上挣扎的魔狼，薇洛丝哀叹了一声，怪罪梅维娜也没有什么办法，她已经无法弥补她和蕾菈之间的信任。

攻略蕾菈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不过还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大不了以后她不追蕾菈就是了，只要她没有发现她和魔女是同一个人，问题就不大。

她还有成为圣女的机会，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以后，她一心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吧！

这般安慰了一下自己，她下楼拿了镇静剂，往魔狼的脖子上狠狠地扎上了一针，而梅维娜也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的她两眼呆萌，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自己又为什么会躺在地上，被魔法死死地束缚住。

“唉。”

望着她一脸无知的模样，薇洛丝只觉得一阵酸楚。

为了保护梅维娜，她牺牲得太多了。

她实在是太善良了。

……

在这之后，蕾菈一边紧盯着薇洛丝，生怕她暗地里和魔物相勾结，一边通过自己的人脉，找寻着能够治疗梅维娜病症的办法。

这些天内，因为有蕾菈盯着，所以薇洛丝老实得很，她一心都在寻找自己预见未来中的那道神明魔法阵，虽然目前为止一无所获。

除此之外，她觉得蕾菈怪怪的。

她嘴上说着是防止她和魔物勾结才紧盯她，可她却总觉得她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抓住魔女。

距离圣城末日还剩下十五天，梅维娜偶尔失去意识的原因依旧没有找到，不过通过蕾菈的帮助，她这种病症发作的概率小了很多。

中午时分，薇洛丝胸口一热，她取出了徽章一看，发现是新纪会发来了消息。

【明日晚间，露丝手下魔物会偷走位于教会中心教区神权塔中的神物，到时候神权塔左侧广场集合，执行阻拦任务。】

似乎是担心薇洛丝的状态，赛莉娜还贴心地多发了一条消息。

【第一次出任务不用紧张，你还有队友哦，除此之外，为了降低任务的难度，有位候补圣女也是会帮助你们的。】

队友？

她一直以为教会圣城内只有她和赛莉娜两人是新纪会的成员，没想到还有第三个成员。

至于她第二句话所说的候补圣女什么的，她心底里觉得有些不太妙，根据之前的经验，赛莉娜所说的那位候补圣女，不会指的是她薇洛丝吧？

……不不不，候补圣女那么多，不一定就是她。

虽然上次她就被赛莉娜找了，但那是意外，不是吗？

说不定这次她会换个候补圣女呢？

撇了撇嘴角，薇洛丝自我安慰了一番。

这是新纪会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放在平时，她或许就接了，但现在，她决定回绝这个任务。

没办法，她被蕾菈盯着，在这种情况下转身变为魔女，被发现的可能性无疑会大大提高，更别说她还要用来两个身份来完成任务……

蕾菈那么讨厌欺骗她的人，到时候要是知道她就是魔女，她都不敢想她会怎么对付她！

而且新纪会在她眼里简直就是个邪教，还是那种实力极为恐怖的邪教，她们忠于她们的主，她若是和新纪会纠缠过深的话，恐怕最后也得被迫忠于她们的主。

光是想想，她就害怕。

捏着手中的徽章，薇洛丝思索了一会，便找了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拒绝了这个任务。

令她惊喜的是，赛莉娜并没有强求。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新纪会这个组织，还是挺人性化的。

哼着小曲，薇洛丝回到了自己的住宅之中，因为她将自己的部分秘密告诉了蕾菈，梅维娜的真身又被蕾菈知晓，所以三个人的关系开始变得非常奇怪。

薇洛丝对蕾菈心死，又害怕自己的一举一动会暴露更多的秘密，所以

一直躲着蕾菈，梅维娜更是不敢和蕾菈同处一个房间。

现在这栋别墅中，蕾菈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无人区。

不过对此，蕾菈也不在意。

她是恶名满身的大贤者，本就习惯了这种孤独寂寞，薇洛丝和梅维娜的疏远她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回到过去该有的样子而已。

夜晚，洗漱完准备躺在床上睡觉的薇洛丝，忽然觉得自己真是个乌鸦嘴。

“薇洛丝，教会还不知道有魔物已经盯上了她们藏匿起来的神物，为了让那些魔物明日无法得手，我需要你将这些消息告诉教会，让她们多增添几位守卫。”

月色暗沉中，一头黑发的赛莉娜站在她的床边，巧笑嫣然地对着她吩咐道。

魔女的她躲过了一难，但是候补圣女的她，躲不过。

Chapter 227

教会圣城中心教区，神权塔的中层。

“嗯，不错，没有让我失望。”

身披白色神官服的女神官望着眼前躺在魔法阵中央的权杖，点了点头，称赞了一声。

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身穿银白盔甲的骑士，他在听到女神官的称赞之后，伸出手握成拳放在自己的胸口，沉声道：

“守护神物是我们的职责，想要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神物，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的可不是什么自大的话，他面前这座魔法师中央躺着的，据说是天启女神使用过的权杖，其内蕴藏着无上的神力。

为了守护这件神物，十阶的魔法阵布满了整座神权塔，甚至就连神权塔附近的广场都隐藏着无数魔法阵和守卫。

想要从塔内将它带走，在他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呵呵，看得出来，这里用来守护神物的魔法阵到处都是，别说是魔物，就算是魔王来了，也不见得能从这里夺走神物。”

女神官闻言也是轻轻一笑，在检查完神物还在塔内后，她就和这位骑士一同离开了这处隐藏起来的空间。

来到神权塔中层的走廊上，另一位骑士在见到他们之后，连忙单膝下跪：“报告，指挥官，有候补圣女前来拜访。”

被称之为指挥官的骑士愣了一下，随即摆手道：“这里是神权塔，不接待除教宗以外的任何人，候补圣女也一样。”

“可是……指挥官，她说有重要情报。”

“重要情报？”

指挥官和女神官对视了一眼，在得到后者的肯定后，他只好淡淡地说

了句“带我去见她”，随即跟上了骑士的脚步。

接待候补圣女的地方是神权塔的一楼招待室，在他们都坐下之后，薇洛丝优雅地抿了口茶，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

“你是说，有魔物盯上了我们藏在神权塔内的神物，而且那些魔物，是魔物君主露丝的手下？”

就像是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指挥官止不住地大笑起来，而女神官倒是没有什么反应，她静静地看着薇洛丝，一言不发。

薇洛丝见指挥官一点都不相信这种情报，她只好再次强调道：“这是真实的情报。”

可她越是认真，就越是引得指挥官发笑，不过没多久，他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身旁坐着谁，才强行压下了自己的笑意。

“薇洛丝小姐，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他问道。

“神权塔。”

“是啊，这里是神权塔，是教会重点保护的地方，这种地方别说是魔物君主的手下，就算是魔物君主亲自来了，又能做什么呢？”

“可是……”

指挥官的自大令薇洛丝感到有些不适，她还想要说些什么，指挥官便开口打断了她：“薇洛丝小姐，这情报，你是哪里来的？”

“我一位友人告诉我的，她发现了魔物的踪迹，知晓她们最近盯上了神权塔内的神物，所以……”

“所以你希望我们加大这方面的看守，不要让那些魔物有可乘之机？”再一次打断了她，指挥官嘴角又一次忍不住地翘了起来。

要是他的身边没有坐着女神官，他定然又笑出了声。

“……是的。”

“这你大可放心好了，现在的神权塔别说是魔物了，就连一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那些魔物来了，也绝对是有来无回。”

离开了沙发，指挥官的耐心似乎已经消磨殆尽，他挥挥手，两位骑士

就从门外走了进来。

“你的建议我们收到了，但是神权塔的看守远比你想象之中的更为严格，魔王亲自来都未必能讨得好处，你放心就好。”

“诶？不要小瞧魔物，她们的手段也很厉害的！”

说着，两位骑士就走到薇洛丝的面前，做出了离开的手势，薇洛丝本想留下来再劝说一番，可她的手臂很快就被其中一位骑士抓住。

冰冷的铁制材料贴在她的手臂上，令她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凉意，骑士抓着她一路来到了神权塔的入口，将她送了出去。

“再厉害，也不可能是圣骑士的对手，薇洛丝小姐多虑了。”

说完这句话，指挥官就转身朝着塔内走去，薇洛丝还想要进去时，两旁看守的骑士就将自己手中的长枪压在了她的面前。

眨了眨眼，她只好叹息一声，转身离开了这里。

回到女神官身边的指挥官收敛了自己的笑意，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他半跪在女神官的身旁，承诺道：

“大人尽管放心，没有人能从神权塔中偷走魔物，刚才那位候补圣女不过是被其他人欺骗了，她所说的魔物不足为惧。”

哐当——

女神官放下了手中温热的茶杯，她居高临下地看了眼跪在地上的指挥官，笑着说道：

“我看好你们，但是，你们也不要让我失望才行，如果神权塔内的神物出了点意外，你们会有什么后果，心里应该清楚吧？”

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去，指挥官有些慌忙地点了点头，示意自己清楚后果，见此，女神官呵呵一笑，起身离开了神权塔。

送她一直送到神权塔外的长桥上，直到女神官登上了教会的马车，指挥官才冷起了脸。

每周女神官都会来检查神权塔内的神物情况，而这每一次的检查，几乎也决定了他们这些守卫的职位和待遇。

如果女神官不满意，可以随意将他们换走。

想起今日的事情，他的脸色就变得非常难看。

“哼，区区一个候补圣女，挑这个时候来说些虚假的消息，真是该死……”

在他看来，这可能是谁觊觎他们的职位，或者和他们有仇的人通过勾结候补圣女来找他们的麻烦。

毕竟教会内部本身就不安宁，无论是什么职位，都有人盯着。

不过嘛，很可惜，这次他们失算了。

女神官对他们的信任可不是一两句假话就能击垮的。

冷笑了一声，指挥官转身走入了神权塔。

……

另一边，被圣骑士们从神权塔赶出来的薇洛丝摇了摇头，对他们失望至极。

如果是其他人发来的消息，她或许会觉得她们在开玩笑，但这次传来消息的可是赛莉娜。

根据她对她的了解，这次就算是神权塔，也绝对没办法守护住其内藏着的神物。

她来这里传递这个消息，可是为了这些守卫着想的，谁想到他们根本不领情，还把她给赶了出来。

到时候出事了，可别眼泪巴巴地跪在地上，哀求教宗大人放过他们。

不过事情到这里，薇洛丝也是有一点忧虑的。

赛莉娜之所以想让她传递这个消息，是希望教会能增加神权塔的守卫，让露丝手下的魔物没有那么容易得手。

可神权塔的指挥官根本不信她的话，那不就意味着她薇洛丝没有完成赛莉娜的任务？

那个家伙神出鬼没的，还是新纪会的一员，到时候她不会因为她没完

成任务，找个时间把她杀了吧？

抱住了自己的臂膀，薇洛丝竟然觉得这有几分可能。

神权塔守卫的指挥官不信她的话，那她能不能找其他人来帮忙呢？到时候神物失窃，她找的人帮了大忙，教宗大人是不是也会对她高看一眼？

只是这些人去哪里找呢？

正想着，薇洛丝的前方忽然有人从冒险者公会大厅内飞了出来，重重地砸在地上，与此同时，极为嚣张的话在众人的耳畔响起。

“我说过，见到你一次就揍你一次，被打了那么多次，你是一点记性都不长啊？”

穿着长袍的男子从大厅走了出来，他来到倒在地上的男子身边，一脚踩在了他的胸口，让本想站起来的男子又躺倒在地上。

“你这家伙……”

被踩在脚下的男子咬着牙吐了口血，他鼻青脸肿的，狼狈不堪。

他正是刺猬，在报复完薇洛丝之后，他就被一些人盯上了，原本他在冒险者公会内几乎没什么人敢招惹他，可现在，他走到哪里都有人修理他。

最重要的，他在那些人的面前，竟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怎么了？我什么我？你说啊？”

男子冷冷一笑，他弯下腰，踩着刺猬的脚微微用力，在见到他的脸色发青后，他才只用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我告诉你，你以前在冒险者公会作威作福我根本不会管，但是你竟然欺负到了候补圣女的头上，你就该死！”

“她，她要是知道你们在背后这么做，肯定，肯定会伤心的……”刺猬一脸痛苦地说道。

“那又如何？她的善良，需要我这样的恶人来守护，倒是你，你既然知道她那么善良，竟然还欺负她？啊？”

又用力踩了他几脚，刺猬忍不住再一次吐出两口鲜血，四周围过来了很多路人，但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并没有出声帮助刺猬。

他们都是冒险者公会附近的住民，怎么会不知道刺猬的大名呢？平时作威作福的，现在被教训了，他们有些心底里还偷着乐呢。

可也就在这时，少女的声音从人群背后传了过来。

“住手！”

少女挤开了人群，匆忙地来到了刺猬的身边，在见到她出现的一瞬间，踩着刺猬的男子就捂住了自己的脸，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胸口一轻，刺猬再次吐出了一口鲜血，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他看不清少女的模样，只能从她的声音中判断出她的身份。

她是薇洛丝……

内心产生了一丝抗拒，他想要赶快离开这里，但是他的身体根本就不听使唤。

自从报复完薇洛丝，在短暂的兴奋过后，他的内心就被无止尽的愧疚包围，尤其是在彻底了解了这位少女之后，他知道他伤害了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每当回想起那天少女无比伤心的表情，他的心就像是被刀割了一样，痛苦让他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个人。

弥补？不，他根本就不敢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害怕出现在薇洛丝的面前，害怕那位少女想起那天的事情，害怕她对他冷眼相对……

现在的他只想逃避，他只想从少女的视线中消失，这样她才不会想起过去，才不会被他所做的事情再次伤害。

可事实是……

“……你觉得怎么样？好多了吗？”

好温暖。

不只是少女的声音，还有她手心中的金色光芒，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好温暖，一切伤痛都不知不觉不见了。

他的伤势痊愈了，视线清晰了，可在见到少女的那一刻，他连忙扭过了头。

他不配出现在少女的面前，也不配得到她的救赎，肮脏的老鼠多看一眼圣女，都是对她的亵渎。

“……你怎么了？是被人欺负了吗？”

他没说话。

见此，少女并没有气馁，依旧耐心地对他伸出了援手道：“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公的事情，就告诉我吧，我会帮你的。”

“我知道刚才的事情对你打击有些大，但是你不用害怕他们，我……”

咚——

刺猬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他痛苦地捶了一下地面，打断了少女的话。

“为什么？”

“……什么？”

“为什么？明明之前我都那样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

少女一愣，似乎是没想到他会这么问，然而还没等她有所回答，围观的人群忽然一片哗然。

他们可没有听错，眼前的这个刺猬自己说的，他做过对不起少女的事情。

各种凶狠不善的目光一时间都落在了刺猬的身上，他慌忙地捂住了自己的嘴，知道自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他清楚，如果把他报复薇洛丝的事情说出去，他真的走不出这座圣城，就连那些最近欺负他的人，都没有这么做……

少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她挽起耳畔发丝，故作惊讶地说道：

“什么啊？那天下雨，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掉的戒指盒，与你无关，至

于我为什么要帮你……”

“当然因为我是候补圣女啦，帮助大家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少女的笑容格外灿烂，没有一丝阴霾，刺猬扭过头，一脸呆滞地看着她，完全没有料到她会这么说。

人群之中的怒火熄灭了少许，他们面面相觑，不再言语。

“诶？”

在少女不解的目光中，刺猬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后发了疯似地冲出了人群，连一句道别的话语都没有说。

Chapter 228

从人群之中逃走，刺猬躲在了一处街道的转角。

捂着自己的胸口，他内心的后悔和痛苦越发强烈。

有人来揍他，他的心里或许会好受一些，可今日少女的突然出现令他内心的罪恶无法得到救赎，他的呼吸也因此变得困难了许多。

他可真不是个人……

“刺猬，原来你在这里。”

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他抬起头，见到狭小的巷道内走出了三个黑影。

“黑熊？”

“不管你认不认我做大哥，今晚就是委托任务执行的日子了，那你要想拿钱的话，可别忘记了。”

“我知道。”

提醒了一句，黑熊就经过了他的身边，刺猬低下头沉默了一番，最后咬了咬牙，跟了上去。

做完这个委托任务，他就决定离开教会圣城了。

时间会抹平他内心的愧疚。

……

另一边，薇洛丝在见到刺猬之后，就想起了温妮。

温妮可是一支圣骑士小队的队长，如果她能够前来支援神权塔的话，应该也算是个助力。

想到这里，她按照记忆中的路线找到了温妮的住所，在敲响大门后，她就被温妮迎了进去。

将自己的请求说了一遍，温妮就点点头答应了下来，对此，薇洛丝倒是感到有些奇怪。

“诶？温妮队长，难道你就不怕我的消息不准确吗？”

“我相信你，你可是候补圣女。”

温妮的信任让薇洛丝心中一暖，不过她觉得自己也不算是辜负了温妮，只要神权塔内的神物出事，她的支援一定会受到教宗的表彰。

双赢！

在这之后，温妮集结了她的圣骑士小队，朝着神权塔赶去。

神权塔位于教会圣城的中心教区，四周环水，只有一座名为天幕的大桥连接着它与中心教区。

温妮率领小队来到大桥的前方时，就遭遇到了守护神权塔的圣骑士的阻拦。

平日里，闲杂人等是没有办法靠近这里的，在听说温妮的来意是支援之后，这些圣骑士几乎都变了脸。

圣骑士小队擅自行动是会受到圣骑士团惩罚的，除非那支小队因此而立了功，他们想要用这个理由逼迫她们离开，可惜温妮才不畏惧惩罚。

或者说，她根本不觉得自己会受到惩罚。

知道这件事的神权塔指挥官几乎将自己的书桌敲碎了，在他看来，温妮的支援无疑是在说他没有能力守护神物。

更可恨的是，他虽然可以秋后算账，但是现在的他还真拿温妮没有半点办法，只能阻止她们穿过大桥。

薇洛丝没有和温妮在一起，她在中心教区找了个楼顶，借助魔法，她可以在这里眺望神权塔，看清附近都发生了些什么。

蕾菈近些天虽然一直盯着她，但是没有到跟踪的这种程度，不过不能大意，薇洛丝还是给自己戴上了遮掩气息的银色耳钉。

待会好戏开始的时候，她说不定也有上场的机会，那时候要是被蕾菈

盯上了，说不定会很麻烦。

……

时间悄然而逝，夜晚降临，神权塔内的圣骑士不由得放松下了戒备。

距离上一次神权塔出事，已经多久了？几十年？上百年？他们根本记不清了，年复一年地守护，早就让他们身心俱疲。

再说了，有那么多可怕的魔法阵在，谁有那个能耐可以偷走神权塔内的神物呢？

在他们打着哈欠的时候，神权塔的中层，一名圣骑士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他的同伴则抬脚绕过了他的身体，走进了存放神物的神秘空间。

望着静静躺在魔法阵中央的权杖，这位圣骑士脱下了自己的头盔，露出了无比狂热的目光。

如果薇洛丝在这里的话，她一定能认出她来。

她正是之前博莱藏书馆的馆长助理，波莉。

“这是，这是露丝大人最后的计划了，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成功，露丝大人，大人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主宰！”

从怀里取出了蕴藏着诡异力量的卷轴，波莉一步一步，痴迷般地走向了魔法阵……

没过多久，神权塔一楼的指挥官猛地睁开了眼，随后他的脸色瞬间被苍白占据，双手开始无止尽地颤抖。

“报！有魔物潜入，偷走了神物！”

他办公室的大门被圣骑士撞开，来人直接跪在他的脚边，脸上也满是惊慌的神色。

这，这怎么可能？

指挥官咽了咽口水，他能感受出来，弥漫在空气之中的魔力变得十分紊乱，那些许久未动的魔法阵都被催动了起来。

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未能察觉到那头魔物在哪……

那候补圣女说的，竟然是真的……

“命令塔内的所有圣骑士出动搜寻魔物，必须将神物夺过来！至于敌人的死活，不需要在意！”

很快地下达了命令，指挥官颤颤巍巍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心中满是凉意。

魔物们为了夺取神权塔内的神物，早就摸清了塔内圣骑士的部署，所以哪怕他们开始搜寻魔物，也基本一无所获。

相反，远在中心教区的薇洛丝却看清了魔物的踪迹。

一名鬼鬼祟祟的圣骑士趁着混乱，从神权塔内溜了出来，随后将手中长条的盒子递给了藏匿在附近的……冒险者？

有些不确定，薇洛丝多看了那些人几眼，后来发现他们的确就是黑熊刺猬那一伙冒险者。

为了钱，他们还真是什么都接。

在内心吐槽了一句，薇洛丝发现正当塔内守卫还在以搜寻魔物的方式搜寻敌人时，真正拿着神物的冒险者已经消失在了神权塔附近。

天幕大桥已经被封锁了，要想离开神权塔，只有经过这座大桥才行，可他们人呢？

疑惑之际，薇洛丝忽然看见四道身影出现在了大桥的另一端。

原来有密道？

她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显得格外惊讶。

不过在惊讶过后，她转身就离开了楼顶，这些人来到了中心教区，那说不定也有了她出场的机会。

……

黑熊抱紧了手中的盒子，脸色十分难看。

在委托任务真正开始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竟然被委托人欺骗了，原本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运送货物的任务，结果是运送从教会偷来的神物。

最要命的是，他们还没办法反抗，那些该死的丝线就像是操控木偶一样操控着他们。

现在倒是没有丝线操控他们，但是他们已经洗不干净了，想要活命，只有把委托完成后离开教会圣城才行了。

这般想着，银色的寒芒忽然在他的面前出现，他极为狼狈地就地一滚，这才勉强躲过致命的一击。

站起身，他摸了摸流血的脸颊，面无血色地望着前方一支圣骑士小队。

“放弃吧，你们没有能力从我手中逃走的。”

手持长剑，温妮脸色冰冷地看着他们，在她的身后，十几位圣骑士彻底展开了自己的气场，七八阶的魔力风暴吹得黑熊一行人面如死灰。

他们的确没有能力从一支圣骑士小队手中逃脱。

不过……

“你们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丝线从天而降缠绕住了他们手中的盒子，最后在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之际，装有权杖的盒子就飞向了天空，落入了一位女子的手中。

“队长？！”

“追！”

见状，温妮派出一些圣骑士抓住黑熊一行人，剩下的则和她一同去追击那位女子。

……

待得薇洛丝下楼追寻魔物的时候，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料。

白色的光芒击穿黑夜，六翼天启骑士如同神明一般降临，可即便如此，她似乎也没能从魔物手中夺回神物，倒是魔法的对轰令这片区域一阵闪亮。

越靠近战斗的地方，她就对战况越是清晰。

那位六翼天使不知道是在和什么东西战斗，哪怕占据了优势也没办法轻易击杀对方，而先前夺走盒子的女子恰巧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

很显然，那位女子最先遭受到六翼天使的攻击，她身上鲜血淋漓，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会倒下。

在见到她的脸后，薇洛丝目光一凝。

这位女子就是玛莎，也是她才进入教会圣城不久，最先遭遇到的魔物主教。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黑色的盒子，不出意外的话，神物权杖就在其中。

摸了摸耳垂上的银白耳钉，薇洛丝嘴角一勾，知道这是她出场的时候了。

她其实对神物这种东西不太感冒，如果没有死亡威胁，她遇到这种事情，只会跑得越远越好。

可谁叫她拥有魔镜呢？为了自己的生命，遇见神物她就得上去搏一搏，而且就算抢夺失败了，最多也就是付出假身的生命而已。

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轻松转变为了魔女，薇洛丝握紧手中的死神镰刀，在玛莎主教捂着自己的伤口渐渐靠近之时，她找准机会掷出了手中的镰刀。

呼——！

黑芒一闪而过，在危急之刻，玛莎主教一个闪身，躲过了少女的偷袭，只不过她的右臂永远地留了下来。

哒——哒——哒——

清晰的脚步声在夜晚响起，薇洛丝的身影出现在玛莎的面前，她握住了飞回来的镰刀，接着甜甜一笑，道：

“把神物交出来，我可以不杀你。”

在见到她的那一刻，玛莎瞬间怒火中烧，她认出了她来：“你，你就是那个该死的魔女……”

“说这么难听的话，我可不会有什么留手的。”

知道时间紧迫，薇洛丝也不想拖延时间下去，她直接施展血脉魔法，令死神与她合二为一，准备赶紧杀死玛莎夺走神物。

可她没有料到的是，玛莎一直都留有后手。

“三番两次破坏我们的计划，魔女，你以为我们没有对付你的办法吗？”

“不，不只是对付你，所有阻拦我们的人，都将被消灭！”

她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咯咯一笑，体内的魔力开始疯狂流转，再多的鲜血从她的伤口处喷涌而出，她也不管不顾。

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心悸不已，不祥的预感促使她转身便逃，企图能在玛莎施展魔法结束前，逃离她的视线之中。

只可惜，在她见到玛莎的那一刻，一切就都迟了。

“想逃？晚了！这次，没有人能够拯救你！”

扑通——

玛莎跪倒在地上，双目渐渐地失去了神采，手臂也彻底失去了力量，孤零零地垂落在地上，就像是一具木偶一样。

只有她的嘴，还在轻声念叨着：“露丝大人，我将我的身体交付给您，愿您，愿您……”

话没说完，金色的丝线就从虚空之中钻了出来，刺入了她关节的血肉之中，原本应该死去的玛莎再一次站了起来。

“咯咯咯——”

诡异的笑声弥漫在空间之中，“玛莎”的脑袋转了三百六十度，最终朝着少女逃跑的方向，睁开了眼。

在这一瞬间，薇洛丝的后背布满了鸡皮疙瘩，极端的恐惧将她的心灵淹没，她恨不得直接召唤出魔镜，从中传送回自己的卧室。

她知道的，复活的玛莎根本就不是玛莎，而是木偶君主——露丝。

面对这样的君主，她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甚至……就连逃跑都不可能。

四肢不知何时缠绕上了金色的丝线，她被操控着飞回到了露丝的面前，在见到露丝那双呆滞又诡异的眼睛后，她的娇躯就开始止不住地发抖。

体内的魔力流动变得极为滞缓，现在的她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死！”

一句废话都不说，露丝朝着薇洛丝伸出手心，无数根金色的丝线互相缠绕，形成绚烂的针尖袭向少女的心脏。

感受到狂风暴雨般的魔力，薇洛丝只能无奈一叹，她没想到自己假身的初次死亡，竟然会是木偶君主露丝动的手。

然而就在她接受了命运的那一刻，透明的冰剑刺破黑夜，与那金丝针尖触碰在了一起，紧接着，炙热的鲜血溅在了少女的脸颊上。

“哼，你还真是会惹事……”

见到了来人，薇洛丝的瞳孔微微放大。

金丝针尖刺穿了女子的肩膀，鲜血透过伤口浸湿了她的衣裙。

可她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面色淡然地握住丝线，将针尖从自己的伤口抽出。

Chapter 229

“人类大贤者？咯咯，你也是破坏我计划的罪魁祸首之一！”

露丝在见到蕾菈出现之后，脸上的表情越发崩坏疯狂，她挥舞着略显滑稽的臂膀，无数金色丝线如同发丝般在空中飘动。

“咯咯，你来的还真是时候，我这最后一个计划哪怕完不成，也要杀了你们！”

话音落下，她手指一点，丝线便朝着蕾菈袭去。

挥动冰剑将缠绕在薇洛丝身上的丝线砍断，蕾菈默念咒语，硕大的冰墙将丝线短暂地阻拦了下来。

“双腿还能动的话，就赶紧逃吧，她不是你能接触的对手。”

“我……”

薇洛丝想要说些什么，但蕾菈扭过头，淡蓝色的眼眸闪过腥红的色彩：“别想留下来，待会天使来了，你更加逃不掉。”

面对玛莎利用生命召唤而来的木偶君主，即便它的实力打了折扣，她也毫不犹豫地强行提升了自己的力量，来到了十阶的魔力等级。

魔王的诅咒也在这一刻开始侵蚀她的身体。

薇洛丝本想留下来帮她，但听她这么一说，便匆忙转身逃向了远处。

露丝见此大怒。

“想跑？哪有那么容易！”

没见她有什么动作，四周的建筑就开始莫名扭曲起来，明明只是一些死物，在薇洛丝的眼中，它们仿佛拥有了生命。

那一扇扇窗户，是它们的眼睛，其下的铁门，则是恐怖的血盆大口，若是不小心闯了进去，多半尸骨无存。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她前方的道路因为扭曲而不见了踪

影，就像是在原地转了十几圈一样，她的身子也无法控制地倒向四周。

拯救她的，依旧是蕾菈。

蕴含十阶魔力的巨大冰剑于空中凝结，迅速地朝着露丝劈下，她的魔法也因为这般进攻停滞了片刻，让薇洛丝有了些许喘息的时间。

借助这一点，她飞快地逃离了露丝魔法掌控的地域，而在这之后，一道白色的身影刺破黑夜，六翼天启骑士赶了过来。

慌忙地摸了摸耳垂上的耳钉，在发现它还在时，薇洛丝呼出了一口气，而六翼天启也像是没发现她一样，径直飞向了露丝所在的地方。

魔法对撞产生的轰鸣越发强烈，薇洛丝小心翼翼地朝着远处逃去，在觉得安全之后，她躲入了一处阴暗的角落，转变为了候补圣女的模样。

走出角落，她伸出手摸到了耳垂上的银色耳钉，正当她想要将它摘下来的时候，死亡的恐惧令她下意识地躲向了一边。

叮——！

细剑切开了她手臂上的血肉，扎入了她前方的墙体内，如果她没有闪躲的话，她的心脏就已经被贯穿了。

捂着怦怦狂跳的胸口，薇洛丝扭过头看向自己的身后，借助惨白的月光，她看清了来者。

黑色的长袍被晚风吹得猎猎作响，上面的银色纹路是新纪会的标志，根据赛莉娜之前发给她的消息，这家伙应该就是她这次行动的队友。

尽管她套着黑色长袍，薇洛丝也能看出她是位女子。

只不过她不明白的是，她从未接触过这位女子，她为什么要来杀她这位候补圣女呢？

……

在另一边，几道身影极为狼狈地躲藏在阴暗角落里，连大气都不敢出。

“呼，还好她们去支援她们的队长了，没空搭理我们……”

“快走吧，魔法的余波都快蔓延到这里了，待会教会会来更多圣骑士，那时候可就走不掉了！”

他们一行人正是躲过了一劫的冒险者，原本有几位看守他们的圣骑士，后来因为战况越发激烈，那些圣骑士前去支援了她们的队长。

而这，也给了他们逃跑的机会。

躲藏在这里始终都不是一个办法，待会要是战斗结束了，他们肯定会被圣骑士抓住，所以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离开教会圣城。

在下定了主意后，黑熊就带着几人一路朝着中心教区外围逃去，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刺猬好像见到了什么，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他们的队伍。

“刺猬？刺猬你去哪里？这可是我们唯一逃跑的机会！”

耳畔是队友的不解，刺猬无声一笑。

逃跑的机会？

可能是吧，但他现在有比逃跑还重要的事情要做。

从腰间将长刀取了出来，他冲出了小巷，最后以迅雷之势挡住了一柄细剑的进攻。

“你快逃！我来拦住她！”

摔倒在地上的少女一愣，显然没有预料到他的出现。

黑袍女子同样也没有料到，不过她并没有慌张，而是继续出剑想要连同刺猬一起杀死。

实力的差距令刺猬心中一惊，他匆忙地抬起手中的长刀想要拦下女子的细剑，但在魔力的加持下，只是轻轻一触，他的长刀便一分为二。

鲜血染红了他的视线，正当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沉重的巨刃飞了过来，黑袍女子只能被迫后撤。

与此同时，一道宽阔的背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大哥？”

“想要守护她的，可不止你一个人。”

黑熊手持巨刃，满脸凝重，在他的两旁，其他两位冒险者成员也是一脸严肃。

心中一动，刺猬有些红了眼。

“自寻死路。”

清冷的声音徘徊在夜空之中，黑袍女子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八阶的魔力气息如同海啸一般朝着他们袭来，细剑也化作一道寒芒，瞬息而至。

快，太快了！

刺猬根本什么都没有来得及看清，他就倒飞出去了十几米，鲜血喷向天空，倒在地上的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上半身还在原地站着。

被腰斩了？

他想要伸出手确认一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力。

眼皮变得格外沉重，再可怕的痛苦也无法令他叫出声，他缓缓地闭上眼，知道自己很快就将死去。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那么畏惧死亡的他，现在竟然很是平静。

甚至，有那么一丝的侥幸。

为了保护候补圣女而死，他应该也算是为自己赎罪了吧？他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还欺负了候补圣女，他现在的死，能抵消这些罪孽吗？

就算不能的话，他也没有办法了。

比起这些，他其实更想要知道刚才被他保护的少女，现在有没有离这里远远的？她到底能不能躲过这次刺杀？

可他没有机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他的意识越发混沌模糊，就在他无法思索之际，淡淡的清香和温暖涌入了他的心间。

他睁不开眼，但能够感受到那缕光芒，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自己还

未成为冒险者时，无忧无虑的儿童时光。

那时候，他的家人还都活着，天空中洒落下的阳光，也和现在的光芒一样温暖。

意识渐渐恢复，他睁开了眼，在见到少女担忧的脸庞后，他先是一惊，之后便叫她赶紧逃走。

他没救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想到这里，他愣了一下。

看向了自己的下半身，他发现他原本被腰斩而消失的下半身竟然重新生长了出来，甚至他现在的状态比之前更好……

神迹，这一定是神迹！

狂喜之余，他更加担心起了少女的安危，只是在下一秒，咚的一声，大地一颤，圣骑士温妮从天而降。

她身上挂了不少彩，手中的武器也出现了些许裂痕，但是动用了神威魔法的她，面对八阶的黑袍女子还是游刃有余的。

见无法杀死薇洛丝，黑袍女子不甘心地冷哼了一声，随即转身逃向了黑夜，温妮也急忙追了上去。

在这之后，薇洛丝治疗好了受伤的黑熊四人，他们原本都以为自己死定了，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令他们都不由得陷入了沉默。

魔法的轰鸣声依旧震耳欲聋，薇洛丝刚想要离开，露丝歇斯底里的叫声就响彻了整个夜空。

“该死的人类大贤者！你真正激怒我了！你给我等着！给我等着！我要你死！！”

金色的丝线被寒冰冻结，最终消散在了夜空之中，薇洛丝心下一松，以为战斗就此结束了，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击退了木偶君主的蕾菈转身攻击起了天使。

轰——！

爆炸产生的光芒几乎点亮了黑夜，蕾菈和天使的战场也慢慢地朝着他

们赶来，见此，刺猬脸色一白，挥手道：

“快，快逃！我们会被她们造成的余波杀死的！”

黑熊他们连忙起身，朝着远去跑去，可薇洛丝却站在了原地，甚至迈步朝着她们的战场赶去。

“薇洛丝大人？！”

“我不能逃，还有人需要我拯救。”

目光灼灼地望着天空中的蕾菈，薇洛丝下定了决心，她一步一步地朝着战场迈进，金色的圣光开始在她的周身散发开来。

与此同时，她每走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便生长出了一片白色的花海，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凭空诞生，将她的四周装点得美轮美奂。

在得到了安妮前辈的手记后，她可没有闲着，而是在空闲时间里好好钻研了一番，现在她对圣光的操控不说是炉火纯青，那也是得心应手了。

在靠近了战场之后，她朝着天空中的天使大喊了一声：“天使前辈！”

明白她的意思，天使抖了一下翅膀，无数的羽毛化作囚笼，将受到魔王诅咒影响的蕾菈围困在了其中。

放在平时，蕾菈想要突破这道囚笼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在圣光的照耀下，她始终都没办法沉下心思索突破囚笼的办法。

最终，蕾菈将腥红的目光对准了薇洛丝。

白色的花海之中，骤然出现了一道血红的身影，她双手握着一把长剑，用力将它插入了地面，在这之后，腥红的屏障便将她和蕾菈笼罩了进去。

圣光不再能消退蕾菈身上的魔王诅咒。

这样的变化令薇洛丝感到颇为惊讶，她虽然早就预料到魔力等级越高，蕾菈身上的魔王诅咒越难清除，但她也从未想到会如此困难。

如果不是她研究过安妮修女的手记，这一次魔王诅咒，她就不可能解决。

见那道血红人影立起了隔绝圣光的屏障，薇洛丝一挥手，许多由圣光组成的金色骑士出现在了花海之中。

她们朝着血红人影冲去，手中的长枪凝聚着极为可怕的圣光，这些枪尖只要扎在腥红屏障之上，必能将这道屏障击碎。

这可是她薇洛丝从艾薇娜那里学来的，将圣光凝聚为一点，它的穿透能力便会极大程度的提升。

感知到了危险的人影走出了屏障，和那些金色骑士战斗在了一起，可惜这里始终不是她的主场，在连番战斗之下，她的身影越来越淡。

在即将消散的那一刻，她径直朝着薇洛丝冲去，腥红的刀尖刺穿了无数花朵，切碎了数不清的蝴蝶，最终停留在了少女的额前。

差一点，就差一点……

从她的眼神之中，薇洛丝察觉出了浓浓的不甘，她已经拼尽全力了，可惜圣光的力量依旧不是她能够抵挡的。

腥红的刀尖开始消散，人影也是如此，隔绝圣光的屏障破碎，温暖的光芒照进了囚笼之中的蕾菈，令她眼底的疯狂渐渐退散。

再度帮助蕾菈恢复了正常，薇洛丝这一次却没有笑出来。

魔王诅咒这一次拼尽了全力，她又何尝不是呢？目前这些几乎已经是她对圣光的所有理解，短时间内，她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了。

可下一次的诅咒，只会比这次更强。

下一次蕾菈再次发作的时候，她还能够从诅咒手中救下她吗？

夜晚的凉风吹过她的脸颊，薇洛丝自己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诅咒消退，蕾菈恢复了清醒，囚笼散去，她踉跄地倒在了地上，白皙的面庞透露着几分诡异的红晕，洁白的衣裙染上了刺鼻的鲜血。

玛莎利用自己生命召唤来的木偶君主并非是全盛的实力，可即便如此，光凭借现在的蕾菈一个人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虽然薇洛丝和蕾菈之间的关系很别扭，但她还是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她的身边，施展治疗术，治疗她身上的伤口。

天使见蕾菈彻底正常了，便拿着装有神物权杖的盒子飞走了，不知去向，薇洛丝则恋恋不舍地望了那件神物一眼，最后只能被迫收心。

“谢谢……”

尽管她们之间有着矛盾，但该道的谢，蕾菈可不会少的。

只是身上的伤口愈合之后，她抬起头看了薇洛丝一眼，白色的月光照在少女的耳垂上，闪闪发光的银色耳钉第一时间就吸引了她的注意。

Chapter 230

她眯着眼，察觉到了一丝眼熟，但她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将所有的怀疑都藏了起来。

因为此刻，教宗克里斯蒂娜在女神官们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北教区的枢机主教也紧随其后。

薇洛丝在治疗完蕾菈之后，就乖乖地站在了一边，看着那些从神权塔走出来的守卫，个个垂头丧气地，跪在了教宗的面前。

为首的守卫指挥官重重地将脑袋撞在了地上，但这并没有换来教宗的原谅，在一声命令下，他就被其他圣骑士带走，准备在牢里接受审判所的审判。

而提前通知神权塔的薇洛丝自然得到了教宗的夸奖，相信薇洛丝的温妮小队也受到了表扬，不过可惜的是，温妮并没有追上那位前来刺杀她的新纪会成员。

在做完这些后，教宗就进入了神权塔内部，薇洛丝的四周变得安静了许多，虽然这一次她没有夺得神物，很亏，但也不是没有什么收获。

根据木偶君主露丝亲口所说，这是她最后一个计划，既然这个计划也破灭了，那城内应该就没有魔物作乱了。

所以圣城末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有了些困惑。

除此之外，她也意识到了神明遗留下的魔法阵可能存在的位置，教会圣城中心教区越发神秘的建筑，就越有它存在的可能性。

神权塔就是这样一座建筑，不仅如此，她还意外地发现了有一条密道能够避开天幕大桥，直通神权塔。

就在她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罗德尔主教找到了她，并且带着她来到了一处极为偏僻的地方。

他先是微微一笑，夸道：

“知道神权塔这件事的，这些候补圣女之中只有你一个人，你的手段也要比其他的候补圣女厉害许多。”

“罗德尔主教过奖了，我也只是在意外之下知道了这个消息，如果是其他候补圣女的话，她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的。”

“呵呵，废话我也不多说了，拿着。”

从兜里掏出了一瓶绿色的药剂，罗德尔观望了一下四周，发现没有人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才将药剂递给了薇洛丝。

接过毒药，薇洛丝诧异：“这是……”

“毒药。”

“什么？”

薇洛丝手一抖，差点将手中的药剂扔在地上。

对此，罗德尔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小声解释道：

“前来参加最终考核的五位候补圣女，已经出局了两位，还剩下三位，你只要动手将另外两位毒死，或者杀死其中一位，你的胜算都会大大增加。”

“罗德尔主教……”

罗德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苍老的面容透露出了几分病态的诡异，薇洛丝心中一凉，只觉得附近的气氛都变得阴森了许多。

她一向都明白教会高层不可能是什么心善之人，但她相信他们都是天启女神的狂热信徒，是教义的绝对拥护者。

可现在，罗德尔的表现令她重新认识到了教会高层的嘴脸。

见她有些惊讶，罗德尔非但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反而接着劝说道：“只要你杀死了另外两位，考核就结束了，否则它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薇洛丝，我知道这么做完全违背了你坚守的信条，但是你就不想将圣女之位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吗？那可是圣女，受无数人爱戴的圣女！”

“得到了圣女之位，你在不触怒教宗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就连那些帝国的皇帝都不敢对你不敬！”

“我教你这么做，只是让你坐稳圣女之位而已，放心好了，到时候你毒死了她们，我会帮你把一切都藏起来的。”

望着面前宛如毒蛇一般的老者，薇洛丝后退了两步，纠结了一下，摇头道：“不，我不会这么做的。”

她的纠结并非是意动，而是在犹豫拒绝罗德尔的后果。

他可是教会的枢机主教，以他的能力，绝对有办法在圣女考核上动些手脚，如果在这个时候触怒了他，很有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可如果不拒绝他，又不符合候补圣女薇洛丝的人设。

纠结之下，她还是选择了拒绝。

麻烦能够解决，崩了人设，她可就真的完蛋了。

和她想的一样，她的拒绝让罗德尔感到了愤怒，他冷哼一声，道：

“十天，我给你十天的考虑时间，十天后，我会在我的宅邸里举办一场宴会，到时候不仅会邀请你，我还会邀请其他另外两位候补圣女。”

“晚会上，就是你下毒的最好机会，希望你能把握住。”

薇洛丝后退一步，继续拒绝道：“罗德尔主教，你这么做，只会害了自己。”

“薇洛丝，就算你不下毒，也有其他候补圣女为了获胜，而选择刺杀你的，你以为教宗要你们在魔物手中保护圣城，是真以为你们能做到吗？”

“她希望的是你们自相残杀，最后那个赢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候补圣女，你若是不信，别忘了，现在已经有两位候补淘汰了。”

罗德尔的话语就像是出自深渊的恶魔，如同魔音一般灌入了薇洛丝的耳中，她微微有些心动。

她知道罗德尔指的那两位候补是谁。

一位是葛瑞缇，另一位应该是缇娅。

本就觉得自己成为圣女无望的缇娅提前退出了考核，所以，现在的圣女考核还剩下最后三位候补，她，艾薇娜，以及另一位她截至目前见都没有见过的少女。

“如果你是胆小鬼，想要活命的话，我劝你现在就放弃考核吧，要不然到时候给你收尸，麻烦得很。”

“我不会放弃的。”

即便内心有些意动，但薇洛丝最后还是选择扔掉手中的毒药。

毒杀其他候补太明目张胆了，就算有罗德尔兜底，她都没办法百分百信任。

不仅如此，如果她真的依靠这种手段当上了圣女，那她的把柄就落入了罗德尔手中，往后她只能对他言听计从。

这可是她不愿意见到的。

见她冥顽不灵，罗德尔一挥手，怒道：

“愚蠢，我不怕告诉你，不管你下不下毒，你们这些候补圣女最后也只能活一位，而且只有那一位，才能成为圣女，其他的……”

“哼，都是昙花一现。”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薇洛丝默默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很多其他的秘密。

候补最后只留一位，她猜测就是因为圣城末日的存在，而罗德尔清楚圣城末日的存在，加上他如今这般诡异的态度……

她怀疑他和魔物有所勾结，而且这个可能性还很大。

可她能够向谁举报呢？

教宗吗？

教宗和罗德尔认识了那么多年，她可能更加相信的是罗德尔，而不是

她这位仅仅在教会圣城内居住过几年的候补圣女。

告诉审判所？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审判所虽然标榜铁面无私，但是遇到枢机主教的事情，他们肯定也没有办法……

想来想去，薇洛丝发现能够举报的，好像只有蕾菈。

通过蕾菈之口告诉教宗的话，想来比她有用得多。

这般想着，薇洛丝之后也渐渐地跟随着散去的人群，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只不过在路上，她摸到了自己耳垂上的银色耳钉。

心中一慌，她想起自己之前本要将耳钉摘下来，可那个该死的新纪会成员恰巧来刺杀她，害得她把这件事都忘记了。

还好，还好蕾菈没有注意到这枚耳钉，要不然她就是有口都说不清，总不能告诉蕾菈这是魔女送给她的同款耳钉吧？

至于她为什么笃定蕾菈没发现，她只是肯定如果蕾菈发现了，第一时间就会向她询问耳钉的事情。

回到家，薇洛丝发现蕾菈比她回来得早，甚至已经洗完澡了，换上了银色的睡裙。

她在进门后，很清晰地感受到蕾菈向她投来了视线，随后她简单地打量了她一番，就将视线收了回去。

来到客厅，薇洛丝惊讶地发现蕾菈喝起了酒。

这是怎么了？很惬意悠闲吗？

稍稍感应了一下蕾菈身上没有任何收敛的魔力气息，薇洛丝就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悠闲惬意了。

在她的圣光又一次击退她体内的魔王诅咒后，她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了十阶，就算是天启骑士，正面战斗也不可能再压制她了。

难怪，难怪她都开心得喝起了酒来。

魔女翻身，没有任何希望了。

薇洛丝眼角一抽，顿时觉得未来一片黑……诶，也不一定。

圣女考核已经临近尾声了，只要她成为圣女，就和蕾菈分道扬镳了，她再厉害又如何呢？又没办法和她在一起了。

她的未来，简直就是一片光明的坦途！

不过在此之前，她有事要找蕾菈。

坐在蕾菈的身旁，薇洛丝将自己对罗德尔的怀疑告诉了她，而后者眉头微挑，看上去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是说，你怀疑罗德尔和魔物勾结？他是导致圣城末日的帮凶之一？”

“嗯。”

晃动了一下手中的酒杯，蕾菈单手撑着自己的脸颊，轻声道：“圣城末日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我一个朋……魔女，是她告诉我的。”

“魔女还真是希望你能够成为圣女啊，薇洛丝，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蕾菈略带深意地问了一句，与此同时，她还悄悄地看了一眼少女娇俏的耳垂，只不过很快就收回了视线，没有让薇洛丝发现。

薇洛丝则以为她不死心，依旧觉得她和魔女之间存在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所以有些撒娇地说道：

“怎么会呢？我们之间的秘密，不都告诉你了吗？”

“也是。”

蕾菈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她的鬼话，她抿了一口酒杯中的酒，对着少女伸出手道：“你怀疑罗德尔和魔物勾结在一起，有什么证据吗？”

“他，他想要我毒死其他的候补圣女。”

“这个证据可不够，这最多只能证明他利欲熏心，违背教义，想要扳倒一位枢机主教，还需要更多的铁证，尤其是和魔物相关的铁证。”

薇洛丝想了想，觉得蕾菈说得对。

利欲熏心的枢机主教虽然会犯下错误，但他只要为教会带来足够多的利益，她想教宗很可能会放他一马。

只有和魔物勾结这样的证据，才能真正地扳倒枢机主教。

见她陷入了沉思，蕾菈提议道：

“去他的宅邸搜就好了，他藏得再好，也会露出马脚的，而且只要找到和魔物有关的证据，他必然逃不过教会的审判。”

是了，和魔物有关的证据，薇洛丝觉得罗德尔肯定将它藏在了自己的宅邸之中，只要找到了它们……

哼，枢机主教又如何，还不是被她薇洛丝轻松扳倒？

得到了办法的薇洛丝起身离开了客厅，其他候补圣女或许会觉得搜查一位枢机主教的宅邸会很艰难，但对她来说，易如反掌。

除非那座宅邸内到处都存在着九阶，十阶的魔法。

想明白了这些，薇洛丝就觉得自己一身轻，她来到二楼之后，脱下了自己的衣裙，走进了浴室，随后她拉上了浴池外的帘帐，舒舒服服地躺入了浴池之中。

温暖的水包裹着自己的身体，今日的疲劳被一扫而空。

然而正当她享受着温水带给她的快乐之时，浴室的大门忽然被打开，夜晚的冷风嗖得一下吹了进来。

抱紧了自己的双臂，白色的水汽被吹得有些倾斜，薇洛丝连忙问了一声“谁啊”，可惜的是并没有人回答。

呯——

这是浴室门被关上的声音。

“呼——”

多半是有人开错了门，以为这里没人在洗浴吧。

这般安慰着自己，薇洛丝随即就听到了浴室内响起的脚步声。

哒——哒——哒——

来人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她的心上一样，令她惊恐不已，最终，她还是没有忍住，自己拉开了帘帐，看清了来人。

那是穿着一身白裙的蕾菈，只不过她撑着墙壁，有些站不稳，原本冰雪般白皙的脸颊更是染上了迷人的红晕，微微香甜的酒气弥漫在她四周的空气之中。

她这是……喝醉了？

拍了拍傲人的胸脯，薇洛丝松了口气。

Chapter 231

眼见蕾菈扶着墙，还在朝她走来，薇洛丝无奈说道：“这里是浴室，不是你的卧室，你喝醉了。”

“没喝醉，我分得清。”

蕾菈摆了摆手，表示现在的自己清醒得很，随后她看向了少女的浴池，有些诧异地问道：“你怎么睡在我的床上？”

“……这不是你的床，这是浴池。”

薇洛丝嘴角一抽，解释了一番，可蕾菈明显不信，她快步上前，最后来到了浴池的边上，摇摇晃晃地朝着少女扑去。

“别！会湿的！”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但薇洛丝还是接住了蕾菈，一时之间，水花四溅，蕾菈身上穿着的白色衣裙被温水浸湿，显露出了她诱人的身段。

这本是揩油的绝佳机会，薇洛丝却觉得自己被蕾菈揩油了，在跌入浴池之后，蕾菈的双手就胡乱地挥舞着，摸过了她的胸，也摸过了她的后脖颈。

与此同时，她还散发着满身酒气，香甜之中带着一丝微醺，令少女脸颊也不由得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刚想要将蕾菈从水中抱起，薇洛丝就听见她开口问道：“我们第一次相见，是什么时候？”

“是在阿维克小镇吧？当时你还是评判组的一员。”

“是吗？我怎么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就是在浴池里？”说着，蕾菈挣脱了薇洛丝的怀抱，她将她抵在了浴池的边上，满是醉意地询问道。

心下一惊，薇洛丝眨眼间额头就冒出了些许香汗，要不是她看蕾菈的双眼充满了迷离的神色，她还以为她察觉到了她的真实身份。

还好，还好她只是喝醉了，胡乱提问而已。

“啊？什么？有这回事吗？是，是你记错了啦，你喝醉了，还是早点回去睡觉吧。”

一边说着，薇洛丝一边起身，想要重新将蕾菈抱起来，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下一秒，她被推到了墙上，下巴被纤细的食指勾了起来。

蕾菈轻轻地吹出了一口香甜的气息，她用朦胧魅惑的双眼看着少女，带着几分笑意说道：

“我没醉，我现在清醒得很，而且就在刚才，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什么，什么可能？”

“你说，你和那只好色魔女之间，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你，你喝醉了……”

浴池的水明明很温暖，但薇洛丝只觉得自己遍体生寒，蕾菈的话语，已经让她有些分不清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了。

如果，如果真的被她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薇洛丝脸上的红晕渐渐淡去，只剩下了苍白的死灰。

可喝醉的蕾菈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她勾起少女下巴的手指落在了她的胸口，在她晶莹白皙的肌肤上画起了圈圈。

“是吗？我记得那只好色的魔女，胸也是这么大的，而且她还嘲讽我胸小，要是让我逮住了她，有她好果子吃。”

说到这，她凑近了少女的耳畔，如同恶魔低语一般：

“如果让我知道她还欺骗了我，呵呵，我会让她知道什么才叫做残忍，我会把她调教成我手心中的玩偶，让她永远都离不开我……”

闻言，薇洛丝的娇躯颤抖了起来。

她的内心变得越发惊恐，她开始怀疑蕾菈是不是真的知道了她的身份，而她说这些话，就是为了玩弄她，惩罚她……

可她现在暴露的线索最多也就一枚耳钉，而这也当不成是什么铁证，她怎么就那么肯定她和魔女是同一个人呢？

在她疑惑之际，先前还说着狠话的蕾菈忽然耷拉下了脑袋，整个人就像是失去力气，贴在了薇洛丝的身上。

她困了。

“呼——”

这下薇洛丝能肯定了，这就是蕾菈喝醉了之后，脑子里胡思乱想得出的结论，不得不说，这次蕾菈的胡言乱语，还真让她说中了事情的真相。

可惜一觉醒来，她就什么都不记得咯。

“你，你喝醉了，还是回去好好睡觉吧，我和魔女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像是催眠一样，薇洛丝在她的耳畔轻轻地留下了这句话，随后她将蕾菈从怀里抱起，抱出了浴池。

简单地给自己擦干身子，薇洛丝套上了浴巾，接着她本想帮蕾菈把湿掉的衣裙脱下，可每次伸手，半睡半醒的蕾菈都会阻挠她。

一怒之下，薇洛丝直接抱起了她，也不管衣裙是不是还在滴水，她将她扔到了蕾菈自己的房间里。

做完这一切，她擦了擦额头的香汗，转身就离开了蕾菈的房间，而她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她被女子摸过的后脖颈，一道淡蓝色的魔法阵微微散发着亮光。

在她离开不久后，原本喝醉酒昏睡之中的蕾菈静静地睁开了双眼，她抬起右手，淡蓝色的魔力光芒在她的指尖缠绕。

那道魔法阵只是普普通通的标记魔法阵，只不过是十阶的，一般人没办法察觉。

这用来标记善变的人，再合适不过了。

“你和她之间真正的关系，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幽暗的卧室内，蕾菈轻声呢喃着。

……

教会圣城一处偏僻的高楼上，赛莉娜抬头仰望着空中的月亮，黑裙裙摆被晚风吹起了波浪。

很快，一道穿着黑色长袍的影子落在了她的身旁。

她并没有去看她，而是淡淡问道：“回来了？听说你还准备刺杀那位候补圣女来着？”

“是。”

“失败了？”

“是。”

黑影半跪在她的身旁，语气之中满是不甘。

赛莉娜则是对着月亮伸出了双手，像是将它捧在了自己的手掌心，那对漆黑的眼眸之中更是难掩激动和欣喜。

“那位候补圣女身上或许藏着什么秘密，本就不好杀，接下来，圣城内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回去了。”

“大人，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赛莉娜放下双手，将它们背在了身后，紧接着，她望着那抹月亮勾起了嘴角，狂热与崇拜之色浮现在她绝美的脸庞之上。

“快了，快了，我有强烈的预感，再过不久，我们的主，要苏醒了……”

……

夜晚，枢机主教罗德尔的宅邸依旧灯火通明。

在蕾菈的提议之下，薇洛丝转变为了魔女，准备在今晚一探究竟。

罗德尔的宅邸是一座很大的庄园，院落里虽然布满了魔法阵，但等级都不高，以她的能力，很轻松地就躲了过去。

进入别墅，她躲过了几个佣人的搜查，最终来到了罗德尔的书房。

书房的灯还亮着，里面坐着罗德尔和他的仆从，薇洛丝靠近了书房，静静地躲在阴暗角落中，找寻着机会。

结果没过多久，书房内就传出来了交谈声。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大人，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嗯，不错。”

“就是，大人，薇洛丝候补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我们真的不需要做些什么吗？她万一把事情给泄露出去……”

仆从似乎是有些担忧，这也让薇洛丝眉头一蹙。

她发现自己不仅要提防来自其他候补圣女的刺杀，现在也要提防枢机主教罗德尔，毕竟她知道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不用，她就算是想泄露，也只能泄露给那位大贤者，其他的，她可什么都做不到。”

罗德尔呵呵一笑。

“不过她还真是厉害，那些候补圣女里，也只有她怀疑我们，这点是艾薇娜都没有做到。”

“可惜，她们明明都是非常不错的候补圣女……”

说完这些话，罗德尔就拿起了一旁的大衣，给自己套了上去，而他的仆从也跟着他一同离开了书房。

薇洛丝则是抓住机会，趁着他不在的间隙，进入了书房。

罗德尔最后一句的惋惜她明白得很，候补圣女的自相残杀，或者说再过不久的圣城末日，她们这些人最终只会有一个人活下来。

在罗德尔的预想之中，是这样的。

薇洛丝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她才要在这里找寻罗德尔的罪证，破坏他的计划。

不过在书房内找寻了一圈，她也没有发现他和魔物勾结的证据，正当

她想要打开书桌抽屉时，桌上刻着的魔法阵忽然化作锁链，束缚住了她的四肢。

滴——！

尖锐的魔法警报从书房内响起，薇洛丝心里咯噔一下，她慌忙地想要挣脱身上的锁链，可要命的是，她发现这锁链是九阶魔法，她挣脱不开。

没办法挣脱，门外又已经传来了其他人的脚步声，她扭着身子就想要从书房的窗户外逃出去。

然而当她靠近窗户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竟然有着封锁魔法。

呯——！

书房大门被推开，罗德尔走了进来，他用尖锐的眼神扫视了一圈书房，最后在书桌上的文件里看出了被人翻过的痕迹。

“谁？谁在那里？”

他朝着书房内冷冷询问了一下，可附近却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一旁的仆从也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喘着气问道：

“大人，怎么了？”

“给我搜，有贼潜入了宅邸。”

“是！”

接到了命令，仆从连忙施展魔法，将这个消息通知了附近的仆从，罗德尔则是不死心地打量了几眼书房，最后才悻悻退去。

……

在他们退去许久之后，书房内的一侧书架才散去了伪装魔法，露出了倒在地上被锁链束缚的薇洛丝，以及背靠着书架面色冰冷的蕾菈。

“谢谢……”

小小地道了声谢，薇洛丝松了一口气后，才扭头不解地问道：“就是，蕾菈你怎么也会在这里？”

蕾菈居高临下看了她一眼，冷声道：

“某个白痴想要扳倒枢机主教，我为了帮她，所以只好大晚上来这里，寻找枢机主教和魔物勾结的证据。”

……感觉被她骂了。

薇洛丝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天真问道：“那你有找到吗？”

“没有，不过，眼下有个意外收获。”

蕾菈双手抱胸，用足尖勾起了薇洛丝的下巴，随后她眯着眼，难得地笑出了声：

“你不是神出鬼没的魔女吗？怎么几日不见，就被这种魔法困住了？还有，你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凡事总有意外嘛，蕾菈，你帮我解开这个魔法，我，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

薇洛丝愣了一下。

转变为魔女的时候，她的想法其实就很简单，蕾菈是个堕落的大贤者，所以她之前想要说可以帮她爽一下。

后来想了想，她感觉她真要是这么说出口，可能会激怒蕾菈，从而给自己的娇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可如果换一种说法，说可以让她爽一下，她自己又觉得怪怪的，毕竟蕾菈虽然堕落，但是她的花样不多，在床上的时候，她时常才是下面那个。

所以这么看来，蕾菈就是一位刚刚误入歧途的冰山美人，细节里还保留着她的那份清纯。

不像她，在还没有实践经验的时候，就已经博览群书，理论拉满了。

“我可以都听你的！”

听到这句话，蕾菈抬高玉足足尖，少女的脑袋也被迫抬高，与她四目相对。

“魔女，你似乎搞错了什么，我就算不解开这个魔法，你好像也必须都听我的。”

“那，那不一样，我，我会反抗，但是你要是解开了这个魔法，我，我对你言听计从！”

“是吗？”

蕾菈放下了足尖，在少女还没有松一口气的时候，她就将她从地上抓了起来。

“那我丑话先说在前面，我最讨厌有人欺骗我，你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事情你欺骗了我，我就……”

蕾菈伸出了左手，在少女惊恐的目光中，就像是捏碎鸡蛋一样，修长的手指狠狠地握成了拳头。

咔嚓——

少女幻听了一下，脸色变得极度苍白。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早就已经没有了那个东西，她还是感觉到了一阵幻痛。

蕾菈盯着她的胸扫了几眼，随后面无表情地用做作的声音说道：“啊，不好意思，忘了你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是欺骗了我，那我就……”

薇洛丝莫名胸口一疼。

她很想抱紧自己的大白兔，但是双手被锁链束缚了，做不到。

不过蕾菈并不在意她白兔的大小，而是凑近少女耳畔，一个字一个字威胁道：“我就把你调教成我的专属玩偶，让你永永远远地离不开我……”

嘶，怎么有些耳熟呢？

这不是昨晚蕾菈醉酒后对她说的话吗？

果然，这就是蕾菈想对魔女说的话！昨晚她只是将她误认为是魔女了！

当下还是先博得她的信任，将束缚魔法解开才是。

“怎么会呢？我，我魔女可没有什么事情是欺骗你的！我发誓！”薇洛丝想要努力地举起手发誓，但是因为有锁链在，她最终还是没把手举起来。

嘻嘻，没举手的誓言，就不算数。

她欺骗蕾菈的事情，可多着呢。

心里这般想着，薇洛丝对着蕾菈甜甜一笑，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后脖颈散发着淡蓝色的光芒。

Chapter 232

蕾菈没有第一时间回话，她盯着薇洛丝后脖颈亮着的标记魔法，陷入了沉默。

她在意外见到薇洛丝耳垂上的银色耳钉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就闯入了她的脑海，令她真正地怀疑起了薇洛丝和魔女之间的关系。

在阿维克小镇，她第一次见到了魔女，也第一次见到了薇洛丝，她们从未一起出现过，而且她手中的圣水晶落入魔女之手后，追踪魔法就失去了效果。

不，不是失去了效果，而是只有在魔女行动的时候，它才能起效。

这是为什么？

以前她就思考过，认定是神物能够将圣水晶的气息都隐藏起来，不仅如此，神物还将魔女的气息也一并隐藏了起来。

剩下的，她并没有继续细想下去。

所以，神物到底是怎么隐藏这些气息的？

在见到薇洛丝的耳钉后，她才开始怀疑那件神物是将魔女转变为了另外一个人，以此来隐藏起了自己和圣水晶的气息。

神物的能力千奇百怪，将一个人转变为另一个人，并非不可能。

而魔女变成的那个人，就是候补圣女薇洛丝。

这个想法一旦诞生，就在她的脑海中疯狂蔓延，因为这个可能将过去所有的疑点全部都解释通了。

为什么魔女会和薇洛丝一直在同一个城市，为什么她们之间会认识，为什么魔女要帮助薇洛丝……

唯一剩下的一个疑点，就是薇洛丝和魔女之间截然不同的性格。

和薇洛丝相处很久的蕾菈，知道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少女，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心机，但这种心机并不会破坏她的人设，甚至会展现出她

的可爱。

而魔女就完全不同了，她卑鄙无耻，贪婪好色，简直就是候补圣女薇洛丝的反面，不过嘛，在多次的相处之后，她发现她其实也没有多么坏，只是很多时候喜欢嘴硬而已。

所以，面对这两个有些相对性格的少女，就算有人告诉她她们是同一个人，她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或者说，在没有铁证之前，她心底始终无法确认。

为此，她刻意装醉潜入浴室，在薇洛丝的后脖颈贴上了十阶的标记魔法。

因为提前就知道她可能会转变为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标记魔法标记的是她的踪迹，无论她走到哪里，转变为了谁，它都会显现在她的后脖颈上。

以她对魔女实力的推测，九阶的标记魔法她可能会感应得到，但是十阶的，她多半一点察觉都没有。

事实也正是如此，她先行来到罗德尔的宅邸守株待兔后，果然抓住了带有标记魔法的魔女。

候补圣女薇洛丝和魔女，就是同一个人！

在真正的确认了这一点后，蕾菈感觉自己的心脏微微加速跳动了几下，随后涌上心头的就是无数烦扰的思绪。

当下最有可能成为圣女之一的候补竟然是魔物……

她是人类大贤者，斩杀魔物才是她应该做的，更别说这头魔物竟然妄图成为教会圣女，而且还戏耍了她那么久……

要是其他人发现她是魔物，她肯定会被绑上火刑架……

这魔物为什么要成为教会圣女？她救过她的，本性其实不是那么坏，除非这些都是假的……

愤怒、怜悯、痛苦、纠结……各种各样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蕾菈闷哼了一声，靠着书架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烦扰的思绪渐渐平息了下来，略带苦痛的淡蓝色眼眸转为冷静，她没办法在那些问题下做出自己的决定，所以她决定让它们沉寂在脑海之中。

反正现在放过魔女，也不会给人类和世界带来多大的苦难吧？

圣女考核也还未结束，她还未成为真正的圣女，距离做出决定的时候，还……还有一段时间吧？

她看向了还在假笑讨她欢喜的魔女，没有说话，而是手指轻点，解开了她身上的束缚。

见蕾菈不知为何有些呆滞，她又恢复了自由，所以薇洛丝二话不说，直接朝着书房的窗口窜去，想要用魔法破开封锁，逃出生天。

然而下一秒，她的后脖颈就被一只冰冷的手抓住，像是小猫一样，被抓了起来。

新的束缚套在了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来自蕾菈的。

“我说了，我最讨厌欺骗我的人。”

仿佛是来自地狱，蕾菈的声音就像是索命的鬼，令薇洛丝娇躯微颤，瞳孔不自觉地放大。

她哆嗦了两下，干笑着回道：“那个，那个，我是魔物，不是人……”

“魔物也一样。”

见她到现在还油嘴滑舌的，蕾菈直接提着她冲出了书房的窗户，在夜空之中疾驰，而少女连忙大喊道：

“等一下！你现在就抓我走，不就拿不到罗德尔和魔物勾结的证据了吗？！”

“这是那个笨蛋应该考虑的问题，我有你这样的意外收获就可以了。”

“哈？”

薇洛丝感觉自己又被骂了，但是为了不激怒蕾菈，她选择忍了下来。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她以后翻身做了主人，就将蕾菈压在身上，然后狠狠地打她的屁股，一边打还一边在她的耳畔喊她笨蛋！

蕾菈没有带着薇洛丝回到她的家里，而是飞向了一家旅馆。

“呃，请问……”

“七天。”

来到柜台，柜台小姐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蕾菈就啪得一下，将一枚金币拍在了柜台上，然后取走了台上的一把客房钥匙。

薇洛丝对此的评价是性急。

然后她的娇臀挨了蕾菈两巴掌。

打开客房的门，解开束缚的少女被蕾菈重重地扔在了软床上，她揉了揉胀痛的娇臀，本以为蕾菈会急不可耐地欺身而上，结果她发现她走进了浴室。

很快，浴室里传来了放水的声音，温水的雾气模糊了一侧的玻璃。

洗澡？

那个，做那种事情前洗澡，会不会太正式了一点？

捂住了自己的娇臀，薇洛丝咽了咽口水，感觉这次有点不太妙。

以往蕾菈抓住她的时候，就像是豺狼见到了小绵羊，恨不得直接上来咬一口，生怕时间不够让她跑了，这次怎么还有心情洗澡了……

越想越不对劲，薇洛丝开始打量这间客房，想着如何逃走才能不引起蕾菈的注意。

她一个人在洗澡，这留给她逃跑的机会会大很多……

这般想着，她忽然发现蕾菈走出了浴室，靠着墙看着她，扭头命令道：“你也来洗澡吧。”

“不，不用了吧？”

“一起，我帮你洗。”

“诶？那个，我自己，自己可以……”

“听话。”

蕾菈将纤细的食指放在了自己的唇前，她淡淡地看着少女，虽然只是做出了这一个动作，薇洛丝却觉得自己像是被恶魔盯上了一样。

她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恶魔或许就会将自己最大的恶意塞入她的身体了……

乖乖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薇洛丝来到了浴室，随后蕾菈也走了进来，只听啪嗒一声，浴室门被关了上去。

撕拉——！

没有任何预兆的，少女身上的黑裙被撕了个粉碎，薇洛丝眨了眨眼，她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受到了女子冰冷的娇躯贴在她的身上。

“这件衣裙反正之后也用不到了，我帮你撕了，你没意见吧？”

“……没。”

她敢有意见吗？

薇洛丝撇了撇嘴。

现在的蕾菈给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像是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纠结着什么，始终没办法将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

她对她的行为很粗鲁，这或许只是她压抑情绪的一种表现而已。

所以……作为敌人，她薇洛丝干嘛要考虑蕾菈的感受啊！

黑裙虽然被撕碎了，但是黑丝却留下来了一部分，手指抚摸过残存黑丝和细嫩肌肤，冰冷触感令少女娇躯乱颤。

指尖一路向上，就像是掠过湖面的蜻蜓，点水间，留下阵阵涟漪，可即便是这种手法，薇洛丝也只觉得自己是被什么流氓侵犯了一样。

哦，对，堕落的蕾菈本来就是流氓！

感受到少女抖动的娇躯，蕾菈淡笑道：“怎么了？这就感到不适了？好戏还远没开始呢。”

“诶？！”

下一秒，少女被她抱了起来，慢慢地浸入了浴缸之中。

这浴缸是单人浴缸，容纳两个人其实很是拥挤，她们接触着彼此，宛若湖中的一对鸳鸯，不仅如此，岸边草丛中的两只白兔也紧紧地挨在一起，诉说着浓浓的情意。

蕾菈呵呵一笑。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嘲讽我胸小的事情吗？”

什么小肚鸡肠的大贤者，这破事一直记到现在！

而且她那是嘲讽吗？她说的不仅是实话，还是安慰！

心里这么想着，薇洛丝嘴上可不敢这么说，她红了红脸，小声道：

“……误会，都是误会，我当时真不是嘲讽你胸小，只是，只是和我比起来，你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她用拇指和食指捏出了一点点的形状，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可这落入蕾菈眼中，就是明晃晃的挑衅。

“嘶！好疼！我比你大！不是，你比我大！你比我大！”

惩罚了好一会，蕾菈凑近她的耳畔，轻声道：“疼？忍一忍就好了，待会在床上，还有更疼的。”

说完，她浸没在水中的手探入了更深处。

泡澡间，浴室传来了些许水声，玻璃上的雾气忽浓忽淡，就像是有谁靠在上面喘息一样，不多时，水声停止。

“我等你，主动爬上我的床。”

留下了这句话，蕾菈擦干净了自己的身子，打开了浴室的门，先一步回到了卧室。

浴缸中，薇洛丝顶着一张满脸通红的脸蛋，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抱住自己的胸，一片空白的脑海里开始不断重复蕾菈的话。

主动爬上她的床？

呵呵呵……开什么玩笑！

她虽然好色，但是喜欢的是将蕾菈压在身下的感觉，才不会乖乖躺在床上，任由她玩弄！

她现在身上没有束缚，浴室距离客房大门又很近，甚至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蕾菈此刻又在床上等她主动爬床……

她只要裹上浴巾，趁她不注意逃出客房大门……虽然蕾菈现在是十阶，但万一呢？万一她能够从她手里逃走呢？

魔女可不会坐以待毙！

想到这里，她擦干净身子后，直接裹起了浴巾，偷偷走到客房门前，握上了门把手。

咔哒——

扭了一下，门非但没开，还传来了清晰的响声。

锁住了……

少女嘴角一抽，与此同时，她的背后也传来了蕾菈冷淡至极的声音。

“你，想要做什么？”

慌忙转身，薇洛丝干笑两下，支支吾吾地回道：

“那个，我就是想，看看门有没有锁，毕竟，呃，待会我们要是做那种事情，有，有服务生进来的话，多不好呀……”

“哎，我给你了那么多次机会，结果还是一点都不听话呢。”

劣质的谎言自然不可能骗得了蕾菈，她叹息着摇了摇头，随后一把抓住了少女的手腕，将她整个人扔在了床上。

同时，她也爬上了床，将她压在身下。

洁白的浴巾脱落，双方坦诚相见，蕾菈抓起了身下少女的黑发，放在鼻前轻嗅了一下，说道：

“接下来的七天，都是你向我道歉的时间。”

知道自己再怎么也无法逃脱，装柔弱又无法让蕾菈放过，薇洛丝心一横，变得强硬了起来。

“道歉，呵，小狗才道歉！”

“是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实里你的身子，应该还是干净的吧？我们好像，只在幻境里做过那些过火的行为。”

“你，你你你……别太过分！”

薇洛丝脸色一变，赶忙捂住自己的胸口，“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可是我要把你调教成专属玩偶，这一线终究是要跨过去的。”

蕾菈摸了摸少女光滑的小腹，似乎预示着什么，在这之后，她对着少女的酮体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等一下！”

少女忽然大喊道，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蕾菈眉头微挑。

“又怎么了？”

“那个，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嗯，然后呢？”

“什么然后？”

“你不会以为你道歉了，我就会放过你吧？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魔女。”

“……蕾菈！你给我等……唔！”

少女的狠话还没说完，她的嘴巴就被堵住，蕾菈宛若一头闯入白色羊

群的饿狼，在溃不成堤的羊群之中肆意释放着自己的欲望，欺得少女喘不过气来。

Chapter 233

“会，会……怀孕的……”

被压在身下，少女挣扎着喘息道。

可蕾菈才不会管这些，她就像是一头恶龙一样，在美好的土地上肆意侵略，炙热龙息的倾吐之下，这片土地就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只留下一片通红。

花海之中含苞待放的花朵，被恶龙吐息的火光照得更为娇艳，炙热的温度升上天空，云层翻涌，豆大的雨水哗啦啦落下。

娇嫩的花朵经不起雨水的冲刷，柔软的花瓣向四周绽放，彻底展露出了它的美丽。

少女挺直了娇小的身板，大口地喘着气，任由香汗从额角滑落。

“你的身体终于归我了……”

蕾菈吻了吻她的眼角，少女撇开脑袋，红着脸闷声道：“哼，才，才不会！”

“你浑身上下，现在也就是嘴最硬。”

少女原以为自己的疼痛会持续很久，结果蕾菈伸出食指点了点她的小腹，治疗术便治愈了她的痛苦。

之后的，便是无止尽的欢愉。

大脑一片空白，薇洛丝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些什么，可每当她想起些什么时，潮水就在她的脑海中涨落，她的记忆也像是落潮后的沙滩，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

不过恶龙再凶猛，也有要休息的时间。

趁着潮水还没有再一次涌上来，薇洛丝努力地回忆，忽然想起自己拥有剥离感知的能力。

心下一喜，她知道，有了这个能力，蕾菈所谓的调教，不过是一场笑

话！

而且不仅如此，她发现自己就算是失身给了蕾菈，这具身体也只是假身，她的真身还在她卧室的落地镜中。

也就是说，她其实还是完璧之身！

呵呵，蕾菈累死累活，调教的只不过是她一具没有感知的身体，她薇洛丝简直赢麻了！

想到这里，她便剥离了自己的感知，但是为了不让蕾菈察觉出异样，她还是很配合地当起了会发声的充气娃娃。

只是时间一久，她还是累了，配合程度开始大幅下滑。

黎明的微光不知何时从窗外照了进来，桌上的杯子倒在一旁，里面原本当做早餐的牛奶从杯口流了出来，铺满了半个桌面，甚至有一些滴滴答答地流在了地上。

抚摸着身下女子的脸颊，蕾菈轻声问道："在痛苦消散之后，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欢愉，对吧？魔女。"

"……呵，恐怕也只有你会这么认为吧？堕落的大贤者！"

回过神来，薇洛丝知道蕾菈尽兴之后，就到了谈话环节，所以她装作从欢愉中艰难清醒的样子，冷声道：

"你猜，要是崇拜你尊敬你的那些人知道你背地里是这番模样，她们会怎么想呢？"

"放心吧，她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倒是你……"

抚摸少女脸颊的右手微微用力，蕾菈似乎是看穿了什么，若有深意地说道：

"那么久下来，居然还能保持清醒的意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呢，以前的你要不了几下，就只会张着嘴呼吸了呢。"

"所以，你是不是有什么能力，可以剥夺自己的感知呢？"

血红的瞳孔微颤，被点出了真相的薇洛丝强忍着慌张，冷冷一笑，抱胸道："……哼，单纯是你没办法取悦我而已！"

越是心虚，就越是要装强势来掩饰自己。

她的不安被蕾菈轻易看穿。

“我知道了。”

说着，她朝着薇洛丝的小脸伸出了手掌，魔力在她的掌心汇聚，与此同时，她就像是恶龙露出了獠牙，低声道：

“在幻境之中，你应该就没办法剥夺自己的感知了吧？”

倒吸一口凉气，薇洛丝想要反抗，但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幻境之中。

恶龙在幻境中继续侵略，而少女的表现就显得正常多了，她先是顽强地抵抗了一下，随后防御土崩瓦解，沦为了恶龙的玩具。

再过不久，她的小腹渐渐地鼓了起来，她怀上了恶龙的孩子。

诞下孩子，恶龙依旧没有放过她，日复一日的侵略，使得少女血红的瞳孔变得呆滞了起来。

她时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精致得就像是个洋娃娃。

见此，蕾菈这才心满意足地穿上了衣服，撤去了幻境。

现实中，温暖的阳台透过窗户，照在了洁白的床单上，少女就像是睡美人一样，静静地躺在床上，漆黑的长发如花般散开。

娇嫩的红唇就像是诱人的红苹果，光是看一眼就令人有些欲罢不能，说什么都要上去亲一口。

蕾菈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之后，抬起头愣愣地看了她许久，最后坐在床边，想要伸出手抚摸她的脸颊。

可似乎是害怕自己双手冰冷的温度将少女从睡梦中惊醒，她迟疑了片刻后，还是将伸到半空中的手抽了回来。

距离她抓住魔女，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天。

这最后一天，她不打算再停留在这家旅店的客房里了。

打开客房大门，她深深地望了一眼床上的少女，随后扭头离开了这

里，而躺在床上的少女呼吸依旧平稳，幻境中的疲惫令她难以醒来。

来到教会圣城的大街上，蕾菈深呼吸了一口，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暂时失去了对于**的渴望。

六天的时间，她以前可从来没有和魔女做过那么长的时间。

不过在满意的同时，她内心的忧虑越发严重。

抚住自己的胸口，她想了想，决定前去找教宗克里斯蒂娜。

……

当她见到教宗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又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拿着水壶给自己种下的花草浇水。

“每次见到你，总是这样闲情逸致。”

“这些都是我亲手种下的花，怎么能够不好好爱护它们呢？”

蕾菈在说完自己的话后，就找了个花园内的长椅，坐了下来，教宗则轻笑一声，依旧在给自己的花草浇水。

随后，花园内就陷入了沉默，教宗头也没回，问道：“你有心事？”

“没有。”

“你有。”

见教宗如此笃定，蕾菈低下头，脑海中闪过一道倩影。

“你说，人类和魔物之间，会有和平共处的时候吗？”

“会有，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放下了手中空空的水壶，教宗走向了蕾菈。

白色镶金的袍子长长地拖在地上，她一抬手，宽大的袖口便彰显出几分端庄，若非她没有戴上教宗的冠冕，否则现在的她简直就像是神明一样，优雅尊贵。

她坐在了蕾菈的身旁，解释道：

“魔物和人类之间的恩怨，已经持续了无数年了，只要不解决这些恩怨，这个世界就永远不可能迎来和平。”

“可这些恩怨根本没办法解决吧？”

“嗯。”

“那你为什么说会有和平共处的时候？”

“因为我是教宗，是女神意志在人间的代表，仁慈的女神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我们无法想象的事，不代表未来的人们也无法想象。”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克里斯蒂娜握住了蕾菈冰冷的左手，轻笑着，此刻的她就像是真正的女神，眉心的金色法纹微微闪着光芒。

“而且，和平与幸福，才是大多数生灵追求的目标，终有一天，他们会实现的，哪怕它们稍纵即逝。”

“教宗吗……”

蕾菈轻声念叨了一句，她的关注点和克里斯蒂娜不同，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身份。

大贤者是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引领者，她的选择决定了无数人的命运，这样的她，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你的心事和魔物有关吗？”

“……你还真是敏锐。”

“是你太明显了。”

克里斯蒂娜松开了她的手，从椅子上起身，她接过了一旁女神官送过来的新水壶，又开始靠近一旁的花草浇花。

当然，她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蕾菈放轻松，毕竟涉及魔物的事情，她若是还坐在她的身边，紧张的蕾菈可能什么都不会说。

在打量了一番蕾菈的表情后，克里斯蒂娜微微有些惊讶道：“怎么了？你爱上了那只魔物？”

蕾菈的表情虽然很是平淡，但她说的话已经暴露了一切。

以前她杀起魔物来可是连眼都不会眨一下，现在她竟然因为一只魔物来问她人类和魔物是否能够和平共处。

所以即便很不可能，她还是推断蕾菈爱上了那头魔物。

“爱？我只是和她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而已，只是她明明欺骗了我，我却没办法真正狠下心来恨她，而且……我分不清哪个才是她。”

温柔善良、纯真圣洁的候补圣女，还是卑鄙无耻、贪婪好色的魔女，亦或者，她两个都不是。

蕾菈分不清。

候补圣女的嘴上说着爱她，魔女却又处处与她作对，她以为她看穿了薇洛丝的内心，实际上，她或许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陷阱。

蕾菈不知道薇洛丝真正的人格是什么，也不知道她的想法是什么，真假的困惑缠绕着她，令她甚至开始怀疑起了以前她救她的事实。

那不会也只是一场表演吧？

“嘴巴会说谎，但是行为不会，你不用太纠结，她做了些什么，那她便是谁。”

克里斯蒂娜的话令蕾菈一愣。

是啊，不管薇洛丝说了些什么，她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她或许是伪装出来的善良，但她做出的事情的确给信徒们带来了幸福，她或许真的卑鄙无耻，但是魔女时候的她，做事也依旧留有底线。

她的纠结其实毫无意义，无论什么样子的薇洛丝，都是她，她蕾菈讨厌的，喜欢的，都是同一个人。

压在心头的困扰被解开，蕾菈顿时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可也就在这时，克里斯蒂娜再次开口问道：

“你会离开她吗？”

“……”

蕾菈内心深处刚刚诞生的一丝愉悦，因为这句话而瞬间烟消云散。

她沉默着，没有说话，但克里斯蒂娜背对着她接着说道：“你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是吗？”

她会离开薇洛丝吗？

……会吧。

她是大贤者，她是魔物，本来的身份就充斥着对立，更别说她的理想是带领人类再次辉煌，而薇洛丝真正的理想，是成为教会圣女。

现在她们在一起，不过是因为她中了魔王诅咒，一旦诅咒被解决了，她就会开始四处奔波。

她们终究会散。

而且……爱？

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也不知道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她清楚，她其实有些不愿意离开魔女。

她还帮她隐瞒了身份。

因为，她喜欢魔女。

喜欢和爱不对等，至于她为什么会喜欢魔女，她也说不清楚。

不过，喜欢魔女，意味着就算她离开了她，也不会有多少痛苦。

她听说过一对爱人分开的时候，痛苦时常会令他们泪流满面，一蹶不振，可如果只是喜欢的话，分开或许什么反应都没有。

她可以离开魔女，没什么的，而且她是大贤者，离开魔物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想到这里，蕾菈低着头，双手握紧。

“我想我……会离开她的。”

浇花的动作停了下来，克里斯蒂娜沉默了一下，随后背对着她说

道：“看来你做出了选择。”

“嗯，我应该想明白了。”

从长椅上起身，想清楚的蕾菈知道这里也没有了继续停留的意义，正当她想要离开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叫住了她。

“那等你身上的魔王诅咒彻底解决后，就离开教会圣城，帮我去做一件事吧，这件事也是贤者议会想做的。”

“蒂娜，那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喜欢使唤人。”

“抱歉，人手有点不够。”

“我可不是那些信徒，才不会相信你说的鬼话。”

“你说话还是很伤人心呢。”

望着蕾菈的背影消失在花园的出口，克里斯蒂娜轻声念叨了一句“魔物”，接着摇头失笑，继续拿起水壶给自己的花草浇起了水。

蕾菈的事情，她还是不要掺和太多为好。

……

离开了教宗的花园，兜兜转转之下，蕾菈不知自己为什么来到了薇洛丝的住宅前。

她本想要抬脚离开，只是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这座住宅，所以犹豫之下，她还是走了进去。

客厅因为没有人，显得很冷清，红色的沙发上空空如也，桌上的茶杯也许久未动，规规矩矩地摆放在原来的地方。

如果是以前，这里会很热闹吧。

她会坐在沙发上看书，薇洛丝则喜欢泡茶……

修长的手指抚过沙发，蕾菈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她和薇洛丝同居的记忆，也就在这时，略带惧意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那个，蕾菈，薇洛丝已经离开这里六天了，现在还没回来，她是出了什么事吗？”

穿着女仆装的梅维娜站在客厅的入口，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道。

在发觉她和自己之间的疏远后，蕾菈眸光一暗，道：“没什么事，她很快就会回来了。”

“那我就放心了。”

“嗯。”

点了点头，她在住宅内停留了片刻后，最终还是走了出去。

这里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她也不会再回来了。

在她漫长的人生中，这里终究只是一段简短的回忆，她和魔女的恩怨情仇，也该到此为止了。

Chapter 234

清晨，躺在软床上的少女嘤咛一声，慢慢地清醒过来，她揉了揉朦胧的睡眼，在朝着客房天花板发了会呆后，才惊觉自己赤身果体。

连忙拽起一旁的棉被遮挡自己的身体，之前的经历被她悉数想起，她戒备地看向房间内的每一个角落，试图寻找某个人的身影。

在没有找寻到后，她小声问道：“蕾菈？”

客房内还是没有任何回应，在等到了一段时间后，薇洛丝这才肯定，蕾菈已经不在这里了。

回想起这些天的经历，她俏脸一红，她本想在那些事情中占据主动，可遗憾的是，这些天她基本一直都在蕾菈身下。

而且和蕾菈预想的一样，最后几日的时候，她除了会开口阿巴阿巴之外，大脑可以说完全停止了思考，一心都沉浸在罪恶的**之中。

不过如果蕾菈以为这样就算调教成功了，那就轮到她薇洛丝大笑了，恶龙一旦停止侵犯，那她的理智就会瞬间占领高地。

就像现在，她薇洛丝回来了！

冷笑了两声，薇洛丝打量了一下客房，发现附近并没有什么防止她逃脱的魔法，加上蕾菈并不在这里……

这不就意味着她自由了？

想到这里，她掀开被子，匆匆地来到客房门前，手刚要搭上门把，之前偷跑被抓的经历就涌上了心头。

难道说，这其实又是蕾菈的阴谋？

等到她再次握住门把手打开门，不知道躲在哪里的蕾菈就又跳了出来，指着她的鼻子说她中计了，然后将她拖到床上继续恩恩爱爱？

伸到半空中的手缩了回去，她呵呵一笑，自认为看穿了蕾菈的想法，所以又一次回到了客房内的软床上。

软床的一旁放着干净的衣裙，但薇洛丝觉得没有穿上它的必要，毕竟蕾菈待会肯定会出现，她穿上衣裙只会给她增加情趣罢了。

所以，最后她又赤身果体地躺在了床上，静静地等待着蕾菈。

直到时间来到了晚上。

咚咚咚——

客房门被敲响，门外传来了服务小姐的声音。

“客人，到时间了，该退房了。”

哈？

一脸呆滞的薇洛丝沉默了许久，最后穿上了衣裙，打开了客房门，在交出客房钥匙之后，她就走出了这家旅馆。

全程蕾菈都没有出现。

吹着夜晚的冷风，她愣愣地看了眼头顶的月亮，这才真正地意识到蕾菈竟然真的放过了她。

这是那个小肚鸡肠的大贤者会做出来的事情？

真是奇怪。

她之前还在愁自己的圣女考核该怎么办呢……

离开旅馆，薇洛丝朝着自己住宅赶去，不知道是不是这几日的经历，她总觉得自己屁股一阵幻痛，走路的姿势也怪异了些许。

不过还好现在已经是深夜，来往的行人寥寥无几，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走路姿势。

回到了自己的住宅，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走了进去，尽可能地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而梅维娜在客厅等着她。

“你回来了？”

“蕾菈在吗？”

“不在。”

“呼——”

松了一口气，薇洛丝的动作瞬间放开，她来到了客厅沙发上，坐下后就给自己泡一杯茶，随后一饮而尽。

梅维娜有些好奇，问道：“怎么了吗？”

“没事。”

蕾菈摆摆手，再次问起了蕾菈的踪迹：“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不知道。”

不回来？

不回来最好，省得她看见她提心吊胆的。

这般想着，薇洛丝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后，就前往二楼洗了个澡，随后躺在床上惬意地入了眠。

在住宅内休息了三天，今日是罗德尔举办晚宴的日子，薇洛丝换好了衣裙，噔噔噔地走下了楼，来到了客厅。

蕾菈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客厅里空无一人，若是以往的话，她多半会坐在这里，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书。

伸出手抚摸过沙发的靠背，薇洛丝忽然有种预感，她总觉得蕾菈不会再回来了……

可这怎么会呢？她只是抓住了魔女，调教了一番，满足了一下自己对于**的渴望，除此之外，她身上的魔王诅咒还未彻底清除，她怎么可能会离开她呢？

应该是她想多了。

蕾菈不回来，或许只是因为她最近很忙吧。

有了理由，薇洛丝离开了住宅，提着裙子的两边，登上了前往罗德尔宅邸的马车。

……

不多时，马车停在了罗德尔庄园的大铁门前。

从车厢内走下，薇洛丝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这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

罗德尔宴请的人还真多。

默默地吐槽了一句，她在庄园仆从的陪同下，刚要抬起脚跨入大铁门，耳畔就传来了不远处行人的交谈声。

“诶，你听说了吗？莫尔湖畔出现了很多魔物，现在根本没人敢靠近那里！”

“啊？那里听说不是祭奠教会先辈的地方吗？怎么会有魔物？”

“谁知道啊，那些魔物简直就和凭空出现的一样，依我看啊，这教会里肯定存在魔物的内应！”

“唉，只希望赶到的圣骑士能够压制住那些魔物吧，要不然恐怕会死很多人……”

扭头看了他们一眼，薇洛丝心生诧异。

莫尔湖畔？魔物？

这个地方怎么会诞生那么多魔物？先前她可是去探查过的，那里除了教会留下的痕迹之外，根本没有任何魔物的气息。

而且莫尔湖畔守卫森严，蕾菈都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魔物想要将自己藏起来，为什么要挑选这么一个地方呢？

难道说是因为……枢机主教罗德尔？

回想起自己和罗德尔在莫尔湖畔相见的模样，她心头一跳，越发觉得自己所想的就是真相。

这次的晚宴，他不会也搞什么幺蛾子吧？

算了，无论罗德尔想要做些什么，她这具身体只是假身，根本不在怕的。

只是犹豫了半秒，薇洛丝就走进了宴会大厅之中。

此刻的宴会大厅金碧辉煌，悠扬的音乐优雅地飘荡在空间之中，在她面前的人，大多都穿着礼服礼裙，手里更是握着酒杯，彼此相谈甚

欢。

她的到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身份，更是因为她的魅力。

绝美的脸庞配上成熟的礼裙，昔日圣洁无比的候补圣女此刻展现出了另一种诱人的气质，令无数人都对她悄然心动。

“又见面了，薇洛丝。”

熟悉的声音从一侧传来，薇洛丝扭头看去，见到了迎面走来的两位少女。

“艾薇娜？”

其中一位少女拥有着迷人的金发，气质同样圣洁，是她之前见过的候补圣女艾薇娜，另一位少女则拥有着深邃的紫发，看上去颇为神秘。

“介绍一下，这位是乔安娜，也是最后一位候补圣女。”

艾薇娜贴心地介绍了一下，名为乔安娜的候补也笑着对薇洛丝伸出了手：“很高兴见到你，薇洛丝。”

同样笑着回应了一声，薇洛丝在和她握手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她的手上满是老茧。

这种老茧，像是长年练剑才会得的。

难道乔安娜是战斗修女吗？

卷宗上并没有记载乔安娜的魔力等级，所以尽管薇洛丝有些疑惑，但她还是没有开口询问。

毕竟这是人家的秘密。

乔安娜的手中端着一个酒杯，里面倒了半杯红酒，她在随口闲聊了几句后，就有些感慨地说道：

“没想到，五位候补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了，要是缇娅没有放弃就好了，不然我们还能在这场晚宴上见到她。”

“那是缇娅自己的选择，我尊重她的选择。”

“她很聪明，不是吗？”

薇洛丝的回答令乔安娜微微一笑，她在说了句有些莫名其妙的话语后，就将自己的酒杯放在了一旁的桌上，拿起了桌上的酒瓶。

“你要喝点吗？”

看着乔安娜手中的酒瓶，薇洛丝顿时想到了罗德尔之前要她做的事。

【这场晚宴，是你下毒的唯一机会。】

【就算你不这么做，其他候补圣女也会这么做的。】

伴随着乔安娜的晃动，红色的液体在酒瓶内掀起少许波浪，薇洛丝像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连忙摆手拒绝了乔安娜。

她决定这场晚宴，她一口不吃，一口不喝。

艾薇娜对此也摇了摇头，她向来不喜欢喝酒，在晚宴上也是如此，如果出现在这里的是果汁之类的东西，她或许还真会喝上一口。

薇洛丝在拒绝乔安娜后，就将注意力放在了晚宴上。

除了相谈甚欢的客人之外，她在大厅的主位见到了罗德尔，以及坐在他身旁的女子。

根据她的观察，她发现罗德尔对那位女子很是恭敬。

“那是……”

“教宗身边的女神官，我们也得去找她打招呼才行。”

乔安娜解释了一声，接着她拿起酒瓶就走向了女神官，而薇洛丝和艾薇娜对视了一眼，只得赶忙跟在她的身后。

女神官是和教宗相处最多的人，所以就算她们没有什么实权，也是无数人讨好的对象，她们这些候补圣女自然也不例外。

来到女神官的面前，乔安娜就给她倒上了一杯酒，而后者也笑着抿了两口，随后就将目光放在她们身上。

“我知道你们的经历，候补圣女们。”

她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幽幽一叹，略带几分惋惜。

“你们都是不错的孩子，这一届的竞争相当激烈，以前这种时候啊，一般都只剩下最后两位候补了。”

“不过别看人数少了，就以为竞争强度会小很多，实际上恰恰相反，候补越少，竞争越可怕，考核也更加残酷！”

“残酷？”艾薇娜出声，似是有些疑惑。

“嗯，是的，就是残酷，而且这一届要比以往都要残酷，教会的圣女只能有一个，而你们都……咳咳，非常优秀……这真是……”

说着说着，女神官的脸色越发苍白，她弯下腰掩住自己的嘴咳嗽起来，没几秒，鲜血就溢出了她的指缝。

而在这之后，她径直摔下了椅子，失去了呼吸。

“……女神官大人？”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谁也没有料到刚才还好好的女神官会突然倒地，乔安娜抱着手中的酒瓶，一脸的不知所措。

不仅是她，薇洛丝和艾薇娜都愣住了，在意识到情况不对后，薇洛丝连忙施展治疗术治疗女神官，但此刻为时已晚。

她已经死了。

她的治疗术再厉害，也没办法令人死而复生。

罗德尔来到女神官身边蹲下身子检查了一番，随后他满脸凝重地站了起来，对着薇洛丝三人喊道：

“来人，把她们三个给我抓起来！”

骑士从大厅外冲了进来，她们一把抓住薇洛丝三人的胳膊，魔法枷锁瞬间套了上去。

见此，罗德尔冷声道；“谋害女神官可是死罪，你们的胆子还真是够大的。”

“等一下！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啊……”

乔安娜明显慌乱了起来，她试图挣扎，但被骑士死死地抓住，只能苍白无力地为自己辩解。

罗德尔则是抓住酒瓶砸在了地上，里面的毒酒瞬间在地面上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模样。

乔安娜脸色惨白，可她还是不停念叨着："真的不是我，这酒，这酒……"

"审判所会调查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之后自然有定论，如果你是被陷害的，我们也一定会查出真凶，在这之前，你们三个就先在地牢里度过吧。"

说这话的时候，罗德尔狠狠地扫过了薇洛丝和艾薇娜一眼，似乎他口中话有所指。

因为出了这种事，晚宴不欢而散，薇洛丝三人也被关入了审判所的地牢之中。

……

冰冷的锁链锁住了薇洛丝的手腕，她背靠着墙壁，坐在地上，不慌不忙，只觉得之前发生的事情万分奇怪。

她们三人并没有被关在一起，所以她没办法询问乔安娜，但她相信，乔安娜真不知道她手中的酒瓶里灌的是毒酒。

毕竟她要是知道，为什么要给女神官倒酒呢？杀死女神官又能给她带来什么？

而且就算是乔安娜做的，那她薇洛丝和艾薇娜又做错了什么？罗德尔为什么一口咬定她们就是一伙的？

私自将三位候补圣女关入地牢，罗德尔就算是枢机主教，他有这个权力吗？甚至都不用请示教宗？

对于薇洛丝来说，这满满的都是疑点。

不过被关在地牢之中，她也没有办法离开，变成魔女又不敢，毕竟这里是审判所的地牢，她可不觉得自己一个八阶的实力就能从审判所地牢逃走。

要真是能做到，那这个地牢也可以不用存在了。

反正罗德尔说过会调查清楚，等着他带人来就好了，到时候他打的什么算盘，一看便知。

打定主意，薇洛丝就静下了心，默默地等待了起来。

而这一等，无止尽的黑暗令她失去了时间概念。

在她不知道过去了几天后，地牢的大门被匆匆打开，借助极其微弱的光芒，一位陌生的女子狼狈地来到了她的牢房，打开了她牢房的房门。

默念咒语，女子打开了束缚薇洛丝的锁链，在这之后，她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二话不说就想带她离开。

“你是……”

“快走！来不及了！等之后再和你解释！”

莫名地跟着女子来到地牢出口，推开门的那一刻，薇洛丝怔住了。

原本应该晴空万里的教会圣城被无尽的暗云笼罩，金色的丝线像是瀑布一般，穿破云层，垂直落下，大量建筑被丝线吞没，绚丽之中充斥着诡异。

暗云之下，数不清的魔物展翅飞翔，人声鼎沸的教会圣城如今只剩下了魔物的嘶吼声，残垣断壁和滚滚浓烟更是诉说着之前战斗的惨烈……

圣城末日……

薇洛丝心头一跳，她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Chapter 235

“快！上马车！”

女子的话打断了薇洛丝的思绪，她顺着她的身影看向前方，发现满是碎石的街道上还停留着一辆马车。

跟随女子进入马车车厢，薇洛丝这才知道艾薇娜她们早就坐在了车厢里，甚至还有缇娅。

她略带诧异地看了缇娅一眼，后者也对她点了点头。

在她印象里，缇娅应该是放弃了圣女考核，所以并没有被罗德尔关入地牢，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不成，她也被罗德尔关在了什么地方？今日才得以脱身？

摇了摇头，薇洛丝停下了自己内心的胡思乱想，转而掀起一旁的车厢窗帘，继续打量起了这座城市现在的情况。

与此同时，女子自我介绍道：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奥莉维娅，我是教宗手底下的女神官，来找你们是为了将你们从地牢中救出来，同时带你们离开这座城市。”

乔安娜神色凝重地问道：“这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的询问令奥莉维娅哀叹一声，她悲悯地看向窗外，带着几丝不甘解释道：

“这几天内，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很多非常可怕的魔物，圣骑士们不敌它们，教会也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使得它们彻底占领了这座圣城。”

“圣城内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也是在撤离的时候发现你们不在，这才突然想起来你们还被罗德尔关在地牢之中。”

圣骑士都不敌的魔物？

薇洛丝闻言颇为惊讶。

传说之中，能够和圣骑士抗衡的魔物军团，只有魔王军，难道出现在教会圣城的这些魔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魔王军？

她默默地看了一眼从暗云之中垂落下来的金色丝线，又觉得自己猜测得不太准确。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些金色丝线是木偶君主露丝的魔法，也是凭借着它们，她才能够控制那些木偶。

难道，这些魔物是木偶君主的手下？

可露丝不是说过，她的计划已经彻底被破坏了吗？

薇洛丝想不明白，她怀疑这里面有罗德尔的影子。

到了这种时候，她一般都把想不明白的事情推给罗德尔，毕竟罗德尔暗中做的手脚绝对不少。

“您能联系上教宗大人吗？”这时，坐在车厢内的艾薇娜问道。

奥莉维娅点头：“可以，作为女神官，我当然能联系上教宗大人，而且此刻，教宗大人也有能力知晓圣城内发生的一切。”

闻言，薇洛丝眉头一蹙。

这对她来说其实算不上什么好消息，教宗如果能实时知道她们的情况，那她遇到了危险，可就没办法转变为魔女了。

这等于封印了她一个很强大的手段。

哐当哐当——

马车在破败的街道上疾驰而过，车轮的声响吸引了那些被魔物袭击的居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压在了碎石之下，鲜血淋漓地抬手求援道：

“救，救救我们……”

听到了他们的求援，艾薇娜变得激动起来，她靠近了马车车窗，大喊道：“停车！还有人没有离开这座城市！”

奥莉维娅见状连忙抓住了她的手腕，将她拉回了自己的座位上，与此同时，她认真地说道：

“艾薇娜，别冲动！在这里停下马车就是死路一条，那些魔物会发现我们的！而且我的任务，是带你们活着出去！”

“难道这样，就可以不顾其他人的死活了吗？”为了在教宗面前保持自己的人设，薇洛丝此刻面露不忍地补充了一句。

“是啊，我们虽然不厉害，但是将他们救出来还是可以的……”

“马车里还能坐人，我们可以让他们坐上马车。”

一旁，乔安娜和缇娅也忍不住开口道，作为候补圣女，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善良，遇见这种情况还无动于衷的，可选不上候补圣女。

奥莉维娅扫视了她们一眼，知道寻常的劝说不会起到任何效果，所以她的语气开始变得非常强硬。

“你们可别忘了，圣女考核还没结束，谁能活下来，谁才是最后那位真正的圣女，你们现在下车的话，很大可能会死。”

“而且还请你们记住，你们活着能拯救的人，比现在多多了。”

这番话一出，令车厢内的四人都不由得握紧了双手。

可艾薇娜没有就此放弃，她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裙摆，刚想要开口，奥莉维娅就指着窗外说道：“是圣骑士。”

薇洛丝顺着她的指尖看去，只见一位浑身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圣骑士从天而降，将那些困于碎石之下的人们解救了出来。

温妮！

在见到那位圣骑士侧脸的时候，她就将她认了出来，只不过惊喜也只是短暂地停留了一瞬，之后更多的，还是沉默。

因为在白色光芒之下，是坑坑洼洼的银色战甲，鲜血从战甲缝隙中流出，昔日不可一世的圣骑士似乎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那一刻。

作为一支圣骑士小队的队长，现在的温妮却只有孤身一人，这些天内她经历了什么，薇洛丝不用想都知道。

不过，她还在，那些人还有获救的希望，她们这些候补圣女似乎也能安定地继续坐着马车，逃向圣城之外了。

薇洛丝是这般想的，可很快，奥莉维娅感应到了什么，连忙惊呼一声：“有魔物！”

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马车忽然倾翻，车厢在地上滚了几圈，变得有些支离破碎，薇洛丝则被甩了出来，砸在了路边的碎石之中。

金光一闪，她对自己施展了一下治疗术，随后从碎石中爬了起来，车厢内的其他几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个个有些灰头土脸的。

刚才袭击马车的是一头长着翅膀的巨型鸟类魔物，在掀翻马车之后，它就又一次飞向了空中，不见了踪影。

“是候补圣女！是候补圣女！我们有救了！”

薇洛丝和艾薇娜她们从车厢内出来之后，躲藏在附近的居民就将她们认了出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不断地向她们靠拢。

“救救我们吧！我们还不想死！”

“你们，你们一定是女神派来拯救我们的吧？我们会配合你们的！”

“姐姐，你们能帮我找到妈妈吗？”

他们大多都是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居民，或者是在撤离途中被魔物袭击，从而走失的居民，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脏污更是掩盖住了他们的肤色。

其中有一位抱着小熊玩偶的小女孩，她看向薇洛丝的大眼中充满着渴望，而在这份渴望的背后，是深深的恐惧。

可她并没有被这份恐惧压垮，她的坚强让她像是成年人一样，不哭不闹，默默地寻求候补圣女的帮助。

薇洛丝被他们围在中间，她想了想，决定说些安慰的话，可下一秒，预感到了危险的她大喊道：“有魔物！大家快散开！”

咻——！

刚刚远去的鸟类魔物不知何时返了回来，它张开锋利的尖爪，想要在人群之中疾驰而过，带走十数条生命。

可温妮没有让它如愿。

一道白光如同流星般飞来，重重地和鸟类魔物撞在一起，后者也瞬间被她斩去了脑袋，只留下一具尸体坠落在地上。

薇洛丝刚想要松一口气，而赶到这里的温妮扭头对着她，一脸着急地大喊道：“快躲起来！”

“什么……”

轰——！

街道一旁的建筑大量倒塌，地面开始不停震颤，烟尘之中，一只 三四层楼高的魔物现出身影。

那是一只类人的牛头魔物，它的手中持着一把巨斧，虽然是魔物中的低等血脉，但它九阶的魔力气息令温妮面色惨白。

温妮的魔力虽然无限接近九阶，但她终究不是九阶，而且现在的她精疲力尽，魔力也面临枯竭……

如果是全盛状态下的她，或许还能和它缠斗几个回合，甚至有击退它的可能，可是现在……

它的出现令居民们慌乱不已，原本银白色的巨斧彻底被鲜血染红，这揭示着死在它手下的生灵已经不计其数。

一咬牙，温妮还是持剑站在了它的面前。

“大家快躲起来！”

她知道，无论如何，她都不能退缩，她现在是这些人唯一的希望。

“温妮！”

薇洛丝并不希望她在这种时候逞能，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她和这头魔物之间的差距，可对于她的担忧，温妮只是回她了一个平静的笑容。

她坚定地相信薇洛丝，也希望薇洛丝能够坚定地相信她。

“薇洛丝！快！”

薇洛丝还想要说些什么，奥莉维娅就抓着她的手臂，带着她藏到了一条稍显阴暗的小巷里。

激烈的战斗也在她藏好之后就爆发了，魔物挥动手中巨斧的破空声震耳欲聋，魔法的轰击也让附近变得危险至极。

不过没过多久，战斗就结束了，本就摇摇欲坠的建筑在这场战斗中倒塌，牛头魔物路过时的地面震颤依旧源源不断。

原本抗在肩膀上的巨斧被它提在了手中，鲜血从斧刃滴滴答答地落下，它在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活人之后，就朝着远方慢慢离去。

在它不见了踪影后，薇洛丝连忙冲出小巷，来到了先前战斗的地方，而在见到温妮之后，她无力般地扑通一下，跪在了她的身边。

缓缓地抬起手，治疗术的光芒从她的掌心落在了温妮身上，可不管她怎么治疗，温妮都不可能再醒来了。

附近被她拯救的人也慢慢地靠了过来，在见到她的尸体后，他们满脸的不敢相信，低声的呜咽也在人群之中响起。

“给你，姐姐。”

在薇洛丝沉默之际，之前她见到的小女孩走到了她的面前，将自己怀中的小熊玩偶递给了她。

“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偶，希望它能让你开心起来……”

小女孩的笑容很是天真烂漫，即便是再痛苦，见到她的笑容也会不由得感到温暖，薇洛丝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脑袋，嘴角也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容。

她可没有忘记，这位小女孩之前还在找自己的母亲，而此刻竟然在想办法安慰她。

真是善良。

嗡——！

然而就在这时，空气中的魔力一阵颤动，透明的魔法屏障将小女孩和薇洛丝隔开，不仅如此，那些难民也没办法靠近她的身边。

“快！马车被我用魔法修好了！大家快上来！”

施展这道魔法的是女神官奥莉维娅，她用魔法修好了马车，再将难民

和候补圣女们隔开，以此方便她们坐上马车逃离这座城市。

在她的催促下，缇娅和乔安娜走上了马车，可薇洛丝却只是静静地看着温妮的尸体和一众难民，没有任何动作。

“薇洛丝？快来！”

见她一动不动，奥莉维娅又催促了一声，而这次薇洛丝没有回头，她从地上站了起来。

“……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

奥莉维娅闻言，心里一惊。

“你疯了？！”

“我要救他们。”

“你会死的！你别忘了你成为候补圣女是为了什么，你难道不想要成为圣女了吗？！”

这是奥莉维娅的杀手锏，在她看来，她们这些候补圣女距离圣女之位还剩下了一步之遥，没有人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退出。

毕竟这么做的话，岂不是白白地将圣女之位拱手让给其他人？

“你错了，如果，圣女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称号……”薇洛丝回头淡淡地看了奥莉维娅一眼，随后，她抬脚走出了透明的魔法屏障。

“那我并不需要。”

空气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安静，车厢上的乔安娜和缇娅没有出声，艾薇娜则紧紧盯着薇洛丝的背影，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双手不自觉地握了起来。

奥莉维娅呼吸一滞，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人竟然不想要圣女之位，而且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救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难民！

“愚蠢！你想救他们，可你怎么救呢？你的治疗术救不活死人，这里还到处都是魔物，你治好了他们，又怎么带他们离开呢？！”

艾薇娜紧咬唇瓣，俏脸微白，她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她同样想到了这个问题。

留下来，她也没办法将这些难民带出去。

她们根本什么都做不到。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停下了脚步。

难道……她有办法？艾薇娜心底忍不住地诞生了一丝微小的希望。

“奥莉维娅，你作为女神官，一定知道能够扭转时空的魔法阵在哪里吧？”

就像是听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奥莉维娅瞳孔骤缩。

她后退了两步，看向薇洛丝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你要去那里？！你真的疯了！”

Chapter 236

“奥莉维娅，这是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了吧？”

薇洛丝的话令奥莉维娅皱起了眉头，她似乎非常不想让人知道那座魔法阵的存在，以至于有些生气地质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那座魔法阵的？谁告诉你的？而且，你真的清楚点亮那座魔法阵的代价吗？”

“代价？什么代价？”艾薇娜不解地问道。

奥莉维娅见薇洛丝不说话，只好咬着牙解释道：

“那是天启女神留下来的魔法阵，一旦点亮它，时间会回到七天以前，并且所有人都会保留这几日内的记忆。”

“啊！那不是意味着教会能够提前阻止魔物？”

“没错，七天前，魔物还没有爆发，教会如果提前做好准备，绝对能够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可我之前说过，这是有代价的。”

眯起眼，奥莉维娅接着说道：

“点亮这座魔法阵的人，将会被时间侵蚀，从而消失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没有人会记得你出现过，也没有人会记得你拯救过这座城市。”

“有关于你的一切，都会被其他事物取代，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你存在过。”

闻言，除了薇洛丝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惊，这种抹除存在的方式，比她们想象中的死亡还要可怕。

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怀念，这种窒息的孤独感，足以让大多数想要点亮这座魔法阵的人望而却步。

可令奥莉维娅没想到的是，艾薇娜不仅没有被吓到，甚至还向前一步，走出了她的魔法屏障。

“我也去。”

“什么？薇洛丝疯了，你也跟着她一起疯了？”

“如果牺牲一个人就能拯救这座城市的话，我愿意。”

听着艾薇娜的解释，奥莉维娅差点把自己的牙齿咬碎，她的任务是将几位候补圣女安全地带出教会圣城，如今看来，任务是没办法完美完成了。

能带两个走，也是可以的。

“你们……要去自己去，我可不会和你们一起去送死，那个魔法阵就在神权塔的地下，而且神权塔附近的魔物是最多，也是最可怕的。”

“你们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乔安娜默默地从车厢内走了下来，走出了她的魔法屏障，缇娅见状，也紧跟在她的身后，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

“……嗯？你们也要去？”

乔安娜回头一笑。

“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

人多，怕不是把魔物喂得更饱一些吧。

奥莉维娅本想尝试劝说她们，可在见到她们坚定的眼神后，只能幽幽一叹，无奈道：“真拿你们没办法，那就一起去吧。”

没有候补圣女跟着她离开教会圣城，她可没办法和教宗大人交差，不过以教宗大人的能力，能够看清城内的情况，应该也能理解她的不易。

所有人的想法在此刻达成了一致，薇洛丝她们便在难民们的祝福下，开始朝着神权塔所在的位置出发。

她们现在位于圣城的北教区，虽然这里比较靠近中心教区，但途中依旧存在着很多可怕的魔物。

马车的目标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街道上到处都是碎石，坐起来也不太方便，所以她们最后抛下了马车，徒步朝着中心教区出发。

在躲过几头游荡在北教区的魔物后，她们终于来到了中心教区的边缘，见到了通往其内的教会石门。

站在石门前，奥莉维娅抚摸着冰冷的石柱，一脸担忧地说道：

“过了这个大门，前方就是中心教区了，里面的魔物更加可怕，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活下来……”

她的担忧可是有依据的，北教区的魔物虽然也很多，但是总的魔力气息远没有中心教区那么可怕。

以她们这些候补圣女的实力，进入中心教区完全就是九死一生。

但是为了拯救这座城市，她们不得不这么做。

“没关系的，就算我们死了，只要有一个人活着走到那里，一切就还有希望。”

乔安娜走到了她的身旁，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奥莉维娅闻言嘴角一抽，总觉得这样的安慰不太吉利。

如果可以，她还是希望她们所有人都能活着走到神权塔面前，毕竟死亡什么的，她可不想经历一次。

“小心魔物！”

就在她吐槽乔安娜的时候，薇洛丝忽然开口提醒道。

奥莉维娅第一时间就扭头看向了空中，在发现大量的黑色鸟类魔物聚集之后，她面色凝重地施展出了魔法屏障。

下一刻，这些魔物就像是发现了猎物一般，朝着她们袭来，不过它们的魔力等级很低，奥莉维娅的魔法屏障将它们悉数都拦了下来。

魔物的撞击令魔法屏障忽明忽暗，奥莉维娅额头很快就渗出了香汗，为了不让这些魔物伤害到她身后的候补圣女，她只能招呼她们赶紧进入石门。

“快！快进去！”

石门的背后有很多中心教区的建筑，躲在那些建筑里，或许能够在这些魔物的袭击中活下来。

薇洛丝和艾薇娜很快就冲进了石门，缇娅也不例外，唯独乔安娜依旧站在奥莉维娅的身边，没有任何动作。

见到这一幕，不知为何，薇洛丝内心的不安攀升到了极点，正当她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她见到乔安娜不知从哪取出了一柄长剑。

瞳孔一缩，她连忙喊道："奥莉维娅！小心！"

哧——！

没有任何前兆的，乔安娜将手中的长剑刺穿了奥莉维娅的心脏，魔法屏障瞬间土崩瓦解，鸟类魔物蜂拥而至。

"为，为什么……"

临死前，奥莉维娅不解地看向乔安娜，而后者只是淡漠地将长剑从她的心口拔出，冷冷地看着她倒在地上，失去所有的气息。

"你在做什么？乔安娜？！"

艾薇娜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她愤怒地质问乔安娜，想要从她口中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乔安娜只是耸了耸肩，装作无辜地说道："做什么？当然是杀人了。"

她一挥手中的长剑，甩干净了上面的鲜血，随后整个人立于魔物之间，冷笑连连。

"你们还真是可笑啊，一个一个为了拯救这座城市而甘愿献身，我就不一样了，我只是想要当那个圣女。"

"所以，我的目标就很简单了，那就是杀死你们所有人，然后活着离开这座城市，毕竟存活到最后的候补，就是圣女。"

舔了舔嘴唇，乔安娜不再伪装，八阶的魔力气息瞬间震散了她周身的魔物，嗜血的杀意也染红了她的双眸。

魔物，她本身就是魔物！

艾薇娜震惊地看着她的变化，依旧无法相信候补圣女之一的乔安娜竟然是魔物，而薇洛丝却从她的身上感到了熟悉。

前些日子，有关神权塔的事件上，她被一位来自新纪会的成员莫名刺杀，如今想来，那个人就是伪装成候补圣女的乔安娜。

就是因为想要成为唯一的候补，所以她才会在那时候刺杀她！

“你就不怕被教宗大人发现吗？你别忘了，教宗大人是有能力观察到城内情况的！”

“嘁，我敢动手，又怎么会怕她发现呢？我的手段，可比你们想象中的多多了。”

嘲笑了艾薇娜一声，乔安娜在见到远处又飞来了诸多魔力气息雄厚的魔物后，她呵呵一笑，转身便离开了这里。

“好了，话就说到这里，祝愿你们在这次的魔兽潮中，全部死去吧，毕竟，这样就能少受很多苦了。”

“可恶！”

“快跑！”

艾薇娜握紧了拳头，俏脸一阵红一阵白的，而薇洛丝没有犹豫，她一把抓住了艾薇娜和缇娅的手腕，带着她们开始在建筑中穿梭起来。

朝这里赶来的魔物都很强大，其中甚至有几头九阶的存在，中心教区的建筑是她们唯一能用来躲避它们的依靠。

好在，这里教区的建筑内部结构都很复杂，而且大多都有地下室，薇洛丝带着艾薇娜她们藏入了一处幽暗的地下，尽可能地收敛住了自己的气息。

感受着大量魔物在她们上方的地面上经过，缇娅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生怕自己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薇洛丝和艾薇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脸色苍白，娇躯的后背几乎都被汗水打湿，身上更是沾染了许多脏污。

不知过去了多久，上方传来的动静才彻底消失，又等待了好一会儿，薇洛丝才小心翼翼地来到地下室入口，朝着四周望去。

确定安全之后，她招呼艾薇娜她们离开了地下室，继续朝着中心教区的神权塔出发。

只是天色很快就彻底暗了下来，如果说之前暗云避空时，还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那现在就已经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了。

哧——！

她们躲入了一栋建筑内，点亮了客厅的炉火，夜晚的晚风在窗外呼啸，薇洛丝等人感到了一丝凉意，都不由得用毛毯裹紧了自己的身体。

夜晚，她们才算是彻底静了下来。

这一路走来，薇洛丝见到了各种断垣残壁，以及一具具躺在地上的人类尸体，原本繁华热闹的圣城，俨然成为了魔物的巢穴。

没有来得及撤离的难民们躲在房屋中哭泣，守护她们的圣骑士一个个战死在魔物的手中，崇高的女神像更是化作了倒在路边的碎石。

此刻飘荡在空气中的，只剩下血腥和哭嚎。

这般末日的景象令薇洛丝陷入了沉默，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明明几天前，这座城市还一片欣欣向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都满脸笑容……

想起了温妮和奥莉维娅，她的眸光暗沉了一些。

她们的牺牲并没有让她感到痛苦，她只是觉得自己肩膀上的责任更加重了一些，逆转时空的魔法阵也变得更为重要。

她相信，只要能够点亮魔法阵，一切都还有挽救的机会。

微微抱紧了自己，薇洛丝本有了些困意，但在见到一旁的缇娅瑟瑟发抖之时，她靠了过去，将身上的毛毯披在了她的身上。

“怎么了？”

“好冷……”

闻言，薇洛丝起身将在这栋房屋中找到的其他毛毯也披在了她的身上，金色的炉火照在缇娅的脸上，将她的脸颊照得红彤彤的。

“这样呢？”

“……”

缇娅低垂着头，没有说话，见此，薇洛丝站起身还想要去找些保暖的毛毯过来，可在这时缇娅抓住了她的手腕。

她抬起头，双眼中跳动着微弱的火光，同时她用一种几乎乞求的语气低声道："我们，回去吧……"

薇洛丝一愣。

"你在说什么呢？都走到这里了，我们怎么能够回去呢？"她摸了摸缇娅的脑袋，蹲下身子轻声问道。

"可是，可是继续向前，我们都会死的！"

薇洛丝从缇娅的眼中看出了畏惧，而这令她感到了些许诧异。

缇娅，是畏惧死亡的人吗？

在她的不解中，缇娅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娇躯颤抖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抓住薇洛丝手腕的手也越发用力。

"我感知到了，我感知到了……神权塔附近，都是非常恐怖的魔物，我们，我们不可能打赢它们的……"

垂下眼帘，薇洛丝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许久之后，她摸了摸缇娅的额头，在感受到一股温热之后，她轻声道："缇娅，你就待在这里吧，找个地方躲好，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好了。"

说完，她就原地起身，想要找个地方睡觉，可缇娅再次抓住她的手腕，就像是只被人抛弃的小猫一样，满是孤独和可怜的气息。

"别去，好吗？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我不想失去你……"

"没事的，只要能够回到过去，我不就可以活得好好的？放心吧，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骗人。"

缇娅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接着问道，"那个魔法阵呢？一定是你去点亮吧？这样的话，就算回到过去，又有什么用呢？"

"我……"

薇洛丝不知道现在该说些什么好，而一旁的艾薇娜听缇娅提起了这个，便默默地站了起来，离开了客厅，留给了她们独处的空间。

谁去点亮魔法阵？

在缇娅看来，这才是她们最为致命的问题。

Chapter 237

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想死，更不想被所有人遗忘。

没有一颗至善的心，点亮魔法阵这件事，就会演变为一场肮脏丑陋的陷害，在这场陷害中，将没有胜者。

这不只是缇娅的想法，更是无数信徒的想法，会陷害他人的候补，可不配成为真正的圣女。

伪装了那么久，薇洛丝也是第一次在这件事上犯了难。

她不太愿意让自己去点亮魔法阵，毕竟那是神明遗留下来的魔法阵，万一出意外了怎么办？

可她也不太希望艾薇娜去点亮魔法阵，她和她之间的关系还算可以，是竞争对手，也是朋友。

纠结的她没办法下定决心，所以她打算到了那时候再说。

如果连神权塔都走不到，那现在考虑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

见薇洛丝沉默不语，缇娅双手抓住她的手腕，低声道：

“薇洛丝，我知道我没办法拦住你继续前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不是点亮魔法阵的那一个。”

“有时候，我们别无选择，缇娅。”

“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去点亮魔法阵吗？明明艾薇娜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为什么不顺势推给她呢？”

环顾了一下四周，薇洛丝见艾薇娜不在后，才伸出手摸了摸缇娅的脑袋，安慰道：

“到底谁去点亮魔法阵还说不准呢，缇娅，不用太过担心了。”

“早点睡吧，缇娅，醒来后在这里躲好，应该没有魔物能够发现你的。”

说完，她将自己的手从缇娅的双手中抽了出来，随后拿起了一旁的毛毯裹在自己的身上，准备躺在沙发上睡觉。

艾薇娜也在不久后回到了客厅，她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问，而是裹紧毛毯，在炉火前安静地躺了下去。

客厅内很快就只剩下了噼啪的炉火声和少女的呼吸声，缇娅望着沉沉睡去的薇洛丝和艾薇娜，幽暗的目光中跳动着莫名的情绪。

经过她这么一提，明日薇洛丝和艾薇娜组成的队伍应该充斥着浓浓的猜疑，同时也会开始提防对方的陷害。

她们最终能否走到魔法阵的面前，她不清楚，但她很清楚的是，在这份猜疑之下，这两位候补圣女会逐渐暴露出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

次日，清晨的太阳还未升起，天色依旧黯淡之时，薇洛丝和艾薇娜就从沙发上醒了过来。

和缇娅告别之后，她们就离开了这个暂时的居所，继续朝着中心教区的神权塔进发。

通过一番努力，她们距离神权塔的位置越来越近，站在二楼眺望的话，她们甚至已经能够见到神权塔前方的天幕大桥了。

在躲过了魔物的追击，又经过一片废墟的时候，她们在废墟之中发现了几位奄奄一息的圣骑士。

薇洛丝施展治疗术将他们救醒，在这之后，她们和他们一起将已经战死的其他圣骑士掩埋了起来。

对着土堆献上自己的祝福和祈祷，薇洛丝犹豫了片刻后，找到了其中一位圣骑士，询问道："你们怎么会倒在这里？"

"为了阻止魔物进入中心教区。"

留着络腮胡的大叔模样的圣骑士回忆起了之前，忍不住叹息道：

"我们一路上杀了很多魔物，可它们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支小队，最终也就剩下了那么点人……"

“那你知道魔物们都是来自哪里的吗？”

“不，不知道，它们太强大了，虽然我没见过魔王军，但是我觉得它们要比那些魔王军更加强大，根本就不可思议……”

看见面前的大叔面露困惑，薇洛丝就知道他并没有说谎，这些魔物出现得非常诡异，且瞬间席卷整座教会圣城，也令人感到极度的不真实。

“那你有听说过能够逆转时空的魔法阵吗？”薇洛丝接着问道。

“逆转时空的魔法阵？没听说过。”

“历史上有过吗？”

“应该没有吧，逆转时空这种魔法，只有神明才可能做到吧，我虽然读的书不多，但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逆转时空过。”

说到这里，大叔摸了摸脑袋，干笑一声道，“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候补圣女大人还是别太相信我说的话……”

从这位圣骑士的言语中，薇洛丝得知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人逆转时空过，毕竟根据之前女神官的讲解，这座魔法阵就算逆转了时空，人们的记忆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如果历史上真出现过，那必然是轰动世界的事情……

天启教会拥有这样一座魔法阵，没道理不使用它，除非它拥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只能使用一次什么的。

薇洛丝对它也起了几分疑心，不过当下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所以她也只能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将魔法阵的存在告诉大叔之后，他被狠狠地震惊到了，见此，薇洛丝也知道没办法从他身上得到更多有关逆转时空的消息了。

摇了摇头，薇洛丝本想离开，可她刚走一步，就在地上捡到了一枚怀表，里面有着一张全家福。

“这是……”

“这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漂亮吧。”

大叔来到她的身旁，从她的手中将怀表接了过去。

看着那张全家福，大叔的眼底里泛起了一些思念，饱经风霜的面庞也露出了几分温柔，但在这些之后，就是浓浓的忧愁。

“我成为圣骑士后，就很少回家了，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来得及离开这座城市。”

“哪怕时间能够逆转，我也不希望她们的记忆中留下这样的阴影，尤其是我的女儿……”

哪怕只是粗浅地看了一眼，薇洛丝也知道这位大叔的女儿，就是之前送她小熊玩偶的那个女孩。

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和自己的母亲走散了……而且她没有离开这座城市，藏匿的地方也到处都是魔物，可能现在已经凶多吉少了。

不过她并没有将实情说出来，她看着大叔那张满是担忧的脸，双手放在胸口，虔诚地祈祷道：“女神保佑，她们会没事的。”

她的祈祷让大叔放下了心，他将怀表郑重地塞进了自己的兜里，同时嘴里笑着说道：“候补圣女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咻——！

他的话音刚落，破空声就在他的耳畔骤然响起。

“小心！”

他连忙撞开少女，拔剑想要将飞来的暗器打飞，但是他的出手速度还是太慢，只能任由暗器刺穿他的胸膛。

暗器是一把漆黑的飞镖，它在洞穿圣骑士的胸膛之后就深深地没入了泥土。

鲜血从伤口处喷涌而出，受到这样的伤，平日里他就可以说是命不久矣，但是现在在他身旁的，是薇洛丝。

抬起手，治疗术的光芒就落在了伤口之上，碗口大的洞没过几秒就恢复了原状，大叔除了比之前更加虚弱了一点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变化。

一击没有得手，冰冷的戏弄声从众人左侧的楼顶传来。

“啧，没想到，你们的命还真是大啊。”

“乔安娜！”

艾薇娜认出了那道身影，姣好的面容带上了些许愤怒。

将腰间的长剑拔了出来，乔安娜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们，冷声道：

“还好之前魔兽潮结束的时候，我回去看了一眼，没见到你们的尸体，要不然，还真可能让你们的计划得逞了。”

“你就算杀了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圣女的！”艾薇娜回道。

“这可说不定，只要把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都杀了，那我依旧是教会推崇的候补圣女，而你们，那时候不过是我的剑下亡魂罢了，他们有什么理由不选我为圣女呢？”

“如果你们识趣的话，就在这里自裁吧，省得脏了我的剑，如果不识趣的话，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舔了舔嘴唇，乔安娜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像是猎人一样，随时准备动手，杀死面前的猎物。

大叔则持剑阻拦在了薇洛丝和艾薇娜的面前，他和其他几位圣骑士面色凝重地盯着乔安娜，同时嘴里还催促道：

“你们快走！她由我们来解决！”

“可是你们……”薇洛丝表现得有些不愿意。

除了这位大叔，其他圣骑士的实力都在七阶，而且他们的状态都很差，几乎可以说是重伤初愈，原本的实力都发挥不了多少。

以他们这样的实力对抗八阶的乔安娜，几乎可以说是死路一条。

可即便如此，这些圣骑士依旧坚定地站在了她们的面前，大叔更是直接大喊道：

“快走！虽然我们现在状态不太好，但是拖住她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这段时间，足够你们甩掉她了！”

“而且，时间拖不得，那个魔法阵只能逆转七天的时间，如果太晚了，就算能逆转，这些魔物也已经在城内肆虐了。”

“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我们，只要你们能够逆转时间，我们就可以活过来！”

不再犹豫，薇洛丝抓住艾薇娜的手腕，带着她飞快离开了现场，见状，大叔爽朗一笑，对着楼顶上的女子散发出了强烈的战意。

“呵，自寻死路的家伙！”

冷嗤一声，乔安娜从楼顶上一跃而下。

……

轰——！

身后的战斗已然打响，薇洛丝带着艾薇娜东躲西藏，渐渐地远离了战斗地点，同时也越发靠近神权塔。

天色再一次黑了下来，艾薇娜踩中了一块小石头，因为体力不支而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见此，薇洛丝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我们距离神权塔，还只剩下了最后一点点路了。”

说着，她扭头看向了高耸入云的神权塔。

在初入中心教区的时候，这座塔的四周还是一片雾蒙蒙的，看不真切，如今走到这里，她彻底看清了这座高塔，以及它前方的天幕大桥。

神权塔的四周都是水，这座大桥是绝大多数人知道的唯一通道，而此时此刻，这座大桥上盘踞着一只体型硕大的木偶。

这只木偶的四肢都被金色丝线吊着，趴在大桥上一动不动，可即便如此，也没有魔物敢靠近这里，它的荒诞诡异之感，令薇洛丝感到一阵心颤。

有它守着，她们没有可能通过大桥的。

咻——

再次找到一处隐蔽的房屋，薇洛丝点亮了客厅的炉火，艾薇娜在屋内找了些食物，简单地做了一个晚餐。

“明天，我们应该就能抵达神权塔了吧？”艾薇娜问道。

“嗯。”

“不过我看见了，有那只木偶守着，我们很难通过那座大桥。”

薇洛丝闻言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张了张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转而用点头来回应艾薇娜。

在这之后，客厅内就安静了下来，少了缇娅，她和艾薇娜之间的氛围就变得沉默许多，毕竟她们算是朋友，也算是对手。

更别提前方等着她们的，还有一个代价奇高的魔法阵。

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艾薇娜望着天上的星星，有些出神地问道：“你说，人死后，会有转世吗？”

“会吧。”

“你怎么知道？”

“猜的。”薇洛丝如是回道。

“也是，这种东西，谁能知道答案呢？不过如果走进那个魔法阵，应该就没有转世了吧？”艾薇娜沉下了目光，看上去有些失魂落魄。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的是，你不曾存在过。”

她解释道：“如果我们连存在都不曾存在过，又怎么可能会有转世呢？女神大人设下的魔法阵，还真是残酷呢。”

“你怕了吗？”

薇洛丝的询问令艾薇娜一愣，随后她掩嘴一笑，拿起一旁的酒瓶给自己和薇洛丝倒了些酒。

在月光的见证下，她碰了碰薇洛丝手中的酒杯，一口气就喝下了自己的那杯酒，薇洛丝见此也只好喝了一口。

脸颊瞬间窜起了两抹红晕，艾薇娜挽起了垂肩的金发，带着几分醉意的目光看着一旁的少女。

“一路走来，薇洛丝，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人比我更加适合成为圣女。”

“你比我更加勇敢，也比我更加坚定，甚至对于恶意，都要比我更加敏感，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话，或许我根本就走不到这里吧。”

双手撑在地板上，艾薇娜凑近了薇洛丝的耳畔，勾起嘴角轻声说道：“所以，我要谢谢你，薇洛丝。”

呼——

在她话音落下之后，薇洛丝手中的酒杯毫无征兆地落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她伸出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只觉得面前的视线一阵扭曲模糊。

过了两秒，她整个人控制不住地摔倒冰冷的地板上，在失去意识之前，她见到了默默看着她的艾薇娜，那张如同月光一般白皙的脸上，哪有半分醉意。

Chapter 238

从小，艾薇娜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她不仅对教义的理解堪称完美，而且身上还带着一股莫名的亲和力，走到哪儿，动物们都会忍不住停留在她的身边。

等到她加入教会成为修女之时，代表着女神认可的圣光就降落在了她的身上，虽然只是一些圣光雏形，但依旧轰动了教会。

被女神选中的圣女，这一称呼也是从那时候起，一直流传在教会圣城，而她的行事也因此更加谨慎，生怕辱没了这个称呼。

在那之后，不仅是教会，她的家族也将她当成了下一任圣女来培养。一天深夜，她的父亲将她带到了书房，告诉她成为圣女所必需的六个美德。

虔诚，仁慈，纯洁，无私，勇敢，智慧。

将这些美德深深地印在心中，她开始了成为圣女的修行，几年过后，圣女考核便如期而至。

如常所愿的，她很轻松地成为了候补圣女，然后在第一场考核中考出了九十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放在以往，完全可以碾压其他所有候补圣女了，可这一次，她遇见了一个怪物。

一个原本在圣城内声名不显的候补圣女，考出了满分的成绩。

满分，那是教会近几十年都不曾有过的成绩，原本应该落在她艾薇娜身上的关注尽数都被她夺走，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无视的感觉。

不过这并没有让她感到生气，也没有令她心生嫉妒，她只是有些好奇，好奇对面是怎样一位女子，好奇她是怎么做到满分的。

在看完她的卷宗之后，艾薇娜心底里很是佩服她，同时，她也诞生出了竞争的心思。

原本以为没有对手的圣女考核，一下子就变得有趣了起来。

再然后，便是圣城末日的降临。

这也是她们之间差距最为明显的时候，在她还在犹豫要不要拯救这些无法离开圣城的难民时，薇洛丝连如何拯救的办法都想好了。

她放弃了逃出去的可能，只为了拯救这些难民，她的内心远比她艾薇娜更加勇敢坚定，而在遇见危险时，她的冷静也远非她能比的。

在薇洛丝的面前，她输得体无完肤。

薇洛丝比她更加适合成为教会圣女，她不能成为点亮魔法阵的那个人，而这，也是她艾薇娜唯一能为她做的事。

黑夜，艾薇娜抬脚跨过碎石，来到了天幕大桥的前方。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火药味，这里几乎没有什么魔物，唯独在桥上，趴着一只体形硕大的木偶。

在感知到了有人前来后，吊着木偶的金色丝线开始运作，在一阵哐当哐当的木头碰撞声中，木偶在大桥上站了起来。

它的瞳孔是诡异的金色，十阶的魔力气息毫无遮掩地释放出来，引得大桥下的湖水波涛汹涌。

艾薇娜没有后退，她静静地站在大桥入口，神色宁静，不久，一缕金色的圣光刺破暗云，照在了她的身上。

在这之后，她身上的魔力气息开始飙升，七阶、八阶、九阶……直到十阶，这股魔力飙升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被女神选中的圣女，这个称呼可不只是拥有圣光这般简单，她还拥有向女神借用力量的能力，只是限制很多。

比如说借用次数，一年内她也只能借用一次，而且力量最多也就到十阶。

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艾薇娜抬起手掌对准了木偶。

这一瞬间，金色的光芒如同火炮一般朝着木偶射去，爆炸的轰鸣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惊得附近的魔物仓皇逃离。

这可是十阶的战斗，就算是九阶的魔物，稍有不慎也可能会死在这种

战斗的余波之中。

硕大的木偶淹没在了光芒之中，剧烈的爆炸将天幕大桥的地面炸出了一个个坑，但也仅此而已。

这座大桥和神权塔都残留着神明的伟力，光是十阶的魔法根本不足以将它们摧毁。

轰鸣声中，银白刀光一闪，艾薇娜的魔法便被轻易切开，烟尘散去，完好无损的木偶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前方。

它手持长刀，金色的瞳孔怔怔地盯着艾薇娜，丝线一动，被控制的关节就荒诞怪异地扭曲了起来，与此同时，可怕的刀光也瞬息而至。

艾薇娜闪身躲过刀光，注意力放在了控制木偶的丝线上。

木偶的本体刀枪不入，寻常的十阶魔法都能抵挡，想要正面击溃它，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过困难。

但如果能切断控制它的丝线，那看上去就简单多了。

想到了办法，艾薇娜就开始瞄准丝线进行攻击，而木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挥舞着手中的长刀不断地防御。

轰——轰——轰——！

即使被十阶魔法轰击了数十下，木偶手中的长刀依旧完好无损，刀身甚至映照出了艾薇娜苍白的脸颊。

短时间没办法攻破木偶的防御，她不由得焦急起来，木偶的力量几乎源源不断，但她借来的力量可是有限的。

如果没在耗尽力量之前击败木偶，那她就必败无疑。

这样的忧虑在她的心中一闪而过，她进攻的节奏也短暂地出现了裂痕，木偶抓住这个破绽，瞬间释放出了漆黑的领域魔法。

艾薇娜瞳孔骤缩，预感到了危险的她转身就想要逃，但为时已晚，黑暗已经蔓延到了她的脚底。

……

“嗯……”

略带痛苦地嘤咛一声，薇洛丝揉着脑袋，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已经熄灭的干碳，沾染灰尘的沙发，以及披在身上的毛毯。

昨晚发生了什么？

艰难地回想了一下，薇洛丝想起昨晚的她被艾薇娜毒倒了，然后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

天空之中虽然依旧暗云密布，但是已经有丝丝微光照了进来，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判断现在的时间应该是清晨左右。

艾薇娜呢？

她没有找到她的身影，但不用想也知道，她一定是一个人前往了神权塔。

有木偶拦路，她怎么可能过得去呢？

想起了什么，薇洛丝幽幽一叹。

……

“咳咳——”

掩着嘴，跪在地上的艾薇娜咳嗽了两声，鲜血止不住地从她指缝中流出，滴落在地上。

此刻的她，因为伤势，五官都在流淌着鲜血，身上的衣裙更是大半都被血液染红，气息萎靡到了极点。

在她的对面，木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它的头颅和躯干都倒在地上，没办法再站起来，只有它握着刀的右手，还缠绕着一根金色丝线。

这是最后一根丝线，只要能够砍断它，这只木偶就彻底被击溃了。

想到这里，即便视线已经彻底模糊，双腿也止不住地颤抖，艾薇娜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

鲜血顺着她的手臂一直流到她的指尖，最后滴落在地上，她深呼吸一口气，对着木偶最后的丝线，抬起了右手。

仅存的最后一丝光芒在她的右手手心汇聚，之后在她的操控下，它径直飞向了吊着木偶右手的丝线。

轰——！

只可惜，在它靠近木偶的时候，魔法屏障忽然在木偶身前出现，光芒落在屏障之上，只产生了不大不小的爆炸。

烟尘四起，还没等艾薇娜喘过气来，银白色的魔法刀光就从这些烟尘之中冲出，落在了她的附近。

如果是之前，她还能躲开，只是现在，她已经精疲力尽。

剧烈的爆炸将她炸飞，她重重地砸进了一处建筑之中，碎石纷纷落下，将她的身躯掩埋了一半。

意识开始恍惚，她抬着头望着天，唯一能知道的，就是自己输了。

体内的力量消失殆尽，她被碎石压得根本没办法动弹，全身都传来了散架般的疼痛，使得她的嘴唇都变得一片惨白。

她想要施展治疗术治疗自己，但是枯竭的魔力令她头晕目眩，忍不住想要干呕起来。

努力了许久，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后，艾薇娜选择了放弃。

她毒晕了薇洛丝，就想要一个人打败木偶，进入神权塔，献祭自己，可到头来，她竟然被木偶打败了，甚至还陷入了濒死的状态。

什么被女神选中的圣女，都是假的。

从小就拥有圣光有什么用呢？

她拯救不了那些难民，也拯救不了教会圣城，她根本不配当什么圣女，甚至连献祭自己都没有资格……

对不起，她让那些追随她的信徒失望了……

温热的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下，就在她抽泣之时，轻轻的脚步声在她的身后响起。

少女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哪怕视线模糊，艾薇娜还是认出了她来：“……薇洛丝？”

少女对她施展了治疗术，艾薇娜身上的伤口迅速痊愈，就连力气都恢复了不少，她擦了擦自己双眼的泪水，用力搬开了压在自己身上的碎石。

“谢谢……”

清除了所有的碎石后，艾薇娜就恢复了行动，不过正当她想要站起来时，她才骤然发现自己双腿失去了知觉。

碎石压断了她的双腿，令她根本没办法站起来。

可是……

艾薇娜看向了薇洛丝。

“很奇怪是吗？”

“嗯。”

薇洛丝的治疗术有多厉害，艾薇娜可是明白得一清二楚的，只要人还没死去，她的治疗术就可以将他们救活。

所以按道理来说，她被碎石压断的双腿也应该恢复了原状才对，除非……是薇洛丝故意不给她治疗的。

薇洛丝看穿了她的心思，点头道：“因为我希望你被困在这里。”

艾薇娜一愣。

薇洛丝接着解释道：“这里是一片废墟，头顶还有建筑遮挡，附近魔物也不多，你待在这里会安全很多，而且就算你被魔物发现了……”

“时间很快也会回到过去。”

说完，她扭头看了一眼呆滞的艾薇娜，随后便抬脚朝着建筑外走去，可艾薇娜连忙叫住了她。

“等一下！那只木偶就算被我砍断了九根线，剩下的那一根也不是你能对付的，我们，我们只有再去找一些活着的圣骑士才行……”

在她眼里，薇洛丝想要通过天幕大桥，前往神权塔，可木偶还剩下一根操控它右手的丝线，虽然它已经很弱了，但也不是薇洛丝能赢的。

毕竟在她印象里，薇洛丝可是不会任何攻击魔法的弱女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薇洛丝不可能打得赢那只木偶，不过，她也从来没有说过她要去挑战木偶。

“不用。”

“通往神权塔的路，不止这一条。”

之前神权塔神物被偷的时候，她可是在场的，同时还亲眼见到了那些冒险者绕过了天幕大桥，走了一条极为隐蔽的水下通道。

也就是那时候她才知道，原来前往神权塔，不止天幕大桥这一条路。

艾薇娜在听到她这么说，惨白的小脸流露出了几分难以置信，她娇躯颤抖着，轻声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将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薇洛丝回道：“因为我不想见到你牺牲。”

“……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比我更优秀！如果你成为教会圣女，你能做到的事情比我多多了，那些陷入迷惘的信徒也应该由你来拯救！”

艾薇娜的情绪显得很激动，按照她原本的想法，点亮魔法阵这件事由她来做，薇洛丝则可以成为下一任圣女，拯救无数生灵。

因为她比她优秀，圣女之位就应该给更为优秀的那个人，与此同时，她艾薇娜也不畏惧牺牲，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她忘了，薇洛丝也有自己的想法。

“艾薇娜，我现在就在拯救你。”

少女回过头，注视着她的双眼，轻轻一笑。

“在我眼里，生命就是生命，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说我比你更优秀，但我觉得你比我更加适合成为教会圣女。”

“艾薇娜，你天生就应该成为教会圣女，而我，其实只是一个意外，像我这样的意外，最好就是从未存在过。”

“所以，忘了我吧，艾薇娜，未来是你的。”

说完这些话，少女就扭头收敛起了自己的笑容，径直走出了这栋建筑，为了防止艾薇娜跟来，她顺手将建筑大门锁住了。

“怎么可以？！薇洛丝！你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求你了，薇洛丝……”

艾薇娜哀求的声音从大门背后传来，薇洛丝却没有任何心软。

因为她是魔物，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魔物。

这具身体是她的假身，如果仅凭假身就可以点亮魔法阵，那就是最完美的结局。

如果不能……

她也不希望点亮魔法阵的那个人是艾薇娜。

随着时间的流逝，艾薇娜体内的魔力会恢复，她那对断裂的双腿也能被她的治疗术治愈。

在这期间，她要找到那座魔法阵，点亮它。

Chapter 239

“啧，她们人呢？难不成已经到神权塔了？”

抹干净了长剑上的鲜血，乔安娜蹙着眉头眺望了一眼远处的神权塔，语气中夹杂着几分不耐烦。

自从被几位圣骑士拖住脚步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找到薇洛丝和艾薇娜，不过就在之前，她感受到了来自神权塔前方的暴躁魔力气息。

她们是和大桥上的那头木偶打起来了？

那两位候补圣女居然有这样的实力？

抱着几分疑惑，她径直朝着大桥赶去，在见到昔日不可一世的木偶只剩下一根金色丝线之后，她的神情凝重了不少。

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两位候补的确来到了这里，不过看木偶的样子，她们应该还未通过这里。

至于她乔安娜……

仅仅只剩下一根金色丝线的木偶，应该拦不住她吧？

薇洛丝和艾薇娜虽然不见了踪影，但她们一定会前往神权塔的地下，所以，理论上，她只需要去神权塔地下守株待兔就好。

想到这里，乔安娜咧开了嘴角。

……

通过密道，薇洛丝成功地绕过了天幕大桥，来到了神权塔的塔底。

进入了神权塔的一层，她本以为这里不会有什么魔物，结果事实狠狠抽了她的脸。

这里的魔物等阶虽然都不是很高，但血脉普遍比游荡在圣城内的魔物高，除了中等血脉能看出人形的魔物外，还有几位拥有真正高等血脉的魔物。

他们就像是人类一样，指挥着其他魔物在塔内搜寻着什么。

好在神权塔的一层足够大，薇洛丝的进入才没有被那些魔物立刻发现，她背靠着墙壁，刚想要抬脚离开，就不幸地踩到了一块碎木屑。

啪嗒——

清脆的响声在廊道上响起，房间内的高等魔物轻咦一声，站起身朝着房间外走去。

在廊道上左右观望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后，他迟疑片刻，散发出魔力游荡在廊道之间。

几秒后，他皱起的眉头舒展了开来，与此同时，他收起了魔力，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咔哒——

听到房间门关上的声音，躲在转角的薇洛丝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为了不被魔物发现，她可是连屏蔽自己气息的耳钉都戴了起来。

在这之后，她就在一层搜寻了起来。

魔法阵的位置在神权塔的地下，这说明神权塔一层肯定有一处能够通过地下的通道。

然而她并没有找到这样的通道，不过她找到了一位濒死的女神官，在她将她救活之后，女神官告知她那处通道，在神权塔一层大厅的壁画后方。

让女神官自己藏了起来，薇洛丝静悄悄地来到了靠近大厅的房间内，这里随处可见圣骑士的尸体，鲜血几乎将墙壁都染成了红色。

大厅内存在着几头巡逻的魔物，它们的实力大约在五六阶，要是放在平时，她变身为魔女，一刀就将它们全部杀死。

但现在，她根本不敢这么做。

女神官奥莉维娅说过，教宗能够观察到城内的情况，在这之后，她就始终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尤其是在进入了神权塔之后，这种监视的感觉越发明显，她的一举一

动都好像在谁的视线之中。

既然不敢变身魔女，那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然而在她思索之际，强烈的震动和嘶吼声就从神权塔的另一侧传来，原本还在巡逻的魔物瞬间暴动了起来。

什么？发生什么了？

薇洛丝心里闪过一阵慌乱，最要命的是，在她还没来得及躲藏自己的时候，那些从大厅内出来的魔物就发现了她。

“呵呵，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

染血的长刀从高等魔物的手中抽出，他狰狞着脸，一步一步地朝着少女走来。

而少女此刻脸色惨白，她退了几步后，想也没想扭头就跑，可惜高等魔物只是呵呵一笑，红色的刀光就将少女的双脚斩去。

惨叫一声，少女极其痛苦地倒在了一旁的圣骑士尸体堆里。

高等魔物本想好好折磨她一番，可经过的魔物在他耳旁说出了“敌袭”二字后，他脸色一变，抬起长刀就刺穿了少女的胸口。

鲜血如花般散开，高等魔物看少女停止了动作，便将手中的长刀抽了回去，就算她还活着，这样的伤势她也活不了多久。

在解决了少女之后，他就提着长刀朝着之前震动的地方赶去。

在他走后，大厅和廊道内已然没有了魔物，本应该死去的少女身上散发出了微亮的光芒，只是片刻，她胸口的贯穿伤就已经恢复如初。

不仅如此，她断裂的双脚也重新生长了出来。

躺在尸体之上，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庆幸着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如果刚才的魔物知道她会治疗术的话，恐怕就不会选择刺穿她的胸口了。

从尸体堆上爬了起来，因为害怕时间不够，她连自己的鞋都没有穿，径直冲入大厅，移开了墙上的壁画。

壁画的背后果然有一条漆黑的通道，她想也没想就钻入了通道之后，同时将壁画挪回了原位。

……

另一边，乔安娜在进入神权塔之后，就发现了几只巡逻的魔法。

在轻易将它们杀死之后，同为八阶的魔物发现了她的踪迹，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也随之爆发。

可没过多久，魔物来得越来越多，她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迫于无奈，她最终选择逃跑，在逃至神权塔大厅之后，强烈的爆炸魔法将大厅内的装饰摧毁殆尽，壁画后的通道也显露了出来。

将追兵解决后，她想也没想就跳入了通道之中，为了防止魔物追来，她利用魔法在通道口做了伪装。

通道的深处是一片黑暗，谁也不知道这片黑暗通向哪里，她耐着性子走了几步，忽然在地面上发现了染血的脚印。

脚印很小，看上去像是少女留下来的，上面血迹未干，显然是刚留下不久的。

那逃入这里的，会是谁呢？

想了想，乔安娜抽出长剑，飞快地朝着通道深处赶去。

……

通道内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也没有能够点亮的壁灯，薇洛丝便施展圣光，让它化身几只白色的蝴蝶，照亮了她的前路。

她胸口的鲜血在衣裙上染成了花的形状，兴许是因为刚刚被刺穿胸口的感觉太过可怕，她即便是治愈了那里的伤口，依旧感觉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

一只手抚着自己的胸口，一只手撑着墙壁，她面色苍白，虚弱不已，娇嫩的脚底还被通道中的碎石割破，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血脚印。

不过，她已经全然顾不得这些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个通道的尽头，那座能够逆转时间的魔法阵，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她。

不仅如此，她的内心还产生了一种极为大胆的猜测。

她扶着墙还没走几步，她的身后就传来了些许怪异的叫声，她心中一惊，慌忙地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如果在这里被魔物赶上的话，她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白色蝴蝶光芒的照耀下，她跌跌撞撞地，终于来到了这个通道的最深处。

和预知中的未来如出一辙，此刻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座无比硕大的神圣魔法阵，魔法阵的最中心坐落着一尊女神像，伟岸的神明气息充斥着这片空间，令少女微微失神。

视线落在这道魔法阵的前方，那里果真竖立着两座石碑，它们的气息亘古久远，好似天地初开之际，就已经存在于世间。

在那两座石碑上，刻画着神明留下来的文字，薇洛丝很清楚地明白它们的意思。

“献祭血肉与灵魂，被众生万物所遗忘。”

“逆转时空。”

看着这座神圣魔法阵，她心底里的大胆猜测越发强烈，抬起鲜血淋漓的足尖，她站在了神圣魔法阵的前方。

只需要再抬起一步，她便能跨入这座魔法阵之中，而她的血肉和灵魂也将被献祭，与此同时，时空将被逆转到七天之前。

然而也就在这时，哒哒哒的脚步声在通道的另一侧响起，乔安娜的身影逐渐从黑暗中显现了出来。

她在见到通道尽头的魔法阵后，短暂地失神了片刻，随后目光才移到薇洛丝的身上，发现她距离魔法阵仅剩一步之遥。

握着剑柄的手不由得微微用力，她骤缩的瞳孔显露出了她的紧张，不过她还是强装镇静地呵呵一笑，说道：

“薇洛丝，你可要想好了！再向前，就是万丈深渊！”

薇洛丝扭头看向了她，看着她一身的狼狈，轻笑道：“乔安娜，应该

是在你眼里，我的前方是万丈深渊吧？”

“嘁，有什么区别吗？薇洛丝，只要你迈入那个魔法阵，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将把你遗忘，到时候，你就像是从没来过这个世界一样，所有的存在都会被抹除。”

收起了长剑，乔安娜双手抱胸，似乎很是胸有成竹。

“你真的能忍受得了这种痛苦吗？”

“痛苦？我是在拯救这座城市。”

“别开玩笑了，什么拯救城市，根本就没有人会记得你！而且这座城市需要拯救吗？教会迟早会拿回自己的圣城。”

朝着薇洛丝伸出手，乔安娜尽可能地让自己脸上的笑容显得和善一些。

“听我的，回来吧，我不杀你，毕竟你我都是候补圣女，到时候你只需要放弃考核就好，我们之间并非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她看来，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踏入这道魔法阵，让这个世界将自己遗忘。

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

只要给薇洛丝足够多的利益，她定然能够放弃这个想法，而她只要从魔法阵附近离开，她乔安娜的长剑就会立刻刺穿她的心脏，带走她的生命。

没办法，为了得到教会圣女这个位置，她会不惜动用任何手段。

“乔安娜，一路走来，你难道没有见到那些难民吗？她们的脸上充满了绝望和痛苦，这样的表情，我只在战场上见过。”

说到这里，薇洛丝一只手抚着胸口，目光下垂，歉疚之情逐渐浮上了她的小脸。

“最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本该给她们带来幸福的候补圣女，第一时间却想着自己如何才能活下去，而不是拯救她们。”

“这样的我们，还算是候补圣女吗？”

乔安娜闻言反驳道：“那是女神官奥莉维娅的错，是她想要带我们离开教会圣城的！”

“我们的错比她更严重，乔安娜，因为我们才是候补圣女。”

“……哼，关我什么事，我只是想要成为教会圣女而已，只要你选择放弃，我再将其他候补圣女除掉，那我就是唯一候选。”

握住了腰间的剑柄，乔安娜如是说道。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摇了摇头。

“所以啊，你成为不了圣女。”

“什么意思？”

“让那些身陷苦难的人们脸上露出笑容，是我一生都在追求的梦想，所以我才会选择拯救她们，拯救这座城市。”

薇洛丝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平和，她温柔地诉说着，嘴角带着一点笑意，身后魔法阵的光芒亮起，照得她就像是传说中真正的圣女一般。

“她们记不记得我，根本无关紧要，只要她们能够幸福，我便也会感到幸福，这就足够了。”

“而你如果成为教会圣女，信徒们的苦难无法得到解决，就连教会都有可能大乱，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如愿。”

少女在说完这些话后，身子就止不住地向后倒去，她的纯真善良也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这些话在乔安娜听来，却是万分的刺耳。

“疯子！你就是被那些教义洗脑的疯子！”

什么幸福，什么苦难，她乔安娜才不管这些！

她只是想要成为教会圣女，让新纪会的势力能够插足天启教会而已！

这些善良的候补圣女，果然一个都不能活着！

腰间的长剑爆发出了大量的魔力气息，她在少女向后倒去的那一刻，朝着她拔剑而出！

紫色的剑光瞬息间就来到了少女的面前，但遗憾的是，少女背后的魔法阵已经亮起，那道剑光悄无声息地堙灭在了光芒之中。

……

滴答滴答——

耳畔传来了时钟转动的声音，但闭着眼睛的薇洛丝知道，这只是她的幻觉。

她的记忆回到了她在神授大厅觐见教宗的时候。

那日，坐在主位上的教宗对着她轻轻一笑，下达了最终考核的内容。

“所以，请你拼尽全力，在魔物的手中，拯救这座教会圣城吧。”

Chapter 240

魔法阵的亮光消散之后，出现在薇洛丝面前的不是倒转的时光，也不是熟悉的教会圣城街道，而是刺眼的阳光，以及一座巨大的白色平台。

此刻的她，正躺在这个大平台中间。

揉了揉眼睛，她从地上支撑起了上半身，看向了四周，而这一看，令她愣在了原地。

大平台之外，是黑压压的一片，那些都是教会圣城的信徒，他们满脸的激动，似乎是在讨论着什么。

而在平台的正前方，是一道约有数百层高的阶梯，在阶梯的尽头，一群穿着教袍的教会高层正端庄地坐着。

最高层上坐着的自然是教宗克里斯蒂娜，在她的下方，是四位枢机主教，罗德尔也在其中，再低一些，就是女神官以及大主教。

如果没看错的话，女神官之中，还坐着本应该死去的奥莉维娅，而候补圣女缇娅也坐在主教的座位之上。

除了这些人之外，阶梯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座位，在上面坐着的都是和教会关系匪浅的人物，大贤者蕾菈就在其中。

阶梯的两旁站着很多圣骑士，薇洛丝用目光扫视了一圈，果然在其中找到了温妮的踪迹。

与此同时，她的耳畔也渐渐地传来了人们的欢呼声。

“薇洛丝！薇洛丝！薇洛丝！”

“圣女大人！真正的圣女大人！”

“我果然没有看错！只有薇洛丝才能担任真正的圣女！”

“喂，艾薇娜也不差好吧，只可惜，她遇见了薇洛丝……”

“哎呀，说真的，我还以为经过了那一晚，这两位候补会互相陷害对

面，逼对面去点亮魔法阵呢，结果她们想的都是牺牲自己……”

“要不说艾薇娜是被女神选中的圣女呢？”

“啊啊啊！我支持的乔安娜小姐，竟然是魔物啊！”

果真如此……

薇洛丝在点亮魔法阵的前几分钟猜到了，教会所说的圣城末日，不过是一场试炼，一场属于候补圣女的最后试炼。

一切都是由贤者尤娜布置下的幻术魔法，魔法的阵眼位置位于北教区的莫尔湖畔，中了这道幻术魔法的，从始至终都只有她、艾薇娜和乔安娜三个人。

什么离开教会圣城才能成为圣女，活到最后的才是圣女……这些从一开始就是赤果果的谎言，它们的目的，是蛊惑她们的内心。

真正的实话，从来都只有教宗所说的那句——谁拯救了教会圣城，谁便是真正的圣女。

所以，圣城末日中浮现在表面的一切黑暗，都是对她们的考验。

那她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中幻术的？

薇洛丝猜测是她之前参加罗德尔举办的晚宴那一刻。

在前往罗德尔宅邸的路上，她就听到路人在谈论从莫尔湖畔冒出来的魔物，而那里正是贤者尤娜施展幻术的魔法阵眼。

正因为是幻术试炼，所以晚宴之上，罗德尔才有权力将她们这几位候补全部关进地牢，让整座圣城都陷入魔物的汪洋之中。

难怪，难怪她之前调查罗德尔和魔物勾结的罪证时，身为大贤者的蕾菈会对罗德尔不管不顾，一心只为了抓住她这位魔女……

这家伙估计早就知道幻术试炼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罗德尔也只是为了配合这场试炼，所以才表现出和往日完全不同的模样，尤其不愿意她接近莫尔湖畔。

最后，他甚至让她去毒杀其他候补圣女。

她若是真这么做了，恐怕她连参加幻术试炼的资格都没有！

咚——

权杖触地的声音响彻天际，众人的交谈声瞬间停止，教宗克里斯蒂娜神色威严地从座位上离开，一步一步地走下阶梯。

薇洛丝见状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最后双膝跪地，双手放在大腿上，做出了觐见教宗的礼仪。

教宗克里斯蒂娜最终来到了阶梯上的最后一个平台，她手持金色权杖，头戴教宗冠冕，身披教宗长袍，优雅尊贵之中尽显神圣。

“薇洛丝，你近些日子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她的声音明明不大，在场的所有人却能清晰地听见她所说的话。

薇洛丝低垂着脑袋，不敢和她对视，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不由得微微握紧，神情紧张了起来。

轻启朱唇，教宗克里斯蒂娜庄严地诉说道：

“你拥有虔诚的信仰，至臻的善良，你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拯救他人，与此同时，你内心坚定，不受任何人的蛊惑。”

“你以自己的内心为引导，做出了圣女该做的正确决策和判断，在魔物的手中拯救了教会圣城，所以……”

咚——

权杖再一次触碰地面，金色的光芒直冲云霄，教宗克里斯蒂娜笑着说道：

“恭喜你，薇洛丝，你通过了圣女考核，成为了天启教会第两百三十二届圣女！”

轰——！

教宗话音落下之后，金色光芒将天空的云层驱散，浩荡神威降临世间，如雨般落下的星光散在教会信徒之中，引发了他们的狂热。

“薇洛丝！薇洛丝！薇洛丝！”

“圣女！真正的圣女！”

“赞美女神！有了这样的圣女，教会只会更加辉煌！”

跪在平台的中央，薇洛丝只觉得四面八方的赞美源源不断地朝着自己飞来，体内停滞已久的魔力开始飞涨，一口气从八阶中期踏入了九阶。

九阶，这种实力放在帝国之中，可以说是帝国支柱了，要是再凭借这种力量做点好事，估计走到哪里，都有人会称呼她为帝国英雄！

不过嘛，她稍微感应了一下九阶到十阶需要的赞美，喜悦的小脸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如果说八阶到九阶需要的赞美就是一片湖泊那般大小，那九阶到十阶简直就是内陆海洋，几个圣城的赞美恐怕都远远不够。

当然，如果是以前的话，她多半会感到心累。

毕竟以前的她只是候补圣女，在知名度上完全没办法和圣女相比。

可现在不一样了，她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圣女，知名度瞬间拉满，赚取赞美的速度也会大幅提升。

以后，有人或许不会知道她的脸，但提起天启教会的圣女，一定会听说过她薇洛丝的大名！

嘻嘻！

心情重新变得愉悦了起来，她的视线绕过了教宗，落在了她身后的蕾菈身上，而后者在她看过来的第一时间，就撇开了目光，看向了别处。

蕾菈这是还在记恨她吗？

还好她还没有发现她和魔女是同一个人，要不然她多半会将她魔女的身份点出来……

松了一口气，薇洛丝刚准备想着以后如何与蕾菈相处，教宗克里斯蒂娜的声音就在她的耳畔响起。

“还记得我最初交给你的眉心坠碎片吗？”

眉心坠碎片？

薇洛丝记了起来。

在她第一次见到教宗的时候，后者给了她代表候补圣女的象征，就是一颗眉心坠的碎片。

因为那时候候补圣女有五位，所以碎片也就分成了五份。

不过她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个碎片，毕竟她不需要在教会圣城里表明自己候补圣女的身份，她顶着这张脸，走到哪里，几乎都会被认出来。

“那是候补圣女身份的象征，如今你成为了真正的圣女，那些碎片就应该融合起来，成为你圣女的象征。”

教宗克里斯蒂娜手一挥，金色的碎片就从薇洛丝的怀里钻了出来，其余的四颗金色碎片也飘浮在了空中，最后在一道光芒之下，汇聚成了一颗金色宝珠。

宝珠的形状是泪滴状的，由一根银色的丝线将它吊着，煞是好看，若是将它戴在眉心，光是想想，少女就显得万分尊贵。

眉心坠在教宗的控制下，缓缓地飞到了薇洛丝的手中，而她也双手将它接住，瞳孔之中尽数欣喜。

“收下吧。”

没记错的话，教宗说过，这可是神明遗留下来的神物，是历代圣女的象征，所以它的能力……

薇洛丝望着手心中的金色宝珠，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将它握在手心，她第一时间将它塞入了怀里。

金色宝珠，金色宝珠……它不也就是水晶吗？

而且它还是神物……

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魔镜……

想到这里，薇洛丝的俏脸越来越白，而最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她脑海

中的魔镜竟然真的动了起来。

就像是贪吃鬼一样，她藏入怀中的眉心坠瞬间就只剩下了一条银白色的链子，金色宝珠则被吸入了魔镜之中。

魔镜的边纹装饰上，又多出了一颗完整的水晶，与此同时，薇洛丝还感觉自己的意识出现了异样。

应该是有新能力了，但是……

环顾了一眼四周，发现无数双眼盯着自己后，薇洛丝嘴角一抽，强压下自己想要尝试新能力的想法。

冷汗从额头上冒出来了。

“当然，这颗眉心坠只是圣女的象征之一，金色权杖、圣女长裙这些也都是圣女的象征，只不过这些要到祝圣仪式的时候才能给你。”

因为紧张，教宗克里斯蒂娜说的什么，薇洛丝已经快听不清了，但她知道成为圣女的后续流程是什么。

成为圣女和成为主教一样，都需要进行祝圣仪式，不过它们名字相同，规模则完全不同。

后者是只需要其他主教参加的祝圣仪式，而前者是连教宗都要参加的，且在祝圣前，圣女需要斋戒几日。

所谓斋戒，说白了就是在女神像面前跪上几天，让女神的光辉洗涤全身，净化灵魂，之后进行祝圣仪式。

后面教宗克里斯蒂娜还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但是薇洛丝都听不明白了，她只是露着营业性的微笑，时不时地点头一番，表示认可。

别看她表面淡定，她的心脏怦怦怦地，都快要跳出胸膛了。

她现在最怕的，就是教宗要看她之前拿到手的眉心坠。

毕竟这样的话，她多半完蛋了。

明日教会圣城的头版头条上，恐怕会写着——《史上最短任期圣女诞生，任职时长三分钟！》

说着说着，教宗克里斯蒂娜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薇洛丝见状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对面看出了她的敷衍。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下一秒，原本还艳阳高照的天空暗沉了下来，阴风不知从哪儿吹了过来，莫名的寒意涌上她的心头。

教宗抬头看着天空，沉默不语，四周的信徒倒是不解地交谈起来。

“怎么了？天怎么暗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好暴躁的魔力！难道是……魔物入侵？”

在他们探讨之际，暗云之中金色丝线涌动，没过多久，它们编织成了一道长长的金色阶梯垂落了下来。

身穿哥特式长裙的少女从阶梯上一步一步走了下来，她一只手撑着漆黑的洋伞，一只手捏着自己的长裙，诡异地瞳孔直勾勾地盯着底下的蕾菈。

“哎呀呀，我来得还真不是时候呢，教会刚刚选出圣女，这么喜庆的日子里，我本应该给个面子不打扰你们的，但是……”

她咧开了嘴角，含着几分笑意和怒意接着说道，“有两个女人必须死。”

“真是想不到，作为魔物君主的你，竟然会亲自降临教会圣城，看来你想办的事不小呢。”

教宗克里斯蒂娜冷声回道，而在她出声后，露丝的目光才从蕾菈的身上移开，转而看向了她。

她娇笑一声，掩着嘴说道：

“呵呵，我想办的事其实可大可小，就看你这位教宗如何选择了，如果你要插手的话，这里这么多信徒，少说也要死伤几个呢。”

“哦，别怀疑我做不到哦，毕竟我可不是一个人孤身来的。”

似乎是刚刚才想到，露丝手指放在唇前一点，两只木偶就从暗云之中走到了金色阶梯之上，恐怖的十阶魔力气息笼罩天际。

教会的信徒们明显有些慌乱起来，薇洛丝同样面色沉重。

之前她和蕾菈在神权塔前方的中心教区和玛莎召唤来的露丝战斗过，那时候的露丝并非她的本体，她的实力却依旧压得蕾菈喘不过气来。

也就是在她驱散了一些蕾菈身上的魔王诅咒，令她的实力恢复到十阶后，她们才获得了胜利。

所以薇洛丝猜测，如今亲临教会圣城的露丝，她的实力恐怕在十一阶，就连教会的天启骑士都无法与她匹敌……

Chapter 241

从阶梯上的平台走下，蕾菈面色冰冷地来到了教宗的身旁。

“疏散四周的信徒吧，她要找的人是我。”

右手微微张开五指，一柄透明的冰剑就出现在了蕾菈的手心，教宗克里斯蒂娜看了她一眼，随后拍了拍她的肩膀。

“坚持住，等这些信徒散开，她们会付出代价的。”

留下这句话，她就朝着身后的主教们挥了挥手，后者也都心领神会地走下了阶梯，开始疏散平台附近的信徒。

为了避免露丝在这时候出手，蕾菈也只好利用魔法飞到空中与她对峙。

露丝见只有她一个人出现，娇俏的双眉不由地皱了起来：“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另一个家伙呢？躲起来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别装傻了，那个魔女……”

叮——！

在露丝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蕾菈就手持冰剑欺身而上，飞速地朝她刺去。

因为知道露丝的实力极为可怕，所以蕾菈第一时间就突破了限制，强行将自己的魔力突破到了十一阶。

代价是魔王的诅咒开始影响她的精神，争夺她身体的控制权。

可即便如此，露丝身旁的金色丝线瞬间护主，将她蕴含着十一阶魔力的冰剑拦了下来。

见她如此急不可耐地动了手，露丝轻咦一声，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咯咯，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呀？竟然这么急着动手？”

“只是不想和你多废话而已。”

缠绕在冰剑上的魔法爆炸开来，蕾菈默念咒语，四周的空间飘浮起无数的冰锥，最后随着她指尖一点，它们都顷刻间朝着露丝飞去。

然而露丝操控的金色丝线绝非等闲魔法，它们在空中胡乱挥舞，逐渐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屏障。

那些冰锥在经过屏障的一瞬间，就被这些丝线瞬间切成了无数份，失去了所有的杀伤性。

与此同时，那些丝线还化作长鞭，朝着蕾菈袭去。

蕾菈本能地想要施展十一阶魔法阻拦这根长鞭，但是诅咒影响了她的思绪，令她施展魔法的速度慢上了一瞬。

也就是这一瞬，长鞭狠狠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啪——！

只是抽到的一瞬间，蕾菈的伤口处便一片血肉模糊，她也在空中后退了许多步，嘴角溢出了大量鲜血。

要不是她的体内本身就存在防御魔法，这一鞭子足够将她拦腰杀死。

见她如此孱弱，露丝顿时信心大增，同时，她想起了些什么，嘲讽起了其他魔物君主。

“哼，那些愚蠢的东西，我都说了现在是杀死人类大贤者的最后机会，结果个个胆小得要死……”

“算了，就让我亲手摘下你的脑袋，带回去给他们看看吧！”

朝着蕾菈伸出右手，无数丝线编织成的鞭子从天而降，夹杂着凶猛之势朝着蕾菈袭去。

在她的身后，两只十阶的木偶也没有闲着，她们绕开了露丝和蕾菈的战场，直冲地上的信徒，似乎是想要抓几个当做人质。

只不过教会的天启骑士将她们拦了下来，这两位骑士一个背后长着六只翅膀，一个气质有点像是丛林之中的毒蛇。

她们和木偶的战斗难舍难分，魔法对轰引发的爆炸和强烈冲击波令人

群彻底恐慌起来，一时间，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薇洛丝则是趁着这股混乱，混入了人群之中。

她一开始推测，蕾菈就算不敌露丝，至少能拖延一下时间，只要这里的信徒们都疏散完毕，教宗就可以出手帮助她了。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现在的蕾菈根本就连拖延时间都做不到。

……

“怎么了？这就是现在人类大贤者的实力吗？”

“明明也是十一阶的魔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被你击退的魔王大人还真是弱得可怜！”

仅仅只是三四个回合，诡异的长鞭就刺穿了蕾菈的肩胛骨，令她受到了重创。

她吐出了一口鲜血，刚想要动弹，不知从哪来的丝线就吊住了右手，夺取了她右手的控制权。

哧——！

明明是用来杀敌的冰剑，此刻却刺穿了自己的小腹，蕾菈将吊住右手的丝线斩断后，就捂着自己腹部的伤口跪在了悬空魔法阵上。

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下，她披头散发地抓住剑柄，想要拔出腹部的冰剑，但是淡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道腥红，反而将冰剑更深地刺入了几分。

“咳咳——”

撑着悬空的魔法阵，蕾菈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半身的衣裙，脸色也白得吓人，不过就算如此，她看向露丝的目光依旧冷淡至极。

知道现在的蕾菈根本发挥不了多少十一阶的实力，露丝掐起了怪异的腔调，嘲讽道：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魔王大人，她设下的诅咒还真是厉害，到了这种时候，竟然还在和你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要我说，你还是乖乖将身体控制权交给我就好了，我只要你的脑

袋，别的不会多要。”

在她讽刺期间，蕾菈低下头看了眼人群，而这一幕也被露丝发现，她一挥手，金色的丝线就铺满了天空，将她们和地面隔绝了开来。

“大贤者，你在看什么呀？难不成是觉得你能够拖延时间到人群疏散完之后？”

“咯咯，别痴心妄想了，再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你就会成为我手下的亡魂！”

将冰剑从腹部抽出，蕾菈给自己施展了一个简单的治愈术，随后死死握着剑柄，从悬空魔法阵上站了起来。

“呵，之前魔王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可结果就是她最终落荒而逃。”

因为金色丝线铺满天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台，这导致蕾菈她们看不见底下发生了什么，信徒们也看不见上方的战况如何。

可薇洛丝知道，蕾菈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她绝对会死的。

想到这里，她四周观望了一下，发现前方的人群开始散开后，就低下头，用力挤开了面前的信徒。

“诶？圣女大人你去哪里？！”

薇洛丝没有回答那些信徒的问题，她在人群之中见缝就钻，又因为她的身份，很多人也主动给她让路。

只是一会儿，她就离开了人群。

……

“结束了，大贤者。”

“以你这样的状态，你已经没有任何胜……不，是已经没有任何活下来的可能了。”

战斗仅仅过去了几分钟，露丝操控的金色丝线就将蕾菈伤得体无完肤，此刻的她也只能跪在地上支撑起魔法屏障，苦苦地拖延时间。

而这十一阶的魔法屏障因为在和魔王诅咒抢夺身体控制权，偶尔还会没办法抵御金色丝线，令它穿透屏障，刺穿她的身体。

现在的蕾菈，气息已经十分虚弱，如果露丝再发动几次十一阶的魔法，她施展的魔法屏障就会彻底碎裂。

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时刻了。

看出了这一点，露丝诡异一笑，她抬起手，无数丝线在空中绕做一团毛线球，准备朝着蕾菈扔去。

“永别了，大贤者。”

“等一下！”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她的魔法，她好奇地朝着飞来的身影看去，嘴角的笑容因此越来越夸张。

“真是没想到，你自己竟然会自投罗网。”

薇洛丝在离开人群之后，就跑到了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转变为了魔女，随后绕过金色丝线构成的平台，来到了这里。

在降落在蕾菈的身边后，空气中弥漫着的十一阶魔力令她娇躯一颤，心脏怦怦怦地狂跳起来。

差距太大了，像她这样的九阶魔物，在十一阶敌人眼里，恐怕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随时都可以碾死。

但是尽管如此，她依旧对着露丝微微一笑，道：“自投罗网？那可说不定。”

“区区一个八阶……嗯？九阶？”

露丝眉头一蹙，似乎明白了她的底气。

“区区一个九阶魔物，你不会以为就能在我面前走过一回合吧？要我说啊，你们的感情还真深厚，死都想死在一起，明明你们一个是人类，一个是魔物。”

无视了露丝的冷嘲热讽，蕾菈面色不善地看向薇洛丝，冷声质问道：“你来做什么？！”

“救你。”

“呵，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救她？

蕾菈只觉得薇洛丝吃错了药，头脑不清醒了。

如果她们面对的不是魔物君主，而是其他敌人，那她说不定还有扭转局面的可能，可这一次她们的对手是木偶君主露丝。

她根本想不出薇洛丝如何救她，更别说她现在也就是个九阶的实力。

露丝站在那里任由她释放魔法攻击，都不一定会受伤。

而且这家伙才刚刚当上心心念念的圣女，要是什么都没有享受到就和她一起死了，她倒也觉得怪可惜的。

可转念一想，她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薇洛丝终究是魔物，如果她一直担任教会圣女，说不定会做出很多不利于人类的决策，最后还有可能会被发现真实身份。

要是在她还没做出决策的时候死了，至少她现在的美名是留下了。

薇洛丝不知道短短的一瞬，蕾菈想了那么多，她只觉得她的不信任令她心底里有些不爽。

“你这么不相信我？那我问你，你要是恢复了所有的实力，能打赢她吗？”

“当然。”

“那就行了。”

在蕾菈诧异的目光，薇洛丝两只小手放在腹前不断纠缠，一脸的犹豫，最后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小声道：

“你能遮住她的视线吗？不让她看见我们。”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别管，这是我们活下来的唯一机会。”

没有办法，蕾菈打量了薇洛丝几眼后，最终还是选择无条件地相信她。

原本透明的魔法屏障开始出现了淡淡的蓝色，紧接着它开始向内收缩，最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蛋壳一样，将她们两个人包裹了起来。

她们看不见外界，外界也没办法看见她们。

虽然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但是露丝一点都不知道，在她看来，眼前的两位女子已经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了。

“怎么？你们以为两眼一闭，就能逃过死亡了？这也太可笑了吧！”

在她的操控下，十一阶的魔法开始轰击这道魔法屏障，她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个蛋壳就会支离破碎，而里面的女子，也将化作齑粉，消散在空气之中。

……

“蕾菈，其实我，一直都在欺骗你。”

魔法屏障之中，薇洛丝一咬牙，当着蕾菈的面转变为了圣女，随后她跪在她的身前，施展治疗术治疗起她的伤口。

身上的伤势很快就痊愈了，魔法屏障也因此更加坚固了一些，蕾菈对于薇洛丝的坦白很是惊讶，这在她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薇洛丝不知道自己早就暴露了，她握住她的双手，金色的瞳孔之中闪过一丝悲悯，语气有些低沉地说道：

“我知道你很惊讶，或许还会很恨我，但是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活下来，无论之后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如实回答你的。”

她的态度令蕾菈心里咯噔了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她迟疑了几秒，不解地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吗？”

“这是你最后一层魔王诅咒了吧？只要清除干净，它就再也不会困扰你了吧？”

“你想清除它？”

“嗯。”

蕾菈甩开了薇洛丝的双手，隐隐约约地，她觉察到了什么，心中的平静也被一股陌生的烦躁打乱，眼底的猩红被她生生地压了下去。

她从地上站了起来，转头看向了身前的魔法屏障。

“开什么玩笑，这诅咒为了不让我体内女神的恩赐之光成长起来，已经可以离体遮挡圣光了，十阶的时候，你拼尽全力才破开它的阻挡。”

“这一次可是十一阶，现在的你没有胜算的，放弃吧，只要等下面的人群疏散完，就是她们的死期。”

她拒绝了薇洛丝的办法，但金色的圣光却固执地在她身后亮了起来，这使得她看向少女的目光中多出了几分罕见的怒意。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解决魔王诅咒，这是我们唯一活下来的机会。”

“薇洛丝，现在不需要你……”

“相信我，我可以做到的。”

薇洛丝温柔一笑，打断了蕾菈的话，她身上的金色圣光越发强烈，与此同时，蕾菈面露痛苦，丝丝腥红从她的体内钻出，逐渐将附近化作了血海。

这是远胜于之前十阶的诅咒气息，如果仅凭之前的圣光操控，薇洛丝不可能击溃这道诅咒的壁垒。

但是她在安妮的手记上见过，圣光，拥有突破极限的办法。

那就是将生命作为燃料，点燃圣光。

Chapter 242

腥红的诅咒气息在蕾菈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坚硬的壁垒，薇洛丝肉眼所及之处，也都被它们化作的血海覆盖。

血海之上弥漫着一层厚厚的血色云雾，圣光原本在它们的压制之下，毫无反抗之力。

可随着少女点燃了自己的生命，这些金色的光芒骤然间刺破红雾，直抵壁垒。

它就像是阳光一样，眨眼间变得无法直视，不过任由它照在身上，心底里依旧会感受到舒适的温暖。

“我说了不需要你出手！”

蕾菈显得格外生气，她似乎在斥责面前这个不听她话的少女，可少女却只是轻笑一声，眼底里都是她的影子。

“抱歉哦，一旦点燃圣光，在它燃烧殆尽之前，是停不下来的。”

点燃圣光就意味着死亡，在圣光彻底消散的那一刻，少女的生命也会结束，她会化作灰烬，顺着风儿吹向未知的远方。

然而即便是面对死亡，少女依旧说得很轻松，好似她早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丝丝腥红气息从自己的体内消散，蕾菈的怒气随着她的话逐渐消散，因为她知道，这种时候，她再怎么生气也没有用了。

薇洛丝还是和以前一样，根本不会听她的话。

不，她不是薇洛丝，她是魔女。

可这让她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为什么？”她问道。

“嗯？”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明明是敌人，就连种族都不一样，你为什么要救我？”

她的问题让薇洛丝陷入了沉思，后者眨了眨眼，思索了一会后回道：“因为……我不想你死。”

她双手叉腰，散去了圣女该有的温柔，恢复了属于魔女的娇蛮，与此同时，她伸出手指指着蕾菈，娇声道：

“虽然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就在处处针对我，但我并不讨厌你，毕竟很多时候，你都在帮我。”

“我可是一直都把你当做宿敌看待的，作为我的宿敌，你怎么可以死在这种魔物的手中？虽然她是魔物君主……”

“不过，迟早有一天，我会超越她的，所以你要死，也是死在我手里，否则我可是会很掉价的！”

魔女说出了嚣张至极的话，如果放在平时，蕾菈很清楚她会开口打压她的气焰，然后魔女就会开始和她斗嘴。

但现在，她却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她们是……宿敌吗？

蕾菈隐约觉得魔女的真实想法或许并非如此。

可想要救她的心，一定是真的。

如果是圣女呢？

薇洛丝用圣女的口吻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不外乎是——在乎她吧，毕竟虚伪的温柔圣女总是喜欢这么回答他人。

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少女，蕾菈发现她的双脚已经不见了，淡淡的金色火焰包裹着她的小腿，一路向上燃烧。

垂下了眼帘，她想到了什么，开口道：“可是你才刚刚成为圣女……”

之前还在想薇洛丝如果刚当上圣女就牺牲了会如何，结果还真是世事难料，她为了拯救她，真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蕾菈有点后悔考虑这些了。

“没关系的，我不在意。”

又是这样轻松到无所谓的回答，少女好像从来没有自己的欲望，只知道一味的付出。

压抑下去的愤怒差一点再次生起，蕾菈深呼吸一口气，耐着性子问道：“你为什么要成为圣女？”

她想要知道少女为什么拼死也要成为圣女，如果可以，她会帮她完成她的遗愿。

“因为，因为……我想魔物和人类，能够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少女望着暗沉的天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蕾菈在短暂的愣神过后，还是忍不住地捂住嘴，笑出了声。

薇洛丝觉得她有几分嘲笑的意思，所以就叉着腰，有些气鼓鼓地质问道：“你笑什么？”

“没想到卑鄙无耻的魔女，竟然会有这么天真的想法，并且还付之行动了。”

“……我现在真想狠狠地抽你屁股！蕾菈！”

“光说狠话谁不会，你能做到吗？”

“你！”

事实证明，薇洛丝只是在说狠话而已。

宛若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将血海灼烧得沸腾了起来，诅咒的气息在飞快消退，弥漫在空中的血色云雾已经肉眼难见，就连蕾菈面前的壁垒都破开了几个大洞。

再过不久，圣光就能真正的穿透壁垒，落在蕾菈的身上，而她体内的恩赐之光也能得到最后的成长，将所有的诅咒气息驱散。

而代价是……

金色的火焰燃烧到了少女的腹部，她的双手已经化为了灰烬，飘向了不知名的远方。

失去了双手，她自然也做不到自己放下的狠话了。

蕾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撇开了目光，不再说话，她们之间的氛围在这时也渐渐地沉默了下来。

脑海中开始不自觉地浮现出以前和魔女相处的经历，蕾菈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只觉得那里疼得厉害，连带着呼吸都困难了许多。

她艰难地将目光重新落回到了少女的身上，此时的火焰已经燃烧到了她的小脸，她还能看见的，不过是她那双明亮的双眸，以及银白的长发。

圣光依旧如同烈日一般充斥着这片空间，然而血海已经蒸发殆尽，腥红壁垒不见了踪影，仅存最后一丝诅咒气息还在空中徘徊。

咬了咬唇，无数话语涌上了心头，蕾菈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头来，只是叮嘱了一句：

“答应我，下辈子不要再为他人付出生命了，不值得。”

少女说不了话，只是她在听见她的叮嘱后，眉眼弯了弯，随后金色火焰将她彻底燃尽，耀眼的圣光瞬间熄灭。

那是……笑容吧？

因为在笑，所以眉眼才会微弯。

这般安慰着自己，蕾菈呆呆地看着空气中散去的灰烬，一时间出了神，她伸出手想要去抓，可那些灰烬就像是白雪一般，落在她的指尖上就消失不见。

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魔王的诅咒。

十一阶的力量悉数回归，体内恩赐之光的闪耀令她的眉心浮现出了一道淡淡的金纹，苍白的脸颊也恢复了血色，不过她并没有在意这些。

她只知道，那个她嘴上讨厌的魔女死了。

世间的一切，无趣得很。

寒风吹过她的衣裙，魔法屏障因为外在的攻击而逐渐破碎，露丝尖锐的声音顺着风，飘入了她的耳中。

“咯咯，你这道孱弱的魔法屏障，还能抵挡多久呢？大贤者，我劝你

还是早些出来受死吧！”

呼——！

下一秒，魔法屏障尽数碎裂，蕾菈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了露丝的面前，而后者先是一愣，随后咯咯咯怪笑道：

“哦？你主动出来，是想明白了？你……”

说到一半，她忽然注意到了蕾菈身边的异常。

“那只魔物呢？逃走了？还真是厉害啊，竟然连我都看不出来她是怎么逃走的，不过你真可怜，她抛下了你……”

嘲讽的话还未说完，露丝就感知到了什么，两眼的瞳孔骤缩，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她根本没办法反应。

咚——！

闷声响起，远处的蕾菈不知何时竟然出现在了露丝的面前，并且一拳狠狠地砸在了露丝的脸颊上，将她重重地击飞在了自己用金色丝线构建的平台之上。

从平台上爬起来，露丝颤抖地摸着自己如木偶般碎裂的脸颊，难以置信地看向蕾菈。

“什么？这怎么可能？你的实力……恢复了？”

蕾菈居高临下地看着露丝，眼神之中尽数都是淡漠。

面对这样的家伙，她一句话都不想和她说。

露丝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付出代价。

眉心的金纹微亮，蕾菈体内的恩赐之光便冲破云霄，将天空都染成了金黄色，在这之后，她高举右手，雷云开始落下无数道金色雷霆。

恐怖的神威逐渐弥漫在天地之间，一把透明之中带着几分淡蓝色的长剑随着光柱缓缓落入她的右手，金色雷霆也开始在剑身上流转。

浩荡神威清空了整个天空，就连露丝带来的两个十阶人偶以及教会的天启骑士都被压在地面之上，动弹不得。

长剑还未接触到金色丝线，光是雷云中落下的雷霆就已经将丝线斩断，见到这一幕的露丝惊惧地大喊道：

“这，这不可能！你，你不仅恢复了，而且竟然，竟然还有神力？！”

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先前奄奄一息的人类大贤者，竟然在顷刻间就恢复了所有的力量。

而且这种恐怖的神威……

她算是明白为什么魔王会战败了，而且在那之后，魔王就龟缩在魔物世界之中，没有了什么大动静。

不过即便如此，她露丝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同为十一阶，就算拥有神威，也没办法形成碾压之势。

蕾菈似乎看穿了她的想法，她握紧了手中的长剑之后，十个由魔力形成的魔力环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圣城上空的魔力一瞬间就被抽干。

“禁咒，禁咒……你疯了！你这么做，这个教会圣城都会被你毁掉的！”

带着神威的禁咒，露丝瞪大了眼睛，说完这句话后想也没想就转身朝着远方遁去。

她觉得这家伙真的疯了，这种级别的魔法稍有不慎，余波都会将教会圣城毁灭，而且代价也很高，会给自己的身体都带来巨大的伤害。

在蕾菈恢复力量的那一刻，她露丝就已经没有办法杀掉她了，她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反过来要杀她，甚至看上去不惜一切代价。

至于吗？

“逃？晚了。”

话音落下，蕾菈朝着露丝逃遁的方向轻轻一挥，淡蓝色的剑气裹挟着金色的雷霆，瞬间将天空一分为二。

一眨眼，露丝就已经远离了教会圣城，来到了人类帝国圣卡西亚的上空，可令她毛骨悚然的是，这道剑气已经出现在了她的后方。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她的身影就湮灭在了剑气之中，圣卡

西亚帝国的天空同样被劈成了两半，一边是淡淡的蓝色，另一边闪烁着金色的雷霆。

雷霆之中夹杂着残留的神威，帝国之中见到这一幕的人们都不由地跪在了地上，畏惧地祈求着神明的宽恕。

圣城之中，被神威压制的两位天启骑士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眼中见到了震惊。

她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人类大贤者蕾菈的全部实力，如今一见，惊骇的同时还有些挫败。

十阶的她们已然站在了人类的巅峰，但距离真正的最高点，她们依旧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

那两只十阶木偶在见到这一剑后深感不妙，哪怕有神威压制，它们都强行准备遁走，可也就在它们施展魔法的时候，天空之中落下两道金色雷霆，将它们彻底轰为灰烬。

圣城内的信徒站在原地呆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他们跪在地上，握住了胸前的项链，纷纷赞叹道：

“这，这简直就是神迹啊！”

“大贤者就是大贤者，对付这些魔物根本不在话下！”

“有圣女和大贤者在，我们的未来还真是充满了希望……”

蕾菈则是在诛杀两个十阶木偶之后，就从空中落回到了教会的中心教区，她散去了手中的长剑，掩着嘴咳出了一口血，视线陷入了黑暗。

因为女神的恩赐之光，现在的她要比以前的她更加强大，所以她才可以施展禁咒，诛杀木偶君主露丝。

而且只要能够杀死她，禁咒的一切代价她都可以承受，更别说这个禁咒最严重的，也只是让她永久的双目失明而已。

扶着一旁的墙壁，她再度咳出一口血。

温热的鲜血在她的掌心迅速冻结，她感受着自己现在因为施展禁咒而千疮百孔的身体，再一次想起了薇洛丝。

如果她在的话……那道治疗术就能轻易地将她治好吧？就连失明都不是什么问题……

只是她已经……

黑暗的眼前闪过一道倩影，蕾菈下意识地伸出手将她死死抓住，可耳畔传来的声音令她心底里有些失落。

“蕾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来人是教宗蒂娜，不是薇洛丝。

松开了抓住蒂娜的手，蕾菈轻轻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了她的话。

她也不知道自己刚刚在想些什么，明明薇洛丝已经死了，她第一时间竟然还会幻想来的人是她……

Chapter 243

“怎么了？你看上去好像并不开心？”

敏锐地察觉到了蕾菈的内心，蒂娜歪了下脑袋，有些关心地问道。

“是吗？应该是你的错觉吧。”

对此，蕾菈嘴角一勾，留下了一句话后，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她，她笑了？

蒂娜的瞳孔微微放大，她对蕾菈的微笑感到很是惊讶，毕竟她刚才所说的话，又不是什么笑话。

她为什么会笑？

她以前不是个冰块吗？

强烈的违和感在蒂娜的心底诞生，她望着蕾菈离去的背影，只觉得她像是遭受到了什么打击一样，情绪格外低落。

……

另一边，魔物世界的深处。

约有十几米高的肥硕猪人斜躺在用草木搭成的王座之上，他的面前是一座同样巨大的篝火，两旁则是挂满了某种巨型魔物的血肉。

伸出手抓住一块血肉，他直接将它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嚼了两下，鲜血从他的嘴角溅了出来，令他看上去就像是噬人的暴君。

很快，一位矮小的猪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整个人跪在地上，神色极为狂热。

“报，君主大人，和您预料的一样，前往教会圣城的君主露丝连带着她的手下，一起被敌人歼灭了。”

“呵呵，真是愚蠢，我早就知道那个教会圣城里藏着不少老东西了，我要是和她一起去了，多半也回不来。”

猪人君主的声音极为粗犷，他只是一开口，四周就像是刮起了一道飓风，恶臭不已的同时，吹得底下的猪人心惊胆战。

“说吧，她是被哪些老东西杀死的？”

“呃，大人，她是被当代的人类大贤者一剑斩杀的。”

咀嚼血肉的动作一顿，猪人君主用凶厉的目光扫了底下猪人一眼，随后从王座上坐直了身子，大声吼道：

“这怎么可能？那个大贤者就算摆脱了魔王诅咒，也不可能随便斩杀那个脆皮木偶，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大人，这是那位大贤者挥出一剑后，天空中留下的影像。”

底下的猪人慌忙将手中的魔法道具递了上去，猪人君主神色凝重地将留影看了一遍，皱起的眉头渐渐舒缓。

“哼，原来是神力，那些老东西还真舍得啊……”

他看得出来，大贤者这一剑中夹杂了神力，而她本身并不是神明，这股神力也就必然是外来之物。

“大人，那位大贤者如此厉害，以后会不会……”

“怕什么？这是神力，又不是魔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终究是握不住的，没有神力，她又怎么可能再挥出同样的一剑？”

外来之物终究有耗尽的一天，神力再厉害，只要不是自己掌握的，就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而且他一点也不担心人类大贤者会成为神明，她的实力或许站在了人类之巅，但距离神明，还是太远太远了。

更何况成神，只是一种传说。

这个世界神明是存在的，但从来没有人成为过神明。

底下的猪人闻言也松了口气，在知道人类大贤者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后，他们的脸上就流露出了贪婪之色。

“那大人，露丝君主已死，她手底下的地盘和势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嘿嘿。”

吞食其他势力的领地，是壮大自己势力的方式之一，这么多年，魔物君主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以至于现在的他们，势力完全能够和魔王分庭抗礼。

如今魔物君主之一的露丝出了事，她的领地和势力就变成了众人眼中的香馍馍，谁都想要咬上一口。

底下的猪人都有些急了，毕竟知道露丝出事的不只是他们一个势力，其他的魔物君主和魔王都知道。

他们要是比他们先动手的话，他们想再咬上一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以往他提出这样的建议，猪人君主都是哈哈大笑，命令他们动手去做，可这一次，他没想到的是，猪人君主一改常态。

“蠢货！露丝那家伙虽然实力不济，但是想真正杀死她难如登天，这一次她不过是损失了一具最完美的身体，从十一阶上滑落回十阶而已。”

“就算她已经不配称之为魔物君主了，我们现在也不能落井下石，甚至还得想办法帮她保留自己的势力，否则到了最后，她和我们都会死。”

猪人不解。

“……这是为什么？”

不仅不能吞食露丝的势力，他们甚至还要帮助她？

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要求。

不过下一秒，猪人君主就给他解了惑。

“新纪会取消议会制度了。”

身子一颤，猪人意识到了什么，惊恐地说道：“什么？！您，您是说……”

“你没听错，建立新纪会的那个大魔王苏醒了，那群疯子又有主心骨了，以她们的本性，我们要是不抱团，只会被她们连人带着骨头，一起吃掉。”

想起这件事，猪人君主凶厉的瞳孔中闪过几丝深深的忌惮，自己手中的血肉也变得索然无味了起来。

新纪会的创始者……

他们这些魔物更愿意叫她为大魔王。

毕竟比起魔物世界的所有君主和魔王，她才是最令众人恐惧的那一个。

……

从教会给她安排的床上醒来，蕾菈沉默地望着天花板，眼前一片漆黑。

距离圣女考核结束，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了。

这一天内，她睡着了吗？

她不清楚，她只知道自己的意识浑浑噩噩的，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

心情很平静，不过不是以往的那种平静，而是……一种无趣？

世界好像变成了一片灰色，她对什么都有点提不起兴趣。

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才感觉到自己身体各处传来的酸痛，禁咒的后遗症也会在这几天彻底爆发。

除了永久失明之外，她体内的魔力一片干涸，至少最近两三天内，她是一个魔法都用不出来了。

本来有魔法能够代替眼睛帮助她观察周围情况的，现在好了，这几天内，她恐怕连自己的生活都有些难以自理。

从床上起来之后，她在衣柜内翻找了一番，随后找了件样式比较简单的衣裙给自己套了上来。

接着，她就慢慢地朝着门口移去。

只是在这期间，她的双手摸到了梳妆台。

心中一动，她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明以前的她基本不怎么用梳妆台，每次起床之后，只需要用魔法给自己简单地打理一下就好。

不过……薇洛丝那家伙是经常用的。

每次经过她卧室的时候，如果房门开着的话，她多半就会坐在梳妆台前打理自己。

不得不说，她长得的确很有气质，打理一下后，她的魅力就彻底绽放了开来，光是那些情书都能塞满房屋前的信箱。

……情书？

什么年头了，告白还用情书，下次要是被她发现的话，她会一把火先把情书烧了，省得脏了薇洛丝的眼睛。

只是……

突然想起了什么，蕾菈刚刚勾起的嘴角瞬间耷拉了下来，她从梳妆台前站了起来，低垂着头走出了房门。

又想起薇洛丝了。

蕾菈捂住自己的胸口，一股莫名的疼痛又开始在她的体内徘徊。

因为失去了她，所以她感觉很痛苦吗？

也是，谁叫她喜欢她呢？

不过这种简单的喜欢，短暂的痛苦，未来都会被时间抹平的吧。

过个一两天，一切或许都会恢复原状。

而且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薇洛丝的，现在只是离开的定义有些不一样而已，如果现在的她都承受不了……

那过去那个下定决心的她，岂不是也根本离不开薇洛丝？

阵痛而已。

过几天就好了。

这般安慰着自己，蕾菈压下了内心的痛苦，一手摸着墙，开始在走廊

上前进。

魔女这家伙还真是讨厌啊，人走了都要折磨她一番。

“老师？”

耳畔传来少女的声音，蕾菈本想回头看她一眼，可想到自己已经失明之后，她头也懒得回，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来人正是艾薇娜。

她在圣女考核结束之后，就被传送出了幻境，在得知薇洛丝并未牺牲后，躺在病床上的她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没有成为圣女，她的确有些失落，不过她很认可薇洛丝，觉得她成为圣女，比自己成为圣女更好。

她输得心服口服。

而今日，她是来找蕾菈的，毕竟她从教宗那里听说，她失明了。

“听说老师昨天那一剑，就连圣卡西亚帝国的天空都受到了影响，实在是太厉害了！”

“只可惜那时候的我还没从幻境里出来，见不到这一幕……真是的，圣女都选出来了，教宗大人也不提前结束考核……”

小小地抱怨了一声，艾薇娜来到了蕾菈的身边，扯起了和昨日有关的话题，只是令她疑惑的是，在听到这个话题后，蕾菈没有说话，只是眉毛微蹙了一下。

有点像是踩到了她的雷区。

艾薇娜想不明白昨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惹得蕾菈不快，她可是摆脱了魔王诅咒，并且一剑斩杀了魔物君主诶。

这种事迹，如果她不是大贤者，而只是一个帝国国民，那这位国民的地位在帝国中可是会比皇帝还高的。

Chapter 244

“老师，你心情不好吗？”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老师在她不知道地方，遇见了什么很糟心的事情，从而导致她的心情很不好。

“还好吧。”

蕾菈的回答让她确信了自己的猜测，因为她能很明确地感知到蕾菈语气和以往的不同。

以前的她，单纯只是不关心，所以说话会显得很是冷淡，但现在的她却像是压抑着什么一样，就连声音都低沉了许多。

想了想，艾薇娜转移话题道：“这一届的圣女是薇洛丝，老师有什么想法吗？”

“没什么想法。”

“诶？”

提到薇洛丝，蕾菈就像是听到了什么令她不愿想起的事物一样，扭头就朝着远方走去。

只可惜她现在是失明的状态，走了两步就撞到了走廊的墙上。

“老师，我搀着你走吧。”

说着，艾薇娜就走到了蕾菈的身边，很自然地挽上了她的手臂。

一开始蕾菈也没有拒绝，只是走了两步，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眉头微蹙，最后很不自然地甩开了她的双手。

以前的薇洛丝，也是这么挽着她的手臂，和她一起逛街的。

“不用了，只是失明而已，这种情况魔法就能解决。”

拒绝了艾薇娜，蕾菈本想施展魔法，让自己看清楚四周的情况，但她体内魔力枯竭，只是稍微动用一下魔法，她就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

撑着墙壁，她最后选择了放弃。

艾薇娜想不明白眼前的老师怎么了，她开口询问，蕾菈又不肯将自己的心事说出来，无奈之下，她只能提起来之前，教宗给她下达的任务。

“啊，对了，老师，教宗大人有事找您。”

“……我没空。”

啊？

艾薇娜不解地眨了眨眼。

这是老师不想要见到教宗大人的意思吧？所以才会说出如此拙劣的借口。

既然老师不想要见她，那她作为学生，自然也会尊重她的选择。

点了点头，明白了蕾菈的意思后，艾薇娜搀扶着她在附近闲逛了一下，之后她就回到中心教堂找上了教宗，传递了蕾菈的意思。

……

“你的身体还好吗？最近要不要帮你先找个修女看看？”

坐在床边，教宗克里斯蒂娜握着蕾菈的右手，笑意盈盈地询问道。

另一边，站着的艾薇娜眼观鼻，鼻观心，装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教宗在得知蕾菈不想要见到自己后，就亲自来到了她的住所找她，艾薇娜知道这多半会惹得老师不快，尤其是最近老师的心情看上去不太好……

但她作为信徒，可不敢劝教宗放弃这个想法。

“不用了，你要是真关心我，就不应该来找我。”

克里斯蒂娜掩嘴一笑，解释道：“哎呀，这不是刚刚结束圣女考核，魔物君主又来圣城闹事，加上之后的新任圣女祝圣仪式什么的，人手有限嘛……”

新任圣女……

听见了这几个字，躺在床上的蕾菈脸色彻底冷淡了下来。

教会的动作还真是够快的，薇洛丝刚死，圣女就换新的了，一点悼念的仪式都没有，就像是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样。

不过这就是教会，所谓的候补圣女，甚至是圣女，只是教会培养的工具而已，她们活着的目的是宣扬教会的教义，收获更多的信徒。

她们死了，只需要再培养一个就好，损失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新任圣女，新任圣女……不用想，这位新任圣女一定就是艾薇娜，毕竟除了薇洛丝，也只有她有这个资格。

其实不只是教会，帝国、公会之类的各种组织都是如此，为了组织的未来和发展，他们手底下的人大多都是工具。

工具生来就是需要完成任务的，他们的喜怒哀乐根本不会被组织高层在意，他们就算死了，这些家伙也只是随便挖个坑，就将他们埋了。

她本来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也认清了这些组织的冷酷，可是……只要一想到薇洛丝被天启教会这般对待，她心底里就格外厌恶教会。

甚至连带着教宗蒂娜，她都讨厌了起来。

不过她也知道，蒂娜其实没有什么错，这本来就是位居高位的人应该做的事。

“呵，教会还真是够忙的，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蕾菈的语气中夹杂着一点嘲讽，教宗蒂娜没有在意，她轻声问道：“你身上的魔法诅咒应该消散了吧？”

“嗯。”

双手一拍，蒂娜笑道：

“那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事情吗？你恢复了实力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率领一些圣骑士前往圣卡西亚帝国，支援帝国军队。”

“那里的战况不太乐观，谋反的公爵背后有魔物的帮助，最重要的是，那些魔物中有个势力可能需要你出面才能对付。”

果然，又是将她当作打手一样去处理事情。

在蒂娜的眼里，她蕾菈或许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抱歉，我没有兴趣。”

“诶？”

从床上离开，蕾菈套上外套之后，就在蒂娜疑惑的目光中离开了卧室，与此同时，她还留下了一句话。

“我并非是那个唯一能解决这件事的人，你还是另选他人吧，反正教会那么大，有足够多的人替代我。”

眨了眨眼，蒂娜知道蕾菈现在有些生气，但她不解的是她为什么会生气，以前的蕾菈脾气可不是这样的。

而一旁的艾薇娜看看教宗，又看看蕾菈，一番痛苦的纠结后，她朝着教宗说了一声，随后追上了自己的老师。

老师可是失明了，没有她的话，在街道上乱走是很危险的。

蕾菈可没有想那么多，她离开卧室的时候还顺手摘下了放在架子上的黑袍，套在身上后，摸着墙来到了大街上。

她现在有些生气。

圣女从始至终都是天启教会的工具，她现在都有些怀疑，教宗蒂娜和先贤是不是知道魔王诅咒最后需要燃烧生命才能解开。

否则的话，她们为什么会对圣女的逝去这么平静呢？

平静得甚至有些诡异。

难不成她们也知道薇洛丝其实魔物？

……不，不可能。

连她都只是最近才知道她是魔物，教会怎么可能提前知道呢？

更别说教会内有很多对魔物抱有极大敌意的高层，他们要是知道，薇洛丝在踏进教会圣城的那一刻就会被杀死。

所以，她们如此平静，多半单纯是因为将她当成了牺牲品。

这就是世人口中仁慈的天启教会。

越想，蕾菈的内心就越是不舒服，可她因为这件事就要报复教会什么的，她也做不到。

心烦意乱间，走在大街上的她忽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她心头一跳，连忙转身想要去寻找那道香味的来源。

可入目的，只有一片黑暗。

“怎么了？老师？”

“……没什么。”

艾薇娜跟了上来，蕾菈也转过身，拉低了自己的兜帽，继续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行走。

刚刚的……是薇洛丝吗？

不，不可能。

那应该只是恰巧有些相同的香气而已。

她都已经死了，怎么可能还与她擦肩而过呢？

走了两步，蕾菈停了下来。

“艾薇娜，我想一个人静静。”

“老师……”

跟在她身后的艾薇娜担忧地看了她一眼，随后后退了几步，躲在了一处转角，偷偷地观察她。

没办法，现在的老师是最令她无法放心的，她甚至害怕她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

蕾菈在赶走艾薇娜之后，她来到了街边的长椅上坐下。

面前是一片闪烁着金光的湖泊，椅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只可惜她见不到这些，她只是靠着长椅，想放空自己的大脑。

一想起薇洛丝，她的心里就很不舒服，或许这种方式能够让她内心的痛苦有所缓解。

这般想着，没多久，熟悉的声音就打破了她的宁静。

“大贤者？”

“嗯。”

来人是梅维娜，薇洛丝的女仆，一头七阶的魔狼。

坐在蕾菈的身旁，梅维娜裹紧了自己的衣裙，说道：

“那个，主人让我转告你，她说她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也感谢你帮她隐瞒下了身份……”

“解决魔王诅咒后，她希望你和她之间的恩怨到此为止。”

蕾菈垂下了脑袋，双手微微握紧了长椅。

薇洛丝这个笨蛋……

她早就知道，想要解开魔王诅咒就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她才早早地留下这样的遗言吗？

而且恩怨到此为止什么的，人都死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恩怨呢？

不过……

她即便知道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最后还是这么做了，这会不会意味着她其实也很喜欢她呢？

毕竟如果不喜欢她，为什么要拼了命地救她呢？

啊……她肯定是喜欢她的。

蕾菈忽然想起了薇洛丝向她告白的事情。

她要是不喜欢她，怎么会向她告白呢？

她那时候要是知道薇洛丝就是魔女好了……

呼吸再一次变得有些困难，蕾菈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像是意识到了什

么一样，骤然离开椅子，站了起来。

她在想什么啊？

她蕾菈也只是有点喜欢薇洛丝而已，这个笨蛋还留下遗言说恩怨到此为止，她是担心她会一直记得她吗？

真是可笑，时间会抹平这段记忆的。

她蕾菈可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一蹶不振。

……

时间一晃，距离圣女考核，已经过去了四天。

艾薇娜一脸忧愁地站在蕾菈卧室的房门前，抬着手，不知道要不要敲响房门。

三天前，蕾菈从湖畔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就再也没有从卧室内出来过，她很担心她的状况，但又怕打扰到她，所以一直都没有来找她。

但是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了，若是再放任她在卧室内，恐怕会有危险的。

鼓足勇气，艾薇娜咚咚咚地敲响了房门。

“老师，在吗？今天是圣女的祝圣仪式，您不出来看看吗？”

“老师？”

“没动静的话，我就要进来了哦？”

房门背后没有传来任何声音，艾薇娜内心的不安也攀升到了极点，她也顾不得自己作为学生的礼仪，直接拿出备好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刚一走进蕾菈的卧室，艾薇娜就被堆在床上和地上的书惊到了，它们散落满地，到处都是，许多更是杂乱地平摊着。

她经过它们的时候，只能小心翼翼地抬起脚，生怕将它们踩脏了。

老师不是失明了吗？看得见书上的字？

带着这样的疑惑，她见到了斜躺在床上的蕾菈。

相比较杂乱的书籍，蕾菈看上去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她的双眼眼袋黑了不少，看上去像是好几天都没睡觉一样，脸色也白得吓人。

“老师，您的眼睛怎么了？”

“没事，只是想要看清这些书，过度动用了魔法而已。”

“您，您最近体内魔力不是枯竭了吗……”

“嗯，所以动用魔法的时候，让我感到很恶心。”

张了张小嘴，艾薇娜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她以前学习魔法的时候，体内的魔力偶尔也枯竭过，在这种情况下动用魔法，她会感到头晕目眩恶心想吐，最后躺倒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

她深知这种感觉有多难受，而她的老师竟然表现得格外风轻云淡，再加上这几天内看了那么多书……

她心底里的痛苦，难道要比这些感觉更加难熬吗？

“看书也是很难转移注意力的，有什么心事，您都可以告诉我，虽然我只是您的学生，但我也会想办法为您排忧解难的。”

单手捂着胸口，艾薇娜说话的时候，好像全身都在散发着光芒。

就好像是薇洛丝一样。

从床上坐直了身子，蕾菈深呼吸了几口，决定不再隐瞒，而是出神地呢喃道：

“我本来以为时间会让我忘记她的，但是这些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越来越想她了……”

“想她的话，老师为什么不去找她呢？”

“……她已经不在了。”

“原来是这样。”

艾薇娜略显尴尬地回了一句，心底里也涌上来了愧疚之情。

难怪老师的情绪会这么低落，原来是她的友人逝去了。

这种感觉的确要比魔力枯竭更为痛苦，但她并不太会安慰，毕竟劝他人看开点什么的，其实根本没什么用。

没有亲身经历过，怎么会了解有多痛苦呢？这种痛苦，怎么可能是他人随口一句安慰能够缓解的。

在她沉默之际，蕾菈抚摸着自己的胸口，缓缓道：

“我以前以为我只是有一点喜欢她而已，就算和她分开，也不会感到痛苦，但是我现在只要一想起她，就有些喘不过气来。”

“胸口很闷，心脏跳动的频率也有些奇怪，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艾薇娜，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她说话的时候，表情依旧和以前一样平淡，但艾薇娜知道，她只是不愿意将心底里的情绪表现出来而已。

能够说出这些话，她恐怕已经痛苦到极点。

“老师……”

“其实我都明白的，你也不用安慰我，这样的结局……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承受了这样的痛苦，未来或许就不会更痛苦了……”

她失算了。

她本以为时间会带走这些记忆，可她没想到的是，时间不仅没有带走它们，还令它们越发清晰，清晰到就像是用刀刃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她的心上一样。

她和她本来就不合适，如果她没有离开她，未来的她只会更加痛苦。

对此，她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放下了手，蕾菈扭头看向窗外，虽然眼前仍然一片漆黑，但那一丝丝的光亮令她的内心得到了些许缓解。

她输了，薇洛丝这个家伙……

一辈子都是她的遗憾了吧……

想到这里，她转头问起了艾薇娜。

“对了，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艾薇娜也知道现在转移注意力是最好的缓解办法，所以她连忙说道：“今天是新一届圣女的祝圣仪式，老师您要去看看吗？”

“不了吧，新一届圣女……”

蕾菈愣了一下，在她意识里，新一届圣女应该是艾薇娜才对。

但是，她为什么在这里啊？仪式不是要开始了吗？

“祝圣仪式要开始了吧？你怎么不去参加呢？”她问道。

艾薇娜上前挽住了她的手臂，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说道：“我这不是来找您了嘛，想带您一起去观看，而且这个点，祝圣仪式已经开始了哦。”

“仪式都开始了，你这位圣女还在这里劝我一起去，克里斯蒂娜现在对你这么放任吗？”

“嗯，毕竟又不是我赢下了圣女考核，也不是我的祝圣仪式，真正会受到教宗大人管束的，现在只有薇洛丝才对。”

不是她的祝圣仪式？

艾薇娜这说的，怎么好像新一届圣女不是她一样？

难不成，还有第三者？

眉头一蹙，蕾菈问道：“等等，新一届的圣女是谁？”

艾薇娜一怔。

她想不明白自己的老师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老师不是亲身经历者吗？在那个时候，她还一剑杀死了魔物君主呢！相反，那时候作为候补圣女的她还被关在幻境里，没办法出来。

所以，亲身经历考核的老师问她圣女是谁？

有没有搞错啊？

“……是薇洛丝啊。”

“那祝圣仪式是……”

“是她成为天启教会第两百三十二届圣女的祝圣仪式。”

蕾菈错愕。

“可是，可是她不是死了吗？”

“……哈？！”

Chapter 245

祝圣仪式其实就是教会圣女的就任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无论是教宗还是枢机主教，他们再忙都会出席。

至于其他的主教更是如此，除了人不在教会圣城的，其他的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信徒们也都悉数到场，使得仪式广场周围看上去黑压压一片。

这里的人们可比考核结束那日的更多。

在知道薇洛丝没死之后，蕾菈就任由艾薇娜带着她，一路朝着仪式广场赶去。

因为信徒们很多都去观看圣女的祝圣仪式了，街道上的行人有些稀少，倒是让她们前往仪式广场的速度更快了几分。

不过到了广场，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里早已经人满为患，就算蕾菈是大贤者，人群也根本已经没办法散开了，无奈之下，艾薇娜只好带着她前往了附近较高的房屋。

站在房顶，她们利用魔法可以眺望到仪式广场。

在这期间，蕾菈全程都没有怎么说话，她从艾薇娜的口中得知了薇洛丝没死，但是内心深处却依旧不太愿意相信这件事。

她明明是亲眼看着薇洛丝在她面前牺牲的，她怎么可能会一点事都没有呢？

根据她对教会的了解，她深深地怀疑这是教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而隐藏了真相，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薇洛丝。

事实是否如此，她只需要等到那位圣女走近一些就知道了。

仪式广场之上，祝圣仪式早就已经开始了，身穿白色圣女长裙的圣女在教宗的示意下，从高台一步一步地走到女神像面前。

双手放在胸口，闭上眼祈祷了片刻后，她跪在女神像面前，静静地为所有的天启教会信徒祈福。

也就是这时，蕾菈强忍着头晕想吐的感觉，动用了魔法。

黑暗的视线之中，她感知到了那位圣女的气息。

“这是仪式的最后一步了，结束了这一步，薇洛丝就将是天启教会第两百三十二届的圣女。”

一旁的艾薇娜略带羡慕的解释道，而蕾菈垂在一旁的双手微微握紧，悬着心总算是真正的落了下来。

“我虽然看不见，但能感受到，她的确是薇洛丝……”

熟悉，她对薇洛丝的气息太熟悉了，她们彼此纠缠了那么久，想认不出她来都难。

但是她明明活着，为什么不来找她呢？

蕾菈的脑海闪过了这样的疑惑，随即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嘴里呢喃道：“圣女……哼。”

在她身旁的艾薇娜自然听到了她说的话，她嘴角一抽，总觉得蕾菈的语气极度不善，仪式广场上的那位圣女，未来多半有些凄惨。

观看了几分钟仪式，蕾菈就中断了自己的魔法，抚着自己的额头转身，艾薇娜见此连忙搀扶住了她。

“她成为圣女之后，教会还有什么安排吗？”

“应该没有了。”

“那就让她来我的房间吧。”

“诶？”

艾薇娜一愣。

根据她老师的反应，她大胆地猜测那位使老师如此痛苦的人，就是薇洛丝，而老师现在要让她来她的房间……

教会的现任圣女，恐怕要在那个黑暗的小房间内，遭受噩梦般的劫难了！

又想到了什么，蕾菈轻笑一声，有些自言自语地说道：“她现在成为

圣女了，不会不听我话了吧？”

“我想应该不会吧，毕竟薇洛丝心地善良……”

“嗯，那就好，麻烦你转告她吧，让她晚上来找我。”

笑了，她的老师笑了。

艾薇娜的贝齿抖了抖，心中泛起一丝恐惧。

她和老师相处了那么多年，老师永远都是一副冰山美人的模样，遇到什么事情都面色淡然，丝毫没有情绪波动。

可她现在笑了，而且这份笑，不及眼底……

在心底里为薇洛丝默哀了几秒，她搀扶着蕾菈往回赶去。

……

另一边，薇洛丝在女神像前祈福完之后，就顺着一道令她后背生寒的视线朝着广场外的建筑看去。

只可惜，那里空空如也。

与此同时，信徒们的欢呼声开始响起。

“圣女大人！圣女大人！”

“人美心善！”

“太漂亮了！圣女大人，务必与我共进晚餐！”

山呼海啸般的赞美之声令薇洛丝嘴角一勾，她向着信徒们走了两步，包裹住娇躯的圣女长裙将她的身材显露了出来，配合着裙上金色的纹路，无比尊贵的气质油然而生。

她微微歪了一下脑袋，朝着平台下的信徒露出了一抹淡笑，狂热的赞美之声瞬间攀至高点，无数信徒脸上写满了崇拜。

穿上了圣女长裙的她，不仅绝美无比，还将圣洁与尊贵展现得淋漓尽致，能与她一较高下的，或许只有传说中的女神了。

望着底下陷入疯狂的信徒，薇洛丝表面上依旧维持着温暖的笑容，心

底里却是止不住地自傲起来。

现在的她，只需要一个微笑，这些愚蠢的信徒就会被她轻松俘获，然后源源不断地将赞美之声上供。

这，就是圣女的魅力。

仪式到此就算是结束了，她在将圣光化作星光散播给大片的信徒之后，就朝着仪式广场的出口走去。

圣女长裙的样式有点像是贵族穿的晚礼裙，不过它两侧还垂着宽袖，穿上它之后，薇洛丝走路姿态都更加成熟优雅了一些。

没办法，现在的她，放在帝国之中，地位可是和帝国女王平起平坐的。

不仅如此，作为教会圣女，无论她愿不愿意，身旁都会有两位圣骑士随行，如果她要离开圣城，还会有专门的守护骑士保护她。

教会可不会让圣女陷入危机。

“薇洛丝，我就知道你能成为新一届的圣女。”

在仪式广场的出口，薇洛丝见到了四位枢机主教，在一一打过招呼之后，只有罗德尔留了下来，满脸笑容地打量着她。

考核结束后，这位老者又恢复了平日里没心没肺的模样，一开口就是没什么用的屁话——他最早对她成为圣女可是完全不抱希望的。

“罗德尔大人对我的帮助，我都记在心里。”点了点头，薇洛丝回道。

现在的她，面对枢机主教可完全不需要行礼了。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成为圣女后，教会的形象和发展，可都落到你手里了。”

“我定然不会让选择我的人失望。”

罗德尔闻言大笑一声，随后摸了摸自己没多少的胡子，满意地朝着远方走去，薇洛丝也继续朝着出口走去，不卑不亢。

身后的两位圣骑士紧紧地跟上了她。

她现在是教会真正的高层了，地位不下于枢机主教，甚至隐隐约约有超过的势头。

毕竟她在教会内得到的信徒支持，可比枢机主教多多了。

圣女在教会圣城是有专门的住所的，在中心教区神授大厅的左侧区域，坐落着一座硕大的庄园。

它以前有着自己的名字，但自从第一次被圣女入住后，这座庄园就改名为了圣女庄园，由历届的圣女入住。

薇洛丝自然也就住在了这里。

不过刚从马车上下来，她还没来得及和庄园的女仆们打招呼，艾薇娜就提着裙子，挥着手来到了她的面前。

“圣女大人！”

“是艾薇娜啊，不用称呼我为圣女大人，叫我薇洛丝就好了。”

虽然有些气喘吁吁的，但是艾薇娜还是提裙行礼，道：“那可不行，现在大人是圣女，在信徒们面前得讲究礼数。”

“我不在意这些的。”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心里泛起一股喜悦。

原来被人讨好，是这种感觉。

艾薇娜可真会说话。

嘻嘻。

正当她有些飘飘然的时候，艾薇娜忽然话锋一转，说道：“对了，圣女大人，我的老师想见你。”

“哦，你的老师……”

少女愣住。

嘶，艾薇娜的老师好像是……

蕾菈吧？

是她吧？艾薇娜的老师是蕾菈。

“是的，我老师是蕾菈。”

诶？

薇洛丝一惊，她刚刚有不小心把心底里的话说出来吗？

或许吧，她现在只觉得自己有点慌。

好吧，不是一点点，是很慌，而且还很心虚。

她在牺牲了假身之后，其实能第一时间找到蕾菈，告知她她还活着的消息，但是那时候，她恶从胆边生，放弃了这个想法。

她可是为了救蕾菈而牺牲了自己诶，那个面冷心热的大贤者恐怕会追悔莫及吧？会感到一点点的痛苦吧？

哼，诛心也是她报复她的手段！

所以抱着这样的想法，她最终没有告诉蕾菈自己还活着的消息。

再后来，她就开始圣女必要的斋戒了，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直到现在，她才闲了下来。

蕾菈要是知道她没死的话……

双腿一软，天启教会第两百三十二届新任圣女差点当着庄园女仆们的面倒在地上。

不，不对，或许事情还有一线生机！

在斋戒之前，她可是让梅维娜给蕾菈留了一句话的，说不定蕾菈通过那句话，猜到她还活着。

现在要找她，多半只是几日不见，有些思念而已。

自我安慰了一番，薇洛丝抚了抚胸口，呼出一口气道：“我会去见她的。”

“哦，对了，我老师还特意提醒你，说是一定要晚上去找她哦。”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的小脸惨白了起来。

晚上？

这有点不妙吧，很多食肉动物都是晚上行动的。

艾薇娜在说完这些话后，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了少女一眼，随后转身就要离开。

啪——！

就在这时，薇洛丝死死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能……不去吗？”

“我想，应该，不可以吧？”

艾薇娜甜甜一笑，她一根一根地将少女抓住她手腕的手指松开，最后拍了拍她的肩膀，做了个加油的手势，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她的面前。

双唇抿紧，薇洛丝只能通过不断地自我安慰，来缓解内心的慌张。

夜晚，在圣骑士的护送下，她来到了蕾菈的住所。

咚咚咚——

她敲响了二楼的卧室，结果还没听见卧室主人的许可，门就自己打了开来。

和鬼屋一样。

站在门口，她迟迟不敢有什么动作，直到屋内传出一道略带虚弱的声音。

“怎么不进来？”

深吸一口气，她迈入了蕾菈的卧室之内，与此同时，她的视线第一眼就落在了床上的银发女子身上。

因为动用了禁咒，坐在床上的蕾菈虽然睁着双目，但眼睛中没有丝毫神力，额前发丝凌乱，面色苍白，一点都看不出她是人类大贤者。

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觉得现在的蕾菈有点弱小，也很可怜。

“是薇洛丝吗？”

“咳咳，是打扫房间的女仆。”

不敢承认，薇洛丝掐着嗓子撒了个谎，而看不见的蕾菈真相信了她说的话，慢慢地从床上起身。

“那我起来，让你收拾一下房间吧。”

“哦。”

离开床铺，蕾菈伸出手摸着床头的墙壁，一点一点地向外挪去，只是没走几步，她的前方就出现了一个低矮的花瓶。

“小心。”

薇洛丝连忙上前扶住她的手臂，免得她踢到花瓶摔倒，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刚靠近蕾菈，她自己的手臂倒是先被对面抓住了。

随后，她哎呀一声，整个人被蕾菈压倒在了一旁的床上。

刚刚看上去还柔软无力的蕾菈，竟然压得她根本没办法起身！

深陷于柔软床铺之中的薇洛丝，忽然想起了一句话——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态出现。

冰冷的双手在少女的脸上摸了摸，蕾菈凑近她的脖颈嗅了嗅，冷冷道：“这股熟悉的香味……薇洛丝，被我抓住了吧？”

“……呵，我这是看你可怜，要不然你根本就抓不住我！”

浑身上下，薇洛丝最硬的地方永远是嘴巴。

可蕾菈才没有兴趣在这种话题上纠缠下去。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还活着？”

“那个……”

床铺和棉被太热了，薇洛丝白洁的额头冒出了些许香汗。

她眼神飘忽，想了个借口，撇开脑袋道：“咳咳，当圣女很忙的啦，在那之后我就去斋戒了，所以……”

“嘘。”

话还没有说完，她的小嘴就被蕾菈用食指堵住。

“我虽然失明了，但是我能嗅得出来，你说的是谎话。”

耳朵凑近少女的心脏，她接着说道，“你的心脏跳得好快，是因为紧张吗？不用害怕，我只是想要听你说真话而已，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真的吗？”

“真的。”

伴随着窗外惨白的月光，蕾菈露出了真挚的笑容。

Chapter 246

“我，我其实就是想报复你，只要一想到你会因为我的死而感到痛苦，我就会很开心。”

薇洛丝虽然觉得蕾菈的状态很诡异，但是她按耐不住内心报复的欲望，还是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蕾菈在听完她的想法之后，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消散，只不过她一直笑盈盈地看着她，许久都没有说话。

她似乎在思索怎么把眼前的少女大卸八块。

“你的性子还真是恶劣，魔女。”

想到了办法，蕾菈一只手抓住了大白兔，掐着它的脖子冷笑道，“既然如此，我也报复你一下，你应该也能接受吧？”

“你！你你！眼睛都看不见，竟然还这么流氓！”

薇洛丝的抗议换来了更可怕的惩罚，大白兔在蕾菈手中一阵蹂躏后，很快像是没办法呼吸一样，吐出了娇嫩的红色舌头。

丝丝的电流流过少女的全身，她的挣扎使得包裹身躯的圣女长裙完美勾勒出了她的身材，某人冰冷的鲜血也开始因为情欲而滚烫起来。

少女之前说过的话令蕾菈不再怜香惜玉，此刻的她就是贪婪好色的暴君，不断地采撷着身下的花朵，尤其是在见到花朵露出娇羞的表情后，她内心的欲望就会大大地得到满足。

可另一边，被暴君欺压的少女试图反抗了两下后，她就隐约发现，面前的这位暴君好像力气也不是很大的样子？

啪——！

在一巴掌抓住蕾菈的手腕后，薇洛丝发现她用力挣扎了一下，虽然力气依旧很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夸张。

至少，她并没有挣脱开她的束缚。

“你施展禁咒后，伤势还没有好？”

“你帮我治疗就好了。”

“哼，一边对我下手，一边还想要我治疗你，哪有这么好的事，而且……”

趁着蕾菈愣神之际，薇洛丝抓着她的双肩将她反推倒在床上，随后一点也不客气地坐在了她的小腹上。

小手靠近了她衣裙的领口，她坏笑着问道：“你好像没办法动用魔力吧？”

她越发肯定，这个暴君就是个纸老虎。

“魔女，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就得寸进尺，你能拿我怎么样？”

蕾菈虽然表面依旧很淡定，但薇洛丝自觉看穿了她的虚实，正当她想要进一步的时候，她却听见蕾菈威胁道：

“薇洛丝，你也不想你魔女的身份被其他人知道吧？”

“你！”

“乖乖听我的话，我保证不将你的秘密告诉其他人，否则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少女柔软的脸颊，蕾菈淡淡道，“你如果不信，可以试试。”

心头一颤，薇洛丝怕了。

有把柄落入别人的手里就是如此。

如果蕾菈真的将她的秘密告诉别人，那她就真的完蛋了。

她才当了一天的圣女，才不想这么早完蛋呢！

不过……

薇洛丝转念一想，又觉得蕾菈是在吓唬她。

如果她真的想要告密，她早就可以这么做了，何必要等到今天来威胁她呢？

而且她牺牲之后，蕾菈可是会痛苦的，没道理她会眼睁睁地看着她因为是魔物而上火刑架。

所以说，蕾菈其实根本不会告密，她就是在吓唬她……

想明白了这些，一股勇气冲上了薇洛丝的心头。

她反手抓住了居住在冰山的雪兔，提着它们的耳朵大声道：“我不信！”

她的大胆令蕾菈微微有些错愕，与此同时，她雪白的两颊逐渐染上了红晕，淡蓝色的眼眸也多了几分羞怒。

“你真以为我不敢？！”

“对不起，但是，就一次，就这一次……”

“松开我！”

“就这一次，求求了，不要告密好吗？”

这里若是有第三者，光是听双方的语气，她很可能会觉得薇洛丝才是弱势的一方，实则完全相反。

嘴上说着柔弱可怜的话语，薇洛丝的双手可没有闲着，她就像是那些不懂事的孩童，误入花海之后，将所有的花朵尽数摘下。

这时候的蕾菈见她来真的，也终于是彻底慌乱了起来。

“别动我！你这家伙！明日我就去告密！”

“那，那没办法了……”

薇洛丝叹出一口气，停了下来，而已经有些融化迹象的蕾菈松了一口气，再次将冰冷的表情摆了出来。

“哼，你这是妥协了？那我也就勉强原谅……”

“你搞错了。”

打断了蕾菈的话，薇洛丝从怀里将一颗水晶球取了出来，她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蕾菈够不到的地方，然后嘴角一勾，道：

“大贤者，你也不喜欢你被我玩弄的留影，被其他人看见吧？”

“你！”

“今晚，我要把我经历过的痛，还给你哦。”

蕾菈瞳孔一缩，她伸出手想要去够一旁的水晶球，但薇洛丝可不会给她这个机会，她摇身一变变为魔女之后，直接施展魔法将她控制住了。

接下来，便是带着血味的复仇！

……

不知过去多久，窗外的月亮躲入云层不见踪影，薇洛丝从蕾菈的身上离开，坐在床边变回了圣女的模样。

望着床上的血迹，她掩嘴一笑。

“哎呀，你瞧瞧你，明明是十一阶的人类大贤者，居然在我一只九阶魔物夺了身子，这种事情，你应该不想被其他人知道吧？”

从床边将留影球拿了过来，看着里面播放的景象之后，她满意地点了点头，心里有了很多其他的算盘。

有了蕾菈的把柄在手里，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以后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话？”

她握着留影球，开口询问道，但是蕾菈默默地趴在床上，似乎还未从刚才的经历中走出来。

啪——！

“说话！”

薇洛丝毫不客气地一巴掌拍在她的屁股上，只可惜还没等来蕾菈的回答，哒哒哒的脚步声就在门外走廊响了起来。

“哦？来客人了？”

……

通知薇洛丝晚上去见蕾菈之后，艾薇娜的心就一直难以平静下来。

根据她对自己老师的认知，知道她今晚肯定会狠狠教训薇洛丝，为了不让这位善良的圣女受难，她思虑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前往蕾菈的住所看一眼。

她必须拯救薇洛丝。

她有蕾菈住所的大门钥匙，所以在打开大门后，就直奔二楼。

站在走廊上，她察觉到蕾菈的卧室很安静，没多想什么，她敲了敲门，询问道：

“在吗？老师？”

“艾薇娜？”

门内传来了薇洛丝的声音。

“圣女大人？”

“你的老师睡着了，说话小声点哦。”

“哦。”

薇洛丝并没有来开门，艾薇娜也没在意，毕竟她觉得老师肯定教训了薇洛丝一番，说不定现在的她都不想见到艾薇娜。

“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呃，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而已，很快就会走的。”

“确认？确认什么？”

“没什么。”

薇洛丝还能说话，这也就说明老师对她的教训并没有多狠，艾薇娜本来都做好破门而入的准备了，现在也终于是放下了心。

“嗯哼……”

也就是这时，门背后传来了细微的娇吟，艾薇娜眉头一蹙，不解道："什么声音？"

"我，我走路的时候撞到脚趾了，很疼……"

门背后少女的声音带上了几丝痛苦，好似真的撞到了脚趾，艾薇娜也因此叹息一声，忍不住叮嘱道：

"下次还请小心一些。"

"嗯知道了，那个，要给你开门吗？"

"不，不用了，就让老师好好休息吧，她很久都没有睡觉了。"

"好，那晚安咯。"

"晚安。"

想了想，艾薇娜最终还是决定不打扰老师，让老师好好休息，毕竟她因为薇洛丝的事情，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了。

不过嘛，她也真是多虑了。

老师能够因为薇洛丝而几天都没办法休息，又怎么可能会真正地狠心教训她呢？她向来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嘛。

她口中的教训，或许也就是几声斥责而已。

摇了摇头，艾薇娜安心地离开了蕾菈的住宅。

而在卧室门的另一边，她心中那位会教训薇洛丝的贤者老师，此刻弯着腰一只手撑着房门，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满脸羞红。

艾薇娜的离开，令她松了一口气。

薇洛丝双手掐着她的腰肢，凑近她的耳畔，粉嫩的舌尖舔了舔嘴唇，笑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你的情绪，大贤者，你刚才好紧张啊。"

蕾菈闻言回头瞪了她一眼，可随之而来的报复令她咬住了自己的薄唇，俏脸闪过几丝屈辱之色。

"咯咯，你想好了吗？以后要不要听我的话呢？"

啪——！

“说话！”

“沉默可没有什么用哦。”

此刻的薇洛丝简直就是真正的魔女，她将前几次被蕾菈玩弄的羞恼都释放在了她的身上，并且任由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情绪肆意增长。

贪婪、好色、暴虐……

她是魔王吧。

她绝对就是魔王，要不然怎么会将人类最强大贤者都压在身下了呢？而且不管大贤者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

闭上眼，她沉浸在了贤者之躯带来的醉人温暖之中，可渐渐地，就像是春天里刮起了冬日的寒风，她发现自己的身体逐渐变得有些僵硬。

猛地睁开眼，她眼角一抽。

背对着她的蕾菈不知何时来到了她的身后，十一阶的魔力开始在屋内环绕，宛若大海中的漩涡一般，要将她吞噬殆尽。

她施展在蕾菈身上的束缚全断了。

没猜错的话，蕾菈身上的魔力恢复了。

心头警铃大作，薇洛丝想也没想直接把手搭在卧室门把上，想要第一时间就逃离这里。

只是她刚搭上门把手，她的手就连带着房门被一起冻住了。

冰冷至极的手指划过她的脸，来自深渊的声音在她的耳畔响起。

“跑？现在知道跑了？”

“那个，你的魔力，恢复了？”

“恢复了一点点吧，但是用来对付你，绰绰有余了。”

“错了，我错了！”

扑通——

薇洛丝毫不犹豫地背对着蕾菈跪了下来，小脸上满满的都是忏悔和可怜之色，甚至隐隐约约还有抽泣之声，配合上她的美貌，足以令所有冷酷之人软下心来。

大丈夫，能屈能伸！

蕾菈外冷内热，看她这么可怜，待会或许会轻一点。

而且当下，她所要做的就是保下留影球，等离开这里后，多复制几份，这样她就拥有对付蕾菈的把柄了！

这般想着，那只好似冰块制成的手塞入了她的怀中，将她放起来的留影球取了出来。

魔力涌动，在薇洛丝惊恐的目光之中，蕾菈删除了刚才的留影，并且重新点亮了它。

“这位圣女大人，你也不想自己被夺走身子的留影，被其他人看见吧？”

失魂落魄地靠在了门上，失去了所有手段的薇洛丝张着小嘴，低垂着脑袋无神地呢喃道：“我，我知道了……”

真正的黑暗，降临了。

之前还只是一个把柄落入蕾菈手中，现在两个把柄都落入她手中了，最要命的是，她还打不过她。

这下，是真没办法翻身了。

坐在床边，蕾菈抱着胸优雅地翘了二郎腿，居高临下地对着她说道：“你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吧？”

咽了咽口水，尽管心中再怎么不愿，薇洛丝还是靠近了她的身边。

恢复了实力的暴君就不再是纸老虎，少女刚才的以下犯上仅在片刻便又翻转了局面，尊贵的圣女长裙顺着床边滑落在地上，纯净的花朵在大雨的摧残下，落下了几片花瓣。

直至黎明，大雨才稍稍停歇。

血色的花朵在花海中绽放，蕾菈摸了摸怀中少女的长发，有些好奇道：

“你复生的手段还挺厉害，居然能够将它都给补回来，薇洛丝，我真的有些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了。”

“嘁，你问我我就要回答你吗？”

啪——！

“呀！你！你好奇也没用，你又不可能做到！”少女羞恼的声音有点沙哑。

“是神物？”

“嗯，算是吧。”

“那还真是可惜。”

这有什么可惜的，魔镜再厉害，也没办法帮助她反制现在的蕾菈。

相反，那种疼痛她还得再经历一遍！

而且那魔镜……十分危险啊！

薇洛丝把头埋进蕾菈怀中，开始回忆起自己在斋戒时的经历。

Chapter 247

在魔镜吸收了作为圣女象征的神物宝珠之后，直到跪在女神像面前斋戒的时候，薇洛丝才有时间去研究它赋予自己的新能力。

而在动用新能力之后，她发现自己睁开了眼。

入目的，是带着微弱光芒的幽暗。

不仅如此，斋戒室内的景象依旧在她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她还能看见这处诡异的幽暗，这种感觉就像是……她同时拥有了两具身体？

将注意力都彻底放在了另一边，她低下头，借助黑暗中的一点微光，她看清了自己垂下的银白长发，白皙肌肤，以及黑色的长裙。

滴答——

水滴落下，打破了幽暗之中的寂静。

她坐着的地方是宛若镜面一般的水面，水的深度仅仅能没过她的脚踝，这里像是一座石窟，四周是幽暗的石块，头顶的石块中间存在着一道缝隙，微光便是从那道缝隙中射下的。

站起身，水面泛起了层层的涟漪，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微光之下，趴在地上看向了水面中自己的倒影。

她的长相并非是圣女，也非是魔女，而是她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庞，不过她的美貌并不下于她的本体，尤其是那一双漆黑的双眸，就像是深渊一样，吞噬着所有与她对视的灵魂。

这是她的……第二具身体？

魔女是她的本体，算是第一具身体，圣女则是她的伪装，和魔女不能同时出现，所以只能算是魔女的另一个身份。

但这具身体不一样……它能和她第一具身体同时存在。

不过为什么会存在这具身体？她借助魔镜的新能力，难道就是操控这具身体？这具身体原本是不是有其他的身份？

许多疑惑在薇洛丝的脑海中生起，她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却也得不出太多的结论，只能从自己穿着的黑裙布料上得出自己身份尊贵的信息。

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很在意的地方。

在内心呼唤魔镜，薇洛丝在原地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她眉头一蹙，暗道了几声糟糕。

魔镜具有真假身替换的能力，除此之外还具有传送的能力，但现在看来，这些只有魔女这具身体能用，她的新身体根本没用。

那这就很糟糕了，这具新身体如果死亡了，她本体很可能也会跟着一起死亡，毕竟她的一部分灵魂已经附在了这具身体上了。

不过还好，这具身体的魔力等级是和本体挂钩的，她同样拥有着九阶的魔力，这样的魔力只要不遇见特别厉害的家伙，打不过想逃还是没问题的。

想到这里，她环顾了一下四周，想要寻找石窟的出口。

没多久，她就在一处石窟墙壁上找到了魔法阵的标记，往里面输入了自己的魔力，只听轰隆一声，石门缓缓打开。

光芒第一时间就从石门敞开的缝隙透了进来，薇洛丝也迫不及待地顺着光钻了出去，随后她还没来得及打量四周的环境，清晰响亮的声音就吸引了她的注意。

“恭迎我主！”

黑发女子在她的面前单膝跪地，嘴上喊着邪教才会有的话语，而在她的身后，密密麻麻的魔物们匍匐在地上，重复着这句话。

薇洛丝其实现在很想回过头看看，她们恭迎的主人是不是在她身后站着，但是她不敢。

她本以为自己九阶的魔力只要小心一些，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横着走了，结果她面前这些魔物身上散发的魔力……

黑发女子的魔力她看不透，只觉得高深莫测，而在她身后还有几位单膝跪地的魔物，他们身上的魔力凌驾于九阶之上。

他们既然是十阶，那这位女子很可能是十一阶，其余的魔物也有八阶七阶的水准，甚至最低都是五阶……

他们丝毫不收敛自己的魔力，而是任由它们在空中碰撞，面对这种场面，薇洛丝只觉得自己像是大海里的小船，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五千年了，主人终于苏醒了，新纪会必将在您的带领下，拥有更加璀璨的未来！”

为首的女子抬起了头，面露狂热地说着这些话。

薇洛丝见到了她的脸，心中一愣。

这不是赛莉娜吗？这里是新纪会的领地？

她这具身体怎么在这里啊？！

而且赛莉娜和她说过，新纪会有唯一的主，所以她这么说的话，是那位主苏醒了？

沉默着，薇洛丝看了眼四周，发现天空是暗红色的，不太像是人类的世界，而且赛莉娜的面前，只有她一个人。

一个大胆到离谱的想法出现在了她的脑海。

“等，等一下，你们的主人是……”

“是您啊，主人！”

不——！

赛莉娜的回答令薇洛丝的心脏怦怦怦狂跳起来，要不是面前全是魔物，她恨不得跪下来捂住自己的脸，痛苦地大叫几声。

之前她还想着怎么脱离新纪会这个邪教，结果现在好了，一觉醒来，她发现自己竟然是邪教头子！

这种邪教头子的下场，一般都是很凄惨的。

“难道说，您是失忆了吗？”

薇洛丝陷入了沉默，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赛莉娜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她

的情况，所以才如是问道。

薇洛丝迟疑了一下，最后点了点头。

她一开始是想要否认的，毕竟她只是通过魔镜操控了这具身体，而非是这具身体本人，可转念一想，她要是露馅了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呢？

看了眼面前脸上带着笑容，实力很有可能是十一阶的黑发女子，她觉得自己会死的很惨。

似乎是早就料到她会失忆，赛莉娜站起身，一个眼神将她身后的魔物们解散之后，就走到了薇洛丝的身旁，说道：

“主人跟我来吧。”

“去哪里？”

“能帮你恢复记忆的地方。”

恢复记忆？

难不成她其实真的是邪教头子？只不过这些年失忆了，所以不知道？

明明知道邪教头子的下场一般都很凄惨，但薇洛丝还是控制不住地期待了起来，谁叫这个邪教的实力格外强大呢？

而且作为邪教头子，她其实也可以改邪归正，一点一点地将她们扳正过来！

“能和我说说我的身份吗？”在抵达恢复记忆的地方之前，薇洛丝好奇地问起了新纪会创始者的身份。

赛莉娜对此也没有隐瞒。

“主人，在很久很久以前，您是魔物的四大君主之一，被无数魔物称之为镜主，后来您收留了我们，带领我们创造了新纪会。”

“从此往后，所有不服我们管教的魔物势力，都将受到我们的讨伐，就连魔王都不例外，那座世代相传的魔物帝国在您的威势下，变得摇摇欲坠。”

“只是没有过多久，主人您就将自己关在了那座石窟之中，并且告诉

我们您将陷入沉睡，盛极一时的新纪会也在失去您后，逐渐淡出了众人的视线。”

薇洛丝心里有些震惊：“四，四大君主之一？”

“那是您过去的称呼，现在您早就不是魔物君主了，四大君主也都已经换了人选，您除了镜主这个称呼之外，现在还有一个传播更广的称呼。”

“什么称呼？”

“大魔王。”

哈？

薇洛丝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

大魔王她虽然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称呼无论怎么看都很糟糕吧？

魔物世界的主人可是被称之为魔王的，她这个大魔王称呼比人家高一等，她们不会来找麻烦吗？

她的小脸白了起来。

可赛莉娜根本没有注意到薇洛丝的脸色，依旧自顾自地诉说道：

“传闻之中，哪怕是刚出生的小孩听到您的名讳，都会忍不住地大声啼哭，哪怕是那些魔物君主，在您的面前也不敢直视您的双眼！”

咽了咽口水，薇洛丝觉得新纪会以前的主人有些太残暴了。

她不喜欢。

“是我们这些属下无能，大人您沉睡时距离统一魔物世界还剩下一步之遥，可就是这一步，我们这些属下没有实力替您完成……”

赛莉娜的脸上浮现出了深深的歉意，只是下一秒，她的狂热再度涌了上来，看向薇洛丝的目光之中满是炙热。

“不过如今大人苏醒了过来，统一魔物世界，不，统一世界恐怕都无不可！毕竟大人的实力恐怕早已经与神明相差无几了吧！”

呃……

薇洛丝知道自己尽管有些心虚，但此刻千万不能撇开目光，否则多半会被赛莉娜看出异常。

她的真实实力别说是和神明比肩了，十阶的魔物都可以轻松吊打她，而且统一世界什么的……

这么做的下场从来都是只有身死啊！

这个新纪会就是个疯子势力！野心太大了，难怪其他的魔物听说这个组织都会变脸色，眼底里有着浓浓的恐惧……

“到了，就是这里。”

在前方带路的赛莉娜停了下来，打断了薇洛丝的思绪，后者的视线也绕过了她，看向了她的正前方。

“这是……”

前方是一处平地，只不过附近雾气弥漫，诡异万分，而在平地的正中心，是一座石像，因为雕刻得极其模糊，薇洛丝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石像的四周，就是魔法阵。

“主人，在沉睡之前您和我说过，说您醒来后可能会丢失记忆，所以您专门建立了这座灵魂魔法阵，到时候只需要带着您来到这里，您便多多少少能恢复些记忆。”

赛莉娜伸出手，恭敬道：

“请吧，主人。”

不知道为什么，望着那座魔法阵，薇洛丝心底里生起了极度不妙的预感。

她真的是新纪会的主人吗？

扪心自问，她觉得这种概率很低很低，毕竟她是意外穿越来这个世界，上一辈子的她可是来自蓝星，怎么可能是她们的主人啊！

再彻底踏入这个魔法阵之前，薇洛丝看向赛莉娜，好奇问道：“如果

我什么都没有记起来呢？”

“怎么可能呢？主人，只要灵魂没变，一般来说不可能什么都想不起来，除非……您根本不是我的主人。”

单手捂着自己的脸蛋，赛莉娜的瞳孔中荡漾起了嗜血的杀意。

“那样的话，所有敢占据主人身躯的家伙，都会被我们抓住，然后请她承受我们的怒火……呵呵，也就是被我们折磨几千年而已。”

“熬一熬，也会过去的。”

赛莉娜的笑声，令薇洛丝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她好像……无论是不是她们的主人，她都必须得是了。

“不过这不可能的啦，主人神通广大，沉睡的地方又如此隐蔽，不可能会有人突然占据主人身躯的，您只是暂时失忆了而已。”

“请吧，主人。”

赛莉娜再次发出了邀请，薇洛丝也只好催动僵硬的身子，抬脚迈入了那道魔法阵之中。

呼——！

在她跨入的那一刻，狂风大作，魔法阵骤然亮了起来，薇洛丝盯着面前的石像不敢移开视线，想着或许真的能恢复一些记忆。

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直到魔法阵逐渐熄灭，她除了头发被吹乱了一些之外，什么变化都没有，她根本没有想起来什么失去的记忆。

她就知道，她根本不是新纪会的主人啊！

嘴唇干了起来，她擦了擦额头的香汗，只觉得如芒在背。

这样可绝对不行啊，她，她会死得很惨的！

她已经开始考虑逃跑的可能了。

只不过一想到赛莉娜的魔力等级很可能是十一阶，她就双目失神，仿

佛浑身都失去了力量。

她绝对不可能从十一阶的人手中逃走的……

“怎么样？主人想起来些什么了吗？”

带着一抹香气，赛莉娜笑着靠近了她，黑色的发丝顺着风掠起，露出了她绝美的侧颜。

薇洛丝犹豫了一下，随即心一横，装了起来。

“想起来了一些。”

“哦？想起来了什么？”

面对赛莉娜的追问，薇洛丝侧头看着她，面上流露出了几分身居高位者的淡然，轻声道：“你叫……赛莉娜？”

赛莉娜在见到她之后，可没有告诉过她的名字，所以薇洛丝这么一说，让赛莉娜肯定她想起了过去的一些记忆。

她微微一笑，接着追问道：“还有呢？”

“其他的不多，记忆还很混乱，这魔法阵让我有些头疼。”

“啊，是莉娜的错！主人快去休息吧，这种涉及灵魂的魔法阵会身体的损伤确实是很大的，等过一段时间，再通过它来恢复一些记忆吧。”

薇洛丝还是第一次在向来沉稳的赛莉娜脸上见到惊讶和羞愧之色，与此同时，她也知道自己过了第一关。

心中猛地松了一口气，她在她的带领下很快就回到了新纪会的城堡之中，由城堡内的女仆带着她重新认识这座城堡。

“主人竟然只想起了我的名字……”

在薇洛丝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之中，赛莉娜单手捂着脸，沉默片刻后，她的嘴角莫名勾起，白皙的脸颊染上一层淡淡的红晕。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在主人的心里格外重要呢？”

Chapter 248

在熬过了赛莉娜的拷问之后，薇洛丝就在女仆的带领下，熟悉起了这座城堡，这期间，她也算是知道了这具身体原本的名字——特蕾茜。

她沿用了这个名字。

她以前被外界称之为镜主，是因为手中拥有一面极其诡异的魔镜，没有人知道那面魔镜的来历，更没有人知道它的长相。

因为除了这面魔镜的拥有者特蕾茜，见过它的人都死了。

得到了这些消息，特蕾茜对自己拥有的那面魔镜更加害怕了一些。

除此之外，她在城堡的书房内翻找了许久，也没有得到什么其他有用的消息。

唯一的惊喜，是她发现自己能够将手中的小物件通过魔镜送到薇洛丝那一端的手里。

虽然这能力目前看上去没什么大用。

在这之后，她就在城堡内闲逛了起来，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薇洛丝的那一面。

……

从床上解救薇洛丝的，是一则来自教宗的传讯。

利用治疗术治愈了自己身上各种草莓印记，薇洛丝捡起了落在地板上的圣女长裙，娇哼一声将它递到了蕾菈的面前。

明白她的意思，蕾菈对着长裙施展了清洁魔法，随后在她缩回手的那一刻，她强硬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记住了，薇洛丝。”

她上前强行地将少女按在床上，接着趁她不注意，低头咬了咬她的薄唇，笑道：

“你有很多把柄落入了我的手里，如果你不想你的那些秘密曝光，就乖乖听我的话，知道了吗？”

“……知道了。”

摸了摸自己的薄唇，薇洛丝抱着圣女长裙，从床上离开后，顶着蕾菈炙热的目光，将它连同内衣穿了起来。

她的脸上虽然只有一抹淡淡的红晕，但是心里早已经把蕾菈骂了七八十遍。

真是可恶！

她的把柄不仅落入了蕾菈的手中，自己凭借实力还只能被她压在身下！最最重要的是，她根本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想要不被压在身下，至少需要十一阶的实力，可等她拥有了十一阶，她说不定早就沦为蕾菈的星怒，一点都离不开她了！

黑暗，她的未来充斥着黑暗。

不过就算前途一片坎坷，她也不会放弃任何希望。

她坚信百密必有一疏，只要抓住蕾菈疏忽的机会，她就能彻底翻身，将她压在身下狠狠教训她！

这般想着，她穿好圣女长裙后就来到了门口。

“等一下。”

“又怎么……”

话还没有说完，她的小嘴就又被堵上了，蕾菈借着房门顺势一个壁咚。

双唇分开后，她满意道：“离别吻。”

“离你奶奶……唔！”

……

修女带来教宗的传讯后，就一直在大门口等着，等到她的双腿站着都有些发麻时，她才见到圣女大人红着脸，走出了大门。

只是……她怎么觉得大人的嘴唇有些肿肿的？

错觉吧。

在心里解释了一番，她便搀扶着薇洛丝坐上了教会的马车，自己则坐在了车夫的身旁，载着她前往了神授大厅。

从马车上走下来，薇洛丝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来到了教宗克里斯蒂娜的面前，她微微弯腰行礼，表示尊敬。

身为圣女的她，已经不再需要见到教宗大人后跪地了。

“薇洛丝，成为圣女的这两日，感觉怎么样？”教宗问道。

还能怎么样，她刚成为圣女没多久，就被蕾菈抓过去暖床了。

一点圣女的感受都没有！

心里这般想着，薇洛丝嘴上可没有这么说，她想了想，略带苦恼地说道：“信徒们对我格外尊敬，她们和我之间的距离有些遥远了。”

教宗呵呵一笑，眼底里闪过几丝欣赏之色，道：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身为教会圣女，你和信徒之间的距离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你喜欢和她们打成一片，但是那样太过危险了。”

“成为圣女之后，想要你命的人不计其数，不仅如此，我还会安排守护骑士保护你，她们之后连你的身边都没办法靠近。”

“所以，你只能去适应你和那些信徒们之间的距离。”

再次弯腰，薇洛丝回道：“是。”

“薇洛丝，我找你来，是有其他事情要你去做。”

嘘寒问暖结束，教宗就说起了正事：

“人类和魔物之间的和平已经被打破，维特公爵借助魔物的势力，背叛了圣卡西亚帝国，掀起了战争，我命令你率领几支圣骑士小队，前去支援帝国。”

“是。”

薇洛丝表面上很淡定，实则内心有些惊讶。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之前来教会圣城的公主达芙妮就是来自圣卡西亚帝国，想要得到她的莱特少爷的父亲，就是维特公爵。

当时她们知道维特公爵和魔物有所勾结，所以公主达芙妮早早地赶回了圣卡西亚帝国，准备出兵讨伐维特公爵。

她离开教会圣城的时候，可是带着几支圣骑士小队一同离开的。

只是目前看来，战况有点不利啊。

“教宗大人，不知现在帝国的战况如何？”她问道。

“维特公爵因为有魔物的帮助，在正面战场好几次击溃了帝国军队，现在的圣卡西亚帝国已经沦陷了几座城市，内乱不断，民心也开始涣散了。”

“你作为教会圣女，务必要拯救这座帝国，挽回帝国失去的民心。”

“是！”

拯救帝国，这可是棘手的大任务啊。

教宗虽然没说，但薇洛丝心底里明白，她身为教会的圣女参与帝国和魔物之间的战争，无非是为了传播教会的教义，扩大教会的信徒数量。

帝国没能拯救国民，而外来的教会做到了，这无疑会动摇帝国的根基。

帝国高层显然也清楚这点，王权和神权在很多时候都是对立的，他们很可能表面上会认可她们的支援，背地里则想尽办法除掉她们。

除此之外，她们还要面对魔物的威胁。

光是想想，薇洛丝就觉得麻烦。

不过嘛，危机往往与机会并存，她只要能够拯救那些国民，她教会圣女不仅能在帝国之内名声大噪，甚至可以得到一个帝国国民的赞美。

有了那些赞美，十阶根本不在话下！

而且……

想到了什么，薇洛丝再次询问道：“教宗大人，这次的任务，大贤者会参加吗？”

提到这个，教宗倒是难得地苦起了脸。

“唉，我倒是希望她参加，那些魔物的势力中听说还有早已经销声匿迹数千年的新纪会，没有她的话，很难镇得住她们。”

“只可惜，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不愿意参加，甚至还讨厌起我来了……”

她的这番话让薇洛丝笑也笑不起来，哭也哭不出来。

好消息是蕾菈肯定不会参加这次任务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能和教宗翻脸的事情，绝对不会小。

她能够摆脱蕾菈了！

坏消息是新纪会也插手圣卡西亚帝国这件事了……

另一具身体在新纪会总部的她，现在最清楚这个势力有多可怕了，如果她们真要彻底下场的话，圣卡西亚帝国根本不可能顶得住。

而且那些魔物势力可不止新纪会一个，维特公爵勾结的可是四大魔物君主之一的露丝，虽然露丝死了，可她麾下的势力依旧十分可怕。

到时候不仅是帝国顶不住，她这个前往支援的教会圣女也会跟着吃无数败仗，那时候就算不死，她也绝对会身败名裂！

不行，她必须想办法阻止新纪会……

可她不是真正的大魔王啊！她要是出手阻止新纪会的话，岂不是可能会被那些魔物看出她的真假？！

除非……她的演技极为真实。

Chapter 249

“在此之前，你跟我来。”

教宗的话语打断了薇洛丝的思绪，她叹了口气，暂时将这些烦恼放在了一边。

跟随着教宗离开了神授大厅，在经过一处密道之后，她来到了另一座宽敞的大厅之中。

如果说神授大厅给人的感觉是庄严神圣，那这座大厅给人的感觉就是女神亲临，令人心生崇敬之时，还能感受到自身的渺小。

大厅的中央是一座三米高的女神像，四周雪白玉石铺成的地板上刻画着魔法阵的纹路，薇洛丝在打量了一下大厅后，就看向了教宗克里斯蒂娜。

她手中的权杖微微触地，解释道：

“女神给我们教会留下了诸多的神术，其中有一些神术只有教会的圣女才能够使用，我知道你不会施展魔法，但是神术和魔法不同。”

“神术只看你对女神神力的适应性，适应性不错，那便会得到相应的神术，历代的圣女大多都会得到一两个特殊神术，这也是她们作为教会圣女的象征。”

“当然，也有圣女什么都没有得到的，不过只要是经历过圣女考核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圣女，所以就算什么都没有，也不用太悲观。”

神术？

提到这个，薇洛丝可来了兴趣。

她还清晰地记得以前圣骑士温妮使用的那几个神术，它们不需要魔力的催动，就可以发挥出奇迹般的效果，她可是眼馋得很。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是圣女才可以使用的神术。

它们一定更加厉害吧？

“去吧，去接受女神的传承。”

随着教宗话音的落下，薇洛丝顺着女神官的指示，来到了大厅中央女神像的面前。

与此同时，地板上的魔法阵亮了起来，她的面前逐渐只剩下了一抹白色，仿佛整个人都置身于纯白的世界。

紧接着，有什么东西灌入了她的脑海，使得她摔倒在地上，捂着脑袋满脸痛苦。

不过在教宗和女神官的眼中，她只是站在了女神像的面前，然而渐渐地出了神。

魔法阵的光芒很快就熄灭了，少女也缓缓地睁开了眼，女神官一脸复杂地看向了教宗，而后者也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

魔法阵光芒亮的时间越短，说明圣女学会神术的概率越低，而这次如此之快的熄灭，意味着薇洛丝什么都没有学会。

叹了口气，在少女彻底清醒后，教宗鼓励道：

“不要气馁，就算什么神术都没有得到，也不算什么，你还是我们教会真正的圣女。”

疑惑地看了眼教宗，薇洛丝双手放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淡淡的光芒在她的周身显现，本就圣洁的她在此刻变得越发神圣而不可侵犯，与此同时，教会圣城的上空云层散开，数缕金光落下。

原本在街道上行走的众人都因为这般异象抬起了头，在见到天空中的光芒之后，他们停留在了原地，惊讶不已。

“这，这是怎么了？”

“女神，那是女神？！”

“神迹！这绝对是神迹！”

那些金色光芒之中，浮现出了一道金色的女神虚影，而且但凡是被这道光芒照耀的地方，人们的内心会生起崇敬之情，绿植也开始肆意生长。

不一会儿，这些绿植就蔓延到了大街上，整个教会圣城内部显露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在无数人眼中，显然是神明才能做到的事情。

大厅之中，教宗带着几分诧异和惊喜问道："神迹术，你得到了神迹术？"

"嗯。"

"不错，不错，休息几日后，你就率领圣骑士前往圣卡西亚帝国吧，一定要拯救那些陷入苦难中的人们。"

"是。"薇洛丝回道。

神迹术，是用来展现神迹的神术，一般用欺瞒那些陷入痛苦之中的人类，让他们重新燃起内心的希望。

换一种方式讲，这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的神术。

如果只得到了这样的神术，薇洛丝或许会有些失望，但事实上，她得到的神术很多很多，就是她目前只能施展出这个神术。

施展神术所需要的能量也和魔力一样，有着级别之分，它们的级别称之为环，像神迹术，就是一环神术。

同样，神术也是可以升阶的，

只要能够升阶到二环，她就可以施展一个崭新的神术，而用来升阶的能量，她惊喜地发现同样可以用赞美来提升。

赞美越多，她的魔力等阶越高，神术等阶也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神术等阶提升所需的赞美数，和魔力升阶到十阶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在传授完神术之后，教宗嘱咐了一句就转身离开了这里，薇洛丝则嘴角一勾，将自己能够提升神术等阶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她觉得不只是她得到了这种可成长的神术，其他的圣女也都得到了，只不过她们并没有提升神术等阶的能力。

毕竟神术这种东西，直到现在人类对它的研究都十分粗浅。

跟随着女神官离开了大厅，薇洛丝这几日也算是彻底空闲了下来，所以，她连忙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特蕾茜那一边。

……

特蕾茜从城堡卧室出来，站在门口的女仆就连忙弯腰，恭敬地询问道："主人，不知您有何事？"

不得不说，她被吓了一跳。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卧室门口有女仆守卫的奢华生活，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是赛莉娜在怀疑监视她，还是她的身份本就如此尊贵。

她想要让女仆离开，但又怕自己的行为引起她们的怀疑，所以思量之下，她决定保持现状。

"我找赛莉娜。"

为了听上去像是大魔王才该有的语调，她说话的声音都冷了几分，目光更是连女仆都不看一眼。

"是，主人跟我来。"

实际上她多心了，她这具身体沉睡了五千多年，这些女仆根本连她都没有见过，自然不知道她和真正的大魔王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女仆的带路下，特蕾茜来到了赛莉娜的书房，见到了正在查看帝国地图的她。

"呀，主人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赛莉娜连忙来到了特蕾茜的身边，而后者双手放在身后，淡淡地询问道：

"圣卡西亚帝国的事情，我们有参与吗？"

"主人，您竟然知道这件事？"赛莉娜掩嘴，很是惊讶。

特蕾茜心里咯噔一下。

她忽然发现了一个很致命的漏洞，她连城堡都没有出过，怎么会知道有关圣卡西亚帝国的事情呢？

女仆告诉她的？还是她从书房里看到的？

现在解释还来得及吗？

想了想，她发现这些解释都很牵强，很容易被赛莉娜看出端倪，所以她心一横，面色淡然地说道：

“你不用惊讶，这些事情我自然有办法知道。”

她可是新纪会的创始者，号称镜主的大魔王，有点不为人知的手段应该很正常吧？

赛莉娜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单膝跪地，声音低沉地回道：“还请主人恕罪，是莉娜的过失，不应该质疑主人……”

“下不为例，而且相比较这个，我更希望你告诉我新纪会在圣卡西亚帝国所做的事情。”擦了擦额角冒出的几滴汗珠，特蕾茜接着冷声道。

“是。”

接下来，赛莉娜就和她详细地讲解了新纪会的计划。

维特公爵借助魔物君主露丝的势力，和圣卡西亚帝国爆发了战争，其他的魔物也都参与到了其中，妄图从这场战争中得到许多好处。

新纪会就是如此，她们插手了这场战争，计划是得到人类土地上珍贵的各种资源，以此来培养自己麾下的魔物。

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是议员克莱斯特，他是一名喜欢研究做些诡异研究的议员，饲养的各种恐怖魔物不计其数。

他在战争前线占领了一座帝国的要塞，以此来收集各种资源，因为他的可怕名声，圣卡西亚帝国军队根本不敢对那座要塞发动进攻。

可以说这次战争，克莱斯特才是最为出名的魔物。

除此之外，特蕾茜还询问了赛莉娜新纪会其他的计划，而得到的回答差点令她晕厥过去。

新纪会现在不仅对人类帝国出手了，还对魔物世界中的其他势力也出手了，其中甚至包括四大魔物君主和魔王掌控的魔物帝国。

至于她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赛莉娜的回答是主人苏醒了，新纪会就应该真正地统一世界，开创世界新纪元了。

“如果遇见了困难，主人一定会出手的吧。”

望着赛莉娜水汪汪的大眼睛，特蕾茜淡定地点了点头，心里则崩溃不已。

如果是真正的大魔王，她们这么做或许根本就没什么事，但她特蕾茜现在就是个纸老虎啊！

现在新纪会举世皆敌，加上她这个纸老虎，怎么看怎么完蛋！

而且统一世界什么的，这不是一眼反派的梦想吗？！她真要是这么做，估计多半会死在快要统一世界的前夕。

疯子，这些家伙真的是群疯子！

在心里一阵吐槽过后，特蕾茜逐渐冷静了下来。

新纪会现在还没开始在魔物世界大动干戈，虽然有些摩擦，但还算克制，能够被她及时叫停，所以魔物世界的事情目前还不算太重要。

现在最关键的是人类帝国。

想了想，特蕾茜问道：“这里距离圣卡西亚帝国，需要多久的行程？”

“理论上来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主人您这是……”

“我要亲自去一趟。”

闻言，赛莉娜一脸震惊，她沉默了几秒，再次单膝跪地说道：

“主人，作为议员之一，克莱斯特竟然只在前线占据了一座要塞，甚至还要劳烦主人亲自前往指挥，实在是有辱新纪会的威名。”

“依我看来，帝国事毕之后，克莱斯特应当受祸心之刑，可念及他研究魔物有功，所以……”

“……不是。”特蕾茜差点捂住额头。

“主人？”

她真的不明白赛莉娜到底在说些什么。

她前往战争前线，又不是去指挥克莱斯特吞并更多的帝国领土、击溃人类帝国的，而是想办法让他撤退的！

新纪会绝对不能掺和这件事，她可不想这个势力和天启教会打起来，毕竟这么做的话，她只会双输。

而且她也不能在这里就让克莱斯特撤退，毕竟通过她的观察，往日的大魔王明显性格是很强势的，没有合适理由的撤退，只会引起赛莉娜的怀疑。

所以，她要亲自前往战场，想点靠谱的理由让克莱斯特撤退。

念至此，她挥了挥手，背对着赛莉娜胡扯道：“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

“原来如此，没想到战争前线如此危险，竟然需要主人您亲自出马……”

危险个屁啊！

不要胡思乱想给她加戏啊！

默默地吐槽一番，特蕾茜无力地坐在了书房的椅子上，她顶着赛莉娜炙热的目光，小声问道：

“对了，你之前说的祸心之刑，是什么？”

“这是主人您以前发明的刑罚，它是利用魔法阵将魔物内心深处最痛苦的绝望展现出来，然后将它定格，使得受刑魔物承受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绝望。”

“这样啊。”

以前的她还真是残酷的大魔王啊，这种刑罚都研究得出来。

好在这样的大魔王已经死了，继承她身体的，是个温柔善良的少女。

忽然想到了其他的事情，特蕾茜摸了摸自己光洁的下巴，询问道：“克莱斯特，除了研究魔物，还研究魔药吗？”

“嗯，他还研究魔法卷轴。”

“这样啊，那他有能够药倒十一阶魔法师的魔药吗？”

“应该是有的，不过这种魔药一般来说药效很差，而且使用条件非常苛刻，不是那么容易能成功的。”

“不错，现在就出发吧。”

从椅子上离开，特蕾茜眯起了眼，心中有了很多计划。

不过这些计划不是用来针对新纪会的，而是用来针对蕾菈的。

这次拯救帝国的任务，蕾菈虽然不会参加，但是她有把柄落在她的手中，无论什么时候蕾菈来找她，她都必须言听计从。

所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她必须反制蕾菈，让她对她言听计从！

魔药似乎就是个很好的办法……

这具身体可以将一些小物件通过魔镜传送到薇洛丝的身边，魔药自然也算在小物件之内，到时候她用点手段让蕾菈喝下……

呵呵，她就变成她的奴隶了！

好像计划已经取得了胜利，特蕾茜止不住地笑了出来，赛莉娜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笑，但她也跟着她笑了起来。

……

三日一晃而过，很快就到了出征的日子。

这三日，白天里，薇洛丝是无数信徒眼中的纯洁圣女，可爱善良的同时，又不断地温暖着她们的内心。

夜晚，她则在人类大贤者蕾菈的威胁之下，彻底褪去了白日里的圣洁，化身暖床女仆，在贤者的身下放浪形骸。

而三日一过，她就不用再承受这样的生活了。

圣女的出征万众瞩目，北教区的广场之上，身披银甲的圣骑士骑着数十匹白色披甲骏马排成了两个列队，一左一右地护卫者她们中心的教会马车。

在道路的两边，站满了前来欢送的信徒，他们的声浪一阵一阵的，其

中充满了祝福和期盼，让站在教宗和罗德尔身前的薇洛丝差点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挥手和教宗信徒们告别后，她靠近了圣骑士的队伍。

先前的感动消散得一干二净。

教宗说会安排几支圣骑士小队让她前去拯救帝国，她还以为几支小队这个说法就是客套一下，谁知道竟然真的只有三支。

其中有一支是温妮率领的小队，她们除了队长和副队长是八阶之外，其他的队员都是清一色的七阶。

剩下的两支小队实力也差不多。

她知道她们都是真正的精锐，但是上帝国战场什么的，三支圣骑士小队总计二十多个人，有什么用啊？！

她们要对付的是在魔物世界里雄踞一方的魔物君主势力，而不是普普通通的魔物入侵啊！

这种配置，到时候要是吃了败仗，可和她无关啊！

正当她有些哀愁之际，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她身旁响起，一位穿着印有教会标志银甲的女骑士穿过圣骑士队伍，优雅地来到了她的身边。

她单手放在胸口，低头自我介绍道：“维尔莉，您的守护骑士。”

薇洛丝静静地看着她的脸蛋，陷入了呆滞。

守，守护骑士？

对了，教宗说过她有守护骑士的，但是……

眼前女子的脸蛋和薇洛丝记忆中的脸蛋重合，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这名叫维尔莉的女子，不就是那位长着六对洁白翅膀，号称天使的天启骑士吗？！

十阶的天启骑士来当她的守护骑士，教会可真舍得。

有了这位天启骑士的加入，薇洛丝忽然觉得三支圣骑士小队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了。

和维尔莉相互介绍了一下，她就继续朝着马车走去。

驾驶教会马车的不是别人，而是梅维娜，她虽然偶尔还是会失去意识胡乱攻击人，但是相比较以前已经好太多了。

只需要注意一点，她不会被这些圣骑士发现的。

一只脚踩在马车车厢的踏板上，她回头眺望了一下蕾菈住宅的方向，脸上也流露出了绝美的笑容。

虽然她不知道蕾菈为什么对拯救帝国这个任务这么排斥，但现在她真的要谢谢她的排斥，让她暂时终结了黑暗的人生，远离了噩梦。

嘻嘻，以后再见吧，蕾菈。

希望到时候，你不会沦为我的奴隶。

哗——！

这般想着，她拉开了车厢车门，抬脚走了进去。

只是刚进去半个身子，她就见到了某位坐在窗旁的冰山美人。

听到了拉开车厢门的动静，那位美人扭头望了过来，淡蓝色的眼底里流露出了几分欣喜与贪婪，就像是在原地等待猎物自动上钩的猎人。

呯——！

薇洛丝立即关上了车厢门。

幻觉，是她的幻觉吧？

教宗不是告诉她，蕾菈不参加这个任务的吗？

是了，教宗怎么可能欺骗她呢？

是幻觉。

这几日的经历太可怕了，都把她吓出幻觉了，真是的。

再开一次车厢门，就没有她了。

哗——！

毫不犹豫地，薇洛丝再次拉开了车厢门。

视线第一时间朝着窗口看出，没有见到那位冰山美人后，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只是下一秒，一双白皙的玉手从车厢内伸了出来，抓住她的胳膊就把她强行拉进了车厢里。

呼——！

车厢门再一次被关上，车窗也落下了窗帘，前往执行任务的圣女队伍也开始朝着圣卡西亚帝国进发。

Chapter 250

麦尔斯，出生在阿德里要塞第二据点城镇的少年，如今已经二十二岁了。

他从小读了很多有关于英雄的故事，也知道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圣卡西亚帝国的贵族，所以他虽然是平民，但他对帝国贵族充满了向往。

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帝国英雄，长大后依旧没有改变，所以他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帝国军队，成为了驻守要塞第二据点的士兵。

阿德里要塞，这是一座被称之为帝国壁垒的要塞，从它建立之初到现在，抵御了无数来犯的敌军，已经上千年没有被敌人攻占过了。

而如今，就是这样一座钢铁要塞，在三天之内就被魔物攻破了。

要塞守军尽管拼死抵抗，也没有任何成效，这些魔物的统领克莱斯特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了帝国军队最不愿面对的敌人。

好在，克莱斯特在拿下要塞之后，就没有继续前进，所以他们所在的要塞第二据点还在帝国的掌控之中。

这里说是据点，其实早就算是一座不大的城镇了，因为克莱斯特的威名，这座据点内人心惶惶，绝大多数平民能跑的都跑了。

对此，麦尔斯其实是有些悲观的。

就算从据点内离开，他们又能去哪里呢？现在可是乱世，路上危险不说，哪怕是进入了其他贵族的领地，他们接不接收这些难民还是一回事。

所以，从这里逃走，大概率也是死。

这样想的话，他们其实还不如留在第二据点，毕竟根据情报，帝国派来支援他们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

过不了几天，他们就能抵达第二据点，帮助他们抵抗魔物的入侵。

据点内士兵的统帅是个很和蔼的大叔，麦尔斯和他的关系很不错，私下里一直都称呼他为大哥。

他也是他的偶像。

毕竟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这个第二据点才能坚守到现在，不像要塞第一据点，在要塞被攻破后没几天，就被其他的魔物势力占领了。

“魔物！有大量魔物朝这里赶来了！”

负责观察的士兵惊慌失措地在城墙上大喊，统帅大叔闻言握住了身旁的长枪，一边朝着城门赶去，一边高声道：

“没有战斗能力的，都回家找个地方藏起来！剩下的士兵都和我来！”

咚咚咚——

士兵集合的战鼓被敲响，原本安静的第二据点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大量士兵朝着城门赶去，没有战斗能力地也都跑回了自己的家中。

原本热闹的街道，短时间内就变得空无一人。

这样的情况在最近很平常，尤其是阿德里要塞被攻破之后，除了克莱斯特，很多魔物势力都想要在帝国身上咬下一块肉。

所以要塞第二据点被魔物进攻，变成了常态。

站在了城墙之上，麦尔斯看向了前方集结起来的魔物军队，在见到为首的人形魔物周围散发着紫色魔力气息之后，他面色逐渐凝重了起来。

和以前击退的那些魔物完全不同，眼前的这位首领似乎强得可怕。

“那个，那个难道就是克莱斯特？！”

“不，他们只是一群趁火打劫的魔物。”

统帅面色平静地看向据点前方一望无际的魔物群，他沉默了几秒，随后扭头朝着麦尔斯吩咐道：

“麦尔斯，你骑上我们这里最快的马，去向附近的领地或者还在赶来的帝国军队求援。”

“什么？”

第一次，麦尔斯还是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大哥要他离开据点去求援的。

这说明这场战争，他没有把握能赢。

“我不去！我要留下来！”

他怎么会不明白大哥的意思呢？他让他去求援，是想要他离开这里活下去。

可越是艰难的战争，麦尔斯就越是想要留下来。

这座城镇是他的家，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二年，他还有没办法割舍的家人，就算是死，他也只想死在这里。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英雄故事，他们都是可以为了心中信念而牺牲的，他也只有这么做了，才能更加接近他们一些。

然后，他就被他的大哥抓住了衣领，从地面上提起来大声吼道：

“混蛋！你以为我是让你当逃兵吗？！我们这个据点在这种攻势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去求援的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可是我……”

“快去！”

“别惹大哥生气了，快去吧，麦尔斯。”

“我们会在这里坚守到援军到来的，你是我们的希望啊。”

在其他战友的信任和催促下，麦尔斯一咬牙，骑上了马就带着求援的信件冲出了第二据点。

魔法的轰鸣声，在他离开据点的那一瞬响起。

狂风大作，骑在马上的他惊恐地转过头，发现原本坚不可摧的城墙竟然被轰出了一个大洞，大火也已经点燃了几座房屋，呛鼻的黑色浓烟正从这些火势中升起。

求援，他必须要去求援……

他忽然感觉到压在自己肩膀上的任务有多重。

距离第二据点最近的，是一位伯爵的领地。

这位伯爵年轻的时候可是上过帝国战场的，是为帝国立过战功的英雄，名声大到连他这种小人物都知道。

他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派兵支援他们的。

抱着这样的信念，麦尔斯仅仅花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来到了伯爵领，同时在递出信件后，得到了伯爵的召见。

“你是说，有魔物正在进攻阿德里要塞后方的第二据点？”

富丽堂皇的别墅大厅之内，大肚便便的伯爵望着前方跪在地上的麦尔斯，有些漫不经心地询问道。

“是的伯爵大人！我们急需您的支援，要是丢掉了这个据点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那些魔物是克莱斯特的部下？”

“不是，他们只是一群集结起来的强大魔物军团。”

“这样啊，连那些乌合之众的进攻都守不住，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我可不会出兵支援你们的，你们犯下的错误就由你们自己承担。”

拿出一旁的纸巾擦了擦手，伯爵始终都没有看麦尔斯一眼。

麦尔斯则是愣了一下，连忙解释道：“错误？我们根本没有错误！那些魔物数量太多了，而且……”

“哼！庶民就是庶民，自己犯了错误居然还不敢承认，你们据点的守军就这点素质吗？”

直接打断了麦尔斯的话，伯爵用力拍了拍自己身旁椅子的扶手，看上去似乎是有了些愤怒。

生怕招惹到他，麦尔斯赶忙低下头闭上了嘴。

不过他的内心深处有了疑问。

第二据点距离这座伯爵领很近，它要是丢了，下一个被进攻的就是伯爵领，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他是一定会派兵支援他们的。

伯爵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他可是上过战场的，还被一些人称之为英雄……

“好了，就这样，你滚蛋吧。”

麦尔斯一惊，连忙再次问道：“大人，支援的事情……”

“我说了这是你们自己没有能力才丢了第二据点，我为什么要派兵支援你们？女王怪罪下来，都是你们的错。”

伯爵很显然有些不耐烦了，挥手示意两旁的士兵将麦尔斯驱逐出去，而这时候，麦尔斯才想明白了伯爵不派兵的原因。

“英雄？原来你就是个胆小鬼，那什么英雄的名号，是你靠着自己的人脉和金钱买来的吧？”

第二据点是真正的战争前线，伯爵如果派兵支援，那他直面的可能就是克莱斯特，可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是克莱斯特的对手。

既然赢不了，那他想的，就是逃亡了。

如果魔物打来，那他第一个就逃离伯爵领，到了那种时候，私兵自然越多越好，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派兵支援第二据点，那简直就是在减小自己逃亡的成功率。

被穿戳了内心的想法，伯爵气得猛拍扶手，满脸通红地大叫道：“你，你你在说些什么？大胆刁民！竟然敢诬陷贵族！”

“来人，快给我把他拖下去，斩了！”

这种家伙，竟然是帝国的贵族？

“这种时候杀了我，你就等着被女王陛下责罚吧！不出兵支援第二据点，等魔物袭来，你也不可能逃出伯爵领！”

被魔法枷锁套住，麦尔斯被两位士兵架住，拖离了大厅，狠狠地扔进了幽暗腐败的地牢之中。

趴在阴冷潮湿的地面上，他想起了可能还在据点内拼杀的大哥，想起了躲藏在家中惴惴不安的亲人，无能令他痛苦不堪。

他第一次接触贵族，却发现他们远比普通人更加低劣。

次日，他本以为自己会被斩首示众，可看守之中竟然有他大哥的熟人，他被人偷偷放走了。

骑上马，他慌不择路地逃离了伯爵领。

伯爵不愿意支援据点，并不代表据点就一定完蛋了，他还有另一个希望。

帝国原本就派了一支军队前来支援的，只是他们行军较慢，还未赶到。

他只要能够找到他们驻扎的军营，将据点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定然会快马加鞭地赶往支援。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在一番波折之后，真的在伯爵领的附近，找到了帝国军队驻扎的地方。

刚刚骑马靠近据点，看守据点的士兵就握紧了手中的长枪，冷声询问道：“你是第二据点来求援的？”

麦尔斯没有回答，他看了看这两位士兵，又看了看有些躁动起来的军营，随后二话不说就骑着马朝来时的方向夺路而逃。

下一秒，来自军营的魔法攻击瞬息而至，几位骑兵也冲出了军营，死死地跟在了他的身后，手中的长剑闪烁着凄冷的寒芒。

“该死！你们这么做，是准备背叛帝国了吗？！”

“抱歉，死人是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

另一边，骑兵追出军营之后，主帐篷内走出一位穿着贵族服饰的年轻男子，大声对着附近的士兵命令道：

“可千万不能放他跑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放心好了，他跑不掉的。”

他的身后走来了一位中年将领，他在打量了贵族男子几眼后，沉声道，“只是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从这里撤退呢？”

“再，再过两三日吧，到时候就回帝都，说是支援失败了，毕竟真正上前线什么的，太可怕了，对面是克莱斯特，我们没有胜算的。”

贵族男子的眼底被恐惧填满，说话的声音都带上了些许颤抖，他捂着胸口哆嗦了两下，转身就回到了主帐篷内。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中年将领叹了口气。

这种情况他见得太多了，这位男子身份尊贵，加入军队只不过是来镀金的，没有任何能力。

放在以往，他最多也就是当个普通将领，在战场游荡几圈就会离开军队，只是现在正值乱世，帝都内的明争暗斗越发激烈，他也莫名成为了这支前线军队的统帅。

和克莱斯特正面对抗，这是有人想要他死。

他被吓破了胆，哪怕违令也不愿去支援第二据点，那些本应该获救的人们，因为帝国的内部斗争而都会葬身在魔物的手中。

那些贪婪卑鄙的家伙真是该死……

望了眼麦尔斯逃亡的方向，中年将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回到了帐篷之中。

……

麦尔斯从骑兵的追击中活了下来。

天色昏暗，寒风阵阵，他身下的马儿因为长时间的奔袭，即使有魔法的缓解，它依旧是死了。

将它埋葬在了大树之下，他撑着剑从地上狼狈地站了起来。

此刻的他身上布满了脏污和灰尘，一双明亮的眼睛黯淡无光，原本鲜红的嘴唇也褪去了色彩。

离开第二据点，已经有……三天了吧？

他其实知道，根据那些魔物的实力，恐怕第一天就已经攻破了第二据点，现在那座城镇，已经沦为了人间地狱。

他的大哥，他的亲人，他诊视的那些朋友，或许都已经……

……不，没有亲眼见到之前，他是不会觉得他们已死的。

那座城镇，肯定还在抵抗着。

他还有希望，除了伯爵领，一定还有领地愿意支援他们的！

心底的信念依旧在燃烧，麦尔斯低着头，一瘸一拐地朝着前方黑暗的丛林走去，他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他只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前进。

他绝对不能辜负大哥和战友们的期待。

可最终，饿了三天且极度疲惫的他被一根树枝绊倒，摔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

陷入昏迷之前，他回想起了伯爵和那些帝国将领的嘴脸。

以前，大人们总是告诉他，贵族们大多数都是阴险狡诈的，他们表面上的光鲜亮丽，是为了隐藏内在的肮脏丑陋。

年幼的他不信，他始终坚信贵族是和荣誉挂钩的，他们美好而优雅，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品质。

可现在，他不得不信，贵族和大人们说的一样。

胆小贪婪，利益至上，第二据点的灭亡，都是那些贵族的错。

是他们，是他们害死了他的亲人，是他们给这个帝国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如果没有他们，一切都会很美好……

……

次日，他咳嗽了两声，清醒了过来。

身上盖着洁白的床被，眼前是宽大的帐篷，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他惊讶地从帐篷内坐了起来，打量了一圈后，还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伤势痊愈了。

他这是被人救了？

哒哒——

就在这时，轻盈的脚步声在帐篷门口响起，麦尔斯慌忙地在帐篷内搜寻了一下，最终将自己的长剑握在了手中，紧张地对着帐篷入口。

从入口出进来的，是一位绝美的银发少女，她端着一盘香气扑鼻的饭菜，气质很是尊贵，在见到手持长剑的他后，她也只是微微一笑。

犹豫了一下，麦尔斯放下了手中的长剑。

“我不饿。”

即使被他人拯救，他依旧保持着戒备。

咕咕——

只是他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发出了一阵哀嚎，引来了少女银铃般的笑声同时，弄得他满脸通红。

“吃吧，我们不会害你的。”

少女的声音很温柔，其中似乎夹杂着一股特殊的魔力，总是能够令人不经意地卸下防备。

麦尔斯也在思索了两三秒后，吃光了少女端来的饭菜。

Chapter 251

在麦尔斯吃完之后，少女就端着盘子离开了他的帐篷，随后他提起了一旁的长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物，就走出了帐篷。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不大的营地，在这里来往的都是身披银甲的骑士，她们的气质光是肉眼看上去就非同凡响，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人数不够多。

粗略地数了数，这片营地也就二三十个人左右。

在他打量营地的时候，温妮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是？”

看着面前像是这片营地首领的女子，麦尔斯面露恭敬地回道：“您可以称呼我为麦尔斯，感谢你们救了我，不知道你们是……”

“我们来自天启教会。”

天启教会？

麦尔斯心中一惊。

他虽然是阿德里要塞第二据点土生土长的居民，但也听说过天启教会的大名，那可是人类的第一教会，势力之大，不下于任何一座人类帝国。

这些人恐怕就是天启教会里的骑士吧？

难怪她们的气场如此强大，刚才那位少女应该是这支骑士队伍里的随行修女吧，不仅温柔漂亮，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和力。

好像只要有她在，他的内心就会特别安心。

如果是以前，他或许会想办法和这些人深入接触一下，但是现在他有要事在身，不便在这里停留太久。

而且最重要的是……天启教会其实也是人类中的另一种贵族，她们说不定就和那些帝国贵族一样，表面上完美无瑕，实际上阴暗狡诈。

况且他还听说很多教会喜欢搞一些可怕的献祭和实验，天启教会虽然没有曝出过这种事情，但也许只是他孤陋寡闻呢？

他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远离她们。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报答你们，现在我还有要事在身，就先离开了，再会。”

“等一下！麦尔斯，你是来自前线的士兵吧？”

刚才进入他帐篷的少女忽然拦在了他的前方，她用一种担忧的眼神看着他，温柔地说道：

“你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说不定有能力可以帮助到你。”

麦尔斯一愣，随即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可恶，在面对这位少女的时候，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一开始，他以为这位少女只是这支骑士队伍的随行修女，但是现在细看的话，他可能大错特错了。

这位少女身上穿着的是洁白长裙，裙边上还有着金色的纹路，隐隐约约透露着一股尊贵之色，而且她手指纤细修长，明显没怎么干过粗活。

这身长裙将少女的身材勾勒了出来，但是它并不便于少女行走，在他的印象中，一般会穿着这种衣裙的，都是贵族小姐。

这样的人物，竟然会亲自给端盘子？

想到这里，他又觉得是自己多虑了。

但不管怎么说，当少女说可以提供帮助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就相信了她，并且很快就将自己的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我是阿德里要塞第二据点的士兵，那里被魔物袭击了，我是逃出来求援的，只是伯爵领和帝国军队不愿意支援……”

“第二据点……那些袭击你们的魔物，是克莱斯特的手下吗？”

“不太像，应该只是抱团的魔物势力而已，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要赶

紧离开这里，去向其他领地求援才行。”

说完，麦尔斯就提了提腰间的长剑，转身朝着营地之外走去，可少女又一次叫住了他。

“诶？麦尔斯，我们可以帮你。”

“……别开玩笑了，那些袭击据点的魔物太多了，你们虽然很厉害，但是人数太少了，只会被他们一一击破。”

他当少女只是在说笑。

在他看过的英雄小说中，善良的贵族小姐都是这样的，她们是温室里的花朵，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和现实，所以都有些天真烂漫。

这些守卫从小就保护着贵族小姐，让她误以为自己的守卫就是无敌的，只要她想，她就可以靠着他们帮助所需要帮助的人。

可实际上袭击第二据点的魔物数量成百上千，根本就不是这一支只有二三十人的队伍能够对付的，而且他就算答应了，那位骑士首领也不会答应。

“可是你如果去其他领地求援的话，时间根本不够的吧？据点内的士兵还能坚持吗？如果那些领地还是不肯出兵呢？”

“我，我……”

麦尔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少女的话有时候太过于扎心。

距离他逃离第二据点，时间已经过去三天半了，就算他去其他领地求援，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了，据点应该早就沦陷了。

不过他就是不甘心，他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在那座据点之中。

死死地握紧了拳头，他又想起了先前拒绝出兵支援的贵族。

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第二据点才沦陷的，他所在意的人们都是因为他们的胆小懦弱，才失去了生命！

那些所谓的贵族，实际上不过是搜刮民众的吸血鬼，他们培养私兵镇压领地内的动乱，让他们被迫乖乖地上缴钱财。

而当真正的敌人来袭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抛下领地内的平民，带着私兵逃难……

这些贵族，就不应该存在。

他们应该被游街示众，被推上绞刑架，在领地平民的怒斥和嘲讽之下，他们的生命应该被终结，最后应该挂在城门口上，警示所有想要当贵族的家伙……

这个世界，就不应该有什么贵族！

似乎是有些太过愤怒，麦尔斯感觉到了一阵头疼，他捂住了自己的额头，心里涌现出了各种负面情绪，而视线也开始逐渐变得有些昏暗。

“相信我们，我们能够做到的。”

少女的身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银白色的她就像是一道温暖的光芒一样，将他视线中的昏暗驱散，内心的负面情绪也渐渐平复。

他愣愣地看了许久，最后点了点头。

“嗯。”

此刻，他除了相信少女，什么都做不到。

“你来带路吧，我们要尽快赶到阿德里要塞的第二据点。”

……

第二据点的幽暗地牢之中，一名受了轻伤被活捉的士兵靠着墙，抬头望着天花板自顾自地说道：

“也不知道麦尔斯那小子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有回来，应该是那些贵族不肯派兵支援吧？”

“他不回来最好，这个据点内的魔物，根本不是那些贵族私兵能打赢的。”

说话间，另一名士兵看向了身旁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男子。

他就是第二据点的统帅，也是麦尔斯的大哥，只不过他在和魔物首领的交战之中，被砍掉了一只手臂，还被活捉了。

现在，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多半已经活不成了。

一开始的士兵闻言，语气也低沉了许多：“也是，我们不仅没守住这个据点，也没守住他的家人，他要是回来了，不得心痛死啊。”

“只希望他知道我们都死后，不崩溃就好了。”

“放心吧，那家伙不会那么脆弱的，活了那么久，他还保持着成为英雄的童心呢。”

想起了什么，两人相视一笑。

……

另一边，在一番赶路之后，麦尔斯就带着薇洛丝她们来到了阿德里要塞第二据点的前方森林之中。

时间经过了三天半，第二据点的战火早已经熄灭，城墙倒塌，石砖上尽数都是漆黑的焦痕，原本热闹的城镇如今已经一片死寂。

不仅如此，在等待了片刻之后，街道之中偶尔经过了几头魔物，他们手持武器，似乎是在巡逻。

见到了这一幕的麦尔斯，差点把自己的牙齿咬碎。

沦陷了，第二据点真的沦陷了。

猜到和亲眼所见，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冲击，他红着眼眶，思考良久后，退到了薇洛丝的身旁，说道：

“撤，撤退吧，这个据点已经……”

“没有必要哦，相信我们。”

在麦尔斯不解的目光中，薇洛丝看向了温妮。

温妮心领神会，她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大喊道：“圣骑士听令！拿下这座城镇！”

话音落下，骑着战马的圣骑士们就冲了出去，一点也不掩饰地直奔第二据点。

据点内的魔物很快就发现了她们的冲锋，他们敲响了传讯用的铃声，

随后一批魔物就来到了城墙附近，对着圣骑士施展出了远程魔法。

只可惜，这种程度的魔法根本没办法伤害到圣骑士。

白色的防护屏障出现在了这些圣骑士的面前，她们阻拦下了所有的魔物攻击，冲入了第二据点之内。

“我们也跟上去吧。”

薇洛丝说着，便也骑上了战马，朝着第二据点赶去，麦尔斯紧跟其后，只不过他握紧了腰间的长剑，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然而，当他进城之后，见到了令他惊恐无比的场景。

那些他们根本无法战胜的魔物，在这些骑士的手中就像是婴儿一般无力，长枪与长剑肆意挥舞，那些魔物便一个个在城内倒下。

没过多久，这些魔物的尸体就堆满了街道，剩下的魔物见情况不对，大多都直接落荒而逃，连手中的武器都丢在了地上。

僵在了原地，麦尔斯只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住手！再不停下的话，我就砍了他们！”

粗犷的声音将他从思绪中惊醒，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化出真身的魔物首领一只手抓着两个平民，另一只手将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救命，救命啊！”

那两位平民瑟瑟发抖，眼泪和鼻涕直流，魔物首领冷笑一声，底气十足，似乎抓住了他们，就抓住了希望。

“大人！”

麦尔斯也是有些慌张，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场景，见薇洛丝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准备主动上前和魔物首领谈判。

也就是这时，薇洛丝身旁的骑士沉下了脸。

她抬了抬腰间的长剑，未见有什么其他的动作，魔物首领就愣在了原地，双臂掉落在了地上，鲜血从光滑的切口处喷涌而出。

号称天使的天启骑士维尔莉，即便不展开自己的六对翅膀，也完全拥

有十阶的战斗力。

在魔物首领失去双臂之后，一旁的圣骑士就用长枪抵住了他的喉咙，将他压在地上捆了起来。

其他的魔物见大势已去，瞬间作鸟兽散，他们本来就是一群群魔物短暂联合起来的势力，根本就没有任何团结。

战斗很快就停歇了，吵闹的据点渐渐地又平静了下来。

望着被抓住而动弹不得的魔物首领，麦尔斯擦了擦眼睛，只觉得这是一场梦，自己还没有醒来。

不过很快，他强忍着不真实感，来到了魔物首领的面前，提起他的衣领审问道："快说！守城的士兵和城内的人们都去哪里了？！"

"呵呵，都被我杀死了。"

"你！"

得到了答案的麦尔斯目眦欲裂，他刚想要提剑再给魔物首领来两下，一位表情冷淡的女子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提剑的动作僵硬在了半空，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女子明明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的内心却莫名出现了恐惧之情。

要是惹怒了她的话，他绝对会死的！

没见女子有什么动作，他手中本来强硬的魔物首领忽然像是陷入了呆滞一样，张嘴说道：

"他们，他们一部分被关押在地牢之中，还有一部分，因为反抗我们，被我们杀了。"

"你真该死！"

"等下，麦尔斯，我们还有事情要审问他，你先去地牢里将人们放出来吧，之后他会迎来审判的。"

见薇洛丝也走了过来，他愤怒地将手中的魔物首领摔在了地上，随后提着剑赶往了据点内的地牢。

推开沉重的大门，一股恶臭夹杂着阴冷潮湿扑面而来，他点亮了地牢

内的烛火，发现这里面堆满了原本居住在据点内的人们。

当光芒亮起的一瞬间，这些人还以为是魔物来到了地牢内，所以他们都不由得往黑暗处缩了缩身子。

直到他们看清了来人。

“麦尔斯？”

“你怎么来了？魔物呢？”

“快走啊，麦尔斯！你救不了我们的！”

听着这些熟人的关心，麦尔斯心中一暖，阴暗的情绪也退却了不少，他高举手中的长剑，奋力地将地牢囚笼的魔法锁劈开。

“大家不用担心，援军来了，魔物撤退了，据点安全了！”

Chapter 252

麦尔斯的话令整个地牢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各种声音爆发了开来，其中夹杂着无数的疑惑和惊喜。

“什么？真的吗？”

“我们得救了？！”

“太好了麦尔斯！多亏了你，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听着他们一声声的赞美，麦尔斯也不由得红了脸，他其实想说拯救他们的并不是他，但是当下救人要紧，解释的事情之后再说。

越是往地牢深处走去，被关押的人就越是虚弱，人群之中也多了好几具尸体，麦尔斯脸色沉重地靠近最后一个囚笼，挥剑劈开了铁锁。

关押在这个囚笼里的是他熟悉的士兵，在见到他们无事之后，麦尔斯还松了一口气，可当他发现他们脸上的歉疚后，内心的不安就爆发到了极点。

借助地牢内微弱的烛火光芒，他在这些士兵的身后见到了一位躺在地上的男人，与此同时，他瞳孔骤缩。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他冲进了地牢，将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抱在了怀中。

这位男人就是他最崇拜的大哥，也是第二据点的统帅，普莱斯，只不过此刻的他断了一臂，面色苍白，已经气若游丝了。

这种状态，他们都知道，已经没救了。

“他和那头魔物首领战斗，被对面砍掉了一只手……活不成了。”

“不可能！他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麦尔斯，他已经……”

两旁士兵的话一下子就让麦尔斯的情绪激动了起来，因为想要成为英

雄这样的梦想，他小的时候就跟在普莱斯的身后了。

眼前的这位大哥，和他的亲人无异。

所以当士兵告诉他普莱斯活不成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接受。

他的大哥从以前开始就是无所不能的，战争爆发后更是凭借据点内稀少的士兵，击退了好几次魔物的袭击。

他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会死在这里呢？

抱紧了怀中的男人，麦尔斯咬着牙沉默着，他现在大脑一片空白，心底里只有痛苦的悲伤。

贵族，都是那些贵族……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愿意支援的话，他的大哥根本就不会出事……

该死，他们真的该死！

“麦尔斯，你回来了……”

“大哥！”

怀里的男人忽然睁开了他无神的双眼，麦尔斯望着连说话都极其费力的普莱斯，心中的悲伤越发浓重。

可普莱斯接下来的话，令他如坠深渊。

“对不起，没能……保护住你的家人……”

“没关系，没关系……”

嘴上这么说着，麦尔斯只觉得抱着普莱斯的双手都逐渐无力了起来，心中的悲伤仿佛化作了寒冰，冻得他只能僵在原地。

他的家人……都死了？

那他去求援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城镇得救了，他最重要的那些人，却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包括他的大哥……

视线慢慢变得有些昏暗，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冷好冷。

“是，是那些贵族不肯来支援吧？”

“是……”

“咳咳，我就知道，他们永远都是那样……贪生怕死……”

怀中的声音越来越小，麦尔斯望着渐渐沉睡过去的普莱斯，想要开口呼喊他的名字，却根本发不出声音。

是啊，如果不是那些贪生怕死的贵族，他在意的人，都会活下来的。

他的家人，他的大哥，都会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为什么死的不是那些贵族呢？

他们作恶多端、虚伪贪婪，最该死的本来就是他们，而他的家人和大哥，他们一生都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他人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坏人活得好好的，好人却要死呢？

“让一下！他还有救。”

急促的声音令他逐渐回到了现实，他扭头望去，只见穿着白裙的少女挤开了人群，来到了他的面前。

贵族，毫无疑问，眼前的少女也是贵族。

她的衣裙，她的容貌，她的气质都是他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的，甚至，她要比那些帝国贵族还要光鲜亮丽。

所以呢？她的内在，其实也是肮脏不堪的？

麦尔斯垂下了眼。

视线之中莫名出现了淡淡的金光，它们宛若星星一样，缓慢地飘向了他怀中的普莱斯。

紧接着，令他震惊的是，普莱斯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就连断掉的手臂都重新生长了出来。

“这是，这是……”

断肢重生的治疗术？

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咳咳！”

“大哥？”

原本还奄奄一息陷入沉睡的普莱斯此刻苏醒了过来，无神的双眸再一次出现了光芒，他抬起自己的臂膀，惊讶道：

“嗯？这是治疗术吗？竟然连我的手也重新长出来了……”

“大哥！你活下来了！”

麦尔斯笑了笑，悲伤的情绪有了些许缓解，普莱斯也是点点头，随后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少女。

“你是……”

“我是天启教会的修女，你可以称呼我为薇洛丝。”少女微微一笑，自我介绍的时候不仅仪态优雅，还有一股淡香飘荡在空中。

“修女……薇洛丝？”

念叨了几句，普莱斯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从麦尔斯的怀里起身，接着跪在地上，恭敬地说道：

“在下据点守军统帅普莱斯，见过圣女大人，感谢圣女大人的救援。”

“不用这么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少女似乎也没有料到他会猜到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表情有些许惊讶，不过很快，她就恢复了温暖的笑容。

“什么？圣女大人？”

麦尔斯愣住了，和普莱斯相比，他简直可以用孤陋寡闻来形容，天启教会的圣女，他没怎么听说过，甚至无法理解这个身份有多尊贵。

普莱斯则低着头继续称赞道：“早就听说这一届教会圣女的温柔善

良，如今一见，您要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完美。”

“还好啦，我们先出去再说吧。”薇洛丝笑道。

在拯救了普莱斯之后，先前逃出地牢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教会的骑士拯救了他们，一时之间，赞美声不断。

这些赞美或许对于九阶需要的魔力量来说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一环神术来说提升就很大，可以说是前进了三分之一。

再拯救一两个这样的据点，她说不定都能解锁二环神术了。

“喂，大哥，教会圣女这个身份很尊贵吗？和帝国伯爵比起来呢？”

跟在薇洛丝的身后，麦尔斯悄悄地靠近了普莱斯，询问起了教会圣女的身份。

普莱斯闻言则是摇了摇头，沉声道：“伯爵可和她没办法相比，真要论地位的话，恐怕帝国之中只有女王陛下才能和她相提并论了。”

“啊？女王陛下？！”

“你看到她身旁的那个护卫了吗？我有预感，我们只要对这位圣女大人起任何一丝杀心，下一秒我们就会人头落地。”

麦尔斯看向了薇洛丝身旁拥有淡蓝色长发的女子，哪怕距离她很远，光是看着她的背影，他内心都有些战栗。

如果和她对视的话，他根本撑不过一秒吧？

他原本还有些质疑，但在见到这位女子后，他就彻底认可了普莱斯的说法。

教会圣女等于帝国的女王……

说实话，他还是感受不出来这个身份有多尊贵。

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帝国女王，甚至就连寻常的贵族也没有接触几个，近几年来唯一接触的贵族，还是那个不肯支援的伯爵。

不过，他倒是可以感受出来伯爵身份的尊贵的，毕竟他前往伯爵领地求援的时候，到处都是他从未见过的奢华庄园。

马车、军队装备、住宅、佣人……这些方面一对比，他就知道伯爵有多尊贵了，最重要的是，他看向他的眼神中透露着浓浓的不屑。

贵族对平民的不屑，导致伯爵在见到他之后，一开口就是各种冷嘲热讽，但是教会圣女就完全不同，她的眼睛很干净，说话也很温柔，做事更是体贴细心。

身为能够堪比帝国女王的贵族，她竟然丝毫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给他的感觉就像是邻家少女一样……

这让他真的很难感受出来教会圣女有多尊贵啊！

不过……

离开了地牢，他静静地打量着守卫在圣女两旁的银甲骑士，内心渐渐被震撼占据。

赢不了，根本赢不了，即便是加上大哥和其他的士兵，他们都赢不了任何一名银甲骑士。

这可是连帝国伯爵都不会有的待遇。

据点经历了战争，其内的建筑早就已经破败不堪，离开了地牢的人们见到这番景象，死里逃生的喜悦荡然无存。

不少人都默默地抽泣起来，他们很多亲人都死在了这场战争之中，他们就算幸存了下来，内心也只有痛苦和绝望。

麦尔斯也不例外，他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看着已经沦为一片废墟的房屋，无力地跪了下来。

好在，他并不是一无所有。

他的大哥还活着。

在他的不远处，一位小女孩坐在废墟之中，大声哭泣着，她的父母被掩埋在碎石之中，早已经失去了气息。

看他如此痛苦，麦尔斯强忍着自己的悲痛，想要上去安慰几句，可一阵香风袭来，待得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洁白的少女已经来到了小女孩的前方。

她蹲下身子，温柔地抚摸着小女孩的脑袋，安慰道：

“不用太伤心了，在这场战争中逝去的人们只是前往了女神的神国，那里没有纷争和苦难，只有美好的幸福。”

“你的父母一定也前往了神国，说不定现在，他们就在神国之中看着你，你越是坚强，他们就越是开心哦。”

她的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圣光，抚平了小女孩痛苦的情绪，四周的人们也都看了过来，他们注意到了她话语中的神国。

人死后都会前往女神的神国，这是天启教会的信仰观念，如果是无神的世界，这个观念的可信度或许并不高，但这里是有神的世界。

小女孩停止了哭泣，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向了少女：“真，真的吗？”

她问出了据点内幸存者们的心声。

“当然是真的。”少女笑道。

“那个，你，你有证据吗？”

浅浅一笑，薇洛丝站起身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随后，暗沉的天空忽然落下数道金光，点亮了白昼，城内因为战火而烧毁的花草树木重新生长了出来。

人们抬头望着天空，在见到女神虚影之后，议论纷纷。

“那是！那是什么？！”

“女神，那是天启教会的女神吧？！”

“是神迹！圣女大人说的是真的，所以女神才会现身！”

意识到了什么，人们慌忙地跪拜在地上，向着天空中的女神祈求已逝之人的平安，小女孩和麦尔斯也连忙跪了下来，像是虔诚教徒一样闭上了眼。

绝望与苦痛被神迹驱散，幸存的人们眼底里都浮现出了新的光芒，女神现身，使得他们坚信他们的家人在神国之中享受着幸福。

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成为了天启教会的信徒。

收起了神迹术，薇洛丝吩咐几位圣骑士搭了个帐篷，开始治疗起了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们，一时之间，城镇内的所有人都对她充满了感激。

而此时，距离她进入这座城镇，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将这一幕都看在眼里，普莱斯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明明应该被绝望吞噬的城镇，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

这就是教会圣女的能力吗？

眸光一暗，在思索了一番后，他以守护教会圣女的名义，跟着麦尔斯守在了帐篷前。

直到太阳落山，治病的人群散去，普莱斯才找上了薇洛丝。

“那个，冒昧地问一下，圣女大人，您会一直留在这里吗？”

“嗯？”薇洛丝歪头，表示不解。

“这座城镇很容易遭受到魔物的袭击，我们担心您离开后，那些魔物又来袭击这座城镇……”

“是啊，现在城墙都倒塌了，防御魔法也都被攻破了，我们这些士兵活下来的都没几个，如果那些魔物继续袭击的话，这座城镇多半又要丢失了。”麦尔斯不安地补充道。

“原来是这样，我们会在这里停留一小段时间的，但是不会太久，具体时间的话，我可能还要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虽然这么请求有些强人所难，但目前有一支帝国援军正在朝这里赶来，可能用不了几天就会达到这里。”

说到这，普莱斯深深地鞠了一躬。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停留到他们赶来的那一日！在此期间，我们也会加紧时间重新搭建城墙和防御魔法阵，争取到时候能抵抗较为一般的魔物袭击。”

“如果只是几天的话，可以的哦。”薇洛丝笑着回答道。

麦尔斯没有说话，他疑惑地看了普莱斯一眼，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已经和他说过帝国军队不会前来支援的事情了。

这不是欺骗吗？

不过很快他转念一想，觉得为了这座据点，用这种方式留下这位教会圣女也是没办法的事。

Chapter 253

深夜，许多住宅被毁的人们都住在了帐篷之内，薇洛丝本来也想住在帐篷里，但是盛情难却，她最后还是被镇内的人们推进了当地闲置的别墅之中。

要命的是，蕾菈也选择住在这栋别墅之中。

清冷的月光洒落在别墅卧室之中，薇洛丝双手抱着胸，白日里温柔的脸蛋此刻充斥着几分羞恼，似乎是在抗议什么。

可下一秒，她的香肩被人轻轻一推，被迫来到了房门口，转过身，她慌忙地想要从卧室逃离，但是纤细的腰肢此刻却被某人双手掐住。

紧接着，圣女长裙的洁白裙摆被毫无预兆地高高掀起，修长白皙的玉腿暴露在了空气之中，她被迫一只手撑着房门，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

另一边，在赛莉娜的带领下，特蕾茜也赶到了阿德里要塞。

作为圣卡西亚帝国的钢铁壁垒，这座要塞的城墙高约一百多米，光是从外表看上去就十分震撼。

只可惜，再怎么雄伟的要塞，如今也是伤痕累累。

进入这座要塞，除了满大街的魔物之外，特蕾茜惊讶地发现竟然还有人类生活在这里。

只不过他们大多都缩在角落之中，用恐惧又带着戒备的目光打量着来往的魔物。

赛莉娜本想将她到来的消息告诉整座要塞的魔物，令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但这被特蕾茜严词拒绝了。

理由是要低调。

之后，她们在要塞的堡垒之中，见到了令帝国军队闻风丧胆的克莱斯特。

克莱斯特很符合特蕾茜对研究人员的刻板印象，他戴着金丝眼镜，身上披着白色的大衣，嘴角总是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从外观上看，他就不太像是好招惹的家伙。

他在见到特蕾茜后直接单膝跪在地上，一番歉意惶恐之后，他问道："主上，不知您这次前来找在下，是有何事？"

想让他撤退。

这是薇洛丝来这里的目的。

但是她不可能直接将这个想法说出来，毕竟没有理由地胡乱撤退，会有损她大魔王的形象，增加暴露的风险。

想了想，她命令道："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魔物，带我去看看。"

"听说？"

克莱斯特面露诧异，而赛莉娜这时候解释道："主人刚苏醒没多久，还有部分记忆没有回想起来。"

"原来是这样，主上还请随我来。"

没有怀疑，克莱斯特起身后就在前方带路。

一路从堡垒顶层向下，他们最终来到了幽暗的地牢之中。

这里的地牢内也关押着不少人类，不过他们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一眼就知道魔物们并没有虐待他们。

以往克莱斯特来到地牢之后，这些被关押的人类总是会有些忍不住地嘲讽他，但这次他们都失了声。

克莱斯特是圣卡西亚帝国军队最不愿遇见的梦魇，也是不少人类认为的这场战争的幕后主使，可就是这样一位大敌，竟然对一位女子毕恭毕敬。

难不成，她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震惊和猜测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女子的身份也成为了他们日后讨论的话题，但特蕾茜才懒得管这些，经过关押人类的地牢之后，她询问道：

“那些人类是……”

“他们是要塞内的反抗者，我攻破了这座要塞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想办法推翻我的统治，所以我命令手下将他们抓住关了起来。”

“嗯，不错。”

特蕾茜随口称赞了一句，而克莱斯特的表情却因此显得有些惊讶。

心里咯噔一下，特蕾茜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问道：“怎么了？”

“我不杀他们，还以为主上会训斥我呢。”

闻言，她微微一愣。

这确实是她的疏忽，魔物攻打人类，破城之后一般都是大肆虐杀，只有少部分有用的人类才会被关押在地牢之中。

毕竟种族都不一样，攻打起来不会念及同类之情。

但是这座要塞不一样，在克莱斯特攻下之后，时至今日，特蕾茜都能在街道上见到不少人类。

除了已经到处都是的魔物之外，这座要塞内部看上去和以前也没有什么区别，地牢内被关押的人类也不算多。

克莱斯特不杀人类这件事，在魔物之中确实少见。

“呵。”

对于自己的疏忽，特蕾茜冷笑一声，没说什么。

表面上看她似乎十分淡定，实际上内心慌得要死。

无论怎么解释都会有破绽，那还不如不解释，只留给赛莉娜他们一个表情，让他们自己理解她的意思。

好在，克莱斯特完全明白了她这一声的意思。

“人类要比魔物更加熟悉这座要塞，想要彻底掌控这里，少不了他们的帮助，除此之外，他们还是廉价的劳动力，留着他们，能给我做很多事。”

“而且想要真正地占领这座城市，杀死那些反抗者没有任何作用，不如给他们一点优待，渐渐地磨灭他们反抗的想法。”

“要知道，这里很多人们并不在意统治他们的是谁，他们只是想要拥有更好的生活，尤其是这里的平民，他们对一些贵族的仇恨可不比魔物少。”

“主上应该早就想到了这些，所以才没有惊讶的吧？”

特蕾茜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克莱斯特的身后，继续朝着研究室走去。

她的沉默，反倒让克莱斯特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

“到了，就是这里。”

来到了实验室，特蕾茜左右观望了一下，很快目光就被两头身上插着无数根管子的巨大人形魔物吸引。

从它们周身散发出来的魔力气息，她能感受出它们都是十阶的魔物。

“这是什么？”她问道。

克莱斯特似乎早就在等她问这个问题了，他低下头，伸出中指抬了抬自己的眼镜，低声笑道：

“呵呵，这是我最新的研究成果，真正的战争机器！”

“它们拥有惊人的魔法抗性，一般的八阶魔法根本没办法伤害到它们，除此之外，它们拥有的进攻魔法也勉强有十阶的水准，只要将它投放在战场之上，那没有任何的人类军队是我们的对手！”

光听他描述，特蕾茜就微微有些心惊。

如果它们真的被投放在了战场之上，那除了教会和贤者之外，恐怕很难有什么势力能够阻挡它们吧？

“所以你是靠它们攻破的要塞？”她接着问道。

“呃，并不是，它们虽然很厉害，但是有两个小缺点，目前还都是半成品……”

搓了搓手，提到小缺点，克莱斯特似乎就显得有些尴尬。

“一个是它们暂时还分不清敌我，也根本不听我指挥，没办法完成我们的目标，第二个是它们需要靠一种特殊的魔力原液存活。”

“没有这种魔力原液，如果就这样将它们投放到战场上，它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因为魔力枯竭而死亡……”

听到这里，特蕾茜松了一口气。

难怪在战场上她没有听说过这种魔物，原来它们根本就没办法上战场，帝国方也还有逆转战局的机会。

想到这里，她将注意力放在了另一个地方。

“魔力原液……我听赛莉娜说，你对魔药似乎也有几分研究？”

“是的。”

“那有能让十一阶敌人陷入昏迷的魔药吗？”

特蕾茜期待了起来。

自从她被蕾菈抓住了把柄之后，这个欲求不满堕入深渊的女人就每天晚上都要她暖床侍寝，她简直成为了她的绒布球！

是可忍孰不可忍，她迟早有一天也要抓住蕾菈的把柄，把她变成绒布球，好好地蹂躏她一番！

“有是有，但是局限性很大，十一阶的敌人很难中招……”

克莱斯特从怀里取出了一瓶魔药，表情看上去有些迟疑，但是赛莉娜将魔药从他的怀里抢走，递给了特蕾茜。

“给主人就是了，其他的你不需要考虑，无论有什么困难，主人都会解决的。”

“是。”

拿到了魔药，看着瓶中流淌的紫色液体，特蕾茜掩嘴一笑，便动用魔镜的能力将它传送到了另一具身体的手中。

见目的达到了，她也不想在这种地方久留，朝着离开的地方走了两步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再次询问道：

“要塞后方的据点，是你派遣的魔物攻占的吗？”

克莱斯特摇了摇头，话语之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不是，那些魔物就是群贪婪的乌合之众，他们能够占领那些城镇，最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威慑让那些贪生怕死的帝国军队，根本不敢靠近这里。”

“我拿下这座要塞之后没有继续入侵，是因为最近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魔药，它能够令人类转变为不断吸收魔力的怪物，最终爆炸开来。”

“我正在调查此事。”

果然，麦尔斯的情报是对的，克莱斯特在拿下要塞之后就没有继续入侵了。

这样的话，她要是指挥圣骑士夺回第一据点，就不算是对自己势力下手了。

别看她现在当大魔王当得胆战心惊的，但她可是将新纪会当成了自己的势力，毕竟魔镜太过诡异，她得用尽一切手段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以新纪会和教会对上，无论哪一方获胜，她都会心疼死的。

“没有继续入侵是对的。”

“什么？难道主上是有什么特殊的情报吗？”

“以后你会知道的。”

说完这句话，特蕾茜就离开了这座研究室，克莱斯特则是一愣，停留在原地轻声念叨着：

“不能继续入侵……难道是帝国有什么能够对付我的手段吗？还是说……”

见他眉头紧锁，有些得不出答案，赛莉娜就来到了他的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主人的想法和能力不是你我能够揣测的，要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向主人提起过圣卡西亚帝国的事情，可是她对此事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瞳孔一缩，克莱斯特带着几分紧张和期待道：“你是说……”

“没错，我怀疑主人已经抵达了那个境界……”

……

什么境界？奥斯卡影帝吗？

他们的小声对话薇洛丝当然听见了，她说的那句话，只是不想让克莱斯特继续入侵帝国而已，她能有什么特殊情报！

还什么以后会知道的，她说这句话纯粹就是想不到怎么回克莱斯特，从而使用的缓兵之计。

啧，现在想想，薇洛丝就有些头疼。

要是她命令克莱斯特退兵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她现在说的话是不是会引起她们的怀疑，从而被发现她是假的大魔王啊？

揉了揉太阳穴，躺在床上的薇洛丝叹了口气。

现在是清晨，她在床上翻了个身，见到了还在熟睡中的蕾菈。

没错，她自从把柄被抓住之后，她们就同床了。

平日里冰清玉洁的大贤者蕾菈一到床上，就化身填不饱的魅魔，将她一次又一次地榨干，搞得她苦不堪言。

这个苦，是被压在身下的苦，她要是在蕾菈的身上，那就是乐不思蜀。

不过以前她拿蕾菈没办法，现在不一样了。

她低头看了眼手中的魔药，心底里呵呵冷笑了几声。

等到蕾菈被她药倒了，她就在这个卧室里装满留影用的魔法道具，然后狠狠地折腾她，之后就算她清醒了，她的把柄也已经落入她手中了。

威胁？谁不会啊！

她就喜欢看蕾菈恼羞成怒，却又奈何不了她的样子！

收起了魔药，她翻身准备从床上离开，不过看着蕾菈熟睡的模样，她小恶魔般地啧了一声，猛地将被子掀开。

嗖嗖的冷风在这一瞬间灌了进来，蕾菈也被迫睁开了朦胧的睡眼。

昨晚折腾了她那么晚，现在她醒了，蕾菈就别想继续睡！

笑着坐在床上，她刚拿起内衣准备自己套上，她的手腕就被蕾菈抓住，娇嫩的耳垂也传来了冷淡的声音。

“你要去哪？”

“镇里还有很多受伤的人，我得去医治她们。”

“可是你把我弄醒了，我饿了。”

蕾菈将凑近了薇洛丝的脸庞，对着她的耳朵吹起了风。

薇洛丝红了脸，有些羞怒。

“我，我给你做早餐！”

“不用，食物就在我的眼前。”

“你，你你昨晚才刚吃过！”

话音落下，她的视线就一阵颠倒，整个人落入了柔软香甜的棉被之中，蕾菈的食指也贴在了她的嘴唇之上。

“嘘，食物只需要乖乖躺着就好了，不需要说那么多话，至于那些受伤的人，就让她们多等一会吧，不会有事的。”

软床摇晃，不知过了多久，穿上了圣女长裙的薇洛丝抱着胸走出了卧室，靠着墙才稳住了发抖的双腿。

可恶啊！抓住蕾菈的把柄，已经刻不容缓了！

Chapter 254

离开了别墅，薇洛丝来到了救治伤员的帐篷之中。

这些伤员的伤势都不太严重，只要她愿意，一个治疗术下去便能治愈一大片伤员，不过为了得到更多的赞美，她还是抚额，故作虚弱地治疗着他们。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受伤的病人也逐渐减少，无所事事的蕾菈也来到了她的身边。

正午时分，一位女子牵着自己女儿的小手，来到了这些病人之中。

她的手臂皮肤上有着明显的烧伤痕迹，一眼就知道她是伤员，不过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目光涣散，走路的姿势宛若僵尸。

握着她的手，感受到了来自母亲身体的冰冷，小女孩抬起头，不解地唤了一声：“妈妈？”

话音落下，女子突然跪在了地上，垂下了脑袋，正当附近的病人感到疑惑之际，她痛苦地嘶吼一声，皮肤上出现了无数血红的纹路。

不仅如此，她的额头也钻出了一对恶魔角，锐利的獠牙暴露在嘴角之外，指甲也变得极端修长。

“怪物，怪物啊！”

“快，快逃！”

“她这是怎么了？！”

人群恐慌了起来，他们争相从这座帐篷的出口处逃走，脸上写满了惊惧。

昔日魔物入侵的可怕景象，还停留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守护在薇洛丝身旁的圣骑士把手搭在了腰间的长剑上，同时跨出一步阻拦在她的身前，沉声道：

“圣女大人退后，这种怪物交给我们！”

女子在变成怪物之后，她嘶吼了两声，就朝着薇洛丝冲去，圣骑士们想要出手将她斩杀，但比她们更快的是蕾菈。

她只是一挥手，仿佛来自极北之地的寒冰就冻住了怪物的身躯，令她动弹不得。

见此，圣骑士们也收回了手中的长剑。

她们和蕾菈一同上前，打量起了这头怪物，眼神之中多多少少有些迷茫和不解，毕竟她们对她一无所知。

但薇洛丝不同，她想起了克莱斯特说过的话。

最近阿德里要塞出现了一种能够将人类转变为怪物的魔药，这种怪物等同于魔力炸弹，它们能够吸收空气中流动的魔力，达到极限后产生爆炸。

魔力炸弹的威力取决于魔力的容量，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的肉体能够吸收十阶的魔力量，那它们的爆炸就有十阶的威力。

十阶的魔力炸弹，要毁灭掉阿德里要塞并不是什么难事。

好在人类的肉体有极限，别说是十阶，哪怕是能承受八阶九阶魔力的人也寥寥无几，毕竟人体能承受的魔力量可不是天生的。

只有不断地修炼，人体才能突破自我极限，拥有更多的魔力量。

薇洛丝对着冰冻住的怪物施展了一下治疗术，发现并没有效果后就放下了手，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和她所想的一样，在成为怪物的那一刻起，这位女子就已经死了。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小女孩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壮着胆子来到她的身边，扯着她的衣袖不断喊道。

她自然听见了之前其他人的惊呼，他们喊她母亲为怪物，但是她不怕，她可是她的母亲，怎么可能会伤害她呢？

薇洛丝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小女孩走去，圣骑士见此连忙再一次阻拦在她的身前，警惕道：

“还没确认安全，圣女大人还请不要靠太近……”

“没关系，它已经被蕾菈冻住了。”

在经过怪物的身边时，薇洛丝从她的手腕处取下了一串手环，随后来到了小女孩的面前，弯下腰笑道：

“你妈妈有点事要忙，你先跟我离开吧，我可以带你去吃糖果哦。”

糖果？

小女孩双眼一亮，随即手指摸了摸嘴唇，有些纠结道：“可是，可是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给的糖果。”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我要是想要对你做坏事的话，不就被他们发现了吗？到时候我可是会挨揍的。”

“唔，好像也是。”

握住了小女孩的手，薇洛丝半蹲下身子，用身子挡住了她看向自己母亲的视线：“有什么想吃的糖果吗？你可以带路哦。”

“可是我妈妈……”

“你妈妈她累了，不要打扰她了哦，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

“那，那我是好孩子。”

小女孩双手叉腰，显得很是神气，薇洛丝也笑着摸了摸她的脑袋，随后带着她离开了这个帐篷。

怪物，是要被处理掉的，小女孩可不能见到那种场景。

接下来，小女孩带着薇洛丝开始逛街，尽管这座城镇前些日子才刚经历过魔物入侵，但现在已经恢复了许多活力，一些店铺都已经重新开业。

除了糖果之外，小女孩还吃了很多零食，薇洛丝都一一满足了她，保护她的圣骑士自然也一路跟在了她的身后。

渐渐地，她们的眼中只剩下了少女洁白的背影，以及那张阳光下的绝美笑颜。

圣女大人的心地，实在是太善良了。

也许是薇洛丝的宠溺，逐渐让小女孩察觉出了端倪，她终究还是不安了起来。

在离开一家店铺之后，她抓住了薇洛丝的手，低声问道：“姐姐，我妈妈她到底怎么了？”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般年纪的小女孩，根本不懂什么是死亡，也不懂永别会有多么痛苦，她没有办法理解她母亲的离去。

而这才是最残忍的。

迟来的痛苦，只会令她痛不欲生。

蹲下身子，薇洛丝摸了摸她的脑袋，轻声道：

“你妈妈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就像是童话世界一样，到处都是美丽的花海，她也因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那，那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小女孩眨着眼，硕大的瞳孔中透露着强烈的期待。

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小女孩的问题，她将从女子手腕上取下的手环套在了小女孩的手腕上。

“看，这是她留给你的手环，你的母亲始终都是爱着你的，而且她会在花海之中看着你，所以你不要因此而感到痛苦哦，那样她会伤心的。”

“总有一天，你会和她再次相见的，不过前提嘛，你要坚强努力地生活下去，因为这是你妈妈希望见到的。”

握住了自己手腕上的手环，小女孩重重地点了点头，她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前往那个遥远的地方，但身为乖孩子，就应该好好听母亲的话。

“还有，如果以后被别人欺负了，可不要害怕，谁欺负你，你就来天启教会，教会里的修女和教士会帮助你的。”

“如果这还不行，那就来找我吧，记住哦，爱你的人，不止你母亲一个。”

薇洛丝的话令小女孩笑了起来，她道了声谢谢姐姐，就张开双臂抱住了她，而薇洛丝也继续揉了揉她的脑袋，许久都没有松手。

……

在街道的另一侧，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的麦尔斯有些崇拜地说道：

“天启教会的圣女大人真的好善良，这座城镇能这么快地恢复活力，都是因为她吧？”

短短的一天时间，他就像那些教会信徒一样，被薇洛丝迷住了。

而且他们迷住的可不是薇洛丝的容貌，而是她的心。

纵使世界再黑暗，她都维持着那颗纯真善良的心灵，而就是这颗心，在黑暗之中点燃了光芒，诱得他们这些飞蛾不断地扑向她的身边。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越是靠近光芒，他们的行为也会开始不由得模仿圣女，丑陋的飞蛾也逐渐蜕变为了美丽的蝴蝶。

可若是沉溺于黑暗之中，他们一辈子都是迷茫的飞蛾。

她不愧是教会的圣女。

心中这般想着，麦尔斯刚想要继续开口称赞，在他身旁的普莱斯却点头道：“嗯，截至目前，她的确很善良。”

“什么意思？”麦尔斯不解。

“一个人真正的本性，可不是做了几件事情就能暴露出来的，这位圣女大人看上去善良，谁知道她的本性如何呢？”

普莱斯耸了耸肩，昨日他还在薇洛丝的面前大声赞美着她，可今日他在麦尔斯面前，就宛若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怀疑教会圣女做的这些，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

“要知道，在爆发战争之前，有些帝国贵族也是人模人样的，可惜后来，战火蔓延到了他们的领地，逼迫他们暴露出了自己残忍又懦弱的本性。”

“大哥……”

麦尔斯对此有些难以置信。

毕竟他看到的事实是薇洛丝拯救了这座城镇，要说这样一位少女居心叵测，那他想不明白她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可怀疑教会圣女的人又是他无比信任的大哥，一时之间，他有些犯了难。

不过很快，普莱斯就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你就当这是我喝了酒之后发的酒疯吧，不要把这些话放心里去，至少，现在的圣女大人在为这座城镇而努力，不是吗？”

“我知道你还对这些贵族抱有一丝希望，认为有些贵族和那些老鼠不同，麦尔斯，我不会强行说服你，我只想告诉你，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记住了，给予你光明的眼睛，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

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认定这位善良的教会圣女别有目的了。

麦尔斯眉头一蹙，因为从小的信任，他心底里的想法逐渐有些向普莱斯倾斜。

只是，他还是有些想不明白。

这位教会圣女的目的是什么呢？她拯救了城镇，难不成只是为了传教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他们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毕竟和失去生命相比，信仰一个教会又算得了什么呢？更别说这个信仰还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难不成，这位教会圣女其实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比如说，将他们这些人献祭给邪神，或者拿他们做实验？

“好了，不要想太多，现在城内有人变成了怪物，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无论是谁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我们都要将他抓住！”

普莱斯开口打断了麦尔斯的思绪，提到怪物这件事，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就露出了凝重的表情，语气之中还夹杂着愤怒。

想起了失去母亲的小女孩，麦尔斯不由得捏紧了拳头，他的怒火甚至比普莱斯还要强烈。

“是，大哥！我们必须要让罪魁祸首付出代价！”

在这之后，他们从教会圣骑士的手中将调查此事的任务揽了下来，理由是他们要比圣骑士更加熟悉这座城镇。

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誓三天之内就要破案，并且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见他们拥有如此决心，温妮便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在将小女孩送回家后，薇洛丝回到了别墅内。

蕾菈早早地就坐在沙发上用魔法查看起了帝国的战线，这些战线往往都是由各地的情报汇聚而成的，能很清晰地看出这场战争的战况。

“战线怎么样了？”

薇洛丝回到别墅后短暂地休息了一下，就若有所思地走到了厨房烧了壶水，随后泡起了茶。

蕾菈靠着沙发，回答道：

“帝国里也不都是废物，只要阿德里要塞的克莱斯特不动，其他地方的战线都能稳住，而且……”

“怎么了？”

“有贤者下场了，我们也可以暂时不用担心其他战线的问题了。”

“贤者？”

薇洛丝有些惊讶。

那可是除了天启骑士之外，人类方的顶级强者，有他们出手，帝国其他战线短时间内确实可以不用担心了。

不过嘛，当下她对战况什么的，其实不是很在意。

背对着蕾菈，她拿出克莱斯特给她的魔药，在一杯泡好的茶水中滴入了两滴紫色药水。

茶水的颜色本来就很深，只是两滴药水，并不会改变它原有的颜色。

做好了这些，她嘴角一勾，端着两杯茶水来到了客厅的沙发前，并且贴心地将加入了魔药的茶水摆在了蕾菈的面前。

与此同时，她笑着问道：“能和我说说那位贤者的故事吗？我还挺好奇的。”

嘴上这么说着，实际上她对那位贤者的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这么说，只是为了分散蕾菈的注意力而已。

Chapter 255

“那位贤者的故事？你要是想知道，自己去附近的图书馆里找就好了，他们的传记可不少。”

蕾菈可懒得讲其他贤者的故事，他们虽然表面上看着都是为人类这个种族而出力，实际上很多事情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

一心为着人类的贤者有，但是数量可不多。

所以，她对其他贤者也很难有什么好感，更何况他们的知名度和她相差无几，他们留下的传记更是各大帝国的畅销书。

不过……

“不要嘛，我就要你讲给我听。”

薇洛丝撒起了娇来，她放轻了自己的声音，令它听上去糯糯的，与此同时，她的两只大眼睛眨了眨，金色的瞳孔之中除了期待之外，只剩下了蕾菈的身影。

此刻的她，就像是人类大贤者的迷妹一样。

好，好可爱……

撇开了目光，蕾菈白皙的脸颊上莫名染上了一丝红晕，她中断了查看战况的魔法，小声道：

“真拿你没办法，那……”

叮咚叮咚——

就在这时，大门的门铃被按响，薇洛丝眼角一抽，内心带上了几分恼怒，这时候前来的访客，完全破坏了她的计划。

在她看来，只要蕾菈谈论起贤者的故事，她就不可能不喝点茶水润润喉咙。

可惜有人来打断了她的计划……

没办法，薇洛丝起身走出了客厅，来到了大门口。

在推开门之后，她见到了一位披着黑袍的男子。

借着微弱的月光，她看清了这位男子的脸，也注意到他的嘴角旁有着一颗黑痣。

她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是？”

左右观望了一下，确认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后，这位男子才凑近了薇洛丝的面前，神神秘秘地小声说道：

“圣女大人，我有秘密要告诉您。”

“进来吧？”

薇洛丝让开了一个身位，邀请男子进去说话，不过他朝着屋内望了望，发现客厅坐着蕾菈之后，他连忙摇头道：

“不，不，这个秘密只能告诉您一个人，其他人我都信不过。”

这么小心？

薇洛丝点点头，带着他来到了房屋一侧较为偏僻的地方，而男子见状也安心了很多，脱下了自己的黑色兜帽。

从外貌看，他算是中年男子，和普莱斯差不多大，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可比普莱斯差太多了，浓浓的黑眼圈和拉碴的胡子让他看上去极为颓废。

“说吧，什么秘密？”

“普莱斯他们欺骗了您，他们说的帝国援军，其实根本就不会来，你们被他们利用了！”

帝国援军不会来？

薇洛丝其实早就想到过这种可能，不过她对此并不是非常在意，毕竟无论援军来不来，为了保护这座城镇内的居民，她们都得留下来。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作为被她们保护的一员，竟然会有人来告诉她

这个秘密。

要知道，如果她们因为受到了欺骗而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座城镇，那他们可就没有了保护，下一次魔物入侵，他们必死无疑。

只要是不想死的人，就算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来告密才对。

“你有什么证据吗？”

“麦尔斯他出去求援，帝国援军都没有赶来，这不是明摆着吗？他们要你们留在这里，只是为了防止这座城镇继续被魔物袭击！”

“你不害怕吗？你告诉了我们这些，难道就不怕我们不保护你们了？”

男子愣了一下，随即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有些视死如归道：

“我当然害怕，但是您可是教会圣女，您率领这些骑士来到前线，一定是有其他打算和计划的，我们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私欲，就阻碍你们的计划呢？”

“你们的目的是阻止这场战争，而你们在这里拖一天，就会有无数的生命在战争中消逝，所以我宁愿牺牲在战争之中，也想让你们继续执行自己的计划。”

谎言。

薇洛丝最熟悉这种谎言了，这位男子看上去十分大义，其实这一切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深处阴暗的欲望。

他恐怕想要毁灭这座城镇。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的，许多人一旦陷入了其中，就会被深邃的黑暗吞噬，从而逐渐变得扭曲。

眼前的男子，或许就是如此。

“原来是这样，我们会考虑的，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对了，圣女大人，一定要小心普莱斯，他可不像是表面上那么爽朗，他实际上就是个小人，不要继续被他欺骗了。”

“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提到普莱斯的时候，男子的目光和语气都染上了仇恨，这令薇洛丝有些惊讶，她之前认为他是因为失去亲人而堕入了黑暗，现在看来好像并非是这回事。

普莱斯，好像才是造成他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在告完密之后，男子就重新戴上兜帽离开了这里，薇洛丝也回到了客厅，重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桌上的茶水依旧冒着白色的温热水汽，蕾菈优雅地翘起二郎腿，询问道："他找你做什么？"

"帝国援军的事情，他告诉我他们不会来这座城镇。"

薇洛丝一边说着，一边继续起了自己的计划，为了让蕾菈也喝下茶水，她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

蕾菈的注意力被帝国援军的事情分散，所以她不经意间也跟着薇洛丝一起，端起了茶杯抿了一口。

"早就预料到的事情，不是吗？"

"他还让我注意普莱斯，说他是个小人。"

"如果普莱斯真是个小人，那他隐藏自己的本性还挺厉害的，毕竟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还不错。"

"嗯。"

嘴上不停地回着话，薇洛丝的嘴角其实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她静静地看着蕾菈的面容，自己脸上的微笑也越发诡异了起来。

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蕾菈疑惑道："怎么了？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很好看。"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尤其是你睡着的时候，月光落在你的侧颜上，总是让我忍不住地想要亲上几口。"

纤细的指尖拨弄了一下唇瓣，薇洛丝似乎是想起了每晚的同床共枕，粉嫩的舌尖舔了舔嘴唇，眼底的欲望不加掩饰。

等到蕾菈陷入了昏迷，她想要亲几口就亲几口，甚至不亲脸颊都可以，不仅如此，她还要压在她的身上狠狠地报复她，然后再记录下来……

不，只是做这些，实在是太便宜她了。

她要让她怀孕！

身为人类大贤者，竟然怀上了魔物的孩子，而且就算再怎么不情愿，以她的性格她也不会不要那个孩子……

光是想想，薇洛丝就兴奋了起来！

“所以，你是想要看我什么时候倒下吧？”

“对呀……啊！怎么，怎么会呢？你，你误会我了，我才不会这么做呢……”

沉浸在自己幻想之中的薇洛丝直接下意识地回答了蕾菈，可随即她缓过了神来，又连忙摇头否认。

只是很快，她就明白了什么，脸色逐渐苍白了起来。

蕾菈端起手中的茶杯，在她的眼前幽幽晃了晃，冷冷道：“你怎么不会这么做呢？你给我的那杯茶里可是加了料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你……怎么会知道……”

“下次准备魔药的时候上点心吧，你以为你背对着我，我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而且那魔药引发的魔力变化，我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

上前掐住了薇洛丝的下巴，蕾菈微微一笑。

“别忘了，我已经恢复了所有的实力，可不会再被你耍得团团转了。”

心头一跳，薇洛丝想起了克莱斯特说过的话。

【有是有，但是局限性很大，十一阶的敌人很难中招。】

原来他口中的局限性，是会被发现，而不是很难让敌人乖乖喝下去……

“可你，可你不是喝了吗？”

刚问出这个问题，困意就开始席卷薇洛丝，她支撑不住地朝着沙发一侧倒去，原本激动的内心逐渐变得有些冰凉。

什么时候？她的茶水……

“在你出门之后，我就替换了你和我的茶杯。”

“你，你……”

“可恶”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她就被迫闭上了沉重的眼皮，接受了计划失败的命运。

“所以，你做好被我惩罚的心理准备了吗？”

居高临下地看着薇洛丝，蕾菈的笑容之中浮现出了几丝危险的气息，如果还清醒着，少女肯定会想尽办法求饶，然后在蕾菈放过她之后立刻翻脸。

只可惜，现在昏迷的少女，默认了。

……

次日上午，迟迟等不到薇洛丝的天启骑士维尔莉来到了她的住所，身为圣女的守护骑士，她可是随时都要知道圣女动向的。

而且按照道理，她才是要和圣女住在一起的，只不过大贤者蕾菈阻止了她。

蕾菈的身份地位要比她还高，实力还比她强，无奈之下，她也只能答应下来。

叮咚——

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出来开门的是蕾菈。

蕾菈明显还没有起床，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睡裙，银色的发丝还有些乱糟糟的，唯一有些奇怪的是，她脖颈处的白皙皮肤上，有一些红斑。

那些红斑简直就像是亲热过后留下的痕迹。

不过这怎么可能呢？

她和蕾菈认识很久了，对方是什么性格她一清二楚，除了和人类种族有关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她根本毫不关心。

这样冷漠到没有感情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亲热对象呢？

那些红斑，也许只是被蚊虫叮咬了她没有注意到而已。

想到这里，她询问道："蕾菈大人，圣女小姐还未起床吗？"

"连续两日的治疗，她有点累了，今日休息一天，那些病人能拜托你们治疗吗？"

蕾菈靠着门，双手抱胸，浑身散发着清冷的气息，有点生人勿近的味道，其他人或许会被她这般冷淡的模样吓跑，但维尔莉不会。

她眉头一蹙，感到了些许奇怪。

"圣骑士当然可以治疗那些病人，只是她真的没事吗？据我了解，她可不会轻易说累。"

她可是知道薇洛丝的，她每一次治疗都拼尽了自己的全力，不榨干自己体内的魔力，她根本不会停下来。

好几次，她都在治疗的时候晕倒了。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觉得自己累了所以不治疗剩下的病人呢？

"我觉得她累了。"蕾菈冷声道。

维尔莉明白了。

"原来如此，您做得对，不能让圣女小姐一直透支自己的身体，哪怕是强制，也必须让她休息，那既然她今日休息，我便先走了。"

"不过你所做的一切，我也会告知那些病人的，她是因为你而无法治疗那些病人的。"

蕾菈对此很无所谓。

"随你。"

这个据点内剩下的病人，都是些靠自愈能力都能恢复的了，所以在她看来，薇洛丝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治疗他们了。

只是那家伙为了自己的形象，才依旧选择去治疗他们。

不过只要告诉那些家伙是她阻拦了薇洛丝，就没有这么多事了，而且这样一来，薇洛丝善良的形象恐怕会更上一层楼。

就是她蕾菈的形象反而会更加糟糕一些。

只是无所谓了，她早就不在意自己的风评了，恶名贤者再多几条恶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摇了摇头，在维尔莉离开之后，蕾菈就关上了大门，回到了卧室之中。

“救命，维尔莉，别走，救命啊——！”

听着卧室内少女的惨叫声，蕾菈靠着墙，发现自己或许真的就如外界所说的那般，是真正的恶名贤者。

靠近床铺，她抬起手，重重地落下。

啪——！

清脆的声音在卧室内响起，赤身果体的少女躺在床上咬住了唇。

“下次还敢吗？”

“不，不敢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下次还这么做的话，可不会那么轻松放过你了。”

“嗯嗯！”

……

次日清晨，薇洛丝捂着屁股，龇牙咧嘴地走出了卧室。

蕾菈所说的惩罚，是吊着她，打屁股。

其实惩罚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羞辱性极强，蕾菈就宛若一头饿狼，

教训猎物的时候，时不时还要咬上一口，品尝猎物血肉的美味。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冲击，令薇洛丝欲仙欲死。

以至于夜晚暖床的时候，恼羞成怒的她大胆了一回，将蕾菈反压在了身下。

陷入欲望之中的贤者往往会出现短暂的迷茫，她就是趁着蕾菈还未反应过来之际，狠狠地反攻了一波，猎物也成为了猎人。

之后她没刹住车，趁着猎物迷茫之际，将她的基因传递了进去，想要让她怀上她的孩子。

这样导致蕾菈立刻清醒了过来，将她重新推倒在床上，并且让她的娇臀开了花，甚至还说若是有下次，就远不止娇臀会开花了……

“嘶——！”

不知道蕾菈用的什么魔法，她都用治疗术治疗了，娇臀上依旧传来了难以忍耐的痛苦。

唯一能解决疼痛的办法，就是断开这具假身的痛觉。

只是她不甘心啊。

她堂堂一人之下的教会圣女，无数信徒敬仰的女神，居然会被蕾菈按在床上打屁股！

等着，下一次……下一次她一定会报复回来！

这般想着，薇洛丝扶着墙，向前走了一步。

“嘶——！”

Chapter 256

为了不被人看出异样，短暂权衡之下，薇洛丝还是断开了假身的痛觉，这才让她的走路姿势变得正常了一些。

这次计划的失败令她吸取了不少经验，面对十一阶的蕾莅，她可不能再大意了，计划所有的地方都要完美。

下次从克莱斯特那里拿到手的魔药，可不能拥有强烈的魔力波动了。

总结了一下经验，薇洛丝离开了别墅，来到了城镇的街道上。

昨日她并没有治疗病人，但是圣骑士们帮她将城内的剩下病人都治愈了，所以今日的她，有些无所事事。

该思量离开这座据点了。

她们这支圣骑士队伍的目的可是为了拯救圣卡西亚帝国，可不能在这里浪费过多的时间。

既然帝国援军不会来，那她就准备等这座据点将围墙重建完毕，之后就率领圣骑士们离开此地，向第一据点进发。

阿德里要塞第一据点和第二据点完全不同，它沦陷之后，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一点消息都没有，十分诡异。

很有可能里面的人类已经被魔物屠杀殆尽了。

在她出神地思考第一据点的事情时，她前方的人群传来了一阵骚扰，守护在她身边的圣骑士顿时眯起了眼，手不自觉地搭在了腰间的剑柄上。

人群散开，一位有着浓浓黑眼圈的中年男子失魂落魄地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随后，他朝着她缓缓地伸出了手，像是僵尸一般向她走来。

与此同时，他嘴里还呢喃着：“圣女，圣女大人……小心……”

话还没有说完，他忽然垂下了脑袋，皮肤上开始出现诡异的红色纹路，眼珠也不受控制地脱出了眼眶，掉落在了地方。

很快，他变成了一头宛若恶魔般的怪物，人群也因此传来了比昨日更加严重的恐慌。

“什么？又是怪物？！”

“这座城镇到底是怎么了？被魔物诅咒了吗？！”

“我们不会，不会都变成这样的怪物吧？！”

圣骑士毫不犹豫地一刀落下，怪物被劈成了两半，失去了生命的气息，不过人群的恐慌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在他们被教会圣骑士从魔物的手中获救之后，就有人开始变成了怪物，而变成了怪物的人，除了死亡，没有任何其他下场。

他们的恐慌也是来自于此。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变成怪物，也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变成怪物的是不是自己，劫后余生的喜悦被这种未知的恐惧彻底打败，惊慌开始向四周蔓延。

也就在这时，金色的圣光在人群之中亮起，阴暗的恐惧在这一瞬间淡了不少，薇洛丝见人群冷静了下来，便开口安慰道：

“大家不用感到慌张，怪物的出现只是因为有人在暗中作祟，我们已经掌握了对方很多信息，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她的话语令安静下来的人群再一次爆发出了动静，不过这一次并不是慌乱，而是愤怒。

“原来是这样，那些家伙真是可恶啊！”

“魔物？是不是魔物动的手脚？！”

“抓住后必须处死！”

只要知道这件事背后是人为的，那未知的恐惧就会转变为愤怒，薇洛丝对此则没有说什么，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地上的怪物。

她说她掌握了线索，其实并不是撒谎。

眼前死去的怪物就是昨日向她告密的那个男人，根据他死前呢喃的那一声“小心”，证明他知道谁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甚至最近接触过

他，只是没有来得及说出来而已。

有了这样的线索，她只要吩咐圣骑士们去调查他往日的行踪，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得到答案。

哦，还有，这个男人仇恨普莱斯。

这也是重要线索之一，也许是受了昨天告密的影响，她总觉得那个受众人敬仰的普莱斯不太正常。

与此同时，嘈杂的人群之中传来了一声怀疑。

“普莱斯，是不是普莱斯干的？”

议论声一下子小了很多，许多视线看向了这道声音的来源地。

在见到说话的是一位少年之后，他身旁的中年男子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满脸不可思议地大声问道：

“什么？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会是普莱斯大哥？”

“是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这家伙，这种话可是不能乱说的。”

似乎是触及了红线，众人看向他的视线带上了几丝凶意。

普莱斯为这座城镇付出了多少，这么多年他们都看在眼里，如果没有他，他们这阿德里要塞第二据点估计早就完蛋了。

在他们心中，这位少年诬陷谁都不能诬陷普莱斯。

紧张地擦了擦额头的汗，少年颤抖地说道：

“证据的话……那个变成怪物的人和普莱斯有仇，而且他们昨晚接触过，后面还不欢而散，今天，那人就变成了怪物……”

“这，这也不能说明就是普莱斯大哥动的手吧？能把他变成怪物的可能多了去了，再说昨天变成怪物的人，和普莱斯大哥没什么关系吧？”

“所以我也就是怀疑一下而已。”

少年摆了摆手，觉得自己很无辜，但是拽住他衣领的男子闻言冷哼了一声，怒道：

“怀疑一下？你知道你这么做会给普莱斯大哥造成多大的困扰吗？他拼死抵抗魔物的样子，你难道忘记了吗？”

“就是，没有他保护的话，你早就死了！”

“他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变成怪物吗？普莱斯大哥才不会被仇恨冲昏头脑！”

少年什么时候受到过众人的指责，委屈得他眼眶一红，马上就要哭了起来，薇洛丝见此来到了他的身边，帮他解围道：

“好了大家，不要再吵了，这是我的问题，毕竟到底是谁做的，我们有线索，但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告诉大家，导致大家胡乱猜测。”

“普莱斯大哥平日里什么样子，大家都看在眼里，他说这些话也只是无心之举，你们要是生气的话，就骂我吧，这些都是我的错。”

她一只手放在了胸口，水灵灵的瞳孔一闪一闪的，就像是一只知道自己犯了错的兔子，生怕受到他人的责罚。

她说话的语气配上她的动作，再冷漠的人都不由得心软了下来，围观的群众摇了摇头，不仅没有怪罪她，反而安慰起了她来。

在这之后，被解救的少年被众人无视，他猛地松了一口气，看向人群之中的少女时，本就敬仰的他又多出了几分尊敬。

如果没有她的话，他今天恐怕很难从这里安然离开了。

教会圣女果然如同传说中的一般美好……

感受到了来自少年的赞美，薇洛丝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微笑，紧接着，她将目光投向了人群之外。

在街道的转角处，一道人影一闪而过。

眯了眯眼，见到这一幕的她明白了些什么，但却什么都没有做，依旧沉浸地在和围观群众互动。

……

转角处的那道人影，自然就是普莱斯。

在注意到薇洛丝的视线之后，他就转身离开了这里，麦尔斯也跟在他的身旁，见他脸色不佳后，他安慰道：

“普莱斯大哥，那人说的话不要放在心上，你怎么可能把人变成怪物呢？这不可能是你做的。”

“我放在心上的，可不是那些人说的话。”

脚步一顿，普莱斯捏紧了拳头，冷声道，“天底下的贵族，果然都是一路货色。”

“什么意思？”麦尔斯有些错愕。

“麦尔斯，你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可是我的大哥。”

“有你信任我，真好。”

拍了拍他的肩膀，普莱斯左右观望了一下，发现四周没人之后，他带着麦尔斯来到了一处小巷内，随后凑近他的身旁小声道：

“我的确没有把人变成怪物，这件事依我看，很有可能是教会圣女做的，这怪物，恐怕只是她计划中的一环。”

“啊？什么意思？”

“这怪物，肯定是那位圣女动的手脚。”

“什么？这，这不太可能吧？”

兴许是消息太过炸裂，麦尔斯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不过他还是没办法轻易相信，那位如此温柔的教会圣女，竟然会是把人变成怪物的罪魁祸首。

可是看着普莱斯大哥一脸笃定的表情，他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大哥你……有证据？”

“我说过，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靠着墙，普莱斯似乎有些惆怅。

“她看上去那么温柔善良，实际上野心很大，她想要彻底掌控这座据点，让据点内的所有人都只信仰她一个人。”

“而我，是她这个计划最大的阻碍。”

“大哥？”麦尔斯有些担忧他的状况。

自从他们认识之后，他还从未在大哥的脸上见到这种表情。

“二十几年了，我一直都在这个据点之中，为大家做出了那么多事情，他们的心里早就把我当作这座据点的统帅了，大多数人也更加信任和敬仰我。”

“她就算拯救了这个据点，人气和声望之上也没办法和我相比，所以，为了她的计划，她要让我身败名裂。”

麦尔斯仍然有些难以相信，即使说出这些话的人是他的大哥：“这，她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呢？”

“谁知道呢？不过教会圣女不就是这样吗？那些只信仰圣女的家伙，完全沦为了她的奴隶，无论她说什么，他们都会乖乖去做的。”

“哪怕，她是让他们去死。”

“教会要的，恐怕就是那些听话的傀儡，而且你自己想想吧，在她们到来之前，这个城镇内有人变成过怪物吗？一切都是在她们来之后才有的，这还不明显吗？”

说到这里，普莱斯叹息了一声，脸颊染上了死亡一般的灰色，似乎是彻底放弃了挣扎。

“麦尔斯，这件事信不信随你，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用不了多久，我就不能再守护这个据点了。”

“大哥……”

感受到了普莱斯内心的悲伤，麦尔斯一咬牙，抓住了他的肩膀大声道：

“不，不会的！大哥，如果那位圣女真的要对你下手，我一定会阻止

她的！”

欣慰地看了他一眼，普莱斯拍掉了他的手，转过身一边说着，一边远离了这条小巷。

“不，你能相信我，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至于其他的，不需要你做什么，对方可是天启教会的圣女，我们赢不了的。”

赢不了？

麦尔斯咬紧了牙关。

是啊，天启教会可是人类世界的第一教会，而她又是这个教会的圣女，他们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是云泥之别。

可就这样放弃挣扎吗？

他不甘心。

这一场战争，他没有守护住自己的家人，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而现在，他不想连自己的大哥都失去！

哪怕对面是教会圣女，他这次也一定要抗争到底！

……

夜晚，薇洛丝本来回到了住宅内，刚准备休息，就得到了圣骑士传来的消息，前往了城镇内唯一的孤儿院。

那里起了大火。

之前的战争并没有波及这里，所以孤儿院的建筑都还算完整，孩子们也没有出什么事，可没想到的是，它的危机竟隐藏到了现在。

这一场大火将孤儿院的墙壁烧成了黑色，若非是圣骑士赶到，大火恐怕还要燃烧很久，甚至可能蔓延到附近的房屋。

不过在这些坏消息中也不是没有好消息的，孤儿院内的孩子并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只是受到了惊吓，情绪有些波动。

经过薇洛丝不断的安慰，他们最终也都平静了下来，不少孩子也黏在了她的身边，显得格外亲昵。

“谢谢你圣女大人，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那些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了……”

孤儿院的院长握着薇洛丝的双手，苍老的眼角泛起了泪花，她和这些孩子相处最久，感情也是最深的。

见到他们没事，她感动得哭了出来。

薇洛丝则是连着她也安慰了起来。

“没关系，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孩子们没有受什么伤就已经很完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大火……”

“给姐姐！说了那么多话，你一定口渴了吧？喝点水吧！”

在这时，一位最为懂事的小男孩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他高高地举着手中的水杯，用满是期待的眼神看着她。

这是来自孩子的善意回报，薇洛丝当然不会拒绝。

“谢谢。”

在喝完杯中的水之后，她将水杯还给了小男孩，而小男孩也嘻嘻一笑，高举着空杯子向其他小孩子炫耀她最喜欢的是他。

Chapter 257

孤儿院的大火被扑灭之后，破败的建筑已经没办法供孩子居住，所以众人在孤儿院的空地上搭建了不少帐篷，暂时安排孩子们住了进去。

麦尔斯也是动手帮忙的人之一，在搭建完所有的帐篷之后，他来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他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但犹豫了一下没有开口，薇洛丝则浅浅一笑，仿佛看穿了他的内心。

“麦尔斯？你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这里不太方便，能跟我来吗？”

薇洛丝点了点头，便跟着他朝着孤儿院之外走去，圣骑士们想要跟上，但被她拒绝了。

麦尔斯带她前往的地方并非是什么幽暗的角落，而是一座破旧建筑的屋顶，他躺在屋顶之上，睁开眼就是漫天的星星。

夜晚的凉风从他们的身旁吹过，在屋顶缝隙中生长出来的杂草微微摇晃，薇洛丝坐着撩起了耳畔的发丝，与他一同仰望着天空。

摸了摸腰间的剑柄，麦尔斯迟疑了片刻后，有些出神地说道：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像这样躺在屋顶，望着天空，去幻想那些英雄的故事，长大后，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梦想。”

“因为我很羡慕那些英雄，他们不仅拯救了无数人，还被女王陛下看中，成为了帝国贵族，拥有了自己的封地。”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座城镇，对帝国贵族的认知只能从一些书里得到，所以以前，我一直天真地认为贵族都是一些高尚的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保护，帝国人民才能生活得这么幸福。”

麦尔斯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薇洛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来改变了这个想法吗？”

“嗯，前些年普莱斯大哥就对我说过帝国贵族的真实本性，但那时候

的我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不太愿意相信，直到魔物入侵那天。”

麦尔斯的眼底出现了愤怒，握着剑柄的手也露出了些许青筋。

“那些帝国贵族根本没有将自己的领民当作人看，在他们眼里，那些人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会压榨他们，然后在必要的时候抛弃他们。”

“那些所谓的英雄，不过是他们利用权势营造出来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在精神上控制领民，令他们以为自己的领主是良善之人。”

“所以，圣女大人，你是这样的人吗？”

他扭头看向了身旁的薇洛丝，清澈的双眼中残留着余火，似乎只要薇洛丝一个点头，他就会拔出腰间的长剑砍下她的脑袋。

无论是态度还是话语，这都是对教会圣女的不敬，如果麦尔斯此刻在教会圣城，他必然会以威胁圣女的罪名被捕。

而他之所以会如此大胆，就是因为现实中的贵族颠覆了他的认知。

他将她视为了敌人。

面对他的威胁，薇洛丝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她语气有些惋惜地说道：

“贵族是很复杂的，有些确实和你说的一样，贪婪胆小，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但是有些也确实是英雄，你小时候读过的书，并不都是假的。”

“那你是哪一类呢？”

“你觉得我是哪一类，那我就是哪一类，毕竟你如果不相信我，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没有用，不是吗？”

麦尔斯想了想，握着剑柄的手松了开来。

他觉得这位圣女说得对，他现在并不相信她，所以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会下意识地去思考她背后的真实意图。

而这个目的，往往都是十分阴暗的。

“我也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不相信我的眼睛。”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伪装和欺骗，眼睛看到的一切，很可能都是假象，如果轻易相信，那岂不是被骗了？”

薇洛丝看穿了他的心结。

“但是如果害怕被欺骗而不愿去选择相信，那你的世界只会充满质疑和猜忌，这样的你，迟早有一日会被负面情绪控制的。”

“不过这也不怪你，毕竟被伤害过的人想要再次选择相信，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希望你以后感到迷茫困惑，不知真假的时候，能够选择静下心去思考吧。”

“谎言是一定会有破绽的。”

说完这句话，她便不想再和麦尔斯多说些什么了，从屋顶上起身，她准备顺着来时的路走下去。

而麦尔斯却是愣在了原地。

他发现事实确实如此，自从他认清了贵族的真相之后，他所信任的人就变成了普莱斯大哥一个，其他无论什么事情，他都会开始怀疑它们的真假。

这些天，他感觉自己活得好累。

也许，教会圣女说得没错，谎言和假象是一定会拥有破绽的，他若是沉下心静静思索的话，或许就不会被欺骗了。

他之前所缺少的，说不定就是这个能力。

望着圣女离去的背影，他忽然顺着晚风，大声道：

“谢谢，我想明白了很多，不过我还是要说，如果你是我口中的那些贵族，那不管你背后势力有多可怕，我都会阻止你的。”

“哪怕你这么做只是飞蛾扑火？”薇洛丝回头。

“没错。”

麦尔斯与薇洛丝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他没有胆怯，也没有任何退缩，只是腰间的长剑开始流转起魔力，似乎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们之间的氛围变得极为可怕，夜晚的寒风似乎也更加凌厉了一些，

渐渐地，麦尔斯的额头冒出了几滴汗珠。

不过许久之后，薇洛丝收回了目光，转身离开道："能有这样的觉悟，你已经是英雄了。"

在她的背影消失之后，麦尔斯松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兴许是受到了普莱斯话语的影响，他总觉得刚才教会圣女看向他的目光十分危险，稍有不慎，自己就会横尸当场。

明明，她只是一个没有战斗能力的圣女。

所以，到底是普莱斯的话让他以为教会圣女很恐怖，还是她本来就是如此？

麦尔斯想了想，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得不出任何结果。

不过……英雄？

他这样就能成为英雄了吗？就因为要保护城镇而选择挑战她，所以就成为了英雄？

真要是这样的话，这英雄也太好当了吧？帝国女王陛下可不会封他当贵族什么的。

心里这般想着，麦尔斯的嘴角还是抑制不住地翘了起来，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之为英雄。

就算是假的，他也很开心。

另一边，在和麦尔斯分别后，薇洛丝就找到了梅维娜。

身为她的女仆，梅维娜当然会跟在她的身边。

维尔莉和圣骑士负责保护薇洛丝的安危，梅维娜负责照顾她的日常生活，蕾菈则负责解决她的生理需求。

教会圣女的生活，就是如此惬意。

当然，最后一个"偶尔"也会反一下。

找到了梅维娜，薇洛丝甜甜一笑，握着她的手说道："梅维娜，我要你去做件事。"

……

躺在屋顶上看了许久的星星，待得天色蒙蒙亮，麦尔斯这才从屋顶上滑了下来。

拍了拍衣服上散落的灰，回想起了教会圣女口中的英雄，他的脸颊就微微一红，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英雄啊……

真要说英雄的话，这座城镇里，称得上的只有普莱斯大哥吧？

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他都表现得格外沉稳，除了没有人能够抵抗的魔物入侵，他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有他在，这座城镇内的居民就能感受到无比强烈的安全感吧？

如果……如果那位教会圣女真有她表现出来的那么温柔善良就好了，这样的她，或许不会比普莱斯大哥差。

给孤儿院孩子们搭建了帐篷的他，可是很清楚孩子们有多喜欢那位圣女的，她们一直黏在圣女的身边，孤儿院的院长在那时候似乎都成为了她们眼中的外人。

他很少从那些孩子脸上见到那么开心的笑容，尤其是她们还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那位圣女的温柔体贴，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

可就算如此，她若是要对城镇出手，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这不仅是为了普莱斯大哥，更是为了城镇内的居民。

提了提手中的长剑，麦尔斯下定了决心。

不过也就在这时，他的眼前闪过了一道鬼鬼祟祟的黑影。

直觉告诉他这道黑影的主人不太对劲，他眉头一皱，连忙施展魔法跟了上去。

黑影的速度很快，但是它看上去对城镇内部的构造不太熟悉，兜兜转转之下，总是能被他跟上。

只是麦尔斯也没有选择直接拦下它，他躲藏在了暗处，想要看看这道黑影最终会前往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番跟踪之下，他发现那道黑影钻入了一栋住宅，并且小心翼翼地掀起了客厅的地毯，躲入了隐藏在地板下的地下室。

窗外的麦尔斯则是有些愣神。

这栋住宅他其实非常熟悉，这就是他大哥普莱斯居住的地方。

但是他认识他十几年来，他可从来都不知道普莱斯大哥的家里，居然还有一座地下室。

而且，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地下室藏起来？

心里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不安，他本能地察觉到潜入那个地下室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对于真相的渴望战胜了恐惧。

他偷偷地进入了地下室。

地下室内的廊道不是漆黑一片的，四周都亮着金黄色的蜡烛，那道黑影早就失去了踪迹，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眼下，探索这座地下室才是最重要的。

他将长剑从腰间抽了出来，把警惕拉到了最高，随后慢慢地朝着地下室最深处前进。

然而没走几步，廊道的两侧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牢房，牢房内则躺着一具具白骨，这些白骨有的像是人类，有的则像是怪物。

其中一些怪物的骨头，和前些天的怪物似乎差不多……

再往前，就是一间有点像是实验室的地方，散落的玻璃瓶到处都是，它们里面盛放着很多液体，看上去十分诡异。

而且一些角落里的玻璃瓶上面布满了灰尘，麦尔斯简单地打量了一下，就知道这个实验室很久之前就存在了。

如果，如果这个地下室的主人是普莱斯……

咽了咽口水，麦尔斯内心的不安几乎飙升到了极点。

而在经过实验室之后，他还没真正地抵达地下室的最深处，耳畔就传来尖锐的狞笑声，以及那一道道熟悉至极的声音。

“教会圣女？呵呵，你就算有那么多骑士保护你，又有什么用呢？我如果想要弄死你，只需要用一瓶魔药就够了，不是吗？”

“你要装善良，那你就必须喝下他给你送的水，现在你沦落到这种地步，就是你咎由自取！”

“不要挣扎了，这药水中的魔力会磨灭你的意识，这不是你反抗就能解决的，所以趁着你现在还清醒，告诉我吧，你拯救这座城镇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要将这里的人献祭给邪神，还是想要让他们成为教会的忠实奴隶？亦或是什么我想不到的目的？”

“快点回答我！否则你一旦彻底失去意识，就没有了任何挽救的机会，最终只会变成前些天你看到的那些怪物！”

“你刚成为圣女不久，还没有干出一番事业，不会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终结的吧？”

麦尔斯的脸色逐渐被惨白代替，就连嘴唇也失去了颜色，他小心地朝着地下室的最深处走去，同时也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最深处的中心是一座刻满魔法铭文的祭坛，教会圣女此刻双膝无力地跪在祭坛之前，白皙的皮肤上显露出了淡淡的红色纹路，就和那些怪物一样。

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圣女目光时而清醒时而涣散，好似在和什么争夺着意识，与此同时，她的额角已经有些微微凸起，距离彻底变成怪物并不遥远了。

在她的身旁，一位中年男子将长剑架在了她的脖颈上，正面容癫狂地审问着些什么，而在他的脚旁，躺着一个被捆绑起来封住嘴巴的惊恐小男孩。

即使再怎么不愿意相信，麦尔斯也只能承认，那位中年男子，就是他的大哥普莱斯。

有些失魂落魄地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迟疑了许久，才小声说道：“普莱斯……大哥？”

将剑对准了他，在看清来者是麦尔斯之后，普莱斯的脸上闪过了一瞬的慌乱，只不过他很快就将这抹惊慌掩盖了起来。

放下剑，他故作镇定地笑了一声，疑惑道：“原来是麦尔斯啊，你怎么会来这里？”

Chapter 258

“普莱斯，你真的是普莱斯大哥吗？”

麦尔斯难以置信地握住了手中的剑柄，眼前的一切对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以至于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你是看到了什么，所以产生了误解，麦尔斯，你把手中的剑放下，我们好好谈谈吧。”

普莱斯将自己手中的剑插在了一旁，对着他爽朗一笑，可惜，麦尔斯并没有回应他，而是依旧做好了防备。

见他不信任自己，普莱斯眯了眯眼，随后潇洒地耸了耸肩，开口道：

“对我有所防备也没关系，我就坦白说吧，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报复贵族，这是无比正义的。”

“可是我听见了，把人变成怪物的，是你吧？”

“为了报复贵族，这是值得的，毕竟没有他们做试验，我怎么知道教会也对这种魔药束手无策呢？”

“值得的？他们是会死的，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普莱斯回答得很淡然。

麦尔斯闻言则是捏紧了拳头。

“所以，你还是这么做了？”

“没错。”

普莱斯摇了摇头，似乎对眼前的少年有些失望。

“麦尔斯，你心太软了，只要能够让那些贵族得到应有的下场，那他们就不是白白牺牲。”

“才不是……他们，才是我们向贵族复仇的理由！我们要做的，是保护他们！”

麦尔斯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额头也冒出了些许青筋，以前的他无条件信任普莱斯，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了。

他一点都不认同普莱斯的理念。

拿剑指着昔日被他称之为大哥的普莱斯，麦尔斯咬着牙问道："而且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还骗我说那些怪物，是教会圣女的手段？"

"是不是她的手段有什么关系吗？她的本性和那些贵族一样，都是贪婪自私的，她拯救这座城镇的目的，绝对没有你我想的那样善良。"

"证据呢？"

普莱斯看了跪在祭台前的少女一眼，随后沉默了几秒，冷声道："麦尔斯，你竟然不相信我？！"

"我要证据！如果没有证据，那在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正义的。"

"你还真是执迷不悟，麦尔斯，证据什么的并不重要，只要我知道这位教会圣女居心叵测就够了。"

叹了口气，普莱斯从地上重新将他扔下的剑捡了起来。

他一开始想要用感情重新说服麦尔斯，让他也一同加入自己的行列，但现在看来，这个想法破灭了。

这个家伙虽然同样痛恨贵族，但他的心里还有成为英雄的梦想，没有办法像他一样为了报复贵族而不择手段。

只要心里还有底线，报复贵族就没有办法成功，毕竟那群家伙，可是没有任何底线的。

"杀死教会圣女，会毁掉我们城镇的。"

麦尔斯很清楚，教会圣女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否则以教会的能量，这座城镇必定会和圣女一同陪葬。

可普莱斯对此的回答，令他彻底心寒。

"那又如何？经过了魔物的入侵，我们这座城镇早就被毁掉了，余下的不过都是一些幸存者而已。"

"这些幸存者很多都失去了亲人，内心满是痛苦，所以毁掉城镇，把

他们也一并杀死，未必不是件好事。”

什么？把他们也一并杀死？

这是他大哥会说出来的话？

不，眼前的男人，早已经不是他的大哥了。

怒火将麦尔斯的理智吞噬，他手持长剑朝着普莱斯袭去，只听叮的一声，双方的剑刃就撞击在了一起。

一时间，火星四溅，微弱的光芒也照亮了他们的脸，一个充斥着愤怒，一个满是癫狂。

“你疯了！普莱斯！”

“麦尔斯，你亲眼见到了那些贵族的丑陋，为什么还会帮助他们？”

“我没有帮助他们，我只是觉得你太过了！”

“太过了？我为了躲避那些贵族的追杀，可是连我原本的姓名和亲人都抛弃了，在这里苟活了几十年！现在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我不清楚你的过去，也不知道你都经历了些什么，但是如果你仇恨那些贵族，那为什么不将利刃对准他们？而要伤害教会圣女？”

普莱斯不再回答，他凝重地看着面前的少年，不断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招架他的进攻，而少年虽然被怒火充斥，但剑技却丝毫没有退步。

叮——！

没过多久，普莱斯手中的长剑被挑飞，他狼狈地后退倒在地上，一脸失神地看向麦尔斯。

“没想到你的剑技，竟然已经在我之上了。”

“我倒是没有想到，普莱斯，你的剑技竟然已经如此不堪。”

将剑尖对准他的脖颈，麦尔斯说话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的剑技就是普莱斯教导的，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因为嫌练剑痛苦，偷偷逃走后被抓回来教训的日子。

时间一晃，他没想到普莱斯已经不敌他了。

而这，一是因为他这些年的剑技依旧在成长，二则是因为普莱斯放下了自己的剑技。

他开始执着于自己的研究，想着如何向那些贵族报复。

现在，他距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

教会圣女依旧跪在祭台前方，在和魔药做着斗争，麦尔斯抬了抬剑尖，朝着普莱斯命令道："快，快让她恢复原样。"

"不可能的，只要喝下这种魔药，就一定会变成怪物。"

普莱斯呵呵一笑，消失的癫狂重新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而且，你死心吧，这种怪物会不断地吸收魔力，最终像是气球一样爆炸开来，这位教会圣女的爆炸威力，依我看，毁掉大半个城镇绝对不是问题！"

"普莱斯，你真是疯了！"

"啊——！"

刚想要抬剑刺伤普莱斯，威胁他想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可身后传来的少女惨叫令他不安地回头看向了她。

在他来到这个地下室之前，教会圣女的意识就已经和魔药斗争了许久，如今她终于是坚持不住，意识彻底被魔药吞噬。

额头的凸点长成了一对尖角，血红色的纹路遍布她的全身，修长的指甲就像是野兽的利爪，似乎随手就能刺穿人类的心脏。

邪恶、混沌、贪婪……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令麦尔斯感到了战栗。

而普莱斯见到这一幕，却是大笑了起来。

"这是彻底变成怪物的标志！她的人类意识已经磨灭了！也就是说，她已经彻底死亡了！"

"麦尔斯，接下来，我会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你杀死这只怪物的，毕竟她的爆炸，说不定还能杀死几位贵族骑士！"

疯了！普莱斯真的疯了！

怪物的爆炸能不能杀死贵族骑士他不知道，但是一定能摧毁这个城镇，以及在城镇内生活的居民！

说什么，他麦尔斯都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刚转身离开普莱斯身边，结果下一秒，魔法锁链就束缚住了他的四肢，阻碍了他的前进。

抬起长剑，呯得一声，他奋力砍断了一根锁链，可与此同时，已经真正变成怪物的薇洛丝踉跄着，一步一步地朝着躺在地上的小男孩走去。

她手中的利爪，仿佛即将沾满鲜血。

“可恶！”

意识到了这一点，麦尔斯连忙加快了砍断锁链的动作，可普莱斯清楚，他再快，也不可能赶在薇洛丝杀死小男孩之前挣脱他的束缚。

想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他笑了起来。

“急什么，麦尔斯？你不是要教会圣女的证据吗？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就是证据吗？”

“天启教会的圣女不是以温柔善良出名的吗？你就看着好了，温柔善良的她是如何把这个小男孩残杀的。”

“是拧断他的喉咙，还是挖出他的心脏？还是说都有呢？这可真是令人期待啊。”

呯——！

因为奋力地劈砍，麦尔斯的虎口渗出了不少鲜血，可他依旧没有选择放弃。

“这根本就不是证据！现在的她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说是，那就是！麦尔斯，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角落之中，小男孩惊恐地看向了朝着她一步步走来的薇洛丝，要不是他的嘴巴被封了起来，他早就哭喊出声了。

他并不是故意要给薇洛丝喝魔药的，他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体贴，所以才从普莱斯的手中接过了那杯水，并且将它递给了她。

他没有错，也不想死，所以求求……

利爪高高举起，小男孩绝望地闭上了眼，面无血色。

“不！”

这一刻，麦尔斯紧张地大喊出声，普莱斯脸上的癫狂则是几乎达到了极致，然而……鲜血四溅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相反，捆绑住小男孩的粗绳被利爪切断，变成怪物的少女僵硬地摸了摸他的脑袋，支支吾吾道：

“快，快逃……”

小男孩缓缓地睁开了眼，在见到薇洛丝头上的尖角后，他的脸上闪过了些许害怕，不过这份害怕，很快就被少女的微笑融化。

她不仅不会伤害他，还会保护他……

没什么可怕的。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哪里来的，他从地上爬起来后，就径直冲向了地下室的出口，而见到这一幕的普莱斯满脸的不可思议。

“她竟然还能有意识？！”

第一次，他第一次见到在彻底成为怪物之后，还能保留些许自我意识的人，她的意志力，超出了他的想象。

将所有的锁链全部劈碎，麦尔斯一拳重重地击打在了普莱斯的腹部，令他撞在墙上，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这就是你说的丑陋贵族吗？”

他面色阴沉，内心的痛苦越发强烈。

咳嗽了两声，普莱斯擦去了嘴角的鲜血，冷笑道：

“就算不是又如何？只要杀了她，这件事就能传出去，到时候，那些欺压过平民的贵族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

“只要让他们害怕被平民报复，这就足够了，麦尔斯。”

望着面前仿佛露出了胜利笑容的普莱斯，麦尔斯浑身冰冷，只觉得他陌生无比。

普莱斯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是外来者，来到这座城镇的时候浑身都是伤，几乎快要断气了。

后来，镇内的医师救下了他，他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他从来不和别人说起自己的过去，也从来没有人能知道他的过去，如今看来，他整日的爽朗欢笑，不过都是虚假的伪装。

真正的他，早已经成为了复仇的机器。

为了向贵族复仇，他可以牺牲一切。

麦尔斯脊背有些发凉，他在想如果之前的求援没有遇见教会圣女，他之后是不是也会和普莱斯一样，一生都为了复仇而活。

那样的话……

“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

在解救了小男孩之后，薇洛丝就来到了麦尔斯身前，她双手捂着胸口，用恶魔般的眼睛盯着他，瞳孔之中却都是痛苦的哀求。

她只留下了些许人类意识，哀求的话语也说得支支吾吾的，可她知道，如果不杀死她，那些被她吸入体内的魔力最终会杀死无数人。

残留下的意识往往都是一个人最深的执念，这样的她，怎么可能会是普莱斯口中那种丑陋的贵族？

握着手中的长剑，麦尔斯咬着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

如果前些天教会圣女没有救下他，他的未来就会和普莱斯一样，为了复仇而伤害到很多真正善良的人。

那样的他，与那些丑陋的贵族又有什么区别呢？

“杀了我，拜托了……”

可是……可是就这样将教会圣女杀死，他根本做不到。

她有做错了什么吗？从拯救他再到拯救这座城镇，温柔体贴的她被无数人喜爱，也正是因为她，这座城镇才能如此之快地恢复活力。

她拯救这座城镇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目的，她纯粹只是想要将人类从魔物的虐待中解放，纯粹是因为她天生善良。

然而就是这样的她，竟然被内心阴暗的普莱斯陷害成了怪物，可即便如此，她却没有丢掉这份善良。

直到现在，虽然她外貌是怪物，但内心仍然是人类。

麦尔斯的手指甲都嵌入了肉里，流出丝丝鲜血，可他依旧没办法动手杀死面前的少女。

他下不去手。

她的到来，让城镇居民重新拾起了希望，他们内心的唯一信仰本来就应该是她，普莱斯只不过是鸠占鹊巢。

真正该死的，应该是普莱斯这只怪物才对。

Chapter 259

将手中长剑插在普莱斯的脑袋旁，麦尔斯冷声威胁道：“快将她复原，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

“我说过了，我没办法将怪物重新变回人类。”

面对这样的威胁，普莱斯耸了耸肩膀，一脸的无辜，而薇洛丝在看出麦尔斯不想杀死她之后，她便踉踉跄跄地朝着地下室外走去。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她会害死城镇内无数人的。

麦尔斯也看出了她心中的想法，悲伤与悔恨开始缠绕他的心灵，他知道，现在让少女独自一人离开城镇，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只不过在他愣神之际，普莱斯追出了地下室，似乎是想要阻止薇洛丝离开城镇，麦尔斯见此连忙赶了上去，顺便继续逼问他复原人类的办法。

薇洛丝离开了地下室出现在了街道上，之后，整个街道都乱了起来，人们惊慌逃窜。

“怪物！又有怪物出现了！”

“快逃，大家快逃！”

“等一下，那个人影好熟悉……”

“那不是教会圣女吗？！她怎么也变成怪物了？”

在他们惊疑薇洛丝的变化时，又有一道黑色的身影冲了出来。

“普莱斯大哥？你……”

路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因为挡在了普莱斯逃亡的路线上，被一巴掌推开，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昏死了过去。

而麦尔斯也顾不得去查看那人的伤势，只能大喊道：“阻止普莱斯！他把圣女变成了怪物！他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胡说！麦尔斯投靠了教会，他想要杀死我！”

普莱斯趁机也大喊了一声，随后他们之间便展开了追逐战，至于教会圣女薇洛丝，普莱斯在麦尔斯的追击之下，根本没办法阻止她离开城镇。

四周的围观群众自然都听清了他们的对话，不过混乱之中，他们根本没办法分辨出谁真谁假，只能下意识地将追击普莱斯的麦尔斯拦下来。

没办法，比起麦尔斯，他们更愿意相信普莱斯，哪怕他说出口的话充满了漏洞。

好在麦尔斯身手矫健，在一番闪转腾挪后，就绕过了这些阻挡他的路人，死死地咬在普莱斯的身后不放。

他必须要赶在薇洛丝身死之前，从他的口中问出答案！

这般想着，黑暗之中，前方的普莱斯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忽然脚下一个踉跄，跌倒在了路上。

麦尔斯抓住机会，直接将长剑刺入了他的大腿。

“啊——！”

普莱斯捂着自己的大腿，发出了一声惨叫，一旁和他们共事的士兵也闻声围了上来，在见到麦尔斯所做的一切后，他怒斥道：

“麦尔斯！你疯了！竟然对大哥动手！”

说着，他上前就要将长剑从普莱斯的大腿上拔出来，可及时赶来的麦尔斯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凶厉的瞳孔中泛起了一丝血腥。

“现在阻止我的，都是我的敌人。”

“你，你你……”

被麦尔斯吓了一跳，士兵面色惊恐地后退了两步，差点跌倒在地上。

在没有人敢打扰之后，麦尔斯将长剑拔了出来，直指普莱斯的面庞，咬着牙问道：“快说，让教会圣女复原的办法是什么？”

“呵呵，根本没有那个办法，你与其让她复原，不如趁这个时间疏散

城镇内的居民吧，否则，他们都会死的……”

说着说着，普莱斯就癫狂地笑了起来，原本对麦尔斯还有怒气的士兵在听到了普莱斯说的话后，震惊不已。

城镇内的居民，都会死？这是普莱斯大哥动的手脚？

……这还是他熟悉的普莱斯大哥吗？

“听到了吗？让那些居民疏散，赶快。”

“呃，是是是。”

在麦尔斯的命令之下，士兵连忙点头，朝着远处跑去，而围观的群众也是一阵心惊，纷纷离开这里招呼自己的亲人离开城镇。

然而也就在这时，夜晚亮如白昼。

轰——！

在光芒逐渐褪去之后，爆炸产生的轰鸣声才传递到了麦尔斯的耳中，强大的冲击波将前几日才新建的房屋摧毁，许多街道上的人都因此受了伤。

麦尔斯也是连忙趴在了地上，才躲过了一劫。

“听啊，真是美妙的声音啊……”

嘴角疯狂地抬起，普莱斯闭上眼，沉浸在爆炸的余波之中，只是下一秒，手臂传来的剧痛令他龇牙咧嘴起来。

鲜血溅在了麦尔斯的脸上，他面无表情地沉声道：“这么多年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不，是真的，我很喜欢这座城镇，也很喜欢你们这些年轻的后辈，不过这些情感，都比不上我内心的仇恨。”

“……以前在城镇内失踪的人，夜晚流传的一些可怕传说，其实都是你做的？”想起了之前在地下室见到的枯骨，麦尔斯接着问道。

“一半一半吧，我在成为据点守军的统帅之后，城内的人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这可让我感到了几分荣幸。”

“你可真是该死，普莱斯，你其实根本不喜欢这座城镇，你只是将它当成了你复仇的工具而已。”

“嗯，好像的确是这样，麦尔斯。”

看着普莱斯如此风轻云淡地将这句话说出来，麦尔斯的怒火也飙升到了极点，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杀了他。

他必须活着，活着受到城镇内所有人的审判。

“普莱斯，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遗憾？要说遗憾的话，我还真有一个，那就是没有让你变成像我这样的人？否则我这次……”

话还没有说完，普莱斯的嘴巴就被麦尔斯用脚踩住，他低下头，冷漠地说道：“你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会把你的事情告诉城镇内所有人。”

说完，他就用魔法将普莱斯束缚了起来，同时抬脚离开了他的身边，而后者依旧一脸的无所谓，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杀死教会圣女，他的计划就已经完成了。

将普莱斯吊在了城镇行刑场上，麦尔斯就沉重地找上了圣骑士温妮，可他还没开口，温妮就一挥手，示意他跟上。

虽然有些疑惑，但是麦尔斯还是跟上了温妮的脚步，最终，他在教会圣女的住宅中，见到了面色苍白，陷入昏迷的圣女薇洛丝。

“这，这这……”

“我们自然有办法救回教会圣女，所以你不用担心教会会因此而责难你们，你要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

跪在了床边，麦尔斯的心情仿佛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他对自己先前怀疑薇洛丝的事情深深地道了歉，随后目光坚定地走了出去。

还好，一切都没有往最坏的情况发展。

教会圣女还活着，也就是说他不用担心教会会对这座城镇出手，城镇内的人们也都不用逃离这里。

最大的麻烦并没有发生，他现在要解决的，也就剩下普莱斯一人了。

好人应该是有好报的，他要在众人的面前揭露普莱斯的真相，将教会圣女该有的地位交还给她。

一夜无眠，清晨时分，行刑场围满了城镇内的居民。

他们昨晚都听见了城镇内传来的动静，也都听说了事情的经过，所以看着被吊起来的普莱斯，他们眉头紧皱，私底下议论纷纷。

“把人变成怪物什么的，会不会是教会圣女动的手脚啊？普莱斯大哥真会做这种事情吗？”

“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内幕吧？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可能吧？普莱斯大哥可是为了我们和魔物拼死战斗的，他为什么会害我们呢？”

站在行刑台上，注意到四周看向他的视线满满的都是恶意，本想将昨晚经历复述一遍的麦尔斯忽然感到了一阵心累。

他开始犹豫了。

眼前的这些人，真的值得被拯救吗？

他们愚昧、盲从，一味地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故意无视真相，甚至伤害真心对待他们的人……

他发现当他代入到教会圣女的一方后，他竟然察觉到了这些人肮脏丑陋的一面，他们此刻看向他的眼神，和那些恶心的贵族无异。

他们将他视为了敌人。

连敌我都不分的人，真的值得被拯救吗？如果他们坐上了贵族之位，是不是也会和现在的贵族一样，趴在平民的身上吸血呢？

他们之间或许从来都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或许只是他们拥有的权势。

“放了他！麦尔斯，你这个叛徒！”

“混蛋！你看看你做了什么！普莱斯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想杀了他？！”

“他怎么可能把人变成怪物啊！麦尔斯，你快清醒一点！”

听着一些围观群众的谩骂，麦尔斯渐渐地有些心寒了。

昨晚真正目睹一切的人清楚那时候的普莱斯有多疯狂，但他们因为害怕被攻击，此刻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这就导致他好似独自一人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他有些迷茫了。

他们的不信任让他逐渐失去了拯救他们的想法，而这种不信任，他前几日刚刚施加在了那位教会圣女的身上。

如果是她的话，就算不被信任，也会想尽办法拯救他们的吧？

摸着自己的心口，麦尔斯只觉得教会圣女善良得有些过分。

她难道不会感到痛苦吗？

赌上生命拯救的人，在下一秒背叛了她，她难道不会恨他吗？

她为什么还要用爱，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和拯救他们呢？

他想不明白。

他只知道，无论是普莱斯还是他麦尔斯，连和她作比较的资格都没有。

她是人类世界中散发着夺目光芒的真正珠宝，而他们，顶多算是路边的两块烂石头，路人经过的时候，甚至不会多看他们两眼。

真不愧是教会选出来的圣女啊……

他自惭形秽。

“胡说！圣女姐姐才是好的，普莱斯才是大坏蛋！”

就在他沉思之际，稚嫩的声音忽然打破了人们的议论声，这使得行刑场诡异地安静了下来，无数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那道声音传来的地方。

那是一位来自孤儿院的小男孩，即便有那么多人不善地看着他，他也没有丝毫畏惧。

“普莱斯才是坏人！他利用我给圣女姐姐下毒，还在昨晚绑架我，威胁圣女姐姐前往他家的地下室！”

“后来，后来圣女姐姐就变成了怪物，可她即使变成了怪物还记得救我，普莱斯才是大坏蛋！而且他还亲口承认了自己以前做过的坏事！”

小男孩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起来，站在他身旁的孤儿院院长不由得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叹息了几声。

他的话也让四周彻底安静了下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小孩天生就比较纯真善良，不会在这种场合撒谎，所以……

难不成，守护了他们那么久的普莱斯，真的是恶人？

Chapter 260

“是的，我看见了，普莱斯昨晚说要杀了我们城镇内的所有人，如果那位圣女没有离开城镇的话，我们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

“没错，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普莱斯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好。”

在小男孩出声之后，又有几人开口打破了众人的沉默，支持教会圣女的声浪也越来越强烈，再信任普莱斯的人，此刻心底里都产生了动摇。

麦尔斯站在行刑台上，松了一口气。

有人能支持教会圣女，说实话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这也证明，这群人并非是真正的无药可救。

他抬起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随后他将普莱斯犯下的罪孽一一诉说了出来，在这之后，他还从他的地下室拿出了铁证。

除了极度信任普莱斯的狂热居民，其他拥有理智的人们在一番思索之后，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感到了些许羞愧。

人群又一次安静了下来，一些人都开始从这里离开，似乎是普莱斯充满了失望，不想见到接下来行刑的那一幕。

见此，麦尔斯抽出了手中的长剑，转身面对普莱斯。

“普莱斯，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了，能杀死教会圣女，我已经没有心愿了。”

“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那只能……”

“且慢！”

抬起手，麦尔斯刚想要将长剑捅进他的心脏，及时赶到的圣骑士温妮就阻止了他。

她来到了普莱斯面前，盯着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男人，冷声道：“他对我们教会圣女下手，所以把他交给我们来处理，应该没有人有异议

吧？”

“嗯。”

在麦尔斯的许可之下，温妮一把就抓住了普莱斯将他带离了行刑场，人群之中总有人想要将他救下来，所以他们阻拦起了温妮。

只不过，温妮根本不会惯着他们。

一个简单的寒冰魔法，她就将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都冻在了原地，有些人想要以此用言语来攻击她，她只是轻轻一瞪，就吓得那些家伙屁滚尿流。

有时候，她真的不明白薇洛丝在想些什么。

天启教会的教义虽然是教人善良，教人拯救那些陷入苦难之中的生命，但前提是，这些人值得她们拯救。

在她看来，除了那些懵懂的小孩，这座城镇内的其他人都不值得她们拯救。

她们的任务可不是只有拯救帝国这一个，传播教会教义也是她们的任务，这些人既然没办法信仰教会，那减少一下他们的人口，也是传播教义的一种办法。

薇洛丝就是太善良了，才会中了这些人的奸计。

在温妮带走了普莱斯之后，围观的群众才彻底散去，麦尔斯放下了手中的长剑，无力地坐在了行刑场上。

他还依稀地记得，几日前，他还是这座据点的守军之一，想着虽然是前线，但战争或许还不会那么快地到来。

结果一眨眼，据点就被摧毁了。

他的家人死了，敬仰的普莱斯又露出了残忍的本性，他也从朝夕相伴的伙伴身上看见了愚昧，没有人理解他……

他觉得自己变得好孤独。

只是……那位教会圣女，远比他还要孤独吧？

真正喜欢她靠近她的，都是一些懵懂的小孩，他们心地纯洁，能感受

到她身上散发出的纯善，而大人因为自己的愚昧，始终无法真正信任她，甚至想要加害于她。

以往的他，也是这些大人之一。

不过，现在，他改变了。

英雄向来都是孤独，在他眼里，教会圣女就是真正的英雄。

她是他的偶像，也是他唯一的信仰。

他的余生，就用来追逐教会圣女的影子吧。

从行刑场站了起来，温暖的阳光洒落下来，麦尔斯感觉自己找到了新的方向，内心的动力也将深藏着的痛苦和悲伤冲散。

次日，教会的圣骑士队伍准备离开这个据点，前来送行的城镇居民虽然很多，但估摸着只有总人数的一半。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普莱斯本身就受他们敬重，现在就算揭露了他的本性，很多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

而且普莱斯一死，城镇防守的力量就又少了一大截，他们将这些也算在了薇洛丝的头上，觉得都是她的错。

面色苍白的少女站在马车车厢前，弯下腰抚摸着小女孩的脑袋。

“圣女姐姐，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

“当然，不过前提是你们要乖哦，乖乖长大。”

临行前，最不舍得薇洛丝就是城镇内的小孩子，她们因为魔物的入侵而受伤的心灵，在她的治愈下基本都得到了恢复。

在和孩子们彻底告别后，薇洛丝看向了一旁的麦尔斯，温柔笑道：

“麦尔斯，我们离开后，管理这座城镇的重担就交给你了，可不要让我们失望。”

“我会尽力的。”麦尔斯挺直了胸膛，只觉得肩膀上的担子重了一些。

“嗯，我相信你。”

笑了笑，薇洛丝打开马车车厢大门，走了进去，圣骑士队伍也在众人的目视之下渐行渐远。

……

车厢内，薇洛丝望着窗外，嘴角的笑容依旧没有淡去，倒是她身旁的蕾菈，脸色虽然很平淡，但是周身的气温极低。

“你不会心寒吗？”她忽然问道。

“什么？”

“你明明拯救了这座城镇内所有人的生命，真正感谢你的却只有那么几个，如果这么做的是麦尔斯的话，恐怕他早就心理扭曲了吧？”

薇洛丝眨了眨眼，她总觉得面无表情的蕾菈有些生气。

“你是在为我鸣不平？”

“我只是搞不懂你的想法。”

她想不明白，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得到该有的回报，为什么薇洛丝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不会心寒哦，因为我心善。”

“撒谎。”

薇洛丝笑出了声，但她不会向蕾菈解释。

从普莱斯暴露本性的那一刻起，她将掌握了一切，并且也因此收割到了不少城镇居民新一轮的赞美。

而那些依旧质疑她的……

现在可是战乱时期，四处都充斥着肮脏与黑暗，而她们教会带来的可是和平与温暖，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现在她们走了，那座城镇又会被黑暗笼罩，她相信很快，那些质疑她的人会开始怀念她的。

毕竟，他们是见过了光明的人。

到时候，她又能收割一波他们心底里的赞美了。

距离晋升二环神术，已经不远了。

舔了舔嘴角，薇洛丝轻哼一声，心情愉悦了不少。

离开了第二据点，她们一路朝着阿德里要塞的第一据点出发，根据地图导航，她们很快就见到了第一据点。

只不过她们最终还是停在了距离第一据点很远的森林之中。

“就在这里扎营吧，顺便用魔法将营地隐藏起来。”

蕾菈下达了自己的命令，与此同时，她来到了营地的最前方，沉默地朝着前方伸出了手。

明明前方一无所有，她白皙的右手却诡异地转变为了深绿色，就像是中了剧毒一样。

“这是……”

薇洛丝双眸一凝，认了出来——毒瘴。

第一据点的四周缠绕着大片的无色毒瘴，其中带着的毒性绝对不弱，蕾菈竟然都没有办法免疫。

也正是因此，第一据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毕竟城内根本没有人能够带着消息突破这片毒瘴，逃向外界。

“想要夺回第一据点，我们需要从长计议。”蕾菈施展魔法驱散了右手上的毒，轻声呢喃道。

Chapter 261

想要拿下第一据点，显然没有第二据点那么简单，薇洛丝在帐篷内休息了一天后，将注意力放在了特蕾茜的身上。

能够迷倒十一阶蕾菈的昏睡魔药失败了，她一时半会也想不到还有什么能直接推倒蕾菈的魔药了，所以她决定先用其他效果一般的魔药缓缓。

比如说，能够抑制欲望的魔药。

她现在基本每天晚上都会被迫和蕾菈亲热一番，作为被压在身下的那个，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越来越不排斥这个身份了。

这绝对是蕾菈在调教她！

如果现在不加以限制的话，说不定以后就算她能够压在蕾菈的身上，也只会乖乖地趴在她身下，祈求她的恩爱。

恐怖，这着实是太恐怖了！

她现在必须出重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而能够抑制欲望的药剂，就是她现在的解药！

只要让蕾菈没有恩爱的欲望，夜晚暖床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了那时候，说不定就算她主动靠过去，蕾菈也只会把她往外推。

哼，被阉掉的猫猫在发情期也是这么做的。

想到这里，特蕾茜就离开了赛莉娜专门为她准备的豪华住所，准备前往阿德里要塞城堡，亲自去找克莱斯特。

距离她之前找克莱斯特已经过去了几日时间，阿德里要塞内的人们似乎已经逐渐习惯了和魔物相处，开始像往常一样干起活来。

至少表面上，他们之间的相处很是和平。

来到了城堡，特蕾茜在女仆的带路下，出现在了克莱斯特办公室的前方。

咚——！

还没打开门，里面就传来了重重敲击书桌的声音。

“没有线索？我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种魔药不可能凭空出现！更不可能被他们无缘无故地喝下去！”

“你们要是再得不到线索，那我可要怀疑你们了，如果真被我查到了，呵呵，死亡对你们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快滚！没有线索前，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听得出来，克莱斯特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原本关着的大门也被两三位戴着面具的人类撞开，他们一脸苍白地朝着远方跑去。

他们自然是克莱斯特在人类中培养的间谍，无论是破坏人类势力暗中的组织，还是调查一些必要的消息，他们用起来都相当不错。

除了有关魔药的事情。

“什么事，发那么大火？”

“主上，您来了！”

在见到特蕾茜之后，克莱斯特板着的脸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百般讨好的笑容。

他搓了搓手，解释道：

“先前我不是给您看了能将人类变成怪物的魔药吗？近些日子我一直都在调查此事，可惜的是根本没有任何进展，敌人隐藏得很深。”

“魔药？也许和邪教有关。”特蕾茜随口说了一句。

温妮之前带走普莱斯，就是想要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魔药的消息，不过普莱斯明显只是个弃子，他连魔药是怎么来的都说不清。

所以，她根据普莱斯地下室内的诡异祭坛推测，这种魔药或许和邪教有关。

当然，这一切只是她不负责任的推测，她对魔药的来历根本就不感兴趣，她现在最在意的，还是如何拯救圣卡西亚帝国，以及……如何在蕾菈手底下翻身。

“我来找你，是想要问你要一些能够抑制人类欲望的魔药。”

“抑制人类欲望？哪种欲望？”

“嗯，所有的欲望。”特蕾茜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

她总不能直接对克莱斯特说是抑制人类色欲吧？那她身为大魔王的威严就丢掉了，所以她干脆全都要。

“如果只是抑制人类欲望的话，普通药剂就能做到，比如说这是能够抑制人类贪婪的药剂，这是抑制人类色欲的药剂……”

从兜里取出了一瓶又一瓶的魔药，克莱斯特一一地做着介绍，特蕾茜则双眼放光，很快从他的手中将所有的药剂拿到了自己手上。

普通药剂？她最喜欢普通药剂了。

这可意味着它们根本不会扰乱空气中的魔力，将它们滴落在水中，哪怕是十一阶的蕾菈都不可能察觉到任何异常。

在得到了药剂之后，她就离开了办公室，留下了克莱斯特一人。

坐在椅子上，克莱斯特沉默了许久，随后缓缓呢喃道：

“邪教？”

难不成，阿德里要塞内，存在着邪教？

这可是主上提供的线索，他无论如何都是没办法将它当做无心之举来看待的，主上说魔药和邪教有关，那定然是如此！

而且刚才的交谈之中，主上明显有其他话想说，但直到最后都没有说出来，这难道是……给予他的考验？！

能一口说出魔药和邪教有关，显然主上对它的来历一清二楚，然而作为她忠实的奴仆，他克莱斯特竟然连一丁点有关魔药的线索都找不到……

他还有资格成为她的奴仆和追随者吗？

瘫坐在了椅子上，克莱斯特脸色一阵惨白。

主上为什么会拥有这些消息？她又为什么要从他这里取走药剂？她到

底在做些什么？

他根本想不明白这些问题。

以前的他或许还能见到主上的背影，几千年过去了，原以为他距离主上会更近一些，结果现在的他却发现自己已经连主上的背影都看不清了。

赛莉娜说过，主上可能已经踏入了神明的境界。

想来也是，恐怕也只有神明，才会如此全知全能。

只是下一秒，他狠狠地捏紧了拳头。

主上既然愿意给与他这一份线索，给他考验的机会，说明主上还是愿意让他继续追随的，只不过他现在必须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呼——！

猛地离开了椅子站起来，克莱斯特一拍手，数道黑影就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内。

他张开嘴，阴冷的话语仿佛来自地狱。

“有邪教隐藏在城内，现在立刻给我去查，把所有和邪教有关的人或者魔物，都活着带到我面前来。”

“敢散播这样的魔药，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

在薇洛丝的队伍离开第二据点的两日后，另一批行军队伍就浩浩荡荡地驶了进来，为首的是骑着白马身披华丽服饰的贵族少年。

他居高临下地四处观望了一下城镇，发现这里居然和普通城镇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后，疑惑地朝着一旁的副将问道：

“这里不是被魔物入侵了吗？魔物呢？”

“属下这就去问。”

说完这句话，副将就驾着马离开了队伍，两三分钟后，他就重新回到了少年的身边。

“大人，据城内守军说，前两日来了天启教会的骑士队伍，帮助他们击退了魔物。”

“天启教会？”

贵族少年眉头一皱。

他在行军路途上听见过后方传来的消息，说是天启教会也出兵支援了圣卡西亚帝国，只是她们人数不多，行踪也难以调查，所以很快就没人在意她们了。

结果没想到，她们竟然在这条前线上。

“她们可真是会多管闲事。”

贵族少年很是不爽。

这支帝国军队原本就是来支援第二据点的队伍，只不过之前因为他的胆怯，所以他们驻扎在了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随时都准备赶回帝都。

结果后方的骑兵给予了他一卷帝国的大杀器，使得他信心倍增，这才让他马不停蹄地就赶来了第二据点，想要将失去的城镇重新夺回来。

结果现在告诉他，第二据点已经被教会的队伍夺回来了？

他心中的怒火被稍稍点燃。

“既然安全了，那就快给我安排个房间，我要好好休息一下，骑马可真是不舒服，为什么不给我弄辆马车啊……”

一边抱怨着，他一边从马背上跨了下来，副将也下了马，只是有些面色凝重地凑近他的耳畔说道：

“大人，此地刚刚经历了战乱，建筑也都残破不堪，恐怕没有什么能居住的地方……”

“什么？你的意思是又要我住帐篷？”

贵族少年的声音变得极为不善，这着实是吓了副将一跳，逼得他连忙说道：

“呃，这当然不是！房间什么的，我会尽力想办法的，只是这里设施

简陋，恐怕没办法和您在帝都住的一样豪华。”

“这我当然可以接受，总比住在帐篷里舒服，还有，挑选好房间之后，别忘了再找一些人来服侍我。”

“是。”

对于贵族少年的要求，无论是什么，副将都会选择讨好，毕竟这位来自帝都的贵族少年可以随便拿捏他的前途。

他要是惹得他不开心了，等到回帝都之后，他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找到了据点内的守军，副将一点都不客气地大声道：“你们守军现在的老大是谁？让他赶紧来见我！”

虽然被这么对待有些不爽，但是守军士兵什么都没有说，扭头就找来了麦尔斯。

麦尔斯其实很早就发现了他们，但是没敢上前迎接他们，毕竟他之前可是向他们求过援的，他害怕他们认出他的身份。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似乎早就把这件事忘了。

在见到麦尔斯后，副将冷声命令道：

“我们是来支援前线的帝国军队，现在主将大人累了，这里还有舒适的住所吗？快带主将大人过去歇脚。”

“已经没有了，这里刚经历了战争，很多人流离失所，旅馆这些地方都已经住满了。”

“住满了又如何？不会让他们把位置空出来吗？”

“这……”

麦尔斯有些为难。

他根本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副将如此不讲道理，第二据点虽然围墙已经重建得差不多了，但是城镇内的建筑还只重建了一小部分。

大多数没地方住的人还住在帐篷内，在旅馆住的，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孩童，根本没办法将位置空出来。

至于先前教会圣女住过的别墅，现在也早就给其他人住了，腾不出位置，而且没记错的话，教会圣女手底下的那些骑士，可都是住在帐篷里的。

“呵，看来你是不太愿意配合。”

虽然麦尔斯没有说话，但副将又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的想法呢，他左右环顾了一下，发现一家正在营业的旅馆之后，他命令身旁的士兵道：

“带上主将大人，我们走！”

“诶？！等一下！”

麦尔斯拼尽全力阻拦，但得到的也只有两脚，旅馆大门被撞开，副将径直来到了柜台的前方。

管理柜台的是一位看上去有些凶神恶煞的中年男子，他抬起头看了眼来人，在注意到麦尔斯之后，他眼底闪过了几丝不屑。

“吵吵闹闹的做什么？人家不用休息的吗？而且麦尔斯，你这家伙来我这里做什么？还嫌这里不够乱是吗？”

麦尔斯带来了教会的队伍，虽然解决了魔物的问题，但是普莱斯也死在了教会的手下，他平日里和普莱斯关系很不错，现在看到麦尔斯，自然有些仇恨。

这些年里，普莱斯照顾了他很多，他的旅馆之所以能在城镇内营业，要多亏了普莱斯，毕竟他暗地里还有一些生意，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然而现在，普莱斯死了，没有了他，以后他的生活有多凄惨，他压根没办法预料。

麦尔斯则根本不知道旅店老板在想什么，他只能用自己的眼神告诉他，来到这里的士兵身份不简单。

可惜，旅店老板根本没理解他的意思。

“旅店里，还有位置吗？”副将问道。

“没有。”旅店老板见他们和麦尔斯是一起来的，语气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

“没有也得有，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现在立刻给我空出一个房间来。”

啪——！

说话间，副将将腰间的长剑带着剑鞘拍在了桌子上，这意思若是旅店老板没有这么做，他就会动手杀死他。

可旅店老板也不是什么纯良之人，他冷笑一声，反问道：“你敢威胁我？”

见两人快要掐起来，麦尔斯急忙上前劝阻，也就在这时，贵族少年不耐烦地开口道：

“怎么了？磨磨蹭蹭的，你还要我等多久啊？”

“啊，抱歉大人，这家旅馆人满了，我正在和老板协商这件事。”副将连忙转身弯腰道歉。

“人满了？你不会让那些贱民滚蛋吗？这还用得着和老板协商？老板要是不愿意，让他一起滚，我可不想要在这家旅馆里闻到那些贱民身上的臭味。”

贵族少年作势扇了扇鼻前的空气，似乎对这里的味道很是不满意，言语之中也充满了对平民的蔑视。

副将则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随后，他不管旅店老板什么反应，直接抓起他的衣领将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接着，他一把抓住他的头发，边抬着他的头，边命令道：

“快点让这家旅馆内所有人滚蛋，否则我就砍断你的手臂！你别以为我不会做！”

“是是是……”

挨了一顿打，旅店老板哪里还有先前的反抗想法，他连忙招呼自己的店员去驱赶那些居住在旅馆的人，都顾不得鼻子里流出的鲜血。

很快，整个旅馆内的人知道了这件事，逐渐开始暴动起来，他们纷纷赶往一楼大厅，开始质问贵族少年凭什么让他们离开。

街道外也围了不少人，他们基本都是来看热闹的。

“这些贱民，都是谁给他们的脸……”

望着那些人愤怒的嘴脸，听着他们说出的肮脏话语，贵族少年的怒气也越来越旺盛，最终，他抽出了腰间的长剑，将它举过了头顶。

“都给我住嘴！”

他的怒斥让人们安静了下来。

“我是这支帝国军队的统帅，是即将踏上前线和魔物作战的帝国贵族！你们这群贱民的命是我拯救下来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抗议！”

“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这些贵族给予你们的！我现在只是在向你们讨要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你们这些贱民可都要想明白了！”

“接下来不仅是我，就连我手下的士兵都要住在这些旅馆之中，你们若是有异议，就准备去地牢里住吧，我看那里空旷得很！”

说完，他将长剑收回了腰间，四周仍然一片寂静。

“你在说什么啊？混蛋，什么叫都是你们给予我们的……”

终于，有人算是明白了他在说什么，开始大声怒斥他的观点，只是下一秒，几位士兵就冲进了人群，将他抓了起来。

接下来，他就得在阴暗潮湿的地牢之中生活。

本来想要应和他的人，在见到他的下场后，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街道上原本看热闹的人们忽然心情沉重了起来。

贵族，率领这支帝国军队的是贵族，而且他的表现很符合他们对贵族的刻板印象。

他们可不敢反抗这种贵族，毕竟现在是战争时期，人命非常不值钱，就算他们当众杀人，也没有人会惩罚他们。

也就在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先前教会圣女所带的骑士队伍，太过正常了，她们甚至还给他们治病……

在知道少年是贵族之后，人群散得很快，他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旅店

内最奢华的房间。

躺在舒服的沙发椅上，贵族少年望着窗外冷哼一声，道：“贱民就是贱民，一点都不知道体谅我们。”

“是。”

“来服侍我的人呢？”

“快了，士兵们很快就能将她们找来。”

“嗯。”

点了点头，贵族少年忽然想起了什么，双眼一眯，问道：“他们交给我们的帝国魔法没弄丢吧？”

“在这儿，大人，这是我们军队最后的手段，如果连这种魔法都能弄丢，属下只好自裁谢罪。”

副将跪在他的面前，双手托着一个魔法卷轴。

这就是帝国给予他们的大杀器，到了军队危急时刻，他们可以催动这个魔法卷轴，毁灭一切目标。

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他才敢支援第二据点，靠近令无数帝国军队闻风丧胆的克莱斯特。

只是现在第二据点已经被教会拯救了，他作为军队的主将，又没有得到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

“第一据点离这里远吗？”他问道。

“大人的意思是……”

“教会的队伍刚离开这座据点没多久，应该还没抵达第一据点，我们如果抢在她们前面将第一据点拿下，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军队比她们厉害多了？”

“没错，到时候说不定帝国主帅和女王陛下都会高看您一眼。”副将恭维道。

胆敢靠近克莱斯特的，圣卡西亚帝国内也只有这一支帝国军队。

副将觉得如果他真的拿下了第一据点，开始和克莱斯特正面对抗，这定然会得到主帅和女王的刮目相看。

毕竟这可是振奋所有帝国军队的好机会！

“不过第一据点没有任何消息，帝国之前派去的调查小队也全军覆没，恐怕不是很好拿下这个据点。”副将有些担忧。

打仗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对等。

阿德里要塞第一据点远比第二据点诡异，他们没有它的任何消息，冒然进军的话，完全就是在拿人命填信息。

他们这支军队的人数可不算多，多填几次，军心都会崩溃的。

贵族少年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摸了摸下巴，忽然毫无感情地冷笑道：

“这座城镇还有不少活着的男人吧？他们说不定能帮我们多探探路。”

“这，这不好吧……”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副将显得有些犹豫。

被拍了拍肩膀，少年接下来说出口的话，令他心底的寒冷多了几分。

“这有什么不好的？贱民的命，是命吗？你要记住了，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服侍我们的，所以为了帝国而牺牲，这是他们的荣幸。”

Chapter 262

在一番休整后，蕾菈准备带着薇洛丝，先行穿过毒瘴，潜入第一据点打探消息。

这个决定自然遭到了天启骑士维尔莉和温妮的反对，她们不知道薇洛丝的真实身份，当然会觉得手无缚鸡之力的圣女潜入据点十分危险。

不过在蕾菈再三的保证和薇洛丝的说服下，她们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来到毒瘴前，蕾菈牵起了薇洛丝的小手，随后金色的庇护光芒笼罩她们全身，那些看不见的毒瘴都不由的分散了开来。

一路朝着毒瘴深处走去，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她们就见到了第一据点的城墙。

这里的城墙显然是翻修过的，很多地方都像是新的一样，守城的是两头人形魔物，身上散发着四阶的魔力气息。

显然，这座据点已经彻底沦陷。

薇洛丝和蕾菈隐匿了自己的身形，很轻松地就绕过了城墙，进入了城内。

城内没有毒瘴，这里的街道和她们推测的一样，空空如也，就连偶尔响起的动静，都是魔物发出来的。

在这座城镇逛了许久，她们发现无论是私人住宅还是商业店铺，都没有任何人烟，这座城镇一片死寂，显得格外诡异。

没有人类，但是魔物还在，他们都是上战场的士兵，三三两两结队在城内巡逻，状态很是松懈。

见此，薇洛丝推测这座据点已经很久没有人类出现了。

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呢？

眸光一暗，她想到了最糟糕的下场。

不过也就在她们继续调查的时候，街道上就传来了几声大吼，紧接着几位颇显狼狈的魔物士兵便出现在了她们的眼前。

“快！快追！别让她逃走了！”

手提长枪，人形魔物指着前方一闪而过的黑影，命令属下拼命追赶，与此同时，他还施展特殊的联系魔法，让附近在巡逻的魔物士兵进行支援。

逃跑的黑影是一位娇小的人类少女，她的速度虽然很快，对于街道也格外熟悉，但是魔物士兵实在是太多了，这使得她能够逃跑的路线被大大压缩。

额头冒出了些许汗珠，她终于在经过一个转角之后，被魔物士兵前后阻击，只能绝望地停了下来。

“呵呵，逃啊，怎么不接着逃了？”

“你们这些下水道里的老鼠，到底什么时候能死光啊？”

魔物士兵都发出了辛辣的嘲讽，他们手中握着的长枪闪烁着银色的寒光，仿佛在下一刻就要刺穿少女的心脏。

似乎是不想要死在魔物士兵的手里，少女颤抖地拿出了匕首，咽了口口水，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后，她朝着自己的心脏刺去。

叮——！

就在即将刺穿心脏的那一刻，她手中的匕首被碎石击飞，魔物士兵队长从人群中钻出，冷笑连连道：

“我们辛辛苦苦来抓你，想要得到的可不是你的尸体，老鼠，你如果现在就把其他老鼠供出来的话，我们说不定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乖乖等着审讯吧。”

审讯可不会那么简单，有些人意志坚定，再怎么承受酷刑也不会将自己保守的秘密说出来，可在魔法的加持下，就不一定了。

有些魔法，比如说精神魔法，无论对方意志有多么坚定，都是没办法抗衡精神魔法的，而且精神魔法同样可以施展酷刑。

许多被抓住的人，可都是被精神魔法折磨之后，不仅说出了自己保守的秘密，还成为了白痴。

少女在听到士兵队长的威胁后，绝望地闭上了眼，跪在了地上，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主动将那些秘密说出来。

见此，魔物士兵队长冷哼一声。

默念了几句，束缚魔法在他的手心诞生，他刚想要将它朝少女扔去，狂风魔法就在少女的脚底诞生。

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一众士兵措手不及，他们纷纷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身前架起了魔法屏障。

可也就是这一瞬间，少女就消失在了他们的眼前。

“什么？！她人呢？！”

“被人救走了？”

“那你们还在这里发什么呆啊！快追！那群老鼠一定跑不远的！”

魔物士兵纷纷散开，开始在街道上重新搜寻少女的影子，而另一边，少女被带到了一栋没有人的建筑之中。

“放心吧，这里很安全。”

救她的人自然是蕾菈，而薇洛丝也恢复成了教会圣女的模样，出现在了少女的面前。

打量了一下四周，少女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她们的身上，俏脸上满是戒备。

“你们是……”

“我们是刚刚入城的调查人员，都是人类，你可以称呼我为薇洛丝，不知道你是……”

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薇洛丝本以为这可以获得少女基础的信任，结果没想到她在听说她们是城外来的时候，脸上的戒备几乎浓得溢了出来。

“要杀要剐随便你们，装什么人类？想要从我的口中得到其他消息，

我劝你们还是省省吧。”

“我们真的是人类。”

“呵，现在这座据点外面被一片毒瘴包围，没有生命能够穿过那片毒瘴，你们既然说自己是人类，那你们是怎么穿越那片毒瘴的？”少女质问道。

回答她的是蕾菈。

伸出手，金色的神术在她的指尖闪耀：“那片毒瘴虽然诡异，但是依靠女神的庇护术就可以穿过。”

庇护术？

少女以前只听说过这个庇护术，可从来没有见过它真实的模样，所以哪怕蕾菈给出了解释，她依旧是半信半疑。

“嘴上说得轻松，那庇护术可是神术，怎么可能会是你们这些调查人员能够接触的？而且它是真是假，我又怎么知道呢？”

见少女始终没办法放下戒心，薇洛丝只好问道：

“既然我们说什么你都不愿意相信，那我们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们呢？”

“……明日中午，控制这座据点的魔将要斩首一名人类，你们到时候和我一起去救她，怎么样？”

“当然可以。”

少女有些诧异：“答应得那么痛快？”

“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说谎。”

薇洛丝接着说道，“现在能告诉我们那位人类的信息吗？方便到时候我们营救。”

犹豫了一下，少女终于开了口：

“我叫艾莉尔，是反抗组织的一员，明天你们需要去营救的那名人类名为莎琳，她是我们反抗组织的领袖，之前为了保护我们，不幸被抓了。”

“莎琳？她也是这座据点的住民？”

“不，莎琳姐姐是来自天启教会的修女，她四处游历，前几年才来到了这里，因为她会治病，加上她本身又很善良，所以几乎城内所有人都喜欢她。”

提起莎琳，艾莉尔的表情就有些崇敬，显然这位修女在这座据点内拥有很高的威望。

薇洛丝则是在听说她来自天启教会之后，微微有些诧异。

教会的修女，说什么，她都会去救援的，而且……

“那她一定说过不要去救她的吧？”薇洛丝问道。

天启教会内拥有着很多善良纯真的教士修女，他们为了履行教义，拯救世人，甘愿做出任何牺牲。

莎琳应该也不会例外。

结果和她猜测的一样，艾莉尔在听到这个问题后，不由得抱紧了自己的双腿，夹杂着几缕叛逆，低声道：

“嗯，不过那又怎样？她是我们反抗组织的首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救她的，哪怕这么做会牺牲我们很多人。”

“不过牺牲再多，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这个城镇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她眸光黯淡，说话的语气也逐渐变得有气无力起来。

之后，薇洛丝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城镇的情况。

攻破这座城镇的魔物是一名魔将，他的出现让据点所有的防守形同虚设，他在占领这座据点之后，就下令将据点内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类全部杀死。

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如今都躲在魔物不知道的避难所中。

也难怪艾莉尔会感到绝望了，魔物世界中被称之为魔将的，一般实力都在九阶以上，最厉害的那些魔将，实力更是抵达了十阶。

这些魔将大多都听从魔王的调令，也有一些是魔物君主培养的手下。

别说是第一据点了，这样的魔将进攻以往的阿德里要塞，要塞都很难支撑得住。

除此之外，就是弥漫在第一据点外的毒瘴了，据艾莉尔所说，毒瘴是在魔将占领据点之后弥漫开来的，所有想要逃出据点的人都死在了毒瘴之中。

如今她们出又出不去，躲在据点内也终是一死，若不是莎琳一直鼓励着她们，充当着她们的希望之光，她们剩下的人早就精神崩溃了。

艾莉尔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现在还活着的意义了。

见她如此悲观，薇洛丝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

“不要放弃啊，无论你信不信，我们就是来救你的，而且明天，我们也一定会帮你救下莎琳的。”

“只要坚持下去，希望总会降临的。”

安慰的话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艾莉尔一把将她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扒开：“拉倒吧，莎琳姐姐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又能做什么？”

她还是没办法百分百信任她，薇洛丝也不打算强求。

毕竟很多时候，行动远比言语来得强力。

只要明天她们能够救下莎琳，艾莉尔会相信她们的。

至于现在……

因为城内的人类只剩下了一小部分，而且他们还都躲在了隐蔽的避难所中，所以城内的别墅也都无人居住。

只要小心一些，躲在这里一晚，魔物是很难发现的。

夜深人静，薇洛丝褪去了衣裙，在浴缸内放好了温水，准备踏入其中好好地泡一泡澡。

可就在玉足足尖触碰到温水之际，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就取出了一瓶装着透明液体的药剂。

金色的圣洁瞳孔中闪过了一缕狡黠，她打开木塞闻了闻，发现液体并没有散发奇怪的味道后，激动的情绪令她两颊染上了红晕。

这是能够抑制人类色欲的药剂，根据克莱斯特所说，只需要这么一小瓶，就可以保证使用它的人几个月都对色欲感到排斥。

而且它不仅能内服，还可以外用。

内服……继续将它倒入茶水中什么的，还是太容易被蕾菈怀疑了，到时候要是失策了，不仅要受到羞耻的惩罚，喝下茶水的那个人说不定还是她。

所以，还是外用好。

外服的效果虽然会大打折扣，她只需要将它都倒入浴缸水中，然后拉着蕾菈一起泡澡就可以了，这么做，蕾菈很难起疑。

虽然自己泡着也会变得有些性冷淡，但只要能够阻止蕾菈调教她，一切都是值得的！

想到这里，她望着冒着热气的浴缸温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Chapter 263

右手微倾，薇洛丝将手中的药水尽数倒入了温水之中，随后她穿上了白色的浴巾，并且在腰间系了一根束带，将自己的身体曲线勾勒了出来。

想要让蕾菈和她一起泡澡，可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她不能够太主动，免得蕾菈起疑心，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蕾菈自己诞生和她一起泡澡的想法。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她的诱惑。

在浴室的镜子前打理了一下自己的长发，薇洛丝做好准备后，就回到了她和蕾菈的卧室，一下子坐在了床边。

“你洗完了？”半躺在床上的蕾菈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随后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手中的书上。

“没有，我只是来找明日要穿的衣裙。”

薇洛丝一边打开一侧的衣柜门，一边回忆着诱人的姿势，同时让上半身的浴巾微微滑落，露出了白皙圆润的香肩。

指尖卷起发丝好好地玩弄了一番，她嘴角一勾，只觉得蕾菈已经被她拿下，毕竟这位表面上的冰山美人，早已经沦为了色欲的奴仆。

她只需要略施小计，就可以让她欲火焚身。

自信满满地扭头看了她一眼，薇洛丝眉头一挑，竟然发现蕾菈根本就没有看她一眼，而是在专注地看着书。

心底里有些羞恼，她坐到了蕾菈的身旁，一只手将她手中的书籍压下，略带不满地问道：“在看什么，这么认真？”

“魔法典籍，你不感兴趣的。”

“是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的？”

靠近了蕾菈的怀里，薇洛丝看似在询问，实则悄无声息地将半裸香肩

的浴巾又往下拉了一点，胸口大片的雪白和深邃的沟壑几乎占据了蕾菈半个视线。

和她预料的一样，蕾菈的注意力此刻都在她的雪白之上。

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一把，她在少女发出娇声后，凑近她的耳畔轻声询问道："你是在诱惑我吗？"

"哼，是你自己不正经。"

薇洛丝恼羞成怒地冷哼了一声，随即便从床上离开，可下一秒，她的手腕就被蕾菈抓住了。

"放开我，我要去泡澡了。"

白皙的脸颊红扑扑的，她金色的圣洁瞳孔也难免沾染了几分羞怒，不过别看她表面上有些生气，实则内心已经乐开了花。

一切都和她预料的一样。

她离开蕾菈的身边不过是欲擒故纵，只要蕾菈不想让她离开，就一定会抓住她的手腕，与此同时，她只要说出自己要去泡澡的想法，以蕾菈的性子，一定会强行和她一起泡澡的。

毕竟欲火已经在她的心底燃烧起来了，只有和她在一起才能将这种欲火释放出来。

蕾菈来到了她的身后，从抓住她的手腕到怀住了她的腰肢。

"诱惑我，你成功了。"

"那我们就……"

一起去泡澡这几个字还没有说出口，缠绕薇洛丝腰间的束带就被解了开来，浴巾也趁势掉落在了地上。

肌肤与肌肤相触，她小脸一红，隐隐约约觉得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了她的把控。

"你，你干什么？！"

话音落下，她被蕾菈推到了床上，倔强的小腿也被强行分开。

将她压在身下，蕾菈在她眼前秀了一下自己纤细修长的手指，故作疑惑道：“奇怪，你诱惑我，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那个，那个浴缸里放好水了，要是不去泡澡的话，会冷掉的……”

“用魔法加热就好了，这点小事都要放在心上吗？”

草！

薇洛丝猜到了蕾菈会中她的美人计，但是没有猜到她中计之后，连一点点的忍耐都没有，直接就是想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失策了！

失策的代价就是引火烧身，蕾菈的欲火一路从小腹蔓延到了薇洛丝的身上，原本整齐的床单变得凌乱不堪，寒冷的夜晚变得越发燥热。

许久过后，薇洛丝揉了揉胸前的草莓，小声抱怨道：“都不知道轻点……”

“下次会注意的。”

下次？还有下次？

薇洛丝冷哼了一下，伸出手在蕾菈的腰间拧了一把，而后者眉头一蹙，连忙抓住了她作怪的小手。

“怎么了？你还在诱惑我？”

“不要，都是汗……快去泡澡！”

将蕾菈推开，薇洛丝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刚才虽然没怎么动，但是身体还是不自觉地出了些汗。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吧？我还没有吃饱……”

蕾菈主动黏了上来，她冰雪般的面容化了开来，带上了欲求不满的渴望和欢愉过后的粉红，可薇洛丝再一次将她推开，拒绝道：

“那就泡澡，泡完就再，再让你吃一次……”

“可那不是白泡了吗？”

“但是现在不舒服……”

在薇洛丝的软磨硬泡之下，蕾菈最后还是答应泡完澡之后再做，只是当她来到浴室之后，蕾菈啪嗒一声，把浴室门锁了上去。

薇洛丝感到了些许不妙，但还是老老实实地钻入了浴缸之中，这里的冷水被蕾菈用魔法重新加温，变得格外舒适。

很快，蕾菈也跨入了浴缸之中。

看着她宛如饿狼般的眼神，薇洛丝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她想要逃，却发觉自己根本逃不掉。

哗啦啦——

就这样，浴缸之中传来了不少水声，洁白的绵羊被饿狼吃干抹净，在又一次享受完欢愉之后，薇洛丝的心忽然就静了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水中的药效开始发挥作用了，此刻的她就像是进入了贤者模式一样，即便是看向蕾菈的果体，她的眼中也没有任何波动。

蕾菈也是如此，她的双手原本还抱着少女，可渐渐地，她松开了自己的双手，迷人的欲望从她的眼底里消退。

“呼，我好像真的饱了。”

“哦。”

能够感受到，蕾菈看向她的目光很纯净，不带一丝欲望。

成功了，她成功了！

今晚的忍辱负重，是有回报的！

薇洛丝表面云淡风轻的，实则内心开起了香槟，她虽然没办法反制蕾菈，将她压在身下，但是中断她的调教，已经是巨大的胜利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蕾菈并没有起疑！

哼，什么十一阶的大贤者，她薇洛丝轻松拿下！

泡完澡之后，她穿上了浴巾，和蕾菈一同回到了卧室，只不过她似乎是想到了，脸上的笑容越发狡黠。

来到床边，她趁着蕾菈不注意，用力在她的背后推了一下，将她推倒在床上，同时，她半解浴巾，露出了光滑细腻的胸口。

“你做什么？”

“之前不是说好了，泡完澡再吃一次的吗？”

她压在了蕾菈的身上，语气中带着丝丝的魅意，不过别看她表现出这种饥渴的模样，她的内心实则很是无感。

那瓶药剂能够抑制蕾菈的色欲，当然也能抑制她的色欲，她要不是为了见到蕾菈窘迫的模样，她才不会诱惑她呢。

现在她要是被蕾菈反推了，她第一个不答应。

蕾菈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想到薇洛丝竟然会如此主动，只是她眼神躲闪，沉默了许久后，抓着她捣乱的小手回道：

“算了吧，我们之前已经在浴缸里做过了，今晚也好几次了，有些累了，而且我们刚洗完澡，做完等于白洗了。”

“这样吗？那不如你躺着，我来动吧？”

“你是又想被我打屁股了？”

“……”

薇洛丝捂着自己的娇臀，没有说话，只是她似乎是明白了什么，眼底的狡黠越来越浓烈，表情也显得有些玩味。

不得不说，克莱斯特研发的药剂药效还真是厉害，这么一会的时间，蕾菈就从堕落的欲女重新变回了冰山美人。

嗯，就像是被阉掉的猫猫。

“早些睡吧，明日还要去救人呢。”

不知道薇洛丝心底里的想法，蕾菈闭上了眼，准备好好休息，薇洛丝则是掩嘴偷笑，在她的身旁躺了下来。

被阉掉的猫猫最痛苦的，莫过于眼前有猫猫不断地诱惑它，它却只能无动于衷，甚至视而不见吧？

蕾菈也是如此吧？

想到这里，薇洛丝的笑容越发邪恶。

不过不急，药效才刚开始，现在就挑衅蕾菈，容易被她怀疑，以后玩弄她的日子，还长着呢。

……

次日，薇洛丝早早地被蕾菈叫了起来，随后跟着艾莉尔偷偷来到了莎琳行刑的地方。

行刑场的附近没有人类观众，有的是一群一群的魔物士兵，他们手持长枪，目光冰冷地望向前方，看上去训练有素，完全不输人类军队。

薇洛丝她们躲在了距离行刑场较远的建筑物二楼，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行刑场上的情况，还不容易被魔物发现。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两位粗壮的魔物将一名穿着黑色修女服的修女推了出来。

修女的身上并没有什么折磨的痕迹，只是目光有些涣散，脸色格外苍白，不出意外的话，魔物是用精神魔法审讯了她。

被押着跪在斩首台上，她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好似早就看淡了生死，一旁的刽子手则擦了擦手中的刀刃，等待魔物高层的发令。

见到这番场景，艾莉尔紧张了起来。

“还好，防守的魔物虽然多，但是实力等级都不算太高，我们有希望将她救出来！”

“就凭我们三个？”薇洛丝有些诧异。

“当然不是，我只是我们组织的情报员，真正执行计划将莎琳姐姐救出来的，是组织内的另一批人。”

艾莉尔将背在背上的背包取了下来，同时从里面掏出了几卷魔法卷轴。

“我们几个的任务主要是接应，到时候能带着莎琳姐姐离开，我们任务就算是成功了。”

“你就不怕我们是魔物的间谍？提前把你们的营救计划告诉魔物？”薇洛丝再次问道。

艾莉尔闻言，倒是有些不屑。

“我们这次会来营救莎琳姐姐，魔物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陷阱，他们在逼迫我们踩下。”

“不过就算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为了拯救莎琳姐姐，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而且救出莎琳姐姐后，只要有雷契尔大哥在，你们就算真的是间谍，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雷契尔？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反抗组织的二号人物，而且实力绝对不弱，毕竟只有这样，才能给艾莉尔如此强大的信心。

薇洛丝这般猜到。

“专心点，组织要行动了。”

艾莉尔看向了行刑场，内心的紧张令她握紧了手中的卷轴。

咚——！

时钟敲了一下，刽子手得到了魔物高层的命令，他来到莎琳的身旁，高高举起手中的大刀。

下一秒，银色的寒光在他的面前闪烁，无数丝线穿透了他的身体，将他切割成了无数碎块。

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来到行刑台，还没等莎琳反应过来，他就将她抗在了肩上，迅速朝着来时的方向逃去。

“敌袭！”

警报在魔物士兵中响起，现场的魔物士兵二话不说就朝着黑影追去，莎琳涣散的瞳孔这时候才恢复了焦距。

“你们……”

“别说话，跟着我们来就好了。”

莎琳咬了咬唇，本不想说话，但是从一旁窜出来的魔物士兵令她嘴唇失去了血色。

“你们快逃！这是陷阱！他们早就在这里等着你们了！”

“我们知道。”

男子的回答很是冷静，他早就知道这是一场陷阱，但是为了拯救莎琳，他们不得不踩上去。

围过来的魔物士兵还未靠近男子，就被突如其来的火墙拦住了去路，一名人类出现在他们前方，他拉低了自己的帽檐，冷声道：

“你们先走，我来殿后！”

男子点了点头，转身就朝着没有魔物士兵的地方逃去，可是这里为了对付他们，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没几步他就被士兵队长拦住了去路。

战斗彻底爆发，艾莉尔看着发生的一切，握拳的双手因为过于用力而微微发白。

想了想，她拿起了所有的魔法卷轴，招呼薇洛丝她们道：“走！我们去接应他们！”

魔物士兵还在源源不断地朝着行刑场围去，艾莉尔抓住机会，朝着他们扔出了魔法卷轴。

一时间，炙热的火焰和夹杂雷电的狂风席卷了前来支援的魔物士兵队伍，他们的手忙脚乱也让扛着莎琳的男子有了逃跑的机会。

混乱之中，他和艾莉尔对视了一眼，在相互点头过后，艾莉尔就带着薇洛丝她们偷偷离开了此地。

最终，他们在一栋偏僻的建筑中相遇。

“呼，到这里应该安全了。”

艾莉尔呼出了一口气，好似彻底松懈了下来，倒是薇洛丝眉头微挑，觉得有些奇怪。

有魔将把守的据点，劫个行刑场竟然会如此简单？

在她思索之际，她察觉到了一道从背后传来的打量目光，扭过头，和她想的一样，修女莎琳正以一种不确定的眼神盯着她。

天启教会的修女，多多少少都会知道这一届圣女的有关信息。

不过现在危机还没有解除，可不是说出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

所以面对莎琳的打量，她只是眨了眨眼，什么都没有说。

“你们就是艾莉尔说的那两位人类……”

说这话的就是扛着莎琳逃走的男子，也是艾莉尔口中的雷契尔，根据薇洛丝目测，他的实力是七阶，这在据点之中，绝对是真正的强者。

只是……

啪啪啪——

诡异的鼓掌声在众人的耳畔响起，一位拥有高等血脉的魔物忽然打开这栋房屋的大门，将三四位昏死过去的人类扔了进来。

“真是精彩的表演啊，差一点就让我跟丢了。”

单手叉着腰，身后的披风无风自动，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屋内的所有人，身上散发的魔力气息压得雷契尔一众喘不过气来。

Chapter 264

“你把他们怎么了？！”

艾莉尔担心地问出了声，魔物男子则是呵呵一笑，不屑地回道：

“只是打晕了而已，不用太担心，毕竟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默念咒语，他手指一动，魔法枷锁就朝着艾莉尔袭去，不过雷契尔也没有眼睁睁看着，他面色凝重地挥剑将枷锁斩断，同时大喊道：

“你们快走，我来拦住他！”

“拦住我？你还不够格！”

战斗瞬间爆发，预感到危机的雷契尔一个闪身就来到了魔物男子的身边，挥动长剑就想要砍断他的脖颈。

但是魔物男子不慌不忙，待得长剑即将靠近他的脖颈时，他才抬起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了长剑。

就像他说的一样，想要拦住他，雷契尔还不够格。

在后方，众人都紧张地寻找着逃离的办法，薇洛丝却不急不忙地询问道：“他是谁啊？”

“他是魔将的副手，实力很可能在八阶，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艾莉尔一边解释着，一边触摸着不知何时出现的魔法屏障，脸色越发着急。

这道魔法屏障阻碍了她们逃走的路线，要是在雷契尔战败的时候还找不到逃走的办法，她们都会完蛋！

她可不想被精神魔法折磨，成为一个只会阿巴阿巴的白痴！

呯——！

在她万分紧张之际，雷契尔的断剑飞到了她的身边，狠狠地刺入了地面，这一刻，她心如死灰。

“知道我的实力还敢向我挥剑，老鼠可不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只听咚的一声，雷契尔被魔物男子抓住脑袋，用力砸在了地上，一旁的莎琳也不由得捂住嘴，担忧地喊道：

“雷契尔！”

“你们快走……”

口鼻都流出了鲜血，雷契尔依旧在呼喊她们赶快离开，可是这换来的，只有魔物男子的嘲笑声。

“谁都走不了，我说的。”

啪——

他打了个响指，魔法屏障也因此变得越发坚固，艾莉尔瘫坐在了地上，绝望令她双腿止不住地打颤。

正当她以为一切都完蛋之时，一头银发的清冷女子忽然离开了人群，站在了她们的前方。

“诶？你要做什么？”

她不理解蕾菈的举动，想不明白她这个时候站出来是做什么，而另一边的魔物男子却是咧嘴一笑，燃起了不少兴趣。

“呵呵，你竟然不逃？”

“魔将在哪里？”

蕾菈的问话令魔物男子一愣，随即他收敛笑容，沉下脸道：“你是谁，有什么资格……”

话说到一半，恐怖的魔力压迫骤然爆发，他就像是被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身上，整个人瞬间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一口鲜血从他的嘴中吐出，地面的石砖都因为这股压力出现了大面积的凹陷。

“现在有资格了吗？”蕾菈问道。

要不是她的催眠对魔力等级高的魔物收效很低，她早就催眠他了，而

不是采取这种方式来审问。

“你是，你是……”魔物男子根本没办法抬头看向她，他几乎被魔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乖乖回答我的问题，魔将在哪里？”

“魔将大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嗯？”

“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见他不似作假，蕾菈接着问道：“城外的毒瘴怎么回事？”

“我，我也不清楚，这都是魔将大人的手笔。”

“毒瘴我清楚。”这时，莎琳走了出来。

待得蕾菈将注意力放在她身上后，她缓缓说道：

“这座据点的魔将囚禁了一位少女，他利用她身上的特殊魔法，将毒雾扩散了出去，在城外形成了毒瘴。”

特殊魔法？

薇洛丝有点惊讶。

能被称之为特殊魔法的，一般都是常人难以学会的魔法，就像精神魔法，绝大多数人类就算知道原理和咒语，也是没办法学会的。

冰剑在蕾菈的手中凝聚，她低下头看着趴在地上的魔物男子，冷声道：“那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我我……”

想要活命，他就必须将他所知道的秘密说出来，然而很可惜的是，他什么秘密都不知道。

这座据点的魔将神秘得很，作为他的副手，对他的了解几乎没有，只知道这位魔将是木偶君主露丝的手下。

露丝的死，令这位魔将游走在战争的前线。

咻——！

冰剑穿透魔将的心脏，终结了他的生命，做完这一切的蕾菈回到了薇洛丝的身边，沉默了起来。

而艾莉尔则是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见到的一切都是死后的幻象，直到她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

一切都是真的。

“你们，你们……”

她用手指指着薇洛丝和蕾菈，一脸不可思议，嘴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好像是第一天才认识她们。

更令她无法理解的，是她崇敬的莎琳修女走到了薇洛丝的面前，弯腰鞠躬行礼道：“愿神庇佑，圣女大人。”

“嗯。”

“……哈？什么圣女大人？”

艾莉尔的大脑瞬间宕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雷契尔则是拍了拍染上脏污的衣物，说道：

“这里不太方便说话，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刚刚经历了战斗，闹出的动静或许会引来更多的魔物，所以在商量之下，她们带着昏迷过去的同伴，回到了组织的避难所。

避难所位于据点的地下，这里的地道不仅隐秘，而且四通八达，没有人带路的话，几乎很难找到正确的道路。

也就是凭借这里的地道，她们才躲过了魔物一次又一次的搜查。

避难所内的设施很简陋，但是功能还算齐全，这里生活着不少人，他们在见到莎琳回来之后，都不由得兴奋地喊道：

“莎琳姐姐！”

“成功了！雷契尔还真是厉害！”

“那些该死的魔物肯定没想到我们会劫刑场吧？真有够蠢的！”

莎琳是这些人的主心骨，也是他们心中仅存的希望，所以她能够被拯救回来，这让原本沉闷的避难所彻底热闹了起来。

只是很快，他们就注意到了跟在莎琳身后的薇洛丝和蕾菈。

“诶？她们好脸生啊？是新找到的幸存者吗？”

“城内还有幸存者？真的假的？”

“不太像，如果真是幸存者，应该不会穿这么干净的衣服吧？”

在他们的猜测之中，莎琳走到了避难所的会议室前，主动为薇洛丝打开了门，并且弯腰恭敬地说道：

“圣女大人，请。”

她的恭敬不仅艾莉尔看在眼中，众人也都看在了眼中，能让莎琳如此恭敬对待的，可从来没有出现过。

加上她们身上穿着的衣服，不少人都开始猜测她们是外来的支援者，是他们的救星。

雷契尔并没有进入会议室，他留在了外面，所以也被众人堵住询问，在一番求证之下，他摆了摆手，承认了她们的身份。

有人类突破了毒瘴，进入了据点内。

这一消息如同狂风般席卷了这个避难所，原本有些死气沉沉的人们被狂喜充斥，他们大叫着，开始畅想得救后的生活。

见此，雷契尔背靠着土墙，陷入了沉默。

避难所内的人们其实不缺生活物资，他们缺少的是希望，他们已经困在这里太久太久了，如果没有希望，就算物资充盈，他们也都会死在这里。

而那两人的到来，重新点燃了他们心底被掐灭的希望。

……

会议室内，薇洛丝把手放在胸口，轻声道：

“重新介绍一下，我是天启教会的圣女，薇洛丝，她的话……你们就

暂时当她是我的护卫吧。”

她没有将蕾菈是人类大贤者的身份说出来，一是说出来了估计也没人相信，二就是她的一点小小心思。

夜晚她被压在身下欺负，白天她还不能欺负欺负蕾菈吗？

堂堂人类大贤者担任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守卫，这是地位上的胜利！她才是主人！

蕾菈双手抱胸，没有反驳她说的话，倒是艾莉尔，瞪大了双眼，捂住了自己的小嘴，支支吾吾地说道：

“诶？你，你竟然是，是是教会的圣女？！”

她平日里和莎琳修女走得很近，自然是清楚一些有关天启教会的事情的，其中教会的圣女，她也是最为了解的。

那是连莎琳修女都无比崇敬的女子，是她可望而不及的身份，无论是哪一届教会圣女，都代表了无上的尊贵和神圣。

薇洛丝，这位被她一开始就怀疑动机的少女，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教会圣女？

“艾莉尔，不得无礼！”

“对不起……”

莎琳罕见地训斥了一声，艾莉尔心中一惊，马上低下头，双手紧张地握住裙摆，小声地道起歉来。

“抱歉，圣女大人，艾莉尔只是太震惊了。”

莎琳也替艾莉尔辩解了一番，薇洛丝则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在她的无礼。

“相比较这个，我更想知道这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魔将又对你们做了什么。”

迟疑了片刻，莎琳垂下眼帘，语气低沉地说道：

“魔将很厉害，他根本就不是据点守军能够阻挡的，在城破之后，他就将瑞娅抓走了，然后利用她的特殊魔法创造了毒瘴。”

“逃出城的人类大多都死在了毒瘴之中，没有逃出去的也被魔物屠杀，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城内最后还活着的人类了。”

“别看大家好像还能聚在这里玩闹欢笑，实际上他们内心充斥着恐惧和悲痛，这种氛围也让他们逐渐失去了希望，最后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流血事件……”

莎琳轻描淡写地说着，好似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可薇洛丝明白，这里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无数生命的凋零。

被魔物赶尽杀绝，被迫葬身毒瘴之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因为看不到希望而发生争执，最后一件件流血事件麻木了他们的神经，开始忍不住地主动走向死亡……

薇洛丝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个据点内的人类，很快就会彻底消亡。

为了延缓消亡的进度，赋予他们坚持的希望，莎琳定然做出了不少努力，身为教会的修女，哪怕前方一片黑暗，她也会坚定地继续走下去。

“这些困难都已经过去了，圣女大人既然来了，那说明我们拥有了真正的希望，对吗？”

莎琳微微一笑，所有的苦难似乎在这一刻拥有了意义，与此同时，她看向薇洛丝的目光也莫名多出了几分羞涩。

身为圣女，薇洛丝当然不会让她失望。

“没错，毒瘴之外，教会的圣骑士队伍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我之所以潜入这座据点，就是来解决毒瘴的问题。”

“只要消除了毒瘴，教会的圣骑士就能进入据点之中，到时候这里的所有魔物都会被驱赶出去。”

艾莉尔闻言心中一喜，但是依旧有些怀疑道：“真的？圣骑士有这么厉害？”

“艾莉尔，不得无礼。”

“哦……”

艾莉尔在据点内出生，目前从未离开过据点，自然不知道教会的圣骑士有多厉害，所以莎琳解释道：

“教会的圣骑士可是能匹敌魔王军的存在，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有这样的威名在，一般的魔将根本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哇，能匹敌魔王军！”

没听说过圣骑士，艾莉尔可听说过魔王军，那是能让小孩子在半夜啼哭的恶名，可怕程度甚至不下于魔王。

能匹敌魔王军，这一句话让她心里有了数。

崇拜、敬仰、懊恼……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在她的脸上一闪而过，她回想着昨日对教会圣女的不敬，最终脸红红地躲在了莎琳的身后。

“想要解决毒瘴，应该只需要破坏囚禁瑞娅的魔法阵就行了。”莎琳笑着说道。

有了支援，想要从魔物手中夺回第一据点，似乎简单了许多。

Chapter 265

阿德里要塞，第二据点。

咚咚咚——

木门被用力敲响，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打开了自家的房门，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大声嚷嚷道：

“干什么啊？大早上的，让不让人睡觉……”

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胳膊就被穿着盔甲的士兵一左一右架了起来，整个人也被拖出了自己的住宅。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喂！你们放开他！”

屋内的女子见到自己男人有难，慌忙上前扒拉士兵，想要从他们的手中将自己男人救下，但结果是她的小腹挨了士兵重重的一脚。

“滚开，别妨碍我们办事。”

女子的身影被踹飞出去了几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几乎陷入了昏迷，男人见此怒火中烧，想要反抗但被士兵轻松压制。

“你们抓我到底想要干什么？！”

“大人要征兵，你体格不错，是当兵的料子。”

士兵们对视了一眼，相视而笑，男人闻言则是脸色发白，内心生起了些许恐惧。

征兵？

谁不知道现在圣卡西亚帝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帝国军队说灭就灭，这种时候当兵是最危险的。

他才不想死啊！

可再怎么不愿意，他还是被士兵押着来到了据点的广场，而在这里的男人，早已经黑压压的一片，数不清有多少了。

他们都是被士兵押来这里强行征兵的人，麦尔斯也在其中。

广场的前方有着一座高台，穿着一身昂贵服侍的少年高高地翘着二郎腿，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些男人，眼底闪过几丝不满。

“就这么点人？”

站在他身旁的副将闻言心头一跳，连忙弯腰低声解释道：

“大人，这座据点内本来也没几个人，再加上之前战争也死了不少人，现在符合征兵条件的就这么点。”

“算了，这么点人也够了。”

知道再怎么征兵也不会多多少人了，贵族少年收起二郎腿，一步一步地来到了高台的前方。

“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啊？”

“不会是真要我们上战场吧？”

“之前教会来的骑士那么少，她们都没有这么做！”

被押来的男人在台下议论纷纷，他们的脸色普遍都很难看，根本想不明白眼前的这位贵族少年到底想要做什么。

副将见此，连忙大喊道：“肃静！”

人群很快安静了下来，贵族少年这才冷笑一声，张开双臂道：

“你们出生在圣卡西亚帝国，享受帝国给予你们的一切，如今，帝国有难，是你们报答帝国的时候了。”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这支帝国军队的第十三队，魔物袭击了阿德里要塞的第一据点，作为新成立的队伍，你们必须前往第一据点，收集那座据点的情报。”

此话一出，原本安静的广场瞬间炸开了锅。

作为距离第一据点最近的城镇，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那

座据点早就成为了禁区。

“开什么玩笑！第一据点已经沦陷很久了，所有前去调查的人都失踪了，我们怎么可能得到情报！”

“为什么不可以？之前失踪的人都是他们无能，你们人数众多，想必一定有几人是可以活着回来的。”

面对山呼海啸般的质问，贵族少年嘴角依旧带着笑容，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只是他的回答，引来了更多的不满。

“我不去！这根本就是在找死！”

“没错，之前教会的人都没有让我们这么做，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我们去调查第一据点！”

“你们作为帝国军队，居然要我们这些平民出力，太不像话了！”

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贵族少年知道，如果是以前，这样激起民愤之后，他可不能光明正大地处罚他们。

毕竟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只会让他这个贵族世家蒙羞。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可是战争时期，帝国王室自己都应顾不暇，又怎么会管得着他们这支前线的队伍呢？

朝着一旁的士兵点了点头，贵族少年笑容越发残忍。

刚才反抗最大声的男人被士兵强行拖出了人群，麦尔斯刚想要出手帮助他，但下一秒士兵就已经手起刀落，砍下了那个男人的脑袋。

不知为何，贵族少年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血腥的场面，他不屑地扫了一眼无头尸体，朝着人群问道：

“不去那就是想当逃兵，逃兵的下场就是死，现在还有不想去的人吗？”

尽管他的声音很轻，但在一片死寂的人群之中还是格外清晰的。

见没有人站出来后，贵族少年一拍手，笑道：

“很好，没人想退出，说明你们都愿意为帝国出力，我感到很高兴，至于你们所说的资格……”

“教会都是一群迂腐愚昧之人，他们喜欢把帝国平民当做自己善待的对象，来彰显自己美好的品德，这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我和他们不同，我很真实，你们这些贱民，生来就是为了服侍我们这些贵族的，这点你们生活了几十年，难道还都没有想明白吗？”

“你们能活着，是因为我们这些贵族允许你们活着，你们生活在我们的领地之内，本质上和那些牛羊没有什么区别，懂吗？”

他的这番话让不少人都捏起了拳头，麦尔斯更是目光冰冷地盯着他，一只手已经摸上了剑柄。

恶心的贵族。

这才是普莱斯口中那种需要被杀死的贵族。

站在高台之上的贵族少年感受到了人群之中的怒火，不过他并不在意，他双手放在背后，耸了耸肩笑道：

“生气？你们生气又有什么用呢？想想你们的家人吧，你们要是敢在调查第一据点的时候逃走，你们的家人就会代替你们成为逃兵。”

“如果没有家人，那只要逃走一个，你们之中就要有一个人替他去死，所以要不要逃走，你们可要想明白了。”

恶魔，这个家伙绝对是恶魔！

广场上的男人和围观群众的想法。

麦尔斯死死握着剑柄的手，关节处都出现了些许苍白之色。

如果，如果教会圣女没有离开的话，这家伙根本没办法在这里兴风作浪的吧？以那位圣女大人的仁慈，他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然后匆匆退兵。

可他们有什么资格祈求教会圣女回来呢？她可以说是他们亲手赶走的，对于一个拯救了他们生命的恩人，他们的回报居然是猜疑和中伤。

“放心好了，给你们两天的时间，如果到时候没有人活着回来，那我就只能默认你们全部死亡了，到时候，我会用帝国的大杀器将整座第一据点摧毁的。”

贵族少年一开口，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就扑面而来，要不是他的身旁有着许多士兵守护，麦尔斯恐怕真的会直接提剑砍下他的脑袋。

调查第一据点本就生还几率极低，这家伙还给了两天时间的限制，这简直和杀了他们没什么区别了……

可惜哪怕是如此不合理的要求和任务，他们现在也只能隐忍。

……

另一边，在避难所内住了一日，薇洛丝就在莎琳和雷契尔的计划之下，一同前往第一据点的兵营之中拯救被囚禁起来的瑞娅。

兴许是因为蕾菈的存在，这座兵营内的防守形同虚设，他们没花费多少功夫就来到了兵营的最深处。

兵营的最深处是一座议事厅，议事厅的地下室则是关押瑞娅的地方，这里四处都是魔法阵，哪怕是八九阶的强者来了，也很难安然通过。

不过，在蕾菈的面前，这些恐怖的魔法阵顷刻间就灰飞烟灭。

哧——！

魔法火焰在蕾菈的掌心亮起，借助它的光芒，众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地下室内的一切。

修长的铁链从天花板上垂直落下，将少女锁在了地上，诡异的魔法咒文刻满了地面，微弱的魔力在空气中不断徘徊，其中夹杂着不少毒气。

“快带她走！”

趁着后续的魔物支援还没赶到，雷契尔一刀砍断了锁链，将昏迷的少女抱了起来，而众人也迅速朝着地下室的另一侧撤退。

并没有花费多少功夫，她们一行人就重新回到了避难所，昏迷的少女瑞娅也被安放在了床上，等待着她的苏醒。

在这期间，薇洛丝用治愈术治疗过她，她的身体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伤势，陷入昏迷或许只是因为她太过疲惫了。

不过将瑞娅救回来之后，薇洛丝总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这次拯救瑞

娅的计划虽然有蕾菈的帮助，但未免也太过轻松了。

除此之外，她们在魔物兵营内闹出那么大动静，魔将竟然都没有出现？毒瘴也真的会因为瑞娅的得救而散去吗？

薇洛丝眉头微蹙，陷入了沉默。

不过再怎么怪异，也不妨碍她刷好感度就是了。

避难所内的环境和地面比起来很是脏乱差，而且还有不少人得了病，没办法医治，薇洛丝则面带微笑地一一治疗着他们，同时还对悲观的人加油鼓劲。

她并没有告诉他们她是教会的圣女，不是因为她想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不能从她的口中说出来。

“圣女大人！”

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那才能彰显她的谦卑。

听到了身后莎琳的呼唤，薇洛丝撩起了耳畔的发丝，转身朝着她笑着挥了挥手，示意自己的位置。

围在她四周的人们听到了这个称呼皆是一愣，他们知道莎琳是天启教会的修女，那能够被她称之为圣女的人……

难不成是天启教会的圣女？！

他们心中在想些什么，薇洛丝都能猜到，但遗憾的是，她不能当众承认自己的身份，毕竟这有失她的形象。

闭口不谈，让他们自己去猜，从而令他们沦陷在对她的美好幻想之中，这才是合格的圣女会做的事情。

避难所因为不怎么通风，所以这里徘徊着很多的异味，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汗臭夹杂着食物腐烂的气味，只是微微闻上一口，就足以令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这里是比贫民窟还要肮脏的地方。

找寻圣女大人的莎琳修女再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她眼里尊贵至极的教会圣女薇洛丝大人，竟然会身处人堆之中，像普通人一样亲自给他们

治病。

要知道哪怕是她自己，都是坐在避难所内的女神像面前，等着病人上门的。

Chapter 266

挤开人群，莎琳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随后似乎是嗅到了什么怪味，眉头微微一蹙，连忙将少女拉出了人群。

周围的人少了些，味道这才正常了一点。

看着她那张心事重重的脸蛋，薇洛丝想了想，道：“她醒了？”

“她……圣女大人亲自去看看吧。”

莎琳叹了一口气，侧过身给她让出了一条路，而这也让薇洛丝心中的不安应验了。

果然事情没有简单。

来到了安置瑞娅的房间，薇洛丝靠近床铺后，发现这位少女睁着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她怎么了？”

她扭头看向了艾莉尔，艾莉尔则是伤心地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她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说，就这样呆呆地看着，我们说什么她也不听，有点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薇洛丝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之前就检查过她的身体，并没有任何伤势，那她现在一言不发，很可能是精神上受到了打击。

那这是哪种打击呢？魔将的虐待？还是说……

在她思索之际，许久都未说话的瑞娅忽然张开了嘴，小声呢喃道：

“……我，我杀了很多很多人吧……我听见了他们的惨叫，他们的哀嚎……一切，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说着说着，她的嘴里就只剩下了“对不起”这三个字，毫无血色的脸蛋也越发苍白，身体就像是被什么缠上了一样，开始莫名地颤抖。

莎琳按住了她的身体，眼底都是心疼之色。

“她这是接受不了事实，所以精神崩溃了吧？”

“也有可能是意识受到了污染。”

雷契尔皱着眉头，忽然在这个时候开口，薇洛丝则是轻咦一声，问道：“嗯，你知道？”

点了点头，雷契尔接着说道：

“我在一本古籍上见过，她的特殊魔法能够将一些其他魔法扩散开来，魔将也是凭借了她，才能让毒瘴将这座据点围住。”

“只是毒瘴杀死了无数人类，他们死后残留下来的浓浓怨念也会和那些毒瘴接触，从而反噬到她的身上，污染她的意识。”

死者遗留下来的怨念玷污生者，这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人类和魔物的战场上，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更是大大增加。

艾莉尔闻言恍然大悟，连忙询问道：“因为感受到了他们的怨念，所以她才会这么自责痛苦吗？”

“没错，而且不仅如此，承受那么多灵魂的怨念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若是她再脆弱一些，那些痛苦是可以杀死她的。”雷契尔沉声说道。

在听到这些痛苦可能杀死瑞娅之后，莎琳后退了一步，脸上的担忧又浓了几分。

她知道雷契尔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够让一个人走向自杀这条路的东西太多了，无法承受的痛苦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让瑞娅一直承受这种痛苦，即便她再怎么坚强，也终有一天会承受不住，而选择自杀。

“那本古籍上有记载解决办法吗？”

“有是有，但是……”

莎琳的问题让雷契尔显得有些犹豫，他看了好几眼薇洛丝，似乎是有

什么顾虑而不敢将解决办法说出来。

薇洛丝预感到了什么，淡淡说道："说出来吧，就算很困难，那也得让大家知道解决办法。"

"这种痛苦没有办法消除，只能够转移，解决办法就是有人替她承受这种痛苦，不过这会激怒那些怨念，让它们变本加厉……"

雷契尔捏紧了拳头，沉声道。

怨念会变本加厉？

看着床上满是痛苦的瑞娅，莎琳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她滚烫的额头，心底里思绪万千。

现在的怨念就已经将瑞娅折磨得不像人样了，它们要是还能变本加厉，那有谁能够承受住它们的折磨？

刚转移那会，她们一定会痛不欲生的吧？

莎琳有些沉默，而薇洛丝却开口问道："那之后呢？"

"只要能够挺过前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怨念就会逐渐消散，毕竟真正将他们害死的，并非是承受痛苦之人。"

"我来吧。"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薇洛丝轻描淡写地就将这个任务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莎琳闻言大惊失色，连忙抓住她的手臂道：

"什么？圣女大人，这可不行！还是让我来吧。"

"我作为教会的修女，本来就应该从苦难之中拯救世人，更别说瑞娅和我的关系还不错，我不希望看着她继续痛苦下去……"

嘴上这般说着，她一只手握住了胸口的项链，神色却有些摇摆。

她并不是不想要救瑞娅，她只是害怕自己没办法承受住那种痛苦，毕竟她也清楚地知道城外的毒瘴到底杀死了多少人。

那些怨念，恐怕早就堆积如山。

瑞娅能够存活到现在，是因为魔将控制了她的举动，让她没办法自杀

吧，要不然她多半已经死了。

“那你有信心能承受无数人的怨念吗？”

薇洛丝看穿了莎琳的内心，也将它点了出来，而后者一咬牙，小声道：“我，我可以试试……”

“还是我来吧。”

“这怎么可以？您是尊贵的教会圣女，怎么可以以身犯险？而且就算我同意了，您的守卫也不会同意！”

面对有些激动的莎琳修女，薇洛丝伸出手将她推到了一边，随后笑着说道：“莎琳，你是忘了什么样子的修女才能成为圣女了吗？”

说完，她看向了雷契尔。

“开始吧。”

“您想好了？”

“嗯。”

“那就开始吧。”

蓝色的魔法在莎琳的面前亮起，她却一直沉浸在薇洛丝刚才所说的话中，没有办法走出来。

她发现自己当了修女那么多年，却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点。

那就是教会圣女虽然无比尊贵，但她同时也是整个教会最为纯真善良的修女，如果有什么危险，她们永远都是站在第一位的。

教会的圣女不会因为自身的尊贵，而疏远自己与危险之间的距离，她们渴望将自己的温暖传递给那些陷入苦难之中的人们，将他们从深渊中拯救。

而她莎琳，却像是在对待那些帝国贵族一样，对待教会圣女。

这是她犯下的错。

握紧胸前的项链，莎琳的面庞被眼前的魔法阵照亮，水灵的瞳孔之中浮现出了过往的自己。

曾经的她是天启教会一处偏僻教堂内的修女，经过几年的修习之后，她自觉已经悟透了教会的教义，便离开教堂，开始游历诸国，散布教义。

来到阿德里要塞第一据点的时候，她其实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修女了，她在这座据点内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一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因为信仰教义而逐渐重拾了生活的希望。

与此同时，圣女考核也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之中，她虽然敬仰那些候补圣女，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始终觉得自己也不差。

她和候补圣女之间的差距，或许只是有没有参加考核的机会。

没有对比，人就很容易陷入满自我足之中，她也不例外。

这样自得的想法一直维持到了今日，在亲眼见到教会圣女之后，她被她的谦卑和温柔震惊到了。

她莎琳做得还不够好吗？她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能微笑对待每一位信徒，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的道路……

可这和教会圣女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迷失在了众人的恭维之中，开始对脏乱差的地方有了心理抵触，开始寻找安逸的地方维持自己美好的形象。

帝国女王平起平坐的教会圣女，在平民面前的架子还没有她这位修女来得大，而且圣女甚至可以完全不在意避难所的肮脏。

可她莎琳做不到。

要知道越是肮脏不堪的地方，就越容易藏匿苦难……

为什么她没办法成为候补圣女？

现在想想，只是因为她距离候补圣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吧。

她的修行和觉悟，还远远不够。

转移怨念的魔法结束了，空间中涌动的魔力也逐渐消停了下来，莎琳担忧地看向了站在魔法阵中间的教会圣女。

下一秒，闭着双眼的圣女毫无征兆地向前倒去。

她想要伸出手将圣女抱住，但是蕾菈的速度比她更快。

在被抱住之后，薇洛丝才缓缓地睁开了眼，此刻的她就像是被吸走了所有的精力一样，面无血色，金色的瞳孔没有任何神力。

“我的命，我的命……”

“不能死在这里，我不能死在这里啊……”

“都是你的错，是你害死了我们……”

这些都是……人类的怨念？

别人或许听不见，但此刻的薇洛丝却能听见无数声音在自己的耳畔回响，每当她想要仔细听清他们说的话时候，她脑海中的刺痛就会越发强烈。

这种感觉，可比她以前尝试过的酷刑还难受，也难怪瑞娅会承受不了，从而表现出癫狂的状态。

不过这种痛苦对于薇洛丝来说，小菜一碟。

她屏蔽了自己的痛觉，除了耳畔依旧会传来嗡嗡嗡的细语声外，其他一点事也没有，而且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了，等离开了第一据点后，她就让蕾菈把她这具假身杀了。

她可没有那么多耐心等待细语声自己消散。

不过现在没事，她也得装出有事的模样来。

“圣女大人！”

莎琳和艾莉尔围在她的身边，面容上满是担忧关心之色，薇洛丝对此“艰难”地扯住了一抹淡笑，用虚弱的声音颤抖道：

“我，我累了，想休息一会……”

Chapter 267

亲眼见到薇洛丝露出疲态，莎琳嘴上没有说什么，内心心疼不已。

少女瑞娅在转移了痛苦之后又一次陷入了沉睡，莎琳和雷契尔对视了一眼，随后她点了点头，和众人一起离开了房间，并且小心地把房门关上。

教会圣女的自我牺牲让她看清了自己和圣女之间的差距，也让她明确了自己未来前进的方向。

现在她所要做的，就是默默地祈祷，祈祷女神能够减轻教会圣女的痛苦，让善良的她得到应有的美好待遇。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在她安静地祈祷时，避难所通往外界的通道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硝烟味开始在所内弥漫。

不仅如此，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几道魔物的身影握着武器，从通道内走了出来。

“终于找到你们了，人类！”

“原来你们这群老鼠躲在这里啊，可让我们一番好找！”

“啧啧，老鼠们居住的地方，可真够臭的！”

避难所的人们在短暂地安静之后，就开始惊慌起来，对于魔物的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大脑，驱散了他们的理智。

“魔物！是魔物！”

“快逃啊！”

“我们被发现了！”

尖叫和哭喊声不绝于耳，许多守卫见此握紧了手中的武器，飞快地来到了魔物们的前方，阻止了他们的深入。

与此同时，他们朝着身后的人群大声喊道：“不要惊慌！大家往避难所深处逃！剩下的交给我们！”

避难所当然不止这一条通道能通往外界，在深处，还有好几条通道能够离开这里，他们这些守卫要做的，就是在人们撤离之前，阻挡住这些魔物。

“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想挡住我们？！”

魔物们也看穿了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多说几句废话，而是直接默念起了咒语，想要将这些守卫击溃。

不过遗憾的是，蕾菈出手了。

“这，这是什么？”

嘴里的咒语还没念完，这些魔物就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脚被冰冻住了，不仅如此，他们体内的魔力也都诡异地消散了。

与此同时，冰冻不断向上蔓延，最终蔓延过了他们的脖子，将他们全身都冰冻，随后化作冰渣散开。

原本还来势汹汹的魔物，顷刻间便失去了生命。

在前方，守卫们都看傻了眼，雷契尔则是一脸凝重。

“死，死了？”

“大人，这……”

魔物的快速死去令原本惊慌的人群逐渐安静了下来，在莎琳的不断安慰之下，人群最终彻底恢复了平静。

只是这份平静，宛如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渐渐地，理智告诉他们，杀死来犯的魔物根本没有什么用，这次魔物袭击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躲藏的地方被发现了。

这座据点内，还有第二个避难所能供他们躲藏吗？

“这里被发现了，我们该怎么办？”

“逃走？我已经不想再经历逃亡了……”

“这一次我们还能活下来多少人？”

人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恐慌和绝望也逐渐在人群之中蔓延，避难所被发现，他们必须要在魔物出动全力围剿他们之前逃走。

可经历了好几次逃亡的他们明白，每一次逃亡都会死很多很多人。

谁也不知道死的那个，会不会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

莎琳也感受到了人群之中的恐慌和绝望，她两只手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修女服，面露忧虑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人群之中，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脸色一白，慌忙地推开身边的人，似乎是想要从这里逃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然而，他的异样被其他人发现了。

“鬼鬼祟祟的，你要去哪里啊？”

重重地撞在了一位壮汉的身上，中年男子倒在地上，一脸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肚子，解释道：“呃，我就是肚子疼，想离开一下……”

附近不少人都被这里的动静吸引了视线，其中一人在见到中年男子的脸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指着他大喊道：

“就是他！昨晚我看见他半夜偷跑出避难所了！魔物一定是他引来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群之中的恐慌和绝望正愁没有宣泄口，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所有人都愤怒地看向了中年男子。

“什么？偷跑出去了？雷契尔不是严令禁止离开避难所的吗？”

“你偷跑出去做什么？是不是去联系魔物了？！”

“该死！就是你害我们被发现了！”

被众人声讨，中年男子面色惊恐地躺在地上不断后退，慌忙地摆着手。

“不是啊，我只是，我只是出去找点东西倒卖倒卖，魔物能找来这里，肯定和我没关系啊！”

“倒卖？这种时候竟然还想着赚钱？！”

“肯定就是他！出去之后被魔物跟踪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打死他！打死他！”

在绝望和恐惧的弥漫之下，人们都失去了自己该有的理智，他们围在中年男子的身边，对着他毫不客气地拳打脚踢，似乎只要将他打死，他们就不用再一次逃亡。

“住手！别打了！”

莎琳见状连忙对着那位男子施展治疗术，同时她不断推开人群，想要救出那位男子，但是没有人愿意让她救人。

在他们眼中，那位男子就该死。

他们已经彻底被压垮了，避难所内陷入了一片混乱，莎琳感到了一阵无力，现在的她无论做些什么，都已经没有人听了。

在魔物围剿来临之前，避难所内的人们已经放弃了抵抗。

他们没有希望了。

“住手！”

也就在这时，清脆的女声穿透了混乱的人群，令所有人都不由得一怔，与此同时，温暖的金色圣光如同星光一般落下，抚平了众人内心的惊惧。

莎琳连忙回头，发现之前渴望好好休息的圣女薇洛丝此刻打开了门，虚弱地扶着门走了出来。

“圣女大人！你的身体……”

“没关系。”

她想要上前搀扶她，但是被薇洛丝拒绝了。

之后，她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金色的圣光越发强烈，绝望和恐惧在这时候仿佛是见到了猫的老鼠，开始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敢继续兴风作浪。

见众人安静了下来，薇洛丝语气坚定地说道：

“大家不用感到害怕，我是天启教会的教会圣女，薇洛丝，这次来第一据点，就是为了拯救大家的。”

“魔物就算发现了这座避难所也没有关系，在据点之外，有着我带来的圣骑士队伍，只要毒瘴消散，她们便会入城击退魔物。”

“至于毒瘴，我们已经破坏了构成毒瘴的魔法阵，所以只需要等待前去调查验证的人回来就好了。”

她的意思很简单，就算魔物发现了避难所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危险了，教会的圣骑士将击退一切魔物！

人群在她说完之后静默了几秒，随后嘴里开始念叨起几个名词。

“教会……圣女？”

“圣骑士？”

这些东西他们平日里都有耳闻，只不过距离他们的生活很远，所以平时都不会太在意，只是现在……

她们竟然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他们可没有忘记教会圣女是什么地位，教会的圣骑士又有什么样子的赫赫威名，她们的出现还真意味着魔物不足为惧！

“圣女万岁！”

短短的几句话，让先前还沉浸在绝望之中的众人开始欢呼了起来，一瞬间从地狱到天堂，他们虽然感到不真实，但这一刻他们不会怀疑真假。

他们有救了。

热烈的欢呼让薇洛丝也勾起了嘴角，她虽然脸色苍白，但依旧端庄地站在那里，微笑着和众人挥手。

将这一幕收入眼底，莎琳微张着小嘴，有些看入迷了。

纯白长裙、银白发丝、圣洁眼眸……避难所是如此的混乱肮脏，可这位教会圣女却是如此干净。

也只有她，才能给这些人带来真正的希望吧？

……

享受了一下众人欢呼，薇洛丝最后还是回到了瑞娅的病房，强忍着喜悦在床边坐了下来。

虽然避难所内的人们不多，导致这一次收割的赞美和以往比并不算什么，但是这已经能够点亮她的二环神术了。

细细跟随着心中的指引，薇洛丝发现新解锁的神术名为净化术，作用是能够净化污秽，驱散毒素，洗涤心灵。

她心中一喜。

这个神术的作用可比神迹术大得多。

以往的她因为要收割赞美，所以经常说自己能够净化灵魂什么的，实际上她根本不会，只是在骗人而已。

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她真会。

耳畔依旧不断回响着细语，薇洛丝想了想，对着自己施展了一下净化术，而和她所想的一样，这些细语立马消失了。

不仅如此，她还发现自己整个人宛如脱去了枷锁，一身轻，就连脑海里的疼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净化污秽！

当然，净化术的作用还不止这个。

驱散毒素？

嘶，难道是和她所想的那个一样？

薇洛丝蹙了蹙眉，思索了片刻，随后她走出房间，找到了蕾菈。

“蕾菈。”

见她出来，蕾菈看了她一眼，轻声道：“你还好吗？”

转移死者怨念的时候，她可是在场的。

这是在关心她吗？

薇洛丝单手抚额，脚下瞬间踉踉跄跄的，随后闭着眼，装作很难呼吸的样子沉声道：“不好，快死了。”

“那要不我提前送你上路吧？”

“……也不用那么提前。”

为什么啊？为什么蕾菈能够这么轻易看穿她的伪装！

本来还想要博一下她的同情的。

“为什么？那位修女说得不错，真有危险的事情，我可是不会让你去做的。”似乎是看穿了薇洛丝的想法，蕾菈淡淡说道。

“哦？是因为你喜欢我吗？”

“因为你是教会圣女。”

咚——！

“说就说嘛，动手做什么！”

薇洛丝的脑袋挨了蕾菈一个暴栗，疼得她给自己施展了一个治疗术，而蕾菈也不说话，她只是靠着墙，默默地双手抱胸，面色冰冷。

要不是银色的长发遮住了她精致的耳朵，薇洛丝或许会发现此刻的蕾菈竟然红了耳朵。

“快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前去调查的人还没回来……”说起这件事，薇洛丝就认真了起来。

在带回少女瑞娅破坏魔法阵之后，他们就派人前往据点外，调查围住据点的毒瘴有没有散去。

而直到现在，那些人还未回来。

“如果不是被魔物抓了，那就是毒瘴并没有就此消散，他们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来测量。”

没错，如果毒瘴真的立马散去了，那些前往调查的人很快就能回来。

如果没散去，他们定然会停留在那里一段时间来调查毒瘴，收集那些

毒素的各项指标。

这是很糟糕的结果。

“我们也去一趟吧，我想验证一些东西。”感受着新学会的神术，薇洛丝回头对着蕾菈说道。

……

另一边，第一据点外的森林之中。

一队士兵正慢慢地朝着据点前进，只不过他们有点像是喝醉了酒一样，走路的姿势都有些怪异，似乎随时都会有人倒下。

而他们，正是被贵族少年逼入毒瘴的麦尔斯一队。

没过多久，麦尔斯身旁的士兵终于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而他见到这一幕，连忙来到他的身边，对他施展治疗术。

同时，他还不断地大声喊话，想要让他保持清醒。

“喂，醒醒！你要是在这里睡过去，可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了！”

“对不起，对不起……”

“喂！醒醒！”

倒在地上的士兵满脸都是中毒后的绿色，意识也抑制不住地开始模糊了起来，无奈之下，麦尔斯只能用魔法刺入他的脑海，逼迫他保持清醒。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渐渐地闭上了双眼。

“队长，让我，让我睡一会吧，就一会……”

话音落下，他彻底地失去了意识，虽然他依旧保持着微弱的呼吸，但众人都知道，他的结局已经定下了。

他注定要死在这片毒瘴之中。

麦尔斯沉默了几秒，忽然一拳重重地打在了泥土上，他的手臂和倒下士兵的脸差不多，都已经被绿色覆盖，不过颜色较轻，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Chapter 268

脚下的泥土被锤出了几个深坑，麦尔斯最后背靠着树木坐了下来，对着一旁早已经坐下的士兵问道：

“我们走多久了？”

“一天多了。”

士兵名为兰西，是和他之前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但是因为普莱斯的事情，兰西选择疏远了麦尔斯，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因此淡了下来。

“距离第一据点，还有多远？”

“按照我们的行军速度，可能还需要半天的时间。”

半天？

麦尔斯捏紧了拳头。

他们的行军速度，被毒瘴拖慢了太多。

如果没有毒瘴，他们恐怕一天之内就能抵达第一据点，但是现在因为中了毒，所有士兵的体能下降了太多。

而且……

“我们还剩多少人？”

“一半左右。”

“该死！”

听到这个数据，麦尔斯还是忍不住地骂了出来。

这毒瘴内的毒诡异得很，它可不只是会影响他们的行军速度，还会夺走他们的生命，体质稍微弱一点的士兵，都已经倒在了先前的路上。

而且看剩下士兵的状态，他们或许也活不了多久了。

早知道是这样无人生还的结局，他还不如直接反了，就算被那群帝国

军队的士兵杀死，也比死在这里好得多！

麦尔斯的心底里流淌过一丝悔意，随后他靠着树重新站了起来，大喊道："继续出发！"

就算知道前方希望渺茫，他也不可能放弃。

毕竟他现在背负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性命。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发出继续前进的命令之后，那些坐在地上靠着树木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响应。

兰西喘了两口气，咳出一口绿血说道："麦尔斯，我们已经很累了，加上中了毒，很多都走不动了……"

"走不动也得走！在这毒瘴里待得越久，我们体内的毒素就越多，就更加没有活下来的希望！"

"我知道，所以，你走吧，麦尔斯。"

说完这句话，兰西解开了腰间的武器，整个人躺在了地上，兵甲散开，绿色的毒素似乎早就随着他的呼吸，侵蚀了他的心脏。

"兰西，你怎么了？！"

麦尔斯上前想要对兰西施展治疗术，但是兰西啪得一下，把他的手拍走。

面对这种毒素，治疗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这么做，只会白白浪费他体内的魔力。

兰西像是彻底想明白了什么，闭着眼睛笑道："没有我们的话，你一个人或许能够走出毒瘴吧。"

他看得出来，麦尔斯为了照顾身后的士兵，一直都没有走得很快，而且在症状之中，他也是中毒最轻的那个人。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的话，或许毒瘴并不会要了他的命。

除此之外，经历了那么多天，他也算是彻底看清楚了一些事情。

"麦尔斯，对不起，之前我怀疑你和教会圣女勾结在一起，害死了普莱斯，现在看来，错的人还真是普莱斯。"

“他是我的大哥，平日里很照顾我，所以我很难相信他暗地里是那样的人，不过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他最后的歇斯底里，都是真的。”

“麦尔斯，你其实要比普莱斯更加坚强，也更加善良，我不奢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只希望你能够活下去。”

就像是在交代一些后事一样，兰西闭着眼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附近的士兵也都纷纷点头附和，他们虽然累得连话都说不了，但是内心想法其实和兰西差不多。

只有当真正患难的时候，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

他们对于麦尔斯来说就是个拖油瓶，如果他是个自私的小人，在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抛下他们，独自一人穿越毒瘴。

但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还在不停地鼓励他们前进。

只可惜，有些事情，不是靠着意志就能够做到的。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们，兰西，现在还没有到放弃希望的时候，你们就跟我一起前进吧，还有半天，这半天我们一定能走出毒瘴的！”

“别妄想了，麦尔斯，我们已经没救了。”

麦尔斯对着兰西伸出手，希望他可以重新站起来，只是结果令他很是失望。

“我们就算真的走出了毒瘴，又怎么解除身上的毒呢？更别说现在第一据点内可能全是魔物，我们到时候还要再穿过一次毒瘴回来。”

“我们没有人能活下来的，除了你，麦尔斯。”

伸出手僵在空中迟迟没有得到回应，麦尔斯垂下了眼，只觉得浑身无力。

“……我又能做什么？”

“剩下的半天时间，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一会儿就能走完吧？等你真正地走出了毒瘴，应该还能活上一两天。”

兰西的想法似乎很是美好。

“那位圣女早就离开我们据点来到这里了，虽然我不知道她现在具体

在哪里，但很可能就在第一据点内，你并不是没有遇上她的可能，麦尔斯。”

“她一定会有办法救你的。”

麦尔斯陷入了沉默。

他当然知道教会圣女肯定有办法解决他身上的毒素，但前提是他能够遇上她，这种概率极其渺茫。

而且想要穿越毒瘴，他就必须抛下兄弟，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他要是离开了他们，他们必死无疑，到了那时候，他一个人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要踏上为他们复仇的道路吗？

见他有些犹豫不决，兰西有些出神地说道：“如果你真的遇上她了，就答应我们这些兄弟一件事吧。”

“……什么事？”

“替我们这些兄弟向她诚挚地道个歉，顺便请求她再一次拯救我们的城镇吧，只有她，只有她才能在那位贵族的手中救下我们的亲人。”

“兰西……”

双手握紧，麦尔斯忽然找到了自己前进的目标。

没错，他还不能在这里倒下。

教会圣女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歉意，他们的亲人也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他也在这里倒下了，还有谁能够去拯救他们的亲人呢？

那位贵族，可一点都不把平民当做人看的，城镇会被他给毁掉的。

缓缓地呼出一口气，麦尔斯下定了决定。

他就算是死，也得是在杀死那位贵族之后再死！

哒哒哒——

“谁在那里？！”

也就在他想明白的那一刻，森林之中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这让麦尔斯瞬间生起了鸡皮疙瘩，松懈下来的警惕也提到了十二分的高度。

因为这里弥漫着毒瘴，这片森林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活物，那这里又怎么可能会响起脚步声呢？

麦尔斯咽了咽口水，目光死死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不久，两道人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在看清楚其中一人的长相之后，他瞳孔一缩，难以置信道：“教会圣女？！”

是死前的幻觉吗？

他竟然看见教会圣女出现在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这里？”

薇洛丝眨了眨眼，似乎也是有些疑惑，而她的声音吸引了很多士兵的注意，也让麦尔斯知道这并不是幻觉。

既然这不是幻觉……

心情越发激动，麦尔斯两三步就来到了薇洛丝的前方，随后直接跪在地上，就像是教徒见到了自己所信仰的神明一般。

“圣女大人，求求您救救他们，他们都中了毒，已经危在旦夕了……”

面对他的跪拜，薇洛丝嘴角一勾，小脸上闪过了几丝满意的笑容，随后她将这份满足隐藏了起来，故作忧愁地将麦尔斯从地上扶了起来。

她不喜欢别人这么跪拜她。

当然，这份不喜欢是装的。

视线绕过麦尔斯，她注意到了倒在地上的士兵们，他们的脸蛋几乎都变成了绿色，简直就像是一些奇幻小说中会出现的低级魔物哥布林。

二话不说，她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她闭上眼，双手放在了胸口，渐渐地，她脚底浮现出了白色的魔法阵，净化之光以她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光芒所至之处，毒瘴烟消云散，那些中了毒的士兵纷纷咳出几口绿血，皮肤上的绿色眨眼间不见了踪影。

“这，这是……”

“好了？我怎么感觉我好了？”

“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在毒素消散之后，不少士兵从地上爬了起来，震惊地感受着自己的变化，虽然他们的身子依旧比较虚弱，但他们都活了下来。

一时之间，士兵们看向她的视线尽是感激之情。

当然，也有一些士兵不敢看向她。

他们都是先前对她有严重偏见的士兵，觉得是她害死了普莱斯。

不过，现在的他们不这么想了。

她又一次拯救了他们。

在帝国军队赶来第一据点之后，他们才知道以前的他们到底有多混蛋，面对一位不仅拯救了他们，还悉心治疗他们的教会圣女，他们竟然会怀疑她的本性。

这不就是仗着她善良好欺负吗？

要是和普莱斯起冲突的是那位帝国贵族，他们可一句话都不敢说，毕竟这么做是真的会掉脑袋的。

欺软怕硬、恩将仇报，他们深知以前的自己对这位圣女犯下了多大的错误，所以连看向她的勇气都没有了。

薇洛丝倒是没有在意他们的想法，只知道自己又收获了一些赞美，不仅如此，她还知道了自己的净化术真的可以净化毒瘴。

这可和女神的庇护术不同，庇护术只是让施术者以及部分伙伴免疫毒素侵扰，而净化术则是净化毒瘴。

如果她愿意，她甚至可以花些时间，将第一据点附近的毒瘴全部净化。

可惜，她目前没有那么多精力。

“麦尔斯，告诉我第二据点发生的事情吧。”

麦尔斯能出现在这里，一定是第二据点出了什么事情。

麦尔斯也没有任何隐瞒，他来到薇洛丝身边，将帝国军队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她。

之后，他想起了什么，脸色逐渐有些苍白。

“对了，我还记得那家伙说如果我们两天都没有回去，他会直接动用帝国的大杀器，将第一据点摧毁。”

“算算时间，恐怕只剩下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了……”

这条消息让薇洛丝感到了些许震惊。

“什么？那座据点内可还有活人！”

“那家伙才不会在意，平民在他眼里，根本连人都算不上……”

麦尔斯提到那个贵族的时候，忍不住咬紧了自己的牙关，如果那位贵族此刻就在他的面前，他一定会将他大卸八块。

哪怕后果是他被帝国通缉。

“怎么会这样……”

呢喃了一句，满脸担忧的薇洛丝抓住了一旁蕾菈的手腕，转身就朝来时的方向回去：

“快！我们赶紧回去，让避难所内的人都离开据点！至于麦尔斯，你们待在这里就好！”

以她们的速度，回到据点花不了多少时间，剩下的几个小时，应该足够让避难所内的人们逃离据点了。

哪怕无法彻底逃离，也可以少受些波及。

麦尔斯下意识地抬起手，想要留下薇洛丝，可想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之后，他无奈一笑。

现在回去太危险了，如果在疏散人群的时候发生点意外，拖久了时间，很可能就没办法从据点内逃出来了。

可这些危险，又怎么可能吓退教会圣女呢？

为了拯救那些人，她可是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啊。

面对这样的圣女，他竟然还想要伸出手拦住他，还真是可笑。

放下手中的武器，麦尔斯跪在了地上，如同教会教徒一般，闭上眼默默地祈祷圣女平安无事。

在远离了麦尔斯之后，薇洛丝脸上的担忧并没有少多少。

帝国军队的到来令她有些措手不及，也打乱了她拯救第一据点的计划，不过她并不是没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跟在她身后的蕾菈淡淡地看了她一眼，沉默了许久后，她撇开目光开口道：

“帝国军队的大杀器应该是某种禁忌魔法，只要它的等级不超过十阶，我还是可以抵挡下来的。”

“可你会受伤的吧？”

“这个具体还要看是什么魔法，如果是……”

“太危险了。”

没等蕾菈说完，她的提议就被薇洛丝否决了。

这种大杀器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很有可能是帝国用来对付克莱斯特的，威力绝对非同一般。

可她没想到的是，这支军队竟然拿它来摧毁第一据点。

虽说蕾菈很厉害，是十一阶的大贤者，但让她去抵挡这样的禁咒，她不会答应的。

“时间还很足够，我们可以救下他们的。”

Chapter 269

回到据点内的避难所，薇洛丝直接找到了莎琳。

“快！莎琳！立马召集所有人！现在立刻让他们离开避难所，朝着据点外出发！”

“为什么？”

“帝国军队打算用禁咒魔法摧毁这座城镇，我们现在必须立刻离开！”

“什么？！”

莎琳自然不会觉得教会圣女是在危言耸听，她在惊讶地大喊了一声后，就连忙走向了避难所内部，施展魔法召集所有人。

一旁的雷契尔也听见了她们的对话，他眉头一皱，问道：“毒瘴呢？据点外全是毒瘴，我们就算出去了也是死。”

“我的净化术可以驱散毒瘴。”

薇洛丝的话令他瞳孔一缩，他不可思议地看向面前的少女，在安静了两三秒后，他呵呵一笑，道：

“那真是太好了，帝国军队到底什么时候使用禁咒魔法？我去催催他们，免得时间来不及。”

“最多还有……”

算算时间，帝国军队大概还有三个小时才会动用禁咒魔法。

但是薇洛丝并没有把真实时间说出来，她迟疑了一下，接着回道，“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原来是这样。”雷契尔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因为莎琳的消息，在得知帝国军队准备摧毁这座城镇之后，避难所的人们都连忙整理起了私人的物件，随后集中在避难所中心。

时间紧迫，莎琳也没有点人数的想法了，她一挥手，避难所通道的大

门就缓缓打开，所有人开始朝着通道移动。

一个小时，他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点时间已经容不得他们犹豫了。

从避难所离开，新鲜空气扑鼻而来，阳光更是洒落在了他们的身上，令他们倍感温暖。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走出避难所了，在见到据点内的建筑之时，他们眼底里都不由得泛起了回忆。

曾几何时，他们还在这里幸福地生活，如今却要在魔物的侵扰之下，徒步朝着据点外逃去。

此刻魔物虽然还没有对他们下手，但他们清楚，他们的队伍十分庞大，在城内行走不可能不被魔物发现。

魔物，迟早会赶来的。

负责保护他们的守卫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武器，不断东张西望，生怕被赶来的魔物偷袭，但是不知过去多久，他们始终都没有见到魔物的踪迹。

“魔物呢？”

“竟然没有魔物来阻挡我们？”

“难道，难道他们早就得到帝国的消息，所以都撤退了……”

人群之中传来了些许议论，走在最前方的薇洛丝沉默着，觉得他们猜测得很有道理。

魔物到现在还没有来袭击，显然不符合常理，他们恐怕真的已经离开了据点。

可是这个消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快看！那是什么？！”

少女惊恐的声音打断了薇洛丝的沉思，她抬起头，惊讶地见到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开始黑云密布，而在这些黑云的中心，骇人的魔力气息正在酝酿。

“好，好可怕……”

“魔法……帝国真的想要摧毁这座据点！”

“该死！快逃啊！”

人群一下子就慌乱了起来，他们也不管什么秩序，只是拼了命地往据点之外逃去，以至于出现了许多踩踏事件。

薇洛丝眉头一蹙，金色圣光瞬间亮起，与此同时，她一边治疗那些受伤的人们，一边轻声安慰道：

“大家不要惊慌，这个魔法还在汇聚阶段，距离彻底成型还需要一定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逃离这座据点！”

“真的吗？你不会是怕我们太乱，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吧？”

“当然不是，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殿后哦。”

“可是据点外是毒瘴吧？我们逃出了据点，不是照样被毒死？”

“我有神术能够净化毒瘴，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为了让混乱的人群恢复秩序，薇洛丝施展了一下净化术，在纯洁的光芒照亮天空的那一刻，人们都不由得静下了心。

“这种感觉……好温暖。”

“太好了！原来毒瘴能够被净化！”

“圣女万岁！”

人群之中传来了无数的赞美，这令得薇洛丝勾起了嘴角，她散去了净化术，跟随着众人不断地朝着据点外逃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黑云中的魔力能量越来越恐怖，云层也逐渐转变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心的底部就是第一据点这座城镇。

待得魔力充盈之际，恐怖的禁忌魔法就会落下，将这座城镇彻底摧毁，这种威力，就算魔将也无法抵挡。

留在城中，他们就是死路一条，好在，他们现在快要接近据点之外了。

接近一个小时的逃亡，不少人都已经疲惫不堪，双腿打颤，薇洛丝见状来到了众人面前，简单地施展了一下治疗术之后，鼓励道：

“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走出去了，等离开了据点，我就会用……”

哧——！

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薇洛丝说到一半的时候，闪烁着寒光的长剑就从背后刺穿了她的心脏。

鲜血从剑尖缓缓流淌而下，薇洛丝咳出一口鲜血，想要回头却已经无力办到。

她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飞速流逝，眼前也逐渐黑暗了下来。

在刺穿教会圣女的心脏之后，雷契尔猛地拔出了长剑，任由圣女的鲜血溅在了自己的脸上，与此同时，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狰狞。

失去支撑，圣女踉跄地向前走了一步，随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血液从她的伤口处喷涌而出，染红了地面。

“圣女大人！”

尖叫了一声，莎琳慌忙跑到薇洛丝的身边，查探起她的伤势，然而在发现她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之后，她面色惨白地瘫坐在了地上。

“雷，雷契尔！你，你你在做什么？！”

在缓过神来之后，她伸出手指指着雷契尔，脸上满是愤怒和惊疑的表情。

眼前的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她甚至都觉得有点不真实。

“做什么？当然是杀人啊。”耸了耸肩，雷契尔笑道。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还不简单吗？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人类啊。”

话音落下，九阶的魔力气息从他的体内迸发出来，他也逐渐褪去了人类的相貌，身材变得更加高大和强壮，额头甚至长出了一对长角。

意识到了什么，莎琳惊恐道：“魔将……你竟然是魔将？！”

“现在才知道，也太晚了吧，呵呵，你们也不想想，没有我的帮助，你们怎么可能在这些魔物的手中活下来？”

雷契尔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狂躁的魔力吹得不少身体虚弱的人们倒在了地上，对魔物的畏惧甚至令一些人大叫着朝城内跑去。

“你……”

莎琳说不出话来。

她原以为她们能活着，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看来，她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你们不过是我圈养的人质，目的是让帝国投鼠忌器，结果没想到等来了教会的圣女，还真是意外之喜。”

雷契尔不屑地看了眼已经死去的圣女，冷笑连连，可随后，冰冷的话语在他的耳畔响起，使得他僵硬在了原地。

“那你也明白此刻你暴露了身份，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吧？”

蕾菈从他的身后走出，面色淡然，言语间却充斥着寒冰。

致命的危险令雷契尔心脏疯狂跳动，他发现眼前的女子明明双手抱着胸，什么都没有做，但他依旧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架着一柄锐利的长剑。

只要他轻举妄动，这一柄长剑会瞬间割下他的脑袋。

如果放在以前，他会恐惧自己的死亡，但是现在……

“那又如何？只要能够杀死教会的圣女，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其中自然也包括我的生命，而且她死之后，你们也都要死！”

“没有她净化毒瘴，你们就算逃出了这座城镇也会被毒死，而你们要是留下，就等着被你们的帝国魔法杀死吧！”

说完了这些，他忍不住狂笑了起来。

他是魔物君主露丝的手下，在他得知露丝死在了天启教会的圣城之中后，他就发了疯似地想要为自己的君主复仇。

人类大贤者杀死了露丝，他不认识这位大贤者，同时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向她复仇，所以他就将目标锁定在了教会圣女身上。

教会圣女刚刚选拔出来，几个月过后就丧了命，还是死在魔物的手中，这对于天启教会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打击！

为了接近教会圣女，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参加了这次人类帝国的战争，并且来到了前线作战，而巧合的是，教会圣女竟然潜入了他掌控的据点之中。

这给了他绝佳的下手机会！

第一次，他想要借助自己的手下将她杀死，结果没想到她的护卫轻松地解决掉了他，这也让他明白这位护卫可能拥有十阶的实力。

第二次他另辟蹊径，想要利用少女瑞娅来污染教会圣女，并且让她陷入疯狂从而达到杀死她的目的，结果他没想到她竟然可以承受住被污染的痛苦。

教会圣女没有那么容易被杀死，两次的失败令他变得有些束手无策，他想要发动据点内所有的魔物来袭击避难所，但最终还是因为畏惧圣女护卫的实力而选择了放弃。

直到帝国军队想要用禁忌魔法摧毁这座城镇。

他知道，这是他杀死圣女最后的机会。

没有犹豫的机会了，他准备亲自出手。

一路跟随圣女来到据点的边境，在她最为放松的时候，他悍然出手，本以为圣女护卫会将他的攻击拦下，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长剑轻易地刺穿了圣女的心脏。

他杀死了她。

他成功了，他算是为魔物君主露丝报了仇。

沉浸在胜利之中，雷契尔狰狞地笑着，已然不在意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长剑。

“而且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其实根本逃不出这座据点，在知道帝国准备摧毁这座据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命令手下用魔法囚笼将这座据

点包围了。”

“我知道你很强，但是想要解开这个魔法，就算是你也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吧？而天空中那道禁忌魔法，应该快要完成了吧？”

他的笑声越发放肆，好像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瘫坐在地上的莎琳呆呆地垂下了眼，望着身前死去的圣女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惊恐、绝望的情绪蔓延人群，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跪在了地上，大声哭喊着，还有一些则默默地祈祷，颤抖的身躯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如果薇洛丝还在这里的话，她恐怕会先安慰她们吧？以此先收割一波她们的好感度。

脑海里想过这样的念头，蕾菈失声一笑，她摇了摇头，将这些杂念压下后，她淡淡地看向了雷契尔，说道：

“很遗憾，你所想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别开玩笑了，难道你想要抵挡那道帝国魔法吗？”雷契尔嗤笑一声。

“不，我只是想要告诉你，薇洛丝她其实早料到了这些，帝国魔法很快就会中止，这里所有人都会获救。”

蕾菈的话语让众人渐渐地安静了下来，莎琳更是抬起了头，黯淡无光的眼眸开始重新亮起。

雷契尔则是后退了一步，惊道：“怎么可能？距离魔法成型，不是还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吗？！”

“谁和你说，时间只有一小时的？”

“那，那又如何？教会圣女已经被我杀死了！她不可能还活着，不可能！而且就算她活着，现在又能做什么呢？”

雷契尔无法相信自己的失败，他依旧觉得眼前的女子不过是临死前的嘴硬，圣女可是他亲手杀死的，她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就算一小时的时间是假的，那位圣女还活着，她又该如何阻止帝国禁忌魔法的降临？

“那你就等着好了。”

说完这句话，蕾菈也不再解释，她靠着墙，默默地等待了起来，而看着她如此自信，雷契尔的内心渐渐地被冰冷包裹。

难道……那位教会圣女真的看穿了一切？

……

天启教会圣骑士队伍驻扎的营地内，一道娇小圣洁的身影忽然从摆放着落地镜的主帐中冲出。

“圣女大人？您怎么在这里？”

她的出现引起了天启骑士维尔莉的注意，不过少女并没有回答她的疑问，而是抓住了她的手腕大声命令道：

“来不及解释了！维尔莉，快！带我回第二据点！”

Chapter 270

第二据点内，原本人来人往的街道广场被守卫森严的士兵占据，在广场的正中心，五六个身穿长袍的魔法师脚踩着魔法铭文，嘴里默念着咒语。

冲天的魔力从他们围绕的魔法卷轴身上爆发开来，搅乱了此地的天空，远处的平民们抬头见到这一幕，腿都不由得软了起来。

作为帝国大杀器的禁忌魔法，需要很长的吟唱时间和蓄能时间，贵族少年站在这些魔法师的身后，面色着急地询问道：

“还有多久才好？”

“看这样子，最多还需要一小时。”副将回道。

“还有一个小时？不能再快点吗？据点上空的黑云出现越久，那些魔物就越容易逃走。”

“抱歉大人，这已经是他们最快的速度了……”

贵族少年知道再怎么发火也没用，所以他无奈地啧了一声，最终只能坐在副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默默地看着他们完成魔法。

许久之后，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呵呵一笑道：

“本以为那些家伙能活着回来一两个，结果没想到竟然是全军覆没啊，真是可惜……”

“大人，这也证明了第一据点危险重重，现在使用禁忌魔法正是时候。”副将赶忙拍马屁道。

贵族少年闻言，满意地点了点头，只是没过多久，狂风大作，不知从何而来的魔力波动将在场的长袍魔法师吹倒在地，禁忌魔法瞬间被中断。

“住手！”

“谁？！”

贵族少年闻言心下一惊，他连忙躲在了副将的身后，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洁白的羽毛在空中飘落，维尔莉抱着薇洛丝降落在广场中心，副将感受到了维尔莉身上的强大气息，连忙大喊道：

“保护大人！”

十几位士兵从两旁冲出，他们抬起枪尖对准了薇洛丝，似乎只要有一点轻举妄动，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将她刺死。

“你是谁？不知道我们正在夺回帝国的据点吗？”副将厉声质问道。

“夺回帝国的据点？你这恐怕是在摧毁据点吧？”

薇洛丝并没有退缩，她向前一步，言语间一点都不客气地揭露了副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在她身后的维尔莉也是冷哼一声，直接将包围住她们的士兵震倒在地。

鲜血从那些士兵的五官中流出，痛苦令他们在地上不断翻滚，哀嚎连连，薇洛丝一挥手，金色的圣光便将他们全部治愈。

拿枪尖对准教会圣女？

不杀了他们都已经是维尔莉的仁慈了。

在感受到她们的强大之后，这些恢复正常的士兵都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敢再阻止薇洛丝她们。

副将见到这一幕脸色也白了起来，他虽然还不知道眼前少女的身份，但从她的守卫来看就知道她身份绝对不简单了。

盲目地掺和进这种事情，他是最容易出事的那一个。

所以他直接眼观鼻，鼻观心，后退了两步，不说话了。

而年轻气盛的贵族少年自然气不过，他绕过了副将，盯着少女反问道：

“那又如何？被魔物占据的据点，不摧毁难道就这样拱手让给他们吗？！”

“如果我说，那座据点内，还存活着不少人类呢？”

眸光一闪，贵族少年有些心虚地问道：“你，你怎么知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冲动稍稍褪去，理智逐渐占据了上风，他意识到面前的少女身份不简单，所以在面对她的质问时，他开始犹豫了起来。

当然，如果少女只是个平民，他会毫不迟疑地说出“平民的命也算命？”这样的话，但现在并不可以。

贵族之间的交流永远要带着一层伪善的面具，哪怕双方都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这是贵族间的基本礼仪。

“抱歉，因为来得太匆忙，忘记自我介绍了。”

薇洛丝微微提起了一侧的裙摆，淡淡说道：

“我是天启教会的圣女，薇洛丝，至于我是怎么知道那座据点内存活着人类的……因为我就是从那座据点来到这里的。”

“教会圣女？！”

贵族少年当然听说过教会圣女的大名，地位和能力的差距在很久以前就令他对圣女产生了向往和好奇。

如今，出现在他面前的少女竟然就是教会圣女？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薇洛丝，少年的眼底闪过了几丝惊艳，他弯下腰，用贵族礼仪恭敬地回道：

“圣女小姐，在下布曼，家父是圣卡西亚帝国的最高法官，所以我是从小就出生在帝国帝都的贵族。”

说完这句话，布曼就安静了下来，嘴角挂着一抹笑容。

以往遇见的贵族小姐，在听说他的父亲是帝国的最高法官之后，都会惊叹他的出身，想尽办法和他拉近关系。

再不济，也会多说几句好话，以此来博得他的好感。

这一点连公主殿下都不例外，他就不信教会圣女会无动于衷。

……

可事实就是他等了许久，也没有等来薇洛丝的话。

抬起头，他发现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金色的瞳孔中看不出任何情绪。

嘴角一抽，布曼心中一冷，道：“您说您是从那座据点赶来，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那您就是在打扰我军的计划。”

“证据？不知道布曼少爷想要什么样的证据，那些因为您而倒在毒瘴之中的士兵尸体，算是证据吗？”

呼吸一滞，布曼没想到薇洛丝遇见了他派去送死的队伍。

“因为我？圣女小姐，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那些平民是为了帝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他们的荣耀！”

“布曼少爷别忘了，帝国的士兵和那些平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你说这些话能欺骗得了自己，却欺骗不了其他人。”

薇洛丝扫了一眼四周的士兵，最后看向布曼，当场揭穿了他的虚伪。

“这些士兵，这些平民的生命在你眼里根本不重要，口口声声为了调查，其实就是想要他们去送死，帝国荣耀在你眼里，不过是借口而已。”

寒风吹过，附近的士兵虽然依旧握紧了手中的长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是敏感一些的人都能察觉到，士兵们的气场发生了微弱的变化。

如果说之前他们是为了守护自己的主将，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那现在，他们已经在思考这么做是否值得了。

毕竟他们这些士兵大部分都是帝国的平民，而布曼对待平民的态度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教会圣女的出现又一次加深了这些印象。

被戳穿了心思，布曼瞳孔一缩，脸颊也红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

“你，你你……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是非对错，众人都看得明白。”

“你，你你你……”

布曼捂着胸口，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而全程躲在身后的副将上前

一步，沉声道：

“圣女小姐，不知道您来这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如果可以，他根本不想掺和教会圣女和布曼之间的事情，要知道他只是这支军队的副将，随便惹得他们之一不爽，他就会完蛋。

但是他要是再不出手，事后布曼肯定会把怒火撒在他身上，到时候他同样会完蛋。

唉，他们吵架，最痛苦的居然是他啊！

薇洛丝才不管副将的想法，她坚定地回道：“阻止你们施展禁忌魔法，仅此而已。”

“这不可能！圣女小姐你别忘了，你来自教会，而我来自帝国，你可没有权利管到我的头上！”布曼一点都不愿意答应。

“那为了阻止你，只好动粗了，事后如何，我相信女王陛下自有判断。”

看了维尔莉一眼，薇洛丝就双手合十，做出了祈祷的模样，而维尔莉也从腰间抽出了长剑，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魔法阵。

“你，你你……”

布曼慌忙后退，生怕自己不小心碰到那柄长剑，落得凄惨的下场，可与此同时，他一直伸着手指指着薇洛丝，显然是被气得不行。

“够了，布曼，收回魔法吧。”

也就在这时，广场上空传来了陌生的命令声。

……

第一据点内，魔将雷契尔被寒冰魔法冻住，除了脑袋之外，他已然没有了其他能动的地方。

他抬头看着天空，见那黑云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发凝结，忍不住狂笑出声：

“呵呵，这就是你说的会消散吗？别开玩笑了！等到魔法落下，你们这些还留在城镇内的人，都会死！”

“而且别忘了亲手杀死你们的人，是圣卡西亚帝国！是你们想要保护的伟大帝国！这还真是可笑！”

他的笑声中夹杂着不少的魔力，传了很远很远，听到它的人们都不由得沉默了下来，开始祈祷奇迹的降临。

兴许是濒临绝望的感觉体验多了，他们竟然没有再一次失控，不久之后，他们一个一个跪在地上，如同教会最为虔诚的信徒。

“圣女大人会拯救我们的。”莎琳双手合十，冷静说道。

“拯救？她都死了！这个女人在欺骗你们！你们快醒醒吧！现在逃到据点外的毒瘴里还来得及，还能让你们多活个半天！”

“圣女是不会死去的，你的蛊惑是没有用的，雷契尔。”

见莎琳她们如同被洗脑了一般，对自己说出口的话充耳不闻，雷契尔冷嗤了几声，便不再多说什么。

疯了，她们都疯了。

人类就是这样的，在没有希望的绝境之中，她们总是会天真地祈祷奇迹会降临，顺便将一个平平无奇的人视作英勇的救世主。

实际上，那什么救世主，只不过她们用来自我安慰……

“快看！黑云散开了！”

人群之中忽然传来的这句话令雷契尔一愣，随即他僵硬地抬头看向天空，只见那漩涡形状的黑云朝着四周散去，中心凝聚的魔力也渐渐飘散在空中。

发生了……什么？

“真的散开了……魔力，魔力也开始消失了！”

“成功了！我们真的得救了！”

“圣女万岁！”

这一切都标志着禁忌魔法的散去，得救的人们也瞬间爆发出了轰鸣的欢呼声，劫后余生的激动令一些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不少人更是直接流下了泪水。

现场只有雷契尔呆愣在原地。

“不，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雷契尔，教会圣女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来到他的身边，蕾菈也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可能，她明明已经死了，她明明已经死了！我亲手杀了她的！”

“圣女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是不会死的。”回答他的是莎琳，她从地上站了起来，满脸都是虔诚与狂热。

雷契尔下意识地想要嘲讽她，但是张开嘴，却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嘲讽反驳她的话，因为这次他输了，输得很彻底。

“就算，就算我输了，露丝的其他手下……也一定……”

“抱歉，我可没有心思听你说这些废话。”

话只说到一半，蕾菈就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九阶魔将的生命气息也就此终结，第一据点内不再有任何魔物生活着。

见到了他的死亡，人群之中又一次爆发出了欢呼声，而杀死魔将的蕾菈也在这之后被众人围在了中间，享受着她们的赞美和崇敬。

耳畔尽数都是感谢声，蕾菈点点头，一一回应了她们，而在见到她们脸上的笑容之后，她嘴角微勾。

能让她们都笑出来，这件事还真的只有薇洛丝才能做到。

如果只有她蕾菈一个人的话，她或许也能救下他们，但她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笑出来，贤者的恶名多半也会更加响亮。

Chapter 271

第二据点内，命令布曼停下禁忌魔法的，是从天而降的一名男子。

就像是常年立于阴暗之中，他的肤色是不太正常的白色，与此同时，他双眸细长，目光环视四周的时候，众人感觉自己像是被毒蛇盯上了一般。

唯有布曼在见到他出现之后，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了上去，道：“贤者大人！”

贤者？

薇洛丝凝声道：“你是……”

男子摸了摸布曼的脑袋，随后扭头看向薇洛丝，故作哀伤道：

“真是令人伤心啊，身为人类贤者之一，竟然连教会圣女都不认识我，看来我这位贤者做的实在是太失败了……”

他的声音很是尖锐，有点像是指甲刮在黑板上的那种感觉，然而就在薇洛丝浑身泛起鸡皮疙瘩的那一刻，维尔莉站在了她的前方。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男子，一只手搭在了腰间的长剑剑柄上。

“罗姆。”

她轻声叫出了男子的名字，罗姆也是笑着摆了摆手，道：“哎呀，竟然是维尔莉小姐，当真是好久不见了。”

诡异的目光没有在维尔莉身上停留太久，他很快又看向了薇洛丝。

这一次，他弯下腰，行礼道：“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在下罗姆，当世公认的贤者之一，也是这场帝国战争的支援者。”

“本来我应该是孤身一人支援战争前线的，不过我和帝国元帅的关系还算不错，所以前来辅助这支军队在前线作战。”

听到这里，布曼抬起头，趾高气昂地站在了他的身边，不远处的副将也不由得直起了腰，很是骄傲。

可是很快，他又弯了下腰，难以察觉地露出了愁容。

教会和贤者明显有些不对付，他不想要被卷入这种级别的斗争之中，要不然到时候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

薇洛丝在习惯了罗姆尖锐的声音之后，她走到了维尔莉的前方，沉声道：“罗姆先生，是您下令用禁忌魔法摧毁第一据点的？”

“不不不，当然不是我，这一切都是这位布曼少爷的决策，我甚至不知道他手中掌握着帝国的禁忌魔法。”

“贤者大人……”

他这话一出，布曼瞬间就瞪大了眼球，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了罗姆，而后者对他微微一笑，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嗯？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有。”

布曼僵硬地撇开了目光，后背都被冷汗打湿。

兴许是幻觉，他在和罗姆对视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双冰冷血腥的兽瞳盯住了，顺畅的血液循环被堵塞，他差一点点就跪了下来。

他知道，他要是敢说有问题的话，很快，他的脑袋就会挂在士兵们的长枪尖上。

见他识相地认了命，罗姆摊手笑道：

“布曼少爷太过年轻，决策出现问题也是能够谅解的，不像教会圣女您，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了无数人一辈子都没办法做到的知名度。”

“让罗姆先生失望了，知名度并非是我追求的梦想，我一直追求的，向来都是和平与幸福。”

“那是我的格局小了，教会圣女不愧是心系天下的圣女，就连我这位贤者也比不上您，不过圣女大人，不知道您是否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呢？”

“请问。”

罗姆上前一步，指尖微动，似乎有魔力在他的手掌心酝酿起来。

“您明明是天启教会的圣女，为什么身上会散发着……魔物的气息呢？”

闻言，薇洛丝面露疑惑，很是淡然，实际上她的心里狠狠地咯噔一下，致命生死危机爬上了她的脊椎。

魔物的气息？

她的伪装可是魔镜帮她伪装的，这种伪装足以欺骗过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但只要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看穿的办法。

眼前的这位贤者说她身上有魔物气息，难道就是感应到了她的真实身份？毕竟他身为贤者，有些特殊的手段并不奇怪……

危险，此人极度危险！

一时之间，薇洛丝如临大敌。

她开始思考自己魔物的身份如果被当场揭穿，以她九阶的实力能不能从眼前的贤者手中逃走了。

就算能做到，那之后她又该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收集大量的赞美，让她往十阶更进一步？

教会圣女是魔物这个真相要是被抖了出来，不只是贤者，教会都不会放过她的，到时候她恐怕只能生活在魔物的世界之中……

思索之际，薇洛丝只听锵的一声，维尔莉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冷冷地指向了罗姆的脖颈。

“圣女大人刚从魔物占据的据点内出来，身上自然都会沾染魔物的味道，倒是你，把教会圣女和魔物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教会最大的侮辱和亵渎。”

……哈？

她刚从魔物据点出来？

薇洛丝想了想，发现维尔莉不知道她能够真假身转换，所以这才以为她这具身体是刚从魔物据点逃出来的。

而这，也算是帮她合理地解释了一下身上为何会有魔物气息。

教会的骑士，真好。

躲在维尔莉的身后，薇洛丝的眼中多出了几分感激。

之后罗姆要是还准备刨根问底的话，她恐怕也只能把麻烦推给维尔莉了，他们要是打起来的话，她一定会在一旁喊维尔莉加油的。

意料之外的，罗姆似乎也觉得教会圣女是魔物这件事不太可能，所以他连忙摆了摆手，信了维尔莉的说法，弯腰道：

“别生气，维尔莉小姐，是我多虑了，我没想到圣女大人刚从那座据点离开，是我的问题，在此，我向您和圣女大人道歉。”

“没关系，这种事情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双手抱胸，薇洛丝表现了一番自己的大度，然而在她的心里，她已经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远离罗姆了。

能被称之为贤者的人，果然都有两把刷子，罗姆对魔物的敏感程度把她吓到了，要是以后自己独自一人的时候遇见罗姆，会发生什么她简直不敢想了。

禁忌魔法这件事，罗姆最终选择了服软，他将一切过错都推到了贵族少年布曼的身上，而后者也没有什么意见。

在这之后，布曼带领帝国军队离开了第二据点，驻扎在了第一据点内，麦尔斯等人也从毒瘴之中离开，赶回了第二据点。

看清楚了现状的残酷，原本对薇洛丝很有意见的第二据点住民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开始和麦尔斯一起向女神祈祷。

薇洛丝在解决完所有的事情后，也回到了第一据点，这座据点内的幸存者不多，残留下了很多空建筑，哪怕帝国军队驻扎在这里，都有些凄凉。

不过到了夜晚，篝火被点亮，热闹的庆祝晚会开始了。

修女莎琳是这次晚会的主持者，她难得拿起了酒杯，和许多居民一起畅饮了起来，艾莉尔也不例外，她在喝了两杯后，就抱着酒瓶到处给人添酒。

庆祝晚会上要说最受关注的，还是教会圣女薇洛丝。

她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篝火的光芒将她白皙的脸颊照亮，散发出了宁静又神圣的气息，不少人原本想要拿着酒杯靠近她，但是在看到这一幕后就选择了放弃。

圣女是不会喝酒的。

她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完美，那么的淑女，世俗的酒水只会将这份美好玷污，破坏她女神般的形象。

他们离她很近，又很远，他们伸出手，可以触摸到她的仁慈，但他们朝着她走去，又永远追不上她。

她的光芒太亮了，亮到仅仅是靠近她，他们就会自惭形秽。

所以，薇洛丝是这个晚会的焦点，却也是最为孤独的人，直到蕾菈来到她的身边，和她坐在了一起。

“你不喝酒吗？”

蕾菈淡淡地问了一句，薇洛丝则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似的，双手护住胸口，一脸戒备地看着她道：“干嘛？你今晚想要非礼我？”

不过很快，她想起了什么，莫名地坏笑了起来。

蕾菈当然也看到了这抹坏笑，但她并没有在意，她只是扭头看向那些喝着酒谈笑风生的人们，说道：

“不，我只是觉得你不喝酒，就和她们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和晚会的热闹相比，这里安静极了。

看着远处修女莎琳喝醉了酒倒在桌子上，薇洛丝呵呵一笑。

“优秀的圣女，自然要清楚什么时候和她们站在一起，什么时候需要保持距离，否则，很容易毁形象的。”

“是吗？”

“当然是这样，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蕾菈，我有事情要和你说。”

抓住了蕾菈冷冰冰的手腕，薇洛丝眨了眨眼，露出几分乞求的目光，最后不管蕾菈什么反应，直接带着她离开了这里。

露天晚会的附近是一片幽静的树林，天空中洒落的月光让这片树林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飘荡在空中的金色萤火虫则是这片树林的星光。

远离露天晚会，来到树林之中，薇洛丝确认没有人察觉到她们之后，她才停下了继续向前的脚步。

“什么事？”

蕾菈刚开口问道，薇洛丝就轻推她的肩膀，让她背靠着一颗粗壮的树木，随后伸出食指抵住了自己的小嘴，轻声笑道：

“凑近点，我告诉你。”

虽然有些疑惑，蕾菈还是听话地凑近了一些，之后，她就见面前的少女踮起脚尖偷偷亲吻了一下她的唇。

这是……什么意思？

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薇洛丝一把抱住了她的手臂，如同诱人的小恶魔一般，用酥胸蹭着她的臂膀，娇羞道：

“这里夜深人静的，没有人会来的。”

软香入怀，蕾菈也听懂了少女的意思，鼻尖萦绕着阵阵迷人的花香，她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说话，只觉晚风凄凉。

撩拨了好一会儿，薇洛丝故作惊讶地发现蕾菈依旧一动不动，只好困惑中又带着点焦急地问道：

“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动呀？我们快一点完事，可以早一点回去呀！”

不是很喜欢把她压在身下吗？不是很喜欢不让她反抗吗？

这次怎么不行了呢？蕾菈？

心里这般调笑着蕾菈，原因什么的，她其实清楚得很。

抑制色欲的药剂此刻还在发挥着作用，所以无论她怎么撩拨蕾菈，蕾菈都不可能对她有什么想法。

当然，这种药剂也抑制了她薇洛丝的色欲，不过只要不是真做，单纯戏弄蕾菈一番什么的，她还是能够忍受心底涌上来的不适的。

尤其是在见到蕾菈一脸别扭的表情时，她泛起的强烈愉悦会将身体的不适冲淡。

夜晚的寒风伴随着少女的主动而越发刺骨，蕾菈将自己的手臂从她的柔软中抽出，淡蓝色的双眼无欲无求。

别看她如此淡定，实际上，她内心罕见地慌张了起来。

她这是怎么了？如果放在以前，这样饥渴求爱的少女早就点燃她的欲火了吧？她也早就开始满足她的欲望了吧？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的她……

她偷偷地伸出手触摸了一下少女细嫩的肌肤，然而从指尖传来的不是欢愉，而是淡漠与无趣。

……为什么现在的她对这种事情提不起兴趣了？

难道她……那方面出了什么问题？纵欲过度导致的？

蕾菈娇躯一颤，眼底的慌乱越发明显，但很快，她还是镇定了下来。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都暂时不能让薇洛丝知道！

Chapter 272

见蕾菈有些过于君子了，薇洛丝轻笑一声，伸出手指勾起了自己胸口的衣领，然后轻轻松开。

衣裙稍稍滑落，露出了些许白皙的香肩，她就像是只欲求不满的小猫咪，转身背对着蕾菈，弯下腰，蹭了蹭她的小腹。

银色的长发从少女的细腰上滑落，金色的萤火虫在空中幽幽飘荡，放在平时，她这样主动诱惑，怎么可能有人能够纹丝不动呢？

蕾菈就做到了。

她扭头看向了远处的篝火，转移话题道：“她们都喝醉了，我们把她们就这样晾在那里不太行吧？”

“不用担心，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

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蕾菈一把掐住了少女的腰肢，引来少女的娇颤后，故作威胁道：“很快？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

“不，不是，就算慢一点也没事，现在城内又没有什么魔物……”

“不行，我还是不太放心她们。”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操心她们了？我记得前些日子，我想要去给她们治病，你都要拦下我做这种事情。”

面对少女的质问，蕾菈知道她不能再拒绝下去了。

毕竟再这么下去，薇洛丝绝对会察觉到她的异样了，要是被她发现自己对这种事情失去了欲望，恐怕会被她狠狠地嘲笑一番。

到时候，她辛苦经营的上位形象就会彻底破灭，这位魔女以后也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戏弄她。

所以无论如何，在她能够重新燃起欲望之前，她都不能将这件事告诉魔女！

“我拒绝你只是想给你个机会，既然你不领情的话，那就别怪我了。”

“诶？！”

在少女的震惊之下，身下的裙摆被无情掀起，夜晚的寒风嗖嗖灌入，蕾菈掐住她的细腰一个转身，先前还万分主动的少女就被按在了树上。

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又如何？反正她们都是女人，让对方满足的手段又不是只有一个。

就算她没有欲望，也可以填满少女的饥渴，可惜的，只是自己没有办法享受而已。

等薇洛丝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都已经完了。

“快停下来！我，我错了！”

“你让我停我就停？勾起了我的欲火，哪有这么容易？”

兴许是有些心虚，为了让身前的少女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今夜小树林中的蕾菈特别卖力，无论薇洛丝如何求饶，她都没有放过她。

因为自身也沾染了禁欲药剂，所以这次战斗非但没有给薇洛丝带来愉悦的感受，相反，还令她感到很是痛苦。

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还不是因为她撩拨过度？

早知道，早知道就不那么诱惑她了……

不对，她薇洛丝会有什么错？

发生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克莱斯特给她的药剂药效没有那么强烈的原因吗？要是让蕾菈对色欲产生抗拒的心理，那她今日不就不会遭受这种磨难了吗？

没错，都是克莱斯特的错！

之前她偷偷摸摸下药被发现，也是克莱斯特的错！

该死的克莱斯特！

她薇洛丝记住了！

等着吧，她要给他穿小鞋！

深夜，庆祝晚会旁的树林之中，一脸羞恼的少女咬着唇瓣扶着树干，将自己犯下的错统统归结到了某人的身上。

……

阿德里要塞的城堡之内，帕梅拉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女仆装，双手放在腹前，静静地站在克莱斯特的身旁。

她从小出生在魔物世界，在刚诞生理智的时候，就被克莱斯特带走，成为了他的女仆。

因为她极其擅长隐匿自己的气息，魔力等级也不低，所以除了女仆之外，还是克莱斯特手底下的情报搜集官之一。

兴许是因为从小就被克莱斯特收养，她对他充满了崇拜，在弱肉强食的魔物世界中，她觉得声名不显的克莱斯特才是真正的强者。

那些所谓的魔物君主，十阶魔将，不过都是一些徒有虚名之辈，克莱斯特大人若是真的想要这些虚名，只需要略微出手便可以得到。

克莱斯特大人，就是她心中的神明！

而在她跟随着大人来到阿德里要塞之后，她就发现自己心中的神明竟然也有了上司，而且大人对待那位上司极为恭敬。

这让她的内心略感不爽。

她没有怎么了解过那位上司的身份，只知道她在很久以前，被称之为大魔王，差点统一整个魔物世界。

可那是她根本没出生时的年代，大魔王到底有多可怕，她压根体验不到，所以时至今日，她对她依然不怎么感冒。

再说了，克莱斯特大人的能力，在她眼里可一点也不比大魔王差。

她目光炙热地看向大厅前方，在红毯之上，跪着十几号人。

他们都是潜伏在阿德里要塞内的邪教份子，在克莱斯特下达搜查令之后，这些邪教份子没出两日，就都被抓了起来。

这个效率，她想只有克莱斯特大人才能做到。

今日，是审判这些邪教份子的时候。

克莱斯特坐在王椅上，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脸颊，对着下方跪着的人们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所有秘密，你们对我来说也没有了任何价值，不过，我不想杀你们，我会给你们一个活下来的机会。”

“机会？什么机会？”

“邪教邪教，说到底，你们不过是一群误信他人的可怜人而已，我们新纪会的主远比你们信仰的邪神伟大，你们若是放下心中的执念，改信我主，我便放过你们。”

大厅内沉默片刻后，就像是听到了什么世纪笑话，邪教徒们纷纷大笑起来，为首的教徒更是嘲讽道：

“比神明还伟大？开什么玩笑！我们所信仰的神明，能够给予我们永恒的生命和伟大的力量，你的主，又能给予你们什么呢？”

两眼微眯，帕梅拉听到这些嘲笑声就想拧断他们的脖颈，但是没有克莱斯特的命令，她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面对这样的嘲笑，克莱斯特并没有着急，他只是默默地坐直了身子，笑着问道：

“永恒的生命和力量？要真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会被我抓住？”

为首的教徒一愣，支支吾吾地解释道：“那是因为，那是因为，我主还未彻底苏醒……”

咚——！

突如其来的响声打断了他说的话，克莱斯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冷笑道：“自欺欺人！”

“你们信仰的不过是一些只能躲在黑暗中的肮脏老鼠！他们承诺的永生和力量只是吸引你们上钩的工具，连降世都做不到，他们算得了什么？！”

“醒醒吧，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我们新纪会的主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明！历史将由我们书写！世界的新纪元将由我们开辟！”

“只有我主才能引领这个世界，所有不愿信仰我主的，都是异端，都是身负罪孽之人，都应该被消除！”

在克莱斯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城堡外狂风大作，天空被乌云笼罩，紫色的雷光不断落下，轰隆的雷声一次又一次地贴合着众教徒的心跳，令他们逐渐面无血色。

克莱斯特高举双手，眼底尽是狂热，原本空旷的大厅仿佛被某种不可言说的诡秘盯上了一般，充斥着死亡与混乱的气息。

冷汗打湿了众教徒的后背，他们深深地低着头，不敢抬头望，在他们的感应之中，大厅的天花板上，有眼睛在看着他们。

若是与其对视，他们必将永堕深渊，失去生命的意义。

帕梅拉看着高举双手的克莱斯特，脸上的表情尽数都是痴迷，尽管克莱斯特看上去要比这些邪教还邪恶。

“所以，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你们可愿信仰我主？”

冷汗从他们的脸颊滑过，众教徒面面相觑，陷入了迟疑。

见此，克莱斯特眼底闪过一丝失望，他一挥手，众教徒就如同烟花一般爆炸开来。

鲜血从五官喷出，为首的教徒在临死之前掐住自己的脖颈，瞪大了眼珠怒道：“主教大人，主教大人……会为我们……报仇的！”

呼——！

血肉溅了一地，大厅瞬间变成了红色。

克莱斯特重新坐回了王椅上，他一只手撑着脸颊，打了个哈欠，有些自言自语道：“犹豫？这是对我主的亵渎。”

至于为首教徒临死前放下的狠话，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望着血肉模糊的大厅，帕梅拉施展水魔法开始了清洁，在她眼里，这些邪教徒死得还是太轻松了一些。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犯下的恶，更是因为他们对克莱斯特大人的邀请感到了犹豫。

这是对克莱斯特大人的不敬！

Chapter 273

在处理完邪教分子之后，克莱斯特见到了他的上司。

跟在他身后的帕梅拉第一次见到特蕾茜。

对于这位新纪会的主人，她满怀好奇地偷偷打量着她，发现她除了看上去格外漂亮，气质尊贵神秘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很特别的地方。

这样的人，真的配成为她主人克莱斯特的上司吗？

“主上，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城内的所有邪教一扫而空了，那些能够让人类变成怪物的药剂，果然出自他们的手中。”

“嗯。”

克莱斯特这几日的努力，只换来特蕾茜淡淡地嗯了一声，偷偷注视着这一切的帕梅拉不由得握紧了小手，替自己的主人感到有些不值。

“最近收拾一下，把需要带走的东西都准备好吧，我们要从这座要塞撤退了。”

“是。”

什么？她们要从这座要塞撤退了？

为什么啊？克莱斯特大人虽然没怎么费力就拿下了这座要塞，但他改造要塞可是花费了不少工夫的，这里早已经是他们的领地了。

乖乖地将自己的领地交出来，送还给人类？一点都不挣扎一下？

这是什么道理？

帕梅拉心底里对特蕾茜的不满已经飙升到了极致。

“对了，你搜查那些邪教花费了多久的时间？”

“大约两天。”

“太久了。”

特蕾茜摇了摇头，赛莉娜见此立马向前踏出一步，冷声道：“哼，让主人失望了，你知道要怎么做吧？”

“是，在下接受惩罚。”克莱斯特单膝跪地，表情依旧维持着恭敬。

大人？

帕梅拉瞳孔一缩，分外不解。

这绝对是故意找个理由惩罚克莱斯特吧？

邪教本就生活在阴暗之中，阿德里要塞又是一座大城市，能只花费两天时间将邪教揪出来，简直就是奇迹好吧？

她居然说这种速度太慢了？

简直无理取闹！

在下达了这些命令后，特蕾茜和赛莉娜就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克莱斯特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向了城堡的地下室。

跟在他的身后走了一段路，帕梅拉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小声问道：“大人，大人？您就这么甘心受罚吗？”

听到这句话，克莱斯特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回过头，用一种陌生冰冷的目光盯着她，帕梅拉的心跳几乎在这一刻停止了跳动。

长这么大，这还是克莱斯特第一次这么看她。

“帕梅拉，这种质疑主上的话，我希望是最后一次。”

收回目光，克莱斯特继续朝着地下室走去，除此之外，他解释道：

“你还年轻，没有经历过昔日新纪会最为辉煌的年代，所以现在质疑主上，我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主上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我很愚笨，想不明白主上为什么要让我受罚，但是主上一定有她的目的，等我进去之后，你就去我的实验室里唤醒我的仿生实验体。”

赛莉娜所说的惩罚他很明白，就是在禁闭室被魔法刀刃折磨几天，让主上失望却只得到了这种惩罚，这在他看来已经很仁慈了。

不过他要在禁闭室内待上几天，这几天还要下达各种命令，整合要塞内能带走的一切，所以为了完成任务，他必须使用自己的仿生实验体。

仿生实验体和他外表看上去一模一样，其上也附着着他的一缕意识，平日里用不着的时候它一直在实验室内保养，现在倒是派上了用处。

帕梅拉沉默着点了点头，在临走之前，克莱斯特忽然想起了什么，开口叫住了她。

“唤醒之后，你就去调查第一据点吧，那里据说被帝国重新占领了，主上让我们撤退，很可能也和那些帝国军队有关。”

“……是。”

尽管不觉得克莱斯特大人会不敌人类军队，但对于大人下达的命令，她还是会一丝不苟地完成。

……

第一据点的城主庄园。

这里因为战争，变得有些残破不堪，但帝国军队花费了两三天的时间修复了它，让它成为了贤者和军队统帅居住的地方。

庄园别墅的大厅内，望着一旁悠闲喝茶的贤者罗姆，布曼好奇问道：“贤者大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喝茶的动作一顿，罗姆呵呵一笑，缓缓道：

“最近几天，你每天都派几支小队进攻阿德里要塞就好了，除此之外，你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

“啊？这……这些小队能活下来吗？”

“我说了，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那，那教会圣女呢？”

“怎么？你还想对她动手？”

似乎是看穿了他的想法，他无情地嘲笑道：

“别自以为是了，她是教会圣女，而你只是个帝都贵族，在她眼里，你的身份其实和那些平民差不多。”

“你要是真招惹了她，到时候教会怪罪下来，帝国第一时间就会把你抛弃，甚至你的父亲和家族都会受到牵连。”

哐当——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罗姆淡笑道：

“我好心劝你一句，你在帝都作威作福就算了，要是在教会圣女面前还这么做，呵呵，你还是早点洗干净脖子，等着上行刑场吧。”

说完，他就双手背在身后，离开了大厅。

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位年轻的帝都贵族，就是想要对教会圣女出手，以此来报前几日的仇。

但是对教会圣女出手？

这可太愚蠢了，教会圣女代表的可是教会，能够真正和她对抗的，整个帝国也只有女王才有勇气这么做。

他身为人类公认的贤者之一，都不太想和教会圣女起冲突，区区一个帝都贵族就想报复她，这和自寻死路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他也知道的，无论他怎么劝说，这位帝都贵族都不可能就此放下仇恨，在帝都内的生活已经让他迷失了自己。

呼——！

在罗姆走后，布曼用力地将桌上的茶杯砸在地上，脸色气得通红。

“大人，大人……”

一旁的副将小心翼翼地站在他的身旁，想要开口安慰他，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引火上身。

布曼可没有想那么多，他破口大骂道：“教会圣女就真的那么尊贵吗？连我都不能报复她？！”

“大人，别生气别生气……”

“没办法报复她，难道她之前做的一切就这么算了吗？我布曼从小到大，还没有这样憋屈过！”

“大人，消消气，为了她气伤身子，不值得！”

布曼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嘴里不断说着些脏话，根据他有仇必报的性格，他不可能就此放过教会圣女。

他要狠狠地折磨她，要让她身败名裂！

想着想着，他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同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副将有些疑惑，问道：“大人，您笑什么？”

“谁说没办法报复她的，只要让她不知道是谁做的，不就好了？”

脸色阴沉，布曼轻声呢喃道：

“教会圣女最怕的是什么，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名声吧？如果我们想办法制造谣言，恶意抹黑她，她又会怎么应对呢？”

“这，这不好吧？万一被发现……”

“蠢货！就不能不被发现吗？”

怒斥了副将一句，这种报复圣女的想法如同病毒一般，开始在布曼的脑海中疯狂蔓延。

……

另一边，第一据点教会圣骑士住处。

哒哒哒——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上回响，穿着白色长裙的蕾菈一脸淡漠地迈着步伐，气质冰冷，宛如画中才会有的尊贵女王。

只是没走几步，她慢慢地停了下来，紧接着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一拳砸在走廊的墙壁上，在发现墙壁出现裂纹之后，又有些慌张地赶紧用魔法将它修复。

随后，她靠着墙，闭着眼揉起了自己的太阳穴。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庆祝晚会的时候，薇洛丝竟然主动诱惑她，想要和她一起享受肉身带来的欢愉，而她竟然对此失去兴趣了……

为了不让薇洛丝察觉出异样，她强忍着不适，和她做了很久，而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今日她那种事情，她不是感到害羞，而是感到难受。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她平日里纵欲过度，身体哪里出了毛病？

眉头一蹙，蕾菈知道这种事情自己一个人思考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在她再三的纠结之下，她找到了天启骑士维尔莉。

庄园的后方是一座花园，维尔莉和蕾菈坐在花园的石桌旁，一边品尝着据点内的茶水，一边展开了交流。

“你找我有什么事？”

蕾菈没有直言，而是拐了个弯问道：“我们认识多久了？”

“不记得了，但你一直都是我尊敬的长辈。”

“很好，那接下来我和你说的事，希望不要外传。”

听到蕾菈的语气很是严肃，维尔莉也认真了起来：“嗯，你说吧。”

左右观望了一下，蕾菈握紧了手中的茶杯，犹豫道：“我，我有一个朋友……”

“嗯？”

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害怕人听清一样，蕾菈忽然快速地说道：“她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身体没办法做出相对的反应，该怎么办？”

维尔莉愣了一下。

在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后，她歪了歪脑袋，疑惑道：“你是说，你的朋友在诱惑面前纹丝不动？”

“……可以这么说。”

也算是纹丝不动吧，毕竟当时的她失去了兴趣。

如果是普通人，在听到她这么说后，多多少少能理解一点她的意思，只可惜，她这次询问的对象是维尔莉，教会的天启骑士。

她的双手被维尔莉握住，水灵的眼眸中浮现出几许光亮。

“那她入教了吗？这样的人也太厉害了吧？无论那诱惑是钱财、色欲或者权力，她都能做到纹丝不动的话，请让她务必加入我们天启教会！”

“这……”

望着前方面露微笑的维尔莉，蕾菈抿了抿唇，隐隐约约有点后悔来找她了。

不过去找别人？

可能更不靠谱吧？

维尔莉好歹是十阶的天启骑士，她对人体的构造和功能以及魔法的理解，绝对远超这个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心下一狠，为了防止维尔莉再度理解错误，蕾菈直言道：

“好吧，那个诱惑其实就是色欲，我面……我的朋友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身体已经失去本能反应了，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纵欲过度吗？”

“面对色欲失去反应？”

“嗯。”

食指轻轻地碰了碰脸颊，维尔莉抬眼看着天空，似乎是陷入了思考之中，而蕾菈则撇开了目光，脸颊微红。

这还是她第一次，和薇洛丝之外的人聊起有关色欲这样的话题。

不过……

她偷偷看了眼对面的维尔莉。

不愧是教会的天启骑士，即使是面对这样的话题，依旧面不改色，甚至一点心跳加速和脸红的表现都没有。

难道说，维尔莉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话题？

想来也是，很多天启骑士虽然是她的后辈，但是她们的年龄其实也没差她多少，放在普通人身上，这种年龄早就换了好几任伴侣了。

也就是接触的有点少，她蕾菈才会对这种话题感到害羞吧。

在她努力安慰自己，让自己也变得和维尔莉一样云淡风轻之际，维尔莉忽然举起了手，有些为难地说道：

“那个……”

“怎么了？”

“在色欲面前，正常人应该会有什么反应？”

在她问出这个问题之后，现场的氛围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蕾菈心底里忽然有了些罪恶感。

她从石椅上起身，也顾不得维尔莉的阻拦，径直朝着别墅内部走去。

“啊，我想起来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处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维尔莉，记得保密。”

“啊？蕾菈大人，别走啊，和我详细说说吧！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原来色欲会让人类有反应吗？！”

“不会！你听错了！”

“就会！你说的！而且蕾菈大人，如果你的身体真出了什么问题，最好还是去找医师哦。”

“是我朋友啊！维尔莉！”

远处，蕾菈的脸因为维尔莉的话而更红了一些，而在花园的另一角，薇洛丝扶着自己的胸口，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维尔莉不愧是天使，她恐怕和蕾菈一样，从小就沉浸在各种魔法训练之中，对性这种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了解。

而这，也让蕾菈没有得到困扰她问题的答案。

如果蕾菈询问对象不是维尔莉的话，恐怕对方就会帮她开始排查问题了吧？甚至最终很有可能会将问题锁定在她薇洛丝身上。

那可就完蛋了，蕾菈绝对会发现是她动的手脚。

所以，在蕾菈意识到这点之前，她得让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问题才行。

Chapter 274

据点重新开业的酒馆内，角落里传来了阵阵惊呼声。

“喂！你们听说了吗？这个据点外的毒瘴啊，很可能就是教会圣女自己放的！”

“什么？”

先谈论起这个话题的是一位长相有点尖嘴猴腮的男子，他说起教会圣女，就会不自觉地眯起双眼，语气变得低沉又神秘。

他的四周围满了喜欢热闹的看客，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听他说着教会圣女背地里的坏话，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发出几声惊叹，给足了男子互动感。

“你们不知道吗？还在第二据点的时候，这位教会圣女就想办法解决了当时第二据点的统帅，让自己上位。”

啪——

一拍桌，男子喝了口酒，低声道：

“她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善良，所以这个毒瘴啊，我听说就是她自己放的，等你们陷入绝境的时候，她再出来救你们，好传播自己的教义！”

“真的假的，这毒瘴很久前就有了吧？那时候教会圣女还没有出现……”

“诶，她不来，可以派手下来啊，而且你们也不想想，你们是怎么夺回第一据点的？除了魔将，你们可是一个魔物都没有杀死！”

“你的意思是，教会圣女和魔物勾结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还不赶紧告诉艾莉尔大人！”

一听到人名，男子瞬间警觉了起来：“什么意思？艾莉尔是谁？”

“嗨，你这就不懂了，如果说莎琳修女是我们现在的一把手，那艾莉尔大人就是二把手，她和莎琳修女走得很近，只要将这些告诉她，她们肯定会去找教会圣女要说法的。”

“要说法啊，那个，你们去就好了，我就不用了。”

目光躲闪了几下，男子开始寻找人群里的缝隙，准备偷偷从这里溜走了。

毕竟他只是来散播谣言的，听到谣言的人信与不信都和他无关，可要是被人抓住，质问他谣言的来源，那可就糟糕了。

不过最糟糕的是，他刚想要从这里离开，他的手腕就被人抓住，重新回到了人群之中。

“诶，那可不行，消息都是从你这里传出来的，你的渠道比我们多多了，可信度还很高，怎么能不去见艾莉尔大人呢？”

刚想要继续推脱，人群之外传来的声音令他面色一白，乖乖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谁要见我？”

人群让开了一条道，一名少女从道中走出，来到了男子的前方，而四周的人也纷纷笑着打招呼：“艾莉尔大人！”

男子在知道少女的身份之后，双腿止不住地开始颤抖，他想要从人群之中逃走，但是根本不敢付之行动。

他有预感，他要是真这么做了，四肢绝对会被这些人打断……

在通过围观群众告诉自己刚才发生的一切后，艾莉尔饶有兴趣地打量了男子两眼，笑道：

“原来如此，我都没想到教会圣女背后居然有这么多小动作，你跟我走一趟吧，我们去找教会圣女对峙。”

什么？去找教会圣女？

男子一哆嗦，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可他不敢大声喊痛，只能默默地将这份痛苦隐藏下来。

不仅如此，他也反抗不了艾莉尔，要是现在逃走的话，岂不是立马就会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在传播谣言了？

所以想了想，他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之后再想办法逃走。

就这样，他跟着艾莉尔一路朝着教会圣女的住所走去，只是走着走着，他看着两旁经过的银甲圣骑士，产生了一丝疑惑。

尤其是当他见到面前驻扎的营地时，他咽了咽口水，问道：“艾莉尔大人，我们这，这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怎么可能呢？你既然说教会圣女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们当然要直接找教会圣女对峙了啊？这怎么会来错地方呢？”

进入营地，看着一位位握着武器的圣骑士，注意到她们目光中的冰冷，男子终于是知道自己被骗了。

艾莉尔带他来的根本不是教会圣女的住所，而是教会圣骑士所在的地方，这种地方，可不是用来和平交流的。

果不其然，他还什么话都没有说，圣骑士的首领就一挥手中的长枪，将他打倒在地，同时用枪尖指着他的脸，质问道：

“说吧，你背后指使的人是谁？不说的话，我不介意让你尝尝酷刑的滋味。”

先前陪同在他身边的艾莉尔走到了圣骑士的一方，她双手抱着胸，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底里都是嫌弃和厌恶。

回想到酒馆内那些围观群众的行为和举动，男子忽然感受到了一股凉意，他们嘴上笑着应和着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被欺骗的，从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

……

布曼居住的庄园内，副将撞到了两三位女仆，狼狈地冲进了后院，大喊道：“大人，大人！不好了！”

“什么事情啊？慌慌张张的。”后院中，布曼喝着茶水，不慌不忙地问

道。

“我们，我们派出去造谣的人被抓了！而且据点内很多人都知道是您下的命令，现在他们都围在我们庄园前，要个说法！”

“什么？”

眉头一皱，布曼狠狠地将手中的茶杯砸在桌上。

他在下达任务之前，已经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让对方知道幕后指使者是谁了，结果这才过去多久，据点内竟然有人已经围在了庄园前。

穿上一旁的外套，布曼恨起了透露消息的家伙，要是让他知道是谁，他一定要让对方生不如死。

现在嘛，就去看看那些贱民围在他庄园前做什么。

“带我去看看。”

得到了这个命令，副将艰难地点了点头，带着布曼来到了庄园别墅的二楼阳台。

这里离庄园大门口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已经能够将那里的情况尽数收入眼底了，而最令副将流汗的是，他们还未来到二楼的阳台，就听见了大门口传来的喧闹声。

“狗贵族出来！抹黑教会圣女的事情敢做不敢当是吧！”

“你还是人吗？有些事情做的你能安心吗？！”

“教会圣女哪里招惹到你了！出来给我们个说法！”

拉开阳台，布曼脸色铁青地看着大门口黑压压一片闹事的平民，不解道：“这群人疯了吗？我造谣教会圣女，关他们什么事？！”

“呃，这个……”副将低着头，不太好解释。

教会圣女现在明显是这些人的信仰，他抹黑教会圣女的行为完全触及到了这些人的底线，被围起来要说法再正常不过了。

而且在这些人眼里，早就已经没有了平民和贵族之分，只有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别，这里若非有帝国军队保护，他们早就冲进来把布曼抓走了。

副将明白这些道理，但他可不敢跟布曼说，要是彻底激怒了对方，鬼知道这位贵族少年会不会先拿他出气。

布曼眯着眼，胸口不断起伏。

隔着大老远，副将就感受到了他的怒气。

“呵，你赶紧命令那些士兵杀了他们，敢围在我们庄园前，就得有死亡的觉悟！”

“这……”副将一愣，冷汗瞬间从额头滑落。

要知道这些平民可是为了教会圣女才围在庄园前方的，布曼要是下令杀了他们，可是一点都不给教会圣女面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据他对教会圣女的了解，只要死了人，她就一定会彻查这件事，到时候布曼可就完蛋了，甚至还会连累他的父亲和家族……

“嗯？”

“是是是。”

见副将犹豫，布曼冷哼了一声，似乎对他有些不满，对此，副将只能连忙点头答应下来。

之后，他离开了别墅，来到了庄园大门对着那些阻拦平民的士兵喊道：“主将有令，谁再围在庄园前，就杀了谁！”

“混蛋！你们这些贵族，不得好死！”

“下贱的家伙！有种让他出来！”

他传达的命令引起了众人的激愤，更多人开始冲击帝国士兵组成的防线，但是得到命令的士兵也不再退让，直接抬起长枪就往人群中戳去。

一时间，不少人身上都受了伤，尖叫和慌乱也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其他士兵见状也不再忍受，握着武器就想杀死几个人来立威。

“住手！”

好在，薇洛丝到场，及时阻止了他们。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从得到消息之后就一路快马加鞭地赶到了这里，途中连休息都没有休息，以至于现在的她连话都说不清。

在捂着胸口短暂地放松了片刻后，她对着受伤的平民施展了自己的治疗术，随后她站在群众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我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据点内出现了很多诽谤我的谣言，大家能够明辨是非，真的让我很开心。”

抬起身子的时候，她微微笑着，眼角却已经挂上了泪滴。

他们的信任，就让她如此感动吗？

部分群众心中一暖，觉得教会圣女有些过于多愁善感，但另一部分群众却知道，这位圣女在拯救第二据点的时候，都经历了些什么。

明明是他们的救世主，却不被认可、不被信任，这位圣女虽然嘴上什么都没有说，但心里却早已经遍体鳞伤。

所以，他们这一点点的信任，就足以令她掉下眼泪。

望着面前含泪的少女，不少人都心疼了起来，她的坚强和善良，更是令他们想要将她抱在怀中，好好呵护她。

少女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她伸出手抹去了眼角的泪滴，继续说道：

“散播谣言的人说幕后主使是帝国贵族，还请大家也不要轻信，帝国贵族们从小就学习各种礼仪，绝对不会做出如此低劣的事情。”

“他们的目的，应该是让教会和帝国在这种时候发生矛盾，以此来减少我们的合作，削弱我们的势力，大家还请保持理智，谢谢你们……”

群众安静了下来，没有说话，其中一些人点了点头，似乎是相信了教会圣女的解释。

可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帝国贵族大多数都是肮脏卑鄙的家伙，尤其是这位帝国军队的主将，帝都贵族布曼少爷。

教会圣女的善良，让她对帝国贵族蒙上了一层滤镜，她太单纯了，太容易被欺骗了，她看不清布曼的本性，就会被他肆意利用。

他们不希望见到这一幕。

人群后方，艾莉尔和其他几人对视了一眼，随后默契地点了点头。

教会圣女拯救了他们，如今，轮到他们来拯救教会圣女了。

布曼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在教会圣女的恳求之下，黑压压的人群最终从庄园门口散去，帝国士兵们也松了一口气，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副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最怕的就是看到双方真的发生难以挽回的冲突，这样被卷入其中的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到别墅内，他找到了布曼，说道：“大人，教会圣女帮我们拦下了那些疯子。”

“她？你看清了？”布曼挑了挑眉，似乎没有预料到圣女会出现在这里。

“没错，就是教会圣女，她还说您不是这样的人……”

副将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布曼，而后者在听完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接着，他像是想明白了什么，呵呵一笑。

“我懂了，她这是服软想要讨好我，可惜，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准备准备之后的计划，我一定要让她身败名裂！”

“……是。”

一咬牙，副将表面上应了下来，私底下恨不得一剑捅死面前的贵族。

诬陷教会圣女这件事没有被对方报复已经是万幸了，竟然还想要继续自寻死路，布曼这家伙……没救了。

夜晚，心情愉快的布曼来到了浴池。

纵身一跃，他跳入了池中，享受起了被温水包裹的感觉，也就在他享受之际，一名女仆悄悄来到了更衣室。

掏出某种特殊的药剂，将药剂内的水洒在浴巾之上，做完这一切后，

女仆悄无声息地离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泡完澡，布曼擦干了身子，来到了更衣室。

取下浴巾，他毫无防备地将它裹在了身上，随后没过多久，一声惨叫在庄园别墅内响起，惊扰了夜晚的宁静。

Chapter 275

庄园别墅的卧室内，布曼坐在椅子上，面色惊恐地望着自己上半身的皮肤，不安地问道：

“怎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病？！”

之前泡完澡，在裹上浴巾的那一刻，像是被刀割一般的刺痛就传遍他的全身，迫使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浴巾。

可即便这么做，一切还是晚了。

他身体上触碰过浴巾的皮肤开始疯狂发红，宛如被煮过的螃蟹，不仅如此，这些红皮肤还逐渐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痘痘，碰一下就疼得要死。

之后，他慌忙请来了帝国军队内的医师。

医师在查看了他的病情后，眉头越皱越深，在一旁围观的副将见此，心也是越沉越低。

“这恐怕不是什么病，而是一种毒，专门用在皮肤上的。”

“快说，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医师擦了擦额头的汗，支支吾吾道：

“这，这……不是没有，但是等我配出解药，恐怕是四五天过后的事情了，这期间您的皮肤多半已经……”

“废物！我要你们这些医师有什么用啊？！”

一脚将面前的医师踹倒在地，布曼气得就连脸都红了起来，他怎么会听不明白医师的意思呢？这种毒放着不治，只会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加溃烂。

等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越想越气，布曼又狠狠地踹了医师几脚，而副将一开始并没有帮助医师，在见医师快要没了气后，他才上前劝说道：

“大人，大人！消消气消消气，您就算把他打死了，也没有什么用，还容易伤着自己的脚。”

“怎么办？难道这里就没有人能治好我的病吗？”

躺在地上，有些虚弱的医师生怕眼前的主将觉得他没有能力，将他赐死，所以开口道：“其实，其实有一个人可以……”

“谁？”

“教会圣女。”

没有注意到布曼的脸色忽然就阴沉了下来，医师接着说道：“她的治疗术据说包治百病，只要人还没死，都可以救活，所以……”

“你让我去找她治病？！”

衣领被布曼抓住，医师整个人被从地上提了起来，他不知道布曼为什么会如此生气，好像去找教会圣女看病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然而事实和他猜的差不多，找教会圣女看病，在布曼看来的确是一件难以启齿的耻辱之事。

他先前可是扬言要狠狠报复教会圣女的，结果转头就去找她看病，这什么意思？他布曼不要脸的吗？

这医师难不成在嘲讽他？

想到这里，布曼举起拳头，想要一拳砸开医师的脑子，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可也就在这时，副将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冷静，大人，冷静！”

“这医师不知道您和她之间的矛盾，这么说纯属是意外，大人您不要放在心上，不去找那位圣女也没关系的，定然还有其他办法能医治您……”

在他劝说了好久，布曼最终冷哼一声将手中的医师扔在了地上，之后自己则是有些失魂落魄地后退了几步，狼狈地坐在椅子上。

说什么还有其他办法……

其实仔细想想，他好像还真的只有找教会圣女这一条路能走。

……

“隼鹰，你跟在我身边最久，我要你去做一件事。”

耳畔回想着自家队长的嘱托，隼鹰握着卷轴，面色凝重地来到了教会圣女的住宅，伸出手按响了门铃。

来开门的应该是女仆，她的仪态很是优雅，背影也万分绝美，他原本以为她只是个有点姿色的普通女仆，直到他感受到了她身上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魔力气息。

在这股魔力气息面前，他就像是一艘在海浪中摇摆的小船，不知何时就会翻个底朝天。

捂住胸口，缓解了一下自己的慌张后，他猜测这位女仆的魔力等级应该在六阶之上，毕竟他的小队队长都没有给予他这么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他还得知了一个事实。

教会圣女家的女仆都有六七阶的水平，帝国公主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吧……

深呼吸一口气，他在心里安慰自己，教会圣女越强，越能完成他队长的嘱托。

女仆带着他来到了会议室，隼鹰在门口做了几番心理建设之后，郑重地推开大门，见到了坐在会议长桌上的教会圣女。

一缕金色光芒透过会议室的窗户，洒落在少女身前的桌上，伏案的少女因为他开门的举动而微微抬起头，银丝从耳畔垂落，她小脸上浮现出的惊讶恰到好处。

心跳在这一刻漏了一拍，隼鹰痴痴地看着她，只觉得她是传说中的女神转世，一颦一笑都格外的动人心弦。

直到身后的女仆咳嗽了一声，他才从出神中惊醒。

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时候，他的脸颊瞬间爆红，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而薇洛丝掩嘴一笑，伸出手示意他坐下。

得到了指令，他就像是受到了严苛训练的士兵一样，在会议长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双手更是放在大腿上，一动都不动。

在简单地介绍了一番后，薇洛丝问道：“你的来意是什么？”

脸上的红晕褪去，隼鹰回忆起了自己的任务，他立刻离开椅子，径直跪在地上，脑袋磕地。

“恳请您救下我们。”

“发生什么事了？”

薇洛丝连忙起身，想要将他从地上扶起，但是后者就是不愿起身，同时，他也解释道：

“布曼是我们的主将，他命令我们几支队伍每天都要进攻阿德里要塞，只是，只是这么做纯粹就是送死。”

“别说是几支队伍，就算是驻守在这里的所有帝国军队出击，都没办法攻破阿德里要塞的防御，相反，那些魔物很容易就攻击到我们。”

“我的战友就是这样白白牺牲的，除此之外，队伍中存活下来的士兵已经寥寥无几，所以我前来找您，是希望您阻止布曼主将继续下达这样的命令。”

薇洛丝听得很清楚，布曼一直都只派几支队伍前往进攻阿德里要塞，这种以卵击石的行为导致那几支队伍死伤惨重，帝国军队内部也是人心惶惶。

在这些士兵眼里，她教会圣女或许是唯一能阻止布曼的人，所以他们找了上来，只是……

薇洛丝摇了摇头，道：“可我来自教会，没有管理你们帝国军队的权力……”

说到一半，在看见隼鹰的身体因为失望而止不住地颤抖后，她嘴角一勾，蹲下身子温柔笑道：

“不过就算如此，我也会尽我最大能力帮助你们的。”

颤抖的身子瞬间止住，隼鹰抬起头，在和那双圣洁的金色瞳孔四目相对之后，他捂住自己心跳加快的胸口，重重点头道：

“有教会圣女这句话，我们就知足了。”

Chapter 276

在隼鹰走后，薇洛丝询问了艾莉尔一番，最终离开自己的住宅，偷偷前往拜访据点内的唯一医师。

思来想去，她觉得蕾菈在询问过维尔莉之后，最有可能找的，就是据点内的医师。

所以为了防止露馅，她选择提前和这位医师接触。

只不过听艾莉尔说，这位医师性情古怪，治不治谁全靠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她脾气还很大，不是一位好相处的人。

光是听着这些描述，薇洛丝就很不想去见这位医师，但是为了将魔药的事情隐瞒下来，为了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她选择忍了！

来到医师的住宅前，敲了敲门，前来开门的是一位黑发少女，据艾莉尔介绍，她就是据点内的医师，名为珍妮。

原以为珍妮在见到她的那一刻，就会来个下马威，结果令薇洛丝没想到的是，珍妮双眼一亮，连忙招呼她进去。

“教会圣女？您怎么来了？请坐请坐，我给您泡茶。”

胳膊被她拽着，整个人被迫进入了屋内，艾莉尔则跟在她的身后，眉毛微挑，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珍妮医师，什么时候对外人这么热情了？

在客厅坐下后，珍妮就亲自给薇洛丝泡起了茶，薇洛丝也只好笑着和她聊了几句，之后才放下茶杯，轻声道：

“珍妮，我来找你，是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能为教会圣女做事，是我的荣幸。”

珍妮一只手放在胸口，点了点头，简直就像是一位骑士，而艾莉尔意识到她们要说正事之后，就独自一人起身，离开了客厅。

见此，薇洛丝目光下沉，语气有些沉重道：“我的一个朋友，她……

那个方面有点问题。”

珍妮喝茶的手一顿，错愕道：“这个，是我能知道的吗？”

一般开口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大概率都是指的自己，所以一上来，珍妮以为薇洛丝说的是自己。

教会圣女的秘密？

她其实一点都不想知道。

这种级别的人物，但凡有点什么事情将她卷了进去，她这种没背景没势力的小医师，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过之后她才知道，薇洛丝口中的朋友，是真的朋友。

“当然，她最近才发现自己那个方面不行，如果她来找您的话，您在看病后能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自己的问题吗？”

“她自己的问题？”

“就是嗯……告诉她她那方面不行，是自己纵欲过度什么的……”

教会圣女很清纯，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白皙的脸颊就会染上红晕，同时她还会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颊，似乎是在感应自己脸颊的温度。

她的眼睛不敢看向珍妮，胸口的起伏也因为羞涩而大了不少，见到这副模样的教会圣女，珍妮只觉得很可爱。

她也明白了薇洛丝的意思，她是想要让她做假的诊断报告。

教会圣女这么可爱，她真的很想答应她，但是……

“抱歉，哪怕您是教会圣女，我也不会违背我的医德，告诉病人虚假的病因。”

她珍妮也有自己坚守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打扰了……”

眸光一暗，薇洛丝真没想到珍妮会如此果断地拒绝。

要知道这可是教会圣女的委托，不是她自夸，一般医师知道她的委托后讨好她都来不及，珍妮则和她们完全相反。

还真是有趣。

她最后用乞求的目光看了珍妮一眼，随后离开沙发，两只手紧紧地攥住了自己的裙摆，有些失魂落魄地从珍妮面前离去。

望着她纤细柔弱的背影，珍妮纠结了半天，最后在圣女即将走出客厅的那一刻，她咬牙叫住了她。

“等一下，如果您把事情的经历都告诉我，我也不是不能考虑考虑。”

就像是忽然得到了希望，薇洛丝身体一僵，缓缓回眸看向珍妮，那双金色的瞳孔前方荡漾起了一层水雾。

珍妮两颊一红，迅速地撇开了视线。

她最不擅长对付的，就是长得漂亮又爱哭的人了。

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薇洛丝抹去了眼角的泪滴，回忆起了过去。

“我的朋友，她……被恶魔诅咒了。”

“她若是沉迷于**，那便会越发地无法自拔，最终迷失在其中，灵魂被恶魔吞噬，这是诅咒，我们告诉了她，但她不愿意相信。”

“为此，我偷偷地在她的饭菜中下了禁欲魔药，让她对**失去了想法，可渐渐地，她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异常。”

“以她现在和我们的关系，要是知道是我给她下了禁欲魔药，她一定会和我决裂吧，但是您说得对，我想明白了。”

说到这里，薇洛丝放在大腿上的双手抓紧了裙摆，语气中带着些许颤抖接着道：

“我和她是朋友，哪里能背着她这么做呢？我实在是太自私了，如果她知道了实情要和我决裂，那我就去求她，若她只是骂我，那我便都受着。”

她并不是想明白了，她只是鼓起了勇气，被迫选择面对了。

听了薇洛丝的描述，珍妮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的呼吸也变得低沉许

多。

她抬起头，小声问道："之后呢？"

"什么？"

"如果她知道了实情，你还会继续喂她禁欲魔药吗？"

"会。"

薇洛丝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她撩起了耳畔的发丝，眸光之中闪烁着点点亮光，一颦一笑都让珍妮沉醉。

"很自私吧，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希望看到她因为诅咒而失去生命，为了我自己的愿望，就算背负世界上所有的骂名，我都会继续做下去。"

自私？

为了拯救朋友的生命，选择自己默默地背负一切，这也能被称之为自私吗？

珍妮沉默了下来。

她发现自己和教会圣女之间的思想境界，拥有很大的差距，在她亮如皓月的光芒之下，她只能如萤火般飘荡在夜空之中。

这样的光芒……她在以前的自己身上见到过。

曾几何时，她也像教会圣女一样，渴望拯救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渴望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幸福。

可现实的黑暗逐渐掐灭了她内心的光芒，那些被她所拯救的人递来的刀子也让她看清了一切。

善良，只会成为被欺负的目标。

只有在孩童时期，她们才能保留一颗童心，向往童话般的生活和未来，当她们成年之后，这颗童心就应该被永远地尘封起来。

虚伪、黑暗、两面三刀……这些才是成年人的代名词，只有拥有这些人格，才能在这个世界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看清了一切，却也没办法加入这样的现实，她是个胆小鬼。

所以，她一个人躲在这座小镇之中，凭借医师的身份偶尔看个病，赚个钱，维持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从教会圣女的身上见到了过去的自己。

能一步一步走到教会圣女这个位置上，她不知道眼前这位善良的少女遭遇了些什么，但过程一定一定很痛苦，毕竟她以前也经历过这些。

如今，她珍妮要化身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再一次伤害这位少女吗？

低下头，冰冷的发丝遮挡住了她的脸，令人看不清她的表情。

“自私？说到底，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吧？”

她不知道教会圣女的那位朋友和她的关系有多亲密，但她拯救她的行为被朋友误解，一定会很伤心吧？

她虽然不敢让自己回到过去，但是……

“真羡慕圣女大人的朋友，能结识您这样的圣女，这次，我就帮您一回吧。”

话音落下，她的双手被薇洛丝紧紧握住，滚烫的泪水滴落在她的手上。

“谢谢你，珍妮……”

圣女温柔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回荡，珍妮微微一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

这种善良的医师，可真是好骗。

在拜托完医师之后，薇洛丝就得到了梅维娜传来的消息，随后便马不停蹄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宅，见到了布曼和军队的副将。

说实话，布曼会来找她，有些出乎她的预料。

“不知道布曼少爷找我是有什么事？”

仔细打量了一下布曼，薇洛丝发现他穿着的衣服很奇怪，不仅没有穿豪华的贵族服饰，甚至穿衣的样式都简单了很多。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她多虑了，总觉得这些衣服并不是贴身的，似乎是用魔法将它们和皮肤隔绝开来了。

一旁的副将见薇洛丝开了口，连忙点头哈腰地从一旁取出了一盒箱子，递到了少女的面前。

优雅地将箱子打开，里面金色的珠宝几乎照亮了半个客厅。

“这是布曼少爷给您准备的礼物，都是一些不太贵重的金银珠宝，还请您收下。”

没有去碰那些珠宝，薇洛丝摇了摇头，道：“我不收这些东西，如果你们有心的话，就请替我将它们捐赠给附近的孤儿院吧。”

钱财这些东西，对她压根没有多少吸引力。

以前没钱的时候，她总想着各种办法赚钱，但自从拥有了治疗术，她就对钱失去了兴趣。

真要想赚钱，她利用自己的治疗术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种寻常人难以获得的东西，在如今的她看来唾手可得。

只不过她这般表现，给了副将一种错觉，他回头看了看布曼，眼神示意了一下，而后者眉头一皱，纠结几分钟后，缓缓开口道：

“抱歉，圣女大人，我年轻气盛，这些天里，我做了很多对不起您的事，还请您能够原谅我。”

眨了眨眼，薇洛丝明知故问道：“布曼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你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吗？”

“那个……造谣一事，的确是我做的。”

“啊，没事的，谁不会犯错呢？重要的是知错能改。”

原以为教会圣女会很生气，所以布曼故意将自己做的事说得很轻，很是心虚，结果没想到教会圣女不仅没有怪罪他，还夸赞了他一番。

这一时间令布曼心情有些复杂。

沉默了片刻，他接着说道：

“我被人下了毒，皮肤出现了点异常，听说您的治疗术很厉害，所以我这次来见你，就是希望您能够治好我的病。”

“先给我看看吧。”薇洛丝说道。

她也算是明白为什么布曼会来找她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下毒这件事，多半就是艾莉尔她们干的。

那日群情激愤，她故意说自己相信布曼，一是为了保持自己纯真无邪的形象，二便是为了激起她们更多的愤怒，让她们对布曼下手。

她倒是没想到艾莉尔她们会用这方式报复布曼。

布曼本想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可一动身子，皮肤就控制不住地触碰到了衣物，阵阵剧痛让他嘴唇都发白了。

想了想，最终他还是直接将自己的上衣撕了个粉碎。

没有了衣物的遮挡，他上半身就彻底暴露在了空气之中，原先他的皮肤还只是有些泛红，起痘痘，这几日一过，已经彻底发黑腐烂了。

副将见到他的上半身，连忙扭过头，差点呕了出来，布曼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眼里多了几分寒意。

他最痛恨的就是有人嫌弃他，哪怕是自己身体出了点问题。

原以为薇洛丝会表现得更甚，可令他震惊的是，在见到他上半身的腐肉之后，少女不仅没有反感，相反还露出几分悲悯之色。

她双手微微握紧，轻声呢喃道：“你一定很痛吧。”

“你说呢……呃，我的意思是，是很痛。”

本来布曼想要毫不客气地反击，可话刚说出口，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柔和了下来。

“这应该是一种毒吧，布曼少爷应该小心一些，你作为军队主帅，帝都之中肯定有很多人都对你不满的。”

“我，我知道的。”

她在关心他？

一瞬间，布曼感到了几分可笑，可之后，他低下了头。

不得不承认，教会圣女似乎没有他想得那么坏。

“这种毒造成的溃烂，我的治疗术能够治愈，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布曼少爷必须得满足我的请求，我才能帮你治。”

没有那么坏才怪！

布曼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搞了半天，原来教会圣女在这里等着他呢。

不用猜都知道，眼前这位圣女肯定会提出他很难接受的要求，然后让他陷入两难的境地，再狠狠地羞辱他一番。

这个家伙就是个贱人，和帝都里那些心机很深的贵族小姐一样，表面装得可怜兮兮的，背地里下起手来狠辣无比。

咬了咬牙，知道自己今日肯定要被教会圣女啃下一大块肉，布曼回道：“你说吧，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

“我听说少爷你经常指挥一些士兵前去进攻阿德里要塞，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薇洛丝歪了下脑袋，接着道，“如果没有意义的话，能否不这么做呢？毕竟在我看来，这么做只是在浪费生命而已。”

“……这就是你的要求？”

“嗯。”

布曼有些错愕。

这个要求着实出乎了他的预料，她作为教会的圣女，竟然也时刻关注着帝国军队的情况，甚至还为他们的牺牲感到痛心。

想了想，布曼点头道：“好，我答应你。”

其实不只是薇洛丝，就连布曼自己都觉得这么做纯粹就是在白白牺牲那些士兵，要知道他现在有这样的权力，可都是帝国士兵赋予他的。

要是他们都死光了，他现在的身份可就什么用都没有了。

啪——！

一拍手，薇洛丝甜甜一笑，道：

“太好了，没想到布曼少爷这么通情达理，不过少爷，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哦，不做到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

“哼，不用你提醒，我布曼自然会遵守约定。”

有了布曼的承诺，薇洛丝对着他上半身腐烂的皮肤伸出手指一点，金色的光芒就瞬间治好了他的皮肤。

“好了。”

“真是厉害啊……”

副将盯着布曼恢复如初的皮肤看了看，最后不得不承认圣女的治疗术果然如传闻中的一样厉害。

布曼则是一扭头，淡淡道了句谢谢便转身离开了这里，似乎一秒都不想要在这里多留。

为了让他记住约定，薇洛丝还刻意站在门口踮起脚尖提醒了几声。

毕竟现在帝国军队内部人心动荡，如果他再这么做的话……

她也没办法保证这位帝都贵族能活下来呢。

另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副将思考了许久后，靠在布曼的身边，小声道：

“大人，您说，这个毒有没有可能就是教会圣女下的？”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种可能，只是他们又都觉得这种概率很低，毕竟传闻都说教会圣女天真善良，这点应该是错不了的。

可如今一见，副将倒是觉得这毒很可能就是教会圣女下的。

要知道，她在见到布曼身上的腐烂皮肤后，可是一点惊恐畏惧的表情都没有，淡定得可怕。

不过布曼和他的想法完全相反。

“不，应该不是她，无论是反应还是行为，都不太像是她下的手。”

他觉得她之所以能接受，是因为她本身就是半个医师，传闻中她也上过战场，去过魔物坟地，那里的尸体可比他身上的伤势可怕多了。

她应该早就习惯了才对。

副将点点头，接着道：“那我们的报复计划……”

“报复计划继续，她虽然治好了我身上的病，但是她欠我的依旧在，这口气无论如何，我都要讨回来！”

寒光一闪，布曼依旧坚持要这位圣女付出代价。

“那约定……”

“就照她说的做，毕竟再这样下去，这支军队也耗不起。”

……

两日后，蕾菈在修女莎琳的介绍下，找到了据点内唯一的医师——珍妮。

修女和医师虽然都能治病，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修女治病主要依靠自己的治疗术，对病情的了解没有专业的医师深入。

而医师更加传统一些，他们能够分析出病人的病因，提供的治疗办法也不只治疗术一种，草药和各种药剂之类的也都在列。

当然，修女之中也不排除修习医师职业的修女，就像入住教会医院的修女，一般都会兼修医师的知识。

已经好几天没有触碰薇洛丝的蕾菈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要不然她的秘密肯定要被那只小魔女发现了，到时候一番嘲笑绝对少不了。

来到诊所，面对笑意盈盈的医师珍妮，蕾菈一脸淡漠地说道：“医师，最近我有一个朋友，身体出了点问题。”

珍妮闻言，微微一笑，摊手道：

“这里没有别人，只有你和我，放轻松点，小姐，而且我们做医师

的，无论病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会严格保密的。”

“所以在我们面前不需要说什么谎话，治病呢，只有坦诚一些，才好得更快一点。”

沉默了一下，蕾菈点点头。

随后，她一句话未说，只是默默地注视着珍妮的双眼，左眼渐渐浮现出金色的钟摆，滴答滴答的催眠钟声在房间内响起。

Chapter 277

随着钟摆声的响起，珍妮的目光也逐渐变得无神，见此，蕾菈轻呼出一口气，表情从容地说道：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瞒着你了，我……那个朋友那方面出了点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即便是催眠了珍妮，蕾菈还是没有勇气说是自己。

“有你朋友的血液吗？可以先验一下血。”

“有的。”

说是朋友，蕾菈抬手在自己的手指上扎了个小洞，在珍妮递过来的药瓶中滴了两滴自己的血液。

被催眠的珍妮自然发觉不出异样，她拿着药瓶转身走进了自己的药房，而蕾菈则坐在外面静静等待。

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两只放在大腿上的小手却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暴露了她内心的紧张。

遥想不久以前，她对色欲完全就是一知半解，纯洁如白纸，自从遇上薇洛丝这头魔女之后，她就逐渐沉沦其中，难以自拔。

现在她对色欲失去了想法，难不成就是她放纵的惩罚？

“检验结果出来了。”

珍妮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她将一叠报告放在了蕾菈的面前，说道：

“你朋友的血液中多出了一种很奇怪的抗体，这种抗体应该就是导致一切的罪魁祸首。”

什么？

蕾菈虽然听不太懂，但这意思是在说她的现状，和她纵欲过度没有关系吧？

“那有医治办法吗？”

“这种抗体会自然死亡，只需要过段时间，它们便会自己消散，你的朋友也会恢复正常。”

珍妮的话令她一喜，起初她还以为自己身体出了什么大毛病呢，结果这种病过几天就能自愈……

刚刚翘起的嘴角渐渐落下，蕾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这种抗体是怎么来的？”她问道。

“不清楚，不过这种抗体人体不可能自然生成。”

没办法自然生成，那也就是说她在无意之间将它们吞入了腹中，或者沾染上了它们，而且它们的作用刚好是禁欲……

除了她自己，她可没有见到自己身边还有谁也陷入这种状态的。

想起了薇洛丝，蕾菈冷冷一笑。

她之前给她喂过加了魔药的茶水，现在又偷偷喂她禁欲的魔药，这似乎也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心中一动，她看着珍妮问道：“近些日子，薇洛丝来找过你吗？”

“找过。”

果然如此。

蕾菈眯起了眼。

“说说吧，她找你做什么？”

……

优雅地给自己泡了杯茶，薇洛丝端起茶杯，微微抿了一口，苦涩中，一股浓厚的醇香抓住了她的味蕾，令她闭上眼点了点头。

现在的她很悠闲。

她的禁欲魔药让蕾菈很多天晚上都没有碰她，这让她清静多了，甚至都快要有点寂寞了。

蕾菈现阶段应该是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想着法子再避开她，她薇洛丝若是不好好捉弄她一番，怎么能算是报仇呢？

咔哒——

这般想着，大门开了，见到回来的人是蕾菈，薇洛丝哼哼一笑，心里有了很多想法。

在蕾菈往客厅走的时候，她端起了茶盘，与她擦肩而过。

只是在擦肩而过这一瞬间，她身子故意往蕾菈那边斜了一下，导致茶盘和蕾菈撞在了一起。

茶水泼在了蕾菈的长裙，还没等蕾菈说出口，薇洛丝就一边打理着她的裙子，一边恶人先告状道："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最近是有什么心事吗？怎么这么心不在焉的？"

在她提起心事的时候，她注意到蕾菈的目光明显闪烁了一下，随后也不管真相到底如何，蕾菈轻声道："抱歉，我的错。"

一切都在薇洛丝的预料之中。

她甜甜一笑，抓住蕾菈冰冷的手，温柔道："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心事的话，不妨告诉我哦，我会帮你开导的。"

"嗯。"

看着蕾菈那一脸窘迫的模样，薇洛丝差点忍不住当面笑出来。

不过这还不是最爽快的，在吃完晚餐之后，薇洛丝躺在沙发上，拿起了一本名为《人体性功能障碍》的书看了起来。

直到这本书被蕾菈看见。

在客厅昏黄的灯光之下，她咬了咬唇，似乎是有些害羞道："这书是……"

"啊，这是梅维娜搬书的时候掉出来的吧？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这本书搬过来，不过看上去挺有意思的。"

蕾菈没有说话，她上前一把将这本书从薇洛丝的手中拿走，随后转身将它藏了起来。

“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书又哪里招惹到你了啊！”

少女愤怒的质问没有换来回答，蕾菈在藏完书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看上去多少带着点脾气。

客厅内只剩下了薇洛丝一人，她原本愤怒的小脸瞬间转变为了笑容，这书自然是她故意拿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试探蕾菈。

现在看来，蕾菈敏感得很，对于自己失去的能力，她的内心一定痛苦万分。

既然如此，那她薇洛丝当然要让她雪上加霜啦。

洗完澡之后，她裹上了纯白的浴巾，敲开了蕾菈卧室的房门，随后她也不管蕾菈有没有睡着，她轻轻地将房门关上。

来到蕾菈的身边，她笑着询问道：“蕾菈，睡了吗？”

躺在床上睁开了眼，蕾菈淡蓝色的眼眸中倒映着夜晚的月亮，煞是好看：“怎么了？”

“今晚的月色还真是不错，你就不邀请我进你房间里坐坐？”

“你寂寞了？”

脸一红，薇洛丝慌忙地撇开脑袋，她一只手放在胸口，有些自言自语道：“我，我怎么可能寂寞，真是的，我只是有些奇怪……”

这般诱惑，对于一个被迫禁欲的人来说，杀伤力绝对很大的。

“为什么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碰我？难道是因为你……另有新欢了吗？”

薇洛丝后半句话故意停顿了一下，白皙的小脸上露出几分哀愁，与此同时，她还靠近了蕾菈，香肩微露。

她能感受得到，蕾菈呼吸的频率变了。

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心里一定很想要将她压在身下狠狠玩弄吧？只可惜她的身体做不到，这种憋屈感只能让她陷入疯狂。

Chapter 278

呵呵，这种想要却又做不了的样子，还真是可怜呢。

啪——

薇洛丝的手腕忽然被抓住，视线一阵扭曲后，她发现自己被蕾菈压在了身下。

“你知道你这副模样，只会让我化身豺狼，将你吃干抹净吗？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你的目的？”

心里虽然有些惊慌，但表面上薇洛丝还是无奈一笑，道：“如果是以前的你，早就这么做了吧？但你现在还不动手，难道说你真的……”

“看来为了证明自己，我不得不这么做呢。”

“诶？！”

感受到自己裹在身上的浴巾从一侧滑落，薇洛丝心中一惊，觉得蕾菈有点反常。

不对啊，今天她才只有挑衅了两三句话，蕾菈怎么就忍不住了？前些日子可是她挑衅了很久，她才动手的。

难不成今日又翻车了？

一边抵抗着蕾菈的双手，薇洛丝一边道：“我，我相信你蕾菈，我错了。”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

蕾菈没有停下自己的动作，她用食指勾了勾身下少女的下巴，冷笑道：“你今日试探了我好几次，不就是想要晚上的时候来戏弄我吗？”

“你的心可真狠啊，竟然想要我永远失去那方面的能力，薇洛丝，你不为我着想，也得为你将来的下半身幸福着想。”

就像是一道闪电劈中薇洛丝的脑袋，蕾菈话中的意思有些令她发懵：“什么，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

“别装傻了，我都知道，你为了躲避我的调教，竟然给我下了禁欲魔药，甚至还想让我自己觉得是自己纵欲过度的后果，不得不说，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用魔法将少女反身束缚在床上，蕾菈离开了床铺。

“你，你想怎么样？”

“做错了事，当然要惩罚。”

魔力化作的鞭子出现在了蕾菈的手中，薇洛丝娇躯一颤，知道今晚自己的臀部肯定又难逃一劫。

不过蕾菈以为这样就能磨灭她的反抗精神？

根本不可能！

啪——！

啪——！

啪——！

“不敢了！我下次不敢了！”

“饶了我吧！”

“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

淡淡的隔音魔法笼罩了这座卧室，少女的哭嚎徘徊在室内，听着她的求饶声，鞭子的抽打速度终究是慢了下来。

别误会，她现在之所以求饶，只是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而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日先放蕾菈一马，之后再狠狠地教训她！

心里这般安慰自己，薇洛丝忽然开始期待鞭子的抽打。

啪——！

又一次清脆的声音在室内响起，一种莫名的愉悦感从受击处沿着她的脊椎，直窜她的脑海。

她竟然，竟然觉得有点舒服了？

这是为什么？难道，难道她是传说中的受虐体质？还是说蕾菈的调教已经初见成色？

……好像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很糟糕吧？

啪——！

“嗯哼！”

月光之下，蕾菈似乎是看出了些什么，她停下了手中的鞭子，来到少女的身边，掐住她的下巴，笑道：“今晚你不是很寂寞吗？”

“就让我好好陪你吧。”

啪——！

浪潮般的愉悦伴随着鞭子的挥舞冲击着少女的灵魂，原本干涸的山谷也因为浪潮的冲击而流出山水，最后顺着河道汇入大海。

大脑一片空白，大口喘气的少女只觉得自己好似要堕落了一般，竟然有些爱上了这种感觉。

……

深夜，阿德里要塞壁垒前方的帝国军营之中，昏暗的蜡烛照亮了破败的帐篷，几名士兵围着面前的沙盘，气氛诡异。

咚——！

最终，一位壮汉一拳砸在沙盘之中，怒道：“该死的，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团灭了！”

“阿德里要塞的壁垒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攻破的，上头到底在想些什么？甚至还派了个蠢货来当我们的主帅！”

“隼鹰呢？说话啊，你不是去找教会圣女了吗？”

眼见别人提到自己，隼鹰摇了摇头沉声道：“我找了，她也答应了，之后她也和那位贵族少爷商量了，但奇怪的是，传来的命令依旧是这样……”

咚——！

先前的壮汉再次暴怒："哼，肯定是他们联合起来串通好耍我们的，这些该死的贵族……"

上头的命令依旧要他们这几支队伍进攻阿德里要塞，那些占据要塞的魔物这些天也只守不攻，他们这么做除了白白送命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说到送命，他们死在阿德里要塞壁垒外的士兵尸体，都快要能堆成一座小山了。

就在他们讨论是不是圣女和贵族联合起来戏耍他们的时候，坐在首位的男子沉声道：

"不，如果是那位少爷的话，还有点可能，如果是教会圣女的话，不应该，这件事绝对不简单，很可能那位贵族少爷根本不是发号施令的人。"

男子是这支队伍的队长，也是身经百战的士兵。

在他经历的那么多场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尤为奇怪，进攻性极强的魔物克莱斯特莫名其妙地选择了龟缩，帝国士兵则一个个白白送死……

送死？

不会是有人想要施展某种禁术，而他们这些死去的士兵是必要的献祭物吧？

如果真是这样，无论他们怎么反抗，他们的宿命终将是死亡。

想到了这种可能，男子面色苍白了起来。

"队长，那我们该怎么办？"

沉默了许久，男子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匕首，重重地拍在了桌上。

众人大惊，隼鹰连忙道："万万不可啊，队长，你要是这么做那肯定必死无疑，到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

"如果我没有回来，之后的命令又是和以前一样，你们就违令吧。"男子深吸一口气，将匕首放回了自己的怀中。

违抗命令并非是逃走，在帝国之中，没有人会想要成为逃兵的，毕竟他们的家人都在帝国的控制之下。

他们要是逃走，上战场的，就是他们的家人。

单纯违抗命令的话，他们还不一定会死。

夜晚的寒风吹进帐篷，蜡烛的光芒左右摇曳，隼鹰看着下定决心的队长，心里却是如晚风一般，阵阵发凉。

Chapter 279

次日，贵族少爷布曼被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第一据点，当薇洛丝赶来的时候，布曼居住的别墅已经被无数人团团包围。

布曼死在了自己的卧室之中，一把匕首从后面贯穿了他的心脏，鲜血浸染了地面，凶手并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一旁的副将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房间的角落中，目光呆滞，布曼的死就算不是他动的手，他也得背负巨大的责任，可以说他已经没有了未来。

贤者罗姆也在现场，他打量了一下尸体后，说道：

“一刀毙命，竟然连他身上的护身魔法都没有触发，下手之人一定对他很了解啊，你说对吧，副将。”

“大人，不是我啊，绝对不是我动的手啊！”

副将连忙惊恐地摆手回答，他觉得自己就算没有了未来，至少还能留条小命，要是被认定为凶手的话，可是连小命都没有了。

罗姆见此笑了笑。

“怕什么，我又没有说是你动的手，你虽然对布曼很了解，但是根本没有动手的胆子，不是吗？”

“对，对对，大人您说得对！”

说到这里，罗姆话锋一转，扭头看向薇洛丝道：“倒是你，圣女大人。”

“怎么？你怀疑是我动的手？”

“不不，谁动的手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提到你，只是有点好奇，你最近应该没有怎么接触魔物吧？”

罗姆嗅了嗅空气，双眼眯了起来，“为什么你的身上，还会有前几日的魔物气息呢？”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双手抱胸，淡然回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错不了，贤者罗姆真的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闻到魔物的味道。

这着实给薇洛丝敲响了警钟。

“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对魔物非常敏感，只要有魔物靠近我，就算她伪装得再怎么天衣无缝，我也会嗅到一种特殊的味道。”

罗姆一边解释着，一边绕着薇洛丝的四周走了几圈，笑着质问道：

“之前维尔莉说你和魔物接触过，所以散发出这样的味道，那我可以理解，只是，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身上还散发着这种味道？”

“味道？你想用这种只有你闻得到的东西来污蔑我吗？”薇洛丝嘴硬道。

危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如果她被眼前的贤者发现真实身份的话，她就彻底完蛋了，不说自己会丢掉教会圣女的身份，就连逃都没办法从贤者的手中逃走！

该死的，要是知道贤者罗姆也在这里，她就不会来了！

“那好吧，看来我还得自证一下？”

动了动鼻子，罗姆忽然面色一沉，伸出手面向一旁的墙壁，冷声道，“出来！躲在那里的老鼠！”

魔力涌动，轰的一声，墙壁化作了层层齑粉，而在尘土之中，一道黑影一闪而逝，竟躲过了贤者的魔力囚笼。

“想跑？”

冷哼一声，罗姆瞬间追了出去，而薇洛丝则是诧异不已，如果她没有感受错的话，那道黑影的确是隐藏在暗处的魔物。

带着几分好奇，薇洛丝离开了这栋别墅，朝着罗姆的方向追去，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当她再次见到罗姆时，发现他正在和蕾菈对峙。

“那头魔物呢？”罗姆质问道。

“什么魔物？”

“别装傻了，蕾菈大人，你的实力已经恢复了，所以一定能感受到那头魔物的存在，你既然不肯将它交出来，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背叛了人类？”

罗姆给蕾菈扣的帽子可一点都不客气，他们的关系似乎从一开始就很糟糕，罗姆看向蕾菈的眸光中都充斥着厌恶之色。

“罗姆，你是想要成为大贤者想疯了吗？如果我背叛了人类，你早在见到我的时候就被我杀了。”

蕾菈也没有让着他，她淡漠地扫了他一眼，接着道，“至于那什么魔物，我可没有你那么灵的狗鼻子，对方只要藏得好一些，我可察觉不出来她的位置。”

就像是有些人天生擅长特殊魔法一样，罗姆对魔物的气息极其敏感也是天生的，因为这个特长，他在年轻的时候没少为搜查魔物出力。

当然，这期间他经常被嘲笑，毕竟他的工作是魔物猎犬的工作，大多数人都在背地里嘲笑他和狗一样。

之后，实在忍受不了冷嘲热讽的他选择抛弃了这个工作，并且将它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内心，只是每当有人嘲讽他和狗一样时，他依旧会忍不住地生气。

但是这一次，他忍住了。

他呵呵一笑，说道：“你的身上，居然也有淡淡的魔物气息，而且和那位圣女身上的如出一辙，这么看来，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蕾菈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她只是冷静地说道：“你越来越疯魔了，罗姆。”

“是吗？我这可是为了人类，教会圣女是魔物变的，大贤者又偏袒魔物，人类已经完蛋了，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沦为魔物的奴隶！”

“不过好在，我发现了这个秘密。”

罗姆大声地将这些话说了出来，就像是揭露了黑暗的勇者，他闭着眼，想要从附近围过来的人们身上得到赞美与崇拜。

“他在说什么啊？莫名其妙的。”

“教会圣女是魔物？他疯了吧？”

“我见过他，据说和那个布曼是一伙的，明显不像是什么好人。”

辛辣刺耳的话语顺着风吹入了他的脑海，他愤怒地睁开眼，扫视着他眼中的愚民，身为贤者，他最为痛恨的就是这些无知的家伙。

在贤者议会上，他的每一道提议，每一项决策，都是为了人类美好未来而着想的，统统都花费了他无数的心血。

可每当有提议决策真正落实的时候，换来的都是这些无知家伙的嘲讽和抗议，他们只注重自己当下的利益，却不放眼长远，简直就是人类这个种族中的害虫。

要他说，这种害虫都应该杀了，一个不留！

在他眸中杀意弥漫的时候，蕾菈问道：“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之后会有的，不过在此之前我可先说好了，如果我得到了铁证，证明教会圣女就是魔物，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辞去大贤者的职位呢？”

“自然可以。”

“好，在场的各位，也都听清楚了，你可做不了假。”

一甩衣袖，罗姆面带怜悯地看了蕾菈和薇洛丝一眼，随后转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而围观的群众在他离开后，开始嘲笑起他来。

教会圣女怎么可能是魔物？那家伙竟然还自称是贤者？他们看他是为了得到大贤者的位置，想疯了吧？

人群之中笑声不断，薇洛丝嘴角也带着自信的微笑，然而等到她和蕾菈回到自己的家中后，她第一时间就抓住了蕾菈的胳膊。

自信的微笑转变为了苦涩，其中还夹杂着一点不解。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身份被发现了，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你一定要帮我啊！”

“嗯，我知道，我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悠闲地坐在沙发上，蕾菈拿起面前空空的茶杯示意了一下，薇洛丝便主动接过她的茶杯，像是女仆一般帮她泡起了茶。

见此，蕾菈笑了。

从知道薇洛丝的真实身份之后，没有选择揭穿的那一刻起，她其实就和她坐在了同一条船上，只要薇洛丝的真实身份暴露，她必然也会从大贤者的位置上下来。

为了一头魔物，值得吗？

以前的她或许会说不值得，但是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她现在只会点点头。

再怎么说，薇洛丝也救过她自己，她不可能出卖自己的救命恩人。

“那我们不如去把罗姆杀了吧？哼，敢招惹我，他就得有死亡的觉悟！”粉拳一捏，薇洛丝面露凶意。

“你去杀吗？”

“……这不是有你吗？”

薇洛丝给蕾菈泡好茶后，就黏在了她的身上，连自己说出口的话都带上了一丝糖果般的柔软与甜意。

如果她迈入了十阶，她肯定会自己亲自出手杀死罗姆的，但现在她只有九阶，亲自出手的话，恐怕只会被罗姆杀死。

但是蕾菈不一样，蕾菈可是十一阶啊，想要杀死罗姆不是轻轻松松？

对于她的猜测，蕾菈摇了摇头。

“贤者没有这么好杀的，如果他有防备的话，我们可能杀死的只是一具空壳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反倒会真正暴露。”

想了想，薇洛丝觉得蕾菈说的也有些道理，只好低声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在她话音落下之后，冰冷的手指穿过了她耳畔的发丝，落在她的脸颊上，与此同时，蕾菈和她四目相对，认真道：

“走一步看一步，有我在，他动不了你的。”

“哦，哦。”

心里忽然小鹿乱撞了一番，薇洛丝俏脸微红，想不明白蕾菈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正经，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莫名脸红。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个事情需要处理。”

在薇洛丝大脑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蕾菈一挥手，四周的空间如同水面般泛起涟漪，一道被魔力束缚的身影跌落在了地上。

刚才罗姆说的可不是假话，那头魔物的确被蕾菈抓住了。

“唔唔唔——！”

魔物的嘴巴被魔力封住了，所以只能发出唔唔唔的响声，待得薇洛丝回过神来，在看清魔物长相后，她嘴角一抽，冷汗唰得一下就从额头上滑了下来。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头魔物好像叫帕梅拉，是克莱斯特的女仆吧？

……

在得到克莱斯特的命令之后，帕梅拉就悄悄地离开了阿德里要塞，潜入第一据点调查人类势力的情况。

凭借自己极为出色的敛息能力，她有信心即便是面对十阶的敌人，都能不被对方发现，而这，也是她作为情报官最为仰赖的能力。

在成功潜入第一据点之后，她见到最多的就是徘徊在大街小巷的帝国军队。

这些士兵身上散发的魔力气息很微弱，就算数量不少，也不过是一些蚂蚁，根本不值得她放在心上。

更别说之后她潜入了帝国军队主帅的别墅中，从他和副将的对话中得出他们是纯纯的废物这个结论。

想要依靠帝国军队击败克莱斯特大人，下下辈子吧！

之后，她意外地在据点内发现了教会圣骑士的营地。

偷偷潜入其中，在感知到这些圣骑士身上的魔力气息后，她的脸色难得开始凝重了起来。

教会圣骑士有多难缠，她略有耳闻，她们的真实战斗力是不能根据她们的魔力等级来衡量的，那些诡异的神术往往能令她们发挥出百分之两百的实力。

不过，如果这就是人类势力挑战克莱斯特的底气的话，她只能说还差得远呢。

没多久，她发现这些圣骑士之中，还混着一位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天启骑士，那股力量……即便是背对着她，她依旧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在颤抖。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那银白的盔甲与人类的肉身似乎并非是那股力量的容器，而是那股力量的限制器。

面对这样的敌人，克莱斯特大人能赢吗？

第一次，帕梅拉有点动摇了。

但最后，她还是觉得他会赢的。

克莱斯特大人同样拥有十阶的魔力等级，不过他擅长的并非是战斗，而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些实验体的实力或许早就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应该相信克莱斯特大人。

如果只是面对这些敌人，就需要克莱斯特大人撤退的话，那位大魔王也真是胆小呢。

随后，她在这座据点内又调查了两天，意外发现那位贵族少爷被人刺杀，而在刺杀现场，她见到了据点内第二位拥有十阶魔力的人类。

不过这还不是最令她感到惊恐的，她引以为傲的敛息魔法，竟然在一瞬间就被这个男人看破，而在逃亡途中，她撞见了一位有些眼熟的银发女子。

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一眨眼，她就落入了女子的手中。

而在这之后，她才惊骇地想起来眼前这位银发女子是谁——号称人类最强的贤者，魔物的梦魇，曾经以一己之力正面击退魔王的人类……

大贤者蕾菈！

等等。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据点里，居然藏着这么多十阶甚至十阶以上的强者？！

哪怕对克莱斯特再怎么崇拜，她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些敌人面前，强如克莱斯特也只能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撤退，是他唯一能活下来的办法。

想到这里，帕梅拉忽然遍体生寒。

这也就是说，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特蕾茜大人，竟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

Chapter 280

“说吧，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蕾菈的声音将帕梅拉从震惊中拉回了现实，她尝试挣扎了一下，发现根本挣脱不了束缚魔法后，闷声说道：

“帕梅拉，前来调查第一据点的。”

与此同时，她的心渐渐地沉了下来。

想要从十一阶的大贤者手中逃脱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不出意外的话，她今日定然是栽在这里了。

“你是克莱斯特派来的？”

“嗯。”

双手抱胸，蕾菈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道：“把你知道的有关克莱斯特的一切都告诉我吧，不要浪费时间，我有的是办法撬开你的嘴。”

“想知道克莱斯特大人的一切？做梦吧你，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而且克莱斯特大人会帮我报仇的，你们就等着吧！”

出卖克莱斯特大人，帕梅拉是不可能做的。

哪怕对她动用酷刑，她也不可能说一个字，毕竟克莱斯特是她心中的信仰。

薇洛丝清楚她和克莱斯特的关系，所以在见到蕾菈准备动用魔法折磨帕梅拉的时候，及时出声制止道：“等一下！”

“蕾菈，我有话对你说。”

蕾菈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薇洛丝则牵起了她的手，自顾自地带着她离开了此地。

来到屋外，确认帕梅拉听不见后，薇洛丝凑近蕾菈的耳畔，小声道：“我们，把她放走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眉头一蹙，蕾菈的语气有些不善。

此刻，薇洛丝也才想起，人类和魔物，始终都是对立的。

“我知道，我承认，放走她的理由里，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的私心，但还有一部分，是把她放走，我们说不定可以兵不血刃地拿回阿德里要塞。”

“什么意思？”

“你想想，她是来调查这座据点的，如果克莱斯特在知道这座据点内有那么多十阶的人类，他怎么可能一直坚守阿德里要塞呢？他肯定会撤退的。”

蕾菈接着问道：“为什么这么笃定他肯定会撤退？而且你也要知道，有我们在，就算克莱斯特再厉害，他的下场也很有可能是死在我们手中。”

“这次人类和魔物的战争，不过是小规模的进攻而已，除了克莱斯特这里的前线，其他地方还都是人类内战，所以克莱斯特的目的，很可能和其他魔物一样，趁乱来这里抢夺一些资源而已。”

薇洛丝接着解释道，“为了这些资源，他根本没有必要死战，而且他据说是新纪会的议员，他们魔物也在内斗，留着他很明显利大于弊。”

还有很多原因她还没有说出口，比如说就算将克莱斯特围剿了，也不一定能够杀死他，而且如果真正地触怒了新纪会，这种战争只会愈演愈烈。

身为新纪会的首领，她是最清楚新纪会有何等实力的，强如克莱斯特，也只是新纪会数位议员之一，更别说内部还有赛莉娜这样的十一阶强者。

她们要是掀起一场战争，圣卡西亚帝国绝对顷刻间就会沦陷。

当然，这些理由其实只是说给蕾菈听的，真正的理由是她不想要新纪会和蕾菈对上，毕竟在她看来，她们都是她一伙的。

都是为了让她变强活命的工具。

犹豫了许久，蕾菈点了点头，轻声道：“好吧，就听你一次。”

心中悬着的石头重重落下，薇洛丝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这场简短地交谈让她重新认识到了蕾菈的身份。

人类大贤者，无论蕾菈怎么堕落，她都不可能做出伤害人类的行为，而她在意的魔物，其实从始至终也就只有她薇洛丝一个而已。

其他的魔物，在她眼里，死亡才是他们的归宿。

……

夜晚的月光洒落在阿德里要塞前方的战场上，原本平坦的地面如今布满了魔法的坑洞，一具具人类的残躯尸骸遍布各地，鲜血更是将泥土染成了深棕色。

血腥味和腐烂味弥漫在战场之中，一道漆黑的身影坐在血污之中，他闭着眼，张开双臂，似乎是在享受这场尸骸盛宴。

许久过后，他阴冷一笑。

“那么多年了，终于，终于等到蕾菈犯蠢的时候了，明明是人类的大贤者，竟然包庇魔物，呵呵，要是这件事传出去，她可就真的身败名裂了。”

“等她从大贤者的位置上滚下去，就轮到我了，我垂涎了那么久的位置，终于要到手了！到时候，我看谁还敢对我不敬……”

诡异的寒风夹杂着扭曲的话语成为了这个夜晚唯一的声响，那些浸入泥土之中的鲜血不知为何慢慢渗出，逐渐将他的四周化作一片血海。

“不够，还不够……”

低声念叨了几句，随后他想起了什么，继续嘲笑道：

“不过那魔物竟然还是天启教会的圣女？教宗那家伙也是真够糊涂的，竟然能让魔物成为圣女，哼，这次同样要让她脸面丢尽！”

“而且揭露这种事情，怎么能没有教会的人到场呢？我的老朋友，你应该也不满她是教会圣女吧？”

用魔法在手心上留下几行字，他搓了搓手心，随后双手一松，一只黑

色的乌鸦就落下几片羽毛，挣扎着从他的手心飞向了天际。

“去吧，这将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

……

黑色的乌鸦飞过据点，刚踏足森林，一道淡蓝色的利箭就破空而来，终结了它的生命，而那信件也飘落在了蕾菈的手中。

望着信件上的内容，站在住宅阳台上的她眸光一沉。

随后，她望向夜空。

薇洛丝她……终究是魔物。

无论在人类世界生活多久，她都是向着魔物一方的，今日，她便劝说她放过克莱斯特，留他一命。

说实话，虽然她当时答应了薇洛丝，但是现在依旧在纠结。

克莱斯特，这次战争中人类最为畏惧的魔物，没有任何帝国军队能够阻挡他前进的步伐，坚如磐石的阿德里要塞在他面前也是瞬间瓦解。

如果他在攻下要塞后继续前进，现在圣卡西亚帝国的帝都恐怕都已经陷入了他的阴影之下。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高层不选择支援帝国。

事实上，如果他真的继续朝着帝都前进，那为了打压魔物的气焰，别说是人类贤者，就连其他势力的十阶强者也会出手。

到时候，他就算不死也残。

可他就是在阿德里要塞停住了，对帝都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天启教会的支援其实是个意外，天启骑士维尔莉和她蕾菈都没有算在帝国支援之中，真正正面对抗克莱斯特的，其实就是贤者罗姆和那支帝国军队。

可就是这般机缘巧合之下，让她们聚集在第一据点的人类势力，拥有了杀死克莱斯特的能力。

那可是十阶的魔物，是真正站在世界之巅的魔物，如果将他杀死，对

于魔物世界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削弱。

她真的有些心动。

只是如果真对克莱斯特出手的话，阿德里要塞内的人们，那些被他占领的城市内的人们，或许会被当成人质吧？

思来想去，她就将这份心动压了下去。

而这，才是她答应薇洛丝放过帕梅拉的最重要原因。

薇洛丝因为是魔物，所以她本就向着魔物，可她是人类的大贤者，她不能这么做，为了人类，能够诛杀的魔物，她必须要将其诛杀。

如果因为答应薇洛丝而伤害到了人类，她有什么资格担任大贤者呢？

只是这样做的话，有时候也会伤害到薇洛丝吧？

脑海中闪过那张洋溢着甜美笑容的小脸，蕾菈垂下眼眸，内心生出了不少郁结，可她也没有办法，她们从出生起，立场就各不相同。

“怎么了？蕾菈？是有什么心事吗？”

少女的声音忽然从她的背后响起，回过头，她发现薇洛丝刚刚洗完了澡，身上披着洁白的浴巾走了过来。

银色的长发被她盘了起来，潮湿的发丝垂落耳畔，水滴顺着发丝落在香肩之上，令白皙的肌肤多出了几分水嫩之色。

将扰人的想法深埋于心，蕾菈晃了晃手中的信件，道：“没什么，只是截获了罗姆的信件。”

“诶？给我看看！”

薇洛丝心中一喜，她连忙噔噔噔地走到蕾菈身边，想要从她的手中抢下信件，可惜蕾菈一抬手，像是想要捉弄她一样，故意将信件摆得很高。

这使得薇洛丝踮起了脚尖，上半身还被迫紧紧地贴在了蕾菈的身上，迷人的香气也因为她的动作而弥漫在空气之中，使得蕾菈忍不住地抱住了她的腰肢。

从她的手里抢夺下了信件，薇洛丝望着上面的内容，脸色也渐渐地变

得有些惨白："圣血……审判所……你得帮帮我，蕾菈。"

说着，她将信件扔在了一旁，在蕾菈怀中用一种楚楚可怜的眼神望着她，浴巾领口也在此刻莫名散开，圆润与深谷伴随着醉人幽香，一点一滴迷惑着蕾菈。

强烈的保护欲被她轻易地撩起，蕾菈抱着她，有过一瞬间，她想要抛下人类和魔物之间的纷争，带着眼前的魔女居住在深山之中，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真是个撩人的小妖精。

能让她无视大贤者的职责也要保下魔物的，只有薇洛丝才能做到吧？

有时候，她都会怀疑，薇洛丝是不是魔物派来蛊惑她的，要不是她是一路跟着薇洛丝走来的，或许还真会这么觉得。

轻微地咽了咽口水，蕾菈笑道："我当然会帮你，不过嘛，这可不是白帮的，你难道不需要付出一些的吗？"

"什么意思？"

"禁欲魔药的药效，好像消散得差不多了。"

"你，你你……"

后退了几步，薇洛丝俏脸一红，心里把克莱斯特和罗姆一起骂了几遍。

克莱斯特，有罪！药效太差！

罗姆，有罪！质疑她是魔物，导致她有求于蕾菈！

调教，这绝对是来自蕾菈的另一种调教！

啪——！

伸出手，蕾菈来个了壁咚，她看着面前红脸的少女，忍不住勾起她的下巴道："你也不想在罗姆的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吧？"

"我，我会做的……"

望着面前饥渴的女子，薇洛丝忽然开始怀念以前的蕾菈。

那时候的蕾菈，只是往那里一站，身上就缠绕着生人勿近的气息，加上那一双淡漠的眼眸和银白的长发，妥妥的就是个冰山美人。

这样的冰山美人，第一次被她**的时候，那种流露出来的屈辱之色格外的迷人，简直令她欲罢不能，想要再次欺负她。

可现在……

怎么角色是反过来的啊！被欺负的，怎么是她啊！

眼含热泪，薇洛丝主动褪去了裹体的浴巾，随后在蕾菈的示意下，红着脸跪下身子，靠近了她的身子。

夜晚的云朵遮住了月亮，蕾菈靠着阳台走廊的墙壁，双手放在少女的脑袋上，她轻轻喘着气，目光停留在晚风带来的花瓣上，表情尽是迷离之色。

……

次日，隼鹰离开了战场，来到了据点的刑场内。

这里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啧啧，据说这个刺客啊，是帝国军队一支队伍的队长！”

“啊？既然是队长，那为什么要杀主将啊？”

“怕了呗，我听说过那些军队前去进攻阿德里要塞的，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啧，我听说那个主将也不是人，一身的贵族毛病，死有余辜！”

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伴随着四周的吵闹声，隼鹰抬起头，看向了行刑场正中央，被压在斩首台上的男子。

男子低着头，漆黑的长发挡住了他的面容，没有人能够看清他的脸，在他的一旁，刽子手单手握着长刀，静静地等待着行刑的命令。

在行刑场的后方，是一座用来给人观赏的高台，高台上只坐着一个人——贤者罗姆。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被压在斩首台上的男子，眼中尽是不屑和嘲讽。

见到这一幕，隼鹰面无表情地将双手藏进了袖子里，死死地握成了拳头，指甲刺穿了血肉，带来的疼痛也没有浇灭他眸中的怒火。

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让他们送死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贵族少年布曼，而是贤者罗姆，是个他们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反抗的男人。

Chapter 281

罗姆张了张嘴，刽子手就拿起了一旁的大刀，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挥刀砍下了男人的脑袋。

鲜血四溅，人群之中传来些许惊慌声，小雨渐渐转变为了大雨，将附着在斩首台和行刑场上的鲜血冲刷干净。

在这之后，男人的尸首被黑色的袋子裹了起来，一群人抬着他来到了据点外的乱葬岗，随手找了个地方将他埋了下去。

大雨依旧在下，隼鹰踩在泥泞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来到了这片坟地前，在见到自家队长的墓地之后，他失去力气般地跪在地上，双手控制不住地撑在地上。

这些天来，和他相识的战友，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他们很久以前想过自己可能会战死沙场，所以对战友的离去都表示释怀，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死在战场之上。

这和被帝国抛弃，有什么两样？

即便知道这么命令他们的是人类贤者，他没有办法反抗，但内心依旧充斥着不甘。

像罗姆这种人，根本不配成为贤者！

哗啦啦——

雨水落下的声音忽然变了样，跪在地上的隼鹰略有些惊讶地抬起头，发现一把雨伞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撑着雨伞的，是一位面色哀愁的银发少女。

“抱歉，我来晚了。”

她轻轻地道着歉，冰凉的雨水因为倾斜的雨伞而落在她的脸颊上，令她看上去有些狼狈。

从泥土里站起来，隼鹰摇了摇头：“不，这不怪您，如果队长不为了

我们牺牲的话，只会死更多的人。”

他知道的，如果不是队长站了出来，那日和他商议的所有人都会上行刑场，被斩首。

教会圣女救不了他的。

而且她本来就不需要向他们道歉，真正应该道歉的应该是贤者罗姆，教会圣女的善良，不应该成为他们为自己求生的利用工具。

“我会尽力阻止他的。”

拳头死死捏紧，隼鹰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道了声谢：“谢谢，不过您这么做的话，也会惹恼贤者的吧？”

“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我是教会圣女，他就算再怎么看我不顺眼，也没办法对我做什么。”

“有您在，真好。”

他嘴上这么夸着，却意外地发现教会圣女的眸光更暗了一些。

他明白的，这是因为圣女她自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的赞美，毕竟答应他的事情，她其实并没有做到，他的那些队友还是死了。

不过他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敌人是人类贤者，而不是某些自大愚蠢的贵族。

临走前，教会圣女想要将手中的伞递给他，但他拒绝了，他其实会用魔法避雨，只是队长的死让他没有心情施展魔法。

在圣女离开后，他又在队长坟前祭拜了少许时间，随后才离开了这里。

从小帝国就告诉他们，教会是控制思想的工具，所以加入教会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信仰，可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帝国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所传播的谣言罢了。

至少，天启教会不是如此。

……

第一据点内，平安无事了两日，薇洛丝忽然收到了贤者罗姆的魔法信

件，邀请她前往据点的中心广场。

不出意外的话，罗姆将在那里质疑她的真实身份。

带上蕾菈，薇洛丝朝着据点内的中心广场走去，罗姆似乎是将这个消息传遍了整座据点，现在的据点广场已经人满为患。

来到广场，人群自动为薇洛丝让开了一条路，道路的尽头是一座高台，高台之上，贤者罗姆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盯着她，嘴角勾着诡异的笑容。

见她站在原地不动，他嘲笑道：“怎么了？教会圣女薇洛丝，你是怕了？”

“我只是不太明白你找我来做什么而已。”

“放心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薇洛丝提着裙，走到了高台之上，一时之间，众人的目光中就只剩下了她和罗姆，而罗姆则是点头微笑，站在高台前方，张开双臂大声道：

“诸位，在这里，我将揭穿当下天启教会教会圣女的真容，她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一头魔物！”

“魔物？别开玩笑了，证据呢？”

“就是，这种话你之前就说过了！”

“作为魔物还拯救我们？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他的宣告换来了几乎所有人的质疑，他们被教会圣女救下之后，早就将她当成了自己内心唯一的信仰。

结果现在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她是魔物，这简直荒谬至极。

在他们看来，这位罗姆为了出名，恐怕已经疯了。

放在以往，罗姆听见声势如此浩大的反对之后，往往就会黑下脸，准备给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但现在，他呵呵一笑，接着道，

“我知道你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但还请你们铭记今日吧，因为待

会，真相就会让你们乖乖闭嘴！”

说着，他一招手，台下一位观众端着一个盘子来到了他的身边，盘子上摆放着的，好像是一座圣杯，圣杯之中的物品被一面白布掩盖。

来到圣杯前，他亲手将白布扯去，同时介绍道：

“这是蕴含神明力量的圣血，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辨别人类和魔物的，如果魔物将其饮下，那就会控制不住地露出真身，并且死去。”

“薇洛丝，请问你有胆将它喝下吗？”

面对他的质问，薇洛丝刚想要说话，蕾菈就从台下走了上来。

“哼，圣血的效果你只说了一半。”

极寒的气息从她的身上散发开来，空气中的魔力微微震动，似乎是做好了随时被调遣的准备。

“如果是魔物，将圣血饮下确实会露出真身并且死去，但如果是人类，将它饮下，不仅会七窍流血，而且会留下永久的病根。”

“教会圣女为什么要因为你的质疑，而喝下这么危险的圣血？”

蕾菈的一番话让台下掀起了一片哗然。

“什么？后果这么严重？这家伙还真是歹毒啊。”

“故意不说，就是为了欺骗单纯的圣女吧？”

“不是说是贤者吗？怎么这么恶毒？”

他们虽然对圣血不了解，但从蕾菈的话中也能知道它绝非是什么好东西，就算教会圣女验明了自己的身体，那她的后半生恐怕也只能与病魔为伴了。

圣血带来的副作用可不是治疗术能够治愈的，所以即便是教会圣女，也拿它没有任何办法。

一旁听到有这种后果的隼鹰再一次死死地捏紧了拳头，他愤怒地看向了贤者罗姆，目光中夹杂着的怒火恨不得当场就将他生吞活剥。

贤者罗姆为什么要对教会圣女下手？他猜测就是因为他的请求，让教

会圣女招惹到了罗姆。

一切都是因为他们。

想着前几日还在安慰他说没事的教会圣女，隼鹰压低了自己的视线，咬紧了自己的牙关，强行抑制住了冲上台砍杀罗姆的冲动。

他知道，他现在根本就不是罗姆的对手，蛰伏，才是他现在该做的事情。

总有机会的，总有机会能杀死他的……

在内心深处，他这样安慰着自己。

面对蕾菈的质问，罗姆呵呵一笑。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了。”

他拍了拍手，人群之中忽然走出来两三位穿着教袍的教士，为首的教士还刻意拿出了身份证明，淡淡自我介绍道：

“审判所的最高调查官，罗姆先生质疑教会圣女的真实身份，鉴于他是人类贤者，而且很久以前从事调查魔物的相关工作，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他这一次。”

在教会之中，审判所的确有权调查包括教宗在内的所有教士，但是这不意味着审判所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以她对教会审判所的了解，眼前的最高调查官绝对是想这么做的，否则两天的时间，他们根本不可能抵达第一据点。

眯起眼，蕾菈道：“那你们这是在质疑教宗大人的权威？”

教会圣女可是教宗亲自选出来，如今圣女是魔物，岂不是打了教宗的脸？而且此事一出，恐怕会有很多人开始怀疑教宗的真实身份吧？

这可是大罪。

调查官闻言也是面色一变，连忙道：“不，我们不敢，我们只是在罗姆先生的恳请之下，前来调查教会圣女的身份，和教宗大人没有任何关系。”

“那如果她不是魔物呢？”

罗姆冷笑道：“她怎么可能不是魔物？”

“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一点代价都不付出，让身份仅次于教宗的圣女乖乖喝下圣血，用自己的身体和寿命来验证你们的质疑？”

蕾菈双手抱胸，扭头看向调查官，“天启教会，竟然连自己的教会圣女都保护不了吗？就这样放任外人怀疑？”

此话一出，调查官也陷入了犹豫。

他和罗姆关系很不错，在教会内的立场又和圣女不对付，所以在收到他的信件后，才会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

罗姆拥有什么能力他是很清楚的，在知道教会圣女竟然是魔物之后，他可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但是蕾菈说得也不错，罗姆终究是外人，他再怎么和圣女不对付，那也是教会内部的事情。

对于外人，他们应该一致对外才是。

如果他今日的行为被教宗或者其他立场和他不同的教士知道了，就算他查出了教会圣女是魔物，那他也没办法在教会内待下去了。

就在他纠结之际，罗姆看着蕾菈，笑道：“如果她不是魔物，那我就辞去人类贤者的职位，同样的，如果她是魔物……”

“我自然不会继续担任大贤者。”明白罗姆的意思，蕾菈回应道，之后，她扫了眼调查官，“你呢？”

“我……”

“算了，你不用说什么，如果教会圣女不是魔物，你是什么下场我们都清楚。”

蕾菈的语气很轻佻，似乎一点都没有将调查官放在眼里，这让调查官涨红了脸，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本就是大贤者和教会圣女与贤者罗姆之间的斗争，他这个教会最高调查官只是过来逼迫圣女喝下圣血的，其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在场三人都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而且蕾菈也不是空口乱说，身为教会的最高调查官，明晃晃地对自家圣女出手，如果圣女不是魔物，他回到教会圣城，要不了多久估计就进地牢了。

甚至一大堆和他有关系的教士，也会连带着被关入地牢，等待教会的审判。

调查官明显也清楚这些，但是他依旧要来，明显是过于相信罗姆了。

他赌教会圣女就是魔物。

“那么，请吧。”

罗姆将盘子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他脸上始终都带着笑容，尤其是在见到薇洛丝望向圣血时，那渐渐发白的脸色，他的笑容越发猖狂，好似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薇洛丝伸出手，有些颤抖地将圣杯从盘子上端了起来，低下头，望着里面晃动的圣血，她抿住了自己的唇。

早在前些日子，蕾菈就拦截下来了罗姆传递给教会审判所的魔法信件。

上面提及到了圣血，也提及到了教会审判所的最高调查官，所以她们早就有了对策，而为了不让罗姆起疑，她们伪造了魔法信件，继续让它飞往了教会圣城。

所以，圣血？

偷偷将藏在指甲里的药粉洒入圣血之中，薇洛丝端起圣杯一饮而尽，而后还没等她放下圣杯，圣血的力量就开始在她体内游荡，圣杯也从她的手中脱落，哐当一声跌落在地上。

Chapter 282

少女的睫毛先于意识颤动，姣好的面容逐渐露出痛苦之色，她双手轻轻地捂着腹部，指节缓慢染上病态的苍白。

她踉跄了两下，银色的发丝忽然松散开来，令她的端庄浮现出几分凌乱，金色的瞳孔微微颤抖，鲜红的血液代替眼泪，从眼角划过脸颊。

扑通——

双腿好似失去了知觉，一阵天旋地转之下，少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炙热的鲜血从她的五官中流出，染红了她身下的洁白长裙，也浸湿了地面。

金色的圣杯就倒在她的身旁，温暖的阳光落在上面，令它闪烁起梦幻般的光芒，少女出神地望着它，痛苦将她的思绪淹没。

在她倒下之后，广场上失去了所有的声音，台下的众人目光复杂地看着少女，想要拯救她，却又深感自己的无力。

教会的最高调查官则是几乎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他只是扫了一眼七窍流血的少女，就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罗姆，面色渐渐苍白了起来。

因为根据现场来看，眼前少女的反应，正是人类喝下圣血后的反应。

教会圣女，并不是魔物？！

如果这是真的，他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后果……

罗姆的脸色也很难看，他仔细端详了少女很久，也并未见她转变为魔物，但是他的鼻子告诉他，少女的身上依旧徘徊着魔物的气味。

“结束了，罗姆。”

冰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罗姆捏紧了拳头，还未有什么动作，他就听到了来自台下的嘲讽声。

“该死的！我就说圣女不可能是魔物！”

“说不定这一切都是罗姆的阴谋，他目的就是想要骗圣女喝下圣血！”

“辞去贤者之位都便宜他了！”

原本想在这些人面前揭穿教会圣女的虚伪，结果再一次让自己陷入了嘲讽之中，看着那一张张对他露出憎恨的脸，罗姆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恍惚间，他好似回到了过去。

那时候的他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因为能够察觉到魔物的气息，而活跃在战争的前线。

那时候，他的同伴还很尊敬他，和他拥有不错的关系，直到他杀死了伪装成人类的魔物领主，以及那些藏匿在孤儿院的幼小魔物。

他原以为自己这么做，会得到应有的赞美和歌颂，可换来的却是领地人民的谩骂和疏远，他的同伴也在这之后渐渐远离了他。

事后他才得知，那些领地人民，从一开始就知道领主是魔物。

但是在那位魔物领主的带领下，那片领地内没有苛捐杂税，没有贵族欺压，人民过得很幸福，所以就算知道领主是魔物，人民也很爱戴她。

是他将战争带给了那片领地，让那些人民再次落入帝国贵族的残暴统治之下。

可是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是一位杀死魔物的英雄，他会有什么错？

错的是那些愚蠢的人民，他们竟然坚信那头魔物会给他们带来幸福，这真是太可笑了，魔物就是魔物，她们表现得再善良，其目的也一定是摧毁人类。

是他，是他拯救了那些愚民！

血丝逐渐染红了罗姆的双眼，他恶狠狠地望着地上被修女搀扶起来的圣女，怒道：

“不可能，不可能……她不可能是人类！一定是你们，一定是你们动了什么手脚！”

他指着蕾菈，好似自己看穿了一切，殊不知他的这般变化只会让自己变得更为难堪。

“接受事实吧，罗姆。”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蕾菈说得很平淡，与此同时，调查官的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色，他目光呆滞，显然是在忧虑之后的事情。

罗姆倒是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冷笑一声，道：

“哼，想要让我接受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圣血只是验证身份的手段之一而已，难免会出现失误，所以我其实还一直准备着第二种验明身份的办法。”

说着，他手一挥，白色的魔法阵就凭空出现在他的前方，紧接着，一顶荆棘王冠从魔法阵中显现出了自己的身影。

“圣血能够验明身体，那这顶王冠，验明的就是灵魂，因为它是由昔日魔王骸骨制作而成的，所以戴在魔物头顶时，它会散发出淡蓝色的幽光，戴在人类头上，那就是无事发生。”

眉头一蹙，蕾菈冷声道：“你是觉得用圣血残害圣女的躯体还不够，还要用这顶王冠来摧残她的灵魂吗？魔王骸骨，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罗姆的信件上只提及到了圣血和审判所，所以她们的对策也只针对这两件事物，他手中的荆棘王冠，可以说是超乎了她们的预料。

说什么，也不可能让他用这顶王冠来验明薇洛丝的灵魂。

“但是这能验明教会圣女的真实身份，不是吗？”罗姆坚持道。

“圣血还不够吗？”

“圣血都试了，再试一下这顶荆棘王冠怎么了？蕾菈大人这般推脱，难不成是因为圣女大人的灵魂上有点问题？”

“哼，是你们自己不接受圣血的结果，你别忘了，你可是人类贤者，这种身份的你也想像小孩子一样耍赖吗？”

台上，罗姆和蕾菈再一次针锋相对起来，台下，围观人群也都爆发出了不满。

“就是！这种人竟然还是贤者，难怪我们人类一直不是魔物的对手！”

“早就料到了不是吗？能污蔑教会圣女的，能是什么好人？”

“就算戴上这顶王冠，他们也不可能认下圣女的真实身份。”

他们肆意宣泄着内心的怒火，嘲笑着贤者罗姆，而人群之中的隼鹰却一直都没有说话，他愣神地望着被莎琳修女抱在怀中的圣女，眼底都是无力。

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长裙，浸透了地面，却没有玷污她的圣洁，她躺在莎琳的怀中，默默地闭着眼，痛苦令她蹙起了眉毛，却没有击垮她的意志。

他不会忘记她的身份，那是天启教会的教会圣女，是教会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

为了帮助他们这些小人物，她不顾自己的安危，招惹了人类贤者，又因为她的温柔善良，她注定会被贤者折磨，所以沦落到了如今这般模样……

卑鄙无耻，这就是贤者罗姆的代名词。

想要战胜他，只有比他更加卑鄙无耻才行。

以善良著称的教会圣女，是做不到的。

收敛目光，隼鹰后悔之前请求教会圣女帮助了，他真的不想要见到如此温柔的圣女因为帮助他们而被贤者折磨。

在众人的谩骂声中，罗姆沉默了许久，随后他松了一口气，淡笑道：“好吧好吧，我认了，之后我会辞去贤者身份的。”

收起了手中的荆棘王冠，他转身便要朝着高台一侧走下，调查官见此，差点连站都站不稳，而台下的众人则是松了一口气。

唯独蕾菈眯起了眼，感觉到了一丝违和。

下一秒，她所察觉的违和便应验了。

原本应该离去的罗姆忽然一百八十度地转身，并且朝着薇洛丝所在的地方飞速靠近，早有准备的蕾菈挥剑而出，一点情面不留地将剑刃拦

在了他必经之路上。

如果他非要靠近薇洛丝，那他的身子将被剑刃斩成两半。

正常人都会因此避开她的剑刃，不过在此之后，他们将再难靠近薇洛丝，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罗姆不躲不避地直接穿过了剑刃。

他的身躯被腰斩，但是他还是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将荆棘王冠戴在了她的头上。

“戴上吧，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魔物？！”

他眼底充斥着疯狂，被剑刃斩断的身躯一阵扭曲，最终诡异地贴合在了一起，只是他的脸色因此白了许多。

薇洛丝则是感受到了头顶上传来的刺痛，她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了几声糟糕。

她们的计划中，可没有荆棘王冠这种东西。

远处，蕾菈也没有松开自己手中的冰剑，她的面色罕见地挂上了冰霜，她望着癫狂的罗姆，已经做好了随时杀死他的准备。

只要薇洛丝被测出是魔物，贤者罗姆以及他带来的教会调查官，将走不出这座据点。

“啊——！”

七窍流血的少女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她头顶的王冠好似活了过来，荆棘生长，刺入了她的皮肤，汲取着她的鲜血。

薇洛丝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趁机钻入了她的脑海，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她灵魂最深处的魔镜就散发出强烈光芒，将那样东西驱逐了出去。

王冠上的荆棘，也在这一刻停止了生长。

魔镜黯淡了下来。

之前的是……魔镜上用来抵御精神魔法的金光？

薇洛丝差点忘了自己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所谓能够验明真身的荆棘王冠，其实是借助了某种特殊的精神魔法？

没有去细想，薇洛丝故意吐出几口鲜血，在修女莎琳惊恐的目光中，躺倒在她的怀中，假装昏迷了过去。

在外人看来，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

贤者罗姆忽然出手，强行将荆棘王冠戴在了教会圣女的头上，而教会圣女也因为荆棘上的尖刺，满脸都是鲜血。

除此之外，她像是受到了重创一样，吐出几口鲜血后就不省人事，荆棘王冠也从她的头上脱落，带着少女的鲜血跌落在了一旁的地上。

罗姆这时候是真的慌了，如果说之前的圣血还能动手脚蒙蔽过去，那这次的荆棘王冠就让他无话可说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不是魔物？！”

难道，真的是他鼻子出了问题？

活了那么久，他还是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鼻子。

除此之外，群众也是彻底被他所激怒。

“快滚蛋！这是明目张胆地伤害圣女大人！”

“教会审判所竟然帮这样的混蛋？！”

“简直不要脸！”

如果说之前罗姆还有信心证明自己是对的，那现在这种信心被彻底粉碎，他在人群的谩骂声中后退了好几步，支支吾吾道：

“不，不不，教会圣女绝对是魔物，我还有，还有验证的办法，对了，对了……”

“圣痕魔法，我还有验证圣女是魔物的办法！只要用圣痕魔法……”

他拿自己的右手手指在左手手臂上划出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随后不见他有什么动作，伤口迅速蠕动，呈现出了诡异又圣洁的咒文。

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炙热地望着昏迷过去的圣女，想要在她的

手臂上也留下相同的印记，以此来施展圣痕魔法。

但是这一次，还没等他行动，锋利的剑刃就架在了他的脖颈上。

“再轻举妄动的话，我会杀了你。”

这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他很清晰地感受到了身后女子剑刃上的杀意，他若是再对教会圣女出手，蕾菈真的会杀了他。

死亡带来的恐惧让他从疯狂中清醒了过来，他听着附近人群对他的嘲讽，最后深深地看了躺在地上的少女一眼，随即转身逃离了此地。

调查官见此也慌忙跟了上去，他带来的教士更是满脸惊惧，跟在调查官的身后，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前路。

教会高层不会放过他们的。

在他们离开之后，莎琳修女一边医治着薇洛丝，一边将她带上了最近的马车，带着她离开了此地。

人群也跟随着马车一同离去，他们双手合十，如同虔诚的教徒一般在祈祷着圣女平安无事。

远远地跟在她们身后，隼鹰望着地面上圣女流下的鲜血，蹲下身子，伸出手去触摸了一下。

温热，湿润，带着熟悉的血腥味，和他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流下的鲜血，一模一样。

圣女最终被安置在了据点的病房内，她也在莎琳的治疗下清醒了过来，在面对前来看望的人群时，她露出了一抹脆弱却又坚强的微笑。

隼鹰躲在人群之中，有点不敢直视那抹笑容。

这样的笑容，本来应该是由他们这些帝国士兵来守护的，结果到头来，这抹笑容的主人却在守护他们。

荒诞的现实，和他儿时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有些狼狈地离开病房，他靠着墙，深呼出一口气。

他知道教会圣女依旧没有安全，罗姆那个卑鄙的家伙，不会就此放弃的。

他还会继续针对教会圣女，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胜利。

伸出手，看着手上因为长年练剑而留下的老茧，隼鹰陷入了沉默。

如果……如果他一个小小的帝国士兵，也有杀死贤者的能力就好了。

到了那时候，哪怕会粉身碎骨，他也一定会将他手中的剑刃，毫不犹豫地捅进贤者的心脏。

Chapter 283

黑夜，从人群之中狼狈逃离的罗姆来到了阿德里要塞城墙的前方，这里遍布帝国士兵的尸体，偶尔也能见到一些食腐动物在这里游荡。

跟在他的身后，调查官一行人皱着眉头，待得他停下来之后，调查官赶紧问道：“罗姆，现在该怎么办？我可是信任你才来到这里的！”

在来之前，他可是从未想过如今这种结果的，毕竟那可是贤者罗姆的邀请，要知道人类的贤者，屈指算算也就那么几位。

“不，不可能，这其中一定有鬼，那个教会圣女，绝对是魔物！”

直到如今，罗姆依旧不愿意相信圣女是人类。

只是调查官他清楚，现在根本不是纠结圣女到底是不是魔物的时候。

“魔物？哼，现在就算她真的是魔物又有什么用？你让我怎么和其他人交代，我可是审判所的最高调查官！”

“差不多了，还只需要两三个人的鲜血就够了。”

“什么差不多了，你有在听我说话吗？罗姆，你可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我待会要做的事情，会让你更加失望的。”

罗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夜晚仅有的那些微光好似顺着空气，被他吸入了腹中，四周莫名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

调查官敏锐地察觉到了他语气中的诡异，他后退了两步，暗中运转起体内的魔力，不解道：“你什么意思？”

只可惜，他哪怕有了防备，也根本不是罗姆的对手。

埋于土壤的鲜血化作触手，轻而易举地刺穿了调查官的心脏，临死之时，他瞪大了自己的瞳孔，似乎完全没想到罗姆会如此心狠手辣。

他带来的几位教士自然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他们的心脏纷纷被鲜血触手刺穿，炙热的血液也在同一时刻诡异地融入触手之中，令黑夜的黑暗更加深邃了几分。

舔了舔嘴唇，罗姆道："差的那几个人，就由你们来补充吧，反正你们回到教会，也是死路一条。"

说完，他解除了自己的魔法，调查官和教士的尸首跌落在战场之上，晚风吹过，这些尸首瞬间腐烂，再也看不出他们原来的模样。

感受着空气中弥漫的鲜血气味，罗姆勾起了嘴角，只是很快，他又想起了什么，双眼被怒火点燃。

"该死的薇洛丝，就先放你一马，等我杀死了克莱斯特，拿下阿德里要塞后，再找你好好算账！"

寒风裹挟着他的话语，顺着城墙的缝隙吹入了阿德里要塞，在灯火辉煌的要塞城堡大厅内，罗姆口中的仇敌，克莱斯特正单膝跪在地上，向特蕾茜汇报着。

"主上，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离开要塞，而且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在要塞内留下了不少陷阱魔法。"

"它们威力不大，但绝对可以让那些进攻的人类手忙脚乱。"

在他的身旁，女仆帕梅拉恭敬地站着。

如果说一开始他不明白主上为什么要他撤退，那现在他已经知晓得清清楚楚，毕竟除了主上，谁也不知道在那小小的第一据点内，竟然隐藏着三位十阶及以上的强者。

他克莱斯特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但也没有自信到能和这么强大的敌人对战。

"距离要塞最近的人类城市是哪一座？"特蕾茜问道。

"北方的博德格雷，以前是繁华的贸易之都，现在被猪人占据，里面的人类成为了猪人圈养的粮食。"

"那就前往博德格雷，杀光里面的猪人。"

"是。"

猪人都隶属于猪人君主，特蕾茜下达的这个命令可一点都没有将猪人君主放在眼里，不过也正常，毕竟新纪会本来就和魔物君主交恶。

得到了命令，克莱斯特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转过身一挥手，大厅内跪着的无数魔物也都站了起来，随后在喊了几句口号后，就整齐地朝着大厅外走去。

克莱斯特抬脚，也跟在了他们的身后，不出意外的话，今日他们就会彻底离开阿德里要塞，直奔博德格雷。

但意外就在此刻发生了。

在离开大厅之后，走在街道上的克莱斯特，忽然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女孩拿着匕首刺穿了心脏。

如果只是刺穿心脏，那克莱斯特或许还有救，可那匕首并非是凡物，其上蕴藏的魔力瞬间将克莱斯特的躯体撕裂，令其化作齑粉消散在空气之中。

“大人！”

帕梅拉紧张地喊了一句，而做完这一切的小女孩却放下了手中的匕首，咯咯咯地怪笑起来。

“被这把匕首刺中，没有人能活下来的，没有人！”

她身躯就像是木偶一样，僵硬地扭过头看向特蕾茜，瞳孔之中被血红占据，好似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被谁精神控制了。

赛莉娜伸出手往下一压，小女孩就被魔力重重地压在了地上，不过她的脸上依旧挂着诡异的笑容，好似杀死克莱斯特就是她的使命。

然而……

“的确，这匕首上沾染了某种肮脏的东西，被它刺中，确实很难活下来，但是很遗憾，你杀死的，不过是我的仿生实验体。”

熟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小女孩看着不远处出现的克莱斯特，血红的双眸中浮现出几分惊讶和不解。

“什么？这，这怎么可能？！”

真正的克莱斯特一直都在禁闭室内受罚，在外行动的都是他的仿生实

验体，也是最近要撤离要塞，他才从禁闭室内出来的。

而这，保了他一条命。

毫不客气地一只脚踩在了小女孩的头上，克莱斯特理智中又带着些许癫狂地说道：

“慈悲教会，我杀了你们在要塞内的教徒，却不细究你们的罪过，这是我主的仁慈，谁知道你们竟然不识好歹，不想着感恩，却想着向我复仇！”

“丑陋的愚者，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主的！你们这些家伙，就像是那些肮脏的蛆虫一样，只配活在最阴暗的角落里！”

“我主早已经看穿了一切，你们来得再多也是徒劳，不仅如此，我们之后还会去找你们，将你们从这个世界上连根拔起！”

“死亡就是你们的最终归宿！”

嚣张至极的话语令小女孩气得身体发抖，她嘴上咯咯咯的怪笑也因此变了音调，夹杂着不少愤怒。

“我等着，我等着你们！”

歇斯底里地说完这句话，小女孩就恢复了平静，血红不再充斥着她的双眼，取而代之的是一对麻木无光的瞳孔。

显然，精神控制结束了。

“主上，这名人类如何处置？”克莱斯特问道。

赛莉娜的回答很简单：“她已经失去灵魂了，自然是杀了。”

没有灵魂的躯体，活着也是植物人，解脱才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不，先把她关入地牢吧。”

不过特蕾茜倒是没有这么悲观，她想着先把小女孩关入地牢，随后人类占领要塞后，再将她从地牢中放出来。

到了那个时候，看看有没有医治她的办法。

她特蕾茜现在更关注的，还是这个名为慈悲教会的邪教。

新纪会招惹了魔物世界内的绝大多数势力就算了，结果出来连邪教都惹上了 ，再加上人类的势力……光是想想，特蕾茜就一阵头疼。

而且之前克莱斯特说的一大堆，都是什么啊，她自己都快听得脸红了。

什么叫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她有什么计划啊？她自己怎么都不知道啊？还把慈悲教会连根拔起……

怕是还没拔起，她是假的大魔王就先被发现了！

“事已至此，我们继续朝着博德格雷出发吧。”

揉了揉太阳穴，特蕾茜说了一句后，就继续离开了此地。

在她的身后，帕梅拉虽然不理解为什么主上会留那个小女孩一命，但就像她主人克莱斯特一样，她觉得主上这么做，一定有她深层次的原因。

没错，在调查完据点，以及亲眼见证慈悲教会刺杀克莱斯特失败之后，她和她的主人一样，彻底成为了特蕾茜的迷妹。

不过也因此，她染上了一个坏毛病。

即便知道主上特蕾茜有时候只是做出了下意识的动作，她都会在闲暇之余开始揣测这个动作背后的深意。

就连克莱斯特都觉得她有些魔怔了。

……

在克莱斯特他们离开阿德里要塞之后，幽暗地牢之中，小女孩独自一人坐在冰冷的墙角，双手默默地抱着自己的小腿。

她没有灵魂，只是一具空空的躯壳。

附近地牢内的囚犯见她被关了进来，忍不住地和她搭讪了几句，可在发现她就是个木头后，他们很快也不欢而散。

只是谁也没有见到的是，摇曳的烛光之下，小女孩的影子一晃一晃的，最终化作了一张血盆大口，将她一口吞下。

很快，地牢内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然而没过多久，这些惨叫就销声

匿迹，地牢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

另一边，薇洛丝在治愈好身体之后，就留在了圣骑士的营地之中，生怕罗姆狗急跳墙，直接对她下手。

除此之外，圣血的确是会留下后遗症的，现在的薇洛丝虽然看上去和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她脸色偏白，偶尔还会因为寒冷而得上感冒。

好在，这些病，她用治疗术就能治愈。

当然，这种后遗症她其实也是可以解决的，不过代价是假身得死一次，后来她想了想，还是决定将这种病弱的后遗症保留下来。

病弱的圣女，这样才更加值得被人怜惜呢。

也就在她笑着自恋的时候，温妮忽然冲进了帐篷，单膝跪在她的面前禀告道：

“圣女大人，贤者罗姆今日突然进攻阿德里要塞，我们是否应该也在这时候进攻？”

“他已经不是贤者了，温妮。”在一旁，蕾菈出言提醒道。

“是。”

看来大贤者也是记恨上了罗姆。

温妮在心中一笑，随后她看向了圣女薇洛丝，期待从她的口中得到肯定的回答。

只是……

“进攻？为什么要进攻？”

薇洛丝歪了下脑袋，似乎不太能明白她的想法。

想了想，温妮回道：“光靠罗姆一人，恐怕难以攻下阿德里要塞，到时候帝国军队会损失惨重，而如果我们加入的话，伤亡多半会大大降低。”

假的，都是假的。

她的真实想法才不是如此。

有克莱斯特镇守的阿德里要塞在各大势力面前都是一块硬骨头，如果让罗姆带领的帝国军队拿下了，那泼天的名誉和荣耀就会归他所有。

到时候教会呢？眼睁睁地看着？

这可不行。

在教会圣女面前，她当然不能将这些真实想法说出来，要不然以这位圣女温柔的性子，肯定不会答应她们出手的。

所以，她想了个办法，说是为了支援帝国军队，这样的话，教会圣女一定会答应她的。

可惜，还没等圣女回答，蕾菈就摇了摇头，道："已经晚了，罗姆那个家伙动用禁术将阿德里要塞封锁起来了。"

"什么？！"

温妮一惊，随即低下头，捏紧了拳头。

能够封锁阿德里要塞的禁术？光是想想，她都觉得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罗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用担心，温妮，罗姆既然动用了禁术，那说明他有很大的信心能够对付克莱斯特，帝国士兵不会牺牲惨重的，我们只需要在外面等他的消息就好。"

圣女薇洛丝甜甜一笑，说出口的话却让温妮两眼一黑。

有时候太善良，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她哪里是真的关心帝国士兵牺牲惨不惨重啊，她是关心罗姆夺回阿德里要塞后再次名声大噪，到了那时候，他污蔑教会圣女的事情就容易被众人忽视，说不定转眼，他依旧是人类贤者。

可惜，这些东西告诉圣女是没有用的，善良的她绝不会因为自己受到了欺压而憎恨罗姆。

无奈之下，她退出了帐篷。

见自家队长走出了帐篷，早就在帐篷外等候的其他圣骑士围了上来，

连忙询问道：

“怎么了？情况怎么了？”

“圣女大人同意我们出手了吗？”

“我们已经做好战斗的所有准备了。”

望着渴望为教会圣女复仇的圣骑士们，温妮叹出一口气道：

“没有用了，罗姆那个家伙用禁术封锁了阿德里要塞，我们根本进不去的，而且圣女大人也没有同意我们出手。”

闻言，圣骑士们瞬间爆发出了一阵哀嚎。

“唉，我就知道，圣女太年轻了，也太温柔了，根本就不是卑鄙无耻的罗姆的对手啊。”

“罗姆若是直接拿下了阿德里要塞，甚至正面击退或者击杀了克莱斯特，那就算他不想继续当贤者，那也只能非他莫属啊。”

“是啊，这种情况下，就算他之前污蔑圣女大人是魔物，也不会有人在意的，甚至还可能出现不少拥护他的人呢。”

“太年轻了，如果我是教会圣女，早就命令圣骑士小队进攻阿德里要塞了，有大贤者和维尔莉大人在，克莱斯特算个屁啊！”

聊着聊着，就有圣骑士提议想绕过圣女的命令，偷偷进攻阿德里要塞，但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温妮否决了。

她们在场的这些圣骑士魔力等级最高的也就是八阶，封锁阿德里要塞的禁术可是十阶禁术，她们连打开一个缺口的能力都没有，进攻有什么用啊。

真正能破开这个禁术的，恐怕只有维尔莉和蕾菈大人，她们不出手，她们这些人瞎着急也没什么用。

想了想，温妮只能原地将圣骑士小队解散，等到阿德里要塞尘埃落定之后，再集合起来。

……

阿德里要塞，此刻，淡淡的血雾如同屏障一般，弥漫在这片天地之

间，罗姆轻轻吹出一口气，它们便将整座阿德里要塞笼罩。

在这片血雾之中，罗姆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不仅体内的魔力变得更为可怕，就连生存能力也发生了质得飞跃。

他现在可以说，他就是这片血雾，这片血雾就是他，解决不了血雾，就没有杀死他的办法。

而这，也就是他挑战克莱斯特的底气。

血红的翅膀带着他飞在高空，此刻的罗姆要比那些魔物更加像是魔物，他望着要塞城墙后方的巨大城堡，对着它伸出了自己的食指。

“克莱斯特滚出来受死！”

只是轻轻一点，血色的光炮就从自己的食指指尖窜了出去，重重地落在了城堡之上，之后，在剧烈的爆炸声下，城堡的上半身几乎被移平了。

原以为被如此挑衅，克莱斯特一定会出来见他，可在空中等了一会，他却依旧没有见到克莱斯特的身影。

不在城堡里？

又在高空大喊了一声，让克莱斯特滚出来受死，在寂静无声之后，他冷哼一声，伸出食指点向了要塞城墙的大门。

轰——！

大门被轰开，四散的碎石溅得到处都是。

“哼，躲？克莱斯特，这么大一座城市，你又能躲到哪里去？！”

“给我搜！任何地方都不要放过！”

得到了命令，围在外面的帝国军队也在这一刻踏入了这座要塞之中，隼鹰也是这支军队其中的一员，只是他归属的队伍已经只剩下了两三人。

或者说，这支帝国军队的人数已经少了五分之三，还没开战就损失那么多，他的脸色不是一般的难看。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抬起头，他看着空中操控着血色双翼的罗姆。

丝丝的魔力气息从他的身上泄露出来，飘荡在士兵之间，仅仅只是接触片刻，隼鹰就觉得自己像是被一座大山压在了身上一样，根本没办法动弹。

那种魔力，那种压迫感……他们根本没办法反抗他。

收回目光，他看向了只剩下一半的城堡和残破的要塞大门。

他从城内幸存的人们脸上见到了惊恐之色。

罗姆这两道魔法，表面上在寻找克莱斯特的踪迹，实际上杀死了不少城内的人类，可他根本不在意。

反正待会魔物还会和帝国士兵打起来，那些被他杀死的人类，自然也就成为了被魔物杀死的人类。

哪怕是用脚趾，隼鹰都知道罗姆是这么想的。

只是……魔物？

他跟随着不少士兵检查了要塞内的很多地方，但都没有发现魔物的踪迹，倒是那些魔物留下的陷阱魔法，炸伤了不少帝国士兵。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那些魔物明明能够将陷阱魔法的威力做得更大一些，但他们偏偏没有这么做。

受伤的帝国士兵中，最严重的也就是双腿骨折。

这陷阱魔法制作的，甚至有点像是玩闹。

隼鹰想不明白克莱斯特是怎么想的，他也觉得自己无法理解魔物的想法，所以他继续搜查要塞，希望能够见到任何一头还活着的魔物。

他身边的战友因为各种各样的陷阱魔法而渐渐减少，慢慢地，隼鹰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还在调查，与此同时，空中传来了罗姆的怒吼。

“该死的克莱斯特！你这胆小鬼！别让我抓到你！”

搭在地牢门把的手一顿，隼鹰难得笑了起来。

看罗姆气急败坏的样子，应该是被克莱斯特耍了，偌大的一座要塞，

说不要就不要，克莱斯特还真是够舍得的。

与此同时，也就是说，他那些因为禁术而献祭的战友，都白死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死死地捏紧了地牢的门把手。

罗姆，还真是该死……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他打开了地牢的大门，一股腥臭的气味扑面而来，之后，他施展魔法点亮了地牢内的壁灯。

光芒驱散了地牢内的黑暗，他朝着里面走了几步，发现地牢的一层竟然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关着。

有点奇怪，往常被魔物占据的城镇内，地牢内不应该关押着很多人类吗？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一点一点地深入了地牢，越往后，壁灯提供的光芒越没办法照亮前方，无奈之下，他本想要施展光亮魔法，用来照明。

可望着前方深邃的黑暗，他忽然停住了脚步。

借助身后壁灯一点点微弱的余光，他看清了前方黑暗的一隅，那是一坨散发着腐烂味道的烂肉，好似口水般的腥臭液体正缓慢地从他的上方滴落。

Chapter 284

距离罗姆进攻阿德里要塞，仅仅过去了一日，笼罩在要塞附近的血雾便悄然散去，注意到这一点的温妮连忙命令其他圣骑士前去通知教会圣女。

在得到许可之后，她立即召集圣骑士全队，浩浩荡荡地朝着要塞进发，而薇洛丝也紧紧地跟在了她们的身后。

待得她们入城之后，才感觉一种诡异的气氛扑面而来。

阿德里要塞的城墙上多出了很多散发着腥臭味的鲜血，大门被众人围住，在确认血雾不再后，他们一股脑地冲出入了要塞。

同时，有些好心人还不忘提醒教会圣骑士赶紧离开，说是有怪物在城内肆虐，这里早已经成为一座巨大的囚笼。

似乎是受到了那头怪物的影响，要塞的天空布满了黑云，薇洛丝眨了眨眼，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见到那些云层之间，飘荡着诸多的灵魂。

那些灵魂的表情很是恐怖，好似在临死之前，他们见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不仅如此，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牵制着他们，令他们无法消散在天地之间。

“快看！那是什么？！”

注意到了什么，温妮手指向要塞北方，面色惊惧。

顺着她指的方向，薇洛丝望了过去。

那是一团拥有三十几米高的“烂肉”，腐烂的肉体和苍白的骨架构建起了这头怪物，它没有清晰的四肢，只有偶尔伸出烂肉的肢体撑着地面，带动自身移动。

在这团烂肉之中，时不时会冒出两个巨大的人类脑袋，他们好似在争夺着这团烂肉的控制权，打得不可开交。

在见到那两颗人类脑袋的时候，薇洛丝愣住了。

一个外表像是罗姆，一个则像是帝国士兵隼鹰。

除此之外，烂肉附近飘荡的灵魂最多，他们疯狂地围绕烂肉旋转，嘴里不断地在说些什么，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不仅什么都听不到，还会让自己的脑袋莫名疼得厉害。

询问蕾菈之后，她才知道只有她才能见到那些灵魂，在其他人眼里，只有那头怪物在肆虐要塞。

克莱斯特撤退的时候，在城里留下了这样的怪物？

摇了摇头，薇洛丝不觉得他会这么做。

温妮拦下了一名朝着要塞大门逃跑的士兵，在那名士兵的阐述下，她们才知道这座要塞到底发生了什么。

罗姆在要塞内搜查克莱斯特的踪迹，本来除了一些陷阱魔法，其他一切安好，城内并没有任何魔物的踪迹。

直到地牢传来了可怕的魔力波动，罗姆前去查看，再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这番模样。

地牢？

薇洛丝回忆了一下，昔日小女孩的身影在她眼前一闪而过。

不会是慈悲教会在小女孩身上下了手段吧？

越想越有可能，只是现在并非是调查原因的时候，那怪物在将另一颗脑袋按入体内后，就将目标对准了薇洛丝。

“薇洛丝——！”

“它，它它它朝这里来了！”

似人非人的怒吼从那颗脑袋的嘴上响起，这着实把士兵吓得不轻，他看着那团烂肉不断朝这里赶来，连忙挣脱了圣骑士的包围圈，朝着城外逃去。

“看来即便是变成了这副模样，他还是对你充满了恨意啊。”

蕾菈也认出了这只怪物的一颗头颅是罗姆，所以她在说完这句话后，就施展魔法召唤出了冰剑。

下一秒，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要塞中原本阴冷的温度变得极为冰冷，当她再次现身时，那团烂肉就像是被冻结了一样，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哧——

细微的声响从它的身躯上传出，一道散发着寒气的裂缝将它从头到尾劈成了两半，无数腐烂的脏器和酸水从它的体内破出，流满了街道。

怪物的暴动结束了，要塞恢复了几分钟的宁静。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怪物已经死去的那一刻，那些掉落在地上的烂肉如同蛆虫一般重新聚合，一头和之前相同的怪物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驱散邪秽，净化黑暗！”

金色的圣光长剑伴随着维尔莉的动作划过怪物的腰间，神圣的气息弥漫天地之间，将血腥和腐烂掩盖了下来。

然而令她蹙眉的是，哪怕是和圣光有关的魔法，也没办法将这头怪物彻底杀死。

而且怪物在这一刻也被彻底激怒，天空徘徊的灵魂好似得到了命令，开始疯狂地攻击要塞内的生灵，众人的心灵也因此笼罩上了一层诡雾，身体变得僵硬无比。

那些尚未被灵魂攻击的人类，在见到连教会骑士都没办法消灭怪物后，都惊恐地争相朝着要塞外逃去。

圣骑士们也加入了战斗，不过她们的目标并非是怪物，而是疏散要塞内的群众，只是她们人手有限，没办法顾及到所有人。

轰——！

罗姆控制的烂肉伸出了细长的肢体，想要抓住在空中飘荡的蕾菈，只是在此之前，他的肢体扫倒了无数建筑。

“妈妈，妈妈……”

“孩子，我的孩子！”

碎石纷纷落下，混乱之中，一名小女孩和自己的母亲失散，因为建筑的倒塌，附近燃起了大火，滚滚的浓烟将众人的视线遮蔽，也染黑了女子的面容。

在浓烟中寻找了许久，女子终于在一堆碎石的旁边见到了蜷缩着的小女孩，还没来得及高兴，她就见到那团巨大的烂肉出现在了小女孩的前方。

“不——！”

没有任何犹豫，她冲上前去抱住了自己的孩子，随后背对着怪物，闭上了眼，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永冻寒冰！”

伴随着空中传来的凌厉声音，不断向前准备碾死母女的烂肉表面附上了一层寒冰，将它牢牢地冻在了原地。

女子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知道这是她唯一的逃生机会，所以抱着孩子就朝着远方逃去。

可惜因为太过畏惧这种怪物，她没走几步，就双腿一软摔倒在了地上，而蕾菈本可以继续维持寒冰魔法，可徘徊在她身边的灵魂扰乱了她的魔力循环。

咔嚓——

寒冰裂开了一条细缝，随后瞬间全面崩溃。

烂肉继续朝着前方碾去，血淋淋的罗姆脑袋因为又能吃下两名人类，而露出了长长的腥臭舌头，以及癫狂的笑容。

女子捂住了怀中女孩的眼，同时自己也颤抖着闭上了眼，只是在视线黑暗的最后一秒，她似乎见到了一闪而过的白色身影？

“吼——！”

怪物突然传来了痛苦的嘶吼声，女子震惊地睁开眼，发现阻挡在她面前的，是一名身穿白裙的少女。

少女静静地张开了双臂，就像是女神派来的天使，将那只怪物阻拦在了前方……然而当她抬头看向那团烂肉时，她才知道，阻拦它的，是

它自己。

不知何时，那团烂肉上多出了一只手，它从后狠狠地抓住了罗姆的脑袋，迫使他强行停了下来。

很快，另一颗脑袋从烂肉中钻了出来，罗姆转动着硕大的眼珠，不可思议地看向了他。

“怎么可能，你……吼！”

话还没有说完，他的眼睛就被那只手戳瞎，而他的利牙也将那双手的两三根手指咬了下来，一轮对身躯控制权的新较量，就此展开。

被吞噬之前，罗姆的实力远超隼鹰，但是被吞噬之后，他们的实力来到了同一水平线，而最令罗姆惊恐的是，在圣女面前的隼鹰，凶狠程度远超之前。

不过就算如此也没用，战斗经验的差距，可不是能够弥补的。

短暂地斗争下来，隼鹰的头骨被打裂，双臂也都被罗姆折了去，他满是杀意地对着罗姆怒目而视，只能利用牙齿进行攻击。

罗姆阴冷一笑，他虽然失去了视觉，但是他和隼鹰都在一个躯体内，自然知道他的脑袋到底在哪里，所以正当他聚集手臂，想要将那颗脑袋彻底撕扯下来时，光芒在他身旁亮了起来。

“净化术。”

身披洁白长裙的少女做出了祈祷的模样，淡淡的光晕从她的身躯向四周蔓延，那些陷入疯狂的灵魂都因为这道光晕而安静了下来。

它们静静地飘在空中，就像是听到了年幼时，母亲在他们耳畔唱起的摇篮曲，不再如之前一般闹腾。

罗姆则是感受到了痛苦，他只觉得这种光晕像是火焰一样，在灼烧着他的灵魂和躯体，那些肮脏的想法，扭曲的意识，伴随着光晕的波动而逐渐散去。

隼鹰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利用自己仅存的牙齿，狠狠地撕咬在了罗姆的脖颈上，而被咬住的罗姆根本说不了话，只能一边翻动着烂肉，一边用肢体不断打击隼鹰的脑袋。

可隼鹰的凶狠，以及他眼神中的杀意，令他渐渐心寒。

就像是坠入冰冷河水中的动物，他在疯狂挣扎了几分钟后，动作逐渐慢了下来，最终他的脑袋和肢体重新被烂肉吞噬。

松开了嘴，隼鹰暂时成为了这团烂肉的控制者。

“圣女大人小心！”

“没事的。”

在劝退了圣骑士们后，薇洛丝来到了烂肉的面前，她抬起头，望着隼鹰硕大的脑袋，缓缓地伸出手。

知道她想要做什么，隼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温暖白皙的玉手抚摸在了腥臭的额头之上，她感受着隼鹰的灵魂，沉默许久，轻声道：“辛苦了……”

“吼——”

隼鹰说不了话。

他没有罗姆那样的实力，在被烂肉吞噬之后，他的灵魂已经残缺不堪，只剩下了滔天的杀意和本能的守护。

罗姆是他必须要杀死的人，而眼前的圣女，则是他必须要守护的人。

见到这只怪物因为圣女的抚摸而跪伏在了她的面前，还未来得及逃离这座要塞的众人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思议。

“安息吧。”

将手伸回来，少女闭上了眼，再一次祈祷了起来，这次不同于之前，金色的光芒顺着净化术扩散到了整座要塞。

与此同时，她身边的光柱直冲天空，将黑云击穿，神迹降世，金色的星光飘荡在空气中，一如春天降临，要塞内衰败的植被泛出了诱人的绿色。

恐惧、绝望、痛苦，在少女的圣光净化下消散得无影无踪，那些被困住的灵魂重归天际，隼鹰的头颅也落在地上，满是伤痕的脸上露出了睡梦般的微笑。

失去了灵魂，这只怪物便真正地死去了，而众人却久久无法回神。

神迹的降临只是震撼他们的一方面，最令他们无法回神的，还是纯洁圣女抚摸血腥怪物的那一刻。

那团烂肉，恶心、丑陋、恐怖，是他们永远唯恐避之不及的怪物，而在他们眼中圣洁、善良、美丽的圣女，却温柔地抚摸着它，理解着它的伤痛。

她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步？

他们不得而知，但有人将这一幕画了下来，还有不少人称呼薇洛丝为救世圣女，她的人气短时间内，在阿德里要塞攀升到了顶峰。

那些中了魔物陷阱，从而受了伤的帝国士兵也都由她来医治，在治完所有人之后，她带着隼鹰的骨灰，将他埋葬在了他队长的身旁。

阿德里要塞的天也亮了起来。

在献上两朵鲜花之后，她回到了要塞。

在这里，她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救世圣女的名号配合着那张画，以她无法想象的速度流传出了要塞，弄得她都有些脸红了。

当然，与她救世圣女名号一同传出要塞的，还有罗姆的死亡。

贤者的死亡可是人类世界的大事，不过这和薇洛丝无关，该头疼的是那些人类世界的其他高层。

当下，她还是更在意自己因为拯救了阿德里要塞，而解锁的三环神术。

新得到的神术名为加持术，能够短暂地提升个人实力，只是原本魔力等级越高的人收效也越低，比如十阶的维尔莉，再得到加持术后，也只能是十阶。

看上去好像用处不是很大？

摇了摇头，薇洛丝觉得自己多了些贪心，不是所有神术都能像净化术一样有用的，应该学会知足。

这般想着，没过多久，从特蕾茜那边传来的消息令她面露狂喜。

……

“主上，城内所有的猪人都已经被我们剿灭，那些被关押起来当做食粮的人类也都被我们放了出来。”

“嗯。”

寒风吹过，一座座巨大的魔法囚笼被打开，蜷缩在里面的人们面露惊恐地望着高台之上的女子，根本不敢从囚笼之中离开。

他们畏惧着她，生怕她和那些猪人一样，将他们当做粮食。

面色淡然地望着他们，特蕾茜心底里却震惊不已。

这些人对她的恐惧，竟然令她体内的魔力多了一丝。

Chapter 285

怀着心中的谨慎，她再次细心感受了一下，发现体内的魔力增长幅度虽然很小，但实打实的增长了。

这也就是说，和赞美一样，吸收对她的恐惧，她也能提升魔力等级！

一时之间，膨胀的野心让她想要带着无数铁蹄，踏平这个世界！

只有真正地征服了这个世界，成为一名暴君，她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恐惧，才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只是在自我高潮片刻后，她忽然冷静了下来。

征服世界？

嘶，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好像就是这么做的。

昔日，号称镜主的魔物君主创立了新纪会，并且带领新纪会一路横扫魔物世界，最终被众魔物称之为大魔王，是真正站在魔物世界之巅的存在。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镜主，就是因为吸收恐惧能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她才会选择征服世界的吧？

那为什么最后会失败呢？

根据赛莉娜的描述，她们可是最后进攻到了魔物帝国，然后镜主就莫名闭关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她薇洛丝在操控特蕾茜的身躯了。

嘶——

摸了摸光洁的下巴，特蕾茜总觉得这其中藏着不少秘密，至少征服世界这条路，没有那么容易，否则原主人就不可能失败。

敌人说不定都藏在暗处。

仔细想了想，特蕾茜最终还是将征服世界的想法压了下来。

收集赞美也能够达到提升魔力的效果，并且还可以收获人心，而令人

恐惧虽然能加快这一进程，但会树立不少敌人。

再强的势力，和全世界做对，都是死路一条。

除非……盗用其他势力的名号。

特蕾茜嘴角一勾，心里有了点计划的雏形，而接下来，另一个惊喜让她坚定了内心的计划。

在她们居住在博德格雷的几日内，新纪会的另一名议员来到了这里，在见到特蕾茜的第一时刻，她就惊喜万分地冲入了她的怀中。

“主人！”

看着怀中的粉发少女，特蕾茜摸了摸她的脑袋，但是根本叫不出她的名字，而这一点，也被后者发现了。

“主人，你，不记得我了吗？”

少女瞪着大大的眼睛，里面写满了困惑和失落，而特蕾茜则是眉头一抽，害怕她从中发现自己的端倪。

好在，赛莉娜帮她解了围。

“菲尔，主人目前失忆了。”

“啊？”

在赛莉娜和菲尔好好的解释一番后，她才知道自己的主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又为什么会失去绝大部分的记忆。

不过尽管知道了特蕾茜的情况，她还是有些失落。

因为赛莉娜在解释的时候，很自豪地说主人就算失去了绝大部分记忆，但还是一眼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把菲尔忘得一干二净。

对此，特蕾茜表示压力山大，总觉得自己失忆这个谎言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些议员戳破。

在一番忧郁过后，粉发少女菲尔很快就恢复了精神，与此同时，她还送来了一颗灰色的神物水晶。

这是她在魔物世界游荡时收集到的，如今主人苏醒，她特地将它当做

礼物送了过来。

特蕾茜表示很感动，再一次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神物水晶在她手中传送给了薇洛丝，待得魔镜将其吸收之后，她的脑海里就多出了很多信息。

趁着菲尔不注意，特蕾茜伸出手从她的脑袋上拔下了一根头发。

之后，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她拿出了那根头发，随后动用魔镜赋予她的新能力，一转眼，她就变成了菲尔的模样。

来到房间内的全身镜前，她望着镜中的自己，满意地点了点头。

【镜面模仿】

只需要持有想模仿者的一缕发丝，她就可以变成她的样子，所以现在的她不仅是外貌，就连魔力等级都和菲尔一模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个灰色水晶赋予她的能力，就连特蕾茜这具身体都能使用。

虽然这个模仿仅仅只能维持三分钟的时间，但是对她来说，这已经完全足够了。

她心底里的计划也算是彻底清晰了——她要离开博德格雷，凭借吸收恐惧的能力，想办法和薇洛丝诚信互刷魔力等级。

当然，收集赞美才是主要的，吸收恐惧这一条永远都是辅助，它存在的意义，只是让她收集赞美能够收集得更快一些而已。

之后，她想尽手段薅了不少赛莉娜的头发，同时还搜刮了许多她私藏的魔法卷轴，以及克莱斯特的各种药剂。

做完这一切后，来到了离别的日子。

“主人，您真的要离开我们吗？”

博德格雷城市大门口，赛莉娜满眼的都是不舍，特蕾茜则背对着她，许久都没有说话。

轻风吹起她的裙摆，她的眼里倒映着的都是天空与森林。

享受了一会儿自由的气息，她回头朝着赛莉娜笑道：

“赛莉娜，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办完了事，我会回来的，希望到了那时候，新纪会在你们的手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单膝跪地，克莱斯特低头道：“会的，主上。”

“我才刚刚见到您，您就要走了……”

菲尔红着眼，想要冲上前紧紧地抱住特蕾茜，不让她离开，但赛莉娜抓住了她，令她只能在原地哭泣。

看着她这般模样，特蕾茜忍不住笑出了声：“未来再见的日子还长着呢。”

说完这句话，她最后和众人道了声别，就独自一人离开了博德格雷，而克莱斯特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轻声念叨着她刚才留下的话。

“新的阶段……”

“怎么了？”

赛莉娜扭头望向了克莱斯特，却没想到他在特蕾茜不见之后，默默地望着博德格雷的城内。

因为他们对待人类的态度和猪人完全不同，部分大胆的人类在获得自由之后，开始和新入住博德格雷的魔物说笑起来，颇有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

“主上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的梦想更加宏大了。”

不知道是明白了什么，克莱斯特捏紧了拳头，眼底燃起了兴奋的热火。

“新纪会的新阶段吗……一定会实现的。”

……

圣卡西亚帝国的帝都外，有着一片极为茂密的森林，在森林中的泥路上，三匹施加了魔法的马儿飞驰着，以肉眼难见的速度朝着帝都赶去。

其中一位坐在马背上，身披教会银甲的骑士沉声道：“公主殿下，这

里距离帝都已经很近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能彻底突围了！”

她口中的公主殿下，便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公主，达芙妮。

帝国西部的战线在一夜之间崩溃了，维特公爵的士兵一下子占领了很多城市和据点，使得她们被迫往帝都方向迁移。

作为公主，虽然在这次战争之中她随军出征，但她从来都没有如此长时间地骑在马背上奔驰，所以她姣好的面容上已经露出了几分难色。

不过她咬着牙，还是坚持了下来。

“维特公爵到底对他的士兵做了什么？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厉害？”

她更在意的还是维特公爵的士兵，在几周前，那些士兵和帝国士兵也就打得不分上下。

他背后虽然有魔物支援，但他们帝国也有其他人类势力的支援，谁也奈何不了谁，所以战线一度僵持住了。

可没想到的是，近些日子，维特公爵手下的士兵不知道吃了什么药，个个力大无穷，轻松地就击垮了帝国士兵，连下好几座城。

如今，他们的士兵已经快兵临帝都了。

“哼，那个家伙不仅背叛人类投靠魔物，还动用了很多禁忌力量，迟早有一天他会被这些力量反噬，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

守卫公主殿下的，是来自天启教会的圣骑士，他们作为教会的最强骑士团，自然明白一切力量都是需要代价的。

维特公爵的士兵如此厉害，肯定是使用了某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而动用了这些手段，就注定会有反噬的一天。

达芙妮倒是没有她们这么乐观：“我就怕我们等不到那一天就……”

“没关系的，一个月前哪怕有贤者罗姆的阻拦，圣女大人依旧击退了克莱斯特，夺回了阿德里要塞，最终稳住了帝国南部的战线。”

想了什么，圣骑士轻笑道，“算算时间，圣女大人很可能就快赶到这里了，只要她来了，帝都一定会有救的！”

“圣女薇洛丝吗？”

达芙妮的脑海里闪过一道白色的倩影，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她苍白的脸颊微微泛起了红色。

遥想之前，她第一次和她在教会圣城见面的时候，她还是名声不显的候补圣女呢，如今竟然连救世圣女的名号都传出来了。

有她在，帝国应该会没事的。

也就在她回忆的时候，一旁的圣骑士忽然察觉到了危险，连忙大喊道：“小心！”

心里咯噔一下，达芙妮注意到前方的道路上出现了蛛网一般的魔力丝线，情急之下，她直接起身离开了马背，利用魔法缓解了摔倒的趋势。

而那继续前进的马儿就这样一头撞进了蛛网之中，因为惯性太大，一瞬间它就扭断了脖子，失去了生命力。

两位圣骑士身下的马儿也差不多，在失去坐骑之后，她们一前一后护住了达芙妮，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与此同时，从道路的两旁跳出了很多身披紧身衣的公爵士兵，他们虽然实力比不上圣骑士，但胜在人多，真打起来，达芙妮一方显然会落入下风。

“很抱歉，公主殿下，您好像等不到那一天了。”

听见了声音，公爵士兵让开了一条路，披着披风的首领从他们之中走了出来，他的披风上印有维特公爵的徽章，一举一动间都散发着强大的魔力气息。

达芙妮认得他，他是维特公爵手底下的将军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心腹之一，为了抓住她这位帝国公主，看来维特公爵下了不少血本。

尽管被包围了圣骑士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公主殿下，待会我们会拼命打开一个口子，你准备好随时逃亡。”

“嗯。”

“逃？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今天，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男子冷笑一声，随后一挥手，其他的士兵一拥而上，似乎是想要将圣骑士们乱刀砍死，但是教会的圣骑士怎么可能如此轻易战败？

仅仅是一个狂风魔法，她们就将周身的空间解放了出来，紧接着剑光一闪，几位士兵的人头就不见了踪影。

不过公爵士兵也不是吃素的，在付出了十几人的生命代价后，也终于是有魔法落在了圣骑士们的身上，只要继续下去，胜利终将是属于他们的。

轰——！

圣骑士们自然也无心恋战，她们用魔法轰开人群中的一道口子后，就朝着达芙妮大喊道：“就是现在！”

“知道了！”

达芙妮瞬间从那道口子飞出，现在可不是什么讲情感的时候，她作为帝国公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敌军抓住，否则对帝国极为不利。

可惜，就在她即将冲出人群之时，男子阻拦在了她的前方。

长剑出鞘，她一剑就刺在了他的胸口，但是剑尖却并未深入半分。

“这位公主殿下，您想要伤到我，还需要再多磨练几十年呢。”

话音落下，他怪笑着一拳打在达芙妮的小腹上。

瞳孔一缩，达芙妮吐出一口鲜血，狼狈地摔倒在地上，意识逐渐涣散了起来，而男子则将她扛在了肩膀上。

“公主殿下！”

圣骑士们大惊，她们想要上前解救公主，但是公爵士兵纷纷阻拦在她们的前方。

见此，男子笑道：“你们回去告诉帝国女王，想要夺回公主殿下，就……”

话还没说完，黑光一闪，他整个人从头到脚被劈成了两半，一位披着黑袍的女子从他的肩上接过了半昏迷的公主达芙妮。

那些公爵士兵见到自己的首领死了，纷纷面露惊恐，溃不成军，而这可给了女子机会，只见她莲步轻移，手中的长刀随意挥舞，那些士兵便被屠杀殆尽。

一切都是那么轻松，女子的剑技就像是舞姿一般，柔美之中透露着致命的危险。

当然，这是圣骑士们的感观，在那些被杀死的士兵看来，她的剑技足以令他们死亡的时候，留下惊惧的面容。

“多谢恩人搭救，不知道恩人姓名是什么？又想要什么礼物？等我回到帝都，我会让人送来礼物的。”

在所有士兵都被屠杀之后，半昏迷的达芙妮才逐渐恢复了清醒，她朝着黑袍女子看去，怀着几分好奇，她看向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黑色的恸哭面具，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

女子来到她的身边，淡淡道：“不用。”

“啊，怎么不用呢？我……”

达芙妮正说着些什么，她的嘴唇就被女子伸出食指抵住，迷人的花香也随之扑鼻而来，令她有些沉醉。

只是女子接下来的话，吓得她娇躯一颤。

“因为我，也是来绑架你的。”

Chapter 286

圣卡西亚帝国的帝都后方，一辆马车带着二十几位圣骑士浩浩荡荡地在大路上前进，马车上飘扬的旗帜，代表了她们来自天启教会。

“前方就是圣卡西亚帝国的帝都了，据说帝国西部的战线已经临近帝都了，帝都内不少权贵都开始逃命了。”

车厢内，维尔莉诉说着最近的情报，而在另一边，穿着一身圣女裙的薇洛丝撑着脸颊，出神地望着窗外，任由风儿吹起她的银白发丝。

金色的阳光很温暖，四周的空气都散发着草木的清香，远方帝都的身影若隐若现，还未真正靠近，高耸的围墙就已经将它的雄伟展现得淋漓尽致。

过了许久，她才意识到了什么，问道：“帝都沦陷的话，圣卡西亚帝国就算是亡国了吧？”

“也不一定，只要王室继承人没事，就算帝都灭亡了，继承人也可以逃往其他城市东山再起。”

“可是教宗大人给予我的任务，名义上算是失败了吧？”

在出发离开教会圣城之前，教宗交给她的任务就是拯救帝国，如今要是帝都都灭亡了，成为了维特公爵麾下的城市，那她的任务就算是失败了。

刚担任圣女的第一个任务就失败吗？

“没关系，这项任务本就困难重重，就算失败了，也不怎么损害圣女大人您的名声。”

“但愿不会失败吧。”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清楚，为了这个任务的成功，她可以不择手段。

在进入帝都之后，带领她们的是天启教会的主教，他早就知道教会圣女已经临近帝都，所以这些天一直都派人守在了城门口，就是为了等待她。

微笑地赞美了他几句，她跟着维尔莉来到了主教为她们准备的休息地，刚将行李交给梅维娜，一名王宫侍女就匆匆地来到了她的身边。

“抱歉，打扰到您了，女王陛下组织了一场会议，邀请您一起参加。”

“现在？”

“抱歉，事态紧急。”

侍女的姿态放得很低，薇洛丝和维尔莉对视了一眼后，就朝着侍女点了点头，跟在了她的身后，登上了王宫专门为她们准备的马车。

这辆马车的车厢没有顶棚，所以坐在上面前往王宫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看得见马车内坐的是谁。

兴许是她之前抚摸怪物的那张画作太过出名，帝都内的行人都有不少人将她认了出来。

“那就是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的救世圣女？”

“真漂亮啊，心地善良就算了，人竟然还这么好看。”

“有她在，我们有救了吧？”

“不一定啊，她带来的骑士很少，起到的作用恐怕没那么多。”

从他们的交谈声中，薇洛丝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悲观，这种悲观绝不是天生形成的，而是维特公爵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前线给予他们压力，迫使他们诞生了这样的念想。

想要战胜维特公爵，在他们眼里或许已经很难了。

进入金碧辉煌的王宫，在侍女的带领下，薇洛丝和维尔莉来到了会议室内，一进门，她们就见到了坐在首位的帝国女王赫丝特。

她的容貌和达芙妮有几分相像，不过更加庄严，举手投足之间，上位者的气势被她展现得淋漓尽致。

“女王陛下。”

“薇洛丝圣女。”

薇洛丝微微欠身，以表敬意，而赫丝特在见到她之后，面色中夹杂着

一丝不自然，好似有什么话想说，但又说不出口一样。

心中带着一丝疑惑，她坐在了会议圆桌的空座位上，而维尔莉则站在了她的身后。

也是在这之后，四处传来了各种好奇打量的视线，薇洛丝放眼望去，只见这间会议室内坐着许多人类势力的高层。

圣卡西亚帝国女王的身旁站着帝国元帅，右边坐着的则是萨拉帝国和格洛斯特帝国的使臣，再往右，则是公会联盟的代表。

公会联盟是冒险者公会，药剂师公会这些组织的联盟，这些公会中不缺乏真正的高手，形成联盟之后，势力也绝对不容小觑。

接下来则是魔法世家的代表。

如果要说人类世界哪种顶级势力最不为人知，那就非魔法世家为属了，许多在人类世界中响当当的大人物，其实都来自同一个魔法世家的事情屡见不鲜。

很多强者年迈之后，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实就是回到了自己的魔法世家，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所以很多古老魔法世家的底蕴，甚至可以不输帝国。

坐在魔法世家代表旁的，就是薇洛丝了，她代表的是天启教会。

剩下的，则是一些圣卡西亚帝国贵族的代表，不过薇洛丝注意到，在她落座后，会议室还有一个位置空着，而这个位置甚至就在女王赫丝特的左边。

是给谁留的？

还在猜测之际，会议室内的温度忽然骤降了几度，身旁淡蓝色长裙的蕾菈从门口走了进来，她在见到赫丝特后自然地点了点头，随后坐在了她身旁空着的位置上。

见此，薇洛丝嘴角一抽。

她竟然把蕾菈忘了，她可是人类大贤者，代表的是贤者议会。

坐在赫丝特身旁的蕾菈仅仅是淡淡地扫过会议室内一眼，众人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薇洛丝也不例外。

如此正经的蕾菈，她还是很少见到的。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就开始我们的议程吧。”

赫丝特在这时候开了口，会议也算是正式开始。

短暂地听了几分钟，薇洛丝就知道赫丝特要讲的是什么了。

维特公爵的士兵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得强大许多，原本的平衡被打破，帝国军队节节败退，此刻已经快要兵临帝都城下。

虽然时间紧迫，但还是有些时间的，在公爵士兵真正兵临帝都之前，他们必须在帝都外构建防线，以此来对抗维特公爵。

而构建防线的任务，就落在了在座众人的身上，只是薇洛丝更多的是救援任务，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她需要带领一众教会修女治疗那些受伤的士兵。

至于她带来的几支圣骑士小队，以前或许还很有用，但如今公爵士兵莫名增强了许多，她们的作用也得到了很大的限制。

帝国女王赫丝特将她们划分到了斩首行动的一方，战争爆发时候，按照形式派她们深入敌方士兵营地，斩首其指挥官。

不得不说，这的确是最符合这些圣骑士小队的任务了。

除此之外，薇洛丝还发现，这种帝国战争有着不少潜规则，比如说双方都不会出动九阶十阶的高端战力对敌方低级士兵进行碾压式攻击。

那些被占领的城市内的人类，其实就是人质。

如果帝国一方敢这么做，维特公爵就会立刻杀死那些人质，同样的，如果公爵主动屠杀占领城市内的人类，就别怪帝国直接掀桌子。

在清楚了自己的支援任务之后，薇洛丝就有些昏昏沉沉的了，好在今日会议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快就来到了结尾。

然而，也就是在赫丝特宣布会议结束的那一刻，会议室的大门被强行破开，一位披着黑袍的女子走了进来。

她一进来，视线就落在了薇洛丝的身上。

“别急着走啊，女王陛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她抬起头，诡异的恸哭面具令众人心中一惊，守卫也连忙护住女王赫丝特，而后者迟疑片刻，问道：“你是？”

“我让那两位圣骑士回来传信，难道你没有收到吗？你的女儿达芙妮现在在我手上，如果你想要她能够活着回来的话，就把她给我交出来。”

女子伸出手指指向了薇洛丝，薇洛丝则是眨了眨眼，完全搞不懂眼前的女子到底在说些什么，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得到她。

蕾菈则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冷声道：“你到底是谁？”

“啊，忘了自我介绍了。”

女子这时候似乎才如梦初醒，她右手提起一边的裙摆，左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微微欠身向众人介绍道：

“在下来自慈悲教会，你们可以称呼我为慈悲圣女，像救世圣女这样的高洁灵魂，正是我们慈悲教会最为需要的力量容器。”

慈悲圣女？！

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有从彼此的脸上见到熟悉的感觉，不仅如此，他们就连慈悲教会也没听说过。

她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不管在场众人的困惑，慈悲圣女盯着首位的赫丝特，笑道：

“如果你还在意你女儿的死活，就把她乖乖交给我吧，不要想办法挣扎，因为一切的结局已定，你的挣扎只会让我徒增厌恶而已。”

“而且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的维特公爵之所以如此厉害，正是因为有我的帮助，信仰我们慈悲教会……”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蕾菈就动了动手指，慈悲圣女便被拦腰斩断。

不过断裂的身躯并没有冒出鲜血，它们化作漆黑的光影，一点一滴地消散在空气之中，与此同时，慈悲圣女的声音依旧徘徊在这座会议室之内。

“咯咯，着什么急？你们是杀不死我的，三天，三天后，在帝都钟楼

的最高层，我会等着你将教会圣女送来的！”

伴随着她话音的落下，慈悲圣女的尸首才彻底消散在了此地，蕾菈感受着空气中残留着的魔力，眉头微微蹙起。

另一边，女王赫丝特好似没站稳，狼狈地坐在了会议室的主位上。

“女王陛下！”

帝国元帅连忙担心起她的状况，而薇洛丝也算是知道为什么一进会议室，赫丝特看向她的目光会不一样了。

她从一开始就有事情瞒着她。

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赫丝特看向薇洛丝，强撑着露出笑容道：

“薇洛丝圣女还请放心，我不会把你交出去的，现在这种时刻，我们必须团结才能共渡难关。”

没错，许多势力，往往都是从内部瓦解的。

为了对抗维特公爵，他们刚刚联合起来，可不能因为这种事情而解散。

“我……”

薇洛丝刚想要说话，蕾菈就把话抢了过来：“既然女王陛下这么说，那便先散会吧，达芙妮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忙的。”

“谢谢。”

女王赫丝特朝着她道了声谢，随后便在侍女的搀扶下，离开了会议室，各个势力的代表也是寒暄了几句后，就离开了此地。

薇洛丝倒是被蕾菈拽着手臂，拽出来的。

“刚刚为什么要阻止我？”她不解道。

对此，蕾菈面色凝重。

“那个慈悲圣女不简单，你若是因为心善直接答应了，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情，我可没办法救你。”

“反正距离她所说的，还有三天的时间，这三天内我们说不定能救出达芙妮。”

对于蕾菈的解释，薇洛丝点了点头，道了声哦。

之后，蕾菈并没有和她一起前往天启教会给她们留的住宅，身为大贤者，女王赫丝特专门在王宫中给她留了一座宫殿。

晚上，她也罕见地没有来找她。

独自一人躺在大大的双人床上，薇洛丝莫名地感受到了些许寂寞。

伴着窗外的月光，她想了想，觉得蕾菈应该是想要真正地继续履行她大贤者的职责了。

拯救这座摇摇欲坠的帝国，应该就是她目前最想要完成的事情了。

次日，醒来后的薇洛丝在维尔莉的陪同下，来到了大街上。

“喂，听说了吗？帝国士兵之所以一路败退啊，是因为维特公爵和邪教搭上关系了！”

“邪教？是不是那个慈悲教会啊，听说昨天那个教会的慈悲圣女昨天都公开承认了！”

“对啊，我还以为维特公爵只是借助了魔物的势力呢，没想到连邪教都利用，心可真脏！”

“不仅脏，还胆子大呢！敢和邪教合作，简直就是自寻死路！邪教，邪教里面的可不是人啊！”

听着大街上群众的交谈声，薇洛丝有些惊讶昨天才发生的事情，竟然已经流传出来了？

不过，当她听见他们只是在谈论维特公爵和邪教慈悲圣女之间的关系后，就明白这是女王赫丝特故意放出来，凝聚人心的。

只是……

在感受到众人话语中对慈悲圣女的恐惧之后，沐浴着阳光的薇洛丝微微地勾起了嘴角。

Chapter 287

维特公爵即将兵临帝都，但这并没有妨碍帝都的繁华，在帝都北侧的喷泉广场上，依旧有非常多的人来来往往。

清纯的泉水从地底喷出，散落下来的水滴在空中汇聚成了道道彩虹，披着长袍的吟游诗人就坐在喷泉的边上，弹着手中的琴，唱着勇气的赞歌。

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有些站着，有些则坐在广场的石椅上，静静地聆听着吟游诗人的歌声，飞来的白鸽大多在他们的头顶徘徊，只有几只勇敢的白鸽才会落在广场上，寻找着食物。

他们看上去和以往没有什么区别，但只有真正生活在帝都的人才知道，广场上，说话的人少了。

原本应该讲述故事的吟游诗人唱起了勇气的赞歌，欢声笑语的人们渐渐沉默下来，就连驻留在广场上的白鸽都少了许多。

这就是现在的帝都，战线上的溃败让这座帝都陷入了战争的阴霾之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被莫大的压力包裹，失去了往日的欢笑。

现在的他们，需要赞歌来维持他们的勇气。

不过，这并非是绝望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眼里还保留着希望，少女也是如此，她坐在石椅上，聆听着美妙的赞歌，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家人。

她的哥哥，她的父亲都上了战场，被迫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她每天都会来喷泉广场听吟游诗人唱歌，之后就会前往天启教会的大教堂，前去向女神祈祷，祈祷她的家人能够平安回来。

这是她能为她的家人做的唯一一件事。

以前，她总觉得教会的祷告词过于冗长，但现在，她闭上眼，不用想都能将所有的祷告词默念出来。

正当她想要在这里为自己的家人再一次祈祷时，混乱和尖叫在她的面前发生，那位唱着歌的吟游诗人忽然被人用匕首扎穿了她的腹部。

鲜血从伤口喷涌出去，染红了喷泉下的水池，吟游诗人也因为疼痛和无力而向后倒在水池之中，手中的竖琴重重摔在地上，发出了轰鸣的响声。

“杀人啦！”

“逃！快逃！”

在刺伤吟游诗人之后，凶手没有闲着，他挥舞着手中的匕首，继续攻击着群众，而最令人惊恐的是，这样的凶手还不止一个。

少女想要逃，可她刚离开石椅，就被狼狈逃窜的路人撞倒，最后还没起身，冰冷的匕首就从背后扎穿了她的身体。

做完这一切，凶手拔出了匕首，瞪着通红的眼，继续朝着下一位群众出手。

趴在地上，感受着鲜血的冰凉，少女逐渐有些呼吸困难，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她这是要死了吗？

以后没有了她的祈祷，她的家人还能平安回来吗？

这场战争，她们真的能赢吗？

濒死之时，内心深处的绝望涌了上来，她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她的哥哥和父亲已经很难回来了，她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圣卡西亚帝国，在维特公爵的铁蹄之下，终将灭亡。

“住手！”

另一位少女的叫喊声从远处传来，她听不真切，似乎是想要让那些凶手停下，与此同时，一股温暖的感觉开始在她的心底流淌。

这是……回光返照吗？

胸口的伤势不痛了，她发觉自己好像也能睁开眼了，只是在第一次睁眼后，她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位银发少女的怀中。

银发少女长得非常漂亮，只是一瞬就令她产生了嫉妒，不过当银发少

女露出温柔的笑容之后，她心底里这份嫉妒就烟消云散了。

有时候差距太大，就不会诞生嫉妒了，因为她知道，她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知道是银发少女拯救了自己之后，少女真心地道了声谢，随后她看见了从天上落下的金色星光，那些被凶手刺伤的人一个个都重新站了起来。

绝望和阴暗，在这些光芒之下，消散得无影无踪。

银发少女松开了她，她拖着长裙，端庄地来到了喷泉前，也就是在这之后，少女才知道她就是天启教会的圣女，名为薇洛丝。

这一瞬间，向往、憧憬和崇拜充满她的心灵，她幻想过教会圣女的模样，但从来没有想过她竟然会如此圣洁美丽。

那一颦一笑，就连她都有些心动不已。

“救世圣女大人……”

“嘘，不要说话，听我说就好。”

薇洛丝伸出食指，放在了自己的唇边，示意众人安静，而在场的众人明明是第一次见到教会圣女，他们却都是心中一动，莫名的安静了下来。

见此，薇洛丝目光坚定，道：

“不出意外的话，这是一场由维特公爵策划的恐怖袭击，他的目的是削弱我们大家的意志，让我们放弃反抗，从而选择投降。”

“我相信，这样的恐怖袭击不会只有这一次，为了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势必会更加不择手段，但我同样相信，这场战争的胜利，终将会属于我们！”

“大家坚定的意志，绝不是这种恐怖袭击能够击溃的，他这么做，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而这份团结，会化作锋利的剑刃，刺穿维特公爵的心脏！”

“这个结局，是他背叛人类、投靠邪教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的，大家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圣卡西亚帝国和伟大的女神，不会辜负

你们的信任！”

说完，她张开了双臂，金色的圣光如同流星雨一般落下，不知为何，众人心中的压力莫名少了许多，他们看向了喷泉前方的少女，真心地露出了笑容。

救世圣女是对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他们一定能赢的，毕竟维特公爵代表的是邪恶，正义永远都能战胜邪恶。

而且有救世圣女在，帝国士兵或许也不会牺牲很多，他们的亲人甚至也不用上战场，一切或许都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想明白的众人不由得欢呼起了薇洛丝的名号，痊愈的吟游诗人也重新拨动起了自己的竖琴，唱起了赞美圣女的歌谣。

也是从这个喷泉广场起，薇洛丝在帝都打响了自己的名号，让许多对天启教会不感兴趣的人，成为了教会的信徒。

从人群之中离开，薇洛丝来到一片空地后，维尔莉降临到了她的身旁，低声道：“没有找到让他们陷入疯狂的罪魁祸首。”

“是吗？对面可真是厉害。”薇洛丝的言语之中有些惋惜，只是她的嘴角却一直都没有弯下。

那些凶手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人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维尔莉则是顺着现场的线索前去追击幕后指使者，只可惜，她并没有追上。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呀。

要是能追上的话，邪恶的维特公爵就又能少了一种恶心帝都的手段了呢。

嘻嘻。

正当薇洛丝心存惋惜的时候，一道冰蓝色的倩影吸引了她的注意。

“蕾菈？”

刚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蕾菈朝着她点了点头，随后她二话不说直接来到了晕倒的凶手旁边，观察了几秒后，她默念起了咒语。

伴随着她的咒语，凶手的身上浮现出了一条淡淡的魔力丝线，一头连接着凶手的脑海，另一头飘向了空中，不知去向。

没有犹豫，蕾菈消失在了原地，显然是朝着丝线的尽头赶去了。

薇洛丝则是小脸一白。

没错，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她，救世圣女薇洛丝！

不仅如此，绑架帝国公主达芙妮的人也是她，只不过是用的另一具身体，特蕾茜，并且谎称自己是慈悲教会的慈悲圣女。

这样一来能给自己薇洛丝的身份快速刷取赞美值，二来又能给特蕾茜刷一些恐惧值，而且还不怕被报复，简直就是一石二鸟之计。

至于维特公爵与慈悲教会合作什么的，全是她瞎扯的，他手底下的士兵实力为什么会突飞猛进，说实话她也不知道，她也不在意。

她之所以那么污蔑维特公爵，完全是为了让其他人对她产生恐惧，维特公爵越厉害，别人就越是恐惧她这位慈悲圣女。

本来计划好好的，唯独有蕾菈这个变数。

在施展魔法蛊惑路人成为凶手之后，特蕾茜就一直没有离开喷泉广场太远，直到蕾菈赶来之后，她才迅速朝着帝都北面逃去。

不过蕾菈的魔法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就算她一路朝着帝都北面狂奔，她身上的魔力丝线依旧帮助蕾菈指引着方向。

九阶的她想要在十一阶的蕾菈手中逃走，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情急之下，她只能肉疼地取出一根赛莉娜的发丝，施展镜面模仿转变为赛莉娜，然后中断蕾菈的魔法丝线，再混入街道的人群之中，脱下面具和黑袍。

做完这一切，她重新回到了特蕾茜的模样，没有人注意到她。

蕾菈则是寻着丝线刚刚赶到这里，她在发现手中丝线断裂之后，眼神之中的凝重多了几分，紧接着，她观察起了街道上的众人。

就在这一刻，特蕾茜与她擦肩而过。

拥有魔镜伪装的她，蕾菈根本别想察觉到她是魔物，也只有像贤者罗

姆这样天生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才能看破她的伪装。

除此之外，特蕾茜的容貌可没有人类认得，毕竟新纪会的大魔王虽然出名，但那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任谁都会遗忘她的长相。

所以，就算她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这条街道，依旧没有引来蕾菈的注意。

另一边，在特蕾茜脱险后，薇洛丝则是扶着墙轻呼出一口气，紧张的情绪得到了部分缓解，而围在她身边的众人还以为她刚才救人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所以纷纷献上了自己的关心。

“谢谢大家。”

在众人的询问声中，薇洛丝浅浅一笑，甜到了他们的心里。

决定了，救世圣女就是他们心中的信仰，往后谁也不能玷污！

Chapter 288

夜晚，薇洛丝收到了一封请柬，帝都的大贵族霍姆邀请她参加一场晚宴，这种邀请对于刚来帝都的她自然不会拒绝，毕竟在帝都之中，人脉才是最重要的。

稍微打扮了一下，薇洛丝就独自一人前往了晚宴地点，不过她知道，她的背后肯定跟随着几位圣骑士。

霍姆是帝都的大贵族，家族世代都是侍奉王室的，他虽然没有在帝国中任职，但是没有人会小瞧他的能量。

除此之外，他还有个身份，那就是大慈善家，为了救助陷入苦难中的人们，他每年都会拿出许多金钱来支助他们。

可以说，他是帝都为数不多在平民中名声不错的大贵族。

在薇洛丝来到晚宴地点的时候，霍姆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微笑地自我介绍了一下，随后伸出手，邀请薇洛丝进入了晚宴大厅。

这里的晚宴大厅和其他贵族的并没有区别，用来装点的饰品金碧辉煌，觥筹交错之间，悠扬的歌曲徘徊在大厅之内。

薇洛丝的出现吸引了晚宴内所有人的目光，他们看向她，眼神中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绪，从狂热惊艳到仇恨嫉妒，应有尽有。

也就在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的壮汉来到了她的身边，爽朗一笑。

“这位一定就是大名鼎鼎的救世圣女了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圣女小姐可真是漂亮。”

他没有像其他贵族一样穿着西装革履，而是一副平民便衣的打扮，只是在那粗布衬衫的掩盖之下，他健壮的肌肉依旧若隐若现，浑身都充满了爆发力。

霍姆连忙介绍道：“介绍一下，这位冒险者公会的公会长，兼帝国公会联盟的副联盟长，霍金斯先生。”

“霍金斯先生，您好。”

薇洛丝双手放在腹前，点了点头，对于性格爽朗的大叔，她的态度一向都还不错，毕竟这样的人物，大多都比较直爽，很少会在背后捅刀子。

“圣女小姐，帝国防线一事上你我会有很密切的合作，我麾下的那些冒险者个个都是刺头，他们要是招惹到你，告诉我，我会好好整治他们的。”

重重地拍了拍胸脯，霍金斯再次大笑了起来，就是晚宴另一侧一直在关注这里的几位冒险者嘴角一抽，心里被迫取消了接近圣女的计划。

在霍金斯之后，又有一位男子来到了薇洛丝的身边。

“这位是玛特，来自麦克斯维尔家族。”霍姆介绍道。

麦克斯维尔，虽然薇洛丝有些陌生，但出生自圣卡西亚帝国的人们不会陌生，毕竟帝国中许多知名的强者都来自这个家族。

而它，也正是大名鼎鼎的魔法世家。

“我听说圣女小姐一路走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友人，不知道小姐有没有意中人？我家族中有不少年轻才俊，可以任小姐挑选。”

魔法世家是很注重血脉传承的，虽然薇洛丝没有半点魔力天赋，但是她体内对于圣光的亲和力可是拉满的，所以自然也在魔法世家的选择之内。

只是玛特说的话多少是有些太露骨了，一时之间，薇洛丝也没想好怎么拒绝，直到另一位魔法世家的代表走了过来。

“圣女小姐，我加文家族里的年轻才俊可一点都不比他家族里的少啊，婚配这种事情，小姐还是深思熟虑一些比较好。”

感受到了他们炙热的目光，薇洛丝悄无声息地后退了一步，摆手尬笑道：“抱歉，婚配一事，对我来说还为时太早。”

“太早？怎么会呢，圣女小姐，你要知道真爱这种东西可不好找，要是错过了，那就是后悔一辈子啊。”

“是啊，圣女小姐，宣扬教会的任务和血脉传承的任务可不冲突……”

知道教会圣女还是单身之后，顶着微笑的薇洛丝很快就感觉自己来到

了相亲市场，莫名的压力压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另一边，在见到无数大人物都围着教会圣女后，一位拥有金色长发的贵族小姐捏紧了手，气恼道：

“克琳，那位就是教会圣女吧？听说布曼哥哥去世前和她闹了些冲突。”

“长得还真漂亮，怕不是个心机女。”另一位贵族小姐嫉妒道。

被金发贵族小姐称呼为克琳的少女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看着人群之中的薇洛丝，眸光之中渐渐地燃起了怒火。

布曼，是先前因为指挥帝国军队不当，被叛军杀死的贵族少爷。

“没错，根据经验，长得漂亮的大概率都是心机女，说不定布曼哥哥的死，就是她一手计划的呢。”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布曼哥哥和她从一开始就有矛盾。”

另外两位贵族小姐不断拱着火，克琳眼底的愤怒也越发强烈，最终，她在薇洛丝离开众人的包围之后，悄悄地靠近了她的身边。

端起酒杯，故作不经意地与薇洛丝相撞，克琳本想将手中酒杯内的红酒都泼在薇洛丝的身上，可谁知道撞击的时候，薇洛丝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

红酒反过来，都溅在了她的身上。

“抱歉。”

薇洛丝脸上露出一丝慌张，她赶忙取出白色的手帕帮她清理起了裙摆上的红酒痕迹，而克琳羞恼地一巴掌拍开她的手，阴阳怪气道：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教会圣女啊，这里是贵族宴会，我没记错的话，您以前的身份好像是平民吧？”

“您是？”察觉到了来者不善，薇洛丝眨眼问道。

“哼，介绍一下，她是财政大臣之女，克琳·罗德里。”

另外两位贵族小姐此时跟了上来，介绍起了克琳的身份，而薇洛丝点了点头，平淡道：

“克琳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这并非是贵族晚宴，而是霍姆先生举办的慈善晚宴吧？”

“可是来这里的无一不是贵族，你一个平民掺和在这里，不知道自己显得很扎眼吗？”

克琳的话中依旧带着刺，薇洛丝也不想再说些废话，她直言道：“不如把话说明吧，克琳小姐，我们之间是有什么恩怨吗？”

“布曼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动的手？”

一提起布曼，薇洛丝算是明白了，眼前这几位贵族小姐，显然是和布曼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

想来也是，布曼作为最高法官的儿子，在帝都内肯定有着不小的利益圈子，贤者罗姆多半也是如此。

许多人不愿意相信他们就这样死去，总觉得事情存在黑幕，那她这位亲身经历还活了下来的教会圣女，自然就成为了他们臆想中的幕后黑手。

这场宴会中，始终对她抱有恶意的那几人，多半就是这么想的。

整理了一下语言，薇洛丝回道：“他是被渴望自救的士兵杀死的。”

“胡说！布曼哥哥他那么善良，怎么可能逼迫那些士兵去送死！这里面一定存在着阴谋！”

善良？

薇洛丝心底里噗嗤一笑。

布曼在帝都贵族面前，还挺会装的嘛，只可惜，他在平民面前就暴露了一切。

一个失败的演员。

心里这般想着，薇洛丝的脸上却做出了无辜的表情，轻声道：“布曼他一向瞧不起平民……”

“血口喷人！”

似乎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布曼哥哥是这样的人，克琳彻底暴走了，她

拿起一旁的酒杯就朝着薇洛丝泼去。

因为少女平日里养尊处优，所以拿着酒杯泼人的速度都不算太快，薇洛丝只需要转个身就能避开。

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后退一步，薇洛丝让酒杯中的红酒都泼在了她洁白的裙摆上，与此同时，注意到这里的贵族们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薇洛丝是谁？那可是当代的教会圣女，天启教会的二把手，更有着救世圣女的名号，从一开始晚宴举办者霍姆一路陪同她介绍各位宾客，就能看出她身份的尊贵。

她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不代表有人能因此欺压她。

在泼完红酒，发现圣女的裙摆滴滴答答地流淌着酒水后，克琳逐渐恢复了理智，随后轰的一下，大脑陷入了混乱。

她，她刚刚做了什么？

泼了教会圣女一身红酒？就那个连自己父亲，当代帝国财政大臣见了都要行礼的教会圣女？

俏脸一白，克琳想也没想，直接推开众人，落荒而逃。

和她一同白脸的，还有晚宴举办者霍姆。

财政大臣今日有事，所以没有来参加他的晚宴，只来了他的女儿，要是知道他的女儿能闯出这样的大祸来，他可不会让她来参加这个晚宴。

见侍女拿着手帕施展魔法帮薇洛丝擦起了裙摆上的红酒，霍姆来到她的前方，深深地鞠躬道歉：

“对不起，圣女大人，我向您道歉，没想到在这个晚宴上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

“财政大臣的女儿平日里娇纵惯了，实在是无法无天，今晚过后，我一定会好好提醒他教训自己女儿的。”

霍姆态度的卑微令一众围观的贵族感到咂舌，要知道霍姆平日里可是

帝都的大贵族，只有别人向他道歉的份，什么时候轮到他向别人道歉了？

不过对方如果是教会圣女也就正常了，圣卡西亚帝国虽然势力在人类之中已经很强了，但是跟天启教会比的话，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别的不说，光说十阶强者，属于帝国的十阶强者明面上就没有，而教会天启骑士明面上就有好几个。

霍姆在帝都中权势还算不错，但在天启教会眼里，那就是个屁。

甚至可以说，教会圣女能来参加他的晚宴，都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否则也只有女王举办的宴会，才会邀请到圣女这样的人物。

结果……晚宴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对不起！”霍姆又深深地弯腰鞠躬。

薇洛丝则是一如既往地露出微笑，摇头道：“没关系。”

“布曼的死我们心里其实都清楚，那个家伙在帝都的时候就喜欢玩弄平民，后来又听说他在军队里也这样为非作歹，所以被叛军杀死也就没有那么意外了。”

叹了口气，霍姆接着说道，“克琳小姐太年轻了，所以被布曼蒙蔽了双眼，若是再长大一些，或许就能看清布曼的本性了。”

“嗯，原来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这场晚宴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圣女小姐日后要是有所需求，都可以来找我，我霍姆别的没有，就是朋友多，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帮到您。”

即使道歉了很多遍，霍姆的脸上依旧满满都是歉意，薇洛丝自然也不会继续深究这件事，能得到霍姆的人情，对她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之后，她就以换衣裙为由，提前离开了晚宴。

另一边，在冲出晚宴之后，吹着晚风的克琳算是彻底地清醒了下来，同时，阵阵后怕开始她的心底蔓延。

她和布曼虽然算不上是青梅竹马，但相识的日子还挺长，都是一个帝

都学院的学子，所以彼此之间的感情还算深厚。

她一直把布曼当做哥哥看，而后者也将她当成妹妹，在得知布曼被征召成为前线帝国军队的将领时，她就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丝不安。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将让布曼不再成为前线军队的将领，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布曼还是出发了。

她知道，这其中一定是有人暗中作梗，想要谋害布曼。

后来，如她所想的，布曼死在了军队之中，原因是被叛军刺杀。

更具体地来说，是因为布曼逼迫一些士兵去送死，导致士兵们不满，从而刺杀了他。

如此荒诞的事情，她才不相信，布曼如此正直，怎么可能会送士兵去死？所以加上之前的阴谋，她一直觉得有人策划了这一切。

可冷静下来之后，她不安地发现，或许自己是错的。

布曼真的如此正直吗？这些年中，她其实听说过很多他的名声，在贵族之中或许还可以，但在平民中，他简直就是传说中的恶魔。

平民的命，在他眼里根本不重要……

以前她不愿意相信，但如今教会圣女都说他不善待平民，或许事实就和她说的一样，布曼在其他地方，有着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她只是不愿意打破自己对布曼的幻想，所以才不敢承认他的卑劣，甚至自我催眠，拿红酒泼了教会圣女。

接下来，教会圣女会怎么惩罚她呢？她的父亲会不会受到牵连？

如果她的父亲锒铛入狱了，那她该怎么办？离开了父亲，她感觉自己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只希望，只希望教会圣女会轻一点惩罚她吧……

这般想着，她低着头，忽然撞到了一个黑袍女子的身上。

“你是谁？”

眉头一蹙，她抬起头，入目的恸哭面具吓了她一跳，差点令她发出尖

叫声。

“我是来带走你的。”

“带走我？为什么？”

“说直白点，是绑架你。”

瞳孔一缩，克琳两忙捂住胸口后退，带着几分怒意道：“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是失踪了……”

咻——！

一柄银白的飞刀划过她的脸颊，打断了她的话，锋利的刀刃在她的脸颊割开了一条细微的伤口，鲜血从伤口之中流出。

扑通一声，克琳呆呆地跪在了地上，一动都不敢动。

上前将飞刀拿在手中，慈悲圣女用刀身拍了拍她的脸颊，威胁道：“你要是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用这把刀划过你干净的小脸，让你永远破相。”

说完，她就带着克琳离开了此地。

一阵视线晃动，待得恢复正常时，克琳发现自己被魔法束缚，扔在了一片丛林之中。

根据她的经验，她发现自己现在就在帝都学院后方的森林之中，为了不破相，她乖乖地闭嘴闭了许久。

最终，她还是没忍住，小声问道：“你抓我到底要做什么？”

“当然是威胁教会圣女了，等她乖乖来了，我就放你走。”

黑袍女子的回答出乎了她的意料，与此同时，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是被教会圣女连累了，敌人明显是冲着她来的。

清楚了这一点，她心中多了几分气恼，以及莫名的不服气。

Chapter 289

绑架她，竟然是想要威胁教会圣女？她作为帝国财政大臣的女儿，难道就没有任何价值吗？

她的不服气，就是由此而来。

可事实却又不得不让她低头，和教会圣女比起来，帝国财政大臣的女儿确实不值得一提。

“我，我和她关系不好，她不会来的。”

“嗯？你们晚宴上不是在一起的吗？”慈悲圣女表现得有些错愕。

而这，让克琳更是捏紧了拳头。

眼前的这个女人显然没有一直观察到最后，否则看到她朝着教会圣女泼红酒之后，肯定不会绑架她来威胁教会圣女了。

以她和那位圣女的关系，对方怎么可能来救她呢？

“我和她是仇人。”

说完这句话后，她心里一惊，突然有些后悔。

作为被绑架的人，她对女子的唯一价值就是威胁教会圣女，而如果她没有这个价值，那等待她的，会是什么下场？

她可不觉得这位女子会这么轻易地就放她离开……

杀了她？还是榨干她身为财政大臣女儿的价值？

克琳更倾向是前者，毕竟从这位女子的态度和语气中，她能感受到对方对帝国财政大臣的不屑一顾。

想明白了这些，她因为害怕而逐渐颤抖了起来。

她不想死，她还那么年轻，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她从未体验过，她想活着……

眼泪从眼角流下，寒冷令她尽可能地蜷缩着身子，只可惜这份寒冷来自内心，无论她怎么缩着，身体都止不住地在发抖。

她的畏惧，令女子笑出了声。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了吗？如果她不来的话，你在我这里可就没用了呢，对于没用的人，我一向都是很残忍的。”

“不过你运气不错，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一定会来的。”

闻言，克琳愣了一下，想不明白女子为什么会如此自信，而更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幽深的树林之中，一道披着月光的白色身影缓缓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来了。”女子说道。

来者正是得到消息的薇洛丝，她微微喘着气，洁白的衣裙上挂着些许树枝和树叶，就像是慌忙之中，匆匆赶来的。

她撩起了耳畔凌乱的发丝，望着被慈悲圣女用魔法束服的克琳，沉声道：“放了她，我跟你走。”

克琳还沉浸在困惑之中，压根想不明白为什么薇洛丝会来救她，而女子则轻吹一口气，一串黑色的手环出现在了薇洛丝的前方。

“将它戴在手腕上，它能辨别你说话的真伪，若是撒谎，它会迅速切断你的手掌。”

迟疑了一下，薇洛丝拿着手环，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将它戴上。

与此同时，克琳也不再纠结，她不清楚薇洛丝为什么会来救她，但是她高傲的本能告诉她，她不需要薇洛丝为她牺牲。

她和她还是仇人呢。

可她开不了口。

她怕死，她害怕薇洛丝真的不救她，害怕女子因为嫌烦，而直接杀死她，她甚至不敢和薇洛丝对视。

懦弱，可笑，莫名地，她有些痛恨这样的自己。

可薇洛丝只是看了她一眼，便收回了目光。

她深呼吸一口气，将女子递来的魔法手环给自己戴在了右手上，也就是这个时候，手环中尖锐的魔法利刃与她的手腕接触，令她不敢轻举妄动。

见此，女子发起了提问：“说，你是不是一个人来的？”

“是的。”

魔法手环没有动静，说明薇洛丝说的是真话。

“你来这里，有其他人知道吗？”

“没有。”

魔法手环依旧没有动静，薇洛丝说的还是真话，只是在女子的身后，克琳听到薇洛丝真的是一个人来这里时，她的心一瞬间被复杂的情绪淹没。

女子让她一个人来这里，她还真就一个人来这里，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的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单纯的人？

可为什么，她就真的来了呢？如果她不来的话，她恐怕已经死在女子手下了吧？她是来救她的……

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来救她？她们不是仇人吗？

慈悲圣女可没有去管想不明白的克琳，她掩嘴一笑，问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

“落入我的手中，你有办法逃走吗？”

“……”

薇洛丝没有说话。

凭借他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魔法，或者其他拥有特殊能力的魔法卷轴，一些人即便在没有魔力的情况下，也能从强者的手中逃脱。

慈悲圣女这么问，就是担心会发生这种情况。

克琳自然也听得懂这些，哪怕她们之间的是敌人，现在的她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希望她有从女子手中逃脱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脑海中又有一道声音，希望少女没有这样的办法。

因为只有这样，女子才能真正地将她抓住，才能放过她克琳。

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克琳羞愧地低下了头。

卑劣，她真的太卑劣了。

可，可她就是想活命，这有什么错吗？！

“说话！你有办法从我手中逃走吗？”女子又再问了一遍。

薇洛丝看了眼克琳，在发现她面露担忧之后，她低下头，贝齿紧咬片刻，轻声道：“……有。”

有吗？

克琳闻言松了一口气，卑劣的自己终究没有获胜。

只是接下来，女子或许会为了抓住薇洛丝，从而对她下手……

还没等她多想，她就听见少女闷哼了一声，红润的嘴唇转变为了一片白色，而束缚在手腕上的魔法手环……不见了。

不，不仅仅是魔法手环不见了，是她的整只右手手掌不见了，鲜血止不住地从切口处流下，在不同的角度，克琳甚至还见到了那一抹染血的白骨。

身为贵族大小姐，她何时见过这般血腥的场面，原本还能挣扎的身躯忽然变得浑身无力起来，刺鼻的血腥味令她满脸都失去了血色。

薇洛丝则是靠着树干坐了下来，她本想施展治疗术给自己治疗，但那魔法手环上似乎夹杂着封印魔法，阻止了她的治疗术。

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她的气息也越发虚弱起来。

“你在撒谎！”

女子看穿了一切，她走到了她的身边，居高临下地笑道：

“原来你根本没有能力从我的手中逃脱，早知道这样，我就早点动手把你抓住了，压根用不着费那么多心思。”

说着，她用魔法束缚住了薇洛丝，为了防止她失血过多死去，她贴心地解开了封印魔法，帮她止住了血。

而即使因为失血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薇洛丝依旧呢喃道："......放了克琳。"

"是，是，我怎么会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呢？"

啪——

打了个响指，克琳身上的所有束缚都被解开，她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女子。

"恢复了自由就赶紧离开这里，我可无法保证下一秒的我，会不会反悔。"

卑劣的自己获胜了，女子放过了她克琳，她能够从这里狼狈地逃走了，代价是放任陷入半昏迷状态的少女，被女子宰割。

放在平时，她或许第一时间就会逃走，但现在，她怔怔地看着躺在地上的薇洛丝，不解地呢喃道：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此刻的少女已经说不出话了，她扭头看向了克琳，努力地勾起了一抹苍白的微笑，而也是这抹微笑，令克琳心头一痛。

不知道为什么，她感觉自己和这位少女比起来，就像是一滩充满了罪恶和肮脏的烂泥，人类的阴暗面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边的女子听见她的疑问，忍不住咯咯怪笑起来。

随后，她在克琳悲伤又愤怒的目光中，伸出脚踢了踢躺在地上的少女，不屑地嘲讽道：

"因为教会圣女就是这种善良的家伙，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她们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简直善良到愚蠢。"

"不过也正是这种善良，才给了我们机会，只要拥有圣女这种纯洁无瑕的灵魂作为容器，我主就能够重新复苏，到时候......"

说到这，她眸光一凝，瞬间后撤了几步。

“很可惜，没有那个时候了。”

带着寒冰的剑光深深地刺入了她刚才停留的泥土之中，一袭白裙的蕾菈从天而降，狂暴的冰系魔法几乎冻结了这一片地带的树林。

在见到地上已经昏迷的薇洛丝之后，她眉头一蹙，将她抱在了怀中，感受到她还有微弱的心跳声，她松了一口气。

“真是的，一点都不照顾自己，我难得松懈一点，你就出事。”

半嗔怒半宠溺地自言自语了一句，在慈悲圣女莫名的目光中，她一只手抱着薇洛丝，一只手握着剑，冷声道：

“慈悲教会，很久以前就隐藏在黑暗之中的邪教，没想到当惯了老鼠的你们，竟然有一天敢暴露在阳光之下。”

“你们难道不怕被人类的其他势力围剿，最终彻底灰飞烟灭？”

沉默了一会，慈悲圣女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最后她才咳嗽一声，张开双臂狂热道：

“围剿我们？大贤者，我巴不得你们来围剿我教呢，伟大的主会为我们提供庇护的，到时候，灰飞烟灭的，说不定是你们呢。”

“哼，痴人说梦！”

长剑挥出，战斗一触即发，只是慈悲圣女明显无心恋战，几招过后就逃之夭夭，而蕾菈因为怀中抱着薇洛丝，也没办法深追，只好就此作罢。

落回地面，蕾菈抱着薇洛丝刚想要离开此地，克琳就叫住了她。

“等一下，大人！”

回过头，蕾菈见到克琳通红着眼，带着几分扭捏和迟疑道：“薇洛丝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眼帘微垂，她自然知道克琳说的是什么。

“嗯，她一直都是这样，在她眼里，没有人会是她的敌人，哪怕是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她也会为了他们甘愿献出生命。”

“早些回去吧，你的家人还在等你。”

说完，蕾菈就抱着薇洛丝离开了此地，留下克琳一个人失魂落魄地靠着树干，双目之中尽是呆滞。

生死之中，才能看清一个人的真实品性。

教会圣女就是教会圣女，是她永远无法企及的善良圣女，这样的她，又怎么可能谋划害死布曼的计谋呢？

其实……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的，害死布曼的，是他自己对平民的偏见，除此之外，他在她们面前的正义，都是伪装的。

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而已。

“克琳！”

不知何时，树林之中传来了呼唤她的声音，她抬头望去，只见火焰的光芒照亮了这片树林，熟悉的管家来到了她的身边，

在管家身后的，是一位面相威严的中年男子，同时也是她的父亲，帝国当代的财政大臣。

“克琳，我听说你在晚宴上所做的事情了，明日你赶紧和我一起去找到教会圣女道歉，歉礼我会准备好的，这次你可不能任性了。”

作为克琳的父亲，他深知自己女儿的倔强，也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自己的溺爱，所以并不都是女儿的错。

但平日里女儿招惹些其他贵族就算了，这次她招惹的对象是教会圣女，天知道他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有多害怕。

往日里和他关系很不错的霍姆，都给他甩了脸色，要他好好教育自己的女儿。

所以这一次，就算克琳再怎么倔强，哪怕是绑，他都要带着她一同前往教会圣女的住所，给她道歉。

“我知道了，父亲，对不起。”

“不愿意也没办法，这次……嗯？”

掏了掏耳朵，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在得到再次的确认之后，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女儿现在居然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竟然没有一点倔

强？

甚至，还很乖巧？

直到回程的马车上，克琳和他讲述了刚才在树林中发生的事情。

在得知教会圣女为了拯救自己的女儿差点被慈悲圣女抓走后，饶是以他的阅历，都浑身一哆嗦，差点从马车车椅上掉下去。

先不说自己的女儿，圣女要是真因为她出了事，他整个财政大臣绝对坐到头了，和他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定会与他划清界限，他们的下半辈子真就完蛋了。

不过还好，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位教会圣女不仅没有责怪她的女儿，还让他的女儿变得如此乖巧……

明日送给教会圣女的礼物，可得翻上好几倍才行！

Chapter 290

哐哐——

铁链移动的声音在黑暗之中响起，被束缚住的达芙妮抬头看向光芒亮起的地方，低声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被自称慈悲圣女的女子抓住之后，她就一直被关在了这里，而且这位圣女非但没有折磨她，反而会满足许多她的要求。

不得不说，这种反常的举动，倒是令她更加恐惧了一些。

除此之外，借助慈悲圣女每次进来时亮起的光芒，她终于看清了这处地方的布置，这里应该是某处地下室，空间的正中间莫名凸起，好像是一处祭坛。

“你放心好了，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你，你只要不想着逃跑，就不会受到什么折磨。”

慈悲圣女来到祭坛附近，坐在上面温柔地抚摸着它，“而且后天晚上，你就能从这里出去了。”

说着，她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咯咯怪笑起来。

角落里的达芙妮最受不了她反派般的笑声，她蜷缩在一起，身上止不住地生出了许多鸡皮疙瘩。

关上地下室的大门，慈悲圣女来到了屋外，感受着温暖的阳光，她想是时候让帝国公主被抓的消息传遍整个帝都了。

……

次日，帝国的财政大臣带着他的女儿克琳找到了薇洛丝，递上了歉礼和谢礼，薇洛丝不太喜欢这种场合，所以没过多久，财政大臣就带着女儿离开了。

拆开了他们送来的礼物，薇洛丝发现这里面最多的还是一些金银珠宝，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稀有的魔法秘籍。

将魔法秘籍留下，她拿着那些金银珠宝都换成了钱财，随后来到了帝

都的孤儿院，将那些钱财交给了孤儿院的院长。

拿着那些钱，孤儿院院长别说有多震惊了，她听说过教会圣女治病不要钱的事情，所以觉得她一次性能拿出那么多钱，肯定屯了很久很久。

薇洛丝什么都还没说呢，院长就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什么在世女神，孤儿的救世主一口一个称呼就套到了她的身上。

之后，没啥事的她就和孤儿院内的孤儿玩了起来，同时也将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她们，收获了一大堆赞美。

像这种最容易刷赞美的地方，几乎是每座城市她必来的打卡点。

……

在从家里离开后，克琳就遇上了晚宴上和她在一起的两位伙伴，她们同样也是贵族小姐，只是她们只能算得上是小贵族，和她没办法比。

她们两个在一起聊着奢饰品，克琳则是因为脑海中薇洛丝的身影挥之不去，所以一直都没有加入她们的话题。

慢慢地，她们从满是奢饰品的大街走到了郊区，也就是在这里，她们见到了孤儿院院落中，正在逗孩子们玩的教会圣女薇洛丝。

双眼一亮，克琳还没有开口说话，她身旁的贵族小姐就阴阳怪气道：“哟，真是有够晦气的，逛个街都能遇见教会圣女。”

“就是，谋害了布曼哥哥的贱人，竟然还喜欢跑到孤儿院来装善良，真是恶心啊。”

“要不是有教会撑腰，区区一个平民，什么都不是！克琳，你说对不对？”

啪——！

回应那位贵族小姐的，是克琳的一巴掌。

捂着脸，那位小姐不可思议地看向克琳道：“克琳，你干嘛打人啊！”

揉了揉手，克琳眼底里尽是不屑：“把嘴巴放干净点，教会圣女也是你们能议论的？”

“克琳，你，你到底怎么了？”

“你们过往所做的事情，我都不会追究，所以你们滚吧，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

留下这句话，她推开了两位贵族小姐，径直朝着孤儿院走去。

想了一晚上，除了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薇洛丝的美好之外，她还察觉到了这两位朋友的心机。

她们一直在利用她。

自从和她攀上朋友之后，她们说的话总是在不经意间诱使她做出了出格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们利用她，欺压着很多对她们有威胁的人。

昨晚也正是因为她们的怂恿，才迫使她一怒之下拿着红酒泼了教会圣女一身。

如果教会圣女没有那么善良的话，她哪里还会是财政大臣的女儿？她的父亲和家族或许会跟着她一同被驱逐出帝都。

越是将教会圣女当做心中的信仰，就越是能看出身边人的丑陋。

来到孤儿院的院落中，克琳提着裙子，朝着薇洛丝挥手喊道：“圣女大人！”

闻言，薇洛丝优雅地撩起了左边的发丝，回眸看了她一眼。

恰在此时，微风吹过，淡粉色的花瓣飘过少女的面前，银发的发丝顺风飘起，就像是撩人的心弦，拨动着甜蜜的旋律。

“是克琳呀？叫我薇洛丝就好。”

“薇薇洛丝……”

克琳俏脸泛红，舌头打了结。

她本以为自己印象中的薇洛丝已经很漂亮了，但今日在这里一见，才发现自己印象中的美丽，不及真人的万分之一。

她的魅力，已经超越了性别，不管是男是女，见到了她总是会忍不住地心动。

身为财政大臣的女儿，她小时候就熟读各种爱恋小说，并且对其中一见钟情的情节感到嗤之以鼻，觉得那就是见色起意的结果，算不得爱情。

可现在，她发现自己一见钟情了。

不管是不是见色起意，她觉得自己爱上了教会圣女，光光是看着她，她就感觉自己的脸颊滚烫，有种想要移开视线的冲动。

可若是移开了视线，那岂不是见不到如此美丽的圣女了？

克琳陷入了纠结之中。

薇洛丝还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令青春懵懂的少女小鹿乱撞了起来，她凑近了克琳，小声纠正她的称呼道：

“是薇洛丝。”

“我知道的，薇，薇薇洛丝……”

见纠正无果，薇洛丝也只好叹出一口气，双手放在腹前端庄地问道：“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呃，事情吗？就是……”

挠了挠脑袋，克琳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来找薇洛丝了，与此同时，她嗅到了从圣女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

俏脸瞬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许多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开始在她的大脑中徘徊。

靠，靠得好近啊……

难道说，教会圣女对她也有感觉？

以后她们结婚的话，要在哪里办婚礼呢？

孩子生两个吗？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阵胡思乱想之中，她想起了她来找薇洛丝的原因。

俏脸上的红晕迅速褪去，她看向了薇洛丝，脸上不自觉地多出了几分

担忧：

“我听说了，那个慈悲圣女抓住了帝国公主，想要用她来威胁你，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薇洛丝一愣，显然没有意识到她会问出这种问题，在回过神来后，她将围在她身边的孩子们推离了身边。

确保他们听不见后，她歪头问道：“怎么了？这件事难道人尽皆知了吗？”

“嗯，差不多吧。”

“唉。”

幽幽地叹出一口气，她随后坚定道：“我会去的。”

心中一痛，一种即将失去她的感觉令克琳感到有些窒息，她抓住了自己胸口的领子，情绪有些激动。

“你可以不去的，你可是教会圣女！帝国公主在你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就算不去，也没有人敢说些什么的。”

“克琳，这并不是身份的问题。”

薇洛丝甜甜一笑，眼神之中充满了光芒。

“达芙妮是我的朋友，我想要拯救她，就这么简单，当然，如果我并不认识那位帝国公主，我也会去拯救她。”

“因为她们都是生命，只要是生命，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能用我的生命来换取她们的生命，我永远都是愿意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圣女吗？

温柔善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完美到令人挑不出任何毛病……

可不知道为什么，克琳不希望自己所在意的是这样的人。

她和她生活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世界，她好似那些神明，拥有着牺牲的神性，哪怕自己为了他人而献出生命，也不会流下任何泪水。

可作为她的朋友，她会痛苦啊。

克琳一把抓住了薇洛丝的手腕，咬着牙问道：“可是会有人担心你的，你难道就不替你的朋友着想吗？”

“我拯救的那些人，她们也有朋友，也有亲人吧？她们得到的担心，难道就比我少吗？”

将她的手从自己的手腕下扒下，薇洛丝摸了摸她的头发，“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我身为圣女，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不用担心我，我如果为了拯救她们而牺牲了，那牺牲后，我会进入女神的神国，那里是一片充满安静祥和的幸福之地。”

后半句话，她几乎是用哄孩子的语气说出来的，克琳虽然不相信死后会进入神国，但她也没有反驳。

她算是发现了，薇洛丝其实很倔强，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她的想法。

在这之后，薇洛丝又和孤儿院内的孩子玩了一会，然后来到了分别的时候。

左手上缠绕着一根红线的小女孩来到她的面前，踮起脚尖满脸通红地兴奋问道：“姐姐，姐姐！你还会回来看我们吗？！”

“当然，过两天，我就会回来看望你们的，这期间，你们要乖哦。”

“嗯嗯，我们会的！”

看着和孩子们道别的教会圣女，不知道为什么，克琳内心的不安越发强烈了起来。

我会回来看望你们的？这恐怕是永远无法完成的誓言吧？

摇了摇头，克琳将这种糟糕的想法甩出了脑袋。

教会圣女那么善良，女神会保佑她的。

难得地，不信教的克琳也开始祈祷了起来。

……

夜晚，薇洛丝的住所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拜访者——帝国元帅。

在见到薇洛丝的那一刻，这位高大的帝国元帅就直接单膝跪地，卑微地说道：

“请您原谅我的自私，我恳请您明晚能够答应慈悲圣女的要求，以此换回帝国公主，这是我的个人请求，与女王陛下无关。”

薇洛丝怔了一下，随后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后，她心底里淡淡一笑。

还真是自私呢，竟然主动希望她能够用自己来换帝国公主。

心里虽然这般想着，但她表面上依旧客客气气地将他从跪地的状态扶起，同时说道：“我答应您，只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您，您答应了？”

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顺联，帝国元帅愣住了。

“嗯，但是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请问，只要我知道的，知无不答。”

帝国元帅的态度更加恭敬了一些，薇洛丝则是思索了一会，问道：“为什么一定要达芙妮，帝国的公主和王子不止她一个吧？”

她很清楚，之前前往教会圣女的达芙妮是为了躲避联姻的，而能够联姻也就意味着圣卡西亚帝国不止她一个公主。

既然还有其他的公主或者王子，那这位帝国元帅为什么一定要夺回达芙妮呢？要知道能让帝国元帅单膝跪地求人的，可绝对不简单。

提起这件事，帝国元帅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十岁。

“其他的公主王子……难堪大用，只有达芙妮殿下能留住帝国最后一丝火种。”

“火种？元帅您对战况如此悲观吗？”

帝国元帅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只是这种不说话的态度，就已经表明了一切。

或许，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觉得自己的帝国士兵能够战胜维特公爵手底下的士兵，建立防线的目的，恐怕也只是延缓自己帝国的灭亡。

没有其他什么想问的，她和帝国元帅的对话也就到此为止，只是这让她伤脑筋了起来，如果帝国灭亡，教宗给予她的任务可就失败了。

当然，失败就失败，本身没什么事，最重要的是这会影响到她的名声，她现在可是被帝国人民称之为救世圣女的。

如果在维特公爵的铁蹄下她战败了，那她的名声可就毁了！

看来之后，她得去帝国军队走一趟，看看他们和维特公爵之间的差距才行。

“他走了？”

“嗯。”

薇洛丝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声，之后才惊讶地发现蕾菈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她的背后，温柔地触摸着她的右手。

“既然他走了，那该我们亲热一下了吧？已经很多天没有做了。”

“我明天还要……”

薇洛丝本想说自己明天还要以身犯险，今晚就饶过她吧，可话还没有说完，蕾菈就把头埋进了她脖颈处的头发里。

随后，冰冷的声音响起。

“你的身上，为什么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哈？”

“味道很淡，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身上只能留下我的味道吗？”

说着，薇洛丝就被她公主抱了起来，随后被毫不客气地扔在了柔软的大床上，蕾菈也趁势压在了她的身上。

没办法对抗她的上下其手，薇洛丝只能透过蕾菈的发丝，出神地望着天花板，任由她在自己身上为所欲为。

不就是想吃了她吗？编什么理由。

不过，这是最后一晚了。

失神的瞳孔渐渐回神，薇洛丝笑了起来。

哼，以为恢复了所有的实力，她就没有办法拿捏她了？

她薇洛丝可是新纪会的大魔王，怎么可能没有反抗的办法呢？

等明日过后，谁上谁下可就说不准了。

嘻嘻。

“你在那里傻笑什么？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嘶，没事，我只是想起了高兴的事情，嗯哼！”

Chapter 291

嘎——！

次日夜晚，乌鸦的叫声打破了死寂，晚风开始呼啸。

帝都的钟楼楼顶，一身黑袍的慈悲圣女静静地站在边缘，在她的前方，是被魔法束缚住双手的达芙妮。

在她们的对面，站着教会圣女薇洛丝、蕾菈、以及一些帝国的高官，相较于前两者，帝国高官在见到达芙妮后，神情就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他们的立场和帝国元帅一致，为了保证自己帝国的火种，公主达芙妮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够出现意外的。

至于教会圣女，她能奉献自己，他们万分感谢，帝国复兴之后，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节日，用来纪念这位教会圣女。

当然，如果她没事的话，那是最好的。

达芙妮倒是没有想到她能够再一次见到薇洛丝，所以她瞪大了双眼，充满了惊讶，而慈悲圣女却是冷笑一声，道：

“就知道你会来。”

“我来了，那就放开她，你不会言而无信吧？”

“怎么会呢？我一向很诚信的，只要你乖乖地走过来，我就会放了她。”耸了耸肩，慈悲圣女装出了一副无辜的模样，好像被薇洛丝的不信任伤害到了。

而在另一边，达芙妮瞬间明白了慈悲圣女的谋划。

她绑架她，是为了得到薇洛丝！

“薇洛丝！别听她的！唔……”

“这里可没有你说话的份。”

刚一开口劝说薇洛丝，她的嘴巴就被慈悲圣女用魔法封住了，到了这种时候，她最不喜欢的就是节外生枝了。

想起了什么，她双手抱胸，朝着那些蠢蠢欲动的帝国高官道：

“哦，对了，我在她的身上留下了魔法，如果你们想要她死的话，就在交换的期间动手吧。”

“唔——！”

达芙妮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哪怕说不出话，她也在用眼神劝说薇洛丝，而后者却是撇开了目光，在深呼吸一口后，向前迈出了一步。

“圣女大人！”

维尔莉把手搭在了腰间的剑柄上，保护教会圣女是她的职责，现在哪怕是教会圣女想要用自己换来帝国公主的安全，她也没办法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

可蕾菈却将她拦了下来。

“别动。”

“蕾菈大人，你难道就这么看着她被敌人掳走吗？”

蕾菈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看着慈悲圣女，似乎是想要将她的样子刻在自己的心中，而得不到结果的维尔莉只能跺跺脚，被迫选择放弃。

因为她知道，她恐怕就算出手了，也没办法从慈悲圣女的手中夺下薇洛丝，与此同时，她还会害死那位帝国公主。

在场能够压制住慈悲圣女的，或许只有蕾菈一人。

薇洛丝不断地朝着慈悲圣女走去，而达芙妮则在慈悲圣女的魔法控制下，不断地走向蕾菈这一侧，越是靠近，众人的心越是提到了嗓子眼。

与此同时，帝国高官们做好了任何准备，如果慈悲圣女在最后一刻想要杀死达芙妮，他们拼尽全力也会将其救下。

不过慈悲圣女守信到不可思议。

达芙妮回到了帝国高官的身边，他们也瞬间出手解除了她身上附着的魔法，另一边，薇洛丝也来到了慈悲圣女的身旁。

“不错的交易，再见，各位。”

轻笑一声，慈悲圣女抓住了薇洛丝的胳膊，就带着她朝着钟楼之下坠去，而维尔莉瞬间张开翅膀，以肉眼难见的速度朝着她们追去。

只可惜，慈悲圣女的速度比她更快，在两三个转弯之后，维尔莉就丢失了她们的踪迹，最终只能停留在原地，一拳重重地锤击在地面。

“可恶！”

能让她都追不上的，慈悲圣女的魔力等级多半在十一阶。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慈悲教会会有这种等级的圣女。

薇洛丝落入了她的手里……

帝国公主被抓一事，整个帝都都知道了，薇洛丝这么做，她的美名也有了，可生命没了，空有这些美名又有什么用呢？

说到底，还是她这位守护骑士太弱小了，本以为晋升到十阶，这个世界上已经很难有事难倒她了，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

哪怕是十阶，都没有办法守护教会圣女……

就在她痛恨自己无力之时，蕾菈来到了她的身边。

“打起精神来吧，昨晚我在她的体内留下了特殊定位魔法，我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跟我来就好了。”

……

黑暗之中，一身白裙的薇洛丝被绑在了祭坛之上，繁杂的魔法铭文沿着这座祭坛向外扩散，铺满了半个空间。

刚刚还在挣扎的她躺在祭坛上之后，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要不是她的胸口还在起伏，多半会让人误以为她已经死去。

点亮了墙壁上淡蓝色的烛火，慈悲圣女拔出了魔药的木塞，将药水倒在了魔法铭文之上，做完这一切后，她挥手掐灭了烛火，冷笑道：

“就等你来了，蕾菈。”

……

再繁华的城市，也有属于它的贫民区，圣卡西亚帝国的帝都也不例外，蕾菈根据魔法的踪迹，带着维尔莉来到了帝都的平民区。

这里和富人区不一样，拥挤的住宅，有点脏乱的街道，偶尔还能在一些小巷中见到喜欢欺负人的混混和流氓。

慈悲圣女就隐藏在这种地方。

为了拯救教会圣女，其实不只是她们两个来到了这里，帝国的士兵在得到消息后也朝着这里赶来，不过他们的任务是驱散这里的平民。

敌人的实力很可能在十阶以上，除了蕾菈她们两个能对付，其他人来了也是白来，而待会战斗的动静肯定很大，所以驱散平民的任务刻不容缓。

平民们倒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觉得那些士兵很是无礼，一时间引起了不少纠纷和冲突，直到一处藏在深巷中的无人住宅发生了爆炸。

庞大的魔法阵在住宅地面浮现，两道黑色的幻影从魔法阵中冲出，高空之中的蕾菈冷哼一声，如雨点般的碎冰贯穿了它们全身。

可惜的是，它们死后瞬间又从魔法阵中诞生，强大的魔力波动令蕾菈不得不继续对付它们，否则它们要是暴动，这处平民区会死不少人。

好在，她并非是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维尔莉将它们拦下，大喊道：“我来挡住它们，你赶紧去救圣女大人。”

点了点头，蕾菈绕开了幻影，冲入了那处住宅，随后她来到了地下室，利用魔法见到了躺在祭坛之上的薇洛丝。

在她的后方，是兴奋到张开双臂，怪笑着的慈悲圣女。

“咯咯咯，你来晚了！她早就被我献祭给我主了！”

面对这样的敌人，蕾菈一向懒得说废话，她执剑而出，极端的低温就笼罩在整个地下室内，十一阶的冰刺魔法朝着慈悲圣女无情射去！

叮叮叮——！

不过就像是冰雹砸在了地面，开启了魔法屏障的慈悲圣女将这道魔法抵挡了下来，之后她默念咒语，高声道：

“别想破坏我主的降临仪式！”

嗡——！

地面的魔法铭文瞬间亮了起来，白色的光芒一路沿着铭文，最终汇聚在魔法阵的前方，朝着祭坛上的薇洛丝射去！

不好！

心底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蕾菈迅速来到了薇洛丝的前方，施展魔法抵挡这汇聚的白光，可令她震惊的是，哪怕是她的魔法屏障，都无法彻底将这道白光阻隔开来。

地下室内，徘徊在此地的魔力因为白光的照射而沸腾了起来，预感到不妙的慈悲圣女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蕾菈则是心头一跳，在最后一刻强行将祭坛上的少女护在了自己怀中。

轰——！

沸腾的魔力最终到达极致，产生了剧烈的爆炸，浓厚的黑烟拔地而起，生活在平民区内的人们一时间以为发生了地震，慌乱不已。

爆炸摧毁了祭坛下的魔法阵，自然也摧毁了住宅附近的魔法阵，在幻影消散之后，维尔莉瞬间冲入了浓烟之中，找寻起了圣女和蕾菈的踪迹。

“圣女大人！”

“我在这！”

浓烟在渐渐散去后，薇洛丝此刻清醒了过来，维尔莉连忙来到了她的身边，察看起她的伤势。

“您没事吧？”

“我没事，就是……”

注意到薇洛丝的脸色有些奇怪，维尔莉顺着她的目光向前看去，只是在见到眼前的景象后，她愣在了原地，忍不住地擦了擦眼睛。

“你，你是……”

“怎么了？我是蕾菈啊。”

一开口，清脆的少女音就徘徊在了众人的耳畔，蕾菈也瞬间注意到了什么，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小嘴。

可就是这个动作，让她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衣裙，竟然大了许多，或者说，是自己的身体小了许多。

“蕾菈大人，你这是变小了？”

“诶？我怎么变小了？”

说着一口少女音，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蕾菈满脸都是错愕，随后她一只手抱胸，一只手捏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后，轻声呢喃道：

“原来是这样，有意思。”

心里咯噔一下，薇洛丝还以为她看穿了什么，小声问道：“怎么了？什么有意思？”

“那个慈悲圣女，恐怕是一开始就想用这种办法，让找到这里的人变回少年少女的模样，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阻止她了。”

“好在，她的计划顺序出错了，导致没有成功，否则能不能救下薇洛丝，还真不好说。”

这可不是胡乱猜测，因为她发现自己不仅是身体变回了十五岁左右的模样，就连自己的魔力等级也回到了以前。

这样的她，根本不可能是慈悲圣女的对手。

矮了薇洛丝一个头，十五岁左右的蕾菈叉着自己的小腰，认真分析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人小鬼大。

尤其是她的小脸，不同于之前成熟与冷淡的风格，现在的她多出了几分少女的可爱。

“那你有办法复原吗？”

薇洛丝很关心她的状况，对此，蕾菈双手抱胸，闭眼轻哼一声道：“当然，这种说白了就是一个封印魔法，我想要解开它的话，简

直易如反掌。”

“哦。”

点了点头，薇洛丝就不再说话，维尔莉也默默地看着她，四周的氛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

夜晚的寒风吹散了附近的烟尘，等了许久，维尔莉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开口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解开？”

沉默中的蕾菈忽然俏脸一红，她撇开了脑袋，低声道：

“这个封印魔法把我体内的魔力也封印回了十五岁的模样，所以我想要解开它，实际上需要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

“没有其他办法吗？”

薇洛丝忽然凑近了她的身边，眼底里尽数都是关心，而蕾菈被迫后退了一步，俏脸上的红晕莫名延伸到了耳垂。

她没有去看薇洛丝的双眸，而是抬着头道：

“去教会圣城找那位先贤的话或许能解开，但是行程太远了，有这个时间，我早就自己解开了。”

望着眼前满是羞涩的少女，薇洛丝歪了下脑袋。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蕾菈脸红的概率要比以前多多了，不会这个封印魔法，还让她的性格也倒退到了十五岁吧？

或者说，这个封印魔法，让她的心态变回了少女时期？

赛莉娜的魔法配上克莱斯特的魔药，竟然能够这么可怕？

思索之际，蕾菈忽然裹紧了自己的衣裙，有些不舒适地嘟囔道：“总之，总之我们先离开这里吧，我要赶紧去换一身衣服！”

现在虽然是深夜，但还是有很多服装店开门营业的，所以薇洛丝带着她进入了一间女士服装店。

蕾菈自己挑选了一件带着少女气息的休闲裙，待得她从试衣间里出来的时候，附近的店员都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嘴，惊呼好看。

而她则是轻哼一声，来到了薇洛丝的面前，抓起裙摆晃了一下。

还没开口，她就听见薇洛丝惊讶一笑，道了声好漂亮。

噌的一下，蕾菈的脸蛋瞬间爆红，她晃动裙摆的动作变得僵硬了许多，最终停了下来，同时视线也在店内乱飘。

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只能一只玩弄起发丝，一只放在了身后，她绕过薇洛丝，走了两步，这才小声道：

“也就，也就一般般吧。”

Chapter 292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薇洛丝给所有关心她的人都发了封魔法信件，报了一下自己的平安，随后才彻底松了一口气，躺在沙发上休息起来。

做完了这一切，维尔莉也要离开了，这座住宅有其他的圣骑士守护，不需要她在这里保护薇洛丝。

蕾菈也在这时候明白了什么，她鬼鬼祟祟地跟在维尔莉的身后，想要跟着她一同离开薇洛丝的住宅，只可惜，在即将出门的那一刻，她的肩膀被少女按住。

“你要去哪里呀？小蕾菈？”

薇洛丝弯下腰，视线和蕾菈平视，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一种邪恶混沌的气息将原本的圣洁取代。

眼角一抽，蕾菈回道：“什么小蕾菈？我只是身体变小了，其他的方面可没有变。”

“是是是，所以你要去哪里呀？”

“这里是你的住所，我的住所可是在王宫里，今天天色也不早了，我还得回去呢。”将少女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扒拉下来，蕾菈转过身，准备离开。

“天色也不早了？应该是天快亮了吧？你就和以前一样，直接住在我这里不好吗？毕竟你也知道，我卧室的床还蛮大的。”

伸出脚一跨，薇洛丝就拦在了蕾菈的前方，而蕾菈也知道，今晚想要从她的住宅内离开，恐怕是一件难事了。

不过……

“哼，薇洛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留下我，那就大错特错了！”

抬起手对准薇洛丝，蕾菈自信一笑。

“我实力是下滑了很多，但是对付你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家伙，还是

能够做到的！”

哐哐——

她的手掌心浮现出了一座淡蓝色的魔法阵，无数银色的锁链从魔法阵中射出，朝着少女袭去。

因为她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薇洛丝还没有什么反应便被锁链死死缠绕，动弹不得，蕾菈见此，忍不住冷笑出声。

只是下一秒，呯的一声，这些锁链尽数断裂，一道黑色的倩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让她挂着冷笑的脸变得惨白无比。

“手无缚鸡之力？小蕾菈，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珠宝一般的双眸在黑夜中亮起了腥红的光芒，黑色的长发及腰，显露出本体的薇洛丝甜甜一笑，纤细的食指划过娇艳的红唇。

“姐姐我，可是有着九阶的实力呢。”

不得不说，因为长时间和圣女形态下的薇洛丝接触，都快让蕾菈忘记她的真身了。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赫丝特今晚会找我喝茶，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哎呀！”

“没关系的，我会和她说明的，今晚你就住在我这里吧。”

蕾菈随便找了个借口不断后退，企图趁着薇洛丝不注意瞬间逃走，但是刚走没几步，她的脚踝就被魔法锁链锁住，整个人也落入了薇洛丝的怀中。

原本比薇洛丝高大的她，此刻却只能感受到薇洛丝的胸怀和温暖。

抓住了蕾菈，薇洛丝脑海中就浮现出了前些日子她调教她的模样，嘴角的笑容也因此变得越发邪恶。

蕾菈见此，娇躯止不住地发抖起来。

最终，她被她重重地扔在了床上。

柔软的玉手攀上了白皙的肌肤，随后她解开了蕾菈的裙摆，掀起它来，紧接着用魔法化作了鞭子，骑在床上，尽情享受着鞭挞的快感。

啪——啪——啪——

望着少女抓紧床单，咬紧牙关，满脸通红的样子，薇洛丝只觉得还回来，一切都还回来了！

“可恶！薇洛丝！你就不怕我恢复身体后，狠狠报复你吗？！”

“报复我？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让你以后报复不了我的。”

回忆着蕾菈的调教，她将那些花样都还给了身下少女，洁白的衣裙凌乱不堪，淡粉的花瓣被碾碎，在床单上留下了抹不去的香味。

“诶？身体变小了，竟然连它都复原了？”

“你这家伙，给我等着……”

少女的脸蛋染上了一抹痛苦，几缕银白发丝被她含在嘴里，带上了些许晶莹透亮的光泽，滚烫的泪珠从眼角滑落，却在消散之时被粉嫩的舌尖抵住。

“你的眼泪，还真是美味。”

咸咸的，是胜利的滋味。

“不过只是这样的话，还真是不过瘾呢。”

“你，你还想要做什么？”

在少女惊慌失措的视线中，薇洛丝取出了一瓶紫色的魔药，窗外出生的光芒照在这瓶魔药上，使其闪烁起了诡异而危险的紫光。

拔开药剂的木塞，一种黏腻的味道就飘荡在了空气之中，原本因为多次满足而降下来的欲望重新变得蠢蠢欲动。

“这种东西，据说能把人的敏感度提升十几倍，只需要几滴，再坚强的意志也会瓦解。”

贴近少女的耳畔，薇洛丝轻声说道，她的脸颊早已经被染红，腥红的瞳孔中更是充斥着堕落的欲。

那些来自深渊的魅魔，或许与此刻的她相差无几。

“它，它是你从哪里搞来的？”

“哪里来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坚持多久。”

微微倾斜瓶子，紫色的液体缓缓汇集到了瓶口，最终在少女惊恐的视线中，化作液滴滴下。

滴答滴答——

在落下几滴后，薇洛丝就重新塞回了木塞，将魔药收了起来，而身下的少女此刻早已经泪眼朦胧，其他地方蓄不住的水，最终也决了堤。

再往后，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了迎合欢愉的本能，意识也在这份欢愉之中逐渐沉沦……

……

次日中午，醒来的蕾菈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后，她就忍不住地抓紧了身前的被褥，脸蛋红得发烫。

在被滴下那几滴魔药之后，她就意识模糊了，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但是隐隐约约之中，她能感受到那种糜烂而堕落的欢愉。

她的身体很喜欢。

还有……

她掀开了被褥，看见床单很整洁，没有留下任何水渍之后，不由得轻呼了一口气，知道它肯定被薇洛丝换过了。

不仅如此，她的身上还被换上了一件比较宽大的睡裙。

“醒了就别装睡了，我待会会为你准备早餐，记得下来吃哦，小蕾菈。”

薇洛丝的声音忽然在卧室内响起，蕾菈这才注意到她不知道何时坐在梳妆镜前，仔细地打扮着自己。

冷哼一声，蕾菈道：“谁要吃你做的早餐？”

“傲娇可不好哦，昨晚的你不是很老实吗？连反抗都不反抗。”

说完，床上的枕头就飞了过来，重重地落在了薇洛丝的脑袋上，还好这时候的她并没有在涂口红，否则绝对会变成大花脸。

诧异地回头看了蕾菈一眼，梳妆完的她起身呵呵一笑：“我在楼下等你哦。”

在她离开卧室后，蕾菈有些呆愣地看向了自己的双手。

拿枕头砸人？

这是她会做出的事情？

她只是身体变小了，年龄可没有变小，她都活了几百岁了，怎么还会做出这种小孩子的行为呢？

难道，她的性格也回到了过去？

揉了揉太阳穴，她只觉得一阵麻烦，随后她起了床，换上了休闲裙，来到了梳妆镜面前。

望着镜中年幼的自己，蕾菈叹出了一口气。

要不是她体内的魔力也变弱了，解开这个封印魔法根本就是分分钟的事情，现在却要忍受教会圣女非人般的虐待。

她还真是命苦啊。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就连内心活动都丰富了起来，她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银发，接着就在梳妆台上见到了一张刻画着爱心的信封。

这是什么？

抱着几分好奇心，她拆开了那封信。

寄信人是达芙妮，信件的内容表达了一下她对薇洛丝的感谢，以及这些日子不见的思念，最终约她出来见一面。

哦，也就是约会。

嘶——

在明白这点后，她握着信件的手下意识用力，将达芙妮寄来的信件揉成了一个团，随后她清醒了过来，手忙脚乱地将纸团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不过再怎么恢复，上面的折痕还是会在的，她只能装作没看见，强行

将它塞回了信封之中，然后将它们放置在梳妆镜前。

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做完这些，她看向了镜中的自己。

就是因为要和达芙妮去约会，所以薇洛丝今日才会刻意梳妆打扮吧？平日里都没有见她这么做过。

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约会，呵呵，她是对达芙妮有感觉吗？

也对，她们的年龄差不多，总是很容易互相吸引的。

只是……

作为她的小宠物，薇洛丝还真是一点都不自觉，到处招蜂引蝶！

而且这次……拯救帝国公主的美名，薇洛丝拿了，救她的危险，她蕾菈担了，事后薇洛丝不仅不关心她，还和帝国公主兴高采烈地去约会……

想想就来气！

她要去好好质问质问她！

离开梳妆台，她噔噔噔地跑下了楼，来到了餐厅。

“来了？我亲手做的早餐，尝尝？”

餐厅的长桌上，此刻摆放着两个盘子，上面都放满了食物，薇洛丝指了指离自己较远的盘子，示意上面是留给蕾菈的早餐。

蕾菈在那边坐下后，并没有吃早餐，只是双手抱胸，默默地用淡蓝色的眼眸盯着薇洛丝。

咬了两口面包，薇洛丝察觉到了她的异常，小声问道：“吃啊，怎么不吃？你难不成怀疑我在里面下了毒？”

既然薇洛丝先开了口，蕾菈便也不再沉默，她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淡淡问道：“你今天要和那个帝国公主去约会？”

眉头一挑，薇洛丝回道：“约会？谈不上吧，她只是邀请我去赴约而已。”

“那不就是约会？”

“怎么会是约会呢？她找我……”刚想要解释，薇洛丝突然想到了什么，歪着脑袋问道，“你，是不是在吃醋？”

蕾菈的小脸瞬间红了起来，不过她的表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她低下头，拿起面包小小地咬了一口，优雅地回道：

“吃醋？什么吃醋？我只是问问。”

她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被戳穿心思自然也能做到处变不惊，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她的身体还是年轻时候的身体，一点小小的心里变化都会显现在脸上。

薇洛丝从餐桌上离开，凑到了她的身边。

望着近在咫尺的少女，蕾菈脸上的红晕烧到了脖颈，不过她还是故作淡定地挑眉道：“干什么？”

“你要比以前更加容易脸红多了。”

“谁说的……”

话音还没落下，薇洛丝就轻轻地咬了咬她的唇，而蕾菈则捂住了自己的嘴，冷哼一声，没有再说话。

只是，脸红？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发现上面滚烫无比之后，她的双手就再也没有离开脸颊过。

遮住了，那就算不得脸红。

薇洛丝戏弄了蕾菈一番，心里得到了大大的满足，她只觉得年轻时候的蕾菈比成熟后的她可爱多了。

调戏起来也简单多了。

吃完早餐，薇洛丝想了想，最后还是解释道：“之前我救了达芙妮，达芙妮只是约我出去道谢而已，我和她之间不会有什么的。”

只是刚解释完，她就觉得不太对劲，她和蕾菈又不是什么夫妻关系，为什么她出去见个人还要报备啊？

她和蕾菈之间，只有赤果果的肉体交易。

“真有意思，你们要约会就去约会呗，谁在意啊。”蕾菈回道。

“那待会我就出去了？”

“去呗。”

得到了许可，薇洛丝给自己套上了一件外套就离开了住宅，蕾菈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发了会呆，随后就来到了客厅。

给自己泡了杯茶，她随手拿起一本书籍看了起来。

不过很快她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心里还是感到很不舒服。

她在吃醋？吃薇洛丝的醋？

怎么可能？她质问她是不是去约会，还不是因为薇洛丝不关心她？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最后出事的只有她一个人！

她怎么可能吃薇洛丝的醋？真是可笑。

……不是，她身为人类大贤者，为什么会像小女孩一样，渴望别人的关心啊？她以前独自生活了那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关心过她。

是因为身体变小了，所以心里想法也跟着幼稚了许多吗？

微微抿了口茶水，蕾菈觉得事实或许就是如此。

Chapter 293

所以，薇洛丝和达芙妮她们，真的去约会了吗？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她们恩爱的约会场景在蕾菈的脑海中浮现。

……

微风掠过，无数淡粉色的花瓣被吹起，在充斥着花香的花海之中，达芙妮双手拿出了一捧花，递给了面前的薇洛丝。

【薇洛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已经被慈悲圣女杀死了。】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过花束，薇洛丝甜甜一笑，这一瞬间，围绕在她身边的花朵好似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就连达芙妮的眼中，也只剩下了她的笑容。

在原地呆愣了许久，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后，达芙妮红着脸，凑到了薇洛丝的身边，因为羞涩和紧张，她的双手不自觉地在背后纠缠。

【薇洛丝，你知道吗？其实从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发现我就已经爱上你了，而在昨日，你救下我之后，我的心里便只有了你。】

面对她的告白，薇洛丝没有说话，她只是呆呆地望着她，金色的瞳孔中倒映着达芙妮的脸，以及漫天飞舞的淡粉色花瓣。

许久之后，她嘴角缓缓地勾起了幸福的弧度。

【达芙妮，其实，我也一样。】

【薇洛丝！】

达芙妮瞪大了瞳孔，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下一秒，在她面前的少女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抱住，用温暖的拥抱告诉她这一切不是梦。

【达芙妮！我爱你！】

【嫁给我，薇洛丝！】

【嗯！】

将紧紧拥抱的少女推开，在一阵情意浓浓地四目相对之后，达芙妮红着脸闭上了眼，最终和少女相拥而吻。

在她们的身侧，那些飘荡在空中的花瓣无意之中汇聚成了一朵爱心，将她们二人包裹在其中，随后微风吹过，一切飘散如烟，只剩下花香依旧……

从想象中清醒，蕾菈看着自己手中莫名被冻结成冰块的书籍，眉头一蹙。

别误会，她魔力失控才不是因为刚才幻想出来的恋爱场景，而是她手中书籍里面记载的内容。

这本什么《帝国魔法目录大全》里的女主角竟然最终爱上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女配，还和她亲上了嘴，私定终身？

真是可笑，这种故事她最嗤之以鼻了。

从沙发上起身，蕾菈丢掉了手中被冻起来的冰块书籍，接着来到了大门口，将挂在衣架上的风衣和帽子取了下来。

别多想，她就是心里有些不舒服，出去走走而已。

……

在离开了住宅后，薇洛丝就根据信件上的地点，与达芙妮见面，只是令她有些奇怪的是，她拿在手里的信件，怎么到处都是折痕？

一个小时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不过这并不重要，很快，她就在这里见到了达芙妮。

“薇洛丝！”

匆匆赶来的达芙妮还喘着粗气，就握住了薇洛丝的双手，笑道：“见到你平安，真是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女神会保佑我的。”

自从昨晚薇洛丝被慈悲圣女带走之后，达芙妮就一直在担心她，担心到彻夜无眠，直到听闻她被救出，她才安然入睡了。

而她之所以要约薇洛丝出来见面，一方面是怕救出的消息是假的，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当面感谢她。

除此之外嘛，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为此，她出门都没有带上自己的守卫，而是选择了暗卫。

抚摸着自己的胸口，达芙妮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脸上绽放出了羞涩的笑容。

“既然来了帝都，我就带你到处逛逛吧，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点都不比教会圣城差！”

“嗯！”薇洛丝答应了下来。

之后，她们二人就逛起了街，游玩了许多地方，因为害怕别人认出她们来，达芙妮和薇洛丝的外貌都做了一点点伪装。

也就是这点伪装，让她们的游玩没有受到任何打扰。

玩累了，达芙妮带着她来到了一家茶馆的二楼坐下。

这里说是茶馆，其实更像是饮料店，在这里，无论是茶水还是酒水，亦或是某些特殊饮料都可以买到。

薇洛丝就买了一杯紫色的葡萄果茶，静静地坐在了二楼，扭头看向窗外。

她也算是明白达芙妮为什么会带她来这家茶馆了，这里虽然没有包厢，但是透过二楼的窗户，她们能将一片无垠的花海收入眼底。

淡粉色的花瓣随风起舞，穿着华丽的人群起初行走在花海的小径之中，随后她们笑着，一点一点融入其中，最终消散在远方的花海之中。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丽。

“从圣城一别，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见面了吧？之后的生活，你过得还好吗？”

达芙妮的话打断了薇洛丝的思绪，将她从出神的状态中拉了回来，她吸了一口气杯中的葡萄果汁，回道：

“嗯，还算不错的吧。”

“真的很可惜啊，没有见到你成为圣女的那一刻，那时候的你，一定很漂亮吧？”

“还好啦。”

不是薇洛丝想要敷衍达芙妮，而是在她回答的时候，她意外见到了一位少女来到了这家茶馆的二楼。

这位少女穿着明显不合身的宽大风衣，压着自己的帽子，走到了她和达芙妮身旁的一桌，点了一杯饮料和甜点，背对着她们坐了下来。

虽然她把自己银色的长发盘了起来，塞进了帽子里，但是薇洛丝还是看出了她的身份——蕾菈。

毕竟她眼熟那件风衣和帽子。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总不能是因为吃醋，所以来监视她和达芙妮的吧？

想了想，薇洛丝觉得蕾菈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毕竟像她这样的冰山美人，就算内心如海浪一般汹涌波动，她表面也会装作云淡风轻的。

亲自尾随她，监视她什么的，想想就不可能。

“这些日子里，你和蕾菈相处得怎么样？”

眉头一挑，薇洛丝不知道达芙妮忽然问这个做什么，但还是回答道：“还不错哦，她是很称职的大贤者。”

她当然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要知道她在达芙妮面前可是教会圣女，而教会圣女哪怕心有不满，也会温柔微笑面对一切。

“我是说情感，你们之间的情感怎么样了？她有经常惹你生气吗？”

“情感？我和她之间……”愣了一下，她看向了另一桌风衣少女的背影，顿了片刻答道，“算是还不错的伙伴。”

哐当——

风衣少女手中叉着甜点的叉子不知为何断裂为了两半，另一半还一路从桌子掉到了地上。

与此同时，达芙妮也是一喜。

“伙伴？只是伙伴吗？”

“嗯，不然呢，还能是什么？”歪了下脑袋，薇洛丝不解地问道。

这一刻，达芙妮明白了。

教会圣女薇洛丝这么纯洁，怎么可能会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往那方面想呢？所以就算蕾菈喜欢她，她们的关系也只会停留在伙伴这个层面！

这也就是说，她达芙妮，其实还有拿下薇洛丝的机会？

蕾菈要是有本事的话，在她离开薇洛丝的这些日月里，应该早就把她拿下了才是，既然她没有拿下，那就别怪她横刀夺爱了！

呸，什么横刀夺爱，她和薇洛丝才是原配！蕾菈只不过是觊觎她们爱情的无能第三者而已！

“那个，这期间你就没有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过吗？如果没有其他人陪伴的话，就算是你也会忍不住感到寂寞的吧？”

“没有其他人陪伴？我和蕾菈是伙伴，她会陪着我的。”

“不是这个方面的。”

达芙妮左右观望了一下，发现没有人在关注她们之后，她上前一把抓住了薇洛丝的双手，紧紧地与她四目相对。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那我就直说了吧，这些日子里，你有考虑过给自己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吗？”

“还，还没有……”

坐回了自己的原位，达芙妮一下子羞涩起来，她避开了和薇洛丝直视的目光，纤细的手指也玩弄起了垂落在肩膀上的发丝。

“那个，在圣城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娶我，是因为迫不得已，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离开圣城之后，你的身影依旧在我的脑海

中挥之不去。”

窗外花瓣弥漫，她停顿了许久，似乎是在回忆圣城内的时光，尤其是那场她和圣女初次邂逅时的晚宴。

在那场晚宴上，仅仅只是初见，她便大胆开口想要嫁给她，而现在，相识了那么久，她却连那句简短的告白都有些说不出口。

果然，当真正地爱上了一个人后，展露自己的内心就需要莫大的勇气。

握紧了粉拳，她觉得她拥有这样的勇气。

望着窗外，她深吸一口气，接着说道：我们分别的那日，我和蕾菈说过，如果她亏欠了你……诶诶？薇洛丝？你要去哪？”

告白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发现对坐的薇洛丝忽然起身，朝着另一桌走去……

……

时间回到几分钟以前，蕾菈将断裂的勺子从地上捡起，一旁的店员也将她点的饮料送了过来。

一口气将饮料喝了大半，她还是觉得有些不解气，只是在这时，远处早就在打量她的一桌走过来了一位男子，一点也不客气地直接坐在了她的对坐。

“哟，小姐，你一个人在这里品茶啊，有没有兴趣和哥哥我喝上几杯啊？”

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他并非是什么贵族，反倒像是冒险者，与此同时，他身上流淌着的不弱魔力印证了这一点。

可不管他是谁，对于现在的蕾菈来说，只会送他一个字。

“滚。”

“啧，脾气还挺爆啊？不过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话音落下，原本坐着看戏的几位冒险者也走了过来，他们跟在男子的身后，居高临下地看着蕾菈，脸上满是痞笑。

啪——！

一巴掌拍在桌上，男子咧嘴一笑，瞪着眼睛道：“你是不知道我是谁吧？被我看中的人，还没有能够拒绝我的，你也不例外。”

蕾菈面上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心里却已经在盘算如何才能脱身了。

如果是以前的她，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解决这些冒险者，但是现在的她，没有办法和他们硬碰硬。

他们的魔力等级不弱，只有十五岁的她，就算能把魔法用出花来，巨大的魔力等级差距和人数差距还是会让她吃个大亏。

可是用什么魔法才能脱身呢？

蕾菈很是苦恼。

也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一道白色的倩影忽然出现在了她的前方。

“抱歉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是在欺负人吗？”

“什么？哪来的碍事家伙……”

为首的男子本对碍事的薇洛丝感到厌烦无比，可在看清她的长相后，他忽然话锋一转，笑道：

“这位小姐，说我们欺负人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我刚才只是在邀请这位小姐喝一杯而已，距离欺负人可差得远了，你这是在污蔑我们。”

“小姐，你要知道，污蔑他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一边说着，他一边来到了薇洛丝的前方，因为巨大的身高差，一般人都会忍不住后退几步，露出几分胆怯。

可薇洛丝却是丝毫不退。

男子的背后，那几位冒险者皱起了眉头，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到：

“我怎么觉得她有点眼熟啊？”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她不会是教会圣女吧？”

“不，不会吧？她真要是教会圣女，身边应该围满了守护骑士吧？”

因为不敢确定，他们也没有告诉男子，只是自己在那里胡乱猜测，而薇洛丝见男子越发放肆了起来，难得冷声道：

“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的话，那我只好把这件事告诉霍金斯先生了。”

“霍金斯？你认识那老头？”

男子瞳孔一缩。

霍金斯是薇洛丝在霍姆晚宴上认识的，他能成为冒险者公会的会长，自然对于管教自己手底下的冒险者有一套办法。

“老头？他明明只是头发白了一点吧？不过，这句话我也会告诉他的哦。”

“你威胁我？别以为你认识那个老头我就会怕你，你要是真敢在他面前通风报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过你！”男子莫名凶狠了起来。

他在帝都内猎艳许久，像风衣少女这样的他之前可完全没有见过，青涩可爱中又带着一点若隐若现的成熟，这股气质足以让他发狂。

就算是被霍金斯责罚又怎么样？不尝尝这位少女的味道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

他的坚持也让薇洛丝彻底冷下了脸。

“那也就是说，没得谈咯？”

“废话！今天你们要是不乖乖……”

“维尔莉。”

伴随着她轻呼出口的名字，咚的一声，众人只见银光一闪，男子就被骑士银靴重重地踩在了地上，因为力量巨大，他的四肢甚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折。

Chapter 294

在维尔莉从男子的背上离开后，整个茶馆的二楼依旧是一片死寂，尤其是那些跟着男子来的冒险者，他们几乎个个张大了嘴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位男子算得上是他们的大哥，实力在冒险者中算是真正的翘楚，哪怕放眼整个帝都，单打独斗能够战胜他的人也并不多。

可就是这样一位冒险者，竟然被银甲骑士秒杀了？

他们将视线转向了那位银甲骑士，而后者只是静静地站在银发少女的身后，好似自己刚才做的一切是如此微不足道。

莫名地，一股寒意从他们的心底生起。

他们招惹到了绝对惹不起的人。

率先打破死寂的，是薇洛丝的惊呼。

“抱歉，我的守护骑士出手太严重了，您没事吧？”

她来到了男子的前方，询问了一声，但是很可惜，后者已经陷入了昏迷，无奈之下，她只好一脸怜悯地施展治疗术，将他的四肢都重新接了上去。

这一幕，让那些冒险者彻底认清了她的身份，毕竟骨折都能如此快治好的，只有教会圣女的治疗术才能办到。

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大哥是真正地踢到了铁板上。

调戏谁不好，调戏教会圣女，这件事要是被天启教会的信徒知道了，哪怕教会圣女出手阻拦，他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件事我还是会告诉霍金斯的，现在正直特殊时期，帝都内还是和平一点比较好。”薇洛丝看了他们一眼，淡淡说道。

“是，是……”

“他需要休息，所以，你们能带着他离开这里吗？”

“是，是是，我们，这就滚，这就滚……”

扛起了地上昏迷的男子，几名冒险者就像是见到了地狱恶魔一般，飞快地从茶馆二楼离开了，动作之迅速，似乎在这里留一秒就会被恶魔吃掉。

在这之后，达芙妮也围了上来，只是她还没开口，就见到薇洛丝对着那位风衣少女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道：

“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认错人了。”

风衣少女压低了自己的帽子，扭过头，装作一副不认识薇洛丝的模样，而她的态度瞬间让达芙妮蹙起了眉头。

她上前敲了敲桌子，一点都不客气地问道：“喂，人家救了你，不说谢谢就算了，说她认错人了是什么意思啊？”

风衣少女抬头看了她一眼，依旧没有说话，而达芙妮的眉头倒是蹙得更深了，不过不是因为少女的态度，而是她的长相。

淡蓝色的眼睛，绝美中又带着点稚嫩的五官……

怎么她有点像是……蕾菈？

达芙妮摇了摇头，轻呼出一口气。

她想得可真多，眼前的少女明显才十五十六岁的样子，怎么可能会是蕾菈啊？况且蕾菈都几百岁了，让她装嫩她估计都没脸装。

错觉，错觉，蕾菈给她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她才会把眼前的少女当做是她。

“认错人了？我好像还没猜你是谁吧？”

啪——！

在达芙妮疑惑的目光中，薇洛丝一拍桌子，故作认真地质问道：“说吧，为什么要跟着我，蕾菈？”

“什么？蕾菈？！”

宛若晴天中落下一道霹雳，达芙妮呆愣地看着眼前的少女，无论怎么看都没办法把她和昔日的大贤者联系上。

或者说，她是不敢将她和大贤者联系上。

毕竟前不久，她才拍桌训斥了她几句。

风衣少女根本没有搭理达芙妮，她双手抱胸，看着薇洛丝淡定地回道："跟着你？你想多了，我只是凑巧来到这个茶馆而已。"

知道被认了出来，所以继续掩盖自己的面容便失去了意义，蕾菈索性不装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她不承认她在跟踪薇洛丝。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似乎事实真是如此，要不是她满脸都是撒谎后的红晕，薇洛丝差点就信了。

"是吗？来到同一家茶馆就算了，你还这么巧地坐在我们旁边？"

"哼，能看花海的就那么多位置，我坐在这里有什么不对吗？"

薇洛丝出手忽然遮挡住了蕾菈的视线。

"那我问你，花海里什么颜色的花最多？"

"白色。"

"嗯？"

"咳，说错了，是粉色。"

"你不会是在猜吧？"

"呵，你觉得是那就是。"

因为跟踪这件事，她们两个人吵了起来，不过在她们眼里，她们是吵起来了，但是在达芙妮眼里……

薇洛丝凑到了少女蕾菈的面前，娇艳的红唇微微颤动，只需要再向前几分，便会吻上少女的唇瓣，而少女也情意浓浓地看着她，淡蓝色的眼眸中，只剩下了薇洛丝的影子。

打情骂俏或许就是如此，她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向外人展示她们之间的恩爱，而那不自觉地亲密举动，更是让外人狠狠地吃上了一

盆狗粮。

当然，达芙妮吃的是醋。

她总觉得薇洛丝和蕾菈要是继续吵下去，真的会在她的面前上演亲吻的戏码，因为她们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点都不像是伙伴。

谁家伙伴身体会贴得那么近的，她们明明就是情侣。

嘶——

达芙妮忽然有些明悟了。

蕾菈变回少女时期的样子，是因为这是情侣之间的小情趣吗？而她达芙妮，自以为是的告白，其实是她们play中的一环？

薇洛丝嘴上说着独自一个人来约会，实际上她的情侣蕾菈也偷偷来了，而且她刚才就在她的情侣面前，向薇洛丝告白了……一半。

就在达芙妮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时，薇洛丝突然回过头，问道：“啊，对了，达芙妮，你刚刚要和我说什么来着？”

“没，没什么，我也就是想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而已，现在见到你生活得还不错，我放心了。”达芙妮打了个哈哈。

可就在这时，蕾菈冷冷道：“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吗？”

面对以前的蕾菈大贤者都不害怕，现在少女版的蕾菈更是没办法让达芙妮感到畏惧，所以在蕾菈开口后，她就和她四目相对，一点都不肯退让。

最终，还是蕾菈率先移开了视线，同时她也轻轻道了声幼稚。

接下来的时间，是她们三个人的约会时间，这期间，蕾菈开始想办法从薇洛丝手里脱身，而薇洛丝总是随手握住她的手腕，将她脱身的想法彻底击溃。

很快，达芙妮选择了离开，这样的约会没办法完成她的目的，她自然不会久留，薇洛丝则带着蕾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啪嗒——

进入客厅后，大门就被薇洛丝反锁。

“终于到家了呢，蕾菈。”

“是啊。”

蕾菈如小鸡啄米般点了点头，随后飞快地绕过客厅，想要走上二楼，消失在薇洛丝的眼前，但是啪的一声，她的手腕又被薇洛丝抓住了。

“刚才人多，说话的声音只能小一点，现在人少，我问你，你真的没有跟踪我吗？”将蕾菈扯回到自己的身前，薇洛丝弯下腰，笑意盈盈地看着她问道。

“我……”

“说实话哦。”

“我……”

“撒谎的孩子是要挨打的哦。”

“我是跟踪你了。”

“好，那乖乖掀起裙摆，把你的屁股露出来吧。”

后退两步，蕾菈红着脸，捂住了自己娇臀上的裙摆道：“做什么？我说实话了。”

“是啊，可我没说你说了实话，我就不会打你呀。”

两眼微眯，蕾菈道：“卑鄙的色魔。”

“小小年纪就骂人，该打！”

蕾菈表面上淡定无比，实际上就连逃跑的姿势都有些手忙脚乱起来，更别说现在的她根本反抗不了薇洛丝。

整个人被轻松地按在沙发上，淡蓝色的裙摆被掀起，很快，啪啪啪的声音在客厅内响起，少女咬着手指，诡异的潮红铺满脸颊。

夜晚随之而至，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

帝都前方防线的指挥营内，一位红发男子带着另一位黑发男子走了进来，而在见到他们之后，营中的帝国元帅瞬间上前迎接，并且笑开了花。

“安格斯贤者，您终于来了！”

“情况怎么样了？”

被称为安格斯的红发男子就是当世贤者之一，而那位黑发男子是他的手下，他们的到来让帝都拥有了更强的力量，也让帝国元帅松了一口气。

“不容乐观啊，对面的士兵这些日子跟脱胎换骨了一般，我们帝国的士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帝国并非没有强行提升士兵作战能力的药剂或者魔法，但是它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到真正的最后一刻，他们是不会使用的。

安格斯没有询问他更是有关士兵的消息，他只是随意扫了眼营地中间的战场沙盘，开口道：“对面的高端战力，没有多少吧？”

“是的，我们还未曾听说维特公爵手底下拥有十阶的强者。”

“呵，放心好了，就算对面拥有十阶强者，最终会赢的，依旧是我们。”安格斯咧嘴一笑。

晋升十阶后，可不是就能成为贤者的，十阶只是见到贤者的门槛，只有在成为十阶后，达到举世瞩目的成就，被无数人认可，才能成为贤者。

放眼整个人类世界，算上大贤者蕾菈，能被称之为在世贤者的也就七人，前些日子还死了一位，现在只剩下了六人。

身为贤者，他自信就算维特公爵拥有十阶强者，他也能照杀不误。

不过说到十阶强者……

安格斯望着夜空中的月亮，满是笑意地询问道：“我听说，大贤者蕾菈目前也在帝都？”

“是的。”

“带我去见见她吧，那么多年没见了，听说她摆脱了魔王诅咒，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帝国元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他带着安格斯和他的手下进入了帝都的王宫之内，想要寻找大贤者蕾菈。

只是还没抵达蕾菈的住所，附近的侍女就告诉他们蕾菈并不在这里，且已经好几日都没有回到此地了。

“那我们来得还真不巧。”

叹了口气，安格斯离开了王宫，放弃了和蕾菈相见的想法，同时，他也放弃了帝国元帅为他准备的住所，选择自己在帝都内租了栋别墅。

深夜，皎洁的月光爬上了书房内的书桌，他眸光一闪，啧啧两声，低下头挠了挠缩在衣袖里的右手手臂。

有点痒。

与此同时，在一旁站着的黑发男子单膝跪地，双手不知何时已经戴上了白手套。

“大人。”

“嗯，我饿了，你帮我去准备一些食物。”

……

无意识地睁开双眼，朦胧的视线之中，一头银发的少女坐在她的身上，像是农民一样努力耕耘着，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浇洒在泥土之中的水清甜而湿润，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蕾菈猛地睁开了眼，还未等她有下一步动作，她便觉得自己随着风儿来到了云霄，双腿不自觉地弯曲。

刚刚清醒的意识瞬间又落入了混沌之中，有那么一刻，她甚至希望整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她也永远不要醒来。

只可惜，那位讨厌的银发少女在见到她醒来之后，就没有继续下去，而是故作正经地下了床，洗了个澡，穿好了衣服。

放在平时，她蕾菈肯定躺在床上不起来了，但是今日不同，今日是她

和薇洛丝逛街的日子。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日子……

呵，她想和自己的宠物一起逛街，有必要征求宠物的意见吗？

……好吧，其实事实是她也记不太清了。

薇洛丝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滴敏感魔药，导致她每晚都容易神志不清，逛街这件事大概就是那时候说出口的。

薇洛丝也答应了。

在吃完早餐之后，她们就换上了衣裙，走出了家门，今日逛街的第一站就是服装店，毕竟变回十五岁的蕾菈，并没有太多适合她穿的衣裙。

今日正好买一些。

蕾菈的心情很是不错，她抓着薇洛丝在服装店内东挑西选，最终选出来了很多风格的衣物，这着实把薇洛丝都看花了眼。

来到了试衣间，薇洛丝最终停留在了试衣间的前方，而蕾菈则将选择的衣裙都带进了试衣间。

没过一会儿，窸窸窣窣的衣服声从试衣间内传来，很快，身穿连体裙的蕾菈就走了出来，同时她还叉着腰，更加完美地展现出了她的身体曲线。

“这件衣裙，怎么样？”

她在薇洛丝的面前显摆了一下，心里其实知道这家伙肯定会开口挑刺，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薇洛丝竟然认真地点了点头。

“很好看诶，有一点成熟风的感觉。”

什么？这魔女竟然真的在夸她好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蕾菈一时间有些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最后，强装镇静的她面无表情地摊了摊手，对薇洛丝的赞美表示不认

可，以此来维持她在她面前的冷淡形象。

“是吗？也就一般般吧。”

说完，她一转身，撞见了挂在试衣间门上的全身镜子。

幻想中的自己好似风轻云淡的，实际上镜中的她已经脸红到了耳根。

Chapter 295

揉了揉眼睛，蕾菈确认镜中那个脸红的少女，就是自己。

打开试衣间的大门，她飞快地逃了进去。

随后，她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滚烫。

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薇洛丝施展了什么邪恶的魔法，这才让她的脸颊红了起来，否则她怎么可能因为薇洛丝的一句赞美，就红了脸呢？

可恶的薇洛丝！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她换上了其他的衣裙，走出了试衣间。

“这件呢？”

“不错诶，很清纯。”

“这件？”

“好漂亮，简直就像是公主。”

呼——

关上了试衣间的门。

蕾菈抚摸着自己的胸口，暗道了几声可恶。

薇洛丝果然施展了邪恶的魔法，要不然她的脸为什么会一次比一次红呢？明明她的内心是波澜不惊的。

目光意外地落在一件较为暴露的衣裙上，她迟疑了一会，最终脱下了身上的衣裙，换上了那件衣裙。

胸口露出了大片雪白，浅浅的沟壑深埋在这种白雪之下，她单手抚住胸口，另一只手提起短短的裙摆，只是微微欠身，便将魅力展露无遗。

嘴角一勾，她推开了试衣间的门。

“这件怎么样？”

白雪微动，银丝垂落，短短的裙摆遮住了娇臀，却留下了欲迎还拒的魅惑，白皙的长腿更是轻易地晃动了薇洛丝的心海，令她压下的欲火越发旺盛。

没有说话，她轻推蕾菈的肩膀，将她推入了试衣间。

当然，她自己也走了进去。

呯——

这是试衣间门被关上的声音。

“诶？你做什么？”

“这件衣裙你穿的不对，我帮你穿。”

“不用，我自己会穿的。”

“别动，没有我帮你，你怎么穿？”

“你脱我衣裙……你在摸哪里啊？”

“有什么奇怪的？这种衣服得有料才好看，我只是看看你发育得好不好而已。”

“啪——！色魔，去死。”

“小是小了点，不过还是能撑起来的，快，让我摸摸其他地方，看看你的发育如何。”

试衣间内除了窸窸窣窣的衣服声，还传出来了些许微弱的交谈声，好在这里并没有其他人经过，所以并没有人听见薇洛丝混沌的发言。

当然，维尔莉除外。

作为守护骑士，她当然得在暗处守护薇洛丝，所以只有她听见了这些交谈声，只是……

她想不明白蕾菈为什么会喊圣女大人色魔，还让她去死，明明她是好

心教她穿衣服，而且女孩子之间看看发育，似乎也不是什么很离经叛道的事情。

真是的，蕾菈大人的反应太夸张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试衣间内的声音越来越小，最终彻底消散，十几分钟过后，试衣间的大门被打开，薇洛丝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的脸颊上多了几分水润的光泽，手指上也是如此，她舔了舔香甜的指尖，俏脸显露出了几分满足。

而在这之后，穿着连衣裙的蕾菈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羞涩的她根本不敢看向薇洛丝，只能默默地绕过她，带着一大包衣裙前往柜台结账。

维尔莉则是轻咦一声，觉得蕾菈太过害羞了。

只是帮忙换个衣裙而已，至于这样吗？

离开了服装店，薇洛丝就挽住了蕾菈的手臂，带着她在街道上乱逛起来。

每座城市都有路边的商贩，帝国的帝都也不例外，在平民区，这里的商贩相较于其他的城市，更加繁荣。

蕾菈的双眼也被这些商贩售卖的东西吸引，她原本对这些东西是毫无兴趣的，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它们有趣极了。

在路过售卖棉花糖的商铺时，薇洛丝注意到了她眼中的渴望，所以开口询问道：“要吃吗？棉花糖。”

“给孩子吃的东西，我不要。”扭过头，蕾菈如是说道。

“哦，老板，来一串。”

“哼。”

“嘶！”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薇洛丝只觉得挽着蕾菈的手臂被她狠狠地捏了一下，尖锐的疼痛瞬间击穿了她的防御。

也就是这种疼痛，迫使她松开了手。

从老板的手里接过棉花糖，她咬了一口，随后拿着它在蕾菈的面前晃了晃，道：“甜甜的，味道还不错，你真的不要吃吗？”

“只有你们这样的小孩子才喜欢这种零食。”

嘴上拒绝着，蕾菈脸上的表情可是十分渴望，尤其是在见到薇洛丝大口大口地咬着棉花糖的时候，她差点流下自己的口水。

只是她的年龄和身份告诉她，她不应该喜欢这种食物。

当然，她更气的还是薇洛丝的迟钝。

如果她是薇洛丝，哪怕同伴嘴上说不喜欢吃棉花糖，她也会从她的细节上分析，看看她到底是真的不喜欢，还是假的不喜欢。

薇洛丝还真是一点都不关心……

“喏。”

一串新的棉花糖突然出现在了蕾菈的面前，她愣了一下，呆滞道：“什么？”

“给你的。”

“我，我不要吃。”

“算了吧，你可是把‘我想吃’写在脸上了，我怎么会不给你买一串呢？”

摸了摸脸，蕾菈双手抱胸：“你自己自作多情而已，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吃这种东西？”

“那要不要？”

“……尝尝味道也不是不行。”

迅速从薇洛丝的手中接过棉花糖，她小小地咬了一口，甜甜的味道瞬间在她的口腔中化开，她微微蹙起的眉毛也因此而舒展开来。

又咬了几口，舒展的眉毛翘了起来，她就像是真正只有十五岁的小女孩，因为一点好吃的糖果而会感到开心。

“好吃吗？”

“嗯，很好……一般般吧。”

差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蕾菈瞬间改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她觉得让薇洛丝感到开心，是她的失败。

因为自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这魔女就对她为所欲为，哼，殊不知现在她所做的一切，未来都是会以报复的形式还回来！

就在她这般想着，薇洛丝忽地停下了脚步，面色逐渐凝重起来。

“怎么了？”

“维尔莉发来消息，说是孤儿院的院长有急事找我。”

“那你去呗。”

薇洛丝抓住了她的手，疑惑道：“你不会生气吗？今天原本是我们的约会。”

“我怎么可能生气？倒是你，你伪装的教会圣女，要是无视了孤儿院院长的请求，恐怕会影响你的名声吧？”

蕾菈轻轻地哼了一声，好像一点都不在意约会的中断，而薇洛丝则是上前一把将她搂在了怀中，朝着她薄薄的嘴唇吻了下去。

之后，她被蕾菈大力推开。

后者擦了擦嘴角，嘟囔道：“恶心。”

恶心？

恶心还一脸娇羞的样子？

没有拆穿蕾菈的真实想法，薇洛丝跟随着维尔莉传来的消息，一路带着她上了马车，朝着帝都的孤儿院赶去。

来到孤儿院之后，早早就等候在院前的院长就像是见到了救世主一样，眉头紧锁的面容上顿时笑开了花，道：

“圣女大人，您来了，快请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院长一边带着薇洛丝不断朝着孤儿院院内走去，一边解释道：

“从昨晚上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些孩子身上突然长出了鱼鳞，而且他们都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鱼鳞？”

“嗯，那些鱼鳞什么地方都长，胳膊、胸口、肚子什么的，甚至有一些还长在脸上，看上去有些瘆人。”

谈话间，她们就来到了孤儿院内摆放那些出事孩子的地方，刚一推开门，一股浓重的鱼腥味就扑面而来，即便是薇洛丝都微微蹙起了眉毛。

接着，她细细观察那些孩子，发现她们就和院长所说的一样，身上长了不少鱼鳞，而那些鱼鳞大多都是青色的，透露着诡异的光泽。

探了探她们的鼻子，发现这些孩子还有最基本的呼吸，薇洛丝则施展自己的治疗术，想要治疗她们。

但事实果然没有那么简单，治疗术对她们一无所用，甚至净化术也是如此，不过在施展净化术的时候，薇洛丝惊讶地察觉到，这些孩子都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没错，摆放在这里的，都是孩子们的身体，她们的灵魂早就在不知何时就失去了踪迹，没有了灵魂，她们自然也就没办法醒来。

失去灵魂可不是一件小事，能够涉及到灵魂的魔法，都是特殊魔法，一般人可是学不会的。

薇洛丝看向院长，认真地询问道：“最近孤儿院有出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吗？陌生的来客也算在里面。”

仔细思索了一下，院长摇了摇头，道：“没有，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这样吗……”

见此，薇洛丝便不再追问。

这家孤儿院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院长她们并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继续追问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自己调查一番。

从房间里出来，薇洛丝发现走廊上已经围满了孩子，她们睁大了双眼，带着几丝好奇看向了她，不少孩子眼底里还隐藏着几分恐惧。

为首的小女孩走到了她的身前，小心翼翼地伸出拇指和食指捏住了她的裙摆，小声问道："姐姐，我也会变成他们这样子吗？"

"不会的，有姐姐在，你们一定会没事的。"摸了摸她的脑袋，薇洛丝笑道。

她记得这个小女孩，先前她来孤儿院和她们作伴的时候，就她最喜欢她，也最不舍得她离开了。

"嗯，我相信姐姐。"

说着，她将右手手腕上的红线取了下来，随后将它咬成了两半，将其中一半递给了薇洛丝。

"这个给姐姐。"

接过红绳，小女孩将它缠绕在了薇洛丝的手腕上，随后她咧开嘴嘻嘻一笑，解释道：

"在我以前的家乡，这根红绳是用来保平安的，只要拥有了它，一切妖魔鬼怪都没办法伤害到姐姐。"

"谢谢。"

作为回报，薇洛丝给这些孩子都施展了治疗术，当金色圣光涌现出来的那一刻，她们都痴痴地看着她，个个无意识地张大了自己的小嘴。

居住在孤儿院的她们何时看过魔法，仅仅是薇洛丝展露的这一手，就已经足够她们震惊的了。

为了调查孩子们的灵魂去向，薇洛丝她们最终选择在孤儿院内住下，一来是随时准备探寻孤儿院不正常的地方，二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孩子。

薇洛丝和蕾菈睡一屋，因为随时都要戒备夜间的情况，所以薇洛丝今晚并不准备和蕾菈翻云覆雨。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今晚的蕾菈贴得她更近了一些，走到哪跟到哪就算了，进了被窝更是第一时间就钻进了她的怀里。

她这是……害怕了？

撩开挡住容颜的发丝，望着紧闭双眼的蕾菈，薇洛丝先是觉得有些惊讶，后来便是明白了。

她的身体回到了十五岁时的模样，自然性格也回到了十五岁，这样年纪的少女，对于孤儿院发生的事情当然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尤其是还没有自保的能力。

这是一种本能，和她的主观意识无关，或许就连蕾菈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她今晚格外地亲近她。

另一边，在孤儿院内的灯光悉数熄灭之后，维尔莉就拿着提灯开始在夜晚巡逻起来，而这，让她发现了一位在孤儿院井水旁鬼鬼祟祟的黑袍男子。

“谁在那里？！”

大喝一声，她没有任何犹豫地拔出长剑刺向那位男子，令她震惊的是，那位男子的实力一点都不弱，抬手间释放的魔法竟能与她对抗。

雪白的六翼瞬间展开，她的出手不再留情，而黑袍男子也在这一瞬间就落入了下风，只是他原本便没有恋战的想法，在险之又险地避开一剑后，撕掉魔法卷轴传送离开了这里。

这魔法卷轴的级别很高，维尔莉追不上，也只能作罢。

空中缓慢地落下黑袍的一角，这是她从黑袍男子身上砍下来的东西，上面弥漫着浓重的鱼腥味。

这个时候，薇洛丝和蕾菈也听到动静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在找到维尔莉之后，她们很快地了解了一下情况。

拿着那黑袍的一角，薇洛丝沉吟道：“有人在井里投毒，而且实力不弱，初步判定在九阶左右？”

九阶？

这个实力，一下子排除了绝大多数人的嫌疑，毕竟拥有九阶的势力，

帝国只有那么几个。

难不成是维特公爵下的毒？

孤儿院是他的试验点，如果成功，他就会将这种毒投放到正常人会喝的饮用水中？

摇了摇头，薇洛丝觉得概率不高。

以维特公爵和帝国之间的矛盾，如果他有这样的手段，她更相信他连试验都不会试验，而是直接在正常人会喝的饮用水中投毒。

那还会是谁？帝国王宫？公会联盟？魔法世家？

他们投毒孤儿院的意义又是什么？

薇洛丝思索了许久，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蕾菈则是来到了井水边，淡淡问道："那人还有其他的特征吗？"

"他戴着绿色的面具，在被我攻击的那一刻就立刻撕碎魔法卷轴，传送走了。"

将井水中的水用魔法凝聚在手中，蕾菈说道：

"这里的水已经不能喝了，那些身上出现鱼鳞的孩子很可能就是食用了这些被下毒的食物，所以才会变成那种样子。"

"而且除了井水，其他食物也需要调查一番。"

得到了一些线索，调查起来就轻松多了，待到白天，院长便带着她们来到了孤儿院内存放粮食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她们查到了昨晚被投入井水中的毒。

在一番忙碌之后，她们为孤儿院内的孩子准备好了新的水源和粮食，院长对此也是再三道谢，对于薇洛丝更是感激涕零。

只是薇洛丝她们清楚，她们现在只是阻止了这里的孩子继续中毒，距离真正解决这件事，还差得很远。

所以，为了保护这些孩子，她们依旧留在了这里。

时间转眼来到了下午，这座孤儿院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一位是拥有着红发的男子，他披着火红色的披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像是火焰在燃烧一般，另一位则是黑发男子，鼻子上有着一道刀疤，像是他的手下。

他们在和院长的交谈声中来到了后院，在这里，他见到了和孩子们玩耍的薇洛丝。

察觉到了他气质的不同，薇洛丝从孩子们中走了出来，询问道："你是……"

单手放在胸口，红发男子很绅士地回道："贤者，安格斯。"

"我认识你，救世圣女，薇洛丝，你的容貌要比传闻之中的更加美丽。"

"谢谢夸奖，安格斯先生的帅气也配得上贤者之名。"

按照礼仪，薇洛丝优雅地回了一句，只是在她的心里，她的警戒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级。

纵观先前出现过的贤者，无论是擅长幻术的贤者尤娜，还是对魔物格外敏感的贤者罗姆，都给她留下了十分糟糕的印象。

眼前的贤者安格斯，或许也不会例外。

在薇洛丝的身后，蕾菈在见到安格斯的第一秒，她就低下了头，转身想要离开孤儿院的后院。

但还是迟了一步。

"好久不见了，蕾菈大人。"哪怕没有见到她的正脸，安格斯还是笑着，将她认了出来。

而在另一边，薇洛丝知道，这位贤者来到这里，定然是来找蕾菈的。

没有回头，蕾菈问道："安格斯，你怎么来了？"

"帝国遇难，我作为人类贤者，当然得过来帮忙了，蕾菈大人不也是如此？"

"几年不见，你转性了？以前的帝国战争，可从来没有见过你参与的。"

“时间总是会带来变化的，就像几年前的你还在为魔王诅咒发愁，今日却像是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一样，身高都矮了不少。”

安格斯的脸上永远都挂着笑容，说话的语气也很柔和，但以此认为他是一位容易相处的贤者，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的笑容，是隐藏他真实想法的利器，一味地相信他，最后只会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蕾菈不太想和他过多纠缠，所以语气变得冷淡许多：“所以呢，你来孤儿院做什么？”

“听说蕾菈大人在这里，所以我过来看看，既然大人不欢迎我，那我就离开这里好了。”

叹了口气，安格斯转过身，刚想要离开，紧接着他像是突然想起些什么似的，笑着留下了一句话。

“下次再见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恢复正常了。”

挥了挥身后的披风，他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了这座孤儿院，而薇洛丝则来到了蕾菈的身边，好奇问道：

“诶？你和他的关系很糟糕吗？”

“以前还不错，后来……算不上好。”

“为什么？”

蕾菈垂下眼帘，陷入了沉默，许久之后，她摇了摇头，道：“许多事情，是会改变人心的。”

哪怕蕾菈没有细说下去，薇洛丝也明白了。

蕾菈作为大贤者，一直都在为人类而努力，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初衷，那她口中变心的人，就一定是安格斯了。

这位贤者，似乎也是个沽名钓誉的家伙。

蕾菈没有在这种话题上停留，她看着院落中玩闹嬉戏的孩子，有些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

“想要治好那些孩子，只有将他们的灵魂夺回来才行，对此，你有想

法了吗？”

“只要抓住罪魁祸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于他来自哪个势力，我心里也有初步的猜测。”

想了想，薇洛丝接着说道，“所以，我明天要离开孤儿院一趟。”

一直留在这里，只是守株待兔，只要敌人不来，她们就只是在这里浪费时间，所以她决定要主动出击。

帝都内拥有九阶强者的势力就那么几个，稍加询问一下，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线索，从而拯救孤儿院内的那些孩子。

“嗯，那后天呢？后天你有时间吗？”

“怎么了？后天我应该会回这里看看吧？”

“那就是有时间？”

“嗯。”

“陪我把没逛完的街，逛完。”

“哈？”

“怎么，不愿意吗？”蕾菈一改之前的冷淡，竟然主动挽起了薇洛丝的手臂，嘴角微微勾起，默默地散发出魅惑的气息。

只是她的脸颊，依旧白皙如雪。

薇洛丝挠了挠头发，有些迟疑道：“倒也不是，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孤儿院孩子们的病症……”

“继续待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对面知道我们在孤儿院内，最近肯定会蛰伏一段时间的，你只需要安排维尔莉继续守在这里就好了。”

“嗯，也是。”

点了点头，薇洛丝答应了下来。

不过明日，她需要做两件事。

一是调查各大势力有没有对孤儿院出手，二是准备好能够控制十一阶

魔法师的主仆契约魔法。

就在刚才，她算了算时间，发现如果她再不对蕾菈动手的话，她很快就要突破封印魔法，恢复成原样了。

到了那时候，这期间她对蕾菈所做的一切，都会成倍返还！

她才不想全身被抹上敏感魔药，在一声声训斥和冲击中，迎合身体最初的本能，攀上愉悦的高峰，最终变成离不开某人的玩具。

Chapter 296

后天薇洛丝和蕾菈约定好相见的地点，是帝都中心的圣卡西亚藏书馆，这家藏书馆是帝都最大的藏书馆，所有的书只借不卖。

借书的时候，需要立下借书契约，若是违背了契约，就算是犯了法，到时候不仅会被帝都守卫带走，还需要补偿一定的罚金。

薇洛丝的想法很简单，她只需要将主仆契约用借书契约伪装起来，然后再让蕾菈签下自己的名字，到时候，蕾菈就算恢复了，也是她的奴仆。

奴仆，可是没办法伤害主人的。

所以离开了孤儿院之后，薇洛丝就第一时间找到帝都内的魔法道具店，寻找起了主仆契约，而蕾菈则留在孤儿院，由维尔莉保护。

在一番寻找之下，还真让她找到了合适的主仆契约，只是对十一阶的魔法师限制很大，就算契约上了，她最多也就是让她没办法伤害自己。

这她也能够理解，毕竟说是契约，其实究其根本，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魔法而已，魔法又是由魔力汇聚而成，所以只要能够解散这些魔力，那魔法必然就会失效。

蕾菈身为十一阶的魔法师，她对魔法的理解远超常人，能够让她被契约，已然是不容易了，她薇洛丝可没办法追求更多。

剩下的时间，她去拜访了帝都内的各大势力。

不过无论是帝都的王宫，公会联盟，还是魔法世家，给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别说是他们策划的，他们甚至连孤儿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在撒谎。

只是薇洛丝并不在意，如果真的是他们做的，时间一久，自然会露出马脚，到时候他们等来的，就是清算。

在拜访完这些势力之后，天色已经很黑了，薇洛丝也回到了自己的家

中，好好地睡上了一觉。

次日，屋外下起了大雨，温度也降低了许多，偶尔吹起的微风已经能够让人感受到了一丝凉意。

约定相见的时间是上午的九点，所以薇洛丝早早地起了床，同时将伪装成借书契约的主仆契约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如果是以前的蕾菈，这点伪装自然一下子就会被看破，但现在的蕾菈只有十五岁，可看不破她九阶的魔法伪装。

打开大门，点点雨滴就顺着寒风吹了进来，薇洛丝顺手拿起了一旁的雨伞，听着雨水滴落在伞面上的嗒嗒声，出了门。

来到圣卡西亚藏书馆前方的广场时，时间只有八点四十，早了二十分钟，没有见到蕾菈，薇洛丝忍不住抱怨了两句。

她可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呢，尤其是待会被骗，意外签下主仆契约后，她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的吧？

不过说起来，这几日里，她的表情就已经很精彩了，嘴上说出口的话还是那副沉稳的模样，身体的反应却格外诚实。

也不知道签下主仆契约后，恢复原样的蕾菈还会不会如此。

这般想着，薇洛丝撑着伞，静静地站在广场上等着蕾菈的到来，时间也一分一秒地过去。

九点三十，蕾菈还没有来。

握着伞的手微微用力，薇洛丝抚摸着被水滴打湿的发丝，暗暗地骂了几句臭鸽子，只是与此同时，她的心里也浮现出几丝不安。

答应好的事情，蕾菈好像从来都没有鸽过她……除此之外，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漏掉了什么。

难不成，蕾菈是在用这种方式报复她？还是说……

在她思索的时候，不远处，几道圣骑士的身影朝着她赶了过来。

“圣女大人！不好了！孤儿院遇袭！许多孩子陷入了昏迷！”

“什么？哪来的消息？”

眉头一蹙，薇洛丝忽然觉得心中的不安应验了。

“是维尔莉大人传来的消息！”

维尔莉？

意识到了什么，她瞬间关上了手中的雨伞，飞快地朝着孤儿院的方向跑去，只是她身后的圣骑士速度更快，她们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带着她坐在了马背上。

该死的！

薇洛丝忽然察觉到自己漏掉了什么。

现在帝都内，除了那几个势力，还有一个人也拥有九阶的手下，那就是刚来帝都的贤者安格斯！

蕾菈自从变年轻后，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踪迹，甚至就连达芙妮一开始都没有认出她来。

孤儿院内的那些孩童和院长更是不知道蕾菈的身份，从始至终知道她和蕾菈在一起的，只有维尔莉，但维尔莉不可能出卖她们。

所以，他前些天是怎么知道蕾菈就在孤儿院的？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几天前在孤儿院井水边投毒的男子，要么是安格斯本人，要么就是他的手下。

他们不仅察觉到了维尔莉的存在，还察觉到了蕾菈的存在，所以安格斯才会来到孤儿院，和蕾菈见上一面。

那次见面，恐怕也是为了确认蕾菈的状态。

这可真是该死！那些一个个拥有贤者之名的家伙，背地里竟然都是无恶不作的混蛋，有这样的人在，难怪魔物始终都能够压制人类。

快马加鞭地来到孤儿院，薇洛丝从马背上下马，金色的瞳孔之中就浮现出了浓郁的担忧之色。

昔日空空荡荡的孤儿院外墙，此刻已经被无数居民围住，他们在见到她的到来之后，都纷纷让开了一条路，只是嘴里依旧在谈论着什么。

越过人群，薇洛丝看清楚了现在的孤儿院。

外墙倒塌了一大半，只剩下了一些断垣残壁，孤儿院的房子也被摧毁了几座，滚滚的浓烟从废墟中升起，带着一股呛鼻的味道，刺激着众人的鼻腔。

依旧屹立在大地上的房子也没有逃过一劫，它们全身发黑，就像是被大火炙烤过一样，若非现在下着大雨，恐怕一场火灾在所难免。

往日用来玩乐的孤儿院后院已经是碎石填满，薇洛丝先前走了几步，随后像是见到了什么似的，忽然停下了脚步。

单膝跪在地上，她从雨水形成的水洼中，捡起了一根崩断的红线。

她的手腕上现在也有一根，那是孤儿院中的小女孩送给她，说是拥有保平安的作用，而她现在捡起的，应该是小女孩的……

将红线死死地握在手中，薇洛丝继续朝着孤儿院深处走去，紧接着，她见到了众多的战斗痕迹，以及一位瘫坐在地上，怀抱着手中光球的折翼天使。

天使的六翼翅膀被折断了三翼，剩下的三翼也都流淌着鲜血，她静静地瘫坐在地上，血液从她的额头一路往下，划过了她的脸颊，打湿了她的衣领。

暴露在外的肢体都残留着不同程度的伤痕，有被火焰炙烤的痕迹，也有被利爪划伤的痕迹，可哪怕自己陷入了昏迷，她也没有松开手，抛下手中的光球。

在那光球里的，是孤儿院内一个个被缩小的孩子。

金色的圣光从天而降，薇洛丝对着昏迷的维尔莉施展了治疗术，温暖的光芒笼罩了她的身躯，很快，血腥的伤口都被一一治愈。

睫毛微微颤抖，维尔莉在治愈完的那一刻，就逐渐清醒了过来。

“维尔莉，发生了什么？”

在薇洛丝的询问之下，维尔莉才骤然看向了自己怀中的光球，在见到球内的孩子之后，她垂下了眼帘，略带哀意道：

“抱歉，圣女大人，我没能保护好所有的孩子……”

顺着她的视线，薇洛丝仔细打量了一下光球内的情况，里面有不少孩

子还是很活跃的，凭借着好奇心在球内乱跑。

可还有一些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鱼鳞，而之前送她红绳的那个小女孩也在其中，她的左臂变得又粗又壮，这也是红线脱落的原因。

来到维尔莉的身边，她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你已经尽力了，是安格斯袭击的孤儿院吗？"

"是的，不过他袭击的时候伪装了起来，以为我没办法看破他的真身。"

"蕾菈呢？"

薇洛丝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在她前天离开孤儿院之前，她可是叮嘱蕾菈留在孤儿院内不要乱跑的，如今在这里却见不到她的人影……

和她所想的一样，提及到蕾菈，维尔莉垂下了脑袋，低声道："抱歉，我没能保护蕾菈大人，他们用孩子们的性命威胁我……"

被安格斯抓走了。

薇洛丝捏紧了拳头。

"他们在哪里？！"

她转过身，想要从这里离开，维尔莉却放下孩子们，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不能去！圣女大人，他们的实力……放眼当下的帝都，已经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了，您去了也没有用……"

"我是教会圣女，他们要是敢对我动手，教会会为我报仇的。"

"不行！您如果去了，就辜负了蕾菈大人的心意！"

"什么意思？"眉头一蹙，薇洛丝回头看向了她。

维尔莉则是下意识地一愣，随后撇开目光，支支吾吾地回道："其实，其实蕾菈大人早就知道他们会继续出手了。"

“所以，她想和我逛街什么的，只是找个借口把我支开？”薇洛丝瞬间明白了一切。

因为敌人是十阶的贤者，她这位教会圣女起不到任何作用，又害怕她在战斗中暴露自己魔物的身份，所以蕾菈把她支开了孤儿院，想和维尔莉两个人面对敌人。

阴沉下了脸，薇洛丝的心底罕见地燃起了一丝怒火。

“他们在哪里？我不想问第三遍。”

寒风吹起了她银色的发丝，大雨落下，少女的金瞳被神圣点亮，无上的威严竟是让十阶的维尔莉都感受到了一丝恐惧。

她第一次见到了教会圣女生气时的模样。

抬起手，晶莹的光点在她的手心汇聚，维尔莉将它递给了薇洛丝，道：

“这是我在蕾菈大人身上留下的魔法印记，就算是安格斯也很难发现，它显示的位置，就是蕾菈大人现在所在的位置。”

“而且根据它来看……蕾菈大人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直接赶过去，恐怕时间也来不及了……”

感受着手中魔法的位置，薇洛丝一转身，眼神中闪过浓烈的杀意。

“哪怕赶不上，我们也得过去。”

……

墙壁上跳动的淡蓝色烛火照亮了这处幽暗的空间，灵魂因为游动而发出的呼啸声在此地徘徊，铁链晃动，血腥味开始在空间弥漫。

安格斯手持法杖，笑意盈盈地对着空间中心开口道：

“找了你那么久，终于在帝都内找到你了，蕾菈，要不是有教宗那个女人在暗中隐藏你的踪迹，我们或许还能再见得更早一些。”

“不过嘛，这个时候找到你，还不算太晚。”

空间的中心，蕾菈跪坐在地上，因为疼痛而生出的香汗一点一滴地落下，冰冷的锁链没有束缚住她的手腕脚腕，而是径直刺穿了她的手臂

和大腿，令她动弹不得。

见她没有说话，安格斯一边进行着自己的吞食魔法，一边说道：

“我听说你摆脱了魔王诅咒，恢复了所有的实力，怎么？如今你这副模样，是又中了什么诅咒吗？”

“很遗憾啊，相比较这样的你，我还是更喜欢见到恢复所有实力的你，因为无论你有多强大，今日获胜的，都只会是我。”

“谁叫你拥有那种可笑的弱点呢？”

安格斯的嘲讽最终换来了蕾菈的回应，鲜血浸透了她的衣裙，她艰难地抬起头，轻轻说道：

“没想到，昔日击溃了无数魔将的大英雄，如今也变成了噬杀的怪物，安格斯，我对你很失望。”

“是吗？可我对我感到很满意。”

将法杖插在地上，安格斯一把撕掉了右边的衣袖，露出了满是被鱼鳞包裹的右手手臂。

晃动了两下手臂，他一脸厌恶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禁咒的代价，是我拯救人类的代价。”

“百年前，我施展禁咒，一举击溃了无数魔将，拯救了数千万，不，应该是数十亿的人类，成功获得了贤者之名，可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每个月都会发作的怪病，它让我变成像是鱼人一般丑陋，逼迫我这位最擅长火焰的魔法师生活在水里，让我过上痛不欲生的生活！”

伸出左手，他从右手上拔下了几片鱼鳞，鱼鳞之下，是青色的皮肤，恶心的粘液便从这种皮肤里诞生。

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粘液，一股强烈的鱼腥味就钻进了安格斯的鼻孔，让他的面容露出了几分扭曲。

“这怪病最初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我受到了多少的嘲笑和讽刺吗？他们表面上尊敬我，背地里却直呼我是怪物，能离我多远就是多远，呵呵呵。”

“他们以为我是为了谁才变成这样的？他们这种不懂得感恩的家伙，才不配得到我的拯救！后来，我就抛下了一切道德底线，成功找到了解决代价的办法。”

到这里，蕾菈仿佛早已经看穿了一切，道：“吞吃灵魂？”

“没错，每次发病的时候，只需要吞食一点点人类孩童的灵魂，我就会恢复成原样，牺牲一点人类孩童维持贤者的力量，这买卖完全是值得的。”

“这就是我看不起你的地方，你口中的被嘲笑被讽刺，只不过是让你心安理得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借口而已。”

蕾菈敢肯定，就算身体变成了怪物，作为拯救无数人的贤者，尊敬他和崇拜他的人，依旧是占大多数的。

他只是无法忍受变成怪物的痛苦，从而向现实屈服，选择了黑暗的解决办法，之后为了让他心安理得，才开始想办法厌恶人类。

她的话语像是一根针一样，刺入了安格斯的心脏，揭开了他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让他歇斯底里了起来。

“你懂什么？被人类背叛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受的，我到现在只是杀死一些人类孩童，已经很不错了……”

说到一半，他忽然意识到什么，呵呵怪笑起来。

“我忘了，你是恶名贤者，明明做着拯救人类的事情，却被无数人误解、讽刺，不得不说，蕾菈，你要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多了。”

“我向来不在意外人的评价。”

“我喜欢你的这点，因为不在意外人的评价，所以依旧热爱那些愚蠢的家伙，也正是因此，你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安格斯伸出手一招，一个徘徊在上空的孩童灵魂就乖乖地落在了他的掌心之中，他抚摸了两下灵魂，满脸饥饿地舔了舔自己干涩的嘴唇道：

“哪怕你拥有十一阶的实力，我也可以战胜你，因为你不会想要那些孩子死去的，对吧？为了保护他们，你最终会败给我，就像那位愚蠢的天使。”

蕾菈扫了他一眼，眼底尽数都是不屑，而这让安格斯一挥手，新的锁链刺穿了她的肩胛骨，鲜血也从伤口喷涌而出。

“就是这样的眼神，你觉得我很卑劣，很无耻，但很遗憾，我以这些为荣，而且你其实有能力从我手里逃走，不是吗？”

“那些用来逃命的魔法卷轴，特殊魔法，千奇百怪的禁咒，你之前只需要动用它们，我很难留下你，但是代价是，那些孩子会代替你死去。”

“这就是你的弱点，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类的弱点 ，只要抓住了这个弱点，无论你多强，都不会是我的对手，那些魔物就是以此压制我们人类无数年的。”

咳嗽一声，蕾菈垂下脑袋，冷声道：“哼，没有底线的人类，和怪物没区别。”

“底线？那是什么？比起生命和地位，底线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

安格斯手指一动，冰冷的锁链又一次刺穿了蕾菈的腹部，沉重的伤势让她的眼皮逐渐沉了起来，意识也开始渐渐模糊。

“等我吞食了你的灵魂，得到了你的魔法天赋，我就能晋升十一阶，成为下一任大贤者，到时候，没有人会在意我做过的事情，因为他们巴结我还来不及呢！”

见蕾菈陷入了昏迷，安格斯拿起了一旁的法杖，准备继续完成吞食魔法，与此同时，他嘴角的口水已经忍不住地流下。

十一阶，他想成为十一阶已经快想疯了，可百年来，他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进展，实力也一直卡在十阶迟迟无法进步。

他怀疑是自己的魔法天赋到了极限，而现在，他即将得到蕾菈的魔法天赋，登临十一阶的魔法巅峰！

轰——！

在他越发兴奋的时候，地面震动了一下，他发觉他布置在外界的魔法防御被破坏了一层。

那么快就有人赶来了？

不过没用，他们能来到这里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这个地下室，他们可是没办法进来的。

“去，把来人给我杀了，记住，现在无论是谁，都不能妨碍我！”

“是。”

话音落下，他一直躲藏在阴影中的手下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安格斯的嘴角也彻底翘了起来。

他的手下已经被他改造成了人鱼之躯，一旦真正开启爆发，实力能在十分钟内维持在十阶，就算是他想要击败他都不容易。

更何况他室外还有几层防御魔法，那些家伙想要打进来根本就是不可……

咚——！

安格斯还在为自己的防御沾沾自喜时，一道身影就在他的眼前掠过，重重地砸在了墙壁之上。

魔法，魔法防御……破了？

定睛朝着墙壁上看去，烟尘稍稍散去之后，安格斯发现那个砸进墙壁上的人正是他的手下，只不过此刻化作人鱼的他已经四肢扭曲，生死不知了。

哒——哒——哒——

幽暗的地下室内忽然响起了高跟鞋的声音，安格斯只觉得脊背一凉，他停下了手中的魔法，转身看向了地下室的入口。

不多时，一位黑袍女子走了出来，她戴着诡异的恸哭面具，黑袍的四角因为魔力的涌动而飘荡在空中。

感受到了她魔力上带来的恐怖压力，安格斯强装镇定地问道：“你是谁？”

“来取你命的人。”

话音落下，带着尖刺的黑鞭就如同毒蛇一般缠绕在女子的四周，骇人的十一阶魔力彻底爆发，直接摧毁了地下室内的吞食魔法阵。

“十，十一阶？！”

安格斯发出了一声怪叫，在他的认知中，人类目前仅有两人抵达了十一阶，一位是被他抓住的大贤者蕾菈，另一位则是教会圣城内的先贤。

所以眼前这人，到底是谁？

Chapter 297

后天薇洛丝和蕾菈约定好相见的地点，是帝都中心的圣卡西亚藏书馆，这家藏书馆是帝都最大的藏书馆，所有的书只借不卖。

借书的时候，需要立下借书契约，若是违背了契约，就算是犯了法，到时候不仅会被帝都守卫带走，还需要补偿一定的罚金。

薇洛丝的想法很简单，她只需要将主仆契约用借书契约伪装起来，然后再让蕾菈签下自己的名字，到时候，蕾菈就算恢复了，也是她的奴仆。

奴仆，可是没办法伤害主人的。

所以离开了孤儿院之后，薇洛丝就第一时间找到帝都内的魔法道具店，寻找起了主仆契约，而蕾菈则留在孤儿院，由维尔莉保护。

在一番寻找之下，还真让她找到了合适的主仆契约，只是对十一阶的魔法师限制很大，就算契约上了，她最多也就是让她没办法伤害自己。

这她也能够理解，毕竟说是契约，其实究其根本，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魔法而已，魔法又是由魔力汇聚而成，所以只要能够解散这些魔力，那魔法必然就会失效。

蕾菈身为十一阶的魔法师，她对魔法的理解远超常人，能够让她被契约，已然是不容易了，她薇洛丝可没办法追求更多。

剩下的时间，她去拜访了帝都内的各大势力。

不过无论是帝都的王宫，公会联盟，还是魔法世家，给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别说是他们策划的，他们甚至连孤儿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在撒谎。

只是薇洛丝并不在意，如果真的是他们做的，时间一久，自然会露出马脚，到时候他们等来的，就是清算。

在拜访完这些势力之后，天色已经很黑了，薇洛丝也回到了自己的家

中，好好地睡上了一觉。

次日，屋外下起了大雨，温度也降低了许多，偶尔吹起的微风已经能够让人感受到了一丝凉意。

约定相见的时间是上午的九点，所以薇洛丝早早地起了床，同时将伪装成借书契约的主仆契约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如果是以前的蕾菈，这点伪装自然一下子就会被看破，但现在的蕾菈只有十五岁，可看不破她九阶的魔法伪装。

打开大门，点点雨滴就顺着寒风吹了进来，薇洛丝顺手拿起了一旁的雨伞，听着雨水滴落在伞面上的嗒嗒声，出了门。

来到圣卡西亚藏书馆前方的广场时，时间只有八点四十，早了二十分钟，没有见到蕾菈，薇洛丝忍不住抱怨了两句。

她可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呢，尤其是待会被骗，意外签下主仆契约后，她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的吧？

不过说起来，这几日里，她的表情就已经很精彩了，嘴上说出口的话还是那副沉稳的模样，身体的反应却格外诚实。

也不知道签下主仆契约后，恢复原样的蕾菈还会不会如此。

这般想着，薇洛丝撑着伞，静静地站在广场上等着蕾菈的到来，时间也一分一秒地过去。

九点三十，蕾菈还没有来。

握着伞的手微微用力，薇洛丝抚摸着被水滴打湿的发丝，暗暗地骂了几句臭鸽子，只是与此同时，她的心里也浮现出几丝不安。

答应好的事情，蕾菈好像从来都没有鸽过她……除此之外，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漏掉了什么。

难不成，蕾菈是在用这种方式报复她？还是说……

在她思索的时候，不远处，几道圣骑士的身影朝着她赶了过来。

“圣女大人！不好了！孤儿院遇袭！许多孩子陷入了昏迷！”

“什么？哪来的消息？”

眉头一蹙，薇洛丝忽然觉得心中的不安应验了。

“是维尔莉大人传来的消息！”

维尔莉？

意识到了什么，她瞬间关上了手中的雨伞，飞快地朝着孤儿院的方向跑去，只是她身后的圣骑士速度更快，她们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带着她坐在了马背上。

该死的！

薇洛丝忽然察觉到自己漏掉了什么。

现在帝都内，除了那几个势力，还有一个人也拥有九阶的手下，那就是刚来帝都的贤者安格斯！

蕾菈自从变年轻后，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踪迹，甚至就连达芙妮一开始都没有认出她来。

孤儿院内的那些孩童和院长更是不知道蕾菈的身份，从始至终知道她和蕾菈在一起的，只有维尔莉，但维尔莉不可能出卖她们。

所以，他前些天是怎么知道蕾菈就在孤儿院的？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几天前在孤儿院井水边投毒的男子，要么是安格斯本人，要么就是他的手下。

他们不仅察觉到了维尔莉的存在，还察觉到了蕾菈的存在，所以安格斯才会来到孤儿院，和蕾菈见上一面。

那次见面，恐怕也是为了确认蕾菈的状态。

这可真是该死！那些一个个拥有贤者之名的家伙，背地里竟然都是无恶不作的混蛋，有这样的人在，难怪魔物始终都能够压制人类。

快马加鞭地来到孤儿院，薇洛丝从马背上下马，金色的瞳孔之中就浮现出了浓郁的担忧之色。

昔日空空荡荡的孤儿院外墙，此刻已经被无数居民围住，他们在见到她的到来之后，都纷纷让开了一条路，只是嘴里依旧在谈论着什么。

越过人群，薇洛丝看清楚了现在的孤儿院。

外墙倒塌了一大半，只剩下了一些断垣残壁，孤儿院的房子也被摧毁了几座，滚滚的浓烟从废墟中升起，带着一股呛鼻的味道，刺激着众人的鼻腔。

依旧屹立在大地上的房子也没有逃过一劫，它们全身发黑，就像是被大火炙烤过一样，若非现在下着大雨，恐怕一场火灾在所难免。

往日用来玩乐的孤儿院后院已经是碎石填满，薇洛丝先前走了几步，随后像是见到了什么似的，忽然停下了脚步。

单膝跪在地上，她从雨水形成的水洼中，捡起了一根崩断的红线。

她的手腕上现在也有一根，那是孤儿院中的小女孩送给她，说是拥有保平安的作用，而她现在捡起的，应该是小女孩的……

将红线死死地握在手中，薇洛丝继续朝着孤儿院深处走去，紧接着，她见到了众多的战斗痕迹，以及一位瘫坐在地上，怀抱着手中光球的折翼天使。

天使的六翼翅膀被折断了三翼，剩下的三翼也都流淌着鲜血，她静静地瘫坐在地上，血液从她的额头一路往下，划过了她的脸颊，打湿了她的衣领。

暴露在外的肢体都残留着不同程度的伤痕，有被火焰炙烤的痕迹，也有被利爪划伤的痕迹，可哪怕自己陷入了昏迷，她也没有松开手，抛下手中的光球。

在那光球里的，是孤儿院内一个个被缩小的孩子。

金色的圣光从天而降，薇洛丝对着昏迷的维尔莉施展了治疗术，温暖的光芒笼罩了她的身躯，很快，血腥的伤口都被一一治愈。

睫毛微微颤抖，维尔莉在治愈完的那一刻，就逐渐清醒了过来。

“维尔莉，发生了什么？”

在薇洛丝的询问之下，维尔莉才骤然看向了自己怀中的光球，在见到球内的孩子之后，她垂下了眼帘，略带哀意道：

“抱歉，圣女大人，我没能保护好所有的孩子……”

顺着她的视线，薇洛丝仔细打量了一下光球内的情况，里面有不少孩

子还是很活跃的，凭借着好奇心在球内乱跑。

可还有一些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鱼鳞，而之前送她红绳的那个小女孩也在其中，她的左臂变得又粗又壮，这也是红线脱落的原因。

来到维尔莉的身边，她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你已经尽力了，是安格斯袭击的孤儿院吗？"

"是的，不过他袭击的时候伪装了起来，以为我没办法看破他的真身。"

"蕾菈呢？"

薇洛丝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在她前天离开孤儿院之前，她可是叮嘱蕾菈留在孤儿院内不要乱跑的，如今在这里却见不到她的人影……

和她所想的一样，提及到蕾菈，维尔莉垂下了脑袋，低声道："抱歉，我没能保护蕾菈大人，他们用孩子们的性命威胁我……"

被安格斯抓走了。

薇洛丝捏紧了拳头。

"他们在哪里？！"

她转过身，想要从这里离开，维尔莉却放下孩子们，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不能去！圣女大人，他们的实力……放眼当下的帝都，已经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了，您去了也没有用……"

"我是教会圣女，他们要是敢对我动手，教会会为我报仇的。"

"不行！您如果去了，就辜负了蕾菈大人的心意！"

"什么意思？"眉头一蹙，薇洛丝回头看向了她。

维尔莉则是下意识地一愣，随后撇开目光，支支吾吾地回道："其实，其实蕾菈大人早就知道他们会继续出手了。"

“所以，她想和我逛街什么的，只是找个借口把我支开？”薇洛丝瞬间明白了一切。

因为敌人是十阶的贤者，她这位教会圣女起不到任何作用，又害怕她在战斗中暴露自己魔物的身份，所以蕾菈把她支开了孤儿院，想和维尔莉两个人面对敌人。

阴沉下了脸，薇洛丝的心底罕见地燃起了一丝怒火。

“他们在哪里？我不想问第三遍。”

寒风吹起了她银色的发丝，大雨落下，少女的金瞳被神圣点亮，无上的威严竟是让十阶的维尔莉都感受到了一丝恐惧。

她第一次见到了教会圣女生气时的模样。

抬起手，晶莹的光点在她的手心汇聚，维尔莉将它递给了薇洛丝，道：

“这是我在蕾菈大人身上留下的魔法印记，就算是安格斯也很难发现，它显示的位置，就是蕾菈大人现在所在的位置。”

“而且根据它来看……蕾菈大人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直接赶过去，恐怕时间也来不及了……”

感受着手中魔法的位置，薇洛丝一转身，眼神中闪过浓烈的杀意。

“哪怕赶不上，我们也得过去。”

……

墙壁上跳动的淡蓝色烛火照亮了这处幽暗的空间，灵魂因为游动而发出的呼啸声在此地徘徊，铁链晃动，血腥味开始在空间弥漫。

安格斯手持法杖，笑意盈盈地对着空间中心开口道：

“找了你那么久，终于在帝都内找到你了，蕾菈，要不是有教宗那个女人在暗中隐藏你的踪迹，我们或许还能再见得更早一些。”

“不过嘛，这个时候找到你，还不算太晚。”

空间的中心，蕾菈跪坐在地上，因为疼痛而生出的香汗一点一滴地落下，冰冷的锁链没有束缚住她的手腕脚腕，而是径直刺穿了她的手臂

和大腿，令她动弹不得。

见她没有说话，安格斯一边进行着自己的吞食魔法，一边说道：

“我听说你摆脱了魔王诅咒，恢复了所有的实力，怎么？如今你这副模样，是又中了什么诅咒吗？”

“很遗憾啊，相比较这样的你，我还是更喜欢见到恢复所有实力的你，因为无论你有多强大，今日获胜的，都只会是我。”

“谁叫你拥有那种可笑的弱点呢？”

安格斯的嘲讽最终换来了蕾菈的回应，鲜血浸透了她的衣裙，她艰难地抬起头，轻轻说道：

“没想到，昔日击溃了无数魔将的大英雄，如今也变成了噬杀的怪物，安格斯，我对你很失望。”

“是吗？可我对我感到很满意。”

将法杖插在地上，安格斯一把撕掉了右边的衣袖，露出了满是被鱼鳞包裹的右手手臂。

晃动了两下手臂，他一脸厌恶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禁咒的代价，是我拯救人类的代价。”

“百年前，我施展禁咒，一举击溃了无数魔将，拯救了数千万，不，应该是数十亿的人类，成功获得了贤者之名，可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每个月都会发作的怪病，它让我变成像是鱼人一般丑陋，逼迫我这位最擅长火焰的魔法师生活在水里，让我过上痛不欲生的生活！”

伸出左手，他从右手上拔下了几片鱼鳞，鱼鳞之下，是青色的皮肤，恶心的粘液便从这种皮肤里诞生。

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粘液，一股强烈的鱼腥味就钻进了安格斯的鼻孔，让他的面容露出了几分扭曲。

“这怪病最初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我受到了多少的嘲笑和讽刺吗？他们表面上尊敬我，背地里却直呼我是怪物，能离我多远就是多远，呵呵呵。”

“他们以为我是为了谁才变成这样的？他们这种不懂得感恩的家伙，才不配得到我的拯救！后来，我就抛下了一切道德底线，成功找到了解决代价的办法。”

到这里，蕾菈仿佛早已经看穿了一切，道：“吞吃灵魂？”

“没错，每次发病的时候，只需要吞食一点点人类孩童的灵魂，我就会恢复成原样，牺牲一点人类孩童维持贤者的力量，这买卖完全是值得的。”

“这就是我看不起你的地方，你口中的被嘲笑被讽刺，只不过是让你心安理得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借口而已。”

蕾菈敢肯定，就算身体变成了怪物，作为拯救无数人的贤者，尊敬他和崇拜他的人，依旧是占大多数的。

他只是无法忍受变成怪物的痛苦，从而向现实屈服，选择了黑暗的解决办法，之后为了让他心安理得，才开始想办法厌恶人类。

她的话语像是一根针一样，刺入了安格斯的心脏，揭开了他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让他歇斯底里了起来。

“你懂什么？被人类背叛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受的，我到现在只是杀死一些人类孩童，已经很不错了……”

说到一半，他忽然意识到什么，呵呵怪笑起来。

“我忘了，你是恶名贤者，明明做着拯救人类的事情，却被无数人误解、讽刺，不得不说，蕾菈，你要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多了。”

“我向来不在意外人的评价。”

“我喜欢你的这点，因为不在意外人的评价，所以依旧热爱那些愚蠢的家伙，也正是因此，你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安格斯伸出手一招，一个徘徊在上空的孩童灵魂就乖乖地落在了他的掌心之中，他抚摸了两下灵魂，满脸饥饿地舔了舔自己干涩的嘴唇道：

“哪怕你拥有十一阶的实力，我也可以战胜你，因为你不会想要那些孩子死去的，对吧？为了保护他们，你最终会败给我，就像那位愚蠢的天使。”

蕾菈扫了他一眼，眼底尽数都是不屑，而这让安格斯一挥手，新的锁链刺穿了她的肩胛骨，鲜血也从伤口喷涌而出。

“就是这样的眼神，你觉得我很卑劣，很无耻，但很遗憾，我以这些为荣，而且你其实有能力从我手里逃走，不是吗？”

“那些用来逃命的魔法卷轴，特殊魔法，千奇百怪的禁咒，你之前只需要动用它们，我很难留下你，但是代价是，那些孩子会代替你死去。”

“这就是你的弱点，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类的弱点 ，只要抓住了这个弱点，无论你多强，都不会是我的对手，那些魔物就是以此压制我们人类无数年的。”

咳嗽一声，蕾菈垂下脑袋，冷声道：“哼，没有底线的人类，和怪物没区别。”

“底线？那是什么？比起生命和地位，底线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

安格斯手指一动，冰冷的锁链又一次刺穿了蕾菈的腹部，沉重的伤势让她的眼皮逐渐沉了起来，意识也开始渐渐模糊。

“等我吞食了你的灵魂，得到了你的魔法天赋，我就能晋升十一阶，成为下一任大贤者，到时候，没有人会在意我做过的事情，因为他们巴结我还来不及呢！”

见蕾菈陷入了昏迷，安格斯拿起了一旁的法杖，准备继续完成吞食魔法，与此同时，他嘴角的口水已经忍不住地流下。

十一阶，他想成为十一阶已经快想疯了，可百年来，他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进展，实力也一直卡在十阶迟迟无法进步。

他怀疑是自己的魔法天赋到了极限，而现在，他即将得到蕾菈的魔法天赋，登临十一阶的魔法巅峰！

轰——！

在他越发兴奋的时候，地面震动了一下，他发觉他布置在外界的魔法防御被破坏了一层。

那么快就有人赶来了？

不过没用，他们能来到这里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这个地下室，他们可是没办法进来的。

“去，把来人给我杀了，记住，现在无论是谁，都不能妨碍我！”

“是。”

话音落下，他一直躲藏在阴影中的手下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安格斯的嘴角也彻底翘了起来。

他的手下已经被他改造成了人鱼之躯，一旦真正开启爆发，实力能在十分钟内维持在十阶，就算是他想要击败他都不容易。

更何况他室外还有几层防御魔法，那些家伙想要打进来根本就是不可……

咚——！

安格斯还在为自己的防御沾沾自喜时，一道身影就在他的眼前掠过，重重地砸在了墙壁之上。

魔法，魔法防御……破了？

定睛朝着墙壁上看去，烟尘稍稍散去之后，安格斯发现那个砸进墙壁上的人正是他的手下，只不过此刻化作人鱼的他已经四肢扭曲，生死不知了。

哒——哒——哒——

幽暗的地下室内忽然响起了高跟鞋的声音，安格斯只觉得脊背一凉，他停下了手中的魔法，转身看向了地下室的入口。

不多时，一位黑袍女子走了出来，她戴着诡异的恸哭面具，黑袍的四角因为魔力的涌动而飘荡在空中。

感受到了她魔力上带来的恐怖压力，安格斯强装镇定地问道：“你是谁？”

“来取你命的人。”

话音落下，带着尖刺的黑鞭就如同毒蛇一般缠绕在女子的四周，骇人的十一阶魔力彻底爆发，直接摧毁了地下室内的吞食魔法阵。

“十，十一阶？！”

安格斯发出了一声怪叫，在他的认知中，人类目前仅有两人抵达了十一阶，一位是被他抓住的大贤者蕾菈，另一位则是教会圣城内的先贤。

所以眼前这人，到底是谁？

Chapter 298

原本因为见到了刚才一幕而感到恐惧的众人纷纷清醒了过来，他们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看向薇洛丝的目光中满是尊敬。

正因为有这样甘愿献身的大人物在，所以人类才能存活至今。

维尔莉也不再阻拦，她跟随着一众骑士，赶到了先前安格斯所在的地下室，令她感到意外的是，慈悲圣女在杀死安格斯后，并没有在这里逗留。

双手合十，她觉得是女神在保佑她们。

“蕾菈！”

见到了阵法中间的蕾菈，薇洛丝提着裙摆，慌忙地跑了过来，维尔莉则是迅速挥剑砍断了各个锁链，让蕾菈恢复了自由。

将她放在怀中，薇洛丝从她体内拔出锁链后，就施展治疗术治好了她的伤口，剩下的骑士们则破坏着地上的法阵，让那些徘徊在空中的孩童灵魂回到了自己的体内。

做完了这一切，维尔莉将这些都记录了下来。

这些都是贤者安格斯的罪证，只要有了它们，那些支持安格斯的家伙就无话可说了。

回去的时候，她们叫来了一辆马车，蕾菈也是在马车上渐渐苏醒，只不过她唇瓣发白，眼神无光，显然还没有恢复状态。

发觉自己被救之后，她小声问道：“是你们救下的我？”

“不是。”

路上，薇洛丝和蕾菈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在得知慈悲圣女和安格斯打起来之后，她眉头一蹙，继续问道：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来救我？”

她想不明白，慈悲圣女可是邪教慈悲教会的人，她巴不得人类大贤者

出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来救她呢？

薇洛丝闻言撇开了目光，嘟囔道：“呵，说不定不是救你，只是单纯和安格斯有仇呢？或者觉得你死定了，再杀个贤者也不亏。”

是这样吗？

蕾菈没有说话，她依旧在默默思索，而薇洛丝见此，赶忙转移话题道：“你们这些贤者，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吗？个个都贪图大贤者的位置……”

“人心是会变的，年龄越大，越会渴望长生，而想要长生，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都在时间里迷失了自我。”蕾菈垂下了眼眸。

人类的七位贤者，大多都是活了几百年的强者，百年的时间里，有太多太多容易改变人心的事情了。

这些贤者，只有在获得贤者称号的那一刻，心里一定是向着人类的，其他的时间就都不好说了。

薇洛丝也知道时间会改变人心，她沉默了一会，朝着蕾菈问道：“那你会迷失吗？”

蕾菈没有回答。

马车第一时间并没有回到薇洛丝的住宅，而是在孤儿院外停了下来，薇洛丝下了马车，在见到那些孩子都恢复正常之后，她才彻底安心了下来。

这次安格斯要不是想要吞食蕾菈的灵魂，夺得她的魔法天赋，从而构建了吞食灵魂的魔法阵，大大地拖延了自己的时间，否则会有很多孩子的灵魂被他吃掉。

灵魂被他吃掉之后，那些孩子就成为了真正的植物人，哪怕破坏了法阵，他们也没有办法醒来。

好在，这并没有发生。

孤儿院的房屋因为大火，几乎被摧毁了个干净，院长也发起了捐款仪式，希望能够筹集一些人的捐款，帮助他们重建孤儿院。

只是很可惜，依靠这一点一点增长的捐款，想要真正的重建孤儿院不

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院长也因为这件事，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些，她想要求助薇洛丝，但又因为之前薇洛丝已经捐赠了孤儿院一大笔钱而拉不下脸来。

而且她知道的，教会圣女医治他人都不收费，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钱财，她求助薇洛丝，简直就是让对方为难。

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薇洛丝主动提供了帮助。

“院长，钱的事情放心交给我吧，只是近些天要苦了那些孩子，先让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吧。”

“圣女大人，认识您实在是太好了，您的心地实在是太善良了……”

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院长一直死死握着薇洛丝的双手，激动得连话都有些说不清楚。

察看完了孤儿院，直到深夜，薇洛丝和蕾菈才回到了家，而经过小半天的休整，蕾菈苍白的脸色有了些许缓和，呼吸也变得正常许多。

因为今日身上出了很多血，就算用魔法清理了血液，依旧残留着不少血腥味，所以蕾菈匆匆前往了二楼，脱下衣裙洗了个澡。

走出浴室，裹着浴巾来到二楼走廊的时候，原本站在阳台的薇洛丝忽然来到她的身边，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抵在了墙壁上。

咚——

右手在她背后的墙壁上一拍，薇洛丝居高临下地看着蕾菈，有些霸道地说道：“好了，蕾菈，接下来是只属于你我的审问时间。”

松开了手腕，她用食指抬起了蕾菈的下巴。

“说吧，为什么要支开我？”

“什么支开？”

“别装傻，维尔莉已经招了，你知道安格斯会袭击孤儿院，所以故意提前支开我，对吧？”

薇洛丝记得很清楚，蕾菈说的什么想和她继续逛街，约定在圣卡西亚藏书馆面前见面，都是为了支开她而说的谎言。

不仅如此，从她支开她的时间来看，她对安格斯格外了解，知道他在那一两天内就会动手。

听到维尔莉已经全招了，蕾菈便也没有装傻，她双手抱胸，回道："那不然呢？你留在那里只会有生命危险。"

"你不也一样吗？"

"不一样，除了孤儿院，安格斯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我，所以我无论躲到哪里，他都会找到我。"

蕾菈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而你，若是亲眼目睹这一切，就算你是教会圣女，他也会杀人灭口，要知道他可是十阶贤者，你就算变回魔物，也不是他的对手。"

教会圣女在其他地方或许是高攀不起的人物，就连帝国的女王都要以平等的身份相待，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陷入疯狂的贤者来说，教会圣女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

他们才不会怕什么被教会报复，他们只会杀死她之后，把现场做得混乱一些，让教会不知道是谁动的手，或者栽赃嫁祸给某人。

就算事情败露也没关系，教会可以通缉一名贤者，但是真正想要捉拿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人类世界很大，就算教会打得过他，他也只要找个地方一躲，就没有人能找到他，再不济，他还可以躲去魔物世界。

蕾菈知道薇洛丝拥有不死之身，但是万一安格斯没想杀薇洛丝呢？他将她囚禁起来，当成一个玩具，那该有多危险？这种情况下，不死之身可没有什么用。

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薇洛丝被逼出了魔物的真身，这要是让安格斯知道当代教会圣女是魔物，那薇洛丝无论能不能从他手中活下来，她都完蛋了。

以她对天启教会的理解，教会圣女是魔物，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耻辱，是必须立马铲除的渎神异端。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万一我有办法对付他呢？"

"就算你有办法对付他，使用那办法，也一定要变回魔物吧？如果没

有当场杀掉安格斯，那你做好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准备了吗？”

“你……”薇洛丝气得一歪脑袋，可她就是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

“维尔莉其实能够保护我，她只是被限制了，论真正的实力，毫无保留的维尔莉可比安格斯厉害多了。”

薇洛丝也清楚，那里是孤儿院，安格斯以那些孩子为人质，别说是维尔莉，就算是十一阶的蕾菈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也是她最不放心蕾菈的一点，她太在意大贤者的职责了，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她会为了救下那些生命，而牺牲自己。

不像她薇洛丝，温柔善良只是她的伪装，对人类的冷酷无情才是她的真实面目，那些孩子能救最好，救不了也就算了。

她的目的向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敌人，其他的一切，并不重要。

可她也明白，蕾菈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否则她根本不会成为大贤者。

只是不惩罚她，她又气不过。

抓住她的手腕强行按在墙上，薇洛丝低头凑近蕾菈的小脸，冷哼道：“伶牙俐齿，我得好好治治你的小嘴。”

说完，她不容少女反抗，低头狠狠地欺负那份柔软，只是很快香气和温暖令她沉浸在温柔之中，殊不知悄无声息之间，她的进攻转变为了战败被俘。

被压制地差点喘不过气来，当她猛地睁开眼后，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落入了蕾菈的怀中，而那位应该是少女的大贤者，此刻已经恢复了原样。

“唔唔？！”

晚风轻吹，银光牵连，蕾菈低头看着怀中满脸惊疑的少女，她忍不住笑着撩了一下头发，回忆着刚才的香甜，道：

“想治我的嘴？我看你是想多了吧？”

“你，你怎么已经变回来了？不是说好了要一周吗？”

“所以，你是觉得我会把精确的时间告诉你，好让你有对付我的准备

是吗？笨蛋魔女？”

深呼吸一口，薇洛丝因为“笨蛋”这个称呼而感到气急，可她的前半句话又让她一阵心虚，导致她的眼神乱飘。

“什么，什么对付你？我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你忘了你这些天里，都对我做过什么事情了？尤其是晚上，你竟然……”

蕾菈没有说下去，她只是眼含犀利地抓了一把少女的娇臀，令后者惊叫出声，慌忙地后退，下压自己臀部的裙摆。

打屁股，这对于活了几百年的大贤者来说，简直就是无法忍受的耻辱！

薇洛丝也知道，所以她选择溜之大吉。

“我有对你做什么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啊，那个，维尔莉突然有事叫我，我先离开一下，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说。”

啪——！

一个转身，薇洛丝还没走，她的手臂就被蕾菈抓住，随后视线一晃，她发现自己变成了那个被壁咚的少女。

与此同时，因为她的动作幅度太大，藏在衣裙里的一页书飘飘然地落在了地上。

两个人的视线在这一刻都落在了那张纸上，只是一个人面色惊恐，另一个人充满了疑惑。

“这是什么？”

“这是，这是我的个人收藏！”

蕾菈从地上捡起了那张纸，薇洛丝则是大喊了一句，想从她的手中抢过来，只可惜，啪的一声，她的手被蕾菈拍了一下，没有得逞。

摸了摸红红的手背，薇洛丝耷拉着嘴角，已经开始思考逃跑的路线了，而蕾菈则是望着手中的纸张，眉头渐渐蹙了起来。

伸出手轻轻一抹，纸张上的内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她见此也

是轻咦一声，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

“伪装成借书契约的主仆契约？而且等级还很高？”

凑近薇洛丝的脸庞，蕾菈拿着契约书满是深意地说道：“看不出来，我们温柔善良的教会圣女，竟然私底下会收藏这种奇奇怪怪的契约书。”

“那个……”

“你不会告诉我，这份主仆契约书，其实是为了我准备的吧？毕竟我没记错的话，你约我逛街的地点，好像是第一站就是藏书馆吧？”

“怎么会呢？蕾菈你不要多想了，这份契约其实是用来对付一些比较难缠的敌人的……”

一边说着，薇洛丝一边去够蕾菈手中的契约书，但是后者只是静静地将它抬高，就让薇洛丝根本摸不着，哪怕踮起脚尖也一样。

“恐怕我就是你口中那个难缠的敌人吧？”

“呵呵，怎么会呢？”

见抢夺不到，薇洛丝则开始想办法逃跑，只是刚迈出一步，就被蕾菈拽了回来，与此同时，主仆契约书也在她的手中燃烧。

“主仆契约其实有很多漏洞，对于八阶以上的魔法师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了，而且，我那么为你着想，你却暗中想让我当你的奴仆……”

“真是让我伤心啊，薇洛丝，我心情不好，就不会做什么避孕措施，要是运气不太好，怀上了，我想你应该也能理解吧？”抚摸着薇洛丝的脸颊，蕾菈如同魔鬼一般呢喃道。

“怀孕？不，不行啊，我还是教会圣女……”

“这可由不得你。”

撕拉——

晚风吹拂，撕碎的洁白布料从空中飘落，最后落在了走廊上，披上了一层皎洁的月光。

Chapter 299

次日，薇洛丝穿上崭新的衣裙之后，揉了揉自己的娇臀，走起路来的姿势很是奇怪。

昨晚蕾菈说不避孕就不避孕，翻云覆雨之中，她还威胁她交出了敏感药水。

这也是第一次，她自己用上了敏感药水，而且在滴完药水之后，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下半身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最重要的是小腹涨涨的。

如果她最近不做些措施，恐怕真的很快就会怀孕。

眼中闪过一道精光，薇洛丝有了些许想法，不过在此之前，她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

离开住宅，她坐上了马车，一路来到了大贵族霍姆的庄园前。

霍姆得知她来之后，热情地招待了她，在此期间，薇洛丝也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孤儿院内的建筑被毁，她希望有人能够出资重建孤儿院。

霍姆听完她的来意后哈哈一笑，回道："原来是这点事，我待会便叫人前往孤儿院，以圣女大人的名义资助他们。"

"不，既然是霍姆先生出的钱，名义自然是霍姆先生的。"

"圣女大人就不要推辞了，这点小事就算是我的心意，像圣女大人这样善良的人，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圣女温柔善良，知道她的人越多，将她视为榜样的人就越多，社会环境也会因此好上许多。

薇洛丝在听完霍姆所说的话后，掩嘴一笑，回道："霍姆先生是有什么事吗？如果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一定会出手帮忙的。"

这么殷勤，说他一点事都没有，薇洛丝可不信。

果不其然，在她开口后，霍姆老脸一红，道：“不瞒您说，我有个老友，他的妻子最近两天得了一种怪病，找遍了家族里的医师，也没有能够治好，所以……”

“治病吗？我还是比较擅长的。”

“我知道圣女大人的治疗术很厉害，但是我老友的家族是魔法世家，族内有很多出名的医师，他们没治好我老友妻子的病。”

说到这里，霍姆有些犹豫，“圣女大人前去的话，他们恐怕会颇有微词。”

圣卡西亚帝国拥有三大魔法世家，麦克斯维尔、玛特、韦伯，这里无论哪一个世家，都拥有无数的人才，世家的高层也绝对都是各地响当当的大人物。

薇洛丝明白霍姆的意思，魔法世家向来是很高傲的，他们自己都没办法治好族人的病，又怎么可能相信世家外的人能够治好族人的病呢？

哪怕对方是教会圣女。

薇洛丝这一去，恐怕在见到病人之前，就会受到不少言语上的攻击。

霍姆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又不能不请薇洛丝去，毕竟病人的病若是一拖再拖，情况只会越发严重，到时候谁都救不了她。

“霍姆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您尽管带路就好了，治病要紧。”

感叹了几句圣女的宽容，霍姆带着薇洛丝坐上了马车，前往了韦伯家族的住址。

韦伯是帝国内传承最为悠久的魔法世家，就连帝国王室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的住址也奇特无比，霍姆驾着马车绕了住址大树三圈，他们便来到了一片草原之上。

草原并非是一望无际的，在距离马车约有两三百米处，坐落着大量的庄园别墅，而这些，就是韦伯家族的住房。

马车踩着石板路，绕过前方的庄园别墅，最终停留一栋最大的庄园前方。

知道到达了目的地，薇洛丝打开马车车厢门，优雅地走下了马车，而比她早下马车的霍姆已经见到了这座庄园的主人。

“霍姆，你怎么来了？”

庄园的主人是一位名为鲁文·韦伯的中年男子，同时也是韦伯家族的现任家主，在他身旁跟着一位红发少女，名为纳西莎，是他的女儿。

“这不是听说你妻子病重吗？我找来了教会的圣女，她能够给你妻子看看，说不定能治好你妻子的病。”

说到这里，霍姆侧过身，让鲁文注意到了他身后的薇洛丝，而在见到薇洛丝的那一刻，鲁文眼前一亮，连忙上前打起了招呼。

薇洛丝则是微微一笑，也随意恭迎了几句，礼仪可谓是滴水不漏。

客套话说完，接下来便是要办正事，鲁文知道圣女是来给自己妻子看病的，所以他一侧身，示意道：“圣女大人还请跟我来。”

不过也就在这时，他的女儿纳西莎忽然皱着眉头，拦在了薇洛丝的前方。

“等会，我母亲最近因为治病一直被打扰，加上她本身就体弱，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现在她难得有时间午休，不如过一会再说吧。”

“这……”鲁文有些迟疑，霍姆则是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向了薇洛丝，似乎是要让她来决策。

“当然可以，那就等你母亲午休结束后，我们再进行治疗吧。”

纳西莎一愣，似乎是没有想到眼前的圣女竟然如此好说话。

不过再怎么好说话，她也不会让她打扰自己母亲午休的。

自从她的母亲得了病，家族内的许多医师都赶来帮她看病了，可惜的是没有人知道她的母亲患了什么病。

在这之后，她的父亲就开始带着外界的医师给母亲看病了。

自家医师都看不好的病，外界的医师能有什么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和她所想的一样，一个个外界医师摇头而归，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自己的母亲也因为这些人的打扰，病情越发严

重。

为了不让那些医师继续折腾自己的母亲，纳西莎就开始想尽办法驱赶自己父亲请来的外界医师。

教会圣女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鲁文的妻子在午休，所以鲁文邀请她们前往了大厅，坐在沙发上品着茶慢慢等妻子午休结束。

在此期间，霍姆和鲁文作为认识多年的老友，自然聊得火热，纳西莎便找准机会来到了薇洛丝的身旁，看似恭敬地给她泡了一杯茶。

在薇洛丝接过茶后，她故作崇拜地开口问道："圣女大人这么年轻，不知看过多少病人，治过多少病？"

"不多。"摇了摇头，薇洛丝回道。

这是属于教会圣女的谦卑。

真要算人数的话，她一个区域治疗术下去，治疗的病人数量很可能就是普通医师医治的量了。

只是她的谦卑，纳西莎不可能懂。

她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随后若有所指地说道：

"这样啊？我母亲的病比较奇怪，哪怕我爷爷是闻名帝国的神医，都没有办法治好她，甚至就连她得了什么病都看不出来。"

"连你爷爷都看不出来吗？那真是太不幸了。"

神医？

拥有特殊治疗术的薇洛丝自信，只要是能够正常医治的疾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多少人比得过她的。

一旁的纳西莎则是陷入了沉默，她看了看薇洛丝，见她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就知道她并没有听懂自己话中的意思。

她点出来自己的爷爷是神医，是希望圣女自知一些，连神医都没办法治好她的母亲，教会圣女又能做什么呢？

到头来，只会打扰她母亲的休息，加重她的病情。

可圣女没懂她话中的意思怎么办？

想了想，纳西莎一咬牙，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言道：

“如果没有把握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还是不要打扰我母亲休息吧，否则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还会让我母亲的病更加严重。”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想试试。”薇洛丝回道。

“你想试试？哼，你别以为你是圣女我就会另眼相看，我听说你的治疗术是很厉害，能让人断肢重生，但那又如何呢？”

双手抱胸，纳西莎抬起了头，颇为骄傲。

“我家族里能让人断肢重生的医师多了去了，我的爷爷更是被无数人称之为神医，连他们都看不透我母亲的病，你又能知道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看不透，所以我才要来，否则，还有谁能治好你母亲的病呢？”

“你……”

薇洛丝的反问让纳西莎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她知道她说的是对的，如果不让新的医师来看病，她母亲的病将无人能治。

但是就算是新的医师，也绝对不是教会圣女这样初出茅庐的少女能治好的，而是学识渊博，能够被称之为神医的医师！

“纳西莎！”

就当纳西莎还想要争论的时候，鲁文叫停了她，纳西莎便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一把拉着纳西莎走到了远处，鲁文蹙着眉头低声训斥道：“人家是圣女，你在那里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们得罪不起！”

“嘁，那又怎么了？我们可是魔法世家，帝国都要给我们几分面子，教会圣女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冷哼一声，纳西莎的大小姐脾气瞬间窜了上来。

“而且我说的有问题吗？这位圣女不就是靠自己的治疗术才能救人的吗？在我们家族里，这种算得了什么？”

“嘘，少说几句！我知道你看不起教会圣女，但是教会里还有很多厉害的修女牧师，她们说不定能治好你母亲的病！”

“哦，我知道了。”

明白了自己父亲的意思，纳西莎乖乖地闭上了嘴。

原来她的父亲也不相信教会圣女能够治好她的母亲，他让她来给自己妻子只是为了拉近他和教会的关系，方便教会内的其他修女牧师来治病。

他们的交谈声其实很小，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薇洛丝并非是真正的普通人，这种声音她其实听得一清二楚。

霍姆则是显得有些尴尬，他支支吾吾道：“圣女大人，那个……”

“没关系，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薇洛丝撩起发丝甜甜一笑，声音清脆好听。

圣女不愧是圣女，可真是大度啊。

在心里赞叹了一句，霍姆点了点头，满是感激。

他明白的，如果不是他邀请教会圣女来的话，她根本不会来这里，自然也不会遭遇这一切，过错其实在他身上。

同时，他还对鲁文和纳西莎感到了几分不满。

再怎么样，教会圣女也是来帮他们治疗他们亲人疾病的，就算心中不满，也不应该直接说出来。

果然还是魔法世家的身份，让他们迷失了自我。

鲁文妻子的午休很快结束，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幽幽醒来，而在得到消息后，薇洛丝一行人也走进了她的房间。

就像是好几天都没有睡觉一样，鲁文妻子眼袋发黑，眼眶深深凹陷，嘴唇干裂发白，双手瘦削，骨节分明。

简单地打量了一下她的精神状态，薇洛丝就朝着她丢了一个治疗术，可结果和众人所想的一样，没有任何作用。

纳西莎冷哼一声，似乎是在嘲笑她的无能。

薇洛丝则是没有搭理她，她来到了鲁文妻子的床边，脸色越发凝重，最后她伸出指尖，朝着鲁文妻子的眉心一点。

净化术悄然而至，鲁文妻子就像是吃下了安眠药一样，缓慢地闭上眼，陷入了沉睡，在她额头的上空，丝丝黑烟若隐若现。

霍姆一惊，小声问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黑烟？”

纳西莎和鲁文没有说话，但他们都看见了消散在病人额头上方的黑烟，而最令他们震惊的，是随着黑烟的消散，病人的脸色竟然开始逐渐好转！

眼袋虽然依旧发黑，但是已经淡了很多，眼眶也不再凹陷得明显，脸颊和嘴唇也恢复了一点血色，整个人看上去健康多了。

这，这是怎么做到的？

纳西莎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请了无数的医师过来医治，别说是得出什么结论了，就连让她的病情稍稍好转都做不到，而现在，教会圣女竟然做到了？！

掩着嘴，她红着脸，退到了一边，不再说话。

鲁文则是万分激动，天知道这些日子他找医师来看病有多痛苦，看着一位位医师摇头离开，他心都快碎了。

可如今，他的妻子有救了！

嘴巴微张，他想要问些什么，但还没开口，薇洛丝就先说道：“那些黑烟，是附着在她灵魂上的恐惧。”

“恐惧？圣女大人，我的妻子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鲁文不解。

Chapter 300

面对鲁文的询问，薇洛丝解释起来：

“有一种特殊的虫子能够附着在人类的灵魂上，激发对方的恐惧，而它们以这些恐惧为食，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发强壮。”

“那些被虫子附着的人类，会因为恐惧而精神衰弱，最终久病不起，郁郁而终，不过这种虫子能被我的净化术杀死，精神上的恐惧也会被我的圣光抚平。”

说着，病床上的女子嘤咛一声，睫毛微颤，双眼之中恢复了不少神力，而鲁文也是上前一步，直接握住了她冰冷的手。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妻子的病好了？”

“嗯。”

“那真是太好了！多少人都做不到的事，您能做到，不愧是圣女大人！”

鲁文显得万分激动，身子都有些止不住的颤抖，而纳西莎脸上的红晕也比之前更加强烈，她羞涩难堪地望着床上女子，不敢看向薇洛丝。

之前还想要赶走教会圣女，结果眨眼间，她就治好了自己母亲的病。

如果现在地面有条地缝，她立马就会钻进去！

霍姆见此也笑了起来，鲁文毕竟是他的老友，能够帮助到自己的老友，他也很开心。

只是在这种场面下，薇洛丝叹了口气，轻声道：“不要高兴太早，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什么？”

三人都收敛了自己的表情，安安静静地听了起来。

经过这件事，他们可不会再小瞧这位年轻的教会圣女了，她在医学上的学识虽然比不上那些年纪很大的神医，但在其他方面可比他们强多

了。

毕竟这种以恐惧为食的虫子，他们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一个人的灵魂上附着的虫子通常不会只有一只，在知道自己抢夺不到恐惧粮食的时候，这些虫子会离开宿主，寻找其他宿主。”

倒吸一口气，鲁文明白了她的意思：“这，这也就是说，和我妻子接触过的人，很可能都会被那种虫子当成新的宿主？”

“嗯，你们可以将它看成传播性极强的瘟疫，不知不觉就会感染很多人，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并没有被寄生。”

薇洛丝的话令他们心中一安。

“除此之外，她是如何染上这种瘟疫的，能和我说说吗？”

鲁文一愣，随后面色有些复杂。

他的妻子是如何被这种虫子缠上的，说实在的他也不知道，他甚至连缠上的时间都不清楚。

若要说行踪的话，他的妻子近几日也就是在帝都内逛了逛大街，去了很多人口密集的地方，回来之后，才渐渐发病的。

没有得到什么特别有用的消息，她看向了满眼感激的女子，说道：“好好休息吧，刚脱离恐惧，可能要休息好几天，精神才能彻底恢复。”

“谢谢圣女大人。”女子点点头，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之后，薇洛丝就离开了房间，霍姆和鲁文他们也都一并走了出来。

鲁文虽然很想要陪伴自己的妻子，但是他也没办法怠慢治好妻子病症的圣女，而纳西莎的理由就别扭多了。

她低着头，跟着薇洛丝走了一路，终于在后者快要离开庄园的时候，伸出手抓住了她的衣角。

“那个……”

薇洛丝回过头，目光中充斥着温柔，而也就是这份温柔，使得纳西莎的脸越发滚烫，内心也是越发愧疚。

“先前我说的那些话，对不起。”

“没关系，我没有放在心上。”

轻轻一笑，薇洛丝反手握住了她。

冷冰冰的双手被温暖包裹，纳西莎先是一惊，随后咬着唇，抬起头看向了薇洛丝，在见到她包容的笑容后，她的心里淌过了几丝暖流。

这一刻，她感觉在教会圣女的面前，她只是个孩子。

她所做的一切，在圣女眼中，或许都是孩子般的调皮吧？圣女明明很年轻，却令她感觉充满了母性和爱。

和她相比，她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在彻底离开庄园的前一刻，薇洛丝对着霍姆和鲁文提醒道：“对了，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恐惧瘟疫哦，弄不好，它们才会是帝都沦陷的罪魁祸首。”

说完，她就坐上了马车，提前离开了这里。

霍姆和鲁文面面相觑，各自从对方的眼底里看到了震惊之色。

他们本以为这种恐惧瘟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多感染小半个帝都，再由教会圣女净化，但现在看来，他们似乎想的太简单了？

眉头一皱，他们可不会觉得教会圣女是在危言耸听，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们迅速赶往了帝都王宫，将这件事告诉了女王。

……

“躺好。”

帝都内知名的医院内，一位戴着白口罩，身披白大褂的医师对着病人如是说道。

之后，她转过身在桌上摆弄起了文件。

病人是位女子，她躺在了病床上，回忆起了自己最近的情况，说道：“罗莎医师，我最近经常感到反胃、干呕，吃东西也没有什么食欲，是怀孕了吗？”

罗莎没有回答，在从文件里拿出对应病人的单子后，她对着病人的腹部伸出了手。

淡淡的魔法阵在她的手心汇聚，不一会儿，这道魔法阵中心的光芒就扫过了病人的腹部。

点了点头，罗莎回道：“嗯，我用魔法查看了一下，确实是怀孕了。”

女子瞬间喜笑颜开：“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接下来我会和你讲一些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

拿出了笔，罗莎在单子上记录着什么，与此同时，病房门被咚咚咚敲响，另一位棕发的年轻医师走了进来。

“罗莎医师？”

医师的声音很好听，有点糯糯的，同时还带着一点弱气，似乎是有点怕生，罗莎医师看了她一眼，问道：“你是新来的实习医师吧？”

“嗯。”

“正巧，坐下来一起听，就当是上课了。”

“好。”

年轻医师乖巧地点了点头，很快就在罗莎医师身旁坐了下来。

教学只有十几分钟，女子在知晓了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后，就道了声谢，离开了诊室，罗莎医师也整理了一下文件，起身说道：

“好了，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懂的，之后来问我，我先走了，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嗯，慢走，罗莎医师。”

年轻医师甜甜一笑，很可爱，罗莎医师也没有多想，直接离开了诊室，在那之后，年轻医师收敛了自己的笑容。

她望着罗莎刚刚坐过的地方，嘴角微勾，从椅子和桌上捡到了几根属于她的头发。

……

帝国兵营训练场。

叮——！

一柄长剑飞跃至空中，在旋转了好几圈后，重重地插入了训练场的泥土上。

拥有这把剑的士兵也是后退了几步，踉跄地摔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站在一旁的士兵举起了手，大喊道了声：“停！”

对位的士兵这才收起了手中的剑。

一位医疗人员走到了摔倒士兵的身边，对他施展着治疗术，同一时间，他身上的淡蓝色光芒也逐渐消散，气息变得弱小不少。

“五阶的士兵加持后，虽然自身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还是没办法和六阶的士兵对抗。”

一旁，帝国元帅的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堆苍蝇，在他的身边，蕾菈取消了手中的加持魔法，脸上的表情尽是淡然。

就在刚才，她施展了自己最厉害的加持魔法，让五阶士兵挑战六阶士兵，但结果让她不太满意，五阶士兵还是失败了。

这样的加持魔法，可没办法让帝国士兵打赢维特公爵的士兵。

也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训练场后方传来。

“元帅大人，你这不是为难大贤者吗？大贤者的个人实力或许是人类第一，但是拥有的魔法数量，终究是比不过我们魔法世家的啊。”

来者名为巴恩，出生自帝国的魔法世家——玛特家族。

他拈着嘴角的小胡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帝国元帅的身边，笑道：

“大贤者，您刚才施展的加持魔法，应该只是八阶的辅助魔法吧？这种等级的加持魔法，对五阶士兵的效果可没有那么大。”

蕾菈没说话，帝国元帅倒是挑眉道：“哦？你是想说你有更高级的魔法？”

“哼，没错。”

巴恩来到了刚才的五阶士兵背后，他伸出手，将一道魔法印记打在了他的身上，而后者的气息也瞬间飙升。

“站起来，去，再比试一次。”

感受着体内的力量，五阶士兵捡起了一旁的长剑，和六阶士兵再次战斗到了一起，只不过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没有退后。

帝国元帅眼前一亮，道：“拥有了六阶的力量？”

巴恩头一抬，悄无声息地看了蕾菈一眼，颇为高傲道：

“是啊，这是我们玛特家族的九阶加持魔法，能够让五阶的士兵发挥出六阶的力量，六阶的士兵发挥出六阶中期的力量。”

“维特公爵不知道对自己手底下的士兵做了些什么，让他们的战力都翻了个倍，但只要不是依靠辅助魔法提升的，总会遗留下很强的副作用。”

“元帅大人，被这道魔法辅助的帝国士兵虽然依旧比维特公爵的士兵弱小，但差距已经很小了，只要人数够多，就拥有了胜利的希望。”

“这种魔法，您不希望错过吧？”

呵呵一笑，巴恩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维特公爵手底下的士兵有多厉害，他可是亲眼见过的，五阶的士兵就拥有战胜六阶的战力，七阶士兵更是直逼八阶。

这些叛军虽然数量上比不过帝国士兵，但是帝国士兵想赢依旧不可能。

能碾压叛军的，只有天启教会的圣骑士，但是这次来支援的圣骑士少得可怜，算上之前的也就只有区区三十人。

她们或许是战场上极为锋利的刀刃，但是她们没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想要赢，帝国就必须借用他玛特家族的加持魔法。

“当然，这场战争能够玛特家族的帮助，实在是王室的荣幸。”帝国元帅谦卑地回道。

巴恩则是看出了什么，有点不可思议地问道：“等会，元帅大人，你

不会以为这是我们免费提供的吧？”

帝国元帅呼吸一滞。

他和帝国内的魔法世家接触不多，还真以为玛特家族是无偿付出的，毕竟现在是帝国存亡之际，帝都内都罕见地上下一心。

不得不承认，他还是高看了这些魔法世家的嘴脸。

“当然不会，不知你们的要求是……”

“哼。”

巴恩一拈胡子，笑了几声，随后竖起了一根手指，道：“要求其实很简单，一，达芙妮必须嫁给我们玛特家族。”

“二，帝国王宫的宝库必须对玛特家族全面开放，不得有任何私藏；三，往后王室不得拒绝玛特家族的人在帝都担任高官；四……”

从听到第一个要求起，帝国元帅就眯起了眼，直到巴恩喊道“第四点”，他抬起了手：“不用再说了。”

“怎么？”

“这些要求，女王陛下不会答应的。”

真是狮子大开口。

魔法世家的行事通常都是很低调的，加上内部存在很多大人物，所以在各大帝国都拥有超然的地位，它们一般不会插手人类帝国间的战争和政治。

圣卡西亚帝国内的三大魔法世家这次插手，主要也是因为维特公爵借用了魔物的势力来进攻帝国，这是魔法世家无法坐视不管的。

而玛特家族的这几条要求，明显打破了魔法世家隐世的规矩，帝国元帅很清楚，他们是想要借助战争，将圣卡西亚帝国划作自己的囊中物。

这些要求，无论是哪一条，他们都不可能答应。

Chapter 301

“你怎么知道女王陛下不会答应？元帅大人，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吧？圣卡西亚帝国都快亡国了，这点要求算得了什么？”

“叛军还没有赶来呢，巴恩先生，现在就说我们会亡国，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

对方来自魔法世家，帝国元帅不能骂得太狠，要是是他手下这么说，他早就一拳打过去，让他清醒清醒了。

“哼，维特公爵的士兵有多厉害，帝国元帅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就算帝国士兵打不过叛军，有大贤者在，圣卡西亚就亡不了国！”

见帝国元帅又将希望放在了大贤者蕾菈上，巴恩看了蕾菈一眼，冷嗤一声。

在他看来，需要大贤者蕾菈出手的时候，帝国就已经彻底落入了下风，而且维特公爵的手中有很多人质，大贤者就算出手，多半也只能给帝国留下一丝火种。

真正想要拯救帝国，必须在正面战场上击溃维特公爵才行。

“那这样，只要你们答应我们前三点要求，我们就会出手帮助你们。”巴恩再次提议道。

“做梦！”

脸上闪过几丝阴暗，巴恩接着道：

“元帅大人，还是请你认清一点现实吧，到时候维特公爵的士兵入了城，帝国就算是亡了，想要东山再起，不知道要多少年月啊。”

“哼。”

帝国元帅双手抱胸，扭头看向训练场，似乎已经懒得再搭理他，也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

“怎么了？临近大战，帝国内还是不要内讧好。”

回头看去，在见到来者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裙的圣洁少女后，帝国元帅点头道：“圣女大人。”

双手放在腹前，薇洛丝笑着看了巴恩一眼，随后来到帝国元帅的身边，轻声询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元帅大人不如和我说说，我或许有办法解决。”

“嘁，大贤者都没办法解决，你又能做什么？”

巴恩撇了撇嘴，而被他提及的大贤者蕾菈视线落在少女的身上，完全没有搭理他。

薇洛丝闻言也没有生气，她温和一笑，回道：

“先生这话可就不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魔法世家虽然传承下来的魔法秘籍很多，但也有自己无法涉及的秘籍，不是吗？”

“无法涉及的秘籍？还有什么是我们魔法世家搞不到的东西？”

“神术。”

短短的两个字，让原本高傲的巴恩一噎，说不出话来。

帝国元帅见他吃瘪，忍不住开口笑了出来，就连蕾菈也微微勾起了自己的嘴角。

神术，玛特家族还真没有，也不敢有。

天启教会的神术，先不说魔法世家学不学得会，他们要是敢偷学，教会就敢用雷霆手段灭掉他们。

人类世界中的魔法世家很多，少那么一两个，根本无伤大雅，而且教会的实力摆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魔法世家想要和它作对。

最终，巴恩青着脸，扭头不再搭理薇洛丝。

气愤的他想要骂薇洛丝骂个爽，但他也只能在心里骂，嘴上要是骂出口，下一秒就会被她身后的守护骑士抓起来。

侮辱圣女罪，在天启教会中，这个罪名可不轻，毕竟信徒们都觉得圣女是女神在人间的代言人，侮辱圣女，就是在侮辱女神。

见他不再说话，薇洛丝就向帝国元帅询问起了刚才的事情，而后者也

将帝国士兵不如叛军士兵的事情说了出来。

如果没办法增强自己麾下的士兵，那他们的结局就是亡国。

增强？

薇洛丝呢喃着这两个字，忽然想起了自己第三个神术。

第三个神术名为加持术，就是给人加持状态，增强作战能力，之前她给维尔莉施展了一下，发现提升不大，后来就没怎么关注过了。

不过维尔莉是十阶的天启骑士，她还从来没有将加持术施展在五阶六阶的人身上。

……说不定，这加持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教会神术中，有一道神术名为加持术，我待会施展它，看看能不能让帝国士兵变得更加勇猛。”

说着，薇洛丝看向了训练场内的五阶士兵，抬起了手。

金色光芒闪耀，帝国元帅沧桑的脸忽明忽暗，其实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毕竟教会神术再强，大概率也不可能比魔法世家的辅助魔法更强。

玛特家族的要求太高了，女王陛下也没办法答应下来，所以大贤者的辅助魔法，才是他们作战时会真正借用的。

虽然对士兵的提升有限，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不会一触即溃了。

巴恩的想法和帝国元帅差不多，他不屑地看着那道落在五阶士兵身上的光芒，嘴角的嘲弄都快要憋不住了。

对面要不是教会圣女，他早就嘲讽出来了。

然而当那道光芒彻底与五阶士兵融合之后，一道淡金色的光泽从士兵的盔甲上一闪而过，他的背后也生出了透明色的金色翅膀。

他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无法相信这是自己拥有的力量，在裁判的示意下，他捡起了一旁的长剑。

“开始！”

咻——！

拥有虚幻翅膀的情况下，五阶士兵的速度提升了接近两倍，他挥动手中的长剑，每一招都势大力沉，让对面的六阶士兵难以招架。

最终，没有五个回合，六阶士兵手中的长剑破碎，五阶士兵一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宣告了战斗的胜利。

当裁判宣布胜利的那一刻，五阶士兵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只觉得一阵不可思议，然而比他更加不可思议的，还要数训练场边上的巴恩和帝国元帅。

“这，这这怎么可能？”

巴恩支支吾吾了半天，只能说出这句话来，他以前只听说过教会的加持术，结果没想到教会的加持术这么厉害？

五阶士兵在加持术的提升下，竟然能够轻松战胜六阶士兵？这提升幅度，可是比维特公爵手底下的士兵还夸张！

另一边，缓过神来的帝国元帅随即朝着薇洛丝深深鞠躬，道：

“圣女大人，有您的加持术在，我们帝国士兵定然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所以，所以您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我们也会尽力答应的。”

他看出来了，只要拥有这道加持术，他们帝国士兵将反败为胜，将叛军按在地上摩擦。

帝国将在战争中彻底胜利！

只不过，他也做好了被割肉的准备。

天启教会向帝国提要求，再怎么也不会有玛特家族那么过分，最多扩展一下各城市教会的范围，女王陛下咬咬牙，说不定还能接受。

只要能够击溃叛军……

“要求？没有什么要求，帝国存亡之际，人类本就应该上下一心，现在提要求，岂不是趁火打劫？”

“什么？！没有要求？”帝国元帅脸上闪过几丝错愕。

“嗯。”

“感谢圣女大人！”

这一次，帝国元帅鞠躬更深了一点，言语间尽是感激，而薇洛丝也是浅浅一笑，没有阻止他。

至于另一边的巴恩，在听说圣女不会向帝国提任何要求后，他就满脸通红，趁着没人注意，偷偷从一旁溜走了。

背影虽说格外狼狈，但是在离开训练场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回头看了圣女一眼，眸光中闪过几道暗芒。

其实薇洛丝并不是不想要提要求，只是碍于自己的人设，她才没有提任何要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从帝国身上也得不到什么。

她只需要帝国人民的赞美，其他什么散播教会信仰，扩大教堂区域什么的，和她有什么关系，她才懒得搭理这些。

在这之后，帝国元帅拉着薇洛丝坐下来谈了很久，内容都是和帝国士兵防线有关的，蕾菈也默默地跟在一旁听了许久。

直到夜晚，她们才离开了帝国兵营。

经过此事，可以说，能否战胜叛军，一切关键都落在了她的加持术上。

薇洛丝感觉双肩沉甸甸的，这或许就是责任的重量。

回到家，蕾菈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能力。”

“怎么？让你也大开眼界了吗？”

在经过蕾菈身边的时候，薇洛丝的手腕忽然被她抓住，随后整个人被拽在了沙发上，蕾菈则翻身坐在了她的身上。

“说吧，你还有多少事情是瞒着我的？或者说……”手指轻触少女的薄唇，蕾菈轻声道，“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

伴随着她的询问，她的手也攀上了薇洛丝的峰峦，今晚的她似乎又要准备强行喂饱少女。

可就在这时，薇洛丝脸色一红，侧过头干呕了起来。

蕾菈愣了一下，问道：“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突然有些不舒服。”薇洛丝摸了摸自己的小腹，轻咬自己的嘴唇，似乎有点不敢看向蕾菈。

蕾菈当然感觉到了她的胆怯，但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不敢看自己，难不成她又有什么事情瞒着她？

可以前就算有事情瞒着她，这魔女也不会胆怯吧？

“治疗术也没用吗？”

“嗯，我试过了，没有效果。”

“难道是……”伸出手抚摸着她的额头，蕾菈静静地看着少女清澈的眼眸，问道，“你中诅咒了？”

嘴角一抽，摸着小腹，薇洛丝总觉得这个谜底对于蕾菈来说，很难猜到。

想了想，她目光飘忽，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我听说，怀孕前期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

轰——！

不知道是窗外落下的闪电，还是蕾菈脑海中的闪电，她在听见薇洛丝说自己可能怀孕之后，她的大脑就停止了运作。

面无表情地僵硬了很久，蕾菈才喘过气，缓过神来。

她望着薇洛丝平坦的小腹，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语气问道：“什么？你说你怀孕了？”

“我，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这么觉得，要不，你去请个医师过来给我看看？”

薇洛丝说话也磕磕绊绊起来，她知道怀孕这件事有多大，所以不由得紧张了起来，金色的瞳孔中更是浮现出了令人怜惜的委屈。

蕾菈的大脑现在还是懵的。

之前她不想做避孕措施，其实更多的只是为了惩罚薇洛丝，让她不再犯错，没有想真正地让她怀孕。

可谁知道，她就没有做避孕措施一天，薇洛丝竟然就怀上了。

人类和魔物之间，怀孕概率那么高的吗？不是说哪怕外貌一样，魔物的身体构造还是和人类有些区别的吗？

毕竟，有些魔物可是不会有经期的。

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蕾菈不是不负责的人，她很快整理好了心情，嘱咐薇洛丝好好待在家里后，自己独自一个人出了门。

薇洛丝说得对，到底有没有怀孕，还是得找个医师确认一下。

深呼吸了一口气，蕾菈望着渐渐暗沉下来的夜色，朝着距离这里最近的一家医院走去。

而在她离开家后，躺在沙发上的薇洛丝就坐了起来，她优雅地翘了二郎腿，金色的灯光照在她的娇躯上，哪有一丝怀孕的模样。

假装怀孕，只是她拿捏蕾菈的办法而已。

……

来到了医院，蕾菈刚一走进大厅，站在柜台前的女子就撩了一下头发，询问道：“你好，这么晚了来医院，请问是有什么事吗？”

“我找……能诊断怀孕的医师。”

“啊，我就是。”

女子愣了一下，随后笑着从胸口将名片递了出去。

“这是我的名片，您可以称呼我为罗莎，在怀孕这方面有很多诊断和医疗经验，如果你要找其他人的话，很抱歉，这么晚，他们都下班了。”

接过了名片，蕾菈仔细打量了一下罗莎，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所以她点了点头：“那麻烦罗莎医师跟我走一趟吧。”

“走？怀孕的人呢？”

“她……身份比较特殊。”

“我知道了。”

见眼前的罗莎很快就明白了什么，乖乖闭上嘴巴不再询问，蕾菈的眼底闪过了几丝欣赏之色。

她就是喜欢聪明人。

“待会无论得到什么结果，都请罗莎医师保密，否则……泄密的代价你付不起。”

“放心好了，为病人保密，是我们医师的职责。”罗莎笑着回道。

Chapter 302

回到了教会圣女的住宅，罗莎医师来到了客厅，坐在一旁施展魔法为薇洛丝检查了起来。

这种诊断怀孕的魔法学习起来其实并不难，蕾菈如果自己就会的话，其实并不需要请什么医师来诊断。

可惜的是，她根本没有涉及过这方面的魔法。

在罗莎收起了手中的魔法后，蕾菈单手抚着胸口，略带一丝紧张地问道："情况怎么样？"

罗莎一笑，回道："恭喜，圣女大人怀孕了。"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每次诊断女子是否怀孕之时，她的亲人或者家属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地再问几句，所以罗莎早就习惯了蕾菈的态度。

她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了几张纸，轻声说道："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一些孕期的注意事项，好好听，要不然会对未来的孩子有影响。"

说完，她就念起了纸上的内容，而蕾菈也是在成为人类大贤者之后，首次专心致志地听别人讲解注意事项，一点神都不敢走。

时间很快流逝，过了几分钟后，罗莎医师收起了纸，离开了沙发。

"好了，就到这里吧，这件事我会保密的，还有如果怀孕期间有什么事，欢迎来找我。"

罗莎医师来得快，去得也快，在讲解完注意事项后，她就离开了这里，蕾菈只是将她送到了客厅门口，之后她就回到了薇洛丝的身边。

若是她能一路跟着罗莎医师出去，或许就有可能见到在月光的照耀下，罗莎医师的身体和面容发生了变化，银白的发丝在黑夜中垂直落下。

……

见蕾菈有些失神地回到自己身边，薇洛丝摸了摸小腹，笑道："没想到，我真的怀上了。"

蕾菈没有说话，她似乎是在思考什么，过了许久，她叹了一口气道："今晚你好好休息吧。"

"谢谢蕾菈大人放过我。"

指尖轻点自己的红唇，薇洛丝阴阳怪气地回了一句，而令她感到诧异的是，以往会因为这种事情惩罚她的蕾菈，此刻竟然一点都不在意。

她只是瞪了她一眼，就没有了其他任何表示。

摸着光洁的下巴想了想，薇洛丝就知道肯定是因为自己怀孕了，所以蕾菈不会拿她怎么样了，甚至还得照顾她。

等等，还得照顾她？

眼珠一转，薇洛丝拿着杯子给自己倒起了茶，只是在倒茶的时候小手一抖，杯中的水落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呀——！"

被水温烫到，她立马缩回了手，委屈巴巴地吹着烫伤的地方，而蕾菈见此，立马施展治疗术，治好了她烫伤的左手。

"怎么这么不小心？"

与此同时，她念叨了一句，随后起身帮她泡起了茶，将泡好的茶水递到了薇洛丝的面前。

接过茶水，薇洛丝轻声道："这还是你第一次因为关心而给我泡茶。"

"是吗？"

蕾菈回了一句，便不再说话。

客厅的氛围逐渐冷了下来，可薇洛丝知道，因为怀孕，自己在蕾菈的面前，多出了很多权力。

她不仅不会被蕾菈调教，甚至还可以玩弄起蕾菈来。

想着，她抖了抖身子，双手放在大腿上，咬着唇装可怜道：“我的腿有点冷。”

话音才刚刚落下，温暖的毯子就出现在了她的大腿上，蕾菈也在这同一时间点亮了客厅内的火炉，让附近的温度上升了几度。

可即便如此，薇洛丝还是没有满意，她嘴角一垮，嘟囔道：“我的肩膀有点酸。”

刚起身，这一次，蕾菈看穿了她的小伎俩：“你在使唤我？”

撇开脑袋，薇洛丝哼唧一声道：“我没有哦，我只是说一些我的感受而已，某人不要太自作多情了，我可没有让你帮我。”

说完，她停顿了一下，随后一个人有些孤独落寞地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呢喃道：

“当然，要是不小心影响到孩子的话，我也没办法，毕竟我只是一个人嘛，有时候连照顾自己都难……”

这句话还没有结束，蕾菈就来到了她的后方，两只手掐住她的肩膀揉捏了起来，而薇洛丝也是勾了勾嘴角，闭着眼享受道：“嗯，轻点。”

虽然明知道眼前的少女就是在使唤自己，但是蕾菈还是没有翻脸，毕竟对方都怀孕了，她不可能还很幼稚地和她争斗。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她都会满足薇洛丝。

不过，薇洛丝也必须得答应她的一些要求。

“既然怀孕了，以后就不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了。”

“我知道的，我有分寸。”

“分寸？”

这两个字从薇洛丝的嘴里冒出来，让蕾菈忍不住地呵呵一笑。

在她心里，这个世界上谁最没有分寸，薇洛丝排第二，没有人能排第一。

真要有分寸，就不会以魔物的本体，来成为人类教会的圣女了，更不会因为维持圣女的人设，三番两次将自己陷入危险之地。

要不是命大，蕾菈觉得薇洛丝早就死了。

“有些会影响你圣女人设的事情，也不要去做，有我在，他们不会说什么的。”

“哦。”

蕾菈的话语中充斥着不讲理的霸道，薇洛丝也没有拒绝她的好意，毕竟她现在的身份是孕妇，做某些事情确实是得考虑一下了。

要是她还和之前一模一样的话，岂不是会被蕾菈怀疑？

就这样，她们在客厅待了许久，直到泛起了些许困意之时，薇洛丝才离开了客厅，来到了二楼的浴室。

洗个澡就去睡觉。

薇洛丝是这般想的，只是当她出现在浴室的门口时，她发现蕾菈依旧跟在她的身后，而且手里还拿着洗漱用的毛巾。

回过头，她瞪了蕾菈一眼，道：“……干什么还跟着我？我要去洗澡了。”

她怀孕了，现在就是这个家的老大，就算对蕾菈一点都不客气，她也没办法拿她怎么样。

然而，蕾菈理所当然道：“你怀孕了，我当然得照顾你。”

“洗澡的时候可以不用照顾。”

“洗澡的时候更应该照顾。”

说着，蕾菈将薇洛丝推进了浴室，随后轻轻地关上了浴室门，同时，她的目光落在浴缸和附近的地板上。

因为浴缸里放着热水，地板渐渐地有些湿润，甚至已经能倒影出人形。

“这里这么滑，万一你在浴室里摔倒了怎么办？伤到了孩子该怎么办？连揉肩这种小事我都帮你做了，洗澡当然也得帮你做。”

“不用，不用……”

“这可由不得你。”

泡个茶都能烫到手，洗澡这种事情，她必须来照顾才行！

只是当她见到薇洛丝慌忙地挥动着双手，白皙的脸颊被红晕占据之后，她眉头一挑，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难不成……我们做了那么多次了，你还会因为身子被我看光而害羞？”

“只有你这种流氓才不会害羞啊！”

心事被点破，薇洛丝阻挡住了自己的敏感部位，虽然衣裙还没有脱，但在蕾菈的目光下，她总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穿一样。

“害羞什么？又不是没看过，来嘛，我帮你洗。”

“不要！滚出去啊！”

薇洛丝哪里是蕾菈的对手，在她的一番抗争之下，身上的衣裙还是被脱了个干净，原本就不大的浴缸也被迫塞进了两具白花花的娇躯。

……

次日，薇洛丝去了帝都军营，她的加持术虽然厉害，但是也得知道帝国军队的作战计划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所以这一天，她都会在帝都军营内度过。

也是因为她的参战只需要在后方使用加持术就好，不需要在前方杀敌，否则蕾菈就不会同意她上战场了。

毕竟，哪有孕妇上战场的。

在薇洛丝前往帝都军营之后，蕾菈也离开了家。

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走着，直到现在，她依旧对薇洛丝怀孕这件事感到不真实。

教会圣女怀孕可不是小事，如果被教会知道的话，恐怕会派人将她接回教会圣城，暂时停止圣女的任务和活动。

当然，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圣女怀孕会影响她的圣洁，

毕竟信徒们都将她当做女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既然如此，女神又怎么能怀孕呢？

这要是传出去，绝对会打击到教会圣女的名声。

不过昨晚的医师还算识相，也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选择了守口如瓶，如果她做不到的话，她不介意帮她做到的。

除了这些，蕾菈其实还有很重的忧虑。

薇洛丝可是真正的魔物，她身为人类大贤者，竟然让一只魔物怀上了她的孩子……

她还有资格成为人类大贤者吗？当选择来临的时候，她还会义无反顾地偏向人类吗？她对自己的孩子，又是抱着什么样子的情感呢？

半人半魔物的孩子，在人类世界可是很难生活的。

就在她沉默之际，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街道的转角，两三位帝国士兵也是将自己手中的长枪一横，道："抱歉，前方禁止通行。"

愣了一下，蕾菈看着前方空空如也的街道，感到了一丝惊讶。

前方其实不只是街道空了，就连两侧的楼房都空了不少，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拉上了窗帘，不敢外出。

简直就像是魔物袭击城市时一样。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道。

"抱歉，我们只是奉命封锁这里，至于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一概不知。"士兵们摇了摇头，表示不知。

蕾菈也不再追问，她转身朝着街道外走去，也就在这时，一队士兵慌忙地从街道另一头出现，在他们的前面，一位中年男子翻上了隔离围栏。

"站住！"

"不！我，我不要回去！会死的，会死的！"

"胡言乱语！"

中年男子因为行动不太迅速，最终还是被士兵们抓到了，只不过即便被抓住，他依旧大喊着，眼神里满是恐惧。

直到他被士兵们拖到街道深处，他的喊叫声才没有传入蕾菈的耳中。

会死？

蕾菈默念咒语，对着帝国士兵封锁起来的地区施展了探查魔法，而这一查，也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算是只掉为什么帝国要将这里封锁起来了，因为里面有瘟疫在蔓延，一旦感染上这种瘟疫，个个人都会显现出惊恐万分的模样。

这些人都被集中了起来，帝国却没有拿他们怎么样，显然，这种瘟疫是有办法解决的。

至少，教会圣女薇洛丝就能解决。

想到了薇洛丝，蕾菈便收回了探查魔法，心情又开始沉重了起来，之后她在街道上转了个角，见到了一所名为母婴培训的店铺。

下意识地，她有点想要踏入那家店。

可之后，她摇了摇头。

母婴培训？开玩笑。

她身为人类大贤者，需要这种东西？

“刚怀孕的妈妈，或者想拥有育婴技能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欢迎报名我们的培训哦！包教包会，教不会不要钱！”

在店铺门口拉客的店员高喊着，吸引着街道上的客人，蕾菈暗道了一声“谁会去啊”，就消失在了街道转角。

很快，转角处一位银白长发，带着兜帽的女子出现在了这家店的面前。

“咳，我报名。”

女子说话唯唯诺诺的，似乎有些中气不足，店员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笑着回道：“好，请问你是想学哪种？”

“我……都学。”犹豫了一下，女子回道。

都学，也就是说从孕妇怀孕的那一刻起，一直学到孩子会下地走路。

太好了，能赚不少钱呢。

店员笑开了花。

“那请跟我来。”

就这样，蕾菈跟着店员走了进去。

在听完课程讲解交完钱之后，她就来到了新人培训室，这里面有着四五位也是今日刚报课的女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老师。

很快，课程就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里，蕾菈第一次知道挫败感，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哐当——

被冻成冰球的假娃娃脑袋从她的怀里脱落，重重地砸在地上，骨碌碌地滚了两圈，其他女子都用难以理解的眼神望着她，室内一片寂静。

抿了抿唇，蕾菈望着怀中的“无头尸体”，陷入了沉默。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假娃娃靠近她的时候，她心里总是会紧张一下，然后魔力就止不住地溢出。

见此，老师也只能抽搐了两下嘴角，来到她的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啊，没关系的，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不一样的，你第一天上课，以后会好起来的。”

“嗯。”

希望如此吧。

Chapter 303

夜晚，蕾菈回到了薇洛丝的住宅，她脸上虽然依旧面无表情，但是和她相处了很久的薇洛丝，还是看出了她低落的情绪。

“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也不算是。”

“说出来吧，让我开心一下。”

瞪了坐在沙发上的薇洛丝一眼，蕾菈回道：“屁股又痒了？”

薇洛丝脸色一白，她随即捂着自己的肚子，哎哟哎哟地装可怜起来：“哎哟，只要一想到你会打我，我的肚子就好疼哦……”

现在的她很欠揍，但是只要一想到她怀孕了，蕾菈就没有办法狠下心，到头来，她只好像是哄小孩一样，哄道：“好了好了，我的错。”

“那你帮我揉揉腿，今天逛了一圈兵营累死我了。”

抬起腿，将它搭在茶几上，薇洛丝是一点都不客气，而蕾菈眉头一挑，在原地站了两三分钟，最后乖乖地坐在她的身旁，帮她揉起了腿。

蕾菈虽然没有从来没有服侍过别人，但是揉捏的力度确实恰到好处，薇洛丝背靠着沙发，闭着眼哼唧两声，很是享受。

捏着捏着，蕾菈忽然问道：“你的加持术怎么样了？”

“还好吧，有我的加持术在，帝国士兵想要打赢叛军是轻而易举的，就是不知道帝国元帅想要怎么利用了。”

“轻而易举？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怎么说？”

蕾菈沉吟了一下，缓缓道：“帝都内奸细不少，利益纠葛也不少，你的加持术很有可能会被有心人泄露给叛军，也就是说，你接下来几日都会很危险。”

叛军的统领维特公爵要是知道圣女有加持术，可以让帝国士兵战胜叛军，那他定然不会冒然进攻帝都，而是大概率会派人来暗杀教会圣女。

再不济，他也会在帝国士兵里做些手脚，让他们没办法得到圣女的加持术。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要是不去兵营……”薇洛丝有些担忧。

不管前方有多危险，她都是要去兵营的，毕竟真正上战场的时候，她得和那些士兵一起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加持术的最大威力。

如果连士兵行动的路线都不知道，跟不上士兵，她的加持术就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我跟你去，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我能保证你的安危。”蕾菈道。

“真的？你最近没有自己的任务吗？”

蕾菈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提起她自己的任务时候，她总是会想起今天参加的母婴培训……

目光一撇，她回道：“等你回来后我再去执行任务，也不是不行。”

“嗯？”

薇洛丝歪了歪脑袋，她总觉得蕾菈身上藏着什么秘密，但是追问的话，她应该不会回答她。

想了想，她还是将这份好奇压在了心底。

毕竟哪怕是再亲密的情侣，都要给对方一点私人空间，她的秘密蕾菈不追问，那蕾菈的秘密她也不会追问。

次日，当薇洛丝想要继续前往帝都军营的时候，霍姆找上了门来，请求她施展净化术，净化帝都内的恐惧瘟疫。

说到这个恐惧瘟疫，霍姆的脸色就有些奇怪，他原本以为这个瘟疫传染性很强，会很难控制，可谁知道仅仅过了两三天，就很少出现新的感染者了。

他可不觉得是他们控制的快，只能说是这恐惧瘟疫有点诡异。

再后来，他们调查到这个恐惧瘟疫和慈悲教会的慈悲圣女，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瘟疫就是那位慈悲圣女搞出来，目的就是为了搞垮帝都！

真是可恨！

听着霍姆的报告，薇洛丝点了点头，嘴角扬起了温柔的笑容。

恐惧瘟疫的确是慈悲圣女的手段，她的目的才不是为了搞垮帝都，而是为了吸收恐惧和接纳赞美。

至于瘟疫的传播为什么会停下来……

那种能够涉及灵魂，吸食灵魂恐惧的虫子她手里可没有那么多，能够感染小半个帝都已经很夸张了，而且它们压根就不会自我繁殖。

说到底，这种虫子就是克莱斯特创造出来的残次品，不具备什么威胁。

可霍姆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他们只知道他们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而真正解决这个阴谋的人，就是她救世圣女薇洛丝！

甜甜一笑，她跟随着霍姆，前往了帝都内的隔离区。

……

因为隔离区有很多被瘟疫感染的病人，医院的床位根本不够，所以教堂的大厅和一些其他地方被征用了，用来安置病人。

教堂内，病殃殃地躺着不下几百人，其中一些人眼袋发黑，精神萎靡，看上去已经病入膏肓。

这里的咳嗽声不断，来往照顾的修女个个满头大汗，神情疲惫，与此同时，她们的眼里还留着几丝惧意。

说实话，在见识了这些病人发病之后，她们也很怕被这种瘟疫传染，但是碍于修女的职责，她们还是选择留了下来，照顾他们。

也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开口问道：“咳咳，我们这些人，还有救吗？”

“那些人不是说我们还有救吗？我想应该没事的。”

“哼，你还真信那些人说的话？这次的瘟疫比以前可严重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以前怎么做的。”

说话的是一位坐在角落里，少了一只耳朵的中年男子。

他看上去要比一般人健壮一些，所以哪怕是患了瘟疫，他的精神状态也比他们好，只是他说的话令众人陷入了沉默。

圣卡西亚帝国以前不是没有爆发过瘟疫，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种瘟疫不要太常见，而对于自己没办法处理的瘟疫，帝国向来心狠。

那些感染了瘟疫的村庄和城镇，会在第一时间被隔离，随后一把大火从天而降，将村庄和城镇烧成一片灰，里面的人们也难逃一死。

没办法，为了防止瘟疫传播到其他地区，他们只能这样做。

而在这位中年男子看来，这次的瘟疫恐怕也是如此。

只是他的观点还是有很多人不认同的。

“咳咳，这次和以前不一样，这次瘟疫刚爆发就被控制了，要是以前的话，说不定帝都已经完蛋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说不定这次是真有办法解决。”

“呵呵，也许吧。”

中年男子眼中闪过几丝嘲讽，没有多说什么。

相较于这些常年生活在帝都的居民，他更了解帝都的高层。

他以前可是帝国的士兵，后来因为受了伤，被迫退役，这才回到帝都当起了普通的居民，而在他担任士兵的那些年，他知道这个帝国有多混乱。

那些帝国高层、贵族，根本不把他们这些平民的命当做是命，为了自己的安稳生活，他们可以抛下无数无辜的平民。

为了不让瘟疫传染给帝都的大人物，他们这些人的下场一定是被烧死。

“别太悲观了，再怎么说，现在帝都也有救世圣女在呢，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火烧死的。”

救世圣女？

中年男子笑出了声。

“救世圣女的名头你们还真信啊，她要是真有能力，早就第一时间站出来治疗我们了吧？”

“第一时间？那时候瘟疫刚爆发，根本没有控制，她救治我们有什么用？让我们第二次感染吗？”

“哼，但是她到现在……”

“肃静！”

中年男子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一旁的士兵大喊了一声，手中的长枪闪烁的冰冷寒光令他被迫地闭上了嘴。

“嘁。”

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士兵了，因为害怕被感染，这些驻守在这里的士兵身上都套着几层隔离魔法，好像他们是什么很肮脏的东西一样。

教会修女都没有这么做。

除此之外，他是真的看不起救世圣女，身为以前的帝国士兵，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些知名人物怎么来的呢？

那些被称之为英雄的，年少天才的，都是一些贵族之子动用家族的力量制造的虚假名声，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提升自己的威望，减少平民暴乱而已。

救世圣女多半也是如此，天启教会可是人类第一大教会，把自己教会内的圣女包装成救世圣女什么的，再正常不过了。

也只有这些不谙世事的愚民，才会去信仰这什么救世圣女了。

这般想着，中年男子渐渐地发现天空中飘落下了金色的光点，整个教堂也被一种金色的光芒照亮，他的心底里也莫名淌起阵阵暖流。

“这是什么？”

“圣光？”

“我，我怎么感觉，我的身体好多了？”

“我的头也不是那么痛了……”

“到底怎么回事？！”

伴随着病人们的疑问，中年男子发现自己的身体也逐渐有些好转，头晕不再，呼吸顺畅，就连心跳都慢慢地变得强有力起来。

最离谱的是，他失去的耳朵那一侧痒痒的，好像要重新长肉了一样。

与此同时，教堂的门口，走进来了一道纯白色的身影。

“这几日，辛苦大家了，正是大家的努力，才让帝都控制住了这次瘟疫，这些圣光能够净化瘟疫，大家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清脆的声音就像是山林间的小溪，流淌过众人的耳畔时，还留下了不少温柔，圣洁的少女优雅地走过病人中间，她就像是天使一样，向他们散播着希望的光芒。

“她是？”

“救世圣女！”

“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她就是救世圣女？

中年男子看了她许久，渐渐地有些呆滞了。

不得不说，光从外貌上来看，这位教会圣女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少女，如果加上气质的话，赞美的话他就有些说不出口了。

因为对于圣女来说，一切赞美都在她的光芒下显得如此无力。

除此之外，他颇为激动地看向了自己。

救世圣女没有撒谎，她散播的圣光真的可以医治这次瘟疫，他能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又回到了过去，甚至就连暗疾都被治愈了。

不，不只是暗疾……

他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在发现自己残缺的耳朵重新生长出来后，他看向圣女的眼底充斥着感激和震惊。

只是很快，他皱起了眉头。

感染瘟疫的人很多很多，教堂内只是一小部分，而圣女来到教堂之前，肯定已经去过其他地方了，所以她的脸色才会如此苍白。

施展圣光是需要消耗精神力的，此刻的圣女双目无神，嘴唇发白，甚至就连走路都有些踉跄，显然已经到了极致。

她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不知道为什么，中年男子心中一痛，他觉得教会圣女不需要这么做，这种瘟疫又死不了人，晚一天救治别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何必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呢？

是因为……想快速结束病人的痛苦吗？

这未免也太善良了一些……

“我就说吧，这次不一样，有救世圣女在，我们会没事的。”

“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得对。”

不想反驳，又因为面子不想大大方方的承认，中年男子最后敷衍了两声，就当是自己错了。

不过说话归说话，他的目光一刻都没有从圣女的脸上移开，尤其是在见到她的微笑后，他的嘴角也止不住地勾了起来。

没办法，这位圣女的笑容，太容易感染他们了。

可也就是这时，他意外地听见了他身后传来了匆匆离去的脚步声，与此同时，他的视线中也诡异地出现了一片红色的阴冷符咒。

那符咒在空中持续了一秒，随即飞速朝着教会圣女袭去！

“快躲开！”

心里感到不安的他突然站起来大喊，但是符咒的速度远超他的想象，在他还未喊出口之际就落在了圣女身上，消失不见。

圣女眉头一蹙，闷哼一声，扶着墙才勉强站稳自己的身子。

而在她的身后，银发女子瞬间消失，不知是去了哪里。

“圣女大人！您怎么样了？”

“圣女大人，您，您没事吧？”

众人见此纷纷露出了担忧，而薇洛丝颤动了两下睫毛，擦去了嘴角的鲜血，在众人的视线中，重新站稳了身子。

同一时间，红色的锁链锁住了她的身子，随后立马消失不见。

众人心中一沉，只要接触过魔法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诅咒的标记。

刚刚的符咒，是某人设下的诅咒！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能接着治疗你们……”

抬起手，金色的圣光再一次笼罩教堂。

只是她原本就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加上刚才又受到了诅咒攻击，没几秒，她踉跄了一下身子，脸色惨白地晕倒在了修女的怀中。

Chapter 304

另一边，消失的蕾菈抓住了施展诅咒的人。

冰冷的右手掐住了男子的脖子，蕾菈将他提到了半空中，第一次压制不住自己的杀意逼问道：“说，是谁派你来施展诅咒的？”

“呵，我不可能……”

话音还没落下，蕾菈的右眼就出现了金色的时钟，男子则是双目渐渐呆滞，脸色僵硬。

“再问一遍，是谁派你来施展诅咒的？”

被催眠的男子张着嘴，低声道：“是玛特家族的巴恩。”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人说只要封禁了圣女的加持术，帝国便不可能是维特公爵的对手，到时候女王陛下还是要来求他们。”

眯起了眼，蕾菈右手一用力，男子的脖颈就被扭断，四肢无力地垂下。

将尸体扔在一边，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魔法世家的住址一般都是隐藏在帝都内的，且会构建魔法阵用以遮挡，但是今日，通往玛特家族住址的魔法阵被暴力撕开。

这座魔法阵位于帝都大街中心的喷泉广场，路过这里的人能够通过这个缝隙看到另一边玛特家族的风景，所以不知不觉，广场上围满了好奇的路人。

而在玛特家族铁门的前方，蕾菈浮空而立。

“巴恩，滚出来！”

她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施展魔法将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玛特家族，很快，一道身影从前方的宅邸中飞出。

“见过大贤者，不知道大贤者前来我家族驻地，是有何事？”

来人是玛特家族这代的族长，他外表看上去像是普普通通的中年人，但是周身缠绕的气息却告诉世人他的魔力等级已经登临九阶。

在帝国之中，九阶的实力在明面上已经是最高了，这个道理在魔法世家内也通用，他们之中虽然有很多知名强者，但绝大多数也都停留在了九阶的水准。

九阶迈入十阶，这是一道槛，只有最顶尖的那一批才能迈过去。

见到了玛特家族的族长，蕾菈冷声道：“巴恩派遣手下诅咒教会圣女，让他滚出来。”

这一次的她和以往都不一样，平淡的淡蓝色眸光中，此刻已经布满了滔天的杀意。

诅咒薇洛丝，这已经触及到了她的底线，将她真正的激怒。

“这……”

感受到从大贤者身上传来的压力，族长眉头一皱，有些犹豫，紧接着，他思考了几秒，回道，“大贤者，凡事讲究证据……”

“证据？我说的话，难道就不是证据吗？”

玛特族长的话令蕾菈的耐心少了一份，杀意透过她的身体，开始向四周蔓延。

也就在这时，玛特家族的宅邸内又飞出来两位九阶强者，他们围绕在族长的身边，和他一起承受着大贤者传来的压力。

“这……”

族长迟疑了片刻，依旧没有下定决心。

这让蕾菈彻底失去了耐心。

“看来我沉寂了太久，你们也对人类大贤者失去敬畏之心了，我最后再说一遍，把巴恩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

她的声音中已经没有了温度，天空开始汇聚雪白的云朵，些许白雪如花瓣般渐渐落下。

玛特族长则是深深皱起了眉头。

把巴恩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

多少年了，从来没有人敢对一个魔法世家这么说话，这大贤者还是第一个。

而且说是大贤者，其实也就是几百岁的女子，他们魔法世家传承不知多少年，其内年龄上千的长辈都不知有多少，什么时候轮到一个晚辈来威胁他们了？

属于魔法世家的高傲让玛特族长嗤笑一声，道：“就算你是大贤者，也没有说这种大话的资格，巴恩是我的长辈，你没有证据，便带不走他。”

到了这里，蕾菈也算是明白了一切。

“看来这次的行动，不只是巴恩一人参与了。”

想想也是，这可是袭击教会圣女的计划，怎么可能只有巴恩一个人谋划呢？肯定内部还有其他人在一起商议。

交出了巴恩，岂不是把他们也都卖了？

而且能商议这种事情的，都是玛特家族最核心的人物，这涉及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将巴恩交出来的。

哪怕蕾菈的手中握有证据，也是如此。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只是你们不珍惜，接下来，拦我者死。”

蕾菈抬起了右手，十一阶魔力汇聚而成的冰晶在她的指尖形成，之后她朝着玛特家族的住宅飞去，想要从中将巴恩找出来。

玛特族长第一时间就拦在了她的前方，在潜意识里，他告诉自己，大贤者蕾菈不可能真正出手杀死他们的，毕竟魔法世家可不是好惹的。

他们可是人类最强势力之一，别说是杀死他们了，大贤者要动他们的利益都得掂量掂量。

可现实却告诉他完全错了。

在他阻拦在蕾菈前方的那一刻，后者手中的冰晶就化作了利箭，以肉

眼难见地速度洞穿了他的额头，终结了他的生命。

一具冰冷的尸体从高空落下，重重地砸在庄园内的草地上，鲜血四溅，众人在看清楚发生了什么后，皆是一愣，随后大惊。

她疯了？她竟然真的动手了？！

她这是想要挑战魔法世家的权威？！

在见到自家的族长死亡之后，那两位九阶强者面面相觑了一眼，随后追上了蕾菈，各自施展魔法想要将她阻拦下来。

在迈入九阶之后，他们就一直觉得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虽然距离十阶还有一段路，但是九阶的实力也已经无人能敌。

可现在他们知道，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大错特错。

他们施展的魔法被蕾菈一个眼神破解，接着在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之际，他们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变成了两具冰冷的尸体。

死了人，加上有敌人闯了进来，玛特家族一下子大乱，见到了开头那一幕的人们，此刻也终于想起了大贤者的恐怖。

蕾菈能成为大贤者，可不只是因为她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她的实力。

她是一路杀上来的。

在成为大贤者之后，她甚至一人就逼退了魔王的入侵。

所有拦在她前方的玛特族人全被轻易杀死，她只是挥挥手，寒冰魔法就会夺取那些人的性命，他们连靠近她都做不到。

一时之间，就像是下了场雪，玛特家族的屋顶被白雪覆盖，随后白雪又被滚烫的鲜血融化，化作血珠滴落在地上。

似乎是感受到了家族陷入了危急存亡之刻，宅邸深处传来一声暴怒，一道黑影飞到了蕾菈的面前。

“大胆！敢在我家族驻地内放肆的，千百年来，只有你一个人！”

黑影是一位老者，他身材佝偻，面容满是皱纹，看上去已经快要入土，但是缠绕在他身上的魔力气息，却是实打实的十阶巅峰。

看清了那黑影的容貌，玛特家族族人有些不敢相信地喃喃自语道：

“那是，那是谁？！”

“蠢货！那是我们的天祖父！”

“对！是天祖父，和画像上的一模一样！”

面对这样的老者，蕾菈依旧面不改色。

“拦我者死。”

“死？哼，我要你死！”

老者手中的木杖一点，火焰就从空中的魔法阵中冲出，爆裂的温度几乎扭曲了时空，十阶巅峰的气息展露无遗。

对此，蕾菈取出了一把冰剑。

只是随手一挥，冰剑散发出的寒气就吞没了火焰，随后附带着些许神力的剑芒就袭向了老者。

剑芒不快，但是老者在见到它的一瞬间就亡魂大冒，他想要逃走，却又无处可逃，他构建出来的魔法阵，在神力的压迫下，只会分崩离析。

毫无反抗能力，他的身影被剑芒吞噬，只剩下一根木杖从空中坠落。

亲眼见到这一幕，底下的玛特家族族人都咽了咽口水，感到万分不可思议。

“天祖父……死了？”

一回合，他们心目中最为强大且最为尊敬的魔法师就当场毙命。

这就是大贤者的实力吗？

他们忽然感到一阵挫败和绝望。

以前的他们总是以魔法世家的子弟自居，连那些帝国的贵族都不放在眼里，总觉得自己的家族只要愿意，能够随意颠覆帝国，统率人类。

可现在才知道，他们一直都是井底之蛙，所谓的魔法世家，根本没有

多强大，只凭借大贤者一人，就可以轻松覆灭。

可笑的是，他们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能拿捏大贤者。

“该死的！巴恩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要招惹教会圣女？！”

“快！快把他找出来！要不然她还会杀下去的！”

“那里！我看到巴恩了！”

还活着的玛特族人开始寻找巴恩的踪迹，他们才不管巴恩是什么辈分，他们只知道不把他找出来，他们就要大难临头了。

光是一个大贤者就这么强大了，再加上一个天启教会呢？

这教会的十阶强者，光明面上就有不少啊。

以前他们觉得教会奈何不了他们，现在他们只觉得教会是真善良。

在众人的一番寻找之下，蕾菈终于在一座堆放木柴的木屋地下室内，找到了躲在缸里的巴恩。

其实在蕾菈找上门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躲起来了，后来觉得躲的地方不够安全，换了好几个位置，至于为了保护他而死去的族人，他根本不在意。

只要自己能活下来就好。

只可惜，躲得再好，只要不离开玛特家族的宅邸，就一定会被抓住。

“别，别杀我！我，我也不想用诅咒咒教会圣女的啊！不是我想干的！”被蕾菈用魔法束缚住，巴恩颤抖着，如是喊道。

“嗯？”

蕾菈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是，是维特公爵啊！他知道了教会圣女能动用加持术后，就，就命令我除掉教会圣女，但是圣女哪里是这么好除的……”

听到他这么说，附近的族人一片哗然，他们原本还觉得大贤者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目的是为了打压他们魔法世家。

结果大贤者说的事情，是真的？他们家族竟然真的在谋划除掉教会圣女？！

和其他人想的不一样，蕾菈知道巴恩是什么意思。

除掉教会圣女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选择用诅咒封印住圣女的加持术，这样一来，和除掉圣女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

咻——

冰剑在他的耳畔刺入地面，蕾菈问道：“你和维特公爵什么关系？”

“我们，我们……啊！”

支支吾吾地不说，蕾菈便一剑砍下了他一条手臂。

疼痛令巴恩彻底认清了现状，他高喊道：

“我说我说！我们和维特公爵合作了，他承诺我们帝国灭亡后，给予我们升华的秘密，甚至可以让我们掌控帝国！”

这些话一出，附近的族人面色一片苍白，而在帝都中心广场附近的路人却是纷纷倒吸了一口气，开始咒骂起他来。

维特公爵是谁？他可是帝国的叛党，且和魔物邪教这类的合作，是堕入深渊背叛了人类的家伙。

和这样的家伙合作，要是传出去，他们玛特家族必将身败名裂。

这也就说得通，为什么那些家族高层哪怕自己被蕾菈杀死，也不愿意将巴恩交出来了。

只可惜，他们还是没能拦住蕾菈。

广场附近的众人都知道，玛特家族完了，剩下的那些族人，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凝聚在一起了。

得到了结果，蕾菈冷冷地抬高了手中的冰剑。

巴恩一慌，连忙道：

“但是！但是我们只是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希望帝国能够获胜的，所以我们也给帝国提了条件，只是他们不答应而已！”

见蕾菈不松手，他接着道：

“你，你你不能杀我！我是维特大人的手下！大人已经掌握了升华的秘密，他会为我报仇的！”

“你就算是大贤者……”

哧——！

冰剑刺穿心脏，巴恩还在颤抖的身体渐渐地停了下来，他的脑袋垂在地上，鲜血从嘴角流出，双目也失去了光彩。

做完了这一切，蕾菈散去了冰剑。

她独自一人离开了玛特家族，走出了魔法阵，原本围绕在喷泉附近的众人迅速散开，给她留出了一条极为宽阔的道路。

与之前的清冷不同，现在的她浑身上下充满了血腥味和杀意，这些人连看她一眼都感到害怕，更没有人愿意上前接触了。

哪怕她铲除了帝都内的一大毒瘤。

不过她也并不在意，毕竟她这次杀了那么多人，可不是为了他们杀的。

Chapter 305

医疗所里的人很多，但是蕾菈身上缠绕着血腥味和杀意，根本没有人敢接近她，所以再多的人，蕾菈走起来也是畅通无阻。

很快，她来到了属于教会圣女的病房。

围绕在病床四周的都是帝都内的大人物，他们看着床上苏醒过来的圣女，满脸的担忧，而蕾菈的出现，更是令他们心惊。

俏脸恢复了一点血色，薇洛丝看向了蕾菈，轻声询问道：“你去哪里了？”

“杀对你动手的人。”

是吗？

薇洛丝嗅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有几分怀疑。

这可不是杀一个人能够产生的血腥味，能与之相比的，或许只有战场了。

难道对她动手的，不只是一个人吗？

“你还好吗？”

“没什么问题，你呢？”

张开右手手掌，看着手掌中心浮现出来的红色锁链，薇洛丝呢喃道：“我不能施展加持术了，其他倒是好像没什么事。”

“有办法解除诅咒吗？”

“帝国内擅长诅咒的人过来看过了，不是没有办法解开，只是需要点时间。”

“多久？”

“一个月。”

眉头一蹙，蕾菈回道：“根据情报，叛军大概还有三天就能抵达帝都前线了。”

一个月的时间可太长了，没有薇洛丝的加持术，帝国士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到时候帝国覆灭，就算解除了诅咒，也已经无济于事。

而且解除诅咒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这个诅咒有多复杂，玛特家族还真是该死。

眯起眼，蕾菈忽然觉得自己下手还是太轻了一点。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薇洛丝在这时忽然说道，不过她没有继续开口，而是朝着房间内的其他人眨了眨眼。

这些人明白了她的意思，迅速离开了病房，很快，病房内只剩下了薇洛丝和蕾菈两个人。

很快，薇洛丝笑道：

“你忘了吗？我拥有复活的办法，哪怕这具身体死去，我也能复活，而复活的新身体，将摆脱诅咒，这样的话，我还能帮到帝国士兵。”

她觉得这个办法很不错，这具被诅咒的身体说到底就是个假身而已，她只需要塑造一个新的假身，就能避开这个诅咒。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蕾菈突然问道：“那孩子呢？”

孩子？

薇洛丝一愣。

是啊，最近她在假装怀孕……

既然假身肚子里有蕾菈的孩子，那如果假身死去，虽然诅咒没了，但孩子也会死去……

可这是假的，她根本没有怀孕。

目光闪躲了两下，薇洛丝小声道：“孩子，孩子应该没了吧。”

“我不允许。”想也没想，蕾菈直接回道。

“可是不这样的话，帝国会覆灭的，会死很多人。”

薇洛丝的话令蕾菈陷入了沉默，病房内的氛围也逐渐冰冷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蕾菈来到了门口。

“孩子有我一半的血脉，我不允许就是不允许。”

说完，她关上了门，离开了这里。

而薇洛丝则是深呼吸一口，屁股隐隐约约疼了起来。

一开始她假装怀孕，只是为了躲避蕾菈的调教，甚至反过来让蕾菈服侍她，她可从来没有想过会让蕾菈陷入当下的选择困境。

到底是保下自己的孩子，还是保护整个帝都的生命？

这个选择如果交给薇洛丝，她只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个，可蕾菈不同，她是大贤者，心里还有人类，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痛苦的选择。

抿了抿唇，薇洛丝叹了口气。

她刚才其实是想要将事实的真相告诉蕾菈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假装怀孕被拆穿后可能遭遇的后果，她就娇躯一颤，选择了退缩。

可她这么一退缩，蕾菈只会更加痛苦吧？

双手渐渐紧抓床单，薇洛丝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等蕾菈回来，她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到时候，无论蕾菈对她做什么，她都受着就好了。

反正想要真正地调教她，蕾菈可差得远呢！

……

离开了病房，蕾菈绕开众人，一个人走出了医疗所。

大街上人来人往，她沉默着，将身上的血腥味和杀意用魔法掩盖后，混入了人群。

是保下自己的孩子，还是保护整个帝都的生命？

这个选择题，对她来说就这么困难吗？

蕾菈没法回答。

在今日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在这两个问题中做出选择，毕竟以前的她，可不会觉得她自己会拥有孩子。

所以，她要保下自己的孩子，献出整个帝都的生命？

“诶，你是不是和圣女大人一起的那位大人？”

就在蕾菈沉思之际，一道喜悦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她见到了一位眼角带着皱纹的中年女子，根据记忆，她知道这位女子是帝都孤儿院的院长。

不知不觉，她竟然跑到孤儿院来了。

“嗯，我是。”

蕾菈没有隐瞒，而是大方地承认了下来，院长见此上前一步，满脸激动地握住了她的双手，道：

“哎哟，替我谢谢圣女大人，如果不是圣女大人啊，我们这个孤儿院重建起来很困难啊。”

点点头，蕾菈看向了孤儿院。

昔日被大火烧毁的孤儿院楼房，此时都已经被重建，而且光从外表看去，这些楼房要比以往的楼房更加漂亮。

孤儿院的后院也重新种上了树，那些喜欢在后院玩闹的孩子依旧在里面追逐，只是在另一边，不少孩子坐在石梯上，双手似乎在折着些什么。

心里难得浮现出几分好奇，蕾菈问道：“他们这是在……”

“是在为圣女大人祈福。”

院长回答了她的疑问，之后她呵呵一笑，道：

“天启教会里不是有个传说，说是折满一千颗星星，祈福就能够成真，孩子们折的，就是那一千颗星星。”

“圣女大人真的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她带给了孩子们希望和爱，那些孩子啊，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和圣女大人见面。”

说起这些话的时候，院长浑浊的双眼闪烁着微光，与此同时，她脸上的笑容也是发自内心的笑，很有感染力。

除此之外，蕾菈也发现了，那些坐在石梯上的孩子，追逐嬉戏的孩子，脸上都洋溢着这样的笑容。

而带给她们这一切的，是圣女薇洛丝。

如果叛军打来，战火会弥漫整座城市，新建的孤儿院也注定会再次被大火吞没，这里的孩童又一次会失去她们的家园。

到时候，在她们脸上的，不是真心的笑容，而是恐慌和绝望，甚至不少孩童还会走向生命的终点，或者拥有更加悲惨的下场。

和邪教合作的叛军，不要希望他们拥有任何底线。

离开了孤儿院，蕾菈捏紧了拳头。

是保下自己的孩子，还是保护整个帝都的生命？

这个选择题，其实她一开始就已经有答案了。

她的孩子，说什么她都不会放弃的，而帝都的生命，她同样要救。

这两个选择，她全都要。

这并不是她痴心妄想，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既然帝国士兵不是叛军的对手，那就不需要他们出战了，她蕾菈会亲自出手剿灭叛军的，虽然这种做法打破了战争的潜规则，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然，她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打破潜规则，毕竟叛军的手中还有很多人质，她要做的，是潜入叛军之中，斩首之后，再解救人质。

维特公爵是叛军的核心人物，只需要将他斩首，剩下的叛军就无法形成气候，为了保险一些，她或许可以将叛军的所有高层全部斩首。

不过这个计划并非百分百成功的。

巴恩临死前所说的升华，那多半是邪教给予维特公爵的能力，他麾下的士兵那么厉害，一定都是经过了“升华”，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维特公爵也有可能进行了“升华”，这就让她失去了必杀的自信，如果他有什么特殊手段没死成的话，她的刺杀只会让他彻底疯狂，从而屠杀平民来报复她。

除此之外，她大贤者，也会身败名裂。

这就是破坏战争潜规则的代价，也是蕾菈必须要考虑的后果。

可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帝都的人们，她选择铤而走险。

是的，她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她发现自己其实并非是一心只为人类的人，在得知自己拥有了孩子之后，她更偏爱自己的孩子。

其实这种情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因为一点点喜欢，她可以当众隐瞒教会圣女是魔物的真实身份，可以抛弃自己身为大贤者的职责。

她压根不是合格的大贤者，她的心里，不只有人类。

认清楚了这一点，蕾菈忽然感觉全身一松，压在肩膀上的重担失去了踪迹，眼眸中也有了一些光泽。

这次行动，无论成功与否，她都将辞去大贤者之位，隐居起来陪陪孩子，至于下一任大贤者是谁，与她无关。

教会圣女虽然是魔物，但如果有了人类和魔物混血的孩子，想必在行为上也会收敛一些，说不定还会改头换面，真正从善。

她对她的要求，也只是希望她不要伤害人类而已。

所以想了想，她发觉这样的未来都还不错。

原本沉闷的心情彻底舒畅了起来，卸下了大贤者的重担之后，她发现自己真的轻快很多，许多困扰她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不过……

她的心里还是对人类有一些愧疚，毕竟她认为自己的确是不合格的大

贤者。

“蕾菈！”

路边的一声呼唤让她扭过了头，在见到母婴培训这几个字之后，她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走了过去。

挥手的小姐见此，笑着挥了挥拳，说道：“你来啦，今日可要好好学了，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

“嗯。”

卸下大贤者之位后，往后带孩子的时间会很多，所以再怎么害怕母婴培训，她都会来。

她不想要成为那种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的父母。

根据记忆中的路线，她来到了新人培训室，打开门，新人的位置基本都坐满了，就只差她一个人。

跟讲台上的老师对视了一眼，在老师的点头下，她坐在了那个空位上。

“今天的最后一节课，我们请来了专业的医师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最好做好笔记哦，毕竟专业医师会讲很多我们平时没讲过的知识。”

话音落下，培训室的大门被打开，一位医师拿着几章文稿走了进来，而蕾菈在见到这位医师时，轻咦了一声。

在众人的鼓掌声中，医师朝着大家微微弯腰，随后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我是医师罗莎，是你们这节课的老师。”

罗莎医师，就是她诊断的教会圣女有没有怀孕，蕾菈不会记错的，她的手里还有她的名片呢。

用魔法构建了笔记本，她安安静静地听罗莎医师讲完了整节课，笔记本上也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要点。

下课后，罗莎医师经过了她的身边，在见到她的笔记本后，她微微有些惊讶，随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你是蕾菈吧？我听说过你，今日的表现还不错，很努力哦。”

作为这个培训组织的老师，她怎么会没有听说过新人蕾菈的故事呢？那可是第一天培训就弄坏了好几个假娃娃的主。

可蕾菈听到她这么说，不知为何，眉头一挑。

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沉默了两三秒，她问道：“罗莎医师，你以前见过我吗？”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见，我对你的了解，是其他老师和我说的。”罗莎回答得很果断，眼神里透露着真诚。

只是这让蕾菈越发觉得不对劲。

“你真的没有见过我？”

“嗯，怎么了吗？”

罗莎也感到些许奇怪，她确认自己是第一次见到眼前的女子，难不成她是什么大人物，她孤陋寡闻了？

就在罗莎万般不解之际，蕾菈从怀里取出了一张名片。

“这名片上是你吗？”

接过名片，罗莎愣了一下，心里的疑惑越发强烈：“是我，这还真是我的名片，难道我真的和你见过面了，只是我不记得了？”

“不，今天的确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罗莎医师。”蕾菈似乎是彻底想明白了什么，突然开口笑道。

Chapter 306

从罗莎医师那里明白了一切，天黑之后，蕾菈没有前往医疗所，而是回到了薇洛丝的住宅中。

而和她所想的一样，薇洛丝早就在住宅中等着她了。

“蕾菈！你回来了？”

“嗯。”

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蕾菈一进门就嗅到了晚餐的香气，随后她也在餐厅的桌子上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菜肴。

来到她的身旁，薇洛丝挽着她的手臂，将她带到椅子上旁，说道：“这么晚了，肚子饿了吧？吃晚餐吧。”

在椅子上坐下，蕾菈望着菜肴迟疑了片刻，随后她看向薇洛丝，不解地询问道：“怎么了？你今天居然亲自下厨做晚餐？”

“手痒了，就想做点吃的。

”坐在对面，薇洛丝如是回答道。

蕾菈当然不会相信这是薇洛丝做晚餐的真正理由，不过她也没有当场拆穿，而是拿起刀叉，切下了一块肉慢慢地吃了起来。

见此，薇洛丝双眼一亮，道：“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不错的话，就多吃点。”

蕾菈没有回答，她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薇洛丝，随后静静地吃起了晚餐，薇洛丝随后也吃了起来，只是她今日胃口很小，动了几口就没再动了。

之后，她放下了刀叉，双手撑着自己的脸颊，静静地看着蕾菈。

兴许是被注视得很不舒服，蕾菈也放下了手中的刀叉，开口道：“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

“嘿嘿，这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嘴上笑着，实际上内心紧张万分，她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有点不敢看向蕾菈地小声道：“那个，我，我其实……我其实没有怀孕！”

说完这句话后，她就闭上了嘴巴。

她觉得蕾菈需要一定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蕾菈仅仅是嗯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薇洛丝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一般来说，话越少，事情越大。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她低着头接着道歉道：

“对不起，从一开始我就骗了你，我根本就没有怀孕，所以你用不着因为这个诅咒而感到困扰……”

“真的？”

“真的，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请医师过来看看。”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个……”

挠了挠自己的脸颊，薇洛丝想了想回道：“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只会陷入纠结吧，不知道到底要选自己的孩子，还是选帝国。”

“你心疼我？

”

蕾菈的反问令她一愣。

“哈？什么心疼你？你在说什么啊？我只是觉得这么做不太好，我虽然是魔女，但还是有底线的！”

心疼蕾菈？

怎么可能？这个时时刻刻都想要调教她的女人，她怎么可能心疼她啊！

她只是觉得要在自己的孩子和帝国里选一个出来，对于蕾菈来说非常痛苦而已，搞不好会让她精神崩溃的。

她是坏了点，但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而且人类大贤者要是精神崩溃了，对她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你想多了，我不会纠结。”

“为什么？”

“我既可以选择孩子，也可以选择帝国。”

“所以你是想……”

蕾菈的回答让薇洛丝有些错愕，可当她想明白她为什么能够全都要之后，金色的瞳孔微微收缩，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你疯了？万一没有成功，会有无数人声讨你的！”

她想到了唯一能全都要的办法，就是大贤者亲自出手，打破战场的规则，将敌军全部杀死。

这个办法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美好，但实际上非常糟糕，敌军的手里存在很多人质，他们的作用就是用来避免强者打破战场规则的。

可以说这个办法稍微出点差错，蕾菈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也是薇洛丝表现激动的原因。

“所以，我想做完这件事后，就卸下大贤者的身份，恢复自由身。”

“为什么？大贤者有什么不好的吗？”薇洛丝疑惑。

蕾菈回道：“我想明白了，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合格的大贤者，在世间也是恶名满身，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还要执着担任大贤者呢？”

“你为什么不是合格的大贤者？”

眉头一挑，薇洛丝有些不解。

在她看来，蕾菈是最合格的大贤者，她始终都将人类利益放在第一位，她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人类着想，而且一直都没有变过。

反观那些贤者，时间腐蚀了他们的内心，无论他们的过去有多辉煌，今日的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

他们连合格的贤者都算不上。

至于以往的大贤者，薇洛丝没有见过，并不清楚，不过从他们留下的功绩来看，绝大多数也就是那样，平平无奇。

可对于自己合不合格，蕾菈有自己评判。

“我为了魔物欺骗了教会，甚至还和魔物有了孩子，这可不是人类大贤者应该做的事。”

“那又怎么了？又没有明文规定人类大贤者应该做些什么，而且我也不会危害人类，你有什么错？”

薇洛丝双手抱胸，有点不服气，蕾菈则是撇过脑袋，没有说话。

餐厅内的氛围在这一瞬陷入了诡异之中，谁也没开口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薇洛丝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她知道蕾菈想要辞去大贤者之位时，她的心里就莫名地有些不舒服。

就像是她即将失去些什么一样。

“那你就愿意将大贤者之位交给其他贤者？那些贤者你也都看见了，他们才是真正配不上贤者之名的人！”

“想要成为大贤者没有这么简单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蕾菈虽然没有明说，但她也暗示了一下想要成为大贤者不是那么容易的，薇洛丝也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们刚才讨论的，是她真正怀孕之后的事情，为了孩子和帝国，蕾菈铤而走险选择独自一人解决叛军，之后再辞去大贤者之位。

可事实上，她根本没有怀孕。

面对叛军，她只需要杀死自己，然后重新塑造一具假身就行了，新的假身身上没有诅咒，她依旧可以使用加持术，让帝国士兵大杀四方。

所以，蕾菈也不需要辞去大贤者之位。

想到这里，她抚摸着胸口，呼出了一口气道：“还好，我怀孕是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然而，蕾菈的下句话令她娇躯一僵。

“不，我想通了，就算你没有怀孕，等帝国这件事结束，我也会辞去大贤者职位的。”

“……下定决心了吗？”

“嗯。”

低下头，薇洛丝捏紧了双手。

莫名的，心里的失去感越发强烈，就好像蕾菈脱下了大贤者的身份，她就会离自己渐渐远去一样……

不对，如果真是这样，她伤心什么？

这不是好事吗？

蕾菈不当大贤者了，也不管着她了，她薇洛丝就恢复了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光是想想就令人兴奋！

红唇微张，不知道为什么，薇洛丝想说的话涌上心头，又落了回去，反复了好几次，她最终才开口问道：

“那你不当大贤者了，是不是就不会来管我了？”

从椅子上离开，蕾菈来到她的身边，用淡蓝色的双眸和她四目相对。

“怎么会呢？我不当大贤者了，就不需要去做大贤者该做的事情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天天跟在你的身边，盯着你。”

“嘁，那不是和现在一样？”

“你知道就好。”

“哼。”

撇开了视线，薇洛丝抱胸冷哼了一声，在得知以后的蕾菈还是会跟在

她的身边后，她心里莫名地松了口气，那股失去感也消失不见。

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眉头一蹙。

她这是……不想要和蕾菈分开？

她怎么可能会拥有这样的念头？太荒诞了。

难不成，蕾菈对她的调教成功了一点点？！

“吃完了就赶紧休息吧，你今天累坏了吧？”

揉了揉薇洛丝的头发，蕾菈在说完这句话后，就转身朝着餐厅外走去，而薇洛丝摸了摸自己的发丝，眨着眼诧异道：

“你……不惩罚我？”

脚步一顿，蕾菈回头，冷冰冰的脸上意外地有些惊讶：“为什么要惩罚你？”

“我骗你我怀孕了。”

“这件事其实我知道。”

“什么？！”

蕾菈的回答出乎了薇洛丝的预料，她的小脸瞬间红透了。

这些天，她还以为自己将蕾菈埋在鼓里，肆意玩弄着她，可没想到的是，原来蕾菈早就知道真相啊？

那她为什么要配合她啊？还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难道说，她在她的眼里就是小丑，配合她只是为了等自己坦白的时候，脱下她的伪装，撕碎她的高傲吗？

可恶啊，真是可恶！

她是不会服输的！

回到她的身边，在薇洛丝倔强的眼神中，蕾菈一只手摸着她的脸颊，满是歉意地温柔说道：

“后来我想了想，发现你之所以欺骗我，或许只是因为我太强势了，其实，一直以来错的人都是我，对不起。”

什么东西？

蕾菈在说什么？

她说错的人是她？

她在向她道歉？

那近在咫尺的香气和呼吸声又是怎么回事？心跳怎么也止不住地加速了？

脸上的红晕瞬间蔓延到脖颈，眼底里的倔强也被呆滞和错愕替代，薇洛丝沉默了许久，这才有些慌张地回道：

“啊，说这些做什么？你，你知道就好。”

“早点休息吧，今天下了厨，很累的。”

在薇洛丝颤动的视线之中，就像是冰山化成了水，蕾菈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随后她便起身离开了厨房，只留下了一点余香。

接下来的时间里，薇洛丝都是懵的。

收拾完一切，洗完澡，她默默地躺在了床上。

转辗反侧，她都睡不着，脑袋里都是今晚餐厅里，蕾菈抚摸着她的脸颊，轻声道歉的场景。

那真是的蕾菈吗？

不会是被人掉包了吧？

还是说恶作剧？

她以后真的不强势了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该强势的人是她薇洛丝才对！

再冷的冰山贤者，她也会用自己的强势让她化开，最终如同春天里路边的花朵一样，轻轻一折，便会被她摘在手里！

咔哒——

在她抑制不住嘴角胡思乱想之际，卧室的大门被悄悄打开了。

随后，寂静的深夜里，徘徊起了少女的娇息和闷哼，与此同时，还残留下些许不满。

“你不是说你知道错了吗？”

“嗯哼，所以我这次并没有惩罚你，今晚，我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淦！”

……

帝都防线之外，一片黑烟笼罩住了部分森林，微弱的火光照亮了附近，几座帐篷显露在光芒之中。

其中的主帐篷内，身披软甲的士兵单膝跪地，朝着坐在主位上的维特公爵汇报道：

“报，得到消息，教会圣女中了诅咒，没办法使用加持术！不仅如此，帝都还陷入了恐惧瘟疫之中，据说散播瘟疫的是慈悲教会的慈悲圣女！”

得到了消息，维特咧嘴一笑，立即起身喊道：

“好！传令下去，全军准备，明日我们便进攻帝都，灭亡圣卡西亚帝国！”

“遵命！”

士兵得令，很快离开了帐篷。

在之后，维特公爵扭头对着一团阴影笑道：

“大人，还是您厉害，随口一句，便能让那些魔法世家的人为我们卖命，慈悲圣女大人更是天下无双，潜伏在帝都内那么久都无人能抓住她。”

那团阴影晃动了一下，几秒过后，沙哑的声音从中传来：

“嗯，只要你灭亡圣卡西亚帝国，你就是帝国的新王，到时候，我们慈悲教会会让你接受真正的升华，从此拥有永恒的生命！”

“好！”

似乎是想到了自己得到永生之后的生活，维特公爵闭上了眼，嘴角的笑意越发猖狂起来。

而在阴影的另一边，一位身披黑袍的老人眉头皱得能夹死几只苍蝇。

“慈悲圣女？谁啊这是？教会内难不成还有我不知道的人？而且行事怎么这么张扬啊，和我教教旨完全相悖……”

拿着名册扫了很久，老人也没有发现教会内有什么慈悲圣女，不过她让帝都陷入混乱又确实符合他们的利益……

“或许，这是教宗大人的手段？”

烛火晃动，老人呢喃了一声，越想越有可能。

Chapter 307

黎明还未到，漆黑的诡异乌云就笼罩了整座帝都。

帝都前线烟尘四起，数不清的人马来到了帝都防线的前方，为首的男子身披战袍，腰间别着一把长剑，身后的士兵则拿着一杆旗帜，旗帜上刻画着黑熊的图案。

黑熊，是维特公爵的领地标识。

帝都防线高墙之上，属于圣卡西亚帝国的旗帜迎风飘扬，帝国元帅早早地站在了堡垒之上，冷眼望着前方的叛军。

经过这段时间的建造，现在帝都的前方拥有三条防线，且一条比一条雄伟，想要突破的难度也是直线上升。

就算叛军的实力远超帝国军队，想要突破这三条防线，也绝对不简单。

待得叛军的军队悉数集齐之后，帝国元帅抬起手，冷声道："开启魔法防御！"

嗡——！

一道天蓝色的魔法防御壁垒将第一条防线笼罩在其内，强大的魔力气息惊扰了叛军座下的战马，刺耳的嘶鸣声一度在战场上徘徊。

为首的维特公爵一扯缰绳，阻止了身下战马的慌乱，他眯着眼看向那道壁垒，知道那是十阶的魔法阵。

十阶的魔法阵，他想要突破的话，多少要花费点时间，只能说帝国不愧是帝国，底蕴不是他一个公爵能够比的。

其实这场战争，如果不是魔物和邪教的帮助，他早就输了，一个公爵领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帝国的对手。

更何况这个帝国还没有步入暮年。

"维特公爵，你若是再敢往前半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帝国元帅的声音从堡垒中传来，维特公爵冷笑一声："手下败将也敢口出狂言？"

他抽出长剑，接着喊道：

"等我攻破了帝都，灭了帝国，我就把你和女王的尸身吊在城门上，受万人唾弃！你要是现在就打开城门让我们进去，我也不是不能留你一命！"

回应他的，是照亮了天空的无数发火球魔法。

"哼，不知好歹！"

军队中的魔法师撑起了防御魔法，抵挡住了那些火球，维特公爵则是趁机高举手中的长剑，大喊道：

"兄弟们！帝都现在陷入了内乱，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拿下帝都，我允许兄弟们三日不封刀！"

三日不封刀？

众士兵的肾上腺素瞬间拉满。

不封刀意味着只要他们拿下帝都，他们可以在帝都里为所欲为，无论是屠杀还是强抢民女都没什么事，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最好的报酬。

他们一路跟随维特公爵占领了那么多城市，何时这么畅快过？

"好！"

"冲啊！"

"杀了他们！"

他们高喊着，拿起武器就朝着第一道防线冲去，眼里赤果果的都是贪婪和欲望。

……

叛军进攻第一防线的消息早就传进了帝都内，昔日热闹的帝都，今日如同鬼城一般，寂静一片，就连路上的行人都没有多少了。

街道上的店铺尽数暂停营业，今日已经没有人会工作了，许多贵族的宅邸也已经空空如也，他们带着自己的资产，早就离开了帝都。

点燃了一支昂贵的雪茄，坐在大街上的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随后吐出了一个烟圈，心满意足地看向了身旁的老伴。

“我这辈子，还没吸过这么贵的雪茄。”

“吸吧吸吧，今天就不抽你了。”

哈哈一笑，老人望着手中的雪茄，渐渐地沉默了下来。

天气微凉，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道：“已经开战了，你说，我们帝国这次能赢吗？”

“帝国或许不会灭亡，但是帝都不好说。”

“唉，我是老了，早就活腻了，死了也没什么，可怜那些年轻人……”

老人没有把话说完，他最终叹出一口气，摇了摇头不再言语。

在街道的另一侧，天启教会的教堂内人山人海，修女面色凝重地从教堂内挤出，来到了主教的身边。

“主教大人，教堂已经人满了，其他的人……”

主教看了一眼教堂门口，发现即使教堂已经满人了，外面还有人在源源不断地进来，所以他只好下令道：

“把我们的生活区也开放吧，能接纳多少人，就接纳多少人。”

“是。”

修女得到了命令，匆匆离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名教士来到了主教的身边，神色颇有些不安地问道：

“大人，如果叛军打了进来，他们真的不会屠杀我们吗？”

“如果是寻常的人类军队，大概率不会，但是叛军和邪教合作，这就不一定了。”

闻言，教士的眼中浮现出了失望和惊恐。

帝国是帝国，教会是教会，以往的帝国战争，就算占据了敌方的地盘，那座地盘上的教会也会安然无恙，毕竟那是属于教会的势力，而且教会一般不会掺和帝国内战。

可和邪教合作的维特公爵，多半会打破这样的规则。

他也不惧和天启教会开战。

不过……

感受到了教士的情绪，主教呵呵一笑，轻松道："呵呵，不要放弃希望啊，这座城市里还有我们教会的圣女，我相信她一定会拯救我们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斥着光芒，就像他从来没有觉得教会圣女会抛下这座帝都一样。

……

十阶的魔法防御壁垒因为承受了太多的攻击，从而彻底支离破碎，也就是在破碎的那一刻，叛军和帝国士兵双方兵戎相见。

和以前一样，叛军的实力远远胜过帝国士兵，只是短兵相接那么一会儿，帝国士兵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过帝国士兵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叛军的步伐被稍微拖慢了一些，铁甲破损，他们的真容也都暴露在了众人的眼中。

此刻的他们虽然体型还像是人类，但皮肤已经是一片紫色，而在这紫色之中，还充斥着条条诡异的血纹。

帝国元帅沉思了许久，发现他们这种表现就像是力量过大，身体却没有办法承受导致的。

若是再任由力量发展下去，他们很快就会爆体而亡。

但是不得不说，现在的他们，实力远胜帝国军队。

"大人！我们顶不住了！"

"撤退！"

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帝国元帅在一众士兵的掩护下，朝着

第二道防线逃去，而叛军见此士气大涨，不断朝着帝国元帅追去。

“追！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摘下帝国元帅的脑袋！大人重重有赏！”

在后方不断指挥的维特公爵见到帝国士兵撤退，不由得心中一喜，而前来汇报的士兵也如是说道：

“大人！我们突破了帝国的第一道防线！”

公爵身旁的几位将领一惊，不可思议地说道：

“交战不到两小时就拿下了？”

“帝国军队什么时候这么不堪一击了？”

“哼，这就是升华带给我们的质变！”

在发现以往能轻易战胜他们的帝国军队变得如此脆弱之后，这些将领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他们知道，只要攻下帝国，他们的好处绝对少不了的。

在他们大笑之际，维特公爵感到了一丝奇怪，不过他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不可大意，后面两道防线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帝都的第二道防线远比第一道防线更强，他们不止有十阶的魔法防御阵法，还有十阶的魔法攻击阵法。

这两道阵法一出，维特公爵的手下一时间死伤无数。

只是见到这一幕，维特公爵却点了点头。

第一道防线崩溃得太快，给了他一种奇怪的感觉，直到第二道防线出现，这种感觉才悄然离去。

就说嘛，帝国军队虽然比不过他们，但是多少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

王宫之中，女王赫丝特手持女王权杖，站在了王宫的阳台上，默默地

眺望着战争爆发的地方。

在这里，她能见到一道道魔法的出现，也能看见一条条生命的逝去。

达芙妮推开了王宫中的女仆，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她的身边，挽住她的手臂喊道：“母亲，我们快走吧！马车已经备好了！”

推开了她的手，赫丝特问道：“走？为什么要走？”

“叛军已经快要攻入城内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是帝国的女王，就算帝国灭亡，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命和帝国同在。”

达芙妮一急，接着说道：“母亲，帝国灭亡了，可以再来，可是人若是没有了生命……”

“我相信帝国是不会灭亡的。”

赫丝特打断了她的话，身为女王，无论这场战争是输是赢，她都不会离开这个帝国，她一生都要留在这里。

见劝说不动，达芙妮咬了咬唇，最终也选择留了下来，而奇怪的是赫丝特只是看了她一眼，却什么也没有说。

在持续了半天之后，第二道防线也被叛军攻下，绝望的气息在帝都内蔓延，无论是在教堂内的，还是躲在了自己家中的，都闭上了眼，双手合十做着祈祷。

他们渴望救世主的降临，渴望第三道防线能够阻拦叛军，渴望自己能够活下去……

……

前线，在突破了两道防线之后，维特公爵就来到了第三道防线的前方。

和以前一样，这道防线架起了一座十阶的魔法防御壁垒，但是有些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十阶的攻击魔法阵。

因为第二道防线溃败而逃跑的帝国士兵，很快就躲入了第三道防线之内，维特公爵率领士兵前来之后，驻守第三道防线的士兵并没有第一

时间就发动攻击。

两眼微眯，维特公爵感到了一丝不妙。

见帝国元帅登上了第三道防线的堡垒，他高举手中的长剑，嚣张至极：“怎么了？不攻击我们，是想要投降了吗？！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投降？”

就像是听见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帝国元帅大笑了几声，随后他冷哼一声，道，“到了这里你还没发现吗？维特，你被包围了！”

话音落下，堡垒的高墙上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影，除了帝国士兵之外，还有一群冒险者以及魔法世家的子弟。

不仅如此，在叛军的后方，原本躲在防线中的士兵纷纷钻了出来，对他们形成了包围圈，帝国的旗帜迎风飘扬，一时之间，叛军将领感到了几分胆寒。

维特公爵则是眉头一皱。

难怪前两道防线如此简单就破了，原来帝国玩的是诱敌深入，这种低劣的计谋他以前早应该看穿的，现在竟然没有发觉……

也许是手底下士兵们的强大，让他的指挥风格越来越简单暴力了吧，毕竟计谋再多，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嘴角一勾，维特公爵紧皱的眉头又舒缓了开来。

想要诱敌深入，也得分清楚敌人到底是兔子，还是老虎才行。

“包围？你是在搞笑吗？我想要突围，就凭你们也能阻拦我们？”

维特公爵一挥手，他的手下士兵就爆发出了强大的威势，这种威势压得帝国士兵们喘不过气来，就连握着武器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可即便如此，帝国元帅依旧一脸淡定。

见此，维特公爵心里咯噔一下，顿感不妙。

“我们之前是没办法阻拦你，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伴随着帝国元帅的声音，一位身着白裙的女子出现在了堡垒的高墙之上，银丝轻轻飘起，她手中握着圣女权杖，浑身散发着圣洁的气息。

在圣女出现的那一刻，没有任何征兆的，天空中的乌云被驱散，金色的救世之光散落人间，驱散了帝都人们内心的慌张和恐惧。

“神，神迹？！”

“救世圣女！这是救世圣女的光芒！”

“我们有救了！”

帝都内的人们在见到圣光之后激动万分，因为他们知道，救世圣女出手了，她在许多信徒的眼中就是个神话，有她在，再大的灾难，帝都都亡不了。

教堂内祈祷的众人更是落下了眼泪，她们觉得自己的祈祷没有白费，善良的女神听见了她们的心声，所以才派来救世圣女拯救她们。

帝都内的人们不再恐惧和绝望，而现在该感到恐惧的，是维特公爵。

战场之上，他见到圣女高举手中的权杖，圣光笼罩了整片战场，随后那些帝国士兵的气息开始飞速飙升。

他瞳孔骤缩，不敢置信地大喊道：“什么？这不可能！你的加持术明明已经被诅咒封印起来了！”

Chapter 308

帝国元帅闻言冷笑连连，他一挥手，帝国士兵就爆发出了震天的喊声，朝着叛军袭来。

“救世圣女有女神庇护，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倒是你，把命留在这里吧！”

高墙之上，冒险者公会的公会长，满头白发的霍金斯抬起手，大声道：“配合帝国士兵，剿灭叛军！”

话音落下，本就蠢蠢欲动的冒险者们从防线后面杀出，他们以五人为一组，轻松地杀进了战场。

冒险者们都是常年在生死间游走的人，他们的战斗力可一点都不比帝国士兵弱，尤其是组成小队之后的他们，甚至可以说是远胜帝国士兵。

叛军一下子慌了起来，维特公爵身旁的队长见到了来势汹汹的士兵和冒险者，面色苍白地扭头问道：“大人！大人我们该怎么办啊？！”

“哼，慌什么？他们有了加持术，就能打得过我们了吗？”

维特公爵的脸色虽然同样不太好，但是他对自己麾下的士兵依旧充满了信心，或者说，他对教会给予他的升华充满了信心。

那是另一种特殊的力量，是通往世界真谛的道路，拥有这种力量的军队，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敌的！

在他的注视之下，帝国士兵和他麾下的士兵终于触碰到了一起。

叮——！

长剑相抵，火花四溅，帝国士兵丝毫未退，而叛军士兵则止不住地后退了两步，虎口都微微有些撕裂。

见到这一幕，维特公爵瞳孔骤缩，嘴里呢喃起了“不可能”。

仅仅是这一个照面，他就知道，他麾下的士兵输定了。

如他所料，在士兵们大面积接触之后，他麾下的士兵神勇不再，开始疯狂溃败，没过多久，他们的头颅和鲜血就洒落在了战场之上。

维特公爵见此只是心中一寒。

明明他麾下的士兵都经过了升华，是拥有了强大力量的无敌战士，为什么？为什么会输过一群只有加持术的帝国士兵？

难道说，那加持术拥有克制他们的能力？！

维特公爵的眼眸中闪过几丝混乱的腥红光芒，他抬头看向了高墙上那身穿白裙的倩影，杀意骤起。

利用魔法汇聚成一把大弓，他拉开弓箭，瞄准了教会圣女。

“给我去死！”

嗖——！

松开大弓，箭矢裹挟着腥红的雷光，以肉眼难见地速度刺向教会圣女，只可惜圣女身旁，怎么可能会没有守护的天使？

叮——！

只是一剑，守护骑士维尔莉就轻松地拦下了维特公爵的刺杀。

薇洛丝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士兵之中的维特公爵，随后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继续专心地施展加持术。

从一开始，他似乎就没有被她放在眼里。

心里生起一股怒意，维特公爵也知道现在不是找教会圣女算账的时候，他一扯缰绳，迫使自己的战马回头，随后举剑高喊道：

“随我突围！”

突围？

丧家之犬！

暗骂了维特公爵几句，帝国元帅心里一阵舒坦，他看向了身旁的教会圣女，笑道：

“多亏了圣女大人的加持术，否则这场战争，帝国必败啊！”

“元帅说笑了，就算没有我的加持术，以帝国的底蕴，叛军也是没有办法攻入城内的，而且那些士兵远比我重要多了。”

作为教会圣女，薇洛丝时刻都保持着优雅的礼仪，不仅如此，她还很是谦卑，认可了那些士兵在战争中的付出。

“哪里，圣女大人才是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现在维特过于自大，已经陷入了我军的包围之中，他没有能力突围了。”

“那就提前恭喜帝国解决叛乱了。”

薇洛丝微微一笑，表示祝贺，帝国元帅则是爽朗地笑出了声，在他看来，还在战场上奔走的维特公爵，结局已定。

……

“报告大人！四周都有埋伏，我们冲不出去啊！”

“混账！”

得到了属下递来的消息，维特公爵忍不住大骂出口，与此同时，一支魔法长剑飞来，刺穿了他身下战马的心脏，迫使他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很快从地上爬起来，手持长剑的敌军就袭了过来，维特公爵拔剑和他打了两个回合，他的属下才姗姗来迟，重新将他保护了起来。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他猛地一砸拳，咬着牙道：“该死的！明明就只差一点，只差一点！”

除了魔物进攻帝国的那条战场他没敢靠近，帝国内的其他地方他早就已经拿下，如今再只要攻破帝都，圣卡西亚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可偏偏就是这最后一步，葬送了一切！

在他愤怒懊悔之际，帝国士兵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还在他身边征战的士兵也就剩下了十几人。

“大局已定。”

高墙之上，帝国元帅呼出了一口气。

维特公爵已经没有逃跑的能力了，这里就将是他的坟墓！

“这种结局，不接受，我绝对不接受！”

死死地咬着牙，维特公爵的脸颊上浮现出了和士兵一样的相同血纹，作为军队统治者，他自然也会和士兵一样，接受邪教的升华洗礼。

只是他的这份升华洗礼要比这些士兵的更加高级，所以没有表现出外在的症状。

不过再怎么高级，今日死亡的结果也是不会改变的。

“你们很不错，直到现在都还忠心地跟随我。”

“大人说笑了，我们的命是您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誓死相随！”还围在他身边的士兵如是说道。

他们本来只是领地内的平民，过着穷苦的生活，是维特公爵的到来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万分感激维特。

无论维特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

“好，现在，就把你们的命给我吧！”

维特公爵说完这句话，右手一捏，这些士兵脸上的血纹就瞬间变粗，随后整个人如同海绵一样，被捏紧，同时，鲜血从血肉中喷涌而出。

不只是这里的士兵，就连和他们分散的其他的士兵也都露出了这一幕，帝国士兵和冒险者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只好远离观察。

很快，这些鲜血沿着泥土，从维特公爵的脚底进入了他的身体，不久，他的身体也开始流血。

幽暗的气息莫名席卷战场，狂风呼啸，众人的内心都浮现出了诡异的不安。

“邪教！是邪教的气息！”

有学识渊博的士兵认出了这股气息，他们想要靠近维特公爵，打断他的术法，但遗憾的是他们一开始，就会不自觉地失去意识，晕倒在地。

直到浑身被鲜血覆盖，维特公爵大喊道：“我活不了，你们也活不

了！”

话音落下，他的身体呼的一声爆开，血肉组成的巨大肉球在他原来站的地方出现，随后它飞快地前往了帝都上空。

一时之间，救世圣光被无情遮挡，帝都内无数人的负面情绪化作一道道黑烟，汇入了其中。

之前消散的黑云再一次出现，只是这次更加黑暗和危险，且在不久之后，黑云之中一阵蠕动，巨大的云梯就从云层降到了帝都的中心广场之上。

帝都的人民见到了这一幕，惊恐万分。

“这，这是什么？！”

“好臭，好恶心啊！”

“它这是，这是要我们登上去吗？！”

众人看不明白云梯有什么作用，他们仅仅只是想要靠近，脑海里就会止不住地浮现出各种荒诞恶心的想法，甚至还会在原地干呕。

因此，有人看出了云梯的作用。

“不！是之后有什么东西，会从这些黑云中走下来！”

云梯并非是给他们攀登的，而是在恭迎某人的到来。

“前线，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这种邪秽之物的出现，加重了众人的担忧，他们认为只有前线失利之后，才会出现这种东西，帝国帝都似乎很快就会毁在这种邪秽之物手中。

绝望和痛苦开始弥漫整座帝都，远在王宫的达芙妮也是脸色苍白，气息紊乱，她轻咬着唇，似乎没办法接受灭亡的结局。

然而也就在这时，原本紧闭的城门被打开，帝国元帅率领一支军队冲了进来，同时他们还高喊着：

“大家不要惊慌！前线大捷，叛军已经被我们剿灭，大家只要远离云梯就好！这是敌人最后的手段！”

什么？

这是真的吗？敌人已经被消灭了？

路人的眼眸一亮，他们一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可在见到帝国军队气势如虹之后，他们就相信了他们的话。

或许，正是因为帝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才会逼得对面动用这种恶心的手段！

紧接着，在帝国军队后面出现的，是救世圣女薇洛丝。

她如同那些洒着花瓣的少女，左手轻轻一挥，金色的圣光就涌入了帝都之内，她不仅照亮了漆黑的天空，更照亮了众人的内心。

有她在，一切都不是问题！

来到云梯之前，帝国军队已经将附近封锁，任何人都不得靠近这里，薇洛丝见到云梯之后，只觉得自己的心里感到了些许不适。

这种不适是一种天然排斥的感觉，就像天堂和地狱，天堂内的天使和地狱内的恶魔相互厌恶，她是圣女，拥有圣洁的气息，而这座云梯，则充满了邪恶。

她抬头望向云梯的尽头，那里漆黑一片，不知道有着些什么。

帝国元帅和霍金斯他们眉头紧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段，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所以很是茫然。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另一旁，蕾菈眯起了眼，她似乎是认得这种手段，所以伸出食指放在了自己的唇前，示意大家噤声。

也就是在他们噤声之后，咚咚咚的心跳声开始徘徊在他们的耳畔。

薇洛丝很确定，这种心跳声来自云梯尽头的黑云，那里似乎在孕育着一种可怕的东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神明云梯。”蕾菈解释道。

帝国元帅不解：“神明云梯？”

众人也都将视线望了过来。

“嗯，传说中，神明降临世间有很多种办法，塑造云梯就是其中一种，维特公爵利用术法，收集了士兵们的血肉，最终汇聚成邪神胚胎，藏匿于黑云之中。”

蕾菈的脸色罕见地有点凝重。

“待得胚胎发育完全，邪神便会诞生，随着时间的流逝，诞生的邪神会逐渐拥有神智，最终从云梯上走下来，降临世间。”

“邪神……”

轻声念叨了一句，帝国元帅只觉得自己的嘴巴干涩起来。

从他出生起，神明从始至终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存在，虽然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但他知道，很多神话传说都是真的。

这个世界存在神明，而且他们的力量就像是传说中一样，拥有改天换地的能力，远不是人类能够比的。

如今告诉他从云梯上下来的是神明，而且还是邪神……

想到传说中邪神所做的事情，他张了张嘴，许久都没有说话，最后只能苦笑一声，问道：“我们能战胜邪神吗？”

“基本不可能，这种术法诞生的邪神虽然存在很多缺陷，甚至不能说是真正的神明，但是它的力量依旧不是人类能够企及的。”

蕾菈的回答让帝国元帅眸光一暗，他沉默了许久，最终叹出一口气，似乎是接受了事实：

“我就知道，或许，圣卡西亚帝国已经……”

“但是我们可以在他还未诞生之前，解决掉他。”

帝国元帅的话说到一半，薇洛丝就站出来打断了他，她手握圣女权杖看着前方的云梯，身上散发的圣洁气息压制着云梯的邪恶。

Chapter 309

“怎么提前解决他？”

帝国元帅不解，他的魔力等级算不上高，自然也看不懂邪神胚胎，薇洛丝刚要解释，就在这时，清冷的声音在众人耳畔响起。

“邪神胚胎孕育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吸收人们的负面情绪，换句话来说，现在的邪神胚胎，只是一堆负面情绪的结合体。”

“女王陛下！”

扭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见到来者后，帝国元帅弯腰行礼，士兵们同样如此，而薇洛丝则是朝着她点了点头。

教会圣女的地位可不低于帝国女王，自然不用行礼。

大贤者蕾菈就更不用说了，加上她和帝国女王赫丝特本来关系就不错，可以说是什么礼节都不需要。

赫丝特的身后还跟着公主达芙妮，只是她脸色苍白，似乎也受到了邪神胚胎负面情绪的影响，呼吸不是很顺畅。

赫丝特摸了摸达芙妮的脑袋，接着说道：

“负面情绪的结合体要解决起来比邪神容易，只需要净化掉那些负面情绪，邪神胚胎自然就会消散。”

“尽管如此，净化邪神胚胎这件事依旧危险重重，意志不坚定的人仅仅是踏上云梯，就会精神错乱，崩溃而死。”

说起来简单，只需要净化负面情绪，邪神胚胎就会消散，但赫丝特明白，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完成的。

想要净化邪神胚胎，就得先登上云梯，而云梯上的负面情绪就已经十分恐怖，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的。

通过了云梯，就要直面邪神胚胎，如此多的负面情绪，光靠一个人的净化术是不可能净化干净的。

所以在赫丝特眼中，想要真正的净化邪神胚胎，恐怕要献出不少的生命。

赫丝特满脸的悲痛，似乎是有些不舍得那些生命的逝去，而薇洛丝则是眉头微蹙，心痛不已。

她知道的，这种情况下，她是净化邪神胚胎最合适的人选，而且圣女的人设会逼得她主动站出来。

不想去，她真的很不想去啊！

如果这是普通的负面情绪结合体就算了，可这是邪神的，神明的手段都诡异的很，在邪神面前，她可不敢保证自己的假身是有效的。

万一对面杀死了她的假身，连带着她真身一起死了呢？

可她又不能放弃自己圣女的人设，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她作为温柔善良的救世圣女，竟然躲在众人的身后，看着别人去送死……

第二天，关于救世圣女的负面舆论就会在各大帝国和教会内散播。

哐当——！

嘈杂的声音从街角传来，众人扭头望去，只见大街上的人民和帝国的士兵起了冲突，双方冲撞扭打在一起，渐渐变得混乱不堪。

赫丝特捏着权杖的手微微用力，她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帝都的人民已经开始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要是再拖下去，帝都很快就会沦陷。

对着身旁的士兵，她命令道：

“去找一些会净化灵魂的人来登云梯，我们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她们的手中了。”

她的想法很简单，一个人净化不了邪神胚胎，那就多几个人，以邪神胚胎的规模，他吸收的负面情绪再多，那也是有上限的。

只要不停下来，总是会被净化干净的。

薇洛丝则是暗地里叹了口气，她知道自己现在必须站出来了，否则真的要出她的负面评价了。

她柳眉一蹙，上前一步，来到赫丝特的前方轻声道：“女王陛下，您

是把我忘了？”

“这是我们帝国的事，圣女大人若是插手的话，恐怕不太合适。”赫丝特回道。

她给了她一个台阶下，薇洛丝只要顺着她的话说，就可以不去净化邪神胚胎了，可薇洛丝也清楚，她做不到。

或者说，是她圣女的人设做不到。

即使前方是死路，她圣女薇洛丝为了他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她用善良和温柔，治愈着这个黑暗的世界。

所以，薇洛丝抬头望着云梯，散发出了圣洁的气息。

“只要是邪神，那就不是一个帝国的事情了，如果让那个邪神降世，人类定然会遭到毁灭。”

“可是前方危险重重，就算是你，大概率也回不来……”

赫丝特的眉头这次深深皱起，这次的敌人可是邪神胚胎，教会圣女前去净化他，可以说大概率是回不来的。

甚至可以说，在场的人除了蕾菈，没有人觉得她能活着回来。

“如果回不来，那便不回吧。”

薇洛丝淡淡一笑，她的话令一众人愣在了原地。

这是……豁达吗？

不，这是认清了现实的残酷，却依旧热爱着它，纵使前方是不归路，她也没有过任何后悔和退意。

赫丝特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了最大的敬意，她沉默了许久，最终郑重地承诺道：

“圣女大人不愧是圣女大人，不管你是否平安归来，我一定会将你所做的一切告知整个帝国的人民。”

“谢谢。”

薇洛丝轻声道谢，随后她看向了蕾菈。

蕾菈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她只是点了点头，道了声“小心为上”，之后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她对她的复活术，有着盲目的自信。

倒是达芙妮，她一脸不舍地看着薇洛丝，下意识地在摇头，一点都不想薇洛丝去净化邪神胚胎，但是她人微言轻，什么都做不了。

痛苦，让她的眼眶泛红。

深呼吸一口气，薇洛丝知道净化邪神胚胎确实只有自己有机会完成，她握着圣女权杖，在女王赫丝特的陪伴下，来到了云梯前方。

为了帮助她，赫丝特找来了两位同样会净化术的修女，她们的净化术虽然比不上薇洛丝的净化术，但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薇洛丝抬脚踏上了云梯。

仅仅是刚接触云梯，诡异的尖叫声就钻入了她的脑海，莫名的负面情绪开始充斥她的心灵，迫使她想要做出某些违反常理的举动。

随手对自己施展了一下净化术，这种感觉就消散得无影无踪，那两位修女也差不多，在整个人都踏上云梯之后，她们一路朝着顶端走去。

距离顶端越近，负面情绪的影响就越强，对于净化术的考验也就越发厉害。

那两位修女虽然也都是知名的修女，但是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很快就开始力不从心了，洁白的额头纷纷冒出香汗。

最终，在走到云梯一半的时候，她们的净化术彻底失效，坚守的内心也被负面情绪攻破，开始发了疯似地大吼大叫，甚至想要对薇洛丝出手。

只是在她们动手之前，薇洛丝就手指朝着她们眉心一点，用净化术净化了她们的负面情绪，让她们恢复了正常。

“你们下去吧。”

两位修女俏脸一红，点头之后，羞愧地从云梯上走了下来。

再往后，她们只会拖累圣女而已。

见到这一幕，赫丝特本来就悬着的心更是紧张了起来，她望着那孤单的身影，轻声呢喃道：“她想一个人进去吗？”

一个人进去，赫丝特觉得那是必死无疑。

每个人施展的净化术强度和时间都是有极限的，光凭借圣女一个人怎么可能净化整个邪神胚胎呢？

一旦净化术耗尽，她就会被负面情绪侵占，最终被杀死。

可其他人的境界，和圣女相差太远了，她们甚至连云梯的一半都走不到……

想到这里，赫丝特眼眸微垂。

“帝国会记住圣女大人的。”

她不会忘记，薇洛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帝国。

一步一步往上攀登，薇洛丝很快来到了云梯的顶端，前方是一片黑暗，看不清里面有着什么。

未知的，才是恐惧的。

可是走到这里，她没有办法退缩，深吸一口气，她也不管黑暗中存在着什么，抬脚跨入了其中。

眼前一片黑暗，诡异的风在她的四周吹拂，就好像有幽灵在云层中游荡，与此同时，尖锐的声音在她的脑海中炸响。

“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魔法天赋？这一点都不公平！”

“为什么她过得比我好？我哪一点不如她了？！”

“为什么要上战场？我怕死啊，我怕死啊！”

来自维特公爵士兵的负面情绪钻入了她的脑海，她脸色一白，随即施展全力施展净化术净化这些负面情绪。

做完这些后，她高举手中的权杖，金色的圣光刺破了黑暗，净化术的扩散令无数暗中低语的负面情绪消散，黑云之中也显露出了一条道来。

沿着道路慢慢前进，薇洛丝很快就见到了众人口中的邪神胚胎。

这说是邪神胚胎，其实就是一大团滴着血的肉球，邪神通过吸收负面情绪改变肉球的形状，以此在这个世间降生。

没有犹豫，薇洛丝举着圣女权杖，令她手中的圣光刺向那团肉球。

轰——！

同一时间，肉球就像是受到了重创一样，疯狂地抖动起来，无数的负面情绪也像是黑烟，从肉球之中喷涌出来！

黑云加重，鲜红的雷霆在云中游荡，云层之下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笼罩在帝都上空的负面情绪翻了好几倍。

这下不只是帝都人民，就连帝国士兵都开始被负面情绪影响。

“坚守本心！不要被负面情绪迷惑！”

帝国元帅大吼出声，一些被影响的帝国士兵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后退两步，跌倒在了地上。

女王赫丝特闷哼一声，她虽然顶住了负面情绪的影响，但是也受了点轻微伤，她忌惮地看了黑云一眼，自言自语道：

“邪神就是邪神，就算是胚胎，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接触的……”

达芙妮则是咬着唇，挽着她的手臂小声道：“母亲，你说，圣女她能，能回来吗？”

赫丝特没有回答，她沉默了几秒，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这般回应令达芙妮眸光一暗。

倒是蕾菈，语气肯定地回道：“能。”

心中一喜，达芙妮朝着她看来。

蕾菈则是抬头望着黑云，锐利的目光似乎穿透了云层，落在了邪神胚胎之上：

“如果是其他的圣女，我不知道，但是薇洛丝，一定能。”

……

云层之中，薇洛丝的信心都没有蕾菈的信心足，她拼尽全力地施展着净化术，强大的圣光让徘徊在云层中的负面情绪根本没办法靠近她。

不仅如此，她的净化术净化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她自己的预料，那些负面情绪一触碰到圣光，就像是水遇到了高温火焰，呲的一下就消散得无影无踪。

邪神胚胎明显也变得十分难受，它在净化术圣光的炙烤之下，终究是不再维持圆形，而是一阵颤动，显露出一张人脸来。

虽然仅仅是看过一眼，但薇洛丝依旧知道，那张人脸是维特公爵。

似乎是被圣光照得格外难受，人脸的表情也异常扭曲，他嘶吼着，用沙哑的声音大喊道：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了他们拼命！他们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做！他们肮脏丑陋，贪婪卑鄙，根本不值得你去用命拯救他们！”

“不，如果放任不管，邪神将毁灭的是所有人类！”

嘴上这么说着，薇洛丝心里其实最讨厌的，是维特公爵。

她又不是真正的圣女，为帝国人民拼命什么的，装装样子就好了，他们内心丑陋和她有什么关系？她要的也不过是个外表人设而已。

而且说别人贪婪卑鄙，维特公爵自己又好到哪里去了？都是一丘之貉，谁也说不了谁。

这也就算了，这个可恶的维特公爵还和邪教合作，搞了个邪神胚胎出来，逼得她为了帝国人民拼命，以身犯险！

真该死啊！

心里这么想着，薇洛丝手中的净化术越发强烈，狂风呼啸，圣光亮的让她自己都有点睁不开眼了。

“啊啊啊！教会圣女！现在退去，我饶你一命！”

“我是一步都不会退的！”

“愚蠢！这是你自找的！”

被净化术灼烧得格外疼痛，人脸和肉球一阵扭曲，最终大量血肉从肉

球下方喷出，胚胎气息大减，就像是受了重伤一样。

薇洛丝见此心中一惊，她的目光落在了那团被喷出的血肉上。

和她所想的一样，那团血肉一阵蠕动，很快形成了一具散发着魔力气息的崭新人体。

而那具人体，它连自己脸上的五官都没有来得及雕刻，就朝着薇洛丝踉跄走来，同时指尖露出了利刃。

“记住！教会圣女，是你的善良，害死了你！”

Chapter 310

在薇洛丝的感应之中，这具人体并非是邪神，而是维特公爵用来杀死她的工具。

毕竟在他的眼中，教会圣女薇洛丝不会任何魔法。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什么？”

人体慢慢地靠近薇洛丝，在距离她只剩下五步的时候，无论它怎么努力，都没办法靠近薇洛丝。

而银发金瞳的少女，此刻也转变为了黑发红瞳，圣洁的圣女裙转变为了黑色的连衣裙，白皙的手中握着一把巨大的诡异漆黑镰刀。

强大的魔力从少女的身上散发出来，这具人体受到了冲击，止不住地后退了两步，甚至单膝跪在地上。

惊恐的声音从人体上传来。

“你不是圣女？！”

眼前发生的一切超过了他的想象，他想不明白教会圣女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她身上的九阶魔力又是来自何处。

可薇洛丝才不会回答他的问题，她随手挥舞镰刀，腥红的刀光便将人体吞噬，随后径直冲向那一团虚弱的血肉。

只可惜，那些血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负面情绪，刀光虽然能将它们切割开来，但是对它们几乎造不成什么伤害。

无奈之下，她只能继续转变为圣女，握着圣女权杖施展净化术。

再一次被圣光灼烧，血肉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与此同时，它不可思议地问道：“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教会圣女，薇洛丝。”

“放屁！魔物，我嗅到了魔物的气息！”

“那不过是濒死的你诞生的幻觉而已。”

双眼微眯，薇洛丝拼尽全力，加大了净化术的施展，强烈的圣光也在这一刻刺穿了黑云，令帝都内的人们发出了阵阵惊叹。

血肉也因为这道净化术而不断扭曲，他似乎是用尽了手段，已经没有了任何抵抗的手段，所以在连连惨叫之后，低声细语地求饶道：

“别杀我别杀我！等我诞生之后，我保证不伤害人类，不，我辅佐人类，让人类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闻言，薇洛丝冷笑一声，手中的净化术依旧没有任何断绝。

“邪神的话可听不得。”

和邪神合作？

别开玩笑了，她真要是答应了下来，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与虎谋皮，最终只会被反噬。

“混蛋！是你逼我的！”

薇洛丝软硬不吃，血肉也再没有了任何办法，他大吼一声，四周的负面情绪疯狂地涌进他的身体。

哧——！

就像是被点燃了一般，黑色的浓烟好似跳动的火焰，包裹了他的全身，随后猛地朝着薇洛丝冲去！

知道自己躲避不了，薇洛丝一咬牙，只能拼尽全力施展净化术，一时之间，无数金光刺穿了云层。

云层底下的人们皆是张大了嘴巴，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切，而女王赫丝特则是紧紧地握着自己手中的权杖。

她感受的出来，圣女和邪神的战斗，已经来到了尾声。

胜负恐怕只在一念之间。

轰——！

在血肉撞上薇洛丝的那一瞬间，圣光彻底点燃了负面情绪，黑云溃散，金色的圣光如同太阳一样，从天空洒落，照亮了人世间。

一身纯白的圣女因为失去了云层的依靠，身子不自觉地向后倒去，整个人则是从空中落下，宛若坠落人间的昏睡天使。

蕾菈顷刻间消失在了原地，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将圣女抱在了怀中。

血肉被消灭，圣光化作星光，点点飘散，帝都的人们享受到了圣光的洗礼，身体上的暗疾和精神都好转了许多。

“赢了……”

轻轻呢喃一句，赫丝特女王手持权杖，出神地望着天空，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她深知邪神有多可怕，那些汇聚的负面情绪足以轻易地逼疯任何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圣女竟然净化了邪神？！

神迹，这一定是神迹。

达芙妮则是没有想那么多，她只是第一时间挽住了她的手臂，满脸的欣喜。

帝国元帅内心也是一阵激动，他知道解决了邪神，就等于真正杀死了维特公爵，而失去了维特公爵，剩下的叛军不过是乌合之众。

“帝国士兵集结！”

圣女的战争结束了，而他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那些失去的城池和领地，他们会从叛军的手中一一拿回来！

帝都的人们很快也从星光中醒来，他们抬着头望着天空，在见到那一抹白色的身影之后，眼底尽是狂热。

“圣女，救世圣女！”

不知道是谁先喊出了声，救世圣女的名号再一次响彻帝都，这一次，再也没有人会质疑她的身份。

她就是救世圣女，是女神派来拯救他们的天使。

危机解除，帝都陷入了狂欢，为了庆祝，女王赫丝特也给全帝都放了五天假，并且将每年今日规定为救世日，用来纪念薇洛丝对帝国做出的贡献。

然而在她们庆祝狂欢之际，薇洛丝在病房内躺了三天。

血肉与她相撞之后，负面情绪虽然被净化术净化干净，但是维特公爵的灵魂却借着诡异的力量冲入了她的脑海之中。

这还是维特公爵第一次进入他人的脑海，无尽的黑暗给予了他些许孤寂和恐慌，可为了活命，他还是奋力地朝着黑暗深处游去。

只要找到薇洛丝的灵魂，他就能借助邪神的力量将她吞噬，从而取而代之，到时候他维特公爵就可以重回世界！

现在的仇，他都记下了，等他重生，汇集力量，会再一次掀翻圣卡西亚帝国，将女王和帝国元帅斩杀！

等着，都给他等着吧！

游荡游荡，薇洛丝的灵魂还没看见，维特公爵就先见到了一面诡异至极的镜子。

圣女脑海之中，为什么会有镜子？

闪过了这样的疑惑，维特公爵还是没忍住，自己慢慢地朝着镜子靠去。

来到镜子前，他面对着镜子，看见到了镜中的自己。

那是一道灵魂，虚幻而没有实体，身上残留着衣服的痕迹，就是下半身像是烟一样。

很符合刻板印象中的灵魂。

呵呵一笑，维特公爵刚想要离去，却发现自己的灵魂开始不受自己控制，一步一步地朝着魔镜走去。

最终，在他惊恐万分的视线，他穿过了魔镜，进入了镜中的世界。

黑暗中，漆黑的镰刀飘然落下，终结了灵魂的生命。

吱嘎——

提灯微晃，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声音，腥红的鬼火在其中摇曳，枯槁的左手拿着提灯颤颤巍巍地向前方缓慢伸去。

死去的灵魂被吸入灯中，在世间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唯有提灯中的鬼火燃烧得更旺盛了一些。

……

转眼间，时间已经过了三个月。

圣卡西亚帝国的冬天到了，寒风呼啸，大雪纷纷落下，行走在帝都街头的人们都穿起了厚厚的棉衣，抵御着冬日的寒冷。

当然，会魔力的人自然不需要穿这么厚，他们可以用魔力温暖自身，所以在街道上若是看见穿着暴露的人，那多半是位魔法师。

下雪天，最开心的永远是孩子。

在街角，几位孩子抓起了地上的雪，揉成雪球，打起了雪仗，在他们的身旁，一位小女孩静静地堆着雪人。

这个雪人不一般，小女孩似乎是想要将它堆成某人，所以十分得用心，就连五官和轮廓都雕了出来。

“小姑娘，你这雪人堆的是谁啊？”拉低了白色的兜帽，薇洛丝来到小女孩的身边，弯下腰轻声问道。

“当然是救世圣女大人啦。”

提到了这个，小女孩双眼放光，兴趣高涨。

“我父母告诉我，我们之所以还能在这里生活，就是因为圣女大人，是她打败了入侵我们家园的大坏蛋！”

“哼哼，她现在可是我的偶像，未来我也一定要成为像她这样的圣女！打败欺负我们的坏蛋！”

摸了摸她的头，薇洛丝笑着应了几句，便没有再说什么。

抬起头，她看向了前方，那里是天启教会教堂的所在地，以前帝都内

信仰天启教会的人虽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而现在，即便是冬天，教堂外都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个个想要进入教堂内做祷告。

“现在天启教会的名声，在圣卡西亚帝国达到了一个顶峰。”在她身旁，蕾菈淡淡说道。

“嗯。”

薇洛丝微微一笑。

如今距离她解决邪神胚胎，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期间，她救世圣女的名声可以说是传遍了整个圣卡西亚帝国。

无数人来到帝都，就是为了见她一面，一些人甚至疯狂到和帝国守军作对，也要偷偷调查她的行踪。

当然，更多的是受到了她的感染，加入了天启教会，成为了教会内一名虔诚的信徒，不仅如此，天启教会因为她的名声，在帝国内都有了救世教会的外号。

这一切，帝国女王赫丝特都没有阻拦。

她之前说过，如果薇洛丝能够从邪神手中活下来，她就会将她的事迹传遍整个帝国，现在她说到做到。

救世圣女的名号彻底在帝国被打响，数不清的赞美从帝国四面八方袭来，薇洛丝睡觉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神术和魔力在疯狂增长。

她领悟了一个四环神术，聆听术。

这个神术能够听到他人的心声，只要那人的实力没到十阶，她都可以聆听，至于十阶或者十阶以上，她不仅聆听不了，还容易被发现。

至于她是怎么知道的……

偷偷看了眼身旁的蕾菈，薇洛丝轻哼一声，有点不爽。

魔力等级的话，现在的她，距离十阶还有一步之遥。

兴许这一步，过几日就能完成了，毕竟帝国战争还在打，那些士兵正

在从叛军的手中收回圣卡西亚帝国的疆土。

失去了维特公爵，那些叛军就像是一群无头苍蝇，他们个体力量虽然比帝国士兵强大，但是没有了指挥，只会被逐个击破。

不仅如此，邪教的升华也暴露出了它残酷的副作用，一些叛军还未战斗，就因为身体无法承受体内的魔力，残忍地爆炸开来。

血肉四溅，那些对邪教盲目崇拜的叛军，渐渐地清醒了过来。

他们后悔了，惊恐了，渴望帝国能够拯救他们，但很可惜，这种邪教的升华就连薇洛丝都没办法拯救他们。

涉及到邪教的，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口中的“升华”薇洛丝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除此之外，之前她和维特公爵的战斗，她也没有搞明白。

最后一刻，她其实知道维特公爵的灵魂进入了她的脑海，本以为接下来是一场灵魂恶战，结果她在病床上躺了三天就好了。

维特公爵的灵魂就像是沉入了海底，彻底失去了踪迹。

难道说，他潜伏了起来？

以前薇洛丝还想过这个可能，后来她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脑海被他入侵的时候，她能很明显地感到脑海中传来的不舒服感。

现在的她却是神清气爽，没有半点难受的感觉。

所以，他是怎么死的？

薇洛丝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日子里，她还调查过了新纪会克莱斯特的踪迹，他和赛莉娜占据了帝国城市博德格雷之后，又连续将其他魔物占据的城市也一起吞并了。

现在的帝国内，魔物势力基本只剩下克莱斯特了。

他的强势也引来了很多魔物的不满，可这又如何呢？他是克莱斯特，新纪会的一员，其他魔物再不满，也不敢对他出手。

在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太大动静了，不过她总觉得他们在

酝酿着什么。

好消息是，帝国军队暂时没有对魔物占据的城市进行攻击，毕竟帝国刚刚离开鬼门关，军队力量也十不足一，现在招惹魔物，纯属不智。

要知道，克莱斯特的势力，可比维特公爵厉害多了。

帝国想要动克莱斯特，恐怕得休养生息十几年才行。

一切仿佛已经尘埃落定。

薇洛丝知道，接下来，她就得回教会圣城复命，将圣卡西亚帝国发生的一切告知教宗。

而蕾菈，据她所知，她想要前往萨拉帝国的贤者庭院，辞去大贤者之位。

一旦有了想法，蕾菈就会付诸行动。

所以，今天其实是她们的分别之日。

挽上了蕾菈的手臂，薇洛丝刚想要开口，体内却传来嗡的一声，她的魔力等级也正式迈入了十阶。

Chapter 311

十阶！

薇洛丝心心念念的魔力等级，终于在这一刻抵达了，只是她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心里就咯噔一下，难以言喻的不祥感充斥她的全身。

似乎是预料到了什么，她立即转变为了魔女，随后一把抓住蕾菈的手臂，消失在了大街上。

再次出现的时候，她已经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巷内，蕾菈眉头一挑，正准备开口询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结果前方撕拉一声，一面两人高的魔镜出现在了空气之中。

“这是什么……”

蕾菈愣了一下，薇洛丝也不例外，这面魔镜并非是她主动召唤的，而是强制出现的，不仅如此，魔镜的镜面也并非是她们两个的倒影。

镜面里是一片黑暗的世界，镜外装饰的三枚水晶化作锁链，贯穿了整个镜面，还有一串锁链因为只有半个水晶，明显有些虚幻。

薇洛丝蹙着眉头上前一步，她刚想要伸出手抚摸镜面，一把漆黑的镰刀就骤然在镜中出现，吓了她一跳。

紧接着，腥红的鬼火在幽暗之中亮起，身披黑色长袍的死神身影渐渐在镜中出现，他高举枯槁的右臂，握着镰刀狠狠劈砍在锁链之上。

哐当——！

火花四溅，锁链挣扎了几下，随后依次断开，半个水晶形成的锁链最为脆弱，只是被刀刃触碰一下就碎裂开来。

强烈的危机感在心中诞生，薇洛丝俏脸一白，趁着死神还没有切断所有的锁链，她就转身朝着远方逃去。

她有一种预感，镜中的死神之所以想要钻出来，就是为了杀死她。

从她拥有魔镜的那一日起，这面魔镜在给予她力量的同时，又在不停地找机会杀死她，每次当她晋升魔力等级形成的试炼，就是如此。

只不过令她没想到的是，当她突破十阶的时候，来杀她的竟然是死神！

呼——！

身后传来一声刺耳的巨响，魔镜的锁链尽数被镰刀砍断，薇洛丝眼角一抽，尽管她已经离开小巷很远，但是死神就像是鬼魅一般，直接出现在了她的前方。

漆黑的镰刀高高举起，锋利的刀刃令薇洛丝的皮肤都产生了阵阵刺痛，死神的气息更是迫使她生出的冷汗打湿了后背。

同样的镰刀出现在了薇洛丝的手中，她下意识地挥舞镰刀和死神镰刀碰撞在了一起，只是下一秒，她虎口一麻，手中的镰刀飞了出去。

眼底闪过几丝惊慌，她飞快地向后退去，同时调用体内的死神血脉，想要和死神拼命，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体内的血脉一片沉寂。

在死神面前，她似乎根本用不出死神血脉来……

意识到了这一点，她额头的香汗化作水滴，淌过了她的下巴。

死神的气息越发靠近，只是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提灯，那腥红的鬼火就吸引住了她的灵魂，令她逐渐有点迷失了自己。

……她为什么要躲？

好像这样死去，似乎也挺不错的……

心底闪过这样的念头，薇洛丝就踉跄地跌倒在了地上，靠着墙不想再动弹，而死神则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再一次举起了手中的镰刀。

叮——！

这一次，漆黑的镰刀和雪白的冰剑触碰在了一起。

蕾菈站在了薇洛丝的前方，她冰冷地望着死神，用力挥舞手中的冰剑，死神也因此后退了两步，手中摇晃的提灯发出了嘎吱的声响。

没有死神继续出招的机会，蕾菈冷哼一声，抬起左手便是十一阶的寒冰魔法，尖锐的冰刺瞬间朝着死神胸**去。

死神并非是没有格挡，腥红的魔法阵在他的前方亮起，只不过因为魔

力等级差距，十阶的魔法阵根本无法阻挡十一阶的冰刺，他的胸口也就被冰刺贯穿。

担心即便贯穿胸口，死神也不会死，蕾菈握紧冰剑在瞬息间将他的身体切成了无数份，剑刃散发出来的寒冰气息，几乎覆盖了整条小巷。

做完了这一切，蕾菈松了一口气。

死神的确没死，但是他似乎是失去了在外面游荡的能力，魔镜爆发出了强烈的吸力，又将它吸了进去，水晶也再一次化作了锁链，锁住了镜中世界。

直到这时候，薇洛丝才回过神来。

虽然死神被蕾菈解决了，但是她依旧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一次迈入十阶的时候，蕾菈不在她的身边，那她可真就是死了。

她有预感，死神一刀劈下来，不管她是假身真身，都得死。

“刚刚的是什么？”

咚——！

蕾菈一掌拍在薇洛丝的耳畔，盯着她的双眼问道。

可薇洛丝却陷入了犹豫之中。

“这个……”

“犹豫？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吧，这已经危及到你的生命了吧？”

蕾菈见她依旧不说话，只好双手抱胸，接着说道：

“如果我没感应错的话，刚才那个东西是神明吧？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他的力量被限制在了十阶，所以我才能轻松击退他。”

根据她对神明的了解，她猜测刚才的神明应该是死神。

不过和传说中的死神不同，这次现身的死神实力被限制在了十阶，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所以两三下，她就将它解决了。

但真正的死神绝不可能只有十阶。

薇洛丝怎么会和死神有关？死神又为什么会杀她？又是什么原因才让死神只拥有十阶的实力？

无数问题在蕾菈的脑海中成形，她忽然感觉自己从未看透过薇洛丝。

迟疑了片刻，薇洛丝叹了一口气，承认道：“你说的没错，他就是神明，而且是死神……”

接下来，她将自己拥有魔镜的事情也告诉了蕾菈，同时也将自己每次突破魔力等级，魔镜都会试炼她的事情说了出来。

当然，她也只说出了这点事情，其他的都是她的个人隐私，蕾菈知道了也没用。

顺带的，她还是提及到了水晶一事。

因为刚才她发现，死神突破镜中世界砍断的锁链是由水晶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水晶可能是一种封印，封印着镜中世界。

她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蕾菈，让蕾菈陷入了沉思。

“水晶？难怪你以前说自己能吸收水晶，原来真没骗我。”

蕾菈记得好几次，自己拿出来的水晶落入了薇洛丝的手中，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她之前还以为是薇洛丝有什么手段将它藏起来了，然后骗她说自己拿不出来，结果原来是被魔镜吸收了。

重重地哼了一声，薇洛丝回道：“谁会在这方面骗你啊！哼，要不是因为有这面魔镜，什么破水晶我才不稀罕！”

“就算你不稀罕，这水晶也是神物，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它们呢，所以如果水晶真的能化作锁链束缚死神，那可就麻烦了。”

“为什么？”薇洛丝问道。

“你要是拥有神物，你是将它藏起来，还是会告诉别人？”

“藏起来。”

“那不就对了，我所知道的水晶都已经被你吸收了，剩下的水晶，天知道在哪里。”

薇洛丝一想，发现还真是。

水晶是神物，而只要是神物，不管它有没有用，价值都非常高，哪怕是天启教会，得到了水晶都肯定藏在最深处。

所以就算她现在知道了剩下的水晶的踪迹，她想要将它拿到手，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头大。

见她陷入了苦恼，蕾菈伸出手想要摸一摸她的脑袋，只不过还未靠近，薇洛丝就一巴掌将她的手拍掉了。

无奈一笑，蕾菈说道："不管怎么样，你先回教会圣城吧，说不定还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决魔镜的危机。"

她暂时不会回教会圣城，她要前往萨拉帝国的贤者庭院，将手中的大贤者之杖交还给庭院之心。

只有这样，她才能算是辞去了大贤者的职位。

在这之后，薇洛丝则在帝国女王赫丝特的欢送之下，离开了圣卡西亚帝国赶往了教会圣城。

救世圣女拯救了圣卡西亚帝国，这种事情教会圣城怎么会不知道呢？为了迎接救世圣女的回归，教会圣城将举办一次圣女典礼。

欢呼声和庆贺声在城内响起，救世圣女像也被摆到了各大广场，薇洛丝的名声再一次响彻整个圣城。

与此同时，卡萝教区。

这片教区昔日名为玛莎教区，后来玛莎背叛教会，成为了木偶君主露丝的走狗，所以教区有了新的主教，玛莎教区也改名为了卡萝教区。

薇洛丝回城，自然是要来自己以前居住过的地方看看的。

只是如今不同往日，现在的薇洛丝是教会圣女，是天启教会的二把手，她的到来，是需要所有教区的人员认真招待的。

负责管理教区的大女神官站在高台之上，望着下方的修女们严肃叮嘱道：

“典礼举办期间，圣女大人会来这个教区视察，你们把自己该做的工作都做好了，不要出差错，要是给这个教区丢脸了，你们知道后果的！”

“是。”

众修女们纷纷应答，随后她们就各自散去，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卡瑞娜也有自己的工作，她来到了教堂后方的雕像大殿，拿着清洗的魔法工具干起活来了。

很久以前，她还是新加入的修女，后来因为父亲被玛莎主教抓住，她便只好听玛莎主教的话，设计陷害当时的候补圣女薇洛丝。

可后来，候补圣女薇洛丝不仅救出了她的父亲，还原谅了她，让她能够继续在教会内担任修女，这份恩情，使得她对薇洛丝格外崇拜。

清理雕像大殿的工作并非是她一个人，还有一名修女也和她在一起干活，她成为修女的时间比卡瑞娜还晚，是妥妥的新人修女。

不过她也算得上是卡瑞娜的朋友之一，卡瑞娜称呼她为小茉。

将手中的抹布扔在地上，小茉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嘴里嘟囔道：“唉，圣女回来就回来嘛，为什么要辛苦我们啊？”

卡瑞娜眨了眨眼，道：“辛苦吗？还好吧，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你倒是任劳任怨，要是圣女不回来，我们其实不需要打扫这里的，毕竟这里来的人那么少，少打扫一两次根本没人看得出来。”

“偷懒可要不得。”

“卡瑞娜，我说你呀，就是太认真了，我们绝大部分修女啊，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晋升的。”

小茉虽然是新人修女，但是她看得可清楚了，想要从修女一步步往上爬，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基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她的志向，就是在教会内混吃等死，老老实实地当个修女，每天做做祷告，干干活，一辈子或许就过去了。

卡瑞娜和她完全不同，她的眼里始终都有着光。

“晋升？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要成为圣女一样的人。”

“哈？那你的志向可真是伟大，圣女可不是好当的，尤其是当代圣女大人，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哼哼，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我说啊，当代圣女大人绝对是这几代里面最最最完美的圣女，她的温柔和善良一直指引着我前进。”

“你还是真是她的狂热信徒啊，我就不一样了，我……啊！”

话还没有说完，小茉一脚踩到了水团处，整个人止不住地向后倒去，而她手中的魔法拖把也因此失去了控制，径直飞向了一旁的雕像。

啪的一声，拖把飞了出去，而一人高的雕像也缓缓向后倒去，最终在哐当的声响中，碎成了好几块。

等到小茉从地上爬起来，看到这一切时，她瞳孔疯狂颤动，脸上的血色尽数消退。

她只知道，她完了。

“什么动静？发生什么事了？！”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女神官的声音就从大殿外传了进来。

小茉紧张地咬着自己的手指看了看大门口，又看了看地上雕像的碎块，最终她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只能被迫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当女神官走进雕像大殿时，她就见到了面色苍白的小茉，和一脸呆滞的卡瑞娜，刚想要询问发生了什么，她就瞧见了一旁碎裂的雕像。

一口气差点喘不上来，紧接着她似乎是听到了什么，俏脸一慌，着急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快！快把那些碎石清理掉！圣女大人他们要来了！”

Chapter 312

闻言，卡瑞娜和小茉手忙脚乱了起来，她们将许多碎石用魔法悬浮了起来，但是堆放在哪里又成了一个问题。

到了这种关头，女神官也没有时间责骂她们了，她和她们一起思考着如何才能将碎裂的雕像清理干净。

也就在这时，大殿外传来了副主教的声音。

“圣女大人，前方就是雕像大殿了，相信您以前也一定来过，能在这里建立雕像的，都是教会里最德高望重的信徒。”

“相信圣女大人用不了多久啊，也能在这里建立雕像了，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派人好好保护雕像的。”

副主教拍了薇洛丝一个马屁，而薇洛丝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

踏入雕像大殿，清冷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薇洛丝的视线落在大殿两旁的雕像上，眼底里泛起了少许的回忆。

很久以前，她还是玛莎教区的一位无名修女，一眨眼，她竟然已经是天启教会的圣女。

时间可过得真快。

跟随圣女进入大殿内的，有卡萝主教，罗德尔枢机主教，以及一众副主教和中心教区的神官。

大殿内的神官小姐见到这么多的人之后，差点双腿一软跪下来，她强忍着内心的紧张，双手放在腹前小声道：

“呃，圣女大人，欢，欢迎光临雕像大殿。”

白皙的额头冒出些许香汗，尤其是在见到罗德尔枢机主教都在的时候，她只觉得自己后半生的日子要完蛋了。

“因为无数前辈的努力，才让我们教会走到今天，所以为了纪念那些前辈，我们……”

说着说着，副主教意外之下看到了神官小姐背后空空荡荡的雕像位，以及部分掉在地上还未来得及清理的雕像碎片。

他愣了一下，随后赶紧看了神官小姐一眼，在发现她已经满头大汗之后，他的额头也不由得冒出了些许汗珠。

打碎了雕像，罪魁祸首要被惩罚，负责这区域的神官小姐也会被惩罚，他这名掌控这方面的副主教当然也会被惩罚。

想到这里，他说话的声音不由得干涩起来：“我们，建立了这些雕像，而且……”

“诶？那里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声音，副主教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这是来自中心教区的神官的质问，面对职位比自己高的神官，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咳嗽了几声，他无奈之下看向了一旁紧张万分的神官小姐，询问道：“这个，这个，神官小姐，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呃……”

这一瞬间，神官小姐想到了无数种理由，可没有哪一个理由是完美的，万一谎言被识破，她的下场只会更加凄惨。

擦了擦额头的汗，她也只能回头看向弄碎雕像的小茉，眼底里尽是叹息。

小茉则早已经脸色惨白，她只不过是刚刚加入教会的修女，还在实习期，别说闯祸了，光是被那么多大人物盯着，她都会止不住地瑟瑟发抖。

如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她知道，自己的下场恐怕是被教会绝罚，也就是被开除。

在教会圣城被教会开除，这光是想想就知道完了，以后她如果还想要好好生活的话，恐怕得换个城市……

“是我。”

也就在她绝望之际，卡瑞娜忽然走到了神官小姐的，双膝跪地低声道：“是我在清理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前辈的雕像……”

小茉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她，神官小姐也是愣在了原地，卡瑞娜虽然也是新加入教会的修女，但她已经度过了实习期，就算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也并不会被教会开除。

来自中心教区的神官可不懂这些，她冷哼一声，看向副主教道：“打碎雕像这可是对前辈的不敬，该怎么处理，副主教你知道的吧？”

“啊，知道。”

副主教连连点头，看向卡瑞娜和小茉的眼神带上了些许厌恶，不管如何，她们让他在众上司的面前出丑，他都不会给她们什么好脸色看。

啪——

一直没有说话的薇洛丝忽然拍了拍掌，在确定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之后，她笑着说道：

“这几天都是圣女典礼，整个教会圣城都应该是开开心心的，这些惩罚就算了吧，她们也不是故意的。”

“至于打碎的雕像，就让她们一起帮忙重建吧，重建的雕像要比原有的雕像更加精致，算是对前辈不敬的歉意。”

“大家没有异议吧？”

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除了卡瑞娜和罗德尔主教，其他人几乎都愣住了。

小茉和神官小姐似乎不敢相信教会圣女居然会亲自开口为她们免去惩罚，副主教和其他神官也是如此。

只不过相较于小茉她们，副主教和神官们其实很有多异议，毕竟圣女这么做是违法教规的，但是现在就连罗德尔枢机主教都没有开口，他们那些异议又算得了什么？

谁现在开口，谁就是圣女和罗德尔枢机主教的敌人，他们清楚得很。

所以副主教回过神来后，很快看向神官小姐身后的卡瑞娜和小茉，假装咳嗽一声，问道：“听到了吗？”

明白了他的意思，卡瑞娜和小茉连忙行礼："谢圣女大人！"

做完这一切，薇洛丝朝着卡瑞娜挥了挥手，笑道；"卡瑞娜，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圣女大人！"

双眼一亮，卡瑞娜笑容满面。

见到这一幕，副主教眸光一闪，先前对卡瑞娜和小茉的厌恶退去了不少，甚至隐约有了些讨好的意思。

他可没有想到卡瑞娜居然认识教会圣女，而且关系看上去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难怪圣女会出面取消她们的惩罚。

打招呼，是薇洛丝故意做的。

为的就是让副主教知道卡瑞娜和她之间的关系，从而放弃针对她的想法，否则出了这种事情，等她离开之后，卡瑞娜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观赏完了雕像大殿，薇洛丝在副主教的带领下，前往了其他地方进行视察，而在她们离开后，神官小姐才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

小茉也是如此，她紧张地甚至瘫坐在了地上，原因无他，中心教区的那些神官气场实在是强大。

在缓过神来之后，她径直扑向了卡瑞娜，不顾形象地惊喜喊道："卡瑞娜！你居然认识圣女大人？！"

"咳咳，机缘巧合下，认识的。"卡瑞娜脸一红，显得有些害羞。

"快！快和我说说怎么认识的！那可是圣女大人！"

在小茉纠缠卡瑞娜之际，神官小姐也是悄无声息地看向了她，眸光之中多了几分惊讶和讨好之色。

教会圣女的朋友，她们可得罪不起。

……

几日后，圣女典礼如期结束，薇洛丝在自己的住宅里躺了几天，随后便来到了教会中心教区最大的藏书馆。

魔镜和特蕾茜有关，特蕾茜又是魔物世界的镜主，所以她觉得教会圣城的藏书馆内说不定会有与镜主相关的资料。

中心教区的藏书馆分为六楼，前三楼是免费开放给所有信徒的，后三楼则是需要一定权限才能进入的地方。

薇洛丝身为圣女，自然有权限进入藏书馆的最高层，也就是在这一层，她还真找到了和镜主有关的资料。

那已经是好几千前的资料了，在资料中，一位号称镜主的魔物离开了魔物世界来，来到了人类世界。

她所抵达的位置位于现今萨拉帝国的格莱岛，具体做了些什么，资料上也没有任何明说，但想来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事。

萨拉帝国的格莱岛？

薇洛丝轻声呢喃了几句，将这个地名记在了心中。

如果可以她一定会前往这个地方，搜寻镜主遗留下来的痕迹。

至于其他和镜主有关的资料，这里便没有任何记载了，薇洛丝在仔仔细细地搜寻了几遍后，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一晃，又是三个月。

她感知到自己魔镜又一次浮现出了很多裂纹，镜中世界仿佛又要破碎了，这让她不得不思念起了蕾菈。

要是蕾菈不在的话，她恐怕会被破开镜中世界的死神杀死。

可是蕾菈呢？她怎么还没回来？

不是只要将大贤者之杖交还给萨拉帝国的贤者庭院就好了吗？就算路途遥远，这点事情也不需要三个月这么久吧？

在她想念蕾菈的时候，教宗传来讯息，说是有事找她。

眉头一挑，薇洛丝知道，教宗一般找她的事都不会简单。

来到教宗的花园，薇洛丝还没开口，教宗克里斯蒂娜就率先询问道：“你和大贤者蕾菈的关系还算不错吧？”

“是的。”

见薇洛丝承认了下来，教宗从怀里取出了一封信，递给了她。

“这里有她的信件，我思考了很久让谁去完成，但想来想去，发现还是你最合适。”

教宗说这话的时候，面色似乎有些沉重，薇洛丝心里也因此诞生了不祥的预感，她接过信件，将它打了开来。

里面掉落下来一块冰蓝色的魔力水晶，与此同时，淡淡的血腥味从信件上散发出来。

这不难看出，寄信人在书写这份信的时候，受了很严重的伤。

想起教宗最开始问的问题，薇洛丝心中一紧。

她耐着性子看向信件。

【萨拉帝国被邪教毒害已深，带上信件中的魔力晶石，派人前往萨拉帝国西部的贝里斯城，找到戈贝尔一家，用魔力晶石激活我存放在他们身边的大贤者之杖。】

【到了那时候，我的灵魂妖精会带着她们破坏邪教的据点，毁灭萨拉帝国——蕾菈。】

拿着信件的手微微用力，薇洛丝担忧地询问道：“蕾菈呢？她怎么样了？”

“情况应该不太好。”

抿了抿唇，薇洛丝觉得也是。

信件上都能闻到血腥味，蕾菈当时的情况恐怕是危险到了极点。

难怪，难怪都三个月了，蕾菈还没有回来……

眼眸中浮现出几分杀意，奈何教宗还在身前，她很快将自己的情绪隐藏了起来。

“不过能够施展出灵魂妖精这个魔法，说明她情况也不会太糟糕。”

教宗的话令薇洛丝有些不解。

见此，教宗解释了一下这个魔法。

说是灵魂妖精，其实就是分裂一小部分自己的灵魂，然后赋予其自我的意识，能够施展这个魔法，说明施法者能够安然地动用魔力，灵魂也无碍。

既然如此，施法者又能有什么危险呢？

教宗猜测蕾菈最危险的情况，也就是被困在了某地，没办法出来。

而这也让薇洛丝轻轻松了一口气。

“根据调查，萨拉帝国的王室也已经被邪教掌控，许多城市也陷入了邪教的魔爪之下，所以这次你的任务就是摧毁萨拉帝国，解救大贤者。”

教宗不是没有想过派遣其他人去救蕾菈，可是涉及邪教，拥有圣光的教会圣女才是真正的克星。

实力这方面，教会圣女多带几个守卫就能弥补。

“是。”薇洛丝答应了下来。

“因为摧毁萨拉帝国不是小事，我会将萨拉帝国的现状告知全人类，同时教会的圣骑士也可以祝你一臂之力……”

教宗的话还没有说完，薇洛丝就开口打断了他。

“教宗大人，圣骑士就不用了，只需要派遣天启骑士守护我就好。”

教宗迟疑了片刻，道：“你确定吗？这次任务，可比之前危险多了，邪教的手段，超乎你的想象。”

“我确定，毕竟如果人数太多，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

“你是想在萨拉帝国内隐藏自己的身份？”

“是的。”

“也好，一切依你。”点了点头，教宗答应了下来。

萨拉帝国被邪教掌控，天启教会的人在帝国内被判为了异端，如果教会圣女大摇大摆地进去，确实更容易成为邪教攻击的目标。

教宗以为是这个原因，才让薇洛丝不想要圣骑士陪同的。

可惜，真正的原因只有薇洛丝自己知道。

跟随她前往萨拉帝国的人数太多，她魔物的真身就越容易暴露，毕竟这次是毁灭帝国，而非是拯救帝国，她恐怕会经常显露出真身。

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还没前往萨拉帝国，她就对帝国内的邪教充满了杀意，这一行，死在她手中的镰刀下的亡魂，多半会难以计数。

Chapter 313

萨拉帝国是人类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国力比之圣卡西亚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因为它靠海，所以渔业格外发达。

一提起萨拉帝国，众多人想起的就是鱼腥味，而贝里斯城作为海边的城市，更是如此，整座城市甚至到处都充斥着海腥味。

微风吹拂，海浪涌动，无数渔船在海面上进行着捕捞作业，越过它们，薇洛丝见到了在天空中徘徊的雪白海鸥。

“现在还想要来贝里斯的人啊，已经很少很少了，我看两位姑娘这么年轻，又为什么要来这里冒险呢？”

这艘渔船之上，头戴草帽的老人手里拿着鱼叉，有些困惑地询问道。

贝里斯城，如果是在以前，这座城市的名声还算不错，又因为靠海，所以经常会有人过来旅游，但是现在，因为整座城市早已经声名狼藉。

大量外来客在城内失踪，黑恶势力横行，各种丑闻不断，如果不是他们这些本地人出生在这座城市，恐怕也和那些旅客一样，远离这里了。

如今还来贝里斯城的，要么没有听说过它的狼藉名声，要么就是有点其他原因，不得不来的。

薇洛丝撩起被风吹起的发丝，回道：

“老伯伯，我们来自圣卡西亚帝国，您也知道，那里爆发了战乱，我们居住的城市被摧毁了，所以只好来这里投奔亲戚。”

来到萨拉帝国，她当然得隐姓埋名，要不然以天启教会教会圣女的身份来这里，第二天恐怕就得遭遇邪教的黑手。

她虽然不怕，但是处理起来很麻烦，会消耗很多时间，而且她来帝国的第一任务是找到大贤者蕾菈，第二任务才是毁灭帝国。

为此，她只带了维尔莉一人在身边，就连女仆梅维娜都留在了教会圣城。

“原来是这样，这世道还真是乱起来了。”老人叹息一声。

“怎么说？”

“你们外来人，不知道也正常，这萨拉帝国啊表面上还算和平，实际背地里一点都不比圣卡西亚帝国安全。”

“黑恶势力很多吗？”薇洛丝眨了眨眼，明知故问。

老人闻言一笑：“黑恶势力？呵呵，黑恶势力算什么，它们也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傀儡而已，而且也不用指望帝国会管，他们早就自身难保了。”

“自身难保？”

“还不是新出来的什么圣母教，他们从出现到成为国教，仅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而那原本的天启教会现在被认定为异端，只要发现就得被剿灭。”

说到这，老人很是不忿。

“哼，要我说，圣母教才是真正的异端，嘴上倡导着什么博爱仁慈，实际上纵然黑恶势力横行，暗中诱拐少女，简直就是……”

说着说着，老人忽然一怔，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随后他一脸严肃地看向薇洛丝二人，小声叮嘱道：

“这些话，你们可别往外说，听听就好，都是老头我胡口乱扯的，不可信不可信，要是被圣母教那些人知道，都是要掉脑袋的！”

“嗯，我们懂，不会乱说的。”

叹了口气，老人望了眼岸边，不再说话，直到渔船抵达岸边之后，他从渔船上下来，拿着鱼叉道：

“世道一乱，像你们这些漂亮的女孩子，就越是容易出事，你们还是赶紧戴上兜帽，往东边人多的地方跑去。”

“谢谢老伯伯。”

提醒了一句之后，老人就离开了岸边，薇洛丝则在岸边走了两步，打量起了这个码头。

哪怕是被邪教掌控，失踪案不断，这个城市的码头依旧热闹非凡，尤其是老人说的东边，那里似乎是一处集市，人来人往。

至于西边，那里是码头的尽头，坐落着几栋建筑，充斥着幽暗的小巷，是罪恶最容易滋生的地点。

刚才和老伯对话了一番，薇洛丝也算是明白为什么教宗下达的任务是毁灭帝国了。

只有一个国家没救了，才会毁灭。

天启教会的宗旨是拯救世人，毁灭一个邪教帝国，阻止它的蔓延，其实也算是一种拯救。

至少薇洛丝是这么觉得的。

维尔莉还记得老伯的提醒，她戴上了兜帽询问道：“去东边吗？”

“不用，我们朝着西边去吧。”

嘴角一勾，薇洛丝喜欢钓鱼执法。

她想要看看这个城市背地里，到底乱成了什么样子。

维尔莉虽然不明白薇洛丝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她的身份只是守护骑士，不会质疑薇洛丝的选择。

来到码头的西边，一进入小巷，阴森诡异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薇洛丝刻意没有摘下兜帽，她在小巷内走了几分钟，很快，前后路就被一群穿着黑袍的陌生人堵住了。

刀刃的光芒在黑暗中闪烁，为首的男子咧嘴笑道：“竟然还有人会往这边走，真是想不到啊。”

“是外来客吧？这么漂亮，如果是本地的，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外来的最好，现在这种情况，失踪了也没有人会找上门的。”

他们自顾自地聊着天，似乎早已经认定眼前的两位少女是他们的战利品，而维尔莉一只手掩护薇洛丝，另一只手搭在剑柄上，冷声道：

“圣女大人小心，他们来者不善。”

“在外面叫我薇洛丝就好。”

“好的，薇洛丝大人。”

她们的对话，男子并没有听见，他们看着维尔莉把纤细的手指搭在了剑柄上，不由得笑出了声。

“哟？你们这是想要反抗啊？”

“不会以为腰间挂把长剑，我们就怕了你吧？”

在他们眼中，像薇洛丝和维尔莉这样的少女，都是贵族家的大小姐，撑死了就会几招花里胡哨的剑术。

这种剑术给贵族们看看还行，放到生死搏杀之中，简直就是送命的玩意。

这般想着，为首的男子怪笑一声，握着长刀就朝着维尔莉袭来，只可惜剑光一闪，一秒不到的时间，男子手中的断刀就飞了出去。

在原地愣了一下，男子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后，连忙后退惊恐道：“怪，怪物！”

“快跑！”

其他几人见状也是心头大骇，他们知道为首男子的实力，更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对方一刀就能断男子的刀，说明对方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现在不跑，小命都得丢在这里！

只是快要逃到小巷口的时候，一层透明的魔法屏障将他们阻拦了下来，无论他们如何用魔法轰击，屏障都没有泛起任何波纹。

哒哒哒——

轻轻的脚步声在他们的背后响起，先前还是猎物的两位少女此刻一转为猎人，几位男子蜷缩在一起，身子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在维尔莉持剑靠近之后，忽然有位男子站出来跪在了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哭道：

“救命啊！救命！别，别杀我！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我要是死

了，她恐怕也活不久了啊！”

“我，我还有个孩子！我那个孩子才只有三岁……”

其他男子见状也连忙磕头求饶，维尔莉一时间有些犯难，她回头望向薇洛丝，咬了咬唇问道：“薇洛丝大人，要杀吗？”

她之所以犯难，倒不是自己不想杀这些人，而是害怕圣女薇洛丝不杀。

作为天启骑士，十阶的她自然知道这些家伙有多可恶，而且面对敌人，最好就是斩草除根，否则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这些家伙再恶心一次。

但是教会圣女薇洛丝不同，她不会魔法，而且心地非常善良，这些家伙一求饶，以她的性子，或许就放过他们了。

一旦放他们走，他们之后又要祸害多少人？

薇洛丝大人什么地方就好，就是这点不太行，有时候太善良，只会给自己或者其他人带来麻烦。

维尔莉心底里哀叹一声，她已经做好打算了。

如果薇洛丝放过了他们，她就再找个机会杀死他们，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活着！

然而维尔莉不知道的，在薇洛丝的眼里，这些家伙谎话连篇。

有了聆听术，她自然能听清这些家伙的心里话，那些老母亲和儿子什么的，都是装可怜的谎话。

至于放过他们……

薇洛丝眨着眼，一脸困惑地看向维尔莉：“杀？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救人要用‘杀’这个字。”

接着，她在维尔莉不解的目光中，居高临下地看向了那些男子。

“我看见无数少女的冤魂缠绕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是她们遗留在世间的一抹憎恨，也正是因为这抹憎恨，她们的灵魂才无法回归女神的神国。”

“他们若是死去，少女们的冤魂自会消散，活着受尽苦难的她们，长眠后终究前往了幸福的温柔乡，所以，维尔莉，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拯救那些少女。”

就像是修女做出的祷告，薇洛丝的声音不大，说话也很平稳，就像是缓缓流淌的溪流，只是落入那些男子的耳中，诡异的恐惧蔓延上他们的心灵。

“当然，这不仅是拯救她们，我们也是在拯救你们，活着沾满鲜血的你们，长眠后自会洗清身上的罪孽，女神最终也会原谅你们。”

说完这些话，薇洛丝双手合十，做出了祈祷的模样，随后她与他们擦肩而过，瞳孔之中尽是冷漠。

“不，你不能……”

其中一位男子吓得发抖，下意识地想要抓住她的裙摆，然而剑光在此刻亮起，鲜血和尸首四溅。

在断绝了他们的生命之后，维尔莉施展魔法将小巷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除了阴暗潮湿之外，一点血腥味都没有留下。

望着前方纤细的圣女背影，不知道为什么，维尔莉莫名感受到了一股从脚底升起的诡异和恐怖。

可当她见到圣女嘴角的温柔笑容之后，心里又像是被阳光照耀一样，温暖无比，那股诡异和恐怖也随之消散不见。

错觉，一定是错觉。

教会圣女薇洛丝如此温柔善良，怎么可能会令她感到恐怖呢？

摇了摇头，维尔莉将这些杂念甩出了脑袋，至于薇洛丝所说的冤魂……

她看不见，不代表圣女看不见，薇洛丝除了不会魔法之外，其他手段通天，看到些许冤魂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肯定是这样。

杀死这些家伙，也只是为了救那些冤魂而已，教会圣女果真是一如既往的善良。

带着这样的想法，维尔莉跟在薇洛丝的身后，朝着小巷的出口走去。

在她们走后不久，一位老人来到了这条小巷。

他正是带着她们来到贝里斯城的渔夫，在见到这两位少女不听自己的话前来码头左边的时候，他就心中一紧，跟在了她们的身后。

然后，她们果真遇到了那些家伙。

只是……

看着这条和以前一模一样的小巷，渔夫只觉得寒气从自己的脊椎一直侵入到了自己的大脑。

“不得了不得了……”

他原以为少女们会吃亏，结果现在看来，是那些家伙出了事，而且一切都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能够复原小巷的魔法……

前来贝里斯城投奔亲戚？

啧啧。

渔夫收回了目光，赶忙从小巷口离开。

这种大人物不是他能够得罪的。

天空依旧一碧如洗，无所事事的海鸥在空中展翅徘徊，但他知道，这座贝里斯城，恐怕很快又要乱起来了哦。

只是不知道，这次是好事还是坏事……

……

叮咚——

薇洛丝按响了门铃。

戈贝尔一家是贝里斯城的贵族，知名度很高，所以她们在向路人打听了几次后，就顺利地来到了戈贝尔居住的庄园。

庄园的规模很大，里面有着一座喷泉广场，四周的绿植形状很是规整，显然有园艺师精心打理着这些，偶尔的，还能看见一些女仆在庄

园内的石板路上路过。

显然，戈贝尔一家很有钱。

在薇洛丝按响了门铃不久后，庄园的铁门缓缓打开，身穿制服的管家单手放在背后，站在石阶身上询问道：“你们是？”

“你好，我们受大贤者所托，前来寻找她所存放在此地的物件。”

为了防止隔墙有耳，维尔莉施展了隔音魔法。

而在她说完这句话后，管家的脸色瞬间一变，他偷偷打量了四周，确认没有人监视后，对着她们招手道：“进来。”

Chapter 314

跟随着管家进入庄园之后，很快一位穿着贵族样式的老者就迎了上来，在他的身后跟着两位女仆。

“您二位就是贤者大人所说的使者，果真是一表人才，老夫名为戈贝尔，你们直呼我的名字就好了。”

老者自我介绍了一番，而薇洛丝也在打过招呼之后，开门见山道：

“戈贝尔先生，我实话直说，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停留在这里，您将大贤者留下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便会离开这里。”

“那是自然，事关大贤者，我们当然不会有所拖延，只是……”

说到这里，戈贝尔迟疑了一下，薇洛丝也因此微微挑起了眉毛，只不过没多久，戈贝尔又接着说道：

“大贤者让我们保管的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为了防止那些人探查到，我们布下了许多封印，如今想要解开，实在是要花费一段时间。”

“在解开之前，二位不如在庄园内休息一会，我让仆人给二位热点茶水。”

点了点头，薇洛丝答应了下来。

庄园很大，她们在戈贝尔的带领下穿越了庄园内的林园，进入了别墅之内。

别墅的装饰很是奢华，薇洛丝仅仅是看了一眼，就知道戈贝尔在这座城市拥有很高的权势，而可这也引起了她的疑惑。

圣母教横行，首当其冲的其实就应该是那些拥有权贵之人，之后才会让黑恶势力在城内横行，祸害到无数平民。

不出意外的话，戈贝尔应该和圣母教接触过。

这般想着，薇洛丝见到了摆放在客厅一角的照片。

那张照片看上去已经有些年代了，位于中间的男子咧开嘴微笑，他身

旁的女子挽着他的手，同样满脸幸福。

在男子的肩膀上，坐着一位大约七八岁的小男孩，他手里还握着一朵花，脸上的笑容最为开心。

“这张照片是……”

“这张照片是我的全家福，很久很久以前拍的了，都快有些泛黄了。”

戈贝尔见状走了过来，他低下头摸了摸相框，浑浊的眼中闪过几丝怀念，只是之后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这份怀念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

他放回了照片，苍老的面容恢复了原样。

薇洛丝看似无意地询问道：“您是怎么和大贤者认识的？”

“是她救了我们。”

说着，戈贝尔和她们来到了客厅的沙发处，在坐下之后，他把自己还记得的故事一点一点地说了出来。

“很久以前，我还没有住在贝里斯城，当初是在一座小镇里，那年秋天，不知道为什么森林里忽然窜出来一头六阶的魔兽。”

“我至今都记得它的模样，它有着野猪一样的惨白獠牙，体型远比野猪大，它在冲进小镇后，不少人都死在了它的獠牙下。”

“当初我也在街上，差一点就被它獠牙刺穿心口，还好大贤者赶到，她一剑杀死了那头魔兽，我这才被救了一命。”

魔兽误闯小镇，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只是若是魔兽等级很高，这对于小镇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薇洛丝问道：“所以，你们那时候认识了？”

“没错，贤者大人救过我一命，所以当她提出要将东西存放在我这里的时候，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你不怕被圣母教的人发现？”

“不怕，要是被发现了，大不了把命还给大贤者。”

戈贝尔哈哈一笑，很是豁达，他自从被大贤者拯救之后，似乎就将自

己的命也交给了大贤者。

薇洛丝没有接话，她在沉默了几秒后，开口询问道：“能和我们说说这座城市或者这座帝国的现状吗？”

戈贝尔一愣，好似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问，接着他很快回过神来，脸上挂起了悲痛的表情：

“这座城市倒是没什么，就是帝国，唉，王室失去了对帝国的掌控，取而代之是圣母教，这个教会在外人眼中算是邪教，你们可得当心了。”

“在外人眼中？”

“当然，毕竟圣母教信徒可不觉得自己的教是邪教。”

话音刚落，女仆们就端着茶盘来到了她们的身边。

在戈贝尔的示意下，她们先是将茶盘放在了茶桌中间，随后小心翼翼地拿起茶杯，两杯递给了薇洛丝和维尔莉，一杯给了戈贝尔。

轻轻吹了一口气，戈贝尔作为主人，一点都不客气地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接着他满意地放下茶杯，说道：

“尝尝吧，这茶叶是我珍藏多年的茶叶，虽然肯定比不上大贤者的私藏，但应该也差不了多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满意。”

望着热气腾腾的茶杯，薇洛丝嘴角一勾，将自己手中这杯茶移到了戈贝尔的面前。

随后，她在戈贝尔错愕的目光，淡笑道：“戈贝尔先生这么喜欢茶，那不如把我这杯也喝了吧，我对茶水过敏，喝不了实在是有些浪费。”

“……那怎么行呢？客人的茶，主人可没有喝下去的道理。”戈贝尔垂下了目光。

“那就让女仆喝吧，否则多浪费。”

身旁的女仆闻言后退了一步，俏脸顿时有些发白。

而见到她露出这般表情，维尔莉自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的手不自

觉地放在了腰间，魔力已经在她的手心流转。

只要对方稍有动作，她会第一时间将他的首级砍下。

戈贝尔没有说话，一时间，客厅内陷入了一片死寂，许久之后，待得别墅外围满了人，戈贝尔才抬头冷笑问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进别墅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怎么可能？”

戈贝尔无法相信，他从接待这两位少女开始，自觉自己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对方到底是怎么看穿的？

他可是连大贤者都骗过了！

……算了，这些都不重要。

他看向了桌面上的茶杯，望着里面深邃的茶水，叹息道：“你们要是喝了，睡过去，或许会死得轻松一点，要是醒着，刀剑可不长眼。”

“你就这么吃定我们了？”

薇洛丝刚说完，别墅的大门就被撞开，六名护卫就冲了进来。

说是护卫，她更倾向于说他们是圣母教的打手，毕竟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她心底里就无法遏制地产生了异样感。

这六名护卫看上去是人类，但是他们大多目光呆滞，举止僵硬，也只有为首的那个护卫眼底里残留着人类的光芒。

不过那也只是残留，他的魔力气息达到了十阶，但是很明显并非是自己修习魔法提升上去的，而是依靠诡异的手段强行抵达了十阶。

其他的几位实力都在八阶徘徊，同样也是强行抵达的八阶，魔力气息虽然强盛，但是明显内在很是虚浮。

依她看，这位十阶护卫，实力很可能撑死了就是九阶巅峰的样子，其他的八阶护卫则是七阶巅峰。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薇洛丝想到了克莱斯特。

克莱斯特很喜欢做实验，他十阶的魔物也制造过几个，虽然个个存在缺陷，但十阶的实力是实打实的，和这些护卫不可同日而语。

圣母教的歪门邪道，终究是落了下乘。

想了想，薇洛丝问道："你是圣母教的人？"

戈贝尔摇头："不是。"

那就是合作关系。

想想也是，戈贝尔这么有钱，自身肯定也在贝里斯城拥有不少权势，这样的人圣母教肯定接触过，而他依旧能存在，显然是得到了圣母教的许可。

用什么换取的许可，是个人都能想到。

"薇洛丝大人……"

维尔莉看着那几个护卫围了上来，脸色不由得凝重下来，在她眼里，最为危险的，其实还是那个十阶的护卫。

他拥有智慧。

这是维尔莉唯一的想法。

"你去吧，不用担心我，我有办法解决他们。"

虽然很好奇圣女大人有什么办法解决剩下的那些护卫，但是维尔莉知道圣女大人不会说谎，所以她拔剑而出，朝着那位十阶的护卫杀去。

那位护卫也是在短暂交手之后，就立刻带着维尔莉离开了别墅，飞向了天空，多半是害怕自己的魔法波及到这里。

薇洛丝也很放心维尔莉。

毕竟蕾菈可是说过的，维尔莉如果全力爆发，实力恐怕在十阶的巅峰，只要没有十一阶的敌人，她就是无敌的存在。

她的抉择也让戈贝尔陷入了疑惑，他凝眸看向少女，沉声道："如果我没有感受错的话，你好像不会魔法？"

"我是不会魔法。"

“……你这是投降了？”

身边的守护骑士和十阶的护卫一同离开了，那剩下的八阶护卫不是随手就能拿捏她？

戈贝尔是这么想的，但是理智告诉他，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心莫名开始不安起来。

“投降？怎么会呢？”

薇洛丝甜美一笑，银色的长发转瞬间变成黑色，纯白的长裙也变成了黑色的样式。

“我是不会魔法，但不代表另一个我不会。”

她右手虚空一握，一把漆黑镰刀就出现在了她的手中，目光落在刀刃之上，她妖艳的红唇轻启：“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饮血了，你也应该很饥渴了吧？”

“动手！”

预感到了死亡的危机，戈贝尔大喊了一声动手，那些护卫也瞬间动了起来，只不过下一秒，鲜血溅满了墙壁。

只是黑光一闪，那些护卫的脑袋就全部飞了出去，因为动作实在太快，薇洛丝手中的镰刀依旧一尘不染。

见到这一幕，戈贝尔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而薇洛丝提着镰刀缓缓逼近他，迫使他后退到了墙角。

“你，你到底是谁？！”

将镰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薇洛丝冷声道：“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要把大贤者存放在你这里的东西交出来就行了。”

身子哆嗦了两下，戈贝尔忽然大笑了起来，他像是明白了些什么，不再对死亡感到恐惧。

“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拿到了。”

“你交给圣母教了？”

“那倒没有，我上交给圣母教的那东西是假的，真的已经被我寄送到拍卖会了，相信很快，那大贤者之杖就会成为某人的私藏品。”

大贤者之杖的价值不用多说，戈贝尔虽然很有钱，但是把他的积蓄全部掏出来或许都只值大贤者之杖的一个零头。

所以他想卖了换钱。

想要两头吃啊，这家伙。

微眯上眼，薇洛丝轻声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大贤者明明如此信任你。”

“信任？信任又有什么用？它能让我死去的孩子回来吗？！”戈贝尔忽地激动了起来。

“什么意思？”

“呵呵，当年闯入小镇的，其实不止一头魔兽，在另一边，还有一头魔兽也在肆虐。”

想起了过往，戈贝尔眼眸之中满是痛苦，“而这位大贤者，当初竟然选择先杀死另一头魔物，从而导致我的孩子被魔物的獠牙刺穿心脏！”

“她是救下了我，但是我的孩子死了，后来，我的妻子也因为孩子而病倒了，最终没过几年也死去了，伤心欲绝的我也只能离开那座小镇。”

痛苦过后，就是滔天的愤怒，他苍老的眼眸之中，充斥着对大贤者的憎恨。

“这一切，一切都是那位贤者的错！不，她根本配不上贤者之名！她就是世人所说的恶魔！是她害死了我的孩子！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复仇的心！”

“你不是问我和她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天她见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和我说了声抱歉，还说什么有事可以找她，我当时强忍着复仇的想法，一一答应了下来。”

“我知道，面对大贤者，我的复仇看上去就像是在找死，可我没有放弃，后来，我故意找了很多麻烦去求她帮忙，她都帮我解决了，我现

在能这么有钱，其实很多都是她的功劳。”

“但我是不可能感谢她的，因为我知道，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自己的愧疚，是她害死了我的孩子从而诞生的愧疚！”

呵呵一笑，戈贝尔的愤怒开始消散，取而代之是疯狂和痛快。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熟悉起来的，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有报仇的希望了，结果没想到前一段时间，她竟然主动来找我。”

“那天我记得已经很晚了，她把大贤者之杖交给了我，要求我好好保管，等人来取，虽然当时天色很黑，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血腥味。”

“在她离开之后，我发现地板上残留着几滴血，我也因此知道她受了很严重的伤，没过多久，圣母教的人就找上了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复仇的机会来了……”

哧——！

冰冷的镰刀刀尖刺穿了戈贝尔的耳朵，将他的脑袋钉在了墙壁上，剧痛打断了他病态的笑容，令他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而薇洛丝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做一样，冷漠地俯视着他，询问道：“然后呢？”

Chapter 315

“然后我就把她离去的方向告诉了那些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么做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这些人的到来，让戈贝尔意识到，那些人并没有将大贤者杀死。

不过她没有亲自来取，也就说明多多少少出了点事。

“她救了你。”薇洛丝淡淡说道。

“那又如何？她害死……啊！”

戈贝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挥动手中的镰刀，令它的刀尖刺穿了戈贝尔的手臂，将他整条手钉在了墙壁上。

之后，她冷笑道：

“可笑，你其实心里知道到底是谁害死了你的孩子，只是报仇无门，所以才将她认定为仇人，去伤害一个不会伤害你的人。”

“胡说！如果她先杀我身边的魔物……”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如果可太多了，如果那一天你们没有出门，不也能活下来？甚至如果没有魔物袭击小镇，那一切就不会发生。”

薇洛丝的眼底闪过几丝厌恶。

“懦弱、卑鄙、无耻，这些就是你的本质。”

似乎是被真正地戳穿了内心，戈贝尔面色大变，他不顾自己身上的疼痛，张着大嘴为自己辩解道：

“胡说！怎么可能！就是她，她害死了我的孩子！啊！”

镰刀滑落，锋利的刀刃切断了他的手臂。

薇洛丝知道，这样的人已经失去了忏悔的能力，在他的眼里，他永远都是对的，哪怕是死，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还聊什么呢？

“有什么话，去地狱里说吧。”

在戈贝尔的惨叫声中，漆黑的镰刀一次又一次的滑落，直到戈贝尔彻底没有了声息，薇洛丝才收起了镰刀。

随后，她意识到了什么，很快就转变为了纯洁的圣女。

咚——！

在解决完十阶的护卫之后，维尔莉就从天而降，回到了客厅。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里已经飘荡着浓郁的血腥味，而且目光所及之处，那些碎裂的尸体令她瞳孔骤缩。

这里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鲜血和残肢遍地，可站在其中的圣女大人却洁白如雪，漂亮的脸蛋上充斥着怜悯与同情。

“这里，怎么了？”

维尔莉开口问出了声，而薇洛丝则回过头，咬着唇面露悲悯地说道：

“我一直在劝说他们投降，但是他们却根本不听我的话，甚至还要对我动手，无奈之下，我就只能动用教宗大人给予我的防身手段了。”

点了点头，维尔莉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只是教宗大人给予圣女大人的防身手段……现在看来有点太血腥了。

不过能保证圣女大人没事就好了，血腥什么的，都无所谓。

“薇洛丝大人，那您有问出大贤者之杖的下落吗？”

“嗯，根据戈贝尔所说，这根魔杖很快就会在这座城市拍卖，而且根据我的猜测应该不会参加正规的拍卖。”薇洛丝说道。

大贤者之杖这种宝物，再珍贵也不可能公开拍卖，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毕竟就算大贤者没办法找上门，其他贤者也会找上来。

其他贤者要是也来不了，那各大势力的高层也会出手，大贤者是人类明面上的领袖，她的法杖自然不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而且就算是暗中拍卖，也必须要隐姓埋名，否则以大贤者之杖的珍贵，拿到手后第一时间就会被杀人越货。

“那我们也要参加拍卖会吗？”维尔莉问道。

“不，我们灭了圣母教又杀死了戈贝尔，估计贝里斯城会开始通缉我们了，到时候想要参加拍卖会很麻烦。”

想到这里，薇洛丝轻笑一声：“会有其他人代我们去的。”

其他人？

维尔莉感到一阵不解。

这次来到萨拉帝国的，不是就只有她们两个人吗？难道圣女大人还有自己的班底？

不知道为什么，她发现自己逐渐有些看不透薇洛丝了，这位温柔善良的圣女大人，似乎没有她所想的那般简单。

……

尼恩，贝里斯城的城主，此刻正站在全身镜前打理自己的穿着，在看见镜中自己黑发中的大片银光后，他愣了一下。

他还很年轻，但是白头发都快占一半了。

以前的城主还算惬意，虽然事情也多，但是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可惜自从那什么圣母教降临，他的白头发就开始疯狂生长了。

打又打不过，只能臣服在圣母教之下，帮他们做事就算了，他每日还要担心自己的性命，与此同时，城内的黑恶势力也开始横行。

可他也不能管，这些黑恶势力背后都有圣母教的支持，他要是敢管，明天自己的尸体就会被挂在城门上。

至于城内平民过得如何……说实话他不太在意，他又不是什么仁慈的城主，相比较他们，他更在意自己的性命。

要是只有这些烦恼也就算了，可为圣母教办事，他到头来恐怕还是难逃一死，毕竟这圣母教是邪教，古往今来，哪有邪教获得最终胜利的。

圣母教迟早会被推翻，而他为它们办事，迟早也会掉脑袋。

而现在，他感觉自己距离掉脑袋越来越近了，因为大贤者之杖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城内了。

大贤者之杖是什么啊？那是人类大贤者的身份认证，拥有者是凌驾于帝国皇帝和教会教宗之上的大贤者，这法杖落在贝里斯城，这城必定会乱起来。

到时候各方大佬云集，他作为城主，估计稍不留神就死了。

现在已经有预兆了，城内的大贵族戈贝尔死了，死相据说还非常凄惨，而大贤者之杖就是出自他的手中……

“唉。”

叹了口气，尼恩打理完自己的衣服，在管家的陪同下，登上了马车。

马车前往的地点是贝里斯城内的一处风月场所，他去那里当然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因为地下拍卖会就在那里举办。

大贤者之杖就在那场拍卖会上拍卖。

如果可以，他真的不想去参加什么拍卖会，但是附近几座城市最大的恶势力的弟弟亲临拍卖会，他作为城主是一定要去陪同的。

当然，以前这种恶势力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是自从他们被圣母教暗中扶持之后，他就得乖乖听话了。

马车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风月会所，他下了马车，在一层大厅见到了一位身段妖娆的贵妇。

那位贵妇在见到尼恩之后就双眼一亮，随后迈着诱人的步伐来到他的身边，亲密地挽上了他的手臂。

“城主大人，当真是好久不见，人家想念你想念得紧。”

闻着贵妇身上的香水味，尼恩也是微微一笑道：“呵呵，这么多天，我也很想你。”

“哎哟，有那么多美人环绕，你真能想我？”

“当然。”

“我在你心里份量这么重，城主大人，那您应该知道拍卖所说的宝物是什么吧？据说是从古至今最珍贵的宝物，真假的？”

“谁知道呢？或许到时候就明白了。”

眉头一挑，贵妇问道：“这意思，城主大人是一定能拿下了？”

“我？不，你想多了，我这次来拍卖所，只是因为某个大人物在这里而已。”

一边解释，尼恩一边来到了风月会所的地下。

地下的场所可一点不比其他地方差，就光论装饰而言，地下的装饰就甩了地上好几条街。

和身边的贵妇分开，尼恩来到了一间包厢，他恭敬地站在门外敲了敲门，在得到许可之后，才小心地打开了包厢门。

包厢内摆放着两张奢华的座位，黑发男子就坐在其中一张座位上，他翘着二郎腿，一旁的侍女拿着水果笑盈盈地喂他。

在他的身后，站着两位护卫，那护卫并没有收敛自己的魔力，所以哪怕是低阶的尼恩都知道他们拥有八阶的实力。

八阶当护卫？

这也许只有圣母教能做到了，放在以往，八阶的强者可都是帝国的中流砥柱，现在竟然只配当做护卫。

他自然看得出来这些护卫不是人类，但那又如何？八阶就是八阶，帝国又造不出来。

摇了摇头，尼恩瞬间掐灭了服侍眼前之人的不爽。

“城主先生，你来了。”

“霍尔姆少爷。”

咬了一口水果，霍尔姆才扭过头看向尼恩，接着他招呼尼恩来到自己身旁坐下，在他坐下之后，他伸出手搂住了他的肩膀。

“那玩意是真的吗？”

“拍卖所可不敢欺骗您啊。”

“嗯，也是。”

抖了抖腿，霍尔姆笑出了声。

拍卖所要是敢骗他们，他背后的势力动动手指，拍卖所就没了，无论它背后站的人是谁，都是如此。

要知道，现在这种乱世，他们才是这里的土皇帝。

前来参加拍卖会的人不多，但个个都是来自大势力的，想要从他们的手中拿到大贤者之杖显然有些困难。

但是霍尔姆不怕。

他有的是钱，如果钱买不到那件宝物，那就别怪他掀桌子了。

两个八阶的护卫，足够他杀死这里所有人了。

在差不多人齐之后，拍卖会也顺势开始。

一开始拍卖的都是比较罕见的魔法秘籍和道具，虽然有点价值，但是这些人都看不上，渐渐地，随着时间流逝，拍卖的东西也越来越稀有。

不过这一次拍卖会出价的人很少，大家似乎都铆足了一股劲，准备夺下最后一件宝物。

拍卖师也知道，所以在拍卖完倒数第二件宝物之后，他拖着一个蒙着遮布的桌子上了拍卖台。

他没有第一时间掀开遮布，而是朝着四周大声道：

“诸位，我相信你们来此，一定是为了这件东西而来的吧，毕竟我们对外宣称，这是拍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宝物，价值也远超其他所有宝物！”

“记住，是所有！别以为我们夸大其词，而且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谁拥有它，谁就拥有了未来！待会我揭开遮布，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谎话了！”

来到地下拍卖会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最后一件宝物是什么，所以有

些人耐不住性子，直接大喊道：

“那快揭开啊，废什么话！”

“就是！”

“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呢，少在这里浪费时间！”

营业性地露出微笑，拍卖师就在无数人的期待和催促之中，伸出指尖触碰遮布。

“待会不要太惊讶，诸位。”

说完，他一扯遮布，宝物显露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那是一柄白色的法杖，灯光洒落，法杖身上的光芒就像是流水一般，静静地流淌，法杖的顶端是对称的魔法圆环，细看的话，好似有无尽星辰在其中对撞。

拍卖现场在这一瞬间陷入了死寂，而拍卖师也没有第一时间说话，在众人差不多回神之际，他大喊道：

“是的，你们没有看错！现在在你们眼前的，正是传承了无数年的人类至高法杖——大贤者之杖！”

这一瞬，拍卖会爆发出了无数议论。

“真的假的？竟然真的是大贤者之杖？！”

“看上去和画中的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肯定是真的吧？难不成拍卖会会拿这个来欺骗我们？”

听着无数的质疑，拍卖师咧嘴一笑，道：

“我知道你们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没关系，如果您觉得是假的，可以不参与竞拍，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们从来不要求他们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也不是这些人，那些在包厢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出手的客人，才是他们的目标。

也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一个包厢亮起了灯。

拍卖师的目光瞬间被它吸引。

“好！这边出价一千万金币！”

一千万金币？！

这个价格一出，瞬间引爆了原本有些沉默下来的会场。

要知道在萨拉帝国，这个出价已经快逼近普通一线大城市一年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了，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会场内很多想要争一争的小家族直接选择了放弃。

与此同时，又一间包厢的灯亮了起来。

“四千万金币！还有更高的吗？！”

这价格传入了尼恩所在的包厢，霍尔姆还没有什么表示，尼恩的眉毛已经开始疯狂跳动起来。

四千万金币……

这已经超过贝里斯城半年的生产总值了吧？

他只觉得这些家伙疯了。

Chapter 316

“七千万金币！”

就在这时，拍卖师看见了某个包厢亮起的灯，再一次兴奋地大喊道。

拍卖会的其他人尽皆有些麻木了，他们总觉得在那些大势力眼中，钱不过是一串简单的数字，随便摁几个零都是可以的。

“七千万金币一次！”

拍卖师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虽然早就预料到这把至高法杖能够卖出天价，但是当现实真的来临时，他依旧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不过在他又一次大喊的时候，一个包厢内传出了细柔的女声。

“四千万金币加上海诺赛金矿的十分之一。”

海诺赛金矿？！

坐在黑暗中的拍卖会成员终于再一次哗然出声。

海诺赛金矿是附近极为知名的金矿，根据魔法测算，如果尽数挖完，这条金矿能够产出价值五亿的金币，最重要的是，这条金矿并不归萨拉帝国管。

拥有它的是一个海诺赛家族，而这个家族就是大名鼎鼎的魔法世家。

这个包厢主人的身份也呼之欲出。

见魔法世家都参与其中，尼恩嘴角一抽，看向身旁的男子，小声道：“大人……”

“再等等。”

霍尔姆的脸色也明显不对了，他虽然是附近几座城市最大的恶势力，但是比起魔法世家来说就是个屁。

当然，这是没有圣母教支持的时候，现在嘛……

时代变了，魔法世家在他眼里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了。

不过还是不能小觑。

“哼，我们手里没那么多钱，但是以物换物应该也可以吧？”

又是一个包厢里传出声音，拍卖师连忙堆起了笑脸，回道：“那自然可以！只要您给出的物品价值足够就好。”

“五千万金币加十万颗魔法晶。”

魔法晶！

众人不由得有些眼热。

这是比金币还要昂贵得多的矿石，它的作用很多，无论是制作武器还是绘制魔法阵，它都是最顶级的材料。

市场上，一颗魔法晶价值五百金币。

“一条魔法晶矿，大概能产二十五万颗魔法晶。”

又是一个包厢报价之后，拍卖会现场渐渐陷入了死寂，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很多大势力的预算，他们匆匆赶到这里，拿不出更多来了。

霍尔姆见此看了身旁的护卫一眼，那护卫便走到包厢前，大喊道：“贝里斯附近三城的三十年所有权。”

此话一出，现场沉默了三秒后，海诺赛世家的包厢传来疑惑的声音：“你疯了？这是你能决定的？”

城市的归属权可是归帝国所有，霍尔姆这般报价，怕是想要造反。

“哼，我能不能决定还不需要你来操心，拍卖师，这符合要求吗？”

霍尔姆看向了拍卖师，而拍卖师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报价，他犹豫了一下，戴在耳朵的魔法道具微微发亮，似乎是在和谁通讯。

“这，这我要问一下……符合，当然符合！三城三十年所有权，还有更高的吗？！”

拍卖师喜笑颜开地朝着四周转了转，随后一次一次地倒数，最终在全场的静默中，他敲响了锤子。

“成交！”

说完，他命令几位侍女将大贤者之杖重新包裹住，然后送给霍尔姆，至于他所说的三城三十年所有权……

他相信他是能拿到的，毕竟他们的背后站着圣母教。

那些城主要是不听话，杀了就是。

随着最后一件拍品的结束，这次拍卖会也到此为止，在离开之际，海诺赛包厢内传来几声阴阳怪气的声音。

“呵呵，小心有命花，没命拿啊。”

“这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一点都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一句，霍尔姆越过了呆滞的贝里斯城主，在推开门离开之前，他笑道：“就此告别吧，贝里斯城主。”

“大人，大人慢走……”

送别了霍尔姆，尼恩心里却是一片冰凉。

他往日是贝里斯城高高在上的城主，可在乱世之中，他就成为了案板上的鱼肉，稍稍不听话的，就会被剁碎。

霍尔姆拉他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他这个道理。

那潜藏在黑暗中的恶势力，有了圣母教的支持，随时都可以更换城主，说他们是土皇帝，或许是最贴切的。

……

离开包厢，拿到了大贤者之杖，霍尔姆知道重头戏才刚刚开始。

众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少都跟在了霍尔姆的身后，如果发生了点什么，说不定还能捡个漏。

然而霍尔姆还没出风月会所，战斗便已经打响。

几位七阶的杀手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想要抢夺他手中的包裹，只可惜他们错估了他护卫的实力，没过多久，那几个杀手就从浓烟中飞了出来砸在墙上。

这后面想要捡漏的人一惊。

“七阶？”

“七阶强者都失败了，看来那小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

“不好抢了。”

他们带来的人最高也就是七阶，想要从霍尔姆的手中抢到大贤者之杖看上去好像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

“看！那是海诺赛家族的人！”

在霍尔姆的前方，一位少女双手抱胸，冷眼看着他，而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浑身散发着九阶气息的中年男子。

魔法世家中九阶的强者可不少，少女自信霍尔姆不是他们的对手。

“还是把大贤者之杖交出来吧，否则你走不出这个门。”

对于这样的威胁，霍尔姆微微一笑。

“九阶吗？放在以前，我只会乖乖投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没有圣母教扶持之前，势力中的最强者也只有七阶，但是自从有了圣母教的扶持，九阶？呵，也不过如此。

眼底闪过几丝高傲，霍尔姆大笑道：“现在，圣母即将降世，时代也将更替，往后，都是圣母教的天下！九阶，也不过是蝼蚁！”

笑完，他的脚底浮现出了一道魔法阵，紧接着，一道身影也从魔法阵中缓慢浮出，十阶的恐怖魔力席卷整个风月会所。

一时间，桌椅乱飞，玻璃破碎，吊灯垂落，一些熟悉圣母教的人见到这道身影之后，惊恐地大喊道：

“是圣躯！”

圣躯是圣母教自从降临萨拉帝国之后，搞出来的十阶兵器。

之所以是兵器，是因为他们虽然外貌酷似人类，但是几乎都没有自我思维，主人命令什么，他们才会做什么。

而不到十阶的，其实都是残次品，霍尔姆身后的两位护卫就是如此，之前戈贝尔找来了几位八阶护卫同样也是如此。

见到圣躯的出现，中年男子脸色凝重了起来。

没有自我的十阶兵器，其实能发挥出来的实力恐怕也就在九阶巅峰左右，但是他的敌人不只这一个，还有两位八阶的护卫在一旁虎视眈眈。

在他思虑之间，圣躯率先动了手，九阶和十阶的魔力在空气中碰撞，一瞬间就摧毁了整个风月会所。

绚丽的魔法对轰在众人眼底爆发，靠近这里的几条街道都遭了殃，在僵持了约有五分钟之后，中年男子被一道魔法击中腹部，最终只能带着自家小姐狼狈逃离此地。

将这一幕收入眼底，原本想要捡漏的人大惊。

“海诺赛的小姐竟然输了？”

“那可是魔法世家啊，竟然也不是圣母教的对手？”

“看来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魔法世家给人们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隐世的超级势力，其内强者无数，哪怕是帝国都不敢对这种世家施压。

然而就是这样的超级势力，居然败给了圣母教……

一些原本不将圣母教放在心上的人，心思开始翻涌起来。

“你又是谁？”

然而此刻，霍尔姆的一句话令他们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战场之上。

这原本是条街道，但是依旧被魔法夷平，坑坑洼洼之中，一位身材妖娆的女子笑意盈盈地看着霍尔姆。

女子长得很漂亮，一身黑色的长裙将身材曲线都完美地勾勒了出来，她的瞳孔如夜一般漆黑，浑身散发着神秘尊贵的气息。

她轻笑一声，道：“我是前来取走大贤者之杖的人。”

“就你？要知道之前魔法世家的人都失败了。”霍尔姆嗤笑一声。

“交出大贤者之杖，否则……我就杀了你。”

“那就来试试！”

女子的威胁对霍尔姆一点用也没有，他命令圣躯以及两道护卫立刻进攻，妄图顷刻间就击败女子。

对此，女子不慌不忙地默念起咒语。

当圣躯挥拳逼近女子的时候，一面诡异的魔镜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圣躯止不住前进的步伐，一瞬间就冲入了魔镜之中。

镜中是一片黑暗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地板泛着白色，圣躯在镜中走了两步，随即就被突然冒出的无数长枪刺穿身体而死。

在他死亡之后，魔镜便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场面一时间有些安静，众人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两位八阶护卫就施展魔法想要将女子轰杀。

而女子只是挥了挥手，空间就像是湖泊一样泛起了波纹，而那两道护卫就被波纹不断折叠，最终失去了声息。

做完这一切，总共用时也就不到十秒。

女子自然就是特蕾茜，在薇洛丝迈入十阶之后，她也拥有了十阶的力量，不仅如此，她的脑海中还浮现出了很多魔法咒语。

不过不愧为镜主，特蕾茜状态下的她大多数魔法都与魔镜有关，她所用的武器也是一面魔镜。

十秒之内，自己的手下就被杀了个干净，霍尔姆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上，失去了刚才所有的威风。

众人则早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特蕾茜迈步来到他的面前，还没有什么动作，霍尔姆就惨叫道：

“你，你不能杀我，我是唐德的弟弟！你要是杀了我，我哥会帮我报仇的！”

唐德？

什么玩意，没听说过。

“那就连带你哥一起杀了就好了。”

特蕾茜优雅一笑，随即一挥手，霍尔姆面带惊恐的脑袋就飞了出去。

面对这种恶势力的人，她可不会手下留情。

拿到了包裹里的大贤者之杖，她确认了真假之后，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而在她走后很久，才有人望着那惊恐的头颅开口道：

“死了？他就这样死了？”

先前击败了海诺赛家族，不可一世的霍尔姆，竟然一个照面间就被那个女子杀死了？甚至就连他的手下也全死光了？

“十阶，那圣躯是十阶的等级吧？”

秒杀十阶的魔法……那个女子，难不成是十一阶的存在？

众人一阵沉默。

如果说十阶他们还能仰望的话，十一阶已经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了，面对这样的强者，他们连谈论的勇气都没有。

……

一家旅馆中，薇洛丝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笑道：“闹剧结束了。”

在杀死了戈贝尔之后，贝里斯城通缉起了她们两个，所以她们最近都没有在城中走动，只是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

“闹剧？”维尔莉不解。

说实话这几日薇洛丝一直住在旅馆中，就让她已经感到困惑了，在她看来，想要从拍卖会上得到大贤者之杖，对她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可现在拍卖会都快结束了……

咚咚咚——

在她忧虑之际，房门被敲响，薇洛丝双眼一亮。

“请进。”

推门而入的并非是旅馆的工作人员，而是身穿黑裙的特蕾茜，她在见到薇洛丝之后，便笑着挥手道：“薇洛丝，好久不见。”

对此，维尔莉是懵的，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特蕾茜几眼，正要开口询问，薇洛丝便介绍起她来。

“介绍一下，这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朋友，特蕾茜小姐。”

“天启骑士维尔莉，我听说过你。”

特蕾茜礼貌一笑，很是客气，而维尔莉也只好笑着回应，只是回应完之后，她依旧全神戒备着特蕾茜。

这也不怪她，作为守护骑士，她第一任务就是守护圣女的安全，所以哪怕是圣女认识的朋友，她也得有所防备。

薇洛丝也清楚这点，而且她并不在意。

她之所以让特蕾茜去取大贤者之杖，就是为了让她加入自己的团队。

没办法，要保命的嘛，她现在身上的魔镜又出现了几条裂痕，蕾菈不在，她不是死神的对手，要是特蕾茜还不在的话，她真就可以等死了。